中華大典

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宋文學部二

主編：曾棗莊

目次

總論 …… 七

總集 …… 五二

宋文海 …… 五二
聖宋文選 …… 五二
三蘇文集 …… 五三
三蘇先生文粹 …… 五三
坡門酬唱集 …… 五四
蘇門六君子文粹 …… 五五
皇朝文鑑 …… 五五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 …… 六一
會稽唱和詩 …… 六一
汝陰唱和集 …… 六二
揚州集 …… 六二
西江集 …… 六三
天台集 前集別編 續集 續集別編 …… 六三
古今歲時雜詠 …… 六四
成都文類 …… 六五
會稽掇英總集 續會稽掇英總集 …… 六五
群賢梅苑 …… 六六
吳都文粹 …… 六七
嚴陵集 …… 六八
唐宋八大家文鈔 …… 六八

體類 …… 七〇

章岵蘇州九雋老會 …… 七〇
文彥博洛陽五老會 …… 七〇
文彥博洛陽耆英會 …… 七一
司馬光洛陽眞率會 …… 七四
歐蘇 …… 七四
三蘇 …… 七六
唐宋八大家 …… 八二
蘇黃 …… 八四
清江三孔 …… 九一

作家 …… 九二

金君卿 …… 九二
賈黯 …… 九四
強至 …… 九五
沈起 …… 九七
陳洎 …… 九八
馮京 …… 九九
錢公輔 …… 一〇一
錢藻 …… 一〇三
劉攽 …… 一〇四
蔡延慶 …… 一一一
鄭獬 …… 一一一
杜醇 …… 一一六
陳習 …… 一一六
陳舜俞 …… 一一七
呂大防 …… 一二〇
呂陶 …… 一二一
王觀 …… 一二五
范純仁 …… 一二七
王安國 …… 一三七
王回 …… 一四三
孫覺 …… 一四五
方資 …… 一四八
王向 …… 一四八
張唐英 …… 一五〇
關景暉 …… 一五二
徐積 …… 一五二
沈遘 …… 一五八

王得臣……一六一
楊傑……一六三
沈括……一六五
程之才……一七一
王韶……一七二
楊異……一七三
汪輔之……一七三
王紳……一七五
李璋……一七五
楊繪……一七五
傅堯俞……一七八
王無咎……一八〇
王欽臣……一八一
范百祿……一八二
崔公度……一八五
劉煇……一八六
劉季孫……一八七
顏復……一八九
蔡承禧……一九一
鄧忠臣……一九一
呂夏卿……一九二
蒲宗孟……一九三
鄧潤甫……一九五
唐坰……一九七
章衡……一九七
羅適……一九八
章粲……二〇〇
潘興嗣……二〇二
劉摯……二〇二
狄遵度……二〇九
吳充……二〇九
孫洙……二一一
王介……二一三
謝景平……二一五
馮山……二一五
呂大鈞……二一七
蔣之奇……二一八
范純禮……二二〇
魏泰……二二一
程顥……二二四
王令……二三〇
郭祥正……二三七
李清臣……二四二
劉恕……二四七
程頤……二五〇
呂惠卿……二五八
沈遼……二六二
曹輔……二六五
韋驤……二六六
王鞏之……二七〇
章望之……二七二
錢勰……二七四
晁端禮……二七七
王安禮……二七九
張舜民……二八二
釋了元……二八八
章惇……二八八
林希……二九一
邵迎……二九四
龔原……二九四
邢恕……二九六
許將……二九七
蔣元龍……二九九
蘇軾……二九九
曾布……七〇九
趙雍……七一一
邵琥……七一二
孔文仲……七一二
孫實……七一五
李彥弼……七一五
蔡確……七一六
吳居厚……七二三
呂希哲……七二四
晏幾道……七二六
劉誼……七三〇
文及甫……七三一
朱長文……七三二
孫升……七三八
蘇轍……七三九
折可適……七七九
游師雄……七八〇

魏夫人……七八二
釋仲殊……七八三
王　冏……七八五
李元膺……七八六
劉　燾……七八六
釋道潛……七八七
方惟深……七九四
陳　輔……七九六
歐陽珣……七九七
王　鞏……七九七
賈　收……八〇二
朱　服……八〇三
晁端友……八〇四
彭汝礪……八〇六
何去非……八一〇
呂渭老濱老……八一一
陳師錫……八一一
鄭　俠……八一三
趙　挺之……八一八
朱載上……八一九
劉奉世……八一九
范祖禹……八二一
舒　亶……八二六
孔武仲……八二八
陸　佃……八三二
張商英……八三五
歐陽闢……八三八
吳孝宗……八三九
呂希純……八四〇
王　雱……八四一
李之儀……八四三
郭茂倩……八五一
王　詵……八五二
范純粹……八五四
歐陽棐……八五六
孔平仲……八五八
王　震……八六二
呂南公……八六三
任伯雨……八六七
劉安世……八六九
蔡　京……八七三
曾　肇……八七六
畢仲游……八八一
劉　弇……八八六
釋守詮惠詮……八九一
趙　頊宋神宗……八九一
曹希蘊……八九八
李公麟……八九八
黃　裳……九〇一
蔡　肇……九〇五
廖正一……九〇八
李昭玘……九〇九
黃叔達……九一一
馮　澥……九一三
李承之……九一四
常安民……九一五
万俟詠……九一七
李　復……九一八
阮　閱……九二一
蘇　邁……九二五
袁　絢……九二六
鄧考甫……九二六
黃庭堅……九二六
釋元照……一〇一三
空室道人……一〇一四
秦　觀……一〇一四
釋重喜……一〇四八
羅　畸……一〇四九
楊友夔……一〇四九
司馬康……一〇四九
陳　慥……一〇五〇
俞紫芝……一〇五一
岑象求……一〇五二
米　芾……一〇五三
賀　鑄……一〇六一
陳師道……一〇七三
周知微……一一〇六
晁補之……一一〇六
華　鎮……一一一四
秦　觀……一一一五
趙仲御……一一一七

劉涇……一一一七
曾誠……一一一八
終愼思……一一一八
楊蟠……一一一八
楊時……一一一九
釋景淳……一一二四
游酢……一一二四
張耒……一一二六
王漢之……一一三五
李格非……一一三六
范正平……一一三八
張大亨……一一三九
侯蒙……一一四〇
潘淳……一一四〇
王安石女……一一四一
周邦彥……一一四一
俞澹……一一六三
錢世雄……一一六四
陳瓘……一一六五
王適……一一七一
邵伯溫……一一七一
秦覯……一一七二
李廌……一一七三
晁詠之……一一七七
馬存……一一八〇
宗澤……一一八一
陳恬……一一八六
鄭僑……一一八七
崔鶚……一一八七
章援……一一八九
蔡卞……一一八九
葛敏修……一一九一
章縡……一一九一
晁說之……一一九二
蔡載……一一九七
李新……一一九八
劉跂……一一九八
左緯……一二〇〇
趙企……一二〇一
釋思聰……一二〇一
鄒浩……一二〇二
陳瓘……一二〇九
晁載之……一二〇九
毛滂……一二〇九
許彥國……一二一三
吳可……一二一四
楊适……一二一六
謝逸……一二一六

總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藁》 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賢院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光，素有行實，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端明殿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許州韓維，器質方重，學亦醇正。知盡心性理之說，得道於內，則可以應物於外矣。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公著，道德醇明，學有原本，事君以進賢汲善爲己任，可謂知務矣。三人者，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乞詔還詞苑，或居經幃，日侍燕閑，論思獻納。學士有博學通典故者：秘書監、集賢院學士、知杭州蘇頌，記問博洽，長於史學，國朝典故，多所練達。所學，宋敏求之比，宜編撰檢討之任。館職有學行器識可備侍從者：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素有鄉行，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厲世。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齊州李常，性行醇正，兼治經術，久補外官，有循良之政，可比於覺。尚書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和州范純仁，器識通明，忠義骨鯁，其才足以濟大事。三人者皆可充近侍耳目之官。館職有文學可爲詞臣者：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河中府蘇軾，豪俊端方，所學雖不長於經術，然子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覽。文詞美麗，擅於一時。居官敏恕，尤通政事。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權知洪州曾鞏，以文學名於時，人皆稱其有才，然其文詞近典雅，與軾之文各爲一體。二人者皆詞人之傑，可備文翰之職。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孫洙，博學能文，才識通敏，所守亦端，可充文翰史臣之選。兼明世務，通曉民政。近蒙進擢修注，深厭士論。館職有學行端正可以擢居清要者：秘書丞、集賢校理王存，學行素著，方重有守，不爲勢利所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判武學顧臨，才豪而氣剛，兼有識略，樂義尚賢，喜於聞過，可屬以危難之事。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林希，少有文行，明敏勁正，學亦該博，長於記問，可與編撰檢討之職。謫官未復職者：尚書右司郎中、分司南京李師中，人多稱其有才，可當邊帥之任。往歲近臣嘗有論薦其才，它日爲名臣。向因言事分務，若遂擢洗，不惟責其後效，抑足以開言路也。尚書兵部員外郎傅堯俞，言事官以義去就，有古諍臣之風，不幸坐累褫職，未蒙牽復。太常博士、新差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胡宗愈，文醇行循，兼明經術，東南人士，多所師服。向以言事被謫，累經恩宥，未蒙復職。前秘書省著作佐郎王安國，材器磊落，文亦豪邁，可充詞翰之職。向居罪廢間，不忘進學，亦奇偉之才也。京朝官選人有學行才器可進擢臺閣者：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簽書應天府判官廳公事劉摯，性行端淳，詞學淵遠。若置之文館，優游長育，必爲遠器。太常博士、崇文院校書、勾當宗正丞公事虞太熙，治經有行，端方有守，不苟於進，可充臺閣之選。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程顥，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職司之任。太子中允、權發遣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公事劉載，少治經術，兼有文采，可備臺閣之選。殿中丞、新差充秦鳳熙河路措置邊事司勾當公事兼催督軍須薛昌朝，才質俱美，持守端直，當置臺閣，以養其才，久從機宜之辟，非所以處之也。秘書省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張載，學行修明，養心事道，不苟仕進。西方學者，如載一人而已。若稍加優寵，所勸大矣。興國軍節度掌書記蘇轍，其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轍自登第及中制科，凡二十年，尚在選調，未蒙褒擢。前台州司戶參軍、召試館閣孔文仲，性醇行粹，如不能言，發爲文章，溫厚正直，稍加長育，必爲瑰碩之器。新差歙州軍事推官吳賁，端良質實，少以孝行聞於州鄉。治《易》《春秋》之學，而文亦淳雅。尤盡心於民政，所至以惠愛稱。前潤州延陵縣令吳恕，器識淳深，學通義理，若置之文館，長育而成就之，可以與有爲也。

蘇軾《中庸論》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于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

又《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槊，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又《六一居士集叙》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

又《鹽官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蘗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于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宮廟、服器、冠昏、喪祭之法，《春秋》之所棄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于口而載于書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

又《議學校貢舉狀》 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詩賦者也。

又《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神宗）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卻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與《御覽》何異？臣雖知前次曾許買《冊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略】今來高麗人使所欲買歷代史、《冊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系文字，不問有無妨礙，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冊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于高麗，而雲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國得爲穩便乎？　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略】臣所憂者，文書積于高麗，而流行于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于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

又《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于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于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鑿彩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揩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又《答張文潛書》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

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

又《答毛滂書》 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其高品目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于黃魯直、張文潛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嚮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又《答王庠書》 應舉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

又《答喬舍人啟》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彩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捨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誇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眞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才。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顧慚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又《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操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論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于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嚮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于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于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于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各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于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又《日喻》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于學者也，方求舉于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又《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辭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醬，咀嚼沙礫碜。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踔踔。維時老宗伯，氣壓群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唫。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卻顧老鈍軀，頑樸謝鐫鋟。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又《金門寺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詩》 五季文章墮劫灰，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

又《次韻子由神水館寄子瞻》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鴃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

《烏臺詩案》 熙寧八年軾知徐州日，有杭州鹽官縣安國寺相識僧居則請軾作《大悲閣記》，意謂舊日科場以賦取人，賦題所出多關涉天文、地理、禮樂、律曆，故學者不敢不留意于此等事。今來科場以大義取人，故學者只務大言高論，而無實學，以見朝廷更改科場法度不便也。

劉摯《論太學獄奏》 臣先準朝旨看詳訴理熙寧以來罪犯並元豐後來探報斷遺公事，涉寃抑，情可矜憫，並許上聞。數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龔原等二十二人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

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傅會，將赦前及狀元于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親畫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佐，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楚，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辱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摯見之禮，茶藥紙筆好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踵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實負罪犯之人，終以下許其上，事發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爲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困辱，類多引虛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平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于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于實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冤抑不伸，不足上副聖仁矜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取進止。

又《乞重修太學條制疏》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何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于誣枉。于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疑貳，求于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眞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觳也。先王之于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眞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品題，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敕。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現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于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陳舜俞《酬湖州使君李公擇》　我思康定慶曆間，天下文章極蕭瑟。讀書不復問義理，破碎幺麼入聲律。先生始出治庠序，輔養學者尊經術。自茲道義及生民，晚見纁黃起遺逸。先生今來骨爲土，名儒大義非前日。朝登壠坂暮高官，舊學前功付幽黜。往往昔游苕霅人，詆毀不敢對以實。

林希《謝館閣校勘啟》　恭惟本朝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祕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俊，俾資校讎。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錄，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條目。積有朽蠹，寖忘本眞。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定。就給筆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蠹。

孫升《論蘇軾疏》　祖宗之用人，創業佐命如趙普，守成致理如王旦，受遺定策如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列行治，近日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方其居討論潤色之職，陳古今治亂之言，朝廷爲之側席，中外莫不引頸。一旦遭遇聖明，進居大任，至言不踐，舊學都捐，擯斥忠良，棄衆自用，趨近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伏望陛下臨政以來，審擇臺輔，尊用老成，遐邇懷仁，邊隅嚮德。天下四方，忠義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無或棄遺，所謂千載一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

朱長文《蘇州學記》　故元臣碩老，多由詞科以出。神宋受命，遏亂興治，乘輿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于吳，又創于潤，滕子京建于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豫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對，于是詔天下皆立

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哀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于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于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皆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

彭汝礪《乞學校選舉一用元豐條約奏》 臣伏念自井田之法壞，學校之教廢弛，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朝廷取士非古，其陋至於用詩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鬱滯，奮於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年之弊。士知本且向方，而議者獨病辭章之不工，欲踵隋唐之弊法，狎玩經說，耗蠹道眞，學者疑之，不知取舍。【略】詩賦不經，可以無辨，是猶滑稽俳優之戲，門巷謳唱之辭而已。而議者欲以此教人，欲以此取士，臣考於心，驗於古，參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天之生斯人也，其聰明知慮，皆有可爲也，惟上之所以養之而已。昔者以詩賦取人，故人亦巧於對偶，以經術取人，故人亦巧於議論。使取之以德行，亦將爲德行矣。昔罷詩賦從經術，是將引而進之也，其至於德行也，猶沿河而至於海，沛然莫之能禦。如復用詩賦，是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夫善治者因人心，人心之所欲，因而行之，人心之所惡，不敢強也。士既爲大人，今抑而爲小人，既進矣，又卻而止之，非所以養成人才也。先皇帝立政造士，非臣下所能窺測深淺、高下、小大。法之未完，或久而有弊，變而通之，推而行之，實有所待。臣愚以爲今學校選舉，宜一用元豐條約，因今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蓋亦庶幾矣。如詩賦，決當寢罷。臣涉道淺陋，不足以單辭獨見，咈衆人之所同是。若朝廷以已行之法，必未能改爲，更乞下學士大夫詳議可否，以求其中，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

又《乞詩賦經義策論並重奏》 右，臣頃以不肖任中書舍人，嘗論列用詩賦之弊，前後累經臣僚議論，用四場通考，六經雖絀，猶有存焉者，如今所議盡廢矣。竊緣詩賦科久不用，學者實未之習，今或以一聯一句可取，即超躐並進，而治經之人竭精罷力，窮深極遠，有至於皓首而偶遇。不習聲律，遂取屏廢，不得與浮靡之士望分寸之祿，此議者所以紛紜，而有志之士或至於太息流涕而不知止也。臣竊以爲聖人不爲已甚，今朝廷隆尚詩賦，詩賦既尊矣，通經之士雖未能皆是，然其口之所誦，心之所懷，皆所以治心、治身、治國、治天下。而議者過計，欲一切掃除屏棄，而獨以無益之辭，未成之文理超拔而尊寵之，臣不知所謂也。臣以謂國家取士，將欲得人才也，經義策論可以得人才，詩賦亦可以得人才，何必紛紛爲此異同也？臣今起請，且欲如元祐勅施行，如詩賦在優等，經義策論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文詞爲貴也；經論在優等，詩賦雖不善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儒術爲貴也；策在優等，詩賦雖不及亦取之，所以示朝廷以知時務者爲貴也。如此，則有文詞者得騁其辭，有學者得盡其蘊，有知識者得竭其慮。上無損國體，下不失士心，今開試日迫，未敢深盡本末，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范純仁《奏設特舉之科分路考校取人》 竊以自祖宗以來，取人唯進士科爲盛，凡舉擇公卿近侍，多取進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競務此科而進。然進士舉業，文、賦唯閩、蜀、江、浙之人所長，至南省，則與西北之人一處糊名通考，故西北之人得進者少。

章望之《州學記》 宋一中國而文教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生知鄉風教而大講儒雅，斯道開明矣。及慶曆癸未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太學師生是非時政，上懲橫議，學事中弛。越明年戊子，又命四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詳擇送。時執政者失朝廷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

李常《乞經義詩賦各設一科奏》 臣等近者累次論奏，乞以經義別爲一科，令與詩賦科並行均取者，蓋以見行科場詔條稱，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以此觀之，則是朝廷更無用經術設科取人之理，止以舊人未習詩賦，且於將來一次科場，量以分數收取而欲陰消之故也。臣等所以區區者，非特爲舊習經義舉人頓然失業爲言，直以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以義理論之，則以經術勸士爲先，聲律爲下；以教化言之，則通經術者爲利博，事聲律者爲害大。通經術，則天下之士知道德之奧，講禮義之要。修身治性，乃能履忠厚，崇廉耻，其磨礲成就，十有八九，必爲良士，異日擇取以爲公卿，相與修明政刑，宣揚教化，其爲利顧不博哉！事聲律則涉獵浮靡，講習淺近，所謂道德之奧，禮義之要，弗學可也，而欲望其成忠厚廉耻之風，則未矣。凡勸厲士人而禮義廉耻之風不立，則中上之才，巧佞姦慝，無不爲矣，爲害顧不大耶？臣等采之公議，且願以經義與詩賦各設一科。【略】今朝廷立法，黜抑經術，崇尚聲律，天下皆知其非者，以

干治亂之體爲不細也。【略】臣等竊聞今太學舉人與四方之士，觀望朝廷意旨，已皆不復治經旨，凡干義理之書，一皆斥而不談，博士所講與其父兄之訓，不復更及高遠，群居切磨，惟是論聲韻、調平仄、事屬對、校比擬，以輕巧靡麗爲務，此臣等所以慮道術日衰以就廢絕，將復如唐末、五代時，學子志識淺陋，此有志之士，每多太息而流涕也。熙寧中改科場，乃欲以經術消詩賦，於道則順，言理則直，所不善者，以私意教人耳。今也欲以詩賦消經術，於道不順，爲理不直。【略】倘以人材性有工於辭華而或有可用也，莫如並取之爲至當。

又二　臣等以謂詩賦既已復用，而經義一科，豈可輒廢？蓋以士人操術趣向，皆視朝廷好惡。今於詩賦科內雖曰量留一經，若廢經義本科，則天下學者，必謂朝廷好聲律、惡經義，不復更爲根柢義理之學，相師浮薄，靡然成風，則人材自此壞矣。【略】今之毀經義、崇詩賦者，以謂國朝以來，名卿賢相事業著於世者，皆自詩賦科舉得之，蓋不知學士大夫有聞者，由素講經術義理決科之後，進學不已，發其聰明，乃能自立，非由辭賦之技所能成也。或者又謂詩賦有章句平側，於有司考校爲易，經義汗漫，於有司考校爲難，此則尤爲偏蔽，不尊經術之論。

又三　臣等竊聞論者以科場之設，爲取士一術，其人材美惡與得人失人，不繫於此，經義詩賦，又何擇也？今朝廷遂黜經義，存詩賦，則是必用詩賦乃爲得人矣，不爾，安肯拂天下之士心而力爲之哉！此議論之臣特欲行其私意，而不知壞天下人材，始於今日，臣等極爲陛下惜之。朝廷設法，本於忠厚，而其弊或至於涼薄，設法於涼薄，而其弊反歸於忠厚者，自古未之有也。今以經義設科，是朝廷率人以知禮義，其有不知禮義者，非經術之罪而士之罪也。今以詩賦設科，是朝廷率人以浮靡，其相率爲浮靡者，非士之罪而詩賦之罪也。【略】古之爲賦者亦有法度與規諷，其言又多瑰奇美麗，揚雄猶鄙之，以爲雕蟲篆刻，而謂文麗用寡者相如也，如王褒、張子僑輩，作爲歌頌、詞賦，其才固美矣，武帝止以爲賢於倡優博奕。然則文章之不主於義理者，歷世之所不貴，況如今日之賦，文章義理，兩皆失之，徒爲殘毀經義，破壞道德之一術爾。校其得失，何啻倍蓰千萬也。臣等所言，蓋非出於私意，自有詩賦以來，名卿鉅儒，深排力詆，不可勝數。

孫覺《上神宗論取士之弊宜有改更》　今誠有道德之士，經綸之彥，不由科舉，則無以進仕於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汩沒於雕蟲篆刻之技，棄置於章句括帖之學也。【略】文章之于國家，固已末矣，詩賦又文章之末歟。今乃拘以聲勢之逆順，音韻之上下，配合綴輯，甚于俳優之辭。近歲以來，朝廷務以經術材識收攬天下之士，有司往往陰考論策，以定去留，不專決于詩賦，學者亦多治經好古，修身謹行。至于詩賦之業，類不精于往時矣。臣謂人情之所共廢者，聖人不能強使之興。今上下厭棄，人人知其無用，朝廷因而去之，使天下學者學其所可用，仕者用其所嘗學，顧不美歟。

又《婺源縣建學記》　宋興百年，仁宗皇帝始詔天下立學，蓋有意於禮樂教化之事矣。今上即位，患學者弊精神於無用之詩賦，不足以應治官臨民之實，三年春，始御集英殿試禮部貢士，策以致治之極，明年，遂下詔黜詩賦之科，使士明一經而求義理之所在。蓋將徧得天下明經之士，以官使焉。夫詩賦之文，能言者知其無用。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之間，朝廷以古文相尚，州縣推行詔書，往往建庠序，教諸生，朝夕從事於六藝之文，雖隱約窮陋，多能喻上意，厭於雕篆淫浮之辭矣。故登科第，立朝廷，號多經術之士。

孫洙《乞磨勘遷官誥詞隨事撰述奏》　熙寧四年春，建言者患制誥過爲溢美，以謂磨勘遷官，非有績效，不當過爲訓詞。又謂典誥之臣皆有兼官，殫費文辭，慮妨其他職事。遂著令磨勘皆爲一定之辭，文臣待制、武臣閤門使以上方特命草制，其餘悉用四句定辭。遂至群臣雖前後遷官各異，而同是一辭，典誥者雖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門之內，除官者各數人，文武雖別，而並爲一體。至於致仕、贈官、薦舉、叙復，宗室賜名，宗婦封邑，齎文疏語之類，雖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歲歲遵用。雖曰苟趨簡易，然而規陋，非所以訓百官，詔後世也。前世典章，本朝故事，未嘗有此。陛下天縱神聖，言成典謨，博古鑒今，循責名實。每聞天語訓敕臣下，手札宣示二府，皆言有法義，曲盡事情，天下傳誦，史官紀述。而典誥之臣，乃苟簡如此，豈稱明詔所以垂立一代制度之意哉！伏望皆令隨事撰述，但不得過爲溢美，以失事實。

蘇轍《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懣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

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

又《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具條列如後：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顯押宴，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盡得流傳北界，上則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準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黃裳《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嘗謂過情之譽，勝事之辭，出交遊間，溺於流俗之私好，勢利肩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好，遂至屬文華，飾僞妄，借事以著其實，誇誕於世，歌頌以悅其生，誌銘以諛其死，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言往往有愧於心，不足以考信。

黃庭堅《與秦少章觀書》 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學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又《雜簡》 去年失秦少游，又失東坡蘇公，今年又失陳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墜矣。然幸此三君子者皆有佳兒未死，猶待其嶄然見頭角爾。見東坡祭文，多佳語，欽歎欽歎！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今年多病眩，不能作文，又思如東坡輩人，不可草草下筆故也。某行李之詳，已具初和甫書中矣。

《後山詩話》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黃魯直短于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又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爲異事。

畢仲游《經術詩賦取士議》 事有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熙寧之初，患詩賦聲病偶儷爲學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經術取士，使人治一經而立其說，庶幾有補于道。而十餘年間，道之破碎益甚。治經者不問經旨之何如，而先爲附會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說，至掇昔人之語言以經相配，取其諧而不問其理義，反甚于聲病偶儷之文，有足嘆者。楊、墨之亂儒也，其人則亂，其書不亂。楊自爲楊，墨自爲墨，儒自爲儒，強相異而不相使也，萬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全經。今熙寧之舉子，經旨不足以爲奇，反破五經之正論，而強納以佛老之說，聖人之經旨幾蕪沒而不見。是徒爲經術以取士，而不如詩賦之時，聖人之全經未破碎也。則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可驗于此。爲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復詩賦以取士，則高才識達，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復之必得其術，進之必得其道。析詩賦、經義爲兩科，學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十數年間，將自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夫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其至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可復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以累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如仁宗之朝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尚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破碎之患，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于暴其名近古而易之，則民疑。然則設爲兩科以取士，使漸復于詩賦，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任之爲師儒，亦以爲不暴而釋民疑也。

又《召試館職策》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龜、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龜、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廢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爲通

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之野，而觀蓬藁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眞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

韋驤《上王內翰書》　降及五代，彫敝尤甚。我朝之興，劉革衰亂，雖百有餘年而教化已被，然而世之士類，未能向本，學以組繡爲得，而不知有經術之用，行以智巧相高，而不知有仁義之守。鉅人間出，往往橫身肆力，圖所以矯變之趣。

《楊公筆錄》　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輩，往往能爲文章。熙寧中，余隨侍在成都，兄長房生子，爲三日會。有衙前史戴獻詩，其警句云：「月中又長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駒。」兄弟異之。明日往詣廳房中，觀其所居，皆無他物，唯案上有韻一冊，杜詩一集，筆硯而已。

《冷齋夜話》卷一〇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眞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爲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顚倒也，吾故笑之。」

《優古堂詩話》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劉唐老《乞經術詞賦二科各有所主以定去留奏》　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經術、詞賦別成兩科，須理各有所主，治經者必以義對爲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爲重。乞將治經者以大義定去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取舍。策論止於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如此則主司議論既各有適從，士子得失亦不誤所習。

《渑水燕談錄》卷九　高麗，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數十年不通中國。熙寧四年始復遣使修貢，因泉州黃愼者爲嚮導，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狀致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至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同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棋白日閑」等句，中土士人亦稱之。

又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吹艷，愧鄰婦青唇之歙；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使。奏上，神宗顧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以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睹鄰夫，見其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婦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汝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強記如此，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郭唏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書》，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矣。公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侖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是子固于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而子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誨，行由公率」也。子開于歐陽公下世之後，作《子固行述》，乃云：「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予以爲過矣。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退之曰，籍、湜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遨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慮精思，莫能到也。」又

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彷彿近之。」予開之言類夸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後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

陳淵《祭李先之祭酒文》 我宋人物之盛，章明乎咸平、景德之間，而烜赫乎嘉祐、治平之際，更熙寧而一變，逮元祐而復熾。乘時崛起，不可勝紀。學窺孔、孟之奧，文挾班、揚之氣。挺松筠以抗節，決江河而建義。

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眞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爲，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爲盛際。

汪藻《呻吟集序》 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爲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己、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爲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爲足以不朽，無咎以爲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

又《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公于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于世者尤多。若其體製敷腴，音節疏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佛。

又《蘇魏公文集序》 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

洪咨夔《豫章外集詩注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咏，不于人物之盛，而於其生。我朝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於神宗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

魏了翁《范正獻公文集序》 國朝自祖宗以來，嵩高、豐水之積，暨于數世，風氣開造，人物鍾萃，至昭陵之代，希聖紹道之學，濟時經國之才，皆爲時用。其砥柱熙、豐，羽儀元祐者，亦基於斯時。于時成都三范氏出焉。蜀公、榮公，植立光顯，既各以別集垂世；太史正獻公後出，而生長聞見，氣質夙成。婿于呂正獻公，客于司馬文正公。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所以成德者非一。矧如富文忠、程正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共學焉。

又《臨川詩注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爲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辭肇明諸人寔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爲文則未嘗不許之。

又《黃太史文集序》 國朝以記覽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黃、秦、晁、張諸賢，亦皆有聞於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慍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爲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惇，於邢、趙媚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眞在此而不在彼矣。

王遵《刊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跋》 三孔先生，曰文仲經父，曰武仲常父，曰平仲毅父。元祐間，是與「二蘇」齊名，當時黃太史有「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之句。其居鄉則與原父、貢父相後先，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有二劉三孔也。

呂榮義《唐眉山先生文集序》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字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其勢然也。乃若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官不顯者也。

陳亮《書歐陽文粹後》 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

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

程敦厚《宋蜀刻臨川文集序》　自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以降，得道德之傳而發聖賢之祕，以詔後覺，惟國朝歐陽氏、司馬氏、蘇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漢唐先儒之所能到。然王氏之學，其弊在於尚同，而施於政事者又不幸失於功利。文正、東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至於文詞之雅健，詩章之精深，春容怡愉，一唱三嘆，盡善極摯，則無以議也。

周紫芝《初寮集序》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翟公，待制韓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爲傑出，不可跂及者，餘未易殫數也。

朱光庭《廷請用經術取士疏》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雕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

上官均《不可以詩賦取士奏》　經術以理爲主，詩賦以文爲工。以理者於言爲實，而所根者本，以文者於言爲華，而所逐者末。先帝去數百年之弊，不爲不艱，而議者不計本末，乃欲襲前日詩賦之弊，未見其爲得也。源深流長，事大體重，張官治吏之原，安危理亂之本，願陛下詳聽而謹行之。

又《乞仍以經術取士奏》　方陛下臨御之初，士之趣操未定，方引頸拭目，以聽教令，觀好尚，正宜獎經術以厲學者之志，進行誼以勵士大夫之操。今遽厭薄經術，崇獎詩賦，有司以文辭取士，學者以文辭應於有司，及其久也，逐華而遺實，徇末而棄本，固非細累。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訪時務。禁用釋典，不得專援莊、老。比於參用詩賦，使學者敝精神於無用之文，得失固相遠矣。

又《論取士不當專以詩賦定去留奏》　臣竊見朝廷近緣臣僚上言，頒行貢舉條制，治經之人以大義定去留，論、策定高下；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取舍，經義論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以爲朝廷不復更取經義策論，學者相語以專事詩賦，不須考閱經史。蓋以進士應舉，以得失爲重，高下次之。今以詞賦定去留，則學者必盡力於詩賦，以幸有司之選，何暇以高下爲計邪？臣竊觀今次科場以兩科均取進士，府學試經義者絕十分之二。以利害計之，將來學者必皆趨習詞賦。天下之士皆應詩賦，而有司又執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學者爲文誦書惟一意於詩賦，不復治經閱史，探考義論之學，歷代成敗之迹，雖試義問策，僅如昔時帖墨耳。竊以朝廷昨來復添詩賦，蓋緣自改經義以下，學者苟簡，不該他書，不曉聲律，故令兼習詩賦，與經義並行，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經義而尊詩賦。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經義，當時又豈復以經義爲第一場，又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廷之意，乃欲潛消經術，專進詩賦，黜理而尚辭，遺實而取華，不亦過歟！臣竊聞太平興國八年，太宗下詔曰：「進士舉人只務雕刻之工，罕通緝素之學。不曉經義，何以官人？宜令禮部貢院特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惟以念誦爲工，罔究大義。」眞宗曰前已定進士兼取策論，諸科能通經者別加考校。至和貢舉條，詩、賦、論、策四件並上上爲第一等，三件並上次以上、一件中上爲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爲第二等下。熙甯四年罷詩賦，以經術、時務、義

理、文詞通定去留高下。由此觀之，自祖宗以來，固欲兼用詩賦，又以策論通定去留高下，未聞專以詩賦去留也。而言者以爲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以詞賦；熙甯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以經術。又以爲緣不分經考校，故當時定四場通取之制，不亦過歟。言者以爲主司以有四場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隨習尚，互爲升黜。臣以爲學者所習，各有所長，四場程文，各有優劣。惟所主不一，取其優長，故無遺才。雖各隨習尚，互爲升黜，又何害耶？今就專以詞賦去取，若賦不合格，則經義策論雖精深閎贍，不可復取。如此則博學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詞賦之學最爲難工，治平以前，學者久習，精者猶鮮，況新復此科，進士尚以聲病爲患，文理疏略，非前日之比。況專以詞賦去留，不免彊取疏繆之文，以應法充數。則是詩賦雖繆，以法而不得不取；經義策論雖精，以法而不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實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祐二年條制，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庶使無失人之弊。

又《再論取士不當專以詩賦定去留奏》 臣昨具奏論科舉條制不當專用詩賦去留，乞依元祐二年指揮，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未蒙施行。臣竊以朝廷之務莫重於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術，則天下之士知所學而不流於淺陋；取之非其道，則學者日趨於卑近而以苟得爲意。夫士之所學，以知道燭理爲主，而文辭次之。知道所以立己，燭理所以應務，能文所以達意，此三者，士之所學，不可偏廢也。朝廷以熙甯未改經義以前，祖宗相循，以詩、賦、策、論取天下之士。詩、賦取其雅麗清新，協比聲韻，以文辭爲主。論、策取治經習史，曉達世務，以知道燭理爲本。以此四者參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觀博習，以求應選，不敢專一技以希幸得。故歷朝以來，名臣間出，勳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聞以詩、賦專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舍。今以詩、賦去留天下之士，則爲師者惟以詩、賦爲教，爲友者惟以詩、賦爲習，父以詔子，兄以詔弟，無不一出於爲詩、賦，是天下之士惟文辭之爲習，不復治經閱史，研究理致，講求世務，雖有經義策論，殆爲虛文爾。十年以後，新學後進漫不知有義理之學，風俗日靡，入於卑陋淺薄，固非細累。國家列聖相繼，升平百有餘年，教化涵養，歲積日靡，士之所學，宜益純正；士之所習，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詩、賦，潛消義理之學，非所以獎養而成就之也。仰稽祖宗之制則非順，下原學者之心則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詩、賦之本意。伏望陛下詔執政大臣審計得失，追改新制，以正取士之法，天下幸甚！

《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五五 紹聖元年五月四日詔：進士罷詩賦試，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願專二大經者聽。

又 別立宏詞一科，每科場後許進人，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依試進士法差官考校，試詔誥或表章、雜文共三篇。

劉濬《龍洲集序》 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爛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於無窮，於此何足秘哉！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九 世之論者謂韓昌黎以淵明嗜酒，有所託而逃者，似未許之。不知退之當元和之際，思欲致君，不幸有嶺表之行，故進李、杜而退淵明，亦愈自喻之言。又謂歐公平生不愛杜詩，必有短者。不知歐公方倡古文以抑末學，不好杜詩，所以權時而救弊也。不然，東坡喜淵明之癯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山谷亦以子美爲靈丹一粒，何耶？【略】陶、杜之後，而得美刺箴規之旨，吾於楊、歐、蘇、黃見之。夫自宋興以來，名公鉅卿馳騁翰墨，固不可一二數，求其備政治、裨風教者，四君子有功焉。楊文公超出於岐嶷幼稚之時，觀其「願秉忠清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則知有致君堯舜之意；讀其「介推母子，伯夷兄弟」之句，則知有綿上、首陽之風。異時范文正公因文而知其道，至躋之大雅大忠之列，可見矣。歐公以歌詠爲諷諫之首，其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好花莫爭開。」節盤遊也。其曰：「君王念舊憐遺族，當使無權保厥家。」抑外戚也。異時蘇公以「犯顏敢諫」爲公序之，確矣。繼而蘇、黃間見疊出。蘇之正節勁氣，傲雪凌霜；黃之風韻灑落，光風霽月。則形於歌詠，尚可想見英風清節之美。「是中唯可飲醇酒」，意則在於詆新法；「閑送苕溪入太湖」，意則在於譏水利。嗚呼，「沔彼流水」，不在於水，而在於規；「鶴鳴九皐」，不主於鶴，而主於誨。蘇公之詩，蓋得比興而爲詩也。東坡跋《漁父》則取其清新婉麗之作，東坡《送孟容》詩則起「堅城受我降」之語。嗚呼，韓昌黎詩豪矣，未必熟；太白詩深矣，未必暢。山谷之詩，蓋兼數子所長而爲詩也。故論東坡之詩爲得於淵明，論山谷之詩爲得於子美，誠至論歟。噫，聶夷中「四月賣絲，五月賣穀」之詠，或者猶以周詩許之；況晉之淵明，唐之工部，我朝之楊、歐、坡、谷四公，其有補於風教也不少，君子安得不進於三百篇之列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人

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無己晚得詩法於魯直。他日二人相與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雲莊四六餘話》　紹聖中，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稿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又　元符末，曾文肅公拜相，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諭旨，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爲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

又　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紛集，謂蟾蜍萬年，背生芝草。李諫守河南，得之以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上表云：「九天睿澤，普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上命以金盆儲水育之殿中，浸漬數日，漆架敗潰，膺迹盡露。上怒，黜諫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乘輿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

《容齋隨筆》卷一六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甚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詞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容齋三筆》卷三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王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又卷一二　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覿，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容齋四筆》卷一二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葉適《播芳集序》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

《仕學規範》卷三五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出《呂氏童蒙訓》。

《程史》卷二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輶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

李曾伯《跋宣和浦禽圖》　大觀盛時，天子臨御多暇，游戲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過人，至今猶有散落人間者。嗚呼美哉！當時臣子，頌詠欽贊，固知有將順，抑思世運推遷，猶時序也，物態豈常春乎？

馮贄《問山堂記》　唐末五代，文章氣格卑弱。宋初，王元之、穆伯長、楊大年始新其體。景祐、慶曆間，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石曼卿、梅聖俞、蘇子瞻，前唱後和，斟酌古今，文風丕變。熙寧之際，異人輩出，東坡、山谷、王荊公，方駕並驅。獨老坡雄文大筆，學貫九流，出入百家，波瀾浩浩，高出前古，挾以英偉忠義之氣。雖晚年竄逐海上，氣不少衰。平日少許可，當時縉紳士大夫被吹噓接引者，謂之登龍門。於是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以才學文藻，雅相器重。

《隱居通議》卷一四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

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

吳澄《校補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于今，寖寖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

《吳氏詩話》卷下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略】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稚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

毋逢辰《大德覆刊須溪評點本王荊文公詩箋注序》 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先儒之至論也。諸賢大家數，甚而有「五言七言散文」之誚，獨於臨川王荊文公之詩，莫有置其喙者。

唐順之《與王遵巖參政》 近來有一僻見，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

周珽《浮溪文粹跋》 周子曰：自左氏而下，脩詞之士曷可云計也？然自其卓然名世，不詭於載藉之風，如漢之楊、劉，唐之韓、李，宋之歐、王、蘇、曾，殆寥寥然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迨宋之南，作者益衆，而文益日衰。蓋黜實以浮，彫朴以新，滅裂於體要，槩栝於形似，而文也弊矣。獨浮溪之文雄深古雅，法而不肆，辯而不誣，婉而不峻，灝灝乎泛濫於百家，出入於經義，而大放於詞，郁如也。

宋儀望《萬曆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後，騷、選繼作，風雅斯存，樂府歌謠，六義兼備，屈、宋、蘇、李，代稱宗工。繇兩漢以還，文人學士談藻吐奇，並登辭苑，人懷隋璧，家寶靈蛇，可謂彬彬盛矣。寖及魏晉，體裁屢更，雖材難兼贍，而代擅所長，綜其實，要以不詭于性情爲至。律詩濫觴六朝，而獨盛有唐，然自元和而降，斯軌復榛。韓退之文雄一代，而風人之旨缺焉，餘無論矣。有宋繼興，文總往代，歐、蘇、曾、王，最稱大家，然論其詩，求所謂唐人之音，蔑如也。

《歸田詩話》卷上 晏元獻公詩，不用珍寶字，而自然有富貴氣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等句，公嘗舉此謂人云：「貧兒家有此景致否？」晏叔原，公姪也。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蓋得公所傳也。此二句，勾欄中多用作門對。

《詩藪》雜編卷五 唐中葉後，詩文異驅。宋文人乃無弗工詩者。王元之、楊大年、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黃魯直、陳無己、張文潛等輩，烜赫亡論；王禹玉、宋子京、蘇子美、晏同叔、唐子西、楊廷秀、陸務觀輩，皆其人也。明允、子由、子固，亦俱有篇什，非漠然者。晁補之在六君子中獨不以詩名，而詩特工，詞亦可喜。又世絕不名其書，今褚《枯樹賦》有其跋，字盡雄放，信名下士也。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作渠帥，世遂寡稱。宋諸人詩掩於文者，宋景文、蘇明允、曾子固、晁無咎，掩於詞者，秦太虛、張子野、賀方回、康與之，掩於書者，石延年、蔡君謨，掩於畫者，王晉卿、文與可，掩於儒者，朱仲晦、呂伯恭，掩於佛者，晁文元、饒德操，掩於學者，徐鼎臣、劉原父，掩於行者，徐仲車、魏仲先，掩於勳者，寇平仲、韓稚圭，掩於節者，胡邦衡、文信國，掩于奸者，丁朱崖、蔡持正，掩于佞者，夏文莊、曾子宣，掩于兄者，王平甫，掩于弟者，蘇才翁，掩於詼者，陳亞，掩於謔者，劉邠，掩於誕者，惠洪，掩於顛者，米芾。（諸人皆實有篇章，採諸衆論，非漫指者）

毛一鷺《萬曆刊范文正公集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於宋好誦說廬陵、眉山、臨川、南豐，其文最膾炙人口，而其集亦廣行人間，獨《范文正集》罕有讀而傳之者。當乾德丁卯初，五星如珠，聚於奎壁之間，說者於文苑以歐、蘇、曾、王應之，於儒林以濂、洛、關、閩應之，余獨謂有宋三百年文明之運，實自公始。

王世貞《書三蘇文後》 子瞻殊爽朗，其論策沾溉後人甚多。記叙之類，順流而易竟，不若歐陽之舒婉，然中多警儁語。【略】四家之文無論已，其學則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永叔狹矣。

劉玉璘《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叙》 宋之天聖、景祐，蓋常治矣。非獨其君相賢也，其下之學士君子，草茅誦讀，亦能留心世務，原本經術，著爲一家之言，以冀用於天下而一邀上之人省覽焉。雖其或用或否，不可預期，然而其書炳然傳之後世，上以羽翼聖經，鋪揚治道，而下亦足以自見其人之生平本末。雖貫穿出入，而皆較然有以知其不欺。蜀之蘇明允，盱之李泰伯，其最著者也。明允稍後泰伯。英、神之間，文治大興，又有子瞻、子由以爲之子，前或挽之，後或推之，故其聲名赫奕，振動天下。而泰伯始終仁宗之朝，敦龐沕穆之氣，猶有存者，雖一時公卿，如范文正、余襄公，先後交薦，一官說書。嗚

呼！是安足以盡泰伯之道哉？余嘗謂明允之學，縱橫權詭，其道近霸。泰伯眞淳深厚，其道近王。故其言禮也，一以仁義知信，政刑樂律之屬，悉舉而歸之《平土》。雖迂闊繁重，若不宜後世者，然自儒者言之，其道有不可易也。夫爲治之道亦難矣，其君謹守祖宗之成法，其臣謹奉朝廷之功令，雖有良法美意，其君亦不能遽行之於臣，況臣能遽得之於君？臣得之君矣，其欲以調在廷之口，而一衆庶之心，即起伊、周于漢、唐、宋之間，有甚難者，而欲以一書生上書執政，欲其罷宣義土軍，欲其擇東南重鎮，其縣人之補授齋郎者，又率是非而可否之，今世士君子有一於此，鮮不怪而刑罰隨之矣。

陸瑤林《康熙本李泰伯先生文集序》　世之所稱不朽者，自事功而外，道德文章其上焉者。若夫盛德可師，名文範世，俾千載下想見其爲人，足以傾動名流，醉心雅彥，眞所謂俟百世而不惑者也。執鞭欣慕，實獲我心。李泰伯先生，舊屬南唐之裔，生於宋眞宗之時，道德文章，卓絕一世，且多所著作，學者皆斗山仰之，蓋屹然爲宋代儒宗。然志不樂仕進，當時名卿碩輔，嘗交薦登朝，授以清要，而先生意淡如也。雅志歸休，高尚其事，雍雍然效教授河汾之致，一時門人如曾子固、鄧潤甫，其表著焉。先生先于周、程、張、朱數十年，嘗與范希文諸先輩上下論議，暢發乎堯、舜以來相傳之旨，于是理學大明，儒風蔚起，識者謂濂、閩、關、洛之學，皆先生有以啓其緒焉。其所以羽翼聖經，匡扶世教，豈淺鮮哉！

邵長蘅《康熙重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古稱文章家足當此者，盲左、遷、固而下，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而韓愈氏爲最；宋則歐陽、蘇氏父子、曾鞏、王安石，而歐陽氏爲最。故二氏之文，焯然並行於世，而歐陽文，世之好之者尤多。蓋其行文，即之如淺，復而彌深，而紆徐俛仰之態，往往百折而愈舒，宜好之者之衆也。嗚呼！自茲以降，幾無文矣。

汪亮采《雍正刊唐眉山集序》　有宋人文之盛，其道術足以經緯乎一世，而抒詞敷藻，和平醇厚，適與其聲華位望合，宜求如司馬公、周益公者，不數見焉。以余諦視，諸家率多才豪意猛，惟恐其言之無用，學益高則言亦日肆其詞鋒。蓋自南渡前後，有如林駉所論，惜其剝自熙、豐，思其復諸建、紹。此言之易於激昂，皆其時會使然。而唐子西氏，其一也。

陳錫輅《乾隆本安陽集序》　人才之盛，莫過于宋，而其盛尤莫過于仁宗時，即文章著作，亦惟其時爲最盛。居宰輔者，始稱韓、范，終曰富、韓，而晏、杜、文、蔡、司馬、歐陽諸賢，亦復彈冠相慶。理學則周、邵、張、程，文學則三蘇、南豐、介甫，譬諸太廟法物，鈞天廣樂，睟睟穆穆，稱大備焉。

錢大昕《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矯學究專己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

徐源《嘉慶補刻淮海集跋》　吾鄉三十六湖，鍾生多氣節之士，故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屬鄉者三。以予小子聞見所及，繼先生後者，理學名臣，文章鉅公，悉已炳光邑志。

張伯行《正誼堂本豫章羅先生集序》　由孔、孟而下，斯道之傳，開於周子，盛於二程，而大會於朱子。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顧其淵源一脈，實自龜山，而豫章，而延平，的然相承，如河源之發於崑崙，由積石歷龍門而東注以放於海也。斯道之傳，蓋匪偶然，中間若無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先生者，又安足以肩承先啓後之任乎？

宋茂初《道光重刊淮海集序》　吾鄉碩彥，宋時多推孫、秦，著述最繁，而邑中罕傳。

陳寶箴《光緒重刻黃文節公遺集後敘》　江右人文，自東晉陶靖節而外，於北宋號稱極盛，廬陵、臨川二公，首以文章道術倡導天下，聲名位望，皆足以相副。文節公僻處分甯萬山中，與眉山蘇氏踵起相頡頏，各以其亮節高懷窮極文章之變化，天下號曰「蘇黃」，曠百世而無異辭，固命世之豪傑哉！公名輩差後於蘇，當時交相引重，有笙篪之相應和。觀坡公薦公自代語，迥非秦、晁諸人所能望。然公終其身見嫉於章、蔡，阨抑之使不得發舒其志意，視東坡殆尤甚焉。獨其文采照耀千古，雖寸縑隻字，益久而人益加貴愛，有謂讀公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足以感發人心，可謂至矣。

盛炳緯《光緒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宋興百年間，觀文成化，文章洗五季之陋，則有歐陽公，而蘇子瞻繼之。道學則源於濂溪。維時與子瞻游而獨知濂溪者，則有豫章黃先生。先生以詩鳴世，文雖不如子瞻，而遣詞隸事，光焰萬丈，詩即大文，故司馬文正稱爲好學有文，道雖不如濂溪，而樂天忘憂，根諸心性，詩有至道，即先生所謂以質厚爲本者也。陳後山謂其學老杜而不爲，猶知之未盡。其詩孕育於彭澤，追轢乎昌黎，而忠愛之忱，則於老杜爲近，同

時惟子瞻旗鼓相當。子瞻筆力奔放勝於黃，才似太白；黃詩氣味淵厚勝於蘇，學似老杜。故宋之蘇、黃，猶唐之李、杜。蘇、黃皆以筆墨賈禍，蘇雖達而莫解磨蝎，黃垂老而益泊風塵。儻所謂詩能窮人與。雖然，先生之學行，能使百世下聞風興起，俎豆而社稷之，而不能免當日章、蔡、趙、陳二三小人之爍金銷骨。忌先生者能摭片語隻字，以烏有爲事實，以文章爲罪讞，而不能使其遺稿不衣被後人，球璧劖剞。蓋其所得自爲者，人也，理也；所不得自主者，天也，數也。卒之微而顯，顯而晦，晦而復顯者，天與人之相值，理與數之相總也。讀先生書，志先生行者，可以興矣。

《一瓢詩話》 東坡才勝文與可，與可識過蘇東坡。

馮從吾《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爲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爲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矣。

李覯《論文二首》 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云。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魂。

黃庭堅《楊子建通神論序》 天下之學，要之有所宗師然後可臻微入妙，雖不盡明先王之意，惟其有本源，故去經不遠也。今夫六經之旨深矣，而有孟軻、荀況、兩漢諸儒，及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讀之亦思過半矣。至於文章之工，難矣，而有左氏、莊周、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韓愈、柳宗元，及今世歐陽修、曾鞏、蘇軾、秦觀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粲然，可講而學也。

劉弇《上知府曾內翰書》 始某爲兒童時，聞江西文章之盛，近世所未有，初未之信也。其後齒日益壯，乃始斂縮，從所謂鄉先生者求爲聲律句讀之學問。語及當世之聞人，並與其德業之隆，聲稱之盛，爲天下素所信而歸焉者，或齊或楚，或趙或魏，與夫閩越交廣，窮荒絕徼之外，雖不必遍知其人，然可倒指而數者甚衆。至其言文章之盛，則未始不在吾江西也。于是嘗試叩其姓氏，則不過三數人而已，則同郡歐陽公、臨川王文公，而閣下曾公也。某雖不言，心獨異之。後數年，始遊京師，至則盡得閣下與二公之文，伏而讀之，遂以前日所聞者爲信，然而恨不得即乎其人也。如歐陽公之《本論》，王文公《雜說》，閣下《秘閣十序》，皆班班播在人口，雖不言可知，又知而不必言也。

陳師道《送邢居實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說，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是矣。夫學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導其聰明，廣其見聞，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如脫塹耳，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矣。求爲桓璧彝鼎，其可得乎？

晁補之《汴都賦序》 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

張耒《答李推官書》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蚪鳥迹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久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略】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顧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畢仲游《答劉朝散書》 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

李之儀《答人求所為詩文書》 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妄爾塵瀆，寔則於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

又《與友人往還手簡》　昨日灼艾，中書賜教，並示近製雄文，呻吟方窘，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化爭功也！前人已有兩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籬。是等格律，尤爲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盡心於此，要之祇是一時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爲得意，不知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林機《乾道本淮海居士文集後序》　元祐中，海內之士望蘇公門牆，何止數伋，獨高郵秦君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四人者，以文章議論頡頏其間。

章穎《斐然集序》　皇宋作興，文治燦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遏人欲之橫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抑何幸也！兵革紛紜，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辭章，著於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名分之辨，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饑，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文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途，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騖，不可救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嘆也。

曾幾《東萊先生詩集跋》　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尚已。編次而行于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蓋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

《無用閑談》　蘇老泉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非風之文也，非水之文也，二物者無意于文，而不能以不文也。古之君子不得已而有功，則天下以爲賢；不得已而有言，則天下以爲口實。」東坡云：「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花實，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余爲文至多，未嘗有作文之意。」此即老泉之說，然筆力不及矣。

《石林詩話》卷下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鬨鬨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吾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程俱《漢儒授經圖序》　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公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荊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

汪藻《答吳知錄書》　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冲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於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殽蒸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占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饐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

又《鮑吏部集序》　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

《曲洧舊聞》卷九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

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反類啓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名，循習如此，竟不知起于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四六話》卷下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恨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父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舉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四六談麈》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傚之。

唐庚《上蔡司空書》　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而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爲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于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

李邴《初寮集序略》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於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爲世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駿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

《珊瑚鈎詩話》卷一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喈嚘而狼狽矣。

《餘師錄·張芸叟》　本朝自明道、景祐間，始以文學相高。故子瞻、師魯兄弟，歐陽永叔、梅聖俞爲文，皆宗主六經，發爲文采，脫去晚唐五代氣格，直造退之、子厚之閫奧，故能渾灝包含，莫測涯涘，見者皆晃耀耳目。天下學者爭相矜尚，謂之古文，皆以不識其人，不習其文爲深恥，乃不知君子之言本來如此也。今執筆之士，雖名家自負，亦繫當時諸公爲之倡率楷模，風流漸漬之所成。故相距七八十年，長老之人猶能傳誦以教人，其爲澤也厚哉！今筆蹟粲然，肺腑傾倒，於師魯至矣。

又《蘇籀》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又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　山谷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庭堅以爲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又卷三〇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叙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又卷三一引《呂氏童蒙訓》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周必大《蘇魏公文集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平正，本朝極盛

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闢專門之學，開衆正之路，然議論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爲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六十年間，士風學術，無慮四變，得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黜於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

又《初寮集序》　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傳。天生斯人，固已不數，向非君師作而成之，則其道不墜者幾希。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業，文治興斯文。一傳爲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傳爲眞宗，楊文公大年出焉。長養尊用，風示學者。雖間以剛直被排斥，而眷顧終不少衰。至於仁宗、英宗、神宗，然後異才充滿中外，其傑出如歐陽文忠公，又逢時得政，同心德於三朝，閱八年之久，相與化成天下，功不少矣，故其門人高第尤多。惟東坡蘇公崛起西蜀，嘉祐收以異科，治平欲蹴眞翰苑，熙寧首待以國士。及遇哲宗，遂光顯於朝。中間小人敲撼挫摄，欲殺不果者，天意也，上賜也。晚守中山，尚書左丞王公世家是邦，博學工文詞。年十六，即貢京師，後二年，坡至，奇之，公亦自謂得師也。【略】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

又《鴻慶居士集序》　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

《誠齋詩話》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庭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啓》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子」爲「父子」。「子」之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命寄江湖之上，夢遊縲紲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於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於奔命。」亦此類也。

又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杭州啓》云：「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謝知登州文》：「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閒。」《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云：「草木何知，被慶雲之渥采；魚蝦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

又　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星宿清潤。」曾子固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龍荒之北。」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云：「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搖。」謂鴟鴞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謫在八桂，思鄉里墳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澀。

又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有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于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萬甚。

又卷一三九　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祈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如《題太白像》、《高軒過》古詩，是晚年做到平易處，《高軒過》恐是絕筆。

《朱子語類輯略》卷八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漏處。」

《捫蝨新話》上集卷三　唐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亦事勢使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吾每爲之嘆息。

又上集卷四　東坡《醉白堂記》，荆公謂是韓白優劣論，而荆公《虔州州學記》，東坡亦謂之學校策。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者又曰：「此傳奇體也。」文人相譏，自古而然。退之《畫記》，或謂與甲乙帳無異。樂天《長恨歌》

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當是目蓮救母辭爾。近柳屯田云「楊柳岸曉風殘月」，最是得意句，而議者鄙之曰：「此梢子野溷時節也。」尤爲可笑。

《仕學規範》卷三四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爲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游宦紀聞》卷六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篇，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

《澗泉日記》卷中 本朝慶曆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甫、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諸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各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謾記于此。

又卷下 東坡自東坡後，文章方見涯涘，半山自半山後，不止持論立說而已也。六一、南豐中年文字好，及晚則已定又放開了。東坡、半山晚猶向進不盡。

又 歐陽公自《醉翁亭》後，文字極老。蘇子瞻自雪堂後，文字殊無制科氣象。介甫之罷相歸半山也，筆力極高古矣。如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老蘇文字，篇篇無斧鑿痕，蓋少作皆已焚之矣。其他吾不知也。本朝之文，至此極盛矣。若論其學術醇疵淺深，則付之學者評之，予非惟不敢，亦不暇。

《文章精義》 歐陽永叔學韓退之（諸篇皆以退之爲祖，加以姿態。惟《五代史》過《順宗實錄》遠甚，青出於藍而青于藍也），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凌虛臺記》、《清風閣記》之類是也）、《戰國策》（論利害處似《策略》、《策別》、《策斷》之類是也）、《史記》（終篇惟作他人之說，末後自己只說一句，《表忠觀碑》之類是也）、《楞嚴經》（《魚枕冠頌》之類是也。子瞻文字，到窮處便濟之以此一着，所以千萬人過他關不得）。曾子固文學劉向（平平說去，盡盡不斷，最淡而古。但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煩；劉向枯槁，子固光潤耳）。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又 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又 蘇門文字，到底脫不得縱橫氣習；程門文字，到底脫不得訓詁家風。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本朝四六，以歐公爲第一，蘇、王次之。然歐公本工時文，早年所爲四六，見別集，皆排比而綺靡。自爲古文後，方一洗去，遂與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見二蘇四六，亦謂其不減古文。蓋四六與古文同一關鍵也。然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焰，而荊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略】水心與簽窗論四六，簽窗云：「歐做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以饒一兩分可也。」

《吹劍錄外集》 碑記文字，鋪叙易，形容難，猶之傳神，面目易模寫，容止氣象難描模。《南海廟碑》：「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旗纛旄麾，飛揚晻藹，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岳陽樓記》：「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長煙一空，皓月千里。」《醉翁亭記》：「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樹林陰翳，鳥聲上下。」《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類如仲殊所謂「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又丙編卷二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

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

《瑞桂堂暇錄》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惟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游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于詩。山谷詩騷妙于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其他文人，蓋亦各有所長，而全美之爲難。

郝經《文說送孟翫之》　厥後有唐杜氏文乎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儒，而六經方熾。又屬以晚唐弊俗，五季繁運。而有宋氏興，歐、蘇、周、邵、程、張之徒，始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興禮樂者，百千祀之蔽，不可一日而擴也。幸其用力之勤，俾斯文不遂滅，而吾民不爲狐蟲非類爾。由是而言，天地萬物之文未之或變，而人文如是之窮，作之者不工歟？工矣，然而如是者何？《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何嘗不當，作爲者之過也。不作不爲，萬理皆備，推而順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嗚呼！文窮人邪？人窮文邪？

《隱居通議》卷一三　我宋盛時，首以文章著者楊億、劉筠，學者宗之，號「楊劉體」。然其承襲唐五代之染習，以雕鐫偶儷爲工，又號曰「西崑體」。歐陽公惡之，嘉祐中知貢舉，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獨取深醇渾厚之作。一時士論雖譁，而文體自是一變，漸復古雅。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荊公，皆歐公門下士也，繼出而羽翼之，天下更號曰「江西體」，論遂以定，一時宋文遂與三代同風。同時劉原父亦喜爲古文，其作《禮記補亡》，儼然迫眞也。他文比曾、王二公則不及。

又卷一四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

又卷一八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略】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爲也。荊公有自然處頗似曾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爲。淵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

袁桷《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曆以來爲正宗，天下師之無異辭。宋金分裂，群翕然師眉山。

又《答高元十問》　問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檢閱之便。答：牋表之說，當別詳具。此雖小技，更僕未易言。大要寡學而才氣差敏捷者，直師東坡，南渡以後皆宗之。金源諸賢，只此一法。惟荊公一派，以經爲主，獨趙南塘單傳，莫有繼者。汪彥章則游乎蘇、王之間。若欲精究，當取法夏英公、楊文公、翟忠惠、綦北海、王初寮、元章簡、王禹玉、張安道、劉莘老。諸人文字置几案，賤子當面言源委矣。

劉性《宛陵先生年譜序》　宋嘉祐二年，詔修取士法，務求平淡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爲試官，於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間，不惟文章復乎古作，而道學之傳，上承孔孟。然則謂爲文忠公與先生之功，非耶？

鄧牧《嘉靖重刻盧溪先生文集後序》　蓋宋自宣、政以後，小人嗣起擅國，而國事日入于敝。其波流所漸，使士或棄恆檢而爲附和，以是政理習俗不復如往時之盛。至於文詞，亦寖失其舊，渾厚散而尖新出，雅正喪而侈靡競，識者病之。先生當其時，才稟絕出，於學無所不窺，其氣剛而志正，又嘗及接前輩，慨然以氣節文章自命。

歐陽佑《隆慶重刊羅先生文集序》　惟宋諸先生，自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兄弟鳴於西北間，俾聖學大明，如日星麗天，江海行地，固爲世道慶。自龜山載道而歸也，程師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繼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幸有豫章羅先生，受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祕。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晦庵，由是海濱鄒、魯，於斯盛哉。乃今讀豫章之集，遵堯有《錄》，議論有《要語》，雜著有題詠，誨子姪有書文，夫皆起自身心，出於至誠，以爲心則善身，以化民則善俗，以達天下則善治，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云。

李紹《成化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家而已。

茅維《萬曆本宋蘇文忠公全集敘》 五季承唐之靡，而宋復振之，以紹唐之元和。其間廬陵先鳴，而眉山、南豐爲輔。卒之士人所附，萃於長公，而廬陵不自功矣。然文之變也，變則創，創則離，離其章而壹其質，是謂唐、宋之復古。顧狗名之士，求其離而瑕之，嘵嘵然援古以自多，將謂越唐、宋而逼秦、漢，其合者直章焉爾，而質不唐、宋若也，奚其古？

焦竑《蘇長公外集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所及。

凌濛初《刊蘇長公表啟序》 粵自兩京而上，文質互宜；六朝以還，駢俳始切。蓋沿賦、七、連珠之綺習，復繩四聲八病之嚴科，故貞觀之間，絕無散語，惟昌黎之作，爰起衰風。嗣是判爲兩途，不能匯爲一派。其告君而事公者，則聲律之耦俱也，其言文而行遠者，則結撰之各體也。獨至趙宋諸家，庶能別闢異境，化莊嚴爲流走，易綺靡爲自然。驟讀連章，忘其拘於步伐；細循字句，仍自嚴於止齊。則淮陰之兵市人可戰，而細柳之壁天子不馳，體異而用則同，法殊而道則合者也。

蔡善繼《萬曆雙鳧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蔡忠惠公爲熙寧、慶曆間有數人物，其立朝諍諫，與廬陵、徂徠、河南諸君子並稱讜直。書法之工，則直軼眉山、襄陽，豫章而過之，爲有宋第一。

史繼偕《萬曆雙鳧齋本宋蔡忠惠公文集序》 在昔有宋仁祖之朝，異人並出，而文章之盛無逾廬陵、眉山父子，章縫士巷吹而術舞之。忠惠與二家相先後。顧其文世不多有，然遺碑片墨留傳人間，爭爲秘寶，而今幸睹公之全文爾，爾亦何必減吉光裘也。

姜洪《正統重刊元豐類稿序》 文章與氣運之隆替相關，信不偶然也。宋興，五星聚奎，文運大盛。然猶至於六七十年而後，歐陽公卓然以古文振起於天下。當是時，又有如蘇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豐諸賢相與和之，故能丕變五代之陋，上追西漢、先秦之古雅也，斯豈偶然哉？【略】蓋唐自韓、柳至宋三百餘年，始有歐、蘇、王、曾出而繼之。

錢溥《天順本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士非文章之難也，而以文章救世爲難。商楹既奠，齊轅不返，而荀、韓、黃、老之術起，斯道遂亡于秦，鑿于漢，而靡于隋、唐矣。豈復知有七篇仁義之說哉？幸而韓愈氏出，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文章足以革弊而拯溺。嘗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則亦隱然自任其傳矣。後又變而爲五季衰陋之習，雖宋興七十有餘年，而學者亦未易遽復于古。一旦歐陽子出，以文章道德爲宗師。若范仲淹之貶于饒也，一時名士目爲黨人，公在諫院，爲《朋黨論》以獻，群言遂息。不然，黨錮之禍成矣。嘉祐學者爭尚怪僻爲奇，文體大壞。公知貢舉，黜險怪而錄雅正，士初喧然騰謗，其後不五六年，文格遂變而復古。不然，弊將若何而止哉？此所謂文章必以救世爲難也。雖然，當是之時倡而和者，韓有柳宗元，歐陽有蘇氏父子，其他李翺、皇甫湜、張籍之流，曾鞏、尹洙、張文潛、秦少游之輩，聲振而氣從，金春而玉應，文非不美也，而較其救世之功，則若列星之有五行，衆山之於五岳，其功化發育呈露，蓋自有不侔者。宜其崛起於千百載之前，而並燿於千百載之後，而渺焉未有能繼之者。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蓋唯二公有焉。

王一夔《成化重刊元豐類稿序》 昔濂溪周子曰：「文以載道也，不深於道而文焉，藝焉而已。」聖賢者，深於道者也。六經之文，所以載道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謂之文焉。第以文辭爲能，而不深於道，雖奔放如遷、固，高古如柳、韓，沈着縱肆如歐、蘇，亦不免周子「藝焉」之譏，尚得謂之文哉？若南豐曾先生之文，其庶幾於道者歟！

王臣《弘治修補天順本歐陽文忠公集跋》 先秦兩漢之文尚矣，唐、宋以還，韓、柳、歐、蘇、曾、王號六大家，而歐獨粹於理，理豈易言哉？且公之道德天下所共仰，後世所共傳，又不特文之足多而已。曾南豐嘗謂後百千年有慕公爲人，思欲見有不可及之歎，然閱其文，亦可以得其爲人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略】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錄，然歐陽公之婉麗，蘇子瞻之悲慨，王荊公之深刺，於君臣上下之間，似有感動處，故錄而存之。宋諸賢叙事，當以歐陽公爲最。【略】蘇氏兄弟文才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裁翦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略斂散處，殊不得史體。何者？鶴頸不得不長，鳧頭不得不短。兩公於策論，千

年以來絕調矣，故於此或殺一格，亦天限之也。

又《宋大家曾文定公文鈔序》 曾子固之才談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翦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

又《新刻臨川王介甫先生集引》 以予觀之，荆公之文，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疏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爲三昧也。

《藝苑卮言》卷三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應雲鸞《嘉靖二十五年刊臨川先生文集跋》 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内，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

羅倫《嘉靖刊南豐先生元豐類稿叙》 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仲舒惑於災異，未醇乎道；揚雄失於黄老，《美新》之文，君子羞之。其能與於斯文乎？揚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唯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而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横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大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率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

趙師聖《崇禎刊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長而策名登朝，海内升平，天下乂安，讀書中秘，於今二十有餘年，凡古今文章升降之變，竊嘗窺之矣。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雖以唐貞觀致治，幾於隆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衰。昌黎韓子起布衣麾之，天下翕然復歸於正。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以達於孟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宋之韓愈」也。時予鄉曾文定公棗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知之者，歐陽公見而獨異之，初駭其文，復壯其志，由是而子固之名動天下。嗟乎！彼文公者，豈徒以其文章哉？方其迎骨於鳳翔也，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而文公冒死極諫，攖萬乘之怒而不悔。則文公衛道之嚴，正氣所磅礴，固已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有矣。其手扶雲漢，章分裳錦，豈偶然哉？歐陽公立朝讜直不回，至其論文，則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不然，以歐公之才，豈不能爭裂綺繡若子雲、仲淹輩？誠衛道之心嚴耳。

《古文約選・張益公畫像記》 退之序事文不學《史記》，歐公則摹《史記》以自別于退之，老泉又欲自別于歐公，故取法于《史記》，韓文而少變其形貌。惜不多見，要之非子瞻、子固所能望也。

汪琬《白石山房藁序》 在昔有宋之興也，同時以文章名世者，世必推歐、蘇、曾、王四家，而歐陽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皆出於江右，於是江右之文章衣被海内，遠近莫敢望焉。蓋其名山大川，深林層壑，逶迤旁魄之氣蓄久而不泄，然後發爲人傑，如歐、曾、王三君子是也。

《昭昧詹言》卷一 歐、蘇、黄、王，章法尤顯。

又 朱子論文，忌意凡思緩（《歐六一居士傳》），軟弱，沒緊要，不子細，辭意一直無餘，浮淺，不穩，絮（說理要精細，卻不要絮），巧（東坡時傷巧），昧昧（荆公、子固），不足（歐公），輕，薄，冗（南豐改後山文可思）。愚謂此雖論文，皆可通之于詩。

又 此杜、韓、蘇、黄所以不肯隨人作計，必自成一家，誠百世師也。

又 朱子曰：「行文要緊健，有氣勢，鋒刃快利，忌軟弱寬緩。」按此宋歐、蘇、曾、王皆能之，然嫌太流易，不如漢唐人厚重，然卻又非鍊句減字法，眞知文者自解之。

又 朱子曰：「李、杜、韓、柳，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柳、李變少。」以朱子之言推之，蘇、黄承李、杜、韓之後，而又能變李、杜、韓故意，離而去之，所以爲自立也。自此以外，千餘年詩家，除大曆、長慶、溫、李、西崑諸小乘旁記不論，其餘名家，無不爲杜、李、韓、蘇、黄五家嗣法派者。至於漢、魏、阮、陶、謝、鮑，皆成絕響。故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黄而不能變，不

可謂能變《選》詩也。如放翁之於坡，青邱之於太白，空同之於少陵是也。

又 玩李、杜、韓、蘇所讀之書，博贍精熟，故其使事取字，密切贍給，如數家珍。今人未嘗讀一書，而徒恃販買餖飣，故多不切不確，切矣確矣，往往又齟齬不合。雖山谷不免此病。

又卷六 明遠句法工妙，唐宋大家，常撫擬之。

又卷八 以詩論之，《三百篇》、《離騷》、漢、魏、李、杜、韓、蘇，與文家莊子、史遷同爲活潑潑地。謝詩于文似莊周，于書似《聖教序》，其不可及在此，而其品終落第二亦坐此。但世人尚未能窺謝、鮑之精深法律，而何知李、杜、韓、蘇之根本盛大。

又卷一〇 黃詩秘密，在隸事下字之妙，拈來不測，然亦在貪使事使字，每令氣脈緩隔。如《次韻時進叔》篇，此一利一病，皆可悟見，學者由此隅反可也。此詩「與」字「雨」字「腐」字三韻，節去則文意不足，讀之實牽強未妥。於此乃知韓公押強韻皆穩，不可及也。此病陳後山亦然。可悟人才性大小，不可強能。文從字順言有序，李、杜、韓、蘇皆然，黃則不能皆然。雖古人筆力貫斬截，起勢貴奇特，然如山谷《過家》起處，亦大無序矣。

《藝概》卷一 介甫之文長於掃，東坡之文長於生。掃，故高；生，故贍。

又 東坡之文工而易，觀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王令《上孫莘老書》 令嘗按聖人既刪之後，而參求後來世作之詩，逮與古異矣。承流相沿終不及，以至今，而詩之道大壞。嘗推索孔子所謂可以興觀群怨者幾絕矣。則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之道，其亦略乎。今其僅存者，鳥獸草木而已，尚烏在能多識之乎？然令嘗怪後世待詩之薄，而探求當世之所以弊而後知其然者，詩之無主故也。古之爲詩者有道，禮義廉恥，詩之主也。

《中山詩話》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助詩，故詩人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爾。」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眞鳳凰爾。」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黃庭堅《與王周彥書》 往在元祐初，始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不謂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而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雖成聲，而疏闊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後山詩話》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又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于二父，猶子美之于審言也。然過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晁說之《題黃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三槐王氏以重望著于世，自晉公始。善澄上人，實晉公六世孫也。初有所感而爲僧，受具戒，遊禪林，遠極江湖之勝，得黃龍道場而止焉。不敢自放於斯也，復北抵河朔，乞衆僧之供。於是黃龍大德曰德逢，善清，如山，惠古，宗秀，直言，紹明，重政相與賦詩送行。予避賊高郵，獲觀覽，欣然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辭，故粹然以麗。今於黃龍諸公見之矣。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絕塵垢之外，其翛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爲之助歟？湯休之詩，實自於鮑明遠。靈一律師之詩既學潘、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禪師實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皇甫曾、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近時祕演從歐陽公，參寥從東坡，亦已衆矣。黃龍諸公，予不知師友謂誰，而江南詩人黃魯直則其人歟！言公之字畫，絕類魯直，蓋可見也已。魯直死已久，計今江南必復有一魯直出。澄上人歸山中與諸公叩訪之，爲我謝曰：今日賢者不宜以山中爲樂也。靖康丁未春晁伯以。

《侯鯖錄》卷七 荊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

《臨漢隱居詩話》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父，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

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一坐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

又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那得知。」荊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藏海詩話**》　蔡天啓坐有客云：「東湖詩叫呼而壯。」蔡云：「詩貴不叫呼而壯。」此語大妙。「擘開蒼玉巖，椎破銅山鑄銅虎」，何故爲此語？是欲爲壯語耶？「弄風驕馬跑空去，趁兔蒼鷹掠地飛」，山谷社中人皆以爲笑。坡暮年極作語，直如此作也。

又　東坡詩「已有小舟來賣餅」，曾公卷「已有小舟來賣魚」，學者當試商略看優劣如何。

又　蔡天啓云：「米元章詩，有惡無凡。」孫仲益、韓子蒼皆云。子蒼又云：「師川詩無惡而無凡，不知初學何等詩，致如此無塵埃也？」

又　師川云：「作詩要當無首無尾。」山谷亦云，子蒼不然此說。東湖云：「春燈無復上，暮雨不能晴。」昌黎云：「廉纖晚雨不能晴。」子蒼云：「暮不如晚。」昌黎云：「青蛙聖得知。」汪彥章云：「燈花聖得知。」子蒼云：「蛙不聖所以言聖，便覺有味，燈花本靈，能預知事，輒言『聖得知』，殊少意味。」

《**冷齋夜話**》**卷一**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荊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眇秋木，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又卷五　造語之工，至于荊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荊公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捫虱新話**》**上集卷四**　予嘗與僧慧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輩，要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誦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此語雖似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犯俗，而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觀二僧詩，正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蓋從李商老游，一日亦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試拈卻廬山，不知當道何等語。』亦以爲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曰：「商老此語，無乃暗合孫吳耶。」

《**避暑錄話**》**卷上**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于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詩，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即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稿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瞑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眞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又卷下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

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

《優古堂詩話》《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稿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又　魏文帝《柳賦》：「在予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睹木而興嘆，代有之矣。【略】文忠詩云：「人昔共游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荊公詩：「道人從何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蕖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又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土斑斑。」

又　張右史耒《晝卧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溼要芎藭不待廋。」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廋詞那復託芎藭。」

又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又　錢塘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又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枝。」謝玄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太液池邊看月》詩：「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又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厚「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爲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又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絕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荊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藝苑雌黃》　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騾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錦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中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

又　予與翁行可同舟沂汴。因談及詩，行可云：「王介甫最善下字，如『荒埭野鷄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長』『挾貴』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菰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己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正與介甫前一聯同。

元照《高麗李相公樂道集序》　予昔見海東使臣經從吾鄉，名山勝槩率多題詠，觀其格致，則與夫大國文軌頗同。後見僧統所留篇什，語句平易，思味幽遠，復知僧統又知詩之深者。比以朝辭迴杭艤舟，府亭忽持李相國詩集爲示。發卷一覽。愛其學贍而識遠，辭直而理詣，大率稽於釋典，宗於理性，皆超拔物外之論，非所謂世俗文筆也。處富貴而慕眞寂，故以《樂道》命其題；居塵染而守清節，故以「婆塞」標其號。以夫道無不在，故其言觸事而發，隨物而應，存乎梗槩。且錄百篇，足以弘贊佛乘，啓迪來裔。豈與夫雕蟲刻篆、嘲風詠月者同日而語哉？然彼國文士能詩者甚衆，而僧統獨愛此集，將命鏤板，流通於世，向所謂僧統知詩之深爲不誣矣。觀是詩者，當體斯意。

宋誼《杜工部詩序》　近世取士，壹於經術，而風騷之學，有所不暇。雖幽居閒放之人，時或諷味，而皆鄙俚陳近之辭，求其知子美者，蓋寡矣！豈子美之詩深遠而難知耶？抑其篇章之浩博而難窮考耶？今茲退休田里，始得陳君浩然授予子美詩一編，乃取其古詩近體，析而類之，使學者悅其易覽，得以沿其波而討其源也。予嘉陳君有志於詩，而惟子美之爲嗜，則可謂篤於詩學

者矣。

周紫芝《見王提刑》　唐之詩人自宋之問、沈佺期、杜甫、李白唱之於前，至元和、長慶間諸子並作，韓、柳、元、白、劉夢得之輩，其風流騷雅，清艷俊發，自有體制，讀之可喜，味之無窮。往時歐陽文忠公一出，扶五季之頹風，接唐人之遺緒，炳然如日星之在天，誰不仰睇而拭目。至元祐間，內相蘇公兄弟與其門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爲表裏，於是詩人接踵相望，大抵不減唐之晚世，議者猶或以爲過焉。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　「日月老賓送」，山谷詩也。「日月馬上過」，文潛詩也。其工拙有能辨之者。老杜云「廚人語夜闌」，東坡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云「兒女燈前語夜深」，余謂當以先後分勝負。

又後集卷五引《胡氏評詩》　澹淵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以爲「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

又卷二八引《遯齋閑覽》　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鬚染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荆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云「只言花似雪，不悟暗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禮「文」字韻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曦」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作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呂氏童蒙訓》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又卷二〇引《雪浪齋日記》　王荆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山谷《蟹》詩云：「已摽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又卷二七　苕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又卷二八引《雪浪齋日記》　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莘老亦臺臺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

又卷三六引《三山老人語錄》　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適，荆公之句爲工。

又卷五〇引《漫叟詩話》　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詞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既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

又卷五一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茶筍盡禪味，松杉眞法音。」山谷云：「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文潛云：「鳥語演實相，飯香悟眞空。」此三聯語意相類，然山谷一聯最爲優。

又卷五二引《雪浪齋日記》　「佳樹冬不凋，橫塘春更綠」，此徐師川詩，頗平淡，無雕鐫氣。「辭源江海浩奔忙，句法風騷森出入」，此趙鼎臣詩，極爲雄偉。「沙軟綠頭相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此高子勉詩，怪麗之甚。

又卷五六引《高齋詩話》　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繅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又後集卷四　苕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玄暉，休道澄江靜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又卷八　苕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叙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興比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蒐盟，然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鬬葉爲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稱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又卷一九引《藝苑雌黃》 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製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略】蘇子美云：「峽束滄洲深貯月，巖排紅樹巧粧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又卷二一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已斷，何須疏雨濕梅花。」此反東坡之意，但爲關山斷魂，卻無佳思也。

又卷二三 苕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

又卷三三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又引《復齋漫錄》云 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熱醪醅，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饑鷹夜歸，巖冰春坼，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懾，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世以爲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

又卷三六引《呂氏童蒙訓》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石林詩話》卷上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于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又 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有奸邪，我覺魏公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邪，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荊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爾。

又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又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徐經孫《孫雪窗詩序》 詩者，英氣之發見於人者也。鄙夫猥徒定無詩，高人韻士有詩，名臣鉅公皆有詩。感遇事物，英英氣概，形而成詩。亦猶天有英氣，景星慶雲；地有英氣，朱草紫芝是也。然何嘗體製限哉？竊怪乎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詆也。彼病此冗，此嘗彼拘。胡不合杜、李、元、白、歐、

王、蘇、黃諸公而並觀？諸公衆體該具，弗拘一也。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初未嘗舉一而廢一也。今之習江西、晚唐者，謂拘一耳，究江西、晚唐，亦未嘗拘也。

傅自得《四詩類苑序》　宋朝之詩，金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略】金陵清德實行，不徇流俗；東坡高風峻節，窮達不移；山谷孝友清修，行己有恥。璣珠咳唾，隨處發見，皆可爲世模范，豈可與推敲字句、描貌淺易者比哉！矧其紀時事之盛衰，述政治之嫩惡，評人物之高下，商古今之得失，制度興廢於焉而究，風俗汚隆於焉而考，隨其門目，粲然可觀，吟哦諷詠，浸潤優悠，自四詩之派以溯三百篇之正，孰謂其無益於世道也！

《竹坡詩話》卷二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余見胡份司業和曾公袞《梅詩》云：「絕艷更無花得似，暗香惟有月明知。」亦自奇絕，使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也。

又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又卷三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己詩云：「鄉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則陳無己承嗣鞏和尚爲何疑。余嘗以此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又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采」，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笋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采」是也。張文潛作《齊奠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淸好，固應加糁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齊詩耳，非笋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何也。余按二詩各因筍、齊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風月堂詩話》卷下　李義山擬老杜詩，【略】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沈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又　王介甫云「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疑非介甫語。又云「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又云「灑筆飛鳥上，爲王賦雌雄」。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東坡云「飛鳥皆下翔」，失之易也。李太白《登西靈寺塔》云：「鳥拂瓊簷度，霞連綵栱張。」亦疑非太白語。《廬山謠》云：「翠景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此乃眞太白詩矣。如介甫、東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詞氣視太白一何遠也！陶淵明云：「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則歸雲宅，朝爲飛鳥堂。」此語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然殊有意味可愛。

《碧溪詩話》卷二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難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子，妄意其間，酤坊茗肆，適以汚累之。謫仙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靈皎》云：「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東坡云：「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使子猷知此，必銜其喙也。

又卷四　臨川有「莫林搖落獻南山」。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如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又「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且壺頭。」昔人行事措意，默與己合，則喜用之。馬少游欲乘下澤、御款段，不去鄉里，雖自謀獨善，亦可爲貪躁之戒。伏波在浪泊，下潦上霧，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以爲何可復得。故東坡云：「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大夫行役家人怨，應念歸鄉馬少游。」「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游。」以其可喜，不直押韻也。

又卷五　凡聚落相近，期某旦集，交易闐然，其名爲墟。柳云：「綠荷包飯趁墟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墟」，山谷「筍葉裹鹽同趁墟」，「人集春蔬好趁墟」。

又卷六　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知說幾早，直爲

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亦如「把酒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爲好賢傾」，「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共用一事，而造語居然不同。

又卷七 退之《詠蚊蠅》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云：「清商一來秋日曉，差爾微形飼丹鳥。」聖俞云：「蔑蔑勿久恃，會有東方白。」王逢原《晝睡》云：「蚊蟲交紛始誰造，一一口吻如針錐。嚙人肌膚得腹飽，不解默去猶鳴飛。雖然今尙爾無奈，當有獵獵秋風時。」小人稔惡，豈漏恢網，但可僥倖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又卷八 文潛云：「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傍笑侮。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褲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等閒戲語，亦有所補。

又 石曼卿《贈鍼師》云：「卧龍有病君醫取，心爲生靈不爲身。」王逢原云：「丈夫出處誠何較，知痛蒼生爲淚垂。」賢者設心，不期而合如此，皆未行其志，惜哉！

又 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柯邱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明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

又卷九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蓋言未受和耳。子美「豉化蓴絲紫」，又「豉添蓴菜紫」。聖俞《送人秀州》云「剩持鹽豉煮紫蓴」，魯直「鹽豉欲催蓴菜熟」。

《庚溪詩話》卷上 晉宋間，沃州山白道猷詩曰：「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有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又 王摩詰《漢江臨泛》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曰：「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艇齋詩話》 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歐公「稻田水浸立白鷺」，東坡「穎水清淺可立鷺」，呂東萊「稻水立白鷺」。皆本於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鷺」，然翦截簡徑，則東萊五字盡之矣。

又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東湖嘗書此以遺予，且多相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又 東湖於近世詩人專喜癩可，東萊專喜饒德操。

又 山谷《浯谿碑》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至此也。張文潛《浯谿》詩止是事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張詩比山谷，眞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浯谿》詩，思致卻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詩。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

又 東湖詩云：「芙渠漫漫疑無路，楊柳蕭蕭獨閉門。」荆公云：「漫漫芙渠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又唐人劉威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渠無路通。」三人者同一機杼也。

又 唐人詩云：「惟有河隄衰柳樹，蟬聲相送到揚州。」東坡詩云：「夜半潮來風又熱，卧吹簫管到揚州。」參寥詩云：「波底鯉魚來去否，尺書寄汝到揚州。」皆用「到揚州」三字，各有思致。

又 山谷論詩多取《楚詞》，東湖論詩多取《選詩》。

釋普聞《詩論》 近世所論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於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也。然則荆公之詩覃深精思，是亦今時之所尙也。魯直曰：「荆公末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荆公送和甫寄女子詩云：「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襟不自知。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送汝過江時。」拂去豪逸之氣，屏蕩老健之節，其意韻幽遠清癯雅麗爲得也。

又 論曰：詩家云：鍊字莫如鍊句，鍊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易琢，意句難製；境句人皆得之，獨意句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所以魯直、荆公之詩出乎流輩者，以其得意句之妙也。何則？蓋意從境中宣出，所以此詩作荆公集中之眼者，妙在斯耳。

《觀林詩話》 梅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之語，譏宣守笞官奴也。

陳無己《戲楊理曹》詩云：「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又《與宣守》詩云：「一爲文俗事，打鴨起鴛鴦。」皆用此也。然「起鴛鴦」三字，亦有來處。杜牧之云：「織蓬眠舴艋，驚夢起鴛鴦。」

又　予家有聽雨軒，嘗集古今人句。杜牧之云：「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賈島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歐陽文忠公：「芳叢綠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王荊公：「深炷爐香閉齋閣，卧聞簷雨瀉高秋。」東坡：「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少荷香。」陳無己云：「一枕雨窗深閉閣，卧聽叢竹雨來時。」趙德麟云：「卧聽簷雨作宮商。」尤爲工也。

又　楊元素疏論半山云：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生平行事，如蓍蔡之不謬。如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近世丁謂詩，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頗類矣。願陛下詳其言而防其志。

又　東坡「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蓋世號市沽爲茅柴，以其易着易過。周美成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非慣飲茅柴，不能爲此語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一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又卷二　自《離騷》以草爲諷，詩人多效之者。【略】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閑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徐師川詩「遍地閑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又卷三　東坡言詞科利害，攙說得失爲詞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謟，辭主於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作而遂無年耳。

又卷四　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於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

《珊瑚鈎詩話》卷一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荆公、黄豫章爲警策。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黄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余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愧前人。

又卷二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余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爲知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韻語陽秋》卷二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遥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則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虚鐘響徹。」山谷點化之，則云：「山空響管弦。」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則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又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宵一夕斗摽東，漸覺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甲事春農。」鄧溫伯云：「晨曦漸灑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貺云：「東方和氣斗迴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度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黄。」其三云：「晴暉散入鳳樓，一行珠簾不下鈎。漢殿門簪雙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簾鈎漸好風。閑繞闌干掐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邪？

又卷一二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

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霤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污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慈感寺。

又卷一三　汝人多苦癭，故歐公《汝癭》詩云：「傴婦垂甕盎，嬌嬰包卵轂。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云：「或如雞精滿，或若蝯嘯並。女慚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量移汝州詩云：「闊領先裁蓋癭衣。」又云：「汝陽甕盎吾何恥。」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於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又　皇祐三年，荊公倅舒，與道人文鋭，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玩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間，魯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效其作也。晁無咎《續楚詞》載荊公詞，以爲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又卷一四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檐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後之鑒畫者，如得九方皐相馬法，則善矣。

又　僧惠崇善爲寒汀煙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蒌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淺西江浦，鳧雁靜立將倘佪。」皆謂其工小景也。

又卷一六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邪？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於曾大父酬倡集中，有凌景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釋，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又卷一七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於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托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荊公有詩傷之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彷彿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己，神以誣人。」眞名言哉！

又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態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雜以他物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若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

又卷一八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荊公哀詞》四首，有：「慟哭一聲惟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深病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又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爲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投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爲荆公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又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梗枏豫章概白日，只要匠石聊穿栽。」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陛益巍巍，勢利寧無澹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差」。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邪？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於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又卷一九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顦顇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序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環溪詩話》卷中　環溪從兄常從容謂：「古今詩人既多，各是其是，何者爲正？」環溪云：若論詩之妙，則好者固多。若論詩之正，則古今惟有三人。所謂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韓愈是也。

又　仲兄又問：「山谷拗體如何？」環溪云：【略】此體惟山谷能之，故有「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石屏堆疊翡翠玉，蓮蕩宛轉芙蓉城」，「紙窗驚吹玉蹀躞，竹砌翠撼金琅璫」，「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等語，皆有可觀。然詩纔拗則健而多奇，入律則弱爲難工。荆公之詩，入律而能健，比山谷則爲過之。然合荆公與山谷，不能當一杜甫，而歐與蘇各能兼韓、李之半。故知學韓、李者易爲力，學杜詩者難爲功也。

又卷下　且如詠物詩，本非初學可及，而莫難於梅、竹、雪。詠梅，無如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又「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如竹詩，山谷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採薇瘦。」茶山詩云：「平日文章初虎豹，上梢頭角忽龍蛇。」雪詩，則當以聚星堂禁體爲上，而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雖非禁體，亦其好。

又　琵琶詩當看《琵琶行》及歐陽公、王介甫《明妃曲》，卻雖用事時，不犯正位，不隨古人言語走。

《誠齋詩話》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略】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香。」介甫云：「慇懃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香。」作者不及述者。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亂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東風不爲吹愁去」）

又　東坡云：「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淸香月有陰。歌管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沉沉。」介甫云：「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爲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爲家，唐詩通爲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爲一家。人或自謂知古詩，而不能知後世詩；或自謂知後世詩，而不能知古詩。及其皆知，而辭之所至皆不類，則皆非也。韓愈盛稱皐、夔、伊、周、孔子之鳴，其卒歸之于詩，詩之道固大矣，雖以聖賢當之未爲失，然遂謂「魏晉以來無善鳴者，其聲淸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亂雜而無章」，則尊古而陋今太過，而又以孟郊、張籍當之，則尤非也。如郊寒苦孤，特自鳴其私，刻深刺骨，何足以繼古人之統？又況于無本者乎！愈欲以絕識高一世，而不自知其無識至此，重可嘆爾。

又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尹洙、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可見。余嘗怪五言而上，往往世人極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何也？按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

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爲文詞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孔子與弟子講習其義，能明之而已，不敢言作。雖如游、夏、子思、孟子之流，皆不敢言作詩也，後世操筆研思，存其體可也。而韓愈便自謂古人復生，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又　東坡七首，哀而不傷，放而無怨，高于古人數等。秦、黃諸人欲至而不能，蓋其天之所資至是後信爾。

又　五七言律詩，按詩自曹、劉至二謝日趨于工，然猶未以聯屬校巧拙。靈運自夸「池塘生春草」，而無偶句亦不計也。及沈約、謝朓競爲浮聲切響，自言靈均所未睹，其後浸有聲病之拘，前高後下，左律右呂，勻致麗密，哀思宛轉，極于唐人而古詩廢矣。杜甫強作近體，以功力氣勢掩奪衆作，然當時爲律詩者不服，甚或絕口不道。至本朝初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黃庭堅欲兼用二體，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庶幾唐人。蘇氏但謂七言之偉麗者，則失之尤甚，蓋不考源流所自來，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

又卷五〇　陳師道在同時四人中，惟詩推敬黃庭堅。若文學識尚，自視非其輩倫，言論未嘗及也。所師獨曾鞏，至于孔子同稱，歐、蘇皆不滿也。

《梅磵詩話》卷上　荊公詩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鉏影外天。」搏黍，黃鸝也。《詩》疏云：「黍方熟時，鳴於桑間。」春鉏，鷺也。《爾雅》云：「取鷺之行步云。」冰崖蕭立之《秋日》絕句云：「野店聊爲一枕謀，五更歸夢入鄉愁。溪流清淺春鉏曉，籬落荒涼絡緯秋。」詠二物而寓耕織意，亦一格。

《娛書堂詩話》卷下　荊公「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今古傳誦。宋人紫芝《送謝耘游淮》詩，有云「柘空淮繭白，梅近楚秧青」，蓋模倣此。

又　《芝田錄》云：「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王荊公詩云：「開廚發篋鳴鎖魚。」山谷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

又　清明絕句，王元之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李方叔云：「千株蜜炬出嚴關，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二詩善述冷淡況味，漫筆之。

包恢《答傅當可論詩》　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某謂尋常、容易，須從事奇崛、艱辛而入，又妄意以爲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外是詩法，況造物氣象，須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熔出來，方見精彩也。唐稱韋、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寫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近似耳。」此語有味。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元祐後諸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鍊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略】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黃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尋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

《詩人玉屑》卷五　《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爲吾用，則恣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

又卷六引《休齋詩話》　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略】予嘗欲作野意亭以居，一日題山石云：「山花有空相，江月多清輝。野意寫不盡，微吟浩忘歸。」人多與之，吾終恐其不似也。

又卷一三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　《呂氏童蒙訓》：李義山《雨詩》：「感慨度瓜園，依依傍水軒。」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所以後來諸人詠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好處。如梅聖俞詩「蝸毛蒼蒼磔不死，鋼盤矗矗釘頭生。吳鷄鬬敗絳綃碎，海蚌抉出眞珠明」，此則知是芡。東坡詩「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是荔枝。張文潛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是蓮花。又「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病而說沈綿。又「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說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此爲髣髴形容格。

《深雪偶談》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

其景趣，足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概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一夜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似非本色。

又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公志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在儋耳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棋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聞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唯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于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高妙也。

《浩然齋雅談》**卷中**　呂紫微《明妃曲》：「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其意固佳，然不脫王半山「人生失意無南北」之窠臼也。

張之翰《方虛谷以詩餞余至松江因和韻奉答》　宋稱歐蘇及黃陳，唐尊李杜與韓柳。自餘作者非不多，殆類衆星朝北斗。

《**溧南詩話**》**卷上**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眞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之意也。

又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又卷中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又卷下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又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吳氏詩話**》**卷上**　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涌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皋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綳兒啼思塞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

方回《詩思十首》　萬古陶兼杜，誰堪配饗之？赦還儋耳海，謫死瘴城宜。無已玉堂凍，去非榕嶺馳。更添韓與柳，欲築八賢祠。

劉將孫《黃公詩序》　蓋余嘗憮然於世之論詩者也，標江西競宗支，尊晚唐過《風》、《雅》，高者詭《選》體，如刪前綴，襲熟字，枝蔓類景，軋屈短調，動如夜半傳衣，步三尺不可過。至韓、蘇名家，放爲大言以槩之，曰：「是文人之詩也。」於是常料格外，不敢別寫物色，輕愁淺笑，不復可道性情。至散語則匍匐而倣課本小引之斷續，卷舌而譜雜擬諸題之碎裂，類以爲詩人當爾。吾求之《三百篇》之流麗，卜子條暢，無是也。【略】每見昌黎諸詩，凡小家數矜持稱能者，其中無不有，第小絕雜賦則精至。此老狡獪，特使人不可測。東坡神邁千古，至回文作詞語，更可愛。于以見文人於詩，皆寢處而活脫之，宜詩人者之望而媚之。

又《九皋詩集序》　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而豈觀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發，得之油然者有淺深，而寫之適然者有濃淡。志尚高則必不可凡，世味薄則必不可俗。故淵明之冲寂，蘇州之簡素，昌黎之奇暢，歐之清遠，蘇、黃之神變，彼其養於氣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軒軒於鷄群。宜其超然塵埃混濁之外，非復喧啾之所可匹儔。

袁桷《書湯西樓詩後》　自西崑體盛，雕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爲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又《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靡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

倪瓚《謝仲野詩序》　詩亡而爲騷，至漢爲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淵明乎？韋、柳冲淡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詰矣。何則？富麗窮苦之詞易工，幽深閑遠之語難造。至若李、杜、韓、蘇，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踰前而絕後。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遺風，則間然矣。

貝瓊《送鄭千之序》　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爲文，盪而爲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顚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繼唐者宋，而有歐、蘇、王、曾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

黃瑜《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經可見已。【略】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

《藝苑卮言》卷四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又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又　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又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略】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黃魯直宜州用白樂天諸絕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輞川，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

吳與弼《觀濂洛關閩諸君子遺像》　平生習迂僻，人物常懷古。自從堯舜來，歷歷固可數。降茲秦漢下，無才繼鄒魯。偉哉宋德隆，夫子生四五。日月麗中天，遠近曷不睹？人心一返正，斯道朗以溥。嗟我小子愚，私淑豈小補？偶從黃卷中，瞻像慰渴慕。因像以求心，益自陶莽鹵。不及猶恐失，誰知此心苦。會當寫斯圖，頃刻恆敬負。

方孝孺《批答張廷實詩箋》　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眞天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

又《論詩》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萬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人。

李必恆《論詩七絕句》　唱罷《西崑》正始還，元豐元祐邈難攀。大觀只說歐蘇盡，精詣須知遜半山。

葉觀國《秋齋抄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　唐後無詩語太偏，常新日月古今懸。蘇黃自有英韶曲，何必咸池叶管絃。

艾俞烺《論詩絕句》　半山才力足稱雄，意氣居然凌醉翁。新法何勞蛇畫

足，移將《周禮》學《豳風》。

《歸田詩話》卷上　荆公詠北高峰塔云：「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又　荆公《一日歸行》云：「賤貧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生平歡意苦未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颯施幬帷，青燈半夜哭聲稀。音容想像知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劉須溪云：「此悼亡作也，古無復悲如此者。」傅汝礪《憶內》云：「湘皐煙草碧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浪說嫦娥能入月，虚疑神女解爲雲。花陰晝坐閒金翦，竹裏春遊冷翠裙。留得舊時殘錦在，傷心不忍讀迴文。」眞致雖不及，而悽惋過之。

《修辭鑒衡》引《詩憲》　奪胎者，因人之意，觸類而長之，雖不盡爲因襲，又能不至於轉易，蓋亦大同而小異耳。《冷齋夜話》云：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換骨者，意同而語異也。冷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朱皐逢年云：今人皆拆洗詩耳，何奪胎換骨之有？

又引《詩憲》　布置者謂詩之全篇用意曲折也。《詩眼》云：「山谷嘗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嘗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左丞》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爲變體。」含蓄者，言不盡意也。《冷齋夜語》云：「有句含蓄者，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有意含蓄者，如『天街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含蓄者，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詩法家數・總論》　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或感古懷今，或傷今思古，或因事說景，或因物寄意，一篇之中，先立大意，起承轉結，三致意焉，則工緻矣。結體、命意、鍊句、用字，此作者之四事也。體者，如作一題，須自斟酌，或《騷》，或《選》，或唐，或江西。《騷》不可雜以《選》，《選》不可雜以唐，唐不可雜以江西，須要首尾渾全，不可一句似《騷》，一句似《選》。

《懷麓堂詩話》　陳無己詩，綽有古意，如「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蕭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升菴詩話》卷一〇　梅聖俞詩：「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詩：「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李若水詩：「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黄鳥時兼白鳥飛」之句來。

又卷一二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僊子鬥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眞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絶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粧勻膩雪。風吹涼髻影蕭蕭，一抹疏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煙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暮時，柔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答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也。

袁中道《宋元詩序》　當宋初，有九僧之詩，其佳語眞之唐集中不可辨，自中宋時已不復存。陸放翁稱潘邠老之詩，以爲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睹。黄山谷集極口江陵高荷工於學杜，而志已逸其名。

《四溟詩話》卷一　唐人集句謂之四體，宋王介甫、石曼卿喜爲之，大率逞其博記云爾。不更一字，以取其便，務搜一句，以補其闕，一篇之作，十倍之工。久則動襲古人，殆無新語，黄山谷所謂正堪一笑也。

《詩源辯體》卷三五　詩至韓、白、歐、蘇，可稱大變。然其論則無不正者，蓋四子識見、學力實皆凌跨百代，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

又後集纂要卷一　元美、元瑞論詩，於正者雖有所得，於變者則不能知。袁中郎於正者雖不能知，於變者實有所得。中郎云：「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以李、杜、柳與四家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以韓、白、歐爲聖，蘇爲神，則得變體之實矣。試以五言古論之，韓、白、歐、蘇雖各極其至，而才質不同。韓才質本勝歐，但以全集觀，則韓太蒼莽，歐入錄較多而警絶稍遜，然不免步武退之。白雖能自立門戶，然視其全集，則體多冗漫，而氣亦孱弱矣。至於蘇，則才質備美，造詣兼至，故奔放處有收斂，傾倒處有含蓄。蓋三子本無造詣，而蘇則實有造詣也。總四家而論，蘇爲上，韓次之，白次之，歐又次之，而元不足取。

楊一清《弘治本後山詩注序》　宋文承五季之弊，其詩綺靡刻削，出晚唐

下。至歐陽永叔，始起而變之。逮蘇子美、梅聖俞起，而詩又變。黃山谷、陳後山起，而又一變。黃、陳雖號江西派，而其風骨逼近老杜，宋詩蓋至此極矣。

王畿《嘉靖刊伊川擊壤集序》 予觀晉、魏、唐、宋諸家，如阮步兵、陶靖節、王右丞、韋蘇州、黃山谷、陳後山諸人，述作相望，雖所養不同，要皆有得於靜中和平沖澹之趣，不以外物撓己，故其詩亦皆足以鳴世。

《詩藪》內編卷五 七言律最宜瑋麗，又最忌粗豪，中間毫末千里，乃近體中一大關節，不可不知。今粗舉易見者數聯於後：宋人《吳江長橋觀月》詩，鄭毅夫云：「插天蝀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楊公濟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蘇子美云：「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三聯世所共稱。歐陽獨取蘇句，而謂二子粗豪，良是。然蘇句苦斤兩稍輕，不若子瞻「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自稱偉麗，蓋庶幾焉。又不若老杜「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以和平端雅之調，寓憤鬱悽惋之思，古今言壯句者難及此也。

又外編卷五 自李商隱、唐彥謙諸詩作祖，宋初楊大年、錢惟演、劉子儀輩，翕然宗事，號西崑體。人多訾其僻澀，然諸人材力富健，格調雄整，視義山不啻過之，惟豐韻不及耳。九僧諸作，多在晚唐賈休、齊己上，惠崇尤傑出。如「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類，佳句不可勝數，幾欲與賈島、周賀爭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亞也。二宋之富麗，晏同叔、夏英公之和整，梅聖俞之閒澹，王平甫之豐碩，雖時有宋氣，而多近唐人。永叔、介父，始欲汎掃前流，自開堂奧。至坡老、涪翁，乃大壞不復可理。

又 歐盛稱聖俞「焚香露蓮泣，聞磬清歐邁」，蘇盛稱文潛「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此等既非漢、魏，又非六朝，大率宋人五言古，知尊陶不知法陶，解尊杜不解習杜。作者賞者，皆夢中語耳。

又 六一雖洗削西崑，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創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推原科斗時事，實舒王生此厲階，其爲宋一代禍，蓋不特青苗法也。

又 宋人作拗體者，若永叔「滄江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文潛「白頭青髮有存歿，落日斷霞無古今」，尚覺近之。

又 王禹玉《元宵》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楊公濟《金山》云：「試上蓬萊第幾洲，寒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江水中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迴船卻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米元章《潮》詩云：「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象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蘇子美《長橋》云：「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佛氏解爲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難盡，便欲追隨乘曉風。」右四詩皆全篇可觀，雖不純唐調，而冠裳瑋麗，宋詩最合作者，因備錄之。

又雜編卷五 宋世人才之盛，亡出慶曆、熙寧間，大都盡入歐、蘇、王三氏門下。今略記其灼然者，魯直自爲江西初祖矣。韓稚圭、宋子京、范希文、石曼卿、梅聖俞、蔡君謨、蘇明允、余希古、劉原父、丁元珍、謝伯初、孫巨源、鄭毅夫、江鄰幾、蘇才翁、才美等，皆永叔友也。（歐于錢文僖爲僚屬，晏原獻爲門人）王岐公、王文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王深父、容季子直、李清臣、方子通等，皆六一徒也。王平甫、王晉卿、米元章、張子野、滕元發、劉季孫、文與可、陳述古、徐仲車、張安道、劉道原、李公擇、李端叔、蘇子容、晁君成、孔毅父、楊次公、蔣穎叔等，皆與子瞻善者。黃魯直、秦少游、陳無己、晁無咎、張文潛、唐子西、李方叔、趙德麟、秦少章、毛澤民、蘇養直、邢惇夫、晁以道、晁之道、李文叔、晁伯宇、馬子才、廖明略、王定國、王子立、潘大觀、潘邠老、姜君弼，皆從東坡遊者。荊國所交，則劉貢父、王申父、俞清老、秀老、楊公濟、袁世弼、王仲至、宋次道、方子通；門士則郭功父、王逢原、蔡天啓、賀方回、龍太初、劉巨濟。葉致遠二弟一子，俱才雋知名，妻吳國及妹、諸女，悉能詩，古未有也。

朱寵瀼《嘉靖梅南書屋本後山詩注序》 然予竊嘗以先生所至比論蘇、黃，先生之詩溫醇沉厚，朱子謂無黃之浮薄，其雅健精實，予亦謂無蘇之放誕，故其進退恬然，無少怨懟。史謂先生安貧樂道，信不我欺。審此則先生所養，又似非蘇、黃所及矣，其詩之可傳而與二公齊休也固宜。

袁宏道《東坡詩選識語》 宋初承晚唐習，諸公多尚崑體，靡弱不足觀。至歐公始變而雅正，子瞻集其大成，前掩陶、謝，中凌李、杜，晚跨白、柳，詩之道至此極盛。此後遂無復詩矣。

王原《雍正本後山先生集序》 宋人言詩祖杜少陵，論者推豫章爲宗子，

而陳後山爲豫章之適。余以爲豫章特杜門之別傳爾，後山詩實勝豫章，未可徇時論軒彼輊此也。要之宋人詩自以眉山爲第一，豫章倔強，思以清勁超出畦徑之外，自詡宗杜，而其實不然。少陵之詩無所不有，學杜者罕能具體，義山、牧之名爲善學，亦祇得其一肢。眉山才大，其學杜如昌黎之學《史記》，廬陵之學昌黎，儗議以成變化，自成一家。若後山之於杜，神明於矩矱之中，折旋於虛無之際，較蘇之馳騁跌宕，氣似稍遜，而格律精嚴過之。若黃之所有，無一不有，黃之所無，陳則精詣。其於少陵，以云具體，雖未敢知，然超黃匹蘇，斷斷如也。

趙駿烈《雍正重刊後山先生集序》　江西詩派始自涪翁，學之者擬議有餘，而變化不足，往往得其貌，未得其神，不可謂之善學也。善學涪翁者無過陳後山。蓋後山爲東坡所薦士，而涪翁即東坡友，則後山稍後於涪翁，猶及見涪翁，宜其學涪翁詩，顧所學者以神不以貌。嘗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其自道所得有如此，同時詩家莫之能及。

江宗白《須溪評點簡齋集跋》　宋詩之刊行於國朝者，蘇、黃二家而已，其他至如後山、簡齋，今之學者或未嘗稱其名者。余謂簡齋之詩，可謂至，未必出蘇、黃下矣。劉後村曰：「元祐後詩人迭起，至簡齋始以老杜爲師，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善哉言乎！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問云：「今人忽尚宋詩，如何？」答曰：「爲此說者，其人極負重名，而實是清秀李于鱗，無得於唐。唐詩如父母然，豈有能識父母，更認他人者乎？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嘆之致，況陸放翁輩乎？但有偶然撞著者，如明道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忠厚和平，不減義山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矣。唐人大率如此，宋詩鮮也。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然宋詩亦非一種，如梅聖俞卻有古詩意，陳去非得少陵實落處。不知今世學宋詩者，尊尚誰人也？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

《畫齋詩話》卷下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飣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

朱彝尊《齋中讀書十二首》一　吾觀趙宋來，諸家非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粗鄙。

《明詩宗》卷三三　元豐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爲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

汪琬《皇清詩選序》　古之爲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子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于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也，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

又《蓮步詩集序》　唐詩以杜子美爲大家，宋詩以蘇子瞻、陸務觀爲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學贍，氣俊而詞偉，雖至片言隻句，往往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使讀者爽然而覺，躍然而興，固非餖飣雕畫者所得彷彿其萬一也。

《詩學纂聞・通韻》　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略】上江詩人）《詩話》又謂七古通韻始於蘇詩。余觀廬陵、宛陵、半山、山谷無不通韻，其他尤不可勝數，何得獨咎蘇詩？

王士禎《黃湄詩選序》　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捨拾吞剝，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

又《論詩絕句》　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山谷詩得未曾有，宋人強以擬杜，反來後世彈射，要皆非文節知己。）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司馬文正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安石《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和烘蝨》云：「醯酸蜷聚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直如水火枘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　又附錄　司馬文正公爲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實爲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張子韶云：溫公之門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京，五傳而得王黼。

又　題跋古人書畫，須論人品，品格高足爲書畫增重，否則適足爲辱耳。

葉石林《詩話》載王摩詰《江干初雪圖》，末有元豐間王珪、蔡確、韓縝、章惇、安惇、李清臣等七人題詩，詩非無佳語，但諸人名字，千古而下見之欲唾，此圖之辱爲何如哉？余少嘗語汪鈍翁云：吾輩立品，須爲他日詩文留地步，正此意也。每觀《鈐山集》，亦作此嘆。

又附錄《香祖筆記》 予嘗謂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卞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皆然。

又 《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鴉鴟鵰鷹雉鵠鵙」，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騅駓騮駱驪騢騟」，李忠定公《題李伯時畫馬》云「騂騏騮駱騢驪黃」，陳後山《上蘇公》云「桂椒柟櫨楓柞樟」，林艾山《資中行》云「鐘鎛鼎鬲匜盤盂」，韓子蒼詩「蓴藕諸芋蘘荷薑」，然皆施於歌行耳，若鄧林「鴻鵠鵙鵬鸊鷉鸛鱒魴鱖鯉鱷鱨鯊」，用之律則非矣。蓋皆本史游《急就篇》，如：鯉、鮒、蟹、鱓、鮑、鰕，竽、瑟、箜篌、琴、筑、箏、駢、騛、騅、駮、驪、騏、驈、牂、羖、羯、羠、挑、羝、羭之類。又仰山答潙山云「瓶盤釵釧券盂盆」，禪語偶亦相似。

又 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遊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爲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爲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漁洋詩話》卷下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無以加矣。而子美同時，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創闢經奇；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正如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少室。

《甌北詩話》卷一一 宋詩初尚西崑體，後蘇子美、梅聖俞輩出，遂各出新意，凌鑠一時，而二家又各不同。歐陽公嘗謂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所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歐嘗有詩贈二人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十霈。譬若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猶嗳。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鑠，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此詩載公《歸田詩話》中，其傾倒於二公者，至矣。而於梅尤所欽服，蓋梅嘗言詩貴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乃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歐公作詩之旨，亦與梅同，故尤推服也。歐又稱聖俞苦於吟咏，以閑遠古澹爲主，故搆思極艱云。

又卷一二 宋人詩，與人贈答，多有切其人之姓，驅使典故，爲本地風光者。如東坡與徐君猷，孟亨之同飲，則以徐、孟二家故事，裁對成聯；《送戶曹》，則以鄭太、鄭虔故事，裁對成聯；又戲張子野娶妾，專用張家事點綴榮拂，最有生趣。自是，秦少游贈坡詩：「節旄零落氈餐雪（蘇武），辨舌縱橫印佩金（蘇秦）。」山谷贈坡詩：「人間化鶴三千歲（蘇耽），海上看羊十九年（蘇武）。」皆以切合爲能事。然以蘇武比坡黃州之謫，尚可映帶，蘇秦、蘇耽，何爲者耶？山谷又有《題郭明甫西齋》云：「東京望重兩幷州（郭伋、郭丹），遂有汾陽整綴旒（郭子儀）。翁伯入關傾意氣（郭解），林宗異代想風流（郭泰）。」此不過述其家世，於其人何與耶？

又 古人句法有不宜襲用者，白香山「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蓋脫胎於「東家流水入西鄰」之句，然已遜其醞藉。梅聖俞又彷之，爲「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則磨牛之踏陳迹矣，乃歐陽公誦之不去口。黃山谷又彷之爲「野水自流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周少隱《竹坡詩話》亦謂其語意高妙，而不知愈落窠臼也。邵長衡《西湖》詩「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出外湖流」，亦同此病。

《詩筏》 詩有眼，猶弈有眼也。詩思玲瓏，則詩眼活；弈手玲瓏，則弈眼活。所謂眼者，指詩、弈玲瓏處言之也。學詩者但當於古人玲瓏中得眼，不必於古人眼中尋玲瓏。今人論詩，但穿鑿一二字，指爲古人詩眼。此乃死眼，非活眼也。鑿中央之竅則混沌死，鑿字句之眼則詩歌死。

又 煉句煉字，詩家小乘，然出自名手，皆臻化境。蓋名手煉句如擲杖化龍，蜿蜒騰躍，一句之靈，能使全篇俱活。煉字如壁龍點睛，鱗甲飛動，一字之警，能使全句皆奇。若煉一句只是一句，煉一字只是一字，非詩人也。

又 梅聖俞有《金針詩格》，張無盡有《律詩格》，洪覺範有《天廚禁臠》，

皆論詩也。及觀三人所論，皆取古人之詩穿鑿扭捏，大傷古作者之意。三書流傳，魔魅後人，不獨可笑，抑復可恨。不知詩人托寄之語，十之二三耳，既云託寄，豈使人知？若字字穿鑿，篇篇扭捏，則是詩迹，非詩也。《三百篇》中有比、有興、有賦，盡如聖兪、無盡、覺範所言，則《三百篇》字字皆比，更無賦、興，千古而下，祇作隱語相猜，安能暢我性情，使人興觀羣怨哉！

《戴酒園詩話》卷一　詩有名爲佳聯而上下句工力不能均敵者，如夏子喬「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陳傳道「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唐子西「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皆下句勝上句。李濤「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則上句勝下句。以此知工力悉配之難。黃白山評：「凡兩句不能並工者，必是先得一好句，徐琢一句對之。上句妙於下句者，必下句爲韻所縛也。下句妙於上句者，下句先成，以上句湊之也。」

又　宋人口法大家，實競小巧。如「曾求竹醉日，列問柳眠時」，工而纖，亦有「赤子」、「朱耶」之勝。又呂居仁《海陵雜興》曰「土俗尊魚婢，生涯欠木奴」，當時以爲佳對。余因思岑參《北庭》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可謂天生巧合，盛唐人卻不以此標榜。

《戴酒園詩話・王安石》　宋人先學樂天，學無可，繼乃學義山，故初失之輕淺，繼失之綺靡。都官倡爲平淡，六一附之，然僅在膚膜色澤，未嘗究心于神理。其病遂流于粗直，間雜長句，硬下險字湊韻，不甚求安，狀如山兕野麋，令人不復可耐。後雖風氣屢變，然新聲代作，雅奏日湮，大率敷陳多于比興，蘊藉少于發舒，求其意長筆短，十不一二也。讀臨川詩，常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不惟于古人無愧而已。吾嘗謂此不當以文恕其人，亦不當以人棄其文，特推爲宋詩中第一。其最妙者在樂府五言古，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稍厭安排，七言絕尤嫌氣盛，然佳篇亦時在也。　黃白山評：「所舉諸作，無一佳者，不知其【絕詣】何在？」

《圍爐詩話》卷一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又卷四　問曰：「先生誅斥僞杜詩，瞎盛唐，何不自爲眞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筆，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詩無關也。

又卷五　比興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即近唐人。韓魏公罷相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繞枝蝴蝶鬧，雨餘荒圃桔槔閒。」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兼用比興以道己意，即迥然異于宋詩。

又　陳無己云：「春風永巷閉嫭婷，長使青樓浪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一比一興，卻自深婉，不類宋詩。

又　范希文《贈林和靖》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庶幾子美矣，而終寄其廡下。山谷別開門徑矣，未免是殘山剩水。吾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爲詩。

《答萬季埜詩問》　楊、劉學義山而不能流動，竟成死句。歐、蘇學少陵，只成一家之體，尚能自立。

《西圃詩說》　子瞻、魯直、介甫三家古今體，無不從老杜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蘭叢詩話》　東坡亦未必逼眞古人，卻是妙絕時人。王荊公、歐陽子、梅都官工夫皆深於坡，而坡亭亭獨上。

《龍性堂詩話初集》　詩貴神似，形似末也。楊廷秀作《江西宗派詩序》云：「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胾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宋人論詩，此最神解。【略】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徐熙畫花卉，意在不似，有高於似者，是謂神似。《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神似之謂也。

又《續集》　半山說詩云：「『風靜花猶落』，是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是動中見靜意。」石林說詩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二公之說豈無解，然余正嫌其太索解，故後人說宋無詩，惟彊解詩，是以無詩也。

《劍谿說詩》卷下　宋之後山、簡齋五律宗杜，語皆粗硬，乏溫醇之氣。

又　少陵曰：「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東坡曰：「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荊公曰：「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愚謂少陵語尤精到，坡語亦佳，荊舒則太拘忌矣。他詩不具論，李、杜二集可睹也。

又　許彥周曰：「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及本朝黃魯直詩則去也。』」余謂何如讀古樂府及魏、晉人詩。

《三家詩話》　歐陽文忠之詩，才力最近昌黎，而情韻較勝西江之詩，陶彭澤以後，當推第一。介甫、涪翁以刻酷抗之，然不及其自然也。其集中有以五古短篇懷人詠己者，蓋本顏延年《五君詠》。

《養一齋詩話》卷五　韓子蒼「倦鵲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隨孤音」，兪秀老「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純是筋骨。然皆語盡意中，唐人不肯爲者。或曰唐、宋眞有分乎？曰否。胡少汲「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此即唐人語矣。胡猶宋之不甚著名者也。

又　賀方回《定林寺》詩：「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遙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荊公見之，大加稱賞。僧顯忠《閒居》詩云：「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荊公亦常誦不去口。二詩風味甚似，然方回雖名手，猶未逮僧詩之清絕也。

又卷七　用前人成句入詩詞者極多，然必另有意象以點化之，不能用入排偶或直寫偶句也。如歐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此實別有意象。故坡公復作長短句云：「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以王摩詰語專歸之歐，轉見別致。若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而王荊公直襲「綠陰」全句，又對之曰「幽草弄秋妍」，此可云意象點化乎？葉石林猶附和之曰：「大抵荊公閱唐詩最多，其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貢諛亦至矣。石林又云：「頃見晁無咎舉魯直『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自以爲莫能及。」吾不解黃魯直、晁無咎、葉石林皆博雅之流，竟不讀李太白詩耶！太白「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千古名句，兒童皆能拾誦，而魯直乃襲之，又故易二字耶？抑果由暗合耶？劉貢父云：「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吾謂後人作詩，無論立志太卑，有意襲古，與讀詩太多無意合古者，要當精心洗滌，斯免詬笑。

又卷一〇　又少陵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眞」。昌黎詩「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永叔詩「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東坡詩「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作詩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見地，方有入處。若驅逐聲華，自夸壇坫，縱多傑構，終未得門。

《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王荊公詩，山谷以爲學三謝。歐陽公自言學太白，退之，喜暢快又似長慶。山谷自言學少陵。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晚年自言學淵明。諸公所學，亦皆所當學也。然不必學諸公，學諸公所學可也。諸公唯七言近體，有可學處。

《問花樓詩話》卷二　宋承五季之陋，勳臣如趙中令，詞臣如陶學士輩，間事聲韻，藻采既無，風格未振。歐陽公起而振之，一時人才挺出，梅聖兪、石曼卿、蘇子美之徒，皆能自樹立，東坡、山谷踵接其後，宋詩於斯極盛。然救弊之功，倡自廬陵。先廣文云：「宋人譚詩，舍歐陽而崇蘇、黃，亦是一病。蓋蘇、黃雖各自成家，多廢古法，歐陽力矯淫靡，獨標風格，有漢、唐規矩。」

又　歐陽公叙梅聖兪詩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葛勝仲叙陳簡齋詩，陳無己叙王平甫詩，皆云：「詩能達人，不能窮人。」余謂士之窮達有命，詩之精深微妙，惟窮者而後工耳。

《筏園詩話》卷一　紀文達公曰：【略】方虛谷謂學杜須從山谷，後山、簡齋入手，是主江西派一祖三宗之說，乃門戶迂僻之見，決不可從。王荊公謂學杜須從義山入手，卻是閱歷有得之言。然學詩者，總須鎔經鑄史，以《騷》、《選》及八代、三唐爲根柢。根柢既深，識力既確，然後學義山，而得其用筆運意之雄厚深曲，使事屬詞之精切婉麗，最爲有益。即兼涉西江，而得其生峭新異之致，亦非不佳，所謂兼收博取也。若根柢不深，則從江西入手，必墮偏鋒，致成粗獷之習。

又卷四　咏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脫大雅，絕不粘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略】東坡尖叉韻詩，實非佳作，以韻險而語意凡猥，易於諧俗，故得盛名。介甫和作，尤墮惡道。後代逐臭之夫紛紛效顰，步韻用韻，不一而足，殊可噴飯。【略】山谷「疏疏密密」、「整整斜斜」之句，亦是笨伯劣語。東坡阿好，強爲之解，不足信也。後山《雪中寄魏衍》詩曰：「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融泥還結凍，落木更沾叢。意在千年表，情生一念中。遙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紀文達甚賞之，批云：「前四純用禁體，工於寫照。五六確是雪天獨坐神理，其故可思。結到寄魏，仍不脫雪，用法亦密。」予則謂前四句直是小兒學語，淺而且拙，粘滯已甚。五六又太廓落，何以見是雪天，未免空而不切。一結尤凡俚。通首了無可觀，雖倖見賞於河間，不敢附和，亦後山失手之作耳。

又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陡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略】宋人王半山之「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陳後山之「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晨起公私迫，昏歸鳥雀催」，「留滯常思動，艱虞卻悔來」。陳簡齋之「白菊生新紫，黃蕪失舊青」，「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葛無懷之「月趁潮頭上，山隨舵尾行」。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遒，或生峭，或姿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藝概**》**卷一**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襞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又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又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後山諸公學杜在此。

《**蘇亭詩話**》**卷一**　東坡七言律詩，音節瀏亮，無戾口者，惟「紫玉山人今老矣，見恆河性故依然」（《九日與王定國相遇于宋》），此二句頗學韓昌黎。凡七言大抵下三上四，惟韓獨創上三下四句法以示奇崛，如「落以斧引以纏徽」（《送區宏》），「子去矣時若發機」（同上），「溺厥邑囚之崑侖」（《陸渾山火》）。然究屬劣體，故集中數句外絕不再作。後惟晁冲之喜襲此體，而用諸七律，如「五十年昇平一迷」，「傳君詩一邑人驚」。其作偶句者，如「金蹻蹀微鴻躡影，錦連錢不動追風」。讀之如小兒課對，說書中目錄，殊乖雅致。視東坡詩更有間矣。然坡集亦祇此二句，要爲坡詩中下乘也。

《**師友詩傳錄**》　蕭亭答：「詩自李、杜以來，大家名家，指不勝屈。毋論貞元、元和，即晚唐溫、李、皮、陸輩，各有至處，自成一家。宋人楊文公、錢思公、晏元獻、胡文恭皆宗之。歐、蘇二文忠公出，而始變其法。黃文節公又創爲『江西派』。各有本末，道自並行。凡論古人詩，須求其本領所在，不可以流俗所趨，一概抹殺也。」

《**野鴻詩的**》　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紬唐人之學，謂之「江西派」。若七子者，但有金戈鐵騎之聲，而乏《韶濩》、《雲門》之響，如東坡云：「今人學杜甫詩，僅得其麤俗而已。」余嘗考其故，患在太粘滯於早年之作，若熟讀其入蜀以後諸詩而味其神理，便無此病。

《**漫堂說詩**》　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即宋之蘇軾、黃庭堅、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

《**說詩晬語**》**卷下**　韓子高于孟東野，而爲雲爲龍，願四方上下逐之。歐陽子高于蘇、梅，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高于黃魯直，而己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原詩**》**外篇卷上**　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好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懷闊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疾忌忮之有？

《**歷代詩話考索**》　李太白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王介甫襲之，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大謬。髮豈可繰？盧仝云「草石自親情」，黃山谷沿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讀之令人絕倒。《韻語陽秋》以爲得換骨法，我不信也。按：沿襲古人句，縱使語妙，枵山偷句，已有明條，云何換骨？

又　《石林詩話》云：「唐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語皆歇後。一抔、六鈞，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弓』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余謂既曰「明主提」「買牛」「捐三尺」，下諒無別解。信如所評，則王介甫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鴨綠」「鵝黃」，究屬何語？乃於王獨不置一辭，反多諛言，何與？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荊公之工練，並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

《**夢痕館詩話**》**卷三**　宋初不脫晚唐體，李文靖、徐常侍，白體也；二宋、張乖崖，崑體也。歐公與蘇子美，乃仿效太白、退之。東坡出，乃追本溯源，放乎四海。然風會使然，唐與宋劃界分畦，迥乎不類矣。唐以前多比興，宋人多敷陳直言故也。

《**粟香隨筆**》**卷二**　詩句有全平全仄者，如玉溪《韓碑》詩「封狼生貙貙生

飛，帝得聖相相曰度」是也。蘇、黃諸家時時有之。

《蠹莊詩話》卷八　詩人窮而益工。蓋窮則嗜慾少，而攻苦多，故能思微律細。唐人如少陵，太白，昌黎，柳州，宋人如東坡，石湖，永叔，皆遭遇坎坷，詩名最著。

《藻川堂譚藝・三代篇》　唐、宋以來，兼長詩古文辭者，其詩每不若古文辭之盛，韓、柳、歐、蘇皆其人也。韓、蘇雄直之氣，一往無餘，而其中之包蘊淺矣。

《昭昧詹言》卷一〇　惜抱論玉溪：「矯敝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病又生。」竊謂後山實爾，山谷無之。然山谷矯敝滑熟，時有嵁巉不合、枯促寡味處；杜、韓、蘇無之。杜、韓、蘇間有貪多弩末處；漢、魏、阮公、陶公、大謝、太白無之。

又卷一一　若平直起，老實敘，此爲凡才，杜、韓、李、蘇、黃諸大家所必無也。

又　杜公如佛，韓、蘇是祖，歐、黃諸家五宗也。此一燈相傳。

又　杜、韓、李、蘇四家，能開人思界，開人法，助人才氣興會，長人筆力，由其胸襟高，道理富也。歐、王兩家，亦尚能開人法律章法。山谷則止可學其句法奇創，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脫淨盡，此可爲法；至其用意則淺近，無深遠富潤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縮，不可多讀，不可久學。取其長處，便移入韓，由韓再入太白、坡公，再入杜公也。

又　學詩從山谷入，則造句深而不襲；從歐、王入，則用意深而不襲，章法明辨。

又卷一二　（杜甫）《發劉郎浦》，短章遠勢，在用意及接頓起伏，歐、王、山谷無此雄壯。

《寒廳詩話》　秀水李竹懶（日華）曰：【略】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爲「疏影」「暗香」以詠梅，遂成千古絕調。二說所謂點鐵成金也。若寇萊公化韋蘇州「野渡無人舟自橫」句爲「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已屬無味；而王半山改王文海「鳥鳴山更幽」句爲「一鳥不鳴山更幽」，直是死句矣。學詩者宜善會之。

張佩綸《論閨秀詩》　元豐元祐互相嗤，壇坫王蘇迭主持。願借同安春月夜，無風無雨會西施。（《北宋詩斷》以半山、眉山爲兩大家。坡公黃州歸後，與荊公有唱和，而荊公亦嘗和其叉字韻，惜《辯奸論》出，兩家竟不能通好耳。此詩姑作調人，亦余平生持論如此，非僅爲閨人說法耳。）

《石遺室詩話》卷二三　今人作詩，【略】學韓、蘇者，只知韓、蘇之粗硬，非眞知諸家者也。

譚嗣同《致劉淞芙書》　王、孟、韋、柳、儲、蘇，特各各成家，於陶無涉。世人輒曰「原出於陶」，眞皮相之言也。

《後山詩話》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敎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逮也。

又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影」，「墮輕絮如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胡寅《題酒邊詞》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傍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其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猶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爲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爲皁隸，而柳氏爲臺輿矣。藏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嚌其胾者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東坡以詞曲爲詩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長短句比之古樂府歌詞，雖云同出於詩，而祖風已掃地矣。晁無咎晚年，因評小晏並黃魯直、秦少游詞曲，嘗曰：「吾欲託興於此，時作一首以自遣，政使流行，亦復何害？譬如鷄子中元無骨頭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眞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

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張侃《跋揀詞》 崇寧中，大樂闕徵調，議者請補之。丁仙現曰：「音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妄意增。」蔡魯公使次樂工爲之，末音寄殺他調，召衆工按試尚書省庭。仙現曰：「曲甚好，只是落韻。」郭沔云：「詞中仄字，上去二聲可用平聲，惟入聲不可用。上三聲用之，則不協律，近體如《好事近》、《醉落魄》，只許押入聲韻。」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苕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趙師岑《聖求詞序》 世謂少游詩似曲，子瞻曲似詩，其然乎？至荊公《桂枝香》詞，子瞻稱之：「此老眞野狐精也！」詩詞各一家，惟荊公備衆作，艷體雖樂府柔麗之語，亦必工緻，眞一代奇材。後數十年，當宣和末，有呂聖求者，以詩名，諷詠中率寓愛君憂國意，不但弄筆墨清新俊逸而已。

《浩然齋雅談》卷下 周美成長章短句，純用唐人詩句，如「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賀方回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走不暇。」則亦可謂能事矣。

《愛園詞話》 子瞻詞無一語著人間煙火，此自大羅天上一種，不必與少游、易安輩較量體裁也。其豪放亦止「大江東去」一詞。何物袁陶，妄加品騭，後代奉爲美談，似欲以概子瞻生平。不知萬頃波濤，來自萬里，吞天浴日，古豪傑英爽都在，使屯田此際操觚，果可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命句否？且柳詞只此佳句，餘皆未稱。而亦有本，祖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第改二字增一字耳。

《詩辯坻》卷四 前半泛寫，後半專叙，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鳴雁，周清眞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

《詩筏》 李易安云：「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而歐陽永叔、蘇子瞻詞，乃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嘗記宋人有云：「昌黎以文爲詩，東坡以詩爲詞。」甚矣詞家之難也！余謂易安所譏介甫、子固、永叔三人甚當，但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別調，差不如秦七、黃九之到家耳。東坡自言平日不喜唱曲，故不中音律，是亦一短。以詩爲詞，難爲東坡解嘲，若以爲「句讀不葺之詩」，抑又甚矣。【略】大率宋人以詞自負，故所言類此。然遂欲以此評詩，不免隔靴搔癢。

《填詞雜說》 詞不在大小深淺，貴于移情。「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製雖殊，讀之皆若身歷其境，惝怳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又 小令中調有排蕩之勢者，吳彥高之「南朝千古傷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來風景異」是也。長調極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鶯黃」、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悟偷聲變律之妙。

《古今詞論》 北宋詞之盛也，其妙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艷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艷冶可以意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

又 周美成詞家神品，如《少年游》「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味！若柳七郎，此處如何煞得住？

《詞潔輯評》卷二 小詞之妙，如漢魏五言詩，其風骨興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澤字句間，斯末矣。然入崇、宣以後，雖情事較新，而體氣已薄，亦風氣爲之，要不可以強也。

田同之《西圃詞說序》 張文潛以屈、宋、蘇、李譬方回，黃山谷以高唐、洛神方晏氏，亦從無疑二家之言爲過情者，咄咄填詞，又豈小技哉！脫復聞下士蒼蠅之聲，吾將以松風吹過矣。

《西圃詞說》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

《問花樓詞話》 文人輕薄，動以文字爲戲。其流也，揭帖搆污，艷詞宣穢，詞曲一道，風雅掃地矣。王彥齡，元祐副樞之弟，官太原，作《望江南》十餘首，狎侮同寮，並及府帥。帥怒，將劾治之，彥齡執手版頓首謝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靑玉案》，幾時曾作《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爲失笑，衆亦絕倒。後以醉罵婦翁，與婦離婚。彥齡名流貴介，早擅才譽，雖脫彈章，卒棄嘉耦。他如山谷綺語，被呵于老僧；元相夢遊，含酸于末路。大雅君

子，所當切鑒者矣。

《**詞學集成**》**卷一**　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流水桃花」，《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亦猶是《蔓草》、《摽梅》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

《**藝概**》**卷四**　詞有尚風，有尚骨。歐公《朝中措》云：「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東坡《雨中花慢》云：「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孰風孰骨可辨。

《**人間詞話刪稿**》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總集

宋文海

論述

朱熹《答呂伯恭》《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卻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眞觀記》、曾子固《仙都觀》、《菉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贊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求遠傳布，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劄子》《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去取未精，名賢高文大冊，尙多遺落。

呂喬年《太史成公編宋文鑑始末》淳熙丁酉，孝宗觀《文海》，下臨安府令委教官校正畢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學士周必大，夜直奏事，語次及之，因奏曰：「此書乃近時江鈿類編，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別加詮次，以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爲然。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右皇朝江鈿編。輯本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啓、書、論、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疏、詞、誌、輓、祭、禱文，凡三十八門。雖頗該博，而去取無法。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宋文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文海》，一部二十九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文海》二十九冊。

《季滄葦藏書目》宋刻《宋文海》六本，不全。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新雕聖宋文海》殘本六卷，宋淳熙刊本，季滄葦藏書。江鈿編。原一百二十卷，今存卷四至卷九，凡六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新雕聖宋文海》五卷，宋刊殘本。宋江鈿編。原書一百二十卷，今存卷四至卷九，二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新雕聖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宋江鈿輯。存卷四至九，計六卷。影寫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新雕聖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宋江鈿輯，宋刻本，二冊。【略】存六卷（四至九）。

聖宋文選

論述

李之儀《贈人》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窗稍理，蘊火取煖，焚香烹茶，翛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邊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始我學屠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宋文選》三十二卷。【略】宋人選宋文者，南宋所傳尙夥，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賅備雖不及《文鑑》，然用意嚴愼，當爲能文之士所編，尤未可與南宋建陽坊本出於書賈雜鈔者一例視之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聖宋文選》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文選》二十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照宋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宋文選》三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略】所選皆北宋之文，自歐陽修以下十四人，惟取其有關于經術、政治者，詩賦碑銘之類不載焉。中無三蘇文字，而黃庭堅、張耒之文則錄之，豈當時蘇文之禁最嚴，而黃、張之類則稍寬歟。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聖宋文選》二函十二冊，三十二卷，無撰人姓氏。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聖宋文選》，鈔補，三十二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影寫宋刊本。涉園張氏舊藏。

又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影寫宋刊本，朱竹垞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聖宋文選》二十二卷，南宋建陽小字本。

又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舊鈔本，朱竹垞藏書。

《**藝風藏書再續記・宋刻本**》《聖宋文選》三十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所選皆北宋之文，而無三蘇，是在蘇文禁嚴之時。存一至六、十二至十六、二十四至三十二，止十九卷，餘皆影鈔配足。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宋刊巾箱本。【略】蠅頭細楷，結構精嚴，有歐陽率更意，較蘇文爲厚重，當亦婺本之精者。

又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存四卷，餘鈔配。宋刊本。【略】字樣歐體，當是浙刻。其密行細字，與《三蘇文粹》相類，疑是婺本。

又　《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清初寫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聖宋文選》三十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據張邦基《墨莊漫錄》，知爲北宋人所選。【略】黃氏士禮居有宋刊本。振綺堂有曝書亭鈔本。

又《**續錄**》《天祿目》有宋刊巾箱本。【略】四川仿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宋刻本（卷七至九配清影宋鈔本），二冊。【略】存五卷（一至二，七至九）。《聖宋文選全集》三十二卷，清末鈔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十六冊，宋不著編人，宋乾道間刊巾箱本，清嘉慶八年黃丕烈手跋。《聖宋文選》三十二卷十二冊，宋不著編人，宋乾道間刊鈔補本，清黃丕烈及近人繆荃孫各手跋。

三蘇文集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三蘇文集》一百卷（郎曄進）。

又　《三蘇文類》六十八卷。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三蘇文集》十二本。

《**行人司重刻書目・文部三**》《三蘇文集》二十本。

《**古今書刻**》卷上　建寧府書坊：《三蘇文集》。

又　眉州：《三蘇文集》。

三蘇先生文粹

《**脈望館書目**》《三蘇文粹》十本。又四本。

《**古今書刻**》卷上　建寧府書坊：《三蘇文粹》。

又　蘇州府：《三蘇文粹》。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刊本。不知編輯者名氏。凡老泉十一卷，東坡三十二卷，潁濱二十七卷，合七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三蘇先生文粹》二函二十四冊，宋蘇洵文十一卷，蘇軾文三十二卷，蘇轍文二十七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蜀大字本，季滄葦舊藏。不著編輯者姓氏。【略】「桓」字以下諱不缺避，蓋北宋刊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凡老泉十一卷，東坡三十二卷，潁濱二十七卷。昭文張氏有宋刊本，白紙大字。《慈孝堂目》有刊本五冊，金孝章評閱。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三蘇文粹》七十卷，宋刊本。不著纂輯姓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蘇洵、蘇軾、蘇轍撰。宋婺州毛宅桂堂刻本，二十四冊。《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蘇洵、蘇軾、蘇轍撰。宋婺州毛宅桂堂刻本，四冊，存十一卷（一至十一）。《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蘇洵、蘇軾、蘇轍撰。明刻本，二十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二十冊，宋不著編人，明刊白口十四行本。《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二十冊，宋不著編人，明覆宋刊本，清朱學勤手跋。

坡門酬唱集

論　述

邵浩《蘇門酬唱引》　取兩蘇公之詩讀之，因得竊窺兩公少年時交游未甚廣，往往自爲師友，兄唱則弟和，弟作則兄酬。【略】既又念兩公之門下士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陳無己、李方叔，所謂六君子者，凡其片言隻字，既皆足以名世，則其平日屬和兩公之詩，與其自相往復，決非苟然者。因盡摭而錄之，曰《蘇門酬唱》。【略】紹熙庚戌四月一日，金華邵浩引。

張叔椿《坡門酬唱集序》　詩人酬唱盛於元祐間，自魯直、後山宗主二蘇，旁與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李方叔馳驟相先後，萃一時名流，悉出蘇公門下，嘻，其盛歟！余少喜學詩，嘗汎觀衆作，因之泝流尋源，竊恨坡詩有唱而無和，或和而不知其唱，每開卷雖凝思遐想，茫無依據，至蒐取他集，纔互見一二，復恨不獲睹其全也。將類聚俾成一家，輒局於官守且未暇。歲在己酉，竭來豫章，機幕邵君叔義，實隆興同升，出示巨編，目曰《坡門酬唱》，乃蘇文忠公與其弟黃門偕魯直而下六君子者，迭爲往復，總成六百六十篇。幸矣，余之嗜鄉偶與叔義同，而精敏不逮遠矣。【略】遂命工鋟木以廣其傳。紹熙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永嘉張叔椿書于觀風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略】宋邵浩編。浩字叔義，金華人。前有張叔椿序云：「歲己酉竭來豫章，機幕邵君實隆興同升，出示巨編，目曰《坡門酬唱》，總成六百六十篇，命工鋟梓，以廣其傳。」末題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有浩自作引云：「紹興戊寅，浩年未冠，肄業成均。隆興癸未，始得第以歸，因取兩蘇公兄唱弟和及門下六君子平日屬和兩公之詩，摭而錄之，曰《蘇門酬唱》。淳熙己酉，浩官豫章，臨江謝公爲之作序，且更曰《坡門酬唱》。」末題紹興庚戌四月一日。【略】前十六卷爲軾詩，而轍及諸人和之者。次轍詩四卷，次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等詩三卷，亦錄軾及諸人和作。惟李廌闕焉，其不在八人之數。而別有繼和者，亦皆附入，爲注以別之。其詩大抵同題共韻之作，比而觀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強弱，與意旨之異同，較之散見諸集，易於互勘，談藝者亦深有裨也。至於本集所有，《山谷外集》所載《次韻子瞻書黃庭經尾》、《付蹇道士》、次韻晁補之、廖正一贈答詩，補之又有《和子瞻種松》、《贈杜輿秀才》三首，今坡集載坡詩止二首，而此集均未編入。小小掛漏，在所不免，亦不必爲之苛責矣。

著　錄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邵浩《坡門酬唱》二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邵浩編。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八　《坡門酬唱》一函六冊，宋邵（詣）〔浩〕撰。【略】書二十三卷，以唱者爲主，酬者附之。

《**結一廬書目**》卷四　《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宋邵浩編，影宋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宋邵浩編。《天祿目》有影宋鈔本。

又《續錄》　影宋紹興本。　八千卷樓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宋邵浩輯，清影宋鈔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十二冊，宋邵浩編，宋紹熙元年豫章刊本。《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十二冊，宋邵浩編，影宋紹熙元年豫章刊本，清光緒間惲毓鼎手書題記。

蘇門六君子文粹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略】觀其所取，大抵議論之文居多，蓋坊肆所刊，以備程試之用也。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根』云云。」蓋風會所趨，併其從游之士亦爲當代所摹擬矣。然其去取謹嚴，猶工文之士所輯。且李廌集世無傳本，今始從《永樂大典》裒輯成帙，頗藉此書相補苴。又張耒集寫本僅存，字多舛誤，陳師道集刊本，較詩差詳，較文則略，亦頗藉此書以勘正云。

著錄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蘇門六君子文粹》。

《汲古閣校刻書目》　《蘇門六君子集》，《豫章》四卷，五十六葉；《淮海》十四卷，一百五十九葉；《宛丘》二十二卷，三百八葉；《濟南》五卷，八十葉；《濟北》二十一卷，三百八十一葉；《后山集》四卷，四十九葉。共一千三十三葉，序例、雜著三十九葉。

錢謙益《崇禎本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崇禎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訪予苕次，得宋人所編《蘇門六君子文粹》以歸，刻之武林，而余爲其序。

《絳雲樓書目》卷三　《蘇門六君子文粹》。陳景雲注：「六君子，秦、晁、黃、張、陳、李也。崇禎間，新安胡仲修刻於杭州，牧翁爲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略】其文皆從諸家集中錄出，凡《淮海集》十四卷，《宛邱集》二十二卷，《濟北集》二十一卷，《濟南集》五卷，《豫章集》四卷，《后山集》四卷，頗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僅存其要語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或題陳亮，無所據也。所錄凡秦觀、張耒、晁補之、李廌、黃庭堅、陳師道六家之文。崇禎六年新安胡仲修刊本。

又《續錄》　明刊本。　傅沅叔有吳兔床舊藏汲古閣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題宋陳亮輯，明鈔本。【略】存二十一卷（三至六，十五至二十五，五十四至五十九）。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九冊，宋不著編人，明崇禎六年新安胡濬武林刊本。

皇朝文鑑

論述

周必大《皇朝文鑑序》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立列其義，紱飾而彰大之，載於書，咏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

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蕩舟於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容有未至焉爾。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掇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咏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帝堯，萬幾餘暇，猶玩意於衆作，謂篇帙繁夥，難於偏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搢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策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懇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啓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指。抑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棫樸》官人也，《旱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爲言。蓋「魚躍於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況夫雲漢昭於上，豈弟施於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則祖宗啓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壽考，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才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肖，尚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臣謹序。

又　比看《文鑑》目錄，無書者固不論，其可檢者尚有不能無疑處，恨不得面扣其說，當有深意也。

又《與趙帥書》　伯恭《文鑑》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

又《答鞏仲至》　近讀伯恭所集《文鑑》，極有可商量處。前輩要亦多浪得名者，不知後世公議竟如何爾。

《朱子語類》卷一二二　伯恭《文鑑》，有止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爲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

又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卻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又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說渾天亦好。

又　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

趙彥适《嘉定重修皇朝文鑑跋》　文以鑑名，非爲標題設也。以銅爲鑑，則可以別妍醜；以古爲鑑，則可以審興衰；以人爲鑑，則可以正得失。至于以文爲鑑，則又不可以別妍醜，審興衰，正得失盡之也。新安郡齋舊有《文鑑》木本，余每惜其脫略謬誤，莫研精華。如涉蓬山而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輒嘆曰：「斯文之墜，越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抵牾訛舛若此，學者何賴焉？【略】刊而新之，遂爲全書。使學者覽表而思都俞吁咈之美，觀制冊而得盤誥誓命之意，閱賦詠而追國風雅頌之音，續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鏤冰之譏，藻飾皇猷，黼黻治具，俾斯文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爲無負，《文鑑》之利爲甚博矣。

劉炳《端平修補皇朝文鑑跋》　前輩之文，粹然出正，蓋累朝涵養之澤，而師友淵源之所漸也。此書會粹略盡，眞足以鳴國家之盛。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此書二千五百餘篇，綱條大者十數，義類百數，其因文示義，不徒以文，余所謂必約而歸於正道者千餘數，蓋一代之統紀略具焉。後世欲明呂氏之學者，宜於此求之矣。

《澗泉日記》卷中　呂祖謙，申國公，丞相公著之孫，中書舍人本中之姪孫。先公以兩女妻之。有學問，有文章，氣度沖和，議論平正，僅爲秘書郎而死。

又卷下　呂伯恭晚年文字體制，人疑其學荊公。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

「洛學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水東日記》卷九**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

朱知烊《志道堂本宋文鑑序》　《宋文鑑》爲宋名儒呂伯恭等編集，簡質雖不如漢，華藻雖不如唐，然其間如周、程、張、朱之書，韓、范、富、馬之疏，皆據經明道，即事切理，純粹精確，又非漢、唐人所能及也。

又《上皇帝書》　臣幼失怙，弗克從師受學，聞見未充。嗣封數載，始獲觀《文選》、《文粹》、《文鑑》諸書。愛其雄渾雅則，凡漢唐宋歷朝來典章文物之盛，具載罔缺。爰積祿餘，命工鋟梓，以廣其傳，爲海內學古入官者之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略】此書所載論政、論學之文，不一而足，安得盡謂之無補。〔張〕栻殆聞有此舉，未見此書，意其議出周必大，必選詞科之文，故意度而爲此語也。

《文脈》卷一　《宋文鑑》，取甚濫也。

又　《文鑑》不及紹興後之文。

紀事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劄子》　先于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祖謙專一精加校證。祖謙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去取未精，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祖謙。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于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擇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纂。凡本門爲百五十卷，目錄四卷。祖謙竊自伏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綴菁華，仰副聖意。而祖謙學問荒涼，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文字之工拙，黽勉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取會繆戾，加以繕寫纔畢，偶嬰末疾，尙恐疏略抵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偶蒙具宣聖諭，緣祖謙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懼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並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祖謙不勝皇懼俟罪之至。

《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所編文鑑精當謝賜銀絹除直祕閣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聖旨，所編《文鑑》精當，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編無取，錫命有加，既叨中祕清切之隆，復拜內府便蕃之賜。人微恩厚，感極涕零。

周必大《論文海命名劄子》　臣準省劄，備奉聖旨，以呂祖謙編類列《聖宋文海》，令臣撰序。臣仰惟陛下當宵旰勵精，規恢大業，日不暇給之際，猶以餘力垂意本朝名士之著述，特命館職精加採取，類爲一書，將與《文選》、《文粹》並傳永久，其加惠於斯文甚厚。【略】但臣伏思《文選》、《文粹》者，皆以精擇爲義，而江鈿所編頗失之泛，故其命名有取於「海」。今若襲而用之，似未足以仰副隆指。謂宜出自淵衷，別賜一字，以詔來世。

又《繳進文鑑序劄子》　臣近者恭奉聖旨，撰《皇朝文鑑序》。臣竊惟聖朝文章之盛遠過前代，陛下既命採擇其菁華，仰以備乙覽，俯以幸學者，宜有高文爲之序引，以敷達聖意。而臣適在翰苑，猥當執簡，聞見淺陋，語言荒蕪，勉塞明詔，無所逃罪。其序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

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淳熙丁酉，孝宗因觀《文海》，下臨安府，令委教官校正畢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學士周公必大夜直奏事，語次及之，因奏曰："此書乃近時江佃類編，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別加銓次，以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爲然。一日，參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彥穎奏事，上顧兩參道周公前語，俾舉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鄭鑑爲對，上默然，顧王公曰："如何？"淮對："以臣愚見，非祕書郎呂祖謙不可。"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諭朕意，且令專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諭。太史承命不辭，即關秘書集庫所藏，及因昔所記憶，訪求於外，所得文集凡八百家。搜檢編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書乃克成。未及上，而屬疾，上聞之，一日因王公奏事，問曰："聞呂某得末疾，朕固憂其太肥。向令其編《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對曰："呂某雖病，此書編類極精，繕寫將畢，方欲繳進，適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

曰：「朕欲見諸臣奏議，庶有益於治道。卿可諭令進來。」王公即使其從具宣聖諭。久之，乃以其書繳申三省投進。書既奏御，上復諭輔臣曰：「朕嘗觀其奏議，甚有益治道，當與恩數。又聞其因此成病，朕當從內府厚錫之。」已而降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秘閣。」又宣賜銀絹三百疋兩。中書舍人陳騤再上繳章，上皆留中不行。騤尋罷去。既而賜名《皇朝文鑑》，且令周公必大爲之序，下國子監板行。有媢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作以刺今。又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所宜。」於是上亦以爲鄒浩《諫立劉后疏》語訐，別命他官有所修定，而鋟板之議遂寢。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間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爲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於朝，不爲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略若此。太史既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語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淸之又以爲此即刪《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貴耳集》卷上　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於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陳騤所駁，載於陳之行狀。

《四朝聞見錄》乙集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即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祕淸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貼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置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謏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無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著錄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　《皇朝文鑑》。

沈有開《嘉泰刊皇朝文鑑跋》　《皇朝文鑑》一書，諸處未見有刊行善本。惟建寧書坊有之，而文字多脫誤，開卷不快人意。新安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爲參校訂正，鋟板於郡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溪沈有開。

趙彥适《嘉定修補皇朝文鑑跋》　新安郡齋舊有《文鑑》木本，余每惜其脫略謬誤，莫研精華。【略】郡博袁君，嘗加訂正。暨嘉定辛巳冬，余領郡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呂文公家本來寄，余喜而不寐，亟併取袁君所校，以相參考，易其謬誤，補其脫略，凡三萬字，命工悉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爲全書。

劉炳《端平修補皇朝文鑑跋》　惜乎鋟木之始，一付之刀筆吏，欠補亡刊誤之功。後雖更定，訛缺猶未能免。思欲就正有道，恨呂成公之不可作也。近於東萊家塾得證誤續本，命郡錄事劉君崇卿參以他書而訂正之。凡刪改之字，又三千有奇，與刊缺不可讀者百餘板，併新之。其用心勤矣，其有補於此書多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呂祖謙《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王闓《皇朝文鑑跋》　此尚是嘉泰時新安初印本，在未經重修前宋刻致佳，絕無僅有，良足寶貴，盥手展讀，心目俱開。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宋文鑑》一部五十一冊，完全。

又　宋《皇朝文鑑》，一部五十冊，闕。

商輅《天順新雕宋朝文鑑序》　宋淳熙中，呂成公祖謙奉朝旨裒輯建隆以後、建炎以前諸賢文集，精加校正，取其辭理之醇、有補治道者，以類編次，定爲一百五十卷。【略】當時臨安府及書坊皆有刻版，歲久散佚，其書傳於今者甚鮮。近時提督浙學憲副張和節之偶得是書，以示嚴郡太守張永邵齡，邵齡欣然命工重鋟諸梓，以廣其傳。其間題識仍舊，款目無改，則以摹本翻刻，弗別繕寫，懼謬誤也。邵齡以序見屬，欲以識歲月云。

《菉竹堂書目》卷三　《宋文鑑》五十冊。

又　宋《皇朝文鑑》五冊。

《水東日記》卷一九　《宋文鑑》上中下凡一百五十卷，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祖謙奉旨銓次，曰賦，曰律賦，曰四言古詩，曰樂府歌行附雜言，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絕句，曰六言絕句，曰七言絕句，曰雜體，曰騷如騷者亦附，曰詔，曰勅，曰赦文，曰冊，曰御體，曰批答，曰制，曰誥，曰奏疏，曰表，曰牋，曰箴，曰銘，曰頌，曰贊，曰碑文，曰記，曰序，曰論，曰義，曰策，曰議，曰說，曰戒，曰制策，曰說書，曰經義，曰書，曰啓，曰策問，曰雜著，曰對問，曰移文，曰連珠，曰琴操，曰上梁文，曰書判，曰題跋，曰樂語，曰哀辭誄附，曰祭文，曰謚議，曰行狀，曰墓誌，曰墓表，曰神道碑銘，曰傳，曰露布。

胡韶《弘治刊大宋文鑑書後》　右《文鑑》一部，爲宋著作郎呂成公祖謙奉朝旨彙集建炎以前文字，校正成書，凡一百五十卷。【略】宋刻沿流，逮至於今，版刻幾存，馴至散佚。天順甲申中，江西大方伯張公邵齡守嚴州時，浙江提學憲副張公節之偶得《文鑑》善本，以付邵齡重刻之，因以原本翻刻，弗別繕寫，無謬誤也。歷歲彌久，印摹益多，版刻字畫，益趨平乏。【略】弘治戊午，韶自西曹來知府事，日接文流，每詢天下名刻，必先是書。【略】顧惟才力綿薄，經費不易，籌畫久之，歷五六年，求梓鳩工，漸次克舉。【略】書既成，尤懼版佚於郡，【略】遂□以版籍入於南雍，用廣印傳。【略】弘治甲子秋七月望，後學鄱陽胡韶識。

朱知烊《嘉靖志道堂本宋文鑑刊板序》　顧其板本多在南雍，不廣，茲特命工刻之。【略】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仲夏上浣，晉藩志道堂書於敕賜養德書院。

《行人司重刻書目・文部二》　《宋文鑑》二套。

《南雝志經籍考》卷下　《文鑑》一百五十卷，大字板，缺者半，字亦模糊，難以校次。

又　《文鑑》一百五十卷，小字，好板二千二百面完。【略】當時臨安府及書坊皆有刻板，歲久散佚。成化中，浙江副使張和命嚴郡太守邵齡刻之，商輅序。

《古今書刻》卷上　南京國子監：《宋文鑑》。

又　山西布政司：《宋文鑑》。

又　建寧府書坊：《宋文鑑》。

又　嚴州府：《宋文鑑》。

《百川書志》卷一九　《宋文鑑》一百五十篇，宋呂祖謙奉敕詮次。呂以《文海》一時書坊刊行，去取未精，名賢大夫，尚多遺落，故奉敕次之。

《近古堂書目》卷下　《宋文鑑》。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宋文鑑》二套，二十本。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皇朝文鑑》。

又　《宋文鑑》二十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宋文鑑》。

《脈望館書目》　《宋文鑑》二十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文鑑》百五十卷，呂祖謙。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宋文鑑》五十冊，全。【略】凡一百五十卷。

又　《皇朝文鑑》五冊，全。即《宋文鑑》，呂祖謙編述，眉山師顯行注釋，凡十一卷。

又　《皇朝文鑑》二十三冊，不全。

《萬卷堂書目》卷四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宋文鑑》二十冊，一百五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文鑑》。陳景雲注：「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周必大序。明晉府有板。宋時有臨安府書坊本。明天順間嚴州太守張邵齡重梓，商輅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內府藏本。宋呂祖謙編。【略】此本不著爲祖謙原本，爲敦詩改本。《朱子語錄》稱《文鑑》收蜀人呂陶《論制師服》一篇，爲敦詩所刪。此本六十一卷中仍有此篇，則非敦詩改本確矣。商輅序稱當時臨安府及書肆皆有版，與心傳所記亦不合。蓋官未刻而其後坊間私刻之，故仍從原本耳。

《季滄葦藏書目》　元板《宋文鑑》百五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編，明嘉靖晉藩刊本。

《曝書雜記》卷上　《宋文鑑》，世鮮善本。【略】余所藏者，得於海昌，乃明弘治時嚴郡太守番易胡韶因舊板修補，故卷首標題有作「新雕宋朝文鑑」，有作「皇宋文鑑」，有去「皇宋」字但作「文鑑」者。每卷前有河間府印，乃明時官書也。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二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略】末有嘉靖七年晉藩養德書院識。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〇　《宋文鑑》六函五十冊，宋呂祖謙奉敕撰。書百五十卷。【略】版式與《唐文粹》同，亦明晉藩刻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舊鈔本，某竹堂藏書。宋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是書葉文莊公於正統、天順間從宋刊本傳錄。

《結一廬書目》卷四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奉敕編，明天順八年張邵齡重刊宋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刊大字本。宋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

又　《新雕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刊明修本，世學樓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新雕宋朝文鑑》一百五十卷，明天順嚴州翻宋刊本，拜經樓藏書。

又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明弘治嚴州刊本，鈕氏世學樓藏書。

又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嘉靖五年晉藩刊本。

《日本訪書志》卷一三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明天順刊本。《文鑑》宋刻世不可見，惟愛日精廬藏明葉文莊影鈔宋本，序跋完好，惜未重刻。其次則明天順嚴州刊本爲佳，又其次則胡公韶補刊嚴州本，至愼獨齋晉藩本，則訛謬不可讀矣。此爲天順八年嚴州府以宋本重刊，前有商輅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編。明南監有大字、小字二板本。明天順間嚴州太守邵齡重刊宋本，有商輅序，即南雍小字本也。嘉靖八年晉藩養德書院刊本，十三行。又有嘉靖五年晉府至道堂刊本，弘治中胡韶補修舊板本。正德中愼獨齋刊小字本。振綺堂有元刊本《唐文粹》、《宋文鑑》。勞巽卿有校宋本。昭文張氏有明葉文莊家鈔本《文鑑》二十冊。

又《續錄》　宋嘉泰甲子沈有開刊本。宋刊有大小字二本。宋麻沙劉將仕宅刊本。明天順張永刊本。明文林閣本。江蘇局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宋版元明修本，宋呂祖謙編。

《適園藏書志》卷一五　《皇宋文鑑》五十七卷，宋刊本。宋呂祖謙撰。【略】嘉泰間新安郡齋刊行，嘉定間趙彥适修之，端平又修之，目錄中有「端平重修」字樣，然亦宋刻宋印，現只存五十七卷。取校小字本，改正訛錯不可勝舉矣。

又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明補宋本。【略】凡作「皇朝文鑑」、「聖宋文鑑」，或剷去「皇朝」二字空白不補，或斜補一「宋」字，皆舊板也。明補之葉尚少。天順商輅序以爲重刻，實則舊板重修。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　宋板《皇朝文鑑》。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刊本。卷首跨行題「皇朝文鑑」四大字。【略】的是宋槧宋印也。

又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舊鈔本。此明某竹堂鈔本，從端平刻本傳錄者。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新雕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輯，宋刊本（宋麻沙劉將仕宅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存目錄上，中，卷四至二十七、二十九至四十七、六十九至七十四、七十八至一百四、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一，計存八十四卷，餘鈔配。宋嘉泰四年新安郡齋刊本。【略】首呂祖謙進書劄子，謝賜銀絹除直秘閣表，次周心大序。【略】按：是書摹印精善，紙背有宋時紙坊朱記，宋槧宋印無疑。丁卯六月假得，校于明五經堂刊本上，改正甚多。

又　《宋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明嘉靖五年晉藩養德書院刊本，十三行二十一字。清沈欽韓朱筆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宋嘉泰四年新安郡齋刻本。【略】六十四冊。《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輯，宋嘉泰四年新安郡齋刻宋元遞修本。十冊，存二十四卷。《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宋嘉泰四年新安郡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二十三冊。【略】存六十四卷。《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明鈔本，顧之逵、黃丕烈跋，十六冊。《大宋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明正德十三年愼獨齋刻本，陸僎跋，三十六冊。【略】存一百五十二卷（《文鑑》全，目錄上、下）。《宋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明嘉靖五年晉藩養德書院刻本，二十冊。《校正重刊宮板宋朝文鑑》一百五十卷目錄三卷，宋呂祖謙輯，明五經堂刻本，傅增湘跋，三十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皇朝文鑑》存六卷三冊，宋呂祖謙編，宋嘉泰間新安郡齋刊本。《皇朝文鑑》存六十一卷三十四冊，宋呂祖謙編，宋嘉泰間新安郡齋刊端平間重修本。《新雕宋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六十四冊，宋呂祖謙編，明天順八年嚴州府翻刊宋慶元庚申（六年）太平府學本。清蔣光煦手校。《大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十六冊，宋呂祖謙編，明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愼獨齋刊本。《宋文鑑》一百五十卷三十二冊，宋呂祖謙編，明嘉靖五年晉藩至道堂刊本。《校正重刊官版宋朝文鑑》一百五十卷三十六冊，宋呂祖謙編，明萬曆間刊本。《校正重刊官版宋朝文鑑》一百五十卷三十二冊，宋呂祖謙編，明坊刊本。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

秦觀《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爲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爲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貳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爲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由於豪奪，爲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爲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密空明，不復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會稽唱和詩

秦觀《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爲之

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耻。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邪？」竊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當，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獲睹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汝陰唱和集

李廌《汝陰唱和集後序》　東坡先生再入翰林爲學士承旨，未閱歲，復請守郡，得汝陰，意甚喜之，謝上章以宗資、范孟博、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爲言，蓋以其主賓俱賢，風烈可尚也。士大夫以爲宗、范異代，元獻公越在前朝，文忠公雖近世未久，然異方晚進之士，或不及游其門。先生文章忠義爲當世準的，其所寓山川國邑，猶且使人懷慕想望，矧其賓從寮采有英偉雋傑者乎！先生在汝陰，友人陳師道履常爲郡吏，廌雖無位于朝廷，欲挈婦攜子受廛爲氓，往從之游。先生止之曰：「吾將上書乞梓州，欲過家上冢而去。潁雖樂土，非能久留。」廌遂不果行。既而得《秋陽賦》于黃門蘇侍郎家，《趙德麟字說》于翰林范學士家。又知德麟爲從事。雖未識德麟，已知其賢。後于中書喬舍人家見《汝陰倡和》，初見德麟之文章丰容秀發，想見其風流標裁，爲神仙中人。其後六年，廌適吳越，將道漢沔浮江而東，遇德麟于襄陽，慨然傾蓋如平生交。德麟出《汝陰倡和》多卷日所傳者三之二，粲然盈目，固足以使汝陰之人與夫他邦之人至汝陰者，自今時至于百世，皆懷慕想望以爲一段佳事，是必與歐陽子《思潁》諸詩俱傳于無窮。廌益恨于是時不得操紙執筆，從二三子後以奉觴詠之樂，亦附名于不朽也。今先生得罪，竄南海，異時門生故吏，孰肯顧恤。獨吾德麟之意不替平昔，又取此詩使廌叙之，其義甚高，非世俗所能爲也。或曰蘇公方在謫籍，而德麟之意不替平昔，無乃累乎？廌曰：「師友道缺，富貴避貧賤，迫于不得已。其毀譽愛憎未始有定論者，君子恥之。毀譽愛憎未始有定論者，將以事君，可乎？昔李夷簡以徐晦不負楊臨賀，知其必不負國，擢而用之。然則德麟之意於東坡先生不替平昔，乃所以事君也，乃所以賢于衆人也。」

揚州集

秦觀《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泊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又《與蘇先生簡》　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

又《與邵彥瞻簡》　並《揚州集序》寄呈。【略】《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實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使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西江集

李石《西江集序》 國家嘉祐、熙寧以至於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燦然一家，蓋其所鍾厚矣。《西江集》，蒲城之文也。其學雖不盡施，而見於空言者唯此。朴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資者，想見其人矣。唐末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後先耳。今《西江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熟矣。後世欲知其文所自與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天台集 前集別編 續集 續集別編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按是集皆裒輯天台題詠。《前集》，宋李庚原本，林師蔵等增修，皆錄唐以前詩，成於寧宗嘉定元年戊辰，有郡守宣城李兼序。《前集別編》一卷，則師蔵子表民所輯補，又附拾遺詩十二首，有陳耆卿跋及表民自記，題癸未小至，乃嘉定十六年。《續集》前二卷亦李庚原本，後一卷則師蔵、林登、李次謇等所彙錄，皆宋初迄宣、政間人之詩，亦成於嘉定元年。後附拾遺詩七首。跋稱得此于會稽鬻書者十年，今刻之續集後，似亦爲表民所題也。《續集別編》則表民以所得南渡後諸人之詩及《續集》內闕載者次第裒次而成，前五卷末有表民自跋，題戊申中秋，乃理宗淳祐八年；後一卷末題庚戌夏五，則淳祐十年。蓋父子相繼甄輯，歷四十年而後成書也。【略】雖僅方隅之賦詠，而遺集淪亡者每藉此以幸存百一，足爲考古者採摭之所資，固當與《會稽掇英總集》諸書並傳不廢矣。

著錄

李兼《天台集序》 天台以山名州，自孫興公賦行江左，迨今千禩，大篇春容，短章寂寥，未聞省錄之者。予來經年，思會粹爲一編書，顧無其暇。方延諸儒議修圖牒，謂茲尤所先急。一日，州士李棨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裒文集四帙以爲貺，已而州學諭林師蔵又示唐宋詩三百餘篇，於是摭取前代之作，刪重補佚，而增其未備，爲賦三，詩、歌行合二百，梓而刻之，自餘續集傳焉。嗚呼！亦可以爲富矣。【略】嘉定改元重五後一日，宣城李兼序。

又《天台續集跋》 《續集》二卷，昔者寓公李公子長所編，今因其成，無一敢增削，粗加次第而已。後一卷，州士林師箴、林登洎穉子次謨草所彙次，大氐皆國初至政、宣間諸公人士之詩什，雖緇徒不廢，然而近世作者不預焉。蓋遵前人已立凡例，亦會解秩匆匆，力僅及此。後之博雅君子，續之又續之，正自佳耳。戊辰重九前一日，假守臨海郡李兼題。

林表民《天台集別編跋》 《天台集》舊所刊本頗多舛訛，或者妄有增入，予甚病之。因再輯晉、唐以來詩爲《別編》，郡守齊公喜而鋟諸木。遂復釐正舊集闕誤四十有五處，及削去沈約《沈道士館》、《玉盤檀林》、皮日休《天竺桂子》三詩，以李巨仁《登台山》、季端《贈衡岳禪師》、皮日休《夏日即事》三詩補入。刊既訖，又得二詩，姑附載于此。嘉定癸未小至日，林表民記。

又《天台續集別編跋》 郡帑既刊《續集別編》五卷矣，踰年復得若干首，儲爲第六卷。凡前修題賦天台，見於策牘、得之傳聞者，悉收采靡遺。因告諸太守宗丞吏部嘉禾張侯，忻然命工。《赤城集》末後三卷接續刊刻，於是二書皆得行世，實侯力也。庚戌夏五，林表民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天台集》二卷、《別編》一卷、《續集》三卷。初，李庚子長集本朝人詩爲二卷，未行，太守李兼孟達得之，又得郡士林師箴所輯前代之作，爲賦二、詩二百，乃以本朝人詩爲《續集》而併刻焉。《別編》則師箴之子表民所補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略】此爲明初刊本，而《前集》後題「台州州學教授姚宜中校勘」一行，《前集別編》後題「台州州學教授姜一容點檢」一行，蓋原從宋刻翻雕，故尚仍舊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精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略】明初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台州叢書續編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天台集》三卷、《別編》一卷、《補遺》一卷、《續集》三卷，〔宋李庚輯〕，《續集別編》六卷，〔宋林表民輯〕，鈔本〔清鈔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天台集》三卷、《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四冊，宋李庚編，林師蔵增補，舊鈔本。

古今歲時雜詠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古來時令之詩，摘錄編類，莫備於此，非惟歌詠之林，亦典故之藪，頗可以資採掇云。

著錄

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序》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俱在選中，幾爲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己之流，逢時感慨，發爲詞章，直造風雅藩闥，端不在古人下。予因暇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鏤板，以海其傳。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歲時雜詠》。

《趙定宇書目》　《歲時雜詠》十本。

《脈望館書目》　《歲時雜詠》六本。又十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歲時雜詠》十二本，竹紙舊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蒲積中撰。【略】初，宋綬有《歲時雜詠》二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宣獻昔在中書第三閣，手編古詩及魏晉迄唐人歲時章什，釐爲十八卷，今益爲二十卷。積中因其原本，續爲此書。前有紹興丁卯自序，稱宣獻所集，允稱廣博。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半山、宛陵、文潛、無己之流，逢時感慨，發爲辭章，不在古人下。因取其卷目而擇今代之詩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鋟版以傳。蓋所增惟宋人之詩，而目類則一仍其舊也。晁公武載綬原本詩一千五百六首，而此本二千七百四十九首，比綬所錄增一千二百四十三首，則一代之詩，已敵古人五分之四，其蒐採亦可謂博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舊鈔本。宋蒲積中編，葉林宗藏書。

《結一廬書目》卷四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宋蒲積中編，明萬曆二十三年影宋鈔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　《古今歲時雜詠》，【略】予所藏乃明神宗乙未影宋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舊鈔本，葉林宗舊藏。宋蒲積中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宋蒲積中編。天一閣、汲古閣均有舊鈔本。　彭文勤有萬曆乙未影宋鈔本。振綺堂有鈔本，不著撰人。

又《續錄》　昭文張氏有葉石君舊鈔本。　八千卷樓有鈔本。　莫氏有舊鈔本，張紹仁舊藏，蓋亦影宋本者。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宋蒲積中編。舊

寫本，【略】劉燕庭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目錄二卷，宋蒲積中輯，明石城書屋鈔本，六冊。《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目錄二卷，宋蒲積中輯，明鈔本，九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六冊，宋蒲積中編，舊鈔本。

成都文類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成都文類》五十卷，【略】凡一千篇有奇，分爲十有一門，各以文體相從，故曰「文類」。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頗傷繁碎。然《昭明文選》已創是例，宋人編杜甫、蘇軾詩亦往往如斯，當時風尚使然，不足怪也。以周復俊《全蜀藝文志》校之，所載不免於挂漏。然創始者難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視之。且使先無此書，則逸篇遺什，復俊必有不能盡考者，其蒐輯之功，亦何可盡沒乎。

著錄

袁說友《成都文類序》爰屬僚士，摭諸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贍炙，士友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目，釐爲五十卷。益之文茲備矣。【略】慶元五年二月望日。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成都文類》。

《文淵閣書目》卷九《成都文類》，一部十五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成都文類》十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成都文類》五十卷，宋袁說友。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成都文類》十五冊，全。

《萬卷堂書目》卷二《成都文類》五十卷，扈仲榮。

《趙定宇書目》《成都文類》十五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成都文類》五十卷，扈仲榮。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成都文類》五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案《成都文類》諸家著錄皆稱宋袁說友編，【略】卷首別有題名一頁，稱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扈仲榮。【略】然則此集之編，出說友之意，此集之成，則出八人之手。當時舊本題識本明，後人以序出說友，遂併此書而歸之，非其實也。所錄凡賦一卷，詩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西漢，下迄孝宗淳熙間，凡一千篇有奇，分爲十有一門。

《季滄葦藏書目》《成都文類》五十卷，十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成都文類》五十卷，宋程遇孫等八人同編，舊題袁說友者誤也。《四庫》著錄係曝書亭藏刊本，作袁氏撰。

又《附錄》明刊。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成都文類》五十卷，宋袁說友輯，明刻本，一冊。【略】存三卷（十六至十八）。

會稽掇英總集 續會稽掇英總集

論述

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序》會稽稱名區，自《周官》、《國語》、《史記》，其衣冠文物，紀錄賦詠之盛，則自東晉而下，風亭月榭，僧藍道館，一雲一鳥，一草一木，靚縷而曲盡者。自唐迄今，名卿碩才，毫起櫛比，碑銘頌志，長歌短引，究其所作，宜以萬計，而時移代變，風磨雨剝，見于今者，蓋亦僅有。考之

壁記，自唐武德至光啓，爲之守者幾百人，其間高情逸思，發爲篇詠者，豈無四五，而今所傳者，元、薛、李、孟數人而已。或失于自著，或怠于所承，此予之所以深惜者也。故自到官，申命吏卒，遍走巖穴，且攟之編蘊，詢之好事，自太史所載，到熙寧以來，其所謂銘志歌詠，得八百五篇，爲二十卷，命曰《會稽掇英總集》。詩則以古次律，自近而遠；文則一始于古，稍以歲月爲先後，無所異也。噫，隋珠和璞，流落乎冥昧久矣，一旦鉤索寶聚，夸示來世，神光靈氣，炯然在目，東南之美盡矣，闕亡之恨消矣。所以然者，庶幾無負作者之用心也。時熙寧壬子五月一日，孔延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宋孔延之編。前自有序，首題其官爲尚書司封郎中、知越州軍州事、浙東兵馬鈐轄，末署熙寧壬子五月一日越州清思堂。【略】延之以會稽山水人物著美前世，而紀錄賦詠，多所散佚。因博加搜採，旁及碑版石刻，自漢迄宋，凡得銘志歌詩等八百五篇，輯爲二十卷，各有類目。前十五卷爲詩。【略】後五卷爲文。【略】所錄詩文，大都爲搜巖剔藪而得之，故多出名人集本之外，爲世所罕見。如大曆浙東唱和五十餘人，今錄唐詩者或不能舉其姓氏，實賴此以獲傳。其於唐、宋太守題名壁記，皆全錄原文，以資考證，裨益良多。其蒐訪之勤，可謂有功於文獻矣。【略】其精博在《嚴陵》諸集上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會稽掇英集》二十卷、《續集》四十五卷，熙寧中郡守孔延之、程師孟相繼纂集。其《續集》則嘉定中汪綱俾郡人丁燧爲之。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孔延之《會稽掇英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會稽掇英集》，一部十冊，完全。又一部三冊。

文震孟《錢穀手寫本會稽掇英續集跋》　吾吳錢叔寶先生游先太史門下。【略】此《會稽掇英錄》，皆集唐宋名賢詩文，宇內流傳絕少。是其早歲所抄，無一惰筆，乃從宋刻本而錄者，爲世珍重可知矣。萬曆庚申如月花誕，膺門文震孟跋於青瑤嶼。

《**內閣藏書目錄**》**卷八**　《會稽掇英集》八冊，又《續集》二冊，全。宋熙寧間孔延之知越州軍搜采晉、唐以來山川勝蹟，名賢詩文，共爲十卷，又會稽主薄王康弼編次名賢送行詩爲《續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宋孔延之編。【略】其書世鮮流傳，藏弆家多未著錄。此本乃明山陰祁氏淡生堂舊鈔，在宋人總集之中，最爲珍笈。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　《會稽掇英集》二十卷、《續集》五卷，錢叔寶手鈔本。宋孔延之編。《續集》五卷，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越州會稽縣主簿黃康弼編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續會稽掇英總集》五卷，影錢叔寶寫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宋孔延之編。淡生堂餘苑本。　道光元年山陰杜氏刊本。

又《續錄》　《續會稽掇英集》五卷，亦延之編。舊鈔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五**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澹生堂鈔本。【略】《四庫》著錄云：明山陰祁氏澹生堂舊鈔，在宋人總集之中最爲珍笈，其精博在《嚴陵》諸集上，即是此本。《瞿氏書目》亦云從澹生堂鈔出，亦即此本之重儻，其寶貴爲何如。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鈔本。宋孔延之編並序。此書傳本絕稀，從淡生堂鈔本傳錄。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二冊，宋孔延之編，明山陰祁氏淡生堂鈔本，清四庫館臣墨校。　《續會稽掇英總集》五卷一冊，宋黃康弼編，影鈔明隆慶戊辰（二年）錢穀手寫本。

群賢梅苑

黃大輿《梅苑自序》　己酉之冬，予抱疾山陽，三徑掃迹。所居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於是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以爲齋居之翫。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託物取興，屈原製《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錄，蓋同一揆。聊書卷目，以貽好事云。岷山耦耕黃大輿載萬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梅苑》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宋黃大輿編。【略】王灼稱大輿歌詞與唐名輩相角，其樂府號《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然樂府今不傳，惟此集僅存，所錄皆詠梅之詞，起于唐代，止于南北宋間。【略】昔屈宋遍陳香草，獨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數。自宋人始重此花，人人吟詠。方回撰《瀛奎律髓》，於「著題」之外，別出「梅花」一類，不使溷於群芳。大輿此集，亦是志也。雖一題裒至數百闋，或不免窠臼相因，而刻畫形容，亦往往各出新意，固倚聲者之所採擇也。集中兼採臘梅，蓋二花別種同時，義可附見；至九卷兼及楊梅，則務博之失，不自知其氾濫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羣賢梅苑》十卷，汲古閣影宋本。宋黃大輿編。

吳都文粹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吳都文粹》九卷。【略】是書於吳郡遺文，綜緝頗富。其中若李壽朋之劄補新軍，汪應辰之申奏許浦水軍，趙肅之三十六浦利害，郟亶之至和塘六得六失諸篇，均有關兵農大計。其他輿地沿革，亦多有因文以著者。【略】蓋是書雖稱「文粹」，實與地志相表裏，東南文獻，藉是有徵，與范成大《吳郡志》相輔而行，亦如驂有靳矣。

著錄

《趙定宇書目》《吳都文粹》

《脈望館書目》《吳都文粹》二本。

錢枚《鈔吳都文粹序》　余往從宋子蔚如案頭，得見舊鈔《吳都文粹》十卷，凡吳中名山大川、官廨學校、名宦人物，以及仙宮梵宇，古跡之所流傳，昔賢之所紀詠，略備載焉。因攜歸讀之，而殘闕謬誤，不甚了了，第就鄙見所及，稍爲訂正，未遑卒業也。【略】歲庚午，邀思貢入成均，始得專意繙閱古人著作，追念疇日嘗萃心力於是書，遂欲鈔之以便觀覽。【略】因取而手自繕寫，起自夏五朔，至秋半凡百日而畢。【略】時大清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八月十有七日，鎮洋七十三叟東皋錢枚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吳都文粹》九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鄭虎臣編。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〇　《吳都文粹》一函十冊，宋鄭虎臣撰。【略】書十卷，凡吳郡名勝之作，詩文凡六百四十三首。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吳都文粹》十卷，鎮洋錢氏東皋手鈔本。宋蘇臺鄭虎臣集。

《結一廬書目》卷四　《吳都文粹》十卷，宋鄭虎臣集，影寫宋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吳都文粹》十卷，舊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吳都文粹》十卷，宋蔚如鈔校本，黃蕘圃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吳都文粹》九卷，宋鄭虎臣編。康熙六十年婁東施氏活字板本。平津館有校鈔本十卷。許氏有曝書亭鈔本二卷。

又《續錄》　宋本十卷。昭文張氏有乾隆十九年鎮洋七十三叟錢牧手鈔本。宋賓王校十卷本。黃丕烈手校舊鈔本十卷。涵芬樓有王蓮涇手校舊鈔本，有跋，並有貝墉跋，持靜齋舊藏。

《適園藏書志》卷一五　《吳都文粹》十卷，精鈔本。宋鄭虎臣撰。【略】此鈔本極精。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吳都文粹》十卷，舊鈔本。宋鄭虎臣編。傳鈔本多脫訛，是本爲宋賓王所藏，以宋本校過，正誤甚多。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吳都文粹》十卷，宋鄭虎臣輯，明鈔本，三冊，【略】存三卷。《吳都文粹》十卷，宋鄭虎臣輯，清活字印本，章鈺校跋並錄李希聖、錢枚、鄧邦述題識，十冊。《吳都文粹》十卷，宋鄭虎臣輯，清王聞遠鈔本，王聞遠校並跋，貝墉跋，趙光照題款，五冊。《吳都文粹》十卷，宋

鄭虎臣輯，清鈔本（四庫底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吳都文粹》十卷六冊，宋鄭虎臣編，舊鈔本。《吳都文粹》十卷四冊，宋鄭虎臣編，舊鈔本，近人沈曾植手校並過錄王聞遠及貝鏞題記。《吳都文粹》十卷四冊，宋鄭虎臣編，清乾隆十九年鎮洋錢枚手鈔本，清錢大昕手書題記，近人鄧邦述手校並跋。

嚴陵集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嚴陵集》九卷。【略】是集中如司馬光《獨樂園釣魚菴詩》，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嚴子陵事，因牽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會，沿地志之陋習。然所錄詩文，唐以前人雖尚多習見，至於宋人諸作，自有專集者數人外，他如曹輔、呂希純、陳瓘、朱彥、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張伯玉、錢勰、李昉、扈蒙、劉昌言、丁謂、范師道、張保雍、章岷、阮逸、關詠、李師中、龐籍、孫沔、王存、馮京、刁約、元絳、張景修、岑象求、邵亢、馬存、陳軒、吳可幾、葉棐恭、劉涇、賈青、王達、張綬、余闕、刁衎、倪天隱、周邦彥、羅汝楫、詹亢宗、陳公亮、錢聞詩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見其集者，藉弁是編，尚存梗概，是亦談藝者所取資矣。

著錄

董棻《嚴陵集序》　茲者棻與僚屬修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考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遺文甚多。【略】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略】總以州名而爲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嚴陵集》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董弁編。【略】紹興間知嚴州，因輯嚴州詩文，自謝靈運、沈約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詩，第六卷詩後附賦二篇，七卷至九卷則皆碑銘題記等雜文。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嚴陵集》九卷，舊鈔本，知不足齋藏書。董棻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嚴陵集》九卷，宋董棻編。《四庫》著錄係天一閣藏刊本。

又《附錄》　鮑氏有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嚴陵集》九卷，鈔本。宋董棻編。

唐宋八大家文鈔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略】今觀是集，大抵亦爲舉業而設，其所評語，疏舛尤不可枚舉。黃宗羲《南雷文定》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所云「來弔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歐文內薛簡肅舉進士第一，讓王嚴，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遷員外郎知陽武縣」爲當時特重令職；又《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爲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爲之說。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而詆爲小小結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學者遍讀爲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尚得繁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爲初學之門徑，一二百年來家弦戶誦，固亦有由矣。

《退菴隨筆》卷一九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爲最著。《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三

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爲《八家文鈔》。其實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特右書不傳耳。本朝儲同人欣，益以李習之翺、孫可之樵，合爲十家，其書皆頗行於世。

著錄

《行人司重刻書目・文部二》《唐宋八大家文鈔》六套。

《國史經籍志》卷五《八大家文鈔》二百四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通行本。明茅坤編。【略】其書初刊於杭州，歲久漫漶。萬曆中，坤之孫著復爲訂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歐文之後。今所行者，皆著重訂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四十四卷，萬曆刊本，明行人司藏書。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唐宋八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編。明萬曆中坤孫著重刊本，附歐陽《史鈔》。原刻於杭州，板久佚，著刊本亦不多見。後屢翻刻，字較小。梅伯言有原刊本，萬曆己卯坤姪茅一桂所刊，字大而疏細。

又《續錄》朱墨本。坊間有兩翻本。

體類

章岵蘇州九雋老會

米芾《九雋老會序草》 十老會後更名曰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從遊，各飲酒賦詩。余以杭州從事罷官經由，爲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爲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乃闢郡齋，會九雋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勳書冊府。朝議大夫廣平公秀質孤映，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於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冲襟爽澈，淑質端清，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議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淳耀，或中臺耆彥，或四方膚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愛利，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修，鄉閈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頎頎碩德，天錫難老，貌若遼鶴，言爲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章遞作，叙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徽，蕭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芾倦遊四海，多與賓寮，刻繪既傳，屬爲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芾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中吳紀聞》卷四 〔元絳〕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

又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閻丘公孝忠，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于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琉、承議郎通判蘇湜與焉。公賦詩爲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煙霞指顧間。德應華星臨潁尾，年均皓髮下商顏。名花美酒疎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蕭灑上賓閑，金地無人晝啟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又卷五 閻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閻丘。」

《蘇亭詩話》卷三 （蘇軾）《蘇州閻邱江君二家雨中飲酒》題下查注閻邱，引范成大《吳郡志》云云。考龔明之《中吳紀聞》：「閻邱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挂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略】又「五紀歸來」下，馮氏亦引《中吳紀聞》云：「朝議大夫閻邱公孝終，以安車歸老。」按此語見徐朝議條，叙其爲九老會時事，與會者爲徐師閔、元絳、程師孟諸人。而元少保條云：元豐中罷政知潁州，後致仕歸吳中爲九老會。據詩「五紀」字，則此時年第六十，其後爲九老會時，乃合七十安車之典。馮氏亦不宜以後事作注也。

文彥博洛陽五老會

文彥博《五老會詩》（元豐三年九月，范鎮內翰、張宗益工部、張問諫議、史炤大卿） 四個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倫。如今白髮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喜向園林同燕集，更緣樽酒長精神。歡言預有伊川約，好作元豐第四春（爲來歲張本）。

《韻語陽秋》卷一九 〔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周、史炤爲五老會，公詩所謂「四個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是也。潞公以勳德享大耋，功成名遂，優游臬壤，日與賢士大夫讌笑，而飲食起居，端類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

《澠水燕談錄》卷四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

醉相歡，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年高。」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文彥博洛陽耆英會

富弼《耆英會詩》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惟名利場，騶爲耆德會。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日與退老游，臺閣並省寺。予慚最衰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閩嶠訪精華，蛟蛸布絕藝。今復崇宴衍，聊以示慈惠。幽居近銅駝，荒敝仍湫庳。塞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獻訓互相趣，歡處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較我集諸賢，盛衰何遠邇。並事實可矜，傳之爲千祀。（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廬爲耆年之會，承命賦詩，謹錄上呈，伏惟采覽）

又《竊覽長篇斷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絕上呈》 顧我今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不推行業終難敵，富貴康寧亦可降。

文彥博《耆老會詩》（富公第一，太師第二，共十二人） 九老唐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蘭亭雅集誇修禊，洛社英游貴序賓。自愧空疏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又《彥博伏睹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字上呈》 洛下衣冠今最盛，當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並勳德，合是人間第一流。

又《彥博代簡上君貺宣猷》 勿愛大名名，遂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二月三月春融融，千花萬花紅灼灼。公乎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狀元紅，對酒劉師閣。

席汝言《耆英會詩》 繫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崇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勳業書青史，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公筵。更慚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眞接鉅賢。

王尚恭《耆英會詩》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餘總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章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得眞。勝事主盟開府盛，誤容衰莆混清塵。服許便衣更野逸，坐從齒列似天倫。二公笑語增和氣，夜久盤花旋發春。（燭下盤花開，公即指目焉）

趙丙《耆英會詩》 新春鼎洛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僚。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髮事三朝。星階並列瞻台曜，尊酒時行挹斗杓。東穎庸夫最無狀，也將顏面趁嘉招。

劉几《耆英會詩二首》 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勳固絕倫。偶以暮年陪盛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有穢山空著，四皓當衰心且伸。元老相望疏迹在，不應此會愧前人。　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並遐算，一席幾盈九百籌。（十二老共八百九十二歲）

馮行己《耆英會詩》 《書》稱五福壽爲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樸樗非遠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慚無纖效勒燕然。當時遭遇承陶冶，今日光榮預燕筵。從此洛城增勝概，又新重作畫圖看。

又楚建中《耆英會詩》 自顧頹齡七十餘，久慚頑鈍費洪爐。歸逢大老耆年會，衰朽形骸愧畫圖。二相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世，何事頑疏亦比肩。

王謹言《耆英會詩》 相印貂冠粲六符，華顛高會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里，唯尚年齡入畫圖。履道清歡追故事，竚瞻陰德見訏謨。叨陪几杖眞榮觀，珪璧叢中間珷砆。

王拱辰《耆英會詩》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嵩景室環清伊（上古太室山爲景室山）。甫中間氣秀不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鄉月光離離。魏京雄奧壓幽溯，遊宮御府嚴天威。膏田千里翳桑柘，犀甲萬旅馴熊羆。公當緩帶名三鎮，縣赤繼軫承保釐。追推契遇最深舊，加復雍孟交旌麾。仁皇一莊龍虎榜，桂堂先後攀高枝。宦遊出處五十載，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肩隨。公今復主鳳門鈐，僕亦再撫銅臺坼。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幹步踵門至，投我十二耆英詩。整冠肅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爲言白傅有高躅，九君結社眞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就僧館圖神姿。詞宗端殿序篇目，滂灑大筆何淋漓。眷言履道靡充詘，菟裘近邑將營歸。敢云繪素得精筆，願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國元老，十年還政瀍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寶盛氣如虹霓。昔年大對繼晁董，登科賜第同一期（皆天聖八年）。紫垣步武既通接，金沙里閈還鄰比。探禪論道劇訓對，摩軋太古窮天機。二賢勳業冠朝省，爵齒官學誰依稀。今將圖畫表來世，詎可下客聯縷綅。既蒙月品定人物，不敢循避違風期。況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西福善宅，修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高未百尺，下眺林嶺如屏帷。花王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相街中潞公第，碧瓦萬木煙參差。左隅廟室本經禮，右閣宸翰尊星奎。婆娑青鳳舞松柏，煥爛素錦薰酴醾。石渠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階墀。伊予陋宇治窮僻，姑喜地廣爲環溪。樓名多景可曠望，臺號風月延清暉。四時花藥不外假，拏舟傲幘聊嬉怡。懷歸撫事若饑渴，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接心相知。豈無晚秀負才蘊，高談大笑拘禮儀。洛中故事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灑冠登仕荷天寵，尊君報國當百爲。既嗟大耋盍知止，納祿謝事皆所宜。顧方北道倚煩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令負花約（公貽「莫負花前約」之句），爲指風什歌《式微》。如羹甘露爽心骨，似柄玉麈親顏眉。蘭叢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陶籬。子山已著《小園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攄短引謝招隱，肯使猿鶴常驚啼？

張問《耆英會詩》　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袞具瞻雖禮絕，白頭序齒卻情親。清閑几席同禪院，山野巾裘似隱淪。尊酒椒香纔過節，池塘春色已催春。白公酣暢吟哦內，衛武康強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潛欣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息勻。商皓寂寥拘小隱，漢疏局促止家人。莫因氣貌疑丹竈，自有光陰寄大椿。復得兼謨爲重客（司馬光未七十），恐遺元爽在編民。神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久益眞。滿座交歡祝眉壽，群生五福託鴻鈞。

張燾《耆英會詩》　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全。功在三朝尊二相，數踰九老萃群賢。當時鄉社爲高會，此日居留許款延。多幸不才陪履舄，更慚七十是新年。

司馬光《和潞公真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眞。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王人。

又《洛陽耆英會序》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九。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愼言，字不疑，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又《洛中耆英會會約》　序齒不序官，爲具務簡素，朝夕食各不過五味，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酒巡無算，深淺自酌，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會日早赴不待促，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鮮于侁《和司馬君實安之以詩二絕見招作真率會以無從者不及赴依韻

和呈》 羹藜寂寞天隨子，換酒風流賀季眞。淡水論交自忘味，道腴充實不知貧。萬錢縱侈輕豪貴，三壽優游萃燕賓。奔走每憐饒俗狀，謫官猶作會中人。

蘇頌《次韻司徒富公耆年會詩》 古人稱宴安，居處必擇地。諸公來河南，有若不期會。巖巖大司徒，早辭槐鼎貴。嘉謨納淵衷，故事留臺寺。構第銅駝坊，開門瀍水次。居守德爵同，位重官三事。高軒每過從，縱言談道藝。復有鄉里賢，夙昔承嘉惠。崧嶺高橫空，洛波清見底。履道追昔游，行廚載芳醴。燕毛禮所重，安車皆戾止。年尊二國公，齒序衆君子。願公壽千秋，慰民瞻具爾。三載一來朝，當陪天子祀。

又《次韻王宣徽太尉耆年會詩》 古來賢相稱高奇，虞有皋夔商傅伊。帝臣王佐見謨訓，千載相望如同時。我朝公輔代間出，鍾秀辰象分躔離。堂堂太尉實異稟，風質粹美和而威。仁皇始擢自藩翰，渭水兆告非熊羆。立朝早已擅風采，料敵曾不失毫釐。聖聖相承倚時棟，入登槐鼎出擁麾。司徒相繼據魁軸，勢壓諸夏摧附枝。一言寤意尊社稷，萬里奔命來戎夷。君臣一體自同德，下鄙漢相矜規隨。功成治定預告老，還鄉治第當西圻。十年休佚養冲氣，泰宇充茂心欣嬉。二公勳德誦人口，載于彝鼎歌于詩。吾皇得相柄文武，調燮四序齊璇璣。孟軻嘗稱聖之任，乃曰百世人之師。固宜天畀兩元老，期頤常保松筠姿。規橅載在廟堂上，自使風俗淳澆漓。前年召自大名尹，對罷累請菟裘歸。帝曰公今更強固，閔煩幾政留清規。兩加金貂百官首，再剖玉麟三水涯。洛人聞之喜且抃，如在旱歲逢雲霓。朝臨留府暮私第，偃息又將彌再期。今春欲作耆英會，涓日象值神俱比。謂宜飲食與宴樂，對接賓客心忘機。康寧壽富復好德，嚮此巨福全者稀。席間諸老盡賢傑，相得歡甚敬冠綏。飲盈百榼似尼父，歌有三樂同榮期。杯盤衍溢逮輿隸，割肉釃酒如林池。衣冠填咽兩城市，車馬照耀清漣漪。夜闌百炬列紅燭，天寒四座添重幃。鉅儒灑翰序嘉會，羲薄皎日垂清暉。諸公半酣各賦詠，含毫疊紙魚鱗差。詩成累幅燦珠玉，光艷宜若陵釣奎。歌聲旖旎嘯鸞鳳，酒氣冷冽噴酴醾。長篇立刻在金石，楷字高揭當軒墀。晉公延賓就綠野，謝傅卜宅臨清溪。當時貴客亦有數，詎與今日爭光輝。謄書遠報鄴都守，開緘摘句情融怡。答言遂起歸歟興，迹雖未往心先飛。三賢事業固同道，用舍安得常情知。官尊邦國之柱石，望重士林之羽儀。退舍進用自殊致，大義當以公言推。不能則止固達識，陳力可行當有爲。聖君知臣賢達節，事有輕重須從宜。寧拘經禮致爲政，自有邦人歌袞衣。三台明潤少微爛，光彩並照大紫微。子房辟穀方壯歲，張蒼作相當髫眉。曹參置酒坐公府，晉賢高蹈來東籬。昔人出處固有意，造適自與時推移。光陰可惜且行樂，任從鵷鷁方春啼。

又《留守太尉潞國文公寵示耆年會詩次韻繼和》 四登台袞垂三紀（公慶曆丁亥春登台，迨今三十六年），三鎮神崧第二春。會老特過丞相閣，開筵仍具大官珍（漢侍臣五日一賜大官珍膳）。追尋故事圖形在，喜遇承平笑語頻。叙述須歸大手筆，唱酬俱是兩都賓。貴如方岳虞咨牧，清比西山晉列眞。盛集古今應未有，漫誇靈鷲會中人。

范純仁《上文潞公同年會》 四公眉壽復均年，此會前修未省傳。筋力輕安同少壯，風標蕭灑似神仙。分司東洛榮難並，聚德西豪事莫肩。今夕天官應有奏，老人星彩近台躔。

又《和君實同年會作》 詩酒相娛誠得策，洛社當年有牛白。況公同榜三四君，從宦天涯久相隔。一朝把酒對春風，餘花紅白猶堪摘。不鄙賤生年輩晚，招延亦預樽前客。清歡盡日信忘形，醉舞狂歌不知拍。

又《子駿作真率會招安之不至二首》 鄉閭貴老寧牽彊，德齒俱尊合便安。況是耆英會中客，須同八十主人看。　齊眉舉案人誰似，異膳常珍必自調。眞率攀邀宜莫應，蚍蜉大木固難搖。

又《和文太師真率會》 賢者規模衆所遵，屏除外飾貴全眞。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疏不愧貧。免事獻酬修末節，都將誠實奉嘉賓。豈唯同志欣相照，清約猶能化後人。

元絳《和聖徒洛中九老會》 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談笑豁幽關。閶門歌舞尊罍上，林屋煙霞指顧間。德應華星臨穎尾，年拘皓髮下商顏。名花美酒疏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

《韻語陽秋》卷一九 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愼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所謂「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並遐算，一席几筵盈百籌」是也。

【略】司馬溫公在洛，作眞率會，**【略】**有詩詠傳焉。

《澠水燕談錄》卷四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居冲默，不交世務。後

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即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一首，時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光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叙齒不尚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公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並功德，合是人間第一流。」是時，宣徽使王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願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容齋四筆》卷八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於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之說，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貞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兒輩。但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王惲《題耆英圖（春坐子初中丞）》　張生好奇兼尚友，古畫圖書長在手。欣然示我洛英圖，便覺奎光生戶牖。衣冠磊落十三人，閑着一杯談治否。堂堂文、富兩具瞻，天下倚安眞大叟。平頭七十是尋常，獨有端明未期壽。方辭晚進不敢班，列宿光中已瞻斗。北門易慮望佳招，千里馳書恨官守。升平盛事那得再，夢寐席間把巵酒。吾儕起敬當如何，再拜乞靈三叩首。君不見西周文物稱全盛，除卻姜邑纔得九。神崧間氣萃此多，周鳳魯麟紛在藪。鄭郎繪事固入神，自是德星傳不朽。我思仁祖慶曆中，慶曆政有三代風。斯民蔑蔑樂其樂，六合一氣開時雍，扶持總是諸賢功。熙寧天子錯料事，以忠爲邪邪作忠。放教公等在散地，擺置安石司羣工。惠卿繼用二惇起，當時何止驚三空。嗚呼以人爲鑑古所取，安得獻此與論治道之污隆。願君深藏勿輕出，世代雖遠多青蟲。

司馬光洛陽真率會

司馬光《二十六日作率真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鷄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經春無事聯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又《邀子駿堯夫賞西街諸花》　試問二三眞率友，小車籃舁肯重過？

范純仁《和君實微雨書懷韻》　邀朋擬白社，取友盡蒼髯。饌具雖眞率，賓儀去謹嚴。

祖無擇《聚為九老自詠》（龍學因分司西京御史臺，與司馬溫公九人爲率眞會，謂之九老）科名高厭玉階前，歷任公卿四十年。休道老夫無事業，兩扶紅日上青天（英宗皇帝即位，龍學充皇帝即位契丹皇太后國信使；神宗皇帝即位，是時龍學爲開封府大尹）。

《宋史》卷三一四《范純仁傳》　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率眞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

歐　蘇

黃庭堅《答王周彥書》　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煥乎後，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殆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

惠洪《跋東坡仇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

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非自《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以來，一人而已。

王十朋《雜說》 歐陽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東坡馳騁過諸公，簡嚴不及也。

《容齋五筆》卷八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於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略】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眞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佛老，到急處，便添以佛老相和，傾瞞人，如裝鬼臉、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

又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德，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的字。

又卷一三九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

又 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又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朱子語類輯略》卷八 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

《仕學規範》卷三五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娛書堂詩話》卷下 歐陽文忠公詩：「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東坡亦云：「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身游山水間，果有茲理，二公善於形容矣。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漢東，於破筐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韓、柳所無也。

劉辰翁《須溪先生集序》 蓋嘗竊觀於古今，斯文之作，惟得於天者不可及。得於天者，不矯厲而高，不浚鑿而深，不斷削而奇，不鍛煉而精。若人之所爲，高者虛，深者蕪，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間，惟韓、柳、歐、蘇獨行而無並；兩漢以來，六朝南北盛唐名家，豈不稱雄一時，而竟莫之傳者，天分淺而人力勝也。

王若虛《文辨》 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又 趙周臣云：「党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爲正，東坡雖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逸老堂詩話》卷上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文忠公之文，浩如江河。歐公之摹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代之所無有也。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予覽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而不嫌於複；蘇氏兄弟則本《戰國策》縱橫以來之旨而爲文，故其論直而暢，而多疏逸遒宕之勢。歐則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畝澮；若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

《藝苑卮言》卷四 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劉後村云：「歐公詩如韓昌黎，不當以詩論。」西清云：「坡詩如方朔極諫，時雜滑稽，罕逢醞藉。」此論皆正，然可以論唐，而非所以論宋也。袁中郎云：「詩至歐、蘇，滔滔滃滃，有若江河。」此又不分正變。故凡歐、蘇之詩，美而知其病，病而知其美，方是法眼。

《**帶經堂詩話**》**卷三**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莫矣，風雪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游觀之勝耶？

《**藝概**》**卷一**　歐文優游有餘，蘇文昭晰無疑。

《**柳南隨筆**》**卷五**　弇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苕文琬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寧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苕文諸子之文，專以圓轉爲勝場，若如此爲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

《**龍性堂詩話續集**》　韓、白、歐、蘇詩，自是大家材料，不當律以常格。元美以宋人呼退之爲大家，未免勢利；永叔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墜落彼趣中，亦自雄快。皆方隅之見，不能另具一副心眼者也。

三　蘇

歐陽修《**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叙事，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又《**與焦殿丞書**》**二一**　蘇軾昆仲運命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梅堯臣《**題老人泉寄蘇明允**》　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淵中苟無魚，子特翫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皇。百鳥戢羽翼，不敢言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祥。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

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君將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爲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爲國士。

蘇洵《**上張侍郎第一書**》　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跪拜，儀狀甚野，而獨于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于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于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

又《**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蘇軾《**南行前集叙**》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黃庭堅《**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也。

又《**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秦觀《**答傅彬老簡**》　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于組麗

也，獨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于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爲最優，于此尤非。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親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于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于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然後知吾言之不謬矣。

陳師道《贈二蘇公》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枏櫨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揚。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寶橫道韞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太科異等固其常。小卻盛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羌。妖狐幻人大陸梁，虎豹卻走逢牛羊。上帝惠顧祓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吳回後炎皇，絳旂丹轂朱冠裳。從以甲胄萬鬼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授公以柄扶病傷。士如稻苗待公秧，臨流不度公爲航。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來狂殺今尚在，請公別試囊中方。

米芾《上眉陽先生書》 吾記爲童時，先生父子兄弟一旦出岷峨，四方士大夫稱誦其文曰：「有宋以來，未嘗見此文也。」至採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書，人人爲長編大軸，手自操札，較其所得多少以相輕重。某時嘗得其本于親家，雖未能深達義趣，讀之反覆，不知所以不能廢。

毛滂《上蘇內翰書》 本朝以文章聳動縉紳之伍者，天下最知有歐陽文忠公。中間先生父子兄弟，懷才抱道，吐秀發奇，又相鳴於翰墨之囿。如長江大河，浩無畔岸，崇巖峭壁，萬仞崛起，此天下所以目駭耳回而披靡於下風也。

釋惠洪《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愧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揚、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軾，西蜀後來之駿也。

《欒城遺言》 公曰：子瞻之文奇，余之文但穩耳。

劉巨《贈蘇軾兄弟》 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說，以愿雙封萬戶侯。

《韻語陽秋》卷一三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於篇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我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潁濱買宅，坡又和其詩云：「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於蜀，而治命指其墓旁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

王安中《跋眉山三蘇帖》 唐弼杜氏有自其曾大父四世與眉山三蘇游，書帖具存。紹興癸丑中秋，安中過惠州，登白鶴峰，拜東坡像，觀壁間所刻詩文，則皆後人追書，求公翰墨，已不可得。後十二日邂逅唐弼於潮陽，出此卷相示。一翁兩孺，千載不沒之氣凜凜在目，猶恨獨無叔黨字畫。方求類於舊門，顧小坡之不在，龍駒已逝，駿骨萬金，亦爲歎息也。中山王安中題。

周必大《跋二蘇諸帖》 二蘇兄弟行如冰雪，足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群奸。學士大夫得其片文只字，輒藏弆以爲榮，蓋非特取其華藻也。質翁帖是中年書，南至帖疑叔黨輩代作，寄米帖，淵明詩遒媚秀杰，晚年精妙蓋如此。黃門嘗贊其兄云「人語見我曰吾師」，讀戴公詩，便知斯言爲實錄。乾道乙酉五月一日，東里周必大書。

又《跋三蘇畫像贊》 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某，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瓣香，並爲文忠公。」此圖盛行于廬陵宜也。乾道丙戌五月十二日。

曹勛《題三蘇圖後》 予藏此像，每展閱瞻敬，攬餘烈而揖清風，用以自慰。宣、政間，先子與叔黨少尹鄉契厚善，觀此軸云：「甚肖予。」時在上庠，每得侍立，即垂教不倦。公取剝餘蓮蓬，畫松一株，偃蓋勁挺，有傲雪霜之氣，題

曰霜風。遺予曰：「子後福祿如之。」每著于心，不忘其見與之意云。

邵浩《坡門酬唱集引》　取兩蘇公之詩讀之，因得竊窺兩公少年時交游未甚廣，往往自爲師友，兄唱則弟和，弟作則兄酬，用事趁韻，莫不字字穩律。或隱去題目讀之，則不知其孰爲唱、孰爲酬，蓋無纖毫斧鑿痕迹。其妙如此。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焰，而荆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也。

《餘師錄》卷三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霶霈，無吝嗇處。

何憙固《二馮先生文集序》　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開於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侈周家之盛，而唐史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臣之道，胥貴於纘承者如此，而況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尚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慊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峙，又如泰山喬岳，巖巖層霄之間，使人聳瞻而不敢議。父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涬然下風矣哉。

程敦厚《陳無己詩集序》　惟三蘇先生任天民之先覺，司人文之慧命，光明卓偉，照耀千載，尚視魯國，蓋幾無愧，而高出漢朝，誠可爲榮矣。以子雲之說揆之，殆將無敵於天下，豈獨以誇一國哉！

朱熹《答詹元善》　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

又卷一三九　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

又　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

又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又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

又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王賞《書東坡黃門帖後》　東坡公伯仲一世龍門，士獲從之游，幾半天下。及紹聖之變，始終一節以從公游者，蓋亦無幾。其族子表仁崎嶇萬里，冒瘴癘之毒，見二公於嶺表。觀其所贈書帖，則不問可知其人。眉山王賞書。

《捫蝨新話》上集卷六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土無成數，無定位，無專氣，故不時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又下集卷二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以爲不然，二蘇頗有論列，荆公于《三經新義》托意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眞有謂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語》諸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牛。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之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其作《東坡墓誌》，載東坡論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

李良臣《雅州雷蘇賢範堂記》　先是，眉山有巨儒蘇洵者，以高明博大之學崛起於千百載間，從莫孰何之，以公有知人之鑒，袖其所著《洪範論》及《權書》等文即公府上謁，公〔雷簡夫〕屣履迎之。徐閱其文，嘆曰：「眞王佐才也。」時其二子偕來，因命題使賦之，頃刻立成，詞氣洶湧，衝射筆端。公大驚曰：「岷峨英靈，盡在是矣。顧其才力桀驁，橫放逸出，是豈雕蟲篆刻所能束縛之哉！」即館之公舍，朝之，周旋上下，講明古今治亂之要領，而薦其文於張益州方平、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朝廷官之曲臺，使討論大典，而二子至京師，俱登進士科，相繼連名爲制策舉首，聲焰震赫，立朝謀國，忠義慷慨，隱然爲一代偉人，則公實推轂之。

《澗泉日記》卷下　子由文字晚年多泥老佛之說，筆勢緩弱無統。東坡海外所作，愈雅健精當不可及，但平生所著多以戲而汨之，所以不典。

樓鑰《送楊嗣勳校書守眉山》　三蘇騎鯨去，詞章滿人間。豈無後來者，遺珠有餘嘆。

又《餞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韻得翠字》　天下大峨山，雄秀盤厚地。山雖不在眉，所在擁空翠。矯矯三蘇公，挹此淑靈氣。文章垂日星，照映蓋一世。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

王敬力《跋二蘇諸帖》　兩蘇翰墨貫文章，瑞鳳祥麟奕世昌。什襲珍藏傳不朽，一天星斗燦光芒。崧叟王敬力題。

周泰《跋二蘇諸帖》　眉山二蘇先生，文章氣節光曜典冊，後世獲見其書翰，如親侍焉。安敢妄言，以取不自量之譏？乾道諸公墨蹟，亦不易得，況洪內翰、周益公之確論？藏者寶惜之。東平周泰識。

《困學紀聞》卷一八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于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于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于公也。

趙秉文《三蘇帖二首》　他年鴻雁各分飛，風雨蕭蕭有所思。猶記讀書懷遠驛，夜深燈火對床時。　君家一日會三蘇，翰墨人間今古無。時向明窗展橫幅，不須更寫德星圖。

延安學《二蘇墓詩跋》　文以氣爲主，氣以道爲囿，極其指歸，則無出於忠信仁義而已。此眉山兩蘇公所以冠千古而獨步。少卿先生今日重爲兩公拈出。世之學者，文不□華，氣不流暴，則然後可以少卿語語之。噫，少卿之心，兩公之心；兩公之心，周、孔之心也。吾輩宜式之。延安學題。

屈子元《二蘇墓詩跋》　東坡先生，古今忠義一人而已。其作爲文章，見于行事者，固不一而足。無何，道之不行，命宮磨蝎，竄居黃岡數年，然後歸隱。流離頓挫，處之自若，胸中一點，可謂之養浩然者也。

劉將孫《與姚牧菴參政書》　某嘗歷觀於古人，知己遇合之故，未始不慨然而有懷也。夫所謂知己者，豈直交相爲之謂哉！其樂固有在乎此也。然有周旋游從於終身而後爲師友者，有不遠千里求而後得之者，有悅焉中路相遇而若平生者，有未嘗識面神交而懸合者。夫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天下之至樂也，孔、孟是也。若邴根矩之於仲弓、范孟博，劉玄德之於元方、康成，雖遠不憚也。識髣髴于堂下，得孟喜于坐中，適然而相遭者也。此皆理之所宜有者也。至於不識而知心，不待內交而如師友，此則於知己之道疑於神矣，而亦非過也。季札見子產於鄭，如所素識；孔、程班荊傾蓋而語，山濤、嵇康一面爲金蘭，士龍鳴鶴雲間日下，各自謂得意，此猶可曰相知之素，相得之快固有如此者也。蘇氏父子生於眉山萬里之外，明允之慕用歐公可也，子瞻童時謂爲我師，以至盡誦其文而夜夢見之，他日相知文字間，遂爲千載師友嘉話。計一時山巔水涯之士，誦歐公之文而悅風者，何啻蘇氏父子？而歐公中朝數十年，知友交契所賞激，所敬愛，自聖俞、子美來如三蘇者，政復何限？然一旦得之如未嘗有。老蘇則以爲「既去之後，公雖賢俊滿門，至於不言而心喻者，於何取之？」歐公不以其言爲過。東坡則以爲「富貴不足道，有大賢焉爲之徒，優哉游哉，可以卒歲。」歐公欣然，不意其如此，且有讀之汗出之嘆。盛哉！有文字以來，未有若此之相得者也；有師友來，未有若此之鮮儷者也！是意也，孔、孟而下，未嘗得之於言，歐公雖樂其樂，而亦無自而發。適會二公能言，而千古知己之味，初見其一二焉，而未易言也。歐公雖極意於蘇氏而不爲黨，蘇氏自視一世無誰而不爲僭，雖更千百歲聖賢復起，猶無以易此也。嗟夫！自昔先輩之望於後進，後進之攀於先輩，孰不有是心哉！嘗慨嘆異端之徒，皇皇然以得人傳道爲事。或片言之契，雖資講授，他意有在，必不負當日者之一晤。而吾道之是非，斯文之引翼，乃若媿之。振於前者動掩後爲不足望，起於後者類訾前爲有未足。各私其賢，而吾誰與歸？於是士之求知者，特怵於勢利，而失其所從；論卑而氣弱，雖賢者不免。韓退之最號倔彊，而光範之書，幾若無具。其間顧慮纏綿，雖辭華亦復不競。惟三蘇驟起，雖不免於科舉之累，進取之望，而恢疎慷慨，猶未失斯文浩然之氣。故歐公得之也如不期，而其所爲遇歐公者，亦非有僥倖之心。此則知己之所以樂文氣之所以昌於韓公，風聲之樹於後世，風流之繫於人心者，又在乎此也。【略】竊嘗喜老泉論歐公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是歐陽子之文也」。

又《送劉岳申序》　方二蘇以少年起於遠外，其意氣之盛，豈得比於中州韓、呂家哉？文章如精金美玉，固決不泯於瓦礫，抑藉用白茅，不得不交，有所借也。

又《送彭希呂序》　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跋履，執贄四方，入至於京

都，各取開封解送，皆非舉於廬陵、舉於眉山也。歐公遇蕭公於翰林，二蘇遇張安道於成都，皆道遇知己，相因依爲千載。倘數公皆以其才低徊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觀也。人才與世道交爲用，彼一時，此一時也。識時務者爲人俊傑，而豈抱山林，徒仰屋浩歌，以爲曷不如古之人哉！

又《此山中記》　東坡出蜀萬里，晚年欲歸眉山，不能遂。他日子由年八十老穎，作《遺老傳》。乃曰「以是累諸子矣」，竟不得如其志。是又可得以歸於此而無與歸之者也？宇宙間惟此情最苦最眞。望白雲而思吾親之在其下，是雖人子不忘之懷，若倚門望而不至，則倚閭而望之，親之所以念其子也，有甚于子者矣。

《隱居通議》卷一五　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潁濱文定。森然鼎峙，爲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東坡之文奇縱，而潁濱之文深沈，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讀之者鮮焉。惟進卷中《歷代論》如夏、商、三國、東晉數篇，卻自精妙有味。他作如《御風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絕，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畫贊》甚佳，蓋有爲而發。

吳澄《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　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聞乎喪禮也。

歐陽玄《題山莊所藏東坡畫古木圖》　眉山昔日生三蘇，一山草木爲之枯。後來筆端挾春腴，卻令生意回枯株。樹經公筆無老醜，天以春工付公手。

唐元《題三蘇公小影》　老蘇公面目嚴冷，方作《辨姦》以攻金陵；長翁忠義輪囷，熙、豐不合，元祐可以合而猶不合；次翁宰績溪邑時，爲詩三十六，憂國願年豐之意，如陽和著物，胸中坦然，舒徐剛毅，似覺不同。古今人但謂公父子兄弟自爲師友，以言語文章妙天下，不知其節槩隨所處而安之。子由豈以苟免爲一日之長乎哉？

宋濂《蘇平仲文集原序》　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安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每讀二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蘇明允《易》、《詩》、《書》、《禮》、《樂》論，未免雜之以曲見，特其文遒勁。子瞻《大悲閣》等記，及贊羅漢等文，似狃於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見解超朗，其間又有文旨不遠，稍近舉子業者。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八茅坤評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予按蘇氏父子兄所上皇帝書不同，老蘇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靜，暢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亟富強，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而次公之言，猶紓徐曲巽，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措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汝輩讀古人文章，須于此細細權衡，方得下手處。

又卷一四五《潁濱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棼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

王世貞《書三蘇文後》　明允、子瞻俱善持論，而明允尤雄勁有氣力，獨其好勝，而多騁，不甚曉事體，考故實，而輕爲可愕可喜之談，蓋自《戰國》中得之。子瞻殊爽朗，其論策沾溉後人甚多。記叙之類順流而易，竟不若歐陽之舒婉，然中多警儁語。騷賦非古而超然玄著，所以收名甚易。吾嘗謂子瞻非淺于經術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則明允之餘習。晚之所以不純，則葱嶺之緒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爲佳子弟也。四家之文無論已，其學則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之，永叔狹矣。

楊慎《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耳。

崔廷槐《欒城集後序》　宋興，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聞談三蘇氏，罔弗斂衽敬服，蓋當世之絕倡也。乃文定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充才贍，自成己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究其所至，蓋已闖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室之奥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歐蘇」，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

而軋之使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軔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而進焉。

劉大謨《樂城集序》 物之顯晦，各有其時。故荊山之玉，俟卞和而始獻；豐城之劍，待雷煥而始出；鹽車之驥，須伯樂而始重。況文章爲天地間至寶，弗遇其人，則空歷年所，湮沒無聞，曾謂顯晦不有時乎？有宋文運弘開，五星再聚，故三蘇並出於眉山。若文定者天性高明，資稟渾厚。既有父文安以爲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爲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溫粹，似其爲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爲實勝於己，信不誣也。

任長慶《重刊嘉祐集序》 宇內經生家誦說三蘇，多採擇以裨公車言，而鮮有能盡《子瞻集》之奇者。《子瞻集》外，鮮有哀老泉之《嘉祐》，子由之《欒城》，勒成蘇氏一家言，以盡其父子兄弟之奇者。蓋蜀多文人，自相如、揚雄、王褒以後，獨三蘇以家學顯。說者歸之峨岷江山之勝，而蜀地險遠，不能致蘇氏全書，以無緜畢覽爲恨。昔者高宗喜讀蘇集，日夕進御，北使館客，屢誦三蘇文及子由《茯苓賦》。當時上至九重，下至數萬里外之館使，皆知有蘇氏文章，而況其他哉？【略】余竊有歎於蘇氏之遭際也。老泉率二子抵京師，韓、富當國，歎相見之晚。老泉能見知於韓、富，而官不過主簿；子瞻、子由能見知於人主、太后，而流離竄謫於風波瘴癘之鄉，僅以身免。天下事故有不可料者，而愚獨幸二蘇之風節在此，學問在此，詩文之日新月盛亦在此。初，老泉《權書》諸篇好談兵事，頗近揣摩，二子倣其爲文，雖奔放橫溢，而言必快心，事必破的，未免荀、孟、賈、陸雜儀、秦而用之。故讒者指以爲縱橫好勝，卒被困屈。晚年以刀俎鼈魅之餘生，悉舉其感憤用壯者，淘汰之以詩酒詠歌，風流諧謔與夫釋氏、老子之書，故風節益峻整而不露，學問益醇深而不雜。天以斯文之任授二蘇，出之安樂，投之憂患，而二公旋即於憂患境中簸弄文字爲安樂法。其以文爲戲，直以造物爲戲矣！當竹床對眠，天涯唱和，悠然使人輕功名，細恩怨，捐菀枯，泯臧否，胸中湛湛如古井之波，落落如槁葉之木。子瞻至此非學士，乃道人也；子由非兄弟，乃道伴也。得道之人，是爲至人；得道之文，是爲至文，恨老泉不及見耳。豈若相如、王褒、揚雄僅以麗藻鼎足於峨岷間哉？

《古文苑》下編蘇轍《上韓樞密書》吳闓生評 三蘇議論文字，明爽俊快，得力于戰國策士爲多。【略】自古文章之事，自周、秦以來，降及有唐，無不精練獨創，雖一字一句之微，未有苟然而已者。其遏抑嚴重，不肯輕發，古今一律。雖歐、曾之文，于時稍近矣，而亦未嘗敢以輕心掉也。獨至三蘇專以意勝，不復留心章法詞句之間。東坡云：「吾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又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其所自得如此，其所以異于古先者亦在此。古人之文，意有所不敢恣，言有所不敢盡。行于所不得行，而止乎所不能止，烏有率性自如若此者哉！故謂古文之體壞于三蘇，非□言也。自是以後，三蘇文體，風靡一時，于唐以前之文字，若晝鴻溝，不復相通行。千餘年以至于今，而後生莫復知有韓退之以上周秦盛漢之文字矣。始作俑者能無任受咎哉！

古人之文皆先有精義，而後筆之于書。三蘇則務爲矜夸之詞，以取決而已，按之理實，多無足觀，此則策士虛憍之習也。

吳景旭《言詩十絕句》 忠義顏公擬大蘇，小蘇冲澹即林逋。書家月旦猶如此，及取評詩果不誣。（元遺山云：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冲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

尤侗《王西樵炊聞卮語序》 眉山二蘇，風流競爽，獨至填詞，則丈六琵琶，偏讓老髯，而潁濱不得一語，以此定其爲兄弟耳。

王珩《樂城集序》 聞蜀王殿下素被服禮義，學閑詩書，常於寒士爲忘勢之交，尤好蓄古今書籍，乃與巡撫東阜公以其集詢之王。王大悅，謂三蘇西蜀豪傑，宋興文運之盛，以文鳴于世，與歐陽公並稱者，蘇之外無聞焉。

《帶經堂詩話》卷二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蹍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潁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載酒園詩話·蘇轍》 二蘇《野鷹來》，大蘇尤俊邁，如「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然子由「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借以諷劉琮兄弟，猶覺有意。蓋此題本爲襄陽樂府也，而坡公坦率，潁濱幹略，亦具見矣。

《賦話》卷一〇 大蘇賦如危峰特立，有嶄然之勢；小蘇賦如深溟不測，有淵然之光。

《蘇亭詩話》卷二 東坡亦字和仲，見子由所撰誌銘。其《東老庵詩引》中有「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語。而東坡亦時呼子由爲阿同，如「己卯嘉辰壽阿同」（《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閉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感舊

詩》」，「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游羅浮山示兒子過》），蓋子由一字同叔也。又《子由生日》詩：「東坡持是壽卯君。」則又稱子由爲卯君矣。

邱晉成《論蜀詩絕句》　二蘇文漢壯詩壇，豪氣堪吞陸與潘。每笑世人徒耳食，謬將子美比都官。（山谷稱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以爲「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子美與聖俞同時，世稱蘇、梅，嘗自嘆曰：「生平作詩被人比梅聖俞，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

林思進《論蜀詩絕句・蘇轍》　高文大節兩崢嶸，風雨聯床好弟兄。省識蘇門沖澹味，東坡何必勝欒城。

《姑蘇筆記》　老泉論高帝云：「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時劉氏安，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禍矣。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東坡論高帝云：「或曰：呂后雖悍，亦不思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思奪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而帝逆之。」父子立論，亦自不同如此。

趙淵《三蘇祠記》　蘇氏，眉人，其父子昆弟文章今在也。比淵偶坐明月間，使二三子取次朗誦，斂衽而聽焉。中若老吏斷獄，隱伏畢見；若驍騎行沙漠間，猝莫敢犯，此其老泉已乎！汎汎乎驪龍出海，飄飄乎鶴在片雲，此其東坡已乎！澄湖浸天，輕舟自在，平沙細草，暖煙乍凝，此其潁濱已乎！以言乎氣，老泉其渾也；以言乎才，東坡其雄也；以言乎理，潁濱其近也。蓋皆有以盡天下之故，挽秦、漢之風也。

朱嘉徵《三蘇祠記》　余于三蘇子，幼而誦其文，壯而論其世，想見其人，父子兄弟之間，殊可慕也。其學以氣爲主，治以權爲宗。權者善乎術而不離于道者也。故持論崖崖駁于昌黎，漫于柳州，而達于歐陽子。且清而不癯，其言肆而隱，曲而中，所以開南豐，而特與臨川爲敵。雖然，長短之說，老泉啓之，然說焉而不詳，擇焉而未精。文忠長于談論，動合時宜。文定善于擇事，近亦中窾。即三蘇子，亦未易同也。

涂長發《謁三蘇祠》　蜀中自古稱才藪，司馬淵雲誰與偶？眉山父子擅英奇，崛起西南今不朽。老泉晚學收名遠，《辨奸論》似蒲牢吼。《二子名說》定終身，昆弟奇才重朝右。長公高世物爭仇，箕張其舌牛奮口。勁節凌霄千丈松，筆端氣挾風雲走。次公謹重承家學，賢相預儲施未久。一門忠義貫坤維，不獨文章誇九有。

《史闕》　軾、轍登科，明允曰：「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唐宋八大家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

吳澄《張氏自適集序》　古之文，自虞、夏、商、周，更秦歷漢，至後漢而弊，氣日卑弱，莫可振起。唐韓柳、宋歐曾王蘇七子作，始復先漢之風。他豈無人，要皆難與七子者並。以文論人則然也。

又《劉尚友文集序》　西漢之文幾三代，品其高下，賈太傅、司馬太史第一。漢文歷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興。唐文歷五代，而宋之五子出。文人稱歐、蘇，蓋舉先後二人言爾。歐而下，蘇而上，老蘇、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也。如道之傳，稱孔、孟，而顏、曾、子思固在其中，豈三子不足以紹孔而劣於孟哉！叙古文之統，其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蘇五子也。

又《遺安集序》　唐、宋二代之文，可與六經並傳者。韓文公自幼專攻古文學，既長，人勸之舉進士，始以策論詩賦試有司。歐陽文忠公、王丞相、曾舍人、蘇學士，皆由時文轉爲古文者也。柳刺史，初年不脫時體，謫官以後，文乃大進。老蘇亦於中年，棄其少作而趨古。

又《校補本臨川先生文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唯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漢東都以逮于今，寖寖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

又《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

出于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爲卓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纚毬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戲，山海萬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爲人。

又《送虞叔當北上序》 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與世運相爲盛衰。其能之者，非天之所與不可得，其關係亦重矣哉。東漢至于中唐，六百餘年，日以衰敝，韓、柳二氏者出，而文始革；季唐至于中宋，二百餘年，又日以衰敝，歐陽、王、曾三氏者出，而文始復。噫，何其難也！同時眉山，乃有三蘇氏者，萃于一家，噫，何其盛也。

又《題何太虛近稿後》 東漢以來，氣弱體卑，無復有善作者，至於今殆千餘年。唐、宋盛時，號追踪先漢，而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李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游韓、蘇之門，而竟未與韓、蘇合一也，茲事豈可易視哉！

又《鐔津文集後題》 儒者之學，一降再降，而爲詞章。漢賈、馬，唐韓、柳，宋歐陽、蘇，遂挺然獨步，得以稱雄於百世之下。

《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略】而策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錄，然歐陽公之婉麗、蘇子瞻之悲慨，王荊公之深刺，于君臣上下之間，似有感動處，故錄而存之。宋諸賢叙事，當以歐陽公爲最。【略】蘇氏兄弟【略】文才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裁翦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當詳略斂散處，殊不得史體。何者？鶴頸不得不長，鳧頸不得不短。兩公于策論，千年以來絕調矣。故于此或殺一格，亦天限之也。

又 予覽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多確而不嫌于複；蘇氏兄弟則本《戰國策》縱橫以來之旨而爲文，故其論直而暢，而多疏逸遒宕之勢。歐則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畝澮；若蘇氏兄弟則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瀉千里，湍者縈，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語曰：「同工而異曲。」學者須自得之。

又 蘇明允《易》、《詩》、《書》、《禮》、《樂》等論，未免雜之以曲見，特其文遒勁。子瞻《大悲閣記》等記及贊羅漢等文，似沮于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見解超朗，其間又有文旨不遠，稍近舉子業者。

袁枚《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于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于國事而終于詩文，故于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于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純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即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即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聖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于地，偶統于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褲子弟，薰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於村媪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薄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編。【略】《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考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然右書今不傳，惟坤此集爲世所傳習。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鈔》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每家各爲之引。說者謂其書本出唐順之，坤據其稿本，刊版以行，攘爲己作，如郭象之于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順之及王愼中評語標入，實未諱所自來，則稱爲盜襲者誣矣。

其書初刊于杭州，歲久漫漶。萬曆中，坤之孫著，復爲訂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歐文之後。今所行者，皆著重訂本也。

《柳南續筆》卷三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卻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湯西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模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峰而言也。

又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只須誦百翻《兔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柷敔，僅得形模，故難爲。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慧，故樂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爲得之。

蘇　黃

《後山詩話》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周行己《寄魯直學士》　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獨繼步，名譽籍甚傳清都。達人嗜好與俗異，誰欲海邊逐臭夫。小生結髮讀書史，隱憫每願脫世儒。幾載俛首饗堂趨，爭唼梁藻從群鳧。野人鼓瑟不解竽，悠悠舉目誰與娛？幸有達者黃與蘇，誰復踽踽如轅駒。古來志士耻沉沒，參軍慷慨曳長裾。相知寧論貴賤敵，詩奏終使蘭艾殊。當時仲宣亦小弱，蔡公難其才不如。乃知士子名未立，須藉顯達齒論餘。嬰兒失乳投母哺，當亦飲食瓊漿壺。

晁説之《題新柑帖》　元祐末有蘇、黃之稱。

周紫芝《答通判吳司戶書》　世言蘇內相詩學李太白，黃太史學杜少陵，今二公之詩卓然自立，如泰山北斗，誰不仰之者？

釋惠洪《悼山谷五首》一　蘇黃一時頓有，風流千載追還。竟作聯翩仙去，要將休歇人間。

《詩話總龜》卷三一引《童蒙詩訓》　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晉宋間人造語題品絕妙今古，近世蘇、黃帖題跋之類率用此法，尤爲要妙。

《東萊呂紫微詩話》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他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引呂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　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

又前集卷八引《童蒙詩訓》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栝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又引《童蒙詩訓》　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略】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

又前集卷四九引《童蒙詩訓》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

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蓍舊續聞》卷二引《童蒙詩訓》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李正民《與祝師龍書》 宋興，巨儒碩學之流，彬彬繼出，述作之盛，布在天下。至今觀之，家誦而人習之者，歐、王、蘇、黄四家而已。

《南窗紀談》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傚之。

《步里客談》卷下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略】近代歐、梅、蘇、黄，而子瞻文章去黄遠甚，黄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東坡文章，至黄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黄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近世蘇、黄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

又 黄魯直自言學杜子美，子瞻自言學陶淵明，二人好惡，已自不同。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

又 詩以用事爲博，始于顔光祿，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韵爲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黄。【略】蘇、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韵之爲詩，而不知咏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

又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黄。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五總志》 山谷老人自卑角能詩，【略】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始受知於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黄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於浙右，師谷者萃於江右。以余觀之，大是雲門盛於吴，臨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衆中求腳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臨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弟、歐陽元老，皆黄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吴人指楚人爲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韻語陽秋》卷二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絶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絶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

《藏海詩話》 學詩當以杜爲體，以蘇、黄爲用，拂拭之則自然波峻，讀之鏗鏘。蓋杜之妙處藏于内，蘇、黄之妙發于外。

又 東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餘，而于淵明則爲不足，所以皆慕之。

《獨醒雜志》卷三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

《捫蝨新話》上集卷一 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爾。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

又 蘇、黄文字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亦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作議論文字，須取蘇明允文字觀之，並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黄多矣，未必盡知蘇、黄好處。

《寓簡》卷八 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照不可掩。黄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鄧肅《答黄德美書》 蘇、黄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絶塵，黄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常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少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懾其氣爾。所以爲山谷者果安在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 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黄，然

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胡仔《苕溪漁隱後集序》　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群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黃魯直豫章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略】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

《碧鷄漫志》卷二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略】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

釋普聞《詩論》　老杜之詩，備于衆體，是爲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于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于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于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也。

林光朝《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

晦齋《簡齋詩集引》　詩至老杜極矣。東坡蘇公、山谷黃公奮乎數世之下，復出力振之，而詩之正統不墜。然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廣、程不識之治軍，龍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詰也。近世詩家知尊杜矣，至學蘇者乃指黃爲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爲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

《**誠齋詩話**》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臺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溫」，又「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體也。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黃庭堅傳**》　庭堅于文章特長于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謂之蘇、黃。

姜特立《看詩卷》　蘇、黃自是今時友，李杜還我異代豪。八十衰翁無老伴，唯渠終日話風騷。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又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錢文子《山谷外集詩注序》　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爲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譬楚大夫而居于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素，嘗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之？【略】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于蘇。

袁說友《題山谷居士書坡公帖》　當年三老嘆云亡，猶喜坡翁返故鄉。展卷如今但陳迹，丘原無復起蘇黃。

洪咨夔《題李杜蘇黃像》　神爲驂騑氣爲車，秋雲扶疏春風腴。湯餅睡起茗碗須，意往獨與奚奴俱。奴低頭，笑公放懶不著書。

《**野客叢書**》卷七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蝤蛑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　夫自宋興以來，名公鉅卿馳騁翰墨，固不可一二數，求其備政治、裨風教者，四君子有功焉。【略】繼而蘇、黃間見疊出。蘇之正節勁氣，傲雪凌霜，黃之風韻灑落，光風霽月。則形於歌詠，尚可想見英

風清節之美。「是中唯可飲醇酒」，意則在於詆新法，「閑送苕溪入太湖」，意則在於譏水利。【略】蘇公之詩，蓋得比興而爲詩也。東坡跋《漁父》，則取其清新婉麗之作，東坡《送孟容》詩則起「堅城受我降」之語。嗚呼，韓昌黎詩豪矣，未必熟，太白詩深矣，未必暢。山谷之詩，蓋兼數子所長而爲詩也。故論東坡之詩爲得於淵明，論山谷之詩爲得於子美，誠至論歟。

嚴羽《答吳景仙書》 坡、谷諸公詩，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

《滄浪詩話・詩辨》 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眞是非自有不能隱者。

又 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

林希逸《劉元高詩序》 李杜一的也，蘇、黃取之。

王若虛《文辨》 〔世〕稱蘇、黃，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晏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黃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滹南詩話》卷中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又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又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于世。」又云：「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動風發氣。」其許可果何如哉！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

又 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又卷下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於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王若虛《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衮衮筆頭傾。莫將險語夸勁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中州集》卷四周昂《魯直墨帖》 詩健如提十萬兵，東坡眞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閑事，猶與先生抵死爭。

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又《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尙計少作耶？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 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澀，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於李、杜氏。

《隱居通議》卷六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

又卷一〇 山谷既以「落筆九天」贊淵明，其自述則曰：「蒲團日永鳥吟時，爐薰一炷細參之。」猶欲傳蘇州心印。至坡老直謂李、杜雖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惟韋應物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

餘子所及。悲夫！二公豈非才雄學贍，追方李、杜有餘，而退羨陶、韋不足，方將造忘言之妙，而悲粗滓之不足化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黃庭堅《春雪呈張仲謀》　方回評：坡詩天才高妙，谷詩學力精嚴，坡律寬而活，谷律刻而切云。　紀昀評：四語評蘇、黃恰當。

吳澄《王實翁詩序》　黃太史必於奇，蘇學士必於新，荊國丞相必於工，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

《敬齋古今黈》卷八　人言山谷之於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畫，別爲一家，意若曰：「我爲汝所爲，要在人後，我不爲汝所爲，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爲論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恆也。凫自爲短，鶴自爲長，凫豈爲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爲凫而始長吾脛也哉？

徐明善《送黃景章序》　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頗宗蘇、黃，蓋唐有李、杜，宋有二公，遒筆快句，雄文高節，今古罕儷，宗之宜矣。

袁桷《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鍊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

《水東日記》卷二八　《江雨軒詩序》：「【略】〔絕句〕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賅，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後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者。」

《升菴詩話》卷一一　楊誠齋云：【略】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

《庭幃雜錄》卷下　黃、蘇皆好禪，談者謂子瞻是士夫禪，魯直是祖師禪，蓋優黃而劣蘇也。人皆知二公終身以詩文爲事，然二公豈淺淺者哉？子瞻無論其立朝大節，即陽羨買房焚券一細事，亦足砭污起懦。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者。

《藝苑卮言》卷四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又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

張元楨《弘治刊本黃文節公詩注序》　先生魯直庭堅，名字也；山谷，宋到今即其自號而尊稱之者。嘗與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同游蘇東坡門，號四學士，然士論特舉先生以媲蘇，曰「蘇、黃」。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二六茅坤評蘇軾《答黃魯直書》　蘇、黃兩相知處可掬。

《詩藪》內編卷二　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用事而爲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爲理縛，理障也。

又外編卷五　子瞻極推魯直，而魯直不滿子瞻。「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魯直語也。魯直盛稱無己，而無己時輕魯直，「過于用奇，不若杜之遇物而奇」，無己語也。

又　蘇、黃矯晚唐而爲杜，得其變而不得其正，故生澀崚嶒而乖大雅。

又　蘇、黃初亦學唐，但失之耳。

又　〔介甫〕七言諸絕，宋調坌出，實蘇、黃前導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宋人首稱蘇、黃，黃諸體恣意怪僻，遂爲變中之變。元美謂其「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又云「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已墮傍生趣中」是也。然黃竟爲江西詩派之祖，流毒終於宋世，中郎直舉歐、蘇而置黃勿論，可爲宋代功臣。

《薑齋詩話》卷下　立門庭者必餖飣，非餖飣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人譏西崑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鰭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

《載酒園詩話》卷一　漁隱曰：「東坡云：『黃魯直詩文如蟛蜞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余意二公之言，皆爲至論，非爲爭名，終不自掩厥失者，所謂睫無內見之明也。坡詩苦于太盡，常有才大難降，筆走不守之

恨。魯直頗能開闢，如虬髯客耻自從龍，要亦倔強海外耳。至漁隱所言，如盲師論南泉公案，謂特作斬貓勢。黃白山評：二公互相評論，眞正相知之言，不阿所好者，謂爲「爭名」，猶是隔壁話。

王士禎《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凡七首》 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

《漁洋詩話》卷下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無以加矣。【略】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正如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少室。

傅自得《四詩類苑序》 宋朝之詩，金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略】東坡高風峻節，窮達不移；山谷孝友清修，行已有耻，璣珠咳唾，隨處發見，皆可爲世模範，豈可與推敲字句，描貌淺易者比哉！矧其紀時事之盛衰，述政治之嫩惡，評人物之高下，商古今之得失，制度興廢於焉而究，風俗汚隆於焉而考，隨其門目，粲然可觀，吟哦諷詠，浸潤優悠，自四詩之派以溯《三百篇》之正，敦謂其無益於世道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

又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門，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也。

又 蘇文忠作詩，常云效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證俗論傅會之謬。

又卷二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分甘餘話》）

又卷四 蘇文忠公凌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人之虛懷如此。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

《緇水軒詞筌》 東坡隱括《歸去來辭》，山谷隱括《醉翁亭》，皆墮惡趣。天下事爲名人所壞者正自不少。

吳之振《論詩偶成》 奪胎換骨義難窮，詩到蘇黃語益奇。一鳥不鳴翻前案，前人定笑後人癡。

《宋四名家詩鈔・山谷先生詩鈔序》 世之稱蘇、黃舊矣，不徒詞翰之謂，惟詩亦然。然蘇之詩麗而該，黃之詩遒而則，其規模似不相埒。即山谷先生有云：「未聞南風歌，同調廣陵散。」是山谷固以元祐詩人之傑自予，於東坡則奉若漢魏焉。且其平生服膺推轂，形爲歌咏者，每不敢與之並肩，然則，一體而同視可乎？曰可。蓋蘇公在翰林，較黃公爲先，而詩之雄悍魁傑又足以相服，實則各有所擅也。

田雯《詩話》 黃山谷、蘇門六君子之一也。嘗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學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體，以文滑稽耳。」如山谷斯言，愛之斯學之，蘇且學黃也。

浦起龍《宋以後詩》 哲宗元祐之間，蘇軾、黃庭堅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大抵不出乎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無咎、張耒）諸作以及江西宗派諸詩可見矣。

《夢曉樓隨筆》 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略】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

《遠觀堂詩話》卷四 竊謂黃與蘇同時，才力本不及蘇，顧不肯自下，欲用間出奇以求勝，而不知其入于魔道，不徒老僧黎杖瘦驢腳跟，全無生氣也。緣其一意刻削雕鐫，隱辭謎語，自鳴得意，甚至獰猙惡濁，不可嚮邇。後來呂居仁捏稱江西派祖，推波助瀾，耳食者隨聲附和，每況愈下矣，豈非詩之一大厄乎？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 山谷孤吟也絕塵，巧將酸澀鬥清新。淨名經在何曾似，漫與坡翁作替人。

《甌北詩話》卷一一 北宋詩推蘇、黃兩家，蓋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自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無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捃摭痕迹。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于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材庀料爲主，寧不工而不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爲詞累，而性情反爲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

又　宋南渡後，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蘇東坡、黃山谷最盛。

翁方綱《七言歌行鈔凡例》　蘇文忠公凌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人之虛懷如此。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于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庭戶。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漁洋與山谷不同調，而能識之，可謂具眼矣。）

又《七言歌行鈔》卷一〇　漁洋云：「山谷用崑體工夫，而直造老杜渾成之境，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錢蘗石云：「山谷純用逆筆。」方綱按：坡公之外又出此一種絕高之風骨，絕大之境界，造化元氣發洩透矣，所以有「詩到蘇黃盡」之語。

《圍爐詩話》卷五　蘇、黃以詩爲戲，壞事不小。

《劍谿說詩》卷上　坡公規模大，波瀾壯闊。涪翁筆力高，風格孤峻。

《雨村詩話》卷下　黃山谷七言古歌行，如歌馬歌阮，雄深渾厚，自不可沒，與大蘇並稱，殆以是乎？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冰雪文心淡不言，江梅佳實託蘇門。隱居伯輔公評失，豈識搜奇出性根。（黃庭堅）

《南野堂筆記》卷一　東坡和陶，山谷癖杜，古之人皆有所資以爲詩者矣，襲云乎哉！

《昭昧詹言》卷一　韓公縱橫變化，若不及杜公，而邱壑亦多，蓋是特地變，不欲似杜，非不能也。坡公亦縱橫變化，邱壑亦多。山谷之似杜、韓，在句格，至縱橫變化則無之。

又卷一一　坡詩每於終篇之外，恆有遠境，非人所測。于篇中又有不測之遠境，其一段忽自天外插來，爲尋常胸中所無有。不似山谷於句上求遠也。

又卷一四　隸事以蘇、黃爲極則，所謂「雲經山雨始分明」也。

又　學于杜者，須知其言高旨遠，一也；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不費力，二也；隨意噴薄，不裝點做勢安排，三也；沉著往來，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此惟蘇、黃之才，能嗣彷彿。

《午風堂叢談》卷四　文如傳神，與古人神似，雖形不酷似，猶似也。淵明沖寂，蘇州簡素，韓之奇暢，歐之清遠，蘇黃之神變，養於氣者落落相望。

《養一齋詩話》卷一　蘇、黃並稱，其實相反。蘇豪宕縱橫，而傷于率易；黃勁直沈着，而苦于生澀。朱子云：「黃詩費安排。」良然。然黃之深入處，蘇亦不能到。

葉觀國《秋齋抄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　唐後無詩語太偏，常新日月古今懸。蘇黃自有英韶曲，何必咸池叶管絃。

沈濤《瓠廬詩話》　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黃豫章。豫章詩如食橄欖，始若苦澀，咀嚼既久，味滿中邊。余每謂孟詩勝韓，黃詩勝蘇，世或未之信也。

《石樵詩話》卷四　宋時蘇、黃並駕，然魯直多生澀而欠渾成，不若東坡胸有洪爐，於李、杜、韓後又開闢一種境界。

《藝概》卷二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又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又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倪傭說詩》　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略】東坡學之，得其流轉。山谷學之，得其奧峭。遺山學之，得其蒼鬱。

《越縵堂詩話》卷上　宋人自蘇、黃、陸三家外，絕無能自立者。

德馨《光緒重刻黃文節公遺集序》　有宋分寧黃文節公以詩文名天下，與眉山蘇子瞻氏相頡頏，世以「蘇、黃」並稱。元遺山云「中天坡谷兩嶙峋」者，歷七八百年而無異議。

盛炳緯《光緒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子瞻筆力奔放勝於黃，才似太白；黃詩氣味淵厚勝於蘇，學似老杜。故宋之蘇、黃，猶唐之李、杜。蘇、黃皆以筆墨賈禍，蘇雖達而莫解瘴蝎，黃垂老而益泊風塵。儻所謂詩能窮人與！

陳寶箴《光緒重刻黃文節公遺集後敘》　文節公僻處分寧萬山中，與眉山蘇氏踵起相頡頏，各以其亮節高懷窮極文章之變化，天下號曰「蘇、黃」，曠百世而無異辭，固命世之豪傑哉！公名輩差後於蘇，當時交相引重，有笙篪之相應和。觀坡公薦公自代語，迥非秦、晁諸人所能望。然公終其身見嫉於章、蔡，阨抑之使不得發舒其志意，視東坡殆尤甚焉。獨其文采照耀千古，雖寸縑隻字，益久而人益加貴愛，有謂「讀公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

鄙事」，其足以感發人心，可謂至矣。

洪昌燕《答友人問漢唐古詩樂府暨宋元明諸詩家書》 宋承五季之餘，去唐差遠，歐、梅而外，最數蘇、黃。說者謂東坡晚和陶詩，或鄰頹放；山谷少宗崑體，未免纖穠。抑知蘇可儷韓，黃實師杜，足爲勁敵，無愧大家。

清江三孔

周必大《三孔先生集敘》 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莅官敬，事上忠，其行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父自諫垣入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父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纔百餘年，而集稿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蓬實來，政修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奠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爲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必大以敘。昔太史黃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爲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爲闊疏，則高潔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博雅具別著，此不備書。

王遘《刊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跋》 三孔先生，曰文仲經父，曰武仲常父，曰平仲毅父。元祐間，是與「二蘇」齊名，當時黃太史有「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之句。其居鄉則與原父、貢父相後先，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有二劉三孔也。兄弟俱進士高第。經父舉賢良方正，對策極陳新法之害，直聲尤凜然。至厲名節，博學工文詞，則有未易伯仲者。若歷官出處大概，《實錄》載之爲詳。獨其文世所見者惟毅父《續世說》、《珩璜（新）論》、《詩戲》凡三集。舊所稱《經父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他文今皆不復傳。邁來清江，敬拜祠像，亟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冥搜旁索，日綴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成之、新蔪春知監徐得編次，且屬新廣東帥幕劉性之、新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曾煥校定，邁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爲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傅、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一郡闕事，得以粗舉。夫士君子之立言，其傳與不傳，蓋有幸不幸，未遽以存亡顯晦爲能否工拙也。況三先生名聲卓卓，自不可掩，奚待文而後見。而邁竊有意於此，蓋亦徒好其文，欲因是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緟藉日以泯沒，凡可按以窺尋想像其萬一者，幸未百年，尚可訪求，而卒置之，則未免慊然於中，此邁之所以拳拳也。

《宋史》卷三四四《孔文仲傳》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淦人。性狷介，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略】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

《宋詩鈔・武仲清江詩鈔序》 孔武仲字常父，【略】與其兄文仲、弟平仲並有文名，時稱「二蘇三孔」。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如三孔者，皆文章之雄也。

黃溍《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繽紛，況乃淵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腹驚群后。風流斑斑仲與季，茅茨采椽絕丹黝。獨追古昔寓陽秋，稍抉疵瑕到瓊玖。卻蟠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巨筆待援須好手。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如綫，奧論微辭煩擊剖。追慕政復慙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作家

金君卿

論述

富臨《金氏文集序》《金氏文集》，故尚書度支郎中金公之文也。公諱君卿，字正叔，少穎悟，善屬文。康定中，文正范公出守鄱陽，延致門館，議論縱橫，聞望卓著。踰冠，舉進士，登甲科。治五經，尤長于《易》，嘗撰《易說》、《易箋》，自謂可以起諸儒之膏肓，清輔嗣之耳目者矣。仁宗時，公以便親調官江左，最爲疏遠，屢上封章，極言利病，即毀其奏藁，故今傳者十無一二也。知制誥曾子固嘗誌先府君諫議墓，以爲「公能以才自起於貧賤，欲以所爲爲天下，慨然有志者也」。至和中，公上封事，乞建國根本，此人所未敢言者，公不畏逆鱗之怒，而引文、景、光、明故事以言之，此足見公之志也。公所至之地，興修學校，教導諸生。自公之暇，常爲詩篇，言詞絢美，文格清新，有韓、柳之風焉，故所進《仁宗輓詞》五篇，翰苑中編爲卷首。所作賦詩，尤爲藻麗，文正公嘗榜公賦於郡庠以爲格式。詳議法律，皆主平恕，銘誄傳序，公正不欺，時人稱公有良史之才也。神宗更立法度，以底於治，故公受命出使，皆兼數職，奉行制詔，綽有條理。熙寧中，降敕書奬諭曰：「爾使於遠方，盡瘁乃事，推我新令，爲天下先。」此又足見其匡君澤物之用心也。公以憂勤成疾，享年不永。噫，倘使公遭遇其時，居卿相之任則澄清天下，未易量也。

李之鼎《金氏文集跋》　其人既爲范文正公所賞拔，其爲端士可知。集中古詩蒼勁，駢文嚴謹有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金氏文集》二卷，【略】宋金君卿撰。君卿字正叔，浮梁人，《江西通志》載君卿登慶曆進士，累官知臨川，權江西提刑，入爲度支郎中。洪邁《夷堅志》載君卿讀書浮梁山一條，稱其策高第，歷郡守、部使者，積伐至度支郎中，與《通志》相合。然亦不詳其事蹟。考曾鞏《元豐類稿》，有《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一篇，乃爲君卿父溫叟而作，稱溫叟四子：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舉進士。君卿以皇祐二年官秘書丞，五年官太常博士，得以褒崇其親，其叙述頗詳。又稱君卿方以材自起于賤貧，欲以其所爲爲天下，慨然有志，則其人亦非碌碌者也。【略】集中所作有文彦博、韓琦生日詩，范仲淹移鎮杭州次韻詩，和歐陽修潁州西湖及芍藥二詩，是君卿所與游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詩文皆清醇雅飭，猶有古風。《陳災事》、《貢舉》諸疏，剴切詳明，尤爲有裨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豐張公儀一首》，即用《臨川集》中安豐張令修芍陂之韻，而據君卿詩，知張字爲公儀，爲李壁註所未引。又和曾子固直言謫官者一首，檢《元豐類稿》無其原唱，知此篇爲鞏所自刪。亦均可互資考證。富臨序稱君卿長於《易》，嘗著《易說》、《易箋》，今並不存。獨有《傳易之家》一篇，具載傳授本末，疑即《易說》前所載之叙錄。今既無可考，姑並附于集末焉。

傳記

陸心源《金氏文集跋》　《金氏文集》二卷，宋金君卿撰，傳鈔大典本。案君卿江西浮梁人，年十九，與其兄君祐挾策野外，遇田家有醉鬬而傷者，仇人執之告縣曰：「是金秀才呼僮毆之。」縣械繫君卿，欲正其罪，君卿不能爭。吏具文案上，大風捲文書乘空去。明日復具上，風掣去如前。明日復然。大夫驚怪曰：「非此儒生當貴達乎！」解而遣之。後四年，爲慶曆二年，登進士第。皇祐二年，官秘書丞；五年，太常博士。熙寧四年，江西轉運判官；五年，提舉江西刑獄，權提舉常平，奏言：「昨王直溫、蘇澥同議科定役錢，召募人押綱入京，每一萬貫匹支陪綱錢五百貫。本司詢問鄉戶，皆不願行。選得替官員，使臣管押絹萬匹，支錢一百緡，錢萬緡支錢七十緡，並不差鄉戶，乞自今依此。」詔君卿落「權」字，仍賜敕奬諭。入爲度支郎中，後以廣西轉運使終於家。見李燾《長編》二百九十八、曾慥《高齋漫錄》、《元豐類稿》、《江西通志》。

《宋詩紀事補遺》卷一一《金君卿傳》（存目）

金君卿《南埜書懷》 險途吁可憎，淺人寖澆競。進物莫若利，趨時不如佞。吾道何由亨，讒人方醜正。予生與時戾，所賦得剛勁。力古耻浮文，論經斥非聖。強勉悅時事，難乎易天性。木舌不卷柔，枯株微蔭映。沿洄避風波，進退觸機阱。八載脫流銓，恩與萬家令。移官瘴嶺下，親闈陰溫凊。南荒地多暑，嵐氛午猶暝。因思古令尹，舒慘繫民命。士元都下治，汲黯辭以病。幾欲慕伊人，去就得非輕？雖然萬夫長，亦足觀以政。升進由漸階，困窮亦前定。所以勤吏術，毆民一其行。澄清疏浚源，披攘塞邪徑。吏手不得縱，奸豪無敢橫。訓染所難入，未免加笞榜。宿黠殊欲悛，良民適相慶。僅慰百里心，莫聳四海聽。世人重苟且，耳目非卓夐。庸兒難共議，寧與智者爭。咄哉蠅蟲痴，不喜圭玉瑩。爾舌徒揚箕，吾心本如鏡。質諸古聖賢，周孔與揚孟，當時窮達間，猶不免讒評。況于吾徒者，得謗適爲幸。丈夫抱事業，力行以待聘。神龍潛于淵，不耻群蛙黽。騏驥繫于野，無嫌困泥濘。一旦享于衢，挺身立朝廷。禮義張國維，威福尊君柄。接武皋夔際，致主勳華盛。各將日月垂，功與天地並。彼已烏足論，攄懷成笑詠。

又《蒙詔書奬諭寄呈王介甫相公》 鳳口銜書出九重，帝王親賜九泥封。神光下燭將飛劍，眞賞重鳴既啞鐘。砥礪若爲酬睿眷，驅馳何敢嘆塵踪。仙翁更借提攜力，竹杖由來解化龍。

又《謝廣東運使表》 臣志業無成，樸忠自許。更以外臺之計，當其立法之初。班布教條，蠲除民瘼。朝廷美利，夙夜推行。敢圖上簡清衷，亟遷煩使。人皆憫其孤宦，猶走窮荒；上欲遺之遠民，別觀微效。

又《謝再任廣東運使表》 竊念臣器業不精，技能殊短。歷試駑駘之用，莫著于顯能；薦膺憲漕之司，粗收于薄效。敢圖睿眷，特簡主知。謂爾遐陬，或容虛授。

又《江西提刑落權字謝表》 臣濫中科選，白頭朝行。樸誠自照于孤衷，勤悴行周于三紀。頃蒙清問，誤被聖知。俾領使軺，詢求民隱。難除奸而弗顧，惟利病之是圖。奏課未優，冒榮逾分。

富臨《金氏文集序》 《金氏文集》，故尚書度支郎中金公之文也。【略】臨川江君明仲，學出於公，而不忘公善誘之力，求公遺藁，十得其一，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以臨嘗參佐於公，實知公之所存，惠然見借。誦讀再四，如覩其顏采，命筆爲序，庶幾垂信於後世，俾觀公之文，即知公之所存也遠矣。公之登科入仕，治己化民，備於墓碑，今吏部侍郎彭公資器之所作也，載於集後。元祐六年五月日序，富臨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金君卿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金君卿文集》，一部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金君卿文集》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金氏文集》二卷，永樂大典本。【略】《宋史・藝文志》載《金君卿集》十卷，《江西通志》作十五卷。考《永樂大典》載是集，有富臨原序一篇，稱臨川江明仲求遺藁，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則《宋志》稱十卷者誤矣。原本久佚，今掇拾《永樂大典》所載，僅得十之一二。然北宋文集，傳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見，殘珪碎璧，彌少彌珍，謹以類編次，分爲上下二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金氏文集》二卷，文瀾閣傳鈔本。

《儀顧堂題跋》卷一一《金氏文集跋》 《金氏文集》二卷，宋金君卿撰，傳鈔大典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金氏文集》二卷，舊鈔本。

李之鼎《宋人集本金氏文集跋》 金正叔《金氏遺稿》，爲宋臨川江明仲原編，十五卷，久經亡佚，館臣輯《永樂大典》，得此二卷。富臨原序，則錄自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者也。【略】第展轉傳鈔，間有脫誤。蠹蟫縹碧，幾閱星霜，淮雨別風，思誤箝口，惜不得四庫原本一讎校也。勉葴剞劂，鄉邦文獻，聊藉以不墜云爾。甲寅春仲月圓之夕，鄉後學南城李之鼎振唐跋。

《中國善本書提要》 《金氏文集》二卷，一冊（北圖），《四庫全書》底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金氏文集》二卷，宋金君卿撰，清乾隆翰

林院鈔本，一冊。

賈黯

論述

王珪《賜翰林學士賈黯進宴群玉殿詩獎諭詔》 三聖之文，秘在延閣。朕乘聽政之豫，詔近臣以觀之，且陳鐘鼓豆觴之盛，以娛太平。卿與遊詞禁，材思豐華，奏篇之來，絕於羣唱。省披者再，式歎式嘉。

劉邠《賈公行狀》 公諱黯字直孺，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有高遠語，人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曆六年中第，爲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七六《賈黯傳》 黯有學識，好修潔，無所阿附。初登第，還南陽，范仲淹知鄧州，黯謝仲淹曰：「黯晚輩，偶得科第，願受教。」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其言。其後黯每以語人曰：「吾得于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也。」

傳記

王珪《賈黯墓誌銘》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師。先，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贈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略】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鎮爲之銘。序曰【略】君諱黯，字直孺，世居眞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見其所作詩驚偉之。慶曆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祀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方進用，遇事感慨，數上言朝廷。仁宗識君手書，常嗟賞之。【略】遷三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略】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疾，歸南陽，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知鄧州。已而罹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勾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略】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莫不憚之。【略】于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倡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更羣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略】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纔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略】君所著文集三十卷，尤長于議論云。銘曰：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得志。而不知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蘊，則其澤之于天下，可勝既耶？

劉邠《賈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三〇二《賈黯傳》（存目）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六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爲父師也。其後失於檢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顯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藝文

劉邠《祭賈中丞文》 嗚呼，詩書所稱，君子正直。廉端隅方，以近有德。

古今材良，勉懋自力。孰與天資，不爲外飾。維昔宣尼，隕涕叔向。史魚兩如，潔修莫尚。矧惟公賢，時所仰望。殄瘁之悲，爲國悽愴。嗚呼哀哉！公在中司，懍其毅氣。如玉之瑩，廉而不劌。表正衆物，彼曲吾避。陳善責難，致君無貳。神之聽之，景福謂何。曰仁者壽，公在則那。淮陽卧治，汲直病多。公復不能，獨寐無叱。嗚呼哀哉！昔公之門，居無雜賓。貧賤之交，在我數人。情以義鍾，哀以志申。有涕沱若，沾袍隕紳。喪車于南，邈焉千里。有泗有淮，壽母稚子。奠公國門，公歸已矣。公不我忘，顧此肴醴。

強至

論述

綜論

曾鞏《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沒，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于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閒益讀書爲文。尤工于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遊，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歎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稿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以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爲最多，故序亦特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于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元豐三年七月五日，亳州樗堂，曾鞏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祠部集》三十六卷。【略】大抵奏牘之文，曲折疏鬯，切中事情，多有裨於世用。《杭州志》稱，韓琦出鎮時，上奏及他書皆至屬藁。琦乞不散青苗錢，神宗閱之，曰：「此必強至之文也。」因出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忠誠惻怛足以感動人主，亦至文章懇摯有以助之矣。其詩沈鬱頓挫，氣格頗高，在北宋諸家之中，可自樹一幟。觀所作《送郭秀才序》，稱初爲鄉試舉首，賦出，四方皆傳誦之。既得第，耻以賦見稱，乃專力六經，發爲文章，有舉其賦者，輒頸漲面赤，惡其薄己。是其屏斥時蹊，力追古人，實有毅然以著作自命者，宜其以餘事爲詩，亦根柢深厚若此也。

分論

《賈鱗自睦來杭復將如蘇戲贈短句》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強至幾聖，餘杭人，精于詩，有《祠部集》。此特其一耳。紀昀評：起得飄灑。四句「逐」訛「學」，「學」字病在着力。「還」字複「猶」字。許印芳評：唐人皆稱七言詩爲長句。此題宜改正。

傳記

《宋史》卷三五六《強淵明傳》 強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

《宋史翼》卷二六《強至傳》 強至字幾聖，杭州吳山里人。少有志節，力學問。吳俗喜嬉遊，請謁至，一切謝絕。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鄉試爲舉首，其賦傳四方。慶曆六年登進士第，遂悉破舊轍，學古文，尤積思于詩。居官聽獄訟不視勞，高下輕重，窮究辨析，平反甚衆。居喪毀瘠過制，其治終事，一出己力，不資于人。最受知于韓琦，琦罷政事，鎮京兆，徙鎮相魏，常引至自助。琦爲詩，合賓客屬和，至獨思致逸發，不可追躡。琦上奏及他書記，皆至屬稿。琦乞不散青苗，神宗閱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至有守，一日琦行一事，不關由簽聽，至翌日自言不稱職，力辭去。琦謂小事，故不相關，至曰：

「小事尚爾，何況大事。」遜謝數日，乃肯留。琦數薦充館閣，未及用而卒。官至祠部員外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曾鞏爲之序，謂「其文簡古，不少貶以徇俗」。鞏弟肇，其婿也，嘗祭以文，謂「以文起家，以行忱身，崛起進士，厥聲四馳，歷試吏職，民懷去思」。世以爲實錄。

強汝詢《祠部公年譜》（存目）

紀事

強至《送元恕》　我本生窮閭，才命兩乖塞。再試得一第，失足落銓格。去年赴選集，摩肩雜隸役。吏口駢名呼，摧沮氣塡臆。僦居在閑坊，門巷少人跡。子時苦病吟，誰肯顧越舄。高冠縱一臨，車馬有屈色。平生青雲志，帖帖若附翼。

又《庚子歲除讀下作》　呼兒來秉燭，點檢鬢邊絲。志在驚時晚，年加願曉遲。京華猶旅食，世態益吾悲。四十明朝是，愁吟杜子詩。

又《昨日以鄙詩示王君遽辱贈篇過有推飾輒依元韻奉答》　未有功名與世傳，且驅懷抱向詩篇。昔曾篆刻工童伎，今敢風騷領將權？愧匪窮經臻聖處，妄推聞道在君先。還知苦意微吟否，不已猶云博奕賢。

又《上運判馬太博書》　竊嘗謂學患不通經，經苟通，則性誠明而文深醇。不經之文，猶葩華爛漫，見者悅之，終無益於實也。雖間常爲小文，視今之得名者，或輒犯其鋒。然於聖人之道，則浩不知所濟。思得大人先生傳授聖言之微，使術明而性通，然後發爲文章，行爲事業，以成某之志者有日矣。

又《謝運使司勳書》　某挾術甚短，顧其才不足施之高文大論之間，獨爲小詩以自喜。然爲之數十年，未嘗輒出以示人。非家藏瓦石而私以爲珍也，蓋自視猶不可，矧求可於他人哉？前日獲侍坐，蒙道及鄙詩，且俾少錄以來。【略】謹退而發舊稿，去其甚惡而取其犂者，得百餘篇，輒錄以獻。【略】前日之獻，是猶大樂在聽，而么絃促管啾然作於金石搥擊之間，豈足動賞音之耳哉！而又語浮意局，篇次不貫，俗書惡紙，殆非所以爲上官獻者。慚悸累日，謂將獲罪於左右，而執事方且誘激獎貸，賜之書以褒假之。

又《答董太傅書》　某所學失其原，方少壯時，不幸以辭賦得名於世。今雖老矣，猶將更爲強勉以追究厥初。

又《送邵秀才序》　予官泗，四方之學者與其州之士，凡遇予，不言其他，而輒及賦。彼果不能其他而惟賦之知，固不足怪，苟略其他，而止予以知賦，其待人既薄，而自處必不厚。而予之於賦，豈好爲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爾。始用此進取，既得之，方捨而專六經之微，鉤聖言之深，發而爲文章，行而爲事業，所謂賦者，烏復置吾齒牙哉！

著錄

《遂初堂書目》　《強幾聖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強祠部集》四十卷，三司戶部判官餘杭強至幾聖撰。亦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曾南豐作集序，稱其文備古今體，兼人所長云。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強祠部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強至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強祠部文集》，一部十一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強祠部文集》十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強至《祠部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強祠部文集》七冊，不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　《祠部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略】《宋史・藝文志》載至《祠部集》四十卷，《文淵閣書目》尚著於錄，其後遂湮沒不傳。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僅從高似孫《蟹略》、方回《瀛奎律髓》採錄二詩，其他均佚不可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得詩文數百篇。雖原目久佚，無由知其完闕，而準計卷帙，當尚存十之八九。謹分類排纂，釐爲三十六卷，稍據其出處之跡，以爲論次，而曾鞏原序載於《元豐類稿》者，仍錄以冠篇。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六　《韓忠獻遺事》一卷，宋強至撰。

又《續錄》　明刊本，《家傳》十卷、《別錄》一卷、《遺事》一卷。　清刊本。【略】《遺事》又有百川學海本。武林往哲遺著後編本（有補遺）。

又卷一五　《祠部集》三十六卷，宋強至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

又《續錄》　閩覆本。

沈　起

王安石《通州海門興利記》　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略】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材，抑可以觀其志矣。

沈括《故天章閣待制沈興宗墓誌銘》　公諱起，字興宗，少篤學，有聞州閭。州舉進士第一人，復以高第調滁州軍事推官。發運使表監眞州轉般倉。刑部病，公委官守歸侍，少時以喪免。有司坐公擅去以法。喪除，爲天平軍節度推官。薦公者數十人，皆名輩顯人，格當遷，以前坐報罷。廷議以親疾得罪，既以繩法，而又不與其進，無以勸天下爲子者，乃特遷大理寺丞，知通州海門縣。海門負海土卑，間一二歲潮一至，輒冒人廬舍，民逃徙以避之，至相奴隸以自給。公爲設防障水，爲隄百里以長，引江水以灌其中，田益闢，民相招攜以歸。僮僕其民者感公義，亦折券歸之，戶口大息。公撫納休勞，民以阜饒。人德公，相與築祠以報之。長吏欲表上其事，公力止之，曰：「此令職也，安可以爲利？」秩滿遷殿中丞、知饒州鄱陽縣。【略】御史缺，中丞包拯未嘗識面，驟引公自輔，除監察御史。亦慨然喜于得言，其所指摘彈劾，無所假借。【略】論不合，出爲太常博士、通判越州。【略】歲餘知蘄州，遷屯田員外郎。親祠明堂，改都官，賜緋衣銀魚袋，去知楚州。齊魯間歲饑，盜數發，州縣不能禁，以公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督捕盜賊。【略】移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司封員外郎，改工部郎中、開封府判官。出爲荆湖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略】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熙寧三年出師寧夏，韓康公以宰相宣撫陝西五路，首制軍食，亟薦公可以倚辦。除集賢殿修殿、陝西路轉運使。公馳至部，發諸郡粟粟，大集塞下。會環慶軍政不戢，丞相去位，公亦罷知江寧府。稅三月，入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略】五年，除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廣南西路經略使兼知桂州。明年，坐邊議罷。以都官員外郎、直史館劉彝代領廣西。未幾，復起公知潭州。再閱月，移知杭州，進爵爲男，食長興縣三百戶。熙寧八年，安南作叛，攻陷欽、廉、邕三州，乃免彝官，徙涪陵。公亦坐謫爲郢州團練副使。會赦，移秀州，又移溫州。元祐初，彝復用爲都水丞。人謂公且復起，不幸以疾終于蘇州，年若干，蓋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公樂善，好獎拔人物，敦尚風義。一與人從容，不問其浮沉，終身不少替，弊弊出其天性。公之通判越州，自御史出佐大府，未爲謫也。乃深自刻厲爲善。所居有堂，易名曰志省，自爲之記。以謂人患自謂不當免者寡，一不得意，則鬱屈見於色，不然，傲慢略以爲放達，二者皆失。士之處退當退省自修，資朋友以攻其過。雖一堂奧之安，不敢以爲泰，而必志吾思焉。某賢公之志，而未知其自進者果何如，及放廢十餘年而畏嚴慎，口未嘗議人過，言不及官府間事，惟以經史著述自修，乃始見公處憂能自刻，信「志省」不爲徒言。方公出使湖湘，對延和，乞令宗子袒免親出外，汰冗卒，而復府兵屯田法，後皆施行。公生平喜言兵，嘗以《兵法》干范文正公。文正器其才，期有所施用，公乃著《吳武子》三篇以自見。有文集二十餘卷藏于其家。【略】某與公同遠祖，鄉閭相鄰，以晚時輩見公，公不以先生長者自居，與之伉儷推引，白首不移。識公三十年，見公門下人皆始終如兒女子，知公爲天性，非勉強所能也。諸孤來求銘以葬，某在罪譴，不當評品人物，生平與公厚，其可以無銘？銘曰：自其邦人，少也與公。至于易簀，一轍始終。不寧其居，揭揭自礪。謂無爾艱，中道以躓。愈退益修，此公自期。壽夭得喪，付莫我知。狄胥之墳，原田莓莓。公宮之圖，宜莫此材。下幽既墟，納此信刻。不蹇不崩，逮石斯勒。

《東都事略》卷八六《沈起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四《沈起傳》（存目）

沈起《志省堂記》　今年夏四月，予以言斥官，自監察御使除通判會稽郡事。【略】余因取廢寺之餘材，役卒之隙工，治而完之，不踰月而告成。自公之暇，則以琴樽几席起居于其間，因名之曰志省堂。蓋思遷謫之人，有憔悴怨懟，憤世嫉讒，癯然其色可憐者，茲悖于性而不知于天也。有酣飲浩歌，仰天而呼，不事事以自放者，茲瘝其職而不虔于君命也。若予之志，志乎省吾身也。

陳洎

論述

司馬光《題陳洎手書詩稿後》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龐公同爲群牧判官，故省副陳公與龐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陳公于榻下。元豐二年八月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稿相示，追計五十年矣。嗚呼，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朽于後者，賴遺文耳。苟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于世者，可勝道哉！光竊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賢，能顯融其先烈，是敢嗣書于群賢之末。涑水司馬光。

蘇軾《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陽蘇軾。

徐積《題陳吏部詩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某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於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於淮南，於是獲其詩稿，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有如平日，公父黨，教之讀詩可也，如與之書詩，則未可也。

顏復《題故三司副使陳公詩軸後》 陳公亞之三十丈，復不逮承其教誨也。事業在卿士大夫者，以補國利民傳。復少於先子遺書中，得公啓問詩章，讀之往往意在棲退。若《送行閬中》詩，公時爲審刑官，朝中望譽始充大，已有乞醉壻間之嘆。是知君子自重而不苟合者，膺富貴以非道而至，如盜竊禽暴焉，則非道者惡得而及之？然後踐履無非義，施張莫不仁，事功可勝紀哉！公忠言美庸固易考，清遠之趣疑多在文章，常恨不得盡見之。熙寧九年冬，居彭城，公孫師仲出《雜詩稿》一卷，辭格秀古，造句愈工，則入淡泊愈深。若《借宅》云：「四壁舊貧寧畏盜，一枝雖小易容巢。」《贈無己師》云：「他年遠公社，若箇是遺民。」《蘭溪閒適》云：「露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犁。」《秋居》云：「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貽漁者》云：「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纓足不回頭。」聞之者孰不灑然而若醒，超然而自愛？復疑在文章者。今一卷之稿已得如是之多，固足爲喜，又得玩君子始終之尚，篤吾所好，顧何樂如之。詩大小二十二篇，《閬中送行》不與焉，逸者可知已。十一月三日，曲阜顏復書。

錢世雄《跋陳洎自書詩卷後》 世雄竊服吏部陳公之賢，與令德之孫有以顯榮其後，皆見於名卿偉人之所論載，幾於成書矣，世雄不復形容其略。獨念元豐壬戌年間，初識傳道於松陵，獲見此書，又三年一邂逅無已於京師，今廿有二年矣，而二君皆以不遇卒。崇寧癸未端午，傳道之子孝友，復抱此書泣以相過。撫卷悲懌，益以知臧孫之有後。竊意此書自是與陳氏之祖孫隱矣，疑其可自致於斗牛間者，金石所不能礙也。南蘭陵錢世雄謹書。

張徵《書故三司副使陳公亞之詩軸後》 破錦囊開玉振金，舍人胸次右丞心。爲時黼藻衣冠藪，與國丹青翰墨林。慷慨似誰雙舞劍，風流隨處一歌琴。燕貽苦志追先烈，子夏何須論淺深。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陳洎亞之詩一卷，僅二十五首，有顏復長道序，司馬文正公、文忠文定二蘇公、孫莘老、徐仲車，及長樂林希、陳留張徵、南蘭陵錢世雄、眉山李堉皆跋其後。又嘉定丙子眉山任希夷題詩云：「如彼流泉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後山得法因鹽鐵，不減唐時杜審言。」亞之，師仲、師道之祖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一九《陳洎》 陳洎字亞之，彭城人。後山之祖。皇祐中官鹽鐵副使。有詩集。

又引眉山李壁云 案：陳公，國朝正史、實錄無傳。然常以歲月考求，公嘗歷知懷州，審刑院。寶元間，自屯田員外郎爲副端，尋陞臺端。已而出漕京西、淮南、京東。慶曆五年轉吏部員外郎，加直史館，改使益梓路。六年入爲度支使副，尋轉鹽鐵。《後山集》載，皇祐元年以副使行河還，卒，今史亦失書。

紀事

晁補之《書陳洎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聳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言益信。

馮京

論述

王珪《賜翰林學士馮京已下進南郊慶成詩獎諭詔》 敕：乃者大旅於帝，而百神祗歡，靡不右饗。非秉德之彥，夙夜在祀之助乎？及茲禮成，又能發爲聲詩，以揚一時之休，顧非甚盛德，何足以稱之？省披之餘，嘉歎何已！

廖鼎聲《論宋人十三首・馮京》 《瀼山》一集今何在，勳業終誇馮大參。科第三頭良不負，獨憐鄂倅識楩楠。

傳記

《宋史》卷三一七《馮京傳》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林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略】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略】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于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

《東都事略》卷八一《馮京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馮京《謝狀元及第啟》　詔方牒選，郡以計偕。射澤舉旌，已無心于唱獲；尚方奏牘，敢先意于觀書。雖玷名聞，卒虞報罷。豈謂日月居上，不棄幽而照臨；權衡在前，不擇物之輕重。夫何管見，偶中科程。曾是上中之材，敢當第一之選？

又《河陽謝上表》　臣才不逮中，智非經遠。特逢盛際，再列近司。擢之于尋常之中，振之于顛危之下。便藩異數，究極寵光。齪齪備員，僅能寡過；碌碌成事，無足論功。徒肩許國之誠，靡講衛生之術。曩嬰疾疹，殆至膏肓。雖賴上醫，迄存餘喘。然而氣血潛耗，智慮早衰。筋力乏于步趨，耳目乖于聽覽。勉從職事，仍歷歲時。覆餗之譏，已騰衆口；乞麾之請，遽惻上心。矧惟右輔名都，三城重鎮，水陸皆便，次舍非遙。食物具宜，堂皇尤峻。使傳罕經于館候，訟牒希至于庭除。加以時雨既優，宿麥滋茂。盜賊屏息，閭里阜安。不煩施爲，有便頤養。

《湘山野錄》卷中　馮大參當世公始求薦于武昌，會小宗者庸謬寡鑒，堅欲黜落，又欲置于末綴。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拆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使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于鄉板，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宮遷潭倅。公以詩寄謝云：「嘗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題絕，千里常思道義歡。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

《清波別志》卷下　馮當世文簡公初登第，張侍中耆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至其家。頃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馮固辭曰：「老母已許王氏矣。」嘗過外兄朱適，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亟請于朱爲嫁之。其所存如此。早年薄游里巷，夜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亟釋之。後馮使關中，王方帥渭，賓燕甚歡，馮貽以詩，有「吞炭難忘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前輩氣血方剛，不拘小節，蓋或有之。迨夫貴顯，自常人言之，昔過舉或不樂聞，顧乃因道舊形于篇什，初不以爲諱，可謂賢已。

《西溪叢語》卷上　和凝嘗以宰相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稱賞，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縉紳以爲美談。後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東都事略》卷八一《馮京傳》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也。父式，爲左侍禁以終。京幼儁邁不羣，式常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

作品本事

《東軒筆錄》卷一二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與相好，因以書詫于王平甫曰：「幷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答曰：「所謂談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泊宅編》卷一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通拘窘，計無所出，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賕遊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留詩，知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揮麈錄》後錄卷一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略】馮當世云：「天密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帝皇書。接武知何者，沾恩匪幸歟。賜筵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餐非所職，愧附相君車。」

周必大《跋馮京與朱諤右丞家書》　右馮文簡公與其孫婿朱忠靖公書。前一幅，元祐八年冬，後一幅，紹聖改元春也。馮公時以太子少師致仕，居京師。而朱公爲壽陽節度推官，所謂蘇相，蓋揚帥子容也。馮公作此帖僅數月，即夢奠于兩楹。後六十六年，朱公之孫叔召自蕪湖來求跋語。按熙寧間，馮公

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爲「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況家問乎。惟某外祖少師初佐壽幕，朱公實來爲代，兩家契好，不薄其後，叔召遂爲外祖孫婿云。淳熙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略】家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灊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腳難」，皆不凡。

著錄

《**東都事略**》**卷八一**《**馮京傳**》　所著文集、奏議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馮京《灊山文集》一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紹聖三公詩》三卷。司馬光、歐陽修、馮京所著。

藝文

韓維《**馮當世挽詞二首**》　名冠英雄彀，身參將相尊。有客滄海量，無玷白圭言。密議調羹鼎，高懷寄酒樽。從今此中意，無復故人論。逍遙靈壽杖，嚴密具茨書。脫屣遺浮世，披衣得舊廬（得坐披衣，禪人語也。當世往年感疾，神遊故棲）。酹非光祿酒，祭乏武昌魚。禮薄情從厚，秋風淚滿裾。

周行己《**祭馮當世文**》　嗚呼，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或不知其死而傷之者，吾亦勝其所當。抑人情之必稱，何禮文之固常。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曾聲氣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許。或者誚公，公寧弗疑。欲妻以女，嘗不鄙夷。不合而止，人亦斯已。還登于朝，終以薦禰。噫，士之相知，蓋百世而一遇。曾毫釐之未報，忽厭世而我去。謂大德之宜壽，曷中道而遽亡。天乎難堪，人也弗康。伊昔脫驂，惡涕無從。今此薄奠，以薦其衷。

錢公輔

論述

綜論

王安石《**錢公輔可祠部員外郎制**》　爾文章博美，行義純潔，施于政事，又以材稱。會課進遷，蓋維常法，往祇厥位，其亦懋哉。

又《**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睹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寘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鄭獬《**薦錢公輔狀**》　臣于嘉祐八年內與天章閣待制、兵部員外郎、知鄧州錢公輔同日除知制誥，次年公輔以封還樞密副使王疇辭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首尾四年，兩經恩霈，方遷鄧州。而臣已被采擇，入登翰苑，在臣之分，實有未安。公輔辭學登科，俱在臣前。志節堅方，勇于事爲，論事得罪，原情可恕。近西掖缺員，縉紳竦望，以爲宜當還職。于今寂寥，未聞詔音。欲乞陛下赦過用才，召還舍人院，依舊供職。

分論

《**仁宗配明堂議**》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　文雖專論一朝，而事關典禮，可備採擇。

《**義田記**》　《必讀才子書》金聖歎評：最有法度之文，宋人中最難得。

《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八蔡鐃評：篇中用夾叙夾議之法，頗得神髓。（平生好施與）五字提綱，得史遷法。（初公之未貴顯也）提一句，追叙。（公雖位充祿厚）此見公志不在溫飽。（昔晏平仲敝車羸馬）引證作襯，文不單薄。（「嗚呼」至「是皆公之罪人也」）此段即其義而評品贊美之，見公之高義，早在乎千古之上，是借賓形主法。（「公之忠義滿朝廷」以下）此一段是補筆。過珙評：只就施貧活族，說得等級次第，不落博愛一流，所以可法。後從世情中兩提出族之人不得其門，而爲溝瘠者作一唱歎，回顧義田之設，眞覺仁至義盡。《古文經訓》江皐居士評：觀止云：常見世之貴顯者徒自肥而已，視親族不異路人。如公之義不獨難以望之晚近，即求之千古以上亦不可多得。作是記者非特以之高公之義，亦以望後世之相感而效公也。昔文正公謂「我吳中宗族甚盛，於我固有親疏。然自我祖宗視之，皆其子孫，饑寒，安得而不恤也」。讀此記知公之言必副實，而能推祖宗之愛以及於後，即衍宗支之廣以保其先。其子忠宣克承先志，悉以祿入廣之。今聞吳門范氏義莊較尤保大，何莫非公之孝義啓之也。吾願三復此言，相感而起，則孝悌廉恥之風且油然興矣，奚憂枝葉害而本實先撥哉。

《**越州井儀堂記**》《野客叢書》卷二七：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創自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傳記

《**宋史**》卷三二一《**錢公輔傳**》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略】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于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紀事

錢公輔《廣德軍謝上表》曠官罪大，奪位秩者彌年；享帝恩隆，回雷霆于數日。籍還省部，身忝軍牙。祇荷寵靈，伏深感懼。伏念臣江湖賤士，巖穴孤生。出逢聖辰，升備法從。學非深造，粗能明致治之方；心不苟容，姑欲罄事君之節。義當有在，雖富貴誘之而不回；職所宜言，雖斧鉞威之而益厲。果由官守，遂正典刑。放之窮山，所以苦其心志；授之散秩，將以餓其體膚。期沒齒于蒿萊，敢希榮于軒冕？豈圖寬宥，尚被采收。死灰誰爲乎復燃，白骨安知乎再肉。便鄉守壘，上冢還家，百計安閑，一身妥逸。使其自請，未必能然。

又《寄題翠麓寺呈伯強寺丞》曩時曾作家山遊，亭有翠麓排新幽。疏軒密牖竹鏘戛，烈風勁雨松颼颼。呀然出戶瞰山足，屹然數竿圍上頭。掃除雲峰聳客步，煎煮錫水供茶甌。我時既合衆賓飲，醉岸山幘心遲留。山僧領我丐詩榜，詩未脫吻驚旋輈。四方環走倏已晚，十載負約今方酬。珍藍增葺想勝舊，我已白首縻藩州。何當一賦《歸去來》，再款巖室空披搜。吾宗道人正嘉遯，擺脫世上無窮憂。欣逢主人賢且令，泉石笑傲都相求。上人灑掃莫暫閑，行行逆我西來舟。

藝文

司馬光《祭錢君倚文》 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唯善是爲。納忠于君，耻後堯舜；竭力于友，志追陳雷。推誠而行，不疑不畏。屢蹈顛沛，終殄悔心。甲科榮名，西掖清貫，君倚之美，茲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如何彫謝，曾未二毛。我與君倚，南北殊鄉，哲愚異品。中年相值，情厚故交。飾貌無華，發言必盡。風迹猶在，精爽何之？江山阻長，醪羞微薄，唯期惋怛，可以潛通。嗚呼哀哉，尚饗！

蘇軾《錢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答。雖不答其何喪兮，超彷徉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錢藻

論述

曾鞏《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材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去，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

王安石《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錢藻大理寺丞制》 朕設科以招方正之士，而爾應其求，置局以儲儁乂之材，而爾充其選。有司會課，當得進官。若爾之諒直多聞，方且善其行以爲時用。往祗厥位，可不勉哉！

《四六話》卷上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傳記

曾鞏《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略】公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秘閣校理。選爲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並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略】公之先，既藉疆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庚寅卒於位。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乃校中書，乃掌帝制。乃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清。治人

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東都事略》卷七八《錢藻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七《錢藻傳》（存目）

紀事

曾鞏《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

《宋朝事實類苑》卷七〇 馮京與呂惠卿同爲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爲，馮雖不抑，而心不以爲善，至於機事，亦多矛盾。會鄭俠獄起，言事者以俠嘗遊京之門，推劾百端，馮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舍人錢藻當制，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丞鄧綰懼馮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遽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徇俗，懷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而藻竟罷直院

藝文

曾鞏《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兼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晷。篤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輸屋倚。閣議崇論，河垂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寒苦自至，無馮與翼。銓綜再試，士曰子歸。尹正三歲，衆曰子依。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鮮能安。彼爲惴惴，公獨桓桓。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贅虧，公爲衡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彼囂我靜，則莫我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籌。殲國之良，在列嗟咨。隕民之望，耋艾歔欷。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恤煢煢，賻憐乏匱。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失涕。寓馬在庭，薦羞在几。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劉攽

論述

綜論

歐陽修《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

劉敞《得汝州舍弟新詩》 愧爾從軍詩，氣完語更遒。豈獨古人風，遠與王粲儔。實爲平生賞，若慰鍾儀囚。

蘇轍《劉攽中書舍人告詞》 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拔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讀墳典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發爲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召還於冊府，將漸置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於卧治，蕭生雅意於本朝。眷予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

又《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

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一　流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間泥。偶隨鵬翼培風上，時得衙香滿袖攜。落筆逡巡看傴直，醉吟清絕許分題。相望魯衛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

孔武仲《寄劉貢父》　秀水先生今傑才，崎嶇山徑滯蓬萊。飛簷岳麓吟秋草，把酒襄陽醉臘梅。東郡政聲無豈弟，南樓風月且徘徊。朝廷選用多英俊，早晚劉郎即到來。

周必大《跋劉原父貢父家書》　前輩日遠，《公是文集》僅有蜀本，而《公非》全書，學者或未盡睹，況其遺墨尺牘，豈易得耶。吾友子和、子澄，公之從曾孫也，樂道嗜學，篤行能文，寶此數帖，非特如鄭公之笏而已。要須挺挺有其風烈，乃無愧耳。惜二先生皆以忠厚爾雅之文，雋明邁往之氣，事累朝，爲名臣，然不得一直玉堂，議者惜之。不在其身，予于二君深有望矣。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又《又跋原父貢父仲馮帖》　此《墨莊寶章集》也，更數百年學者讀三劉《漢書》，而思其人，或于蛛絲煤尾中睹此帖，宜如何愛慕耶。

《東都事略》卷七六《劉攽傳》　攽字貢父，少疏俊，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群書，遂偕中進士。【略】攽爲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修威儀，喜諧謔，雜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　劉元城先生云：劉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喜與之交遊也。

《沈氏弋說》卷四　浮薄中，口孽第一。劉貢父滑稽善謔，毒甚刀兵，晚年得惡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彭城集》四十卷。【略】史稱攽未冠通五經，博覽群書。沈作喆《寓簡》亦曰：「國朝六經之學，自賈文元倡之，而原父兄弟爲最高。」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自辟所屬，極天下之選，而任《史記》、前、後《漢書》者攽也。其知兗、亳二州，以不能奉行新法，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錢勰草制，極稱其詞藝之富。後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孫覺、胡宗愈、蘇軾、范百祿交薦之，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乃召拜中書舍人。蘇軾草制，稱其能讀典、墳、邱、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其沒也，曾鞏祭文有曰「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盈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竝馳，滿堂賢豪，視子麾揮」云云。蓋一時廷評士論，莫不共推。即朱子於元祐諸人，自洛黨以外，多所不滿，而《語錄》云：「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亦復稱之。」豈非攽學問博洽，詞章奧雅，有不可遏抑者乎？

《石洲詩話》卷三　厲樊榭疑《聲畫集》劉叔贛即貢父。今觀所載題畫諸作，氣格亦不凡，當是貢父詩也。初白注蘇，於《韓幹馬》詩，竟未採入。

又　《公是》、《公非》二集不傳，阮亭亦僅稱原父之「涼風響高樹」二句耳。厲太鴻乃輯得原父十四首，貢父十一首，內如原父《鐵漿館》、《檀州》五律，貢父《長蘆寺》七律，《自校書郎出倅秦州》七絕，皆傑作也。然李雁湖王詩注所載《金陵懷古》四詩，尚未採入。

《一瓢詩話》　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梅聖俞最愛之。劉貢父曰：「夕陽遲則係花，春水漫何須柳？」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父亦有此語。

《蛾齋詩話》　《劉貢父詩話》一卷，語多雜碎。稱李義山《錦瑟》詩，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似可破從前之疑。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劉攽》　五見宮槐侍帝京，滑稽幾度絕冠羣。茶能作病非因酒，風月關河唱渭城。

分論

《守曹南謝表》　《雲莊四六餘話》：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制，更守陋邦。」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爲陋邦，不遜如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甫自修起居注守曹南，謝表云：「薄淮陽者願留禁闥，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然，仕本爲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章耳。

《與王介甫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析辨處精穎不可當，令安石何處置辭？

《謝執政啟》《東軒筆錄》卷九：劉攽、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張戩、程灝並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四六話》卷下：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攽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爲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耆舊續聞》卷一〇：劉貢父、王介，同爲考試官，因忿爭，介以惡語侵攽，攽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攽，以爲議罪太輕，遂奪主判。攽謝表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蓋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勻。貢父工于四六者，豈不知？蓋出于一時之憤氣，不暇精思爾。

《謝京東漕表》《四六話》卷下：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屨，是匪難能；懲於羹而吹虀，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也。

《謝館職啟》《四六話》卷下：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略】蓋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判狀尾》《四六話》卷下：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即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既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

《七門廟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信治績不見於史，得此可補載筆之闕。

《詠史》《齊東野語》卷一：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引劉後村云：貢父詠史詩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詩亦是此意。

《絕句》《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唐盧綸《老圃堂》詩云：「邵平瓜圃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鉏。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貢父此詩與綸詩意相近，皆佳作也。後村云：「貢父此詩與劉原父《春草》詩皆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絕句》《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王直方詩話》云：「此詩劉貢父自館中出知曹州時作，舊云『卻將雲裏望蓬萊』，荆公改『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古槐』，此句乃詩法也。」又：「王仲至召至館中，試罷，題一絕于壁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閑拂塵埃看畫牆。』舊云『奏罷《長楊賦》』，荆公改云『奏賦《長楊》罷』，亦云此詩法也。」

《金陵懷古次韻》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馮舒評：第六句、第八句湊。馮班評：第一首好。查慎行評：第二句率，第四句「雙」字湊。許印芳評：此首慨說興亡。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耆老傳》云：金陵城破，自城下水窗兵入。馮舒評：王雙爲諸葛武侯所殺，與金陵何與？馮班評：第四句不切。紀昀評：前二首自好。許印芳評：此首專言曹彬取江南也。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馮班評：此首尤劣。前六句全不似金陵。陸貽典評：第七句泛。查慎行評：起句澀，非煉也。紀昀評：此首「江」字牽強。

又四《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四詩皆工麗悲壯。善用事，一也。善用韻，二也。全篇無牽強，不似和詩，其美三也。馮班評：不善用事，一也。不善用韻，二也。全篇牽強，三也。此評俱反。紀昀評：牽強處有所不免。馮班評：第四句「雙」字好。第六句湊。查慎行評：「得一」、「成雙」，亦牽湊。紀昀評：此首「降」字牽強。

傳記

《**宋史》卷三一九《劉攽傳**》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修、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略】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反之。又嘗詆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攽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略】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迺追坐放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于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于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疏儁，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東都事略》卷七六《劉攽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劉攽《書懷》 幼學慕高遠，讀書不求解。志爲逍遙遊，耻以聲名賣。寧從子桑簡，不願伯夷隘。未常憂瓠落，豈復顧機械。遯時良無悶，涉俗適得怪。但使心休休，那論行夬夬。世塗劇坎窞，人理甚蜂蠆。低顏費將迎，非意成睚眦。鐵冠喜彈畫，法吏樂罥絓。洗濯出瘢痍，丹青恣描畫。抗言畏不傷，奉職謂匪懈。指適本無瑕，銷鑠緣鼓鞴。羣嬉更嘯呼，鬬巧逾狡獪。抵巇加捷翻，取必期稱快。上恩初優假，一眚猶縱解。雖蒙三面寬，未免六翮鍛。全生愧液樠，有道羨痦瞶。失馬未必悲，墮甑何足喟。后皇物羣生，大塊爲之噫。在盈或時虧，有支那可壞。行葦無踐履，甘棠勿翦拜。猶將采葑菲，詎有棄菅蒯。寧當置韶濩，始欲薦任棘。厭飫椒與蘭，玩惜饘而餲。宿名守枯槁，知命遺芥蒂。猖狂蹈大方，大塊噫若喝。腰舟雖云愼，吹籟亦已憊。既往誠無追，有來當自戒。蕭蕭鬢毛改，杳杳歲月邁。愚謀向千失，晚悟猶一灑。龜手世絣絖，支離保鍼縭。鬻渡學操舟，閉肆從問卦。念皆賢者爲，亟聞古人話。有田倚江湖，往歲成畝澮。還歸豈無圖，緒業頗未敗。采菰仍得魚，種榆因及薤。小屋蔽蓬茅，大困輸精稗。逢迎具壺漿，稱貸償私債。暑從泉流濯，寒有檐日曬。何苦事明經，區區矜地芥。

又《初調江陰主簿》 小來讀書非爲名，約身不肯遊公卿。祇憐狂簡眞吾黨，謾有文章慚老成。漢廷好武臣尚少，郎官十年不見調。青衫黃綬赤詔除，落拓敢辭流俗笑？

又《謝中書舍人表》 臣文謝天成，學非師授。窺陳編而竊取，迨暮齒而益衰。可以小知，詎爲達士；闇于大較，是謂鄙儒。方踐迹于鳳池，必貽譏于鵷翼。而況上恩深茂，睿旨稠重。置衡石之程書，異臺郎之近例。所以待老成碩學之士，欲全其難進特達之風。愚敢望回，事同始隗。

又《東京運使謝上表》 臣稟生窳薄，爲器漥卑。志在詩書，本求名于稽古；耳剽律令，亦有意于治民。竊自深思，嘗試勉力。不知足而爲履，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虀，乃非適變。顧惟內恕，濟以敢爲。務合人情，儻究吏術。向者叨付連城之守，迨及三年之淹。資是愚忠，謹行壹意。得免下中之課，以逃負乘之羞。豈徼幸之可常，或不虞之致譽。今乃驟叨持節，仍寄典州。爰暨海隅，必宣使指。覈名實之臧否，則吏員至繁；商功利之重輕，而民賦逾廣。揆茲孱弱，何足堪任。

又《知蔡州謝上表》 臣賦性迂疏，稟生奇薄。偶不遺于昌世，幸得寘于周行。驅馳歲深，心慮日耗。脫身藩郡，貳職秘書。本以文章，蔪見收于鈞冶；至于遲暮，竟獲寵于蓬山。質之常情，實爲厚願。而臣結轖遘病，羸茶弗支。闕庭之儀，每不勝于蹇步；圖書之府，敢不安于素飧。歸誠所天，冀息餘喘；果蒙從欲，仍獲長民。擢陪東序之華，付委連城之寄。失馬致福，有如塞叟之言；受

粟獨多，何減離疏之疾。

又《知襄州謝上表》　脫身謫籍，縻組近藩。仰荷恩華，不勝感懼。【略】涇以渭濁，故常畏于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于薄命。遽辱黜幽之典，實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託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

又《知亳州謝上表》　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棄昌時。暨忝左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檜之譏；魯幷泰山，仍有變齊之舊。至于渦譙名壤，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眞聖是爲臨幸。大朝景亳，兼湯武之上儀；迎年執期，格帝鴻之純貺。民俗既富，官守維嚴。豈伊戇愚，猥叨寄任。邈遙涯分，高視曩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

又《知充州謝上表》　臣比自權京東路轉運使，奉敕就差知兗州，上還節傳，退就藩垣。地惟督府之崇，任亦連城之寄。蒙被恩寵，增集戰兢。

又《爲人以文章與知己書》　某七歲好詩，至今垂三十年，日夜之所積習，精力之所追及，旁貫經史，下協聲律，紙墨所存，不下千首。雖當世多賢，不敢仰希一二，而上追古人之作，竊以謂無甚大愧。夫擊轅叩角之歌，詞甚俚質，而賢君採之，故下情達而幽滯得出也。又況感激時事，吟咏國政，獎善而刺惡，有敦厚之風耶？世無詩官，畏陷誹謗之罪，故不敢露己，時就閒僻，竊寄抃抃而已。

《能改齋漫錄》卷八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過庭錄》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菊坡叢話》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迹》。請置局辟官，薦劉道原、劉貢父，又辟范淳父在局。書成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記》，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祕書省正字爲賞。時道原已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付下國子監開板，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張芸叟詩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疏賤布恩均。我投淮水三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宮刱稿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三人謂貢父、道原、淳父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晁美叔秋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藁之士，適有重客，既無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餖飣盡心盡力，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闥而入，則倉皇敗績矣。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也。」美叔深味其言，歸告其子曰：「吾初爲戲，不知貢父愛我一至於此也。」

《學齋占畢》卷三　《論語・鄉黨》謂「不徹姜食」，荆公嘗問其義于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之曰：「案《本草》，姜多食令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姜，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于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晦庵朱文公《咏子姜》詩兩聯曰：「姜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初朝徹。」自注云：「《本草》載姜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予因悟孔子「不徹姜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于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甫之玩人喪德，又近于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疑耀》卷三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殮，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脱屐，衣冠如脱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作品本事

《侯鯖錄》卷二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

《石林詩話》卷上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名縝自樞密院都承旨

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翼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澤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石林燕語辨**》梁周翰亦不試而除，許將、鄧潤甫以嘗直舍人院，皆免試。元祐元年十二月，劉攽自襄州召爲中書舍人，其謝表云：「召使遄歸，不待三年之計，免其課試，無拘一日之長。」此云不試而除者惟三人，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非也。元豐七年，楊景略、錢勰使高麗，還在道，並除中書舍人。起居舍人皆當云起居郎。舍人，左右史，雖嘗權行詞，亦試乃除，蘇轍、曾肇是也。此云權行詞爲已試，故不再試，雖近例如此，然舊本亦不一也。

《**默記**》**卷中**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牆避之。后時即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貢父：「乃化光所畫。」貢交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實。在夢覺覿，觀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瑟。崎嶇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一室。」

《**四六法海**》**卷四** 攽字貢父，敞之弟也。熙寧中，嘗爲京東轉運使。後吳居厚代之，能奉行新法，致財賦。乃追坐攽廢馳，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表中「涇渭」、「桃李」等句，蓋指此。

著錄

《**東都事略**》**卷七六**《**劉攽傳**》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義》、《東漢刊誤》、《詩語錄》、《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遂初堂書目**》《劉貢父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彭城集》六十卷，中書舍人劉攽叔贛父撰。號公非先生。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彭城集》六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劉攽集》六十卷。

又卷三一九《**劉攽傳**》著書百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貢父《彭城集》，一部十五冊，闕。 又：劉貢父《彭城集》，一部十三冊，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貢父《彭城集》十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攽集》六十卷。

《**脈望館書目**》 劉貢父《彭城集》。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彭城先生文集》十四冊，不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彭城先生文集》八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彭城集》四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劉攽撰。【略】史載所著諸書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議》七卷，《東漢刊誤》四卷，《詩話》二卷，《漢官儀》三卷，《芍藥譜》三卷。今所存者自《詩話》以外，惟《東漢刊誤》散附北監本《後漢書》中，近日始有刻本，《芍藥譜》亦僅而不亡。文集則《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俱作六十卷。明《文淵閣書目》有《彭城集》十五冊，不列卷數。今所傳《三劉文集》，僅有《公非集》一卷，凡詩四首、文二十三篇，蓋掇拾於散佚之餘，多所闕漏，即《宋文鑑》所選者且不盡載，其他可知。至以劉顏之《輔弼召對序》誤屬之攽，舛謬尤屬顯然，殊不足據。今檢《永樂大典》所載，篇章尚富，蓋即據《彭城集》收入。謹掇拾排比，釐爲四十卷，較之原書，所少不過十之一二，與新編其兄敞《公是集》，鉅製鴻裁，舊觀幾復。在北宋諸家中，可謂超軼三孔，而憑陵兩宋者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彭城集》四十卷，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三劉文集》內《公非集》，僅詩四首，文二十三篇。

又《**續錄**》 閩覆聚珍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彭城集》四十卷，宋劉攽撰，清乾隆五十九玉棟讀易樓鈔本，玉棟批校並跋，王芑孫跋，八冊。 《彭城集》四十卷，宋劉攽撰，清鈔本，沈叔埏校，八冊。

《**歷代詩話考索**》《中山詩話》，《郡齋讀書志》謂有三卷。曾辨其言蕭何

未嘗掾功曹爲誤。今毛氏汲古閣刊本合爲一，不識全否，惜無善本可正。

藝文

蘇軾《送劉攽倅海陵》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唯可飲醇酒。讀書不須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又《廣陵會三同舍・劉貢父》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飄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潑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

又《再和》 與君流落共還朝，過眼紛紛七葉貂。莫笑華顛羞采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

又《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辭。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王安石《送劉貢父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船頭朝轉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聯綿皆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萬里衡陽雁，尋常到此迴。行逢二三月，好與雁同來。雁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處，謫官樽俎定常開。

劉敞《寄貢父弟》 勁雲翔空林，積雨荒茂草。哀鳴聞離獸，驚棲見羈鳥。時逝運自頹，物壯勢還老。感至境寥愴，悲來色枯槁。玩此豈有極，辨之苦不早。如何復傷別，咫尺成遠道。

又《和弟自京師來》 四海無清風，五年再相逢。會合如此難，況我罹百凶。悲端素填膺，觸事淚滿胸。欲言不能語，豈知涕所從。良久得仰視，恍忽如夢中。非復平昔遊，豈復平昔容。危生若霜葉，慄慄待烈風。不有親戚歡，其如憂患攻。破啼強爲笑，意氣徒衰翁。慰爾友于情，急難義所隆。

李清臣《送劉貢父倅海陵》 吾儕客京師，晨夕厭歡聒。傲舍八九椽，鬱潤增煩渴。有如轍中魚，喁喁不可活。百鳥趨高門，趁趕互揮喝。論辯苦難裁，氣焰欻相奪。所喪或捐軀，所得未易撮。我聞江湖間，連山翠如抹。山下走滄波，山顛富松栝。鳧鴨亂菰蒲，魚黿聚坡堨。世事劇飛電，人生眞漂沫。誰其違樂遊，而此卷顰額。君直秘書閣，日趨黃金闥。忽思雲水行，飄然詎能遏。朝出都門東，襟胸迥披豁。放舟下淮楚，天地頓空闊。莫苦道路難，暑令恍已未。君看日月疾，俯仰換裘葛。無謂監州微，孔孟猶短褐。時來發光華，春陽奮苦枯。惟君飽才術，流輩服穎脫。早作歸朝期，豈學弦與筈。

曾鞏（又作張耒）《代祭劉貢父文》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麈揮。逸足奇毛，不受絷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於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歸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蠱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媿。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觴。

秦觀《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虎去藜藿采，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詘信，實繫天下事。念昔元豐間，公初謫南裔。託詞弔湘水，聞者爲心醉。踰年憸臣逐，國老起相繼。除公守襄陽，士始有生意。茲焉歸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何足云，事業本餘棄。掖垣美花木，入直春正麗。同僚看家風，立馬揮九制。

雜錄

《邵氏聞見後錄》卷三〇 郭忠恕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二言爲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亦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王汾、劉攽亦曰：「早朝殿內須呼汝，寒食原頭盡拜君。」攽又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書也。

汪應辰《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鄉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蔡延慶

劉攽《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除工部侍郎制》 具官某質性通敏，智術宏贍。頃自先帝，驟膺器使，贊書出命，薦歷外內，董戎分閫，率在西北，文武兼允，聲問逾劭。使之當一官之貳，居四命之峻，其有餘裕，疇曰弗宜？因龍馬之舊秩，進冬卿之近列，勉服光寵，終譽夙夜。

范純仁《祭蔡仲遠侍郎文》 惟公稟性粹和，受材明敏。利不苟得，義無苟進。膺仕熙朝，出入忠藎。帝眷滋厚，尹正天府。雖云浩穰，衆務咸舉。既代王言，絲綸有序。帥于邊方，談笑尊俎。夷畏其威，莫予敢侮。年踰耳順，作貳卿列。如何不淑，遽失宗哲。嗚呼哀哉！奠莫持觴，葬弗臨穴。寄哀以辭，傷哉永訣。

《蕭閒證誤》卷二 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于此可見。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非章衡也。

《宋史》卷二八六《蔡齊傳》附《蔡延慶傳》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略】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略】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鈐轄。【略】監司附(王)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州，仍降爲天章閣待制。【略】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爲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衆人義焉。

鄭獬

論述

綜論

王珪《前鄉貢進士鄭獬可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制》 爾等文藝之贍，預拔有司。造朕親較於庭，而才詞豐華，先多士之選。今始一命，丞工監，屬法卿，而平贊藩郡之政。爾其念時之不易得而名之不可恃，毋或少懈，以惰予至訓。

強至《賀鄭毅夫內翰書》 竊以翰林諸公，禁路元老，文有體要，代爲訓辭。凡詔書之諭臣民，或贊冊之除將相，惟廷中誥令之所出，雖海外幽荒之必聞。導宣上心，粲如星斗之揭；鼓動羣聽，肅若雷霆之馳。【略】掌王言者數年，追聖作於三代。適圖西掖之舊，更直北門之嚴。大筆足以寫造化之微情，密謀足以贊太平之偉績。

郭祥正《寄獻荊州鄭紫微毅夫》 李白不愛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荊州太守古來好，至今文采傳風流。鄭公辭賦天下絕，殿前落筆鏗琳瑯。相如嚴謹反枯澀，宋玉爛熳鄰倡優。卓然風格出天造，冰盤洗露銀蟾秋。麻衣脫去未十載，寶犀飾帶魚懸鉤。道行言聽遇明主，自蓋朱轓寧久留。洛宮風物最瀟灑，酒滿金罍誰獻酬。公嘗愛我似李白，恨不即往從公游。醉看舞袖卷明月，夜聽長笛臨高樓。詞源感激瀉江海，筆陣頓挫排戈矛。駑駘蹇蹶固已困，勉之尙欲追驊騮。一朝公歸坐廊廟，致君事業如伊周。門闌從衛愈嚴密，是時願見應無由。行當投印佩長劍，夢魂已附西江舟。

《玉壺清話》卷七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閒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舊居，留詩於壁云：「春入蘿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飛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

《餘杭郡閣》云：「雨影橫殘虹，秋容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雲峰翠如織，宿鳥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荆門翼。」又《罷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空未擬收，急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時頗訝其氣象不遠，後解杭麾，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於先。

秦焴《鄖溪集序》　右內相鄖公毅夫《鄖溪集》五十卷。公之才行出處，具見誌銘。焴假守安陸，得公集讀之，其氣節高邁，議論精確，可考不誣。於《論綏州》見其計深慮遠，於《論毀譽》見其居寵思危，若夫辨楊繪、救祖無擇，則特立不詭隨，蓋曉然矣。昔孔文舉謂盛孝章要是天下有名人，如公之聲名赫然於世，固不在孝章下，而臨事實用，復表表如是者，使天假之年，究其施設，當如何哉！

《東都事略》卷七六《鄖獬傳》　爲人俊邁不羣。【略】爲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獬〕爲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

《庚溪詩話》卷上　鄖毅夫獬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註云：「司馬才叔作。」近閱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何正平詩中，未知孰是。然能狀霽後景物，語不凡。

《戴酒園詩話・鄖獬》　「漕舟上太倉，一鍾且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畿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又濟師，將奈東南何！」眞一字一淚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鄖溪集》三十卷。【略】初，獬以進士較試於廷，舍人劉敞得獬卷，曰：「此文似皇甫湜。」獬嘗與敞書，亦言「韓退之時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云云。觀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實源出韓門矣。【略】王得臣《麈史》稱鄖內翰久游場屋，詞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歡曰：「好狀元！」仁宗爲之慰悅。本傳亦稱其文章豪偉峭整，議論剴切，精練民事。今以所存諸作核之，殆非虛美。

分論

《圜邱象天賦》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廷試《圜丘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圜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賦話》卷五：宋鄖獬《圜邱象天賦》起句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語極渾括而肅穆。滕甫破題亦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以第一人自命，見鄖句，爲之心折。及唱名，鄖果第一。當時以比「德動天鑒，祥開日華」。但通篇未見出色處，不逮《日五色賦》遠矣。

《富鄭公拜相制》　《四六話》卷下：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鄖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應詔上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籌時經世，蓄於心而發於言。

《備亂》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拈出「公私」二字立論最善，而文筆矯矯，足以勝之。

《謝主司啟》　《夢溪筆談》卷九：鄖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駕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

《夢仙》　《老學庵筆記》卷一：〔荆公〕又嘗見鄖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堪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遇赦》《老學庵筆記》卷九：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元之也。

《和御製賞花釣魚》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五紀昀評：二詩皆無可採。「紅會合」、「綠徘徊」皆嫌造作。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查慎行評：「會合」二字牽強而嫩。紀昀評：三詩皆和「徘徊」字，當時伶人用以爲嘲。楊升菴《丹鉛總錄》遂掇拾諸生僻字如「徊徊」之類，以譏宋人之不學。夫詩之工拙，不在韻之新否，遇不可改押之字，還其自然，猶不失大方。必欲搜索奇僻，則轉落小家矣。

《奉詔赴瓊林苑燕餞太尉潞國文公出鎮西都》《瀛奎律髓彙評》卷五紀昀評：三、四質語，卻不傷雅。無名氏(甲)評：毅夫詩亦未完美，然稍得唐人蹊徑，頗少瑕疵耳。

《送公關給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五馮舒評：三句「水」字湊。紀昀評：此較流逸。三句湊。許印芳評：此詩情致圓足，不但流逸而已。三句合前後看，全無意味，曉嵐又病其湊句，故改作：「曾批勅尾傳荒塞」。七句「應」字與六句犯複，改作「好」。

《送程公闢給事出守會稽兼集賢殿修撰》《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紫濛」二字甚新，人所未用，亦所未知。查慎行評：《晉書・載記・慕容廆傳》：「世居東夷，邑于紫蒙之野。」詩中所用當出此。「蒙」與「濛」字體稍異，音義相同，乃地名，非館名也，注恐訛。紀昀評：此較脫灑，然頭緒不清。楊升菴譏「紫濛」說注，不知此非虛谷注，乃原注也。同時人記同時事，必不謬誤，升菴自誤耳。

《奇程公闢》《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迎十八」、「照東西」，全是「迎」字、「照」字，有工。查慎行評：黃山谷詩：「佳人斗南北，美酒玉東西。」「玉東西」，酒杯也。今既曰「金盞」，又曰「東西」，于義何居？上句亦太纖，不足取。紀昀評：爽朗無庸鈍之氣。無名氏(甲)評：蔡琰有《胡笳十八拍》。《霓裳》有《六么滾》爲十八。「玉東西」，酒盞名。

《雪中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鄭獬字毅夫，安陸人。皇祐五年進士第一。有《郧溪集》行世。其詩壯麗。此篇三、四最佳。梅在雪中，故別無可雜者，「雜」字好。「惟有清香可辨眞」，尤見雪不藏香之意。「公主粉爲身」，雖引婦人爲譬，卻正而不邪，雅而不淫也。紀昀評：此句猥褻之極，乃曲爲之詞。如此論議，殊誤後人。第四句不及出句之醒豁。

《採鬼茨》《載酒園詩話・鄭獬》：《採鬼茨》曰：「朝攜一筐出，暮攜一筐歸。十指欲流血，且急眼前饑。官倉豈無粟，粒粒藏珠璣。一粒不出倉，倉中羣鼠肥。」妙得風謠之遺，當與貢父《漕舟》詩同備採風。黃白山評：「此詩駸駸《三百》之遺，使宋人所作皆如此，何遽讓美於唐賢耶？」

《寄同年步懋秘校》《青瑣高議》前集卷九：吳江長橋千尺，跨太湖，危亭構爽嵬，登臨者毛骨寒凜，乃二浙之絕境也。能詩者過亭下，俱有吟咏。【略】鄭內翰毅夫亦有題長橋之句云：「排天蝀蝀玉圍腰，駕海鯨鯢金背高。」因諸公詩，江山益增光價。

《田家》《能改齋漫錄》卷八：「田家汩汩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麈牖閑評》蘇東坡詩云：「水面風生人未知，低昂巨葉先零亂。」巨葉，荷也，此二句殊有佳致，非才藻過人者未易及此，恰如鄭毅夫詩也。毅夫詩云：「料得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柳梢頭。」比之東坡詩句，語雖別而意極同。此是知前人錦繡腎腸，凡吐出者皆新奇，初非蹈習者也。

《翰林夜直》《愛日齋叢鈔》卷三：鄭毅夫草富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宮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鄭矜敏捷，趙乃思退，辭致各清麗。

傳記

《宋史》卷三二一《鄭獬傳》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略】還，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于此。」【略】又請因諒告哀，

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

《東都事略》卷七六《鄭獬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鄭獬《下第後與孫仲叔飲》　萬里青雲失意深，畫樓酒美共登臨。不羞獨落衆人後，卻是重辜親老心。一缺不完非折劍，至剛無屈是精金。男兒三十年方壯，何必樽前淚滿襟。

又《下第游金明池》　騎殺青都白玉麟，歸來狂醉後池春。人間得喪尋常事，不避郎君走馬塵。

又《登第後作》　文闈數戰奪先鋒，變化須知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雲翁。

又《翰林夜直》（召草富丞相制）　中使傳宣學士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纔封了，蓮燭燃燒一寸花。

又《乞郡》　曉日銀臺再上書，相君何日奏丹符。紫皇有意憐衰老，乞與揚州第五符。

又《被恩出使》　鏡湖清淺越山寒，好倚秋雲刮眼看。萬里塵沙卷飛雪，卻持漢節使呼韓。

又《知杭州謝到任表》　剡章初上，願秉一障以衛藩；疏寵過優，更奠三吳而出牧。擁連檣之華艦，戲綵服于親闈。不失家居，俄臨治境。【略】方衆賢引類以並升，宜拙者懷慚而遠去。重以食口之衆，窘于京華之居。瀝懇冒聞，俞音報可。改經帷之密侍，徙民版之清曹。仍領東藩，兼督一道。矧武林之名郡，實母氏之故鄉。井舍猶存，松楸未改。旨甘易具，豈唯啜菽以承歡；親戚至前，時得稱觴而上壽。此人子之所樂，亦當世之至榮。不料便安，出于意望。

又《謝翰林學士表》　臣庸瞽無能，螯牙少合。結髮而知事主，登朝絕不因人。在仁祖時，初自諸生，擢在臺黎之首；于英考世，還從右史，次居西掖之嚴。將卜兆于先疇，遂佩符于南國。松阡未列，芝檢促還。惟慚補報之未能，敢以遲晚之爲歎？

又《謝知制誥啟》　某者本出寒鄉，誤攀時俊，與世聱牙而不入，信己顓蒙而獨行。原憲甚貧，樂道久甘于藜藿；馮公善敗，收功僅得于桑榆。遂緣科甲之優，獲綴朝紳之末。神經祕牒，竊窺東觀之圖書；積粟流金，豈副大農之心計。訖無補報，空廢歲時。值柱史之缺員，許螭階之入侍，惟能謹其日月，豈足斷乎是非。常執簡以自慚，思投紱而引去。忽趨嚴召，俾預試言。

又《投卷書》　某既以治學進于時，天子賜之上第。及其補吏來，亦不敢廢所守。讀書講道，時就筆札，作爲辭說。非其性然，蓋猶耕者之耒耜，工者之繩墨，乃其職耳。日月之間，遂盈巾衍。擇其可錄者，纔得十軸。既薦之于吾君，其可得以沉酣漸漬乎簡策之間，而不治他能，以力學爲專。然其所作，意陋辭拙，索然無膏澤之容。譬夫菖蒲羊棗，其何足以備公鼎之正味，亦或有嗜之者耳。

又《劉舍人敞書》　乃者某以進士較試於天子廷下，是時閣下以文章論議被選爲考試官，得某之卷，獨以爲可冠羣進士。諸公或難之。而閣下爭曰：「此文似皇甫湜，今朝廷用文取士，爲朝廷得一皇甫湜，豈不善也？」於是諸公不能奪而竟處爲第一。它日放榜，士大夫籍籍，皆傳道閣下之語如此。某始聞之，則愧曰：「在韓退之門下，用文章雄立於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於它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也。如某者望退之之門不知幾百千里，則安敢望似皇甫湜耶？」既又自喜曰：「某學文舉進士十餘年，而未嘗有以文章期之者，又恥以編軸自鬻於貴人之門，意謂雖舉世不見知則亦何病？脫有一人能知之，則勝於舉世之常人見譽。今乃始遇閣下知之，其得不發平生之積憤而爲快喜者哉？」然而世之譽人者多矣，或以其禮卑而迹疏，謬爲好辭以慰安之；或私於附己，欺於人而過詫之；或苟相諛悅而謾美之，此皆未足以爲精賞而公言也。至於某之見知於閣下，則方在糊名較試，雜然於羣衆之中，閣下不知其誰何，直愛其文而遂稱之，其不爲精賞而

公言者耶？某也何足當之。由補吏來，閒隙無事，時亦頗窺今古之得失，著爲辭說，今編成一軸，謹附於門下以獻。

又《滄州張守（存）書》 某竊拙不偶，兩黜廷下，世俗聽聞，叢指衆笑。嘗所交往者，皆解臂而去之。雖其素所許者，一跋一俯，或搖足而上下，憒憒默默。亦自信其連蹇顛躓，不復有立于世矣。飛帆游豫章，進謁麾下，而明公一見之，咨嗟賞激，許其遠到，且勉且慰，渠渠不已。使仆朽之枿坐然復有發生之意，雖古號知己，無以易此。【略】某者文不耀于世，行不作于衆，聲采未嘗落明公之耳，辯論未嘗發明公之前，不知明公從何知之。此某之所以服佩感切之無量。乃者誤中科甲，亦嘗具謝幅。及署吏宛邱，日思通記，快道胸中不勝鬱鬱之懷，而慢惰輒廢，至于今日。先荷明公惠教，罪戾愈久愈厚，幸明公終賜之。

又《紀事》 故事，命參知政事及樞密副使，宰相封詞頭送當制舍人草詞畢，復封送中書，遂出誥。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予當制。是夕中使召入對于內東門別殿，命草張方平、趙抃除參知政事，舊參吳奎出知青州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翌日具狀進詞草，方降付中書出誥，于時二府無有知者。蓋上初攬大權，宰相不得預聞，故獨召舍人授旨撰詞。自本朝以來未有，乃自予始也。其後兩日，上面授以翰林學士。

《湘山野錄》卷中 鄭毅夫公入翰林爲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略】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爲永例。」後揆相爲鄭父紓志其墓，語筆優重，至挽詞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作品本事

《慶史》卷上 鄭內翰久遊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神文爲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況命相哉。」

又 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顯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于富貴哉。」余常心記其說。

《老學庵筆記》卷七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家，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槌陋，卻是屠酤解報恩。」

《曲洧舊聞》卷三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爲巡察官，方往來之際，見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圓丘」二字，自覺破題便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予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中吳紀聞》卷四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懋，云：「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鰲。插天蟠蜿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樓八月濤。」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懋祕校》，劉于詩前具位，加「榜下」二字于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士林紀實》 鄭獬三舉方成名，自稱獬過省及第名皆不出五人，故謝啓云：「兩瞻天子之清光，累玷有司之優等。」

著錄

《遂初堂書目》 鄭毅夫《鄖溪集》。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鄭毅夫《鄖溪集》五十卷。

秦焴《鄖溪集序》 右內相鄭公毅夫《鄖溪集》五十卷。公之才行出處，具見誌銘。焴假守安陸，得公集讀之。【略】安陸，公鄉里，而公之文集不傳，爲郡者得無恧乎？乃嗇公帑之用，刊而賓諸校官，將俾此邦人士知鄉之先達所立如此，因以勸慕興起，其於風教抑有補云。淳熙丙午秋七月，郡守建康秦焴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鄖溪集》五十卷，翰林學士安陸鄭獬毅夫撰。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鄭毅夫集》六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鄭毅夫《鄖溪集》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鄭獬集》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鄭氏《鄖溪集》，一部十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鄭氏《鄖溪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獬《鄖溪集》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鄖溪集》三十卷，永樂大典本。【略】《宋志》載《鄖溪集》五十卷。淳熙十三年秦焴嘗序而刊之。今已久佚，惟從《永樂大典》內裒輯編次，又從《宋文鑑》、《兩宋名賢小集》諸書所載，分類補入，勒爲三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鄖溪集》三十卷，文淵閣傳鈔本。

張國淦《刊鄖溪集跋》　戊午，京居多暇，屬有續刻《湖北叢書》之議，爰從京師圖書館鈔得此集庫本，鳩工付梓。後假得左笏卿年丈所藏巴陵方氏傳鈔本，未幾，又連得楊肖麓廳長所藏夏氏夏潤之編修所藏潘氏兩鈔本，互相讎校，其有異同，泐爲《札記》。復得同歲諸友潛江甘藥樵鵬雲、漢陽周子幹貞亮、羅田王季鄒葆心，相與商榷，悉附記中。惟方本末有補遺詩二首，未審輯自何人，爲各本所未有。《歷代名臣奏議・救祖無擇疏》、《宋文鑑・禮法篇》、曹氏《名勝志・褚都督義門詩》，亦各本所無者，茲併錄之，而以《宋史》本傳冠篇首焉。工竣，爲書其緣起如此。己未秋七月，蒲圻後學張國淦謹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鄖溪集》二十八卷，宋鄭獬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鄖溪集》二十八卷四冊，宋鄭獬撰，清鳴琴館傳鈔四庫全書本。

藝文

劉摯《送鄭毅夫舍人被詔五首》一　金魚貫帶紫微仙，刺史荆州帝倚賢。仁入刑書無濫獄，政通和氣屢豐年。芝函曉下浮雲嶺闕，奎曜宵還北斗天。士望區區翰林主，不知舟楫赴商川。

杜醇

王安石《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又《悼四明杜醇》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鷄豚，筠筒釣魴鯉。歲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杯飯，夙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爲己。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延祐四明志》卷四　杜醇，越之隱君子，居慈溪。學以爲己，隱約不求知。孝友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楷模。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醇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醇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醇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醇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醇始。醇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

陳習

呂陶《陳傳正退居類稿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既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漢南退居類稿》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妄與也。夫君子之學，始於治性修身，而終於事業，豈特規規於辭采章句而謂之文乎？積於中，乃發於外，蘊其實，乃形於

言。表裏之上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乎輝山之玉，不責功於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巧於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鏘，皆本其所有而見焉。公忠於君，孝於親，信於朋友，仁於物，故其文之典厚詳正，出於天資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慶曆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曰辭理優贍，遂置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習，字傳正云。

又《朝散大夫臻仕陳公墓誌銘》 某先妣樂壽縣君陳夫人，本眉山之巨姓。其再從姪，仕至都官郎中，以行義聞于鄉，事業見于時者，乃公也，諱習字傳正。【略】公少鞠於外氏，能抗志從學，爲辭章，舉進士，聲名赫然。中慶曆二年甲科，調武昌軍節度推官，掌永興軍書記。改著作佐郎，勾當開封府檢校庫，轉秘書丞。遭工部憂，服除，授太常博士，通判慶州永康軍。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爲屯田郎中，監齊州新孫耿鎮鹽酒稅，知處州。不赴，改渝州。遷都官郎中。歲滿還朝，年六十有五，遂告老。元豐初，官制行，易朝散大夫。公剛簡靜重，氣守完固，博學通古今，治己應務，正而不苟。雖貴權豪勢，不能少屈。【略】襄陽山水最佳處，公因卜居爲老焉之地，既得謝，愈放意自適，游山中諸佛刹，往往彌月不返。元豐元年二月十二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六。

陳舜俞

論述

劉涣《騎牛歌後序》 吳順義中，史虛白先生白海避地于星子，常騎牛往來山水間，今民間尚存史先生騎牛圖。余退居廬山，出入游覽，往往徒步者，蓋患其以人爲輿。雖慕先生所爲，而猶未暇。嘉禾陳令舉嘉祐間中賢良，逡巡十餘年，方莅邑事，復以詆青苗利病，忤執政，名重天下，謫東市征，欣然就局。余山林獨往，得以親偩，何樂如之。時同泉石之趣，因豢雙犢以遂其志。而又得詠歌之美，敢礱石以永其傳。歲癸丑熙寧六年正月，江西劉涣叙于篇末。

蔣之奇《都官集序》 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秘萃，嚼英咀華，攬秀裒芳，日有所爲，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爲侔，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脩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微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逢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略】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綉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缺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爲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

鄭獬《薦陳舜俞狀》 國子博士知鄧州南陽縣陳舜俞，學術政事，見稱于時。在仁宗朝應制科策入優等，而至今淹滯，尚在散地，衆論惜之。臣等備位禁林，思有補報，竊謂如舜俞者在于聖世，實爲遺才，欲乞早賜召還，處之臺閣，以備器使。

沈遘《送陳舜俞壽州從事》 天下賢良選，公車凡幾人。君侯獨高第，聲實兩無倫。

劉一止《題陳都官墓芝亭石刻後》 某弱冠游太學，從師友間，得前輩制科進卷讀之，其題曰《太平有爲策》者，蓋賢良都官陳公之文也。觀其極論天下民物利疚，慷慨熟復，鄙心慕焉。今六十年矣，尚能記其髣髴。公以嘉祐四年召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秘閣至迓對皆爲第一。十餘年始爲越州山陰宰，上書論青苗事，忤時相，一斥不復。公自謫廢，便無仕進意。當是時詆新法得罪去朝者如中丞呂公諱誨，殿中侍御錢公諱顗，某伯祖雜端諱述，同時出國門至南京，飲酒三日而別，且相戒不復出。公官卑，又早世，士論悲之。公之亡，蓋某始生之年，獨幸與其孫商彥俱爲太學生，得公之文獨多。商彥以文

學馳聲庠序，士類推服。既仕宦，不苟進，懷抱怡然。詔某曰：「我自得官，應遷轉者並用考功格，計歲月而升，未嘗僥倖一日恩賞。中間嘗丞秘書，爲顯州之階，已而補外。」其忠節之高，不辱其祖，史臣稱魏瞽挺挺有烈祖風，余於商彥亦云。芝亭之瑞，前諸公論之詳矣，茲不徒言。紹興己卯六月丙午劉某書。

樓鑰《都官集序》　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禹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戲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於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膴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略】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都官集》十四卷。【略】舜俞少學於胡瑗，長師歐陽修，而友司馬光、蘇軾等，毅然有經世志。所進萬言策，至自比於賈生。及貶死後，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事，而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今觀其詩，大半爲謫後所作，氣格疏散，皆自抒胸臆之言。文則論時政者居多，大抵剴直敷陳，通達事體。而三上英宗書及《諫青苗》一疏，指摘利弊，尤爲深切著明，雖不竟其用，而氣節經濟，均可於是見一斑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陳舜俞》　白牛居士住江潯，一謫廬山歲月侵。五老峰前跨雙犢，飛泉醉石碧雲深。

李之鼎《宋人集本都官集跋》　陳令舉當日所上《太平有象策》，本原經術，切實可行，迥非拘泥《周官》一書者所可同年共語。倘使其言見用，得君行志，舉而措之，黨爭之禍或不見於宋代，未可知也。

傳記

《宋史》卷三三一《陳舜俞傳》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略】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紀事

陳舜俞《上歐陽內翰書》　某雖不肖，從事于學，蓋有得古人一言，竊藏于心，日思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略】慶曆中，天幸及第，爲天台從事。歲未滿而罪罰遽至，先人不幸，卒于官舍。既而由深山窮谷中負全柩，護返于家。

又《和劉道原騎牛歌》　陳子無能久棄廢，騎牛入山學遁世。劉子有道憂天下，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長歌對市人，聞者應揶揄。君不見蔡澤不相終躍馬，寧戚未遇先飯牛。腰懸六黃印，廩食萬戶侯。人生顧何常，古來海水生桑。少華一峰已爲谷，白日西出明朝陽。男兒蓋棺事乃了，目睫榮悴空悲涼。水之曲，山之傍，歲窮且飲酒，富貴無相忘。

又《示諸弟》　吾家崛起蓬蒿間，先君爲學良苦艱。典衣買書教我讀，平生貧窶不此慳。歲晚纔霑寸祿養，天禍無何頹泰山。況時汝輩各少小，不及見汝學燕閒。逮今孤露歷歲月，漸覺長大成疏頑。詩書堆積有素業，文章體要亦

易攀。固須仁義力造詣，愼擇朋友少往還。偏親堂上待甘旨，況已齒齔雙鬢斑。更可踟躕忽榮養，不如烏鳥鳴關關。官家公道祿寒畯，勉旃進取歡慈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都官集》十四卷。【略】案《宋史》舜俞傳，附于張問篇末，叙述官履甚略。今考集中自言爲天台從事，十五年中再官天台、四明二州，其《上唐州知郡啓》註云：「時宰南陽」。又韓琦有答陳舜俞推官詩，司馬光贈詩亦云：「他日蒼生望，非徒澤壽春。」本集序云：「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凡此皆傳所未及。又陳杞《跋集後》稱曾祖都官，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都官員外郎，集名實取于此。而本傳乃云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諸史之中，《宋史》最爲紕漏，此亦一證也。

著錄

蔣之奇《都官集序》　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序。

樓鑰《都官集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於後

陳杞《都官集跋》　杞無似，馮藉先世遺烈，叨躐從班，惟知兢懼，以保門戶。先考刪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寮屬，尚多差舛，每以媿恨。洎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鄞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讎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孫曾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陳都官集》三十卷，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陳都官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舜俞集》三十卷。又《治說》十卷、《應制策論》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都官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陳都官文集》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舜俞《都官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陳都官文集》。【略】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都官集》十四卷，永樂大典本。【略】其集乃舜俞歿後其壻周開祖所編，凡三十卷，蔣之奇爲之序。慶元中，其曾孫杞以徽猷閣待制知慶元府，後刊板四明，名之曰《都官集》，樓鑰爲後序。原本久佚，惟《永樂大典》所載，篇什頗多，檢核排比，可得十之六七。謹以類編次，益以厲鶚《宋詩紀事》、沈季友《檇李詩繫》所錄詩七首，釐爲文十一卷、詩三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都官文集》十四卷，文淵閣傳鈔本。

李之鼎《宋人集本都官集跋》　此集原爲三十卷，乃其女夫周開祖所編。慶元六年，曾孫杞刊於四明，始名曰《都官集》。自宋刊後，已經湮沒。乾隆間館臣輯自《永樂大典》，編爲十四卷。卷一至卷三爲《太平有象策》，卷四書，卷五奏狀制論，卷六、卷七說及進治說，卷八記，卷九、卷十書，卷十一啓，卷十二古體詩，卷十三今體詩，卷十四排律、絕句。雖非原集之舊，蒐輯已什得六七，亦可無憾。惟距今又將二百年，內府之秘藏，私家之鈔錄，希如鳳毛麟角，若不亟爲刊布，是使此集復歸沈晦。壬子冬，傳鈔丁氏八千卷樓本於江南圖書館，華君瀾石代爲詳校二次。癸丑八月，親至江南覆校，增補目錄。其增改存疑者，別爲校誤表，附於集後。時甲寅除夕，夜闌，爆竹轟闐寒窗，燈青如豆，南城後學李之鼎振唐謹跋於豫章城南尊宋樓。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　《都官集》十四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都官集》十四卷，宋陳舜俞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路有鈔本。

又《續錄》　宋慶元中曾孫杞刊本。　西溪舊鈔本。　八千卷樓傳鈔本。　涵芬樓藏知聖道齋藏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都官集》十四卷，宋陳舜俞撰，清彭元瑞知聖道齋寫本。《都官集》十四卷，舊寫本，有慶元六年樓鑰序，鈐有蔣鳳藻藏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都官集》十四卷，宋陳舜俞撰，清乾隆翰

林院鈔本，二冊。《都官集》十四卷，宋陳舜兪撰，清乾隆鈔文瀾閣四庫全書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都官集》十四卷二冊，宋陳舜兪撰，鈔本。《都官集》十四卷二冊，宋陳舜兪撰，清藝海樓傳鈔四庫全書本。

藝文

蘇軾《祭陳令舉文》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呂大防

論述

綜論

蘇轍《呂大防中書侍郎制》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早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

宋哲宗《呂大防降官安州居住制》降授通議大夫、秘書監、分司南京呂大防，遭遇特達，更踐高華，憑據宰司，輕視天下。總領論撰，既公肆於誕謾；用意詆欺，復手加於筆削。移過君父，虛美故臣，肆爾朋邪罔上之奸，拂朕追孝述先之志。昔馬遷良史，猶號謗書；會昌權臣，擅改實錄。敢爲訕黷，曾靡顧嫌，歷考舊聞，無甚茲日。矧以躐遷賞典，自處泰然，怵利怙權，前無故事。屈用惟輕之典，止還冒進之官。物議弗堪，彈章交至。再削文階之次，仍聯分務之名，易自郢邦，處之安陸。申儆凡百，宜體朕懷。

葉濤《呂大防責散官安置制》朋姦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呂大防，資性冥頑，心術狠戾。背天地之恩於先帝，廢君臣之禮於朕躬。冒登冢司，竊弄威柄；列布私黨，競分權要。假借誣辭，以變更良法；網羅空語，以增飾謗書。乃至擠陷舊勳，棄捐邊要。內結近習，陰懷異心；外連羣凶，力捍新政。罪寔同於元惡，法當置於嚴誅。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追念前烈，究觀衆言，義不敢私，恩難獨貸。貶從散秩，投畀遐方。懲誤國不道之愆，爲垂世無窮之戒。尚思循省，勿重悔尤。可責授舒州團練使，循州安置。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其〔大防〕在翰林，書命典麗，議者謂在元絳之上云。

分論

《與歐陽修書》《寓簡》卷八：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論祖宗之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宋之家法，遠軼漢、唐，於此可見其概。

《法雲秀和尚碑》《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東坡於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自言，委甥王讜言之。東坡先索其藁諦觀之，則曰：「坡當

書。」蓋微仲之文，自佳也。

《橫渠墓表》 朱熹《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出。

傳記

《宋史》卷三四〇《呂大防傳》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略】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略】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略】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略】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略】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略】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略】遷吏部尚書。【略】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略】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略】大防樸厚慤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略】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

《東都事略》卷八九《呂大防傳》（存目）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七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日曆、時政記以爲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閒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尊奉初詔，即非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更之，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爲案底。」從之。

呂陶

論述

王安禮《送呂陶赴闕》 賦比相如已絕倫，即論才識又名臣。致身可但諸公右，發策宜爲上國珍。今日朝廷思讜直，一時賢俊待經綸。行看致主唐虞術，與笑淄川曲學人。

馬騏《淨德集序》 吾鄉有給事呂元鈞者，以賢良召試于熙寧初，極論理

財、拓境之非，雖爲外官，必行其言，無所顧望。暨召用于元祐，則專以判別邪正爲事，雖去國，猶丁寧反覆言之。今以遺文考其議論，但不使小人居中撓政，非有訐斥僇辱之甚，激其狠毒之性，至儕類之失亦不芘之。其用心如鑑之照，如四時之生殺，各因物之所當得者與之，而物之受之也，無怨亦無德焉。其守道如此。使得大施用于世，亂何自作哉！公於紹聖坐黨事貶湖南，後守潼川，拜崇寧改元詔，即乞身而歸。遺令不作碑誌，休影滅跡，故崇寧以後追貶不深，而復官亦不及，是又能以明哲自全者。然至今卹典未及，無身後之澤，而名不登於太常史院，雖公韜晦本志，無所事此，而一世明德，嘗登禁從，後世無傳焉，此有係乎國體者，子孫之責，亦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以諸孫出其家集，使著於世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淨德集》三十八卷。【略】陶秉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陳論多切國家大計。其初應制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聞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稱其有理。而卒爲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略】其深識遠慮，亦不在范祖禹下。故其所上奏議，類皆暢達剴切，洞悉事機。蔣堂以賈誼比之，良非虛譽。其餘詩文，亦多典雅可觀。至《學論》二篇，力攻王氏《字說》，不遺餘力，尤爲毅然自立，不附合時局者矣。

傳記

《宋史》卷三四六《呂陶傳》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游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數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士第，調銅梁令。【略】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改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略】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人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略】責監懷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略】遷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略】遷中書舍人。【略】進給事中。【略】俄以集賢殿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院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東都事略》卷九四《呂陶傳》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呂陶《感白髮》　少年事辛勤，老大涉憂患。撫時感零落，髮白亦已慣。每思初白時，黑者尚千萬。晨梳滿一握，中有素絲間。及其白已甚，色勢頗滋蔓。種種漸無幾，星星忽大半。常情惡衰颯，不欲姿容變。持鑷屢翦摘，煮藥勤點換。久之反自笑，遂事固不諫。萬物入形器，盛衰有期限。葩英乘春芳，凋滅向秋晚。人生止百歲，稚耋如早晏。光陰白駒走，安得常總卯。形骸任驅役，胥力資治辦。其間得與喪，大率皆夢幻。既老遂休佚，萬態無足盼。方當齊椿菌，未暇語鵬鷃。霜雪華滿頭，長吟又何怨。

又《有觸》　三十餘年齒士林，青綸一命鬢霜侵。策名雖動遲留歎，行己常存少壯心。

又《辭免殿中侍御史表》（元祐元年閏二月）　臣者生而孤遠，學則迂疏。不通治道之本原，安能論政；未熟朝廷之典故，何以繩愆。顧回拔擢之恩，愼委端良之士。

又《辭免左司諫表》　臣學未能造道，材不足適時。向自郎曹，擢用言路，

徒更歲月，何補涓埃。立仗在廷，尚緩黜幽之典；伏蒲獻說，愈懷竊位之羞。匪惟清議之莫容，抑恐孤忠之易隕。仰祈睿鑒，特寢誤恩。

又《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臣寒鄉寡與，素守自明。偶待罪于中臺，旋充員于左省。爝火不能助太陽之照，勺水無以益滄海之深。每竭慮以上聞，多蒙開納；及叨恩而外補，盡出保全。【略】況巴蜀之數州，去朝廷而百舍。土居險陋，俗尚孱迷。雖平時賦入之饒，經常粗給；自頃歲軍興之後，瘡痏未完。網密則人用怨咨，轡柔則事將弛廢。臣敢不講求中術，推導至仁。少圖日月之勞，仰圖乾坤之報。

又《又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當先帝御圖之始，選在賢科；及陛下繼照之初，擢居言路。無裨毫髮，徒歷歲時。嘗引過以乞麾，遂忝恩而主計。始終幸會，進退全存。【略】謂臣久塵臺省，特假以使名；知臣素熟土風，又付之鄉部。

又《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臣早以疏凡，誤蒙役使。備員臺省，預聞國論之幾微；賜對簾帷，屢奉德音之奬訓。一違朝綴，四涉年華。甘簿領之沉迷，事道途之奔走。抗章宸扆，少希惻怛之私；得請鄉邦，極享便安之幸。【略】終賜矜憐，俾塵寄任。況岷峨之列壤，乃桑梓之舊封。入境觀風，情僞同于指掌；過家上冢，歲時得以薦誠。恩實光華，力難報稱。

又《謝中書舍人表》 少而嚮學，粗知爲己之方；長亦效官，偶適代耕之願。熙寧中以賢科射策，元祐初以言路備員。竟難補報于朝廷，已分棲遲于郡國。何期白首，重瞻日月之光；遂向清時，輒上雲霄之路。

又《辭免給事中表》 臣學不造道，材非適時。平生安流落之常，晚歲有亨通之漸。既塵侍從，未報涓埃。忽叨制綍之恩，又進瑣闥之職。厚顏滋甚，騰口謂何。

又《謝給事中表》 潤辭西掖，不能發揮典制之文；遷職東臺，何以報塞朝廷之遇。恩隆選重，感切憂深。

又《謝知陳州到任表》 將命出疆，自貽罪戾；叨恩補郡，私享便安。【略】比緣變故而行，豈以燕私爲事。既昧從宜之禮，茲爲失職之愆。合正常刑，以懲顯咎。敢期睿鑒，曲庇孤單。下遷書史之名，尚委藩侯之寄。

又《謝知河陽到任表》 祿過量而易盈，位乘高而速墜。既煩宥罪，猶許牧民。京輔奧區，纔布二旬之政；河津巨鎮，又同千騎之行。委任皆優，叨塵太甚。

又《謝知潞州到任表》 預先帝訪問之選，乃竊虛名；爲陛下侍從之官，殊無小補。俄以出疆之罪，遽膺守土之行。僅及一時，已更三郡。

又《謝知梓州到任表》 半生零落，空驚歲月之崢嶸；晚景亨通，忽接雲霄之步武。偶緣使事，輕去從班。未閱再期，俄更四守。既遂里閭之請，又塵屏翰之居。力薄豈堪，恩深莫報。

又《謝責降南嶽廟表》 洎忝鄉邦之寄任，數爲風眩之侵陵。拜疏自陳，方覬退休之幸；原情必罰，俄聞責黜之音。仰畏雷霆，俯驚冰谷。欲繼上歸田之請，慮難逃慢令之誅。即扶病以之官，已具舟而去里。窮途易塞，衰氣復傷。適當起纜之初，幾有蓋棺之事。遽飄流于三峽，遽放蕩于重湖。以七十之羸軀，盡八千里之去路。備嘗險阨，屢及傾虞。偶全犬馬之餘生，深荷堪輿之厚賜。

又《謝知邛州表》 方朝廷之政舉，嘗勵翼以赴功；逮朋黨之論興，亦淪胥而被譴。天高莫訴，罪大胡言。羽翼傷摧，尤畏鷹鸇之搏逐；夢魂驚悸，深憂斧鉞之誅鋤。敢期廢放之餘，遽玷寵光之異。

又《謝授再知梓州表》 臣先以罪，分司南京，衡州居住。于元符三年四月準告落分司，差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至五月內準敕就差知邛州。【略】今年二月七日到綿州羅江縣，又準告充集賢殿修撰，改差知梓州。【略】九殞之餘，忽逢再造；一年之內，輒易三遷。

又《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學文不工，信道未篤。丁辰于始衰之日，誤涉迷塗；被罪于垂老之年，久棲裔土。忽逢聖作，偶得生還。

又《乞致仕表》 臣生長遠方，逢值聖世。擢皇祐進士，登熙寧制舉。元祐中塵冒侍從，紹聖初謫放江湖。【略】臣深欲勉竭疲駑，仰答造化。而齒髮衰暮，疾恙侵凌。竊慮職事曠廢，重取罪戾。伏望聖慈念臣今已七十四歲，舊感瘴癘，間或病作，心力昏耗，難以釐務。【略】許臣本官致仕，庶幾安養羸疾，遂其餘生。

又《應制舉上諸公書》一 陶嘗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切爲之本統。又嘗歷覽舊史，竊跡近事，考究古今得失盛衰、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侈辭夸說，以求工於文，而庶幾焉一有以資治理之用。

作品本事

呂陶《進郊祀禮成詩表》　臣叨侍清光，清逢盛觀。聽圜丘降神之樂，均有虔誠；續昊天成命之歌，愧無善頌。謹吟成《郊祀禮成詩》一首三十韻，奉表投進以聞。

又《送田密學元均還闕詩序》　陶儒衣，非好佞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粒宰府，鄉之稚耋，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發於謳歌，喧喧載塗。然能謠而不能文，其何以達九重，播四方，傳千萬祀乎！敢次第其言，爲古詩一章，贈公之行，庶幾中和之政流聞於無窮爾。

又《鹿鳴燕詩序》一　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向學，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陶今年秋，既試於有司，而薦之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爲古之鄉老。公與范公洎集賢僉公，中秘段公，各爲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爲寶，儒林盛遇，超邁乎昔。士大夫庚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略】陶既賦詩，求附於後，又因而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

又二　成都諸進士既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爲之設燕，賦詩寵行，相與屬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既燕之，遂以詩贈之，且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於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洎僚屬賓從及其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尚，光輝一時。昔王起三領貢籍，周墀作詩以賀，起亦答之。時一榜進士盧肇而下二十二人，盡能庚唱。後世好事者摭其本末，紀爲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容齋三筆》卷一四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爲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爲西南病，甿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榷。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卻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榷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爲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榷茶爲害，罷爲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疏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稷又詆其賣直釣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著錄

馬騏《淨德集序》　諸孫出其家集，使著于世云。成都馬騏序。

《遂初堂書目》《呂元鈞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呂陶集》六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呂元鈞《淨德文集》一部十冊，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淨德先生文集》十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淨德集》三十八卷，永樂大典本。【略】《宋史・藝文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其得見於世者，僅《宋文鑑》所載《請罷黃隱》一疏。今就《永樂大典》各韻內採掇裒輯，分類編次，釐爲三十八卷。雖以史傳相較，其奏疏諸篇或載或闕，其《應制科策》一首不可復考，未必盡還舊觀，然已什得其七八，所闕者固無幾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

王觀

論述

綜論

《碧鷄漫志》卷二　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世傳「霜瓦鴛鴦」，其作也。詞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則可見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黃玉林　通叟風流楚楚，詞林中之佳公子也。世謂耆卿工爲浮艷之詞，考之此集，得名冠柳，豈偶然哉！

《詞潔輯評》卷四　玉林云：「風流楚楚，詞林中之佳公子也。」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學步則非。韶美輕俊，恐一轉便入流俗，故詞先辨品。

《詞苑萃編》卷九引陳冠卿　逐客詞風格不高，以冠柳自名，則可見矣。

《白雨齋詞話》卷六　王通叟詞名《冠柳》，北宋詞家極多，獨云《冠柳》，仍是震於耆卿名，而入其彀中耳。觀其命名，即可知其詞之不足重。嗣後以《清平樂》一詞被謫，不亦宜乎。

劉毓盤《輯校冠柳集跋》　觀能詩，周紫芝《竹坡詩話》稱其《莫惱翁》詩似張文昌，其《踏青慶清朝》慢詞尤著名。《花庵詞選》謂其風流楚楚，詞林中之佳公子也。陳直齋則以爲「風格不高，以冠柳自名，亦可見矣」。柳七詞雖有可議者，王象之《輿地紀勝》謂范蜀公嘗歎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鎮在翰苑十餘載，不能出一語歌詠，乃于耆卿詞見之。」其引重如此。觀獨起而爭，蘇軾繼之。蘇詞盛而柳詞微，鐵板銅琶，曉風殘月，纖穠修短，劃若鴻溝。周邦彥出，乃調停于兩派之間，而一軌于正。宋七大家詞，祖周氏而祧柳氏，方言市語，不攔入文士筆端者，伊誰之力歟？觀亦豪傑之士哉！楊湜《古今詞話》曰：黃庭堅最賞其冬景《天香》詞，謂其一處所，一物色，無一非嚴冬蕭索之境，而氣象雍容，略無半點寒酸憔悴之意。亦善于造語者矣。《冠柳集》一春詞、一冬詞，雖柳七爲之，不能及也。

曹元忠《輯本冠柳集序》　《冠柳集》者，同歲生冒君所輯王通叟之詞也。嗚呼，美成遺稿，久無宮講之家藏；醉翁外篇，並乏東坡之編序。從毛刻《六十家》之外，拾宋詞七百年以上。匹諸前林過風，欲索而已渺；飛絮作雪，堆聚而無多。傳後且難，抱殘豈易？幸而叔原樂府，得署補亡；希眞《樵歌》，廣爲拾遺。歌曲一家，扇芳風于逐客；樂章九卷，減芬響于耆卿。則花庵有言，序者稱其高于柳詞，故曰「冠柳」，其旨可略言焉。夫其《天香》慢曲，爲世所稱，霜瓦風簾，吟邊對影；瑞云芝草，畫里呼名。斯則淺唱低斟，雪夜銷金之帳；粉圍香陣，春寒玉照之堂，視所謂柳氏野狐涎者，雅鄭之判，固不待言。至若應制《清平》，取則太白，因宮娥之新幸，疑館臣之狎詞。幾乎供奉禁中，呼袞臣以曲子；成詞床下，押邦彥于國門。輕艷浮華，或乖體要。然以視《醉蓬萊》成，仁宗不復進用，措辭之際，見優劣矣。若夫《江城梅引》，傳遍燕山。洪皓使金，和「四笑」之作；張總侍婢，歌「萬里」之句。亦猶范陽肆上，刻蘇集之數篇；契丹國中，誦魏詩之上軼。蓋視西夏，井水飲處，皆歌柳詞，殆又過之。嗟夫！屯田笛譜，孤行至今，籍令生平，攬其篇翰。得南威而爲美，見西施而憎貌。笙歌隊裏，訂作同聲；鼓吹海中，推爲絕唱。何至賡續無聞，舊觀不復？長沙之刻，幼文實于《陽春》；南昌之詞，務觀不載本集。么花孤葉，零落殆盡。使晦叔《漫志》，莫證驚人之目；友仁《詞旨》，僅傳屬對之精。不其惜歟？冒君敬恭鄉里，搜羅文獻，采獲羣籍，刪併復重。北宋小集，錄都官之五篇；南唐歌詞，存中主之四闋。屠門之肉，未得大嚼；嘗鼎之臠，亦爲知味。將與通叟，共垂不朽。

分論

《揚州芍藥譜》　王觀《揚州芍藥譜序》：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葉紅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

之人甚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入。　又《揚州芍藥譜後序》：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嶠、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于此，或游于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也。

《**游俠曲**》、《**莫惱翁**》　《竹坡詩話》卷三：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游俠曲》云：「雪擁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讎，怒須如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轟政刀，袖中擲下朱亥椎。冷笑邯鄲乳口兒。」此篇詞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惱翁》篇云：「穀垂乾穗豆垂角，雨足年登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盃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涼，兒捋翁鬚孫撼牀。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遂與文昌爭衡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江尚質曰：《冠柳集》載王通叟所製《莫惱翁》一曲云：「穀垂乾穗豈垂角，【略】」雖三轉韻曲，僅可列於古風也。

《**慶清朝慢**》（**調雨爲酥**）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黃昇評：王通叟，名觀，有《冠柳集》，序者稱其高于柳詞，故曰冠柳。至于《踏青》一詞，又不獨冠柳詞之上也。《踏青詞》即《慶清朝慢》，今載于首。風流楚楚，詞林中之佳公子也。世謂柳耆卿工爲浮艷之詞，方之此作，蔑矣。詞名《冠柳》，豈偶然哉。

《**皺水軒詞筌**》：詞之最醜者爲酸腐，爲怪誕，爲粗莽。然險麗貴矣，須泯其鏤劃之痕乃佳。如蔣捷「燈搖縹暈茸窗冷」，可謂工矣，覺斧跡猶在。如王通叟《春遊》曰：「晴則箇，陰則箇，餧飣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裨，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收翠綠，吹在眉山。」則痕跡都無，眞猶石尉香塵，漢皇掌上也。兩「箇」字，尤弄姿無限。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王世貞曰：謝勉仲「染雲爲幌」，周美成「暈酥砌玉」，秦少游「鶯嘴啄花紅溜」，蔣竹山「燈搖縹暈茸窗冷」，的是險麗矣，覺斧痕猶在。末若王通叟《踏青遊》諸什，眞猶石尉香塵，漢皇掌上也。　《詞綜偶評・宋詞》：昌黎詩：「肴核粉飣餖」，如世俗攢盤攢盒是也，此借以爲鬬湊之義。《夢園詞選》：許蒿廬曰：昌黎詩「肴核紛飣餖」，如世盤攢盒」是也。此借以爲斗湊之義。　《玉林詞話》云：風流楚楚，詞林中之佳公子也。世謂柳耆卿工爲浮艷之詞，方之此作，蔑矣。集名《冠柳》，豈偶然哉？春遊《踏青》一詞，又不獨《冠柳詞》之上者也。　按通叟官翰林學士，賦應制詞，宣仁太后以其近褻，謫之。此詞係最著名之作，黃叔暘亟稱賞之。然總未免纖巧，少眞意，第語多清雋耳。

《**天香**》（**霜瓦鴛鴦**）　《歷代詞話》卷六：王逐客冬景《天香》詞云：「霜瓦鴛鴦，【略】」涪翁見而賞之，且曰：「此曲一處所，一物色，無一不是嚴冬蕭索之境，但仔細詳味之，略無半點酸寒憔悴之意，亦善于造語者矣。」

《**卜算子**》《**水是眼波橫**》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略】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詩斷章云：「今日一盃愁送春，明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苕溪漁隱詞話》卷二：《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略】』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苕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水眼山眉人出口即是，下二句運用不同，遂勝。沒理，有無窮深衷。《蓮子居詞話》卷一：山谷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通叟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碧山云：「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河邊千條翠柳，爲我繫春住。」三詞同一意，山谷失之笨，通叟失之俗，碧山差勝。終不若元梁貢父云：「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爲灑脫有致。

《**清平樂**》《**黃金殿裏**》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略】高太后以爲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雨中花令**》（**百尺清泉聲陸續**）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漫叟詩話》云：

古樂府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過人家。」褦襶，《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略】」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涼思颯颯自來，非觸熱者所知。又楊慎評：清韻映骨，冷色侵肌。《藝園詞選》：清氣滿紙，夏日展讀，如飲一服清涼散也。

《**江城梅花引**》《填詞淺說》：詞禁諸條，亦須活看。如一聲不許四用一條，查程垓《江城梅花引》詞「睡也睡也睡不穩」，又王觀詞「恐極恨極艷玉蕊」，又蔣捷「夢也夢也夢不到」，均連用七仄字，乃此調定格，斷不可易。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五**　《揚州芍藥譜》一卷，宋王觀撰。觀字通叟，如皋人。熙寧中嘗以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在任爲《揚州賦》上之，大蒙褒賞，賜緋衣銀章。見嘉靖《維揚志》中。汪士賢刻入《山居雜志》，謂爲江都人者，誤也。

紀事

《**本事詞**》**卷上**　王觀通叟官翰林日，應制進《清平樂》。宣仁太后以其詞近褻狎，乃外謫，因自號逐客焉。詞云：「黃金殿裏，【略】」時有以此詞爲衢人王仲甫作者，誤矣。

《**詞苑萃編**》**卷一二引《耆舊續聞》**　王仲甫字明之，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清平樂》云：「黃金殿裏，【略】」翌日，宣仁太后聞之，語宰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耶？」既而彈章罷去。裴按：此即王通叟事，其自稱逐客者以此。《耆舊續聞》所載誤矣。

劉毓盤《輯校冠柳集跋》　觀少年時游宦京都，負不羈之才，頗饒逸韻，輦下欣慕者衆。後數年復至，舊游多有存者，仍寓意焉。乃作憶舊《感皇恩》詞，一時傳唱幾遍。曾慥《樂府雅詞》拾遺，錄作趙循道詞，此亦又一說也。善讀者自能別之，茲不贅。

雜錄

劉毓盤《輯校冠柳集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觀字通叟，如皋人。仁宗嘉祐二年進士第。歷官翰林學士，以應制詞被謫。自號逐客。有《冠柳集》一卷。厲鶚《宋詩紀事》曰：觀，高郵人，一曰如皋人。累官大理寺丞。知江都縣事。著有《揚州賦》及《芍藥譜》。按陸心源《元祐黨人傳》曰：觀，字明叟，如皋人。神宗朝第進士。徽宗朝官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以黨籍安置臨江軍，卒。觀與覿或伯仲行也。黃昇《花庵詞選》曰：通叟，哲宗元祐中官翰林，宣仁謫之，自號逐客。則前說爲可信。陳鵠《耆舊續聞》曰：王介，字明之，官翰林，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寵，應制進《清平樂》詞。宣仁太后聞之，曰：豈有館閣儒臣作狎詞者耶？遂罷去。乃自號逐客。此又一說也。

趙萬里《冠柳集輯本題記》　王觀《冠柳集》，宋世有長沙書肆《百家詞》本。《花庵詞選》云：序者稱其高于柳詞，故名《冠柳》。《詞品》云，王通叟詞「十三女子綠窗中」，今未見稱引，知其散佚多矣。萬里記。

范純仁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范純仁》　器識通明，忠義骨鯁，其才足以濟大

事。

曾鞏《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令赴闕供職詔》 卿三朝元老，四海具瞻。出處爲邦國之重輕，用舍繫仁賢之消長。久置散地，宜還本朝。歷陞降于殿帷，仍總司於琳館。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靈，庶幾鯁論嘉謨，日聞忠告。昔周公已老，猶在京師；留侯既封，不去漢室。眷惟舊弼，異世同心。聞命疾馳，副朕所望。

又《范忠宣墓誌銘》 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爲忮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繇是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終始無間言。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廣義莊。晚年南還，貧甚，得賜，輒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略】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厲，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奬進人才，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今上虛己待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問，屬以後事。比薨，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爲不朽，維後有人。若公父子，再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相讎，公爲虛舟。世夸以爭，公避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巍巍，古社稷臣。正色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爲嗇。惟其卓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帝念公賢，形于詔墨。後人來咨，不假方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曾布《除范純仁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制》 謀謨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大庭。通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范純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厲行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越自累朝，寖更華選。暨沖人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臣鄰，付以宥密。一踐樞要，再秉國均。

鄧忠臣《覆忠宣公謚議》 公世系高華，天資開敏。榮名委質，早由父教之忠；學古入官，益廣功崇之志。爲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爲非；都上公之司，袞衣繡裳而不以爲泰。要終原始，考實中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視同宗之族，猶葛藝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鸇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讜論嘉猷，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閣然而日章。在昧旦未嘗忘君，思饑渴不獲由己。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爲元龜；抗濮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爲黃耇。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得大小之情，矜而勿喜。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只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鈞，適丁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奸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匪惟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纖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爲國惜賢。興言歎嗟，使人於邑。天地有時而否，股肱于是或虧。放之江湖，去如草芥。紱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與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抉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公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于道途。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二日，以不起聞。天子于是震悼綴朝，賻贈加等。告其第，開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于商；君違不忘，臧孫將有後于魯。古云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于義爲允。

范景文《忠宣公誥命跋》 此吾先忠宣公拜僕射制詞也。公濟美文正，稱元祐賢相第一。時承安石新法之後，海內困擾，公實左右溫國，引用諸正登朝，羣小眈眈側目，而苦心劑調，保和元氣，一時功業，繼文正而光大之，炳耀史冊，可攷而坑也。此誥出蘇文忠手筆，中間息兵、安民、憂國、強諫，眞繪公父子心事，寧第千秋袞錫之榮已乎？吾黨子孫克繩前烈，師文正之先憂後樂，法忠宣之去泰去甚，展卷興思，不勝弈葉弓裘之慕，家璽卿什襲以貽後人，幸念舊勳，纘戎祖考，即以此卷當我范氏傳研可矣。

《容齋三筆》卷六 士人爲文，或採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

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

樓鑰《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略】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眞是似者哉。而綸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鎭，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它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置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貰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置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言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啓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暮。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癈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

陳宗道《范忠宣公文集跋》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貽方來，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斂襟肅容，起敬起慕。

朱熹《跋呂范二公帖》 范忠宣公平淡忠恕，雅不欲以智名勇功自見，故熙、豐間授鉞臨邊，數被譴讓，觀第二帖可概見矣。然迹其平生，排濮議，爭新法，干忤君相，無少顧避。最後論救元祐諸賢，卒與同貶。蓋終身無所屈，則又豈非所謂仁者之勇哉？其於劉氏姻好綢繆，蓋亦聲氣之同，非苟然者。子夷得其家學之傳，不卑小官，直道自信，東萊呂舍人亟稱之，覽者其亦考焉。

劉宰《忠宣堂記》 方其在江東賦《尊思堂》詩，有曰「審慮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夫虛則無我，平則稱物。其後日規模，率昉乎此。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藉以進者，而意向稍愆，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持平此心，眞不愧于權衡，而其識慮之遠，則非淺鮮者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于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于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于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于建中靖

國，則崇、觀儉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尙忍言之？

任希夷《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與政慶曆而不登台司，兩相元祐而僅逾再稔，斯縉紳所共惜。

王賓《范忠宣公文集序》　夫文正公之德之功之文，人當尙之矣，疊山謝文節公稱宋朝相臣以道治世，以誠動物，略不以智術參其間，惟范文正、司馬文正耳。據文節之稱，文正乃後代之伊尹、周公，使居商、周，與仲虺、召公、畢公比肩而無慊，豈直上與漢、唐良相並名耶！忠宣公象其父賢，之德之功之文，當尙之也矣。元祐之中，與司馬文正先後爲相，其相業以道以誠，不以智術參其間者也，故其文在於是集者皆以道以誠而發，上爲乎國家，下爲乎生民，豈直止與弄筆墨、工縞藻衒人耳目者比耶？

周孔教《萬曆本范忠宣公文集序》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歎惜，甚則委咎于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之事，皆忠宣補之也。【略】余卒業，反覆歎曰：文正、忠宣皆名臣，第所遭有難易耳。慶曆中四賢一不肖，而元祐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竦，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邢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再召當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奚啻天淵，則文正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箋表與夫竄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人溫柔忠厚之風，而無悱人怨士峭岸憨獨不得志之意，此眞古之有道君子也。忠宣初孕時，其母夢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夜坐帳中，帳頂如墨，其後《望汝水》篇，讀者已卜公爲公輔器矣。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復與孫泰山、石徂徠友善。既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即不執政，當儼然爲一代儒宗。況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愧文正之將相者乎！宋時幹蠱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正易而忠宣又難也。余撫吳中，謁義澤書院，恨《文正》、《忠宣集》不廣行海內，今幸毛君克成全書，故序之簡端，且以望世之爲人臣者。

《戴酒園詩話・范純仁》　范忠宣較司馬文正未能擺卻塵言，然如「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閒試竹間泉」，「吟榻未移溪月上，醉巾長拂野雲回」，「長年已覺春如夢，遠客惟應醉是家」，亦自多佳句。

分論

《論發運均輸狀》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論事之文，難於中窾，此殆得之。

《奏陳青苗等法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力詆新法，反有激成之患，似此婉切深摯，能不使人動心？

傳記

李之儀《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能以其所授書爲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覯輩，率命公從之游。乃博通群書，爲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彼遠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遠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芘風雨。長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內幾百口，公實主之。人不堪其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略】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略】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略】擢河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略】通判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到，權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略】除尙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公辭不允。【略】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言可用，願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竄。」【略】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石見之怒甚，攜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上曰：「范某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蓋方

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成都府路轉運使。【略】坐謝景初、李杲卿遊宴事，爲失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進龍圖閣，權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略】會鄜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職，知信陽軍。【略】以連喪子，請宮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略】復直龍圖閣，帥慶。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權同聽政，【略】遷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不允。【略】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略】上察公之忠，將以爲相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公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笏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略】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略】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大學士，改河東路安撫經略使、知太原府。【略】移河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爲右相。公辭六七，不允。【略】太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山陵之費，亦不報。【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甚懇切，遂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略】司馬光、呂公著奪恩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章惇以公嘗斷國論，遂以爲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不肯爲朕留爾。」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降公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竄嶺表。【略】遂落職知隨州。【略】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略】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修身行己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瞑目。上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南遷流人例徙內地。以公爲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問勞委曲。【略】俄進公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覼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彊。」中使曰：「朝廷自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醫藥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敕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見輔臣，問公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間，疾少瘳，念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上表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實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前期戒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侈一物，葬務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叙家世遭遇，晚被厚恩，不得一見上爲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已，讀者益知公爲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侍從諸公，內外知舊書，其大致則欲尊王芘民，竭誠盡瘁，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縞素。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爲之出涕，尤歎恨不得用公也。得遺書，痛悼嗟惜，益期不負公之囑。潁昌之人無不揮灑，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諭曰：「非常典也。」撫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勅葬否，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潁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婿蔡轂通判潁昌府，專督喪舉及存卹喪家。諸孤卜以四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娠也，夢步月中庭，有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國出以教子。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笈仕，方初欵豔一時，公頹然其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爲樂。嘗賦「秋風吹汝水」，讀者已知爲公輔器也。【略】公有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剛外柔，端亮不撓，其正身齊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而本於平易。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不親。常欲以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己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略】論事周旋，油油翼翼，唯理之得，唯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自人主信其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匹夫匹婦懷其德，外至夷狄，皆知其名。其爲留臺也，一時耆德多在洛，公與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杯，過從不間一

日，洛中誇以爲勝事，而天下唯憂公不起也。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日忘公。其召而來，天下躋跂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下猶幸其復興。至其薨也，莫不嗟咨太息，或至淚下。故其歷事五朝，用捨出入踰五十年，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方晉叔向、唐裴度雖近是，而彼則不能無少愧矣。【略】嗚呼，之儀既銓次公章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歎，亦或至於墮睫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言而未行也，耋耋如理棼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寧反復，愈挫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略，而不行者詳。竊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略；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屢瀆而不厭，所以詳。既互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爲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加損，姑撮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得而簡；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作而欲有所爲，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既有所命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己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記，而異時可以下見於公而無憾也。

《宋史》卷三一四《范純仁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范純仁《自警》　憶昔爲小官，位卑職易營。朋知喜其勤，民口亦見稱。中間忝臺諫，已覺言難行。然賴識者恕，尚謂無欹傾。數年忽遭遇，用大過其能。名虛稱不實，任重力難勝。具瞻不可欺，舉動招譏評。士論固不與，自知亦甚明。祿厚難報答，徒滋驕侈萌。子孫忘艱難，服用饒夸矜。清白素風減，冗長浮費增。親舊多責望，厚薄貽怨憎。貧賤勝富貴，古語信可憑。請病蒙罷免，方幸憂責輕。俄復統一道，撫民帥邊兵。寇狂適偃蹇，民疲未蘇醒。勝負繫司命，休戚及羣民。細務委將佐，大事稟朝廷。所稟有違從，委擇有不精。差失雖毫釐，致敗或丘陵。殞身何足道，誤國玷家聲。可不常惕懼，臨淵履春冰。庶幾免危溢，書此爲心銘。

又《安州通判到任表》　臣學非遵古，才不適時。非由左右之薦揚，獨以家世而掄選。處之憲府，加以法冠。敢顧己以偷榮，遂竭忠而論事。朝廷方行于大典，理必正名；廟堂欲遂于初謀，惡其異己。言皆不用，分固難安。投劾告歸，閉門待罪。本忘身而徇義，庶盡節以報君。鼎鑊加誅，乃其始望。雷霆收怒，敢意復生。尚作貳車之行，仍居綏服之近。人皆閔其遷謫，臣實謂之恩榮。

又《信陽軍謝上表》　先帝慎臺閣之選，嘗被甄收；陛下求諫爭之臣，首叨簡拔。自謂大恩之難報，誓竭忠勤；詎知適道而寡權，動貽悔吝。暨屢蒙于器使，卒無取于寸長。僅同鼷鼠之五窮，徒過古人之三黜。向由罪戾之迹，驟當帥領之名。詔命初頒，已致有司之駁議；懇辭弗獲，遽承中旨之促行。果貽負乘之羞，自速簡書之謗。內辜朝寄，外辱將權。省愆甘竄于遐荒，屈法至煩于全度。

又《河中府謝上表》　荷先帝之誤知，擢居言路；遇大明之繼照，首玷清班。嘗簪筆于螭頭，復建牙于玉塞。曾之涓埃之報，旋貽負乘之羞。奇薄易艱，疏拙多罪。後蒙容覆，未即竄誅。頃以積釁招殃，私息多故，由賦情之滯塞，至得疾于悲傷。疲駑雖切于戀軒，荒忽詎任于陳力。冒至慈而瀝懇，獲閑局以偷安。甫閱再期，忽更優寄。矧河中古郡，陝右奧區。表裏山河，地交馳于使傳；足給兵食，民薦困于賦輸。宜得名臣，倚爲良翰。豈容孱裔，可副柬求。

又《慶州謝上表》　入踐諫垣，出持使節。雖數更于眷任，常抵冒于譴訶。求散地以置身，荷公朝之從欲。自安遲暮，絕望進陞。假守河壖，方愧麾符之寵；統兵塞上，俄兼連帥之權。

又《潁昌府謝上表》　謀國何功，遂諧丞弼。乏勤勞之濟務，徒內外以尸官。一昨召自鄉邦，再司政筆。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

慮尤短。譬木心之已朽，安所取材；顧鼎足之弗彊，惟憂覆餗。比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容。待其疲極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

又《隨州乞致仕表》 臣材乏寸長，器非遠用。徒承先閥，被遇累朝。曩緣聖眷之隆，遂竊宰司之重。立朝無補，蓋鮮嘉謀。出位有言，自干明憲。沐上恩之寬貸，守邊郡之優閑。而臣老病交侵，雙瞳並瞽。初猶粗分于白黑，今則全廢于視瞻。簿書盈前，唯吏言之是徇；賓客在坐，須相者而後知。詎堪率屬以長人，何以承流而化俗。輒冒冕旒之聽，妄求田里之歸。然臣名在刑書，身罹罪罟。省愆報國，當誓捐軀。告老乞骸，豈爲知退。若非喪明于已衰之境，尚當戮力于垂盡之年。審難自盡于涓塵，故敢上訴于君父。

又《永州謝表》 藉閥閱之餘資，竊朝廷之顯仕。度才量力，每深負乘之憂；冒寵叨榮，果積山嶽之釁。擢髮宜尸于兩觀，分符尚玷于一麾。未正嚴科，難逃公議。諒惜陛廉之體，特寬斧鉞之誅。貸其桑榆，以禦魑魅。身縈篤疾，已傷兩目之肓；舟覆長江，僅救全家之溺。既緣自取，爲幸猶多。

李之儀《代范忠宣公遺表》 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己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得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棨守邊。晚叨密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因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憫。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叙。尚使存沒，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埸之嚴，遂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神往。

又《偶述》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其墓碑之額爲「世濟忠直」。時唐公君益知潁昌，爲表其居爲忠直坊。忠宣之子子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誠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之傳則可；若通塗廣陌，泛爲往來之觀，才聳動流俗耳，事體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與？」子夷、子默曰：「然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當恥，異時不獨吾家取笑於人，於公亦不免指議。流傳寖久，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爲一區，故不得不力請。」予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子夷、子默輒相謝曰：「荷公爲助。」

朱長文《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范丞相至和中始除文正公之喪，會其族兄龍圖公貫之諱師道，自許州通判召爲御史，作詩三篇以送之。貫之之孫耕欲刻石，願有述也。長文竊觀貫之精忠峻潔，其爲御史，當仁祖之時，中外穆清，而能危言直繩，詆相使罷去。而天子疇咨舊德，登用文、富，繼以韓公。嘉祐之盛，人物典章庶幾於三代之隆者，貫之之益爲多，與丞相詩意之所屬者無所不合。然則此詩之諷，與《風》、《雅》何異，刻石貽後，不亦宜哉。范氏自文正公爲全德良弼，而貫之嗣稱名臣。及丞相以直道致臺輔，吏部以厚德儀中臺，寶文以籌策帥邊州，奕葉載德，爲邦家光彩，可謂世濟其美者也。元祐癸酉五月朔，吳郡朱長文題。

某既題丞相詩後，而德充、德雍求書石。比以倥傯，未遑也。行過惠山，酌清泉，拊古松，乃歸舟次。面山臨水，躊躇久之，援毫揮汗，爲寫累紙。媿不工也，幸使良工模之。七月三日，長文祇白。

作品本事

《墨莊漫錄》卷四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飧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

《邵氏聞見錄》卷一四 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旁，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若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

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書一緻申潁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潁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

《清波雜志》卷一二　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

《四六談麈》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愼惜名器，俾士夫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自警篇》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過庭錄》　崔豫，忠宣長外孫也，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忠宣守洛，崔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曰：「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侍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又　忠宣自入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盛。守陳，以己俸作布衾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爲之語曰：「孟嘗有三千珠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譏其儉也。忠宣聞之，乃作一幅享用，作銘辨正。於是范蜀公、司馬溫公皆效之。

《古文集成》卷二四　前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以爲當然，公獨以爲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宰臣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含糊不問。公面奏以爲朋黨難辨，卻恐悞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繼入奏曰，【略】公初與諸公議蔡確之命，惟左丞王存與公相協。是日上前方開陳論列之際，諸公盡可，皆不顧公而先退。公獨留身，因揖王存，上前論之益堅。宣仁怒，卒貶確新州。言者交章擊公黨確，公遂以疾請外。即日，以公知潁昌府，王存知蔡州。又《聞見錄》云：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知，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齊東野語》卷一　文正范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賦話》卷一〇　公純仁，字堯夫，文正次子，作襄城宰。汝州太守席上作《秋風吹汝水賦》立成。

著錄

曾鞏《范忠宣公墓誌銘》　有文章、論議三十卷。

《范忠宣公集》卷一八附《國史・范純仁傳》　有文集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五九下《范純仁傳》　有文集五十卷。

《遂初堂書目》　《范忠宣集》。

又　范忠宣《國論》。

又　范忠宣《彈事》。

范之柔《范忠宣公文集跋》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版行。零陵實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史君沈公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尙友前賢，深所敬歎，即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於後云。嘉定辛未上巳日，玄姪孫朝散

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謹書。

沈圻《范忠宣公文集跋》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使人起敬起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爲恨。圻後次零陵，己巳仲冬，入覲過都，得其玄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暮春到郡。靖惟零陵實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尚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圻既得其文，不敢祕，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壬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於思范堂。

樓鑰《范忠宣公文集序》 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玄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略】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廖祝《范忠宣公文集跋》 祝竊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用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刊於郡齋，而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苟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愧！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祝再拜敬書。

陳宗道《范忠宣公文集跋》 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斂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鋟板郡庠，俾宗道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爲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爲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道再拜謹跋。

《讀書附志》卷下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右范忠宣公純仁之文也，後三卷乃《國史》載公本傳及行狀。【略】四明樓鑰序其文。別有《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又在此文之外。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范忠宣公集》二十卷，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范忠宣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純仁《忠宣集》二十卷。又，《彈事》五卷，《國論》五卷。

又卷三一四《范純仁傳》 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范忠宣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塾本補入。

《菉竹堂書目》卷三 《范忠宣公文集》十冊。

王賓《范忠宣公文集序》 文正公十世孫天倪謁余言：「遠叔祖《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前朝已刊十卷矣，六七十年曾未有以完之者，今吳縣主簿三衢清之江公特爲刊之以完焉。念江公之美，將何以答哉？乞先生言，昭之于時，庶幾致答之之意也。」【略】江公刊而完之，尚之之心，蓋亦將思以道以誠，爲國家，爲生民，其心之相感，故特爲完之，豈直止與刊他詩人詩、文人文以資玩好者比耶？惜余之卑陋，言何足以昭之于時？君子得江公所刊完之之美，尚之之心，江公固足以自昭於無窮之時，豈直止今一時耶？天倪答之之意，與江公所刊完，流傳於久遠，子孫見而猶思繼以答之，豈直止其一身耶？長樂王賓序。

《趙定宇書目》 《范忠宣公集》二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范純仁集》二十卷。

周孔教《萬曆本范忠宣公文集序》 《文正集》傳者寥寥，而《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者。松江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書。【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督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臨川周孔教撰。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范忠宣公全集》十冊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元祐丞相《范忠宣公文集》十冊，全。公名純仁，凡二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范忠宣集》五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范忠宣公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范能濬《范忠宣遺文目錄序》 舊本《遺文》一卷，載忠宣公四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十三首。按忠宣二首已見《奏議》，重出，今不載。又按《侍郎公家傳》云：「公所著詩文，皆亡于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今遺文所見，寥寥無幾，且大半節文，餘復散佚。因考《宋名臣奏議》中得文正公十餘首，全集所未

載者，增入《補編》；又得忠宣公三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六首，內二首雖已見舊本，俱係節略，今爲刪其同者一首，而錄全本，悉增附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略】文集凡二十卷，前五卷爲詩，後十二卷皆雜文，其末三卷爲國史本傳及李之儀所撰行狀，皆其姪孫之柔刊集時所附入也。前有嘉定五年樓鑰序，後有之柔及知永州沈圻、廖視、永州教授陳宗道四跋。又《奏議》二卷，自治平元年爲殿中侍御史，至元祐八年再相，前後所奏封事凡七十三首。又《遺文》一卷，載純仁文七首，附以其弟純禮文二首、純粹文十九首，乃其裔孫能濬據舊本重加刪補。又《附錄》一卷，爲諸賢論頌十三首。《補遺》一卷，載純仁尺牘一首，附以制詞題跋等十二首，亦能濬所編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元天曆刊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七六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遺文一卷，元天曆刊本。

陸心源《宋嘉定永州槧范忠宣集跋》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前有樓鑰序，後有嘉定辛未范之柔跋，壬申沈圻、廖視、陳宗道跋，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是集南宋以前未經板行，嘉定壬申吳興沈圻知永州，始從公之玄姪孫之柔得家藏本，命教授陳宗道校正，刻於永州。語涉宋帝皆提行，卷二十《行狀》內章惇「惇」字皆注「光廟諱」，宋嘉定中永州刊本也。若因字體不工，疑非宋刊，不知永州地居偏僻，刊工不精，無足怪者。有「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滄葦」朱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方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范忠宣公集》五卷，宋嘉定刊本。張燕昌藏書。【略】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遇元祐、哲宗、徽皇均提行。宋紙宋印，與《文正集》同槧者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補編一卷，宋范純仁撰。【略】明十六世孫惟一校刊本。　康熙中合刊二范集本。　元天曆刊本，即二范合刊，歲寒堂，范氏家塾之名，天曆本已有此三字。

又《續錄》　宋刊本，十三行二十字。繆藝風藏元天曆本二十卷。【略】明覆刻元琦曆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六冊（國會），明嘉靖間刻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宋范純仁撰。卷內題「後學時兆文校正，後學李鳳翔校正，十五世孫啓文校正，十六世孫唯元同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純仁撰，元刻明修本，八冊（按：此本凡藏三部）。《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明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六冊，宋范純仁撰，元天曆戊辰（元年）范氏歲寒堂刊本。《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附錄十三卷十二冊，宋范純仁撰，明嘉靖間范惟元等校刊本。《范忠宣公集》十卷十二冊，明萬曆戊申（三十六年）毛一鷺松江刊二范集本。

藝文

文彥博《知府學士（堯夫）遠寄雅章曲念衰老謹依高韻和呈粗伸感佩之意》　幾年洛社盡朋簪，照席瓊枝秀出林。月夕同遊詩筆健，花時共賞酒杯深。帝綸中出榮開府，使節西馳愴判襟。遠寄佳章念衰朽，知君最有歲寒心。

又《謝留守相公（堯夫）惠書及詩意愛勤重》　河陽滿懸花稱好，仰望山川難比肩。留鑰惠詩鏘玉振，采毫灑墨燦星聯。樽前畢集鄒枚客，舟上同登李郭仙。伊叟依劉心更切，柴車促駕即言還。　雨後全無京洛塵，名園勝景好遊人。東田兼有春毯探，來就三城報得春。

又《經略大觀文相公（堯夫）寄示東田別後一篇謹次元韻》（范時尹太原）　出處交游數十年，故情勤重見矜憐。東田屢涉求羊徑，西洛頻陪李郭仙。四路連城歸節制，萬兵開府壯威權。雅章垂貺尤奇絕，走筆如風似湧泉。

蘇轍《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持身守忠恕，臨事耻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德眞如玉，泥沙枉見侵。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陳瓘《祭范忠宣公文》　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

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畢仲游《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天不可與道，慮不可與謀。畀公之德，以鳴于世，宜利且達也，而貶傷摧剝，流離顛頓，若造化與之爲仇。屈公之身，以厄于世，宜廢且窮也，而名都方面，中臺右省，出將入相，聲名風涌而雲浮。方公之未用也，志于仁而好義，人但知其爲文正之子，及公之既用也，奉其道以進退，人又以爲房、魏之流。故每居言路，而舉朝想見其議論；再爲宰相，而行事可著于《春秋》。蔡忠懷之遇公，素無恩也，乃解相印，捐萬戶以救其敗；元祐諸公之得罪，不可言也，而公言之力，寧與之同放于南州。聞其風者，以爲如高山喬嶽，峰竦壁立，凌厲而不可犯，而造乎前者，乃溫恭自下，雍容愷樂，清談麈麈而不休。至于接朋舊以終始，懷宗族而綢繆。力施乎外者，已盡而更勉；心忘于內者，有怨而不修。在他人嘗聞其語矣，而公皆自得而悠悠。故年雖耋而縉紳猶願其用，病既聞而天下皆祝其瘳。矧如某者，挈提于筐庫之賤，待遇如父子之游。言雖往而不棄，時已忤而獨收。宜其扶輿奉杖，以娛公于隱約；破筋絕骨，以從公于阻修。事既莫裨于既往，而公來已憊而可憂。徒拜公于床下，猶語切而情周。謂歲年之可覬，而乃忽逝而不留。嗚呼哀哉！故老盡矣，名言絕矣，斯民之望徒喁喁矣！遺德餘芳，誰其記矣！一哀而慟，何嗟及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又祭范忠宣公大葬文》 游公之門，士有千百。某所蒙公，不獨其力。方公盛時，左右朝夕。及公謫去，限以南北。莫持莫扶，恨何有極！公歸未幾，棟坏山坼。欲贖前恨，而不可得。尚期遠日，送公安宅。庶比役人，執紼與紼。乃以王事，一東一西。心實往矣，而形則廢。矧聞改卜，四月是期。倉黃遣使，文不及思。惟公名德，百世所師。天子所敬，庶民所宜。昔嘗有言，姑以塞悲。今不復云，言奚足爲！前恨既往，後願亦違。臨風隕涕，敢寓一辭。百年之後，從公所之。嗚呼哀哉，尚饗。

楊敬德《跋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後》 辨色鳴珂步玉墀，君恩猶賜早朝詩。明良相戒如《無逸》，想見當年全盛時。

胡助《跋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後》 宰臣待漏入龍墀，朝退君王寫賜詩。未必權輿思紹述，方當元祐太平時。

雜錄

葉濤《范純仁責散官安置制》 附下罔上，國有常刑；定罪原情，人無異罰。其申邦憲，以警官邪。降授通議大夫、知隨州范純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習用小夫之私智，專爲流俗之原人。始議親稱，則搆誣於英祖；晚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地以開邊隙。陰連羣枉，協濟凶渠。躐處要權，盜持威柄。附會一意，挾持兩端。迄用攀援，遂戾宰輔。乃復肆言慢上，熒衆朋姦，忘未正之典刑，沮已行之命令。僅從薄譴，久逭嚴誅。苟其獲免於終身，何以示懲於後世。寘之遠服，授以散官。尚體寬恩，益思自訟。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令所在差職官或監當官一員伴送前去，經過州軍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疏虞。

王安國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人章稿·前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安國》 材器磊落，文亦豪邁，可充詞翰之職。向居罪廢閒，不忘進學，亦奇偉之才也。

曾鞏《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

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略】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陳師道《**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並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青箱雜記**》**卷八**　王安國作詩，多使酒樓。

《**東軒筆錄**》**卷五**　王安國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稱美，令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兩使職官，後辟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以爲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工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雖與荆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爲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紀而僅獲寸進，讒夫一言而應聲楊翼。」蓋謂是也。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國傳**》　安國字平甫，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

《**詩藪**》**外編卷五**　王平甫不惟論新法異乃昆，詩亦大異介甫，豐碩整麗，不作一奇字怪語，在熙寧足爲名家。禹玉、子京，亦其流也。

分論

《**後周書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借《周書》發論，識意矯矯，迥別庸音。

《**王職方墓表**》　周必大《跋王平甫所撰王職方墓表》：職方父子，廬陵名士，平甫兄弟，四海文儒。而此石壽未百年，幾以貨泐。予既用萬錢贖得之，不敢復置王氏之阡，懼再鬻也。他日游靖居士方得職方父子像于閣室壁間，遂囑長老法字表出之，而立石于門右，使來者得覽觀焉。賢賢善善，誰無是心？有官君子，勿恃強有力而取之。乾道乙酉。

《**韓幹畫馬跋**》　《艇齋詩話》：王平甫在三館曝書，見韓幹所畫馬，作《畫馬行》，又作《畫馬跋》云。【略】予讀之，犁然有當於心，其論幹不願師陳翃，蓋以自況也。平甫在熙寧間，不與其兄雷同，是亦幹不師陳翃之比，故平甫言之重，詞之復，有深意存焉。

《**甘露寺**》　《詩人玉屑》卷八引《遺珠》：嶺下保昌縣沙水村進士徐信，言東坡北歸時，過其書齋，煮茗題壁，又書一帖云：嘗見王平甫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余應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沉吟久之，請余易，余遂易之以「橫」字，平甫歎服。

《**繚垣**》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三、四景，五、六情。規格整齊，議論慷慨爽快。　許印芳評：此評是。

《**金山同正之吉甫會宿作寄城中二三子**》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此詩只第四句佳，看來被乃兄壓倒也。平甫自和有云：「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半空月上方清徹，萬里潮來自沸騰。」又較親切。乃皇祐

中少作，荆公時未達。前謂熙寧，亦非也。　馮班評：第四句儘佳，但未必切金山耳。　紀昀評：「前謂」句指《遯齋閒覽》。　次句不貫上文。　陸貽典評：不如介甫遠矣。　查慎行評：「點萬燈」，微有俗韻。

《游廬山宿棲賢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王安國平甫，年四十七而卒，其詩陳後山亟稱之，當時諸公歐、蘇莫不敬歎欽獎。或謂其得于天才，不學而能。然其人胸次耿介，非其兄荆公新法之所爲，詆呂惠卿爲佞人，天下尤高之也。南渡後，其曾孫燁始刊《王校理集》于臨安郡學。詩佳者不可勝算，而富于風月。此詩三、四壯浪而清灑。登覽詩極難得絶高者，取此參入其間，亦快人心目也。　馮舒評：三、四是好語，卻不必是廬山。　第六句淡湊之句。　馮班評：第八句更湊。　陸貽典評：「一壑」句確是夜間泉聲，體物入妙。　查慎行評：東坡嘗稱平甫爲「謫仙人」。　紀昀評：起二句俱不妥。　亦對句勝出句。不曰「萬壑」，避「千巖萬壑」成語也。　許印芳評：此評的當。紀批云首聯二句俱不妥，故爲易之：「古屋蕭蕭夜色幽，寒生枕簟起披裘。」　無名氏(甲)評：廬山，江西南康府。　無名氏(乙)評：次聯對句清雋，上句亦稱。

《杭州呈勝之》《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王安國詩，今《王校理集》行于世，誤入其兄荆公集中。　馮舒評：宋起宋結。　馮班評：起句劣。　紀昀評：中四句是風土，不是人物。五、六稍似杭州。三、四不免通用。　無名氏(甲)評：亦復自然，但次句與汴京對照，乃無意中詩讖也。

《假寐》《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平甫詩富滿。第七句好，尾句無怨言，詩人當行耳。　紀昀評：凡作詩人，皆知溫厚之旨，而矢在弦上，牢騷之語，搖筆便來，故和平語極是平常事，卻極是難事。虛谷此言未免看得輕易，由其平日論詩只講字句，不甚探索本原。「魚兒」、「燕子」太襲工部。　查慎行評：三、四「魚兒」、「燕子」作對，本用少陵詩，而「風」、「雨」二字顛倒出之。

《池上春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雅淡。　紀昀評：前四句好，結二句太腐。

《春陰》《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極能言春陰之味。　陸貽典評：起句出題好，三、四摹寫盧神。　查慎行評：稍近詞調，而風致韶秀。　紀昀評：極有情致，置中、晚唐人集中不可復辨，但格不甚高耳。

《西湖春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峭響，五、六最工，尾句高甚。　紀昀評：「茶鼓」、「酒旗」對亦可喜，但專事此種，便入小家。尾亦習徑，未見其高。虛谷不言詩格之高，但以一言隱遁，便是人品之高耳，殊是習氣。　通體鮮華，起得超妙。　五、六生造而不捏湊，「且上」二字繳起句「爭得」二字，一氣呼應。　查慎行評：中二聯亦似「崑體」。　許印芳評：雨「上」字音義不同。

《苦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即此五、六句也。似有厭棄世緣之態。　馮舒評：「風靜」句不着拍。　次聯亦不好。　紀昀評：「未沉瓜」三字欠渾老，亦欠醒豁。　後四句一氣，五、六句只抵「寒水玉」、「冷秋菰」六字，七、八句乃是「乞爲」、「願作」四字，截斷說則失詩意。

《中夏》《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三、四乃倒裝句法。夏詩之富艷者。　馮舒評：高不在此。　後四句百撒。　馮班評：後四句何見是中夏？　紀昀評：是俗，非艷。　馮云「後四句何見是中夏」，其實此四句自不佳。不切「中夏」，則非其病，詩無句句抱定之理。

《和魏道輔雨中見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詩話所稱。　紀昀評：平沓之筆，三、四亦非佳句。　「六街龍」，未詳。

《雨意》《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曬」，丑理、丑忍二切。「曬然」，笑貌。　紀昀評：前半寫得「意」字出，「想像」句對法活變，五、六頹唐，結亦太寬漫。

《雨餘》《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蝭螬」，蟬也。下，力么切。　馮舒評：「形如」句懈甚。　紀昀評：亦庸近。　第四句笨。

《得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平甫詩，多豪健富麗。然此三首，前二首頗悲感，後一首前聯佳，尾句未稱。　紀昀評：前聯殊平平。　落句感慨深矣。此等處虛谷不知。

《次韻景文雪中見寄》《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不專賦雪。但二人倡和，不可不知，故選。　紀昀評：有何不可不知處？　押「纓」爲「攖」，不妥。

《雪意》《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中四句是「雪意」。結未渾老。

《郊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乃汴京郊外，所以有第五

句。　紀昀評：三、四似有所寓，五、六佳句。

《送德之提刑郎中赴廣西》《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善言朝廷祥刑脈絡，語意一串。　紀昀評：尙是一氣流出，惟嫌字句多腐耳。四句複衍首二句。　無名氏（甲）評：廣中有五節度，故稱「五管」。「六朝」謂太祖、太宗、眞、仁、英、神。

《送文淵使君郎中赴當塗》《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五、六太湊。

《送李子儀知明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三、四句不接起二句。五句上不接四句，下不貫六句。　「哀」、「愁」字複。

《送馬子山給事赴揚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平甫詩壯而整。　紀昀評：壯則有之，句多湊泊，不得云整。　三句未穩，五句「侯」字再考詩箋。　馮班評：「嗟」字未妥。

《贈三靈程道人》《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　紀昀評：此稍不惡，然亦不免薄弱。　末句「畫」字添出。

《宋匪躬太祝先輩示及劉貢父伯仲三人同年登第之詩因奉一篇》《瀛奎律髓彙評》卷四〇方回評：元注：「太祝京西第一，薦時予爲考官。」　紀昀評：「事當奇」三字不妥。此種詩不能不隨俗酬應，存稿已不可，況選錄以爲後人之法？　此卷亦不佳，然未甚惡。

《同器之過金山奉寄兼呈潛道》《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平父《金山》、《甘露》諸詩皆好，散見所選。此一首入《僧詩類》，亦隨手分撥如此。三、四壯絕，合詩格。五、六亦佳。　馮班評：平甫非岐公，再考。　第五句亦通用。　紀昀評：既可隨手分撥，則所分皆無定軌可知，故此書最猥雜處在分類。　題似有脫誤，再校。雖無深味，而不失風格。　「月」用「紛紛」二字本杜公「涼月白紛紛」句，然杜此二字先不佳。

《梁谿漫志》卷七　王平甫詩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蓋出於退之「竹影金瑣碎」之句。然斜陽映竹，則交加亂射，若相瑣然，故於「瑣」字爲宜，至於月華散漫，松影在地，則「破」字佳。詩人用字，皆不苟也。

《減字木蘭花》（畫橋流水）《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舉體皆俊。　《詞綜偶評・宋詞》：結語與和凝「卻愛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幃」等句，俱從龍標「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悟出。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云：弟平甫名安國，有《減字木蘭花》云：「月破黃昏，簾裏餘香馬上聞。」【略】皆人所不能及。

《點絳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六引《倦游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宮詞《點絳脣》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斷章有流離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略】。」

傳記

王安石《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略】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國傳》　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今古，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奸。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

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國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安國《池軒記》 宣之城中有陵陽三峰，而州治在一峰之上。嘉祐三年，予過之，通判杜君懿嘗邂逅淮南，而士大夫稱其賢者也。宴予于叠障樓，觀夫邑屋之衆，丹漆之麗，環數萬家于山水之之旁。

《東軒筆錄》卷五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襁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畫《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其辭激訐譏訕，往往不實。書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知諫院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稿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爲大理寺丞，監眞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其罪，而又不壽，世甚歎息。臺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此以洩荆公也。余嘗爲輓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遽修文。貝錦生遷怒，江湖久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勳。」又曰：「今日臨風淚，蕭蕭似綆縻。空懷徐穉榻，誰立鄭玄碑？無力酬推轂，平時憤抵巇。何人令枉狀，路粹豈能爲？」蓋爲是也。

又卷八 熙寧中，高麗使人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訪求之。」元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其略曰：「豈意詩仙來鳳沼，爲傳賈客過鷄林。」即其事也。

《青箱雜記》卷八 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中與余同官于洛下，嘗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鍾夔，思道通俛還肥魁。江淹善啖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乏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倦游雜錄·高麗求王平甫詩》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咏。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鷄林。」

《六研齋筆記》卷三 王安國作詩，好用「酒樓」字。嘗謂吳處厚曰：「子詩有幾酒樓？」吳曰：「有二酒樓。其一『夜泊尋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沈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其二『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唐酒樓上，夢魂應遶浙江東』。」安國曰：「足矣。然不如錢昭度『長憶錢唐江上望，酒樓人散雨絲絲』更有情味。」

《宋稗類鈔》卷六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陳楮帛。平甫啓介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作品本事

《侯鯖錄》卷二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有《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又再賦一首，叙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層城樹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盡，西山重叠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時，從親還里中，道出洪州，泊滕王閣下，俯視山川之勝，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凡百餘篇，自唐杜紫微外，類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榜之西楹。後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時勇于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輒改作一章，以志當時之事。其舊者往往傳于江西，今故並存之。」詩云：「地勢遠連徐孺亭，窮南有客兩曾經。檐前燕雀鳴相鬬，潭里蛟龍困未醒。亂譟蒼茫侵樹色，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好景無同賞，對此悲歌孰爲聽。」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略】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爲啓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平

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于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闊，口舌從來易得官。」

《宋朝事實類苑》卷五七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太宗胥內翰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一韻內有「環奇擅名」及「曾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改「擅名」爲「擅聲」，後列之於第一。迨發試卷，果鄭公也。胥公孳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若歐陽公等，皆是後進，雖貴顯而眷眄亦衰。故學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諸孤幼甚，歸於潤州。公平日澒擢相踵，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相助，獨宋鄭公卹其家甚厚。」蓋茲事也。

《剡錄》卷一　舊經載孔子廟堂在縣東南，慶曆八年縣令丁寶臣所創，臨川王安國平父爲記。

著錄

王安石《王平甫墓誌》　有文集六十卷。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國傳》　有文集六十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王平甫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王校理集》六十卷，祕閣校理王安國平甫撰。安國雖安石親弟，而意向頗不合，尤惡呂惠卿，卒爲所陷。坐鄭俠事，奪官歸田里，亦會惠卿方叛安石故也。尋復之，命下而卒。

《宋史》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安國集》六十卷，又《序言》八卷。

藝文

歐陽修《送王平甫下第》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別，還家何以慰親懽。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曾鞏《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倘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繫，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飇駛。訃皎皎而猶疑，淚汍汍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沈遘《贈王平甫》　輕舟喜出大梁城，更得高才共載行。海內相知君與操，從容尊酒論平生。

又《平甫許詩未至還贈》　平生每愧不能詩，今與詩翁晝夜馳。已許大篇須強和，少收鋒鍔始相知。

又《和平甫寄介甫羨會稽之行》　君家兄弟古人期，入直西垣已恨遲。莫羨迂疏乞州去，朝廷多事待論思。

劉攽《還王平甫秀才詩稿》　王子能詩古不如，壯心豪氣未應除。百年總付人間世，一腹都容天下書。白雪關山來驃裏，綠萍池沼秀芙蕖。窮愁已作無聞老，相愧臨濠一問漁。

王令《送贈王平甫》　士學何漫漫，近習忘遠紹。文章多自名，誰出得高調。子才希世珍，拔俗起孤峭。如解萬里駿，不以羈縻要。篇章綴清新，霞電絢天縹。夜歸借之讀，掩紙疑有耀。洗手脫世塵，飛身就遐眺。古骨誰謂朽，死魄如可召。縮手不願學，神巧謝入妙。余材生何偏，日月費吟嘯。收奇欲身名，攬古願獨弔。平生勇前爭，未始卻自料。一日接大敵，說舌忽忘挑。如秋九磨鏡，迫我以醜照。貪觀朝日明，退失兩目瞭。願假斧斤惠，刻形近天肖。寄聲誠甚勤，獻璞定逢笑。

又《贈王平甫》　當世所交識者稀，十年聞子幸見之。平生所負自信重，他日可期人莫知。誰肯草茅窮釣築，世方簡策誦皋夔。丈夫出處誠何較，卻痛蒼生爲淚垂。

郭祥正《王平甫下第南歸》　一翻黃紙集羣材，南國儒英起草萊。至寶不逢知己鑒，束書重見下天來。壯心肯向明時屈，孤憤須臨濁酒開。許有新詩令我聽，夜堂還使鬼神哀。

雜錄

《東軒筆錄》卷六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爲詩以紀之曰，【略】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聲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曾阜夢與平甫會，因語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而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侯鯖錄》卷四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妓甚衆，題其名曰靈芝宮，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來，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宮，樂天爲詩以志，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

《避暑錄話》卷上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某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略】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略】與白樂天事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能改齋漫錄》卷一八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略云【略】。」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筆，竟無有蓄之者。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槖金。」用「家釀」對「槖金」，非也。

王回

論述

歐陽修《舉王回充館閣狀》　前亳州衛眞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

曾鞏《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父於是時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

又《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

陸游《跋王深甫書簡》　此書朝夕觀之，使人若居嚴師畏友之間，不敢萌

一毫不善意。

《澗泉日記》卷下　王深甫文字無一語蹈俗態，至於議論，馳騁上下，非老蘇不能也。

傳記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捨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乎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于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于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于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于今，又將無所傳于後。天之生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

《隆平集》卷一五《王回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王回傳》（存目）

《宋史》卷四三二《王回傳》（存目）

紀事

王回《浙江有感》　候潮門外浙江西，曾憶浮舟自此歸。萬古波濤今日是，一身踪迹昔人非。愁添壯齒頭先白，淚入秋風眼易眵。日暮彷徨不能去，連堤疏柳更依依。

又《抱關賦》　嘉祐五年，回始仕，爲衛眞主簿。日負吏責，憫己之不如古人也，作《抱關賦》：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關之無愧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關之無閟兮，聊可託吾遯兮。匪可遯兮，吾何愧兮。

陸游《跋王深甫書簡》　深甫先生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卒，而此卷末答其弟容季書，是年六月一日，相距無兩月矣。悲乎！

著錄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王回《清河崔氏譜》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回集》十卷。

藝文

歐陽修《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潁，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於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

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劉敞《寄王深甫》 前日君遠游，相憐每獨悲。寧知君未返，自笑還若茲。賢者易姓逃，聖者微服馳。聖賢不必容，吾道其如飴。浮舟潁水清，遠與塵囂違。卜鄰西郊郭，得近樵漁期。主人文章伯，聲望高一時。平生莫往還，見我如舊知。勢與年俱忘，胸中坦無疑。人當意氣展，何有憂寒饑。反思萬類情，糾纏未易摧。向者雖定居，睽孤常不怡。邇來暫奔走，師友足自持。物或損而益，吾又何怨爲。且苟無陳人，吾豈能至斯。歲窮景蕭條，多感令志衰。須君濟其弱，嗟子何當來。

劉攽《寄王深甫兄弟》 曹子三敗辱，卞和再刖悲。自古鮮其然，今子何似之。歷塊悞一蹶，千里差毫釐。白璧固有瑕，黃金豈無疵。識君向十年，每歎時爾遺。天命滋可信，古學滋可疑。上書欲薦君，身賤不得爲。寄君北門詩，相望空所思。

又《寄王深甫》 昔居沈邱門，相過不盈里。蓬蒿啓三徑，杖履通彼此。去潁已數年，居常夢湖水。陋巷君所安，所居未宜徙。憶昨春風時，君手種桃李。二年當著花，今秋應結子。同生記五人，次卿今祿仕。餘人皆及冠，誰最飽書史。娟娟懷中兒，長女久生齒。佻佻乳下秀，相繼今有幾。固陵好田園，往歲未疆理。畚畬無廢功，計程萬億秭。曩時豫君謀，家事最綱紀。欲令囊有錢，更使困餘米。伏臘足自了，衣食常好美。自茲謝俗徒，閉門唯隱几。豈論陶朱公，未慕子貢氏。有志懼難合，到今可誰比。將無尚瓢簞，幸不乏甘旨。南風素輕浮，衆口巧排詆。往聞里中兒，責望多苛禮。君從段干迫，詎免叔孫毀。又聞澤宮射，吾子時見罷。有言厭塵勞，自誓不再起。窮通非異門，出處皆一體。達生知順天，偏智乃私己。怪君未坦然，尚爾交憂喜。昨來敕書下，拔滯先賢士。寧令有道卷，近自吾人始。丈夫龍蛇變，蓋棺事乃已。探穴必得虎，叱梟會勝雉。何能守一方，寂寥事行葦。吾爲諸侯客，正得戎曼鄙。簿書每陳前，弦誦不到耳。時方尚鴻鵠，自愧雜鸛鵜。匠石悲運斤，郢人怨流徵。非君美無度，孰與裁狂斐。思身若煩醒，渙涊不可洗。彎弓輒墮雁，投竿常獲鯉。寄書非無緣，勿愛縑與紙。

又《寄王深甫》 昔有揚子雲，著書恬勢利。家貧官不達，賓客罕肯至。時復好書者，相從問經義。千載故寥寥，吾人一何似。天涼風雨餘，草樹有秋意。蟬吟燕辭歸，窮士易失志。陋巷可相期，簞瓢固多味。

又《聞王深甫下第》 驊騮歷塊誤顛蹶，卞和抱璞空歸來。天下何曾識琬琰，市人空腹尚駑駘。

又《王深甫哀辭》 嗚呼深甫，嘗自以爲不壽，亦亟爲予道之。揆六物與五辰，迺言命而稱詩。神峻清而骨單，吾固亦以君焉爲疑。何茲言之見采，其夭閼而止斯。吾固知夭天命之默定，非賢哲之可移。強學問而力仁義，彼蒼蒼焉冥默而莫知，夫神之不可滅，精之不可虧。莽太空之浩蕩，若孰往而疇依。審與夫顒顒兮異矣，復何怨而何悲。夫死生其猶夜旦之常邪，顧有合而必離。彼修短胡足言乎，計彭祖之與嬰兒。念至理之昧晦，知之者不如信之以誠之爲愈也，然固望之而未至，聞之而弗窺。此顏生之不幸，猶壹慟于宣尼。矧吾徒之缺然，宜爲君而涕洟。

孫覺

論述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右司諫直集賢院孫覺》 素有鄉行，明經術義理之學，端良信厚，可以鎮浮厲世。

王安石《孫覺著作佐郎制》 先帝置校讎之官，所取皆天下望士。爾惇行力學，爲時俊傑，治民有紀，稱者衆多。會課進遷，往共厥服。

劉攽《寄老庵記》 廣陵孫莘老以文章經術顯於朝廷，嘗爲諫官、右史，出領大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嗚呼賢矣。平日士大夫歸，常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落難合，獨莘老有以素具，又可信其必往也。始時莘老嘗至烏江，浴於野之湯泉而樂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溫、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爲池。青石八角，道人浮圖師主領辦治，浮圖精舍甚盛。莘

老於其旁得勝地，羣峰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娓娓昏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涌，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上，下有奇石十數，石有竅樽，可以酌飲。莘老歎曰：「此地去人不遠，而眺聽曠闊，超脫凡濁，是其爲勝乎！」於是薙草築居，以二松爲門，命曰寄老庵。噫，山林泉石之勝，必待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爲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夫《韶夏》《濩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爲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美，未始無有也，惟知者爲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故安居之。莘老名庵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也矣。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攀戀，固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斃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蘇軾《孫覺可給事中制》 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謂，閱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閤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又《孫覺可吏部侍郎制》 孫覺文學論議，燭知本原，諫省東臺，久從踐歷。選掄之愼，委寄益隆。

釋道潛《寄福州太守孫莘老龍圖》 公生自淮海，弱不游羣兒。良哉白玉質，炯炯無磷緇。澡身以道德，餘棄爲文辭。端能處庠序，邈有孔孟姿。一朝擅高名，卓然動京師。餘輝耀天末，煒煒如斗箕。校讎芸閣中，精義無參差。同時鵷鷺行，半已翔鳳池。兩登諫官室，抗疏犯天威。揚舷去江海，曠歲成流離。朱輪擁苕霅，五馬從合肥。編氓仰遺愛，墮淚存豐碑。歸來遘風樹，憔悴不展眉。藉苫一室中，四壁無重帷。南鄰有古剎，而我方棲遲。杖藜時過公，泣血聞嗟咨。從容勸我坐，一飯常共爲。蒸蒸沸古鼎，蔌蔌投園葵。客來慵應門，客去知爲誰。禮喪事云既，始領吳門麾。瓶盂走梁苑，恨不相追隨。秋風亟東下，旌旆俄已睽。浮川與遵陸，多病亦云疲。七閩富名山，空翠相透迤。在昔慕仁智，于今慰遨嬉。棠陰想初坐，吏案紛交馳。庖刀一爲解，往往無孑遺。麥秋薦丹實，梅雨裁纖絺。黃金燕佳客，柔指鳴哀絲。萬事不芥蒂，羨公能自怡。

《諫行青苗法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辭理簡括。

傳記

《宋史》卷三四四《孫覺傳》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略】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府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略】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略】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略】出知廣德軍，徙湖州。【略】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略】連徙亳、揚、徐州。【略】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讀，遷右諫議大夫。【略】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居鍾山，覺杜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東都事略》卷九二《孫覺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孫覺《次韻秦少游》 青髮從游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

鯉，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棠三郡不更刀。靈崖濼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

又《太平縣縣廳記》 余既令之明年，易視事之堂新之，悉取前任名氏可考者列之屋壁，又爲編次其山川物食財用之可嘉，被服風俗喜好之所尚，後之君子得以覽焉。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縣令孫覺記。

又《眾樂亭記》 余令太平之年，得縣之東山溪之會處以作亭焉，而至者樂之，因名之曰眾樂，又列其所以樂者，爲之記以自覽。嘉祐三年六月，守縣令孫覺記。

蘇軾《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陵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山水清遠。【略】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賑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以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

作品本事

《孫公談圃》卷下 兪次尚與其妻袁，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東軒筆錄》卷四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百姓率不願請，往往追呼抑配，深爲民害。」主上俾覺同府界提點往諸縣體量，有無追呼抑配之事。孫面奏曰：「敢不虔奉詔旨，即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爲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體量指揮，望賜寢罷。」主上怒其反覆，落同修起居注，知廣德軍。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 《孫莘老尚書解》十三卷，右皇朝孫覺莘老撰。覺仕元祐，至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蓋本于此。

又卷三 《春秋經社》六卷，右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于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又卷一九 《孫莘老奏議》十卷，右皇朝孫覺字莘老。元豐末，自祕書少監除右諫議大夫。元祐初，遷給事中，吏部侍郎。莘老素與王介甫善，後爲諫官，論新法，遂絕。

《東都事略》卷九二《孫覺傳》 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春秋經社要義》六卷，龍圖閣學士高郵孫覺莘老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春秋經解》 孫覺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于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于孫先生，嘗言王荊公初欲釋《春秋》以行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于學官，不用于貢舉云。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經解》十王卷，《春秋學纂》十二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孫覺文集》四十卷。又《奏議》十二卷，《外集》十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孫覺《荔枝唱和詩》一卷。

又卷三四四《孫覺傳》 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

藝文

曾鞏《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豐碑亦易亡。棗木已非眞篆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虛擲，大廈深檐且秘藏。好事今推霅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琅。

王令《寄題宣州太平縣眾樂亭為孫莘老作》 令君架亭樂荒幽，得地適與萬景投。亭成雖名爲衆樂，地僻無客誰與遊。訟休民去吏隨散，獨有文字與令留。把書開闔坐自笑，回視令職忘卑陬。昔聞酒賤喜易醉，今說魚美予何憂。彈琴有聲尚近俗，要解弦絕以意求。況持高懷屈下邑，志氣略與彭澤侔。身嬰民憂手持版，心愛山水寧非偸。景好不見但聞說，使我耳目私相仇。亭前行跡不破草，亭下野鳥常喧啾。山雲朝噓翠巘出，海月夜下清溪浮。春花夏蔭已可愛，況使風雪回冬秋。惜予不得與快意，共上岑嶂望九州。黃山聞好眼未識，夢想欲到迷無由。圖傳粉墨固未好，願假壯筆一攬收。果逢來篇騁雄勝，若執造化窮雕鎪。一時文工豈不偉，千里寄我何以酬。耳昏俗語久欲洗，爲我一謝山前流。

秦觀《孫莘老挽詞》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房祠。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姓名。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慟哭西州不忍歌。

雜錄

周必大《跋孫莘老告身》 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夢奠僅八十年，而曾孫浩翬衣菜色，困于逆旅。惟手攜命書數通，吾亦白眼，賢者類矣。既呼匠標飾歸之，因爲記其歲月。後有觀者，考前輩立名節之難，而思後人持門戶之不易，必將有感于斯焉。乾道戊子三月告朔。

方資

《泊宅篇》卷上 先子既老，迺遷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在清波門外，去城十里許，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後因閱遺稿，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謂先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緒與前輩語，方知是圃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鮑清風。而正夫頃亦曾寓此肆業。先子終老有繼清風之志，已見于布衣時也。

又 先子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長短句《黃鶴引》，遂致仕。其序曰：「余生浙東，世業農。總角失所天，稍從里閈儒者遊。年十八，婺以充貢，凡七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年，仕不過縣令，擢纔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於有司，適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婚姻既畢，公私無虞。將買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爲一闋，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

《浦陽人物記》卷下 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眞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向

論述

曾鞏《王子直文集序》 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

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於斯人也。

又《與王向書》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于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于二君也。

又《王容季墓誌銘》 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

傳記

《宋史新編》卷一六四《王向傳》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

《宋史》卷四三二《王向傳》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托公議先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己，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簿。

紀事

《夢溪筆談》卷一五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藝文

蘇頌《祭王秘校文》 嗚呼，予與子直，世篤朋儀。越在稚年，游從講誼。兩家情親，各有兄弟。鞏寺同館，秋闈並試。愛子襟懷，脫落閎肆。嘉子文章，俊雄雅麗。謂如子才，必用於世。吾儕齷齪，曾莫跂至。不見數年，聲名益熾。先後相望，並收科第。子尉宛丘，予職京師。傳聞治聲，民歌詠之。竊私嘉歎，有友如斯。子罷陝官，予方忝麾。承以疾苦，相見無期。既來汝陰，子以喪歸。不見神鋒，乃見裳幃。興言愴慟，涕洟交頤。念昔相從，情彌眷眷。二十餘年，流離憂患。同輩幾何，會而復散。今乃與子，生死間斷。長年多感，動增喟歎。況復懷感，心摧意亂。胡城子居，鮦陽子藏。日月有期，吉在仲商。幼子未立，母兄治喪。交友來弔，撫事悲傷。肴醴奠之，詞以侑觴。

程顥《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閒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解繼春容。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梁甫意，眞似臥隆中。

劉攽《寄王子直》 三見登賢書，每有千人進。少年盛名聲，高士離幽遁。吾憐王子秀，屢黜曾不近。棲遲困家食，屈首仕州郡。始疑造物意，實于才者吝。寧與朝廷分，不使山野盡。間令特達士，竭力事推引。知音與彙征，千歲名雙振。憶君盛文華，遇事尤精敏。雷電騰火車，波濤駕蛟蜃。譬之逢羿射，所發無不準。固窮當益堅，達生尚無悶。府公樞軸老，治道常坐論。屢聞下榻迎，豈惟虛己問。人生貴意氣，感激多發憤。想見吐胸中，江河出方寸。便當薦書上，累鷙推孤隼。咫尺青冥天，勵翼見翔奮。年華不吾與，二毛倏生鬢。祿仕久益貧，拙謀老仍鈍。干時尚有違，得名諒無分。行當鴻鵠舉，判與麋鹿渾。江魚事鉤罩，吳稻收困囤。君時據享衢，寄聲勿招隱。

又《哭王子直》 積水忽變濁，聚星無復光。風流都滅盡，天理竟冥茫。過事皆陳迹，餘哀祇淚行。遙憐轉塵柄，顧影夜燈旁。衰老惜年歲，鰥孤慕友生。一哀誰爲慟，百志爾無成。弓劍輕前敵，詩書足自名。人皆期不朽，持此傲公卿。

張唐英

論述

趙抃《送張唐英司理赴渝州》 不用咨嗟愴別離，聽吾持酒祝公詞。少年得第人誰似，純孝于親里共推。姓字已通丞相夢（今丞相文公，因夢嘗以詩遺君），才名須結聖君知。獄情要在平生允，容駟高門自有期。

張唐英《蜀檮杌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暝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韋皐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脩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皐、闢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中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僞之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迹亦可爲世之監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閒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眞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疏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凡三十六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爲十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鬚肥遺、遠望績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其失悞。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蓋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耳。

張商英《寧魂辭》 熙寧元年六月壬戌，有星隕于張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明年三月乙酉葬于雙流縣之甘泉鄉，從父塋，禮也。兄敏悟出于天稟，十歲通五經，善綴文。是時祿寺府君自三江之新穿徙居于江原之金馬，有鄉先生號爲碩儒，次功就學，歲餘曰：「才有餘而道不足，不可以爲吾學。」府君異之，以一壜土購書千餘卷，資其讀。次功閉戶刻苦力學，或半歲不識肉味。年十八，鄉書送至禮部，後五年爲解頭。釋褐，調南平決曹掾，非其志也。乃歎曰：「大丈夫進無竹素之功，退無千古之名，何以出人。」益發憤而大窮古人之道，胸中所蘊，瀲淪滃渤，而不能自禁。于是溢爲文彩，頃刻千字，感慨以吐其憤，浩蕩以快其思，曠達以疏其情，清苦以斂其氣。至于時之理亂，民之利病，曉然洞見其本末，而計謀識慮，常在人意之表。前後封章十餘上，諸公聞其名，以賢良方正科薦者五六人，以臺諫館閣薦者數十人。自南平更典秭歸獄，遷襄州穀城縣令，改東觀郎，監閬州稅，遷祕省丞，太常博士。今上即位，遷田曹員外郎。以近臣薦其鯁正，有先識之明，擢爲殿中侍御史。正色言事，不顧時忌。方將出所有以澤當世，不幸以憂去職，感疾而卒。嗚呼，次功之名暴于天下耳目，播于多士之詠歌記錄，其章疏議論藏于祕府，其文章流落溢于好事者之巾箱。其始終大槩，具于予之行狀。今其葬也，內不瘞志而外不揭表，次功之名亦可以萬世矣。

《**宋史**》**卷三五一《張唐英傳》** 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世。

傳記

張商英《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氏之先居邛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父諱珂，居蜀州新津縣之新穿鄉。【略】唐英字次功，少與兄軒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士第，實慶曆三年也。初調渝州決曹掾，上《興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公夢得奇其文，曰：

「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與夷陵令蔣槩、秭歸令鄧綰爲文友，名聲籍甚荆湖間。楊公元素以詩贈曰：「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鬬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徼？」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眞詩史哉！」用簿格移襄州穀城縣令。令圃多種薑，貸種於民，還其陳而配賣。以所得息饒多，與鄧城相埒，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穀大鄧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開古黃濱渠，溉田無慮千頃。作《諭民》十篇，以警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折崖諸鄉以野陋頑梗稱者，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漬於人也，效緩而功遠，於《諭民》見之矣。代還，恩薦格改著作佐郎。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英宗自濮邸繼大統，次功上《愼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廟議作，臺諫官相次黜逐。熙寧二年，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平中，英廟不豫，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儲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諱，請立穎王爲皇太子。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賜封，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回授與父。」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漢、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上心者。公以疏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言皇親員多祿侈，宜以服紀隆殺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至有碎崖流離，宜講求可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施行，多如次功言。皇親宗諤引外任使相例僥倖干求，恃長上表，詞語不婉。次功彈劾之，宗諤奪俸，宮僚罷逐，宗室肅然。盧士衡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士衡爲迷龍圖，鄆節制山東，奈何不愼擇帥耶？」士衡降知列郡。次功長於論議，善言天下事，每進見，上稱其忠，將且貴之。三年八月丁朝議公憂，去官。次功自爲小官，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偶朝議公懷鄉西歸，卒于里舍，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柩葬於成都府雙流縣之三昧里。有文集若干卷。【略】謹涕泣而爲銘曰：汪洋浩博，長川巨壑，次功之學。煥爛繽紛，祥霞慶雲，次功之文。清眞勁烈，危松皓雪，次功之節。卷舒闔開，急電驚雷，次功之才。云何不壽，隕于壯齡，所蘊未究。吾門不昌，存我匪令，而隕其良。南峰之下，虎抱龍懷，英靈所舍。我既葬之，有子改卜，魂其來綏。

《東都事略》卷一〇二《張唐英傳》（存目）

《宋史》卷三五一《張商英傳》附《張唐英傳》（存目）

紀事

《邵氏聞見錄》卷一六　張唐英者，天覺相兄也。丞相少受學于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代。熙寧元年春，唐英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洛，府尹同僚屬出賞花，皆不見。題詩傳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聞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淚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聞之，遽遣書爲禮，卻而不受。蓋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賴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略】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

《宋史》卷三五一《張唐英傳》　英宗繼大統，唐英上《謹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果起。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六　《仁宗政要》四十卷，右皇朝張唐英撰。

又卷七　《外史檮杌》十卷，右皇朝張唐英撰。序稱，王建、孟知祥父子四世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有可爲世戒者，略振之書未備。治平中成此書，以補其遺。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書皆略之。溫公修《通鑑》，搜羅小說殆遍，未嘗取此書，蓋多差舛，如光天至二年之類是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　《蜀檮杌》十卷，殿中侍御史裏行新建張唐英次功撰。唐英自號黃松子，商英天覺之兄也。

《讀書附志》卷上　《仁宗君臣政要》四十卷，右文林郎、守祕書丞、監閬

州商稅院市買稅鹽臣張唐英編進。起天聖，終嘉祐，詔令刑政之要，禮樂選舉之法，郊廟祭祀，邊鄙備禦，罔不備錄。其間名臣得其家世之詳者，爲之立傳，否則闕之。唐英字次功，自號黃松子。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張唐英《宋名臣傳》五卷。

又　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

又　張唐英《君臣政要》四十三卷。

又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張唐英《蜀檮杌》十卷。

藝文

趙抃《酬張唐英》　予方讞獄唐安歸，火雲熾日交炎威。爐烘炭赫幾千里，百鳥不能凌空飛。塵埃簿牒几前滿，膚汗如雨淋漓揮。俗官冗狀紛未省，胸腹堙鬱氣力微。蟾宮有客桂新折，忽遣詩筒慰慵拙。詞佳句好吟未窮，一坐涼颸奪炎熱。

又《題張唐英祕校桂香亭》　月中新得桂香清，歸向斯亭立美名。作賦仗前登第好，拜恩堂下到家榮。曉羞蘭膳親心樂，春照藍袍俗眼驚。踱步不宜輕自待，青雲歧路坦然平。

又《送張唐英太博》　蜀卿榮耀跂光塵，忠孝兼全到古人。萬乘累年聞奏牘，雙親同日拜恩綸。志侔鸞鵠風儀遠，文得岷峨氣象新。聖政于今急賢者，肯教留滯蜀江濱？

關景暉

曾鞏《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景暉妻，姓曾氏，建昌南昌人。【略】嘉祐二年，鞏與二弟得進士第南歸，而吾妹從景暉視余于淮南，至眞州得疾，七月某日，卒于余之舟中，年三十有二矣。

晁補之《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胔，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爲「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徐積

論述

綜論

《節孝集》卷三二附《臣僚奏乞以判官充教授》　臣伏見楚州勅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親至孝，家雖貧窶，必以甘旨養其母。【略】無田可耕，無

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甚于己子。一方之人，服其道義節行。自爲布衣時，已延致州學，相與師事。後既登第，監司郡守，數徇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郡官兼領教授。自此引避，無復廩祿之賴矣。今年過五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妄干于人。但不幸有瞶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貧好學，訓導諸生，應酬士大夫問難質正，雖貧不廢也。朝廷近下兩省臣僚，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固不易得。伏望聖慈置其疾苦，錄其所長，特除以判司官差充楚州教授，仍實三年，理爲一任，使積遂霑俸給。

又《吏部符充楚州教授》 楚州進士及第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聞。其道義文學，顯于東南者垂三十年。久處鄉校，以教育爲事。秉德純一，士民歸仰。今安貧好古之志，老而益堅。臣愚以爲積雖不從仕，若朝廷特與改官，優加廩俸，使天下之人知朝廷貴德獎善之意，足以敦厚風俗，實有補于聖化。

曾鞏《薦徐積為太學狀》 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于天下，不止一善，而于事親，最爲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爲文，雖處閭閻，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沉溺枯槁者之所爲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昨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學諸生朝夕親炙而則效之，自然四方成風，遠近知勸。其于補助教化，成就人才，得積一人，所補多矣。【略】然恐積安于鄉里，未易輕致，乞敕本路監司守長敦遣就道，量給裝錢，及具人船，送至闕下。如此，則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爲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何蕃爲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蓋賢之所在，必有宏益。況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當崇奬。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爲朝廷言之，忘其身之疏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士，雖知其人，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積之賢者，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上聞者，輒冒昧以言。

《仇池筆記》卷下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瞶，晝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章楶《再薦徐積奏》 臣近于月日內與本路監司連銜論列楚州教授徐積，至今未蒙朝廷指揮。臣再詳徐積道德文學之實高于古人，徒以微疾，廢居里巷。非獨當世有識之士所共嗟惜，後世論事者據人考官，必使聖時有遺賢之議，實非細故。此臣所以不敢避冒昧之誅而再獻前言，拳拳之誠也。

張舜民《書節孝先生事實于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來冠帶誰其倫。語言淵騫行盜跖，俯仰不愧何繽紛。先生道義完且潔，去彼取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省定長悲辛。拋官卻掃醉經史，胸中無復留纖塵。履穿袍敝突不墨，辭幣與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于是非一晨。當知有昊憫澆散，先生故出拔斯民。嗟余稟賦雖不敏，管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云爲輒以書諸紳。竭來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編雅什盈數百，覃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黃鐘大呂皦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璀璨溢目非玦珉。偉哉固足信萬一，彷彿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椎蒲輪。先生高卧焉得遂，細札匪日頒嚴閾。重慚韁鎖脫無計，灑掃猶阻致此身。願言師法不少懈，異日有立逃湮淪。

又《乞轉徐積通直郎奏》 積孝節通于神明，至誠動于金石，自少至老，風雨不渝，雖古之曾、閔，不是過也。朝廷知其賢，累任楚州教授，士大夫知其賢，薦名于朝者，前後數十上。其間或欲與積改官，或欲召對，皆未蒙施行。按積今年七十四歲，雖有美官厚祿，必不能從事。所以然者，特爲朝廷士風爾。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前後臣僚所舉，爲積轉通直郎，差遣依舊。庶使朝廷有右賢尚德之風，陛下有尊德樂道之實。

楊時《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許及之《節孝先生語錄跋》 茲錄雖燕閒咳唾餘，一話一言，足爲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爲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爲文之法，若有異者。考其說以簡易渾成爲主，學者毋以異求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許及之書。

李邴《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其學無所不綜，而出於正。曰正者，所以存

吾誠也，正者無往而不爲善。其文章紆徐閎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爲詩環麗奇逸，端緒若可尋索，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眉山蘇公軾，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瓘，皆與公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

王革《爲徐積請謚奏》　革伏睹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大，比迹古人，經術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士，操守堅正，始末不踰。昨崇寧初，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覿之命，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法度。既而有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爲選首。今積不幸沒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於部使者，援張堡體例，乞賜追謚，部使者既以聞於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堡之下，如蒙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貴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生，風於四方，足以表勸。革待罪輦轂，不當僭越，緣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淮人之情，寔藉以爲言。故聽妄冒，干黷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

劉祐《嘉靖修補本節孝先生文集序》　今觀先生之文，淵渟飆發，不可羈禦，蒼蒼正色，爛溢於筆鋒之表。長歌短咏，悠然鏗然，間從而想像之，又綽有春風沂水之趣，所謂美而愛，愛而傳者信矣。然先生豈徒以文其文哉？先生固有德之隱君子也。史稱其純孝天成，篤行卓犖，貞不絕俗，和不比人，以是襟抱而一吐之於文也，豈與戔戔命觚之士較妍醜乎？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先生之鄉，淮山叢桂，香靈勃鬱，蒸爲瑞雲，不繪而煥，長淮一碧，東馳遙遙，經數千里以達溟渤，寔以導源自桐柏山也，我思先生之文猶是哉，猶是哉！

丘象隨《康熙重刻節孝先生集序》　昔有以武侯兵法問先生者，先生曰：「武侯之用心，誠欲以大義服天下，其用兵之跡乃餘事。」予亦曰：先生之用心，誠欲以至德教天下，其爲文之跡乃餘事。即爲文，先生謂必當學《春秋》，如啖助所言，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是爲至論，予則以爲先生自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一五三　《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略】積受業胡瑗之門，淵源篤實【略】然其文乃奇譎恣肆，不主故常，故陳振孫《書錄解題》引蘇軾之言，稱其詩文怪而放，如玉川子。今觀其集，往往縱逸自如，不可繩以格律，軾所論者誠然。然其文雖雅俗兼陳，利鈍互見，頗有似於盧仝，而大致醇正，依經立訓，不失爲儒者之言，則非仝之所及也。

王士禛《跋徐節孝集》　其文率拙而碎，殊不成章，詩尤多笑柄。坡公《志林》謂如玉川子，蓋微辭也。唯江端禮子和所錄《問答語》一卷，多可觀。然仲車獨行，其人在仕隱間，不必以詩文重也。

《覲齋詩談》卷五　徐仲車作，面目儉甚，其用意杜老，愈眞愈鄙。

《養一齋詩話》卷六　徐仲車先生《寄陳瑩中》詩：「湘江之竹可爲箭，吳江之水可淬劍。箭射讒夫心，劍斫讒夫面。讒夫心雖破，胸中膽猶大。讒夫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爲人患，死能爲鬼害。」數語雄快痛切，與《小雅・巷伯》同風，昌黎《利劍》詩劇有勁骨，猶當遜此。此正治心直養氣之效也，豈怪放之謂哉？句如「醉卧不知雲到枕，吟行惟許鶴隨身」，「隴上耕隨殘月去，日邊帆帶落霞收」，「小艇醉眠寒夜雨，短帆閒挂夕陽風」，皆淡然自胸腹中流出，不假工力雕鑿，此即安定教以勿安排者歟？其《贈山谷》云：「不見故人彌有情，一見故人心眼明。忘卻問君船住處，夜來清夢繞西城。」寥寥短章，而質實深厚之意，溢於楮墨。先生嘗示學者曰：「爲文字無學纖麗，須是渾渾有古氣。」此章近之矣。《宋人千首絕句》選之，有旨哉！

又卷一〇　徐仲車「瀲瀲灩灩天盡頭，祇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風神何限？東坡謂其詩文怪放如玉川子，亦不盡爾。後人心眼，勿爲古事往說印定。予笑晚宋喻汝楫《征夫》詩「殘陽欲落未落處，照見行人今古愁」，直襲仲車二句，「盡是」改爲「照見」，尤覺鄙拙。豈眞以仲車文字怪放，人不愛讀其集耶？

《石渠寶笈》卷二九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治平四年進士，以耳聵不仕。終楚州教授。有至行，政和中賜謚節孝先生。東坡稱其文怪放類玉川子，而此跋殊草草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徐積》　節孝山陽處士家，枕書五月待榴花。衲裘甕飯吟詩好，淮水春風訪仲車。

潘景鄭《明嘉靖補修元皇慶本徐節孝集跋》　按史稱先生學行純篤，今讀其文，縱逸恣肆，不類其爲人。《提要》又譏其《復河說》，謂不究地形，不明水勢，失於迂僻。蒙謂治河之道，非由專家不達其理，先生終日面壁，不與人接，宜所爲文不達時務。然其文章節行冠於淮楚，江淮風俗，數十年間稍稍復古，由先生化之。則區區千慮之失，不足以損先生毫末也。

分論

《送王潛聖》《載酒園詩話・徐積》：徐仲車，高士也。其詩頗有唐音，如《送王潛聖》末云：「關西夫子雖遲暮，行笑行吟正安步。畜川海上牧羊兒，解說公孫放豚去。」磊落中有風度。至「勤穿凍地緣栽竹，喜占明窗爲著書」，則新聲之可聽者。

《莫飲吳江水寄陳瑩中》《歷代詩發》卷二六范大士評：極詆讒夫，可以嗣音《巷伯》。

《管春風》《歷代詩發》卷二六范大士評：才情橫溢，殊不可當。

《月食》《石洲詩話》卷三：節孝先生徐積，東坡比之玉川子。然其《月食詩》，蹊逕淺露，非玉川之比也。其中間雜言後忽四言，與所作《愛愛歌》後半忽夾四言《毛詩》成句，皆不調叶。

《大河》《石洲詩話》卷三：徐仲車《大河》一篇，一筆直寫，至二百韻，殊無紀律。詩自有篇法節制，若此則不如發書一通也。《李太白雜言》一首，亦空叫囂，尚在任華之下。

傳記

《宋史》卷四五九《徐積傳》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卻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淚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疏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歎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稿，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節孝集》卷首《節孝事實》（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七《徐積傳》（存目）

紀事

徐積《呈路倅》三十年居官，而無一椽屋。隨身清風高，所至義行足。今茲盡室來，何可久船宿。奴僮已暴露，勿使乏饘粥。也須謀外物，種取柳與菊。記取節節高，愛我茅簷竹。其時花盡落，手把麥黃綠。公酌我須釂，公吟我須續。慷慨見懷抱，靜介無所欲。最是謁祠堂，老淚潸可掬。邇來六七歲，病叟頭已禿。萬事置浮雲，壯氣自滿腹。感激論忠義，猶愛唐衢哭。更思桓野王，把笛吹一曲。

又《上楚州慎郎中書》某嘗居關中矣，有崔公者，時爲華州太守。某始以文字見焉，今日觀某文，明日問人曰，子識徐某乎，某文曾見否。時所居窮巷，與樵採鄰，賓至則坐于門外，公不以是爲陋，儼然辱而臨之。又時使人叩門曰，無恙乎。公貧甚，然所與者源源而來，饑而食，寒而衣，身不勞而親有以養。凡如是者實一年。及治任將歸，公曰：「子能爲我留乎？吾將以子弟學于子。」某于是爲崔公留。愛某之身而及某之親，削己之俸而使某有餘，不挾長

貴而與某朝夕焉，公之恩可謂勤矣。嗟乎，世俗輕佻浮薄，今日受人恩，明日忘之矣。某也何人，敢自謂獨不然耶？然公之恩未嘗忘之也。

又《上提刑邵學士書》 前年嘗自關中來山陽，乃見同人說閣下用孫覺爲學官。【略】既而又得閣下與孫覺書一篇，其文皆述安定先生之道。某于是又知閣下能知先生矣。嗟乎，世之囂囂者尋罅窺隙，究虛百端，以此言毀吾先生之道，而閣下乃能獨立不顧，大明吾先生之道，以尊重其人。如此，閣下之賢可知矣。嗟乎，古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今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安定先生，吾師也，能知吾師而尊之，是猶知吾父而尊之也。知吾師而尊之，其徒之心，視其人如何？此閣下之道使某言之不足而嗟歎之也。雖其人閉門卻掃，潛光遁迹，不願與公卿大夫相聞，亦不可得也。近著六篇，謹授僕人投獻，且以爲几席之汙，如閣下者姑可矣，然後敢自信，即盡其所有。

又《上趙殿院書》 前年爲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日久矣。雖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興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經分大小，其三早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四曰尊經抑進士。【略】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之所宜究也。

王資深《節孝先生行狀》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爲楚州山陽人。曾祖崇，祖爽，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自爲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羅城君卒，【略】太夫人攜先生育于陝右外家。【略】十五歲奉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喜難注疏，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對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略】平居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于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巨人與先生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略】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稿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達者，率以小詩報之。

《**東都事略**》**卷一一七《徐積傳**》 積爲文，怪而放。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與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

《**瑩雪叢說**》**卷二**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著錄

王資深《徐積行狀》 大觀二年五月內，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數十卷並《行狀》，載之國史。【略】有詩歌、雜文、訓解數十卷，藏於家。

□萃《刊節孝先生文集跋》 萃備員山陽，一日，我賢太守王直閣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泯墜，訪之子孫，得遺稿數萬言，命萃董之，鏤板以廣其傳。萃視太守屬吏且門生，故不得而辭，敢不夙夜在公，服膺斯文，仰副賢守欲托先生之道化斯民於醇厚之域耶！凡十旬以畢其事。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徐仲車詩》一卷。

《**遂初堂書目**》 《徐仲車集》。

許及之《刊節孝先生語跋》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抄。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其後，刊之臨汝郡庠。嘉禾已刊先生文集。【略】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許及之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節孝集》二十卷，楚州教授山陽徐積仲車撰。

王夫亨《節孝先生文集序》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藏嘉禾墨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夫亨再叨鄉部，退食之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皇朝名臣》之錄，《東都・卓行》之傳，及先生門人問答之辭，蘇、黃諸老往來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不待旁搜遠討，而瞭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制撰先生行實之狀，曾大父中書跋諸賢詩帖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行實之狀幸存。夫亨無所肖似，乃今裒集全書，藏諸鄉校，以承先志，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先生，眞有夙契云。淳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夫亨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節孝集》二十卷。

又卷二四四　《徐仲車詩》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徐積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徐節孝文集》，一部四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徐節孝文集》四冊。

《**百川書志**》**卷一二**　《徐節孝文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積集》二十卷。

劉祐《嘉靖修補本節孝先生文集序》　嘉靖癸亥，余來守淮郡。【略】淮爲雋國，蔚然文興，余思風其鄉之後進，其惟鄉之先正乎，乃取節孝先生之文以程學者。郡故有刻，日久板湮缺難觀，余爲之剔其湮，補其缺，字畫完好，觀者可琅琅徹矣。乙丑春，余奉命督海上諸軍事以行，淮之多士謂余不可無序言。余何以爲言哉？先生之行誼文章，古今人贊述備矣，茲不復贅；獨刻文者之意，可與爾多士商之。【略】今日重刻之意，不徒以其文，願與爾多士求先生之德，因以求先生之文也。況生於其鄉，習其風土而履其山川，日取詩文而諷詠之，以想見其爲人，怳然若見眉宇於几研之間，而親聆其謦咳，有不躍然而起以思步其高蹈者乎？茲固重刻者之意也，若徒以其文而已矣，則豈先生之外無文哉？諸士子曰：「是不專以修文勗我，殆以修德勗我。」率是意也，雖告之世世可也。」遂次其語以暢於篇端。嘉靖乙丑歲季冬吉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敕整飭淮揚兵備、浙江按察司副使、前兵科左給事中東萊後學劉祐拜書。

《**萬卷堂書目**》**卷四**　《徐節孝文集》三十一卷。

《**脈望館書目**》　《徐節孝集》五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徐節孝先生文集》五冊，全。宋孝子徐積著，凡二十卷，附載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徐積《節孝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徐節孝（積）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丘象隨《康熙重刻節孝先生集序》　按先生文集，其初事剞劂者無從考，而紹興初先生子安道爲刻龜山先生所跋贈貽詩，或其昉于茲乎。顧予所知者，則紹興戊辰，太守王直閣恐先生文章湮泯，得遺稿數萬言，鏤板廣其傳。迨乾道己丑，教授許及之方爲鋟先生《燕閒語》，兼采《東坡志林》、《呂氏童蒙訓》附以載，且云：嘉禾已刊先生文集」。疑又一板已。越理宗淳祐中，鄉之朝請大夫王夫亨以山陽舊板毀於兵火，復就先生四世孫坦家取所藏嘉禾墨本，及諸老往來之貼，門人問答之辭，與《東都事略》、《名臣言行錄》裒集彙訂，再用板行，始爲全書。未幾，景定末，翁教授蒙正不知何以輒重編次之。自後踰元歷明，遂三百年不復徵有釐補者。而今所僅存，則嘉靖乙丑太守劉祐之刻，顧亦已百有三十二年，若存若亡，幾無完本。【略】於今篇簡朽蠹之餘，重新先生之集，實有裨於鄉，且於天下之世道人心非尠矣。乃予弟如升、子邁、兄子迥，會有同心更爲搜景定以後之史傳、像讚、碑記，彙付梓。而予適從曲阜謁祀聖廟、聖林還，見其書成，不禁爲之嘉賞，謹盥沐焚香，遍書其前後凡有事於斯集者，以弁諸端。時康熙丙子夏至，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山陽鄉後學丘象隨敬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略】舊本首載《事實》一卷，後附語錄一卷，景定甲子淮安州學教授翁蒙正合編刊行。明嘉靖間淮安兵備副使劉祐又因翁本重刊。今語錄已別本孤行，不更複載，惟附錄其《事實》一卷，備考核焉。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事實一卷，明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語錄一卷，元刊本。【略】此本脫《事實》並失前序。按吳焯《繡谷薰習錄》云，謂曝書亭本有皇慶癸丑王霄賓序，元刻增節孝像及題贊，明嘉靖刻又增《祠堂記》。余所見元板漫漶，不及景定刊本。此無《祠堂記》，字多漫漶，是元刻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宋徐積撰，其附錄則積事實也。　康熙丙子刊本三十三卷。　嘉靖中劉祐刊本。

《繡谷亭書錄》云：「紹興戊辰刻於山陽，景定甲子重刊。元皇慶中刊本增畫像，明嘉靖中刻又增《祠堂記》。余所見元刻多漫漶，不及景定摹本。」

又《續錄》　宋乾道己丑嘉禾刊本三十卷，教授許及之以語錄一卷附之。宋淳祐庚戌淮南東路判官王夫亨刊本，亦附語錄一卷。宋景定甲子淮安教授翁蒙正刊本。元刊本，有大德、皇慶時人題像贊，或謂即修王夫亨本而附入之。　曾見嘉靖劉祐本，十行二十字，其中所存元板甚多，不過稍加修補耳。　康熙本，山陽邱氏刊。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元刊本有大德、皇慶時人題像贊，或謂即修王夫亨而附入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徐積撰。《語錄》一卷，《事實》一卷。明嘉靖四十四年劉祐刊本。

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卷四**　《節孝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宋徐積撰。封面有「依宋本刊」及「錫山王氏藏板」字。康熙辛丑錫山王邦采序（草書，半葉四行），至正十二年門人胡翰序（大字，半葉七行），承仕郎、太常博士東陽胡助序（同上），淳熙庚戌王炎亨序，次目錄。半葉九行十八字，宋諱皆缺筆，書口上有字數號碼，多行書，附語錄一卷、附載（即《事實》）一卷。此康熙中錫山王氏復宋刊本也。【略】楮墨古舊，雖非宋刻，亦可謂下眞一等，可寶也。

潘景鄭《**明嘉靖補修元皇慶本徐節孝集跋**》　《徐節孝先生集》三十卷，附錄《事實》、《語錄》各一卷，初刊於紹興戊辰山陽儒學，至景定甲子，淮安州學教授翁蒙正重編刊行。天水兩本，今皆不可得見，元皇慶中，復刊一本於山陽之節孝祠，增畫先生遺象於首，而系以時賢贊語，所謂「祠堂本」者是也。此本流傳最久，至嘉靖癸亥劉祐守淮郡，展謁先生祠宇，慮集板日久湮缺難觀，於是剔湮補缺，勒成完書，而別增《重修祠堂記》二首於首尾，所謂「嘉靖重修本」者是也。近世藏家，多視皇慶、嘉靖爲兩本，而有以嘉靖祖景定者，訛矣。余所藏嘉靖補本，審其字跡，元刻多漫漶，而嘉靖補版點畫挺秀，不待望氣可辨也。全書經嘉靖補版者，不逮十之一二，開卷即是節孝先生遺象，其爲元槧無疑矣。舊序止存淳祐庚戌王炎亨一序，嘉靖所益則劉祐重刻序，及重修祠堂之記，卷末別有唐漁石先生《祠堂記》一首，審亦同時所補入者。此本經千頃堂黃氏舊藏，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篇章上經前人以朱筆校改圈選，由春暉堂徐氏歸族曾伯祖西圃公。近歲公遺書不守，流在市廛，伯兄與余斥千金收得數十種，此書亦在其中。【略】戊寅四月晦日。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徐積撰，語錄一卷事實一卷，明嘉靖四十四年劉祐刻本，十冊。《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徐積撰，語錄一卷事實一卷，明嘉靖四十四年劉祐刻本，十二冊。《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徐積撰，事實一卷、語錄一卷，明鈔本，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語錄一卷，八冊，宋徐積撰。明嘉靖乙丑（四十四年）淮安知府劉祐修補舊刊本（二部）。

藝文

蘇軾《**次韻徐積**》　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嵋眼前是，故鄉何處不堪回。

又《**次韻徐仲車**》（**仲車耳聾**）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是霜松轉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眞螻蟻，應笑人呼作鬬牛。

黃庭堅《**次韻仲車同年兄喜董元達訪之**》　董侯從軍來，意望名不朽。款門拜徐公，在德不在酒。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燦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

沈遘

論述

綜論

王安石《**知制誥沈遘知杭州制**》　具官某風姿爽拔，器宇閎深。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學擅乎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羣動。比抗章而請郡，期調膳以奉親。曾未期年，已聞報政。乃就更於淮海，庶益便於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虛銅虎之守。宜共易俗之命，仍選應宿之資。服我新恩，寵爾故里。

又《**沈遘起居舍人制**》　具官某端良足以有守，精敏足以有謀。爲時寶

臣，典掌明命，出撫州部，治聲流聞。

《**東都事略**》**卷七六**《**沈遘傳**》　爲人明敏，通達世務。其治杭也，以嚴見憚，及治開封亦然。每晨起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與親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

《**老學庵筆記**》**卷一**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

《**宋詩鈔·西溪集鈔序**》　詩非其能事，而唱和者爲王介甫、蘇子美，何故而止於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西溪集》十卷，【略】遘以文學致身，而吏事精敏，一時推爲軼才。其知制誥時所撰詞命，大都莊重溫厚，有古人典質之風。詩亦清俊流逸，不染俗韻。

分論

《**牡丹記**》　蘇軾《牡丹記序》：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剉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憃迂闊，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椎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五言天台山送僧象微歸山**》《歷代詩發》卷二六范大士評：摹寫天台形勝，筆酣墨飽，覺興公得意句，惟赤城霞起，瀑布飛流耳。

傳記

王安石《**内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略】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擢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略】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部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略】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略】遭母夫人之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略】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略】有文集六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闊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于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在史，亦在銘詩。

《**宋史**》**卷三三一**《**沈遘傳**》（存目）

紀事

沈遘《**和楊樂道省中述懷**》　少小學書史，頗知道所存。功名謂陳迹，古

人不復論。既困于干澤，羽翼何翩翻。初登羣玉府，猶接文字言。晚落司會廷，始從俗吏煩。朱墨事勾校，笞榜窮奸諼。終日坐當案，曾不聞休番。舊學泯不講，舊志茲益昏。中悼素尚違，仰愧前修尊。去之未云果，蕩爾何當返。覽君自警作，使我忘鬻袢。友道久寥闊，期君于此敦。

又《越州謝上表》 臣本惟諸生，知守前緒。親逢文治之盛，冒塵科選之榮。擢躋儒林，遂執史筆。學不足以達治亂，于顧問實難；文不能以通古今，于述作何有。誤出聖明之遇，進登侍從之塗。僶俛備官，逡巡待罪。維大恩未報，豈敢便安其身；顧私養弗充，不勝進退之迫。輒以誠乞，既茲奠居。幸溢于涯，感無以喻。

又《謝改官表》 臣起家單賤，遭世幸榮。學未造于古人，而陪東觀屬書之選；文不適于當世，而贊右省代言之司。雖繇至公，實已虛受。比緣私養之迫，輒丐方州之行。處躬苟安，待罪不暇。亟推增秩之典，殆非責實之文。齋戒奉膺，啓居無措。

又《謝上表》（自越移揚，中道再移杭州，上表） 臣本惟諸生，偶奏薄技。登于羣玉之府，已過所宜；進于紫微之庭，愈非其據。庸庸徒能自守，斷斷固無他奇。國家之恩，豈維一日；犬馬之効，何有萬分。比請州居，實迫繁養。曾未踰歲之久，固微可書之勤。內徙淮南，纔及中道，就更浙右，是爲故鄉。始聯史觀之名，復躐臺郎之選。寵榮駢厚，憂悸更深。

《侯鯖錄》卷八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于壁者，曰【略】二詩筆法秀勁，不題名氏，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北窗炙輠錄》卷下 沈文通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敖，即作《薄媚》及《狐狸》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常與一娼哄，亦墨其面。及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樓，札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康敖不下馬，乃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遣人擒之，至則康敖也。顧掾吏案罪，即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崔徽。蟾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于樓下決之。此可爲輕薄子戒。

《宋史》卷三三一《沈遘傳》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爲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爲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爲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居注，遂知制誥。

著錄

《沈內翰（遘）墓誌銘》 有文集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西溪集》十卷，翰林學士錢塘沈遘文通撰。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官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年，自是爲故事。文通吏事精明強敏，爲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閒暇，夙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

《遂初堂書目》 《三沈先生集》。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西溪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沈晦《三沈集》六十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沈氏三先生文集》一部十冊，殘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遘《西溪集》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西溪集》二冊，十卷。

吳允嘉《補沈氏三先生文集跋》 《三沈集》者，文通《西谿集》，存中《長興集》，睿達《雲巢集》也。南宋刻於處州，於卷尾每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監雕」一行。明萬曆間重刻時，亦仍其式。予借得花山馬氏本，前無序文，疑爲書賈射利匿去前朝歲月，冀作宋槧以欺購者，事未可知。夫存中于文通爲叔姪行，今本先《西谿》而後《長興》，以卑冠尊，義不可解。或以文通之孫元用曾爲處州守，此必元用所刻，自尊其祖故也。又或因《宋史》附括，遼於遘傳，殆依史傳爲叙次歟。二說雖近是，予考《長興集》首尾皆缺，若先《長興》，則開卷即是十三卷起，殊無眉目，此其所以後之歟。【略】康熙戊戌夏四月下澣，石甑山人吳允嘉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西溪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略】是集十卷，南宋初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者，與遘弟遼《雲巢集》、遘從叔括《長興集》合刻於括蒼，名《吳興三沈集》，以是編爲首。然史稱遘通判江寧，還朝奏《本治論》十篇，爲仁宗所嘉賞，而集中竟未之載，則亦非全帙矣。【略】第二卷末《題揚州山光寺》二詩，其一有夾注，稱爲盧中甫和詩；其「高臺已傾曲池平」一首，已見前而重出於此，字句稍不同，詩下亦有夾注，稱「傳自山光寺

壁，與集中異「云云，疑皆高布校刊時所增入，非原集之舊，亦足見其校勘之不苟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西溪文集》十卷，鈔本。【略】每卷末俱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西溪文集》十卷，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西溪文集》十卷，吳石蒼鈔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記一影鈔宋本《西溪文集》十卷，於「遘」銜名下注云「御名同音」，每卷末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則依布《三沈集》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沈氏三先生集》八卷（內分小卷）附《沈下賢集》十二卷，明刊本，九行二十字。似萬曆時刊本。內分《西溪文集》十卷，《長興集》十三至三十卷，三十二卷，《雲巢集》十卷。每卷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涵芬樓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西溪集》十卷，宋沈遘撰。路有鈔本。與沈括、沈遼合名《三沈文集》，明刊本。

又《續錄》　南宋初高布刊於括蒼，名《吳興三沈集》。光緒丙申浙局刊三沈集本。

張元濟《四部叢刊影明本沈氏三先生文集跋》　沈氏三先生者，曰遘，字文通，曰括，字存中，文通從父，曰遼，字叡達，文通弟也。《西溪集》十卷，遘所著；《長興集》四十一卷，括所著；《雲巢集》十卷，遼所著也。《直齋書錄解題》曰：「以上三集刊於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蓋未之考。」殆以括行輩尊，不當居次也。是爲明人覆刻，諸卷之末均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其原即括蒼本也。【略】今總爲八卷，第一、二、三《西溪》；第四、五《長興》，第六、七、八《雲巢》，則明人所併合也。世無他本，此刊於何時何地，刊者何人，而惜乎其不可考也。昔東方圖書館有此書，余以重金得之，不幸燬於兵火。今所景者，假自浙江省立圖書館也。民國紀元二十有五年初夏，海鹽張元濟。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舊鈔本西溪文集跋》　按集中《本治論序》猶存，自言以所聞見爲論三十篇，蓋與《提要》所據已不合。意遘所著《治平論》，當自爲一書，不與文集相混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沈氏三先生文集·西溪文集》十卷，明刻本。

藝文

王安石《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錢塘先賢傳贊·宋翰林學士沈公》　公字文通，諱遘，錢唐人。祖蔭補郊廟齋郎。舉進士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不得爲第一，乃置第二。後遂爲故事。累遷知制誥，出知杭州。英宗召見勞問，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羣牧使。丁母憂，上惜其去，賜黃金百兩。公居喪，日一食。既葬，廬墓側以卒，纔四十歲。公爲人俊敏通世務。杭，公鄉郡也，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己子者，奪歸其父母。令行禁止，事至立斷。衆駭服，屏息不敢犯。其治開封亦然。贊曰：伊昔繡游，駭耀閭里。而公之歸，仁及生死。甄花斜日，隧柏風起。哲人其萎，命也天只。

王得臣

傳記

《湖北通志》卷一五一　王得臣字彥輔，安陸人。甫成童，父命從學京師，師事鄉人鄭獬及泰州胡瑗，又與明道程子友，問學該博，以文章名世。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司農少卿。性嗜書史，至老不倦。自號鳳臺子。

紀事

王得臣《麈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而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麈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揮麈後錄》卷八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爲司農卿，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竇卜瞽者過門，呼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目下當動，殊不如意，壽數卻未艾。更五年後作村里從官。」是時伯祖已爲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挂冠去國。明年，徽廟登極，已而遇八寶恩轉中大夫，又以其子陞朝遷太中大夫。又數年，年八十一乃終。伯祖名得臣，自號鳳臺子，有《注和杜少陵詩》，《麈史》行於世。

《雲麓漫抄》卷一〇　汝陰王明清字仲言，有《揮麈錄》，云《麈史》亦其從祖王彥輔所撰，則二書皆出一家。彥輔多國史中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麈史》三卷，司農少卿安陸王得臣彥輔撰。嘉祐四年進士。其序稱政和乙未，行年八十，自號鳳臺子，蓋王昭素之後，王銍性之之伯父也。《揮麈錄》詳載。

《郡齋讀書附志》上　右王得臣字彥輔所記也。其自序云：「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類以相從云。」得臣自號鳳臺子。

《四庫全書總目》一二〇　《麈史》三卷，宋王得臣撰。得臣字彥輔，自號鳳臺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司農少卿。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王銍之伯父。案書中《神授》門第七條，稱「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又《詩話》門第十九條，稱「王銍性之嘗爲予言」，《讒謗》門第三條，稱「王萃樂道奉議，穎人也」，則與銍父子非一族，陳氏誤也。是書前有政和乙未自序，稱「時年八十，追爲之序」，書中稱「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以政和五年乙未逆推至其六十二時，爲紹聖四年丁丑，成書當在其後。是時紹述之說方盛，而書中於他人書官、書字、書謚，惟王安石獨書名，蓋亦耿介特立之士。考所自述，初受學於鄭獬，又受學於胡瑗，其《明義》一條復與明道程子問答，疑爲洛黨中人。然評詩論文，無一字及蘇黃，亦無一字攻蘇黃。其論《詩》小序，兩申蘇轍、程子之說而俱不出其名。蘇軾以杜甫《同谷歌》中黃獨爲黃精，爲《後山詩話》所駁者，得臣申軾之說，亦不出其名。知其無所偏附。故元祐黨碑獨不登其姓氏，亦可謂卓然不染者矣。所紀凡二百八十四事，分四十四門，凡朝廷掌故，耆舊遺聞，耳目所及，咸登編錄。其間參稽經典，辨別異同，亦深資考證，非他家說部惟載瑣事者比。【略】雖不免於小有舛誤，而於當時制度及考究古蹟，特爲精核。《朱子語類》亦稱王彥輔《麈史》載幞頭之說甚詳云。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宋王得臣撰。知不足齋本。淡生堂餘苑本。近年安陸縣刻本。

又《續錄》　宋慶元刊本，最佳。影宋慶元鈔本，佳，曾校舊鈔本。毛斧季校本，自言得三本參校，而以何元朗所藏爲最善。

《湖北通志》卷一五一　王得臣字彥輔，安陸人。【略】著有《鳳臺集》若干卷、《江夏辨疑》一卷、《古今紀詠集》五卷、《麈史》三卷。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辨證》　得臣與銍父子爲一族，陳說實本王明清《揮麈錄》，其言當不誤。今考《揮麈後錄》卷八第二條云【略】又卷七第二十六條云：「先祖早歲登科，留心典籍，所貯迨數萬卷，貯之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陸卜築，爲久居計，輦置其半於新

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堅守，先祖遺書，悉爲元則載去。後十年，元則守順昌，先祖汝陰舊藏書又爲元則所掩有。」是得臣爲明清之伯祖，即鋐之伯父甚明，即同出一族又甚明。特得臣由汝陰徙安陸，遂爲安陸人，而鋐父子仍舊，故《解題》於此書題安陸王得臣，於《雪谿集略》題汝陰王鋐，於《揮麈錄》題汝陰王明清，各從其實，初不相妨也。《提要》但執此書所稱王樂道云云，疑陳氏爲誤，不知陳氏本之得臣姪孫所錄，陳氏明言之，而《提要》若未睹之，何也？又《揮麈前錄》卷一第十四條云：「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對，講《易》於崇政殿。」此即指昭素言，與《宋史・儒林傳》合。此陳氏所以於此書稱得臣爲昭素後，於《雪谿集略》稱王鋐爲昭素後，而於《揮麈錄》則稱明清爲鋐之子也。鳳臺子，《提要》臺作亭，亦誤。陸氏《藏書志》有宋刊本及舊鈔本，丁氏《藏書志》有明鈔本，並題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楊傑

論述

楊傑《獻詩賦序》 傑幸爲諸生之師，而耳目盛美，故擇題於袁、衛二傳以理劇拜楚守，賦下車修教詩爲十八日之課，文在於彼而義在於此，將使編氓知良二千石有古君子之風云爾。伏蒙傳命見索所撰，謹與諸生之課上獻。

趙士粲《無爲集序》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馬論道者一紀于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蓋以儒術粉飾治具，漸磨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爲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字次公，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醇德懿行得名于時。中間立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泰山，觀日出于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于華山蓮花之峰，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游。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瞿曇尤造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于世，吁可惜也。

王之道《無爲集序》 吾聞無爲先生楊次公，淮海之望也，以道義文章，知名當世，至今學士大夫咸推尊之。其博物洽聞，則有若劉更生，應諧不窮，則有若東方朔。探禮樂之本，而妙於制作，究韜略之微，而達〔於〕權變。旁通道藏，妙解佛理。殆古人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者。

又《無爲別集序》 故侍講楊公諱傑，字次公，無爲人，少以文學致身蘭省，而尤深於釋迦、老聃之教。元豐中，嘗召對便殿，問以佛法，繼被旨修道門科儀。平生所著，二家詩文最多，得大辨才，通達無礙。當時好談性理之學，如臨川王介甫，眉山蘇子瞻，猶或避路放一頭地，而況餘人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無爲集》十五卷，宋楊傑撰。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因自號無爲子。【略】傑及與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游，故其詩雖興象未深，而亦頗有規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爲奇崛如《送李辟疆》之類者，或偶近盧仝。其大致則仍元祐體也。又及與胡瑗游，故所學亦頗有根柢。官太常時，議典禮因革，多所討論，集中如《補正三禮圖》、《皇族服制圖》諸序，以及禘祫、明堂、樂律諸奏，皆有關於典制。但其文才地稍弱，邊幅微狹耳。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楊傑無爲集》 九日蓮花醉幾場，元豐詞客次公狂。容臺風月瞿曇面，壓節袈裟兩不妨。

傳記

《宋史》卷四四三《楊傑傳》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於祖宗祏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祕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製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

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部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鍾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黃鍾，以世無眞黍，用太府尺爲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律遂不用。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楊傑傳》（存目）

紀事

楊傑《及第東歸逢元舉》 與君去歲金陵游，七月十日離楚州。酒闌浩歌古亭下，白日雷雨催行舟。片帆乘風破險浪，冉冉飛過蘆花洲。我時幸預鼇頭薦，公以才術公卿留。人生聚散散或聚，忽忽今會如萍浮。君行何以贈君別，莊鵬九萬搏高秋。

又《潤州到任謝皇帝表》 久官省寺，無補朝廷。乞守方州，願伸微效。【略】臣少起農耕，長從科舉。策名清世，垂三十年，備員太常，連六七任。在先帝一朝，禮樂嘗玷討論，遇陛下千載，風雲屢更任使。以至陪賓講道，入部爲郎。既逃辱命之譏，仍免瘝官之責。遽形外請，蒙賜中俞。

又《潤州到任謝太皇太后帝表》 臣生本寒士，出逢盛時。強起應書，累嘗隨賦。自忝一第，歷奉四朝。惟知直道以事君，詎肯阿權而進己。省寺承乏，歲月累遷。犬馬之齒漸衰，天地之恩未報。固求補外，奚止便私。耻將空老于熙辰，實願收功于晚景。

又《兩浙提刑謝太皇太后表》 出守左符，未逾期月。遽聞赴闕之命，尋乞外邦；致膺持節之華，就移本部。拜恩視事，冒寵踰涯。

著錄

趙士彩《無爲集序》 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彩誤恩，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縉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遺辭典麗，立意奧妙，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修文之意，不其韙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啓，共分爲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議大夫、知無爲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彩謹序。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第八》《無爲集》九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楊傑傳》有文集十五卷行於世。

《遂初堂書目》楊傑《無爲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郎。傑喜談禪，《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居十之九。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

《宋史》卷四四三《楊傑傳》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楊傑集》十五卷。又《別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楊傑《無爲集》，一部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楊傑《無爲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傑《無爲集》九卷，又《別集》十卷。

毛晉《鈔宋本無爲集跋》 宋名家詩文全集，余家藏亦不少。偶造白門，向屯部周浩若索異書，首出楊次公《無爲集》十五卷見視。乃趙士彩所編，鏤版於紹興癸亥年，大書深刻，紙墨雙妙。亟命童子三四，窮五日夜之力，依樣印書。雖字畫不工，皆余手訂正者。又得葉石林《建康集》、章草韻石刻，皆快事也。崇禎十六年八月九日，石城橋下雨航毛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無爲集》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略】集凡賦二卷，詩五卷，文八卷。紹興癸亥，知無爲軍趙士彩所編。【略】編次尤爲無緒，【略】校讐亦未盡善。惟傑集自南渡以後湮沒不傳，士彩積兩歲之力，搜求編次，使得復傳至今，其表章之功，固亦不可盡沒耳。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無爲集》十五卷，舊鈔本。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五《無爲集》十五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無爲集》十五卷，宋楊傑撰，趙士彩編。略有鈔本。《天祿後目》有宋刊本。

又《續錄》 張金吾有汲古閣舊鈔本。八千卷樓有鈔本三部。李振唐新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無爲集》十五卷，宋楊傑撰，影寫宋刊本。

又 《無爲集》十五卷，宋楊傑撰，清萃古齋寫本，十行十八字。【略】卷中語涉宋帝皆空格。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無爲集》十五卷，宋楊傑撰，宋紹興十三年趙士鬳無爲軍刻遞修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無爲集》十五卷，宋楊傑撰，清鈔本。

《無爲集》十五卷八冊，宋楊傑撰，舊鈔本，今人陶湘手跋。

藝文

蘇軾《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魏，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又《再和並答楊次公》 毗盧海上妙高峰，二老遙知說此翁。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卻有雲門興，好句眞傳雪竇風。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

又《題楊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采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眞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

又《題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辭》中。幻色雖非實，眞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鼾觀已先通。

又《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斟罌。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遊無礙腳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又《介亭餞楊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孤峰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揮手謝好住，清風萬壑傳其言。風迴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沈括

論述

郭祥正《楊次公侍講挽詞》 力學窺前古，扶經翊太平。樂成天地格，祕正祖宗明。知命窮猶達，趨玄死亦生。世無班馬筆，誰爲勒幽銘。孤進終難達，文章誤此生。纔趨王府講，已夢玉樓成。遺篋書千卷，招魂酒一觥。空餘淮上月，不到夜臺明。

綜論

湯修年《夢溪筆談跋》 《筆談》所記，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云。

陳仁子《夢溪筆談跋》 褚先生喜讀外家傳語，張華盡天下奇秘書，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故其學浩博而文淵永，乃知學子耽經玩史外，別有虞初稗官之書，亦未可少。吳興沈存中博覽古今，於制度猶悉。粵在熙、豐，詆車戰，上《奉元曆》，編修《郡國圖》，頗極博綜，前史稱之。暮年著《筆談》計二十六卷，自故事而下，曰象數、曰官政、曰樂律、曰藥議，辨僞正謬，纂錄詳核，聞未聞，見未見，融之可以潤筆端，採之可以裨信史。昔王儉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二物，陸澄後至，出衆所不知事各數條，皆儉所未睹，並舊物奪去。若澄更得此書，又當奪幾籌。

徐珏《筆談後序》 《筆談》，宋知制誥吳興沈存中氏所著，卷二十有六，類一十有六，自昔已行，若大儒晦翁先生輩，咸多採擇其言，以爲世訓。刊本失傳，故今學者罕得與聞。珏承乏華容，父叔憲僉公舊藏錄集，瀕行授珏，命託於梓，以便學者求。到官又一年始克成。噫，良金美玉，天地至寶，雖遭沉埋，終必有時而出，天地固不使沒焉。若聖賢言論，有益世教者，其爲寶豈特

金玉而已耶？雖經散亡，終必有時而出，天地固不能沒焉。然則是書今日久晦而復顯者，豈人所及耶？天使然也。

沈徵炌《夢溪筆談跋》　宋時諸先生多喜耆撮聞識，以豎牙類。而獺祭龐雜，何取說鈴，狐裘蒙茸，奚裨腹笥？獨吾宗存中公所著《筆談》，上稽朝典，下逮方言，神怪人理，鳥獸草木，搜奇抉祕，羅列星分，瀏瀏乎博而綜，該而典，核而不詭，精實而可考鏡，蓋《筆談》出而諸譚者爝矣。嗟夫，史以羽翼諸經，猶之四溟五岳，稗史以鼓吹正史，猶之萬壑千巖。而今世學士，自帖括外，即經史且庋置高閣，何論其他。【略】是書雖寥寥數篇，而持論多前人所未發，紀載多往牒所未嘗，抑所謂聚五侯之味而爲鯖，集千狐之腋而成白者？且其明習宋初之掌故，稱引先輩之典刑，皆鑿鑿可據，而所自序猶曰「是非利害，不敢與聞」，則猶有得於金人白圭之旨，誠能師其微意，採其餘膏，豈徒助塵尾之談鋒，佐酒間之觴政已哉！

胡應麟《讀夢溪筆談》　沈存中博洽名一時，所著《夢溪筆談》，議論多獨造，朱元晦亦盛稱之。第其師心自信，往往有牴牾史傳處，蓋此書成于遷謫之所，亡載籍可參攷。故本朝楊用修蚤戍滇南，所著書牴牾史乘處尤夥，其病正與存中同。要之，著述非詞賦比，或至貽誤後人，疑者缺之，信者稽之，務出萬全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略】括在北宋，學問最爲博洽。於當代典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

又卷一五四　《長興集》十九卷。【略】括博聞強記，一時罕有其匹。所作《筆談》，於天文、算數、音律、醫卜之術，皆能發明考證，洞悉源流。而在當時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學有根柢，所作亦宏贍淹雅，具有典則。其四六表啓，尤凝重不佻，有古作者之遺範。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沈括》　延州石墨秀州茶，江北江南何處家。入夢溪山京口宅，清談揮麈筆生花。

分論

《復官分司謝表》　《四六話》卷上：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樂論》　沈括《與歐陽參政書》：某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成書一通。亦百工羣有司之一技，不敢嘿而不獻。非敢以爲是也，蓋以謂必欲盡天下之議，則荒唐悠謬之論亦將有來獻者也。　又《與蔡內翰論樂書》：某以謂於此之時，天下之賢者宜各盡其所聞，不肖者相率而聽職乎執篔秉翟下士之列，以發宣贊揚天子之宏業盛事。苟力之所能者，不宜有所辭，又況門下諸生，其望盛德之爲光最親，則身率而聽職者固當先羣士以進也。不幸有職於諸侯，不得攝衣爲諸生之先，謹集其所聞爲《樂論》一篇，以備有司一端之論。　又《與孫侍講論樂書》：伏惟閣下德性術業，四方之所尊信而朝廷禮任之矣。士之願就而學者，苟知所向，某知其不之於四方而之京師，不之他門而渠然來矣。某嘗得古之樂說，思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蓋嘗習焉而未有遇於其間也。竊不疑古人之說，願將受教於門下。然則，閣下其將憐而教之耶？抑將以其微賤而拒之？某不敢必苟進是說以聽於執事，伏惟少賜裁察。　又《與張舍人論樂書》：某前年始獲進於門下，閣下不以某偶進，而問之以聲音之所出，律呂之所本，度量權衡之所生。浩乎其聽，而不知其涯也；茫乎其思，而不知其對也。大賢盛德之遇，今雖得之而失之，不在乎不能謀于人，而在乎不能有以合乎上也。然自堅其說，不敢迎謂之不然，以疑乎上之人。謂之誠者，必出於此。於是退而集其所聞，爲《樂論》一篇，附使者以獻，有問焉而不敢不盡，蓋小人之忠也。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括精于樂律，比但先陳其概，而筆墨疏秀明豁。

傳記

《宋史》卷三三一《沈括傳》　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略】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爲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齋

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略】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西路察訪使。【略】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返。」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傾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略】蔡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以集賢學士知宣州。明年得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略】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略】〔徐〕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東都事略**》卷八六《**沈括傳**》（存目）

紀事

沈括《**贈故鄉人**》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連如卓方阜昌。豈料囊金隨後散，一齊開鋪鬻文章。我今濱死只如尋，二友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舊主。

又《**除翰林學士謝宣召表**》臣起身至微，涉德未幾。無良質以受學，從下習以日汙。一紀從師，訖無一業之僅就；十年試吏，鄰于三黜而偶全。未能捽茄苟生，歸老壙垠之下；尚將晝浴自勵，起觀禮樂之興。固嘗疾沒世而無聞，況當大有爲之盛際。日懼危微之易失，未能肯綮之不嘗。一對燕閒，顧塵泥而已失；聚更焚使，傳羽翮于將衰。地兼兩禁之要華，職總三曹之會密。禮踰常分，徒知儒者之至榮；官惟其人，敢冒□□之所畏。

又《**宣州謝上表**》臣江海孤踪，生遭盛世。弓冶未習，素無異能。始緣輦轂之誤聞，上辱朝廷之榮選。五更使指，八踐詞林。非常之恩，或兼晨而賜對；躐次之舉，不踰歲而屢遷。校前世獲遇之多，要古人報國之義。縱未得其死所，敢有愛于生前；志未見于事功，身已罹于罪議。上辜任使之意，下負生平之心。

又《**謝復起居舍人充龍圖閣待制表**》臣煢然孤生，出遭興運。乏高明之志蘊，苟獵涉于藝文。早延寵于書林，亟躋榮于禁掖。薦更器使，特出聖知。此緣際會于有爲，屢賜從容于燕對。養心無術，曾蔑補于國謀；燭理甚卑，輒敢干于罪議。尚容陳力，未即投荒。去違日月之清光，出付江海之善壞。爲一身之計，顧沉豈望于再生；惟許國之心，灰朽未忘于自奮。分沒身于散地，甘絕意于亨衢。鈞播無垠，不能煦咻于既墜；宸恩橫被，超然振擢于無階。不使自棄于難值之辰，尚冀收功于將盡之日。

又《**謝到任表**》頃以狂冥之論，自干義刑；上緊容厚之仁，屈從寬赦。未更歲月，遽荷湔提。望國門之光，猶疑卻步；履侍臣之署，驟若再生。身驚飄葉之輕，心劇臨淵之慄。逮賜燕朝之對，再趨交戟之辰。威坐初瞻，俯句陳而欲仆；溫詞載色，恍神觀之頓還。膏踰雨露之生，慈甚義方之教。假海岱之使節，總河洛之師屯。再易名城，曾未浹日；禮優臨遣，身奉格言。踰聖作之初終，講睿謀之蘊蹟。措長御之格，爛典誥之難名；論古人之功，皆筆牘之餘意。非素期之所及，悉蒙賜于一朝。厄酒至微，尚足死食馬之士；三戟之獲，未能酬解縛之恩。

又《**隨州謝表**》才微識暗，誤被寵陞。任過力窮，卒招敗覆。上賴聖神之賜，特寬斧鉞之誅。尚隸州團，典從寬典。

又《**謝謫授秀州團練副使表**》臣出自寒微，苟循世緒。虺隤白首，無一畝以退耕；黽勉清時，希斗食以自祿。偶聖神之委照，拔疵賤于片言。技出一

而已殫，才屢試而益屈。志尚希于僥倖，心愈昧于自知。先帝不忍加誅，假之善地，微臣未獲死所，上孤至恩。心存溝壑之歸，望絕雲章之潤。敢謂大明之繼照，曲念先朝之舊臣。不使遂棄于遐陬，尚聽稍遷于便地。

又《謝分司南京表》 比臣再任之時，適當用兵之際。始龍靈州之役，誤蒙手敕之褒。逮邊議之再興，鑒遠攻之非利，請完近塞，欲以救屬寮客戰之輕，孤論中移，無以回王人專制之銳。由臣不職，竟累偏師。效力無門，上孤西顧之託；垂恩貰死，特寬軍候之刑。敢圖垂盡之年，重沐再生之賜。

又《自誌》 翁年三十許時，嘗夢至一處，登小山，花木如覆錦。山之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翳其上。夢中樂之，將謀居焉。自爾歲一再夢，或三四夢至其處，習之如平生之游。後十餘年，翁謫居宣城，有道人無外謂京口山川之勝，邑之人有圃求售者。及翁以錢三十緡得之，然未知圃何在。又後六年，翁坐邊議謫廢，乃廬于潯陽之熨斗洞，將爲廬山之游以終身焉。元祐元年道京口，登道人所置之圃，恍然乃夢中所游之地。翁歎曰：「吾緣在是矣。」于是棄潯陽之居，築室于京口之陲。巨水翁然，水出峽中，渟濼杳冥，繚繞地之一偏者，目之曰夢溪。【略】所慕于古人者，陶潛、白居易、李約，謂之三悅。與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禪墨丹茶吟談酒，謂之九客。四年而翁病，涉歲而益羸，濱柩木矣。豈翁將蛻于此乎！

又《夢溪筆談自序》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缺謬。以之爲言則甚卑，以予爲無意於言可也。

《夢溪筆談》卷一五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賚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並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沈括存中撰，其序言：「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京口山水志》卷一二 夢溪近烏盆澳，其水流入關河。夢溪園，宋沈括宅，在溪上。沈括自志。

馬綱元《重刊夢溪筆談後序》 吾既序所以重刻《筆談》之指，客有問及《筆談》者，因考得其說。元豐五年，括以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坐永樂城陷，不能救，謫均州團練副使，徙秀州，後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自號夢溪翁，著此書。蓋《潤州圖志》：「丹陽縣東三十五里，有金牛山，一名經山，山東有溪，即夢溪。括嘗夢至其處，謫居得此溪，宛如夢中。故名曰夢溪。」括又有《忘懷錄》三卷，相傳括少有《懷山錄》，可資山居之樂者輒記之。及得此溪，自謂「今不可忘于懷矣」，故易名《忘懷》。或曰「元豐中夢上丈人撰」，非括也。要之，見其書然後是非乃可辨。括又有《修城法式》二卷，熙寧八年，括判軍器監時所撰次，所言敵樓、馬面、團敵式樣，並申明條約。又有《良方》十卷，《靈苑》二十卷，又《長興集》四十一卷。俱求之未得。

劉毓盤《輯校舒學士詞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沈括先與東坡同在館閣，後察訪兩浙，至杭，求坡近詩，簽貼以訕懟。李定之獄，實本于括云。括字存中，錢唐人，嘉祐八年進士，官龍圖閣待制。坐事謫均州，復光祿少卿。有《長興集》、《夢溪筆談》。《宋史》亦有傳。

著錄

《遂初堂書目》 《三沈先生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〇 《夢溪忘懷錄》三卷，沈括存中撰。【略】少有《懷山錄》，可資居山之樂者，輒記之。自謂今可忘于懷矣，故名《忘懷錄》

又卷一七 《長興集》四十一卷，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爲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荊公誌周與文通墓，及文通弟遵誌其伯父振之墓可考。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叙甚詳。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長興集》四十一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沈晦《三沈集》六十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沈氏三先生文集》一部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沈氏三先生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存中《長興集》四十一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長興集》三冊，四十一卷。

吳允嘉《補沈氏三先生文集跋》　《三沈集》者，文通《西谿集》，存中《長興集》，睿達《雲巢集》也。南宋刻於處州，於卷尾每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監雕」一行。明萬曆間重刻時，亦仍其式。予借得花山馬氏本，前無序文，疑爲書賈射利匿去前朝歲月，冀作宋槧以欺購者，事未可知。夫存中于文通爲叔姪行，今本先《西谿》而後《長興》，以卑冠尊，義不可解。或以文通之孫元用曾爲處州守，此必元用所刻，自尊其祖故也。又或因《宋史》附括、遼於遘傳，殆依史傳爲叙次歟。二說雖近是，予考《長興集》首尾皆缺，若先《長興》，則開卷即是十三卷起，殊無眉目，此其所以後之歟。兹從他書中編搜存中騷賦，詩歌，得若干篇，補其首卷，又摭序、說諸篇爲兩卷。他日隨見補入，以漸成完書，重刻時可以叙正，亦藝林一快事也。元用諸詩並沈氏先世制敕、墓誌，更附于末。予於諸沈，不無小補云。康熙戊戌夏四月下澣，石甑山人吳允嘉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長興集》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嘗合沈遼、沈遘二集刻於括蒼，題曰《吳興三沈集》。此本卷末題「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一行，蓋即括蒼所刻本也。【略】惜流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共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爛蠹蝕，已非一日。《宋文鑑》及《侯鯖錄》諸書，載括詩什頗多，而集中乃無一首，又史載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條上三十一事，皆報可，其他建白甚衆，而集中亦無奏劄一門，蓋皆在闕卷之中矣。

陸心源《長興集跋》　殘《長興集》爲宋刊《三沈集》之一，題曰「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卷十三至十六表，十七、十八啓，卷十九、二十書，卷二十一至二十四記，卷二十五至三十墓誌，三十二卷《孟子解》，餘皆闕。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卷後有「從事郎楚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當從宋刊影寫者。《提要》云《宋文鑒》及《侯鯖錄》諸書載括詩文頗多，而集中乃無一首，蓋在闕卷之中。愚案《通鑑長編》載括奏議十餘首，自爲墓誌一首，皆可補此本之缺。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鈔本，宋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原四十一卷，【略】缺二十五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長興集》十九卷。原四十一卷，【略】共缺二十二卷。今所傳《三沈集》，明人翻刻宋括蒼本也，《四庫提要》以此不全之本即高布所刻，誤矣。

又《續錄》　浙局刊《三沈集》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沈氏三先生集》八卷（內分小卷）附《沈下賢集》十二卷，明刊本，九行二十字。似萬曆時刊本。內分《西溪文集》十卷，《長興集》十三至三十卷，三十二卷，《雲巢集》十卷。每卷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涵芬樓藏書）。

張元濟《四部叢刊影明本沈氏三先生文集跋》　沈氏三先生者，曰遘，字文通，曰括，字存中，文通從父，曰遼，字叡達，文通弟也。《西溪集》十卷，遘所著；《長興集》四十一卷，括所著；《雲巢集》十卷，遼所著也。《直齋書錄解題》曰：「以上三集刊於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蓋未之考。」殆以括行輩尊，不當居次也。是爲明人覆刻，諸卷之末均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其原即括蒼本也。括集四十一卷，今卷末記曰「前闕一卷至十二卷，中闕三十一卷，後闕三十三至四十一九卷」，蓋闕於明人覆刻之日也，原刻卷數具存。今總爲八卷，第一、二、三《西溪》，第四、五《長興》，第六、七、八《雲巢》，則明人所併合也。世無他本，此刊於何時何地，刊者何人，而惜乎其不可考也。昔東方圖書館有此書，余以重金得之，不幸燬於兵火。今所景者，假自浙江省立圖書館也。民國紀元二十有五年初夏，海鹽張元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沈氏三先生文集・長興集》十九卷，明刻本。

《**通志**》卷六八《**藝文略六**》　沈存中《筆談》二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筆談》二十六卷，右皇朝沈存中撰。括好功名，城永樂不克，貶死。而實高材博學，多技能，音律、星曆尤邃。自序云：「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所談者唯筆硯而已，故以命其書。」凡十七目。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沈括存中撰，其序言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湯修年《夢溪筆談跋》 此書公庫舊有之，往往賈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于己而厚于士，賢前人遠矣。修年代匱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臆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記》所記，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于世，非他雜志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修年跋。

《遂初堂書目》 沈氏《筆談》、沈氏《續筆談》。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沈括《筆談》二十五卷。又《清夜錄》一卷。

《百川書志》卷八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宋沈括著。

馬調元《重刻夢溪筆談序》 賤貧無力，又僻處海隅，無藏書好事之家，求所謂《筆談》者不可得。後乃得會稽商氏《稗海》，此書在焉，卷第良是，而獨無自序與目。蓋雖率爾紀載之語，其辯證考究，信有非漢、唐諸儒所及者。顧板刻襲誤，舛錯零落之病，至不可意會。予喜覽此書，每歲必一再過，然大抵皆闕疑耳。前年夏五月，奉檄同修《上海志》，與王君昌紀朝夕相聯事，君祖學憲公圻，故松之藏書好事家，借得乾道揚州本，篇首序目，悉如《通考》所引，每攬一條，所疑冰釋。古人謂「思誤書是一樂」，吾于此書，思之十年，通之一旦，其樂又何如也。因悉遵宋本，繕寫翻刻，略序其由，以告同志。坡公有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不讀爲可惜也。」吾于斯序乎有感。崇禎四年夏四月既望，嘉定馬調元序。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二 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續。

《述古堂書目》卷三 沈括《筆談》二十卷，二本。《續筆談》十卷。

《也是園書目》卷五 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四卷。

彭元瑞《夢溪筆談跋》 此書的係宋本，避諱字皆合，上有成化以前人朱墨字蹟。

又 朱書乃近人校琴川毛氏刻本注，墨書則自署化、治年號，其別號曰海岳。考閩人郭造卿建初有此號，或其人也。

錢保塘《代校刻夢溪筆談序》 《夢溪筆談》，明季有商氏、毛氏、馬氏三本，二百年來無重刻者。傳本日稀，商本隨時修補，漫漶舛誤，亦日益甚，讀者病焉。余因取三本校之，以馬本爲主，而注二本異同于當句之下。商本遇宋帝諱之式，知三本皆沿出宋刻。惟馬本重編補、續各條次第，爲稍改易耳。夢溪記問該洽，冠于當時，樂律歷數，乃其專門之學，辯證故籍，討論制度詞章，則具有根據，博通貫穿，非空疏者所能。間有數條爲《能改齋漫錄》、《野客叢書》等書糾正。然考證之學，至後益密，記載既多，豈能一無抵牾？要其大體博贍，不足爲本書之病。南宋初年雜考諸家，往往援引是書所記，以助辨論，知是書一出，即爲當時推重。自序言「繫當時士大夫毀譽者，善惡不書」，足爲記本朝故事者法。爰重刊之，以備考證家探討，非僅爲詩文之裨益而已。光緒十二年正月。

劉世珩《王海堂影宋乾道本夢溪筆談跋》 此爲湯刻原本，高出馬氏、毛氏諸本萬萬矣。舊爲文勤知聖道齋鑒藏，于宣統庚戌冬日姊壻徐鰲齋自江南爲余得之莫氏。前年癸丑元宵枕雷道士劉世珩漫書。

張海鵬《夢溪筆談補筆談續筆談識》 右《筆談》二十六卷，係汲古原書，其補、續二種，則從《稗海》增入者也。補編不標門目，但分題補幾卷幾件，近代馬氏刻本，重爲更定，而糾其列卷之不符，分補之多舛，其說良是。然歷觀諸家書目，篇帙分幷，彼此互異者甚多，無論後人有所竄亂，即作者自定，亦間有先後之不同，無足怪也。今補編既有三十卷之目，安知《筆談》初本之不原爲三十卷，而後經重訂者乎。且考原書分卷多寡不均，如《樂律》、《象數》之多至二十餘條，《藝文》之少至三條，則此二十六卷之目，其眞出自存中之手，未敢遽必也。今試分《樂律》、《象數》、《雜志》之二爲三，《異事》、《藥議》之一爲二，並《藝文》之三爲二，則適合三十卷之數，而其後先次第，亦悉符所補之目，惟《納甲》一條，錯入樂律中耳。即未必盡然，而疑以傳疑，似亦無庸執彼以廢此也。恭讀《四庫提要》，亦疑括書或原作三十卷，而以舊本著錄，竊幸管窺有合。但商本文注混淆，其段落亦多舛錯，爰又即馬刻再三參訂，以期妥善，而仍附著所見，以質之好古君子云。

劉毓盤《輯校舒學士詞跋》 括詞亦不傳。趙令畤《侯鯖錄》曰：裕陵極賞其開元樂四詞，今唯此存焉。詔毀蘇集，而蘇集獨傳，得無愧色耶？光緒壬寅，江山劉毓盤校畢並識。

王國維《手校馬刻本夢溪筆談跋》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三卷，續十一篇，明崇禎間嘉定馬調元刻本。每行字數悉依乾道刻本，但宋本每半頁十二行，此減爲九行耳。余曾假武進董氏藏元翻乾道本校于《稗海》本上，以此

本證之，一一相符，始知此刻之善。案：《補筆談》三卷，今所見乾道揚州本無之，湯修年跋即在《補筆談》後。《補筆談》雖經馬氏重編，然遇「敬」字、「徵」字、「完」字皆缺筆，猶避宋諱，疑乾本固有《補》、《續》。又商氏本偶有脫句，又有出此本外者（如「天事以辰爲名」一條），則此決非出于商本矣。唯「補第某卷若干條」等字，原本固有之，茲從商本增入。

藝文

李之儀《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與能？彼雖淵密，我則揆叙。萬目交張，維綱之舉。展也吾人，一世絕擬。孰友多文，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凜然孤風。

趙鼎臣《擬作諸臣傳贊・沈括》 括之逢辰，自被疏遠，有猷有爲，甚博且辨。專對不辱，護邊實勤。彼儇弗圖，亟覆其軍。責師之嚴，帝以行法。償不復興，維命之跲。

雜録

《詩話總龜》前集卷七引《王直方詩話》 沈存中云：「『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蓋以『鷄』對『楊』，皆爲假借。」田承君云：「鷄、黍兩事，那得似楊梅耶？」

《滹南詩話》卷上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

馬調元《重刻夢溪筆談後序》 《宋史》叙遘與遼爲括從弟，萬曆中莆田柯主事輯《宋史新編》，覃思博考，易二十寒暑乃克就，宜盡糾脫脫之謬，卒亦相沿者何哉。夫括之父周，周之弟同，同子扶，扶子遘，見《臨川集》周與遘墓誌，其世次明且易考。嗚呼，《臨川集》家有之，而館閣良史、山林手筆，其讀之不能詳到若此。然則雖盡得古人之書而藏之，尤在善讀也哉。

毛晉《夢溪筆談識一》 合諸家之説參之，當從馬氏。蓋兄弟命名，偏旁取義相肖，古今人皆然。沈氏曰同、曰周，一代也；曰振、曰扶、曰括，二代也；曰遼、曰遘，三代也。則《四朝史》與《姑蘇志》之誤無疑矣。

又《識二》 二事（王琪刊杜甫集、湯修年刊《夢溪筆談》）約略相似，不覺爲之撫卷而歎。夫以吳郡、廣陵，劇郡繁費，乃取給于浣花、夢溪二老片紙隻字間，不聞徵助之令，不見輸獻之苦，上恬下熙，相忘于無事，始信古人用心之不擾民也。方今人間願見未得之書，豈無百倍于杜詩、沈談者乎。況伍卒如饑鶩，田廬如縣磬，倘得天下司鐸師長，各就其風氣所嚮，留心簡策，步趨王琪、湯修年故事，不惟右文，兼可備武，是或一道也。晉又識。

程之才

論述

綜論

蘇軾《與程正輔》 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

又 三詩因感微物，以寄妙理，讀之翛然自失。以病未和得，愧怍。執政小簡，中近人之病，聽不聽在他，兄不可不言也。如聞前劑監事，亦頗行，是否？

分論

《白雲樓詩序》 《蜀中名勝記》卷二一：《方與勝覽》云：「白雲樓在計臺，有三層。」程之才序云：「漕舍據北山之麓，西園錦石堂又據漕舍之北。地勢最高，歲久且敝，因稍增築，代以重樓。名其上曰白雲樓，中曰秋濤閣，下曰

山堂。登覽之勝，甲于一郡。于其成也，不可無記，輒吟詩一篇，爲作者前驅耳。」

《**詩域**》、《**醉鄉**》　蘇軾《與程正輔》：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茂。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慚汗而已。

《**白水山**》、《**香積寺**》　蘇軾《與程正輔》：「縱」字詩，和得尤奇，誦咏不已，兄尙少《香積》一首，想續示及也。軾又上。軾詩於「覆」字韻下添入一聯云：「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更不別寫去。某啓。和示《香積》詩，眞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前後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稍間，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爾。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並亂做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並納去。「啞」字輒用「極」字，蓋攀例也。呵呵。

《**桃花詩**》　蘇軾《與程正輔》：《桃花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管」字韻拙句，特蒙垂和，句句奇警，謹用降服，幸甚！幸甚！《一字》雖戲劇，亦人所不逮也。

傳記

《**宋詩紀事補遺**》**卷一六**　程之才字正輔，眉山人。嘉祐進士。官廣南東路提刑。蘇軾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之姪。初娶東坡女兒，早卒，老蘇公以爲恨事，大不咸。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而正輔篤中外之誼，周旋甚至。

藝文

馮山《**和程之才正輔感遇**》　天理貴自然，枉直各有病。人情隨所得，是非本無定。此身寄軒冕，心與萬物競。低回就銜策，跳踢落機穽。巧求固爲累，矯枉亦過正。持之有原本，出處一以靜。所守以吾道，所安以吾命。不驟窮馬力，不決暴虎性。富貴偶而已，勿使憂喜並。感遇難我知，無言爲心聽。

王韶

論述

《**東都事略**》**卷八二**《**王韶傳**》　韶好兵喜殺，有方略。及罷樞府，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譎之語云。

傳記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傳**》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略】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略】爲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原。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略】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鎭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略】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略】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寨去。【略】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蹇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略】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

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

《東都事略》卷八二《王韶傳》（存目）

紀事

王韶《知洪州到任謝表》 爲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謫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循。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皺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宵雲裏月，共看孤影最相親。」王荊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著錄

《宋史》二〇七《藝文志六》 王韶《熙河陣法》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韶奏議》六卷。

藝文

蘇轍《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幡，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又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闊略細行。從軍四方，睥睨鄰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磐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爲悲哽？尚饗。

楊異

《湘山野錄》卷上 楊叔賢郎中異，眉山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祇用此一首。」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一 楊叔寶，強人也，嘗爲荊門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誡虎文》，如韓文公《遣鰐魚文》。其略曰：「嗚呼爾彪，出境潛游。」改官於鬱州，以書托知軍趙定打《虎文》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化之。」仍有詩曰：「日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守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磨崖樹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荊門止以耆狀報叔寶。

汪輔之

論述

鄭獬《贈汪輔之狀》 臣伏見守京兆府法曹參軍、前充陳州教授汪輔之進士出身，累舉南省，國學第一第二人奏名。及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策試

已中選，爲臺官沈起妄有彈奏，遂不蒙朝廷推恩。後來累有前宰相、侍從臣僚、知州、轉運使論薦其人材通學博，該練古今，經義文藝，爲世稱伏，名迹彰著，近三十年。而剛介廉正，不能趨附，遂至陰纖之徒，憎忌排陷。昨因丁父憂日，復遭知陳州王贄羅織，百端誣陷。及置院推勘，並無顯過。特蒙依衝替人例施行，合入遠官。退居累年，衆所憤惜。天下遺材，淹廢之久，無復甚于此者。臣今保舉堪充館閣校勘及編校書籍、國子監直講。

又《還汪正夫山陽小集》 汪子文章何偉奇，如觀天子乘輿儀。怛然暴見殊驚疑，舌拄上齶兩目癡。定神屏氣試引窺，漸識羽衛行相隨。金吾伕飛開中逵，橫刀執矟鐵馬馳。畫旆赤白盤龍螭，大角一百二十支。鐃鼓嘲轟雜橫吹，繡幡絳幢何紛披。罕羆鈹戟開黃麾，屬車轔轔霹靂移。侍郎御史冠峨危，圓扇孔雀雙翅垂。辟邪白澤飛麟麒，金絡赤馬火鬣髦。飄飄鳳蓋翳華芝，水光鐵甲羽林兒。二十四仗驅熊貔，長殳闊劍梢魍魎。團花絳袖武士衣，大小不同雖異宜。要之盡是聖賢爲。奇服怪玩一不施，斥之所以尊皇威。汪子之文正類斯，一十五軸紛葳蕤。爛光直欲紙上飛，長篇短篇傾珠璣。題說論序及賦詩，篇雖不同皆有歸，要之孔子韓退之。留讀旬日不知疲，大渴適得甘露飴。我欲誦記留肝脾，惟我老鈍無記持。又無小吏操筆揮，或可寫留慰朝饑。二者不遂其齎咨，今復奪去心黟黟。室中斗覺無光輝，靈寶不可留洿池，風雨送還滄海湄。嗟我居陳逾歲時，兩耳無聞如塞泥。遂恐聾瞶不可醫，子來乃得時攻治。摐金伐石鳴鼓鼙，氣豪卻似相凌欺。因子文章張我師，使我發此狂簡辭。

傳記

《宋史》卷三一三《文彥博傳》 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官，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

《雲莊四六餘話》 汪輔之熙寧中爲廣南轉運，蔡持正爲御史，摭其謝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成」，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後數年興東坡之獄，蓋始於此。

紀事

《石林詩話》卷中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鄭毅夫、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幸復知處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〇 嘉祐四年八月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兪，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

藝文

鄭獬《戲酬正夫》 汪子怪我不作詩，意欲窘我荒唐辭。自顧拙兵苦頓弱，安敢犯子之鼓鼙。子之文章既勁敏，屢從大敵相摩治。左立風后右立牧，黃帝秉鉞來指麾。崒尤跳梁從風雨，電師雷鬼相奔馳。頃之截首挂大旆，兩肩塚葬高峨危。如何韜伏不自發，欲用古術先致師。遺之巾幗武侯策，司馬豈是尋常兒。應須敵氣已衰竭，然後鐵騎來相追。回戈坐致窮龐伏，得非欲學韓退之。嗟我豈敢與子校，唯圖自守堅城陴。況茲憂窘久廢絕，空餘衰老扶瘡痍。開卷舊字或不識，豈能有意爭雄雌。朝來據鞍試矍鑠，是翁獨足相撐支。檢勒稍稍就部伍，亦欲一望將軍旗。曹公赤壁不羞走，周朗未得相凌欺。便須持此邀一戰，非我無以發子奇。

又《寄汪正夫》 汪子清徹骨，竦如秋竹竿。高名九鼎重，俊氣一峰寒。議論今誰對，文章古所難。青蠅雙白黑，無污碧琅玕。

又《留別汪正夫》 夫子青雲士，聲名孰與齊。心經時事老，顏向俗人低。氣象必衝斗，風雷猶蟄泥。行看萬里志，聊爾謝羣雞。

又《汪正夫云已厭游湖上願予猶未數往遂成長篇寄之》 君已厭折湖上花，我猶驅迫坐兩衙。須知樂事屬閑客，日日攜觴不在家。況君才力自少對，取次落筆成天葩。春風湖上與之敵，豪放麗絕無以加。幽巖絕壁無不到，欲緣雲漢尋天槎。頃屬勝游不得往，猶如野馬絆在車。眼看紅英零落盡，長條已被綠葉遮。春芳雖晚猶得在，山丹正好紅相誇。終當擺去百事役，與君共躡南山霞。雖老猶能沃金葉，卞娘送以雙琵琶。已教樓下排花舫，醉到碧山春日斜。

王紳

《疑耀》卷七 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無傳焉。偶於他書得其二篇。《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太后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於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以人廢言也？

李璋

《中吳紀聞》卷一 李璋，忘其字，居盤門內，爲人不羈。王荆公甚愛其才，嘗有送行詩云：「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顛。卻歸甫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廛。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水且留連。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屩篇。」又有公下第詩云：「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群才。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由此聲譽益著，後以特恩補官。

《皇朝事實類苑》卷六七引《李希聲詩話》 蘇州李璋舉進士有聲，才氣過絕於人，放誕浮薄，竟止於小官。王荆公嘗拜之。爲舉子日，因與人踢毬，誤墜良家婦頭上，碎其冠梳，其家訟于官，因至庭下。太守曰：「若眞舉子乎，吾將試之。」璋乞賦題，太守曰：「可賦汝踢毬誤辟良家婦冠梳事。」璋應聲曰：「偶與朋遊，閑築氣毬，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頭。方一丈八尺之時，不妨好看；〈毬別無故事，其高止於一丈八尺〉，喫八棒十三之後，着甚來由！」太守大笑，遣之。

楊繪

論述

綜論

宋神宗《手詔》 楊繪累奏，以罷諫職，堅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疏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朕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除命，蓋爲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少避之。卿可請來，了細諭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

蘇軾《熙寧手詔記》 熙寧元年三月，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會公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非常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又《楊繪知徐州制》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疏於防患而密於慮國，

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強至《還府推楊學士無爲編》　蜀山秀色參天起，子雲文章摩玉壘。關右衣冠從古名，伯起光華擅楊氏。後來氣象幾寂寥，今日西州聞學士。吁雄述作擬聖人，躋躋三朝官不徙。震雖有時無雄文，而又晚齡纔得仕。豈知學士丁妙年，一日青雲趨萬里。高才大筆驅古今，奄有震雄兼地美。布衣平昔抱經綸，浩蕩著書窮日晷。幽居獨占無爲山，因以名編仍號子（學士既以《無爲》名編，復自號無爲子）。鑿開元氣爭化工，剔出微情泣山鬼。先儒浮妄遭芟鋤，直與六經相表裏。青衫冗掾錯致身，四十摩肩雜吏史。日趨官府舊學荒，已分清流將絕齒。前時輒辱授此編，如以咸韶震聾耳。夜侵燈燭晝廢餐，若涉江河徐見涘。乃知無爲非不爲，道化自行而已矣。立朝本此足有施，堯舜吾君那出是。天球豈合藏窮家，再拜持編復齋几。

趙鼎臣《擬作諸臣傳贊・楊繪》　自下劘上，諫臣所忌。帝之於繪，蓋猶父子。雖脫而謫，其言實行。烏呼君乎，堯舜之明。

《東都事略》卷九二《楊繪傳》　繪爲人放曠不羈，然吏事敏給，主于愛利，爲文立就。

《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傳》　繪爲吏敏強，主愛利，而受性疏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范祖禹所咨重。爲文立就。

分論

《勸酒》　《觀林詩話》：楊元素《勸酒》詩云：「何必口辭山簡醉，但教心似屈原醒。」此語殊可味也。

《荷花》　《觀林詩話》：樂府有風人詩，如「圍棋燒敗絮，著子故衣然」之類是也。然或一句托一物耳。獨楊元素《荷花》借字詩四韻，全托一物，尤爲工也。詩云：「香艷憐渠好，無端雜芰窠。向來困藕斷，特地見絲多。實有終成的，露搖爭奈何。深房蓮底味，心裏苦相和。」

《送淳用長老歸邛州》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楊繪元素，綿州人，號無爲子。楊傑字次公，無爲人，亦號無爲子。二公皆好佛學。此詩三、四本乎正，五、六且說踪迹未爲奇，忽被末後一句喚醒一篇精神，妙不可言。葛藤之說若異于吾儒，然其實有此理也。　馮舒評：宋甚。「燈籠」句是南唐僧語。　馮班評：體格不好，何如白公？　紀昀評：未見喚醒處，亦未見妙處。　意格淺俗。　三、四分頂起句字面，沈雲卿、杜工部皆有之。七句總頂五、六字面，卻是創格，然亦只是以舊法例轉用耳。　尾句野調。

《勿吉草》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首尾一呼一應，全學古文章法，中間極贊草處，正是誦罵人處。

《本事曲子》　蘇軾《與楊元素書》：近一相識，錄得明公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閒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傳記

范祖禹《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公諱繪，字元素。【略】綿竹人。【略】公幼聰警雋拔，讀書五行俱下，老不復忘。專治經術，工古文，尤長於《易》、《春秋》。居無爲山著書，自號無爲子。以其學背時好，名所居曰自信堂。皇祐五年擢進士第二人，授大理評事、通判荆南府。丁光祿憂，服除，召試學士院，改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爲開封府推官，賜服緋魚，權判官。庫吏積年盜用官錢，因賂守者，事覺，株連繫獄二百餘人。公白尹，許詿誤者自陳，悉獲免。開封繁劇，府僚日力不給，公從容有餘。仁宗知其才，欲擢置侍從，執政以公年少，抑之，改判三司戶部勾院。以母老，求領郡，得知眉州。奏課第一，徙知興元府。未期年，獄空者二百八十餘日。英宗書公姓名於寢殿，未及用。神宗即位一月，召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知諫院，賜服金紫。【略】丁內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時王安石執政，臺諫官多以言事罷去，闕中丞累月。及公執憲，士大夫皆想望風采。公上言：「當今舊臣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

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略】以是連忤執政，罷學士、中丞二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行，改亳州。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略】攝開封府，數旬有聲，從容談笑，庭無留事，神宗眷益厚。會有忌公勝己者擠之，言公受饋薦人，而其人已死，公無以自明，責授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謫居七年，起知興國軍。上嗣位，易徐州，誣謗始辨，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時已屬疾，視事踰四月，卒于州，年六十二，實元祐三年六月丁丑。公爲人簡易，不事邊幅，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文章，操紙筆立書。其論議必本經術，事上竭盡無回忌。敏於吏事，事到即決，而皆得其情實，吏民不知所出，畏伏如神。主於愛利，不嚴刑罰。待屬官無贊拜禮，胥史皂隸亦不責其曲謹。尤爲神宗所知，前後皆自除用。既坐廢退，公亦知命，處之泰然，曰：「天也！」其在荆南，執政有與公相善者，使人致問，將辨公無罪，公曰：「吾命未也，其如命何！」及二聖嗣位，連起公領藩郡，且召用，而公不幸以歿，豈非命歟！【略】公因謫居荆南，夫人與諸孤奉公之柩，以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荆南江陵縣龍山鄉全家村。楊氏、范氏爲世姻，故知公最詳。諸孤屬以銘，其可辭？銘曰：自漢太尉，楊世顯融。從唐狩蜀，以迄於公。公居無爲，學以自信。與古爲徒，匪今之徇。坦坦爲人，矯矯爲臣。正色於朝，不有厥身。嘉言忠規，日陳於帝。亦無沮威，亦無避勢。諫垣憲府，再黜而升。久益知之，惟帝之明。兩拜翰林，入侍經幄，帝將庸之，君正是屬。誣不自辨，一謫七年。不戚不求，曰命於天。二聖照臨，起公徐方。與民所欲，再命於杭。杭人胕呼，如父母懷。公昔初去，蝗死復飛。今公再來，以疾卧齋。公歿於州，老幼號啼。其愛在人，其直在史。去蜀適荆，其在今始。

《東都事略》卷九二《楊繪傳》（存目）

《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傳》（存目）

紀事

《揮麈後錄》卷六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于池陽，時楊元素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歡。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弟賊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東知非常，並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馳密以告曾。暨至楊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留此。卿等爲朕耳目之官，不愼密乃爾！』言遂不行，吾二人由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

《觀林詩話》　東坡在湖州，甲寅年，與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由苕霅泛舟至吳興。東坡家尚出琵琶並沈沖宅犀玉共三面胡琴，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辭》。後子野、令舉、孝叔化去，唯東坡與元素、公擇在爾。元素因作詩寄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門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懽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天池問盧杞：「願住水晶宮，願爲人間宰相？」杞對曰：「願作人間宰相。」遂不得仙。今吳興有水晶宮之號，故云。

著錄

范祖禹《天章閣待制楊公墓誌銘》　有《墓經索蘊》三十卷、《無爲編》三十卷、《西垣集》三卷、《諫疏》七卷、《臺章》七卷、《翰林詞稿》七卷。

《東都事略》卷九二《楊繪傳》　有集八十卷。

《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傳》　有集八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楊繪文集》八十卷。《楊繪諫疏》七卷。

梁啟超《記時賢本事曲子集》　讀《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體樂府》二第二十四葉《漁家傲》調下小注引，有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一則，初不知何時何人所著，繼讀吳文恪《唐宋名賢百家詞》之《東坡詞》，其調名下小注引楊元素《本事曲集》者兩條（《滿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滿江紅》「憂喜相尋，風雨過」篇），引《本事集》者兩條（《虞美人》「貫田陽羨」篇、《減字木蘭花》「雙龍對起」篇），凡遺文五條，體裁相同，皆紀北宋中葉詞林掌故。又讀紹興間輯本《南唐二主詞》，《蝶戀花》調下注云，《本事曲》以爲山東李冠作。李冠，亦北宋中葉之時賢也。因此可推定以上所引同一書，其全

名爲《時賢本事曲子集》，且有前後集，省名則稱《本事曲集》，再省則稱《本事集》或《本事曲》，著者則楊元素也。歐集所引，冠以「京本」二字，則當時有刻本，且不止一本可知。遍考南宋簿錄諸書，自《紹興闕書目》，下逮晁《志》、陳《錄》、馬《考》，以至《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惟尤延之《遂初堂書目》載有楊元素《本事曲》，當爲本書省名。此後公私藏目皆不復見，知此書南宋尚有傳本，入元則全佚矣。考東坡詞集中與楊元素贈答唱和之詞多至十三首，交情之親厚可知。元素名繪，綿竹人，《宋史》有傳。神宗時以侍讀學士出知亳州，歷應天、杭州。據王文誥《蘇詩總案》，知其守杭在熙寧五年甲寅七月，時東坡方以同鄉爲杭倅，故過從尤契密也。本傳稱有集八十卷，不言有《本事曲子集》，或附全集中耶？今兩集俱佚，不可考矣。張子野詞《勸金船》調下題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東坡詞亦有《泛金船》一闋，題云「流杯亭和楊元素」，則元素固自能詞，且曉暢音律，今張、蘇詞俱在，而元素原唱並不能託嚴詩編杜集之例以傳于後，甚可慨也。《本事曲子》既有前後集，想卷帙非少。據所存佚文知其每條于本事之下，具錄原曲全文，是實最古之宋詞總集，遠在端伯、花庵、草窗諸選本以前。且觀述掌故，亦可稱爲最古之詞話，尤可寶貴。今選幸傳，而此書乃並書名及撰人名皆在若存若亡之數。東坡詞注所引，惟吳本有之，今所存汲古閣本及四印齋翻元延祐本皆已刪去，吳本舊抄孤行，不絕如縷，非得此與歐集注及遂初目合參，幾不復知世間曾有此名著矣。今故亟錄佚文五則于左，他日若見他書更有徵引，當續錄焉。

傅堯俞

論述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胡堯俞》 言事官以義去就，有古方臣之風。不幸坐累祇職，未蒙牽復。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一《傅堯俞傳》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略】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于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于以天下與人，亦無大于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于是皇太后還政，逐守忠。堯俞言于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略】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

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于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略】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略】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後。堯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爲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考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東都事略**》**卷九〇**《**傅堯俞傳**》（存目）

紀事

傅堯俞《**讀書**》吾屋雖誼卑，頗不甚蕪穢。置席屋中間，坐卧群書內。橫風吹急雨，入屋灑我背。展卷殊未知，心與古人會。有客自外來，笑我苦癡昧。且問何爲爾，我初尚不對。強我不得已，起答客亦退。聊復得此心，霑濕安足悔。

又《**詩一首**》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云尋退隱廬。栽種成陰十年事，倉皇求買萬金無。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傅獻簡佳話》一卷，不知何人作，記傅堯俞所談。

又卷一七《傅獻簡集》七卷，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傅堯俞欽之撰。

又卷二二《傅獻簡奏議》四卷，傅堯俞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傅堯俞奏議》十卷。

藝文

文彥博《**中書侍郎傅公挽詞三首**》友會朋情二紀餘，金蘭投分更無殊。鳳池晚接經邦論，龍陛晨陪步武趨。起副民瞻方倚賴，用爲霖雨待昭蘇。如何奄忽公先逝，自歎靈光老益孤。賢業雖長命不融，從來此恨古今同。爲霖作礪君家事，未盡舒張數已窮。常愛龍潭龜島上，移床醉卧綠髯中。茂林修竹皆如舊，惟歎人琴遂一空（昔與欽之飲于濟上泉石之間，有小島如龜形，如綠髯然）。

蘇頌《**中書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傅欽之挽詞**》賈傅少馳譽，平津晚遘時。生賢不使壽，造物孰能知。故事留烏府，清規載鳳池。上思楊綰直，當展屢嗟咨。

韓維《**中書傅欽之侍郎挽詞三首**》聖主方思助，皇天亦棐誠。屢空安可病，久困卒能亨。廊廟虛槐位，家園近柏城。聲名流不竭，長共濟時清。久敬欽交舊，雍和洽弟昆。玉溫儒者行，矢直諫臣言。遽返生甲魄，猶虛命說恩。只因爲善報，餘慶在高門。壯節淹鵬海，高年集鳳池。謨猷未及展，簫鼓已成悲。經摘留天幄，書囊入殿帷。傷心濟源道，無復故人期。

王無咎

論述

梅堯臣《答王補之書》 適觀足下十篇之作，深厚詣道，究古人之所不及，發前史之所未盡，其至乎至者矣。前日在歐陽永叔坐中，已嘗覽足下之文，相與歎激理意之高遠。思二十年時所見文章，始去對偶，其用已焉乎哉。字之未能安，稍安則謂之能文，豈在識道理，要趨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當其時可謂傑出矣。況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奧學，若曾子固、蘇軾之徒，又不可擬議，是過于唐元和之人絕甚。元和時，韓退之耳。退之于今可以當吾永叔，其李翺、皇甫湜、柳子厚，未能當吾永叔之門人也。足下亦在其門人之列。僕生于是時，得遍識而遍觀其進退道德，亦以樂也。又游從于其間，爲幸何如。雖智不迨，不敢退避，庶幾附光漸潤，期有聞于後世耳。

曾鞏《王無咎字序》 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余之所望於補之也。

又《王補之文集序》 補之歿二十有八年，二子綱、緇既仕，乃克集其遺文以授其舅南豐曾肇，且泣而請曰：「先人不幸，早歲文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爲若干卷，願有以發明先志於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於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深甫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矢言皆所以尊皇極，斥異端，明先王道德之意爲主，海內宗之。於是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游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迫於卒。今其見於集者，質疑問難，於數公爲多，因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於斯文，非苟然而已，蓋其於書無所不讀，於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於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韡，源深流駛，故其爲文貫徹古今，反覆辨博，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騁虛辭而已。充補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補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補之字也。平生喜飲酒，遇酒輒醉，稍醒，雖暮夜，衆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其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補之之葬，王文公爲之銘云。

傳記

王安石《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嘗棄官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勢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

《宋史》卷四四〇《王無咎傳》（存目）。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王無咎集》十五卷。

藝文

張舜民《原州贈王補之同年》 汴上相從又幾春，尚留符竹守臨涇。不須怪我頭添白，且喜逢君眼暫青。舊任再游空寂寞，同年屈數半凋零。何當展盡平邊策，圖使秦民得敉寧。

王欽臣

論述

呂頤浩《跋王仲至詩》 王仲至詩十卷。仲至名欽臣，世爲睢陽人。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元豐間守官陝右，有《宿華嶽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此詩傳入禁中，神宗皇帝喜之。呂汲公微仲爲相，薦其才，浸擢用。紹聖元年爲吏部侍郎，坐汲公罷。按國史王洙字原叔，至和中爲翰林學士，仲至乃原叔次子也。建炎二年八月，濟南呂某題於維揚戶部直舍。

《泊宅編》卷上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舒王不合，令學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卻歸本任。《獻舒王二首》頗爲典雅，其一：「蜀國相如最好詞，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賦罷渾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古木陰森白玉堂，老年來此試文章。宮簷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看畫牆。」

傳記

《宋史》卷二九四《王欽臣傳》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修，修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

紀事

孔武仲《信安公園亭題名記》 自祖宗優遇館閣，歲出後苑御庫酒以賜之，于是有池上之集。元祐五年三月乙酉，太平王仲至以祕書少監實領茲會，修故事也。于是宿戒賓客，晨出西郊，同舍皆集于瓊林苑。既又泛舟池中，環水殿後，循橋而北，騎而適信安公之園。宴語至暮，相與涵泳恩思，歌吟太平，爲一時之盛游。又以爲席中之人，合散不常，異時復來，則其先後出處之詳，宜有以考也，乃題姓名壁間以志之。在是會者：李周純之、盛僑晦之、王欽臣仲至、杜常正夫、崔公度伯昌、陳蔡誠老、盛次仲居中、林旦次中、李德芻質夫、宋匪躬履中、孔武仲彥常、黃裳冕仲、劉唐老會臣、李昭緇成季、徐鐸振甫、晁補之無咎、張耒文潛、韓治循之。以事不至者：黃廉夷仲、吳安許傳正、孫樸元忠、黃庭堅魯直、元耆甯臺壽、司馬原公材、余中行老概、仲平、廖正一明略。

《侯鯖錄》卷二 王欽臣字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殷勤留與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游客始重來。」

《泊宅編》卷上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

《優古堂詩話》 仲至王欽臣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於閒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欽臣）；已聞壁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媿紅妝翻曲妙，喜逢嘉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又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荊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書長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辭，

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罷還無事，寂寞文園興可知。」然荊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滹南詩話**》**卷下**　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荊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乎？

范百祿

論述

綜論

蘇頌《**尚書吏部侍郎范百祿進選成詩傳補注二十卷獎諭詔**》　卿博學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於詩。鑑商、周之盛衰，考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成書。眞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奏篇來上，講解甚明。研味之餘，嘉歎無已。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蘇軾《**范百祿刑部侍郎制**》　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爲諍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爲不冤，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

蘇轍《**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臺憲部，持法寬平，不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進，今以是老。朕寤寐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勿復避。

又《**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卿早以直言，預英祖之選；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勁。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置卿金華之中，茲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無躐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傳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違。時方須才，義亦難奪。

范祖禹《**召翰林學士范百祿入院口宣**》　卿學問淵博，文章粹純。訪對西清，復貽謀猶之益；延登中禁，還追典誥之風。宜服寵嘉，以副眷遇。

又《**賜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百祿辭免恩命不許詔**》　卿以學行陪經席，以文章登禁林。京邑劇繁，已聞治效；承明嚴近，方貽嘉謀。再入之榮，公議惟允。率由舊服，奚以辭爲？所請宜不許。

又《**范百祿辭免恩命又不允詔**》　卿在英祖之時，以直言奉大對；當神考之世，以正論居諫垣。逮朕纂承，參華侍從，進陪經席，入直禁林。眷言浩穰之勞，方貽論思之益。祇率舊職，毋爲過辭。

《**宋史**》**卷三三七**《**范鎮傳**》　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

分論

《**對制科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正論典禮之失，故詞不嫌於激切。

傳記

范祖禹《**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公諱百祿，字子功。【略】少穎悟秀拔，力學不舍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爲一世所宗，太尉攜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詞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爲應天府楚丘主簿。【略】以薦者爲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王，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又曰：「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內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上德。考

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歎，欲不次用之，爲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祕書丞知彭州濛陽縣。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略】徙利州路。【略】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略】召還，同知諫院。【略】公在言路，不爲訐激，朝庭小事，有所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上亦以是知之。【略】選人鄭俠上書言事，語狂悖，付諫官、御史雜治。公請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寬宥。願諭治獄之臣，戒其延蔓。」帝覽奏，色厲曰：「俠詈朕！」公對：「俠狂生，安足爲陛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絀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厲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絀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仁宗御製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鞫，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鍊士寧罪。公奏：「士寧熒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赦。禧縱出有罪，以媚大臣，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知雜、樞密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稅。久之，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爲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略】是年冬，使遼，接伴蕭祐曰：「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召儒臣講讀經史。燕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以爲樂也。」祐歎服。次會同館說儀制，公爲右番，國信使引左番，而不問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問太皇太后而不及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爲法者耶？」反覆詰問，敵屈而從之，遂兩宣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於朝，法官援例貸免，而溫公謂宜論死。公請間言之，溫公曰：「強盜可憫也，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則不可。今予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略】溫公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獄持平，眞拜刑部侍郎。【略】遷吏部侍郎。【略】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學士。時初詔經筵官邇英講讀畢，留對，公首進言：「分別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奸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偏舉。」於是疏其條目，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奸邪，以類相反，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所以啓迪人主，皆仁義之意，與夫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愼賞罰、重守長、勸農桑、安邊恤民爲要，皆見於章疏。【略】知元祐六年貢舉，奏罷參詳官。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千人，公審覈精敏，未及月，庭無留事。凡爲開封者多略細務，公獨省民事如他州，日閱牒訴五百號。【略】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援祖宗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儒臣講說，請上視學。從之。七年六月，拜中書侍郎。既輔政，知無不爲。【略】右相蘇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省也，責不可逭。」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內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才爲急，聞一善，喜若己有。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而已。嘗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爲欺也，況事君乎？」平生不畏彊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可否事，論議不少貶，以是不期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略】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曰：「汝季父所爲皆可法。」上之視學，祖禹與勸講邇英。及公入侍，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後讀講，或同進對，獻納左右。公既輔政，祖禹繼召爲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內朝凡五年。及出守陝，將省公於洛，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顯以儒。公來造廷，英祖親策。言人所難，帝奬其直。入補袞職，神考欽明。蹇蹇匪躬，帝諒其誠。置諸左史，以遺聖嗣。乃贊書命，乃議祥刑。必本於仁，必正於經。河決而北，朔方其咨。二聖命公，往視所宜。行其無事，惟禹是師。敷文禁林，入侍經幄。辨別忠邪，以裨聖學。中

書基命，考愼其人。登貳宰司，帝屬良臣。公拜稽首，惟艱于玆。在始愼微，庶終不隳。事有可否，惟獻替之。秉義執德，匪石不移。入輔出藩，四國其治。天奪之年，不究厥位，有洛之南，實惟土中。刻銘幽宮，以詔無窮。

《宋史》卷三三七《范百祿傳》（存目）

紀事

《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傳四》　熙寧七年，六姓夷自淸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景思忠戰沒，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五都夷皆內附。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文以誓之曰【略】立石于武寧砦。

著錄

范祖禹《資政殿學士范公墓誌銘》　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內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

《東都事略》卷七七《范百祿傳》　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百祿《榮國集》五十卷。《奏議》六卷，《內制》五卷，《外制》五卷。

藝文

趙抃《送范百祿赴闕》　泥書下紫宸，公議協朝紳。眞主正圖治，諫官今得人。從容陪國論，憔悴恤天民。大對如晁董，公嘗素所陳。

馮山《送范百祿子功學士知諫院二首》　天庭高議破羣奸，先帝曾將侍從班。談笑一辭雙闕去，縉紳遺恨十年間。傾朝每憶劉蕡對，側席纔聞賈誼還。言責逡巡非久計，行看鳴玉上鰲山。　聖賢中道意何如，歷歷樊川論諫書。要在致君成德業，不當沽直徇名譽。平生忠義傾心際，後日經綸度手初。得意古人多氣義，彈冠應有舊簪裾。

范祖禹《祭資政文》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七月庚子朔，九日辛未，姪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某，謹以衣一襲、羊一豕一、淸酌庶羞之奠，敬祭於留守資政六叔之靈。昔在太尉，是生五子。先公爲長，公於弟季。皇祐進士，治平賢良。直言于廷，大對洋洋。神宗知人，登公諫府。匪躬正色，終以職去。元豐之末，擢記言動。上之嗣服，光華侍從。乃貳天官，乃長禁林。入輔大政，同德一心。士夫所望，方倚以相。出偃藩垣，奄忽以喪。某爰自幼少，學於公所。先公訓言：「視爾季父。」公在近班，侄後叔前。並侍帷幄，講讀相先。公入中書，繼踵玉堂。引嫌獲避，士以爲光。公去政府，侄忝再命。公三改藩，侄亦告病。東洛西陝，同日除書。謂當參省，鄰壤而居。不圖凶災，乃以訃來。會喪於洛，肝隕心摧。惟公事業，光照簡策。炳若星漢，終古不殄。偃師新阡，商亳故都。卜兆云吉，日月其徂。祇命祠宮，言趨畿邑。復道洛師，適及葬日。往來三月，痛毒於懷。寫情不文，維以告哀。嗚呼哀哉，尚饗！

雜錄

黃庭堅《成都府慈因忠報禪院經藏閣記》　元祐七年九月，翰林學士范公百祿以中書侍郎與聞大政，追榮其三世，曾大父瓊贈太子少保，大父度贈太師，父鎛贈太尉。其兆在成都東北近郊之五里，例得即塋次築佛廟，以極崇奉之意。天子錫之名曰「慈因忠報禪院」，所以休寧范氏之祖考，而勸之以熙載之功。中書之兄朝散郎百朋，榮家之慶，侈上之賜，相其土田，以基以堂，伐山隨川，阜其材木。凡爲屋二百楹，一出于己，不以累人。又擇僧之有名行者繼隆主之。隆以釋氏法度，其徒爲一姓子者今七人矣，而慈元實協贊其經營。元又度大藏爲經閣，在院西。其土從三十五尺，橫七十七尺，爲複屋，直三而曲四，致飾甚嚴。所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勸請士大夫四百餘家，皆號稱能書，乃畀之書。其費皆出於范氏。奔走所向，積以日月，訖於崇成，皆出慈元。凡

此莊嚴之功，朝散不愛其財，慈元不愛其力，故能速成而盡美。

崔公度

論述

蘇轍《崔公度將作少監制》 以爾公度奮自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勤勞。

又《崔公度知潁州制》 爾早以文辭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勿爲穎俗所撓，以稱朕意。

傳記

《宋史》卷三五三《崔公度傳》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材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監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誦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厠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秘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潁、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紀事

《孫公談圃》卷上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賫告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邵氏聞見錄》卷一六 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外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寧初，孫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感山賦》一卷。

藝文

陸游《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父任爲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爲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爲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強起爲國子司業，迄不肯。復出爲郡，以起居郎、秘書少監召，亦不肯赴。紹聖中復以爲秘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爲贊曰：古之君子，學以爲己。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並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橫集。

劉煇

論述

宋仁宗《賜劉煇及第》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藝精。臨軒升造士，入彀得羣英。並躡雲梯峻，聯登桂籍榮。庶民思善政，慈惠體予情。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煇，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澀，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煇也，公爲之愕然。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傳煇既黜於歐陽公，怨憤造謗，爲猥褻之詞。今觀楊傑志煇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援古誼以適孫解官承重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厚之士也。肯以一試之淹，而爲此險薄之事哉？

傳記

楊傑《故劉之道狀元墓誌銘》 之道諱煇，信州鉛山人也。少喪父母，耻家世湮汩，慷慨去鄉里，卓然有自立之志。從師學問，八年有成，一試冠國胄，再試冠天府士，天下以是知名。嘉祐四年春，仁宗皇帝試禮部貢士於崇政殿，又擢之道爲第一。先是皇祐、至和間，場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鏤相尚，廬陵歐陽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貢舉，則力革其弊。時之道亦嘗被黜，至是歐陽公預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賞，以奏天子，天子稱善。迺啓其封，即之道之所爲也。由是場屋傳誦，辭格一變。議者既推歐陽公有力於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於變也。釋褐，授大理評事、簽書河中府節度判官事。迎侍祖夫人赴官，夫人以生於南方，不習風土，間或不懌。之道乃曰：「某自立志在顯親，不幸少失怙恃，追養不迨，尚幸祖母康寧，得以承其志。今反志意不懌，豈子孫之心也哉？」遽白府，請解官侍親。府爲具奏，詔移建康軍簽書節度判官事，所以便其養也。未幾，改著作佐郎。七年夫人卒，之道號慕盡哀。以適孫自陳乞解官，承重服。時府尹龍圖王公贊重惜其去，而固留之，之道固不從。公即遣使者謂之道曰：「按著令，凡適孫爲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君雖于祖父爲適孫，而聞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喪，奈何遽以解官而承重服乎？」【略】公以其事奏朝廷，朝廷下禮官議，以爲然，乃聽其去。有國以來，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者，自之道始也。扶靈歸葬於鄉里，哀慕盡節，州閭稱其孝。會數世族人有貧而不能爲生者，乃買田數百畝以聚之，晨昏歲月，饘給周足。縣大夫爲易其地，名曰義榮社。之道居喪，未嘗一造郡縣。四方士人從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建館舍以處之，日講誦乎其間。縣大夫又名其館舍曰義榮齋，皆所以厚風俗也。服除赴闕，道繇眞州，以治平二年春三月十有三日感疾而卒，享年三十有六。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之道性和易，接人必盡誠，不尚矯飾，士樂與之交。供備庫使白君文質以其子妻之。男一人，女三人，皆幼。夏四月，其季父自鉛山來嘗塗，且曰：「吾家猶子與子有年籍之契，而校誠尤厚。昔以先伯氏之銘託於子矣，吾家猶子亦嘗爲濡須府君之銘矣。今將卜某月某日葬於義榮齋之右，子其爲我銘之。」迺泣而再拜。傑再拜以泣曰：「敢不從命！」迺爲銘曰：琢玉爲璧，璧成而缺。琢玉爲圭，圭成而折。厥寶至重，不獲其用。嗚呼之道，不得壽考。

紀事

劉煇《石井聯句序》 嘉祐丁酉秋七月，金威弱而暑氣橫，予率項親朋逃于井之上，游宴泳玩，久而感歎曰：「今之處高位享豐稍者，例皆頃背相望，持祿養高，不與毫利，不去錙末，瞟視老幼相率爲溝中瘠，如秦人之視越人焉，若此者豈惠哉？」【略】予既景先哲，憲今世，感斯水，著是說，以足荀子之論。程逵伯通、劉沔子正、傅概平叔同在，以予說爲是，請書而揭于壁。

又《謝狀元及第啟》 如某者樸野庸質，遐僻寒門，學無淵源，幼則孤苦。親亡而兄弟喪，貧竭而賓舊疏。陋室晝扃，無簞瓢而自樂，隻形弔影，任萍梗

以何之。絜空囊而起江湖，冒紅塵而客京國。棲遲太學，齟齬百端。漸漬訓言，粗究經綸之略；覬覦斗祿，勉加篆刻之功。不自愧羞，時以進取。兩冠士籍，固非和氏之珍；一出春闈，有類齊門之瑟。默量空瑣，分欲退藏。幸逢盛辰，耻爲棄物。遽承明詔，再奮慵心。復濫齒于薦書，又例偕于奏籍。衆呈文于左城，尤縮手于淵題。牽傳僅成，骫骳殊甚。揣蹇難之常分，在寤寐而弗皇。深憂關市之民，賈而不售；豈意危巢之彀，鳴輒驚人。勍敵在前，戰非心勝；素修亡狀，舉出不虞。朝乃窮民，暮躋巍級。顧惟叢爾，豈有致然。

《夢溪筆談》卷九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公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晁氏客語》　劉煇《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靜，仁者壽，仁者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劉煇《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於范文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履齋示兒編》卷八　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輩說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輝天下第一。首聯句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於古；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性，爲改作「蘊」，劉頓駭服。

《花草粹編》卷一一　劉几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曰狀元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妓鄧懿以色著，祕監致仕劉伯壽尤精音律。熙寧中，几攜花日新，就鄧懿歡詠，仍撰此曲，填詞以贈之，人有謂爲高達者。鄧懿第六，即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鄧六遊，生定而鄧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荊公爲宰相，擢用李定，言官交攻，以爲母死不持服爲此。蔡奴亦以色著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劉狀元東歸集》十卷，大理評事鉛山劉煇之道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東歸集》十卷。

劉季孫

論述

綜論

蘇軾《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又《書劉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隰州，哀哉！哀哉！曇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謹題。

又《乞擢用劉季孫狀》　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

又《乞贈贈劉季孫狀》　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甔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奬勸之道，不爲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黃庭堅《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婿，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彫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鬚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石林詩話》卷中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釣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吾霜鬢斑」，蓋記此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劉季孫〕環慶死事將平之子也。坡在杭，季孫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之句。其詩慷慨有氣，如其爲人。

分論

《雪中過城東仰懷平甫學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詩見平甫集中。　紀昀評：殊清婉。

《題子瞻揚州借山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劉季孫最爲東坡所知，卒于隰州。三、四佳，第五句亦好。　查慎行評：三、四刻畫「借山」二字，無斧鑿痕。

《寄蘇內翰》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六一清風」一聯已佳。「四海」「重陽」一聯不唯見天下人共惜東坡之老，又且開慰坡公，隨時消息，不必以時事介意也。句律悲壯豪健，人人能誦之。　紀昀評：此評好。「六一」字用其事，非稱其號，故可對「二三」。　無名氏（甲）評：「左符」即剖符，右留京，以便合符徵發也。　歐、蘇先後守潁州，潁水之尾有西湖。聚星堂，即詠雪白戰禁體物，戒用玉、鶴、梅、梨等字處。歐、蘇皆爲之。　許印芳評：歐陽公號六一居士，此正是稱其號。若指「六一」實事而言，則歐陽公可稱之事，有大于「六一」者矣。此詩用之非對「二三」，不過取其字面耳。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〇《劉季孫傳》　季孫字景文，少篤學，能詩文。蘇軾知杭州，時季孫以左藏庫副使爲兩浙兵馬都監，軾薦其才，除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以卒。軾時爲兵部尚書，哀季孫之死，言季孫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略】軾之言如此，則季孫之賢可知矣。

紀事

作家逸事

劉季孫《偶成》　每過揚子宅，時醉庾公樓。黃鵠雲霄志，白蘋江海流。讀書非世用，種樹是吾謀。自識文章貴，多尋瀟灑侯。

《游宦紀聞》卷九　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

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

作品本事

《石林詩話》卷下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引《古今詩話》 劉景文作饒州監酒，得一詩，題芝山寺壁云：「數聲燕語落簷間，底事驚回夢裏閑。說與傍人都未信，杖藜攜酒看芝山。」舒王作本路憲，見之，愛甚，遂令權州學。

藝文

蘇軾《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又《喜劉景文至》 天明小兒更傳呼，髯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眞是髯手跡，起坐熨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渥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一笑毋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隄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又《次前韻送劉景文》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尙書，但見凜凜雄千夫。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爾來又見三黜柳，共此煖熱餐氈蘇。酒看酸薄紅粉暗，祇有潁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何時歸帆泝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

雜錄

李復《回知隰州劉季孫左藏書》 承示佳什，詞意爽拔，不勝降歎。承問李侯所藏王子敬帖，亦常見之，此乃唐人臨搨者，極易辨。一軸凡四帖，分寄三人，而紙用兩幅，安有帖寄兩人、紙用一幅乎？始收者不能辨，印記題跋甚秘，後來但見貴人所寶，故歷代傳以爲眞也。二王書迹，東晉之盛，上下已皆愛重，又父子皆不惜筆畫，宜其傳者甚多，但累經喪亂，今遂無有。昔後周承聖末遣于謹襲江陵，梁元帝將降，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並大小二王書迹，命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歷代所藏盡爲灰燼。唐太宗好書，人間所藏，求之殆盡，藏於內府，高宗以後或賜予、或盜竊，又散落人間。宗楚客中宗時爲中書令，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眞迹，勅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裝作屏風。王涯作相，專求法書，盡以金帛官職致之，涯既被害，人但取裝飾金玉，書畫皆焚棄，經五代故無孑遺。今書學不競，用筆之法絕而不傳，雖臨搨之本，舉世略無一二，亦使人時爲慨然也。

顏復

論述

陳師道《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爲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

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北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夾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脩阻麗華之觀；頹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鱉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游從之樂；徵商榷酤，號稱才官，身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于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甕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爲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爲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爲人之偶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爲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大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爲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爲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爲用，才足於身而後物爲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爲之序，以詔學者。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七《顏復傳》**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略】遷禮部員外郎。【略】兼崇政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略】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略】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右皇朝吳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顏復集》三十卷。

藝文

蘇軾《送顏復兼寄王鞏》　彭城官居冷如水，誰從我游顏氏子。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爲一朝捨我去，輕衫屬熱行千里。問君無乃求之與，答我不在聊爾耳。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門但覓王居士。【略】君歸可喚與俱來，未應指目妨進擬。

又《次韻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閣閒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聲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繞劍關。兪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又《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仝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天寒菽粟猶棲畝，日暮牛羊自入城。沽酒猶教陶令醉，題詩誰似皎公清。更尋陋巷顏夫子，乞取微言繼此聲。

又《次韻顏長道送傅倅》　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山寺遍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衣纓。如今別酒休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

蔡承禧

蘇軾《與蔡景繁》四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即面呈。

又《與蔡景繁》八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並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

蘇頌《承議郎集賢校理蔡公墓誌銘》 臨川蔡景繁，諱承禧，吾亡友濬冲諱元導之子，休文諱元翰之從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南劍州諱宗晏之孫。初，天禧中，我先人與職方公先後爲宜州軍事推官，實相交承，情好尤厚。故濬冲兄弟以文章見知，留處門館，使某同筆硯，習六科。景祐五年，二君俱以茂才異等召試秘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預廷策。其後屢試不捷，休文卒死布衣。濬冲與景繁父子同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濬冲終南劍州軍軍推官，景繁由太平州司理、河南府軍巡判官，改大理寺丞、知虔州雩都縣。熙寧七年，召對便殿，訪以時事，極陳用人立法之弊，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滿二歲，加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入爲開封府推官，改判官，管勾使院公事兼提舉三司帳勾磨勘司。累遷太常博士，官制換承議郎。出爲淮南計度轉運副使。以疾卒於泗州之行司，元豐七年十二月某日也。【略】熙寧某年，接伴遼使還，獻《治邊十三事》，深愜上旨。【略】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說，進對上前，亹亹有緒，故屢見稱奬。居家教訓子弟，講論道義，常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爲炎涼改觀。【略】尤喜興奬名教，誘掖後進。雩都素少士人，人未知覺，爲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有登科第者。邑人懷德，至祠而報之。【略】平生所爲文章甚多，未遑詮次。〔子〕居厚哀而類之爲三十五卷，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寶文閣待制何公正臣嘗稱景繁至誠，所發本於仁義忠信，有遷、固之辭，有騷人之諷諭，有折檻引裾之忠謇。聞何公之言，可以知景繁之心矣。

《東軒筆錄》卷一一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之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以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於郴州。蔡承禧進輓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蘇軾《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斂以靜順。子之事君，悃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愼。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耻就餘餕。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于黃，衆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籍轔。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穎發齠齔。天哀子窮，以是餽賸。我困于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鄧忠臣

蘇轍《鄧忠臣秘書正字制》 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舊學未忘。往祇其官，以卒前業。

鄧忠臣《己未年春與伯時較試南宮同年被命者六人今茲西館唯同伯時一人而已因書奉呈》 十載京師五校文，並游多已據要津。再來更鎖城西館，檢點同年只一人。

又《與文潛無咎對榻夜話達旦》 書窗燈火夜深明，窗外蕭蕭雨葉聲。對談不眠談往事，紈如三鼓過嚴城。

《墨莊漫錄》卷一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只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察蔡確之無罪；奸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羅織，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狥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

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

《**宋史翼**》**卷二六《鄧忠臣傳**》　鄧忠臣字愼思，長沙人，自號玉池先生。熙寧二年進士，王珪門客也。累官知衡陽縣，大理丞。元豐四年爲開封府界提舉司管勾官，【略】以獻《郊祀慶成賦》及《原廟》詩百韻，擢秘書省正字。元祐三年以韓川言，通判瀛州，遷考功郎。忠臣事母周以孝聞，母卒，護喪歸里，飲食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有學行，能文，長于雜記。嘗註杜詩，又留心《晉史》。元祐中充注《晉史》檢校官，申省乞差劉跂、蘇象先、王摅、白時中充《晉史》檢校官，爲姚勔所劾。崇寧初權發遣汝州。初范純仁薨，謚曰忠宣，忠臣爲謚議。【略】元年十二月臣僚上言：「純仁謚已追奪，定議之博士、覆議之郎官各罰銅十斤。」忠臣坐是罷爲管幹南京鴻慶宮。三年添入黨籍，後贈直秘閣。著有《玉池集》。

呂夏卿

論述

蘇頌《呂舍人文集序》　縉叔在朝最久，雖兼領他司，而未嘗離史事，沈酣簡牘，譔著尤多。其或頌聖歌功，賡唱迭和，公卿倚代，二府簡討，涵濡應答，殆無虛日。及典誥命屬，覃慶霈恩，文書沓委，占吏起草，不少稽停。【略】縉叔名夏卿，生十歲知書，日誦數千言，疊紙援筆，便成章句。大門侍御公謂先德廣文先生曰：「此兒不假磨琢，自成美器。」始冠，游京師，舉進士秋試不捷。時我先人在朝，得其試稿，示同列曰：「安有文章如此而不爲時用者？」及其去也，以詩勉之。慶曆初，再舉鄉書貢籍，皆在上選。既而擢第，調端州高要縣尉。丁文簡公與景文公聯章薦入書府，歷秘書著作丞、直秘閣、外臺郎，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嗚呼！天不俾壽，撤瑟之日，年纔五十有五。平生所負經濟之緼，未得悉施於時。獨有文字載之冊書，播傳人口。不朽之事，其在茲乎？嗣子振善守世學，悉裒舊稿，以類詮次，合爲總集，求予文以冠於篇。【略】縉叔少通經術，長而刻志史學。仕宦三紀，始卒史官。故其立言創意，深微婉約，不戾經傳之旨。詩則主於諷諭，文則善於叙事，贊頌本於導揚美實，書奏謹於推明治理。大抵獨得胸襟，自成機杼。辭雖精奥而不取奇僻，理雖切著而不事抑揚。嘉祐上書，謂天下之亂常生完然無事時，救失在於及時。宿衛雜出民間，而侍護禁掖，宜取編戶，倣古虎士衛士之制。坐食營壘之兵，本非土著，難以應敵，不若漸更，復府衛以重根本。其愛君憂國之慮遠矣。論史書，謂陸羽、秦系避潛藩辟命，終躬不仕，宜列《隱逸》。閻立本、王瓊由藝術躐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奸之意切矣。《文宗紀》及《宗室》、《宰相》、《孝友》、《藩鎮》、《外夷》、《逆臣》諸傳十九贊序，明識獨見，勸懲之意深矣。劉知幾有云：「文之與史，其流一焉。」觀縉叔所叙，汪洋閎衍，體制不一，然博學多聞，拾遺補藝，發幽隱，甄是否，使讀之者知善惡之所歸，其三長之最歟。

傳記

《宋史》卷三三一《呂夏卿傳》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修《唐書》成，直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于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採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于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于《新唐書》最有功云。

《東都事略》卷六五《呂夏卿傳》（存目）

紀事

文同《八師經題後》　吾友直閣呂晉叔叙《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跡甚詳

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番暴戾、務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逃天禍，完皮革以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悽楚慘虐，不可得而苟脫矣。以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著錄

蘇頌《呂舍文集序》 凡卷第古、律詩十二，雜文、議論、贊記八，表、書、啓、序三，祭文、碑誌、行狀七，制誥十，總五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修書官溫陵呂夏卿撰。紀傳志各一卷，摘舊史繁闕，又爲《新例須知》附于後，略舉名數如目錄之類。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一卷。

又卷二〇七《藝文志六》 呂夏卿《兵志》三卷。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八 《唐書直筆》四卷，宋呂夏卿撰。聚珍板本。許氏有舊鈔校本，附《史剡》後，題司馬光撰。瞿氏有影宋鈔本，題《唐書直筆新例》。

又《附錄》 小萬卷樓本（紹箕）。桐華館刊本（星詒）。

又《續錄》 閩覆聚珍本。擇是居影宋刊本。

蒲宗孟

傳記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傳》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熙寧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略】命察訪荊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略】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略】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於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慍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耶？」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東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傳》（存目）

紀事

陳襄《題蒲傳正舍人清風閣》 清白傳芳奕世居，閬峰華閣峻凌虛。千金不買連城璧，萬卷唯藏舊宅書。魯邑弦歌興國俗，謝家蘭玉滿庭除。今朝已覺孫謀遠，人在西垣直禁廬。

蒲宗孟《上錢司諫書》 宗孟不肖昏冥，道本空疏，不耀于士人，不名于當世。偶從口耳之學，得舉進士，號爲儒生，日與名卿賢士接，實自愧恥。頃以不敏之學請于門下，明公不予棄也，辱以一言之稱，又辱以一言之教。

又《迂堂記》 迂非適時之稱，背衆忤俗，闊不與世合，天下所共笑者，吾獨取之以名斯堂，豈誠樂夫迂耶？【略】今又爲堂以自居，以迂叟自名，眞有

意乎迂邪？【略】人之笑迂叟，而不知迂叟之笑人也。一日之迂，終身之榮；一時之迂，萬世之光。叟之遇耶，行迂以濟乎用；叟終窮耶，守迂以任乎道。登斯堂者，有知叟之心乎？有不以叟爲笑者乎？有樂與叟同乎迂者乎？叟不得而知也。

又《晦齋記》 嘉祐六年，某既爲迂堂，明年于署之西偏輦糞壤，除草木，薙荆棘，闢園以植樹，疏池以養蓮，傍池之潯又爲齋以自居。明窗淨扉，澄澈虛爽，波光日輝，影射檐角，嘉花美菓，下蔭地碧，左右景物，皆有可愛。【略】志在天民，予非晦其心；遙望本朝，予非晦其用。身晦而心愈明，迹晦而用愈光，此予之所以終日無悶也。以名斯齋。孰曰不可邪？

沈括《杭州新作州學記》 杭爲大州，當東南百粵之會。地大民衆，人物之盛爲天下第一。元豐八年，邦伯蒲公自尚書左丞拜資政殿學士，來牧是州。凡政之僵弛敗剥不綱者，一切撤去而更置之。未明，衣冠而坐，設庭燎以聽事。大昕，一府皆空，無一人跡庭下者，四方賓客已肩相摩于門矣。公悉與之酬酢燕勞，嘯詠終日。【略】率僚屬親往視學者所居，則隤垣陊屋，神主暴露，諸生不免沐霧雨。喟然曰：「養士患無其具，既有以進之，則士之不勸，非所患也。具如是，不可以不新。」部刺史、朝請大夫韓公敦善樂勸，與公協謀，發幣轉材，百工毛會。不踰時，則前日之垣隤屋陊，蓬居而蠋宿者，悉已丹臒繪刻，上室而下堂矣。【略】慶曆中，公嘗講學于此。今乃爲邦伯，建浙西鼓旗，垂封君之印，饗諸生，見故老，閱芹茅之舊跡。此其爲勸，豈待他哉？公以道德經術相天子，出擁東方諸侯路刺史，以文雅方重康撫吳會，合志一心，茂明先王所勸，使經誦之聲芽蘖肆長，收效于異時者，實自今日。

朱長文《虎邱諸唱和詩題辭》 虎邱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峰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郛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浮屠僧舍精廬，重樓飛閣，崎巖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邱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弭節闔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嘆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爲海涌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懼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並書。

袁桷《書蒲傳正左丞帖》 左丞蒲公，文學政事，熙寧、元豐時號爲名流。後出知亳州，未幾以揚易杭，皆東南要郡。此手帖蓋由亳入覲時所作也。蜀繇孟氏以來，無兵革鬬爭，文士迭出。至元豐時，爲翰林學士者十餘人，公其一也。宋世仁、英正史，皆公纂修，今藏史院可考。皇慶癸丑，桷得與其裔孫道源同爲史屬。蒲爲西蜀大族，三卯之變，徙興元者獨能保其宗，家譜整備，遂以先越公所藏左丞公手澤歸之，以永其傳。噫，綸言汗簡，皆家世舊物，桷無以進議。厥今理學宏闡，實始于春陵周元公，元公之道之學實蒲公紀其事。立賢無方，願于諸孫有以廣之。會稽袁桷書。

《蜀中名勝記》卷三四 〔南部縣〕有樓曰清風，宋蒲宗孟左丞建，其家多書，創此樓以貯之。嘗作訓誡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著錄

《東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傳》 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蒲宗孟文集奏議》七十卷。

藝文

馮山《與蒲宗孟傳正察推》 五月熱無事，訟庭若掃刷。眼底簿書靜，獨坐癡悶發。上馬出門去，不避煩與渴。幕中訪賢友，且欲紓擁閼。灑水延我坐，解帶意思活。清談破塵滓，快若飲冰雪。青衫雖同服，所處類巾襪。道均語言合，殊不間毫髮。十篇詩總解，金玉自磨戛。往時草草讀，恨不見本末。全編使我盡，萬漏都一括。諸君好詩學，論議每相軋。破碎失本源，十嘗見七八。聖途久荒廢，憐君力鋤鍥。漢安隆中集，應和類椌楬。馳騁氣力壯，嵩岱可手揭。

形容若繪畫，譏諷過賞罰。迴頭索平淡，春興最清越。意外得眞巧，漫不露彫割。此皆緒餘爾，太倉出圭撮。予雖素無聞，少小頗奸黠。僻澀追古意，芬芳慕賢哲。獨自狂妄走，屢遭流輩喝。中道偶成病，兩眼痛欲瞎。見字輒昏霧，恨無金篦刮。凜凜憂痼廢，那更尋舊札。平生志高遠，緬小僅如鉢。又從縣道來，屈強且回拔。吏責常恐嚇，民事日喧聒。中煩變憔悴，餘憤在嘔噦。銜轡脫未去，俛首就一秣。大叫雖慷慨，壯圖已銷殺。清華果無分，看人起門閥。羨君名聲好，風誼縱超拔。憑陵欲軒翥，去勢不可遏。然猶滯巴徼，官況飽辛辣。始初未識面，展手思挽撮。相值偶相得，青松引藤葛。意氣始投合，底裏盡表察。文字本非敵，輕舫觸巨筏。雅趣均厚薄，高論借迂闊。窮中煩慰籍，何異魚煦沫。俗態重趨走，仕路饒險滑。且當學鴻漸，不能助苗揠。窮達蓋有命，運轉隨块圠。蓋棺事始定，嘗聞古人說。功名倘可期，因君爲尋掇。

鄧潤甫

論述

綜論

蘇頌《鄧溫伯不許辭免龍圖閣學士詔》 卿文苑宿名，禁林舊望。【略】矧久勞於侍從，固宜厚於寵章。其即欽承，以副眷待。

蘇轍《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詔》 敕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愼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尙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尙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

又 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返，固辭實難。

呂陶《鄧溫伯可兵部尚書制》 具官某學該本原，行有坊表。夙敷遠業，久序要途。入則制司命於禁中，極爲儒者之榮遇；出則頒教條於閫外，雅有循吏之休風。其還方伯之符，歸領夏官之秩，蓋推久次，必允公僉。

《清波別誌》卷三 鄧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邪？

韓元吉《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冊，深厚宏雅，自成一家。東坡先生相與唱和，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賀之。豈應用之文，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己意否耶？

虞集《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尙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嘅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于一日，而天下勘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分論

《王安石拜相制》 《四六話》卷下：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略】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荊公出處妙處也。

《司馬光拜相制》 《四六話》卷下：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鎭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崇古文訣》卷三二：尊重簡嚴。

《呂公著制》 《崇古文訣》卷三二：縝密溫潤，有制誥體。元祐詞臣，東坡之外，便當還他。清望之深，全在結尾數語。

《**立哲宗為皇太子制**》《四六話》卷下：鄧左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困學紀聞》卷一九：《穀梁・隱四年》傳註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邢妃制**》《四六談麈》：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鷄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容齋三筆》卷八：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謝知成都表**》《四六話》卷上：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龍興節祝壽詞**》《辭學指南》：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衣」，「憑象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三《鄧潤甫傳**》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於罪。擢御史中丞。【略】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閤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東都事略》卷九六《鄧潤甫傳**》（存目）

紀事

《**鄧潤甫《道中詠懷奉寄利州馮允南使君**》》交印夔人國，分襟汴水隄。十年難會合，一夢頓乖睽。官序潘生拙，詩文庾信齊。諸公多汲引，憲府屢提攜。不肯乘驍馬，那能出寶鷄。安恬輕世味，灑落見天倪。照物聰明決，爲邦聞望躋。笑談清岸獄，暇豫勸耕犁。不忍爲鈎距，何嘗設町畦。燕堂傳夜燭，游轂碾春泥。衆服題鸚鵡，疇將食駃騠。草黃思隼擊，梧碧值鸞棲。欲問無來使，開編有舊題。

藝文

《**馮山《和新成都知府鄧潤甫溫伯內翰道中見寄**》》畫舸秋離峽，長江水齧堤。郡樓高送別，客袂摻分睽。前復聲難繼，升沉分不齊。私心堂有待，得意幸相攜。千里聞鳴鳳，三年倦割鷄。一哀纏性命，萬事錯端倪。英俊聯翩起，清華直上躋。平生依筆硯，俛首失鋤犁。同嗜餐秋菊，忘言病夏畦。精粗分玉石，去住即雲泥。近列多鴛鷺，誰人享駃騠。徊徉趨鳳閣，隱約駕鷄棲。訓誥資溫潤，衣冠出品題。風流清憲府，威望肅朝閨。戲彩江湖樂，觀濤歲月稽。還朝垂拱北，易帥華陽西。舊德傾中外，歡謠浹庶黎。忽聞旌棨近，頓解簿書迷。一笑何勝喜，高談爲少低。長篇追老杜，餘論及曹谿。把酒聽新闋，尋山傍小蹊。欹斜行疊嶂，空曠上危梯。拾掇留樽俎，蕭疏愧糗藜。故人難會遇，壯士合悲啼。物理紛無定，年華去可悽。王師行解甲，盟府重盤圭。劍外聲文鐸，關中息戰鼙。時清數相見，寧望胯金犀。

又《和鄧溫伯二首》 不獨高文耀世奇，曾將宏議振天維。誰人才術能爭首，自古功名貴及時。暫別鵷鴻逢海上，少留旌旆蜀江陲。西州筆硯雖衰落，會有中和樂職詩。

程俱《鄧安惠公贊》 翼翼鄧公，外粹中剛，德人之容。有蘊若虛，叩之則出，如響發鐘。有文不彪，用之則宜，溫厚顯融。白首事親，洞洞屬屬，如相肅雍。移之事君，牧丘之構，文終之恭。然執法憲府，謇謇不撓，審克厥中。有赫軍容，禍亂之機，見微納忠。晚登廟堂，泊無怨懷，游心大公。蓋清而畏知，仁而有勇，和而不同。不色不言，不有其賢，名莫之從。知人則哲，帝鑒孔昭，溫良在躬。老成日徂，世不乏才，機警疏通。愛而不見，再拜遺像，隱如岱嵩。

唐坰

《邵氏聞見錄》卷一三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荊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荊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爲都檢正，故事白荊公即行。時馮當世、王禹玉並參政，或曰：「當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問彼爲？俟敕出令押字耳。」故唐詷對兩府彈荊公云「呂惠卿、曾布，安石之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安石，猶懼不了」云。

《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一 右熙寧同知諫院唐公坰，字林夫，《經由》還家》二帖眞迹一卷。公初以新法進，賜第奉常，階清顯矣。既乃以人心之未合者，廷斥大臣，至叩殿陛，甘貶黜而不之顧。元祐間，僅歷鄂、湖、泉三郡，而不迄用。豈以其悔之晚耶？公蓋知制誥彥猷之子，父子有能書名。東坡有詩曰：「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蓋以公比晉衛桓也。嘻，斯亦足珍矣！前帖得之僧元明，次帖得之吳越錢氏。皆在京口時。

《宋史》卷三二七《唐坰傳》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命鄧綰薦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詔升殿。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爲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章衡

論述

陳襄《送章衡秀才序》 章衡子平，年弱冠，爲予縣學生，家居毗陵。祖母既老，一日摯書於門，告予歸寧其親，義不可留。惜乎章生，吾不得以聖人之經爲吾子合也。孔子沒，六經之道不明於世，諸儒駁雜之說，編紛乖錯，周環天下。借使章生有賢，知人之材質焉，往而質語，吾以是爲章生惜。章生汲汲求一官以爲父母榮耶，則四方有餘師，其途甚徑，其術甚易。學將求合於聖人耶，則無近名，無躐學，無急於奔競。

蘇軾《送章子平詩敘》 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

且困躓而不信，十年于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于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七《章衡傳》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進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略】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立：「自唐開元纂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略】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略】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略】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略】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揚、宣、廬、潁州。卒，年七十五。

紀事

章衡《進編年通載表》　空若鑒古制作，則臣之此書不逾几席，可以窮百王之軌轍；若新曆元朔，則臣之此書不離掌握，可以知千歲之號名。是敢冒昧天威，仰塵乙覽。儻蒙收採，則臣之疲心刓精，庶幾少補。其《編年通載》十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章衡《編年通載序》　族侄衡子平以文辭舉進士，當仁宗朝，擢爲第一。自布衣時已留心于茲學。會叢經傳諸家之所載，研磨編綴，積二十餘年而後書成。列爲十卷，名之曰《編年通載》。斷自帝堯以迄于皇宋丁未之歲，總三千四百年。【略】其論撰有條理，得居簡執要之術，蓋歷代史籍之管轄也。夫以二十萬言而包括三千四百年之事，上下馳騁，靡有缺漏。措意初若煩勞，而卒會于簡易，非敏識好學，篤志而強力，烏能爲之哉！是書也，甲寅歲進御于神宗皇帝，備乙夜之覽，當時頗蒙稱奬，子平秘而不以示人。予病近時儒者篤于窮經，而未皇及傳記簡策之學，間有從事于斯者，如前之云云。因募工鏤板以廣其傳，庶幾讀之者，用力甚少而收功彌博。

《賓退錄》卷四　《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廛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且神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

雜錄

章望之《章公甫字序》　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于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期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于江之南，固請于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羅適

論述

綜論

秦觀《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耻言鉤距惠文之

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略】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臺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己，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葉適《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叛道審矣。

分論

《送致政太師文彥博》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羅適，天台人。五首取一。尚有「貝州陰德即仙資」一句佳。紀昀評：粗俗乃爾，何以入選？

傳記

舒亶《朝散大夫致政羅公墓誌銘》 哲宗皇帝即位改元之二年，詔曰：「知開封府開封縣羅適，豈弟廉平，出於天性，視民疾苦，如在于己。朕惟京師大衆之地，宜得仁人往體朕心。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公事。」當是時，天下曉然咸知天子仁聖，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赩，爲一時公卿大夫之所歎譽，謂且用世矣。既而推遷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餘年。比還，得對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歸。歸之三年夏，明適大旱，公曰：「民病甚，國事也。余雖老，且得謝，竊服明詔，所以褒諭甚寵，夙夜念不報萬分，義終不忍以仕已貳其心。」頃今江都旱，命浮屠氏作瑜珈法，禱於揚子江神。驗，乃即佛祠，用前法。方祲暑，自夕通旦，擊踶曲拳，百拜不少閒，因以感疾，浸劇，遂卒於其家。實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十有六日乙巳也。公諱適，字正之，世爲台州寧海縣人。曾祖爽，祖德誠，皆不仕。父允明，贈中散大夫。公兩舉鄉書，第治平二年進士，尉舒之桐城縣。縣俗習病不知醫，獨用巫治。公一日屬羣巫盡取所謂像設焚之庭下，即捐私帑市藥以予民。既又石刻方書以示，後用舉者移兗州泗水令。山東曠地數萬頃，民佃居幾數千戶，部使者欲取以規利，以禍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居數月，察訪使人飛語奏劾公，輒奪官去，父老詣闕訴留者殆萬人，朝廷察之，以太平軍節度推官還舊治。閱二歲，復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即徙知開封府陳留縣。畿甸宿兵餘數萬，主將不得其情，方春閱，俄有以變告者。僚佐惶駭，噤不敢出氣，公笑曰：「妄人也。」即其衆杖之，軍以無事。【略】知揚州江都縣。前此吏七令，皆不得以理去。訴牒日盈庭，大抵緣逋賦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民廡下，給筆札，使自列，人人得其平。【略】擢知開封府開封縣，就遷府推官。未幾，除提點府界刑獄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略】兩浙道蘇秀水，議者不一，朝廷遣專使相視經理，而又以公爲提點刑獄佐其事。經費不貲，民力殆不支，公不及請，輒發常平貸助之。朝廷爲薄其罪，最後移京西北路提點刑獄。熙寧中，河北災，詔許流民處荒土，汝州幾數百戶。至是或者規其地以冒佃告，數更有司不能判。公請如方田法，民以奠居。蓋公少長田間，於民事無所不知，故仕宦自初暨終更十任，而六爲農官，其所設施雖若煩碎，及其既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則辨察，事無小大，罔不飭舉，教條所下，吏服民聽，如父詔子。以至四爲監司，一切務在恤民隱，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於水事尤爲不苟。有勞，以故所至稱治，去則人思之，多爲立生祠，而論者以謂有古循吏之風，信然。公資渾厚，質直不華，臨事嶷嶷，信理直前，不肯爲利害俯仰。聞人之善，奬與成就，唯恐不力。急人艱危，勇往不倦，如赴嗜欲。奉祿所入，應手隨盡，未始爲子孫後日毫髮計。【略】平日與客語，常謂憂人之憂然後可以樂其樂，蓋其意向所在，大抵不以私自營。晚雖退休，志猶不

衰，而其餘力長智，若尙可以爲世用。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惜之。公好古強學，雖老不廢書。當嘉祐、治平間，學者方事聲律，而公已能用意經傳。然頗獨嗜《易》，其所爲注解合其他歌詩章疏碑碣雜文僅百卷。雅喜藏書，凡遺文古事與夫國朝新書，家多有之。晚歲奉佛尤嚴云。公享年七十有三，官自著作佐郎換宣德郎，七轉爲朝散大夫，勳至上護軍，服五品。【略】余與公少同筆硯，又爲同年生，又嘗爲同僚，今又爲同里，投分實四十年。自公寢疾，得日造其門。迨治命，與之握手而訣，且詰其所欲屬我者，曾不及他，夫豈謂余自足以深知其心而不待言與？故當其葬也，爲具論其平生，泣而爲之銘曰：允矣羅公，其德孔夷。維人之憂，弗苟弗隨。維聖天子，民瘼是咨。大衆之區，曰唯京師。其往贊哉，莫如汝宜。孰荒我田，有黍離離。水行地中，自公來尸，耋稚舞歌，匪唯無饑。凡利在人，弗問細微。暨厥行路，枯崖弗遺。內外戚疏，豈不異施。我罔不盡，忠利愛慈。百爾士夫，孰一于茲。公取而足，其賢可知。膴膴故原，公乎其歸。寧我邦人，百世是思。爰慰彼郊，其生有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

紀事

羅適《試筆》　金門禿筆積如山，黃閣磨煤夜不乾。試借薦賢書稿看，應無一字及孤寒。

又《定海重修妙勝禪院記》　元祐七年冬，予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州之定海，因之瀝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剎焉。枕河臨道，竹深林蔭，氣象灑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熇。【略】紹聖四三年四月八日記。

又《永樂教院記》　余成童時，好讀書，而鄉中無文籍。唯鄉先生朱叟絳世傳《論語》、《毛詩》，皆無注解。余手寫讀之，茫然不知義旨之罅隙，唯永歎而已。慶曆中有僧智賢師、禹昭師，皆里釋之秀者，同游錢塘，傳智者教，以餘力事明靜大師。惟賢通儒書，能講五經，《論語》。二師性明敏，志堅而氣剛，各以儒釋二家自負，不少下人。余因得與二師游，假其書，叩其論議，日浸淫開發，聞此達彼，由是知聖賢之門牆，有可入者。遂尋師訪友，以終所業。余知經術之爲樂，權輿于二師也。熙寧初，余以赴泗水令，去鄉凡二十有五年。元祐六年，始按刑二浙，抵鄉曲，智賢已謝世，惟禹昭師逅余于王愛嶺。師雖雪眉松骨，老瘦成翁，其神清氣靜，儼然若昔時。叙別話舊，傷往而感來，遂相與泫然流涕。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羅適《赤城先生文集》十卷。

藝文

韋驤《祭羅適大夫文》　惟公以淳樸自安兮，不事邊幅。以忠信自任兮，不恤險易。持節數路兮，果于施爲。引年得謝兮，輕乎祿利。垂橐以歸兮，方治貲產。築室未完兮，大期已至。精力尙強兮，河魚之梗。交章方薦兮，薤歌之值。言猶在耳兮，幽明遽隔。聊致薄奠兮，魂其來暨。

章粲

論述

《水龍吟》（燕忙鶯懶芳殘）　蘇軾《與章質夫書》：承喻愼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謹置之座右也。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開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千不以示人也。七夕詞亦錄呈。《曲洧舊聞》卷五：章粲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組綉工夫。《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黃

昇評：「傍珠簾散漫」數語，形容盡矣。《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傍珠簾數語，悉楊花意態，東坡所和雖高，各不相及，《曲洧舊聞》云質夫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與天下婦女鬥好，質夫豈可比詩人議論不公。風扶起，又有不費盡東風扶不起，都欲活。又楊愼評：質夫詞，工手。坡老詞，仙手。（「香毬」以下）好形容。《詞苑萃編》卷四：《詞苑》云：資政殿學士章粢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于世。嘗作《水龍吟》楊花詞，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

傳記

《宋史》三二八《章粢傳》 章粢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爲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粢以叔得象蔭，爲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對獄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冤。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粢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粢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于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川，據形勢以偪夏。【略】粢謀其弛備，遣折可適、郭威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略】哲宗爲御紫宸殿受賀，累擢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太中大夫。粢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問廝役，至于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爲之寢兵。粢立邊功，爲西方最。時章惇用事，粢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爲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綽爲開封府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莊簡，賻恤甚厚。

《東都事略》卷九七《章粢傳》（存目）

紀事

蘇軾《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乎，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略】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于思慮者乎？

章望之《思堂記》 吾族弟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寺爲思堂以居。予爲述而記之。

著錄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章粢《成都古今詩集》六卷。

藝文

劉攽《酬章質夫》 晚悟頭陀塵不侵，何妨居士著朝簪。故人自是相忘者，秀句依然莫逆心。翠柏高松存茂悅，潛鱗羈羽任飛沉。萬緣起滅空花喻，可向空花擬重尋。

張舜民《送章質夫同年》 同年事契最知名，衆謂朝廷得老成。感慨共論

平昔事，嗟跎還累故人情。節旄落盡髭仍黑，髀肉消殘龍未驚。若過函關須北望，皚然依復俟河清。

潘興嗣

惠洪《題清逸居士像》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珙，始拜江州，潘往見之，珙不爲禮。遂懷刺歸，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既以筠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南公高弟潛庵源禪師訪之，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尤弄箇綫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畫像曰：「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擊大千以手爲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儒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

潘興嗣《送趙希道序》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顯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于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于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八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深之幼女，忽夢神人燎蒼楮若虬龍狀，強使吞之，自是辟穀，間誦大洞諸仙經。復言：「上帝以我補花童。」繼夢二童挈玉匣與之，所占如響。上元醮罷，語及死生之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驥也。」至是復來，父母以爲不壽。清逸居士潘興嗣延之爲作長歌道其略云：「蔣家女兒始笄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被虬龍驚，胸中落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忘味聞韶英。又夢二童攜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童，爲仗東風齊著力」云云。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云：「蓬蒿三畝居，寬于一天下。」潘興嗣《逍遙亭》詩用其語云：「寬于一天下，原憲惟桑樞。」

劉摯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劉摯》　性行端淳，詞學淵遠，若置之文館，優游長育，必爲遠器。

曾鞏《劉摯禮部郎中制》　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

又《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卿蹈道深遠，守節淳固。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爲。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爲枉尺直尋之事，夫豈有見得忘義之嫌哉！毋復過辭，往踐乃事。

鄭獬《薦劉摯狀》　臣伏見江陵府觀察推官劉摯爲學開敏，所守醇正，觀其器能，必須遠到。昨因朝廷擢文雅以備館閣，如摯之材，不見收采，臣甚惜之。欲望陛下稍賜進擢，俾充三館編校或國子監直講。

劉安世《劉忠肅公文集序》　宣和六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

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壙，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世，願因集序，並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浸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讒以來，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媿，似不爲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羞，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聲譽藉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奬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士王安石邪？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並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略】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於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期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略】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略】公心知爲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並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略】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瘁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人稍知其事起於此。【略】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婿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

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六《劉摯落職降官知黃州制》 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劉摯，在先帝時，以館閣諸生，擢任要劇，雖中坐薄累，終不汝遺。夫何仇嫌，乃懷怨誹。自長御史，至登宰司，始以傅會權臣，奉承風旨，既又密布私黨，倡導邪謀。論議交通，蹤跡詭祕。誣詆聖考，愚視朕躬。首陳變法之科，終成棄地之令。縱釋有罪，以歸怨公上，汚衊異己，以誘脅衆心。害賊忠良，不獨遂中傷之計，窺伺禁省，將密爲離間之謀。有臣若斯，維國之醜。向雖從於罷免，猶曲示於保全。夙負益彰，羣言薦至。欺天之惡，非公論之可容；罔上之誅，顧常刑之敢逭？聊從薄責，以示舊恩。其務省循，毋重來悔。可特落觀文殿學士、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

葉濤《劉摯散官新州安置制》 訕上之姦，衆所共棄；刑故之義，朕何敢私？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劉摯，趨操回邪，性資險譎。嚮由言路，力附黨魁。倡和姦謀，毀黜先烈。視朝廷爲虛器，以君父爲深仇。成法舊章，肆意變亂。不踰數載，竊據宰司。益引凶人，布滿要路。根據盛大，攘主圖私。嚮以積惡貫盈，雖從竄斥，而責輕罪重，公論未平。宜降散官，投之四裔。勉思惕厲，體我寬恩。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洪咨夔《劉忠肅尚書右丞告跋》 挫士氣者沽激之名，壞國是者調停之論。忠肅公在元祐初以呂正獻薦爲侍御史，進御史中丞，又以正獻薦擢尚書右丞。方在臺時，彈奏蔡確、章惇、呂惠卿、安燾等，靡遺餘力。但知去大奸大佞，以扶植更化之盛，不暇計他日之禍也。使公計他日之禍，則必以無所是非可否，避沽激之名，開調停之論，局面隨手變更，奚待閱八年而後爲紹聖哉！雖然，無鮑叔則無管仲，無子皮則無子產，無正獻則安有忠肅？觀此告者當有感。丙申春社日，於潛洪某敬題于摛文堂。

又《劉忠肅冗費官制擬草跋》 前兩項，寶元、嘉祐詳定減省冗費，似是進故事之後。後兩項，元豐頒行官制指揮，必公爲右司郎中時代宰臣擬進。《續通鑑》于覈正吏治條曰詔，于創被差命條曰上批，其間頗有刪改處，大意皆如所擬，年月與此合。神宗聖訓，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良有以夫。

又《劉忠肅遺墨輔之手啟跋》 公用韓魏公薦，自江陵府觀察推官除秘閣校勘。初入朝時帖也。尊諫院以先生丈丈，首番用名印于月，次番用于名，皆近世所罕見。

周必大《跋劉忠肅丞相帖》 右忠肅公晚年與張浮休尺牘，其三幅分寫四事而繫以名，更無冗語，可以爲法。

汪應辰《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公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爲後世歎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又《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愛新覺羅弘曆《題劉摯忠肅集六韻》 散編裒集還全璧，世久湮淪傳始今。必有鬼神爲呵護，自然天地佑忠忱。未嘗釋卷於經邃，卻匪空言見理深。出處一身守直亮，是非兩字辨僉壬。明陳十害邪辭闢，分析二章正氣森。六百載餘惜悃篤，裕陵見擯獨何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忠肅集》二十卷。【略】摯忠亮骨鯁，於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愠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辨，侃侃不撓，今其疏竝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於《宋史》者，亦竝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暢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訟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入，摯于簾前言王同老劉子皆彥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宜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

分論

《請修勅令》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刑罰非聖人之得已，若

科條繁密，則有深文周內之弊。此文剴篤詳明，能述欽恤之意。

《薦陸彥回劄子》 汪應辰《跋劉忠肅薦陸公奏稿》：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彥回，博聞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清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庾得其奏稿于忠肅之曾孫芮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荊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荊公秉政，士自疏遠賤微以片言一技超取顯美甚衆，而昔所歎惜以爲未遇者，迺獨不在選中，蓋必有不苟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荊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彙進，而陸公隨牒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負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

《洗竹》 洪咨夔《題劉忠肅和洗竹詩帖》：《洗竹》和篇與白樂天《養竹記》同意，闢邪衛正，嚴矣。異時罷相，乃出於所善之楊畏，何薈翳託根之深耶！

《湖上口號》 《能改齋漫錄》卷八：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傳記

《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問：「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請，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沖、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纔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略】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略】久之，簽書南京判官。【略】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略】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略】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略】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略】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略】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鄭）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於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顧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略】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跋請，得歸葬。跋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並渭于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略】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

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紀事

作家逸事

劉摯《謝監衡州鹽倉表》 臣稟生艱拙，遭世聖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趨時而適變。晞名途以孤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鉛何功，索米逾歲。間承人乏，偶攝掾于中臺，旋誤聖知，使備員于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略】臣于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咈衆而身危，不忍從容倡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矢，裨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褫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

又《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臣奮跡寒陋，逢辰盛熙。多歷歲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補事功，動罹罪悔。晁錯之爲遠慮，或謂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于拙。復塵風憲，滋觸怨仇。方俟曠官之誅，顧蒙越次之寵。

又《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右丞表》 臣以一介之微，遇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玷中司。志少慮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俟譴訶。豈期尚屈于聖知，更使參承于國論。永惟綿薄，敢犯是非。身自偃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既盈而必溢，固其理然。詎自愛于捐軀，蓋深憂于累國。

又《謝尚書右丞表》 臣出于諸生，藐然孤進。外之更州縣莞庫之任，內之遍臺閣省府之游。譽不足以儐毀，功不足以補罪。爲邦司直，晚備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慚無古君子之節。方俟瘝官之黜，敢期共政之圖。

又《上太皇太后辭免尚書左丞表》 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懼人言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略】矜臣非矯僞之志，免臣于顛仆之危。特徇忱辭，收還成命。

又《辭免門下侍郎表》 粵參天政，乃令聚至于四遷；升置東臺，所歷遂同于三省。益高股肱之任，況備喉舌之司。爵視上公，邑增眞食。倘罔功而濫處，實累國以起羞。

又《謝右仆射表》 如臣至愚，于世孤進。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二聖誤恩，寘輔弼疑丞之地。位高徒聞于播惡，德薄不足以尊朝。功少過多，怨叢謗積。未詔士師之議，遽咨端右之遷。

又《乞外任表》 臣所學昧陋，稟生拙艱。敢希當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行。逮四朝而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廁羣材，遂預初政。遷進歷塵于三省，首尾已及于四年。不繫去來，無能軒輊。匪惟智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目頻昏，百骸多疾。遲徊戀寵，出入靦顏。內招竊祿之災，外坐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若揣己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

又《謝鄆州到任表》 上書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仍以仲連之節，臨茲故社之邦。

又《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守莅。【略】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

又《乞致仕表》 臣親際盛明，早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于經綸。歷事三朝，殆踰四紀。內之清途嚴闥，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遍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之下于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于弗變；至于得失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于聖知，嘗亦顯聞于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

又《謝分司蘄州居住表》 臣羈孤無助，勤苦自爲。承家本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乏，獲預于政機；寖以次遷，遂塵于宰席。以罌缶之器而渡江漢，以蠭蠕之力而負丘山，空竭一心，曾無遠慮。待罪期月而已，固嘗不勝于人言；去國三年于茲，終至再煩于朝論。釁惡暴列，彈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鑕不足以謝公議。敢累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祇令分務于別都，更俾安身于善地。咎深譴薄，感激涕零。

又《答黃幸任道代書見寄》 吾生本放浪，自比林壑人。謬此紲官組，試邑漳水濱。疆田占瀉鹵，戶俗籍羸貧。驛途搔左臂，河流齧西潾。役者動淪產，

居者無儲稺。科求因府調，期會嚴吏文。儒生仕學古，志在膏斯民。慨歎適于此，距踔徒自勤。亦當紓厚斂，粗自窮褐溫。勞心米鹽屑，秉筆朱墨紛。尚賴厥俗古，椎然猶朴淳。因時罕訴訟，得以親舊聞。

又《憶山》 昔者氣少銳，狂走登泰山。東峰候海日，危磴躋天關。上考秦漢事，遺文大碑頑。南浮九江會，廬阜幾往還。雙林到如家，瀑布聲潺潺。扁舟上湘水，南衡若屏環。巍閣坐杳靄，祝融費躋攀。尋幽咨所適，曾不虞辛艱。其餘林壑趣，可數皆班班。逮今歲十改，志氣已日孱。前時兩河吏，風埃走青綸。荊州乃澤國，自昔登臨慳。佳山到郢盡，平地千里間。塵耳憶猿嘯，屐齒生苔斑。安得蒼翠姿，下落樽酒間。平生林丘志，未去心如瘵。去就不勇決，將見《移文》訕。

又《跋覽前此唱和詩卷有詩次其韻》 窮不廢詩眞技癢，筆硯風雲日相向。聖賢發憤乃有作，三千餘篇自古上。荒城誰我同此聲，惟有哀猿嘯青嶂。窮人所作誠已難，平淡豐腴乃嘉唱。橫槊壯氣雖蕭蕭，擊鉢爭先猶行行。敢懷修門成怨騷，亦防飯顆嘲苦相。江湖千里山千重，朝夕供吟紛萬狀。閒適非以娛時人，可口甘酸勞醞釀。大兒歸不開卷軸，喜我窮通心已忘。種瓜頗欲學東陵，醉尉亦從呵故將。古人能輕萬戶侯，爲有千篇相等量。

又《被旨還闕酬答諸公韻三首》 楚雪三經橘柚天，君恩新許出湘川。雖非殿席虛中夜，且勝臺郎謫九年。歲晚病懷孤劍外，江寒歸思亂雲邊。妻兒莫恨歸裝薄，贈得諸公錦綉篇。

又《初到蘄州》 卜築南城三徑開，寬恩容此養衰頹。舟從灩澦堆中出，人是邯鄲道上回。憔悴幸非蘭澤去，因緣如爲祖山來。江湖本是忘機地，笑許殘年付酒杯。

周必大《劉忠肅公辯誣本末》 劉子駒手書辯謗始末，當與蘇氏烏臺詩案並行于世，足以知權臣誣陷之慘，而聖朝昭雪之公也。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書。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絕句》：「袁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艱。十萬健兒春瘴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耶？」劉爲之一笑。蓋晏元獻爲樞密使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銜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作《裴令公晏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政元豐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爲戲。

《避暑錄話》卷上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略】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閒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於是相與哀次排比，預蓄以待問，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埽地矣。

《石林詩話》卷中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卻掃編》卷中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尚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爲尚書左丞同秉政。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簽幙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夔龍，曾託帡幪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謾和蕪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爲右丞，和曰：「雷雨年年起臥龍，穆然如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晚歲吁俞本自公。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新詩和徧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詩者甚衆，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

《四六談麈》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七 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

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略】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役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招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略】不報。明日復上疏曰，【略】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又卷四四　〔元祐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攘排奸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

著錄

《**遂初堂書目**》《劉忠肅集》。

又《劉忠肅奏議》。

《**讀書附志**》**卷下**　《劉忠肅公文集》四十卷，右劉忠肅公摯之文也。忠肅制誥附於後，元城先生劉安世序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劉摯集》四十卷。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劉摯集》四十卷。

《**宋志**》**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劉摯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忠肅公文集》，一部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忠肅公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摯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劉忠肅文集》十冊，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劉忠肅公（摯）文集》。陳景雲注：「四十卷，劉元城作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忠肅集》二十卷，宋劉摯撰。【略】其文集四十卷，見於《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共得文二百八十五首，詩四百四十三首，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謹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於首。

藝文

蘇軾《廣陵會三同舍・劉莘老》　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光明宮，峨冠挹縉紳。如今三見子，坎坷爲逐臣。朝游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慢喜，子豈眞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眞。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

蘇頌《祭劉丞相文》　嗚呼，江漢氣清，廬衡地靈。孕奇擢秀，良才是生。公鍾厥美，逢時奮榮。少也穎拔，性若天成。倜儻魁壘，稔於人聽。挾策藝苑，來儀帝庭。文學高第，名實飛騰。其器既利，其發必異。立朝勁挺，不倚不陂。施於有政，流爲慈惠。江湖之間，民謠吏治。帝用嘉之，召還近次。用尹京轂，撥煩無滯。乃貳臺鼎，預聞朝議。中書政本，國體攸係。任以大柄，非賢孰寄。公之登庸，上尤注意。躬當衆責，不疚毀詆。剛果內持，由長而濟。委寵出藩，

亦諧雅志。二邦偃息，風力彌厲。膚體且強，歡言自遂。如何奄忽，頹然長逝。嗚呼，人生有涯，寓形斯世。施復遷流，詎非夢寐。道信於時，乃生之貴。神歸其本，非歿爲累。惟公通悟，固得於是。人情怛化，徒懷風美。奏訃來上，中宸戚傷。厚其賵典，加以褒章。君恩始終，拊存念亡。瞻彼輔車，言經甸疆。精爽如在，游好未忘。尊酒盈旨，俎羞令芳。至誠是薦，魂其迪嘗。

畢仲游《祭劉莘老相公文》 嗚呼！公生北方，少爲國器。如芝九莖，一時之瑞。如松千尺，挺拔其萃。道廣且周，純行以粹。學博而淵，文富而麗。大佩峨冠，衆目環視。落筆風雨，詞場奪氣。遂冠諸生，得名當世。自此直行，志一不二。熙寧之初，作于先帝。或出或舉，可進可退。或默或語，有命有義。元豐之末，召節其駛。橫榻已嚴，專席尤厲。永泰嚮焉，命以三事。袞佩隨之，顯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爲毀。厚忽爲薄，榮忽爲瘁。竟斥炎陬，胡跋尾寔。魑魅與鄰，二童遘厲。索水洋洋，遂與俱逝。嗚呼哀哉！公逝于南，旋殯三歲。三歲之間，九喪相繼。十旒同歸，水陸萬里。行道興嗟，石人亦涕。僅返故山，合窆如禮。非有子賢，未易得此。嗚呼哀哉！念昔曾祖，嘗都相位。景德之初，主臣道契。史官有傳，未銘于隧。公實銘之，丘山北賜。論德在前，懷恩爲次。紼不共持，吊不同綴。千里寓文，祭公以意。公如明神，則必享是。

狄遵度

狄遵度《鑿二江賦》 予始至蜀，詢諸古之賢于蜀者，以爲無出文翁上者，于是作《石室賦》。已而復聞有李侯者，于蜀有大功焉。二人者用力于民，雖有勞逸，然參其功，亦其等耳。于是又爲之賦《鑿二江賦》，使蜀之民知蜀之所以爲蜀，皆二公之力乎。

《侯鯖錄》卷二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棐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盛行，乃獨爲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既覺，猶記其兩句云：「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連天。」因書其後曰：「子美存耶果亡耶？其肯爲余來默誦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觀其詞，蓋非他人所能爲，眞子美無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爲襄城簿而卒。詩云【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遯齋閒覽》 狄遵度幼而聰惠，弱冠爲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爲歌詩，每以子美爲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爲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爲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頹寒煙，孤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前霜拱雁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

《宋史》卷二九九《狄遵度傳》 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于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于有司，耻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斐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狄遵度集》十卷。

吳充

論述

司馬光《吳充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卿之英聲，著於士倫；卿之嘉績，簡在朕心。是用擢諸計廷，陟彼樞府。乃更過自菲薄，固辭寵光。謙尚之深，歎尚不已。所辭宜不允。

王安石《吳充轉官制》 爾文章行義政事之實，士友之所服，朝廷之所稱。然方試爾於外，以觀爾爲，而審官上爾歲月之勞，法當遷位一等。此雖不足以爲爾勸，而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者也。

沈遘《舉吳充自代狀》 臣伏睹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吳充行義修潔，

資材博敏。其學術論議足以當顧問，其文章體用足以裁辭命。臣前嘗舉以自代，實所不及。伏望朝廷特賜進用，庶盡公議。　臣伏見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吳充材資自高，學問不倦，施之政事，沛然有餘。用以代臣，實允公議。

真德秀《跋二吳公帖》　正肅公精忠大節，諸名流題跋，及之詳矣。愚獨感公副西樞時，論邊事一疏有曰，【略】嗚呼，公之言用于慶曆，故不見其功。後七八十年，兩地交鬨，廷臣動色相賀，亡復如公之所憂者。未幾，一敵乘勝而橫，迄如公言。然後知正人君子爲國遠慮，雖蓍龜弗若也。因覽遺墨，爲之太息。

傳記

《宋史》卷三一二《吳充傳》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以爲黨宿，詔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藁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婿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糜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於茲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爲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

《東都事略》卷六三《吳充傳》（存目）

紀事

《明道雜志》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略】」

《揮麈錄》後錄卷一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時吳沖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事官，就席上成詩賦。沖卿首唱云：「蘭臺開史局，【略】」

《蕙閒證誤》卷二　孫叔易言，嘗見監朱儀鎮使臣云：「少日作吳沖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郭逵討交阯，以重兵厭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隔。沖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逵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逵坐貶秩。倅儲，沖卿孫也，大觀中以左道伏誅，蓋天報之云。」按《國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詔獄窮治，後得吳丞相書云：「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爲佳。」時丞相已病，由是憂畏而薨，未嘗下堂帖也。蓋沖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爲得之不足守而勤

供費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賞，又何忌邪？況班師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獲罪不輕。詳見心傳所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史》卷一三《英宗本紀》　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也，敢弗爲禮？」時吳王宮教授吳充進《宗室六箴》，仁宗付宗正，帝書之屏風以自戒。

孫洙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韓絳、吳充《樞密院時政記》十五卷。

藝文

趙抃《次韻吳充學士齋居冬夜書事》　輪奐相輝映，巖扉聳畫楹。霜空夜月午，齋冷湛冰清。縉禮行神廟，星華下禁城。瀛洲有才士，佳句見交情。

又《故吳丞相充輓詩三首》　富貴三朝老，公忠百辟師。躋民復仁壽，與國繫安危。聖意加優注，榮途亦屢辭。人嗟五福內，獨不享期頤。　論道尊三事，登庸歷十年。舜嘗咨爾岳，說已濟斯川。太史書清德，高門繼象賢。都人瞻繪像，哀服冠貂蟬。純誠先德行，餘事著文章。所予維中壽，難謀彼上蒼。旌銘籠曉月，挽鐸訴秋霜。自愧居田里，無緣奠柩觴。

王安石《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棲。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王安禮《祭吳相公文》　嗚呼公乎，學問文辭。昔者童幼，來游京師。決科從仕，服彼艾者。宏材廣業，左右具宜。以賢獲用，唯聖爲知。公在相位，弼諧允釐。恭莊靜密，無苟笑訾。施設先後，世或莫窺。惟其事君，不枉不欺。人忍居爾，公惡弗爲。哀哉亡矣，正直是思。我等至陋，與聞政機。陟降帝所，辱公同時。爲此膠醴，靈其饗之。

論述

綜論

孫洙《上張唐公書》　鄙懦者曷足以議國家哉？若某之愚，材不足以適時，智不足以達變，文不足以大耀，勇不足以自奮，而忽起躁動，願當科試，豈敢自同于前人哉？亦其誠心，竊嘗觀古今治亂之際，國家得失之蹟，王事之體，俗化之變，日夜思之至熟也。當其慮來，雖足跌坎窞，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身處卑賤，無路以自達，獨抱危慮，孤立羣衆間。不圖侍臣過賜薦寵，口與心計，將何報副吾君所以詳延之意哉？今也持其所言，白進於門下，凡五十篇，皆當世之要務，國家之所急欲施設者也。心小而慮大，言近而體遠，雖未足盡用，宜略有可行者。高談唐虞，某則不暇。若乃連章累句，道說上古，獵枯簡，守空言，援譬用類，掎摭詩書，則某也嘗誦數十萬言矣，而不以見于篇者，是亦急所用也。或曰：子之奏牘，詞義太勁，挺抑抗，非所以求合於時也。某應之曰：固也。朝廷之開設科試，而招來天下之士者，而固欲得其言而措之於事也，豈徒使頌贊功德、浮稱溢美哉？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孫洙》　博學能文，才識通敏，所守亦端，可充文翰史臣之選。兼明世務，通曉民政。近蒙進擢修注，深厭士論。

蘇軾《廣陵會三同舍・孫巨源》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我褊類中散，子通眞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

鄒浩《孫乘父洙贈右正議大夫制》　朕初踐祚，澤霈萬方，凡厥幽明，率

從褒陟。具官某學通三極，文配兩京，晚深神考之知，簡在弼諧之數。未及登用，奄至淪亡。惟善慶之所鍾，服義方而是似，式膺賁典，追進崇階。尚克歆承，以光冥漠。

《東都事略》卷八五《孫洙傳》　洙博學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皆成誦云。

分論

《除太尉制》　《四六談麈》：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何滿子》《悵望浮生》　《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天若有情天亦老，此等語誰人敢道？《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葉落雲陰」秋景眞。「天亦老」可見情是有不得的。顧無情又成何物，巨源痛人多情，豈勸人無情。

《菩薩蠻》《樓頭尚有二通鼓》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公於元豐間爲翰苑，與李端愿太尉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數十輩踪迹，得之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草三制罷，作此詞記恨，遲明遣示李。《夷堅甲志》卷四：孫公在時，嘗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端愿太尉家。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不敢留，遂入院。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或以爲孫將亡時所作，非也。《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煞甚留戀。《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落筆豪快。時李邦眞在座，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竟得疾于玉堂，後六日卒。可謂詞讖。其詞自是足傳。

傳記

李清臣《孫學士洙墓誌銘》　元豐二年十一月，天子有詔，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洙，學術行誼，有名于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其以爲翰林學士。【略】名聲光榮，赫然驚衆。士大夫歆艷，相語曰：「今天子學如舜禹湯文，或制畫從中下，及對見諸臣，有所訓諭，言成法象，體合經誥，而孫公乃以文章蒙被知賞，于詞臣爲第一，是其行能固有以得之，行且大用矣。」十二月，偕樞密直學士陳公襄詣城南，省故人，于坐感疾，肩輿還城東第，既累日不朝，上馳遣太醫診治，內侍就問所苦者再。親友省疾饋藥，冠蓋交道填門不絕。明年五月，頓劇不起。奏上，對輔臣嗟惜，常賻外，特賜錢五十萬，錄長子乘、幼子樸爲祕書省正字，族子樞守將作監主簿。諸孤奉柩南歸，卜以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諸孤及其弟漸來請銘。清臣辭菲陋，漸曰：「予兄列職翰林，踰月亟不幸，雖受聖主恩，本羈孤自信，立朝無朋。今欲襄大事，維子其記，不則何以慰諸泉下？」清臣曰：「子以是義命僕，其敢不諾。」公字巨源，自高祖以上爲廣陵人。曾祖易從始徙眞州揚子縣，祖再榮累贈尚書兵部侍郎，皇考錫起家進士高等，終司封郎中、集賢校理，以儒林先生長厚有德稱于世。公少奇邁，秀出諸兒。十九歲登進士第，補秀州司法參軍，益自厲，究覽諸書。持母夫人喪，既除，調杭州於潛縣令。詔以六科舉士，包文肅公拯、歐陽文忠公修、吳孝肅公奎，皆薦公可備親策。所奏論說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體，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暢，讀之令人感動歎息。一時傳寫摹印，目曰《經緯集》。韓忠獻公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此今之賈誼也。」及試祕閣，偶期喪，不赴。會置局崇文院，校定四庫書，召公編校，改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三年，京師大雨水，英宗詔求直言。公獻疏言時政七事，要務十五事，凡萬餘言。至到懇惻，事皆可行。屬英宗不豫，疏入不報。歷祕書省著作佐郎、祕書丞，便親通判杭州事。未行，丁校理憂也。

《宋史》卷三二一《孫洙傳》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羸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修、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稿，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緡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于朐山，徹奠，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爲欺奸。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

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爲之碑，神宗奬其文。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儻不能興，于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東都事略**》卷八五《**孫洙傳**》（存目）

著錄

李清臣《**孫學士洙墓誌銘**》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孫洙《褒恤雜錄》三卷。

又 孫洙《褒題集》三十卷。又《張氏詩傳》一卷。

藝文

蘇軾《**次韻孫巨源**》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通當年正急流。不獨二疏爲可慕，分時當有景孫樓（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

孔武仲《**祭孫巨源文**》嘉祐之中，公居館閣。我以諸生，預公薦擢。十八年間，患難流落。公居翰林，天寵彌渥。時將大用，參籌帝幄。孽生不圖，疢疾橫作。秀氣清骨，付之冥漠。公之文章，美麗閎博。虹霓垂天，收之把握。讀者醒然，消醒愈瘧。度量渾渾，不見垠堮。粹美積中，發見顏角。今其不幸，聞者嗟愕。惟鄙不肖，幽憂寂寞。望公之喪，涕隕如索。寫哀此文，侑以羞酌。

王介

論述

綜論

王安石《**王介祕書丞制**》朕設科以來異能之士，而親發策問之。爾言不阿，而學問多中乎義理。其遷厥位，以嘉爾之能言。夫士無不能，有不爲爾。若爾之修潔有志，而濟之以明敏之才，惟所施焉，將無不至。況於一官之小，豈以不稱爲患也哉。

《**明道雜志**》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即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分論

《**送張耒父知吳江**》《明道雜志》：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略】王詩云：「乍被軒綏寵【略】」

《**寄王介甫**》《石林詩話》卷下：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謔。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荊公遊，甚款曲，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

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載酒園詩話》卷一：古有佳事入之詩反俗者。如王介甫應學士召，王介以詩諷之，曰「蕙帳一空生曉寒」，極有清氣，上句「草廬三顧動春蟄」，一何鄙俚，皆由不鍊字之故。若以雅字易去「動春蟄」，則善矣。

傳記

蘇軾《同年王中甫挽詞》施註　王中甫名介，三衢人，與王介甫同學。舉進士，以著作佐郎中嘉祐六年直言極諫科。東坡入三等，中甫四等。爲秘書丞，知靜江縣，除秘閣校勘。熙寧初，介甫被召，不復辭。中甫寄詩曰：「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介甫後賦詩云：「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爲中甫發也。介甫既得政，神宗轉對羣臣，中甫進疏云，願陛下師心勿師人。帝納之，以喻介甫，且以奏疏示之。介甫不樂，深闕其言。會考開封試，與劉貢父言語往復，御史劾之，罷判鼓院，歸館，知湖州。去郡，卒。官止祠部郎中。元豐七年，坡在京口，又作《中甫哀詞》。

《宋史》卷三四七《王漢之傳》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祕閣校理。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之乎。」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

《續墨客揮犀》卷四　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率易，人多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爲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蓮堂詩話》卷下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嘗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州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飛。」介鄙之，書其末云：「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荆公見而續之曰：「灑清日暖蘆花起，恰是春風柳絮飛。」蓋譏其輕狂也。

藝文

王安石《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蘇軾《同年王中甫挽詞》　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鷁。如君事業眞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

蘇轍《過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氣坐生風，徐叩方知學有功。應奉讀書無復忘，虞翻忤物自甘窮。埋根射策久彌奮，投老爲邦悍莫攻。墳木未須驚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昔與中甫同登制科，僕年最少，今已老矣）。

王安禮《中父禮院學士挽詞》　漢殿曾親冊，收科咫尺間。文成疾翻水，學富似登山。夷路方騰駕，重泉忽掩關。鄉人灑淚送，猶想去車還。

雜錄

《野客叢書》卷一二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魏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解紛，

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鮀，是狃于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疏賓。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

謝景平

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二六 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于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

又《謝景平挽詞》 憶見奇童髮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看凌雲馳駿驥，已嗟埋玉向蓬蒿。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王安石《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略】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略】君於忿不忮，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愒之亟。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范純仁《祭謝秘丞文》 嗚呼師宰，自天生德。仁孝愷悌，溫恭正直。言參典章，動唯法則。清靜寡私，心如止水。謙虛無我，賢不自恃。年方及壯，道已充己。曾未設施，疾以不起。時惟聖師，獨喪顏子。嗚呼哀哉！識君之初，君方幼齡。龍駒鳳雛，神骨天成。騰蹇萬里，誰測其程。我之慕君，聞道爲先。君之厚我，世舊以憐。交深義合，恩契綿聯。情均手足，幾二十年。君罷山陽，我官東畿。維舟相從，浹日燕嬉。君病東還，我憂悒悒。執手相視，忍涕而別。孰謂伊人，於斯永訣。嗚呼哀哉！天之生君，將澤蒸民。君之不幸，寧止其身。朋友慟哭，善人悲辛。嗚呼哀哉！我從兄喪，歸葬洛師。纏哀在途，銜命東馳。音問不繼，承訃後時。哭不瞻柩，祭不及尸。爲我之恨，終身孔悲。千里馳奠，誠過乎辭。君之神明，鑒此不欺。

《宋史》卷二九五《謝景平傳》（存目）

馮山

論述

劉光祖《安岳集序》 故祠部郎中、贈太師安岳馮公諱山字允南，文集三十卷。太師有子諱澥，官尚書左丞，贈資政殿學士，字長源，文集四十五卷。太師卒于紹聖元年，左丞薨于紹興十年。遠者百二十有九年，而近者亦八十年矣，而比歲文集始行于世，又未有序之者。珠玉藏于山淵，其氣終不可得而埋蝕。斯文也，夫豈有久晦而不彰者乎？然士之逢辰則有幸有不幸，太師公在熙、豐間，不能苟合于新法，辟臺官不就，天下高之。元祐以來，用范醇夫薦，始立朝爲郎，而公卒矣。

何德固《馮太師集序》 父子傳授，古難其兼。有開于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略】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澥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映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疇克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馮安岳集》十二卷，宋馮山撰。山字允南，初名獻能，安岳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略】山與梅堯臣、蘇舜欽同時，時已盡變楊、劉西崑之體，故其詩平正條達，無翦紅刻翠之態。其《上金陵王荊公》詩有「更張漢法新」句，原序所謂當熙、豐間不能苟合于新法者，于此可見。

《居易錄》卷四 安岳馮山，字允南，宋左丞澥之父。集三十卷，簡池劉光祖德修、梧溪何德固叔堅序。詩文各十五卷，今鈔本止詩十二卷，餘皆缺。山，

蜀人，生當北宋全盛時，與文湖州、鮮于子駿遊，而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偶閱此集，頗有佳勝。五言古《西縣道中》云：「漢水引我行，梁山邀我坐。山水已清絕，春容碧相和。下馬取酒餘，梅飄酒中墮。日落醉不去，青茸草間臥。」《郊外》云：「解巾卧柔碧。」《送王審言秘校潞州法曹》云：「上黨緣青冥，勁氣西北隅。黃河天際來，草木冬前枯。」七言古《采樵行》、《俠少行》，張王具體；《黔江》、《八陣磧》二篇最佳。又《題鮮于秀才所居》云：「羣峰屋背猿鳥啼，二江門前鷗鷺飛。雅聞君居頗奇絕，長恨不到情依依。仙翁落拓少拘檢，解舞石上凌清暉。投冠整袂或云起，塵土一踏何時歸。」此詩有子瞻風氣。五言律詩《上范蜀公》二十韻說盡蜀公平生。《春閑》云：「春聲蜂繞屋，晴意鳥臨窗。」《新霽》：「曉日雲輕放，林花水倒沉。」《瞿塘峽》二十四韻，寫夔州山川，字字逼肖，不身歷其地者不知也。起云：「勝絕瞿唐險，西陵古地形。巴江深洞穴，蜀主舊門庭。王氣吞三峽，神功出五丁。」繼云：「衆流趨灩澦，遠意會滄溟。顧盼疑無地，幽陰似有靈。白鹽懸日月，黑石鼓雷霆。鑱鑿餘痕在，高深巨勢停。魚龍憑險怪，煙霧鎖沉冥。念昔窮探索，嘗言駭觀聽。波濤眞激箭，舟楫劇奔星。」殆欲頡頏老杜。七言律詩《和周正孺游蠶叢》云：「抹綠郊原逢雨後，殘妝桃李覺春深。」《宿雲亭》云：「亭樹寂爲閑處所，溪上清帶古風流。」《劍州東園》云：「援琴故故彈流水，隱几蕭蕭聽竹枝。」《送李杞赴闕》云：「千番蜀屑吟稿，一道秦川照錦衣。」《重陽寄文與可》云：「黃菊縱逢佳節好，清歡不似去年多。」《山路梅花》云：「傳聞山下數株梅，不免車帷暫一開。試向林梢親手折，早知春意逼人來。何妨歸路參差見，更遣東風次第催。莫作尋常花蕊看，江南音信隔年回。」風趣盎然，昔人所云清空一氣如話者也。五古有《謝人惠兗墨》詩，蓋兗州宋時製墨有名，微是詩世罕知之。詩云：「故人山東來，遺我數丸墨。握丸大如指，盥手重拂試。濃磨向日看，古瓦增潤澤。經屑不見紙，清光隱深黑。書云舊所秘，聞今已難得。庭珪死已久，至寶世罕識。御府徒僅存，人間萬金直。兗州擅高價，比歙固少抑。古松亦將盡，神奇漸衰息。文章不見貴，筆研豈可擲。牢落況此君，雖精淡無色。憐君情好古，投贈兼以臆。世事持此觀，噫嗟共冥默。」

《宋元學案》卷四五　鴻磐先生馮山，精于《春秋》。

邱晉成《論蜀詩絕句》　允南遺集僅詩存，平易都無斧鑿痕。堪羨名馳嘉祐日，已將舊調變西崑。（馮允南詩文集各十五卷，今僅存詩十二卷）

范祖禹《薦馮山張舉劄子》　臣伏見左朝請郎馮山，熙寧九年爲秘書丞、通判梓州，御史中丞鄧綰舉充臺官。山自以素與鄧綰迹疏，又不諳知朝廷事體，乞免赴闕，辭順義正，不爲激訐，而風節自高。以母老，連任鄉國二十餘年，不到京師。臣素不識山之面，因修先帝實錄，見有辭奏，而知其賢。詢之西南士人，稱山之美，如出一口。山年已六十三，丁母憂，服除當赴闕朝參。【略】伏乞聖慈並加不次進擢，眞之清要，以厲風俗，必有所補。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一《馮澥傳》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于朝，官終祠部郎中。

紀事

馮山《愛山堂序》　熙寧八年七月，安岳馮山允南至梓始逾月，出篋中文字筆硯求置閒燕處，得愛石堂，乃前倅府事秘書丞嘉陽李堯俞所建，而石無有也。訪之，得雙石筍于北垣下叢條陰翳中。上有王舍人克眞八分書，鄭祠部文寶玉箸篆，皆自寫其銘記與詩也。拂拭洗剔，復歸于堂之中庭，屋以版，環以苦竹。每公退，次第取書卷，略略讀誦，倦則撫石看王、鄭字法，清風蕭然，古氣襲人。既而又得李記于西廡下。噫，奇石古字，蓋無益于世俗之用，雖時或見賞，而廢棄常多，豈物理固然耶？因係之以詩，刻于李之碑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三　〔熙寧九年二月〕通判梓州、祕書丞馮山言：「聞御史中丞鄧綰舉臣臺官，蒙召赴闕上殿。臣生長遠方，復久外任，未嘗知朝廷事體。少識中外人物，素與鄧綰迹疏。今雖公舉，恐不知臣之愚拙。竊慮到闕，或令充職，有誤任使。臣數任州縣，惟簿書期會，漸已諳曉。梓州節鎮九縣，戶口民事稍多。臣見管勾常平等事，亦能爲陛下推行詔條，宣布恩施。乞免赴召。」從之。山，普州人也。

著錄

劉光祖《太師左丞合集序》 故祠部郎中、贈太師安岳馮公諱山，字允南，文集三十卷。太師有子諱澥，官尚書左丞，贈資政殿學士，字長源，文集四十五卷。太師卒於紹聖元年，左丞薨於紹興十年，遠者百二十有九年，而近者亦八十年矣，而比歲文集始行於世，又未有序之者。【略】今之鋟木者，大盧周氏子銳也，可謂好事也已。其邑人景君佐仕于吾州，爲周氏子請叙其篇端，以余粗知言云。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簡池劉光祖序。

何德固《二馮先生文集序》 里人周君銳閱之契於心，乃鋟諸本，俾德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秋日，梧谿散人何德固叔堅序。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馮允南集》十卷，右皇朝馮山字允南，普州人。鄧綰爲中丞，薦爲臺官，允南力辭不就，士論稱之。

《文淵閣書目》卷九 《馮太師文集》，一部三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馮山集》三十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馮太師集》三冊，全。【略】馮山著，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馮安岳集》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略】山詩文本三十卷，嘉定中，瀘州周銳與山子澥集合刊之，前有劉光祖《太師左丞合集序》及何憲固《二馮先生文集序》。此本（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澥集全佚，山集目錄雖具，而自十三卷以後悉佚不傳，所存者惟詩十二卷。徐氏《傳是樓書目》所闕亦同，知散佚已久，世僅有此殘本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舊鈔本，曝書亭藏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舊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安岳馮公太師集》十二卷，知不足齋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馮安岳集》十二卷，【略】路有鈔本。

又《續録》 宋嘉定乙亥瀘州周銳刊本，三十卷，今僅存詩十二卷，餘已佚。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安岳馮公太師集》三十卷，【略】清環碧山房鈔本，一冊。《安岳馮公太師文集》三十卷，【略】清鈔本，汪文柏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安岳吟稿》八卷一冊，宋馮山撰，舊鈔本，近人鄧邦述手跋。

呂大鈞

論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贍學博文，無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選小臣宿衛議》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交互發意，滔滔如泉源之湧溢。

傳記

范育《呂和叔墓表》 元豐五年歲次壬寅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略】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鵠，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賁，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略】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宜文字。府罷，移福建侯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鞏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舡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請於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勾文字。數月感疾，卒

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略】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撰次《井田》、《兵制》爲圖籍，按之易易。大臣有薦宮邸教授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賦》，推是道也，愾乎天下矣。

《宋史》卷三四〇《呂大鈞傳》（存目）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呂和叔誠德集》三十卷，右皇朝呂大鈞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宣德郎、鄜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呂氏鄉約》一卷，呂大鈞撰。

蔣之奇

論述

蘇軾《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制》　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於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挂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才，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

鄒浩《蔣之奇知樞密院制》　內握萬兵之本，外制四夷之命，朕所倚賴，尤在老成。既得其人，就加褒陟。具官某頃由登用，入贊謀謨，以夫高世之才，行乃康時之志，惟助成於綏靖，曾不動於聲容。閱歲于茲，厥功甚茂。其峻遷於位序，俾專總於樞衡，斷自朕心，實諧公議。若夫長慮卻顧，偃革息民，以承宗社無疆之休，則爾既熟其所當爲者矣。愼終如始，詎假訓言。

曾鞏《蔣之奇寶文閣待制制》　三聖圖書，萃在延閣，儒學之士，列職其中。諷議計論，惟時妙選。雖身在江湖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則世以爲榮，任亦加重。具官蔣之奇富以辭藝，博知古今。臺閣踐更，號爲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略】載嘉汝能，宜用褒顯。進於侍從之列，不改師帥之舊。使遠人觀望，益加二千石之尊，爲汝之光，不既多乎？

仲并《跋蔣穎叔兄弟與其姪宣卿詩》　大帥蔣公賡唱二詩，其得少陵之心乎。唯二父能知龍閣公于少時，龍閣公不負二父之知于今日，此詩尤可傷也。少陵諸侄，其後不皆有聞，而龍閣公出入踐更，顯名當世，過少陵諸侄遠甚，亦見二父于猶子中非苟親愛之如此。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三《蔣之奇傳》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于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稅。新法行，爲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

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略】南海饒賈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略】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修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略】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爲清議所薄。

《**東都事略**》卷九七《**蔣之奇傳**》（存目）

紀事

蔣之奇《**廣州州學記**》　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詔以命臣之奇來治州事。始至下車，既見吏民，即謁先聖。明年仲春上丁，復行釋奠之禮，陟降廷陛，顧瞻學宮，多歷年所，堂廡庳狹，隅奧側陋，師生所廬，曾莫攸處，講肄之次，寖以毀廢。怵然于心，思所以完葺之。會得鄉亭餘材，悉輦置以充用，先治兩廡，次作講堂。悅徒勸工，不出旬月而兩廡翼如，講堂耽如。

又《**武溪深詩跋**》　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而和之，名曰《武溪深》。【略】因感馬援之意，續而成之，爲《武溪深》一章云。

又《**廣州十賢贊後序**》　前太守裒晉唐以來治番禺有政能者八人，像而祠之，爲八賢祠。【略】余故增爲十賢，爲之作贊。

周必大《**跋蔣穎叔樞府日記**》　蔣魏公元符三年春，自西帥再入翰林，四月擢貳西樞。明年改元靖國，七月升知院事。又明年改崇寧，十月以觀文知杭州。在政府二年有半，此其《日記》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蔣之奇《廣州十賢贊》一卷。

又卷二〇五《**藝文志五**》　蔣之奇《孟子解》六卷。　蔣之奇《老子解》二卷，又《老子繫解》二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蔣之奇《荆溪前後集》八十九卷，又《別集》九卷、《北扉集》九卷、《西樞集》四卷、《扈言集》五卷、《芻言》五十篇。

又　《蔣之奇集》一卷。

藝文

范祖禹《**送蔣穎叔赴熙州**》　詩書謀帥得豪英，去擁專城十萬兵。舒卷風雲爲號令，笑談樽俎是功名。胡塵不近彈箏峽，漢月長懸細柳營。莫謂安邊無上策，農桑千里見昇平。

韋驤《**和蔣穎叔重山館留題**》　清詩題柱幾朝曛，二十餘年伴嶺雲。今夜泥輪猶宿此，隔溪依舊磬聲聞。

《**羅湖野錄**》**卷四**　樞密蔣公穎叔與圓通秀禪師爲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於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常觀此地，比覺城東際，惟具佛眼者當知之。」於時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文云『異日』，且一眞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常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惟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爲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曷爲捨我，先其往而。蔬奠致誠，庶其歆之。」

范純禮

論述

劉攽《朝散大夫左司郎中范純禮可太常少卿制》 禮樂之治，古今要務，於其司存，必付能者。某生於名族，幼有令聞。忠信可以學禮，文雅用之飭吏。屢從器使，皆得士譽。宜貞奉常之貳，使主曲臺之論。至於通古今之變，使無膠柱，究情文之說，不爲聚訟，是勤職業，用副奬擢。

蘇轍《范純禮發運副使制》 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實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愼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閥閱。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

傳記

《宋史》卷三一四《范純禮傳》 純禮字彝叟，以父仲淹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甓及工徒于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皆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略】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耒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略】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略】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初，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東都事略》卷五九《范純禮傳》（存目）

紀事

朱長文《蘇州學記》 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及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匷，乃割其巽隅以建學。【略】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過鄉上冢，乃以學舍之微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人久不葺，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爲請。有詔給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略】君子謂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略】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孝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保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烝然髦士。將圮其隘，士

罔能止。翼翼膚使，繼述其先。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敎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曠厥職。亶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

藝文

蘇轍《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向。問疾於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殲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閈，盃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三日不見，而以訃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永懷仲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魏泰

論述

綜論

《曼莊漫錄》卷二 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著《東軒筆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著，乃泰作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卻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沉水，煙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潘子真詩話》 道輔少與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極群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亹亹終日。作詩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號漢上丈人。其間有：「博山燒沉水，煙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不減江左諸人語。

王銍《跋范仲允墓誌》 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作梅堯臣，毀及范仲淹，而天下駭然不服矣。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東軒筆錄》十五卷、《續錄》一卷，右皇朝魏泰撰。泰，襄陽人。曾布之婦弟，爲人無行而有口，頗爲鄉里患苦。元祐中，紀其少時公卿間所聞，成此編。其所是非多不可信。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概已可見。又多妄誕，姑舉其一。如謂王沂公登甲科，劉子儀爲翰林學士，嘗戲之。按沂公登科，雖在子儀後四年，其入翰林，沂公反在子儀前七年。沂公咸平五年登科，子儀天禧二年始除學士，蓋相去二十年，其謬至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東軒筆錄》十五卷，宋魏泰撰。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之婦弟也。《桐江詩話》載其試院中因上請忿爭，毆主文幾死，坐是不得取應。《潘子眞詩話》稱其博極群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王銍《跋范仲尹墓誌》，稱其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作《東軒筆錄》，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作梅堯臣，毀及范仲淹。晁公武《讀書志》稱其元祐中記少時所聞成此書，是非多不可信。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概已可見。又摘王曾登甲科，劉黻爲翰林學士相戲事，歲月差舛，相去幾二十年。則泰是書，宋人無不詆諆之，而流傳至今，則以其書自報復恩怨以外，所記雜事亦多可採錄也。

又卷一九五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宋魏泰撰。【略】泰爲曾布婦弟，故

嘗託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以詆文彥博、范仲淹諸人。及作此書，亦黨熙寧而抑元祐。如論歐陽修則恨其詩少餘味，而於「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始終不取；論黃庭堅則譏其自以爲工，所見實僻，而有「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之題；論石延年則以爲無大好處，論蘇舜欽則謂其以奔放豪健爲主，論梅堯臣則謂其乏高致，惟於王安石則盛推其嘉句，蓋堅執門戶之私，而甘與公議相左者。至「草草杯柈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一聯，本王安石詩，而以爲其妹長安縣君所作，尤傳聞失實。然如論梅堯臣《贈鄰居》詩不如徐鉉，則亦未嘗不確。他若引韓愈詩證《國史補》之不誣，引《漢書》證劉禹錫稱衛綰之誤，以至評韋應物、白居易、楊億、劉筠諸詩，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有可採。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

鮑廷博《東軒筆錄跋》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幼爽邁，善屬文，博綜羣籍，喜談朝野事，亹亹終日。然其爲人有口而無行，於曾布爲婦弟，恃其勢，頗爲鄉里患苦。嘗在試院以事上請，毆主文幾斃，坐此不許應取。既不得志，乃紀其少時公卿間所聞，爲《東軒筆錄》一書，皆用私意誣衊前人。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其是非多不可信。又撰《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皆託之武人張師正，而自爲之序。最後假梅堯臣之名作《碧雲騢》，至毀及范文正，而天下駭然矣。晚節卜居漢上，爲《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主於優柔感諷，深以豪縱怒張爲戒，殊不類其爲人。雖間一稱引章惇，且目王介甫爲孟子後一人，爲後世口實，而援據古今，抗揚風雅，尚未獲戾於正人，似差甚於《東軒》諸錄耳。偶得善本，校而刊之，覽者或不以爲病云。

《養一齋詩話》卷二　魏泰云：「《六一詩話》稱謝伯初之『園林換葉梅初熟』，不如『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如『空梁落燕泥』也。」予殊不謂然。王胄、薛道衡詩句，誠天然風韻矣。然宋人詩深秀如「園林」二語者，又何少也！必取佳詩而排擠之，則王、薛二佳句，又能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否耶！此皆於無議論中尋議論之弊也。魏泰遂謂「伯初句意凡近，不如王、薛之峻潔可喜」，阿佞之談，識者笑之。

分論

《祭王安國文》　《東軒筆錄》卷五：平甫博學，工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雖與荊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爲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紀而僅獲寸進，讒夫一言而應聲榻翼。」蓋謂是也。

《荊門別張天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桐江詩話》：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也，與王介甫兄弟最相厚。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歐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嘗有《荊門別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星，【略】」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

傳記

《萬姓統譜》卷九四　魏泰，襄陽人。崇觀間，章惇欲官之，竟弗就還家。善文章，著《臨漢隱居集》二十卷，又著《東軒筆錄》十五卷。嘗賦襄陽形勝，識者偉之。

紀事

《玉壺清話》卷五　元澤病中，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對榻一巨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誌》：先生名雱字元澤，登第于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寧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云。後尚有數十言，掛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墨莊漫錄》卷一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陽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

又卷二　王定國寄詩于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泰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避暑錄話》卷上　世傳《碧雲騢》一卷爲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

卿隱過，雖范文正公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慰而爲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況未必有寔。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爲，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

米芾《畫史》 魏泰字道輔，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鶩如生，智永□草《歸田賦》，奇物也。

《可書》 魏泰學進士不利，荆公戲云：「眼下有卧蠶者貴，公亦有而未遇也，豈非白殭者乎。」

《入蜀記》卷五 〔乾道六年十月〕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啓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眞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游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即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酬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略】又有徐注者跋。【略】注，眞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須卿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卻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著錄

《通志》卷六八《藝文略六》 《東軒筆錄》十卷，魏泰撰。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東軒筆錄》十卷，《續錄》一卷，右皇朝魏泰撰。

又卷一九 《臨漢隱居集》二十卷，右皇朝魏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布子宣之妻弟。幼爽邁，能屬文。嘗從徐禧。晚節卜隱漢上，人頗言其倚子宣之勢，爲鄉里患苦云。

《遂初堂書目》 《東軒筆錄》。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魏泰《書可記》一卷。又《續東軒雜錄》一卷。

又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魏泰《東軒筆錄》十五卷。

沈敕《跋東軒筆錄》 予內兄大參頤山吳公仕得抄本《東軒筆錄》一書，乃宋臨漢魏泰撰，爲書十有五卷，所紀俱北宋朝野之事。頤山公以此書不惟可備閒覽，亦可資鑒古之識。雖曰魏公之錄者，皆當時之陳迹，而中間是非得失昭然于目前者，足爲後世警戒。欲梓行之，但差訛太甚，至有不能句者。遂托予覽正。菲才不諒寡陋，細玩沉索，訂其訛字，補其闕文。未幾，而頤山公辭世矣。校讐既畢，藏篋頗久，茲特售之梓，以表頤山公之志，而予之肆心于此書，亦因之存矣。若夫筆之于古人而傳之于天下，晦于昔而顯于今，則自有默定者在，而亦非有藉于予也。梓工告成，遂識簡末。嘉靖乙卯歲端陽日，義興楚山子沈敕識。

《國史經籍志・小說家類》 《東軒筆錄》十卷，魏泰。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 《東軒筆錄》十卷，又《續錄》一卷。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多撰僞書，此書獨自出其名。

《述古堂書目》 魏泰《東軒筆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 《括異志》十卷，舊本題宋張師正撰。師正字不疑，熙寧中爲辰州帥。《文獻通考》載師正擢甲科後，宦游四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略】然王銍《默記》以是書即魏泰作，蓋泰爲曾布之婦兄，而銍則曾紆之婿，猶及識泰，其言當不誣也。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集上》 《臨漢隱居集》二十卷，《東軒筆錄》十五卷，魏泰撰。泰，襄陽人，善文章。崇、觀間，章惇欲官之，竟拂袖還家。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魏泰《襄陽題詠》二卷。

又 魏泰《隱居詩話》一卷。

《歷代詩話考索》 魏泰《詩話》，據《讀書敏求記》云，是一卷。余所得刊本其論詩共三十餘條，似是全者。然見他書所引，此中有不載者，可知尚有脫遺。

傅增湘《跋楚山本東軒筆錄》 昔年四明抱經樓盧氏藏有明刻《曲洧舊

聞》，余于南中收得之。【略】頃盧慎之兄新獲《東軒筆錄》十五卷，持以相示，板式正同，板心標名亦同，觀其後跋，知其爲義興沈敕付梓者。兩書皆罕見，《東軒筆錄》尤少善本，余曾得天一閣藏鈔本，校過改定極多。【略】茲取楚山本覆勘一過，以上所舉脫文一一具在，而字句改正出天一閣本之外者，又百許事，可知沈氏補訂之功爲不細矣。近世說部流行，兩宋短書尤爲人所嗜讀，安得盡取單行善本彙刻成帙，一掃明季以來流傳之陋刊，或亦多識博聞之一助乎。

程顥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程顥》　性行端醇，明于義理，可備風憲職司之任。

程頤《明道先生行狀》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又《文彥博題程君伯淳之墓序》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略】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

又《上韓持國資政書》　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于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寡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于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于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可深哀也。【略】願丐雄文，以光窀穸。

又《上孫曼叔侍郎書》　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于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竊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于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眞蹟，以賁窀穸。

劉立之《明道先生述》　先生幼有奇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

邢恕《書程明道先生行狀後》　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舊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而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朱光庭《明道先生論》　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絕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主於誠。

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愼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尙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龜山語錄》 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學齋占畢》卷一 楊龜山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尙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于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略】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爲深于詩教。

《山堂肆考》卷一二七 楊龜山曰：詩尙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補。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得而罪之。若程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如《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雲。」《泛舟》詩云：「只愁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趙秉文《和楊尙書之美韻四首》一：河南夫子兩程公，要與洙泗繼後塵。濂溪先生爲張本，舞雩風裏浴沂春。

愛新覺羅玄燁（康熙）《明道程子論》 自古兄弟俱爲名儒，德行顯於一時，流風被於百世，無如二程夫子者。蓋明道、伊川同受學於茂叔，淵源既正，探旨尋微，卓爲儒宗。上承孔、孟之絕學，然雍容冲邃，規模宏闊，有自然之矩者，則伊川若遜於明道焉。明道以王佐之才，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所上章疏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可以坐言起行。嘗勸帝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政事堂議事，一言而安石爲愧屈，蓋其誠敬所孚，雖異己者亦心服，所謂僞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是也。使神宗以用安石者用之，內聖外王之道不外是矣。而卒沮於安石，不得顯用。及司馬光入相，方將大用，而先生竟長逝矣。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得睹先生之道之行，三代規模不可復見，豈徒有宋之不幸哉！

《圍爐詩話》卷一 明道非詩人，而刺新法君臣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有道之言，乃爾蘊藉！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程顥》 造物爲徒譽豈過，誰云冰炭起東坡。光風霽月饒吟趣，壯士秋懷淚下多。

分論

《上殿劄子》 《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此等文字是天人格君第一要著，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論王霸劄子》所以大其規模，此所以培其根本也。三代以下最可惜機會，是宋神宗時。以神宗有致治之銳心，諸臣如程、張、司馬等，皆非三代以下人物，乃爲介甫所誤，諸賢廢棄，惜哉。吾得之胡敬齋云。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董江都賢良三策，重教化，一學術，可謂美矣。程子此篇，規模廣大，法度詳明，下語切至，尤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胡敬齋謂此篇規模比朱子貢舉私議更廣大可行，諒哉。北宋文質厚，南宋文軟暢。此篇氣味，不惟直逼西京，且追《周官》之遺。經術學術之關于文章也大哉。先博訪名儒，萃于京師，講明教授，然後擇其賢者，以主太學及藩府列郡之學，又就郡學中擇其賢者，以主列縣之學，而升之州郡、之京師，試而官之，條理井然。

《論君道》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純儒之學，實際之言。

《論王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識論皆不落第二層，可以見其生平學術有原本處。

《論十事》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十事皆切當時之務，儒者之效，優於經濟乃爾。

《論新法》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據理駁論，不屑屑勘及利害，所見獨超。

《**定性書答橫渠張子厚先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動亦定，靜亦定，顯微一致，是徹上徹下之功。若離絕外物以求靜，此釋老之學所以別於我儒也。明道此書，最爲明白的當。《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張子以外累爲問，程子切指其疑以破之，揭出「動亦定，靜亦定」六個字。見定性宗旨而體用全舉，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個字。反是則內爲所牽，病在「自私用智」四個字。結到去弊之方，在「忘怒觀理」四個字。一綫貫穿。《古文雅正》卷一二：張子苦心力索之功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明道示以定性之學，包內外，兼體用，此歷聖傳心之要也。篇中卻未說出工夫。工夫何在？曰戒懼愼獨，以致中和而已。吾性定而天地萬物位育矣。自私用智，鑿性之病根在此，正與中和反看。七情中獨指出怒一端言之，蓋以怒最易懷性也。朱子解云：「忘怒則公，觀理則順。」又程子平日嘗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當與參看。

《**晉城縣令題名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義存法戒，即一記亦不苟作。《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聞後是題名本意，而以善惡標舉前政作提綱，以師戒儆勸後來作收局。結搆嚴，關係重。其吏治久暫一段，尤能振起通體精神。大儒之文不繩削而自工如此。（善惡皆見于後世）見後掣題名本意，善惡爲師戒提綱。（「其後自非」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循、酷乃善惡之甚者，注意有「其餘」二字包舉。賢不肖，包舉其餘。（「使皆知禮義者」至「其迹固無餘矣」）寫不久任之無成，曲折盡致。意側在善者一邊，三年去官，又正合著無聞於後之旨。結出聞後本旨，以師戒二字作善惡歸宿，意味深長。

《**和堯夫打乖吟**》魏了翁《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乖吟眞蹟》：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而最後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之觀是詩，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乖》自謂，非一于遯，以經綸答賦，非一于通，然後二先生之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介酬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眞蹟惟後一首，而前詩俄空焉。究玩聲畫于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況于親炙之者乎。

《**和堯夫打乖吟**》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查愼行評：次句名言，是眞道學。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邵堯夫一世豪傑，而安于閑退。理數之學，胸中浩然，時適有生如明道者知之。伊尹、伯夷、顏子、孟軻，其志也，非大說話。馮舒評：風雅中安用此等惡物？查愼行評：一、二以大儒自命。紀昀評：詩有理足而詞不入格者，此類是矣。此派至北宋而盛，然李習之之論王氏申說《太公家訓》，已知世間必有此種文字。

《**郊行即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學見聖域，詩其餘事也。或問此可與浴沂意趣看否？曰：詩且看詩，不必太深太鑿。紀昀評：此論足以破俗。馮舒評：詩不忌道學，然詩人道學多在言外，說出便厭。詩以道性情，不知發乎情，便不知止乎禮義。道學氣不可耐。馮班評：不見道學先生，末句只不好耳。說是道學，彌不可耐。結句可厭。許印芳評：此詩無一毫道學氣，五、六情韻俱佳，宜爲文公所取。首句借對。

又　卷二三方回評：大儒事業，有大于詩者，不可以詩人例目之。五、六乃朱文公所深取。紀昀評：此評太露依附之意，不及《春日類》中所評，最爲通透。重出。馮班評：重出。惡氣味。

傳記

韓維《**程伯純墓誌銘**》伯純姓程氏，諱顥。【略】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纔數歲，誦詩書，強記穎敏過人。戶部侍郎彭公季常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鄠縣主簿。【略】避親嫌，移江寧上元縣主簿。【略】會令罷，攝邑事。【略】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公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暇則遍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及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略】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先生名，陛對之日，從容咨訪，比後常見，遂期以顯用。【略】荆公雖怪先生異論，而常目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

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遷，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略】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太常丞。【略】還朝廷，差知扶溝縣事。【略】官制行，改奉議郎。【略】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略】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程顥傳**》（存目）

《**宋史**》**卷四二七**《**程顥傳**》（存目）

趙滂《**明道先生年譜**》（存目）

唐伯元《**明道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程頤《**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于《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又《**明道先生行狀**》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叙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叙，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

《**邵氏聞見錄**》**卷一二** 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色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閒卧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

《**步里客談**》**卷上** 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誌》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等閑工夫。」章、邢聞康節語，遂來。康節視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爲？」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爲章子厚筮一卦，說平生，不差一字。

《**言行龜鑒**》**卷二** 劉質夫絢自髫齔即事明道先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離學。每瞽閔時正坐端襟，意氣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侯師聖稱之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近之。」

《**宋元通鑑**》**卷三二** 張載按苗振獄成還朝，會弟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問學。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略】載得之，大悅。

《**宋元學案**》**卷九** 〔康節〕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淳。」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淳爲銘其墓。

著錄

《**遂初堂書目**》《明道先生集》。

朱熹《**河南程氏遺書跋**》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

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略】此外，諸家所鈔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又《河南程氏遺書附錄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略】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又《程氏外書跋》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證俗本紛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張栻《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栻，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栻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顥之沒，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又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建寧所刻本。

《讀書附志》卷下 《明道先生文集》四卷、遺文九篇，右程純公顥字伯淳之文也。太師潞國公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嘉定十三年謚曰純公。【略】此集並《伊川集》刻於長沙者，南軒先生識其後曰：「右遺文九篇，新安朱熹得之玉山汪應辰者，敬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

趙師耕《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後序》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毀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之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

李襲之《二程先生文集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 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

鄒次陳《至治本河南程氏遺書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卻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沿爲泝，《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早讀二書，慮其傳本寖少，悉爲刻棗，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注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於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紬大意，書於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虞槃《至治本河南程氏遺書序》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略】《程氏易》一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略】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蓋可考矣。然

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略】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木。槩託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譚善心《伊川遺文跋》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定，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鋟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於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崔銑《二程文略序》 《遺書》雜於衆手，文集間多闕佚，未若《論語》之精也。銑也用其管明，效茲朊力，輯爲《程子文略》，大歸敷闡儒教，平切良行，可名宋之一經矣。夫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皆爲之「略」，臆而采成，則庶乎文約而功省，銑也望諸後賢云爾。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程顥集》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程明道文集》，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程明道文集》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程顥《明道集》五卷。

《脈望館書目》 《程明道集》五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二程文集》八卷。又：《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明道先生文集》二冊，全。【略】凡四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程顥《明道集》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二程先生集》四冊。陳景雲注：「十二卷，建寧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爲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略】朱子深以爲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盛氣詬爭，辯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略】元至治間，臨川譚善心重爲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榷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輯程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別爲二卷，附之於後。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宋胡安國編。二程全書本，明正統中閻禹錫輯。 段堅校刊本。 許氏有影鈔元至治本。

又《附錄》 明成化刊有婁序，末有成化丙申廣信府刊墨圖記。

又《續錄》 元至治二年壬戌臨川譚善心元之刊本，十行二十字。 河南祠堂本。 寶誥堂本。 正誼堂全書本。

藝文

范祖禹《明道先生哀詞》 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惨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辭，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在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

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之不幸也，其命也夫！

范純仁《程明道挽詞》　天乎喪吾道，命矣歎斯人。後學隳梁木，明時奪國珍。孔懷存愛弟，皓首奈慈親。唯有延陵誌，斯文久愈新。

楊時《明道先生哀辭》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愼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荊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眞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判。駕異端而並逐兮，騁支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鋤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棲棲。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朱熹《程伯子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王直《程夫子贊》　天佑斯文，篤生先覺。踐履之眞，識見之卓。正大高明，精嚴奧博。以述往聖，以開來學。

李時逸《明道贊》　天資粹美，氣質清純。道德之懿，陽煦春溫。

王令

論述

綜論

王安石《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亦不至大段苦節過當。

又　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安石比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安石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雖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

又《與崔伯易思王逢原書》　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安石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如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我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

又《與王深甫論王逢原書》　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

又《與王逢原書》　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

又　間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得於行而不得於知，吾恥之也；得於知而不得於行，吾不恤也，盡吾性而已。【略】詩者，非一人之辭也，出諸國之賢者，則道不能盡軌於聖人也宜矣。然汲汲以憂世事，孔子固有取，而不爲也。【略】始得足下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冠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銖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安石之所學報足下。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以足下之才行，僕安敢不以孔子之道友足下乎？

又　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

又《寄王逢原》　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眞奇材。楩楠豫章概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居不得往，子有閑暇宜能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取萬古光芒迴。

王令《上孫莘老書》　令嘗愛之而傷今焉，然猶未之有能也。始者既承從於弊，學而甚久，晚而知詩之不易爲，而絕筆於今者久之。然聞先生之風而願見之，退求無以宜贄者，則索舊作，得數十篇以獻。【略】詩三章，道其所以來爾。

又《答劉公著微之書》　辱書大見稱奬，反覆讀之而益慚，置而評之，如斯言爲當世盛德者發而不在令然。【略】今夫章句之學，非徒不足以養材，而又善害人之材。今夫窮心劇力，茫然日以雕刻爲事，而不暇外顧者，其成何哉？初豈無適道學古之材，固爲章句之敗爾。自章句之興，學者日馳以爭入，其爲言皆鑽鑿破碎，又有尺寸物色之限，終其業猶惣九牛而計其毛，假能舉其皮而忽其一睫，猶未得名能。

又《謝柬熙之》　再拜詩賜閱，其言詞，若形容千百歲古之人者，不然，則須當世之賢者而後當之，或者猶讓也。令獨何人，非敢售也。

孔武仲《讀王逢原文奇其才擇甚精者錄爲一編》　人喜相知自昔然，況君埋玉未多年。雄文一讀千行淚，青眼相期萬古傳。已掇條枚收美實，更披沙石貯清泉。東齋倒掩無人語，火暖燈明手自編。

劉敞《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略】令亦揚州人，少時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邵必《薦王令奏狀》　揚州布衣王令文學德行，俱出人右。奉寡姊如嚴父，敎孤甥如愛子，寒饑窮困，不改其守。求之士人，未見其比。

《廣陵先生文集》附《孫侔先生行實》　初，王回、常秩、王令與侔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最早死。

王雲《節婦夫人吳氏墓碣銘》　夫人吳氏，撫州臨川人。廣陵先生元城王公之妻。先生諱令，字逢原，道德文章名一世，年二十八而卒。【略】廣陵先生妙年英特，聲震江淮，荆公一見以爲友，勸其舅以夫人歸焉。居無何而寡，遺腹舉一女，長有淑德。荆公高選諸生，以嫁錢塘吳師禮，歷博士、諫官、右司員外郎，爲時名臣。夫人天才超然，辭翰之工，不假師授。喜讀孟軻氏書，議論宿儒所不及。謂非婦能，皆秘弗耀。【略】今先生名在國史，夫人繼有佳傳，夫婦俱賢，偉奇傑出，高視千載，邈無與儔。昔荆公誌先生之墓，以爲「可以任世之重，有功於天下」，且謂夫人有賢行，又詩哭之，曰「康子高才有婦同」，暨銘司錄公，則曰：「季女有特操如令。」荆公世之師，而每稱重如此，可以知其賢矣。斯文垂世，炳如日星，孰敢措一辭於其後哉？

呂頤浩《跋王逢原小傳後》　僕晚生，不及識廣陵先生。然嘗與先生之猶子雲、雩游，熟聞先生之風槩。范蔚宗論黃叔度云：「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先生是歟？雲字子飛，仕至工部尚書，死於國事。雩字子與，仕至虞部員外郎，今亦亡矣。

《容齋隨筆》卷一六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沈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可惜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廣陵集》二十卷。令少年有盛名，王介甫尤重

之。年二十八而卒。

《**桐江詩話**》　王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讀老杜詩》「鐫劖物象二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瓜州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流日動金蛇」，《謝滿子權寄詩》云「九原黃土英靈活，萬古青天霹靂飛」。

《**宋詩鈔・廣陵詩鈔序**》　令詩學韓、孟，而識度高遠，非安石所及，不第以瓌奇也。惜限於年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廣陵集》三十卷、拾遺一卷，宋王令撰。令，元城人。幼隨其叔祖乙居廣陵，遂爲廣陵人。初字欽美，後黃萃字之曰逢原。少不檢，既而折節力學，王安石以妻吳氏之妹妻之。年二十八而卒。遺腹一女，適吳師禮。生子曰說，其集即說所編。【略】令才思奇軼，所爲詩磅礴奧衍，大率以韓愈爲宗，而出入於盧仝、李賀、孟郊之間，雖得年不永，未能鍛鍊以老其材，或不免縱橫太過，而視局促剽竊者流，則固倜倜乎遠矣。劉克莊《後村詩話》嘗稱其《暑旱苦熱》詩骨力老蒼，識度高遠，又稱其《富公并門入相》、《答孫莘老聞雁》諸篇。明馮惟訥編《古詩紀》，以其《於忽操》三章，誤收入古逸詩中，以爲龐德公作，豈非其氣格遒上，幾與古人相亂，故惟訥不能辨歟？古文如《性說》等篇，亦自成一家之言。王安石於人少許可，而最重令，同時勝流如劉敞等並推服之，固非阿私所好矣。

《**石洲詩話**》**卷三**　逢原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於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龍性堂詩話續集**》　宋王逢原詩云「天骨老硬無皮膚」，何物耶？不覺失笑。逢原雖學韓，卻霄壤。王介甫崛強人，故稱之，宜其不滿於蘇、歐二公也。近習尚宋詩，吳、越間爭誦之，識者不入牢籠。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王令》　高軼韓門排孟氂，長歎世網挂珠絲。《原蝗》更作夢蝗語，勝讀盧仝《月蝕》詩。

陳巖《廣陵先生文集跋》　有宋王令逢原，蓋有志有學之君子也。余嘗讀其文辭，慕而敬焉。

劉承幹《廣陵先生文集跋》　令卒時，年才二十八。所爲詩，出入於東野、玉川之間。其可誦者如《答劉仲美》云：「生計梁間燕，歸心海上鷗。」又《酒後》云：「但得有生皆自遂，不妨吾屬亦陶然。」則幾於少陵懷抱矣。文亦類其詩，劇目鉥心，不襲陳言。嗚呼，此所以不能永其年乎？生平最服膺王荊公，見於《與束伯仁書》，謂「自揚雄以來，蓋未有如臨川者也」。荊公亦與交最厚。並時如孫莘老覺、孫少述侔，皆荊公之友，而令亦與之善。然二孫與荊公皆始合終離，令若不早卒，不識能爲所引用，能終不差池否？則又未可知矣。

分論

《**過唐論**》　《墨莊漫錄》卷三：王逢原作《過唐論》，介甫云：「方賈誼《過秦論》不及，而馳騁過之。」

《**題定州閱古堂詩敘**》　《石洲詩話》卷三：王逢原《題定州閱古堂詩敘》：「韓丞相作堂，而於堂之兩壁，畫歷任守相將帥。」又謂「請留中壁，搜國匠第一手寫韓公像」。此乃懸計之詞。其後果有作韓公像者，乃在魏公去定州之後。觀宋子京詩可見。

《**山中詞**》、《**江上詞**》　王令《與束伯仁手書一》：《藏芝賦》以見索之故，嘗錄一本，適值發介甫書，將附少文字爲獻。今雖得寫本，而稿草尚在瓜洲，蓋託袁君錄之，須後信奉呈。近頗作詩，亦不能得嘉思，唯《山中詞》、《江上詞》作非然，雖未爲工，然其素心也。以素所好，輒漫致之，試與看之。

《**叔孫通**》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引《復齋漫錄》：景文咏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蕞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咏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擬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荊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龍興雙樹**》　《歷代詩發》卷二五范大士評：大才人不能用，致有棄置之憂，借樹發揮，軒然物表。

《**寄王介甫**》　《歷代詩話考索》：王逢原寄王介甫詩云：「天門廉陛鬱巍巍，勢利寧無澹泊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葛公引之，謂「識度之遠，又過荊公」。按當日朝政國勢，未爲甚失。措辭乃爾，大是背逆。詩句惡劣，又無論矣。不知葛公是何肺腸，反稱道之。

《**暑熱思風**》　《墨莊漫錄》卷一：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歎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孔融》　《梁谿漫志》卷七：王逢原《孔融》詩云：「戲撥虎鬚求不齧，何如縮手袖中歸。虛云坐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按《漢書》，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習哭之。而逢原乃作習脂，讀書鹵莽，不自點檢，顧點檢孔文舉。又嘗作《嚴子陵》詩，譏切其隱。文舉一世豪傑，姦雄所憚而不敢動，而顧使之歸，子陵傲睨萬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顧使之仕。逢原之顛倒類如此，可發後世君子之一笑。

《登蔣山》　《墨莊漫錄》卷一：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蒼厓顛，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假山》　《墨莊漫錄》卷二：王逢原作《假山》詩云：「鯨牙鯢鬣相摩捽，巨靈戲撮天凹突。舊山風老狂雲根，重湖凍脫秋波骨。我來謂怪非得眞，醉揭碧海瞰蛟窟。不然禹鼎魁魅形，神顚鬼脅相撐挾。」夏倪均父爲予言：「此詩奇險，不蹈襲前人，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是去者，非筆力豪放，不能爲也。」

《彩選》　《碧溪詩話》卷七：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焉。」東坡以流俗狂惑，經營儻來，惴惴唯恐後於他人，何異投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於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其細。」其理信然。　《習學紀言序目》卷四：王令、邢居實皆少而雄邁，有古人筋骨，略不相上下。然令逆爲憤激，不能容人；居實過自摧殘，不能自容。壽夭雖有命，其德之所近或有以取之也。令《彩選》詩，韓愈遭駁議最甚。愈年長矣，後生何畏之甚也。然令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按孔子稱「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又謂「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曾子曰「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古人亦未至輕鄙富貴，顧其義何如爾。令一至之見，固未能盡道，謂之有志可矣。

《暑旱苦熱》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王逢原《暑旱苦熱》云【略】其骨氣蒼老，識度高遠如此，豈得不爲荊公所推？　《宋詩精華錄》卷一：力求生硬，覺長吉猶未免側艷。

《望花有感》　《歷代詩發》卷二五范大士評：廣陵詩學韓、孟，然頗苦牽強，此則魚魚雅雅，自然入格。

《登郡樓》　《歷代詩發》卷二五范大士評：句亦曾經人道，而出口自覺朗朗可誦，便是好詩。

《春游》　《歷代詩發》卷二五范大士評：閑情獨遣，氣味有似淵明。　《宋詩精華錄》卷一：又能作兒女語，能者固不可測。李易安詞云：「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又云：「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惜與逢原生不同時。

《原蝗》　《宋詩精華錄》卷一：大地生物，無理取鬧者至夥。吾欲仿屈原《天問》作《地問》一篇，逢原有此才，恨不起九原，使操筆賦之。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淵明《桃花源記》初無仙語，蓋緣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後人不審，遂多以爲仙。【略】王逢原亦云：「惟天地之茫茫兮，故神仙之或容。惟昔王之致治兮，惡魅魑之人逢。逮後世之陵夷兮，固神鬼之爭雄。」此皆求之過也。惟王荊公詩與東坡《和桃源》詩所言最爲得實，可以破千載之惑矣。

《困學紀聞》卷一九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繫。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夸，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傳記

王安石《王逢原墓誌銘》　予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予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誼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懷德南鄉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

也培之，齋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乎茲。

劉燾《廣陵先生傳》 王氏舊望太原，自先生之七世祖居於魏之元城，不知其始何遷也。叔祖父乙居廣陵，先生幼育於乙，故遂爲廣陵人。年十數歲，晝從羣兒嬉，夜獨誦書，往往達旦不眠，率以是爲常。未嘗從師爲辭章，即雄偉老成，人見之皆驚。年稍長，倜儻不羈束。周鄉里之急，爲不義者，面加毀折無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先生過之，執中以先生所爲爲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以閎深，乃爲《竹賦》以自廣。其姊寡居，貧無以自存，乃聚徒天長，已而積薪之中得芝之葉，先生有感焉，乃著《藏芝賦》。【略】是時，丞相荆國公赴召，道由淮南，先生賦《南山之田》詩往見之。公得先生，大喜，期其材可與共功業於天下，因妻以其夫人之女弟焉。【略】既而徙高郵，太守邵公必延請主學，先生辭不獲已，強應之，尋亦辭去。邵公爲部使者，以其節行聞於朝廷，不報。先生既喜退隱，思江南山水之勝，乃遷居潤，賦《江上》、《山中》之詞。居頃之，熟於潤之山川道里，又著《游山記》以寓其意。【略】居無何，以江陰幽僻，乃去潤遷江陰。江陰地下濕，得疾，苦足弱，因復遷常。未幾，以足疾終。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痛惜之，荆國公爲誌其墓。荆國公既誌其墓，又哀思之，著於詩，多至十數篇。先生德業之敏，如駕四馬馭夷路，駿駿驟馳，雖健步者邈不可及。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嘗不歎慕，自以爲不逮。事寡姊如事父，教姊之孤兒不啻己子。歲時祭祀於其考妣，必流涕。親戚饋遺，纖介無所受。諸生有獻，度其家貧，禮雖甚勤，不取也。平生爲文，多操紙立書，未嘗有稿，或有稿，隨輒焚毀。故其終，家無遺文。先生方生，管城君名之曰令兒，未及更立名，而管城君卒，故先生因名令。初字鍾美，建安黄莘以其造道之深，字之曰逢原。吴氏從先生，一年而寡，歸治田桑布素以待盡，其趨操論議，是皆宜爲先生配。先生既終，方得女，荆國公爲擇所宜歸，歸吴人吴師禮，亦名士。【略】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豪傑之士矣。去三代之久如此，而以宏材敏識、偉節高行，特立於一時。使其無不幸之死，而幸與世偶，則其所施設，當如何哉！雖然，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就天下之士，至於易商爲周，而士之備道德之美者，宜不可勝數矣。管、蔡一以流言，而朝廷上下遂皆信之，知保周公而賊四國者，才十夫而已。然則士之不待文王而興者，豈特罕聞於後世哉！雖先王之世，固已然矣，推此則若先生者，其可易得哉！世之知先生者，或以其文，或以其行，未爲知先生者也。知先生者唯荆國公，而世或疑之。故詳載先生之行事，而論次之如此。

《廣陵先生文集》附《廣陵先生行實》（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王令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安石《與王逢原書》 比辱足下來見顧存，而人事紛紛，殊不得從容盡所欲言，而遂爾遠違。區區鄉往之情，豈可以盡言哉？到天長，乃知行李已到毗陵，腳氣已漸平復，殊以爲慰。【略】近見説腳氣，但於早起未下牀以前，取唾以手大指摩腳心，取極熱，乃下牀，久之自不復發，嘗試爲之。此乃嘗有人以此除疾，爲之無妨也。

又《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説，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説亦足以概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王令《山陽思歸書寄女兒》 淮風情舒舒，楚水日夜流。風能駕吾帆，水可載我舟。余歸知幾時，子望懸百憂。念我兄弟寡，商參各殊州。十年不一逢，會合何所由。幸逢子來歸，與我相慰投。甥兒入吾牽，甥女出吾留。子吾笑其間，貧不知可愁。心如熙春陽，樂若醉酒酬。憶我別子日，將行更逗遛。泣恐傷子心，淚出仰目收。別日纔幾時，別思日九秋。心墮西北風，目望東南樓。主人仁且賢，憐我羈旅游。晨粳玉炊香，暮酒金注甌。盤蔬羅春青，豆脯兼夕鰡。爲食豈不美，義咽不下喉。要當歸子同，半菽飽亦優。始予志所學，義當望軻丘。竭來與世評，衆口忽起咻。嘗觀世金朱，此道久已偷。胡爲不奮去，附世如贅疣。而子亦待人，特以貧不謀。參差兩如此，偃蹇勢略侔。要當共引去，逸世出網罘。遐追避世徒，子與侍巾裘。吾將亦娶婦，力以石臼求。貿田結歸

廬，種樹屋四周。子居課桑蠶，我出鞭耕牛。敎妻績以筐，使兒餉東疇。坐笑忘歲時，聚首成白頭。歸乎當何時，詩以侑子謳。

又《上邵不疑書》 士之有直己而不屈，信道而不回，雖窮餓死而不悔者，誠以中有以存也。雖然，皆非令之所能也。亦嘗仰其餘風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亦不敢見也。故學彌久而勢益窮，身加修而時譽不至，凍餓身腹而人不恤，孤者不育而處者不嫁，日近衣食之圖以牽所學，其勢信益蹙，其迹信益窮。然而處之不敢不恬也，亦古人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也。雖然，目不望富貴之門，身不雜縉紳之間，非惟己不喜取合于人，計其從之，亦人之不取也。伏惟閣下之德，其聞有日矣。始也追窮餓之役，願從事于左右而無由；今則少間以來也，幸閣下憐進之。雜文一編，輒敢贄左右，律詩一首，因以賦侍者。其學淺狹，無足收採，如閣下姑進之，則令齒尙少，自待未易已，則閣下猶可待其他日之成，庶幾不辱門下也。

《廣陵先生文集》附《吳夫人傳》 吳氏，臨川人。家世儒學，聞見習熟，幼而有智，既嫁而寡。其夫之友王安石弔之曰：「康子高才有婦同。」蓋以比黔婁之妻也。王氏、吳氏皆臨川望族，人物之盛，世通婚姻，故安石知其賢爲詳。元祐七年三月，唐州言：「伏見本州泌陽縣上馬鄉故江寧府錄事參軍吳贇女，年二十二歲而歸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是時王婦方二十三歲，獨有遺腹一女，其兄欲奪而嫁之，號泣弗許。歸老父母之家，屏迹田桑，以事兄嫂，荆釵布素，不事塗飾，如此三十二年矣。今在本縣黃池陂獨居，掌治陂事，每歲農隙，躬率農夫數千餘人，修治堤堰，蓄水灌田，利及一方。一方之人，循稟敎令，子弟有不率者，自攜檟楚以求治之罪。農民無知，非有威刑，不可以齊。苟非節義出衆，何以服之？欲乞朝廷特賜旌表。」詔賜絹一十匹，米一十石，其後以壽終於泌陽所居焉。

《侯鯖錄》卷一 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游也，嘗賦《韓幹馬》詩。

《韻語陽秋》卷一八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楩柟豫章概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陛益巍巍，勢利寧無澹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邪？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於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七 介甫長逢原十一歲，定交甚蚤，散見詩文亦最多，所存尺牘者七。其第一似屬定交之始，然不知在於何年。是時逢原食粗衣疏，守道安貧，不獨愛其文章，而尤重其節義。所言修身俟命之說，原本《六經》，宗師孔、孟，自謂以己所學報足下。逢原早夭，及讀公全書，而後知他日位極人臣，其於難進易退之節，終身守之勿渝，非徒知之，實允蹈之。

作品本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九引《王直方詩話》 王令逢原，廣陵人，既見知於王荆公，聲譽赫然，一時附麗之徒，望風伺候，守牧冠蓋，日滿其門，進譽獻諂，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大署其門云：「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爲。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有知恥者，而干謁不衰。

《老學庵筆記》卷四 愼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略】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束枯骨耳。」伯筠聞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

《麈史》卷中 王逢原少俊有材，荆公酷愛之，然官竟不顯，壽亦止于二十九。觀其作《孤雲》詩云：「旁人莫道能爲雨，惟恨青山未得歸。」其官之不顯可知矣。作《送周秀才》詩云：「爲語青山幸相望，壯夫終不白頭歸。」其壽之不長又可知矣。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王逢原集》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王令傳》 有《廣陵集》十卷行世。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廣陵集》二十卷，揚州布衣王令逢原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令集》二十卷。又《廣陵文集》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逢原《廣陵文集》，一部四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逢原《廣陵文集》四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廣陵先生文集》四冊，全。宋神宗朝王逢原著，凡二十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王布衣令《廣陵集》二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廣陵先生集》三本，影宋板舊鈔，吳方山藏。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廣陵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廣陵集》三十卷，拾遺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王令撰。【略】其集即〔吳〕說所編，凡詩賦十八卷，文十二卷，又拾遺一卷，墓誌、事狀及交游投贈、追思之作皆附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廣陵先生文集》四十二卷，舊鈔本。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

《**儀顧堂題跋**》卷一一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題曰「外甥吳說編次」，舊鈔本，前有王荊公所撰墓誌，劉發撰傳。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似從宋刊影寫者。卷一賦、琴操、樂府歌詞，卷二至卷八古詩，卷九至卷十一近體詩，卷十二說，卷十三雜著、書後，卷十四傳、箴，卷十五序、記、論，卷十六至十九書、文，卷二十墓誌、行狀。拾遺則策問及詩也。與《書錄解題》合。《四庫》著錄三十卷，拾遺、附錄各一卷。張月霄《藏書志》著錄四十三卷，無拾遺、附錄。兩本皆嘗插架，以校此本，詩文無所增益，蓋經後人分析卷數，此則猶宋人原本也。異文雙行注於本文之下，如《考異》之例。其爲吳說所注，爲他人所注，則不可考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廣陵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又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鈔本。【略】《書錄解題》作三十卷，此明鈔本爲二十卷，分卷有多寡耳。藍格，版心有「平菴秘錄」四字，間有朱筆評點及改抹格式，或館中底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廣陵集》三十卷、拾遺一卷，宋王令撰（外孫吳說編，即書九里松三字者也）。

又《**續錄**》　宋刊本二十卷。　明鈔本二十卷。　八千卷樓有鈔本。　繆氏鈔本二十卷、附二卷。

《**藝風藏書記**》卷六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舊鈔足本。

又　《廣陵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傳鈔足本，用禦兒呂氏本校，又借夏潤枝藏懷德堂鈔本覆校過。

劉承幹《**廣陵先生文集跋**》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拾遺一卷，又增補遺一卷，宋王令逢原撰。令，元城人，幼隨其叔祖名乙者居廣陵，遂爲揚州人。無子，妻吳氏，遺腹生女，嫁吳師禮，有子說。是集即說所編。陳振孫《直齋書錄》止二十卷，《四庫書目》有三十卷，拾遺一卷，卷數多寡不同。余從甬東抱經樓購得藁本，亦二十卷，外有附錄一卷，拾遺一卷。吾鄉朱古微侍郎借涵芬樓所藏藝風老人鈔校本對勘，又增出補遺一卷。自卷一至卷十一爲賦、琴操、詩歌，自卷十二至卷二十爲雜體文。其附錄一卷，則令歿後友朋追思之作，及墓誌事狀諸篇存焉。今所增輯補遺，則附於原有拾遺之後，別爲一卷。【略】其集外間鮮傳本，余爲刻而存之，庶幾千載下讀其書，想見其人，謂懷奇負異，菰蘆中有如此人也！歲在壬戌荷花生日，吳興劉承幹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宋王令撰，附一卷，明鈔本，四冊。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清鈔本，四冊。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宋王令撰，清鈔本，唐翰題跋，一冊，存十二卷（一至十二）。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王廣陵集》二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三冊，宋王令撰，明鈔本配補民國徐氏愛日館鈔本，近人徐鈞手書題識。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十二冊，宋王令撰，舊鈔本。

藝　文

王安石《**王逢原挽辭**》　蒿里競何在，生死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又《**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爲故人，撫心良自悲。我

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灑。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紛披。婉婉婦且少，煢煢一女嫠。高義動閭里，尚聞致財貨。嗟我衣冠朝，略能具饘糜。葬祭無所助，哀顏亦何施。聞婦欲北返，跂予常望之。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誰知。渺渺江與潭，茫茫山與陂。安能久窮食，終負故人期。

又《別孫莘老》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把手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鷄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含意不自得，強顏聊爾爲。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衾語，至明不言疲。匆匆捨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原所嘗嬉。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懷今日愁，更念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又《思逢原三首》 布衣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才獨見君。杞梓豫章蟠絕壑，騏麟驥騄跨浮雲。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溢水東來入酒巵。陳迹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鳳羽短，騏驎薶沒馬羣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

張舜民《客有示余王逢原詩編者因成短韻逢原廣陵人死年二十八歲》 古人深恨不同時，雖得同時不識之。獨把遺編想風質，皇天何負十年期。

郭祥正《王逢原哀詞》 追彷彿兮，故國之山丘。與子之相遇兮，聽其言而若秋。雍雍而肆兮，嚴嚴而收。樂我之心兮，以遨以游。子將娶兮于南州。莫克從子兮，翻自省以幽幽。川陸兮沉浮，日月兮再周。云子之長逝兮，愴我之深憂。子不可見兮，道將誰求。彼蒼者天兮，胡慘胡仇。奪子之速兮，使不位于公侯。雖窮德之特立兮，弗與世以綢繆。嗟坎水之未盈兮，竟何澤以休休。痞予之聲兮，血予之眸。猶不足以止兮，靈何在而薦羞。惟永絕兮奈何，悵平昔兮悠悠。

雜錄

《甕牖閑評》卷五 前輩用事亦有錯誤處。五大夫蓋秦官也，秦始皇登泰山，避雨松下，遂封爲五大夫，初不聞有五株之說。後世不究五大夫是秦官，乃以松爲五株，皆封爲大夫。王逢原詩云：「卻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蓋錯誤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王令〕妻吳氏，安石夫人之女弟也，守志不嫁。一女遺孕，嫁吳師禮。其子曰說，所謂吳傳朋也。令之墓，安石銘之。後有劉發者爲之傳。吳氏之墓，其侄王雲銘之，奉使死磁州者也。

郭祥正

論述

綜論

釋契嵩《送郭功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爲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

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睹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汩於泥塗，委於荆枳，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祝之：白石鑿鑿，蘊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惟是方寸，爲爾之本。違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兮，可休可適。胡歟屏居，胡羨首迪。

王安石《與郭祥正太博書一》　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歎駭也。輒留巾甒，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

又《與郭祥正太博書二》　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甒，永以爲好也。

又《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承示新句，但知歎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

劉摯《還郭祥正詩卷》　李杜酒死詩不作，風雅三百年來窮。世儒未必甘汨沒，才不迨志終無功。汾陽有人字功甫，欻然聲價來江東。當時未冠人已識，知音第一惟梅翁。翁主詩盟世少可，一見旗鼓欣相逢。當友不敢當師禮，呼以謫仙名甚隆（聖俞以君爲李白後身，故諸公皆以謫仙稱之）。君亦自謂太白出，世姓雖異精靈同。姑蘇江水瑩寒鑑，江上碧玉排羣峰。壯吟豪醉售佳境，日題百紙傾千鍾。折腰藍綬豈所樂，養親斗粟曾未充。蓬萊幽夢掛寒月，青山歸思隨飛鴻。書來寄我三百軸，華緘開破溪雲封。駭然按劍覽珠璧，悸若赤手勘蛟龍。長吟千言短數百，造語險怪神爲工。四明賀老忽去世，伯牙悲愴閉焦桐。嗟予逢子衆人後，今春所得何最豐。前日過我北池上，正是清露沾高松。涼軒坐聽哆宏辯，瀑布千丈懸秋風。謫仙有此願自重，世俗酣尚惟纖穠。彼其耳目不自信，滔滔誰樂聞鼓鐘。太上雅意興禮樂，一日鑒賞期至公。煌煌帝業子當頌，勿歎憔悴空山中。

鄭獬《與郭功甫太博帖》　曩者辱示長篇，病懶不即爲謝。前日劉推來，又蒙手諭及佳製巨編，讀之令人直欲仙去耳。欽歎欽歎！

章衡《與郭祥正太博帖》　介來，辱書，並惠《雜言》及新詩十首。啓緘伸讀，感與抃會，怳然若掀雷掣電，霹靂羣動，使人魂驚魄悸，何氣質之壯至於此耶！洽然若冰壺雪寶，漱滌萬物，使人骨寒而神淸，何詞句之淸至於此耶！而又揮毫落紙，灑然如龍蛇之蟠挐，煙雲之卷舒，使人心開而目明，何筆力之精妙至於此耶！天下之士，其才性如功甫者，孰爲勍敵哉！鄭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謂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年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惜乎賢士大夫未有以功甫之名爲天子道者。予既力弱而言輕，難取信於當世，又不能與之陟虛閣，臨淸流，飛大白，笑傲萬物，聽玉聲之琅琅。慊然於中，烏得而已耶。

張舜民《詩評》　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引《王直方詩話》　郭祥正字功父，自梅聖俞贈詩，謂「採石月下聞謫仙」，以爲李白後身，緣此有名。功父有《金山行》：「烏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爲荆公所賞。東坡守錢塘，功父過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十分也。」

又引《潘子真詩話》　袁世弼，南昌人，宦游當塗，時功甫尚未冠也，世弼愛其才，薦於梅聖俞，自爾有聲。功甫嘗謂吾大父淸逸云：「敎載汲引，袁二丈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賜。」功甫既壯，頗恃其才力，下筆曾不經意，論者或惜其造語無刻勵之功。淸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置作者中，便覺有優劣耳。正如晉、楚之輕剽，不當桓、文之節制也。」淸逸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有君。盡怪阿戎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雲間鸞鳳人間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可敵，筆頭談笑掃千兵。」

《能改齋漫錄》卷八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又卷一〇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略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貶，不得不爾。然聖俞諸公以功甫爲李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菴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

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梁谿漫志》卷七　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略】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居易錄》卷一〇　郭祥正功父《青山集》，閩謝氏寫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或有闕文也。祥正多與王安石倡和之作。【略】詩格亦不高，偶喜其三絕句云：「原武城西看杏花，紛紛紅雪委泥沙。何如姑孰溪頭見，照水蒙煙小謝家。」又：「渡江乘興泊江干，草襯殘花色未乾。慣在釣魚船上住，一簑一笠伴春寒。」又：「籃輿投曉出重城，桃李無言似有情。淡白輕紅能幾日，可憐吹洗過清明。」又「稻秧才一寸，蠶子始三眠」句。

王士禛《又書青山集後》　《墨客揮犀》云：「王荊公過金山寺，壁間得一絕句。反復諷咏，問知爲郭功甫所作，由此見重。尤愛其兩句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又《題山居》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荊公命繪爲圖，自題其上，以金酒鍾並圖遺之。」予謂此四句亦無足取。介甫事事與人異趣，此亦可見。

《宋百家詩存》卷九《青山集》　其古體詩沈雄俊偉，如波濤萬疊，一涌而至，莫可控御，不特句調彷彿太白，其氣味竟自逼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青山集》三十卷，《續集》七卷。【略】核其詩格，確出祥正，非後人所能依託。其中紀述，頗足與史傳相參考。【略】其詩好用仙佛語，或偶傷拉雜，而才氣縱橫，吐言天拔。史稱其母夢李白而生。陸游《入蜀記》亦稱祥正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爲太白後身，又稱青山太白祠以祥正侑食。蓋因其詩格相近，從而附會，然亦足見其文章驚邁，時似青蓮，故當時有此品目也。其人至不足道，而其集猶傳，厥有由歟。

《石洲詩話》卷三　郭功父《金山》、《鳳凰臺》諸作，皆體氣豪壯，而阮亭以爲詩格不高，其旨微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郭祥正青山集》　銀漢昭回太白精，詩聲直與政聲清。醉吟庵裏秋時節，壁上琅玕舞月明。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郭祥正》　槎泛金山挂斗墟，蘆花風斷一江漁。扮鬚善謔賀梅子，傾倒吟沙龍太初。

《宋詩精華錄》卷三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熙寧中，以殿中丞致仕。聖俞見其詩，以爲李白後身。有《青山集》。案：功父氣味才力，時近太白，視前清仲則、船山，似乎過之。

分論

《蓮根有長絲》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若斷若續，若可解若不可解，雋妙難言。

《山居》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遯齋閑覽》云：功甫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荊公命工繪爲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並圖遺之。

《金山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苕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全篇，今錄于左方。《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功甫《金山行》「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之句，大爲荊公稱賞。《梁谿漫志》卷七：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略】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輩多稱之，雖極力造語，而終窘邊幅。信乎不可強也。

《望夫石》　《詩林廣記》前集卷六：此石在處有之，世俗相傳，以爲其夫出役，妻登其山望之，遂僵爲石。郭詩正是模寫此意也。

《西村》　《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玉林詩話》：功甫詩如此數絕，眞得太白體，宜爲諸老之所稱賞也。

《徐州黃樓歌寄蘇子瞻》　《宋詩精華錄》卷三：侯韻能見其大。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郭祥正傳》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

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於縣青山，卒。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郭祥正傳》（存目）

紀事

郭祥正《石室游賦跋》 宋元祐戊辰二月二十有八日，當塗郭詳正子功來治州事，即明年，以其日上書乞骸骨，作《石室游賦》一首，刻之崖間，記其姓名，與山俱盡。

又《青山記》 當塗有山曰青山。【略】我先君金紫當祥符間爲進士，結友習課于南峰者久之。吾母同安郡太夫人張氏，又家于此山之下。予晚仕于朝，或進或退，數過是院。登高遠望，而思吾先君之遺風，思無可得者，歛椽敗瓦，不蔽風雨，未嘗不感慨太息而去。

又《感懷贈鄂守李公擇》 君顏削寒冰，君心抱堅玉。自甘正諫黜，不受公議辱。請言會面初，遭艱守窮屋。屋臨修水陽，蓬門入深竹。伯季止三人，群書聚頭讀。野夫學孟郊，苦吟中夜哭。公達學伊尹，經濟飽胸腹。君乃學揚雄，草《玄》明倚伏。遂兼孔氏《易》，極變悟神速。亭亭出林材，濯春千丈綠。我願從之游，旦暮同飲餗。忠規日有益，文彩觀鬱鬱。不肖俄遭讒，逃形入空谷。諸君釋服起，爲貧苟微祿。君來宣城幕，衆謂得杜牧。我適游昭亭，林中騎白鹿。時趨資深堂，遇君亦休沐。飲酣河漢低，談高鬼神肅。出處二三年，于焉失羈束。一別幾何時，離羣念幽獨。野夫今郎官，佐郡馳朱轂。公達遽不幸，高名收鬼錄。君昔居諫省，上方容啓沃。忽分江夏符，善教蘇弊俗。衆饑發倉賑，賣丁與金贖。載歌奇章公，間運始來復。顧我最飄零，塵網自投足。遐趨僻小郡，勢若羝羊觸。道出賢侯藩，菁莪聞樂育。況當黃鶴樓，晴江春撲撲，美人卷紅綃，笛奏梅花曲。龍行水底吟，雲在山頭宿。酩酊安敢辭，念此齡運促。君名方顯顯，我困已碌碌。一爲涸轍魚，一作秋空鵠。愁來如江河，簣障不可築。聊書《感懷》篇，淚下遂盈掬。

又《自適》 積憂避紛謗，杜門甘賤貧。破屋敗風雨，荒溪絕車輪。幸無塵坌集，靜與麋雁鄰。吾年半已過，空花眷餘春。往來猶康莊，安用煩距訢。念此良自適，浩歌洗憂屯。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復齋漫錄》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五總志》 王荊公一日與郭功甫飯於半山宅，食已，忽有一僧名義了者，自稱詩僧，投謁于公。功甫大不平之，曰：「於丞相前自稱詩僧，定狂夫也，不必見之。」公曰：「姑見之，何害。」因詢以爲詩，且令即席而作。僧云：「願乞題並韻。」公欲試以尋常題目，復疑其宿成，偶一老卒取沙入宅，公令以是爲題，且以「汀」字爲韻。功甫云：「亦願得紙數十幅，爲百韻詩。」蓋以氣壓之也。須臾，筆札至，功甫揮毫如風雨，將及二十幅，僧徐取紙一幅，以指甲染墨，對功甫不敢仰視，僅書一絕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連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賞味之，因目功甫。功甫乃袖所作，亦復稱歎。僧始厲聲謂功甫：「山僧不學，殊無思致，但未覺『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爲工耳。」功甫殊病之，竟無以報也。

《羅湖野錄》卷四 端和尚於皇祐四年，寓歸宗書堂。郭功甫任星子主簿，時相過從，扣以心法。逮端住承天，遷圓通，郭復尉於江州德化，往來尤密。端移舒州白雲海會，郭乃自當塗往謁。端問曰：「牛醇乎？」對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於是爲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可知禮。」未幾示寂。郭爲銘其塔，略曰：「師之道，超佛越祖，師之言，通今徹古。收則絕纖毫，縱則若猛虎。」可謂知言矣。

《竹坡詩話》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余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余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余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

多時？」

《揮麈錄》後錄卷六　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乃詆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以其子受蔭，置鞫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錄》。楊姝者亦被決。功父作俚語以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卻與楊姝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

《入蜀記》卷一　〔乾道六年六月〕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宵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娛書堂詩話》卷上　郭功甫嘗與王荊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白句人能誦之，郭詩罕有記者，今俱紀之。【略】功甫云：「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略】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其意亦深矣。

《養一齋詩話》卷七　郭功甫在王荊公座，和太白《鳳皇臺》云【略】一座盡傾。然實不中與太白作僕，蓋大家絕作，本不應和也。就中惟「潮擁新沙換故洲」句，稍研練耳。功甫《金山》詩：「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幾有太白意境，卻又從太白「鳥飛不到吳天長」句化出，非眞實獨造本領。梅聖俞遂許爲太白後身，何哉？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郭祥正《青山集》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青山集》三十卷，朝奉郎當塗郭祥正功父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青山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郭祥正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郭祥正《青山集》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青山集》二冊。當塗郭祥正著。又五冊，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郭功父《青山集》。陳景雲注：「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青山集》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續集》七卷，編修朱筠家藏本，宋郭祥正撰。【略】此本三十卷，與陳、晁二家所載合，猶完書也。又《續集》七卷，晁氏、陳氏均不載，《宋史・藝文志》亦不著錄，前後無序跋，莫審誰所編次。然核其詩格，確出祥正，非後人所能依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青山集》三十四卷，張立人手鈔本。宋當塗郭祥正字功父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青山集》三十卷，影鈔宋本。題「當塗郭祥正功夫撰」。

《木樨軒藏書目錄》　《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舊鈔本。【略】目錄分上中下三卷。末附錄《繁昌建御書閣記》、《青山記》、《石室賦》三篇。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宋刊本。【略】有宋代補板。卷中有朱色木記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宋刻本，十冊。《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清影宋鈔本，八冊。《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清道光九年宋鉞、吳立堅、葛錞刻本，傅增湘校並跋，八冊。《青山集》三十卷，宋郭祥正撰，清鈔本，吳焯校並跋，六冊。

藝文

梅堯臣《依韻和郭祥正秘校遇雨宿昭亭見懷》　君乘瘦馬來，骨竦毛何長。下馬與我語，滿屋聲琅琅。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出沒望林寺，遠近數鳥行。鬼神露怪變，天地無炎涼。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誦說冒雨去，夜宿昭亭傍。明朝有使至，寄多驚俗章（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送劉復》）。

蘇轍《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姑熟溪頭醉吟客，歸作茅庵劣容席。團團鵠卵中自明，窗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語，不學擁鼻洛陽生。詩成付與坐中讀，知有清溪可終日。作詩飲酒聊復同，誰來共枕溪中石。圓天方地千萬

里，中與此間大相似。囂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風相滅起。直須只作此庵看，歌罷曲肱還醉眠。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

袁陟《贈郭功甫二絕》 從來多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厭塵勞思物外，莫辭攜手訪林泉。雪後姑溪水更深，冥冥寒雨作連陰。旅懷未可頓消遣，思與洛生溪上吟。

鄭獬《寄郭祥正》 天門翠色未饒雲，姑孰波光欲奪春。怪得溪山不寂寞，江南又有謫仙人。

又《酒寄郭祥正》 第一荆州白玉泉，蘭舟載與酒中仙。卻須捉住鯨魚尾，恐怕醉來騎上天。

李清臣

論述

綜論

蘇軾《李清臣明堂執政加恩制》 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爲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

又《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 卿博學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愼，不見過失。力求引去，爲之惘然。勉留輔予，益祇厥服。

蘇轍《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制》 具官某博學洽聞，早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游。自登丞轄之司，益著忠勤之效。倦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祕殿隆名，益旌舊德。

范祖禹《封還李清臣吏部尚書除命奏》 臣觀清臣所爲，韓琦生則附之，死則背之；韓絳成則隨之，敗則毀之。進退反覆，無非爲利。既召而使之，將有復用之勢，失天下之望。

呂陶《李清臣可戶部尚書制》 具官某讀聖賢之書，而學通今古；辨義利之分，而行有本末。早蒙先帝之遇，久踐禁近之榮。謀於廟堂，得持綱操轄之體；任以藩屏，見承流宣化之勞。宜國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

晁補之《資政殿大學士李公墓銘》 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爲袞袞，生才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闥，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青瑣高議》前集卷五 李先生清臣者，北人也。方束髮則才俊，辭句驚人，老儒輩莫不心服。一日，薄游定州，時韓魏公知定州，先生持刺往謁見。其始，太祝吏報曰：「太祝方寢。」先生求筆爲詩一絕書於刺，授其吏曰：「太祝覺而投之。」詩曰：「公子乘閑卧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後魏公見此詩云：「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先生後應進士，中甲科，舉賢良爲優等。方其射策天庭，天子臨軒虛己，侍臣聳觀，搖筆不踰數刻，落筆萬言，皆出入九經，極孔、孟之淵源，盡時政之要道。天下莫不傾其風采，實當世之偉儒也。

《古文關鍵・總論・看諸家文法・李文》 太煩。亦粗。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李清臣文飽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又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樂敗死，墓誌說得不分不明，看來是不敢說。

分論

《超然臺賦》 蘇軾《書李邦直超然臺賦後》：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弦而聽鳴琴，卻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即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

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於石以自儆云。

《策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語能綜要，故各綴數言，而大意已自包舉。

《勢原》《崇古文訣》卷二八：能道他人說不出底意思，文字傷于刻削，太深些子。《文章精義》：李邦直《勢原》，只一「勢」字，《法原》只一「法」字，演出數千言，所謂一莖草化作丈六金身者。惜文字斷續，然亦是一法。《(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以「勢」字爲主，而錯綜叅互以暢之，文氣酣適，讀此使人怡神。

《法原》《崇古文訣》卷二八：以警策語易陳言，以傑特句發新意，所謂化臭腐爲神奇者。

《議兵策》上《崇古文訣》卷二八：文勢縱橫，變態百出，可喜可愕，深于兵書者也。

《議兵策》中《崇古文訣》卷二八：文字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略無間斷。考究精詳而序事實，融化用字精神皆當學。

《禮論》《崇古文訣》卷二八：禮者先天地，亘古今，以長存，出于自然，非聖人率意而爲之，所以人不可一日而無禮也。

《議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綜練世務之言，可令官方整肅。

《明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立言深中窾會，亦甚精警。

《固本》《(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以教導宗室爲國之本計，識慮自爾深遠。

《秦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洞矚成敗，非由臆斷。

《隋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光武亦尚吏治，然猶能以王道行之。隋文則專尚吏耳。議論深細，是前人未見到處。

《顏樂亭銘》司馬光《顏樂亭頌》：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名曰顏樂。邦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

《韓惟古神道碑》《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程文簡公父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類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爲難。韓忠獻公曾祖惟古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益無可書。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賸語，世尤以爲難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桐陰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溫潤，《韓碑》徑，只是邦直文也。」

《端午貼子詞》《容齋五筆》卷九：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略】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略】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事，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艇齋詩話》李邦直小詞有云：「楊花落，燕子飛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春愁無處著。往年曾宿王陵鋪，鼓角悲風。今日遼東，舊日樓臺一半空。」亦佳作也。

傳記

晁補之《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略】公諱清臣，字邦直。【略】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參軍。【略】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縣，取公文藁讀，即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略】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掞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己，而己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能如是，安可

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既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略】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即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略】絳之貶也，公尚以中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略】遷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爲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叙韓琦事甚典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略】遷太常博士，召充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復擬他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曆》、《選舉》等志，文叢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南者上之。【略】無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宣李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即眞，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略】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瀕噩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既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既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窴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乃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答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答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佾麻，異姓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他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參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即以德行、政事、文學、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初，御史中丞舒亶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贓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淸臣黨亶耳。」公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略】哲宗即位，遷太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略】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效，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眞定府，兼眞定府路安撫使。眞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欒、部屬邢、相。【略】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吏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他館，懇請避

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牓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略】公在中書，既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乃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略】復知眞定府，兼眞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略】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牀假寐，夢爲春詞，詞甚美，卻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第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即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卻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繹，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日蚤暮，或報申時矣，即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略】爲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奥，曄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省闥，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蓋多至數十百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得專者，知其於清愼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略】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鑒》二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

晁補之《資政殿大學士李公墓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六《李清臣傳》（存目）

《宋史》卷三二八《李清臣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李之儀《和山谷謝李邦直送淼雲龍茶詩跋尾》 元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兩日，聞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中，爲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於卷尾。

《墨莊漫錄》卷七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飲，期一醺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爾。」

《石林詩話》卷上 《江干初雪圖眞迹》，藏李邦直家。唐蠟本。【略】邦直亦自題詩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略】」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

《四六法海》卷四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韓魏公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嘗草《魏公行狀》，神宗見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國史編修官。歷官通顯，起身窮約，能以儉自持。然志在利祿，一意欲取宰相。紹聖初，廷試進士，發策首爲紹述之論，國是遂變。然與章惇、曾布不協，率爲所陷，竟不如願以死。

作品本事

《侯鯖錄》卷七　李邦直黃門在政府時，夜夢作春詞云：「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苦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　綠野帶江山絡角，桃葉參差殘萼。歷歷危檣沙外泊，東風晚來惡。」

《慶史》卷中　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爲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牀，李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爲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穿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　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遼車，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鷄肋編》卷中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略】〔韓〕忠憲公名億，事仁宗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子：絳、縝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四爲員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黃魯直爲子華輓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者，蓋實錄也。

《過庭錄》　李清臣邦直平生罕作詞，唯晚赴大名道中作一詞云：「去年曾宿黃陵浦，鼓角秋風。海鶴遼東，回首紅塵一夢中。」竟死不返，亦爲詩讖也。

《舊聞證誤》卷二　詔議濮王典禮，王珪與禮官合奏，王宜稱皇伯，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按史，三夫人未嘗加封，故李邦直熙寧八年撰《韓魏公行狀》曰：「英宗所生，迄今爲僊游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元豐二年五月，始詔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遷祔濮園，未嘗封大國也。李邦直撰《禹玉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議追尊濮王，公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稱皇耳，此謂三夫人卒如珪議者，實甚誤。

又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諫議守泉，生魏公於泉州州宅。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狀》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此云名廣，蓋誤。

《陽春白雪》　方回《謁金門》云：「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常恨春醪如水薄，閑愁無處著。綠野帶江山絡角。桃葉參差前約。歷歷短檣沙外泊，東風晚來惡。」並有自序云：「李黃門夢得一曲，前遍二十言，後遍二十二言，而無其聲。余採其前遍，潤一【橫】字已，續二十五字寫之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淇水集》八十卷，門下侍郎大名李清臣邦直撰。清臣，韓魏公姪婿。治平二年中制科。歐陽修愛其文，以比蘇軾。其爲人亦寬博有度，而趨時嗜利，首主紹述之論，意規宰相，亦卒不如其意。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李清臣《平南事略》二十卷。《吳書實錄》三卷（記楊行密事）。

又　李清臣、張誠一《元豐土貢錄》二卷。

又　李清臣《重修都城記》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清臣文集》一百卷。又《奏議》三十卷。又《進策》五卷。

又　《李清臣集》八十卷，又《進策》五卷。

藝文

蘇軾《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羸愁似冰雪，見子先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熏四支。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游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曷不倒囊橐，賣劍買蛾眉。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程頤《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固不待誄而後知也。自與公別，于茲九年，既升沉之異迹，望

履舄以無緣。惟期與公掛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悲辛塡膺。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始終異眷。感懷知遇，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晁補之《祭大資政李公文》 宋以文治，百七十年。瓌儒偉士，軼古並肩。公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修。此公餘事，粤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上儐，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顯者數，不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累累士復。惟古良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匪歲龍蛇，正月己卯。賢人之憂，庶民是悼。嗚呼哀哉！補之昔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堅附夷，千里爲輕。顧慚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祇增其醜。士報知己，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愁遺，而喪宗工。胡牀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劉恕

論述

司馬光《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臣伏睹秘書少監劉攽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仁宗朝黃鑑預修《三朝寶訓》、梅堯臣爲編修《唐書》官，皆未及奏而卒，後特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略】事迹乖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攽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攽等所奏，照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竭力，不爲虛設。

劉恕《自訟》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辯，愼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張舜民《畫秘丞墓碣後》 元豐初年，司馬溫公一日謂余曰：「子識劉恕乎？」舜民對曰：「未也。」公曰：「當今史學，無能出其右者。」不久，道原告卒，竟不獲一見之。予思之，司馬公自言四十以後，不爲人撰論遺事，親友之屬，一以謝之。獨爲呂獻可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序》歷陳劉道原事迹，二人而已。今其子義仲不鄙，俾予書墓碣。援筆之間，不勝歎息。元祐庚午歲秋月，起部北軒。

張耒《冰玉堂記》 熙寧中，予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予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略】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予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鰥衆，繩豪猾，纖細曲當，

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時月日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閭里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蔚宗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今古，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

《東都事略》卷八七下《劉恕傳》　恕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皆驚。

《宋史》卷四四四《劉恕傳》　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諮恕。恕于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爲精詳。

傳記

范祖禹《秘書丞劉君墓碣》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爲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筠，今爲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爲潁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爲屯田員外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諱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鄜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史學高一時。今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浸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勃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蔡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歿，使其子爲書來告曰：「子其爲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嗚呼道原，博學強識。海涵地負，富有萬物。人所難能，不降色辭。中道而殞，鮮克知之。精明在上，體魄在下。刻詩墓前，以詔觀者。

《東都事略》卷八七《劉恕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四《劉恕傳》（存目）

紀事

司馬光《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和川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不覺心服。【略】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

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略】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略】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劉恕《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恕皇祐初舉進士，試于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于大儒，得聞餘論。【略】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略】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州，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略】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癰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于《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

著錄

《東都事略》卷八七下《劉恕傳》 著《十國春秋》、《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三劉家集》一卷，【略】咸淳中其裔孫御史元亨所輯。蓋南宋之末已無傳本，僅掇拾于殘缺之餘，故渙僅詩四首，文二首，恕僅《通鑑外紀序》一首，並其子所記《通鑑問疑》，義仲僅家書一首，餘皆同時諸人唱和之作及他人之文有關于渙父子者也。

藝文

陳舜俞《贈劉道原》 三年江湖上，得友唯道原。少小負英特，誦書日萬言。長好史氏學，執筆以專門。廢興數千載，抵掌洪河翻。潔身比夷齊，見義勇育賁。唯不善玄解，惡佛如仇冤。我雖異于此，知有學行尊。就之同霧露，貴之如瑤琨。共爲廬山游，移宿窮林園。水石最好處，盡日流清尊。所願聞高談，美若嘗熊蹯。夫子之故人，公台既調元。聞初學問時，幽蘭並芳蓀。及今議論乖，良弓對驚猿。雲泥成睽離，治亂空自論。古來用才者，如梓匠輪輿。短長無棄遺，同異非讎恩。何不付國史，置子西掖垣。我語雖鄙賤，幾欲叫天閽。

劉攽《寄劉道原秘丞》 君家廬山南，雲水當戶庭。丈人懸安車，鮐齒頭髮青。吏隱粟三釜，繙書十二經。胡然辭羈旅，大江急揚舲。太史司馬公，老成兼典刑。周南歎留滯，武庫森長扃。叩關起九州，授簡歡眞詮。自茲訪都邑，乘輿及郊坰。清洛湛寒玉，嵩高環翠屏。宮觀想正躅，叢祠記遺銘。俗物不挂眼，俚言誰載聽。畢事黃鵠舉，翩然問長亭。念昔始相從，子少予壯齡。定交自傾蓋，結好深鶺鴒。放懷脫羈羇，高論窮杳冥。縱博恣叱梟，極飲常虛瓶。後會十五年，見子雲龍廷。官書職集校，舊簡同編硎。瓠落無所容，柘彈緣蜻蜓。河梁一分手，南北如漂萍。歲月不肯留，瞬息無暫存。跳丸指飛鳥，急雪看凋蓂。壯懷益漫漫，衰鬢成星星。勞生百年間，所恃七尺形。從衰得老病，詎足稱最靈。而君復何爲，疲茶非康寧。目視亂白黑，奇瘡出潛丁。飲腸日以狹，永夜甘獨醒。南方多奇藥，芝朮餘芳馨。引年亦多術，何必非豨苓。往昔志讀書，苦心過聚螢。期以怪幻聞，豈只辨文鼈。斑白乃自悟，有爲皆濁腥。古來豪傑士，蒲廬祝螟蛉。埋骨蒿艾間，鬼火猶青熒。孰知出宇宙，浩蕩浮滄溟。翳昏照白日，幽蟄驚迅霆。道心不可傳，法語容親聆。懷君意無涯，永望幾涕零。寄書南飛鴻，矯矯雙翅翎。

又《送秘丞初及第歸南康》 關東年少西入都，諸老先生驚不如。射策遂魁天下選，限年卻就里中居。豫樟因起秋毫末，千里方從跬步初。會見高明成偉器，不憂絳灌毀新書。

蘇軾《送祕丞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凌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揭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奸彊。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棄吾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掛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豬羊。君歸爲我道姓名，幅巾他日容登堂。

又《和祕丞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知安用，日飲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又《和祕丞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陳師道《劉道原畫像贊》　是非賢否，一世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後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後公也。漢之人謂公孫丞相爲賢，汲黯爲憨，至于今則公孫諛而汲直也，其相反蓋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危言特行，別析是非白黑，絲髮不貸。如權衡量度，如水之鑒，如繩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炎勢力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身亦不變。當道原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而念慕歎詠，恨其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一日，公則宜如何也耶！雖然，武帝奴視衛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怨漢至不沐浴三十年，獨畏黯不敢發，又爲之寢謀。其君臣相謂丞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敢刺，則其同時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憨，以其不知利爾。利非黯所知也，丞相則知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效莫見。雖然，小人之爲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小哉！紹聖四年春過亘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歎曰：晉人有云：「廉、藺雖千載，凜有生氣，曹、李雖在，已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爲之贊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靡。其直斯何，正人如己。賢則過之，張而不弛。維利不嗜，不侮不畏。貌不踰中，氣蓋一世。維死不忌，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既叙且銘，自足以達，況茲其人。千載之下，凜然其生。載之丹青，益永闕聞。

楊萬里《題祕丞墓次剛直亭》　山南山北蔚松楸，四海千年仰二劉。遷叟餽縑寧凍死，伯夷種粟幾時秋。平生鐵作三寸喙，土苴人間萬戶侯。廬阜作江江作阜，始應父子不傳休。

程頤

論述

綜論

陳襄《議學校貢舉劄子》　鄉貢進士程頤者，有高堅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

范祖禹《薦講讀官劄子》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眞宗之待种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疏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堯臣、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

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有無謗毀也。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朱光庭《乞以程頤爲講官奏》 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程端中《伊川先生文集後序》 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丁寧教告，纖細具備，宜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暗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闢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爲崇政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羽巧爲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爲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者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爲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昺編次其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愛日齋叢鈔》卷三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程子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尹焞《題伊川先生像》 焞至蜀累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眞。然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祁寬，好學守道，欲刊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佳矣。門人河南尹焞題。

許衡《語錄下》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謂四時運行，都於興況濃處行將去。人厭寒，便思煖處行；如要長養，要收成，要閉塞，要發達，都於興況濃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其興況亦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不能私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鄭玉《餘力稿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爲學，文章爲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爲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內，不在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爲無用之物。譬之霾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

《（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三九 「宋哲宗時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歷代講筵之設，率臨御殿廷，諸臣拱侍，不過進講數行，徒了故事而已，夫有何益？必清宮便殿潛心誦讀，朝夕研究，始能貫通義理，有會於心。

吳與弼《觀語類爲政以德章感程子而作》 尤人只見無虛日，罪己何曾有實功？莫把寸心矜立雪，但專一味慕春風。

分論

《上仁宗皇帝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所學既純，故規模

自爾正大。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引喻甚明，持論極正，可以折羣喙之紛紛矣。

《**上太皇太后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程子自任之重，隱然有堯舜其君之意。殆與《伊訓》說命》之篇，後先光映者也。《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先生經筵二劄子，一云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一云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後世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皆名言也。今此書上於伏假既開之時，統以輔養上德四字括之，而又規處詳密，歸宿在專員輔道，毅然自任。文筆古穆，上掩賈、董。

《**論經筵第一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總在本原上著意，發爲議論，故純正宏闊，絕無偏駁。《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秦、漢以來，諸儒告君文字，有說得如此平實該贍，純粹無罅者否？《伊訓》、《說命》，差堪比擬。

《**論經筵第二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匡輔翼贊之道，略盡是篇。

《**易傳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言理精要，包舉全《易》。

《**春秋傳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先聖作經之意，後人以揣摩穿鑿之見求之，則滋晦矣。三復此文，始知先儒爲學精愼如此。

《**答朱長文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言貴立誠，文以載道，此能闡發其旨，覺善誘之心殷然無已。

《**顏子所好何學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備舉學聖工夫，語語自親歷中得來，故無一切影響之言。《古文雅正》卷一二蔡世遠評：學以致聖人之道及信道篤，是一篇眼目。俗學只爲不求學聖人，信道不篤，故末一段慨歎言之。張子云：「孰能少置科舉，相從入堯舜之道者乎。」同一無限低徊。

《**明道先生墓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九：在伊川言之無溢辭，在明道當之無媿色。《古文眉詮》卷六三浦起龍評：字字擔得重，卓得直，恰得明道二字，分量充滿斯人斯名斯表。子朱子取以附四子書之後，爲定論焉。明道題名起，以道襯學，以善治襯眞儒，關係重大，一字千鈞。

《**修禊**》《水東日記》卷三六：明道先生尚有詩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亦是此氣象。

傳記

《**宋史》卷四二七《程頤傳**》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略】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略】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曰：「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略】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程頤傳》（存目）

朱熹《伊川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程頤《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臣頤言：今月日準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略】伏念臣才識迂疏，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于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又《辭免館職狀》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祗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

又《乞再上殿論經筵事答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略】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略】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

又《上太皇太后書》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于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于斯時，未有意于仕也。避辭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略】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于斯時，尚未有意于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于此矣。臣于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略】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于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

又《再辭免判登聞鼓院狀》 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朴愚，唯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臣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

又《乞歸田里第二狀》 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敕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

又《禊飲詩序》 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會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疏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能改齋漫錄》卷二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竝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二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頤正

叔爲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爲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爲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於上，故不聞爾。」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眞僞，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其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污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器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當盡得鬼名？惟其險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嫉程頤之奸，形於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爲禮部尚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駁譏詆略盡。

《道命錄》卷一　伊川先生以（元祐）元年四月受經筵之聞命。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疏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霈，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偸；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展修邇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彥霖、公掞皆徙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憃不曉事，爲浮薄

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月。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人，不應如此疏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爲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閒亂，以快□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伯溫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此。

又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使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眞儒。揆其賢，陳搏、种放未必能過。若其道，則搏、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命，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日，溫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宣仁皇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宴坐講等三事，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壯，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又　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瑩雪叢說》卷二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

《困學紀聞》卷一八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眞》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眞候于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眞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薑齋詩話》卷下　「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洽，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劍谿說詩》卷上　或問程子《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　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暝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作品本事

《紫微詩話》　和叔尙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程正叔云：「王子眞寄藥與頤，無以爲答。且素不作詩，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爲閒言語耳。如古人作詩，無如杜甫，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則甚，頤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正叔且云：「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既用功，則于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

上。」此言甚當，予謂正叔蓋有激而云。且《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類，皆未免乎寫物也。

朱熹《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宗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眞蹟今藏道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又《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並其所藏數帖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櫝還珠之諭，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子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宋史》卷四二七《程顥傳》　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

《宋元學案》卷二三　元祐中，伊川歸洛，貽書范內翰祖禹曰：「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在原明爾。」父喪後，祖禹始薦爲崇政殿說書，言：「正心誠意，天下自化。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擢右司諫，累辭未獲。

又卷三一　始，先生于群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詩可謂得本矣。」

著錄

程端中《伊川先生集序》　右伊川先生文八卷。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略】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侄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先生有《易傳》六卷、《繫辭說》、《書說》、《詩說》、《春秋傳》、《改正大學》、《論》、《孟說》各一卷，別行。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伊川集》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程頤傳》　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　《伊川先生集》。

朱熹《河南程氏遺書跋》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略】此外，諸家所鈔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又《河南程氏遺書附錄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繫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又《程氏外書跋》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證俗本紛更之繆，而

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伊川集》九卷，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

又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建寧所刻本。

趙師耕《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後序》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

李龔之《二程先生文集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龔之乃模鋟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伊川集》二十卷。

又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

虞槃《至治本河南程氏遺書序》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略】《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略】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讀，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略】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鋟本。槃託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譚善心《伊川遺文跋》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定，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鋟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於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爲竊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七卷，尚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程頤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程伊川大全集》，一部五冊，完全。

崔銑《二程文略序》 《遺書》雜於衆手，文集間多闕佚，未若《論語》之精也。銑也用其管明，效茲朊力，輯爲《程志文略》，大歸敷闡儒教，平切良行，可名宋之一經矣。夫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皆爲之「略」，臆而采成，則庶乎文約而功省。銑也望諸後賢云爾。

《國史經籍志》卷五 程頤《伊川集》九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二程文集》八卷。

又 《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伊川大全集》五冊，全。凡二十三卷。

又 《程氏文集》四冊，全。程頤著，凡十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程頤《伊川集》九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二程先生集》四冊。陳景雲注：「十二卷，建寧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爲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富公、謝帥書中，刪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泓爲泝，祭文改侄爲猶子。【略】朱子深以爲不可，嘗以書抵珙及栻，盛氣詬爭，辯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略】元至治間，臨川譚善心重爲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榷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

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輯程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別爲二卷，附之於後。惟伊川詩僅有三章。

吳廷棟《同治重校二程全書凡例》 石門呂氏取前四書（《遺書》、《外書》、《經說》、《文集》）並《易傳》、《粹言》刊行，題曰《二程全書》，析之則各分卷數，合之則裒成巨帙，乃今日坊肆通行之本也。【略】呂刻除《易傳》、《粹言》外，一以弘治本爲底本，其中剜改字句，偶亦參用譚刻。惜校勘欠精，於弘治本訛脫之處，未能援據譚刻一一正之，《文集》卷數篇目，亦與譚刻後先互異。證以《朱子語類》、《黃氏日抄》所引，譚刻較合。《遺書》、《外書》、《文集》悉依譚刻校訂，期復朱子之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三 《二程全書》六十五卷，明刊本。【略】淳祐間，教授張玘合經說、文集刊行，號《程氏四書》，猶各自爲書也。明天順間，國子監丞閻子與重刻之，南陽李文達題曰《二程全書》。弘治間，監察御史李瀚以舊藏本與閻本屬參議康紹宗、僉事彭綱編校，河南知府陳宣刻之，有朱子二跋及李瀚、彭綱、陳宣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宋胡安國編。二程全書本，明正統中閻錫禹輯。 段堅校刊本。 許氏有影鈔元至治本。

又《附錄》 明成化刊，有婁序，末有成化丙申廣信府刊墨記。

又《續錄》 元至治二年壬戌臨川譚善心元之刊本，十行二十字。 河南祠堂本。 寶誥堂本。 正誼堂全書本。

藝文

張繹《祭伊川先生文》 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奠，敬祖於庭。百年之恨，並此以傾。

朱熹《伊川先生贊》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李時勉《伊川贊》 性質剛方，踐履篤誠。先聖矩度，後學準繩。

高攀龍《明道先生贊》 《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呂惠卿

論述

綜論

歐陽修《舉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前眞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

沈遘《薦胡宗愈呂惠卿劄子》 光祿寺丞監楚州糧料院胡宗愈、掌書記監杭州清酒務呂惠卿二人，並修身高材，好學不倦，其議論文章，皆足以過人。又皆明習世務，可施有政，爲朝廷之用。伏望陛下特賜採擇，毋使留滯，以厲士大夫之望。

蘇軾《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制》 敕：元兇在位，民不聊生，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跑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

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惠洪《跋呂鎭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鎭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淸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鎭國公亦云。

劉弇《上呂觀文吉甫書》 判府觀文正議閣下：文章功業，似是兩塗，不獨到焉者難，正亦兼之者罕矣。古所謂豪傑特起者，某皆班班可見，功業太半在武人，而窮愁憔悴不遇於時者，乃肯留意文章焉。擅文章者一切守柔持謹，處事浮脆，揣機決疑，倉卒徊徨，至無復作起其氣者。進功業者感慨自喜，闊略細故，類皆不暇屈折文字間，甚者殆如斲輪者之竊笑糟粕也。而又偶然成就於變故之臨時者，常在功業難，習慣於喜好之一日者，莫如文章。是則某也兩塗之說猶信。《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卿曰「大儒之效」。此則兩塗之說不復用矣。就今日求之，非閣下誰乎？淵乎其精深，曄乎其光明，摹華擷英，萃宿根柢。六經之羽翼，孟揚之粉澤，諸子百家之獨轡而先鞭者，故爲論說，爲訓解，爲記傳，爲歌詩，爲表章誥命，皆本末忠義，師友造化，非昔人區區翰墨輩到也。故某意閣下文章如此。訂正議論，如龜灼蓍布，而得前知；事爲之圖，譬如腐肉齒利劍，而成敗立決。一日乘邊障，揣敵情，宛是樽俎間折衝，枕席上度師，此而雖老於兵間者有不能加，豈直誦《左傳》略皆上口，暗與孫吳法合者同日語耶。天子嘗付以北門，今又起而西矣，虜墮吾計中，勢則當然。故某意閣下功業如此。【略】方閣下揚大旆取道神都也，而某適在焉，將卜一遇於不待更僕之頃，而縷縷之私，未知所以進退前卻。切自億度，以爲世之三尺童子皆能道呂公之賢，而某也又嘗有意乎呂公之爲人矣。曠世一時，方自投足，而獨得何俟而不望下風耶？

鄒浩《呂惠卿落職制》 朕惟大中之道，與夷夏爲新，宿負往愆，多釋不問。其或附下罔上，誼動一時，義所當懲，亦難並貸。具官某，頃緣舊弼，分任帥權，方干戈未戢之秋，正將士希恩之際，循名責實，宜盡公心，事君以忠，矧存丕訓，而乃肆形欺誕，敷奏罔功，遂令獎勸之方，悉入僥求之計。開其後悔，咸以情言。既罪戾之甚明，在典刑而奚逭。姑從褫職，特轉寬科。庶幾臣工，自此知戒。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爲文長于表奏。

孫覿《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于熙寧、元豐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世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旌節，奇龐福艾，獨殿諸臣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爲賦頌名碑制誥冊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于家，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內乂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以斷天下事，而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壞之蠹，以追迹二帝三王之始，尊經崇儒，宗王踐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非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講帷，掌內外制，繇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爲世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說，以不及爲恐。余讀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略】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于絕學之後，續微言于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勸講論思，典冊施諸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德，治兵禦戎之策，彌逢政事之體不膠于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于今。聲氣相交，風動雲興，如龍吟，如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彈有虞氏之琴，如鼓淸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大音希聲，振越煇煌，如鈞天之奏，撞千石之鐘，振萬古之簴也。公之文章用于當世，傳于後覺，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宣城，而辭氣浩然，折而不衰，至一觴而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于經義，非玩志文辭，以徇人耳目觀美而已也。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爲詞宗，賜札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通義郎靖，遭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陵，始從余游。一日出公遺稿，請余叙而識之。某爲書生時，詞習公文，知敬慕公。至于今老矣，儻得以姓名託于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願也歟！

周必大《題呂吉甫帖》 白樂天持心忠厚，安肯幸時宰之禍，識者讀詩使

知眞焉，不待考歲月先後也。呂吉甫幸災乃爾，于溫文正公何損，直似罵耳。其視樂天，可分顏、跖。表而出之，使觀者略窺其心術。淳熙丙申上巳。後七月歲次癸卯十一月，太史李仁甫見此帖，命其子壍題其後，考證極爲精詳。謂溫公誤國者，陳瑩中矯枉之言也。某重書。

分論

《與外曾孫李皜帖》　孫覿《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皜帖》：比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皜，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情實，不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爲諂，近于侮玩，不可不知也。」余三復其言，俾錄示子孫，書諸紳以爲法。

《謝表》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如此，人主于何以辨之？《宋稗類鈔》卷六：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表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後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歎曰：「宋之君臣用捨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

《戲題風乞兒扇》　《賓退錄》卷三：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韓王南園，京師丐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除非乞，沒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能改齋漫錄》卷七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呂勝于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又卷八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一《呂惠卿傳》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略】惠卿起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於帝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遍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一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奸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奸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略】俄丁母憂，詔于本奉外特給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取奉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爲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義可也。」但削其誤

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赦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于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于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略】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略】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謫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于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喻失當，還爲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東都事略**》卷八三《**呂惠卿傳**》（存目）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一四（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邵氏聞見前錄**》卷一七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荊公所謂「李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者。熙寧中，宗室世居獄連士寧，呂惠卿初叛荊公，欲深文之，以侵荊公。神宗覺之，亟復相荊公。荊公平生好辭官，至是不復辭，自金陵連日夜以來，惠卿罷去，士寧止從編置。

《**東軒筆錄**》卷一二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耳，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

《**鶡肶編**》卷下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內，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即使賦之，道人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詞苑萃編**》卷二三引《**復齋漫錄**》　王介甫初參大政，偶閱晏元獻小詞，因曰：「爲相何須作詞。」平甫曰：「偶然自喜而爲之，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爲館職，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作品本事

《**續墨客揮犀**》　荊公戲作四句謎示吉甫云：「晝時圓，寫時方，冬時短，夏時長。」吉甫亦作四句解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更除脊梁骨，便是這個謎。」

《**四六話**》卷下　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

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獻記》卷下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爲偃蹇。元祐間，貶爲散官，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于爲帥。繼以蔡元長久據大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于上皇，召爲宮使，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于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于今日。」徽廟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書于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寧有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渭濱。」徽宗改「不減」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衆謂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逐天覺門人，起大獄爲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師，其命矣乎！

《老學庵筆記》卷八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續資治通鑑》卷七一 初，王安石與呂惠卿互相傾陷，遣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蹇周輔按之，獄久不決。安石子雱切責〔練〕亨甫與呂嘉問，二人乃共謀取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惑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時雱已病疽瘡年，坐此益忿恚，疽潰而卒，安石悲傷，求去愈切。綰慮安石去而己失勢，乃力勸帝留安石，其言甚無顧忌。帝再三詰綰，綰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爲臣言。」帝令吳充以己意問安石，安石大駭，即上奏曰：「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爲臣子嘗官及薦臣婿可用，又爲臣求賜第京師。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卻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綰所爲若此，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帝以綰操心頗僻，賊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故有是命。綰始以附安石得居言職，及惠卿之黨欲傾安石，綰皆竭力奏劾之，亨甫亦由諂事雱以進，至是乃因安石言，相繼罷斥。

著錄

孫覿《東平集序》 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注老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于此，而注《莊子》方盛行于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呂吉甫集》二十卷，右皇朝呂惠卿字吉甫，閩人。王安石執政，擢參知政事。元祐初，謫知福州。紹聖後，累領藩鎮。有《莊子解》。

《東都事略》卷八三《呂惠卿傳》 有文集一百卷，《莊子解》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呂惠卿文集》一百卷。又《奏議》一百七十卷。

又 《呂惠卿集》五十卷。

沈遼

論述

綜論

沈遼《雲巢編序》 余棲于零陵將二年，卧鶴山人王棲道屬客來圖余像。其不可圖堵，余爲申之以辭。然皆眩也，所以爲游戲也。有不知者強爲余，蓋有知者亦其捕爲縹黃，爲丹白邪，嬗死灰與朽株。探山林以獨往兮，即猿鳥之幽娛。豈萍苴之如兮，亦泛泛于江湖。昔敦媚放藝文兮，既華髮而蒼鬚。終非

混混之可諉兮，方將佚老于無無。苟不暴夷以爲絜，何必襲惠以爲汚。挹古人之全德兮，將歲月以云徂。羌余心之所得，會羣有于無餘。彼蘧蘧爲周，而栩栩爲蝶，亦甚惑矣，余與是其相忘于影響乎。

黃庭堅《雲巢詩並序》 東陽沈叡達，少日名滿諸公間，讀書取支書字，作文章傲倪一世，以自爲師。其所鋤植縱奪，未嘗依人，自爲一家，亦周旋得意。畜畫聲伎，必欲妙天下。几研間陶瓦金銅物，皆閱數百年，遠者溢出周秦，然其好奇無厭倦，言論無可豪舉，負氣不自金玉，一縱恣繩墨外，以是故逐，不得列士大夫，漂轉江湖，態度已老，乃得九華秋浦之間。叡達自慶曰：「使我自卜擇如是矣。」遂築于齊山之下，清居燠室，冬夏具宜。【略】化冠裳以爲野服，息交游以見古人，屏放聲伎，盡空所有，卧榻隱几，無人掃除，筆硯塵濛，生理若寄，而讀書不虛用日，多得古人著意處。文章雄奇，能轉古語爲我家物，山林之歲月盡以從事。故比學士大夫爲見功多。因自號其所居曰雲巢，從眉山蘇子瞻乞文，子瞻曰：「虎豹來田，吾以是累，吾方刮除皮毛，獨以形立，子當愛我，不當要我作文。」又欲乞文于南豐曾子固，會子固以憂去中書舍人，而捐館于金陵。則以告豫章黃庭堅曰：「敢託于子文。」黃庭堅曰：「曾子固、蘇子瞻文章磊落旁日月，居一世後前，能軒輊人。庭堅戲弄筆墨，不經師匠，家人子語耳，君安用此？」雖然，三十年藉藉沈叡達，吾敢自愛無能之詞以恨之，故傳載雲巢之因起，訖于崇城，而繫以詩。以俗觀之，吾與叡達皆得罪；以道觀之，則俟君子。

張舜民《贈奉議沈遼詩》 夫君擢秀居東南，代以文詞起簪紱。錚錚官業素有聞，更號能書居第一。平生意氣少防閑，一跌落在江湖間。幾年轉徙無家室，惟與漁樵爲往還。醉吟未免寫胸臆，健筆依舊飛雲煙。遠俗僻陋多不識，都城一帖沽萬錢。今朝我過齊山下，邀我陟降游二山。羨君卜築思意盡，今古氣象羅目前。佛留九頂千株石，天賜清溪一水灣。自拾薪枝給朝夕，不與城郭通交關。親友一切皆謝絕，惟許子馳來問安。人生涉世多憂喜，不用昭昭明物理。少小辛苦卜一廛，如今老大無居止。遷流方從五嶺去，敢望生還復經此。萬一君恩縱北歸，與君左右爲鄰里。

《揮麈餘話》卷一 沈睿達遼，文通之同胞，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眞楷。登科後遊京師，偶爲人書裙帶詞，頗不典。流轉鬻於相藍，內侍買得之，達於九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時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一見不悅。會遣監察御史王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喻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爲倡優書淫冶之辭於群帶，遂達朕聽。如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睿達爲吳縣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爲申解之，上復伸前說，竟不能釋疑，遂坐深文，削籍爲民。其後卜居池陽之齊山，有集號《雲巢編》，行於世。

劉克莊《沈內翰叡達帖》 叡達詞翰突過其兄，而宦不遂，亦命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雲巢編》十卷。【略】遼文章豪放奇麗，無塵俗齷齪之氣，而尤長於歌詩。王安石嘗贈以「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句。而安石子雱亦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皆以柴桑格調爲比，其傾倒可謂甚至。然遼詩實主於生峭，與陶詩蹊徑頗不相類。觀其生平，屢與黃庭堅酬和，而庭堅亦稱其能轉古語爲我家物，知爲豫章之別派，非彭澤之支流也。

《宋詩鈔・雲巢詩鈔序》 王介甫贈以詩云：「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其子雱亦有詩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及徙秋浦，築室齊山，名之曰雲巢，一洗年少之習，從事禪悅。蘇子瞻嘗語人曰：「睿達末路蹭蹬，使人耿耿。求此才韻，豈易得哉。」余閱其詩，間出入俗調，佳者亦生硬排奡，不知何以諸公見賞之如此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沈遼》 日落銅陵春水生，空傳佳句似淵明。雲巢小築橫秋浦，舊物摩挲几研清。

分論

《初創二山》 《歷代詩發》卷二六范大士評：二山形勢，始而互講，繼而分疏，章法最整齊，筆意亦最疏健。

《禪僧巖》 《歷代詩發》卷二六范大士評：巖洞幽邃，殆盡形容，而妙處更在留筆，若必欲徹底寫完，反不見其幽邃也。

《次韻和宋平》 《歷代詩發》卷二六范大士評：似學嘗花拗體。

《和荆公土山韻》 《石洲詩話》卷三：雲巢詩勝於西谿。雲巢，西谿之弟也。其《和荆公土山韻》詩三首，雖乏警策，亦自不弱。

傳記

黃庭堅《沈睿達墓誌銘》　睿達諱遼，姓沈氏，世爲錢塘人。【略】睿達少雋拔不羣，自爲兒時，已莊重寡語。及長，汎覽經史，尤好左丘明、班固書，下筆模擬，輒近似之，詞致雅麗。未冠家居，已有文章聲名，藉然傳京師。趣操高爽，常超然有物外意。謾不喜進取，迫于親命，出應有司，再不中，乃次翰林公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壽之酒稅。未就官，丁母夫人憂，哀毀幾不勝。喪卒還闕，吳丞相充爲三司使，薦監內藏庫，未逾年，復薦監金耀門書庫。熙寧初，朝廷析審官爲東西二院，【略】以君爲審官西院主簿。當是時，丞若簿皆朝廷之所愼選。出則爲監司矣。論者以君方且繇此進擢，乃坐與其長不合罷。江淮發運使薛向與其副連章薦監明州市舶司，遷太常寺奉禮郎。纔二年，市舶廢，改監杭州軍資庫。會秀州華亭闕令，承漕攝邑事。而監司有挾舊怨者，因是攜摭萬端，【略】奪官徙永州。【略】更赦徙池州。卒，實元豐八年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四。睿達姿軒闊秀發，工爲詞章，灑落豪放，無世俗氣。而尤長于爲詩。自除母夫人喪，至都下，諸公交口譽之。王荊公贈以詩云：「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其子元澤見其文，亦貽之詩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其爲王氏父子見器如此。是時荊公自參知政事爲宰相，當國秉政，更新法度，而睿達議論寖不合，以是見疏。亦會以審官主簿罷去，遂擯不用。及謫零陵，自娛肆山水間，益刻苦爲文，追子厚之作。徙秋浦，喜曰：「使我自擇，得此足矣。」乃築室于齊山之上，名之曰雲巢。【略】及君之卒，遠近爲墮睫焉，賢士大夫莫不悼痛歎息，而蘇子瞻尤哀之，嘗語人曰「睿達末路蹭蹬，使人耿耿，求此才韻，豈易得哉。雲巢遂爲茂草，言之酸辛云云。【略】平生所著有《雲巢編》二十卷。

《宋史》卷三三一《沈遼傳》（存目）

《宋史新編》卷一九〇《沈遼傳》（存目）

《史質》卷四六《沈遼傳》（存目）

紀事

沈遼《三游山記》一　余卜居齊山逾月，欲一探左史洞而不知其地。四月丁巳，會公華、德相至，遂召唐生者俱游焉。

又二　四月己卯，潤之、公闢、德相來會余，將爲九華之游。方食，景德超禪師與明推照上人至。及行，有陰雲，至石堵已微雨。

又三　九月癸巳，處善邀余游九華，即上馬。行至石堵寺，日已夕矣。月旁死魄多浮雲，與寺僧步松林間，索索始有秋氣。

又《禪老閣》　少年尚淵默，偃仰事詩書。端然忘緇藉，乃欲尋榮途。一辱未知補，三獻何其愚。深中雅有趣，寧終渾泥塗。用物必傷己，誓將老江湖。在人既少與，于此固何誅。賞心不期侈，澹泊自有餘。儻逢安石輩，知余爲善謨。

又《謝趙資政》　竊念某生也至愚，豈稱爲吏？陳編之學，無聞于世。衡門之志，聊以自娛。鄉當強仕之年，勉有起家之望。惟知古人行己之誼，不度當世取容之直。由是拙疏，被憎權倖。浩然斥去，幸亦歸休。不苟其樂者，終不蹈其憂；不附其榮者，亦不罹其辱。職安守藏，心獲奉親。蟠木不刊，誰識其萬乘之器；老驥已謝，安能致千里之功。

著錄

黃庭堅《沈叡達墓誌銘》　所著有《雲巢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　《三沈先生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雲巢集》十卷，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叡達撰。遘親弟也。【略】以上三集刊於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蓋未之考也。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雲巢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沈（晦）〔遘〕《三沈集》六十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沈氏三先生文集》一部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沈氏三先生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遼《雲巢集》。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雲巢編》三冊，八卷。

吳允嘉《補沈氏三先生文集跋》　《三沈集》者，文通《西谿集》，存中《長興集》，睿達《雲巢集》也。南宋刻於處州，於卷尾每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監雕」一行。明萬曆間重刻時，亦仍其式。予借得花山馬氏本，前無序文，疑爲書賈射利匿去前朝歲月，冀作宋槧以欺購者，事未可知。【略】康熙戊戌夏四月下澣，石甑山人吳允嘉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雲巢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略】遼墓誌稱所著《雲巢編》二十卷，今此本乃宋高布載入《吳興三沈集》者，所存祇十卷。《文獻通考》所載卷數亦同。殆布校刊之時，已有所合併歟。又集中「海天寥寥禾黍秋」一首，此本題曰《初聞鶴唳》，而徐碩《至元嘉禾志》乃作《題干山圓智寺》；又《門箴》一首，《至元嘉禾志》作《華亭縣門箴》，且有跋語兩行，均與此乖互不合，或當時尚有別本，故所據互有異同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雲巢集》十卷，鈔本。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雲巢編》十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雲巢編》十卷，宋沈遼撰。原本二十卷，今作十卷，或高布刻《三沈集》時所併歟。　明刊本。

又《**續錄**》　三沈集本。　浙局刊三沈集本。八千卷樓有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沈氏三先生集》八卷附《沈下賢集》十二卷，明刊本，九行二十字。似萬曆時刊本。內分《西溪文集》十卷，《長興集》十三至三十卷、三十二卷，《雲巢集》十卷。每卷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涵芬樓藏書）。

張元濟《四部叢刊影明本沈氏三先生文集跋》　沈氏三先生者，曰遘，字文通；曰括，字存中，文通從父；曰遼，字叡達，文通弟也。《西溪集》十卷，遘所著；《長興集》四十一卷，括所著；《雲巢集》十卷，遼所著也。《直齋書錄解題》曰：「以上三集刊於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蓋未之考。」殆以括行輩尊，不當居次也。是爲明人覆刻，諸卷之末均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行，其原即括蒼本也。今總爲八卷，【略】第六、七、八《雲巢》，則明人所併合也。世無他本，此刊於何時何地，刊者何人，而惜乎其不可考也。昔東方圖書館有此書，余以重金得之，不幸燬於兵火。今所景者，假自浙江省立圖書館也。民國紀元二十有五年初夏，海鹽張元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雲巢編》十卷，宋沈遼撰，清鈔本，一冊。

又：《沈氏三先生文集・雲巢編》十卷，明刻本。

曹輔

論述

秦觀《曹號州詩序》　號爲州在關陝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陝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履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愼之。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二三　輔字子方，華州人。登嘉祐八年乙科，官提點廣南

西路刑獄、福建轉運使、朝奉郎，守司勳郎中。號靜常先生。

紀事

曹輔《詩呈同院諸公》　十歲湖湘客，淹留何所依。清名漢閣在，他夜楚帆歸。落日三秋晚，浮生一笑稀。每煩貽秀句，眞似暗投璣。　富貴心非願，山林首重回。拂衣清世外，築室白雲隈。杜口同摩詰，忘形學子來。斯游行欲遂，聊此接羣才。

又《次韻無咎戲贈兼呈同舍諸公》　少年落魄走四方，看山聽水興難忘。深林誰復知孤芳，十載江湖稱漫郎。紫溪風月幽思長，綠水如鏡烟蒼蒼。追隨豪俊多清狂，春風爛醉胥山堂。下瞰羣峰聳如槍，吳儂棹歌笛靈羌。攀蘿捫壁疲獲臧，經旬選勝行齎糧。客兒經臺倚高岡，共卧明月吟胡牀。投身忽落崑崙傍，征西萬馬隨騰驤。官軍夜半填賊隍，食盡師老催歸裝。將軍數奇漫鷹揚，斬捕不能酬失亡。曲突徙薪語莫償，幕中病客非智囊。扁舟夷猶憶吳鄉，晁侯平日丈人行。【略】洞庭橘熟千林霜，行當拂衣解銀章。買取百花洲畔莊，世外日月何曾忙。翛然一室生吉祥，車馬還能過我牆。夜具茗飲與柘漿，更看君詩雲錦張。

又《呈恩府龍學》　此生飄泊任乾坤，南北東西豈更論。萬里欲封防墓土，十年重到李膺門。少驚人事時千變，盡付羈愁酒一樽。主上思賢厚風俗，如公終未老丘園。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百斛明珠》　梅聖俞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己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云：「寂寞王子猷，迴船剡溪路。超遙戴安道，月夕誰與度。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戶。應調折弦琴，自和撚鬚句。」

藝文

韋驤《曹子方靜常庵》　愛君新作靜常庵，況是佳名繼鄭南。晝坐不知人擾擾，夜存長保氣酣酣。寓言記述希莊叟，復命棲時慕老聃。標榜燦然輝衆目，幾何立懦與貪泉。

又《答曹子方少年弄篇翰一首》　虛堂隱几坐，忽忽若假寐。颯然清風來，頓爾爽昏思。新詩執在手，展讀過三四。初言少年弄篇翰，喜道白髮聊自戲。次驚老境今且迫，豈甘物役汩其志。輕視富貴如浮雲，極論窮通鈞一意。高談念平時，健句存遠記。請老愧襲常，先期乃吾事。君年纔知命，耳順予闕二。自此七星霜，投紱去朝市。是時取高篇，卻託冥鴻寄。公方處要途，利達沛材智。見詩當不瞋，猶認舊書字。其來不待索，應亦念衰瘁。君年方如我今日，那肯抽簪餌芝朮。庶幾得以警幽情，莫忘采眞揮勁筆。

又《寄曹子方》　度溪踰嶺一何勞，霜鬢騷聲首屢搔。自愧晚年空陸陸，唯逢佳境且陶陶。會仙古觀風流遠，館節新堂氣象豪。不得與君同嘯傲，強抽荒思引吟毫。

韋驤

論述

韋驤《花溪唱和集後序》　田野闢，庠序修，兼幷戢，廉讓起，賦不傷，罰不怨，盜賊衰止，人知孝悌，邑如是，令樂焉可也。不如是而樂，樂之可乎？可樂矣。羣婦女、繁聲伎，日從荒嬉耽靡之事，賢者爲之乎？賢者樂於可樂，必閱古味道，琴瑟飲酒，間或爲詩歌以自伸，以發揚悅懌之氣，外是不爲也。武義、永康壤地相接，予與長道臨所治，首尾相及，其被檄以出或相同。故其間相講以義，相磨以忠，吟詠情性，更唱迭和，其相歡最久。爲樂以是，而荒嬉耽靡之事，去吾境遠矣。至議其所謂可樂，則吾二邑之民，自以爲不過也。予官滿先長道，而代者濡滯，長道去有日，輯往來之詩，序以示予。予亦將有青谿之行，賡酬其竟於此，遂書之篇末。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餘杭韋驤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少以辭賦有聲場屋，王荊公喜其《借箸賦》，頗

稱道之。

《四庫全書總目》一五三　《錢塘集》十四卷。【略】其古體詩亦已不完，而梗概尚具。觀其氣格，大抵不屑屑於規模唐人，而密詠恬吟，頗有自然之趣。雜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啓爲尤工。其精麗流逸，已開南宋一派。雖未能接蹟歐、梅，要亦一時才傑之士也。

傳記

陳師錫《韋公墓誌銘》　公諱驤，字子駿，姓韋氏。曾大父鎬、父杲皆潛晦隱約，自公升朝籍，以恩累父至左正議大夫。韋氏本出風姓，大彭在夏爲列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因國命氏。而公自大夫，而上上世爲衢州人，由正議始徙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公生而警敏，年十有七，以文謁荊國王文公，見其《借箸賦》，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吳越，見文士唯子與董顧行耳。」由是藉甚。當時每一賦之成，學者爭傳誦之。皇祐五年登進士第，調睦州壽昌縣尉，以太夫人憂不赴。後歷興國軍司理參軍、婺州武義縣令，遂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袁州萍鄉縣、通州海門縣，通判滁州、楚州，遷至尚書屯田員外郎。會官制行，改朝奉郎，爲少府監主簿。元豐中遣使高麗，愼選文士充書狀官，宰執以公名聞，有旨召試賤啓，公力辭焉。論者以爲高。元祐初，詔近臣舉可任諸路使者，於是資政大學士韓公維、學士承旨鄧公溫伯、戶部尚書李公常、戶部侍郎楊公汲爭薦公之才，遂擢爲利州路轉運判官，移福建路運判。會閩饑，咸議請賑貸。公曰：「閩去京師往反數千里，今民朝不及夕，若上書待報，是冠冕從容以救焚溺者也。」乃檄州縣發粟，而請違法之罪於朝，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時有巨盜阻險，爲閩數州患，官軍屢到，州縣吏畏怯，爭言盜勢猛熾，請招納之。公曰：「閩盜狃於姑息，曩者彭孫廖恩皆緣此列官於朝，故姦民以怙山谷市凶慝爲得計，若遵前軌，是爲民稔患也。」因爲處畫所以斬捕方略，咸就法，部內肅然。召爲尚書主客郎中，久之，出爲夔州路提點刑獄。秩滿，知明州，將代乞閒局，遂提舉杭州洞霄宮。其子壽隆知衢州，迎公就養，公因告老，以本官致仕。予方謫官，與公游，見公秀眉冰骨，語笑樂易，起居輕健，謂公壽考康寧未艾也。忽病痢下，強卧旬餘，以崇寧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考終於郡邸，年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公性和侃清敏，安貧靜退，廉平著於官政，孝友稱於私門。嘗推任子恩以官其弟，燕居無聲色之娛。文章藻麗，以自嫡，一時推先之。逮治命精采不亂，料理平生文藁，示子孫曰：「吾之志在此耳。」集成二十卷，藏於家。賦二十卷行於時。【略】諸孤以崇寧五年五月十八日奉公之柩，卜葬於杭州錢塘長壽鄉之原。公之子司封以師錫昔與公同時爲尚書郎，謫官三衢又獲從公父子游，知公治行爲詳，大事有期，求銘以誌墓中，所不得辭。唯公文學見推士林，政事彰聞朝著，率德勵行，有宿儒循吏之風，而位不稱德，福不應實，士君子所歎惜也。然公子孫多賢才，司封又以直諒文采振於臺閣，爲時名人，守衢逾月，以憂去，吏民至今思之。士君子又知公之後將大，而樂爲之道也。謹按其行狀，書大事可傳者以貽後人。附以銘曰：循循韋公，粲粲文藻，易樂干祿，一節華皓。入爲郎吏，不激不矯。出使一方，翦頑起殍。優游道宮，未衰乃老。貧非吾病，壽非吾少。不至公卿，從吾所好。公惟有子，公則不夭。旁置萬家，卜此新兆。鑱石幽宮，來者斯考。

紀事

韋驤《行役》　浮梁跨寒溪，出郭十餘里。暝投僧舍，月影清如水。剪燭吏文退，孤坐俄隱几。逡巡念歲月，凋疏驚鬢齒。少學雖自勇，壯行何不偉。胡爲浪奔走，豈足稱使指。許國徒有心，歸田尚無擬。徘徊仕路間，老大良可恥。氣弱不耐飲，詩多常累紙。一吟聊破悶，再詠漸臻理。以及百千言，往往不能已。且以養情性，固非爭綺靡。此樂非絲竹，美聽不在耳。紆鬱得以紓，易直油然起。所以驅馳中，冥搜未嘗弛。今宵幸夷曠，似匪塵紛邇。悠悠萬感集，銷爍欲何以。遂爲《行役》篇，篇成姑自喜。揮毫復吟諷，若與嘉賓比。疏泉以養泉，所益不在彼。蛟蚓間相雜，要之適吾已。儻或不吾知，奚卹譏狂斐。

又《自守》　薄宦功名未計高，懶隨時輩強譊譊。推誠本在求諸內，害義何如寡所交。豈爲初官尋要路，唯憂舊學長心茅。清貧我樂人毋誚，不獨揚雄解《解嘲》。

又《延和引對》　昔年便殿拜恩光，今日重來慘肺腸。螭陛載瞻新侍從，

龍顏如仰舊君王。星霜一紀逡巡過，膏澤三朝次第當。埃壒尚能裨泰嶽，豈無忠誼報明昌。

又《行年》 行年四十志方剛，一任蓬鬆兩鬢蒼。道在忽愁施設地，心恬寧惑利名場。本無畎畝爲私計，只有詩書可自強。努力終非素餐輩，未堪回首顧滄浪。

又《登科》 先世曾誇尺五天，後來苗裔獨蕭然。可憐三十三年內，科第唯吾父子傳。 青雲意氣已參差，白髮精神祇自嗤。喜汝登科尚年少，好攄事業趁明時。

又《利州路轉運判官謝皇上表》 臣智非應變，學愧知方。篆刻文章，竊儒科于皇祐之末；間關州縣，脫選調于熙寧之初。僅三紀以逶迤，秉一心之樸拙。俛仰耻隨于曲俗，卷舒輒意于古人。不希畫餅之虛聲，唯遠素餐之公患。而蔑然善狀，慚五十之無聞；故慨若昌辰，念千一之徒遇。分永投于冗散，甘自棄于輪囷。豈圖冒被宸兪，濫分使指。況遠方之所寄，在慎柬以尤詳。若臣之愚，其實非稱。

又《利州路轉運判官謝太皇太后表》 臣性本倥侗，器非宏博。早塵科第，久玷朝紳。齟齬百端，固乏趨時之智；蹉跎三紀，信知行學之難。念倖位以是羞，肯苟爲而自棄？晦迹或幾于瓦合，存心寧蔽于雷同。然而歷郡邑以承宣，曾微善最；累歲月而遷陟，僅脫譴訶。方偃仰于熙辰，敢覬覦于銳進？夫何天幸，茲被甄收。付之漕運之權，飭以訓辭之戒。在于遭遇，奚以克勝。

又《福建運判謝上表》 臣倥侗末學，樸楸小材。遭遇聖時，黽勉仕路。竊第倏逾于三紀，恪官敬歷于四朝。雖微績效之可名，固有樸忠之自信。頃繇誤選，嘗使遠方。賴德澤之廣而年登盜衰，幸教令之明而民紓吏戢。汔終更而安守，獲逃譴以代歸。巴蜀十州，方休于督察；甌閩一道，復佐于轉輸。奔走周星之間，崎嶇萬里之半。顧身勞而何憚，念責重而可虞。短技易窮，懼難堪于屢試；壯行不競，徒有愧于初心。旋省微軀，曷膺煩使。

又《知盧州到任謝皇上表》 臣早緣末學，竊綴下科。崎嶇歷官，黽勉從政。積寸長而何助，懷小智以無堪。越俎治庖，戒于侵職；畫墁志食，耻在素餐。宜于公者，勢可舉而必行，便于時者，力可爲而必盡。久剸理官之劇，再遷省部之煩。愆尤偶逃，疲蘚非稱。乞郡章而外補，感天聽之下從。途不束裝，已獲承宣于善地；身雖去國，仍叨侍從之榮名。仰冒誤恩，深踰素分。

又《知盧州到任謝太皇太后上表》 臣樸楸微材，斗筲淺器，出逢盛際，進躐周行。義有可爲，則奮不顧軀；道之所枉，則耻于投步。頃貳刑曹之要，荐陞民部之煩。渠渠唯盡于公忠，碌碌苟逃于謗責。偶愆和于弱質，輒露請于偏麾。遽蒙天眷之曲從，復過愚衷之始望。忝近班之賁飾，獲善壤之寬閒。去國不遙，目想雲中之雙闕；幸時無事，坐安淮右之列城。

又《夔路提刑謝上表》 自叨使指，屢易歲華。嘗再領于轉輸，並偶逃于瘴曠。巴閬兩部，首尾六年；川陸兼行，往還萬里。一忝司賓之選，每懷尸祿之憂。方謀自斂于冷官，豈謂復叨一煩使。況庶獄必資于明慎，而遠畛尤在于撫綏。非高材不足以窒羣枉之萌，非精識不足以糾一成之失。此焉退省，臣則冒居。

又《謝轉官加勳表》 臣江湖末族，蓬蓽寒儒。遭逢聖時，塵綴仕籍。間關幾及于四紀，樸直唯肩于一心。利于公者知無不爲，施于政者思止其位。壯行所學，雖潛負于素懷；苟合以容，固耻隨于流俗。自叨簡拔，愈竊兢危。未嘗枉道以求從，何敢謀身而幸進。備郎官于再歲，持使節于十年。方虞總核之明，難逭黜幽之辱。但知分守，豈意序遷。夫何累日之勤，亦被自天之渥。

又《明州謝上表》 夔方按獄，雖久尸官；毫社分符，未容及境。優渥再承于明命，光華假守于便邦。已見吏民，敬宣德澤。

又《謝致仕表》 由末學以奮軀，遘昌辰而從仕。涵泳五朝之德澤，超踰四紀之光陰。或宣化于便藩，或司賓于華省。按刑將漕，屢玷于選掄；竊祿尸官，終逃于譴責。爰及暮年之至，自惟陳力之難。乞身欲遂于屏居，承命獲從于善去。

又《上滕舍人書》 某江湖野人，幼喜讀書，二十來京師求祿仕，同時進取之流，素不識面者，往往或道名而指背，究其所緣，皆執事譽飾之致也。未幾，附風雲之末，僅竊科第，一落塵土，間關無狀。雖自信之心逾於前時，而蹤迹澒涊，去門闌日以疏也。因循歲時，幾十五年。

又《上通判官》 某無狀，幼而罷軟，不能鈞農工之勞，又恥遭明時而不自植立，不得接踵薦紳，以設施仁義之蘊，講明王道之原，故勉力讀書，十年而仕。仕十年矣，而官爲縣令，食粟而已。所爲蓄縮，未足動人耳目而際昔賢之畛域，唯夙宵皇皇，常恐碌碌與俗吏相俯仰於一世中耳。

又《上王漕書》 某幼貧而愚，不能習知他事，唯讀書考古，學爲文辭，規

速化之術，且不自度，謂仕則行道如反掌耳。弱冠而得官，奔走十餘年，志未及舉，氣未及紓，凡所注錯，去離繩約，僅或容髮，則有履禍之畏，況道之欲行，其可竊覬邪。所不失者，從公之餘則偃仰圖史，耽味經籍，究前人之是否，評衆事之得失，發於詞章議論。誠雖不才，固亦足以自樂也。得是樂也，其敢謂之自致乎？

又《上范樞密書》 某畎畝陋迹，讀書從仕，衰衰竊祿者將三紀焉。才不足以適時用，智不足以應事變，齒髮已衰，未見知己。曩奉親養，累官江淮。鉅創之後，就職京局，卑枝一棲，俛仰自給，烏敢謂屈而不伸者乎。

《東園十詠序》 益昌當巴蜀之衝，山水清勝，其俯接城堞，旁臨江流，傑然而秀拔者，唯浮岡、寶子二山。計臺公居實所倚附，而東園且據其麓。棧險築夷，飛甍曲楯，而亭閣互出，葺之非一日力，成之非一人之智，聞者願至，至或忘歸，登者必賦，賦有餘恨，亦可謂觀遊之佳處也。榜題石刻，高文偉篇，多鉅公名卿之所爲，究其八詠之作，乃鮮于子駿爲之倡始。八詠之外，有高庵、翠薇閣，皆成於其後，而未與紀列。餘杭韋驤代置寓止，及將還也，因繼其八而摭其二，足爲十詠焉。詠以四句，句以七言，庶幾約辭索要而盡所難盡。然非能賦，烏免所謂有餘恨也。夫葺之成之，毫髮無所施其間，徒能以高名庵（庵舊名淨行，予以高易之）。什所未作而泰焉。享登覽之樂者二年於茲，其爲儻然之得亦多矣，遂序於十詠之首。

又《諭馬》 粤歲辛丑，中春之首，掾解久休，邑移遲留。粥易以給，橐空無庾。計有兩濟，而與馬謀曰：「爾之依予久矣，予之力汝，固不淺也。昔初負書以學，求薦鄉老，歷時間關，偕我枯槁。得第且歸，內罰偏早。棲棲三年，一不鬲蚤。往宦江左，瘖矣遐道。解轡所治，肌格載造。朝休平沙，暮足豐草。日月浸長，精神皃貌。長鳴蕭蕭，雙耳卓腦，膚如灌脂，駿氣若駣。內起未定，會於罷考。憐不忍置，置汝潦倒。山顛澗腰，喘息不保。迨復舊廐，瘦落如埽。子俸輟止，日食稍稍。矧爾芻秣，豈或能飽？鄰仆邇踣，鼎絓枯杪。期以賈售，使爾盛好。豈唯貲予，汝惠弗小。故軒勿戀，聊以相曉。」馬乃昂頭驚視，請對以臆曰：「齒暮力疲，誠可棄也。懷舊念勞，良可存也。自始託迹，沱今星周。投步不歷邪至之徑，引轭不及利交之門，宴嬉無耽荒之留，造請無奔競之勞。不寓不理之牧，不享不義之飼。雖無知識，豈不自得。至於或逸而苦，或肥而瘠，皆勢然也，何足道哉！仰惟主公，行矣自力，非期脫粟之驕，非意鏤錫之飾。徒欲適驚鄙，盡餘年於君子之櫪。願效子方之哀，請觀孔聖之論。必將利我，則固不敢愛，儻以我恤，則甘俟乎敝帷之分。雖餓死焉其何恨！」

著錄

陳師錫《韋公墓誌銘》 料理平生文稿，示子孫曰：「吾之志在此耳。」集成二十卷，藏於家，賦二十卷，行於時。

韋能定《錢唐韋先生集跋》 先大父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攜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寖遠，復有亡逸，以墮先志，謹命工鋟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事能定謹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主客郎中錢塘韋驤子駿撰。驤，皇祐五年進士。元祐中，以近臣薦爲監司數路，知明州，以左朝議大夫致仕。崇寧中乃卒【略】陳師錫誌其墓。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韋驤集》十八卷。又《賦》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韋錢塘文集》一部九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韋錢塘文集》九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韋驤集》十八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韋錢塘集》九冊，全。【略】凡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錢塘集》十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韋驤撰。【略】馬端臨《經籍考》有《錢唐韋先生集》十八卷，《宋史·藝文志》卷數亦同。是編原本十六卷，前有收藏家題識云：「宋版《韋驤集》，係明吳寬家藏本，原闕第一、第二卷，實止十四卷。」檢勘書中凡「構」字皆空闕，而注其下云「太上皇帝御名」，當由孝宗時刊本鈔傳，特所闕兩卷諸本皆同，今已未由考補耳。驤少以詞賦知名，王安石最稱其《借箸賦》，而集中未見。考《宋史·藝文志》，驤別有賦二十卷，當別在賦集之內，而今佚之矣。其古體詩亦已不完，而梗概尚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明刊本。又：舊

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舊鈔本，吳氏瓶花齋藏書。

陸心源《影宋本錢唐集跋》　《錢唐韋先生集》十六卷，影鈔宋乾道刊本。是集原本二十卷，後爲其子失去二卷，其孫能定求之不得，遂于乾道四年以十八卷刊于臨汀郡庠，見其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事能定跋中。乾隆中開四庫館，所據之本至十六卷止，又缺首二卷，遂移卷三爲卷一，以十四卷著于錄。【略】每葉廿行，行廿字，亦缺首二卷。卷三至卷九古今體詩九百九十三首，卷十表，卷十一啓，卷十二至十四疏、狀，卷十五書，卷十六書、祝文、祭文、青詞、墓誌，卷十七記、序、傳、論、策問，卷十八雜著、歌詞。凡文五百六首，較《四庫》增十七、八兩卷，增文九十八首，詞十一首。【略】是其政事亦有可稱，不僅以文章著矣。後有改修《宋史》者，宜補入《文苑傳》也。

丁丙《武林往哲遺著本錢唐韋先生集跋》　《錢唐韋先生集》本二十卷，最後二卷爲其子遺失，其孫能定懼復亡逸，謹舉十八卷刊於臨汀郡庠，綴有題記，時在乾道四年也。年久板壞，雖寫本亦不易見，四庫館所據本僅十六卷而止，又首闕二卷，遂移卷三爲卷一，實著錄者十四卷耳。此本爲吾杭瓶花齋吳氏從乾道本影寫，敦復上舍復加校正。【略】每頁二十行，行二十字，猶存宋槧之舊。卷一、二亦闕，卷三至卷九古今體詩，卷十表，卷十一啓，卷十二至十四疏、狀，卷十五、十六書、祝文、祭文、青詞、墓誌，卷十七記、序、傳、論、策問，卷十八雜著、歌詞，較四庫增十七、十八兩卷。末附陳師錫墓誌，稱其政事亦有可述，不僅以文章著也。歸安陸氏剛甫嘗仿盧氏《群書拾補》，刊其十七、十八兩卷，然讀先生文者，仍無以得其全集，況並未見陸氏之書者乎？因據吳氏本悉登諸木。惜拘於叢刻，板式未能依宋槧行款爲慊耳。助余校字者，餘杭孫補山學博樹義、仁和羅榘臣明經榘也。光緒二十二年秋八月下浣，同邑後學丁丙。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錢塘集》十四卷，宋韋驤撰。原本十六卷，今佚前二卷。　略有鈔本。　昭文張氏有舊鈔本二十卷，缺前二卷，存十八卷，題曰《錢塘韋先生文集》。　振綺堂有石蒼吳氏所藏鈔本，與昭文張氏同。許氏有吳尺凫家鈔本，十六卷，缺首末四卷。按諸家目十八卷，缺二卷，而四庫只十四卷，不知何故。又張目存十八卷，則多於吳氏二卷矣。《繡谷亭書錄》云本二十卷，乾道四年其孫知汀州能定刻於郡庠，跋云已失去後二卷，故《通考》題十八卷也。【略】聞宋槧本尚在人間，未識能劍合否。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十六卷本。又刊十六卷本。　武林掌故叢編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宋韋驤撰，存卷三至十八，凡十六卷。宋刊本，陸心源氏原題明刊。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按：此本實爲宋刊，且屬初印精湛。卷中宋諱亦缺筆，未審陸氏何以疏率至此，題爲明初刊。昔傳明吳匏庵（寬）藏宋刊本，缺第一、二卷，此本所缺正同，必爲吳氏藏本無疑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宋韋驤撰，清鈔本，姚世榮、鮑廷博校，蔣鳳藻、孫毓修跋，十六冊，存十六卷（三至十八）。《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宋韋驤撰，清鈔本，六冊，存十六卷（三至十八）。

王闢之

論　述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譚》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譚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貧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譚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橐，以爲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遺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黃庭堅《王聖涂二亭歌並序》　忠州太守王聖涂罷忠州，春秋六十有六，將告老于朝而休於營丘，以書抵黔州，告其同年生黃魯直曰：「營丘有叟，將自此歸矣。舍傍作二亭以休餘日，子爲我名，且歸以夸父老。」魯直名其一曰

「休休」，上言事下言德也。其一曰「冥鴻」，言公自此去矰繳遠矣。聖塗喜曰：「子盍爲我歌。」營丘之下，有宅有田。梨棗兮觴豆，耘耔兮爲年。鷄棲塒兮羊豕在牧，課兒子兮蓺松菊。炙背兮牆東，夢覆舟兮濤且風。洋之回兮可以駕，孫甥扶輿兮父老同社。洋之水兮可以舟，入鷗鳥兮與之遊。一世兮蜉蟻，桑榆兮愁可收。從此休兮，公誰黃髮之休。偉長松兮卧龍蛇，閱千歲兮不改其柯。震雷不驚兮，誰欲休之以蜩蛭。下有錦石兮可用梧勺，雲月供帳兮萬籟奏樂。石子磊磊兮澗谷縱橫，春月桃李兮士女傾城。時雨霖兮忽若海潦，收無事兮我以觀萬物之情。兒時所蓺兮桃李纖纖，隨世風波兮吹而北南。昔去兮拱把，今歸兮與天參。與古人兮合契樹，如此兮我何以堪。鴻雁磬兮或在洲渚，有心於粒兮弋者所取。飛冥冥兮渺萬里而絕去，藪澤之羅者兮官予落羽。

滿中行《題滻水燕談錄》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爲譚助而已哉！齊國王關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閒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思復碧莎廳題。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山東通志》載，關之字聖塗，青州人。《書錄解題》稱其爲治平四年進士，《讀書志》稱其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略】分十五類。

紀事

王關之《修夫子廟記》 紹聖三年，余領符是邦。城郭塌廢，市井凋殘，民情尤爲倔強，白香山所謂「吏人生硬都如鹿，城市蕭條只抵村」，迄今猶相沿未化也。越一年，訟庭草生，冷廨香盡，爰進國之溫雅子弟賦質可教者，日與講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莫不于于而聽。其聰穎者尤能大叩小叩，一有所得更形手舞足蹈之樂。余瞿然喜曰：「是可以進於道矣。」然欲使之進於道，使不尊修夫子之廟，其何以廣教化哉？於是捐糈祿，集鄉老，觀流泉，度夕陽，得之於城東北隅玉屏山麓，翕然謀始，三月集事。其地高敞壯闊，氣象崢嶸，子弟圓冠方領，絃誦其間，足以牖靈明而卻蕪穢。其地山環水抱，古木挺生，子弟俯仰其下，足以植道德而沃根本。牧者更刻程以課，計月以稽，詎澆漓者不能使之厚，喬野者不能使之文，窮鄉僻壤不能化民成俗，進於聲名文物之邦耶？落成，鄉老向上達，磨石求紀其事，余曰：「此始基也，猶未也。後之牧者如不以刑名法術，是尚更闢而大之，俾展禮釋菜，無所缺略，勢必說禮敦詩，比於鄒魯。」今如鄉老之請，勒諸貞珉，用詔來學。

黃庭堅《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關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略】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又《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嘗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關之聖塗，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塗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駭吏，羣訴於部使者。聖塗不爲變，且歎曰：「白頭老翁，安能碌碌畏吏苛民邪！」亦會部使者審吏爲姦。而聖塗治郡政成，時休

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訪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蓋士安既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默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昕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考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支數百株，移木蓮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癘之病己，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無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爲之記。

又《題王右軍書蹟後》　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賓太守王聖涂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它日後進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爲種。

晁補之《博州高唐縣學記》　晚得高唐令王君聖涂而異之，聖涂爲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巷，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涂唯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涂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竢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弦歌達於四境。余聞而喜，【略】故作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潁川晁補之記。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澠水燕談》十卷，右皇朝王闢之紹聖間撰。澠水，其退居之地也。闢之從仕四方，與賢士大夫燕談，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澠水燕談》十卷，齊國王闢之聖涂撰。澠，齊水名，《春秋傳》「有酒如澠」。闢之，治平四年進士。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澠水燕談錄》十卷，內府藏本，舊本題宋齊國王闢之撰。

李北苑《澠水燕談錄跋》　《稗海》所刻《澠水燕談錄》十卷，缺第十卷《談謔》一則，以第四卷分作兩卷，符十卷之數，又缺序目，非足本也。是冊乃虞山趙清常家藏本，前有王聖塗自序，同年進士滿中行題語，其第十卷從宋雕錄出，餘各卷較《稗海》又多三十一條，粲然完備，亦可喜也。

鮑廷博《澠水燕談錄跋》　《澠水燕談錄》，自商氏《稗海》殘缺本行於世，海內不見全書久矣。此帙出自明正德白沙貢氏，吳郡趙氏清常又以宋刻補足末卷，詳具李北苑跋中。惜《先兆》一門尚有缺葉，未能符《自序》三百六十餘事之數。海內藏弆家有以完本見貽，俾補一簣之虧，則造福於古人尤不淺矣。

貢大章《澠水燕談錄跋》　余故友林君淋家藏聖涂《燕談錄》頗嘉，一日過季見之，即乞付其門客何生書之。書未已，乃爲賈人質去，尚有末二卷未備。遂攜之歸，仍貸姚本補塌之。

黃丕烈《澠水燕談錄跋》　此亦九卷本也，錢塘何君夢華假余，余得讀之。乾隆甲寅曾得舊鈔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似從宋本錄出。今得此對勘，方知各有佳處。余本出柳大中鈔，此本出貢大章鈔，皆明時愛書之人。柳前於貢，故略勝，且余本係柳所鈔，而此又可傳錄貢鈔本也。書必對勘，乃知何本之佳，佳處又不致有遺脫，於此益信云。

章望之

論述

歐陽修《舉章望之充館職狀》　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

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

又《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略】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蘇頌《大理評事章望之可光祿寺丞致仕制》 具官某通古今之學，擅體要之文。命屈當年，仕沉下列。志不攖於簪組，心自適於江湖。恩命屢頒，輒遜辭於榮進，懇誠再露，祈退就於燕休。守臣爲言，高風可尚。優進膳丞之秩，俾從鄉閈之居。祇欽寵章，益保冲粹。

陳襄《與章表民書》 隱居求志，古人尚之。某持是心，佩是言久矣。貧賤不能自計，因循于今，未之能行。今表民率先能行之，介如石然，無所疑顧，非夫信道勇果，不能如是，某心悅而誠服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之謂也。【略】表民固賢者隱也，其出處言語亦直蹈夫賢人之檢押，使無失其進退之正，則庶乎其可法也。

傳記

胡舜陟《章望之傳》 望之字表民，姓章氏。少孤，喜學問，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會詔舉賢良方正，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悉中治道。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以營衣食計，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于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遂不復仕。覃恩，授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翰林學歐陽修、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于禮，望之訂其訛，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宋史》卷四四三《章望之傳》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抑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性、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東都事略》卷一一五《章望之傳》（存目）

著錄

胡舜陟《章望之傳》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傳于世。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章望之集》四十卷，又《集》十一卷。

又卷四四三《章望之傳》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藝文

釋契嵩《送章表民秘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時周感之同來），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敧。拂榻乃留崑宇宿，紙衾蒲席誠可嗤。

不計豐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言志，直吐胸臆撝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爲。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童稚空篆刻，畫餅不能療朝饑。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礪筆硯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補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略，騏驥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蔭爲身資？遂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下帷克苦窮書詩。閒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疵。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閽深岩在西北，引領一望雲霏霏。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鎡基。余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天無涯。閶闔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艷，幾輩卓犖能如斯？

錢勰

論述

蘇軾《錢勰給事中制》 具官錢勰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爲政者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

呂陶《錢勰可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具官某富通儒之學，而輔以強敏；明當世之務，而審於辨裁。文陛之游，每竭忠而慮國；地官之職，常重本以厚生。尚賴賢猷，慎司民政。是用因河圖之舊職，進以美名，付天邑之要權，續其往效。

范祖禹《錢勰辭免又不允詔》 仲尼有言：「觀過知仁。」卿昔尹京邑，期于刑措；今茲新命，蓋多前功。宜體眷懷，往祗舊職。矧卿政事文學，當及孔門，必不使趙、張、三王，專美漢世也。所請宜不允。

周必大《跋錢穆父帖》 吳越錢氏子孫文章名世者，無代無之。穆父又以政事取知朝廷，行誼見推善類，尤可敬也。

《宋史》卷三一七《錢勰傳》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略】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傳記

李綱《錢公墓誌銘》 國家都汴，尹天府者多名卿才大夫，位天子之侍從。然獨會稽錢公政事，號爲本朝第一。公之尹京，前後凡三。當天下乂安，四方人物之所聚，權貴戚屬之所居，奸人巨猾之所容，依憑城社，關機開闔，干撓法制，莫敢誰何。而黠胥老吏，舞文玩法，乘隙射利，情僞百出，爲尹者鮮不墮其術中。獨公于詞訟喧囂、簿書倥傯之間，從容談笑而辨幽隱曲折，盡得其情，吏不能欺，而予奪一出于己，無敢議者。其政尤務抑強扶弱，緣飾儒雅。【略】公諱勰，字穆父，吳越武肅王五世孫。【略】公生有奇表，神氣秀發，未成童，日誦千言。及長，博聞強識，卓犖不羣。諫院公捐館舍，公以遺表恩，推與其姊之夫張升卿，而刻意力學，以期自立。從叔父修懿公明逸質問疑義，修懿公愛之，奏授將作監主簿。皇祐三年，調監陳州糧料院。後歷廬、睦、壽、蘇等州酒官。雖在榷酤喧冗間，手未嘗釋卷。嘉祐八年詔以六科舉士，翰林沈學士文通薦公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會神宗升遐，罷舉。治平三年，文通又以公應詔，熙寧二年始召試，以第二人過閣。及廷對制策，極論新法，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還任，自是遂罷制科。然名望益崇，有識者韙之。明年秩滿赴選部，會朝廷檢舉治平從官應詔所薦淹滯未舉者，公名居多。或沮公以五任監當，無課最可稱，大臣有薦者曰：「錢某豈監當材耶？」有詔許以五任闕

陞，且試劇邑，除知開封府尉氏縣。治聲流聞，擢流內銓主簿。官長陳襄以公所造簿進呈，神宗稱之。襄曰：「非臣所能也，主簿錢某爲之耳。」有旨令東上閤門引見上殿，既對，敷奏稱旨，許以清要。宰相王安石遣其弟安禮謂之曰：「能一冠多乎？」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遠行。」安石知不附己，猶除三司鹽鐵判官，提點四園苑，提舉帳司，點檢南郊一行事務。又詔措置帳法，數因事賜對，滋被眷知。詔逐送北使。明年以國子博士除京西路提點刑獄，秩滿，徙河北，又徙京東。代還，復除鹽鐵判官。元豐三年，借太常少卿使北，還奏上前，論契丹形勢勝衰之理，深切著明，上熟復其言。會五路軍興，除陝西都轉運使，專主饋運兼制置解鹽。【略】擢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略】哲宗即位，差權攝開封府。正官還自頓遞，乃罷。元祐元年，移給事中，繼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略】三年春以獄空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而言者復論獄空非實，公不自明，力丐補外，乃以本職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公既懷紱故鄉，過家上冢，揮金親舊，日引賓朋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一事。蘇翰林軾時帥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元、白。四年移知瀛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爲帥鎮靜，邊人安之。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行次符離，召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略】七年夏，除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戶部尚書。【略】會尹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封。【略】蘇軾時爲禮部尚書，每俟公治事時，送詩求和。公不廢決遣，即次韻答之，辭意贍麗，軾大驚，以簡謝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其爲當世所重如此。【略】紹聖元年，翰林闕學士，惇三薦林希，不行，因問上所欲用，上曰：「錢某豈不堪爲翰林學士耶？」即日除公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詔留身，因得款陳天下事，哲宗益眷倚之。【略】以本官出知池州。【略】公在池陽二年，爲政寬簡，得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命下，公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官舍正寢，享年六十有四。【略】公在仕途幾五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勳上柱國，爵會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惟錢氏當唐末以武功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效臣順，以膺寵命，金印玉冊，世祚王爵，以撫吳越。及宋興，知天命所在，頓首自歸，不須干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弗識兵革。陰功盛德，慶流子孫，支葉扶疏，冠冕蟬聯，膺受福祿，不可勝紀。而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于咸平、天聖間，考諫院公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公以才學侍神、哲二宗，閥閱聲望，益以光顯。又自太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密直學士藻，皆以制舉取重名于世。而公之從祖文僖公惟演逮公三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杲卿、東美、朝隱、魯望相繼登科，德輿、伯言皆賜上舍第。致位通顯，衣冠世族，儒學之盛，甲于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公資性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忘倦。早以字行于世，方處場屋，已爲一時英俊所推許。及登侍從，內外制辭，膾炙人口。有文集一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爲文章雄深雅健，得西漢體。作詩清新遒勁，長于用韻。工行草書，有魏晉人筆法。嘗自愛重，未嘗輒以與人。平居愷悌樂易，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鑒裁，所推薦多達者。【略】銘曰：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順，保有吳越。歸于有道，投龜而決。子孫詵詵，福祿無闕。篤生異人，惟會稽公。高明博達，直諒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庭，燁如長虹。聲聞四馳，寖階膴仕。驊騮得路，一日千里。蟠根錯節，游刃歷試。干將遇物，不勞剸制。簡在帝心，將命絕域。文采風流，遠夷矜式。張膺卻使，留飧返璧。達于宸聰，當宁歎息。三尹京邑，政聲著聞。威譽豪右，惠養小民。決遣如流，摘發若神。談笑而治，羣盜以奔。代言西掖，視草玉堂。高辭大筆，黼黻文章。詩句風清，字畫鸞翔。萃此衆美，鬱爲邦光。經筵啓沃，密受眷知。同朝忌媚，共排去之。王佐之才，卒不獲施。昊天不弔，哲人遽萎。黨論之興，踰三十年。胎禍基亂，閉塞忠賢。大明方升，公議日宣。微公誰歸，願作九原。粵自汴陽，遷窆京口。膴膴崇岡，水深土厚。卜云其吉，安固永久。勒此銘詩，以告厥後。

《東都事略》卷四八《錢勰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七《錢勰傳》（存目）

紀　事

作家逸事

錢勰《釣臺賦》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于新定，道出嚴子陵下，作《釣臺賦》。

又《與辯才東坡道潛倡和詩》　幻泡昧空色，眞夢迷黃邱。宦學類狂走，

爾來三十秋。鹵髮非他時，歲月不我留。古剎插亂石，蟄龍蟠霞湫。天人大導師，駐錫今白頭。安住善護念，晚節非沉浮。昔嘗同出處，末用相劣優。權寔分二乘，股肱均九流。今知攬攬者，詎得逍遙游。從茲許禮足，尚可治幽夏。

又《赴越書呈杭州熊侍郎》 鑑湖清泚對胥山，兩地相望一水間。共佩天涯太守印，猶聯丹陛侍臣班。君方白傅才何愧，我比微之思苦慳。莫把舊詩猶見詫，繁雄未必勝清閒。

《繁濱錄》卷二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朝次嚮爲霹靂手。穆父云：「敢云霹靂手，且免鶻鷺蹄。」

作品本事

晁說之《題戒殺生文後》 說之竊聞國史《錢內翰傳》稱著《殺生戒》，後吾祖文元贊之，推廣其意，史官是以知仁澤之助也。然史官不言錢公策試賢良方正時，實吾祖文元公爲其主司，公忘去輩行以奬善，其用意尤深切矣。或曰：史官之書曰「文元公後見而贊之」，益廣其意，非歟？莫得而詳已。慈雲當是時與三公甚厚，宜其德名今猶凜然也。宣和五年癸卯四月戊申，晁說之再刻板，謹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復齋漫錄》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曰，東坡晚往逐其歸，置酒相勞，各舉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揮麈餘話》卷一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

《雲莊四六餘話》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周必大《跋錢穆父與張文潛帖》 右錢穆父《與張文潛書》，蓋元祐末，紹聖初，文潛自潤改宣及謫黃州監當時也。文潛妹歸穆父第二子東美，婚姻之故，情誼款密。其《賀入翰苑啓》，猶載文潛集中，所謂內翰侍讀四丈者。未幾竄逐元祐臣僚人，以東坡兄弟、秦少游爲諱，而穆父憐問懇惻，且有靈光巋然之語，蓋自況也。最後勉文潛以卯入申出，仍以閑詩文不著急爲諷，意愛深矣。淳熙癸卯閏月十三日偶觀此帖，而邢部侍郎曾仲躬適相過，知其爲錢出也。問以「得雌名同兒」謂誰，仲躬曰：「即吾母魯國太夫人，年七十，飲食視聽不少減。」予歎曰：賢者之孫，固宜壽而康耶。仲躬又爲予言外祖拔解後，侍翰林使麗，既歸，省試已終場，不能無悵然。會開寶貢院大火，至焚死考官，有旨再試，遂在選中。外祖喜甚，翰林責之曰：「爾不念被焚者耶？」因並記其語而歸之汪氏。

《貴耳集》卷中 章子厚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宋史》卷三一七《錢勰傳》 哲宗祉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

《宋四六話》卷七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

藝文

蘇軾《次韻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兆應教思廣漢，會稽聊喜得方回。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又《次韻錢越州》 髯尹超然定逸羣，南游端爲訪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案，老鶴來乘刺史轓。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籩豆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又《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臥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車轓。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再儕豈獨坐多言。

又《次韻錢穆父紫微花二首》二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蘇軾《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二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下界寒酷亦漫嘗。一紙鵝經逸少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

又《和錢穆父送別並求頓遞酒》　聯鑣接武兩長身，鵷鷺行中笑語親。九子淡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洪皓《寄錢穆父》　忠義文章見一門，風流竊喜得諸孫。古人事業非無意，天下幾微定有言。寒鬬雪霜松老大，高飛霄漢鳳騰軒。治功今日俱無補，塵土相看畏素餐。

晁端禮

論述

綜論

晁說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生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難事也。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辭賦於諸兄間，日一再作而佳矣。

周行己《晁元升集序》　元祐丁卯，行己與王文玉璞同在太學，每見文玉誦元升「安得龍山潮，駕迴馬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見，嘗識其姓字簡冊。後三年，行己應舉開封，幸中有司之選，而無咎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第。今行己、元升爲同年，于無咎爲同第子。使行己其初不聞文玉之誦，則行己雖出無咎之門，而亦不知有元升。使行己終不出無咎之門，則元升雖與行己同年，而亦不知有行己。固知人之相知，非偶然也。將與元升別，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編，因使予跋，遂以此書。明日元升遂行。實元祐六年五月四日也。

分論

《即席贈妓》　《宋詩紀事》卷二五引《漫叟詩話》：晁次膺《即席贈妓》句：「尋常自是司空慣，咫尺寧憂丞相嗔。」雅不減張祜骰子裏手之作。

《綠頭鴨》（晚霞淡天一片琉璃）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

《並蒂芙蓉》（太液波澄）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於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

《黃河清》《晴景初昇風細細》　《鐵圍山叢談》卷二：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相中秋坐上作聽琵琶詞，爲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爲製撰。時燕樂初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星明》，二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昇風細細，【略】」時天下無問邇遐小大，雖偉男髽女，皆爭唱之。《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晁端禮以蔡京薦爲大晟府協律，時值河清，獻詞云：「晴景初升風細細，【略】」即以《黃河清慢》名調。京子絛《鐵圍山叢談》謂其音調極美，天下無問遐邇大小，皆爭唱之。近日萬氏《詞律》，漏未收采。按葉少蘊《避暑錄話》言，崇寧初，大樂無徵調，蔡京徇議者請，欲補其闕。教坊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不宜妄作。」京不聽，遂使他工爲之，踰旬得數曲，即《黃河清》之類。京喜極，召衆工按試，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問何如。仙現曰：「曲甚好，只是落韻。」蓋末音寄煞他調，俗所謂落腔是也。詞中「六樂初調」句，正以諛京。其時朝臣無不從風而靡。仙現一樂工耳，獨矯矯不阿如此，與石工安民不肯刊名元祐黨碑，正復相似。噫，是非風節，不在士大夫而在草莽，宋之所以南渡歟！

《**水龍吟**》〈**夜來深雪前村路**〉　張侃《跋揀詞》：晁次膺裁林君復「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作《水龍吟》，中段三句云：「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月明淸淺。」

傳記

李昭玘《晁次膺墓誌銘》　政和癸巳，大晟樂既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宣德能文之士，作爲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於此時秉筆待命，願備撰述，以幸附託，亦有日矣。公相太師蔡魯公知之才，以姓名聞上，詔乘驛赴闕。公久廢不試，亦冀自見於時，鄉人好公者，喜公復起，相與贊其行。去朝天門十里，置酒爲餞，曰：「異日富貴還故鄉，望車馬此道上，惟厚自持。」入都門，士大夫聞公來者，相告曰：「晁次膺自此升矣。」翌日太師召公語曰：「高卧三十年，復何所得？」公曰：「未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斥伏，若將終身，不意倒屣掃門，乃在今日。」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樂府體屬辭以進，上覽之稱善。未幾，中暍感疾，更十數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聲律，奄奄不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弔而去。八月，載其喪歸，前日爲餞者出迎河上，顧一舟夷猶而下，揭絳帛大書，乃銘旌也，讀之流涕。計去時纔五十日，未食太倉一粒粟，已爲歸人，念之尤傷。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於任城之魚山，從先兆也。公諱端禮，字次膺，世爲澶之淸豐人，後金紫葬濟之任城，今爲任城人。姓氏出西王子朝，系屬漢御史大夫錯之後。祥符中，文元公以儒學入翰林，爲文章宗工，文莊公有經濟大志，參眞宗政事，時稱名臣，晁氏之族始大著。【略】公以熙寧六年擢進士第，授單州成武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官滿，授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以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東都昭德坊之外第，享年六十八。【略】平恩並大河，歲虞決溢，公始至，諭民具畚石，謹防堨，增培卑薄，疑若無事而擾者。元豐末果決小吳，浸數州，獨平恩百里耕稼自給，民至今思之。在莘縣時嘗董役河上，告戒明一。會頓舍不便，號丁夫夜徙，部數十人，各以隊行，無敢譁鬨，旁縣不知也。【略】流泊淮上，寓僧舍中，箔門風雨，藜羹不屬，抵掌談笑，豪氣故在。後數歲西還，稍經理生事，寖饒於財，分窮赴急，惟恐不及。客至，飲酒賦詩，放浪終日。平居杜門避聲跡，常困畏不若人。【略】平生嗜佛書，暮年一意歸宿，口誦手錄，皆要妙語。夜卧，目有圓光，家人驚之。公曰：「先文元公修淸淨惠，得無凝觀，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出於情想爾。」公爲人博學強記，氣韻爽拔，爲文淸麗，雅自負，不以勝人。喜道人善，如味膾炙，與人交，開露城宇，窺其中不見藩鍵。遇事見理明速，必奠而後發。論人材取大致可法，不及所短。【略】嗚呼！斯人已往矣，不可作也。予既以詞哀之，今又銘其墓云。銘曰：天之生材，有命在人。乖暌合逢，孰職其均。我之將行，或授之手。我行遽顚，孰排於後？枯楊不春，稍復芽蘖。雷風呼噓，斡拔何日。太阿久幽，蒙面塵穢。既發其光，一折不試。滔滔大川，有艎有舟。獨不能濟，卒非人謀。力善自我，如表斯植。影寔隨之，何有迷滅。一氣回薄，不虧不成。既往不待，後者其迎。

晁說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存目）

著錄

李昭玘《晁次膺墓誌銘》　有文集十卷藏於家。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晁新詞》一卷，晁端禮、晁冲之所撰。

藝文

李昭玘《祭晁次膺文》　嗚呼！連城之珍，一世埋沒，既發其光，墮地而折。千丈之松，半死復生，大風橫來，無復樑棟。成毀在數，所難者才，有人如此，宜哭之哀。嗚呼次膺，偉卓疏明，洙泗而西，千人之英。擢第熙寧，文辭驚人，頭角嶄嶄，莫敢與羣。游刃百里，事無少留，窾郤俱解，孰爲全牛。側目靑雲，軒軒欲舉，初無猜心，乃觸豺虎。解印投檄，幅巾自娛，良醞佳客，日不可無。不慍不戚，薰然以和，人或憒嗟，惟以笑歌。辨說古今，亹亹飛屑，捆載而歸，傾倒不竭。誠心與人，洞見膺腹，窅然曠空，如百間屋。老驥伏櫪，雄心未平，寒鷄失旦，猶思一鳴。噓吹枝湍，晚有元老，振衣彈冠，翻然西笑。一顧增

價，高視上都，不待給札，乘化已殂。易簀方終，命書來下，哭聲滿堂，賀客回駕。奔命之初，促裝晨發，荷夫褰裳，嘶馬漂沫。素車東來，徒御行泣，雙輪不膏，旒旐如濕。哀樂相尋，曾不踰月，感忽之間，星流電滅。投分茲久，情均弟兄，一日不見，鄙心已萌。清風皎月，每與我期，高山流水，誰復我知。華館晝掩，啼猿曉驚，時見墮葉，不聞履聲。死生往來，聚沫遺蛻，造物者誰，以我爲戲。魂兮歸來，勿起遐想，八荒愁人，跳踉焉往？瞿曇老人，有國無礙，子嘗注心，胡不遄邁。魚山嵯峨，天衣來蓋，清流在旁，下貫淮海。宛宛其中，亦既築室，此焉歸骨，百世之吉。大事將舉，已告日時，歆我肴醴，一慟長辭。

王安禮

論述

綜論

樓鑰《王魏公文集序》 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鷄羣，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饋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以內外，救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聽奬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是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鑰爲序。鑰曰：「【略】田承君書，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而屬辭贍洽，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概爲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既爲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于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采長老之論，縉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概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鑰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禮傳》 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辯，嘗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王魏公集》八卷。【略】安石兄弟三人，惟安國數以正議見絀。其文集亦湮沒不傳。安禮位稍通顯，史稱其以經濟自任。而闊略細謹，故其生平，一以知湖、潤兩州與倡女共飯論罷，一以貪論罷。屢躓屢起，蓋亦跅弛于法度之外者。然其知制誥時，因彗星見，極言執政大臣不察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其語皆以譏刺新法，則于大體尚能持正，固未可以一節概貶之矣。【略】內外制草頗典重可觀，叙事之文亦具有法度。至若沈季良、元絳諸誌銘，尤足補史傳之闕。以視安石，雖規模稍隘，而核其體格，固亦約略相似也。

分論

《恭和御製上元觀燈》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此即王珪「雙鳳」、「六鰲」之韻，足見太平盛世。紀昀評：後四句淺弱。五句「可笑」二字欠鍊。

《瓊林苑賜宴餞留守太尉輒繼高韻呈》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昇平類》陸貽典：「金谷望塵」非佳事也，何以引用？查慎行評：「巫疑」未詳。紀昀評：「巫疑」二字再考。

《瀟湘逢故人慢》（薰風微動） 《夢園詞選》：寫夏日清況，栩栩欲活，饒具深致，耐人玩味。《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云：介甫弟和甫名安禮，有《瀟湘逢故人慢》云：「引多少夢魂歸緒，洞庭煙棹漁簑。」【略】皆人所

不能及。

傳記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禮傳》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敵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隃進功狀於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於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祿祿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略】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略】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朝，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卧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紀事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禮傳》（存目）

王安禮《謝知制誥表》　竊以開物成務之本，出自中書；討論潤色之才，屬在外制。常因德進，最號才難。蓋贊明命書，非止尚爾雅深厚之訓；而切問近對，抑以廣論思獻納之方。資望之華，古今攸重。如臣者受才讓陋，得數奇危，比試劇煩，親蒙識拔，樸直自信，讒邪所讐。學欲爲己，而積爲迂愚；智雖傚官，而纖無佽助。每惟薄技，分蔽塞于當塗；何意孤生，得超踰于此日。

又《辭免右丞表》　竊以更新大法，董正庶官。遹觀厥成，是慰敷天之望；疇若予采，宜登命世之賢。臣學不適時，道多違俗，比蒙聖簡，獲列從官。論思禁林，汔無稱述；尹正京邑，積有謗嫌。陛下力賜保全，偶逃傾覆。守此不遷之任，已憂欲報之難。豈圖誤恩，俾預大政？苟忘量己之任，實累知人之明。伏乞皇帝陛下博延羣議，別擇異才，庶畢協於師虞，更獲安於拙守。

又《謝右丞表》　臣窮閭賤士，盛世畸人，初乏適時之才，終無出衆之行。進不由於類舉，居獨恃以主知。寒之者衆，而陛下煦之使溫；搖之者頻，而陛下培之彌固。越從禁從，擢與政機，慚甚於榮，寵踰其量。

又《辭免左丞表》　竊以朝廷若稽古道，董正治官，典圖著明，法式詳具。有相臣以爲之師表，有憲府以糾其僭違。宜奉以周旋，守而勿失。苟小物之不稱，豈嚴譴之可逃？而臣充位於此，遂年亡補，過不在大，臣猶知之。方圖改玉以自修，敢意匿瑕而遽進，義豈容於僥冒，分有在於固辭。伏望皇帝陛下俯亮無華之誠，追還可復之命，考謀載采，擇授惟良。庶俾微衷，粗安拙守。

又《謝左丞表》　臣賦樕樸之凡才，守庸愚之陋學，近器遠用，小智大謀。譬彼微塵，欲助岱嵩之峻；相時爝火，詎裨日月之光。夫何優容，復此遷擢，退循倪分，有靦面顏。

又《政府乞退第一表》　伏念臣趣操弗高，行能無取，偶被知於上聖，寖致位於大僚。廉陛謨猷，自量無補；章程考覆，庶或可圖。每盡慮於涓埃，期赴功於毫髮，而罪戾已積於歲月之衆，精力常弊於讒誣之多。雖欲苟安，固知難彊，仰恃包荒之德，尚懷守土之謀。

又《江寧府謝上表》 貳政宰司，曾蔑聞於小補；分符鄉國，更曲被于厚恩。甫次部封，虔祗制命，幸出非望，感異常倫。【略】臣偶以凡才，驟躋膴仕，進弗繇于佽助，居自信于顓愚。雖殫夙夜之勤，迄無善最；徒積讒誣之衆，幾致疾顚。每自循涯，莫知稅駕。賴蒙睿察，許解繁機，既便手足之私，且委民社之政。眷存若此，報稱無從。

又《揚州謝上表》 臣晦昧凡才，因緣膴仕。十年去闕，踐歷空多；九載居藩，事勞無紀。逮睿明之獨斷，又鑿冒于再遷，更悟衰殘，尚留簡記。荷恩則厚，撫己何堪？

又《青州謝上表》 伏念臣蚤隨宦牒，事功無毫忽之長；久冒國恩，罪戾有邱山之積。投閒置散，灰絕望于復然；宣化承流，氣已衰于再鼓。渙號新被，巽辭弗皇，載涉脩涂，克祗初命。

又《蔡州謝上表》 臣性稟非奇，材資弗競。不聞亦式，誤爲先帝之所知；無言不讎，屢展小忠而自獻。未盡毫忽，不勝怨仇，差池去國者七年，荏苒更郡者五政。一身踽踽，在庭無期功彊近之親；四海茫茫，當路乏蚍蜉蝼蟻之援。賴蒙全度，尚假麾符。

又《宣州謝上表》 臣偶隨官牒，素乏宦情，遭逢先帝之有爲，黽勉凡才而自奮。薄功厚享，知必取于顚躓；重罪輕誅，果曲煩于全度。思愆未愬，加惠爲憂。

又《舒州謝上表》 臣偶緣羈宦，全乏游談。自爲先帝之灼知，動取時流之排媢。悵瞻雙闕，頻涉八年。昨起南陬，往綏東部。維茲邦士之多詐，無復禮義于當時，敗素著稱，懷甎成俗。奮髯抵几，誠欲扶弱抑彊；鼓舌搖脣，不勝惡直醜正。扇爲飛語，致誤風聞。雖盜憎主人，理之必至；而智過君子，變亦難量。再念臣家給使臣，身霑馹券，久遺紀綱于上國，遂積廩稍于遐方。幣重寖難于約齎，防失輒遭於乾沒。因令檢校，庶息訟爭，旋易輕裝，間憑便介，赤歷具在，鈎考非誣。借如僕夫，就僦賃之程，亦有文契，課功食之直。豈于奉料，不許拘收。尚賴慈哀，每加簡照，諉外臺之司察，追旁證以究窮。被受主司，諒不無于觀望；附會事節，終不近于彈章。方和市增錢，蔑有虧抑之實；逮貿遷除稅，了無蔽匿之情。況利初不入于臣躬，論法恐未淪于吏議。然孤蹤殆甚，絲髮獨任于千鈞；而敝族凍焉，風雨窮秋之一葉。盡天地之含貸，僅免魚肉于怨仇。

又《謝明堂加恩表》 臣頃在先朝，最爲孤立，晚廁大臣之末行，靡量淺地而深謀。陳愚屢吐於肝脾，積毀遂盈於山嶽，懇從外補，僅獲小康。嗣逢景命之興，尚曠邇班之覲。矧宗祀之盛典，又阻駿奔；逮熙事之懽成，亦叨徽數。捫心何幸，撫己更慚。

劉克莊《跋王魏公送中舍詩》 疏廣、受之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世繪爲圖，楊巨源之去，丞相而下皆爲詩以送。豈不以薄榮利，知止足，人情之所難歟。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知何人。按王黃州集亦有《送淳于中舍休致》詩，蓋姓淳于，然失其名。噫，以一萊州錄事之微，能辨一去，而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況若种明逸之歸華山，文太師之歸洛歟。

著錄

樓鑰《王魏公文集序》 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鑰爲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王魏公集》二十卷，尚書左丞王安禮和甫撰。近時厚之伯順，其曾孫也。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王魏公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安禮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魏公文集》一部六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安禮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王魏公文集》六冊，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魏公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卷，名安禮。」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王魏公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安禮撰。【略】其集本二十卷，見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並同。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亦載有《王魏公集》六冊，是明初尚有傳本。厥後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蓋自明中葉以後，已佚不存。今從《永樂大典》散見各韻者裒輯彙編，釐爲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五 《王魏公文集》八卷，文瀾閣傳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王魏公文集》八卷，舊鈔本。（原集）歲久湮沒，館臣錄自《永樂大典》，釐爲八卷。此編鈔底本，翰林院印已不甚可辨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王魏公文集》八卷，宋王安禮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韓有舊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鈔本。 宜秋館李氏刊本。 豫章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魏公文集》八卷，宋王安禮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王魏公集》八卷四冊，宋王安禮撰，傳鈔四庫全書本。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王魏公集》八卷。【略】安禮封魏公，史所不載，惟田畫所撰《王和甫家傳》有云：「累勳至上柱國，爵魏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蓋宋世每遇郊恩，輒賜羣臣勳封，名號冗濫，故史不盡載。觀安禮所修《靈臺祕苑》，今著錄子部中者，書前有安禮署銜一條，題「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而本傳亦未之及，則其爲史所略者，固已多矣。

張舜民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李常》 性行醇正，兼治經術，久補外官，有循良之政，可比于〔孫〕覺。

司馬光《舉張舜民等充館職劄子》 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

傅堯俞《論張舜民罷言職奏》 臣等素皆不識，但見衆所共推，學行兼美，安貧守道，不汲汲于進取。熙寧、元豐間，常慷慨論時事，言辭激切，有諫臣之風。司馬光嘉其端亮，薦之館職。關西人稱爲第一。臣等取以應詔，既至臺中，與之相接，見其忠厚樸直，心無所附嚮，言無所顧避，臣等深以得人自喜。居職未久，今以一言旁及大臣而遽罷之，甚非陛下命臣等擇御史之意也。御史爲天子耳目，而或懷奸挾邪，朋附大臣，則所當聲其罪而黜之。豈有不欺于君，反以指摘大臣爲罪也。

蘇轍《張舜民監察御史制》 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賓石渠，而臺以名聞。往祇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

《梁谿漫志》卷七 張芸叟詞云：「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誦之。樂天《題岳陽樓》詩云：「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蓋芸叟用此換骨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詩。晚年爲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

《滹南詩話》卷下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畫墁集》八卷。【略】舜民爲人忠厚質直，慷慨喜論事。葉夢得《巖下放言》稱其尚氣節而不爲名，北宋人物中殆難多數。其初從高遵裕西征靈夏，無功而還，舜民作詩有「靈州城下千枝柳，總被官軍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之句，爲轉運判官李蔡所奏，謫監郴州酒稅。其後起爲臺官，浸至通顯，而議論雄邁，氣不少衰。崇寧初，又以謝表譏謗坐貶。晁公武稱其文豪縱有理致，最刻意於詩。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其自矜重如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舜民集後》一篇，稱世所歌東坡南遷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二語，乃舜民過岳陽樓作。又舜民《題庾樓》詩有「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之句，世或載之東坡集中。蓋由其筆意豪健，與蘇軾相近，故後人不能辨別，往往誤入軾集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舜民》 浮休居士謫郴州，烏帽黃花滿眼愁。墨印碧蓮詩稿上，白髭撚斷苦雕鎪。

分論

《鳳翔吳生畫記》 《墨莊漫錄》卷四：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茶蘼》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復齋漫錄》：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賣花聲》 《清波雜志》卷四：張芸叟元豐間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爲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謫監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略】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次韻賦楊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張芸叟名舜民，關中人。娶陳後山之姊。詩學白樂天，曰《畫墁集》。晚歸長安，名其居曰「楡門莊」。又嘗自號矴齋。馮舒評：不成語。紀昀評：格力卑。「障空飛似雪」有何可恐？

《賜資治通鑑》 《石洲詩話》卷三：張舜民芸叟詩，頗有意議。《賜資治通鑑》一首甚佳，不獨情文兼到，抑亦可備故實也。

《鳳翔吳道子畫記》 《帶經堂詩話》卷二：余嘗謂東坡《鳳翔八觀》詩不減杜子美。宋人亦謂張芸叟《鳳翔吳道子畫記》不減韓退之。

《公生明》 《賦話》卷一〇引《癸辛雜識》：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置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七《張舜民傳》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裕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捕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強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路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纔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切。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東都事略》卷九四《張舜民傳》（存目）

《宋史新編》卷一一七《張舜民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張舜民《謝諫議大夫表》 方安謫籍，忽對鋒車。入瞻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上列。【略】南窮海嶠，北涉江湘，脫禁錮者何翅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匐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擲道傍。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于楚水之涯，拭目于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齒髮摧頹，謾索太倉之粟；衣裳顛倒，驚聞長樂之鐘。

又《進御筆表》　昨奉敕編修神宗皇帝御筆文字者。【略】臣等成書不敏，授簡非工。徒殫夙夜之勤，何補丹青之治。其事目凡一十有八件，分上中下三冊，具表上進。

又《謝提舉萬壽觀啓》　某也文史陳人，衣冠餘子，祇因世胄，冒玷官箴。抗塵走俗者二十年，不堪回首；號寒啼饑者數百指，未免折腰。偶竊邑以庇身，姑盡瘁而事國。子文三仕，浪云有功而見知；裴公一言，固曰不求而自得。靜言忝冒，良有夤緣。

又《宜祿移縣學記》　予實邠人，自予先大夫泊居宜祿者有年矣，今入其東門，望長松百尺，其下乃予所生處也。城東北數里，望之林木蓊然者，予嘗耕而食之也。昔爲兒童，從父兄游，見被服乘馬而過門者，與其立功名而見于簡冊中者，心傾慕之，如不可得。今仕宦幾二十年，周流四方，出入朝省，家徒弊于風雨，鬢髮消于憂辱，形體氣志，曾非乎昔。顧欲復爲青衿兩髦，旅進鄉校之中，時聞先生長者之言，詎可得也？念之悲乎！凡百學者，尚愼旃哉！毋輕出處，因感而書之。

又《試院感懷》　憶昔居上庠，忝出流輩前。賦就千金直，詩成萬口傳。荀楊迴接迹，班馬思比肩。一從苟干祿，永謝英俊躔。折腰府縣中，糊口道路邊。世俗多見輕，義士誰哀憐。憔悴有今日，光輝思昔年。

又《汧陽感事》　人誰無婚姻，我則分鮮薄。即今頭已白，不識外家樂。再過汧陽縣，心境何寂寞。當時退耕地，東軒俯層壑。華屋變山丘，九原寧可作。空存遺愛樹，枝葉幾榮落。正如遼東歸，但見舊城郭。堂堂想其儀，物物皆如昨。眼看北來雁，身是南飛鵲。霜風掃隴麋，晚翠斂吳嶽。臨行更踟躕，灑淚遍南閣。

又《和人歲暮抒懷》　星回律變數將終，二十年前此邑中。天令尚隨新歲改，人顏那得舊時紅。家無妻妾仍多難，腹有詩書可屢空。莫笑鄭人欺子產，到頭留得惠民功。

又《賜資治通鑑呈范淳父學士》　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賤漏布恩均。我投淮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宮削稿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

又《北歸再過洞庭》　我家本住長安陌，涇渭交流出坐隅。須信宦游皆有地，十年四過洞庭湖。

又《復拜朝散郎》　曾爲朝散已多時，起廢皇恩許再爲。學得子文無慍色，笑他白老強爲詩。雖無妄想追前境，猶有貪心刻後期。祇向今冬求致仕，要將恩澤與孫兒。

蘇軾《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塗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大呼官軍漢人兀撦否？或仰而答曰：『兀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憨爲兀撦也。」

《仇池筆記》卷上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陽關歸去後，將何扳折贈行人。」「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李察所奏，貶彬州監稅。舜民云：「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撦否？』答曰：『兀撦。』城上皆笑。」兀撦者，慚惶也。

《侯鯖錄》卷二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黃籍爲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祀，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並嶺北，多少望歸人。」

《晁氏客語》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二　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巖下放言》卷下　芸叟好古博學，喜爲詩，然皆思致綿而不迫，非若徒爲矯忿者。初謫時言五路事者，其賓客各自爲主不同，芸叟每折中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蛙聲，乃有詩曰：「一夜秋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疏螢徹夜明。」荊公見而笑曰：「舜民此語不爲過。」崇寧間，以黨籍廢居長安，關中人無貴賤以爲父師。余季父官鄜州，時往過之。始

當國者欲逐元祐人，召其腹心數輩，更排擊略盡。後當國者勢替，復爲召致者所攻。芸叟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指其壁後題字曰：「亦嘗見吾扇詩乎？」季父趨視之，則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卻被風吹動。」其詩大抵多類此。夜與梗等語，不甚悉其爲人。前輩風流日遠，後生不可不少知，爲道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纔六十餘，求宮祠，歸吳下，芸叟有行詩。先君嘗使予謹藏之，後爲兵亂亡去，偶記其篇，附之：「把還使節請祠眞，便作吳江漸退身。憑軾幾州沾惠愛，歸裝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琴高鯉，卜宅須邀季子鄰。不是薦章論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吳下有乘魚橋，云高乘鯉登仙處，故有「控鯉」之句云。

《澠水燕談錄》卷七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曼莊漫錄》卷一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既還，鞅鞅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蜡燭》有云：「莫訝泪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樸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地烟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堂紅。」或云便是咏燭者。

又卷四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又卷六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筱木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爲吾守墓。」以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貫公爲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略】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奋鍤才興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眞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筍至今存。」公素可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又卷八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盡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問。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肅齋，于焉食宿。俯察履綦，仰看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貶逐。玉井芙蓉，一切牽復」云云。其詞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卻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此，萬里一招魂。」思賢、閱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

又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溫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而花大者香尤烈，一種色白淺而花小者香短。清曉朔風，香來鼻觀，眞天芬仙馥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然古人殊無題咏，不知舊何名。故張芸叟詩云：「佇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蓋謂是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又卷一五　廬山簡寂觀，乃陸修靜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甜。【略】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盡煎茶石，苦筍撑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薄苦筍千人供，青磬華香一谷傳。」亦所以紀事也。

《清波雜志》卷四　張芸叟遷流遠謫，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焉。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末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餞，遊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宛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疏索，俾申劾之。既見共載，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概，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老學庵筆記》卷三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風月堂詩話》卷下　曹暌字彥達，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再世孫也，氣直不苟合，善屬文，爲曾子開所知。張芸叟嘗與其父侍讀使北，暌後見芸叟於長安，芸叟贈詩云：「故人有子早遺孤，三十升朝短丈夫。但取聲名似祖德，不曾辛苦謁當途。」其爲名流所器重如此。

《麈隱閑評》卷三　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九齡而與我玄文。」《步里客談》謂「童」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歎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是即「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烏，雖蘇東坡、張芸叟諸公莫能辨之。【略】芸叟以公奴終七有詩云：「學語僅能追臘子，草《玄》安敢望童烏？」是亦以「烏」爲子云之子也。

《五總志》 同、華人氣不相下，華里中有詩嘲同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又云：「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鴉。」張芸叟出守是州，取里語以己語足成二絕，云：「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我到左馮今幾月，何嘗得見此山顏。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鴉。誰料浮休癡處士，下車先看牡丹花。」又爲跋，其略曰：「華人嘲同，亦已甚矣。余至是適多風霾，未識仙掌面目，而庭中牡丹盛開，與詩語異矣。豈世間事反覆顛倒，皆如是耶？」遂爲廉訪捃奏之，謂語涉譏訕，尋降秩罷郡。

《退齋雅聞錄》 張芸叟初左遷，集兒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各探坐中物賦詩。一女賦《蠟炬》云：「尊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稱之。

《澗泉日記》卷下 張芸叟爲梁祝之志，少游爲陳後山父銘，集皆無之，可惜。

作品本事

張舜民《投進使遼錄長城賦劄子》 臣近伏蒙聖慈差奉使大遼，尋具辭免，不獲俞允。勘會昨於元祐九年，差充回謝大遼弔祭宣仁聖烈皇后禮信使，出疆往來，經涉彼土，嘗取其耳目所得，排日紀錄，因著爲《甲戌使遼錄》。其始以備私居賓友燕言之助。今偶塵聖選，辭不免行，因檢括舊牘，此書尚在。其閒所載山川、井邑、道路、風俗，至於主客之語言，龍庭之禮數，亦可以備清閒之覽觀。並《長城賦》一篇，涉獵古今，兼之風戒。謹繕寫成冊，副以縑幙，隨狀進呈。雖塵瀆睿明，雅無誦訓之學，僅得乘軺之略，亦所以見臣子區區原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之意。

《渑水燕談錄》卷一〇 荆國王文公，以多聞博學爲世宗師，當世學者得出其門下者，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尚解字，末流務多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註，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于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且諱稱公門人。故芸叟爲挽詞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並謚，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從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詞云：「人人卻道是門生。」

《墨莊漫錄》卷二 喻陟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部，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快作數弄，殊風流蕭散也。常有《馬上吹笛詩》云云寄張芸叟。和寄云：「越客思歸黯不平，【略】」又手帖云：「舜民已三請外，若得西道一局，再記舊德，便冀掃榻，更需洗水晶杯也。」水晶杯，明仲珍惜物，非佳客不出，故芸叟戲云。

又卷八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沿流三十里龜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於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

《四六話》卷下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還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祕書省正字，爲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

又 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疏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容齋隨筆》卷四 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事，士大夫罕

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愛日齋叢鈔》卷二　溫公爲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止校錯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叟《答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溫公所言，學者之通患。蓋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爲讀書法？」

周必大《跋張芸叟題劉滬墳廟詩》　右浮休張公《劉將軍墳廟詩》一首。將軍諱滬，慶曆名將，力戰城水洛，蕃漢皆畏愛，幾爲狄青、尹洙所害，故云：「生前毀譽豈堪聽，身後功名始汗青。」此詩雖載《畫墁集》，亦潛其名，故表而出之。

《老學庵筆記》卷一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又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

《宋元學案》卷三一　曾布爲右相，亦惡諸君子，范致虛乃奏曰：「河北三帥連橫，恐非社稷之福。」于是安世、希純同日報罷，而先生亦以改同州。謝表言紹聖逐臣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坐訕謗落職知鄂州。

著錄

《東都事略》卷九四《張舜民傳》　有《畫墁集》一百卷。

《遂初堂書目》　《張浮休集》。　又：《張芸叟奏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略】晚年爲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先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畫墁集》一百卷，吏部侍郎邠國張舜民芸叟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張浮休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

《宋史》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舜民集》一百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舜民集》一部九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舜民集》九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舜民《畫墁集》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畫墁集》八卷。永樂大典本。【略】《文獻通考》載舜民《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周紫芝謂政和七八年間，京師鬻書者忽印是集，售者至塡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而南渡後又有臨川雕本《浮休全集》。蓋其著作在當日極爲世重，而自明以來，久佚不傳。惟《永樂大典》尚間載之，計其篇什雖不及什之一二，然零璣斷璧，倍覺可珍。謹蒐輯排比，釐爲八卷，用存崖略。其《郴行錄》乃謫監酒稅時紀行之書，體例頗與歐陽修《于役志》相似，於山川古蹟，往往足資考證，今亦並附集末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畫墁集》八卷，宋張舜民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本錄出。知不足齋鈔本。

藝文

蘇軾《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樊口凄涼已陳迹（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自注：臺吏謂御史立處爲班心）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

蘇轍《寄張芸叟並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懇懇有見憐衰病之意，作小詩謝之：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點黥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雜錄

晁說之《跋張芸叟諫議字題》　唐青錢張學士自號浮休子，今張芸叟文

亦浮休稱，何耶？泗上許體之自名醉吟先生，無乃與白公類耶？年月日，嵩山晁說之題。

周紫芝《書浮休生畫墁集後》 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忽印張芸叟集售者，至於塡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蓋其遺風餘韵在人耳目，不可掩蓋如此也。前此，當靖康間，天下闃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者是也。今臨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豐間芸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樓，樓上獨有芸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能多少，偏照淮南幾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爲不止於此也。

《慶史》卷中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酉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芸叟先謫監郴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有文，蓋邠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爲今郢矣。

釋了元

釋了元《自為像贊》 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華明大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嗅，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

蘇軾《塵衲贊》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嶋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嶋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蝨龍象。

張舜民《郴行錄》 主僧了元者頗嫻外學，文寶燦然，圖書尺牘好玩之物莫不畢具。又蓄孔雀，能言之鳥數種，因徧索古今題詠，了不可得，惟於化城閣棟間揭介甫兄弟兩詩而已。又榜客位云：「官非文侍中，才非李太白，不請留題。」過者莫不大罵。北人望南方宗門請方，必謂人人了達，方敢住院，匡種既習其爲人，往往市廛之不若也。晚渡瓜洲，夜泊運河，旦至舟次。金山貽了元詩：「何年靈鷲鳥，飛落大江心。石壁雖難轉，風波不易禁。樓臺分左右，日月見浮沈。便欲歸休庇，長嗟世累深。」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四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庵、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恢諧滑稽，而僧史亦眇其人，不爲列傳。東坡貶惠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之旨，無從質難之耳。

章惇

論述

蘇轍《章惇知揚州制》 具官某早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綏懷之體。眷揚楚之重地，據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〇《除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具官章惇

器博以大，志剛而明。才之所施，則酬酢萬變而無窮；學之所造，則貫通百家而不惑。蚤席華省，浸登近班。自結聖神之知，薦躋丞弼之地，佑我昭考，格于丕平。肆予纘服之初，身任受遺之托，定策社稷，底寧邦家。方政令出于簾帷，權柄歸於廊廟，善政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強禦。十年去國，一德保躬。雖風波並起于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朕親攬機務，紬熙事功，憚創業垂統之艱難，念繼體守文之怵惕。典刑具在，績效可稽。究觀民情，以知利害之實；斟酌時變，以適增損之宜。克昭前人之光，實繄良弼之助。矧封疆無以懲外侮，田里無以安常生，四方之休戚，壅于上聞，羣臣之忠邪，愆于公議。眷求眞宰，秉我國成。是用起爾燕閒之中，位諸公輔之上，超進祿秩，寵陪戶封。南山巖巖，久隆師尹之望；赤舄几几，行俟袞衣之歸。於戲！賢能相推而庶官和，號令必臧而下民若。如治梓材，汝惟丹臒；若作和羹，汝惟鹽梅。朕方注意，以佇壯猷。爾其奮庸，以協朕志。修明百度，率厲庶工，期共恢于遠圖，尚無替于先烈。亟共爾位，終底厥成。

李綱《書章子厚事》 予備員國史，修哲宗正史《選舉志》，見《實錄》所載子厚爭內降除諫臣事可取，因書之。【略】子厚之言可謂切當于理矣。子厚當軸，士大夫喜詆訶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管庫州縣，豈不賢哉。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一《章惇傳》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起家至職方郎中，致仕，用惇貴，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年八十九卒。惇豪俊，博學善文。進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羣蠻苦其酋剝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羣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於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既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三司火，神宗御樓觀之，惇部役兵奔救，過樓下，神宗問知爲惇，明日命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朱服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坐二罪，罷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豐稷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患。」呂公著曰：「惇所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辯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奸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誣語疏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十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鎮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

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皇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略】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轜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於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慘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婦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

《東都事略》卷九五《章惇傳》（存目）

紀事

章惇《游終南題名》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蘇游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游過渼漁，漁于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趨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

《臨漢隱居詩話》　章丞相惇自少喜修養，服氣辟穀，飄然有仙風道骨。在東府栽桐竹，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年跨遼海，經此一徘徊。」

《東軒筆錄》卷一三　章樞密惇少喜養生，性尤眞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卻粒，骨氣清粹，眞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蓋謂是也。

《道山清話》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

《墨莊漫錄》卷一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于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略】索紙書詩曰：「濟世須應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粱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鄉臺。青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個人，又錯了路徑也。」詠扣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詵，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詵曰：「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眞本已爲附車奄有之，乃錄寄。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引《冷齋夜話》　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欣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筯啖之無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雲，子厚曰：「夏雲多奇峰，眞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天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曲洧舊聞》卷五　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秘監。」寄語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日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優古堂詩話》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善。隔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疏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臺。」公得詩甚喜，即召爲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竹莊詩話》卷一八引《高齋詩話》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云云。公得詩大喜，即召爲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藝文

釋道潛《呈丞相章公》　大滌仙翁謝往還，蕭然几席奉清閑。胸中舊已吞雲夢，人望從來重泰山。書到鍾王方絕學，文非典誥不須攀。名言一一皆公講，他日親聞廣坐間。

林希

論述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林希》　少有文行，明敏勁正，學亦該博，長于記問，可與編撰檢討之職。

曾鞏《林希著作佐郎制》　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爲之。爾敏茂精明，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體予獎遇之恩。

王珪《薦孫侔林希劄子》　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行義純正，好學不倦。少嘗游於場屋，其後遂退居江湖，然其所爲詞章，非下於諸生也。知永興軍劉敞奏掌本道機宜，亦辭不就辟。夫士於困窮之中，秉節自高，顧今豈多得耶？又新杭州於潛縣尉林希，材學逸羣，衆所共知。昨罷官閩中，略至京師，不擇祿而去，未嘗一涉權勢之門。彼誠安於中而不慕於外，與夫諂諛然苟營於人者，不亦遠哉！伏望朝廷並擢爲國子監直講。

蘇軾《林希中書舍人制》　具官林希，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

劉攽《知湖州林希可知南京制》　希心慮通明，文采彬彬。而皆詳究吏術，輝赫民譽。在此無斁，去常見思。

蘇轍《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制》　爾以文學政事，有聞於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已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殿，往涖吳俗，思愼厥終。

又《林希知宣州制》　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涖其治，服我異恩。

汪應辰《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略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既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一七《林文節贈賈收詩稿二詩帖》　右林文節贈賈收詩稿二詩帖眞迹一卷，公文章翰墨，表表符祐間，固時宰所倚以鼓動四方者。詩筆餘事也。紹定戊子四月，初得公帖，繼聞尚多遺墨，可以考證中原之文獻者。再從訪之，於是此帖與昭靜祭文等，陸續俱來。按國史，元祐初，公自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此詩所謂「歲中易三麾」者，蓋自蘇而宣而湖云。贊曰：歐稱醉翁，公稱醒老，尚論平生，豈以詩考。慶曆之滁，元祐之湖，醉歟醒歟？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三《林希傳》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理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期。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

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己，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並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

《**東都事略**》卷九七《林希傳》（存目）

《**宋史翼**》卷四〇《林希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林希《初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教授》　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恩乞與守符新。便推白傅爲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餘秉穗，舉杯無復歎鱸蓴。左司西掖誠非據，尤是詩情愧昔人。

又《將之宣城留別吳門效樂天體》　被詔守東吳，夜渡揚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賢豪，況復平生親。安欲循故事，公宴月三旬。庶以叙契闊，豈徒樂吾身。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避嫌俄得請，主地翻爲賓。樽酒未重持，行樂知何因。物理可勝歎，俯仰迹已陳。趣整震澤帆，遙挹敬亭春。五月而報政，速哉彼齊人。今我若置郵，何德于吳民。舉手謝吳民，自笑行役頻。使君不能詩，煩汝迎送勤。來慚白太守，去愧謝宣城。

又《謝天章閣侍制表》　臣少而嗜學，仕則爲貧。擊柝抱關，初安一命；磨鉛削槧，忝事三朝。金馬石渠，出入殆逾于二紀；皇墳帝典，討論嘗預于片言。一去軒墀，五更符印。【略】無循吏之效，誤被璽書之褒；有稽古之愚，曷稱服章之錫。況臣心甘寂寞，年迫衰遲。分以滯蒙，老于冗散。今兹收擢，彌更驚憂。

又《謝館閣校勘啟》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己何堪，靦顏無措。【略】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業，得專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預集賢之才。召踰期月，遽遘閔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比兹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寔何有？矧以平時著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奇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家之蓬山，脱鉤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並爲僥倖，徒速嘲譏。

《耆舊續聞》卷三　林文節子中帥幷門，席間與幕府唱和，有徐姓帥屬，忘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寫韵歸。衆方操觚，內子詩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時和林公「藜」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呈鴟鴞，帳下牙兵困蒺藜。」又送一屬官徑除監司，林公押「僚」字，徐婦和曰：「華袞自宜還舊物，綉衣先見冠同僚。」監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賞之。

《梁谿漫志》卷五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深宮。」而東坡和云：「卬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峨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豹隱紀談》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圖經》。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日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南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

晶宮。」後來林子中聞滕元發得湖州，以詩賀何洵直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因爲故事。

《宋元學案》卷九八　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辭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稿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引《復齋漫錄》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敕榜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清波別志》卷一　煇頃從友人葛慶長於都城，過畫史葉德明，葉求葛詩，葛因言東坡嘗贈傳眞妙善大師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次有「邇來傳寫亦到我」之句。林子中見之，謂失臣體。或曰：「使李定、舒亶輩知之，得毋又生一重公案？」而子中草責坡詞，詆之不遺餘力，顧獨略此，何邪？

又卷六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責惠州告詞云：「勑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闍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搢紳共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慰，保爾餘息，毋重爾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後又爲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河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野老紀聞》（林希）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慰？」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宣和間，尚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

《玉海》卷四　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七日，知亳州林希上《渾天儀象碑文》。希先爲吏部尚書，被命撰文。

藝文

蘇軾《次韻林子中春日新隄會事見寄》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岷峨一畝宮。

又《次韻林子中春日新隄會事見寄》　東都寄食似浮雲，襆被眞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手，卻爲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甑有塵。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來詩有勻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爲此會，用花十萬餘枝，吏緣爲奸，民極病之，故罷此會）。

又《和林子中待制》　兩翁留滯各播然，人笑迂疏老更堅。共把鵝兒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

釋道潛《贈太守林子中待制》　拭目除書下九天，邦人爭賀使君賢。風流謝守宣城日，愷悌龔公渤海年。終作鹽梅均鼎鼐，且憑觴豆樂山川。一門棣萼登臺省，盛事駸駸海內傳。

傅察《代祭林子中文》　嗚呼，士之逢辰，病不己修。名聞既彰，位則非尤。雖躋顯榮，有不壽考。鮮或皤皤，爲國之老。位與壽隆，視其後嗣。有子

弗賢。孰大以熾。凡此三者，縉紳之榮。人艱其一，惟公是並。公之先世，載其令德。力田而牟，黍稷纍纍。伯氏仲氏，有公有卿。公居其間，濯濯其英。行也無瑕，學則純師。歷仕五朝，左右其宜。翔乎中外，晚登仕從。嘉績藹然，播在輿誦。衆方汲汲，誰克知止。公獨慨然，曰予可已。請命于朝，板輿就養。拔其忠節，老而益壯。高門煌煌，蘭玉盈室。綵服趨庭，天子之弼。嗚呼哀哉。病始上聞，國醫往視。尚冀安寧，胡不愁遺。老臣云亡，天子興嗟。仁者必壽，七十胡遐。駢繁贈賻，追賁寵褒。往者何憾，存者弔慼。嗚呼哀哉。某傾以姻緣，獲披雲霧。汴泗往來，數奉杖几。方夫士夫，引領南望。冀公與子，同歸廟堂。日月幾何，公仆不作。山川匪遙，庾吏是縛。奠不舉觴，葬不執紼。寓哀以詞，流涕永訣。哀哉。

雜錄

《石渠寶笈》卷二九　《宋陳洎自書詩帖》一卷。【略】林希字子中，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希實吳人，而史稱長樂，從所始也。

邵迎

蘇軾《邵茂誠詩集敘》　貴賤夭壽，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所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之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于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于吏事。其狀弱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逾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寒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澠水燕談錄》卷四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于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于吏事，而清羸多病，尪然不能勝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苦于饑寒。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與善，予于此疑焉。

龔原

論述

蘇轍《龔原國子監丞制》　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涖丞事，使天下知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

鄒浩《龔原除集賢殿修撰知揚州制》　以爾拔自儒宗，荐更省闥，分符共治，民吏宜之，寵陞書殿之華，就總列城之重。朕於天下固已一視而同仁矣，爾勿以外自輕，思所以利吾元元者，以需報政，不亦善乎。

張孝祥《題龔深之侍郎太常奏稿後》　元祐諸老憂君之心切至，正人倫于夫婦之始。當時曲臺議禮，則此四君子在焉。嗚呼盛哉。辛巳春正月上吉。

傳記

《宋史》卷三五三《龔原傳》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

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略】加祕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汝爲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救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耶！」爲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版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龔原傳》**（存目）

紀事

龔原《遂昌妙靖院記》 妙靖院在處州遂昌桃源鄉，始唐咸通八年，曰安靖，今額治平中所賜也。嘉祐初予嘗講學於其法堂之西偏，而院僧奉思者方以行業智辨能服其鄉民，募緣取給，惟所顧指，每與予語舊陋爲甚，今之法堂寶殿實新爲之，然未愜也。【略】又數年，予竊第東歸，奉思相迓道旁，雖不及游，隔溪望之，比舊增麗矣。熙甯中，予奉親之官，京師宿焉，觀基面勢，率如昔年規度，竊自謂事無劇易，特志弗彊與力不及，故每廢而莫興，或有爲而不就，若奉思可謂有志而能成矣。適予方事行役，未暇書也。後予遭家艱，既葬，出淮南，復過其院，觸目悵然久之。比官於朝，緣元祐四年，明堂恩封，贈及泉穸。去秋促予記，歸焚黃，而奉思復援平昔言屬記甚迫，且曰：「今老矣，幸一觀石刻，雖瞑目無憾。」予聞而悲之，且念自初及今，日月纔幾而忽焉三紀，院僧獨奉思在，而予初弱冠，今亦白髮滿頭，落筆稍緩如昨，則後此數十年尚誰知本末哉！因書以遺之。

鄒浩《括蒼先生易傳敘》 先生蓋王文公門人之高弟也，三聖之所祕，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略，先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詳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爲宗師，因以取上科，躋顯仕，爲從官，爲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至于今不絕也。先生之於斯文，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戚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欣然，猶在廣陵也。晚見之西垣，又見之東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固已數數然矣，恬不以爲欣戚，亦無異於前日也。頃聞其歿，初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易》而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若猶篤志於韋編，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形容者塞其子見屬之意云。

《能改齋漫錄》卷一八 王筌字子眞，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於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開，案其域，乃《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既閉閟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於空浮之上。山中刻石，爲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爲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 《易講義》一卷，給事中遂昌龔原深之撰。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爲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龔原《續解易義》十七卷，又《易傳》十卷。

又　龔原《周禮圖》十卷。

又　龔原《論語解》一部（卷亡）。

又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龔原《孟子解》十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龔原文集》七十卷，又《潁川唱和詩》三卷。

邢恕

論述

曾鞏《邢恕校書郎制》　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奬進之意，無忘砥礪之勤。

鄭雍《邢恕降受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倉兼酒稅務詔》　言行堅僞，王者之所必誅，讒殄震驚，聖人之所不赦。邢恕誦古訓典，服儒衣冠。不師孔孟之言，專鼓儀秦之舌。假善類如市道，結大奸爲死交。倡爲邪政，眩惑羣聽。曩從遷貶，未即悛回。肆興捭闔之言，陰圖冀幸之福。凶人既竄，餘燄未消。盍正典刑，以清醜孽。汝之自貽伊戚，其又何辭。吾于屈法伸恩，可謂無負矣。往服寬典，尚蓋爾愆。

《雨後出城馬上作》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儒冠誤人，古今同慨，末四句可勝歎息。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一《邢恕傳》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於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諭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吳充用爲館閣校勘，歷史館檢討、著作佐郎。蔡確代充相，盡逐充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彦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于政事微有更革，自是相與如素交。【略】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稿。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紿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刑部侍郎。再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詆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廢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廋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于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于族罪，既而無所得，乃已。恕亦揣帝稍薄惇，屢白其短，竟爲惇所陷，出知汝州。未幾，徙應天府。惇復摭其曩過，移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以開邊隙，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略】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潁昌、眞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爲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

紀事

邢恕《申責錄院狀》　恕爲御史中丞，爲章惇所擠，與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罷職，恕遂出知汝州。數月，移知南京。【略】其後再責永州監當，首尾九年，皆在謫籍。【略】到元符元年冬，【略】降恕三官，責知南安軍。章疏中

止於自序歎歷本末，未嘗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疇昔之言，察臣本末，記其姓名，乃復召還館閣。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爲忠信，遂除尚書省官。則於責詞中並削去不言，特著其熙甯初忤旨罷館職之言，以巧相詆誣。恕時以簾箔未相知，恐以爲前此嘗違道干進，故云及臣除尚書職方員外時，司馬光亦除資政殿學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見詆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又恕時有故與韓維相連，所以云韓維素有名德，及與司馬光、呂公著爲一等，惇見詆云「指權臣爲名德」。此皆見於訓詞之言，足爲顯據。而去年六月間，惇尚當國，責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馬光、呂公著追貶海外之日，由恕所擠。公著之貶海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坐口語，並無分毫干涉。【略】及至紹聖間，章惇疑恕，恐其不爲己用，每以光、公著爲言，欲見把持，至云恕是呂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時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凡紹聖間侍從臣僚，無不聞知。則惇方貶光、公著之日，豈容恕知其謀也？【略】兼責光海外後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時林希與惇相爲表裏，謂恕爲公著黨人，欲以此相脅持。【略】程頤貶涪州，亦是林希與章惇以爲恕素師事頤，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頤罪。未從貶頤，乃於執政大臣聚會處見詆云：「師既如此，爲弟子者當如何？」恕尋聞其說，亦曾對哲宗皇帝開陳云：「程頤之貶，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頤昔者實以師友之間處之，但自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後，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元祐間，與頤又不同進退。」然則惇雖罪頤，焉能中臣？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天下安得心服？理當奏知。

又《小隱洞題記》 予謫官零陵，歲餘不知有所謂石角者。一日，臨川劉蒙資明方守郡，約倅靜海阮之武子文與予偕遊。既至，未甚奇之。問其所以得名，蓋自唐柳子厚始，竊怪何以得此於子厚也。已而搜索歷覽，洞穴陰邃，石立叢攢，曾未咫尺，忽與塵隔，爽然清泠，醒入毛骨，相與瞻焉，有不忍去之意。然後知前所以怪者爲非是，而昔人所以有取焉者，爲不誣也。洞昔未名，因名之曰小隱云。

《詧閩證誤》卷三 邢恕既爲惇、卞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有「宗朝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責知安南軍。此元符元年十月事也。按恕爲右史時，嘗上宣仁后書言五事，有「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定」之語，然實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謫漢東時所上疏，大抵稱美元祐初政，且言己與司馬公晚受神宗之知，卻無此數語。

《仕學規範》卷三三 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稿，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跼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檃括。」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

藝文

司馬光《無爲贊貽邢和叔》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許將

論述

王安石《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先帝親第進士於庭，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

蘇頌《許將辭免恩命不許批答》 卿文學有以高世，議論有以過人。入輔出藩，多歷年所。代言視草，再直禁林。已觀詳試之能，遂擢丞疑之任。何其謙慮，欲避寵章。體予至懷，往欽成命。

又《許將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文雅望隆，猷爲效著。擢其材實，寘在省綱。卿其勿辭，趣宜就職。

蘇軾《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詔》 卿敏而好學，達

於從政，出殿方國，則修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北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亟踐其職，佇聞嘉猷。

蘇轍《尚書右丞許將辭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朕祇見昊穹，嚴奉文考。卿早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需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

范祖禹《賜資政殿學士許將免知揚州乞便鄉一郡不許詔》 卿自仁皇之末，首冠多士，宜力中外，服在近僚。向解機務，出分邊寄，及此歸戍，改藩東南。而累抗奏封，懇祈鄉郡。過家上冢，雖懷桑梓之至情；憂國忘私，宜體朝廷之重委。往即乃治，無或故辭。所請宜不許。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三《許將傳》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關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略】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肆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答。禧又曰：「界渠未定，願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慚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圍爲空。父老嘆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略】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略】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略】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粲，粲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期，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佑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東都事略》卷九六《許將傳》（存目）

紀事

《東軒筆錄》卷一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

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宋史**》**卷三五一**《**朱諤傳**》〔朱諤又言〕：「元祐紛更，凡得罪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冤訴，自歸無過之地，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咎，父子相繫而爲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是之久，卒之于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爲何哉？將于哲廟表，泛爲平詞，至宣仁太后之前，則銜冤負痛。其辭如此，于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河南。

《**歲時廣記**》**卷三一引**《**古今詞話**》嘉祐間，京師殿試，有一南商，控細鞍驄馬於右掖門，俟狀元獻之。日未曛，唱名第一人，乃許將也，姿狀奇秀，觀者若堵。自綴《臨江仙》。

蔣元龍

《**好事近**》（**葉暗乳鴉啼**）《夢園詞選》：按第一闋言春老花謝，蝴蝶猶解戀人。次闋言不須勸酒，天下惟靜者能觀人。閑者自閑，飄泊者自飄泊耳。翛然有物外觀化之意，斯爲淡遠。

《**小重山**》（**花過園林清蔭濃**）《夢園詞選》：沈際飛曰：竹初落籜，荷已翻風，精當。又曰：語聲可聞不可近，有味乎言之。寫閑適之致，超然塵外。

《**宋元學案**》**卷三二** 蔣元龍字元中，永嘉人也。見道超卓，與橫塘諸公爲洛學。【略】方元豐中，太學有「永嘉九先生」之目，即劉、許以至沈、蔣九人也。張氏、趙氏、蔣氏，疑不見伊川者，蓋私淑也，然永嘉之爲洛學者尚不止此，蓋指其同時在太學者耳。

又 嘗作《經不可使易知論》，太學諸生盛傳誦之，至刻之石，而張文忠公橫浦亦時時爲學者誦之。

蘇軾

論述

綜論

梅堯臣《**送曾子固蘇軾**》屈宋出于楚，王馬出于蜀。荀揚亦二國，自接大儒躅。各去百數年，高下非近局。鈎陳豹尾科，登俊何炳耀。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古何相遼闊，今何相邇續。朝廷有巨公，講索無遺錄。正如唐虞時，元凱同啓沃。何言五百載，此論不可告。二君從茲歸，名價同驚俗。

歐陽修《**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又《**舉蘇軾應制科狀**》新授河南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于體用科。

又《**與梅聖俞書**》**三一** 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卻納上。《農具詩》不曾見，恐是忘卻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略】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

又《**與焦殿丞書**》蘇軾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張方平《**論蘇內翰**》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爲人，起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于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奬，由是

材譽日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闕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禍尤。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嘆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僭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于四海生靈，譬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育，于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合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

又《舉李大臨蘇軾充諫官》 殿中丞直史館蘇軾，文學通博，議論精正。【略】此二員並堪充諫官。不如所舉，臣甘同坐。

又《文安先生墓表》 初君將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爾。」君曰：「姑爲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爲國士。

蘇洵《上張侍郎第一書》 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于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于其間。讀孟、韓文，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變更，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

又《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蘇軾》 豪俊端方，所學雖不長于經術，然子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覽。文辭美麗，擅于一時。居官敏恕，尤通政事。

曾鞏《蘇明允哀詞》 歐陽修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傳于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于海隅，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

王安石《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大理評事制》 爾方尚少，已能博考群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後不違于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

鄭獬《大理寺丞蘇軾可殿中丞制》 汝以高文典冊，伏對于大庭，忠言俊氣，直出諸生之右。宜擢之不次，絕群而進，尚可歲月之累耶？夫奏言試功，大舜之所以治也。凡汝所言者，朕既得之，而其所試者，今又載于有司，稍遷以通籍，勉爾志業，以需不次之擇。

劉攽《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 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長短詩。靈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受微辭。吳娃齊女聲如玉，遙想明眸嚬黛時。

蘇軾《答范蜀公書》 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

又《與毅父宣德》 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爨文爲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

蘇轍《神水館寄子瞻兄》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又《題東坡遺墨卷後》 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久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蝌蚪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又《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蹟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

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宋神宗《蘇軾賈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詔》 敕：具官某稍以時名，獲躋顯仕，列職儒館，歷典名城。報禮未明，陰懷觖望，訕毀國政，出于誣欺。致言職之交攻，屬憲司而辯治。詖辭險說，情實具孚。雖肆宥示恩，朕欲從貸，而奸言辭衆，義所不容。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輕典，弗忘自新。可。

范祖禹《薦士劄子》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奸邪，尤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爲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爲才也，臣竊爲陛下惜之。

又《薦講讀官劄子》 蘇軾文章爲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

又《賜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乞郡不允詔》 卿文學爲時宗工，名譽爲國重器。剛直之節，足以消沮群邪；仁勇之謀，足以折衝萬里。召自藩守，入長禁塗，譬如猛虎之處山林，祥麟之在郊藪。豈惟獻納之益，實有榮懷之光。而書筵未開，坐席不煖，奏封屢上，引疾力辭。中外所觀，進退豈易？且用賢則如轉石，非朕所聞，玉音而有遐心，亦卿之戒。姑安厥位，深體至懷。所請宜不允。

孔武仲《東坡居士畫怪石賦》 東坡居士壯長多難，而處乎江湖之濱。或夕休於巖，或朝餉於野。或釣於水之濱，或耕於山之下。頎然八尺，皆知其爲異人。觀於萬物，無所不適，而尤得意於怪石之嶙峋。或凌煙而孤起，或絕渚而羅陳。端莊醜怪，不可以悉狀也。蒼蒼黮黮，磥磥礧礧，森森以鱗鱗，彼造物者何簡也！此賦形者何多也！蓋含之爲一氣，散之爲萬物，非尺度所裁量，斧鑿所增損。乃知夫黜聰明，捐智巧，則其動作固將有凝於神也。乃濡秃毫，闡幽思，以心虛爲無象，以感觸爲太始。混沌黔婁，左右爲之相；浮立洪崖，唯諾爲之使。移瞬息於千年，托方寸於萬里。其醉墨淋灑，藏於人家，散於塔廟者，蓋有年矣。一日止前騶，款荊關，解金龜，置紫綬，而蒼顏瘦骨，傑焉如長松之臨歲寒。舉酒而屢酬，仰屋而獨言曰：「吾之胸中若有嵬峨突兀，欲出而未肆。又若嵩高太華，乍隱乍顯。」在乎窗戶之下，几案之前，乘興命童奴展紙萬幅，澆歙溪之石，磨隃麋之丸，睥睨八荒，運移雲煙。不知太山之覆於左，麋鹿之興於前。亦不知我之在此，而人之旁觀。一揮而皴蒼菌蠢之體具，再撫而幽深杳遠之意足。如在武昌之麓，二別之間。是時朔風號怒，寒氣充斥。日臨西雲，倒射東壁。居士既得其象，又感其聲。寫修纖與森蔚，橫斜出乎崢嶸。悄乎如鳥雀之將下，泠然若幽泉之可聽。乃有霜顋鐵面百歲之翁，瞪若有睹，卷之懷中。居士無吝色，無矜容。淡若亡也，豈以爲彼取之有限，我應之不窮。嘗聞之曰：「文者，無形之畫；畫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蹟而同趨，以其皆能傳生寫似，爲世之所貴珍。」居士之文，俊偉閎博，紆餘姣好矣，而又欲窮丹青之妙。憂以此娛情，歡以此寓笑。蓋將以賈誼、陸贄之辭，凱之、摩詰之筆，兼之乎一身。故其動之爲風，散之爲雲，斂之爲秋，舒之爲春，是何其視聽食息與我略均，而多才與藝如此？此余之所以心醉乎斯人也。

黃庭堅《上蘇子瞻書》 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淺漏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幕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

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素處，何持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

又《與歐陽元老書》 寄示東坡嶺外文字，今日方暇遍讀，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鈔一通。

又《寄蘇子由書》 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況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刳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亡也。

又 伏承端明二丈窀穸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嘆涕！石刻得二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爲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萬一不用不肖書，則用家弟尚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

又《與王庠周彥書》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

又《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眞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顚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疏矣哉！

晁補之《跋翰林東坡公畫》 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啓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胸中閎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邊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

陳師道《賀兵部蘇尚書啟》 入侍邇英，出司武部，成命一下，歡聲四來。竊惟八座之崇，以待二府之選。章帝之眷邳壽，豈惟詞藝之工；文宗之用贊皇，亦爲登進之漸。昔有故事，號爲美談。尚書侍讀以俎豆之聞，爲軍旅之事；以道德之老，備師傅之官。偃革修文，尚須伯益之贊；拜章歸道，益隆桓氏之風。遂正洪鈞，以綏四海。周登魯衛，深惟政事之同；唐用孝溫，或爲前後之繼。公望如此，私心與同，致慶以還，執筆而俟。

畢仲游《上蘇子瞻學士書》 伏惟閣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效者，雖強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僞賈眞，以自蠹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攘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略】足下天資甚美，喜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爲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虛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救是非之事，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辨，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

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李之儀《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實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師，時事如何？」予對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聞乎？」予曰：「無所聞，以意得之爾。」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難得。蓋平日未有爲先生言者。」先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聽，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難言爾。」又曰：「願爲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述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挾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陳於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以難言，而先生所以無從而有聞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事。諸公奏行，將太母之令。太母權爲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嘗可否者，蓋退託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豈無捨其舊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而爲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以八年之所待，則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進，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佑聖躬，主上孝養不匱，承順盡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八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但恐不與其事者，或有所不知爾。又況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弟兄，起自窮遠。文學議論，流布四方，莫非據古而切於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雖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蓋居易以俟之？」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益難得，期與子游戲於文詞翰墨間，以予其樂。」予曰：「敢不加勉。」既而先生南遷，予亦蹭蹬祿仕，聲聞遂不相接。其家子弟，歲必一至貶所定省，且資其養生之給。其歸，間與予相值，頗能道先生所處之詳。而嶺海之人，時亦隨其所得者告人，蓋擺落萬類，超然幾與造物者游，殆與世相忘矣，非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土苴，則縱橫造次，落筆皆爲人所取。所到之處，人人得而有之。海熟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章斷簡，片文隻字，侈如前日之家有藏也。蔡君家世輦轂之下，軒輊無所繫，而能以退爲進，父子之間自爲知己，獨於先生南遷已後所見於抑揚者，博訪兼收，所較他日之得爲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實與討論，仍爲手自鈔錄，總若干篇，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君以書並其總目因性之以相示，邀予爲之序。先生即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幾。方其南遷，予適在左右，而又疇昔相期，蓋有獨得之重者。予雖老且病矣，而承顏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也。因以予所遇本末並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又《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余從辟蘇軾子瞻府，文柔屢語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事之。」邂逅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爲辦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歎曰：「我嘗謂蘇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游說之蔽，今見其所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爲法喜上人。子瞻既貶，手自製衣以賜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

米芾《上眉陽蘇先生書》 徐，先生舊治也，風蹟未遠，門生故吏多出庠序，而半在官府。每相過者，論先生德義，誦先生文章，堂上琅琅，終日不絕。某獲代者舒堯文也。堯文辱先生深知，把酒揮墨，登臨嘯歌，無日不相尋，言先生與人交，略去圭角，洞見肺腑，恐不親見己，人亦自忘其鄙吝而不知所以化。一日，登黃樓，曰：「此蘇公燕集之地也，酒後喜爲文章，盡篋中無留紙，如方盤大斛，瀉出珠貝，照爛磊落，鑠手奪目。衆人排捽，爭先取之，惟恐其攫之不多也。」是時晚風落日，遠山逶迤，川流無波，白鳥上下，竊思昔年席上之樂，徘徊俯仰，欲去不能，蓋胸中眷眷者，不獨在夫山水一時之覽也。某與堯文仕宦同，而堯文辱先生之游最久，物我未忘，每自慚恨。未幾，王子立秀才以書見投，出新文五篇，愛其器質深重，擺去俗習，不類科舉文字，乃知先生弟子由婿也。某竊不自度，扣以先生動止，則曰蘇公在齊安掩關著書，俯仰一室，淡然自足，如巖居隱士之行，與世相遺，少無謫官意。嗚呼，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古之聖賢，安居無事，修身誠心者，必期至于此而後信。今斯人也，某何得預聞焉？

王鞏《寄上蘇子瞻書》 某方數歲時，侍先大夫側，聞有客，閽者以刺來，先大夫改容致敬以進。客退而謂子弟曰：「此蘇子瞻也。」某時羣兒，嬉戲指點，覷于戶牖間，徒見其偉丈夫，不知先大夫之所謂也。加之十年，後見公于先大夫坐上，知其若不可及，然默以自謂，吾年尚少，候其壯也，何有於蘇子？其後遇公于陳，謁公于徐，會公于宋。某年加長而智識漸具，始知公眞不可及矣，尤切自謂曰：「是豈能異於我哉！吾學之不富，力之不勤而已，勉強

而思齊焉。」既在賓州，人事疏遠，得暇豫以讀書學文章，意其異日庶幾乎升堂焉而已矣。今與公語凡晝夕十有九，頗識公之毫釐間，信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至于論文章，一字一音，莫不諄諄然反覆罄盡，若將拔其尤而授之，而愚且懵，終未有以發明者。及別去，舟中無書，但取韓文子，以公所教詳而詠譯之，似乎有所得矣，未敢爲是也，然自知有進於曩昔者矣。頗念相從時，相見必把酒，酒到即徑醉，醉則笑傲嘲戲，雜以世俗它說，不悉從事議論文章間，此故別恨不能已也。古之人所以悅來朋而自遠，又汲汲于求師者，豈徒然哉！今日遂至國門，會有大故，未有出京期，再見不可約，引領馳向，如水逝矣，不舍晝夜。公當憐其有志於斯矣，勤以見教。誨人不倦，孔仲尼之事也，可不勉歟？音問日相遠，千萬爲道自重。

《甲申雜記》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附錄】《梁谿漫志》卷三：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荆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爲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東坡之過云爾。

《渑水燕談錄》卷四　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酬，閒以談謔，以是尤爲士大夫所愛。

趙鼎臣《問候蘇內翰啟》　伏以某官熙朝間氣，冠古眞儒。所謂千載之逢，奮於百世之上。躬蹇蹇以匪故，民巖巖而具瞻。續《春秋》以著書，權衡王道；傍《離騷》而談藻，衣被詞人。顯膺謀帥之求，出總殿邦之寄。軍中改觀，聞外生風。竚勤宣室之思，行速鋒車之召。師榮三錫，奉穆穆之綸言；階煥六符，據潭潭之槐府。信諧輿議，實允壯猶。

又《上蘇內翰端明啟》　恭惟判府安撫端明侍讀，秉靈江流，蘊氣風雲。傳孟子之大醇，亞仲尼之將聖。鴻文參乎造化，高誼薄於穹旻。鳳凰景星，世人爭睹；泰山北斗，學者具瞻。蓋董相有王佐之材，而賈傅通國體之論。契半千之昌運，飛第一之英聲。諸公特愧於登先，當宁深嗟於見晚。蘭薰雪白，更險阻以備嘗；玉振金聲，歷燥寒而不變。天昭乃聖，朝右斯文。首延魁壘之儒，密掌凝嚴之任。階翻紅藥，鳳游西掖之池；花對紫薇，蓮引北門之燭。視昭回而潤色，代深厚以敷言。帝制坦明，約六經之旨趣；商盤詰屈，同三代之文章。俄建屏以班條，旋賜環而掌禮。邦咨大典，朝講上儀。脫簡缺書，宗祝醉心而靡對；奧篇隱帙，博士卷舌而未言。率斟酌於蕭規，盡發揮於孔思。元元本本而殫見，摧文士於筆端；隱隱弦弦而愈盈，挫田巴於稷下。經素優於聖域，名益重於朝廷。可謂社稷之臣，弗愧班聯之望。坐黃堂而決事，兵衛靡譁；開鈴閣以宴賓，詠觴不廢。四鄙想其風采，八州安於教條。僅於彌年之中，盡飭庶蠱之弊。會膺渙號，更命坤維。燕南方積於去思，劍外已歌於來暮。矧受恩之良厚，宜結戀以尤深。顧如鯈生，實荷隆禮。

毛滂《賀蘇內翰啟》　泥檢自天，脂車就日。愼選北門之舊，別居東閣之嚴。雅待重人，曲承密命。伏惟內翰承旨道本自得，事無可爲。嘉祐之間，共識鳳凰景星之瑞；元豐之末，益知泰山北斗之尊。霜雪所餘，波濤既定。及見松筠之茂，已緘鮫鰾之饞。出入群經，熟沈浸於醲郁；徘徊清禁，遂黼藻於王言。陳義甚高，獨立不懼。頃得州於第一，由所請之再三。惟上之深念圖賢，如公之不忘致主。鴛鸞盛集，仍是銀臺之舊遊；山水餘妍，定入玉堂之清夢。固不爲賦詩以觀餘事，蓋且將問政而求讜言。爛爛日星，發光芒於筆下；溫溫布帛，散和氣於人間。乃所望於尊儒，實分權於宰相。中久僉允，今古獨難。某與世數奇，登門最後。思收能於鉛槧，薄借論於齒牙。參朮桂芝，願備疢疴之用；柘枸枳棘，固難生長其間。雖升斗足以活魚，非江湖莫之容瓠。惟公遠大，專我始終。上眷雖隆，柬之猶爲未用；臺生欲遂，安石得不同憂？蘄快輿情，當究大任。

又《上蘇內翰書》　本朝以文章聳動搢紳之伍者，天下最知有歐陽文忠公，中間先生父子兄弟懷才抱道，吐秀發奇，又相鳴於翰墨之囿，如長江大河，浩無畔岸，崇巖峭壁，萬仞崛起，此天下所以目駭耳回，而披靡於下風也。爲兒童者記誦先生之言，能論撰者盜竊先生之意，視先生以爲規矩繩墨，未有以方圓曲直逃者也。【略】先生以爲學士大夫，今日從先生游者爲誰何？是皆前日規矩繩墨於先生者也。然王氏之說殆亦滿其腹中，蓋亦中間叛先生而去者耳。自先生兄弟入朝，某由二浙歷淮泗至於京師，有服儒衣冠者，某必問之，今公卿大夫以經術文章進者誰爲能，必曰不出先生兄弟。宜誰師，必曰宜師先生兄弟。先生以爲彼眞有以知先生乎？其心誠樂先生之所學而好之

乎？先生之名滿天下，雖漁樵之人，里巷之兒童，馬醫廝役之徒，深山窮谷之妾婦，莫不能道也，是天下所共知也。某以爲其人之所以眞知先生者，非天下所共知也。王氏之學固未必人人知而好之，蓋將以爲進取之階，宮室之奉，妻孥之養，餔啜之具耳，此某所以病今之學者爲利，蓋如此而已矣。

蘇過《次韻大人生日》 陰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酢非所聞。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于仁。遇苦即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農夫耘籽勤，自有豐年穫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爵祿新，琢功功行眞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稚川藥竈隱荊榛。飛騰澗谷不可馴，有道或肯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爲世俗醺。丹沙儻結道力純，泠然御風歸峨岷。

又《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殆是類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

釋惠洪《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枯枯，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又《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日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眩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酬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

又《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又《跋東坡仇池錄》 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升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眞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王庠《與東坡手書》 即日伏審掩關自適之餘，亦復駕言垂訓否。公當斯時，方將斂德自藏，與道同隱，則著書立言之事，某不當問及是也。雖然，切願有叩於左右。夫聖道，東海也；公之文，四瀆也。浩浩乎，渾渾乎，其源之來，長潔而無雜，則是有得於孟子之粹；涵空成頃，□行地中，其氣之雄深自然，有得於子長之奇。千里一彎，萬里一□而無荀卿奔放之患，曉煙夕月，四時備潤澤之景，而無揚雄艱若之癖。至於會百家之異流，經緯天下，澤及萬物，雖支疏灌溉，亦足以起豐年，而其用卒歸於仲尼之□，故能卓然明道，去邪說之亂眞也。自元豐來，先帝患文章陋甚，幸公救敝扶衰，黃、晁、秦、張輩從而和之，士方回悟而變取士之法矣。某門人也，君子愛人之心，必有以教之。使審是而知其歸，則丐求善誘之言今不可懈。謹繕寫近所爲文一編附獻，非敢以爲文也，籍爲求教之資而已。萬里尺書，遠意難盡，引企誨語澡雪以冀。不宣。

蘇籀《雪堂硯賦並序》 東坡先生入道窮微，曠聽屢視。不貪之寶，不鑿之智。輔物理之自然，廓無心于數外。發爲藝學，舉世莫二。契聖哲之奇韻，示名教之樂地。窮于黃岡，斲石爲硯。底滯鏟牙，發明不厭。皂白經緯，箴規忘倦。窮《易》之剛柔貞悔，盡《詩》之興觀群怨。原《法語》以折衷，續《盤》《誥》之斷爛。評論銘誌，幼婦黃絹。波撇點畫，出入萬變。北扉東閣，言成謨典。感麟凡例之筆，醫國膏肓之砭。鄰敵爲之折衝，奸邪以之喪膽。觀剎谿山之刻，槃盂枕几之篆。揭日月于簡牘，耀龍蛇于琬琰。搢紳聞公則聾瞽，吾道非公則黯闇。

吳革《臨安北廳續題名記》 熙寧中，蘇文忠公繇史館來貳杭郡事，時四方行新法，公于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至今耆舊傳誦，公之心猶可概見，革竊慕焉。後百八十年，承乏于此，初視印，乃太平興國之舊，公所嘗佩者也。次視廳壁題名記，則斷自建炎，而公之名不可尋矣。豈印以金能久，而題名記以石乃不能久耶？要公之心，不金不石而久、久而不磨者也。石溢，自革而續。嘻，題名續非難，續令名爲難。傳公之印非難，傳公之心爲難。革願學而未之逮也，故以是諗諸來者。

《捫虱新話》上集卷一　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爾。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游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蓋其自叙如此。又嘗自言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肝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坡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去圭角，方便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象犀。還來輒自悟，留氣下暖臍。」觀此詩，便可想見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徇俗俯仰，其謾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生愼勿襲其轍，或當如魯直所言爾。然予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洗吾足乃敢嗔。」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弘之流爾，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事在。

又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奬成就，坡力爲多。

《曲洧舊聞》卷八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日喜，前輩類如此。一日與裴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唐庚《聞東坡貶惠州》　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低頭不能仰，閉口焉敢咳。東坡坦率老，局促因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

孫覿《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疎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壁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嗽蔗然讀之惟恐盡于是拊卷三嘆而後知公置力于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宣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稿尺牘游戲之作盡櫝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為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宣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乃賦詩為之先》王公製練文，謝傳捉麈扇。歟若置郵然，一昔遍海縣。東坡百世師，乘雲上騎箕。文爭日月光，氣敵嵩華齊。諸儒望先覺，坐待成風斯。一斤應手揮，郢鼻無留堊。公生不並時，關楗同一機。識眞屬具眼，造的令中眉。《詩》亡束晳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接混茫，參差夢中睹。授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聯。醉上金鑾殿，揮泉灑謫仙。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子開之言類誇大，子由之言務謙下。

又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云。

又卷二一　東坡帥揚州，曾旼罷州學教授，經眞州，見呂惠卿。惠卿問：「軾何如人？」旼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旼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旼曰：「學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旼曰：「孟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又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眞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仇怨不可奪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王）德父嘗爲余言：「自古享文人之樂者，莫如東坡，在徐州作一黃樓，不自爲記，而使弟子由、門人秦太虛爲賦，客陳無己爲銘，但自袖手爲詩而已。有此弟，有此門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視百代，文人至樂，孰過於此？」

《韻語陽秋》卷二〇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謬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涇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甕牖閑評》卷五　歐陽文忠公不喜《中說》，以爲無所取，而司馬溫公酷愛之。楊文公不喜杜子美詩，而黃太史眷眷未嘗輒去手。又蘇東坡喜《漢書》而獨不喜《史記》。夫《中說》、杜詩、《漢書》、《史記》，人人皆知其美，而諸公所見不同如此，豈亦性情之癖耶！

陸游《上殿劄子》　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

李流謙《與鄭擇可辨黼字書》　自有文章以來，未有若東坡先生者也。其人非特雄于翰墨，忠義之節，勁果之氣，橫絕古今。觀其立朝尊君親上之心根乎天性，然獨在神廟、哲考時，其所爲文章，喜使此字。蓋是時固諱之久矣，而公獨不避，且以燕閑之作，歌詩紀引，或在所略，猶可也。乃今皆用之君上，施之朝廷，垂之典策者，此何理哉？

楊萬里《寄題儋耳東坡故居尊賢堂太守譚景先所》　東坡無地頓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爽，千年桂酒弔靈均。精忠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祇個短簷高屋帽，青蓮未是謫仙人。　先生初落海南垂，茅屋三間不到伊。更有高堂懸畫像，幸無過客首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底事百年譚太守，卻教賓主不同時？

朱熹《答汪尚書》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詆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蹟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略】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

又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本不于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于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

又《與張敬夫》　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

又《與芮國器》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又《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又《答詹元善》　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又　論東坡之學曰：「當時游其門者，雖苦心極學，得他文詞言語，濟得甚事？如見識議論，自是遠不及。今東坡解經，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其議論亦有長處。但只從尾稍處學，所以只能如此。」

又　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

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

又卷一三九　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東坡爲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

又　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

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　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于孟軻，論事肯卑于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廼陳長治之策。嘆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至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陳造《次韻臧秀才讀蘇集》　自我得蘇集，玩閱幾忘年。汲甘乏修綆，適遠疲短牽。取一九不隨，望若終茫然。子齒始半我，用志超我先。晶熒出秀句，妙斲遺雕鐫。此翁深堂奧，駢闐誰敢專。潢污置不云，學海須百川。怪子介且方，落筆盤走圓。子眞蘇門徒，豈獨長短篇。平生修月手，不補衣履穿。秦黃晁張陳，衆星耿霜天。世儒昂其首，指似如登仙。子起斯人後，游刃牛無全。邢娥望可知，衆女空丹鉛。何時班荊地，解我心懸懸。即今清夜夢，不止懷昔賢。

《梁谿漫志》卷四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于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狀》云：「歸時事于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于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又卷七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樓鑰《吳少由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貺勉次來韻》　巖巖千載玉局老，少年徑以吾道東。首干樂全次六一，二公自是燕許空。奏篇六論初流傳，四海一日俱承風。其間傑出六君子，香薰班馬猶爲濃。涪翁又分江西派，作圖序次由本中。哦詩作文各務實，薦鶚不愧北海融。坐令文物掩前代，主盟豈非諸老功。

魏了翁《楊殿撰不欺子文集序》　眉山自蘇長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爲文也。

又《答葉子寅書》　來諭屢屢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略闕君子之所存。【略】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如「茲游奇絕」，「所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蹟隱而名不章，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高明以爲如何？

又《跋蘇文忠公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爲曾南豐，置之第二。然南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懷歐公之疑，而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

又《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不知之，則曰譏訕嫚罵，不足于誠。乃若蘇子始終進德之序，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熙寧以後，嬰禍觸患，靡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詞，風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慤，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概一人、一言蔽一生者，姑以是思之。是數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永平令張仲車篋中。紹定四年春，臨邛魏某與寓目焉，因識其末。

《潁川語小》卷下　用事之誤，雖杜少陵不能免，而蘇文忠公頗多，前輩評之詳矣。止是不切之詩文，亦何所害，若告君之辭，豈容不謹？

謝枋得《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撝訶者耶？過江興境上題名石壁，麾筆墨淋漓竹上，久不滅，至今新篁葉上有墨點爪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

屈子元《二蘇墓詩跋》　東坡先生，古今忠義一人而已。其作爲文章，見於行事者，固不一而足。無何，道之不行，命宮磨蝎，竄居黃岡數年，然後歸隱。流離頓挫，處之自若，胸中一點，可謂之養浩然者也。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略】太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至於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辭。

《**脚氣集**》　兩《赤壁賦》見得東坡浩然之氣，是他胸中無累，吐出這般語言，卻又與孟子浩然不同。孟子集義所生，東坡是莊子來人，學不得，無門路，無階梯，成者自成，顛者自顛，不比孟子有繩墨，有積累也。本朝過嶺諸賢，雖不怨尤，亦不快活。東坡七千里渡海，有是快活，海濤湧洶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吾儕必濟。」又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海外諸詩甚佳。著論尤奇，其曰「武王非聖人」，自是怪說，而觀過知仁，見得此老忠義之氣，峻極可畏，雖武王亦不顧，皆是浩氣。劉元城先生云：「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于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溫公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惟己之是信，是他浩然。

王惲《東坡手簡》　文章大節中所立，海岳英靈未易招。只爲峻高人競仰，有時秦吉作鸚嬌。

又　東坡每健羨白樂天，樂天如何敢望東坡？東坡大節照映古今，樂天些小升沉，便動色力。

劉將孫《譚村西詩文序》　文以氣爲主，非主於氣也。迺其中有所主，則其氣浩然，流動充滿而無不達，遂若氣爲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風雨驟至，山川草木皆爲之變；如江河浩渺，波濤平駭，各一其勢。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頌清廟；小之而才情婉孌，清白雪而艷陽春。古之而鼎彝幼眇，陳淳風而追泰古；時之而花柳明媚，過前川而學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絕無不精妙；東坡之大才，其回文麗句各極體裁。或有謂能文不能詩，能詩不能文者，皆其主弱而氣易衰也。【略】昔韓公於東野有「昌其詩」語，而東坡二百〔年〕後，自昌身、昌詩、昌氣，而極於昌志。予亦於氣爲主之言，而竊願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爲主者異，輒欲更之曰：「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村西其有得於是耶？故爲村西舉此。

方回《詩思十首》　老子持公論，評詩衆勿驚。更無雙子美，止有一淵明。響接東坡和，肩隨太白名。吾嘗圖畫像，釋荼四先生。　萬古陶兼杜，誰堪配享之？赦還儋耳海，謫死瘴城宜。無己玉堂凍，去非榕嶺馳。更添韓與柳，欲築八賢祠。

又《追和東坡先生親筆陳季常見過三首》　坡仙果何事，黃州七年客。價高日月低，名大天地窄。嗟彼舒亶輩，豈不辨菽麥。阿黨更妬忌，一視皂與白。　我嘗過黃州，故國聳喬木。半山歌元豐，此老蝸角縮。及至紹聖初，嶺海謫坡谷。人生歸去來，破鐺煮黃獨。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　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略】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眞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

柳貫《題蘇長公書曹侍中與王省副論趙元昊事》　坡翁忠義人，聞之爲愕眙。寫眞尺紙中，示作垂世規。流傳百年後，引賈珠累累。清夜一發楮，光晶射南箕。

吳師道《大蘇公自畫背面圖贊》　畫舉扇障面，並作「元祐罪人寫眞示邁」八字。楊廷秀有跋：元祐罪人，東坡居士。面有何羞，作此舉止。疾走避影，息陰則已。胡蓋而章，猶書邁子。

許有壬《懷坡樓記》　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尙論其平生忠義，而蹟其出處，有不能不爲之浩嘆者焉。進盡忠論，祗以賈杭之倅；詠歌庸言，乃以媒黃之貶。翰林駿駸乎用，復出知杭，又兩入而出，則惠州、儋耳之謫，遂身獻毒瘴，所以沮遏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黃移汝也，訪黃門公於筠，道興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月於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覽力學精修，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築懷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懷坡詩》。淳熙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十朋諸詩於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

危素《惠州路東坡書院記》　惟公父子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爲宗工鉅儒，而聲名震耀海宇，愈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之休運，上有仁宗爲之君，下有韓、范、富、歐陽之臣，一時居顯榮者，汲汲焉以薦賢報國爲先務。所以矜嗟奬寵者，無所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進士，公之父亦以布衣授官，與修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拔茅彙征之時歟！一旦憸人用事，來之邵與李定、舒亶諸人，織羅誣蔑，爭欲致公於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後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於讒口，而反覆切責之也。然公於患難得易，有孚心亨之旨，登山臨水，發爲文章，嘗舉柳柳州之言，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得非茲丘也歟？」則惠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託帝命，假巫語，以招公之魂，要皆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觀魯公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顯斯文，化民成俗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也。觀魯君字元賓，其先北庭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爲，今以選爲杭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

陳基《徐州》　傷哉楚君臣，伯圖已寂寞。空餘蘇公堤，突兀倚寥廓。徐人昔恃公，安若山與岳。文章與元氣，萬古相磅礴。大河失故道，崩奔勢逾虐。生人化魚鼈，中州廢耕鑿。安得不世才，爲君拯民瘼。九原何茫茫，可愛不可作。

趙汸《跋東坡尺牘後》　宋禮部尙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眞。此公學術三變，見于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尙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直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答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于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于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

宋濂《跋蘇軾書眉子石硯歌》　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尙之正偏，毋徒眞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茅維《萬曆本宋蘇文忠公全集叙》　自古文士之見道者，必推眉山蘇長公其人，讀其文而可概已。在昔論文者，咸以梁昭明《文選》爲指南，而長公獨非之。蓋其書出，而士習益趨於文，而文日降。譬之曦薄虞淵，波洩尾閭，質喪旨淆，莫之能挽者。以隋煬之不君，特患文之無節，史氏嘉之，殆駸駸乎啓唐風之一變。五季承唐之靡，而宋復振之，以紹唐之元和。其間廬陵先鳴，而眉山、南豐爲輔。卒之士人所附，萃於長公，而廬陵不自功矣。然文之變也，變則創，創則離，離其章而壹其質，是謂唐、宋之復古。顧狗名之士，求其離而瑕之，嘵嘵然援古以自多，將謂越唐、宋而逼秦、漢，其合者直章焉爾，而質不唐、宋若也，奚其古？先大夫患之，輯唐、宋八家行於世，而眉山氏居其三。則嘗授諸維曰：「吾以長公合八家，姑舉其要，要以長公成一家，必舉其贏，然吾已矣，小子維識之。」昔長公被逮於元豐間，文之秘者，朋游多棄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無算。逮高宗嗜其文，彙集而陳諸左右，逸者不復收矣。迄今遍搜楚、越，並非善本，既嗟所缺，復憾其訛。丐諸秣陵焦太史所藏閣本《外集》。太史公該博而有專嗜，出示手板，甚駭。參之《志林》、《仇池筆記》等書，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歷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復南宋禁中之舊，而今之散見於世者，庶無掛漏。爲集總七十五卷，各以類從，是稱《蘇文忠公全集》云。蓋長公之文，猶夫雲霞在天，江河在地，日遇之而日新，家取之而家足，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澹而腴，淺而蓄，奇不詭於正，激不乖於和，虛者有實功，泛者有專詣，殆無位而據隆中之抱，無史而畢龍門之長，至乃羈愁瀕死之際，而居然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也者，豈文士能乎哉！噫，世能窮長公於用，而不能窮長公於文，能不用長公，而不能不爲長公用。當其紛然而友，粲然而布，彌宇宙而亘今古，肖化工而完眞氣，無一不從文焉出之，而讀之澹乎若無文也，長公其有道者

歟！又嘗語人以文之旨，第舉夫子所謂「辭達而已矣」。蓋文止乎達，而達外無文，原六藝而垂萬代，旨其蔽之哉，彼所指離不離者抑末耳。在昭明固云「老、莊、管、晏之書，以意爲宗，不以文爲本」者，無庸進退之也。若長公者，非其亞耶？藉令起昭明以進退其文，吾知難乎爲政矣。則不佞是役也，蓋不徒以先大夫之成命在。萬曆丙午元日，吳興茅維譔。

胡直《書蘇子瞻書傳後》 昔唐荆川先生語予曰：「曾見蘇子瞻《書傳》乎？」曰：「未也。」「盍求之？」歲之甲子，予行部至眉，求諸鄉大夫張中丞，得其寫本，讀之益知蘇氏之學。蓋予自壯後始能讀蘇氏文，喜其言能自立，不爲詭隨。其論當時大計，是非利害，開闔抑揚，緣有本末，可以醒寤人主，措諸事功不誣。及讀其《中庸論》，乃知蘇氏未有得於性道，以至強非而妄斥，則怪其自立之過。今讀其《書傳》，誠有篤論，獨其訓「欽明文思」則指以爲聖人之才，舉五教亦與孟子殊，其病略與《中庸論》同。然後知君子之貴於聞性道也。雖然，若蘇氏父子，其學皆嘗遠探於經而博取於傳，以發其中心之誠然，所謂一家之言是已。其視今之棄經尊史，附和影響者則大不侔矣。乃歸其本張公而寓書其末云。

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爲便爽，而其所譔論箴之類，於時爲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而雌黃之頰，於公不能無少挫。然使天下而有能盡四氏集者，萬不得一也。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公之所不盡，韻而詞則溫，韋讓壯，舌而諧謔則侯，白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游戲而爲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爲古木竹石則文洋州之畏友，逃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之生存，雖荒州下邑，兒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蓋北幽朔而東三韓，西達羌戎，南過鷄林馬人之界。【略】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號爲雅變雜揉者，雖不能爲吾式，而亦足爲吾用。

《蓮堂詩話》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可謂簡而當矣。

解縉《跋蘇文忠公書》 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顏魯公，規模淳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耽學古人書，於文忠公此紙，寶之不啻珙璧。書之所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爲之兆云。

陳獻章《讀東坡年譜》 坡翁春秋六十六，腳債一生償不足。黃州去後惠州來，無何又向儋州宿。瘴雨蠻風經幾時，放歸便是毗陵木。熙寧以下至元符，中間老稚圍舡哭。婦女倉皇吏卒欺，坡翁已就臺官獄。平生幾冊篋中書，一一旁搜付回祿。西望眉山不知處，俯仰乾坤何局促。假令坡翁活百年，長領祠官稱玉局。氣節文章古所難，先知孰與愚公谷。丈夫當自愼出處，何爾呶呶蒙毀辱。

陳繼儒《東坡集選序》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寶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惟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蠻塲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即有慙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用也，惟長公能之，即老泉、潁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

李贄《與周友山》 且戒禪師縱不濟事，定勝子瞻幾倍。一來蘇家投胎，便不復記憶前身前事，賴參寥諸禪激發，始能說得幾句義理禪耳，其不及戒禪師，不言又可知也。況于文字上添了許多口業，平生愛國憂民上又添了許多善業，臨到常州回首時，不但這幾句義理禪作障業，我知平生許多善業口

業一一現前，必定被此二業牽去，又不知作何狀矣。愈來愈遠，求復爲東坡身，我知其不可得也。蓋學道之人，本以了生死爲學，學而不了，是自誑也。

又《復焦秣陵書》 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動天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不巧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嘗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其眞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閒時一披閱，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朝夕共游也。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耳。倘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

譚元春《東坡詩選序》 選東坡文者，更十餘家而始定焉，獨其詩尚無選。非無選也，人之言曰東坡詩不如文，文通而詩窒，文空而詩積，文淨而詩蕪，文千變不窮，而詩固一法，足以泥人。夫如是，是其詩豈特不如其文而已也。雖然，有東坡之文，亦可以不爲詩；然有東坡之文，而不得不見于詩者，勢也。詩或以文爲委，文或以詩爲委，問其原何如耳。東坡之詩，則其文之委也。吾嘗思之，使東坡之文而一人之文則可，東坡而古今之全力也，雖欲執人從來之言，與信己一時之目，而將有所不敢；則其重東坡之文，而不敢不求之于詩者，亦勢也。故瀹其窒而通自見，芟其積而空自生，約其蕪而淨自出，日出沒于千變之中，而後窮者乃我之目，固者乃人之言，而東坡不存焉，惟求其東坡之所存，爲古今之所共存者而已。然則不自知其窒與不自知其積與蕪與？曰：奚而不知也？六經成而詩爲一體，詩之處經中也，大地山嶽之有水也。水以妙大地山嶽而搖，大地山嶽碎之以爲水。吾知其不能有古文于此，截其字句、變其音節，而謂之詩，可乎？然以此而冀其詩文之爲二事，工詩文之爲兩人，又不可。江海之內、冰水之間，嗚乎，難之言矣！唯東坡知詩文之所以異，唯東坡知其異而異之，而幾于累其同，則文中所不用者，詩有時乎或用；文中所有餘于味者，或有時不足于詩。亦似東坡之欲其如是，而後之人不必深求者也。蓋嘗爲之說曰：文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詩如泉源焉，出擇地矣。文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詩則行之時即止，雖止矣，其行未已也。文了然于心，又了然于手口；詩則了然于心猶不敢了然于口，了然于口猶不敢了然于手者也。請以是而求東坡之詩文，庶幾焉。【略】天啓元年三月晦日，景陵譚元春書于白門。

《珊瑚網》卷四《蘇文忠公書韓舍人帖勸禪師帖》俞和跋 東坡先生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

又《坡翁行書四詩眞蹟》王夢高跋 蘇文忠公文章字畫妙天下，點畫落人間，例能裹去爲榮。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

佘翔《蘇公堤》 湖邊芳草白凄凄，煙鎖六橋水拍堤。千古風流人不見，鶯聲恰恰爲誰啼。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呂居仁云：「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顧入，卻作打猛顧出。」《西清詩話》云：「東坡天才宏放，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源泉』，未爲過也。」愚按：韓、白、歐、蘇俱以才力相勝，而韓、蘇五言古尤能盡變。元美乃云「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此不可曉，疑有誤字。

吳偉業《湖州端山九賢祠碑記》 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策相才，兄弟揮毫。齟齬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湖隄便漕。草詔逐奸，魑魅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逍遙。道場禪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衰白歸朝。

《御製詩初集》卷二八《讀東坡集》 把卷對古人，常愧若不及。矧實不及者，益覺瞠乎立。東坡仙中人，禪悅聊自適。糟粕爲經濟，匡陸應避席。竄謫炎瘴鄉，山水娛朝夕。佳句出貧餓（用東坡句），道義足困厄。雖多放浪言，要不離忠赤。瑚璉而江湖，千秋同慨惜。古今或同然，思之惘然惕。

《御製文第二集》卷四九《宋臣蘇軾開湖溉田築隄潴水杭民利之爲政者不當如是乎》 長隄十里跨湖波，官柳青青覆軟莎。漫道只爲遊賞地，懸知布政在民和。

黃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明，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讓于子瞻耳。

《宋元學案》卷九九 劉剛中問東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從心體上打點，氣象上理會，喜怒哀樂，發之以嬉笑怒罵，要不至悍然無忌，其大體段尚自好耳。『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吾于東坡，宜若無罪焉。」

又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以文爲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

漫放逸，無復實理，不可收拾。」

《西堂雜俎》一集卷八　予亡友湯卿謀詩云：「暖寒會上人如許，不及吾家蘇子瞻。」蓋讀《坡仙集》也。予生平慕坡之人，愛坡之文，猶坡之慕愛白樂天也。吾不知前生曾登蘇門，在四學士之列，與髯公相對幾年否？不得與此人同時，豈虛恨哉？今冬羈棲于畝潭，案間適有《志林》，信手翻閱，偶有所得，捉筆書之。當爾時便如身入坡公座上問答一翻，但無朝雲取密雲龍解吾吻渴，尚爲缺事。然寒窗得此，亦一度暖寒會也，此樂惜不與卿謀共之。

葉維揚《寓惠錄序》　王荊公驚嘆先生文曰：「子瞻，人中龍也。」噫，龍之潤澤大矣哉！是天下後世之所沾被也。先生寓惠九百四十日有奇，似類蟠龍之失水，而節義文章，霖雨嶺表者，撫今追昔，孰非其潤之澤之也乎？託蹟江樓，棲遲鶴觀豐山鱸渚之間，留題更拓，凡探奇者，無不引重于先生。

陳應相《蘇文忠公寓惠集序》　公節義伸而身屈，文章著而妒生，非一日也。自定州徙惠凡三載而又有珠崖儋耳之命，則以「春睡五更」之句爲之祟也。雖然，自古節義之士，珠玉隨鳳，正有不容磨滅者。

何恭《呈東坡》　昔日歐陽心獨苦，搜羅天下文章虎。未逢賈、馬嗟誰與，崑體文章正旁午。一得眉山老翁語，始協平生好奇古。騫騰驚竄螭虬侶，錦繡腎腸終日吐。眉山跨馬挾雙龍，迤邐欹斜劍閣東。一息萬語光群雄，是日魯酒歸淳醲。仁廟當朝起數公，四時閶闔來清風。眉山秉筆摩蒼穹，稽首獻議何雍容。是時慶曆至嘉祐，東省西垣半耆舊。一代偉人爭入彀，天開黃閣咸虛受。公時脫穎眉山後，欹、向、機、雲同一奏。建安數子空嗚咽，集賢學士皆籠袖。玉人發馬下天階，華蓋星邊捧詔來。天子延英不浪開，爲公此日深徘徊。金吾侍側天顏低，上列四輔前三台。相與疇咨將相材，飄然八駿先龍媒。西京應制十八九，賈、董亥然爲舉首。此輩昂藏希世有，劉賁又作鮫龍吼。觀公舉動斯人手，玉壺破碎珠囊剖。許國誠心仍貫斗，識者談之不容口。天公一見列詩曹，指點姮娥供兔豪。公歌數曲風習習，若耶溪上皆停橈。郢客擲筆不敢操，楚人往往收《離騷》。李、杜藩牆不甚勞，太白脫卻宮錦袍。東風顧入五湖裏，萬籟聲聲哭龍耳。河伯江妃愁欲死，只恐將來拶見底。南登灞岸將何以，直節壯懷聊自倚。養得身長數千里，天地一夜風雷起。官家內相能幾人，幾人到此陪經綸。天語叮嚀下降頻，金蓮燭畔窺龍鱗。日曝花磚暖繡裀，鍰金珮玉何申申。姮娥喚作眞麒麟，焉知韓、李非前身。龍樓漏箭銅壺挹，隱約六街騶唱入。傳宣使者翩翩集，月題控馬天門立。錦箋瓊琯尚書給，九韶忽然如俯揖。宸恩四海周流及，武帝王封乃平揖。

《昭昧詹言》卷一　唐之名家，皆從漢、魏、六代人出，杜、韓更遠溯經、騷。宋以後人皆止於唐。惟蘇公自我作祖，一切離而去之。然使人於古人深苦奧密之旨遂不復聞，亦公之故也。

又　東坡下筆，擺脫一切，空諸依傍，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能爲一大宗，然滑易之病，末流不可處。故今須以韓、黃藥之。放翁多客氣假象，自家卻有面目，然不能出坡境界。

又卷一〇　詩文句意忌巧，東坡時失之此，遂開俗人。故作者寧樸無巧。至於凡近習俗庸熟，不足議矣。

又卷一二　惜抱先生曰：「東坡文遠遜韓，若以詩論，故當勝之。」

施閏章《續蘇長公外紀序》　余多病寡懽，以讀書爲卧游。嘗取古能言之家有得於筆墨之外者，以文則蒙莊、司馬太史、蘇端明，以詩則陶靖節、王右丞、李供奉、韋左司、白香山，以記則柳柳州，皆誦之，超然泠然，可以解憂，可以愈疾。然合論數家，或有獨詣無兼長，求其旁見側出，嬉笑怒罵，各極才趣，自有文人以來，子瞻一人而已。子瞻才冠當時，不自檢束，譏呵程子，未免爲大德之累。及輾轉遷謫，瑣尾於嶺南瘴厲之鄉，濱死而後返，其所爲文乃益奇。其書畫筆札，言語之類，往往散落於人間，盈海內外，無所不屆。殆非遷謫不及此。詩雖不逮唐人，而古體長歌，多非煙火人語。當時朝士嘗舉以仿唐李白，神宗曰：「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其見推如此。崇、觀間，以黨禍詔毀其墨蹟，禁其詩文，而禁之愈嚴，傳之愈盛，士大夫以不能誦坡語爲恥。蓋其令名大節見於朝廷，被諸天壤者，既已炳然如日星，而其餘技雜見，又無所不工，故其流風爲天下所愛慕，至於片言隻字，寶貴之不衰。此得之天授，非可強而致也。

《帶經堂詩話》卷四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

又卷一五　山谷詩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吾友黃州杜濬亦有詩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二作說盡東坡一生，並識之。

又　黃岡杜濬晚號茶邨老人，少時詠蘇長公：「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常擊節誦之，以爲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眞不可及。

又卷一八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婁堅以爲東坡詩，尤誤矣。

呂璜《初月樓古文序論》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言，才氣眞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間有可節處。

吳雯《懷古・蘇東坡》　鄒陽前後世，口語一生中。忠信通天帝，艱虞困鬼雄。山前八部近，海外萬緣空。鸛雀蚊虻過，都如電與風。

宋犖《題東坡笠屐圖》　予家藏絹本東坡先生笠屐圖，當是元人筆。其上題曰：「東坡謁黎子雲，途中値雨，仍於農家假箬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仙瀟灑出塵之致，六百餘年後，猶可想見。會予訂補施註蘇詩成，因橅其像於卷端，以識嚮往。蓋康熙己卯六月二日也。

厲鶚《題東坡先生雪浪石盆銘拓本即用雪浪石詩韻》　中山奇石猶雲屯，蘇公筆陣書林尊。回環屬讀有奇趣，如月照壁難霾昏。當年礪材久摧落，雨淋日炙眠沙村。偶然寓意在鄉土，便如雪浪爭夔門。九華明窗未能買，一顰眉綠偕銷魂。人間貪著盡幻妄，要須禪喜窮荄根。不見宣和築艮岳，峰巒萬態金塡痕。汴圍日急取作礮，世事變化安可論（靖康圍城時取艮岳諸石爲礮，見《三朝北盟會編》）。摩挲已似銅狄話，拄杖誰窺玉女盆。如公偉人不可見，只有文字千年存。

李光地《擬古十九首・蘇長公贈劉器之後》　退之在潮陽，不覺大顚下。云能外形骸，衣服爲之卸。況我同道人，意氣相凌駕。及此共遷流，鐵石乃君亞。海外乏友生，傾心向日夜。謂我浮華芟，無亦虛假借。

田雯《讀東坡集偶題》　一代文章蘇長公，泉源萬斛自稱雄。前身直是昌黎子，磨蠍由來守命宮。文詞弛禁政和年，始有眉山墨蹟傳。道士恰從天上至，曾逢奎宿玉皇前。小坡著作來儋耳，孫覿才名亦絕倫。宦者更奇梁守道，屬毛離裏說先臣。惠州禪寺朝雲死，也似香山別柳枝。寂寞沙洲人不見，雲藍小袖又生兒。坡公賞識原奇絕，元祐年間盡黨人。

又《東坡題辭》　千古文人無如長公之奇者。詩至李、杜，文如韓、柳，無不可撾撻端委，沿波討瀾。獨至長公，四照花開，萬斛泉瀉，當代稱坡仙才人，前身爲五祖戒衲，其孰能名之？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長公自道也。長公之爲人，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而屢遭貝錦，轗軻畢生，儋耳之行，羈愁海外，磨蠍守於命宮，玉樓召自陽羨，亦春夢婆所無如何矣！夫山川英華所鍾，落落幾人如長公？當日名賢萃集一堂，游講無非勍敵，又大可怪也。父文公也，弟少公也，師廬陵也，友則孫莘老、畢公叔、劉貢父、原父也，門下士則秦、黃、晁、張、陳、李也，詞賦則張子野、廖明略也，書畫則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也。他如仲殊之曲，思聰之琴，楊道士之洞簫，曇秀、辨才、了元、參寥之禪理，相與周旋，應接不暇。而且臨川不啻寇讎，程氏素多牴牾。處此亦極難耳。長公嬉笑怒罵，以文章掊拄世道，揭日月，泣鬼神，何其奇也！嗟乎，長公之靈，赫赫天上，彼舒亶、蔡京之徒媟孽不已，倘一旦伏寶籙宮，地下遇奎宿奏事，能無旁皇驚懼耶！

《梅叟閑評》卷一　筆墨一道，甚不可輕。才如東坡，屢被遷謫，造物忌才也。今人之才，百不逮一，而狂妄輕薄過之，作爲淫詞艷曲，稗說雜言，發人陰私，敗人名節，輕則折其福壽，重且因以賈禍，哀哉！昔東坡作記，嘗欲對佛懺悔一生結習孽，妄言綺語。況後生小子，可不切戒切戒！若閑作吟咏，意存規風，古人類然，有何不可。

汪懋麟《題東坡集後》　火急徒勞促著書，好名習氣未全除。窮愁畢竟爲何物，若比虞卿我不如。

《養一齋詩話》卷二　「辭達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東坡嘗拈此示人。然以東坡詩文觀之，其所謂達，第取氣之滔滔流行，能暢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謂達，不止如是也。蓋達者，理義心術，人事物狀，深微難見，而辭能闡之，斯謂之達，達則天地萬物之性情可見矣。此豈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氣當之乎？

歐陽修《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叙述，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蘇軾《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答洪駒父書》 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愼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

晁補之《七述》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爲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啓》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爲《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沉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

李之儀《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李格非《論文章之橫》 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唐子西文錄》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書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重大而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肆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石門題跋》卷二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特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澹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

《樂城遺言》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古文關鍵·總論》 波瀾出於《戰國策》、《史記》，亦得關鍵法，當戒他不純處。

《春渚紀聞》卷六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宋孝宗《蘇軾文集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眞左右，以爲矜式，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嘆，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略】」時東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發於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於文，得之於天也。」

又 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

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牙齒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之法於《莊子》，故於詩文多用其語。

鄧肅《答黃德美書》　蘇、黃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絕塵，黃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常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少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儻其氣爾。所以爲山谷者果安在哉？吾黨均學蘇、黃者也，中有涇渭，不敢獨享，因書以告君子。

《餘師錄》卷三　東坡晚年叙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子厚所能及也。

又卷四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文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曾慥《類苕溪叢話》　元祐文章絕代無，爲盟主者眉山蘇。

王十朋《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陽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爲退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略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由此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者無媿色。

又《讀蘇文》　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使四子並駕而爭馳，未知孰後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學文則已，學文而不韓、柳、歐、蘇是觀，誦讀雖博，著述雖多，未有不陋者也。　韓、歐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

又《雜說》　賈誼賦過相如，揚子雲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過韓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溫雅過班固；退之之文，雄健過司馬子長。歐陽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東坡馳騁過諸公，簡嚴不及也。

《容齋續筆》卷一一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免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並引責呂惠卿詞亦然。

《容齋三筆》卷八　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又卷一一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叙》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叙》引李部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書》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嘆》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容齋四筆》卷六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並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並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況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又卷一四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

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謝表》云：「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略】劉夢得《代寶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情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眞可笑也。

《容齋五筆》卷七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略】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略】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鸞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正採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爲一僧所嗤者有間矣。

陸游《跋東坡諫疏草》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荊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東坡自黃州歸，見荊公于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以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掩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忮心，投之嶺海必死之地，何哉！

林之奇《記聞》下　東坡之文妙天下，亦自有不滿意處。嘗云：「某盡力着語，畢竟形容這潮頭不出。如『雪輥(闕)國，雲翻海若家』，非不極力道，只未免有餘恨。」嘗以語一名士云：「須是到得木玄虛《海賦》『浩浩漫漫，際天無畔』始得。」名士云：「先生雖云形容海潮未出，然先生他作卻煞有工夫到處。如云『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海樓下水如天』。此是甚力量。」

李良臣《九峰先生文集序》　議者以古今文章至唐韓退之而集大成，是大不然，彼蓋不知其後復有所謂東坡居士者也。居士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蓋匪濆匪滌，突蕩衝注，放而爲長江大河，激而爲驚湍怒濤，魚龍變怪之所窟宅，明珠大貝，瑰奇錯落之所蓄藏，涵天光，浮地軸，渺渺瀰瀰，殆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其凡也。究觀規模，粗具梗概，高明鉅衍，醇深麗密，壯厚險遠，奇譎幽怪，筆端雜發，千匯萬狀，若戲若劇，動中律呂，索之不窮，闡然益章，又乎文至是無餘蘊矣。然則集古今文章之大成，唯居士可以當之。

朱熹《答程允夫洵書》　程書：「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爲空言，竊敬慕焉。」朱書：「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第來又是一樣議論。

又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

又卷一三九　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駿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又　坡文不可以道理並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

又　《駿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蹟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俊健。」曰：「然。」又問：「《潛眞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疏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

又　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又　道者，文之要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要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

文，所以大本都差。

又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

又　坡文只是大勢好，只不可逐一字去點檢。

又　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心處。

又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寓簡》卷五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略】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

樓鑰《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劉興祖《摛文堂集序》　古今以文名家者多矣。其有兼作者之妙，爲百代之師者，文忠蘇公而已。是以皇上萬幾之暇，親御翰墨，爲之序贊，有曰：「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爲矜式。」大哉王言，誠萬世不刊之典！當時學士大夫有經品題，皆足以垂世，況深蒙見知者乎？

《雲莊四六餘話》　本朝四六，【略】至東坡，於四六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

又　皇朝四六，【略】東坡雄深浩博，出於準繩之外。

《潛溪詩眼》　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略】其源蓋出于《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爲法。

《耆舊續聞》卷二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

又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閔，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以爲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又　東坡海外論，脫灑似《權書》，且句句轉，疑論斷決。如云：「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如云：「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都是架虛描摹事意，而敢於如此斷當。其海外《范增論》盡如斷公案相似，文字所以雄健。

《後耳目志》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巨浸，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者多矣，劍拔弩張，驟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既雨之雲，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餘宛轉，纚纚如縈蝸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二公之論，頗得其妙。

《清夜錄》　看坡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暢。

《鶴林玉露》乙編卷三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懷古錄》卷下　若徒具題目興造之由，而無所發明，則滔滔者皆是。須是每篇有所發明，有警策過人處，方可傳遠。只如東坡作《寶繪堂記》，卻反說愛畫者自是一病。作《思堂記》卻說有所思便不好。都是後面略略收歸來題目，便捉縛他不住。《衆妙堂記》只說夢起，《蓋公堂記》只說鄉人有病痞者起，凡數百言，只於後面一兩行說作堂之意，此等又豈可以律以常體？又如《赤壁賦》二，自我作古，又豈可律之以《楚辭》拍調？

《文章精義》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又　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韓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蘇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又　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凌虛臺記》、《清風閣記》之類是也），《戰國策》（論利害處似，《策略》、《策別》、《策斷》之類是也），《史記》（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己只說一句，《表忠觀碑》之類是也），《楞嚴經》（《魚枕冠頌》之類是也）。子瞻文字到窮處，便濟之以此一着，所以千萬人過他關不得。

又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而發之以諧謔。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又　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晉問》之類是也）。蘇文方者亦少（惟《上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數篇方），圓者多。

又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惟《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封建論》一篇逆），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晦庵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黃氏日抄》卷六二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猶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汎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廷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眞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又　二十七卷啓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語相似而便於讀耳。陸定公奏議體也。

又　青詞祝文，皆以情與神語。

《書齋夜話》卷四　先儒作文，皆有所本，六經是也，試略舉東坡之文言之。如《祭統》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之天子。」東坡《喜雨亭記》乃云：「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不有，歸之太虛。」其說蓋本《祭統》。又《樂記》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已物至而人化物也。」東坡《王君寶繪堂記》乃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於物。」其說蓋本《樂記》。

王若虛《文辨》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邪？抑其實不能耶？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獨，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倣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又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于所當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大誇，予謂惟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爲精純也耶！

又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爲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爲小詞而無脂粉纖艷之失。楚辭則略依倣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爲工，禪語則姑爲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爲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詞不工于少游，禪語楚辭不深于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又　張子韶云：「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東坡文談錄》　哲宗元祐初，除呂公著司空平章事，呂大防左僕射，范純仁右僕射。上御殿見學士蘇軾曰：「呂公著以病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是夕，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泫酒。軾一夕草三制俱畢，且飲酒賦詩。次日，以詩呈同院，人皆服其精敏。

又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糠，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于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于書者也，故歌舞戲鬬皆草書也。

又　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聲，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

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行忽止，出入先後，聲日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

又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又　凡人作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不曾盡，東坡雖宏闊，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作將去。

又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閒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夫子瞻之文爽而俊，然多用事實。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

又《東坡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于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仙佚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書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並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爲何如者。朱晦庵嘗病其文不脫縱橫氣習，蓋特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游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四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七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七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傳、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爲二十八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書禪室隨筆》卷三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文人冥搜內典，往往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飯耳。大藏教若演之有許大文字，東坡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助，有此一奇也。

李紹《蘇文忠公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共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家而已。【略】公爲人英傑奇偉，善議論，有氣節。其爲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其文名蓋與韓、柳、歐、曾、王氏齊驅而並稱，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嶽，人所快睹而欽仰者，奚庸序爲！獨推程侯今日所以傳刻之意，則不可不序以見之也。

凌濛初《刊蘇長公表啟序》　粵自兩京而上，文質互宜；六朝以還，駢俳始切。蓋沿賦、七、連珠之綺習，復繩四聲八病之嚴科，故貞觀之間，絕無散語，惟昌黎之作，爰起衰風。嗣是判爲兩途，不能匯爲一派。其告君而事公者，則聲律之耦俱也；其言文而行遠者，則結撰之各體也。獨至趙宋諸家，寔能別闢異境，化莊嚴爲流走，易綺靡爲自然。驟讀連章，忘其拘於步伐；細循字句，仍自嚴於止齊。則淮陰之兵市人可戰，而細柳之壁天子不馳，體異而用則同，法殊而道則合者也。

沈閣章《蘇東坡文選序》　世運升降，文章以之盛衰，而其間有以世運爲文章，亦有文章持世運，則皆人心爲之。人心有轉世、世轉之殊，故文章隨有趨世、持世之異。自六經散而諸子起，氣漸漓矣。西京之文猶號近古，迨六朝而唐宋，愈贍愈靡，雖昌黎公力起而振之，然一時未有同調。至眉山蘇氏出，父子兄弟鼎峙中流，而子瞻尤以神仙軼世之才獨建旗鼓，傳稱渾涵光芒雄視百家，倘所謂轉世而不世轉、持世而不世趨者非歟？

項煜《文盛堂刊本東坡先生集叙》　今夫蘇文忠公之書，屈、馬之流亞也，若循其本，即古作者聖賢之心也。蓋公以直道孤忠迴翔館閣之間，崎嶇群小之側，屢躓愈勁，窮老蠻鄉，其勢不能不發爲文詞，其勢不能不以文詞得罪。然使公不作文，不得罪，安坐朝堂，身名俱泰，即與今日所得孰多？公其肯以彼易此哉？公既言語妙天下，故其道德風烈不得不少爲文章所掩，其匡時經國之大文又不得不爲談諧嘯傲之小文所掩，流俗管闚，遂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論。夫文章者，文王、周公、孔子之事也，師世覺民而宗廟朝廷邦國之元氣也，嬉罵顧可以爲文耶？以嬉罵爲文而文之用褻，以公爲嬉罵之文而公一生憂患之心晦。夫熙、豐、元符之小人，邪說暴行，薰天炙手，而公初上皇帝書力陳新法之害，繼同元祐諸君子商量革弊之宜，或寓言於制策，或託諷於書疏，憂危家國，每飯不忘，至於忤權三黜，猶然隨地效忠，弭盜救災，籌邊治河，諸所講求，規畫何如？心事何如？學問而可以談諧嘯傲概視之哉？君子與天下立言同，而立言之蘊藉、之指歸不同，蓋其平生幽獨，必別有一段告天地、潤鬼神、天下萬世不可消磨之至性，耿然孤立於篇章之表，後人不察，則文焉而已矣。【略】嗚呼！仲尼沒，微言絕。微言絕，故枝葉多；枝葉多，故情性隱。夫處憂患，敦忠義，以文章立教，《蘇文忠公全集》不可不刻，不可不讀也。

焦竑《東坡全集序》 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王彭游，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無爲之宗，慨然嘆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己之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已。蓋其心游乎六通四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鏃焉。迨感有衆至，文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之歸，而又得碩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必徙之岑寂之濱，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仙》之操爲天下妙。若矇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仰不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赦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公著作凡幾，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

又《蘇長公外集序》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又有所鬱渤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卒中於讒以沒，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委蛇以至是歟？抑予角拔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能遏於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奸邪諂諛如蛆蟲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令讀之者快然，如醉而醒，痞而鳴，痿而起行，可謂盛矣。

又《坡仙集鈔引》 古今之文，至東坡先生無餘能矣！引物連類，千轉萬變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狀與甚難顯之情，無不隨形立肖，躍然現前者，此千古一快也！獨其簡帙浩繁，部分叢雜，學者未睹其全，而妄以先入之言少之。故先生之文，學者未盡讀，即讀而弗知其味，猶弗讀也。卓吾先生乃詮擇什一，並爲點定，見者忻然傳誦，爭先得之爲幸。大若李光弼一入汾陽之軍，而旌旗壁壘無不改色，此又一快也！

鍾惺《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於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眞學問，眞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翂翂然、譆譆然、蓬蓬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己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于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即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之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明萬曆庚申歲七月十五日，竟陵鍾惺書。

曹堅《書東坡孔北海贊後跋》 余喜讀東坡文，以爲世俗之步趨古人者，皆優孟之學孫叔敖耳。公爲《韓廟碑》，言其「文起八代之衰」，自宋至今，有識者莫不服膺。近始爲掇拾雕繢者所汩亂，靡然從之，殆若效南蠻之鴃舌，而笑諸夏之爲陳人也。予喜讀韓蘇之文，誦讀之暇，手書卷帙者數數矣。至其詩，多有獨創而高奇，不無信筆而率易。然性所偏嗜，亦時諷於口焉。嘗我而當者，嘗改容謝之，不復與諍論。然中心之好，終不爲衰減也。獨時之輕詆，妄目以今而不古，所不能爲洗滌胃腸，徒付之竊歎而已。此本爲老友陳士遠寫，既

題其後矣，世或有與我同好者，又當以一言告之：如其萬斛泉源，不擇地可出者，聽其評論可也。

又《題手書東坡文後》　東坡公之文，人知其不鉤棘而奇，不繩削而合，華然浩然，爲古今文人雄豪逸宕之宗。至其悠然以長，淵然以邃，可想見公之胸次坦洞夷曠，必非世俗之君子所可幾者，他人未必能知之也。故予爲子魚錄此數篇，各有深意。

又《寫蘇長公秋陽松醪二賦後跋》　信筆作草書，素盡又及於楮，覺筆墨氣韻便爾有分，非楮不逮素也。聞之郡中善裝潢一老人，自嘉靖中倭夷入犯後，絕無佳紙。其言殆不妄。今吳俗雖趨於靡，工巧或有加於前，而絕無注意於紙者。可見俗之所騖，於文字筆札，獨草草不能精諦矣。東坡諸賦，世人知有前後《赤壁》，皮相者猶或訾之，能言《秋陽》者凡幾？矧於《松醪》耶！記公小簡有手書此賦寄人子弟云：「以發少年妙思。」又有書賦後云：「予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將赴中山，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一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而傳正尚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鬚筆及其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其甥歐陽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云云。公之遺蹟或尚留人間，或已化爲塵土，所不可知，而斯文之傳固無窮期也。予好公詩文，前後所書甚多，雖字畫不足珍，或託於公文而俱永。然意尤在世人能得之於語言蹊徑之外，何必區區求之字畫哉！

又《手書蘇長公問養生後題》　竊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撮二書之勝，無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爲怪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學韓而益暢之，並去雕刻而務出於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予既節錄諸家之書，又錄公此文，以見公之所謂辭達蓋如此也。

楊四如《宋蘇文忠公集選序》　宋蘇文忠公，世所謂文章家也。余讀其對制科、上神宗、代諫用兵諸書，力詆新法，極言時政，洞悉民情，深達治體，忠言讜論，挺挺大節，負其豪氣，期行所學，燦然經世之文，非徒爛於詞也。出入侍從，持正不阿，艱危弗避，隨事宜民，因地興利，以文經世，言行合符，詎直文章士哉？蓋其氣節素定，故能雄視百代，冠冕當時，馳騁賈、馬，頡頏韓、柳，渾涵光芒，非襲取也。孝宗贊其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其稱情哉！

錢士鰲《蘇長公集選序》　往不佞習舉子，諸嘗業舉子者輒稱蘇長公，不佞取世所傳論策等數十篇讀，洸洸漾漾，莫余逆已。稍稍見長公全集，則記頌小章俱入神品。及薄遊北南，所遇無非長公者，談笑稗雜，往往成珠玉，集又不得稱全矣。蓋長公天才駿發，禪悅甚深，觸境成文，發音成趣，辟若風鳴萬木，波疊千純，奇姿妍狀，思慮所不能測、言語所不能形。竊自念言，與長公相知半生，尚不能窺其藩籬，而世腐儒小生輒舉一二論策爲便舉子，便以盡長公，公得無掩口胡盧而笑乎？

汪元哲《蘇長公小品題辭》　長公性靈絕異，龍骨俱仙，出齒牙餘慧，勝嘔心者多多許。芳語嚼鮮，冷語餐雪，危語奇澀，形語瓏玲，高語入雲，隱語落淵，片玉悉成異寶，舌根夙生青蓮。故聖兪王君爲《小品》之選，而章古生神骨風味一似長公，宜其讀而喜、梓而傳，令善讀長公者快。雖然，山走石滾之勢，追風逐電之魄，氣度爲寬，世界若窄，所謂毛端迷寶、巨剎纖塵，轉大法輪，亦因不慮大也。否則世自有好東方朔之千牘者，《小品》非盡脂鏤冰，讀易竭而味索然矣。是可與古生道者。辛亥秋日，棠城汪元哲撰並書。

施辰寅《重刊蘇長公小品序》　人未嗽九鼎而啖一臠則美，謂一臠之不足盡九鼎，而不知九鼎之盡於一臠也。昔李端叔謂蘇長公文，長江秋聲，千里一道，聳耳目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幻，洵足概長公矣！遂令讀長公文者，如入五都市，如登上方廚，山肴海錯，靡所不有，奇羞異饌，靡所不具。然而度山越海，不無卷石寸詔，弋奇釣異，不無野芹澤芷。則聖兪所選長公之小品是也。試取而披玩之，春風綠蔭，可以倦遊；夜雨青燈，可以卻寢；孔樽徐榻，則片語可驚四座；漂唐流漢，則單辭可足千秋。而且譚玄佞佛，則龍虎伏於寸丹，丈六現於一莖。是《小品》之足當大觀，猶一臠之足當九鼎也。

錢橚《蘇長公表啟序》　故麗詞之體有四變：比興辭者曰言對，並舉故實者曰事對，理殊趣合者曰反對，事異義同者曰正對。推此而求，萬條自昭矣。然四體之中，又有二難存焉。是故言對者貴於精巧，事對者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抑又何尚焉？有宋蘇文忠公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宏覽載籍，博游才藝，含沉鬱之思，衍黼黻之篇。或緝熙帝圖，或宣達民瘼；或寄情于伐木，或找興于采菽。其詞渢渢乎可謂兼四體而備二難者矣，後

之修詞者，匪此奚式？譬之金不淬礪弗爲干將，驥不調習焉可導御哉？余故取文忠表啓凡五卷，校其訛舛，付之剞劂，用貽同志者覽焉。吳郡錢楨謹。

凌啟康《重刊蘇長公小品序》 世讀蘇長公文慕衆矣。選不一集，集不一種，然未有選小品者，選之自聖兪王先生始。客有問之者曰：是集也，無乃汰其大而摭其小乎？抑錄其小而即已見其大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宋室文章，風流藻采，至蘇長公而極矣。語語入玄，字字飛僊，其大者恣韻瀉墨，有雪浪噴天、層巒迤地之勢，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機巧中，有盆山蘊秀、寸草函奇之致，人或忽之。自茲拈出，遂使片楮隻言共爲珍寶，聖兪固長公千載之知己哉！而其序說卒自歎曰：余所志者，一餉之樂，而非千秋之業。由斯以譚，謂以盡長公小品則可，而以盡長公則不可。蓋流不擇細，正以彙其全；響不遺促，正以集其成。使有所標舉其間，而包括焉無漏，曷不曰《蘇長公選》，而曰《蘇長公小品》？【略】吳興凌啓康漫題。

凌濛初《蘇長公表啟序》 眉山長公自目萬斛之泉不擇地出，宜尋聲琢句之難工；式觀偶言之屬，珠本天成，更隨方逐圓之入妙。稚年帶馬之擬對，已稱賞於避地之歐陽；他時堯緜之獄詞，乃見奇於操戈之李定。仇口之不難心服，誰則爲之？宗工之非出私阿，益可知已。豈不跨越一代，而鞭駕六朝哉？後之君子爲是學者，不作鏤金刻玉之想，而存行雲流水之觀，寤寐于斯，堂奧即在。就一種以得東坡諸文，因一人以概全宋諸子，則排體無束縛之苦，而散局悟啣勒之微，可不判爲兩途，自爾匯爲一派矣。吳興後學凌濛初撰並書。

陳繼儒《東坡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峰，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於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於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轆轤舌顛撲半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眞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徵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窮於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游關中。宋二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居士陳繼儒題。

袁宏道《江進之》 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眞不可及。【略】張、左之賦，稍異揚、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愈工，古不可優，後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

又《德山暑譚》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鄭孔肩《蘇長公合作引》 長公有言：「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予驚怖其言，以爲非長公不能作此文，非長公不能作此言。嘗執此以上下千古，文之了鬯事理，無如《盤庚》、八誥及莊生《南華經》。【略】余竊論文之雄奇瑰麗，典則玄幻，代所不乏，然直辭耳，不足言達。所言達者，行于辭之中，而不可測於辭之外，作者忽不知其所出而自合，讀者可了於心而不可了於口，可了於口而不可了於手，使人心鬯意滿，如渴飲甘露，饑餐王膳，更無一毫猶夷不足之懷，若此者，自《南華》後，長公一人而已。【略】長公于文，無所不可，而或稍似不可，於詩無所不肖，而似《南華》爲極肖。

又 讀公全集，有無所不合之趣，而制舉家合其才艷，經濟家合其議論，博涉家合其記叙，禪喜家合其頌偈。諸家各有所合，而長公之合者尠矣。是選發因舉業，意在摭華，奇文小章，尚多闕漏，庸詎知長公之合或在彼不在此也？

吳用先《蘇長公密語序》 乃自辛酉以來，寄蹟白下，予家小阮省之嘗從予遊，予重其人不能舍。省之博雅，恂恂儒生，而風流蘊藉，無異張緒少年。意其密密佩服，必有解悟於神者。齋頭蒐羅甚富，其所藏書處，顏其居曰安止堂，予每盤桓於此，覺西北隅時有五色雲氣籠罩其上，若佛頂舍利，放無畏光明。予心異者數，迫而視之，則省之所彙集諸名公評品坡仙密語在焉。予愕然悟曰：不中彀，無問射，不中律，無問音。坡仙之神，其在是矣。蓋論策奏疏諸文，或束於功名，其顯易見，則其神不全；惟是頌偈銘贊記傳，直寫其所獨得，其密難證，則神偏到。或著韻而成趣，或致微而近幽，或摹寫而成景，或濃或淡，或近或遠，或玲瓏而小巧，或幹碩而姿偉，隨其神之所至，窮萬道而曜三

靈，變化不可名狀，要以不用意得之，即坡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重巖襲室，光彩激灩，此密諦眞種子也。省之之神，其藉坡仙之神而暢乎？宜其秘諸笥中也。【略】時天啓甲子十月既望，海陽本如吳用先書於長安署中。

《古今小品》卷八　王納諫云：世之學佛者，皆務深求之，千蹊百徑，轉益迷悶。坡更淺求之，以出其眞味，而後精深者有所依而立。

《寒夜錄》卷上　王元美云：「讀子瞻之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霈然莫禦。

張自烈《與陳士業論文選書》　弟少讀《宋史》，至洛蜀本末，不禁流涕。私痛蘇軾輩不學，遠遜范祖禹，爲流俗笑。

又《夢謁東坡居士》　平居寡朋儔，東坡非我友。夢中往見之，出堂攜我手。攜手何所云？什者遺八九。方我別東坡，卻步瞻門右。學士蘇爲誰？到今滿人口。傳說東坡狂，儻屋亦無有。不知此棲遲，果是故居否？縱令非故居，我亦欣聚首。但恨東坡慳，相逢惜尊酒。

錢謙益《讀蘇長公文》　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叙，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以爲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心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嘆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文而有得于《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朱少章云：「東坡未作《勝相經藏》及《大悲閣記》，嘗與陳季常論文曰：『某獨不曾作《華嚴經》耳。』季常指魚枕冠曰：『請擬《華嚴經》頌之。』披索筆急書，不易一字。」少章知《魚枕冠頌》之爲《華嚴》，而不知他文之皆《華嚴》也，此非知東坡之深者也。蘇黃門曰：「公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辨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于莊；黃州又後，得之于釋。吾所謂有得于《華嚴》者，信矣。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爲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爲極則。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于文也，其幾矣乎！

又《答徐禎起書》　古今之文，雄渾激射，累千百言，如一氣回復者，太史公之後，唯蘇子瞻耳。子瞻之文，固未有緬背規矩，流宕而忘返者也。

《詩筏》　李杜詩，韓蘇文，但誦一二首，似可學而至焉。試更誦數十首，方覺其妙。誦及全集，愈多愈妙。反復朗誦至數十百過，口頷流涎，滋味無窮，咀嚼不盡。乃至自少至老，誦之不輟，其境愈熟，其味愈長。後代名家詩文，偶取數首誦之，非不賞心愜目。及誦全集，則漸令人厭，又使人不欲再誦，此則古今人厚薄之別也。

又　杜子美詩云「熟精《文選》理」，而子瞻獨不喜《文選》。蓋子瞻文人也，其源出於《國策》《莊》《孟》，而助以晁、賈諸公之波瀾，所浸灌於古者深矣。《文選》之文，自秦、漢諸篇外，其餘皆不脫六朝浮靡，其爲子瞻唾棄，無足怪者。

吳偉業《蘇長公文集序》　宇宙第一文字何居？蓋吾師張天如先生選蘇長公之文而名之者也。夫長公之文傳播宇宙，金石不朽，至今日而益復著，學士家無不人人莊誦，何庸再選？且長公之所以推重于世，固非獨文字已也。余每緬想其時功名之遭逢，事業之卓犖，氣節之崚嶒不衰，忠誠之睠顧無已，宇宙間頭頭第一，未有如蘇長公者也。宋制策處第一等，終宋之世僅五人焉，二蘇與焉。然長公之際遇爲獨盛，天子見其文輒稱奇才，一時館閣，恩渥無有比者。其經世大略亦稍稍見于吳、越、淮、徐之間，元祐、熙寧議論之補救尤大。以長公之才，曲意阿隨，何患不至卿相？乃其百折不回之氣，至于歷盡坎坷而不少改。一片忠誠，徒寄于風晨月夕之嘯詠。即瓊樓玉宇，高不勝寒，天子亦知其爲愛君之語。夫是固第一流人之所推也。然而一時之功名事業，氣節忠誠，亦往往于文字中見之。讀其文想見其人，舉可知也。李耆卿評文有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非確論也，請易之曰：「韓如潮，歐如瀾，柳如江，蘇其如海乎！」夫觀至于海，宇宙第一之大觀也。雖然，以長公之文而不出吾師之手眼，爲之選定，以示後世，大海洋洋，誰涉其涯，亦徒有向若長嘆而已。然則宇宙之第一文字，固非眞第一人不能知也，是集所爲選也。

《古文淵鑑》卷五引葉適評　道無偏倚，惟精卓簡至者獨造；詞必枝葉，非衍暢條達者難工：此後世所以不逮古人也。獨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雖理有未精，而辭之所至，莫或遇焉，蓋古今議論之傑也。【略】嗟乎，古人豈必有此文而後有此論哉？以文爲論，自蘇軾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不可收拾矣。

儲欣《十大家全集錄凡例》 東坡之文極言盡意。【略】議論縱橫無敵，似有天授。而叙事冗沓，乃大遜于韓、柳、歐陽。

又《十大家全集錄序》 公少壯登朝，忠愛孤秉，嬉笑怒罵，鏗鏘成文。然而嘉祐之政變而爲熙、豐，元祐之後繼以紹聖，于是群凶得志，衆正刲屠，日異月新，罔可思議。此則天禍人國，而豈公之所能爲哉？公身雖客死，名冠黨碑，凡所著書，斧劈火焚，鮮有遺者。豈知物極必反，金師南牧，徽、欽北囚，汴京九廟，刈殺耦耕，禾黍極目，小人得志，其效如此。然邪正之辨，自此較若白黑矣。高宗崎嶇艱苦，僅獲偏安，追惟前哲，于是有太師之贈。孝宗繼之，則又有御製文集之序。然後公之大節炳炳乎與天壤同敝，而其文章亦風馳雨驟，家弦戶誦，以迄于今。

袁枚《答友人論文書》 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暢。

《義門讀書記·歐陽文忠公文》卷上 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

《帶經堂詩話》卷一 虞山錢先生云：「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煙海，無所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嘆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儗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子由爲子瞻行狀云云，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於《華嚴》者，信也。中唐已前，文之本於儒學者，以退之爲極則。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爲極則。孟氏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二子之於文也，其庶幾乎！」此跋論東坡，語語破的。諸家序論，皆可廢矣。余昔有《題坡集後》絕句云：「慶曆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

又卷三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灌河圖》，中有一筆，超騰回摺逾五丈，通貫于波浪之間。予謂文家亦有此訣，唯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蘇子瞻之文，杜、李、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之。

《藝概》卷一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

又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

又 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柁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

又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不乏信言可採，學者偏於美言嘆賞之，何故？

又 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爲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

又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具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

又 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又 東坡最善于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

孫覿《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鷄林。節髦零落氈吞雪，辯舌縱橫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泊海東岑。

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荼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並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眞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

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蹟，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又《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軾）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

《烏臺詩案・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 太子中允、集賢殿校理、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來，異論之入，固爲不少，然其大不過文亂事實，造作讒說，以爲搖奪沮壞之計，其次又不過腹非背毀，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無成功而已。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謾慢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然臣竊考歷古以來，書傳所載，其間擾攘之世，上之人雖有失德之行，違道之政，而逆節不軌之臣，苟能正其短以動搖人心，亦必回容顧避，自託於忠順之名而後敢出此。恭維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垂天下後世，可謂堯舜之用心矣。軾在此時，以苟得之虛名，無用之曲學，官爲省郎，職在文館，典領寄任，又皆古所謂二千石。臣獨不知陛下何負於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爲悖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之所自立者以有義，而無逃於天地之間者，義莫如君臣，軾之所爲，忍出於此，其能知有君臣之義乎？夫爲人臣者苟能充無義之心，往以爲利，則其惡無所不至矣。然則陛下其能保軾之不爲此乎？昔者治古之隆，責私議之殊說，命之曰「不收之民」。狃於奸宄，敢常亂俗，雖細不宥。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收不宥而已！伏望陛下體先王之義，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爲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印行四冊，謹具進呈。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送中書。」

《後山詩話》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又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愼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又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李之儀《與孫肖之書》 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兼長者正宜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只是其詩加閑放爾，了無一點氣格。

晁說之《和陶引辨》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疲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孺，和揚雄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觀鳥蹟時，可責以鐘、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爲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爲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陶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效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

耶？又問：「區區之蹟，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蹟判之論也，吾溫公斥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蹟。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爲辨之云爾。

又《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爲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

又 思無邪齋松聲如波清，明燈靜几，必作數字，知公樂哉。何所憂，賴公力。予之斯言，責韓公而怨蘇公也。

又 褒博奮塵，御風冷然，蓋所謂不夷不惠，而處乎木鷹之間。

又《題魯直嘗新柑貼》 元祐末，有蘇、黃之稱。漸不平之，或曰蘇公自有芍藥之評，恐未必然也。

《龜山語錄》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

又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許彥周詩話》 東坡海南詩，荆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又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詞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朽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湖。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唐子西文錄》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鬬深嚴。」余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

又 東坡隔句對：「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

《冷齋夜話》卷一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 東坡早得文章之法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又卷一六 有童子問予東坡《梅花》詩：「玉奴終不負東昏。」按《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正用此事，以「玉兒」爲「玉奴」，誤也。又《過岐亭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約客食，戒中廚爛烝去毛，勿拗項折。客謂烝鵝鴨。既就食，各置烝壺盧一枚于前。則烝壺似烝鴨者鄭餘慶，非盧懷慎，亦誤也。又《送子由出疆》詩：「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南史》，王曇首內集，聽子孫爲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僧綽采蠟燭作鳳皇。則以蠟鳳戲者僧綽，非僧虔，亦誤也。又《和徐積》詩：「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疾矣！」裹飯往食之。則裹飯者子輿，非子來，亦誤也。又《謝黃師是送酒》詩：「偶逢元放覓拄杖，不覺麴生來坐隅。」檢《左慈元放傳》，無拄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傳》，孔元方每飲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頭在下，足在上。則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誤也。又《和李邦直》詩：「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無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則百尺樓者劉備，非元龍，亦誤也。又《豆粥》詩：「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按漢史，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南宮縣，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非豆粥，若無蓼亭豆粥，則無濕薪破竈燎衣等事，亦誤也。又《和劉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翹。」按唐劉夢得《嘉話》，晉謝靈運美鬚，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塑像鬚。寺之人寶惜，初無虧損。至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盡棄其餘。則以靈運鬚鬬百草者，唐安樂公主，非齊東昏侯，亦誤也。又《會獵》詩：「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皋澤。」則如當訓之，非地名，亦誤也。又《海市》詩：「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按韓退之《謁衡岳》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又云「竄逐

蠻夷幸不死」，故以爲退之潮陽歸日作。是未詳退之先謫陽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觀衡岳之語。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亦誤也。周《詩》「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義。《司馬文正行狀》「二聖嗣位」。哲宗于神廟爲子，曰「嗣位」則可，宣仁后于神廟爲母，曰「嗣位」則不可。亦誤也。又《二疏贊》：「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脱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三良臣，謂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也。意以孝宣殺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漢史，孝宣地節三年，疏廣爲皇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有司，自殺。又三年，當五鳳元年十二月，左馮翊韓延壽棄市。又一年，當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之後。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亦誤也。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又序「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可，還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歷五年，至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誤也。東坡信天下後世者，寧有誤邪？予應之曰：「東坡累誤千百，尚信天下後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學者之誤亦許矣。」予曰：「爾非東坡，奈何？」

《**竹坡詩話**》**卷二**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絶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陵陽先生室中語**》　詩道無有窮盡，如少陵出峽、子瞻過海後詩愈工。若使二公出峽過海後未死，作之不已，則尚有妙處，又不止于是也。

《**欒城遺言**》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碧溪詩話**》**卷四**　坡有「試問高吟三十首，何如低唱兩三杯」，又「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大覺眞讚》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笑林語也。

又　用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略】坡赴黄州過春風嶺有兩絶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又云：「柯邱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又《畫竹》云：「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

又卷六　坡《次韻樂著作》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又《武昌西山》云：「同遊困卧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失於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繼有李成伯題云：「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挾君交號令，本初竊地搶姦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猶道帝王宮。」語幾乎罵矣。但渠偶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宰去思頌》云：「黄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其罪更大也。

又卷八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坡去一「言」字，殆歇後也。　案：上有「成言」字，此安得爲歇後？注疑非本文。）亦此意也。

又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銷紅。」黎元耆舊，何遽忘之耶？徐考其集，白《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是未嘗無意于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莫莫人」，大抵淫樂之語，多于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又卷一〇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　韓子蒼云：東坡作文，如天花變見，初無根葉，不可揣測。

又引趙彦材《詩注》　《蝸牛》《鬼蝶》雖不用事與語，而《蝸牛》之戒登高，

《鬼蝶》之嘆倏忽者，皆有深意矣。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詩史》**　東坡嘗與人書，言：「味王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云：「藍田白石出，玉關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東坡詩，非摩詰也。

《**藏海詩話**》　學詩當以杜爲體，以蘇、黃爲用，拂拭之則自然波峻，讀之鏗鏘。蓋杜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發於外。

又　東坡詩不無精粗，當汰之。葉集之云：「不可。於其不齊不整中時見妙處爲佳。」

又　東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餘，而於淵明則爲不足，所以皆慕之。

《**墨莊漫錄**》**卷五**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亦爲用之，比子瞻差少耳。

《**五總志**》（黃庭堅）始受知於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黃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于浙右，師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觀之，大是雲門盛於吳，臨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衆中求腳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臨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弟、歐陽元老，皆黃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爲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歲寒堂詩話**》**卷上**　黃魯直自言學杜子美，子瞻自言學陶淵明，二人好惡，已自不同。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子瞻則又專稱淵明，且曰「曹、劉、鮑、謝、李、杜諸子皆不及也」。夫鮑、謝不及則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詩，亦何愧于淵明？即淵明之詩，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詩，微婉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固不可以優劣論也。【略】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略】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

又　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

又　詩以用事爲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韻爲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黃。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豈專意于詠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之。詠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後人所謂含不盡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中之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

又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段師教康崑崙琵琶，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故態。學詩亦然，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詩序》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爲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又　元微之《戲贈韓舍人》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疏明月下，細膩早春前。」此律詩法也。五言律詩，若無甚難者，然國朝以來，惟東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

又　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然後發明。

又　如介甫、東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詞氣，視太白一何遠也！

《**曲洧舊聞**》**卷九**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暕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己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捫虱新話**》**上集卷三**　蘇、黃文字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亦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略】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辭》、《檀弓》並在，不知當如何讀，曲折處當復如何，蘇、

黃之作又復如何？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在。

又卷六　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者，方是逼眞。

又下集卷一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游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按《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事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詩云：「縱令司馬能鑄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才可以闊略，餘人正不可學。

又卷三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於高古。

又卷四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惟柳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氣凄愴，樂天語散緩。雖各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釋普聞《詩論》　老杜之詩，備於衆體，是爲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于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于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于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也。

蔡絛《詩評》　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逢醞藉。

呂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　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超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略】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

又《與曾吉甫論詩第二帖》　規摹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以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知。【略】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竹莊詩話》卷一　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又《送歐陽叔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於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之作者並驅矣。

又卷九引呂居仁云　詩欲波瀾之闊，須放規模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持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以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便可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漫叟詩話》　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卻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鷄更問人。」天然奇作。

又卷四二引《童蒙詩訓》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也。

又卷四八引《童蒙詩訓》　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略】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于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

又後集卷二　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略】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

又卷三〇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爲詩，精鍊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又卷三三引張舜民語　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懾，仔細檢點，不無利鈍。

又引《復齋漫錄》　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一引《童蒙詩訓》　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

《耆舊續聞》卷二引《童蒙詩訓》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又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艇齋詩話》　東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與其它文人之文、詩人之詩不同。文非歐、曾之文，詩非山谷之詩，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極其妙。

又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顔魯公。東坡眞有德於三子也。

《韻語陽秋》卷二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

《步里客談》卷下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如【略】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趙夔《類注東坡先生詩序》　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奥乎！然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既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寧年間，僕年志于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于道釋二藏經文，亦常遍觀抄節。及詢訪耆舊老成間，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遊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切，精誠感通，一日夢先生野服乘驢，若世之所畫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起而迎見。先生顧僕喜曰：「天下之樂，莫大于此。」了無他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事，即答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于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詩拙言，間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謠言、用經史註中隱事，間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其大略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于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當竢博雅君子補而鐫之，庶俾先生之詩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于杜預、顔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尚有可以言者：先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必皆有意耳。蓋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不知爲我語耶，他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也。西蜀趙夔堯卿撰。

王十朋《讀東坡詩》　學江西詩者，謂蘇不如黃；又言韓、歐二公詩，乃押韻文耳。予雖不曉詩，不敢以其說爲然。因讀坡詩，感而有作：東坡文章冠天下，日月爭光薄《風》《雅》。誰分宗派故謗傷，蚍蜉撼樹不自量。堂堂天人歐陽子，引鞭遜避門下士。天昌斯文大才出，先生弟子俱第一。天人詩如李謫仙，此論最公誰不然？詞無艱深非淺近，章成韻盡意不盡。味長何止飛鳥驚，膾說紛紛幾元稹。渾然天成無斧鑿，二百年來無此作。誰與爭先惟大蘇，謫仙退之非過呼。胸中萬卷古今有，筆下一點塵埃無。武庫森然富摛掞，利鈍一從人點檢。暮年海上詩更高，和陶之詩又過陶。地闢天開含萬彙，少陵相逢亦應避。北斗以南能幾人，大江之西有異議。日光玉潔一退之，亦言能文不能詩。碑淮頌聖十琴操，《生民》《清廟》《離騷》詞。春容大篇騁豪怪，韻到窘束尤瑰奇。韓子於詩蓋餘事，詩至韓子將何譏？文章定價如金玉，口爲輕重專門學。向來學者尊西崑，詩無老杜文無韓。淨掃書齋拂塵几，瓣香敬爲三夫子。

又《游東坡十一絕》（選二）　出處平生慕樂天，東坡名自樂天傳。文章均得江山助，但覺前賢畏後賢。

再閏黃州正坐詩，詩因遷謫更瑰奇。讀公《赤壁》詞並賦，如見周郎破賊時。

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序》　昔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注《周易》一書，才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注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咏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

《環溪詩話》卷上　〔張〕右丞云：「曾知杜詩妙處否？」環溪云：「杜詩千有四百餘篇，某極力精選，得五百有十八首，是杜詩妙處。」右丞云：「不是如此，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物事。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爲妙。」【略】環溪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詩最工，然「天處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正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錦黃雀更多脂」，「鶴閑雲作氅，駝卧草埋峰」，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簾」，「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一句要言三五事，言兩州軍，滿天下，疊句至如「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穲稏，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棱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等語，句雖佳，而每句不過用二物而已。【略】然竟無一句能用五件物者，信乎格物之難也。【略】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在己者絕無，于人亦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復疑矣。

又卷下　且如作詩，不可一字有來歷，不可一字無來歷，要不爲事所使，要文從字順，各當其職，而事意流行於裁句法中，方可以言也。且如今人言作詩，必以且作省詩爲好，殊不知省詩爲最難好，而且除昔日程文應舉之外，全不可應酬也。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卻是用事也如空說，非初學所敢仰望。

洪邁《楚東酬倡序》　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衡於道，拜賜告成，責言蔵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之閑，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迢）、郭（受），來往杜少陵間，有唱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乃四之，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不窮，磊隗舂容，靡紫青而撚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茲體稍出。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咏，轉相簡答，未嘗不次韻。妍詞祕思，因險見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爲快。滔滔乎舟一葉而杭灩澦也，岌岌乎其索驪龍之睡也，盎盎乎朝華之舞春，琅琅乎朱弦之三歎也，翼乎鵬翮之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

《容齋三筆》卷三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皐」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斅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又卷六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並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舂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掛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辨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

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戩」。是皆以爲助語，非眞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則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鼻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眞」，「不知老奘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又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虎雁起，亂石一綫爭磋磨。有如兎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又卷一一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棋》詩，記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容齋四筆》卷一六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爲「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爲「校尉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爲「倉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盧爲盧懷慎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爲薤，用校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用餘慶爲懷慎，不失爲名語，於事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殊死，爲無所考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爲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爲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爲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荼」爲誤用《爾雅》。《如皋篇》中，謂「不向如皋聞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總「暫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眞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檐」，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藉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嶺，可謂工新。乃以爲出處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容齋五筆》卷八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略】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嘆」，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逾」，「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玩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又卷九 東坡猶以爲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嘆也。

施宿《注東坡先生詩序》 蓋熙寧變法之初，當國者勢傾天下，一時在廷，雖耆老大臣、累朝之舊有不能與之力爭。獨先生立朝之日未久，數上書言其不便，幾感悟主意，而小人嫉之，擯使居外。至其忠誠憤鬱不得發，始託于詩以規諷，大抵斥新法之不爲民便，而小人之罔上者，蓋凜凜也。既謫黃岡，躬耕東坡之下，若將終焉。遇其興逸，絕江吊古，狎于魚龍風濤之怪，放浪無涯涘，蓋莫得以窺其際。元祐來歸，益挾大議論，終不爲苟同。宣仁聖后察見神宗皇帝末年之意，親加擢用，然周旋禁近，不過四年，迄以不容而去。追紹

述事起，嶺海萬里，瀕于九死，而皓首煙瘴，歸然獨存。爲時□人和陶之作，出騷人雅，深涉道德性命之境，落筆脫手，人爭傳誦，愈不可禁。蓋先生之出處進退，天也。神宗皇帝知之而不及用，宣仁聖后用之而不能盡，與夫一時用事者能擠之死地而不能使之必死，能奪其官爵，困戹僇辱其身，而不能使其言語文字不傳于世，豈非天哉？【略】嘉定二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

陸游《施司諫注東坡先生詩序》 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如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功深，歷歲久，又助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亦幾可以無憾矣。【略】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游序。

又《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于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

《二老堂詩話》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義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及高齊劉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余爲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又 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

又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生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眞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楊萬里《正月十二日游東坡白鶴峰故居其北思無邪齋真蹟猶存》 詩人自古例遷謫，蘇李夜郎並惠州。人言造物因嘲弄，故遣各捉一處囚。不知天公愛佳句，曲與詩人爲地頭。詩人眼底高四海，萬象不足供詩愁。帝將湖海賜湯沐，堇堇可以當冥搜。卻令玉堂揮翰手，爲提椽筆判羅浮。羅浮山色濃潑黛，豐湖水光先得秋。東坡日與群仙游，朝發崑崙夕不周。雲冠霞佩照宇宙，金章玉句鳴天球。但登詩壇將騷雅，底用蟻穴封王侯。元符諸賢下石者，只于千載掩鼻羞。我來剝啄王粲宅，鶴峰無恙江空流。安知先生百歲後，不來弄月白蘋洲？無人挽住乞一句，猶道雪乳冰湍不？當年醉裏題壁處，六丁已遣雷電收。獨遺無邪四個字，鸞飄鳳泊蟠銀鉤。如今亦無合江樓，嘉祐破寺風颼颼。

又《洮湖和梅詩序》 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蘭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時者也。

又《江西宗派詩序》 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聞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

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

《**誠齋詩話**》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沈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朱熹《答廖子晦》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

又卷一四〇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又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了，便卻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卻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

又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後耳目志**》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李、杜、顏、楊。

《**梁谿漫志**》**卷七**作詩押韻是一奇。荊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於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曒」字、「叉」字，在徐州與喬太傅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荊公和「叉」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押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於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坡在嶺外《和淵明懷古田舍》詩云：「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輔同遊白水巖》詩云：「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斷黃土栽三椏。」自注云：「來詩本用『碪』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才覺牽合，則寧捨之，不以是而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爲恥，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

又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敘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

《**風月堂詩話**》**卷上**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

又參寥在詩僧中獨無蔬筍氣，又善議論。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

又卷下令作對隨家鷄，晁以道云：「指呼市人如使兒。」東坡最得此三昧。其和人詩用韻妥帖圓成，無一字不平穩。蓋天才能驅駕，如孫、吳用兵，雖市井烏合，亦皆爲我臂指，左右前卻，在我顧盼間，莫不聽順也。前後集似此類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

《**賓退錄**》**卷一〇**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高于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己「桂椒楠樐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

敖陶孫《詩評》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略】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嚴羽《答吳景仙書》（吳景仙）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辯》「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我叔腳根未點地處也。

《滄浪詩話・詩辯》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蹟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編，不知着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我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

《南窗紀談》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傚之。

鄧肅《詩評》　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學白居易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若學作舉子詩者，尤忌說功名。平易之過，如鈔錄賬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罔人。怪誕之過，有類乞丐道人，作飛僊無根語。論功名之過，如諂諛卦影，詩不說青則必論旌麾，此尤可羞也。若能不作此數格，然後可以論詩。東坡曰：「要知西施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此雖平易，自有精采。又曰：「陽蟲隕羿喪厥豕，羽淵之化帝祝尾。」此雖奇僻，自非隱語。又曰：「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鞭蝝魚龍。」此雖怪誕，要非乞丐道人所能近似也。至論功名，則曰：「正與群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是豈復有卦影氣味乎？此四者，不可筆墨求之，要運於筆墨之外者，自有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學者不可不知也。

周紫芝《見王提刑》　晚得姑溪李先生，先生內相蘇公客也。嘗遂巡避席而請，願受一言之教。姑溪笑謂僕：「嘗聞蘇先生之言矣。先生有謂吾詩學李太白。」某應之曰：「以今日觀之，自是兩家。」姑溪曰：「此謂善學古人者。蓋東坡之疾快，似太白之豪放。要之才俾氣類，同一來處，故易到耳。」

陳造《題韻類坡詩》　東坡仙伯之文，韓、歐伯仲。其於詩，邁往勁直之氣，溢于言外。而其嚴密腴麗，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學者與子美表裏可也。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黃庭堅傳》　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特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謂之蘇、黃云。

姜特立《看詩卷》　蘇黃自是今時友，李杜還爲異代豪。八十衰翁無老伴，唯渠終日話風騷。

樓鑰《跋舊答李希岳啟》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

袁燮《題宋教授詩冊後》　余觀工于詩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幾希。【略】東坡之後過，頗有佳語，而去乃翁遠甚，不足以相繼。

《習學記言》卷四七　《文選》集詩，通爲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爲家，唐詩通爲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爲一家。

又卷四九　本朝初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黃庭堅欲兼用二體，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庶幾唐人。蘇氏但謂七言之偉麗者，則失之尤甚。蓋不考源流所自來，姑因其已成者貌似求之耳。

《野客叢書》卷七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蝤蛑江瑤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

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又卷一九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讖。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讖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讖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讖也。其應也往往出于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托于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于此哉？但泥于詩讖則不可。

錢文子《山谷外集詩注序》　書存於世，惟六經、諸子及遷、固之史有注其下方者，以其古今之變，詁訓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爲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譬楚大夫而居於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素嘗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之？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於蘇。

呂午《清隱丙稿序》　東坡先生居海外，尤喜爲詩，精深華妙，略無老人疲憊之氣。蓋筆力不爲窮通老少而變，故愈出愈奇。

《潁川語小》卷下　用事之誤，雖杜少陵不能免，而蘇文忠公頗多，前輩評之詳矣。止是不切之詩文，亦何所害，若告君之辭，豈容不謹。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

魏了翁《程氏東坡詩譜序》　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近而易考，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爲之譜，又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視二家爲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萃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略】文忠公之詩亦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爲庾辭險韻以相勝爲工也。永歌嘆美之詞閎挺而不浮，隱諷譎諫之詞詘實而不懟，而又所與交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常爲柱下史，勸講金華，益又公之外家，其學遠有端緒云。

《考古質疑》卷五　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和徐積》詩：「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須知問子來。」按《莊子》云：「子祀、子輿、子來、子黎四人相與友。」無裹飯事。又：「又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則裹飯非子來事也。《次韻景文聽琵琶》詩：「尤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須。」按《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維摩詰象鬚。唐安樂公主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坡以爲東昏，誤矣。《和子由使契丹至涿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齊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綽獨正坐採蠟燭爲鳳凰。」坡誤以爲僧虔歟？又《游聖女山》詩：「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丞掾頗哀亮。」按馬援爲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是「亮」字當作「援」，今有碑本，坡自大字書作「亮」，眞誤也。又《贈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蒸瓠似蒸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爲蒸鴨，良久每人粟米飯一缶，爛蒸胡蘆一枚。坡其誤以餘慶爲懷愼耶！《和人會獵》詩：「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以「如皋」爲地名也。按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皋澤」，如訓之，謂往也，則「如皋」非地名審矣。又《次韻滕元發等》詩：「坐看清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又《西湖》詩：「青丘已吞雲夢芥。」按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也，非草木之芥，坡詩云爾，豈非誤歟！又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按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詩曰：「何妨一笑千疴散，全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飲上池之水」乃扁鵲，非倉公也。又《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員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按《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爲天子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今曰「知白守黑名曰谷」，亦誤也。又《戲作賈梁道詩並引》云：「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

觀之，梁道之忠于魏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惡，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故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大慶按《晉紀》，執王凌及夢爲崇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然則序所謂景王，詩所謂子元，皆誤也。又《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按《桂苑叢談》：「李蔚咸通中移鎮淮海，見郡寮勝游之地，命于戲馬臺西連玉鉤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今此乃誤用廣陵戲馬臺事。至于下句亦誤。《後山詩話》云：「廣陵亦有戲馬臺，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二句皆誤矣。又按《龔遂傳》：「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坡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則誤以葱爲薤矣。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越州諸暨縣有西施家、東施家。」謂施氏所居分爲東西，今謂「舊姓西」，則誤矣。坡之誤，此類甚多。又云：「憶昔舜耕歷山鳥耘田。」趙次公注云：「《史記・舜紀》注引傳，以爲『下有群鳥耘田』，故《文選》注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耕會稽，鳥爲之耘。』如此則鳥耘非舜事，象耕亦非歷山時，而先生云爾。撼樹之徒，遂輕議先生爲錯，殊不知先生胸次多書，下筆痛快，不復檢本訂之，豈比世間切切若癩祭魚者哉！」大慶謂杜征南、顏秘書爲丘明、孟堅忠臣，次公之言正此類爾。後生晚學，影響見聞，乃欲以是藉口，豈知以東坡則可，他人則不可，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

《白石詩說》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澗泉日記》卷下　陳無己云：「子瞻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又云：「司馬遷作《長卿傳》，如長卿之文。」

《仕學規範》卷三五引《童蒙詩訓》　張文潛嘗云：「但把秦漢以前文字熟讀，自然滔滔地流也。」又云：「近世所當學者惟東坡。」

又卷三六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捲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出《許彥周詩話》）

又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鬬湊之蹟。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又卷三九　東坡云：詩要有爲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吳泳《與洪平齋書》　韓、蘇二子，皆因作文章時見道理，故前輩爲之傾倒。然東坡如銀山鐵壁，占得地位十分完牢，退之如欹篁偃松，未免一時有倒賺處，畢竟本心消磨它不得。若劉、柳諸人，則合下墮坑落，不必問也。

傅自得《四詩類苑序》　宋朝之詩，金陵、坡、谷三大家，或以其精，或以其博，或以其雅，體雖不同，而氣壯語渾，同出於杜，此則詩之正派也。【略】少陵愛君憂國，食息不忘；金陵清德實行，不徇流俗；東坡高風峻節，窮達不移；山谷孝友清修，行己有恥。珠璣咳唾，隨處發見，皆可爲世模範，豈可與敲推句字，描貌淺易者比哉！矧其紀時世之盛衰，述政治之嫩惡，評人物之高下，商古今之得失。制度興廢，於焉而究；風俗污隆，於焉而考。隨其門目，粲然可觀。吟哦諷味，浸潤優悠。自四詩之派以遡三百篇之正，孰謂其無益於世道也哉！

《懷古錄》卷上　東坡於詩，人所難言者，己則儒然有餘，且是馳騁而無往不可。其題《畫雁》云：「野雁見人來，未動意先改。不知君何處，得無此人態。」「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如「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語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如「治家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恰似飲不醉，陶然有飲歡。」如「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如「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皆立意高卓，而辭又足以達其意。「三盃洗戰國，一斗銷強秦」，「寒腸得酒茫角出，肺腑槎牙生竹石」，「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眞。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此又以文氣勝。《飲湖上初晴後雨》云：「卻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泛霅溪》云：「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眉子石硯歌》云：「游人指點小鑿處，中有漁陽胡馬嘶。」「青山偃蹇如高人，平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約，不待招邀滿庭戶。」此則以物爲人。《次韻王滁州見寄》：「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

路。」此則又以人而爲物。如長江大河，遇物賦形，有自然之妙。

又 東坡《和陶雜詩》云：「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海南，幽絕無四鄰。耿耿如缺月，獨與良夜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東坡詩云：「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可期，（飄）〔瓢〕飲已可必。」亦皆有曠適之意。然其曠適者，卻與淵明不同。蓋其一氣趕從後，飄飄然豪俊之氣終不掩，故止可以爲東坡之詩，而非淵明之詩也。蒼山曰：「只如『斜日照孤隙』，起三句便微傷於工巧矣，其豪俊已難比柳。柳清峭雖不可比陶，卻出乎齊梁之上。」

《浩然齋雅談》卷中 東坡《梅》詩云：「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梅枝上苔也。梅至花過則苔極香，取少許細嚼之，苦而後甘，如食橄欖，坡意蓋在此也。

又 東坡詩喜用「竭來」字，「竭來東觀棄丹墨」、「長陵竭來見大姊」、「竭來城下作飛石」、「竭來畦東走畦西」、「竭來從我遊」、「竭來齊安野」、「竭來清潁上」、「竭來廉泉上」，其用字蓋出於顏延年《秋胡》詩：「竭來空復辭。」所用之意同耳。

林光朝《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

《玉堂嘉話》卷二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劉克莊《詩境集序》 本朝評坡文者衆矣，往往稱其天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盡坡公之平生矣。

又《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略】本朝名公者，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斂衆之中有開拓，簡淡之內出奇偉，藏大功於樸，寄大辯於訥，容止音節，不辨其孰爲優劣，孰爲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余曰：「昔坡公和篇初出，潁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將毋與潁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潁濱復出，不易吾言矣。

又《江西詩派小序・黃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練勤苦而成也。

又《跋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坡公者。豈眞不可敵耶？往往爲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眞可敵者耶？孟子曰：「余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竊謂嚴君之才氣亦然。

又《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烏乎辱？無得，烏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爲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莫猺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蠻語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怳若驚麕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劉夢得《莫猺》、《蠻子》詩也。世傳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信然。

又卷二 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謹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澹者。翕張開合，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然非本色也。他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

又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略】造次不忘憂愛，以簡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

又後集卷一 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之態。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

《深雪偶談》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鉅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

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

又　詩無不本于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昔坡公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上下漢、魏、晉、唐，出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玩，實領懸悟，能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目，無復遁疚，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坡公所評，亦宜窺玩領悟，毋忽焉可也。坡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足並驅也。坡公海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而習爲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于二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之。至于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後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諭也。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　一日，有客攜所業謁公，客退，公觀之竟，語僕曰：「此人多讀東坡詩。大率作文須學古人，學古人尚恐不至古人，況學今人哉！其不至古人也必矣。」

又卷一七引《室中語》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人》詩共二十八句，卻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替鶴分明。

《學齋佔畢》卷一　龜山楊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尚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于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爲深于詩教。

又卷二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不入律也。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迨古人。信斯證也。

謝枋得《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毋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溫涼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蹟，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鄀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嶽全氣，震爲大音，涵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

《困學紀聞》卷一八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繰》《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劉辰翁《簡齋詩集序》　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于不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蘇公妥帖排奡，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略】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眞則香不如色。

晦齋《簡齋詩集引》　詩至老杜極矣。東坡蘇公、山谷黃公奮乎數世之下，復出力振之，而詩之正統不墜。然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廣、程不識之治軍，龍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詰也。近世詩家知尊杜矣，至學蘇者，乃指黃爲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爲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此簡齋陳公之說云耳。

《黃氏日抄》卷一八　潁濱之序，謂東坡謫居儋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謂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則名言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

日」者是也。洪氏《三筆》論蘇公謫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爲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眞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東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益公《雜志》亦稱：「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予因諸詩之作而考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吊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注：「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眞。」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深淺，孰有孰無，較勘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效于當時，文采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于古人爲同。迨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爲守，登侍從，庶幾出處老少，晚節閑適，安分寡求爲同。若樂天伎之奉，固蘇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枝別樂天。」豈誠過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近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今盡鈔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第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溱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鬬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文天祥《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閟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蹟。前之二謝，後之一蘇，其詩瓌瑋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

又《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鷄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

陳仁子《放翁劍南集序》　世之詩，陶者自冲澹處悟入，杜者自忠義處悟入，蘇者自豪邁處悟入，吾不知放翁詩悟入，當自何處？

《梅磵詩話》卷下　梅格高韻勝，詩人見之吟詠多矣，自和靖「香影」一聯，爲古今絕唱，詩家多推尊之。其後東坡次少游「橋」字韻，及謫羅浮時賦古詩三篇，運意琢句，造微入妙，極其形容之工，眞可企媿孤山。以此見騷人詠物，愈出而愈奇也。

高斯得《跋南軒永州諸詩》　杜子美詩自二十一歲以後，韓退之二十五歲以後，歐陽永叔、蘇子瞻二十六歲以後，皆載集中，至今讀者誰敢以少作少之？

趙孟堅《孫雪窗詩序》　竊怪夫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詆也，彼病此冗，此訾彼拘，胡不合杜、李、元、白、歐、王、蘇、黃諸公而並觀？諸公衆體該具，弗拘一也，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初未聞舉一而廢一也。

許月卿《友仁先生壙記》　病中讀韓退之文，杜子美、蘇子瞻詩，終身不遺忘，曰：吾病未嘗無所得。

衛宗武《趙帥幹在莒吟集序》　文以氣爲主，詩亦然。詩者，所以發越情思，而播於聲歌者也。是氣也，不抑則不張，不激則不揚，惟夫顚頓困阻，沈阨

鬱積，而其中所存，英華果銳，不與以俱靡，則奮而爲辭，琦瑋卓絶，夐出尋俗，而足以傳遠。屈之《騷》，宋之《九辯》，荀卿子之《成相》，《佹詩》，賈太傅之弔湘、賦鵩，皆是物也。故少陵之間關轉徙，而蜀中之詠益工；老坡之擯斥寥落，而海外之篇愈偉。其他未易枚舉，莫不以是得之。

又《林丹岳吟編序》 古之能賦者，譏評古今，嘲弄風月，刻畫事物，以之抒逸思，暢幽憤，紀勝事，贊太平，或以典麗，或以閒雅，或醞藉而精深，或俊邁而清美。苟負所長，皆足以蜚英于時，流芳于後。而不可無學，無學則淺陋鄙俗，而詩不足言矣。尤不可不善用所學，不善用之，其失均也。【略】昔蘇、黄以博極緒餘，游戲章句，天運神化，變衍莫測，多後世名儒注釋所不及知者。【略】嘗論坡翁有和陶篇，概亦相類，卒不如優孟之學叔敖，何也？靖節違世特立，游神羲黄，蓋將與造物爲徒，故以其澹然無營之趣，爲悠然自得之語，幽邃玄遠，自詣其極，而非用力所到。猶庖丁之技，進於道矣，詩云乎哉？坡之高風邁俗，雖不減陶，而抱其宏偉，尚欲施用，未能忘情軒冕，兹其擬之而不盡同歟。

何夢桂《童明甫詩序》 詩，志至焉，氣次之。志百變而不折，則氣亦百變而不衰。知此，可與言詩矣。杜少陵在秦、夔，柳子厚在永、柳，坡翁在惠，山谷在宜，皆窘束不自聊賴，而所爲詩益浩漫峻厲，是豈無故而然耶！其養完，故其發碩茂如此。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蹶其踪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疏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黄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概之前數公縱横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眞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又《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奥，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虚，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爲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托名於東坡者爲最妄，非托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

又《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絶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止，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又《陶然集序》 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于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于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

方回《瀛奎律髓・遷謫類序》 遷客流人之作，唐詩中多有之。伯奇擯，屈原放，處人倫之不幸也。或實有咎責而獻靖省循，或非其罪而安之若命，惟東坡之黄州、惠州、儋州尤偉云。

王若虚《文辨二》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黄，而黄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晏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黄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又《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絶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乎拈來世已驚，三江衮衮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勁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眞？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何人？

又《滹南詩話》卷上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黄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又卷中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又　鄭厚云：「魏、晉已來，作詩唱和，以文寓意。近世唱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眞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聲而笑，擇唧唧聲而歎者哉！」傭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

又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又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于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又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蹟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于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

又卷下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周昂《魯直墨跡》　詩健如提十萬兵，東坡直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閑事，猶與先生抵死爭。

《隱居通議》卷六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

又　東坡晚年，在海上不觀他人詩，惟以陶、柳集自隨，豈非世慮盡而實見定歟？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

郝經《東坡先生畫像》　根極孔孟據六經，道德仁義炳日星。蹴踏漆園隘蘭陵，揮斥戰國跨兩京。睥睨儀秦更縱橫，每笑子雲譏長卿。屈宋賈馬擷華英，李杜韓柳皆包併。諸子百氏歸題評，出入老佛雜刑名。雜不越理純粹精，融會變化集大成。

又《**與撖彥舉論詩書**》　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略】先爲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黃，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略】足下之作，不爲不工，不爲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辭人之詩。願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只讀李、杜、蘇、黃，盡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非復吳下阿蒙矣。

吳澄《王賓翁詩序》　黃太史必於奇，蘇學士必於新，荊國丞相必於工，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

又《**皮昭德詩序**》　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于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

《東坡文談錄》　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

徐明善《送黃景章序》　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頗宗蘇、黃，蓋唐有李、杜，宋有二公，遒筆快句，雄文高節，今古罕儷，宗之宜矣。

袁桷《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慴，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于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之偉哉！

張之翰《方虛谷以詩餞余至松江因和韻奉答》 宋稱歐蘇及黃陳，唐尊李杜與韓柳。自餘作者非不多，殆類衆星朝北斗。

又《九皋詩集序》 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而豈觀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發，得之油然者有淺深，而寫之適然者有濃淡。志尚高則必不可凡，世味薄則必不可俗。故淵明之冲寂，蘇州之簡素，昌黎之奇暢，歐之清遠，蘇、黃之神變，彼其養於氣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軒軒於鷄羣。宜其超然塵埃混濁之外，非復喧啾之所可匹儕。

又《黃公誨詩序》 蓋余嘗憮然於世之論詩者也，標江西競宗支，尊晚唐過《風》《雅》，高者詭《選》，如刪前綴，襲熟字，枝蔓類景，軋屈短調，動如夜半傳衣，步三尺不可過。至韓、蘇名家，放爲大言以槩之，曰：「是文人之詩也。」於是常料格外，不敢別寫物色，輕愁淺笑，不復可道性情。至散語則匍匐而倣課本小引之斷續，卷舌而譜雜擬諸題之磔裂，類以爲詩人當爾。吾求之《三百篇》之流麗，卜子條暢，無是也。【略】每見昌黎諸詩，凡小家數務持稱能者，其中無不有，第小絕雜賦，則精至。此老狡獪，特使人不可測。東坡神邁千古，至回文作詞語，更可愛。于以見文人於詩，皆寢處而活脫之，宜詩人者之望而媢之。

楊維楨《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爲詩，非蹟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故假詩於淵明也。其解有合於淵明者，故和其詩，不知詩之爲淵明，爲東坡也。涪翁曰：「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

倪瓚《謝仲野詩序》 詩亡而爲騷，至漢爲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淵明乎？韋、柳冲淡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詰矣。何則？富麗窮苦之詞易工，幽深閑遠之語難造。至若李、杜、韓、蘇，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踰前而絕後。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遺風，則閒然矣。

孫作《還陳檢校山谷詩》 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崖岸，崢崢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貙與鰐。至今雜遝呼從賓，誰敢倔強二子角。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假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

貝瓊《送鄭千之序》 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爲文，盪而爲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繼唐者宋，而有歐、蘇、王、曾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

黃瑜《彭陸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如六經可見已。【略】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

邱濬《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眞天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焰豈但長萬丈，筆端眞可斡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湧，玉盤明珠無定準。虢國夫人控玉驄，淡掃蛾眉卻脂粉。風霆翕欻一時來，須臾雨霽煙雲開。虹收電戢星斗爛，一天明月光昭回。此翁落落不可得，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合是永禪師，後學宜稱韓退之。玉堂金蓮不足貴，羅浮瓊海眞瑰奇。誰云賦詩不中和，餘子碌碌眞么麼。眉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個。海南遺蹟有雙泉，我家依約雙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日生雲煙。

黃容《江雨軒詩序》 （絕句）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賅，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後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者。

又《書愧齋唱和詩序後》 昔黃山谷謂坡老曰：「有文章名一世，詩不逮古人者。」而彭淵材恨曾子固不能詩。自今觀之，子瞻豪雄浩翰，決不出山谷下，子固集所傳諸作，當世亦豈多得？不足信也。夫天下無兩似之物，二美相並，必有所掩。

《懷麓堂詩話》 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華宮》、《哀江頭》諸作，概亦可見。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趫健，似別出一格。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弱無生氣。自後則韓退之、蘇子瞻有之，故亦健於諸作。此雖細故末節，蓋舉世歷代而不之覺也。偶一啓鑰，爲知音者

道之。若用此太多，過於生硬，則又矯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又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爲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爲格，亦漸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學，逢原而泛應，誰與開後學之路哉？

又 蘇子瞻才甚高，子由稱之曰：「自有文章，未有如子瞻者。」其辭雖夸，然論其才氣，實未有過之者也。獨其詩傷於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然取其詩之重者，與古人之輕者而比之，亦奚翅古若耶？

又 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

《南濠詩話》 蘇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過者。予頃見公詩眞蹟于友人家，皆集中所不載。詩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平陽》。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二：「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王謝看。」其三：「〔缺一字〕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肝。〔缺二字〕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俛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官。」

又 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愧色者也。

楊慎《周受菴詩選序》 蘇文忠公宋代詩祖，而輕銓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而詩律不逮古人，蓋規磨之談，媢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巽巖、後溪、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嵎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淡藻，以開皇明。

《升菴詩話》卷一 蘇子由《題李龍眠山莊圖》四詩，奇景奇句，可誦可想。放翁謂子由詩勝子瞻，亦有見也。

又卷四 宋人詩話云：東坡如毛嬙、西子洗妝，與天下婦人斷巧。

《四友齋叢說》卷三〇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顏、閔歟！然蘇稍露鋒鍔，不及太傅混然無蹟，故蘇公屢遭磨折，正爲是耳。

《四溟詩話》卷三 和古人詩，起自蘇子瞻。遠謫南荒，風土殊惡，神交異代，而陶令可親，所以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藉以自遣爾。本朝有和唐音者，得一繭而抽萬絲，逞獨能而敵衆妙，專以坡老爲口實，則兩心異同，識者自當見之。譬一武士，登九里山，觀古戰場，命人掘地，因得折戟斷劍餘矢缺刀，乃自稱元戎，前與韓、彭諸將對敵，戰則無功，敗則取笑，其不自量也愚哉。

《靜居緒言》 讀坡、谷詩，如讀《華嚴》、《內景》諸篇，隨心觸法，便見渠舌根有青蓮花生，華池有金丹氣轉，不可以人世語言較量。故須另具心眼，得有玄解，乃知宋詩妙處。一以唐人格律繩之，卻是不會讀宋詩。

又 子瞻之才，可謂冠宋，唐之子美也。瞻于學術而放乎性靈，睥睨一世而擺落萬象，然不免貪多務博，良楛互見，元遺山所謂「蘇門若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也。東坡嘗曰：「好奇務新，迺詩之病。」此老尚未飲上池水三十日，而欲藥人，不亦惑矣！

又 髯蘇以江湖流覽之情，寄憂讒畏譏之思，卻不覺言語之悽楚。其胸有雲夢，目空塵海，實是占得詩境自然處，有風人之意焉。

袁宏道《與李龍湖》 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

又《馮琢師》 宏道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眞足雁行。

又《與丘長儒書》 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

又《東坡詩選識語》 宋初承晚習，諸公多尚崑體，靡弱不足觀。至歐公始變而雅正，子瞻集其大成，前掩陶、謝，中凌李、杜，晚跨白、柳，詩之道至此極盛。此後遂無復詩矣。

《熙山詩話》 西涯云：「子瞻詩傷于快直，少委曲沉着之意，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雖後山亦謂其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愚謂快直率易固然，但

坡翁好用事，甚者句句以事襯貼，如《賀陳章生子》、《張子野買妾》、《戲徐孟不飲》之詩是也。劉辰翁謂黃太史盛欲用萬卷書，與古人爭能于一字，然不知意多而情遠，句累而格近也。鍾嶸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能奇。」然則用事不可耶？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未嘗不用事，而渾然不覺，乃爲高品也。

晁堅《草書東坡五七言各一首因題其後》　世之論古文者，謂法亡於韓。而予以爲賈馬之後，獨韓最高雅。如《進學解》效《答客難》、《解嘲》而爲之，然皆不擬其詞格，而命意尤醇雅，眞儒者之文也。至其詩尤不宜於俗讀，《調張籍》一篇，雖盲聾可幾於聰明矣。宋人之詩，高者固多，有如蘇長公發妙趣於橫逸謔浪，蓋不拘拘爲漢魏晉唐，而卒與之合，乃曰此眞宋詩耳。詩何以議論爲，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予喜字畫，多寫唐宋人詩文以應來索者，蓋數以此語告之。

明刻本《陶淵明集》附錄吳覩文語　坡公才情飄逸豪放，晚年率歸平淡，乃悉取淵明集中詩追和之，此是其好陶之至，不自知其言之病也。

何喬新《史論・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李定舒亶摘其語以為怨謗欲寘之死帝憐之但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蘇軾在宋，雄文直氣，冠冕一時，群憸側目久矣。爲軾者緘其口，卷其舌，猶懼不免，顧乃輕出所有以揚己長而昭人過，寧免於禍乎！軾之意蓋謂以詩托諷，庶其君之一悟，亦可謂不思矣。新法之行，舉朝爭之而不肯從，寂寥短章，遽能使其君感悟耶？當是時，李定、舒亶、王珪之徒極力鍛鍊，軾幾不能自脫，幸而神宗不以言語罪人，薄示貶責而已，使遇漢宣帝不免種豆南山之禍，遇隋煬帝安能追燕泥庭草之誅！

《存餘堂詩話》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邪？

《疑耀》卷二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眞，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知公也。

王世貞《書蘇詩後》　蘇長公之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若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轉首而不能無異議。至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爲然。彼見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餘而不能制其橫，氣有餘而不能汰其濁，角韻則險而不求安，鬬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誠有以切中其弊者。然當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無論蘇公，即黃魯直傾奇峭峻亦多得之少陵，特單薄無深味，蹊逕宛然，故離而益相遠耳。魯直不足觀也。莊生曰神奇化而臭腐，蘇公時自犯之。臭腐復爲神奇，則在善觀蘇詩者。

又《跋坡公雜詩刻》　右坡老書黃州諸作，五言古一首，七言近體六首，詞七首。中故有致語，而壓韻使事殊令人不快。書筆翩翩自肆，間出姿態於矩度中，尤可愛也。公壓嫌字韻云：「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其詞翰卻不遠此語。

《藝苑卮言》卷一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又卷四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

又　嚴(羽)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

又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又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固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又　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書，強評書；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

又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又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

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又　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縶，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如和《歸園田》，乃以游白水山至荔枝浦當之，其境趣判不相合，安在其爲和陶也。其他率多類此。又如《擬古》、《雜詩》等作，用事殆無虛句，去陶益遠。

《詩源辯體》卷六　靖節詩平淡自然，本非有所造詣。但後之學者天分不足，風氣亦漓，欲學平淡，必從崢嶸豪蕩得之，乃不至於卑弱耳。東坡與姪書》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故東坡爲詩，嘗學退之；晚年寓惠州，和靖節，始有相類者。今人才力綿弱，不能自礪，輒自託於靖節，此非欺人，適自欺也。

又　靖節詩甚不易學，不失之淺易，則傷於過巧。予少時初學靖節，終歲得百餘篇，率淺易無足采錄；今間一爲之，又不免類白、蘇矣，白、蘇學陶而失之巧。因遂絕筆不復爲也。

又卷二三　東坡遷海外，惟以陶、柳二集自隨，是豈眞知陶者哉！

又卷三五　東坡論詩，散見其集中，而獨得之見爲多。予最愛其《書王子思集後》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此語簡而盡，曲而當，既云「李、杜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又云「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有斟酌，有權變，而後世論李、杜者皆弗及也。宋、元、國朝人多類次舊說，然皆淺稚卑鄙，東坡諸公之論不少槩見，惜哉！

又後集纂要卷一　元美、元瑞論詩，於正者雖有所得，於變者則不能知。袁中郎於正者雖不能知，於變者實有所得。中郎云：「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以李、杜、柳與四家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以韓、白、歐爲聖，蘇爲神，則得變體之實矣。試以五言古論之，韓、白、歐、蘇雖各極其至，而才質不同。韓才質本勝歐，但以全集觀，則韓太蒼莽，歐入錄較多而警絕稍遜，然不免步武退之。白雖能自立門戶，然視其全集，則體多冗漫，而氣亦孱弱矣。至於蘇，則才質備美，造詣兼至，故奔放處有收斂，傾倒處有含蓄。蓋三子本無造詣，而蘇則實有造詣也。總四家而論，蘇爲上，韓次之，白次之，歐又次之，而元不足取。宋人首稱蘇、黃，黃諸體恣意怪僻，遂爲變中之變。元美謂其「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又云「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已墮傍生趣中」是也。然黃竟爲江西詩派之祖，流毒終於宋世，中郎直舉歐、蘇而置黃勿論，可爲宋代功臣。

又　呂居仁云：「東坡蘇軾，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作打猛諢出。」《西清詩話》云：「東坡天才宏放，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源泉』，未爲過也。」愚按：韓、白、歐、蘇俱以才力相勝，而韓、蘇五言古尤能盡變。元美乃云「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此不可曉，疑有誤字。

又　張芸叟云：「子瞻詩如武庫乍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懼，子細檢點，不無利鈍。」愚按：子瞻五七言古，一率於次韻，再傷於應酬，險韻有往復四五者，安得不扭捏牽率也。或謂「讀太白長篇如無韻者」，蓋一本乎自然耳。

又　子瞻在黃州、揚州有和陶詩，絕不相肖。晚年在惠州和陶，稍有類者。

又　子瞻七言絕，風調多有可觀，氣格亦勝永叔，自是宋人傑作。

又　劉後村云：「歐公詩如韓昌黎，不當以詩論。」西清云：「坡詩如方朔極諫，時雜滑稽，罕逢醞藉。」此論皆正，然可以論唐，而非所以論宋也。袁中郎云：「詩至歐、黃，滔滔灕灕，有若江河。」此又不分正變。故凡歐、蘇之詩，美而知其病，病而知其美，主是法眼。

又　王介甫五七言古，有正有變，才力可次歐、蘇，而工巧弗逮。

又　宋人嘗謂歐公以文爲詩，坡公罕逢醞藉，此論誠當；然於魯直則反稱美之，豈以歐、蘇爲變，魯直爲正耶？甚矣，宋人之愈惑也。

又　宋人五言古，歐、蘇門戶雖大，然悉成大變。

李紹《成化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公爲人英傑奇偉，善議論，有氣節。其爲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其文名蓋與韓、柳、歐、曾、王氏齊驅而並稱，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嶽，人所快睹而欽仰者，奚庸序爲！獨推程侯今日所以傳刻之意，則不可不序以見之也。

《詩藪》內編卷二　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用事，而爲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爲理縛，理障也。

又卷四　用事之僻，始見商隱諸篇。宋初楊、李、錢、劉，愈流綺刻。至蘇、黃堆疊詼諧，粗疏詭譎，而陵夷極矣。

又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體自正大，語尤坦明。晚唐宋初，用事如作謎。蘇如積薪，陳如守株，黃如緣木。

又卷五　蘇長公詩無所解，獨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蓋詩惟詠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爲主，使句格可傳，乃爲上乘。今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氏，眞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粘皮骨者，漢、唐人何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即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爲法乎！

又外編卷二　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劇喜陶詩，而以曹、劉、李、杜俱莫及也。二人者之所言皆過也。善乎鍾氏之品元亮也，千古隱逸詩人之宗也，而以源出應璩，則亦非也。

又卷五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此樂天聲口耳，而坡學之不已。又晚年劇喜陶，故蘇詩雖時有俊語，而失之太平，由才具高，取法近故也。

又　六一雖洗削西崑，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創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

又　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虢國夜游》、《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

又　大曆而後，學者溺於時趨，罔知反正。宋、元諸子亦有志復古，而不能者，其說有二：一則氣運未開，一則鑒戒未備。蘇、黃矯晚唐而爲杜，得其變而不得其正，故生澀崚嶒而乖大雅。

又　蘇、黃初亦學唐，但失之耳。眉山學劉、白，得其輕淺而不得其流暢，又時雜以論宗，塡以故實。修水學老杜，得其拗澀而不得其沉雄，又時參以名理，發以詼諧。宋、唐體制，遂爾懸絕。

又　宋之【略】學劉禹錫者，蘇子瞻。

龔鼎孳《題許青嶼蘇長公墨蹟》　東坡先生風流文采照映古今，由其勁節高致，視世閒悲愉得喪一無足以動乎其心，故浩然之氣流於筆墨，千載而下，猶令人想見其人於掀髯岸幘、棲毫拂素之閒也。

陳廷敬《題東坡先生集》　蘇公天上人，萬丈銀河垂。舉手捫星辰，足蹋龍與螭。旋斡周四運，浩氣森淋漓。感心生直亮，體道念艱危。聖刪三千篇，劫火燒其遺。眞宰固有意，風雅將在茲。斯文配天命，大化需人爲。何不陟輔相，致民如堯時？一聞韶濩音，季葉還春熙。

錢謙益《復遵王書》　眉山之學，實根本六經，又貫穿兩漢諸史，演迤弘奧，故能凌獵千古。然坡老論詩，亦頗多匠心矯俗，不可爲典要之語。若少陵論太白詩，比論于庾、鮑、陰鏗。又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稱量古人，尺寸銖兩，不失針芒，此等細心苦心，恐坡老尚有未到處。

又《龔孝升過嶺集序》　讀孝升先生《過嶺集》者，咸以韓、蘇二公爲比。【略】韓子之詩，莫奇於《瀧吏》、《南食》諸篇。蘇子瞻海南諸篇，子由謂馳騁從之，常出其後。孝升過嶺之詩亦然，學富則使物皆靈，才老則攬境即變，山厲水屈則昌黎闢其鼻兀，天容海色則眉山並其澄間，此孝升與韓、蘇之所同，而世之騷人詞客，刻畫盡氣，不能追步其後塵者也。然而有大不同者。蘇子渡海在遲暮累蹟之後，和陶之詩，思以桑榆末景自托於淵明，去買田陽羨，蓋無幾矣。【略】若吾孝升，以地負海涵之才，當日升川至之候，風雨發於行間，雲物生於字里，輶軒弔古，軺車覽勝，燈灺酒闌，筆酣墨飽，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穹龜長魚，距躍後先，南海之百靈祕怪，恍惚涌現於篇什之中。蓋韓、蘇之乘者暮氣也，孝升之所乘者朝氣也；韓、蘇崦嵫濛汜之日也，孝升扶桑遇中之日也。才有老壯，節有盈縮，而詩之意匠聲律從之，蓋有使之然者也。

《詩筏》　才小者尺幅易窘，然蘇長公翻爲才大所累；學貧者渴筆難工，然王元美翻爲學富所困。其故何也？

又　唐人和詩不和韻，宋人和韻，往往至五、六首，雖以子瞻、山谷、少游之才，未免湊泊，他集則如跛鱉矣。

又　學詩者不可學古人無病處，亦不必學古人有病處。非大家不能無病，非大家亦不能有病。蓋其才無所不具，其學無所不有，故於深淺濃淡，洪纖高下，種種皆備，而其瑕纇亦復不免。如長江大河，不乏腐骴，名山巨嶽，亦有惡木。其所以異於他山水者，政在波濤之鼓盪，無所不有，地勢之龐厚，無物不生耳。若夫丘垤潤泚之勝，一覽即盡，縱復幽雅奇秀，然非所語於大觀也。後之學詩者，毛舉瑣求，以一字之累，一語之犯，遂棄其全。而負才不羈之士，又不肯深求古人精神之所存，見陶之時有似於枯淡也，遂以枯淡爲陶；見杜之偶似於滯累也，遂以滯累爲杜；見李之偶似於輕率也，遂以輕率爲李；見蘇之偶似於諧淺也，遂以諧淺爲蘇。此猶學孔子者，但學其微服過宋，君命召

不俟駕，見南子，佛肸召欲往而已，豈學孔子者哉！

又　謂宋詩不如唐，宋末詩又不如宋，似矣。然宋之歐、蘇，其詩別成一派，在盛唐中亦可名家。

《**薑齋詩話**》**卷下**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即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又　元美末年以蘇子瞻自任，時亦譽爲「長公再來」。子瞻詩文雖多滅裂，而以元美擬之，則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禪也，元美則吹螺搖鈴，演《梁皇懺》一應付僧耳。「爲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元美竭盡生平，能作此兩句不？

又　立門庭者必飯飣，非飯飣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人譏西崑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鱭鯊也。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

又　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則雖無所誹謗，亦可加以羅織。觀蘇子瞻烏臺詩案，其遠謫窮荒，誠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鳴，三木加身，則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可耻孰甚焉！

《**龍性堂詩話初集**》　暇日偶閱營山陳蝶菴周政先生《與王普瞻書》，盛述此數公之詩，乃知世固有眞讀書風雅人先得我心者。【略】坡公之詩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荇菜」、「瓠瓜」、「匏葉」、「冰泮」微意，《風》、《雅》正派，正在於此。

又　子瞻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魯直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今人學古詩而徒求之曹、劉、沈、謝，學今體而徒求之李、杜、高、岑，皆從門入者，不能至也。東坡教人作詩熟讀《毛詩》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亦至言也。

又　詩至天趣，亦難言矣。求之古人，其唯謫仙、坡仙乎！

又　宋人稱詩，前推蘇、黃，後推陳、陸。

又　東坡不喜〔孟〕郊詩，比之「寒蟲夜號」，此語似過。蓋東坡逸才，彷彿太白，太白尙不知飯顆山頭之苦，而謂以文章爲樂事者，不厭此愁結肺腑之言哉！然「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未始非快語也。

又　予欲合子美、子瞻七言古體，梓爲一集。蓋此體中之神通廣大，無如二公，杜奇而壯，蘇奇而秀，千古雙絕。袁石公《讀少陵集》云：「僅有蘇玉局，異代足相配。」知言哉！

又　少陵「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此壯語也。東坡「鯤鵬擊水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足稱勁敵。然此人所易知者，至杜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旂翻」，語以奇勝而帶幽。蘇云「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微風萬頃靴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語以幽勝而實奇。不相襲而相當，二公之謂歟？

又　老杜《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又《題劉少府山水障歌》云「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等句，筆底煙雲，透出紙背，無能繼者。後子瞻《題三丈大幅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畫竹石壁上》云：「枯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枒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亦可謂手快風雨，筆下有神者矣。

又　子瞻七言律好用典實，自是博洽之累。或曰其源實本之義山，良然。

又《**續集**》　晚之不及初盛者，非謂今體，謂古體也。元和今體新逸，時出開元、大曆之上，惟古體神情婉弱，醞釀既薄，變化易窮。至宋得長公、涪翁、永叔諸公，天分既高，人力復盡，其繪情寫物，雖似另開生面，而實青蓮、工部胎骨，不知者徒以蘇、黃之體少之，眞矮人觀場也。

又　韓、白、歐、蘇詩，自是大家材料，不當律以常格。元美以宋人呼退之爲大家，未免勢利；永叔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墜落彼趣中，亦自雄快。皆方隅之見，不能另具一副心眼者也。

又　子瞻詩包羅萬象，一由我法，集中一種煙雲滿紙，咳唾琳琅者爲最，清空如話者次之，至有時鬬韻露異，不無小巧，求眞得淺，未免添足。退之、香山、義山亦時時有之，要不礙其爲大家。胡元瑞以爲於詩無解，蠁蛄豈知春秋

哉！

又　坡公寫日初出則云：「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黃金一點鑄秋橘。」寫月初生則云：「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濤湧，亂雲脫壞如崩濤。」此等氣魄，直與日月爭光，李、杜文章雖光焰萬丈，安得不虛此老一席！

又　《伏龍行》云：「眼光作電走金蛇，倒捲黃河作飛雨。」《鐵拄杖》云：「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即長吉復生，不能過此。

又　歐陽永叔詩，心手經營，較子瞻尤多作意。

又　陸放翁稱次公詩勝於長公，非無見也。

陶澍《靖節先生集集注》諸本評陶彙集引朱熹語　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漫堂說詩》　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即宋之蘇、黃、梅、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

又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允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焰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各自成家，而余於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

宋犖《施註蘇詩序》　蹟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論新法，邊群奸，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其世。

張榕端《施注蘇詩序》　古今詩人之總萃，唐則子美，宋則子瞻。

邵長衡《註蘇例言》　常蹟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其間新法之廢興，時政之得失，賢奸之屢起屢仆，按其作詩之歲月而考之，往往概見事實。而於出處大節，兄弟朋友過從離合之踪蹟爲尤詳，更千百年猶可想見。【略】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後，厥見東坡。蓋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志，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至嬉笑怒罵，里媼竈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問云：今人忽尚宋詩，如何？答曰：爲此說者，其人極負重名，而實是清秀李于鱗，無得於唐。唐詩如父母然，豈有能識父母，更認他人者乎？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嘆之致，況陸放翁輩乎？【略】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歐、蘇學少陵，只成一家之體，尚能自立。

《圍爐詩話》卷一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又　鍊字乃小家筋節。四六文，梁陳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無一字。

又卷二　古體寧如張曲江、韋蘇州之有邊幅。子美之古詩只可一人爲之。子瞻古詩如搓黃麻繩百千尺。子瞻極重韋、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又卷三　詩思太苦則爲方干，太易則爲子瞻，消息其間甚難。

又卷五　子瞻之文，方可與子美之詩作匹，皆是匠心操筆，無所不可者也。子瞻作詩，亦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縱筆而出之，卻去子美遠矣。

又引賀黃公曰　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渟，得塊奇而失詳愼，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子瞻《聞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倅杭》云：「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過海》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如此胸襟，眞天人矣。公詩本一往無餘，徐州後更恣縱。如《賈耘老水閣》云：「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淚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寫曠懷蘊藉。黃州詩尤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爲沈痛。「雨中看牡丹，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尤有雅人深致。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杯」，「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饑爲出魚」，「牀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築落階泉」，俱嘉。

又　蘇、黃以詩爲戲，壞事不小。

又　讀子瞻長篇文，惟恐其盡；讀子瞻長篇詩，惟恐其不盡。

田雯《論詩》　《選》體可學乎？學之者如優孟學叔敖，衣冠笑貌儼然似也，然不可謂眞叔敖也。善學者須變一格，如昌黎、義山、東坡、山谷、劍南之學杜，則湘靈之於帝妃，洛神之於甄后，形體不具，神理無二矣。不然，《選》體

何易學也！

又　今之談風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韓，海內俎豆之矣。宋梅、歐、王、蘇、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旨實遠。

又　蘇門六君子，無不掉鞅詞場，凌躐流輩。而坡公於山谷則數效其體，前哲虛懷，往往如是。

又　七言古詩【略】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柢於杜、韓，而變化出之。

又《詩話》　黃山谷，蘇門六君子之一也。嘗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學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體，以文滑稽耳。」如山谷斯言，愛之斯學，蘇且學黃也。

又《論七言古詩》　眉山大蘇出歐公門牆，自言爲詩文如泉源萬斛，是其七言歌行實錄。神明於子美，變化於退之，開拓萬古，推倒一世。

又《論七言絕句》　東坡包括唐人而自成其高唱，雲涌泉沸，藻思奇才。

又《石樓和蘇詩序》　昔人作詩有擬古者，無追和古人者，追和古人見於蘇公之和陶。當公謫居儋耳，竄家羅浮之下，獨攜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因自謂半生出處較淵明爲有愧，故欲以晚節規摹其萬一。今按其詩自《時運》以至《劉柴桑》，凡一百有九篇，大略依陶韻爲之。至其記事用意，則兩人各不相襲。以是知詩道之大，惟眩其人自爲闢闔，而非一切拘牽聲韻者所得參也。世之爲和詩者，吾竊疑之，河梁之咏，彼詶此唱，已發其端，讀之如見蘇、李當是促席對語時。魏、晉而下以迄於唐，和詩者日衆，然有意相呼應而韻別者，有用韻而頓放次第各異者。步韻之詩，唐元、白、皮、陸諸家爲最，而後之學詩者遂尊之，卷舌同聲，擬足並蹟，捋捋役役於一家之體製，一時之情事，其爲詩豈復知有變化哉？石樓之和蘇也，本乎蘇之和陶也。和蘇而不泥於蘇，亦猶蘇和陶而不囿於陶。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旌旗改色，禪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只自抒其胸臆所欲吐，而隱然與之神行意會，斯亦奇矣。夫蘇之在儋耳也，閱歷已深，故其詩蕭散醞藉，感慨而有餘悲。石樓以文學侍從之臣，改官郎署，生平不可謂不遇。而要其偃仄鬱塞，孤行於當代，浩浩落落，豪宕不羈，悉發其奇情藻思以追和蘇於千載之上，蒼然而幽，充然而艷，極鑱刻瑰異之狀，則與蘇之旨趣微合。而蘇以陶之一體和陶，石樓以蘇之全體和蘇，此其所以追和古人以能變化，爲獨工也。蘇公自謂作詩如泉源萬斛，昔人稱陶公詩若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觀陶與蘇可以曉然於石樓之詩矣。

《覲齋詩談》卷三　友人陳對初告我曰：「詩不必學蘇、陸。恐格調日下也。」

又卷五　長公才大，而深思雋致殊少。

又　坡老精神到處只是豪放，不到處頹唐淡薄而已。

又　蘇詩人推重太過，細讀之，蘊藉有厚味者甚少，豪放雖可喜，平漫不著意處，更無結作力量。

又　古人作詩，精神沉著，故氣象凝定。坡老任意布筆，故無收斂渟蓄，一泄而盡。兼之宦途贈送太煩，未必盡由衷出，故頹唐散漫者多。

又　蘇詩琢鍊入細，使人味之無際者少，長篇用韻雜沓，不快意處尤多。由心粗手滑，無矜愼之思也。

又　坡老才固豪縱，然古詩多不依通韻成法，似染昌黎習氣，有自我作古意，此不可爲訓。

又　坡老唱和詩令人氣悶。甚矣應酬之害詩也！

又　東坡和陶詩，氣象太緊直，聲調太響亮，尚非當家。

又　東坡和陶詩，豪氣不除，鱗甲盡露，那及其萬一。前人不許並論，今見其實。大凡文字，摹仿便不似。文中子擬《論語》、《春秋》，揚子雲擬《周易》，何曾一字相近，徒見譏於後世耳。

又　長公與淵明胸襟不同，氣味不合，特可言用韻，和則相違。

又　陶是袖手不肯做，自討便宜。蘇原攘臂要做，做不來更得禍，才收拾雄心，作恬退消阻語，此即相隔天淵。兼之骨格槎枒，聲高氣莽，都不是陶家路上人，強用其韻，了無干涉。

又　豪放而獨存忠厚者，少陵是也。豪放而混入仙佛者，東坡是也，雖令人洞心駭目，咀之實無味。

《初白庵蘇詩補注・例略》　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牛口見月》詩，亦是年作，注家顧繫諸嘉祐元年。按嘉祐元年爲丙申，而詩中有「忽憶丙申年」之句，其背戾可知。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行集》乃己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文志》有

《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訛。當時此卷，本自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準《欒城集》，例雖獨變，序固不紊也。

又　蘇詩宜編年，固矣。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時地屢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從遊，疇能定之？施元之、顧景繁生南渡時，去先生之世未遠，排纂尚有舛錯。如《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姑舉二段，以見編年之難。凡愼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詩，及手書眞蹟，又參以同時諸公文集，洎宋元名家詩話、題跋，年經詩緯，用以審定前後。

又　茲集舊有八注、十注。同時稍後者，有唐子西、趙夔等注。乾道末，御製序刊行。紹興中，有吳興沈氏注（見王懋宜《閩大記・藝文類》中），漳州黃學皐補注，今皆不傳，傳者惟王氏、施氏兩家耳。施氏本又多殘脫。近從吳中借抄一本，每首視新刻或多一二行。乃知新刻復經增刪，大都掇拾王氏舊說，失施氏面目矣。今於施注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刪者，輒補錄以存其舊，漫不可辨者則缺之。

又　南宋時人有箋注先生詩句，號《東坡錦繡段》，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此與魯訔、黃鶴之注杜，李歜之撰《詩史》同科，固有識所姍笑！若乃當代文獻，信而足徵，寧容闕略？

又　本集詩與他集互見者，凡九十餘篇，皆施氏原本所無也。新刻本收入續補上下卷，王氏本散見於分類中。贋作極多，潁濱及蘇門六君子作，率皆混雜，至有割截他集半首，誤爲全篇者。如《答晁以道索書》，則陳後山五律前半首也；《寄歐陽叔弼》七言絕句，則子由《贈劉道士》七律後半首也。唐人詩甚且有闌入者，若概行削去，時俗恐以爲疑，故另爲二卷，每首後附注「此詩亦見某集」，令覽者有考焉。至施注新刻內有本集重出者，【略】此類徑從刪例。又如《次韻子由聞予善射》七律一首，《扶風天和寺》五律一首，《答南華長老》一偈，舊本所有，而新刻失載，亟當補錄。要歸於別眞贋，去重複，無脫漏而已。若云糾繆，則吾豈敢！

又　《和陶詩》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細考之，惟《飲酒》二十章，和於揚州官舍，餘悉紹聖甲戌後，自惠遷儋七年中作也。歲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編年之例。

又　文字之禍，於公爲烈。始而牽連詩帳，終則禁及藏書，散軼固多，收藏不乏。今從編簡中留心搜輯，共得逸詩一百二十餘首。又唐人所謂口號，皆近體詩也。張燕公有《十五夜御前口號》，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西閣口號》之類是也。宋人帖子詞及致語、口號，猶仍其舊。施氏原注有《帖子詞》一卷，目錄尚存，新刻妄爲刪削。今一並采入，與逸詩釐爲三卷。

《**戴酒園詩話**》**卷一**　東坡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論畫，猶得失參半，論詩則深入三昧（黃白山評：「蘇本作『定非知詩人』。此謂讀詩者不宜拘執，與上句論畫不宜呆板同意，非指作詩而言。然此語有病。可知蘇、黃二公解古人詩多誤，正是胸中先作此見解耳」）。

又　古人和意不和韻，故篇什多佳。始于元、白作俑，極于蘇、黃助瀾，遂成藝林業海。然如子瞻和陶《飲酒》，雖不似陶，尚有雙鵬並起之妙。至子由所和，竟不知何語矣。子瞻于惠州炙食羊骨，謂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此詩和于秉政時，宜其強笑不樂也。然余喜其「生平不飲酒，欲醉何由成」，反眞率得陶致。

《**戴酒園詩話・蘇軾**》　坡公之美不勝言，其病亦不勝摘，大率俊邁而少淵渟，瑰奇而失詳愼，故多粗豪處、滑稽處、草率處，又多以文爲詩，皆詩之病。然其才自是古今獨絕。

又　漁隱曰：「東坡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余意二公之言，皆爲至論，非爲爭名，終不自掩厥失者，所謂瑕無內見之明也。坡詩苦于太盡，常有才大難降，筆走不守之恨。魯直頗能開闢，如虬髯客耻自從龍，要亦倔強海外耳。至漁隱所言，如盲師論南泉公案，謂特作斬貓勢（黃白山評：「二公互相評論，眞正相知之言，不阿所好者。謂爲爭名，猶是隔壁話」）。

沈德潛《姜自芸太史詩序》　昔韓退之以言事得謗，斥守揭陽；蘇子瞻以觸逆權臣，竄逐海外。兩賢詩格，較勝於前。大抵遭放逐，處逆境，有足以激發其性情，而使之怪偉特絕，縱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者也。

又《東隅兄詩序》　讀蘇子瞻詩，如見其不合時宜，風流爾雅。

又《書東坡詩集序》　海外何愁瘴癘深，華嚴法界入高吟。宣仁龍馭迴天後，誰見孤臣萬年心。

《說詩晬語》卷下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于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郛、莒也。

又　蘇詩長于七言，短于五言，工于比喻，拙于莊語。

又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

又　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浦起龍《宋以後詩》　哲宗元祐之間，蘇軾、黃庭堅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大抵不出乎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諸作以及江西宗派諸詩可見矣。

《夢曉樓隨筆》　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有小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

《**貞一齋詩說**》　七言成於鮑照，而李、杜才力廓而大之，終爲正宗，厥後韓愈、蘇軾稍變之。

又　七古自晉世樂府以後，成於鮑參軍，盛於李、杜，暢於韓、蘇，凡此俱屬正鋒。

又　七言律【略】至宋代獨蘇子瞻雄邁絕倫，次韻過多，去其濫觴可耳。

又　趙宋詩家，歐、梅始變西崑舊習，然亦未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蓋今古，觀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各體中七古尤闊視橫行，雄邁無敵，此亦不可時代限者。黃山谷雖同時並稱，才調迥不相及，至謂西江詩祖，追配杜陵者，妄也。

又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然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數十韻者，特以示才氣過人可耳。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

又　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裁，故得字字典雅。後此陸魯望頗造其境。今或滿眼陸離，全然客氣，問所從，則曰我韓體也。且謂四庫書俱尋常聞見，於是專取說部，摭拾新奇，以誇繁富。不知說部之學，眉山時復用之者，不過借作波瀾，初非靠爲本領。今所尚止在於斯，乃正韓、蘇大家吐棄不屑者，安得以奧衍目之？

又　五言古以陶靖節爲詣極，但後人輕易摹仿不得。王、孟、韋、柳雖與陶爲近，亦各具本色。韋公天骨最秀，然亦參學謝康樂。至坡老和陶，好在不學狀貌。

又　匠門業師謂：平生所抱歉者，仙釋二氏書，篇中罕能運用。余曰：以某管見，詩以《風》、《雅》爲宗，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鮮，義山始參半攔入，坡公則隨手掇拾，不以爲嫌。究其實，與刪詩之旨顯然縣隔。且如昌黎專闢二氏，今其詩卓然爲一代宗師。是則運用闕如，正屬好處，安得自以爲歉？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荊公之工練，並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

《**詩學纂聞**》　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近乃有上江詩人作《詩話》，謂五古可通，七古不可通。其說尊杜，謂杜詩七古通韻者僅數處，必是傳寫之訛。以余考之，殊不其然。【略】《詩話》又謂七古通韻始於蘇詩，余觀盧陵、宛陵、半山、山谷無不通韻，其他尤不勝數，何得獨咎蘇詩？

汪師韓《**蘇詩選評敘**》　軾之器識學問見於政事，發於文章，史稱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爲之也。惟詩亦然，其詩地負海涵，不名一體，而核其旨要之所在，如云「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此軾自評其詩者也。「作詩孰讀《毛詩》、《國風》、《雅》、《騷》，曲折盡在

是」，此軾自以其所得教人者也。且夫「精深華妙」，則蘇轍稱之矣。「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黃庭堅稱之矣。「天才橫放，宜與日月爭光」，則蔡絛稱之矣，「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渾雅」，則赦陶孫稱之矣。前之曹、劉、陶、謝，後之李、杜、韓、白，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同時歐陽、王、黃，猶俱遜謝焉。洵乎獨立千古，非一代一人之詩也。而陳師道顧謂其初學劉禹錫，晚學李太白，乃一知半解歟！但其詩氣豪體大，有非後學所易學步者。是以元好問論詩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蓋非用此爲譏議，乃正可以見其不可模擬耳。其與軾並世之人漫爲評論者，如張舜民有「仔細檢點，不無利鈍」之言，而楊時至謂其「不知風雅之意」，後來嚴羽更以其自出己意，爲詩之大厄，創大言以欺世，夫豈可爲篤論哉！是編所錄，挹菁拔萃，審擇再三，殆無遺憾。其生平豐功亮節，與夫兄弟朋友過從雅合之蹟，及一時新法之廢興，時事之遷變，靡不因之以見。詩凡五百餘首，古體則五言稍多於七言，近體則七言數倍於五言，要歸本於六義之旨，亦非有成見也。若其集中詩有用葱爲薤，用校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用鄭餘慶爲盧懷慎之類，均爲嚴有翼所指摘。以軾讀書萬卷，集所援用常有不審所出者，安見其非別有根據？且即有筆誤，亦似李、杜集中「黃庭換白鵝」，「垂楊生左肘」等句，雖疵類，不失爲名章也。句字之有訛，曾何遽爲軾詩病也哉！此數詩亦不盡入選，特因論定之次，附及之。錢塘汪師韓叙。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二　詩自杜、韓以後，唐季、五代纖佻薄弱，日即淪胥。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之徒，崇尚崑體，祇是溫、李後塵。嗣是蘇舜欽以豪放自異，梅堯臣以高淡爲宗，雖志于古矣，而神明變化之功少，未有能驂駕杜、韓。卓然自成一家，而雄視百代者，必也其蘇軾乎。

袁枚《錢竹初詩序》　東坡詩風趣多，情韻少，晚年坎坷，亦其證也。

《隨園詩話》卷二　近今風氣，有不可解者。【略】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讀蘇，字必學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詩與字之源流。皆因【略】蘇、米之筆多放縱，可免拘束故也。

又卷三　予在轉運盧雅雨席上，見有上詩者，盧不喜，余爲解曰：「此應酬詩，故不能佳。」盧曰：「君誤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誰謂應酬詩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說。

又卷四　凡事不能無弊，學詩亦然。學漢、魏、《文選》者，其弊常流于假；學李、杜、韓、蘇者，其弊常失于粗。【略】人能取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弊盡捐。大概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佛云：「學我者死。」無佛之聰明而學佛，自然死矣。

又卷五　蘇、黃瘦硬，短於言情。

又　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門人曰：「詩須學韓、蘇大家，一讀溫、李，便終身入下流矣。」余笑曰：「如溫、李方是眞才，力量還在韓、蘇之上。」太史愕然。余曰：「韓、蘇官皆尚書、侍郎，力足以傳其身後之名。溫、李皆末僚賤職，無門生故吏爲之推挽，公然名傳至今，非其力量尚在韓、蘇之上乎？且學溫、李者，唐有韓偓，宋有劉筠、楊億，皆忠清鯁亮人也。一代名臣，如寇萊公、文潞公、趙清獻公，皆西崑詩體，專學溫、李者也，得謂之下流乎？」

又卷六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頑艷，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

又卷七　講韻學者，多不工詩。李、杜、韓、蘇不斤斤於分音列譜，何也？空諸一切，而後能以神氣孤行，一涉箋註，趣便索然。

又　夫《六經》之字，尚且不可攙入詩中，況他書乎？劉禹錫不敢題「糕」字，此劉之所以爲唐詩也。東坡笑劉不題「糕」字爲不豪，此蘇之所以爲宋詩也。人不能在此處分唐、宋，而徒在渾含、刻露處分唐、宋，則不知《三百篇》中，渾含固多，刻露者亦復不少。

又　詩難其眞也，有性情而後眞，否則敷衍成文矣。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俚鄙率意矣。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眞，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

又　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于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

又　余嘗教人：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細，播入管絃，音節亦多未協。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

又卷一三　東坡云：「孟襄陽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少。」施愚山駁之云：「東坡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多。詩如人之眸子，一道靈光，此中着不得金屑，作料豈可在詩中求乎？」予頗是其言。或問：「詩不貴典，何以少陵有讀破萬卷之說？」不知「破」字與「有神」二字，全是教人讀書作文之法。蓋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詩家百體，嚴滄浪《詩話》臚列最詳，謂東坡、山谷詩，如子路見夫子，終有行行之氣。此語解頤。即我規蔣心餘能剛而不能柔之說也。然李、杜、韓、蘇四大家，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

又卷七　韋正己曰：「歌不曼其聲則少情，舞不長其袖則少態。」此詩之所以貴情韻也。古人東坡、山谷，俱少情韻。

又卷九　余雅不喜詩壇吟社之說，大概起于前明末年鴟張門戶之惡習。李、杜、韓、蘇壇築何處？社結何方？

《蛾術編》卷七八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愛玉女潭中水既致兩瓶》云：「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次韻答邦直子由》云：「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總自由。」《送顏復兼寄王鞏》云：「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爲一朝舍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云：「棠棣並爲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郊。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南都妙峰亭》云：「新亭在東阜，飛宇臨通衢。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煙鬟。」《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爲壽》云：「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峽山寺》云：「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髻鬟。」同紐字連用二韻，似全無知識之人所爲。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略舉數章以明之。古人韻本如《廣韻》、《集韻》，皆于同紐字另作一圈，以爲識別，界限甚嚴。若如東坡，則何不概去其圈，混而爲一？蓋在東坡當日，初不知其爲病，一時後生小子，從風而靡，同紐連用。東坡見之，亦不以爲病，且和其韻，存之集中。識既粗極，心又不虛，貽誤千古矣（鶴壽按：古人作詩不避重韻，況同紐乎？【略】同字尚連用之，況同紐乎？【略】然古人不以爲意，今人則嫌其重複矣。東坡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未可以用同紐韻少之）。

《竹林答問》　問：古詩聲韻當何從？（答）作古詩，聲調須堅守杜、韓、蘇三家法律。至用韻，當以杜、韓爲宗主。韓詩間溢入叶韻，蘇詩則偶有紊界處，不可爲典要也。

又　問：古詩家多，其聲調有可宗有不可宗，何也？（答）古詩聲調，亡於晚唐，至宋歐、蘇復振之，南渡以後微矣，至金、元而亡，再復振於明弘治、嘉靖間，至袁、徐、鍾、譚而又亡，本朝諸大家振起之。故欲知聲調之法，杜、韓其宗也，盛唐諸家其輔也，宋則歐、蘇、黃、陳而已。

又附《長律淺說示單生士林》　問：沈歸愚謂「東坡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其說然否？答：坡公五言有兩種：一則兀昇淋漓，法韓而變其境界，一則冲夷蕭散，學陶而參以禪機。蓋其氣節崢嶸似韓，胸懷超曠似陶，故學焉而能備正變之體。歸愚說未當。

又　問：東坡《醉石道士》詩二十八句，而二十六句皆設假象，坡公以前無此格，當是獨創。答：《詩經》《甫田》、《衡門》、《鶴鳴》，全篇皆設譬，《鶴鳴》章末二句，雖露誨意，而仍用假說，妙在不離不即之間。坡詩本此，讀者自不覺耳。

張晉《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長句吾尤愛老坡，風流絕世古無多。別從李杜昌黎外，更發驚才浩浩歌。

紀昀《雲林詩鈔序》　夫陶淵明詩，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艷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尾批　以上二卷，太抵少作，氣體未能成就。疑當日刪定之餘藁，後人重東坡名，拾綴存之耳。施氏本記始辛丑，未必無所受之，未可以疏漏譏也。

又卷八尾批　以東坡管領湖山，宜有高唱，而此卷警策之作卻不甚多，豈吏事縈心之故耶？

又卷一一尾批　纔出杭州，詩便深警。非胸中清思半耗於簿書，半耗於遊宴耶？信乎詩非靜力不工。雖東坡天才，亦不能於膠膠擾擾時，揮灑自如也。

又卷二九尾批　此卷多冗雜潦倒之作。始知木天玉署之中，徵逐交遊，擾人清思不少。雖以東坡之才，亦不能於酒食場中，吐煙霧語也。

又卷四五尾批　此一卷皆冗漫淺易之作。蓋至是而菁華竭矣！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　華嚴樓閣筆端生，萬斛源泉任意傾。更有大名兼李杜，烏臺瓊海任游行。　山谷孤吟也絕塵，巧將酸澀鬥清新。淨名經在何曾似，漫與坡翁作替人。

《甌北詩話》卷五　大概東坡詩有所作，即刊刻流布，故一時才名震爆，所至風靡。而忌之者因得臚列以坐其罪，故得禍亦由此。今即以《烏臺詩案》而論，其詩之入于爰書者，非一人一時之事，若非刻有卷冊，忌者亦何由逐處採輯，彙爲一疏，以劾其狂謬？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至君堯舜知無術」則《戲子由》詩也。「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則倅杭時入山村詩也。「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則《看潮》詩也。「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則詠王秀才家雙檜詩也。此見于章奏者也。其他如「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撲」，則《送錢藻出守婺州》詩也。「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則《送子由乞官出京》詩也。「橫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則《送蔡冠卿知饒州》詩也。「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則廣陵《贈劉貢父》詩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則《和李杞寺丞》詩也。「顛狂不用酒，酒盡漸須醒」，則《和劉道原》詩也。「近來愈覺世論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則《游徑山》詩也。「世事漸艱吾欲去」，則《游風水洞》詩也。「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則亦徑山詩也。「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則送陳睦、張若濟詩也。「草茶無賴空有名，張禹縱賢非骨鯁」，則《和錢安道建茶》詩也。「況復連年苦饑饉」，則《寄劉孝叔》詩也。「紛紛不足怪，悄悄徒自傷」，則《答黃魯直》詩也。「荒林蜩蜇亂，廢沼蛙蠅淫」，則《答張安道》詩也。「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類泚」，則《次潛師放魚》詩也。「扶顛未可責由求」，則《答周開祖》詩也。以上數十條，爲李定、舒亶、張璪、何正臣、王珪等所周內鍛鍊者，皆在《詩案》中。豈非其詩早已流布，故得臚列以成其罪耶？按李定、舒亶劾疏，亦只「兒童語音好」及「讀書不讀律」、「斥鹵變桑田」、「三月食無鹽」數條，王珪所奏亦只《詠檜》一條，其餘則逮赴獄時所質訊者，何以詳備若此？按施元之謂坡得罪後，有司移取杭州境內所留詩，謂之「詩帳」。又坡《上文潞國書》，謂「被逮時，家口在船，被有司率吏卒窮搜」。豈《詩案》中各條，得自杭州「詩帳」耶？抑舟中所搜獲耶？

又　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東坡，坡答曰：「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又云：「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又云：「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坡又有集淵明《歸去來辭》作五律十首，則不惟集句，且集字矣。坡又有《題織錦迴文》三首，此外又《迴文》八首，大方家何至作此狡獪！蓋文人之心，無所不至，亦游戲之一端也。

又　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幷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矗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讀詩者於此處著眼，可得三家之眞。

又　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試即其詩，略爲舉似。五古如：「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哭刁景純》）「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答陳季常》）「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和陶詩》）「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海外歸贈鄭秀才》）七古如：「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題王維吳道子畫》）「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中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題楊惠之塑維摩像》）「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送劉道原》）「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蠅。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墨妙亭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泗州僧伽塔》）「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游道場山何山》）「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陽李節推先行留風水洞見待》）「黃鷄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與宗同年飲》）「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題吳道子畫》）「長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趙閱道高齋詩》）「腳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登玲瓏山詩》）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

又　坡詩有云「清詩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鍊爲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今第就七言律論之，【略】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即使事處，亦隨其意之所欲出，而無牽合之蹟。此不可以聲調、格律求之也。

又如和荊公絕句云「春到江南花自開」，在儋耳夜過諸黎之家云「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覺千載下猶有深情，何必以奇警雄驚見長哉！

又　詩人遇成語、佳對，必不肯放過。坡公尤妙於剪裁，雖工巧而不落纖佻，由其才分之大也。如「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贈孫莘老》）「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寄陳述古》）「三過門閭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長老已卒》）「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戊辰年。」（《孔長源輓詩》）「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答仲屯田》）「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何人可復間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與王定國會飲》）「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章質夫寄酒六壺書到酒不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答劉貢父李公擇》）「多情白髮三千丈，無用蒼皮四十圍。」（《宿州次劉涇韻》）「前身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答周循州》）「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答葉致遠》）此等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觸手生春，亦見其學之富而筆之靈也。

又　坡公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臨時檢書者所能辦也。如《送鄭戶曹》詩：「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則皆用鄭姓故事。《嘲張子野買妾》所引「髮長九尺」、「鶯鶯」、「燕燕」、「柱下相君」、「後堂安昌」等，皆用張姓故事。《戲徐君猷孟亨之不飲》，則通首全用徐邈、孟嘉故事。不特此也，賀黃魯直生子而其母微，則云：「進饌客爭起。」又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用《晉書》裴秀母賤，嫡母嘗使進饌，客以秀故，皆驚起。又周顗母絡秀謂顗曰：「我屈爲汝家妾，爲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爲親，吾亦何惜餘生。」顗從命，由是李氏遂爲方雅之族也。《和周邠長官》詩：「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時邠有服，故所用「呼盧」、「罵坐」，皆服中故事也。《答孫侔》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眞欲吏朱雲。」侔與王荊公素善，及荊公爲相，數年不復相聞，故用阮籍不應濟之辟，朱雲不肯留宣東閣事也。《以雙刀遺子由》則云：「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用《晉書》王祥以呂虔刀遺其弟覽故事也。《和子由送梁左藏》詩，則云：「問羊他日到金華。」用黃初平兄尋初平到金華叱石成羊故事，謂他日己尋子由，同登仙籍也。《與子由同轉對》則云：「晉陽豈爲一門事。」用《唐書》溫大雅與弟彥博對掌華近，唐高祖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故事也。《賀陳述古弟章生子》，則云：「參軍新婦賢相敵。」用《晉書》王渾妻言：「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此。」參軍王淪乃渾之弟也。《送王鞏姪震知蔡州》，則云：「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則用《唐書》岑文本及其侄長倩、溫大雅及其弟彥博同在機近故事，望其叔侄同入禁林也。《哭任遵聖》，望其子成立，則云：「他年如入海，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用《晉書》嵇康死後，其子紹入洛，王戎特推奬之故事也。文與可爲王執中作墨竹，囑其勿令人題，俟東坡來題之。與可沒八年，坡還朝，執中以此來乞題，則云：「誰言生死隔，相見如龔隗。」用《晉書》隗照善筮，將死，以版授其妻，五年後有龔姓者奉使過此，以此索其金。至期，果有龔使過，妻以版索金。龔亦善筮，爲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吾善《易》，故書版措意耳。」果如言，而得金于屋東壁。以喻與可預囑待己來題，今果如所囑也。孔常父來訪，坡適宴客，遣人邀孔同飲，孔已上馬馳去。明日有詩來，坡和之云：「豈復見吾橫氣機，遣人追君君絕馳。」則用《莊子》季咸相壺子，壺子曰：「是殆見吾橫氣機也。」明日又來見，立未定，自失而去，使列子追之不及。壺子曰：「已失矣，吾勿及矣。」此又與常父馳去，追之不及相似也。以上數條，安得有如許切合典故，供其引證？自非博極群書，足供驅使，豈能左右逢源若是！想見坡公讀書，眞有過目不忘之資，安得不嘆爲天人也。

又　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如《百步洪》詩：「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形容水流迅駛，連用七喻，實古所未有。又如《答章傳道》云：「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游徑山》云：「肯將紅塵腳，暫著白雲履。」《泛舟城南》云：「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孔毅父妻輓詞》云：「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窮涕。」《哭子瀞》云：「仍將恩愛刀，割此衰老腸，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送魯元翰》云：「聊乘應舍筏，直溯無生源。」《棲賢三峽橋》云：「長輸不盡谿，欲滿無底寶。」《答王晉卿欲奪仇池石》云：「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送黃師是》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答李端叔謝送牛戩畫》云：「知君論將口，似予識畫眼。」《和陶歸園田居》云：「以彼無盡燈，寫我有限年。」《趙景貺以洞庭春色酒見餉》云：「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此雖隨筆所至，自成創句，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然未免句法重疊。若《浚井》之「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白鶴新居鑿井不得泉使工再鑿》

云：「豐我粢與醪，利汝椎與鑽。」《和陳傳道雪中觀燈》云：「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則又不泥一格矣。又《與趙景貺陳履常同過歐陽叔弼小齋》云：「夢回聞剝啄，誰乎趙與陳予。」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老橫莫有敢議其拙率者，可見其才大，無所不可也。當時亦共駭此句。歐陽季默曰：「長官請客，吏問客目，答曰：主簿少府我，可作佳對。」亦可見文人游戲之韻事。

又　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如少陵《登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十字寫塔之高，而氣象萬千。東坡《眞興寺閣》云：「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以二十字，寫閣之高，尚不如少陵之包舉。此鍊不鍊之異也。又少陵《出塞》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覺字句外，別有幽燕沉雄之氣。坡公《五丈原懷諸葛公》詩：「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過。」雖形容軍容整肅，而魄力不及遠矣。

又　昌黎之後，放翁之前，東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昌黎好用險韻以盡其鍛鍊，東坡則不擇韻而但抒其意之所欲言，放翁古詩好用儷句，以炫其絢爛，東坡則行墨間多單行而不屑於對屬。且昌黎、放翁多從正面鋪張，而東坡則反面、旁面、左縈右拂，不專以鋪叙見長。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東坡則驅使書卷入議論中，穿穴翻簸，無一板用者。此數處似東坡較優，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覺輕淺，整麗不如放翁而稍覺率略。此固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長也。

又　元遺山論詩云：「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爲嫌，是必拾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

又　東坡旁通佛老，詩中有仿《黃庭經》者。如《辨道歌》、《眞一酒歌》等作，自成一則。至於摹仿佛經，掉弄禪語，以之入詩，殊覺可厭，不得以其出自東坡，遂曲爲之說也。如錢道人有「認取主人翁」之句，坡演之云：「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過溫泉》詩：「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和柳子玉》詩：「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答寶覺》詩：「從來無腳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記夢》詩：「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眞個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易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天天不語，本來無礙更求通。」《題榮師湛然堂》詩：「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眞入不二門。語急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抱雷電，不容細看眞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此等本非詩體而以之說禪理，亦如撮空，不過仿禪家語錄機鋒，以見其旁涉耳。惟《書焦山綸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又《聞辨才復歸上天竺》詩云：「寄詩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二首絕似《法華經》、《楞嚴經》僞語，簡淨老橫，可備一則也。

又　坡詩不以鍊句爲工，然亦有研鍊之極而人不覺其鍊者。如「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饑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劍米有危炊，氈針無穩坐」，「舌音漸獠變，面汗嘗驛差」，「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此等句，在他人雖千鎚萬杵尚不能如此爽勁，而坡以揮灑出之，全不見用力之蹟，所謂天才也。

又卷六　宋詩以蘇、陸爲兩大家。後人震於東坡之名，往往謂蘇勝於陸，而不知陸實勝蘇也。蓋東坡當新法病民時，口快筆銳，略少含蓄，出語即涉謗訕。烏臺詩案之後，不復敢論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既無所用其無聊之感，紹聖遠竄，禁錮方嚴，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鳴。故其詩止於此，徒令讀者見其詩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則轉以詩外之事，盡入詩中。時當南渡之後，和議已成，廟堂之上，方苟幸無事，諱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於是以一籌莫展之身，存一飯不忘之誼，舉凡邊關風景，敵國傳聞，悉入於詩。雖神州陸沉之感，已非時事所急，而人終莫敢議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聲疾呼，或長言永嘆，命意既有關係，出語自覺沉雄。此其詩之易工一也。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歷歷中外，公私事冗，其詩多即席、即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煩，故遣詞或有率略，押韻亦有生硬。放翁則生平仕宦，凡五佐郡，四奉祠，所處皆散地，讀書之日多，故往往有先得佳句，而後標以題目者。如《寫懷》、《書憤》、《感事》、《遣悶》，以及《山行》、《郊行》、《書室》、《道室》等題，十居七八，而酬應贈答之作，不一二焉。即如《紀夢》詩，核計全集，共九

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許夢！此必有詩無題，遂托之於夢耳。心閒則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詩之易工二也，由斯以觀，其才之不能過於蘇在此，其詩之實能勝於蘇亦在此。試平心以兩家詩比較，當不河漢其言矣。

又卷八 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

又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搆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

又卷一一 北宋詩推蘇、黃兩家，蓋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自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捃摭痕蹟。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於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才庀料爲主，寧不工而不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爲詞累，而性情反爲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

又卷一二 （七言律詩）東坡出，又參以議論，縱橫變化，不可捉摸，此又開南宋人法門，然聲調風格，則去唐日遠也。

吳之振《論詩偶成》 奪胎換骨義難羈，詩到蘇黃語益奇。一鳥不鳴翻舊案，前人定笑後人癡。

《宋詩鈔·東坡詩鈔序》 子瞻詩，氣象洪闊，鋪叙宛轉，子美之後，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縟，雖其學問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盡也。而世之訾宋詩者，獨於子瞻不敢輕議，以其胸中有萬卷書耳，不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加之梅溪之註，鬬釘其間，則子瞻之精神反爲所掩，故讀蘇詩者汰梅溪之註，並汰其過于豐縟者，然後有眞蘇詩也。

《詩辯坻》卷三 嚴儀卿生宋代，能獨覩本朝詩道之誤，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乖忠厚之風」。論眉山、江西，亦可稱沈著痛快，眞會絕之識，其書之足傳宜也。

又 唐人文多似詩，不害爲佳；退之多以文法爲詩，則傖父矣。六朝人序記多似賦，不害爲佳；子瞻多以序記法爲賦，則委靡矣。

周之麟《山谷先生詩鈔序》 世之稱蘇、黃舊矣，不徒詞翰之謂，惟詩亦然。然蘇之詩麗而該，黃之詩遒而則，其規模似不相埒。即山谷先生有云：「未聞南風歌，同調廣陵散。」是山谷固以元祐詩人之傑自予，於東坡則奉若漢、魏焉。且其平生服膺推轂，形爲歌詠者，每不敢與之並肩。然則一體而同視可乎？曰可。蓋蘇公在翰林，較黃公爲先，而詩之雄悍魁傑又足以相服，實則各有所擅也。譬之射，挽百鈞之弓爲左右射，中必及的，蘇之所以巧力備也；若夫禮射雍容，兩人固未易軒輊，即馳騁林莽間，黃亦能射疏及遠，發一疊雙，第獲禽之後，氣力稍柔恭耳，而豈其三舍避乎哉！

《昭昧詹言》卷一 東坡橫截古今，使後人不知有古，其不可及在此，然而遂開後人作滑俗詩，不求復古亦在此。

又 歐、蘇、黃、王，章法尤顯，此所以爲復古也。

又 董塢先生曰：「凡文字貴持重，不可太近颯灑，恐流於輕便快利之習。故文字輕便快利，便不入古。纔說仙才，便有此病。太白、東坡，皆有此患。」按此皆精識造微之論。

又 朱子曰：「行文要緊健，有氣勢，鋒刃快利，忌輭弱寬緩。」按此宋歐、蘇、曾、王皆能之，然嫌太流易，不如漢、唐人厚重，然卻又非鍊局減字法，眞知文者自解之。以詩言之，東坡則是氣勢緊健，鋒刃快利，但失之流易，不厚重，以此不及杜、韓。在彼自得超妙，而陋才崽士，以猥庸才識學之，則但得其流易之失矣。

又 朱子曰：「李、杜、韓、柳，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柳、李變少。」以朱子之言推之，蘇、黃承李、杜、韓之後，而又能變李、杜、韓故意，離而去之，所以爲自立也。自此以外，千餘年詩家，除大曆、長慶、溫、李、西崑諸小乘荀記不論，其餘名家，無不爲杜、李、韓、蘇、黃五家嗣法派者。至於漢魏阮、陶、謝、鮑，皆成絕響。故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黃而不能變，不可謂能變《選》詩也。如放翁之於坡，青邱之於太白，空同之於少陵是也。

又 氣勢之說，如所云「筆所未到氣已吞」，「高屋建瓴」，「懸河洩海」，此蘇氏所擅場。但嫌太盡，一往無餘，故當濟以頓挫之法。

又 惟陶公則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學人而自成，無意爲詩而已。至東坡

亦如是，固是天生不再之賢。

又　凡後人作詩，其題有所謂擬古者，皆吾所不知也。擬古而自有託意，如曹氏父子，用樂府題而自叙述時事，自是一體。太白《古風》、曲江《感遇》，自述懷抱，同於詠史，亦可也。擬古而自無所託意，特文人自多其能，導人以作僞詩而已。東坡和陶，雖自有題，亦覺無味，殆與士衡同一才多之患耶？

又　韓公縱横變化，若不及杜公，而邱壑亦多，蓋是特地變，不欲似杜，非不能也。坡公亦縱横變化，邱壑亦多。

又　錢牧齋極服王簡棲《頭陀寺碑》，故其作詩多用禪典，最俗而可憎厭。其病亦沿於東坡，而源於輞川。王爲釋氏作文，不得不爾，非以概施之也。

又卷四　坡公和陶，直是倚其才大，學之易似耳。而皆非其佳什，世亦無誦習之者。夫以坡公且如此，況末士之無知者哉！

又卷八　東坡「筆所未到氣已吞」，自是絶境，而有流病。

又　深觀康樂，終落第二乘，不及杜、韓遠甚。蓋杜、韓能包康樂，康樂不能兼有杜、韓。非特杜、韓，即太白、子瞻縱宕横放，變化頓挫，壯浪恣肆飛越，終非鮑、謝所敢望。

又卷九　韓、蘇並稱，然蘇公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不可者，吾不敢以爲宗，而獨取杜、韓。又李、杜、韓、蘇並稱，以其七言歌行，瑰詭縱蕩，窮態盡變，所以爲大家。至五言，則蘇未能與三家並立也。

又　選字避陳熟，固矣。而於不經意語助虚字，尤宜措意。必使堅重穩老，不同便文，隨意帶使。此惟杜、韓二家最不苟。東坡則多率便矣，然要自穩老，非庸懦比。

又卷一一　詩莫難於七古。七古以才氣爲主，縱横變化，雄奇渾顥，亦由天授，不可強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後能爲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

又　欲知插叙、逆叙、倒叙、補叙，必眞解史遷脈法乃悟，以此爲律令；小才小家學之，便成亂雜不通也。此非細故，乃一大門徑，非哲匠不解其故。所謂章法奇古，變化不測也。坡、谷以下皆未及此，惟退之、太史公文如是，杜公詩如是。

又　起法以突奇先寫爲上乘，汁漿起棱，横空而來也。其次則隊仗起。其次乃叙起。叙起居十之九，最多亦最爲平順。必曲，必襯，必開合，必起筆勢，必夾寫，必夾議。若平直起，老實叙，此爲凡才，杜、韓、李、蘇、黄諸大家所必無也。

又　山水風月，花鳥物態，千奇萬狀，天機活潑，可驚可喜，太白、杜公、坡公三家最長。【略】雜以嘲戲，諷諫諧謔，莊語悟語，隨興生感，隨事而發，此東坡之獨有千古也。

又　杜公如佛，韓、蘇是祖，歐、黄諸家五宗也。此一燈相傳。

又　杜、韓、李、蘇四家，能開人思界，開人法，助人才氣興會，長人筆力，由其胸襟高，道理富也。歐、王兩家，亦尚能開人法律章法。山谷則止可學其句法奇創，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脱淨盡，此可爲法；至其用意則淺近，無深遠富潤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縮，不可多讀，不可久學。取其長處，便移入韓，由韓再入太白、坡公，再入杜公也。

又　李、杜、韓、蘇四大家，章法篇法，有順逆開闔展拓，變化不測，着語必有往復逆勢，故不平。韓、歐、蘇、王四家，最用章法，所以皆妙，用意所以深曲。山谷、放翁未之知也。

又　李、杜、韓、蘇，非但才氣筆力雄肆，直緣胸中蓄得道理多，觸手而發，左右逢原，皆有歸宿，使人心目了然饜足，足以感觸發悟心意。

又　杜公乃佛祖，高、岑似應化文殊輩，韓、蘇是達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又　坡詩每于終篇之外，恆有遠境，匪人所測。于篇中又有不測之遠境，其一段忽從天外插來，爲尋常胸臆中所無有。不似山谷于句上求遠也。

又　坡詩縱横如古文，固須學其使才恣肆處，尤當細求其法度細緻處，乃爲作家。

又　太白時作仙語，意亦超曠，亦時造快語。東坡品境似之。果欲學坡，須兼白意乃佳。若但取其貌，乃爲不善也。若能志莊、佛，兼取白、坡意境，而加以杜、韓，必成大家，非他人所知矣。

又　杜公作詩，時作經濟語，坡時出道根語。然坡之道，只在《莊子》與佛理耳；取入詩，既超曠，又善造快句，所以可佳。

又　莫難於起句。不能如太白、杜、坡天外落筆，便當以退之爲宗，且得老成安定辭也。

又卷一二　董塢先生曰：「東坡詩詞天得，常語快句，乘雲馭風，如不經慮而出之。淒淡豪麗，並臻妙詣。至于神來氣來，如導師說無上妙諦，如飛仙天人，下視塵界。」

又　惜抱先生曰：「東坡文遠遜韓，若以詩論，故當勝之。」

又　子由氣格皆雅適，勝吳淵穎，而不能有餘妙奇氣。韻不及歐，快不及王，勁不及黃，奇肆不及子瞻，而妥貼大雅，亦可謂工矣。

又卷一四　隸事以蘇、黃爲極則，所謂「雲山經雨始鮮明」也。以我用事，驅使得他爲我用乃妙。

又　謝茂秦戒用大歷以後事，雖拘，然不可不曉其意。但有一種題，若不用後世事，則不能成詞，以古事不給今用也。至佛典字宜戒用，杜公、輞川尙不覺，坡公已嫌太多。

又　學於杜者，須知其言高旨遠，一也；奇警而出之自然，流吐不費力，二也；隨意噴薄，不裝點做勢安排，三也；沈著往來，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此惟蘇、黃之才，能嗣仿佛。

又卷二〇　東坡只用長慶體，格不必高，而自以眞骨面目與天下相見，隨意吐屬，自然高妙，奇氣峰兀，情景湧見，如在目前，此豈樂天平叙淺易可及！舉輞川之聲色華妙，東川之章法往復，義山之藻飾琢鍊，山谷之有意兀傲，皆一舉而空之，絕無依傍，故是古今奇才無兩，自別爲一種筆墨，脫盡蹊徑之外。彼世之凡才陋士，腹儉情鄙，率以其澹易卑熟淺近之語，侈然自命爲「吾學蘇也」，而蘇遂流毒天下矣！政與太白同一爲人受過。然其才大學富，用事奔湊，亦開俗人流易滑輕之病。

又卷二一　宋漫叟云：「東坡善用事，既顯易，讀又切當。」

《原詩》內篇上　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

又內篇下　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之，如左邱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遞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

又外篇上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並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略】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

又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並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並未見杜者也。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冊，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儒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

《水東日記》卷三六　義山固是用事深僻之開先，楊大年諸公亦推波助瀾矣。老坡一出，而才高學富，至于全篇首尾句句用故事成說，則去盛唐爲益遠而不可救矣。

《蠖齋詩話》　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堆垛學問，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謂浩然詩韻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良是，然坡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爲詩何獨不然？

曹禾《漁洋續詩集序》　杜氏之功不在刪《詩》正《樂》之下，其儼然紹風雅之統無惑也。昌黎韓氏擴而爲怪奇譎詭，眉山蘇氏變而爲茫洋恣肆，唯陳言之務去而師古人之意，統緒相承，未之或異也。唐宋之詩人多矣，獨三家者爲大宗，而杜氏之功甚偉。

王士禎《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矣。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又曰：「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牢籠百代，乃獨于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之意者何也？及讀穎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折腰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于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于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于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中每嘆以爲奇才。異日宣仁述之，至于淚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即殺身成仁，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于海外瘴癘之鄉，至于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故穎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篠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謂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

又《跋東坡先生小字帖》　山谷詩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吾友黃州杜濬亦有詩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二作說盡東坡一生，並識之。

又《黃湄詩選序》　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捲舌剝、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

又《蠶尾詩集序》　古今詩人莫不以李、杜爲絕詣矣，李、杜而外無有相雄峙者乎？曰曷爲而無也，退之、子瞻後李、杜而詣其極者也。然則退之、子瞻襲李、杜爲之乎？曰前乎有李、杜焉，後乎復一李一杜，則不得爲絕詣矣。李之與杜，固不相襲者也。退之學李、杜而非李杜也，子瞻學李、杜尤學退之，而究非李、杜，亦非退之也。李、杜之作，漢、魏以來詩人之總萃，得乎《風》《雅》之傳之正者。昌黎則加恢奇焉，排奡焉，而一變矣。至子瞻則加贍博焉，以恣行其奇奡者，而又一變矣。然其歸要于禮義，其用使人各得其情性，則亦猶之正而已矣。此四君子之所以各詣其極，而更數百年以來，未有起而配之者也。

又《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偶有所感各題一絕于卷後凡七首》　慶曆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淳大筆千年在，字字華嚴法界來。

又《上方寺訪東坡先生石刻詩次韻》　緬思峨眉人，文采眞神仙。贈詩日南使，賓佐皆豪賢。邈然竟終古，漱墨留春泉。老筆欲飛動，妙態殊便娟。

《帶經堂詩話》卷一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他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又　余偶論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門，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也。

又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

又　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無以加矣。而子美同時，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創闢經奇，子瞻同時，又有黃太史之奇特。正如太華之有少華，太室之有少室。

又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眘虛、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有英雄語，獨不能作佛語、聖語耳。

又　宋人之詩多者莫如子瞻、務觀。子瞻貫析百家，及山經、海志、釋家、道流、冥搜、集異諸書，縱筆驅遣，無不如意，如風雨雷霆之驟合，砰磕戛擊，角而成聲，融然有度，其用實處多，而用虛處少，取其少者爲佳。

又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

又　陳士業云：陸務觀《梅苑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唯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又　許顗彥周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朽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余謂由上所云，唯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別在此。

又　蘇文忠作詩常云「効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證俗論傳會之謬。

又卷二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云：「吳人方唯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蜣螂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又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宋人，然於蘇、黃妙處，尚未窺見堂奧。

又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

又卷三　曹頌嘉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唯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餘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又卷四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

又卷五　漢魏已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衆矣，顧所號爲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

又卷二九　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横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唯蘇長公一人耳。

又　問：古詩以音節爲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答〕此須神會。以粗蹟求之，如一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排宕，即此可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爲七言而發。

又　弇州如何比得東坡？東坡千古一人而已，唯律詩不可學。

《師友詩傳續録》　問嘗見批袁宜四先生詩，謂古詩一韻到底者，第五字須平，此定例耶？抑不盡然耶？答：一韻到底，第五字須平聲者，恐句弱似律句耳。大抵七古句法字法，皆須撐得住，拓得開，熟看杜、韓、蘇三家自得之。

又　〔劉大勤〕問：「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誦而得之。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紆迴於遙翠，求之逾深。』是何物也？」〔王士禛〕答：「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於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詠梅『竹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之『暗香』『疏影』，林又高於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似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則下劣極矣。」

又　問：「昔人謂韻不必有出處，字不必拘來歷，其然豈其然？」答：「杜子美、蘇子瞻詩無一字無來歷。善押強韻，莫如韓退之，卻無一字無出處也。」

《漁洋詩話》卷上　梅詩無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語。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

《然鐙記聞》引王士禛　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蘇、黃三大家，祇當讀其古詩，歌行、絕句，至於七律必不學。

陳明善《宋金元三家詩選序》　蘇子瞻天才奔放，鑄古鎔今。

又《宋金三家詩選例言》　東坡、放翁、遺山爲宋、金大家，其源皆出於少陵。

顧宗泰《宋金元三家詩選序》　吾師沈歸愚先生所選《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諸集，久已膾炙海内，士人奉爲圭臬，而獨宋金元詩久未之及。【略】今春，先生始選蘇東坡、陸放翁、元遺山三家詩，補前此所未及。同協助者爲吾友陳君野航。茫如煙海，各一搜尋。三家爲宋以後大家，以選之者存之，盡詩之正軌矣。放翁、遺山二家，先生首爲論定，例言評語都備。東坡詩于病中選閱，只有定本，不及評而先生已下世。今野航梓版行世，悉存其舊，不纂入一語，以滋後世惑也。竊嘗取三家詩讀之，東坡于韓吏部後，獨開生面，其才之大，如金銀銅錫合爲一冶，其筆之超曠，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靮，洵巨手也。

《淥水亭雜識》　詩乃心聲，性情中事也。【略】昌黎逞才，子瞻逞學，便與性情隔絕。

《**一瓢詩話**》橫山先生說詩，推杜浣花、韓昌黎、蘇眉山爲三家鼎立。【略】蘇眉山天才俊逸，蕭灑風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又因其學力宏贍，無入不得。幸有權臣與之齟齬，成就眉山到老。其長詩差可追隨二公，餘則不在語言文字間與之銖寸較量也。

又　王阮亭先生謂東坡千古一人，惟律詩不可學。終是具眼人語。

又　「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辭深塢。」初非宋人能作，毋怪東坡一見而心折。

又　東坡作詩頌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相涉。」又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普天下詩人，當于言下領會，勿便下得轉語去。

《**秋窗隨筆**》《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如：「去年花裏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又「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是也。即子瞻猶有「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溼面春風雨」，「去年花落在徐州，對酒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

又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兜率兩茫然」，「腸斷闔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蹟。

《**雨村詩話**》**卷下**　余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以其詩聲如鐘呂，氣若江河，不失於腐，亦不流于弱。由其天分高，學力厚，故縱筆所之，無不精警動人，不特在宋無此一家手筆，即置之唐人中，亦無此一家手筆也。公嘗自舉生平得意之句，以「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一聯爲其最，實不止此也。公集中無論長篇短幅，任舉一句，皆具大魄力。如《有美堂暴雨》起筆云：「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其聲直震百里，誰能有此？

姚鼐《**荷塘詩集序**》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興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

又《**與伯昂從侄孫**》古體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溯杜公，下采東坡，於此三家得門逕尋入。

馮應榴《**蘇文忠詩合注自序**》余弱冠以前於蘇文忠公詩，全未涉獵也。釋褐南歸，舟中略諷誦之，亦未究心也。迨後宦途馳逐二十餘年，無暇從事研求，中間使蜀，曾一謁眉山故里，肅然起敬，而於詩仍未能深爲玩味也。丁未初夏，公退餘閑，偶取王、施、查三本之注，各披閱一過，見其體例互異，卷帙不同，無以取便讀者，爰爲合而訂之，意不過擇精要，刪複出焉耳。及尋繹再四，乃知所注各有舛訛，因援證群書，並得諸舊注本參稽辨補，朝夕不輟者，凡七年而粗就。雖學植淺薄，萬萬不及前人，而心志之專，力所能到者，無不盡焉，所不能到者，歉然而已。先是，己酉嘉平，忽夢與文忠相見，曾倩人繪《夢蘇圖》，並自爲文記之。後閱趙堯卿序，亦載作注時兩經夢蘇事。夫以堯卿之去公未遠，創始爲注，積三十年，其見夢也固宜。乃若余之摭拾舊編，了無心得者，而夢適相類，益慨然於古今人智愚雖不同，而嚮往之殷無異，則文忠之靈昭然於七百餘載間者，隨學人所得之深淺，而皆有以啓牖之乎？若謂余之合注，足以希踪往哲，亦致默相感召，此實翟然不敢自信者已。乾隆癸丑冬下浣，桐鄉馮應榴自序。

又《**蘇文忠詩舊註辨訂**》自來註釋名家，俱不免於訾議，況蘇文忠詩之事蹟多，學問博，詞意深，後人詮解，安能一無舛漏。

魯九皋《**詩學源流考**》東坡才大，汪洋縱恣，出入於李、杜、韓三家。山谷則一意學杜，精深峭拔，別出機杼，自成一格。

馬春田《**讀黃山谷集**》蘇、黃雖並稱，蘇宮而黃徵。

翁方綱《**藥洲冬日讀諸集七首和王文簡公韻**》那復區區格律才，羅浮松吹戛雲哀。直兼萬壑千巖響，屈注天潢倒海來。

又《**七言詩歌行鈔凡例**》蘇文忠公凌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人之虛懷如此。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

又《**七言詩三昧舉隅**》夫漁洋先生，既不得不以杜、韓、蘇、黃爲七言之正矣，因於初唐諸作，僅取數篇，曰：此其氣格高者。

《**石洲詩話**》**卷三**　次韻用韻，至蘇公而極其變化。然不過長袖善舞，一

波三折，又與韓翁之用力眞押者不同，未可概以化境目之。

又 蘇詩內和人韻之詩，亦有只云和某人某題，而不寫出次韻者，亦有寫次韻者。其只云和，而不云次韻者，實多次韻之作。想蘇公詩題，固無一定之例也。

又 太白仙才，獨缺七律，得東坡爲補作之，然已隔一塵矣。

又 七古平韻到底者，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固已，然亦有文勢自然，遂成音節者。以蘇詩論之，即如「問今太守爲誰歟？雪眉老人朝扣門」，「潮陽太守南遷歸，山耶雪耶遠莫知」，「畫山何必山中人，汝應奴隸蔡少霞」之類，皆行乎其所不得不然者也。若「欲從樨川隱羅浮，故人日夜望我歸」，乃於一篇中有二句，要之非出自然，則固不可耳。

又 《宋詩鈔》之選，意在別裁衆說，獨存眞際，而實有過於偏枯處，轉失古人之眞。如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爲嫌。夫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處。奈何轉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蘇子美之鬆膚者，乃爲眞詩乎？且如開卷《鳳翔八觀》詩，尙欲加以芟削，何也？餘所去取，亦多未當。蘇爲宋一代詩人冠冕，而所鈔若此，則他更何論！

又 吳鈔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其論固是。然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雄闊也。即東坡妙處，亦不在於豪橫。吳《鈔》大意，總取浩浩落落之氣，不踐唐蹟，與宋人大局未嘗不合，而其細密精深處，則正未之別擇。即如論蘇詩，首在去梅溪之餖飣，而並欲汰蘇之富縟。夫梅溪之餖飣，本不知蘇，不必與之較也。而蘇豈以富縟勝者？此未免以目皮相。

又卷四 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

又 宋人七律，精微無過王半山，至于東坡，則更作得出耳。阮亭嘗言東坡七律不可學，此專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實非通論也。

又卷五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

又 遺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粗，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于氣概求之，則亦末矣。

又卷八 「李、杜光芒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緩步空同獨擅場。」【略】既以韓《石鼓歌》接李、杜光焰，顧何以吳立夫繼之？且以吳居蘇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繼之，可乎？此則必不可以示後學者矣。

洪亮吉《讀史六十四首》 詩案曾留御史臺，愴人亦轉嘆奇才。雄文卻要蛟龍助，不枉先生過海來。

《北江詩話》卷二 宋代詩文兼擅者，亦惟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荊公，南渡則朱文公。

又 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輸先著也。

又卷四 或曰：今之稱詩者衆矣，當具何手眼觀之？余曰：除二種詩不看，詩即少矣。假王、孟詩不看，假蘇詩不看是也。何則？今之心地明瞭而邊幅稍狹者，必學假王、孟，質性開敏而才氣稍裕者，必學假蘇詩。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則必另具手眼，自寫性情矣。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

又卷五 陶淵明以後，學陶者韋應物、柳宗元以迄蘇軾、陳無己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絕調難學也。【略】王維、裴迪輞川諸作，元結《春陵》篇及《浯溪》等詩，無意學陶，亦無一類陶，而轉似陶。

《南野堂筆記》卷一 閒嘗取唐、宋以來詩人之詩，標舉數家，若右丞之簡貴，襄陽之清醇，左司之冲澹，少陵之變化，太白之橫逸，昌黎之閎肆，玉溪生之綺麗纏綿，東坡、山谷之波瀾峻峭，各攄性情，自著本色，未嘗有所襲也。然【略】東坡和陶，山谷癖杜，古之人皆有所資以爲詩者矣，襲云乎哉！

韓菼《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序》 注古人之詩難矣，注大家之詩更難。若夫杜少陵、蘇長公二家之詩，則尤有難者。蓋少陵丁天寶之際，出入戎馬，跋履關山，感事攄懷，動有關繫，非熟於有唐一代之史者，不能註杜集也。長公親見慶曆人才之盛，備知安石變法之弊，進身元祐更化，卒罹紹聖黨禍，凡所感激，盡吐於詩。其詩視少陵爲多，其榮悴升沉，亦與少陵僅以奔赴行在者異。少陵事狀頗略，而長公政績獨詳。唐之雜纂不載少陵，而兩宋紀錄非長公不道。故注蘇較難於注杜，雖熟有宋一代之史，勢不能括其全。然仕蹟雖異，而其飄零遠徙，繫心君國，至於每飯不忘則同。此又二家詩之極致，必明之而後可也。

逢三《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序》 有宋蘇文忠公文章氣節，照耀千古，雖婦人孺子，莫不知有東坡先生也。然考其生平，才足以致治安，而未遨當宁之

倚任，文足以追賈、陸，而不免宵小之抵排。初授史官，遽補外任，暫叨侍從，遂竄南荒。在朝日少，遷謫日多，得志事少，拂意事多。其忠義奮發之氣，百折不回之操，一皆發之於詩。而且才雄力大，取多用宏，子史之外，兼參仙釋。其詩浩瀚汪洋，往往非初學所能窺其涯涘。

梁同書《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序》　蘇文忠公以文章經濟爲有宋冠冕，觀其學術之富，德業之盛，忠義氣之奮發，雖跨唐越漢，陸、賈不足多也。公起自西蜀，適當熙寧、紹聖之會，邪說暴行，薰灼天下。始則上書攻法，託爲諷諫，搆怨群小，至於放廢。逮元祐更化，廷臣皆以變法干進，公獨以謂改革利弊不一，未足推明先志，消弭後憂，輒與在廷爭議，或開陳講筵之上。憂危家國，每飯不忘，草制擩疏，必達此意。由是忤權坐訕，屢召屢出。然猶隨地效忠，舉凡籌邊弭盜，備災放欠，治河清漕諸事，鮮不講求規畫，以期有補於國。既遷嶺海，坐不貼席，而目覩兵燹民惰，政不恤下，尚時時以澤民爲念，終其身弗少懈。故蹟其所爲詩，或取觀於興象，或寓諷於聯吟，詞雖達而旨則隱，文或華而體實質。雖天才浩瀚而津涘莫測，未可謂言語妙天下，遽以談諧嘯傲視之也。

姚瑩《復吳子方書》　《三百篇》而下，無悖於興觀羣怨之旨，而足以千古者，漢之蘇、李，魏之子建，晉之淵明，唐之李、杜、韓、白，宋之歐、蘇、黃、陸，止矣。此數子者，豈獨其才力學問使然哉，亦其忠孝之性有以過乎人也。

又《論詩絕句》　妙語天成偶得之，眉山絕趣苦難追。紛紛力薄爭唐宋，斷港橫流也未知。

《石樵詩話》卷四　宋時蘇、黃並駕，然魯直多生澀而欠渾成，不若東坡胸有洪爐，於李、杜、韓後又開闢一種境界。

《射鷹樓詩話》卷一八　「奇外無奇更有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此元遺山論詩句也。遺山意以蘇、黃詩稍直，少曲折，故不及李、杜，故曰「滄海橫流卻是誰」。李、杜詩汪洋澎湃，而沈鬱頓挫，赴題曲折，故如滄海橫流，蘇、黃之不及李、杜者以此，遺山之所以不足蘇、黃者以此。此中神妙，難與外人言也。故遺山論詩又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思益堂日札》卷六　唐人用本朝事入詩，無過於牧之者。至宋人尤多，大家如蘇、黃亦不免。

《夢痕館詩話》卷三　宋初不脫晚唐體，李文靖、徐常侍、白體也。二宋、張乖崖，崑體也。歐公與蘇子美，乃仿效太白、退之。東坡出，乃追本溯源，放乎四海。然風會使然，唐與宋劃界分畦，迥乎不類矣。唐以前多比興，宋人多敷陳直言故也。

洪昌燕《答友人問漢唐古詩樂府暨宋元明諸詩家書》　宋承五季之餘，去唐差遠，歐、梅而外，最數蘇、黃。說者謂東坡晚年和陶詩，或鄰頹放，山谷少宗崑體，未免纖穠。抑知蘇可儷韓，黃實師杜，足爲勁敵，無愧大家。

《耐冷譚》卷一　東坡擬陶，尚有馳驟之語，亦猶狂者之於中行也。

《越縵堂詩話》卷上　宋人自蘇、黃、陸三家外，絕無能自立者。

又　閱《臨漢隱居詩話》、《滹南詩話》，魏道輔時有會心，王若虛亦有得處，而拘滯未化，其極推東坡而力詆山谷，亦頗過當。

又　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遺山、青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

又卷下　凡事必陶冶古人，自成面目。嘗言唐之白，宋之蘇，到底是詩家本色，而諸君頗不然之。

《湘綺樓說詩》卷三　俗人論詩，以爲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云不可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

《粟香隨筆》卷二　詩句有全平全仄者，如玉溪《韓碑》詩「封狼生貙貙生羆，帝得聖相相曰度」是也。蘇、黃諸家時時有之。

《蠡莊詩話》卷八　詩人窮而益工。蓋窮則嗜慾少，而攻苦多，故能思微律細。唐人如少陵，太白、昌黎、柳州，宋人如東坡、石湖、永叔，皆遭遇坎坷，詩名最著。

《藻川堂譚藝・三代篇》　唐、宋以來，兼長詩、古文辭者，其詩每不若古文辭之盛，韓、柳、歐、蘇皆其人也。韓、蘇雄直之氣，一往無餘，而其中之包蘊淺矣。

《快雪軒全集》卷上　古今擬陶詩、和陶詩甚多，如蘇軾及近世舒夢蘭，則無首不和矣，然謂之似陶可也，謂之佳詩則不敢。

《西圃詩說》　子瞻云：「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

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此論微妙，足爲千古典型。

《**小滁草堂雜論詩**》東坡不取《文選》與余同，東坡所以不取《文選》與余異。坡疑蘇、李「河梁」之詩爲僞撰。微論蘇、李，即《錄別》擬作，亦非魏、晉所及。

又　東坡詩多嫌率爾，及其得意，遂與工部、吏部並耶。

《**劍谿說詩**》**卷上**　蘇子瞻曰：「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晦翁謂：「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觀此，則爲五言詩者當知所取擇矣。

又　韓、蘇筆力相當，韓排奡，蘇雄放，並體出杜陵。蘇兼有謫仙，然謫仙超忽，終隔一塵在。

又　坡公規模大，波瀾壯闊；涪翁筆力高，風格孤峻。

又　坡公嘗自評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公之詩亦然。

又　《史》、《漢》、八家之文，可通於七古；李、杜、韓、蘇之七古，可通於散體之文。

又　古人詩境不同，譬諸山川：杜詩如河嶽；李詩如海上十洲，孟詩如匡廬；王詩如會稽諸山；高、岑詩如疏勒、祁連，名標塞上；大曆十子詩如巫山十二，各占一峰；韋詩如峨嵋天半，高無與比；柳詩如巴東三峽，清夜啼猿；韓詩如太行，孟詩如羊腸坂；蘇詩如羅浮；黃詩如龍門八節灘。此類不可悉數，惟覽者自得之耳。

又**卷下**　坡公七絕具邁往之氣，放翁、遺山亦遠擅長。

又　題畫詩，三唐間見，入宋寖多，要惟老杜橫絕古今，蘇文忠次之，黃文節又次之。

又　詩題至於玉局，別構佳境，唐人家法，爲稍變矣。

又　次韻始於元、白，盛於皮、陸，再盛於坡、谷，後來記醜而博者，專用此擅場。

《**劍谿說詩又編**》唐代深於騷者，自青蓮、昌黎、柳州、貞曜、昌谷而外，蓋亦寥寥。後來坡、谷雖甚愛其文詞，祇供爲文驅使，於騷人之旨，未見有合焉者，而音韻尤乖。甚矣，騷之難也！

《**退菴隨筆**》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塡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和陶》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哭刁景純》曰：「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題楊惠之塑維摩像》云：「世人非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泗洲僧伽塔》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與宗同年飲》云：「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趙閱道高齋》詩云：「長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登玲瓏山》云：「腳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此豈得以少風韻、塡典故概之？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詣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荊公、朱子三家。講學與論詩，自是兩事，學者不必爲所惑也。

又　李、杜、韓、蘇詩中，亦不免有疵詞累句，不但無損其爲名家，且並有與古人暗合者。

又　唐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宋以蘇、陸爲兩大家，自《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四庫提要》闡繹之，其義益明。《提要》云：「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通主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略】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駕。」可謂千古定評。竊謂有志學詩，此六家缺一不可。

《**野鴻詩的**》子瞻不師古而長於野戰，猶吾吳丹青家，見麤鈎硬皴，嗤爲「浙派」也。

《**峴傭說詩**》後人學陶，以韋公爲最深，蓋其襟懷澄澹，有以契之也。東坡與陶氣質不類，故集中效陶和陶諸作，眞率處似之，冲漠處不及也，間用馳驟，益不相肖。

又　東坡五古，有禪理者甚佳，用禪語者甚劣。

又　東坡才思甚大，而有好盡之病，少含蓄也。

又　東坡五古，有精神飽滿才氣坌涌甚不可及者，如「千山動鱗甲」，「何人守蓬萊」諸篇。

又　東坡五古好和韻疊韻，欲以此見長，正以此見拙。捆了好打，畢竟是捆。

又　陶詩多微至語，東坡學陶，多超脫語。天分不同也。

又　《和子由園中草木》及黃州墾荒、海外種菜等詩，皆質樸有味。

又　東坡最長於七古，沈雄不如杜，而奔放過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曠似之。又有文學以濟其才，有宋三百年無敵手也。

又　東坡七古間學初唐，亦復音節婉轉。

又　東坡七古亦時以和韻疊韻見絀，其運用故典亦有隨筆拉雜，不甚貼切者，學者宜知其病。

又　少陵七律，無才不有，無法不備。義山學之，得其濃厚，東坡學之，得其流轉，山谷學之，得其奧峭。

又　東坡七律，一氣相生旋轉自如之作，最爲上乘。言情深至者亦可取。填砌典故，湊韻湊篇者最下。

又　東坡能行氣不能鍊句，故七律每走而不守。

又　少陵、退之、東坡三大家皆不能作五絕。蓋才太大，筆太剛，施之二十字，反嘆力不討好。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五絕究以含蓄清淡爲佳。

又　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卻少。「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致也。「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趣也。獨「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則氣韻兩到，語帶沈雄，不可及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石洲詩話》一書，引證該博，又無隨園佻纖之失，信從者多。予竊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質後之君子。其書亦推張曲江爲復古，李、杜爲冠冕，杜可直接《六經》。而酷好蘇詩，以之導引後進，謂學詩祇此一途，雖根本忠愛之杜詩，必不可學，「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梵如亂絲」。夫蘇詩非不雄視百世，而杜詩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詩也。今望而生怖，謂不如蘇之蹊徑易尋，則是避難就易之私心，猶書家之有側鋒，仕途之有捷徑，自爲之可耳，豈所以示天下耶！又謂「五言詩自蘇、黃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夫蘇、黃之詩，標新領異，旁見側出，原令人目眩心搖。然久於其中，竟謂舉世之人舍此斷無出路，何其輕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爲詩，則詩之爲物，累人心術亦甚矣！尤可異者，偏愛蘇詩，並以遺山《論詩絕句》中攻蘇之作，亦傅會爲愛蘇之論也。如：「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祇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此首明以「滄海橫流」責蘇，而石洲以爲遺山自慨身世。「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眞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此首明言蘇門無忠直之言，故致坡詩競出新態，而石洲以爲收足論蘇之旨，即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意。「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此首明言歐、梅甫能復古，而元祐蘇、黃諸人次第變古，學元祐者，廢金陵猶可，廢歐、梅則必不可。而石洲以爲「迴」字乃坡公「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何嘗有人欲廢歐、梅？此可得文章風會氣脈。」凡石洲所解，皆與遺山本詩義理迥不入，脈絡絕不貫，不知何以下筆？蓋既爲偏好蘇詩所蔽，而又不敢貶駁遺山，故於無可解說處，亦強爲傅會，遂使人覽之茫然耳。且遺山貶蘇如此，而石洲猶以爲「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屢屢舉此語以教人，古人有知，豈不爲遺山所笑！且石洲於蘇詩，亦未得其窔奧也。蘇之名作甚多，而石洲舉「河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二語，謂足盡全集之妙。此非論詩，直表章禪學矣。又舉「始知眞放本精微」一語，謂可作全集總評，亦禪機而已矣。「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輩多賞之，石洲恐落窠臼，獨賞其結句「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爲言外有神，殆故作奇論，自建一幟耳。昔漁洋謂東坡七律不可學，石洲斥其非通論，是言各體均宜學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論羣家，亦多可疑。【略】謂茶山詩優於放翁，後山詩無可回味處。蓋茶山清轉處，約略似蘇，喜蘇之快辯，自不知陳之鬱轖也。總之矯七子學唐太似之病，必然師法蘇、黃。此論竹垞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爲偏好所蔽耳。

又　蘇潁濱謂坡「律詩最戒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古詩用韻，必須偶數」。此皆坡詩極瑣處，何必舉以示人？又謂「魯直詩勝聖俞」，亦不然。梅詩已造平澹，論其品實出黃上。又謂「讀書當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夫文、詩皆末也，何有軒輊？且語本退之，亦非退之意。然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但余觀古人爲文，各自用

其才耳，專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貴也。」此二則實有心得，可以垂訓後來。

又　蘇、黃並稱，其實相反。蘇豪宕縱橫而傷於率易，黃勁直沈著而苦於生疏。朱子云「黃詩費安排」，良然。然黃之深入處，蘇亦不能到也。

又　《學齋佔畢》云，【略】予謂此說魯直不甚服坡詩可也，謂其曹、鄫、楚之喻，暗含譏刺，殊失朋友忠直之道，似與魯直爲人不類。蓋曹、鄫、楚云云，自就詩之氣象言耳。謂以此自負而刺坡，則楚騷亦不易到，而魯直平時之詩，豈眞能與《國風》抗衡，而敢以之自負哉！

又　（張戒）云：「詩含不盡之意，用事押韻何足道！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偉哉論乎！前此所未有也。

又　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東坡云：「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知此詩之妙。」東坡不喜東野詩，而獨喜此二句，異矣！此二句乃幽僻而不中理者，東野集中最下之句也。

又　東坡謂襄陽詩「韻高而才短」，非東坡不敢開此口。然東坡詩病亦只一句，蓋才高而韻短，與襄陽恰相反也。

又卷二　昌黎詩有鬬勝之意，東坡有游戲之意，皆非古音，而昌黎古於東坡者，昌黎讀書精于東坡故也。第鬬勝之意迫，游戲之意閒，故時人覺昌黎詩不如東坡之妙。

又　韓昌黎、蘇眉山皆以文爲詩，故詩筆健崛駿爽，而終非本色。

又　（王）若虛雅服鄭厚評詩，荆公、蘇、黃，曾不比數，獨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爲造化中一妙。」此亦誤也。荆公詩本不足與蘇、黃匹，蘇、黃與樂天、東野互有得失，何必以白、孟抹蘇、黃也？

又　若虛又謂「老杜詩如典謨，東坡詩如《孟子》，魯直詩如《法言》」，亦非的語。【略】東坡詩或似《莊子》，魯直詩或似《韓非子》，《法言》何足道！

又卷三　（虞道園詩）長篇鋪放處，雖時仿東坡，而不似東坡之疏快無餘地。

又　初學（詩）由七古入，七古由蘇、韓入，發軔之地，取其充暢闊遠，不局才氣。

又卷一〇　坡詩「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此固詩家翻弄之小術，然詞旨清迥，可箴俗慮，吾每愛誦之。

《問花樓詩話》卷二　坡公才大如海，其詩旁見側出，都成妙諦，承學之士，靡然從風，奉爲圭臬，豈容贅贅？先廣文愛其和陶詩，以謂此老晚年進境。其和《歸田園居》、《時運》、《始春懷古》、《田舍》、《三良》諸作，多見道之言。佳句如「春江綠未波，人卧船自流」，「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驚雀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壟平」，子由所謂「精深華妙，無老人衰憊之氣」者也。

《筱園詩話》卷一　東坡則天仙化人，飛行絕蹟，變盡唐人面目，另闢門戶，巧奪天工，敏妙超脫，在宋人中獨爲大宗。

又　詩以超妙爲貴，最忌拘滯歎板。故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間。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蹟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也。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風韻泠然，故能高踞題巔，不落蹊徑，超超玄著，耿耿元精，獨探眞際於箇中，遙流清音於絃外，空諸所有，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

又卷四　東坡一代天才，其文得力莊子，其詩得力太白，雖面目迥不相同，而筆力之空靈超脫，神肖莊、李。如魯男子之學柳下，九方皐之相馬，其性情契合，在筆墨形色之外，蓋以神契，以天合也。故能自開生面，爲一朝大作手。後人效法前人，當師坡公，方免效顰襲蹟之病。如西崑楊、劉諸公之學李玉溪，明前後七子之文學秦、漢，詩學少陵、東川，肖形象聲，摹仿字句音調，直是雙鉤塡廓而已。嗚呼愚哉！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東坡詩選》　東坡五七古才大思精，沉鬱頓挫，昌黎而後一人而已。近體超妙精卓，盡態極妍。語溪《詩鈔序》謂有用事太多，未免失之豐縟，汰其過于豐縟者而後有眞蘇詩。可謂善言蘇詩者矣。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自序》　閱一千四百餘載，至宋，而其後嗣文忠公繼起，公之詩庶矣。然約舉其要，則亦本諸垂教立極者也。「定策天知我，膺期止一章」，堯之「曆數爾躬」也。「四海望陶冶，赤手降於菟」，舜之「股肱元首」也。「未敢書上瑞，何人折其鋒」，禹之「戒休董威」也。「根株窮脈縷，墮網不知羞」，湯之「民欲偕亡」也。「官軍取乞閩，尺書招贊普」，武之「殺伐用

張」也。「護此不貪寶，河流正東釀」，周公之「綢繆牖戶」也。「忠義老研磨，惟我獨也正」，孔子之「履霜堅冰」也。至序所謂暴公譖蘇公者，公詩尤倍蓰焉。「閑花亦偶栽，已偃手種松」，則慨維暴而申親厚也。「車轂鳴枕中，絲聲不附木」，則逝梁陳而警愧畏也。「蕭散滿霜風，涼月今宵掛」，則行安亟而致盱祇也。「孤生知永棄，吾道無南北」，則測鬼蜮而視罔極也。是皆同於《何人斯》章，亦詩人忠厚之旨也。然蘇公詩後無徵，而公之孤忠斥逐，差與靈均爲近。史遷謂《騷》自怨生，指大義遠，志潔行廉，不容自疏，而《懷沙》一篇，傷懷永哀，鬱結紆軫，終莫能釋出之，濯淖污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或滯凝焉。公正道直行，竭智盡忠，讒人間之，困憊折辱，而其詩上溯唐虞，下逮齊魯，明道德之廣崇，爛治亂之條貫，參觀窮達之理，與靈均信一致矣。獨其生平用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及遷海上，亦皆罷去，惟肆意乎陶咏。陶家弊游走，自量必貽俗患，俯仰辭世，而公早不自覺，嬰犯世難，意甚愧之。復有《園田》、《下潠》之思，《影》、《形》、《神釋》之寄。蓋其託爲諷諫，原欲有補君國，而天性樂易，怨無自生，故能以陶自廣，全其晚節。此較聞滄浪而卒不返者，殆又各行其志，而公則嚼然泥而不滓者也。其於詩道，誠大備矣。

又《蘇海識餘》卷一　學者必先詳玩此二詩，知其詩筆之所自起，而後接讀南行諸作，考其逐首圖變，總欲不凡之意，則詩法入門次第蹤蹟皆可尋矣。公自不能詩而至能詩，自名家而至大家，皆于此兩三年間，數十篇之內養成具體。到鳳翔首作《石鼓歌》，已出昌黎之上，不可壓也。自此以後，熙寧還朝一變，倅杭守密正其縱筆時也。及入徐、湖，漸改轍矣。元豐謫黃一變，至元祐召還，又改轍矣。紹聖謫惠州一變，及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黃魯直于公諸集，獨推尊海外詩。崇、觀間禁錮甚嚴，而海外詩盛行，士大夫無不傳習者。蓋其時去公未遠，門人子弟猶在，皆有以通曉其故也。今予論公自作詩入門至于謫黃，人所易信。自論元祐召還，至于惠、儋，人皆不信。此猶道路然，前十里在明處走，雖行人蹇步，亦欲勉力以赴。後十里在暗處走，雖健者不知路在何處，蓋未亦變暗爲明也。茲以無可與言，特首載于此，以爲學者異日進步之驗。

《藝概》卷二　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眞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又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又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爲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又　滔滔汩汩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

又　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清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爲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又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清新。」余謂此句可爲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於李亦以清新相目。詩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譏之？

又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又　退之詩豪多於曠，東坡詩曠多於豪。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與齷齪之腸胃，固遠絕也。

又　遇他人以爲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韓、蘇兩家詩意所同。

又　東坡詩，意頹放而語遒警。頹放過於太白，遒警亞於昌黎。

又　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又　詩以出於《騷》者爲正，以出於《莊》者爲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間，東坡則出於《莊》者十之八九。

又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

又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又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又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余謂此論未免誣黃而易蘇。

袁熙《論詩絕句五十二首》　煉得金丹一粒眞，何妨赤手是貧人。東坡居士原無賴，亂撒泥沙作玉塵。

汪繹《題東坡集後》　萬斛泉源隨地湧，滿空花雨自天來。一從太白騎鯨去，應數先生第一才。

汪應銓《絕句》 東坡居士出群雄，無意爲文文自工。萬斛明珠傾腕底，卻從險語認蘇公。

田同之《論詩四首》 昵昵聲中聽穎琴，劃然一變隈雲深。眉山偏愛昌黎句，卻讓廬陵獨審音。（東坡以昌黎《琴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聲場」四語爲最佳，歐云：「此詩固佳，然自是聽琵琶語，非琴語也」）。

汪由敦《題蘇詩後》 逸氣何心獺祭魚，縱橫萬卷讀殘書。別裁最惜遺山老，多事飛鴻笑蹇驢。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 大海無波天地浮，從來風雅尚溫柔。東坡才氣雄難敵，滾滾黃河日夜流。

葉觀國《秋齋抄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 才思泉源萬斛同，精深華妙老愈工。不知撼樹蚍蜉苦，偏有人間萬子通。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蘇軾》 西臺風骨似徐陵，東野清寒亦可憎。皮骨幾人摹杜甫，削成太華露崚蹭。玉笛橫吹赤壁磯，新聲一曲鶴南飛。英雄事去山川在，月白風清夢縞衣。彭門河復賦黃樓，水利杭州又潁州。雲卷葑田疏舊井，月明淮水鑿新溝。眉山家學振詞林，地負海涵金玉音。嘆息奇才邀寵遇，一場春夢粵江吟。作詩形似定非詩，佳處相逢老畫師。天女散花吳道子，妙參眞契悟毫釐。四海知心弟與兄，連床夜雨憶同聽。東窗讀《易》互師友，飽啜藜羹燈火青。出頭曾避歐陽子，論事不容司馬公。死後維摩參箇裏，生前磨蠍是身宮。黃州築室是坡仙，冤雪烏臺聖主憐。陽羨買田辜夙願，數竿修竹小斜川。

錢世雄《論宋人絕句十二首和陳檢齋司馬》 長卿怨刺本非宜，況復紛紛新法時。孤負故人文與可，殷勤相勸莫吟詩（「西湖雖好莫吟詩」，與可送東坡詩也）。彭澤田園是古賢，惠州細和謫居年。晦翁豈忘雌黃下，筆力雖高欠自然（朱子謂淵明天眞爛然，東坡篇篇追和，筆力雖高而乏自然之趣）。萬卷陶鎔絕點塵，仙人游戲果通神。兒音目眩休輕學，且讓坡詩百態新。

李書吉《論詩雜詠》 錯落天葩信手拈，儒林仙佛一身兼。天教洩盡洪荒祕，儋耳今猶俎豆髯。

李兆元《論詩絕句》 詩古詞今貴別裁，屯田那有大蘇才。放歌氣要吞雲夢，攜取銅琶鐵板來。

袁壽齡《白樂天》 忠州自闢東坡地，豈料黃州也有他。遍歷蘇杭歸洛下，一生福命勝東坡。

李玉川《與張支百研話詩隨筆九首》 天才英麗宜供奉，健筆縱橫逼少陵。二百年間數詩格，眉山靈氣絕稜層。

宋湘《與人論東坡詩》 縱不前賢畏後生，名山勝水本無形。唐翻晉案顏家帖，幾首唐詩守六經？一生心醉陶彭澤，暗地師資杜少陵。畢竟要還眞面目，人豪纔是戒來僧。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二十四》 磊落坡公一代雄，長空浩浩御天風。無人會得《華嚴》趣，目眇雲煙變滅中。

劉鴻翱《讀東坡集》 萬斛泉源是大蘇，天風吹浪瀉江湖。今朝我欲乘槎去，探取驪龍頷下珠。

江之紀《讀東坡海外詩偶題》 雄風雌霓放懷初，九死元龍氣未除。不解潮陽韓太守，上書何至學相如。

王祖昌《論詩絕句》 淋漓大筆是東坡，廊廟江湖足詠歌。愛國眞心隨處見，二程訾議竟如何。

柯嶽《論詩》 東坡居士謫仙才，曾向開元掉臂來。元氣不憂宣洩盡，禪機特地爲君開。

王衍梅《眉山》 峨眉老子謫堂堂，李杜光芒萬丈長。假使韓碑無巨字，此間並少段文昌。

祁寯藻《題羅田陳九香食古硯齋詩集》 香山心遠師彭澤，坡老才高慕樂天。底用論詩苦軒輊，緣情體物是眞詮。

邵堂《論詩六十首》 健筆淋漓蘇學士，日星河嶽此天才。如何耳食參禪悅，強說華嚴法界來。

彭輅《讀烏臺詩案》 當年共構烏臺案，後世珍同黨籍碑。不是此番留注腳，幾人爭解讀公詩。

毛國翰《暇日偶閱近人詩各繫一詩》 陶園詩老氣崢嶸，萬里江湖載酒行。儋耳人歸春夢醒，六如亭上奏新聲。

王惟成《論唐宋詩絕句十四首》 髯蘇名節繼歐公，談笑猶生四座風。信有奇才能靖獻，不忘君處見孤忠。

康發祥《偶題坡公詩集後》 一條界破青山色，此語看來不甚訛。公與徐

凝如有怨，惡詩何事每嘲他。將軍口腹原無負，鄙士葫蘆且爛蒸。公嗜花豬兼竹鼿，鷄豚何獨笑何曾。

陳啟疇《論詩十二首呈裘慎圃邑宰》 新詩百態浪翻江，前後黃州句少雙。非戰健兒漢庭吏，簪花美女氣先降。

又《與晴峰訟詩十首》 文人從古善相輕，不附青雲語不驚。坡老庭堅體曾效，黃州佳句本天成。

楊光儀《論詩五首》 依永和聲見化機，豈緣一字鬬新奇。東坡言語妙天下，開卷偏多叠韻詩。

秦煥《蘇東坡》 燭照金蓮寵遇多，無端海外謫東坡。文章大得波濤助，纔信沈淪是琢磨。

黃維申《病中讀宋四家詩・蘇東坡》 兩宋騷場一老魁，少陵工力謫仙才。更從和韻論心力，元白眞成未座陪。

高彤《讀詩雜感》 嶺嶠飄流鬢已皤，大瓢獨負且行歌。多君才調能千古，感嘆空勞春夢婆。

李綺青《論國朝詩人・查初白》 老守眉山一瓣香，磨礲更覺玉精良。紛紛宋派矜新格，卻未追尋敬業堂。

王柘《讀蘇文忠公集》 奇才早已動官家，淚到金蓮燭上花。一樣能知不能用，漢文皇帝賈長沙。烏臺詩獄暗相傾，舒李原無足重輕。元祐黨人碑未立，如何蜀洛尚紛爭。

陳熾《效遺山論詩絕句》 狡獪通神駭世人，蘇門眞惜少功臣。橫流滄海今誰挽，莫縱狂炎更益新。

林國贊《讀蘇詩絕句》 生面巉然下筆開，獨將記序入新裁。行雲流水眞無定，似此香山那得來。（以記序之體作詩，始自王無功，盛于杜工部。坡公如《甘露寺》、《李氏園》、《答任師中家漢公》、《王定國所藏煙江叠障圖》諸作，實皆祖此。其摩寫之妙，反有作記序所不如者。然無大力以運之，即爲長慶潦倒語。）

劉纓《讀蘇詩絕句》 詞賦清流種禍根，碑銘刪盡亦君恩。不緣內府都裁汰，那得蛇龍字字存。

玉堂歸去月華新，竹柏陰清荇藻匀。始信江山隨處好，人間難得兩閒人。

五百年生不世才，清名仁廟早相推。傷心元祐孤臣淚，第一思量社飯來。

金山鐘鼓過淮南，修竹森森月滿潭。如此江山不歸去，更從何處著茅庵。

黎維樾《讀蘇詩絕句》 休憑道學鄙詩家，風骨清時氣自華。最是晦翁傾倒處，松風亭下和梅花。

譜出潮州古韻亡，翻疑叶仄失鏗鏘。漫將老杜拘繩墨，不見《南池》與《客堂》（黃朝英《緗素雜記》譏坡公仄韻詩多用外韻，爲老杜所無。《苕溪漁隱叢話》引杜詩《南池》、《客堂》二首以駁之）。旨趣淵微費引徵，永嘉注後更吳興。（舊巢新掃情遙寄，十載蘄春解未曾（陸放翁《施注序》引「九重新掃舊巢痕」等句，見蘇詩不易箋注。若洪容齋《續錄》所載蘄春士人注蘇詩十年，而不知月地雲階之典，尤不足道矣）。

徐兆英《讀東坡詩集》 東坡著作文居首，次第詩詞各擅場。詩妙原非拘格律，詞高從不泥宮商。

詩成無縫似天衣，好句如珠世所稀。信口拈來君勿學，恐貽畫虎不成譏。

平生憂憤寓于詩，譏刺多留隱約詞。不有《烏臺詩案》在，主文譎諫豈能知。

便便腹笥世無倫，和韻天成叠韻神。自是才人愛游戲，後來莫作效顰人。

吳用威《讀宋人詩六首》 廣陵老守竹三竿，緩帶看雲寫性靈。早識烏臺有詩案，栽花纔了種浮萍。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東坡》 涂抹坡詩百態新，南毛北紀是忠臣。莆田處士金陵客，藝苑雌黃別有人。

毛瀚豐《論蜀詩絕句・蘇子瞻》 萬古騷壇止二仙，老坡何必讓青蓮。弇州倔強終方悔，到死猶看手一編。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 幾人滄海嘆橫流，逸氣行空萬籟秋。紅荔黃柑餐未足，秋風匹馬過儋州。

蔡壽臻《論詩絕句十首・東坡》 泥沙俱下似黃河，蘇氏文章霸氣多。純以氣行得天趣，任他磨蝎命宮磨。

許愈初《論詩絕句》 鵾鵬奮擊才如海，雲水先搖思若仙。自是眉山詩格好，一生忠孝半生禪。

林思進《論蜀詩絕句・蘇軾》 坡老文章擅古今，南荒九死尚長吟。何人解向黃州後，一讀《華嚴》辨淺深。

徐旭《題東坡詩集》 四謫頻煩出翰林，江湖冰蘗苦沈吟。湘纍騷諫公詩諫，不聽原非聖主心。

潘德輿《夜坐詩和東坡》 余酷愛東坡《西齋雨中過舒教授》、《藤州江

上》、《夜起對月贈邵士》三詩，暇即歌之，以消煩鬱。冬夜錄之一紙，並爲《夜坐》詩附書其後。不同題，不次韻，亦曰和詩，志在倣效云爾。

又《書蘇公和陶詩後》 柴桑幽靜人，峨眉豪邁士。和陶不類陶，衣鉢豈在是。人生觀大節，文章其末技。寸心符古人，奚必判彼此。見道憂患餘，得句清於水。我老困涉世，萬事悟知止。何陶亦何蘇，但見太空日。雙鶴翔林皋，呼我出泥滓。我亦乘清風，天游自今始。

《老生常談》 天地生一傳人，從小即心地活潑，理解神透。如東坡《入峽》詩：「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八陣磧》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雙鳧觀》云：「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蹟，羅網安能攀！」以年譜按之，公作此詩不過二十歲。若鈍根人有老死悟心不生者，難以語此。

又 昌黎《謁衡嶽廟》詩，【略】「侯王將相」二句，啓後來東坡一種，蘇出於韓，此類是也。然蘇較韓更覺濃秀凌跨，此之謂善於學古，不似後人依樣葫蘆。

又 至全用仄韻到底，工部已有之，盛於作者，極於東坡，歌行之能事備矣。

又 嘗論東坡七律，固是學問大，然終是天才迥不猶人，所以變化開合，神出鬼沒，若行乎其所無事。如《和晁同年九日見寄》後半首云：「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又有一意翻爲一聯，用筆用氣直貫至尾，魄力雄健者。《送傅倧》云：「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山寺偏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衣纓。如今別酒休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又《雪夜獨宿柏山庵》云：「晚雨纖纖變玉霙，小庵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窗片，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厭冬溫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天公用意眞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純以質勁之氣，作閃爍之筆，遂能於尋常蹊徑中，得此出沒變化之妙。王荊公《詠雪》一首云：「奔走風雲四面來，坐看山壟玉崔嵬。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枯焦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則又是一種筆墨，從艱險中入去，卻從明顯處出來，學者知此可參其變。

又 讀陶後，當去看東坡《和陶》諸作，方爲元元本本，乃知古人有斷斷不可及處。

又 昌黎《送盤谷子》詩，東坡謂「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當不減子美」。余謂此詩學杜得其疎處，濃處仍不似也。東坡學韓此種，卻能神骨俱肖，所以稱之耳。

又 東坡《送鄭戶曹》詩後半首云：「蕩蕩清河壖，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遲君爲座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送頓起》句云：「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厁蹴。」二詩即同話家常，云樓修起了，正好約來做詩，卻偏值遠行。日後歸來，我卻走了。到了樓上，定然想起我來。後一首即如今日送人登泰山，每云上了山頂，想必該看見我們在著裏塵土滿面，不得清淨。然雖是實話，「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必得有東坡之才之筆，曲曲傳出，便能成奇文異彩，匪夷所思。若如近日講詩，要說實話，街談巷語，流弊所至，尙可問耶！

又 七律之對仗靈便不測，雖不必首首如是，然此法則不可不會用。東坡贈僧云：「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黃仲則之《游西山道中》「漸來車馬無聲地，忽與雲山有會心」，似從此化出。此等緣故，不是有心去學，讀得古人多了，自有不知不覺之妙。又東坡《和晁同年九日》云：「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喜雪御筵》云：「偶還仗內身如寄，尙憶江南酒可賒。」得此可以類推。東坡喜笑怒罵固多，然亦有極蘊藉之作。如《次韻王鬱林》云：「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又《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云：「竹馬異時寧信老，土牛明日莫辭春。」學者當細心檢點，不可鹵莽草率，道聽塗說。

又 東坡句云：「平生飽蠹簡，食筍乃餘債。」弄筆生趣，人多知其爲宋人句。「我欲汎中流，搪突鼉鼊瞋。」乍讀之，初不知爲工部句，乃知唐、宋之分，是論其大段不似耳。人人讀書，具有性靈，安有唐、宋之別哉？即如工部之「溪行衣自溼，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在，人遠麏鴨亂」，讀者又猜以爲東坡詩矣。諸如此類，未可枚舉。是又在有眼力人檢好的讀將去，自不致走差路頭。

又 人咸謂坡公歌行學昌黎，不知其源出於太白，於韓則支分派衍耳。

其自闢境地，橫說豎說，以精悍之筆，逞生花之管，眞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當熟讀者不下百數十首，然意愜神飛，各有領悟，又不在多與少也。近年細讀其集，稍稍病諸選本未能精當。讀古人詩，最是難事，有古人驚天動地之作，我自問斷斷學不來，震其名而強誦之，仍是沒交涉。然亦要防己之粗心。或是學力打不到，以俟後日；又或雖未是名篇，我於這一種筆墨卻是生疏，尙須揣摩，亦未礙一讀再讀。且各人病痛，未有不自覺者，對症下藥，便容易見功。至於操選，本是難事，我嫌他人選本不愜我意，設我爲之，又實不愜人意。大家之詩，如入五嶽探山問水，可以各隨其心之所好而獲，正不必強同。

又　蘇、黃並稱，特坡公天才橫溢，尤不可及耳。其《答東坡》句云：「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非東坡不足以當此語。

又　東坡作詩，非只不能同孟東野之喫苦，並不能如黃山谷之刻至，賴有天才，抱萬卷書，以眞氣行之耳。

又　東坡《中秋月》一首，起首言去年看月，今年卧病云云，皆人所能。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則去年今年，虛神實理，兩面皆到矣。下接云「撫枕三歎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肺腑，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爲東野窮」云云。若入尋常人手，「撫枕三歎息」以下，便追想去年，傷感今夕，可以結局矣。看其著「扶杖」一語，下邊還有如許好光景，卻不曾脫卻「卧病」二字，可謂妙於布局，工於展勢。文章家不解此法，終是門外漢。又《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云「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座，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蘗醺。尙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云云。此首紀曉嵐評語，深能知此詩妙處，謂「清思裊裊，靜意可掬，不似俗手貌爲惆恍語。『尙恨琴有絃』，入得有神無蹟。入俗手，非琴月對寫，即另寫琴聲一段矣」。余謂東坡一集，其命題有極瑣屑，他人斷不能得好事者，公偏能於無奇處生奇，無新處生新。細玩其捉筆時，似亦未嘗鋪排，我先寫月一段，「琴」字只用一筆帶出。是其天機活潑，法律精深，其成文也，如風水相遭，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後人千辛萬苦，弄來了無生氣，總是讀的書不多，心源養得不靈妙耳。

張崇蘭《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序》　世之稱詩者必曰李、杜、韓、蘇，良以開闔變化，包羅衆有，詣之所極，各闢一境，勢均力敵，不容偏廢，故羣奉爲大家無異辭。有明一代，詩宗唐賢，而蘇集有所不得與。袁公安，譚竟陵稍知涉獵，猶隔潘而窺其庭，無當於堂奧之深廣也。國朝詩人厭薄明代，摹仿唐賢風氣，力矯其失，一以清快透脫爲宗，而蘇詩於是乎盛行。二百年來，家置一編，五尺童子，皆能上口矣。夫衆之所趨，必無眞賞。駢肩於五都之市，所豔者金玉錦繡，難語於名山大川之奇；連袂於七貴之門，所歆者芻豢膏粱，焉識夫甘露醴泉之味？庸耳俗目，議論尙同，極其知之所能至而止。過此，靡有悟焉。遂使集中超拔高奇之作，寂然無稱，而凡猥淺俚，滑稽玩世之辭，流播衆口。見爲傳也，乃適以亡之。此趙君小樓所爲亟思救正者也。先是河間紀曉嵐先生嘗有評本，別白是非，灼然不惑。顧意主祧唐祖宋，持論少偏。又全集繁重，美惡雜陳，殊不便於讀者。小樓於是芟薙蕪冗，遴其精者彙之。紀評而外，博采衆說之有當者。又以己意，益所未備，不爲苟同，不蘄立異，期於抉摘匠心，以見蘇詩之所以不磨，並以見蘇氏習氣之有所不可染，攻玉去瑕，濯錦除類，而光采益昭。至於集之有註，自王、施二家外，踵事者日趨繁富，頗復裁訂，足與本詩相發而止，有誤是正之。而凡流俗所傳誦號爲佳篇者，類聚而附錄於後。蓋誠慮人情溺其所習，遽從刊落，則物議必多。使兩者相形，而明標得失，則雖黠者無所容其口，因以漸移其故見，得自進於精微，斯其用力甚勤而用心亦云厚矣。予嘗謂選一代之詩，不可以一家之學蔽之，審其所獨至與其所兼長，亦不護其缺失，然後指歸有定而流弊可以豫防。若此者於古人爲不負，即於來學爲有益，乃見選詩之不可以已也。顧安得盡如小樓之心力，廣爲佳選以行世也哉。咸豐三年立秋後三日，同里愚弟張崇蘭序。

蔣超伯《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序》　世之譏詆坡集者，比之江河怒湍，玉石交下，斯所謂盆盎之水，弗見一山之形者也。夫字斟句酌，眉禿袖穿，此郊、島苦吟輩耳。東坡之詩，轢韓轢杜，龍興鸞集，電趯飆馳。同時如山谷之崛強，猶自比於曹鄶，況餘子耶？然篇章既富，故實尤多，非評無以擷其精，即徒註猶不能見其妙，則選本烏可已也？丹徒趙小樓先生博兼七錄，說富九師，賈虎周龍，莫能專美。所著《角山樓詩集》，節節足足，聲協鵾鵷，滔滔浮浮，氣吞江漢，久已膾炙藝林矣。頃者過訪弊廬，出《蘇詩評註彙鈔》見示，刪蕪雍翳，磢垢生輝，譬猶陟祝融之巔孟視星斗，抉雷坪之石雲涌兜羅，凡鉛盡而鈷金騰，竭鑛而旱蓮吐。至其權衡之當，抉擇之精，囊括王、施，雁行查、紀，洵長公之功臣也。抑超尤有異焉者，先生仲氏敬敷觀察持節瀘州，琴臺耀其彤幢，劍士森乎翠幕，而先生一意著述，五經紛綸。薑稜橘田，夙安嘉遯，筆牀茶臼，不

看除書。時或作公明之總干，坐客皆縛；仿偉恭之題目，臧否立明。何其志之峻而學之醇也！

沈岐《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序》 予幼讀施註蘇文忠公詩，歎其考證之詳，援據之博。嗣得河間紀文達評本，尤服其品騭之精，權衡之當。蓋公詩天才亮特，下筆千言，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酬應及疊韻三四之什，牽率踳駁，誠所不免。尤以卷帙浩繁，讀未終卷，神思輒倦。嘗欲去其糟粕，擷其精華，另爲善本以公同好，惜有志未逮也。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自序》 詩之變態，至蘇爲已極。其磅礴浩瀚，一往莫禦之勢人皆見之，其洞中要害，不煩言而已解者，或未盡識也。其曲折刻露，無微不入之致，人皆見之，其落想超妙，來無端而去無蹟者，或未盡識也。故見以爲豪，而不知其靜；見以爲雄，而不知其幽；見以爲奇快，而不知其深至：皆未足語於蘇之全體也。若其隸事運古，信手揮霍，猶陶朱、猗頓之爛用金布，非如貧家子稱貸取資，覽者尤未易識所從來。則甚矣，蘇詩之難讀也。克宜少而習焉，長益反覆研究，久之而始得其趣，又久之而知非一善之可名，而嚮之循誦習傳，隨聲附和，目爲佳篇者，顧往往非公極詣，且適足以爲病焉，未嘗不歎朱紫之眩明，雅鄭之亂聰，而婁曠之不逢其人也。今夫五穀之美，盡人所知也。然而稂莠不去，則黃茂不呈；秕糠不除，則精鑿不見。故芟夷簸揉之用，爲嘉種所不可無。然則說詩猶是已。說蘇詩者不一家，唯紀評爲最備，其去取散見於全集。金在沙中，或未能快學者之心目。不揣謬妄，鱗次其佳篇，而餘從刊落。全載紀評，兼采衆說，而以鄙見參之。苟有發明，不嫌其瑣。又輯諸家之註，刪蕪補缺，開卷瞭然，其爲衆口所傳誦，不足云佳者，別爲附錄，庶幾相較而觀，妍媸自見，不致駭怪於去取失倫。又有他人之作誤入集中者，亦類聚而別附焉。方今人尚風雅，服膺公集者尤多。顧或震眩於如海之才，莫敢議其缺失，則公詩之眞不出。高明之士，甫見累字率句，輕加譏貶，因而全集屏棄不觀，其爲累於公滋大。即註家之繳繞不休，令觀者一典未終，昏然欲睡，亦有妨於探討之功。區區之見，誠欲祛此三失，使全集之菁華不爲糟粕所掩，而從事於公詩者易爲力焉。若夫疾徐甘苦之數，輪扁所不能自言，今以固陋窺測匠心，明知無當。然而一管之窺，而星辰見焉；一蠡之測，而淪漣見焉。雖未足盡其高深，要不得謂天與海不在是也，宜亦後之觀者所不廢也。咸豐二年季夏之月，小樓趙克宜序。

《履園譚詩・總論》 作詩易於造作，難於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眞景，便是佳句。」

《退菴隨筆》卷二引鮑依雲 七言長篇，唐惟李、杜、韓，宋則蘇、黃，南渡已後，獨陸放翁得與此選。

《蘭叢詩話》 通〔韻〕祇五古耳，七古不通。昔在京言之，館閣諸君問所依據，余舉杜以例其餘。遍尋杜集，果然惟《憶昔》七古二首中通一二字，或偶誤耳。七古之通自東坡始，人利其寬而託鉅公以自便耳。

又 宋七絕多有獨勝，王新城《池北偶談》略采之，又由東坡開導也。

又 東坡亦未必逼眞古人，卻是妙絕時人。王荊公、歐陽子、梅都官工夫皆深於坡，而坡亭亭獨上。

陳衍《海藏樓詩敘》 李衛公、白樂天、東坡、荊公、山谷、放翁、遺山，皆有自然高妙語。

《石遺室詩話》卷一 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放翁、誠齋、岑、高、李、杜、韓、孟、劉、白之變化也。

又卷二三 今人作詩，【略】學韓、蘇者，只知韓、蘇之粗硬，非眞知諸家者也。

譚嗣同《致劉淞芙書》 王、孟、韋、柳、儲、蘇，特各各成家，於陶無涉。世人輒曰「原出於陶」，眞皮相之言也。

《藥洲筆記》 蘇詩乍看快意，深看尤快意，而脈理難尋。黃詩乍看不快意，深看亦不快意，而脈理可尋。

劉放《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 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秘未曾睹，鄧客探高空自奇。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吳娃齊女聲如玉，遙想明眸嚬黛時。

《後山詩話》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碧鷄漫志》卷二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

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于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眞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勿用笑也。

《墨客揮犀》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陳振《燕喜詞敘》　議者曰：少游詩似曲，東坡曲似詩。蓋東坡平日耿介直諒，故其爲文似其爲人。

李清照《詞論》　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諧音律者，何耶？

胡寅《酒邊集後序》　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皂隸，而柳氏爲輿臺矣！

曾慥《東坡詞拾遺跋》　東坡先生長短句既鏤板，復得張賓老所編，並載于蜀本者悉收之。江山秀麗之句，樽俎戲劇之詞，搜羅幾盡矣。傳之無窮，想像豪放風流之不可及也。紹興辛未孟冬，至游居士曾慥題。

《老學庵筆記》卷五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

曾豐《知稼翁詞集序》　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二　蘇子瞻，名軾，號東坡居士。晁無咎云：東坡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詞源・雜論》　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聞笛，又如《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樂府指迷・豪放與協律》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協律也。

湯衡《張紫微雅詞序》　昔東坡見少游《上巳遊金明池》詩有「簾幙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

傅共《注坡詞序》　東坡□□□□天下，其爲長短句數百章，世以其名尚□□□閨窗婦弱，亦知愛玩。然其寄意幽渺，指事深遠，片詞隻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識其佳處。譬猶瓊奇珍怪之寶，來於異域，光彩照耀，人人駭矚，而能辨質其名物者蓋寡矣。展玩雖□□□□，茲可慨焉。

元好問《新軒樂府序》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東坡者。【略】由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葉曾《東坡樂府敘》　今之長短句，古《三百篇》之遺旨也。自風雅寖散，流爲鄭衛侈靡之音，不能復古之淳厚久矣。東坡先生以文名于世，吟咏之餘，樂章數百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眞得六義之體。觀其含口吐詞，非涉學窺測。好事者或爲之注釋，中間穿鑿甚多，爲識者所誚。

又　舊板湮沒已久，有家藏善本，再三校正一新，刻梓以求流佈。先生文章之光焰，復盛于明時，不亦幸乎。延祐庚申正月望日，括蒼雲□葉曾刻于雲間南阜書堂。

《花草蒙拾》　名家當行，固有二派。蘇公自云：「吾醉後作書，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黃魯直亦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爲髯公所笑。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晁無咎　謂東坡詞多不諧聲律，但其才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耳。如取東坡詞歌之，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詩筏》　甚矣，詞家之難也。余謂易安所譏介甫、子固、永叔三人甚當，但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別調，差不如秦七黃九之到家耳。東坡自言平日不喜唱曲，故不中音律，是亦一短。以詩爲詞，難爲東坡解嘲。若以爲「句讀不葺之詩」，抑又甚矣。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沉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

《介存齋論詞雜著》　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

又　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

《**雙硯齋詞話**》　東坡以龍驤不羈之才，樹松檜特立之操，故其詞清剛雋上，囊括羣英。院吏云：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琶鐵板，高唱「大江東去」。語雖近謔，實爲知音。然如《卜算子》云：「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欲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莫沙洲冷。」則明漪絕底，癯澤不聞，宜涪翁稱之爲不食人間煙火。而造言者謂此詞爲惠州溫都監女作，又或謂爲黃州王氏女作。夫東坡何如人，而作牆東宋玉哉？至如《蝶戀花》之「枝上柳綿飛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坡命朝雲歌之，輒泫然流涕，不能成聲。《永遇樂》之「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新歡舊怨」，和章質夫楊花《水龍吟》之「曉來雨過，遺踪何在，半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洞仙歌》之「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皆能簸之揉之，高華沉痛，遂爲石帚導師。譬之慧能肇啓南宗，實傳黃梅衣鉢矣。

《**滄水亭雜識**》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詞苑萃編》卷一引俞少卿**　詞有檃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回者，自東坡、晦庵始也。

又卷九引皇甫牧《玉匣記》　子瞻常自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謂著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故耳。

《蓮子居詞話》卷一　王從之若虛，自號慵夫，藁城人。金承安二年進士。博學好持論，多爲名流所推服。生平論詩，大抵本其舅周德卿昂之說，不喜涪翁而尊坡公，嘗言：「坡公，孟子之流，涪翁則揚子《法言》而已。」著有《滹南詩話》，間及詩餘，亦往往中肯。云陳後山謂坡公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蓋詞與詩只一理，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艷柔脆，以投流俗人之好。高人勝士，或亦以是相矜，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其弊至於此也。顧或謂先生慮其不幸而溺焉，故援而止之，特寓以詩之法。斯又不然。公以文章餘事作詩，又溢而作詞，其揮霍遊戲所及，何矜心作意於其間哉。要其天資高，落筆自超凡耳。此條論坡公詞極透徹。髯翁樂府之妙，得滹南而論定也。

《**菌閣瑣談**》　「東坡以詩爲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後山談叢》語也。然考蔡絛《鐵圍山叢談》，稱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棋則有劉仲甫、晉士明，琴則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則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使，笛則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技皆過之。然則雷大使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爲本色乎？

俞樾《玉可庵詞存序》　余于詞非所長，而遇好詞輒喜誦之。嘗謂吳夢窗之七寶樓臺，照人眼目；蘇學士之天風海雨，逼人而來。雖各極其妙，而詞之正宗則貴清空，不貴餖飣，貴微婉，不貴豪放。《花間》、《尊前》，其規矱固如是也。

許玉瑑《蘇辛詞合刻敘》　且詞之爲學，賦情各殊，按律有定。蘇、辛以忠愛之旨，寫憂樂之懷，固與姜、張諸家刻畫宮徵，判然異軌。然鄧林之蔭甚美，弗取其疏；楚畹之蘭競芬，宜汰其似。缺者補之，違者正之。證法界于華嚴，聽秋聲于江上。此一幸也。玉瑑未躋唐述，罔識虞初。竊念是書，來自里門。龍威丈人之藏，鷄次渡江之典，沿流討源，實所珍異。且銅琶餘韻，青兕前身，尤足鼓濠梁之化機，蕩鄭衛之細響。

《**蕉庵論詞**》　興化劉氏熙載所著《藝概》，於詞多洞微之言，而論東坡尤爲深至。如云：「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又云：「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東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又云：「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

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觀此可以得東坡矣。

趙執信《坡仙詞》　五日登州守，千秋《海市》詩。蛟龍留勝蹟，雨雪滿荒祠。才覺乾坤盡，名將日月垂。丹青餘想像，漂泊識鬚眉。島翠堆虛牖，簷絲罥斷碑。仙靈幾延佇，山鬼強攀追。黯淡蒼苔敢，凋殘碧樹枝。壽陵歸國步，鄰舍捧心姿。偏選丹厓字，誰爲黃絹詞。寒山公獨在，坐卧我於斯。酒酹滄波遠，吟魂夕照遲。方平有靈駕，貴負執鞭期。

《詞壇叢話》　東坡詞，一片去國流離之思，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寄慨無端，別有天地。

又　東坡詞獨樹一幟，妙絕古今，雖非正聲，然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不獨耆卿、少游不及，即求之美成、白石，亦難以繩尺律之也。後人以繩尺律之，吾不知海上三山，彼亦能以丈尺計之否耶。

《藝概》卷四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

又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又　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又　東坡《與鮮于子駿書》云：「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爲耆卿之詞而不能者。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

又　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

又　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不獨秦七、黃九別成兩派也。晁無咎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驂靳，然懸崖撒手處，無咎莫能追躡矣。

又　王敬美論詩云：「河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胡明仲稱眉山蘇氏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表。」此殆所謂正身者耶？

《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宋詞不盡沉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沉鬱者。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沉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沉鬱者。詞中所貴，尚未可以知耶。

又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又　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龍吟》諸篇，尤爲絕搆。

又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又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此論陋極。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論古人詞，不辨是非，不別邪正，妄爲褒貶，吾不謂然。

又　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

又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必和平。

又卷三　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零鈴》，辛稼軒《摸魚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眞《生查子》，鄧千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爲古今傑作。叔原《鷓鴣天》，爲艷體中極致，餘亦泛泛，不知當時何以並重如此。

又　國初多宗北宋，竹垞獨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風氣一變。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廢。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北宋如東坡、少游、方回、美成諸公，亦豈易及耶？況周、秦兩家，實爲南宋導其先路。數典忘祖，其謂之何。

又卷五　猛起奮末，誠蘇、辛之罪人；盡態逞妍，亦周、姜之變調。

又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終是託根淺也。

又卷六　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

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又　和婉中見忠厚易，超曠中見忠厚難，此坡仙所以獨絕千古也。

又卷七　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上品，亦不過爲上之中下(七言古爲東坡擅長，然於清絕之中雜以淺俗語，沉鬱處亦未能盡致。古文才氣縱橫而不免霸氣，總不及詞之超逸而忠厚也)，若詞則幾爲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絕詣，惜所傳不多也。

又　東坡不可及處，全是去國流離之思，卻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所以爲高。

又　熟讀溫、韋詞，則意境自厚。熟讀周、秦詞，則韻味自深。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熟讀碧山詞，則本原自正，規模自遠。本是以求風雅，何必遽讓古人。

又卷八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

又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蹟消融，人苦不能領略。少游則義蘊言中，韻流絃外。

又　聲名之顯晦，身分之高低，家數之大小，只問其精與不精，不係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淵明之詩，所傳不滿百首。然較之蘇、黃、白、陸之數千百首者，相越何止萬里。詞中如飛卿、端已、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闋，少則十餘闋或數闋，自足雄恃千古，無與爲敵。

又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後人徒恃聰明，不窮正始，終非至詣。

又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

又　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又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又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

《人間詞話刪稿》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柯亭詞論》　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外貌，何異東施效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闢一境。設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

分論

《缸硯賦》　《欒城遺言》：及作《缸硯賦》，曾祖(蘇洵)稱之，命佳紙手寫，裝釘于所居壁上。

《黠鼠賦》　《優古堂詩話》：《王直方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予按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於此。《古今小品》卷一：許大名理，說來如此透脫，前後點染，歷歷落落。

《灩澦堆賦》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杜甫《灩澦堆》詩云：「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公之此賦，頗存其意。《文章精義》：子瞻《灩澦堆賦》辭到。

《屈原廟賦》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晁無咎云：《屈原廟賦》者，蘇公之所作也。公之初仕京師，遭父喪而浮江歸蜀也，過楚屈原之祠，爲賦以弔。末云「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竊謂漢以來原之論定於此矣。又公嘗言：「古爲文譬造室，賦之於文，譬丹刻其楹桷也，無之不害於爲室。」故公之文常以用爲主，賦亦不皆仿《離騷》。雖然，非不及騷之辭也。因附見於此云。《賦話》卷一〇：兩蘇皆有《屈原廟賦》，宋祝堯夫謂

大蘇賦如危峰特立，有嶄然之勢；小蘇賦如深溟不測，有淵然之光。《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品騭靈均，絕確。

《昆陽城賦》《荆溪林下偶談》卷三：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略】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略】蓋人已逝而蹟猶存，蹟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而近世仿效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隱居通議》卷五：東坡先生有《昆陽城賦》，殊俊健痛快。

《後杞菊賦》《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當年並熙寧九年內作《薄薄酒》，又《水調歌頭》一首，復有《杞菊賦》一首並引。不合云：「及移守膠西，意其一飽。而始至之日，齋館索然，不堪其憂。」以非譏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齋醞廚薄事皆索然無備也。《容齋五筆》卷七：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仿。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鸞翔扶搖于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文章精義》：班固賦設問答最弱，如西都責東都主人之類。至子瞻《後杞菊賦》起句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便自風采百倍。《浩然齋雅談》卷上：甫里有《杞菊賦》，東坡有《後杞菊賦》，張南軒有續賦，夏樞密亦有續賦，亦各有意。王若虛《文辨》：東坡《杞菊賦》云：「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諸本皆同。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也。《湛淵靜語》卷一：舊讀天隨生、坡公、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都是食其花。又：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穎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利，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匕箸幾時輟，彭澤樽罍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胡麻賦》《鶴林玉露》甲編卷二：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辭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前赤壁賦》《欒城遺言》：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唐子西文錄》：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彷彿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韻語陽秋》卷一三：黄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周必大《閑居錄》：天竺僧傳公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嗚嗚然」作「焉」，「鬱乎蒼蒼」作「蔚」，「釃酒臨江」作「舉酒」，「渺滄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嬴」，「之所共樂」作「共適」。字法甚逸，當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誦且書，故心與神變，字隨興會而得。《荆溪林下偶談》卷三：《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楊萬里《和王才臣再病二首》：燕外將心遠，鶯邊與耳謀。如何再卧病，對此兩悠悠。赤壁還坡老，黄樓只子由。二蘇三賦在，一覺病應休。《誠齋詩話》：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山谷爲坡寫此賦爲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曰「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略】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云：「既呼又嘯，易嘯爲響。」《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個甚底物事？這個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不但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個不已，何嘗說不消長，

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卻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逝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設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浩然齋雅談》卷上：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策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又：《赤壁賦》謂：「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蓋用《莊子》句法：「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視之，萬物皆一也。」又用《楞嚴經》意：「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于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情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生滅，不變者元無生滅。』」《敬齋古今黈》卷八：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爲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色，竭、食、籍、白爲協，若是「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爲協，不特文勢萎薾，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筆，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間至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素問》曰：「精食氣，形食味。」啓玄子爲之說曰：「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啓玄子爲之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吹劍三錄》：碑記文字鋪叙易，形容難，猶之傳神，面目易模寫，容止氣象難描模。《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類如仲殊所謂「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學齋佔畢》卷二：至于《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卻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文章軌範》卷七：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爲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觀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挂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懷古錄》卷下：《赤壁賦》大概是樂極悲生。大凡文字言盡則及夜，言夜則及晝。文字理致相生，當如此。《徐氏筆精》卷五：東坡《赤壁賦》，古今傳誦，即婦孺亦知之。然一篇大旨，誤以黃州赤鼻山認爲周瑜破曹操處。後人不甚指摘之，實爲盛名所怵耳。若今人有此紕繆，得無群起唾之乎？事不在盤古，地不在荒外，信筆而書，不暇考覈，安足傳信耶？《東坡文談錄》引《吹劍錄》：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叙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眞異人，文公眞紀實也，與此不同。赤壁之游，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吾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趙秉文《東坡赤壁圖》：連山盤武昌，古木參雲稠。誅茅東坡下，門前江水流。永懷百世士，老氣蓋九州。平生忠義心，雲濤一扁舟。笛聲何處來，喚月下船頭。掬此月中水，簸弄人間秋。蕩搖波中山，光中失林邱。古今一俯仰，共盡隨蚍蜉。孫曹何足弔，我自造物游。尚憐風月好，解與耳目謀。歸來玉堂夢，清影寒悠悠。一顧能幾何，鶴巢奄不留。遺像不忍挂，尚恐兒輩羞。儼然袖雙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謫仙人，騎鶴下瀛州。相期遊八表，一洗區中愁。王若虛《文辨》：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王惲《東坡赤壁圖》：先生胸次有天遊，萬里長江一葉舟。欲託悲風瀉遺響，恐驚幽壑舞潛虯。又《題東坡赤壁賦後》：余向在福唐，觀公惠州醉書此賦，心手兩忘，筆意蕭散，妙見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筆與前略不相類，豈公隨物賦形，因時發興，出奇無窮者也！胡祇遹《題赤壁圖》：雪堂胸中十萬兵，西戎東遼何足平。用違所長計已失，黃州一貶良無情。才長定爲衆所忌，

直詞更敢相譏評。霜寒木落江水清，茫然萬頃江月明。扣舷釃酒不一醉，感激俊氣懷群英。千歲一合豈易得，老鶴孰與雞爭鳴。不須遙想周公瑾，只合移文酹賈生。又《題赤壁圖》：星漢文章王佐才，江山如畫爲公開。只今月白風清夜，定有神靈數往來。戴表元《題赤壁圖》：千載英雄事已休，獨餘明月照江流。畫圖不盡當年恨，卻寫蘇家赤壁遊。吳澄《題赤壁圖後》：坡公以卓犖之才，瑰偉之器，一時爲群小所擠，幾陷死地，賴人主保其生，謫處荒僻。公嘗痛恨曹孟德害孔文舉，謂文舉不死，必能誅操，其胸中志氣爲何如哉！身之所經，苟有阿瞞遺蹟，則因之以發其感憤。此壬戌泛江之遊，所以瞻瞻於赤壁而不能忘也。不然，夫豈不知黃州之非赤壁哉！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託客之言，公不自言也。水也、月也、道士也，神化奇詭，超超乎《遠遊》、《鵬賦》之上，長卿之人，何可彷彿其萬一？公之所造如此，而猶不能不有所託以泄其感憤者，何耶？殆亦示吾善者機爾。公視操如鬼，鬼猶可也，當時害公者，沙蟲糞蛆而已矣。人間升沉興仆，不過夢幻斯須之頃，公豈以是芥蒂于衷也哉？趙孟頫《赤壁》：周郎赤壁走曹公，萬里江流鬬兩雄。蘇子賦成奇偉甚，長教人想謫仙風。許有壬《赤壁》：坡翁乘興賦《赤壁》，爛漫天機湧毫楮。偶從雪裏寫芭蕉，又似驪黃不毛舉。老圖求故此其地，疾惡千里若躬睹。江山蕭條歲華晚，興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瞞，醉和漁歌短簫舞。劉將孫《風月吟所記》：「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者，東坡之淋漓放浪，固如在目中也。此風此月，千古常新。吾吟吾所，絕塵奔軼。二仙者精意浮動，吟風弄月，如將見之。戴良《題赤壁圖》：千載英雄事已休，獨餘明月照江樓。畫圖不盡當年恨，卻寫蘇家赤壁游。馬臻《題赤壁夜遊圖》：絕壁驚濤故壘西，扁舟明月夜何其。樂遊不記元豐事，只有臨皋道士知。陸文圭《赤壁圖二首》：公瑾、子瞻二龍，文辭可敵武功。卻怪紫煙烈焰，不如白月清風。烏臺夜雨傷神，赤壁秋風岸巾。此老眼空四海，舟中二客何人？張之翰《赤壁圖》：一時謫向黃州去，四海傳爲《赤壁圖》。爭得謝墩方罷相，有人曾畫半山無？戰艦煙消幾百年，江山風月屬坡仙。玉堂果有容公處，二賦何由世上傳？袁桷《赤壁圖》：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爲之一噱。吳師道《遊赤壁圖》：燒天烈火萬艘空，橫槊英雄智力窮。何似扁舟今夜客，洞簫聲在明月中。傅與礪《赤壁圖》：憶過臨皋訪大蘇，古祠寥落水禽呼。如何月夜黃州夢，卻在西風赤壁圖。王沂《赤壁圖》：玉堂仙人雪堂客，夜汎扁舟遊赤壁。世人欲殺了不知，卧聽中流風月笛。清都採詩鶴駕過，江妃起舞襪凌波。向來哀樂眞夢幻，舉酒屬客君當歌。千年曹瞞等螻蟻，一爲周郎酹江水。江水悠悠萬古流，坡翁時復騎鯨遊。唐元《題赤壁圖》：赤壁爭戰之地，千載崢嶸，想風蒲雪浪，令人易生感慨。坡仙前後兩賦，可謂能吐胸中之奇者，其與周瑜乘勝意氣不相上下。此卷寫湖山景致，特爲嫵媚，向使長公作賦於此，欲須江山以爲助，吾當三叫於其旁。又《題廉州太守所得東坡遊赤壁圖》：江山草樹雲石，閱千百載而形不可變，因人而榮多矣。然江山草樹雲石，正不自知其孰榮也。大蘇公文章妙一世，赤壁之遊，人境俱勝，後之畫史追其勝於毫素間，以極夫江山草樹之榮，必東坡其人始識之。此卷藏之恆陽王家，所托重矣。劉嵩《題山水畫》之四：清夜放船好，長江正渺如。風行流水上，月出遠山初。飛鶴盤空迥，潛蛟隱虛浪。英雄有遺恨，臨泛獨躊躇。自注：右蘇子瞻《赤壁賦》。劉將孫《沁園春》：近見舊詞，有隱括《前、後赤壁賦》者，殊不佳。長日無所用心，漫填《沁園春》二闋，不能如公《哨遍》之變化，又局於韻字，不能效公用陶詩之精整。姑就本語，捃拾排比，粗以自遣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泛舟。正赤壁風清，舉杯屬客，東山月上，遺世乘流。桂棹叩舷，洞簫倚和，何事嗚嗚怨泣幽？悄危坐，撫蒼蒼東望，渺渺荆州。客云天地蜉蝣，記千里，舳艫旗幟浮。嘆孟德周郎，英雄安在？武昌夏口，山水相繆。客亦知夫，盈虛如彼，山月江風有盡不。喜更酌，任東方既白，與子遨遊。又：十月雪堂，將歸臨皋，二客從坡。適薄暮得魚，細鱗巨口。新霜脱葉，月步行歌。有客無肴，有肴無酒，如此風清月白何？歸謀婦，得舊藏斗酒，重載婆娑。登虬踞虎嵯峨，更憑醉，攀翻棲鶻窠。曾歲月幾何？江流斷岸，山川非昔，夜嘯捫蘿。孤鶴橫江，羽衣入夢，應悟飛鳴昔我過。開戶視，但寂寥四顧，萬頃煙波。方孝孺《赤壁圖贊》：群兒戲兵，污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效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又《赤壁》：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絕當中央。奸雄將軍氣蓋世，敗卒零落慚周郎。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黃子瞻，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銷鑠，塵蹟荒涼。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王

直《題赤壁圖後》：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邃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償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蹟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道，況李定輩邪！先生雖爲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定輩亦云。

吳寬《赤壁圖》：西飛孤鶴記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年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婁堅《題手書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後》：友人有致二卷，乞書前後《赤壁賦》者。展卷見畫，固已不樂，既而思之，此二賦誠謫仙人語，豈容俗工便知。若後賦不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乃悟今世畫手蓋未嘗讀賦者爲不少矣。至舟中畫一人若僧者，似謂同遊果是元公，此又不足怪也。又嘗見他書有謂坡公誤以赤鼻爲赤壁者，非也。公別有《書賦後》約二百言，是元豐六年秋題，首言「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蓋公既借曹公以發妙論，猶後賦鶴與道士云爾，豈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謂公未暇考，所見殆與此畫手同，信知癡人前決不可說夢也。《學古緒言》卷二四：東坡此賦，予嘗見雙鈎郭填本，淳古無沓拖筆，蓋得意書也，恨不獲覩眞蹟耳。未幾，或以勒石，亦自可喜，不逮摹本遠矣。頃有以素卷索書，念眞者在前，欲肖彌遠，不若自爲書應之。間有似摹倣者，記憶在心，手適與俱也。此文與世俗異者二字，自注者一。「滄海」作「浮」，信是句中有眼。「共適」作「食」，蓋用釋氏書：「聲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味長不可與「適」等也。又「更」字下注「平」，不注，則讀者必且謂意同復字矣。以長公雄文，意到筆隨，何嘗作如此推敲。識此，即於讀古文詞，庶不草草。然非獨此也。有好爲高論者，其失與此異，而其妄尤不可不拈出爲狂率之戒。公之謫居，豈遂無動於中傷之徒！此賦篇終借水月發端，以暢所欲言，固騷人之重曰也。其誤以赤鼻爲赤壁，或以故爲錯謬以避讒歟？不然，以公博洽，未應於平生數過及久羈之地，猶未識曹公喪師逃竄處也。又賦乃騷類，往往寓近於遠，借淺爲深，此賦卒章，正其本指。首言曹困於周，終於一毫莫取，人生有盡，長江無窮，首尾相應。而近有好爲高論者，譬末段爲蛇足，立論爲腐迂。若然，則此賦雖不作可也。未知結撰，安論文章？後生誤信，將墮渺茫，誠不可以不辨。《懷麓堂詩話》：蘇子瞻在黃州，夜讀《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于《阿房》及李杜諸作也邪？　楊榮《書赤壁圖後》：惟東坡以文章擅名當代，傳誦於天下後世。如此賦尤爲奇崛，讀之鏘然，若振乎黃鐘大呂之音，令人擊節嘆賞。而又得圖畫之工、字書之妙，皆可爲翰墨之珍翫矣。　李東陽《蘇子瞻》：兩國山川一戰功，子瞻詞賦亦爭雄。江流自古愁無限，落水長天萬里風。《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予嘗謂東坡文章，仙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升菴詩話》卷一：蘇子《赤壁賦》云：「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是此意，豈眞有烏鵲、龜鼈、虬龍、虎豹哉？《庚子銷夏錄》卷八：《赤壁賦》爲東坡得意之作，故屢書之。此本小字楷書，尤爲精采。後自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古文釋義新編》卷八：起首一段就風月上寫遊赤壁情景，原自含「共適」之意。入後從渺渺予懷引出客簫，復從客簫借弔古意發出物我皆無盡的大道理。說到這個地位，自然可以共適，而平日一肚皮不合時宜都消歸烏有，那復有人世興衰成敗在其意中。尤妙在「江上」數語，回應起首，始終總是一個意思。遊覽一小事耳，發出這等大道理，遂堪不朽。若不是此篇妙賦，千載下誰知赤壁曾爲蘇子遊耶。篇中韻凡十三易。　又：東坡年四十七謫居黃州，寓居臨皐亭，遊赤壁而作。是賦曰前賦，別于後也。江漢之間名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側竟陵東，即復州；一在江夏西南一百里許，屬漢陽縣。破曹赤壁乃江夏西南者，東坡赤壁則係黃州，與復州赤壁皆是天生赤石之壁，非猶江夏西南緣火攻而赤者也。東坡特借景以弔古耳。「壬戌」八字，從遊之年月日起，確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之語。「蘇子」二句，夫客夫舟夫遊赤壁。以上四語，題面點清，下面全皆從此生出。「清風」句點出風，「少焉」句點出月。「風月」二字，一篇張本。署「少焉」二字妙，恰是既望之月。「徘徊」句亦妙，見月之遲遲而出也。「白露」八字，恰是秋夜之景。讀此等處，當悟篇首着年月之妙。「於是」句緊接上來。前「屬客」句以點飲酒，此又借以生出樂字，伏後悲字。「桂棹」四句，從《楚詞》脫化來。「客有」段極摹其聲之悲，以起下「愀然」之問。當知此是借客作波是實，□是妙文，會心人自能得之。「月明」一段觸景生情，卻借客發出，是立言最妙處。「逝者」句說水，「盈虛」句說月。【略】「客喜」句收前悲樂二層。　《古賦辯體》卷八：中間賦景物

處俊爽之甚。謝疊山云：「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爲也。蕭灑神奇，出塵絕俗，如垂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挂之齒牙間，亦不足以入其靈臺丹府也」。《古文辭類纂》卷七一方苞評：所見無絕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閑地曠，胸無雜物，觸處流露，斟酌飽滿，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豈惟他人不能摹倣，即使子瞻更爲之，亦不能如此調適而暢遂也。《古文眉詮》卷六九：二賦皆志游也。記序之體，出以韻語，故曰賦焉。其託物也不黏，其感興也不脫，純乎化機。潘稼堂《赤壁》詩：「亦知孫曹爭戰處，遠在鄂渚非齊安。聊借英雄發感慨，移山走海騁筆端。」曉事人也。　又：（「西望夏口」一段）孫曹遇兵，非此赤壁。今曰「蒼蒼相望」，仍是活句，亦仍即江月悵觸，以我馭古。　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一段）變不變，指點舒促無定，破除一粟，須臾之見耳。有斥爲說輪迴者，拈死句矣。《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有摹景處，有寄情處，有感慨處，有灑脫處，此賦仙也。　吳闓生《古文範》下編：東坡天仙化人，其于文章，驅使惟心，無不如志，最爲流俗所慕愛，學者紛紛摹擬，徒茲流弊。不知公文，天馬行空，絕去羈絆，固無軌轍可尋也。　又：即如此篇，初何嘗爲古今賦家體格所拘，而縱意所如，自抒懷抱，空曠高邈，夐出不可攀，豈復敢有學步者哉。　姜宸英《李蒼存詩序》：杜牡之《阿房宮》、蘇子瞻前後《赤壁賦》，則賦而文矣。作者心思蹙縮，壅閼于內，挾其才氣，坌憤欲出，則飆發泉湧，不可以古法繩尺裁量，讀者洞心駭目，不能執此而廢彼也，斯已奇矣。　田雯《題赤壁圖》：曹公橫槊蘇公賦，殘壘寒江夕照黃。詞客英雄兩奇絕，不須成敗說周郎。　《賦話》卷一〇：蘇東坡前後《赤壁賦》，高出歐陽文忠《秋聲賦》之上。謝疊山云：「學莊、騷文，卻無一句與莊、騷相似。」見《辯體》。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行歌笑傲，憤世嫉邪。　又：（「客曰」數句）就客口中感慨榮謝，得體，未免難爲孟德耳。　又：（「蘇子曰」以下）出入仙佛，賦一變矣。　《隨園詩話》卷一：東坡《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閑適也。羅氏《拾遺》以爲「當是【食】字」，引佛書以睡爲食。則與上文文義平險不倫。東坡雖佞佛，必不自亂其例。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海棠》：（東風渺渺泛崇光）施注既以「嫋嫋」爲「渺渺」，即不當以白樂天「青雲高渺渺」句釋詩，雲高可見，風高不可見也。《楚辭》「嫋嫋兮秋風」，謂風細而悠揚也。公《赤壁賦》「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其命意正同。由是推之，則此句正用《楚辭》也。　《海天琴思錄》卷一九：東坡《赤壁賦》「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昔人已辨其誤。曹孟德鏖兵之地，非坡翁所謂赤壁也。【略】濟陽張稷若引張公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侯官吳少山茂才文海詩云：「壯色江山蘇子賦，只嫌赤壁考非眞。」斯言得之。　《論詞隨筆》：坡公《赤壁賦》云：「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詞之音節意旨，能合乎此，庶可吹洞簫以和之。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全不經意，妙合自然，《赤壁賦》亦如此。

《後赤壁賦》　趙令畤《侯鯖錄》卷一：觀東坡公賦赤壁，一如自黃泥坂遊赤壁之下。聽誦其賦，眞杜子美所謂「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者也。宣和五年八月七日，德麟題。　武聖可《跋後赤壁賦》：東坡山人書赤壁，夢江山景趣，一如遊往，何其眞哉！武安道東齋聖可謹題。（後有題句云：此老游戲處，周郎事已非。人牛俱不見，山色但依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此賦結處用韓文《石鼎》敘彌明意。指鶴爲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道士徐佐卿化鶴事。公元豐六年，嘗自書此賦後云「黃州少西，【略】」比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于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嘗爲曹公所攻，即戰于此者邪？是信流俗之過也。雖辨疑考證如此，然公既言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云「竟不知孰是」，而樂府中又有「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之句，是公亦未敢以黃州之赤壁爲然也。　《能改齋漫錄》卷六：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巢已亡，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緩尋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蹟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老，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蹟，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蓋推賦而云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攷之乃鱖魚也。《廣韻》注：「鱖，巨口

細鱗。」《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黃震《跋赤壁後賦圖》：東坡再遊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嶄然畢露。坡之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蓋契之矣。觀此圖者，盍于其水落木脫？　文天祥《讀赤壁賦前後二首》：昔年仙子謫黃州，赤壁磯頭汗漫游。今日興亡眞過影，乾坤俯仰一虛舟。人間憂患何曾少，天上風流更有否？我亦筒簫吹一曲，不知身世是蜉蝣。　一笑滄波浩浩流，隻鷄斗酒更扁舟。八龍寫作詩中案，孤鶴來爲夢裏游。楊柳遠煙連北府，蘆花新月對南樓。玉仙來往清風夜，還識江山似舊不？《清夜錄》：東萊先生注《觀瀾文》謂《後赤壁賦》結尾用韓文公《石鼎聯句》叙彌明意。文豹謂不然，蓋彌明眞異人，文公眞紀實也，與此不同。《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東坡先生貫通內典，深悟此理，嘗賦《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赤壁之遊，樂則樂矣，轉眼之間，其樂安在？以是觀之，則我與二客，鶴與道士，皆一夢也。　釋善住《後赤壁圖》：眼中風物舊曾過，歲月重游復幾何。長嘯一聲天上去，月明千古屬江波。　方回《追和東坡先生親筆陳季常見過三首》：前後《赤壁賦》，悲歌慘江風。江山元不改，在公神游中，《三經》及《字說》，胎禍垂無窮。想如季常輩，對寤三嘆同。　王若虛《文辨》：《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卻是夢中問答語。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　文伯仁《跋後赤壁賦》：右《赤壁後賦》東坡眞蹟，舊傳吳匏翁家物。前王晉卿圖，後宋元人題跋甚多，今皆不存。豈轉徙散失故耶？東坡文筆固無容議，惟因此展玩，殊深慨歎。後之收藏者，尤宜保惜。萬曆改元春三月，後進文伯仁書。　無名氏《題後赤壁圖》：方瞳仙人辭蓬瀛，逸韻拔俗九萬程。行行興與煙霞並，喜對赤壁高崢嶸。物外二客人中英，得魚攜酒相邀行。江頭皎月照沙明，夷猶一艇破浪輕。笑談不覺連飛觥，幽宮馮夷應暗驚。掠舟野鶴橫天鳴，翻然大翼如雲軿。四顧寂寂無人聲，銀潢耿耿風露清。歸來一枕猶未醒，彷彿羽衣雲已征。霜綃誰爲寫幽情？披圖似與相逢迎。雪堂作賦詞抨絃，追思往事心如酲。周郎空餘千載名，大江依舊還東傾。　無名氏《題後赤壁圖》：先生賦赤壁，錦繡裏山川。氣壓三國豪，似與江吞天。酒酣欲仙去，孤鶴下翩躚。歸來夢清淑，此秘初不傳。先生定神交，形容到中邊。風流兩崛奇，名字記他年。　無名氏《題後赤壁圖》：赤壁周郎幾百秋，雪堂夫子更重遊。旋攜魚酒歌明月，空對長江滾滾流。　趙巖《題後赤壁圖》：江卷千堆雪浪寒，雲嵐如畫憶憑闌。重遊赤壁人何處，誰把江山作畫看。《古文釋義新編》卷八：前篇無從照管後篇，後篇必要照管前篇，此人所知也。然此賦與前賦有同處，有異處，有同而異處，有異而同處，尤不可不知。何謂同？兩篇皆以客作波，風月生情，酒殽點綴，□爲歸結，此同處也。前賦確切前遊情景，後賦則又確切後遊情景，種種各別，豈不迥異？至前賦各用渾言，此明指二客，前賦風月，首尾照應，此只一二處點染，前賦三及飲酒，此一入題便止，前賦與客枕藉舟中，此賦客去就睡屋內，筆法隨處變換，故曰同而異也。究之兩賦情景與兩賦筆法雖皆異，而着思之奇同，措詞之工同，見地之高同，結搆之妙同，語語之皆仙，筆筆之入化，亦無一不同。人能詳兩賦同異而熟讀之，何患不增長許多學問，開悟無限法門。此篇詩十一換韻。　又：「是歲」遙接前篇「壬戌」二字來。此篇亦從年日月直起，總之，賦體斷無不賦起者。【略】「既而」二句，未遊先樂先歌，與前篇遊而後樂後歌亦異。「已而」二字妙，方漸轉得到遊上。「有客」二句，酒殽從客，主出，不似前篇點在遊後，是其變換之巧。「所止」二句仍從風月上坐清。「於是」句便結過酒，故以後勿復再提，不似前篇三點「欲酒」，亦是變換之巧。「江流」十六句是七月江山之景。【略】「予乃」句爲舍舟上岸，□開一遊法，視前篇終始在舟亦變換矣。「履巉巖」八句，字句奇甚，「蓋二客」句借二客以起下文孤往不能久留之意。回視前番與客共遊，到底又變換矣。「須臾」二句，又不復前番相與枕藉舟中矣。「赤壁」句，如此了結，猶出入意表。「問其」句問得奇。「俯而」句，不名更奇，俱是夢中幻覺。「道士」句，仍是不答意，卻又復前篇「笑」字，但道士與客有異耳。「開戶」二句，結得入化。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蕭瑟。借鶴與道士之夢，以發胸中曠達今古之思。　《古文眉詮》卷六九：後賦並刷盡文章色相矣。來不相期，游仍孤往，向後空空，人境俱奪。遷謫曠抱，遠過賈傅、白傅。　厲鶚《大理石屏歌》：坡公曾賦後赤壁，妙語排空江月白。多年無人更收拾，幻入點蒼山下石。公之遠游唯儋耳，異域未踰大渡水。山靈豈異愛公語，不似紛紛舒與李。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人影在地」數句）天然景。（「時夜將半」以下）此下興趣反減。

《秋陽賦》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晁補之云：「《秋陽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或曰：『越王孫』者，蓋趙令時學於公，恭儉如寒士，有文義慷慨。而公猶曰：『公子何自知秋陽？』此如呂后謂朱虛侯不知田耳。而公自謂少

貧賤暴露，乃知秋陽，以諷公子學問，知世艱難之義也。」令畤乃世曼之子。《詩話總龜》後集卷四八：「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暘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畤」字也。坡云：「教人別處使不得。」《文章精義》：文字有反類尊題者，子瞻《秋暘賦》，先說夏潦之可憂，卻說秋暘之可喜，絕妙。若出《文選》諸人手，則通篇說秋暘，斬無餘味矣。

《洞庭春色賦》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柑橘二物，《草木書》各爲一條。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東坡之賦，皆用橘事。豈以橘條下云，「其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乎？夫柑無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爲韓膺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會稽，一日語及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杭棣危中壘，高聳垛中雛。』未知後成篇否？」苕溪漁隱曰：《玄怪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清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摘也。　王世貞《跋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洞庭春色》、《山中松醪》二賦，實此公《酒經》之羽翼，成而絕愛之，往往爲客書，所謂「人間合有數十本」者。【略】賦語流麗伉浪，亦自可見。計此公將過嶺，留襄城，恰得五十九歲，與余正同。余不赴刑部侍郎，庶可免嶺外游。第斷米汁來僅旬日，已與二賦無緣，不知此公而在，能首肯否？　《學古緒言》卷二三：信筆作草書，素盡又及於楮，覺筆墨氣韻，便爾有分，非楮不逮素也。聞之郡中善裝潢一老人，自嘉靖中倭夷人犯後，絕無佳紙。其言殆不妄。今吳俗雖趨於靡，工巧或有加於前，而絕無注意於紙者，可見俗之所騖，於文字筆札，獨草草不能精諦矣。東坡諸賦，世人知有《前、後赤壁》，皮相者猶或訾之。能言《秋陽》者有幾，矧於《松醪》耶？記公小簡有手書此賦寄人子弟云：「以發少年妙思。」又有書賦後云：「予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將赴中山，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一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而傳正尚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筆及其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其甥歐陽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云云。公之遺蹟，或尚留人間，或已化爲塵土，所不可知，而斯文之傳，固無窮期也。予好公詩文，前後所書甚多，雖字畫不足珍，或託於公文而俱永。然意尤在世人能得之於語言蹊徑之外，何必區區求之字畫哉！

《中山松醪賦》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〇：《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而遷昌化，人以爲語讖。」《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晁補之云：「《松醪賦》者，蘇公之所作也。公帥定武，飭廚傳，斷松節以釀酒，云：『飲之愈風扶衰。』松，大廈材也。摧而爲薪，則與蓬蒿何異。今雖殘，猶可收功於藥餌。則世之用材者，雖斷而小之，爲可惜矣。儻因其能，轉敗而爲功，猶無不可也。」《墨莊漫錄》卷四：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愛日齋叢鈔》卷二：東坡《松醪賦》。李仁甫侍郎舉賦中語，謂東坡蓋知之矣，又云：「東坡既再謫，親舊或勸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賜自盡乎？何至是？』顧謂叔黨曰：『吾甚喜《松醪賦》，盍秉燭，吾爲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將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叔黨苦諫，恐偏傍點畫偶有差訛，或兆憂耳。坡不聽，徑伸紙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松醪賦》之讖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驗生還也。　《隱居通議》卷四：東坡賦《山中松醪》，有曰：「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句語奇健，可以見其胸次軒豁，筆端浩渺也。　《（康熙）御製詩二集》卷二一《題蘇軾中山松醪賦眞蹟卷》：中山停驂憶松醪，開卷如親書興豪。大令漫教誇裹鐵，曹郎差可擬持螯。文章爛豈驚徽纆，拄杖投仍起續騷（二語檃括蘇句）。雪浪齋前重俯仰，髯翁曾此一揮毫。

《天慶觀乳泉賦》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次韻沈長官》詩云：「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

灩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韻語陽秋》卷一二：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穉。探懷得眞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嚥，隱隱如轉磨。」【略】故《天慶觀乳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於養生之道深矣。《梁谿漫志》卷四：展如曰：《天慶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文章精義》：《天慶觀乳泉賦》，理到。王亞夫《題天慶觀乳泉賦》：蘇公蚤聞道，文章乃其戲。乳泉出重海，作賦聊紀異。玉池嚥中夜，挈瓶非小智。氣者水之生，此語可深味。謝奕修《題天慶觀乳泉賦》：《乳泉賦》不待多贊，特此軸尙有餘紙，安得起坡翁書滿卷後耶？陳仁玉《題天慶觀乳泉賦》：坡翁謫海上，人傳已仙去。道逢章子厚，遞復返塵路。至言想世驚，猶閟《乳泉賦》。遙憐嵩山丘，千古不可駐。尤煓《題天慶觀乳泉賦》：萬籟既寂，一氣孔神。吸彼沆瀣，沃此肺膺。至陽之精，天一所生。欽哉此詞，展也大成。楊一清《題天慶觀乳泉賦》：此卷爲蘇書第一，前輩已有定論。衡其所著述，亦第一等議論也。

《老饕賦》　《能改齋漫錄》卷七：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何耶？無乃與東坡之說牾耶？予又按，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碧湖雜記》：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古今小品》卷一：流麗清曠，如春帆映日，浮於雲渚。《賦話》卷五：古人作賦，未有一韻到底，創之自坡公始，《老饕賦》題涉于游戲，而篇幅不長，偶然弄筆成趣耳。元人於《石鼓》等作，動輒學步，剌剌數百言不休，直如破鑿之追騏驥矣。

《濁醪有妙理賦》　《冷齋夜話》卷一：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眞箇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苕溪詩話》卷八：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其末乃曰：「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濁醪無妙理矣，豈非萬斛洶湧，不暇點檢故歟！《西溪叢語》卷上：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賦話》卷三：宋蘇軾《濁醪有妙理賦》云：「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窮通皆宜，纔是妙理。」通篇豪爽，而有雋致，眞率而能細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明君可與爲忠言賦》　《賦話》卷五：宋蘇軾《明君可與爲忠言賦》云：「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又：「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申選吏之公。」橫說豎說，透快絕倫，作一篇史論讀，所謂偶語而有單行之勢者，律賦之創調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賦話》卷五：宋蘇軾《通其變使民不倦賦》云：「制器者皆出于先聖，泥古者蓋生于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無。將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區？王莽之復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車戰，衆病其拘。」以策論手段施之帖括，縱橫排奡，仍以議論勝人，然才氣豪上，而率易處亦多，鮮有通篇完善者。【略】寓議論于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

《三法求民情賦》　《賦話》卷五：《三法求民情賦》云：「刑德濟而陰陽合，生殺當而天地參。後世不此務，百姓無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亂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喪邦甚速；倘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慚。」【略】評同《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六事廉爲本賦》　《賦話》卷五：《六事廉爲本賦》云：「此蓋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課則以是黜陟，大比則以爲用舍。彼六條四曰潔，晉法有所虧焉；四善二爲清，唐制未之得也。」評同《通其變使民不倦賦》

《龍團賦》　《東坡文談錄》：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懋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輟鞠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必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

「俾荐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和歸去來辭》 晁說之《答李持國先輩書》：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語。」今輒以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焉，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王世貞《跋蘇長公書歸去來辭眞蹟》：坡公爲卓道人契順書靖節先生《歸去來辭》，於法書中最爲高名，而余所見者石本，竊怪其腕力弱而鋒勢纖脫，戲以爲三錢雞毛筆，罪過。歸田後，從文休承所得眞蹟閱之，眞所謂「迴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者。懊儂生平石本觀，皆鹵莽耳。契順，吾吳定惠院行者，院今爲寺，尚在。吳俗麤靡，乃有此奇人與奇事，惜猶爲名使，非行腳本色。而錢世昭《紀聞》，則謂佛印、了元有一札附契順與公，公跋語了不及了元，豈故略之，欲以見契順重耶？了元札大要謂：「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本來面目？」又曰：「昔人問師，佛在甚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者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計。」蘇公得此，當汗簁簁下三日，不應漫然都不及也。靖節《歸去來辭》是羊溝內三尺地事，坡公與契順所作是鯨海外萬里地事，以此自擬與擬契順，皆不類。跋語以鄱陽校蔡明遠擬契順又不類。題尾者永樂間館閣二公，皆以字行，皆得賜謚文靖，而才氣與公又總不類。（此亦是佳臨本耳，爲休承不免曲筆。）

《清溪詞》 袁說友《跋清溪帖》：池陽自唐杜牧之賦《弄水亭詩》，本朝東坡先生賦《清溪詞》，而亭與溪之名遂大聞於世。其風月變態，草木呈露，山川秀遠之狀，二公詩詞盡之矣。【略】元豐間，苻離使君張公翊嘗以青溪之景命良筆圖之，攜至京師。東坡首爲賦詞，又囑秦少游書牧之《弄水亭詩》於圖後。於是一時名公篇什序跋，殆八十餘人，文與名而並傳，景以人而俱重，翰墨璀璨，溢於編帙。後世誦之者，如生乎其時而身見之，誠池陽之盛事也。

《黃泥坂詞》 蘇籀《東坡三絕句》：爲文《赤壁》並《黃坂》，奇韻平生想象中。延目練江嗟逝水，舉頭碧落看飛鴻。

《范忠宣公誥勅》 王世貞《范忠宣公誥勅》：右尚書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學士蘇文忠公筆也。【略】文忠詞深醇懇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忠宣公當之。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制》 《演繁露》卷六：唐天寶間，有眞上人者，至杜牡之時，其人年已百歲，題其詩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風煙雨又一春。寶海自成戎馬地，惟君曾是太平人。」此意最遠。不言其道行，獨以其年多嘗見天寶時事也。元祐間，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繫此百年之故老，曾爲四世之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制》 蘇軾《辨黃慶基彈劾劄子》：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並言臣有妄用穎州官錢、失入尹眞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奸，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奸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指

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　蘇轍《蘇軾所撰呂惠卿誥詞非譏毀先帝奏》：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辭，文涉譏毀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切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採衆議，多行寬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故當時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以爲毀謗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帝爲詞，非惟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　又：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曲洧舊聞》卷七：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叙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步里客談》卷上：元祐中，東坡行呂吉甫責詞，叙神考初用而中棄之，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視。」既而語人云：「三十年作劊子，今日方剮得一箇有肉漢。」《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九：《東軒筆錄》云：「始徐禧爲布衣，惠卿方修撰經義，引爲檢討，既而禧拜官以至進用。」「力引狂生」，蓋指禧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食肉寢皮，未若此制之快。

《范忠宣公辭免批答》　《齊東野語》卷一：文正范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如故制》　《甕牖閒評》卷五：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傳》攷之，乃孺呂臣，非楚得臣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喬喬皇皇，代言極則。

《呂大防拜相制》　《石林燕語》卷一〇：呂丞相微仲，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爲恨，言固不可不愼也。　《宋四六話》卷一：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晁氏客語》：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于髮膚。」純夫曰：「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八：元祐三年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諭宰執曰：「本家恩澤，宜減四分之一。」公著等言：「向來止用皇太后恩數，豈宜再減。」后曰：「自宰執以下已減，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已而乃下此詔。「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公嘗語人云：「此二句乃太皇太后聖語，故詔中全用之。」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撝謙之語，彌覺其眞。

《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　《揮麈餘話》卷一：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導引鼓吹詞》蓋亦是時作，

眞蹟今藏明清處。

《宣仁太后受冊詔》《石林燕語》卷一：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慶殿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又《攷異》：按子瞻草詔云：「矧予涼薄，常慕謙虛，豈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處之無過之地，乃是愛君之深。」內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議，可叙述太皇太后碩德，實不及章獻，不敢必依章獻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進入。」

《賜文呂二人免拜詔》汪應辰《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呂大防辭免恩命批答》《鶴林玉露》乙編卷二：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眞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避暑錄話》卷上：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甕牖閒評》卷五：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藉經語發義，疎秀入妙。

《贈王安石太傅誥》《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九：安石薨背，時溫公方在病告中，折柬謂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褒卹之典，不可不厚。」故有此贈。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微意，覽者當自得之。《四六話》卷下：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功德勳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傳神，傳神！安石、惠卿，一贈一責，俱使有識旁觀代其入地。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制》《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九：「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此語爲王、呂輩發。《（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屏功利而用老成，王言甚大。

《楊繪可知徐州》《（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簡淨樸直，立意自厚。

《揚王子孝寮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諸州團練使》《（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言極斐亹，恩誼深篤。

《李承之知青州》《（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意寬裕而言典切。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辭製入古，最饒風韻。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藹如春溫。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淵重之體，式如金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吹劍錄》：作文援經須對經，史須對史，三代須對三代，漢唐須對漢唐。【略】東坡草《文潞公乞退批答》云：「師尚父九十，秉旄仗節，猶未告老，此諸葛恪所以屈張昭也。衛武百年，猶箴于國曰『無以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援引可謂親切，惜以倚相對張昭爾，似不必此二句。《（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敦厚語，可

以覘盛時氣象。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以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情文悱惻動人。　又：天懷發中，自成至文。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溫文爾雅。　又：莊重典嚴，而能曲折以盡事理，惟陸贄有之。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約舉而意已周。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潁等一郡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雅音健筆。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體裁修整，而引喻更有風致。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詞頗簡重，益復婉至。

《徐州謝上表》《梁谿漫志》卷四：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徐州賀河平表》《雲莊四六餘話》：本朝四六，【略】至東坡，於四六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黃氏日抄》卷六二：《徐州賀河平》一聯：「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與散文無異，不過言理，但取其齊比易讀，蓋表啓本如此。

《湖州謝上表》《烏臺詩案・湖州謝上表》：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九日赴任湖州，謝上表云【略】軾謂館職多年，未蒙不次進用，故言「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又見朝廷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少年，及與軾議論不合，故言「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多是循時迎合。又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以譏諷朝廷多是生事騷擾，以奪農時。《容齋四筆》卷一四：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謝表》云：「于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于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于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略】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情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眞可笑也。

《到黃州謝表》《猗覺寮雜記》卷下：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書・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袁枏《跋東坡黃州謝表》：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識者謂不免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昌黎矣。《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此表是公著意之作，字筋句骨，語語圓成，學者所當潛心玩味也。

《量移汝州謝表》《避暑錄話》卷上：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東坡既遷黃，京師盛傳白日僊去。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惜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並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也。《誠齋詩話》：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命寄江湖之上」，「夢遊縲紲之中。」《古今小品》卷二：歸誠君父，如對家人，如語素交，懇惻乃爾。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眞景眞情，最能感動。

《乞常州居住表》《容齋五筆》卷九：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

窮天，死不閉目，伏維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爲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蹟，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眞爲可服。趙秉文《題東坡乞常州奏草》：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爲萬世寶。東坡奏藁以薄田粗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於常州。豈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貪鬻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駟者，亦可悲也夫！《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大著作，非復四六常規。

《登州謝上表》《容齋四筆》卷一四：《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略】劉夢得《代寶鞏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

《謝宣召入院表》《蘇文忠公文鈔》卷七茅坤評：不如歐文忠公。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一》《容齋三筆》卷八：《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四六話》卷上：後爲兵部尚書，又作《謝賜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也。《誠齋詩話》：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杭州謝啓》云：「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悉知其遲鈍。」《謝知登州文》：「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閒。」《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云：「草木何知，被慶雲之渥采；魚蝦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此皆典切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古今小品》卷二：「安吉」四語，皆化工之筆。

《賀坤成節》《黃氏日抄》卷六二：《賀坤成節》：「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豈若散廩以活饑民。」此類皆說理，不求工於文。近世表啓，文雖工而理缺矣。

《杭州謝放罪表》《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長公往往以疏直得罪，故其言多危懼。

《杭州召還乞郡狀》《坡仙集》卷九李贄評：可憐可痛！《蘇文忠公文鈔》卷七茅坤評：長公一生坎壈，備於此狀，不可不知。《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公入仕本末及其坎壈不平之狀，此疏最詳。但熙寧時，大姦當國，塗炭生民，仁人君子萬無緘默依違之理。及元祐，朝局廓然清明，然彼此異同，皆不能以無心處之。《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蜀洛之爭，公似不得而辭其咎矣。

《拜兵部尚書謝表》《容齋續筆》卷一一：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閒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

《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黃氏日抄》卷六二：《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說講學事，老成忠切，極可玩。

《到昌化軍謝表》《後耳目志》：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袁桷《跋東坡黃州謝表》：然余嘗讀嶺海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于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古今小品》卷二：讀此而不酸心者非人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四六法海》卷四：紹聖四年，公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蘇公諸表言遷謫處，淚與聲下，然到底忠鯁，無一乞憐語，可謂百折不回者矣。洪景盧因論昌黎《潮州表》而軒輊二公，實爲確論。《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人非木石，讀此誰不廢書而泣。《唐宋八家鈔》卷六高嵣評：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軍後表。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象愁慘，不堪卒讀。

《移廉州謝上表》《和陶合箋》卷四引樊潛庵評：二疏歸老，當時賢之，後世善之。史載廣謂兄子受曰：「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矣。然以宣帝之明，漢公卿徒充位祿，無所建

白，故廣見及此耳。二蘇公德位才名不減二疏，方宋室多故，小人擅恣，仁宗得公兄弟，謂「爲子孫得兩賢相」。使契丹，寄顧命及諸廷議，莫不賴以持籌。忠君之謂，何可半途去乎？然公辭尚書，辭史館，章至三四上。且乞休不可，轉而乞郡，又未嘗一日不有此舉也。迨晚年竄逐，章惇輩實媒孽之，不足爲公累。觀其《量移謝表》云：「奉聖母之慈訓，責正人而與居。」「報期碎首，言豈踰心。」可以察公之志矣。謂公處憂患中悔不竭身早退，而有是作可也，謂公平日景行二疏，惟孜孜求去以鳴高，則不可也，識者辨之。

《提舉玉局觀謝表》《耆舊續聞》卷五：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一驚一喜。

《賀冊后表》《誠齋詩話》：有客在張敬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關雎」「鷄鳴」之聯，以爲四六之妙者。敬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議學校貢舉狀》魏了翁《楊少逸不欺序》：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爲文也。眉山自蘇長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爲文也。《黃氏日抄》卷六二：東坡平日議論，多雜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可不謂忠於告君者哉！《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略】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升菴詩話》卷二：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命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爲者？」其言與《諫佛骨表》何異？《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長公總是欲於今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不必別變，而論自明確。《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東坡先生攻擊王氏第一疏也。未顯列其人，已明斥其說。疏入，非不以此受裕陵之知，特魑魅中之，易惑難曉耳。又：（「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數語）獨見亦確見。又：（「至于人才則有定分」一段）然安石一變法，卒使天下有學究而無秀才，至今尚然。可嘆。《文史通義》內篇五：蘇子瞻議學校貢舉，極言策論之弊不如詩賦，其理甚辨，而引喻以明文辭華樸不可定人邪正，其言有離有合。【略】按蘇氏論楊大年，洵如所議，然亦不可一概論也。即如大年文出義山，義山爲人，又豈大年可比例乎？至孫明復文，今已罕見，觀《宋史》本傳，其人初無可疵。《石徂徠集》具存，其學雖出于孫，而矯亢立異，不免激于聲名，然卓然有以自立，亦未可厚非也。蘇氏所見有異，據所見以證明其言，讀者自可不以辭害義耳。

《諫買浙燈狀》《黃氏日抄》卷六二：《買燈狀》：「內帑所儲，孰非民力！」最爲警策語。《蘇文忠公文鈔》卷七茅坤評：長公當時特借買燈一事，以探神宗之心，已而亦深相知，特爲荊公所擠耳。《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收拾剴切。

《議邊將隱匿敗亡慮司體量不實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借進讀寶訓，陳西戎失事，不以實聞，忠直多矣。

《上神宗皇帝書》《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四：公嘗有《杭州召還乞郡狀》云：「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然未測聖意待臣淺深，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賈，臣即上書論奏。神宗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少知神宗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又於哲宗朝有《辯試館職策問劄》云：「臣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公前後所言，皆謂此書。百家評《古文辭類纂》卷一八引葉適評：買燈後所上書，于告君理體，疑若未足。然初學爲文者無不誦習，安石尤畏之者。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試翰林，韓琦但用舊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列侍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余言之矣。琦號名宰相，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計尋常，拘尺寸，以爲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忌賈誼，名異而實同也，惜哉。然軾謂「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終不言十年後當立何事。若神宗置安石而聽軾，軾非安于不爲而止者，亦未知軾以何道致其君，此不可不素講也。《鶴林玉露》甲編卷六：荊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卻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荊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優古堂詩話》：東坡《上神宗書》曰：「養貓以待鼠，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

狗。」蓋取《北史・宋游道傳》楊遵彥曰：「譬之蒼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黃氏日抄》卷六二：《上皇帝書》，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事，忠厚婉切，東坡平生喜功之念，於是一掃於懲戒王安石新法之餘矣。　王賞《書東坡萬言書後》：伏讀此書，喟然而漢，至于流涕。當時使神宗皇帝一悟斯言，黜王安石而罷新法，則後世無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無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人心不搖，天命不易，中國強盛，四夷畏服，豈有今日國喪地遷辱之禍乎！哀哉，哀哉！　《文章精義》：子瞻萬言書，是步驟賈誼《治安策》，然虛文有餘，實事不足，去誼遠矣。　《腳氣集》：東坡萬言書，前面說事儘好，至於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淡薄枯槁，蓋其本源處欠，所以如此。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茅坤評：公感神宗之允所議貢舉及停止買燈二事，以故敢爲危言，痛陳時政。然所以結知主上者在此，而所以深執政之嫉怨者亦在此。大略摹倣陸宣公奏議來。予按蘇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書不同：老蘇當仁廟時，朝廷方尚安靜，暢德澤，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攬威權，責名實，長公、次公當神廟時，朝廷方變法令，亟富強，故其書大較勸主上務省紛更，持寬大。然而次公之言，猶紆徐曲巽，而長公之言，似覺骨鯁痛切矣。然三人中長公更勝，其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汝輩讀古人文章，須於此細細權衡，方得下手處。　《日知錄》卷一三：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三九：宋神宗時，蘇軾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宋神宗勵精圖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說雜沓並進，漸致海內棼然，民生重困。蘇軾云「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深得致治大體，不祗爲當時藥石。至其條奏詳明，洋洋灑灑，忌者乃以縱橫譏之，非公論矣。　又卷四〇：一書萬言，意甚貫串而不失之復，詞甚矯厲而不過於激。不獨經濟之裕，抑亦文章之雄。　《古文淵鑒》卷四九引王熙評：新法不便於民，當時言者甚衆。其間指陳利害，質直剴切，無踰此書。於三蘇集中，尤爲奇傑之作。　又引徐乾學評：歷詆時事之失，而括以三言，反覆暢述，拳拳之誠，自託於信而後諫，非徒以危言激論沽直聲也。　又引陳廷敬評：渾浩流轉，神理俱足。忠愛之思，溢於毫楮，不獨歎其才之該博已也。　又引高士奇評：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者實可包舉政體，不獨爲救時之言。　又引無名氏評：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迅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及既懲創王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樂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眞可垂訓萬世矣。　《古文眉詮》卷六四：全書皆切論柄臣也。體例三條，實則一主兩輔，所以長短不齊。首條「結人心」，備論新法不便，乃全書正文。事款已具，然但請罷其法，未言罷其人也。至次條「斥躁進」，則指阿意新法者，杜徒黨也。後條「彰公議」，即諷鉗口畏柄臣者，激聲討也。以兩條盡首條之用，三條只是一條。劃看則風俗紀綱爲長語，不中窾會矣。長公奏議，其源出于宣公，疎散之中，俱藏對偶。又：首條「結人心」也，新法皆網利拂人之事，故以人心去留爲言。此條乃一篇之首，有總冒，有申說，有列款。第二條論「厚風俗」。此與後條非劃出首條外，另言別事也。如此條風俗之偸，成于競進生事，即指希合新法者。第三條論「存紀綱」。紀綱者，臺諫公議之所持也。宰執非人，惟公議得持之。此條則直斥變法之安石，而借助于臺諫，正是論執政也。看其遠遠說來，側在內重，以中書令趙高爲比，明已指出。　又：蘇氏每以賈生自許，今其言如此（指「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至「絳、灌豈蔽賢之士」），與少時論策如出兩人，初甚惑之，觀公「辯試館職策問劄子」自陳云：「仁宗朝大抵皆勸以督察果斷，神宗朝大抵皆勸以忠厚仁恕」，乃知一生文字，皆相時立說，非自相矛盾也。讀公策論，皆須以其時會參之。　《古文辭類纂》卷一八劉大櫆評：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只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王文公萬言書，不免低頭說話之病，坡公萬言書，力量大于王，然無可學處。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王氏得君亦且數年，新法之行，日出未艾，舉朝士大夫默默以聽其所爲，而蘇公首擊之，豈不知負隅之虎莫敢撲哉？念不忘君，忠之至也。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余每讀至此，未嘗不嗚咽流涕。　又：（「宋襄公雖行仁義」一段）援引煩冗，文章減價。　又：（「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一段）王氏不愛天子之爵祿，以招天下浮薄詐僞之人。欲反其道，必自愛惜爵祿始。欲愛惜爵祿，必自簡易清淨始。此探本之論。　又：（「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一段）宋待大臣優厚，其崇重臺諫，亦禮臣之一端，未必作此曲防過計也，然說來聳聽。三段中，此段尤精彩。　《唐宋八家鈔》卷六高嵣評：（起至「存綱紀而已」）此爲第一截，乃通篇總冒也。買燈事作引，三大綱作提。而

三大綱中，尤以結人心爲主，以安石新法皆拂人心之事也。以下雖三條分應，而於首一條，特條暢言之。文局乃一主兩輔，故後文詳略不同。（「人莫不有所恃」至「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此爲第二截，申明綱內結人心一條。前有總領，後有總束，中間分款列疏，處處切指新法之害民。故以失人心統括之，乃全書正腹。（「進言者」至「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此爲第三截，申明綱內厚風俗一條。前一段言風俗如人之元氣，國之存亡所繫。從富強說入，針對新法也。後兩段抽出言之，指阿意行新法之少年新進，喜事近功，希圖驟用，宜有以抑之，杜結黨也。用意仍歸到厚風俗上，爲一頭兩腳之格。（「古者建國」至「臣之所謂願存綱紀者此之謂也」）此爲第四截，申明綱內存紀綱一條。特言臺諫者，緣臺諫主持公議，乃紀綱所存。宰執非人，變法厲民，而臺諫皆緘口不言，是臺諫爲執政之私也。語語責諫臣，即語語責相臣。始從內重說來，而以中書令趙高爲比，固已明指安石矣。前段言人主宜崇臺諫，以折姦臣之萌；後段言朝廷若無直言，必受小人之害。不離存紀綱之意，仍是刺宰執之繆。（「臣非敢歷詆新政」以下）此爲第五截，乃通篇總結也。前段就新法言，極意斡全；後段就自己說，無限曲折。《讀書錄》卷九：奏疏總以明爲要。時文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奏疏能備此三字，則盡善矣。典字最難，必熟于前史之事蹟，並熟于本朝之掌故，乃可言典。至淺顯二字，則多本于天授，雖有博學多聞之士，而下筆不能顯豁者多矣。淺字與雅字相背，白香山詩務令老嫗皆解，而細求之，皆雅飾而不失之率。吾嘗謂奏疏能如白詩之淺，則遠近易于傳播，而君上亦易感動。此文雖不甚淺，而典顯二字則千古所罕見也。「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篇首三百餘字，失之冗漫。漢唐制科對策，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詞。其督撫奏疏，宜就事論事，閒語不可太多。「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善言事者，每于最難明之處設譬喻以明之，東坡詩文皆以此擅長。「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四句，有傾軋王介甫之意。「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僱役。」王荊公新法惟僱役爲善政，當日諸君子亦爭之不已，厥後司馬溫公改僱役仍爲差役，東坡又力爭之。僱役猶今軍中僱募民夫，給與飯錢也。差役猶今擄人當夫，不給錢文也。「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之僱直。」衙前猶差總之名也。凡縣有大役，如運送官物錢糧之類，則責成衙前爲夫役之總。故宋時派充衙前者，鄉之富民，立即貧窮。韓魏公、司馬溫公皆有疏論之。王荊公以坊場爲衙前僱役，較之前此全不給錢者已稍優矣。「東南買絹，本用見錢」節，買絹之初，本發見錢，後亦失信。揀刺義勇之初，本言永不戍邊，後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錢之初，本言不許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東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曉。「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涉。」今之領常平倉穀者，亦皆孤貧不濟之人，況宋領青苗錢須還利錢乎？「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震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又以刺義勇時民怨而帝不聞，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聞。「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均輸猶官運之鹽也，商稅猶各卡之抽釐也。官運多則釐稅少，自然之理。「使天下常調」。循資按格者謂之常調官。「許以風聞而無官長。」無官長猶云無上司也。今都察院之總憲、副憲，雖稱臺長，亦非堂官之體。「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執政私人等句，亦有傾軋之意。「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存紀綱一節，事實太多，議論亦淺，與前二條殊不相稱，不足平列爲三。

《再上皇帝書》　《黃氏日抄》卷六二：再書尤極痛快。而曰：「是非邪正兩言而足，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此論痛快，犁然當心，不特朝廷行事爲然，人生一舉動以上，皆可反觀矣。《蘇文忠公文鈔》卷三茅坤評：再上書不出前書所言，特於前書所未及盡者，更爲曲暢之耳。《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四人足以盡乎人之類矣。與前書相表裏，而簡切勝前。

《徐州上皇帝書》　《黃氏日抄》卷六二：《徐州上皇帝書》，及山川形勝，久長大計，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者，可以觀矣。《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隨患補敝，如此太守，亦復幾人。《古文眉詮》卷六四：弭盜是一篇大旨。地勢民風，通盤會算。文凡四轉關，前見近處，周密而宏大。蘇家文大抵多縱橫習氣，獨此樸老堅實。茅氏稱其識力入西京，不誣也。又：（「州之東北七十餘里」一段）此段就徐州內提出利國監抽寫。「貨充而防衛未預，冶聚而兵仗易集，足以啓盜心，足以資盜勢，而徐城且失其險，患滋深矣」，是篇局轉關。又：（「京東惡盜」一段）此下又是篇局一轉關。蓋推積弊致盜之由，因畫出止盜源之一法。前皆就京東路言。又：（「然此皆其小者」一段）此下又一大

轉關，蓋推而至于東北西三路，以籌籠取雄傑之法，而所弭益廣。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黃氏日抄》卷六二：《京東除盜狀》，欲權免三百斤以下鹽稅，庶幾盜亦反其本者，不疾惡於末流之弊而已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三茅坤評：與徐州所上書意同。《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仁人之言。

《辭免中書舍人狀》魏了翁《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稿眞蹟》：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于民者罷之。惟恐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關之，則又曰以母變子。此皆非眞實事體者。惟坡公訓詞獨能推本于神考欲爲而未能之意。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卿之去，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爲詞，而用楊元素、陳彦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亦拳拳于先帝之約束。溫文正公以議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先皇帝之意。」至于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于神考，其詞氣和平而不懟也，其識慮深長而有托也。使時賢而皆知此意也，豈不足以章先志而弭後憂。矧神考固嘗流涕于二后之請，憤惋于安上門之圖，慟哭于永樂城之敗，凡即于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者耳。其曰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爲是詞也。

《繳還乞罷青苗狀》《容齋續筆》卷一一：《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免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並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詞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爲法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陸游《跋東坡代張文定上疏草》：張安道實一時偉人，以其論新法，諫用兵，則不得不爲忠；以其力排吳育，深惡石介，歐陽文忠公，司馬文正公斥之于前，呂正獻公抑之于後，則似有可議者。然東坡此疏，則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焉。《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〇：此書既奏，上爲之動。及永樂之敗，頗思其言。《齊東野語》卷一：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矣。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曹彥約《跋劉倅所藏東坡論兵書》：太祖欲親征河東，范魯公力疾建言，願陛下以生靈爲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神宗欲用兵西北，蘇文忠貽書執政，使吾君子孫蕃多，長有天下。人臣歸美報上，極安靜和平之福，至于壽考萬年，子孫千億，非與國共休戚，念不到此也。然魯公時居上相，朝夕納誨，乃其職業。文忠立朝未大用，以誣奏請外補，稍遷而守徐，得政平訟理，即不廢事職。不可以諫，又委曲爲人言之，忠肝義膽，不置國事于度外可見矣。按薛向首横山之議，實在治平。異時熙寧諸公堡撫寧城，婁降裕羅格勒破家羅覺，掩河湟而有之，皆在其後。當入對受密賜，文韓、司馬諸公相先後薄其爲人，至或以憸巧目之。其復用未秉政，守正諸君子固已深疑之矣。文忠代文定草疏，已斥其事。今自定州賜對，復以論兵入樞筦，本末備見，宜文忠所深憂也。文忠之言既有以感動其善心，卒之秉政三年間，諱言西北兵事，謂之聞義能徙，容有此理。于時言官劾奏，所謂反覆無大臣體，當不止蓄馬一事。然已誤國家，困生靈矣。士大夫以迎合見用，既富且貴，乃欲收拾士譽，不復認前說自己出，終不可掩。故因考本末而有感焉。嘉定己巳下元日，東匯澤曹某敬書。《隱居通議》卷一五：東坡長於論事，口端有舌，眞是入妙。其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有曰【略】此疏甚佳。《蘇文忠公文鈔》卷三茅坤評：予嘗謂自古論用兵，惟漢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爲最，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此等文章，與天地並傳者。《古文淵鑒》卷四九引方岳貢評：張公先朝舊臣，故公爲草疏，其詞惻怛懇至，又不若公平日所爲文，以雄快自喜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識解既超，則措語自然警動，行文自然高卓。至其疎宕俊邁之氣，磅礴筆端，眞奇才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兵猶火也，古來諫用兵書，推漢淮南王安爲第一。而此書嗚咽悲涼，憂深慮遠，足繼其後。又：（「臣聞好兵猶好色也」以下）著眼「好」字，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所患獨在好耳。又：（「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序兵事凡四折，處處勒出「好」字。又：（「使陛下見其呼號于梃刃之下」一段）頑石點頭。《古文雅正》卷一二：《弔古戰場文》，讀之令人心酸，此篇讀之令人神悚。此種文，直是關係數千百世

國運，數十百萬生靈事，至文也。諸葛公六出祁山，宋高宗崇主和議，又當別論。篇中故有得已不得已之分。神宗以用兵故，前後喪師至六十萬，聞報徬徨嘆悼，悔艾無及，以隕其身。此疏痛切言之，其驗若券。　又：（「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一段）又以譬喻出之，更見切至，筆亦宕逸。　《讀書錄》卷九：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事切實精當，又善設比譬喻，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喻明之。此文以屠殺膳羞喻輕視民命，以箠楚奴婢喻上忤天心，皆巧于構思，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讀之，而適爲人人意中所有。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爲超前絕後。余謂長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義理，文忠明于人情。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至于「興事首禍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數句，非儒者之言，亦失陳奏之體。「此豈爲善之報也哉？」武氏之禍，謂由太宗窮兵所致，亦非事實。「譬猶屠殺牛羊，刳鱉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姚姬傳氏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方平並未入奏。蓋在黃州時，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故追作是文以發揮己意。其以屠殺膳羞爲喻，亦是黃州戒殺時議論也。國藩謂東坡好佛，以好殺喻黷兵，理自可通。惟首段言冥謫尤重，則失體耳。　《唐宋八家鈔》卷六高嵣評：古來諫用兵者，只說不勝之害，此偏力陳戰勝之禍，非徒諫用兵，乃諫好兵也。緣李憲破斬冷鷄朴，出兵有功，恐從此啓侈大之心，連兵不解，故上此疏。薛向、韓絳等，首起兵端，王韶、章惇等，先爲發難，乃追原其始也。以得已不已立論，歸重在變遲禍大上。危言篤論，眞老成憂國之心。而行文紀律亦極精嚴有法。

《代滕甫論西夏書》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蘇文忠公文鈔》卷三茅坤評：老臣典刑之言，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而此篇行文處不如張方平書。然引曹操之不追袁紹，而遺公孫康斬尙一節，卻切秉常情事，兵略甚奇。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緩急機宜，老于兵事之說。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蘇文忠公文鈔》卷三茅坤評：悲切。予觀子瞻一生所橫被讒構處，往往痛心矣。故所代滕甫辯謗處，亦種種刺骨，嗚咽涕沉。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黃氏日抄》卷六二：奏西湖不可廢五事，及申省六條，既開葑以復湖，復閘閉江潮，不得入鹽橋河，而引湖水入清湖河者凡五道，以相灌輸，可爲杭州萬世功矣！　《蘇文忠公文鈔》卷七茅坤評：公之兩守錢塘，其功業於今猶有存者，而其當時所畫一利害，每每指悉如此。　《坡仙集》卷九李贄評：妙甚！有才有識，眞仁眞忠。　錢謙益《放生說》：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贊嘆，如恐不及者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唐用閹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棄兩文忠于外，生民日就湯火，而祈福于一魚一鳥，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黃氏日抄》卷六二：奏開石門河以避浮山之險，用侯臨之策也。奏鑿吳江以疏太湖之溢，繳單鍔之書也。集衆議以利無窮，用心之廣大如此。　《蘇文忠公文鈔》卷七茅坤評：此一事予未嘗躬爲相度，覽睹當時所遺利害，而其言自有次若指掌。

《薦黃庭堅自代狀》　釋惠洪《跋東坡與荊公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尙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辭承旨乞郡奏稿》　《後村題跋》卷二：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畢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輩所笑哉。

《論高麗進奉狀》　《黃氏日抄》卷六二：《論高麗進奉狀》，得光武閉玉關之意。相如、張騫輩小人生事夷狄以弊中國者，當愧死地下也。

《答高麗使私覿狀》　《梁谿漫志》卷四：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

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黃氏日抄》卷六二：《乞免給散青苗錢斛狀》有云：「農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今分外得錢，則費廣，何所不至？不可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以萬乘君父之尊，而負放債取利之謗。」皆痛切之言也。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第一首》《蘇文忠公文鈔》卷五茅坤評：以下二劄，蘇子瞻忠義明辯，雖九死而不懼，亦子瞻供狀。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第二首》《程史》卷四：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嬉；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庭首摘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嘩然起。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議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黃氏日抄》卷六二：《辨館職策問》第二首，備述與溫公爭役法事。

《因擒鬼章論西羌西人事宜劄子》《黃氏日抄》卷六二：論鬼章凡四狀，謂阿里骨董氈賊臣僞書求立，執政不審，輕授節鉞，而鬼章叛。今雖得鬼章，不足輒賀，亦不可輕殺。當責其與溫溪心共討阿里骨，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且乞戒邊吏，毋擾郡縣諸羌之地，使兵連無窮，可謂精密之見矣。《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並關朝廷之大者，可謂經國手。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此乃文忠公搏虎手處，惜乎世不能用。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與前二劄並看。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五茅坤評：議合經制。

《乞郡劄子》《黃氏日抄》卷六二：乞郡兩劄，平生出處莫詳焉，惜其氣之未平耳。《坡仙集》卷九李贄評：認眞之人，大抵多費老婆舌，傷哉！

《蘇文忠公文鈔》卷五茅坤評：覽此而不爲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論高麗僧賈書利害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深憂遠識之言。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黃氏日抄》卷六二：《奏浙西災傷》，預於七月起請乞準來年賑濟，其貼黃有云：「豐熟不預先知，人又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旨哉言乎！東坡陳乞痛快警切，往往類此。至云：「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即令各具保明結罪。」此則東坡之智，所以防人之罔奏者也。《蘇文忠公文鈔》卷四茅坤評：古之救災須喫緊，行事而慮如此。

《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黃氏日抄》卷六二：論理積欠，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水旱不肯放稅，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明堂赦放，非獨失信於上帝。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爲先務，不復以卹民爲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轉運司隔州差官覆按，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小人淺見，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蘇文忠公文鈔》卷七茅坤評：民困吏弊，指劃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榜之堂而旦夕誦之。《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六：二十萬虎狼，可駭可涕。然則如之何而救之？曰害民者吏也，制吏者官也。官得其人，何患焉？否則虎出柙，狼入市矣，誰之過歟？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黃氏日抄》卷六二：《論每事降約束狀》，謂天子法天，無言而治，大事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漢以下爲制誥，皆可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今一事一詔，褻慢王言，莫此爲甚。願重惜王言，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敬應。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黃氏日抄》卷六二：葉祖洽，狀元也，初考官定第三等，覆考官定第五等。時東坡爲編排官，亦奏乞黜落。然則一日之長，定於風簾燭影片時之下，特寄於幸不幸耳。科甲何足以論天下士哉？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劄子》《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六：此奏既上，宰相大不悅。《黃氏日抄》卷六二：《災沴狀》，說容庇小人極切。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黃氏日抄》卷六二：《乞度牒修廨宇狀》：「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皆務創新，不肯修舊。」旨哉言乎！足以窮官廨朽壞之原矣。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黃氏日抄》卷六二：《論役法狀》，辨差役雇役，利害明白。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黃氏日抄》卷六二：《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墳廟》，拳拳忠厚之意，見於言外。

《薦宗室令時狀》《蘇文忠公文鈔》卷六茅坤評：今國家待宗室得如子瞻此議，甚善。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蘇文忠公文鈔》卷六茅坤評：近代往往有國子生及謁選人上書陳言，輒與隔絕，甚且法坐爲民等項區處，殊非古之明目達聰之意。唐宋太學諸生，數得論列朝政得失，本朝正統時，如祭酒李勉逮獄，監生猶得爲論救。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五茅坤評：得肅朝廷之體，與東方朔所劾奏董偃同。

《上圜丘合祭六議劄子》《蘇文忠公文鈔》卷五茅坤評：辨晰。蘇氏諸劄中，此劄爲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有能及之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相伯仲。《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篤論，辨材。彼紛紛聚訟者，能復出一議否？　又：（「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自此以前皆言其上合典禮，已後乃言下合時宜處也。　又：（「今所行皆非周禮」一段）至確至快，俗士婆架，刀截斧劈。　又：（「時不同故也」）俗儒是古非今，拘文牽義，總不曾識個「時」字。《讀書錄》卷九：按秦氏蕙田錄此疏于《五禮通考》中，極辨其謬。蓋主天地必宜分祭之說，雖依經據古，確不可易。而蘇氏酌時勢以立言，亦自不可廢也。

《轉對條上三事狀》《蘇文忠公文鈔》卷六茅坤評：並關經國之大者。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三四：公嘗答俞括書云：「文人之盛，莫若近世。然私所欽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宣公奏議》善本，須侍講讀繕寫奏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孟軻之敬王。且欲舉天下家藏此方，人挾此術，以待士之病者。」此仁人君子至情也。《梁谿漫志》卷六：蜀中石刻東坡文字冀，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之思。今具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爲「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爲「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蘇文忠公文鈔》卷五茅坤評：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借贄之所苦口於德宗者，感動主上。《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所以進書之義，軒豁流露。《古文眉詮》卷六四：此劄之上，當元祐之末，伏莽將起，蓄計講求紹述之時。文惟述往，意實議今，非泛泛者。至以對屬爲流行，又古文絕頂高手。又：（「但其不幸」一段）此一折最妙，論贄而標舉其君，恰得言言對照，以此堅定君心，面面剔透。《唐宋八家鈔》卷六高塘評：前段從自己進諫之意吸起贄奏，虛冒大意。中段論贄贄奏，如是標舉其君，恰得言言對照，以此堅定君心，面面剔透。

《朝辭赴定州狀》《蘇文忠公文鈔》卷六茅坤評：老成典刑之言。

《判狀》《澠水燕談錄》卷一〇：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州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州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上王兵部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奇氣。《古文辭類纂》卷三〇劉大櫆評：似從《戰國策》汗明說春申君來，文亦雄偉。但以汗明之言較之，後人之暢達，終不若前人之簡古有味。

《應制舉上兩制書》《黃氏日抄》卷六二：《上兩制書》，言任法好名之弊。《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論政用法好名二項，亦切宋事。此四句，子瞻便有囊括宇宙，斡旋乾坤處。《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由此二者，下

以壞天下之人才，上以壞朝廷之功業有餘矣。危言苦口，應制時風采，早已卓爾不群。《古文眉詮》卷六五：二患足舉諸應詔策之大指，直可以是書當諸策乘之先，篇首特自爲致書占地分耳。分截分扇，局法寬平，蘇氏所少。又：此非投刺求通之書，乃登籍規時之書也。始進發端，拙位分而昂身分，自占不淺。

《上曾丞相書》《黃氏日抄》卷六二：《上曾丞相書》，謂「鬻千金之璧者，不於肆，坐五達之衢，呶呶自以爲希世之珍，則其所鬻者可知者矣。」愚謂此眞善喻，而相天下士莫此爲切也。何近世士大夫鑽刺其門者爲上賓，而靖退自將者略不過而問耶？嗚呼！此千金之璧不可得而見，珍其所珍，非吾之所謂珍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子瞻上執政書，其所自持處嶄然。又唐順之評：此文與說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無意中之。《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前半尤作者著意之筆。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憐才之誠，董傳死且不朽。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黃氏日抄》卷六二：《上韓魏公論場務書》，議以官榷與民，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公是時爲鳳翔推官，輒能首陳郡中民瘼若此。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黃氏日抄》卷六二：《上文侍中》論榷鹽，謂禍莫大於作始。《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宋朝不榷河北鹽，不可曉。子瞻宦山東，故所云如此。河北京東，宋不榷鹽者必有說。愚竊意契丹既獲燕雲十六州，而河北之民特相唇齒，一榷鹽，則榷剽之民，恐必無聊而入契丹，故特疎此法網以爲容姦之地云耳。不知是否？《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折聚斂之計而關其口。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黃氏日抄》卷六二：杭州上執政兩書，揚州上呂相書，論災傷民事，婉切動人。愚謂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闊，陸宣公之的切，蘇子瞻之暢達，皆間世人豪，天佑人之國家而篤生者也。

《上劉侍讀書》《黃氏日抄》卷六二：《上劉侍讀書》，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愚謂人才以氣爲主，此論得之。又言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愚謂此主論之過，幾於偏矣。氣者人之所以得生，才者足以有爲之名。人皆可與爲善，是爲天之降才，亦以其有爲，故謂之氣。推此以爲天下國家，皆以才名之。氣養以直，則所發剛大，故人才以氣爲主。其實成天下之事者才也，遂吾身之才者氣也。才氣雖異名，二之亦不可。今以才爲敗，是見才於流弊，而不見才於本原，見才於後世，而不見才於古人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氣之一字，爲一篇命門。

《上梅直講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文瀟灑，而入思少喫緊。《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見道之言。

《寄文潞公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嗚咽。然亦情悃灑然。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黃氏日抄》卷六二：《上蔡省主論放欠書》，皆更數赦，而曹吏不許。《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卑官爲民請命，亦人所難。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一面表章先論，一面感激張公，情文並茂。

《與滕達道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淮山照眼二二語）化工。

又《與滕達道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買田陽羨，有志未酬，溪山不幸，莫大于此。而子由志公墓，曾不一及，適足見其疏漏矣。

《與黃魯直書》《古今小品》卷三：王納諫云：此老乃不喜人妄意作奇。

《答張文潛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予與荆川嘗力稱子由之文自不易得，而子瞻亦云如此。《易餘籥錄》卷一六：王氏之文，獨成一家，其善正在不與人同。其經術學問皆然。當時韓魏公、司馬溫公必欲其同于己，所以不合耳。聖人之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惟其不同，所以通天下之志。己爲其異，而欲人之同，王氏之不善亦諸人之不善也。

《與文與可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絕倒。

《與李端叔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詞旨瀟灑可誦。《唐宋文醇》卷四〇：人以爲牢騷玩世之語，實則自寫平生實錄也。文尤離奇可誦。《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謫黃情狀，略見于此，公知所過矣。能知其過，必有令圖，所以異日卒有元祐之遇。

又《答李端叔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看此等書，長公據几隨手寫出者，卻自疎宕而深眇。《靜學齋偶誌》卷二：此書字字樸誠，「怪人待軾過重」一語，尤見本心。今世俗或逢一妄庸人待之太重，其人乃恬不以爲怪，亦可異已。

《答范蜀公書》《古今小品》卷三：反推上一層，令他墜在雲霧中，妙妙。

《與李方叔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一段）百朋之錫也，舉萬世欲爲君子者，實受其賜。

《答畢仲舉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放達。《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先生學二氏，且有懶放之戒，不如不學之爲愈也。

《與毛維瞻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善領略人，何地不得佳趣。

《與蒲傳正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至言。

《與彥正判官書》《古今小品》卷三：禪理文心，皆在不即不離之間，拈出可會。

《答參寥書》《古今小品》卷三：達甚如此，則生死得喪，皆不足以撓之矣！

《與陳天侔書》《古今小品》卷三：王納諫云：遇事成韻。

《與章子厚參政書》《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公之捍患解亂之識如此。《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子厚與公趨合異路，而存問勸諫交游之情，不可以不答也。看他有受有卻，有已卻而復受之，眞乃活潑潑地。

《答史諷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史諷所爲《易說》，必非深於道，故長公拒之如此。

《與章致平書》劉克莊《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人之勇于爲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回也。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公于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蹟海寓，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怯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愛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與陳季常書》《墨莊漫錄》卷七：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岐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

《答黃魯直書》《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元豐元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一封並古詩二首與軾。【略】軾答書一封，除無譏諷外，云：「觀其文以求其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不能援進庭堅而用之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蘇、黃兩相知處可掬。《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世有子瞻，而魯直、太虛諸作者，皆宗仰于無窮。太史公所以有附驥之嘆也。

又《答黃魯直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成人之才，用人至到。

《與米元章書》《韻語陽秋》卷一四：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吾兄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謝滕達道書》《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七：東坡《謝滕達道書》云：「前日得觀所藏諸書，使後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爲公出之。古學崩壞，言之傷心也。」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答劉道原書》《邵氏聞見後錄》卷二〇：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鴟，似此類甚衆，大可驚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穴至此。

《答秦太虛書》《黃氏日抄》卷六二：《與秦太虛書》，說在黃州挂錢梁上，日用百五十錢之法，武昌山水佳絕，食物多賤，人情相與之樂，善處困者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此等書並長公隨手淋漓者，卻自瀟灑脫俗可愛。《古今小品》卷三：瑣瑣散散，自成佳致。《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公豪于文，又得酒以壯其氣，浩浩落落，盡意竭情，彷彿司馬子長筆。

又：尺牘中大文字。《古文眉詮》卷六五：信筆作簡，意趣蕭疏，無版定章段，但以類區之。簡牘第一且免熟俗，學者略宜見此風致。

《與張嘉父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是東坡《春秋》論。

《與楊元素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棘棘不隨，便是大人物。

《答劉沔都曹書》《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叔黨《志隱賦叙》云：「昔余侍先君子儋耳，嘗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則公所謂「時出一篇爲數日喜」者，此類是也。《黄氏日抄》卷六二：《答劉沔書》，譏《文選》。《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情致脱落瀟颯。《澗于日記》辛卯下卷：近姚姬傳選《古文辭類纂》，其辭賦類一門，即本東坡之說。而習桐城諸人，昧其所自，問之茫然矣。東坡文學周、秦、西漢，故能知昭明所短。阮文達公乃堅主昭明《文選》之序，強欲以此上例秦、漢，所論殊泥。

《答李方叔書》《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譽己」）柳文《復杜溫夫書》云：「書抵吾必周孔，周、孔安可當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公有「近日士大夫」之說，殆爲介甫發也。

《與姪書》《詩人玉屑》卷一〇：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答李昭玘書》朱熹《跋東坡帖》：東坡聰明，豈不曉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秦、黄輩挾有餘之資，而驚于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

《與謝民師書》《歲寒堂詩話》：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于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黄氏日抄》卷六二：答謝舉廉一書，論辭達之說，謂揚雄以艱深文淺易，《太玄》、《法言》，皆雕蟲者，而獨悔於賦。《隱居通議》卷一五：（「揚雄好爲艱深之辭」至「雄之陋如此」）：先生此論，深中子雲之病。《唐宋文醇》卷三九引李光地評：同時王荆公、曾子固、司馬溫公皆尊楊子，品題至在孟、荀之上，坡公遂顯攻之。朱文公論文亦曰：「子雲《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直用坡公此語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〇茅坤評：此書所論文，然卻是蘇長公文章本色。《東坡先生全集録》卷八：東坡論文，所謂見其一耳。此事當以韓、李書爲主，而以坡公說參之。詆揚子雲尤過，不足據依。《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貶揚以伸屈、賈，議論千古。前半行雲流水數言，即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

《報晁美叔書》《寓簡》卷四：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專謀功利，見事風生，州縣殆不可爲矣。邵堯夫居洛中，其故舊門人仕于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書求教于堯夫。堯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若于嚴密之中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益？」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然仁人于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于網羅中，亦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議此，多與時輩不合，今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時弊、卹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爲高，不以親其事爲嫌，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下士從風而靡，其不撓節叛而歸之者幾希矣！美叔議論不合，固賢士。其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爲新法而已，於天下未有所補也。

《與李公擇書》《古今小品》卷三：一氣流轉，一轉一韻，如清泉之出峽。《東坡先生全集録》卷九：眞鐵漢。

《上富丞相書》《黄氏日抄》卷六二：《上富丞相書》謂明公勇冠天下，仁及百世，天下士不可進說也。衛武九十有五，猶日箴戒於國。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無棄卓越狡悍者。《蘇文忠公文鈔》卷九茅坤評：頌而不諂，援而不卑。《東坡先生全集録》卷八：詩曰：「采葑采菲。」用人者節取焉可也，奚必全？然無弊之道，吾必歸之富公，何也？循規矩，蹈繩墨，此大中至正之歸，而介甫、章、呂諸人所不能入也。以全致偏，若是則可矣。又：（「居今之世」以下）狀富公無間可入，縱横蹀躞有奇勢。

《答李琮書》《黄氏日抄》卷六二：答李琮論叛蠻乞弟事，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經畫如趙充國之於先零，鄧訓之征羌及月支胡，李固援益州刺史張喬破滅叛羌例，舉祝良、張喬平交趾而不遣兵，皆磨以歲月，萬全之舉也。初漢永和中遣中郎將尹就討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遣兵之擾如此，可不謹哉！

《與曾子固書》《東坡先生全集録》卷九：此事不得不讓南豐。

《與王定國書》《墨莊漫録》卷二：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

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只是且權攝耳。」　又卷九：西京牡丹聞於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爲屏帳，至於梁棟柱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挂，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亦效洛陽，亦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爲，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爲奸，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民到於今稱之。　趙秉文《題東坡與王定國帖》：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又《與王定國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人之言曰：此東坡得力于禪。余曰：否，否。此政公道理爛熟之效，義精仁至，何止于禪。

《答賈耘老》《古今小品》卷三：王納諫云：爲畫之妙，不堪自贊，故以調笑語，多方寓意。

《修養帖寄子由》《古今小品》卷三：貓狗熟睡不是佛，豬嘶狗嗥卻有一點圓明參之。

《與楊元素》《古今小品》卷三：鍾惺云：千古門戶議論，數語道盡。

《寄無盡公書》　趙秉文《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姦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懾恍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學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爲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意，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姦黨，其謂之奸邪亦宜。末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溫公爲奸黨，以歐、蘇爲不知道，此皆處己太過，責人太深之弊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己自淺近始，庶幾腳踐實地，無蹺等虛浮之咎矣。

《答李惇書》　王若虛《文辨》：《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荊公愛之，至稱爲人中龍。苕溪辨之，以爲坡平時譏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蒂于懷，則末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黃州《答李惇書》曰：「聞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于公論，豈能遂廢，而苕溪輒以私意量之耶？李定鞫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爲天下之奇才，蓋嘆息者久之。而何疑于荊公之言乎？

《與王庠書》　《艇齋詩話》：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然不能以此告人，及見東坡所言，犂然當人心，善爲學者，不可不知也。（王郎即子由之婿，今坡集亦有此書，但有論說及賈誼、陸贄之學者，不見此幅，此蓋書之別紙也。）　《寓簡》卷八：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略】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東坡文談錄》：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又：（「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數語）坡公猶悔，是益知立論之難。

又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清古。

《與歐陽內翰書》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下學上達，無以易此。

《答范祖禹》　《昭昧詹言》卷一二：有趣。

《與子由書》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小宛》詩人，不過如此。

《謝莊公岳書》　晁補之《跋東坡謝莊公岳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眄，況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

《擬孫權答曹操書》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公有《和頓教授》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歸言既不用，還有責子難。無弦則無琴，何必勞撫翫。我笑劉伯倫，解髮蓬方散。二豪若不納，獨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即此意也。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　《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蘇長公中榜後，士論喧嚷一番，故其謝啓如此。

《謝制科啟》　《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此論宋時進士科及制科之兼舉爲得其法。

《謝賈朝奉啟》　《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此必賈公過臨老蘇墓，而長公陳謝者。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坡公儷句，風華圓轉，天分獨奇。

除李太白詩，顧長康畫，無可擬似者。余于表啓，割愛已多，彙其斷不能割者，錄若干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內多名言。《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七：一氣渾脫。

《定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啟》《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情曲可掬。

《答王承議啟》《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以編管而逢故知，情誼婉然。

《答王幼安宣德啟》《蘇文忠公文鈔》卷八茅坤評：亦自澹宕。

《答士人啟》《誠齋詩話》：東坡《答士人啓》云：「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其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圓美。

《答丁逢州朝奉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

《謝徐朝奉啟》嚴有翼《藝苑雌黃》：《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鷄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

《賀鄧樞密啟》魏了翁《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言貴于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美相加，迨其流弊，至爲駢四儷六，以相諂瀆，則不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異，而疑者喋喋不厭，何也？

《千乘侄札》王世貞《跋蘇子瞻札》：蘇長公此札，家人語耳，而中吾病。如描寫蒲傳正，不知作何許狀，想亦是好奇落魄，不問產業者。數百年中，乃亦有此兩人也。記以自規且自笑也。

《與歐陽棐帖》劉克莊《跋東坡與歐陽棐帖》：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鞫詩案乎？昔虞卿解相印，與魏賢俱亡；魏齊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爲之太息。

《與趙夢得帖》周必大《跋東坡與趙夢得帖》：（東坡）特畏禍不欲賦詩，故錄陶、杜篇什舊作累數十紙以寓意。然《會茶帖》云「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詩在其中矣。《二老堂詩話》：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曰：「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話，閉門獨啜心有愧」，眞佳句也。

《與林子中帖》朱熹《跋東坡與林子中帖》：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摹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　又《再跋東坡與林子中帖》：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于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

《謝李公擇惠詩帖》《藏海詩話》：（「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放翁「詩到無人愛處工」，蓋本東坡也。

《與佛印帖》釋惠洪《跋東坡與佛印帖》：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眈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時酬酢之語，而謙光爛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　趙秉文《題東坡與佛印帖》：魯公食粥已數月，蘇子探囊無一錢。身後胡椒八百斛，爾曹堪笑亦堪憐。

《遺寶覺佛印二禪師書》張宇初《姚少師書蘇文忠公書跋》：右蘇文忠公遺寶覺、佛印二禪師書，少師姚公書以贈金山適中禪伯者也。文忠公以大翰雄一時，數百載之下，猶仰之若岳峻川奔，其垂之不泯也亦宜。敘於禪悅，法喜之好尤深。當是時，禪林巨擘，有若寶覺、佛印者，豈不與之默識心通也哉！

《與元老長官足下帖》《游宦紀聞》卷一〇：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開封帖》王惲《東坡開封帖後語》：此借船一帖耳。今人讀之，聳然有趨事赴功之意。當時民說忘勞，概可知也。使公得坐廟堂，釐衆務，文致太平爲不難矣。

《自海外歸毗陵六月帖》 袁說友《跋米公法帖》：頃見章申公家所刊《東坡自海外歸毗陵六月帖》，方以建中靖國改元之意，爲當時賀，甫旬日而公先亡矣。使天假之年，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食蠔帖》 文徵明《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最後《食蠔帖》，己卯冬至前二日書。是歲元符，公自惠移儋之三年，於是公年五十有四矣。明年移廉，尋復官北歸，以迄於沒，距是才兩年耳。風流笑傲，蓋未嘗減也。先是公在惠與中原故人書，謂頗習其風土食物，而議者亦謂公飲碱食腥，凌暴颶霧，恬然自樂，觀於此帖，豈直寄其謔浪笑傲而已。【略】然涪翁謂公晚年書挾海上風濤之氣，非餘人所能到，則《食蠔》固優矣。

《拍板帖》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予嘗見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作小楷書其下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予意韓退之、張籍翰墨間，亦無此一段風流耳。

《明正送于伋失官東歸》 《容齋續筆》卷三：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斡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能曉也。《黃氏日抄》卷六二：《明正》謂自悲者爲惑，謂人之無與而不悲者爲正，善于曉人者也。然人情亦安能無悲？若頑不之恤，又非人情，殆類異端之說，恐亦未得以爲正也。

《太息送秦少章》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奇偉之氣不可遏。《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方歐公未知貢舉之前，太學體正盛，經公斥革，衆乃大譁，然文體亦自此正矣。而尚有狃於舊習者，多不滿之詞，侵及張、秦，而並及公。公頗不平，因有此作。文一力抱定歐公。孔北海指歐公，盛孝章則公與張、秦也。所謂「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者，兼歐公與己、張、秦而言。顧孔盛名在，而謗者名亡。猶之歐公及己並二人名稱不至泯然，而訕者已人人噤口，足見英偉奇逸者之不可漫滅，興訛造訕者之不能持久也。語至此，復將三人劃開。先提出「吾」字，所謂「天下之士不吾棄」，是言有識者知文忠，因而知己。蓋張、秦二人輩行稍後，即公之自況，亦自謂高過二人，所謂「猶以文忠之故」，隱示己之文字，可以繼嗣文忠也。其下言張、秦，則不涉及文忠，但許以超羣絕塵，則爲己賞拔之人矣。然仍不能免於謗，曰：「常及吾與二子者，亦猶當日謗歐公因而及己」也，此時公已隱隱以歐公自命。若囫圇讀之，似公與二子同等，實則非是。此篇蓋借少章發其牢騷也。

《日喻贈吳彥律》 《烏臺詩案・知徐州作日喻一篇》：元豐元年，軾知徐州。十月二十三日，在本州監酒正字吳琯鎖廳得解赴省試。軾作文一篇，名爲《日喻》，以譏諷近日科場之士，但務求進，不務積學，故皆空言而無所得，以譏諷朝廷更改科場新法不便也。軾在臺，於九月十三日準問目，有無未盡，軾供說因依，係冊子內。《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黃氏日抄》卷六二：《日喻》論道之難見，蓋爲不務學者戒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公之以文點化人，如佛家參禪妙解。《石洲詩話》卷一：杜公《相從歌》「銅盤繞蠟光吐日」一句，蘇長公因之作《日喻》，古人文章善于蛻化如此。《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今之取科第而不識威烈王爲何代人者，蓋有之矣。儻亦求道而不務學使然歟？道可致而不可求，片言徹札。《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此篇凡兩喻：一喻日，一喻水，似不能但舉「喻日」爲標目。其仍標爲《日喻》者，蓋「喻水」爲「喻日」之補義，且從學邊說，非喻道體也。「日」喻道體，「沒」喻學力，兩不相紊，故標以《日喻》爲正。入手舉「聲」、「形」二字爲言，詞氣妙絕！道之難見甚於日，人之未易習，無異於眇。把以上之喻作一結束之筆，明徹確當極矣，皆言不識道體之眞處。自槃而鐘，自燭而籥，設喻可云切近。然以未習之故，終不了了。習者何？學也，道須由學而得。以上作爾許翻騰，乃不知均爲「學」字取勢。所謂「莫之求而自至」。蓋言道不能用空言以求，須從實學以求。所謂「莫之求」即指空言，所謂「致」者，至也，能學則自至矣。于是由「學」字生出「沒人」之喻。「沒人」一學，即得

水之道，學者一學，即得聖人之道。不學而求沒尚且不可，豈不學而求道其可哉？文之簡暢明瞭，最利於讀者之目。

《稼說送張琥》 蘇軾《與張嘉父》：公少年高才，不患不達，但志於存養，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者，此當銘之坐右。世人學道，非助長也，則忘而已矣。僕少時曾作《雜說》一首送叔毅，其首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者」是也，願一閱之。承過聽，見語甚重，不敢不盡。《黃氏日抄》卷六二：《稼說》論厚積薄發。《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歸本於學，有見。《古文眉詮》卷六九：有味于《孟子》取水逢源之旨，非見理深而更事倦者不能言。如學者嘆爲吃緊，淺人讀一過，泊如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六林紓評：此篇着眼在一「早」字，歸重在一「足」字。足則不亟亟望其早得，而屆時自得，操之左券，不足則惟早是求，不惟不得美稼，而亦不得實學。入手說稼，即痛言「早」字之弊。病不及時，早也；不待其熟，亦早也。不及時者，學不充也；不待熟者，學不實也。所云「不敢輕用，以待其成」八字，此公悟道之言。天下之學，今大成後，用始不窮。若不待成而用，即輕用耳。此語即昌黎之所以告張童子也。文精實老當，無一囂競之言。如「信久屈」、「用至足」、「流既溢」、「發持滿」四語，皆悟道後語也。一路說來，着意皆在於早成之無用。且不指明，直待到叙及同年，彼此爭以早達爲恨。「自以爲不足」，是佔身分語；「衆且妄推」，是爲不虞之譽。實則公心中已自信其足，其仍以爲不足者，勗張琥也。細味語氣，均是前輩諄勉後生之言，實中寓謙，謙中着實，在蘇家文字中不易得也。末幅提出子由，似儕張于愛弟之列，用意尤爲親切。

《送水丘秀才序》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所思遠而文亦遒俊。

《江行唱和集序》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花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邪？故予爲文至多，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東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發於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於文，得之於天也。」

《獵會詩序》 《古今小品》卷四：王納諫云：借曹子桓語代己叙意，不復自措一語，遂覺趣足。此法惟東坡得之。

《范文正公文集序》 《唐宋文醇》卷四引呂祖謙評：作文字不難於敷文，而難於叙事。蓋叙事在嚴整，難也。看東坡自叙述處，大類司馬公，而整齊嚴重，又不比司馬之汗漫。《容齋續筆》卷三：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黃氏日抄》卷六二：引伊尹、太公、管、樂、淮陰、諸葛，證范文正公以事業之素定於畎畝，材品雖不同，文正眞無愧古人者也。許謙《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不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有所見爾。坡翁詞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爲天下寶之。《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此作本以率意而書者，而於中識度自遠。《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前半是作序緣由，後半寫其文章政事，表裏相符，不徒託之空言，言之所以足重也。歸重「德」字，妙以能言能戰雙收。見公之爲將爲相，同此一副本領。用法似疏實密，結構似整卻圓。《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歷叙因緣慕望處，情文並妙。雙收謹嚴，尤與范公切合。《古文眉詮》卷六九：前幅波瀾，天然助發。入正序，則文與業與德，互相容納，合並雙收。如金入冶，非精能者難與道此。中間抽舉萬言一書，正以坐言起行，驗其實用。或訶其所擬非倫者，愼勿以知文許之。　又：加一段，迴翔感嘆，文情得此增彩。《古文雅正》卷一二：余平生最喜諸葛公、范文正公，稱公之文，亦酣玩不置。陳壽《上諸葛公文集表》，數百讀不厭，蘇長公序范文正公，亦數百讀不厭。固以其文之佳，亦以其人故也。長公文以雄偉閎暢勝，此篇更出以簡勁。

《田表聖奏議序》 《黃氏日抄》卷六二：叙田表聖奏議，憂治世、危明主之說極高，歸之二宗之聖尤高。以賈太傅爲比，以待來者舉行，意味殊深長矣！《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不爲巉刻之言，而文自達。

《鼎繹先生詩集序》 《黃氏日抄》卷六二：叙顏鼎繹詩，論精實而無枝詞，以及世變。【略】議論關涉論詩者可觀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非公着意文，卻亦澹宕而有深思云。

《六一居士集序》 《欒城遺言》：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唐庚《文錄》：《居士集序》云「言重大而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

之，衆人肆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古文關鍵》卷下：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周必大《跋汪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詩》：某幼於張可久家見東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四句，每句上下兩字用筆與全篇濃淡不同，似初闕而後塡者。蓋孟子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一書而文意交錯疑混，故當審而用之耳。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爲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其柬稿帖則已加矣，況暮年乎。《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略】如《歐文公文集序》，先說得許多天來底大，恁他好了，到結末處，卻只如此，蓋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己，鍛鍊得成甚次第來。又卷一三九《論文》上：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卻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黃氏日抄》卷六二：引孔、孟、昌黎，證歐陽子以斯文之可以扶世變。然歐陽子闢異端，追古作，眞與昌黎等。推而達之，孔孟之斯文尚有濂洛在，且非此之謂文也。其末也，復斷自韓愈以下，雜引陸贄、李白爲比，而不復言孔孟，豈蘇子雖推本孔孟借以張大之，而其劑量則固自有在耶？《隱居通議》卷一〇：是以朱文公嘗論坡公作《歐陽公文集序》，首云「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此數句甚偉，而末乃云「詩賦似李白，叙事似司馬遷」，則首尾輕重殊不相稱。然則此獨非老先生文章之微瑕歟。《修辭鑑衡》卷二：《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唐順之評：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從韓愈說到歐陽修，語有確據，文亦矜重不凡。《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此序亦可弁冕歐陽子之書。《古文雅正》卷一二：長公氣節文章照耀千古，謂之知道則未也。觀其推崇歐陽子，不喜程正叔，本領具見。然讀此篇，非具千古隻眼者不能，是何等識力、筆力。又：（「方秦之未得志也」一段）無中生有，固是確論。以此知長公讀書，具大隻眼，而筆足達之。又：（「其學推韓愈、孟子」一段）語涉過褒，然此語爲一篇提要，句法特勁。又：以此推歐陽子卻不愧，然非長公不能道得出。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諒哉。《霞外攟屑》卷七：蘇文忠公《六一居士集叙》云：「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沈歸愚《八大家文選》謂：「唐憲宗至宋仁宗一百餘年，以文忠爲未核。」庸按：元和元年丙戌至天聖元年癸亥，凡二百十八年。文公卒于穆宗長慶四年甲辰，下逮眞宗景德四年丁未歐陽文忠生，相距實一百八十四年。沈評亦未核。然文忠行文，泉湧濤發，正不暇儗指計算也。

《晁君成詩集叙》 黃庭堅《題東坡晁君成詩引後》：楚人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吾觀世人齎恨以蓋棺者，可勝道哉！人生四十，心固自會，從事於道德之日久矣，訖以不幸，君成之志可悲也夫！前日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常如九泉下人，廉頗、藺相如沒向千載，凜凜尚有生氣。士有隔存沒而相知，豈獨考其事業，蓋意氣相感爾。山墜而鐘鳴，虎嘯而月暈，豈有使之然哉！晁補之《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郤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黃氏日抄》卷六二：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揚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此特晁補之發揚前人之幽光耳。司馬公無後，蔽賢盜名者耶？雖然，公之言不害其警世。《隱居通議》卷一五：東坡先生序《晁君成詩集》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賢者民之所以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于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此論甚新，可以爲世戒。戴表元《題蜀蘇氏族譜後》：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古文眉詮》卷六九：序其父之文，而授之其子，故應如此落想。補之，蘇門高弟也，其緒都從「君成有後」紬繹而出。由「有後」追到辭名自晦，由辭名回憶疎略失賢，遂得此繚曲之筆。一片質舊交，接後起心胸，溢出行墨也。又：（「進賢

者有後」數語，交叉引伸，以蔽賢對託辭名，以無後挑醒有後，語贊君成，神注補之也。又：此層即其詩之未知，融貫知賢之未盡，而爽然于達之之遲，神理交會。

《**錢唐勤上人詩集叙**》《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勤上人之詩必不足傳，而長公卻於歐公之交上作一煙波議論。

《**徐州鹿鳴燕賦詩叙**》《梁谿漫志》卷四：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束縛於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邪？

《**王定國詩叙**》《黃氏日抄》卷六二：叙王定國詩，論流落而無怨誹，以原古始。議論關涉論詩者，可觀也。

《**邵茂誠詩集叙**》程文海《跋東坡邵茂誠詩集引墨蹟》：觀蘇文忠所述，茂誠蓋賢者也。茂誠雖賢，而身兼貧、病、不遇、短命、無子五窮，天下誰復哀之者？而茂誠亦不求哀于人者。蘇公以天下之士，一識其于孫莘老家，讀其文，叙其同年之好。後十五年，乃能哭其喪，序其文，哀其人，拳拳若此，茂誠亦卒托此以傳。嗚呼，此所以爲蘇公也歟！世之觀此帖而無所感發其心，豈人也哉！

《**樂全先生集序**》張方平《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承寄示荒文序引，讀之汗顏內怵。【略】前年子瞻覲止，見索鄙拙，欣然呈納，因而面告，爲刪除其繁冗，芟夷其蕪穢，十存三四，聊以付子孫而已。今承盛製，而乃刻畫嫫姆，必欲使爲姝麗。或鬻斌玞于市，妄自譽售，市中莫顧。有名識玉者，爲求善價，盛稱爲奇寶，衆或信或否。既遇卞和，二人皆以妄謬見誚。鬻斌玞者誚當其分矣，爲求善價人亦虛受其累。今公得無亦取虛僞之誚也？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何敢望回？惟有一節，自束髮至終其身，不爲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愍，去而違之爾。所示序引，幸公深裁損之，使有以自得于心。又「門生」二字，尤爲過言。早以一日之稱，遂托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各正其分。其高文今復納上，唯加亮察。《能改齋漫錄》卷一四：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之，然不若是之憃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憃哉？」已上皆東坡說。予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僅千言，末後云【略】然東坡竟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泊宅編》卷七：王荊公當國，欲逐張方平，白上曰：「陛下留張方平於朝，是留寒氣於內也。留寒氣於內，至春必發爲大疾癘，恐非藥石所能攻也。」東坡著《樂全先生集序》，乃以張安道比孔文舉、諸葛孔明，二公議論不侔如此。《黃氏日抄》卷六二：孔北海英才，孔明王佐，張安道崖絕重臣也。蘇子引二人以叙張之文，以其皆不求以文鳴，非以其人若是班也。《隱居通議》卷一五：（「孔北海志大而論高」至「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此論自坡翁發之，而後世宗其說。《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公與張方平最相知，故序其文亦相知之深，中種種當理。

《**牡丹記叙**》《黃氏日抄》卷六二：謂牡丹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形容精矣。然猶以宋廣平鐵心石腸賦梅花自解，而身爲之記。巧佞之惑人，雖明智者不免歟！

《**書黃子思詩集後**》《艇齋詩話》：東坡《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字畫至顏、柳，無遺巧矣。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至顏、柳而盡，魏、晉詩人高風遠韻，至李、杜而亦衰」。此說最妙，大抵一盛則一衰，後世以爲盛，則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獨詩字畫然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公之詩不入詩家品題，而其論詩處，興味自遠。《古今小品》卷七：花看蓓蕾，到爛熳時，便是披離，此意要知。《詩源辯體》卷三五：東坡論詩，散見其集中，而獨得之見爲多。予最愛其《書黃子思集後》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此語簡而盡，曲而當，既云李杜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又云「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有斟酌，有權變，而後世論李、杜者皆弗及也。宋、元、國朝人多類次舊說，然皆淺稚卑鄙，東坡諸公之論不少槩見，惜哉！

《**書蒲永升畫後**》馮時行《跋東坡畫論》：蒲永昇畫，遇東坡先生可謂幸矣。後世伎藝，如永昇或不難得，而收名定價，則曠絕無人。三復斯文，重興嘆惋。

《**書吳道子畫後**》《黃氏日抄》卷六二：「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東坡博學高識知味之言，然大要引三君子以重道子也。　許有任《跋胡安常所藏坡

字》：坡公論顏魯公書，謂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而天下後世之識者不能有異辭，非服其人，服其公也。　王世貞《宋蘇軾告史全節語帖》：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於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爲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書金剛經卷》　《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譚君特富兒佞佛者耳。東坡蓋反詞以藥之，然亦訣，宜相半。　《（康熙）御製詩二集》卷一九《題蘇軾書金剛經卷》：礦窟炎洲善比形（軾自識，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比此經發現」云云），無聊聊復寫金經。三乘總出胸前卍，四句全提舌本青。宿世由來原佛子，《齊諧》奚事說奎星。燒豬佛印相勤請，一笑遺之換酥酪。

《跋姜君弼課策》　《捫蝨新話》卷五：文章雖要不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略】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略】」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即此，便可反三隅矣。　《齊東野語》卷一〇：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略】東坡《跋姜君弼課策》亦云：「雲興天際，欻然車蓋，凝矚未瞬，瀰漫灑對。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蕪空，萬夫皆廢。霤練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略】皆同此一機括也。

《書六一居士傳後》　《黃氏日抄》卷六二：謂六一翁均五物爲一。歐陽子不免寓情於物，然亦人之情。蘇子瞻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之學，未必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本莊生齊物我見解，而篇末類滑稽，可愛。

《書蘇養直詩》　劉將孫《從孫千林小草序》：同宗同時，聚指輒千數，亦豈無嶄然小異者？而古今文字家絕少見。坡公晚愛養直，初不同派，收之爲吾家，意若自慰。夫一言之幾於道，常曠一世百世而不可同，豈惟後生得遇大宗師爲之長上者爲甚幸，而一時一姓得可人者，相與共茲事，亦有幸也。此固非一人之私也。爲他人評論，則有高自稱道，過爲品目者矣。爲家人言而不爲私者，公之而無以爲過也，傳之而無不信其所自也。

《書李主詞》　《甕牖閑評》卷四：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于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于詞句。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爲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後主預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　《西堂雜俎》一集卷八：不獨後主也，安祿山之亂，明皇將遷幸，復登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琵琶舞之。【略】是時漁陽鼙鼓驚破霓裳，天子下殿走矣，猶戀戀于梨園一曲，何異「揮淚對宮娥」乎？

《跋退之送李愿序》　《西堂雜俎》一集卷八：歐陽永叔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東坡亦云：「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此兩公興到之言，非至論也。竟謂晉、唐無文章則可，若以二篇抹煞諸作，不但他人不服，即何以服陶、韓？宋人仿此語，遂推尊《西銘》及《章句序》四篇。夫舍歐、蘇而曰宋無文章，兩公服乎？

《題文選》　《歲寒堂詩話》：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珠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　楊萬里《和陸務觀見和歸館職之韻》：平生憐坡老，高眼薄蕭統。渠若有猗那，心肯思晉宋。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因君發狂言，湖山春已動。　尤侗《讀東坡志林》：東坡極貶《文選》，謂李陵書及贈答五言皆僞而不能辨。此論本劉子玄。予謂陵既生降，頹其家聲，即文章果出其手，豈足汙吾筆墨哉？京師之變，士大夫半汙僞命，猶借李陵爲口實，眞不知世間羞恥事矣。司馬遷曲護少卿，《史記》尚不錄其文，而昭明收之，陋矣。若齊梁少見，甘爲李陵優孟，又陵之不如者也。

《書文選後》　《援鶉堂筆記》卷三七：何云：「蘇子瞻曰：『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謂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賦首有亡是公三人論難，豈亦賦耶？是未悉前人之體製也。劉彥和曰：『既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則是一賦之中，引端爲序，歸餘曰亂，猶人身之中，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乃曰：『莫非身也。』亦大可笑。」余按：坡語無戾于彥和，而何似未詳。蓋所云「唱序」，彥和以目賦首啓行之詞，

如《月賦》、《雪賦》皆然也，遽可同于《靈光》、《秋興》、《閒居》而注云「有序」乎？若爾，《兩都》、《三都》、《長楊》並已有序矣。而「賓客曰唯唯」及「揚搉而陳之，子未睹大吳之巨麗，釋二客競于辯囿」以上諸文，又何以名焉？

《跋歐公家書》　《演繁露續集》卷四　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蹟，夢奠之後，履存千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開處不如東坡脈貫也。

《大人賦跋》、《長門賦跋》、《喻蜀文跋》　王世貞《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罵不已。【略】余於宋獨喜此公才情，以爲似不曾食宋粟人。【略】又謂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決殺也。豈不知崔顥爲何如人耶，只「晴川歷歷漢陽樹」一淺語，公畢世何曾道得？宜其詩之沓拖餖飣也。

《題王禹偁內翰神道碑碑陰》　《烏臺詩案・與王汾作碑文》：元豐元年六月，王汾寄到曾祖禹偁內翰神道碑示軾，求軾題碑陰。軾於當月五日寄與王汾。此文除無譏諷外，不合云：「使其不幸而立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意謂今日進用之人爲衆邪。又言今時所行新法繫天下安危，故言「衆邪之間，安危之際」也。又謂天子今時進用之人皆斗筲穿窬之流，皆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並新法不便也。又云：「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亦以譏諷今時進用之人，謂之鄙夫，言拜公之像，心愧而汗顙也。

《題伯父謝啟後》　武億《書老學庵筆記後》：東坡集《題伯父謝啓後》：「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略】」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眞廟，何也？

《題司空圖詩》　《容齋隨筆》卷一〇：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蔭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

《題徐凝詩》　《容齋隨筆》卷一〇：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色」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於此。【略】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謬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譏耳。

《題李陵詩》　《容齋隨筆》卷一四：《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跋晁補之所藏文與可畫竹》　《敬齋古今黈》卷八：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斷以爲「凝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則注家無所說。冶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凝神」以爲「疑神」，則吾不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何者？「陰疑于陽」乃見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乃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于神乎？凡人之心，以先入者爲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義，皦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如睹怪物，矛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爲善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

《書若逵所書經後》　《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就字參禪。又云：文章之妙，自然應節，亦復如是。

《跋子由老子解後》　《古今小品》卷七：其胸甚圓，故如是輿嘆。

《跋歐陽文忠公書》　《古今小品》卷七：此不可與貪名競利者言之。「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謂之何哉？

《跋南唐挑耳圖》《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有雄入九軍力量，方可參禪。

《書孟德傳後》《黃氏日抄》卷六二：虎畏不懼己者，其證有三，似有此理。

《書淳于髡傳後》《古今小品》卷七：《內典》云：「歸元無二致，方便有多門。」於此可會。

《題逸少帖》《古今小品》卷七：清福者上帝所怪。余嘗有云：「學道未能知好道，得閒何有耐偷閒。」正爲此也。

《跋赤溪山主頌》《古今小品》卷七：大家欺謾，今之爲聖賢者皆然，何獨五斗米(道)？

《書游湯泉詩後》《黃氏日抄》卷六二：湯泉七，惟驪山居勝絕，而坐明皇之累，以爲抱器適用不擇所處之戒，蓋借以警世爾。

《題魯直草書》《靖康緗素雜記》卷三：《後漢・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爲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舉」。舒王《詩義》云「儻儻，軒舉之狀」，乃爲盡善

《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晁補之《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皇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爲惠，而鵲應之，斯異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曄，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

《應詔策序》《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五：此係應制科時所上進卷。公嘗有《辨試館職策問劄子》，其間一節云：「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即此策是也。《古文眉詮》卷六七：科舉之文，不適于用，自昔然矣。眉山兄弟方少年，抵掌當世之務，假治體以獻言，轉無用爲實用，此應詔策所爲作也。序曰：「率其意所欲言，卓然近于可用。」蓋實錄云。

《策略一》《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此則先以人主自斷爲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古文淵鑒》卷五〇王熙評：主術貴於自斷，即泰卦用馮河之義。文勢起伏瀠洄，精光溢出，不可迫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理精辭決絕，無悠泛之言。《古文眉詮》卷六七：按公集中《辯試館職策問劄子》其略云：「臣昔于仁宗朝，制科進策，皆勸勵精庶政。及事神宗，召對上書，皆勸忠厚裕人。」今此諸策，即制科所進也。坊評有謂刺熙寧時政者，不已僨乎？五策只是一大篇，此篇爲策首。其曰「無形之患」，正指仁廟時恬熙積玩而言。曰「振刷有立」，則舉後所云專委任，開功名，通群情，一齊攝起。又：(「臣嘗觀兩漢之衰」一段)「病情」以喻「養患無形」，「天行」以喻「振刷有立」，而天喻更覺光氣蓬勃。

《策略二》《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設行人屬國之官，專按越之范蠡、吳之伍員上立見。爲今日計，只消於兵部中，另立一協部尚書或侍郎專掌北虜之事：用邊將，理兵餉，繕虜牆，並探牒虜情，儲養邊材，皆其所掌；歲一春則巡邊，夏四五月間則歸復於朝，與兵、戶二部相爲筦榷，計之善者也。《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八：《無沮善》篇嚴，此篇疎暢。《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此策實可施行，特難其人耳。然仁宗朝如劉原父即堪任是選，而況優于原父者乎？《古文眉詮》卷六七：世謬持此爲辦虜之文。顧以制二邊，則術似疎，而以配五策，又體似不類。選本遂多逸之。豈知作者之意不然哉。作者之意，但欲使外攄有所責成，不關政府，然後政府得專意內治，以求法制之立。譬以形家之言，是篇其「過峽」處也。辦虜有《策斷》三篇，若看到《策斷》，又藉此伏根。此篇緊接「有所立」來，特爲「有立」二字決策，作後三篇過文，所言在于契丹、西夏，而所主乃在靖政府，以專意于內治也。內治即指「有立」。

《策略三》《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任法不如任人，而篇終專取諸葛之治蜀，王猛之治秦，蓋爲英廟之初，當熙寧時，似以水濟水矣。覽東坡所自爲辨策問劄子得之。只固當時韓、魏、富、鄭、杜、祁諸公紛紛外逐，而不能久於其朝，故有此議。又唐順之評：《無沮善》篇嚴密，此篇疏暢，各自

爲體。《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八：人奇氣，破庸俗之論。

又曰：蓋作于嘉祐之前，與荆公變風俗之意同。《（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勢若馳騖，可以逸塵絕蹟。《古文淵鑒》卷四九引陳廷敬評：以浩瀚之氣，抒超朗之詞，辯析透快，而忠義至性，尤盎然動人。《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漢唐諸臣，務守法而已。蕭規曹隨，載其清净，民以寧一，不聞輕議變也。唐初府兵租庸調之訓，雖武曌不敢更，至張説、楊炎妄有所易，而不勝其弊，流毒至今，道古者恨之，法可輕易變哉？此策前半可謂至言，當路諸公知此，庶宋治可復于漢唐，而熙寧之禍不作，而惜乎其莫之省也。《古文眉詮》卷六七：自此篇以下，皆歷陳所以爲立之要，而此篇先論立之之人，貴于論之專而信之無間。然其語意卻對當時漫無定見，姑試變法者言。故篇中凡言無益之紛更，皆是切時對勘，不是常套陪賓。

《策略四》《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破庸俗之論，有奇氣。又唐順之評：此篇前後各自爲段落起伏，與《決壅蔽》同。《坡仙集》卷三李贄評：未見透髓，尚在道理之間，非養生之至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難其英偉之氣，而又兼雋快之筆。《古文淵鑒》卷五〇徐乾學評：本是欲用術數，鼓舞豪傑，卻歸到取狂狷，惡鄉愿一段。正當議論，令人無所求疵。《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寬深不測之量，當日文、富諸俱在訾議中。

又：（「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數句）就喻跌宕，正意更不相言。又：（「夫有勸有沮」數句）子瞻所遜前輩一籌處正在此，而議論精闢。《古文眉詮》卷六七：此舉振興「立之」之氣魄，務使功名鼓舞，如病痿者之忽起，而後能有立。然後開功名，必先破庸論，而破之正所以開之，故局逆而意串，精神在一「開」字。姚鼐《蘇子瞻策略四》：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于《莊子》外篇。

《策略五》《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行文如行雲，如江流，曲盡文家游衍之妙。又唐順之評：此文論時弊處，皆借古爲諭，亦一體也。《坡仙集》卷七李贄評：刺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雄辭博辨而有超逸之風，縈紆飄發，此是東坡獨絕。《古文淵鑒》卷五〇高士奇評：只「通上下之情」一語，反復流轉，文如奔蛇走虺，不可把捉。《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創業守成之説，千古不刊。又：（「是故古之聖人」數句）調熟不可用。坡公諸策，如此類者多，指之不勝指也，當由此推之。又：（「器久不用而置諸篋器」數句）取譬參孟、韓，洗盡七國縱横詭怪之氣。《古文眉詮》卷六七：「通上下之情」五字作主。俗本題下混注「結人心」三字，似是而非。「振刷有立」，五篇策主。首篇挈其端，次篇展其勢，皆統意也。三篇曰「任人」，即任能立之人。四篇曰「開功名」，即開敢立之門。五篇曰「通群情」，即通勸立之情。皆陳所以爲立之要，而循節以竟其緒也。然五策究未實舉措施事件，但作課官、安民、厚財、訓兵，以及三斷諸策裘領而已，故曰「策略」也。蒼莽六七千言，不過是揭空冒，還空題，莫大神通。又：（「方其未也」一段）蘇家之文，最妙在一覆手處。又：（「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五者，文武内外大小吏民雜流皆備，所謂通上下之情之術也。然以是五者合到「有立」，尚非實際。蓋必相通如此，而後于所以爲立之要，乃可設誠致行，而無所格焉耳。姚鼐《蘇子瞻策略五》：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于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厲法禁》《古文關鍵》卷下：此篇段段警策。《蘇文忠公文鈔》卷二〇茅坤評：議論近申、韓，而文自中律。又唐順之評：爵減、首免、勿推與前罰金，分明四件事，叙得甚變化。《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盡取賈長沙之説而反之，畢竟未是。又：（「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數句）奮霸氣以王道。又：（「今夫大臣有不法」數句）詔曰勿推，必其事之至小與可矜疑者而釋之，所以存政體也。何議之有？

《抑僥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九茅坤評：與潁濱臣事八意同。又唐順之評：今若倣此意，雖不能無弊，亦可得一二實才。

《決壅蔽》《蘇文忠公文鈔》卷二〇茅坤評：省事、厲精二者，亦切中今日之情。又唐順之評：前半言壅蔽之當決，後言所以決之之道。《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是亦非托空言者。《古文眉詮》卷六八：胥吏竊權而事積，是壅蔽，是病；任人厲精而自上率，是決之之方，是藥。前後照應，但以意到。又：蘇公之喻，非深通物理者不能道，惟《楞嚴》有之。《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此《策别》文字。按本集有《策略》五篇、《策斷》三篇、《策别》十七篇，中分四項：一課百官，二安萬民，三厚貨財，四訓兵旅。課百官者六，安萬民者六，厚貨財者二，訓兵旅者三。今只鈔《策别》四篇，略窺大概，觀者自有全集在。

《專任使》《蘇文忠公文鈔》卷二〇茅坤評：論省府久任，不獨文暢，切中經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夫吏胥者皆老于是局」數句）轉出胥

吏，纔見不久任之大害。

《無責難》《蘇文忠公文鈔》卷二〇茅坤評：輕舉主連坐之法，而重監司郡縣之長，以督察所屬之吏。宋之舉主之法，五品以上皆得推天下文章治行之士，而今則特屬撫按，以舉劾所屬，而京朝官不與也。而撫按之舉即子瞻職司之說矣。

《無沮善》《蘇文忠公文鈔》卷二〇茅坤評：專爲胥吏以下之才，其情弊與今亦相參，而文甚錯綜。又唐順之評：又忽然出一層。爲必可得者張本，以與必不可得者相形。《坡仙集》卷七李贄評：痛切不可當。《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六：此文甚錯綜。《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逆定于其始進之時，至有明而極。自宰相以至九品與未入流之吏，莫不于其始進而限制之，資格一定，用人之弊，漢唐宋元未有也。《古文眉詮》卷六八：自制科起，而偏重之勢成。議者累以三途並用爲言，策意仿此也。曰「絕之」，曰「必不可得」，疏「沮」字刻入。曰「鼓舞爲術」，曰「必使無自棄」，抉「無」字生動。

《敦教化》《坡仙集》卷七李贄評：「敦教化」三字，似俗儒口語，可厭。而發出切實之論，反令人抵掌。乃知眞道學雖說假道學話，亦自不假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任法任人之論，義正而語盡。《蘇文忠公文鈔》卷二〇茅坤評：看他行文紆徐婉轉，將言不言處。東坡勸敦教化，而以罷西河之兵與寶元以來增賦爲案，其言雖近長老，而其實則疏略矣。《古文淵鑒》卷五〇徐乾學評：論敦教化，在朝廷示民信義，而指斥用兵增賦二者之非，所見者大。《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諸策中最醇正之篇。又：（「欲民之知信」數句）暗用晉子犯訓民事。《古文眉詮》卷六八：題云「敦教化」，而教化止以儒者空文掠過，眼在一「敦」字。「敦」者正本崇實之謂，所言在教民，所諷乃在苛政也。須玩「名實」二字，進退分明。噫，宋仁廟之厚德，猶不免此，爲國者可勿省諸。又：此篇以寬勢開局，略用幾個「可與」、「不可與」、「安」字、「忸怩」字，暗動後文實字。

《勸親睦》《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一茅坤評：在代之遺言深見，而文亦爽。《（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以勸親睦爲厚風俗之本，以立小宗爲勸親睦之本，文特絲絲入扣。

《均戶口》《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一茅坤評：文甚疏暢。其欲使天下之宦遊者徙之荆、襄、唐、鄧、許、洛、陳、蔡之間，其說難行。《古文淵鑒》卷五〇王熙評：擇人宜精，任人宜久，經濟名言。施於省府繁劇之司，尤爲扼要。《（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疏暢之文，亦復警透。

《較賦役》《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一茅坤評：與今江南賦役之患不同。今江以北戶止開石數而不及田之畝數，正如此。

《教戰守》《三蘇文範》卷九宗臣評：此篇文字絕好，詞意之玲瓏，神髓之融液，勢態之翩躚，各臻其妙。又王維楨評：通篇是大文字，一筆寫成，不加點竄。《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宋之嘉祐間，海內狃於晏安，而耻言兵，故子瞻特發此論。子瞻於蓄材用，則爲治兵之說；於教戰守，則爲都試之法。二者參而看之，方得其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文意屹然山立，其涉筆不羈，有變化錯綜之妙。《古文淵鑒》卷四九引陳廷敬評：以浩瀚之氣，抒超朗之詞，辯析透快，而忠義至性，尤盎然動人。《古文眉詮》卷六八：戰守，軍政也，以爲安民策何？習民于兵，兵事，實民事也。儒者之論，至宋而絕不言兵。兵籍之分，至宋而安于養亂。形容盡態，鞭起戒心。

《去奸民》《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一茅坤評：論利害處刺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局勢開闔而嚴緊，最爲挺特。《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一縣令賢且才，則一縣之姦去矣；一郡守賢且才，則一郡之姦去矣。去姦尤在擇吏哉。《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姦民之宜去，從小姦說起，又抉出不待入於刑而後去，所謂有先事糾察之法也。始生於治平無事之時，蓄久待發，終於內大臣、外諸侯同禍，亂源所起，可畏哉！《霞外攟屑》卷七：蘇文忠公《策別・去奸民》篇云「夫大亂之本，必起于小奸。惟其小奸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于亂天下」數句，深識名言，最得治體，而實出《管子》。《權修篇》云：「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欲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特管仲文氣寬博，文忠以簡出之，鎔鑄古書，宜知此法。

《省費用》《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一茅坤評：子瞻論節財處甚工。而所舉郊祀之賞與夫宮觀及都水監數者，蓋冗員之一耳。子瞻必有忌諱而未盡之說。《（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節用、廉取二意，互相紬繹，而逐段發論，極其警策。《古文辭類纂》卷二二劉大櫆評：子瞻洞悉民隱，發揮閭閻瑣屑之情至周到。故權國用，而以小民之家推之，最爲親切易曉。《東坡先

生全集錄》卷三：三計之說不朽。《古文眉詮》卷六八：題面是節用，文更追上一層，乃曰廉取，可謂探源之論矣。及觀說弊處，所刺多在盡利。至于議費，則但舉耗濫爲諷，而彼一層者不及焉。前後兩不關顧，豈其前推題外，而後歸題分歟？抑姑以減費之請，爲減課引端，而未易昌言歟？

《定軍制》《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經國之言。戍禁兵不如募土兵。今歲延、綏之兵以衛薊、遼，無策之甚者。《（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疏兵制得失，灼然明確，而大義歸重訓練土兵，亦自有見。非徒託之空言者。《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安民則有教戰守之策，省費則有定軍制之策。深識遠慮，信王佐才。《古文眉詮》卷六八：題言軍制，實乃策貨財也。故到處鉤勒供費、省費，頻頻顧母。評者都不將經費點破，大錯。篇內聚食爲統說，出戍爲抽論，中以「天下之財」一段握之。其末言訓郡縣兵，則解救法也。冗兵之弊，至宋而極，不但見之兵旅諸策，即安民中之《教戰守》，厚財中之《定軍制》，所言並主汰兵，概可覩矣。

《蓄財用》《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欲募天下之將材而歸之於治兵。治兵固一說，然其本尤在君相之一心與一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鑿空立論，精悍動人。《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急而求之，稍緩輒廢者，古今通患，趙宋尤甚耳。此策妙于形容，而治兵一議尤善。《古文眉詮》卷六八：算出致用之術，以存既廢之科。先名後實，一篇定案。撮其要，只是假武舉以試新兵，兩意直下耳。中間介以兩事數行，頓覺煙霧彌空，使人不辨來牛去馬。　又：「往者」一段莫平看，若入庸手，前段既言武舉名致之術，則必徑接治兵較實之論，作兩段平遞矣。今卻舉往事之無實廢名，作許多曲折，然後折出下段較實來，于印板片段中，化出迷離。又此策正爲廢武科而作，置在介縫中乃奇，若置之兩段之前則不奇。

《練軍實》《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欲爲擇兵而募，而又限以年，精悍之識，博達之才。此等文須看承上聯下字眼。又唐順之評：五節是散說，六節是頓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坡仙集》卷七李贄評：北狩之事，公已看見。時不用公，可奈之何！《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去老弱之兵，則敵不得而多殺，而養之費亦省，軍之善也。　又：（「夫三代之衰」數句）是佛地位中人語。《古文眉詮》卷六八：首揭「精」字，爲汰老弱伏根。中言國財民命攸關，皆爲老弱除籍作勢。後曲盡除籍便宜，尾更與「精」字暗兜，篇法極翔舞，極審細。

《倡勇敢》《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又唐順之評：此篇體方而意圓。　張自烈《與蘇子瞻論倡勇敢書》：足下策《倡勇敢》最悉。然僕所惑者：如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皆所以責其倡，說不能無弊。古之御將者，恩足以結，威足以制，誠足以孚，予奪進退，行以不測，然後勇者樂爲用。故無功可賞，必其人能以功自見，不至苟冒吾賞，如高帝之於韓信；有罪可赦，必其人不復以罪自陷，感吾前日之赦，又翹然希吾異日之賞，如李愬之於李佑，則庶幾有濟。不然，賞濫施於無功，雖示誘勸，適以啓僥倖，士必玩，赦數行於有罪，雖寬文網，適以豢姦慝，士必驕。驕且玩而責其倡，勢有所不能。僕以爲賞罰未可偏廢，公以行之而已。苟能如孔明之待李平、廖立，雖無赦可也。況李、廖二人終其身冀孔明復用，不忍自絕於漢。及孔明歿，二人皆流涕，此又未始不可爲倡。如第以狙公之術籠其下，實無所以感之，而曰我能「倡勇敢」，緩急豈可恃哉！《（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用意最精細，搆辭矯厲不羣。《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七：此篇體方而圓。《古文辭類纂》卷二二劉大櫆評：行文如蛇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杳不可測。　又：自行自止，然皆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此坡公得意處。《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曹劌曰：「夫戰，勇氣也。」用其翻然勃興，眞得一鼓作氣之奧。《古文眉詮》卷六八：「倡」以氣爲用，「私」即用氣之微權，揭其旨曰「致勇有術」。「術」字渾，「倡」字露，「倡」字空，「私」字實。其文其術，得于所謂「作氣」之說而出之。策別以是篇終，弩末愈勁。　又：入時事，有此一段，才是時務策，否則止成倡勇論矣。　姚鼐《蘇子瞻倡勇敢》：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三林紓評：此篇着眼在一「倡」字，「私」字。「倡」者何？倡其氣也；「私」者何？表異將才，加之以私恩，使爲己用也。一切起伏照應，全用此四字爲關軸。入手言勇怯全憑氣之盛衰，因氣之盛衰生其勇怯。顧怯者能使之勇，則氣使之也。因描擬怯夫成勇之狀，曲盡人情物理，此蘇家長技也。不知此一段描擬，全爲「倡」字伏綫。所謂「三軍之士屬目於一人之先登」，「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純爲「倡」字寫照，一路說來，至「有必報之恩」止，皆結束「倡」字正意。或折其理，或準其情，或貌其狀，匪不曲肖。乃末言能倡大衆之勇當用何術，於是「私」字躍然紙上矣。天子有所私之

將，將軍有所私之士，其語甚奇，實則無奇。所謂「陰厚」二字，屬之異才，其異才者，必欲表異。試觀韓信不見異於項羽而信不留，王猛不見異於桓溫而猛不留。及漢高異信，苻堅異猛，遂得其用，此是「異」字之確證。因其異而私之，則將才必感私恩而趨公事矣。然「私」字非美名也，行文到此，不能不加剖析，因有「私己」、「私賢」之二語，爲文中補義。至於愧心責倡，則秦伯之用孟明也。以下言西夏事，意謂竭韓、范籌邊之力，區區元昊，猶恣其猖獗，則宋代兵力之窳，將才之難，由無倡也。其無倡也，由不私也，其不私也，由不異也。既不之異，則士安其恆，人怯於戰，兵氣由此餒矣！寫宋人之懦，歷歷如繪。術近雜霸，文則奇警非常。

《策斷一》《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順叙。《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述往事，詔來者，此策與天地相終可也。後半料揣敵情，亦是西漢初年文字。又：（「蓋臣以爲當今之患」數句）存仁之變，洞若觀火。嗟乎，廢興相循，非一代之變，則公之書亦非一代之書也。眞當號以爲經，講而讀之，庶有多乎。

《策斷二》《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此文論大小情事，刺骨。《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法本知武子之三駕，而子胥、隋文因之，然非弱宋所能用也。人情五出而一敗則懲，十出而再敗則將士聞戰股慄，繩以軍法則潰而逃其上矣。此等僅可托之空言。

《策斷三》《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二茅坤評：蘇氏父子之論虜情，一一深中。又唐順之評：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御試制科策》蘇天爵《題東坡制策稿》：蘇伯脩出示先文忠公擬試制策稿，觀之，忠君憂世之心，溢于文辭。或謂文忠天材有餘，非由學力。是不知老泉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戶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考質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後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學亦有所本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茅坤評：制科策亦隨問條答，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而中間持議，大較多通達國體，非經生所及。《古文辭類纂》卷二二方苞評：條對策問而言，皆鑿然不異於夙構，是作者姿材傑特處。後半散漫，少精采，以所問本膚且雜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此所謂無不問之策也。才大于山，學富于海，其占久虛之等也固宜。又：（「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一段）排問語是駁題法，隨粘「勤」字，作大領頭。又：（「陛下誠得御臣之術」數語）御臣之術，策問外別出己意，是大籠罩。又：（「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一段）出漢人言災異書之上。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黃氏日抄》卷六二：擬策剴切而忠厚，蓋東坡晚年閱變既深之文。《蘇文忠公文鈔》卷一茅坤評：借擬士對，以諷諫當時之政，而擘畫處更勝前首（指《御試制科策》）。東坡病當時狃於青苗條例諸法及橫山用兵等事，故特擬策以發其直言敢諫之氣。不知當時曾及聞神廟否？然據愚見，此作亦不過條其事而言之耳，未有一段精光意見開悟人君，令其實落做手處，其不逮賈誼治安策多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指陳時事，逐節條對，透徹了當，不冗不支。《古文淵鑒》卷四九引方岳貢評：不獨害民，又能害法，是深一層論。又引陳子龍評：安石素惡異己，公進此策，甚刺其不知人，不可以任事，又爲惠卿輩發也。荆公專好人同己，豈能知人？又引徐乾學評：軾於仁宗時應制科，意在振厲有爲。治熙寧新法，橫山用兵，則又失之欲速而急功利，故復擬進士對策，以諷時政，意在因循舊貫，愼重改作。前後所主不同，其忠君愛國之心，直言敢諫之氣，則一也。又引陳廷敬評：以浩瀚之氣，抒超朗之詞，辯析透快，而忠義至性，尤盎然動人。《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四：一疏不入再至，再疏不入，至借答策爲諫書，有臣如此，忍負之耶？而不一省者何耶？可嘆。又：（「方今救弊之道」一節）直搜其伏于膏肓上下者而攻之，良醫也。

《私試策問八首》《黃氏日抄》卷六二：謂職官令祿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此從世輕外之弊也。謂郡縣皆土木之像而像安出，與南軒記灘江、堯山之詞合。謂土木之像巍然於上而籩豆、簋俯伏以就，與晦翁席地以祠夫子之說合。謂漢因秦制不害爲漢，唐因隋制不害爲唐，又況積安不事於改，此當坡老晚年變王氏紛更之弊而言，與其所上《萬言書》論新法者合。然少年策略等說，因過於革，今其爲說，亦恐微過於因。惟聖人通其變之說爲無弊歟。

《國學秋試策問一》《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三：援古諷議。最傷小人之心。

《試館職策問三首・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程史》卷四：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

司不舉其職，而或至于踰，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嘩然起。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

《刑賞忠厚之至論》《石林燕語》卷八：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爲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老學庵筆記》卷八：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嘆。初欲以爲魁，終以此不果。及揭榜，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芥隱筆記》：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間有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蘇蓋宗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猝應，亦有據依。《誠齋詩話》：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爲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爲第二。坡來謝，歐陽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代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於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堯。《鶴林玉露》乙編卷三：《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略】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因論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此說最礙理，學者何嘗察。又：東坡《刑賞論》大意好，然意疎闊，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爲輕，功疑爲重」作主意。又：因論二蘇《刑賞論》極做得不是。先生曰：「用刑，聖人常有不得已之心；用賞，聖人常有不吝予之意。此自是忠厚了。若更于罪之疑者從輕，于功之疑者從重，這尤是忠厚。此是兩截事。」又：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卻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個髑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卻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劉將孫《題曾同父文後》：予嘗持一論云：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未有能時文，爲古文而有餘憾者也。如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及其爲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韓《顏子論》，蘇《刑賞論》，古文何以加之？而蘇之進論進策，終身筆力，莫汪洋奇變于此，識者可以悟矣。《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宛宕，於今場屋中極利者也。又唐順之評：此文一意翻作數段。《（康熙）御製文二集》卷一九《書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後》：宋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曰殺之三，帝堯曰宥之三。」遂爲千古名談。而予以爲實不經之論也！夫不經非謂其不出典故，如梅聖俞之所詰也。蓋帝堯聖君，皋陶賢臣，聖君賢臣必有一德同風之盛，不應大相徑庭。雖都俞吁咈並行不悖，要惟斟酌乎理之至，是相從而施之政事耳。殺之宥之，亦非堯與皋陶所得而主，惟其人之自取而已。其宜殺耶，堯與皋陶皆應曰殺之；其宜宥耶，堯與皋陶應曰宥之。豈有臣則慢謂之應殺，而君則佯謂之應宥。是其人之果宜殺，果宜宥，君若臣原無定見？即三代以下愼刑矜獄之君臣，未必出此，而謂堯舉皋陶曾有是事，則予謂之不經，豈苛論哉！後世擬人以重辟，而曰以待恩出自上者，皆蘇軾此言有以啓之夫。幸而上有恩焉，其人已不勝臨淵之凜，使

不幸而如所擬，則冤無辜而害生命，是誰爲之作俑乎？功疑之說，向亦具謂於功臣像贊之序，夫與其疑而從輕從重，曷若明目達聰，虛心晰理，求其不疑，以定其輕重乎？或曰：蘇軾當神宗偏信王安石牟利致刑之說，故爲是想當然之言以矯其枉，何怪之深耶？夫斥新法可也，斥新法而誣及堯與皐陶不可也。且其流弊或致爲君者以爲殺與宥皆吾可以自主，是益大不可也！　李紱《三馮試草序》：韓曰「俗下」，歐曰「順時」，後世遂以應試之文爲必無可存。余小時獨喜東坡、潁濱《刑賞忠厚之至》、《既醉備五福》諸篇，嘆其氣象雄乂，才華絢爛，彼固未嘗非應試文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風氣將開，拔此大才，以奏掃蕩廓清之烈，歐陽公力也。　又：以「想當然」語對經典明文，鉤連頓挫，妙絕。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黃氏日抄》卷一二：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曲盡其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爲仕進之初。【略】恐亦文人之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也。吁，中庸之不可能，固如此哉！《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時論中妙手，其體格與今無相遠。《（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暢朗之文，不詭於道。《茶香室叢鈔》卷一：蘇氏解先進、後進與古說絕異，未詳所本。後儒說《論語》亦無引蘇氏此說者。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以禮字爲案。

《儒者可與守成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論歸於正，而文更翩翻。

《物不可以苟合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時論之冠。中間君臣等四比，填入格眼，本屬時論，卻能按經傳事情化腐爲新。舉子輩得此法，可以橫四海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古文關鍵》卷下：統體好。前面閑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大凡罵題先說他好，然後罵。中間出入意外說戎，乃筆力高人處。《文章軌範》卷三：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其巧。《誠齋詩話》：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伎萬方，坡終不笑。一優突出，用捧痛打作伎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云：「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奔逸絕塵，是時論中一射鵰手也。舉子業到此，便是脫凡胎矣。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由是觀之」以下）收束煙波，翻案作主。

《劉愷丁鴻孰賢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行文勝小蘇。

《禮以養人爲本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論正。《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今不幸去聖人遠」一段）百折不屈。

《形勢不如德論》《捫蝨新話》卷五：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皐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爾。」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七茅坤評：當時應試，論合如此。《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兩扇直似今所謂時文者，然安得此等筆材，移而措之時文哉？明三百年，獨一王文恪公近之。

《既醉備五福論》《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公應制文字，如炎如潮，如花春，如霞散綺，使人目眩神移，吟咏流連，而不知止也。驚才絕艷，一至于此。　又：（「其頌美是人也」以下）引伸觸長，坡公擅場。

《鄭伯克段于鄢》《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曲而暢。

《書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六茅坤評：挈出一事作議論，三四層跌入，極有法度。長公有感於商君變法之驟，故於商周之書所以告戒其民處，反覆爲論。要之，王道以得民爲本，故《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又曰：「巳日乃孚。」而《魯論》亦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先王之使民原如此。此篇紆徐曲折，然亦稍開衰宋之門戶矣。

《詩論》　王若虛《文辨》：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比興。」此十六字蓋重復也。不惟語言爲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蓋相承其誤，而未嘗細考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如漢唐注疏云云，是古序所謂詩有六義者，早缺其一矣。前後相沿不悟，得明眼人拈出，然後六義具而詩教明，其有功經籍如此。徒竊蘇、張之緒餘者能乎哉？亦好詆之過也。

《禮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禮之爲國久矣，一經拈出，便

成佳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六茅坤評：文特紆徐曲折可誦。然言禮而於器之異宜，何關於禮之大者？《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不刊之論，指出「席地而坐」一節，雖矇亦明。又：（「是以聖人入于其間」以下）精微。

《春秋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六茅坤評：文甚嫋娜，而見似未透。

《中庸論》《樂城遺言》：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胡直《書蘇子瞻書傳後》：及讀其《中庸論》乃知蘇氏未有得於性道，以至強非而妄斥，則怪其自立之過。今讀其《書傳》，誠有篤論，獨其訓「欽明文思」則指以爲聖人之才，舉五教亦與孟子殊。其病略與《中庸論》同。《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六茅坤評：此等文非子瞻之佳者，以其是蘇家說理文字，故錄而存之。又唐順之評：段段以記作底，如《孝經》引《詩》、《禮》，數段貫穿作一篇。《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直作《禮論》讀，可。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確解。

《宋襄公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千古隻眼之論，自正當。《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宋襄舉動煩擾，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的與王莽一轍。然吾謂五霸列宋襄，此相傳之謬說，其實非也。五霸若並前世言之，周止有二焉：齊桓、晉文而已。若據《孟子》書，專指春秋，亦二百四十年間，自有五霸，與襄無預也。蓋自同盟幽而齊霸，戰城濮而晉霸，封殽尸而秦霸，殺陳夏徵舒而楚霸，三駕楚、九合諸侯而晉復霸。然則所謂五霸者，齊桓、晉文也，秦穆、楚莊也，宋襄何有哉？坡公謂其盜仁者之名，吾謂其並盜霸者之名，而不可以不辯矣。

《始皇論一》姚鼐《蘇子瞻始皇論》：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始皇論二》《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賈誼過秦，在於失攻守之勢，子瞻過秦，在於破壞先王之法。

《漢高帝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議論正，勝老泉。以高帝之英雄，而羣臣不能爭其如意之欲立，以武帝之奇氣，而廷臣不能明其太子之被讒：威爽之過也。老泉論高帝，以其能用平、勃；子瞻論高帝，病其易太子而不能保趙王如意，皆非所以論帝王王天下之大端也。高帝起布衣，以五年而定天下，可謂雄矣。特其大封同姓而病於疎，誅戮功臣而病於猜，寵嬖後宮而病於無制。當其在位之時，反者吹蝨毛而起，而身沒未幾，漢業幾殆而陵夷，至於文景，天下猶鞅掌而不安：由其不能講求先王經制之法故也。

《魏武帝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行文似從《戰國策》來，寖淫之以自家本色，故多嫋娜綽約處。古之起自匹夫行伍而取天下者，蓋必其身有定天下之略，而非沾沾以割據四方爲謀者，漢、唐、宋是也。魏武帝雖稱姦雄，其始也，輒以傾漢室而代之爲謀，故其劫天子，誅強國，並創心割據，而二袁、呂布非其敵者，爲其所屏耳。宗之雄如備，藩之傑如權，其能爲之下乎？使魏武力奬王室，以身下備與權，則漢之桓靈之業，未必不復振，而魏武且爲元勳也。其去三分天下，僅三世而亡，相去豈特尺寸哉？《書影》卷八：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蹟而推原其理，如醫家見前醫投藥不效，而推其用藥之誤。雖不可謂洞見肺腑，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其理可也。

《伊尹論》《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三山林之奇解《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曰：「東坡《伊尹論》蓋本諸此。」《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韙之功，而行文斷續不羈。荊川批斷續兩字，是文家血脈三昧處，非荊川不能道。《（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推極根柢，妙有發揮。《古文淵鑒》卷五〇陳廷敬評：以「大節」二字作柱，通篇開筆多於正筆，文氣更斷續不羈。《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闡發孟子意，一縱一橫。又：（「古之君子」一段）忽作寬論，非寬也，正一篇喫緊處。《古文眉詮》卷六六：此公一出世時，自寫志概之作，非局定伊尹，更非敷衍《孟子》成文也。志曠才高，嘐嘐自負，其本在立大節。其不落空疏，在節立而事辦。一筆揮灑，行止自由。《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立大節，辦大事，是事節昭著處。而其所以能然，由於素之所見者大，舉天下不足動其心也。故以狹天下爲本，借伊尹拈出，都成名論。

《周公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辯。

《管仲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子瞻悲亞夫以下八人不得其死，故痛而發論。又唐順之評：多故實，少議論。《古文眉詮》卷六六：此蘇氏談兵精義也，吾服其讀書得間。其推論兩法，與其觸處旁通，無一非解

人語也。其正幅則證繁證簡，奇。其束尾則用繁用簡，更奇。能從悟性得，故能以脫毋用。此讀書致用之文，兩用乃善，毋徒認司馬法作陪賓。

《論管仲》《黃氏日抄》卷六二：《鄭子華論》，備載不以疑忌殺人者爲盛德事，其說甚厚，有補將來。《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蘇公以繁而曲爲守，以簡而直爲決勝，未盡兵之情。《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分幹連枝，老氣無敵。

《孫武論一》《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行文好而未中孫武之病。《古文眉詮》卷六六：公非斥孫子也，正以教夫用孫子者也。孫子以智教，公以藏智教。藏智然後能用智，能用智然後能用孫子。寶元以來，西事興，旁求方略，天下爭言孫、吳，公乃掀起此層以明用。請即以公語評之，曰：「文無常形，逆爲之形。」

《孫武論二》《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此篇是借題說自家議論。論孫武而發武之兵書之所不及，蓋亦鑒宋之御將之無法，而其士卒狃於弱而不能戰之故也。全祖望《孫武子論》：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略】全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養寇自封，古今通患。然御將之道，尤在擇人，非區區之術所能濟也。《古文眉詮》卷六六：此篇孫子，不過論媒。就其智效一國，而擴之及于天子天下，以寄其所欲言。宋西北之患深矣，邊帥戍卒藉寇要賞，內畏蔥而外喜釁開，亦時事也。

《子思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五茅坤評：雖非知思、孟之學者，而其文自圓。又唐順之評：借客形主，轉丸於千仞之上。

《孟軻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五茅坤評：此作似未盡長公平生。蘇氏父子於聖學及老氏之學並未能達，故其議論多渺茫，然而行文處特圓矣。又唐順之評：此篇縱恣不羈。

《樂毅論》王世貞《書樂毅傳後》：樂毅之破齊，凡五載而功不就，至以讒間去，天下惜之。獨蘇子瞻謂當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併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愚以爲蘇子之論事勢審矣，獨未能悉樂毅也。夫樂毅者，夏侯玄之所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而大破之臨淄下，湣王走死，齊之重器奇瑤，輸之燕中矣。如是而不急莒、即墨者，以爲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爲吾害；莒南近楚，急之則必借楚以爲我敵，即墨東近海，死守虜耳，急之則多殺士卒，而未即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強武而習兵，且易以亂，且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既久而齊人皆爲燕矣。夫豈直爲燕，彼且以樂毅眞吾主。然則毅之兵固未嘗五載而盡頓于二城之下也，以故新主立而南面之聞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即墨，而又以新將攻，不識地利，而恣爲暴。燕人失毅而離，齊人失毅而振，蓋不待火牛出，而燕之敗形成矣。且諸侯之所以不窺燕者自有說。夫以齊舉宋而伐之，燕舉齊而不伐，非獨妬齊而厚燕也，謂湣王之不若昭王治也，謂湣王之待諸侯倨，而昭王之待諸侯恭也，謂湣之舉宋而暴宋，不若毅之舉齊而拊齊也。且騎劫敗而諸侯猶偃然，以此知蘇氏所論誤也。不然，使毅而有可訾，則惠王必不悔而召之，召之不歸，而何以封其子？高帝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才也，何以自比毅而人猶未之許也？若蘇子者，眞所謂以成敗論者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霸者之論，自是刺骨。樂毅去趙後，累數十年，其子與孫功名不滅，而漢高帝之興猶向往之，大略毅之風度亦似可傾動天下者，故其餘風不衰。《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兩城不下，守者力也。謂「欲以仁義服齊」者，夏侯太初之說，而公因之。

《荀卿論》《古文關鍵》卷下：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一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有相應。《文章軌範》：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懸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而自是。李斯學其學，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五茅坤評：以其所傳，攻其所蔽，荀卿當深服。又王愼中評：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謂人性惡，誠荀卿學。此又推極言之，理據精詳，非苛論也。《古文辭類纂》卷四方苞評：蘇子之責荀卿，偏論也。荀誠勁敵，蘇子惟恐不勝，而借

其門弟子以周內之。此與明永樂十族之誅何異？濫刑甚矣！劉子政乃心王室，而其子歆乃爲王莽佐命之臣，父子不相爲謀，況師與弟子乎！讀者但取其才鋒橫厲則可矣。因蘇子之說，廢荀氏之書，甚至聞其名如見怪物焉，何其陋也！《古文眉詮》卷六六：昌黎、柳水盛推荀況，而眉山深斥之。摘句立說，原非舉全書論全書也。評者紛紛，或護或訶，概非懸解。拈起「好異」，以李證荀，對勘處一筆鬆便走失。識其族者，見其難爲。又：以「好異」論荀卿也，乃以聖言爲對照，並以援天下照出李斯流禍，來龍似遠，藏針極切。《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至李斯焚書，壞先王之法，歸咎荀卿放言遺禍，所謂不知憂天下之深也。分勘合勘，看似深文，卻有至理，亦是蘇氏翻案文字。《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一林紓評：文字中「論」頗不易作。若把已往之人事蹟，評騭其得失，言之自然痛快，既不開罪於其人，而其人亦不能起而辯駁。若設身處地，恐又未必到十分美滿完全地步。胡致堂、王船山肆口罵人，古人幾無完膚。然胡、王固有氣概，試請其代古人行事，亦能一無過舉耶？蘇家議論，正復巉刻。朱子稱「東坡說得透」，又曰：「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有不貼實處。」紓謂非下字不貼實也，或考據不貼實耳。【略】獨此篇稍爲近理耳。然其文字之持重處，尤爲可取。聖人之不敢放言高論，是通篇之立意。聖人欲不踰矩，何言「不敢」者，正有所防也。中間把由、賜、求三子之才抑下，獨推顏子，正爲不敢放言高論作一榜樣，然又不能無言以垂後也。言下拈出一個「意」字，由「意」字默揣聖人立言之本旨。歸本「平易正直」，復稱「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不可易」三字，即《中庸》之「庸」也，聯出「不敢」二字，則聖言鄭重分明之意。將以上議論作一總束，說得斟酌飽滿，無懈可擊，然後始與荀卿接仗，所謂「先爲不可勝」者也。雖然，猶不直入荀卿。先將李斯罪案一操，沿流溯源，歸到荀卿身上，指出兩條弊病。然於李斯之罪猶不十分牽連。於是鍛煉成獄，謂其自許太過，而李斯又特甚者耳，輕輕將李斯之獄迸合到荀卿身上來了。而荀卿不過徒有空言，並無實在罪案可指。於是駕空立論，復舉聖人立論所以不敢快意之處，即防後來之流弊。如是一說，則荀卿狂言之過，自然激出李斯之謬舉。語雖過酷，細按之，亦自有理。

《韓非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五茅坤評：韓非于老氏若不相及，而太史遷獨以爲申、韓並原于《道德》之意。東坡亦識得此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道德刑名之利害，所見朗徹，而辭筆亦沉鷙絕倫。《古文淵鑒》卷五〇高士奇評：韓非、老子同傳，史遷深意，初未明言，蘇氏以「輕天下」三字道破。又引方岳貢評：子長所謂「原本道德」之意，不過以老子之曰賊、曰殺、曰陰用而不以語人，曰利器。申、韓得其一說而爲治。長公獨以爲本之虛無，尤千古絕識。《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老子與申、韓同傳，太史公特筆也。微辭妙旨，讀此豁然，眞神明于訓詁者。又：辭足以發難顯之情，尤妙在一刀兩段。《古文眉詮》卷六六：此拈《史記》刑名原于道德之旨，著論發撝。文貌似與《荀卿論》相襲，而荀從流禍推出，韓從病源說來，順逆主客之間，學者參互隅反，用乃不窮。又：再醒「齊物」而敢爲殘忍之說，一翻轉劃然。蘇文類妙獨絕處。《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先王之道，皆不忍不敢之心爲之。老、莊以爲不足用，而一切無之，則亦何所不忍，何所不敢哉！流爲申、韓，亦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也。此與《荀卿論》大概相倣，然荀從流禍推出，韓從病源說來，順逆主客之間，參互隅反，其用不窮。

《留侯論》《韻語陽秋》卷八：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良不爲伊、呂之謀，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圮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古文關鍵》卷下：格制好。先說忍與不忍之規模，方說子房受書之事。其意在不忍，此老人所以深惜，命以僕妾之役，使之忍小耻，就大謀，故其後輔佐高祖，亦使忍之有成。《文章軌範》卷三：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圮上，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王禕《跋圮上進履圖》：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父予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乎？」蓋眞以黃石公爲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此文只是一意反覆滾滾議論。然子瞻胸中見解，亦本黃、老來也。王愼中評：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古文淵鑒》卷五〇陳子龍評：匹夫起義，古所未有。當時秦勢已成，子房豈料有勝、廣、劉、項之可以亡秦哉？故憤憤一擊，以畢其報韓之志耳。《（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古文釋義新編》卷八：劈頭提出個「忍」字，

闢去俗論，翻卻常解，立定主意。反反覆覆，到底總歸一線，直如千丈游絲，裊裊天際，絕不見有斷續去。此固由立意之高，而亦緣運筆之妙。實事全以暗用，且不遽然說盡全幅，段段俱用輕逗淺挑，纔說到本意，卻又放開手筆，另從他處遠遠寫起。直至後幅，方盡情發洩。故分前後觀之，其前半運筆似蜻蜓點水，其後半運筆又似萬壑朝宗。如此行文，自非胸有成竹，筆具鑪錘者，那解辦來。首段言人貴能忍，是全篇總冒。次段以「觀其」二語虛籠老人教子房以忍意。三段言老人所爲教子房以忍者，由子房向之不能忍也。四段言子房忘大謀而不忍小忿，故老人爲之深惜，而借端折之。五段連舉兩個能忍的榜樣，因正言老人之教子房以忍，並見子房能忍。六段以高祖能忍而成大謀，歸功子房。七段又以高祖不能忍實證子房之教，總以見子房能忍作用也。末段借史遷之言，頓宕作結，到底歸在忍字意上。通篇議論，都是空中樓閣。然妙在虛而能實，若使不得實證，則意雖高而不確切，終少義味矣。忍字實從當日情事看出，既恰合黃石造就子房之意，與子房博浪忿擊始皇之失又確切。劉、項興亡，實蹟岐公。洵讀書，具隻眼者，未具此眼，難與論古。而評者每不無未必合當日事情之嫌，愛逞瞽論，自謂新奇，殊堪怪異。　又：「古之」二句，緊照全篇。「過人」伏下「能忍」。「人情」五句，先以不能忍者作陪。「匹夫」句，伏匹夫之力、匹夫之剛等句。「天下」五句，正言能忍者，申「古之」二句。「夫子房」句，直接入子房。「其事甚怪」句及下句，爲下面辯論之根。「然亦」句以老人爲秦隱君子，持論甚正，須悟。「然亦安知其非」六字，下得活甚。「皆聖賢」句虛籠教之以忍意，而「聖賢」二字極力抬高老人，正見其爲君子。「而世」三句，翻上「甚怪」字。「且其意」句，翻上「受書」句，能開下議論，而文勢亦大有懸崖崩石之致。「當韓」句正人情有所不能忍處，「秦之」句便見當忍。「以刀鋸」句，即所謂持法太急。「其平居」句，即所謂其鋒不可犯。「雖有」二句，即所謂勢未可乘。「子房」三句，正說子房不能忍處。「千金」二句，以喻引起，妙。「彼其」二句，是一篇主意。「且夫」三句妙，上面只言擊秦，未嘗言爲韓報仇之志，此處趁筆補出志字，與篇首「志甚遠」相應。「非有」數句，人必在前說盡，東坡只於□尾處一筆點出，巧拙便自天壤。「觀夫」三句，借以引出子房能忍作用。「此子房」句及「非子房」句，見子房得老人一點化，一生受用不盡。「狀貌」二句，含能忍意。《古文辭類纂》卷四劉大櫆評：此文忽出忽入，忽賓忽主，忽淺忽深，忽斷忽續。而納履一事，止隨文勢帶出，更不正講，尤爲神妙。

長公筆有仙氣，故文操縱變化而落韻甚輕。《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博浪沙擊秦，一事也；圮橋進履，又一事也。于絕不相蒙處，連而合之，可以開拓萬古之心胸。《古文眉詮》卷六六：論旨曰「能忍」，然而實無正證也。拈起圮老深折，運化沙椎小忿，懲所不忍以歸于忍，假一二初蹟，以顯佑漢定天下全神也。惟封齊，是用忍一證，亦復拈連灑脫。此與《管仲論》非慧業人無處著手。　又：（「此固秦、漢之所不能驚」二句）撇然拉合能忍大作用，空中放辣手。《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子房祖父，五世相韓，始終爲韓報仇，於博浪沙擊秦，前人嘉其忠勇。此獨拈出能忍不能忍立論，即就沙椎、圮遇兩事，據爲證案，又謂老人爲隱士，謂其意不在書，皆是翻案文字。然《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其理又何正大確實也。後引楚漢成敗大局，及淮陰封齊事，爲能忍之效，確是天然佐證。長公才大心慧，從何處得來！意則翻空，事皆徵實，惟能徵實，乃可翻空。其行文斷續離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

《賈誼論》　王世貞《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余少讀蘇軾所爲《賈誼論》，謂非漢文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之不能用漢文爾。【略】吾未嘗不服蘇氏論人之當，揆事之長，而嘆賈生之無辭以自解。其後得班史之所著傳而讀之，然後知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也。夫賈生之始，議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興禮樂，固非絳、灌之所喜，而實亦非絳、灌所深惡也。其所深惡者，在遣功臣列侯就國而已。故假以紛更之罪而譖之帝，帝亦因其譖而姑出誼以慰安之，且欲老其材而後用之耳，非果于棄誼也。何以知其然也？諸王太傅在王相下，與郡守等，自大中大夫而出，不爲左。特以長沙卑濕，且一異性貧弱之王，其蹟似棄耳。亡何，而召見宣室，自以爲弗如而徙傅梁。梁，大國也。梁王，愛子也。誼不死，即入而九卿矣。故曰帝非果于棄誼也。誼亦非悲鬱侘傺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弔屈之辭，雖若以自擬，而實譏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賦鵩之辭，雖若以自弔，而實歸之知命而不憂；其所上《治安策》，有可爲痛哭長嘆息者，蓋在召對宣室與傅梁之後也，所謂「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者，豈實錄哉？且賈生之自傷，在爲傅無狀，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墮馬而死，非以不用也。壽夭有命，生之夭，焉知非其命之盡，而歸之自傷，又歸之不用，寧非冤哉？史既稱絳、灌之屬惡之，而絳侯之就國，以一言告訐而逮繫，誼以待大臣之禮風之，而上遂幡然改。誼不絳侯之怨是修，而修

國體，抑何厚也！劉向所以深惜之，而軾不之知也。夫誼死而文帝次第用其言，誼雖夭，不爲不用也。吾故曰：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者此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細觀此文，子瞻高於賈生一格。又王愼中評：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眞是說得賈生倒，而文字翻覆變幻，無限煙波。又唐順之評：不能深交灌、絳，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蹟。《秋窗隨筆》：子瞻《賈誼論》云：「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乃姦雄作用，非聖賢學問。古之人汲汲行道，不合則去，無深謀機術若此。如舉天下而唯所欲爲，直戰國時蘇秦、張儀、商鞅之徒耳。至於誼之立談痛哭，未免少年剛銳激烈處，所謂「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方合聖人待價以沽之意。「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非確論也哉！《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子瞻于韓、富、歐陽，周旋無失，得漸漬深交之道矣。紹聖以後，竄謫萬里，僅僅一子自隨，而讀書養性，不棄其身，殆亦鑒前車而免于覆轍者。《古文眉詮》卷六六：《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塘評：三層斷制，意實相承，一步緊一步。能待能忍，起處立柱，以下照此發揮，直是說得賈生倒。然惜其不善用才，正是深於惜才，責備中無限惋傷。

《晁錯論》《古文關鍵》卷下：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爲治平，有七國之變。此篇體制好，大概作文要漸漸引入來。《懷古錄》卷下：文字又有洋洋地平說，忽然回頭來，變作千斤兩許。東坡《晁錯論》：「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又云：「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卻從下面忽起一句云：「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東萊批云：「如平波淺瀨中，忽跳起一浪。」《文章軌範》卷三：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於錯之不自將而爲居守處，尋一破綻作議論，卻好。錯之誤，誤在以舊有怨於盎，而欲借吳之反以誅之，此所謂自發殺機也，鬼瞰其室矣。何者？以錯之學本刑名故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錯雖數言兵，然未實試之行陣也。吳楚反，關東盡爲敵國。景帝往來兩宮間，天下寒心。此論云「鼂錯自將，未必無功」，愚以爲書生事後之見，非萬全策。萬全之策，唯在任人。當是時，朝廷之上有一持重善用兵之周亞夫不能薦，難乎其智囊矣。又：（「天下之患」以下）虛冒全篇，了無遺漏，是一格。如「坐觀其變」云云，此處既詳，文中更不道及。《古文眉詮》卷六六：吾讀《應詔集》諸論至此，蓋悟公之爲此，直自成一家言，而古人特借以爲資而已。當積弛忘患之日，恬愉處堂，憚不敢發，發又懼不能收，率用鼂錯喜事殺身以自解，公故切切然以堅忍矢志望之，而非直爲昔者詬病也。推此以觀諸論，則澔澔冰釋。起幅雄深渾灝，獨冠群篇。由其借錯爲影，直刺時局，自發議論，與《思治》、《策略》等相參，故能憑空橫騖如此。要于題事，仍統體籠舉也。《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塘評：公獨摘出「使上將而己居守」一語爲論柄，卻是老於世故，明於人情之言。高在先將古君子出身犯難以求成功立案，則錯之區區自全，先發難而不能收難，其被禍也，誠有以取之，相形益見，曷足怪與？公論發人所未發多如此，其筆力則公文本色，雄快不待言。

《霍光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光總只是一個凝重，故幹了大事。

《揚雄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五茅坤評：性道自宋儒濂洛以後，纔說得分明。而蘇家論性道處，不免癡人說夢矣。然通篇因主論客，因客見主，自是文家一法門。又唐順之評：題是揚雄，而專辨韓愈，亦一體也。

《諸葛亮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行文好，而以間疎丕、植爲謀，終似畫餅。蘇長公所罪孔明之取劉璋與其不能行間丕、植一節，愚未敢信。但其將略一節，愚竊謂其可以守國而非所以取天下者。大略先主之顧草廬，數言之間，已了一生公案矣。何則？孔明節制之謀勝，而揮擢之氣寡。即其生平用兵之失有三：當關羽之鎮夏口也，何以不虞吳人之議其後？而羽之既沒，先主流涕出師，所謂憤兵矣，甚且連營七百餘里，已犯兵家大忌，何以默無一言從中止之？至於頻年出軍祁山，而於魏延所請提勁卒五千，間道襲破關中，出與孔明相合，此亦屠龍搏虎手也，孔明又何以紆徐不用？嗚呼！以禪之孱弱，原無能恢復大漢者，即如孔明所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志雖勤，而其略豈足以定天下者哉！王世貞《書蘇子瞻諸葛亮論後》：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亢，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強，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

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難矣。」凡蘇子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攷其時事。夫荆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荆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荆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荆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荆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即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既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荆州而跋尾之不能，且立槁矣。劉璋，焉子也。焉不卹宗室之阽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故曰蘇子不讀書，又不攷其時事。蘇子又曰：「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操之臨終，召丕而囑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愚以爲蘇子蓋不特書生而已，一妄庸人囈語也。夫自古捐金而間者，豈惟漢高？秦始之於趙，魏亦有之矣。夫秦之間信陵、李牧，其勢固已如太山壓一卵，而當時信使游客車相錯而無禁。高帝之與項籍，兩軍相拒不過數十里，信使游客亦不絕，而後皆得以行金而爲間。今魏、蜀之使不通，而關譏若戟門，誰爲之行金？兩國之臣非故交，誰爲之通間？且夫丕嗣之三月而篡漢，篡之踰月而召植，而囚之若孤豚。又其大臣皆曹氏之心腹也，夫間必自隙入，所謂隙者安在也？夫守義而責其所當得之吳、蜀，廢義而言其必可乘之間，抑何前後翻覆也？吾故曰蘇子者一妄庸人囈語也。　全祖望《諸葛孔明入蜀論》：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荆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子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荆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荆州爲要，得荆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荆州非其地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孔明隆中數語，足概生平。曹操不可與爭，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與爲敵。天下之大，所餘幾何，惟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修好江東，則霸業可就。夫孔明豈不欲按天下之輿圖，復高、光之文軌哉？亦限于勢而已矣。坡公千古通儒，而責備孔明處，似乎迂闊。

《韓愈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五茅坤評：前後數段，各自爲說，而綱目整然。一段辨韓子，一段說話藏形匿影，令人讀去只如一條。予竊以愈之闢佛老也，特其門戶之見，而東坡所論，亦猶不得乎其門而爲之言。　又唐順之評：此文截然四段，而綱整目亂。細觀此文體，乃絕是模擬《原道》爲之，坡翁之滑稽若此。

《思治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一茅坤評：首尾二千五百言，如一串唸佛珠，其深入人情處，如川雲嶺月。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辯論鼎起，而一軌於正，縱橫變動中，極有斷制。　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卻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思治》亦從來名論，然畢竟無下手處。惟所謂士大夫不篤信朝廷，而好議論，深切時病。又「從衆者，非從其口而從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尤精。《古文眉詮》卷六六：「立」字全管，「成」字輕綽。定規模就是「立」，「收」即「立」之妙用。而衆所同然，乃吾所立之周行也。首揭「立」字，舉三患以爲綱，一節截。「立」之作用在定規模，有意象，有措施，二節截。定規模，究于能「收」，而「立」之事全，三節截。浮議淆之則難收，道在准同心以紲之，四節截。豐財、強兵，擇吏，提舉大要，而其權用，則諸策中詳之。以此論作提綱可。　又：（「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一段）「同然」者，規模之准的，「立」字之依據也，文歸根在此。蘇子作用源頭大，正亦在此。反是，則爲安石矣。

《正統論一》《黃氏日抄》卷一二：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曲盡其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至【略】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弒者與聖人同稱而無害，而反斥章子貶曹魏之非。恐亦文人之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也。吁，中庸之不可能，固如此哉！　《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一茅坤評：正統之說，予嘗略言之。子瞻所挈名實輕重，爲議亦非是，然而文特辨

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詞省而該，意堅而暢，與歐陽論可以參觀。《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理之直者其辭壯，尤妙在「輕與」。按正統之號，六經、孔、孟之書無之，太史公、班氏、陳氏未嘗言，歐陽子徒據王猛、符融之單詞以標此名也。「重與」不若「輕與」，「輕與之」莫若並其所標之名而去之。此公之微意，所以曲全歐陽子者實多，然而知此者少矣。《古文眉詮》卷六五：此是總冒，舉義不舉事，篇末乃以提案作收。予之以名，爲主中主。就「名」字著一「輕」字，是圓其予名之說也。就名輕轉出實重，是又圓其名輕之說也。

《正統論二》《古文眉詮》卷六四：此主于駁章之不予名，即是予名正文也，吾所謂主中主者是也。後乃歸到名輕，以駁歐者全歐，正以自圓其予名之說也。

《正統論三》《古文眉詮》卷六五：此駁章子霸統之說，以申吾實重之說，所以圓吾前論名輕之說也。名輕之說圓，乃可以予之名而不疑，而首篇名不傷實之義，于是乃大暢也。名實之說，因駁章想出，猶稱執政者曰「宰相」云爾。伊、周、杞、檜，賢姦豈以名混哉？正統之議始于歐陽子，而定于朱子，吾無所置喙。而此三論之辯，直逼孟子，蘇論筆力，無過此者。又：（「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一段）儘力批剝，筆力縱橫，神似《孟子》。

《大臣論上》《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一茅坤評：當與歐陽公《朋黨論》參看。

《大臣論下》《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一茅坤評：與前是一篇。此一段千古經綸手。王曾之計除丁謂，似得此意。《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此亦見其一耳。熙寧時政，恐陸生之計，亦窮于無所用。

《續歐陽子朋黨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六茅坤評：長公此論，眞可以補歐陽子之不足。元祐、紹聖之間，豈其說不用耶？通篇轉折處，皆如游龍。《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前半寫照君子小人情狀，乃化工，非畫工也。後即《大臣論下》意而申言之。然佳處固在前半。《援鶉堂筆記》卷五〇：歐公蓋有感于慶曆間范、呂二公朋黨之論，故于《史記》亦多致意。東坡則言君子小人各自爲黨，禍及于國，而君子當簫勺群慝，爲調劑之術，不爲已甚耳。與歐公「小人以君子爲朋黨」者，其意殊也。或紹聖以後，元豐舊黨恣其辛螫，而公鑒之，爲是言歟？抑元祐初衆正彙進，公料群小已有茅茹之象，而爲此先事之慮與？□耕南云：「《續朋黨》、《楚語》二篇，用筆皆簡老，近《志林》諸作，當是東坡海南文字。而此篇轉接處，尤變化不測。」

《屈到嗜芰論》《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即去芰一事，足見前後文人機鋒相長，而《國語》之旨，尤待此論而暢。袁枚《駁蘇子屈到嗜芰論》：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

《武王論》《無用閑談》：東坡《武王非聖人論》曰：「武王親用黃鉞以誅紂，使武庚受封又不叛，豈復人也哉！」此語亦有所本。漢文帝封淮南厲王子爲列侯，賈誼上疏曰：「淮南王悖逆，天下孰不知？今又尊奉罪人子，子豈忘其父哉？與之衆，積之才，所謂假賊兵而傅虎翼者也。」東坡語簡而健，賈語亦自明快可誦。《吹劍錄》：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略】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辭。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于天下後世。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懷古錄》卷下：東坡文似《戰國策》者，不特是善捭闔說利益似之，至如起頭便驚人處亦似之。如海外《論武王》起句云「武王非聖人」之類是也。此乃文字一浪一波處，譬如長江大河滾滾起，一波方下，又一浪起，蓋其起伏處氣勢大。《黃氏日抄》卷六二：蘇子謂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法，孟軻始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荀文若爲聖人之徒，自昔立議論者無此言也。於武王、孟子何損？於荀文若何益？獨可爲蘇子惜耳。《鼠璞》：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據則非也。(孔)子曰：「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堯曰》載二帝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復摭《秦誓》、《武成》語以頌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夫子得邦家猶是也。衛公孫朝問仲尼學于賜，賜以文武之道爲答，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三分事殷，蓋明周家之應天順人，出于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傳注之訛。【略】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必叛，不待知者而後知，復引棄父事讎爲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可議者矣。　胡廣《東坡祖黃

生說》：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于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略】湯武之蹟，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于其言，故略舉其概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爲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爲非聖人，則曹操爲鬼蜮矣。」雖然，曹操何足論。以彧身爲漢臣，爲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篡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通篇將無作有，轉輾不窮，大略從戰國辯口中來。此是東坡議論文中滑稽也。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而其援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援《書》之所及以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趙盾者以案武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獨其所稱荀文若一節，似迂且避矣。文若佐操，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何得稱王者之事？操之篡漢，固其始事本謀，何直遲之以謀九錫？

《論養士》《黃氏日抄》卷六二：論春秋戰國之士爲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變。此亦足以見東坡胸次宏闊，足以包容天下之士。然戰國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淪胥其間，往往多盜賊小人之功。若盡以爲天民之秀傑，則太過。顧天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媒，亦難以當世事責之耳。《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以感慨情事行議論。《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有識之論。《古文眉詮》卷六八：長公文至《志林》論古，非復可以一方定之。即如《論養士》也，觀千古全局，舉六國秦爲鑒，貌取者以爲進任俠矣。又：拈起「養士」二字是主，非以戰國爲可法也。士失歸而出于游食，至戰國而極，故藉爲論資。《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此非進任俠，蓋藉此以見士之當養也。規千古全局，指六國與秦之得失利害以爲證，亦非謂六國之能養士也。末云若先王之政則不然，此是正論。

《論秦》《黃氏日抄》卷六二：謂秦遠交近攻，以次取齊爲巧，空國以舉楚爲拙，雖涉權術，亦名言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一茅坤評：議確。忽入苻堅一段作結，極奇。《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使齊有中主」一段）取楚之拙，即在不忌。環互，妙妙。又：（「使堅知出此」一段）此論最當。

《論封建》《黃氏日抄》卷六二：謂秦罷侯置守爲時所趨，可矣；以柳宗元之論爲萬世法，恐主之已甚也。昔五帝三王以盛德爲天下共主，而聽其人之自治，秦始力戰而兼有之，尺布斗粟，皆輸王府矣。顧以帝王爲私，秦爲公，孰公孰私耶？《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一茅坤評：提此二句，一篇綱紀。張自烈《與蘇子瞻論封建郡縣書》：足下篤信柳子論，以爲封建者亂之始，三代聖人，不能已篡殺之禍；近世無復封建，此禍幾絕。謂秦用李斯議，罷侯置守，當爲萬世法。以某論之，後世時異勢殊，非郡縣不可。然治亂由主術，不專在封建與郡縣也。昔漢高欲立六國後，子房以爲失計，帝輒吐哺罵酈生。至光武，曰：「自古亡國皆由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由光武之言推之，得其道，封建未必不利；失其道，郡縣未必不亡。審如足下之說，則後世用秦之郡縣，雖桀紂可以長治，不用秦之郡縣，雖堯舜必至于亂，舉三代治天下之道，皆出李斯、子房諸人下，其誰信之！某非謂封建必可復，郡縣必不可廢，蓋必求所以治郡縣者，而後郡縣無弊。不則弊與封建等。郡縣果可爲萬世法，秦何獨以二世亡哉！

《魯隱公論一》《黃氏日抄》卷六二：古有攝主，秦漢以來以母后攝。此論甚精，足以破歐陽子隱公非攝之說。《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子瞻得經所載攝主明與季康子一節，故其論獨刺骨。又唐順之評：先作定論，後說原由。《古文辭類纂》卷四方苞評：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不用反復以爲波瀾。於子瞻諸論中，更覺嶢然而出於其穎。《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論攝主，而深斥後世母后之攝，是有關世教文字。姚鼐《蘇子瞻志林・魯隱公》：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耳。

《魯隱公論二》《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奇文！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信手牽連，草蛇灰綫。又：（「使斯聞高之言」數語）爲斯畫策，無以易此。

《論孔子》《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孔子之所以聖，不盡于用魯，而子瞻于孔之用魯，已見得分明。

《論周東遷》《黃氏日抄》卷六二：謂周之東遷，爲一敗而鬻田宅。歷舉避寇遷都未有不亡，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爲證，可爲萬世明戒矣。我朝陽九之厄，所失才河北之數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黃謀擁駕而南，宗忠簡二十五疏力請還京而不見聽，忠簡憂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並南宋百五十年小朝廷侮辱，公亦若燭照而數計也，異哉！或謂勢可

以不遷而遷者，周平也。勢不可不遷而遷者，宋高也。嗟乎，使果不可不遷也，當日京師已破，宗留守，何累表而請還？南陽議幸，李相國何慷慨而拜疏？觀留守且死，大呼渡河，而宋非不可不遷，章章明矣。史載高宗置賈生文集于左右，而于此論若未嘗寓目者，又可慨也。

《范蠡論》《黃氏日抄》卷六二：論揚雄譏子胥、種蠡爲兒童之見。愚謂雄譏種蠡不強諫則過矣。子胥以楚臣子而鞭荆王尸，藉館之事是預弒逆之謀也，譏之未爲過。又以論商鞅、弘羊之功爲史遷大罪，此固有感之言，然亦足爲萬世警。《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文如酷吏，雖蠡亦何辭？

《論商鞅》《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四：公因讀《戰國策》，論商鞅功罪，有言「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禍者，吾爲之懼矣。」觀此，則知此論亦爲荆公發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公叔痤之薦鞅也，曰：「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介甫治鄞頗可觀，然亦智效一官之長耳。以一官一職斗筲之長，妄欲效奇才之所爲，而神宗亦遂致舉國之聽。天禍人國，吁，其奈何！且桑弘羊年十三，以心計得幸于上。若介甫，豈獨商君羞與爲伍，即弘羊亦不屑也。　又：排商鞅以擊安石，吾謂與安石，微有不同。有功有罪者，鞅也。功在本國，罪在諸侯。蓋秦所以重男女之別，如魯、衛之嫁者，亦賴之乎商君也。特練習其民，使勇于公戰，怯私鬬，以破滅唐虞、三代衆建之諸侯。諸侯既滅而秦亦隨之，推原本始，鞅也無所逃其罪矣。公直以富強之功歸之孝公，而鞅不預，尤塞源之論。

《論始皇漢宣李斯》《古文關鍵》卷下：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積威信之劇」即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三：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用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前罪秦始皇誤用趙高，人所共知者，後罪秦始皇積威，故足以制太子之死而不請，人所不知者。予覽《志林》十三首，按年譜，子瞻由南海歸後所作，公於時經歷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處所見尤別，而此篇亦古今痛快卓犖之議。　張自烈《與蘇子瞻論秦始皇書》：僕讀足下諸論，私有折衷。足下言始皇致亂，在用趙高，在積威好殺，不誤。至謂易篆以隸，創紙易簡策，簿書繁多，姦人有以措手足，皆秦之過，則誤甚。篆之有隸，猶結繩之有書契，秦雖變古趨便，勢也，非秦罪也。信如足下所云，則古人創弧矢以威天下，後世姦雄盜賊，或以之肆暴殺人，將罪奸雄盜賊而並罪昔之創爲弧矢者乎？創昏禮以別男女，後世淫辟踵繼，或諸侯下漁色，或民亂於族，或陽侯殺繆侯，又將不罪漁色、亂族，而獨罪昔之創爲昏禮者乎？鄉令秦絀詐力，敦禮教，厚風俗，雖易簡策篆書，何傷於治？易簡策篆書，遂責其滋詐僞，亂天下後世，是誣秦也。如必欲令天下仍古簡策篆書，使簿書由此省，姦僞由此絕，則將廢書契，追結繩，盡棄古先王開物成務、通變宜民、制禮作樂之具，去焚符、剖斗、折衡一間耳，豈足以治天下哉？足下論始皇，不堅守前者用趙高積威好殺之說，妄謂易簡策以致亂，古今大言，不原本經傳，必無以考正得失，必不可爲訓。足下試取僕言思之，未有不自悔其誤者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迂闊非所以爲訓也。前代聖人，因時制宜，本不迂闊也。必以迂闊爲訓，則彼不近人情者，適足開詐僞之端耳。安在一切便易，然後引天下而日趨于詐乎？觀安石亂天下自見。　又卷二：東坡先生少時即以論策傾一世。及涉世既深，更變已熟，讀書史益精明，故《志林》所載，比少作萬萬有加，而此爲尤勝。　又：（「故其子如扶蘇之仁」以下）公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讀此益信。《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塘評：此戒任閹宦、任刑威之禍也。拈出始皇作論證，又搭入漢宣、漢武，此柳子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至此而盡其變矣。《志林》十三首，皆南海作，爲公極得意文字，幾於天雨粟、鬼夜哭。《古文眉詮》卷六八：溺閹宦則戒，毒刑威則戒。柳子言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至此而盡其變矣。尚得偏舉一人，添設題目，以局之耶？愚于斯編，論著文章紀律頗嚴密。世或病其不知化，願持此解之。　又：論任閹任刑之禍，茅抄作《始皇論》，今刊正。　又：篇內搭插飄忽處，詮皆曰「奇」，猶粘注始皇在。善讀者放闊較超。　《古文雅正》卷一二：因始皇而忽及漢宣、漢武，所以勖人謹微，勉人存厚者，實爲良鑑。文亦雄偉宕逸，自行自止，承接之蹟都化。此等

文，惟韓集《原道》等篇有之；柳、歐、曾、王，未數數也。　又：（「漢武、始皇皆果于殺者也」以下）似轉非轉，似承非承，信手寫來，盡成化境。屈折頓宕，如環無端。

《平王論》　《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二茅坤評：此文類韓《諱辯》，非蘇氏本色，分明是宋南渡一斷案。予覽此文，以遷之一字爲案。以無畏而遷者五、以有畏而不果遷者二、以畏而遷者六共十三國，以錯證存亡處，如一綫矣。

《論項羽范增》　《古文關鍵》卷下：這一篇要看抑揚處，漸次引入，「難」一段之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且義帝之立」一段，又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處。吾嘗論前一段平平說來，忽換起放開說，見語新意相屬，又見一伏一起處。大凡作漢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說他好，後面須說他些子不好處，此論前說增不足道，後卻說他好，乃放他一綫地。　《文章軌範》卷三：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文，必警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鼂錯論》並觀。　又：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棋然。敗棋有勝着，勝棋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棋師旁觀，必能覆棋，歷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爲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又：論增只當殺卿子時，中間將義帝關楚關增處，實發得暢透，則殺卿子時當去，數語決之矣。又實先發弒義帝之兆、疑增之本二意，卻俱於空中看出，必亦是發明義帝與增關係處。至接「方羽」云云，隱然在卿子上替他看出做手來。一篇文字離合操縱，警而活，如游龍之變化也。再反贊范增數句，別意作結，愈增全篇矯然之勢矣。　《黃氏日抄》卷六二：增勸羽立義帝，使爲楚計謀歟，事成將置羽何地？爲羽謀歟，又將置義帝何地？故羽欲成事，勢不得不殺義帝，既殺義帝，則身犯弒逆之名，勢不得不亡。增之拙謀，莫此爲甚。而蘇子以論增之功，既說矣，增實事羽爲君，義帝不過增所假設以欺人者，乃謂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何哉？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弒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　《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增之罪案，一一刺骨。　王世貞《書蘇子范增論後》：蘇子之論范增甚奇，而其爲書生，于事體則甚闇。夫卿子冠軍，何人也？以一言之偶中，而懷王拜之爲上將軍，其智勇未聞也。章邯既破項梁而殺之，楚人之膽奪矣。移兵而渡河以大破趙人，趙人之膽奪矣。趙舉而秦強，夫以已破之楚膽而當方張之秦勢，且皆半菽之饑腹，而冰霜不完之指，唯有解甲而逆潰耳。義送子相齊，蓋欲以爲遁穴。而僥倖于目前之未戰，乃佯爲大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爲項籍計者，何以不殺義也？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僇亡楚之末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爲宋義之黨而先去，以爲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即兩俱免族，而當叛臣僨將之名，爲增計者，何以去也？夫增，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與籍謀而殺義。不然，何殺義之後，事事日取增計而尊之爲亞父也？然則增不當去乎？曰有。坑秦卒二十萬人，失仁。失仁，法不足以取天下，一當諫也。違義帝之約，而王漢王楚，失信。失信，澤不足以取天下，二當諫也。弒義帝，失義。失義，法不足以取天下，三當諫也。諫不從則去之，去之而無忿懟之蹟，以完其身可耳，若殺卿子冠軍，何以去也？　《古文釋義新編》卷八：李本寧謂此篇是坡翁謫居儋耳時作，詞修而意遠，深思極搆之文也，與少年制舉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謝疊山謂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學者熟此一篇，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自然驚世絕俗。按李評紀其所作時日，贊以愈老愈精，謝評切示學者熟讀之效，而於詞意字句間則所見略同。大抵皆金針度與矣，後學當細心領取。大意只責增不早去，而以「羽殺卿子冠軍時」句爲主，入後層層議論，總是暢發此旨。然筆卻極曲折變化，縱橫離合，讀者殊難遽尋其針線之密。開口以「去之善」一揚，跌出「恨其不早」。抑筆，人所易曉，至通篇俱用抑，而結處獨揚，人幾疑其自相矛盾矣。然須知通篇之抑，都是在去就一節上講。結處之揚，就增爲高帝所畏說，是褒增之才，故自兩無妨礙。坊本多不知是《志林》，硬添論字，混入論體，固失本來面目。篇首又刪去叙事一段，使下面立議無根，更覺文字體勢不完。今時參考諸善本，爲後學一訂正之。　又：「漢用」二句，叙事簡括，「豈必陳平」等句皆從此生。「項羽」句，「疑」字是下面數「疑」字生根處。此句及下五

句，皆以見楚君臣間疏之實。「增之去」句，先揚一筆，起「不去」二句，正見去之善。「獨恨」句抑一筆，作斷語，冒起全篇。「然則」至「去哉」，故設問答以爲跌宕，是文章節奏處。「增之欲殺」四句，不說壞增，亦不說壞羽。【略】「易曰」五句，爲下面說增不知幾張本。「當於」句，先據要害，下面復寬轉說起，是□家操縱。「陳涉」二句是客形主。「項氏之興」四句，是義帝係楚盛衰處。「未有」句，是義帝與增同禍福處。此段□得妙，若無此段，便接「羽之殺卿子冠軍」句，不惟不曲折，亦且□不去。「羽之殺」句，是遙接法。讀此下四句，方知安□□□之妙。「兆」字「本」字與上「知幾」二字應。「人必」句，「先疑」二字跌出增與羽不合病根。「吾嘗論」句，拓開說去，波瀾壯闊。「獨道」二句，又借客形主。「不待」句，「知」字應前「知幾」。「增始勸」至「意也」，叙事略斷一筆。「夫豈獨」二句，又推出一層。此段且上段是方發前「羽之殺」四句意，而是變化幾使人眩惑莫辨。「君臣」句便見可誅羽意。「豈不」句及「陋矣」，反正兩層皆收，應「知幾」上，雖然，一轉作結妙甚。通體皆用抑筆，至此獨一揚，殊覺到底才思鴻發，而有轉無竭。《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二：論未確。而行文跳脫，不肯一字粘著紙上。《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塘評：此坡公海外文字。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得間而入，學者悟出。筆下無竭源，亦無窘步。羽疑增與漢有私，增去，此末後一層事。文乃推到羽前弒義帝時，即爲疑增之始，已翻深一層矣。若責增於此時當去，論亦未始不正大光明也，文偏推到羽殺卿子冠軍時，即爲弒義帝之兆，增於此時當早去，則又翻深一層矣。扼定此意，層層抉發。「疑」字是論端，「不早去」是論主。　梁玉繩《反蘇子范增論》：東坡論范增之去項羽，當在殺宋義時。余謂增爲羽謀主，羽之殺宋義，增教之也。不爾，何以羽之姁姁不忍，竟能一朝之間奮然斬宋義于帳中，出令諸將，莫不慴伏哉？且宋義一庸妄剛愎之人耳，奉命救趙，留四十六日不進。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猶飲酒高會，羽殺之固當。而東坡以懷王擢宋義爲賢，又責增之不能誅羽，毋乃戾乎？然則增當以何事去？曰：勢必在鴻門罷會之時矣。羽不殺沛公，羽之大失策也。增勸之而不聽，計惟效范蠡之不赦吳王，趣壯士誅之，而後謝羽以專命之罪。羽見沛公已誅，方德增重增，而必不咎增。乃觀望瑟縮，任其脫身至軍，不可復制。增年已七十，知豎子不足與謀，知吾屬之且爲所虜，可以乞骸骨而去矣，何待反間行于陳平，嫌疑起于惡食，始願歸卒伍，疽死道路耶？蓋增始終無制漢之術，羽始終非信增之人。不能謀一身，何能定天下。東坡謂增爲高帝所畏，增不去，羽不亡。嗟乎，增去羽亡，不去羽亦亡。天方助漢，亦同歸于驅除而已矣。《古文析觀詳解》卷六：范增當羽矯殺卿子冠軍，欲潔身而去，又恐將置君于何地，固非人臣之分。必待羽之弒義帝然後去，則已坐失機宜久矣。故「知幾」二字，是去就根本。文只就增去不能早處，層層駁入，段段回環。末用數語叫轉，更得抑揚三昧。

張釋之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〇：達於論治，若就日而辯物。

剛說　晁說之《跋東坡剛說》：東坡甲戌年後詩文，說之所見不少矣。今日乃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魯直字畫亦云剛矣，而李端叔者輒有疵評，是方竹可削，茸氈必待表歟！　又《太剛辯》：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豈易得哉？彼不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直折之，尚誰折我耶？不幸而殺吾軀身，是亦剛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爲八月之濤，而匯爲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他焉，水之爲物誠焉爾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用是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不茹矣，則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客，得以辯諸。　朱熹《跋東坡剛說》：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其不詘于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于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于君家，將摹刻而寘之學宮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之方云。　《黃氏日抄》卷六二：《剛說》辨太剛則折云：「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此論甚壯。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公晚年歷世故多，故爲言如此。

觀過斯知仁矣　《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論亦是，終不出蘇氏法門。

君使臣以禮　《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論亦正大。

問養生　《黃氏日抄》卷六二：《問養生》曰和曰安，察物之情，自得之趣也。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近有道者之言。　《坡仙集》卷三李贄評：未見透髓，尚在道理之間，非養生之至也。　《學古緒言》卷二三：竊

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撮二書之勝，無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爲怪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間。至歐學韓而益暢之，並去雕刻，而務出於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予既節錄諸家之書，又錄公此文，以見公之所謂辭達，蓋如此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身世妙理，衝喉而出。

《續養生論》《黃氏日抄》卷六二：《續養生論》，載鉛虎汞龍之說。袁枏《書東坡眞隱詩後》：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眞隱翁，枏嘗深疑之。道以氣爲母，文以思爲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于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爲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峰，願相與竟其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藥誦》《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多曠達之旨，從徙南海得之。

《怪石供》《古今小品》卷八：形語一段，不相粘而相關，慧甚。末亦楚楚有致。

《後怪石供》《古今小品》卷八：妙在喜存根亡二語，與上篇天機之說，同一禪理。

《酒經》《容齋五筆》卷八：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今盡載於此，以示後生輩。【略】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眞味愈雋永，然未易爲俊快者言也。

《評韓柳詩》《耆舊續聞》卷一〇：周少隱云：詩人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詩「秋菊集南澗，獨游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

《評杜默詩》尤侗《讀東坡志林》：石介作《三豪》詩，謂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略】東坡譏之，謂「如京東少年私飲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默之歌蓋盧仝、馬異之流，亦不至是。予見小說載，默落魄入項羽廟，升神座，大言曰：『以大王之英雄，不能取天下，以杜默之文章，不能成進士。不平之事，孰甚于此？』因大慟，泥神亦下淚。此等意氣，自是百尺樓上人。默之歌雖不可謂豪，然可謂豪于哭也。

《范文子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三茅坤評：論用兵之勝而敗之處，反覆痛快，長公蓋亦鑒於當時熙河之役，故云。

《續楚語論》《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六茅坤評：辨而正。又唐順之評：此文逐段關鎖，似《諱辨》體。《援鶉堂筆記》卷五〇：□耕南云：「《續朋黨》、《楚語》二篇，用筆皆簡老。」

《海外論》《鶴林玉露》乙編卷五：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

《堯不誅四凶》《能改齋漫錄》卷一〇：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于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按《左氏傳》云：「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取此耳。檮杌，即鯀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即非誅死矣。豈東坡別有所見而爲是說歟？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剖桃仁得硫黃之說》《甕牖閒評》卷四：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比矣。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之說》云：「自是斷薰血。」乃復用此「薰」字，不知何故。

《小雅周之衰》《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議論的確，而文亦雅。

《大夫無遂事》《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論甚確。

《定(公)何以無正月》《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明辯。

《猶三望》《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八茅坤評：文旨疎暢，而韻度磬折。

《商君說》《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此說爲王介甫發。《蘇文忠公文鈔》卷一四茅坤評：多名言。罪史遷而商君之罪案不可解。

《劉陶說》《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公有《和頓教授》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難。無弦則無琴，何必勞撫翫。我笑劉伯倫，解髮蓬方散。二豪若不納，獨以鍾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即此意也。

《自評文》劉將孫《從孫千林小草序》：如東坡所謂「吾文如萬斛泉，不擇地而出。所可知者，行乎其不得不行，而止乎其所可止」，此亦爲其姪言之也。非坡自語其姪至此，雖欲探坡之所自得者，更千萬言亦不能得此語之仿佛也。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西堂雜俎》一集卷八：予謂文君之事，不足爲相如病也。以相如之才，事景帝、孝王，皆不能知；而臨邛令與諸富人，又不足與言。乃文君獨能憐才，國士之遇，出于閨中，生平第一知己，在漢天子上矣。文君之從相如，不減紅拂之識衛公，相如之挑文君，不愈仲容之追貉婢乎？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西堂雜俎》一集卷八：坡云：「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有謀明矣。

《楊鷹字說》《黃氏日抄》卷六二：字楊鷹，以尊己俾自愛重，而毋恃聰明，後學所當深味。與妄自尊大爲尊者，其說正相南北。

《趙德麟字說》朱熹《跋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于此矣。尙其勉旃，無爲徒玩其華藻而已。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袁桷《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未嘗不感嘆三復，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議元符間，何耶？《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澹宕不收之音。又唐順之評：小題從大處起議論。

《眉州遠景樓記》《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遷客思故鄉，風緻婉然。又唐順之評：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樓與遠景上說。

《放鶴亭記》《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聰、蜜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文章精義》：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大意謂清閒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亂德者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眞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面隱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疎曠爽然，特少沉深之思。《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清音幽韻，序亦不煩。《古文眉詮》卷六九：鶴與酒對勘，鶴是題，酒從何來？從「飲酒樂」之句生來，蓋當筵指點之文也。所以如此對勘者，羨彼閒放，慨我縶官，正是郡守作山人《放鶴亭記》，不是閒泛人替他作記，神味又從「放」字來也。

《墨妙亭記》《黃氏日抄》卷六二：《墨妙亭記》，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眞理到之言，可以發明孟子不立巖牆之說。《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卻有一種風雅。

《醉白堂記》黃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某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黃氏日抄》卷六二：《醉白堂記》，反覆將白樂天、韓魏公參錯相形，而終之以取名也廉之說，尊韓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文章精義》：子

瞻作《醉白堂記》，一段是說魏公之所有，樂天之所無，一段是說樂天之所有，魏公之所無，一段是樂天，魏公之所同，方纔說是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論，不亦謬乎？　王若虛《文辨》：荆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爲口實。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爲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　茅坤評：魏公勳名，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思特遠。　《古文辭類纂》卷五七　劉大櫆評：精神籠蓋一世。

《蓋公堂記》　《藏海詩話》：韓退之《陸渾山火》詩，浣花決不能作；東坡《蓋公堂記》，退之做不到。碩儒巨公，各有造極處，不可比量高下。　《容齋五筆》卷四：東坡作《蓋公堂記》云【略】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藥戒》，僅千言，云【略】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　《黄氏日抄》卷六二：《蓋公堂記》，喻人以氣爲主，食爲輔，而病藥之過，以明蕭、曹牧民於百戰，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善乎，其揚蓋公之清淨也！繁文之弊，至今極矣，其禍民殆不減百戰。嗚呼！安得如蓋公之說而一洗之？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以醫爲喻，起盡議論，卻將正意一證。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蓋公堂記》用柳子《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莊子祠堂記》　《容齋續筆》卷一二：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略】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用爲一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饋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　《步里客談》卷下：余嘗問王子世云：「蘇氏爲縱橫之學，如何？」曰：「有之。」時案上有《莊子廟記》，云：「只此記中謂莊子于孔氏陽擠而陰助之，此語亦縱橫家流也。」　樓鑰《跋張正字莊子講義》：景德三年敕：「莊周立言，理歸于冲淡；郭象爲注，義造于淵微。」【略】自兹以後，無能眞知者。惟王荆公之論，蘇文忠之記，得莊子本心。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以醫爲喻，起盡議論，卻將正意一證。　王世貞《讀莊子二》：余謂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軾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爲之蔽者也。當老子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趨于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樸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啓之，則不得不惡其名，而歸咎于文武。夫既歸咎于文武，而追其自，則謂堯舜之不能造極于無爲，而以有爲啓之，則不得不致歉于堯舜。夫堯舜而至流于周之末，若有如老子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爲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略】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僞，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儳焉，而苦禮樂之拘彙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天下皆以爲聖人。彼又懼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于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略】大意在尊老子而抑孔子，既抑之而又收之，使爲老子徒。彼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耶？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于陽子西游而爲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于所謂詆訾孔子也。　又《讀莊子三》：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章，而以《列子》前後續之也，無所據，特以盜跖、漁父之排孔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

《李太白碑陰記》　《黄氏日抄》卷六二：《李太白碑陰記》，東坡奇才逸筆，簸弄千古，甚至武王不見恕，而李太白之失節，孔北海之無成，獨拳拳痛惜，抆拭而大書之，蓋其平生備歷危難，萬變不懾，專以氣爲主，二子亦負其奇氣而不幸者，神交千載，共一太息也。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古來豪儁所被橫口之污衊者多，長公此一番洗刷，絕是。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辯得是。

《喜雨亭記》　《履齋示兒編》卷七：東坡《喜雨亭記》云：「使天而雨珠，則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則饑者不得以爲粟。」即劉陶《改鑄大錢議》有曰「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饑無所食，渴無所飲」之遺意，然不如東坡辭婉意明。所謂出藍更青者也。　《文章精義》：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爲有。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公之文好爲滑稽，得之莊子副墨洛誦之說。　王世貞《跋喜雨亭表忠觀二刻》：坡公作《喜雨亭記》，在鳳翔軍事推官，年可三

十餘。作《表忠觀碑》在知徐州，年可四十餘。《喜雨》文雖爽儁而不盡脫書生習書筆，故熟而不無沓拖。意若《表忠》結法謹嚴而姿態自足，故應以年事作階級耳。公此碑顏體大書，世所盛行，而少有傳其小者，尤可貴也。《古文釋義新編》卷八：以二「忘」字爲經，以八「名」字爲緯，以三「民」字爲骨，就一座私亭寫出絕大關係，伸憂樂同民之意，隱然言外而又毫不着蹟，立言最爲有體。然非出筆瀟灑，亦安能藏莊重於流麗如此也？的是風流太守之文。彼於篇末以滑稽爲譏者，殆未思民歸功太守，太守推美於君，天子讓善於天，天□美於無言，層層正自有至理。予評此記時，乾隆戊午七月十三日也，江亭正值亢旱，幾有十日不雨，則無禾之意，吟涵數遍，曷勝忻羨企望之至。　又：東坡作亭於扶風官署，亭成適雨，因喜名亭，而作此記。「亭以二句，開口直從題而說起，起得老。【略】「名」字一篇眼目。「古者」三句，解志喜意。「古者」二字，便含下周公等三人。「不忘」最一篇主腦。「其喜」二句，應古者三句。「予至」至「之所」是作亭之由。「予至」句點作亭之時，「爲亭」句點作亭之地。下又添「鑿池」一句，妙。此見其始原與雨無關涉，以伏下遇雨亭成之脈。「是歲」至「適成」，是名亭之由。而「是歲」十二句記雨，「官吏」五句記喜，而「吾」句乃接天亭。「是歲」三句，「雨麥」之「雨」雖不與下數「雨」字同，然正是下「不雨」、「乃雨」等之根。「既而」六句，「不雨」、「乃雨」、「又雨」，皆下「大雨三日」之襯。兩「民」字見與民同憂處。「民」字是一篇骨子，宜重讀知，又妙在輕□出來，不着痕蹟，更爲得體。「於是」以下正寫，□□□□，卻以「舉酒屬客」作波。「無麥」四句，言不雨之可憂，「則吾」三句挽合到亭上。「今天」二句寫得雨之可喜，「使吾」三句又挽合到亭上，說得雨與亭關係匪輕，妙絕。一篇大意至此已盡，下面自不得不挨田歌來作結。「民曰」八句，將太守、天子、造物、太空形起來。「至以」句結得老。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淺製耳，然數百年家弦戶誦文字，不可不存。　《古文眉詮》卷六九：志不忘是名亭主意，即是通篇命意，作者分明點出。　《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塘評：志喜不忘，是一篇命意。寫喜雨，不脫亭字，方是三字題文字。字字拆開，字字倒叙，即是時文金針。

《霞外攟屑》卷七：蘇文忠公《喜雨亭記》云：「亭以雨名，志喜也。」【略】正用《穀梁傳》。公時二十三，簽判鳳翔，誰謂文忠少年登第，疏于經學哉？

《凌虛臺記》　《容齋續筆》卷一三：郡縣山川之古蹟，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略】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于陳蹟，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　《容齋五筆》卷七：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嘆。　《黃氏日抄》卷六二：《凌虛臺記》末句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其論甚高，其文尤妙，終篇收拾盡在此句，而意在言外，諷詠不盡。昔王師席所謂文之韻者，此類。　《文章精義》：《凌虛臺記》結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爲無。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蘇公往往有此一段曠達處，卻於陳太守少回護。　《坡仙集》卷二李贄評：大難爲太守矣！一篇罵太守文字耳。亦好。　《唐宋文醇》卷四四引黃道周評：此篇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爲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眞能超然物外者矣。　《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塘評：臺以「凌虛」名，謂凌出乎空虛之中也。坡公即從「虛」字着想，悟到荒地既可成爲臺，而臺將來亦勢必仍成爲荒地。自古帝王名宮，無不如是。總歸空虛上去，故人須求其實在不朽，而不同歸於虛境者，方有可恃。眞見道之言，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楊升菴以爲譏太守，恐未必然。

《超然臺記》　《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軾又作《超然臺記》云：「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意言連年蝗蟲，盜賊、獄訟之多，以非諷朝廷政事闕失，並新法不便所致。及云「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以非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苕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下引「園之北」至「弔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　《黃氏日抄》卷六二：《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無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腳氣集》：東坡《超然臺記》中數語，本是習鑿齒舊文，東坡蹈襲之。一入東坡手，精神百倍，不是喫煙火食人說話。習云：「每定省舅家，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焚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若乃魏氏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遺事猶存，碌碌凡士，安足以感其方寸哉。」東坡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遨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甚是妙語。人能推此，便可曉做文字之法。然自古大文章之家，只有東坡不怕蹈襲，余人當謹。王若虛《文辨》：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辯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辯交乎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　又：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臺記》云：「辭福求禍，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古文經訓》：此一劑清涼散也。彼爲物困者實自困於物耳。賞音云：物有盡而欲無厭，雖窮極奢華，總屬不足之境。若袖手旁觀，未有不知笑之者，此亦遊於物外之一證也。長公深得觀空之旨，故能勘破一切。蓋空即無私，無私在去私，去私故不爲物欲妄念所憧擾，而踐形復性，經世出世，一以貫之矣。學者反求諸性情日用間，明以取之，會而通之可也。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子瞻本色，與《凌虛臺記》並本之莊生。　又唐順之評：前發超然之意，後段叙事解意，兼叙事格。　《（康熙）御製文三集》卷四：蘇東坡《超然臺記》，千古奇文也。而予反其意，其亦有說乎？蓋此記之語，以遊於物之外爲最要，而予政以此語爲未臻。夫天地之大矣，而人立乎其間以配之。人之在天地之間，大而言，不啻恆河之一沙。小而言，不啻太倉之一粟。然人能配天地者，不以一心乎？而一心之在一身，又不啻一沙一粟矣。夫此一心在內乎，在外乎？遊於物之外者，目而已。目更心之所使，孟子所謂「萬物備於我」，非備於身，乃備於心。且遊於物外者，物以萬稱，豈能一一窮其理？天地亦物也，孰能遊其外乎？況內本也，外末也，遊其外不遊其內，是捨本而逐末。捨本逐末，爭民施奪，其爲物有以蓋之（用蘇軾記中語），不已甚乎！予以爲應遊於物之內者，謂遊於心也。天地我心，萬物亦我心也，心一而已，無殊無同，無人無我，而要之亦無所謂遊。夫如是，則天地萬物，一氣一理，又何用其放意肆志，無所往而不樂哉！六齡讀《大學》，稍識正心之本，長而見東坡此篇，喜其識高而詞雄，茲耄耋矣，乃悟雄高之無用，不如求正心之本，以會天地萬物爲一體。勤學七十年，然後爲反東坡此篇之文，以待後之勤學者反予此篇之文也。　《古文辭類纂》卷五六方苞評：子瞻記二臺，皆以東西南北點綴，頗覺膚套。此類蹊徑，乃歐、王所不肯蹈。　《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通篇含超然意，末路點題，亦量法。登高四望一段，從習鑿齒《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莊子于子桑戶之死，託孔子之言答子貢，有方外、方內之別。方，區域也。方外忘死生，方內循禮法。今東坡之文變其說曰：「物內」、「物外」，其意正同。方外忘死生，物外忘憂樂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所以足吾欲者有盡」，此二語可謂達生之極。東坡之居惠、居儋耳，皆萬無不死之地，而東坡仍有山水之樂。讀東坡之《居儋錄》，詩皆冲淡，擬陶雖不似陶，鄙見以陶潛之頹放疏懶，與東坡易地以居，則東坡不死，而陶潛必死。蓋陶潛雖有夷曠之思，而詩中多戀生惡死之意。東坡氣壯，能忍貧而吃苦，所以置之煙瘴之地，而猶雍容。矧膠西居儋耳之北，尚在內地，有何不樂之有？惟東坡有超然臺之作，則後此惠州、滕縣、儋耳之行，皆無關緊要矣。通篇把定「游於物外」四字，則知天下足欲之難，知足之難，則隨遇皆知足。然既能知足，不惟在膠西樂，即在儋耳亦樂。此所以名超然。超然者，超乎物外也。文前半說理，後半叙事，初無妙巧，難在有達生之言可以味耳。

《李氏山房藏書記》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苕溪漁隱曰：（東坡）《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僊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雖言謫僊，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　《黃氏日抄》卷六二：《李氏山房藏書記》，謂昔見書之難，而今有書不讀。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題本小，而文旨特放而遠之，纔不鮮腴。

《思堂記》　《黃氏日抄》卷六二：《思堂記》，特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古未聞無思之說。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者也。不思而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者也。如朋從爾思，思而不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也，東坡才高識敏，事既立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以愛惜精神爲心，故創言無思，非孔孟教人之意也。自得之趣，不可以訓者也。

《墨君堂記》　《黃氏日抄》卷六二：《墨君堂記》，謂「得志遂茂而不驕，

不得志瘁瘠而不辱。」論竹至此，斯不玩物矣。《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主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困學紀聞》卷一八：東坡《觀棋》詩「誰與棋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東坡滑稽之文，篇終卻少歸之於正。

《傳神記》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得此解並可入文章矣。

《中和勝相院記》　《黃氏日抄》卷六二：《中和勝相院記》，言「佛之難成，勞苦卑辱，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剔其患，專取其利，治其荒唐之說，務爲不可知。」愚謂作院記如此，斯忠於佛者矣。《升菴詩話》卷二：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者之病。然東坡于禪學深入冥冥，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

《寶繪堂記》　《烏臺詩案・與王詵作寶繪堂記》：軾字子瞻。鞏向眞廟朝裏，尊禮楊大年，時人稱之。今王詵尊禮子瞻，亦同爾。軾言「到家逢着難時節」。王詵言：「向因世居事，後也曾到登對奏知，今後不敢與人往還。」上乃宣諭詵云：「如溫良之士大夫，往還亦自無害。」軾言：「次第自家，是不溫良底也！」　又《與王鞏干涉事》：熙寧五年內，鞏言：王詵說賢兄與他作《寶繪堂記》，內有「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數句。軾答云，不使則已。即不曾改。《林下偶談》：東坡作《王晉卿墨繪堂記》，內云：「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而國，凶而身，此留意之禍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請改之，坡答云：「不使則已。」即不當改。蓋人情喜諛而多避忌，雖范、錢、王聞人猶不免，何怪流俗之紛紛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諛，固不肯避忌，雖與范、錢、王厚善，亦終不爲改也。《黃氏日抄》卷六二：《寶繪堂記》，論古之嗜書畫有害其國，凶其身者，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荊公多矣。　又唐順之評：《墨君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義門讀書記・歐陽文忠公文》卷上：使子瞻爲之，必不若此費力。□自不逮《寶繪》諸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梁谿漫志》卷七：東坡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畫水亦然。坡嘗記：「蜀人孫知微欲于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終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則心手相應之際，間不容髮，非若樓臺人物可以款曲運筆，經日而成也。予嘗疑少陵《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蹟。」此殆是言王宰之畫不易得，當聽其累日經營，不可促迫之意爾。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觀其氣勢如此，則「筆所未到氣已吞」，食頃已爲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則其畫不足觀矣。《鶴林玉露》丙編卷六：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中多詼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詼諧游戲皆可書而誦之，此記其一也。須知此出天才，尤不易學，學之輒俚俗村鄙，令人欲嘔矣。明袁中郎諸人製作何如，不若且放讓坡老獨步。《古文眉詮》卷六九：文如行雲無定質，細按不出畫法授受，畫事往復兩意，統括在親厚無間中。蓋文爲哭友作，不專記篔簹畫竹也。識此大致了當。又：一路機鋒凡七轉，非深于禪者不能。論作意，則語語從畫竹生姿，合交情，則脈脈呈親厚神理也。

《石氏畫苑記》　《黃氏日抄》卷六二：《石氏畫苑記》：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眞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安用見鬼？」此說正合余素心，欲宣之言而莫能者，敬書以破世俗嗜畫之癖。《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中多以文爲戲，然亦自是佳品。

《靈壁張氏園亭記》　《烏臺詩案・國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本鎮居止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

記》，內有一節稱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宜之看詳上件文字，義理不順。言「不必仕」，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之心，以亂取士之法。又軾言「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又軾稱：「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宜之詳此，即知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獨軾有不必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爲臣之道。又軾稱：「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顯涉譏諷，乞賜根勘。　又《張氏蘭皋園記》：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與張碩秀才撰《宿州靈壁鎮張氏蘭皋園記》，即無譏諷。《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無他超遠卓犖之識，而風神亦自典刑。《古文眉詮》卷六九：其地當出處兩便之冲，其園兼仕隱兩得之勝，其家世又席祿養兩行之風。而公官于徐，壤相接也，其志趣正復相習。故凡後邊意議，早藏在前邊景事中，文章一綫清眞如此。寓對屬于流行，滿眼冲和之氣，坡文所少。

《游桓山記》　《隱居通議》卷一五：坡翁作《游桓山記》，感慨深長，超然物化。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曠達。

《石鐘山記》　楊萬里《過湖口縣上下石鐘山即東坡所記者是夕宿其下》：上鐘山，下鐘山，兩鐘爾大何處懸。滄波作杵天作簴，懸在江湖都會間。蜀江西來一萬里，章江南來會于此。更著鄱陽與彭蠡，混同四水作一水。萬歲千秋撞不止，兩鐘可是難當抵。上鐘打得到骨髓，下鐘打穿胸腹底。世無坡老辯古器，誰知出自周與魏。老夫不能認款識，願聞大聲開病耳，今夜月明正無滓。　劉克莊《坡公石鐘山記跋》：坡公此記，議論，天下之名言也；筆力，天下之至文也；楷法，天下之妙畫也。　趙秉文《題東坡石鐘乳山記墨蹟》：東坡謫齊安，人怒神所許。倒騎卧水龍，醉踞石頭虎。赤壁萬里江，一葉吾敢侮。歸來抵湖口，此樂乃並與。扁舟絕壁下，鸛鶴如人語。風雷相轟豗，水石效吞吐。山遺洞庭樂，帝下鈞天舞。石鐘不吾欺，一證萬萬古。遺墨落人間，訛缺十四五。模糊魯壁簡，剝落岐陽鼓。蜿蜒半鱗甲，尚恐脫風雨。畫移瓦棺壁，劍化平津渚。祝君什襲藏，隄防六丁取。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風旨亦自《水經》來，然多奇峭之興。　李東陽《思石鐘山辭》：予嘗讀蘇文忠公《石鐘山記》，壯其爲辭，以爲善辯者無所施其巧，博物者無所用其智，誠茲山之偉觀也。竊嘗疑之：辭勝者近誇，勢勍者難敵，而材力萎薄，莫之敢攖。加以逸步多艱，寡聞成癖，未嘗不攘擘三叫，臨文長吁，思欲駕長鱸，逆巨浪，揖山靈于岩際，酹坡仙乎水中，而卒莫可得也。王君湖口之產，宦游京師，出所爲圖，發我幽思，作《思石鐘山辭》。　王士禛《石鐘山》：蘇公游賞後，餘韻石鐘山。水石長如此，行人自不閑。鶴巢丹壁上，魚鬧翠微間。安得乘明月，扁舟數往還。　《古文辭類纂》卷五六劉大櫆評：以「心動欲還」，跌出「大聲發於水上」，纔有波折，而興會更覺淋漓。鐘聲二處，必取古鐘二事以實之。具此詼奇，文章妙趣，洋溢行間，坡公第一首記文。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彭蠡有靈，致公夜泊絕壁，爲名山吐氣。碑記非公所長，公辭碑版，而集中載記，至于兩卷之多。此非公意，亦收拾公文者，求多不求精也。　《古文眉詮》卷六九：以辯體爲記體，當作翻案觀。李勃翻道元之案，坡老翻李勃之案。每山盤水匯，水搏石竅作聲，所在非一。而石之異產，聲韻清長者，信有之矣。余外家安氏古墓兩石駝，石質不異凡石，擊之鏘然，若梵磬出林，良久漸遠，土人呼爲響石，特未詳所自致耳。古人之論如此類，兩存可也。　曾國藩《石鐘山記》：上鐘巖與下鐘巖其下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彭侍郎玉麟于鐘山之頂建立昭忠祠，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酈氏、蘇氏所言，皆非事實也。　《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九林紓評：東坡此文，直以記爲考。分作兩層：始斥酈道元之簡，繼斥李渤之陋，自明得石鐘之眞際。「噌」，音琤，空囂也。《晉書・王沈傳》：「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泓噌」即「噌吰」也。《廣韻》：「噌吰，鐘音。」《集韻》作「鉦」。「鏜」，音湯，鼓聲也。《廣韻》：「以鐵貫物。」「鎝」，音跋，通作「鈸」，發土具也。以意會之，則「鏜鎝」含有金鐵鏘鳴之聲。蓋前所聞者聲空，後所聞者聲實。棲鶻鸛鶴之鳴，似與本文無涉，特用其聲爲石鐘作勢，以形其靜。可見四無人聲，鳥方夜鳴，引起石鐘之聲，亦非閒筆。須知讀古人之文，須從其不經意處思之，方悉其精神粘貫處也。　《春在堂隨筆》卷七：東坡《石鐘山記》，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至今游石鐘山者，皆以坡語爲然。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以舟師剿賊，駐江西最久。語余云：湖口縣鐘山有二：一在城西，濱鄱陽湖，曰上鐘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鐘山，即東坡作記處。然東坡謂山石與風水相吞吐，有聲如樂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風水相遭，皆有噌吰鏜鞳之聲，

何獨茲山爲然乎？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玲瓏，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黏著，宛然麟甲。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如云：「我來醉卧三千年，且喜人世無人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無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作也。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上鐘山亦中空。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南安軍學記》《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個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爲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爲舜，只得爲子產？又說古人于射時，因觀者群聚，遂行選士之法，此似今之聚場相撲相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又卷一三九：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胡文穆雜著》：凡作文援引經傳，雖記憶精熟，亦須檢閱，不可輕易輒書，防有差誤。東坡作《南安軍學記》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子弟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者，與射義不合。蓋序點者弟子之名，如東坡所謂，則不以序點爲人，而以爲揚觶時事。或以序點者三爲序點三揚觶，強爲之解，愈說不通。蓋初揚觶者，公罔之裘，繼之者序點，未嘗及三也。東坡文勢亦不如是，要之爲誤，審矣。然作此記時，自海南還，求文者相從三百餘里，亦途中或無書可考，故偶誤耳。《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茅坤評：此等文軸多澹宕不可爲法。考年譜，乃安置儋州時所作。又唐順之評：蘇文本尚馳騁，而此作尤渙散不肯受約束，然惟長公可耳，歐、曾集內無此也。

《滕縣公堂記》《烏臺詩案・爲王安上作公堂記》：一、元豐元年七月，爲王安上作《公堂記》。軾知徐州，贊善大夫范純粹修葺本州廨宇，極齊整，本官替去，軾作《滕縣公堂記》一首，與范純粹。交代知縣王安上寺丞立石在本縣，即不曾寄范純粹。其記多，不具載。此記大率譏諷朝廷新法已來減削公使錢，裁損當直公人，不許修造屋宇，故所在官舍例皆壞陋也。《黃氏日抄》卷六二：《滕縣公堂記》，謂宮室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此論亦居官者所當深察也。

《中和勝相院記》《冷齋夜話》卷五：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于臨皐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纔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舟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于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曰『如人善搏，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　朱熹《答汪尚書》：《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詆哉？《清波雜志》卷九：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四菩薩閣記》《容齋續筆》卷三：《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劉將孫《夢庵記》東坡捨畫於佛寺，畫何足有無，佛寺誰適爲主？而坡皇皇然，僧守鬼守之不足，至以爲奪此者比於廣明之巢賊，而亦不能保其無廣明之動。然其心不亦可悲也哉！《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長公愛道子畫爲障，而對惟簡語甚達。《古文眉詮》卷六九：此必服闋赴京時作。長謝先人之日，結成至性之文，一「畫」字，一「守」字，相爲經緯。披來拂去，盡是天機。末及閣成，而預爲記者。

《眾妙堂記》《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公非由南海後，亦不能爲此文。《古文眉詮》卷六九：一則《南華眞經》，其神化，其物化，海南所進如此。要與論千手眼，仍一副鼻息。　又：檃括趙疏爲序，最古潔。

《清風閣記》《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奇曠。

《墨寶堂記》《烏臺詩案・爲張次山作墨寶堂記》：熙寧五年內，軾往通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簽判張次山，有書求軾作本家《墨寶堂記》。除別無譏諷外，云：「蜀之語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

乎？」軾以謂學醫者當知醫書，以窮疾之本原。若今庸醫瞽伎，投藥石以害人性命，意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多不練事，驟施民政，喜怒不常，其害人甚於庸醫之未習。《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唐順之評：《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坡仙集》卷三李贄評：前半截甚爲蒙莊所苦。

《大悲閣記》《烏臺詩案・與僧居則作大悲閣記》：熙寧八年，軾知徐州日，有杭州鹽官縣安國寺相識僧居則，請軾作《大悲閣記》。意謂舊日科場以賦取人，賦題所出，多關涉天文、地理、禮樂、律曆，故學者不敢不留意於此等事。今來科場，以大意取人，故學者只務空言高論而無實學。以譏諷朝廷改更科場法度不便也。《鶴林玉露》丙編卷一：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概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　朱熹《答汪尚書》：如《大悲閣》【略】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詆哉？《黃氏日抄》卷六二：《大悲閣記》，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禪旨。彼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蘇長公於禪宗本屬妙悟，而其爲記、銘、頌、偈，種種出世人，予故錄而存之。又唐順之評：此公素精于佛家之言。《古文眉詮》卷六九：以我感而遂通之理，說彼千手千眼之用。而感原于寂，全以寂語，具大辯才。選本禁錄佛門文字，然大作家固無所不有也。此一門，惟坡老超前絕後。柳州亦有之，而不免爲佛奴；南豐亦有之，而不涉于佛地：俱未善也。　又：（「吾昔嘗觀于此」數語）此老最會觀物理，的有妙悟。　參見《超然臺記》王若虛《文辨》評。

《安國寺大悲閣記》《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五茅坤評：無論學禪、學聖賢，均從篤行上立腳。

《顏樂亭記》《優古堂詩話》：《王直方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予按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於此。　李光《效莊周句法》：蘇子瞻幼年未讀《莊子》，因過外家程氏，架上有《南華眞經》，問此何書，知莊周書也。公且飯且讀，因喟然嘆曰：「吾昔年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自是凡意所欲道，筆端悉能達之。其爲文雖不剽其語，而源流血脈，多自莊周書來。【略】及作《顏樂亭記》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略】《韓文公廟碑》：「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怒；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之謗。」如此等語，未易概舉，此正詩人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記承天夜游》《深雪偶談》：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略】使施前句于斯時，豈非稱歟？《古今小品》卷八：公又云：「江山風月本無主，閑者便是主人。」皆靜者之言。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仙筆也。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澈。

《南華長老題名記》《黃氏日抄》卷六二：東坡爲儒者言，論天下事，明白如見；爲佛者言，談若空法，宛轉無窮。惟以儒證佛，則不可曉，如《南華長老題名記》，援子思、孟子之類是也。

《題雲安下巖》《古今小品》卷六：王納諫云：既見好游，且嘆世路。

《記游白水付過》《古今小品》卷八：王納諫云：如畫家蕭蕭數筆，含意無窮。

《書海南風土》《古今小品》卷八：此有妙理，攝仙佛二門。

《硯銘》《古今小品》卷七：亦達亦玄，亦銘之變體。

又《硯銘》　《徐氏筆精》卷五：東坡作《硯銘》二十九，而《古文品外錄》載一銘，甚佳，集中所無也。銘云：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爲公覓硯。

《邁硯銘》　《古今小品》卷七：以簏爲銘，古銘多如是。

《擇勝亭銘》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即古之幔亭，而文多曠達矣。

《漢鼎銘》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其憂深，其思遠。

又《漢鼎銘》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借漏以發明道術，吾所以謂蘇長公仙於文者也。按樓迂齋曰：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借蓮花漏以感慨吏業，甚達。

《鼎銘》　《黃氏日抄》卷六二：《鼎銘》，謂禹鼎爲用器，此灼然考見始末之論。

《卻鼠刀銘》　《欒城遺言》：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略】曾祖稱之，命佳紙繕寫，裝訂于所居壁上。

《鳳咮硯三銘》　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集中《鳳咮硯三銘》，各以遒鍊爲工。

《卓錫泉銘》　《古今小品》卷七：陶望齡云：有從無從，有窮無窮，似邊見語。曹溪不作此解。

《九成臺銘》　《浩然齋雅談》卷上：坡翁《九成臺銘》云：「使耳聞天籟，則凡有聲有形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又云：「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楊龜山乃謂子瞻此說，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號」爲「天籟」，此乃《莊子》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故讀之者或未察耳。予嘗因其語以攷莊子之說，云：「南廓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郭象注云：「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若如所注，則所謂「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非天籟而何？不知龜山又以何物爲「天籟」乎？漫書以俟識者。然東萊云：「東坡《九成臺銘》，實文耳，而謂之銘，以其中皆用韻，而讀之久乃覺，是其妙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銘之變體。

《德威堂銘》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前引皆博大，所謂爲潞公而作者。　參見《六一居士集序》《欒城遺言》評。

《雪浪齋銘》　《(康熙)御製文二集》卷一〇《雪浪石記》：丙戌春，直隸督臣方觀承獲蘇東坡雪浪石並其故以聞，請移置苑囿。予曰：「否。定東坡之石，宜置之東坡之雪浪齋，而此何有焉？」然向過定州，齋與石非不屢形之歌，貌之圖，而今又出所謂雪浪者，眞僞果孰是哉！則稱今所出者乃所謂眞，稽其故，蓋自康熙初年有臨城令宋廣業者，自定州移此石於彼，建亭鑿池，詩酒其間，而有「中山一片石」之句。其後亭圮石仆，鞠爲茂草，衙之人或以爲馬廄皂棧，而繫馬於此石，馬輒咆哮蹢躅，不敢遺溲齕草。否則踐蹬病以斃，人異之。今牧趙州李文耀者聞其事，乃親詣臨城掘土剔苔，沃之以水，而石之上宛露「雪浪」二篆題，因以告之方伯，是可信矣。夫何信在是？其不可信即在是？何言之？東坡之石宜以東坡之詩爲準。東坡之詩，一則曰「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一則曰「異哉礮石雪浪翻」。以詩質之，則向置定州者髣髴磊磊，有礮石之用焉。若今之片石，高且盈丈，其不可爲礮石，而非眞益明矣。既考《墨莊漫錄》，稱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則茲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而向之定州所置者實不似焉。夫東坡去今六百餘年，風流太守一時遺興摛詞，即瓦礫可爲珠玉，而必爭是非眞僞於此時，是不大可笑哉！且也可移之中山而去，即可移之臨城而來，又安知他日之不可復移之中山而去哉！然則向之形之歌、貌之圖者，爲均誤耶？曰：不誤也。形之歌、貌之圖者自在，東坡之雪浪石而不在礮石片石之間也，是不可起東坡並向承予命圖中山雪浪石之張若靄而一問之矣。

《四達齋銘》　趙秉文《跋東坡四達齋銘》：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竊嘗以爲書仙，屹然眞鳳，巨龜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騫。狠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虡，鏗鉉鍠鎛，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於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

而形之于彼，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三槐堂銘》《烏臺詩案・與王鞏作三槐堂銘並眞贊》：元豐二年八月九日，與王鞏寫《次韻黃魯直詩》，所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說。及十月中，王鞏書來，求軾作本宅《三槐堂銘》，並其父王素字仲儀眞贊。除無譏諷外，云：「吾儕小人，朝不謀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言祖宗朝，若無此有德君子，安能建國乎？以言王旦父子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中多名言。《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可以明天人之際。《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天道有常，有反常，聖賢只道其常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俱是其常也。如堯、舜之子，何以應皆不肖？瞍、鯀之子，何以應得舜、禹？文王之子，何以又有管、蔡？孔聖何以僅一子而先卒？顏子何以應夭？盜跖何以應壽？後世此類亦甚多，俱是反常也。坡公此銘，亦是道其常。茅鹿門云：「中多名言。」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又問：「《潛眞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猗覺寮雜記》卷上：《潛珍閣銘》云：「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蒼，其色正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郗萌記：「夭夭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青非眞色，黑非大體也。」

《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東坡文談錄》：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夢齋銘》《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妙詮。

《文與可琴銘》《古今小品》卷七：意之中外，言之前後，飄渺無際。

《淡妙齋銘》《古今小品》卷七：空靈無點塵。

《澹軒銘》《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老子之正言若反，此足盡禪理。

《夕庵銘》《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內視之學。

《桃榔庵銘》《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謫官乃至無屋住，尙以文章自娛，覽此可以曠懷。

《延州來季子贊》《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似有所諷。

《水陸法贊》《古今小品》卷七：長公佛事贊頌甚多，獨此十六贊說眞實義，明白剴切，不比影光。

《郭忠恕畫贊》《古今小品》卷七：寫得活現，其敘中行徑亦大奇。余乃去之，要使人想像於蒹葭白露之間。《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東坡、恕先，相視莫逆。

《石室先生畫竹贊》《古今小品》卷七：鍾惺云：罵世之言。

《王仲儀眞贊》《烏臺詩案・與王鞏作三槐堂銘並眞贊》：其眞贊除無譏諷外，云：「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唯世臣巨室爲能。」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止可商功利，課殿最而已；若緩急安衆決策，須舊臣有德之人，素所畏服者。又云：「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屬新進，有才而德望未隆者，縱有韓信、白起之勇，張良、陳平之智，亦不如世臣宿將，人素畏服，成功速也。又云：「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出於貧賤，意見鄙儉，空多勞憂，不足爲利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先於小序中點次，故贊文特爽。

《王元之畫像贊》《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感慨激烈過多。

《參寥子眞贊》《甕牖閒評》卷四：蘇東坡作《參寥子眞贊》云：「惟參寥子身貧而道富，辯于文而訥于口，外枯羸而內健武，與人無競而好譏刺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其間「口」字合音「孔五」切，見《詩補音》；「過」字合音「古」字，見《唐韻》，庶幾與《贊》中「武」字、「五」字叶也。此知前輩作文不妄下語，皆有所本矣。《古今小品》卷七：鍾惺云：「不能忘情」四字，名僧所諱，參寥妙處在此。

《辯才大師眞贊》《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不須去霧，明月自親。

《石恪三笑圖贊》《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三士之笑，不須更着一語，卻推到小童、猿、鹿上，便自解脫。

《三國名臣贊》《隱居通議》卷二五：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孔明，巍然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于申韓，故其政刻深。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使宮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內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亂之國皆可爲，惟無法之國不可爲，孔明蓋有特見。若其將略，則似以攻爲守者。

《二疏贊》《容齋隨筆》卷四：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略】」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

《孔北海贊》《韻語陽秋》卷一九：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于葬骨之地，又使伎人著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見眞性。」眞名言哉！　趙秉文《題東坡書孔北海贊》：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於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殉，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寓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荊公新法不合人情，溫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寧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度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爲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凶，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於東坡亦云。　婁堅《書東坡孔北海贊後跋》：東坡之爲此贊，蓋其未衰之年，而穎濱歸自嶺南，則爲《管幼安贊》，皆有慕乎其人，而託之文詞以自見也。二公少以侃直不阿見擯，然長公不愼，數以言語忤人，而次公不然，崇寧僉人直以黨籍錮之耳。世之鄙夫麤知議論古今者，妄謂北海之死固所自取，雖其才略，亦豈足辨？操、先主於斯時自救且不暇，而謂能誅之，可乎？篇末言方操害公，惜無復魯國男子，皆非實語，悼公之深，而傷時之無復斯人耳。讀此文者勿如癡人之聽說夢可也。《古今小品》卷七：龍鬼二語，森羅殿前之筆。贊有序，論亦偉然。文舉之所以厭操者，只須一段浩氣，不必以勝負爭。讀此贊，千載如生，足矣足矣！　《升菴詩話》卷七：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有類云。《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一林紓評：按《麗澤文說》：「坡作《漢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年誅，又三年，楊惲誅。二疏去時，三人無恙。」觀此，則東坡文字之不貼實處，不能不滋人之議論。

《九馬圖贊》《容齋五筆》卷七：杜又有《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騄驦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眞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

《三馬圖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呂氏童蒙訓》：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喑」，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贊名馬，而其意全在本朝廷卻名馬上。

《韓幹畫馬贊》《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游神言外，點綴淋漓。

《文與可硯屏贊》　樓鑰《跋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老泉《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湖州耶？

《石菖蒲贊》　胡祗遹《題東坡石菖蒲贊》：人好牆烏亦有情，那堪心畫更心聲。無窮大樂堪題詠，獨爲菖蒲細發明。

《磨衲贊》《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箇中人語，往往令人解頤。

《觀音贊》《古今小品》卷七：呼者常不痛，正指一念而言。玲瓏剔透，

妙慧可參。

《文勛篆贊》《歲寒堂詩話》：東坡評文勛篆云：「世人篆字，【略】」東坡此語，不特篆字法，亦古詩法也。世人作篆字不除隸，作古詩不免律句，要須意在律前，乃可名古詩耳。

《文與可飛白贊》《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文有神解。

《仁宗皇帝御書頌》《錦繡萬花谷》卷一一：仁宗在東宮，賜張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蘇軾爲之贊。《康熙）御製文三集》卷二：蘇軾此頌，蓋因仁宗爲太子時書賜張士遜而作也。其文其書固美，而其事則有大謬者，是以叙而論之。夫太子者儲貳之君，《易》所謂潛龍勿用也。兹公然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夫日新其德猶可，「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眞天子也，將置其父於何地？且仁宗固爲天子矣，士遜亦爲丞相矣，即位之後，書以賜之則可，未即位，不可爲此言，亦不當存此心也。夫蘇軾固通古今達時務之人，幸其時無江充、李林甫之流，設有之，則太子危矣，尚何德之可頌？而軾乃頌之乎！然考仁宗以十二歲即位，則在東宮時甫十歲十一之間，亦不能知此文義書以賜人。若果知此文義出於自爲，則是志大言侈，昧「勿用」之理，更爲不當，其即位之後，必大有更張見長之事，仁宗無之也。蓋仁宗不過溫柔忠厚之人，亦不能爲此。予以爲此事出於士遜之僞爲，欲以榮耀眩世，彼固依違曹利用之流耳。但考軾爲此頌，乃因士遜之曾孫欽臣之請，作於元豐七年，去仁宗時六十餘年矣。其眞僞皆不可知，抑亦如昌黎諛墓之爲乎？是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愼也。

《十八大阿羅漢頌》《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七茅坤評：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爲；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劫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於此。可謂絕世之文矣。《帶經堂詩話》卷三：東坡居士在儋耳作《十八大阿羅漢頌》，予最愛其二頌。《第九尊者》云：「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發篋吹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第十六尊》云：「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此頌眞契拈花微笑之妙者。又一頌（《第十五尊者》）云：「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得非自寓之詞耶！

《魚枕冠頌》袁枚《書東坡涼熱偈》：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作，文不加點。至作《魚枕冠頌》，落筆驚座，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法耳。杜本《跋魚枕冠頌》：東坡先生之文之書，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者也。維摩讚其室中八萬四千師子座一一演說妙法，未能答此半偈，《魚枕頌》非鏡鑑光中所見世界耶？即在近世，惟邵菴道人與之同參。張雨《跋魚枕冠頌》：大慧與富公書曰：如是得與究竟相應，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伏觀蘇公眞書二頌，益信其爲究竟，此所以爲蘇公歟？楊維禎《跋魚枕冠頌》：余讀蘇玉局在玉堂所寫《維摩贊》《魚枕冠頌》二首，而知是老游戲人間世，其所見卓然獨立乎造物者之表，雖東方曼倩號爲滑稽之雄，豈能及哉！玉堂瘴海，一升一沈，世間以爲利害禍福者，又豈足以入其舍哉！世以是老之學溺般若，而不知般若之學不能出其文字之妙也。吁，維摩欲以無語現不二門，而是老欲以橫說豎說現妙慧，語默雖殊，三昧一也。故會是法者所至，爲玉堂淨土，不然者，雖玉堂淨土，惡海而已耳。至正三年冬十月朔，鐵心道人識於錢塘湖上。王慶《跋魚枕冠頌》：盛宋稱文章，蘇翰林當一代之雄。然觀其書奏，皆忠言讜議，深謀達慮，爲國家世道計，豈居文章之下耶！及其鬼蜮之謗，橫逆之加，朝玉堂，夕嶺海，而公處之泰然，未嘗以死生得失累於其心，是皆順受之乎，天也。豈眞所謂有無幻化，深得於禪學者哉！所書《維摩讚》《魚枕冠頌》，自以爲錄其戲言，此又嬉笑怒罵之緒餘耳。遺墨粲然，誠爲世寶。後之觀者，當與公書所撰昌黎伯廟碑並參，庶無惑焉。鉅鹿王慶百拜書。

《桂酒頌》陳傅良《跋東坡桂酒頌》：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眞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

《陳公弼傳》《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公弼子慥季常，居黃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歸之。元豐初，東坡謫黃州時，執政疑公弼廢死自東坡，委於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歡甚，故東坡特爲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曰：「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戲語予曰：「果如元豐執政之疑，東坡之悔，豈釋氏懺悔之悔乎？」《黃氏日抄》卷六二：《陳希亮公弼傳》，公平生不肯爲墓誌，而自輯公弼之遺事爲之傳。公弼之剛勁敏決有大過人

者，然學公弼不成，吾恐其爲郅都之流，道德之味無餘也。讀是傳者，又不可不內自省。《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子瞻嘗自謂平生不爲行狀墓碑，大較叙事文其所短也。此傳亦摹《史》、《漢》，而得其什之二三者。

《方山子傳》《黃氏日抄》卷六二：《方山子傳》，則公弼之幼子名，官不及而以乃父遺風放浪山澤者耳。非蘇子之善形容，一介之豪，何以垂名後世耶？《蘇文忠公文鈔》卷二三茅坤評：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此篇《三蘇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煙波生色處，往往能令人涕洟，故錄入之。《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隱俠二字是通篇關鍵。寫豪俠鬚眉欲動，寫隱淪姓字俱沉。傳神之筆，尤妙從隱中追表出來，作倒運格，便寫得隱人非庸人，更自奇變非常。《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模韓。《古文眉詮》卷六九：大致就遯蹟中追表俠少氣豪，作倒運格，便寫得隱人非庸碌人。高手，高手。又：「獨念」一段，倒追前去，叙少時氣概。所稱「吾故人」三字，亦從此醒出。文章取勢異，能使隱人亦異。《古文辭類纂選本》卷七林紓評：通篇眼目在「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二語。東坡亦正欲馳騁當世，竟謫黃州，正自悲其不遇耳。宋時小人好摭人短，東坡不敢發其牢騷，故借方山子以抒其意。「何爲在此」，似疑其不應謫也；「所以至此」，似隱示以無罪見責也。不答而笑，則嘲詼之意寓其中，譏其不遇時而尚馳騁，故不能不蹶其霜蹄。書至此，防漏泄不平之意，急急推開。追溯方山子前蹟，仍就「馳騁」二字發議，足富樂而尚不取，正以形己之進取不得當也。末二語，摹《廖道士序》。

《萬石君羅文傳》《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

《禹貢傳》《邵氏聞見後錄》卷三：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略】」世謂先生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然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略】所謂『泆爲滎，東出於陶丘，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東坡先生不表見之者，嫌其姓名汙簡冊耳。

《東皋子傳》　婁堅《題手書東坡文後》：初欲錄《東皋子傳後題》，較《酒經》似更有味。然愛其韻語，又簡而曲折盡意，故不能捨也。若東皋篇自當寫置坐右，髣彿日侍公於酒間耳。《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曠達之旨。

《司馬文正行狀》《履齋示兒編》卷七：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其辭則異。《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范蜀公作《溫公墓誌》乃全用東坡《行狀》。而後面所作銘，多記當時奸黨事。東坡令改之。蜀公因令東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後卻無事。若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黃氏日抄》卷六二：溫公德業二王佐，坡老文章萬古奇，凜凜遺編生氣在，史遷而下固無之。

《宸奎閣碑銘》《黃氏日抄》卷六二：《宸奎閣碑》，論懷璉指佛之妙與孔、老合者，以寤仁宗。此論恐當與本原上觀，若徒以言之偶合者，則東坡嘗謂六經字同義異，不可牽據矣。何乃不充其類耶？賜龍腦鉢盂，對使者焚之，而用瓦鐵，此則璉能自守其法，然辭之則可，焚之者慢上以取名也，理亦未安。「函胡」二字，出《石鐘山記》。《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六茅坤評：看議論持大體處。

《表忠觀碑》《艇齋詩話》：東坡《表忠觀碑》言「龍飛鳳舞」者，郭璞言「天目山形如龍飛鳳舞」。故《徑山》詩又云「山前舞鳳遠徵璞」是也。東坡碑初出，人疑「龍飛鳳舞」之語，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於郭璞，他人不知也。《清波雜誌》卷二：（蔡）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謂坐客曰：「是甚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元《水經》格也。王荊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興諸侯王年表》也。」《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陳叔易言：王荊公得東坡《表忠觀碑》本，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爲不然。司馬遷死，其書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三王世家》，至元、成間，褚先生者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當時以其言鄙陋，失遷本意，荊公豈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爲遷之書邪？如議者多以司馬遷訾武帝，故於「本紀」但著絕海求神僊，大宛取馬、用兵、祠祭等事，以爲謗者，亦非也。《荊溪

林下偶談》卷三：東坡《表忠觀碑》銘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只此四句，便見錢璙忠勇英烈之氣，閃爍乾坤。《卻掃編》卷下：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邪？」時客有在旁者，遽指摘而詆訾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慚。《文章精義》：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爲《諸侯王年表》，則非也。《吹劍錄》：憲宗伐蔡之功，孰如肅宗之興復？元結《磨崖頌並序》僅二百六十八字。韓文公《平淮西碑並序》乃一千五百餘字。碑記固非頌比，然東坡《表忠觀碑》非不詳贍，亦止八百餘字。故柳子厚謂此碑猶有帽子，莫若便說用兵伐叛事。蓋自起頭至入事，凡二百餘字，皆是泛引。若以文論，則孫覺謂其序似《書》，銘似《詩》，固可奴僕段文昌之作。若論謹嚴，終不如《磨崖》，《表忠》等作。故次山自謂老于文學，荆公謂《表忠觀碑》似司馬子長《楚漢以來諸侯王表》。《野客叢書》卷六：《潘子眞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實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苕溪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蔕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並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顔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己之上之說一同。《黄氏日抄》卷六二：《表忠觀碑》：「先生之志，我則行之」，「匪私於錢，惟以勸忠。」此等識高理到，發明精切。錢王功德，眞有如東坡所言者，非過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反加譏詆。雖頌言其美，史責其全，不可例論，然唐末五代，天下肝腦塗地，獨錢氏全獲百萬生靈之命若無事時，越百年未嘗失臣節，而例以僭亂之傳，略無旌別於其間，不已冤乎？征賦之重，當是小國事大，外活軍旅，戰爭之世，賦其財而全其生，有不容不然者，此豈可以承平責之哉？我宋混一而後可以薄賦，此太祖救民之功所以爲大矣。　王惲《表忠觀碑始末記》：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況公斯文，關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爲之論乎？　岳正《蒙泉類博雜言》：荆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荆公取而玩之。或云：「公亦喜此人文字耶？」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竟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爲之。予嘗以《表忠觀碑》是柳州《壽州孝門銘》，佳子弟頗有父風耳。其視馬遷，尚隔鄉曲。又以爲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矣，荆公必無此論。或曰：荆公不讀柳州書耳。謝疊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捨《孝門銘》而取此碑，又詳載前段，豈俗好風靡者耶？都不可曉矣。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六茅坤評：通篇以疏爲序事之文，絕是史遷風旨。文忠他銘，不及此篇。　王世貞《跋表忠觀碑》：《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並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　又《跋喜雨亭表忠觀二刻》：結法謹嚴而姿態自足。《西湖游覽志餘》卷一：舊傳讖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異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略】蘇子瞻《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全用讖語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如此大題，何詩語凡近乃爾？豈美盡於碑，此不妨草草耶？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一：刻畫表忠二字，用意深者，其詞必高，固當求之扶風以上。　《唐宋八家鈔》卷七高嵣評：此篇以功德忠孝四字作眼，而實以忠字作主。中間叙其功德處，即從不失臣節，請吏於朝發出，即是忠處。而其所以忠於朝廷，在體先人之志，便是其孝，故於銘詞中補出。然孝處正是忠處，賜名曰「表忠觀」，仍歸忠字，穿成一綫。《靜學齋偶誌》卷一：蘇文忠《表忠觀碑》，極推錢氏之美，《五代史》則言其刻肅吳越之人，比諸國尤甚。文章議論各不同，一欲表忠，一欲紀實耳。《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一：錢氏歸國後有臨安縣田園房廊，歲課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寄納軍資庫，爲錢塘、臨安二邑歲修祠墓之用，並未請領。計自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至是元祐己巳，凡一百十二年，庫貯計一十五萬貫有奇。當元豐間，祠墓蕪廢，錢暉等上言不敢支給前項，但求撥完田園房廊收課完修。詔許杭州支五百

貫，可謂豈有此理。彼納土者，嫡孫已爲道士，何忍出此。宜其後康王有錢俶討地之一說也。公前作《表忠觀碑》，已有「父老流涕」之詞，至明年竟支與四千五百貫。六年罷任，又爲奏請歲給，且以「毋使小民竊議」爲言。《文史通義》內篇二：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于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于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駁怪，更不直一笑矣。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篇碑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所譏，「貌同而心異」也。【略】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狗，則「臣抃言」何如「岳曰於」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林紓評：碑文用奏議中所陳者，此外不參雜一語，即揭以刻石，此創格也。奏草本爲公筆，故不更具草。凡《五代史》中《吳越世家》所有者，文皆有之，語簡而壯。然吾甚怪錢氏有家王志，入宋多通貴，何以墳廟不自修，而待諸有司之陳請？奏入後得請，且蒙賜名爲「表忠觀」矣，在法宜用官帑。及讀東坡《送表忠觀道士歸杭》詩引云：「通教自杭來，見余於吳興，問：『觀亦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歲比不登，莫有助者』」云云，坡贈詩有「卻從他縣施千金」。據此，則非得東坡之助，觀亦不成。度此時必在錢文僖貶死以後，故錢氏落漠如此。觀舊在龍山，今移西湖，碑亦不完。通教即自然也。文極老潔，銘詞亦雄警動人。

《**上清儲祥宮碑**》《庚溪詩話》卷下：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邵氏聞見後錄》卷五：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也。《荆溪林下偶談》卷三：《上清儲祥宮碑銘》云：「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讀之儼然如畫，悚然如見，而天帝于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孫之意，又仁慈惻怛如此。後之爲文者，非不欲極力模寫，往往形貌雖具，而神氣索然矣。《野老紀聞》：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王士禎《跋侯鯖錄》：《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子家，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事業冠吾唐，【略】」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矣。《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六茅坤評：應制之文，非公之至者，而其所見與議，亦自有典刑。通篇以私錢爲案，以爲民祈福爲幟，此等應制文，不得不如此。

《**伏波將軍廟碑**》《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次韻沈長官》詩云：「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九：《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蹟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楊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俊。」曰：「然。」《履齋示兒編》卷一二：或人問：「漢有兩伏波。海康令王約作《忠顯王廟記》以爲馬伏波，瓊州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爲路伏波，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爲兩伏波，夏侯安雅作《廟記》又以爲馬伏波，紛紛孰是？」曰：「嘗考之兩漢有二伏波。前漢伏波將軍邳離路博德，武帝時，討南

越相呂嘉之叛，遂開九郡。後漢伏波將軍，新息馬援，光武時討交趾二女子側貳之叛，遂平其地。則是二人皆有功于南粵。東坡之說，渠不信夫！」

《**潮州韓文公廟碑**》《容齋隨筆》卷八：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摯。【略】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云【略】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捫蝨新話》上集卷六：「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于叙富貴，坡語工于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即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疏漏。又：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饒錄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履齋示兒編》卷八：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是破題尤難者也。嘗即是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朝得三人焉。【略】其後《韓文公廟碑》，蘇文忠有「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又一句道盡昌黎之道義矣。《貴耳集》卷上：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味其立意。【略】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匹夫爲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自課乎。《無用閑談》：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曰：「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惟望諫行耳，豈故欲詆譏君上，要爲南海之行哉？大抵東坡之詩過於豪縱，如「老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之類，可以屢數。其與少陵「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太白「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樂天「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者異矣。得詩人優柔忠厚之體，宋人終輸唐人一籌也。《文章軌範》卷四：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黃氏日抄》卷六二：《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文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文天祥《送項巽可入南序》：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游最奇崛。」又云：「茲游奇崛甚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爲揭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炎方爲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佩韋齋輯聞》：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輩以詩中「作詩詆佛譏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譏者。沔水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爲善。《隱居通議》卷一八：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此正用《史記·龜策列傳》中語：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于河，還報于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正似相同。《學齋佔畢》卷一：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于詩。只如作《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大有語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沔水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爲陋。又卷二：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仿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掾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製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于《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于史法矣。《學古緒言》卷二四：余喜讀東坡文，以爲世俗之步趨古人者，皆優孟之學孫叔敖耳。公爲《韓廟碑》，言其文起八代之衰，自宋至今，有識者莫不服膺。近始爲掇拾雕繢者所汩亂，靡然從之，殆若效夷人之鴃舌，而笑諸夏之爲陳人也。予喜讀韓、蘇之文，誦讀之暇，手書卷帙者數數矣。至其詩多有獨創而高奇，不無信筆而率易。然性所偏嗜，亦時諷於口焉。嘗我而當者，嘗改容謝之，不復與辯論。然中心之好，終不爲衰減也。獨時之輕詆，妄目以今而不古，所不能爲洗滌胃腸，徒付之竊歎而已。此本爲老友陳士遠寫，既題其後矣。世或有與我同好者，又當以一言告之：如其萬斛泉源，不擇地可出者，聽其評論可也。《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六茅坤評：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古文淵鑒》卷五〇林希元評：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大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關

係世道甚大，又不當以文論矣。　又陳廷敬評：文忠一生持論，只重氣字。文特踔厲，歌辭雄健，洵足媲美昌黎。　馮景《淮南子洪保二》：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譏其率筆，委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歌詞悲壯，競爽韓詩。　又：（「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一段）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公自道耳。若韓公自知制誥後，功成名立，志得道行，雖以《諫佛骨表》窮，而貴戚大臣維持調護，及謝表朝以入，憲宗夕以悟，移袁而後，龍任滋沃矣。此碑終是借酒杯澆塊磊，未爲確論也。　《古文雅正》卷一二：上半總論韓文公，後半方是潮州廟碑。精力全注在上半，後半只淡淡寫來耳。韓文公、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三大人物，其碑記序文得蘇文忠公以崇論閎議，精思浩氣構之，大人物得此大手筆，快哉。　《唐宋八家鈔公》卷七高塘評：以浩然之氣爲主，推重韓公，得其本領大處。大人物、大手筆，兩存不朽。　《文史通義》外篇一：蘇氏《韓文公廟碑》詩，首句疊用三雲字，蘇氏本屬無心，讀去亦不甚窒口，于義自無傷也。必謂疊用三雲字爲有心，且美其辭曰愈疊愈古，轉似不用此三疊字似不可者。正如別本唐詩，于崔顥《黃鶴樓》開首必疊三黃鶴字，流俗相與矜奇詫絕，乃謂壓倒李白全在此等處者，同一庸陋之見。　參見《顏樂亭記》李光《效莊周句法》評、《超然臺記》王若虛《文辨》評。

《駿靈王廟碑》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駿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又：《駿靈王廟碑》無見識。

《司馬溫公神道碑》　黃庭堅《與潘邠老》：子瞻所作《溫公神道碑》，文極雄壯，後可付去。　《餘師錄》卷二：或曰：【略】《溫公神道碑銘》學《魯頌》，此論近之。　《懷古錄》卷下：墓誌銘乃納諸壙中者，要之只是敘出處大概，使其有好處，人自知之，卻不必誇大。神道碑卻要筆力，發出他平生好處，張皇幽眇，蓋碑是揭諸道傍者，體製當然。東坡做溫公墓誌銘，其神道碑極好，看其彼詳此略，敘事變處。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溫公墓碑》云：「曰誠曰一。」人多議之，然亦未有害。誠者以其表裏言之，一者以其始終言之。　又：坡公作《溫公神道碑》敘事甚略，然其平生大致不踰于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道夫曰：「其作富公碑甚詳。」曰：「溫公是他已爲《行狀》，若富公則異于是矣。」　又卷一三九《論文》上：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後耳目志》：先生云：「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諡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坡不書其名，而引其諡，此亦文章之關鍵。　《黃氏日抄》卷六二：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比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退者爲何如！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所欲相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於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久望而決於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頃，而俄薨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位，始終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況相臣乎？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也，其論高矣！公之事業，鬱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歸重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　《履齋示兒編》卷七：書有異意而言同者，有意同而言異者。【略】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其辭則異。　黃宗羲《山翁禪師文集序》：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六茅坤評：蘇氏兄弟議論文章，自西漢以來當爲天仙，獨於敘事處不得太史公法門。予故於兩公所爲諸神道碑、行狀等文不多錄。此碑記乃公應制者，較公所爲司馬公狀，似不能盡所欲言，然行文特略矣。神宗之知長公亦深，而不及用，觀

長公于二聖之撤金蓮送歸院時所云，則得之矣。此長公所以於此獨感慨嗚咽而盡所云也。又唐順之評：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眞文人之豪也。《帶經堂詩話》卷一：虞山錢先生云：「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五：史筆非公所長，此碑猶覺清省，故于諸碑志中特錄此一首。

《趙清獻公神道碑》　《黃氏日抄》卷六二：《趙清獻公神道碑》，謂在官守不專於寬，在言則不專於直，善觀人者。《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修詞鑑衡》卷二引《潛溪詩眼》：老坡之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于治郡，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病。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侔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于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于《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多以此爲法。

《富文忠公神道碑》　周必大《跋東坡書富文忠公神道碑》：富文忠公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公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愧。《餘師錄》卷二：或曰：東坡作《富鄭公神道碑銘》學《商頌》，【略】此論近之。《邵氏聞見後錄》卷八：唐鄭元璹使突厥，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兄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說，引精騎數十萬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矣。本朝慶曆二年，北虜以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其勢不測。富韓公報使，謂虜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鄭元璹之議也。如富公則終身不自以爲功，或面贊使虜之事，公必變色退避不樂。東坡書《顯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虜事，今天下誦之，然非公之意也。《朱子語類》卷一三〇：又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爲一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事，豈苟然哉？」道夫曰：「向見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饑民，自以爲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而使虜之功，蓋不道也。』坡公此文，非公意矣。」曰：「須安知富公不意，而坡公樂道而鋪張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國衰弱，而夷盜盛強，其爲此舉，實爲下策。而坡公則欲救當時之弊，故首以爲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爲之爾，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內治既強，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坡因紹聖、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耳。」《清波雜志》卷九：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步里客談》卷下：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至論趙濟處曰：「公文固奇，欲加『一』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民。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而一趙濟敢搖之。」「一」字固文字關紐也。《卻掃編》卷下：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下筆，首叙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即更定焉。《黃氏日抄》卷六

二：《富鄭公神道碑》，以公使虜比萊公澶淵之功，爲宋興百年安靖，二公之力，偉論也。參見《六一居士集序》《欒城遺言》評，《司馬溫公神道碑》《帶經堂詩話》卷一評。

《趙康靖公神道碑》　《黃氏日抄》卷六二：碑首論我朝以仁爲家法，一時卿相大臣含垢匿瑕氣象，使人爲之鄙吝消釋。就館漣水，以鄧餘慶不法而去之，已足占其平生所到。及身爲漣水，捐公帑之利，歲免殺魚十餘萬，此其一念之仁，又何如哉！

《東莞資福羅漢閣碑》　吳開《跋東坡羅漢閣碑》：東坡作《東莞資福羅漢閣碑》，語甚奇壯。而偈語有「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碑不載其事者，讀者未能曉。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予言，僧祖堂者先住持，未幾謝去。東廡二栢枯死，衆迎堂再至，栢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記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佛腦骨出舍利薦白玉璧施之，而未言。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以夢告。東坡大喜，出腦骨舍利璧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窣堵，坡藏閣上，遂並付之。別作《舍利塔銘》。文通，好學多聞士也。紹興二年重陽日，魏郡吳開題。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六茅坤評：長公作禪林悟景，千年以來絕調。

《范景仁墓誌銘》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司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蘇翰林《行狀》作誌，系之以銘。翰林當書石，以非《春秋》微婉之義，爲公休諫議云：「軾不辭書，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銘。蜀公之銘世不傳，予故表出之。曰【略】《黃氏日抄》卷六二：《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潔己，與君實之救世同科，非蘇子其孰能察之？《深雪偶談》：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參見《趙清獻公神道碑》《修詞鑑衡》卷二引《潛溪詩眼》評。

《張文定公墓誌銘》　《容齋四筆》卷二：東坡爲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誌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納。衰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予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臣鑱石於湖南憲司楚觀。《黃氏日抄》卷六二：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蓋亦知所用力之地矣。《困學紀聞》卷一三：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略】東坡爲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考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略】網羅舊聞，可不審哉。

《滕元發墓誌銘》　蘇軾《與王定國書》：張公所戒，深中吾病，雖甚頑狠，豈忍不聽，願爲致此意也。公向令作《滕達道埋銘》，已諾之，其家作行狀送至此矣。又欲作《孫公神道碑》，皆不敢違。只密告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潤筆見遺，乃敢聞命。《懶古錄》卷下：東坡翁銘滕元發墓言：「其姿度雄爽，英偉大度，以爲天下異人。」因其文，想其人，眞卓犖不群者也。坡翁此誌，筆力跌蕩振發，風起水湧，眞足以發揚之。儻筆弱則失之矣。

《陸道士墓誌》　《捫蝨新話》上集卷四：予嘗與僧慧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輩要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誦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儷，其寒亦足以死。」此語雖似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犯俗，而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

《祭范蜀公文》　樓鑰《跋東坡祭范蜀公文》：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璨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祭徐君猷文》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參見《徐州鹿鳴燕賦詩敘》《梁谿漫志》卷四評。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韓公祭文，當時第一。《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援引比方公不一愧，豈非偉人。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若虛《文辨》：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

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八茅坤評：歐陽文忠公知子瞻最深，而子瞻爲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矣。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道者，文之要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要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直至。

《祭柳子玉文》《許彥周詩話》：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祭文與可文》《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元豐元年二月三十日，軾作文同學士祭文一首，寄黃庭堅看。此文除無譏諷外，云：「道之難行，哀哉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予。」意言軾屢曾言新法不便，不蒙朝廷施行，是道不行，軾孤立無徒，故人皆舍之而去，無有相告語者。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與軾故舊者，皆以進退得喪易其心，不存故舊之義。

《祭陳令舉文》陸游《跋東坡祭陳令舉文》：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旨最哀，讀之使人感嘆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梅磵詩話》卷上：坡祭令舉文云：「一奮而不顧，遂至于斥；一斥而不復返，遂至于死。」其哀窮悼屈，又可想見。

《祭胡屯田文》黃庭堅《跋子瞻祭胡屯田文》：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叙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爲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叔和，執中公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論熙寧、元祐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云爲者，使人聽之，賓主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君，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常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

《惠州祭枯骨文》《古今小品》卷六：大名理，大體裁。

《祭龍井辯才文》《古今小品》卷六：前說理，後說情，筆如雲流。

《夢祭句芒文》《古今小品》卷六：王納諫云：子瞻以口語得罪，故託之夢言。

《鍾子翼哀詞》《梁谿漫志》卷四：展如曰：「《天慶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猗覺寮雜記》卷上：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摩天，章貢嗽石致西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叶韻。

《錢公輔哀辭》《烏臺詩案・爲錢公輔作哀辭》：元豐元年，軾知徐州，熙寧七年五月，軾自杭州通判移知密州，道經常州，見錢公輔子世雄。是時公輔已身亡，世雄要軾作公輔哀辭。軾之意除無譏諷外，云：「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悍堅而莫容。」此言錢公輔爲人方正，世人不能容，爲公輔曾繳王疇樞密詞頭，因此謫官，後來朝廷亦不甚進用。意以譏諷責降公輔非罪，及朝廷不能進用公輔也。又云：「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意以譏諷今時之人正邪混淆，不分曲直，吾無所取則也。

《元祐帖子詞》李曾伯《跋東坡元祐帖子詞》：玉堂中著此老，當此時，爲此詩，而猶有「憂民未解顏」之語，猗歟盛哉！

《小兒致語》《貴耳集》卷上：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陳旅《跋東坡帖》：先生平生風節與夫出處欣戚之槩，可以見於翰墨之間矣。海會寺所寫及《陌上花》，皆熙寧六年八月廿日作。《陌上花》無鑱削之蹟，亦以見當時人心有不可奪者。《南華齋僧書》，讀之令人流涕。使先生至于如此者，眞無人心者也。

《涼熱偈》袁桷《書東坡涼熱偈》：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作，文不加點。至作《魚枕冠頌》，落筆驚座，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法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湧，鳳翔祈文

與訓誥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遺編，清風冷然。

《書圓覺經十一偈》　李之儀《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脱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出見於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慤，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

《養生偈》　《古今小品》卷七：即藥即病，即病即藥，說得八面玲瓏。

《十二時中偈》　《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曲折隨勢，如自然曲木，幾不施琱琢。

《木峰偈》　《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隨說隨掃。又云：此因忽若有得而記之者，故備載月日。　又：出琉璃喉，掉珊瑚舌。

《書諸集改字》　《古今小品》卷八：書不可輕改，小聰明而大愚者爲之，可發一嘆。

《趙貧子語》　《古今小品》卷八：極深極細之談，末拈一學字，要參要參。

《雜說》　《古今小品》卷七：此非淺人所知，孫伯符見此，石季龍言此。

《在儋耳書》　《古今小品》卷八：達甚，是何等眼，何等胸。

《郭綸》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首二句寫出英雄失路之慨。頗作意態，而不免淺弱，病在五句（「因言西方久不戰」）接落少力。而五句之少力，則病在「因言」二字之板滯也。《七言詩三昧舉隅》：此在漁洋先生以爲「羚羊挂角」之妙，而東坡少年時特以無意偶然得之。《漁洋詩髓論》：蘇律可以補李之闕，而（漁洋）先生置之，然于《郭綸》一篇，遂以爲司空王官之遺也，是又先生別具神理云爾。　《蘇海識餘》卷一：編南行詩以《郭綸》爲首，用子由詩之次序也。其詩詳序綸事，故論者以爲佳，予獨不然。子由詩是叙事體，雖佳易辦，彼中無路數也。公詩寥寥數語，欲于其潦倒中見長，故難。此是大家作法，卻不是大家詩，以氣體未成故也。然其所以成之之故，即基于此。學者當由是以求其詩之進步，則思過半矣。

《過宜賓見夷牢亂山》　《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此首反可以和之。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孤冷戍削，具縰幽鑿險之能。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清而未厚，峭而未堅。火候未足時，雖東坡天才，不能強造也。起六句寫景自好。收入俗徑。「穠秀」句不成句法。

《夜泊牛口》　《東坡詩選》卷一：「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是眞實語，前人不曾說破疼根。　《初白庵詩評》卷中：以地度之，牛口當在叙州府眞溪驛北。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於此悟出艱難中骨力。孰謂陋室荒村不可以學道？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喜且售」三字湊。「安識」句率。「樂且久」三字趁韻。（甘與麋鹿友）此處可住。後半全是俗徑。凡遊眺山水之詩，此意搖筆便來，切宜避之。

《牛口見月》　《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氣格渾蒼，無咿嚘之病。且無故思及丙申河決事，便遠。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起八句極佳！以下殊乏鎔鍊。（京邑大雨霧）「霧」字懸腳。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自「忽憶丙申年」句至此（謂是江湖鄉），皆追憶京中事。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霧」韻句法從《春秋》得來，語有經典，不得目爲懸腳。（不知京國喧）二句束上，逗起下意，鍼綫細密。結四句殊乏陶冶。

《戎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順筆寫出，有揮灑自如之意。（吾民盡玉顏）對獠人之獰陋言之，故曰「玉顏」。然二字究是強押。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排律一氣流轉，頗爲可法。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微嫌直瀉，凡是爲此等運氣之詩，須有頓挫乃佳。

《舟中聽大人彈琴》　《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纔是子聽父彈琴詩，古穆莊嚴，無一毫褻怠歡暢之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通篇不脱舊人習徑，句法亦多淺弱。漁洋《古詩選》取之，是所未喻。「獨激昂」三字不似聽琴，且與下文不貫。（夜闌更請彈《文王》）《文王操》無所取義，即是趁韻。　《石洲詩話》卷三：《舟中聽大人彈琴》一篇，對世人愛新曲說，必當時坐間或有所指，因感觸而云然。故一篇俱是「激昂」意，直到末句，始轉出正意也。此篇阮亭亦第以格韻之高選之，其實在蘇詩，只是平正之作耳。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紀曉嵐謂「獨激昂」三字不似聽琴，此不懂琴者之言也。曉嵐又謂此三字與下文不貫，彼何由知《風松》、《玉佩》諸曲必非激昂者乎？所論皆謬。　《昭昧詹言》卷一二：高韻，意境可比陶公。詞意韻格，超詣入妙，而筆勢又奇縱恣肆。六一尚不脱退之窠臼，此獨如飛天僊人，下視塵壒，俱凡

骨矣。

《入峽》《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用險韻作長律，盡如其意之所出，固稱體大，亦由思精。首二句，虛籠以作起局，「長江」六句，又作總挈，其「入峽」十二句，峽中之景物也，「絕澗」十二句，峽中之人事也，「氣候」八句，則言人居峽之陋，「歎息」八句，則言入峽之勞。至「獨愛孤棲鶻」以下十二句，前六句就孤鶻寫其高超自得之樂，後六句以我之局促與鳥之飛颺兩相對照，作開合之勢，知高超之樂，則知高遁之甘矣。章法明嬽，如觀遠岫，列秀青青。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刻意鍛鍊，語皆警峭，氣局亦寬然有餘。「餘流」句總括得好。二句亦不冗不漏。「聞道」四句，百忙中忽插一波，筆墨閒逸之至。（大浪固嘗諳）字不雅。結亦常意，而忽借一鳥（獨愛孤樓鶻）生波，即覺詠嘆淫佚，意味深長。故詩家當爭用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通幅整暇，自能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敘形勢起，次入本題，歷敘所見。（舊俗接魚蠶）以下敘民俗。（「飛泉飄亂雪」二句）精采。結尾一段及中幅數語皆以用筆別致取勝。《老生常談》：天地生一傳人，從小即心地活潑，理解神透。如東坡《入峽》詩：「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八陣磧》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雙鳧觀》云：「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僊跡，羅網安能攀。」以年譜讀之，公作此詩不過二十歲。若鈍根人，有老死悟心不生者，難以語此。

《江上看山》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起勢雄悍。後四句撐拄不起。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五、六接落全力，七、八跌宕自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查云：馬思贊曰：「起句用少陵『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二語，杜是正，而此是譬喻，所謂奪胎換骨法。」（後嶺雜沓如驚奔）與起句意複。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純是古法。強無爲有（三四兩句），亦自有味。結乃慰之之詞。東坡此時，尚無世途之感，非有託也。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驚絮蝶飛舞之類為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次子由韻》《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巖壑高卑，人物錯雜，大處浩渺，細處纖微，無所不盡，可敵一幅王維《江干初雪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青山」二句自佳。「豈知」句不妥。「斫路」二字不妥。「寒液滿鼻」太俚。「溼靴底」亦俚。結太率。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後幅全從遇雪之人鋪敘，難在簡勁。末專以弋獵作結，似覺無謂。《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自「世間」至此（孤隼下擊千夫馳）一段，妙在拉雜而前後過脈。《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隨風顛倒紛不擇」二句）此聯寫雪勢渾括透徹。《覲齋詩話》卷五：全是設想，映襯好。《蘇亭詩話》卷一：人但知東坡《聚星堂雪》詩效歐陽「禁體物語」，不知其二十四歲適楚時，已有《江上值雪效歐陽體》詩。雖不及潁州作之遒警，然如「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爲」，亦善繪神色者。夫所云「禁體物語」，言以鹽、玉、鶴、驚比似爲體物也。今人以「禁體」句，公然書集云「效禁體」，殊不覺其誤，則試思「體」字截斷「物語」二字將作何解耶？《宋詩精華錄》卷二：二雪詩（指此首及《聚星堂》詩）結束皆能避熟。

《屈原塔》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投飯救饑渴）「渴」字添出，趁韻。「遺風」二句亦不自然。（「名聲實無窮」四句）結四句將屈原說作好名，語病不小。若節去「至今」四句及此四句，轉覺完美。《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應是奉佛人」二句）完出證據，若實有其事者然。公凡隨手起波，必于隨手抹到處敲進一層，此終其身用筆如一轍者，而其法初見于此。亦猶曲工必送足五六上而後回至四合，工中有天籟存焉，不可強也。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名聲實無窮）但易去「名聲」兩字，便是好詩，節去卻不成章法。「至今」四句，亦不可節也。

《竹枝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每段八句，過接處若斷若連，章法甚妙。勢須有一總收。（「富貴榮華豈足多」四句）音節酷似《汾陰行》，其聲哀曼動人。《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第九章（「富貴榮華豈足多」四句）總結。《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依序中傷二妃、哀屈原、思懷王、憐項羽，平列四段，下三段事本相因，惟此處（「水濱擊鼓何喧闐」句）是突接。

《八陣磧》《蘇文忠詩合注》卷一引何焯評：《蜀志・廖立傳》曰：「關侯作軍無法。」《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後幅評論孔明數語，惜之至，服之至也。八陳圖壘，人所共知。其箕張翼舒之形，無煩鋪敘。放懷今古，歷歷千年，

氣成虹霓，詞出金石，意獨爲武侯嘆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解以不解，用筆巧妙，善於擊虛。「自從」以下十句，尚可以簡括其詞。（「孔明最後起」以下十句）此即《孔明論》意，眉山父子持論如此。收得完密，住得簡潔。

《蘇海識餘》卷一：公少作《孔明論》，主老蘇之說，其南行之《嚴顏碑》、《永安宮》詩皆同，故持論多未當。其後即無復此等語矣。其《八陣磧》後半云【略】其中「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二句，頗覺疵累。有此闌筆，則「壯」字全失，結不下也。刪此二句，則「夔峽」句叫起矣。曉嵐于《神女廟》詩謂「飄蕭駕風馭」四句可刪，乃其看失眼者。此詩專取後半，以爲「收得完密、住得簡潔」者，亦看失眼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神兵非學到」二句）先作斷語，語意簡要。（自從漢道衰）以下入議論。（「不爲久遠計」二句）反頓語，勢足。（「志大遂成迂」以下）括一篇大文于三韻中，結尾一筆醒題，純是神力。　參見《入峽》《老生常談》評。

《白帝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通篇老健。（「遲回問風俗」以下四句）四句一篇眼目。對句（「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烘託得好。結不作漫罵語，亦脫蹊徑。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蜀客」自謂也，領起下文。「閔默」句謂述當時不能用荊邯之言而爲之愧也。後三韻，筆筆轉動，結語自在眼前，而未經人道。

《巫山》　《初白庵詩評》卷中：（野老笑我旁）以下皆述野老之言。結處又爲野老進一解。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帶皁纓巍，屯雲積氣，析之則句鍊字琢，合之則悠悠乎將灝氣以俱，而莫得其涯。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起處）波瀾壯闊，繁而不沓。（「人心隨物變」二句）寫景入神，即隨手帶出「野老」二句，天然無跡。（「不到今十年」二句）少年纔過十年，不應衰老。此亦偶不檢點，不以詞害意可也。（芽蘖已如臂）「已」字作「應」字更穩。一篇大文，如何收束？趁勢以野老作結，極完密，又極脫灑。查初白謂「又爲野老進一辭」，淺矣。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神僊安有是）以上借野老口中述舊游，洗滌穢，賦爲後《神女廟》詩章本。其下入掃壇竹，至游歸，寫得在有意無意間，高貴之甚。自「次問掃壇竹」至此（牙蘖已如臂），亦述老人相告之詞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晁蕩天宇高」數句）昌黎句法。（「遙觀神女石」一段）前後皆巫山實境，斷無逐節挨寫之理，借神女石小作頓挫。託之野老口中，遂有「次問」一層，生出後半篇來，實處皆虛，篇法不板。（「忽聞老人語」以下）于無情處尋出議論作收。　參見《神女廟》汪師韓評。

《神女廟》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徘徊神境，彷彿僊踪，不襲用玉色頹顏及望帷褰幬一切猥瑣漫褻之語。范成大《巫山圖》及《巫山高》二詩，亹亹力辨，何不緣軾詩《巫山》、《神女》二作爲證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神女詩不作艷詞，亦不作莊論，是本領過人處。（「深淵麗鼉橫，巨壑蛇龍頑」）「橫」字、「頑」字俱鍊得穩。（「神僊豈在猛」二句）十字精警。「飄蕭」四句可刪。結得恍忽杳冥，極爲灑脫，無所取義之題，只可如此取姿。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以治水作骨。起四句從江山入手，領起治水。自「深淵」至此（蕩逸侵人寰）一節，以二比代本事，跡不露而神自到。（上帝降瑤姬）五字棒喝，喚醒多少癡兒偈女。（神僊豈在猛）此句明翻治水，以自蓋不叙本事之跡，實乃坐實前比一節，究竟是治水也，落筆高潔之至。（玉座幽且閒）此句掃除凡穢，出落清楚。自「上帝」至此（不知道里艱）一節，叙神女在不即不離之間，意有所避就也。（「古粧具法服」二句）此二句始叙入廟所見。曉嵐謂「飄蕭」四句可刪，欲以「古粧」接「玉座」句，乃全不知作者意也。公乃特意下「幽閒」二字，又不欲着跡，故以「玉座」二字架空，乃叙事，非叙游也。「飄蕭」四句，全包助禹在內，特蓄此氣，納入前比一節，刪去則格法亂矣。（「百神自奔走」二句）此二句結「神女」一節，完他治水本事。妙在下一「自」字，作想像之辭，收入眼界。（「雲興靈怪聚」二句）此二句結前比一節，妙在忽聚忽散，以有爲無，仍是公口吻中。以上自「古粧」至此一節，叙入游廟中。結有遠神，通篇藏「水」字不露，至末句出落「水」字，點明詩旨。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次聯老重有力，領起下文。（「神僊豈在猛」二句）扼要語，不在多。（「飄蕭駕風馭」四句）四語與「上帝」一聯相應，刪不得。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跡》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往駿爽。五韻律詩唐人多有此。又不以二句爲聯、四句爲解律之。（執板迎長官）二句即承「禮數」句。一結隱然自負，非詠萊公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頗似王右丞，「江山」一聯尤沈著。

《出峽》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險境發以雄詞，須看意思閒暇蕭散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起處）出峽詩卻寫未出峽事，一到本題，戛然竟住。瀠洄掩映，運意玲瓏。（「玉虛悔不至」二句）得此一虛，實處皆活。且前逐一鋪叙，難免挂漏，得此一補，方滿足無罅，凡不盡處皆到。　《角山樓蘇

詩評注彙鈔》卷一：（起處）以賓形主，雙起總頓。（東西徑千里）四語，虛領下文。（憶從巫廟回）以下追叙。（玉虛悔不至）以未至之處反託所已至，用筆已妙矣，又以所不知名者多于所知，將前文一齊托空，兩重裹結，運掉自如。（「今朝脫重險」以下）此方入題，篇幅已畢，格意絕奇。《歷代詩發》卷二四：寫奇怪有實有虛，方見不盡之妙。若一味實疏，則筆意反無出沒也。

《**荊州十首**》《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俯仰陳跡，懷古者所同。悲壯慷慨，則唐賢得意筆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篇章字句，都合古法。此東坡摹杜之作，純是《秦州雜詩》。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此首總起。（次句「楚地盡平川」、五句「江侵平野斷」）複「平川」。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結即高常侍「豈無安邊策，諸將已承恩」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結二句）抱負語，不傷粗露。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四（「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太拙，後四句（「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那得怨凶年。」）亦太直。十首中如明月之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第三句及後半首，尚是少陵門徑中語，獨第四句拙耳。

又四 《初白庵蘇詩補注》卷一：此詩因南平而致慨於五季也。季興初爲荊南節度，所領止江陵、歸、峽三城，地狹而兵弱，難與諸國爭衡。【略】及後唐伐蜀，請以本道兵自取夔、萬等州，終不敢出。「畏蜀如虎」之譏，其能解免乎？未幾而強弱大小，同歸澌滅。百年以來，戰骨已銷，孤城猶在。千秋形勝之區，惟「危樓倚斷霞」耳！一時豪傑自命者，細瑣么麼，無足比數。「魚蝦擾擾」一語，說得五代君臣及僭號諸國可憐可憫，可鄙可羞，又無論孱弱之高氏也。施氏補注此篇，專爲南平而發，淺之乎論蘇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結（「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蝦」）即羅江東《甘露》詩後半篇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此首望沙樓弔古。次聯切當日事勢，五六轉關結，言百年以來，昔時豪傑都已同歸于盡，而斯時樓頭所見，惟有沙津之魚蝦擾擾而已。此即從樓名生情也。以魚蝦與豪傑相形，自然成趣。查氏謂魚蝦比五季之君臣，夫既謂之豪傑矣，何得又以魚蝦比之？且句中「盡」字「見」字，分明有既往、見存之別，若如查說，句意難通矣。（高王此望沙）伏結句（擾擾見魚蝦）之脈。（危樓倚斷霞）俊句。（「百年豪傑盡」二句）結有遠致。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日暮江天靜」二句）譏古風之不存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結有遠致。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夾此一首，章法生動。從杜公《遊何氏山林》「萬里戎王子」一首化出。（「中書有安石」二句）綰結得好。

又七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結不脫自己，方不是泛陳風土。

又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寓多材爲累之感。（「上客舉雕俎」二句）雙拗格。

又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此首意格特高。（前四句）有意無意，映帶生情。（平日誰能挹）接得好。

又一〇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此首總收。結寓自負之意。此猶少年初出，氣象方盛之時也。黃州後無此議論也。

《渚宮》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乏深湛之思，亦乏老健之氣。蓋七言本難於五言，故此時尚風骨未成。《援鶉堂筆記》卷四〇：余疑此詩亦非東坡作。方東樹案：此詩筆勢放縱，淒麗豪宕，猶不失東坡面目。若《驪山》則氣勢凡淺，眞非蘇詩。海峰以此入選，而不取《驪山》，識勝阮亭。《昭昧詹言》卷一二：重複不妙。「故宮」、「千年壯觀不可復」、「池」、「樓閣」、「臺」、「綠窗」、「朱戶」、「草堂」、「破窗」、「百年人事」等字，俱擲。費力蹇頓，必非坡作，與《驪山》山同。董塢以爲陳堯咨所建，文義似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卷中：（「綠窗朱戶春晝閉」二句）此聯吐屬佳妙，但絳帳臺非渚宮，正文安用多衍？篇中叙次雜沓，故紀氏以爲「風骨未成」也。

《夜行觀星》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搔首問天，迺以玄解，是即道不可名，強名曰道之旨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起處）語特奇恣。「鬧若沸」似流星矣。（「天亦豈有之」二句）謂因人所名而名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起語沈著，以下意之所觸，信筆寫出，達意而已，不以詩論。

《襄陽古樂府三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樂府音節失傳，不過摹其字句。不似何取乎擬？太似何取乎擬？少陵純製新題，自是斬斷葛藤手。太白雖用古題，多是不敢明言，而託之古，亦非以此題爲高。《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樂府本無一定音節，觀李、杜、張、王所作可知。紀氏本從蘇詩入手，于此體未能潛心，乃遽欲廢之，何妄誕也？

《野鷹來》 《載酒園詩話·蘇轍》：二蘇《野鷹來》，大蘇尤俊邁，如「嗟

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然子由「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借以誚劉琮兄弟，猶覺有意。蓋此題本爲襄陽樂府也，而坡公坦率，穎濱幹略，亦具見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此首摹古有痕，故爲姿致，都非天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此亦未見其爲古，何爲有痕？一結氣骨，頗似少陵。

《上堵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此首有太白之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我悲亦何苦」數句）絕妙，古樂府詞氣。《老生常談》：黃仲則詩【略】眞能直闖太白堂奧，東坡而後，罕有其匹。今試略舉東坡之學太白數句，可以頓悟矣。《上堵吟》云：「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空。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次韻僧潛見贈》：「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此皆非有意學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襄陽樂》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似張、王不着意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氣息遜前二首，以爲似張、王者非也。

《隆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起四句全入律。（「龍蟠山水秀」以下四句）意亦猶人，而寫來脫灑。《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借卧龍二字生情。（「龍蟠山水秀」四句）數語澄淡有味。

《許州西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池臺信宏麗」以下八句）忽歸莊論，妙非迂詞。此從《觀打魚歌》化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前半俊語絡繹，入後詞旨愷惻，不愧風人之筆。

《次韻水官詩》 《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子瞻作詩，長于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歲盡，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系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則「少年辛苦眞食蔘，老境清閑如啖蔗」，如一句即「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甕牖閑評》卷八：蘇東坡《和編禮公水官》詩云：「長安三月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東出關。」夫「東出關」三字出《前漢・終軍傳》，東坡用古人句語，押韻精切如此。而舊本乃作「出東關」，且長安之地初無東關，可見舊本之誤也，學者其可不知？《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不及老泉。《初白庵詩評》卷中：畫中光景已曲折寫盡，有此原唱，殊難繼和，況次韻乎？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起四句透脫，以下語多率易。《唐宋詩本》卷五二：坡詩較老泉作似遜，而語意穩愜，亦極和韻之能事。《蘇亭詩話》卷一：老蘇《水官詩》，描繪畫中神物詭怪之態，如現紙上，讀詩，不必見畫也。東坡和作，但叙閻立本善畫妙跡，後經喪亂，諸跡就湮，而此畫獨存。又嗟閻畫共有三官，尚冀天官地官二圖或者會合。末乃言權貴欲以玉如意易畫，而大覺不爲動，卻以遺老蘇。其結二句云：「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亦以老蘇詩已極寫畫之致，故絕不再叙一字。讀此可知和詩變化脫換之法。參見《和子由澠池懷舊》韓駒評。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云：「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于《逍遥堂》詩叙云。《許彦周詩話》：「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眞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去）。」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庚溪詩話》卷下：昔人臨歧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咸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吳禮部詩話》：東坡《送別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模寫甚工。異時記凌虛臺，謂「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然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蓋同一機軸。《龍性堂詩話初集》：古人送別，苦語不一，而意實相師。《衛風》：「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琴操》：「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謝客：「顧望脰未悁，河曲舟已隱。」岑參：「橋回忽不見，征馬尚聞嘶。」東坡：「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

沒。」總是一意。《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軾與其弟轍友愛特至。時轍以父洵被命修禮書，傍無侍子，因奏乞留養親。軾赴鳳翔簽判之任，既別而作此詩。起句突兀有意味。前叙既別之深情，後憶昔年之舊約。「亦知人生要有別」，轉進一層，曲折過宕。軾是年甫二十六，而詩格老成如是。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起得飄忽。（「歸人猶自念庭闈」二句）加一倍法。（「登高回首坡壠隔」二句）寫難狀之景。（「亦知人生要有別」二句）作一頓挫，便不直瀉，直瀉是七古第一病。收處又繞一波，高手總不使一直筆。　又卷七《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圖」評：其源出於古樂府，與「但見烏帽出復沒」，同一寫法。《蘇海識餘》卷一：自「不飲何爲醉兀兀」起，至「獨騎瘦馬踏殘夢」止，雖寓意高妙，只是「馬上兀殘月」一句景象耳。其下突云「路人行歌居人樂」，忽然拓開，不可思議。又接云「僮僕怪我苦悽惻」，意謂路人當歌，居人常樂，故童僕以爲怪耳。上句縱放甚遠，下句自爲注解，卻將上句注入童僕意中，故能立地收轉也。以下「亦知人生」四句，皆承明所以「苦悽惻」之故，有非童僕所知而惟子由知之。此意透，則寄詩之意不必更道，故結二句反以誡勉子由，于通透之中，即又透過一層也。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突兀，「惟見」句寫。　《宋詩精華錄》卷二：可當「陟岵」、「陟岡」詩讀。　《石遺室詩續集》卷一二：自韋蘇州有「對牀聽雨」之言，東坡與子由詩復屢及之。「聽雨」遂爲詩人一特別意境。　《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亦知人生要有別）頓挫。筆筆突兀而起，此奇氣也。

《和子由渑池懷舊》　《隱居通議》卷一〇：「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略】此《東坡集》律詩第一首也。【略】此詩若繩以唐人律體，大概疏直欠工。然「鴻泥」之諭，眞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情，世不可率爾讀之，要須具眼。　《餘冬詩話》卷上：（「人生到處知何似」四句）讀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爲之一慨，世事轉頭尚問耶？　《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後四句傷韻。　《初白庵蘇詩補注》卷三：《傳燈錄》：「天衣義懷禪師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先生此詩前四句暗用此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前四句單行入律，唐人舊格，而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渾灝不及崔司勳《黃鶴樓》詩，而撒手遊行之妙，則不減義山《杜司勳》一首。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查注引《傳燈錄》義懷語，謂此四句本諸義懷，誣罔已極。凡此類詩，皆性靈所發，實以禪語，則詩爲糟粕。句非語錄，況公是時並未聞語錄乎？　《蘇海識餘》一：曉嵐謂前四句單行入律，唐人舊格，意指崔顥《黃鶴》。顥句乃粗才耳，又其法全仿《龍池》篇，非創制手也。若此四句，孰敢以粗才目之？且公詩律句甚多，而通集不再見，亦見其得之之不易矣。故自爲此詩，而崔顥《黃鶴》可以無取。　《昭昧詹言》卷二〇：此詩人所共賞，然余不甚喜，以其流易。　《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起超俊，後半率。　參見《次韻水官詩》《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評。

《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蛾術編》卷七八：《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愛玉女潭中水既致兩瓶》云：「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次韻答邦直子由》云：「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總自由。」《送顏復兼寄王鞏》云：「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爲一朝舍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云：「棠棣並爲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郛。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南都妙峰亭》云：「新亭在東阜，飛宇臨通闠。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煙鬟。」《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爲壽》云：「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峽山寺》云：「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髻鬟。」同紐字連用二韻，似全無知識之人所爲。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略舉數章以明之。古人韻本如《廣韻》、《集韻》，皆于同紐字另作一圈，以爲識別，界限甚嚴。若如東坡，則何不概去其圈，混而爲一？蓋在東坡當日，初不知其爲病，一時後生小子，從風而靡，同紐連用。東坡見之，亦不以爲病，且和其韻，存之集中。識既粗極，心又不虛，貽誤千古矣。（鶴壽按：古人作詩不避重韻，況同紐乎？【略】同字尚連用之，況同紐乎？【略】然古人不以爲意，今人則嫌其重複矣。東坡之文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未可以用同紐韻少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唐人惟奇章」以下）意境開拓，而理趣亦極融徹。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聚散實循環）自此以下四折，皆文情所必有，非用樂天語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聚散實循環」以下）持論通達。

《次韻子由岐下詩二十一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絕分章，模山範水，如畫家之有尺幅小景，其格倡自輞川。爾後輾轉相摹，漸成窠臼，流連光景，作似盡不盡之詞，似解不解之語，千人可共一詩，一詩可題千

處。桃花作飯，轉塵劫，此非創始者之過，而依草附木者過也。東坡此廿一首，雖非佳作，要是我用我法。固知豪傑之士，必不依託門戶以炫俗也。

《軒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此手純乎唐人氣息，而紀獨不取，可怪之甚。《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三：一寫所聞，一寫所見，承上啓下，極連貫之能事。

《魚》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託意好。從列子狎鷗意化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首二句）此種極細微處，他人不留意，公必搜索出之，着花落地，自成妙文。

《桃花》《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爭開不待葉」二句）十字自是桃花，與梅花有別。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號鄠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谿谿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僊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耆舊續聞》卷八：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于詩中。【略】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亦作仄聲。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大段似香山《東南行》，不免小小疵累。而五百字一氣相生，不見窘束，亦不見紛雜，筆力殊不可及。（王命釋俘囚）次句「俘」字不妥。（分縣傳明詔）二句領起一篇。（「蒼茫瞰奔流」之「瞰」字）上聲。（孤城象漢劉）倒押不妥。（臨水竹篁修）「竹篁」二字不宜叠。（操戈畏炳彪）強押不妥。（登僊往事悠）「悠」字縣腳。（「忽憶尋螟蛉」以下）一路雜述風土，如何挽到子由？如此趁勢打合，借作總收，眞心靈手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純以氣勝，如流水曲折，任其所之，自成蹊徑。題云五百字，而不云五十韻者，蓋其意不欲爲長律所囿。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三：（蒼茫瞰奔流）「蒼茫」仄用，見《莊子・逍遙游》。先寫火，次入寶鷄，情景逼眞。（「欲往安能遂」二句）頓挫不可少，長篇無頓挫之筆，尤嫌直瀉。（巖崖已奇絕）巖崖連用，不知何所本。《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一：逐節鋪叙，言盡而止，篇中無勝可尋。長律當宗杜陵，不應以元、白自畫。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珊溪詩話》卷五：莊子文多奇變，如「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中時有此法。如【略】「迨此雪霜未」、「茲謀待君必」、「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藝苑卮言》卷四：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復改爲「瘦馬兀殘夢」（《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愈墜惡趣。《初白庵詩評》卷中：「亂山」二句首句「殘夢」二字生出。《蘇詩選評箋釋》卷一：次聯是早行景色，妙從首句「殘夢」二字生出，故佳。《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二：次聯是早行景色，妙從首句「殘夢」二字生出，故曰、月字不嫌雜見。王世貞之論（見前引），似密實疏。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此昌黎所謂何好何惡之詩。首句直寫劉方平之詩，當由偶合，東坡非盜句者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劉駕次句云「馬嘶時復驚」，與首句（馬上續殘夢）相足傳神，勝此（「馬上續殘夢」二句）多矣。《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五：從殘夢說起，生出「亂山」一聯，是曉行景象。末聯結到重來，是書壁本意。《唐宋詩舉要》卷四：（馬上續殘夢）超妙。「馬上續殘夢」乃劉駕《早行》詩，未知子瞻偶用之耶，抑造句相同耶？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三句觀後之景，四句小堂之景。唐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嘉、永安、義昌、安陽諸主，皆先後丐爲道士，築觀在外，玉眞師事道士史崇元。腹聯較之李義山「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之句，更爲語隱而意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取其生造。

《石鼻城》《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五：案《莊子》「適茫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茫蒼」並仄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何足致疑？《蘇詩選評箋釋》卷一：揮霍如意。五六一聯深沉雄健，景中有情。「蒼茫」二字，俱讀從上聲，前人所未有，此自軾詩創用。唐人如韓詩讀張王爲去聲，白詩讀「嚨曨」爲上聲，後人不審所出，遂謂前賢自我作古，恐不盡然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四天然清切。《帶經堂詩話》卷一四：寶鷄縣西南，彌望連峰疊巘，杳然無際，詠坡詩「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感嘆久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北客初來試新險」二句）此聯畫出川陝山疆水界，妙在關合蜀事。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三：結筆直而寡味。參見《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耆舊續聞》卷八評。

《題寶鷄縣斯飛閣》《載酒園詩話・蘇軾》：至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杯」，「行樂及時須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饞爲出魚」，「牀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築落階泉」，俱清新俊逸。至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略】俱清新俊逸。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四寫景自眞。五六殊弱。結二句更入習徑。《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此詩懷宋選之去也，至以此身無計爲言。其慨之也至矣。《昭昧詹言》卷二〇：此思歸作也。起述作詩本意。中四句寫閣下所望之景，奇警如見。收曲折，又應起處不得歸意。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三：若結二句佳，則五六不覺其淺弱，此自可爲知者道。《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漁洋集中極多雄深雅健之作，初不專恃此種，紀氏不足以知之，而每以此語相義底，蓋當時習氣也。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初白庵詩評》卷中：（花間酒美盍不歸）「不歸」當作「言歸」。（不問秋風強吹帽）「問」或當作「分」。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六深穩。《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明年縱健人應老」二句）切九日無跡。結太率。《老生常談》：（同上二句）亦是翻進一層，用杜句。

《客位假寐》《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謁入不得去）眞可笑，頑皮如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太露便非詩品。又《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忽觸「客位假寐」之感，卻說得和平無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此詩僅係解嘲之作，蓋同僚有慍色者，故以是爲戲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此首非傳誦之作。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居下僚而不得志，憤激而爲立功邊外之思，鬱鬱時實有此想。驟看若不相屬也。（「屋廬深」）三字入神。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三：（「近買貂裘堪出塞」二句）必西夏有事而發此慨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此首氣體雅潔。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讀此三詩，眞乃可歌可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三詩評（指紀評）皆未當。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忽觸「客位假寐」之感，卻說得和平無跡。【略】此等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獨手生春，亦見其學之富而筆之靈也。《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曰：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渟，得塊奇而失詳愼，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子瞻《聞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倅杭》云：「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過海》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如此胸襟，眞天人矣。公詩本一往無餘，徐州後更恣縱。如《賈耘老水閣》云：「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淚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寫曠懷蘊藉。黃州詩尤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爲沈痛。「雨中看牡丹，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尤有雅人深致。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杯」，「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饞爲出魚」，「牀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築落階泉」，俱嘉。《載酒園詩話・蘇軾》：坡詩吾第一服其氣概。《聞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倅杭時《過陳州和柳子玉》曰：「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陳述古邀往城北尋春》曰：「曲欄幽樹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後至垂老投荒，夜渡瘴海，猶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如此胸襟，眞天人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凡從無賴中尋出好處，必要完出證據，于虛中占實步。此其天性生成，落筆處所在皆是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意蘊藉而語氣卻快，此東坡本色也。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頸聯俱用商州故事。「說客」句指張儀詐楚。州北有智亭山，相傳四皓所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一結殊不成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中：結二句以「上書求免」爲言，用意沉痛，觀第三首起二句便知，非眞求免也。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此首亦太平直。《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萬事悠悠付杯酒」二句）凡此等句，皆說得傷筋動骨，但看去不覺耳。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起數句）語自峭拔。「卻欲」句未佳，意謂操勞則汗出

身暖耳。是有此理，然成何語？「西鄰」下生出一波，便筆有起伏，不致直滯。此于無頓挫處生頓挫，不必眞有其事。《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二：和韻詩峻拔瀏利，如彈丸脫手，大蘇所長。《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經旬卧齋閣」二句）切卧病叙起。（卻欲躬臼磨）謂當待暄暖時躬親勞苦，語本無弊，紀誤會矣。（「人歡瓦先融」二句）妙語。（有客獨苦吟）入趙薦寄詩。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三：通篇句句屬對，句句轉換，斯爲大筆。紀公好言「生波」，猶是八股試帖家當。「西鄰」一段蓋紀當時所見耳。

《歲晚相與餽問為餽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以寄子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首俱謹嚴有格。

《饋歲》　《初白庵詩評》卷中：（微摯出春磨）「摯」與「贄」同，《曲禮》作「摯」。（「官居故人少」四句）入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結處四句）歸思在言外。

《別歲》　《初白庵詩評》卷中：（「且爲一日歡」至末）一層深一層，字字警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此首氣息特古。（「勿嗟舊歲別」以下四句）逼入一步，更沉着。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二：《別歲》即古詩「所遇無故物，焉能不速老」意，而暢言之，頓挫淋漓，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慨。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勿嗟舊歲別」四句）沉痛語，以警快之筆出之，遂成絕調。

《守歲》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前六句比，中六句賦，結句「猶可誇」者非幸詞，正以見去日之苦多，而盛年之不再也。此與《別歲》一首，佳處不減魏武《短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用古韻。「坐久」十字眞景。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全幅矯健，此爲三詩之冠。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努力盡今夕」二句）一結「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無聊自慰語也。　《雪橋詩話》初集卷一二：時文忠、文定同舉進士，授官未久，年在三十以前，詩中乃競競于衰老壽考，蓋志惜日，深懼時逝，雖春秋鼎盛，名位鵲起，不自矜持。所謂能得二蘇詩意者也。　參見《次韻水官詩》《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評。

《和子由踏青》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首尾兩截，渺不相屬，不喻其故。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欒城集》題作《記歲首鄉俗二首》，故詩從歲首起。此意並該後篇也。詩和歲首鄉俗，故有「歲華新」、「襄新春」二句。曉嵐謂「首尾兩截渺不相屬，不喻其故」，即又不知看到何處去矣。　《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八句叙踏青，後八句就道人賣符生波。　《宋詩精華錄》卷二：不甚高妙，大名家能寫得恰如其分，小名家則非雅事不肯落筆矣。

《和子由蠶市》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恐忘」句未自然。「市人」二句有所託，而文義頗覺突兀。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悲流年」句結到歲首，與前篇起句相合。當如《欒城集》于前列總題云《和子由記歲首二首》，則此意自見。

《與子由論書》　《韻語陽秋》卷五：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苟能通其意」二句）直是以文爲詩，何意不達。（「端莊雜流麗」二句）讀此十字，知少陵瘦硬未是定評。（繆被旁人裏）「裏」字叶未穩。（「邇來又學射」二句）奇峰忽插。（「多好竟無成」二句）先生尚云爾，學者可不自警？（「吾觀古書法」四句）所謂寧拙勿巧。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論書實自道其所得。「端莊」、「剛健」一聯，「體勢」、「結束」一聯，宛然見軾書也。「通其意」三字最精。不通其意，雖學何益？固知「不學」匪直爲大言耳。忽插入「學射」一段，軒然波起，凌厲無前。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指起處）峭而不剽。（「爾來又學射」以下六句）插入一波，便意境生動。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書中三昧，非深于此道者不能言。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語重未敢苟）下入學射，卻特意抹倒，以足上意。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端莊雜秀麗」二句）拈出二語大旨已盡，所謂「通其意」也。（多好竟無成）頓束極精。（世俗筆苦驕）以俗書反託。（「鍾張忽已遠」二句）結醒論字。　參見《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汪師韓評。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題不了了。當云：「子由以書文珠普賢詩見寄，因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

畫佛滅度答之。」不然，末二句不知爲何語。筆筆圓勁，大抵東坡詩，自是氣格方成就。《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原題至「答子由」止，王、施本皆然，與詩意不合。今以《欒城集》原題補。紀昀曰：【略】若如紀說，則此題拖沓之甚，且此詩應從子由入手，當別作一篇矣。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四：（「隱如寒月墮清晝」二句）東坡此時已深入佛海，所謂去則實不去也。

《中隱堂詩》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亦是摹杜《何氏山林》諸作，句句謹嚴，不失風格。又：「昔人」承起二句，指王之祖。《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言王君之祖去蜀游秦，遂得昔人之故園也。昔人指歸登，查說爲是。

又二 《容齋續筆》卷一四：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于點檢者。【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鰲」，「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野客叢書》卷二八：（前引洪邁語）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吾輩則不可」，豈失于檢點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前四句）高渾。《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前四句）有杜神韻，非尋常襲杜面目者比。《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次首「人與此堂高」，乃指王君之祖耳。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依依慰遠客」二句）對法生動。結寓意。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分明是「萬里戎王子」一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此首詠中隱堂所聚古石刻，安排收拾，俱指石刻言也。於法尚須總束一首。東坡詩間有疏於律處。結稍弩末。《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都城更幾姓」二句）此二句故作閒筆，實乃挽到王氏得園也。（「安排壯亭榭」二句）此二句歸結中隱堂，已在首聯安根，詩乃雙管並下，非專詠碑也。故其下以韓公作總收，謂韓如至此，則可悲可詠者尚多，蓋以韓自況也。曉嵐謂安排收拾，皆指石刻，于法尚須總束一首。此乃作者手法太高，未能稍卑以就後人繩墨。且其作意收拾無餘，亦無貂可續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五：《中隱堂》之第五首云：「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峋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此眞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于律耶？參見《中隱堂詩》《容齋續筆》卷一四評。

《鳳翔八觀》 《帶經堂詩話》卷二：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唱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又：余嘗謂東坡《鳳翔八觀》詩，不減杜子美。

《石鼓歌》 《敬齋古今黈》卷八：東坡先生，神僊中人也。其篇什歌詠，冲融浩翰，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有少隉杌者。如臉厠、厠臉之倒，滹沱河、蕪蔓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便知「梧」字，豈非太峻快耶？《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桓魋墓》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何中郎解摸金。」陳琳爲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次韻周長官見寄》云：「罔罔可憐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喪家之狗，而只用兩字，似不甚妥。《觀歐陽鈐轄刀劍戰袍》云：「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此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之嫌乎？《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疴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爲倉公。倉公，淳于意也。《送程六》云：「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薤栗。」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薤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薤栗」，不得便爲牛。《次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折屐」，則其爲喜不言可知。《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道古不減昌黎。《帶經堂詩話》卷二：《筆墨閒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勁敵。《劍溪說詩》卷上：詩與題稱乃佳。如《石鼓歌》三篇，韓、蘇爲合作，韋

左司殊未盡致。《援鶉堂筆記》卷四〇：韓昌黎《石鼓歌》，阮亭嘗云：「杜《李潮八分歌》不及韓，蘇《石鼓歌》壯偉可喜。」余謂少陵此詩不及二百字，而往復頓挫，一出一入，竟祇煙波老境，豈他人所易到。〔方〕東樹按：往時海峰先生言：「東坡《石鼓詩》如不能勝韓，必不作。」今觀之，但奇恣使才爲佳耳，勝韓，未也。以校杜《八分歌》，則益爲冗長。阮亭乃謂杜不及之，豈知言乎？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雄文健筆，句奇語重，氣魄與韓退之作相埒而研鍊過之。細玩通篇，以「冬十二月」四句起，以「興亡百變」四句結。起仿《北征》，詩體莊重有法，結亦悠然不盡。若韓詩起四句未免平率，結云「嗚呼吾意其蹉跎」，又何衰颯也。中間分三大段。第一段自「細觀初以指畫肚」至「下揖冰澌同觳觫」，鋪叙石鼓之文詞字跡，實景實事。所與韓公不同者在此，故詳述於前，且正是初見時情狀也。「古器縱橫」六句，其贊嘆鼓與文處，文辭秀麗而詳盡。石鼓之奇古，固非「文字鬱律蛟蛇走」一句所能盡。「缺月」、「嘉禾」，視韓詩「鸞翔鳳翥」、「珊瑚碧樹」之詞又出一奇也。「漂流百戰」四句作轉軸，起下二段意。「憶昔周宣歌鴻雁」至「豈有名字記誰某」，推原溯委，鋪述典重。「自從周衰更七國」至「無乃天工令鬼守」，憑弔古今，卻以六經、九鼎作陪襯，瀾翻無竭，筆力馳驟，而章法乃極謹嚴，自是少陵嗣響。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精悍之氣，殆駕昌黎而上之，摹寫入微。「歌鴻雁」與石鼓無涉，只徒與科蚪作對句耳，未免湊泊。（「自從周衰更七國」以下數句）看似順次寫下，卻是隨手生出波瀾，展開境界，文情如風水之相遭。（「登山刻石頌功烈」以下數句）妙以刻石與石鼓相關照，不是強生事端，泛作感慨。陡合捷便。（傳聞九鼎淪泗上）「傳聞」數語又起一波，更爲滿足深厚。前路犀利之極，眞有千尺建瓴之勢。非如此層層起伏瀠洄，則收束不住矣。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形容處沉着有力。　又：（遂因鼓鼙思將帥）到鼓字。　又：鋪秦皇一段，雖以其刻石頌德爲襯，但太冗長，氣便不捷。

又：（結處）氣竭。　《石洲詩話》卷三：蘇《石鼓歌》，《鳳翔八觀》之一也。鳳翔，漢右扶風，周、秦遺跡皆在焉。昔劉原父出守長安，嘗集古篆、敦、鏡、甗、尊、彝之屬，著《先秦古器記》一編。是則其地秦跡尤多，所以此篇後段，忽從嬴氏刻石頌功發出感慨，不特就地生發，兼復包括無數古跡矣，非隨手泛泛作《過秦論》也。蘇詩此歌，魄力雄大，不讓韓公，然至描寫正面處，以「古器」、「衆星」、「缺月」、「嘉禾」錯列於後，以「鬱律蛟蛇」、「指肚」、「箝口」渾舉於前，尤較韓爲斟酌動宕矣。而韓則快劍斫蛟一連五句，撐空而出，其氣魄橫絕萬古，固非蘇所能及。方信鋪張實際，非易事也。　又：蘇公《石鼓歌》末一段，用秦事，亦本韋左司詩，而魄力雄大，勝之遠矣。且從鳳翔覽古意，包括秦跡，則較諸左司爲尤切實也。　《七言詩三昧舉隅》：以東坡才力之富健，于《石鼓》中間用力摹寫，亦何難直造昌黎堂室。然亦只得「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末遠猶忠厚」爲昌黎未道，而已着議論矣，焉能有「快劍蛟龍」、「鸞翔鳳翥」一段光芒乎？此畫家所謂筆虛筆實二義，皆一毫勉強不得也。　《靈芬館詩話》卷二：姬傳先生言：文章之事，後出者勝，如東坡《石鼓歌》實過昌黎。蓋同此一詩，同此一體，自度力不能敵，斷不復出此，所謂于艱難中特出奇麗也。

《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下揖冰澌同觳觫」以上，推尋字體。「豈有名字記誰某」以上，叙石鼓爲周宣王時作。以下至末，論鼓不爲秦所掊擊。

《唐宋詩本》卷五二戴第元評：「遂因鼓鼙思將帥」等語，至爲典切。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自起至此（下揖冰澌同觳觫）爲第一段，叙所見之石鼓，乃撫摩其傍之詞也。（憶昔周宣歌鴻雁）（紀昀）所論非是，此句特出周宣，乃提筆也。使他人爲之，必要將當時勞來還定無不得所之意承明，此則得過便過，其捷如風。公此類大篇，大率用單行法，讀者惟當以氣勝求之。如或截出一句，求其一二字疵累，此非知詩者也。李太白不怕疵累，而杜子美最忌疵累，此天工人巧，勢不能合一者。朱彝尊七古以杜法行李筆，前人未嘗無此志，而始終不能者，正以逐句撮出似杜，而一串讀下，不似李也。公詩未嘗無李、杜，而妙在下筆不必定似李、杜。（「欲尋年歲無甲乙」二句）此二句收到見鼓，作一頓。自「憶昔周宣歌鴻雁」句至此，爲第二段，叙鼓之出于周宣也。自「自從周衰更七國」句至此（無乃天工令鬼守），爲第三段，叙鼓之至今猶存也。雖四句煞尾，而「興亡」分結中二段。「物閑」收起一段，只七字了當，故其餘意無窮。詩完而氣猶未盡，此其才局天成，不可以力爭也。起叙見鼓，極力鋪排，仍不犯實。忽用「上追」、「下揖」二句一束，乃開拓周、秦二段之根，其必用周、秦分段者，不但鼓之盛衰得失可興可感，本意以秦之暴虐形周之忠厚。秦固有詩書之毀，而文字石刻猶盛于秦，明取此巧，以周、秦串作，一反一正之間，處處皆《石鼓文》地位矣。「歌鴻雁」句開拓中興全段，緊接史籀，其法至密。此係大篇，斷無逐句皆石鼓之理，且此句借點歌字，順手又開發作歌，並非閑筆，故通篇歌字不再見也。　《蘇海識餘》卷一：本集引用《左傳》至多，

豈不知王有岐陽之蒐乎？其作《石鼓歌》獨不引用者，蓋有故焉。昌黎作此詩，主詩序，不主傳，極是特識，非漫爲宣王之說也。如韓案可翻，公必翻作，其不爲者，正以傳虛序實故耳。且《左傳》引詩甚多，獨無《車攻》，亦是一病。凡此皆在昌黎意中，亦在公之意中。公不能翻案，始極力經營其詩以爭勝之。查注不察，猶以成王爲論，此非進一解也，乃智出韓、蘇下也。　又：到鳳翔首作《石鼓歌》，已出昌黎之上，不可壓也。　《昭昧詹言》卷一：韓、蘇《石鼓》，自然奇偉。　又：東坡《石鼓》，飛動奇縱，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自佳。然似有意使才，又貪使事，不及韓氣體肅穆沉重。海峰謂蘇勝韓，非篤論也。以余較之，坡《石鼓》不如韓，韓《石鼓》又不如杜《李潮八分小篆歌》文法縱橫，高古奇妙。要之此三詩更古今天壤，如華嶽三峰矣。　又卷一二：渾轉溜亮，酣恣淋漓。坡此首暨《王維吳道子畫》、《龍興寺》、《武昌劍》、《虢國夜游》、《雪浪石》，杜《李潮八分歌》、韓《贈鄆》、《赤藤杖》、李《韓碑》、歐《古瓦》、《菱溪》、黃《磨崖碑》，皆可爲典制之式。起三句叙，四句寫，「細觀」句棱。以下夾叙夾議。「古器」六句起棱，「漂流」二句伏收處。「上追」二句束。以上實叙。「憶昔」以下，追叙本事原委。「何人」四句，大筆。「欲尋」二句入妙，起棱，事外遠致。「六經」句又一襯。「傳聞」句起棱，「是時」句收轉。　《退庵隨筆》：七古有仄韻到底者，則不妨以律句參錯其間，以用仄韻，已別于近體，故間用律句，不至落調。如昌黎《寒食日出游》詩，凡二十韻，而律句十四見；東坡《石鼓歌》，凡三十韻，而律句十五見。　《望雲詩話》卷一：《石洲詩話》謂東坡《石鼓》不如昌黎。愚案：昌黎作于強盛之年，東坡作《石鼓》時，年僅逾冠，何可較量？況詩中亦惟「牽黃狗」三字牽湊，「富貴」二字尚未精，「時得一二遺八九」之下，未免多說數句，其餘足以相埒。至云「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且猶過之。　《峴傭說詩》：《石鼓歌》，退之一副筆墨，東坡一副筆墨，古之名大家必自具面目如此。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四：（「憶昔周宣歌鴻雁」二句）（紀昀）此論太苛，吾不謂然。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通篇無一筆與昌黎相犯，凡題有古人傳作在前，必須別尋出路，此可例推。（冬十二月歲辛丑）直叙起。（「文字鬱律蛟蛇走」數句）形容字體難識光景，造句最爲奇警。（韓公好古生已遲）借韓公墊一筆。極力寫出有「一二」可識，正見其餘之難識也。「我車」一聯即所謂「一二」可識者，下文「猶識鼎」、「僅名斗」，亦爲此聯作比例。（「模糊」數句）刻畫剝蝕之狀又妙。（「飄流百戰偶然存」數句）極贊其古，頓束有力。（憶昔周宣歌鴻雁）追叙題原。（厭亂人方思聖賢）卓鍊語。此指中興可見之一端，語固無窮。（「何人作頌比嵩高」二句）折入本題，語意精渾。爲石刻之文尋襯筆，其前惟有禹碑耳。（「勳勞至大不矜伐」二句）檃括石鼓文大意。（欲尋年歲無甲乙）又束住，總是極言其古。（竟使秦人有九有）借秦作波。「六經」二語是篇中波瀾，前文叙秦君臣不道，皆爲此二句起議也。「傳聞」以下不用轉筆，借九鼎襯出石鼓，語脈自轉。以九鼎之亡襯石之存是反襯，同于不受秦垢，又是正襯也。紀氏謂【略】其說未盡。（「細思物理坐嘆息」二句）結有別趣。　《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此蘇詩之極整鍊者，句句排偶，而俊逸之氣自不可掩，所以爲難。

詛楚文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秦之無道，何須謾罵？（「吾聞古秦俗」四句）借一小事作點綴，筆墨翛然。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純用輕筆判斷，絕不費力。

王維吳道子畫　蘇轍《王維吳道子畫》：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扁也工斲輪，乃知讀文字。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壯馬脫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閑獨，不出庭戶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踠致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強，各自勝絕無彼此。誰言王摩詰，乃過吳道子？試謂道子來，置女所挾從軟美。道子掉頭不肯應，剛傑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無比。老僧寂滅生慮微，侍女閑絜非復婢。丁寧勿相違，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跡今豈多，岐陽可貴能獨備。但使古壁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艷長不毀。　《許彥周詩話》：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畫繼》卷一〇：（當其下手風雨快）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　《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摩詰詩字字清，卻字字厚，我輩評詩如此。今先生稱右丞畫「亦若其詩清且敦」，敦即厚之說也。仰證左契，我心灑然。　《初白庵詩評》卷中：（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子由詩云：「誰言王摩詰，乃過吳道子？」與東坡結意正相反。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以史遷合傳論贊之體作詩，開合離奇，音節疏古。道子下筆如神，篇中摹寫亦不遺餘力。將言吳不如王，乃先於道子極意形容，正是尊題法也。後稱王維只云畫如其詩，而所以譽其畫筆者甚淡。顧其妙在筆墨之外者，

自能使人於言下領悟，更不必如《畫斷》鑿鑿指爲神品妙品矣。若將「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二句，置之於「道子實雄放」之前，則語無分寸，並後幅之精采亦不復有。詩惟下筆鄭重，乃有此變化跌宕。至末始以數語劃明等次，雖意言已盡，而流韻正復無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起處）奇氣縱橫，而句句渾成深穩。（亦若其詩清且敦「敦」字義非不通，而終有嵌押之痕。凡詩有義可通，而語不佳者，落筆時不得自恕。「交柯」二句妙契微茫。凡古人文字，皆如是觀。（「吳生雖妙絕」以下）雙收側注，寓整齊於變化之中。摩詰、道子畫品，未易低昂。作詩若不如此，則節節板對，不見變化之妙耳。《甌北詩話》卷五：坡詩不尚雄傑一派，其絕人處在乎議論英爽，筆鋒精銳，舉重若輕，讀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試即其詩，略爲舉似。五古如：「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哭刁景純》）「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答陳季常》）「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和陶詩》）「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海外歸贈鄭秀才》）七古如：「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題王維吳道子畫》）「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中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題楊惠之塑維摩像》）「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送劉道原》）「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蠅。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墨妙亭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泗州僧伽塔》）「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游道場山何山》）「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陽李節推先行留風水洞見待》）「黃鷄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與宗同年飲》）「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題吳道子畫》）「長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趙閱道高齋詩》）「腳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登玲瓏山詩》）此皆坡詩中最上乘，讀者可見其才分之高，不在功力之苦也。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何處訪吳畫」六句）雙起。　又：（「當其下手風雨快」二句）筆力與杜少陵「一洗萬古凡馬空」同一軒挺。　又：（「祇園弟子盡鶴骨」二句）刻畫入微。（「吳生雖妙絕」六句）雙結。《石洲詩話》卷三：《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迥出。前篇尚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即如「亭亭雙林間」直到「頭如龜」一氣六句，方是箇「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其神彩，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盡。而後人但舉其總挈一句，以爲得神，以下則以平叙視之，此固是作時文語，然亦不知其所謂得神者安在矣。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若只取其排場開闊，以爲嗣響杜、韓，則蒙吏所訶「貽五石之瓠」者耳。《七言詩三昧舉隅》：必合讀其全篇，而後「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之妙乃見也。若但舉此一句，似尚非知言者。　又：此篇（指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中間一段是斷不能仿者，則或如東坡《鳳翔八觀》內《王維吳道子畫》一篇，略可彷彿乎。此亦不求合而自合之一驗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門前兩叢竹」四句）本集獨不傳畫法，以上四句即公之畫法也。（猶以畫工論）此句非薄道玄也，吳、王之學實自此分支。其後荆、關、董、巨，皆宗王不宗吳也。曉嵐眼下奇深，乃輕易放過此句，殊屬疏忽。誥謂道玄雖畫聖，與文人氣息不通；摩詰非畫聖，與文人氣息通，此中極有區別。自宋、元以來，爲士大夫畫，瓣香摩詰則有之，而傳道玄衣鉢者則絕無其人也。公畫竹實始于摩詰，今讀此詩，知其不但詠之論之，並已摹之繪之矣。非久，與文同遇于岐下，自此畫日益進，而發源則此詩也。曉嵐未嘗于畫道翻過觔斗，故其說隔膜，而失作者之意。此詩乃畫家一本清帳，使以文人之擅長繪事者，如米黻、吳鎮、黃公望、董其昌、王時敏之流讀之，即無不瞭然胸中矣。《昭昧詹言》卷一一：古人得意語，皆是自道所得處，所以衝口即妙，千古不磨。今人但學人說話，所以不動人，此誠之不可掩也。以此觀大家無不然，而陶、杜、韓、蘇、黃尤妙。神品妙品，筆勢奇縱。神變氣變，渾脫溜亮。一氣奔赴中，又頓挫沉鬱。所謂「海波翻」、「氣已吞」、「一一可尋源」、「儱侗謝樊籠」等語，皆可狀此詩，眞無閒言。《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采暈扶桑暾）言佛之圓光。（相排競進頭如龜）句粗獷。　《宋詩精華錄》卷二：大凡名大家古詩，每篇必有一二驚人名句，全篇方鎮壓得住。其麟爪之間，亦不處處用全力也。《唐宋詩舉要》卷三：（莫如二子尊）以上叙吳、王二子畫。（相排競進頭如龜）以上論吳畫。（一一可尋源）以上論王畫。（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以上品第二家之畫。　又引吳汝綸評：詩格亦超妙不群。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初白庵詩評》卷中：（病骨磊嵬如枯龜）維摩像必示疾者，故詩云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起處）直寫自老。他人如此寫便單弱，此由筆力不同。純用一掀一落之法，故單行而不

直不板。（「田翁里婦那肯顧」二句）又作一襯，總不使一直筆。　《退庵隨筆》：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和陶》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哭刁景純》曰：「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題楊惠之塑維摩像》云：「世人非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泗洲僧伽塔》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與宗同年飲》云：「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趙閱道高齋》詩云：「長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登玲瓏山》云：「腳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此豈得以少風韻、填典故概之？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詣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荊公、朱子三家。講學與論詩，自是兩事，學者不必爲所惑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田翁里婦那肯顧」二句）凡似此隨手找截填補之句，奇情異想，如有證據者然。在本集不可勝計，此其當行家風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起二句）借端引入。中四韻起伏控縱，筆力堅勁，蘇詩之極遒鍊者。（神完中有恃）此五字誰人能下？　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

《**東湖**》　《初白庵詩評》卷中：（「聊爲湖上飲」二句）得《簡兮》詩人之意。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前幅寫東湖之景，而曰「湖所貪」，曰「目眈眈」，匪直摹景而已。入後自寫閑適，而實有懷抱觀古今之意。「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二句，意最深厚，得《簡兮》詩人之旨。沉屈下僚，勾檢簿書，無由得盡其才，不得已而爲湖上之游，詎與鑿山開道者比？（「予今正疏懶」二句）無聊不平，時一發露于辭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起處）純寓牢騷。才力極爲富健，一二強押之字不足以累之。（風物尤可慚）「慚」字趁韻不妥。（盡爲湖所貪）趁韻不妥。（「借汝腹中過」二句）閒情好。板叙之中，有此閒情方生動。（瑣細安足戡）趁韻不妥。（「聞昔周道興」以下八句）忽起一波，寓不得志之感。得此乃不一瀉無餘。（一縱醉後談）此處可住。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三：此詩以蜀江之清，折入東湖，喜其不同岐水之濁，因而縱棹，並及湖中物產，故有「入門清奧」、「悅若夢中」之語，是爲前一大段。而紀氏點論云：「純寓牢騷。」中間「聞昔周道興，翠鳳依孤嵐」一段，公自注其下云：「此古鳳池也。」據注，完他題面甚明。而紀氏點論云：「忽起一波，寓不得志之感，得此乃不一瀉無餘。」查注雖誤，然未嘗至是也。後云：「予今正疏懶，長官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猶言我爲幕屬，所幸上官見函，不必休沐而出，如不及時爲樂，則成資且老，將不可至。蓋其意仍歸結至湖也。公言宋選顧遇之厚，與詩意合。查注謂陳公弼相遇之薄，與詩意顯背。紀氏胸存成見，故多謬誤。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自「聞昔周道興」句至此「上有鸛搏鵠」一節，乃完題之正面，且公已自注明矣。曉嵐誤以爲「忽起一波」，是並忘此詩爲鳳翔題也。（「予今正疏懶」二句）此二句指太守宋選之厚遇也，後有《和子由除日》詩之「兒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句可證。義門、曉嵐強拉作與陳公弼不合之詩，而以此二句爲牢騷之反說，不止毫釐千里之差也。鳳翔通流汧水，甚濁，獨此湖則清，此作詩之本意，並無寓憤之詞也。頭上加入「蜀清江」一層，以形城內汧水之濁，引入城外東湖，層次已多，即又叙東湖是飲鳳池一段。曉嵐之誤，已詳案中，而義門亦以爲指陳公弼，皆由不知宋選爲守厚遇一層，而「長官幸見函」句落空，遂多謬說。「泉源從高來」句起，至「目眈眈」止八句，皆叙湖之來源，下之「但見蒼口螭」四句，即指上四句內之「重阜」，其形類螭，而水源如從螭口出也。王集注不詳此山，而義門失看此層，又落去上截，遂疑「目眈眈」爲陳公弼發狠之狀。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飄飄忘遠近）意有所諷，何焯以爲指太守陳公弼，或然。（「深有龜與魚」數句）鋪叙似香山。（卷阿詩可繼）映帶飲鳳。

《**真興寺閣**》　《歲寒堂詩話》卷上：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　《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山川與城郭」四句）意外意，象外象，子美不能道也。（側身送落日）二語反平。　又譚元春評：子美「閒見同一聲」、「齊魯青未了」、「萬古青濛濛」等語，是此詩所自出。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蒼蒼莽莽，意到筆隨。中間「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十字，奇警奪目，可與老杜「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相匹敵。　趙堯卿曰：此詩用古人意（指杜甫《登慈恩寺塔》）而不取其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奇恣縱橫。（起處）不可控制。他手即有此摹寫，亦必數句裝頭。（結處）勢須此奇論作收，否則不稱。　《甌北詩話》卷五：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不甚鍛鍊。如少陵《登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以十字寫塔之高，而氣象萬千。東坡《真興寺閣》云：「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

浩同一聲。」以二十字寫閣之高，尙不如少陵之包舉，此鍊與不鍊之異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通幅一派蠭氣，是此題本旨，俗諺所謂扣頭作帽子也。（「山川與城郭」四句）紀昀謂與《懷賢閣》詩「南望斜谷口」四句同一起法，則謬。此四句爲一節，彼八句爲一節也。且此四句有魄無魂，所謂王中令者，不足稱道，故詩意但言塵市中一傑閣而已。若《懷賢》起四句，則展開斜谷之路，下四句乃孔明從此路出師。此則有不敷般演之患，彼則有約繁就簡之難。二詩各有斟酌，未可輕議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一氣坌湧而出，順逆往來，筆筆英毅，眞絕作也。（此閣幾何高）倒點。（當年王中令）追叙。（「身強八九尺」二句）綰合極峭。《宋詩精華錄》卷二：此坡公五古之以健勝者。《唐宋詩舉要》卷一引吳汝綸評：起四語奇創。

《李氏園》《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此龍眠居士山莊圖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叙園中景物，委折詳盡，自西而南而東而北，一一點睛，有刻斲而無冗散，宛如柳州小記。後以感慨之情寓通曠之見，斂放正爾相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朝遊北城東」十句）竟以記序體行之，樸老無敵，而波瀾又極壯闊，不是印板文字。（「其西引溪水」至「蒼翠間磽秃」）以東西南北作界畫，便不是一屋散錢。此法本之漢人都邑諸賦。（「我時來周覽」四句）倒點李氏，運筆奇變。（「云昔李將軍」以下）不惟掃倒茂貞，乃並「園」字一齊掃倒。一篇累贅文字，忽然結歸虛空，眞爲超妙之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入門所見夥」數句）虛寫總寫，必須先有此數語，以下乃可分叙。（「將軍竟何事」數句）痛惜李氏，使聞者足戒，斯固詩人之旨也。

《秦穆公墓》蘇轍《秦穆公墓》：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尙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游，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韻語陽秋》卷九：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後村詩話》續集卷二：三良事見于《詩》、《左傳》，皆云秦穆殺之以殉。坡詩獨云：「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客從田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此說甚新。後讀曹子建《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生時共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乃知子建已有此論。《荆溪林下偶談》卷三：東坡《秦穆公墓》詩云【略】子由和篇云【略】二詩不同，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知此。如王仲宣云：「結發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若然，則三良者特荆軻、聶政之徒耳。《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似論矣，此理學之始也。又譚元春評：袁此語甚有益。《蘇文忠詩合注》卷四何焯評：《詩・黄鳥》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此公詩所本也。疏家謂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則頗非鄭之本意，故公詩復舉不誅孟明，以證明其不然。《初白庵詩評》卷中：（「乃知三子殉公意」二句）議論自開闊，但事出六經，恐難翻案。方苞《讀書筆記・詩》：蘇子瞻謂三良殉君，猶齊客之從田橫，蓋據應劭之說，其實非也。果爾，《詩》不宜曰「臨其穴，惴惴其慄」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純寓與上官不合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查氏謂「事出《六經》，恐難翻案」，未詳立言之意耳。《載酒園詩話》卷一：子瞻作《秦穆公墓》詩曰：「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語意高妙。然細思之，終是文人翻案法。《黄鳥》之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感恩而殺身者然乎？讀者勿作癡人前說夢可也。（黄白山評：「子瞻好作史論，然評斷多誤，如《范增》、《晁錯論》，皆錯斷了，此詩亦其類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三：《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作骨，並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樂，故不爲雷同之詞。公詩既翻《詩經》，而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有叙有議，筆勢奇縱。如收六句，三層，是層層奇縱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昔公生不誅孟明」四句）不必果中事理，而語特透快。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初白庵詩評》卷中：（「始者學書判」二句）先生官鳳翔時，往屬縣決囚，故云。（橋山日月迫）此詩當作于癸卯、甲辰間，仁宗初崩，故有橋山之句。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起處）一氣湧出而曲折深至，無一直率之筆。此一段純是陶詩氣派，但面目不同耳。世人學陶，乃專以面目求之，所謂「形骸之外」，去之愈遠。（「譬如倦

行客」以下四句）一路皆以文句入詩，忽插此喻，甚妙！不然，便直樸少致。（春禽始嚶呦）「呦」非禽聲。《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譬如倦行客」二句）眞乃吉祥文字，看他要放下，就便放下，故不可以憤詞論也。（暫憩得一漱）直以憂得失爲戲事，可謂以清流身而得渡者矣。曉嵐謂「忽插此喻」，皆毫無根蒂之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清空如話，不知有和韻之苦，此本領過人處。（士方其未得）四語，議論中波瀾。（譬如倦行客）四語，挽轉注下。「我欲走南澗」句，立言也。子由原作，本以南山下溪流爲言。（橋山日月迫）以下實叙鞅掌之苦。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夜色蒼茫，撫景懷人，想見竟夕徘徊之致。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後四句自不相貫。「問姜叟」雖切磻溪，卻與禱雨無涉。東坡詩往往有疏於律處，不得一概效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曉嵐不讀全集，故有「疏于律法」之譏。（「深谷留風終夜響」二句）寫景入神，皆隨手觸發而毫不費力，獨此集爲擅場。故魯直每謂是不食煙火人語也。末二句道盡當官行役之況。蓋祭禱必在黎明，又必以五更前往，故夜久而不能寐也。不寐則起而閑行，始見題壁作詩。既而猶未五更，因以屢問僕夫，而山中並無更漏可聽，故惟以斗杓爲驗也。《雪橋詩話》三集卷六：（深谷留風終夜響）後山謂寫景逼眞。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磻龍寺》《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顏、謝以後，古詩多有對偶終篇者。入唐遂以有聲病者爲律，無聲病者爲古。至於七言古體，亦時一有之。若少陵之「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昌黎之「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種竹門可款」，硬語排奡，視唐初四子及元、白諸家之宛然律調者，不可同日語也。若其自首至尾無句不對，無對不瑰偉絕特，則惟軾集中有之，實爲創格。此作亦其一也。其中寫景處，語刻畫而句渾成，讀之可怖可喜，筆力奇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門前」二句縈拂有情，過接無跡。故結雖有習徑，而不見其套。《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愧無酒食待遊人）此句述寺僧致詞。（旋斫杉松煮溪蔌）此句叙寺僧供客。（木魚曉動隨僧粥）以上自日暮寫至黎明，與《夜投竹林寺》詩同一章法。（目亂千巖散紅綠）「千巖」、「綠」是南山，「紅」是蟠龍寺，「目亂」、「散」是曉色也。深黑到寺，都無所見，至是一切皆見，而時方早起，故目爲之炫也。觀前半著「入門突兀」二句，截清夜境，知其必欲寫至此矣。自首句「晚渡」起至此，爲一大段，記夜宿事已畢，此是叙傳體。其後「門前」四句作結，是論斷體。章法井然，讀者不得牽混。（一夜心逐南飛鵠）仍挽到夜作結，落筆有千鈞之力。但公似此者多矣，其筆鋒便捷之甚，故收縱並不難也。香巖批《紀評蘇詩》卷四：褒斜谷毗連蜀境，蜀人到此，思鄉情所必至，不得以尋常習徑目之。

《是日至下馬跡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二：不着議論，而鬱拔縱橫之氣自寓。語淡味長，最是高格。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起勢鬱律，不說閣中，而是閣中所見，與《眞興寺》起法同。「聞馬檛」生造，無出典，妙以想像寫之，遂不覺其添造。「山僧」勒轉無痕，趁勢繳出末二句又極便。否則是讀《三國志》詩，不是懷賢閣詩矣。《甌北詩話》卷五：少陵《出塞》詩：「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覺字句外別有幽燕沉雄之氣。坡公《五原懷諸葛》詩：「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雖形容軍令整肅，而魄力不及遠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公詩法神變，不可測識，誥讀老而復知難。如懷賢閣，是作此詩本旨，而詩中不露懷賢閣，讀者須看清此題，方許讀詩。末則，未有不似次公之注，曉嵐之評，而欲窺其堂奧，難矣。「南望」與下之「西觀」，不是轅用閑字，乃預爲着落所從出之根。起四句拓開山川形勝，皆漢賦之舊，獨其事闋寂久耳，忽地成圖，風雲爲之變色。前四句畫就自斜谷出五丈原之路，後四句，孔明從此路擁騎出也。以上八句一節。後四句當加在前四句上看。前乃軀殼，後乃魂魄，猶之雙層燈影，又若套版書冊。此種作法，惟公有之。公恐後人不喻其意，故其題有「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句，如詩序然，自下注腳。無如自王百家（註）以來，並皆囫圇讀過，而曉嵐且以前四句起法，方諸《眞興寺閣》，則大可笑矣。「聞馬檛」句即「銜枚疾走，不聞號令」景狀，但公自從老杜「中天懸明月」奪胎寫得，全是孔明神氣。司馬懿畢生考語，則曰拒諸葛亮經制之師。而其以賊吞賊，實由于此。須知他招架此五言四句，不是容易之事。（「公才與曹丕」二句）乃孔明到五丈原地位，如一直叙下，墮入詠史窠臼，便歇手不得。故就昭烈語作提筆，即下斷語，了當孔明身分。（「顧瞻三輔間」二

句）此因出師四句，氣勢太盛，收束不住，故爲此跌蕩語也。雖字面將氣勢儘量送足，而其運筆之巧，已暗中歇下矣。孔明志在復舊都，以忠職分，而始終不能到，詩特搶到「三輔」，可見上句五丈原隱藏不露，乃有意躐過之也。（山僧豈知此）上句坐實「賢」字，此句翻落「懷賢」，「知」即懷也，「此」即賢也。「豈知此」者，謂山僧老于懷賢而不知，而己則知而懷之也。下句「一室」，借點「閣」字。曉嵐謂「山僧」二句勒轉無痕，乃全不了了者也。「公才與曹丕」至此（一室老煙霞）八句，爲第二節也。第一節乃叙事體，第二節乃論事體。第一節孔明實跡，故叙，第二節入公之意，故論。（「往事逐雲散」二句）清出古戰場及找足五丈原地位，故云「故山依渭」也。其前半有意躐過，即此可證。如不解明，即當輳手閑句讀過矣。《老生常談》：詩貴能參活語，何也？今試略言之：東坡《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前半皆言山川形勝，當日出師云云。末幅忽著二句云：「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則題中「北山僧舍」四字，方有著落，此參活句一證也。羅昭諫《題潤州妙善寺前石羊》，注：「吳主孫權與蜀主劉備嘗置此會。」第五六句云：「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此又一證也。書此付常棠，以當一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磊落大筆，舉重若輕，起落皆自然無跡。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此首總起。（「吾聞東山傅」以下四句）又作一層襯託，非惟文章頓挫，亦覺烘染生姿。《石洲詩話》卷三：《和子由記園中草木》第一首「煌煌帝王都」四句，乃左太沖、陳伯玉之遺，而卻以起句揭過一層，此又一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首總起，從京師入手，所用牽牛、葵、蓼、瓜、蘭，皆隨手點染，非答園中所有也。熟讀後四篇，當自知之。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拉雜鋪叙，而句句變動，不作板排，故能不落青山門徑。（「物生感時節」四句）上文零零碎碎，須此四句鎔化一片，方收得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答蒲萄、榴、葵三首也。從園中入手，中間蒲萄、榴、葵各二句，三實一虛，不落板實，此又一章法也。原作無蓼詩，此因首作有「牽牛與蓼葵，采摘入詩卷」句，故又以之作襯，自變其法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妍醜各自矜）句意鍊。（「物生感時節」四句）一結即盛衰由天意，而下筆曲折，語意便深。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陰陽不擇物」六句）化工在抱，轉換不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純乎正面說理，而不入膚廓，以仍是詩人意境，非道學意境也。夫理，喻之米，詩則釀之而爲酒，道學之文則炊之而爲飯。（「不如種叢蓼」二句）有所激而反言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首答柏，蓼二首，從柏入手，蓼次之。法似並起而句則單行，其後柏則明點，蓼則暗結，兼雙收側注之意，此又一章法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末四語寓大器晚成之意。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此首只以對照見意，竟不說破。（萱草雖微花）比君子。（牽牛獨何畏）比小人。《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答萱草、牽牛二首也。萱草四句，牽牛四句，結四句，此又一章法也。（引紀評）今考之，（此詩）但就原唱致意，且此時尚無小人，即陳公弼亦非小人，公未嘗以小人待之也，其說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走尋荆與榛」二句）形容入妙。（「亂翠曉如潑」三句）句意鍊。

又五　《初白庵詩評》卷中：（「黃葉倒風雨」二句）衰颯處偏說得軒昂。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不愛當夏綠」二句）創語，展出別境。結語拓開，仍是兜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專答蘆一首，又一章法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結固常徑，在此十首中則爲別致。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此首忽跳出題外，取興在即離之間。《石洲詩話》卷三：第六首「喜見秋瓜老」，兼《國風》之妙義，而出入杜、韓，不獨語用杜也。言及韓者，蓋有會於「照壁喜見蝎」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前二、三、四、五共四首，皆答園中草木也。此詩忽觸瓜期之感，因入「馬繫」數句以終之。自此奮迅而下，置原作于不問，遂遺果蓏、竹二首，不復答和矣。前五首，公似檢對原作，變換章法，皆構思而出，其成之也緩。自此以下六首皆任意揮灑，頃刻立就者也。曉嵐知其跳出題外，讀此詩，尚不爲失眼。但究未理清逐詩綫索，故其後所論作法皆誤，冰炭之不相入矣。（喜見秋瓜老）詩意似欲答果蓏，其下忽從秋瓜追問，而意緒橫生，詩爲一變，遂不復終果蓏之意矣。（宦游歸無時）從秋瓜生出，自此作法全變矣。

又七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此首直作賦體，不着一語，又別一格。（卧聽窗風冷）「冷」字懸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自詠官舍叢竹，以至近而來寓目者言之。

又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與前者同一賦體，而前首賦物，此首賦情，用筆又自不同。（「及其未花實」二句）忽寓食貪之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自詠芎藭，白芷，以至遠而來寓目者言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及其未花實」六句）此即古詩「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之意。

又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此首索性一字不着題，而意中句外，卻隱然是園中草木。運意至此，眞有神無跡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因游南山而詠人不可見之菖蒲，觀其終以鬼神德薄之詞，知後幅必將化入夢境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此首用壓題法，命意絕高。

又一〇　《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花開澗水上」二句）學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收得感慨。於文爲結到題外，於意則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五：此詩乃蛩菊交互之作，紀氏但知有菊，是不知蛩即蟋蟀也。又欲以此詩收盡前九首，不知何以墮入雲霧中。然如《中隱堂》之第五首云：「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此眞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于律耶？《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此詩詠蟋蟀悲秋菊，從第十首之「但記說秋菊」句紬而繹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菊衰蛩亦蟄」二句）寓同病相憐之意。（「楚客方多感」四句）結歸人情，了酬和本意，妙在虛活。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為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三四下句注上句。（「曉夢猿呼覺」二句）似九僧一派。（屢去欲攜衾「衾」字押得倒。下句（階前暮雪深）烘染上句（湖上行人絕）。（扣戶夜抽簪）「抽簪」趁韻。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五：「當今」未妥。「抽簪」、「扣戶」何爲趁韻？《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暮雪」句似右丞。「抽簪」用《長恨歌傳》，非解官之抽簪也，紀（昀）誤矣。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僊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樓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鳥噪猿呼晝閉門」二句）起得有力有神，肅肅穆穆，仿佛見之。（天寒落日淡孤村）句好！（「道人應怪遊人衆」二句）反託出起處之意，措語沈着。

《五郡》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第四句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亂溪赴渭爭趨北」二句）此乃習于山川形勢之言，前《石鼻城》詩「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已講明矣。曉嵐疑此句拙者，正以其識力淺薄，不能貫串諸詩故也。（野人香火禍春蠶）必襯托此句，意乃沉着。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五：三、四寫景闊遠，七、八有識。

《大秦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前四句）格力遒緊。收得闊遠。《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通體寫景逼眞，意態雄傑。（臨風卻立驚）「驚」字含結二句意。

《僊遊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五六接得挺拔。（深到影中天）五字極平而極幻。（危坐試僧禪）言禪定則臨深不懼。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五：（「翠壁下無路」二句）接筆誠健，而造語未雅。

《南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野饋慚微薄）「慚」字何指？（「路窮斤斧絕」二句）有寓意，然是常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章惇同至僊游，詳玩此詩，乃是日留章惇飯，故有此慰藉之詞。殆後匯編十一首，以題與詩不符，後刪去題字，未及注明耳。觀「慚」字、「慰」字，必非無因發也。

《馬融石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第五句乃放活一筆，以松爲緊，以逼下句（何須困李侯）。結太直，太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吾詩愼勿刻」二句）清出「豈害」、「何須」四字，必當如是完結。曉嵐謂結句太直太露者，非也。

《玉女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石泉」二句俗格，所宜懸之戒律者。結二句自負。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五：知「石泉」二句之爲俗格，方可與言正始之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三、四亦原本唐人，以沿襲久而成俗格，中無意義故也。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雨瓶恐後復取而為使者見紿因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蘇轍《和子瞻調水符》：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誰謾。渴飲吾井泉，饑食甑中飯。何用費卒徒，取水負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慮多變。授君無憂符，階下泉可嚥。《觀林詩話》：此當與《擇勝亭》俱傳于好事者，非確論也。《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常恐汲水人」四句）忽發此深想宏議，老氏五千言也。《初白庵詩

評》卷中：（誰知南山下）南山，終南也。（「常恐汲水人」四句）此舉原近逆詐，故須補正，意以救其病。非進一層語，亦非寬一層語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運意頗深，而措語苦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此題已成爛熟之典，詩則淺率不佳。參見《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閒劉購得之》《蛾術編》卷七八評。

《自僊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息其上》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後半幅語自沉着。刪末二句更佳。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五：（慘若去吾里）「慘」字過火。《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平生慕獨往」八句）眞語自在流出。

《竹𠯿》 《許彥周詩話》：東坡作《竹𠯿》詩，模寫肥腯醜濁之態，讀之亦足想見風彩。《初白庵詩評》卷中：（「念此微陋質」四句）小中見大。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寓意而不甚露，由於措語和平。有「安問狐狸」之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逢人自驚蹶）狀物如睹。結語，乍觀之不解所謂，惟紀氏能得其用意，此名家之詩，所貴明眼人爲之標舉匠心也。

《渼陂魚》 《甕牖閒評》卷七：蘇東作《渼陂魚》詩云：「烹不待熟指先染。」乃在去聲押韻。然《左氏傳》載染指事，染字音如琰反，作上聲押可也，豈其錯誤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窄韻巧押，神鋒駿利，東坡本色。（「紫荇穿腮氣慘悽」二句）十四字居然杜意。（「早歲嘗爲荆渚客」以下四句）勢須一拓。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紫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初白庵詩評》卷中：（「枯槎燒盡有根在」二句）閒處設色。（但愛蒙密爭來家）韓昌黎《燕喜亭記》「猿狖狖狖所家」。（「戍兵久閑可小試」四句）從題中正意說入。（「迎人截來毒逢箭」二句）二語槩盡《羽獵賦》。《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從燒園指出物性迷愚，語直而曲。「巡邊將軍」以下十四句，以議論叙事，颯颯獵獵，紙上具有聲色。此段既奇橫，故「主人置酒」以下更爲紆徐，以暢其氣。結用獨孤側帽事，恰合會獵情景，而役使無痕，但覺有餘韻逸趣。其眞能吞雲夢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芥蔕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通體遒緊，無一懈筆。（「野人來言此最樂」二句）引入不驟。（「青邱雲夢古所吃」以下至結）一路如駿馬之下坂。須如此排蕩盤旋，方收得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五：起四句燒葦，乃官司年例也。（「黃狐老兔最狡捷」四句）入狐兔，先作悼嘆之文，爲之絕倒。（「風迴燄卷毛尾熱」四句）點獵字，前分三層，如溪流曲折，而至是爲首一段。（「迎人截來毒逢箭」二句）會獵正面，只此十四字了當，可見其通篇魄力之大。自「巡邊」句起，至此（風迴燄卷毛尾熱）燒葦、會獵皆畢，是爲中一大段。自「青邱」句起至終，爲結一段，以餘波作收煞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從燒葦叙起。（「野人來言此最樂」二語）以下入會獵。（青邱雲夢古所吃）以下入議論，筆勢一出一入，操縱自如。《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欲出已被蒼鷹遮）以上言狐兔藏葦中，叙獵之地。「野人」以下，正賦獵事。末言獵罷置酒。

《和董傳留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七：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於世。嘗在鳳翔與東坡遊。公《和傳留別》詩，有「眼亂行看擇壻車」之句，蓋謂其方議親也。《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腹有詩書氣自華」，使人不敢空慕清華之氣，語亦大妙。《初白庵詩評》卷中：按先生《與韓魏公書》述董事甚悉，傳蓋未嘗得官，亦未嘗娶婦，故公詩云然。詔黃新濕，謂董已成進士，故云「得意猶堪誇世俗」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句句老健。結二句乃期許之詞，言外有炎涼之感，非有所不足於董傳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塗雅之典如此用，亦未確。《唐宋詩舉要》卷六：（麤繒大布裹生涯）二句）飄然而來，有昂頭天外之概。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令以贈楊君》 《初白庵詩評》卷中：別本小引，與此殊異，而筆致較曲折。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三四（不寐相看惟櫪馬」二句）自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中兩聯皆可。

《謝蘇自之惠酒》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起至「何暇更求全處全」）旋轉自如，止如口語，而不落淺易，格力高也。然此種殊不易學。無其格力，而以頹唐出之，風斯下矣！（結處四句）一路莊論，幾無轉身之地。化出此意作結，可謂辯才無礙。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五：「醉者」十四字作一句讀。《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語涉禪偈，東坡習徑。結法亦是東坡習徑。參見《石蒼舒醉墨堂》香巖評。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烏臺詩案・送曾鞏得燕字詩》：熙寧三年

內，送到曾鞏詩簡。曾鞏字子固，是年準敕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軾探得燕字韻，作詩一首送曾鞏云【略】譏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聒喧如蜩蟬之鳴，不足聽也。又云：「安得萬頃地，養此橫海鱣。」以此比曾鞏橫才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翁今自憔悴」二句）入題飄忽，結意獨遠，《三百篇》所謂賦而比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憤激太甚，宜其招尤。即以詩品論，亦殊乖溫厚之旨。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初白庵詩評》卷中：（丁寧勸學不死訣）通首不脫此意。（草書未暇緣匆匆）借題作結。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亦是應酬之作，而筆意疏爽可誦。（倦僕立寐僵屏風）對面烘託。（結二句）一帶便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公判鳳翔，王頤爲武功令，相與厚善。（自言親受方瞳翁）以上一節，皆追叙岐下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外慕漸少由中充）句有力量。（未能便乞勾漏令）縈帶學僊。（官曹似是錫與銅）切錢監。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初白庵詩評》卷中：（「鳥囚不忘飛」八句）發端必透徹中邊。《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厭事人無事更悲，說來絕倒。即就起動相以證眞諦之寂然，何必坐斷千崖，乃得慧眼無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起六句）劉須溪謂譏其未必能靜。觀子由所題七律，其說良信。本之香山「病人多夢醫」一章，而以下機調不同，故非剽襲。（「作堂名靜照」二句）太奚落，尙可渾融其詞。（豈無適時資）頓挫好。（「從之恐莫見」二句）亦太奚落。香巖批《紀評蘇詩》卷六：（「鳥囚不忘飛」六句）名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結與靜照無關會，未免離題。

《石蒼舒醉墨堂》樓鑰《跋施武子所藏諸帖》：公自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然豪逸邁往如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間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所謂醉中醒者耶？《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人生識字憂患始」二句）老杜之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罵題格。《石洲詩話》卷三：《石蒼舒醉墨堂》詩末句云：「不用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此與《答文與可》「願得此絹足矣」同意，而一勸人，一自謂，一意又可翻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人生識字憂患始」二句）一起突兀，自是熙寧二年詩。公自謂錢塘詩皆縱筆，誥謂實發端于此詩也。但無此一路詩，即非公之所以爲人，而亦不成此集。故史家以「詩人託諷，庶幾有補于國」予之，未嘗稍詆之也。（駿馬倏忽踏九州）狀草書之神速也。香巖批《紀評蘇詩》卷六：與《謝蘇自之惠酒》同。結有詼諧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絕無工句可摘，而氣格老健，不餘不欠，作家本領在此。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許彥周詩話》：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送其失解歸而乃勉以讀書，朋友切磋之義莫過於此。董遇百遍見義，熟讀之謂也，王筠重覽興深，深思之謂也。讀書之法亦莫過於此。安惇初從軾游，末流乃與元祐諸賢爲難，當時至有童謠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蓋大惇謂章惇，小惇謂安惇也。然則安惇乃正世之「狂謀謬算」者，此詩知其「他年名宦恐不免」，而始終以熟讀舊書爲箴規，固早有以窺其微矣。《詩學纂聞》：杜詩內有《贈蘇渙》詩，蘇詩內有贈安惇詩。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杜、蘇何爲贈之詩耶？【略】蘇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勉以熟讀深思，此固切磋之義，亦必其人有厭讀舊書之意，舊書對新經而言，微詞也。不然，公與章惇僊游潭題名，知其必能殺人，豈有明于大惇而昧于小惇者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起處）意好，而語不精彩。香巖批《紀評蘇詩》卷六：自訟乃所以對箴安惇也，措語甚婉。《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一起理足而語庸。昔人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正爲此等語下鍼砭。然而此語遂能深入人意中者，亦由其理足耳。《宋詩精華錄》卷二：一片忠告，豈已略知安（惇）之爲人乎？《石遺室詩續集》卷二一：（「他年名宦恐不免」二句）爲透過一層說法，即翻用「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意也。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初白庵詩評》卷中：（「知命無憂子何病」二句）委婉和平，言者無罪。結句于義未洽，然當時引用，必有所據。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邊幅頗狹，少波瀾頓挫之致。而其吐屬爽朗，無一冗贅字句，亦自可觀。

《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阿奴須碌碌」二句）不失古格，亦不脫古格。末二句用事甚切，而着語太露，東坡時有

此病。《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那更治刑名）此詩次首有「舊隱三年別」句爲證，作于（熙寧）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故云「那更治刑名」也。查注引《潁濱遺老傳》「子由爲條例司屬，行青苗法，議事多牾」，以釋「更治刑名」之語，誤甚。即子由爲陳州學官，亦不用更治刑名也。此乃公借子由舊韻自道其意，猶言爾我各已衰晚，而我更須學俗吏奔走，日事敲扑，蓋極不然之詞也。若從子由原題尋著落處，全非二詩之旨矣。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六：（「阿奴須碌碌」二句）蜀人皆病淺露，自坡公已然。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昌谷詩：「楚魂尋夢風颯然。」（「尋夢」）二字本此。《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公以熙寧己酉還朝，至是四年辛亥爲三年，故云「舊隱三年別」也。必看清此句，扣出年限，二詩之旨方出。

《次韻子由綠筠堂》　蘇軾《書綠筠亭詩》：「愛竹能延客【略】。」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琯，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千纛」、「萬夫」，雖有出典，然竹豈可着此語？（「谷鳥驚棋響」二句）武功一派。

《送劉攽倅海陵》　《烏臺詩案・與劉攽通判唱和》：熙寧三年，劉攽通判泰州。軾作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若耳不聞而口不問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君不見阮嗣宗」數語）摹寫古調，然不如自運本色。語少含蓄，便覺淺直。《甌北詩話》卷五：東坡一生以才得名，亦以才得禍。當熙寧初，王安石初行新法，舉朝議論沸騰，劉貢父出倅海陵，坡送之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是固知當時語言文字之必得禍矣。及身自判杭，則又處處譏訕新法，見之吟詠，致有烏臺詩案，幾至重辟。【略】其後身遭貶竄，萬里投荒，猶曩時之餘毒也。或疑坡既早見及此，何以作詩草制，不加檢點，稍爲諸人留餘地？蓋才人習氣，落筆求工，必盡其才而後止，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烏臺詩案・送錢藻知婺州詩》：熙寧三年三月，作詩送錢藻知婺州。舊例，館閣補外任，同舍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即無譏諷。軾分得「英」字韻，作古詩一首送錢藻云【略】此詩除無譏諷外，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強勉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新法不便之故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子不少自貶」二句）出守之故，蓋由此觀，末句可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後幅（「子不少自貶」以下）亦太露骨。《甌北詩話》卷五：大概東坡詩有所作，即刊刻流布，故一時才名震爍，所至風靡。而忌之者因得臚列以坐其罪，故得禍亦由此。今即以《烏臺詩案》而論，其詩之入于爰書者，非一人一時之事，若非刻有卷冊，忌者亦何由逐處採輯，彙爲一疏，以劾其狂謬？【略】以上數十條，爲李定、舒亶、張璪、何正臣、王珪等所周內鍛鍊者，皆在《詩案》中。豈非其詩早已流布，故得臚列以成其罪耶？按李定、舒亶劾疏，亦只「兒童語音好」及「讀書不讀律」、「斥鹵變桑田」、「三月食無鹽」數條，王珪所奏亦只《詠檜》一條，其餘則逮赴獄時所質訊者，何以詳備若此？按施元之謂坡得罪後，有司移取杭州境內所留詩，謂之「詩帳」。又坡《上文潞國書》，謂「被逮時，家口在船，被有司率吏卒窮搜」。豈《詩案》中各條，得自杭州「詩帳」耶？抑舟中所搜獲耶？　參見《送呂希道知和州》紀昀評。

《送呂希道知和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大段似送任伋詩。佳處不佳處俱似，較送錢藻詩稍含蓄。（「忍恥未去猶徬徨」）只「忍恥」二字露骨耳。

《次韻王誨夜坐》　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王誨，王晉詵之弟也。先生與晉卿交好在熙寧初，時監官告院，故云「閑官不計員」。「漸喜樽罍省扑緣」，僕，意當即扑字。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磻溪詩話》卷八：樂天謫潯陽，稹寄在絳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白謂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復貽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之戚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推之前詩，厥論高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起處）縈拂有情，宕往不盡。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六：「清詩」

二句，文人不可無此襟懷。《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末句）回應起句，結構自然。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步里客談》卷上：劉道原恕嘗面折王介甫，故子瞻送之詩云：「孔融不肯讓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此語蓋詆介甫也。樓鑰《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劉凝之棄官歸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引施元之評：此詩端爲介甫而發。其云「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蓋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況介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蓋著其面折之實也。《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大家亦有別律句者，然出句終以二三爲憑，落句終以三平爲式。間有雜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究亦小疵也。如蘇詩《送劉道歸覲南康》。【略】方網按：既云行乎不得不行，則不得云疵矣，何以又云究亦小疵哉。先生豈有如此自相矛盾之語？【略】此首內注出云「別律句」者凡六句，其實古人並非有意與律句相別也。且推其本言之：古詩之興也，在律詩之前，雖七言古詩大家多出於唐後，而六朝以上，已具有之，豈其預知後世有律體而先爲此體以別之耶？是古詩體無「別律句」之說審矣。即此卷開首一條云，平韻至底者，斷不可雜經以律句。此語亦似過泥耳。《初白庵詩評》卷中：（「交朋翩翩去略盡」四句）三復公詩，始知朋友之誼。《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謂恕借舊史以誅奸強，即是軾借舊史以刺執政。恕乃剛直者，詩故不嫌明目張膽而道之。至於恕歸而匡廬色喜，言外有直道難容之嘆，非直幸其無恙遄歸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風力自健，波瀾亦闊。惟激訐處太多，非詩品耳。《蛾術編》卷七八：東坡此詩爲道原出色寫出狂直愚態，沉鬱頓挫，詩固佳妙，而道原爲人亦活現紙上。《昭昧詹言》卷一二：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送劉道原》【略】皆入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聊借舊史誅姦強」五句）明借修史事，以詆介甫。詩必如是作，方可謂之史筆，亦爲維持綱常名教之文。曉嵐所見卑陋，故凡遇此類詩輒詆之，殊不知文忠二字，皆由此一片忠憤中來，而古人之足當此二字者，爲卒鮮也。香巖批《紀評蘇詩》卷六：「世人」二句刪去，大覺爽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匡廬先生古君子」以下）脫灑。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和劉道原見寄》施元之評、《哭刁景純》趙翼評、《送李公恕赴闕》方東樹評。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知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有與物俱適之意。以下七首，則怒張之氣太露，殊無所謂心平韻和者。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吾行亦偶然）「亦」字承上二句。

又八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二：地負海涵，不名一體，而核其旨要之所在，如云「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此軾自評其詩者也。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初白庵詩評》卷中：（「地偏蕃怪產」四句）文運之厄若此，不有作手，誰爲驅除？（「開卷遙相憶」二句）古今同慨。《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初讀之但覺鋪敘排比，詞氣不減少陵耳。詳味其詞，乃見下筆矜慎之至。蓋題是次張安道韻，則是先有張詩在意中，非泛然爲少陵作贊頌也。「地偏」四句，但將從來詩道之敝，廣譬曲喻。轉入杜陵，只用「傑」字一言之褒，而其起衰式靡，立極千古者已意無不盡。此下只是慨其遭際，更不論詩。即軾平日所云「發於情止於忠孝」者亦不一及。又俱借謫僊爲陪，以與下「開卷」、「知音」一聯情事相映合。結乃用比喻以應前文，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其一一次韻天然，又不過汗漫之餘技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字字深穩，句句飛動。如此作和韻詩，固不嫌於和韻。句句似杜。難韻巧押，騰挪處全在用比。（「恨我無佳句」以下）結意蘊藉，此爲詩人之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詩家以五排爲長城，而欲以難韻和《讀杜》，又欲全幅似杜，已屬棘手。此詩以太白《古風》提唱，即以太白對做，是難中之難也。卻又主賓判然，疏密相間，于排比之中，寓流走之法。面目是杜，氣骨是蘇，非杜不能步步爲營，非蘇不能句句直下，其驅遣難韻，若無其事焉者，不知何以輳泊至是，而杜排無此難作詩也。自首句至此（魚蝦易豢牢）仿太白《古風》第一首，作總起。下四句以李陪杜，仍是李、杜並論，是作此詩手眼。（「掃地收千軌」二句）謂甫已兼諸家之長，獨與太白相抗。（詩人例窮苦）「例」字總束太白，卻是放去太白。下句「天意」，乃入甫事之開筆。（天意遣奔逃）虛籠下段事，未說出。（塵暗人亡鹿）將甫陷賊中，順手帶過。本集凡不肯別起頭腦，又不輕易放過者，皆用此法。（溟翻帝斬鼇）又將甫從賊中奔赴行在，蓄入氣內。（「艱危思李牧」二句）此聯謂甫坐救房琯被逐也。甫實事只此，斷不能

少，如不實排，其下亦落不到嚴武也。公平生論甫多矣，從無貶詞，而甫之求瑕未免議者，詩用一「思」字表其心跡，亦公之苦心也。（失意各千里）仍又兼管太白。敘甫事至此（捋虎得綈袍）已畢，前以杜、李對起，此以李、杜對結，提起放倒，無不如意，已開文章家偏全題法門，前此所未有也。行氣至此，一頓，以下是公斷語。（巨筆屠龍手）讀杜斷語，找足題面。（微官似馬曹）總束敘甫一段。（迂疏無事業）亦專指杜，但其意欲于下句搭進李也。（醉飽死遊遨）醉指李，飽指杜，非專言白酒牛肉。（簡牘儀型在）謂李、杜文章，其表見者如此也。（兒童篆刻勞）以上六句是斷，亦李、杜雙收。（「今誰主文字」二句）上句「主文字」者，即元微之。因有「今誰」一問，此處入安道。最易脫氣，而詩從上句直下，明討便宜，其故作開筆者，花假也。不如是解，則「主」字無來歷，即非公之家法矣。（「開卷遙相憶」四句）謂安道讀杜作詩。（恨我無佳句）落到次韻。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六：此篇殊不類公筆，然風力極遒。《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點杜陵，牽李伴說。「掃地」一聯美其詩，以下轉入當日所處時勢。「亡鹿」指安史之亂，「斬鼇」謂肅宗再造。時亟須將才，詞臣無所展其長，故有李牧、王褒之聯。「失意」、「哀鳴」、「騎鯨」、「捋虎」，皆牽李伴說。「巨筆」以下四語，敘老杜生平已畢，「簡牘」句提醒杜詩，入安道讀杜有作。末四語清出和詩意。通篇語意沈着，氣息逼杜。

《陸龍圖詵挽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中四句切腳。《甌北詩話》卷五：坡詩有云：「清詩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鍊爲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今第就七言律論之，如「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游杭州詩》）「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侍祠郊丘》）「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常山小獵》）「龍卷魚蝦並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江漲》）「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洮西捷報》）此數聯固坡集中最雄偉之作，然非其至也。「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與潘郭二生同游憶去歲舊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次張十七贈子由詩》）「倦客再遊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書普慈張老壁》）「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送李邦直赴史館》）「屬纊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州民。」（《陸詵挽詞》）「請看行路無從涕，盡是當年不忍欺。」（《徐君猷挽詞》）「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次蔣穎叔韻》）「舊遊似夢徒能說，遷客如僧豈有家。」（《酬黃師是送酒》）「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夜直玉堂》）「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相與齧氈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海外歸答鄭介夫》）「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北歸過嶺》）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即使事處，亦隨其意之所欲出，而無牽合之跡。此不可以聲調、格律求之也。參見《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示志學》趙翼評。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二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老杜云「廚人語夜闌」，東坡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云「兒女燈前語夜深」，余謂當以先後分勝負。《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詩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蓋皆出于老杜「廚人語夜闌」之意。《王直方詩話》以謂三詩當以先後分勝負，非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燈火青熒語夜深）淡語傳神。（「早歲便懷齊物志」二句）憤懣而出。以和平故，但覺沈着，而不露張怒。　參見《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載酒園詩話・蘇軾》評，《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評。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烏臺詩案・與子由詩》：與弟轍于涉事：熙寧四年十月，軾赴杭州時，弟轍至潁州。相別後，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潁州別子由》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在制置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乞罷。謂弟轍去之果決，意亦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也。《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二首全不傷氣，尚是眞漢人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二詩悱惻深至。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不煩文飾，自足感人，所謂眞詩也。

又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留連知無益」二句）即李陵「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之意。用作發端語，覺悲愴切至，更爲過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留連知無益」二句）用李陵「且復立斯須」意，而上句作一頓挫，意境便別。　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始我來宛丘」六句）骨肉情話，自應有此曲折。（語此長嘆息）語，意當作悟。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後首本是直抒

胸臆，讀之乃覺中心菀結之至者，此漢、魏人絕調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人生無離別」二句）意本蘇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語。（「便知有此恨」四句）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話，蓋情眞而筆又足以達之，遂成絕調。《昭昧詹言》卷一二：眞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第賦斯時惜別，語便無奇。追溯初來早知有此，又因離別，愈形恩愛，節節相生，自在流出，讀之無不心肯，此境正不易到。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長句大呵筆力，具有虬松屈盤之勢。詩自一言至九言，皆原於三百篇。此詩「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一句十六言，從古詩人所無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以下）借事生波，忽成奇理。妙在純以意運，不是纖巧字句關合，故不失大方。（「神機巧思無所發」以下四句）有上四句之將無作有，此句（「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方結束得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松石屏風》詩之用畢宏、韋偃，《崔白大幅》詩之用天女擲梭，原是奇語。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卷上：石理自成松樹，故須如此刻畫摹寫。

《陪歐陽公燕西湖》《蘇文忠詩合注》卷六何焯評：（「不辭歌詩勸公飲」二句）歐公以濮議，爲臺諫所攻，故云。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城上烏棲暮靄生」二句）插此二句，便有情致。似從杜老《越王樓歌》化來。末四（句）有樂往哀來之感，（坐無桓伊能撫箏）桓伊事亦用得蘊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醉後劇談猶激烈）著此一事，已該攻法諸事。「彼徒辛苦」指王安石也。其前已有「激烈」二字安根，故後以桓伊事作結也。義門指爲英宗朝事，不但時局不類，而此句亦落空。曉嵐專取末四句，故有「樂往哀來」之誤。　誥立治平案，無片言及永叔事者，以公親見濮議，而終身不置一詞也。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六：「公言」貫下四句，從《西銘》得來。曉嵐不閱道，故不解此詩之妙。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城上烏棲暮靄生」四句）妙于略逗，更不徑露。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藝苑卮言》卷四：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宛是拗體律詩，有古趣，兼有逸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七言律，宋人如【略】蘇子瞻【略】「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略】然每家不過二三聯耳，實非諸子本相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吳體之佳者。　吳體無粗獷之氣即佳。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去得順風來者怨）公以攻新法被出，反去爲奉行新法之官，是此官無可做也。此句通篇主腦，卻不道破。其在廣陵與劉貢父詩，有「吾邦正喧闐」句，即「去無所逐」四字注腳也。即前之「我行日夜向江海」句，後之「我生飄蕩去何求」句，一綫穿下，皆用此意。　《石洲詩話》卷三：譏此詩者，凡以爲事出俚語耳。不知此詩「沙平風軟」句及「山與船低昂」句，則皆公詩所已有，此非複見語耶？奈何置之不論也？試即以《潁口見淮山》一首對看，而其妙畢出矣。彼云「青山久與船低昂」，故以「故人久立」結之。「故人」即「青山」也，初無故事可以打諢也。但既是即目眞話，亦不須借語打諢，始能出場也。至此首，則「舟中賈客」，即上之「棹歌中流聲抑揚」者也，「小姑」即上「與船低昂」之山也，不就俚語尋路打諢，何以出場乎？況又極現成，極自然，繚繞縈迴，神光離合，假而疑眞，所以複而愈妙也。　「波平風軟望不到」，用以題畫，眞乃神妙不可思議，較之自詠望淮山不啻十倍增味也。昔唐人江爲題畫詩，至有「樵人負重難移步」之句，比之此句，眞是下劣詩魔矣。而評者顧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爲題畫作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我行日夜向江海）此極沉痛語，淺人自不知耳。　《昭昧詹言》卷一二：短篇極則。沈濤《瓠廬話》卷下：乃拗體律詩，阮亭選作七古，誤也。　《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公有古風一首，與此略同，蓋自喜之甚，復約之以爲近體。參見《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查慎行、翁方綱評，卷一八《泗州僧伽塔》王文誥，卷二一《聞洮西捷報》《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評。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劉貢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結太露。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去得順風來者怨）公以攻新法被出，反去爲奉行新法之官，是此官無可做也。此句通篇主腦，卻不道破。其在廣陵與劉貢父詩，有「吾邦正喧闐」句，即「去無所逐」四字注腳也。即前之「我行日夜向江海」句，後之「我生飄蕩去何求」句，一綫穿下，皆用此意。　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孫巨源》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此首尤露骨。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六：（我編類中散）既有此句，可見通篇皆責詞也。　《角山樓蘇

詩評注彙鈔》卷二：（人情貴往返）此言京師酬酢之煩，無暇更過故交也，眞寫得透。（異趣不兩立）異趣謂與世異趣也。施注因「終歲不及門」四句，謂與孫異趣，則上下文義難通矣。

《劉莘老》《烏臺詩案・與劉攽通判唱和》　熙寧四年十月內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並館職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軾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內寄劉攽詩云【略】言杭州監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事多不便也。　又《揚州贈劉摯孫洙》：一、熙寧四年二月，軾赴杭州通判。到楊州，有劉摯爲作臺官言事，謫降湖南，並一般館職孫洙、劉攽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軾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內云詩寄劉摯，因循不能寫寄本人，後曾與孫洙詩一首寫寄孫洙。其贈劉摯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意謂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爲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爲當，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舜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言皆先王之陳跡也。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軾意以譏諷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及出而試用，大謬戾，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上件詩係冊子內，並元豐元年九月十八日寫書寄劉摯云：「定國見臨數日，有詩可取。」王鞏，字定國。及次韻黃魯直詩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說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苕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舜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金陵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三詩意旨俱同，惟此詩收束有體，此爭用筆之曲直。

《游金山寺》《苕溪詩話》卷八：東坡《游金山》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水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爲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亦此意也。

《捫虱新話》上集卷四：東坡《游金山寺》詩曰：「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南遷之讖。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僊。」潘後數年果因醉赴于井中，趺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讖，且又讖殺潘谷耶！　《東坡詩選》卷一袁宏道評：（江山如此不歸山）畢竟無田可歸，後來者當戒。　《龍性堂詩話初集》：至杜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旂翻」，語以奇勝而帶幽。蘇云：【略】微風萬頃韓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語以幽勝而實奇，不相襲而相當，二公之謂歟。　《初白庵詩評》卷中：起結奇橫。（羈愁畏晚尋歸楫」二句）二語作轉捩。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一往作縹緲之音，覺自來賦金山者極意著題，正無從得此遠韻。起二句將萬里程，半生事一筆道盡，恰好由岷山導江至此處海門歸宿，爲入題之語。中間「望鄉國」句，故作羈望語，以環應首尾。「微風萬頃」二句寫出空曠幽靜之致。忽接入「是時江月」一段，此不過記一時陰火潛然景象耳。思及「江神見怪」，而終之以「歸田」，矜奇之語，見道之言，想見登眺徘徊，俯視一切。　《石洲詩話》卷二：竇庠《金山行》「欻然風生波出沒，灌濩晶熒無定物。居人相顧非世間，如到日宮經月窟。信知靈境長有靈，住者不得無僊骨」數語，即東坡《金山》詩所脫胎也。在庠詩本非高作，而蘇公脫出實境來，神妙遂至不可測。古人之善于變化如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首尾謹嚴，筆筆矯健。節短而波瀾甚闊。（我家江水初發源）入手即伏結意。（「試登絕頂望鄉國」二句）又一縈拂。結處將無作有，兩層搭爲一片歸結，完密之極，亦巧便之極！設非如此挽合，中一段如何消納？（江神見怪驚我頑）此句即指炬火事。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宦游直送江入海）一語破的，已具傳《禹貢三江考》本領。　《昭昧詹言》卷一二：奇妙。（「試登絕頂望鄉國」二句）望鄉不見，以江南北之山隔也，非泛寫景。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起勢雄健。「望鄉」一聯，篇中盤節，與起結貫注。　《峴傭說詩》：（「我家江水初發源」二句）確是游金山寺發端，確是東坡游金山寺發端，他人鈔襲不得。蓋東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發源」；金山在鎮江，下此即海，故曰「送江入海」。中間「微風萬頃」二句，的是江心晚景。收處「江山如此」四句兩轉，尤見跌宕。　《宋詩精華錄》卷二：一起高屋建瓴，爲蜀人獨足誇口處。通篇遂全就望鄉歸山落想，可作《莊子・秋水篇》讀。　《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機軸與《後赤壁賦》同，而意境勝彼。公詩佳處，全在興象超妙，此首尤其顯著者。　《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二：因貧而仕，有懷鄉去國之思。　參見《金山放船至焦山》查慎行、汪師韓、趙克宜、施補華評，本卷《夜泛西湖五絕》查慎行評，卷三六《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邱瞻望天

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葉矯然評。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初白庵詩評》卷中：金山詩結句云：「有田不耕如江水。」故此處（「山林饑餓古亦有」二句）更深一層。合觀兩首，其妙乃見。《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金山》作已極登高望遠之勝，故焦山只寫山中之景。彼以雄放稱奇，此以閒寂入妙。鐘鼓修竹，未到之見聞也；風流歌嘯，將到之情事也。至於老僧迎客，一時絮談，詳叙曲盡。結出「無田不退寧非貪」，則又爲前篇「有田不歸如江水」之句進一解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前半以金山縈繞，後半（「老僧下山驚客至」起）借鄉僧生情，布局極有波折，語亦脫灑。觸手起波，生下半幅，仍結到本題。《昭昧詹言》卷一二：此正鋒，可以爲作詩之法。《歷代詩發》卷二四：前言無田，所以不歸。此言「無田不退寧非貪」，兩意相承遞進，非各自爲章者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以金山之壯麗，形出焦山之荒僻。（山林饑餓古亦有）翻轉前篇之意，是進一步法。《峴傭說詩》：「金山樓閣何耽耽」四句，確是游金山後復游焦山發端，可悟連章蟬聯之法。《宋詩精華錄》卷二：後半用意平常。

《甘露寺》《初白庵詩評》卷中：（「樓臺斷崖上」四句）收得盡，放得開，是爲才人之筆。（「緬懷卧龍公」二句）每段用二句作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就寺中所見器物撫時懷古，每事各爲段落，而感慨深情，別有規連矩洩之妙。通篇寫景只「古郡」以下六句，刻酷該暢，餘但言情而景自寓。其源蓋出於《東征》、《西征》諸賦。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以記序體行之，與《李氏園》詩同法。首尾完整，可爲長篇之式。（渭城辭漢盤）是漢盤辭渭城，貪用昌谷語，倒轉遂成語病。（「四雄皆龍虎」以下）「四雄」應指孔明、仲謀、梁武、贊皇。張、陸皆梁人，因鐵鑱連類及之，並入梁武之下，不在此數。收得滿足。凡大篇須有結束，凡細碎之文，亦須有結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紀昀曰：「以叙記體行之，首尾完整，可爲長篇之式。」其說是。至謂「與《李氏園》詩同法者，誤。《蘇海識餘》卷一：潤州《甘露寺》詩：「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轡。」時有司推行新法，使者方事叫囂，故云「當途無閑官」也。二子既非俗吏，又能游情不闌，亦足以傳，何不及其人耶？予以全集屢物色之，竟不得其蹤耗，爲之快悵。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七：（渭城辭漢盤）（紀昀）此論太苛，唐人倒裝句如此類者甚多。《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冒起曲折入情。（我欲訪甘露）入題。寫形勢獨舉其大，「樓臺」一聯鍊極。以下逐節細寫，此段（「狠石卧庭下」一段）寫狠石。凡分段詳寫，每段須有頓筆，或議論，或詠嘆。本段頓得足，下文方好另起，此定法也。此段（「蕭公古鐵鑱」一段）寫鐵鑱，「積雨」句形其大，入妙。「周鼎」、「漢盤」兩襯已警。再著「山川」一襯，加倍精采。此段（「筆墨雖欲盡」一段）寫畫。僧繇畫乃公自中所無。此段（「古柏手親種」一段）衛公植柏及發地得舍利事。（四雄皆龍虎）總上，發論曲折透露。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與子由詩一意，特有激而反言之，其詞未免失之尖薄。與原詩相答，乃唱和正格。唐人此種處頗不苟，後人乃自說自話，不過依次用韻耳。按子由詩意，謂柳花入水爲浮萍，松性堅耐，其露墮地爲僊茅，功力十倍於鐘乳。故東坡有「胡爲譏評」句。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七：此篇必觀子由原唱，方得其旨，蓋原詩過訐，此詩意在箴規之耳。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兩詩並太露，太盡。

又二《烏臺詩案·與子由詩》：當年十二月內，軾初任杭州，寄子由詩云：「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破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又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一結妙甚。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西湖游覽志餘》卷一四：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杭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云云。此詩惟「孥」字、「蘧」字二韻艱澀，而公三疊之。一曰「追胥連保罪及孥」者，言府中屢獲鹽徒，連逮保甲也。「知非不去慚衛蘧」者，言年老宜休，不若衛伯玉也。二曰「君恩飽暖及爾孥」者，言居官厚祿，得以游遨也。「莫惜錦繡償營蘧」者，言李寺丞屬和，富于詞藻，鬬險不窮也。三曰「四方宦游散其孥」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羲皇傲几蘧」者，言優游自適，得爲太古閒民也。原韻「孥」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結句「清景」二字，一篇之大旨。雲雪樓臺，遠望之景；水清林深，近接之景。未至其居，見盤紆之山路，既造其屋，有坐睡之蒲團。至于僕夫整駕，迴望雲山，寒日將逋，宛焉入畫。「野鶻」句于分明處寫出迷離，正與起五

句相對照。又以「歡有餘」應前「實自娛」，語語清景，亦語語自娛。而「道人有道」之處，已于言外得之。栩栩欲僊，何必滌筆于冰甌雪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忽疊韻，忽隔句韻，音節之妙，動合天然，不容湊泊。其源出於古樂府。（「出山迴望雲木合」二句）與「但見烏帽出復沒」，同一寫法。《蘇海識餘》卷一：《臘日游孤山》詩後半云：「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鵲盤浮圖。」此等句法，無處可學，直如如來丈六金身，忽于虛空變現，公亦不自覺其然也。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齊諸暨令袁嘏，自詫「詩有生氣，須捉著，不爾便飛去。」此語雋甚。坡僊云：「作詩火急追亡逋」似從此脫出。《昭昧詹言》卷一二：神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從未入山以至入山，寫景逼眞。（「臘日不歸對妻孥」四句）四語點題。（「孤山孤絕誰肯廬」二句）接法妙絕，二語自爲開合，亦以字面錯綜複出生姿。（出山回望雲木合）轉到出山。結醒「作詩」。《蘇亭詩話》卷二：東坡《臘日游孤山》詩，有「蒲」字韻，《再和》乃用「蒲」字云：「破悶豈不賢撐蒲。」余嘗疑之。考《荀子・不苟篇》：「柔從若蒲葦。」以「蒲」作「蒲」。而馬融《撐蒲賦》正作「蒲」字。可見東坡使事，確有來處，非浪然訹癡者。《唐宋詩舉要》卷三：（「水清石出魚可數」二句）清景如繪。《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二：子瞻謫居杭州，惠愛及民。又以其暇，疏濬西湖，後世實利賴之，正不僅以模山範水，提倡風雅而已。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熙寧六年內，遊孤山詩寄詵，除無譏諷外，有「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又曰：「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以譏諷朝廷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曰：「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畫賑濟，又恐朝廷不從，乃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又《同李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熙寧五年，軾任通判杭州，於十二月內，與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內第二首有譏諷，其意已在王詵項內聲說。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有牽掣韻腳之跡。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戲子由》《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並《戲子由》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陛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陛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書萬卷，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鑪鹽甘似蜜。」以譏諷朝廷新差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謫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爲學官，故有是句。又云：「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恥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東坡詩選》卷一譚元春評：（心知其非口諾唯）只是無可奈何，強行厚道而已。《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前後平列兩段，末以四句作結。宛丘低頭讀書而有昂藏磊落之氣，別駕畫堂高坐而有氣節消縮之嫌。其所齊名並驅者，獨文章耳，而文章固無用也。中間以「畫堂五丈容旂旄」對「宛丘學舍小如舟」，以「重樓跨空雨聲遠」對「斜風吹帷雨注面」，以「平生所慚今不耻」對「先生不愧傍人羞」，以「坐對疲民更鞭箠」對「頭雖長低氣不屈」，故作喧寂相反之勢，不獨氣節消縮者雖云自適，即安坐誦讀者豈云得時？文則跌宕昭彰，情則欷歔悒鬱。《載酒園詩話》：（鮮于侁《雜詩》）亦意指新法，然猶直而婉。至子瞻《戲子由》詩：「生平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何語言？《山村》、《詠檜》諸篇借端耳。《螺江日記》卷六：（「讀書萬卷不讀律」二句）此東坡譏切時事之言。蓋因當時競尚律法，所以以法律爲詩書者，故反言諷之，且以自嘲。傳至後世，竟有據作正論者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道逢陽虎呼與言」二句）何至以孔子自居？即以詩論，亦無此理，無論賈禍也。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讀書萬卷不讀律」數句）時新法盛行，故憤激爲此語。（「勸農冠蓋鬧如雲」四句）舉世盡行新法，而子由漠然自守也。（餘杭別駕無功勞）東坡自叙。（「生平所慚今不恥」四句）謂己不得已，亦奉行新法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戲子由》皆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雖戲筆，亦不宜過俚。（「重樓跨空雨聲遠」二句）寫景最眞。《唐宋詩舉要》卷三：（「讀書萬卷不讀律」二句）心所痛疾，而反言出之，語雖戲謔而意甚憤懣。（心知其非口諾唯）形容刻苦。《小瓠庵詩話》卷

一：唐人詩雖極牢騷，不失常度，宋人便有過火語。如【略】蘇云：「道逢陽貨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黃（庭堅）云：「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諾。」名士口角，大略相同。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送李公恕赴闕》方東樹評，《寄蘄簟與蒲傳正》潛溪詩話》評。

《送蔡冠卿知饒州》《烏臺詩案・送蔡冠卿知饒州詩》：熙寧五年二月內，大理少卿蔡冠卿準敕差知饒州，軾作詩送之曰【略】除無譏諷外，云「橫前坑穽衆所畏」，以譏當時朝廷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諷朝廷用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路也。又云「邇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爲利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強，今亦然也。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言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以致不進用，卻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不才比羸牛，軾意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爲良。言冠卿經歷艱阻折挫，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眞夢寐，人生不信長坎坷」，爲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古來譬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坎坷」也。其詩係冊子內。《初白庵詩評》卷中：（「平生儻蕩不驚俗」二句）似嘲實譽。（憐君獨守廷尉法）蔡時必以廷尉外調。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語自俊爽，病亦在太俊太爽，遂無復餘地。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一：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初白庵詩評》卷中：入手奇崛，一轉合題。（「才多事少厭閒寂」二句）徑路絕而風雲通。《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句句奇闢。軾每以人事喻景物，筆端出奇無窮，眞乃仁智之性，其山水効深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了無深意，而說來通體精彩。此眞善於蹈虛。「眼力」二字未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落筆奇崛，旋折自如。《宋詩精華錄》卷二：公七古多似昌黎，而收處常不逮。

《送岑著作》《初白庵詩評》卷中：一意縈指，轉換不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以文爲詩，始元次山，或以爲宋調，非也。（「我本不違世」二句）即後山「老懷吾自異，不是故違人」意。（「臨行怪酒薄」以下）曲折深至，「臨行」十字似郊、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臨行怪酒薄」以下）刻意婉篤，後路得此，足救篇中率筆。

《和劉道原見寄》《烏臺詩案・和劉恕三首》：軾爲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恕於是時自館中出監酒務，非敢怨時之不容。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議，又以比恕之直。又韓愈云：「冀北馬群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群。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爲鷄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今日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烏不可辨雌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引施元之評：前詩（指《送劉道原歸覲南康》）既以汲黯比道原，而此詩益致嘆美之意。王文誥評：公此時眞無可與語者，故與道原三首獨佳。

《和劉道原詠史》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三四警刻而不露。（窗前山雨夜浪浪）收得生動，着此七字，便有遠神。《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獨掩陳編弔興廢」二句）著此二句，匡廬五老，呼之欲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兩忘」句穩。《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仲尼憂世接輿狂」二句）無端而來，至爲奇妙。參見《和劉道原見寄》王文誥評。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烏臺詩案・和劉恕三首》：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有秘書劉恕字道原，寄詩三首。軾依韻和，即不曾寄張師民。師民者，亦不曾識。除無譏諷外，云【略】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以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云小人之顧祿，如鴟鳶以腐鼠嚇鴻鵠。其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此直叫囂唾罵，不止怨以怒矣。參見《和劉道原見寄》王文誥評，《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如古謠諺，精悍遒古，刺當時不恤民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刺當事之不恤民也，妙於不盡其詞。（「蠶欲老」三句）似諺似謠，盎然古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此是苦雨對神陳訴之詞，紀（昀）以爲刺時，非也。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起處）平排四句奇崛，前不裝頭，更奇崛。《石洲詩話》卷三：首四句叙四時之

景：一夏，二秋，三冬，四春。此即變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起四句從「春水滿泗澤」奪胎，妙在化板實爲虛靈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結處語意調法皆不佳。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城市不識江湖幽」四句）一意圓轉，快而不薄。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五首皆不失風調。《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七：以上八詩（此五首及《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隨手拈出，皆得西湖之神，可謂天才。

又一　《養一齋詩話》卷九：容齋取張文潛愛誦杜公「溪回松風長」五古，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七絕，以爲美談。二詩何嘗有一字求奇，何嘗有一字不奇。僕少年不學，鹵莽于詩，不謂容齋鉅手，久已爲此。必知容齋述文潛之意，方于詩學有少分相應耳。予又考坡公七絕甚多，而合作頗少。其才高博學，縱橫馳驟，自難爲弦外之音。「梨花淡白」一章，允爲傑出。文潛所賞，足稱隻眼。然坡之七絕高唱，猶有數章，漫識于此，供愛者之諷誦焉。「江東賈客木綿裘，【略】」「青山斷處塔層層，【略】」「黑雲翻墨未遮山，【略】」「野水參差落漲痕，【略】」「溶溶晴港漾春暉，【略】」「竹外桃花三兩枝，【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陰陽變化開闔于俄頃之間，氣雄語壯，人不能及也。

又二　《峴傭說詩》：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卻少。「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致也。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此首更饒情致。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驚枕裂魴鯉」五字警絕，筆端有風泠然。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艇齋詩話》：東坡詩：「問堞知秦過，看山識禹功。」皆用出處對屬，如此親切。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起四句）不必精深，自然華妙。此由氣韻不同。（荷背風翻白）寫難狀之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稻粱初吠蛤」二句）寫時序親切。

《宿臨安淨土寺》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別有一種清腴之趣，無心刻琢，自造元微。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直起直收，逐節挨敘，章法甚別。（「明朝入山房」以下）得力在收處，縈帶一波。有此一虛，前路五實（指「雞鳴」、「亭午」、「晚涼」、「暮色」、「夜與」）皆活。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寫步至之景，琢句具六朝人風骨。後幅即事寄慨，正以不橫使議論爲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誰謂山石頑」四句）入一事便有波瀾，亦不廓落。（「寶融既入朝」二句）用事的當，敘得簡淨，他人須五六句方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起結敘游歷所見，中數韻綜括錢氏興廢，亦淨亦遒。（「寶融既入朝」二句）以運典代敘事，故簡而能透，詩之所以貴有學也。

《遊徑山》　《烏臺詩案・與子由詩》：熙寧六年句，《遊徑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勝處差安便。」以譏諷朝廷之用人，多是刻薄褊隘之人，不少容人過失，見山中寬閑之處爲樂也。其詩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吳師道《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濯字韻》：宋崇寧、宣和時，蘇學有禁，今德壽皇帝乃取其詩親書之，一時好惡如此，而廢興大故，尤有足慨者矣。《初白庵詩評》卷中：（「勢若駿馬奔平川」三句）工于比擬。《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只是敘述徑山事，奇文崛起紙上，有如金碧照耀，躡杜陵之高踪，導渭南之先路。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起四句）入手便以喻起，耳目一新，東坡慣用此法。與「船上看山如走馬」設譬略同，而工拙相去遠矣。（結處四句）綰合不泛。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筆力奔放迴旋，亦與山勢相似。《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六句寫道人。八句叙。參見《戲子由》趙翼評，《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夜泛西湖五絕》　《初白庵詩評》卷中：五首章法，聯絡不斷，前人所未有，亦先生集中變格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五絕蟬聯而下，體製從《三百篇》出，清蒼突兀。三四兩作寫景之妙，尤爲脫盡恆蹊。昔陳思《贈白馬王彪》詩，《藝苑卮言》謂其體全仿《大雅・文王》之什。至謝康樂《登臨海嶠》四章，《文選》直合爲一首，注亦更不分其一其二。若此詩亦必作一首讀，乃見其妙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蟬聯格本陳思《贈白馬王彪》詩，初白先生以爲創格，非也。然終是小樣，雅不喜之。《石洲詩話》卷三：以眞境大而能化。在絕句中，固已空絕古人矣。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以拗取姿，然無甚佳處。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中二首差有致耳。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瀟灑渾脫，筆墨俱化。此種境界，淺人不易

解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五首用蟬聯格，此其第三首也，雅有唐人氣息。

又四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月黑看湖光，纔是看西湖法眼。頃來深扃船窗，歌吹相喧，客生了一故事，未暮趨歸，求一看月中西湖者少矣，況知黑中光乎？夫黑中光事，眞湖光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七：五首蟬聯而下。前首已是將曉，東方芒角昇長庚，何以此首又待「月黑」（更待月黑看湖光）？未喻其故。《宋詩精華錄》卷二：末句未有人說過。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七：在七絕卻是創格，陳思《贈白馬王彪》詩，誰不知之，何況初白。

又五　《初白庵詩評》卷中：末章紀一時所見如此，《（游）金山（寺）》詩亦然。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觀林詩話》：東坡云「醉眼炫紅綠」，此乃「看朱成碧顏始紅」換骨句耳。《初白庵詩評》卷中：伯強，六安人，六一門下客。（「茲山定空中」二句）奇想天開。（「瓶罌走千里」二句）能悉用調水符乎？請更下一轉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意新語創，得此一起，並下四「或」字，習調，亦覺生趣盎然，不爲耳目之厭。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淺深」一聯渾寫，所以領起下三聯。（眞僞半相濟）以眞僞相雜作波。（「傾甌共歎賞」二句）情態曲盡。（豈如泉上僧）一層本屬牽入，非此則無以挽轉作頓束。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謹嚴而不局促，清利而不淺薄，自是用意之作。（「世事如今臘酒醲」二句）二句足得有聲情，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詠歎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世事如今臘酒醲」二句）通幅出色，全恃此二句撐得結實。

《監試呈諸試官》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熙寧五年軾在杭州通判任。是年科場監試，故有呈試官及試院諸詩。此其第一作也，以自述起，以自述終，中間極論文章之變。嘉祐茁軋之習，文變而弊，得歐陽爲之力返於古，此老宗伯之功不可忘也。逮王安石一變科舉之法，是又變而之衰之候矣。括以二言曰：「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而自傷老鈍，無與迴瀾，豈惟論文，實以慨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麻衣」二句眞語，非通人不肯道。然是用晉李懌意。（「千金碎金璧」至「此學初誰諗」）中一段大開大合，波瀾起伏，極爲壯闊。（「謂當千載後」二句）頓挫有力。（「權衡破舊法」以下）雖痛詆新學，而以嬉笑出之，尙未至以怒罵。只得如此收場，再一著語，便難措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通體遒鍊。叙平生起。（麻衣如再著）頓句沈着。（多士敢題品）入題。（芻蕘盡蘭蓀）入議論。（「千金碎全璧」數句）比例精切。（氣壓群兒凜）警切。（謂當千載後）極力頓足，則新學之非不煩言可見。（「高言追衛樂」數句）此《辨奸論》所云私立名字也。（「卻顧老鈍軀」以下）收到呈諸試官，仍挽轉自己生平，與起處相應。不更說斯時取士得失，最爲圓淨。　參見《試院煎茶》翁方綱評、《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紀昀評。

《望海樓晚景五絕》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紫金蛇」究非佳語。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此首格力較卑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雨過潮平江海碧）七字極有斟酌，確是逐日閒坐樓上看潮人語。《養一齋詩話》卷八：自來詠雷電詩，皆壯偉有餘，輕婉不足，未免猙獰可畏。【略】電詩則可玩者絕少，如太白之「三時大笑開電光」，劉夢得之「輕電閃紅綃」，東坡之「電光時掣紫金蛇」，均非雋句。　參見《和孔密州五絕》潘德輿評。

又三　參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養一齋詩話》卷九評。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此首格力較卑弱。

《試院煎茶》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獨寫煎茶妙處，於集中諸詠茶詩別出一奇。語不必深而精采自露。此與《汲江》一篇，在古近體中各推絕唱。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發端超妙，惜以下多入澌調耳。「君不見」三字引句，原是古調，然後人用濫，實有一種可厭處。（一盌捧娥眉）倒裝不妥，結亦太滑。　《石洲詩話》卷三：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使兩制三館議之。直史館蘇軾上議，以爲不當廢。卒如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謂《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試分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時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爲文辭。東坡《試院煎茶》詩，作於熙寧壬子八月，時先生在錢唐試院，其曰「未識古人煎水意」，又曰「且學公家作茗飲」，蓋皆有爲而發。又有《呈諸試官》之作，末云「聊欲廢書眠，秋濤舂

午枕」，與此詩末二句正相同。但此篇化用盧仝詩句，乃更爲精切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古煮茶法，以茶磨細，入水同煮，故次聯云然。（「君不見」）既是古調，何遽可厭？當論詩之佳否耳。（分無玉碗捧蛾眉）言玉盤捧于娥眉耳，此種句法極多。（結處）切茶運用，寄慨深微。翁方綱謂是時用安石議，改取士之法，故先生此篇末句與《呈諸試官》詩「聊欲廢書眠」同意。又謂「未識古人煎水意，且學公家作茗飲」，亦皆此旨。持論較紀爲細。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六：（「杜陵評書貴瘦硬」二句）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甕牖閒評》卷五：蘇東坡不甚喜婦人，而詩中每及之者，非有他也，以爲戲謔耳。其曰：「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乃評書之作也。其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乃詠西湖之作也。其曰：「戲作小詩君勿誚，從來佳茗似佳人。」乃謝茶之作也。如此數詩，雖與婦人不相涉，而比擬恰好，且其言妙麗新奇，使人賞玩不已，非善戲謔者能若是乎？《初白庵詩評》卷中：（「顏公變法出新意」四句）書評的確，兩不可移。《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論書大旨不外前和子由作所云「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一語，故每不取少陵瘦硬通神之說。此詩就亭中所列李、顏、二徐諸刻加之評論，軾之書其源出於顏、徐。詩中「細筋入骨如秋鷹」及「字外出力中藏稜」二句，非惟道古，乃其自道，蓋「直以金針度與人」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句句警健，東坡極加意之作。（「短長肥瘦各有態」二句）此眞通人之論，詩文皆然，不獨書也。江淹《雜擬》詩序已明此旨，東坡移以論書耳。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杜陵評書貴瘦硬」數句）論古須自出新意。（「他年劉郎憶賀監」二句）結弱。《石洲話話》卷一：蘇文忠作《墨妙亭》詩，則因亭中石刻，自秦篆《嶧山》、褚摹《蘭亭》以迨顏、徐諸人。家數既多，體格不一，所云「短長肥瘦」、「玉環飛燕」，特總統檃括之詞，故借杜詩語側入，以見筆鋒耳。此所謂言各有當，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書之旨，以爲杜、蘇殊嗜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字外出力中藏稜」二句）鍾、王之法，七字道盡。（書來乞詩要自寫）收到墨妙句，似率易，而手法細密之甚。（「字外出力中藏稜」二句）《孟子・盡心下》曰：「由孔子來，至于今百有餘年矣。」即是此種念頭，而詩不甚顯，故佳。《歷代詩發》卷二四：坡公書法稱宋朝第一人，今觀墨妙亭詩，知其得心應手者固有在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公深于書，故評書有獨到語。（顏公變法出新意）亭中兼有唐人石刻，故亦叙及之。（「長短肥瘦各有態」二句）一喻醒快，遂爲千古平情之論。（吳興太守眞好古）至此方入題。（「後來視今」）一聯，所以起結句。《宋詩精華錄》卷二：此首僅有一二名句。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飲湖上初晴後雨》《甕牖閒評》評，《哭刁景純》趙翼評。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柳亭詩話》卷一七：陳後山謂少陵以詩爲文，昌黎以文爲詩，此言似近而實遠，以未悉二公肯綮也。如東坡《黃鶴樓》詩，以馮當世語作紀事，中云：「非鬼非神意其僊，石扉三叩聲清圓。」末云：「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芙蓉城》詩爲王子高志軼事，有云：「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末云：「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實者虛之，虛者實之，即前後二《赤壁賦》意，安在文法不可以入詩乎？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音節瑟然。遁入別徑，避崔顥也。此狡獪處，亦寸心自知處。（「汝非其人骨腥羶」以下三句）此三句他人數行不能了。（「願君爲考然不然」二句）得此二語，方非小說傳奇，不然，則游騎無歸，收束不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若實詠黃鶴樓，必要首出「去」字，而《鳳凰臺》、《鸚鵡洲》亦同。崔顥首將黃鶴放去，故李白不道，若以後半論，則顥詩亦不佳也。白去而爲《鳳凰臺》，首云「鳳凰臺上」，次云「鳳去臺空」，亦以避顥故也。及爲《鸚鵡洲》詩，則並爲《鳳凰臺》所壓，故其詩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既不能去，只可說來，而其「去」字在第三句，又落《鳳凰》之後矣。此二詩極力經營，強于顥者遠甚，白作詩亦未有如是辛苦者。無如顥之前半，取巧勦說，已占盡地步，不容有兩，與之爭執不得。凡此種傳題詩，只爭首句，並不重後幅也。杜陵于此類題，立意不作，正以崔、李在前耳。但此是論傳題法，若其題已有名篇，後人不妨別出手眼，故如王昭君一題，自李白而下，名作未易悉數，不得謂古已有之，後人必不可作也。若公此詩，難在寄題，故幾于無語可道，使登此樓，必有傑作，以彼時不必更論去與不去一層也。曉嵐所謂「遁入別徑」者，論寄題則是，論遜顥則非，故詳論之。（似石非石鉛非鉛）隨手塡寫，亦如斷磚碎瓦，皆成黃金。

《催試官考校戲作》《龍性堂詩話初集》：少陵「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三軍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此壯語也。東坡「鷓鴣水

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足稱勁敵，然此人所易知者。《初白庵詩評》卷中：（門外白袍如鶴立）白袍謂候榜諸生。洪邁《鎖宿貢院》詩云：「一閒十日眞天錫，慚愧紛紛白袍子。」則爾時舉子應試候榜，皆衣白袍耶？《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寫月高朗，寫潮雄奇，鵬鵬組練二語，可括枚乘《七發》觀濤一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此何等大典，乃以竣事遊眺促之，立言殊不得體。雖題有「戲」字，其實「戲」字已先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劍潭橋畔秋荷老）杭州無此名，指蜀中也。「月色隨處好」句，不專指杭州，「況我官居」本意，直貫下「劍潭」也。其下別起頭腦，而前半是總論，故不礙。

《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本色得好。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考閱精強外已誇）句太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眼昏燭暗細行斜）與後句「秋花不見」同意。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定知歸夢到吳興）時試官中必有吳興職官與吳興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此戲筆，卻不嫌佻。所謂言各有當。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細雨作寒知有意」二句）寓意。（未教金菊出蒿蓬）爾時新學盛行，去取必不如意，故有金菊蓬蒿之感，觀《呈諸試官》詩可見。

《秋懷二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前作感愴，後作乃導以冲和，起乎悲，止乎樂，蓋猶是優游卒歲之旨。《愛日齋叢鈔》卷三：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即補《洞僊歌》結語。荊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述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敛才以效古人，音節意旨，遂皆去之不遠。流年遲暮之感，妙不正寫，只以物化烘託而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語極平近，足以令人心肯氣息，直逼陶、韋。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三、四平語，卻極奇幻。「居貧」二句，亦人不肯道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三四東坡本色。（貧居豈無食）二語亦似陶。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可愛次韻》　《竹坡詩話》：余讀東坡《和梵天寺僧守詮小詩》，【略】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游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湖壖詩話》：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爲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藍乎？《蘇詩選評箋釋》卷一：峭蒨高潔，韋、柳遺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晉宋以還，清音遂暢。揆以風雅之本旨，正如六經而外，別出玄談，亦自一種不可磨滅文字。後人轉相神聖，遂欲截斷衆流，專標此種爲正法眼藏。然則《三百》以下，漢魏以前，作者豈盡俗格哉？東坡之喜此詩，蓋亦「偶思螺蛤」之意，談彼法者，勿以借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但聞煙外鐘」四句）此種句調，猶之盤筵中，間以小食，雖亦適口，然終非一飽物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自漁洋教人以王、孟爲宗，海內翕然從之。紀氏生于其後，欲力翻成說以自異，故遇此等處，苦費斡旋，亦門戶之見勝也。原作及和詩，境象雖清，意味卻薄，無唐賢之醞釀故耳。次公謂此三韻詩，杜子美已有此格。香嚴批《紀評蘇詩》卷八：（紀昀）此論極有關係，今之效王、孟者，宜各書一通于座右以作鍼砭。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此首清老。

又二　《吹劍三錄》：東坡問秦少游，別後有何作，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綉轂雕鞍驟」，坡曰：「十三個字只說得一人騎馬樓前過。」文豹亦謂公次沈立之韻「試問別來愁幾許，春江萬斛若爲量」十四字，只是少游「愁如海」三字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此首不免濫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此及前首（即此詩）皆唐人氣息，紀（昀）以爲「濫套」與「窠臼」（見紀評《戲贈》），亦是言其流弊耳。凡學皆有流弊，所宜預防。

《和陳述古拒霜花》　《初白庵詩評》卷中：（細思卻是最宜霜）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用意頗爲深曲，初白以淺譏之，似未喻其旨。原唱末二句「容易便開三百朵，此心應不畏秋霜」，此則更進一層，以比述古之見斥，而名愈重耳。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蘇詩選評箋釋》卷一：起處八句以我與君並說，爲雙提之勢。「謂君朝發燕」以下言孔也，「空階卧積雨」以下自言也。而中以「人生各有志」四句作關鍵，遂覺說人處有我，自說處有人，無非齊驅並馳情景。至於「候吏報君來」以下，不過叙述贈答之因，然必有此一段，體勢乃寬，舒而不迫。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大段疏暢，而牽於韻腳，不免疵累。（「旁觀信美矣」二句）二句太落宋調。（「均爲人所勞」二句）十字警警。（「君看立仗馬」以下四句）仗馬不應如此說，雖是託喻，亦不可不比附。（不敢鳴且窺）「窺」字添出。（上山絕梯磴）以下牽於韻腳，夾雜無緒。《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公與文仲同爲范景仁所薦，是作此詩本意也。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初白庵詩評》卷中：（「嗟君七歲知念母」三句）他人數百言不能了者，先生只以三語了之，能使人人墮淚。以古人事作反結，章法極變。《初白庵蘇詩補注》卷八：結二句，諷刺之意凜然可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前十二句稱述本事，於離合情狀曲折無不盡矣。然讀之但覺情餘於詞者，以有「嗟君」、「憐君」、「羨君」、「愛君」等字爲之點睛，則俱是作詩之旨，固與傳記體裁迥別也。「感君離合」二句，忽念及今無古有，作一轉軸，以下遂歷陳古事，既不拘於時代，亦不復再加論斷。悉數既終，文亦截然而止，此格尤爲創格，然正是漢魏人遺意，低手不能爲，亦不敢爲也。又七言轉韻，古詩凡轉韻之首句未有不用韻者。七言音節自不可與五言一例。嘗考《杜陵全集》，其中亦有三四首出韻者。若《醉時歌》之「先生有道出羲皇」，《哀江頭》之「憶昔霓旌下南苑」等句是也。此詩「不羨白衣作三公」句無韻，蓋亦如少陵之偶一有之。而自來詩人從無論及於此者，何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起七句）格意俱鄙。初白先生極賞之，非末學所知。（「仲孺豈意逢將軍」二句）此事不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白藤肩輿簾蹙繡）壽昌事至此畢，以下入公本意。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又差開運鹽河詩云【略】軾爲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軾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軾宣言開得不便。軾自嗟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不易，天雨又助官政，轉致百姓疲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軾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於此哉？故云「寄言故山友，愼勿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以妨農事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職役之勞與夫妨農病民之實，歷歷如繪。所以指陳得失，有《國風》、《小雅》之遺。其云「羨長卿」而「愧淵明」，特託言耳。或指「與牛羊爭」句爲罵世，豈有當乎！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天雨」句拙滯。「人如」句太俚。（「歸田雖賤辱」二句）十字卻眞。《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天雨助官政」四句）與下四句分兩層，上四句役，下四句督役。皆雨中實事，其文如經，其筆如史。（又與牛羊爭）一路叙雨中督役固妙矣，其下一轉入結，可稱絕倒。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一《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杳窅迴合，如坐虛白而閉重元。《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前六句公自道，後二句結，入清順。下首同此作法。《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題，而其景如畫。三、四水陸事，五、六宿時情景，收「宿」字及清順。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三四放平，愈有身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披榛覓路衝泥入」二句）題云「是日」，必當有此二句，方是眞境。即「乞食」、「無言」一聯，語中有骨，並不平也。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兩腳凍硬須公軟）題有「戲」字，不嫌滑稽，然不應如此之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野廬半與牛羊共」二句）極鍊，的是開河官語。（紅頰曲眉應入夢）接得挺拔。一結妙甚。《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此指開運鹽河督役時事。起四語，情事景況，一一在目。中四語，戲呈同事。後四語，兼寄述古。（兩腳凍硬須公軟）有典則，不甚鄙。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珊溪詩話》卷一〇：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倣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爲然。【略】大體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略】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簟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餓饑吟似饑鼠。倚賴東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詩云：「只慙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戲贈莘老》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鬨。」《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

《種茶》云：「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顏者異矣。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予愛其「湖中橘林」二句，故選之。公更有「雲水夜唯明」，皆是湖州苕霅寫照。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未去先說饞誕垂）太鄙拙。

《鴉種麥行》　《考古質疑》卷五：又云：「憶昔舜耕歷山鳥耘田。」趙次公注云：「《史記・舜紀》注引傳以爲『下有群鳥耘田』，故《文選》注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耕會稽，鳥爲之耘。』如此則鳥耘非舜事，象耕亦非歷山時，而先生云爾。撼樹之徒，遂輕議先生爲錯，殊不知先生胸次多書，下筆痛快，不復檢本訂之，豈比世間切切若癩祭魚者哉！」大慶謂杜征南、顏秘書爲丘明、孟堅忠臣，次公之言正此類爾。後生晚學，影響見聞，乃欲以是藉口，豈知以東坡則可，他人則不可，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題奇甚，詩似張文昌諸作。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起四句純乎古意，有此一起，則後幅觸手都成奇語。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徐行俯仰若自矜）如睹。與柳州《捕蛇者說》同旨，卻不說破，所以爲佳。結二語妙用倒裝，若順說則無味。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集中七言長律甚少，此體在唐如杜、白諸公亦不多見，以其傷氣也。是作格度渾成，音調諧美，錄此一首以見才大無所不可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七言長律最難，此固不失圓穩。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春晝意太脫。「壽骨」句硬。「穩稱聲」三字下得有本領。（「跣履數從圯下老」二句）俱緊切張姓運典。

《畫魚歌》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力入巧出，有血滴而無骨見，子美前、後《打魚》可三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短篇故作波瀾，一味蒼茫，初學何自窮其涯岸？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時新法盛行，故即「短鉤畫水」以爲喻。所言「此意豈復遺鰍鯢」與「一魚中刃百魚驚」者，似皆指新法之病民，王、呂輩壞法亂制，豈異拔渚蒲而亂藻荇哉！其《請罷條例司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恐」，正與詩意相同。而其繪事如畫，筆端有神，雖寥峭短章，讀其詞如有千百言在腕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語自清歷。初白先生以爲「波瀾蒼茫，無自窮其畔岸」，推之太過。（此意豈復遺鰍鯢）本旨在此。（「偶然信手皆虛擊」二句）「偶然」與「皆」字不合，句亦未鍊，病在「本」字。（末四句）喻誅求之殫民力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渚蒲披折藻荇亂）二語辭氣似杜。

《吳中田婦嘆》　《王文簡古詩平仄論》方綱按：此篇前一韻凡七韻十四句，後一韻凡二韻二句。（「苦」與「婦」不同部，蘇、黃諸家古詩往往如此，非正也，此又當別論。）而其前韻於第十一句插入一韻，以振其勢，此則一韻中隨手之變，其法與杜《石犀行》之中間換韻處相似而不同，要其以音節爲頓挫則一也，亦是正格，不得以參差異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庶見霜風來幾時）拙滯。（把頭出菌鏁生衣）常景寫成奇句。（慮淺不及明年饑）七字沉痛。（不如卻作河伯婦）惜一結淺露。　《昭昧詹言》卷一二：小詩沉著。「枇杷」句言無用也。收言不如沉水死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賣牛納稅折屋炊）透過一層，語極深至。（結二句）痛陳民隱，不嫌于盡。

《遊道場山何山》　《初白庵詩評》卷中：（屋底清池照瑤席）今山中有瑤席池，後人取公詩名之。（「階前合抱香入雲」二句）今山中無桂樹矣。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道場山頂何山麓」，總寫四句。此下詳於道場而略於何山。乃偏於詳處更作「出山回望」二語，搖蕩入情。何山只緬懷高人之讀書，不復模山範水。意盡而止，無往不以自然爲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純用唐人轉韻格，亦殊宛轉多姿。查云：（「我從山水窟中來」二句）尊題格。（「出山回望翠雲鬟」以下四句）若斷若連，有自在流行之妙。（小溪深處是何山）何山只作帶筆，點染輕便之至。　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選・東坡詩選》卷上：（「我從山水窟中來」二句）銛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八：此詩用唐人轉韻體，而讀去絕無轉韻之跡，此其筆力不同故也。　參見《哭刁景純》趙翼評、《與客游道場山何山得鳥字》汪師韓評。

《贈孫莘老七絕》一　《烏臺詩案・與湖州知州孫覺詩》：熙寧五年十二月作詩。因任杭州通判日，蒙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堰利害，因與湖州知州孫覺相見。軾作詩與孫覺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軾是時約孫覺並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時事是非，軾意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說亦不盡。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語太淺露。

又二　《烏臺詩案・與湖州知州孫覺詩》：上件詩除無譏諷外，不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閒送苕溪入太湖。」軾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堰。軾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時世，與昔不同，而水利不便而然

也。《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閒送苕溪入太湖）意妙。《初白庵詩評》卷中：時莘老守湖州，故以下五首皆用湖州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前兩作憤懣之詞，以快利出之。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後二句是到地江西派，古人無此格也。《甌北詩話》卷五：詩人遇成語，佳對，必不肯放過。坡公尤妙於剪裁，雖工巧而不落纖佻，由其才分之大也。如「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贈孫莘老》）「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寄陳述古》）「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長老已卒》）「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戊辰年。」（《孔長源輓詩》）「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答仲屯田》）「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戲徐君猷孟亭之皆不飲酒》）「何人可復間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與王定國會飲》）「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章質夫寄酒六壺書到酒不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答劉貢父李公擇》）「多情白髮三千丈，無用蒼皮四十圍。」（《宿州次劉涇韻》）「前身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答周循州》）「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答葉致遠》）此等詩雖非坡公著意之作，然自然湊泊，觸手生春，亦見其學之富而筆之靈也。

又七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後一首役使成語，如天造地設，前無古人。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每逢蜀叟談終日）妙極。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八：三四常意，寫來警動。《昭昧詹言》卷二〇：只著意鄉情，詞意眞切，而造語倜儻奇警，令人吟詠不盡。《老生常談》：七律之對仗靈便不測，雖不必首首如是，然此法則不可不會用。東坡贈僧云：「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嵋翠掃空。」黃仲則之《游西山道中》「漸來車馬無聲地，忽與雲山有會心」，似從此化出。又東坡《和晁同年九日》云：「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此等緣故，不是有心去學，讀得古人多了，自有不知不覺之妙。得此可以類推。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聞見近錄》：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石林詩話》卷上：元豐初，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默。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　方回《劉元輝詩序》：東坡以詩爲舒亶、李定所劾，下獄，當路欲殺之。神廟察《檜》詩「蟄龍」非他意，乃舍而謫焉。黃州七年後詩，未嘗再爲譏訶，但詩律寬而用事博，學者自不可學。《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摛詞無懦，涉筆見其磊落光明。　參見《戲子由》賀裳、趙翼評、《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閒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入手直插兩喻，筆力奇矯。「烹蛇」二句，比勉強從時。結處少落窠臼。　《蘇文忠詩合註》卷九：此詩大意，言士人本懷憂憤，以處繁鬧纏繞之時，亦放蕩而爲習俗所移，然其心終耿耿獨明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起四句指有美堂飲，言雖處流俗，不爲所污。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九：（「蘭干玉繩低」二句）此類詩若有意作態，自是「窠臼」，此則收到五鼓不寐，何得以「窠臼」目之？

《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烏臺詩案・與章傳干涉事》：章傳字傳道。熙寧六年正月作詩次章傳韻，和答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所引梁冀、竇憲，並是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遂躋顯位，驕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之。軾詆毀當時執政大臣，我不能效班固、馬融，苟容依附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起處）鋒鋩太露。而縱橫之氣，自爲可愛。（「並生天地宇」二句）既曰「天地」，又曰「宇」，既曰「古今」，又曰「宙」，未爲妥協。　《甌北詩話》卷五：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於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如《百步洪》

詩：「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形容水流迅駛，連用七喻，實古所未有。又如《答章傳道》云：「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游徑山》云：「肯將紅塵腳，暫著白雲履。」《泛舟城南》云：「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孔毅父妻輓詞》云：「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窮涕。」《哭子邁》云：「仍將恩愛刀，割此衰老腸，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送魯元翰》云：「聊乘應舍筏，直溯無生源。」《棲賢三峽橋》云：「長輸不盡谿，欲滿無底寶。」《答王晉卿欲奪仇池石》云：「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送黃師是》云：「願君五袴手，招此牛哀魂。」《答李端叔謝送牛戴畫》云：「知君論將口，似予識畫眼。」《和陶歸園田居》云：「以彼無盡燈，寫我有限年。」《趙景貺以洞庭春色酒見餉》云：「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此雖隨筆所至，自成創句，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然未免句法重疊。

《法惠寺橫翠閣》　《韻語陽秋》卷一三：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煙豈異終南色，溢草寧殊渭北春。」蓋不忘蔡渡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殆亦此意。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作初唐體，清麗芊眠，神韻欲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短峭而雜以曼聲，使人愴然易感。起得峭拔。（「雕欄能得幾時好」以下）眼前眞境，而自來未經人道。　《石洲詩話》卷一：太白五律之妙，總是一氣不斷，自然入化，所以爲難能。蘇長公「橫翠峨眉」一聯，前人比于杜陵《峽中覽物》之句。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則更大不可及矣。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一起，不泥定「橫」字著筆，四語生動有力。（「唯有千步岡」二句）坐實橫翠。（春來故國無歸期）入人情。（雕欄能得幾時好）綰閣。（「百年興廢更堪哀」四句）淺語甚眞，調亦流便，在集中別是一色筆墨。（但覓吳山橫翠來）收橫翠。　《唐宋詩舉要》卷三：（東西作簾額）以上寫景，以下寫情。　又引吳汝能評：奇氣橫溢。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二詩本色，卻佳。

又二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六引《冷齋夜話》：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然，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眞如畫，爲作春寒出浴圖。」　《捫蝨新話》卷八：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云：「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桃清似眼。」予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初白庵詩評》卷中：（「水光瀲灩晴方好」二句）多少西湖詩被二語掃盡，何處着一毫脂粉顏色。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此是名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公凡西湖詩，皆加意出色，變盡方法。然皆在《錢塘集》中。其後帥杭，勞心災賑，已無復此種傑構，但云「不見跳珠十五年」而已。　《宋詩精華錄》：後二句遂成爲西湖定評。　《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四：因西湖而憶西子，比例殊妙。　參見《孫莘老求墨妙亭詩》《甕牖閒評》卷五評。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烏臺詩案・遊杭州風水洞留題》：熙寧七年爲通判杭州，於正月二十七日遊風水洞。有本州節推李侁，知軾到來，在彼等候。軾到，乃留題於壁。其卒章不合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以譏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其詩即不曾寫與李侁。　《東坡詩選》卷二袁宏道評：結句入理便不佳。　譚元春評：（「春山磔磔鳴春禽」四句）初入口如鮑明遠《行路難》，不覺驚動。（袁宏道）指此爲理路，別是一見，然自不妨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磊磊落落，起法絕佳。一結索然。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如君相待今安有）戛然便住，奇絕。　《昭昧詹言》卷一二：小詩有韻。　《宋詩精華錄》卷二：此種作法，最患平衍，節節轉韻，稍不直致。　《退庵隨筆》：七古有仄韻到底者，則不妨以律句參錯其間，以用仄韻，已別于近體，故間用律句，不至落調。【略】其篇中換韻者，亦可用律句，如少陵之《丹青引》，東坡之《往富陽新城》皆是。而王右丞之《桃源行》，凡三十二句，律句至二十三見。此皆唐宋大家可據爲典要者。　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一　《射鷹詩話》卷八：（「過客詩難好」二句）凡名人至奇處，輒以題詠難工爲慮，而居僧以浮誇相炫。皆剌剌不休，豈公以是爲苦耶？上句人所能道，下句人所不能道，其詩信無所不有矣。

又二　《烏臺詩案・遊杭州風水洞留題》：當年再遊風水洞，又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法後來世事，日益艱難，小人多務讒謗。軾度斯時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隱居也。　《詩林

廣記》後集卷四引趙彥材《詩注》云：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寇之風馭，爲可以脫譏讒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好景宜得好詩，乃偏以詩之難好，見景之絕奇，工於翻案。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山前乳水隔塵凡」二句）「風」、「水」二字，分疏勻稱，但語皆不工。（團團羊角轉空巖）清風，僊風，總不至此。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自普照游二庵》　《初白庵詩評》卷中：劈頭二句，全題已無餘景。此後都入議論。《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清幽之趣，微妙之音，司空圖《詩品》中未曾道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幽獨神傷」全用杜句，作「獨往」非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此句「獨往神傷」，《咸淳臨安志》作「幽獨神傷」。（下引紀評）今屢復此詩，必如「獨往」字，始與下句緊接，若用「幽獨」，則前後脫氣矣。觀結句，「往」字是通篇詩眼，去此一字，其病尚不止「出無計」句承不清也。《浪跡叢談》卷一〇引蘇齋師評：蘇公《自普照游二庵》七古一首，是坡一小結構，今偶爲拈出，自來學坡詩讀坡集者，皆不知也。（「長松吟風晚雨細」四句）傳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極矣。（「居僧笑我戀清景」二句）妙在借此一託，則上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我雖愛山亦自笑」二句）此並自己亦抽出，則此游之清幽，竟到二十分。（「不如西湖飲美酒」二句）乃作俗艷以反形之，此針鋒也。（「作詩寄謝採薇翁」二句）言實覺此游之太清幽孤峭也。本應以清幽孤峭收場，卻反以俗艷作收裏，如此乃謂之圓筆。

《新城道中二首》一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絮帽」、「銅鉦」，偏有此一幅酸料。《蘇詩選評箋釋》卷二：「絮帽」、「銅鉦」，未免著相矣。有「野桃」、「溪柳」一聯，鑄語神來。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起有神致。三四自愚，不必曲爲之諱。又「絮帽」、「銅鉦」，究非雅字。《瀛奎律髓刊誤》卷一四：此平心之論，無依附門牆之俗態。《唐宋詩本》卷六陸次雲評：起得最好，「絮帽」、「銅鉦」語，在長公不妨，不可爲法。《北江詩話》卷五：徐凝《廬山瀑布》詩：「終古長如匹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爲惡詩，是矣。然東坡如「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諸聯，獨非惡詩乎？且非獨此也，「銅鉦」又屬湊韻。嘗有友人子以詩見示，筆甚清脆，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予曾諗之曰：「東坡此種，最不可學。今用庚字韻，故曰銅鉦；若用元字韻，則必曰銅盆；寒字韻，則必曰銅盤；歌字韻，則必曰銅鍋。」坐客皆失笑。《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此詩上節，叙早發新城也。此詩下節，行及半道，時已餉耕也。《宋元詩評註讀本》卷六：（「嶺上晴雲披絮帽」二句）描寫雨後嶺、樹之景。（「野桃含笑竹籬短」二句）寫道中所見。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東坡爲杭倅時詩。熙寧六年癸丑二月，循行屬縣，由富陽至新城有此作。三、四乃是早行詩也。起句十四字妙，五、六亦佳，但三、四頗拙耳。所謂武庫森然，不無利鈍，學者當自細參而默會。雖山谷少年詩，亦有不甚佳者，不可爲前輩隱諱也。坡是年三十八歲。晁無咎之父端友令新城，故和篇有云：「小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此乃佳句。馮舒評：山谷晚年詩愈不佳，方君既知三、四之拙，則何苦強諛山谷？馮班評：三、四非拙也，方君不解此等筆法。查慎行評：世俗刻本皆以後一首混入蘇集，據此可證其非。紀昀評：此乃平心之論，無依附門牆之俗態。又「絮帽」、「銅鉦」究非雅字。何焯評：起二句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此詩上節，時已亭午，山行漸疲，寄慨于行役也。此詩下節，行近新城，山城在望，以題屬道中，故就道中結煞也。第三聯以官清民樂作骨，係美晁之詞，詩以「戶喜」脫去民樂，人遂弗覺耳。二詩自爲開闔，次序井然。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九：詩極佳，然與坡僊路徑迥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細雨足時茶戶喜」二句）此聯清雋。《宋元詩評註讀本》卷六：前首寫道中所見，後首則感傷身世，殊有言外意。《宋詩精華錄》卷二：第六句有微詞。

《山邨五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五首語多露骨，不爲佳作。

又一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五絕並佳，而此篇第一。「還有象」亦帶諷意，卻以下句瞞過上句。如着意寫炊煙，上句必不如是設想。曉嵐評此一路詩，皆非是。

又二　《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又《山村》詩第二首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軾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意言但將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也，以譏諷朝廷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三　《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第三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笋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言山中之人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笋蕨充饑。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人，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諷鹽法太急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此詩亦似譏刺鹽法太嚴而作。《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據此文，則詩爲實錄矣。

又四　《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第四首云：「杖藜裹飯去悤悤，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百姓雖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又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子弟多在城中，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而已。以譏諷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初白庵詩評》卷中：《詩案》云：此詩以諷青苗、助役不便也。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五　《碧溪詩話》卷四：東坡云：「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略】以其可喜，不直押韻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引江藩評：此首因時政之弊，約子由解組歸田也。我，公自謂也。汝，謂子由也。故用馬少游事作結，與「阿奴雖碌碌」二句同意，特未註明子由耳。《養一齋詩話》卷一〇：坡詩「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略】此固詩家翻弄之小術，然詞旨清迥，可箴俗慮，吾每愛誦之。

《湖上夜歸》　《初白庵詩評》卷中：（人生安爲樂）安，疑當作要。《存餘堂詩話》：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茫。」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載酒園詩話》：每見鍾、譚動欲截去人詩，意嘗厭之，今乃知實有不可不刪者。如東坡《湖上夜歸》，此似眞佳。後云：（「入城定何時」十句），不惟太盡無餘，「失林群」尤不成語，不若「聞香」處即止爲愈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句句摹神，眞而不俚。「清吟」二句神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自謂山野之狀，本不合作官人，入城市，以其不類而笑也。全用此意作結，亦自慨之詞。《歷代詩發》卷二四：結句應「半酣」，眞有津津餘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三：逐步細寫，情節絕不直致。「失林麋」形容看燈人之奔忙也。「安爲樂」言何以爲樂也。

《次韻代留別》　《甕牖閒評》卷三：蘇東坡以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西謂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蓋東、西施之謂耳。東坡乃以爲姓「西」，誤矣。《野客叢書》卷二三：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疏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秋窗隨筆》：《石林詩話》：「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然亦何必深辯，即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如子瞻「應記儂家舊姓西」，夷光姓施，豈非誤用乎？終不失爲好詩。《考古質疑》卷五：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和徐積》詩：「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須知問子來。」按《莊子》云：「子祀、子輿、子來、子黎四人相與友。」無裹飯事。又：「又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則裹飯非子來事也。《次韻景文聽琵琶》詩：「尤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須。」按《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維摩詰像鬚。唐安樂公主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坡以爲東昏，誤矣。《和子由使契丹至涿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齊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綽獨正坐採蠟燭爲鳳凰戲僧虔。」坡誤以爲僧虔歟？又《游聖女山》詩：「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丞掾頗哀亮。」按馬援爲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是「亮」字當作「援」，今有碑本，坡自大字書作「亮」，眞誤也。又《贈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蒸瓠似蒸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爲蒸鴨，良久每人粟米飯一盂，爛蒸胡蘆一枚。坡其誤以餘慶爲懷愼耶！《和人會獵》詩：「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以「如皋」爲地名也。按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皋澤」，如訓之，謂往也，則「如皋」非地名審矣。又《次韻滕元發等》詩：「坐看清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又《西湖》詩：「青丘已吞雲夢芥。」按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于

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也，非草木之芥，坡詩云爾，豈非誤歟！又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按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詩曰：「何妨一笑千疴散，全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飲上池之水」乃扁鵲，非倉公也。又《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員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按《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爲天子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今曰「知白守黑名曰谷」，亦誤也。又《戲作賈梁道詩並引》云：「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梁道之忠于魏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惡，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故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大慶按《晉紀》，執王凌及夢爲祟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然則序所謂景王，詩所謂子元，皆誤也。又《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按《桂苑叢談》：「李蔚咸通中移鎮淮海，見郡寡勝游之地，命于戲馬臺西連玉鉤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今此乃誤用廣陵戲馬臺事。至于下句亦誤。《後山詩話》云：「廣陵亦有戲馬臺，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二句皆誤矣。又按《龔遂傳》：「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坡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則誤以葱爲薤矣。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越州諸暨縣有西施家、東施家。」謂施氏所居分爲東西，今謂「舊姓西」，則誤矣。坡之誤，此類甚多。又云：「憶昔舜耕歷山鳥耘田。」趙次公注云：「《史記・舜紀》注引傳，以爲『下有群鳥耘田』，故《文選》注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耕會稽，鳥爲之耘。』如此則鳥耘非舜事，象耕亦非歷山時，而先生云爾。撼樹之徒，遂輕議先生爲錯，殊不知先生胸次多書，下筆痛快，不復檢本訂之，豈比世間切切若獺祭魚者哉！」大慶謂杜征南、顏秘書爲丘明、孟堅忠臣，次公之言正此類爾。後生晚學，影響見聞，乃欲以是藉口，豈知以東坡則可，他人則不可，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蘇亭詩話》卷一：東坡博極群籍，左抽右取，縱橫恣律，隸事精切，如不著力。尤熟于史、漢、六朝、唐史、《莊》、《列》、《楞嚴》、《黃庭》諸經及李、杜、韓、白詩，故如萬斛泉源，隨地噴湧，未有羌無故實者。然亦有數語記誤處，如「孔明不自愛，臨老起三顧。」（《游徑山》）孔明釋耒從先主，年僅二十七，未及頹老也。又「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和陶貧士》）按迎四皓者爲呂澤，見《漢・張良傳》，非產、祿（馮星實已詳辨之）。又「裹飯先須問子來」（《次韻徐積》），此《莊子》子輿與子桑事，非子來，豈爾時《莊子》本以桑作「桑」，與「來」近似致誤耶？（查初白云：「《藝苑雌黃》：『《莊子》裹飯者子桑，非子來也，先生詩訛。』然觀退之《贈崔斯立》詩：『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失自退之始矣。」馮星實曰：「今本韓詩『子桑苦寒肌』，並不作『子來』，豈舊本有作『子來』者耶？」）又「絕勝倉公飲上池」（《次韻錢舍有病起》），據《漢書》，蓋扁鵲事，非倉公（《苕溪漁隱叢話》，《敬齋古今黈》亦云）。又「寧免刺虎圈」（《和穆父新涼》），馮星實云：「當用《漢書・李廣傳》：『上召李萬刺虎懸下圈中事』，按此使轅固刺彘故實，誤「彘」爲「虎」也。又「長頸高結喉」（《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按韓愈《石鼎聯句序》，「長頸而高結」句，「喉中又作楚語」句，「結」同「髻」。他若「應記儂家舊姓西」（《次韻代留別》），以西子爲西姓。「珍重多情關令尹」（《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以尹喜爲關姓。東坡豈不讀書繆舛如此，特一時應酬迅疾，不暇點檢耳。此率之病也，然亦纔見此數句。

《述古聞之明日即至坐上復用前韻同賦》《優古堂詩話》：東坡《吉祥賞花寄陳述古》詩云：「僊花不用剪刀裁，【略】」《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苕溪漁隱曰：《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吉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遂與前詩略同，豈偶然耶？《野客叢書》卷二九：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氣味似玉谿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偶效楊、劉體格，眞乃絕似。

《自昌化雙谿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一《初白庵詩評》卷中：雙溪在縣南，范石湖詩「翠染南山擁縣門，一淵橫絕兩溪分」即此。《初白庵蘇詩補注》卷九：按先生《送程六表弟歸蜀》詩有「醴泉寺古垂橘柚」之句，今詩中所云「醴泉山」（「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即此地也。因昌化

而觸蜀中之景，與後篇「夢歸時到錦江橋」意略同。蓋先生宦遊所至，田園退歸之念，無時或忘，往往見於篇什。施氏補注本妄引西安醴泉縣，與此何涉？今駁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飽食不嫌溪筍瘦」二句）「苗」字如何對「瘦」字？（尚喜漁人爭渡橋）六句用莊子爭席意。

《於潛僧綠筠軒》　楊萬里《題唐德明秀才玉立齋》：坡云無竹令人俗，我云俗人正累竹。《藏一話腴》外編卷下：竹爲植物，出地不膚寸，與凡草木同。及解籜，柯葉橫出，千三四丈，畸焉。蓋凡卉秋受霜，冬被霜，破折毀裂如無生，獨此君方嬋娟整秀，坐視霜雪而自若，豈凡草木比哉？故君子亦若是，平居應接交游，詡詡怡怡，若庸人也。倏事有不可于心，人皆戚戚，我獨愕愕，物悉流矣，身獨止焉，是亦此君之不以霜雪而改柯易葉也。子猷曰「不可一日無此君」，蘇長公曰「無竹令人俗」，豈爲觀美耶？借竹以養性，不爲俗子之歸耳。古今詩人，風流意度，清節高趣，政自不凡，如竹可愛，使人一見灑然意消。余得《俗子》之詩曰：「俗子俗到骨，一揖已溷人。不知此曹面，何得有許塵？」正子猷、長公之所畏避者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與《月菟茶》詩相埒。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此不成詩，而流傳衆人之口，須知其以語句淺俗、便于援引而傳，非以詩之工而傳也。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初白庵詩評》卷中：（「登臨不得要」二句）有此二句，生出中間一段景色。分明一反一正，能令觀者目眩。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煅煉之工，字字創獲。至「天功爭向背」以下十二句，忽作徘對，而風骨益覺峻聳。詩有徘對，自晉有之。二陸、顏、謝，已層見疊出。至於王褒、庾信之篇，但略研聲病，即成唐律，而詩體日趨靡曼矣。此作刻削傲岸，具體昌黎。若僅謂體格如少陵《渼陂行》、《西南臺》等篇，則猶未盡其風力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次句言從前亭榭不得地也。然究是趁韻。力摹昌黎，而氣機流走處，仍是本色耳。摹古須見幾分本色，方不是雙鉤塡廓。「雄觀」聯，置之韓集中，不可復辨。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翻起警策。「著難穩」言難于得地，本極圓醒，紀本「著」誤爲「苦」，而譏其趁韻，疏矣。（天公爭向背）扼要語，領起下文。（路窮朱蘭出）四聯鋪叙。（雄觀快新獲）頓束遒鍊。（道人眞古人）入僧順清。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閩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漫叟詩話》：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卻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座灌將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鷄更問人。」天然奇作。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山水清音，氣韻自別。按周邠原作，見《咸淳臨安志》，結云：「莫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前詩結語，蓋答其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難邀罵座灌將軍）六句究非佳事。　《甌北詩話》卷五：坡公熟於莊、列、諸子及漢、魏、晉、唐諸史，故隨所遇，輒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臨時檢書者所能辦也。如《送鄭戶曹》詩：「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則皆用鄭姓故事。《嘲張子野買妾》所引「髮長」、「九尺」、「鶯鶯」、「燕燕」、「柱下相君」、「後堂安昌」等，皆用張姓故事。《戲徐君猷孟亭之不飲》，則通首全用徐邈、孟嘉故事。不特此也，賀黃魯直生子而其母微，則云：「進饌客爭起。」又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用《晉書》裴秀母賤，嫡母嘗使進饌，客以秀故，皆驚起。又周顗母絡秀謂顗曰：「我屈爲汝家妾，爲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爲親，吾亦何惜餘生。」顗從命，由是李氏遂爲方雅之族也。《和周邠長官》詩：「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時邠有服，故所用「呼盧」、「罵坐」，皆服中故事也。《答孫侔》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眞欲吏朱雲。」侔與王荊公素善，及荊公爲相，數年不復相聞，故用阮籍不應濟之辟，朱雲不肯留宣東閣事也。《以雙刀遺子由》則云：「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用《晉書》王祥以呂虔刀遺其弟覽故事也。《和子由送梁左藏》詩，則云：「問羊他日到金華。」用黃初平兄尋初平到金華叱石成羊故事，謂他日己尋子由，同證僊籍也。《與子由同轉對》則云：「晉陽豈爲一門事。」用《唐書》溫大雅與弟彥博對掌華近，唐高祖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故事也。《賀陳述古弟章生子》，則云：「參軍新婦賢相敵。」用《晉書》王渾妻言：「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此。」參軍王淪乃渾之弟也。《送王鞏姪震知蔡州》，則云：「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則用《唐書》岑文本及其侄長倩，溫大雅及其弟彥博同在機近故事，望其叔侄同入禁林也。《哭任遵聖》，望其子成立，則云：「他年如入海，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用《晉書》嵇康死後，其子紹入洛，王戎特推奬之故事也。文與可爲王執中作墨竹，囑其勿令人題，俟東坡來題之。與可沒八年，坡還朝，執中以此來乞題，則云：「誰言生死隔，相見如龔隗。」用《晉書》隗照善筮，將死，以版授其妻，五年後有龔姓者奉使過此，以此索其金。至期，果有龔

使過，妻以版索金。龔亦善笠，爲笠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吾善《易》，故書版措意耳。」果如言，而得金于屋東壁。以喻與可預囑待己來題，今果如所囑也。孔常父來訪，坡適宴客，遺人邀孔同飲，孔已上馬馳去。明日有詩來，坡和之云：「豈復見吾橫氣機，遣人追君君絕馳。」則用《莊子》季咸相壺子，壺子曰：「是殆見吾橫氣機也。」明日又來見，立未定，自失而去，使列子追之不及。壺子曰：「已失矣，吾勿及矣。」此又與常父馳去，追之不及相似也。以上數條，安得有如許切合典故，供其引證？自非博極群書，足供驅使，豈能左右逢源若是！想見坡公讀書，眞有過目不忘之資，安得不嘆爲天人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使事精切，是東坡本領。「罵座」雖非佳事，運用何嘗不佳。但題可寫處甚多，專從有服著想，則纖仄矣。題末四字亦似爲此聯添註也。

又二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此詩全爲押韻起見，無他好處。參見《送鄭戶曹》張道評。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韻語陽秋》卷四：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砆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間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日休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絲。」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薏，【略】」是文與釋並見于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詩林廣記》後集蘇東坡》引《詩注》云：此吳歌格，借字喻意也。【略】蓮子曰「葯」，葯中么荷曰「意」，「須見憶」以葯中之意言之。楸枰，棋盤也，杜牧詩云「玉子紋楸一路饒」，則此楸之謂矣。「更無期」以棋言之。「重縫處」，以縫綻之縫隱「逢」字也。「忘卻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容齋三筆》卷一六：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略】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闋，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略】」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四溟詩話》卷二：蘇子瞻曰：「破衫尚有重逢日，一飯何曾忘卻時。」造語殊乏風致。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卑俗！《甌北詩話》卷五：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略】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席上代人贈別》云：「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卻有重逢日，一飯何曾忘卻時。」此本是古體，如「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之類，非另創體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此讀曲歌遺音，存以備公之一體，論工處尚未及前人耳。　參見《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趙翼評。

《留題徐氏花園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莫尋群玉山頭路」二句）滑調。

又二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樽前欲看花」，豈獨子美哉，其妙可想。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晴樓上晚景五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此首較有風致。次首亦可，餘皆平平。

又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愚謂此詩，讀之令人生感慨之懷，唐人有詠劍池詩，亦是此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　末二句有世道之感。（嵩高蒼翠北邙紅）「蒼翠」、「紅」、「青」，未免太複。《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九：據詩，蒼翠指嵩高樹色，紅指北邙塵壒，分析甚明。曉嵐加入青字，自爲轇轕。又云「太複」，與詩臺無干涉。《宋詩精華錄》卷二：是能字向紙上皆軒昂者。

又三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此順快詩耳，袁（宏道）賞之過甚。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此首趁韻。

《韓子華石淙莊》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八引次公曰：末四句乃一篇之妙旨也。蓋云草木雖薈蔚盛茂，而歲晚黃落，其不彫者，惟蒼檜耳，所以重比韓公子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田園不早定」二句）說得切實。《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此蓋嫉世之貪位固祿者。軾通《道藏》，又嘗撰《廣成子解》，故有取乎老莊知足不辱之旨，非爲韓絳有手疏之詞，遂順其意而稱道之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九：此卷多率筆應酬之作。此詩特爲深警，故知有物之言，不同浮響。又見無所取義而作詩，雖東坡亦不能佳。此首與《廣愛寺》詩，同和子由洛下作。（「我舊門前客」六句）莊語，妙無腐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通篇以勇退作骨，起用反跌，沈著有力。（「欲收伊呂跡」二句）奇警。（「田園不早定」二句）跌起石淙莊。「流泉」兩聯，洗發石淙。（我舊門前客）入自己作詩本旨。末四句惟次公得其用意，云草木雖薈

蔚茂盛，而歲晚黃落，其不凋者惟蒼檜耳，所以重比韓公也。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禱雨而曰「百重堆案掣身閑」，幾與稽康書中言性不耐煩，以游山澤觀魚鳥爲樂者無異矣。有末二句一證出心事，遂覺滿紙閑情，俱成警句。言「雲漢」二字爲著題，正見與大雅詩人同其躑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百重堆案掣身閑）爲民禱雨，不得謂之「掣身閑」，立言少體。（「惟有憫農心尚在」二句）倒挽禱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牀下雪霜侵戶月）取譬甚拙。

參見《題寶鷄縣斯飛閣》《載酒園詩話》評，《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評。

《病中游祖塔院》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不須矜才使氣，興會所到，後人自百摹不到。筆底定有神力護持。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此種已居然劍南派，然劍南別有安身立命之地，細看全集自知。楊芝田專選此種。世人以易於摹倣，而盛傳之，而劍南之眞遂隱。《昭昧詹言》卷二〇：先寫游時景與情事，風味別勝，不比凡境。三四寫院中景。五六還題「病中」，兼切二祖。收將院僧自己綰合，亦自然本地風光，不是從外插入。又：《游塔祖院》「安心」（安心是藥更無方），【略】用事切而點化入妙，李義山所不能。《宋詩精華錄》卷二：寫景中要有興味，所謂有人存也。「亂山環合」（見《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十日春寒」（見《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各首皆是。參見《孤山二詠》方東樹評。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初白庵詩評》卷中：《北史》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佛日之義取此。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五詩皆清灑，但無深味耳。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腹搖鼻息庭花落）不雅。《餘冬詩話》卷下：飽食高卧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外人言，世外人又安有「未足心」？《靈芬館詩話》卷一：（「腹搖鼻息庭花落」二句）孫樵云：「腹搖鼻息，夢到想關。槐花撲庭，鳴蜩噪晴。」坡蓋全用其語。東坡喜記人好語，如蟋蟀鳴、懶婦驚、芫花未落、松風晚晴之類，皆貯以備用。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三首皆不脫宋格。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此首尤落習徑。

又二 《憂心齋叢鈔》卷三：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弔天竺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愛日齋叢鈔》卷三：《益公雜志》亦稱：「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予因諸詩之作而考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吊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注：「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此事，知其已慕白也。

《孤山二詠・柏堂》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雙幹」句，人所能道也。「九朝」句，對法不測之至。「九朝」，施註謂自陳、隋、唐、五代、宋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三四小巧。《昭昧詹言》卷二〇：只如題叙去，而興象老氣自然，如秦漢法物，非近觀時玩，公之本色在此。嘗謂坡詩不可學，學則入于率直，無聲色留人處，所謂「學我者死」。參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方東樹評。

《竹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此首清妥。《昭昧詹言》卷二〇：《竹閣》用本色叙題，三句一例，而用事尤入妙，如此豈他人所及？五六還竹，仍切白。結句超妙入僊。《游祖塔院》「安心」，《竹閣》「海山」、「白鶴」，用事切而點化入妙，李義山所不能。古人用事用字，未有無端強入以誇博及隨手填湊以足吾句字爲食料者也。「白鶴」言不重來，即「茫然」意。至「蕭郎」及「渭上」，尤人所不能及。必如此方可謂之深博。今人非不用事，只是取題之合類者編之，不能如此切也。世人皆學東坡，拉雜用事，頃刻可以信手填湊成篇，而不解其運用點化妙切之至于斯也。《秋窗隨筆》：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兜率兩茫然」，「腸斷閨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蹟。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初白庵詩評》卷中：（「魚鑰未收清夜永」二句）想見承平作吏之樂。《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起二句乃月夜恆有之景，寫來卻自引人入勝。「魚鑰」二句，夜歸也。「凄風」二句，乘月也。讀之氣和音雅，令人神遊於時世之昇平，覺詩中「魚鑰」、「鳳簫」、「弦柱」、「髻鬟」等，都無一字泛設。而以萬人爭看使君之歸作結，又見爲政風流，極一時之勝賞矣。《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四句往復有味。

《**有美堂暴雨**》《西清詩話》：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懶眞子》卷五：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于錢塘江上。余因舉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元章云：「『立』字最爲有力，乃水湧起之貌。老杜《三大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之意蓋出于此。或者妄易『立』爲『至』，只可一笑。」《能改齋漫錄》卷七：（前引《西清詩話》）以上皆蔡說。予按，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吹海。」蓋東坡博極群書，兼用乎此。《容齋四筆》卷二：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環溪詩話》卷上：（張）右丞云：「曾知杜詩妙處否？」環溪云：「杜詩千有四百餘篇，某極力精選，得五百有十八首，是杜詩妙處。」右丞云：「不是如此，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物事。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爲妙。」【略】環溪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正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錦黃雀漫多脂」，「鶴閑雲作氅，駝臥草埋峰」，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簾」，「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一句要言三五事，言兩州軍，滿天下，疊句至如「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穲稏，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棱犀甲健，花深少態鶴頭丹」等語，句雖佳，而每句不過用二物而已。【略】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復疑矣。《賓退錄》卷一〇：（前引《環溪詩話》）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高于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己「桂椒楠樐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老杜《朝獻太清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本是奇語。摘「海立」二字用之，自東坡始。此聯壯哉！馮班評：大手。如此才力，何必唐詩？何焯評：寫雨勢之暴，不嫌其險。紀昀評：純以氣勝。《五雜俎》卷四：（天外黑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傑，以大行奉使過海，中流有龍焉，倒垂雲際，離水尚百許丈，而水湧起如炊煙，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天外黑風吹海立」二句）寫暴雨，非此傑句不稱。但以用杜賦中字爲采藻鮮新，淺之乎論詩矣。且亦必有「浙東」句作對，情景乃合。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其地正與海門相望，故非率爾操觚者。唐賢名句中惟駱賓王《靈隱寺》詩「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一聯足相配敵。《初白庵詩評》卷下：通首都是摹寫暴雨，章法亦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此首爲詩話所盛推，然獷氣太重。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奇警爽特，七律中不可多得之境。《雨村詩話》卷下：余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以其詩聲如鍾呂，氣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流于郛。由其天分高，學力厚，故縱筆所之，無不精警動人。不特在宋無此一家手筆，即置之唐人中，亦無此一家手筆也。公嘗自舉生平得意之句，以「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一聯爲其最，實不止此也。公集中無論長篇短幅，任舉一句，皆具大魄力。如《有美堂暴雨》起筆云，其聲直震百里，誰能有此？《昭昧詹言》卷二〇：奇氣。《海天琴思錄》卷三：「浙東」句全用殷堯藩詩（原注：《喜雨》詩：「山上亂雲隨手變，浙東飛雨過江來。」），注蘇詩者皆未及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有客氣而無精意，流俗談詩，所見淺甚。過此，則非所知，故盛推此種耳。試取柳

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對看，其所寫之景略同，而意味氣息迥異。《退庵詩話》卷七：登高詩須得宏闊沉着，方與題稱。【略】蘇子瞻《有美堂》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是何等氣象，何等筆力。《宋詩精華錄》卷二：三句尚是用杜陵語，四句的是自家語。《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遊人腳底一聲雷）奇景。《養一齋詩話》卷九：坡公《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用杜公《三大禮賦》「四海之水皆立」可也。參見《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趙翼評、《陸龍圖訛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如此五詩，未免入口熟易，非佳作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杭城八月十八傾城看潮，田藝衡謂係南渡後風俗，以看演水軍而設，非十八之潮大于十五也。其說可取證公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題目既大，非大篇不足以寫之。只作五絕，未免草草。《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若欲刻畫潮之聲勢，自須大篇，只寫看潮情思，淡淡著筆，亦復清灑。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故教江水向西流）江水本東流，海潮入龕赭兩山，逆入江，勢不敵，隨潮西流也。

又四　《東坡詩選》卷二譚元春評：意俗。《初白庵詩評》卷中：（吳兒生長狎濤淵）杭有以八月十八傾城觀潮爲樂，有善囚者泝潮出沒，謂之弄潮。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五　《烏臺詩案・杭州觀潮五首》：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五首，寫在本州安濟亭上，前三首並無譏諷，至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斷。軾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軾八月二十二日在臺，虛稱言鹽法之爲害等情由，逐次隱諱，不說情實。二十四日再勘，方招。其詩係冊子內。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九：此則壯而不獷。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此首答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癡馬惜障泥」二句）大詈傷雅。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此首答李。（臨老起三顧）武侯從先主時，年未三十，何云臨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歲晚霜入屨）「歲晚」句微嫌牽強。（「孔明不自愛」二句）孔明出時未老。　《蘇文忠詩合注》卷一〇引何焯評：（「孔明不自愛」二句）孔明始從昭烈，年二十七耳，何謂「臨老」？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〇：（龍亦戀故居）此句憑空插入「故居」二字，蓋其意後欲入孔明也，且屬五丈原之孔明，非草廬之孔明也。通篇寓當歸之意，讀者試看清此意，更論之未晚也。（臨老起三顧）誥謂孔明討賊，正以受昭烈三顧之重，故臨老不能自已也。此「起」字從「不自愛」貫下，謂臨老猶起此念，與起卧龍之「起」字不同，且此詩非着意用孔明事，乃以孔明作龍使耳。意謂龍知戀故居，而卧龍不知戀故居，公蓋以龍自比，故其下緊接「吾歸」也。本集弄巧處，皆李、杜、韓諸集所無，讀者多爲所欺。曉嵐點論往往不透此關，義門何亦爾耶？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〇：前半無次韻之跡。參見《次韻代留別》《蘇亭詩話》卷一評。

《登玲瓏山》　《初白庵詩評》卷中：（「翠浪舞翻紅罷亞」二句）以虛對實法。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用「紅罷亞」對「碧玲瓏」，集內律詩每用此體，遂爲後人開一門逕。「三休」、「九折」即是山中巖亭之名，故緊接「玲瓏」句，爲題正面。結處別作喚醒語，流韻悠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古詩意格，入律奇矯。三四不解。查云：「以虛對實法」，益不能解，更詳之。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〇：通篇寓玲瓏意，而曉嵐不辨，初白又誤，謂「以虛對實法」，故曉嵐益不解矣。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翠浪舞翻紅罷亞」二句）言碧山之玲瓏處爲白雲穿破。玲瓏雖係山名，此卻是活用，故查氏云「以虛對實」耳，何故不解？但第三句是山上所見，起聯及第四句都是平處望山，未免欠融。　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有美堂暴雨》《環溪詩話》卷上、《賓退錄》卷一〇評、《哭刁景純》趙翼、梁章鉅評、《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退庵隨筆》評。

《陌上花三首》一　《帶經堂詩話》卷九：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制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蝴蝶飛，【略】」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眞有含思宛轉之意。　《峴傭說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詩並不佳，而

音節夷宕可愛。東坡「陌上花開蝴蝶飛」即此派也。

又三　《帶經堂詩話》卷九：五代時，吳越文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肅王寄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二語艷稱千古，東坡又演爲《陌上花》云：【略】「生前富貴草頭露，【略】」【略】晁無咎亦和八首，有云【略】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指錢俶歸朝之事，用事殊不倫。　參見《臨安三絕》王文誥評。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烏臺詩案・寄周邠諸詩》：與周邠干涉事：軾熙寧五年六月，任杭州通判日，逐旋寄所作《山村》詩，其譏諷意，已在王詵項內聲說。並《留題徑山》詩，其譏諷已在蘇轍項內聲說。及《和述古舍人冬日牡丹絕句》有譏諷意，已在陳襄項內聲說。即節次寄與周邠。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相接。軾與本人爲同年，自來相知。本人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卻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得《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將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爲然。呈轉運副使王庭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說，云燕以日出爲旦，日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鳳凰是百鳥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都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戲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隔得一兩日，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臨安，與軾同遊徑山，蘇舜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一首與軾，即無譏諷。次韻和答兼贈舜舉云：「餔糟醉方熟，灑面喚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其意以譏諷王庭老等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吾宗古遺直）吾宗指蘇寺丞。（笑謂候吏還）可謂達人知命。《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一往平叙，不復作沉鬱頓挫之勢，後忽從「山前見虎跡」發出議論，奇文蔚起，匪夷所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長而不衍，押韻亦無勉強之病。（「山前見虎跡」以下八句）波瀾生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山前見虎跡」八句）此亦于無情處生出議論，長篇所必不可少。　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二詩俱清圓。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扁舟又截平湖去」二句）過接清楚，不失古法。

又二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此篇乃已至勤師院而作，承前一首結句「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說來。但前首「東閣郎君」之句，殊嫌無着，不似此篇之開拓頓宕也。「笙歌」、「雲水」一聯，尤爲卓立傑出。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律詩隨筆寫去，惟東坡能之，要是一病。　《宋詩精華錄》卷二：首句「青」、「翠」二字複，「青」字可改。

《送杭州杜戚陳三椽罷官歸鄉》　《烏臺詩案・送杜子方陳珪戚秉道詩》：熙寧五年，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沈香投井，姓裴人家女亦在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沈香只決臀杖二十，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駁上件公事，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沈香。前項三官因此衝替。意提刑陳睦及勘官張若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無辜失官。軾作詩送之云【略】此詩除無譏諷外，云「君今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蛟」，蓋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來說，月蝕蝦蟆精」。盧仝意以比朝廷爲小人所蒙蔽也，軾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以致衝替逐人，後當感悟牽復。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纏。」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爲公事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殺人無驗中不快）快字自應從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殊嫌太快。（尚戀微官失輕矯）「輕矯」趁韻。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〇：（「殺人無驗終不快」二句）十四字到地法家語。　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〇：四詩俱風致。

又二　《逸老堂詩話》卷上：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宋人有錢昆者，性嗜蟹，嘗求外補，語人曰：「但得有蟹之處無監州則可。」此語有晉人風味。東坡詩：「有欲問君丐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覯齋詩談》卷五：「平生賀老慣乘舟，【略】」此是反用舊事，蓋錢昆本語是「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事見《歸田錄》，距東坡判杭不遠。煉得如此妙，其才可想。

又四　《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三六：詩至唐末，格調已極卑弱，降而

五代，干戈擾攘，士生其際，救死扶傷之不暇，豈復知有文章？所以有「五季文章墮劫灰」之嘆也。宋興，轉禍亂爲昇平，人才輩出，宜其有挽回風氣，力追正始者。而一時如楊大年、宋子京輩，務爲艱澀隱僻，以誇其能，其間風流自命者，不過俎豆徐、庾，學爲纖艷之體而已。竊意李、錢倡和之什，猶染唐末之雲霧，故先生此詩云然。觀其命題，曰「戲用其韻跋之」，雖嘲謔爲文，隱寓譏諷之義也。《石洲詩話》卷三：蓋宋初諸公，習尚如此，至歐、蘇始挽正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李、錢唱和之詩，意必風格卑靡，故末二句云云，蓋隱寓譏諷之義。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侯鯖錄》卷八：東坡作詩，妙于使事，如「剩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獐書。」弄獐，乃李林甫事。湯餅客，出劉禹錫《贈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坐上賓。舉箸食湯餅，祝辭天麒麟。」若以爲明皇王后事，則不見坐食湯餅之意。《谿詩話》卷一〇：凡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略】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顧山詩話》：西涯云：「子瞻詩傷于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逮人之詩，雖後山亦謂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愚謂傷快直率易，固然。但坡翁好用事，甚者句句以事襯貼，如《賀陳章生子》、《張子野買妾》、《戲徐、孟不飲》之詩是也。劉辰翁謂黃太史盛欲用萬卷書，與古人爭能于一字，然不知意少而情遠，句累而格近也。鍾嶸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能奇。」然則用事不可耶？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未嘗不用事，而渾然不覺，乃爲高品也。《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應酬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此種何以入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作應酬俗體，亦自軒爽，不入雅音。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

《贈治易僧智周》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閣東九師新得妙」二句）查批本抹「新得妙」「舊通靈」六字。（揮麈空山亂石聽）用生公事無跡。（胸中自有洗心經）結句綰合得妙，層層俱到。

《張子野年八十與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侯鯖錄》卷七：「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張姓事。《石林詩話》卷下：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梁谿漫志》卷四：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于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亭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狀》云：「歸時事于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于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野客叢書》卷二九：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跡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用于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遊戲之筆，不以詩論。詩話以其能切張姓，盛推之，然則案有《萬姓統譜》一部，即人人爲作者矣。《昭昧詹言》卷二〇：無味。《蘇亭詩話》卷一：東坡博通群籍，故下語精切，每有卻肖故實，供其驅使。如《送鄭戶曹》，則用鄭姓故事。《嘲張子野賈妾》，通首用張姓故事。《和周長官》以邠有服，則用袁彥道、灌夫事。《以雙刀遺子由》，則用王祥、王覽事。《與子由五月同轉對》，則用溫大雅與弟彥博及唐貞元中詔五月朝宣政殿事。《孔常父來訪適宴客遣人邀孔同飲孔上馬馳去》則用《莊子》季咸相壺子事。若《壽星院寒碧軒》詩，羌無故實，卻句句寫寒碧。周益公所云「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者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運用甚巧，故詩話推之，然紀（昀）評自是正論。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谿詩話》卷一〇評。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意自尋常，語頗清脫。

又二《冷齋夜話》卷三：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

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略】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略】」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帶經堂詩話》卷一二：謝應雲皆人暨其弟法臣對雪唱和，嘗歷舉古人雪詩佳句，與予夙昔所見了不異。【略】東坡「地爐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窗」及宋賢「隱隱修廊人語寂，四山滴瀝雪鳴風」數則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暮鼓朝鐘自擊撞」二句）查本改「釭」爲「缸」，嫌與「朝鐘」字礙耳。然暮鼓朝鐘，自是一日之課，閉門孤枕，自是工課完後之事，原不相礙。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一　《老學庵筆記》卷八：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解「翠欲流」爲何語。及游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二首寓刺，卻不甚露，好在比而不賦。《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一一：（「漏洩春光私一物」二句）言新法之害由于時相，不盡出神宗之本意也。

又四　《烏臺詩案・和陳述古十月開牡丹四絶》：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時，知州係知制誥陳襄，字述古。是年冬十月内，一僧寺開牡丹數朵，陳襄作詩四絶。軾嘗和云【略】此詩皆譏諷當時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二首蛇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使君欲見藍關詠」）突稱「欲見藍關」，殊無取義。以後事論之，意似南遷之讖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不分清霜入小園」二句）點染「和」字，情致灑然。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烏臺詩案・與劉攽通判唱和》：當年十一月内，劉攽聞人唱軾詩，作詩一首相戲寄軾，即無譏諷。軾和本人詩一首云【略】除無譏諷外，不合引賀拔慈以錐刺其子舌以戒言語事戲劉攽，又引郭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以自比，皆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猗覺寮雜記》卷上：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炙眉我亦更何辭。」炙眉，見《晉・郭舒傳》：王澄以舒爲狂，使人掐鼻炙眉頭。刺舌，見《隋・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畏如此。《初白庵詩評》卷中：（醉後狂歌自不知）善于解嘲。（炙眉吾亦更何辭）炙眉當是引昭君郇以自喻耳，註非。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一　《詩林廣記》前集卷四：東坡此詩蓋用柳（宗元）、劉（禹錫）二詩事。但東坡以「元和腳」爲「元和手」，其理雖同，「手」字爲異耳。《初白庵詩評》卷中：二甥長名閎，字展如，次名闢。（「君家自有元和腳」二句）用事恰好，不似歷下弇州硬填姓名以爲故實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君家自有元和腳」二句）柳子玉善草書，故前有《觀子玉草聖》詩，所謂「柳侯運筆如閃電」者是也。二甥玉之孫，故有此聯。

又二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次章之「何當火急傳家法」句，意與「電閃」意合，亦指子玉也。公本意用柳家事。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漫叟詩話》評。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烏臺詩案・謝錢顗送茶一首》：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日，因本路運司差往潤州勾當公事，經過秀州。錢顗字安道，在秀州監酒稅，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顗作詩一首，送茶與軾，軾復與詩一首謝之。除無譏諷外，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懭。」以譏世之小人，乍得權用，不知上下之分。若不諂媚妖邪，即須頑懭狠劣。又云：「體輕雖欲強浮沉，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絶品非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飭，終非骨鯁之人。又云：「收藏愛惜待嘉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權貴者，聞此詩當大怒也。《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汲黯少戇寬饒猛」、「張禹縱賢非骨硬」二句）每從詠物帶古人姓名事跡，攪得不清頭，眞是一大病也。（不敢包裹鑽權倖）欠蘊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縱復苦硬終可錄」二句，「汲黯少戇寬饒猛」二句）將人比物，脱盡用事之痕，開後人多少法門。其源出於蔚宗《和香方》。但彼是以物比人，此翻轉用之耳。然語雖翻轉，而意則猶是比人也。（葵花玉鞅不易致）接建茶一段，通體警策，惟一結太露。雖東坡詩不甚忌露，然西子捧心，不得謂之非病。（此詩有味君勿傳）暗結「草茶」（草茶無賴空有名）一段。《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我官于南今幾時」六句）錢顗、劉琦力攻王石石、曾公亮，並行罷斥被逐。顗將出臺，于衆座罵御史孫昌齡曰：「君以奴事安石，得爲御史，自謂得策。即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馬。以上史傳所載。公此詩雖和寄茶，特有意搭入錢顗並

作，故于首節提清脈絡如此。《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胸中似記故人語）一譬極醒快，便爲下文以古人爲比安根。（草茶無賴空有名）此層反襯。參見《戲子由》趙翼評、《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初白庵詩評》卷中：（他日卜鄰先有約）四句流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意中先有末二句，以前六句曲曲逼出，天然入拍。《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曲折清快，近體中難得如此筆力，不必以唐律繩之。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有橫絕太空之概，灑豁襟抱，亦如聽蘇門長嘯，響動林谷。《初白庵詩評》卷中：（石路縈回九龍脊）惠山一名九龍，陸羽謂山陽有九隴，若龍偃卧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逐層清出，亦頗細緻，但乏警策耳。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五引《西清詩話》：《贈錢道人》詩云（下引此詩）。【略】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此是禪偈，不以詩論。《甌北詩話》卷五：至於摹彷佛經，掉弄禪語，以之入詩，殊覺可厭，不得以其出自東坡，遂曲爲之說也。如錢道人有「認取主人翁」之句，坡演之云：「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意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過溫泉》詩：「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和柳子玉》詩：「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答寶覺》詩：「從來無腳不解滑，誰信有頭行路難。」《記夢》詩：「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眞個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易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天天不語，本來無礙更求通。」《題榮師湛然堂》詩：「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眞入不二門。」語急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抱雷電，不容細看眞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此等本非詩體而以之說禪理，亦如撮空，不過彷禪家語錄機鋒，以見其旁涉耳。參見《初別子由至奉新作》蔡絛評。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一《初白庵詩評》卷中：每當孤舟旅泊，時披讀一過，覺隴水巴猿，未是斷腸聲也。《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一一：「病眼」句，白樂天《除夜》詩也，先生一時偶用之耶？《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令節羈情，孤燈遙夜，所感愴者深，而以溫柔敦厚出之，依依脈脈，味似淡而彌長。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多謝殘燈不嫌客）二句）言人，則見嫌矣。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結意沉痛。

又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三、四是到地宋格，在東坡不妨，一學之便入惡趣。五、六沉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二詩亦皆宋調。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西湖」、「北寺」，皆指杭州事。元翰在杭，故于元日作此詩寄之也。紀昀評：東坡七律非勝場，然自有一種老健之氣。又：結入魯有致，含蓄其人，又是一格。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三四沉著。寄魯意轉從對面寫出，用筆靈活。《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一結意趣自勝。《老生常談》：東坡嘻笑怒罵固多，然亦有極蘊藉之作。如「竹馬異時寧信老，土牛明日莫辭春」。學者當細心檢點，不可鹵莽草率，道聽途說。

《古纏頭曲》《韻語陽秋》卷一五：《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詞》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鬢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邪？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亦自有致。《蘇海識餘》卷一：公作《古纏頭曲》，猶白傅《琵琶行》也。白詩宛轉多姿，極千呼萬喚之態。公詩以簡古出之，一洗元和體段。白云「四弦一聲如裂帛」，公云「四弦一抹擁袂立」，蓋明與之爭長矣。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一：（「世人只解錦纏頭」二句）簡老。《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襯入。「輕帆渡海」以下，皆係實叙。此聯（「青衫不逢」一聯）有惜其所配非偶意。結帶酸氣。

《刁同年草堂》《初白庵詩評》卷中：（「青山有約長當戶」二句）出筆太易。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不用長竿矯繡衣」、「主人不用匆匆去」）兩「不用」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唐人句意，集中僅見。

《刁景純黃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後四句寓興深微，置之玉溪生集中，不可復辨。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初白庵詩評》

卷中：（「醒時江月墮」四句）即此可入禪悟。《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豪放精悍，全是規仿《頌酒》之作。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起處）語覺微快，然自奇崛。（二豪俱不見）結用「二豪」，太難爲子玉、寶覺。然一首兀傲詩，非如此兀傲作結，便不配所謂箭在弦上也。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退圃》《存餘堂詩話》：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略】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頭」，「黃楊厄閏」，則已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三昧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句句皆含退意，竟不說破，又是一格。

《遯軒》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此首太獷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四詩不脫下一字，此首以閉門扣住「軒」字，其用泄柳，非手滑也。然一氣讀下，卻將此意瞞過，特指出之。

《游鶴林招隱二首》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古寺滿修竹」二句）不減「曲徑通幽」之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古寺」二句，語意天然，與「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同一境象。

又二《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蘇詩當選此類爲主，方以沉、快二種別，窮其才之所至與性之所近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此首亦直逼唐人。

《書普慈長老壁》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三、四用文句極其自然，無宋人文句之野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倦客再遊行老矣」二句）必如此自然，纔可闌入別調。參見《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趙翼評，《陸龍圖詵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書焦山綸長老壁》《詩林廣記》後集卷三引趙彥材《詩注》云：此篇譬喻，乃先生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爲詩，而意最高妙。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直作禪偈，而不以禪偈爲病，語妙故也。不討人厭處在揮灑如意，微不滿人意處在剽而不留。（「法師非無語」二句）節拍天然。（「展轉遂達晨」二句）可刪。《甌北詩話》卷五：惟《書焦山綸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又《聞辨才復歸上天竺》詩云：「寄詩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二首絕似《法華經》、《楞嚴經》偈語，簡淨老橫，可備一則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禪語爛熟，涉筆自成奇趣，是對長老語，是題壁詩，非可一概用此格也。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一《碧溪詩話》卷八：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銷紅。」梨園耆舊，何遽忘之耶？徐考其集，白《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游》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是未嘗無意于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大抵淫樂之語，多于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沂上」一聯，不成話說。參見《贈孫莘老七絕》《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世上功名何日是」二句）二句太滑，遂令通篇削色。《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此詩結句，集內有「放鶴爲壽」之自註。趙堯卿遂引唐《譚賓錄》，言天寶宮中呼白鸚鵡爲「雪衣」，此詩借呼鴿爲「雪衣」。然考田汝成《西湖志》，稱東坡有眞跡云：杭州營妓周韶能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此詩寄述古，蓋指此事，故曰「記得金籠放雪衣」，「雪衣」正用白鸚鵡事，不必借呼放鴿也。詩作如是解，與前後數詩亦正相類，然軾自註，故作隱語，豈其避謗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花開後院還空落」二句）此聯從李太白《題東溪公幽居》「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化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世上功名何日是」二句）七律全仗五六轉關有力，紀嫌太滑，洵然。（末二句）詩指放雪衣女事，而自註反托之放鴿，狡獪一至于此，若非翁氏究其原委，幾被先生瞞過。

又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二年魚鳥渾相識」二句）此應爲官妓而發，說事大雅。

又四《初白庵詩評》卷中：（「國艷天香酒半酣」二句）先生《牡丹記》敘熙寧五年三月觀于吉祥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多不成語。

又五《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賣劍」二語，世所賞愛，不當留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此首深穩。《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公是時初至荊溪，此詩之意，因舊與蔣之奇有卜居陽羨之約而發，非買田時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地偏不信容高蓋」二句）對句沈著，逼杜。參見《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譚元春評、《贈孫莘老七絕》趙翼評、《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田汝成評。

《無錫道中賦水車》《韻語陽秋》卷二〇：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霑者廣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翻翻聯聯銜尾鴉」二句）二語略盡形製。《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只是體物着題，觸處靈通，別成奇光異彩。「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此之謂也。賦物得此，神力罕匹。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節短勢險，句句奇矯。結句四平，未諧調。然義山韓碑已有此句法。《峴傭說詩》：東坡《秧馬歌》、《水車詩》，皆形容盡致之作，雖少陵不能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此詩與《瓶笙》同一手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言天公豈不見老農泣乎，宜雷雨以救其旱也。雷車字點染本題。參見《登州海市》施補華註。

《虎丘寺》《初白庵詩評》卷中：（「坐教漁樵還」二句）細靜。《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作虎邱詩者，多是緣情綺靡。若此詩，則但見其幽折閒靜耳。是非時會不同，乃其命筆取材別開生徑。觀前此白居易于東虎邱有「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之句，于西虎邱有「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之句，烏鵲黃驪，紅欄綠浪，唐時已極繁華艷冶矣。故知此詩是有意避喧，力求岑寂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通體精悍。（「鐵花秀巖壁」二句）十字精警。「秀」當作「繡」。《蘇海識餘》卷一：《虎邱》詩「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似此出落虎邱，別開生面。凡前人詩以艷冶擅場，若不勝情之作，皆一例放倒矣。《角山樓蘇詩評註》卷四：此詩逐節實叙，間作一二論斷，是爲游覽詩中一格。（「我來屬無事」）至此方入己情。

《次韻沈長官三首》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次韻沈長官》詩云：「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鵲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

又三《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采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此亦用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載酒園詩話・蘇軾》：若「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略】未免太纖。

《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一《韻語陽秋》卷一九：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威滅身，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叔夫詩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坐得西施也。《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三：詩意以巫臣比范蠡，以夏姬比西施。【略】巫臣以夏姬之故，而致楚之奔命于吳，此所以爲可笑。范蠡借越滅吳之後，而自得西施，此所以可憐也。《東坡詩選》卷三袁宏道評：轉折費講，意愈妙，詩法愈已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詠古絕句之正格。

又二《苕溪詩話》卷六：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中吳紀聞》卷三：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居其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國初，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煙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贊之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引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賦《三賢》詩，則曰：「浮世功勞食與眠，【略】」其說又高一著矣。《養一齋詩話》卷一〇：坡詩【略】「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此固詩家翻弄之小術，然詞旨清迥，可箴俗慮，吾每愛誦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淺說更妙，此殆即王贊詩意而反言之，身分愈高。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惜其未能逃名也，用本事點綴有致。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詩人玉屑》卷三引《藜藿野人詩話》：（「三過門間老病死」二句）句法清健，天生對也。陸務觀詩云：「老病已多惟欠死，貪嗔雖盡尚餘癡。」不敢望東坡，而近世亦無人能到此。《初白庵詩評》卷中：（「三過門間老病死」二句）天然絕對。《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寄感嘆于解脫，輓長老合作如是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一：查謂三四巧對。然作對太巧是一病，特此尚未礙格。後半曲折頓挫。《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一：（三過門間老病死）句謂初過而老，再過而病，三過而死。合下句讀之，正言其速。《歷代詩發》卷二四：弔出世人，自應在有意無意之間。《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四：意沈著而語流美，七律佳境。參見《贈孫莘老七絕》《甌北詩話》卷五評。

《僧惠勤初罷僧職》《餘冬詩話》卷上：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于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中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己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窮人也。」（何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間哉。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初白庵詩評》卷中：如今僧綱司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軒軒青田鶴」二句）取喻精警，語亦高渾。

《遊靈隱高峰塔》《歲寒堂詩話》　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強。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略】東坡《登靈隱寺塔》云：「相勸小舉足，【略】」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結語皆一層在上，所以有氣運。《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霧霏」、「日出」，未舉足而景象既殊，「古松」、「怪石」，及經行而應接不暇。「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十字，畫出古寺清晨登高覽勝之妙。「入門」以後，但記一時與道人留連贈答，語盡便住。象外傳神，正復無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直起直收，不著一語，而義蘊甚深。（「入門空有無」二句）寫出大善知識境界。《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漸聞鐘磬音」四句）四語拈出眞境，自然超妙。參見《再遊徑山》《蘇亭詩話》卷一評。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跡罕到》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起處）語語脫灑，咫尺而有萬里之勢。（「明朝且復城中去」二句）結得縹緲。然中有寓託，不同泛作杳杳冥冥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唐人結處多作指點不盡語，饒有餘味。紀（昀）因與漁洋立異，故遇此等，每多費辭。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初白庵詩評》卷中：忽作韋、柳格調，才人何所不能。《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淡而能腴，王、韋後絕無僅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忽作王、孟清音，亦復相似。偶一爲之，亦是一種文字。（「山城已窮僻」二句）二句自好，有意故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時無咎年甚少，此詩就無咎口吻爲之，有循循善誘之意。故其不矜才不使氣如此，可想見陳氏園中無限悅樂之狀。《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脫胎于「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之句，意境自佳，不甚似王、孟，後四語尤不相類。

《梅聖俞詩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歿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能改齋漫錄》卷一〇：《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著遺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初白庵詩評》卷中：（令君滯留生二毛）叶「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願君恰似高常侍」以下四句）晚唐五代之下調，東坡何以爲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願君恰似高常侍」四句）清出「猶爲」之意，題所謂「戲」者在是。一結極予國華，是首提聖俞本旨，其轉關處，觸着便到。眼光稍鈍，即落後矣，故曉嵐不喜此詩。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二首》一《初白庵詩評》卷中：（天教看盡浙西山）樂天得意句。《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首作不露刻斲經營之跡，自成高唱。五、六用毛玠、方干，貼二人姓。此本古法，少陵集中多有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尚書清節衣冠後」二句）切姓便俗。工部之「杜酒張梨」，不可訓也。　參見《陸龍圖詵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二　《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前首結句尚非全璧，何不省此一首，留心末韻。《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次作「白雲」句承「石瘦」來，「明月」句承「水清」來。「黑黍黃粱」，池旁之所見也；「朱柑綠橘」，嶺上之所植也。錯雜寫來，自然合拍。惟其才大而氣雄，故雖「清」、「白」、「黑」、「黃」等字疊見，不嫌其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已開劍南之派。《歷代詩發》卷二四：氣雄詞勁，更復天機灑灑然。《宋詩精華錄》卷二：三、四摹彷樂天。《宋元明清詩讀本》卷六：于一氣奔放之中，仍復細膩熨帖。子瞻詩紀律謹嚴，于此可見。

《聽賢師琴》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六引《西清詩話》：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無中的，句互可移用，是豈眞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略】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僧義海謂子瞻聽琴詩，絲聲、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琴也。互相譏評，終無確論。如玉谿生《錦瑟》詩【略】，此亦是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等詩，誰謂不可乎？　又：（僧義）海曰：「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弦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概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爲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　又後集卷一〇引《復齋漫錄》：元微之《桐花》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琴。宮弦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弦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唯賢琴》，有「大弦春溫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能改齋漫錄》卷五：蔡絛《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只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膚，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唯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眞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厲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邪？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弦春溫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概言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謂：「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考《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無用閑談》：昌黎《聽琴詩》高視百世，無庸論矣。東坡亦嘗作《聽琴詩》，欲以擬之。其詩曰：「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此等句皆琴中深趣，不工於琴，不善於詩者不知也。吳僧義海以琴得名，曰春溫、和平、廉折、亮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雉登木，八音宮商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爲知言。按《史記》鄒忌聞齊威王鼓琴，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又《晉書》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乃知東坡俱有所本。海不但不知琴，亦寡陋不知詩矣。《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山僧」忙得妙。　《存餘堂詩話》：（此詩）自是聽琴詩，如曰聽琵琶，吾未之信也。東坡《聽箏》云：「喚取吾家三鳳槽，移作三峽孤猿號。」「孤猿號」之語，可移以詠琵琶乎？自是聽箏詩也。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韓愈）《聽穎師琴》詩，曲中疾徐之節，（蘇軾）《聽賢師琴》詩，別傳離合之神。兩詩足以並峙。義海俗工，譽韓毀蘇，《復齋漫錄》直以不學斥之，最堪砭愚擊蒙。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意境甚闊，不知其爲四韻詩。《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公此詩因永叔而發，而昌黎詩由是傳爲口舌，至

今屈抑莫伸，無有敢正之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直起直落，大筆淋漓，亦因歐公議昌黎聽琴詩，故別開一徑。前半實賦，後半卻于虛步掉弄，託高身分。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西蜀和仲閨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捫蝨新話》下集卷三：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禍胎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後有人題于館驛壁上，乃注其下「此本中嘲厥頑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僞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呂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頭翁。」自注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于湖州沈東老之壁，故坡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譏諷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

《李行中醉眠亭三首》《梁谿漫志》卷七：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人最工爲之。如【略】東坡《題醉眠亭》、《雪溪乘興》、《四明狂客》、《荊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于詩。

又二《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題(晁)無咎卧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意極相類。《韻語陽秋》卷一九：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主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愍遠樓詩三首》《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袁(宏道)選此三首是矣，但「一時收拾與閑人」，「何啻人間萬戶侯」，「不知門外有塵寰」三語終是浮浮，一二語雖若無害，然浮一語而使通首之沉心幽響頓然失去，豈不可惜。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此亦應酬詩，但題目不俗，故說來脫灑耳，實按之，則空空無味。

又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江綠水」對「野草閑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雲山煙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己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爲可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雲山煙水苦難親」二句)山之有雲，水之有煙，遠則見之，近無有也。故下云「苦難親」也。此七字已將作聚遠之意拘到筆下。若別本作「雪山」，並失「煙」字之意。「青山綠水」更屬夢囈，且何以便見華巧，而「雪山煙水」即是拙樸耶？二句是遠，在下句承明。

又二《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無限青山散不收」二句)「青山」如此用，便與「青山綠水」不同。亦從聚遠入手，前首明點樓字，此首暗點，故用「簾鉤」二字也。

又三《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幽人隱几寂無語」二句)收到聚遠。《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眞解人語。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蘇氏次韻詩酬和最工，爲一時所慕，次韻自此盛于天下，失詩本意最多。夫以六義爲詩，猶不足言詩，況以韻爲詩乎？言「今年一綫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無乃與川上之逝異觀？此于博塞爲歡娛粗勝爾。《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三首，袁(宏道)極賞之，譚云只可備選。其實作詩偶然拈韻，不必和了又和也。此弊宋人彌甚，坡亦乃爾耶？《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除夜無聊，病中落寞，因得段書，遂一氣寫出。讀「暗盡灰中炭」五字，尤覺黯然神悽。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起處)語皆精鍊。(「大夫忠烈後」以下四句)借太尉生出波瀾，非他詩切姓之比。《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龍鍾三十九」四句)朴質有味。(傳聞使者來)以上除夜，以下贈段屯田。(此生何所似)綰合自己。參見《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趙克宜評。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顛倒不自知」二句)諧語，卻奇確。(「莫邪當自躍」二句)二句譬劍，(「便應朝秣越」二句)又忽二句譬馬，而「馬」字不出明文，竟承「莫邪」說下，殊不了了。此爲韻所牽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百年三萬日」八句)運用無跡，句意烹鍊而極自然。(「逝將遊無何」四句)「且」，「案」兩韻押得新峭。(「愧煩賢使者」二句)承前首段屯田(《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說。(喬侯瑚璉質)此下方入喬太博。「瑚」字下一字「敬」避作「璉」字。參見《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袁宏

道評、《二公再和亦再答之》紀昀評、《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費袞評。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此首反覺自然。（登樓賦王粲）韻所必有，句不可無。「登樓王粲」只得還就苟且用之，此和韻之虐政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此首無和韻之跡，連作三比（指起四句），而頭緒秩然，非前首夾雜之比。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寒雞知將晨」八句）衝口而出，曲折淋漓，此公詩所獨也。　參見《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袁宏道評、《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費袞評。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陸游《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古詩有倡有和，有雜以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今蘇文忠集中有《雪》詩，用尖叉二字。王文公集中，又有次蘇韻詩。議者謂非二公莫能爲也。通判澧州呂文之成叔乃頓和百篇，字字工妙，無牽強湊泊之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胡澹庵《追和東坡雪詩》方回評：看來十分好詩在前，似不當和也。　又趙昌父《頃與公擇讀東坡雪後北臺二詩嘆其韻險而無窘步嘗約追和以見詩之難窮去冬適無雪正月二十日大雪因用前韻呈公擇》方回評：昌父當行本色詩人，押此詩亦且如此，殆不當和而和也。存此以見「花」、「叉」、「鹽」、「尖」之難和。荊公、澹庵、章泉俱難之，況他人乎？　又王安石《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馮舒評：蘇公偶作，荊公偶和，後人正不勞着筆。我嘗謂世人詩集中如有擬《繞歌》，和江淹《雜擬》，用「尖」、「叉」韻者，此人必不知詩。悠悠此世，解我語者，皆竟幾人？　《甚原詩說》卷二：東坡詠雪「尖」、「叉」韻詩，偶然游戲，學之恐入于魔。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迷語耳。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尖」、「叉」韻詩，古今推爲絕唱，數百年來，和之者亦指不勝屈矣。然在當時，王安石六和其韻，用及「諸天夜叉」、「交戟叉頭」等字，支湊勉強，貽人口實。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二詩徒以窄韻得名，實非佳作。　《筱園詩話》卷四：東坡尖叉韻詩，實非佳作，以韻險而語意凡猥，易于諧俗，故得盛名。

又一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引《蔡載集》：本朝歐陽公《雪》詩多大篇，然已屏去白事，故東坡效之。東坡少時之作，亦多有犯此者。如【略】云：「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戶已堆鹽。」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東坡《雪夜》詩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趙次公云：「馬耳，山名。」竊謂天下之山，至低不下數丈，而止于尋丈者少。雪雖深，埋沒山阜，未之有也。趙指爲山，果何所據？殊不知雪夜王晉之與霍辯對談雪盈尺，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臺馬耳榮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蓋用此，何趙未嘗見是事，而妄爲是說？（盧文弨案：馬耳榮不著所引書。千巖俱縞，即是埋沒。馬耳之雙尖矗然露見，即是未隨埋沒。孫公說詩，何其固也。）　《梁谿漫志》卷七：東坡《雪》詩：「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或疑五更自應有曉色，亦何必雪？蓋誤認五更字。此所謂五更者，甲夜至戊夜爾，自昏達旦，皆若曉色，非雪而何？此語初若平易，而實新奇，前人未嘗道也。　《雲谷雜記》卷三北臺在密州之北，因城爲臺，馬耳與常山在其南。東坡爲守日，葺而新之，子由因請名之曰超然臺。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馬耳」，山名，與「臺」相對。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甚險，而再和尤佳。或謂坡詩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氣雄，下筆前無古人也。觀此雪詩亦冠絕古今矣。雖王荊公亦心服，屢和不已，終不能壓倒。　何焯評：二詩應從倒轉，可見作詩層次。　紀昀評：「潑水」、「堆鹽」，字皆不雅。　又李光垣評：「尖」、「叉」二律倒置，下同。　又黃庭堅《春雪呈張仲謀》方回評：蘇、黃名出同時，山谷此二詩，適亦用「花」字、「簷」字韻，此乃山谷少作耳。視坡詩高下如何？細味之，「夢間」、「睡起」、「疎密」、「整飾」二聯，與坡「潑水」、「堆鹽」之句，亦只是一意，但有淺深工拙。而「庭院已堆鹽」之句，卻有頓挫。坡詩天才高妙，谷詩學力精，坡詩寬而活，谷律刻而切云。　紀昀評：四語評蘇、黃恰當。　《寒廳詩話》：已蒼先生嘗曰：「世人詩集中如有《擬繞歌》、《和江淹雜體》及東坡「尖」、「叉」韻，此人必不知詩。」又曰：「詩有擬不得者，江文通《雜體》是也。有和不得者，「尖」、「叉」是也。知此者可與言詩。」　《初白庵詩評》卷中：「潑水」「堆鹽」，皆不雅。詩話因「五更」字礙「半夜」字，遂改爲「前月」而以雪後簷溜爲之說，不知此「五更」、「半夜」亦是互文，不必泥定。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作「半夜」（「半月寒聲落畫簷」注：「半月」之「月」一作「夜」）則不似雪，作「半月」，指晴後之簷溜，又與末二句不貫。　《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一二：（「五更曉色來書幌」二句）五更尚無曉色，轉不必如《梁谿漫志》之費解也。上云「五更」，下云「半夜」，似倒。今從七集本，《梁谿漫志》作「半月」，蓋言月影方半也，與雪後意更合。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

一二：首句是雨，二、三、四句是雪，皆從不見不知中落想。蓋謂雪作如此，而我在卧中，惟覺嚴寒，猶未悟爲雪也。後三聯亦疑而未定之詞。五更乃遲明之時，未應遽曉，而我方疑之，復因半夜寒聲，漸悟爲雪也。此乃以下句叫醒上句，其所以曉色之故，出落在下句也。詩之前半，但知雨作，餘皆架空，乃專爲此二句地，須知前半不易着手也。（下引馮應榴語，略）闌入「月」字，全局打散，無論半月無聲，又與雨矛盾也。所謂「寒聲」者，雪大而有聲也。其根在「勢轉嚴」三字內，或恐混雨，特以「無風」二字爲界，聽去，但若無風之雨，而所卧「衾裯如澄」亦在「嚴」字生根，此禁體法也。讀者往往不喜「堆鹽」一聯，紀曉嵐尤譏詆之，殊不知四句必要暗落「雪」字。非合前後聯觀之，不知其白戰之妙也。（「試埽北臺看馬耳」二句）謂試埽北臺登望，則群山爲雪所封，惟馬耳雙尖猶未沒也。如以榮論，是此榮種于臺之上矣，遠則漫無所別，何以獨見此榮雙尖乎？不圖喑萬馬者乃亦有此寒蟲聲，可笑可笑。《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凡雪堆積檐間樹杪，積多則成塊，墮落撲簌有聲。第六句最是靜中體驗語，而昧者必謂化雪方有聲，甚矣，說詩之難矣。《退庵詩話》卷四：押險韻要工穩而有味。王荆公尖叉韻，當時往復唱和，皆不及東坡「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也。「雙尖」二字，妙在從上句「馬耳」生出，不然，亦平平耳。《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吴汝綸評：（不知庭戶已堆鹽）得雪之神。

又二　《侯鯖錄》卷一：東坡在黄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至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石林詩話》卷下：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于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横，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環溪詩話》卷下：環溪嘗謂：「詩之工不在對句，然亦有時而用，第泥於對而失詩之意，則不可耳。」伯兄一日看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再三嘆其佳對。環溪云：「以『銀』對『玉』則佳矣，以『海』對『樓』則未盡善。」伯兄云：「只是銀海、玉樓皆身上事，海不是海，樓不是樓，所以爲佳耳。」環溪云：「若就身上覓時，何不將『玉山』對『銀海』？」伯兄喜曰：「想當時坡意偶不及此，留與吾弟今朝作對耳。」《鷄肋編》卷中：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于道家，謂肩與目也。」《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七引次公語：世傳王荆公常誦先生此詩，嘆云：「蘇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時其婿蔡卞曰：「此句不過詠雪之狀，狀樓臺如玉樓，瀰漫萬象若銀海耳。」荆公哂焉，謂曰：「此出道書也。」蔡卞曾不理會于「玉樓」何以謂之「凍合」，而下三字云「寒起粟」，于「銀海」何以謂之「光搖」，而下三字云「眩生花」。「起粟」字蓋使「趙飛燕雖寒，體無軫粟」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略】「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蓋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余亦嘗有《春雪》鄙句：「潤資宿麥兩歧秀，寒勒新花幾信風。」《梁谿漫志》卷七：作詩押韻是一奇。荆公、東坡、魯直押韻最工，而東坡尤精于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暾」字、「叉」字，在徐州與喬太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荆公和「叉」字數首，魯直和「粲」字數首，亦皆傑出。蓋其胸中有數萬卷書，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著意要尋好韻，而韻與意會，語皆渾成，此所以爲好。若拘于用韻，必有牽強處，則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稱。《鶴林玉露》丙編卷一：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爲鳥在籠中，漂泛于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雪宜麥而辟蝗，蝗生子入地，雪深一尺，蝗子入地一丈。「玉樓」爲肩。「銀海」爲眼，用道家語，然竟不知出道家何書。蓋《黄庭》一種書相傳有此說。紀昀評：「玉樓」、「銀海」之說，疑出詩話之附會。「銀海」爲目，義尚可通。「凍合」兩肩，更成何語？且自宋迄今，亦無確指出何道書者，不如依文解之爲是。又：此因「玉樓」、「銀海」，太涉體物，故造爲荆公此說，以周旋東坡。其實只是地如「銀海」，屋似「玉樓」耳，不必曲爲之說也。馮舒評：次聯去唐遠甚。馮班評：自然雄健。又：三、四予意所不取，正以其「銀」「玉」影射可厭耳。試請知詩者論之。又：「玉樓」、「銀海」正是病處。何焯評：「凍合」二句若賦雪便無餘味，妙在是雪後耳。兩詩次第極工，馮（班）先生似

未細看也。《帶經堂詩話》卷一二：或問余古人雪詩何句最佳，余曰：莫踰羊孚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値象能鮮，即潔成輝。」陶淵明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王摩詰云：「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祖詠云：「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韋蘇州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此爲上乘。若溫庭筠「白馬夜頻驚，三更灞陵雪。」亦奇作也。近人唯見熊侍郎雪堂「輸與黃巖僧補衲，滿天風雪未開關」二語差佳。至韓退之之「銀杯」、「縞帶」，蘇子瞻之「玉樓」、「銀海」已傖父矣。下至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則下劣詩魔，適足噴飯耳。《初白庵詩評》卷中：（「凍合玉樓寒起粟」二句）乃二篇之警策。又：（宿麥連雲有幾家）《瀛奎律髓》作「萬家」。《載酒園詩話》卷一：宋人論詩，多用心于無用之地，風氣使然，名家不免。如【略】東坡之自負「玉樓」、「銀海」，事則然矣。然並無佳處，韓詩不過平常，蘇語且不免粗豪之累。作詩用意固當于其大者，不在尺尺寸寸。《佔畢叢談》卷五：詩嫌空腔，不能不用典實，然有可用者，有儘可不用者。如【略】蘇文忠《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略】撏撦此等語有數病：非注不明，病一；替身字，病二；用古太痕，病三；頗近纖巧，病四；有損詩品，病五；有意賣弄腹笥，病六；與郝參軍「颯隅躍青池」無異，病七。自應以不用爲高。《隨園詩話》卷一：東坡《雪》詩，用「銀海」、「玉樓」，不過言雪色之白，以「銀」、「玉」字樣襯托之，亦詩家常事。註蘇者必以爲道家肩、目之稱，則當下雪時，專飛道士家，不到別人家耶？　又卷一四：或稱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余曰：此亦有所本也。晚唐裴說詩：「瘦肌寒起粟，病眼餧生花。」《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至于「玉樓」、「銀海」，典故流傳，其說不一。蓋皆得自傳聞，而所稱作道書者，究無人知其出何道書。方回稱是《黃庭》一種，亦臆度語耳。軾嘗讀《道藏》千函，有詩紀其事。要之，「玉樓」爲肩，「銀海」爲目，必作如是解，詩意乃通。若集中詩尚有《雪中過淮謁客》詩云：「萬頃穿雲海」，《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詩云：「玉樓已崢嶸」，則又不當與此一例解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此首較可。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玉樓，肩也。銀海，眼也。出《道書》。《養一齋詩話》卷七：歐公《聚星堂》詩禁體物語，石林云：「能者出入縱橫，有何拘礙？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銀』與『玉』也。」論誠通脫，然「凍合玉樓」二語，字生新，句工整，則有之矣，超然飛動之妙，吾亦無從得之。此自由石林眼低耳，鑒別未精，遽欲持論抑揚，可乎？《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凍合玉樓寒起粟」二句）清腴可愛。《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六：句句切定「雪後」。「玉樓」、「銀海」一聯，頗見烹鍊之功。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尖」、「叉」二字，和得全不吃力，非坡公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初白庵詩評》卷中：先生再和，已不如前，後人乃好用此二首韻作雪詩，何也？　紀昀評：此二詩實非佳作。以韻險故驚俗耳。查初白排之甚是。虛谷所論，皆宋人標榜之說，不足據也。《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即軾《謝人見和因再用韻》二詩，亦未能如原作之精采。方回謂「再和尤佳」者，非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二詩語多託諷，與「閒花不偶栽」同意。

又一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東坡作「漁蓑句好眞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只「不道鹽」與「眞堪畫」自合是一對。《唐子西文錄》：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最將詩律鬬深嚴。」《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飛花又舞謫僊簷」之句。余讀李謫僊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恐或用此事也。　又後集卷二三引《藝苑雌黃》：《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略】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漁蓑句好眞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徒知柳絮撒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又卷二七引《藝苑雌黃》：《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屐尚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僊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僊簷」蓋取李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事矣。《容齋四筆》卷一六：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爲「种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爲「校尉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爲「倉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爲盧懷慎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爲薤，用校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用餘慶爲懷愼，不失爲名語，於事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

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殊死，爲無所考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爲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爲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爲此說。《苦荼篇》中，謂「《周詩》記苦荼」爲誤用《爾雅》。《如皋篇》中，謂「不向如皋閒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總「暫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眞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僊檐」，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藉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嶺，可謂工新。乃以爲出處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捫蝨新話》上集卷一：撒鹽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風，此鵝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蘊之語爲工。予謂《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即今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所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是且圖對偶親切耳。《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漁簑句好」，鄭谷漁簑，道韞柳絮，賴此增光，而世無異論。「不道鹽」三字出《南史》，詳見詩話及本詩注。退之詩：「兔尖齊莫並。」若苦寒則退尖矣。李白詩：「好鳥吟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文字可謂縛虎手。「駐」、「尖」二字，和得全不喫力，非坡公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馮班評：韻妙。何焯評：此二首亦應倒轉。紀昀評：「柳絮」句何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忍凍孤吟筆退尖）此句強。《唐宋詩舉要》卷六：（「漁簑句好眞堪畫」二句）運用靈活。

又二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退之有《叉魚》詩。東坡既作此詩，以示黃門（蘇轍），黃門曰：「冰下有魚，恐未易叉耳。東風解凍冰始解，莫若改爲『冰解』，如何？」公以爲知言。《礪溪詩話》卷七：臨川愛眉山《雪》詩能用韻，有云「冰下寒魚漸可叉」，又「羔袖龍鍾手獨叉」。蓋子厚嘗有「江魚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叉」。《詩林廣記》後集卷一引《蔡載集》：本朝歐陽公《雪》詩多大篇，然已屏去白事，故東坡效之。東坡少時之作，亦多有犯此者。如「也知不作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謝人見和前篇二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查慎行評：昌黎一聯，本非佳句。自東坡用之，遂成公案。後來袞袞，亦數見不鮮矣。紀昀評：馮抹「帶隨車」三字，以無原詩「縞」字，不是雪也。「戰齒牙」，不雅。山谷「花」字韻詩用「天巧能開頃刻花」句，卻落俗格。此句只換二字，其語頓活。故詩家雅俗之別，只爭用筆。《初白庵詩評》卷中：（天教看盡浙西山）樂天得意句。（冰下寒魚漸可叉）又子由欲改「下」字作「解」，謂冰下魚未易叉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九陽凄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去一「縞」字，便不是雪。《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二：堯卿此說附會，解凍之意已到，且並未說死「叉」字，無須出「解」字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押窄韻乃詩人一端之長，無關大體。世人爭標此種爲法，安得不入魔道。《唐宋詩舉要》卷六：（臺前日暖君須愛」二句）吾鄉人冬日鑿冰爲孔，伏其上叉冰下之魚，爲一種漁業，惜王見大（文誥）未見耳。【略】何嘗含有「解凍」之意乎？《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半山和作，極盡艱難刻畫之苦，而公前後四章皆極天然妙趣，所謂天馬行空者也。此四篇皆率性漫作，特其才力偉大，故能特見精警。參見《有美堂暴雨》吳曾評，《雪後書北臺壁》蔡載、方回評，《御選唐宋詩醇》評，《雪夜獨宿柏僊庵》紀昀評，《次韻段縫見贈》嚴有翼、洪邁評。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徙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礪溪詩話》卷四：坡有「試問高吟三十首，何如低唱兩三杯。」又「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天覺眞贊》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黨公。」皆笑林語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中四句虛字平頭。

《鐵溝行贈喬太博》　《礪溪詩話》卷八：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灞陵尉，其褊忮險刻，決非長者，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恐亦寓此意。《許彥周詩話》：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荊公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二：（「忽憶從軍年少時」以下）文境拓開，音節亦直逼唐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東坡與喬並無年少從軍事，駕空立論，唐人所無，然詩境卻好。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通篇不見送段之意，恐題有脫訛。詩語卻極矯健，用一事而兩面俱到。（「谿邊策杖自攜壺」

二句）有此二句，方不是直頭布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谿邊策杖自攜壺」二句）古人押分韻之字最不苟且，觀此可見。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二詩皆老筆直寫，無根柢人效之，便成淺率。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父老借問我」二句）如此寫「步」字，神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父老借問我」四句）清空如話，此境正不易到。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東望峨眉小」二句）綰合得不寂寞。參見《廬山五詠》紀昀評。

《次韻章傳道喜雨》 《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七引次公曰：（布陣橫空如項羽）《前漢書》：「因有告英布反，于是上自將擊布，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羽軍，上惡之。」此尤見先生詩妙，無不有所出也。《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古語時情，錯雜寫來，可謂博誕空類。至結穴推本盛德，寓規于頌，盡遣奇詞奧旨，俱歸雅頌之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通體老健。（起處八句）只說旱蝗相資之苦，而雨之可喜自見，此背面烘託之法。（先生筆力吾所畏）入得稍突。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本色語，極老健！此老境，不易效，無其火候而效之，便入香山門戶。

《惜花》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語不斷斷，似無意求工，而入頹放處正復滔滔清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信手寫出，有曲折自如之妙。（「就中一叢何所似」二句）柏梁體間一句用韻，體例俟考。《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韓昌黎《岣嶁山》、李昌谷《高軒過》，體格皆如此。（「腰鼓百面如春雷」四句）襯筆寫得興會。

《送春》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酒闌病客惟思睡」，我也，情也。「蜜熟黃蜂亦懶飛」，物也，景也。「芍藥櫻桃俱掃地」，景也。「髮絲禪榻兩忘機」，情也。一輕一重，一來一往，所謂四實四虛。前後虛實，又當何如下手？至此則知繫風捕影，未易言矣。坡妙年詩律頗寬，至晚年乃神妙流動。馮舒評：亦是才高，故可縱橫如意，執變體二字擬之，千里萬里。馮班評：大手自然不同，豈可以尋常蹊徑束之乎？何焯評：此亦和子由。紀昀評：三、四兩句是對面烘染法。好在「亦」字，上下熔成一片。無名氏（乙）評：四句一氣揮斥，曲折排宕。惟坡公沛然爲之有餘，是天才，不可及。許印芳評：紀昀批本集云：「第四句對得奇變。此對面烘托法。末聯上句用五仄落腳，下句「萬」字宜用平聲。此亦小疵。」按：七律平起式，上句第五字拗作仄，下句第五字宜拗作平以救之。若第五、第六皆作仄，尤不可不救，此正格也。有不救者，乃是變格，古人詩中亦多有之，卻不得指爲疵病。曉嵐之言，殆未博考詩家變格耳。又：「觀」，去聲。《初白庵詩評》卷中：（「酒闌病客唯思睡」二句）對句不測。《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酒闌」句是賦，「蜜熟」句是比，對句卻從上句生出。作手大家，即一屬對，不易測識如是。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酒闌病客唯思睡」四句）四句對得奇變，此對面烘託之法。（「憑君借取法界觀」二句）上句五仄落腳，下句「萬」字宜用平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酒闌病客唯思睡」四句）四句一氣揮斥，曲折排宕，惟坡公沛然有餘，是天才不可及。

《首夏官舍即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此詩變體，他人殆難繼也，首唱兩句自說榴花，下面如何着語，似乎甚難。卻自想吾廬之好，而恨此身之未歸。第五、第六卻又謂不是無酒，只是心事自不樂爾。至尾句卻又擺脫，而歸宿于湖上之寺。蓋謂雖未可遽歸，一出遊僧舍亦可也。變體如此難學，姑書之以見蘇公大手筆之異。如初夏《賀新郎》詞後一段全說榴花，亦他人所不能也。如老杜「即看燕子入山扉」以下四句說景，卻將四句說情，則甚易爾。善變者將四句說景括作一句，又將四句說情括作一句，以成一聯，斯謂之難。馮舒評：何用許多閑講？紀昀評：說此詩意甚細、確。馮班評：趁筆所之，自然如意。何焯評：時新自杭倅遷密守，故有落句。無名氏（乙）評：純于空處宕折。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三四宋調之清歷者。結句複第三句。

《西齋》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目見耳聞，具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昔人稱淵明爲古閒淡之宗，此則升堂入室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善寫夷曠之意，善用託染之筆。寫物處全是自寫。音節字句，亦皆一一入古。此東坡極經意之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此亦有意效陶，但陶覺氣和，公覺氣勁耳。（「杖藜觀物化」二句）二語篇中樞紐。（亦以觀我生）押「生」字用古韻，古庚陽通也。《韻補》謂生協音商，其說轉泥。

《寄劉孝叔》 《烏臺詩案・送劉述吏部詩》：與劉述干涉事：熙寧八年

四月十一日，軾作詩送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軾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西夏，以譏諷朝廷諸路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污刀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邇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度屢更，事目煩多，吏不能曉。又云：「況復年來苦饑饉，剝啄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卧空甑。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原注云：「近齋厨索然，可笑。」）又云：「近來屢得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鼠雀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意謂邇來饑饉，飛蝗蔽天甚，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云酒食無備，齋厨索然，以譏諷朝廷行法減削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多，旱蝗又甚。二政巨藩，尚如此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信令歸，但軾貪祿，未能便挂衣冠而去也。又云：「四方冠蓋鬧如雲，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朝廷近日提舉官所至生事苛碎，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山也。《藏海詩話》：蔡天啓坐有客云：「東湖詩叫呼而壯。」蔡云：「詩貴不叫呼而壯。」此語大妙。「擘開蒼玉巖」，「椎破銅山鑄銅虎」，何故爲此語？是欲爲壯語耶？《東坡詩選》卷三袁宏道評：爲安石作也，那得不取禍。《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始陳政令之弊，繼悼饑饉之臻，而中以「詔書惻怛」、「吏能淺薄」爲詞，可謂立言有體。後言己不能如孝叔之高蹈，蓋其志在救時，有未肯「掛冠神武」者。特詩中不可以顯言，乃以「雀鼠」、「太倉」，故作慚謝故人之語，溫厚和平，與詩人之旨宛合。一切譏誚躁妄之詞，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初白庵詩評》卷中：（末肯衣冠挂神武）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子瞻倅錢塘時，作詩用陶隱居挂冠神虎門事。後坐詔獄，舉詩問出處，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齊祚將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予往官鳳翔，見壁上王嗣宗詩『欲挂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詩事本此。舒信道聞之，果大笑，謂蘇未讀陶傳，因釋不問。」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灝氣旋轉，伸縮自如。（起處）託諷處亦不甚激。（東海取鼉漫戰鼓）「漫」當作「鞔」。（「詔書惻怛信深厚」二句）二句詩人之筆。（「平生學問只流俗」以下四句）妙於用比，便不露激訐之痕。前人立比體，原爲一種難着語處開法門。《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三：（自從四方冠蓋鬧）曉嵐謂此句當從《詩案》作「四方冠蓋鬧如雲」，誤。前有「紛如雨」，後必不作「鬧如雲」。然篇幅太長，曉嵐未能兼顧也。「污賨斧」句，義本不協，故從「污賨斧」爲可信。若本句極爲緊健，且叙吳興丈人本事只四句，必要「自從」二字貫下，至「湖山主」句止，而後「高蹤」句蕩開，「大隱」句頓住。若從紀說，則「四方」句先已蕩開，至「湖山」而氣已住，下二句更蕩不得，必要刪去以前四句，以直接「去年」讀下故也。久讀當自知之。（「問道」已許談其粗」句以下）時孝叔游心方外，特用「問道」句留作種子，便于此處收煞。否則，公既未退，而孝叔亦不出，此詩無結處矣。其「問道」一層，且是孝叔丈當日身分。詩法細密如此，若以譚空當一件事論，即大可笑矣。《昭昧詹言》卷一二：滿紙奇縱之氣。此詩推尊孝叔已至，蓋以同被安石之斥，故言之親切也。「更望紅裙」句言不可得。收跟談道。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寄劉孝叔》【略】皆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一路實叙時事，筆勢浩瀚，得「詔書」一聯爲樞紐，便不直致，立言又復得體。（故人屢寄山中信）此是有意作曲折。（自從四方冠蓋鬧）頓筆整鍊。參見《戲子由》趙翼評、《百步洪二首》方東樹評、《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答陳述古二首》《初白庵詩評》卷中：公倅杭州，述古爲太守。公移守密州，述古未幾亦去。二詩交互看來，自爾分明。

又一《初白庵詩評》卷中：結句集中再見。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自注：「陳有小妓，述古稱之」）注「陳有」疑當作「杭有」。《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此首及次首「小桃」皆比也。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游湖上眞性情，懷湖上眞念頭，一二語道破。中間一段，勸化富貴人假山水處，痛快難言。若勸化得轉，便是一大功德，莫作嘲謔看也。《初白庵詩評》卷中：（三百六十四「至末」）山水之間，俗吏原無置身處，示以幽尋之訣，語雖直而意良厚。《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知其妙處難傳，便是能識其全者。妙處既不可傳，故令讀壁間詩，使自得之。又令「直造意所便」，以庶幾所至有得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胡不屏騎從」以下）即次山「莫道車馬來，使我鳥獸驚」意，說來太直致，便似尊己凌人。《柳亭詩話》卷二一：（「西湖天下景」八句）具此眼識，宜乎六橋至今口于婦豎。《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

三：（「西湖天下景」四句）是西湖定評。而讀此集亦然，正當借以評公集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起處）游覽中閱歷語。（「胡不屏騎從」二句）此亦親昵之言，不嫌直致，世之輿蓋游山者讀之宜省。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 《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劉公《嘉話》云：「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其集所載，止此而已。【略】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預注：「爲妻御之。皋，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眞誤也。《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有童子問予東坡《梅花》詩：「玉奴終不負東昏。」按《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正用此事，以「玉兒」爲「玉奴」，誤也。又《過岐亭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約客食，戒中廚爛烝去毛，勿拗項折。客謂烝鵝鴨。既就食，各置烝壺蘆一枚于前。則烝壺似烝鴨者鄭餘慶，非盧懷慎，亦誤也。又《送子由出疆》詩：「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曾虔。」按《南史》，王曇首內集，聽子孫爲戲，曾達跳地作虎子。曾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曾綽采蠟燭作鳳皇。則以蠟鳳戲者曾綽，非曾虔，亦誤也。又《和徐積》詩：「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疾矣！」裹飯往食之。則裹飯者子輿，非子來，亦誤也。又《謝黃師是送酒》詩：「偶逢元放覓拄杖，不覺麴生來坐隅。」檢《左慈元放傳》，無拄杖酒事。按抱樸子《列僊傳》，孔元方每飲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頭在下，足在上。則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誤也。又《和李邦直》詩：「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無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則百尺樓者劉備，非元龍，亦誤也。又《豆粥》詩：「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按漢史，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南宮縣，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非豆粥，若蕪蔞亭豆粥，則無濕薪破竈燎衣等事，亦誤也。又《和劉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鬚。」按唐劉夢得《嘉話》，晉謝靈運美鬚，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塑像鬚。寺之人寶惜，初無虧損。至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盡棄其餘。則以靈運鬚鬬百草者，唐安樂公主，非齊東昏侯，亦誤也。又《會獵》詩：「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皋澤。」則如當訓之，非地名，亦誤也。又《海市》詩：「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按韓退之《謁衡岳》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又云「竄逐蠻夷幸不死」，故以爲退之潮陽歸日作。是未詳退之先謫陽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觀衡岳之語。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亦誤也。周《詩》「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義。《司馬文正行狀》「二聖嗣位」。哲宗于神廟爲子，曰「嗣位」則可，宣仁后于神廟爲母，曰「嗣位」則不可。亦誤也。又《二疏贊》：「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三良臣，謂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也。意以孝宣殺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漢史，孝宣地節三年，疏廣爲皇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有司，自殺。又三年，當五鳳元年十二月，左馮翊韓延壽棄市。又一年，當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之後。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亦誤也。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曰喻》「眇者不識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又序「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可，還授道于子微，白日僊去。」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歷五年，至貞元十年僊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徽」，亦誤也。東坡信天下後世者，寧有誤邪？予應之曰：「東坡累誤千百，尚信天下後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學者之誤亦許矣。」予曰：「爾非東坡，奈何？」《觀林詩話》：嘗見東坡手寫《會獵》詩云：「向不如皋閑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世所傳本乃作「不向如皋」，遂以爲東坡誤用如皋爲地名，特未嘗見寫本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

《復齋漫錄》：《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怯如皋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皋路，相迎巧笑間。」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緗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如皋事，故云：「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皋，試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鑱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皋，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眞可謂得《傳》意。《野客叢書》卷二三：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皋」，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皋」爲地名用，知此誤非始于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侍臣曰：「吾但來如皋，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皋路，能將巧笑回？」參見《次韻徐積》葉大慶評、《次韻景文山堂聽箏》黃朝英評、《次韻楊公濟梅花十首》邵博評、《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評。

《祭常山回小獵》　《烏臺詩案・祭常山作放鷹一首》：去年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一首，題在本州小廳上，除無譏諷外，云：「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麾。」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事。艾本書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軾爲將，亦不減謝艾也。故作放鷹詩云：「聖朝若用軾爲將，不減尚父能鷹揚。」《藏海詩話》：蔡天啓坐有客云：「東湖詩叫呼而壯。」蔡云：「詩貴不叫呼而壯。」此語大妙。【略】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祭常山回小獵》），山谷社中人皆以爲笑。坡暮年極作語，直如此作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弄風驕馬跑空立」四句）豪健自喜。《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此似規橅右丞「風勁角弓鳴」一詩。馬立、鷹飛，宛然「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之句也。「白雲」、「紅葉」，亦是「千里雲平」遺意。特其才大，不露青藍冰水之跡耳。結以謝艾自況，想見下筆時顧盼自雄，躊躇滿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青蓋前頭點皂旗）「旗」當作「旂」。（「回望白雲生翠巘」二句）寫得興致。（白羽猶能效一麾）「白」字複。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東坡詩選》卷上：（歸來紅葉滿征衣）開筆好。《昭昧詹言》卷二〇：瑰瑋。五、六境象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弄風驕馬跑空立）「跑」字不雅。後半極其縱宕。參見《陸龍圖訊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石洲詩話》卷三：《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起句「方丈僊人出淼茫」，《揮麈錄》以爲譏語。然次首則仍是「方丈僊人」之意，蓋亦演之使不覺耳。

又一　《道山清話》：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僊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東坡詩選》卷三譚袁宏道評：章子厚初生，家人漬之水中，得救乃免，故首二句云云。然章見此詩，亦不樂。《初白庵詩評》卷中：（「早歲歸休心共在」二句）語似樂天，亦似牧之。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絳闕雲臺總有名」二句）故作誇張，中含譏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應須極貴又長生）次句故作誇張，中含微譏。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三四宋調之不佳者。《載酒園詩話・蘇軾》：「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則破體書，沒骨畫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三：（白髮相望兩故人）劉、李總起。（「歲惡詩人無好語」二句）此聯劉、李並作，可見二詩必不可分編也。

又二　《烏臺詩案・和李常來字韻》：熙寧八年六月，李常寄「來」字韻詩一首與軾，即無譏諷。軾依韻和云【略】此詩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弦管生衣，甑有塵埃，及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蘇文忠詩合注》卷一三何焯評：（「爲郡鮮歡君莫歎」二句）自言勝作京兆推官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蝗蟲扑面已三回）四句太質。參見《贈孫莘老七絕》《甌北詩話》卷五評。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竹閣見憶》　《愛日齋叢鈔》卷三：予因諸詩之作而考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略】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眞。」或謂此自屬之子野。《西湖游覽志餘》卷一〇：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略】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

比歌詠。又云：「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眞。」殆有夢寐羹牆之想矣。

《和蔣夔寄茶》 樓鑰《次韻黃文叔正言送日鑄茶詩序》：龍圖正言年兄寄日鑄貢品，且以東坡詩中妖邪奴隸等語爲病，使爲直之。既與佳客品嘗，比平日所得者絕不同，仰嘆鑒賞之精也。細觀坡公《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一時和韻，反爲雙井所牽。後在北方《和蔣夔寄茶》，則云：「沙谿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綫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噍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則是此老，初亦無定論，似不必深較。輒次前韻，聊爲日鑄解嘲，以資一笑。 《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老妻稚子不知愛」二句）老頑皮戲筆，妙，妙。 楊愼《橘柚蒲桃橄欖》：坡詩又曰：「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可謂達人之言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起處）開合變動，筆力不凡。結處一齊翻盡，乃通篇俱化煙雲，筆墨脫灑之至。

《答李邦直》 《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首四語太妙。「美人如春風」、「羈愁似冰雪」，淡宕不可言。中又添一句「詩詞如醇酒」云云，不惟取喻三見，有累詩法，而「醇酒」、「熏四支」、「傾飲」、「先昏疲」，此豈可作佳喻耶？恨不起坡公一談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美人如春風」四句）取譬于極不倫處生情，最見筆妙。（「詩詞如醇酒」二句）亦是佳語，惜調複耳。（柳色日夜暗）摹寫入神。玩篇中詩意，乃是別後寄詩答之也。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湖橋》 王世貞《寄文與可絕句三十首》：公（蘇軾）此書不甚假腕力，而遒婉秀媚，有筆外意。詩亦多清麗可喜，豈公以此君故瓣香洋州使君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三十首各自爲意。然《湖橋》一首確是總起，此首確是總結，而又各自還本位，不著痕跡，此布局之妙。暗用「堂堂」、「策策」事，寫出閒逸。

《橫湖》 《甕牖閑評》卷八：余向欲鑿一池種荷花，築小亭其上，榜曰「雲錦」，取蘇東坡詩中「卷卻天機雲錦段」。「雲錦」二字極佳，本出韓退之詩云「撐舟昆明度雲錦」。東坡愛此二字，故于《和文洋州三十絕》中用之。今余老不事事，竟不能榜之于亭，未嘗不惋恨。在江陰時，見曹氏新辟一堂，植荷花滿池，已榜爲「清香」，余偶道及前二字，答曰：「請易之。」既而余歸，亦未知其果易否。 《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袁（宏道）賞後二句，其實前二句有韻。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荷盡而水益光明，寫得景色澄靜，不似老杜「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徒豪語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就原唱翻入一層。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言霜落，荷花已盡，而湖光自佳也。

《涵虛亭》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〇：軒在水之旁，榭在花之上，所見者水之景，花之景而已。故在「秋月春風」，各爲偏也。若涵虛則不著一物，非天全之景而何。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惟有此亭無一物」二句）空即是色，莫不有是理也。如必謂之禪，則大可笑矣。

《谿光亭》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〇：（「決去湖波尚有情」二句）詩意謂已決此溪之水爲橫湖，而其波隨日以動，在檻楹間，戀戀不去，此爲有情。 《東坡詩選》卷三譚元春評：「谿光」二字，袁（宏道）極賞之，何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後二句）本色語，卻極清楚。

《過溪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末句渲染有神。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水禽驚落翠毛衣）詳玩此語，實從虎號奪胎，可謂變化無遺跡矣。

《披錦亭》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閒評》：「煙紅霞綠曉風香」，此蘇子瞻《披錦亭》詩也。煙焉得紅，霞焉得綠，詩家故作此語，亦「枕流漱石」之意耳。

《茶廳洞》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曉嵐論和洋州詩，每謂寄題詩不便全着自己，此固哉高叟之說也。一題作三十首，非一題作二三首者可比，尚何死法之足論乎？且與可只有老妻，並無姬侍，亦蜀人也。此詩本意，就與可論，亦恐道治平末同與可在蜀之事，不可死看也。彼以爲理法細密，我以爲眼界窄塞，識者辨之。

《篔簹谷》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苕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篔簹谷》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耶？又山谷《詠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料得清貧饞太守）粗獷。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字句太笨，有傷風雅。 《宋詩精華錄》卷二：坡詩名句多可作典故用，此類殆

不勝數。

《**寒廬港**》《捫蝨新話》上集卷六：東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溶溶晴港漾春暉，【略】【略】桃花、肥紫，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〇：方在田畝，所見者青山，以爲可厭，及爲官，則思野樂。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寄題亦須一見。參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養一齋詩話》卷九評。

《**此君庵**》《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〇：名竹爲抱節君，先生之新語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後二句）波峭多姿。《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灑落語不必求工，而意致殊勝。

《**香橙徑**》《捫蝨新話》上集卷六：東坡又嘗作《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略】【略】橙蘆、鱸鱠【略】，似此景致，亦豈北人所有？

《**南園**》《冷齋夜話》卷五：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焉中。《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〇：（「桑疇雨過羅紈膩」二句）此格謂之言山不言山，言水不言水之格，最爲巧妙。舊《眉山集》一本云「桑疇」、「麥壠」，今云「春疇」、「夏壠」。言春則知其爲桑，況下又有「羅紈膩」字；言夏則知其爲麥，況下又有「餅餌香」字乎？此必先生後來手自定詩集時易之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此詩乃勸農體也，暗切太守，味下句（桑疇雨過羅紈膩）自知。子由和云「官是勸農官」可證。《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桑疇雨過羅紈膩」二句）「春疇」、「夏壠」更晦于「桑疇」、「麥壠」，然「麥壠」句尚有情思，「桑疇」句則牽強矣。《宋詩精華錄》卷二：《南園》後二句，即「長江繞廓」（《初到黃州》）一聯作法。

《**北園**》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虔州八境圖》：此首（第八首）確是末章。此八首起結，與洋川三十首同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南園、北園非游覽地，知州勸農處也。每三月至園，散父老酒食，謂之開園。故二題獨殿後。曉嵐未通全部，而所論近是，已仁至義盡矣。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捫蝨新話》上集卷六：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仿太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叠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能改齋漫錄》卷八：《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模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年拋造物陶甄外」二句）詩意亦得游行自在之趣。《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三、四聯，句法獨創。後人效之，未免學步邯鄲。至二、六一聯，軼乃脫化張謂《春園家宴》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之句。今注詩者乃引白居易《夢游春》五言云「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而不引張詩。既爲未諳源委，且奈何捨盛唐而述中唐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年拋造物陶甄外」二句）出句有安排之跡，不及對句渾成。

《**寄黎眉州**》《龍性堂詩話初集》：老杜「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即岑參「魚龍川北磐溪雨，鳥鼠山西洮水雲」。「魚龍」、「鳥鼠」皆地名，解魚龍以秋爲夜者，鑿矣。此與「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同解。子瞻「瓦屋寒堆春雪後，峨眉翠掃雨餘天」亦倣此，皆借地名以起義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懸空擲筆而下，起勢極爲超拔。三四接得有力。後半亦沉着。《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前四語爲寄字腦，後半方入本位。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歲寒堂詩話》卷上：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此但言其窮高極遠之趣耳，南及蒼梧，西及崑崙，然而「叫虞舜」、「惜瑤池」，不爲無意也。《白帝城最高樓》云：「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木東影隨長流。」使後來作者，如何措手？東坡《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云（下引「西望穆陵關」六句），襲子美已陳之跡，而不逮遠甚。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篇幅不長，而氣脈極闊。一起從老杜「熊羆咆我東」四句化出，好在作起筆，若在中間，則凡語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起勢兀戛。觀中數語，此必當日燕于亭中，兼有歌舞也。（人生如朝露）入議論亦簡淨。

《**薄薄酒二首**》黃庭堅《薄薄酒引》：蘇密州爲趙明叔作《薄薄酒》二章，憤世嫉邪，其言甚高。以予觀趙君之言，近乎知足不辱，有馬少游之餘風。故代作二章，以終其意。樓鑰《跋李伯和所藏書畫》：《薄薄酒》二篇，「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薄酒》後作者，寖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機杼。《滹南詩話》卷中：東坡《薄薄

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此種究是野調，以近俗易解，故傳誦者衆耳。《宋元明詩評注讀本》卷二：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自號達人，正恐未必能達耳。

《同年王中甫挽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其言沉著，非他挽詩有文無情之比。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如君事業眞堪用）通篇惟此句挽中甫，餘皆于十五人悼嘆不已。其後更作挽詞，亦此意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公七言律醞釀不及唐人，而筆勢排宕，別闢一種境界，故自不磨。（宿草猶應有淚痕）翻用《檀弓》語，更進一層。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一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雁蕩爲自古圖牒所記，祥符中，因採官木始見之。此雖寰圖，未歷其地，故但以「小閣浮煙翠」一語形容其妙，以所得見之二華、九嶷作陪。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齒冷新詩嚼雪風）「齒冷」字欠自然。

又二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按周邠生于西湖，而官于雁蕩，軾生于蜀山，而官于西湖。次作稱西湖同游，蓋因其所見，以致未見之思。結更以「蜀山君未見」爲恨，匪自矜以傲人，蓋交誼反復纏綿，盎然言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此首卻排宕。然二首相連，不能割取此首。凡詩有可刪取者，有必不可刪取者。竟陵笑選詩之惜群，非知詩之言也。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游止山水好景，每尋替人不得。況坡老開濬西湖，何等關情，決不忍交付與俗人矣。　《載酒園詩話》卷一：此評亦好，但作詩時，子瞻自杭州通守轉密州，西湖尚未開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古來重九皆如此」二句）淡而彌旨，知此者鮮矣。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古來重九皆如此」二句）以「西湖」對「重九」，一時湊泊，其妙不當于字句求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沈著排宕。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永叔謂公必名世，使美叔訂交，兩公亦頗自負，此在嘉祐極盛時也。詩前半皆寓此慨，後之本事，乃順流而下，合成一局者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對法活潑。結語雖本樂天，卻是滑調。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六：大好山水，必得詩人以表彰之，慰人正所以自慰也。（仰看鸂鶒刺天飛）喻在朝之臣。（病馬已無千里志）軾自喻。　《老生常談》：嘗論東坡七律，固是學問大，然終是天才迥不猶人，所以變化開合，神出鬼沒，若行乎其所無事。如《和晁同年九日見寄》後半首云【略】參見《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老生常談》評。

《送喬施州》　《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一四：（「共怪河南門下士」二句）公詩用事，親切如此。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善談風土，衮衮可喜，頗似宗元在柳州諸詩。

《雪夜獨宿柏僊庵》　《老生常談》：嘗論東坡七律，固是學問大，然終是天才迥不猶人，所以變化開合，神出鬼沒，若行乎其所無事。【略】又有一意翻爲一聯，用筆用氣直貫至尾，魄力雄健者。《送傅倅》云：「兩見黃花掃落英，【略】」又《雪夜獨宿柏山庵》云「晚雨纖纖變玉霙【略】」，純以質勁之氣，作閃爍之筆，遂能于尋常蹊徑中，得此出沒變化之妙。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絕勝尖叉韻詩，而人多稱彼，故險韻爲欺人之巧策。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一氣卷舒，無意不透。

《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四：（何以累君子）「君子」二字，下得扼要，不但能添宗翰身價，且通首神韻皆此句領起也。自起句至此（十萬貧與羸）一節，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言無數句，而和盤托出，明切曉暢。其仁愛惻怛之意，自然流露于齒頰，諷之而意味無窮，此非他集之所有也。（滔滔滿四方）二句別有寄託，自此入結，灑落之甚。　參見《將之湖州戲贈莘老》《碧溪詩話》卷一〇評。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前四句運意奇幻，後四句出以曼聲，亦情思惘然不盡。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輕倩之筆，在集中最爲變調。（「去年崔護若重來」二句）崔護喻趙倅，劉郎自喻也。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死生契闊」四字，括盡上六句意。無語不典核，而出以便利，情味灑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四：殊有情思，語亦清穩。（「死生契闊君休問」二句）補出「與先人遊」意，好。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升庵詩話》卷一二：劉駕詩體近卑，無可採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東坡改之，作「瘦

馬兀殘夢」，便覺無味矣。《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即雪霽以致重粟勤民之意，壯厲忼慨。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鵝毛垂馬駿）「鵝毛」字本俚語，得下五字，便成奇采，於此悟點化之妙。（淚入饑腸痛）「淚入」五字慘。收處波瀾壯闊，立言亦極得體。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結有力。《問花樓詩話》卷一：詩有一字之差，工拙迥別。劉駕在晚唐，詩格最卑，東坡大才也。駕詩「馬上續殘夢」句，妙絕一世，坡老易作「瘦馬兀殘夢」，了無意趣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五：入後辭意深厚。參見《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藝苑卮言》卷四評。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君不是」以下六句，皆公自謂也。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五：隔四句押一韻，自是創格。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又《濟南和公擇》詩云：「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氏糝玉塵。自笑飡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僊人。」爲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如此，它人不及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自笑飡氈典屬國」二句）此事屢用，皆不妥。金龜換酒是賀監，非李白。林國贊《讀蘇詩絕句》：敝車羸馬古河傍，換酒歸來樂未央。忘卻謫僊《將進酒》，遺文多恐誤雌黃。（坡公《至濟南次韻李公擇》詩：「自笑飡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僊人。」紀文達公云：「金龜換酒是賀監事，非李白。」按李白《將進酒》有「呼兒將出換美酒」之句，文達偶忘耳。）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聚散細思都是夢）五句太率易。結亦輕薄。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初白庵詩評》卷中：（「只恐掉頭難久住」二句）使事無痕，可以爲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只恐掉頭難久住」二句）此切姓氏卻好，以句有意故耳。初白但稱其「使事無痕」，淺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只恐掉頭難久住」二句）（紀昀）懂得切姓氏，亦非容易之事。（「固知嚴勝風流在」二句）孔宗翰即君亮之弟，公先與宗翰交代，至此又遇其兄君亮，故引戩、戡爲比，有「又見長身」之句，謂已見宗翰而又見君亮也。又自孔世三十八世至君亮已四十八世，故云「十世孫」。其引用親切如此，斷無有誤其世次者。

《送范景仁游洛中》《烏臺詩案・送范鎮往西京詩》：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軾作詩送之。軾昨知密州，得替，到京城外，借得范鎮園安泊。鎮，鄉里世舊也。其詩除無譏諷外，云：「小人眞閣事，閑退豈公難？」意以諷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闇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爲辱。范鎮前爲侍郎，難進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軾謂鎮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爲恐。意言鎮當時所言，皆不便事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小人眞閣事」二句）痛快。《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景仁能累疏詆王安石，致安石持其疏而手顫，固是豪傑之士。而通篇乃盛稱洛中之勝，舉僊蹤神境以導之，語愈玄微，然正是詩人溫柔敦厚遺意。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大段疏暢。起四句太激。初白以爲痛快，非也。（憂時雖早白）去「髮」字，則「白」者何物？（「試與劉夫子」二句）對結恰住。凡對結患不似住語。

《京師哭任遵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起處）先寫情懷。次入任遵聖，倍加悽惘。（「老任況奇逸」以下）筆筆作起落之勢，無一率句。中有眞情，故語語深至。（「哀哉命不偶」四句）一落千丈強。（「宦遊久不樂」以下）拓得開。（「此懷今不遂」以下）合得緊。（「他年如入洛」以下）又蹙餘波，收得滿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宦遊久不樂）公自謂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通首情文相生，語語沈痛。（每聞耆舊亡）虛虛引入。（文章得少譽）敘任生平。（哀哉命不偶）四語，敘遵聖之卒，檃括無窮，行間有淚。（宦游久不樂）追敘平時相憶，小作波瀾。（望哭國西門）醒哭字。（「平生惟一子」以下）後路有此一層，亦極痛時意想所必至，而語意洗鍊，嵇紹事尤用得面面圓徹。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

《書韓幹牧馬圖》《烏臺詩案・與王詵往來詩賦》：次曰，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跋尾。不合作詩云：「王良挾矢飛上天，何必俯首求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諷執政大臣無能盡我之才，如王良之能馭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帶經堂詩話》卷一五：《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鴟鴞鵂鶹雉鵠鵝」，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騅駔騊駼驢騾駃騠」，【略】然皆施于歌行耳，【略】用之律則非矣。又：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略】此種句法，

間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馬詩有杜甫諸作，後人無從著筆矣。千載獨有軾詩數篇，能別出一奇于浣花之外，骨幹氣象，實相等埒。篇中「騅駔騄駬驊騮驦」，蓋本昌黎《陸渾山火》詩「鴉鴟鵰鷹雉鵠鵝」之句，王士禎謂並是學《急就篇》句法，由其氣大，故不見其累重之跡。即如此詩，本是則傚少陵，而此二句乃全似昌黎，亦不覺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若第二句去「之」字，作一句，神味便減。通首旁襯，只結處一着本位，章法奇絕。放翁《嘉陵驛折枝海棠》詩，似從此得法。（碧眼胡兒手足鮮）「鮮」字趁韻。（「不如此圖近自然」以下）到末又拖一意，變化不測。《昭昧詹言》卷一二：起跳躍而出，如生龍活虎。「先生」句逆出，「金羈」三句，提筆再入題。以眞事襯，以衆工襯，以先生襯，以廐馬襯。「不如」一句入題，筆力奇橫，渾雄遒切，放翁《折海棠》從此得法。大約句法以下三字寫上四字，如「隘秦川」是也，諸家皆同。如下章「攢八蹄」三字寫上四字，不可勝言。渾雄遒妙，大約坡勝太白。《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句法本之《急就章》。（先生曹霸弟子韓）斡旋杜少陵詩語。（「金羈玉勒繡羅鞍」數句）筆筆捻縱，題中牧字不略。《唐宋詩舉要》卷三：（「柘袍臨池侍三千」四句）並寫宮人，才思橫溢。別出一意作結，總不肯使一平筆。參見《百步洪二首》方東樹評，《申王畫馬圖》方東樹評。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初白庵詩評》卷中：（「斯民如魚耳」四句）仁人之言，藹然如春風被物。《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始述近事，中叙舊游，末段「見網驚奔」等語本指新法言之，亦是元翰本事，然卻隱而不言，但以作贈行者勸勉之詞，氣味深厚如此。而《龜山語錄》乃謂坡詩只是譏誚怒罵，何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起六句）先作頓宕便入得不突。（「憶在錢塘歲」以下）插一事，便生動有情。（「別來今幾何」以下）轉得捷。（「坡陁太行麓」以下）接得緊。（「斯民如魚耳」以下）一結立言得體，不以理路爲嫌。觀此數語，知東坡得志，必不爲荆公。晦翁所云，左袒洛黨之故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斯民如魚耳」以下）從《班超傳》化出此段議論，再以廉、范事證成之，曲折盡致。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烏臺詩案・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並詩》：熙寧十年，軾知徐州日，六月內，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一首寄軾。其詩曰：「南山高峻層，北山亦嵽嵲。坐自兩山雲出沒，雲行如驅歸若呼，始覺山中有靈物。鬱鬱其焚蘭，罩罩其擊鼓。祝屢祝，巫屢舞，我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水兮央央。雲散諸峰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閉山空音響絕。」軾後作一首與李清臣，其詩云【略】此詩除無譏諷外，有不合言本因龍神慵懶不行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卻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軾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當時送與李清臣，來相謁，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初白庵詩評》卷中：（「無功日盜太倉穀」二句）一轉入題，筆力挺健。《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每于轉接處見其筆力之奇矯，如「二麥枯時雨如洗」以下，忽接「不知雨從何處來」，「際天菽粟」以下，忽接「饑火燒腸作牛吼」，神鬼「言功」以下，忽接「無功日盜太倉穀」。波詭雲屬，殆是莫可思議。昌黎云「不待彈劾還耕桑」，此詩云「因君作詩先自劾」，賢者惟時深食祿之恥，所以政事多卓然可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起處）憤語，卻極奇矯。以借比，故不甚覺其訐。查云：「一轉入題」，然結四句卻是餘波作收，非本題正意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堯卿謂此即韓退之「不待彈劾還耕桑」之意。參見《起伏龍行》紀昀評。

《東欄梨花》《容齋隨筆》卷一五：（張文潛）好誦東坡《（東欄）梨花》絕句，【略】每吟一過，必擊節賞嘆不能已，文潛蓋有省于此云。《老學庵筆記》卷一〇：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逸老堂詩話》卷下：「梨花淡白柳深青，【略】」陸放翁謂東坡此詩，本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憑闌干」。余愛坡老詩渾然天成，非模仿而爲之者，放翁正所謂「洗瘢索垢」者矣。《詩林廣記》後集卷三：愚謂此絕亦有前詩感慨之意。《帶經堂詩話》卷九：可追蹤唐賢。陸文圭《清明》：花開花落總無情，贏得詩人百感生。今日東闌看梨雪，坡僊去後幾清明？《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濃至之情，偶于所見發露，絕句中幾與劉夢得爭衡。《隨園詩話補遺》卷三：（惆悵東欄二株雪」二句）此偷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倚此闌干」句也。

然風調自別。《初白庵詩評》卷中：（「惆悵東南二株雪」二句）二，意當作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此首較有情致。《養一齋詩話》卷九：張文潛愛誦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一絕，而放翁譏之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故非竊人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愚按坡公此詩之妙，自在氣韻，不謂句意無人道及也。且玩其句意，正是從小杜詩脫化而出，又拓開境地，各有妙處，不能相掩，放翁所見亦拘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辭句雖與小杜略同，而筆意淒婉欲絕，張文潛愛之誠是。《湖樓筆談》卷五：此詩妙絕，而明郎仁寶（瑛）以爲既云「淡白」，又云「一株雪」，恐重言相犯，欲易「梨花淡白」爲「桃花爛漫」。此眞強作解事者。首句「梨花淡白」即本題也，次句「花滿城」正承「梨花淡白」而言，若易首句爲「桃花爛漫」，則「花滿城」當屬桃花，與「惆悵東欄一株雪」了不相屬，且是詠桃花，非復詠梨花矣。此等議論，大是笑柄。《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四：人生如寄，莫要辜負韶光。（惆悵東欄一株雪）梨白，故以雪喻。　參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養一齋詩話》卷九評。

《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一　《苕溪詩話》卷六：坡「引睡文書信手翻」，書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

又二　《烏臺詩案・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並詩》：軾又用弟轍韻，與李清臣六首。內一首云：「城南短李好交遊，【略】」清臣字邦直，再次元韻，有一首云：「東來嘗恨少朋遊，得遇高人蘇子由。自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遺世間憂。新詩定及三千首，曩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郡臺風雪夜，問君還記劇談不？」轍字子由。《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尊主庇民君有道）邦直非「尊主庇民」者，觀下句似有諷意。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子由來徐，有《李邦直見邀終日卧南城亭》詩，與邦直唱和共八首，故有「留飲」、「唱酬」之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末句指邦直。

又四　《垣齋通編》：許氾曰：「陳元龍自卧大牀，卧客于下牀。」劉玄德曰：「如我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下。」則卧百尺樓者玄德也。坡詩曰：「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京魏公《定風波》詞：「休卧元龍百尺樓，眼高照破古今愁。」皆相承之誤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聞道鵷鸞滿臺閣」二句）此卻蘊藉。　《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亦可刪。但「不見便同千里遠」境事眞至耳。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自寫疏慵潦倒，令人意惻。　參見《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邵博評、《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閒劉購得之》《蛾術編》卷七八評。

又五　《烏臺詩案・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並詩》：李清臣答弟轍二首，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和。」云：「匙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謾爲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跡，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軾卻作詩二首和李清臣，其內一首云：「五斗塵勞尚足留，【略】」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夏桀臣。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軾爲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以朱雲自比，意言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軾未許與朱雲地下遊。王粲是魏武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荆州依託，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意。軾爲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有罷官懷鄉思歸之意，亦欲作此賦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羞爲毛遂囊中穎」二句）二句有體。（「羨君幕府如僧舍」二句）語雖稍露，而未至激訐。　參見《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閒劉購得之》《蛾術編》卷七八評。

《司馬君實獨樂園》　《烏臺詩案・寄題司馬君實獨樂園》：熙寧十年，司馬光任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在西洛茸園號獨樂。軾於是年五月六日，作詩寄題。除無譏諷外，云：「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無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言四海蒼生，望司馬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在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姓字，終當進用。司馬光字君實，曾言新法不便，與軾意合。既言終當進用，亦是譏諷朝廷新法不便，終當用司馬光，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攻擊。　《韻語陽秋》卷一三：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峿臺：蓋取吾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旌吾獨有。」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邪。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子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川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

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所樂者，寂寞固陋，皆衆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哉。」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于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東坡爲溫公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便已都說盡。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木秀而野。」此便可以圖畫。《苕溪詩話》卷一：溫公治第洛中，闢園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之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言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痙。」疑未盡命名之意。《澠水燕談錄》卷二：（「先生獨何事」四句）蓋紀實也。《詩藪》外編卷五：（「青山在屋上」四句）此樂天聲口耳，而坡學之不已。《（康熙）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讀蘇子瞻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即用原韻》：插架萬卷書，隨手自拈下。披覽結遐心，似遊霄霓野。當時獨樂園，溫公開樽俎。清吟薄雲天，曠談述虞夏。洛中九老人，來往涉風雅。事同東山遊，跡非白蓮社。東坡生花筆，自是天假者。題詩盤硬語，曲高和者寡。獨樂悅性情，衆樂看陶冶。惟公入朝時，衛卒擁其馬。惟公入園時，一切浮榮捨。蕭然物外遊，不似歌渥赭。猗歟匡濟才，閒情寄嘔啞。《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言景如畫，言情如話，令人神游其地，想見其人。時錢公輔在鄧縣建衆樂亭，司馬光贈以詩曰：「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讎。」蓋獨樂之與衆樂，道本同然。此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是得其意。（「兒童誦君實」二句）二句以姓、字對，唐賢所未有，然非無本也。劉越石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云：「雖好相如達，不學長卿慢。」正此詩所則傚。其他史傳所載，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之類，尤不勝數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青山在屋上」四句）直起脫灑。「兒童」二句乃互文，非惠連用相如長卿，越石用宣尼孔某之比。末二句終是太露。《柳亭詩話》卷三：種豆爲其之歌，韓亡秦帝之詠，楊則詞尚隱約，謝則徑情直行，而皆足以賈禍。甚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之難也！東坡《獨樂園》詩，【略】朋九萬《烏臺詩案》尚不能免其箋註，況其他乎。《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詩無攻擊之意，其時僅能「瘖啞」，無可再供。若更望之，是常夢不醒人語矣。此乃（舒）亶、（李）定欲陷君實于誅，特坐實之，其坐公不藉此詩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頗似香山語，雖平易，不傷淺率。（中有獨樂者）頓清題目。（才全德不形）以下翻出議論。（「兒音誦君實」二句）切文正生平。《宋詩精華錄》卷二：東坡五七古，遇端莊題目，不能用禪語，詼諧語者，則以對偶排戛出之。《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一：寫獨樂園，寓有殷殷勸駕意，自與泛詠風景有別。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官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貝瓊《送魏文芳序》：昔蘇文忠公與弟黃門會于彭城之逍遙堂，夜窗聽雨，賦詩唱和，奚翅塤篪之迭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而樂，別而悲，見之朋友且然，況于兄弟之親而厚者哉。余每讀其詩，以爲有棠棣之遺意，能使人益重同氣之恩。《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二詩惟語語解慰，乃益見別恨之深，低回欲絕。

又一 《冷齋夜話》卷一：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略】東坡別子由詩：「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兄弟飄泊，風雨別離，讀之感人，非爲詩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猶勝相逢不相識」二句）寬一步，更沉著。《柳亭詩話》卷一二：較諸「繞夢雲山」之句，上詩猶蘊藉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猶勝相逢不相識」二句）慰語轉益淒惘。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此亦刺當日小人營營，終歸于盡，而語意渾然不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此首本序中「養生長年」意立說。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初白庵詩評》卷中：（賴我同年友）同年友指家漢公。《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垣牆任摧倒」以上，村落園林摹繪如見。昔人謂詩中有畫，畫猶有所不能到，詩則無所不到也。然非具四通六明之力，亦豈能以達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起處）灑然而來。（「虛里通有無」二句）言鄰里皆交契忘形，故可不設牆垣之限。然語不醒豁。後幅稍嫌曼衍。《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先寫山人之居，次叙山人生平，

合到自己作結。（「西風高正厲」數句）語意高爽。（詩書膏吻頰）此聯極洗鍊。

《答任師中家漢公》　《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長詩無處處觸人痛癢語，此結構之疏也，意亦欲刪去之。但前半序先友往還一段，甚有少壯存歿之感，談之戟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此體創自王無功，而盛於杜工部，以詩序事，而不散不冗，全由筆力不同。無大力以運之，即爲長慶潦倒語。（老史在郊墟）牽一人作波瀾，好。（「我時年尚幼」以下）又插入自己，生波縈繞。（「侍立看君談」以下）轉落脈理秩然，筆力亦極沈鬱頓挫之致。（清血滿襟袪）「清血」二字不雅。（「念子瘴江邊」以下四句）搭入家漢公，天然湊泊。（醉中忽思我）以下清出答意。　《石洲詩話》卷三：《答任師中家漢公》五古長篇，中間句法，於不整齊中，幻出整齊。如「豈比陶淵明」一聯，與上「閒隨李丞相」一聯，錯落作對，此猶在人意想之中。至其下「蒼鷹十斤重」一聯，「我今四十二」一聯，與上「百頃稻」、「十年儲」一聯，乃錯落遙映，亦似作對，則筆勢之豪縱不羈，與其部伍之整閒不亂，相輔而行。蘇詩最得屬對之妙，而此尤奇特，試尋其上下音節，當知此說非妄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篇中詳于叙任師中，家漢公只用輕帶，意分主從。

《初別子由》　《初白庵詩評》卷中：（「妻子亦細事」二句）玩「亦」字、「固」字，文法自是倒句。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轍爲軾題像贊則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軾此詩亦云：「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想見兄弟間自相師友，極天倫之樂事也。至于不見而恐「放縱不自程」，既見而使「不善無由萌」，讀之令人凜然。若無此數句，而但有後幅叙述家常之詞，即與凡俗何異？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表裏漸融明）「表裏」句腐。（不善無由萌）「不善」句亦腐。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短章而邊幅不狹，尚有唐人格意。

又二　《烏臺詩案・與李清臣寫超然臺記並詩》：清臣差修國史，軾賦詩二首送清臣，其詩內一首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全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謂軾於仁廟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得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軾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軾所進論，故將詩與李清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太平典策不緣麟）句拙。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門外想無千斛米」二句）活畫出一惟利是圖，不顧分義之小人。蓋他事不足以誡勉修史，故以鬼恐嚇之也。使公當國，雖一枝筆尚信不過，肯畀以國是乎？可見日後呂大防、劉摯輩務欲召之之愚。　參見《陸龍圖訛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河復》　錢謙益《徐州雜題》：彭城十日水奔流，太守行呼吏卒愁。《河復》詩成無一事，羽衣吹笛坐黃樓。　《初白庵詩評》卷中：（楚人種麥滿河圩）彭城，項羽所都，故稱楚。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賦古事以證時事，不更加論斷，而于中間入題處題曰「吾君仁聖如帝堯」，則知《瓠子》築宮，有不足道矣。更挽一筆云「神功不用淇園竹」，以與前文相叫應。其沉雄雅健，要與《瓠子》二歌，不同其音調而同其氣骨。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河公未許人力窮）反襯頓得足。（結處）回應河決，古雅。

《韓幹十四馬》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引《王直方詩話》：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韓幹畫馬》詩云：「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意誰當看。」【略】余以爲若論詩畫，于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懷古錄》卷上：今之言詩者，皆知尊杜工部，而杜詩之所以好者，則未必能知之。夫有是物可見而能詠狀之者已難矣，至于物之不可見者，而能詠狀□意者則尤難也。只如詠馬，東坡賦《韓幹馬》云（下引「後有八匹飲且行」六句），已自奇拔，然不過與工部「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捎朔風起」，「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等句相馳騁耳。　《容齋五筆》卷七：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仿之而作《羅漢記》。　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略】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鑑》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略】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

（前身作馬通馬語）中簇一波，前後叙致便錯落。（後有八匹飲且行）後半此句是總挈。（不嘶不動尾搖風）掉尾亦健。《龍性堂詩話初集》：少陵詠馬及題畫馬諸詩，寫生神妙，直空千古，使後人無復着手處。如《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卻覆香羅帕」，「晝洗須臾滋渭深，朝趨可刷幽並夜」。《畫馬引》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等語，皆筆奪化工。後子瞻《題韓幹畫馬》詩，知其獨步，便不復摹寫，第云「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只於馬廝身上放一奇語，亦可謂補子美之所不及矣。《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韓子《畫記》，只是記體，不可以入詩。杜子《觀畫馬圖詩》，只是詩體，不可以當記。杜、韓開其端，蘇乃盡其極，叙次歷落，妙言奇趣，觸緒橫生。嘹然一吟，獨立千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杜公「韋諷宅觀畫馬」詩，獨創九馬分寫之格。此詩從彼處得法，更加變化耳。（起句）直起老橫，東坡慣用此法。（一馬任前雙舉後）「任」當作「在」。（微流赴吻若有聲）「微流」句傳神。（最後一匹馬中龍）「最後」句有寓託。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馬十五匹錯落叙來，何等簡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前者既濟出林鶴」二句）「前者」、「後者」貫下「最後」，皆詳叙「飲（且）行」也。（「最後一匹馬中龍」二句）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此用《飲中八僊》法，以其板滯，特下「最後一匹」句，變其法也。《昭昧詹言》卷一二：叙十五馬如畫，尙不爲奇，至于章法之妙，非太史公與退之不能知之。故知不解古文，詩亦不妙。放翁所以不快人意者，正坐此也。起四句分叙寫，「老髯」二句一束夾，此爲章法。「微流」句欲活，「前者」二句，總寫八匹，「最後」二句補遺足。「韓生」句，前叙後議。收自道此詩。直叙起，一法也。序十五馬分合，二也。序夾寫如畫，三也。分合叙參差入妙，四也。夾寫中忽入「老髯」二句議，閒情逸致，文外之文，弦外之音，五妙也。夾此二句，章法變化中，又加變化，六妙也。後「八匹」，「前者」二句忽斷，七妙也。橫雲斷山法，此以退之《畫記》入詩也。後人能學其法，不能有其妙。章法之說，山谷亦不能解，卻勝他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前無引端，後無議論，分寫既畢，詩亦竟住。自是有意避杜，然力量遜杜亦在此。起用分寫。（老髯奚官騎且顧）分寫之中橫插此聯，所以避直致也。（後有八匹飲且行）八匹先總後分，叙法變化。　參見《書韓幹牧馬圖》方東樹評、卷一七《百步洪二首》方東樹評、《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王直方、汪師韓評。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藝苑雌黄》：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文》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游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爲中郎矣。　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六《嚴有翼詆坡公》：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黄》，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于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中，【略】發丘中郎將爲「校尉解摸金」，【略】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略】用校尉爲中郎，【略】不失爲名語，于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　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五：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略】又《游聖女山》詩：「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爲中郎矣。　李冶《敬齋古今黈》卷八：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冲融浩翰，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陧杌者。如牏廁、廁牏之倒，滹沱河、蕪蓼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略】《桓魋墓》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何中郎解摸金。」陳琳爲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　陳善《捫蝨新話》卷八：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略】又詩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略】此類非一，蓋惟才大可以闊略，餘人正不可學。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共疑智伯初圍趙）「共疑」句拙。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更然松炬照幽深）此暗用溫嶠燃犀事，謂察知水中有亂石也。故下有「鑱石」句，因現成石槨，就便過脈。前註多不知本集手法，而專事尋搪，故其註字面者多也。

《贈寫御容妙善師》　《許彥周詩話》：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

語微而顯，《春秋》法也。《弇溪詩話》卷二：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虬髯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尚記重瞳光」，「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房」，蓋遵此法。《後村詩話》前集卷一：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龍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明。」極工。及坡公（下引「仰觀眩晃目生暈」六句）之篇一出，光焰萬丈，視遠所作，眞小兒語。《能改齋漫錄》卷一〇：東坡《贈傳眞妙善大師惟眞》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後言「爾來傳寫亦及我」。林子中謂失爲臣體。予以爲論詩豈當爾耶。《初白庵詩評》卷中：（「夢中神授心有得」二句）隨手揭過，着意在前後際。（「爾來摹寫亦到我」二句）迴策如雲。《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許顗論詩似深實淺。詩以「射策干先皇」起，以「先帝白髮郎」結。考嘉祐辛丑，軾應制科，其冬赴鳳翔簽判任。及治平甲辰還朝，不得復見仁宗。故中有「三年歸來眞一夢」之語。詩雖爲妙善而作，而意則眷戀先皇，無句不是惓惓忠愛之誠。此即軾所謂「發乎情止乎忠孝」，而不僅「止乎禮義」者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題目本大，詩亦極用意，然卻是借題寓慨，用意不在本位上。（「憶昔射策干先皇」二句）如此起，方切實，一篇之骨在此。（肯顧草間猿與麞）此句趁韻。且猿麞太賤，亦襯不起。（謂是先帝白髮郎）「謂是」句綰合得好。（明年乞身歸故鄉）結句回映起處「射策」句（憶昔射策於先皇），多少感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前路先安頓御容，莊肅有禮。後村謂「仰觀眩晃」云云，光焰萬丈，視唐李遠所作，眞小兒語，洵然。結得輕便有情。

《哭刁景純》《初白庵詩評》卷中：（「讀書想前輩」四句）景純長東坡四十二歲，而相與爲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老成凋謝爲世之憂，不僅一人交情而已，故此詩言之最爲眞切沉痛。然刁約齒長於軾者四十二年，而相與爲友，忘年之義，不同流俗。前有《寄題景純藏春塢》詩云「白首歸來種萬松」，又《和岡字韻贈景純》詩有「爲翁栽插萬松岡」，即在所居藏春塢前。是詩稱「此老如松柏」，而結之以「忍見萬松岡」，非但不忘其居，亦緣其人實有卓爾貞松之操，故足悼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直從毫末中」四句）寫出偉人氣象胸次。（「是非雖難齊」二句）相契之深，盡此十字。（「我欲江東去」以下）收得滿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施謂東坡此詩將刁氏平生形容殆盡，信然。起得鬱勃。（宏才乏近用）四句多少曲折，多少包孕，此爲大筆。（是非雖難齊）二語逼杜。（扣門無晨夜）寫出親情。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退庵隨筆》評。

《答呂梁仲屯田》《初白庵詩評》卷中：（「付君萬指伐頑石」四句）言伐石作堤以捍水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全詩分列三段，「黃河西來」以下紀河決也，「歲寒霜重」以下紀河復也，「宣房未築」以下則言將伐石築城，爲民捍禦，尤爲淋灕盡致。或疑詩有「歌舞詼笑」之句，謂不於此時殷憂惻怛而以行樂爲言，似爲失體。然此語乃在河復之後，幸得免爲魚鼈，因而飲醵，固是人情所有。正見其率眞不作妄語，豈比後之矯情自飾者，對人作悽愴之詞，而實於民事漠不加意者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五：一氣縱橫，筆筆老健。（「明年勞苦應更甚」以下）結一段淋漓滿足。論文不如此不振，論事不如此亦不合。若水來即吟詩破屋，水退即歌舞飲醵，成何政體？《昭昧詹言》卷一二：經濟成算，從旁裕如，故可飲樂。今人非荒宴，即震驚忙迫耳。此等可想其人之氣象，不獨詩美也。「歲寒」四句亦逆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六：次聯便見慣經水患景況。（坐觀入市卷閭井）稱美仲屯田句有力量。大篇最忌入後語竭，看此何等興會。

《送李公恕赴闕》《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選詞琢句，多出昌黎，激宕雄廳，得骨得髓，不可皮相，亦無以目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處）一往英銳，鋒不可當，賴骨力蒼健，故不覺其剽。（世上小兒多忌諱）語太輕薄，便非詩品。《昭昧詹言》卷一二：遒轉奇縱，熟此可得下筆之法。奇快。「用違」句倒入，「忽然」句奇，「君爲」句倒入，「獨能」句倒入。通身用逆。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送李公恕赴闕皆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剸疾之中，須有此堅峭語。《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一語徑破千言牢）以上先叙公恕爲人。（獨能容我眞賢豪）以上叙彼此交誼。英俊之氣見于眉宇，此長公天姿颯爽處也。

《張寺丞益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如記如銘，核其大旨，只是《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二句而已，卻先以遠游譬之，又以學醫譬之，此文章離合變化之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香山門徑，別自一格，自是佳處，而不可立制。若從此種入手，則性理諸詩矣。查云：「老子本意謂

學問愈多，去道愈遠。與先生引用（「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各自一解。」

《**春菜**》《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子瞻作詩，長于比喻。【略】如一句即「雪底波稜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處）駿利，無冗漫之氣。（「北方苦寒今未已」以下）勢須生一波作結，不然，即可不作。《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鱠縷堆盤纖手抹）自首句至此，具數蜀中春菜，意謂江北苦寒，春時菜不可食。若如蜀中冬蔬，則至春且如此也。但詩不裝頭，凸然而至，讀者往往不喻其故。而次公謂自「北方苦寒」句至終篇，皆懷鄉里物。如依次公解，則前段春菜，既非北方苦寒所有，又係何處物耶？熟讀當自知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因春菜而動思鄉之情，與泛然賦物者有別。

《**虔州八境圖八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此首確是開端，而語則不工。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此首純是唐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戀闕之思，自然流露。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忽入情語，便覺生動。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從無人處著筆，蹊徑不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指點實境，得上句託出便佳。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此則純是宋格，語亦少味。

又六　《娛書堂詩話》卷下：歐陽文忠公詩：「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東坡亦云：「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身游山水間，果有玆理，二公善于形容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實景寫來如話。《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直而不率，得訣在第三句開宕生姿。

又七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此首字句鮮華，而中無一物，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鬱孤臺乃八境之一，若用實賦，易與「碧溪青嶂」一首犯複，故以比例出之，何至如紀氏所譏。

又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此首確是末章。此八首起結，與洋川三十首同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拈一瑣事入詩，頗有餘味，確切南康，不同泛賦。

《**讀孟郊詩二首**》《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予嘗評東野詩如鴻之唳雲，如峽之犯舟，如雨之吹鄰，如檐之滴溜。入其題，如入一崖壑，測其旨，如測一卦象。奇險高寒，生于命，長于性，成于故者也。頗自以爲孟公知己，讀此二詩，知坡老入得自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二首即作東野體，如昌黎、樊宗師諸例。意謂東野體我固能爲之，但不爲耳。然東坡以雄視百代之才，而往往傷率傷慢傷放露者，正坐不肯爲郊、島一番苦吟工夫耳，讀者不可不知。《石洲詩話》卷三：孟東野詩，寒削太甚，令人不歡。刻苦之至，歸於慘慄，不知何苦而如此！坡公《讀孟郊詩二首》，眞善爲形容。【略】葛常之云：「坡貶孟郊詩亦太甚。」因舉孟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以爲造語之工。下二句誠刻琢，至于「日月無全輝」，是何等言語乎？詩人雖云窮而益工，然未有窮工而達轉不工者。若青蓮、浣花，使其立于廟朝，製爲雅頌，當復如何正大典雅，開闢萬古！而使孟東野當之，其可以爲訓乎？坡公亦太不留分際，且如孟東野之詩，再以牛毛細字書之，再於寒夜昏燈看之，此何異所謂「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耶？

又一　《韻語陽秋》卷一：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大行橫偃脊，百里方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翺評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彭蜞，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艇齋詩話》：予舊因東坡云「我憎孟郊詩」及「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遂不喜孟郊詩。五十以後，因暇日試取細讀，見其精深高妙，誠未易窺，方信韓退之、李習之尊敬其詩，良有以也。東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詞艱深。要之，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惟此二人。《磻溪詩話》卷四：孟郊詩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彭蜞，竟日持空螯」。退之論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爲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而諱所短，抑亦東野古淡自是不待學耶？《對牀夜語》卷四：退之序孟東野詩云：「東野之詩，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浸乎漢氏矣。」又薦之以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東坡讀東野詩乃云（下引「孤芳擢荒穢」十四句）。退之進之如此，而東坡貶之若是，豈所見有不同耶？然東坡前四句，亦可謂巧于形似。《逸

老堂詩話》卷上：人之于詩，往往嗜好不同。如韓文公讀孟東野詩，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唐史言退之「性倔強，任氣傲物，少許可」，其推讓東野如此。坡公讀孟郊詩有云：「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食彭蜞，竟日持空螯。」二公皆才豪一世，而其好惡不同若此。《初白庵詩評》卷中：（「孤芳擢荒穢」四句）評隱能令東野低頭。知坡老入得自深。《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郊詩佳處，惟此言之親切。「孤芳」二句，其體質也；「水清」二句，其格調也；繼乃比之「食小魚」，「煮蝦蜞」，「聽寒蟲號」者，軾蓋直以韓豪自居也。十字亦酷肖。

又卷四《書林逋詩後》評：軾論文章，嘗有郊寒島瘦之目，其《讀孟郊詩》有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孤芳擢荒穢）五字寫盡東野。（「水清石鑿鑿」二句）十字亦酷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公愛魯直，而不諒孟郊，無怪紛然學魯直者多也。不知所避何人，可發一笑。詩話及論詩絕句，往往不當。《養一齋詩話》卷一：郊、島並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並不寒也。如「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論詩至此，胚胎造化矣，寒乎哉？東坡云：「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不足令東野心服。《石洲詩話》卷二：諫果雖苦，味美于回。孟東野詩則苦澀而無回味，正是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愈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亦太不相類。此眞不可解也。蘇詩云：「那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又卷三：其第一首目以「蟲號」，特是正面語，尚未極深致耳。《載酒園詩話》卷一：宋人多不喜孟詩。嚴滄浪曰：「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又曰：「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青箱雜記》曰：「白樂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閑』，此達者之詞也。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蘇穎濱亦指此爲「唐人工于爲詩，陋于聞道」。東坡亦有《讀孟郊詩》曰（下引第一首）。愚意東野實亦訴窮嘆屈之詞太多，讀其集，頻聞呻吟之聲，使人不歡。但跼天蹐地，《雅》亦有之。「終窶且貧」，《邶風》先有此嘆。【略】東野窮餓，不得安養其親，五十始得一第，纔尉溧陽，又困于禿齒。【略】旁觀者但聞人嬉笑，而遂責向隅者耶？二蘇皆年少成名，雖有謫遷之悲，未歷餓寒之厄，宜有不知此痛癢之言。《老生常談》：淺人多淺視郊、島兩家詩，初未嘗深究之也。東坡不甚喜東野詩，其天才雄邁，不能如此之嘵苦耳。然必能爲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方許稍稍雌黃之。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六：東坡何嘗不苦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刻畫東野詩境，千載如睹，于此見作者本領。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詩從肺腑出」二句）刻畫頗肖。《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後作自云「作孟郊語」，讀之宛然郊詩。即如「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二語，非郊不能道。「銅斗歌」全用其語，愛之深矣！「郊寒島瘦」，千古奉軾語爲定評，顧島豈得與郊抗衡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饑腸自鳴喚」二句）十字神似東野。（「尚愛《銅斗歌》」以下）即借東野詩生情，綰合無跡。《石洲詩話》卷三：尤妙在次首，忽云「復作孟郊語」，又摘其詞之可者而述之，乃以「感我羈旅」跋之，則益見其酸澀寒苦，而無復精華可挹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詩從肺腑出」二句）十字絕倒，寫盡郊寒之狀。或以「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爲譴者，答曰：是所謂惡而知其美也。著此二句，郊之地位固在，此詩筆之妙也，非子所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一路運用東野詩，如何收束？結句拍合，敏妙之甚。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章法從工部尋張氏隱居二首得來。二首篇章字句都入古法，然卻無十分出色處。不善學之，便成空調。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灑掃門前路）收到「訪」字。（山公亦愛山）公自謂也。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薺麥餘春雪」二句）五六自是秀句。然專標此種，則終身不出九僧門戶。（入城都不記）收拾「訪」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寫景亦何可廢，所謂言各有當也。

《送孔郎中赴陝郊》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十里長亭聞鼓角」二句）二句寫景自好。（後八句）對偶格始於齊梁，而成於初唐。或專目爲四傑體，非也。（過客如雲牢閉口）結句太露。《昭昧詹言》卷一二：遒緊秀麗。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送孔郎中》【略】，皆入妙。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初白庵詩評》卷中：（「紅旆朝開猛士躁」二句）我非惡此而逃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欲把笙歌暖鋒鏑」，語奇而未亮，「紅旆」二句以申言之，精采煥發矣。後來作《邊城將》、《少年行》等詩者，每彷彿其詞，總不逮是詩之豪岸逸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雖乏深厚，而自有秀發之氣。（「紅旆朝開猛士躁」二句）二句彷彿燕公

「畫攜壯士」二句。《昭昧詹言》卷一二：遒緊。　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與梁左藏【略】皆入妙。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此詩暗中夢中亦知爲子瞻手矣，予欲以此故刪之。實實無一深心語。　《初白庵詩評》卷中：（「齊人愛公如子產」二句）公擇曾爲濟南守，着此二句，方知太守不是荒于聲色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邀飲而鋪叙政事，未免遠於事情，說來總覺迂緩。轉落處亦不自然。（要當啖公八百里）刪去駿字，「八百里」是何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自「我慚山郡」句起至此（歸來瑟縮愈不安），皆自述在齊飲公擇事。（「要當啖公八百里」二句）惟此二句是結，謂當日邀公擇爲兵吏所笑，今當作豪飲也。時有《宴提刑學士致語》，具見排場之盛，所謂一洗酸氣者此耳。

《芙蓉城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並《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許彥周詩話》：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是神僊風度。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大指採摭傳略而歸之於收視三庭，保生嘉穀。首言石與丁，見福地之有宰持，終言尹與彤，恐塵實之多墮落。中間叙述有文有情，僊踪縹緲，夢景迷離。「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未足喻其超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序所謂「極其情而歸於正」。（「春風花開秋葉零」以下）若無此一結，便是傳奇體矣。尤妙於莊論，而非腐語，所以爲詩人之筆。　《石洲詩話》卷三：《芙蓉城》篇，前半每六句略以頓歇，見其音節也。至「僊宮」句以下，則一氣不停者，又從「夢中」一句，用律句變轉而下，以轉換其音節也。此借僊家寓言，而渺然無跡，不落言詮。不知漁洋先生何以不入七言選本？或因複一「空」字乎？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霞舒雲卷千娉婷）以上四句，題清主腦，引入周事。（因過緱山朝帝廷）此句入王子高。自「中有一人」句至此（寒衾虛幌風泠泠），叙冥契事畢。（僊宮洞房本不扃）此句入夢之因。（蘧蘧形開如酒醒）此句夢醒。自「僊宮洞房」句至此（羅巾別淚空熒熒），叙同游及與周別，本傳事皆畢。（偶然相值兩浮萍）以上四句，爲子高作追憶之辭。（願君收視觀三庭）「願」字入公意，「君」即子高也。客有過韻山堂論此詩，作王願周解者，多方開導，而執拗不服。因曉之曰：「此等長篇，皆本集之易讀者，而子弗悟，況其餘乎？」自「春風花開」句至終，皆斷語，就子高作歸結也。末二句，謂如不能歸之以正，則此念終在，必將牽周重會人間，而所謂極其情者，將終不可止矣。公往往以開筆作收，故其餘意無窮，而按之入細，則未有不一綫穿下者也。　《書畫彙考》卷一《蘇軾條》《東坡芙蓉城詩並序》顧祿跋：僕平生最愛蘇文忠公書，遨游四方凡數載，獲觀公遺跡，不下百數十幅。至于整齊縝密，無如此紙。況《芙蓉城》詩，又文忠公平生大得意之作也。世有覽此者，當具如西方大阿羅漢正法眼觀之。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前皆鋪叙本事，入後論斷處，雖未傷腐，然皆信筆衍成，未爲洗鍊。　參見《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柳亭詩話》卷一七評。

《續麗人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韓）子蒼用此（詩）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妝，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詩藪》外編卷五：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略】周昉美人》【略】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題是背面欠伸，詩卻以回首嫣然想見其情致，更不用「珠壓腰极」字面，尤工于避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二句）此則莊論而腐矣。　《石洲詩話》卷三：《續麗人行》末句，何以忽帶腐氣，不似坡公神理？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畫工欲畫無窮意」八句）細意熨貼，雅與題稱。（杜陵饑客眼長寒）杜陵有《麗人行》，故借以立說。（「心醉歸來茅屋底」四句）此用掉結法，言茅屋中無此人也。紀（昀）誤以爲正論，故譏其腐。　《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心醉」二句拙，「孟光」二句腐。

《起伏龍行》　《艇齋詩話》：東坡《起伏龍行》，蓋諷富韓公也。韓公熙寧中初入相，時荊公用事，韓公多稱疾在告，故范忠宣在諫路，嘗以書責之。東坡《起伏龍行》即與忠宣之意同。其間如云「滿腹雷霆痞不吐」，又云「赤龍白虎戰明日」，「有事徑須煩一怒」，意欲韓公與荊公爭辯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赤龍白虎戰明日」四句）句中有力，足以持虎擾龍。　《蘇詩選評箋釋》

卷二：興雨是龍，致雨是虎，卻從虎說起。首四句更不說及雷雨，次點出久旱，次言龍之神靈，而以「懷寶」、「貪眠」二句煞住，突接「赤龍白虎戰明日」四句結盡全篇。怪怪奇奇，筆底具有「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之微旨。《龍性堂詩話續集》：坡公《伏龍行》云「眼光作電走金蛇」，「倒捲黃河作飛雨」。《鐵拄杖》云：「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長吉復生，不能過此。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當年負圖傳帝命」四句）故作掀簸，非有諷刺。與和李清臣詩語相近而意別。《蘇海識餘》卷一：徐州《起伏龍行》末云：「赤龍白虎戰明日，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鬬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所謂「赤龍白虎」，乃丙辰月庚寅日耳。此詩無論全幅之奇，即此四句轉正，但以月日點染，發爲奇采，又作煞尾，使他手爲之，即再加四句，亦不能了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先頓虎頭，語句豪橫。次入潭龍。

《次韻答劉涇》《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固是源泉溢湧，然無字不經稱量而出。柏梁體詩，最難如此精渾。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直有勁氣以貫乎其中。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發端奇逸，通體亦遒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時臨泗水照星星）此下游騎無歸，與前路絕無關照。而是篇特爲紀氏所取，未便刪卻，聊附鄙見，俟來者折衷。《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嘲劉之苦，後叙己之樂。

《擒妓樂遊張山人園》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短章而氣脈不促。（「故將俗物惱幽人」二句）綰合得自然。結句（寂歷斜陽挂疏木）緊對三四句（「故將俗物惱幽人」二句），非以空調取姿也。《昭昧詹言》卷一二：神來之筆，其氣遒緊，清亮頓挫。八句耳，而首尾叙事明劃，章法一絲不亂，而閒情遠致，寬博有餘如長幅。此非放翁諸人所及。起二句寫，時景如見。「故將」二句，叙題渾脫，不作死語。「提壺」二句叙，抵一大篇。收有韻，不但寫後景，而兼寫山人高情遠韻。《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凡唐人指點景象作結，爲留不盡之味耳。紀與漁洋立異，每斥爲空調，豈有專倚虛字音節，遂足取姿者？立論之偏，恐滋流弊，不容不辨。

《次韻僧潛見贈》王觀國《學林》：《楚詞》曰：「餐秋菊之落英。」觀國按：秋花不落，枝上枯者也。《楚詞》之言，于義未安。而蘇子瞻《次韻僧潛見贈》詩曰：「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如《楚詞》之言，要當不必循也。《能改齋漫錄》卷八：《王直方詩話》謂：「東坡【略】《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略】此上皆王說。余按古樂府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膊膊鷄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冷齋夜話》卷六《東坡稱賞道潛詩》：道潛，吳僧，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座大驚，自是海內知名。《初白庵詩評》卷中：（前引《冷齋夜話》）今觀詩中「彭城老守何足顧」，正公守徐州時。所云「多生綺語」、「多生綺語磨不盡」，則紅妝乞詩事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潛雖詩僧，而能明心寂守，故此詩不甚稱其工詩。以次韻見贈之作，宜及于詩。但比之猿吟鶴唳，想見其高致。至後有《送參寥》一詩，專與說詩，蓋已在數翻唱和之後矣。軾嘗以書告文同，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志林》又云：「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而陳師道稱爲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詩苑之英。其《送參寥序》云：「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賈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考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其言如此，此軾所爲樂與從游而酬答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處）一氣湧出，毫無和韻之跡。詩家高境，「猿吟」二句寫盡，意境超妙之至！「空階」二句便不及其自然。此故可思。《蘇文忠詩合註》卷一六：（「猿吟鶴唳本無意」二句）玩此四句，形容參寥詩情之妙，使行旅孤惸，聞之淒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詩意謂猿鶴聲哀，足以感人，而在猿鶴本無意也。但次句欠圓醒，紀以爲善寫詩境，良所未喻。（「空階夜雨自清絕」二句）言詩家自成清絕之句，乃孤惸覽而生悲，初不期然也。與上聯相足，上用比，此用賦。參見《上堵吟》《老生常談》評。

《次韻潛師放魚》《烏臺詩案・次韻潛師放魚詩》：元豐元年四月中，作《次韻潛師放魚》詩一首。軾知徐州日，有相識浙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僧買魚放生。後作詩一首，即無譏諷。軾依韻和詩一首與

本人云：「疲民尙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艱泄！」《左傳》云：「如魚頳尾，橫流而方揚裔」（原注云：「魚勞則尾赤。」）。亦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役夫數起，軾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不爲除放，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廷新法不便，所以致大水之災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疲民尙作魚尾赤」四句）自作儒語，非闢佛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處）語意粘滯。「竟坐口」三字不明瞭。《蘇文忠詩合註》卷一六：（莫待夢中呼起起）此言不待臨死而懺悔求福也。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處）語自疏爽。然究是應酬之作，毫無意義。《石洲詩話》卷三：《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一篇，前半寫睡景入神，然其語意，自有歸宿，須將後半談僊之意，挽轉看來，始得之。此與少陵《聽西方上觀經》而以「妻兒待米」收轉，同一理也，非少陵「桃花氣暖」一聯可比。《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八句自叙閒適之趣，後八句叙梁來徐，兼憶子由。《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妙。閒適。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皆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情事境界寫來清切，即是佳詩，不必定著議論。（覺來身世都是夢）句滑。（城西忽報故人來）入梁左藏。（南都從事亦學道）入子由。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

《僕纍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于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初白庵詩評》卷中：結處與起處呼應，言貴人若見此畫，應自悔收藏贋物，不值一錢，只宜付之一炬而已。《蘇詩選評箋釋》卷二：以殷鐵石爲王逸少，以朱緜爲吳道子，書畫鑒賞之難，今古同然，眞「不值一笑粲」也。「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顚」，惟以不經意得之，所以獨臻神妙。末云：「不須更用博麻縷」，如用孟子「麻縷輕重同」之語，若云不須更論價之輕重耳。王注謂「博麻縷」似祖語麻三斤之類，未免曲解。《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五：（覺來落筆不經意」二句）寫吳生神授處，洞入玄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筆筆老重。（「吳生畫佛本神授」以下四句）寫出神化之境。（「貴人一見定羞怍」以下四句）回繳貴人，似是完密。然以此起（貴人金多身復閒），仍以此結，似詆說貴人是此篇正意。不如就畫或宕開作結。《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貴人」以下四句，皆指貴人而言。《昭昧詹言》卷一二：按此首暨《荔枝》、山谷《春菜》，皆可爲詠小物之式。起二句，今世大夫皆寧見笑于公，亦可嘆。「志公」句用事精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覺來落筆不經意）形容絕藝，語最超脫。（如觀老杜飛鳥句）此種比例，奇妙絕倫。（錦囊千紙何足捐）此句回應已足，再增二語，則喧客奪主矣。

《雨中過舒教授》 《東坡詩選》卷三袁宏道評：似陶。譚元春評：「歸來北堂闇，一一微螢度」，甚有靜思。袁（宏道）尤賞「濃茗」二語。（「自非陶靖節二句）爲何便如此結？《初白庵詩評》卷中：（「此生憂患中」二句）詩境細靜，耐人玩味。《蘇詩選評箋釋》卷二：一種閒情逸趣，鍛鍊出以雅淡，任拈一語，無不靜氣迎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處四句）淡遠，有王、韋之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有得緣無慕）句鍊。（「濃茗洗積昏」二句）靜中領會語，粗才不能爲，亦不能解。

《又送鄭戶曹》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蕩蕩清河壖」以下至結句）曲折往復，極有情思。「遲君」四句，猶是人意所有，「他年」一轉，匪夷所思。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六：（「水繞彭城樓」四句）一起即含結意，非漫作懷古語。古人文字，無不一綫穿成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樓成君已去」以下）一意引伸不盡，即境生情，遂成妙語。《老生常談》：東坡《送鄭戶曹》詩後半首云：「蕩蕩清河壖，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遲君爲座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送頓起》句云：「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豗蹴。」二詩即同話家常，云樓修起了，正好約來做詩，卻偏值遠行。日後歸來，我卻走了。到了樓上，定然想起我來。後一首即如今日送人登泰山，每云上了山頂，想必該看見我們在這裏塵土滿面，不得清淨。然雖是實話，「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必得有東坡之才之筆，曲曲傳出，便能成奇文異彩，匪夷所思。若如近日講詩，要說實話，街談巷語，流弊所至，尙可問耶！《唐宋詩舉要》卷一引吳汝綸評：收語豪邁。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二詩綽有古意。

又一　《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元豐元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一封並古詩二首與軾。其書內一節云：「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正言見排，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於中，內外稱職。」其《古風》二首，第一首云：「紅梅有嘉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霜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亦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庸何傷？」第二首云：「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蓋，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大小材則殊，氣味固相似。【略】及依韻答和古風云：「嘉谷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稂莠之奪嘉谷也。又云：「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惜，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比庭堅於蟠桃，進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小人也。【略】軾在臺，於九月二十三日準問目，據軾供說，其間隱諱，有未盡者。比聞北京留守司取問根驗，得軾元寫去黃庭堅譏諷書並祭文，於六月十六日再奉取問軾，將寄黃庭堅文字看詳，軾方盡供答其意。《韻語陽秋》卷三：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此詩用意甚隱，大概謂世之所云美惡者，亦甚無定，而群小氣焰之張，亦有時而息也。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空山學僊子）此四句言誤用小人。（「不知市人中」二句）此指山谷。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脫然畦封，處處作感激喚醒之語。善談玄理，何必晉、宋間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以下）波瀾跌宕，長篇須如此收。（「聞君此詩當大笑」二句）仍繳到本位好，否則游騎無歸。《昭昧詹言》卷一二：第二句不免湊韻。四句用事精切。小詩亦遒宕有情韻。《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起處）墨所以供作書之用，故從此叙入。藏墨，正面不多著墨，議論都透過一層。（「君不見」數句）言貴人蓄墨，其用有限，以作波瀾。

《答范淳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意境自闊。（「而今太守老且寒」以下）結言不肯俯首權貴。（「猶勝白門窮呂布」二句）用呂布事，以徐州故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六：（「猶勝白門窮呂布」二句）來詩以張、李爲譬，公謂但不至如呂布之低首下心而已。原唱皆使徐州事，故其答之如此，譏呂惠卿、曾布雖黨安石，終無成也。時淳甫在君實處，故打此隱謎，以博一笑。否則徐事無不可道，必不用呂布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有趣。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六：「重瞳」句隨叙隨轉，手揮目送，宕心神行。結意惟王見大（文誥）看得深細。《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短篇跌宕自喜。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新堂之勝在池，故兩首皆以池爲言。前言春雪之消，後言秋月之入，而以「惟有當時月」二句爲兩首通脈。池月返照之景，一經點出，無限光明。

又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疆野已分宿）言徐與鄆。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佳人如桃李」二句）二句秀韻天然。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六：起八句意境深微。《宋詩精華錄》卷二：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長，清脆而已。《宋詩精華錄》卷二：與《鄆州新堂二首》，皆次首勝。

《中秋月三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題當有「寄子由」三字，不然，則二首忽稱「君」者爲誰？《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三詩直抒胸臆，是疏爽一派，謂之深至則非。

又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首作雖以郊寒自況，嘯歌徘回，其風流則頡頏乎太白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起四句）句句深至。似此乃不摹古而直逼古人。（寒魚亦不睡）「亦」字分明。《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隨手觸發，一結有致。《老生常談》：起首言去年看月，今年卧病云云，皆人所能。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則去年今年，虛神實理，兩面皆到矣。下接云（下引「撫枕三嘆息」以下），若如尋常人手，「撫枕三嘆息」以下便追想去年，傷感今夕，可以結局矣。看其着「撫枕」一語，下邊還有如許好光景，卻不曾脫卻「卧病」二字，可謂妙于布局，工于展勢。文章家不解此法，終是門外漢。

又二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次篇專爲懷轍而作，直述往事，凄其動

色。《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鎔銀百頃湖」二句）句太醜，不可謂李白輩多有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鎔銀百頃湖」二句）只「鎔銀」二句用體物語，餘皆純以神思鎔鑄，情景相融，絕妙言說。（「欲和去年曲」二句）仍繳到子由，首尾一綫。《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喚酒與婦飲）數聯皆從對面着筆。

又三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三作雜述，所思不避紛沓，翻成錯落。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悠哉四子心」二句）一語合併，筆力千鈞。（「嘗聞此宵月」二句）插一波又好。《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悠哉四子心）勢須一總入題，否則散漫。

《中秋見月和子由》　《龍性堂詩話續集》：坡公【略】寫月初生則云：「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萬丈生白毫。一盃未盡銀闕湧，亂雲脫壞如崩濤。」此等氣魄，直與日月爭光。李、杜文章雖光焰萬丈，安得不虛此老一席。《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起四句寫月未出初出之景，聲勢奕奕，著紙生輝。次乃言星，次乃言燈，以至寒螿露草，無非旁側鋪襯。而一片澄明之境，與夫對景懷人之情，自令人諷誦流連而不能已。蓋月不可摹，摹其在月中者自見。即謝莊《月賦》，其佳處固在木葉風簟數韻。一切鏡光輪影之詞，反是滓穢太虛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竟用初唐體，亦自宛轉可思。（瑞光萬丈生白毫）「瑞光」二字鄙。（「西南火星如彈丸」以下四句）就「月明星稀」語衍開，脫盡體物窠。（「何人艤舟臨古汴」以下）蹙一波，對面寫照。此是加一倍法。（「明月易低人易散」二句）方入本位。（「明朝人事隨日出」二句）結用武元衡語無跡。《歷代詩發》卷二四：不落中秋窠臼，而俊氣排空，別成勝致。《石洲詩話》卷三：玉川《月蝕詩》：「星如撒沙出」云云，記異則可耳。若東坡《中秋見月和子由》，欲顯月之明，而云「西南大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此則未免視玉川爲拙矣。尚賴「青熒明滅」以下轉得靈變，故不甚覺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亂雲脫壞如奔濤）刻畫警快。（青熒滅沒轉山前）插入一事點綴，以作波致。（明月低昂人易散）挽轉本題。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潦倒多才，起四語尤清輝相映。軾工於發端，每以偶語標其峻整。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窄韻巧押，東坡長技。昌黎亦能押窄韻，而自然則遜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清瀏之中，仍饒警策。　參見《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召溪詩話》卷五評。

《九日黃樓作》　吳寬《賦黃樓送李貞伯》：維河有源星宿同，導河積石思神功。濁流汗漫失故道，積石卻與洄淵通。平郊脫轡萬馬逸，一夜徑度徐州洪。徐州太守蘇長公，夜呼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捍大患，豈無木柵兼竹籠。戲馬臺前二十里，有隄橫亘長如虹。高城不浸三版耳，挽回魚鱉仍耆童。防河錄成天有工，黃樓高起城之東。五行有土可制水，底用四壁塗青紅。太守登樓賓客從，舉杯釂水臨長風。河伯稽首受約束，不敢更與城爭雄。水流滔滔向東去，紓徐演漾殊從容。負薪投璧竟何用，漢家浪築宣防宮。自公去後五百載，水流有盡恩無窮。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茲樓中。潁濱淮海獨何幸，留得兩賦摩蒼穹。鳳池舍人今李邕，南行別我何匆匆。登高眺遠必能賦，封題須附冥飛鴻。《初白庵詩評》卷中：（「朝來白露如細雨」八句）陰陽晦明，攝入毫端，作大開合。淺人但見寫景耳，吁！《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去年、今年，雨夕、晴朝，各寫得淋漓盡致。驅濤湧雲，夐出千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起處）筆筆作龍跳虎卧之勢。《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陰陽晦明，非景而何，景有不同，寫來自成開合。查氏徒爲大言以尊蘇，而絕少心得，深所不取。（「薄寒中人老可畏」二句）前後寫景，橫插此聯，有力。《宋詩精華錄》卷二：（「詩人猛士雜龍虎」二句）以「鵝鴨」對「龍虎」，所謂嬉笑成文章也。

《九日次韻王鞏》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六：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略】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于詞。　《容齋五筆》卷七：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略】正採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于是爲至。《鼠璞》：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與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下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于郎君何預？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此嫌有粗獷之氣。　參見《縱筆三首》洪邁評。

《送頓起》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天門四十里」以下）從對面一邊著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將兩地兩人，鎔成一片，筆力奇絕！末二句收得少促，與上文亦不甚貫，遂爲面壁之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自「岱宗」句至結尾，一直貫下，此謂頓。從岱頂回望彭城，塵土豚蹴，都無所見。惟黃樓詩，頓所自有，已足千古，獨非塵土所能埋沒者耳。曉嵐謂收句少促，又與上文不貫，殊不知「豚蹴」韻下，無他語可夾入一層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天門四十里）預計去程，猶屬恆徑，轉從頓之懷己寫出，思愈曲而情更深。　參見《又送鄭戶曹》《老生常談》評。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初白庵詩評》卷中：（「沙平風軟望不到」二句）二句已見公《潁口》七律。然在此處較爲確切。《隨園詩話》卷一六：「小姑嫁彭郎」，東坡諧語也。然坐實說，亦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綽有興致。惟末二句佻而無味，遂似市井惡少語，殊非文雅所宜。《七言詩三昧舉隅》：舉此一篇，則後來如坡公「大孤小孤江中央」等篇之類，何煩悉舉矣。《石洲詩話》卷三：「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是題畫詩，所以並不犯呆。而劉須溪豈有不知，《歸田錄》之譏，不必也。題畫則可，賦景則不可，可爲知者道耳。譏此詩者，凡以爲事出俚語耳。不知此詩「沙平風軟」句及「山與船低昂」句，則皆公詩所已有，此非複見語耶？奈何置之不論也？【略】至此首（《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則「舟中賈客」，即上之「棹歌中流聲抑揚」者也，「小姑」即上「與船低昂」之山也，不就俚語尋路打諢，何以出場乎？況又極現成，極自然，繚繞縈迴，神光離合，假而疑眞，所以複而愈妙也。【略】而評者顧以引用「小姑」事，沾沾過計，蓋不記此爲題畫作也。《昭昧詹言》卷一二：神完氣足，遒轉空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此詩如古樂府，別爲一體，妙在一結，含蓄不盡，使讀者自得之也。且小姑本屬山名，人皆知其傳誤，非若烈女貞姬，遽遭誣謗，詩必爲之指證辨雪者比也。曉嵐詆爲「市井惡少語」，此以市井惡少身而得度者則然，于詩何尤。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七：音節體格均近古樂府，一結含蓄，尤妙，使讀者自得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七：（沙平風軟望不到）置身畫中，代爲設想，妙甚。《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公有古風一首略同，蓋自喜之甚，復約之以爲近體。

《張安道見示近詩》　《烏臺詩案・送張方平詩》：熙寧四年五月中，軾將赴杭州。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本人有詩一首送軾。軾只記得落句云：「最好乘船遊禪扉。」其餘不記，即無譏諷。卻有一詩送本人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要任，不可令閒也。元豐元年八月內，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州，題封曰：「樂全堂雜詠。」折開看，乃是方平舊詩，即無譏諷。軾作一詩題卷末，其詞云：「人物已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軾言晉元帝時衛玠初過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軾意言人物衰謝，不意復見張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諷今時風俗衰薄也。意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蛩亂，廢沼蛙蠅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意言軾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蛩之紛亂，故遂掩耳，不欲論文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綏山陰。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龍爲悲吟。」以王子晉比王鞏，以浮丘伯比方平也。「願公正五度，祈招繼愔愔。」據左氏，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令尹子革諫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其事節止於此。但軾不全記其詞。軾欲張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譏諷朝廷政治闕失，如祭父作《祈招》之詩也。軾封題云：「上還宣徽太尉丈文，表姪蜀人蘇軾謹封。」令王鞏將與張方平收卻。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荒林」四句太激。古人雖不廢譏刺，然皆心平氣和，乃不失風人溫厚之旨。　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一　《韻語陽秋》卷一八：（「底事秋來不得解」二句）深爲（秦觀）稱屈也。《苕溪詩話》卷八：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政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初白庵詩評》卷中：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定中試與問諸天）末句綰合甚巧。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回看世上無伯樂）先生與秦太虛尺牘云：「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此不足爲太虛損益，但弔予有司之不幸耳」。即此詩意。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此卻綰合得粗率。

《百步洪二首》　劉將孫《自有樂地記》：山水之雄傑，本不預人事。雖如歐公于滁，東坡于百步洪，自以爲樂矣，然或內不得于意，而外託以自寬，談笑之中有景景者焉，燕酣之外有鬱鬱者焉，地與人不相屬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序中先述王、顏之游，已不得與。及與參寥放舟，追懷昔游，感而成詠。詩則前一首實賦與參寥放舟，後一首追懷昔游也。

又一　《容齋三筆》卷六：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略】蘇公《百步洪》詩云（下引「長洪斗落生跳波」八句）之類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有如兔走鷹隼落」四句）聯用比擬，局陳開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創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用譬喻爲文，是軾所長。此篇摹寫急浪輕舟，奇勢迭出，筆力破餘地，亦眞是險中得樂也。後幅養其氣以安舒，猶時見警策，收煞得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起處）語皆奇逸，亦有灘起渦旋之勢。（有如兔走鷹隼落）只用一「有如」貫下，便脫去連比之調。（飛電過隙珠翻荷）一句兩比，尤爲創格。後半全對參寥下語。詩須如此用意，方淡浮泛。《石洲詩話》卷三：《容齋三筆》謂「蘇公《百步洪》詩，重複譬喻處，與韓《送石洪序》同」。此以文法論之，固似矣，而此詩之妙，不盡於此。今之選此詩者，但以《百步洪》原題爲題，而忘其每篇自有本題。此篇之本題，則序中所謂「追懷曩遊，已爲陳跡」也。試以此意讀之，則所謂「兔走隼落」、「駿馬注坡」、「絃離箭脫」、「電過珠翻」者，一層內又貫入前後兩層，此是何等神光！而僅僅以疊下譬喻之文法賞之耶？查初白評此詩，亦謂「連用比擬，古所未有」。予謂此蓋出自《金剛經》偈子耳。《甌北詩話》卷五：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于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如【略】《百步洪》詩（下引「有如兔走鷹隼落」四句）形容水流迅急，連用七喻，實古所未有。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長洪斗落生跳波」十句）六七層譬喻，一氣噴出，而不覺其拉雜，豈非奇作？　又：起處雄猛，結處欲與相稱，必至板笨矣。詩以一筆掃之，戛然而止，省多少筆墨。《昭昧詹言》卷一二：「君看」句忽合，此爲神妙。惜抱先生曰：「此詩之妙，詩人無之者也，惟有《莊子》耳。」余謂此全從《華嚴》來。此首賢《劉孝叔》、「南山之下」、「二馬並驅」、「我昔在田間」五首，熟讀之，可得奇縱之妙。余喜說理，談至道，然必于此等閒題出之，乃見入妙。若正題實說，乃爲學究傖氣俗子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駿馬下注千丈坡）周益公嘗論此句「注」字之佳，與「駐」字不同。此詩以題字爲詩，時與參寥同游，故結到參寥，須知後詩夾不進參寥也。敘云「一以遺參寥」者如此，讀者不可不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前一首實賦與參寥放舟。【略】水師絕叫，鳧雁起）此聯寫得有聲勢，方能振起下文。（「但見流沫生千渦」）頓得有力量。（回視此水殊委蛇）翻轉前文。（古來篙眼如蜂窩）即序所云陳跡也，暗藏「曩游」在內。《宋詩精華錄》卷二：坡公喜以禪語作詩，數見無味。此詩就眼前「篙眼」指點出，眞非鈍根人所及矣。「兔走」四句，從六如來，從韓文「燭照龜卜」來，此遺山所謂「百態妍」也。　《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後半喜談名理。

又二　《烏臺詩案・徐州觀百步洪詩》：熙寧十年知徐州日，觀百步洪，作詩一篇，即無譏諷。有本州教授舒煥字堯文，和詩云：「先生何人堪並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殘霞明滅日腳沉，水面浮雲天一色。磷磷石若鐵林兵，翻激奔衝精甲白。岸頭旗幟簇五馬，一櫓飛艎信未下。入夜寒生波浪間，汗衣如逐秋風乾。相忘河魚互出役，得性沙鳥鳴閒關。委蛇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爲難，築亭種柳恐不暇，天下龍雨須公還。」上件詩意無譏諷。所有山村詩，即不曾寄召仲甫。　《容齋五筆》卷九：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遊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遊，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臣羅。」味此二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疊韻愈出愈奇，百鍊鋼化爲繞指柔，古今無敵手。此篇與前篇合看，益見其才大而奇。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此首緊切王、顏攜妓用意，亦句句雅健。結句對照好。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此詩以詩敘爲題，專詠定國游事，故敘云「一以寄定國」也。公詩又有專以敘爲題者，皆不重題字。每見論者死看題字，不悟其用意所在，故論多掣肘。　香嚴批《紀評蘇

詩》卷一七：（欲遣佳人寄錦字）應起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自疊前韻，辭意宛轉相副，毫無牽掣之跡，斯爲神技。（時來洪上看遺跡）合到當下放舟。

《送參寥師》《初白庵詩評》卷中：（「靜故了群動」二句）禪理也，可悟詩境。《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取韓愈論高閑上人草書之旨，而反其意以論詩，然正得詩法三昧者。其後嚴羽遂專以禪喻詩，至爲分別宗乘，此篇早已爲之點出光明。王士禛嘗謂李、杜如來禪，蘇、黄祖師禪，不妄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查云：「公與潛以詩友善，譽潛以詩。潛止一詩僧耳。尋出『空』『靜』二字（『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便有主腦，便是結穴處。」余謂潛本僧，而公之詩友。若專言詩，則不見僧，專言禪，則不見詩。故禪與詩併而爲一，演成妙諦。結處「詩法不相妨」五字，乃一篇之主宰，非專拈「空」、「靜」也。（起處）直涉理路，而有揮灑自如之妙，遂不以理路病之。言各有當，勿以王、孟一派概盡天下古今之詩。《柳亭詩話》卷一〇：（「欲令詩語妙」四句）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深有得于此邦，眞教體之意，不必成佛在靈運後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上人學苦空」二句）參寥入道有得，所不耐者，罵人與作詩耳。公意特首提十字，爲後幅以空靜求詩作章本。然論詩則是，而論人則不足以肖之。故生出張旭、高閑一段，以比擬其人，而歸于詩當空靜，所以深勉之也。（「胡爲逐吾輩」二句）他僧多借禪爲詩，若蜜殊、法通之流，本屬文人，又不以僧論也。惟參寥能于詩自樹一幟，故此二句，特以予之。然上句已領起退之，下句已領起張旭、高閑，可見其胸有成竹，未易測識之也。（出語便清警）以上一節，是初知參寥口吻。「萬事未屏」句，特與「百念灰冷」作對照。高閑是詩僧，若張旭者，公以懷素並稱禿翁，則亦幾于僧也。詩特用此以比參寥無聊不平之所發，然二人究有不同，故單提退之，以並論之也。（「憂愁不平氣」二句）指張旭也。（「頗怪浮屠人」二句）指高閑也。（誰與發豪猛）以上一節，專重論人，而以草書比詩，作過脈意，謂作詩亦當如旭，而其技始進，若高閑者，誠無以發其豪猛也。用此一揚而翻落本意，疾若風雨。曉嵐不明此意，卻于後節信手亂圈。此節是難，後節是解，如欲累圈，必當從退之圈起也。（細思乃不然）五字硬翻，此所謂本家筆也，惟公可用。若他人效之，亦以置一節頭上，即不勝其疵累矣。（空故納萬境）以上六句翻去豪猛，而歸于淡泊，舍張旭而取高閑也。（鹹酸雜衆好）此句仍是參寥本色，謂張旭、高閑並有之也。如謂所論不確，即不當有結二句。（中有至味永）以上四句，方收到參寥，其前都非是。兩家之論，只可論「欲令詩語妙」至「中有至味永」止八句，若盡刪前後詩句，單留此段，則所論當矣。「詩法不相妨」二句，謂詩不礙禪，而必如旭之喜怒不平以發之，即又不若高閑之善學也，故云「此語當更請」也。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七：此評（指紀評）未得詩之要領。「退之」以下八句發難，「細思」六句是解，言禪不妨詩。「閱世」四句，言混俗和光，與衆同好，不但不妨詩，且不妨禪，請其更進一境。參寥喜罵世忤物，坡公恐其賈禍，故規之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退之論草書）根據昌黎之論以作波瀾，翻跌有力。（鹹酸雜衆好）二語遒鍊。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歸田詩話》卷上：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略】題云《和皇甫湜韻》，湜與李翺皆從公學文。翺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我本山中人」至末）較昌黎《陸渾山》一章，渾噩之氣變爲疏快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起處）力摹昌黎，居然似之。「我本」以下，忽又平易，未免首鼠兩端，不成體格。《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方隨長風卷」二句）二語入神，雖昌黎無以過之。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首篇言畫之梗概，終篇言畫之曲折，中篇乃以前四句承上，後四句起下，結構森嚴，不但霞絢水瑩，獨標瓌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七：題畫作五律，已難措手，疊至三首，更難措手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三詩純乎杜意。紀以題畫不應五律而忽之，所謂成見未化也。

又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七：（「徑蟠趨後崦」二句）宋復古讀至此二句，謂公亦深于畫者。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一七：（「咫尺殊非少」四句）畫理精深。《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自說非人意）「自說」句晦。（「徑蟠趨後崦」二句）「徑蟠」十字，論畫精絕。少陵賦實境，有此句法，用以題畫，則更妙矣。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得鳥字》《烏臺詩案・與王詵作寶繪堂記》：軾先與將官雷勝，並同官寄居等一十人出獵，作詩各一首，計十首，並無譏諷。軾後批：「請定國將此獵詩轉示晉卿都尉，

當輸我一籌也。」王鞏字定國，王詵字晉卿。王詵令書表司張遵寄軾詞十一首，並後序云：「子瞻所寄新詩，並會獵事跡，誇示一時之樂。余因回示報樂侍寢清歌者雲英等，凡十有一，輒效子瞻十家之詩，各以其名，制詞一篇寄子瞻，不知卻復輸此一籌否？」其意說富貴作樂飲燕，即無譏諷。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少年負奇志」以下）淋漓頓挫，收束滿足。（「何似雷將軍」二句）借雷將軍對照作收，亦可以住。然免近剽，近薄。（「莫上呼鷹臺」二句）得此一收，乃如畫家山腳，重重氣派，更加深厚。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拉雜寫來，骯髒歷落，不可捉摸。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何似雷將軍）玩題註，會獵雖十人，以雷爲主，故專及之。（少年負奇志）挽轉自己，收得鬱勃，篇中全力，注此一段。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石林詩話》卷上：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于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露，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漵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清輝娛人，穆然意遠。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五六拓得開，纔不順筆滑下，此處最忌順筆直寫。如人腰間無力，通身骨節都散緩。（「回首舊遊眞是夢」二句）查云：不犯俗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詩中用疊字，能使其餘五字精神畢見，最佳。

《種松得徠字》　《竹莊詩話》卷九引呂本中語：詩欲波瀾之闊，須放規模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持擇，功已倍于古矣。試取東坡黃州以後詩，如《種松》、《眼醫》之類便可見。　《初白庵詩評》卷中：（「法然解其縛」十句）曲折中具深厚之氣。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青松本是難生，而魯人又不知貴。一枚之氣，何時而伸？必也始如嬰孩之養，終成千歲之材，隱然儲才愛才，一段眞摯，其所寓意者微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我今百日客」以下）詩中有人，便非空調。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我今百日客」六句）數語入情。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用王覽事作骨，前路波翻雲騰，曲折如意，更無有一閑字虛其間。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處）純是寓言。「吾刀」二句深警。惟「肝」字微嫌趁韻。少陵《義鶻行》用「激怒壯士肝」，注家以肝主怒解之，已屬附會，此以愧屬肝，更無意義可說。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憂在用者難）寄慨遙深。（「惟有王元通」二句）恰好有此運用。　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贈治易僧智周》《蘇亭詩話》卷一評。

《遊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為韻得澤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綽有陶、韋之意，而不襲其貌，此乃善學陶、韋者。（「春風在流水」二句）十字神來。（作詩寄彭澤）「寄」字乃「寄慨」之「寄」。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起四語天然入妙，雖專主議論者，亦不能不醉心此種。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遠想慨然，遁然高唱！代作乃勝於自作，要仍是自寫胸臆耳。（「心知鹿鳴三」以下）語特和平。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戴道士是日鼓琴，篇中從此生情，不復旁及他事。

《月夜與客對飲花下》　《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〇引次公曰：此篇不使事，古所未有，殆涪翁所謂不食煙火食人之語也。　《深雪偶談》：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襄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着此句，辱爾。　《愛日齋叢鈔》卷三：「襄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略】古今寫月中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清幽超遠，乃姜堯章所謂自然高妙者。方岳妄以杏花影下著此爲辱，眞是囈語。觀其所作《感舊》詩，改爲「蘋藻涵清流」，工拙之間，何止百具廬舍。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處）有太白之意。三四寫景入微。結乃勸今日之飲，非傷春意也。

《答郡中同僚賀雨》　《初白庵詩評》卷中：（「渡河不入境」二句）深入一層，地步絕高。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天地本無功」四句，此議論絕正絕大。然非一切諉之於數，可以坐觀成敗也。詩特論其大原，而以下策自居，志

慚謝之意於答賀者，體固應爾。前段「老病入腰膂」、「何曾拜向人」十字，本是相連，皆承「知我」二字說下，而卻以一句屬上，一句屬下。此如杜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乃是「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韓詩「爲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乃是「爲此座上客及余」七字相連，皆極句法變化之妙。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鬼神亦知我」以下）雖兀傲，而立言有體，此處最難著筆。如曰偶然，則祈禱爲戲；如曰有應，又自以爲功。只可如此諧語轉過。《蘇海識餘》卷一：彭城《答郡中同僚賀雨》詩：「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其立論可謂大矣。下云：「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推其說則馬散華職，牛放桃野，其事有所不足大之至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奇窮所向惡」數句）語奇警。（鬼神亦知我）運掉輕便有法，紀評最能得其匠心。（「天地本無功」數語）筆筆轉動，遒緊絕倫。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截鞚留鞭，拔轅擁路，去任作疑愧之語，不必賢者能道也。首作之奇，正在「道邊雙石人」一轉，雜以詼諧，含蘊靡盡。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吏民莫扳援」十句）極力擺脫。（「道邊雙石人」以下四句）此下亦難著語，只得以曠語作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道邊雙石人」四句）石人何與太守事，胸次靈通，觸處皆成妙論，便不爲詩境所窘。

又二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次作使君問之，父老答之，使君復謝，謝畢便住，不增益一字，章法古直，千載下諄諄如見，凜凜如生。「水來非吾過」句，或以爲當作「水來是吾過」，如此方與上句相合，且更得體。然即不引爲己過，亦適見其樸誠。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此從前首「而我本無恩」二句生出。然自表捍水之功，語意殊淺。（「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疊得不妥。（魚鼈化兒童）倒裝不妥。末二句與上不接。已曰「招災凶」則已引爲己過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八：（「前年無使君」二句）代述父老語，乃父老請壽之辭也。曉嵐並上二句，皆作公語，故又有「自表捍水之功，語意殊淺」之論。若如其說，不但語義殊淺，直是文理不通。自不了了，卻任意亂扛，後之讀此集者，當以是爲戒。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此首氣局渾成，文情亦極宛轉。《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于無情處生情，曲折盡致。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異時畝一金」二句）言荒蕪不耕也。「故山」二句轉折，語氣稍覺格格，然尚不甚礙；病在「豈不」二字本與「便恐」二字呼應，而「廢宅」句冗贅其間，以趁韻，遂令機局不靈。（「便恐桐鄉人」二句）仍收到本位。《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豈不懷」與前文「逝將」句複疊，欠呼應耳。若論後四句，則流轉自如。

《泗洲僧伽塔》　《優古堂詩話》：東坡《泗洲僧伽塔》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婦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潛溪詩眼》：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容齋四筆》卷三：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學齋佔畢》卷二：（「耕田欲雨刈欲晴」二句）此乃檃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激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穋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不獨評議古人及議天下大事，忌涉議論，即往還晴雨入神，許與之間，如此流便說去。一涉議頭，失詩人之旨矣。《初白庵詩評》卷中：（「耕田欲雨刈欲晴」八句）說透至理，覺昌黎《衡山》一章，尚帶腐氣。《寒塘詩話》：（「耕田欲雨刈欲晴」八句）此眞有道之言。《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至理奇文，只是眼前景物口頭語。透闢無礙，是廣長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處）極力作擺脫語，純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話。（「舟人共勸禱靈塔」四句）確是僧伽塔，不可移之別水神。（「今我身世兩悠悠」四句）又就自己伸一層，愈加滿足。（「退之舊云三百尺」以下）層層波瀾，一齊捲盡。只就塔作結，簡便之至。《石洲詩話》卷三：《泗州僧伽塔》詩，看得透徹，說來可笑，此何必闢佛，乃能塞彼教之口耶？《柳亭詩話》卷一六：（「耕田欲雨刈欲晴」二句）李德遠《東西船行》祖其意而擴充之。似不如髯蘇之一語包盡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八：（去得順風來者怨）公以攻新法被出，反去爲奉行新

法之官，是此官無可做也。此句通篇主腦，卻不道破。其在廣陵與劉貢父詩，有「吾邦正喧闐」句，即「去無所逐」四字注腳也。即前之「我行日夜向江海」句，後之「我生飄蕩去何求」句，一綫穿下，皆用此意。《歷代詩發》卷二四：坦懷任遇，且驚造化，亦難應酬，正與不信神佛者有別。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退庵隨筆》評。

《**龜山**》《初白庵詩評》卷中：（「身行萬里半天下」二句）似擬中晚而骨力勝之。《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萬里」句闊遠，「一菴」句靜閑，妙作對偶。熙寧甲寅軾自杭倅移至密州，至元豐己未移知湖州，故云「再過龜山歲五周」。結寓感嘆，以見兵戎事往，並故壘亦不復存，不獨無人記憶已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霸業雄圖，尚有今昔之感。而況一人之身乎？前四句與後四句映發有情，便不是弔古套語。《石洲詩話》卷三：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卧一菴初白頭」之句，而並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爲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查精於蘇，奚乃以目皮相若此！若必以皮毛略似，輒入品藻，則空同之學杜，當爲第一義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八：（去得順風來者怨）此句通篇主腦，卻不道破。【略】即後之「我生飄蕩去何求」句，一綫穿下，皆用此意。又：（我生飄蕩去何求）此句領起全章，即「去無所逐來無戀」意，確爲被出赴杭之作。若列守湖卷中，即大謬矣。（「身行萬里半天下」二句）此聯謂「五周」之飄蕩，皆名場所致也，今再過庵，僧頭已白，而我之飄蕩正無已時，將頭白而止矣。如頭白而僅與此僧比肩，是反不如亦卧一庵也。不如是解，則此聯隨處可用，而本意緊接上文。王安石欲改「日頭」以對「天下」，蓋惡其作此等語，特意攪亂之，非不喻其意也。（「地隔中原勞北望」二句）此聯是龜山地面層次，而詩乃借形勢以發揮，上句即「浮雲蔽日」意，下句即「乘桴浮海」意，皆有意運用空靈，故人不覺也。其下但借本地一事，輕輕一問，作收全篇，並無弔古之意，並亦不暇弔古也。曉嵐解直是倭話。

《**舟中夜起**》《初白庵詩評》卷中：極奇極幻、極遠極近境界，俱從靜中寫出。《蘇詩選評箋釋》卷二：一片空明，通神入悟，情性所至，妙不自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微風蕭蕭吹菰蒲」二句）初聽風聲，疑其是雨，開門視之，月乃滿湖。此從「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釋無可《秋寄從兄島》）化出。（舟人水鉏兩同夢）妙景中有妙悟。（大魚驚竄如奔狐）寫魚卻不是寫魚。（「雞鳴鐘動百鳥散」二句）有日出事生之感，正反託一夜之清吟。《昭昧詹言》卷一二：空曠奇逸，儷品也。《蘇海識餘》卷一：公赴湖州過淮上，作《舟中夜起》詩云：「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予謂此詩全作非復人道，乃天地自有之文，公乃據所見鈔下一紙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起處）人人意中所有之境，拈出便精。（暗潮生渚弔寒影）寫出靜境。《宋詩精華錄》卷二：水宿，風景如畫。《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全不經意，妙合自然，《赤壁賦》亦如此。

《**大風留金山兩日**》《冷齋夜話》卷四：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歲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徵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蝨話辛酸。」又曰：「蠶市風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縱掀舞。」以「鯨」爲「蝨」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此類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明日」句乃鈴聲也。（「灩山老人獨何事」二句）先生守杭時，過高郵，與少游、參寥同行。《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明日顛風當斷渡」七字，即鈴語也，奇思得自天外。軒窗飛雨，寫風浪之景，眞能狀丹青所莫能狀。末忽念及灩山道人不眠而聽粥鼓，想其濡墨揮毫，眞有御風蓬萊，汎彼無垠之妙。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處）筆力橫恣。「無事」二句，金山阻風中有景有人在。《石洲詩話》卷一：（杜甫）《羌村》第一首「歸客千里至」五字，乃「鳥雀噪」之語，下轉入妻子，方爲警動。若直作少陵自說千里歸家，不特本句太實太直，而下文亦都倔緊，無復伸縮之理矣。此等處最是詩家關捩，而評杜者皆未及。蘇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下七字即塔鈴之語也，乃少陵已先有之。《昭昧詹言》卷一二：逾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塔上一鈴獨自語」四句）發端斗峭，死事活用，落想絕奇。（無事久留僮僕怪）二語合寫入情。《宋詩精華錄》卷二：一起突兀，似有佛圖澄在坐。收無聊。參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方東樹評。

《**贈惠山僧惠表**》《冷齋夜話》卷一：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

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又：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柿，亭奈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邵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蘇詩選評箋釋》卷二：語經妙悟，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者。

《贈錢道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處八句）純爲介甫輩發，全用宋格，然自是一種不可磨滅文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勁氣直達，語特透快。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四句）語特超雋。（「人將蟻動作牛鬬」二句）善於解嘲。（不須更枕清流派）「派」字添出，趁韻。（君知五蘊皆是賊）警策。（「但恐此心終未了」二句）鞭入一層，更警策。（「須防額癢出三耳」二句）結還戲意。語雖佻薄，然題中原有「戲」字，故不礙格。且言外有戒其太聰意，亦非無關風旨，但弄筆鋒。《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人將蟻動作牛鬬）以上句襯出下句，便覺奇警。（君知五蘊皆是賊）禪宗習見語，施之此題卻宜。（結處）答秦之見戲，箭鋒相值。

《端午遍游諸寺得禪字》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微雨」、「小窗」，深沉可喜也，「卞峰」、「震澤」，曠蕩所便也。寓目輒書，詳略各盡其致。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微雨止還作」四句）四句神來。（「歸來記所歷」以下）善於空際烘託，結有餘味。（道人亦未寢）入一襯，更有幽致。《帶經堂詩話》卷一：坡公《吳興飛英寺》詩起句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古今妙絕語。然不若截取四句作絕句，尤雋永。《蘇文忠詩合注》卷一八引何焯評：（「盆山不見日」二句）《書・益稷》篇傳：「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蒼然生草木。」公詩用字之深博，不在荊公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八：一起便切遍游諸寺。（「微雨止還作」數句）幽境寫絕。（「深沈既可喜」二句）頓住。（歸來記所歷）亦寫得入情。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初白庵詩評》卷中：（「庵僧俗緣盡」四句）山僧亦有工畫竹者，故云。（「更將掀舞勢」四句）先生於歸舟畫竹，即以此四句題其上。《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集中登臨諸作，無不名句分披而意象各別。此與前《遊道場山何山》一詩，既無一筆相犯。篇中兩言畫竹，文外曲致，情往興來。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起四句如畫。通首亦緊峭之中，不乏波折。（「更將掀舞勢」二句）又生一波，勢更滿足。（「明朝便陳跡」以下）勢須如此作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起處）狀難寫之不景如在目前，佳在簡靜。（益以詩自繞）強押。（書生例強很）語太粗。（「更將掀舞勢」四句）著此四語，有遠致。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

《船趕風》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〇引次公曰：先生詩，有因題中三字而爲之對，【略】下以「黃梅雨」對「船趕風」，【略】其意自貫，不害爲工。《初白庵蘇詩補注》卷一九：劉須溪曰：「先生詩格固豪放，老健，至對偶切處，如『黃耳葷』對『白芽薑』，『牛尾貍』對『鷄頭鶻』。」今以「船趕風」對「黃梅雨」，或者謂因事請客，然原其句意，每每相貫。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欲作蘭臺快哉賦」二句）結亦太露不平。

《丁公默送蝤蛑》 《逸老堂詩話》卷下：東坡愛食蟹，其謝丁公默惠蟹詩云：「堪笑吳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尖團，即蟹腹下臍也。雄蟹臍尖，至十月極肥大，而膏腴甚有味。古人謂之糊口者是已。劉孟熙謂蟹臍圓而珍，蓋不知其味者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賦物若如此質實，何取爲詩。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此與「人皆苦炎」分韻之詩，體製不同，而精爽入神，虛明獨照，並是杜詩所云「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含露之玉壺」者也。《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六：境本平近，賦出閑情。四詩思如湧泉，趣昭而理舉。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入手恣逸，妙不單弱。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有疏宕之氣。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仄韻作五律已不可，況於七律。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人間寒熱無窮事」二句）別無佳處，惟末句押韻甚巧。

《次韻李公擇梅花》《初白庵詩評》卷中：（蕭然卧瀘麓）先生《東坡》詩云：「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瀘岳。」自注云：「李公擇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胸次勃鬱，隨處激發。其言感饑貧，念羈旅，如無當於梅花，觸緒濡毫，忽深感慨，固知文必本於情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借題抒意，梅花只借作點綴穿插，方是和人詩。若句句實寫梅花，便同自詠。（詩人固長盆）一起口說公擇，卻句句藏自己在內，早爲篇末結胎。（「忽見早梅花二句）入得擺脫。（「何人慰流落二句）又一縈拂，不粘不脫。（此意吾儕共）插入自己，便有綰合。末二句一齊綰結，滴水不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九：（「故山今何有」二句）此公幼時家內事也，特與下匡廬並用，作雙收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押窄韻寬然有餘，自坡公長技。（偶然得一飽）虛渾語卻能籠題。（君爲三郡守）叙李生平。（忽見早梅花）方入本題。（嗟君本侍臣）再用縱筆。（感時念羈旅）至此一捻。（故山今何有）以下結清和意。

參見《將之湖州戲贈莘老》《碧溪詩話》卷一〇評。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烏臺詩案・寄周邠諸詩》：元豐二年六月十三日，軾知湖州，有周邠作詩寄軾，軾答云：「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謔。河吞鉅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故因慙孔孟，扶顛未可責由求。」此詩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並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蒙其害，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並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云「仕道故因慙孔孟，扶顛未可責由求」，以言己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慙於孔孟。孔子責由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顛」謂顛仆也。意以譏諷朝廷大臣，不能扶正其顛仆。《初白庵詩評》卷中：（近憶張陳與老劉）先生《雜記》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于湖州，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憶昔」三聯，公倅杭時，與周邠同遊徑山、西湖事，詩散見集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七言長律，少陵亦不能工，不作可也。（惘惘可憐眞喪狗）喪家之狗，「喪」字原有平仄二讀。如作平則協律，如作去，則刪去家字殊不安。（樂工零落似風颭）「颭」當作「漚」。（遠思顏柳並諸謝）「遠思」句法太率。（澗底仍依徑寸疥）「澗底」句未詳。　參見《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甌北詩話》卷五評。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和其韻》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斯人所甚厭」以下十句）起不醒豁，不免吃力之痕。（「時來各飛動」以下）後半自沈著。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硯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九：和陶之先聲也。　參見《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評。

又一　《東坡詩選》卷一《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譚元春評：予愛其「湖中橘林」二句，故選之。公更有「雲水夜唯明」，皆是湖州苕霅寫照。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忽作清音，卻仍用本色，不規規於王、孟形模。（「蒲蓮浩如海」以下）此暗用漁父事，非寫景也。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清風定何物」四句）先生自道也。（歸來兩溪間）兩溪，苕、霅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起四語清雋有味。（所至如君子）從「君子之德風」化出。

又三　《梅磵詩話》卷上：此山經東坡品題，亦因之而重。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二首（第三、四首）又以樸至勝。《歷代詩發》卷二四：懶爲吏民所憐，而峴山中人尚以使君目之，故末句自明。視松間喝道，何啻牀上下之分。　參見《次韻答章傳道見贈》《甌北詩話》卷五評。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初白庵詩評》卷中：（「澤國山圍裡」四句）入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東坡五言長律，皆氣機流動，由其一筆寫出，不由堆砌而成。（極目亂紅妝）「紅妝」，比蓮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仍開射鴨堂）切縣尉。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揚袂風山，舉袖陰澤，「曲折」、「清快」四字，即可移以評此詩。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此首及下首）又次前韻贈賈耘老》二霅俱遒緊。《歷代詩發》卷二四：句意俱極工秀，且無劖削之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清唱一聲聞露薤）倒押欠妥。（曲折虛堂瀉清快）刻畫處不假煩言，最見筆妙。（嗟予少小慕眞隱）篇中初無深意，唯恃此清峭之句見長。

《次韻答孫侔》《誠齋詩話》：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爲妙法。【略】孔子、程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乃以詩寄坡，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略】此皆翻案法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八：（起處）極寫傾倒之意。（巖舟苕霅人安在）五句言孫以吳興人

而家於揚。（卜築江淮計已成）六句指買田泗上之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九：（「十年身不到朝廷」四句）自道湖守，卻切定孫侔是湖人說，雖以淵明比孫侔，實以王弘自居也。次聯作用皆在上五字，其下二字，但借作使喚用耳。《養一齋詩話》卷一：楊誠齋愛講翻案法，稱東坡「與君蓋亦不須傾」【略】諸句，以爲詩法。不知此只小巧本事，坡詩生氣噴湧可重，雅不在此。

《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榆》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純用寫意，妙不怨怒。

《槐》《初白庵詩評》卷中：（「豈無兩翅羽」二句）通其解者，可以怨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借題抒意，正不必句句切槐。

《竹》《初白庵詩評》卷中：（「蕭然風雪意」四句）骨節清剛，琅然可誦。《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蕭然風雪意」四句）寄託在有意無意之間。

《柏》《初白庵詩評》卷中：（仰視蒼蒼翰）「翰」當作「幹」。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觸手生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應見二字跟「所閱」生出，趁勢繳醒御史臺，用筆敏妙。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昭昧詹言》卷二〇：此亦宋調，雖有警句，吾不取。

又一 《韻語陽秋》卷三：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于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恤也。【略】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薑齋詩話》卷下：《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則雖無所誹誚，亦可加以羅織。觀蘇子瞻烏臺詩案，其遠謫窮荒，誠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鳴，三木加身，則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可耻孰甚焉。《初白庵詩評》卷中：兄弟有故者當廢此詩。（他年夜雨獨傷神）先生兄弟唱和詩，屢舉「對牀聽雨」之語，故云。《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此時已無生全之望，而詞不怨懟，立說有體。獨戀戀於兄弟之間，預結來生，極其痛切而深厚。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是處青山可埋骨」二句）情至語，不以工拙論也。《北江詩話》卷一：（「與君世世爲兄弟」二句）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

又二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于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寒塘詩話》：東坡《獄中寄子由》詩，哀而不怨，悱惻淋漓，人盡知絕調。《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軾有惠政於浙，末以朱邑嘗奉桐鄉爲喻，固是信而不疑。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魂驚湯火命如雞）句太俚。《柳亭詩話》卷二二：較諸「繞夢雲山」之句，上詩猶蘊藉也。參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王直方詩話》評。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實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一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于不免。【略】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歸田詩話》卷中：（東坡）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即云：「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初白庵詩評》卷中：（試拈詩筆已如神）錢牧齋出獄後，用「試拈」名集。惜未後行止，無顏謝天下耳，爲之一歎。《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詩獄甫解，又矜詩筆如神，殆是豪氣未盡除。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此卻少自省之意，晦翁譏之，是。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九：觀《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一首，自省至矣。此時方出獄，有更生之樂，未遑及他也。

又二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在次首特爲詩筆如神下一轉語。「城東不鬬少年鷄」，進乎道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九：（此去聲名不厭低）句太俚。

《予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起二句施於兄弟不合，用於朋友則可。（道眼清不流）「道眼」句拙。（落盡驕氣浮）「落盡」句亦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夫子自逐客）二語破涕爲笑，若得之于不意中者，然眞乃張皇失措，不辨頭路時語也。公既就逮，家累方寄食于子由，至是子由坐罪，亦欲就道，眞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時。詩

卻以此十字，一齊捲過，下便自說自話矣。曉嵐謂「起二句施于兄弟不合，于朋友則可」，此等見解，去蘇甚遠。（徑來寬我憂）以上一節，凡波及子由事，皆于一「寬」字了之。自「相逢知有得」句至此（永與夫子遊），爲中一大節，因子由以自鑑，故重言夫子以申明之，即宮師命名軾、轍之意也。（「此別何足道」句以下）末節自道別後之我，亦以寬子由也。通篇悉出兄弟至情，移作他人兄弟不得，然非淺人之所知也。《澗于日記》辛卯下：坡詩自錢塘始縱筆，人皆知之。然放筆爲直幹，不足盡坡之妙也。試玩其汪洋中之渟蓄，乃知海之大，無所不有。請更續之曰：自黃州始斂筆。如《子由自南都來別》，開口即云：「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一「自」字，一「尚」字，何等曲折沉痛。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一九：觀《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一首，自省至矣。又卷二〇：紀文達（昀）不知此篇之妙，宜責坡公不自省也。

《過淮》　《初白庵詩評》卷中：（想像雲夢澤）杜牧之《齊安郡》詩：「雲夢澤南州。」蓋黃州在雲夢之南也。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不必作坐愁行嘆語，但寫荒涼景色，而遷謫之感，已是淒然言下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回頭梁楚郊」二句）沉痛語不在深。（生理已自畢）「生理」句已可住。（「獨喜小兒子」以下六句）贅以「小兒子」一段反覺少味少力。　《澗于日記》辛卯下：《過淮》詩若寫己之肝肺鐵石便淺，乃云：「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夫以小而安佚之子，尚能耐此艱難，何況于我？此縮臨《北征》而無其跡者。

《游淨居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遂恐生死隔」二句）頓挫好。（「稽首兩足尊」二句）是憂患後語。（徘徊竹溪月）結得綿邈。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永與雲山違）以上一節，乃憂患以前之我也。（一洗千劫非）以上一節，乃憂患以後之我也，公自是進于德矣。（「徘徊竹溪月」六句）雖補游事，而終以回首之詞，蓋仍以起作歸結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徘徊竹溪月」數句）情景相融，語意流動。

《梅花二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前作有焉。詞若未至，意已獨往，後作有焉。

又一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閑評》：蘇東坡「春來幽谷水潺潺」詩，題目只作《梅花》，少年時讀，甚疑之。此蓋謫黃州時，路中作詩偶及之，初不專爲梅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以格自比。（的皪梅花草棘間）的皪」二字入絕句，不配色。

又二　《許彥周詩話》：「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青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錢可寄柳帶柔。定是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直《梅花》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考二詩。　《帶經堂詩話》卷九：可追蹤唐賢。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前首借喻，此首說明，章法不苟。（開自無聊落更愁）從「落」字生情。（「幸有青溪三百曲」）二句），奇幻。

《初到黃州》　《艇齋詩話》：東坡黃州詩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東坡元豐二年己未冬，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到郡。何遜、張籍、孟賓三詩人皆水部。　馮班評：此何以似白公？有謂坡公不如谷者，我不信也。　又：此後詩不必工，多故事可用。　又：第六用白公語。　查慎行評：結句元注自不可刪語，有蘇集，觀者自考之。　又張載華評：結句「尚費官家壓酒囊」，元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紀昀評：東坡詩多傷激切。此雖不免兀傲，而尚不甚礙和平之音。　又：末句本集自有注，不載則此句不明。　《東坡詩選》卷四譚元春評：「魚美」、「筍香」俱未嘗實歷，所以二語好。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因江而知魚美，見竹而覺笋香，確是初到情景。員外、水曹則新授頭銜也。末句承腹聯說下，亦是初任事之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卻和平。　《宋元明詩讀本》卷六：軾以詩得罪，即吳充亦謂其不能無觖望。今觀此詩，似不失素位而行之意。　《宋詩精華錄》卷二：《南園》後二句，即「長江繞廓」一聯作法。參見《將之湖州戲贈莘老》《碧溪詩話》卷一〇評。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二首皆淺直。　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東坡詩選》卷上：（「而今風物那堪畫」二句）反托一筆，何限神往。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題圖不嫌于淺，但不得以爲七絕恆蹊。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龍性堂詩話初集》：至杜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旂翻」，語以奇勝而帶幽。蘇云：「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略】語以幽勝而實奇，不相襲而相當，二公之謂歟。　《初白庵詩評》卷中：兩篇曲折清眞，自作風

格。不知漢魏，何論六朝三唐。（《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與《定惠院海棠》，各極其妙。即在先生集中，亦不易多得。後人不自揣量，乃有次韻追和者，無羞惡之良者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清游勝賞，一往作氣，澄鮮之語。忽念及歡意日謝，又說到醉裏狂言可怕，謫居中情緒若揭。　蔣士銓《題東坡定惠院夜偶出二詩草稿後即用元韻二首》：棲棲未徙臨皋亭，涼涼獨寫清游夜。蠶行桑葉忽稍停，雲抹山痕時一下。知公用才如服氣，數轉河車防直瀉。叠字塗來烏擇棲，成行竄去花偷亞。有丹挽骨肯待時，持璧易田寧許借。杜門疏食正省愆，投野全生曾報謝。安貧自用書又錢，學道將遺無慶舍。迴思獲譴同累丸，時欲殺公如斷蔗。門前江近會浪驚，井底泥深餅綆怕。舊稿才焚新稿成，可憐拌受妻奴罵。　又《前韻再題二首》：志墓新持乳母喪，對牀遠憶筠州夜。可憐吹笛黃樓中，何若牽船赤壁下。笑公扃鑰文字口，不免漏扈時一瀉。論事惟憑正氣爭，相傾半屬交游亞。甑經墮地誰復惜，箭已在弦那可借。筍香魚美謫居宜，柳弱梅殘詩筆謝。偶遺結句龍匿尾，倒挽中聯星改舍。平生讀書鹽入水，偶爾揮豪餬出蔗。岐亭蟹賤老饕喜，樊口酒酸豪飲怕。今年換武作團練，一笑休辭灌夫罵。　黃泥坂詞稿已失，不省黃州醉時夜。移居新埽舊巢痕，買牛甘老東坡下。雜花冉冉雨中媚，暗井涓涓草根瀉。峨眉雪消江水來，千里專羹鄉味亞。春宵偶出踏明月，扶老一枝雙不借。歸哦秀句倚朝雲，釵腳頻挑玉蟲謝。文詞在世神附影，墨跡傳摹胎奪舍。蘇米齋中善本多，插架籤牓如束蔗。襄陽眉山兩軍立，壁上諸侯觀者怕。跋之我敢守東垣，罵者皆誅原不罵。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句句對仗，於後世爲別調，然卻是齊梁唐人之舊格。（參差玉字飛木末）用翟夫師事，則「玉」字說「飛」亦可，然究未妥也。查云：「兩篇曲折清眞，自作風格。與定惠院海棠詩各極其妙。」良是。至謂「不知有漢，無論六朝三唐」，則未免太過。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聯偶只如單行，通首無一弱筆，是坡公獨擅處。　《蘇海識餘》卷一：《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此不食煙火人語，所謂「霜天欲曉，古寺清鐘」是也。公乃時一奇弄，洗發不窮，奈林家此數篇何。肌膚雖膩，終非骨像天成，難與比肩矣。其後又云：「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蓋已前無先聲，後無嗣響，又不論嶺海三篇也。　《蘇詩補註》卷四：方剛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眞跡，在富春董蔗林侍郎誥家。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極」之下。「清詩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墨筆鉤轉，改今本也。「江雲抱嶺」塗二字，改「有態」，「不惜青春」塗「惜」改「辭」。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江雲有態清自媚）寫景極鍊極雅。（浮浮大甑長炊玉）此下皆是設想之辭。　《澗于日記》辛卯下：（自知醉耳愛松風）二句且拓且煞，便覺咫尺萬里，視他手規規止睫者，相去霄壤矣。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引張商言評：「偶逐東風轉良夜」，已出門矣。故下云「江雲有態清自媚」，又云「會揀霜林結茅舍」，皆眼前指點，平遠眺望光景，已在門外，不在門內，似未可言「前篇只說月夜」也。

《次韻前篇》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字字鎔鍊而出。「食蓼」、「啖蔗」尤爲見道之言。次韻較原作爲更創獲，長慶因繼松陵唱和，猶當遜謝，何況餘子。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清峭不減前篇。　《秋窗隨筆》：《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略】子瞻猶有【略】「去年花落在徐州，對酒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　《蘇詩補註》卷四：方剛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眞跡，在富春董蔗林侍郎誥家。後篇（指此篇）「十五年前眞一夢」句，全塗去，改云「憶昔還鄉泝巴峽」。「長桅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紛紛莫吾借」，塗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句，全塗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閑如食蔗」，「向」字塗去，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改「啖」字。「幽居□□已心甘」句，全塗去，改云「饑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塗二字，改「憂患」。又其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長江衰衰空自流」作「長江衰衰流不盡」。按此詩作于元豐三年春，先生年四十五，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護喪歸蜀，過黃州南岸，時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時正十五年，故曰「憶昔還鄉泝巴峽」也，其改定精密如此。　翁方綱《跋東坡詩稿二首》：所改字句與其原本相對看，尤見詩法。前一首題曰《月夜偶出》，而此篇只言月夜，直至第二篇末乃說明偶出。此二詩之點明偶出，全在次篇末二句。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凡次韻須與前篇用意有別。（「去年花落在徐州」二句）襯起。（萬事如花不可期）頓一聯，不復寫景，直用述懷。（憶昔扁舟泝巴峽）追往。（至今歸計負雲山）悼今。（「少年辛苦眞食蓼」四句）總述兩聯，洗鍊之極。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引張商言評：後篇另爲結構，感舊懷人，末云「穿花踏月飲村酒」，亦是月夜偶出之意。故詩成復冠一題曰《次韻前篇》，非贅出也。

《安國寺尋春》《初白庵詩評》卷中：（「看花歎老憶年少」二句）每句作三折。《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尋春寫爛漫之景，宜也。乃因看花而嘆老，因嘆老而憶年少，又因對酒而思家，因思家而愁老翁。一句三折筆，璀璨處正爾含毫邈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起有神致。以後半文意推之，題下當有「寄某人」或「懷某人」字，東坡此時惟一子邁隨行。無所謂「抱添丁」（獨抱添丁看花發）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超妙。「遙知」數句妙，有情。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黃庭堅《跋所書蘇軾海棠詩》：子瞻在黃州作《海棠詩》，追古今絕唱也，晦叔乞書，故爲落筆。胡寅《和叔夏海棠次東坡韻》：老坡有韻記江城，少陵無句慚巴蜀。顧我荒詞陪絕唱，何異斥鷃追黃鵠。《苕溪詩話》卷八：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明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風月堂詩話》卷下：晁察院季一名貫之，清修善吐論。客言東坡嘗自詠《海棠》詩，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之句，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奪將來也。」客曰：「坡此語蓋獻客耳。世豈有奪造化之句？」季一曰：「韓退之云：『妙語斡元造。』如老杜『落絮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雖當隆冬沍寒時誦之，便覺融怡之氣生于衣裙。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動盪人思。豈不是斡元造而奪造化乎？」《容齋五筆》卷七：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眞爲長安故倡所作。【略】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語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眞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八：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略】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誠齋詩話》：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餘醽》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詩人玉屑》卷一七：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脣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方回《題東坡先生惠州（當爲黃州，下同）定惠院海棠詩後趙子昂畫像並書》：五季乾坤混爲一，艱難得之容易失。一拳槌碎四百州，新法宰相王安石。二蘇中尤惡大蘇，周二程張俱不識。紹聖奸臣講紹述，元祐諸賢紛竄斥。東坡飽喫惠州飯，心知惇卞乃國賊。恍惚他鄉見故人，海棠一株困荊棘。海內文章蜀黨魁，蜀第一花世無匹。邂逅相逢心相憐，瘴雨蠻煙污玉質。憶昔茹醬節竹枝，適與張騫遇西域。彼徒生事遠勞人，此感與國同休戚。屈原放廢鄧都喪，箕子囚奴殷祿訖。惠州未已更儋州，必欲殺之至此極。立黨籍碑封舒王，竟使大梁無社稷。此詩此畫繫興亡，可忍細看淚橫臆。《詩藪》內編卷三：蘇子瞻《定惠寺海棠》、郭功父《金山行》等篇，亦尚有佳處，而不能盡脫宋氣。　又外編卷五：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略】《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中郎（袁宏道）極賞「朱唇」、「翠袖」二語，以爲海棠寫神。余謂此詩可選，別有氣格，似不盡此二語。　王世貞《跋坡公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眞跡留人間凡十數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疏縱跌宕間自緊密有態，大槩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款段騧駁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阯，求海棠而不可。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故屢書之以志感。《載酒園詩話》卷一：余又思二語雖佳，尚不及東坡《紅梅》詩「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尤爲無跡。當時卻盛稱其《海棠》詩「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猶屏甘鮮而專取厚戴也。《初白庵詩評》卷中：讀前半，竟似海棠曲矣。妙在「先生食飽」（先生食飽無

一事）一轉。此種詩境從少陵《樂遊園歌》得來。寓其神理，而化其畦畛，斯爲千古絕作。《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朱唇」二句繪其態，「林深」二句傳其神，「雨中」二句寫其韻。不染鉛粉，不置描摹，乃得是追魂攝魄之筆。倘中無寫發，而但一味作嘆息流落之詞，豈復有此焱絕煥炳？《隨園詩話》卷一：徐凝《詠瀑布》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爲惡詩，嫌其未超脫也。然東坡《海棠》詩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似比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磬。此應劭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純以海棠自寓，風姿高秀，興象深微。後半尤煙波跌宕。此種眞非東坡不能，東坡非一時興到亦不能。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無乃好事移西蜀）觸動所思。《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先寫題面，後入議論，詩境之常，佳處自在善于生情，工于用筆。若《樂游園歌》格意，絕不相類，不知查氏（愼行）何以云然。（嫣然一笑竹籬間）二語寫絕。（「朱唇得酒暈生臉」二句）比例恰切海棠，餘花移掇不去。（「忽逢絕艷照衰朽」六句）人與花綰結，發論極有情思。（天涯流落俱可念）一語雙鎖。參見《次韻水官詩》《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評、《虢國夫人夜游圖》胡應麟評。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一　《苕溪詩話》卷五：柳子厚《牡丹》曰：「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坡云：「殷勤木芍藥，獨自殿餘春。」「留」與「殿」，重輕雖異，用各有宜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格在唐宋之間。（「殷勤木芍藥」二句）寓意遲暮。《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起處）自在流出。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首純乎杜意，結尤似。（「鸛鶴來何處」二句）寓意羈孤。

《雨中看牡丹三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三首一氣相生。

又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首作句句有雨在。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的皪走明珠）「走」字似荷葉矣。作「落」字「綴」字即得。（暗香生雪膚）不似雨中。（「黃昏更蕭瑟」二句）結語景眞而字不雅。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兩句一轉，化板爲活。《載酒園詩話》：黃州詩尤多不羈。《雨中看牡丹》「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尤有雅人風致。《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次作言明日。《蘇海識餘》卷一：賀裳曰：「黃州《雨中看牡丹》詩：『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二句，尤有雅人深致。」余謂「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二句，其鍛鍊全在「更」字，着意雨中尤精。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二〇：「清寒」以下六句，從朝寫至暮，五、六非轉也。

又三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蕊，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同矣。《蘇詩選評箋釋》卷三：三作言後日，又從雨中而想雨後之景，出奇無窮。參見《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評。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有江湖魏闕之感，然語意淺薄。《蘇海識餘》卷一：初謫黃州《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一小詩耳，而寄託甚大。其三、四云：「無因上到通明殿，只許微聞玉珮音。」不獨顧影自傷，並神宗不忍終棄之意皆見。若杜陵每飯不忘，直以水投石耳。其後神宗眷注不衰，遽欲召修國史，又命以本官起知江州，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皆爲群小所沮，命格不下。此詩早有以窺其微矣。【略】以上諸句，乃黃州一集詩之間架，通其故，則前之杭、密、徐、湖，後之元祐三召，紹聖兩黜，不獨詩旨歸一，而公之心跡亦皆血脈貫通。若邵註欲以賤杜例了當此集，乃是癡兒說夢也。

《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〇引次公曰：（下引「凄涼吳宮闕」六句）以武昌有孫權故宮，故特用吳宮嬪嬙之魂爲意耳。《滹南詩話》卷中：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略】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一首以幻語生波。（下引「凄涼吳宮闕」六句）移空作有，東坡慣法。「至今」二句可刪。（「怪君呼不歸」四句）趁手生情，借作綰結，用筆靈便之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餘妍入此花）入此生情，方不寂寞。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一首以議論見意，章法不苟。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二〇：後八句對「願君揚其名」發論。《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不食我心惻）語見身分。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引《漫叟詩話》：東坡作吃語詩（下引此詩），山谷亦有戲題。【略】二老亦作詩戲耶？苕溪漁隱

曰：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關劍閣隔錦官」者是也。

《學齋佔畢》卷二：又有「故居江干堅關扃」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吃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爲公出意以文爲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挂，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或直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

《東坡詩選》卷四五袁宏道評：存之備一體。譚元春評：世豈少故作艱奇者？欲堙其源，且恨莫由，奈何復導之，使其有二也？此等詩，昌黎、東野諸人，不得不任其過。《初白庵詩評》卷中：何苦爲此？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種不宜入集，不得以王融借口，王融詩先不應入集也。皮、陸紛紛，更屬雅人所弗道。《甌北詩話》卷五：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略】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東坡）又有口喫詩，因武昌西山多榊葉，其旁即元結湖，多荷花，因題句云：「玄鴻橫號黃榊峴，鵠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請再賦一首。坡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笋供膾愧攪聒，乾鍋更煑甘瓜羹。【略】使口喫者讀之，必至滿堂噴飯。而坡游戲及之，可想見風趣湧發，忍俊不禁也。

《武昌銅劍歌》《初白庵詩評》卷中：一意盤旋，句句靈活。《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文之奇偉怪譎，固由才思天成。然無根之談，作者弗尚。故世謂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也。即如此篇，全是《廣異記》來，加之鎔鍊，遂成奇光異彩，豈後人臆說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又卷四《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猿化石，石化道士，都是課虛，無以責有。此特偶爾以文爲戲，非《武昌銅劍歌》等可比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與《醉道士石》詩同一運意，皆討巧省力之法。彼只成游戲小品，而此能不失詩格者，賴有一結耳。《王文簡古詩平仄論》：〔翁〕方綱按：此篇換韻之格，乍看似參差，而實整齊之至也。末一韻多一長句，故第一韻少二句，以蓄其勢，第五句六句仍順承三四句之韻，則中間仍是四句一韻。前後伸縮，音節天然，豈得以參差異之？《昭昧詹言》卷一二：奇妙不減昌谷。又：渾轉溜亮，酣恣淋漓。坡此首暨【略】《武昌劍》【略】皆可爲典制之式。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二〇：用《廣異記》敷佐成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起處）絕妙運用，確切銅劍。觀紀氏所評，或誤認爲憑空撰出耳。（細看兩脅生碧花）語亦警策。

《定惠院顒師為余竹下開嘯軒》《初白庵詩評》卷中：（「衝風振河海」四句）一派悟境。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奇恣超妙，一掃恆蹊。「阮生」二句亦可省。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二〇：與韓退之《送孟郊序》同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皆緣不平鳴」二句）鋪排之後，須有此扼要語。（「阮生已麤率」四句）爲「嘯」字略作點綴。（「衝風振河海」四句）翻轉作結，妙甚。末句亦天然關合。

《遷居臨皋亭》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有兀傲之氣。《甌北詩話》卷五：坡詩不以鍊句爲工，然亦有研鍊之極而人不覺其鍊者。如「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饑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劍米有危炊，氈針無穩坐」，「舌音漸獠變，面汗嘗辟差」，「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此等句，在他人雖千鎚萬杵尚不能如此爽勁，而坡以揮灑出之，全不見用力之蹟，所謂天才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劍米有危炊」二句）句意極鍊，通篇賴此不傷剽滑。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元豐庚申五月轍來齊安，故有迎之之作。前半追憶在御史臺有詩授獄卒梁成以遺之之作，不勝其戚，後半則因其將至而預期會晤之樂，不勝其懽。卻以「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二句於中作轉軸，敏妙絕倫。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語皆眞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江流鏡面淨」四句）景中有情，寫出暢適。參見《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碧溪詩話》卷五評。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轍以詩獄謫黃州，轍亦謫筠州監鹽酒稅，相見宜不勝感愴者。而詩云「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詩人忠厚之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起處）語語圓健。（「卻憂別後不忍到」以下四句）用筆每透過一層，最爲沉著。（「吾儕流落豈天意」二句）東坡難得此和平之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千搖萬兀到樊口）七字寫盡三楚剪江之狀。（一箭放溜先鳧鷖）謂渡至對岸上游，其舟疾轉，順流而下，箭餘地即樊口也。七字寫盡舟工手忙腳亂之狀。（「卻憂別後不忍到」二句）力透紙背。末三句以子由作結，並不重李八百也。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有情。「吾儕」二句，作詩意旨。凡作詩必有此等語，乃見意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千搖萬兀到樊口）舟行順逆，二語寫盡。（我今漂泊等鴻雁）以下筆意灑落。參見《再遊徑山》《蘇亭詩話》卷一評。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老生常談》：東坡《觀張師正所蓄辰砂》詩云：「將軍結髮戰蠻溪，【略】」此種詩是心中先有感觸，適有此題到手，遂如萬斛珠泉，一齊湧出，與尋常小題大做不同。即如工部《櫻桃》詩，非身膺部郎，流落西蜀，亦斷難憑空結搆也。大抵作事不可無所謂而爲之，況臨文安可苟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意境開拓，不嫌小題大做。魏叔子謂小題大做，俗人得意之筆，自是洞見肺腑語。亦有不可一概論者，此類是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本集小題大做之作，如《雪浪石》云：「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凡此類者，未易悉數，又豈止此詩乎？曉嵐主魏叔子之論，以小題大做爲俗人得意之筆，又以魏爲洞見肺肝，宜其少所見而多所怪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筆勢開拓，旋折如意。

《五禽言五首》　《初白庵詩評》卷中：與退之《羑里操》同一忠孝至性。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種題目，初作猶是樂府變體，歌謠遺意，再作則陳陳相因，轉入窠臼矣。何效之者至今不已也？　《石洲詩話》卷三：《五禽言》，亦近《竹枝》之神致。梅詩《四禽言》，惟《泥滑滑》一首爲歐公所賞，果然神到。其餘亦無甚佳致。蘇詩五首，亦不爲至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詩有工拙，不以樂府歌謠之體陳陳相因而可廢也。五七言古近體亦陳陳相因，豈可廢而不用乎？特此五詩實未爲工耳。

又二　《渭溪詩話》卷八：（「不辭脫袴溪水寒」二句）等閑戲語，亦有所補。

《鐵拄杖》　黃庭堅《跋東坡鐵拄杖詩》：《鐵拄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拄杖》均爲瑰瑋驚人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八：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空堂晝眠依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涪翁晝寢，蒼龍挂壁。』皆用退之詩也。」《龍性堂詩話續集》：（坡公）《鐵拄杖》云：「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略】長吉復生，不能過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少揮灑自如之致。程端禮《代諸生壽王豈巖》：蘇子鐵拄杖，以壽張樂全。倚杖撫銅狄，謂與同清堅。鐵杖豈爲壽，銷蝕同飛煙。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渭溪詩話》卷四：用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略】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坡詩不可以律縛，善用事者無不妙，他語意天然者如此，盡十分好。　馮班評：于題不甚顧，力大才高故也。　又：比山谷何啻天壤？大略黃費筋力，蘇自然，黃苦而險，蘇散而闊。　又：杜、白、蘇三家皆不爲律縛者也。「江西」有意擺脫，醜態百出。惟以力大學富，後人不能及耳。　紀昀評：東坡七律，往往一筆寫出，不甚繩削。其高處在氣機生動，才力富健。其不及古人者，在少熔鍊之工與渾厚之致。　許印芳：曉嵐前批總論東坡七律，語語的確。後批此詩亦愜當。惟批《律髓》此詩，但每句着圈，批本集則通首密圈。今從本集密圈之。又曰：「結語蓋指初貶黃州，元豐三年春赴貶所時言。以詩法論之，當有小注，讀者乃知其意之所在，此等處殊欠分曉。」　又：起句連下兩「不」字，此不爲複。惟七句「日」字與首句複。「燒」讀去聲。《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坡詩多有堆、率二失，如此亦可選。然「半瓶濁酒」亦無救于率易。《蘇詩選評箋釋》卷三：竟體兀傲，一結含蘊無窮，彷彿少陵《東閣觀梅》之作。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一氣渾成。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公以才氣勝，此以才情勝，係集中別調。《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一：（「十日春寒不出門」四句）一片空靈，奔赴腕下。此因赴岐亭而念關山也，但本意于末句暗藏「路上行人」四字，結住道中，讀者徒知讚嘆，未見其奪胎之巧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前六句淺直，賴末二句細潤救之。《宋詩精華錄》卷二：寫景中要有興味，所謂有人存也。「亂山環合」、「十日春寒」各首皆是。

《東坡八首》　元好問《學東坡移居八首》：東坡謫黃州，符藥行江湖。荒田拾瓦礫，賤役分僮僕。我讀《移居》篇，感極爲悲歔。九原如可作，從公把犂鋤。我貧公亦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愧，詩亦豈不如？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八章皆出入陶、杜之間，而參以本色，不摹古，而氣息自古。

又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獨有孤旅人」四句）沉郁懇到。　紀昀評

《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末四句逼眞少陵。《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一結筆意高簡，恰是首章地步。

又二　《懷古錄》卷上：東坡詩云：「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亦皆有曠適之意。然其曠適者卻與淵明不同，蓋其一氣趕從後，飄飄然毫俊之氣終不掩，故止可以爲東坡之詩，而非淵明之詩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因耕田而及桑果竹木，以至築室穿井，各成倖願，想見隨遇而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家僮燒枯草」以下）波瀾好。結得沉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家僮燒枯草）摹寫實境入細，借以生出結果意。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泫然尋故瀆」二句）「泫然」二句無理有情，滄浪所謂「詩有別趣」，蓋指此種。惟標爲宗旨，則隘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穿城過聚落」二句）次聯體物精到。

又四　《初白庵詩評》卷中：如老農說家常。王、儲田家詩遜其精細。《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七：悉數四時田事，風霜月露，宛轉關情，王、孟田家雜詩所未經道。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三、四究微嫌生造。（「我久食官倉」四句）忽作得意語，正無聊之極語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通首說蜀中田務，皆是襯筆。「官倉」二語又墊起一層，只「行當知此味」一句，折醒本題，章法甚別。王、儲善寫田家情事，說不到此等語，不得反謂此駕出其上。

又五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此首專言種麥，述農父問答有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此亦寓憂戚玉成之意，觀「苦言」字（再拜謝苦言）可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以荒爲幸，似于翻案，然田家實有此意，如此寫來，便切情事。

又六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豈誠願學李衡？亦因遺甘而懷李公擇耳。預想到屋角青黃，拙樸語亦徵高曠。《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收法所謂篇終□清省也。

又八　《初白庵詩評》卷中：結句失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刮毛」二句微嫌其纖。（衆笑終不悔」二句）結用陶公冥報相貽意，查云「立言失體」，亦是。《石洲詩話》卷三：《東坡八首》，第一首用「刮毛」，第八首又用「刮毛」，愈見其大，而不覺其犯。遺山《移居》詩，從此八首出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結到馬生，恰是本章地步。（求分買山錢）伏結句。（「刮毛龜背上」二句）語有所本，意取透快，非纖也。（「可憐馬生癡」四句）情至語，寫出可感。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觀林詩話》：一僧問王茂公云：「凡花皆經歲復開，東坡何爲獨于梅花言返魂香耶？」茂公云：「以梅花清絕能醒人，非餘花可比故耳。」遂引蘇德哥及聚窟州返魂事爲證。僧來從余借二書驗之，皆與梅花了不相關，遂憾茂公之欺。余爲言事見韓偓《金鑾密紀》，出內廷詩，有「玉爲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作詩此詩題于花下》。東坡云：「返魂香入嶺頭梅。」僧遂釋然。《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一點芳心雀啅開」，此句最佳。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雀之爲物，嘗凍啅。梅開本無情，于梅下此語，乃若不勝情者。尾句蓋謂季常侍兒病起新粧，行當于釵頭見此花，欲其出以侑樽也。「豆稭灰」出《文酒清話》王勉雪詩：「上天燒下豆稭灰，烏李從教作白梅。」亦俚語，世傳以爲戲者。東坡作詩，初學劉夢得，頗涉譏刺。第以荆公新法，天下不便，故勇于排之，而又不能忘情于詩，間有所斥，非敢怨君。元豐中李定、何正臣、舒亶彈劾之，下獄，欲置之死。至于今，此三人姓名，士君子望而惡之。亶有《和石尉早梅二首》曰：「霜林盡處碧溪傍，小露檀心媚夕陽。天下三春無正色，人間一味有眞香。相思誰向風前寄？更晚那辭雪後芳。朝夕催人頭欲白，故園正在水雲鄉。」又：「依然想見故山傍，半倚垣陰半向陽。短笛樓頭三弄夜，前村雪裏一枝香。可能明月來同色，不待東風已自芳。幸免杜郎傷歲暮，莫辭吟對釣漁鄉。」此兩詩亦頗可觀，但以少陵爲杜郎，則稱謂不當。亶眼不識東坡，而謂其能識梅花耶？兼亦格卑句巧，似乎湊合而成。惟東坡詩語意天然自出，高妙縣絕不同。其人品不堪與東坡作奴，故附其詩于坡詩之下，不以入正選云。　馮班評：「依然想見故山旁」，皆凡語。「幸免杜郎傷歲暮」，可笑。盧谷云「以少陵爲杜郎，則稱謂不當」，何不云杜公？　紀昀評：「豆稭灰」，終是粗俚。或以東坡而曲爲之詞，則謬甚矣。　又：似待雀啅而始開，寫出清高自貴，不肯輕開之意。非寫雀之有情，此評近是而未的。　又：「間有所斥，非敢怨君」八字定評，所謂皇天后土，表一生忠義之心。《六研齋筆記》卷四：王勉作《雪》詩，故爲鄙句云：「上天燒下豆稭灰，烏李從教變白梅。」東坡《次王仲玉韻》詩云：「江雲欲落豆稭灰。」陶鑄之妙，遂同點石。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陳慥喜蓄聲妓，此作體近《香奩》，如有所指者，故謂之戲贈。軾與慥交好，詩文無所拘忌，若河東君、秀英君之名因而流布。非是輕薄爲文，正可見其忘形無間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江雲欲落豆楷灰）究非雅語。《養一齋詩話》卷五：梅詩最難工。【略】坡公「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精妙近瑣屑。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一引《漫叟詩話》：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蘇子瞻詩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于藍。《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詩云，【略】皆徐、孟二人事也。《梁谿漫志》卷四：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于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略】《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全用孟、徐二人飲酒事。以其泉下有靈，卻笑厥孫不飲，善滑稽者。馮班評：坡體有氣力。次聯「江西」語也。詞氣高曠，更覺可味。查慎行評：用兩人事實作兩聯，天成對仗。首尾一意反覆，章法新奇。紀昀評：戲筆不以正論，存一種耳。就此而論，卻點化得玲瓏璀璨。許印芳評：三句、五句承孟嘉，四句、六句承徐邈。紀批《律髓》此詩密圈第二聯，批本集通首密點，今兩從之。又：紀昀于本集批云：「小品自佳，凡詩語切姓，未免近俗。此詩亦從姓起義，恰有孟、徐二酒事佐之，又不以切姓爲嫌。」又曰：「查初白云：中二聯兩兩分承起句，章法獨創。」又：「獨」字複，「有」字凡三見，「醒」讀平聲。《梅磵詩話》卷上：詩人喜用全語。東坡《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詩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略】下語皆渾然天成，然非詩之正體。《初白庵詩評》卷中：中二聯兩兩分承起句，章法獨創。又卷下：用兩人事實作兩聯，天成好對仗，首尾一意反覆，章法新奇。《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因姓援古以爲着題，古人所有也。只詠孟嘉、徐邈二人事，承說到底，章法獨創，後人亦未見有效之者。《退庵詩話》卷一：荊公謂「用漢人語，仍須漢人語對，用異代則不倫」，眞執拗語。作詩之道，如梓氏雕木，工人織錦，花樣隨心，豈有一定死法。正如造物，宇宙之內，飛潛動植，無物不生，無態不有耳。如子瞻《戲徐孟二生不飲》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用徐邈、孟嘉事，以晉語對漢語，能不謂之佳乎？總之，用事要雅切而自然，對仗要工穩而有致趣，便爲能事，不必問何世何代也。參見《贈孫莘老七絕》《甌北詩話》卷五評，《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

《冬至日贈安節》《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故此《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與《冬至日贈安節》所云「詩成卻超然，老淚不成滴」者，情懷無弗同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起處）眞至之語，樸而不俚。

《聞洮西捷報》《道山清話》：蘇子瞻詩有「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風』也。」《梁谿漫志》卷七：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老學庵筆記》卷九：「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七言律，宋人如【略】蘇子瞻「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略】然每家不過二三聯耳，實非諸子本相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露布朝馳玉關塞」二句）「露布」即「捷書」，未免犯複。此詩本集不載，疑王韶之黨獵取《賜御書》詩爲之，以東坡爲重耳。《甌北詩話》卷二：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爲律體，于是五字、七字中爭爲雄麗之語，及盛唐而益出。【略】七律中「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亦是絕唱。然換卻「三峽」、「錦江」、「玉壘」等字，何地不可移用，則此數聯亦不無可議。祇以此等氣魄從前未有，獨創自少陵，故群相尊奉爲劈山開道之始祖，而無異詞耳。自後亦竟莫有能嗣響者。東坡舉【略】自作【略】「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謂可以繼之，然聲調稍減。《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中：（放臣不見天顏喜」二句）運意深厚，筆力亦健。參見《陸龍圖訊挽詞》《甌北詩話》

卷五評。

《三朵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瓶雀事，出《楞嚴經・大智度論》。四條蛇事，賓頭盧尊者語。一宿覺，永嘉人，有《證道歌》傳于世。　馮班評：關甚。　紀昀評：此詩殊惡，不必以東坡之故爲之辭。　《說詩晬語》卷下：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空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宋人精禪學者，孰若蘇子瞻？然《贈三朵花》云：「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意盡句中，言外索然矣。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東坡初貶黃州之年，即「細雨梅花」、「關山斷魂」之時也。次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見陳慥季常，是以爲女王城之詩。又次年正月二十日與潘邠老等尋春，是以有「事如春夢了無痕」之詩。又次年正月三日尚在黃州，復出東門，仍和韻云：「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謂元豐官制行，罷廢祖宗館職立秘書省，以正字、校書郎等爲差除資序，而儲士之意淺矣。觀此等語，豈惟可考大賢之出處，卻亦可見時事之更張，仁廟之所以宴于後世者，何其甚！熙豐之政所以固有可恨者，何其頓衰！坡下句云：「豈惟貫見沙鷗喜，已覺來多釣石溫。」又可痛。坡翁一謫數年，甘心于漁樵而忘返也。「新掃舊巢痕」事，陸放翁爲施宿注坡詩作序，記所對范致能語，學者可自檢觀。　馮舒評：比放翁語稍詳。末二句云：「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查慎行評：三、四亦用「似」字、「如」字，覺意味深長，滄浪《春睡》詩相去天淵矣。蓋意不猶人，辭復超妙，坡儔所以獨絕也。　紀昀評：通體深穩，三、四尤好。　許印芳評：「人」字複。　又：陸放翁《詩注序》云：「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元豐官制行而三館罷，東坡嘗直史館，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乃至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又按何義門云：「李義山《越燕》詩『安巢復舊痕』，坡詩翻用此語。」又韓致堯《湖南梅花一冬再發》詩三、四云：「玉爲通體依稀見，香號返魂容易遮。」結句云：「夭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才。」坡詩結意本此。蓋坡之在黃，猶致堯之阨于崔昌遐而在湖南也。然時相力擠之，神宗獨爲保全，亦猶致堯之見知于昭宗。「先返玉梅魂」，蓋謂神宗必不棄絕，而語意渾然，恰是收足復出東門意。此老詩句誠非淺人所能讀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人似秋鴻來有信」二句）三、四警策，前後亦稱。　《昭昧詹言》〇：此詩無奇，開凡庸滑調。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六：「春夢」句已入化境，非後人所能效顰。　參見《陸龍圖訊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紅梅三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嘗謂此兩語村學堂中體也。范石湖著《梅譜》，因「詩老」二字誤以爲聖俞詩，非矣。　馮班評：「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惡詩。　《渚山堂詞話》卷一：東坡詠梅成三十篇，其《紅梅》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謂石曼卿有「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之句也。胡平仲因用坡句作《減字木蘭花令》云：「天然標格，不問青枝和綠葉。彷彿吳姬，酒暈無端上玉肌。　怕愁貪睡，誰謂傷春無限意。乞與徐熙，畫出橫斜竹外枝。」夫紅梅與桃杏迥異，不待觀枝葉而辨已明矣。予甚愛坡語，用特錄胡詞貽之好事者。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不着意紅字則泛衍，然一落色相又如塗塗附矣。石延年句豈不貼切，而詩謂其不知梅格，知此可與言詩。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細意鉤剔，卻不入纖巧。中有寓託，不同刻畫形似故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一：（酒暈無端上玉肌）以上逐句並切紅梅，至第六句能以「無端」二字扣住，緊密之甚。（「詩老不知梅格在」二句）本集論詠物詩，以曼卿此聯爲至陋語，乃村學堂中體。合觀此詩，乃自詡其前六句，謂非曼卿之所知也。然入結愈見窘步，似又特意討巧，取其四字作收也。　《載酒園詩話》卷一：余又思二語雖佳，尚不及東坡《紅梅》詩「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尤爲無跡。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首聯拙，次聯淺，獨第六句佳耳。結更無聊，蓋曼卿原句穠極，不值與之辨，辨亦穠矣。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六：寫「紅」字以嚴重出之，方不失梅之標格。下字具見斟酌，讀者不可忽過。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第二首尾句云：「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已着枝。」第三首前聯云：「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頰頰更多姿。」俱佳。　馮班評：虛谷云第二首尾句、第三首前聯俱佳，俱不佳。　紀昀

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後二首蛇足。《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二一引何焯評：落句正致光「調鼎何曾用不才」之意。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許印芳評：紀批《律髓》此詩不着圈點，亦無評語，而批本集卻深取之，後六句皆密圈，今從本集。參見本詩第二首《瀛奎律髓彙評》方回、馮班評。

《二蟲》　《詩林廣記》前集卷二引師民瞻云：「杜甫《縛鷄行》末句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東坡此詩末句正用杜甫詩意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小品寓意，卻不小巧。

《寒食雨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暗中偷負去」二句）「暗中」二句用事殊笨。（「何殊病少年」二句）末二句比擬亦淺。《唐宋詩舉要》卷一：詞清味腴。

又二　黃庭堅《跋東坡書寒食詩》：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六引次公曰：（「君門深九重」二句）此兩句含蓄，言欲歸朝廷邪，則君門有九重之深。欲返鄉里邪，則墳墓有萬里之遠。皆以謫居而勢不可也。《載酒園詩話》：黃州詩尤多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爲沉痛。《蘇詩選評箋釋》卷一：二詩，後作尤精絕。結四句固是長嘆之悲，起四句乃先極荒涼之境。移村落小景以作官居，情況大可想見矣。後人乃欲將此四句裁作絕句，以爭勝王、韋，是乃見山忘道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小屋如漁舟」二句）「小屋」二句自好。（「也擬哭途窮」二句）結太盡。《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起五字有神。《蘇亭詩話》卷二：東坡既不得歸，每有先壟之思。在黃州云：「墳墓在萬里。」（《寒食雨》）《宋詩精華錄》卷二：與《鄆州新堂二首》，皆次首勝。《唐宋詩舉要》卷一：（「春江欲入戶」四句）固是極寫荒涼之境，以喻感慨。然但就春雨言，已盡所不及。結語雙關喻意。參見《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評。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首作以「饑人忽夢」起，以「未暇饑寒念明日」結，次作云「饑飽在我寧關天」，三作云「夜來饑腸如轉雷」，微作呼應之語，映帶無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三首皆排宕兀傲，奇氣縱橫。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不作應酬泛語。凡和詩，最忌作應酬，人與己兩無涉。

又一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七引次公曰：（倒冠落幘謝朋友）此則杜牧「倒冠落佩」之變也。《初白庵詩評》卷中：（「陰陽有時雨有數」四句）可稱詞達。（「可憐明月如潑水」四句）首章說久旱，從《雲漢》之什得來。《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先將旱勢寫得淋漓極致，以待下二章轉關，反覆詳盡，清絕滔滔，呼作快哉謠不虛也。《曾文公全集・讀書錄》卷九：第一首專詠久旱。《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首章說久旱。（「饑人忽夢飯甑溢」二句）起筆破空而來。（「只知夢飽本來空」二句）承筆又落習徑。（「陰陽有時雨有數」四句）直如說話，而曲折有氣，不傷于率。（風從南來非雨候）此句本寫足旱字，卻掉轉一意作結，用筆擺脫。

又二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此首亦不可遺，惜無好結。看至尾處，敗興耳。若到「饑飽在我寧關天」住了，猶覺味完。此不可與好多人商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此章方說雨，章法井然。（「腐儒麤糲支百年」至末）操縱在我，筆力極透。與前篇「去年太歲空在酉」四句作大開合。末又補出築隄貯水，見人力既至，則天不能災。此意乃題中所未有。《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旱而得雨，因雨而籌及於破陂之漏水，思作塘以遮泉，由去年，今年而並預算明年，絕不爲愁霖計者。三詩如各自成章，乃正其神明於斷續合離之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破陂漏水不耐旱」以下）忽地跳出題外，卻仍是題中，筆力恣逸之至。若順手寫雨足景象一番，便是凡筆。《曾文公全集・讀書錄》卷九：第二首前半喜已得雨，後半將謀作塘。《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蓬蒿下濕迎曉耒）得雨正面，寫得恰好。（腐儒粗糲支百年）斗入議論，極精采。東坡詩後路每于虛境設想，一連數層，眞有瀾翻不竭之妙。

又三　《誠齋詩話》：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爲妙法。【略】老杜有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人哀。」東坡則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此皆翻案法也。《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七引次公曰：（「君家有田水冒田」四句）「君家」指孔毅父，「我家」，先生自言。以毅父則「水冒田」，以先生則「憂入室」，蓋以一則有田，一則有室而已故也。若楊道士無田且無室，空手一身，無所憂也。《養一齋詩話》卷一：楊誠齋愛講翻案法，稱東坡【略】「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

杯」諸句，以爲詩法。不知此只小巧本事，坡詩生氣噴湧可重，雅不在此。

《初白庵詩評》卷中：末章方說甚雨。《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前兩章言旱言雨，已各詞意周浹。此章言甚雨，若必更作已甚之詞，則詩體俳諧，無復餘地矣。「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入室」二句，情狀已盡。下只就楊道士爲言，與雨旱都不相值，張弛無所不妙也。楊萬里獨賞結二句「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謂其用杜詩得翻案法，抑亦末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不如西州楊道士」以下）苦雨，卻借一不苦雨者，對面託出，用筆巧妙。若說如何苦雨，便凡筆。（「旅愁非酒不可開」以下）苦雨，偏以豪語作收，是極力擺脫處。（「不須更待秋井塌」二句）此事天然湊泊，苦雨飲酒，兩邊俱到。《曾文公全集・讀書錄》卷九：第三首詠甚雨而及楊道士。《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九：（起處）寫甚雨簡盡。（旅愁非酒不可開）勢須掉結。參見《讀孟郊詩二首》田雯評。

《魚蠻子》　《艇齋詩話》：樂天《鹽商婦》詩云：「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舟作車。」東坡《魚蠻子》詩正取此意。《老學庵筆記》卷一：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禾江邊，門前碧水蓮。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僊。」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初白庵詩評》卷中：（「人間行路難」至末）主新法者聞之當奈何？《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分明指新法病民，出賦租者不如魚蠻之樂也。忽又念及算舟車者，筆下風生凜凜。《史記・平準書》述卜式之言以結全篇，曰「烹弘羊，天乃雨」，不更益一字而意已顯。此詩結云「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亦不待明言其所以然，可稱詩史。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香山一派。讀之，宛然《秦中吟》也。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范成大有「近來湖上亦收租」之句，可見南宋時魚蠻子亦出稅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借端託諷，格意超絕。先括大意直起點題，後再與詳寫，是一意分兩層叙法。（起處）四句一氣注下，看其句法錯落。（人間行路難）以下入議論，連作數轉，使筆如風，略逗本意便住。《唐宋詩舉要》卷一引吳汝綸評：似昌黎。

《吊李臺卿》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危坐若持釣」、「得君如再少」，太白失秀矣。《初白庵詩評》卷中：得公詩，遂使明仲聲容笑貌，千載如生。古人所云「得一知己，死亦無恨」者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看書眼如月」數語，可謂心折膺服矣。卻先從人所共笑處爲之寫生傳神。可笑處實是可笑，可敬處實是可敬。俱是不遺餘力而寫之，世乃有臺卿其人哉！千載茫茫，一人知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垂頭老鸛雀」以下四句）寫照如生。（「其生世莫識」二句）十字沉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垂頭老鸛雀）比例奇妙。（「褚裒半面新」以下）以運典代叙事，此詩之所以貴有學也。（卻觀元嫵媚）與起處相應。（得君如再少）妙語。（縱橫通雜藝）極推臺卿之學，而惜其「無文」、「不耀」，「弔」字意寫得透。（甚博且知要）句遒鍊。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擒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說與高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予予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如見其人如聞十二琴之聲予昔從高齋先生遊嘗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五年閏六月》　《蘇詩續補遺》卷下引馮景語：《楞嚴經》：「譬如琴瑟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又偈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眞實。」此詩宗旨，大約本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此隨手寫四句，本不是詩，蒐輯者強收入集。千古詩集有此體否？《石洲詩話》卷二：東坡《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云云，已爲禪偈子矣。而杼山《戛銅椀爲龍吟歌》云：「未必全由戛者功，聲生虛無非椀中。」則更在前。《柳亭詩話》卷五：韋左司《贈李儋詩》：「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東坡有云：「若言琴上有琴聲，【略】」皆于《楞嚴》三昧有會心處，韋語顯，蘇語密。

《李委吹笛》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事妙入韻，光景如僊，《古今小品》卷一：（引）清景清事，括前後二賦之勝。怪先生此時便無奇句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題事佳，詩亦風致。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集句詩創自北齊，著於石延年而工於王安石。黃庭堅則目爲百家衣，言如小兒文褓也。是匪富有胸中，豈能親切貫穿？然終非詩家之所貴也。觀此數詩，所以譽之者至矣，言外正自有意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一：五首皆語雜嘲弄，頗有率句，不爲傑作。《甌北詩話》卷五：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

開爐鑄矛戟。」又云：「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又云：「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

又一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荆公始爲集句，多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切。蓋以其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爲貴。其後多有人傚之者，但取數部詩集諸家之善耳。故東坡《次韻孔毅夫集句見贈》云：「羨君戲集他人詩，【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二引《西清詩話》：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匀，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圜，剉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略】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鷄。」又有「坐驅猛虎如群羊」之句，眞佳語也。《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八引次公曰：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盛爲之，多者數十韻。蓋以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數十部詩，聚諸家之集耳，故公此詩美之，亦微以譏之耳。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鷄」爲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爲一律邪？《蠡勺編》卷二三：（東坡）不以是體爲貴矣。

又二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二比落想奇絕。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毅父有集杜一首，故此章另提出。《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天下幾人學杜甫」二句）此二句乃從古學杜者定讞。（「劃如太華當我前」二句）此二句乃從古學杜者結局。（無人巧會當時情）恢諧得妙。

又五　《澗于日記》庚寅卷：孔毅父武仲集古人句贈東坡，坡答之，有曰：「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此詩中之戲幻，非正格也。荆公邀坡公集大研詩，坡公率爾曰：「巧匠斲山骨。」坡非不能，而終不爲，所見高矣。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陸游《施司諫註東坡詩序》：（九重新掃舊巢痕）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又次年正月三日尚在黄州，復出東門，仍和韻云：「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謂元豐官制行，罷廢祖宗館職立秘書省，以正字、校書郎等爲差除資序，而儲士之意淺矣。觀此等語，豈惟可考大賢之出處，卻亦可見時事之更張，仁廟之所以宴于後世者，何其甚！熙豐之政所以固有可恨者，何其頓衰！坡下句云：「豈惟貫見沙鷗喜，已覺來多釣石溫。」又可痛。坡翁一謫數年，甘心于漁樵而忘返也。「新掃舊巢痕」事，陸放翁爲施宿注坡詩作序，記所對范致能語，學者可自檢觀。《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二二引何焯語：「舊巢痕」三字，本義山《越燕》詩，此老可謂之無一字無來處也。（暗香先返玉梅魂）韓致光《湖南梅花一冬再發偶題》，其三、四云：「玉爲通體依稀見，香號返魂容易回。」結云：「夭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才。」詩意本此。蓋公之在黄，猶致光之阨于崔昌遐而在湖南然。時相雖力擠之，而神宗獨爲保全，亦猶致光之見知于昭宗。「先返玉梅魂」，蓋以神宗之必不忍絕棄也。而語意渾然，恰是收足「復出東門」意。此老詩誠非淺人所能讀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詞旨溫厚，意味深長。在集内近體詩中，更進一格。至於陸游之解，方回之評，俱似索解過高，然不可謂非解音知己者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溫雅可誦。《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解杜與解蘇不同，杜無考，故易；蘇事事有考，故難。（九重新掃舊巢痕）公後以追憶罷制科取士，再作《王中甫哀辭》云：「堪笑東坡癡頓老，區區猶記刻舟痕。」其押「痕」字，與此詩用意一轍，可爲陸（游）說之證。（暗香先返玉梅魂）公歷陳仕跡狀云：「先帝復對左右，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此段語適當其時，正此句之本意，所謂「暗香先返」者也。義門雖比擬迂遠，不能指出確據，而所見與詩近，以方求仁者流，則已日月至焉矣。又卷二四：（區區猶記刻舟痕）「九重新掃舊巢痕」句，因罷三館而發，前人論之詳矣。《蘇海識餘》卷一：若熙寧六年正月「暗香先返玉梅魂」句，則又屢聞德音而發，非空言也。【略】以上諸句，乃黄州一集詩之間架，通其故，則前之杭、密、徐、湖，後之元祐三召，紹聖兩黜，不獨詩旨歸一，而公之心跡亦皆血脈貫通。若邵註欲以賤杜例了當此集，乃是凝兒說夢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五畝漸成終老計」二句）語意和平，斯爲風人之旨。《宋詩精華錄》卷二：寫景中要有興味，所謂有人存也。「亂山環合」、「十日春寒」各首皆是。又讀五、六兩句，覺《旄丘》之何多日也，何其久也，殊少含蓄矣。參見《王

中甫哀辭》王文誥評。

《**食柑**》《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讀此詩便覺齒舌津液，不啻如望梅林也。馮舒評：此老絕無惡氣，山谷非其敵也。查慎行評：采之綠霧噀人，見六朝人《謝賜柑啓》中，非臆說也。張載華評：《補註》：「劉孝標《送橘啓》：『采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紀昀評：結句不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千奴一掬）四字求新得拙。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黃溍《跋東坡贈巢三詩》：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熽私印，蓋其家藏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以爲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起處）沈痛之言，不傷忠厚。本集「活火生薪聊一快」，即「生柴」之意。（「努力莫怨天」二句）推過一步作寬解，則當下難堪，不言已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破竈鬱生薪）謂欲以火禦寒，而柴濕不可燒，徒有煙而無火也，下「鬱」字之意如此。曉嵐以「薪」爲新，謂不火故如新，此與氣如霄相類，似當時相尚爲《字說》者之吐屬也。諸本無作「新」字者，其說非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相對不言寒」句，透過一層，寫得深至。

《**元修菜**》《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四引次公曰：此篇紀叙爲詳，頗爲形容之工。巢菜，蜀人皆識之，內地人非親見巢菜者，不知其工也。吳師道《東坡贈巢谷詩墨跡跋》：蘇文忠公贈巢谷凡二詩，此篇與《元脩菜》皆元豐六年在黃州時作。吳興施元之及其子宿，吳郡顧景藩同注公詩，後出頗精。篇中第十六句作「寒蟹呷」（此作「寒蛩」），又云「今成都府治石刻『一飄』字作『一尊』，乃元祐間所書者如此。」則公手書是詩非一，豈其不忘相從憂患中故邪？覽卷使人想其風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質而不俚，細而不瑣。此由筆力不同。（「張騫移苜蓿」以下）有襯貼，便不單窘，否則收不住一篇長詩。《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一路直如說話，而筆意自覺老健。

《**日日出東門**》蘇軾《記所作詩》：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存餘堂詩話》：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渾渾有古致。（「笑我何所求」二句）接法入古。《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我亦無所求）此種手法，公少作有之。（意適忽忘返）此種鉤勒，在處皆是，詰所謂本家筆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我亦無所求」四句）平淡處妙造自然。

《**南堂五首**》**五**《詩人玉屑》卷一七引《王直方詩話》：（邢敦夫云）此東坡詩也，嘗題于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也。《帶經堂詩話》卷九：可追蹤唐賢。《初白庵詩評》卷中：（「客來夢覺知何處」二句）想見襟懷。《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境在耳目前，味出酸鹹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此首興象自然，不似前四首，有宋人椓杈之狀。然以爲夢得則未似，不知山谷何所見也。《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四：焚香閉閣，酣然高卧，羲皇上人，當不是過。

《**初秋寄子由**》汪薇《詩論》卷下：撫今追昔，倍增骨肉之感。白首宦途，閱人雖多，依然海內一子由耳。《初白庵詩評》卷中：（「百川日夜逝」四句）眼前語難得如許親切。（「子起尋袂衣」十句）情文婉摯，令人欲喚奈何。《蘇詩選評箋釋》卷三：五言轉韻能一氣旋折，筆愈轉而情愈深，味愈長。此等詩，他人不能爲，在集中亦惟與子由往復數章僅見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發端深警。（「西風忽淒厲」以下）音節似香山《桐花》詩，但收斂謹嚴耳。王摩詰《寄祖三詩》亦此格，而氣體各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起處）落筆便極痛快，此公本色。（憶在懷遠驛）以下六韻皆追叙所謂「宿昔心」也。（當時已悽斷）折入本位，筆筆曲，句句警。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多生味蠹簡」以下）查云：「巧不傷雅。」（「君看霜雪姿」以下）忽然自寓，不粘不脫。信手無痕，而玲瓏四照。《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君看霜雪姿）寄託語，妙極自然。（「朝來忽解籜」二句）警策。（尚可餉三閭）跟「籜」字生出。《老生常談》：（「多生味蠹簡」二句）弄筆生趣，人多知其爲宋人句。參見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碧溪詩話）卷一〇評。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一　《韻語陽秋》卷四：章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貴冲寂，宴主懽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醪之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又二　《癸辛雜識》前集卷下：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起四句用事欠親切。（江家舊池臺）江令乃亡國之餘，非謫官也。

《洗兒戲作》　《七修類稿》卷三八：吾杭先輩瞿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然自慨不露圭角，似過東坡。　錢謙益《反東坡洗兒詩》：東坡養子怕聰明，我爲癡呆誤一生。但願生兒癡且巧，鑽天驀地到公卿。　褚人穫《洗兒詩》：明楊月湖廉反其意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媿我生平愚且魯，生兒那怕過東坡。」雖出于游戲，總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賢與愚，何必掛懷抱」爲曠達也。《補註東坡編年詩》卷二二：詩中有玩世嫉俗之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此種豈可入集？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三引次公曰：自首句至此，皆以言石曼卿也。　《餘冬詩話》卷下：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問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皆狀桃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略】聚三詩而觀花境，信可愛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芙蓉僊人舊遊處」六句）敘事生色。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石延年通判海州，使人以泥裹桃核，彈擲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誠爲勝舉。詩援此說入，自首句至「蒼髯白甲低瓊戶」以上皆言石事。繼述舊遊，而以和詩之意終焉。舒展春容，有「大海迴波生紫瀾」之妙。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起處）情往興來，處處有宛轉關生之妙，東坡得意之筆。（「我來取酒酹先生」四句）只四語，而淋漓酣足。（「徑尋我語覓餘聲」四句）前後縈拂，有情致，亦有法度。（江風海雨入牙頰）鉤心鬬角，觸手玲瓏。（「夢中舊事時一笑」以下四句）收亦滿足。　《石洲詩話》卷三：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阮亭不取入七言詩選，蓋以爲音節非正調也。然此間呼吸消納，自不得不略通其變，其于正調之理一也。詩二十韻，單句以仄押句尾者凡十一句，單句第五字用仄者凡十七句，此則所以與對句第五字相爲吐翕，而可以不須皆用仄矣。蘇詩似此者尚多，可以類推。　又：《古夫于亭問答》所載：「張蕭亭論單句住腳字，如以入爲韻，則第三句或用平，第五或用上，第七或用去，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其言雖是，然猶未盡其竅卻也。　《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蒼髯白甲低瓊戶」以上，叙石曼卿種桃。「我來」四句，叙公嘗攜家一遊，有婢彈胡琴。「爾來」十句，因蔡寄詩，復念及胡琴婢。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起處）叙來歷。（坐令空山作錦繡）寫景俊偉。（當時醉卧動千日）曼卿嗜酒，故篇中多以酒字作映帶。（我來取酒酹先生）自叙昔游。（持節中郎醉無伍）入蔡景繁。（洪波碧巘相吞吐）句亦俊偉。（似聽石室胡琴語）綰合敏妙。（「我今老病不出門」數句）一氣卷盡前文，清出和意，十分酣暢。

《東坡》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風致不凡。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莫嫌犖确坡頭路」二句）此類句出自天成，人不可學。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拈出小境，入神。　《宋詩精華錄》卷二：東坡興趣佳，不論何題，必有一二佳句，此類是也。

《和秦太虛梅花》　《說詩樂趣》卷一〇引《王直方詩話》：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韻，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四，余獨愛坡兩句云：「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辨之者。　《許彥周詩話》：林和靖《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趁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眞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捫虱新話》上集卷一：東坡《詠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夾竹梅花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

間，風光物彩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涂西抹中，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氣，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東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遯齋閒覽》：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獨云：「鬢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坡梅詩古句佳者有「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梅磵詩話》卷下：梅格高韻勝，詩人見之吟詠多矣。自和靖「香影」一聯爲古今絕唱，詩家多推尊之。其後東坡次少游「橘」字韻及謫羅浮時賦古詩三篇，運意琢句，造語入妙，極其形容之工，眞可企微孤山。以此見騷人詠物，愈出而愈奇也。　《師友傳習續錄》：（劉大勤）問：「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誦而得之，清氣徘徊于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紆迴于遙翠，求之逾深。』是何物也？」（王士禎）答：「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于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詠梅『竹外一枝斜更好』，高于和靖之『暗香』、『疏影』，林又高于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似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則下劣極矣。」　《帶經堂詩話》卷一二：詠物之作，須如禪家所謂不黏不脫，不即不離，乃爲上乘。古今詠梅花者多矣，林和靖「暗香」、「疏影」之句，獨有千古，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而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識者以爲文外獨絕，此其故可爲解人道耳。　又：梅詩無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　《匡山叢談》卷四：（竹外一枝斜更好）雖平淡語，然頗得梅之幽獨閒靜之趣。凡詩詠物，平淡巧麗固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　《西圃詩說》：梅花詩，東坡「竹外」七字及和靖「雪後」一聯，自是象外孤寄。若唐釋齊己「前村風雪裏，昨夜一枝開」，明高季迪「流水空山見一枝」，不落刻畫，亦堪並響。　又：楊升庵云：「梅花詩被宋人做壞，令人見梅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劉方平詩及梁元帝、徐陵、陰鏗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余謂不然，「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又「竹外一枝斜更好」，非宋人詩乎？亦何得一概抹殺耶？　《初白庵詩評》卷中：（「多情立馬待黃昏」四句）自成冷艷。（「孤山山下醉眠處」二句）二語不似先生口吻。（原注：附錄陸辛齋先生評「多情立馬待黃昏」四句云：數語壓通翁。）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集中梅花詩，有以清空入妙者，如《和秦觀梅花詩》云「竹外一枝斜更好」是也。【略】軾嘗稱秦觀詩有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觀詩豈能過之，毋亦自道其所得耳。　《說詩晬語》卷下：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又：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子瞻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江頭千樹春欲闇」二句）實是名句，謂在和靖「暗香」「疏影」一聯上，固無愧色。（「萬里春隨逐客來」二句）悲壯似高、岑口吻。　《石洲詩話》卷三：即《和秦太虛梅花》詩末句押「畀昊」，畀昊恐又是一種神氣，似乎不甚稱。在先生之大筆，固是不規規於尺度，然後學正未可藉口。　《歷代詩發》卷二四：不甚著意梅花，而蕭散之神已自無心透露，正所謂粗服亂頭都好也。　《昭昧詹言》卷一二：梅詩無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及「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江頭千樹春欲暗）一點不着色相，所以爲高。　《筱園詩話》卷四：東坡《松風亭梅花》長句及《和秦太虛梅花》作，高唱入雲，放翁《蜀院梅花》，亦是奇作，然皆七古，非律詩也。律詩則蘇、陸二鉅公梅花諸作，皆不出色，況他人乎？　《詩學淵源》卷七：詩詠物最難工，須要略其貌，全其神，有題外旨，弦外音者乃佳。昔人謂東坡詠梅詩「竹外一枝斜更好」，勝林逋「疏影」、「暗香」多多，即爲此也。　又：獨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一句，不言梅而舍梅無他屬，韻清而古，毫不費力，實足與杜詩「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句匹敵，則較爲勝矣。

《海棠》　《冷齋夜話》卷五：至于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略】東坡《海棠》詩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略】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深雪偶談》：東坡詩：「東風渺渺泛崇光，【略】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藝林學山》卷一：坡詩題海棠也，次句言霧，雖不主海棠，亦詩之病，詩家不必深忌，亦不可不知。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袁中郎（袁宏道）之力去此詩也。　《初白庵詩評》卷

中：此詩極爲俗口所賞，然非先生老境。《秋窗隨筆》：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有雅人深致。蘇子瞻「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富貴氣象。二子愛花興復不淺。或謂兩詩孰佳？余曰：李勝，蘇微有小疵，既「香霧空濛月轉廊」矣，何必「更燒紅燭」？此就詩之全體言也。《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二二：家大人注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二句云：「東坡詩『故燒高燭照紅妝』，從此脫出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東風渺渺泛崇光）施注既以「嫋嫋」爲「渺渺」，即不當以白樂天「青雲高渺渺」句釋詩，雲高可見，風高不可見也。《楚辭》「嫋嫋兮秋風」，謂風細而悠揚也。公《赤壁賦》「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其命意正同。由是推之，則此句正用《楚辭》也。

《上巳日與二三子擔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辭無倫次》

《初白庵詩評》卷中：（平生所向無一遂）二句）着此二語，全篇方有結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二：此永叔所謂「一林亂石，天然位置」者也。其法始自元、白，而筆力則非元、白所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此題不作轉韻體，亦見其才之崛強矣。詩家天骨開張，眞乃一生受用不盡。《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〇：（「轆轤繩斷井深碧」四句）寫荒園景色如見。

《別黃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婉轉清切，薄而不弱。斂帷埋馬非老馬，微嫌不倫，然不大礙。（來時莫遣故人非）「來時」作「將來」解，「非」字作「非議」解。（「投老江湖終不失」二句）既邀量移，似乎漸可自遂，故有此句。《蘇海識餘》卷一：殆京師傳公病歿，神宗方進食，輟飯而起，自此卒出手詔內遷，故其《別黃州》詩又云：「投老江湖終不失」也。

《過江夜行武昌山聞黃州鼓角》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已去之地，鼓角多情。新至之處，曲聲悲健。妙是半雜江聲，通彼我之懷，覺行役宵中，有聲有色。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語特深秀。（幽人夜渡吳王峴）屢以「幽人」自稱，其實假借。此何不直曰「行人」？（「誰言萬方聲一槩」二句）是量移時語。（「我記江邊枯柳樹」二句）縈拂有致。（「他年一葉泝江來」二句）仍結本位，密。《石洲詩話》卷三：「半雜江聲作悲健」，改「悲壯」爲「悲健」，「壯」雖與「健」同意，而用法神氣，似乎不同。似未可以出自先生，而從爲之辭。《昭昧詹言》卷一二：此可爲流連光景等法。「誰言」句用杜精切。收四句儇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題本偶觸，寫來卻有味。《宋詩精華錄》卷二：鼓角送行，未經人道過。《澗于日記》辛卯下：開合動盪，節短韻長，所謂「麗憤龍愁爲余變」，先生自道其詩境也。

《岐亭五首》　《宅泊編》卷七：東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退之有《雜詩》一篇，亦二十六句，押六韻。《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于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緝」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訾議。《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末」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略】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爲可笑。《清波雜志》卷二：律詩而用兩韻，叩于能詩者，云：詩格不一，如李誡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澗于日記》辛卯下：更于《岐亭》五首參之，分觀則一首各具一義，合觀則五首同具一義，亦具五首之中，萬象渟涵，衆峰複亘。

又一　《詩人玉屑》卷七：嘗與公論對偶，如「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以鏡名對酒名，雖爲親切，至如杜子美云「竹葉于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直以菊花對竹葉，便蕭散不爲繩墨所窘。公曰：「枸杞因吾有，鷄棲奈汝何。」蓋借枸杞以對鷄棲。「冬溫蚊蚋在，人遠鳧鴨亂。」人遠如鳧鴨然，又直以字對而不對意。此皆例子，不可不知。子瞻《岐亭》云：「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是用例者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磨刀削熊白）「熊白」二字，黃山谷以對「蟹黃」。《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從呼酒說到徑醉而復醒，寫出嘯傲自適，頽然兀然，眞不知何者是主，何者是客。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唧唧銅瓶泣）「泣」字押得深而穩。（「朝來靜庵中」二句）結得超逸。《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遶村捉鵝鴨）客有過韻山堂舉此句者云：「後篇戒殺，此句何不禁逋耶。」答曰：本集尚有「殺盡西村鷄」句，亦多有殺牛之語，此即《詩・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不以辭害義也。且此乃叙初至季常家，舉家欣動之情，已見其妻不妬。要知客在堂而內妬，欲

求甘旨不失飪者鮮矣。後詩戒殺，乃明年重到所作，正以其前此多殺故也，與此尤可參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遠林草木暗」二句）寫得逼眞。（「我當安所主」二句）綰結圓密。

又二　蘇軾《書贈陳季常詩》：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優古堂詩話》：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髣然發其幕。」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胡盧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東坡此詩，欣然會意，故錄全章，益以自警。又後集卷二七引《藝苑雌黃》：《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贈季常》詩曰：「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則又以鄭餘慶爲盧懷慎。《東坡詩選》卷六袁宏道評：（「我哀籃中蛤」四句）天然。　譚元春評：（嚴詩編杜集）獨此「集」字押得不是。　尤侗《香林廣詠序》：幼讀坡公語「書室前竹柏叢生，鳥有巢于低枝者，其穀可俯而窺也」，欣然樂之。讀《岐亭》詩至「未死神已泣」，使人凄然。里中有不食肉者，遂永持殺戒。乃知此老能以悲喜作佛事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通篇俱爲戒殺而作，「未死神已泣」一語，尤惻惻動人。中用鄭餘慶事，誤作盧懷慎，《藝苑雌黃》指摘之，然未足爲此詩病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一三：（起處）純是香山門徑。（未死神已泣）五字警策。結二句未免牽強。《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未死神已泣）公極自賞此句，嘗以告之王定國。《蘇亭詩話》卷一：東坡詩，體物有極細處。如：「我哀籃中蛤，閉口獲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溼。」「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溼。」（《岐亭》）「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陳直躬畫雁》）「老鷄卧糞土，振羽雙閉目。倦馬展風沙，奮鬣一噴玉。」（《子由浴罷》）今人賦物，第疏物狀，東坡則善體物情，故妙出不窮。至「風輪曉長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和子由月中梳髮》），則從體驗而得，尤作尋常物理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此篇專勸其戒殺。（結處）強韻，轉押轉勝。《南野堂筆記》卷一：僕謂此詩眞天地父母之心，悍者以革，忍者以慈，不知幾千萬物命，全活于其筆端，詩豈小技哉。自非坡公，亦不能如是其言之痛也。　參見《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和梅戶曹會獵鐵溝》《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評、《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評。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此首有補湊之痕。《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二三：（「君家蜂作窠」二句）似喻其屋小而人增也，與下「添丁」意合。《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家有紅頰兒）寫自得光景，語頗瀏亮。結亦就季常生情，觀《方山子傳》可見。「君集」，自謂也。　參見《岐亭五首》二《蘇亭詩話》卷一評。

又四　《東坡詩選》卷五袁宏道評：愈奇，至此入神矣。　譚元春評：用韻不已，須令作者段段有精神，字字無勉強，如此五詩中押「濕」字，便妙絕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此首亦眞樸。（醉倒豬與鴨）豈有此理！語亦不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此篇全從酒生情，少遜前首。

又五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臨別互相勸勉，匪其所不及，不徒作依依戀戀之詞。同心之言，其誼古，其情深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此首最深至。（「吾非固多矣」二句）此古人臨別贈言之義，不似後人，但以好語相媚。（「各念別時言」以下）更歷憂患之言。《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故鄉在何許」數句）情至語，一往淋漓，曲折深透，不復知爲疊韻。《澗于日記》辛卯下：結之曰：「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非結岐亭，乃結黃州一案，猶之以「滋游奇絕冠平生」，結南海一案也。蓋統觀東坡詩，則一首之中，忽縱忽斂，分觀坡詩，則一生之中，幾縱幾斂。言其道則用行舍藏，言其詩則神明規矩。世人但知其縱，不知其斂，亦但喜其縱，不喜其斂。豈徒皮相汗血，直是自墮野狐禪耳。

《贈東林總長老》　《冷齋夜話》卷七：東坡游廬山，至東林，作偈曰（下引此首及《題西林壁》）。魯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五引《西清詩話》：《贈東林長老》詩云【略】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吹劍三錄》：山谷改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如何舉似人。」時謂上二句腰斬，下二句處斬。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東坡《贈東林總長老》云：「溪

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以溪山見僧之體，以「廣長舌」、「清淨身」見僧之用，誠古今絕唱。《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起二語作偈甚佳，入詩不稱。

《**題西林壁**》《捫虱新話》上集卷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自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于是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總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山之意矣。無爲楊次公奉使登泰山絕頂，鷄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世之不見日者尚多也。楊愼《宋儒論天》：（「不識廬山眞面目」二句）蓋處于物之外，方見物眞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能作如是語，始是認取眞面目者。妙高峰三日不見，而見之別峰，與此參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亦是禪偈，而不甚露禪偈氣，尙不取厭。以爲高唱則未然。《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二三：《西溪叢語》：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于東，合而成峰。」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峰」之句，有自來矣。又朱休度曰：此句用唐楊筠松《撼龍經》「橫看是嶺側是峰，此是貪狼出陣龍」也。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廬山詩名作如林，若再實做，斷難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師取勝。《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凡此種詩，皆一時性靈所發，若必胸有釋典，而後鑪錘出之，則意味索然矣。《合註》、施註以《感通錄》、《華嚴經》坐實之，詩皆化爲糟粕，是謂顧註不顧詩。《宋詩精華錄》卷二：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參見《岐亭五首》《蘇亭詩話》卷一評。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公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先君子云**》《蘇詩選評箋釋》卷三：詩簡於題，題中之意，詩無剩語。題外之意，詩有餘情。體瞻律調，咀味無盡。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韻語陽秋》卷一三：徐凝《瀑布》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僊詩。」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楊萬里《又跋東坡太白瀑布詩示開先序禪師》：東坡太白兩詩翁，詩到廬山筆更鋒。倒挂銀河分一派，擘開玉峽出雙龍。天孫織錦機全別，僊子裁雲手自縫。界破青山安用洗，涴他瀑布卻愁儂。《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東坡云：世傳徐凝《瀑布》詩，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豈至是哉！乃作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僊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余以爲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何夢桂《徐祥叔詩序》：徐凝《廬山瀑布》非惡詩也，坡翁「飛泉濺沫」之句欲與凝之洗惡，蓋其泄漏太甚，故爲廬山解嘲，非惡凝詩也。《歸田詩話》卷中：太白《廬山瀑布》詩後，徐凝有「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略】」意氣偉然，眞可以追太白矣。《頤山詩話》：徐凝《瀑布》詩，自謂得意。潘若冲《雅談》亦謂凝詩膾炙人口。至東坡始不然之，曰：「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謂爲惡詩似過，然語意鄙俗，未足爲佳，而凝之自負，與時之膾炙者何也？《秋窗隨筆》：徐凝《廬山瀑布》詩，子瞻厭其塵陋，有「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句。按《全唐詩話》載：張祜與凝同試，祜誦其「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等句，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蓋其得意作也，而不見賞於子瞻。如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坡老安得不拜倒？按《芥隱筆記》云：凝用《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子瞻非不知有所自也，用古亦有善否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樂天所稱，如章八元慈恩浮圖之類，多不可解，不但此詩，不必僞作也。（不與徐凝洗惡詩）亦詆之太過。此自有意翻案，非持平之論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徐凝句雖不超，亦不爲塵陋，此東坡客氣語也。太白「銀河」之句亦淺甚，不如「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之聯爲佳。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于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雖言謫僊，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略】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如此，他人不及也。紀昀評《蘇文

忠公詩集》卷二三：本地風光，點染殊妙。

《廬山二勝》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嫩玉亭》、《三峽橋》二詩，能狀奇景，而語意俊傑廉悍，洵屬出色之作。

《開先漱玉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苕溪漁隱云：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似優於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儈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棲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韻，眞他人道不到也。《隱居通議》卷一〇：東坡先生蘇文忠公《題廬山漱玉亭》詩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此等句語，雄奇峭健，宜必有超軼絕塵之句以終之。而其末乃不過曰「願從琴高生，腳踏赤鯉公。手扶白芙蕖，跳下清冷中」。且意度卑甚，殊無歸宿，與起句如出兩手。豈非坡公天才橫縱，肆筆成書，非若拘謹者以排布鍛鍊爲工，故若是邪？《歸田詩話》卷中：意氣偉然，眞可以追蹤太白矣。《初白庵詩評》卷中：南唐中主年十五時，以萬金買野人所獻地爲書堂。及即位，舍爲寺，以獻地爲有國之祥，故名「開先」。《蘇詩選評箋釋》卷三：青峽白龍，紙上聲光勃發。「高巖下赤日」以下寫瀑布，奇勢迭出，曲盡其妙。此巨靈開山手，徐凝惡詩眞不足道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不必定有深意，直是氣象不同。與《三峽橋》詩俱奇警。此近太白，彼近昌黎。初白謂三峽橋詩似杜，未然。寫瀑布奇勢迭出，曲盡其妙。此巨靈開山手！徐凝惡詩，誠不足道。《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蕩蕩白銀闕」二句）挺得闊大，故能折出後四句。此詩前亦易辦，後四句陡然便住，有非神工鬼斧所及。他人縱來得，亦了不得也。《澗于日記》壬辰上：敬齋于蘇詩用典錯誤處亦頗有指謫，然亦無傷坡之全體，且可爲學蘇者作箴砭。其一條云：徐凝《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坡笑之，謂之惡詩。及坡自題云：「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擘開」與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此宇文叔通《濟陽雜記》云爾。冶近讀坡集，其《游灊山》詩：「擘開翠峽出風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則坡之詩，峽凡兩度擘開矣。殊不知「擘開」用巨靈事，豈得與徐凝同譏乎？

《棲賢三峽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又《棲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韻，其他人道不到也。《初白庵詩評》卷中：二詩一擬青蓮，一擬太白，各極其妙。《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奇景以精理通之，發爲高談，結爲幽豔，絡繹間起，使人應接不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奇景，以精理通之，發爲高談，結爲香豔。絡繹間起，使人應接不暇。（「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此種皆韓句。（「清寒入山骨」二句）「清寒」十字絕唱。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筆如百石弩，作詩者當于此等處得其神理，自入大家徑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況此百雷霆」二句）總括，下乃分疏。（「清寒入山骨」）五字瘦勁，確是三峽橋草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清寒入山骨」數句）此東坡獨到語，其餘刻畫猶人力所可及，此則全從妙悟得來。《唐宋詩舉要》卷一：清新出奇。　參見《次韻答章傳道見贈》《甌北詩話》卷五評。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廿五里野人舍》　《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孤螢開闔之句，較「暗飛螢自照」爲更冷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語自俊逸，不嫌其剽。（「夜深風露滿中庭」二句）結亦幽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引紀昀語：（橫道清泉知我渴）恰如人意，謂之知可也。東坡詩「知我理荒蕪」同意。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初白庵詩評》卷中：（「遙想他年歸」至末）有此一段，方知野夫兄弟，宦遊未歸，不然，竟似弔故宅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四鄰戒莫犯」四句）二李之爲人可知。若直作贊詞，即是凡筆。查云：「有此一結（「徘徊不忍去」以下），方知野夫兄弟宦遊未歸；不然，竟是弔故宅矣。」此批固是，然東坡之意只爲補寫二李生平，以虛筆託出耳。前路說二李處，都是隱隱躍躍，未明言爲何如人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彭蠡東北源」二句）拓出大勢，公之待野夫、公擇，可謂厚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四鄰戒莫犯）全從旁面寫出，脫化愛屋及烏之意。（遙想他年歸）空際設想，二李之人品，公及二李之交情，一一可

見。參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王直方詩話》評。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筆仗跳脫之至。（「對牀欲作連夜語」句以下）隨手撇過，隨手急入。（先逢玉雪王郎子）借襯，非正文。（念汝還須載星起）「汝」字非指王郎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憶過濟南春未動」四句）公罷密，赴河中，過濰、青二州，大雪，有詩。至濟南，子由已委家而去，故惟三子出迎殘雪之中。此因追濰往事，而且有盛衰之感，是作詩本旨也。參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王直方詩話》評。

《端午遊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初白庵詩評》卷中：（詩律到阿虎）先生詩有「夜來夢見小於菟」之句。阿虎，乃遠小名。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詩題）「從」字絕句。詩亦清老，苦不出色。《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一與子由別」二句）公之意，謂以端午論，與子由別已七度矣，若已未正月之別于陳州，六月之別于齊安，皆不在此內論也。先是熙寧十年丁巳四月，子由從公至徐，過中秋始去，是端午同一處也。其後自元豐戊午至癸亥，已越六端午，今年同一處矣，又以其困于下僚，不能同游，而酒務在江口，距城內廨宇甚遠，朝出暮歸，不復能見，故並是以別爲論，則七端午矣。此乃戲之之詞，卻是作詩本旨，其下寫至終篇，皆申明此意，並不重游眞如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即從端午生情，此之謂切，語亦洗鍊。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三首語皆眞至，雖短幅，而情理曲盡。前二首別子由。此首（第三首）兼別遲。

又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風裏楊花雖未定」二句）劉須溪云：兩語漸俗。《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公在黃，嘗謂「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僕不肖，亦庶幾彷彿于此。」今讀是詩，而知其終身行之者，蓋無地不然矣。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韻語陽秋》卷一二：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略】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初白庵詩評》卷中：（「鸛鸛孤城背」）「背」字重叶。據《欒城集》和詩，音倍，固不重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曲折深至，語皆警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青山眊矁中」二句）有景有人，一幅絕妙畫圖。（「何以解我憂」二句）凡此類詩，皆以詩無出路，借作歇手也。若認眞當一事看，即爲所紿。凡言理學者，指此類爲贓證，皆如癡兒爲所紿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一起數語追叙，藹然情深。「來時溪」三字寫得有情。（「鸛鸛孤城背」二句）情景相融，語極雅淡。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無情處生情，善於弄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起得伉爽。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亦是無中生有。《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結亦雅潔。

《和李太白》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非東坡不敢和太白。妙于各出手眼，絕不觀摹。（「緬懷卓道人」以下）忽拉出卓道人，唱歎有神，映發有致，不然，便是泛泛一首懷古詩。《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惟應玉芝老」二句）結到洞微，乃先入卓道人本意。《老生常談》：和古人詩，用古人韻，當於自家現在所處之地，所遇之人，一一盤算，聽我處分，然後是自家詩，攙不到古人集中。東坡《和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序》略云：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圭之所刻。圭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云云。句云：「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僊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余謂此和太白詩也，乃從一卓道人倒落出太白來，用筆奇橫不測。若只追想太白，則人人能之矣。　參見《閒先漱玉亭》《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評。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　周必大《題張志寧所藏東坡畫》：蘇文忠公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龍性堂初集》：子瞻【略】《畫竹石壁》云：「枯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亦可謂手快風雨，

筆下有神者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奇氣縱橫，不可控制。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落想在天外，筆更爽極，如劍鋩不可逼視。《柳亭詩話》卷五：（「空腸得酒芒角出」四句）眞有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之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落想絕奇。《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空腸得酒芒角出）突起。（吐向君家雪色壁）倒落。（平生好詩仍好畫）逆接。（不嗔不罵喜有餘）逆接。（世間誰復如君者）倒落。

《龍尾硯歌》　《磵溪詩話》卷六：（「黃琮白琥天不惜」四句）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碧天照水風吹雲」四句）忽爲硯吐語，筆法開展，匪夷所思。《蘇詩選評箋釋》卷三：前用解嘲，後更諷以通人之論，雄姿逸態，奇矯無前。集中《鳳味硯三銘》，各以遒鍊爲工，不可無此作蕩滌之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語自清辨。（「與天作石來幾時」以下）「與天」四語意好，而落筆太快，便入香山門徑。（「錦茵玉匣俱塵垢」以下）查云：「信手曲折，善於解嘲。」《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三：（黃琮白琥天不惜）黃琮白琥，以比鳳味龍尾也。題是龍尾，詩乃雙起，蓋以引爲題也。（顧恐貪夫死懷璧）貪夫，自謂也。「死懷璧」，指《鳳味銘》也。「顧恐」二字，疾解前語，如當頭棒喝。落墨如此高捷，豈尋常法家眼下所能管顧。（「君看龍尾豈石材」四句）明抬龍尾，完他題面，但下句「與天」一問，鳳味又暗渡矣。若前四韻皆作龍尾，活囫讀過，便是駿漢。（「詩成鮑謝石何與」二句）雖道龍尾，然已將鳳味一齊帶倒，故其後皆迎刃而解也。此種手法，惟公有之。曉嵐不悟，故獨取後之查（愼行）說，于此二句，則有「落筆太快，便入香山門徑」之論。兩家不于動手處著眼，而沾沾于後半論解嘲，落論宗第二義矣。香山是易不是快，以二句地位繩之，香山尚來不及，其說非是。自「黃琮」至此句（戲語相嘲作牛後），爲一節，解硯已畢。（纔言細語都不擇）點銘詩，如上作代硯語，其下不可貫結。（願從蘇子老東坡」二句）若以二蘇子作硯語，則前之蘇子轇轕不清。自「碧天」句至終，爲二節，乃自解作銘也。「碧天」雖是提筆，而詩已歇氣，所謂一天雲霧散矣。曉嵐所折衷者，未喻其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玉德金聲寓于石）一語品題已定。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多用長句，而尚不失雅音，頗覺縱橫有氣。長句始於漢樂府，成於鮑明遠，而縱橫變化於太白。不善學之，非萎弱冗沓，即生硬粗野。然冗弱之病易見，有筆力人，往往以生硬粗野爲豪，則不可救藥矣。（「二物與人初不異」二句）即前詩之意。《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此等爲後世惡詩所藉，最不宜學。《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集中不多用長句，如《石屏風》詩長句絕佳，此亦不失其爲清穩。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初白庵詩評》卷中：（恐君琱琢傷天和）一語轉到作詩，矯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起處）清辨滔滔，曲折如意。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歸來懷抱空」二句）住得沉痛。

又二　《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五引《西清詩話》：《哭遯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略】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三：此首不免窠臼，然亦別無出路。故此種是第一難題。（漲乳已流牀）「漲乳」句情眞而語太俚。《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一：平易近情，最易學步。　參見《次韻答章傳道見贈》《甌北詩話》卷五評。

《次韻段縫見贈》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藝苑雌黃》：《前漢（書）・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說。坡《和段縫》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則誤以一百本爲五十本矣。《隨園詩話》卷五：宋嚴有翼詆東坡詩誤以葱爲薤，以長桑君爲倉公，以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所用典故，被其捃摭，幾無完膚。然七百年來，人知有東坡，不知有嚴有翼。《養一齋詩話》卷九：坡詩「中郎解摸金」，「倉公飲上池」，駁于李冶，先駁于嚴有翼，此皆無可辭之責備。而容齋以爲「坡詩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如用五十本葱爲薤五十本，鄭餘慶蒸葫蘆爲盧懷愼，及倉公、中郎等，皆不失爲名語。有翼《藝苑雌黃》歷詆坡公用事之誤，意見甚淺」。余謂未免左袒太過也。容齋論坡公《二疏贊》云：「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今詩句之失，原非文比，然必一一文飾之，恐亦非坡公意。　參見《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評。

《同王勝之遊蔣山》　《西清詩話》：元豐中，王荊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

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悅。公嘆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眞，賦此詩，亟取讀之，至「峰多巧障目，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無此二句。」《初白庵詩評》卷中：勝之以龍圖學士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官南都，見先生《漁家傲》詞自注。故此云：「到郡席不暖。」須溪批此詩，謂先生自寫其好事如此，訛矣。《蘇詩選評箋釋》卷三：次第寫景，不必作崚嶒鬱屈之勢，而斷削精潔，神彩飛揚，自無一屑筆剩語，不獨「峰多」、「江遠」一聯差肩杜老。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風神秀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次聯言好山去郭無十里，若不往游，恐他年尚有遺恨也。緊從「席不暖」句生出。（「峰多巧障目」二句）語不必深，景眞更妙。參見《有美堂暴雨》《環溪詩話》卷上、《賓退錄》卷一〇評。

《眉子石硯歌贈胡闍》　《苕溪詩話》卷一〇：晨牝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東坡：「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怨西施」，豈足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此物者，皆可以爲戒。《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引《呂氏童蒙訓》：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于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竹莊詩話》卷一〇引《禁臠》：《豆粥》詩、《眉子石硯歌》，可謂分布用事法，凡二事比類于前，而後發其宏妙也。趙秉文《題東坡眉子石硯詩眞跡》：東坡袖裏平原手，忠義胸藏筆發之。世俗卧筆取妍媚，書意乃似東鄰施。何曾夢見麒麟兒，天骨不似駑駘肥。傾囊倒軸精妙乃如此，世間唯有眉子石硯吾家詩。《漫南詩話》卷中：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間，與此是一個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生費千金買消渴）文君不曾費千金。（「爾來喪亂愁天公」二句）迂曲，不醒豁。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四：（《贈潘谷》）勝于《豆粥》、《眉子石硯》矣，妙在以意遣詞耳。

《送沈遠赴廣南》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境遇本各不同，即就不同處形容盡致，而以「道有涯」作無聊解脫之詞，覺滿紙毫飛墨噴，一時怡然冰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嗟我與君皆丙子」中之「我」與「君」）雙綰到底，雖薄而清。《昭昧詹言》卷一二：起筆突兀。「君隨」六句分，「故人」四句合，「相逢」二句，神來氣來。「學道有涯」，「涯」當作「牙」，用劉禹錫詩。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送沈遠【略】皆入妙。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四：入格。《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純以直語勝，然質而不俚。《唐宋詩舉要》卷三：極頓挫抑揚之致。又引吳汝綸評：奇趣橫生。

《豆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東坡于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五引次公曰：（「干戈未解身如寄」二句）上句以結光武之豆粥，下句以結石崇之豪富也。《竹莊詩話》卷一〇引《禁臠》：《豆粥》詩、《眉山石硯歌》，可謂分布用事法，凡二事比類于前，而後發其宏妙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按結四句，豆粥當有主人，而題中不及，何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波騰雷動，起伏開闔，氣偉采奇，青蓮無以過。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牽光武、石崇二事，強生意義，支綴成篇，殊無眞實本領。《歷代詩發》卷二四：兩拈舊事相比，反覺茅簷眞味爲勝。古人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此意得之。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四：（《贈潘谷》）勝于《豆粥》、《眉子石硯》矣，妙在以意遣詞耳。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七：五六極趣。坡公慣作寒乞語，如【略】「卧聽鷄鳴粥熟時」二句，與此皆一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初無情思，僅從豆粥使事，故不免泛填。參見《和梅戶曹會獵鐵溝》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評。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韻語陽秋》卷一一：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搗鼈啜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于想爾。而殷浩乃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于想耶？《周官》有六夢，夢非止于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

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殷浩之意也。東坡云（下引「世衰道微士失己」六句，「故令將仕夢發棺」二句）。全篇二百餘言，皆浩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初白庵詩評》卷中：（「仕而未祿猶賓客」四句）人皆讀《禮》，孰能闡發精義如此？（「世衰道微士失己」六句）科目盛於唐，士氣亦從此不振，可爲浩歎。《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說得通透，使人心融神釋。凡經史傳記百家之言，信手拈來，無不貫穿協合。前古詩人未嘗有此，此所謂「詩到蘇黃盡」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純入論宗矣。然此種題不入論宗，如何下語？既入論宗，不透快發洩，如何能暢達其旨？此皆勢之不得不然，不能復以含蓄不露繩之者。《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四：（「五行勝己斯爲官」二句）下句自釋上句。（「故令將仕夢發棺」二句）卓哉名言，妙在從棺上生發，如戲語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此篇純以思路勝，有運用以佐其議論，一往駿利，不復知題之纖仄，韻之束縛。（待以純臣蓋非古）謂純以臣禮待之也。（是謂舞殯而歌墓）語極奇快。

《金山夢中作》《苕溪詩話》卷六：「東來賈客木棉裘，【略】集中題云「夢中作」。蓋坡嘗衣此，坐客誤云：「木棉裘俗。」飲散，乃出此詩，且云：「雖欲俗，不可得也。」坐客大慚。賈客事乃《南史》：孔覬二弟頗營產業，請假東歸，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棉絹紙席之屬。覬僞喜，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艇齋詩話》：唐人詩云：「惟有河堤衰柳樹，蟬聲相送到揚州。」東坡詩云：「夜半潮來風又熟，卧吹簫管到揚州。」參寥詩：「波底鯉魚來去否，尺書寄汝到揚州。」皆用「到揚州」三字，各有思致。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此有感而託之夢作耳。一氣渾成，自然神到。（夜半潮來風又熟）今海舶有「風熟」之語。蓋風之初作，轉移不定，過一日不轉，則方向定，謂之「風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風調自佳。《宋詩精華錄》卷二：公與蔡忠惠、歐陽文忠皆有夢中作，詩境皆奇。參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養一齋詩話》卷九評。

《龜山辯才師》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應酬詩之不俗者。（「忽驚堂宇變雄深」二句）寫出辯才。《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語有力量，全從妙悟得來。若無此聯（「忽驚」一聯），此詩雖不作可也。

《贈潘谷》《捫虱新話》上集卷四：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僊。」潘後數年果因醉赴于井中，趺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起四句與《豆粥》詩同一落想，皆無聊之牽引。（何似墨潘穿破褐）錯在借一姓潘人，轉成小樣。如以此意泛泛說入，卻不失大方。（「布衫漆黑手如龜」二句）二語卻警。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二四：勝于《豆粥》、《眉子石硯》矣，妙在以意遣詞耳。

《徐大正閑軒》《初白庵詩評》卷中：（「知閑見閑地」二句）入手撇題。（「人言我閑客」四句）熟於佛經，方有如許境界。（「應緣不耐閑」四句）舌本青蓮，瀾翻不竭。《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爲閒字轉語，轉轉無竭，是問是答，兩無縛脫。以偈頌體入詩，自雪堂始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起處）純用議論，亦殊揮斥自如。此種不易學，無其心思筆力，而強爲之，便成禪偈，與靜照堂詩同一翻案，此較和平耳。（首四句）入手撇過。趙翼評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東坡詩選》卷上：（「君如汗血駒」四句）反結。《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一起難得此兩證，否則議論無根。（君看東坡翁）闌入自己作襯。（問閑作何味）頓筆，與起處相應。（頗訝徐孝廉）至此方入徐。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儻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長老》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極力做出，卻不十分自如。《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四：（「杜陵布衣老且愚」四句）公論詩云：「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以上皆公語也。子美以不愚爲愚，而公詩仍其意。客有過韻山堂論詩，謂公詆子美太過者，不覺失笑。因曉之曰：公作此詩在廢中。自「我材本無用」句後所列數人，皆借以自託，至「暮年欲學」句，即一概攬歸于己，及以「不羈人」入元老，而前已截清，與元老無涉矣。時方以杜自託，寓與世不合之意，胥詆之乎？《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爲欲卜居詩，安得如此泛衍？（「金山也是不羈人」二句）比例不倫。（旁人笑倒山謂實）「山謂實」語更拙。

《王中甫哀辭》《觀林詩話》：東坡《王平父哀詞》：「已知毅豹爲均死，

未識荆凡定孰存。」雖拘詩律易「楚」爲「荆」，然古人多以荆、楚二字互用。如《後漢・臧洪論》云：「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也。」亦不云楚而云荆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純是宋格，而氣體渾闊，無江西生硬之痕。《石洲詩話》卷三：《王中甫哀辭》，自次前韻，結句云：「區區猶記刻舟痕。」固是收裹全篇之意，然於自次前韻，亦復即離關合。蘇詩之妙，皆此類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四：「九重新掃舊巢痕」句，因罷三館而發，前人論之詳矣。（區區猶記刻舟痕）此句亦因罷制科而發，而其意更深，幾無蹤跡可尋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末聯用意，蓋追憶罷制科取士而作此慨也。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色斯舉矣，語隱而不發。前作更從未起時見其意之先改，竊疑處士雖善畫，未必能逮此詩。後作又於安翔徐行處見意，動靜各得其微。詩中畫，畫中詩，二難並矣。

又一　《覲齋詩談》卷五：《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十字句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起處）一片神行，化盡刻畫之跡。《圍爐詩話》卷一：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詠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于題甚切，而無豐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充棟之集，莫非是物，二李爲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其題畫云：「野雁無人時，未起意先改。君于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于畫外見作者魚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落想超絕。《唐宋詩舉要》卷一引吳汝綸評：起四語，坡公獨到妙處，他人所無。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此首蛇足。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四：無此一首，則祇詠雁，非題畫矣。參見《岐亭五首》《蘇亭詩話》卷一評。

《和王斿二首》一　《庚溪詩話》卷下：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鰲豈在牛蹄灣。」以小物與大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則律切而語益奇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純以氣勝。（憶嘗捫蝨話悲辛）第四句逆挽法。《載酒園詩話・蘇軾》：《哭王斿父平甫》曰：「聞道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使事妙無痕跡，眞鉅匠也。

又二　參見《大風留金山兩日》《冷齋夜話》卷四評。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袁（宏道）極賞首四語。《初白庵詩評》卷中：（「十年冰蘗戰膏粱」四句）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盤空硬語，具體昌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起處）筆筆精銳。《昭昧詹言》卷一二：奇起。「卻思」四句，神到氣到之作。　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篇皆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十年冰蘗戰膏粱）四句快語，東坡本色，未見似韓。（「君知先竭是甘井」二句）此聯是篇中樞紐。

《泗洲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有幽邃之趣，蕭條高寄，盡得風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四：二詩俱清切。

又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前首結句用老蕭郎，亦本香山「能文好飲老蕭郎」之句。容齋引老元爲例而不引此，疏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溯其先世作結，與「公子」字相應。

又二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託意在即離之間，語有雋味。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一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要之，「玉樓」爲肩，「銀海」爲目，必作如是解，詩意乃通。若集中詩尚有《雪中過淮謁客》詩云：「萬頃穿雲海」，【略】則又不當與此一例解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通體凡近，五六尤俗。

《書劉君射堂》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只有清尊照畫蛇）用事無謂，只趁韻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只有清尊照畫蛇）此句謂刺史已故，不復馳射，但遺弓在壁間耳。次聯押畫蛇甚當，而曉嵐以爲趁韻，彼乃忘卻題是「射堂」，故發此糊塗也。

《孫莘老寄墨四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四詩皆老重深穩。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此首叙墨之來由，落到莘老，是第一章。《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遙憐醉常侍）運用佳。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此首叙到莘老寄墨，是第二章。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近者唐夫子」二句）此首拉一陪客，驀起波瀾，落到自己，是第三章。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晴窗洗硯坐）語不必深，自然清峭。

又四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偶然戲筆，亦自快。然不可爲典要，學其落韻，便當誤後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此首以自己作收，是第四章。凡連章詩，須篇法井然，不可增減移置。（先生不譏訶）斗合有力。《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幽光」一聯沈着，足以鎮紙。得此乃不傷于剽。

《寄劉簟與蒲傳正》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蒲性奢靡，故因寄簟特作饑寒之語以諷之，古人之誼也。昔鄭群當暑之時贈簟與昌黎，而韓有「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之句，妙想獨造。此則當春寒之候寄簟與傳正，乃云「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命筆略同，然一則美其適用，一則愧其無用，雖脫胎而仍是翻案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語自秀整，然無深致。《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翻從寒冷時倒映出炎熱，得簟之妙，亦自昌黎「卻願天日長炎曦」句脫胎。　香嚴批《紀評蘇詩》卷二七：坡公慣作寒乞語，如「倚賴春風洗破衾」二句。　參見《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谿詩話》卷一〇評。

《漁父四首》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可選，然是塡詞矣。坡公塡詞，如此清澆者亦少。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四首語皆超妙，然此是長短句，不宜入之詩集。

又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酒醒還醉醉還醒）此句用白樂天《醉吟先生傳》，否則出之太易，即非公之所爲也。凡此等句，又當數典以實之，與得諸性靈之詩，不可以典註實者不同。

李憲仲哀詞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代爲募疏，殊乏精采。（意長日月短）「意長」句自佳。（不識黃土煖）「不識」句亦警。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意長日月短）《鶴林》之說，迂遠不類。

《贈眼醫王彥若》　《艇齋詩話》：東萊喜東坡《贈眼醫王彥若》詩，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多自書與人。予讀其詩，如佛經中偈贊，眞奇作也。　《竹莊詩話》卷九引呂本中語：詩欲波瀾之闊，須放規模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持擇，功已倍于古矣。試取東坡黃州以後詩，如【略】《眼醫》之類便可見。　《東坡詩選》卷五袁宏道評：決非子美所能道，無一字不妙。　譚元春評：胸中透邃，手底奇快，果然無一字不妙。但使老杜爲之，亦決各有妙理，不必定以一首詩長短二公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而我初不知」八句）游刃有餘，汪洋自恣，漆園之言也。不謂有韻之文，亦能馳騁至此。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一意翻騰，發難送解，險語奇詞，絡繹奔會，令人可怖可喜，忘其爲有韻之文。李之儀所謂「極天地之變化」者，此種是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只得如此作收，再無更進一層之理可以闡發矣。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以文爲詩，唐人亦有之，不過樸實敘述而已，未有于纖仄之境發揮詳盡者也。此則筆鋒所觸，無堅不破，無微不入，無隱不顯，全從《南華》、《楞嚴》得來，其妙殆不容學。（琉璃貯沆瀣）形容入妙。（常疑子善幻）故意頓挫。（「吾于五輪間」數句）議論透極，語勢亦足。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初白庵詩評》卷中：（「將軍恩重此身輕」六句）李陵《答蘇武書》，雖屬後人假托，中肯處正在刀筆弄文數語，眞令壯士灰心。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將軍輕履鋒鋩，而書生帷幄談笑，如爲文吏牽掣，深其扼腕者。黃河驚沙掠面，不如苕霅一枕清風。豈誠閒寂爲高，乃其嘆息痛恨之至也。筆力嶄岩，殆如刃發於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語意頗遒。後半太露不平。（「試問黃河夜偷渡」以下）頗寓厭兵之意，不但以閒忙相照。　參見《石鼓歌》《敬齋古今黈》卷八評。

《王柏斆所藏趙昌花四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四詩皆清歷。

《梅花》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行人已愁絕」二句）從「去年此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欲斷魂」句化出，乃自以舊作爲典實也。

《黃葵》　《許彥周詩話》：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詞多迂弱。趙昌畫黃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微加渲染，自饒遠神。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檀心紫成暈）「檀」字已爲設色，「檀心自成暈」，其「紫」字色澤已到，妙在藏去「紫」字，而以五字出之也。若將「紫」字塡實，則上之「檀心」，下之「成暈」，作意俱無，即爲初學詩者重疊板實之劣句矣。且下句加意剪刻，上句亦有意以「自」剪刻出之，其對「森」字，在輕重毫釐之間，若用「紫」字，即與「森」字輕重不倫矣。

《芙蓉》《初白庵詩評》卷中：（幽姿強一笑）才人晚遇者，不堪多讀。《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於衰落處寫其豐韻。「貧女」之喻，凄然感懷。《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隨手設譬，語近而味永，拍合寫生亦輕倩。

《山茶》《初白庵詩評》卷中：偏能離俗。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潘子眞詩話》：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下引「稽山不是無賀老」六句）東坡爲德仁作也。又苕溪漁隱曰：《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全篇云【略】詩中所云龍丘居士，即陳季常也。濮陽公子，即吳德仁也。又云：「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蓋欲往訪德仁未成也。李白詩云：「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識顏平原」，東坡自謂也。「恨我不識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蓋言終當相見，如薊子訓之徒。此一篇詩意，本末次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眞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六句爲德仁作，不知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西清詩話》：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飽禪學，而妻頗悍忌。客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誰似龍邱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作詩中用不得文章中語。《初白庵詩評》卷中：（「門前罷亞十頃田」句以下）筆挾儷氣，故是太白後身。《蘇詩選評箋釋》卷四：以己之學儷引起陳慥之學禪，更由慥之學禪引起吳瑛之不學儷而得儷，不學禪而得禪。瑛見《宋史・隱逸傳》。「門前罷亞」以下言瑛歸蘄州，其勝情至致，有足令人企羨者。結處「恨君不識顏平原」句，如以顏比陳，蓋顏亦用心儷佛故也。若胡仔謂東坡自謂，則文義就吳瑛一直說下，於陳慥絕無照應。而前幅「龍邱居士」四句但值詼嘲，豈簡之之意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起處）蓬蓬勃勃，氣如湧出，眞興到之作。（「門前罷亞十頃田」四句）得此四語，意境乃活，如畫山水者烘以雲氣。《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妙品神到。三句用事精切。「門前」四句，起棱象外。先生嘗至蘄州，欲訪吳未果，彼此兩不相識。又：贈人寄人之詩，如此首暨【略】《寄吳德仁》【略】皆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門前罷亞十頃田）叙事之中插入景語，有姿態。（恨君不識顏平原）接筆極有興會。用二古人並非有所取義，只爲起下文耳。結語從《薊子訓傳》中化出，與前路學儷相應。《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音節琅然，可歌可誦。機趣橫生，而風采復極華妙。

《題王逸少帖》《韻語陽秋》卷一四：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草書則云：「云如死灰實不枯，【略】」則知坡之所喜者，貴于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于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短章而甚有筆力。（顛張醉素兩禿翁）張何以亦稱「禿翁」？（「爲君草書續其終」二句）題此詩必作行楷，故末二句云然。《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顛張醉素兩禿翁」四句）顛張醉素，書家魔道，貶之自是特識。（「爲君草書續其終」二句）入題作結，而仍收到帖，迴斡疾甚，又若颺下者然，故其餘韻長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結小有致。

《書林逋詩後》《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閒評》：蘇東坡《送江公著》詩押兩「耳」字，一云「忽憶釣臺歸洗耳」，一云「亦念人生行樂耳」。其《題林逋詩後》押兩「曲」字，一云「吳人生長湖山曲」，一云「更肯悲吟白頭曲」。然東坡于「耳」字詩則注云「其義不同」，雖重押無害。于「曲」詩又卻不注，何也？《西湖游覽志餘》卷八：此詩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其後朱淑眞有《弔林和靖》詩云：「每逢清景夜歸時，月白風清易得詩。不識釣泉拈菊意，一庭寒翠藹空祠。」蓋祖述東坡之遺意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將以稱美林逋，乃至謂吳儂之傭販皆如冰玉，深一層說入，而林之「神清骨冷」，其爲高節難繼處，不待羅縷矣。軾論文章，嘗有郊寒島瘦之目，其《讀孟郊詩》有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又嘗論西臺御史李建中之書，以爲「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若此篇所言，則謂其詩如東野而能不至於寒，如西臺而又不至於肉，是兼有孟、李之長，盡去孟、李之所短也。後人多於西臺句誤會其意，此未深考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起手如未睹佛像，先現圓光。結得夭矯。（「好作祠堂傍修竹」四句）「修竹」「秋菊」，皆取高潔相配，非圖趁韻。

《昭昧詹言》卷一二：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傭奴販婦皆冰玉）是加一倍寫法。參見《送江公著知吉州》《甕牖閑評》評。

《贈袁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味如醇酒之中微和以水，雖美而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二四：詳玩此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官湖爲我池」二句）公本挈家而行，飄泊無所，時袁陟以學舍假公，因留家于眞，喘息稍定，此作詩之本旨也。連下二句讀，其義更明。若以爲歸常道中作，則大可笑矣。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立言有體，爲王荊公洗刷新法。

又三 《許彥周詩話》：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思櫪，枯葵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

《過文覺顯公房》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頗有風致，不似前《春日》詩之甜熟。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公流竄七年，至是喘息稍定，勢不能無欣喜之意。此三詩皆發于情之正也，故其意興灑落，倍于他時。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點綴有致。

又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賈易謂原題「山寺」二句在前，「此生」二句在後，公不自安，後乃倒其前後句。今此二十八字具在，不論何人，試倒讀之，通得去否？《甌北詩話》卷五：後黃州赦回，值神宗昇遐之後，途次揚州，作詩題壁，又有「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之句。此何時而作此詩耶？還朝後爲學士，發策試館職，則又以王莽、曹操爲問。其掌二制，更奮筆攘袂于竄逐諸小人謫詞，申明罪狀，略無包荒，以致群小側目，即朔黨、洛黨等號爲君子者，亦群起而攻之。先擊去其所薦引黃魯直、王定國、秦少游、歐陽叔弼等以撼之，賈易、趙君錫遂摘其「山寺聞好語」之句，以爲幸先帝厭代。賴宣仁后辨明，得乞郡去。【略】其後身遭貶竄，萬里投荒，猶冀時之餘毒也。或疑坡既早見及此，何以作詩草制，不加檢點，稍爲諸人留餘地？蓋才人習氣，落筆求工，必盡其才而後止，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然如詠檜而及地下之蟄龍，當遏密之後而有「花鳥欣然」之語，亦太不檢矣。

《次韻答賈耘老》 《初白庵詩評》卷中：「自言」以下直至末，皆述耘老語。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今日陳蔡誰從邱）直押孔子諱，太不檢點，不得以六朝唐人借口。（自言嗜酒得風痺）「自言」以下述賈語。（「今年太守眞卧龍」以下）後四句則喜其見禮於太守，而悲其無復仕進之意，徒爲太守所禮而已。初白謂至末乃述賈語，恐無此章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自言嗜酒得風痺）自此句起，至「過我三間小池閣」句，皆代賈收語也。（今年太守眞卧龍）自此以下四句，乃代賈收述元發過訪水閣也。（故人改觀爭來賀）自此以下，皆公語也。故人，公自謂也。時已復朝奉郎，起知登州，故曰「改觀」。滕元發既以書報，又使賈收至常，故曰「爭來賀」也。（草間秋蟲亦能歌）此句謂我即不出，亦無妨于吟詠也。蓋以起自制科，而自傷流落至老也。其下陡接「可憐」，深情自見。（可憐老驥眞老矣）此謂老馬識塗而倦于馳騁，即赴文登亦無心進取也。

《溪陰堂》 《優古堂詩話》：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高齋詩話》：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眞州范氏溪堂詩云【略】蓋用老杜詩意也。《初白庵詩評》卷中：（「酒醒門外三竿日」二句）無意作聯，自爾合拍。《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勝語不由補假，氣象澄鮮。《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此類偶同甚多，作者多不自覺也。

《次韻許遵》 《初白庵詩評》卷中：玩詩意，許必從潤州罷官而歸金陵者。既用「諸郎」，復用「兒輩」，未免生複。《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五：詩意乃送許遵罷潤州赴金陵也，故有「挽艤」、「供帳」二句。如去後寄和，即無此二句矣。餘皆設想語。

《贈章默》 《初白庵詩評》卷中：（「心知義財難」二句）氣骨凜然，讀之起敬。汪薇《詩論》卷下：人生自急其急，無如葬親之急，君子急人之急，無如助人之急也。坡公詩感動人心，定能濟居士之事，何必麥舟，乃爲佳話。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五：較勝《李憲仲哀詞》，然亦非高作。竟住得好。若再下語，便是香山門徑。《蘇亭詩話》卷五：又作《章默詩》，意益深，辭益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于時，豈假是名因以爲利，或廣求以侈其葬，恐失脫驂之本意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篇中多沈痛語。

（五陵多豪士）二語見身分。

《送穆越州》《艇齋詩話》：東坡與錢穆父詩云：「尊前俱是蓬萊守。」是時東坡守登，錢穆父守越，道過登，故東坡有此詩。謂登、越二州皆瀕海，故言「俱是蓬萊守」。《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意象闊遠，詞調鏗鏘，七律正宗，足以上追王、杜。

《小飲公瑾舟中》《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袁（宏道）于「船窗柳影」至「不貲風」皆連圈。如此看蘇詩極是，然止晚唐人中小有意耳，此反低看子瞻也。《初白庵詩評》卷中：（不貲風）三字獨創。《蘇詩選評箋釋》卷四：酒坐劇談，嘯傲之慨可想。

《金山妙高臺》《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若先談妙高之勝而別稱赤松、蓬萊，以作波瀾，便是人人意中所有。妙在於未入題之前，作破空而來之勢，遠望峯峯，若攢圖之托霄上。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雖不深厚，而頗恣逸。（「東訪赤城子」）伏了元。（「長生未可學」）「長生」句繳起四句；（「請學長不死」）「請學」句繳了元一段。《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二六引何焯語：（「仰觀初無路」二句）白樂天《游悟眞寺》詩：「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路，盤折通巖顛。」縮作二句，更妙。《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六：（「何須尋德雲」二句）此以德雲比了元，當時並無德雲其人，後題廣州靈洲山詩，所謂「前世德雲今我似，依希猶記妙高臺」者，又借此詩爲金山舊事，皆寓言也。

《贈杜介》《蘇詩選評箋釋》卷四：不述杜介之話而自述夢遊，使實境皆從空明中出，筆端玲瓏縹緲，是驂鸞控鶴人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起處）爲文造情，憑空布局，善於掉弄筆鋒。

《送楊傑》《龍性堂詩話續集》：坡公寫日初出則云：「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寫月初生則云：「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萬丈生白毫。一盃未盡銀闕湧，亂雲脫壞如崩濤。」此等氣魄，直與日月爭光。李、杜文章雖光焰萬丈，安得不虛此老一席。《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直叙三事，奔逸之音，奇突壯偉。李白《登落雁峰》曰：「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此詩奇勝，亦眞足與泰、華爭巍峨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筆墨橫恣（指起處）。結亦波峭。《載酒園詩話・蘇軾》：坡詩常有全篇不佳，一二語奇絕者，形容泰山日出，「一點黃金鑄秋橘」，刻畫可謂精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一點黃金鑄秋橘）奇句。《唐宋詩舉要》卷三：（一點黃金鑄秋橘）以上太山觀日。（醉舞崩崖一揮手）以上蓮華峰飲酒。（笑厲東海騎鯨魚）以上總寫其胸次高曠。（寄語舟人好看客）以上與僧統游錢塘。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略】《醉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卻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淳南詩話》卷中：東坡《眉子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于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王世貞《跋醉道士圖》：此圖文休承司諭鑒定，以爲李檢法公麟所作，叙其家世收藏甚詳。且謂張僧繇曾作《醉僧圖》傳於世，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成狂便發，眞堪畫入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錢數十萬，求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於代。於是范長壽亦爲之，而公麟繼焉。攷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坡公所臨懷素絕句，信然，然求其所謂爲公麟不可得也。後閱《坡公外集》，嘗題一圖云：「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道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也。」章子厚題其後云：「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坡公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道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可得者。他日再見，復當一噱。」子厚復題云：「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大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溉僊游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按：僊游潭事別見一小說，所謂拚命能殺人者。二公一好酒，一不能飲，而又俱工謔故爾。然譬之兩訟師，子厚尤黠也。此圖所載道士（闕）者二十矣，從而醉者十有七，爲醉之事稱之，曲盡潦倒落魄情狀，而獨少執杯持耳翁，亦大缺典。余故補二公相謔之語，以爲《壺史》一段佳話也。《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無一好結，便不可選。《初白庵詩評》卷中：發端落想，迥不猶人，筆亦不可捉摸。（三年化爲石）出題確如木陷釘。《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猿化石，石化道士，都是課虛無以責有。此特偶爾以文爲戲，非《武昌銅劍歌》等可比也。故結出「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見所謂妄者乃不妄，不妄者乃妄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〇：此（《武昌銅盌歌》）與《醉道士石》詩同一運意，皆討巧省力之法。彼（《醉道士石》）只成游戲

小品。　又卷二六：（起處）終是野調，不入正格，不得循聲贊歎。（「松根絡其足」四句）惟假說太多，所以反有傳奇氣。如以此意鍊作數語，如《松石屏風》詩之用畢宏、韋偃，《崔白大幅》詩之用天女擲梭，原是奇語。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落想有奇趣，失在未鍊。　《竹坡答問》：問：「東坡《醉石道士》詩二十八句，而二十六句皆設假象，坡公以前無此格，當是獨創。」答：「《詩經・甫田》、《衡門》、《鶴鳴》全篇皆設譬。《鶴鳴》章末二句，雖露誨意，而仍用假說，妙在不離不即之間。坡詩本此，讀者自不覺耳。」　參見《眉子石硯歌贈胡闇》《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引《呂氏童蒙訓》評。

《次韻徐積》　《優古堂詩話》：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杞、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閒評》：唐韓文公、蘇東坡皆誤用《莊子》中「子桑裹飯」事作子來。東坡詩云：「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余原此字之失，蓋「來」字與「桑」字頗相類，文公已爲誤用，東坡又承其誤爾。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起二句東坡習徑，不必效之。　參見《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邵博評、《和梅戶曹會獵鐵溝》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評、《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蘇亭詩話》卷一評。

《登州海市》　鄧肅《詩評》：或人問詩于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學白居易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若學作舉子詩者，尤忌說功名。平易之過，如鈔錄賬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罔人；怪誕之過，有類乞丐道人，作飛僊無根語；論功名之過，如諂諛卦影，詩不說青雲，則必論旌麾，此尤可羞也。若能不作此數格，然後可以論詩。【略】又曰：「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斲鞭魚龍。」此雖怪誕，要非丐道人所能近似也。【略】此四者不可筆墨求之，要運于筆墨之外者，自有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　柳貫《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二韻，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略】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遊之莫再，乃瀝誠致禱于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謁於衡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略】黃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魁儡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　奚疑哉？　王世貞《跋海市詩》：坡公以十月至登，禱海神而見海市，爲詩自幸，比於昌黎之祝融。余以五六月再行部至登，海僅一市而風散之，海神豈眞具眼耶？爲之一笑。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率然有請不我拒」二句）每每寓感慨意，然不覺其憤。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海市只是重樓翠阜，此固不盡形容，亦正不能形容也。從未見之前，既見之後與歲晚得見之異結撰至思，煒煒精光，欲奪人目。是乃能使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初白庵詩評》卷中：起便超脫，以下迎刃矣。只「重樓翠阜出霜曉」一句着題，此外全用議論，亦避實擊虛法也。若將幻影寫作眞境，縱摹擬盡情，終屬拙手。　趙執信《坡僊詞》：五日登州守，千秋《海市》詩。蛟龍留勝跡，雨雪滿荒祠。才覺乾坤盡，名將日月垂。丹青餘想像，漂泊識鬚眉。島翠堆虛牖，簷絲罥斷碑。僊靈幾延佇，山鬼強攀追。黯淡蒼苔敢，凋殘碧樹枝。壽陵歸國步，鄰舍捧心姿。偏選丹厓字，誰爲黃絹詞。寒山公獨在，坐卧我於斯。酒酹滄波遠，吟魂夕照遲。方平有靈駕，貴負執鞭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新詩綺語亦安用」二句）是海市結語，不是觀海結語。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結處亦如海市縹緲。　《蘇詩編注集成》卷二六：此詩以叙爲題，只作「明日見焉」四字，《龍尾歌》即此法也。讀者但就題論詩，故多膜論。（潮陽太守南遷歸）本意以謫歸自況，借作「非天窮」註腳。（「新詩綺語亦安用」二句）此詩出之他人，則「斜陽」二句已可結矣。公必找截乾淨而唱嘆無窮，此猶海市靈奇不可以端倪也。　《峴傭說詩》：《登州海市》詩，雖不襲退之《衡山》，而風格近似，蓋情事略同之故也。人所不能比喻者，東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東坡能形容。比喻之後，再用比喻，形容不盡，重加形容。此法得自《華嚴》、《南華》。東坡《秧馬歌》、《水車詩》，皆形容盡致之作，雖少陵不能也。　《昭昧詹言》卷一二：叙寫清妙。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信我人厄非天窮」）頓句遒勁。（「潮陽太守南遷歸」）拉一陪客，氣勢方厚。（「斜陽萬里孤鳥沒」）以此句渲染下句，摹寫盡致。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新詩綺語亦安用」二句）作詩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見地，方有入處。若驅逐聲華，自誇壇坫，縱多傑構，終未得門。　參見《和梅戶曹會獵鐵溝》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評。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其詞渾然，其意靄然。是亦周子論樂，所謂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者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世事飽諳思縮手」二句）五六和平。得第六句，並第五句亦只算頓挫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後半極其動宕，感今追昔，正有無窮之慨，縮以入律，最難。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一：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略】」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漁洋詩話》卷中：坡詩「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非但風韻之妙，蓋河豚食蔞蒿則肥，亦如梅聖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無一字泛設也。　王士禎《跋東坡先生詩》：坡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七字非泛詠景物，可見坡詩無一字無來歷也。　李翊《題毛西河詩話後》：漁洋昭代妙稱詩，唐宋源流辨不疑。畢竟東坡新句好：「春江水暖鴨先知」。《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吹畦風馨，適然相值。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此爲名篇，興象實爲深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指點景象，饒有餘味，正以題畫佳耳。若實賦則味減。參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養一齋詩話》卷九評。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亦有情韻。《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二：二詩皆善于虛處設想，此首入想尤曲。

《**次韻錢穆父**》《二老堂詩話》：陸務觀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眞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以下數首，皆詞館應酬之作，毫無佳興。昌黎云：「歡娛之詞難工」，信矣。（看賜飛龍出帝閑）「閒」、「閑」字別，不宜借押。《蘇亭詩話》卷一：其《次韻錢穆父》云：「老入明光踏舊班。」又《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云：「詔語春溫昨夜班。」皆用「班」字。蓋穆父雖次完夫韻，而易「斑」爲「班」，故東坡分次之。

《**送陳睦知潭州**》《二老堂詩話》：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著」。余謂近世邁往凌雲，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海樓》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爲達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起處）窄韻巧押，綽有餘力。（「舊遊空在人何處」以下）淋漓飛動，曲折自如。以上從陳睦生情，末四句以潭州作結，章法清老。《蘇文忠詩合註》卷二七：（君時年少面如玉）此用《史記》「陳平美如冠玉」，兼切姓也。《昭昧詹言》卷一二：妙。「君時」六句敘昔游，收四句忽合，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一飲百觚嫌未痛）峭句。（我得生還雪鬢滿）此下筆情洋溢。（「洞庭青草渺無際」二句）潭州二語有力。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石渠寶笈》卷一三《宋蘇軾自書詩帖一卷》鄭采跋云：余嘗讀蘇公詩至數十篇，怪其語率，遂不讀而止。今觀公自書答錢穆父詩，其韻度頗類太白，故知公之作，如天地之生物，妍醜精粗，洪纖高下，隨物賦形耳。是以深愧往者之謬，將復取公全帙而盡讀之。苟有所得，其是詩之功耶。若謂其書爲何如，余素不善書，非所敢論也。　又僧清欲跋云：東坡先生道德揭日月，忠義貫天地，文章翰墨雖高出千古，特其緒餘耳。昔蘇穎濱與眞淨、文聖、壽聰三公會于高安，夜二鼓，同夢接五祖戒禪師，詰朝而公適至，從而感悟。故南華詩曰：「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眞相，感動泪雨霰。借師卓錫泉，洗我綺語硯。」予觀古今賢士夫，鮮有不自僧中來者。但隔阻都忘卻，翻轉面皮，未始不與吾教作仇敵。吁！茲何圖耶？求如公之悔過自責者，能復幾人？今觀答錢穆父長句，酒酣落筆，愈覺端謹。以是知公平生造次顚沛，確乎大節不可拔也。天台碧劍泉寶襲久之，俾予著語，因撮其梗槩云。　又劉諶跋云：諶年十五六時，手鈔坡翁文若詩，因得誦是詩，已知富麗精妙，爲可愛也。今劍泉師持翁書是詩墨跡以示諶，則書體雄健放逸，又爲可愛。堪追念誦詩時，已三十年，三十年間，詩翰皆不能學乎古人而少進焉。觀翁詩翰之兼美，獨無所愧乎哉！　又僧梵琦跋云：此詩見《東坡集》中，紙尾題「元祐元年二月廿二日醉書」十一字。以年譜較之，元豐九年丙寅改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侍延和，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送陳睦知潭州》起句曰：「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凡十韻，末句曰：「湖南萬古一長嗟，代與騷人發嘲弄。」集曰「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今題爲「錢穆父借韻見和」，蓋未編次時書也。細觀字畫，眞醉時所作。黃太史跋坡字甚多，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學顏魯公、

楊風子，合處不減李北海。」又云：高述、潘岐皆能贋作東坡書。其論坡字如此，眞贋豈可掩耶？固當與識眞者詳辨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起處）無所取義，卻說得精采。此種純以筆力勝，不以性情勝矣。（「閉門憐老我太元」六句）中幅少露不合之意。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七：通篇屬對。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雙猊蟠礎龍纏棟」四句）從禁掖叙起，必如此華貴，方稱。（「春還宮柳腰支活」二句）插此聯便生動。（「金奏不知江海眩」以下）答人見和，詞氣謙抑入情。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磵溪詩話》卷八：東坡《游金山》云：「江山如此不歸山，【略】」蓋與江水指水爲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爲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亦此意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層次井然，有情文相生之樂（指起處）。（「莫教印綬繫餘年」以下）瀠洄起處作結，章法完密。　《讀書錄》卷九：「三老」，當謂東坡與程六德孺之祖爲老，又加石氏一老也。「諸孫」即程六及坡自謂耳。前十句叙少時故鄉聚處，後十句叙暮年京師送別。　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七：句句屬對，攙以隔句對之法，蓋以排律爲古詩也。　《蘇亭詩話》卷二：東坡既不得歸，每有先壟之思。【略】在禮部云：「莫教印綬繫餘年，去埽墳墓當有日。」

《次韻錢舍人病起》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九引次公曰：（絕勝倉公飲上池）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少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呼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煮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今詩言倉公，誤以爲淳于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杯中蛇去未應衰）「杯中」句上下不貫。　參見《石鼓歌》《敬齋古今黈》卷八評、《次韻代留別》《蘇亭詩話》卷一評、《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評、《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捫蝨新話》卷八評。

《虢國夫人夜游圖》　李頎《古今詩話》：東坡用事多有誤，《虢國夫人夜游圖》詩：「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俱見收，而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　《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又陳後主時，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見收。而東坡撰《虢國夫人夜游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亦與韓擒虎事無干。　《能改齋漫錄》卷三：東坡《虢國夫人夜游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詩藪》外編卷五：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虢國夜游》、《江天疊嶂》、《周昉美人》、《郭熙山水》、《定惠海棠》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收得淡宕，妙於不粘唐事，彌覺千古一轍之慨。（「當時亦笑張麗華」二句）直以莊論作收，而唱歎有神，此爲詩人之言，異乎道學之史論。　《蘇文忠詩合註》卷二七：（坐中八姨眞貴人）《楊妃外傳》：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舊唐書》云：三姨封虢國。《新唐書》雖渾言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而以姊妹次序合之國名，亦是三姨爲虢國也。余初疑先生詩詠虢國而作八姨，似誤。王本原註改《楊妃外傳》以附會詩句，邵氏亦仍之，但施註原本缺佚，無從辨正。而子由有《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絕，先生所詠，或即此圖。鄭刊施註亦稱《秦虢圖》，則詩中「八姨」本指秦國，並非誤用，恐題中脫去「秦國」字，詩中脫去「虢國」二句耳。觀前後皆四句一轉韻，惟「宮中」云云，止二句一轉韻，可悟刊集者有脫落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七：（坐中八姨眞貴人）《合註》謂王註改「虢國」爲「八姨」，以附會詩句，其說是。但公詩未嘗以「八姨」爲「虢國」也。《合註》又以考秦國而謂公脫去「虢國」二句，其誤看與王註正等。據此詩起句「佳人自鞚玉花驄」，已將虢國夜游全題出盡，其夜游之狀，已追到「自鞚」二字之內，故云出盡也。第五句「八姨」作襯，特以「坐中」二字截清題界，既曰「坐中」，斯虢國自在矣。「宮中」二句，已該入宮之事，觀其以四字了當楊妃，則其下不欲再演，又可知矣。「坐中」二韻只有「坐中」句是八姨，其下「走馬」、「明眸」、「丹青」三句，仍是虢國，且已頂接鞚驄，找足楊妃。《合註》謂脫「虢國」二句者，此仍誤看「八姨」四句皆作秦國事，故疑虢國未結，殊不知虢國之次第前後，皆已完足，中間無語可夾入也。公詩起落虛實，流走不定，本是難看，非眼光與其作意針鋒相對，而

欲輕議其詩，未有不爲所紿者。歐陽公謂文有定價，而詰亦以爲詩有定法，然其中神變百出，殆未可以言傳也。轉韻七古，詩之下格，惟天骨不張者宜之。取其恃韻爲骨，通幅不至散漫，故如吳梅村之流，皆終身爲所束縛而不能自奮。其爲他七古，亦多不脫此調。唐人又有夾入三韻以取變者，究亦不妥。公乃以題畫偶爲之，豈必二句一韻，爲所囿哉。前卷《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雖轉韻而不演長篇，其意可見。查註所載李之儀《次韻》詩宮字韻下，亦只手字一韻，可證本詩並無脫句。《合註》又謂施註原本缺佚，無從辨正，其所引鄭羽重刊施註本，此詩有無得失，何以不一辨之，而獨取秦、虢之說，疑詩有誤，此又自爲矛盾之顯然者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寫。「只有」句收題。「人間」以下，推開入議。又：渾轉溜亮，酣恣淋漓。坡此首暨【略】《虢國夜游》【略】皆可爲典制之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絕不鋪張夜游，意主後半發慨。其慨嘆處，又全然脫離本事，在詩中另闢一格。參見《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評。

《次韻朱光庭初夏》《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古賢傳誦之語，一經裁剪對仗，輒覺別調氛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前四句語脈不貫，牽於韻腳耳。《載酒園詩話・蘇軾》：《次韻朱光庭初夏》曰：「卧聞疏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角風。」【略】使事妙無痕跡，眞鉅匠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七：（獨詠微涼殿閣風）此句用柳公權《與唐文宗聯句》「殿閣生微涼」語，特以「獨詠」二字畫清本界。公嘗謂公權有美無箴，故此句以雖詠不忘諫諍之意諷之。且上聯太實，此則急脈緩授，其意自到，非不貫也。曉嵐謂牽于韻腳，前四句語脈不貫，此乃認作寫景之誤也。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七：（獨詠微涼殿閣風）用柳誠懸「殿閣生微涼」，語含規諷，與起二句一氣相生。紀公以爲語脈不貫，蓋認第四句爲泛泛寫景耳。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一《詩林廣記》後集卷二引趙次公曰：此篇止書景物，而欲引歸之意。先生蜀人，自京師言蜀，則爲劍外矣。杜詩云：「草木變衰行劍外。」池南，蓋歸蜀之路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六言難得如此流利。

《武昌西山》《碧溪詩話》卷六：又《武昌西山》云：「同游困卧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失于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樓鑰《次韻東坡武昌西山詩》：黨論一興誰可回，賢路荆棘爭行栽。竄流多能擅筆墨，囚拘或可爲鹽梅。雪堂先生萬人敵，議論磊落心崔嵬。向來羅織脫一死，至今詩話存烏臺。憑高望遠想宏放，眼界四海空無埃。黄風踏遍興未盡，絕江破浪琉璃堆。漫郎神交信如在，石爲窾樽勝金罍。鄧侯先曾訪遺跡，銘文深刻山之隈。山荒地僻分埋沒，二公前後搜莓苔。元祐一洗人間怨，天地清寧公道開。玉堂同念舊游勝，筆端萬物挫欲摧。時哉難得復易失，弟兄遠過崖與雷。北歸天涯望陽羨，買田不及歸去來。我爲長歌弔此老，慟哭未抵長歌哀。魏了翁《題蘇文忠與鄧安東西山唱和》：春風吹屧上黄岡，獨倚斜陽看武昌。城郭山川幾興廢，只留元祐姓名香。《龍性堂詩話初集》：嘗想左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二語，欲作數語點綴實景不得。及讀坡老《武昌西山》詩云：「中原北望渺何許，但見落日低黄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人雲濤堆。」想見左語在阿堵中之妙。《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述舊遊則中原迷於落日，叙會宿則曉夢驚於江邊。互相鉤貫，情文相生，健筆圓機，開出劍南一派。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筆筆老健。《歷代詩發》卷二四：叙次縱横之妙，敏快難言。《石洲詩話》卷三：《武昌西山》詩，不減少陵。《昭昧詹言》卷一二：正鋒起寫。「憶從」二句，追叙昔游，用逆故有筆勢。「西山」以下細叙，夾寫帶棱。「當時」句束，「江邊」四句，如水銀入地，筆不暇給，神流意極。「請公」二句收，順逆棱汁。《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十二句叙昔在黄州往來西山。「浪公」六句叙鄧曾作《窪尊銘》。「當時」六句叙會宿玉堂。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二七：句頭虚字太多，便覺單弱。《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起有興會。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用前韻為謝》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七：（「遥知二月春江闊」以下）忽入議論，發出今昔升沉之感，波瀾壯闊之至。妙於本地風光，不是横生枝節。《石洲詩話》卷三：再用前韻，尤爲超逸，眞以雲英化水之妙，爲萬丈光焰者也。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引《藝苑雌黄》：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于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騾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往來不遣鳳銜梭」二句）苕溪漁隱曰：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往來不遣鳳銜梭」二句）刻畫近俚，後幅大有神氣。《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有蔚然之光，有蒼然之色，有鏗然之韻，不徒爲是大

言炎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六《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如《松石屏風》詩之用事宏、章偃，《崔白大幅》詩之用天女擲梭，原是奇語。　又卷二八：起極奇偉。查云「『誰能』二句，刻畫近俚，亦防微杜漸之意。」其實此二句不得以俚目之。（「誰能鼓臂投三丈」句）斗然折入，節奏天然。　《龍性堂初集》：子瞻《題三丈大幅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略】亦可謂手快風雨，筆下有神者矣。　《柳亭詩話》卷五：又《題崔白大圖》曰：「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天然豪放，得諸想像之外，較前語更奇。　《昭昧詹言》卷一二：折勢颯然。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全從「幅徑三丈」落想，故得絕好起勢，園中景色，更不去出力摹寫。

《送楊孟容》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東坡五》引《王直方詩話》：東坡《送楊孟容》詩【略】蓋效山谷體作也。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　《容齋三筆》卷六《東坡詩用老字》：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故人餘老龐【略】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益有自來矣。　《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以窄韻見長，別無佳處。　《蘇亭詩話》：東坡《送江公著》詩：「釣臺歸洗耳」，「人生行樂耳」，凡兩押，自注云：「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然此乃後人忌重韻，故自加注。若古昔卻不然，顧氏《日知錄》言之極詳。【略】又《送楊孟容》詩：「故人餘老龐」，「愛惜雙眉龐」，義雖異而字則一。山谷次韻改第二龐字爲彪，意亦嫌重也。（《施注云：「《小雅・黃鳥》之詩曰：『無集于穀』，『不我肯穀』，杜子美《園人送瓜》詩：『愛惜如芝草』，『種此何草草』，皆以義不同，故重用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昌黎而後，此足嗣音，不煩苛議。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一　《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和「陳」、「辛」二韻奇。　《讀書後》卷四：東坡與曾子開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一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此種非東坡所長。凡詩人亦多不長於此，而長於此者，又往往非詩人。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八：（前引紀評）其說非是。此曉嵐以今所作應制體繩前人也。今所用逐字堆砌，雕琢堂皇，華贍恭謹之派，詩賦相同，當日無此風也。唐人《日五色賦》起二句云：「德動天鑑，祥開日華。」此八字壓卷，即占巍峨，其後即隨手終篇，並不加意鍛鍊，而詩亦相類，不能逐句逐字皆如之也。若本集《帖子詞》，曉嵐亦不謂然，使以《欒城集》者相較，則本集已極工麗，可見當日應制體，不過如此止也。且無論古，即康熙館閣詞賦，皆名人鉅公所爲，若取而施用于今，直須拆改修削，蓋已嫌其空陋矣。殊不知彼時風氣如此，仍欲行流走之筆，寓自見之意，雖其蓄學甚富，已不肯逐字般演入之，而況以繩之古乎。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如此說來，又不合廊廟之體。《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八：（前引紀評）此又不然。公凡應制體必要閣進曾經流落、老病當歸兩層，此其情性所發，亦當日風氣使然，並不以爲忌諱也。今之所謂應制體者，皆跪說終篇也。古之所謂應制體者，一篇之中，其跪說固有之，而立說、坐說，甚至跳舞而說，並有之也。或不謂然，只有不看之一法，未能一律論之也。

《再和二首》一　《觀林詩話》：東坡和辛字韻，至「擣殘椒桂有餘辛」，用意愈工，出人意外。　《庚溪詩話》卷下：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略曰：「鼎湖弓劍僊游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辯。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舊本，其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則黃魯直詩：「西河驄作蒲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錐。」止哦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只就伯時生情，韓幹只於筆端縈繞。運意運筆，俱極奇變。（「幹

惟畫肉不畫骨」以下）至此纔入韓幹，入筆之妙，前無古人。此「君」字（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指子由，此亦必見原唱乃知者。《昭昧詹言》卷一二：未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紀云用筆奇變，固然。但題是書韓幹馬，亦似太脫。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四　《容齋三筆》卷五：蘇公貴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眞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顚嘗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鶴林玉露》甲編卷三：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愛日齋叢鈔》卷三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略】「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蘇詩選評箋釋》卷四：俯仰今昔，有激昂頹波之情。《見聞搜玉》卷七：蘇公雅慕白公，如【略】《入侍邇英》：「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略】其景白公可謂至矣。愚謂白公蘊藉，蘇公超邁，趣則一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八：公此詩雖佳，終是語讖。參見《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容齋三筆》卷六評。

《郭熙畫秋山平遠》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東坡五》引《蔡寬夫詩話》：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與蠻坡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爲玉堂一佳物也。《詩藪》外編卷五：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略】《郭熙山水》【略】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秋山平遠只是離離短幅，四句卻先以玉堂之春江曉景爲秋山先導，復因文彥博跋尾，致其纏綿鄭重之情，而郭熙之入妙入神，已不待更加贊嘆矣。《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用古格，亦自宛轉。《石洲詩話》卷三：《郭熙畫秋山平遠》題下注云：「文潞公爲跋尾。」此種注法，自非其人，不足當之。次亦須有關係題事。吾輩見古人題跋，宜知此。《昭昧詹言》卷一二：亦未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不甚著力，卻自周匝。起用襯入。

《章質夫寄惠崔徽眞》　宋濂《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眞爲寄者，頗寓相謔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寫眞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爲作歌詩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略】所以善謔者，特出于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濂言爲不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小題以輕淺還之，最合，一大做，便不合格。（「爲君援筆賦梅花」二句）仍占身分。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上卷：（結）占身分處。《蘇海識餘》卷一：或曰公詩遽何便是大，亦有據乎？答曰：如《章質夫寄惠崔徽眞》，一小題耳，其詩云：「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其下陡然插入「千古華堂奉君子」，此種接法雖唐集不輕覯，豈《欒城集》所有耶。子但以此詩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收處既不傷佻，又不近腐，分寸極得。

《和穆父新涼》　《佘山詩話》卷下：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進退之間。其後退之迷雪于衡山，

子瞻望日于儋海，回視闔戶擁衾，簞瓢藜藿，不在天上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過緊，無一剩語。（「受恩如負債」二句）奇語，卻眞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清風來旣雨」）只此二句是新涼正面，餘皆自寫己意耳。　參見《次韻代留別》《蘇亭詩話》卷一評。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讀「其身與竹化」一語，覺《墨君堂記》爲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亦有手與筆化之妙。（誰知此疑神）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本作「疑」，後乃訛沿爲「凝」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其身與竹化」）二語超妙絕倫。《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一：身與竹化，乃有此凝神之作，的是與可知己。

又二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次作見畫而思其人，卻言人亡而畫不復得，珍惜之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何時此霜竿」二句）忽爾宕開，正以不規規收繳爲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春蚓風柳，謂拙工畫竹之弱也。結有遠致。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吾詩固云爾」二句）先有末二句乃有前六句。隨手牽綰，無不入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收到晁補之，是連章作法。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其聲清越以長。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扁舟一擢歸何處」二句）意境殊高。《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天然妙語，佳在題畫，實賦便不及矣。《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四：詩中有畫。

又二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亦有雋致。　參見《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養一齋詩話》卷九評。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一　《詩林廣記》後集卷三引《王直方詩話》：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略】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略】余以爲若論詩畫，于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爲法也。　《詩人玉屑》卷五引《禁臠》：東坡曰：「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故其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捫虱新話》下集卷四：文章要須于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而自窘束。東坡嘗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便是文章關紐也。　《竹莊詩話》卷一〇引《呂氏童蒙訓》：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或一道也。　《韻語陽秋》卷一四：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曰：「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　《梁谿漫志》卷七：東坡嘗見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爲論畫、作詩之法也。　《滹南詩話》卷中：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于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于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煙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方回《瀛奎律髓・着題類序》：着題詩，即六義之所謂賦而有比焉，極天下之最難。石曼卿《紅梅》詩有曰：「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不爲東坡所取，故曰：「題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然不切題，又落汗漫。　《升菴詩話》卷一三：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逸老堂詩話》卷下：今人見畫不諳先觀其韻，往往以形似求之，此畫工鑒耳，非古人意趣，豈可同日語哉。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蘇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眞名言也。　《詩藪》內編卷五：蘇長公詩無所解，獨二語絕得三昧，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蓋詩惟詠物不可汗漫，至於登臨，燕集，寄憶，贈送，惟以神韻爲主，使句格可傳，乃爲上乘。今於登臨則必名其泉石，燕集則必紀其園林，寄贈則必傳其姓氏，眞所謂田莊牙人，點鬼簿，粘皮骨者，

漢、唐人何嘗如此？最詩家下乘小道。即一二大家有之，亦偶然耳，可爲法乎！《詩筏》：作詩必句句着題，失之遠矣，子瞻所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如詠梅花詩，林逋諸人，句句從香色摹擬，猶恐未切。庾子山但云「枝高出手寒」，杜子美但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而已，全不黏住梅花，然非梅花莫敢當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軾嘗言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語本歐陽「古畫畫意不畫形，作詩詠物無詠情」之句。若此詩言詩畫一律，又與軾他詩所云「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以及「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等句互相印可。然彼猶曰「此詩此畫誰當看」，又曰「此畫此詩今已矣」，歎索解人不得也，豈若此詩直以詩畫三昧舉示來哲乎？《載酒園詩話》卷一：東坡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論畫，猶得失參半，論詩則深入三昧。（黃白山評：「蘇本作『定非知詩人』。此謂讀詩者不宜拘執，與上句論畫不宜呆板同意，非指作詩而言。然此語有病。可知蘇、黃二公解古人詩多誤，正是胸中先作此見解耳。」）《隨園詩話》卷七：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言最妙。然須知作此詩而竟不是此詩，則尤非詩人矣。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吸取題神，不是此詩，恰是此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起四句）識入深微，不嫌說理。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坡公生平詩俱超詣象外，此處自己說出。作詩者欲詩境超脫，必從此等處證入。然實處亦不可全略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信筆拈出，自足千古。《筱園詩話》卷一：詩以超妙爲貴，最忌拘滯獃板。故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間。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跡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者是也。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風韻泠然，故能高踞題顛，不落蹊徑，超超玄著，耿耿元精，獨探眞際于個中，遙流清音于弦外，空諸所有，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凡詩皆貴此詣，不止詠物詩以此詣爲最上乘。乃是神來之候，其著想立意，用筆運法，無不高妙。若藐姑僊人，迥非塵中美色可比。非以不切題旨，別生枝節爲訓也。解人難索，後代詩家，未契眞詮，誤會祕旨，雖標神韻以爲正宗，卻執法相而求形似。抹月批風，淺斟低唱，流連光景，修飾詞華，似是而非，半吞微吐，特作欲了不了之語，多構旁敲側擊之言，故爲歇後，甘蹈虛鋒。自詫王、孟嗣音，陶、韋的派，而不知馬首之絡，到處可移，狗尾之冠，終難續用，贋鼎飯色，詎足混眞，徒枉費心力耳。《小瓠庵詩話》卷二：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言詩貴超脫，當別有寄托，不取刻劃。非不論何題，概以籠統門面語爲高渾也。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瘦竹如幽人」二句）別有明秀之色。（「低昂枝上雀」二句）分承。《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次首言竹言花言雀言蜂，又言花之枝，花之葉，花間之雨，雀之翎，蜂之蜜，合之廣大，析之精微，濃淡淺深，得意必兼得格。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起四句）生趣可掬。（「懸知君能詩」二句）忽回應前首作章法，可謂投之所向，無不如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雙翎決將起」二句）十字清遒，宛如見畫。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起處）意注本題，先盤遠勢，東坡慣用此法。（「歸來妙意獨追求」二句）入得飄瞥，得勢處卻在「歸來」二句，過接無跡。（末四句）此非敗德，故不妨於直諷。《石洲詩話》卷三：小小部位中，備極轉調之妙。換韻之中，略以平調句子，使之伸縮舒和，亦猶夫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韻與仄韻相參錯，乃見其勢，卻須以三平正調攙。《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六句叙曾在三館見二王眞跡，後八句羨米得此本。《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切王書叙起，卻從大處襯入。（歸來妙意獨追求）就襯意略作頓挫，一折便醒。

又二　《韻語陽秋》卷一四：（「元章作書日千紙」四句）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畫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我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直似山谷，非東坡本色。（要令癡兒出饞水）「要令」句太俚。（粲然奪眞疑聖智）「粲然」句又太做作。

《郭熙畫秋山平遠》　王之道《追和東坡郭熙秋山示王覺民》：東坡、山谷妙言語，珠玉倍增山水光。《詩藪》外編卷五：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略】《郭熙山水》【略】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秋山平遠只是離離短幅，四句卻先以玉堂之春江曉景爲秋山先導，復因

文彥博跋尾，致其纏綿鄭重之情，而郭熙之入妙入神，已不待更加贊嘆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八：用古格，亦自宛轉。《石洲詩話》卷三：《郭熙畫秋山平遠》題下注云：「文潞公爲跋尾。」此種注法，自非其人，不足當之。次亦須有關係題事。吾輩見古人題跋，宜知此。《昭昧詹言》卷一二：亦未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不甚著力，卻自周匝。起用襯入。

《獲鬼章二十韻》《初白庵詩評》卷中：熙河之役，構難始於王韶。其後邊釁屢開，終成靖康之禍。此章結數句，有關北宋全局，讀者勿草草。《初白庵蘇詩補注》卷二九：按熙河之役，構禍始於王韶。厥後邊釁大開，終釀靖康之亂。後世以爲罪魁者，當時且以爲功之首。通章用意，在結處六句，慮患防微，隱然言外，深識遠見，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而風刺微矣。《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此詩先陳偏師獨克，俘獲醜虜之功，繼述請命乞憐之狀，終稱放還不殺之德。至其歸宿乃曰「羌情防報復」，固後兩劄子意也。曰「軍勝忌驕矜」，則又前兩劄子意也。而又申言之曰「愼重關西將，奇功忽再要」，其所以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計者，剴切周詳，誠一不二如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放筆直走，雖排偶而似單行，氣格殊高。結處（「帝道有強弱」以下）得諷諭之體。若再渾融其詞，使人詠嘆而得之，則更佳耳。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微花絕句其詞云絳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捫虱新話》下集卷一：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是難得切題，可笑爾。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謝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普。」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便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鬧，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注云：「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弄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乃知坡詩意自有在。《梁谿漫志》卷七：世之淺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詩便說明，做雪詩便說白，間有不用此等語，便笑其不著題。此風，晚唐人尤甚。坡嘗作《謝賜御書詩》，叙天下無事，四夷畢服，可以從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又云：「文思天下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蓋因事諷諫，三百篇之義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後說到陝西獻捷。」此豈可與論詩，若使渠爲之，定祇做一首寫字詩矣。《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麗而不流，便亦失其爲麗。然流者，非止接口順勢之謂也。《雅》、《頌》大篇，應制良師，當以簡奧爲古雅，以和平爲簡奧。故此等詩，亦不欲選之。《初白庵詩評》卷中：白樂天詩也。（「似聞指揮築上郡」二句）「似聞」二句亦見集中《洮河報捷》詩。《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叙記恩私，切合時事，無不莊雅有體。爛漫之才又於此等詩見其誠敬之學。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前引《梁谿漫志》卷七評）此段於詩，極有發明，而補注乃未載入。昀謂：或者之笑，固未識詩人立言之旨，所謂「作詩必此詩」者也。然竟就自己作結，一筆不回顧本題，亦究是疏於法處，此處縈繞御書一筆，原不費力，何不趁勢一帶，綰合作結乎？（「諸儒不復憂吻燥」二句）二句太率易。（「玉堂書掩文書靜」以下）四句上下轉關。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筆力迴斡，惟獨見其大故也。　又：結處收到題，方不外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須信時平由主聖）謝賜御書，不得專稱書法之美，生出此段議論，方爲得體。（小臣願對紫微花）回映御書，不黏不脫。

《和王晉卿》《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如不經意而出，然句如堅城而氣極和厚。蓋其老年詩境，漸造平淡如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二九：觀序與詩，東坡於晉卿不甚傾倒，以其曲相攀附，而與之交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三：（蟲虺莫予毒）寓刺。（吾生如寄耳）此下五韻，皆叙書詞。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韻語陽秋》卷一八：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深爲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俱一世之賢也。《風月堂詩話》卷上：（「平生謾說古戰場」二句）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　《梁谿漫志》卷四：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于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略】《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癸

疴漫筆》：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于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與君相從非一日」六句）此有歉懷，彼無怒色，兩得之矣。《蘇詩選評箋釋》卷四：《養疴漫筆》之語似不可信，觀詩中「筆勢翩翩疑可識」一句可證也。以軾正人，豈肯於糊名易書之時，暗通關節以示恩者乎！委之於天而勉之以無怨，且期之以「夫子非癯儒」，切磋之誼，愛戀之忱，不當如是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平生漫說古戰場」二句）善於解紛。（「我慚不出君大笑」三句）三句代方叔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平生漫說古戰場」二句）運用精切，情事俱透。紀（昀）氏每以切姓爲小樣，爲俗格。若徒然切姓，誠如所譏。至于此聯，既能盡題事曲折，復不可移贈他人，斯爲加倍精采。

《薔艾宣畫四首・黃精鹿》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幽人只取黃精去」二句）跳出題外作烘染，用筆靈妙，畫意於言外見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幽人只取黃精去」二句）純用側筆，殊有別致。

《杏花白鷴》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把酒惜春都是夢」二句）綰合大雅。

《蓮龜》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與黃精鹿詩同一用意。而此用直筆，其味減矣！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苕溪詩話》卷四：坡云：「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周昌以趙堯刀筆吏，後果無能爲，所料信不錯，而云「錯料堯」，亦以涉譏謗倒用爾。《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兄弟一門，用溫大雅事，唐高祖語，極切。尾句又似不平執政者之驟進，此乃東坡平生口病也。紀昀評：此評（指方回評）最確。馮班評：次聯坡體好語。第八宋句，但有味。陸貽典評：次聯是坡體。何焯評：第三切子由「同」。第四用貞元中詔語，切「轉對」並「五月一日」。　無名氏（甲）評：溫大雅兄弟貴顯，高祖謂之曰：「吾起兵晉陽，只爲卿一門耳。」《漢書》：「趙堯爲刀筆吏，周昌輕之，後竟代昌爲御史大夫。」　無名氏（乙）評：起伏合節，夷猶赴韻。

《蘇亭詩話》卷一：東坡博通群籍，故下語精切，每有故實，供其驅使。如【略】與子由五月同轉對》，則用溫大雅與弟彥博及唐貞元中詔五月朝宣政殿事。【略】周益公所云「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者也。　參見《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甌北詩話》卷五評。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為賦一首為老人光華》　《竹莊詩話》卷九引《王直方詩話》：「青衫半作霜葉枯」至「芋魁豆飯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分明表出陽城，何易于一輩人物。非此筆力，莫能傳其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起處）數語寫出循吏。正如「邊將無功吏不能」，只七字，寫出仁宗。（青衣江畔人爭扶）句外句。　《蘇亭詩話》卷一：《慶源宣義王丈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實爲吾輩老臞儒畫照，後人無此新穎之思。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全從淺近處摹寫，人品自出。詩有不必求深者，此類是也。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東坡詩選》卷五：袁宏道評：有趣，惟中諧且切。　譚元春評：袁（宏道）此等着眼亦深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勿謂無人知」六句）忽從泗州生情，善於搗虛。然是借發實理，不比小巧弄筆。（但使可此人）「可此人」猶云得當人之意。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勿謂無人知」六句）隨手生發，自然圓足。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　《漁南詩話》卷中：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畫出陽關意外聲）按劉賓客詩，本是「唱得涼州意外聲」，而先生乃改作「陽關」。雖偶爾備用，然未免率率之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二詩皆有風韻，入之漁洋集中，殆不復別。乃知東坡非不能此種，特不以此種爲安身立命處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一：漁洋集中極多雄深雅健之作，初不專恃此種。紀氏不足以知之，而每以此語相詆，蓋當時習氣也。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中四句氣焰逼人。馮舒評：此時世局將變，故落句如此。紀昀評：可惜結入習徑。閱其全集，方知此是東坡口病，所謂好曲不禁三回唱。查慎行評：通首氣味好。又：結句不脫「酒」與「燭」，是何等法脈！何焯評：此篇不減夢得。又：渾厚。又：第一句「苦寒」，第二句「鎖院」，第五句「詞頭」，第六句「玉堂」，第七句顧「請郡」。無名氏（乙）評：椽筆春容，此公獨步。許印芳評：東坡天才豪放，學殖富有，發爲文章，非大篇長句不足供其揮灑。故其詩七言最爲擅場，七古較七律尤出色。七律雖不及七古，而氣格超勝，全集佳篇甚夥，在宋人七律中儘可獨樹一幟。曉嵐謂非長技，此謬說也。其批《律髓》于此詩句句着圈，惟結句稍不滿意。蓋仕宦而懷退休之志，亦是本分。東坡好作此等語，未免數見不鮮。然在本集爲口病，在選本中卻無妨礙。全詩老成，中四句尤佳。曉嵐斥爲頹唐，亦是苛論。《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氣象崢嶸，音節宏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老手恃老，往往頹唐。工部晚年，亦不免此。香巖批《紀評蘇詩》卷三〇：不解紀公所謂頹唐者安在。《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此詩尚未爲頹唐。參見《陸龍圖詵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木山》《蘇詩選評箋釋》卷四：次梅詩韻，即效其體格，炯炯清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疏疏落落，押韻亦極自然。（蟄蟲行議爲豪酋）「酋」字押得倒。（阿咸大膽忽恃去）「阿咸」句粗。（會將白髮對蒼巇）「蒼巇」即指假山。（魯人不厭東家邱）押孔子諱，究非體。《石洲詩話》卷一：又東坡《木山》詩：「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即從「不露文章」意脫化而出。古人之善用事如此。《昭昧詹言》卷一二：可不選。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初白庵詩評》卷中：（「治生不求富」四句）知足語，可爲庭誥。《蘇詩選評箋釋》卷四：一篇大旨，起四句道盡。預想歸田之樂，說到「曝背談金鑾」，津津有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鹿門上冢回」以下）「鹿門」四句冗贅可刪。（冰雪落綺紈）「冰雪」句費解。（奉養眞色難）「奉養」句不妥。（「烹雞獨饋母」以下）「烹雞」一段亦曼衍。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詩以意理勝，明白如話，而趣遠永。《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〇：起四句該通篇之意。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許彥周詩話》：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近之。《詩藪》內編卷三：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蘇子瞻《煙江疊嶂》、《夜游圖》，【略】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非杜比。又外編卷五：子瞻雖體格創變，而筆力縱橫，天眞爛熳。集中如【略】《煙江疊嶂》【略】等篇，往往俊逸豪麗，自是宋歌行第一手。其他全篇涉議論滑稽者，存而不論可也。《東坡詩選》卷五譚元春評：坡結句之妙者，亦只是議論挽束得有味耳。含不盡于言外，息罪動于無聲，如歌弦之未停，瀑布之不收者未有也。至此等結則誦者敗興而返，不但興盡矣。《初白庵詩評》卷中：此詩公手書眞跡在太食王長公家，見張丑《書畫舫》。（「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八句）讀公詩，不必見畫矣。（「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二句）二句過脈。（「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六句）又添一幀畫外畫。（「桃花流水在人世」四句）隨手開闔，結構謹嚴。（原注：「陸辛齋先生云：『爽絕，無事刻畫，自然入妙。』」）《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竟是爲畫作記，然摹寫之神妙，恐作記反不能如韻語之曲盡而有情也。「君不見」以下，煙雲卷舒，與前相稱，無非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起處）奇情幻景，筆足以達之。竟是爲畫作記。然摹寫之妙，恐作記反不如也。（「春風搖江天漠漠」以下六句）節奏之妙，純乎化境。（「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二句）蹙起波瀾，文境乃闊。《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段以寫爲叙，寫得入妙，而勢又高，氣又遒，神又旺。「使君」四句正鋒。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舖寫畫景，錯落有致。《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〇：（「江上愁心千疊山」十二句）《孟子》長篇多兩扇法，老蘇有《孟子》批本，而歐陽永叔亦極推《孟子》一書。當時孟子未列從祀，作《語孟》、《論孟》諸說以疑之者，不一而足，故其所尚爲足貴也。至公則並以取之入詩，如此詩即用兩扇法。以上自首句憑空突起，至此爲一扇，道圖中之景也。自「使君」句起至此（雖有去路尋無緣）爲一扇，道觀圖之人也。後僅以二句作結，（還君此畫三嘆息）此句結圖中之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此句結觀圖之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人間何處有此境」）頓筆，生出下文。《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十二句狀畫中勝境。「使君」四句點明題目。「君不見」十二句，言樊口勝境亦不減于途中之景，但人自欠閑耳。尚鎔《三家詩話》：七古如【略】東坡「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僊」，【略】皆古人妙

處。《唐宋詩舉要》卷三：以實境比況，結出作意。又引吳汝綸評：（東坡先生留五年）以下波瀾。（「春風搖江天漠漠」四句）四時之景。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匡山叢話》卷一：統觀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東坡煙江疊嶂圖》詩差近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與前詩有儷凡之別。（惟有馬埒編金泉）「泉」者錢也。然如此借替，勢必至「札闥洪休」。《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〇：（「山中幽絕不可久」二句）以上二句連下二句從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翻作對照用。（鹽車之厄寧非天）自首句「山中望日」起，至此為一扇，于叙遷謫中，暗串詩畫，作和贈主壻。詩從山中望日入手，乃遷謫一扇之確據也。（非君好我當誰緣）自「風流文采」句起，至此為一扇，于叙詩畫中暗串遷謫。（樂時更賦囚山篇）此句「囚山」，結前一扇柱意，「樂時」結後一扇柱意，以「更賦」二字分清。《昭昧詹言》卷一二：凡作詩皆宜如此。「屈居華屋」四句即「草長病牛羊」、慧智災疾、生于憂患，貧賤玉成之意。「風流」二句入畫，叙。「畫山」二句夾議，「鄭虔」二句棱。以山中收。《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風流文采磨不盡）數語遒鍊有力。（田歌自古非知田）絕妙比例。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依稀形似，可以僞託，金碧界畫，轉須眞實本領。（「爾來一變風流盡」二句）淺淺語，寄慨殊深。「爾」當作「邇」。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〇：（舉确何人似退之）用「山石犖确」句，欠妥。讀之，似退之犖确矣。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韻語陽秋》卷一：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方回評：李之儀詩得意趣頗深晦，非東坡不之察，故有是佳句。以孟浩然待之，非誇也。紀昀評：浩然伴直，實有此事，非但比其詩也。　又：氣機流暢，然非五、六句着實撐得住，則太滑矣。　又：五句言詩境之苦，六句言賞心之樂。　又：五句是沉思光景，六句是頷悟光景，寫得有神。　陸貽典評：東坡才學自是宋人中傑出，然無老杜深沉之韻，不耐咀味，此其病也。此數首皆然。　何焯評：玉堂豈可談禪耶？正言其詩晦耳。　許印芳評：曉嵐批《律髓》，此詩每句着圈，批本集五、六句密圈，今從本集。　無名氏（乙）評：每于對句超絕，六尤冰暑生春。《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能使人愁，能使人喜，非好詩那得有此？故曰可以參禪。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石林詩話》卷中：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略】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辨耳。《容齋隨筆》卷一四：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仿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焦氏筆乘》卷四：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樂天嘆爲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則又以己意斡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成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九：（「鑑裏移舟天外思」二句）「鑑裏」句即是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之意，「地中」句是元微之「鼓角聲從地底回」之意。鑪錘在胸，森秀別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一：（「山圍故國城空在」二句）錢蒙仲不但是錢越州之子，並屬錢王之後，詩乃特用「山圍故國」而以「城空」二字易去「周遭」，其下句之「意未平」，亦有感慨。蓋錢氏歸國後有臨安縣田園房廊，歲課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寄納軍資庫，爲錢塘、臨安二邑歲修祠墓之用，並未請領。計自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至是元祐己巳，凡一百十二年，庫貯計一十五萬貫有奇。當元豐間，祠墓蕪廢，錢暉等上言不敢支給前項，但求撥完田園房廊收課完修。詔許杭州支五百貫，可謂豈有此理。彼納土者，嫡孫已爲道士，何忍出此。宜其後康王有錢俶討地之一說也。公前作《表忠觀碑》，已有「父老流涕」之詞，至明年竟支與四千五百貫。六年罷任，又爲奏請歲給，且以「毋使小民竊議」爲言。是此故國未平，即雲孫憔悴之慨，而不得更謂之劉禹錫詩矣。詩話往往癡人說夢，故詳言之。參見《石鼓歌》《敬齋古今黈》卷八評。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棐判韻》《冷齋夜話》卷二：歐陽公《黃牛廟》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

童稚語，然皆記一時之事。【略】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于詩詞耳。《初白庵詩評》卷中：（葑合平湖久蕪沒）時尚未開西湖，故云「葑合平湖」。《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蕪沒凋疏，人地依然如故，而俯仰已成今昔，感愴何限。軾自再至杭，值水旱迭逢，饑疫並作，於是免上供米，糶常平義倉，作饘粥，設病坊，浚二河，完六井，去葑田，築湖堤，凡所惠養杭民者至周且備，而蕪沒者使之通，凋疏者令之起。此其爲君子之用心，不徒寄之感歎者也。趙堯卿謂公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有「前生我已到杭州」之句，引之以與此詩「似省前生覓手書」一語相印證，稱爲異人。抑思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初不在此，即「似省前生」，詩人之語，豈必徵實？他日到惠州，亦有「彷彿曾遊」之句，何獨無解耶。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為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主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冷齋夜話》卷五：至于荆公、東坡、山谷，盡今之變。【略】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誠齋詩話》：詩有驚人句。【略】韓子蒼《衡嶽》：「故人來自天柱峰，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陂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藏海詩話》：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其因事用字，造化中得其變者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袖中東海，語至奇而理至平。進於《易》，則天在山中，通於禪，則一毫端現寶王刹也。《帶經堂詩話》卷三：象耳袁覺禪師云：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云是丹青。」此禪髓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一：（起處）筆筆奇警，不覺題之瑣碎。（「陽侯殺廉角」二句）精采煥發。《蘇海識餘》卷一：公杭州詩「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小題大作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精鍊語不可多得。（袖中有東海）奇句。以小物遺人，卻與盡情說大了，方覺有興，此詩人鋪張之旨也。

《寄蔡子華》吳聿《觀林詩話》：贈人詩多用同姓事，如東坡【略】《贈蔡子華》云：「莫尋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爲爬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一：風韻特佳，如出初唐人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純用婉約之筆，音節琅然。結句乃用杜牧詩意也。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荆溪林下偶談》卷四：山谷稱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又云：「西風壯士淚，多爲程灝滴。」東坡爲濂溪詩云：「夫子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蘇氏師友，未嘗不起敬于周、程如此，惜乎後因嘻笑而成仇敵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五：作詩以頌大儒，風格倍加峻潔。如曰「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不煩言而得其體要。前後佈置，鏗然韻流，無一毫道學詩習氣也。周子《自題濂谿書堂》詩曰：「吾樂蓋易足，名濂以自箴。」詩蓋本此爲說。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一：刻意做出，語語深警。東坡傾倒於茂叔如是，而與伊川不免齟齬，則伊川有以激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怒移水中蟹」二句）信手舉例，自成強對。（先生本全德）曲折自如，毫無吃力之態。（先生豈我輩）極力縱開，爲結句作地，此匠心也。牽愚溪作襯結，卻于句法弄筆生姿。

《壽星院寒碧軒》《二老堂詩話》：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並葉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卻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其妙如此。《帶經堂詩話》卷五：此東坡《題西湖壽星院詩》也。予每讀之，輒如入篔簹之谷，臨瀟湘之浦，而吟嘯于渭川千畝之濱焉。《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賦詩言志，正不必如周必大所云，而命意落筆，作者之用心要自有不苟然者，是亦不可舉其大而略其細也。《御選唐宋詩醇》卷三九：語語兀傲自喜，拔俗千尋。《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七言律，宋人如【略】蘇子瞻【略】「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略】然每家不過二三聯耳，實非諸子本相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渾成脫灑。前六句有杜意，後二句是本色。《唐宋詩本》卷六陸次雲評：長公律詩，初讀之，似信手而成，無可圈者。再讀之，覺有可圈之句。細讀之，則無一字不可不圈，以其一氣貫注，才法俱全也。《昭昧詹言》卷二〇：奇氣一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五六靜細。參見《贈治易僧智周》《蘇亭詩話》卷一評。

《贈善相程傑》《愛日齋叢鈔》卷三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

天之爲人，故有詩云：【略】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顚賞遍洛陽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馮班評：自闊。查慎行評：閱過衆人詩，忽見蘇作，令我心開目明。紀昀評：三、四借相寓意。許印芳評：此詩原佳，曉嵐批本集每句一點，未免太苛。批《律髓》則每句着圈，且密圈第四句。今從《律髓》。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書中苦覓原非訣」二句）五、六圓滑。是到骨宋詩。然是眞語。參見《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四《容齋三筆》卷五評。

《題楊次公春蘭》《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態濃意遠，餘味曲包，故得騷經之流韻。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常意，而寫來深遠。《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次聯入微。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此謂壑源新芽，自如玉雪，不似餅茶、團茶，外若膏油之沃也，故云「佳茗似佳人」。馮班評：結句故事可用。《頤山詩話》：予與韓子爵游凌雲，時二月中旬也。寺僧煮茗，色香殊絕。予笑謂子爵曰：「古來詠佳人者，多以海棠、荳蔻、牡丹爲言，俱未若凌雲茗之爲近也。安得數語發其義哉？」後讀東坡《寄壑源焙新芽》詩，有曰：「僊山靈雨濕行雲，【略】乃知古人先有此意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結句從「膏油首面」四字（第六句「不是膏油面新」）來。《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艷體作茶詩，似不相稱者，結句特爲點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要知冰雪心腸好」二句）五六，凡近。參見《孫莘老求墨妙亭詩》《甕牖閒評》卷五評。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初白庵詩評》卷中：（「惜哉此清景」四句）筆有化工。《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此作專就和詩上用意，與前作無一筆相犯。「衆馳君不爭」二句，收得氣足神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氣派滿足，復能變動開合，筆有餘地。（君詩如清風）「答」字分明。（「是時風雨過」以下六句）得此點綴，前後俱爲生動。贊來詩如此下筆，眞乃超妙。若實寫一段，便是凡筆。（歸來讀君詩）兜合緊。（卻思少年日）又拓。（那知君蹭蹬）轉。（今年復爲僚）合。《蘇亭詩話》卷二：東坡《次韻袁公濟》詩：「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又：「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躅。」施註：「袁毅試館職首薦，東坡亦第七人。」按袁燮《絜齋集》云：「先光祿公（指毅）秋試開封，實爲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塘，蘇公作牧，相得懽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註家以爲同試館職，實無是事，蓋益之爾。」考東坡年二十二試禮部，歐公賞其文，疑曾子固所爲，抑置第二，即《絜齋集》所云秋試開封也。後殿試中進士乙科。二十六歲，應中制科入三等。三十歲，召試祕閣入三等（施註試館職蓋指此）。《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四：叙登介亭所見實景，卻都納入公濟詩內，最見手法。（卻思少年日）以下叙公濟生平。（共爲湖山主）挽轉本題。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一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甕牖閑評》卷三：（「我甚似樂天」四句）意亦欲如樂天退居之後，安貧樂道，優游以卒歲耳。乃晚歲竄逐海上，滯留七年，後雖復官以歸，而奔馳數月，竟歿于中途，良可嘆也。《見聞搜玉》卷七：蘇公雅慕白公，如【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略】其景白公可謂至矣。愚謂白公蘊藉，蘇公超邁，趣則一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押韻自然。通體俱老潔。（「寒松無時花」以下四句）常意而寫來超脫。（仲氏新得道）帶一人作波，好。參見《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容齋三筆》卷五評。

《安州老人食蜜歌》《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游戲三昧，掣電機鋒，合之以成絕世奇作。昔軾嘗引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之語，以論陶、柳詩，謂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如此篇，其亦詩之「中邊皆甜」者乎！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純是晚唐下調。初白先生極賞之，殆非末學所知。《石洲詩話》卷三：《安州老人食蜜歌》結四句云：「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亦若韓《石鼓歌》起四句句法，此可見起結一樣音節也。然又各有抽放平仄之不同。

《贈劉景文》《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〇：「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略】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二：韓昌黎以一年好處在草色有無間，則初春時也。蘇東坡又以爲「橙黃橘綠時」，唐人則以爲在「新笋晚花時」，大抵各有會心，不容互廢耳。《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淺語遙情。《蘇詩編註集成》：此是名

篇，非景文不足以當之。《唐宋詩舉要》卷八：或以此詩與韓退之《早春呈水部張員外》詩相似，徒以「最是一年春好處」句偶近耳。其意境各有勝處，殊不相同也。

《問淵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二：（起處）純用文句，而不弱不腐，此故當參。（饑人食饞涎）「饑人」句鄙俚，遂致全篇減色。《和陶合箋》卷四：題着一「問」字，煞有意義。蓋胸中有此一段議論，正欲藉此以發明之也。觀公自註所云「相引」，「未始相乖」，其意可見。且篇中多用淵明字句，千載相契之深，早相喻于無言。寄之一問，以抒其神，意若相反，其理實相足爾。王本編入和陶類，良然。

《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作意南枝翦刻多）梅不宜著翦刻。此花正以天然勝耳。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空令饑鶴啄莓苔）末句少欠自然。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得見劉郎又獨來）「劉郎」自是桃花事，而用來不覺其借。

又四 《優古堂詩話・以玉兒爲玉奴》：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兩用此，而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韻語陽秋》卷六：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邪？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時筆誤爾。《捫虱新話》上集卷四：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還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又有《臘梅》詩曰：『奕奕金僊面，排行立曉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梅花何物，詠梅何事，乃如此唐突不已耶？直當盡刪之，快香魂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玉兒終不負東昏」二句）全不是梅花典故而非梅花不足以當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玉兒終不負東昏）凡人與物呼以奴者，不可悉數。女子皆通稱奴與兒，玉奴非楊妃名，玉兒非潘妃名，皆加一字稱之，猶男子字純、字穆，則稱純父、穆父，奴、兒之義，蓋從其少與小也。公乃詠梅，並非詠史，呼玉兒以奴，無不可者。如上首《玄都觀》並無霜根，而詩用劉郎，可謂公並此不知乎？此題名作林立，其命意總欲不着跡象。乃查註引洪容齋、葛立方語，紛然引辨，此皆註家陋習。參見《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捫蝨新話》卷八評、《和梅戶曹會獵鐵溝》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評。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黃四孃東子美家）此卻不見是梅。

又六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淡語有味。

又七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坡梅詩古句佳者有【略】惠州村字韻三首絕奇，如《次韻楊公濟二十絕》：「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前「醫」字韻二首尤妙。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此首近傖。

又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多情好與風流伴」二句）情思深婉。

又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肝膽清新冷不邪）次句不成語。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一 《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指第一、八、十凡三首）亦未賞心，終當貽笑于嚴冷人也。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坡梅詩古句佳者有【略】如「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饑鶴啄莓苔。」「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蒼苔。」【略】後「苔」字韻亦苦思爲之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憑仗幽人收艾納」二句）興象深微，說來濃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憑仗幽人收艾納」二句）入想甚別，故非俗艷。又四 《秋窗隨筆》：（「夜寒那得穿花蝶」二句）余以爲梅時未有蝶，曾戲詠云：「莊周無冷夢，不解到羅浮。」後偶看梅，見雙白蝶翩翩然尋香于疎枝冷蕊間，始知蘇詩之工也。古人用事，不可輕議，書此以誌吾過。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恰似西廂待月來）格意凡鄙。《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坡梅詩古句佳者有【略】"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眞色鬬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略】前"醫"字韻二首尤妙。《載酒園詩話・蘇軾》：和楊公濟《梅花詩》，友夏深所不滿，然如"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豈非佳話，但似中聯，不宜作絕句耳。

又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未解無私造物情）末句腐甚。《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長恨漫天柳絮輕"二句）着意求脫，猶繪茂樹中着枯枝，似是不可少者。

又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他年欲識吳姬面"二句）惘然不盡，情思殊深。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夜半幽夢覺"四句）忽作東野語。《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四：要之，"玉樓"爲肩，"銀海"爲目，必作如是解，詩意乃通。若集中詩尚有【略】《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詩云："玉樓已崢嶸"，則又不當與此一例解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結語無因，即欲戲殊，亦不應作爾語。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林靜初無一鳥喧）全不著相。（"氣得湯休奇絕句"二句）結出和意，是古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紀昀曰："結出和意，是古法。"但此詩與《北臺》同法，純是一首禁體。公既不自覺，而曉嵐亦不悟，輕易放過"林靜"一句，故自始忽略至終也。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二首皆氣機駿利。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餘事後來當潤色）是同官語。《茶香室叢鈔》卷八：（得我新詩喜折屐）屐齒可折，屐不可折，此亦"白頭搔更短"之類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錢王捍湖是遠一層襯筆，自己鑿湖是近一層襯筆。（坐陳三策本人謀）歸功于人，立言有體。（從來自笑畫蛇足）承前鑿湖說。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此首更恣逸。《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此起專爲除著作襯，與前微別。（詩酒淋漓出狂怪）獨到之句。

《送小本禪師歸法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是身如浮雲"二句）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石洲詩話》卷三：《送小本禪師歸法雲》："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過大庾嶺》詩："僊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皆全用少陵、太白詩句，在東坡自有擺脫之道，然後學正不可學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我來即歸休）"來"似當作"未"。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起處）意思甚擺脫，故不落窠臼。（"是身如浮雲"二句）此引杜詩，以引下二句（"出岫本無心"二句）。初白疑其全用舊句，非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是身如浮雲"二句）凡似此類句法，最易偶同。若作者必搜索有出而後用之，則其勞加于信筆而下者百倍，凡能詩者皆不爲也。註家固應註明，而詩話以此爲技能，最爲卑鄙。曉嵐謂此引杜詩以引下二句，本集雖有此法，但此二句非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是身如浮雲）四語極爲愜心，潤色杜句，義更圓熟。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三詩宛轉關情，曲意密源，綿邈尺素。《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樂天去杭之什，與此三詩，皆非經意之作，而讀之自覺仁人之言，藹然可親，餘戀猶在，何也？使以此兩家作，易以他名姓，載入志乘，讀之了無餘味，抑又何也？凡爲詩而欲別杭州者，當以是而思。

又一　《懷古錄》卷上：東坡《別杭州南北山諸道人》云："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所謂辭不迫切，意已獨至者。其視戴式之"此行堪一哭，何日見諸君"者，固有間矣。蒼山曰："坡句畢自露，不及義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衰髮祇今無可白）二句）沉著語，又恰是對僧語。《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故應相對話來生）後二詩皆從"來生"句領起，題云"去杭"，而語不及杭，乃有意包入樂天之內，使人不覺也。其用"故應"二字，無限作用，皆此二字神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直與說盡，而味自長，情至故也。

又二　《西湖游覽志餘》卷一〇：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略】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比歌詠。如"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見聞搜玉》卷七：蘇公雅慕白公，如【略】《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老較前賢。"其景白公可謂至矣。愚

謂白公蘊藉，蘇公超邁，趣則一也。參見《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容齋三筆》卷五評。

又三　《愛日齋叢鈔》卷三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略】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西湖游覽志餘》卷一〇：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略】樂天取天竺奇石，受代攜歸，詩云：「三年爲刺使，飲水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直抵千金，無乃傷清白？」子瞻亦云：「在郡依前六百日，【略】」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摹擬之詞，比比歌詠。

《破琴詩》《古今小品》卷四：荒荒忽忽，如鏡花水月。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語多深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琴夢房圖，渺不相涉，即以邢、董牽合，義不可通，此蓋有難言事，欲後人發明之耳。（「破琴雖未修」四句）此節以箏似琴自喻，謂自熙豐至元祐，屢被攻逐，雖破琴如故，而音節則不改也。（「新琴空高張」四句）此節以琴似箏喻摯，謂向者同一破琴，今雖新之，而喪其本質，故與我分馳也。（「陋矣房次律」四句）此節以琯爲相，忘卻本來面目，喻摯而譏（賈）易，（朱）光庭，不能始終以洛黨攻我，乃甘心爲庭蘭賣其師，而自售取利。是亦新琴，非破琴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純是筆尖上作用語，不必深令人首肯。

《聽武道士彈賀若》《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意外意。《蘇詩選評箋釋》卷五：以不說破，解人之頤，耦句共逸韻俱發。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蘊藉得好。

《感舊詩》《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首四語已勝一《帝京篇》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三：眞至之言，自然渾厚。（「車轂鳴枕中」二句）警語。《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三：此詩前節，公自道其出入進退之跡。末四句，乃與子由囑別之詞也。（「牀頭枕馳道」六句）六句言地處侵迫，爲宰相所不容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獨行殘月影」二句）淡語能移人情。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初白庵詩評》卷中：（「安知中無蛟龍種」二句）流動充滿，意到筆隨。《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忽想到蛟龍雲雨，覺通篇字鏤字琢，盡成澎湃之聲。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先提明二池（「東池浮萍半粘塊」、「西池秋水尙涵空」），如奕者之先布勢子。（吾僚有意爲遷居）入得分明。（但愁數罟損鱗鼈）補出網師。（「安知中無蛟龍種」以下四句）結得闊重。《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安知中無蛟龍種）四語纔見作意，若無此，便不成詩。

《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藝苑雌黃》：《次韻滕元發寄詩》云：「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蒂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正似此魚逃網中」二句）此意見得徹，方可語濠上之樂。《蘇詩選評箋釋》卷五：現身說法又一變，以遊方之外爲高，是前篇「好去相忘渺淮海」一句轉韻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正似此魚逃網中」二句）明作絕合，又是一法。（且將新句調二子）清出陳、趙。《昭昧詹言》卷一二：無佳勝，起語怪。　參見《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次韻代留別》《考古質疑》卷五評。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月色之明，琴聲之清，誦詩以當卧遊，亦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清思裊裊，靜意可掬。不似俗手，貌爲愉恍語。（「孤光爲誰來」二句）衍常建語，不覺其襲。（尙恨琴有絃）如此入琴，有神無跡。入俗手，非琴月對寫，即別寫琴聲一段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使我冰雪腸）刻至語，未經人道。《老生常談》：此首紀曉嵐評語，深能知此詩妙處。【略】余謂東坡一集，其命題有極瑣屑，他人斷不能得好詩者，公偏能于無奇處生奇，無新處生新。細玩捉筆時，似亦未嘗鋪排，我先寫月一段，「琴」字只用一筆帶出。是其天機活潑，法律精深。其成文也，如風水相遭，亦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後人千辛萬苦，弄來了無生氣，總是讀的書不多，心源養得不靈妙耳。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此首夾於三首之中便好，若單此一首送行，即是窠臼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情韻俱足，筆意亦復曲折。

又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更望重新畫舫齋）永叔《東園記》：畫舫之舟，當日人已譏之。此又云「畫舫齋」，不知何以有累句也。

《泛潁》《初白庵詩評》卷中：（「畫船俯明鏡」十二句）游戲成篇，理趣

具足，深于禪理，手敏心靈。《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楞嚴》、《圓覺》之理，栗里、香山之筆。昔沈敦謨引《傳燈錄》良價禪師《過水觀影偈》曰：「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以釋此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二語，最爲得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源出次山，而運以本色機軸，遂成奇調。（「使君實不癡」二句）節奏好，「令姿」二字趁韻。（「畫船俯明鏡」以下）眼前語寫成奇采，此爲自在神通。結少率。《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流水有令姿）此句有李太白「至人貴藏輝」本領在，曉嵐以爲趁韻，非也。（「散爲百東坡」二句）紀昀曰：「眼前語寫成奇采，此爲自在神通。」若王註、查註並引《傳燈錄》過水觀影，而查評又謂「深于禪理」，泥甚。凡有無空觀水月等句字，詩家皆能以己意發之，特其鑪錘不同，故口角有別耳。若必概以爲禪而分其學之淺深，無是事也。今刪二註，而錄紀說。《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吏民笑相語）絕妙頓挫。（笑問汝爲誰）情事極瑣，拈出卻成妙語，此翁長技。

《次韻劉景文見寄》《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坡詩亦足敵景文。三、四勁健，五、六言景文家世壯烈而能詩，氣象崢嶸，未易攀也。馮舒評：坡詩過景文。紀昀評：前半有致。後半極其沉着。五、六是開合句法。「書生習氣」乃指其慷慨悲歌，非謂其能詩也。下解誤。許印芳評：駁得是。按景文寄詩，首句押「符」字，此詩換「魚」字。凡和韻詩，首句不拘韻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烈士家風安用此」以下）後半沈鬱。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一《歸田詩話》卷中：東坡【略】又云：「公退清閑如致仕【略】皆言閑退而無愁恨之思。至黃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祇愁戲瓦閒童子」二句）用《楞嚴》便覺是一偈語。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到骨宋格。廢之則不能，效之則不必。《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此詩運意獨佳，妙在驅遣釋典，絕無障礙，故可喜也。

《贈月長老》《初白庵詩評》卷中：（五伯之所運）「伯」疑當作「帝」。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起處）純作禪語，卻無偈頌之氣。（「白灰如積雪」四句）波瀾閒逸，寫出月公戒律，妙於不是呆述。（「蒲團坐紙帳」二句）結得脫灑。

《十月四日以病在告獨酌》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清灑之至。（「小兒亦何知」二句）旁寫好。《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隨手觸發，眞趣可掬。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分明誚其輕鮮，而自以感慨出之。詩人之筆，固應如是。《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自作慨嘆，並無及歐陽意。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龍性堂詩話續集》：東坡「主孟當啗我，玉鱗金尾魚。」「主孟」字用優施謂里克妻之語。【略】古色斑斑，不必過求字義作解，累紙不休。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起處）氣機疏暢，不覺其平衍。（「夢回聞剝啄」二句）平常事寫得極飛動，此爲興到。（「主孟當啗我」二句）仍繳起，意密。《甌北詩話》卷五：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于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若【略】《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云：「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老橫莫有敢議其拙率者，可見其才大無所不可也。當時亦共駭此句。

《慈星堂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九：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略】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略】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又後集卷一二：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言也。《詩林廣記》後集卷一：「白戰不許持寸鐵」一篇，雖無白事，亦坦然老健，直有少陵氣象。《敬齋古今黈》卷八：（「幸有回飆驚落屑」二句）或以爲「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袁宏道《和東坡聚星堂雪》：東坡先生寫雪眞，不用煩言與喻說。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康熙）御製詩初集》卷三六《雪擬蘇軾聚星堂體兼用其韻》：蘇辭遭遇多枝葉，倒綳禁體先犯雪。起舞浮白意匠殊，縱橫驅作堪叫絕。（聚星堂體本潁州禁體物語，考廬陵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勿許用，坡詩有「起舞浮白」字，蓋字雖犯而意不同，此坡老

見長處。至雪字，應在禁例而用之，未免倒綳矣）元冥恰喜交初節，（時甫交小雪節）過水眞如遇方折。平原幕歷寒颸逼，長空晻靄暮光滅。旌門鐃吹雲璈奏，幔城漏響金魚掣。徘徊中夜聽拉瑟，行繖燸赩蓮花纈。天窗取氣揭薄紗（武悵遇雪宜令透風，則人不致受炭氣而得疾），地爐（掘地爲爐也）生火燃枯屑。遙想林岫已婆娑，卻愛郊坰正飄瞥。即景揭詠都官句，占年夙記農家說。醉翁髯老垂號令，會取陳言能點鐵。《載酒園詩話》：殊不足觀，固知釣奇立異，設苛法以困人，究亦自困耳。正猶以毳飯召客，亦須陪穆父忍饑半日，豈得獨餔？《初白庵詩評》卷中：（「衆賓起舞風竹亂」二句）向非禁體物語，此等妙句亦未必出。（歸來尙喜更鼓暗）「暗」當作「永」。《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賦雪者多以悠揚飄蕩取其韻致，此獨用生劖之筆作硬盤之語，誓脫常態，匪徒以禁體物語標其潔清。又「模糊檜頂」二句，謝賦中無此倔奇。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起處）句句恰是小雪，體物神妙，不愧名篇。《昭昧詹言》卷一二：本色正鋒。起八句撫寫細景如畫。「歸來」四句虛字語病。奇麗，公自云。《蘇亭詩話》卷一：人但知東坡《聚星堂雪》詩效歐陽「禁體物語」，不知其二十四歲適楚時，已有《江上值雪效歐陽體》詩，雖不及潁州作之遒警。《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起語得神。「初陽」句入微。結筆勁。《宋詩精華錄》卷二：畫龍最後點睛，結不落套。《筱園詩話》卷四：誠爲高唱。又：二雪詩（指此首及《江上值雪效歐陽體》）結束皆能避熟。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嘆其絕識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春洛紀聞》卷七：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冲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塗竄甚多。歐陽文忠作文既畢，帖之牆壁，坐卧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蓋嘗于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稿，其和歐陽叔弼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涂「小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于屢改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意言並盡。《蘇亭詩話》卷一：東坡詩純以氣運，振筆迅書，未嘗于字句求工，古人所云「萬斛源泉不擇地出」者。然未嘗不改定。何遽《春諸紀聞》云【略】

《喜劉景文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起數語旁面寫出，愈加飛動。多少交情，都在無字句處。（「平生所樂在吳會」二句）寫得十分滿足，至此更難下語，只好蹙起旁波。（「別後新詩巧摹寫」二句）一筆勒轉，輕妙之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天明小兒更傳呼）今詳玩詩意，是時公尙未起，而舉家轟成一片，此「小兒」指迨與過也。「喜」字從此入手，乃據事直起，非旁面也。（髯劉已到城南隅）此句乃小兒傳呼之語也。（「尺書眞是髯手跡」二句）此聯乃既聞其至，復見其書，而反疑是夢，皆喜極之詞也。細究此層，乃知其首下「天明」二字，已立意寫到此地位矣。（平生所樂在吳會）其說亦非。自此以下皆兩公應有之語，故得以錢塘湖作結，收到「至」字，是正面，非旁波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落筆淋漓，深情滿紙。《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十二句喜劉至。後八句念蘇、杭舊游，以劉自杭來也。

《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起得奇矯。（「嗟龍與我輩」二句）忽入此意，警動異常。《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寫禱雨、有應，兩面俱到。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東坡）雪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以，碧海長鯨君未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層冰裂。」【略】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如此，他人不及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此聚星堂禁體韻也。（萬松嶺上黃千葉）蠟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通篇遒緊，無一懈筆。（「交遊雖似雪柏堅」二句）隨手綰合，入得無痕。《石洲詩話》卷三：歐公詠雪，禁體物語，而用「象笏」字，蘇用「落屑」字，得非亦「銀」、「玉」之類乎？蘇詩又有「聚散行作風花謦」之句，「花」字似亦當在禁例。《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此用《聚星堂雪》韻也。（「交遊雖似雪柏堅」二句）扼要，頓住「雪」字，便落「留」字，然筆勢直下如風，驟讀之不見也。

《次前韻送劉景文》《初白庵詩評》卷中：（「路人不識呼尙書」四句）跌蕩可喜。《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情事曲折，裁約以入有韻之言。徘徊俛仰，逸趣橫生，一唱三歎，聲坎坎於青雲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歐陽趙陳皆我有」以下八句）墨氣淋漓，一往酣暢。《昭昧詹言》卷一二：

六一、半山用此章法，清妙，有筆勢起落。《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突然而起，比興在有意無意之間。

《閻立本職貢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節短而奇氣勃發，有嶙嶒千丈之勢。《昭昧詹言》卷一二：（「貞觀之德來萬邦」二句）起叙。（「音容倡獰服奇厖」四句）「音容」四句寫。（粉本遺墨開明窗）「粉本」句入畫。（「我喟而作心未降」二句）收入論。小詩義意完足，凡四層。《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結處）只一語論斷，峭勁無匹。

《洞庭春色》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引《王直方詩話》：山谷嘗以「賣菜賣生菜」，對「磨刀磨剪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爲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膾爲醒酒冰。余謂正好作一對。《初白庵詩評》卷中：「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果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應呼釣詩鉤」二句）纖而俚。《石洲詩話》卷三：《洞庭春色》詩：「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頗不雅，與「詩尋醫」、「酒入務」相類。此詩題內自謂「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良然。　參見《次韻答章傳道見贈》《甌北詩話》卷五評。

《送路都曹》　《容齋三筆》卷一一：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略】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荊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略】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古今小品》卷四：只「淮光」二句便令人不忍捨，坡公善於用事以代己意，往往如是。《蘇詩選評箋釋》卷五：一片愛才求友之意，津津言表。序雖援張詠爲說，然詠特不知參軍爲詩人耳，既知則能留而慰薦之。軾知都曹矣，而於其致仕，留之不可，故尤怊悵切情。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我亦倦遊者）先插此句，（「懷哉江南路」二句）結乃有根。（吏課升斗積）（「吏課」八句，乃代路語也。語相問答，而不標其人，法本宋子侯《董嬌嬈》及陳琳《飲馬長城窟》也。（會作林下逢）仍不脫路，密。（崎嶇等鉛春）句未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融景入情，最好起手。（我亦倦游者）插入自己作反襯。（結髮空百戰）四語亦是比例。（我田荊溪上）仍將自己伴說作結，語淡情深。

《閱世堂詩贈任仲微》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起處）謹嚴有法。（「淒涼十八年」二句）此託出任公之歿，意全不在譏運判。（「豈云報私仇」二句）得體。（「惟有庭前檜」四句）竟住，好。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卻留封德彝」二句）此乃忘卻《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一篇，故不省前後因地也。讀編年詩，與讀史同，不能拆出串講，讀之何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高才食舊德）以上叙往事，入本位只四韻，簡淨深至。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初白庵詩評》卷中：（「我在塵土中」八句）汪洋自恣。（跳破吹錦屏）「破」當作「波」。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五言換韻，體製最古，而後人少效之者，以其氣易斷而情韻反減耳。此則纍纍如貫珠，清妙之音，讀之百回不厭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通幅自寫己意，借朱生情耳。（「送君無一物」以下）說朱處亦仍是說蜀。（「若逢山中友」以下）妙以本意作結，而仍不冷落朱一邊。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五古轉韻體，蟬聯斷續，饒有古意。（「岷峨天一方」四句）即「隔千里兮共明月」意。（夢尋西南路）節奏好。（送君無一物）入送朱語，甚樸至。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五引次公曰：（「病眼亂燈火」六句）詩意謂當眼昏病中，苦文書細字，如塵沙之煩碎。忽得朱君之詩，清冷如霜，一掃病眼之昏花。其詩是古語，而中藏妙旨，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誦詠誇衒。　《初白庵詩評》卷中：「曾坑」（「曾坑一掬春」以下六句）一段，乃是比體。以知味況知音，世無其人，勿輕示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四：（「曾坑一掬春」以下）忽入比體作收，常意化爲新語。《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據趙次公謂以顏色譬其詩，則巧笑起于頩頰，以音樂譬其詩，則哀音出于掺撾，乃知「比體作收」之說非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前後兩截，絕不相融，以爲比體，亦是曲說，恐題有脫誤。（「古語多妙寄」二句）品詩入微。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隄書事見寄》　《初白庵詩評》卷中：子中時守杭州，故有「湖上齋遙碧」之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氣機疏暢，東坡七律之本色，所乏沉實之致耳。（羨君湖上齋搖碧）「齋瑤碧」三字生。

《軾在潁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侯鯖錄》卷一：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芙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

汝移揚，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瓈風。」用歐公詩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六橋橫絕天漢上」四句）以快筆寫快事，是開闢手。《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六橋橫絕」四句都是實事，卻寫來異樣驚動。前以杭之西湖陪說潁之西湖，後以歐陽之自揚移潁比己之自潁改揚，都有天然證佐，會成佳談，構成絕唱。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起處四句）入手奇偉。（大隄士女爭昌豐）用經捏合。（「二十四橋亦何有」以下）脫卻無跡。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公詩多禪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二十四橋亦何有）前路以杭陪潁，此下由潁入揚。再說在揚得詩，湖成次韻，勢易懈緩，看此三韻，收拾何等簡老。（雷塘水乾禾黍滿）映帶有情。《宋詩精華錄》卷二：二湖本有優劣，聊作平等觀而已。《曾文正公全集・讀書錄》卷九：前四句辨杭、潁之雌雄。「我在」六句叙在杭修堤。「場來」四句，叙在潁治湖。末六句，叙見官揚州。

《和陶飲酒二十首》　李之儀《跋東坡與杜子師書》（《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引《王直方詩話》：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陳天定《古今小品》卷四：是醉是醒。賀裳《載酒園詩話・和詩》：古人和意不和韻，故篇什多佳。始于元、白作俑，極于蘇、黃助瀾，遂成藝林業海。然如子瞻和陶《飲酒》，雖不似陶，尚有雙鵰並起之妙。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斂才就陶，而時時亦自露本色。正如褚摹《蘭亭》，頗參己法，正是其善摹處。明七子之摹古，不過雙鉤填廓耳。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公之和陶，但以陶自託耳。至于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倣之，與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爲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若《飲酒》，【略】則篇幅太多，無此若干作意，勢必雜取詠古紀游諸事以足之，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者，蓋未嘗規規于學陶也。

又一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兹。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元好問《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遺山先生文集》卷四〇）：獨恨「空杯亦常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首純乎陶意。首句於義應作「我生不如陶」。然四句乃有「生」字（「亦有如生時」），則固稱爲「陶生」矣，未免生造。（「偶得酒中趣」）一拍便住，恰是第一首。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我不如陶生」）此句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後人疑「陶生」二字不類而妄改也。今據淵明《飲酒》詩云：「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淵明可「生」顏子，公獨不當「生」淵明乎？此「陶生」之來歷也。（「偶得酒中趣」二句）誥謂此聯乃公自道其實，蓋公好把杯而不能飲，黃魯直每謂「一杯輒醉睡」，故云爾也。詩話以爲既作此語，不當翻用無弦琴，此強作解事也。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先生天才縱逸，直攄胸臆，其蟬脫埃壒之表，千載上眞與淵明有獨契焉者。以《飲酒》詩而論，陶公「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蓋是索解大悟之候。先生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亦何嘗不解悟其理乎？又：（「偶得酒中趣」二句）末二語深得酒中之趣，非淵明不能道，東坡卻能道出，此其所以爲千載神交乎。　又引樊潛庵評：淵明詩借題寫意，非眞飲酒也。公結云此，深得原唱本意。　張道《蘇亭詩話》卷五《補注類》：桑世昌《蘭亭考》：「宋孝宗書還從臣蘭亭本云：『揮毫從心，不踰於規矩。』」據此見宋時「從」皆讀作「縱」，可補入《和陶飲酒》詩「縱心與事往」句下注。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縱心與事往」）二語似陶。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不似陶，亦不見本色，殊無可取。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氣湧胸中山」）五字突兀之甚。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參以本色，未嘗不佳。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得酒詩自成」）得酒詩成，古今豪曠者多解此趣，但不如淵明之解脫，不爲物累，尤得其眞耳。末六句冲淡自然，酷似陶作，非公詩固不能爲淵明寫出眞面目也。

又四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奇放，而細說二蟲，不可忽人。「有酒君莫違」，意在此興之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託興深妙，而氣息亦復近古。結二句形神俱似。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愜心語，得陶之髓。

又五　兪文豹《吹劍三錄》：淵明詩：「結髮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

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東坡和云（下引此詩）。余謂陶、韋、杜三詩結尾，自是詩人造玄入妙處，如機動籟鳴，非思索可到，又豈模倣所能及。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嗟我亦何爲」以下四句）委心任運之意。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已度千重山」）以上六句比也。下四句清出本意。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夜棹醉中發」四句）「夜棹」四語，恰是醒後自然流出，所謂「眞得醉中趣」者。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亦是本色居多。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念念竟非是」）此即推明今是昨非之意。

又七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脫衣裹凍酒」二句）與酒眞是有情，如故人解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海派翻玉英」）次句不佳。（「未能平體栗」）「未能」句太不似。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引樊潛庵評：公論此篇云：「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脫衣裹凍酒」二句）觀公此結，其不見役于物審矣。

又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氣骨渾成，意思則森森芒角。（「煌煌凌霄花」二句）比吏事之煩也。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我坐華堂上」二句）陶句無此華，亦無此野，妙甚。（「煌煌凌霄花」四句）公倅杭時，已有「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麞」之句。此章詩旨，謂不久還山，決意不復更入，群小無須相猜也。曉嵐謂「比吏事之煩」者，誤。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辭近旨遠，得陶氣息。

又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刻意效古，而結處仍露本色。二字（「芝蘭」）夾雜。（「斗水何是棲」）瓶中水也。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引樊潛庵評：崇五柳是矣，然于公詩亦未盡體貼。如「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略】諸句，謂公「不會其理」，可乎？愚非左袒于公也，獨怪操觚家往往逞一時筆致，輒盈廷聚訟，直將古人一概抹煞，故特挈而出之。　又：陶云：「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先生云：「酒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造語雖不同，而意緒則一。愚謂論古人之心，當于迹外求之，論古人之詩，尤當于迹外求之。淵明寄名《飲酒》，意不在酒，先生寄名《飲酒》，意何嘗在于酒哉？杜子美與陶異趣，故其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知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昌黎韓子云：「讀阮籍、陶潛詩，知彼雖淹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夫以靖節中含玄化，胸次悠然，並無幾微不平之見，風騷以後，猶爲近道，即謂與顏氏子簞瓢陋巷，其樂相同可也。而杜、韓之論，尚夷之于酒鄉之列，枯槁之倫，又何怪元（好問）、張（耒公）之論東坡也哉。　又：（「醉中有歸路」二句）酒中自有歸路，特人自迷耳，二語蘊藉不盡，眞有無限深意。然非悟道人不能知歸，不能了了，不能不迷。惟淵明與先生能解此意，亦惟淵明與先生能道此語。

又一〇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引《王直方詩話》：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　又後集卷三七：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眞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眞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頗枯淺。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此與「小舟眞一葉」一首同意。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前山正可數」二句）「前山」二句固佳，然無上二句不足以寫斯景之妙。四語置陶集中，眞無以辨。

又一一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頹然笑阮籍」二句）忽然從飲酒中看出步兵破綻，實作阮籍詩，便不能如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溫風送蠶老）五字警！（三咽初有聞）「三咽」句未詳其義。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觀其忠君愛民之心，藹然溢出于言表，雖古之大臣，亦無以過也。

又一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全是本色。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一結入化，並忘其爲作詩矣。

又一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參以禪悅，全然本色。興之所至，忽合忽離。非有意於似，亦非有意於不似。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引樊潛庵評：即淵明「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之意。靖節高風千古，惟公能嗣響耳。昔張爾公有云：「先生之以《飲酒》命名也，欲以掩千萬世後人眼目。所幸英慧男子得契意表，不死章句下爾。惜乎東坡知其趣，不會其理。和陶有

作，止知自寓高致，而先生傳道傳心之旨，漸以剝蝕。」其尊崇五柳是矣，然于公詩亦未盡體貼。

又一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陶意多於本色。　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結處）眞率語，卻自長。　汪薇《詩論》卷下：謝病以次，公願身先子由也。乞身當早，公自督以督子由也。

又一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亦陶意居多。

又一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亦似陶。

又一七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此殊不佳。

又一八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八譚元春評：今日浴佛禮塔，長干報恩，燈光炯炯，如千萬天眼向人，正無一語贊嘆之。得「獨立表衆惑」，不覺寂然神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亦少味。

又一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陶意居多。

又二〇　曾季貍《艇齋詩話》：《和陶》云「一揮三十紙（紀本作「幅」），持去聽坐人」，蓋用《南史》蕭子顯事。　元好問《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東坡和陶，氣象只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二句（「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殊傷大雅。「言笑」句（言笑徒多勤）亦不自然。　溫汝能《和陶合箋》卷三引樊潛庵評：崇五柳是矣，然于公詩亦未盡體貼。如【略】「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諸句，謂公「不會其理」可乎？　又：至謂「「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則又淺視淵明甚矣。論古人詩，不窺其全，而區區于一字一句間，以律古人，毋乃失之苛耶？

《滕達道挽詞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挽詩例多應酬，此獨言之有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誥謂《達道挽詞》與《神宗挽詞》，同一手法。蓋二臣知遇被放，事皆一轍，其相約自效于晚節，而志弗伸，故其言外之痛，公自不能已也。合讀，其義自出。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二詩風格俱老。

又二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雲夢連江雨」二句）滕元發罷安州，赴闕，公與約會于岐亭。及往迎之，會連日風雨，阻于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雲夢」句指元發罷安州之時，「樊山」句自謂在齊安謫籍，其意直下，而句法分起。故次聯分承，三聯總束，而四聯復分。（荆溪欲歸老）「歸老」則指買田時重遇金山，元發嘗代籌乞常事也。一路寫下，機神靈活之甚。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〇：東坡《游蜀岡次蘇伯固韻》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雅雅蔚蔚，有囚鎖怪異之力而導之亨衢。　《帶經堂詩話》卷一四：東坡《送李孝博之嶺表》詩石刻，在蜀岡禪智寺，斷仆已久，而字畫幸無刓缺。余訪之，出諸榛莽間，緘以鐵。會重修禪智，三峰碩揆禪師來爲住持，屬陷石方丈壁間，所謂「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者也。余次韻亦刻一石。汪鈍翁詩：「鶴影蟬聲野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句皆琢鍊，但乏深味耳。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前半游蜀岡，後半送李奉使嶺表。

《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初白庵詩評》卷中：信手拈來，無不委曲暢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語特峭拔，惟收處微覺其促。　《昭昧詹言》卷一二：妙。收四語見作詩心胸，其筆如天倪乘雲而游，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到。

《谷林堂》　《磻溪詩話》卷七：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予謂東坡此語似優于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略】《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無深意，而謹嚴厚重，自是老筆。

《九日次定國韻》　《初白庵詩評》卷中：絕無一語及九日，直是自寫胸期，無暇檢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五：滾滾而來，卻屈曲自如，無一沓語。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五：前題，公以九日與王定國再遇于宋，其詩已自九日起矣。此詩乃是日又次定國韻，非次定國九日韻也。其題旨在前叙中，前詩所不及者則發于此，詩不用再及九日也。初白謂「無一語及九日，只是自寫襟期，無暇檢點」者，乃自不了了耳。定國前被攻擊，不可勝計。上年五月，以子由薦，除知宿州，不及一月，已爲安鼎攻罷，仍管勾太平觀。定國因此南歸，此公還朝所目擊也。會宰執欲以南都留臺處公，公使子由道其意于呂大防曰：「諸公欲以南都處之，固甚幸。然定國在彼，恐與之友善，必與公家難爲。」因以公知潁州。及公出，安鼎復攻子由。十月，定國再衝替。使

公赴留守任，必將誣衊及之矣。自此歷潁、揚歸，而定國猶在南都，此其情勢有不能已者。因追數臺獄，同被罪憂。而至于是詩，雖句句飄空，而其實字字皆着跡也，其慨之也至矣。（我觀去來今）醜詆黨患，可謂輕死生而忽富貴矣。自此以下，皆發明十五年中憂樂出處，與定國百念灰冷之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俯仰四十年）感慨深透。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清波雜志》卷八：印板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煇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時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老身倦馬河堤永」四句）起手警拔。（「歸老江湖無歲月」二句）轉便輕捷。（「遠來無物可相贈」二句）結寓投老潁濱之意，非泛作頌美時事之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未填溝壑猶朝請）此聯沈著。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一《詩話總龜》前集卷二七引《王直方詩話》：前輩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詩云：「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瀛奎律髓彙評》卷二查慎行評：公初自登州還朝，故前半云云。　又：「闔」字險韻，又連「新」字，難押，必鍊意出之，方得穩老貫串。此詩起二句，何等用意！　紀昀評：東坡館閣唱和諸七律，皆不爲佳，此首固不失局度。　無名氏（甲）評：《玉燭寶典》云：「三元，謂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風格老重。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霜廷稽首泫微溫」四句）四句終嫌湊泊。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起局得勢，後乃舒緩其氣以副之，是亦不煩繩削而合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轉轉深至，純以意勝，而筆能曲折以達之。（孰居無事爲此形）「居」是何居之「居」。（「與君持橐侍惟幄」二句）從此生意。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篇中亦是本色清快語，未見深至。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引《復齋漫錄》：東坡一聯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詩藪》內編卷五：七言律最宜偉麗，又最忌粗豪。中間毫末千里，乃近體中一大關節，不可不知。【略】子瞻「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自稱偉麗，蓋庶幾焉。　《初白庵詩評》卷中：（「令嚴鐘鼓三更月」二句）先生自舉平生傑句，以二語爲最。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氣偉采奇，望之又蔚然深秀，厥由風力之遒。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令嚴鐘鼓三更月」二句）五六，詩話所稱，然三四（「喜氣到君浮白裏」二句）亦佳。（歸來金帛看頹肩）宋郊天必有賜賚，故末句云然。　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東坡詩選》卷下：公律詩多清轉流麗，此獨雄鬱警鍊。　《雨村詩話》卷下：余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以其詩聲如鍾呂，氣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流于郭。由其天分高，學力厚，故縱筆所之，無不精警動人。不特在宋無此一家手筆，即置之唐人中，亦無此一家手筆也。公嘗自舉生平得意之句，以「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一聯爲其最，實不止此也。公集中無論長篇短幅，任舉一句，皆具大魄力。　《昭昧詹言》卷二〇：只五六佳，三四宋調，吾不取。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令嚴鐘鼓三更月）肅穆氣象在目。「頹肩」字硬。　《宋詩精華錄》卷二：（「令嚴鐘鼓三更月」二句）其實此等句，初非難事，古今詩人皆有，舉不勝舉。　參見《催試官考校戲作》《龍性堂詩話初集》評，《聞洮西捷報》《甌北詩話》卷二評，《陸龍圖哭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郊禮慶成詩》《蘇詩選評箋釋》卷四：自元豐元年詳定郊祀禮文，至六年冬至親祀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天地合祭之禮，不設皇帝祇位。哲宗初立，未及親祀。元祐五年，廷臣集議，復定南郊並祀之儀。七年親郊，始行合祭。宋制三年一郊，軷以兵部尚書爲南郊鹵簿使，疏請嚴整儀仗，自皇后以下不復迎謁中道，一時稱盛。合祭之禮，至紹聖元年仍議罷，而軷則主合祭之說者，然合祭亦僅行于是年耳。時宰執侍從進詩以賀，故有是詩。詩共十四韻，而自「可頌非天德」以下俱作箴規之語，此所謂因事納規，不藉揚厲鋪張以矜其華藻。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字字老重，不減唐人應制詩，而氣脈生動則過之。此東坡斂才就法之作。（「還將清廟什」二句）結得大臣之體。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端重雅飭，收盡

平日馳驟之氣。應制閒適，各有體裁故也。　又：（「民言知有酌」二句）用經書語，如此堅秀。《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五：莊肅，是初唐一派，于張燕公尤近。（「民言知有酌」二句）此聯警策。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初白庵詩評》卷中：（「老人生如寄」八句）豎此二義，仇池石屹若泰山，不可奪矣。《蘇詩選評箋釋》卷四：希代之寶，實是寫得出。末用圭璧事，低徊往復，如見其依依不舍，戀戀有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委曲而疏暢。（傳觀愼勿許）王多姬侍，故云。《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先狀石，次叙來歷。（幽光先五夜）警句。凡叙述中必須有此，方不平率。（見山應已厭）小作頓挫。（結處）隸事精妙，此等事若直說，必不能佳。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為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為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蘇詩選評箋釋》卷五：丹經墨史，拈出盡歸妙諦，筆上生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縹緲在眉綠）「綠」字添出，不穩。（未遣兩峰癡）自以「兩峰」稱眉，不妥。如指家人，突出無著。後叙次不甚清醒，牽於韻少而頭緒多耳。

《軾欲以石易晉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並解二詩之意》《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八引次公曰：「三峨吾鄉里」，則言眞山，「萬馬君部曲」，則眞馬。我有眞山，則將卧雲，王有眞馬，則用破賊。如此則假山不必愛，畫馬不必取也。《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因有欲焚畫碎石者，乃別爲踢淨瓶、燒木佛，添出一重公案。言下如有白毫大光，應念來感。煌煌翹翹，豈止次韻之能怪變百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淨瓶何用蹙）「蹙」字押得未穩。（出語耆年伏）「耆年伏」趁韻。（「欲觀轉物妙」以下）後半牽於韻腳，語亦夾雜。《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六：（二豪爭攘袂）謂穆父、穎叔也。（先生一捧腹）公自謂也。（「盆山不可隱」二句）十字通篇主腦，故末四句分承作結。無此關鎖，則一詩分作二首矣。公但爲詩立局，若必謂掃倒石畫，則又小兒解也。（碎玉未忘玉）此詩分二截，以上答穆父、穎叔。（久知公子賢）謂晉卿也。以下皆與晉卿語。（「三峨吾鄉里」四句）所解是，但必加此說，則凡卞和之玉、隋侯之珠、羲之之書、道玄之畫，皆得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說廢之矣。公詩但解二說，以爲不必碎與焚也。入結又從前半生出，使三人合成一局，以是論詩，庶幾與作者所見爲近。

《送蔣穎叔帥熙河》《初白庵詩評》卷中：（「西方猶宿師」四句）感憤之言，以滑稽出之，妙，妙！（「邊風事首虜」二句）公集中《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可爲此處注腳。　《蘇詩選評箋釋》卷四：積其憤激，發以詼諧，起四句如謔如莊，其中有雷嘆頹息。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苟無深入計」二句）起即伏結意，筆極恣逸。（「邊風事首虜」以下）有物之言，不嫌板實。《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起處）妙于語言，諷刺深矣。（邊風事首虜）此亦目擊時事而爲此言，非泛作腐語也。

《次韻穎叔觀燈》《隱居通議》卷一一：（「永夜出游從萬騎」二句）凡此皆可想見昔日太平氣象，每讀此詩，令人慨然。　《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前六句氣格甚妙，初盛以前。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是和穎叔觀燈。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不及古人詠物矣，然勝坡公自作二十絕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不著「梅」字，而神意是梅。《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收筆醒出同賞意，更不多着語，高絕。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苕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篔簹谷》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耶？又山谷咏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妙想直與詩同出」五句）忽從一「詩」字生出兩層，曲折變幻，不可端倪。（「龍眠胸中有千駟」四句）從詩畫推開一層說，結處另是一意。《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因吳詩而及李畫，因歌枯木而及畫馬，軒然而來，翩然而往，隨意所到，總入玄微。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吳詩不傳，不知原唱之意，亦遂不甚解和之之意。就文論文，筆力故爲超拔。《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發端高妙。（妙想實與詩同出）著此一筆，下便好。詩畫串說，方是和吳詩，不是題李畫。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初白庵詩評》卷中：（「舟行無人岸自移」六句）

磊落自喜。(「煙蓑雨笠長林下」二句)陡然入題,不嫌其突。上下神氣已足。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小雅・無羊》之詩,宣王考牧也。牛羊寢訛之狀,牧人簑笠之容,俄焉而麾,忽然而夢,維魚維旗,變幻莫測。詩格之奇,無踰於此矣。不襲其詞而能得其意,遙遙千古,斯作之外,誰其嗣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自在流行,曲折無不如意,長短無不中節,殆無復筆墨之痕。(老去而今空見晝)「而今」句一點,(「世間馬耳射東風」二句)「世間」二句仍宕開,收繳前文。通篇只一句著本位,筆力橫絕!　《昭昧詹言》卷一二:此方是眞妙。「我卧」句僊語,「澤中」三句見道。凡民逸則生患,勤則生善。「老去」一句,爲一段章法。收另入一段。總分三段,一眞一畫一議耳。細分之,則一眞之中,起,次分,次議。凡四段,大宮包小宮。一路如長江大河,忽然一束,又忽然一放。此詩具三十二相分合章法,變化不測。一句入便住,所謂「將軍欲以巧服人,盤馬彎弓惜不發」。以眞形之,題畫老法,坡入妙,半山章法杜公,入神。《詩・無羊》,考牧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風雨合離,雲煙變滅,純乎化境。牛羊雙起,次二韻單說牛,又次二韻單說羊,然後一聯雙承,但見自然,不覺安排,其妙難言。「煙蓑」句總承上文方好,一筆拍題,纔拍題即以詠嘆作收,意味深長。(如駕百斛舟)牽舟作比,一比忽化兩層,甚妙。(澤中草木長)好節奏。《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公詩多超妙無匹,此首則天僊化人,非復人間所有蹊徑。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初白庵詩評》卷中:(「恨我迫歸老」二句)不可少此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六:(「翠栝東南美」二句)起得鄭重。(「僊風振高標」二句)入得清楚,(「何人風雨夜」二句)一結闊遠。(「恨我迫歸老」二句)查云:「不可少此意。」余謂東坡詩中此意太多,合觀之亦是一病,所謂「好曲不禁三遍唱」。《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六:(栽培一寸根)二語深厚。(恨我迫歸老)此題應有之意,寫來自覺不群。

《東府雨中別子由》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引《王直方詩話》:東坡喜韋蘇州「不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略】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略】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清空如話而情味無窮,較前《初秋寄子由》一章,尤入神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愈瑣屑,愈眞至,愈曲折,愈爽朗。此爲興到之作。清空如話,情味無窮。較前《初秋寄子由》一首,尤入神品。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七:此篇大有慷慨,故語亦激昂之甚,非「興到」之謂也。不讀《朝辭赴定州狀》,而欲論此詩,難矣。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詩之妙,紀評盡之。「主人亦是客」句,蓋已逆料子由不安于朝矣。「客去莫嘆息」句以下,乃代子由語氣,故有「贈汝千里行」句。(對牀定悠悠)言對牀之約無期也。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一: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略】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嘆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　《詩人玉屑》卷二引《禁臠》:一韻七句方換韻,又是平聲,其法不得雙殺,雙殺者不得引此法也。　《春渚紀聞》卷六: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摛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少留,糜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苕溪詩話》卷九:凡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略】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行伍中,竟脫白於禍,天台司馬子徽謂白有僊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珊瑚鉤詩話》卷一: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糜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載酒園詩話・蘇軾》:文人有一言使人升九天、墮九淵者,此類是也。亦公自寫其傲岸之趣,卻令太白生面重開,勝《碑陰記》一段文字遠甚。　《初白庵詩評》卷中:案宋孫紹遠《聲畫集》第一卷載此,自「西望太白」以下,另作一首。題目下亦有「二首」兩字,據此爲改。(「手污吾足乃敢嗔」)四字無人能道。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筆歌墨舞,實有手弄白日、頂摩青穹之氣概,足爲白寫照矣。趙甡之《行營雜錄》云,神宗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神宗之知軾者深,雖李定等百方媒孽,而終得保全也。又後人刊詩有將此作改爲兩首,特以平韻承接之故。然分則意象不昌,豈惟不諳詩法,且並其佳處失之。觀集內儻

州《夜夢》一詩猶用此體，可以爲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聲畫集》載此詩，自「西望太白」以下爲一首。而僧洪覺範《禁臠》謂此詩只一首，一韻七句方換韻，與舊本同。余案確是一首。若作兩首，一則短促收不住，一則突兀無頭緒，兩不成詩矣。查注作兩首，誤。　又卷四一《夜夢》：前題太白像即此體。此體本之工部《大食刀歌》。觀此，益如前分二首之非。　《蘇文忠公詩合註》卷三七：玩詩中起結，總括以一首爲是。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七：（手污吾足乃敢嗔）此題太白第一名句，公此詩亦頗自詡，可見其命意不凡矣。　《昭昧詹言》卷一二：丹元奇人，故公詩亦奇，有以發之也。「小兒」，司馬子徽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平生不識高將軍」三句）語極豪快。　《宋詩精華錄》卷二：末以嘻笑爲怒罵，語妙。

《雪浪石》　《（康熙）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雪浪石》：石在定州文廟，宋蘇文忠公知定州時所留雪浪齋中物。高廣二尺餘，蒼質白理，承以石盆，有亭覆之）：雪自天上降，浪從海面生，何時相薈萃，卻與石爲名。雪浪本非石，石以齋名稱。如今齋不見，此石猶崢嶸。定州廟貌敞，左壖對右平。巍然踞其間，萬古凝堅精。不共桑海變，稜稜瘦骨撐。誰言承有盆，謾說覆有亭。須知雪浪齋，亦以木石成。尤物貴特立，此理不須驚。欲喚眉山老，新詩還共賡。　《（康熙）御製詩二集》卷二〇《詠蘇軾雪浪石》：白石盆中浮雪浪，髯翁遺跡入評吟。頗誇南北八州牧，（東坡詩云「八州憐我往來頻」注云：密、徐、湖、登、杭、潁、揚及定武凡八郡守）豈惜清華二翰林（《年譜》以二學士出知定州）。早是奎星獨稱古，不然山骨詎殫今。如坡不乏遭沉滯，鑑取人明惕我心。

又《雪浪石疊蘇軾韻》：行或使之止或屯，內相外牧何卑尊。賈誼明時乃可惜，屈原澤畔時原昏。牛刀不妨一小試，況茲百里聯鄉村。前年中山策馬過，傾頹百雉未入門。北門學士（謂張若靄）命圖取，展閱幾度清吟魂。鳩工發帑事版築，驅除狐鼠芟荊根。衆春花木復舊觀，清秋風月移新痕。時巡嵩洛偶駐蹕，一拳坐對堪評論。橫盤硬語走健筆，叫絕起拍蓮花盆。歲月詳識笑多事（坡詩云「四月辛酉紹聖元」），高風千古存乎存。　又《和蘇軾刻盆石詩韻》：鵲渚鸕鷀天帝孫，支機持走歸中原。玉局胡乃公案翻，曰此中山有石存。置之平几承以盆，作歌七字探天根。雷門布鼓予綴言，走筆趁韻賡其元。　又卷三六《雪浪石用蘇東坡韻》：杜老白帝僦東屯，蘇翁稍幸斯州尊。從來詩人半窮困，未必天道迷昭昏。孤踪飄泊豈有定，官居尚憶懸水村。（坡詩云：「官居獨在懸水村。」）我從便道尋古跡，策馬定武循城門。衙齋左側醉僊在，無須玉局重招魂。立來應已閱桑海，移時想復動雲根。峰皴似助吟咏勢，苔斑猶漬摩挲痕。當時滕倅投意氣，（東坡是詩乃和滕大夫韻，滕名興公，爲定武倅）欣髯把酒相評論。何人好事惜廢墮，覆之以亭承以盆。卻憶晴窗哦日課，（向在書齋曾咏此題，今刻《樂善堂全集》中）雪浪早入子思存。　《初白庵詩評》卷中：從定州形勢說起，突兀撐空。（「承平百年烽燧冷」四句）看他脫卸出落法，便捷如轉丸。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勁氣不可斷，來則山岑競舉，止則壁岸無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語語挺拔。（半掩落日先黃昏）晚行深山中，乃知第四句之工。（「離堆四面繞江水」六句）勢須宕開作結。　《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詩奇橫，以較諸人和作，其大小平奇自有辨。蓋他人不能有此筆勢，故不能有此雄恣。「離堆」二句，形容此似離堆耳。惜無蜀人不及知，故末句云云。「老翁」句用退之。土門即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太行八陘」第五陘也。　又：渾轉溜亮，酣恣淋漓。坡此首暨【略】《雪浪石》【略】皆可爲典制之式。　厲鶚《題東坡先生雪浪石盆銘拓本即用雪浪石詩韻》：中山奇石猶雲屯，蘇公筆陣書林尊。回環屬讀有奇趣，如月照壁難霾昏。當年礲材久摧落，雨淋日炙眠沙村。偶然寓意在鄉土，便如雪浪爭夔門。九華明窗未能買，一顰眉綠偕銷魂。人間貪著盡幻妄，要須禪喜窮荄根。不見宣和築艮岳，峰巒萬態金填痕。汴圍日急取作礮，世事變化安可論（靖康圍城時取艮岳諸石爲礮，見《三朝北盟會編》）。摩挲已似銅狄話，拄杖誰窺玉女盆。如公偉人不可見，只有文字千年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〇：本集小題大做之作，如《雪浪石》云：「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凡此類者，未易悉數，又豈止此詩乎？曉嵐主魏叔子之論，以小題大做爲俗人得意之筆，又以魏爲洞見肺肝，宜其少所見而多所怪矣。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通篇不寫石之正面，卻詳敘來歷，大氣鼓盪，語極奇怪。（承平百年烽燧冷）入題極其撒脫。（離堆四面繞江水）此從大處作比例，即爲結句種根。　《唐宋詩舉要》卷三引吳汝綸評：起勢雄偉。

《鶴歎》　唐庚《文錄》：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病鶴矣。　《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陵陽室中語》：作《鶴嘆》，則贊鶴分明。　《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立意不愧古人，全首味之，卻有一段風氣經其筆

端，作者聽之而已。《載酒園詩話》：着想俱不從人間，眞化人出無入有之筆，然政如吞刀吐火，可暫不可常。《蘇詩選評箋釋》卷五：「難進易退我不如」，此《鶴歎》所以作也，卻只於結處一句收住。中云「豈欲臆對如鵬乎」，乃疑而問鶴之詞，而「我生如寄」四句便直代鶴作臆對語。章法奇絕，是方爲善學賈賦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純是自託。（難進易退我不如）末以一語點睛，筆墨特爲奇恣。竟住，妙。再贅衍，便入香山門經。（我生如寄良畸孤）四句皆承上「臆對」。《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通體遒淨絕倫，中四語妙用代法，本旨極透。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一首》《蘇詩選評箋釋》卷五：香難以形容，偏爲形容曲盡。平時好以禪語入詩，此詩偏只結句「大士已聞」一點，眞有如天花變現，不可測識者。在詩道中殆已從聞思修而入三摩地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旃檀婆律海外芬」四句）如時文中之搭題，虧他連成片段，不得復以捏合爲嫌。（「此心實與香俱熄」二句）掉尾收轉，方不是游騎無歸。尤妙在自然合拍。《昭昧詹言》卷一二：坡每韻一小事，必原委詳備，此非儉陋小家所能。雖詩之妙不在此，而此亦要緊，不然，不典不彀用也。此可悟。（綿綿浮空散氤氳）「綿綿」以上香，（東坡持是壽卯君）「東坡」句叙子由己卯生。（旁資老聃釋迦文）「釋迦文」用十六國趙整事。（君方論道承華勛）「君方論道」以下，後半牽率不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七：（但願不爲世所醮）鉤勒得好，結意從此句跌出。《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前半多從印香著筆，結句方拍到觀音像。（何能度盡繆篆紋）此句帶寫銀篆盤。參見《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閒劉購得之》《蛾術編》卷七八評。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鴛鴦石竹圖》《藏海詩話》：（笑指塵壁間）牛戩做不着，此一句蓋語意不足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先生守定州時，李之儀爲幕客，故詩中有「守邊在得士」之句。（「知君論將口」二句）不倫不類，寫得拉雜。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借題論事（「聞君談西戎」）以下十句），亦殊娓娓。（「此畫聊付君」二句）一挽不可少。（「新詩勿縱筆」二句）「群吠」句太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脱卸入題，妙敏。（笑指塵壁間）此下云云，必是對來詩發論，更不黏著畫說，至末只一挽，此酬和格也。參見《次韻答章傳道見贈》《甌北詩話》卷五評、《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容齋三筆》卷六評。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初白庵詩評》卷中：公以端明學士出知定州，自此竄逐南荒，不復還朝矣。此詩結語，殆成詩讖。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老李威名八十年」以下四句）起得親切。語無泛設。（「但遣詩人歌《杕杜》」二句）五六渾厚。（「內朝接武知何日」二句）收亦滿足。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初白庵詩評》卷中：（不飲空咨嗟）一本「咨嗟」以下，尚有「劉郎歸何日？紅桃爛殘霞」二句。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中山古戰國」以下八句）有此排宕，氣派乃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中山古戰國」四句）小題有此大波瀾，說來妙，不牽強。（化作溫柔家）「家」字微嫌就韻。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初白庵詩評》卷中：（「始知眞放本精微」二句）古人不輕作草書，正得此意。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細觀手面分轉側」以下四句）至言可佩。于此知詩家喜作迷離惝恍及豪橫語者，皆「狂花客慧」耳。前詠王維竹曰「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語，可相參。《石洲詩話》卷三：（「始知眞放本精微」二句）此一語殆亦可作全集註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凡語，「那復」句凡語，收四句有味。又：渾轉溜亮，酣恣淋漓。坡此首暨【略】《龍興寺》【略】皆可爲典制之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落筆便刻露。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為謝》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今日江頭天色惡」四句）起勢離奇。（「寶公骨冷喚不聞」二句）電過颺迴，筆力橫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須知第三句「喚寶公」三字，所以預爲安排轉落地也。

《慈湖夾阻風五首》《蘇詩選評箋釋》卷五：荒灣旅泊，卻寫得即事皆可喜。讀此數詩，足以豁塵襟而通靜照矣。

又一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七：（篙師酣寢浪花中）七字寫盡守風之狀。

又二　《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二首亦無佳處。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猶有小船來賣餅」二句）乃遇風泊船，初不辨頭路人語，惟老于江湖者知之，非道眼前之寥落也。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亦有致。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次句腐。　末二句寓意。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七：（人間何處不巉巖）末句太露。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容齋隨筆》卷一三：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僊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轊轊。』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東坡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僊中人稚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略】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斗擅書出銅龍吟）「吟」當作「獰」。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森蔚璀偉，以御風凌雲之氣行之，是亦《新宮銘》所稱「天籟虛徐，鳳簫冷徹」者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八：（起處）筆筆警拔，大題目自不敢草草。（「小兒少年有奇志」以下八句）情文相生，興會飈舉。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遷謫中無佗傺不平之氣，汗漫九垓，是何等胸次，擺落一切。　《甌北詩話》卷五：坡在惠州，【略】《游羅浮和子過》詩云：「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略】蔡少霞夢入僊都，書《蒼龍溪新宮銘》，其文乃紫陽眞人山玄卿所撰，見薛用弱《集異記》。【略】皆唐人小說也。想坡公遷謫後，意緒無聊，借此等稗官脞說遣悶，不覺闌入用之，而不知已爲後人開一方便法門矣。　參見《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容齋三筆》卷六評。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遷謫類》方回評：紹聖元年甲戌。　紀昀評：三句太淺，五、六不切。不得以東坡之故爲之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八：（「蘇武豈知還漠北」二句）二事俱不切。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〇：貶謫之地，見如舊游，有終焉之志。賢者固隨寓而安。

《寓居合江樓》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八：（「海山葱曨氣佳哉」以下四句）起勢超忽，以下亦音節諧雅，雖無深意而自佳。（「蓬萊方丈應不遠」二句）奇恣。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八：（西流白日東流水）接得陡健。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此篇彷彿近太白。

《白水山佛跡巖》　《詩話總龜》前集卷五〇引《冷齋夜話》：東坡《游羅浮》詩曰：「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想見海上超放之類。然蛟不能掉尾，雪裏芭蕉也。　《唐子西文錄》：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蛟食其肉矣。　《竹坡詩話》卷二：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續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虎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袁宏道《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字字刻畫，句句變化，雲煙離合，不可端倪。　《覲齋詩談》卷五：《白水山佛跡巖》中云：「潛潭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字字照應，方是煉到之句。　《蘇詩選評箋釋》卷五：《山記》謂浮山即蓬萊別島，洪水浮至，依羅而止，二山合體，謂之羅浮，本是不根之談。前八韻據此翻騰而入，無非爲「佛跡」二字取勢，以跌落「古佛來布武」一句耳。後紀浴於湯池，從「饑蛟」、「渴虎」、「飛雹」、「強弩」數句中，參以「醉後濯足」二語，忽然動魄驚心，忽然掉臂徐步。羅浮以風雨爲合離，匪此神筆，莫傳其妙。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八：奇氣坌湧，無一語不警拔，而無一毫粗獷之氣。（「方其欲合時」以下八句）此一層更寫得滿足。善于布勢，工于設色。（古佛來布武）入得天然，純乎化境。（「我來方醉後」以下）上半如此奇姿，下半如何收束？非此兀傲之氣，撐住不起。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八：（融液相綴補）以上八句，開拓羅浮數百里境界，其意以爲山靈如是作用，將于此結成白水山也。猶之陣雨未至，而雲興雷動，滿天布勢，皆題前之文，是爲第一節。（澗谷猶呼舞）以上八句點明白水山，然不肯直叙，卻又回繞上文而下，反覆勾勒，以見造化結此奇境不易。此乃白水山正面，是爲第二節。（「海風吹未凝」十二句），佛跡乃巖上之一物，不可與白水分馳。若亦作一節，其格即走，或突然增出，亦屬凡筆，故于上二節，用「神工」、「天匠」、「帝鴻」、「后土」等字，作爲前導，于此引出佛跡，仍找足白水山也。此十二句爲第

三節，其下「我來」、「戲侮」二句，乃末節之提筆，「饑蛟」、「渴虎」是叙白水之住處，界限甚明，但以「戲侮」二字作過脈，打成一片也。如謂「潛鱗」、「我來」四句當連作一截，則前之格局皆亂，而後文亦脱，散漫不可收拾，讀者愼勿爲作者所欺。（「山靈莫惡劇」二句）此二句，全篇歇氣。公凡長篇氣脈太緊者，皆寓此法，但其餘力又能管顧蛟虎，所以爲奇。若以「潛鱗」句至此一句作一段論，即誤。（「我來方醉後」十二句）自叙游事，仍用白水作結，以完章法，是爲第四節。此乃本意，將佛跡搭入，隨路帶過，不作一節之確據。但此四節，特用意處處連絡，光芒四射，不露四節之痕，使人讀下，在處不可歇氣，必讀至終篇而止。此則白水之本狀，而詩亦如之也。其中段落，本是難看，詰自親至其地而後有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奇情異采，一氣噴薄而出，此爲神來之筆，作者殆不自主。（「神工自爐鞴」數句）落想固妙，他人縱有此想，不能如此自暢其說。（萬馬騰一鼓）十分遒鍊。（潛鱗有饑蛟）神似少陵。（結處）寫實境警動極矣，虛步收束，亦復酣足，得力在「回風卷雹」一聯跌起下文也。參見《遷居臨皋亭》《甌北詩話》卷五評。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東坡「暾」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磻溪詩話》卷四：用自己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略】坡赴黄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朱熹《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懷其人因復賦此以寄意焉》：羅浮山下黄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三疊曲，至今不受蠻煙昏。佳名一旦異凡木，絕艷千古高名園。卻憐冰質不自暖，雖有步障難爲溫。羞同桃李媚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暾。歸來只有脩竹伴，寂歷自掩疏籬門。亦知眞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一杯勸汝吾不淺，要汝共保山林尊。　又《丁丑冬在溫陵陪敦宗李丈與一二道人同和東坡惠州梅花詩皆一再往反昨日見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舊詩不復可記憶再和一篇呈諸友兄一笑同賦》：江梅欲破江南村，無人解與招芳魂。朔雲爲斷蜂蝶信，凍雨一洗煙塵昏。天憐絕艷世無匹，故遣寂寞依山園。自欣羌笛娛夜永，未要鄒律回春溫。連娟窺水墮殘月，的礫泣露晞晨暾。海山清游記玉面，衰病此日空柴門。相逢不敢話疇昔，能賦豈必皆成言？雕鐫肝腎竟何益？況復制酒哦空樽。　許有壬《追和坡翁松風亭下梅花三首》一：老坡醉墮南蠻村，賦詩喚醒冰姬魂。松風亭高寒瑟瑟，羅浮山暝煙昏昏。朝雲已空嶺外夢，陽春自到江南園。主人孤標迥不俗，當時盛事今再溫。高歌起踏中夜月，不眠坐見空山暾。炎荒萬里浪奇絕，玉堂回首深君門。綠衣飛去梅樹老，千載白鶴應能言。村居願子且勿出，相看痛倒花前尊。《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秀色孤姿，涉筆如融風彩靄。集中梅花詩，【略】有以使事傳神者，此詩「海南僊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是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八：朱晦庵極惡東坡，獨此詩屢和不已。豈晉人所謂「我見猶憐」耶？（「海南僊雲嬌墮氣」以下六句）天人姿澤，非此筆不稱此花。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八：其說過當。晦庵不敢惡劉元城，敢極惡東坡乎？當時朝政是朝政，公議是公議，雖敬夫、晦庵、華父、西山諸人，有不能概爲之左右袒者。但據一論一，善于用巧而已。紀說乃朱所謂《書傳》、《論語說》之一端，而非其全，亦未可盡誣之也。《養一齋詩話》卷五：梅詩最難工。【略】坡公【略】「海南僊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綺思妨正骨。《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東坡梅花詩三首，僉州最稱其「羅浮山下」一首，而阮亭獨以「春風」一章入選，蓋量爲當。然以較他篇入選者，亦有不必勝于此二詩者，則二詩似亦可錄。

《再用前韻》《容齋隨筆》卷一〇：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黄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竹坡詩話》：林和靖《梅花》詩有「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張文潛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頤山詩話》：（前引《竹坡詩話》）（竹坡）老人殆未知詩者。梅詩須讓和靖，東坡別有段風味。《西圃詩說》：（前引《竹坡詩話》）東坡「紛紛」、「耿耿」句，未是絕作。且置卻東坡「竹外」七字而于此是取，不唯難服和靖之心，亦且大拂東坡之意。妍媸駭昧，烏足言詩。《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此題尚有和韻兩篇，第二篇有「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二句，最爲洪邁所稱。胡仔亦云：「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第二首尤奇。」然細玩全篇，究是不逮原唱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

八：語亦奇麗。二詩極意鍛煉之作。（「抱叢窺我方醉卧」四句）忽作幻語，善于擺脫。《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八：（「蓬萊宮中花鳥使」以下）此則曉嵐所見，高于註家遠矣。（惟有落蕊點空尊）此句亦是「月落參橫」脫來，然落筆皆入化境，非復跡象之可尋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耿耿獨與參橫昏）此句有妙理悟。《石遺室詩續集》卷二七：（前引《竹坡詩話》）此直是全不知詩之言。若「月掛樹」，「參橫昏」，則用典而已，有何工夫。《詩學淵源》卷七：（前引《竹坡詩話》）東坡競奇過甚，轉致僻陋。【略】不及林之清而有韻。參見《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評，《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評。

《新釀桂酒》《初白庵詩評》卷中：（「收拾小山藏社甕」二句）「桂」字有生發，勝于出句（「揭香篩辣入瓶盆」）。《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桂酒頌》作於釀成之後，有云：「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此詩乃作於方釀之時，故但以「揭香篩辣」爲言耳。「收拾小山藏社甕」，造句神奇。

《花落復次前韻》《艇齋詩話》：東坡《梅花》詩：「玉妃謫墮煙雨村。」「謫墮」二字，出《楊貴妃外傳》，玉妃即貴妃也，韓子蒼云。《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遯齋閒覽》：東坡在嶺南，有「噉」字韻梅詩三首，【略】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前輩謂東坡梅花詩有押「噉」字韻三首，皆絕妙，擺脫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八：（「玉妃謫墮煙雨村」以下四句）起得警拔，亦自擺脫，不落蹊徑。（升華入腹清而噉）「清而噉」不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八：（玉妃謫墮煙雨村）凡梅花詩，用「玉奴」、「玉妃」，皆不得坐實其人。如此句，太眞並無謫墮煙雨村事，作者務求超脫，而註者務使之拖泥帶水，何也？其下用奔月事，自爲玉妃註解，而形容花落已畢。凡此，皆不可以跡象求之也。《梅磵詩話》卷下：梅格高韻勝，詩人見之吟詠多矣。自和靖「香影」一聯爲古今絕唱，詩家多推尊之。其後東坡次少游「橋」字韻及謫羅浮時賦古詩三篇，運意琢句，造語入妙，極其形容之工，眞可企微孤山。以此見騷人詠物，愈出而愈奇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七：（奔月偶桂成幽昏）入想奇。參見《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一評，《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評。

《寄鄧道士》《許彥周詩話》：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八字，還許再道否？《容齋隨筆》卷一四：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略】何處尋行跡？」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跡。」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仿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容齋三筆》卷一〇：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築鳴空黃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吹劍三錄》：韋蘇州《寄全椒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略】何處尋行跡。」東坡和云（下引此詩）。余謂陶、韋、杜三詩結尾，自是詩人造玄入妙處，如機動籟鳴，非思索可到，又豈模倣所能及。【略】觀應物《全椒詩》，初無一字援引，而超清高遠，與坡公所和者不同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絕唱詩不必和，昔人已嘗論之，此詩若不言和蘇州詩，（小引云：「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略】乃以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固未嘗不佳。《峴傭說詩》：《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尚意，韋公不尚意，微妙之詣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頗作清語，而去韋詩遠甚，一自然，一安排也。唐宋人之身分，亦判于此。

《上元夜》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前年侍玉輦」十二句）兩兩相形，不著一語，寄慨自深。（「浩歌出門去」二句）委順之意，言外見之。《秋窗隨筆》：《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予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略】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蘇亭詩話》：東坡《上元夜》詩：「璧月掛罘罳，珠星綴觚稜。」《清波雜志》引此，以「綴」作「照」，不如「綴」字之

佳。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僊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樓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迫一首》　《初白庵詩評》卷中：（「僊山在何許」六句）貶道崇釋，卻令羽士無處置辯。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從荒寂處生情，韻動崖谷。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起處）平叙而不庸沓。（「寄書陽羨兒」四句）後四句乍讀似不貫，細玩語意，乃言在此甚適，不必更以爲念，惟應專力持門戶，辦租稅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安頓僧道兩種人串說，絕不費手。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疊用二比，不嫌其複。（「皎皎穿雲月」二句）首二比形，（「偉節何須怒」二句）五六比德也。竟不出「硯」字，古人詠物多如此。（「偉節何須怒」二句）十字寫盡歙硯。《蘇詩編注集成》卷二六：此詩以叙爲題，只作「明日見焉」四字，《龍尾歌》即此法也。讀者但就題論詩，故多膜論。

《贈王子直秀才》　《石林詩話》卷中：蘇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亂蛙成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詩林廣記》後集卷三：愚謂東坡「五車書已留兒孫，二頃田應爲鶴謀」，此亦前輩所謂折句法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藝苑雌黄》：《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即無笙歌之說。《初白庵詩評》卷中：（「二頃田應爲鶴謀」）公自注：「子直住鶴田山。」《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用詞多以數目字，大小相形，清艷兩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宛然劍南之先聲。王粲《七哀》既開少陵之派，鮑照《行路難》已導太白之前。文章與世變更，而機括往往先露。如此之類，指不勝屈，作者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笙歌二字杜撰，便不典雅。　《養一齋詩話》卷七：（水底笙歌蛙兩部）石林云：「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不知蛙聲擬以「鼓吹」可，擬以「笙簧」則不可。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卷六：山中歲月，自堪娛樂，熱中人曷嘗解此。　參見《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冷齋夜話》卷五：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夢想之切，洋溢于詞端。渥采流熹，觸物圓覽。　《蘇文忠詩合注》卷三九引何焯評：（鐵化雙魚沈遠素）倒用范文事。（「花會識面香仍在，鳥不知名聲自呼」）二句，詩話作「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此又太做作。　《柳亭詩話》卷二五：若老杜「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寫景纏綿，別有風味。其後盧陵效之曰：「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隨人意自閒。」亦蘊藉有致。又東坡「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又「鳥不避人如有意，月常作伴若相邀」，皆脫胎于此。

《真一酒》　《逸老堂詩話》卷上：《藝文類聚》載束晳《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眞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貪奇趁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丸即今之湯餅是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蜜蜂又欲醉先生）跌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春風入髓散無聲）六句好。　《甌北詩話》卷五：東坡旁通佛老，詩中有彷《黄庭經》者。如【略】《眞一酒歌》等作，自成一則。　又：至於摹彷佛經，掉弄禪語，以之入詩，殊覺可厭，不得以其出自東坡，遂曲爲之說也。　《石洲詩話》卷三：蘇公在惠州《眞一酒》七律，是即賦其酒也。在儋州《眞一酒歌》七古，則非賦其酒也。查初白既以爲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作寓言矣，而又據本集《寄徐得之眞一酒法》，以爲釀酒在惠州，此詩當亦在惠州作。或釀酒在惠，而作歌則在儋，未可知也。此言殊屬拘泥。本詩「細莖」云云，雖是借麥之字面，而其實與惠州所釀之酒，全無交涉，觀其序自明。

《游博羅香積寺》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自有此體。【略】老杜自我作古，其詩體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東坡嶺外《游博羅香積寺》、《同正輔游白水山》、《聞正輔將至以詩迎之》皆古詩。而終篇對屬精切，語意貫穿，

此亦是老杜體，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入衡州奉贈李八丈判官》、《晚登瀼上堂》之類，概可見矣。《甕牖閑評》卷六：東晳《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溲，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龍性堂詩話續集》：《禮運》云：「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此四語渾穆廣大，未易形容。因憶杜詩「四鄰出耒耜，何必吾家操。」即此意義。又東坡《游博羅香積寺詩引》云【略】坡公遠謫潮、惠，見谿水可作碓利民，便殷勤督邑令興事。此亦「貨惡其棄于地」，「不必爲己」念頭。乃知賢者用心愷惻，兩公皆然，豈如今之詩人率爾詠歌哉。《初白庵詩評》卷中：前云「要令」（要令水力供白磨），此云「要使」（要使眞一流天漿），句調犯重。《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固是硬語排奡，須看其字字鎔鑄而成，有回萬牛之力，有轉丸珠之巧。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詩成捧腹便絕倒」二句）水磨是利民正事，縣令督成，頗爲鄭重，不得以遊戲了之。（「霏霏落雪看收麥」以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其說誤甚。兩輪四杵豈能利民？此乃爲寺僧作者，觀本詩詩叙甚明也。《讀書錄》卷九：首六句叙麥禾之美。「誰言」六句，因見麥禾，溪水而謀及臼磨。末八句，艷說飽食麥禾之味。「收麵」句，麥也；「春糠」句，禾也；「雲子」句，禾也；「瓊肌」句，麥也。「牢丸」句，麥也；「眞一」句，禾也。參見《江漲用過韻》《蘇海識餘》卷一評。

《江漲用過韻》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純寫人事之感。《蘇海識餘》卷一：公在惠州作《江漲》詩云：「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已連漲海白，尚帶霍山綠。」又《連雨》詩云：「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蝦井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又《香積寺》詩云：「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此皆粵中到地詩，寫盡寫絕，千古不能變其說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筆力沈厚，直欲追配少陵。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一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四：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鷄。」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意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得食堪除鳥雀馴」，東坡云「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于理，人無得以議之矣。《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左角」以言爭，故以「破楚」繫之。「南柯」以言榮，故言「長藤」繫之。此本山谷句法，亦老杜句法，「厲階董狐筆，禍首燧人氏」是也。至山谷演而爲「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則其工極矣。此只論句法。又：中四句「燕」、「蠅」、「鼠」、「蛾」，皆憫世之迷，爲作方便之意。然區區如此，亦小乘所爲，非上乘也。守欽自蘇州遣其徒卓契順如惠州，寄《擬寒山》八詩，坡公和之。第一首似律，故取諸此。坡材大，于小詩餘事耳。馮舒評：說到山谷，便如蛆之戀糞，蜣之轉丸，嗜病逐臭，不足道也。又：方批云：「此本山谷句法。」山谷不通類此。方批云：「亦老杜句法。」大不然。方批引「厲階董狐筆，禍首燧人氏」二句，文理直甚。方批云：「至山谷演而爲『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則其工極矣。」馮班評：妄談。方批云：「『左角』以言爭，故以『破楚』繫之。『南柯』以言榮，故言『長藤』繫之。」只言蟻鬬耳，何曾如此？又：首句是坡格，然畫斷我所不解。又：自然大樣。紀昀評：所引杜、黃兩聯，與此句法俱不同，殊爲附會。又：起二句究竟捏湊，爲韻所拘耳。陸貽典評：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見《傳燈錄》。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此等總不以詩論。（「左角看破楚」四句）四事不貫。

《和陶歸園田居六首》　《容齋三筆》卷三：《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皐」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效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竹莊詩話》卷一〇引《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詩，乃與淵明無異。」《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繫，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如和《歸園田》，乃以游白水山至荔枝浦當之，其境趣判不相合，安在其爲和陶也。其他

率多類此。《問花樓詩話》卷二：東坡才大如海，其詩旁見側出，都成妙諦，承學之士，靡然從風，奉爲圭臬。先廣文愛其和陶詩，以謂此老晚年進境。其《和歸田園居》、《時運》、《始春懷古田舍》、《三良》諸作，多見道之言。佳句如「春江涨未波，人卧船自流」，「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反」，「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邱壟平」，子由謂「精深華妙，無老人衰憊之氣」者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查註引韓駒、洪邁諸說，紛然辨陶《歸田居》六首之是非，所見甚陋。公但用其韻，以紀游白水山事，又豈暇爲陶較得失哉。此尤非知公者也。

又一　釋大訢《題東坡手帖》：蘇子瞻嘗有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推原棠棣之義，以仁人之於兄弟也，無賢不肖，一以親愛待之。周公身任天下之重，處嫌疑而以大義滅親，豈其心哉！子瞻直言立朝，流謫萬里，思其弟而不見，故追記其詩而書之。愛友之情，可勵風教。況其詞翰俱妙乎！《初白庵詩評》卷中：所見既澈，頭頭是道。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禽魚豈知道」以下四句）愈平實愈見高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淡語似陶。（結處）靜中體驗語。　參見《次韻答章傳道見贈》《甌北詩話》卷五評，《遷居臨皐亭》《甌北詩話》卷五評。

又二　陸游《跋東坡詩草》：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句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于少作矣。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初白庵詩評》卷中：（「春江有佳句」二句）句有神助。（原注：陸辛齋先生云：「極不似陶處，卻有得陶之旨處，固當細心求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春江有佳句」二句）二句乃似昌黎。《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心空飽新得」二句）二句乃似昌黎。（「春光有佳句」二句）淡宕竟佳好。此種是東坡獨造。《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結有餘味。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極平淺，而有深味，神似陶公。《存餘堂詩話》：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茫。」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耶？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質樸入古。《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此首代老人語，曉嵐眼下不應漏過。《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君來坐樹下」以下）數語是代老人口氣。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是六首總結。《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此詩及原叙，乃公惠州和陶諸作始于《歸田園居》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攬勝語，寫得警動。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閑評》：蘇東坡詩云：「有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若據韓文出處，乃「長頸高結」，下方云「喉中更作夢聲」，今東坡乃借下句一「喉」字押韻，卻與誤讀《莊子》「三緘其口」，破句而點者相類。然東坡高材，豈不知此，而故云耳者，以文爲戲也邪？　《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三九：此詩塡寫故實，多用隔句對法，兩兩排比，不覺其板重，惟先生爲之則可，他人不能學，亦不可學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不免牽搦之跡，用古人名亦太多。　參見《次韻代留別》《蘇亭詩話》卷一評。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直從瀑布發處，寫到波平水靜，與《落佛跡巖》詩別是一般境象。游跡不同而詩亦隨異，可知絕唱高蹤，不由矯強而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偉哉造物眞豪縱」以下四句）筆筆奇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截破奔崖作潭洞）此水深流下注，約百數十丈，截爲三潭，句乃象其形也。若僅以潭名爲之，似未盡其狀，故云「潭洞」。非親到其地，不見其句之妙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憑空落入，句奇語縱，氣又奇縱，因隨句用筆，純是空縱。「穿雲」句僊句。「空看」句奇縱，且叙且寫且入議。收二句，神來氣來。白水山在羅浮。太白高境，而全變其面目。《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穿雲但覺衣裘重）入微。（古鏡銅奩寒不動）善于狀物。參見《游博羅香積寺》《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評，《開先漱玉亭》《澗于日記》壬辰上評。

《與正輔遊香積寺》　《初白庵詩評》卷中：（「我豈無長鑱」四句）庸醫那解此！（我慙作機春）當以前序作注腳。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眞贋疑似之難辨，偶借採藥以發長歎，其感人者微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起處）頗有古意。（「幽尋恐不繼」二句）末二句與上文不甚貫，遂覺草草收束不住。　《蘇海識餘》卷一：「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略】此皆粵中到地詩，寫盡寫絕，千古不能變其說也。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閑評》：或云：蘇東坡詩云「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奈何獨看織紗！故陳無己

譏失于粗者。余謂不然，此自是一格，正如杜牧詩云：「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夫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糜」字也。《梁谿漫志》卷七：《和程正輔同游白水巖》詩云：「恣傾白蜜收五棱，細斷黃土栽三椏。」自注云：「來詩本用『碙』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且東坡欲和此二韻，似亦不難矣，然纔覺牽合，則寧舍之，不以是壞此篇之全意也。後人不曉此理，纔到和韻處，以不勝人爲耻，必劇力冥搜，縱不可使，亦須強押，正如醉人語言，全無倫類，可以一笑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離卻白水，別作虛空縹緲之想。層巒疊波，興會淋漓，逸思奔發，屈子《遠遊》之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世間誰似老兄弟」以下）此處入程，不甚自然，牽于韻腳之故。然此是吃緊轉落處，上處一不得勢，遂令全篇削色。

《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詩詞太繁，和韻詩不免牽率勉強。起二句悟語，先以此起，令人迷惑，此章法變化。《讀書錄》卷九：首八句言被塵俗所纏縛，欲爲物外之游。「首參」十句，叙自到嶺南，備歷諸勝。「朱明」八句，言自羅浮游白水。「故人」至末十四句，有飄逸出世之想。　又：（僊山一見五色羽）此句謂有五色雀一至儋耳庭中，公後有《五色雀》詩。

《次韻正輔表兄江行見桃花》《初白庵詩評》卷中：據公詩，可證杜集《漫興》之訛。少陵詩「老去詩篇渾漫與」，「與」字，俗本訛作「興」。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起處）語意洒然，不同禪偈。（「可憐一轉話」以下）轉轉便利。（「故復此微吟」二句）清出和意。（袖手焚筆研）自謂。（清篇眞漫與）謂程詩。（「愿君理北轅」以下四句）結稍落應酬。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笑問散花女）以下情絕滔滔。自此至「聊和鷓鴣檐」，皆代程正輔口氣。紀以「微吟」句屬東坡，非也。（江邊閑草木）此下入論斷，是和詩語意。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氣機自暢。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議論新闢。《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叙，亦不平。三四寫，夾叙。「高安客」謂子由。尋常情事而眞。　《蘇亭詩話》卷一：又《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云：「助我金鼎光爛斑」。《再用前韻》云：「他年許綴蓬萊班」。義各不同。

《再用前韻》《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此等詩則其酷似太白耳，然白幽微處不在此。《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卷三九：結韻前作「斑」，此作「班」，義各不同，不應通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起六句當有本事，大抵指程姬人耳。（「酒醒夢斷何所有」二句）常情常語，寫來別有姿韻。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他年許綴蓬萊班）當日和韻詩，凡此類通用不論，亦有換一韻刪一韻者，今則絕無其事矣。查註乃以今律古也。

《戲和正輔一字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東坡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關劍閣隔錦官」者是也。　《學齋佔畢》卷二：坡公詩集中有《和程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略】」亦名吃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爲公出意以文爲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挂，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或直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

《甌北詩話》卷五：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略】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東坡）又有口喫詩【略】《和正甫一字韻》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略】」此二詩使口喫者讀之，必至滿堂噴飯。而坡游戲及之，可想見風趣湧發，忍俊不禁也。　又卷一二：東坡有《口喫詩》「故居劍閣隔錦官」一首，又「郊居江干堅關扃」一首，使口喫者讀之，必噴飯也。然此本雙聲體。史繩祖《學齋佔畢》載唐人姚合《洞庭蒲萄架》詩云：「葡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皓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廷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是唐人已有此體，非坡創也。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梁谿漫志》卷四：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麤。」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於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支，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絕。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略】東坡：「海山僊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

又後集卷七引《遯齋閑覽》：（《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海山僊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二句）予誦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聞江珧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眞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略】苕溪漁隱曰：【略】《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

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海山僊人降羅襦」二句）只二句，描寫已盡。《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絳羅」、「紅紗」語，不露刻鏤之跡，而形容備至，可謂約而盡矣。「江鰌」、「河豚」之比，特以其同爲異味，非有深意。陳敏政駁之固無謂，胡仔辨之亦強作解事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生香眞色，湧現豪端。非此筆不能寫此果。（「我生涉世本爲口」以下四句）結乃無聊中自慰之語。宋人詩話以失之太豪少之，所謂「以詞害意」。食荔枝何由攙入省愆悔過語耶？《昭昧詹言》卷一二：尋常叙情景入妙，如此首暨《海市》、「清風弄水」、「江上愁心」、「塔上一鈴」、《孤山》等篇，不可枚舉，可類推之。「不須」二句僊氣，與《梅花》詩「僊雲」句同妙。「雲山」二句不脱「食」字。凡寫、議、託寄、叙四者，各有神韻妙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形容譬況之妙，唐人所不能及。《唐宋詩舉要》卷三：情景音節皆極入妙，可爲詠物詩之軌則。（「不知天公有意無」二句）落想奇妙。　參見《謝人見和前篇二首》《容齋隨筆》卷一六評。

《荔支歎》　《岩溪詩話》卷五：（「我願天公憐赤子」以下）補世之語，不能易也。《容齋三筆》卷一一：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到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略】《荔枝嘆》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初白庵詩評》卷中：（「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至末）耳聞目見，無不可供我揮霍者。樂天諷諭諸作，不過就題還題，那得如許開拓！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君不見」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橫在此。詩本爲荔支發嘆，忽說到茶，又說到牡丹，其胸中鬱勃，有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貌不襲杜，而神似之。出沒開合，純乎杜法。（「宮中美人一破顔」以下六句）精神飛舞。（「雨順風調百穀登」二句）二句凡猥，宜從集本刪之。（「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以下）自此以下百端交集，胸中鬱勃，有不可以已者。不可以已而言，斯爲至言。（「爭新買寵各出意」以下）波瀾壯闊，不嫌露骨。（「洛陽相君忠孝家」二句）結處又帶一波，更長言不足。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三句寫，有筆勢。四句倒入叙。「永元」句逆入叙，結上。「我願」二句，刪好。小物而原委詳備，所謂借題。章法變化，筆勢騰擲，波瀾壯闊，眞太史公之文，《鯫魚》不及多矣。　《讀書錄》卷九：後八句因荔支而嘆貢茶貢花之弊。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悼古諷今，賓主相形，細繹而出，極見筆妙。（起處）按古事直起，卻未點明，留與下段作筋節。二句信凡猥，刪之則語勢不足。（「至今欲食林甫肉」）用筆順逆，皆極自然。（「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以下）此主意也，卻似牽連及之，故妙。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語簡而靜，紙上有涼氣撲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起處四句）鬱律之中，清風吞吐，老手興到之作。（「羽蟲見日爭翾翻」）興也。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風露氣入霜蓬根」二句）妙會。

《和陶貧士七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序亦似陶語。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意深至而氣渾成。（「俗子不自悼」以下）後四句覺過亢，以借淵明說出，尚不甚露。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以我旦暮心」二句）十字深警。

又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引《潛溪詩眼》：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于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于後，乃信于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如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弦歌本誠言」，蓋無心于名，雖晉末亦仕，合于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于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借淵明以自託，愈說的平易，愈見身分之高。　《靈芬館詩話》卷四：《詩眼》極稱其工于命意，累數百言，某竊以爲不然。此詩「古來避世士」以下四句，蓋譏四皓也。言其雖復避世，而不能無所動于功名，遂至晚節末路，自變其操，如朱墨皎然，而一無自研，不復知分別。若夷、齊之特立獨行，雖周武之聖，亦非之而自是，豈產、祿之徒，以卑辭厚禮能致，所可同日語哉。末四句乃言淵明本無自高之心，弦歌爲三徑之資，亦其誠言，故爲縣令而不羞，至其不樂，乃即徑歸，亦足以見其任眞行意，而非爲名高，與四皓之先自

標置而後相矛盾者遠矣。　參見《次韻代留別》《蘇亭詩話》卷一評。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誰謂淵明貧」二句）翻用其事寄朋友莫助之慨耳。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端如孔北海」二句）忽拉一陪賓並說，恣逸之至。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置之陶集，幾不可辨。（「豈知江海上」二句）「落英」句是以餐花爲苦況，非以餐花爲高致。觀下六句（「典衣作重陽」以下）可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平易眞率，不爲高論，所以似陶。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半道要我飲」以下）隨手綰合，一一入妙。

又七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亦純乎古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即翻用淵明事，清眞有味。

《食檳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有儁語，亦有累句，分別觀之。（「上有垂房子」四句）起四句如畫。（「下繞絳刺禦」）「下繞」句不妥。（「面目太嚴冷」二句）寫照入微。（竟使赤背弩）「弩」當作「努」。（饑念黃獨舉）「饑念」句不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月照無枝林）狀物入神。（風欺紫鳳卵）刻畫奇麗。（藜藿腐亭午）檳榔悄食損神，摹寫盡致。

《江月五首》　李彭《次韻東坡五更山吐月序》：東披先生喜誦杜少陵「五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其在嶠南，列置五章。僕蓋誦之不離口，欲效其彷彿而不可得。秋高景寂，往來匡山，披衣視夜，氣象幽勝，乃次其韻作五首，然終不近也。《東坡詩選》卷九譚元春評：《江月五詠》，高人幽事，其佳不宜止此。袁（宏道）能一首不選，自是卓然。吾故選之，以標袁識。

又四　樓鑰《書張武子詩集後》：（武子）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惟「四更」爲更佳。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詩亦清歷。獨五更五首，未免小樣耳。六朝人有「從軍五更轉」，亦非大方規格，不得藉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下：紀（昀）評可玩。作詩體格最要大方，忌落小樣。元、白集中最多小樣體格，亦不可從。

《章賓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磻溪詩話》卷八：坡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蓋有所本。《庚溪詩話》卷下：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坡答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能改齋漫錄》卷一〇：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眞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嘆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玉林詩話》：天下未嘗無對，東坡【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略】可爲奇對。《滹南詩話》卷中：（白衣送酒舞淵明）（前引《磻溪詩話》）評）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青州」、「烏有」之聯，既切題。「左手」、「東籬」一聯，下「空煩」、「漫繞」四字，見得酒不至也。善戲如此。馮班評：次聯「江西」句法。　陸貽典評：（「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與前三、四句法同。「江西派」句法，卻高曠可味。　查慎行評：次聯，承蜩，弄丸，不足喻其巧妙。　何焯評：五、六勝次聯。　紀昀評：「舞」字不安。

又：亦是諧體，三、四太俳，不及五、六。《頤山詩話》：（「豈意青州六從事」二句）涉于嘻戲。宋濂《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眞爲寄者，頗寓相謔之意。【略】然二公相謔，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倅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謂青州從事化爲烏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略】所以善謔者，特出于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濂言爲不誣。《頤山詩話》：《西郊詩話》謂「體物語形于詩句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柳子厚『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語尤自在而韻勝。至東坡『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予以爲一解不如一解，子厚涉于牽合，東坡涉于嘻戲，俱

不若用晦之作，雖俳比而不覺焉。《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青州」、「烏有」，偶然拈作對偶。集中尚有以「通印子魚」對「披錦黃雀」，以「日斜庚子」對「歲在己辰」，並爲宋詩人所稱，其實軾詩卓絕處不盡在此。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豈意青州六從事」二句）纖而俚。（南海使君今北海）亦太纖。《蘇文忠詩合注》卷三九何焯評：皮日休《醉中寄魯望一壺》絕句云：「醉中不得親相倚，故遣青州從事來。」第三正用其語，與韋相泛用「青州從事來偏熟」者又別。甚矣，公詩之不易讀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太游戲，俗偏盛傳此種。《退庵詩話》卷四：詩有天然絕對者，如東坡【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是也。《詩學淵源》卷七：（白衣送酒舞淵明）（前引《谿溪詩話》評）儀謂竹林七賢者皆任誕，當時有「鑿飲」諸醉法，自足當一「舞」字。若爲淵明寫生，則失之遠矣。字雖有本，句殊無味。生平不喜讀坡公詩，正爲此等處耳。參見《贈孫莘老七絕》《甌北詩話》卷五評。

《小圃五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五詩皆語質而味腴，東坡用意之作。

《枸杞》　《初白庵詩評》卷中：（「大將元我鬚」二句）生新。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似聞朱明洞」以下）忽然跳出題外，方有變化。若首板結，便無章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亦是切枸杞運用。紀氏謂「跳出題外」，非也。

《甘菊》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揚揚弄芳蝶」以下）寓慨深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揚揚弄芳蝶」以下）推開作結，筆情灑脫。

《薏苡》　《初白庵詩評》卷中：（「能除五溪毒」十四句）句句開，筆筆轉。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伏波飯薏苡」以下八句）忽以議論裝頭，章法又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兩俱不足治）脫卸入題，筆如飄風。

《雨後行菜圃》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得陶公田園諸詩之神髓。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淳古中自作本色。（「霜根一蕃滋」以下）「霜根」四句寫得生動。（「艱難生理窄」四句）生出一波，方不淺直。《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八：物色生態，描寫曲盡。（已作杯盤想）「杯盤」句融入人情尤妙。

《殘臘獨出二首》　《容齋三筆》卷一一：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略】【略】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于此。《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境象閒靜安舒，故不是么弦孤韻。《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一：通首酷寫靜境，結云「松風獨不靜」，此是反托之法，玄微窅奧，妙處可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九：此首有自如之致。

《和陶形贈影》　《和陶合箋》卷二引朱熹評：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後人學他平淡，相去遠矣。公兩詩（指此首及《和陶影答形》）脫盡塵埃，何等蕭散冲淡，何等自然，非深于學陶者，那得有如此氣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本是理題，遂不嫌作俚語。言固各有當也。此首多陶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胡爲有哀樂」二句）「連洏」句承「哀」字說，（「我舞汝凌亂我」二句）「我舞」一聯承「樂」字說。（「還將醉時語」二句）結聯言同在醉中，不妨我贈而汝答也。

《和陶詠二疏》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寓自悔之意。《和陶合箋》卷四：古人之仕，去不去各從其時。二疏時可以去，故當時賢之。先生時不能去，故後世諒之。觀其事跡，始終一忠愛之心，至誠惻怛，雖老死遐荒，寧有悔乎？若謂先生因遷謫途窮，不無悔心，而有是作，恐非所以論先生之詩，尤非所以論先生之心。又引樊潛庵評：二疏歸老，當時賢之，後世善之。史載廣謂兄子受曰：「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矣。然以宣帝之明，漢公卿徒充位祿，無所建白，故廣見及此耳。二蘇公德位才名不減二疏，方宋室多故，小人擅恣，仁宗得公兄弟，謂「爲子孫得兩賢相」。使契丹、寄顧命及諸廷議，莫不賴以持籌。忠君之謂，何可半途去乎？然公辭尚書，辭史館，章至三四上。且乞休不可，轉而乞郡，又未嘗一日不有此舉也。迨晚年竄逐，章惇輩實媒孽之，不足爲公累。觀其《量移謝表》云：「奉聖母之慈訓，責正人而與居。報期碎首，言豈踰心。」可以察公之志矣。謂公處憂患中悔不竭身早退，而有是作可也，謂公平日景行二疏，惟孜孜求去以鳴高，則不可也，識者辨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起結語意高簡。

《和陶詠三良》《韻語陽秋》卷九：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于前，而衆驅之于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于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竹莊詩話》卷一〇引《藝苑雌黃》：秦穆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咏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略】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東坡一篇云（下引「殺身固有道」以下八句）。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今古。《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荆溪林下偶談》卷三：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略】」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于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王惲《〈黃鳥〉三良說》：觀坡《和陶三良》詩反復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蓋康公從先君亂命，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橫，愛其如此，故不覺白璧之有微瑕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與《鳳翔八觀》詩又別。詩人自寫胸懷，託之論古，不妨各出意見。此獨恨其運筆太板實耳。（我豈犬馬哉）不成句法。（「仕宦豈不榮」四句）結四句又化一意。《和陶合箋》卷四：試細按三良殉葬之事，穆公之命固非，三良死不得所，亦非，康公從亂命而陷父于不義，則尤非。當日穆公原無必死三良之心，三良亦無必殉穆公之意，得康公一言，三良可以不死，而《黃鳥》之詩何自而作？王（仲宣）、李（德裕）諸人之論，亦無由而興。乃康公見不及此，輕從亂命，故蘇、柳（子厚）之詩，均以魏顆律康父，而康公陷父之罪，直難逃于後世，其論豈不偉哉。又引樊潛評：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爲殉士。今議之者，人各異見。有罪秦穆之亂命者矣，有咎康公之從亂命者矣，甚謂三良之賢知，不宜以有用之身等于鴻毛。而陶元亮則反是。至公和詩，又與陶左。然公心折五柳，師其高蹈絕俗，其詩正不必與合。【略】古人持論卓有定見，不以私廢公。和陶而必求合于陶，是小人附會之見耳。以公讀史深心，目空一世，固不爲此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三：《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作骨，並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樂，故不爲雷同之詞。公詩既翻《詩經》，而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又卷四〇：此乃有意自爲翻案，若與前論一轍，則此詩可不作矣。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云：「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和陶淵明三良》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懸殊。」參見《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問花樓詩話》卷二評。

《和陶咏荆軻》《梁谿漫志》卷七：詩人詠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來，本朝人最工爲之。如【略】東坡《題醉眠亭》、《雪溪乘興》、《四明狂客》、《荆軻》等詩，皆其見處高遠，以大議論發之于詩。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此首語尤牽綴。（笑落冠與纓）湊韻。七國之末，惟燕僅存，與三家勢均者不同。（「魏韓裂智伯」二句）此比不倫。荆卿之繆，乃在欲生劫秦王耳。如竟殺之，則秦內亂，而六國之燼，可乘勢以起，不得盡以爲非也。（田子老可驚）不妥。（「亡秦只三戶」二句）三戶亡秦，乃始皇崩後，趙高亂政之餘，時勢不同。《和陶合箋》卷四：秦滅六國，燕最後亡。當是時，始皇並吞天下，混一海宇之勢已成，天方肆其欲而厚其亡，是故荆軻刺之不中，漸離撲之亦不中，張良擊之又不中。區區太子丹安能藉一壯士，而遂可違天哉。待客不至，功遂不成，毋亦爲荆卿解免耳，非篤論也。又引樊潛庵評：淵明詩：「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蓋傷其志之不遂，與太史公《贊》云「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意合。公詩直責之，謂其棄鞠武之謀而輕于一試，又一意耳。然愚考荆臨行曰：「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已逆知秦舞陽不足與共事。其所待客，固不知爲誰。設使與俱，事或不可料也。然公經而陶權，兩意不妨互發。《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太子不少忍）以上如千尋峭壁，破空而來，初不知其用意所在，至此忽入本位，下筆有千鈞之力。

《次韻高安令劉湜峽山寺見寄》《初白庵詩評》卷中：（「千峰瀉清駛」

四句）以快筆寫駿景，有稍縱則逝之意。先生《峽山寺題名》云：「溪水太峻，當作一閘。若夏秋水暴，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云。「千峰」六句。即此意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雋語清談，引人入勝，而古茂之色，望之但覺岫壑冲深。「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二句，宋援則引《莊子》「上有五管」之說，李厚則引韓詩「五管遍歷」之句，王注兼採而並錄之。古人之虛衷如此。援說誠爲未當，李必恆《補注》是李厚而非宋援可也，其所作《王注正僞》直斥王注爲杜撰，是沒其實矣。至「曾作八州督」句，李厚但引《晉書》，只能解釋字面，此則《補注》得之。然觀軾《賀子由生第四孫》詩，結云：「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有自注云：「吾前後典八州」，此乃「八州督」三字之確注。《補注》但引「八州憐我往來頻」之句，猶未爲得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莽莽平沙，不見其佳處。（秀若銅生綠）「秀」當作「繡」。《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一：竟體裁對，絕不見排比之跡，故由筆妙。《蘇海識餘》卷一：「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蓄」，此大題小作也。

《遷居》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柳州貶謫詩多憂鬱凄楚之音，軾嘗評其《南澗中》詩，引老杜「王侯與螻蟻，同盡隨邱墟」，儀曹何憂之深也。若惠州諸作，無處不寬然有餘地，此其所得深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東西兩無擇」二句）句句透脫。（「下觀生物息」二句）結語太激，以通首不露此意，此又託之觀物，尚不甚顯然耳。《秋窗隨筆》：《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極多，【略】子瞻猶有「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風雨。」【略】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又有非和陶而意有得于陶者，如《遷居》【略】之類皆是。　又：（「下觀生物息」二句）乃自爲「吾生」十字註腳，蓋謂俯仰了此世者，亦不過如此也。曉嵐疑其有玩世不恭之意，即大誤矣。

《和陶讀山海經》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十三首音節頗古，而意境局促，少悠然自得之致。蓋東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實。　《和陶合箋》卷四引樊潛庵評：《和陶山海經》十三首，託意幽渺，語語入僊。首慕彭澤高風及抱朴著書利物。次傷劉更生以論黃白失侯，而惜其學。中寫仲弓、李八百、廖道士、庚桑君、安期生、元翁、古強、蔡誕輩，或得旁門，或窺玄奧，似褒似貶，終變臭皮囊，未若吾儒不朽之爲得。末歸于己，以陶、葛爲依皈，以仇池爲栗里、羅浮。要皆有會而作，極有章法，極有準繩。蓋公無書不讀，偶借養生家寓興耳。若認作在釋道上做工夫，吾知公必不印可。　參見《和陶飲酒二十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評。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此首口吻似陶。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豈伊臭濁中）句有典，而不雅。

又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遠自太史走）不妥。

又一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攜手葛與陶」二句）《和陶詩山海經》諸作，公因讀《抱朴子》而發，此二句結到本旨。

《縱筆》　《艇齋詩話》：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遷也。《初白庵詩評》卷中：（白頭蕭散滿霜風）「白頭」句集中再見。《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自寫酣適，本無怨刺，乃遭執政之怒，豈以其安於所遇，反不足以愜忌者之心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此詩無所譏諷，竟亦賈禍。蓋失意之人作曠達語，正是極牢騷耳。《拜經樓詩話》卷三：劉貢父《詩話》：太宗晚年燒鍊丹藥，潘閬嘗獻書，及帝升遐，閬逃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鐘樓云：「繞寺千千萬萬峰（原註：次句逸）。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鐘。」案：詩末二句與東坡「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意略相似，而坡公筆何等婉致。

《丙子重九二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二詩鋒芒較斂，蓋坎坷之餘，客氣漸退矣。

又一　《初白庵詩評》卷中：（「此會我雖健」四句）清絕處冷光逼人。《初白庵蘇詩補注》卷四〇：「朝霞」借以言朝雲也。「今年呈惡歲」以下八句專爲朝雲而發。《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霜月孤光」之語，惻然動人。

又二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前八句皆追往之詞。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一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又有非和陶而意有得于陶者，如《遷居》、《所居》之類皆是。

又二　《甕牖閑評》卷七：（「堂前種山丹」四句）菊比碎金，固然。不知山丹何以比馬腦盤耶？今世所謂山丹者，其狀宛類鹿葱，但差小耳。此乃和其弟子由詩，疑東坡蜀人，不識山丹，誤認爲罌粟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

卷四〇：前半自運本色，後半純作古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三詩（指其一、其四、其六）皆無黏滑習見語。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此首不甚醒豁。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群鬨自披猖」）太激，傷雅。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此亦清歷。　又：（「知有桓司馬」二句）更激更露。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此亦樸雅。

《擷菜》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八：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略】。」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于口腹之間哉？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可觀。《帶經堂詩話》卷二四：每喜諷詠之，此仁人所當念。《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見道之言，不嫌直遂。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頗嫌近俗。《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語足醒世，但非詩品。

《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 元好問《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另一詩云：「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乏酒每形言）「乏酒」句拙而稚。（不憂梨棗愆）「不憂」句不妥。（「我年六十一」以下）後半自好。　《和陶合箋》卷四引樊潛庵評：歲暮缺酒，事極可嘆，此淵明所以有「履運增慨然」之詠也。公兼有佳客，反不作悲楚語，豈愁極強爲歡者乎？

《和陶移居二首》 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公謫居乃亦好修作耶？快士性固然，不可改也。

又一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晨與鴉鵲朝」二句）語鍊而淨。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古觀廢已久」以下）綰合有致，此種是東坡本色。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一 《石林詩話》卷上：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懇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銼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懇」、「羅帶」、「割愁」、「劍銼」之語，大是險譁，亦何可屢打。　《老學庵筆記》卷二：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銼，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銼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東坡詩話錄》卷下：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群山似劍銼，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曰：「繫懇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銼山。」　《餘冬詩話》卷下：子瞻《白鶴新居》云：「繫懇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銼山。」皆借山水寫意。　《初白庵詩評》卷中：（「繫悶豈無羅帶水」二句）屬對最工，移唐音作宋調，便事天然。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首作兀傲鮮妍，揮毫卓犖，次作以意貫串，故役事繁而思不隔。不善學之，則成點鬼簿，豈復有此崢嶸？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前引查註）余謂此種終是小樣，不可揭以爲式。　《甌北詩話》卷五：在儻耳夜過諸黎之家云「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覺千載下，猶有深情，何必以奇警雄驚見長哉！　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選・東坡詩選》卷下：（「中原北望無歸日」二句）絕不言愁，自令人腸斷。　《蘇海識餘》卷一：《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云：「繫懇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銼山。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此尚是謫居本色，道其所道，詩話每以爲奇，又以爲險，殊不然也。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甕間畢卓防偷酒」二句）鄙俚太甚。　《甌北詩話》卷五：坡在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詩云：「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略】按唐明皇射沙苑，偶中一鶴，帶箭飛去。後明皇幸蜀，偶憩一寺，壁有掛箭，即御箭也。僧云：『昔有徐佐卿者留此箭，俟箭主來，還之。』乃知鶴即佐卿所化也。【略】房次律悟前身爲智永禪師，亦見柳子厚《龍城錄》，皆唐人小說也。想坡公遭遷謫後，意緒無聊，借此等稗官脞說遣悶，不覺闌入用之，而不知已爲後人開一方便法門矣。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甕間畢卓防偷酒）此句仍頂林行婆。（壁後匡衡不點燈）此句仍頂翟逢亨。　《蘇海識餘》卷一：《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略】其次首云：「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此則用意高遠，脫去恆境，不復可能想像，是皆唐人集之所無也。　《甌北詩話》卷五：「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惠州白鶴觀新居將成》）【略】此數十聯乃是稱心而出，不假雕飾，自然意味悠長。

《和陶時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除次首「木固無脛」二句自露本色外，餘皆居然是陶，猝不易別。《和陶合箋》卷四引樊潛庵評：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觀公四詩，冲淡雋蘊，大有風人遺意。

又一 《和陶合箋》卷四引樊潛庵評：結二句勿輕讀過，謂斯地昔人所有也，今易主而苗裔不可復識，我能長有此乎？感慨纏綿，溢之言外。《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是初得地語。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江山千里」二句）萬象奔赴。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一團和氣，可以居夷。《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得陶意居多。

又四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如畫又如話。

《和陶答龐參軍六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六章雖作四言，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當由藍本在前之故。《和陶合箋》卷一：尋常酬贈，那得如此篤摯。古交之不可及，其以此哉。又引樊潛庵評：六詩情致纏綿，語語從血性中流出。公交誼之篤，淋漓滿紙，周循州得公詩而並傳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其說非是。此六章全用單行法，雖有陶之面目，卻非陶之氣骨。陶命意雖極高遠，行筆無此受用，此蘇與陶之所以分也。

又一 《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我見異人」二句）用此事不典。《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異人異書，勝地良友，眞屬人生不可多得之事。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雖云晚接」二句）眞語入情。《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雖云」二句，曲盡情致。《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雖云晚接」二句）以誥論之，此二句活畫出彥質是君子身分，或恐人不盡知，故下以「豈云無人」句叫醒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得陶之淡。

又三 《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將行復止」四句）朋友眞境快事，無心寫出。《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興酣落筆搖五嶽，豈有意作詩者乎？「不容思」三字寫得肯綮，惟解人可以知此，亦惟解人可以語此。《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將行復止）此句接得高曠，他人筆力之所不到，故合上下句讀之，有三嘆欲絕之妙。

又四 《和陶合箋》卷一：此章後四句更覺勝事難再，感慨係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樂往哀來，悄焉傷懷，昔賢每有此境。

又五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此首不辨是情是景，是歌是哭，須看他盡斂淋漓痛快之氣，于有意無意中，信筆而揮也。此亦單行到底，尤詩家所難。

又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功名在子」二句）末二句，朋友之誼，君子之言。《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感子至意」四句）純乎化境，忽一轉而終以至誠之道，又妙在以質直出之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功名在子」二句）情至語，百讀不厭。

《種茶》 《初白庵詩評》卷中：（松間旅生茶）「旅」，寓也。與「寄生」解同。（「移栽白鶴嶺」四句）或云：茶須下子，若移植則不生。以詩證之，恐非確論。《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茶根移種，經雨而生，謫居殆用自況。故曰「天公所遺棄」，曰「能忘流轉苦」，詞旨了然可見。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委曲眞樸，說得苦樂相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詩中有人，不同泛賦。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得泉》 《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有子美《修水筒》意。結二語敗盡風趣，不如去之。《初白庵詩評》卷中：（「以彼陟降勞」二句）柴桑神骨。（「我生類如此」二句）達人亦復爲此語，正惟達人，不妨爲此語耳。《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清冽有味，曉人不當如是耶？《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一：（何適不艱難）「艱難」二字爲通首點睛處，借題抒寫，奧美難窮。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〇：（常慚汲腰酸）「常慚」句俚。（終日但迸火）「終日」句更俚。（「山石有時盡」二句）用《列子》愚公意。《甌北詩話》卷五：東坡大氣旋轉，雖不屑屑于句法字法中別求新奇，而筆力所到，自成創格。若【略】《白鶴山新居鑿井不得泉使工再鑿》云：「豐我粢與醪，利汝椎與鑽。」【略】則又不泥一格矣。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水天景色，離合情懷，一種纏綿悱惻之情，極排解乃極沈痛。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落日未落江蒼茫）有景有情。（幽人拊枕坐嘆息）屢稱「幽人」，其實非謫宦之稱。（江邊父老能說子）入得飄忽。凡手定有數行轉折。（聖恩尚許遙相望）東坡難得如此

和平。（天其以我爲箕子）比擬不倫。《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此一路詩，所謂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者，諸門人已言之矣。《昭昧詹言》卷一二：「白鬚」句有韻，「莫嫌」句頓束。有韻而豪，無頹喪意。失志時能如此，可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江邊父老能說子）淺語寫得極眞。

《和陶止酒》《佩韋齋輯聞》卷二：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止」猶「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略】東坡追和，乃云：「微疴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耶？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起處）說得和平。（力薄且爲己）句中有多少事在。

《行瓊儈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幽懷忽破散」四句）蓋風來則千山草木皆動，如動鱗甲，萬谷號呼有聲，如酣笙鐘耳。又後集卷二九：予謂東坡此語似優于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略】《行瓊儈間》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行荒遠僻陋之地，作騎龍弄鳳之思。一氣浩歌而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足當司空圖豪放二字。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以杳冥詭異之詞，抒雄闊奇偉之氣，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爲上乘。源出太白，而運以己法，不襲其貌，故能各有千古。（「登高望中原」以下）有此四句一頓挫，下半乃折宕有力。凡古詩長篇，第一要知頓挫之法。（「安知非群儈」以下四句）此一層又烘託得好。長篇須如此展拓，方不單薄。（「應怪東坡老」以下）結處兀傲得好。一路來勢既大，非此則收裹不住。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想見獨立蒼茫景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登高望中原」四句）其說似未確。今觀此詩，起四句如繪地圖，接四句如釋地理，乃合八句爲一節也。但此非曉嵐見不到，乃前註家皆不懂「月半弓」句，無處藉手之故。彼不了了，即不知此句是何牽前搭後因地，故捨上而論下，姑爲頓挫之說也。其圈此詩，自五句起，逐句疊圈，至終而獨遺。起四句者，乃致疑「月半弓」句飄空無着之故，情跡顯見，尙何逃乎？（萬谷酣笙鐘）以上八句亦是一節，其前「四顧眞途窮」句，已水窮山盡矣。卻不肯別起頭腦，直從「途窮」拓出，故有「茫茫」、「一米」等句。然一路寫來，卻是完「行瓊儈間」題面。（「安知非群儈」四句）（紀昀）所論非是。此乃失看「此生當安歸」句，故下無着落也。此節首轉出「安知非群儈」句，乃欲跌出下意之故，特于「眞途窮」時，落「喜我歸有期」句，答還首節之「此生當安歸」也。若以頓挫烘托論，則全篇氣局皆散攤矣。《桃榔庵銘》「蝮蛇魑魅，出怒入娛」與「夢雲」、「笑電」同一鑪錘，蓋非極困迫無聊中，亦不輕出也。自「安知」以下，至「笑電」八句，亦爲一節。且于中一節言雨，點清「夢」字及戲之之意，題境已完。其後直下作結，「妙聲」句雖爲找足「群儈」諸語，實乃自爲評賞，贊嘆欲絕也。又卷四六：渡海作「萬谷酣笙鐘」，則又純用空靈矣。《峴傭說詩》：東坡五古，有精神飽滿，才氣坌湧，甚不可及者，如「千山動鱗甲」、「何人守蓬萊」諸篇。《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前路寫實境，極其沉鬱。後幅運幻想，極其酣暢。洵屬得意之筆。《老生常談》：淺人多淺視郊、島兩家詩，初未嘗深究之也。東坡不甚喜東野詩，其天才雄邁，不能如此之喫苦耳。然必能爲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方許稍稍雌黃之。《小瓠庵詩話》卷二：（「千山動鱗甲」二句）造句奇偉，得曾有否？不知上句從杜詩「石鯨鱗甲動秋風」句化出，下句從杜詩「萬壑樹聲滿」及「疎松夾水奏笙簧」句化出。一入錘鑪，便異樣精彩。

《次前韻寄子由》《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其胸次實爲天空海闊，非是無聊解勉之詞。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亦極奇恣。《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二詩本旨，以不歸爲歸，猶言此區區形跡之累，不足以囿我也。此篇亦照前首分節，熟讀自知。（下視九萬里）此句從上句「復駕」生出，全是「胡爲」一轉之勢，而「胡爲」又以「似聞」跌出也。自此以下，高唱入雲，有叫闔排閶之響，聲徹九天九地矣。杜陵入蜀諸古，摹寫道中景狀，神工鬼斧，離奇光怪，至爲雄險，然皆有跡象可尋，究屬人工。故凡才人陟歷險遠，呼喝景物，皆能貌其所爲。若此二篇，亦道中作，乃捨去應有蹊徑，自從空中發揮，純是一派工夫，使人着手不得，此則非杜集之所有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百年不易滿）語亦有挽強之力。（回望古合州）全構虛詞，說得興會，所謂善自排遣也。「數子」似指當時譖公者。

《安期生》《韻語陽秋》卷一二：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僊，畢生不倦，亦可謂癡絕矣。【略】善哉，東坡之論也。【略】又有《安期生》云：「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蜂。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言安期尙不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東坡詩

選》卷一二譚元春評：從以策干項羽，想出行徑高寄項公，異人安期生非世法中避就人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應如魯仲連」以下）英思偉論，雄跨古今。趙翼評沈德潛《宋金三家詩選・東坡詩選》卷下：（乃知經世士」六句）議論新闢。《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望祖猶蟻蜂）字生而句亦欠穩。

《還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居荒陋之地，聞誦讀而欣然，乃是恆情所同。「海闊」數句，獨爲寫出一時情景，此則其欣然之實盡。欣然本非別有深意，似爾立言，斯爲恰好。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姜子家日南）用古韻。（「可以侑我醉」二句）收得空闊，若但以勉學意結，則腐矣。《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海闊尚挂斗」四句）起四用跌筆，極沈鍊。四語傳神，上聯乃側足庭中，俯仰四顧光景。下聯則書聲所從出之處也。

《和陶還舊居》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起四句）入手沈摯。《蘇亭詩話》卷二：東坡既不得歸，每有先壟之思。【略】在儋州云：【略】「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和陶夢歸白鶴山居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痿人常念起」四句）四語無限曲折，寫來只是一眞。

《和陶酬劉柴桑》《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閑評》：《香譽類藁》嘗病蘇東坡《和陶詩》押「游」字，陶詩云：「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而東坡和之，乃言「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謂「遊」、「游」二字不同，不可押。余按《廣韻》「遊」字下注云「與游同」，如此雖用「游」字，然亦無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眞樸似陶。意言稍盡，然不失古雅。《和陶合箋》卷二引樊潛庵評：並前《和戴主簿》之作，于極淒慘中搖曳而出，無憤懣語，公眞能處約者矣。唐詩歌《蟋蟀》亦是此意。

《和陶勸農》《和陶合箋》卷一：篇內備言不耕之害，力農之樂，諄諄誡勉，公之爲瓊人計，誠深且切矣。然豈獨瓊人爲然，天下游手之徒，聞者應爲股慄。而力田者有此樂境，何憚而不竭力爲之也？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信哉。又引樊潛庵評：公于經筵爲講官第一，持兵柄則重任將，典大郡即首勸農。今萬里投荒，亦莫不爲瓊人鰓鰓過計。學術之正如此，豈僅以詩爲能事哉。又：公《和勸農》六章，純用此意（「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蘇海識餘》卷一：海南《和陶勸農六首》，專因海南而發。其命詞用意，無一常語，此傑作也。當落筆時，其一片精誠皆貫注，于地瘠民貧、俗薄習惰之間，特寄所以哀之勸之之意。此但借題爲詩，何暇計及陶語耶？乃無識之徒，皆以不類陶派譏之。若如其說，反覺和陶爲多事，不若于題上刪去「和陶」二字之爲得矣。

又一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語多板實，不爲高作。《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瓊黎居環五指，不薙髮，至今未附版圖。然黎何能反，漢人激之耳。公卓見深心，一唱三嘆。

又二《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深厚質至，意在陶前，始可以和陶，初有亦幾失其妙。《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採香之禍，宋代爲尤烈，故公言及此。

又三《初白庵詩評》卷中：（芋羹藷糜）「糜」當作「糜」。《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七十非肉不飽，飽者宿以藷芋，眞惰民矣。

又五《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一段田家孝友樸實之意，不羨富貴處是《豳風》遺漏語。《初白庵詩評》卷中：（「天不假易」四句）已到淵明佳處。淵明尚有《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柚，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此詩集中不載，唯晁文元家有之。蓋疑天目非陶居處。然太白詩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耳。此段見洪邁《對雨編》中，坡公當日亦未見此詩，故缺和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此章好。（「我良孝愛」二句）警切語。《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置之陶集，不可復辨。

《和陶九日閒居》楊萬里《西溪先生和陶詩序》：淵明云：「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糟牀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曰：「四者難並之。」嘆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跪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弦，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長歌振履商」二句）東坡慣押單字姓名，不宜效之。（「但願飽秔稌」二句）收得和平而滿足。《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謂商瞿、榮啓期也。瞿貧不仕，振履而歌，無戚戚之容。啓期行乎太山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略】」孔子曰：「善哉，能自寬也。」公詩援此，直處常變于泡影夢幻，雖渡海下獄，庸何傷？且曰：「坎坷識天意，淹留見人情。」純是達者語。其胸中浩浩落落，絕無一髮牽強。患得患失者，能之乎？《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語絕淡，亦絕類陶。（閑居知令節）靜中體驗語。

《和陶停雲》《和陶合箋》卷一引劉克莊語：東坡方得意時，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于是始有和陶之作，不知淵明印可否。又引樊潛庵評：昔人謂四言詩，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愚謂公和陶詩，直可並駕。

又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此章頗有陶意。

又二 《容齋四筆》卷二：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風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淸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和陶不欲襲取皮毛，觀《停雲》自見。《養一齋詩話》卷九：坡公《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用杜公《三大禮賦》「四海之水皆立」可也。若《和陶停雲》詩「雪立三江」，容齋又以爲用此賦。此恐係蘇公自造字句，容齋臆斷用杜，可乎？

又三 《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憂患之語，讀之悽然。《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此章更妙，如必皆似首章，始謂之有陶意，則和陶皆空腔矣。曉嵐見不到此。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此章自用本色，卻佳。《和陶合箋》卷一：先生在儋，買地結茅，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且謙冲下士，日與諸黎游無間。觀其結語，胸懷曠達，舉世間榮悴得失之數，誠不足以動其中，蓋于淵明實有深契焉者。後村之論，殆非深知東坡者也。又引樊潛庵評：後村斯語，似覺太過。觀公此結，何等豁達，何等了然。

《和陶己本酉歲九月九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借情抒憤，然用古人語詠古人，故無痕跡。（草中實後凋）自負語。（古潭霏慶霄）「霄」字韻押得稍強。《和陶合箋》卷一：先生此詩，想亦有爲而言。不然，因菊酒而痛罵伯始，何謂也？樊評謂「不落窠臼」，似猶未窺深際。又引樊潛庵評：九日詩不落窠臼，惟五柳先生。有公和詩，五柳似不得獨擅其長矣。

《觀碁》《韻語陽秋》卷一七：（「小兒近道」四句）夫恣貪欲于指顧，爭勝負于毫釐，業棋者之常情，而坡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二：苕溪漁隱曰：夢得《觀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予嘗愛此數語能模寫奕棋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棋》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不解棋，不究此味也。《甕牖閒評》卷六：棋，至難事也。而詠棋爲尤難。嘗觀杜牧之詩云：「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太史詩云：「心似珠絲游碧落，身如螳殼化枯枝。」觀此三詩，皆道盡棋中妙處，殆不容優劣矣。至王荊公、蘇東坡則不然，荊公之詩云：「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盈。」東坡之詩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二詩理趣尤奇，其見又高于前之三公也。《深雪偶談》：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工拙略見。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鉅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在儋耳作《觀棋》詩，其寂寒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于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高妙也。《困學紀聞》卷二〇：東坡《觀棋》詩「誰與棋者」用《檀弓》文法。《瀛奎律髓》卷二七：（黃庭堅《弈棋呈任公漸》：「心似珠絲游碧落，身如螳殼化枯枝。」）盡弈者用心忘身之態，或者以爲不如東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遠矣。《七修類稿》卷二五：一藝之事，皆有妙存于間。以爲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爲難耶？往往小人精絕。故荊公、東坡性非不敏，荊公棋將敗，則隨手斂之。東坡自云：「余素不解棋，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皆闔戶無人，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虛。」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余以此皆不得其妙，不能不爲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算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王乃圍棋，

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棋，故遠聞其聲耳。《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軾嘗論司空圖「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幢高」之句，以爲「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數語可謂定評矣。此四言一章，則甚似規撫二十四品之文者，清幽靜妙，眞得味外之味，然何嘗帶一毫寒儉氣耶？胡仔強作解事，乃謂不如夢得之歌。夢得直是棋賦耳，豈能於跡象之表別具神解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純用本色，毫不依傍古人，而未嘗不佳。　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蒼寒寂寥之境，千載如見，斯爲寫景中神品。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其《觀棋》一詩，則駕陶而上之，陶無此脫淨之文，亦不能一筆單行到底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結處）率吐胸臆，便成名語。

《糴米》　《初白庵詩評》卷中：（「糴米東薪」八句）可使素餐者汗背。《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此與陶潛詩云「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同爲學道有得之語。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悵然撫耒耜」二句）託意深微。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樸直有味。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初白庵詩評》卷中：（「陋居有遠寄」四句）小景錘鍊至此。（「誰言一萌動」二句）語合化工。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一萌動」而覺「萬木活」。春風太和，在其襟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臘果綴梅枝」以下四句）借事相寬，善于立言。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陋居有遠寄」二句）逼肖昌黎。

《次韻子由浴罷》　《初白庵詩評》卷中：（「老鷄卧糞土」六句）可與談齊物精理。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緣合緣散，觸處圓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老鷄卧糞土」以下六句）從《莊子》鵬鷃意化出，分明郭子元注中語也。此境東坡獨闢，前無古人。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取譬醒快，此翁慣技。　《老生常談》：作詩不必有出典，而形容能盡極妍態，令人一讀一驚喜。東坡《浴罷》句云：「老鷄卧糞土，振羽瞑雙目。倦馬輾風沙，奮鬣一噴玉。」此等生造，能與昌黎之「赤龍拔鬚血淋漓」，各有虛實不同之妙。　參見《岐亭五首》《蘇亭詩話》卷一評。

《謫居三適》　趙秉文《擬東坡謫居三適・旦起嚥日》：老人畏朝寒，常恨爲物役。爬搔未云已，簡書催我出。爾來先朝參，晨起喜見日。王事有期程，安能待千息。披衣向東方，聊復效龜吸。漸漸肢體柔，谷谷眞氣入。少焉肝腸暖，陽和通百脈。吾年六衰餘，前路那可必。未來不吾預，已逝安容惜。及此未病間，聊糞一溉盆。　又《午窗曝背》：清晨了公事，及午身得閑。南榮有晴日，曝背于其間。稍稍陽光舒，漸漸和氣還。時攜一冊書，眼花紛斕斑。倦即枕書卧，散盡腰腳頑。清于三杯餘，甜勝一味跧。人間有此適，不憂天公慳。世人慕暖熱，肉屏醉雲鬟。雖得一餉樂，憂喜常相關。痴兒亦笑我，市中有樵山。　又《夜卧坑暖》：京師苦寒歲，桂玉不易求。豆粟換柬薪，掉臂不肯酬。日羅五升米，未有旦夕憂。近山富黑墨，百金不難謀。地坑規玲瓏，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腳睡，暖律初回鄒。門前三尺雪，鼻息方齁齁。田家燒榾柮，濕煙泫泪流。渾家身上衣，炙背曉未休。誰能獻此術，助汝當衾裯。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題有綱目，開後人俗態。三詩並自在流出，妙不率易平衍，是爲老手。

《旦起理髮》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獻與腰金公）紀昀曰「翁」字勝「公」字。後首東坡押「沐猴」字，子由和「封侯」，當日或不盡拘，不必以彼改此也。今考《欒城集》押「未肯易三公」句，故查註改「翁」以就「公」，而曉嵐因有此說。查註主異，專以彼所見爲是，而舊所有爲非，並不顧是非皂白也。本集所見和韻，如須、鬚、杭、航、蒲、蒲，皆隨意押，亦有換一韻、少一韻者，後之人欲一一強爲齊之，得乎？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何異服轅馬」六句）正寫處頗略，全用反襯託足，正意自透。

《午窗坐睡》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一：（祿盡空餘壽）事出《太平廣記》。（「謂我此爲覺」二句）恰是坐睡。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結處）未免落套。

《夜卧濯足》　《初白庵詩評》卷中：（「土無重腿藥獨以薪水療」）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一九：（「明燈一爪翦快若鷹辭韝」）取譬或繁或簡，皆見語妙。

《和陶游斜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有自然之樂，形神俱似陶公。（「雖過靖節年」二句）綰合正月五日好，（「未知陶彭澤」二句）回顧三四句（即「雖過靖節年」二句），密。　《石洲詩話》卷三：東坡在儋州詩有云：「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雖是偶爾撇脫語，卻正道着春風沂水一段意

思。蓋春風沂水一段，與聖人老安少懷，究有虛實不同，不過境象相似耳。用舍行藏，未可遽以許若人也。孰謂東坡僅詩人乎？《和陶合箋》卷二：起語着一「澹」字，便覺高遠，氣味逼眞淵明。以遷謫之況，而得澹然無事，可謂樂天知命，隨遇而安，東坡之胸次過人遠矣。又引樊潛庵評：有此令嗣，雖萬里投荒，終強人意。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眞喜極之語，不覺信手拈出，非有意問淵明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春江」十字，天然妙語。參見《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問花樓詩話》卷二評。

《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從老夫手」，「配先生几」，「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此語老而益信。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起六句）起得極闊遠，又極緊切。（野果名黃子）直入本位，更不作一轉折。只兩兩對照，各不相屬。筆墨高絕。（「貴從老夫手」二句）「貴」字寫得有身分。「老夫」、「先生」字，俱極鄭重，與起處孔、胡（「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箭鋒相值。《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靈壽扶孔光」二句）題已道盡，勿誤作對起。（「嗟我始翦裁」二句）曉風賞下句「貴」字，殊不知皆此十字斤兩，有無限作用在內，逼出下二句也。讀者久讀，當自知之。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詩元符元年戊寅作，坡年六十三矣。在儋州亦半年餘，以去年紹聖丁丑六月渡海也。十年前事，當是元祐二年丁卯，以翰林學士侍宴端門，戊辰知貢舉，皆在朝。至五十九歲時，紹聖元年甲戌，自中山謫惠州。乙亥年賦《上元》古詩有云：「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即元祐八年癸酉正月也。「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即甲戌正月也。「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即乙亥正月也。人生能幾何年？如上元一節物耳，出處去來，歲歲不同，當是時又焉知渡海而逢上元耶？坡甲戌之貶，至元符三年庚辰徽廟立，乃得北歸。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于常州。學者睹此，則知身如浮雲外物，如雌風，如雄風，皆不足計較也。紀昀評：借以抒慨，語殊支蔓，不見警拔。又：（使君置酒莫相違）「莫」字是囑詞，不宜用之去後。何焯評：「傳柑」何足榮？唯君恩未報，不免戀戀耳。無名氏（甲）評：上元故事，京師戚里有傳柑宴，亦出于上賜也。

《和陶郭主簿》《和陶合箋》卷二：先生三子，過尤有父風。儋耳爲極邊煙瘴之地，觀其負擔從行，艱難萬狀，而能曲體親心，力學不倦，非其中有定見，外物不移者，能若是乎？要惟以詩書世其家者，乃能不墜厥聲也。篇中「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二句更宜熟玩。人惟于古史酌之斟之，則書味深醇，義理昭著，異日希聖希賢，皆基于此。視末篇出世服食，擬作飛僊，未免蹈空，反覺無着。又引樊潛庵評：二詩撫今追昔，似喜似憂，深有不即不離之致，較淵明《責子》詩，猶覺不能擺脫也。淵明集中《命子》之後，復有《責子》，而公和陶無此兩作，非遺之也。公幼子過，萬里侍行，顚沛流離中，猶不廢學，尚可責之乎？此天性之不忍作也。又公三子六孫，皆以能文章名于世，假公以師陶故，亦盡和之，是以賢子孫作詩料矣，公豈爲之哉？益以見古人作詩，必不虛設。世之讀詩作詩求多誇艷者，亦可以知返矣。

又一《初白庵詩評》卷中：（君何念之深）「君」當作「若」。

又二《蘇海識餘》卷一：《和郭主簿》詩「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二句，《靈芬館詩話》引「上界足官府」句，而以諸註爲非是。案施註引《莊子・山木篇》，查註引《黃庭經》，合註用修鍊事，本集似此逐句註字面者不可具數，詩話所引正等。如以註爲非是，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詩本因記老蘇輓句，以鶴鳴子和足之，而以李謫僊騎鯨自比。李雖入翰林，因張垍輩讒間放廢，故下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此猶自道爲謫僊耳。下又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乃找足老蘇輓句，即從中生出服食，作出世之綰合，此乃自蓋其兩事牽合之跡，並不重「服食訣」三字。若當眞作求僊解，便誤。下又云：「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乃找足「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二句，謂我在泥塗，已同謫僊，正不必以功名終也。若惇、京在朝，挾其君以縱恣，此皆功名之士所羞，況我不爲功名者乎？公至海南，其言愈隱，但此類詩條條直直，久讀自見，例不加案語。今以詩話亦泥，看作道家事，又以施、查爲譏，故詳論之。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退庵隨筆》評。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余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昌黎不謫潮州，後世豈知有趙德。東坡不落海南，後世豈知有符林。又《李太白集・尋城北范居士落蒼耳道中》，坡用此以譬尋符林也。又：司馬德操詣龐德公，值其上冢。坡用此以譬所尋諸生皆已上冢，不值也。又：管寧避地遼東，後還中國。坡用此以譬己終當北歸也。王式爲博士，悔爲江公所

尋，曰：「我本不欲來。」坡用此以譬己元祐進用，亦本無富貴心也。東坡詩間架宏大，不可步驟，豈許用晦四句裝景所可及歟！此詩首尾四句言景，中四句用事。又未若移易中間四句兩用事，兩言景爲佳也。　馮舒評：詩本隨人作，只要文理通耳，何嘗有情景硬局耶？　又：第二句亦不專景。　又：第四句未妥。　馮班評：方君謂第三句「譬所尋諸生皆已上冢，不值也」，「回」字拍不上。　又：東坡無所不可，如此便板煞。　又：自然大樣。　紀昀評：方君謂「東坡不落海南，後世豈知有符林」，此語固是，然亦微露攀附之本懷。　又：前後景而中言情，正是變化。此以板法律東坡，與前後所說自相矛盾。　又：起句不雅，次句亦平易。《東坡詩選》卷一〇譚元春評：太白、德公、管寧、王式連用，安得老坡此中空洞無物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用四人名，礙格。《蘇亭詩話》卷二：東坡既不得歸，每有先壟之思。【略】在儋州云：「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海南人不知寒食云云》）《唐宋詩舉要》卷六引吳汝綸評：起句倒戟而入，奇肆票姚。（王式當年本不來）用典妙絕。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後二句沉痛之至，便有玉溪生意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四：（「吳蹇蒹葭空碧海」二句）比小人雖得志一時，而終必身敗名裂也。（「春風自恨無情水」二句）公後遇廣帥朱行中于滇陽，且以民師爲託，有班斥郢斲之譽，亦甚愛重之矣。詳玩此詩，乃患民師年少，或恐才美而不進于德，故托爲舊夢以勉之，蓋欲引之爲清流也。公自後爲詩，多有意深晦，不容探討，不可不知。《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思路拗曲，而萬事東流之感愈深。

《和陶乞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此無佳處。《和陶合箋》卷二：東坡謫居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酒盡米竭，時見于歌。至僦官舍數椽，復遭迫逐，無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此元符己卯間事也。是詩之作，應在此時。跡其遷謫景況，蓋比淵明窮困爲甚。而處之泰然，嘯詠自得，則又千載一轍。　又引樊潛庵評：考公昔評此詩云：「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得，此士之所以窮也。」又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賓。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觀此，公蓋拳拳于五柳而和之，故其詩曰：「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正與張爾公「黔婁不受嗟來，淵明卻詠乞食，兩人高致，情同採薇」之意合。何爾公謂公讀書慧眼，至淵明《乞食》「冥報以相貽」句，亦云「大類丐者口頰」，是淺窺淵明矣。嗟嗟，毋責之太甚乎？

《和陶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喬木卷蒼藤」四句）起得緊切。《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不堪回首，復嘆己之老窶，歌泣怨慕，淋漓滿紙，惟淵明「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足以敵此詩之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起勢極厚，廢園精神湧出。

《和陶擬古九首》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縶，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略】如《擬古》、《雜詩》等作，用事殆無虛句，去陶益遠。《唐宋詩本》卷一戴第元評：此東坡在儋耳和陶之什。題雖云《擬古》，皆言嶺南風土，謫居實事，與從前多作寓言者不同。而性情溫厚，氣味冲淡，則固與陶爲一。必如此，方可學陶。　參見《和陶飲酒二十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評。

又一　《容齋三筆》卷三：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略】」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問我何處來」二句）結二句調用劉隨州。然劉語覺峭拔，此覺近佻，非古人淳厚氣象。由全篇體格不同也。（驚散一杯酒）句俚。（不答顏愈厚）強押。《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首從夢至覺，信手拈來，極渾樸簡秀，正不必有其事，覺《古詩十九首》反多設色。《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有客叩我門」四句）公在海南，眞有此種情狀，隨手拈來，皆古人所不道。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我在阿堵中）亦佻。《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次言山濤、王戎不及二阮諸子之高，揚子雲《美新》，未若陳遵縱酒，猶得自放。

又三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夜中聞長嘯」以下四句）用得

變化，便覺超妙。《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三首言賈誼見鵩而悲，殊非達者，我則直以生爲寄，何吉凶之可疑。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此亦模老。《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四言雖老死遐荒，亦無足憾，即「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自此以上四篇，在《文選》諸賦奪胎，脫凈《客嘲》、《賓戲》之跡。又《蘇海識餘》卷一：儋州和陶以《擬古》之「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二句爲《海外集》綱領，其意不肯說壞海南，即《海外集》不肯流入怨望之本旨。靈均之貶，全以怨立言。公之貶，全以樂易爲意。予于自序已詳論之，知其故，則讀《海外集》頭頭是道，詩旨出矣。公于湖州，劉誼亦云「致懇款矣」，而于民事一有乖謬，即絲毫不能假借，此其情性天成，雖至海南，有牢不可破者如此，故其平生積爲嫌恨者多也。《和陶合箋》卷三引樊潛庵評：四言雖老死遐荒，亦無足憾。即「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意。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此則平鈍。《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五章慨馮冼夫人廟食不振。

又六 《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六援元載、朱初平、劉誼事，以見古今人莫不以奢喪元。又：宋代採香，其禍最烈。先生目擊當時之弊，故結語及此。馮氏所引《續通鑑》云云，安知非史氏之或誣乎？自當以自注爲正，

又七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我師吳季子」以下）後四句未詳。《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七首謂李德裕、盧多遜、丁謂諸人，猶及見鷄窠小兒。今我蹤跡莫覩，豈其人尚在，如吳季札之高隱乎？《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自此以上三篇，雜述舊聞。「再逢」四句，從「頗識」句帶串而下，此乃在「來孫」口吻中，只應如是完結也。

又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此首純乎古音，絕無本色。置之曲江、正字之間，不可復辨。《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八傷己之不獲生還。《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語太快，與曲江、正字氣息不同。

又九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生不聞詩書」以下四句）以對照見意，感慨以言外寓之。《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九藉黎幽子以自況。淵明詩全指革運，公則寓物託情，事雖殊而感則一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自此以上二篇，因出游而記近事也。凡此類和陶，公所謂借韻者也，如必逐首似陶，雖陶有所不能也，讀者當以此意參之。《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寫野人行徑，巧于相形，寓慨深渾。

《和陶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犬吠主人怒」二句）（「犬吠」十字眞至。（「詩人如布穀」二句）激語，妙于竟住，遂不甚露。《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犬吠主人怒」二句）寫出田家桑梓許多厚道，儲光羲《田舍》詩無此警策。參見《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問花樓詩話》卷二評。

《和陶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穫早稻》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人間無正味」以下四句）常語卻極深至。《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人間無正味」以下二句）體貼無限人情物理，眞得道語也。公《和勸農》六章，純用此意。《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以東坡之透快，效陶之平淡，相濟而成溫厚之音。參見《遷居臨皐亭》甌北詩話》卷五評。

《新居》 《初白庵詩評》卷中：（「朝陽入北林」四句）神似杜陵。《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境之無窮在心而不在境。當此居不遑安，辛苦經營，幸得一廛，以庇風雨，宜其於悒無聊者，而乃蕭條高寄。仁智所樂，不勝娛衷散賞，履之泰然，非夫澄懷觀道，曷克有此？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起四句）查云：「神似杜陵。」余謂正在韋、柳間耳。《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論氣息較近韋、柳，然三四語意自別，純從悟境拈出。

《和陶與殷晉安別》 《懶眞子》卷一：五柳《與殷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初白庵蘇詩補注》卷四二：此詩和陶《與殷晉安別》韻。張中平生不詳。特以先生故，罷官，甚至斥死，其人可知矣。宜送行詩至再至三，惓惓不釋也。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情眞，而語未超拔。《蘇亭詩話》卷一：東坡詩，有推勘到盡頭語：【略】「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送張中》）余每遇山水之游，別時不忍去，東坡官繫之身，不得自主，故知更愴然也。《和陶合箋》卷一：末段語別意拳拳，讀之眞令人惻然淚下。又卷二引樊潛庵評：三詩于憤懣中忽作曠達語。

《被酒獨行偏至子雲威徹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略】東坡嘗用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蕭老遂良，【略】」「總角黎家三四童，【略】」「半醒半醉問諸黎，【略】」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但尋牛矢覓歸路）「牛矢」字俚甚。《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此儋州記事詩之絕佳者，要知公當此時，必無「令嚴鐘鼓三更月」之句也。曉嵐不取此詩，其意與不喜「鴨與鷄」，「命如鷄」等句相似，皆囿于偏見，不能自廣耳。《左傳》文公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史記・廉頗傳》「一飯三遺矢」，凡此類，古人皆據事直書，未嘗以「矢」字爲穢，代之以文言也。記事詩與史傳等，當據事直書處，正復以他字替代不得。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末句亦腐氣。

又三　《初白庵詩評》卷中：（換扇唯逢春夢婆）「換扇」事不詳。《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朱顏減盡鬢絲多）寫來全不是土著。參見《被酒獨行偏至子雲威徹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一《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評。

《和陶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此首殊難收拾。（「永愧虞仲翔」二句）如此結法，遂令諷刺化爲忠厚。《和陶合箋》卷二引樊潛庵評：（「永言百世祀」二句）自負語也。蓋公當日清忠亮節，希聖希賢，煞有定見，乃能冲口道出。其得祀于海外，豈偶然哉。

《和陶連雨獨飲》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此外一子由」以下四名句）插入子由，極平而極奇。（「糾纆不吾欺」二句）「糾纆」二句未詳。《和陶合箋》卷二：末二語意味深長，非素位而行，不能道也。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牀頭伯雅君」二句）繳還本位，完密。《和陶合箋》卷二：是歲正逐出官舍，無可容身之際，而安之若素，了無罣礙，上觀千古，眞惟有一淵明還堪與語。又引樊潛庵評：二詩了不容思，蓋其落筆時心曠神怡，無半點塵埃故也。眞可與五柳先生頡頏。

《和陶贈羊長史》　《游宦紀聞》卷四：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皆爲一瓿。《禮部韻》云：「瓿，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于胡朝請，末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吴王取伍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榼形。」范蠡號鴟夷子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鴟夷。」揚子雲《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也。」蘇、黄用鴟字本此。《北窗炙輠録》卷上　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辟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學之過。　程鉅夫《跋東坡帖》：蘇公坐謫時，有在都城見叔黨而障面者。及遷儋耳，鄭嘉會靖老乃能以海舶載書千餘卷爲借，亦可嘉已。公和淵明《贈羊長史》詩以謝之，千載而下，知有靖老，士烏可不自附于青雲哉？此帖言所借書收掌如法，前輩借人書籍，愛護如此，皆是盛德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不持兩鴟酒」二句）三四太易。（「猶當距楊墨」二句）結指半山。《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欲令海外土，觀經似鴻都。」又曰：「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荆舒。」蓋欲海南人士，靡然向學，而又必規規于正。不獨黎子雲、姜公弼輩得公獎進之益，其有功海外萬世，非淺鮮也。

《倦夜》　《東坡詩選》卷一〇譚元春評：字字唐人。　《初白庵詩評》卷中：通首俱得少陵神味。《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虚廓寂寥，具臻妙境。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荒園有絡緯」二句）結有意致，遂令通體俱有歸宿。若非此結，則成空調。《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查評動引少陵，竟無毫髮之似。紀言「結有意致」是矣，謂通體有歸宿則非。《唐宋詩舉要》卷四：（「孤村一犬吠」二句）寫景如在目前，而絕不喫力，故佳。（「荒園有絡緯」二句）義兼比興。

《縱筆三首》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搖曳生姿，含情不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此三首平淡之極，卻有無限作用在内，未易以情景論也。

又一　《冷齋夜話》卷一：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略】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引《王直方詩話》：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鬢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己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然無己初出此一聯，大爲當時諸公所稱

賞。《容齋五筆》卷七：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略】正採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于是爲至。《歸田詩話》卷中：東坡詩云（下引第一首）。皆言閒退而無愁恨之思。《七修類稿》卷二八：（前引《冷齋夜話》）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覺範（惠洪）引證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小兒誤喜朱顏在」二句）嘆老意，如此出之，語妙天下。《歸田詩話》卷中：東坡詩云：「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頭蕭散滿霜風。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略】皆言閑退而無愁恨之思。至黃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衍唐人「衰顏借酒紅」五字爲一聯，語近穉拙，紀以爲妙，殊所未解。《峴傭說詩》：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卻少。【略】「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趣也。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溪邊古路三叉口」二句）含情不盡。《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溪邊古路三叉口）此三首之第三句，皆于極平澹中陡然而出，而此句尤奇突，殊不知「爭看」二字已安根矣，三首皆弄此手法。《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憤語卻寫成閑適，所謂言近旨遠也。

又三　《東坡詩選》卷一〇譚元春評：（隻雞斗酒定膰吾）意淺。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二：（「明日東家當祭竈」二句）眞得好。《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次句未圓。（隻雞斗酒定膰吾）《左傳》「天子有事膰焉」，「膰」字原可活用，但「膰吾」二字終硬。《老生常談》：人生太窮，至於飲食不繼，雖說該去忍飢讀書，然枵腹高吟，肚裏如何支架得住。偶憶東坡絕句云（下引此詩）。夫以東坡之賢豪，餓到十來天，也想人家饋東西喫，而眞率之氣，妙能縱筆寫出。乃知陶公叩門乞食，浣花偕妻乞絲，都不足爲古人深病。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紀昀評：題下之注，宜在「三策」句下，本集誤連爲題目，大書之，更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題「時聞」以下十九字（指詩題）應注在「三策」句（第一首「三策已應思賈讓」）下。若標于題中，則似爲此事而作，題與詩不相應矣。

又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紀昀評：雖非極筆，究是老將登壇，聲咳自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三策已應思賈讓）五句非自譽語，乃冀幸語也。故不失忠厚之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此詩已形北歸之兆，氣機動矣。言者，心之所發，雖公有不自知其然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作詩孫」三字硬。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前輩論詩文，謂子美夔州後詩，東坡嶺外文，老筆愈勝少作，而中年亦未若晚年也。此詩元符三年東坡年六十五，謫居儋耳所作。「人日」、「鬼門」之對固工，兩篇首尾雄渾，不敢刪落。存此則知選詩之意，不拘節序也。明年靖國元年辛巳七月，東坡北還，卒于常州云。　又：海南人日，燕已來巢，亦異事。　馮班評：可用。　紀昀評：（駁方回「不拘節序」）未嘗不拘節序，此語無着，且無謂。　又：此種詩只看其老健處，不以字字句句求之。《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渾雄沉着，可遏浮響而拯頹風。《東坡詩選》卷一二譚元春評：結語醜甚。「春水」、「夕陽」二語全倣唐句，不足稱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此生念念隨泡影」二句）未亦無聊自寬之語，勿以禪悅視之。《詩學淵源》卷七：宋人用事，類多硬砌，如東坡「不用長愁挂月村」，用杜詩「月挂客愁村」句也。一則何等自然，一則何等生硬，山谷尤甚。如此用典，終覺太苦。

追和戊寅歲上元　《石林詩話》卷中：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牏厠，姜龐不解嘆蚺蟺」，據《漢書》，「牏厠」本作「厠牏」，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顚倒用。《弢溪詩話》卷八：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疑人未曾用，及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老杜「別浦雁賓秋」：蓋有所本。《初白庵詩評》卷中：先生自跋云：「戊寅上元，在儋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不眷婦子，從余此來，其婦亦篤孝。悵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又復悼懷同安君，末章故復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子存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語亦愷至。　《蘇亭詩話》卷二：東坡在儋州，《追和戊寅歲上元詩》。【略】首二句蓋憶惠州家人，三指過，四指過婦，五六追念昔時兩郡過燈夕之事，末乃因過夫婦孝養而思同安君也。《宋史》亦言子由嘗稱過孝，施注未引及此，幾不知何指。

和陶雜詩十一首》《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縶，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略】如《擬古》、《雜詩》等作，用事殆無虛句，去陶益遠。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十一首俱渾然深厚，逼近陶公。字句偶露本色，所謂形骸之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今觀諸詩，以海南作起結，中託述古以自寓，皆形骸之內也。讀此集，不容躐等而進，更讀十年求之，未爲晚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諸作俱東坡本色議論，謂之逼近陶公，未確。參見《和陶飲酒二十首》《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九評。

又一　《懷古錄》卷上：蒼山曰：「只如【斜日照孤隙】，起三句便微傷於工巧矣，其豪俊已難比柳。柳清峭雖不可比陶，卻出乎齊梁之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與汝定何親）此意從「相與有瓜葛」翻出，彼則近戲，而此則眞至，故公詩無所不備矣。《和陶合箋》卷一引樊潛庵評：又「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眞達觀語。君子見危授命，知止不辱，蓋云此耳。惟識此意，方于公之詩不徒虛讀。一念靜。

又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室空無可照」以下）情在景中。《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題曰「雜詩」，詩不雜也。十一首，以「我」字作骨，一綫穿成。上首從「我忘身」句領起海南，此首道其海南之我，更深一層，進得有叙。《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披衣起視夜）四語寫景渾成。

又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自此以下六首，以古方今，逐首皆落「我」字。人多以詠古囫圇讀過。

又四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琴臺有遺魄」以下）如此落下，奇絕之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此首以蜀人喻我。曉嵐前後茫如，故以此首落「我」字爲奇絕，乃自具實未了了親供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渴肺灰土燥）太粗。

又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文舉獨不去）以孔融自比。（「既往不可悔」二句）結出主意。《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此以孔融自慨，乃十一首之正面詩，有次叙。（文舉獨不去）合註亦有此論。其後公《和狄咸》詩自道云「才疎絕類孔文舉」，謂幾于見殺也。引此句方是確證。

又七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十首皆著落「我」字，獨此首以見客暗落，特化實爲虛也。本集多拋花假不度金針着手，本非易事。

又九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此首道傳經之志，下首任傳經之責，相爲表裏。割一首刺介甫則可笑，如謂與介甫爭經義，尤屬卑見。詩以大道自任，不屑與此曹較得失也。《和陶合箋》卷一：柳子厚文：「前過三十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把玩」二字，卻令人尋思咀味，無限意趣。又引樊潛庵評：按陶《雜詩》十二首，公不和末篇，末審何意。然亦讀史而發，其中薄相如，悲文舉，憤申、韓之亂道，淮陰、平陽之就烹，南榮、陶頑、越子褊隘不化，終不若伯陽、關尹喜、焦先、留侯諸公，先機高蹈，爲不可及，故曰「博大古眞人」也。至公以桑榆晚景，父子投荒，常不能如左邱明、司馬子長及時著書，表見後世，讀「餘齡難把玩」句，令人欲歌欲泣。

又一〇　《愛日齋叢鈔》卷四：東坡和陶詩：「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涉歷之久，固有所悔矣。

又一一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申韓本自聖」以下）此刺荆公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一：收到海南作結，是公本意，故云此十一詩，皆形骸之內也。

和陶桃花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前引蘇軾詩序）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僊，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略】洪駒父曰：「桃源非神僊，予素知狀，此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僊，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偷子一聯詩乎？《龍性堂詩話續集》：陶公《桃源詩》有「鷄犬互鳴吠」語，子瞻和之云「枸杞或夜吠」，俱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凡聖無異居」二句）一篇主意。（「心閒偶自見」二句）翻入一層，用意超妙，筆力亦曲折自如。（「桃花滿庭下」四句）即所謂「心閒偶自見」也。《石洲詩話》卷一：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僊；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王荆公詩亦如蘇說。《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〇：（「桃花滿庭下」二句）十字僊筆。《和陶合箋》卷四：神僊之說，雖屬渺茫，然天地間何所不有，惟不見耳。而況桃源之

事，理有可信者耶。即或古人寓意託辭，亦游戲三昧之一端，不足以爲古人病。徒執一說以律古人，恐古詩文之可議者多矣，豈獨《桃源記》哉。樊氏以張評爲固，誠哉是言也。　又引張爾公評：東坡不悟《桃源記》，卻從南陽、青城覓蹊徑，直是夢中說夢。至所云：「豈有僊而殺者乎？」此又兒女子癡語。淵明聞此，必大笑東坡不是解人。　又引樊潛庵評：公序中「豈有僊而殺之」一語，蓋證「非秦人不死」句，謂天壤間若此者甚衆，正不欲以幽渺事惑世人也。即淵明此作，謂其託言漁人以避秦自況可也，謂有其事而實指之，亦無不可也。何張先生（張爾公、竟置《搜神後記》于不問，執定是淵明幻五柳爲桃花，幻三徑作漁人，直將一個陶靖節生擒活縛到自己意中，復將一個蘇文忠極力詼諧，謂其不悟。眞固哉，高叟之爲詩也。《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陶用實叙，此則架空，難在發端得力。（淵明已心詣）四語轉關。（結處）指點幻化，綰結極緊。

《和陶歸去來兮辭》　蘇轍《和子瞻歸去來兮辭引》：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容齋隨筆》卷三：今人好和《歸去來辭》，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瀼南詩話》卷中：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此亦桃源詩意，然詞究不宜入之詩集。陶詞亦與諸文同編。《和陶合箋》卷一四：先生以垂老之年遷謫海外，其不晝夜思歸者非人情也。故其欲歸不得之懷，時時露于言外，此篇情思尤復悽惻。

《歸去來集字十首》　《甌北詩話》卷五：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詩贈坡，坡答曰【略】似譏集句非大方家所爲。然坡又有集淵明《歸去來辭》作五律十首，則不惟集句，且集字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此亦借事消閒，不得謂之詩，然亦不惡。十首皆代淵明語。《和陶合箋》卷四：集字爲詩，寔屬創體。然以文人錦心繡口，組織成章，固無所不可，況公之才大如海者乎？

又引樊潛庵評：自七才子集唐，而後有集李、杜，集陶者矣，未聞有集字以成詩者。創之蓋自公始，且十律中格調嚴整，語意流麗，欲尋一毫斧鑿痕，不可得也。

又一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命駕欲何向」四句）方集字時，本借淵明以自道。及詩成，皆如代淵明語，公亦不自覺其然也。（「雲內流泉遠」四句）氣味醇茂之甚，所謂外枯而中腴者是矣。

又二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涉世恨形役」四句）渾然無跡，深得《歸去來》意。

又三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公謂朱康叔云：「舊好誦陶《歸去來》，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此六首亦同時在齊安作，可見其致力于斯文者久矣。

又四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窗前風入琴）以上五句，究竟是集字之作。

又七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觴酒命童僕」二句）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作》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眞有此種風味。

又八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歸去復歸去」二句）信筆出之，純是淵明本色。（「鳥還知已倦」二句）通幅皆佳，而此二句尤勝，置陶集中，不可辯矣，豈尚有刻劃之跡哉。

又九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役役倦人事」四句）元遺山集陶諸作，讀之如新脫口，然究是用陶成句，遺山能充之以氣耳。如此詩，亦若陶之成句，所以爲難。

又一〇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寄傲疑今是」六句）字字轆泊，斷非集字。

《真一酒歌》　《東坡先生編年詩補註》卷四三：此詩大意，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以寓言。「室中細莖插天芒」以下六句，言麥得四時之氣以成，故性溫和也。「天旋雷動玉塵香」二句，屑麥造麴法也。「跚趺牛噓安且詳」至末，雜記蒸米釀酒及釀成後品格香味，飲之可解渴而不可醉也。通篇大

指如此，但前後錯落，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太章咒氣。《甌北詩話》卷五：東坡旁通佛老，詩中有仿《黃庭經》者。如《辨道歌》、《眞一酒歌》等作，自成一則。《石洲詩話》卷三：蘇公在惠州《眞一酒》七律，是即賦其酒也。在儋州《眞一酒歌》七古，則非賦其酒也。查初白以爲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作寓言矣，而又據本集《寄徐德之眞一酒法》，以爲釀酒在惠州，此詩當亦在惠州作。或釀酒在惠，而作歌則在儋，未可知也。此言殊屬拘泥。本詩「細莖」云云，雖是借麥之字面，而其實與惠州所釀之酒，全無交涉，觀其序自明。

《汲江煎茶》《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一：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緯略》卷二：如東坡汲江水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此二句直入茶泉理窟。《誠齋詩話》：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爲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椀，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卻盧仝公案。仝喫到七椀，坡不禁三椀。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楊誠齋大賞此詩，謂「自臨釣石取深清」，深也，清也，近石也，又非常石，乃釣石，不令僕取，而自取之也。一句含數意。三、四尤奇。紀昀評：楊誠齋解首二句分爲七層，太瑣碎，詩不必如此說。又：此說殊妄生支節，東坡本意不如此。又：此詩老潔。又：《博物志》曰：「飲眞茶令人少眠。」結二句即此意。馮班評：氣局自闊。次句似賈長江《斑竹杖》詩。查慎行評：「貯月」、「分江」，小中見大，第六句對法不測。何焯評：「大瓢」句反呼「三椀」，「分江」二字方見活水，「夜」字爲結句伏脈，五、六是形容活火。「三椀」便不能成寐，以足深情之意。「長短」則亦有活字餘韻，枕上時聞時不聞也。《圍爐詩話》卷五：子瞻《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可謂之茶經，非詩也。《初白庵詩評》卷中：（活水還須活火煎）「煎」當作「烹」。《蘇詩選評箋釋》卷一：此（《試院煎茶》）與《汲江》一篇，在古近體中各推絕唱。又卷六：舒促雅合，若風湧雲飛。楊萬里輩曲爲疏解，似反失其趣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細膩而出一脫灑。細膩詩易于粘帶，如此脫灑爲難。（「枯腸未易禁三椀」二句）入情無跡。《石洲詩話》卷三：《汲江煎茶》七律，自是清新俊逸之作。而楊誠齋賞之，則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此等語，誠令人不解。如謂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如專於此篇八句刻求其奇處，則豈他篇皆凡近乎？且於數千篇中，獨以奇推此，實索之不得其說也。豈誠齋之於詩，竟未窺見深旨耶？此等議論，直似門外人所爲。《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松風仍作瀉時聲）「松風」句傳神。

《余來儋耳得吠狗曰烏嘴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囚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初白庵詩評》卷中：（「長橋不肯躡」六句）沉酣於少陵，乃有此跌宕雄深境界。《蘇詩選評箋釋》卷六：一時戲筆，摹繪入情。至「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二句，寓意甚深，即小可以喻大。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小品亦佳。（「盜肉亦小疵」二句）閒情有致。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一《石洲詩話》卷三：東坡《澄邁驛通潮閣》詩：「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眞唐賢語也。【略】此皆阮亭《池北偶談》採宋絕句所未之及者。

又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次韻沈長官》詩云：「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蘇詩選評箋釋》卷六：羈望深情，含蘊無際。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杳杳天低鶻沒處」二句）神來之筆。《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意極悲痛，佳在但作指點，不與說盡。《峴傭說詩》：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卻少。【略】獨「餘生欲老海南村」【略】則氣韻兩到，語帶沉雄，不可及也。《宋詩精華錄》卷二：虞伯生題畫詩云「青山一髮是江南」，全套此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訪蓬萊」，與東坡「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之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饒、盧多遜窮愁無聊之作矣。文天祥《送項巽可入南序》：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

窺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游最奇絕」，又云「茲游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爲揭陽之行？坡不幸罹黨禍，乃以炎方爲誇。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　方回《劉元輝詩序》：元祐臣僚被謫，乃熙、豐小人用事報復，宋之存亡攸關。坡過嶺過海，不爲詩也。名高衆忌，視死如歸，故詩曰：「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元輝責之太甚，千萬世東坡自不朽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紹聖四年丁丑，東坡在惠州，年六十二矣。五月再謫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儋州也。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州。或謂尾句太過，無省愆之意，殊不然也。章子厚、蔡卞欲殺之，而處之怡然。當此老境，無怨無怒，以爲茲游奇絕，眞了生死、輕得喪天人也。四詩可一以此意觀。　馮班評：落句可用。　查慎行評：前半四句俱用四字作疊而不覺其板滯，由于氣充力厚，足以陶鑄熔冶故也。　紀昀評：（茲游奇絕冠平生）此語分明。東坡南遷，乃時宰之意，非天子之意，故不妨如此說。又：前半純是比體，如此措辭，自無痕跡。　無名氏（甲）評：東坡晚年詩，人嘆精深華妙矣。孰知按之于唐，終不入格。只是直言，無詩味也。　《歸田詩話》卷中：（東坡）放曠不羈，【略】《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甚平生。」方負罪戾，而傲世自得如此。雖曰取快一時，而中含戲侮，不可以爲法也。　《義門讀書記》卷五：「遠遊雖寂寞」二句，坡翁「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分明學此，卻覺痕跡少味。「遠遊」只己事，投荒不恨，是以君命爲戲也。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高闊空明，非實身有僊骨，莫能有其隻字。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三：（苦雨終風也解晴）比也。　《圍爐詩話》卷五引黃公曰：《過海》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如此胸襟，眞天人矣。　《澗于日記》辛卯下：以「滋游奇絕冠平生」，結東海一案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三：（雲散月明誰點綴）問章惇也。（天容海色本澄清）公自謂也。凡此種聯句，必不可傳會，典實註繁，則詩旨反爲所晦。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雖有比興，然語直而盡，卻乏深味。　參見《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載酒園詩話·蘇軾》評。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予謂東坡此語似優于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略】《藤州江上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衆。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舒元輿序白一篇，只辦形容擬議，猶是「日下孤燈」伎倆。此詩乃能證出妙明心，直是照天照地。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清光朗澈，無復筆墨之痕。此爲神來之候。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平直少興象。（眞是石麒麟）率句。　《柳亭詩話》卷三：蘇子瞻《同徐元用游金山》詩：「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蓋以後凋自況，以心醉美徐也。【略】琢句雅健，俱得比興之神。

《贈鄭清叟秀才》　李頎《古今詩話》：秦少游謫雷州，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心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宜州，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閒暇。至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之氣，不受折困。　《冷齋夜話》卷四：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神情寄寓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荊公方大拜，賀客滿門，忽點墨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予論。予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麒驥略玄黃。」　《捫虱新話》上集卷二：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性通曉，蓋從《般若》中來。然嘗恨其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坡欲白日僊去，竟以病而歿。」蓋徐師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胸次，韜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易其樂者。顧常好寫字畫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生，蓋游戲爲之，于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此豈生死夢幻所能蔽障乎？覺範之言，良亦未是。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微有剽意。然語有頓宕，尚不甚滑。（「年來萬事足」二句）「年來」二句宋人詩話亦議之。然東坡特自言萬念皆空，故不立語言文字之意，非有所怨尤。論者未看上下文義耳。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二：（「年來萬事足」四句）其說清楚。清叟越海相見，尚何他求，亦惟仁與義而已矣。詩言我不逮人，僅足爲自了漢，如是而止，于清叟無所發明也。凡詩話截取數句以論詩，註家截數句以

註詩，檢其所引出處，連上下文讀之，其時地情景多不合，原文並不如是解也。參見《王維吳道子畫》《甌北詩話》卷五評、《遷居臨皋亭》《甌北詩話》卷五評。

《跋王進叔所藏畫》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五首各有寄託，風調亦復不乏。惟《山茶》一首，怨而太怒。《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四：此五首，曉嵐謂各寓託諷。【略】是時三司常有燕集，既會，則出藏弆鑑別，因以求題。故公與叔靜屢過進叔，其所題見于集者，尚有《王太尉峽中詩刻》、《唐咸通判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詩筆跋》、《書進叔所藏琴事》諸篇。凡此皆隨手酬應之作，未必專于此五詩寓諷刺也。

《徐熙杏花》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此首自寓。

《趙昌四季・芍藥》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此首以刺小人。

《蹴踘》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此首獨用賦體，但寫鄉心，並無別意。（開卷便知歸路近）「知」字疑「如」字之誤。

《寒菊》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此刺小人之乘時得道。

《山茶》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年來殺菽有飛霜）此結太露，亦太激。以其時論之，亦不應作此語。《蘇文忠公詩合註》卷四四：（「待得春風幾枝在」二句）此乃寓言，因有殺菽之霜，故不能多枝留待春時，以比遭謫之人，不能再被春和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四：（「待得春風幾枝在」二句）（馮應榴）所論亦不確。

《和黃秀才鑒空閣》　《五雜俎》卷一：「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兔蟆，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兔蟆之爲俗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此。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靈空超妙，不減前藤州江上作。《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方諸」一聯，語意新峭，結句結得欠融。

《韋偃牧馬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語頗遒緊。（「沙苑茫茫蔟蔟秋」以下）後半純是寓言。《唐宋詩本》卷一三戴第元評：入後語意尤極沈快。按《苕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不然，文與可作墨竹，故《和篔簹谷》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川千里在胸中。」豈亦是譏之耶？今集中無《題伯時畫馬》詩。《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有勢。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一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險語釀成異采。骨鼻清玉，下筆崔嵬。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回首天涯一惆悵」二句）語淺意深，常語而不覺其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陳人」二字借一用。

又二　《初白庵詩評》卷中：（更看三李跨鯨魚）李伯時與李亮功、李元中同登第，時號「龍眠三李」，皆舒人。

《李伯時畫其弟亮工舊隱宅圖》　《初白庵詩評》卷中：（「五畝自栽池上竹」二句）頸聯分承起二句（「樂天早退今安有」二句）。《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池上」，承「樂天」句；「輞川」，承「摩詰」句。陶令比李，揚雄自喻。一意直下，舒展自如，而體質凝厚不佻，律詩神境。　又：軾《與李惟熙帖》云：「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風土，欲卜居爲終老之計。」篇內所云「一區之寄」，乃其素懷，不似後人作詩，只作無聊依附之語。

《贈嶺上老人》　《初白庵詩評》卷中：須溪評云：「不知是去時，是歸時。」按子由和詩，知是歸時作。《蘇詩選評箋釋》卷六：高朗得青蓮之一體。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自幸之詞，然太淺。

《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　《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此詩用古韻，刻意斲削，節短而味長。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用古韻。

《過嶺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紀昀評：「不到頭」三字有病。五、六極典切，然出之他人則可，東坡自道則不可。　無名氏（甲）評：東坡，蜀人，今去劍門甚遠。玉局觀在成都，東坡提舉祠處。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當日無人送臨賀」二句）五六自好，然不宜自況。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紹聖元年甲戌貶惠州，四年丁丑貶儋州，明年元符戊寅改元，三年庚辰量移廉州、永州，自便，凡七年。楊憑貶臨賀尉，惟徐晦送之，此事極切。「夢裏似曾遷海外」，此聯甚佳，殊不以遷謫爲意也。是年坡公年六十五。明年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卒于常州。馮班評：大筆自然不同。　紀昀評：三、四眞境。　又：末句即「海鷗何事更相疑」意，非寫所見之景。《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視遷謫猶醉裏夢中，知其胸中別有澄定者在。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四：（「誰遣山鷄忽驚起」二句）結言機心已盡，不必相猜之意，非寫景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四

四：（「夢裏似曾遷海外」二句）眞乃吉祥文字。參見《陸龍圖詵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查愼行評：坡公從儋耳南歸作。坡公前身五祖，又生命與退之同，故詩云然。紀昀評：東坡多以蘇武自比，殊爲不倫。又：坡公七律，往往失之太快、太豪，此詩故亦不免此病。　無名氏（甲）評：盧行者即慧能，號大鑒禪師，傳黃梅大師衣鉢。《初白庵詩評》卷中：（「死後人傳戒定慧」二句）五六分承三四（「前生恐是盧行者」二句）。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五：（「前生恐是盧行者」二句）「前生」二句重出。《覯齋詩談》卷五：《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腹聯云：「死後人傳戒定慧，生前宿直斗牛箕。」是巧句，卻非大家。《石洲詩話》卷三：「前生自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二句，蘇詩凡兩見。其後一處，用以贈術士，則更妙矣。《昭昧詹言》卷二〇：此首妙，有奇氣，章法亦往復。

《次韻江晦叔二首》一　《柳亭詩話》卷一七：坡詩「幸與登僊郭，同依坐嘯成」，又「歸來又見顚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郭泰、成瑨、陸羽、陶潛，如此驅遣，自駱義烏《軍中詩》「獻凱多慚霍，論封幾謝班」句法得來。

又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浮雲時事改」二句）語意高妙，有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困學紀聞》卷一八：「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可以見司馬公之心。「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之心。坡公晚年所造深矣。《蘇詩選評箋釋》卷六：冲襟內盎，見於文詞，無不邃然入理。《石洲詩話》卷三：東坡《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苕溪漁隱極賞其「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所謂語意高妙，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者也。然予意則賞其結二語云：「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以爲言外有神也。

《寒食與器之遊南塔寺寂照堂》　《初白庵詩評》卷中：（「紅英掃地風驚曉」四句）跌宕自喜。《蘇詩選評箋釋》卷六：花落木榮，不言人事，而人事之變遷自見。寄慨者深。

《贈詩僧道通》　《石林詩話》卷中：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摹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笋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笋語事？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蘇詩選評箋釋》卷六：「氣含蔬笋」，祇是以諧語入詩，遂成千古名論。定知兔園四六、敗簏時文，撮合補綴，不足以爲支那撰述而具正法眼藏者。即如「不搽紅粉也風流」、「只要檀郎認得聲」等句，皆爲解第一義也。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五：（雄豪而妙苦而腴）是何言語？　趙翼評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東坡詩選》卷下：（雄豪而妙苦而腴）究屬頭巾氣。

《夢中作寄朱行中》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四引《王直方詩話》：東坡絕筆也。《風月堂詩話》卷下：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廣甚久，其唱和詩亦多。坡還嶺北，聞行中到廣，士大夫頗以廉潔少之。至毗陵，夢中得詩一首，寄行中云（下引此詩）。紙尾又題云：「夢中得此詩，自不曉其意，今寫以奉寄。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或言東坡絕筆于此詩。其愛行中也甚矣，不欲正言其事，聊假夢以諷之耳。其後行中果以此免，坡眞知言哉。《東坡詩選》卷一〇譚元春評：坡公臨終作此詩，高峻千仞之上，嚴冷百世之下矣。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五：故隱其詞，如格格不吐者。然殊有古意。非《風月堂詩話》注明，此詩殆不可解。是以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論其事。參見《陸龍圖詵挽詞》《甌北詩話》卷五評。

《寄周安孺茶》　《初白庵詩評》卷中：（色嫩期秋菊）「期」當作「欺」。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七：此東坡第一長篇，雖非佳作，然一氣滔滔，不冗不雜，自是難事。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二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七：此首特有情致。《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情思惘然。前一首切題寫，故此首不妨渾說。

《送宋君用遊蟇下》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七：東坡詩如此汗漫者有之，然無如此細碎作法。《蘇海識餘》卷一：殆復作《送宋君用遊蟇下》詩，凡三十五韻，其中申縮轉折，極力騰挪，蓋已變老蘇之法矣。今此二詩（另一詩爲《詠怪石》）雖不入編，已錄載卷一案內，學者必先詳玩此二詩，知其詩筆之所自起，而後接讀南行諸作，考其逐首圖變，總欲不凡之意，則詩法入門次第蹤跡皆可尋矣。

《咏怪石》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七：（「如我之徒亦甚寡」以下）此眞惡札。此樣湊泊，豈東坡所肯爲？《蘇海識餘》卷一：嘉祐四年己亥，公家居作《怪石》詩，凡二十三韻。詩雖五七言相間，全用老蘇家法，正如一林

怪石，爲山水崩注，皆歷落滾卸而下，兀突滿前，莫名瓌異，此其詩之最先者也。

《沿流館中得二絕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東坡云：「紹聖間，人得二詩于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下錄此二詩）。」苕溪漁隱曰：或云此二詩乃東坡竄海外時作，蓋自況也。不知其果然否。《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卷二〇：此二絕惟係公作，以韓愈、李白自況，故覺其刻露。若《庚溪詩話》謂是江子我作，則泛詠古事，意味便減。

又一　《甕牖閒評》卷五：蘇東坡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故東坡有詩云（下引第一首）。退之《淮西碑》，亦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此二事大相類也，東坡遂託爲此詩。紹聖間有人于沿流館中得之，蓋亦有少不平故耳。而苕溪漁隱不知有此，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欲以自況，非也。《庚溪詩話》卷下：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記其事。坡叙事有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于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略】」余于《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二：蘇端明爲《上清宮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詩嫁名唐代云（下引此詩）。近時朱檢討因事斥出南書房，亦有一絕云：「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二公意皆有所指，然非二公之才望學殖，亦不敢作此詩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八：《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鄰幾，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退之淮西事爲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爲直言淮西事者誤，婁堅以爲東坡詩尤誤矣。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八：確是東坡所作。

《贈黃州官妓》　《春渚紀聞》：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墨，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席，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頤山詩話》：東坡謫居齊安，妓有李宜，常侍宴集。他妓俱得坡詩，惟宜以語訥不得。坡去齊安，宜哀請甚力。坡有詩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略】」坡老于是失言矣。子美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海棠耳，安可引用以與一妓哉！　王世貞《跋坡公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絕句云：「東坡居士黃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托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　《初白庵詩評》卷中：此詩極爲俗口所賞，然非先生老境。

《申王畫馬圖》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九：眞有東坡之意。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言外無此二子奇肆之意，只勉強了題而已，此所以爲凡近。荆公只如此境界。《苕溪漁隱叢話》云：「此詩蔡天啓作。」按以《南山之下》一首持較此詩，有龍象蹙踏，非驢所堪之嘆。　《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附錄卷上：「雁飛兔走」與「驚弦開」相呼應，自屬實賦，何與馬事？舊註【略】非是。感慨作結，語極遒鍊，仍有餘味。

《惠崇蘆雁》　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五〇：意本王季友詩，而韻高語簡，青出于藍。

《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　《孔氏談苑》：朝士趙昶有兩婢善吹笛，知滕州日，以丹硃遺子瞻，子瞻以斲笛報之，並有一曲，其詞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日斜風裊。」又云：「自桓伊不見，中郎去後，知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昶曰：「子瞻罵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城南，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九日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眞可使人一唱而三嘆。若謂以詩爲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中吳紀聞》卷五：閭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丘，不到虎邱，即到閭邱。」

《獨醒雜志》卷三：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林秀出千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求耳。」《貴耳集》卷下：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謚。「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辜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乏一「角」字，「霜天曉」歇後一「角」字。《詞源雜論》：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聞笛，又如《過秦樓》、《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拙軒詞話》：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略】」讀此詩俱不曉。蘇文忠公云，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爲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考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孫仲益爲錫山費茂和說蘇文忠公《水龍吟》，曲盡詠笛之妙。其詞曰：「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笛之地也。「龍鬚半剪，鳳膺微漲，綠肌勻繞」，笛之材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笛之怨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老」，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笛之聲也。「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笛之功也。予恐仲益用蘇文忠讀《錦瑟》詩，以釋《水龍吟》耳。《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結在嶺南太守上，妙。又沈際飛評：笛製取良幹，首存一節節，間留纖枝翦而束之，節以下若膺處則微漲，而全體皆須白淨，「龍須」三句善狀。五十餘字堪與《馬賦》並傳，修語清遠，《馬》似不逮。用許多故事，不爲事用。結嶺南太守上，妙。《類編草堂詩餘》卷四李星垣評：玉骨冰心，千秋絕調，「霜天曉」隱角字，與上徵宮商羽合。《詞品》卷三：嶺南太守閭邱公顯致仕，居姑蘇，東坡每過必留連。坡嘗言，過姑蘇不游虎邱，不謁閭邱，乃二欠事。其重之如此。一日出其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龍吟》贈之，「楚山修竹如雲」是也。詞見《草堂詩餘》，而不知其事，故著之。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鶴林玉露》曰：閭丘太守致仕居姑蘇，東坡過之，必流連信宿。常自言，不游虎丘邱，不謁閭邱，乃二欠事。一日，出後房善吹笛者名懿卿佐酒，東波作《水龍吟》，詠笛材以遺之。《詞潔輯評》卷五：非無字面無累處，然豐骨畢竟超凡。玉田云「清麗舒徐」，未敢輕議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一一：（熙寧七年甲寅五月）贈懿卿，作《水龍吟》。按：傅藻《東坡紀年錄》繫此詞于熙寧八年，誤，當以《總案》爲是。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曲洧舊聞》卷五：章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鬬好，質夫豈可比耶。」《西溪叢語》卷下：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初發時，黃蕊。子爲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着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矣。《魏慶之詞話》：章質夫詠楊花詞，東坡和之。晁叔用以爲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鬬好，質夫豈可比，是則然矣。余以爲質夫詞中，所謂「傍珠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亦可謂曲盡楊花妙處。東坡所和雖高，恐未能及。詩人議論不公如此耳。《艇齋詩話》：東坡《和章質夫楊花詞》云：「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用老杜「落絮遊絲亦有情」也。「夢隨萬里，尋郎去處，依前被鶯呼起」，即唐人詩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即唐人詩云「時人有酒送張八，惟我無酒送張八。君有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皆奪胎換骨手。《詞源・句法》：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于好發揮筆

力處，極要用功，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如東坡楊花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略】此皆平易中有句法。　又：詞不宜強和人韻，若倡者之曲韻寬平，庶可賡歌，倘韻險又爲人所先，則必牽強賡和，句意安能融貫？徒費苦思，未見有全章妥溜者。東坡次韻章質夫楊花《水龍吟》韻，機鋒相摩，起句便合讓東坡出一頭地，後片愈出愈奇，眞是壓倒古今。我輩倘遇險韻，不若祖其元韻，隨意換易，或易韻答之，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說。《耆舊續聞》卷二：曩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渾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乃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妄也。《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鄙俚，誠爲妄誕。《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坡公詞瀟灑出塵，勝質夫千倍。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葉道卿《賀聖朝・留別》（滿斟綠醑留君住）：東坡有「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各道得我輩心死。　《藝苑卮言》：至詠楊花《水龍詠慢》，又進柳妙處一塵矣。　《古今詞論・毛稚黃論詞》：《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調則當是「點」字斷句，意則當是「花」字斷句。文自爲文，歌自爲歌，然歌不礙文，文不礙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他家間亦有之，亦詞家一法。　《填詞雜說》：東坡「似花還似非花」一篇，幽怨纏綿，直是言情，非復賦物。　《詞潔輯評》卷五：《水龍吟》末後十三字，多作五四四，此作七六，有何不可？近見論譜者於「細看來不是」及「楊花點點」下分句，以就五四四之印板死格，遂令坡公絕妙好詞不成文理。起句入魔，「非花」矣而又「似」，不成句也。「拋家旁路」四字欠雅。「綴」字趁韻，「曉來」以下，眞是化工神品。　《雨村詞話》卷一：宋初葉清臣字道卿，有《賀聖朝》詞云：「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東坡《水龍吟》演爲長句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神意更遠。　《詞綜偶評》：與原作均是絕唱，不容妄爲軒輊。（思量卻似，無情有思）貫下文六句。（「曉來雨過」三句）公自注云：「舊說楊花入水爲浮萍，驗之信然。」　又：（張炎「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較坡公「點點是離人淚」，更覺纖新。　《雙硯齋詞話》：東坡以龍驥不羈之才，樹松檜特立之操，故其詞清剛雋上，囊括羣英。院吏云：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琶鐵板，高唱「大江東去」。語雖近謔，實爲知音。然如《卜算子》云：「缺月挂疏桐，【略】」則漪絕底，薾澤不聞，宜涪翁稱之爲不食人間煙火。而造言者謂此詞爲惠州溫都監女作，又或謂爲黃州王氏女作。夫東坡何如人，而作牆東宋玉哉？至如《蝶戀花》之「枝上柳綿飛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坡命朝雲歌之，輒泫然流涕，不能成聲。《永遇樂》之「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新歡舊怨」，和章質夫楊花《水龍吟》之「曉來雨過，遺踪何在，半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洞仙歌》之「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澹、玉繩低轉」，皆能簸之揉之，高華沉痛，遂爲石帚導師。譬之慧能肇啓南宗，實傳黃梅衣鉢矣。　《詞苑叢談》卷四：資政殿大學士章粢字質夫，以功名顯，詩詞尤見稱于世，嘗作《水龍吟》詠楊花，東坡與之帖云：「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手。」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黃雪舟詞，清麗芊綿，頗似北宋名作。唯傳作無多，殊爲憾事。其《水龍吟》云：「柔腸一寸，七分是恨，三分是淚。」蓋仿東坡「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所不逮者，以刻鏤稍著痕迹耳。其歇拍：「待問春、怎把千紅，換得一池綠水。」亦從「一分流水」句引伸而出。　《藝概》卷四：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東坡《水龍吟・和章質夫詠楊花》云「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亦同此意。　又：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時有舉史梅溪《雙雙燕・詠燕》、姜白石《齊天樂・賦蟋蟀》令作評語者，亦曰：「似花還似非花」。　《夢園詞選》：首四句是寫花形態，「縈損」以下六句，是寫見楊花之人之情緒。二闋用議論，情景交融，筆墨入化，有神無迹矣。　《遠志齋詞衷》：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略】其餘名手多喜爲此，如和坡公楊花諸闋，各出新意，篇篇可誦。　《白雨齋詞話》卷一：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略】《水龍吟》諸篇，尤爲絕搆。　《大鶴山人詞話》：煞拍畫龍點睛，此亦詞中一格。　《湘綺樓評詞》：「是離人淚」，「是」原作「似」；「欲開還殢」，「殢」原作「閉」。章韻本是「閉」，牽就韻耳，殊不成語，故改之。　《人間詞話》卷上：東坡《水龍吟》詠楊花，和韻而似原唱。章質夫詞，原唱而似和韻。才之不可強也如是。　又：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彥

《雙雙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宋詞舉》：東坡詞如天馬行空，其用意、用筆及取神遺貌，最不可及。此詞咏楊花耳，許多話又被賀夫說過。觀其起句「似花還似非花」，從空處着想，卻覺其他之花借用不得。楊花未辭樹前，無可玩賞，無人愛惜，及其飄墜，始動人情感。「也無人惜從教墜」七字，實與上句同一天生妙文。以下便從「墜」字說入。「拋家傍路」是「墜」。「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由無情說到有情，「墜」後思量，又爲「也無人惜」下一轉語。「縈損」八字，楊花之動人處，將「有思」二字坐實。「欲開還閉」，又寫「墜」時情態，爲「有思」之由。「夢隨風萬里」四句，再以楊花神魂申說情思，而飛去飛還，忽起忽落之致，雖描寫入微，卻極渾化，此他人所不能也。前遍楊花正面說完，故過遍即說「開盡」。先以「不恨此花開盡」作一曲筆，而「恨落紅難綴」，又以襯筆作轉筆。以下轉入楊花去路。「曉來」三句，用「柳花入水，經宿化萍」故實，着「遺踪何在」一語，便令人黯然魂斷。「春色」三句，承化萍說。沾泥入水，歸途無定，而溷入泥土者較多。意既補足，語亦名雋超脫，爲千古絕唱。特由一氣卷舒，町畦化盡，故仍有渾灝之象，否則作算博士語，一挑半剔，非傷薄，即傷纖。東坡此等處，即不許人捧心也。「細看來」以下，以翻爲收，更進一層說法。「離人」之「淚」，近承「流水」，遙應「尋郎」，于法極密，而意亦悠悠不盡。張炎曰：「後段愈出愈奇，壓倒今古。」晁叔用曰：「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鬬好。」愚謂此固東坡妙處，然統觀全篇，格律精細，固不容豪放者藉口；而緊着題融化不澀，亦咏物之正法眼藏。誰謂才大者不受羈勒哉！　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詞源》卷下評。

《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　《西溪詩話》卷上：《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牡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大鶴山人詞話》：突兀而起，仙乎仙乎！「翠壁」句奇新，不露雕琢痕。上闋全寫夢境，空靈中雜以淒麗。過片始言情，有滄波浩渺之致，眞高格也。「雲夢」二句，妙能寫閒中情景，煞拍不說夢，偏說夢來見我，正是詞筆高渾，不猶人處。　又：有聲畫，無聲詩，胥在其中。

《滿庭芳》（香霧雕盤）　《梁谿漫志》：程子山敦厚舍人跋東坡《滿庭芳》詞云：「予聞之蘇仲虎云：一日，有傳此詞以爲先生作。東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繪一香篆槃乎？』然觀其間，如『畫堂別是風光』及『十指露』之語，誠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說，固人所共曉。　《皺水軒詞筌》：陸務觀《王忠州席上作》曰：「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嗔狂。」笑啼不敢之致，描勒殆盡。較東坡「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座中有狂客，惱亂柔腸」，豈惟出藍，幾于點鐵矣。升庵以爲不減少游，此幾于以樂令方伯仁也。

《滿庭芳》（蝸角虛名）　《蘇詩紀事》卷上：東坡《滿庭芳》詞，碑刻遍傳海內，使競進之徒讀之可以解體，恬淡之徒讀之可以娛生。達人之言，讀之使人心懷暢然。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先生此詞在喚醒世上夢人，故不作一深語。　《雨村詞話》卷一：山谷《醉落魄》題云：「醉醒醒醉，【略】」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絛」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

《滿庭芳》（三十三年，今誰存者）　《大鶴山人詞話》：健句入詞，更奇峰鬱起，此境匪稼軒所能夢到。不事雕鑿，字字蒼寒，如空巖霜榦，天風吹墮頗梨地上，鏗然作碎玉聲。

《滿庭芳》（歸去來兮，清溪無底）　趙孟頫《跋滿庭芳詞》：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荊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爲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　曾從龍《跋滿庭芳詞》：坡老墨跡，三尺童子亦知敬之重之，不待贅語。惟其處羈困流落之餘，而泰然不以窮達得喪累其心，此坡老之所以深可敬重者，予故表而出之。　莊夏《跋滿庭芳詞》：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逼於委寄，悵然自失。李文正公辭榮鼎軸，便欲爲洛中九老之會，竟以事奪。蘇文忠公亦欲買田陽羨，種橘荊溪，南歸及門，齎志以沒。士大夫出爲時用，雖致位通顯，皆有歸營菟裘之心。然係縻於君恩，推葺於私愛，獲遂其初志者幾人？余蒙同官董掾出示先世所藏《楚頌帖》，三復而有感焉，敬書其末。　《藝概》卷四：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　《大鶴山人詞話》：《桃溪客語》載陽羨邵氏，因東坡此詞，遂名所居曰「天遠堂」。余嘗于吳市，見一古砂壺，底有篆文，即此堂名，乃知爲宋製故物，惜未購置爲憾耳。

《水調歌頭》（落日繡簾捲）　《泊宅編》卷六：「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

歐公平山堂詞用此一句，東坡愛之，作《水調歌頭》，乃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魏慶之詞話》：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爲永叔短視，故云。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能改齋漫錄》卷七：東坡《水調歌頭》云【略】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老學庵筆記》卷六：「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煙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此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結句雄奇，無人敢道。《蓼園詞選》：前闋從「快」字之意入，次闋起三語，承上闋寫景。「忽然」二句一跌，以頓出末二句來。結處一振，「快」字之意方足。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藝苑雌黃》曰：歐陽公：「平山闌檻俯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賦《水調歌頭》記其事：「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風雨」，蓋以「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然以「平山闌檻俯晴空」爲起句，已成語病，恐蘇公不能爲之諱也，則是以歐陽公爲短視者爲是。「俯」一作「倚」。《大鶴山人詞話》：此等句法，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氣，便入粗豪一派，妙能寫景中人，用生出無限情思。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鐵圍山叢談》卷三：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頗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甕牖閑評》卷五：蘇東坡在黃州，有詞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惟高處曠闊則易於生寒耳，故黃州城上築一堂，以高寒名之，其名極佳。今士大夫書問中，往往多用高寒二字，雖云本之東坡，然既非高處，二字亦難兼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綵構蓬萊島」，當云「綵縮」，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佳。又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詞源・意趣》：詞以意趣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中秋《水調歌頭》云：「明月幾時有，【略】」《敬齋古今黈》卷八：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句。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祇恐花深處，紅露濕人衣。」蓋效東坡語也。近世閑閑老人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眞。笑拍群仙手，幾度夢中身。」《歲時廣記》卷三一引《復雅歌詞》：是詞乃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頭》兼懷子由，時丙辰熙寧九年也。元豐七年，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類編草堂詩餘》卷三李昱垣評：深情遠韻，與赤壁桂棹之歌同意。又卷四楊愼評：此等詞翩翩羽化而仙，豈是煙火人道得隻字。中秋詞，古今絕唱。《詞潔輯評》卷三：凡興象高，即不爲字面礙。此詞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筆。惟後「悲歡離合」、「陰晴圓缺」等字，苛求者未免指此爲累。然再三讀去，搏捖運動，何損其佳？少陵《詠懷古跡》詩云：「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未嘗以天地、西南、東北等字窒塞，有傷是詩之妙。詩家最上一乘，固有以神行者矣，於詞何獨不然？題爲中秋對月懷子由，宜其懷抱俯仰，浩落如是。錄坡公詞若並汰此作，是無眉目矣。亦恐詞家疆宇狹隘，後來用者，惟墮入纖穠一隊，不可以救藥也。後村二調亦極力能出脫者，取爲此公嗣響，可以不孤。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水調歌頭》間有藏韻者。東坡明月詞「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後段「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謂之偶然暗合則可，若以多者證之，則問之箋體家，未曾立法于嚴也。又《詞辨》下卷：《詞統》曰：「明月幾時有」一詞，畫家大斧皴，書家劈窠體也。後有海璚子一詞，「一葉飛何處，天地起西風」爲起句，「鐵笛一聲曉，喚起五湖龍」爲卒章，此豈胸中有煙火，筆下有纖塵者，所能彷彿其一二耶？且讀此老《懶翁賦》，冰紈火布，錯列交陳，直令饞眼爲醉。　沈雄曰：東坡中秋詞，前段第三句作六字句，後段「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又似四字七字句，《詞品》所謂語意參差也。稼

軒席上作「何人爲我楚舞，聽我楚歌聲」與「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類是。餘俱整肅，能使神宗讀至「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嘆曰：「蘇軾終是愛君。」但前後六字句，「我欲乘風歸去」二句，「人有悲歡離合」二句，似有暗韻相叶，餘人失之。然每觀張于湖《觀雨》、辛稼軒《觀雪》、楊止濟《登樓》、無名氏《望月》，固不如東坡之作，陳西麓所以品其爲萬古一清風也。《夢園詞選》：東坡自序云：「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按通首只是詠月耳。首闋，是見月思君，言天上宮闕，高不勝寒，但仿佛神魂歸去，幾不知身在人間也。次闋，言月何不照人歡洽，何似有恨，偏于人離索之時而圓乎？復又自解，人有離合，月有圓缺，皆是常事，惟望長久共嬋娟耳。纏綿惋惻之思，愈轉愈曲，愈曲愈深。忠愛之思，令人玩味不盡。《詞選》卷一：忠愛之言，惻然動人。神宗讀「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以爲「終是愛君」。《蒿庵論詞》：又云：「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觀此可以得東坡矣。《白雨齋詞話》卷一：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略】尤爲絕構。又卷六：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略】等篇，亦庶乎近之矣。《續詞選批注》：「宇」與「去」、「缺」與「合」均是一韻。坡公此調凡五首，他作亦不拘。然學者終以用韻爲好，較整鍊也。《左庵詞話》卷上：東坡詞如《水龍吟・咏楊花》、《水調歌頭・丙辰中秋作》，皆極清新。　又卷下：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略】」此老不特興會高騫，直覺有仙氣縹緲于毫端。《湘綺樓評詞》：通篇妥貼，亦恰到好處。【略】大開大合之筆，亦他人所不能。才子才子，勝詩文字多矣。　又評張孝祥《念奴嬌》：飄飄有凌雲之氣，覺東坡《水調》有塵心。《大鶴山人詞話》：發端從太白仙心脫化，頓成奇逸之筆。湘綺誦此詞，以爲「此難全」韻，可當「三語椽」，自來未經人道。　陸以湉《詞林紀事序》：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如東坡《水調歌頭》「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以爲蘇軾終是愛君。　《人間詞話》卷下：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

《水調歌頭》（呢呢兒女語）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〇：《古今詩話》云：「『呢呢兒女語。【略】』曲名《水調歌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舊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後學卒未到其閫域。反覆味之，見居士之文採窩處：『呢呢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塡然作氣，千里不留行』，便是『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濕』公案也。子瞻凡爲文，非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喻耳。後人吟咏，患思而不得，既得之，爲題意纏縛，不解點化者多矣。」苕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隱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舊都野人乃謂此詞自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彼蓋不曾讀退之詩，妄爲此言也。又謂居士之文採窩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劉克莊《跋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檃括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他人勉強爲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爲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古今詞譜》曰：此不與艷詞同科者，仄韻即《花犯念奴》。琵琶詞，東坡所製。公舊序云：「歐陽公嘗問余琴詩，【略】」

《滿江紅》（憂喜相尋）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東坡爲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語也。「文君婿」猶「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

《滿江紅》（東武南城）　《拙軒詞話》：凡作文須是有綱目，如「君不見」三字，蘇文忠公《滿江紅》、辛待制《摸魚兒》用之。　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

《歸朝歡》（我夢扁舟浮震澤）　《艇齋詩話》：東坡詞中《歸朝歡・和蘇

伯固》者，爲送伯固往澧陽。故用靈均、夢得等事。今詞中但云「和伯固」，而不言往澧陽也。

《念奴嬌》（大江東去）　《韻語陽秋》卷一三：黄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容齋續筆》卷八：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爲「浪深沉」，「周郎赤壁」爲「孫吴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爲「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東坡赤壁詞「灰飛煙滅」，《圓覺經》中佛語也。《艇齋詩話》：東坡大江東去詞，其中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陳無己見之，言不必道「三國」，東坡改云「當日」。今印本兩出，不知東坡已改之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眞古今絶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于郵亭壁間，不著其名，語雖粗豪，亦氣概可喜。今漫筆之。詞曰：「炎精中否，【略】」《拙軒詞話》：蘇文忠《赤壁賦》不盡語，裁成「大江東去」詞，過處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赤壁有五處：嘉魚、漢川、漢陽、江夏、黄州。周瑜以火敗操在烏林，《後漢書》、《水經》載已詳細。陸三山《入蜀記》載黄州。周瑜以火敗操在烏林，《後漢書》、《水經》載已詳細。陸三山《入蜀記》載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直指爲公瑾之赤壁。又黄人謂赤壁曰赤鼻，後人取詞中「酹江月」三字名之。【略】二公之名俱不朽，識者何不深考焉。《吹劍錄》：大江東去詞，三「江」、三「人」、二「國」、二「生」、二「故」、二「如」、二「千」字，以東坡則可，他人固不可。然語意到處，他字不可代，雖重無害也。今人看文字，未論其大體如何，先且指點重字。《吹劍續錄》：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絶倒。《貴耳集》卷下：李季章云：蘇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如《赤壁懷古》詞所云：「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中語，云「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也。　王惲《黑漆弩》（游金山寺並序）：予曰：東坡作《念奴》曲，後人愛之，易其名曰《酹江月》。其誰曰不然？　元好問《題閑閑書赤壁賦後》：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餘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絶唱。《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古今詞多脂軟纖媚取勝，獨東坡此詞感慨悲壯，雄偉高卓，詞中之史也。「銅將軍」、「鐵拍板」唱公此詞，雖優人謔語，亦足狀其雄卓奇偉處。　王世貞《山谷書東坡大江東去帖》：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慨，有王處仲擲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藝苑卮言》：昔人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九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爲詞家三昧。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令銅將軍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　又引《詞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略】其詞濃與淡之間也。《爰園詞話》：子瞻詞無一語著人間煙火，此自大羅天上一種，不必與少游、易安輩較量體裁也。其豪放亦止「大江東去」一詞，何物袁絢，妄加品隲，後代奉爲美談，似欲以概子瞻生平。不知萬頃波濤，來自萬里，吞天浴日，古豪傑英爽都在，使屯田此際操觚，果可以「楊柳岸曉風殘月」命句否？且柳詞亦只此佳句，餘皆未稱。而亦有本，祖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風殘月」，第改二字、增一字耳。　《西河詞話》卷一：詞名多取詩句之佳者，如《夏雲峰》則取「夏雲多奇峰」句，《黄鶯兒》則取「打起黄鶯兒」句是也。獨《酹江月》，《大江東去》則因東坡《念奴嬌》詞內有「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二句，遂易是名。夫以詞中句而反易詞名，則詞亦偉矣。　《古今詞論》：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則當于「邊」字讀斷，論意則當于「道」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論意則「了」字當屬上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我」字亦然。【略】文自爲文，歌自爲歌，然歌不礙文，文不礙歌，是坡公雄才自放處。他家間亦有之，亦詞家之一法。　《填詞雜說》：詞不在大小淺深，貴于移情。「曉風殘月」、「大江東去」，體制雖殊，讀之若身歷其境，惝恍迷離，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詞苑叢談》卷一：尤晦庵曰：詞名斷宜從舊。其更名者，乃摘前人詞中句爲之，如東坡《念奴嬌》赤壁詞，首云「大江東去」，末云「一樽還酹江月」。今人竟改《念奴嬌》爲《大江東去》，又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如此則有一詞即有一名，千百不能盡矣。後人訛「大江東」爲「大江乘」，更可笑。舉一以例其餘。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江尚質曰：東坡《酹江月》，爲千古絶唱。耆卿《雨霖霖》，惟是「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喜而嘲之。沈天雨曰：求其來處，魏承班「簾外曉鶯殘月」，秦少

游「酒醒處，殘陽亂鴉」，豈盡是登溷語？余則爲耆卿反脣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死尸狼藉，臭穢何堪，不更甚于衰綯之一哂乎？　又《詞品》上卷引趙千門曰：入聲最難牽合，頗韻分爲四韻，今人亦別立五韻，亦就宋詞中較其大略以爲區別耳。今檢音詞如去矜者十之七，彼此牽混者什之三，即如物、部等字押于昔詞絕少，其僅見者，東坡《念奴嬌》與雪、滅、髮、傑等同押。　又《詞辨》下卷：蘇長公以「大江東去」爲首句，名《大江東》，《嘯餘譜》中有訛爲《大江乘》者。以「一樽還酹江月」爲卒章，名《酹江月》。中有公瑾、小喬事，名《赤壁謠》。《詞潔發凡》引毛奇齡語：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略】若蘇長公赤壁懷古《念奴嬌》調，其云「千古風流人物」，「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捲起千堆雪」，「雄姿英發」，「一樽還酹江月」，【略】展轉雜通，無有定紀。《詞潔輯評》卷四：坡公才高思敏，有韻之言多緣手而就，不暇琢磨。此詞膾炙千古，點檢將來，不無字句小疵，然不失爲大家。《詞綜》從《容齋隨筆》改本，以「周郎」、「公瑾」傷重，「浪聲沉」較「淘盡」爲雅。予謂「浪淘」字雖粗，然「聲沉」之下不能接「千古風流人物」六字。蓋此句之意全屬「盡」字，不在「淘」、「沉」二字分別。至於赤壁之役，應屬周郎，「孫吳」二字反失之泛。惟「了」字上下皆不屬，應是湊字。「談笑」句甚牽，其他句法伸縮，前人已經備論。此仍從舊本，正欲其瑕瑜不掩，無失此公本來面目耳。　尤侗《三十二芙蓉詞序》：世人論詞，輒舉蘇、柳兩家。然大蘇「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嘆爲愛君；而柳七「曉風殘月」有登溷之譏，至「太液波翻」，忤旨抵地而罷。何遭遇之懸殊耶？予謂二子立身各有本末，即詞亦雅俗各別。東坡「柳綿」之句，可入女郎紅牙，使屯田賦《赤壁》，必不能製將軍鐵板之聲也。　又《延露詞序》：詩何以餘哉？「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北宋自東坡「大江東去」，秦七、黃九踵起，周美成、晏叔原、柳屯田、賀方回繼之，轉相矜尚，曲調愈多，派衍愈別。　《雕孤樓詞話》：詞調愈平熟，則其音急，愈生拗，則其音緩。急則繁，其聲易淫，緩則庶乎雅耳。如蘇長公之「大江東去」及吳夢窗、史梅溪等調，往往用長句。　《詞綜偶評》：一起眞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若「亂石」數語，則人人知其工矣。應上生下。（「故國神遊」二句）自叙。（「一樽還酹江月」）仍收歸赤壁。　又：《念奴嬌》（文天祥）用東坡原韻。　又：《百字令》（薩都剌）用東坡原韻。　《片玉山房詞話》：南渡時，有無名氏和東坡《念奴嬌》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恨，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卧賢傑。　天意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效順，狂虜何煩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鋩冷浸秋月。」慷慨激昂，不減岳武穆《滿江紅》詞也。　又：詞以纏蓄纏綿，波折俏麗爲工，故以南宋爲詞宗。然如東坡之「大江東去」，忠武之「怒髮衝冠」，令人增長意氣，似乎兩宗不可偏廢。是在各人筆致相近，不必勉強定學石帚、耆卿也。今人談詞家，動以蘇、辛爲不足學，抑知檀板紅牙不可無銅琵鐵撥，各得其宜，始爲持平之論。　《詞苑萃編》卷六引《詞苑萃談》云：趙閒閒名秉文，金正大間人。善書法，有辭藻。嘗見擘窠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雄壯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元好問爲之題跋，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清光一片，問蒼茫桂影，其中何物。一葉輕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枻長歌，姮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十丈，可能容此人傑。　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淡淡長空千古夢，祇有歸鴻明滅。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　又卷一一引《苕溪漁隱叢話》：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爲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　又卷二一引《詞苑》：蘇東坡「大江東去」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譏，柳七「曉風殘月」謂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之，此衰綯語也。後人遂奉爲美談。然僕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概，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艷處，亦麗以淫耳。況「楊柳外」句，又本魏承班《漁歌子》「窗外曉鶯殘月」，祇改二字，增一字，焉得獨擅千古？　《蓮子居詞話》卷一：楊升庵《詞品》云：「詞人語意所到，間有參差，或兩句作一句，或一句作兩句。惟妙於歌者，上下縱橫取協。」此是篤論，如曲子家之有活板眼也。東坡「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等處，皆當以此說通之。若契舟膠柱，徐虹亭所謂髯翁命宮磨蝎，身後又硬受此差排矣。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三：東坡詞赤壁懷古《念奴嬌》詞，盛傳千古，而平仄句調都不合格，《詞綜》詳加辨證。從《容齋隨筆》所載山谷手書本，【略】較他本「浪聲沉」作「浪淘盡」，「崩雲」作「穿空」，「掠岸」作「拍岸」，雅俗迥殊，不僅「孫吳」作「周郎」，重下「公瑾」而已。惟「談笑處」作「談笑間」，「人生」作「人間」，尙誤。至「小喬初

嫁」句，謂「了」字屬下乃合。考宋人詞後段第二三句，作上五下四者甚多，仄韻《念奴嬌》本不止一體，似不必比而同之。萬氏《詞律》仍從坊本，以此詞爲別格，殊謬。許寶善《自怡軒詞選凡例》：讀古人詞，須自出手眼，不可隨俗議論。如東坡「大江東去」一闋，群謂其不入調，至欲改之，何異裁摩詰雪裏芭蕉，徒然可笑。東坡何等天分，且能自製新腔，非不知聲律者。《雨華盦詞話》：坡公才大，詞多豪放，不肯翦裁就範，故其不協律處甚多，然又何傷其爲佳什。而《詞綜》論其《赤壁懷古》，「浪淘盡」當作「浪聲沉」，余以爲毫釐千里矣。知詞者，請再三誦之自見也。夫起句是赤壁，接以「浪淘盡」三字，便入懷古，使「千古風流人物」直躍出來。若「浪聲沉」，則與下句不相貫串矣。至于「小喬初嫁了」，「了」字屬下，更不成語。「多情應笑」作「多情應是」，亦未安，不如存其舊爲佳也。《蓼園詞選》：題是懷古，意謂自己消磨壯心殆盡也。開口「大江東去」二句，嘆浪淘人物，是自己與周郎俱在內也。「故壘」句至次闋「灰飛煙滅」句，俱就赤壁寫周郎之事。「故國」三句，是就周郎拍到自己。「人生似夢」二句，總結以應起二句。總而言之，題是赤壁，心實爲己而發。周郎是賓，自己是主。借賓定主，寓主于賓。是主是賓，離奇變幻，細思方得其主意處。不可但誦其詞，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左庵詞話》卷上：最愛其《念奴嬌・赤壁懷古》云：「大江東去，【略】」淋漓悲壯，擊碎唾壺，洵爲千古絕唱。《賭棋山莊詞話》卷四：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闋）、《水龍吟》（「似花又似非花」闋）、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闋）、《永遇樂》（「如此江山」闋）等篇，其句法連屬處，按之律譜，率多參差。即謹嚴雅飭如白石，亦時有出入。若《齊天樂》（詠蟋蟀）闋）末句可見，細校之不止一二數也。蓋詞人筆興所至，不能不變化。《湘綺樓評詞》：通首出韻，然自是豪語，不必以格求之。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雙硯齋詞話》評、《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蓼園詞選》評。

《念奴嬌》（憑高眺遠）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東坡中秋詞，《水調歌頭》第一，此詞第二。

《雨中花慢》（今歲花時深院）　《藝概》卷四：詞有尚風，有尚骨。歐公《朝中錯》云：「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東坡《雨中花慢》云：「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孰風孰骨可辨。

《沁園春》（孤館燈青）　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序》：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略】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弊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

《木蘭花令》（霜餘已失長淮闊）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古峭。按東坡常與弟別潁州西湖，又有別泗滴清潁之句。又：一片性靈，絕去筆墨畦逕。

《木蘭花令》（知君仙骨無寒暑）　《竹坡詩話》卷二：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秋窗隨筆》：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略】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迹。《一瓢詩話》：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花上雨」，有喜其工，有詆其俗。東坡小詞「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態度。《頤山詩話》：白樂天「玉顏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東坡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韓待制戲爲詩曰：「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妓持此詩投縣令，其父乃得釋。二詩皆出于樂天，而新奇流動，尤可喜也。

《西江月》（公子眼花亂發）　《詞苑萃編》卷二三：《復齋漫錄》云：盧山

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蘇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余觀元祐群公集，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略】」又有《西江月》詞二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略】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耳。《雨村詞話》卷二：陸放翁《桃園憶故人》詞云：「一朵鞋紅凝露。」東坡《西江月》詞云：「蓬萊殿後鞋紅。」鞋紅乃牡丹名。鞋音汀，帶革也。無名氏有《鞋紅詞》，《西廂》「角帶傲黃鞋」。宋待制服紅鞋犀帶，蓋以花色如帶鞋之紅耳。今所繫亦曰鞋帶，而字書音爲丁，誤。

《西江月》（聞道雙銜鳳帶）《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兩段下句，從耽悅。「可憐宵」三字佳。

《西江月》（點點樓頭細雨）《草堂詩餘》卷一楊慎評：（末二句）翻杜老案，便自超達。《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古今詞譜》曰：調始于歐陽炯《中呂宮曲》，以隔韻叶者。後則漸濫而無紀矣，惟東坡重陽詞近之。歐陽詞云：「月映長江秋水，【略】」東坡詞云：「點點樓前細雨，【略】」恐又是平仄一韻，然已合調耳。

《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楊湜《古今詞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略】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凄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略】』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耆舊續聞》卷二引陸辰州子逸語：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野客叢書》卷六：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略】」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月寒空階曙，幽夢綵雲生。」《淸南詩話》卷中：《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略】補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俗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苕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草堂詩餘》卷一楊慎評：古今梅花詞，此爲第一。王世貞《藝苑卮言》引《詞苑》：「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么鳳，惠州梅花上珍禽，名倒掛子，似綠毛鳳而小，其矢亦香，俗人蓄之帳中，東坡《西江月》云「倒掛綠毛么鳳」是也。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蓼園詞選》評。《詞苑萃編》卷一一：朝雲者，姓王氏，錢塘人，名娟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爲侍妾。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粗有楷法。又學佛，亦通大義。子瞻貶惠州，家伎皆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略】」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惠州棲禪寺松下。子瞻作詠梅《西江月》以悼之云：「玉骨那愁瘴霧，【略】」

《西江月》（照野瀰瀰淺浪）《蘇詩紀事》卷上：是詞調爲《西江月》，小令凡二體，並雙調。是其第一體，後段尤妙。《詞品》卷一：蘇公詞「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乃用陶淵明「山滌餘靄，宇曖微霄」之語也。塡詞雖于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亦不能入妙。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楊慎曰：詞于文章爲末藝，非自選詩、樂府來，必不能入妙。東坡之「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用陶潛「山滌餘靄，宇曖微霄」語也。易安之「淸露晨流，新桐初引」，全用《世說》。又：「杜字一聲春曉」，東坡《西江月》句，

及覺亂山葱朧，不謂人世也。　又《詞辨》上卷：花庵詞客曰：「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東坡用陶語「山滌餘靄，宇曖微霄」也。公以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醉飲，乘月一至溪橋，曲肱少寐，及覺已曉，亂山葱朧，不謂人世也。黃九疑公有突兀之句，故小叙及之。　《詞林紀事》卷五：王阮亭：吾友楊菊廬比鄰，因此詞，于玉臺山作春曉亭，一時名士多爲賦之，亦佳話也。

《**西江月**》（**三過平山堂下**）　釋惠洪《跋東坡平山堂詞》：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蘇詩紀事》卷上：歐文忠守維揚日，于城西建平山堂，頗暢游觀之勝。劉原甫出守揚州，文忠餞之，作《西江月》詞。後東坡亦守是邦，登平山堂，戲而和之云：「三過平山堂下，【略】」是詩與前體同，達人之言。　《花草蒙拾》：平山堂，一坏土耳，亦無片石可語。然以歐、蘇詞，遂令地重。因念此地，稚圭、永叔、原父、子瞻諸公，皆曾作守，令人惶汗。僕向與諸子游宴紅橋，酒間小有酬唱，江南江北頗流傳之，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蓼園詞選》：後東坡亦守是邦，登平山堂，有感而賦《西江月》一闋云：「三過平山堂下，【略】」末句感慨之意，見於言外。《詞林紀事》引樓敬思語：結二語，喚醒聰明人不少。　《白雨齋詞話》卷六：東坡《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追進一層，喚醒癡愚不少。　參見《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蓼園詞選》評。

《**臨江仙**》（**細馬遠馱雙侍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擢玉，饕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雨村詞話》卷一：毛文錫《西溪子》云：「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馱歸。」東坡《臨江仙》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馱」字本此。

《**臨江仙**》（**忘卻成都來十載**）　《漚南詩話》卷中：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

《**臨江仙**》（**多病休文都瘦損**）　《二老堂詩話》：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著」。余謂近世邁往凌雲，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略】《望海樓》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爲達耶？

《**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　《大鶴山人詞話》：此詞從陶詩中得來，逾覺清異，較「浮生半日閒」句，自是詩詞異調。論者每謂坡公以詩筆入詞，豈審音知言者？

《**鷓鴣天**》（**笑撚紅梅鬢翠翹**）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李益、韓偓輩絕句。　《漚南詩話》卷中：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即席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鷓鴣天**》（**羅帶雙垂畫不成**）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畫不成）三字精。　又：仙染與俗墨異。　又：意外意，琵琶箏笛聽之，形躁而志越，故彈得相思一半有人腸斷，何況撥盡。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大鶴山人詞話》：此足徵是翁坦蕩之懷，任天而動，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筆直寫胸臆，倚聲能事盡之矣。

《**定風波**》（**與客攜壺上翠微**）　《花草蒙拾》：詞中佳語多從詩出。【略】若蘇東坡之「與客攜壺上翠微」（《定風波》），賀東山之「秋盡江南草未凋」（《太平時》），皆文人偶然游戲，非向樊川集中作賊。（二詩皆杜牧之）

《**定風波**》（**好睡慵開莫厭遲**）　《藝概》卷四：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蒿庵論詞》：興化劉氏熙載，所著《藝概》，於詞多洞微之言，而論東坡尤爲深至。【略】又云：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略】觀此可以得東坡矣。

《**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　《能改齋漫錄》卷七：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以此語本出于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獨可在長

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綠窗新話》：點酥因是詞譽籍甚。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東皐雜錄》曰：王定國自嶺南歸，出歌者柔奴，勸東坡酒。東坡問以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東坡亦作《定風波》詞，其卒章曰：「試問嶺南應不好，爲道，此心安處便吾鄉。」然最難湊泊者此調也，亦不過記事云爾。

《南鄉子》《霜降水痕收》　《冷齋夜話》卷一：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渾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荊公《菊》詩曰：「千朵萬朵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六：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略】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于詞。《耆舊續聞》卷二：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東坡重陽詞，《柳梢青》詞則云「酒闌不必看茱萸」，此詞則云「破帽多情卻戀頭」，俱反前人之案，用來妙，是脫胎手。《詞苑萃編》卷二：東坡「破帽多情卻戀頭」，翻龍山事特新。《休齋詩話》：唐人常詠《十日菊》「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世以爲工，蓋不隨物而盡。如「酒盞此時須在手，菊花明日使愁人」，自覺氣不長耳。東坡亦云「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亦然。雖變其語，終存此過，豈在謫所遇時感慨，不覺發是語乎？《蓼園詞選》：沈際飛曰：自來九日多用落帽。東坡不落帽，醒目。又曰：東坡升沉去住，一生莫定，故開口說夢。如云「人間如夢」，「世事一場大夢」，「未轉頭時皆夢」，「古今如夢，何曾夢覺」，「君臣一夢，今古虛名」，屢讀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　按：破帽戀頭，語奇而穩。「明日黃花」句，自屬達觀。凡過去未來者皆幾非在我，安可學蜂蝶之戀香乎。《左庵詞話》卷下：詞中用事最難，要體認箸題，融化不澀。如東坡《定風波》「破帽多情卻戀頭」，用龍山落帽事。【略】皆用事不爲事所使，自不落呆相。　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

《南鄉子》《回首亂山橫》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八引《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泪不晴」之語。

《南鄉子》《冰雪透香肌》　《雨村詞話》卷一：人謂東坡長短句不工媚詞，少諧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縛而然。間作媚詞，卻洗盡鉛華，非少游女孃語所及。如有感《南鄉子》詞云：「冰雪透香肌，【略】」「喚作兒」三字出之先生筆，卻如此大雅。

《南鄉子》《寒玉細凝膚》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二詞遇鍊堪鑄，不露一痕，是詞非詩，尊詩貶詞者合作何解？

《南鄉子》《緗帙玉鏤遊》　《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沈雄曰：蘇長公爲游戲之聖。【略】蘇贈舞鬟云：「春入腰支金縷細，輕柔，種柳應須柳柳州。」蓋柳州用呂溫卿嘲宗元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也。

《南歌子》《山與歌眉斂》　《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端午詞多用汨羅事，此獨絕不涉，所謂善脫套者。《詞潔輯評》卷二：「十三樓」遂成故實，詞家驅使字面，事實有限，如「昌歜」則忌用也。　《詞林紀事》：《西湖志》：大佛寺畔有相嚴院，晉天福二年錢氏建，有十三間樓，樓上貯三才佛一尊。蘇子瞻治郡時，常判事于此，殆即此詞所云十三樓耶？　《蓼園詞選》：按周建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杜牧詩：「誰知竹西路，歌吹古揚州。」《左傳》：「享有昌歜。」今水澤大菖蒲也。《海錄碎事》：隋煬帝開汴州，自造《水調歌頭》首章之第一解也。《博物志》：「秦青善謳，每撫節而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此詞不過叙汴京端午繁盛光景耳。在蘇集中，此爲平調，然亦自壯麗。

《南歌子》《古岸開青葑》　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序》：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

《南歌子》《笑怕薔薇晕》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喜得鼻觀先通。　又：（何物與儂歸去有殘妝）強自慰，亦譽美人，至矣。

《南歌子》《雲鬢裁新綠》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首二句）未舞而舞之神已全。　又：「莫翻紅袖過簾櫳【略】」，所謂急令人提之，不爾便

飛去。

《鵲橋仙》（乘槎歸去）　陸游《跋東坡七夕詞後》：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黃庭堅《跋東坡樂府》：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王之望《跋魯直書東坡卜算子詞》：東坡此詞出《高唐》、《洛神》、《登徒》諸賦之右，以出三界人遊戲三界中，故其筆力蘊藉，超脫如此。山谷屢書之，且謂非食煙火語，可謂妙於立言矣。蓋東坡詞如《國風》，山谷跋如小序，字畫之工，亦不足言也。　曾豐《知稼翁詞集序》：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觸興於驚鴻，發乎情性也，收思於冷州，歸乎禮義也。黃太史相多，大以爲非口食煙火人語。余恐不食煙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於禮義遑計歟？《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詞云【略】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誌之：「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五：蘇東坡謫黃州，鄰家一女子甚賢，每夕只在窗下聽東坡讀書。後其家欲議親，女子云：「須得讀書如東坡者乃可。」竟無所諧而死，故東坡作《卜算子》以記之。黃太史謂語意高妙，蓋以東坡是詞爲冠絕也。獨不知其別有一詞，名《江神子》者。《耆舊續聞》卷二：黃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眞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興鳥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苕溪漁隱叢話》迺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間。此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略】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洲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野客叢書》卷二四：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吃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咏，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窬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于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眞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于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吹劍錄》：杜工部流離兵革中，更嘗患苦，詩益凄愴，《憶舍弟》詩：「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孤雁》詩：「惟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其思深，其情苦，讀之使人憂思感傷。東坡《卜算子》詞亦然。文豹嘗妄爲之釋，「缺月挂疏桐」，明小不見察也。「漏斷人初靜」，群謗稍息也。「時見幽人獨往來」，進退無處也。「縹緲孤鴻影」，悄然孤立也。「驚起卻回頭」，猶恐讒慝也。「有恨無人省」，誰其知我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寧甘冷淡也。　《東園叢說》卷下：坡詞《卜算子》，山谷嘗謂非胸中有萬卷詩書，筆下無一點塵氣，安能道此語。愚幼年嘗見先人與王子家同直閣論文，王子家言及蘇公少年時常夜讀書，鄰家豪右之女常竊聽之，一夕來奔，蘇公不納，而約以登第後聘以爲室。暨公既第，已別娶。仕宦歲久，訪問其所適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詞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句，正謂斯人也。「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之句，謂此人不嫁而云亡也。其情意如此纏綿，使他人爲之，豈能脫去脂粉，輕新如此。山谷之云，不輕發也。而俗人乃以其詞中有「鴻影」二字，便認鴻雁，改後一句作「寂寞沙洲冷」，意謂沙洲鴻雁之所棲宿者也。愚每舉此一事爲人言之，莫以爲然，此可與深於辭翰者語，豈流俗之所能識也哉。　《吳禮部詞話》：《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云云，「縹緲孤鴻影」以下皆說鴻，別是一格。　《女紅餘志》：惠州溫氏女超超，年及笄，不肯

字人。聞東坡至，喜曰：「我婿也。」日徘徊窗外，聽公吟詠，覺則亟去。東坡知之，乃曰：「吾將呼王郎與子爲婿。」東坡渡海歸，超超已卒，葬於沙際。公因作《卜算子》，有「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淸南詩話》卷中：東坡雁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爲辯，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類編草堂詩餘》卷一引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偸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蟫精雋》卷一一：坡詩【略】其風流醞藉，曲盡閨人之情態，一何至是耶？又嘗見有詠乳燕《卜算子》，亦艷麗可愛。

王世貞《山谷書東坡卜算子詞帖》坡此詞亦佳，第爲宋儒解傅時事，遂令面目可憎厭耳。詞尾「寂寞沙州冷」，一本作「楓落吳江冷」，「楓落」是崔信餘詩語，不如此尾與篇指相應。《詞苑叢談》卷三：阮亭稱其「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作嘔」。韋蘇州《滁州西澗》詩，疊山以爲小人在朝，賢人在野之象。令韋郎有知，豈不叫屈？僕嘗戲謂，坡命宮磨蝎，湖州詩案，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耶。《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至《卜算子》詞，或謂有女窺窗而作，殆因溫都監女而附會之，亦不足信。一本「靜」作「定」，「汀」作「洲」，似不如「人初靜」與「沙汀」之善。有謂雁不樹宿，寒枝二字欠妥者，不知不肯枝棲，故有「寂寞沙汀」之慨，若作寒蘆，似失意旨。又：其詞寄託深遠，與咏雁《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略】」同一比興。《復堂詞話》：皋文《詞選》，以《考槃》爲比，其言非《河漢》也。此亦鄙人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詞林紀事》卷五：按此詞爲咏雁，當別有寄託。何得以俗情傅會也。《蓼園詞選》：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略】按此詞乃東坡自寫在黃州之寂寞耳。初從人說起，言如孤鴻之冷落。第二闋，專就鴻說，語語雙關。格奇而語雋，斯爲超詣神品。《藝概》卷四：（前引黃庭堅跋）余案：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淸。厚，包諸所有；淸，空諸所有也。《白雨齋詞話》卷一：放翁詞惟《鵲橋仙（夜聞杜鵑）》一章，借物寓言，較他作爲合乎古。然以東坡《卜算子（雁）》較之，相去殆不可道里計矣。又卷六：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淸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論詞隨筆》：詞不能堆垛書卷，以誇典博，然須有書卷之氣味。胸無書卷，襟懷必不高妙，意趣必不古雅，其詞非俗即腐，非粗即纖。故山谷稱東坡《卜算子》詞，非胸中有萬卷書，孰能至此？《大鶴山人詞話》：此亦有所感觸，不必附會溫都監女故事，自成馨逸。《詩辯坻》卷四：前半泛寫，後半專叙，盛宋詞人多此法。如子瞻《賀新涼》後段只說榴花，《卜算子》後段只說鴻雁，周淸眞《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詞源》卷下評、《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雙硯齋詞話》評。

《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柳塘詞話》曰：調本兩韻，如蘇軾、韓駒、万俟雅言、辛棄疾、鄭域、張鎡，俱得體。

《戚氏》（玉龜山） 李之儀《跋戚氏》：中山控北虜，爲天下重鎭，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尙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按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爲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一日，歌者輒於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邂逅方論穆天子事，頗摘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而謫去，賓客皆分散。《能改齋漫錄》卷一七：此東坡《戚氏》詞也。東坡元祐末自禮部尙書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爲《戚氏》詞。公方與坐客論穆天子事，頗訝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他詞，亦未容別進一語，且曰足爲中山一時盛事耳。《梁谿漫志》卷九：予嘗怪李端叔謂（引李之儀《跋戚氏》）。然予觀其詞，有曰「玉龜山，東皇靈媲統君仙」，又云「爭解繡勒香韉」，又云「飄輅駐蹕」，又云「肆華筵，間作脆管鳴弦，宛若帝所鈞天」，又云「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又云「浩歌暢飲，回首

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東坡御風騎氣，下筆眞神仙語。此等鄙俚猥俗之詞，殆是教坊倡優所爲，雖東坡竈下老婢，亦不作此語。而顧稱譽若此，豈果端叔之言耶？恐貽誤後人，不可以不辨。《老學庵筆記》卷九：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叙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眞之難如此哉！元好問《東坡樂府集選序》：「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

《賀新郎》（乳燕飛華屋）　楊湜《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湖中有宴會，群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睏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略】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眞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艇齋詩話》：東坡《賀新郎》，在杭州萬頃寺作。寺有榴花樹，故詞中云石榴。又是日有歌者晝寢，故詞中云「漸困倚孤眠清熟」。其眞本云：「乳燕棲華屋」，今本作「飛」字，非是。《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九：《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又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前引楊湜語）野哉，楊湜之言，眞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訟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耆舊續聞》卷二：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客到，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纚纚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柳綿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游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擷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迹，晁氏曰：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項氏家說》卷八：蘇公「乳燕飛華屋」之詞，興寄最深，有《離騷經》之遺法，蓋以興君臣遇合之難，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瑤臺之夢，主恩之難常也。幽獨之情，臣心之不變也。恐西風之驚綠，憂讒之深也。冀君來而共泣，忠愛之至也。其首尾布置，全類《邶・柏舟》。或者不察其意，多疑末章專賦石榴，似與上章不屬，而不知此篇意最融貫也。

《吳禮部詞話》：東坡《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云云，後段「石榴半吐紅巾蹙」以下，皆詠榴。【略】別一格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蘇軾《首夏官舍即事》：如初夏《賀新郎》詞後一段全說榴花，亦他人所不能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宋謙父《賀新郎》（喚起東坡老）：誰敢者？東坡一生任達，看來還跳不出籠子，當局不如旁觀，泊如。《詞綜偶評》：東坡《賀新涼》詞，後段單說榴花。荆公詠榴花，有「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介存齋論詞雜著》：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然美成《蘭陵王》，東坡《賀新涼》，當筵命筆，冠絕一時。《填詞淺說》：蘇軾《賀新郎》詞「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三句，連用十一仄字。其餘四仄四平，指不勝屈，豈能盡諧律呂，恐其中不無尚可商榷者。《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賀新郎》調一百十六字，或名《賀新涼》，或名《乳燕飛》，均因東坡詞而起。其詞寄託深遠，與咏雁《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略】」同一比興。乃楊湜《詞話》謂爲酒間召妓鋪叙實事之作，謬妄殊甚。詞云：「乳燕飛華屋，【略】」計一百十五字。竊意「若待得君來向此」，下直接「花前對酒不忍觸」，語氣未洽，必係「花前」上脱一字。雖韓淲詞此句亦僅七字，恐同一殘缺，非全本也。其「蕊」字乃以上作平，與「兩簌簌」句中「簌」字以入作平同。

《蓼園詞選》：前一闋，是寫所居之幽僻。次闋，又借榴花，以比此心蘊結，未獲達於朝廷，又恐其年已老也。末四句，是花是人，婉曲纏綿，耐人尋味不盡。《左庵詞話》卷上：宋謙甫《賀新涼》云：「喚起東坡老，【略】」此詞慷慨激昂，坡老見之，定當把臂入林。《白雨齋詞話》卷一：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略】《賀新涼》尤爲絕搆。《復堂詞話》：頗欲與少陵《佳人》一篇互證。（「癡兒騃女賀新涼」二句）與東坡《洞仙歌》結處同意。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耆舊續聞》卷二評，《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詩辯坻》卷四評。

《洞仙歌》（冰肌玉骨）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引《漫叟詩話》：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略】」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又：東坡《洞仙歌》序云【略】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塘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爲正也。《能改齋漫錄》卷一六：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己以夫人姓費，誤也。又卷一七：詞以意趣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意。如東坡【略】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略】」《竹坡詩話》卷二：「冰肌玉骨清無汗，【略】」世傳此詩爲花蕊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托花蕊以自解耳，不可知也。《墨莊漫錄》卷九：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叙云【略】近見李公彥季成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略】」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隱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繡簾開一點）點字妙，從柳點千家。小、點字用法，「山高月小」即「一點明月窺人」。《詞品》卷一：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略】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點」，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可證。又卷二：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書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蟬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蕊見宋祖，猶作「更無一個是男兒」之詩，焉有隨昶行而書此敗節之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駕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詩藪・雜篇》卷四：孟蜀主昶，世以荒淫不道，然實留心文藝。嘗與花蕊夫人納涼，作詞云：「冰肌玉骨清無汗，【略】」按昶詞，蘇長公《洞仙歌》全檃括之。元人《琵琶記》「新篁池閣」，亦出此。而《花間集》不載。近吳興補刻，復遺之，因錄此。　又：花蕊夫人，費姓，或云徐氏。按郎瑛《類稿》，以蜀有兩花蕊，皆能詩，皆亡國，皆徐氏也。王蜀徐妃二人，亦名知爲詩，見《蜀檮杌》。一號花蕊，孟蜀花蕊《宮詞》一卷，今傳。又「君王城上樹降旗」絕句，載《後山詩話》。嘗供奉故主之家，宋主問之，以張仙對，信慧黠女人也。《味水軒日記》：此詞首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舊傳蜀花蕊夫人句，後皆坡翁續成之。豪華婉逸，如出一手，亦公自所得意者。染翰灑灑，想見其軒渠滿志也。　尤侗《消夏詞序》：「冰肌玉骨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蜀宮人納涼詞也。東坡演爲《洞仙歌》，每一咏之，枕簟洽然，如含妃子玉魚，如挂公主澄冰帛。雖然此天上事，吾何望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孟昶之「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東坡復衍足其句。　又《詞品》上卷：沈雄曰：東京士人檃括東坡《洞仙歌》爲《玉樓春》，以記摩訶池上事，見張仲素《本事記》。又《詞辨》下卷：徐蘋村曰：按《漫叟詩話》，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東坡《洞仙歌》成，而後爲後人寄調《玉樓春》，以誦全篇也。或傳《玉樓春》爲蜀主昶自製曲，若然，則東坡爲衍詞也，何以云足成之？　《雨村詞話》卷一：蜀主孟昶「冰肌玉骨」一闋，本《玉樓春》調，蘇子瞻《洞仙歌》檃括其詞，反爲添蛇足矣。《詞綜》謂爲點金，信然。《詞綜偶評》：《玉樓春》（蜀主孟昶），此必檃括坡詞而託名爲蜀主者。苕溪漁隱曰：「當以序爲主。」（水殿風來暗香滿）唐詩「水殿風來珠簾香」。《雙硯齋詞話》：東坡作《洞仙歌》，自述「少時嘗聞朱姓老尼，【略】」是東坡止用其調，而非襲其詞。迨

後蜀帥謝元明浚摩訶池，得石刻孟昶原詞，首二句「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正與東坡所記相符。是昶詞本作《洞仙歌》，尤無疑義。乃不知誰何，別作《玉樓春》一闋，僞託蜀主原詞，其語句乃取坡詞剪裁而成，致爲淺直。而小長蘆《詞綜》不收坡製，轉錄贋詞，且詆坡詞爲點金成鐵。竹垞工於顧曲者，所嗜乃顛倒如此，非惟昧昧淄澠，抑有說誣燕郢矣。《樂府餘論》：按《(漁隱)叢話》載《漫叟詩話》而辨之甚備，則元素《本事曲》，仍是東坡詞。所謂「見一士人誦全篇」云云者，乃《漫叟詩話》之言，不出元素也。元素與東坡同時，先後知杭州。東坡是追憶幼時詞，當在杭足成之。元素至杭，聞歌此詞，未審爲東坡所足，事皆有之。東坡所見者蜀尼，故能記蜀宮詞。若錢塘尼，何自聞之也？《本事曲》已誤。至所傳「冰肌玉骨清無汗」一詞，不過檃括蘇詞，然刪去數虛字，語遂平直，了無意味。蓋宋自南渡，典籍散亡，小書雜出，眞僞互見，《叢話》多有別白。而竹垞《詞綜》，顧棄此錄彼，意欲變《草堂》之所選，然亦千慮之一失矣。又：宋趙聞禮《陽春白雪》卷二，載宜春潘明叔云：蜀王與花蘂夫人避暑摩訶池上，賦《洞仙歌》，其詞不見於世。東坡得老尼口誦兩句，遂足之。蜀帥謝元明因開摩訶池，得古石刻，遂見全篇：「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貝闕琳宮恨初遠，玉闌干倚遍，怯盡朝寒，回首處，何必流連穆滿。芙蓉開過也，樓閣香融千片，紅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鎖，莫放輕舟瑤臺去，甘與塵寰路斷。更莫遣流紅到人間，怕一似當時，誤他劉阮。」按云：「自清涼無汗」，確是避暑，而又云「怯盡朝寒」，則非避暑之意。且坡序云夜起，而此詞俱晝景。其中貝闕琳宮，闌干樓閣，洞房瑤臺，拉雜湊集，明是南宋人僞託。《蓼園詞選》：東坡「明月幾時有」，「冰肌玉骨」二篇，【略】皆清空中出意趣，無筆力者難爲。《白雨齋詞話》卷一：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論詞隨筆》：詞韶麗處，不在塗脂抹粉也。誦東坡「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句，自覺口吻俱香。悲慨處不在歎逝傷離也，誦者卿「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句，自覺神魂欲斷。蓋皆在神不在迹也。　張德瀛《詞徵》卷五：今觀坡詞，與蜀主全詞吻合，非但記其兩句。《絕妙好詞前編》王闓運評：原本皆七言，以宜作詞故，加足成此，不必以續凫斷鶴譏之。然原所謂疏星即此玉繩也，此則以爲流星，又有下三句，癡男不若慧女，信矣。《大鶴山人詞話》：坡老改添此詞數字，誠覺氣象萬千，其聲亦如空山鳴泉，琴筑競奏。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雙硯齋詞話》評、《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詞源》卷下評。

《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穎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耶？《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伸紙書去，亭亭無染，青蓮出池。　《蓼園詞選》：此詞不過嘆其久于杭州，未蒙內召耳。次闋，見人地相得，便欲訂終焉之意。未免有激之言，然意自爾豪宕。《白雨齋詞話》卷八：東坡《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結數語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霑衣。」寄伊鬱於豪宕，坡老所以爲高。《大鶴山人詞話》：突兀雪山，卷地而來，眞似錢塘江上看潮時，添得此老胸中數萬甲兵，是何氣象雄且傑。妙在無一字豪宕，無一語險怪，又出以閒逸感喟之情，所謂骨重神寒，不食人間煙火氣者，詞境至此觀止矣。　又：雲錦成章，天衣無縫，是作從至情流出，不假熨貼之工。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

《阮郎歸》《綠槐高柳咽新蟬》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蘇東坡《阮郎歸》綠槐高柳咽新蟬，薰風初入弦」，此定體也。　《蓼園詞選》：按此詞清和婉麗中而風格自佳。

《江神子》《夢中了了醉中醒》　《大鶴山人詞話》：讀東坡先生詞，於氣

韻格律，並有悟到空靈妙境，匪可以詞家目之，亦不得不目爲詞家。世每謂其以詩入詞，豈知言哉？董文敏論畫曰：「同能不如獨詣。」吾于坡仙之詞亦云。

《**江神子**》（**翠蛾羞黛怯人看**）《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依依灼灼，喈喈嘤嘤，發蘊飛滯。　又：用唐人孤城對海安定字妙。

《**江神子**》（**鳳凰山下雨初晴**）《墨莊漫錄》卷一：東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靚妝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嫻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略】」《甕牖閒評》卷五：東坡倅錢塘日，忽劉貢父相訪，因拉與同游西湖。時二劉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婦人甚佳。見東坡，自叙：「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無由得見，今已嫁爲民妻，聞公游湖，不避罪而來。善彈箏，願獻一曲，輒求一小詞，以爲終身之榮，可乎？」東坡不能卻，援筆而成，與之。其詞云【略】此詞豈不更奇於《卜算子》耶？

《**江神子**》（**老夫聊發少年狂**）　蘇軾《與鮮于子駿書》：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江神子**》（**天涯流落思無窮**）《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結句從李後主「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轉出，更進一步。　《蓼園詞選》：按彭城即徐州，泗水、汴水皆在焉。其形勝，東接齊魯，北屬趙魏，南通江淮，西控梁楚。意此時東坡於彭城遇舊好，又別之而赴淮揚，臨別贈言也。先從自己流落寫起，言舊好遇於彭城，又悤悤折殘紅以泣別。別後雖有春，不能共賞矣。隋堤，汴堤也，通於淮。言我沿隋堤而下維揚，回望彭城，相去已遠。縱泗水流與淮通，而淚亦寄不到，爲可傷也。「楚江東」謂揚州，古稱「吳頭楚尾」也，故曰吳中，又曰楚江東。

《**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詩人玉屑》卷二〇：東坡《蝶戀花》詞。【略】予得眞本于友人處，「綠水人家繞」作「綠水人家曉」，「多情卻被無情惱」，蓋行人多情，佳人無情爾。此二字極有理趣，而「繞」與「曉」自霄壤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枝上二句，斷送朝雲。「一聲何滿子，腸斷李延年」，正若是耳。　又卷三楊愼評：（綠水人家遶）「曉」字勝于「遶」字，「曉」字有味，「遶」字呆，可悟字法。　《爰園詞話》：古人好詞即一字未易彈，亦未易改。子瞻「綠水人家繞」，別本作「曉」，爲《古今詞話》所賞。愚謂「繞」字雖平，然是實境，「曉」字無扳著。試通詠全篇便見。　《花草蒙拾》：「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大江東去」耶？髯直是軼倫絕群。尤侗《三十二芙蓉詞序》：東坡「柳綿」之句，可入女郎紅牙，使屯田賦《赤壁》，必不能製將軍鐵板之聲也。　《詞潔輯評》卷二：坡公於有韻之言，多筆走不守之憾。後半手滑，遂不能自止。少一停思，必無此矣。　《項氏家說》卷八：余又謂「枝上柳綿吹漸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此意亦深切。余在會稽，嘗作《送春》詩曰：「墮紅一片已堪疑，吹至楊花事可知。借問春歸誰與伴，淚痕都付石榴枝。」蓋兼用兩詞之意，書生此念，千載一轍也。　《湘綺樓評詞》：此則逸思，非文人所宜。　《林下詩談》：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閑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蘇東坡《蝶戀花》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姬人朝雲日夕歌之，竟以病終。又《詞辨》下卷：《冷齋夜話》：東坡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略】」東坡過海南，諸姬惟朝雲隨行，日詠「枝上柳綿」二句，每到流淚。及病亟，猶不釋口也。東坡爲作《西江月》悼之。　《詞苑萃編》卷一一：東坡製《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略】」常令朝雲歌之。雲唱至「柳綿」句，輒爲掩抑，惆悵如不自勝，坡問之，曰：「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處無芳草』也。」　《蓼園詞選》：沈際飛曰：「枝上」一句，斷送朝雲。一聲《何滿子》，竟能使腸斷，李龜年正若是耳。又曰：「佳人」是「無情」，「行人」是「多情」者。　又：按「柳綿」自是佳句，而次闋尤爲奇情四溢也。參見《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雙硯齋詞話》評。

《**蝶戀花**》（**簌簌無風花自墮**）《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東坡別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思足下，知足下懸懸于余」之意也。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落日」二句敲空有響。

《蝶戀花》（雲水縈回溪上路）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二五：（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初聞起知登州，公將行，有懷荊溪，作《蝶戀花》詞。詰案：詞云「溪上」，即荊溪也。信爲起知登州，臨去所作。自後入掌制命，出典雄藩，以及南遷海外，請老毗陵，未克踐「歸來」之語。讀公述懷詞，爲之憮然也。

《蝶戀花》（春事闌珊芳草歇）　《花草蒙拾》：「春事闌珊芳草歇」一首，凡六十字，字字驚心動魄。「祇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恐無此魂銷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芳草歇，王麗眞「燕拆鶯離芳草歇」，蘇長公「春事闌珊芳草歇」，俱本康樂詩「芳草亦未歇」來。《蓼園詞選》：沈際飛曰：烏啼花落，夢回月落，一境慘一境。通首是別後遠憶之詞，非贈別之作。題作離別，尚未確。

《永遇樂》（明月如霜）　《獨醒雜志》卷三：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鬨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誠齋詩話》：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遊近有何詩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騄。」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又騄，也勞攘。坡亦有此，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詞源・用事》：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略】此皆用事，不爲事所使。　《詞潔輯評》卷五：「野雲孤飛，去來無跡」，石帚之詞也。此詞亦當不愧此品目，僅嘆賞「燕子樓空」十三字者，猶屬附會淺夫。　《詞苑叢談》卷三：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永遇樂》詞云【略】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詞句法乎？」秦慚服。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橋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騄」。坡云：「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無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　《七頌堂詞繹》：詞有與古詩同妙者，【略】「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平生少年之篇也。　《蓼園詞選》：秦問坡近著，坡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無咎在座，謂三句，說盡張建封一段事，大以爲奇。詞之不易工如此。　又：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詞，情辭相稱者，惟少游而已。」其推重如此。　又：張綖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　《左庵詞話》卷下：詞中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略】皆用事不爲事所使，自不落呆相。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公以「燕子樓空」三句語淮海，以示詠古之超宕，貴神情不貴迹象也。　參見《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評，《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雙硯齋詞話》評，《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蓼園詞選》評。

《行香子》（清夜無塵）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天趣浮出，如不經心手。　說得英雄，倏熱倏冷。　又：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眞相知。

《行香子》（一葉舟輕）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傲世。　又：名也是不必有的，名之誤人，去利無幾。　參見《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蓼園詞選》評。

《行香子》（北望平川）　《詞潔輯評》卷二：末語風致嫣然，便是畫意。《蓼園詞選》：凡遊覽題，易於平呆，最難做得超雋。「飛鴻」二句，情景交融，自具雋旨。結句於旁觀着筆，筆筆有餘妍。亦是跳脫生新之法。

《菩薩蠻》（娟娟缺月西南落）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以孟公方述古，今成濫套。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六：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去，猶得以麟鴻往返，靦不爲異。【略】蘇子瞻送杭妓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云云，【略】此亦足覘一時之風氣矣。

《菩薩蠻》（雪花飛暖融香頰）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沈雄曰：東坡《菩薩蠻》四時詞，是名倒句。即晦庵之《春恨》，如「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卒章云：「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猶不失體。若秋瓊山之《秋思》，卒章云：「寒光月影斜，橫透碧窗紗」，平粘已失，句意又倒，此只可用倒句，而不可作迴文者也。　《西圃詞說》：詞有檃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庵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　《詞苑萃編》卷一引王西樵：《菩薩蠻》迴文有二體，有首尾迴環者，如邱瓊山《秋思》，湯臨

川《織錦》是也。有逐句轉換者，如蘇子瞻《閨思》，王元美《別思》是也。

《生查子》（三度別君來）《蓮子居詞話》卷二：東坡《送蘇伯固詩》云：「三度別君來，【略】」自注：效韋蘇州，今見《東坡續集》，又見《東坡詞》中調寄《生查子》，但據自注，是詩不是詞也。

《翻香令》（金鑪猶暖麝煤殘）《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遮遮掩掩，孰謂坡老不解作兒女語。

《虞美人》（定場賀老今何在）《耆舊續聞》卷二：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眞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崙嘗見一女郎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輥雷，而傅幹注亦以輥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

《虞美人》（波聲拍枕長淮曉）《冷齋夜話》卷一：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所引尚有如下數句：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詞曰【略】世傳此詞是賀方回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于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能改齋漫錄》卷一：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流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過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爲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于東坡也。《蓼園詞選》：尋常贈別之作，已寫得清新濃厚如此。又：想是時少游在揚州，而東坡自汴抵揚，又與之飲別也。首一闋，是東坡自叙其舟中抵揚情事。第二闋，是叙與少游情分，「風鑑在塵埃」，是惜少游，此其所以煩惱也。

《虞美人》（持杯遙勸天邊月）《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道氏曲，佛氏贊。又：奇于「勸」字、「願」字。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柳塘詞話》曰：「歐陽公云『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與東坡《虞美人》云『持杯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同一意致。」

《哨遍》（為米折腰）黃庭堅《與李獻父知府書》徧觀古碑刻，無有用草書者，自於體制不相當，如子瞻以《哨徧》填《歸去來》，終不同律也。陳巙《燕喜詞叙》：議者曰：少游詩似曲，東坡曲似詩。蓋東坡平日耿介直諒，故其爲文似其爲人。歌赤壁之詞，使人抵掌激昂，而有擊楫中流之心。歌《哨遍》之詞，使人甘心淡泊，而有種菊東籬之興。俗士則酣寐而不聞。《詞源・雜論》：《哨遍》一曲，隱括《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樂府指迷・豪放與協律》：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協律也。如東坡之《哨遍》、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賢者非不能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楊愼評：醉翁亭，赤壁前後賦，當時俱括爲詞，俱泊然無味，此東坡歸去詞獨勝，不特其音律之諧也。又卷六沈際飛評：「誰不遣君歸」，棒喝。又：隱括特似東坡作者。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詞，皆可歌也。淵明以賦爲詞，故東坡云然。又：《後山詩話》謂東坡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極天下工，要非本色。不知東坡自云平生不善唱曲，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觀此則東坡又善唱矣，後山何比況之下也。《皺水軒詞筌》：東坡檃括《歸去來辭》，山谷檃括《醉翁亭》，皆墮惡趣。天下事爲名人所壞者，正自不少。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賀裳曰：東坡檃括《歸去來詞》，山谷檃括《醉翁亭記》，兩人固是好手，終墮惡趣。《詞苑萃編》卷九引《滹南詩話》云：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左庵詞話》卷下：東坡《哨遍》詞，運化《歸去來辭》，非有大力量不能。此類後人不易學，亦不必學。強爲之，萬不能好。《御選歷代詩餘》卷一一五：東坡在儋耳，常負大瓢行田間，所歌皆《哨遍》也。一日遇一媼，謂坡曰：「學士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因呼爲春夢婆。

《哨遍》（睡起畫堂）《詞品》卷一：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押簾，珠幕雲垂地。」【略】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押簾幾百雙。《詞綜偶評》：先言景，後言情，先言晝，後言夜，層次一絲不紊。樓敬思云：「詞到工處，未有不靜細者，此亦靜細之一端也。」（「銀蒜押簾」二句）先從室中說起。（「初雨歇」六句）次言景象。（「方杏醫匀酥」五句）次言物類。（「獨立斜陽」二句）勒住。（「便攜將佳麗」二句）接入行樂。（「撥胡琴語」二句）鳴弦。（「看緊約羅裙」三句）看舞。（「顰月臨眉」三句）徵歌。（「君看今古悠悠」至末）總收。

《點絳唇》（不用悲秋）《詞林紀事》：樓敬思云：蘇公《點絳唇・重九》

詞「不用悲秋」二句，翻老杜詩「老去悲秋強自寬，明年此會知誰健」句也。換頭使漢武帝橫汾事，兼用李嶠詩，亦能變化。其妙在「尚想」二字、「空有」二字，便是化實爲虛。樵按：《詞譜》此詞前段第二句，本七字句。但于第四字藏一韻，可作兩句。宋吳琚詞：「憔悴天涯，故人相遇情如故。」舒亶詞：「紫霧香濃，翠華風轉花隨輦。」「遇」字、「轉」字用韻，正與此同。元詞如應次邊、蕭允之諸作皆然，實本蘇詞也。

《**點絳唇**》（**醉漾輕舟**）　《蓼園詞選》：按東坡有《點絳唇》詞，詠天台云：「醉漾輕舟，【略】」蓋全用劉阮天台事也，今併附於此。【略】東坡亦由翰林學士被謫，其《點絳唇》一詞，亦其寓意耳。是皆工於寫意者。

《**點絳唇**》（**月轉烏啼**）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此詞洪甫云親見東坡手迹于潮陽吳子野家，酷似少游，非少游筆。押寸字巧，「嗔人問」三字肖。

《**點絳唇**》（**獨倚胡床**）　樓鑰《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迹》：元祐五年（袁毅）倅杭州，東坡爲郡守，相得甚歡。【略】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爲膾炙，正爲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也。《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目空一世，身置九霄，了無悋意。　王世貞《藝苑卮言》引《詞苑》：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略】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蘇軾《殢人嬌》（滿院桃花）　《演繁露》卷一三：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取以爲「平白地，爲伊腸斷」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一段神姿舉動，反顯出唐詩高雅。

《**訴衷情**》（**小蓮初上琵琶弦**）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領悟獨神，此題才華事實都無用。

《**醉落魄**》（**醉醒醒醉**）　《雨村詞話》卷一：山谷《醉落魄》題云：「醉醒醒醉，【略】」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絛」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

《**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前引蘇詞小序）《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別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又卷四一：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名。

《**陽關曲**》（**暮雲收盡溢清寒**）　蘇軾《書彭城觀月詩》：「暮雲收盡溢清寒，【略】」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古人賦中秋詞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略】」，蓋庶幾焉。《詩林廣記》後集卷三：愚謂東坡此詩之意，又有《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云：「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又《和子由山茶盛開》云：「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王元之《黃州竹樓記》云：「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近世有賦《賞春》詞，末句云：「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噫，好景不常，盛事難再。讀此語，則令人有歲月飄忽之感云。　《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一八引次公曰：三詩各自說事，【略】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爲一處。　《誠齋詩話》：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略】東坡云【略】四句皆好矣。　劉克莊《二蘇中秋月詩跋》：二蘇公彭城中秋月倡和七言，可拍謫仙之肩。坡五言清麗者似鮑、庾，閑雜者似韋、柳。前人中秋之作多矣，至此一洗萬古而空之。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此生此夜不長好」二句）與高適「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之句暗合。　《對床夜語》卷三：高適《九日》詩云：「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老杜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亦反其事也。結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與劉希夷「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意同。氣長句雅，俱不及杜。戴叔倫《對月》云：「明年此夕游何處，縱有清光知對誰。」欲脫其胎而不可，蓋才力不逮也。東坡用其意，作《中秋月》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遂成絕句。　《瀛奎律髓・月類序》：着題詩中，梅、雪、月最難賦，故特以爲類。中秋月尤難賦，「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僧貫休句也；「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東坡句也；「萬山不隔中秋月」，山谷一句尤奇。　《石洲詩話》卷三：《陽關》之聲，今無可考。但就此三詩繹之，與右

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今錄于此以記之。（下引王維詩及此三詩）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填詞一般。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一五引江藩語：《陽關詞》，古人但論三聲，不論聲調，以王維一首定此詞平仄。此三詩，與摩詰毫髮不爽。

《陽關曲》（受降城下紫髯郎）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一五《陽關詞三首・贈張繼愿》：王注次公曰：三詩各自說事，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爲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誥案：別本題止《軍中》二字，施本題作《右贈張繼愿》，列于詩集。其《答李公擇》、《中秋月》二題並同。

《陽關曲》（濟南春好雪初晴）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並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略】「濟南春好雪初晴，【略】」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帶經堂詩話》卷九：可追蹤唐賢。又卷一七：東坡濟南詩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亦《小秦王調》也。注蘇者誤以爲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之可笑如此。又：坡公《陽關三絕》，其二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龍山在濟南郡城東七十里，章邱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節也。次公注云：龍山，桓溫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濟南了不相涉，詩意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云也。又：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即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略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蘇，有以也。《石洲詩話》卷三：「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右《贈張繼愿》。「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右《答李公擇》。「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右《中秋月》。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填詞一般。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雙硯齋詞話》：「濟南春好雪初晴，【略】」東坡《小秦王》詞也，今乃編入詩集。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是闋第三句第五字，以入聲爲協律，蓋昉于「勸君更進一杯酒」也。又：「不」字律，妙句天成。

《減字木蘭花》（鄭莊好客） 《捫蝨新話》下集卷九：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略】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過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嘗侍宴，坡喜之。二妓間請於坡，欲爲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爲言。及臨別，二妓復之船所懇之，坡曰：「爾當持我之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是「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眞爾狡獪耶！

《減字木蘭花》（賢哉令尹） 《愛日齋叢鈔》卷三：《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心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淵子詩乃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占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

《減字木蘭花》（惟熊佳夢）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八：《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略】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略】」南唐時，宮中賞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爲親切。苕溪漁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賞。」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二事相類，聊錄于此。但「深愧無功」，此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減字木蘭花》（春庭月午） 《中山詩話》：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減字木蘭花》（天然宅院） 《敬齋古今黈》拾遺卷一：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云：「要賭休癡，六隻骰兒六點兒。」東坡以爲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此句中間少一「皆」字意，卻便是六隻骰兒都計六點而已，而纔得俗所謂六個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辭理俱詘。

《浣溪沙》（風捲珠簾自上鉤） 《泊宅編》卷上：秦觀字少游，嘗眷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溪沙》詞中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

缺月三星，蓋「心」字。愛其善狀物，故書之。此乃誤記東坡詞耳。少游詞云「一鉤殘月帶三星」也。

《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　《獨醒雜志》卷二：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詞潔輯評》卷一：坡公韻高，故淺淺語亦覺不凡。《詞綜偶評》：（松間沙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規啼）何減「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耶？（休將白髮唱黃雞）香山詩：「聽唱黃雞與白日。」《白雨齋詞話》卷六：東坡《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云：「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愈悲鬱，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原註：寺前水西流。）

《浣溪沙》（西塞山邊白鷺飛）　《樂府雅詞》卷中：張志和《漁父詞》云【略】東坡云：「玄眞語極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略】」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重叠，又漁舟少有使帆者。」巧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　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跋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浪瀾乎？」《潞南詩話》卷中：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藝概》卷四：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一闋，風流千古。東坡曾以其成句用入《鷓鴣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猶未若原詞之妙通達化也。黃山谷亦曾以其詞增爲《浣溪沙》，且誦之，有矜色焉。《詞律》卷一《漁歌子》附：山谷增句作《鷓鴣天》，東坡增句作《浣溪沙》，蓋本調音律失傳，故加字歌之。然坡止加潤玄眞之語，谷則增入「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如今更有詩」二句于「青篛笠」之上，語氣不倫，可謂蛇足。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　《艇齋詩話》：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本作「牛衣古柳賣黃瓜」，非，予嘗見東坡墨蹟作「半衣」，乃知「牛」字誤也。《高齋詩話》：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賣黃瓜。」參寥詩云：「隔村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織女事，感慨歌者。《花草蒙拾》：「牛衣古柳賣黃瓜」，非坡仙無此胸次。

《浣溪沙》（道字嬌訛苦未成）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首句卻生。《皺水軒詞筌》：蘇子瞻有銅琶鐵板之譏，然其《浣溪紗（春閨）》曰：「綵索身輕常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如此風調，令十七八女郎歌之，豈在「曉風殘月」之下。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弇州曰：永叔、長公，極不能作麗語，而亦有之。永叔如「當路游絲縈醉客，隔花啼鳥喚行人」，長公如「綵索身輕長趁燕，紅窗睡重不聞鶯」，勝人百倍。

《浣溪沙》（風壓輕雲貼水飛）　《蓼園詞選》：按此作其在被謫時乎？首尾自喻。「燕爭泥」喻別人得意，「沈郎」自比。「未聞鴻雁」，無佳信息也。「鷓鴣啼」，聲凄切也。通首婉惻。

《浣溪沙》（擧畫鴉兒正妙年）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風華。

《阜羅特髻》（采菱拾翠）　《遠志齋詞衷》：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蘇長公之《阜羅特髻》中調）連用七「采菱拾翠」字。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藝苑卮言》曰：陶淵明《止酒》用二十四「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二「春」字，一時游戲，不足多尚。然如宋詞，東坡之《阜羅特髻》，連用七「採菱拾翠」字，書舟之《四代好》，連用八「好」字，亦有不可解者，何獨福唐體而疑之。《雕菰樓詞話》：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略】蘇軾《皂羅特髻》用得（職）、客（陌）、結（屑）、合（合）、滑（黠）、覓（錫）。《左庵詞話》卷下：東坡《皂羅特髻》詞，疊用「採菱拾翠」字，凡七句。或此調有此格，抑坡老游戲爲之，無可考證。但此體只可偶作，究屬無味。

《荷華媚》（霞苞電荷碧）　《藝概》卷四：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蕙庵論詞》：興化劉氏熙載，所著《藝概》，於詞多洞微之言，而論東坡尤爲深至。【略】《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東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略】觀此可以得東坡矣。

《青玉案》（三年枕上吳中路）　《蕙風詞話》卷二：東坡詞《青玉案》，用賀方回韻，送伯固歸吳中，歇拍云：「作箇歸期天應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溼西湖雨。」上三句，未爲甚豔。「曾溼西湖雨」是清語，非豔語。與上三句相

連屬，遂成奇豔、絕豔，令人愛不忍釋。坡公天仙化人，此等詞猶爲非其至者，後學已未撫易仿其萬一。

《一斛珠》（洛城春晚）《詞品》卷一：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律。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塡詞，自可通變。如朋字與蒸同押，打字與等同押。塡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鴃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塡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眞見在人心目，有不約而同者。俗見之膠固，豈能眯豪傑之目哉。試舉數詞于右：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晚，【略】」

《醉翁操》（琅然清圜誰彈）曾鞏《跋蘇軾醉翁操後》：余與子瞻皆歐陽公門下士也，公作《醉翁引》，既獲見之矣。公沒後，子瞻復按譜成《醉公操》，不徒詞與琴協，即公之風流餘韻，亦于此可想焉。後人觀此，庶尙見公與子瞻之相契者深也。黃庭堅《跋子瞻醉翁操》：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爲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澠水燕談錄》卷七：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絕，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並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略】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法眞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眞同者矣。」《蘇詩紀事》卷中：詞亦娟娟可喜，果是天才，說得有妙理，使人一唱三嘆。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沈雄曰：按前解卒章曰「有心哉此賢」，作泛音，怨字叶平聲。汪水雲謂不若「朝禽夜猿」也，曾改之。但辛稼軒送范先之琴曲，抑又不同耳。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四八：此首前人收入詞譜，「醉翁」以下是後半闋，乃雙調也。入之詩集，非是，不得以昌黎《琴操》爲例。（「琅然」十一字）此十一字依調譜點句，又一譜以圜字、響字、言字點三句，萬紅友已駁之。　《石洲詩話》卷二：文公《琴操》，前人以入七言古，蓋《琴操》，琴聲也。至蘇文忠《醉翁操》，則非特琴聲，乃入水聲，故不近詩而近詞。　《詞綜偶評》：東坡自評其文云：「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唯詞亦然。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凡例》：宋賢能自製腔，如東坡之《醉翁操》，白石之《石湖仙》，《暗香疏影》，夢窗之《霜花腴》，《西子妝慢》之類，只宜照原詞平仄塡之，不可妄爲出入。　《古今小品》卷七：王納諫云：此等題，清遠爲上，意解次之。　《七頌堂詞繹》：檃括體不可作也，不獨《醉翁操》如嚼蠟，即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見，畢竟是全首說夢。　《大鶴山人詞話》：讀此詞，鬢蘇之深于律可知。

《瑤池燕》（飛花成陣）　蘇軾《雜書琴曲十二首・瑤池燕》：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既不甚佳，耐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略】」此曲奇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侯鯖錄》卷三：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與人」云。　《雕菰樓詞話》：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略】蘇軾《瑤池燕》用陣（震）、困（願）、問（關）、粉（吻）。

《清平調引》（陌上山花無數開）　陳旅《跋東坡帖》：先生平生風節與夫出處欣戚之槩，可以見於翰墨之間矣。海會寺所寫及《陌上花》，皆熙寧六年八月廿日作。《陌上花》無鑱削之迹，亦以見當時人心有不可奪者。《南華齋僧書》，讀之令人流涕。使先生至于如此者，眞無人心者也。

傳記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

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固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遍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賓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略】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略】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蘗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譎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

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並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略】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略】七年，徙揚州。【略】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略】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龕。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儋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奮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愼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略】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略】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

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楓，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六《蘇軾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三《蘇軾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存目）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傅藻《東坡紀年錄》一卷（存目）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四十五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蘇轍《黃樓賦敘》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于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于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于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于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吊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

章惇《游終南題名》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蘇游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過渼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趨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供養主僧□□模，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持講經賜紫僧□□立石。

《明道雜志》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輿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輿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首。又云：「願君不忘鄙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耆希之歲，不妨也善』之言。」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机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倚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藕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横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

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髽頭頑童捧古研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亘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漱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攬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侯鯖錄》卷三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于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令嚴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聰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挑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續墨客揮犀》卷六　東坡居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彬行錄》　壬戌，早次黃州，見知州大夫楊寀、通判承議孟震、團練副使蘇軾，會于子瞻所居。晚食于子瞻東坡雪堂，子瞻坐詩獄謫此已數年，黃之士人出錢於州之城東隅地築。磯乃周瑜敗曹操之所。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黃崗，地形高下，公府居民極於蕭條，知州廳事敝陋，大不勝處。國朝王禹偁嘗謫此。

又　丙寅，招蘇子瞻遊武昌樊山。山之巔有郊天臺，即孫權即位郊天之處。食罷，移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即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岘及子瞻諸人遊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迤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致幽邃，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

又　丁卯，會食李令宅，射于縣圃。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四足，能履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鯢魚也。鄂州城即孫權所創，與潤州子城、金陵覆舟山城、武昌吳王城制作一體，皆因山附險，止開二門，周環不過三二里，乃知古人爲城欲牢不欲廣也。

《泊宅編》卷一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公嘗云：「王介甫初行新法，異論者譊譊不已。嘗有詩云：『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啾。』又更古詩『烏鳴山更幽』作『一鳥不鳴山更幽』。」

《冷齋夜話》卷七　哲宗問右瑨陳衍：「蘇軾視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遺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卅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卻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又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時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鑒，魁梧如所畫慈恩，然叢林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眞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卻須重說圓通偈，千眼重龍是法王。」又嘗要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眞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擇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范純禮《看詳受蘇軾譏諷文字案奏》　瀛州防禦推官錢世雄等進狀理雪受蘇軾譏諷文字案後罰銅事。元案內連坐官黃庭堅、周邠、顏復、盛僑、王汾、錢世雄、吳綰、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陳珪、王鞏受蘇軾謗訕詩不繳，罰銅二十斤，王詵隱諱上書，詐不實，徙二年，追兩官，合牽復。昨有旨，王詵訴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詳。

王安中《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每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酒，然不能四五爵，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直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錢世雄《跋施純叟藏東坡帖後》　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毗陵之居。六月自儀眞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

「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訣。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石門題跋》卷二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即默禱順濟王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飄飄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姜君弼《蘇東坡端硯鐫像記》　端州石硯，東坡先生攜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至廉州之瓊，持以贈余爲別。歲月遷流，迴維先生言論遙不可即，倩工鐫先生遺像爲瓣香云云。時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姜君弼謹識。

蘇籀《雪堂硯賦並序》　伯祖父東坡先生琢紫金石爲硯，圭首箕制，置雪堂中。形範卓犖，鴻筆巨墨，寬然運而有餘。先生以遺先人，此硯與詩書並藏于家，子孫不忘。遭亂後不知所在。

《欒城遺言》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

《珊瑚鈎詩話》卷二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無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矣。

《韻語陽秋》卷一六　杜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詩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榦聳萬條槍。」坡曰：「十條竹一個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公云：「人看王郊詩，若能忍笑，誠爲難事。」蓋謂此爾。

又卷一九　《酉陽雜俎》載，鄭公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吸之，名爲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爲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可，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霞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甘，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爲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又卷二〇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絹百絲之贐，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於天資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封草尚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

《卻掃編》卷下　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爲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神宗時，御史吳申言，試館職止于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于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復試法，唯策一道。

《春渚紀聞》卷六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嘆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于是即有黃州

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眞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于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于是語塞云。」

又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又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于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咏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又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志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咏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游汗漫」，蓋讖于此云。

又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堆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

《**二老堂詩話**》　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眞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荊，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余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荊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眞案至維揚。張全眞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眞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眞家。余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於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鐫詰之語。」

《**誠齋詩話**》　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盃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卻留我喫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客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珪說。

又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故事宴之，其人大喜，以爲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求薦墨。坡佯應曰：「諾。」久之閒談，坡忽問李：「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個獃長漢。」李大慚而遁。見王僑卿說。

楊萬里《謝福建運使吳德華送東坡集》　黃金白璧明月珠，清歌妙舞傾城姝。他家都有儂家無，卻有四壁環相如。此外更有一床書，不堪自飽飽蠹魚。故人遠送《東坡集》，舊書避席皆讓渠。兒時作劇百不懶，說著讀書偏起晚。乃翁作惡嗔兒癡，強遣饑腸饞蠹簡。老來萬事落人後，浪取故書遮兩眼。病眼逢書輒着花，筆下蠅頭成老鴉。病眼將奈故書何，故書一開一長嗟。《東坡文集》儂亦有，未及終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紙不佳，亦非魚網非蝌斗。富沙棗木新彫文，傳刻疎瘦不失眞。紙如雪藕出玉盆，字如霜雁點秋雲。老來兩眼如隔霧，逢柳逢花不曾覷。只逢書冊佳且新，把玩崇朝那肯去。東坡癡絕過于儂，不將一褐易三公。只將筆頭拄月脅，萬古凡馬不足空。故憐我老愈拙，不寄金丹扶病骨。卻寄此書來惱人，挑落書燈搔白髮。

《**道山清話**》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

又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貲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瞿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

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吃棒。」

《清波雜志》卷一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並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于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嘆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略】後東坡載其說于《鄭公神道碑》之首。

又卷二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輝在建康，于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于呂公經甫少卿家見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迹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秘。呂乃申公之後。

又卷三　東坡自海外北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則素知彼民愛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

又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個裏着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竟墮渺茫，一丘一壑，天實啇之。

又卷五　東坡南遷度嶺，次于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蕭灑。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煇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皋》。王季羔端嘗借去，親爲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說《漢皋》所書也。一小說云：「漢皋張姓，不得其名。」

又卷六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林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謫惠州告詞云：「敕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闍寺，矜澤倖恩。市井不爲，搢紳共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愬？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于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又爲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又卷七　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廌皆有疏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己俸于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憑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匳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又卷一〇　東坡云：昔僦宅于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于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太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

《游宦紀聞》卷七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南。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語坡曰：「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旁，崇寧禁錮，沈石水中，不知所在。

又卷一〇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

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云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梁谿漫志》卷四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遊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黃凡五年，移汝。既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凄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

又　東坡北歸至儀眞，得暑疾，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浸上逆，不能卧。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卧內，輟所御懶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簀，由殯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傳聞夢奠，啓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又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鷄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奠謁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于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于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顚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于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于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謂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彊伯刻石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又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又卷七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陰縱之。

《雲麓漫抄》卷九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略】既歸宜興，七月疾革，折簡錢世雄云：「徑山老惟琳來問疾，有偈云：『扁舟駕蘭陵，目換舊風日。君家有天人，雌雄維摩詰。我口答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霜柱皆笑出。』」先生答云云。蓋與惟琳、世雄問答而終，乃二十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譜不載此，以補闕文云。

吳幵《攷眉山蘇氏十一帖》　杜唐弼出眉山蘇公父子與其先書十一帖以示予。君懿於唐弼，曾大父也。明允友君懿而兄事之。道源以父任薄其官，有子孟堅踐世科，道源優游侍旁，時過予舍。孟堅官於黃，子瞻適謫居，道源過之遊，相好也。孟堅金陵丁外艱，子瞻赴英州，阻風石頭。唐弼方少，往見，從容累日，所爲求哀挽者。子瞻接杜氏四世，觀其書，可以識其年。晚與孟堅江

上帖，筆勢欹傾而神氣橫溢，蓋似其莫歲之文，然不數月而病且死矣。唐弼材而賢，是能世其家者。建炎己酉閏月庚辰，魏郡吳幵跋。

《澗泉日記》卷上　范醇甫安置化州，安然而逝，年五十八。其子沖以書于東坡，爲其父作傳。答書云：「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沖既歸葬，又得書云：「見委文字，不敢不在意，已託少游議其詳。」蓋欲爲范公作誌銘，屬少游以行狀也。後月餘，少游卒于藤州。比扶護至洛，蘇公已卒于儀眞矣。

《竹莊詩話》卷二四引《西清詩話》　陳傳道嘗於彭城壁間見書一聯：「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此？」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又乙編卷四　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齊東野語》卷一九　劉羲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因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先後耳。」

又卷二〇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善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

《愛日齋叢鈔》卷四　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微之賦《鸕鷀》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幾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祝，以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遺逸舉，不應，鄉人但呼爲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吊以詩曰：「案前曾立二臂良。」今潁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予嘆劉孝廉、張道士爲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

《視聽鈔》　王氏主經術，蘇氏主詞章。東坡在錢塘，有三衢士人何欽聖名恭，意以經爲然，獻長篇于東坡，欲其推尊王氏。詩曰【略】東坡得詩，意不樂，然亦厚遇之。既乃謂人曰：「某詩亦佳，但觀其終篇，氣力盡于此矣，恐必不久。」已而果然。

吳澄《題李皆春疏頭後》　世無歐陽公則已，若有，終必知之。坡初出蜀時，家貧無貲，老泉自作書請于當路，竟賴其力，以達京師，而成其名。

劉將孫《適安堂記》　東坡當承平盛時，三遷未已。至往復渡海，慨然有乘桴之嘆。泛合浦，下蒼梧，他鄉清夜共方外，蕭條賦詩，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若此者又不得而安之者也。

又《送劉榮輔序》　昔東坡官錢塘，子由自陳留來，相與泛西湖徑山，唱酬連數十。湖山景物一日落二公筆墨間，千載如圖畫。後來坡守彭城，子由再來遊，留非不久，乃不見詠賞之樂。不特位高負憂責，無餘暇，亦山水不復有錢塘勝麗也。

危素《惠州路東坡書院記（庚寅）》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蘇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落職奪一官，知和州，尋知英州。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十月至惠州，寓於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二年三月，復遷合江樓。三年四月，復遷嘉祐寺。四年二月，白鶴峰新居成。峰在歸善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於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年，徽宗即位，及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初，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烹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祠宇，丞相留公正記之。嘉

熙元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祐五年，趙公汝騤改創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戶，取公語也。故有德有鄰堂、思無邪齋，皆更作焉。景定五年，師公顯行來守郡，實公之里人，增創來問亭、墨池、丹竈、蔬畦、藥圃，及睡美軒、斜川佳處、江山千里，各有名扁。兵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一年，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張公處恭，稍弗地樹堂以祀公。大德十年，郡經歷韓君克恭乃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張公世榮出行，部使者托爾齊公以公故居爲言，張公首出俸錢爲祠堂，久之圮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琦至惠，敬謁祠下，顧瞻徘徊。會同知總管府事觀魯公治郡政成，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即斥大其祠，作孔子燕居殿爲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抵京師，屬素述之。

《餘師錄》卷四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文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方秋崖雜錄》 東坡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制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嘵，至有泣下者。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世說》有「看煞衛玠」之語。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岸萬人隨觀之，先生顧坐客曰：「莫看煞軾否！」蓋用《世說》語爲謔也。予昔過毘陵，借用其語爲絕句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篷看煞九龍山。」

無名氏《跋坡翁四詩卷》 先生居海外，尚以了《論語》《書》《易》，謂是措大餘業。今後學避世東海之濱，雖食無肉，病無藥，出無友，冬無炭，正先生所謂「大率皆無爾」。然亦一意書冊間，以志先生之志者勿忘也。

作品本事

黃庭堅《題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糞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砭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並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又《與潘邠老帖》 《溫公神道碑》市中有板，數十文可置，適令買，尚未來。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爲妙論，請試詳讀之，如何，卻示諭。

晁補之《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爲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爲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爲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晁說之《題東坡魚枕冠頌》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之手爲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邪！」說之請公書，自誦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頹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則不得辭，遂叙識之，並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

李之儀《跋東坡觀音贊》 余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覬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于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璨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因呼出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擊數

下，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拜餘，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于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于得卜，於是乎書。

又《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議，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予由作序。

《侯鯖錄》卷一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並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又卷七　東坡先生召試直言極諫科時，答《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主文皆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日，引過詣兩制幕次，歐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數公大笑。

《春渚紀聞》卷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于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個玉冊官去碑額上添兩個「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鐵圍山叢談》卷二　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賜予而建也。中遭焚毀。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爲之記，而哲廟自爲書其額。

《泊宅編》卷上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安世。」

釋惠洪《跋東坡與荊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荊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

《避暑錄話》卷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于物也。子瞻此書不載于集。

《石林燕語》卷二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攷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又卷五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公，次得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又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魏亦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前輩愼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中吳紀聞》卷二　閶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往來必憩焉。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鷄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東坡未作此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甚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邪？」固卻而不受。此書既作之後，姚復致香爲惠。東坡於虎邱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它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讀至此，則嘆美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也。

《邵氏聞見錄》卷三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略】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之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兒豈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僊，小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詳伯溫著之《辨誣》云。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又《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眞興寺閣》詩：「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爲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仿佛，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枳棘、丘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後公弼受他州饋酒，從贓坐，沮辱抑鬱抵于死。或云，歐陽公憾于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愔季常，居黃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歸之。元豐初，東坡謫黃州者，執政疑公弼廢死自東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歡甚，故東坡特爲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曰：「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戲語予曰：「果如元豐執政之疑，東坡之悔，豈釋氏懺悔之悔乎？」

又卷二〇　東坡論張文定以一言，曰「大」。曰【略】世以爲知言。神宗嘗問文定識王安石否，曰：「安石視臣大父行也。臣見其大父日，安石髮未丱，衣短褐布，身瘡疥，役灑埽事，一蒼頭耳。」故荊公亦畏其大，不敢與之爭辯。《日錄》中盡詆前輩諸公，獨於文定無譏云。

又卷二一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墨莊漫錄》卷四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謁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遮個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卻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溟)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又卷五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掛，參酌今古，用唐人服座主緦麻三月，又別爲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又卷七　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致語》：「稍寬中戾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蘗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

又卷八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興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於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〇　《夷堅志》云：「燕邸萊州洋川公家，裝褫古今畫爲十冊，東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窗淨几，有坐卧之安。』又《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云：『頭鬚髻，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眼色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閒，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又後集卷二五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初爲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爲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也。」

又卷二九　苕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爲孔毅甫作龍尾研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石也。

又卷三〇　苕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簉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趣，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穎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傅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爲《擇勝閣銘》而書之，不知者乃以爲傅朋作，極可笑也。

《韻語陽秋》卷一八　王介甫、蘇子瞻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它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世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游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人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獨醒雜志》卷二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曰：「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甕牖閑評》卷五　蘇東坡在黃州時，夢神宗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二文皆載之集中。及作《志林》，乃云：「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既畢，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蓋即集中所載裙與靴銘也，不知何故不同如此。

又　蘇東坡既作《怪石供》，及記赤壁洞穴，乃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岸多細石，往往有溫潤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盤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二篇所載不同如此，未知其孰是也。

又　蘇東坡奉勅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故東坡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退之《淮西碑》亦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此二事大相類也，東坡遂託爲此詩。紹聖間有人于沿流館中得之，蓋亦有少不平故耳。而苕溪漁隱不知有此，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欲以自況，非也。

又卷六　蘇東坡一日得麤紙一幅，題云：「此紙甚惡，止可鏟錢餉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後世當有錦囊、玉軸，什襲之寵，物之遇不遇蓋如此。』」諸集中皆無書此一段者，閒識之以補東坡遺事。

《容齋隨筆》卷九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

又卷一五　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

《容齋三筆》卷五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秩，以繫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幷州通判，聞而繼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爲可惜也！

《容齋四筆》卷一〇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

吾鄉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冊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鷄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征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又卷一二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滁州滕縣，「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室未治，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書冊。東坡公嘆其廉，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略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媢疾以惡之。

又卷一五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爲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宜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爲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

《容齋五筆》卷九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考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耀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予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又 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余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略定。天若相之，人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余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一老，屏余一人，措國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忘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終于太平，永爲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有考其所以異也。

又 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遊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遊，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彭俊民《書東坡韓文公廟碑後》 崇寧四年三月，俊民自成都來凌雲，寓居明月湖。方將訪先生遺跡，而新制，蓄蘇文者，以誹謗論，購賞千萬。吏移文所至，掃滅唯恐不及，「明月湖」字亦被拆去。俊民適至，密令以石刻沉之水中，因取其舊所藏《韓文公廟碑》稍完補之。後二十年再遊凌雲，當出而觀焉。

《吳船錄》卷下 庚辰，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皐亭下。赤壁，

小赤土山也，未見所謂「亂石穿空」及蒙茸巉巖之境，東坡詞賦微夸焉。郡將招集東坡雪堂。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崗環之，東坡卜居時，是亦有取于風水之說。前守鳩材欲作設廳，已而輟作雪堂，故稍宏壯。堂東小屋，榜曰東坡，堂前橋曰小橋，皆後人旁緣命之。對面高坡上，新作小亭曰「高寒」，姑取《水調》中語，非當時故實。然此亭正對東岸武昌數峰，亦登覽不凡處。晚過竹樓，郡治後赤壁山上，方丈一間耳。轉至棲霞樓，而勢對落日，暉景既墮，晴霞亘天末，併梁川流，釀黃酣紫，照映上下，蓋日日如此，命名有旨也。

周必大《題東坡遠游菴銘》　右《吳子野遠遊庵銘》，廬陵僧智顯頃在廣東得之富胥之家。自云傳授皆有據，寶藏數十年。淳熙丙午，往通州琅山，大病垂死，囑其徒從予易錢二十萬爲塔費。會病愈相訪，首舉是說，予笑曰：「與其死後求售，孰若生前踐言？」既歸，遂以爲寄，且謂人多指爲贋，公能識眞，不暗投矣。然予亦未敢自信，以贛兄書鑒極精，走介求辨。得報云：「初看亦甚疑，反復細觀乃大佳，雖老少不同，卻筆意妍緊，非名手不能爲。」然後深信不疑。明年七月二日某謹記。

又　潮州刺史毘陵張侯寄蘇文忠公與吳子野詩帖副墨數通，其第一帖但記《遠游庵銘》，用龜殼蛤蜊事而無其銘，是當時未及刻耶？聞紹興初眞蹟藏老胥家，坐事籍沒，遂歸有力者。僧智顯久在廣東，喜作詩，善醫術，因治病有功，宛轉得之。又數十年，乃至于某，仍附公長子伯達帖于後。今摹寄侯並刻之石，使來者得寓目焉，亦璧返邯鄲、珠還合浦之意也。黎、梨相近，故《集韻》騾騾通用，世俗直以爲蜊，公引《淮南子》，慮或者弗之察爾。紹熙四年正月三日。

又《跋東坡桂酒頌》　東坡自海南歸，文章翰墨，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者，《桂酒頌》其一也。今閩、浙、川本皆以「心服」爲「心腹」，「御瘴」爲「禦瘴」，「輔安五藏」爲「五神」，殆隨手有所改定耶。紹熙五年四月五日，故人徐思叔赴曲江幕官，攜以相示，敬題其後。他日或呈似韓使君，刻石眞《九成臺銘》之側，亦奇事也。

《游宦紀聞》卷五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曾外祖程公逸事云【略】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於石，筆法遒美，極可愛。

又卷六　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老空寂。」

又卷一〇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當爲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綫纊者。荊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先生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積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俟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衮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過庭錄》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魏蘧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職，各盡野人之寸心。」

《雞肋編》卷上　先公元祐中爲尚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目之爲「乞米帖」。後領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悵焉永慨！」余飭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眄，況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

《澠水燕談錄》卷四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于吏事，而清羸多病，尪然不能勝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進士十餘年，而官止州縣。窮死無嗣，其妻苦於饑寒。蘇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

又卷七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又卷一〇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峰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

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入蜀記**》**卷四**　（乾道六年八月）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辟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皐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

《**誠齋詩話**》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掛東坡像，有東坡親筆自贊云：「日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

《**梁谿漫志**》**卷四**　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酬唱，皆以卜居陽羨爲言。

又　（東坡）晚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末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潁昌，作書與惟熙云：「然某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眞，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

又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黃灝、曾孝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內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蓋崇寧黨禍時也。

《**程史**》**卷二**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略】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眞，於是乎驗。

又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輶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遍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嘆愕，坡徐曰：「某亦有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闔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敓，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齟舌，不敢復言也。

又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

沈周《**跋乞常州居住表**》　蘇文忠嘗云：我來陽羨，船入荊谿，意思豁然，似慊平生之願。今此奏牘，乃因量移汝州，而遂有乞住常州之請，正其向來所蓄素心也。且此本字迹既疏秀朗潤，有晉人風，而骨力結構，又極勁健，信爲眞筆。華中甫欲鐫之，以與好事者共，宜矣！時弘治二年十月十八日，沈周敬書于東禪精舍。

《**清波雜志**》**卷六**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

《**鶴林玉露**》**乙編卷三**　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明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

又卷五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盡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梅磵詩話**》**卷上**　陳舜俞令舉，嘉禾人。慶曆中，登進士乙科。嘉祐四年，中制科，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時政，謫監南康軍酒稅。到官，與劉太傅凝之日跨雙犢，以窮康廬泉石之勝。見於詩歌云：「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蒲爲鞭，草爲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輕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羅，山家裝束不時宜。匏樹注酒就君飲，包囊貯書當角枕。我吟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春。聲如洪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顧如何？春泥沒腹仍濺帽，夜半歸來人亦痛。天眞喪亂百憂集，衣食毛髮歸妻孥。

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俱悠悠。」此歌世爭傳之。後遇赦還鄉，絕意仕進。元豐中卒，葬於吾鄉南門外之蘇灣，距城僅三里許，過者必式焉。蘇東坡作《定風波》詞，自序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再適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坡賦《後六客詞》，又有『十五年來眞一夢，何事長庚對月獨凄涼』之句，蓋惜之也。坡《祭令舉文》云：『一奮而不顧，遂至於斥；一斥而不復返，遂至于死。』其哀窮悼屈，又可想見。

《**敬齋古今黈**》**卷八**　王詵晉卿建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爲作記。

《**夢粱錄**》**卷一一**　參寥泉，元祐年間，此僧住上智果寺，寺有泉，東坡以僧之名爲泉名，蓋東坡《應夢記》云：「僕在黃州日，參寥自吳中來訪，一日夢此僧賦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此僧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予夢詩兆于七年前，衆客皆嘆，遂書始末並題之，非虛語也。」

吳萊《**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盂，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夢赤蛇吐珠白璧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之。

又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黃溍《**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元年，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眞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李東陽《**跋乞常州居住表**》　按年譜，先生年四十九歲，有量移汝州之命。在筠州留十日，有與葉致遠唱和詩，又有送沈逵赴廣詩，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今此奏狀，則正其時也。今其眞蹟乃出於宜興徐文靖公家，而筆力遒勁，體格雄傑，彷彿有黃庭堅《槊毅》等法。不知何事散落人間？今梁谿華中甫欲壽之堅珉，以垂不朽，庶幾文忠公之忠節文章與詞翰，均得照灼人耳目，詎非勝事哉！而中甫亦與永永無斁矣。成化癸卯春三月望後，長沙李東陽題。

文徵明《**跋乞常州居住表**》　昔歐陽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今蘇文忠公所書乞常州狀，僅二百六十餘字，而傳之數百年，不與紙墨俱泯。其見寶于人，固有出于故事之上者耶！梁谿華氏得此帖，幾及百年，一日過余，請題，漫書歐公語于後。此帖當爲華氏世守之珍可也。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晦日，後學文徵明書。

董其昌《**跋乞常州居住表**》　東坡先生書，山谷評爲宋朝第一。謂其醞釀深厚，兼徐季海、顏清臣、李泰和之長，而挾以文章妙古今，忠義貫日月之氣。然行書雖多，鮮有楷法，此表一一規摹晉人，又出于臨唐賢名蹟之外。又文章忠義，皆具見于此，尤可寶也！董其昌敬題。

《**中山詩話**》　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岑象求《**東坡書贈鄧聖求詩跋**》　子瞻內翰昔竄謫黃岡，游武昌西山，觀聖求所題墨迹。時聖求已貴處北扉，而子瞻方誤時遠放，流落窮困。不二年，遂與聖求對掌誥命，竝驅朝門，同優游笑語於清切之禁。在常人固足感肖，況有文而賦於情者，宜何如哉！此前詩之所以作也。元祐丁卯二月，因會飲子功侍郎宅，子瞻爲予筆此，遂記而藏之。江陵岑象求嵓起跋。

蘇轍《**和子瞻歸去來詞並引**》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

又《**辨兄轍竹西寺題詩劄子**》　伏見趙君錫狀，言與賈易各論臣兄轍作詩事。臣問兄轍，云：實有此詩，然自有因依。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十數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中心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爲大惡。兼月日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

黃庭堅《書東坡與蔡子華詩後》　余來青衣，當東坡詩後十一年，三老人悉已下世，或見其兒孫甥姪耳。此邦士人恂恂，猶有忠厚之氣，蓋以前輩多老成耶。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在零陵，使人拊卷太息。元符三年九月庚辰，天少晴又欲雨，涪翁書。

又《題所和東坡與王慶源紅帶詩》　後十二年，觀此詩於戎州城南僦舍，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也。或題鬼門關柱云：「自此以往，更不理爲在生月日。」眞不虛語。元祐三年黃魯直，元符二年涪翁題。

又《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護國院，與余洪範同來，修公出此卷，戲題。

晁補之《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慽萃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

李之儀《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並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

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又《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能工。人知誦此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淵明之賦也，其窮可知。嗷嗷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淸，見者莫不引睇，將欲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時如所約，然此語未嘗載之筆下。予在潁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和。不獨見知爲幸，而於其卒章始載其後盡和平日談笑間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賦。而南方已與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數日，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牽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之。以是知窮而後工者，不爲虛發。藏雲秋日，周智臣以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因尋繹所得者，次第書之，而不腆之作，遂託其後，眞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八月二十日。

晁說之《答李持國先輩書》　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語。」今輒以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焉，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尙未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

錢世雄《跋施純叟藏東坡帖後》　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略】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

《呂氏雜記》卷下　荆公熙寧、元豐間，既閒居，多騎驢遊肆山水間，賓朋至者，亦給一驢。蘇子瞻詩所謂「騎驢渺渺入荒陂」是也。

又　東坡自黃州歸，路由金陵，荆公見之大喜，與之出遊，因贈之詩。坡依韻和云：「騎驢渺渺入荒陂，【略】」

《侯鯖錄》卷一　公素（孫貫）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妒悍，故云。

又卷三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又卷四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于壁，自稱回

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先生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爲和其詩。

又　東坡云：「僕爲吳興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又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懌。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廝賴故云耳。」客皆大笑。

又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纖纖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避暑錄話》卷上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略】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化。贈詩數十篇，待之甚恭。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去。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遍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沈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爲所毒，嘔血死。

又　子瞻《山光寺》「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辯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即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于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辯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志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追與過也。

又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番仝，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仝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十縑，即以贈之。作五詩，使仝寄賀，子由亦同作。仝去，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

又卷下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凄凄，【略】」「聖主如天萬物春，【略】」

《東軒筆錄》卷一〇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爲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母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平居不敢爲一字。

《春渚紀聞》卷五　李欣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于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于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

又卷六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于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

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全耳，首鼠不爲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于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于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又　蓬于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礦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攔浪，藕花卻解留蓮。」其後又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眞三絕也。

又　嘉興李亘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彩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又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婿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小賦云：「道得徽章鄭趙，姓稱孫姜閻齊。浴兒于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笋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球頭帽，須信從來只在簷。」

又卷七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蓬家藏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又　王荊公言，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蟆，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又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眞亭詩》有「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于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眞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又卷八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眞氣之力也。

《邵氏聞見錄》卷一三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美之。蘇內翰詩云：「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荊公薦李定爲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爲御史中丞，言內翰多作詩訕上。內翰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張文定、范忠宣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或以上聞，上覽之凄然，亦赦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西清詩話》　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往還不已，東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以，揚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多辣氣耳。

又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客至，或詬罵未已，聲達於外。東坡因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靖康緗素雜記》卷一〇　東坡于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戲用其韻跋之，有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注云：「皆世所傳錢氏故事。」事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自此稍絀。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

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又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能給，遂弊衣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苦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伴着衣裳。」時人議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歸衲衣。」蓋用熙載求丐事也。

《**萍洲可談**》**卷二** 東坡元豐間知湖州，言者以其誹謗時政，必致死地。御史臺遣就任攝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東坡方視事，數吏直入。上廳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東坡錯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門，家人號泣出隨之。弟轍適在郡，相逐。行及西門，不得與訣，東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爾！」郡人爲之泣涕。下獄即問：「五代有無誓書鐵券？」蓋死囚則如此，他罪止問三代。東坡爲一詩付獄吏，他日寄子由。其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獄吏憐之，頗寬其苦楚。獄成，神考薄其罪，止責散官，安置黃州。

又卷三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責儋耳，與瓊人姜唐佐游，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嘗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驗，續成篇。」崇寧興學，丕冒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墾辟已久，恐鹵瘠終無嘉穀爾。

《**道山清話**》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冷齋夜話**》**卷六**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爲和于後曰：「唯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

《**懶真子**》**卷一** 東坡至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

《**竹坡詩話**》**卷一** 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稍疏，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

又卷二 東坡喜食燒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又卷三 黃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即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錢本誤以「春醪」爲「香醪」也。

又卷一九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岡移汝海，經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卻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更坐，東坡即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曉自勻，【略】」申公見之亦無語。

《**默記**》**卷中**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創發云。蓋北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雞肋編**》**卷上**　食物中有「饊子」，又名「環餅」，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嘆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個。」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于公甚勤。戲云：「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又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于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卧則以首外向。檐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暵。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于浙江也。

又卷中　顧臨子敦內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顧屠」嘲之。元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略】既行，群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韻以送，因以自解焉。

《**墨莊漫錄**》**卷一**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唐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爲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于許下，子由乃爲足之云：「生長〔芸〕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又卷二　都尉王詵爲王定國畫《煙江疊嶂圖》，東坡作詩，所謂「江上愁心千疊山」者。定國死，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以獻章獻，或云禁中。

又卷四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佳甚，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師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攜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涂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侄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瓶罌名也。

又卷五　徽州硯石以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嘗作《眉子石硯歌》，極有連娟彎環可愛者。

又卷七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鍑，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鍑，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本何物，爲何用也。近復游于寺，因熟觀之，蓋有文可讀。【略】始知二鍑乃當時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又卷八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浣衣井旁，裴之嫡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于州，必謂沈香擠之而墜也。州委錄參杜子方、司戶陳圭、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沈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故東坡《送三掾》詩云：「殺人無驗終不決，此恨終身恐難了。」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游，能知休咎，乃往見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懟終不可免，可不戒哉！

《**猗覺寮雜記**》**卷上**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燕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〇**　苕溪漁隱曰：〔歐陽修〕《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爲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嘆》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爲思公惜之也。

又卷三五引《**潘子真詩話**》　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荊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爲手寫一通以爲贈。復自誦詩，俾坡書以贈己，仍約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又卷四二引《**蔡寬夫詩話**》　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與鑾坡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爲玉堂一佳物也。

又後集卷二六引《復齋漫錄》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慇懃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咏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又卷二八引《復齋漫錄》　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公，公《答聖俞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予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遺我與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蓋叙書語也。

《艇齋詩話》　東坡「江上愁心千疊山」。「江上愁心」出《唐文粹》，張說有《江上愁心賦》。

又　「南海使君今北海」詩，坡在嶺南與廣帥章質夫也。質夫之死，其家以其詩葬。

又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遷也。

《庚溪詩話》卷下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陳雄《題蘇文忠公詩刻》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迴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響浩難收。」天和寺在扶風縣之南山，東坡蘇公留詩於廳壁，迄今二十年矣。予承乏斯邑，因暇日與絳臺田愿子立、洛陽趙卬勝翁同觀，愛其眞墨之妙，慮久而浸滅，乃召方渠閻圭公儀就摸於石。時元豐癸亥六月二十三日，終南陳雄武仲題。

汪應辰《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東藁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東藁而云致彥魯也。

《能改齋漫錄》卷三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又卷六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川，【略】」按，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盤而貧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又卷一一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臺獄，嘗供此詩云：「本因龍神慵惰不行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卻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邦直嘗答蘇子由詩：「匕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爲方外游。草亂不容移馬迹，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東坡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卻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游。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此詩集所不載，故見于此。

又卷一五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妄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游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皆記其實。

又卷一八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游芙蓉城，世有其傳。余案，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騎一青騾，去如飛。又案，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曆中有朝士將

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案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聞丁死。故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荊公嘗和東坡此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

《**韻語陽秋**》**卷三**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峋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

又卷五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余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很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眞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又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滅無聞之嘆。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湟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苕水如漢水，【略】」

又卷一三　荊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略】若其邑屋之繁富，山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並楚之後，宮室盡爲禾黍，未易興復，而況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之場邪！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秦兵西來取鐘虡，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迥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之句。

又卷一八　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於己，門生歸命於天，俱一世之賢也。

《**獨醒雜志**》**卷二**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于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

又卷三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于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讖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蘆牖閑評**》**卷三**　蘇東坡詩云：「我大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艾，當獲一紀閑。」意亦欲如樂天退居之後，安貧樂道，優游以卒歲耳。乃晚歲竄逐海上，滯留七年，後雖復官以歸，而奔馳數月，竟歿于中途，良可嘆也。

又卷六　蘇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姜蜜湯，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別子由》詩云：「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其見于篇章者如此。

《**容齋隨筆**》**卷一**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爲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蘇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容齋續筆》卷一六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鑒，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容齋三筆》卷三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凶妒，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靜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遊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夫，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妒名，固彰著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容齋五筆》卷六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鱉炮羔有柘漿」是也。【略】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唯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蘇黃）。

又卷九　東坡猶以爲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爲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爲可嘆也。

《夷堅志支》乙卷六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

《演繁露》續集卷四　《三輔決錄》：趙襲、羅暉能草。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東坡詩：「羅趙前頭敢眩書。」

又　東坡《雪》詩：「鵝毛垂馬鬣，自怪騎白鳳。」《北夢瑣言》五卷曰：沈詢侍郎除山北節使，誦曹唐《游仙詩》云：「不知今夜游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

又　崔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垂一蒲鞭，而未嘗用。東坡送彭州詩曰：「有鞭不施安用蒲。」

《老學庵筆記》卷八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中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爲仲虎發也。

周必大《跋東坡詩帖》　瀏陽丞新喻蕭君一致五世從祖潛夫元豐七年監盱眙倉，坡公歲除前過其東軒，留題二詩，蓋量移汝州時也。按盱眙隸泗州，州在淮北，其縣治即淮陰故都梁，號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曠。公既樂之，而潛夫諱淵，蓋慕陶靖節者，其人亦可知矣。此公所爲賦詩也。

又《跋馮軫所藏五帖・東坡潁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夜月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爲題是也。按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坡所至歲月，惟潁爲少，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適聚於潁，故《臨別》詩：「五君從我遊，傾寫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友，豈謂夫子賀復迂。邇來又見三黜柳，共此煖熱餐氈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履常相從，而景文復來，不數日柳成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攄發妙思，羅列於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古今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

《揮麈後錄》卷六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于池陽，時楊元素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歡。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弟賊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柬知非常，並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馳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留此。卿等爲朕耳目之官，不愼密乃爾！』言遂不行，吾二人由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滕公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陵眷簡最先也。又云：「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滕蓋范文正之外孫，而授兵法于孫元規。

《**揮麈餘話**》**卷一**　章惇者，郟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惇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遣人持以還惇。惇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雇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爲譏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惇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處而無祔者，即楊氏也。

《**梁谿漫志**》**卷四**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游。【略】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況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于齠齔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又　東坡平生宦遊，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爲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遊歷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於黃凡五年，移汝。既去黃，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賦詩云：「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

又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鷄爲黍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爲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而郡無祠宇奠謁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強伯子健來，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記成，強伯刻石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雲麓漫鈔**》**卷一〇**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婿，故兄弟皆從二蘇游。子高後受學于荊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予襄居江陰，嘗見其行狀，著受學荊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哀東坡兄弟往來簡帖示人，然散失多矣。

《**耆舊續聞**》**卷二**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凶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赦》詩，有挽詞甚哀。

又卷五　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副使。制詞云：「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坡甚嘆服，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子發同僚，和子發詩云：「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爲此也。

《**雲谷雜記**》**卷三**　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按北臺在密州之北，因城爲臺，馬耳與常山在其南。東坡爲守日，葺而新之，子由因請名之曰超然臺。偶閱《注東坡詩》，見注者不得其詳，因記之。

《**玉澗雜書**》　陶隱居挂朝服神武門事，于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塘時，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見齊祚將衰，故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往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披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去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大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復嘗再用云：「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挂衣冠神武門。」

《**清波雜志**》**卷八**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莅，繪像以彰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眞？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落句云：「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

李彌遜《跋東坡書石鐘山記後》　自東坡作《石鐘山記》，好事者過之，往往回旋其下，未必有所遇。僕往歲自廬陵赴建業，道由彭蠡，亦浮小舟繫岸石，良久，但見水石吞吐，風激之鳴，不聞所謂「噌吰鏗鞳」之聲也。迺知山靈水僊出奇發藴，必有所付，非其人可浪得耶？

魏了翁《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眞蹟》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于蘇公，今蘇集有倡酬、《字說》與《秋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迨蘇公度嶺，諸賢皆坐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于片文遺墨之是寶，于是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今安德節度趙公之子與洸武叔攜《字說》眞蹟相眙。安德以儒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爲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又《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嗜陶公文，其有感于《歸去來

詞》，蓋元豐五年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爲得失乎？遺墨藏于義天之族子煟，臨邛魏某與之爲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貴耳集**》**卷上**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謗訕朝政者，欲議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奏神考，慈聖亦閱之。【略】獄中聞湖、杭民作解厄道場屢月，故有此語。

《**困學紀聞**》**卷一八**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爲石康令，出其詩稿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爲文忠之族，非也。

《**月下偶談**》**卷下**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尤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欲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

又　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裹蹄。促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趙次翁注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毗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齊東野語**》**卷七**　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群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放之，遂作《攬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歙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衮衮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仄人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眞可以持贈矣。

又卷二〇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汙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個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仆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夷狄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個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個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柳貫《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此蘇長公《寄鄧道士》詩，作於惠州，而書於容州，蓋遷海南時也。猶子遲者，文定公長子湧泉先生，紹興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留居之。婺之有蘇氏，寔始於是。是詩空海念公得於吾婺，其爲湧泉家物無疑，但不知空飛無迹，與少林壁觀法有同有異否，空海其有以復我哉。

蘇伯衡《跋先文忠公和韋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蓋吾家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儀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衡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以冬十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即行。文定公亦自筠州徙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秋七月二日奔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公，亦在行間，故文忠公爲書此詩。以所題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竄責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遊戲翰墨，字勢筆意無秋毫不足之意。則公之超然自得，夷險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逸老堂詩話**》**卷上**　東坡像《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山谷《自贊》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楊誠齋《自贊》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與陳龍川《自贊》「人中龍，文中虎」者有間矣。

王士禛《癸卯詩卷自序》　嘗讀《東坡先生集》云：「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輒凄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而其終篇則曰：「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至陳州東府諸篇，一則曰「夜雨何時聽蕭瑟」，一則曰「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

《**石洲詩話**》**卷三**　《東坡集》中《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

公擇》，一《中秋月》。《詩話總龜》謂「坡作彭城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絕句。其後山谷在黔南，以《小秦王》歌之」。初白《補注》云：「按玉局文及《風月堂詩話》云：東坡中秋詩，紹聖元年自題其後：『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此段正與詩合。其在李公擇席上所賦，即前篇《答李公擇》者是也。《詩話總龜》混兩詩爲一時事，訛也。」據此，則三詩不必其一時所作，特以其調皆《陽關》之聲耳。《陽關》之聲，今無可考。第就此三詩繹之，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今錄於此以記之：「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又　東坡《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後車仍載胡琴女」云云，施注引東坡在黃有《答景繁帖》云「某嘗攜家一遊，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凄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云云。此與篇中「前年開閣」云云相合。而《中州集》載党承旨《弔石曼卿》詩，自注云：「曼卿嘗通守朐山，攜妓飲山石間，鳴琴爲冰車鐵馬聲。」則以此事爲曼卿，豈傳訛耶？

又　東坡與子由別詩，題中屢言「初別」。考嘉祐六年辛丑冬先生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時子由留京侍老蘇公，十一月十九日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七言古一篇，此二公相別之始也。熙寧二年己酉服闋還朝，任開封推官，尋改杭州通判，子由自陳送至潁州而別，有《潁州初別子由》五言古二首，其詩云：「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所謂「三度別」者，自鄭州一別西門之後，治平三年，先生自鳳翔還朝，子由出爲大名推官。此事詳《欒城集》，而先生集中無詩。熙寧十年丁巳，先生以四月赴徐州任，是秋子由至徐，留月餘赴南都，有《初別子由》五言古一首。其將赴南都也，與先生會宿逍遙堂，作兩絕句，先生有和作二首，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也。元豐三年庚申，先生赴黃州過陳，子由自南都來別，有《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五言古一首，時正月十四日也。五月，子由將赴筠州，復至黃州，留半月乃去，先生有《迎子由》詩七律一首，又五言古一首，而相別時無詩。元豐七年甲子，先生授汝州團練副使，五月由九江至筠州與子由別，有《別子由三首兼別遲》，皆七言古詩；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五言古一首。元豐八年乙丑，先生自登州以禮部員外郎召還朝。明年爲元祐元年丙寅，先生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而是年子由亦自績溪令召入爲祕書省校書郎。至元祐四年己巳，先生除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出守杭州，子由代爲翰林學士。是年子由使契丹，先生自杭作七律一首送之。其出守杭時，相別無詩。元祐六年辛未，先生自杭召還朝，除翰林承旨，是時子由爲尚書右丞。五月入院，以弟嫌請郡。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時先生寓居子由東府，數月而出知潁，乃作五言古一篇留別子由，題曰《感舊詩》。其序中記嘉祐中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事，此事在《辛丑馬上》一篇之前，而本集無詩可攷也。元祐七年壬申，以兵部尚書召還，遷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明年癸酉八月，以龍圖、端明兩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東府，有《東府雨中別子由》五古一首。合前出知潁時，則東府之別，凡二次矣。紹聖四年丁丑，先生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子由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和元韻贈別》詩五古一首。以上考先生別子由詩次第，大略如此。中言「初別」者凡三，蓋皆一時合併，不忍遽以別言，而特加「初」字，以志驚目之筆也。迨其後，又變別而云「感舊」，則「初別」之義益明矣。

又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曰：「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譚云：「遊止山水好景，每尋替人不得。況坡老開濬西湖，何等關情，決不忍交付與俗人矣。」此評亦好，但作詩子瞻自杭州通守轉密州，西湖尚未開也。此與伯敬硬斷老杜西枝村尋置草堂地爲成都草堂同病。

《時賢本事曲子集》　董毅夫名鉞，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怪其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東坡嗟嘆之，次其韻。

又　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話舊而作。

又　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數日，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貳車蘇子瞻賦詞。子瞻即席而就，寄《攤破虞美人》。

又　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絡其上。順常晝卧其下。時子瞻爲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

落花覓句，爲賦此詞。

楊湜《古今詞話》　東坡自禁城出守東武，適值霖潦經月，黃河決流，漂溺鉅野，及於彭城。東坡命力士持畚鍤，具薪芻，萬人紛紛，增塞城之敗壞者。至暮水勢益洶，東坡登城野宿，愈加督責，人意乃定，城不沒者一板。不然，則東武之人盡爲魚鱉矣。坡復用僧應言之策，鑿清冷口積水入於古廢河，又東北入於海。水既退，坡具利害屢請於朝，築長堤十餘里以拒水勢，復建黃樓以厭之。堤成，水循故道，分流城中。上巳日，命從事樂成之。有一妓前曰：「自古上巳舊詞多矣，未有樂新堤而奏雅曲者，願得一闋歌公之前。」坡寫《滿江紅》曰，【略】俾妓歌之，坐席歡甚。

又　東坡初謫黃州，獨王定國以大臣之子不能謹交游，遷置嶺表。後數年，召還京師，是時東坡掌翰苑，一日王定國置酒與東坡會飲，出寵人點酥侑尊。而點酥善談笑，東坡問曰：「嶺南風物，可瞰不佳。」點酥應聲曰：「此身安處是吾鄉。」坡嘆其善應對，賦《定風波》一闋以贈之，其句全引點酥之語。

又　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於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逐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

《優古堂詩話》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嘗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耶？樂天《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春渚紀聞》卷六　蔣子家藏先生于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余杭通守時字，云：「紅杏了，【略】」既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見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酴醾也。

《避暑錄話》卷上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賫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韻語陽秋》卷一一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尚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己寄其詩乃云：「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頭。」是勸其早休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勿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已而有南遷絕海之禍矣。所謂「海道勿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動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

《風月堂詩話》卷下　東坡《中秋》詩，紹聖元年自題後云：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

《觀林詩話》　東坡名賈耘老之妾爲雙荷葉，初不曉所謂。他日，傳趙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雜記》，記此事云：「兩鬢並前如雙荷葉，故以名之。」如荷葉鬢，見溫飛卿詞：「裙拖安石榴，鬢鬟偏荷葉。」

《西溪叢語》卷上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軻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同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

《揮麈後錄》卷七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婿也。知黃州日，東坡先生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于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軾始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戒。

《酒邊詞》卷下　《漁父詞》，張志和兄松齡所作也，有招玄眞子歸隱之意。居士爲姑蘇郡守，浩然有歸志，因廣其聲，爲《浣溪沙》，示姑蘇諸友。其詞

云：「樂在煙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梢梢新月幾回彎。一碧太湖三萬頃，幾在相對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

《**耆舊續聞**》**卷二**　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略】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入蜀記**》**卷四**　八月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邊石濱耳。然水緊浪湧，過舟甚艱。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溪」者。

樓鑰《**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麈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鬧，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法家者流，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下，一出則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不在徒二年以下。」吾鄉豐吏部叔賈誼倅盱眙，游南山寺，有老僧云舊有苦條木一段，上有東坡親書《行香子》詞，後沈于深水中。亟募人取得之，遺墨如新，就刻其上。尋爲一軍官買去，析爲槍杆矣。此詞惟曾寶文端伯所編本有之，亦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則《揮麈》所載殆未盡，豈與之同游後乃閱其詞耶？偶從豐氏得墨本，既登之石，又以寄施使君武子，請刻之，以爲都梁一段嘉話。

宋濂《**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爲國家保障。至于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詠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子瞻嘆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尚爲何如。所以善謔者，特出于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濂言爲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

毛晉《**後山詞跋**》　宋人好著詩話，未有著詞話者。惟後山集中略載一二。【略】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楊慎《**詞品**》**卷三**　密雲龍，茶名，極爲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東坡之門，公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東坡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明略也。東坡茶《行香子》云：「綺席纔終，【略】」

《**清泥蓮花記**》**卷七**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　密雲龍，蘇門四學士到必用之，茶名也。

又《**詞辨**》**上卷**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之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緩緩歌》，蘇東坡爲易其詞歌之：「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幄來。」即名《陽關曲》，是古《清平調》也。

又下卷　按東坡以二韻事，見《行香子》，秦、黃、張、晁爲蘇門四學士，必命取密雲龍供茶，家人以此記之。廖明略晚登東坡之門，亦呼密雲龍，視之則一廖明略也。東坡爲賦《行香子》。

又《**詞評**》**上卷**　東坡知潁州時，月下梅花盛開。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何如召德麟輩飲于花下。」東坡喜曰：「誰謂夫人不能詩，此眞詩家語也。」作《減字木蘭花》以紀之：「輕風薄霧，【略】」

《**詞苑萃編**》**卷九引**《**詞苑**》　東坡云：玄眞子《漁父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云：「西寒山前白露飛，【略】」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略】」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以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毋乃太瀾浪乎。」

著錄

蘇軾《**南行前集敘**》　己亥之歲，舟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咏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

又《**答陳師仲主簿書**》　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

又《**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所編錄拙詩

文二十卷。軾平生以文字言語見知于世，亦以取疾于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喑默人，然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謂亦皆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輯，略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爲多言者之戒也。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略】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于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有後也。

又《與陳傳道書》二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說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

蘇轍《次韻姚孝標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弟，誰肯塤終不聽篪？西虢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屬和追陪失此時。

又《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

又《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右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頵押宴，爲臣轍言先臣（蘇）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茯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茯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也。

又《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眞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並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略】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黃庭堅《與胡逸老書》　《東坡集》偶有兩部，輒分其一助藏書。

又《答何斯舉書》　陳季常所刻蘇尚書詩集，煩爲以厚紙印一本見寄，只封在鴻父處亦可爾。

又　寄惠蘇公詩集，亦自有用處。要欲得一本厚紙者，藏之名山耳。季常所寄亦是此一種紙，當料理季常爲用厚紙印耳。

李廌《師友談記》　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爲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山集》而致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　苕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眞僞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略】《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爲闕文也。

《東都事略》卷九三《蘇軾傳》　軾與弟轍皆師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志，率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既成，撫而嘆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爲人篤于孝友，輕財好施，獎善詆惡，蓋其天性。其貶黃州也，築室于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外制》十三卷、《和陶詩》四卷。

孫覿《與蘇守季文》　《東坡後集》，或云即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

又　奏議、制誥，世間所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略】如制誥、奏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東坡刀筆集》。

又　東坡《前》、《後》集。

又　《蘇文忠奏議》。

《容齋五筆》卷九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獜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唃氏之意，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效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眞給事在臨安所刊，並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卻芟去之，豈不可惜。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應詔集》十卷。右皇朝蘇軾字子瞻，洵之長子也。

《讀書附志》卷下　《東坡先生別集》三十二卷、《續別集》八卷。右《東坡先生別集》、《續別集》，乃蘇公嶠刊置建安而刪略者，淳祐甲辰廬陵郡庠刊。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詩》四卷、《應詔集》十卷，端明殿學士文忠公蘇軾子瞻撰。【略】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

又　《東坡別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眞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亦雜以穎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剿入者。有張某爲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亦無《應詔集》也。

謝枋得《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略】書市厄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爲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軾前、後集七十卷，《奏議》十五卷，《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應詔集》十卷，《內外制》十三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和陶詩》四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年譜一卷（王宗稷編）。

又卷二三八《蘇軾傳》　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蘭臺前集》一百卷，又《蘭臺後集》七十卷，《大成集》八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蘇東坡文集》，一部二十四冊，完全。

李紹《成化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求其全集，則宋時刻本雖存，而藏於內閣。仁廟亦嘗命工翻刻，而歐集止以賜二三大臣，蘇集以工未畢，而上升遐矣。海虞程侯（宗）自刑部郎來守吉，【略】嘗求歐公大全集刻之郡庠，以幸教吉之人矣。既以文忠蘇公學於歐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復遍求之，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並刻之，以與歐集並傳於世。【略】成化四年春二月朔。

葉盛《水東日記》卷二〇　邵復（孺）〔儒〕先生家藏《東坡大全文集》：《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二（原誤作「一」）十卷、《東坡奏議》十五卷、《東坡內制集》十卷（《樂語》附）、《外制集》上中下卷、《東坡和陶淵明詩》四卷、《東坡應詔集》十卷，此是細字小本。松江啓東白和尙所藏大本《東坡集》四十卷，又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十五卷，前有御製賜蘇嶠序，又有小字大本，前有誥詞並嶠謝表，及黃門所爲乃兄誌銘云。

《菉竹堂書目》卷三　《蘇東坡文集》二十九冊。

又　《蘇東坡別集》十五冊。

又　《東坡後集》五冊。

又　《三蘇文集》一百五十一冊。

又　《蘇東坡文集》二十九冊。

《古今書刻》卷上　江西布政司：《蘇文忠公全集》。

《趙定宇書目》　《蘇文全集》二十本。

又　宋板大字《東坡集》。

《百川書志》卷一二　蘇子瞻《東坡集》七十五卷。

又　《東坡文粹》三十二卷。

又卷一八　《東坡奏議》十五卷。

《脈望館書目》《東坡集》廿本。《東坡外集》四本。白口板《蘇文》三十本。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東坡文集》二十六冊，不全。

又　《東坡内外制》二冊，不全。

又卷五　《東坡奏議》五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録》下　《蘇長公集》一百五十卷。

《近古堂書目》下　宋版《東坡全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軾集》四十卷，又《後集》二十卷，又《和陶集》十卷，又《應詔集》十卷，又《東坡别集》四十六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蘇文忠内外制》十卷。

又卷一三　《蘇文忠公全集》五十冊，一百十五卷，蘇軾，嘉興板。又三十冊，一百五十卷，蘇州板。又三十冊，文集七十五卷、詩集三十二卷，湖州板。又選集十五冊，五十卷，江陵陳夢槐輯。又《外集》十冊，八十六卷，《續集》十冊，十二卷。《居儋集》二冊，五卷。《坡仙集》十冊，十六卷，李贄批選。

茅維《萬曆本宋蘇文忠公全集叙》　昔長公被逮於元豐間，文之秘者，朋游多棄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無算。逮高宗嗜其文，彙集而陳諸左右，逸者不復收矣。迄今遍搜楚、越，並非善本，既嗟所缺，復憾其訛。丐諸秣陵焦太史所藏閣本《外集》。太史公該博而有專嗜，出示手板，甚覈。參之《志林》、《仇池筆記》等書，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歷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復南宋禁中之舊，而今之散見於世者，庶無掛漏。爲集總七十五卷，各以類從，是稱《蘇文忠公全集》云。【略】萬曆丙午元日，吴興茅維譔。

毛九苞《校蘇長公外集序》　自東髮慕先生，今得校梓其文，竊以托名自喜，故受命不辭。常置數卷篋中，攜與出入，畢復易置。參考經史及先生《全集》、《志林》諸書，若原本，若謄本，若刻本，凡三歷心目，訂定訛謬。必不可解，存舊闕疑。

焦竑《蘇長公外集序》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寖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樂城遺言》；《虚飄飄》三首，公與黄、秦倡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銍謂是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與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眞贋相雜，如此類往往有之。蓋長公之存，嘗嘆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一部，游行、詩、文、書、畫等，各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睹。侍御康公以巡使至，章紀肅法，敝革利興，以其暇銓叙藝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别駕毛君九苞校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略】别駕君博雅而文，校讎審諦，於此編尤勤，因得附著之。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蘇軾《東坡集》一百九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蘇文忠公集》。陳景雲注：「《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五卷，《和陶詩》四卷。又有《外集》，亦宋人所編，最精審。」

又　《東坡外傳》四冊。陳景雲注：「此恐即是《外集》，『傳』字殆傳寫之誤耳。宋人編公《外集》，盡去《志林》、《詩話》標目，入之雜志中，最爲有識，此東澗老人之言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内府藏本，宋蘇軾撰。【略】按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所載並同，而别增《應詔集》十卷，合爲一編，即世所稱「東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藝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墓誌不合，而又别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説書》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爲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録》稱京師印本《東坡集》，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於他書，殆燬於靖康之亂。陳振孫所稱有杭本、蜀本。又有軾曾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大全集本，又有張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無《應詔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説》之類，不加考訂。而陳鵠《耆舊續聞》則稱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謬，極可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爲最善，而今亦無存。葉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孺家有細字小本《東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尚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如此。【略】然傳本雖夥，其體例大要有二：一爲分集編訂者，乃因軾原本面目，而後人稍增益之，

即陳振孫所云杭本，當軾無恙之時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刻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爲分類合編者，疑即始於居世英本，宋時所謂「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迄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集》，載文不載詩，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號《蘇文忠全集》，版稍工而編輯無法。此本乃國朝蔡士英所刊，蓋亦據舊刻重訂，世所通行，今故用以著錄。集首舊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編，邵長蘅、查慎行補註軾詩，稱其於作詩歲月編次多誤，以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一函四冊，宋蘇軾著。四卷，前蘇轍詩引。

又卷六 《東坡集》一函十二冊，宋蘇軾著。【略】共一百二卷，無校刊姓氏。

又卷一〇 《東坡全集》四函二十六冊，宋蘇軾著，【略】共一百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九 《東坡先生奏議》二函十冊，不著編人姓名，書十五卷。

又 《東坡奏議》二函十二冊，書十五卷。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蘇東坡和陶詩》，二卷。

又 《東坡集》，存一之二十三、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六之三十九。

又 《東坡文集》，存一之十一、二十一之二十七、三十之四十。

韓應陛《宋本東坡集跋》 宋本《東坡集》三十冊，一向爲蘇州汪氏藏，咸豐九年己未席楚白持來收之。【略】此冊末有記語一行十二字云「至正廿二年月廿三日借讀」，不署姓名。字雖未必佳，玩其筆意，必非出近人手。而書中汪氏一印記外，絕不見他人收藏印，蓋此書前後殘缺，他人印因之失去耶？記語一行，其姓名署於書前後，而今並失去也，亦或有之。此書原屬燼餘，此冊未穿綫處紙焦裏，或亦絳雲中物。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年譜一卷、墓誌銘一卷，明成化刊本。宋蘇軾著。年譜五羊王宗稷撰。

又 明嘉靖刊本。【略】按：《續集》後有「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南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兩行。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 《東坡大全集》一百三十卷，宋蘇軾撰。明本。此本分類編次，易於檢尋。

又 《東坡集》八十四卷，蘇祠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重刊蘇文忠公全集》一百十五卷，明成化吉州刊本。宋蘇軾撰。

又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明萬曆刊本。

《經籍訪古志・別集類》 《東坡集》，宋槧本，昌平學藏。單題云《東坡集》，文字勁遒，宋板之尤精者。卷首署云「西禪寺常住」。

又 朝鮮國刊本，懷仙樓藏。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蘇文忠公文集》四十卷，宋蘇軾撰。宋眉山刻大字本，存卷十七至三九。

又 《東坡先生奏議》十五卷，宋慶元刻本。

又 《東坡先生外制集》三卷，宋蜀刻小字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宋蘇軾譔，明成化四年重刊宋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蘇文忠公集》一百一十五卷，明刊七集本，錢求赤點校，惜殘缺過半。

又 元板《蘇文忠公文集》，四套。又 《東坡先生後集》殘本，宋刊本，宋蘇軾撰。【略】卷四第五、卷六、卷十、卷十一間有「庚子重刊」（陰陽文不一）、「乙卯重刊」者。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東坡先生後集》殘本，宋刊本，宋蘇軾撰。【略】存卷四、卷五、卷六、卷十、卷十一。間有「庚子重刊」（陰陽文不一）、「乙卯重刊」者。案《東坡集》宋本罕見著錄，《經籍訪古志》所載之兩種，行款均與此不同。

《寶禮堂宋本書錄》 《東坡集》殘本，三十冊。此爲南宋孝宗時刊本，全書四十卷。以成化刊本互勘，惟卷八《除夜大雪》、《大雪青州道上》、《轍幼從子瞻兄讀書》、《子由將赴南都》詩四首，先後稍有移易，其它編次悉同。是本存卷一至二十四，以下卷第被書估剜改，顛倒錯亂。然以成化本正之，存者實爲卷三十三、卷三十五至三十九。舊爲汪閬源所藏，考《藝芸書舍宋元書目》，當時即已殘佚，惟彼無卷二十四、卷三十五，而有卷三十二，與此不合。然此增出之二卷，均有汪氏藏印，疑《書目》傳寫誤也。端匋齋近覆成化本，繆藝風

據錢求赤校宋本及嘉靖刊本爲之校訂，至爲詳愼。但參以是本，有足以正其訛奪者。

又　《東坡先生後集》殘本一冊，卷十起第二十六至四十二，存十七葉，卷十一起第十八至二十二，又第二十五，存六葉。【略】版心記「庚子重刊」者十一葉，記「乙卯刊」者六葉，陰陽文不一。按南宋有三乙卯，一爲高宗紹興五年，一爲寧宗慶元二年，一爲理宗寶祐三年，有二庚子，一爲孝宗淳熙七年，一爲理宗嘉熙四年。此已避光宗諱，則刊期必在紹興、淳熙以後，而在寧、理二宗之時。至刊板之地，則卷十第二十八、九葉魚尾上有「黃州」二字，可無疑已。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〇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元刊本。宋蘇軾撰。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二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略】《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東坡七集》條下云：「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提要》謂蜀本無《應詔集》，誤矣。直齋又云：「《東坡別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眞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説》之類，亦雜以潁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剿入者。有張某爲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亦無《應詔集》也。」蘇嶠所刊《別集》，蓋即《宋史・藝文志七》所著録者，故卷數無異。直齋謂其大略與杭本同，則是取《前》、《後》集及《內制》、《外制》、《奏議》、《和陶》諸集中詩文編次爲一，以別於六集之各自爲書。【略】然不收六集以外之詩文及《志林》、《雜説》之類，故與大全集不同。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三《明成化程宗刊本東坡七集跋》　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州府知府程宗刊本。【略】首録贈太師制詞，次宋孝宗御製序贊，次年譜，次本傳，次墓誌銘。全書凡分七集，一《東坡集》四十卷，二《後集》二十卷，三《奏議》十五卷，四《內制集》十卷附《樂語》，五《外制集》三卷，六《應詔集》十卷，七《續集》十二卷，通爲一百十卷。前舊有明成化四年郡人李紹序（余此本序已佚），言蘇集宋本雖存，藏於內閣，仁廟嘗命工翻刻蘇集，以工未畢而升遐。程侯守吉，既刻歐集於贛，又求蘇集，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別爲續集並刻之云云。此「七集」之名所由始也。余按：東坡文字當時風行海內，京、蜀、吳、越、吉、建各地傳刻紛紜，而中遭禁錮，多已不存。余生平寓目者，有眉州、黃州、浙中各本，又巾箱細字本，然皆殘缺不完，無由觀其全集之次第。嘗檢晁、陳二家書目，載東坡集有《前集》、《後集》、《奏議》、《內制》、《外制》、《和陶》、《應詔》諸集之名，其編次卷數與此本正同，惟《續集》爲程氏所編，采各集所無之詩文而併《和陶詩》於其中，此其異耳。余頗疑晁、陳二家所著録者或即曹訓之本，取其編次特爲完備，學子便於誦習，故得以傳播久遠也。第曹氏原帙久絕天壤，獨賴程氏勤求博訪，既獲得天水舊槧，復參以御府新刊，詳校精鐫，勒成善本，遵循流衍，歷數百年不衰，其表章昔賢之功，寧不偉且鉅哉？此書鐫梓精良，字體古逸，宛有松雪之風，肆估多撤去李紹序，以冒元刊。如瞿氏《藏目》著録有元本坡集，余細意審觀之，正是此本，以楮墨精麗，特足珍耳。【略】宣統初元，匋齋建節金陵，深惜坡集世無佳本，適江南圖書館以七萬五千金盡收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其中正有成化本七集，因發官帑重付梓人，而繆藝風爲之校訂。顧丁書原有闕失，藝風又出家藏錢求赤校宋殘本合而校正，仍不足者，更取嘉靖本補勘完之。由是坡公全集得此本傳播於世，使人人獲窺宋刻之舊觀，端、繆之功，上接曹、程，流風餘韻，後先嗣美，鄉邦人士，披誦此書者，所宜瓣香祝頌於無既矣。惟編增《續集》，後人頗有遺議。如《醉鄉記》、《睡鄉記》諸篇，其詞鄙俚淺近，決非公作，宋人《捫蝨新話》已斥其非，而《續集》仍加甄采。又如嘉靖刻本前載繆宗道校訂義例，摘發所載詩文與前、後集及《奏議》複出者，爲詩五十一首，爲文六十六首，重刻悉予芟除，程氏於此殆未能免疏漏之譏。然其以部郎出守大郡，下車數月，即訪求歐集舊本，刻置郡庠。歐集蔵事，更推及坡公。以儒術飾吏治，其留意文學，迥非俗吏之所爲。至增編《續集》，或委諸幕客所爲，以文牘紛填，無暇尋檢，致有複出濫收之弊。然刊傳古籍，爲功於藝林甚鉅，《續集》偶疏，未足爲累。後人無過爲苛責可也。

又《明嘉靖本東坡七集跋》　此嘉靖時重刻成化本。【略】前列制敕、序贊，次録成化本李紹序，次重刊全集義例八條，後題「校正官南豐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繆宗道識」，次年譜，次總目，次本集七種，次第悉與成化本同，惟《後集》末卷題「嘉靖十三年江西佈政使司重刊，南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二行。【略】嘉靖刊本即從成化本出，故不特卷數次第相同，即行款字數亦宛然若一，第版口黑白有異耳。惟《續集》十二卷，其中乃大有差殊。葉郎園（德

輝）謂嘉靖重刻時《續集》版已亡佚，搜其逸詩逸文再編，故大非成化本之舊。繆藝風爲陶齋覆刻成化本七集時，以嘉靖本對勘，謂嘉靖本脫去詩四十五首，文四十七首，遂謂此本不如成化本之佳。然余嘗取兩本比較，亦殊有不盡然者。就《續集》目錄考之，此本詩文題目次序與成化本相勘，其符合者固十之九，是重刻時實親見成化本，不得謂相距六十餘年，其版失亡，其書亦至於不可復見，似非情理所宜有也。至詩文之減少，洵如藝風所言，然其事則固有說。據此本前載《義例》，言舊本《續集》所載多與前、後集及《奏議》重出，今刪其全同者詩五十一首，論、序、啓、書、奏議、贊、銘等共六十六首。是此本《續集》詩文之減少，乃因其複出而刪之，非未得原書而佚之也。《義例》又言：舊本模糊及元寫差誤，爲之補訂改正，凡二千餘字。是此本當時固校勘精謹，初非漫然翻刻而已。故陶齋覆本所附校記，其是正文字太半取諸此本。循是論之，此本之善寧遜於成化本哉！

又《明刊東坡大全集跋》 明刊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前後不載序跋。字體圓潤。刊工亦精美，頗似成、弘間風氣。卷首錄誥詞、御贊、本傳、墓誌、年譜，悉與成化本同，惟編次迥異，蓋合集文字而類列之，所謂「大全集」也。【略】此本傳世極稀，偏檢各家目錄，均未著錄。余舊時獲之南中，質之藝風、乙盦，均未嘗寓目，無能考其究竟。嗣於吳門晤鄧正闇同年，其羣碧樓中所儲坡集正是此本，且各卷缺葉皆預留格紙，無不盡同。然正闇窮研極討，亦無由悉其源流，惟相與摩挲賞玩，各矜奇秘而已。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東坡集》四十卷，宋蘇軾撰。缺卷三至六，十一、十二，十五至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六，三十七，共存二十三卷。宋刊本，大板，版心高七寸七分，寬五寸八分。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魚尾下記「東坡集第幾」，次記葉數，下記刊工姓名。【略】前有乾道九年御製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分卷次第與別本同。按：此本行款版式與余所見宋刊數本皆不同，審其結體方整，雅近率更，自是南渡以後浙杭風度。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述東坡集刊板有杭本、蜀本、吉本之別，此斷爲杭本無疑。此爲市橋下總守獻書之一。

又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前集缺三十四至三十六、後集存一至八。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下方記刻工姓名。按：此本字迹結體方整而有挺進模茂之氣，既非杭本，亦不類蜀本。考蘇嶠曾刻於建安，然審其刀法渾成，又無建安棱角峭厲之態，恐即《直齋書錄解題》所稱之吉州本也。余曾覩明刻《奏議》十五卷（《天祿琳琅書目》以爲元本），其行款正與此相合，疑直翻雕此本，而筆意板滯，神氣索然矣。姑存此臆說，以竢詳考。

又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宋蘇軾撰。存前集六至十五，後集一至三、五至十，共十九卷。宋刊本，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題「坡前六」、「坡後一」，或「東坡集六」等字，下記葉數及刊工姓名。避宋諱至「慎」字止。審其字體疑江西刊本。

又 《東坡先生後集》二十卷，宋蘇軾撰。存卷四、五、六，計三卷。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魚尾上記字數，中縫作「東坡後集卷幾」。間有「乙卯刊」、「庚子重刊」字樣，「庚子重刊」間有陰文。【略】按：此黃州本《東坡後集》存京已一年，頃還之繆筱翁矣。甲寅十月初六日，沅叔。

又 《東坡先生後集》二十卷，宋蘇軾撰，存卷十、十一，計二卷。宋刊大字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雙魚尾，書名題「東坡後集幾」，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

又 《東坡應詔集》十卷，宋蘇軾撰。宋刊巾箱本，十四行二十五字，白口雙闌。版高四寸八分，寬三寸二分。字瘦勁似蜀刊本。鈐有「蕉林藏書印」。

又 《蘇文忠公文後集》，宋蘇軾撰，存卷十六、十七。宋蜀中刊本，九行十五字，大字仿顏書，與余藏《蘇文定集》同。又《奏議》一冊，爲卷一（十六至四十三葉）、卷十（一至十葉）。

又 《蘇文忠公全集》一百十一卷，宋蘇軾撰；《年譜》一卷，宋王宗稷撰。明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刊本，十行二十字，每集後有「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南豐縣學教授繆宗道校正」二行。

又 《東坡全集》一百十二卷，明萬曆刊本，十一行二十五字。有萬曆己酉黃嘉芳序，謂本刻自書賈，質板其家，而賈人潛逃，乃窮研考核，較諸蠶川、武林二集加詳審焉。有凡例七條，大氐合七集本而重加類次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坡集》四十卷，宋蘇軾撰。宋刻本（卷三配明鈔本）。韓應陛跋，三十冊，【略】存三十卷。《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宋蘇軾撰。宋刊本，十冊。【略】存十九卷。《東坡先生後集》二

十卷，《外制集》三卷，宋蘇軾撰，宋刻遞修本。吳昌綬跋，二冊，【略】存五卷。

《東坡應詔集》十卷，宋蘇軾撰。宋刻本，二冊。《蘇文忠公文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和陶淵明詩》四卷、《樂語》一卷、《奏議》十五卷，宋蘇軾撰，宋刻遞修本，十冊。【略】存十六卷。《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集》十卷、《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宋蘇軾撰。《東坡先生年譜》一卷，宋王宗稷撰。明成化四年程宗刻本，翁同龢校並跋，十六冊。又一部五十六冊，又一部五十八冊。《蘇文忠公全集》一百十一卷，宋蘇軾撰，《年譜》一卷，宋王宗稷撰。明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刻本，劉漢臣跋。二十八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宋蘇軾撰。《年譜》一卷。明萬曆三十六年康丕揚刻本，二十冊。《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集》十卷、《樂語》一卷、《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宋蘇軾撰。《年譜》一卷，宋王宗稷撰。《校記》二卷，繆荃孫撰。清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端方寶華盦刻本，傅增湘校並跋，四十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蘇文忠公文集》存一卷一冊，宋蘇軾撰。宋眉山刊大字本，存卷十七。《東坡先生集》存二卷一冊，宋蘇軾撰。宋黃州刊本，存《奏議》卷十四、卷十五。《東坡全集》七十五卷二十冊，宋蘇軾撰，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吳興茅維刊本。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新刻）東坡禪喜集》九卷，明楊爾曾，元祿二年刊（京，中野伯元）。

又《蘇長公小品》四卷，明王納諫編，布川通璞校，弘化刊（江、英文藏）。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三蘇文集》一百卷，郎曄進。

《萬卷堂書目》卷四《東坡文集》四十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殘本二十九卷，宋刊本，季滄葦藏書。宋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略】是書鉤稽事實，元元本本，具有條理，可與施元之、王十朋詩注相頡頏。

《寶禮堂宋本書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殘本，十二冊。宋郎曄撰。【略】荊山田氏得之日本島田翰氏，卷首並錄翰父重禮氏跋。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十卷，宋刻本。宋郎曄注。【略】原書六十卷，此本存卷一至四十一，後缺，與張月霄自一至二十八卷又非一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宋郎曄撰，存四十卷，四十卷以後目錄挖改。宋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雙行，黑口，左右雙闌。前有御製文集序、贈太師制、東坡先生言行。劉氏抱殘守缺齋藏，今見之董授經大理案頭。

《四部叢刊書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十冊，烏程張氏、南海潘氏合藏宋刊本，宋郎曄注。【略】原書六十卷，今唯烏程張氏藏上半部，南海潘氏藏下半部，皆宋槧本，兩本湊合，尚缺五卷，六十卷末亦缺數葉，然亦僅有之秘本矣。【略】缺卷以成化本補其白文。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宋蘇軾撰，郎曄選，宋刻本。田炤跋並錄島田重禮題識，十二冊。【略】存三十二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存五十五卷八冊，宋蘇軾撰，郎曄注，宋刊十二行本。近人袁克文及日本內藤虎各手書題記，又羅振玉觀款。缺卷四十一至四十五。

趙夔《類注東坡先生詩序》僕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詩拙言，間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謠言，用經史注中隱事，間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其大略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當俟博雅君子補而鐫之，庶俾先生之詩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略】西蜀趙夔堯卿撰。

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序》　予舊得公詩八注、十注，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窺豹之嘆。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裒而一之，刻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舂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注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龜齡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東坡詩須溪批點》，一部二冊，闕。

又　《東坡詩王狀元分類》，一部八冊，闕。

又卷一〇　《蘇東坡詩集》，一部二十四冊，殘闕。

又　《東坡詩》，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四　《宋東坡詩集》六十冊。

又　《東坡和陶詩話》二冊。

又　《東坡詩須溪批點》二冊。

又　《東坡詩王狀元分類》十冊。

《趙定宇書目》　《東坡詩》二本。

又　宋板大字東坡、子由《和陶詩》。

《百川書志》卷一五　《東坡類編歌詩》十九卷。

又　《王狀元集註東坡詩》二十卷。

又卷二〇　《東坡和陶詩》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東坡詩集》三十四冊，不全。

《脈望館書目》　《東坡詩注》十二本。又元板十六本。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詩集百家註》十二冊，三十二卷，王十朋註。《紀年錄》一卷，詩三十卷，樂府一卷。

《近古堂書目》下　元版《東坡詩集》（百家注）。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東坡詩集》。陳景雲注：「施注四十二卷，又年譜、目錄各一卷。」

《雨村詩話》卷下　蘇詩註自以施元之爲第一，王梅溪贋註無論。荒謬未必非王，即就一人詩分類，乃《兔園冊子》，老學究所爲也。施註所未引，近日查他山有補註，甚詳該，編年井井有條，並列同時諸公和什，甚有體裁。但刊本不與施合刻，翻閱爲難。余嘗有志合施、查二公爲全編，其編年一以查爲主，其註施前查後。刊費繁多，尚無此力也。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　宋板《蘇文忠公詩集》，六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東坡詩集注》三十二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舊本題宋王十朋撰。【略】是集前有趙夔序，稱分五十類。此本實止二十九類，蓋有所合併。十朋序題「百家注」，此本所引，數亦不足。【略】其分類頗多顯舛，如《芙蓉城》詩入古蹟，《虎兒》詩入詠史之類，不可殫數。【略】核書中體例，與杜詩千家注相同，殆必一時書肆所爲，借十朋之名以行耳。然長蘅摘其體例三失，而云中間援引詳明，展卷瞭如者僅僅及半，則疎陋者不過十之五，未可全廢。其於施注所缺十二卷，亦云參酌王注，徵引群書以補之，則未嘗不於此注取材。大抵創始者難工，繼事者易密，邵注正王注之譌，查注又摘邵注之誤。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五　宋刻《王梅溪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集》，【略】前有「建安萬卷堂刊梓于家塾」長墨印，卷首有「慶元路提學副使曬理書籍關防」鈐記，及「濮陽李廷相雙檜堂書畫私印」圖記。

又　《蘇詩王注》三十二卷，末二卷爲《和陶詩》，何義門先生評本。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一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廿五卷，【略】後有「盧陵□□□□（原刻闕去）書堂新刊」十字長木印。【略】《四庫全書》王氏注本三十二卷，分廿九類，此本分七十六類，與天祿琳琅本同；而內府本姓氏後長木印作「汪氏誠意齋集書堂新刊」十字，與此本又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集注東坡詩集》二十五卷，題王十朋集注，元刊本。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百家注東坡詩集》二十五卷。右《東坡詩注》二十五卷，題王狀元集注，元板本。前有王十朋及趙公夔叙，又載集注分類姓氏於前，凡九十六人，稱百家，舉全數也。

《天祿琳琅書目》卷六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函三十冊，宋蘇軾著，王十朋集注，劉會孟批點，二十五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四函二十四冊，宋王十朋輯注。

又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四函二十四冊，同前，惟

王、趙二序互易次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王注蘇詩》，三十二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宋刊本。宋王十朋註。

又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元刊本。

陸心源《宋本王注蘇詩跋》《王狀元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集》二十五卷，紀年錄一卷，首爲西蜀趙夔堯卿及十朋序，次爲百家注姓氏，次爲目錄。每卷第二行題曰「前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謚文忠蘇軾」。百家姓氏第二行題曰「狀元王公十朋龜齡纂集」。姓氏後有「建安萬卷堂刻梓家塾」木記。字兼歐、虞體，與三山蔡氏刊《陸狀元通鑑》相似，想同時閩本也。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雙行小字每行二十五字。語涉宋帝皆空一格，宋諱有避有不避，宋季建本皆如是，不足怪也。凡分七十二門，無《和陶詩》。明梁谿王永積刊併爲三十門，分爲三十二卷，增《和陶詩》，刪削注文十餘萬字，全失宋本之舊。論者皆謂此注出坊賈託名，斷非王作。愚觀王序文理拙謬，其非出梅溪手無疑。查《庚溪詩話》，乾道初梁叔子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宿直，召對，上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云云，與夔序合。想書坊以夔無重名，而託之十朋耳。【略】案邵氏長蘅撰《王注訂訛》，馮氏編《蘇詩詳注》，皆未見此本，其希有可知矣。余所藏又有元刊、明刊兩殘本，分卷與宋本同，而有劉辰翁評點，注亦有所刪削，不如此本之完全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一　《集諸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宋王十朋撰。元本，丙戌秋月劉安正堂刊。

又　《蘇詩集注》三十二卷，宋王十朋撰。朱氏本。康熙三十七年朱從延重校寫刻於吳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東坡先生詩集注》三十二卷、紀年錄一卷，明刊本。杭大宗評，孫花海、黃步唐藏書。宋眉山蘇軾子瞻撰，宋永嘉王十朋龜齡纂集，明吳興茅維孝若芟閱。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王注分類東坡詩》二十卷，四函十九冊。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注東坡先生詩》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二冊一函。

又　元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二十六冊一函。

《寶禮堂宋本書錄》《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二十冊。【略】《天祿琳琅》、《楹書隅錄》均有是書，板本正同，惟楊錄稱爲元刻。余嘗見一黃善夫刊本，注家姓氏、分類編次一一均同，惟是本注中有「新增」二字墨蓋者爲黃本所無，又間有糾正舊注之語，故書名冠以「增刊校正」四字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集注東坡詩前集》四卷，宋刻殘本。舊不題名，原序已失，不知何人編輯。注有趙云、師云、李云、傅云、程云、胡云、宋云、孫云，又有自注、補注、新添，皆作白文。案乾道前注蘇詩者，趙夔有分類第一注本，又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各本，此書疑即十注本。【略】原書十八卷，目錄鈔補，今存卷一之卷四。其卷四一冊，另一板本。【略】刻板清朗，字體勁正，當是南宋麻沙本之佳者。舊爲子準陳氏（揆）稽瑞樓藏書。卷首有「稽瑞樓」朱記。

《木犀軒藏書書錄》《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集注，劉辰翁評點，元刊本（有缺葉）。每卷標題次行均有「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九字。元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四周雙邊。前有王十朋、趙夔兩序，次注詩姓氏。標題次行題「狀元王公十朋龜齡纂集」。注詩者凡九十六人。姓氏後有「廬陵□氏□□書堂新刊」長方木記。收藏有「隨軒」橫長圓印，「徐渭仁」白文方印，「隨軒」朱文方印。（二十五卷尾缺半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東坡紀年錄》一卷，宋傅藻撰。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刊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注雙行二十五至九字不等，細黑口，左右雙闌。題「前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謚文忠公蘇軾」。集注姓氏後有牌子，文曰「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前有西蜀趙夔堯卿序，又王十朋序。卷廿五十九葉至二十六葉配補，然亦宋版，第後印耳。

又　《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宋建安魏仲卿家塾刊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百家注姓氏後有行書牌子，文曰「建安魏忠卿刻梓于家塾」。按：此本字體峭麗，建本之至精者，其行格版式與萬卷堂本、虞氏務本書堂

本全同，而精美過之。【略】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

又《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宋建安萬卷堂刊本，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闌。百家注姓氏後有行書牌子，文曰「建安萬卷堂刻梓于家塾」。【略】（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

又《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存卷一至十四。宋刊本，十一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目錄後有僞牌子一行「泉州提舉市舶司東吳阿老書籍鋪印」。

又《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東坡紀年錄》一卷，宋傅藻撰。宋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細墨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注家姓氏後有篆文木記曰「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刊」，是建本之至精者。【略】按：此書海源閣舊藏，近歸周叔弢。後叔弢欲得余藏明鈔【略】，以此書爲報。

又《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附《東坡紀年錄》一卷，宋傅藻撰。宋虞平齋務本書堂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黑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注家姓氏後有篆文木記曰：「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刊。」此書字極方整，建本之精者。

又《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元刊本，十三行二十二字，後有「廬陵□□書堂新刊」木記。

又《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王十朋纂集，劉辰翁批點，缺卷三、四、十五、十六，計四卷。明刊本，十二行二十一字，注雙行二十六七八字，細黑口，四周雙闌。

傅增湘《宋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跋》 是書舊題王十朋注，二十五卷，宋刊本。【略】目錄及卷一次行題「前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侍讀學士贈太師謚文忠公蘇軾」。其詩分類編輯，自紀行以迄雜賦，凡七十二門。語涉宋帝空格，宋諱咸缺末筆。後半部標題上加「增刊校正」字，其增注處以白文「新增」二字別之。字體秀麗，鋒棱峭露，爲建本之至精者。

又《宋虞平齋刊本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跋》 此爲楊氏海源閣舊藏，即《楹書隅錄》所載之虞平齋本也。題曰「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略】注家姓氏後有篆文木記，曰「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刊」。字體雋麗，鋒棱峭露，是建本之至精者。歷藏李氏雙檜堂、汪氏藝芸精舍，後歸於楊至堂漕督，今入秋浦周氏。

又《元建安熊氏本百家注蘇詩跋》 此元建安刻本，題《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東坡先生詩》，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五字，黑口，雙闌。卷首標題，次行「宋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謚文忠公蘇軾」，三行「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首趙夔序，次王十朋序，次諸家姓氏，次門類，下題「東萊呂公祖謙分類」，凡八十二類，次《紀年錄》，傅藻撰，次目錄。姓氏後有篆文牌子，文曰「建安熊氏鼎新繡梓」。【略】按：東坡文字自政和弛禁後，至乾道初，孝宗召對梁叔子，詢趙夔等注蘇詩，取以進呈，遂御製序文，冠於文集，命與詩集同刊。由是坡公詩文盛行於時，杭、蜀、楚、建等地咸有刊本。詩注行世者，大別有三類：一、趙夔等注本，今海虞瞿氏藏有殘宋刻；一、施、顧注本，翁覃溪及翁文恭家、楊氏海源閣、繆氏藝風堂皆有殘宋刻；一、爲王梅溪集注，即此本也。然王注又有數刻：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本，見《天祿後目》；建安魏忠卿家塾本，在日本圖書寮；建安萬卷堂本，見吳氏《拜經樓題跋》及日本圖書寮；一爲「泉州市舶司」本（此牌子亦僞，姑假定此名），舊爲楊幼雲所藏，今在余家；一本標題上加「增刊校正」四字，下作「集注分類」（不作「集百家注」），余亦藏有十餘卷，第不審爲何人所刊。以上五家咸閩中刻梓，版式行格皆同。【略】此外別有集百家注本，注文家數與前同，而增入劉須溪評點，余所見有三本：一爲十三行小字本，今藏日本圖書寮；一爲元建安熊氏本，即此書也，一爲元代廬陵某某書堂本，版式增爲十二行，余家亦有之，而明代又有元版重翻焉。此梅溪集注版刻源流之大略也。【略】此本與建安虞氏、魏忠卿、萬卷堂、市舶司各本行格、字數、板匡尺寸一一皆同，所微異者，注中各家姓名改作白文，及行間加標點，卷末附評語耳。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 《東坡先生後集》二十卷，宋蘇軾撰，宋刻本，【略】存五卷（四至六，十至十一）。

又 《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王十朋集注，宋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集注東坡先生詩前集》十八卷，宋蘇軾撰。趙夔、師尹等注。宋刻本（卷四配另一宋刻本），三冊。【略】存四卷（一至

四）《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宋刻本（卷十九至二十五配另一宋刻本），卷十五至十八配元刻本，楊繼震題詩，傅增湘、蕭方騏跋，十六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東坡紀年錄》一卷，宋傅藻撰。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卷一至四、九至十二配另一印本），十二冊。《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東坡紀年錄》一卷，宋傅藻撰。宋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刻本，黃彭年跋，楊守敬題款。二十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劉辰翁評點，《東坡紀年錄》一卷，宋傅藻撰。元建安熊氏刻本，六冊。又元刻本，十冊，【略】存十七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二十四冊，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劉辰翁批點，元廬陵坊刻本。《增刊校正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附《東坡紀年錄》一卷十六冊，宋蘇軾撰，題宋王十朋纂集，劉辰翁批點，元廬陵書坊刊明成化間汪氏誠意齋集書堂修補本。《選東坡詩注》二十卷四冊，宋蘇軾撰，劉辰翁批點，元刊巾箱本。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東坡先生詩集》三二卷、《東坡年譜》一卷，宋蘇軾撰，王十朋編，明陳仁錫評。（年譜）宋王宗稷編，正保四年刊（京，林甚石衛門）。

又《（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五卷附東坡紀年錄，（新板東坡集注），宋蘇軾撰，劉辰翁編，（紀）明傅藻編，明曆二年刊（京，上官吉右衛門）。

陸游《施司諫注東坡先生詩序》　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略】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功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亦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游序。

施宿《注東坡先生詩序》　東坡先生詩，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先君司諫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閑居，隨事詮釋，歲久成書。然當亡恙時，未嘗出以視人。後二十餘年，宿佐郡會稽，始請待制陸公爲之序。【略】宿因先君遺緒，及有感于陸公之說，反覆先生出處，攷其所與酬答賡倡之人，言論風旨足以相發，與夫得之耆舊長老之傳，有所援據，足裨隱軼者，各附見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國史以譜其年，及新法罷行之日，列於其上，而繫以詩之先後，庶幾□者知先生自始出仕，至于告老，無一念不惓惓國家，而此身不與。讀其詩，論其所遭之難，可以油然置怨，而篤于君臣之大義矣。雖然，宿之區區，豈以爲有補于先生哉？蓋先君之志在焉，不敢使之泯沒不見于世，如斯而已矣。嘉定二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

鄭羽《補刊施注本跋》　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淨端楷，爲有識所寶。羽承乏於茲，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時板浸古，漫字浸多，後之人好事，必有賢於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吳門鄭羽題。

《近古堂書目》下　宋版《東坡詩》（施武子注）。

宋犖《施注蘇詩序》　公詩故有吳興施氏元之注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間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缺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之芟複正訛，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爲之注。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注》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書名則疏，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淆訛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略】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犖序。

邵長蘅《題舊本施注蘇詩》　施氏《注東坡詩》四十二卷，鏤板於宋嘉泰間，世之學者，往往知有其書，而流傳絕少。商丘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缺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注蘇詩序》，有云「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余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初，其注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他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亡疑。商丘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缺也，進門下士邵長蘅屬以訂補，爲之綴缺正訛，芟蕪省複，而所謂四十二

卷者，犁然復完，可版行。【略】康熙己卯孟陬六日，毗陵邵長蘅題。

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 余於蘇詩，性有篤好，向不滿於王氏注，爲之駁正瑕纇，零丁件繫，收弆篋中，積久漸成卷帙。後讀《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蘇詩。舊本苦不易購，庚辰春與商丘宋山言並客輦下，忽出新刻本見貽。檢閱終卷，於鄙懷頗有未愜者，因復補輯舊聞，自忘蕪陋，將出以問世。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行集》乃己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當時此卷本自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準《欒城集》。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時地屢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從游，疇能定之。施元之、顧景繁生南渡時，去先生之世未遠，排纂尚有舛錯。如《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姑舉二段，以見編年之難。凡愼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詩及手書眞迹，又參以同時諸公文集，洎宋元名家詩話題跋，年經詩緯，用以審定前後。茲集舊有八注、十注，同時稍後者有唐子西、趙夔等注。乾道末，御製序刊行。紹興中有吳興沈氏注，漳州黃學皋補注，今皆不傳。傳者惟王氏、施氏兩家耳。施氏本又多殘脫，近從吳中借鈔一本，每首視新刻或多一二行，乃知新刻復經增刪，大都掇拾王氏舊說，失施氏面目矣。今於施注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刪者，輒補錄以存其舊，漫不可辨者則缺之。若乃當代文獻，信而足徵，寧容缺略？趙叔平、張退傅、張天覺、李誠之、徐德占、劉仲馮、劉壯輿諸公，《宋史》各有傳，非泯泯無聞者。仁宗朝之制科，范景仁之新樂，王介甫之新法，种誼之禽鬼章，邢恕之構宣仁，王韶之啓邊釁，何以一無援證？元祐初年議回河，七年議郊祀，周思道等先後論榷蜀茶，詮釋亦復影響模糊，皆疏漏之大者，餘無論矣。本集詩與他集互見者，凡九十餘篇，皆施氏原本所無也。新刻本收入《續補》上下卷，王氏本散見於分類中，贋作極多，要歸於別眞贋、去重複，無脫漏而已。和陶詩，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細考之，惟《飲酒》二十章和於揚州官舍，餘悉紹聖甲戌後自惠遷儋七年中作也。歲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編年之例。其間亦有未能確指年月者，則以意推之，要難遷就他所也。文字之禍，於公爲烈，始而牽連詩帳，終則禁及藏書，散軼固多，收藏不乏。今從簡編中留心搜輯，共得逸詩一百二十餘首。又唐人所謂口號，皆近體詩也，張燕公有《十五夜御前口號》，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西閣口號》之類是也。宋人帖子詞及致語口號，猶仍其舊。施氏原注有帖子詞一卷，目錄尚存，新刻妄爲刪削，今一並采入，與逸詩釐爲三卷。補注之役，權輿於癸丑，迨己未、庚申後，往還黔、楚，每以一編自隨。己卯冬，渡淮北上，水觸舟裂，從泥沙中檢得殘本，淹浥破爛，重加綴葺。辛巳夏，自都南還，夜泊吳門遇盜，探囊胠篋之餘，此書獨無恙也。自念頭童齒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幾託公詩以傳後，因閉門戢影，畢力於斯，追維始事，迄今蓋三十年矣。雖蠡測管窺，何足仰佐萬一，顧視世之開局於五月，蔵事於臘月，半年勒限，草促成書，淺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康熙壬午仲春，初白菴主人查慎行識。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宋牧仲（犖）中丞寄所刻施注《蘇文忠公詩集》四十二卷，宋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禧景繁同撰，元之子宿字武子增補，見陸游《渭南集》。此書牧仲得之吳中藏書家，闕十二卷，牧仲偕幕中文士某某共爲補之，始爲完書。

《拜經樓詩話》卷一 宋施德初父子及顧景審注東坡詩甚詳，較王龜齡集百家注，勝之遠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施注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注正譌》一卷、《蘇詩續補遺》二卷，內府藏本，宋施元之注。

又 《補注東坡編年詩》五十卷，通行本，國朝查慎行撰。

翁方綱《蘇詩補注序》 方綱幸得詳考施、顧二家蘇詩注本，始知海寧查氏所補者，猶或有所未盡。聞前輩於山谷詩任注、半山詩李注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人一字之遺，後人皆得援據以資考證。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攟殘拾墜，錄存於篋久矣。歙縣曹吉士從方綱訂析蘇詩疑義，日鈔一二條，遂成此帙，而方綱之管見，亦竊附一二於師友緒餘之末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爾。乾隆四十七年春正月十有二日，大興翁方綱書。

《甌北詩話》卷五 東坡詩文，及身已盛行。當徽宗禁錮蘇、黃集甚嚴，至有藏於衣褐間道出京爲邏人所獲者。紹興中，洪景盧在英州，坡集已漫漶，忽得一翻刻本，爲之暢然，事見《容齋隨筆》。後一二十年，陸放翁又得一翻刻本，亦喜而跋之。是南渡四五十年，坡集已兩翻本，可見其流布之盛也。當時註家有永嘉王梅溪、司諫施元之二本。【略】王本既分其門又別其類，以致割裂顚倒，晚年之作，或入於少時，使讀者無從別其前後，然其書流傳最久。施

本刻於嘉泰中，陸放翁爲之序，現在《渭南文集》中。乃元之及吳郡顧禧共註，而元之子宿又加核訂者。其本係隨年之先後編訂成編，顧元明以來久已淹沒。本朝康熙中，宋漫堂始得之而又多殘缺。漫堂囑毘陵邵子湘爲之補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粲然可觀。王本遂不行。是時朱竹垞於宋、邵所訂《施注》，雖有老鼠搬薑之諷，然《施注》之善，終不可沒也。蓋注蘇詩，不難於徵典故而難於考時事。東坡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數十年間，朝局屢更，其仕而黜，黜而起，起而又遠竄，皆有關於國事。一時交游之人，奸賢、邪正亦多與朝政相繫。當元之注詩，在南渡高、孝間，耳目尚接。每題下，或詳其人，或記其事，或引事以證詩，或因詩以存人，迄今六百餘年，讀者猶藉以考見，眞蘇氏之功臣也。

馮應榴《蘇文忠詩合注自序》 丁未初夏，公退餘閑，偶取王、施、查三本之注，各披閱一過，見其體例互異，卷帙不同，無以取便讀者，爰爲合而訂之，意不過擇精要、刪複出焉耳。及尋繹再四，乃知所注各有舛訛，因援證群書，並得諸舊注本參稽辨補，朝夕不輟者，凡七年而粗就。雖學植淺薄，萬萬不及前人，而心志之專，力所能到者，無不盡焉；所不能到者，歉然而已。【略】乾隆癸丑冬下浣，桐鄉馮應榴自序。

紀昀《蘇文忠公詩集序》 余點論是集，始於丙戌之五月。初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塗乙，殆模糊不可辨識，友朋傳錄，各以意去取之。續於門人葛編修正華處，得初白先生手批本，又補寫於罅隙之中，益轇轕難別。今歲六月，自烏魯木齊歸，長晝多暇，因繕此淨本，以便省覽，蓋至是凡五閱矣。乾隆辛卯八月，河間紀昀曉嵐記。

錢大昕《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並，然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補足，刊於吳中，頗訾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也。先生博極群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裨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侍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訛者正之，唱酬之失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愼也。立言愈愼，攷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自序》 乾隆庚寅，誥七齡矣，方從塾師章句讀，會有求貸於先君者，已而以文忠公詩文集爲報。先君舉以授誥，且詔曰：「異日汝與經史相發明也。」誥謹受而藏之。由是行役之暇，手訂是編，未嘗一日去左右。旁搜注義，凡百十餘家，詩旨會通，足與李、杜、韓集並重，爰序而刊之，用以明先君之意焉，謹序。嘉慶乙亥元日，仁和王文誥見大譔。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一 《施注蘇詩》四十二卷年譜一卷續補遺二卷，宋施元之、顧禧同撰，商丘宋氏刊本。

又 《蘇詩補注》五十卷，國朝查慎行撰，香雨齋本，乾隆辛巳年刊。

又 《蘇詩合注》五十卷，國朝馮應榴撰，鍾息齋本，乾隆癸丑門人校字董刊。

又卷一一二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四十六卷、《編年總案》四十五卷、《兩宋雜綴》一卷、《蘇海識餘》四卷，國朝王文誥撰，韻山堂本。

又 《蘇文忠公詩集》五十卷，國朝紀昀評，朱墨本，道光十四年刊於兩廣節署。

《藝風藏書再續記・宋刻本》 《注東坡先生詩》四卷（殘宋刻，卷十一、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四卷），宋槧施顧注蘇詩。

又 《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吳興施氏、吳興顧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註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宋蘇軾撰，施元之、顧禧注，宋嘉泰淮東倉司刻本。四冊。【略】存四卷。 《註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宋蘇軾撰，施元之、顧禧注，宋嘉泰淮東倉司刻本，黃丕烈跋並題詩，周錫瓚跋，潘奕雋題詩。二冊，存二卷。 《施注蘇詩》四十二卷總目二卷，宋蘇軾撰，施元之、顧禧注，清邵長蘅、顧嗣立、宋至刪補。《續補遺》、《補注》二卷，清馮景撰。《王注正譌》一卷，清邵長蘅撰。《東坡先生年譜》一卷，宋王宗稷撰。清康熙三十八年宋犖刻本。 《東坡先生編年詩補注》五十卷年表

一卷，清查愼行撰，清乾隆二十六年查開香雨齋刻本，紀昀批校並跋，紀香林跋，二十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註東坡先生詩》存十九卷二十冊，宋蘇軾撰，施元之、顧禧注，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清翁方綱、伊秉綬、李文藻、梁同書、蔣士銓等七十餘人手書題記。存目錄下、卷三、卷四、卷七、卷十至十三、卷十五至二十、卷二十九、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卷三十七、卷三十八。

《遂初堂書目・樂曲類》《東坡詞》。

傅共《注坡詞序》余族子幹，嘗以舊□□□□□□用事彰而解之，削其附會者數十□□□□（傳張芸叟所作《私期》數章，舊於《文忠公集》見之。以至《更漏子》有「柳絲長」、「春夜闌」之類，則見於《花間集》，乃溫庭筠、牛嶠之詞。《鵲踏枝》有「一霎秋風」、「紫菊初生」之類，則見於《本事集》，乃晏元獻公之詞。凡是皆削而不取）。益之以遺軼者百餘首，凡十有二卷。敷陳演析，指摘源流，開卷爛然，衆美在目。予曰：茲一奇也，不可不傳之好事者，使其當瑣窗虛明，棐几淨滑，據胡床而支頤，鈎繡幌而曲肱，咀□名之味於口吻之間，軒眉而頷首□□□破顏，悠然而思，蹙然而躍者，皆自子而發之也。自茲以往，別屋閑居，交口教授，吾知秦、柳、晁、賀之倫，束於高閣矣。幹字子立，博覽強記，有前輩風流。視其所注，可以知其人焉。竹溪散人傅共洪甫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東坡詞》二卷，蘇文忠公軾撰。

又《注坡詞》二卷，僊溪傅幹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東坡詞》二卷。

又《注坡詞》二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東坡樂府》一卷，宋文忠公蘇軾撰，止二十四闋。

《脈望館書目》《東坡詞》一本。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東坡詞》、《樂府》三本，宋板。

《玄賞齋書目》卷七《東坡樂府》。

毛晉《東坡詞跋》東坡詩文不啻千億刻，獨長短句罕見。近有金陵本子，人爭喜其詳備，多渾入歐、黃、秦、柳作，今悉刪去矣，其詞品之工拙，則魯直、文潛、端叔輩自有定評。古虞毛晉記。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一集：蘇軾《東坡詞》一百七葉。

《讀書敏求記》卷四《東坡樂府》一卷，【略】刻於延祐庚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東坡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蘇軾撰。【略】《宋史・藝文志》載軾詞一卷，《書錄解題》則稱《東坡詞》二卷，此本乃毛晉所刻，後有晉跋云【略】然刊削尚有未盡者。

黃丕烈《延祐本東坡樂府跋》近年無力購書，遇宋元刻又不忍釋手，必典質借貸而購之，未免室人交遍謫我矣。故以賣書爲買書，取其可割愛者去之，如鈔本詞，屢欲去而爲買宋刻《太平御覽》計是已。今秋，顧千里自黎川歸，余訪之城南思適齋。千里曰：「聞子欲賣詞，余反有一詞欲子買之。」余曰：「此必宋刻矣。」千里曰：「非宋刻，卻勝于宋刻。昔錢遵王已云宋本殊不足觀，則元本信亦可寶。」請觀之，則延祐庚申刻《東坡樂府》也。其時需值卅金，余以囊澀未及購取。後思余欲去詞，辛詞本欲留存，且蘇辛本爲並稱，合之實爲雙璧，因檢書一二種售諸友人，得銀廿四兩。千里意尤不足，余力實無餘，復益以日本刻《簡齋集》，如前需數而交易始成。始遂得以書歸。取毛鈔《東坡詞》勘之，非一本。二卷雖同，其序次前後歧異，當兩存之。鈔本附《東坡詞拾遺》一卷，有紹興辛未孟冬至游居士曾慥跋，謂「東坡先生長短句既鏤板，復得張寘老所編，並載于蜀本者，悉收之。」似前二卷亦係曾刊，而《直齋解題》但云東坡詞二卷，不云有拾遺，似非此本。然直齋云：「集中《戚氏》敘穆天子、西王母事。」今毛鈔本亦有此語，似宋刻，即毛鈔所自出。而此刻《戚氏》下無此注釋，大概錢所云「穿鑿附會」者也。且毛鈔遇注釋處，往往云：「公舊注」云云，俱與此刻合，而餘多不同。或彼有此無，或彼無此有。余以毛鈔注釋多標明公舊注，則此刻之注釋乃其舊文。遵王欲棄宋留元，未始無意。此書未必述古舊藏，前明迭經文、王兩家收藏，本朝又爲健庵、滄葦鑒賞，宜此書之益增聲價矣。癸亥季冬六日，蕘翁黃丕烈識。

王鵬運《東坡樂府跋》《四印齋刻本《東坡樂府》》右延祐云間本《東坡樂府》二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東坡樂府》二卷，刻于延祐庚申。舊藏注釋宋本，穿鑿蕪陋，殊不足觀。棄彼留此可也。」其說與葉序吻合。按《文獻通考》注：坡詞二卷。陳氏曰：仙溪傅幹撰。而黃蕘翁跋即取毛鈔中《戚氏》敘穆天子、西王母云云爲宋本穿鑿之證，或未盡然。光緒戊子春，鳳阿同年聞余有縮刻稼軒長短句之役，復出此冊假我，遂借鈔合刻。中間字句，間有訛奪，與缺筆敬避用不合六書字體者，悉仍其舊，略存影寫之意。文忠詩文傳刻

極夥，倚聲一集，獨少別本單行。且蘇辛本屬並稱，而二書踪迹，始並見于季滄葦《延令書目》中，繼復同歸黃氏士禮居，汪氏藝芸書舍。余復從楊氏海原閣假刻以行。三百年來，合並如故，洵乎藝林佳話，而鳳阿善與人同之量，亦良足多矣。越月刊成，志其緣起如此。臨桂王鵬運半塘識。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東坡詞》一卷，毛斧季手校本。宋蘇軾撰。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東坡詞》二卷。

馮煦《**東坡樂府序**》　古微前輩，詞家之南董也，酷嗜坡詞，乃取世所傳毛、王二刻訂訛補闕，以年爲經，而緯以詞。既定本，屬煦一言簡端。【略】若夫校訂之審，箋注之精，則前輩發其凡矣，此不具書。時宣統二年庚戌夏五月，金壇馮煦。

許玉瑑《**蘇辛詞合刻叙**》　吾鄉藏書之富，自毛氏父子、絳雲、傳是、遵王、延令而後，實數黃氏士禮居。郘宋一廛，千元十架，被之歌咏，海内稱盛。道光之季，聊城楊端勤公建節河上，博搜墳典，于是良賈居奇，不脛而走，孔堂汲郡，欲從末由。自來都下，獲交于公之子勰卿學士，嘗出視《楹書隅録》，屬爲之序。日月易邁，山河邈然。比者，勰卿令嗣鳳阿侍讀，同官日下。高密禮堂之遺，崇賢書篋之秘，世守弗失，清棻載揚。暇日公宴，幼霞同年討論群籍，偶及倚聲。因出元延祐《東坡樂府》及大德信州本《稼軒長短名》二種，蓋即士禮居所藏弆者。予嘗爲幼霞序《雙白詞》，遂慫恿借鈔合刻，以廣其傳。鏤板既成，及命爲序。

《**楹書隅録初編**》卷五　元本《東坡樂府》二卷，二冊。

又　校元本《東坡樂府》二卷，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二〇　《東坡詞》一卷，宋蘇軾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録**》　蘇集本二卷。宋刊十二卷本，季滄葦舊藏。宋刊二卷本，傳是樓藏。元延祐庚申刊本，孫鎮注。黃丕烈校元刊本二卷。影宋鈔《東坡樂府》二卷本。傅幹《注東坡詞》十二卷。【略】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四印齋本。彊村叢書本。宣統間刊三卷本。曾慥輯《東坡詞》四卷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東坡樂府》二卷，宋蘇軾撰。元延祐七年葉辰南阜草堂刻本，黃丕烈跋，二冊。《東坡詞》一卷，宋蘇軾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宋六十名家詞本，黃丕烈跋並録張紹仁校，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東坡小詞》二卷二冊，宋蘇軾撰，明海陽黃嘉惠校刊本。

《**鼠璞**》　世傳《艾子》爲東坡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説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拾》：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本蝤蛑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趙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文淵閣書目**》卷八　《東坡志林》，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東坡志林》一冊。

《**百川書志**》卷四　《東坡志林》一卷，【略】論周秦事，凡十二篇。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東坡志林》。

《**近古堂書目**》卷上　《東坡志林》。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東坡志林》。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三十冊：《東坡志林》。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志林》三卷，東坡。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東坡志林》十二卷，正稗海本、外集本、百川學海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板《東坡志林》。

《**述古堂書目**》卷三　《東坡志林》十卷，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東坡志林》五卷，内府藏本。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東坡手澤》三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略】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哀而録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略】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東坡志林》五卷，宋蘇軾撰。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五　《東坡志林》五卷，宋眉山蘇軾著。

《**郘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東坡志林》一卷，宋刊本。宋蘇軾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東坡先生志林》五卷，舊鈔本，盧抱經校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六　《東坡志林》十二卷，舊鈔本。宋蘇軾撰。【略】是本不著何人編輯，較趙氏、毛氏刻本爲多，編次亦異。

又《東坡志林》五卷，明刊本。此邑中趙氏所刻，乃湯雲孫錄本，分類編輯，並附《仇池筆記》二卷、《漁樵閒話》一卷。綠君亭本即從此出。

《**適園藏書志**》**卷八**　《東坡志林》五卷，明刊本。此本明萬曆乙未海虞趙開美刊本，佳刻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東坡先生志林》，宋蘇軾撰。明寫本，棉紙，十行十八字。鈐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朱文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東坡先生志林》，宋蘇軾撰。明萬曆二十三年趙開美刻本，二冊。《東坡先生志林》，宋蘇軾撰。明刻套印本，五冊。

藝文

唱和

張先《**定風波令・次子瞻韻送楊元素內翰**》　浴殿詞臣亦議兵，禁中頗牧黨羌平。詔卷促歸難自緩，溪館，綵花千數酒泉清。　春草未青秋葉暮，□去，一家行色萬家情。可恨黃鶯相識晚，望斷，湖邊亭上不聞聲。

張方平《**送蘇學士錢塘監郡**》　趣時貴近君獨遠，此情于世何所希。車馬塵中久已倦，湖山勝處即爲歸。洞庭霜天柑橘熟，松江秋水鱸魚肥。地鄰滄海莫東望，且作阮公離是非。

陳襄《**和蘇子瞻通判在告中聞余出郊以詩見寄**》　郊原綠意動游人，湖上晴波見躍鱗。閒逐牙旗千騎遠，暗驚梅萼萬枝新。尋僧每拂題詩壁，邀客仍將濾酒巾。寄語文園何所苦，且來相伴一行春。

蘇頌《**次韻蘇子瞻學士臘日游西湖**》　臘日不飲獨游湖，如此清尚他人無。唱酬佳句如連珠，況復同好相應呼。君嘗聽事嗟罪罕，雖在樂國猶寡娛。是社稷臣魯顯臾，直道自任心不紆。最愛靈山之僧廬，彼二惠者清名孤。案上梵夾床龍鬚，爐銷都梁饌伊蒲。潔行自欲敦薄夫，長吟擁褐忘昕晡。坐客不設氍毹，對鏡如看方輿圖。君懷經濟才有餘，名聲妖孽懲顏蘧。且來山林尋遁逋，更玩四營兼參摹。

陳舜俞《**和章子厚聞子瞻買田陽羨卻寄**》　罷畫春風藻荇長，吳門菰米鱖鱸鄉。謀田問舍拙者事，尋壑買山君底忙？出處兩忘同旅寓，濁清一種付滄浪。故人詩酒如驅使（自註：白公云：「詩酒尚堪驅使在」），別有甘泉綠野堂。

文同《**往年寄子平**》　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心力苦未老，猶弄故態如狂生。書窗畫壁恣掀倒，脫帽褫帶隨縱橫。喧詼歌詩踏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更呼老卒立臺下，使抱短簫吹月明。清歡居此僅數月，夜夜放去常三更。別來七年在鄉里，已忝三度移雙旌。今茲昏昏意思倦，加以跕跕疾病嬰。每思此樂一絕後，更不逢人如夜行。

王安石《**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並序**》　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有詩，余愛其「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　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風月自觥船。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久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壖廟域，獨龍層塔顛。森疏五願木，蹇淺一人泉。梵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園涤水，碧瓦第青煙。墨客眞能賦，留詩野竹娟。

劉攽《**與孫巨源蘇子瞻劉莘老廣陵相遇蘇請賦詩為別各用其字為韻每篇十韻**》　因言浙江潮，憶上吳山尖。八月天地空，千里澄圓蟾。海水爲群飛，迅雷發幽潛。壯士懷惴栗，怯夫竊窺瞻。春風潮未平，青玉開鏡奩。輕舟載花女，翠髮腰纖纖。勝事冠東南，君行獨能兼。吾以狂自名，將老無所嫌。會當從君游，不計歲月淹。鱠魚必令鮮，釀酒勿使甜。

劉季孫《**寄蘇內翰**》　倦壓鰲頭請左符，笑尋穎尾爲西湖。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壺。

章惇《**寄蘇子瞻**》　君方陽羨卜新居，我亦吳門葺舊廬。身外浮雲輕土苴，眼前陳迹付籧篨。澗聲山色蒼雲上，花影溪光罨畫餘。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

蘇轍《**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平時出處常聯袂，文翰叨陪舊服膺。自信老兄憐弱弟，豈關天下少良朋。何時杯酒看浮白，清夜肴蔬粗滿登。離思隔年詩不盡，秦梁雖遠速須應。

又《逍遙堂會宿二首並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于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于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于逍遙堂。追感前約，爲二小詩記之：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淒淒。

又《次韻子瞻感舊》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箏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爲我忝丞轄，賓身願幷涼（子瞻每欲爲國守邊，顧不敢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口糧。敕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又《次韻子瞻過海》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鍛，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嗅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但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眞吾師，出入初猶龍。籠樊顧甚密，俯首姑爾容。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孔武仲《再用韻和子瞻》 堂堂司寇公，族姓原自古。支離入漢唐，浩渺無尋處。子瞻得家法，自少不勤苦。戲劇入場屋，名聲振寰宇。凝思膚寸雲，落筆萬點雨。中間觸機阱，窘若帶箭虎。坎軻連交游，凍餓及稚乳。歸來直玉堂，得失亦相補。顧我縻一官，未即江海去。裳衣裹窮猿，繫以三尺組。知公心胸中，坦不置城府。漫刺猶可持，還當謁文舉。

鄭俠《上蘇端明》 昔向東坡覽古文，長嗟簡策鎖風雲。那知日月歸元首，立見夔龍遇放勛。夷夏生靈眞久困，聖賢膏澤有前聞。蚾蠓天地期功業，妙畫奇書請暫焚。

沈遼《題子瞻雪堂即次前韻》 眉陽先生齊安客，雪中作堂愛雪白。堂下佳蔬已數畦，堂東更種連坡麥。不能下帷學董相，何暇悲歌如甯戚。布裘藜杖自來往，山禽幽弄均春力。案上詩書羅縑素，爐中燒藥笑王陽。晨炊且羅北倉粟，冬服已指山前桑。南風差高多種橘，迤北漸下宜栽秧。北鄰亦有放達士，道路壺榼常相望。

黃庭堅《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 黃州逐客未賜環，江南江北飽看山。玉堂卧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郭熙官畫但荒遠，短紙曲折開秋晚。江村煙外雨腳明，歸雁行邊餘疊嶂。坐思黃甘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隨陽。熙今頭白有眼力，尚能弄筆映窗光。畫此江南好風日，慰此將老鏡中髮。但熙肯畫寬作程，五日十日一水石。

又《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 我詩如曹鄙，淺陋不成邦。君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床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誠堪婿阿巽，買紅纏酒缸。

又《次韻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 不見兩謫仙，長懷倚修竹。行繞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砥柱閱頹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醅熟。

趙文《寄東坡》 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

又《用前韻寄東坡》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卻尋雲迹帖天飛。

紀念

蘇轍《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期。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

有待然。眞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儉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於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尙饗！

又《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兄子瞻端明尙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游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於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斥於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俯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蜑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顚。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游，誦韋氏詩。夜雨對牀，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郊鄙，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於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尙饗！

又《題東坡遺墨卷後》 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黃庭堅《東坡先生眞贊》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閎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簫，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

又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巒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鯨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又 眉目雲開月靜，文章豹蔚虎炳。逢世愛憎怡怡，立朝公忠炯炯。

又《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蠢蠢尙誚短人氣。

又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法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東坡之像焉，廖宣叙，東坡親家子也，而謂之然，余安敢獨謂之不然？

晁補之《東坡先生眞贊》 非儒非仙，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綸緺，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乎？猶心醉經目營海，既趙遙乎濤瀨。忽焉橫杖按膝而舒嘯，鸞鳳之音猶隱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又《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尙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脫淵。雖微不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尙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此學，徒既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干檜聖門，跆韓躪馬，匪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蔚？鏗鏗似之，至反說約，毀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躐阜踰堆。竭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思，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存，有不得已，文乃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嬉。惟昔人賢，事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

身有道，忠乃孝移，如麟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既曰仁賢，宜貴宜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董冠，拜公錢塘，見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冥頑，汔未聞道，愧負公語，以無成老。窮秋訃至，沉痛剖腸，扁舟東泛，道哭公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哀哉，尚饗！

李鳳《追薦東坡先生疏》 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爲累。惟行能之蓋世，致忌媚之爲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障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做！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繫斯文之興廢，占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義。所恨一違師席，九易歲華。意徒生還，遂爲死別。慕子貢築場之意，每罄哀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冥福。

李之儀《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稟。導日而升，弗類斯擯。有繼皇皇，期之奠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諗？聞已聳然，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慘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徐積《蘇子瞻挽詞》 起起公休矣，斯文將奈何。新書傳異域，舊隱寄東坡。直道謀身少，孤忠爲國多。死生公論在，高義出岷峨。　白玉棺無價，青囊葬有書。奔星來啓路，走電去隨車。官是修文號，人同上行居。峨嵋山下客，誰是跨鯨魚。

晁說之《東坡先生畫像贊》 幼而見公浙江兮，知其議論不容於國中也。壯而見公中都兮，知其雖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遷泣別隋岸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今公遺像忽相逢兮，喜公不死亦復如夢也。

又 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東坡，何時復來。邦人爲我，顧頷以哀。我告邦人，大賚艱哉。和氣充塞，大象昭回。海濱澄瀾，嶽鎮絕埃。斯人是生，實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禹服，公復徘徊。生奉話言，死奠罇罍。矧公不死，丹青日開。用究邦頌，以寫我懷。

米芾《蘇東坡挽詩五首》（選二） 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萬里歸。口不談時驚噩夢，心常懷蜀俟秋衣。可憐衆熱能偏捨，自是登眞限莫違。書到鄉人望還舍，晉陵玄鶴已孤飛。　招魂聽我楚人歌，人命由天天奈何。昔感松醪聊墮睫，今看麥飯發悲哦。長沙論直終何就，北海傷豪忤更多。曾借南窗逃蘊暑，西山松竹不堪過。

鄒浩《東坡橫策像贊》 東坡未作儋耳行，此相已入龍眠筆。大海中央誰與鄰，萬事一條橫柳栗。

惠洪《東坡居士贊》 家孝友以爲鄉，塾道德以爲基。橫忠義之勁氣，吐剛方之談辭。視閻浮其一漚，而寄夢境於儋耳。開胸次之八荒，而露幻影如蛾眉。此其大凡也。屬熙、豐之勃興，追舜、禹之有爲。常一出而事誤，則袖手悠然而去之。如鳳如麟，而瑞冠一世；非雷非霆，而名震四夷。造裨販之中傷，嗟妬忌之何知。方其茹拳而微醉，以翰墨爲娛嬉，則倒用祖師之印檄，萬古而疾馳。如河漢之流，無有窮極；如煙雲之出，無有定姿。欲錄之以藏，則懼六丁之窮取。要當以日月爲字，而天爲碑，可乎？

錢世雄《祭東坡文》 降鄒陽於十三世，夫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

鄭少微《東坡贊》 四十年來捉麈尾，世人欲殺故當爾。海天昏瘴了不驚，聞有眞丹滋髮齒。

洪邁《東坡畫贊》 世之傳先生者多矣，西湖之容少以澤，儋耳之狀黧而皤，鵝城之麗帶障以朐，雪堂之野清英而粹和，皆仿佛其近似，曾未足以爲東坡也。是出於蘇氏之廟，宜最明無差矣。至其道德文章，瞰如日星，萬世而不磨者，蓋不在夫丹青之唯阿也。

王十朋《游東坡二絕》 出處平生慕樂天，東坡名自樂天傳。文章均有江山助，但覺前賢畏後賢。　再潤黃州正坐詩，詩因遷謫更瑰奇。讀公赤壁詞並賦，如見周郎破賊時。

又《國朝名臣贊・蘇東坡》 東坡文章，百世之師。群邪所仇，斂不及施。萬里南遷，而氣不衰。我讀公文，慕其所爲。願爲執鞭，恨不同時。

陸游《東坡像贊》 我游釣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笑，閔世垢濁。笑謂侍仙，畀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楊萬里《延陵懷古・東坡先生》 吹赤壁之月笛兮，瞻黃州之雪堂。彈湘

妃之玉瑟兮，織天孫之錦章。招先生其來歸兮，何必懷眉山之故鄉。歷九洲而猶隘兮，誕置之祝融之汪。酌乳泉以當醴兮，餐荔子以爲糧。葺榕葉以作屋兮，託桄榔之蔭以爲堂。驅海濤以入硯滴兮，挽南斗文星于筆銛。昌黎兮歐陽，視先生兮雁行。韜不洩兮忠憤，炯不揜兮文章。乞鏡湖兮九關，營菟裘兮是邦。余之來兮云暮，與先生兮相望。視履迹兮焉在，問故宮兮不荒。俯仰兮永懷，渺山川兮蒼蒼。

釋祖秀《東坡像讚》 漢之司馬、楊、王，唐之太白、子昂，是五君子者，皆生乎蜀郡，未若夫子而有耿光。夫子之詩，抗衡者其唯子美；夫子之文，並軫者其唯子長。賦亦賢於屈、賈，字乃健於鍾、王。此夫子之絕技，蓋至道之秕糠。夫子之道，是爲后稷、伊尹，可以致其君於堯、湯。時議將加之於鈇鐵，而夫子尤諷於典章。海表之遷如故鄉，信蜀郡之王傑者，莫得窺夫子之垣牆。

薛季宣《晚渡東坡》 赤壁磯頭橫曙煙，吳王城下浪連天。聞道東坡妙天下，爾來靡日不盤旋。浮生萬事盡塵埃，瑞慶堂今榜快哉。惟有東坡舊煙柳，道人猶解指莓苔。

高登《東坡像贊》 尼父兮裒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時，媒孽兮繫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信未亡，先生兮烏乎死。

鄧肅《吊墨迹文》 嗟嗟先生，凜凜高風。道學卓然，一世獨雄。文中之虎，人中之龍。我筆無舌，安能形容。

史堯弼《舟過黃州上赤壁因懷東坡偶題》 赤壁今朝過，蒼梧幾日期。天施疑水遠，風怒恐檣危。斷岸餘千丈，英雄只一時。多情雪堂老，月白夜探奇。

張孝祥《東坡》 繫船看西日，曳杖過東坡。暗井蛙成部，荒祠鳥作窠。老仙騎鶴去，稗子飯牛歌。興廢何須問，斯文自不磨。

劉克莊《東坡故居》 嘉祐寺前誰與葺，合江樓是復疑非。已爲韓子騎驢去，不見蘇仙化鶴歸。惠州副使是新差，定武端明落舊階。盡遣秦郎晁子去，只攜《周易》、《魯論》來。

又《豐湖》 岷峨一老古來少，杭潁二湖天下無。帝恐先生晚牢落，南遷猶得管豐湖。作橋聊結衆生緣，不計全家落瘴煙。內翰翻身脫犀帶，黃門勸婦助金錢。

又《白鶴故居》 天稔中原禍，朝分黨部爭。當年誰宰相，此地着先生？故國難歸去，新巢此落成。如何鯨浸外，更遣打包行。

又《六如亭》 吳兒解記眞娘墓，杭俗猶存蘇小墳。誰與惠州耆舊說，可無抔土覆朝雲？

又《寄題惠州嘉祐寺坡公手植椶樹》 誰道炎州無勁松，君看韓木與蘇椶。憩堂此日成遺愛，伐樹當年不見容。巴俗曾傳萊相柏，番人猶敬范公松。閱三甲子方拈出，吳令之賢豈易逢。

連文鳳《智果寺拜東坡參寥遺像次韻》 又愛東坡老，仙才迥飄逸。吟哦月露章，飛奮風雨筆。【略】古寺遺清風，殘碑卧白日。我來拜祠下，怡然若仙覿。和之詩與禪，詩禪機籟寂。相對兩忘言，終朝不獲一。徘徊走風廊，舂容坐苔石。于心知有契，所得不患失。禪空詩亦空，觀空莫觀色。寥寥百載下，無此二騷客。買酒爲招魂，欲招不可得。

鍾璿《題宋蘇軾偃松圖一卷》 東坡妙筆古來少，畫得蒼松勢欹倒。文章已擅千載名，揮灑尤能奪天造。得此何殊百金直，衆中示我索我題，令我回頭重歎息。

周弼《天申宮蘇文忠畫像》 大澤霑荒裔，靈山識老臣。微茫雲外迹，衰病瘴中身。濕草寒碑夕，晴花午殿春。高檐風雨斷，猶避六丁神。

王惲《謁蘇墳》 神嵩崩騰萬馬東，汝流西來橫玉虹。山川秀潤不少悴，知有峨眉老仙宅其中。先生立朝有大節，南游天使完其忠。胸中英氣蟠不盡，餘蘊散作文章宗。天章昭回爛雲漢，下探萬古英靈空。前年西堂睹先生之遺像，今年此山拜先生之堂封。嗟予何者有此幸，青藜得照龍淵宮。汝陽樓上重回首，安得追逐逸駕攀高風？滌濯固陋開顓蒙，公雖僵卧其猶龍。

吳澄《題東坡戴笠着屐圖》 白鶴峰前井赤鯉，遠徙又化南溟鯤。城南白晝魑魅現，賴有東黎諸弟昆。腥鹹滿口無異語，似人慰意聊過門。竹刺藤梢歸路晚，濛濛霧雨天欲昏。御人不識臧紇聖，抖擻而具相溫存。天涯禹跋不到處，要使舊攆留新痕。荷笠俄成牧羊叟，誰憐海上屬國孫。襄童拍手接籬倒，庸犬驚吠扶桑暾。先生招怪每類此，白首幸免長鯨吞。何人爲作野老像，風流不減乘朱轓。謫來天仙墮塵網，化身千億難名論。我從像外得眞相，神交心醉都忘言。

趙秉文《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庭射策如熊羆，奔走魍魎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髯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

聞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翥眉，無乃示吾橫氣機。裹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又《東坡赤壁圖》 連山盤武昌，古木參雲稠。誅茅東坡下，門前江水流。永懷百世士，老氣蓋九州。平生忠義心，雲濤一扁舟。笛聲何處來，喚月下船頭。掬此月中水，簸弄人間秋。蕩搖波中山，光中失林邱。古今一俯仰，共盡隨蚍蜉。孫曹何足弔，我自造物游。尚憐風月好，解與耳目謀。歸來玉堂夢，清影寒悠悠。一顧能幾何，鶴巢奄不留。遺像不忍挂，尚恐兒輩羞。儼然袖雙手，妙賦疑可求。何時謫仙人，騎鶴下瀛州。相期遊八表，一洗區中愁。

又《題趙琳畫東坡石上以杖橫膝扇頭二首》 廟堂竟何人，此老乃石上。盤礴萬古胸，入此一藤杖。擊去荊舒蠻，扶來司馬相。君看熊虎顏，百獸不敢傍。東坡謫嶺南，一笑六根靜。食骨不棄餘，又使群狗競。手中果何物，乃是照邪鏡。爾曹何足容，以杖叩其脛。

胡祗遹《東坡贊》 東夷飛揚，西戎陸梁。時議歲幣，襲爲故常。豈無良策，雖柔必強。百未一施，擯死南荒。孰圖公像，野夫冠裳。公豈野人，與世相忘？鐵龍橫膝，雅志莫量。緒餘土苴，雲漢奎章。死不可泯，文正忠剛。魂兮歸來，瘴海茫茫。此畫極高，蓋臨李龍眠之寫眞也。東坡之文章志略具在方冊，後世可得而見，高風絕塵之姿不可得而彷彿。得見此像，亦足以起敬起慕，發英風而洗凡鄙。

虞集《題儋耳東坡載酒堂》 醫醫儋耳城，歷歷桄榔樹。百年遺故丘，新堂設賓阼。清風海上至，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屢來下。甘辛熟桂酒，羅列雜諸薥。苻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遽。鑿井得甘泉，渴者恆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風雨，水木況華滋。鄰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還故都，聊樂宜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峨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思。

高啟《東坡小像贊》 或置諸鑾坡玉堂，或放之朱崖黃岡。衆皆謂先生之憾，余則謂先生之常。先生蓋進不淫，退不傷，凌厲萬古，麾斥八荒，而大肆其文章者也。

王直《題赤壁圖後》 東坡先生謫黃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邃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僨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絕，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道，況李定輩邪！先生雖爲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定輩亦云。

貝瓊《題東坡載笠圖》 雨屐新泥蒻笠欹，滿村風雨獨歸時。玉堂天上神仙客，婦女兒童總未知。

楊士奇《跋赤壁圖》 蘇文忠公以誠意直道事君，而爲李定、舒亶之徒所毀，責黃州。賢人君子之心正大明白，何往不自得，矧公文章譬諸景星慶雲，隨所著見，輝煥萬物。向使公不罹擯斥，區區齊安山川風物，有此光氣流於宇宙間耶？

孫承恩《古像贊・蘇文忠公軾》 偉氣雄才，大節孤忠。立朝非達，居夷非窮。傲睨千古，揮斥八極。儉人鄙夫，仰公褫魄。

唐文鳳《吳城山祠讀蘇東坡石碏文》 儋耳歸來思不群，衣冠洗盡瘴煙氛。質堅已出龍龕窟，制古猶存蝌蚪文。肅愼遠遺知後學，荊梁入貢記前聞。摩挲石文沉吟久，漁笛聲中日又曛。

又《題東坡赤壁圖》 堪笑黃州禿髮翁，江山詞賦兩爭雄。至今千載留圖畫，良夜扁舟一鶴東。

夏原吉《題赤壁圖》 二客相從赤壁游，當時風景何悠悠。山高月小岸影斷，水落石出江聲流。化鶴道士夢半夜，聽簫嫠婦愁孤舟。吁嗟此樂不可復，覽圖重爲曹瞞羞。

尤侗《古五君詠・宋蘇軾》 一口吐萬斛，江河從之東。逢場但游戲，笑罵起雷風。琵琶同綽板，木魚與鼓鐘。掀髯天地間，萬物皆頑童。

又《七思・蘇學士軾》 我思蘇學士，少可而多怪。孤舟楚江濱，白頭瓊海外。戲筆醉淋漓，大瓢歌慷慨。五岳方寸間，吞吐不蒂芥。

張問陶《嘉慶丙辰臘月十九日與趙味辛溫曦山如能兩舍人方茶山伊墨卿兩比部溫賈坡洪稚存兩編修集于稚存卷施閣為東坡先生生日設祀稚存屬摹先生畫像並題長句紀之》 寫眞何處想髯蘇，點筆聊摹笠屐圖。我爲鄉人誇坐客，公留生日醉狂奴。文章事小功名大，忠孝心長意氣孤。七百餘年前後輩，玉堂清夢未應殊。

又《眉州》 長公實忠孝，筆墨乃遊戲。宋時多拘儒，惟公有生氣。鄉人自昔誇漢京，我今一笑皆平平。子雲相如文士耳，安敢與公爭大名。因公愛眉

州，便覺眉州好。公之靈光滿天地，眉州也是泥鴻爪。君不見城西紗穀行，舊居改作新祠堂。行人題壁多于草，執此求公公轉小。

又《樂城眉山書院》 趙郡欒城古，三蘇有舊鄉。人奇家亦好，文在死無妨。瘴海花豬肉，眉州紗穀行。大名垂宇宙，隨地見祠堂。

馮景《禮東坡先生生日文》 臘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生降旦，商丘中丞率三吳諸生，再拜上觴，而祠以文，屬景爲之，立成。焚于几曰：烏虖，大忠如生，至文不滅，易名之典，光照日月。先生之生，景祐三年，歷七百歲，誰與比肩？安石誤國，創行新法，上書極論，群奸欲殺。黃州閒閒，雪堂安安，徐汝潁揚，所至民歡。內不久留，出知杭州，浚湖通漕，山歌水謳。洎紹聖初，連貶海濱，築室儋耳，若將終身。更三大赦，量移晚歲，常州考終，天下同涕。先生孤忠，百折不磨，先生奇文，如瀉天河。汲引後進，黃晁秦張，一附青雲，千秋以光。嗟彼宵人，巧骨猶臭，明明日星，如何不壽？玉糝羹香，花豬肉薦。進藥玉船，酌酒三奠。赤壁黃樓，忽生蘇州，先生之神，何方不游。掀髯乘雲，下騎麒麟，不攀以笑，啓我後人。

蔣士銓《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翁學士招集蘇齋瞻拜遺像分得南字》 元豐五年公年四十七，生日出游懷抱酣。長笛飛聲被江水，似有鶴趁飄風南。紫裘烏帽李進士，歌詞風格如何戡。平生遷謫亦何有，醉醒取適顏無慚。迄今六百又八載，乃有學士蘇齋龕。臘月爲公介眉壽，瓣香清酌辭喃喃。客十一人共揚觶，酒龍詩虎紛雄談。雪壁周遭挂遺像：山谷、伯安、石田、竹垞，坐立肩差參。此樂希有我及見，焚尾滿吸寧辭貪。蘇齋主人詩老覃，嗜蘇嗜米遙情憨。前身定解弄橫竹，今世下筆行饑蠶。東坡不死壽無量，白雲鄉爲停龍驂。

張預《黃州追懷東坡先生八絕句》 城東竹下古蘇亭，不見蕭摻滿院青。差勝柯邱荒落盡，《海棠》詩尚在僧屏（東坡初至黃州，寓定惠院，僧顒爲開竹下嘯軒居之。今敗屋塵穢，唯《海棠》詩石刻尚留壁間耳。同時柯氏陂海棠亦盛，東坡詩所云「柯邱海棠吾有詩」者也）。草堂風月滿臨皐，荒驛全家占亦豪。七百年來付江水，峨眉流雪尚翻濤（訪臨皐亭故址，久圮入江，無可踪迹。東坡自定惠院移居臨皐亭，有「全家占江驛」之句。又言：「臨皐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十三十八名坡始，洗白街前著屐過。聞說古生能種竹，不妨南路亦名坡（城內山麓，有十三坡、十八坡，石級鱗次，左右市屋，高下或逾數尺，地名洗白街，相傳東坡即此。考放翁《入蜀記》、施氏詩註，地名相合。地昔爲田壠，今成衢陌耳。古氏南坡，修竹數竿，東坡贈書云云，今不知何處）。營地今都列市廛，市人猶說兩髯賢。我來欲訪桃花裔，茶種流傳何處田（東坡躬耕故營地數十畝，故人馬正卿爲請得者。坡嘗呼正卿爲馬髯，則與爲兩髯也。後又乞得大冶長老桃花茶栽于東坡，有「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之句）。坡脅書堂畫歲寒，壁間古雪總凋殘。竹樓並入黃州廨，賴有經營宋判官（雪堂、竹樓久廢，康熙中，宋牧仲通判黃州，始補築于郡廨中）。懷民舊是吾宗老，愛向承天寺裏居。似我閒人今亦少，夜來竹柏月何如。（東坡《承天寺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荇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我兩人者耳」）。武昌宮路隔江斜，兄弟提攜渡短槎。我亦看山到樊口，酒坊何處問潘家（元豐三年五月，子由至黃州，因與同游寒溪、西山。東坡有詩云：「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行鳧鷖。」東坡在黃，有潘生善釀酒，詩所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也。《答秦太虛書》亦云：「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又《與潘彥明書》云：「酒坊果如意否？」）。清夢西湖舊有緣，齊安問訊況殷然。後生我本錢塘產，惜未相從釀社錢（東坡有《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自注云：「軾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故人相約釀錢雇僕夫，一歲再至黃」）。

張之翰《題東坡瓊華帖》 世隘何能着此儂，惠州更向海南遷。流傳一幅瓊華帖，恐是當年未貶前。

雜錄

雜記

《明道雜志》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于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

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甕牖閒評**》**卷六**　東坡詩又云：「食罷茶甌未要深。」後人謂食罷未可啜茶，引東坡此詩以爲證，而不知東坡且欲睡耳，故其詩下句云「春風一榻值千金」也。

又　余生漢東，最喜啜晶茶，閑時常過一二北人，知余喜啜此，則往往煮以相餉，未嘗不欣然也。其法以茶芽盞許，入少脂麻，沙盆中爛研，量水多少煮之，其葉極甘腴可愛。蘇東坡詩云「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者是矣。東坡詩又云：「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茶錄》中亦載，茶古不聞食，晉以降，吳人采葉煮之，號茗粥。則知晶茶者自晉蓋有之矣，非復今之人始食也。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杜甫《送張參軍赴蜀》云：「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張祜《骰子》詩云：「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知報道金釵落，仿佛還應露指尖。」東坡《雪夜》詩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皆押尖字韻，遍閱近世刊行《韻略》，無此尖字，當是《禮部韻略》脫文。

《**齊東野語**》**卷一**　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膏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兔。」朱氏晦庵詩云：「誰然丹黃焰，爨此玉池水。」蓋或爲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

《**垣齋通編**》　茶取其味，以爽神思。山谷云：「或濟以鹽，鈎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鷄蘇之與胡麻？」言不容雜以他物也。坡詩「脂麻白土須盆研」，「一半已入薑鹽煎」，故陳後山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人尙不同如此。

《**帶經堂詩話**》**卷一三**　龍山放鶴亭西即黃茅岡，有石刻蘇公詩手蹟，有蘇公石牀，有祠祀蘇公及韓文公、楊龜山、陳後山，北望小山有樓櫓曰戲馬臺，宋武帝九日送孔令處。

又卷一四　東坡先生《次韻伯固游蜀岡送叔師奉使嶺表》五言詩所云「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者，此石在揚州禪智寺，久斷闕仆草間，順治辛丑，予官廣陵求得之，又次韻一篇，康熙乙巳，靈隱碩揆上人來居此寺，因謀陷蘇公詩石于壁，上人及予兄弟賦詩紀事，諸名士和之，有《禪智倡和詩》一卷。

又卷二二　雪浪石在定州學，作亭覆之。《墨莊漫錄》云：東坡帥中山得石，黑質白章，如孫知微所畫。石閒奔流，盡水之變。作白石大盆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有銘云云。予審視盆四面刻紋作芙蕖，脣上周遭即公手書銘，惜不及摹搨，旁一碑刻石圖，下方「雪浪齋」三大字，亦公書。然石實無他奇，徒以見賞坡公，侈美千載，物亦有天幸焉。

《**石洲詩話**》**卷三**　坡公所云「游羅浮道院棲禪精舍」，棲禪寺與羅浮道院並在豐湖之上，見《江月五首引》中。今編《羅浮志》者或以羅浮山中之道院實之，乃傅會之訛也。

又　蘇詩云：「水香知是曹溪口。」按《韶志》載「智藥三藏至此水口，飲水香美，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源上必有勝地。』」云云。予以盂準量其水，已較曹溪九龍井水加重一錢。而曹溪九龍井水，又不及峽山寺水。蓋「出山泉濁」之理，於茲益信。而彼宗之妄，不辨自明矣。

雜考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　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

又　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容齋隨筆**》**卷八**　東坡作《石碏記》云【略】按《晉書・挹婁傳》：有石碏，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碏，魏景元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碏，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碏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碏，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容齋續筆**》**卷二**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于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

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逼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其義亦然。

《容齋四筆》卷七　坡公遊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又卷一〇　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安西，自慰家鷄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梁谿漫志》卷五　古者居室，貴賤皆通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詩寄東坡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雲樓殿鎖鰲宮。」而東坡和云：「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峨眉一畝宮。」蓋本諸此。

又卷六　《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效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于沖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彊漢；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又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據。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繞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又卷七　東坡《和潛師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予按《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

《捫蝨新話》上集卷六　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

又下集卷五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裕，吾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略】予嘗恨荊公、東坡文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

又　或云坡只有《江瑤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

《唐子西文錄》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

《雞肋編》卷中　白樂天詩云：「歲盞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餳。」又云：「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餳。」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于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蘇酒，自小飲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餳膠牙，俗亦于歲旦嚼琥珀餳，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又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于東南矣。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山林

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柢之微，斫撅皆遍，芽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況使見于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也。

又卷下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崑崙、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瀨、太湖、狗腳、小湖、磉機、天注、鱉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沒水不深爲可畏也。」

《墨莊漫錄》卷七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贋。」《廣韻》及《字書》云：「贋，五晏切。」注：「僞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采，千歲化虎魄。我豈無長鑱，眞贋苦難識。」《韓非子》曰：「齊伐魯，索鑱鼎。魯以其雁往，齊曰：『雁也。』魯曰：『眞也。』」古以雁爲贋，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眞雁，人必笑之。

《碧溪詩話》卷四　唐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東坡有「強隨舉子踏槐花，槐花還似昔年忙」，山谷云「槐催舉子踏花黃」，是也。

又　坡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乃唐人責同年不赴期集辭，云「紫陌尋春，尚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也。

又卷七　唐趙璘述《因話錄》，載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水煎。」坡有「活水還須緩火煎」，恐亦用此。

又卷八　東坡《海外》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蓋《古今注》：「南方有鳥，名鸜鵒，其名自呼，向日而飛。」柳子厚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爲鸜鵒。」

又卷九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又云：「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乃《北夢瑣言》記溫庭筠才思艷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蓋用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意也。

又　東坡《月石研銘》：「石苑苑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

又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夭」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

又　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羅，爭唱洪農得寶歌。」見《韋堅傳》云云。

又　坡云：「腹搖鼻息庭花落，償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

又　坡云：「一似獼猴騎土牛。」《魏晉新語》：尚書鍾毓謂州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又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窖中雉登木」，出《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

又　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柔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喪魄。」哥舒翰以半段槍破吐蕃，見本傳。

又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桃，出《金樓子》。坡意正爲蜜爾，言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心。立之見餘甘爲果，遂以崖爲櫻桃。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又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櫻桃？且櫻桃非十分甜者，又不與橄欖同時。

又　坡云：「賀雨詩成即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獻天聽，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賀有其終。」此即諫疏也。

又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里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弼之爲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楊素爲相，而有唯堪啖飯之誚。至于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爲煬帝所誅。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賀若弼所撰。其聲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爲弼，而世因是傳以爲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

詔。」不知何所據。據序，則是姓賀名若。

又　東坡《鶴嘆》云：「戛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爲子娛。」《世說》：有遺支道林雙鶴，林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養令翮成，使飛去。

又　坡云：「百尺飛泉瀉漏天。」任升《梁益記》：「漏天在雅之西北，山高谷深，陰晦常雨。」又云：「憒憒到天公。」《晉・天文志》：「康節三年，歲星犯天關。庾翼與其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梁益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良白之徵。』」又云：「天形倚一笠。」《晉・天文志》：天似蓋笠。

又　坡云：「留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答曰云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又　東坡云：「青浮卵碗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牙冷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然後爲膾。」

又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閑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又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詩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于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辯之，但未詳。

又　《抱朴子》云：韓子冶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樂天用《抱朴子》事爾。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亦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啖五十歲馬，生三駒。

《觀林詩話》　一僧問王茂公云：「凡花皆經歲復開，東坡何爲獨於梅花言返魂香耶？」茂公云：「以梅花清絕能醒人，非餘花可比故耳。」遂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爲證。僧來從余借二書驗之，皆與梅花了不相關，遂憾茂公之欺。余爲言其事見韓偓《金鑾密紀》，出內廷詩，有「玉爲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作此詩題於花下」。東坡云「返魂香入嶺頭梅」。僧遂釋然。

又　東坡詩有「灩翻白獸罇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爲貶謫者設也。《續仙傳》載一神仙詩，有「灩翻王母九霞觴，謫向人間作酒狂」之語，蓋用此耳。

又　婪尾酒出《佛圖澄傳》。婪尾者，最後飲酒也。東坡《除夜》詩云「不辭最後飲屠蘇」，是以樂天詩以「婪」作「藍」，云「三盃藍尾酒，一碟膠牙餳」，皆更歲之事。而東坡有「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及要浣花前」之語。自注云：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當是誤記。

又　東坡詩有厭「小人羹」者，蓋用穎考叔之語：「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然初不云小人羹也。

《韻語陽秋》卷一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溜爲「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潁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又卷一三　歐陽仲醇父語人曰：「嘗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之蓬萊山，王平甫之靈芝宮，歐陽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與。

又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眞仙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是已。

又卷一四　世傳《職貢圖》乃閻立本所畫，東坡詩，亦云立本筆，所謂「音容儋獠服奇髡，橫絕嶺海逾潭瀧。珍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辮卻蓋幢」者也。

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

又卷一六　東坡《賞枇杷詩》曰：「魏花眞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審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橙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爲二物者，如《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橙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即枇杷矣。李白《宮中行樂詞》云：「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邪？錢起《送陸贊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根據。

又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顚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又卷一九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況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棕筍也。是二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棕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　「廋」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惹苅，廋詩聊復托芎藭。」

又卷六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按《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又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又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于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答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又　東坡《石臺長老眷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按《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又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按，慧日至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曰云：「有個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又卷七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雋瓶屢卧。」趙夔注云：「歐陽詩：『不覺長瓶卧。』張籍詩：『酒盡卧空瓶。』」

又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鵲尾爐」。按，《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祥記》。

又卷八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又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星辰中。』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此上皆王說。余按，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鷄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又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按《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群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又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爲先驅。」

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咏》，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又卷一五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

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予按，江鄰幾《嘉祐雜志》云：「橄欖木，其花如樗。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范說乃爾，何耶？豈鹹辣皆可用歟？

又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古樂府：「氍毹氀毵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出西國。」

又卷一七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倡和親筆，乃知在衡陽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略】。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島邊天外【略】。」

《西溪叢語》卷上　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薦經焚毀，無碑志可考，獨見于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絕句》云：「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卻把飛仙乞肉芝。」刻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內」，東坡見之，無他語。今印本作「肉芝」。「內」之與「肉」，皆未曉。其鼎宣和間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甚有效。

又　東坡詩云：「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甕牖閑評》卷二　奉朝請，「請」音去聲，蓋《漢書》所謂「春見曰朝，秋見曰請」，顏師古音之甚詳。蘇東坡作《送程建州》詩云：「會看金花詔，湯沐朝奉請。」乃于「永」字韻押，恐誤。因思今之官制，有所謂朝請郎、朝請大夫者，「請」字皆合音才性切，而今之人止作上聲用，何也？

又卷三　大孤山、小孤山，本是此「孤」字，今廟中乃各塑一婦人像，蓋訛「孤」字爲「姑」字耳。其地有孟浪磯，亦訛爲彭郎磯，相傳云：「彭郎，小姑婿也。」其言尤可笑。蘇東坡《游孤山訪惠勤惠思》詩云：「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可證其誤矣。至僧祖可作《大孤山》詩乃云：「有時羅襪步微月，想見江妃相與娛。」則又以「大孤」爲「大姑」也。

又　蘇東坡嘗作《端午帖子》，曰：「翠筒初窒棟，蘼黍復纏菰。」注謂：「棟，當作練耳。」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范至能參政刊在蜀中，其「棟」字不曾改，只作此「棟」字。不知《藝苑》何所見而謂東坡改作「練」字乎？豈亦有贋作者而《藝苑》不能深察也？

又卷四　豨苓，「豨」字本仄聲，蘇東坡詩云：「千金得奇藥，開示皆豨苓」是已。而唐子西乃作平聲，其詩云「豈有豨苓解引年」是也。

又　「奈何」乃連綿字，世多稱「無奈何」是已。「奈」字上從「大」，下從「示」，當作奴個切，不可作奴帶切而音爲「柰」字也。蘇東坡詩云：「平生不盡器，痛飲直無奈。舊人舉眼看，老伴餘幾個？」「奈」字乃與「個」字同押，是東坡詩用「奈」字作奴個切矣。若「木」下「示」，卻是奴帶切，果木名，與「奈」字自是兩字。

又　「沽」字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平聲用者。如李太白詩云：「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此作去聲用也。如東坡詩云：「得錢只沽酒。」又云：「沽酒飲陶潛。」此作平聲用也。

又卷五　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

又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傳》攷之，乃蔿呂臣，非楚得臣也。

又　蘇東坡詩云：「扶桑大繭如甕盎。」「甕」字人多作去聲讀，注云：「甕，于龍切。」然則此詩「甕」字須作平聲讀爲是。

又　蘇東坡《送笋與李公擇》詩云：「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襠。」此蓋用唐人《食笋》詩云「稚子脫錦襠，駢頭玉嬰兒」爲故事也。而杜工部詩亦云：「笋根稚子無人見。」或者乃以爲「雉鷄」之「雉」，誤矣。此正唐人所謂有「稚子脫錦襠」者。杜牧之詩又云：「幽笋稚相攜。」以牧之詩證之，則工部之詩益知非「雉鷄」之「雉」矣。

又卷七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此蘇東坡《橄子》詩也，趙次翁注云：「出信州玉山縣。」然信州初不出橄子，此玉山乃在婺州，婺州橄子冠于江浙。注書不究地里之是否，而妄意指名，豈不大誤。

又　蘇東坡《志林》載寇元弼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詩，忽咏《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矸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矸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矸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載《羯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璡嘗裹矸光帽，簪紅槿花一枝，明皇愛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即李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爲錯誤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眞天人，綃帽著紅槿。」其後又云：

「曲終花不隕。」是東坡自知爲汝陽王璡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之子既爲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與花不落者既殊，又記是西王母事，東坡略不爲辯之，何耶？

《演繁露》卷一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略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卞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凡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爲「卞」，不復爲「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屺山，望之有黃氣紫雲，大吳故以葬焉。」其字又加山爲「屺」，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爲「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謂山形爲「弁」亦與「卞」通。

又卷三　東坡作《藥玉盞》詩曰：「鎔銅煮白石，作玉眞自欺。」東坡謂煮，即《穆傳》之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乎破裂。至其自海舶者，制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

又續集卷四　坡詩曰：「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無極，費無極也。蓋言譖死伍奢者，無極也。而屬鏤之劍，乃不能以及無極。案昭廿七年楚令尹子常殺無極，則無極終遂不免也。

又　東坡《謝賜御詩》敘陝西戰勝曰：「已覺談笑無西戎。」老杜《觀安西兵》曰：「談笑無河北。」

又　坡詩曰：「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毫端。」《唐會要》三十五曰：貞觀十八年，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筆勢驚絕。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反是，賜君白羽扇二枚，庶對清風，以增美德。」

《蠙真子》卷一　五柳《與商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詩《送張中》，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游好非久長，一遇盡因勤。」而舊本云：「游好非少長，一遇定因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游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清波雜志》卷四　先人嘗從張晉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詩老薦春風。」「仇池詩裏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幸亦及我，十輩遺前公試烹。」時張偶得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產庾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茶」，坡南還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爲重，包裹鑽權幸，亦豈能望建溪之勝？

《老學庵筆記》卷五　晁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

又卷七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蓋用《漢書》注也。

又卷八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畤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侄綠袍拜命云。

又卷九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齊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老學庵續筆記》　海南儋、崖諸郡，出勒竹杖，大于澀竹，膚有芒，可以剉爪。東坡云「倦看澀勒暗蠻村」者是也。

又　余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軸曰：「黃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爲博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是博戲耳，不知公意果何如耳。

《道山清話》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周必大《跋汪逵所藏東坡字》　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略】二月至

黃，明年定惠顯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詆誚。」「更」字下註「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詆誚」。「嘻笑」之下自添一聯云：「嵇生既粗率，孫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按《阮籍傳》，籍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響振巖谷。乃登長嘯也。嵇康雖有「永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某每校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

《閒居錄》 天竺僧傳公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嗚嗚然」作「焉」，「鬱乎蒼蒼」作「蔚」，「釃酒臨江」作「舉酒」，「渺滄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虛者如彼」，作「羸」，「之所共樂」作「共適」。字法甚逸，當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誦且書，故心與神變，字隨興會而得。

《野客叢書》卷八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粗朗反。而茫之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並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在蒼茫背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又卷一四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僕謂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爲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又卷一七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蜂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蜂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蜂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餳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蜂蜜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餳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餳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以此爲證。

又卷二三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強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去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眞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嶔崎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嶔崎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耆舊續聞》卷二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魚，出于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亦傳者之訛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知此即《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于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間，亦有貢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

《雲谷雜記》卷三 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韻，有「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于虎，故以虔爲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遂改爲贛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履齋示兒編》卷一三 東坡《侄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前二首皆押燈檠韻，末篇云：「大狖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孫倬云：「《揚子》曰：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曰：何也？曰：檠之而已。」及考《揚子》正文作撤，其字從手。溫公音居影切。復質諸《周禮·弓人》註云：「至冬膠堅，內之

檠中，定往來體。」檠音景。《韻略》三十八，梗作撥，居影切，所以正弓。釋云：蘇武能撥弓弩。雖並從木，皆非平聲。東坡所押，獨取楊倞注《荀子》：「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撥，則不能自正。」音巨京反。然《玉篇》、《廣韻》平上聲皆收作正弓之檠。但上聲注云：撥出《周禮》，亦作撥，則是不專主平聲之音。

《**賓退錄**》**卷六引孫覿《復曾端伯書》**　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註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姜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

《**吹劍三錄**》　來，音離，《漢書》：「無說詩，康鼎來。」作，音佐，《廉范傳》：「不禁火，民安作。」判，音潘，杜詩：「痛飲已判人共棄。」相，音瑟，白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治，音持，俗言治魚、治鷄，韓文：冗不見治。閱閱，出《漢書》，閱謂戰伐，閱謂閱歷。柳詩：「欸靄一聲山水綠」，一本作欸乃。陳氏《博聞錄》遂以欸乃爲兩字，謂靄字誤。母字部字在有字韻，世皆從九慶韻讀。東坡《贈舒堯文》詩：「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

又　張衡《靈憲序》：月者陰精，積而成獸象兔。其數偶。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之奔月，是爲蟾蜍。韓文《毛穎傳》云：竊嫦娥，騎蟾蜍，入月窟。《酉陽雜俎》云：月桂高五百丈，西河人姓吳名成，學道有過，謫令伐樹，斫之，創隨合。或言蟾蜍地影也，常空處水影也。佛書言須彌山閻扶樹及山河影。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東坡詩：「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鏡。挂空如冰鑒，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井。九州居其間，無異地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俱耿耿。妄言桂兔蟆，俗說皆可屏。」

《**黃氏日抄**》**外集卷六二**　《徑山道中》詩「聽瑩」本上聲，惑也。作去聲押，則義訓爲凈。楞與謗同音，本作搒，進船也。此詩跨涉四五韻不相通者，前輩只取聲韻相近則協而易讀，不可以近世之程文用韻律之也。

《**浩然齋雅談**》**卷上**　坡翁《策斷》謂，語有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窶藪」二字出《漢書・楊惲傳》，云：「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藪也。」注云：「窶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頭者，則以窶藪薦之，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所以不容穴，坐銜窶藪自妨，故不得入穴。窶音貧窶之窶，藪音數物之數，上其羽切，下山羽切。」

《**齊東野語**》**卷九**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趣齡具。」所以辨養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譽。」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趣齡與無譽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于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

又　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來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罷早，遣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親奈我何。」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天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二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遂歷陳彭祖之壽，顏淵之夭，仲尼之困，殷紂之君，季札無爵于君，田恆專有齊國，夷、齊之餓，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此蓋言壽夭窮達，貧富貴賤，雖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則淵明《神釋》所謂「大鈞無私力」之論也。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

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又卷一〇 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群聚，噆嗌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曰：「湖州多蚊蚋，豹腳尤毒。」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腳。」蓋湖之豹腳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盒貯豹腳者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塵乙覽矣。蓋蚊乃水蟲所化，澤國故應爾。

又卷一四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注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盡宜切。」宋景文以爲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然或以爲疑。余因考《藝文類聚》引《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嘆」，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爲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困學紀聞》卷一八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

又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萃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

又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

又 《韋玄成傳》：「五世壙僚。」言五世無官也。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僚，委祉于後。」而婺本改爲「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爲「銀鉤」。此邢子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王若虛《謬誤雜辨》 城陽君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爲阿堵物，東坡《和陶詩》以阿堵爲牆，或指佛書云『理應阿堵上』。」阿堵如俗言阿底也，不應爲牆。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則阿睹乃眸子耳，此字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飲，誰歟此頹然」，此亦指牆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爲牆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蓋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堵爲牆，而城陽妄認睹爲眸子也。

《六研齋筆記》卷三 武林潮鳴寺，有宋思陵賜統制劉漢臣詩云：「野寺參差落漲痕，疎林欹斜倒露根。扁舟一棹向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此蘇子瞻句也。起句第二字是「水」字，今只改一「寺」字，遂掩而有之。思陵博雅，斷不如是，當由一時在寺中偶御筆書之，遂以賜劉，而寺中欲假以爲重，乃改字勒石，以侈榮觀耳。不然，豈子瞻以詩得罪，易世之後，猶沒其警句，竟充支賜之用耶？一笑。

楊慎《百東坡》 東坡《泛潁》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價禪師因過水睹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升菴詩話》卷一〇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山東民謠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甕。」淞音宋，積雪也，以爲豐年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甕。」何異小兒語耶？

又卷一一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爲「泖」，非也。註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又卷一二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暑，又孕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八 胡元瑞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之誤，然其所記誤者正復不少。如《二酉綴遺》所載「百疊漪漪水皺」六言，又「步武所臨，雲蒸霞起」四言，乃東坡夢中所作《紅靴銘》及《太眞妃裙帶詞》，而胡不知，何云博洽耶？

《蓮子居詞話》卷二 東坡《送蘇伯固》詩云：「三度別君來，此別眞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南路。」自注：效韋蘇州。今見《東坡續集》，又見《東坡詞》中調寄《生查

子》，但據自注，是詩不是詞也。

《**月山詩話**》「畢竟西湖六月中，【略】」此楊誠齋《晚出淨慈送林子方》詩，亦猶東坡《贈劉景文》「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意。坊刻《千家詩》誤以爲東坡作。《二如亭群芳譜》亦沿其謬，《廣群芳譜》亦未改正。又按《月令輯要》亦載此首，題曰蘇軾《湖上》詩。

《**拜經樓詩話**》**卷三**　東坡《新城道中》詩二首，初白翁《補注》，依《瀛奎律髓》以第二首爲新城令晁端友和作。予觀詩有云：「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端友豈自譽乎？下又云：「人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亦自行役而非作令者口吻，疑東坡用前韻以贈晁令耳。故當從舊本爲當。

《**石洲詩話**》**卷三**　廣東有羊桃，一曰洋桃。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曰三斂，亦曰山斂，俗語訛「菱」爲「斂」也。有五稜者名五稜，以糯米水澆之則甜，名糯羊桃。粵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以白蜜漬之，持至北方，可已瘧。蘇詩「恣傾白蜜收五稜」，謂此也。或乃指廣南以田爲稜，白蜜以言酒，或又引《嶺表錄》瀧州山中多紫石英，其大小皆五稜，皆謬說也。

《**雙硯齋詞話**》「濟南春好雪初晴，【略】」東坡《小秦王》詞也，今乃編入詩集。

《**蛾術編**》**卷七八**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云：「棠棣並爲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郭。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略】同紐字連用二韻，似全無知識之人所爲。集中如此逞筆亂寫者甚多，略舉數章以明之。古人韻本如《廣韻》、《集韻》，皆于同紐字另作一圈，以爲識別，界限甚嚴。若如東坡，則何不概去其圈，混而爲一？蓋在東坡當日，初不知其爲病，一時後生小子，從風而靡，同紐連用。東坡見之，亦不以爲病，且和其韻，存之集中。識既粗極，心又不虛，貽誤千古矣。鶴壽按：古人作詩不避重韻，況同紐乎？【略】同字尚連用之，況同紐乎？【略】然古人不以爲意，今人則嫌其重複矣。

《**容齋四筆**》**卷一五**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略】」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泛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局，編敕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栰、花石等綱，祥瑞，禮樂，西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玄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採，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追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眞。不如歸去，作個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至大字書寫貼于內前牆上，邏者得之以聞。是時，僞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

《**雲麓漫鈔**》**卷四**　版行東坡長短句，《賀新郎》詞云：「乳燕飛華屋。」嘗見其眞迹乃「棲華屋」。《水調歌頭》版行者末云：「但願人長久。」眞跡云「但得人長久」。以此知前輩文章爲後人妄改亦多矣。

傅共《注坡詞序》　《更漏子》「柳絲長」、「春夜闌」之類，則見于《本事集》，乃溫庭筠、牛嶠之詞。

朱冠卿《跋滿庭芳詞》　後詞作於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到常州，尋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爲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蓋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爲「駛」耳。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爲奇觀，取名於此詞云。

《**古今詞話・詞辨**》**上卷**　《古今詞譜》曰：《黃鍾宮曲》，林君復、蘇東坡俱有之，亦不一體，其更變俱在換頭也。東坡詞換頭云：「捲簾對酒邀明月」，非「對酒捲簾」也，刻誤。落句云：「恰似姮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異矣。

又　楚詞有《清調》、《平調》、《清平相和曲》。《教坊記》作《陽關曲》，即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塵」也。寇萊公、蘇長公俱有是曲，又作《緩緩歌》。

又　無名氏詞：「醉醒醒醉，【略】」黃山谷曰：此或傳是東坡語，非也。

與「蝸角虛名」、「解下癡絛」相似，疑是王仲父作。

《**雕菰樓詞話**》 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略】蘇軾《勸金船》用客(陌)、識(職)、月(月)、卻(藥)、節(屑)、插(洽)。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解者顧引楊行密紿朱延壽病目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注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按：東坡《南歌子》凡十九首，此其第十四，題作《有感》，起二句云：「笑怕薔薇骨，行憂寶瑟僵。」

《**雨村詞話**》**卷一** 陳同甫亮《彩鳳飛》詞云：「一一舊時香案，暗經慣。」暗宜作煞，音暗，忒煞也。暗則爲日曬字，東坡詞「時與暗漁簑」是也。

又 東坡《荷花媚》詞有句云：「妖邪無力。」按：妖應作夭，音歪。出白樂天《長慶集》詩自注。今俱作妖，刻誤也。

《**蓮子居詞話**》**卷二** 東坡《南歌子》「行憂寶瑟僵」，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解者引楊行密紿朱延壽事，誤。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蘇易簡《越江吟》云：「非煙非霧瑤池宴，【略】」與東坡、方回詞，句讀如一，惟起句少押一韻而已。《詞律》脫「誰見」二字，致分句參差，失注二韻。並誤「春雲」爲「青雲」，遂謂無可查考。而另以東坡詞爲《瑤池宴》，且易「宴」爲「燕」。按賀詞云：「瓊鈞賽幔，【略】」東坡詞云：「飛花成陣，【略】」三詞本一調，《瑤池宴》三字，即因易簡詞首句爲名，紅友分而二之，失考矣。詞僅五十一字，而叶十二韻，繁音促節，最不易填。易簡不以工詞名，不謂倉卒應制之作，精穩乃爾。

《**詞徵**》**卷一** 《醉翁操》乃琴詞泛聲。歐陽文忠初作醉翁亭于滁州，既爲之記，時太常博士沈遵游焉，爲作《醉翁吟》三疊，寫以琴。然有聲無詞，故文忠復爲《醉翁述》以補之。或病其琴聲爲詞所繩約，殆非天成。後三十餘年，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工鼓琴，請于蘇東坡爲之詞，律呂和協。辛稼軒「長松之風」一闋，其和章也。元明人無賦是調者，惟于本朝得三闋焉，其一爲陳砥中作，見《松風閣琴譜》。其一爲凌次仲作，見《梅邊吹笛譜》。其一爲女史吳蘋香作，見《花簾詞》。

又卷五 東坡《瑤池燕》詞，《侯鯖錄》及《古今樂錄》並載焉。曾端伯以爲廖明略作者，誤也。《瑤池燕》一調，與《越江吟》略同，其音則與《點絳脣》相叶。

曾布

論述

綜論

李綱《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敦逸爲侍御史，奏疏論宮禁中事，哲宗怒甚，將加遠竄，宰執中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因奏曰：「敦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爲言，哲宗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于子宣，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能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儻有惜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退之論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播州，度亦以其母老爲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爲嘆息。

分論

《謝宰相表》 《四六話》卷下：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擊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袞；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于和羹。」此又特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賀觀元會表》 《四六話》卷下：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以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

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

《**賀章子厚復資政啟**》《四六話》卷下：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

《**燕居堂記**》李綱《書曾子宣事》：龍圖學士曾公布來爲此州，公道德文章爲世所慕，政治所加，上下寧悅，而設施于此者，特其緒餘土苴，曷足以觀公之大。因獲登斯覽，望公之舄履，飽公之聲欬，因持茲說以進。

《**布作高陽臺眾樂園成被命與金陵易地兄弟待罪侍從對更方面實為私門之慶走筆寄子開弟**》《瀛奎律髓彙評》卷四〇紀昀評：格雖未高，而序致特爲清穩。結得醒豁。

《**望江南**》《揮麈餘話》卷一：曾文肅十子，最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略】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爲知己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一**《**曾布傳**》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責吏課，敘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略】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掊克之虐。【略】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直學士、知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爲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爲。」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眞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略】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鎌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鞏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婿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敢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史遂攻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贓賄，令開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於潤州，年七十二。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二〇**《**曾布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五**《**曾布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曾布《布作高陽臺眾樂園成被命與金陵易地兄弟待罪侍從對更方面實為私門之慶走筆寄子開弟》　樓臺丹碧照天涯，塞北江南未足誇。十里煙波新種柳，萬株桃樹未開花。一麾同下西清路，兩鎮高迎上將牙。回首林塘莫留戀，風光還屬阿連家。

又《答弟肇書》　布自熙寧立朝至今，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豐，故免

元祐之竄斥，惟其不附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自處亦有義理，恐未至貽家族之禍也。

劉誼《曾公巖記》 元豐元年冬，交人入貢。上方擇人處置疆事，乃詔曾公自廣州移帥桂府。二年，南方無事，民和歲豐，公以其餘暇訪尋桂之山水奇勝處。一日，率郡僚游所謂風洞者，縱步而東行，得一巖于榛莽間。巖之前有石爲之門，屈曲而入，則流水橫其中，碧乳垂其上。周環四視，其狀如雕鐫刻鏤，殆出於鬼工，而不類於融結者也。公於是拂石求前人之跡，則未嘗有至者焉。乃構長橋跨中流而渡，以爲游觀宴休之處，且與衆共樂之。【略】邦人樂公之德政，而願以「曾公」名其巖，以比甘棠之思。公名布，字子宣。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子」呼之。

《老學庵筆記》卷七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桂故》卷四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元豐元年知桂州。二年，開七星之東巖，與其僚屬遊，管勾常平劉誼爲記，布自作詩，轉運副使苗時中、提點刑獄劉宗傑、彭次雲、提舉常平齊諶皆和之。楊損尚用之，亦繼有詩。布爲人詳具《奸臣傳》。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呂居仁記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群。曾文肅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曾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世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得也。

《玉照新志》卷二 《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嘆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於後。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紹聖甲戌日錄》一卷、《元符庚辰日錄》一卷，丞相南豐曾布子宣撰。記在政府奏對施行及宮禁朝廷事。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曾布《三朝正論》二卷。

又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曾布《熙寧新編常平敕》二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曾布集》三十卷。

藝文

鄒浩《祭曾丞相文》 嗚呼！前年之冬，某以恩移，至于衡陽，公已前之。去年之春，某以恩歸，至于皖口，公已解維。水陸萬里，莫之能追。迨及初夏，某抵南徐，盤礴自得，公已安居。持謁造門，立未須臾，屣履以出，情與義俱。堅欲款留，更幾朝晡。念違親側，久已五年，切於省定，不獲遷延。惟常與潤，密相接連，期以歲暮，專詣賓筵，杖履從公，遊覽山川。孰謂還家，席未及溫，瘴癘大作，與死爲鄰。藥石之餘，皮骨僅存。連牆莫往，矧也高門。尚期完復，追踐初言。此言未酬，忽聞公薨。謂爲信然，傳者何憑？謂爲不然，傳者日增。果還崧高，果比列星。果可詰乎，杳杳冥冥。虛容在堂，儼如平生。躬陳薄奠，又復不能。庶幾靈明，昭鑒眞誠。尚享。

趙雍

《耆舊續聞》卷三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隍中。」羣臣應制皆莫及，獨有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闔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鼎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

邵琥

《**蓮堂詩話**》**卷七**　宋湘陰人邵琥，少游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草庵修鍊，東坡嘗訪之。琥後游西蜀峨嵋山，遁去，不知所終。留題石壁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迹在西川。功成行滿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宋詩紀事補遺**》**卷九五**　湘陰人，維子。與兄玘、弟珪同遊太學。琥歸，獨往結茅於都嶠山爲道士。蘇軾自嶺表歸，嘗訪之。後立草菴于蜀之峨眉山，遁去，不知所終，留詩于壁云。

孔文仲

論述

綜論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孔文仲**》　性醇行粹，如不能言。發爲文章，溫厚正直。稍加長育，必爲瓌碩之器。

蘇軾《**孔文仲起居舍人制**》　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阿。斯皆一時之儁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置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狂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又《**孔文仲中書舍人制**》　具官某早以直言，舖陳治要，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置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切，毋替前勞。

虞集《**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會見于一日，而天下勘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祓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明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分論

《**早行**》　《載酒園詩話・孔文仲》：《早行》曰：「客興謂已旦，出視見落月。瘦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海風吹萬里，兩耳凍幾脫。歲晏已苦寒，近北尤凜冽。況當清曉行，遡此原野闊。笠飛帶繞頸，指強不得結。農家煙火微，炙手粗可熱。豈能迂我留，而就苟且活。仰頭視四宇，夜氣亦漸豁。苦心待正晝，白日想不缺。」歷叙旅途之慘，慰安中帶有悲憫，悲憫處仍懷安分止足，固是端人之言。

傳記

蘇頌《**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中書舍人新淦孔公諱文仲，字經父。其先出魯曲阜茁裔宣聖之後。【略】而公之六世祖曰績仕唐爲吉州衙推，卒官不復北歸，因家新淦。【略】公世儒者，少稟義訓，知自刻苦。經史傳注、百氏子集外，至於天文、律曆、算數之書，無不識於心而誦於口。其議論浹洽，講解精辨，諸宿儒老生往往不能出其右。嘉祐六年，隨鄉貢至禮部，奏名爲天下第一，廷試擢進士丙科。初，正議公出白屋，起江表，登慶曆二年乙第，至是公又以文名振場屋。二季武仲、平仲相繼舉太學，皆取甲等。故當時語文學高第者，以公家爲甲族焉。一命試秘書省校書郎、杭州餘杭尉。再調南康軍司理參軍。以正議使湖北，請解官侍養。滿歲，用薦舉升台州軍事推官。熙寧三年，

詔舉賢良方正之士，龍圖閣學士元公絳、天章閣待制吳公中復，以公應詔。召試秘閣，論在第一，對制策入三等上。是時朝廷方大有爲，輔臣建議以謂祖宗法度至此已敝，當悉更改。用事之人爭言理財訓兵以合其說，而言事者不以爲便，繼被譴斥。而公之策亦不以爲便，故執政疑相與表裏，奏黜不收，趣還本任。既歸，值監司旁午，商度利事，皆公策言不便者，相持甚久。未幾，公丁內艱去職，遂止。服除，除充國子監直講。時學者方用王荊公經義進取，以公不習是學，換三班院主簿武選。【略】改著作佐郎，通判保德軍。【略】官制行，由宣德郎遷奉議郎還朝，法當得便官，屬火山軍缺通判，格用進士，有不悅公者因以命之。【略】元豐八年夏，覃恩轉承議郎。【略】元祐元年，召公爲秘書省校書郎。近臣薦諫官者八人，以儀曹方講廟朝之制，擢公爲禮部員外郎。【略】二年，自朝奉郎、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公素懷致君及物之志，既有言責，益思自效。每朝廷政令之出，無不深求其得失之迹，以告於上。前後陳數十事，或用或不用，義之所在，亦不爲時之譽誹而回。未幾，遷中書舍人。偶寒疾，未拜命，猶謂所言未盡，惓惓不已。一夕草奏三千餘言，首論：「前代英哲之君容受直諫，其始勤終怠，或致危亂。願陛下鑒此，聽納讜言，常若元祐之初，則天下幸甚。」明年春，同知貢舉。嘗謂士之挾藝以干進，升黜當否，繫有司之勤墮。於是晝則據案以稽參程衡，夜則篝燈以點定朱墨。前日之病猶未間，而治事不廢。【略】卒至於大病。及事畢，奏牓歸第，未旬朔，是年三月二十一日以不起聞。嗚呼，竭力奉公以躬徇職如公者，幾何人哉！古所謂以死勤事者，其行雖異，而其徇一也。兩宮覽奏惻然，下詔厚卹其家。及喪歸，又命其季弟集賢校理平仲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俾得以撫孤弱而視窀穸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皆失聲嗟悼，以爲朝廷喪一直臣。而翰林蘇公子瞻往撫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相師成俗，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也。」予與正議公同年進士，從游有素，熟昆仲之才美久矣。熙寧初，予方謫官居京師，杜門不接外事，一日龍圖宋公次道惠然見訪，曰：「被命初考制科，得孔君策九千餘言，當世利病盡於此矣。雖仲舒之博，劉賁之直，無以過也。然時議以爲書等過優，國朝故事無有此比，考官行得罪矣。」予駭曰：「方朝廷求賢如饑渴，有人如此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耶？抑言太激而取怨耶？然聖明在上，斯人豈終抑不用者乎？」他日聞吳丞相欲置之臺閣，纔得學官，而人已忌之。連蹇十餘年，今上遂擢用之。士論以爲聖賢相值，乃志士可行之時，天下亦翹足以待其設施，然而未閱再歲，而天不畀壽，使不得竟其素志。惟見於言者，可以紀述以示後觀，則知其所存也。【略】凡所言多切直拂時，人爲危懼，而上常察其誠意，多爲容納。又言朝廷起處士，侍經筵，所以崇進道義也，而希附者衆，致興黨論，使人不安其分，浸不可長。【略】由是論之，居位雖不久，而其志得行固不爲少。於士望雖未厭，而於公志亦無歉然也。公爲人恬介，自守持重，寡言笑，尤不事請謁。尉餘杭日，轉運使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復趨府。人問其故，對曰：「於府無事也。」在朝非公事不見執政，法許同謁亦不往。與人交不爲苟合，久乃見其情至。前年予忝秋官之命，因上奏曰：「智識明敏，操守專固，臣不如孔某，請以代臣。」公知亦不謝。及公再遷近職，薦今彭紫徽汝礪暨黃左司廉自代，呂丞相稱之曰：「孔君能舉類矣。」二公相繼進擢，公不以爲德。其接物以誠無外飾，多此類也。【略】享年五十有六。死之日，家無餘貯，惟有書五千卷，皆手自校輯者。遺文若干篇，某人集爲五十卷。公舉進士時，故紫徽呂夏卿爲南省點檢官，得公卷曰：「詞賦贍麗，策論深博，其文似荀卿、子雲。」主司以爲知言。推此言而可以知其他述作之體制也。【略】銘曰：遠矣孔氏，四十八世。曲阜舊封，褒成是繼。旁支屢遷，或越或冀。新淦之族，源同流異。是生紫微，鳳擧鴻儀。父子昆弟，出逢聖時。高文大策，陳當世之宜，嘉謨讜議，爲天子所知。元祐初載，乾坤交泰。公爲諍臣，朝夕納誨。言無隱情，病不辭憊。耳目之寄方宣，股肱之虧已逮。公生貢章，有墓潯陽。先君之側，又爲公藏。上思遺直，厚恤其喪。爰命介弟，出使江鄉。言瞻廬岳，幽堂斯構。蠡澤出其南，岷峨流其右。慮岸谷之或遷，勒銘詩而示後。是爲有宋之名臣，宣尼之遐胄。

《東都事略》卷九四《孔文仲傳》（存目）

《宋史》卷三四四《孔文仲傳》（存目）

紀事

朱熹《答程允夫》 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齕而去之也。【略】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

又《伊川先生年譜》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憃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

《獨醒雜志》卷四 孔經甫文仲爲臺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爲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荊公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點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嘆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爲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爲時所推重云。

《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傳》 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賓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

又卷三一五《韓維傳》 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

又卷三三七《范鎮傳》 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

又卷三四一《孫固傳》 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

《宋稗類鈔》卷六 陳叔和繹爲舉子時，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樸淳古之狀，時謂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孔文仲對制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嘆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圓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圓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圓、熟熟，皆當時鄙語。

著錄

蘇頌《中書舍人孔公墓誌銘》 遺文若干篇，某人集爲五十卷。

周必大《三孔先生集叙》 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莅官敬，事上忠，其行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父自諫垣入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父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才百餘年，而集稿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蘧實來，政修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奠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爲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必大以叙。【略】宋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東都事略》卷九四《孔文仲傳》 有文集五十卷。

《遂初堂書目》 《清江三孔集》。

王蘧《清江三孔集跋》 〔三孔先生〕【略】歷官出處大概，實錄載之爲詳，【略】舊所稱《經父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它文今皆不傳。王蘧來清江，敬拜祠像，亟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冥搜旁索，日緝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成之、新蘄春知監徐得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帥幕劉性之，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曾煥校定，王蘧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爲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傅、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一郡闕事得以粗舉。【略】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略】其

著述各數十篇，多散佚弗傳。今其存者，文仲纔二卷，【略】慶元中，濡須王蘧少愚守臨江，裒輯刊行，而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孔文仲文集》五十卷。

又 孔文仲《三孔清江集》四十卷。

又卷三四四《**孔文仲傳**》有文集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孔清江文集》，一部十一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三孔清江文集》十一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冊，全。【略】周必大序，凡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三孔清江集》。陳景雲注：「三孔，文仲、武仲、平仲也。集四十卷，慶元間臨江守裒集刊行，周益公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之詩文。【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與此本合。文仲詩僅七首，然呂祖謙《宋文鑑》載其《早行》古詩一首，乃佚而不收，【略】豈蓮有所去取耶？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宋王蘧編。振綺堂有鈔本八冊，三十卷，文仲二卷。【略】

又《**附錄**》明刊，江西新刊。

又《**續錄**》豫章叢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孔氏雜說》一卷，【略】黑格寫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著錄清禦兒呂氏影寫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每葉口上有「講習堂」三字。有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卷一、二爲經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爲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爲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書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啓」字均缺末筆，蓋避家諱也。鈔手是一人，絕古雅精美。鈐有莫郘亭父子印。《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舊寫本，九行十八字，鮑淥飲（廷博）手校文仲二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清呂氏講習堂鈔本，十二冊。《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鈔本，鮑廷博校幷跋。

藝文

劉攽《**挽孔經父二首**》鄉里東南秀，衣冠伯仲賢。先鳴俱中雋，競爽故無前。朔雪凋華萼，炎風急逝川。斗間占紫氣，應復在龍淵。往昔方聞策，中間五諫書。直繩無廢墨，利刃必投虛。任重生何薄，年長恨有餘。悲君雖視草，不及馬相如。

孫實

《**中吳紀聞**》**卷四**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尙有田單之火；樸頭角上，猶聞寧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鷄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寺丞，後守台州卒。

李彥弼

李彥弼《**湘南樓記**》上登位之明年，以直龍圖閣詔龍桂州經略安撫程公，所以奬忠勤，厲勳閥也。【略】自皇祐中，儂賊噬邊，朝廷始大城桂，故其隍池樓櫓之列，有環鴻侈麗之勢。閱歲滋久，城東之門，柱欹綴頹，棟桷腐撓，卑陬褊迫，甚非所以爲邊庭壯觀也。公廼因舊基而鼎新之。【略】公舉觴屬廬陵李彥弼曰：「茲樓揭孽輸豳，壓百雉之紆餘，爽豁空濛，睇千里之超忽。平開

七星之秀峰，旁擎八桂之遠岑，前橫灕江之風漪，後涌官府之雲屋。環以群山，疊衆皺而昂孤騫，若神騰而鬼趨，若波駭而龍驚，茲亦勝概之絕倫者矣！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爲湘水之南，嘗試以湘南命焉，子其爲我摛藻而碑之，惠茲樓爲不朽，可乎？」彦弼敬復公曰：「昔李太白人中仙才，而以不識韓荆州爲羞，韓退之天下文伯，而以不到滕王閣爲恨。蓋概夫心賞之難遭也。今僕之來，藉碧幢之餘蔭，踵珠履之後塵。時爲高明之游，寫凡襟而寓遙囑，關飛動而接混茫。摻毫振英，與山川淑靈相爲友朋，斯豈尋常之遇哉！夫氣象之優嘉，此亦造物之所深惜也。然其有所謂神龍之洞淵，眞仙之窟宅，名山巨川，往往出於遐州渺邑之陋，幽林哀壑之荒，軌迹不得而經者，此亦物象之不幸者也。今湘南之景，駿騁雄張，環轅城郭，而煙雲之變化，風月之朝昏，千態萬狀，惟公以一樓臨之，倚檻轉瞬之頃，盡得於眉睫之間。則雖使造物欲韜光匿奇，秘藏而惜之，烏可得哉！公識量虛明，禮賢揚善，髦俊之士，翔集府下，號爲冠蓋之盛，則公之瞻瞻於茲樓，豈造物者特所以露怪變之豪而侑觴詠之樂？」【略】崇寧元年壬午四月辛丑日，廬陵李彦弼記。

又《八桂堂記》 龍圖閣鄱陽程公，自紹聖四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矣。【略】彦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以游乎？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蓋數炊秔爨，足以享己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所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患未萌而人無駭輿之變，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闢圃也，敞扉通途，無隔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樂也。惟憂樂與斯人共之，是爲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於是衆口嗟咨，感公盛德。謂山可渺，川可涸，斯堂之景，豈有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盡，公則有時而去，一日歸拜明光，密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願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景，垂無既之思。僕曰：「公手植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邦之人，擁翠幹而培深根，徘徊撫玩於濃陰之下，想風采而詠芳馨，期爲勿剪之千齡，則是眞甘棠之思也，顧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

《桂故》卷四 李彦弼字端臣，廬陵人。才藻橫放，恆自擬李翰林白。然譔製特尚新奇，亦其癖也。在桂，當程氏父子之間，作《湘南樓》、《八桂堂》、《築兌州》三記，皆侈麗可觀。又曾與曹邁遊玄風洞，有長句鐫之壁，乃其子昂霄書。大抵彦弼父子皆喜效米芾書，米亦有《送彦弼教授桂林詩》。留桂最久，其官惟見稱權通判桂州軍，疑或止此。《吉志》僅載其科名，不及其爲人。必負才陵物，不爲鄉里所稱道者。時從事周刊記釋迦寺，然才微遜李。

又 程鄴，字欽之，鄱陽人也。父節，紹聖間帥桂，繕修逍遙樓，更名曰湘南。後於揭帝塘上建八桂堂，皆李彦弼爲之記。鄴代父政，仗其才智，欲招徠外夷，以視廣土，遂建築隆兌之議，論者以爲得不償失。大抵祖道及鄴皆以拓地受上賞，而朝廷受其蔽云。祖道與莊及、陳邁諸人遊龍隱者二，祖道被召與莊游清秀者一。龍隱有節小像。彦弼贊之曰：「玉立千仞，陂注萬頃，神抱天倪，明韜內景。卷舒幄籌，闔開蠻嶺。聲纏斗南，功篆金鼎。」又有崇寧間獎諭勅書，文多不載。節字倍叔，有與米元章往來詩，鄴則無足稱者。

蔡確

論述

綜論

曾鞏《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差遣依舊制》 具官蔡確，材術疏通，謀猷膚敏。與聞機政，自元豐之紀年，升冠宰司，當永裕之復土。屬均勞於輔郡，旋褫職於殿廬。原情無他，在法當復。尚淹時日，以塞人言。未忘矜念之心，難廢公平之典。備顧問於帷幄，稍還近班，宣條教於翰垣，益思盡瘁。

《東都事略》卷八〇《蔡確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爲人有智數。【略】迹其奸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崎，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亂而後已，抑國家之不幸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蔡確》 鷗檻滄浪奏漁笛，夢中鸚鵡喚琵琶。青蠅託刺吟《車蓋》，瘴水歸來失艷花。

分論

《**夏日登車蓋亭**》　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奏》：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實有負於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時，作《夏日登車蓋亭》絕句十篇，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略】緣其詩皆有微意，確欲使讀者不知，臣謹一一箋釋，使義理明白。內五篇不涉譏訕，亦一例寫錄，連粘投進，所貴知臣言之不妄。其詩云：「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須隨。溪潭直上虛亭裏，臥展柴桑處士詩。」「一川佳景疏簾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棹，青天白雨起靈湫。」右，以上二篇，別無譏謗。「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右，此一篇，只是譏刺執政，即不謗及君親。「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右，此一篇稱「莞然獨笑」，亦含微意。況今朝政清明，上下和樂，即不知蔡確獨笑爲何事。「西山彷彿見松筠，日日來看色轉新。聞說桃花巖石畔，讀書曾有謫僊人。」右，此一篇亦別無譏謗。「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折幽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伴小魚忙。」右，此一篇只是譏刺昨來言事者，乃朝廷近日擢用臣僚，亦不曾謗及君親。「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此一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時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盡用仁宗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佑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謫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它，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借曰處俊安陸人，故思之，然《安陸圖經》更有古迹可思，而獨思處俊，又尋訪處俊釣臺，再三歎息，此其情可見也。臣嘗讀《詩·衛風·綠衣》，衛莊姜嫉州吁之母上僭，其卒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釋者謂「此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妻妾貴賤有序，故得我之心也」。今確之思處俊，微意如此。「溪中曾有劃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翛然唯坐嘯，白鷗紅鶴伴閒身。」右，此一篇亦無譏謗。「未結茅廬向翠微，且持杯酒對清輝。水趨夢澤悠悠過，雲抱西山冉冉飛。」右，此一篇亦無譏謗。「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右，此一篇稱「沈沈滄海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　吳處厚《再論蔡確車蓋亭詩奏》：昨爲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繳奏。竊慮確妄有分析，稱所思郝處俊不爲此事。臣今以《舊唐書》考之，處俊所進諫者數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間，或在上元初。唯進諫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間也。故確詩云「忠言直節上元間」，則正思此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今聞得安州城下有浿海，每六七月大雨即河水暴漲，若無津涯。不數日晴明，即涸而成洲。故確因此託意，言此小河之漲溢能得幾時，滄海會有揚塵時。又滄海揚塵，事出葛洪《神僊傳》。此乃時運之大變，尋常詩中多不敢。即使不知，確在遷謫中，因觀浿河暴漲暴涸，吟詩託意如何？　劉安世《論蔡確作詩譏訕事奏》：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險，立朝奸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僞，挾少卯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群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爲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爲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爲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爲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攄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奸，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又：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睹指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太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己，輒爾剡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爲過矣。西漢鄙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推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爲貶。確

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爲訕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爲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奸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又：右，臣等早來，臣蕭、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他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奸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豈有目睹奸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奸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又：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指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爲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奸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爲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睹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爲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爲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爲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群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又：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德寬厚，禮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訕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劘，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雖刻之金石，固可自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慊於心，懼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狥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幷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苟尚兼容，必爲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又：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指揮下確開具因依，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爲遷延行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眞狀已著，削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辨給，此亦不能文也。詩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爲據，開具乃委曲苟免之詞，不足爲憑。罪在不赦，合寘誅竄。恭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太皇太后本意。蓋爲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聖躬爲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爲不然。蓋竊幸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爲怨讟，密懷大惡之志，發爲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刑者，人主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爲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者敢爲開陳末減，則是朋奸養交，面諛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奸邪強驁，無所忌憚，後時有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愼，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爲今日戒，爲後世訓。取進止。　又：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

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略，尙恐陛下未知群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爲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旣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汝霖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窺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己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繩治，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爲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爲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爲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旣聞其語，卽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概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爲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爲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爲說，至於睥睨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蔡確爲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乃朋奸罔上，狥私立黨，而陛下謂之與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奸賊，不肯自發，故使汝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賜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搢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爲之諱耳。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奸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奸黨，乞行竄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又：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爲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奸意，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又：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亡狀，弟碩贓汚，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旣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爲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爲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尙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又：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指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爲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爲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齒路馬與蹙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爲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奸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尙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爲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朋邪斂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奸黨，愼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又：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概，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奸人懼其爲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碩贓汚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旣而惇在蘇州，肆爲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爲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爲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爲朝廷之患。臣迹雖疏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爲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誼傳，以爲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卽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愼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爲神考祈

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探其微意，類皆捭闔，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爲復用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奸言，欺惑愚衆。臣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福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爲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奸豪弭息，它日無患。惟陛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傅堯俞《論蔡確奏》：臣竊聞知鄧州蔡確近以怨誹上聞，陛下不忍加誅，降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士大夫轉相慶抃，仰陛下全生育之恩。顧確之狂忿，豈足以塵點太清，惟陛下盛德之光益輝映於古今矣。然確之自絕於天，陛下既屈典刑矣，無足復道。臣獨念陛下克己敦仁，盡至公以臨下，有生之類莫不蒙被盛德而歌頌盛美，乃得此於確。雖聖度如天，莫可窺測，誠恐有不能平者。願陛下聽之如蚊蝱過耳，不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之氣，則天下幸甚。初，確詩之傳，議論之間，是非殆相半，蓋足以見確黨之盛矣，惟此不可不察。是固難逃神鑒，願陛下深思而留意焉。邪正之辨，定與不定，視此一舉。〔貼黃〕風聞中書舍人彭汝礪緣蔡確事亦嘗抗章論列，及其降黜，又不草制詞，外廷不知端倪，未敢彈奏。乞勘會，若稍涉救解，不能與衆共疾姦惡，當明加黜責。苟無行遣，則是賞罰不明，無以鎮服天下。又《又論蔡確疏》：緣確之用，本無德望，徒以數興大獄，遂躋相位。纔罷政柄，怨誹已及君親，其憎疾善人，固可知矣。萬一復進，上必爲解構之姦，下必有排陷之酷。臣謂宜投竄遠僻，使還路迂遠而不可必，則善人安而小人革矣。蔡確《車蓋亭詩辨誣奏》：臣僚上言，臣安州作詩涉譏訕，詔臣具因依聞奏。一、臣昨來謫降安州，「包蓄怨心，公肆譏謗，形於篇什」，此是臣僚橫加誣罔，欲以激怒朝廷，而實不知當時行遣本末，妄料臣爲怨望也。往年弟碩坐事，由臣愚昧，失於教察所致，尋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寬貸，委曲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謝，未知何以圖報，何緣卻有怨望？且喜慍不以義者，小人之事也，臣雖愚陋，亦粗聞事君行己之大方。況又當感而怨，豈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名爲車蓋，下瞰溳溪，對白兆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并無一句一字輒及時事，亦無遷謫不足之意，其辭淺近，讀便可曉。不謂臣僚卻於詩外多方箋釋，橫見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一、臣以溳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嘆其忠直，見於詩句。臣以溳溪譏謗君親，此一節中傷臣最爲深切，須至縷縷奏陳。處俊，唐之直臣。父子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而上元中，高宗令其子周王等分朋角勝爲樂，及欲傳位於武后，皆爲處俊論議所回。故臣詩因嘆其上元間有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乃摘取處俊諫傳位皇后事，言臣意在譏謗，其誣罔可見一也。且又其事絕不相類。伏惟太皇太后，神宗維子，皇帝維孫。夫以祖母之崇、聖德之盛，故先帝遺詔，以社稷爲託，保祐嗣君，乂安宇內。蓋先帝託子於聖母，同攬萬機，即非唐高宗欲傳位之比也。臣僚輒敢妄引此事，牽合以資其說，其誣罔可見二也。元豐八年春，先帝服藥，臣與諸執政在禁中御牀下受詔，請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先帝登遐之日，於福寧殿奉遺詔，太皇太后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同行聽斷。退而就資善堂參議垂簾儀制，奏稟施行。則是太皇太后聽政諸事，臣皆預焉。豈有身預其事，而自爲譏謗？其誣罔可見三也。又將臣詩句中一「思」字，卻引《衛風・綠衣》詩「我思古人」刺州吁之母上僭事以爲說。且經、史、《毛詩》「思」字至多，其所言思古人、思君子、思賢之類有不勝其多，乃獨引此一篇，蓋其意在中傷臣，而不自覺其言之乖悖也。伏惟太皇太后以帝之祖母垂簾聽政，而輒無故引唐高宗欲遜位與皇后，及州吁之母以妾僭夫人事迹，展轉附合以爲說，上瀆聖聽，莫甚於此。以此論之，孰爲不恭，孰爲非所宜言也？一、臣臨溳溪觀水之漲落，偶然成句，臣僚言臣是譏謗君親，其誣罔亦不難曉。臣此數詩並是閒詠目前事迹景物，如「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是言前日盛夏，山中並水集而溪大，今日水退而溪小，乃是一溪之上所見。其言水之漲落，如歐陽修《黃河》詩云「舞波淵旋沒沙渚，聚沫倏忽爲平地」之類甚多也。下句用東海揚塵，只是舉以相比。《莊子》以河伯對海若，蓋論其大小之分，臣時以溳溪對滄海，是道其盈縮之迹，即於朝廷事有何干涉，何緣卻爲譏謗？又指臣使東海

揚塵故事，而妄有妝點。按《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蓋神仙壽命與天地無窮，乃能見海之盈縮。故李賀詩中亦曾用此故事，有《天上謠》云「海塵新生石山下」，皆述天人壽命無窮，能見海生塵之意。臣僚卻云人壽幾何，尤非佳語。據《神仙傳》中並無此說，顯是妄有增加，輒作妖言，欺罔聖聽。一、臣臨溆溪，漁歌往來，景物可樂，欣然獨笑，偶作詩句中，臣僚卻言不知笑朝廷何事。昔漢武帝時班下詔令，有微反脣之罪，自此立腹誹之禁，謂其見詔令而然爾。今臣上荷聖澤，得郡安閑，前後溪山，旁無賓客，詠笑自適，又非見諸詔令之比也。而臣僚須謂之有微意，欲指以爲罪，則是欲朝廷法禁更急於漢武之時。伏惟二聖臨御，方以仁愛忠厚爲本，此人亦非不知，蓋其心但務中傷臣，而不復問朝廷政體也。一、臣以安州地熱，多獨在溪亭避暑。溪上鷗鷺群飛，蠅蟲不到。昔人云心動於內，海鷗舞而不下，又昔人有褊急者，蠅集筆端，怒而拔劍逐之。臣方泊然閑適，自以謂與有機心怒氣者不同，故用此二事，即非譏刺執政。一、臣在溪上，所見草木禽魚，各遂其性，偶入詩句。如權德輿詩云「危棟燕雛喧」，李白詩云「提攜四黃口」，韓愈詩云「唯有魚兒作隊行」，如此句甚多，即非譏刺昨來言事官及擢用臣僚。如臣螻蟻之微，固不足自愛，以避飛禍，誠使讒說殄行之風不作於堯舜之世，則非惟孤臣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小貼子〕古今集中，因至昔人所止之地，而嘆思其賢者甚多，如李白《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詩「歎息此人去」之句，又云「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李白之意，亦豈爲明皇時有此等事而譏之邪？況臣詩但歎郝處俊忠直，而不曾指事。今臣僚乃自摘取一事，而云臣微意有所譏訕，而事又不類，誣罔甚矣。　彭汝礪《乞不宜以詩語廢蔡確奏》：臣竊聞吳處厚言蔡確作詩，語涉譏謗，有旨使確分析。詔令一出，人言紛然。臣夙夜反覆顧慮，至廢忘寢食，求於義理，未得所處。欲默則臣苟祿安然，甚負陛下，欲言未必有補，而身之危先見。然臣既出而事陛下，又名在陛下從官數，分在當言，更不及身謀矣。使臣自謀而安，雖脫人禍，鬼神其捨諸？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惟陛下幸察。確備位大臣，習爲奸惡，陛下以其被遇先帝，不忍流竄，猶使典大州、帥一路，德至厚也，恩至無量也。確宜恐懼修省以救罪惡，而言非所宜，靡復嫌忌，此雖童子，猶能知其不可赦。然臣聞之，王者之於萬物，其覆之如天，其容之如地，其愛養之如子，一發號出令，必本仁義。是故上下和平，風俗醇厚，陰陽順時，草木蕃茂。二聖臨御以來，言動政事，一無非道。凡人有善，惟恐長養之不至；有惡，惟恐蓋覆之不盡。天下聞之拭目，想見唐虞成周之太平。今緣小人之告訐，遂聽而是之，又從而行之，其源一開，恐不可塞。人有一言，且將文飾之，以爲是譏謗時政者，有一笑，且將揣度之，以爲包藏禍心者。疑惑自此日深，刑獄自此日作，風俗自此日敗壞。卻視四顧，未知其所止也。臣聞之，三代之盛莫如周成王時，其忠厚至於牛羊之吏，不踐履草木；其次莫如漢文時，其盛至於小人耻言人過失。夫自寒而暑，非一日積也，彼其至此，所由來漸矣。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性，其仁厚及物已深，其事見於天下已信，行之不已，其爲周甚不難，爲漢不足道。今日之舉，有識甚爲陛下嘆息，布於天下，書於史冊，其爲累甚不細，惟陛下反覆思之。確罪戾著於朝廷者衆，苟欲廢奪，理無不可，何必用處厚言哉！確於臣非有恩，臣所言爲陛下計，爲天下宗廟社稷計，惟陛下察之。所以有令蔡確分析，詔書尚未遠布，欲乞出自宸斷寢罷，別聽候指揮。外人聞之，皆曰確之惡如此，陛下容之如此。

《賀皇子生》　《夢溪筆談》卷一五：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持正爲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侍兒琵琶》　《侯鯖錄》卷二：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名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爲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雞肋編》卷下：蔡忠愍既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即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鍾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徐氏筆精》卷四：蔡持正人品最汙，人羞稱之。其安置英州日，賦《侍兒琵琶》。【略】即唐人莫是過也。《至正直記》卷二：前輩嘗論詩云：「莫謂宋人不能詩者，且以蔡確一絕句云：『鸚鵡言猶在，枇杷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亦自好詩法。」確遭貶，籠養一鸚鵡，每以

妾琵琶調之作人語。後放還，復渡江，而妾死矣，故作是詩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一《蔡確傳》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于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秘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逵、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三司使沈括謁宰相吳充論免役法，確言括爲近臣，見朝廷法令未便，不公言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既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于充之子安持，及甫，充婿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于前，凡羹飯餅棗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害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略】哲宗立，轉左僕射。【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略】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于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左司諫吳安詩、右司諫王巖叟、右正言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謫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略】確後卒于貶所。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一八《蔡確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八〇《蔡確傳》（存目）

紀事

蔡確《送將歸賦》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其平日游子之所悲，怨慕悽愴，尚不能自支，而況於予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侍我行，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粵嶺之南，溟海之西，洗亭之側，瀘水之湄。出門躑躅以將別，仰天涕泣之交頤。浮雲爲我變色，行路爲我嗟咨，而況於予乎！予方省愆念咎，藿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之。明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久當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告吾親，其以斯也。居乎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葭入，仗忠信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東軒筆錄》卷六 王荊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任。時沈括爲三司使，密條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于吳公。吳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爲人。而蔡確爲御史知雜，上疏言，【略】疏奏，落括翰林學士、知制誥，以本官知宣州。

邵伯溫《蔡確傳》 蔡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爲管勾右廂公事。後府劉庠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

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因臺官有闕，執政奏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邵氏聞見錄》卷一四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爲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不從。

吳居厚

論述

《宋史》卷三四三《吳居厚傳》　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傳記

葛勝仲《樞密吳公墓誌銘》　政和三年正月，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武昌公抗疏言：「臣老被病，自度不能復任陛下政事，願賜骸骨歸故里閭。」降御筆詔弗許，戒毋得重陳，且命有司，章上勿復納。時朝廷尊榮，邊鄙不聳，上方倚眷舊德，而公求去甚力，入對懇切。上不得已，拜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凡禮秩悉視見執政，許其子接領祠宮自隨，除直祕閣以寵之，數遣近侍訪所欲。及陛辭日，慰勞周渥，令月上一疏奏事，賜有飫賜，宴有賜樂。出都門，復遣近侍撫問。大丞相太師魯公餞二府，即寓館訪別，且謂大臣進退之美，近世鮮儷，中朝縉紳，雖然譽歎之。公淡鎮踰年，條教既孚，兵民豫附。移知廬州，會繼四上章祈罷節鉞，三上章祈謝事。御筆詔有曰：「耆齡微恙，理或有之。卿素懷忠義，神明監相，藥石旋效，何感而上書歸印？」七月辛巳，以公薨聞，上爲一日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錄所當任者，特以文資官之，敕本路計臣護辦喪事，聽其家常上其子若孫一人任本部官，親篆墓隧之碑首曰「舊德褒賢之碑」。復命史臣某志其墓。臣某承詔，退伏考公以宏才偉望受知三朝，自承轄歷東西侍郎，遂長樞筦，履正秉義，勳相國家，出處始終，不見玷毀，克保富貴壽考，屹然爲當代重臣，而勳名恩禮之盛，在法宜紀，以勸後世，其敢以固陋辭。謹按武昌公諱某，字某，姓吳氏，豫章人。【略】公幼孤，克己自立，博涉載籍，尤精先、後《漢書》。入太學，衆儒推重之。嘉祐八年第進士，調潭州攸縣主簿。見謂習事，守燕度器之，表置幕府。推行常平新書，有精識，課最卓異。會開梅山，均給蠻人焉。方是時，天子修舉先朝政事略盡，大興禮樂學校，以文太平。公調御將順與有功，禁田招集新附有勞，疊二賞，改大理寺丞。論者猶以不侔功，遂遷殿中丞，知安州景陵，開封咸平二縣。熙寧八年東南饑，選公計置六路振濟米斛。時州縣定簿法，均役錢，守長率未燭法意，科指舛逆。大司農上公咸平政績，乞就除本路勾當公事官措置，從之。奉使還，擢司農寺主簿。俄遷丞。召對，神宗奇其材，除河北西路常平。頃之入覲，奏事殿中。神宗面諭以究心職事，不孤寄屬，賜朱衣、銀魚。移京東轉運判官，就升副使。朝廷更制鹽策之初，公在東土累年，處畫精審，豪商右姓不得擾開闔之柄，而利歸公上，坐收緡錢數百萬贍一路，且輸其贏以實中都，策功增秩一等，賜三品服。神宗使河北路取以爲法，詔蹇周輔、李南公與公會議境上，數降璽書褒奬，最後御批以謂：「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加吳某者，其議所以褒顯之。」遂除天章閣待制、京東都轉運使。詔以本路鹽息錢百七十萬市絹給河東馬直，不兩月又以辦聞，詔復奬諭。知密州范鍔建言板橋榷易之利，神宗獨委公籌之。公又建請利國監歲鑄大鐵錢二百萬以佐關陝兵食。神宗閱奏，大喜曰：「居京東而卹他路，幹國器也。」悉可其請。元祐中，公擯不用且十年，榮悴一不嬰意。紹聖初，哲宗躬斷，以前所坐非罪，亟召用之。起知鄂州，未赴，改蘇州，復集賢殿修撰，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俄復天章閣待制。【略】召拜戶部侍郎，哲宗命以元祐責告悉納尚書省燔棄之。進戶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以嚴繩下，豪猾懾服。請置四廂捕卒營房攝錄盜賊，使都人夜戶不閉，長老言前治京師者莫及。上即位，以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旋改眞定府、永興軍安撫使，未赴，改復土橋道事。出知和州，以醫藥濟病者，所全活甚衆。除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尋兼制置解鹽。崇寧元年召還，再尹開封。奏對剴切，上竦聽，再除戶部尚書。舊以三司、開封爲省府，號難治，公

皆再踐其職，撥繁整棼，魁然有異等之效。上以爲可大用，拜尚書右丞。以收復撫定湟、鄯、廓州，數遷秩，拜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大觀初，以年臻七十，累求致仕，除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故事，罷執金帶，換御仙花，恩特許服毬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坐法左遷端明殿學士，知亳州，言者謂不當。會藩東南，改提舉鴻慶宮。居期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徐州，言者復伸前論，罷之。大觀三年，上以元豐侍臣不當久置閒左，起知洪州，移太原。將及國門，遣使者郊勞，賚錫加等。及對，遂以佑神觀使留京師，再除門下侍郎。歲中，遂除知樞密院事。嘗從容奏請遹追先烈，在堅其志，且以見堯舜羹牆等事，廣引詳說，及獻備邊選將要議，上皆嘉納之。每定大政，輒遣中人就第咨訪，事多施用。上以諸路漕臣失職，賞賜御批曰：「漕臣不嘗職業，惟以千叩朝廷爲事。曩者卿任京東，未嘗告乏，蓋材與不材所致也。」預議元圭，進一官。公典樞機，以周慎自著，忠言鯁議，多造膝啓沃，退未嘗語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得，禮意篤備，而一時疆埸無虞，兵革偃戢，河西、朔北爭效職貢，則知帷幄運籌之功爲多。公仕五十餘年，積官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武昌郡開國公，虛邑五千戶，實食邑一千二百戶。夙被簡注，前後所得上眞蹟甚富，建閣襲藏於豫章里第，御篆「褒賢之閣」寵之，飭尚方勒金字榜馳賜，公刻石叙榮。每遇天寧節及上本命壬戌日，必齋戒，召方士啓醮閣下，祝千萬歲壽，費出廩祿。及爲先令，又戒子孫毋輒廢。公機鑒通悟，而質厚謹孚，自少訖老，無一日置書不讀，晨興奉朝請亦視書待旦。手鈔歷代史記百餘帙。文詞典雅，尤工詩，慕杜甫氏。上覽之，常激賞，或俯同其韻，且命以平日所爲錄進。公進數百篇，優制稱述焉。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少貧，依中表楊南仲學，其妻李賢之。及後貴，李猶無恙，以母事之，移世賞官其二子。公篤於節誼，多此類也。屬纊，神明不亂，享年七十有七。【略】銘曰：惟吳之先，肇自太伯。神烈眞人，名垂仙籍。福祚後昆，源源其澤。是生開府，資適逢時。奮取侍從，神宗所知。崇寧之初，天子顓柄。遹圖康功，拔舉衆正。公來自西，陛對崇政。開陳大謀，動寤萬乘。乃尹三輔，乃躋六卿。帝顧在位，敷求輔臣。曰惟汝賢，國之元老。誰其綏予，自我聖考。俾貳政機，進長樞幄。密勿十年，文謀武略。端委廊廟，精神折衝。三陲不警，卧鼓橐弓。公拜稽首，抗章乞身。帝曰晝繡，歸榮里門。南昌之封，武康之節。暨暨戎容，建旄授鉞。公以訃聞，燕朝輟視。一品正司，衮衣以襚。公功在史，亦紀旂常。勒銘幽宮，公則不亡。

《**東都事略**》卷九七《**吳居厚傳**》（存目）

《**宋史**》卷三四三《**吳居厚傳**》（存目）

紀事

《**齊東野語**》卷一六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擲置館閣焉。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吳居厚文集》一百卷，又《奏議》一百二十卷。

呂希哲

論述

鄒浩《**呂希哲直秘閣知曹州制**》　祕閣聚天下之圖籍，以崇養豪英，以鑒觀理亂，惟時分直，不輕授人。以爾學知所宗，行與言稱，方從卿寺，出守輔藩，茲用褒嘉，以爲爾寵。夫濟陰患盜久矣，以爾之不欲而表勵之，則雖賞之不竊，將不特見於空言而已。往其懋哉！

程俱《呂好問父奉直大夫直祕閣贈太子少師希哲贈太子太傅制》具官父某盛德遺範，鍾于其身，純粹靖恭，見于行己。中更黨論，公望益明。不克大施，委慶厥嗣。惟儲宮之峻秩，有訓導之古官。均彼師嚴，升之三品。用敷釐澤，益示寵綏。

陸游《跋呂侍講歲時雜記》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耶？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對泣者正未易得，撫卷累欷。

朱熹《跋呂氏歲時雜記》右呂公《歲時雜記》，熹得而伏讀之，既于周退傳、陸放翁之所嘆，竊亦深有感焉，又意公之爲此，亦前賢集錄方書之遺意也。然則後之君子，又將有感于余言也。

《**東都事略**》卷八八《**呂希哲傳**》希哲爲人端重有至行，晚年名益高。

傳記

《**宋史**》卷三三六《**呂希哲傳**》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政，將賓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楊畏、來之邵爲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爲之唱，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污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爲祕書少監，或以爲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東都事略**》卷八八《**呂希哲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晁氏客語**》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旋。」

《**紫微詩話**》紹聖初，榮陽公自浙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于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又 朱巽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余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榮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又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卻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東坡先生才氣高一時，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頤

之奸(見公奏議)，又詆程爲「鑿糟陂裏叔孫通」(見孫君孚《談圃》)，然議者以爲過。故呂原明《家塾記》云：「元祐初，蘇子瞻與程正叔不相能。」又言：「不如歐陽永叔之善處石守道也。」以予觀之，豈特待守道爲然。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疏，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弔之，哭之痛。且告其子曰：「先公埋銘，修當任其責矣。」故公叙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孟子曰：「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歐陽公之謂矣。

《宋元學案》卷二三　紫微《童蒙訓》曰：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于家中壁上，曰：「予之室，酒不絕。」注曰：「用有節，禮不缺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歲時雜記一卷》，侍講東萊呂希哲原明撰。希哲，正獻公公著之子，號滎陽公。在歷陽時與子孫講誦，遇節日則休，學者雜記其俗之舊，然後圍坐飲酒以爲樂，久而成編，承平舊事，猶有考焉。

又　《呂氏家塾記一卷》，侍講呂希哲撰。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呂氏私塾廣記》一卷。

藝文

蘇頌《祭呂侍講文》　鼎旌華裔，載德秉誼。憑承慶靈，是生俊乂。顯允惟君，挺奇拔類。廉方閎深，華國之器。壯志矯矯，吉士登朝。考室肯基，有服王僚。藹乎令聞，卓爾孤標。頡頏一世，凌厲層霄。渠閣校文，義類有條。詞垣演誥，德音孔昭。進階嚴近，出殿藩郡。帥鉞威稜，遠人感信。仁風四方，歡謠三鎮。還尹日畿，並蒙河潤。亦既罷煩，眥承乃眷。進讀金華，侍游清宴。臺閣規橅，素號詳練。旋更典領，莫非華選。爰彰美才，見推諸彥。在昔先正，佐時積勳。勤勞二紀，迓衡秉鈞。英聲未泯，餘德在人。我踵厥武，佩荷紫宸。天子命之，曰惟帝臣。時亦稱許，當繼相輔。璠璵之寶，始入天府。榱棟之材，未陞堂礎。康莊方馳，崦嵫忽暮。彼蒼難問，殲良何遽。才志弗就，命力誰預。仁者有後，茲言則然。允若而家，積厚于前。一門盛美，諸季蟬聯。奕葉流光，有嗣象賢。君子之澤，曷窮其源。如古所記，魯臧漢袁。某等久接餘塵，幸偕禁籍。官或嘗僚，情惟莫逆。初聞告歸，俄痛疾革。詎期信次，乃異今昔。素旌翻翻，東去都門。哀歌咽路，祖翼愁雲。何以致誠，挹彼清樽。何以洩哀，寄乎斯文。

晏幾道

論述

綜論

晏幾道《小山詞自序》　《補亡》一編，補樂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試續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叙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間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竊以爲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遺，第于今無傳爾。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已而，君龍疾廢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于人間。自爾郵傳滋多，積有窴易。七月己巳，爲高平公綴緝成編，追惟往昔過從飲酒之人，或壠木已長，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記悲歡離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憮然，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也。

黃庭堅《小山集序》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

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致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山谷道人序。

慕容彥逢《通判乾寧軍晏幾道開封府判官制》 開封府浩穰，任兼三輔，往佐府事，必惟材能。以爾更練事爲，積有聞譽，選于在列，俾踐其官。

《藏海詩話》 秦少游詩：「十年逋欠僧房睡，準擬如今處處還。」又晏叔原詞：「唱得紅梅字字香。」如「處處還」、「字字香」，下得巧。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唐張子容作《巫山》詩云：「巫嶺岩嶢天際重，佳期夙昔願相從。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近時晏叔原作樂府云：「憑君問取歸雲信，今在巫山第幾峰。」最爲人所稱，恐出於子容。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碧鷄漫志》卷二 晏原叔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略】其大旨如此。叔原于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于誇，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略】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

又 叔原詞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殆不可學。

《能改齋漫錄》卷八 《侯鯖錄》載「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花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王稱《書舟詞序》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爲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損有用之才，覬未至之德，蓋叔原獨以詞名耳，他文則未傳也。

《艇齋詩話》 晏叔原小詞：「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下。」呂東萊極喜誦此詞，以爲有思致。然此語本義山詩云：「十五潤春風，北面鞦韆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花間》，高處或過之。其爲人雖縱弛不羈，而不求苟進，尚氣磊落，未可貶也。

《清波雜志》卷八 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客韓宮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

《詩藪》內編卷五 詩最貴麗，而麗非金玉錦綉也。晏同叔以「笙歌院落」爲三昧，固高出至寶丹一等，然「梨花院落」，又待入《小石調》矣。麗語必格高氣逸，韻遠思深，乃爲上乘。

毛晉《小山詞跋》 諸名勝詞集刪選相半，獨《小山集》直逼《花間》，字字娉娉嫋嫋，如攬嬙、施之袂，恨不能起蓮、鴻、蘋、雲按紅牙板唱和一過。晏氏父子，具足追配李氏父子云。古虞毛晉記。

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 鬼語分明愛賞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間不少分襟處，月細風尖喚奈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小山詞》一卷。【略】黃庭堅《小山集序》曰【略】又《古今詩話》載程叔微之言曰：「伊川聞人誦叔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曰：『鬼語也。』意頗賞之。」然則幾道之詞固甚爲當時推挹矣。

《蠹芬館詞話》卷二 叔原《小山詞》，其自叙以爲：「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獨叙其所爲，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及。」又云：「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家有蓮、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蓋其寄託如此。其所稱蓮、鴻、蘋、雲者，詞中往往見之。《臨江仙》云：「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蝶戀花》云：「笑豔秋蓮生綠浦，紅臉

青腰，舊識凌波女。」《鷓鴣天》云：「梅蕊新粧桂葉眉，小蓮風韻出瑤池。」又，「守得蓮開約伴遊，約開蘋葉上蘭舟。來時浦口雲隨棹，采罷江邊月滿樓。」又，「手撚香箋憶小蓮，欲將遺恨倩誰傳。」《虞美人》云：「蘋香已有蓮開信，兩槳佳期近。」又，「有期無定是無期，說與小雲新恨也眉低。」又，「問誰同是憶花人，賺得小鴻眉黛也低顰。」《浣溪沙》云：「牀上銀屏幾點山，鴨爐香過瑣窗寒，小雲雙枕根春閒。」《清平樂》云：「春雲綠處，又見歸鴻去。」《玉樓春》云：「小蘋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又，「小蓮未解論心素，狂似鈿箏弦底柱。」。皆寓諸伎之名也。叔原自許續南部餘緒，故所作足闌《花間》之室。以視《珠玉集》，無愧也。

《詞苑萃編》卷四　晁幾道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合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亦不減《桃葉》、《團扇》云。

又引晁補之云　叔原不蹈襲人語，風度閒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乃知此人必不生于三家村者。

又引陳質齋云　叔原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

《詞壇叢話・小山四癡》　晏小山詞，風流綺麗，獨冠一時。黃山谷序，稱叔原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饑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是叔原之爲人，正有異於俗，不第以綺語稱矣。

又《小山改之自成大家》　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劉改之，一以韻勝，一以氣勝，別於清眞、白石外，自成大家。

《白雨齋詞話》卷一　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獻、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旨。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

又　小山詞，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既閒婉，又深着，當時更無敵手。又，「明年應賦送君時，細從今夜數，相會幾多時」，淺處皆深。又，「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又，「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約處，煙霧九重城」，亦復情詞兼勝。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曲折深婉，自有艷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視永叔之「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倚闌無緒更兜鞵」等句，雅俗判然矣。

又卷七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爲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

又　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而皆出小山下。專精之詣，固應讓渠獨步。然小山雖工詞，而卒不能比肩溫、韋，方駕正中者，以情溢詞外，未能意蘊言中也。故悅人甚易，而復古則不足。

《蕙庵論詞》　淮海、小山，眞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子晉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誠爲知言。彼丹陽、歸愚之相承，固瑣瑣不足數爾。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　《詞筌》「詞有入說部則佳」一條，先生批云：「詞家境界隘於詩，然鬼語亦復何妨。」黃公此論，乃不如伊川評小晏詞之當行。

《聲執》卷下　珠玉、小山、屯田、東山、淮海、清眞，其詞皆神于鍊。不似南宋名家，鍼線之迹未滅盡也。

夏敬觀《小山詞跋》　晏氏父子嗣響南唐二主，才力相敵，蓋不特辭勝，尤有過人之情。叔原以貴人暮子，落拓一生，華屋山邱，身親經歷，哀絲豪竹，寓其微痛纖悲，宜其造詣又過於父。山谷謂爲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未足以盡之也。吠庵。

分論

《踏莎行》（小徑紅稀）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景物不殊，運掉能離奇夭矯。

《點絳唇》（明月征鞍）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自憐、拼得四字，騷牢而苑伊。

《點絳唇》（花信來時）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句能鑄新。

《浣溪沙》（午醉西橋夕未醒）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荏苒。

《浣溪沙》（家近旗亭酒易沽）　《能改齋漫錄》卷八：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不恨無花，不恨無醉，恨無工夫耳，叔原可誇。

《南鄉子》（綠水帶春潮）《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今日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夕，有紅粉而無佳人愧前盛矣。

《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出語大方。

《薄命女》（金鞍美少年）《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味在言外。

《探春令》（綠楊枝上曉鶯啼）《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即「打起黃鶯兒，莫較枝上啼」意。睡不成，泪不極，聲情殆盡。

《長相思》《白雨齋詞話》卷七：晏小山《長相思》云：「長相思。【略】」此亦小山集中別調。

臨江仙（夢後樓臺高鎖）《復堂詞話》：名句千古，不能有二。所謂柔厚在此。《詞則》：（「落花人獨立」二句）「落花」十字，是天生好言語。（「當時明月在」二句）回首可憐。

《木蘭花》（一年滴盡蓮花漏）《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曉寒」二句）料峭、陡貌、苗條，長貌巧匠手。

《減字木蘭花》（長亭晚送）《詞潔輯評》卷一：輕而不浮，淺而不露。美而不艷。字外盤旋，句中含吐。小詞能事備矣。

《行香子》（晚綠寒紅）《詞潔輯評》卷二：亦不爲極工，然不可廢此，即詞之規模。

《生查子》（長恨涉江遙）《雨村詞話》卷一：晏幾道《小山詞》似古樂府。余絕愛其《生查子》云：「長恨涉江遙，移近溪頭住。閒蕩木蘭舟，卧入雙鴛浦。無端輕薄雲，暗作廉纖雨。翠袖不勝寒，欲向荷花語。」公自序云：「補亡一篇，補樂府之亡也。」可以當之。

《生查子》（金鞍美少年）《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可憐人度可憐宵。（「寒貿梨花樹」句）「樹」似宜作「謝」，言消息未來，梨花謝尚未至也。《蓼園詞選》：「去躍」二字，從婦人目中看出，深情摯語。末聯「無處」二字，意致悽然，妙在含蓄。

《玉樓春》（當年信道情無價）《靈芬館詞話》卷二：詠酒醉之詩，唐人有「不知誰送出深松」，宋人有「阿誰扶我上雕鞍」，皆善於描寫。叔原《玉樓春》詞云：「當年信道情無價，【略】」眞能委曲言情。

《玉樓春》（鞦韆院落重簾暮）《蓼園詞選》：題爲憶歸而作。前闋首二句，別後想其院宇深沉，門闌謹閉。接言牆內之人，如雨餘之花。門外行踪，如風後之絮。次闋起二句，言此後杳無音信。末二句言重經其地，馬尚有情，況於人乎。似爲遊冶思其舊好而言。然叔原嘗言其先公不作婦人語，則叔原又豈肯爲狹邪之事？或亦有所寄託言之也。

《蝶戀花》（紅燭自憐無好計）《詞綜偶評・宋詞》：杜牧之詩：「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泪到天明。」

《蝶戀花》（庭院碧苔紅葉遍）《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七句深至，末說到秋怨。今人作文，閑閑布題，而以題外一句收之，勢乃陡絕，政此作法也。《蓼園詞選》：按前面平平叙來，至末二句，引入深處，幾有北風其涼之思矣。雲而曰護霜，寫得凜栗，此蘆管之所以愁怨也。

《蝶戀花》（醉別西樓醒不記）《詞則》：一字一淚，一字一珠。

《清平樂》（留人不住）《宋四家詞選眉批》結語殊怨，然不忍割。

《鷓鴣天》（綵袖慇勤捧玉鍾）《侯鯖錄》：晁無咎云：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自可知此人不生於三家村中也。「舞低」二句，比白香山「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更覺濃至。惟愈濃情愈深，今昔之感，更覺悽然。《雪浪齋日記》：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工而艷，不讓六朝。唐詩「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即此意。

《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集，宣晏叔原作此，大稱上意。《碧鷄漫志》卷二：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一到心。【略】」「曉日迎長歲歲同。【略】」竟無一字及蔡者。

《鷓鴣天》（碧藕花開水殿涼）《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集，宣晏叔原作此，大稱上意。

傳記

歐陽修《晏公神道碑》幾道字叔原，號小山，仕太常寺太祝。

紀事

《**侯鯖錄**》**卷四**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酒杯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墨莊漫錄**》**卷三**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般漆椀。叔原戲作詩云：「生計唯茲椀，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堶陶。阮杓非同調，顏瓢庶共操。朝盛負餘米，暮貯藉殘糟。幸免墦間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笻作杖，捧稱葛爲袍。儻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蠹。綽然眞自許，嘻爾未應鬻。世久輕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硯北雜志**》**卷上**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

著錄

《**遂初堂書目・樂曲類**》《晏叔原詞》。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小山詞》一卷，晏幾道叔原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小山詞》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晏幾道《小山詞》。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一集：晏幾道《小山詞》七十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小山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郘亭藏書志**》**卷一一九**　《小山詞》二卷，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宋晏幾道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小山詞》一卷，精鈔本，星鳳樓藏書。【略】白紙藍格，鈔手極工。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小山詞》一卷，宋晏幾道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明鈔本。陸敕先、毛斧季校二卷本。曹秋岩手鈔本。明鈔二卷本。晏端書刊本。光緒十一年刊二卷本。揚州刊本。【略】涵芬樓印行林大椿校本。

朱祖謀《小山詞校記》　右《小山詞》一卷，趙氏星鳳閣藏明鈔本。以校毛汲古閣刻，斠正八十餘字。其僞文之顯見者，即以毛本校錄如右。它所參校亦附見焉。

林大椿《小山詞校本跋》　《小山詞》一卷，毛晉刊在《六十一家詞》中。近歲，歸安朱氏《彊村叢書》取趙氏星鳳閣藏明鈔本以校毛刻，斠正八十餘字，視毛本增多一闋。茲編次序，悉依寔本，以毛刻及諸選本參校一過，列其同異，錄爲校記一卷。凡寔本校記所及，不復重著。

劉誼

劉弇《刻劉宜翁五詩碑跋》　公詩語灑灑，似從天仙中來，其傳而在人間亦既多矣。使讀之者不問其所從得，必曰劉筆。正爾，譬之水下千仞，清壯峭潔，可望而知也。而五詩者尤號孤唱，不刻繢而工，非韻偶而律，其懷舊徵新，吊嘆荒落，方復蟪蛄悠悠之徒，而與彼眺盼八極者相季孟，則豈若《游仙》、《步虛》之作，漸神汰慮，仡仡而後爲至哉！

劉誼《曾公巖記》　余生長東吳，號爲山水窟中，如天台、雁蕩，最爲奇觀，然未有過此者也。

《曲洧舊聞》卷八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峰，與池陽接境，在郡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瀹卵。劉宜翁遊焉，題詩寺壁，其略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

除心上無明業，只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爲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書可見矣。

《桂故》卷四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元豐元年知桂州。二年，開七星之東巖，與其僚屬遊，管勾常平劉誼爲記，布自作詩，轉運副使苗時中、提點刑獄劉宗傑、彭次雲、提舉常平齊諶皆和之。楊損尚用之，亦繼有詩。

《宋史翼》卷三《劉誼傳》 劉誼字宜父，晚號宜翁，長興人。治平四年進士。元豐元年，以前江山縣丞勾管廣南西路常平，請罷買沉香，帝詔輔臣曰：「劉誼論事有陸贄之風。」劾罷轉運使張頡。【略】三年，提舉廣西常平，進光祿丞，權發遣提舉廣西常平。【略】尋改提舉江南西路常平。五年言：「聞道途洶洶，以賣鹽爲患，望遣使體訪，稍變其法以便民。」又上書云【略】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概壞大法，昧公誕謾，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宜加顯斥，以儆在外。」特勒停。七年，復宣德郎。元豐中游金陵，以啓投王荊公，令其再起，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荊公答以啓，略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元祐元年，孫升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行於朱彥博、陳偲，民之殘害甚於水火，獨誼上書極言，請復誼職。尋改奉議郎、差權發遣韶州。三年，坐到任謝表怨望狂率，勾管靈仙觀。後二年，知漢陽軍。從異人授出世法，遂隱三茅山，自號三茅翁。有詩云：「曾跨江西使者鞍，舊言纔上便休官。三茅得夢銓清瘦，頭髮鬍鬚布襖寬。」東坡自嶺南以詩問道曰：「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不惜分惠。」又曰：「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軾以眼中無翳，必能洞曉不傳之意。」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十卷，今傳於世。

文及甫

論述

曾鞏《文及甫太常博士制》 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祇厥序。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

蘇軾《文及甫可衛尉少卿制》 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衆以爲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廬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斡衣子舍，豈非縉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

傳記

《宋史》卷三一三《文彥博傳》 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紀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〇 承奉郎、少府監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曩于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文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奸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禫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梗其途」。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克臣曰粉爹。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事。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論請補外，因爲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以昭比摯，將謀廢立，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指王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燾字況之，以況爲兄也。及甫初赴

獄，京等說之，曰：「此事甚大，侍郎無預，第對以實即出矣。」及甫既妄自解釋其書，又言父彥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亟欲罷平章事。問其證驗，則俱無有也。

《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　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附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

又卷四七一《章惇傳》　又以文及甫誣語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

《表異錄》卷三　宋世以駙馬爲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謂駙馬韓嘉彥、兄忠彥爲「粉昆」。

朱長文

論述

綜論

沈遘《賜進士及第朱長文可試秘校守許州司戶參軍制》　前日朕詔有司以天下所貢士來試于廷，爾以文辭之美得署乙科，屬于吏部。吏部舉限年之法，未即用也。今既冠矣，請命以官。惟爾早成，既登策選，復歸于家，益修不迨。而且大夫之世也，其人事其吏方，宜亦習而明矣。往掾州服，毋廢毋易，以啓揚我休命。

程頤《答朱長文書》　中奉前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略】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

常安民《吳郡圖經續記後序》　昔揚子雲嘗有言：「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予嘗患之。今記述類多博收泛採，譬如廣廈大肆，百物羣品，雜然陳列於前，而無所別異，此記述者之公患也。辭曹朱伯原，少以文學第進士，退居吳郡，博覽載籍，多所見聞，因爲《圖經續記》，以補缺遺。觀其論戶口，則繼之以教；陳風俗，則終之以節。至於辯幼玉之怨，正語兒之妄，紀譚生之譏，其議論深切著明，皆要之禮義。與夫牧守之賢，人物之美，事爲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莫不褒嘉嘆異，重復演說。信乎，所謂君子於言無所苟者！予每至伯原隱居，愛其林圃臺沼，逍遙自樂。及得斯記觀之，然後又愛其趣識志尚，灑然有異于人。使逢辰彙征，則其所據發，豈易量哉！惜其遺逸沉晦，而獨見於斯記。故爲書其後，以待知伯原者。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臨邛常安民書。

林虙《吳郡圖經續記後序》　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諸父奉王大母、大母來居于蘇，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今帶城橋儒學坊爲吾家牓也，橫山之寶華、華山之博士塢，吾家三世之所葬也。余雖少長于蘇，而山川城邑津梁園觀往往

未知其所由來，嘗以問樂圃先生，先生出所爲《圖經續記》以示我曰：「此一覽盡之矣。」退而觀之，數千百載之廢興、千數百里之風土，燦然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備哉！先生之書三卷若干條，而所包括者古今圖籍不可勝數，雖浮圖方士之書、小說俚諺之言可以證古而傳久者，亦畢取而並錄。先生豈欲矜淹博而耀華藻哉？舉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後生之自力也。溝瀆條浚水之方，倉庾記裕民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戶口之蕃息，遂及於教化禮樂之大務。於是見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也，豈可徒以方域輿地之書視之哉！先生未冠而擢第，英聲振於士林，不幸以末疾卧家，不得建其志於斯民。然而潛心古道，篤意著述，其所撰次成帙如是書者非一。竊嘗探測其淵源而妄論其規制，以爲黃鍾大呂不足以比其清，陽阿激楚不足以方其妙，齊紈蜀錦不足以埒其華，崑玉南金不足以儷其美，長江巨河不足以況其遠，輕車駿馬不足以侔其逸。意者左丘非失明，《國語》不成，虞卿非窮困，《陽秋》不作，一何發揮之妍麗也！不然天將激先生以鳴斯文，是以困阨之耶？雖然，先生之疾損矣，無害其可以享舉於天衢也。昔者劉向非大發天祿石渠之藏，不能盡論分野之風物；賈躭非博詢遐陬絕域之衆，不能悉知華夷之道里。先生之才，不歉於二子，特處非其所而已。與其陳四境之形勝，孰若使志四海之封畿；與其論千里之事物，孰若使綜萬方之利害？況史觀經始，品藻才難，當筆削之任者，非先生而誰可哉！伏讀終篇，感先生之未遇，輒書卷末，庶幾萬一有儆於朝廷，今日當爲官而擇人者。元祐七年十二月朔，大雲編戶林處序。

祝安上《吳郡圖經續記跋》 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爲前太守晏公作《吳郡圖經續記》三卷。既成而晏公罷去，遂藏于家。其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置郡府，而見之者尚鮮也。元符改元，安上以不才濫綰倅符。到郡之後，周覽城邑，顧瞻山川，竊欲究古興替盛衰之迹，而舊經事簡文繁，考證多闕。方欲博訪舊聞，稍加增綴，而得此書於公之子耜，讀之終卷，惜其可傳而未傳也。於是不敢自秘，偶以承乏郡事，俾鏤版于公庫，以示久遠。若乃著述之本意，則詳於自序，而據辭之博贍，措意之深遠，則又詳於常、林二君之後序矣，茲不重見，姑誌其刊鏤之歲月云。越明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朝請郎、通判蘇州、權管軍州事祝安上。

孫佑《圖經續記後序》 自庚辰八月權州祝君鏤板題跋之後，距今紹興甲寅，實三十五年。佑被命假守，時兵燹之餘，圖籍散亡，秉筆凝滯，觸事面牆，每賢士大夫相過，必以諮訪。未幾，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自青龍泛舟攜此書相訪，開卷欣躍，因授學官孫衛補葺校勘，復爲成書以傳。異日職方氏纘修中興新書，當亦有取于斯，則樂圃先生之志不泯矣。紹興四年六月初十日，漣水孫佑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樂圃餘稿》十卷附錄一卷。【略】長文在南北宋間，與徐積齊名，然積之學問主精研事理，長文之學問主博考古今；積之文章多怪偉駭俗，長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則各有不同云。

分論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 《賦話》卷五：朱長文《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云：「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也，亂先起于淫辭；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逢于睿聖。未有功盛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協正。荀公嘗定於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改于舊音，曷救隋人之病？」寓議論于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

傳記

張景修《朱長文墓誌銘》 樂圃先生朱伯原卒於京師，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故人，自玉堂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先生妙齡登乙科，以疾求閑，學且養踰三十年，特起爲蘇州教授。歷五考，名爲大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先生文章，前宰相范公、今宰相章公嘗薦其典麗可備著述矣；先生行義，中書侍郎許公嘗薦其純固可爲師表矣；先生博聞強識、篤學力行，樞密林公先除禮部侍郎及寶文閣直學士，嘗薦自代矣。前後薦者，蓋不可殫數，謂宜得名公鉅儒誌其墓，而諸孤乃以其季父明州象山縣尉仲方之狀屬予銘，予豈足以知先生耶？【略】先生諱長文，伯原，字也。其先爲越州剡人，自其祖居蘇者三世。【略】所生周夫人方娠，夢覆錦衾，或謂光祿公曰：「生子能文必矣。」先生果幼而不群，光祿器之。十歲，

善屬文，讀書輒終夜，光祿公命徹燭，先生侍其寢，不徹也。泰山孫明復講《春秋》于太學，往從之，明復韙焉。先生書無所不知，尤深于《春秋》。擢嘉祐四年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宴歸，州人榮之。既冠，除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參軍，誥有美辭。先生無他疾，第傷足，不果仕，非行怪而固隱也。郊禋，光祿公欲以任子恩丐先生幕官，先生推與其季弟，光祿公拊之曰：「兄以官畀汝。」因名之曰從悌。先生逮光祿公捐館，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稱，居喪如禮。服除，人勸以仕，無意也。撫弟妹，畢婚嫁，安貧樂道，因舊圃葺臺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趣。州侯貴客，山翁野叟，或觴或詠，去則醉卧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太守章公伯望表其所居爲「樂圃坊」，鄉人相與尊之，稱樂圃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爲恥，游吳郡者以不見先生爲恨。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于朝，先生不得已，起典鄉校。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時徐積舉于楚，陳烈舉于福，世號三先生。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藻。曩歲，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沖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矣，尚何賦爲哉！」講《春秋》、《洪範》、《中庸》，學者無慮數百。蘇學，范文正公建也，歲久隳甚，其子侍郎公時領大漕，得請修葺，先生有力焉。吳中水災，先生陳五浦之利，郡不克行。逮右丞公之守是邦，先生作《救荒議》四篇以獻，黃公從之，民賴以安，其仁心類如此。晚游辟雍，著《釋問》以見意。後罷《春秋》博士，亦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內相蔣公詩曰：「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蓋歎之也。暨登芸省，有喜色，嘗曰：「天下奇書，在吾目中矣。」明年，樞密曾公、林公薦兼尚書局。未期月，以疾終于家，命夫！實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丙申也，享年六十。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縑百。喪歸，吳人迎于境上，行路爲之流涕。先生天資忠樸，有致君澤民之志，不少見于用。中年仕宦，先疇悉委諸弟，所同者一圃，藏書二萬卷，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于多財者乎？遺以財，是教之爲利也，遺以書，是教之爲學也。可不愼歟！」著書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圖經》有續記。作詩雅馴，得古風。及類古今章句爲《吳門總集》，以備史官采錄。善書，有顏魯公體。藏碑刻，自周穆王始，至于本朝諸名公帖，皆有之，作《墨池》、《閱古》二編。嘗謂書畫事，昔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元豐中作《琴史》，其叙曰：「方當朝廷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今太常少卿曾孫爲之《後序》，亦曰：「《琴史》之作，固有志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元符己卯，果詔太常按協雅樂，命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政造琴瑟，教習登歌，惜乎先生不及見斯時也。娶張氏，三子：耜，前婺州東陽縣主簿；耦，改名發；耕，舉進士。皆有文行。一女，未嫁。孫男曰愈。以元符元年六月乙酉葬先生于吳縣至德鄉南峰山之西，從先塋也。銘曰：先生之樂，非玉非金。室則有書，几則有琴。出而不返，猿哀鶴吟。壁水師筵，蘭臺儒館。末如命何，丹旐云遠。吳山迎喪，學者大半。有丘有園，有子有孫。清白傳家，孝友盈門。我銘永久，南峰之原。

《宋史》卷四四四《朱長文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朱長文《公堂置酒群彥咸集作詩呈學中諸先輩且用叙別》　忽傳太學命，飛詔下天涯。自省草茅賤，豈稱廊廟知。親友頗敦迫，黽勉趨官期。生平好古心，或冀伸此時。偶茲春宴畢，將與諸生辭。

又《謝平章太師啟》　折獄致刑，早誤提綱之選；承流宣化，尚叨分竹之行。自視闕然，何以稱此？伏念某鉛黃學淺，塵露效微。每希匠墨之不欺，尤恥囊錐之自見。憶昨崎嶇嶺表，玷冒使華。嘆補報之未聞，駭謗非之已至。雖多言可畏，幾成息壤之疑；然公議自明，果免羽山之殛。涵容寬典，臨莅小邦，足以庇身，豈敢忘德。

又《樂圃記》　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鏐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圃。其諸子狥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爲臺，爲沼。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爲民居，更數姓矣。慶曆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購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

輿以觀于此。厥後稍廣西壖以益其地，凡廣輪邃三十畝。余嘗請營之，以爲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盡覆之瓦。方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孤而歸，于是遂卜居焉。月葺歲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巖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廡，所以宅親黨也。堂之南又爲堂三楹，命之曰「邃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邃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鶴室，所以畜鶴也。有蒙齋，所以教童蒙也。邃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咏齋，此余嘗撫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略】余于此圃，朝則誦羲、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群史，歷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遙，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皐。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群動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于此以自贅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遺，將扁舟河海，浮游山嶽，莫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圃者，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于此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若子若孫，尚克守之，毋頹爾居，毋伐爾林，學于斯，食于斯，是亦足以爲樂矣，余豈能獨樂哉。昔戴顒寓居，魯望歸隱，遺跡迄今猶存。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圃也。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又《吳郡圖經續記序》 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爲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戶，于訪求爲艱。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于是參考載籍，採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錄。素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能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爲《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于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置諸郡府，用備諮閱。固可以質疑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爲虛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聲教光被，四海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爲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略，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別爲《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

又《閒古叢編序》 余少也學古，凡古人之文無不求而讀之，又從而藏之，好其書如其文也。古書之載于紙墨者幾希，而存于金石者類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遠，與夫山林墟墓之間，唯勢位赫赫，衆所翕附而好之甚篤者爲能多置也。余以疾退隱，迹與世遠，雖欲致之，豈不艱哉。顧嗜此爲癖，早夜不捨，所游必問，所居必求。丐于交游，購于市里。不憚勞費，月增歲積，自周穆王以來，下歷秦、漢、魏、晉、隋、唐，至于本朝，諸公之迹，莫不皆有。于是裒精搜奇，刀筆在手，字剪行綴，不失舊文。有冊有軸，悉隨其宜，斯亦勤矣。裒而次之，名曰《閒古叢編》。蓋不獨取其墨妙，亦將以廣前代之異聞，正舊史之缺遺也。其書不以世次，爲其編之未已也。古刻之石，若其卷第載之目錄，其書之可評，事之可辨，言之可述，爲之題跋于後，又錄焉。蓋墨本易朽而詞章可傳也。或謂余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余解之曰：「人情固未免有好，觀其所好何如耳。金犀在籯，珠玉在堂，良疇連阡，華宇并疆，吾所未嘗好也。美食方丈，旨酒千鍾，貪饕自安，沉湎無窮，吾所未嘗好也。妖妍悅目，淫蛙亂耳，秦箏瀆笛，齊紈蜀綺，吾所未嘗好也。放情嬉游，爭勝博奕，白日孜孜，從事無益，吾所未嘗好也。吾于四者忽之若遺，而能韞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庸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興與其所好，爲之序。

又《琴史序》 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于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寖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大夫不以樂爲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于徽弦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爲之裒次而褒顯也。余經術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嘅然，因疏其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爲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序。

又《墨池編序》 始予年十歲時，家君嘗教以顏忠烈書，日臨一紙，夜則內諸庭，家君亦頗悅之。後益長，則學爲大經，慕前人著文辭，至於少隙，無它嗜好，以書爲事，顧存心不專，而未得良師口傳指授，故卒不至於成。既冠，屬疾坐卧牀簀間，書多則倦，由是筆愈拙，然其心亦弗忘焉。間因閱古人言書論訣者，或叢猥，或離折，或謬誤，竊病其難省，乃刊定裒寫，以義相別，又以所著，附成二十通，目曰《墨池編》，以藏於家。噫，戲謔博奕，君子猶不罪焉，矧於書乎，覽者毋嗤吾之多愛也。然古之言書者多，吾力不能盡得，據其有以次

之，異時尚得傳益，或後之君子爲吾補焉。治平三年丙午冬十月初五日，吳郡朱長文序。

又《虎邱唱和題辭》 虎邱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峰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郛郭，矗起原腴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浮屠僧舍精廬，重樓飛閣，碕礒峻渟，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邱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何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郡，弭節閶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嘆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樞密、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爲海涌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懼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并書。

又《謝除祕書省正字啟》 講論壁水，徒愧素餐；校正蘭臺，誤叨清選。寵逾望表，感溢情涯。【略】如某者，樸檄常材，支離朽質。生逢華旦，早預俊游。策名偶入於彀中，養志久從于膝下。當其行有餘力，必也託之空言。賦就兩都，竊比班、張之作；例通三傳，深明啖、陸之遺。奄畢內艱，歸休故里，效尚平之畢嫁，希仲子之灌園。利不謀躬，隱將絕俗。皐橋棲遁，猶愧伯鸞之高；笠澤行歌，僅同魯望之散。親族共嗟其皓首，交朋半處于青雲。顧環堵之屢空，就泮宮之特起。學素專于六藝，道期授于諸生。說或解頤，講毋倚席。豈當師範，幸有朋來。開其聰明，率以忠信。忝上庠之承乏，逢紹聖之作新。林然英豪，戾止都邑，如衆羽之附丹鳳，若飛雲之從應龍。幸聯郡儒，敬奉成法。有仲舒下帷之業，庶幾折衷于大經；無韓愈《進學》之篇，何以見憐于當路。疲痍多疾，迂闊少通。序難綴于鵷鸞，聲想聞于猿鶴。屢丐江鄉之便，敢期省閣之游。辭恐近名，受慚非據。雖未能掃山中之塵榻，而幸得觀天下之奇書。入紫府而窺琅函，登神山而望金闕。少懷鉛槧，行泛煙波。蜩翼低飛，敢與鯤鵬而並處；躉躉遠去，難隨驥騄以爭驅。揆趣尚之已然，荷甄收而非稱。

又《與諸弟書》 某自幼稚，知以事親養志、好古讀書爲樂。生十年既代先人筆札，十五能代書啓，挾策執筆，日侍左右。一日不見，則朊然不樂。先人于余也亦然，以此跬步未見嘗輒去膝下。先人嘗曰：「前哲有云『祖孫更相爲命』，吾與爾之謂也。」嘉祐中，侍行之彭州，與成都漕臺薦，將赴禮部，父子相視不忍別。是時先人初爲正郎，當任子，而遵義弟始生。余因白曰：「使某偶得科名，則恩可以官一弟。」先人亦曰：「起吾家者必汝，其勉行。」明年，果擢第，而遵義以蔭得官。余既登第，不俟賜宴，歸省于彭。未遑仕進，既而還都，偶墜馬傷足。嘗嘆曰：「吾因是疾，可以脫遺軒冕，專事溫清，此人子之至樂也。」先人倅東平，守定陶，居姑蘇，治同安，往還二十年，皆侍焉。在同安，會郊禋，先人愍余久不仕，欲以任子恩丐除一幕職官，且曰「吾將從汝之任。」余固辭不肯，剡奏願以薦季弟。先人不得已而從之，拊季弟曰：「兄以官淼汝，汝長當善事汝兄。」因名之曰從悌，使其顧名而思義也。熙寧末，奄丁大禍，自睢陽走吳門，首治大葬。奉終之禮，敢不曲盡，重椁巨壁，要之無悔。既葬，乃即圃中作邃經堂，增廓廡數間以聚兄弟，存親戚。惟先人以清白遺子孫，于鄉里罕嘗置田宅，遺孤滿室，累然無依。兩叔父愍之，稍分先祖之舊業，聊以周贍。復自取囊中器皿粥之，即葺其壞，稍稍增置，粗周日用。伯姊喪其夫李元魯，挈家相依。比數年之間，歸十五妹于曹氏，十八妹于賈氏，二十妹于李氏，二十二妹于史氏，二十三妹于陳氏。末又歸伯姊于石氏，爲遵義，景仁兩弟娶婦。嫁娶凡十數，所靡多矣。其後戚屬加多，用益不足。頃者諸公論薦，被命掌學。始將固辭，既而曰：「得微祿自贍，推舊產以淼諸弟，可以紓憂，豈非幸哉。」居官三年，來學者甚衆。誦講課程，孜孜所職，于俗事固無暇。然三弟相繼家居，余不須治。近既遷居學舍，難省其私，可以推避。今以姑蘇祖父田產，其數已具別幅，推與三弟，余更不取之，庶成辭遜之素志。惟園宅之地，于此隱居久矣，前郡守章公伯望名其坊曰樂圃，以旌幽迹，當與諸弟共守之，用傳子孫，不可壞也。先疇舊產，自祖父以來，置之實艱。諸弟善治之，勿致隳損，猶可以資飲食伏臘之費，豈得忽諸！夫立身治家，莫若勤儉。勤則無曠，儉則易足。古人所尚，不復多云。先人起於寒素，仕至二千石，雞鳴而起，夜分而寐。出則涖事，入則閱文，未嘗休已。平居早膳不兼味，晚或茹蔬，飲酒不過三觴而已。汝輩所親見，可不履踐哉！兄弟，人之大倫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孝友者，百行之本，余與汝當勉之。范文正公置義田、義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繼成其志，近益增廣。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況汝諸弟皆同生，守其舊業，可以同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不愼哉！元祐

五年十月某日，兄某白。

作品本事

蘇軾《與朱伯原》 軾啓：盛製《東都賦》，舊于范子功處得本，諸公傳玩，幾至成誦，非獨不肖區區仰服也。示喻欲令作跋尾，謹當如教，顧安能爲左右輕重耶！適苦冗迫，少暇當作致之。軾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宋史》卷四四四《朱長文傳》 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

著錄

張景修《朱長文墓誌銘》 著書三百卷，「樂圃」有集。

朱思《樂圃餘藁序》 《樂圃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篇帙，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罹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翦爲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搜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他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觀伯父都講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嘆。思老矣。深懼異時墨渝紙弊，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又將堙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啓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爲卷十，捐俸募工，以鋟諸木。又以誌銘、墓表、國史特書之傳，伯父爲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於卷末，且以見吾家義風業儒，有所自來。【略】紹熙甲寅孟冬望日，侄孫思謹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朱伯原集》。

《文淵閣書目》卷九 朱長文《樂圃餘稿》，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朱長文《樂圃餘稿》二冊。

《趙定宇書目》 《樂圃先生餘稿》。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長文《樂圃錄稿》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樂圃餘稿》二冊，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朱長文《樂圃先生集》。

朱岳壽《樂圃餘藁跋》 二十二世祖樂圃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百卷，兵燹之後，盡爲灰燼。其傳于世者，僅有《吳郡圖經》、《琴史》、《墨池編》數種而已。岳壽家舊有寫本《餘藁》十卷，附編一卷，係先生侄孫令達公裒次。蓋其時已非全豹，今則并其板亦不存矣。【略】岳壽不克承家學，敢秘諸篋衍，而負先世制作之心乎？用是忘其僭陋，重加校讎，付諸剞劂，使好古之士讀之，有以景前哲而貽後學，有餘幸焉。【略】康熙壬辰中秋，二十二世孫岳壽拜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樂圃餘稿》十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朱長文撰。【略】所撰詩詞、賦辨、表章、雜說凡一百卷，以所居名樂圃，故名之曰《樂圃集》。南渡以後，盡燬於兵。其從孫知漢陽軍思裒集遺文，得詩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啓七，墓誌五，雜文六，重爲編次，類爲十卷，又以墓銘、表傳爲附錄一卷，鋟木以傳。以非《樂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餘稿」。歲久版佚，藏書家遞相傳錄，惟寫本僅存。康熙壬辰，其裔孫岳壽即舊本重刊，復行於世。

盧文弨《樂圃餘藁跋》 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亡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緝，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稿》，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略】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墨池編》二十卷，世尚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

陸心源《張立人手錄樂圃遺稿跋》 吳郡樂圃朱先生遺稿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二首，題曰「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思裒次」，張立人手寫本。前有紹熙甲寅朱思序，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五字，「桓」字注「欽宗廟諱」，「構」字注「高宗廟諱」，「慎」字注「孝宗廟諱」，是從紹熙刊本摹寫者。前有「張位之印」白文方印。立人書法本精，此本尤其經意之作。康熙中裔孫朱岳壽重刊本，雖編次仍舊，而訛脫頗多，不如此本遠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吳郡樂圃先生餘藁》十卷附錄一卷，張立人手鈔本。宋朱長文撰，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魚袋思裒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附錄一卷，明依宋鈔本，怡府藏書。

又《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盧抱經鈔校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稾》十卷，朱長文撰，附編一卷，明鈔本，四冊。《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十卷補遺一卷，朱長文撰，附編一卷，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壽刻本，傅增湘校，二冊。《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十卷補遺一卷，朱長文撰，附錄一卷，清鈔本。

孫升

論述

劉攽《殿中侍御史孫升可權知濟州制》　爲耳目之官，當風憲之任，惟其直亮，乃所稱職。曾不是思，輒敢誣上。置廷臣鄙倍之愆，既莫繩正；肆己志朋比之素，仍事詆欺。義所弗容，法其安舍。宜奪蘭臺之職，俾分竹使之符。尚體寬恩，無重前悔。

蘇轍《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制》　朕方共默不言，責成于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辯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于此矣。察其所爲，忠慤不回。以次而遷，庶幾盡用。

陳造《題孫公談圃》　吾鄉當祖宗時，名士輩出，坐權臣訐究，罹霧避禍，多寂不聞世。孫公一代偉人，後無傳焉。《談圃》所記，無非植名義，資見聞，爲益不貲。如爲言官時，論張問、呂公績事，其危言鉉論，此類必不一，無從考其詳矣。其詩法清麗嚴密，唐元、白流亞，亦不得全編讀之，爲吾輩師法。公之不幸如此，然非劉公延世紀其緒餘，以示久遠，遂湮滅不聞耶。今檇李張公守吾鄉，仰公風節持論，大書鋟木，博其所傳，以淑多士。其道因二公粗見，猶爲幸，可以慰公九泉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孫公談圃》三卷，【略】宋臨江劉延世錄所聞於孫升之語也。升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紹聖初謫汀州，延世父時知長汀，得從升游，因錄爲此書。升爲元祐黨籍，多述時事，觀其記王安石見王雱冥中受報事，則不滿于安石。記蘇軾以司馬光薦將登政府，升言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王安石在翰院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又記軾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升率傅堯俞、王巖叟言，以文帝有弊則仁宗不爲無弊，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則又不滿于軾。記爭弔司馬光事，亦不滿程子。殆于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七《孫升傳》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奸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効也。願于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燾，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復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略】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摭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効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紀事

《孫公談圃》卷中　鄭待制穆字閎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爲

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有詩送之云：「清曉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日休停別酒杯。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劉延世《孫公談圃序》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著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孫公談圃》三卷，宋劉延世撰。明刊本。百川學海本。稗海本。學津討源本。《野客叢書》第五卷內有補遺三卷，四庫本錄附于末。

又《續錄》 曾見舊鈔本，十行二十字，遇宋帝空格，以校稗海本，可補脫漏甚多。說郛本。歷代小說本。道光丙午高郵單刻本。說庫本。

藝文

郭印《祭高郵縣中書孫舍人文》 某昔初任，在公之里。時公燕閒，識公眉宇。淡然往還，相與如水。南北一別，寒暑八遷。門闌邈矣，音問缺然。幾至相忘，如江湖間。某進選曹，公在西垣。見公言貌，不異疇昔。矜某蹭蹬，勞公翦拂。伊何人斯，不厚分義。熟視其困，忍不見譽。公鄙其爲，形于辭氣。朝堂之上，慷慨與言。俾其心愧，拱手汗顏。倉黃出力，爲之羽翰。乃知大人，惟義惟忠。然否之際，疎戚不容。矯然持操，古之遺風。巖巖太山，介如其守。干將鎮鄒，不可矯揉。妍媸必分，寧晦塵垢。念此寒鄙，自公吹噓，每思奮勵，庶酬眷私。公既去逝，知復奚爲。出不餞行，葬不執紼。愧此匏繫，歲月忽忽。豈惟宿草，隴木是密。翰墨長在，緒言莫析。

雜錄

《野客叢書》卷五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略】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稚所記。【略】一曰：「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

蘇轍

論述

綜論

蘇洵《名二子說》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陳襄《熙寧經筵論薦・蘇轍》 其學與文，若不逮軾，而靜厚過之。轍自登第及中制科，凡二十年，尚在選調，未蒙褒擢。

蘇頌《蘇轍可西京留守推官制》　具官某富文敏學，早擢秀科。大對危言，繼膺清舉。方講圖于才畫，助寬析于計條。遽有開陳，愿從補外。復優參于賓幕，且贊務于留都。既遂爾私，亦思遠用。可。

又《賜新除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轍免恩命不允詔》　論思侍從之臣，翰林乃朕之極選；文章議論之美，當時則爾有重名。已歷職于詞垣，後試能于省部。良嘉敏譽，擢在禁嚴。況伯仲之代選，亦朝廷之榮觀。辭之以義，雖諒乃誠；用值其才，固無所避。所請宜不允。

文同《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　子由在陳窮于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猶勝俛俛彼賢者，手把翟簫隨群優。豈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鷲鷁游。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己身，揶揄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愧持旌旄。平生讀書若集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眞可耻，欲撻群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劉攽《次子由韻三首》　流霞飲過已忘寒，和筆螭坳墨色乾。溫室前頭問花木，此身知不誤儒冠。四朝傳說直臣言，萬事多君與輊軒。重到彤墀揮翰處，想知雲夢一時吞。　華光勸講想天臨，白髮儒先遇主心。仍寄史臣揮直筆，聖謨文思與幾深。

蘇軾《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置身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農使者鬧如雲，送老鹽虀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略】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又《初別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賡？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杯。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荊。無憂賴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床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重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誤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念當閉閣坐，頹然寄聾盲。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黃精。

又《子由幼達》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眞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沈遘《蘇轍可試祕校充商州軍事推官制》　朕奉先聖之緒，以臨天下，雖夙寤晨興，不敢康寧，而常懼躬有所闕，羞于前烈。日御便坐，以延二三大夫，垂聽而問。而轍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雖文采未極，條貫靡究，亦可謂知愛君矣。朕親覽，其獨嘉焉。其以轍爲州從事，以試厥功。克愼爾術，思永修譽。可。

孔武仲《答蘇子由留贈》　西垣有古人，磔磔氣貌古。落筆成文章，無可加損處。策蹇得過門，殷勤相勞苦。湛然神觀全，秀粹充眉宇。語我春已闌，斯民望時雨。宿麥正滿野，驕陽惡如虎。雲師未灑澤，赤子將誰乳。侍臣當憂國，密計應裨補。又云好著書，安得一州去。知公趣操異，不爲夸腰組。衣錦若還鄉，亦當從幕府。

釋道潛《寄蘇子由著作》　先生道德若爲容，曾向南都幕下逢。拔俗高標驚萬丈，凌雲逸氣藹千重。低梧暫宿張家鳳，濁水難藏許氏龍。歲晚雪霜雖更苦，未應憔悴碧巖松。

又《聞子由舟及南昌以寄之》　高安居士實人龍，五載南遷道愈豐。域外城池剛自守，人間膏火詎能攻。屢嗟江海星霜隔，行喜雲林笑語同。五老峰前佳景象，侍君一醉吐長虹。

又《和子由彭蠡湖遇風雪》　夫子經濟材，妙質靜而默。當年大廷中，如堵觀射策。雄哉賢父兄，一日並輝赫。勳業望夔龍，寧論二千石。扶搖吝不借，困此垂天翼。五載貶筠陽，區區校尋尺。鹽車厄驥足，道路行嘆息。脫身當歲晏，行李唯典籍。高懷久達觀，不見憔悴色。悠悠東下船，晚次彭蠡側。江風忽奔騰，江水翻且黑。

又《次韻子由侍郎會事二首》　七年依嶺外，遇物即防閑。宿負初償畢，他生豈復還。飄飄疑鶴骨，奕奕藹童顏。自許喬松壽，玄機密鎖關。　眞材不易得，于國實長城。造父還能御，驊騮豈憚行。買田鄰少室，爲計老餘生。居士來何晚，江淮遣候迎。

黃庭堅《寄蘇子由書》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宦學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參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媟，欲疏之不能忘，雖形迹闊疏，而平生咏歎，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彷徉塵垢之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爲萬金良藥，使痼疾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沈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鑰，率職不怠，懷璧混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親疏，不干人之愛憎，人謂我疏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爲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惟願強飯自重。

秦觀《答傅彬老簡》 補闕（指蘇轍）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于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故中書（蘇軾）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爲知言。

劉弇《代回賀蘇舍人（子由）啟》 右某伏審麗辰尚文，綸闈煥寵，雖曰本朝之故事，實惟賢者之得君，伏惟慶慰。竊以侍從之班，一時盛選；文字之職，歷世難能。必有雄深雅健之才卓爾不羈，然後討論潤色之地處之無愧。旁驅巽號，上直星垣。追古盛典，揭諸光明，則倬乎雲漢之麗高天，諭上德意，歸之溫厚，則熙如陽春之回品物。忠義之所加也，尚足以感零涕之悍卒，華藻之所振也，或至于悚閣筆之同僚。體古人風，有如傅昭；號大手筆，有如李嶠。王勃則立成五冊，徐浩則兼掌兩宮。用方遠猷，尚有遺恨。恭惟某官英躔間氣，冊府高流。夔、卨厚躬，農、黃許國。剛柔素志而無所吐茹，堅白一節而莫能磷緇。當世士大夫，久矣慕其風流，在人賢不肖，皆能道其姓字。文章雄放，如造父駕騏驥而取道；辨議灑落，如神禹排淮泗而傾東。平日著書，蓋嘗弗論揚雄、班固而下，少年發策，不意復見晁錯、董生之徒。果然簪紱之通津，忽視鈞衡于頃步。敢圖謙挹，辱賜品題。憐惋晚于物外之餘齡，慰寂寞于天涯之孤宦。撫躬有寄，沒齒知榮。應龍翔而雲霧從，方幸聖賢之相值；大廈成而燕雀賀，庶同民物之交欣。

米芾《上蘇黃門書》 某成童時已聞先生文章道德，光耀震發，驚撼天下耳目。于今二十年，公卿大夫閭巷之士，講服傳道者嘗竊聞之矣。自以賢不肖，尊賤勢不相及，復至出處乖隔，無緣趨伏門下。譬猶景星一出，高者先見，三尺之童行于稠人廣市之中，欲引頸而望光彩，未可得也。守官東徐數月，先生之婿王子中惠然肯顧，不以不肖無可與語，寓學舍幾一年，數道先生議論風趣。前者稍獲銘頌，日夜感躍。

陳師道《代賀門下蘇侍郎啟》 共惟某官行法於身，成言於德，名在三君之列，行爲百世之師。方其在布衣之中，已有經天下之志。對嘉祐之問，則刺切明主；議熙寧之法，則違迕權臣。人之所難，行而甚易；事之未效，識其當然。故身雖窮於江湖，而望已在於廊廟，遂膺大用，顯有不功。人欲未充，恩言狎至。期年而化，已如漢相之言；三揖而升，遂正商衡之任。某繫官汝潁，阻拜門庭，實與斯民，不勝至願。

惠洪《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漓然流涕而書云。

宋神宗《批蘇轍疏付中書詔》 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無所申布，誠亦可惜。

《宋宰輔編年錄》元祐九年三月《蘇轍罷門下侍郎制》 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則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經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心其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爲寬典，姑務省循。

又元祐九年三月哲宗御批 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宜，所進入詞語不着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別撰詞。

吳安詩《端明殿學士蘇轍知汝州制》 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自亦難安。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六《蘇轍降官知袁州制》 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學，驚愚惑衆。轍昔以賢良方正，對策于庭，專斥上

躬，固有異志。有司言轍懷奸不忠，如漢谷永，宜在罷黜。我仁祖優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時，獻書縱言時事，召見詢訪，使預討論。與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二聖厚恩，宜何以報？垂簾之初，老奸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乃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復忮深阻，出其天資。援引儇浮，盜竊名器。專恣可否，讎敢誰何。至與大防中分國柄，罔上則合謀取勝，徇私則立黨相傾。排嫉忠良，眩亂風俗。朕既洞察險詖，猶肆誕謾，假託虛詞，規喧朝聽。比雖薄責，未厭公言。繼覽奏封，交疏惡狀。維爾自廢忠順之道，而予務全終始之恩。再屈刊章，尚假民社。往自循省，毋速後悔。可特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

又卷二〇八《蘇轍散官安置制》　朋姦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蘇轍，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爲抵巇，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搆無根之辭而欺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爲讜言，指善政爲苛法。矯誣太后，愚弄沖人。助成姦謀，交毀先烈。發怨懟於君臣之際，亡忌憚於父子之間。陰懷動搖，公肆排訐。粵予親政，尚爾撓權。持罔上之素心，爲怙終之私計。罪同首惡，法在嚴誅。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顧瞻嚴廟，跂念裕陵，義不敢私，恩難從貸，黜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知馭衆之威，亦使後世識爲臣之義。勉思寬憲，務蓋往愆。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又卷二一一《蘇轍降朝議大夫制》　蘇轍曩因比附，得罪先朝。逮予纘承，姑事容貸。朕雖爾恕，公論謂何。稍黜近班，猶服舊職。省愆夙夜，祇荷寬恩。可特授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

蘇過《叔父生日》　百川赴東海，如走萬國朝。橫岫列嵩岱，衆山失岧嶢。吾道豈不尊，凜然干雲霄。斯文有盟主，坐制狂瀾漂。天實相我公，高卧不知招。手持文章炳，燦若北斗標。末學病多岐，寖令世俗澆。申商日充塞，仁義愈寂寥。造物眞有意，俾公以後凋。群邪終放鄭，正始會聞韶。過也匪私祝，彼蒼自昭昭。後生方有託，未用憂簞瓢。

《欒城遺言》　貢父嘗謂公所作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趙雄《蘇文定公謚議劄子》　臣伏見故門下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仁宗。乍起草萊，而鯁亮切直之聲，固已震耀天下。晚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絕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進退始終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寥寥數十年，易名之恩未加，在于盛明之朝，總覈之政，誠爲闕典。況自頃歲，陛下加惠蘇軾文忠，德音流行，天下傳誦。轍之平生梗概與軾略同，而官達過之。臣愚欲望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謚，以示褒勸。

章謙《蘇文定公謚議》　門下蘇公歿逾六十年矣，天子始從其鄉人大宗伯之請，詔禮部奉常同議命謚。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天材最高，資稟實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乎可敬而仰也。嗚呼，公爲元祐名臣，行事在國史，聲名在天下，人其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略。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澹泊，深醇溫粹，似其爲人。文忠嘗稱之，以爲實勝己。其所爲詩、騷、銘、頌、書、記、論譔，與夫代言之作，率大過人。蓋流傳于人間，散落于夷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嘗傳《詩》、《春秋》，訓釋先儒之未達。又注《老子》，深窮道德之旨，而發明佛老之相類。其後作《古史》，所論益廣，以刪補子長雜亂殘闕之失。書成撫之而嘆，自謂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末復論著《歷代》，大抵以考古今成敗得失爲要，不務空言。此其道德博聞之淵源者，如是可不謂文乎？【略】此其安民大慮之深遠者，如是可不謂定乎？自後世去古既遠，好文之士侈辭相高，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狀，而體益以靡。文則文矣，非所所道德博聞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論性命，視天下利害恝然不屑以動心，殆若木偶人者，定則定矣，非所謂安民大慮之定也。而公則異于是，信其有功于治道，而有德于生民。文定之懿，今合以謚公，議者又何辭焉。謹議。

何萬《蘇文定公覆謚議》　故門下侍郎蘇公轍闕不作謚，邇臣以爲請，有詔禮部太常其同定之，重是議也。按《謚法》，文之義十有八，道德博聞莫如公優，定之義有九，安民大慮莫如公稱。乃請謚文定，上其議考功，豈非謂其有經世之學，有救時之心，于公無愧歟？公索深綜微，得之于天，嗜眞茹醇，無待乎外。上窮邃古，下至其時，廢興治亂，得失成敗之所以然，皆貫穿出入，如身歷目睹。少而對策，有愛君之言，已乃上書，陳治安之說。晚年黜不用，于是傳《詩》、《春秋》、《老子》，作《古史》，載之空辭。平生之所欲爲，與老而不得卒其所爲者，可以概見。要其歸，在于治國平天下。遡其學，本末可考也。【略】自公之貶，紹聖以權臣用事，崇、觀以奸臣執柄，皆公昔所累疏數言，不足倚以事者。使公不去，其言用，寧有後日之禍？公之去，天也。然身雖屈，道愈

高，籍雖錮于黨人，天下愈推爲正臣鉅德。渡江之後，旌錄有詔。今距公死又六十有五年矣，猶詔易名以褒之。俾士大夫違實飾虛，貪近忘遠，知苟榮于一日，不顧遺臭于後世者，觀公遭迴困躓，顧不若鄉世好以爲身圖者之安。然而此等泯泯就盡，餘累汙逮子孫，而公休澤顯聞，乃垂懿無窮。是則名節苟全，爵祿不足驕，公議終在，邪說不能勝，其亦庶幾知勸也。夫文定二名，豐約惟允，請如博士議。謹議。

韓元吉《蘇文定公祠碑》 歙之績溪縣西隅，有亭曰翠眉，不知其何人作也。前則二小山對出，自亭而望，嫵然如眉，地勢平衍，林木茂蔚。元豐末，蘇文定公爲縣，愛其清幽，時往游焉，賦詩其上。公去而邑人思之，即亭爲祠，中更黨籍禁錮之餘，書毀跡滅，重爲寇攘之厄，井邑蕩然，公之遺翰了無在者。紹興中，好事者飾縣廨一堂，名以景蘇。後令曹訓刻公在績溪所爲詩三十六篇于石，而摩公之像于亭。歲月寖久，棟宇弗支。淳熙十年，公之曾孫祕閣修撰謂爲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按行邑中，來拜祠下，出錢付縣吏，曰修之，勿以煩民也。時奉議郎宣城虞儔方祇縣事，愧而謝曰：「此令之職也。昨爲令者，以頻歲救荒，故未能及。儔至甫幾月爾，固將及之。其敢用公之私錢？」某適以行役過縣，儔道其所以，且願得文以爲之記。其明年來曰：「祠成久矣，闢亭爲四楹，得家廟本，別繪公像于中，前爲軒檻，以面兩山。後爲便舍，以待游者。以公之愛其處，規制仍舊，不敢侈也。」夫公之名滿天下，而文章誦于四夷，功烈論議，且載信史，豈須記而後傳。蓋績溪在江左，巖邑也。公之爲令，僅以半載，而邑人至今乃不忘，則其道德所加，必有未施信而民信之者矣。雖然，公之對制策，當仁祖朝，已負敢言之氣，而幾見黜于有司，驅馳州縣，不得用于臺閣者踰二十年。逮東坡先生以詩得罪，公亦坐貶于筠，起廢而來績溪，則既五十矣。自是始還，曾不數年，任言責，司翰墨，以翊政路，而登門下省，則向之忌嫉于公，而蹭蹬不偶者，未足爲公嘆也。昔公自蜀入京師，縱觀山河之雄，宮闕之壯，上書韓太尉，實自比司馬遷，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顧以一縣之微，一亭之小，耳目所寓，未厭而樂之，何哉？公嘗有言曰：「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其斯之謂歟？今虞君之政，惓惓慕公，而徇民之思，以志公所遊之地，則績溪者殆公之桐鄉也。故某摭民之謠以爲祀神之章，俾歲時酹公而歌焉。其詞曰：公之居兮岷峨西，懷欒坡兮家具茨，翠眉之山兮何足以嬉。公之來兮崑崙丘，大江注兮九河流，翠眉之水兮何足以游。嗟公視于天壤兮等于浮漚，擾擾萬類兮是惟蜉蝣，撫茲百里兮曾何異于九州。剖折獄訟兮亦吾廟謀，不爲此棄兮詎爲彼留。金閨兮玉堂，調神鼎兮輔巖廊。朝臨汝水兮暮棲海康，榮枯貴賤兮公以爲常。藐祠庭兮山之左，杉千章兮竹萬个。公之去來兮世莫可期，慘雲車兮斯人是思。

周必大《跋蘇子由和劉原父省上示坐客詩》 集中觀詩難爲詩，猶群姝中觀色難爲色也。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欒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于此道眞先覺也。掖垣故事，最重省上及題名禮。頃予綴蛾眉班後，會張夔州眞父初拜三省，老吏持供職牒，請舍人署。舍人涉筆從之，次則府史以狀交展而已。開宴既無近事，題名初未具石，而憂責叢併，唱酬亦廢。我思古人，豈獨嘆其在筆力間哉。

《誠齋詩話》 尤延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潔粢豐盛，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體面大。又嘗愛子由行詞有云：「養德丘園，本無求于當世；書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

朱熹《答程允夫洵書》 程書：潁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朱書：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程書：前所論蘇潁濱，正以其行事可法耳。朱書：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個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個物事看？

又 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其好。其間卻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

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卻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個髑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卻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于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個人身，卻外面尋個性來合湊著，成甚道理？」

魏了翁《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少公帖所謂與家兄同住京，則熙寧二年所遣也。時長公判官告院，少公爲條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授，則三年所遣也。其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于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于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

鄧光《淳熙本欒城集跋》　於政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邊事、茶、役法，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贊。歌詩千數百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

《賓退錄》卷六　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

《困學紀聞》卷一八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于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于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于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于公也。

劉大謨《欒城集序》　有宋文運弘開，五星再聚，故三蘇並出於眉山。若文定者天性高明，資稟渾厚。既有父文安以爲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爲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溫粹，似其爲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爲實勝於己，信不誣也。

王珩《欒城集序》　聞蜀王殿下素被服禮義，學閑詩書，常於寒士爲忘勢之交，尤好蓄古今書籍。乃與巡撫東阜公以其集詢之王。王大悅，謂三蘇西蜀豪傑，宋興文運之盛，以文鳴于世，與歐陽公並稱者，蘇之外無聞焉。文定之文與詩，又素稱冲雅，不事艷麗，今幸得睹其全集，即命付諸鋟，不必眉也。

田雯《潁濱題辭》　子由訓承名父，師事難兄，文章之傳有繇來矣。其間磨光濯色，獨成一家言，清淑焄攸之致，松風送響，山半流霞，正不必如乃父之巉峭、兄之雄傑也。曹子桓《典論》所云：「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弓燥手柔。」子由文境，庶幾似之。年十九出鳳翔，負奇譽，上書太尉丞相，文采炳如。既而論青苗之弊，耻調停之說，讜言直氣，又表表者矣。無何，筠州之監，以兄詩咎之，雷州之竄，以黨人甚之。遭時不偶，於文章何與乎！築室於許，老投潁濱，默坐終日，頤養榆年，「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蓋老泉知之蚤焉。當日稱東坡爲長公，稱子由爲少公，張文潛、陳無己輩服膺尤至，殆與兄齊驅，無分低昂耳。嗟乎，以黨籍毀欒城者！政和以前數十載，寂寂無人不知誦《茯苓》一賦，是亦館客之羞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欒城先生全集錄序》　人之言曰：眉山父子兄弟之文，逮子由而薄，唐宋諸大家魁宏奇怪，不可方物之氣，逮子由而衰。余竊謂子由之文好淡好紆，淡似薄而實非薄也，紆似衰而實非衰也。文章利病，唯老於文者辨之，章句之徒能乎哉？欒城生平立朝本末與東坡頡頏上下，學者所共知，予是以不論，論所弗藉甚人口者。欒城篤於風誼，事歐陽公如父，夫人如母，與其子姪相愛如親弟昆。性沉靜寡言，而於秦、黃數公肝膽傾吐，毅然有古人之烈，此可謂有道君子矣。假令欒城而在，予雖爲之奉杖履，廁賓客從游之末，所忻慕焉。

《昭昧詹言》卷一二　子由氣格皆雅淡，勝吳淵穎，而不能有餘妙奇氣。韻不及歐，快平及王，勁不及黃，奇肆不及子瞻，而妥貼大雅，亦可謂工矣。

又　子由只用退之格，而奇崛不及，又氣勢不甚遒壯。

又　用意用筆老重，不事馳騁，非餘人浮情粗氣，苟爲驚俗而不可尋了，語句或失之平淺者可比。此所以爲坡弟，能立一隊。大約以韓公爲宗，而造句不及其奇崛。使才用筆，奇縱不及坡及太白、杜、韓四大家耳。以此求之，可知家數小優劣。

《石洲詩話》卷三　文定自是北宋一作家，而《鈔》亦不入。

又　漁洋云：「文定視文忠，郛、茝矣。」然實亦自在流出，無一毫掩飾，雖局面略小，然勝於子美多矣，抑且大於聖俞也。蓋自楊、劉首倡，接踵玉溪，臺閣鉅公先以溫麗爲主，其時布衣韋帶之士，何能孤鳴復古？而獨宛陵志在深遠，力滌浮濫，故其功不可沒，而其所積則未厚也。昔人所云：「去浮靡之習於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斯爲確評定論耳。

《說詩菩薩》　文要養氣，詩要洗心。子由推司馬子長之文有奇氣，而歸功於遊覽，是亦氣之一助也。至於詩，則必洗滌俗腸而後可以作。向謂詩自詩而人自人者，固別有說，不得以荊公藉口也

《詩筏》　蘇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穩，吾詩亦然。」此子由極謙退語。然余謂詩文奇難矣，奇而穩尤難。南威、西施，亦猶人也，不過耳目口鼻，天然勻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便是絕色。

《蘇亭詩話》卷一　子由古文爲大家，詩亦次乘。

蘇軾《答張文潛書》　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又《與侄書》　二郎侄：得書知安，並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嚮只是此樣。何不取舊時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只書學亦然，善思吾言。

《古文關鍵・總論》　子由文，太拘執。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二蘇四六，尚議論，有氣焰，而荊公則以辭趣典雅爲主，能兼之者歐公耳。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五《潁濱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略】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十首，諸論及《歷代》、《古史》名論八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二十卷。歸安鹿門茅坤題。

又卷一五二《歷代論》上　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疏宕嫻娜處亦自有一片煙波，似非諸家所及。予嘗同荊川論之，荊川絕愛其文。然而間讀《君術》、《臣事》、《民政》及《古史》等書，誠絕作也。《歷代論》四十三首，蓋子由於罷官潁上時，其年已老，其氣已衰，無復嚮所爲飄飄馳驟，若雲之出岫者，馬之下坂者之態。然而閱世既久，於古今得失處參驗已熟，雖無心於爲文，而其折衷於道處，往往中肯綮，切事情，語所謂老人之言是已。予不能盡錄，錄其見解所獨得者二十八篇。

又卷一六二　唐荊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爲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無用閑談》　蘇黃門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曾子開論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二子皆以弟稱頌其兄，聲律如出一口，黃門之詞爲勝，《檀弓》句法也。

《丹鉛餘錄》卷五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也。

《初月樓古文序論》　潁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藝概》卷一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

蘇轍《讀舊詩》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才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黃庭堅《上蘇子瞻書》　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蘇子由愛《選》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

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

《詩藪》外編卷五　蘇子由律詩不能佳，而楊用修所錄五言絕四首，殊可采。《瓔珞巖》云：「泉流逢石缺，脈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想。」《雨巖花》云：「巖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墜。忽墜幽人前，知子觀空坐。」《白龍巖》云：「白龍晝飲潭，修尾挂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陳鼓濼》云：「蒼壁立積鐵，懸泉寫天紳。行山見已久，指與未來人。」大有《輞川》餘韻，後二首尤工。

又雜編卷五　子由亦有篇什，然不甚當行，如前所稱明允一律絕未睹。而宋人有以爲勝子瞻者，方氏《律髓》取其說，大謬也。

《覯齋詩談》卷五　蘇子由詩，勢平而意淺，不足起發人。文亦應酬故套，讀之無味。

《載酒園詩話》　北歸潁上後，詩間雜詼諧，多涉筆成趣。如《九日》：「酒慳慚對客，風起任飄冠。」《葺居》：「旋築高牆護鷄犬，稍容嵇阮醉喧嘩。」然至《題任氏大檜》詩：「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不徒勁直之氣不衰，凜然有大臣以身存亡繫國重輕之義。

又　子由曰：「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余以此言太謬，丕之于漢，豈若楚之于周哉！漢賊不兩立，鞠躬盡瘁，豈得與共主尚存者等？　黄白山評：「南渡以前，紫陽《綱目》未出，諸公皆據陳壽《三國志》，帝魏寇蜀，且因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語，並孔明亦不甚取。如老泉論劉備之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則非將也。子由詩貶孔明，亦猶乃翁之見耳。」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欒城詩選》　欒城詩沖淡雅潔，如姑溪仙姿，有亭亭遺世之致，非塵凡所能彷彿，與長公眞堪伯仲。

《帶經堂詩話》卷四　文定視文忠，郤莒矣，今略採十餘篇附之，以備眉山之派。

《池北偶談》卷一一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黄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潁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圍爐詩話》卷五　黄公曰：子由才氣不如兄，而有醇醪飲人之致。閒適則有「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簾中飛絮縈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風景則有「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蹙鱗」。排遣則有「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誚沐猴」，「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懶將詞賦占鴝臆，頻夢江湖伴觸蠻」。慰人則如「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愬饑。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使事則有「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鞭。逃亡已覺依劉表，寒畯應須禮浩然」。「裹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雜詩則有「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斲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羨，松心終自惜」。皆唐人詩也。北歸潁上後詩，間雜詼諧，涉筆成趣。如《九日》云：「酒慳慚對客，風起任飄冠。」《葺居》云：「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嵇阮醉喧嘩。」而《大檜》詩云：「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傑然不凡。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蘇轍》　蠶市春風共踏青，再顛再起各飄零。海南一去無消息，遺老空齋夢獨醒。

徐繼畬《讀王阮亭詩集》　詩到新城第一流，二王才調邈無儔。西樵自是豪吟客，其奈東坡遜子由。

毛瀚疊《論蜀詩絕句・蘇子由》　潁濱平淡有天工，端合廬陵在下風。底事後來衣鉢絕，只應名掩爲髯翁。

邱晉成《論蜀詩絕句》　潁濱遺集署欒城，詩味都從靜淡生。長句慢教班馬擬，先生別駕舊齊名（陳無己詩：「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又東坡《戲子由》詩云：「先生別駕舊齊名」）。

分論

《古史》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冰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又：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概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又：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他也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個物事模樣。

又卷一三九：道夫因問黄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

「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屈原廟賦》 《賦話》卷一〇：兩蘇皆有《屈原廟賦》，宋祝堯夫謂大蘇賦如危峰特立，有嶄然之勢，小蘇賦如深冥不測，有淵然之光。

《超然臺賦》 蘇軾《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墨竹賦》 蘇軾《與文與可》：近見子由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眞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又《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斫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並得其法。」

《黃樓賦》 蘇軾《答張文潛書》：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黃庭堅《題蘇子由黃樓賦草》：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己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也。《欒城遺言》：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楊萬里《和王才臣再病二首》：燕外將心遠，鶯邊與耳謀。如何再卧病，對此兩悠悠。赤壁還坡老，黃樓只子由。二蘇三賦在，一覽病應休。吳祖修《示漢荀玉文舒文旭初覲文》：眼處生心自一奇，遺山此語古今師。《滕王閣》句《黃樓賦》，不到登臨妙不知。

《御風詞》 《隱居通議》卷五：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賦》，深得莊、列旨趣，自書之，筆力奇健，刻石豫章。其篇末題云：「子由比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御風詞》，子瞻問文作何體，曰非詩非騷，直屬韻《莊周》一篇，學者當熟讀《莊周》、《韓非》、《左傳》、《國語》，看其致意曲折處，久乃能自鑄偉詞。」此山谷語也。今得《御風詞》讀之，其旨趣正與《枯木道士賦》相似。《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四：多曠達之旨。

《侍御史林旦權淮南運副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救荒思得良使者，語約而要。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雅馴逼古。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婉摯入情，藹如之言。

《劉摯尚書右丞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義指婉縟，名言可佩。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八：通達治體之言。《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利害若別黑白。後此排新法者總莫能出其範圍。子由此時官居條例，身在事中，此狀皆商量計較之辭，非有水火之爭也，疑若可以開介甫之愚而破其執。然卒無補于事者，蓋呂惠卿之狂毒中之深矣。欲求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諒哉。《古文約選·小蘇文約選》：西漢人陳事之文簡質而古，退之猶近之，永叔變而爲紆餘曲暢，介甫加以勁峭，明允雄肆，子瞻駿爽，其體製皆不遠于古文。子由此書則近吏牘，開南宋、元、明人蹊徑。而指事達情，明白曉暢，自不可廢。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關切治體之言。明神宗奏書如山，不一省覽，遂致亂亡。所謂風俗衰陋，國將從之也，悲夫。

《乞選用執政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子由一作司諫，臺閣生風。而鋤擊二相，尤風采之最先著者。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其斯之謂歟？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任重責重，即孟子耻之。體朝之旨，不易之論也。自處無過，使先帝獨被惡名，凜然《春秋》誅意之筆。又：較前狀更刺骨。

《乞奉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耳目之官，所以爲君聰明者，賞善罰惡耳。存此一則，見公當日贊襄，不獨用罰也。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有高政者」以下，詳述地界事，惜非史材，止覺煩瑣，節之。

《乞誅竄呂惠卿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三：一狀一制，相爲表裏，宋有二蘇。窮奇檮杌，應手糜碎。

《論蘭州等地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八：宋事與今國家事不同，難以遽斷。大較文定公亦只因主幼而當時兵將未得其禦夷之便，故爲此棄地之說，恐非至計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八：老成持重之言。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三：情事透徹，胸中有數萬甲兵。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七：論當時邊事極痛快，特以甫招撫後，遽議易將，似難從。

《論西事狀》《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八：此狀情事本末及制勝處，元祐第一奏疏。

《論開孫村河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七：利害明悉。

《再論回河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七：子由所論回河，已而一一皆驗。

《乞分別邪正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七：再上劄更覺議論詳悉。又：愚竊謂《易》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內者進之之詞也，外者退之之詞也，恐未必如子由所云內即以之任于朝，外即以之布于州郡也。宋時上下並有調停之說，故子由亦不敢不附此爲言。子由與章、蔡相讎者，猶爲此言，然則彼之私相黨者，安得不橫爲煽亂動搖之術乎？《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三：君子小人立心不同，其迹自異。迹者心之見于事者也，有是心斯有是事矣，有是事斯有是迹矣。子由欲使無迹可指，此與行日中而畏影者何以異耶？大抵宋之小人，其險狠過於共、驩，而宋之君子其畏首畏尾、瞻前顧後之狀，幾幾乎與婦人孺子同誚矣。嗟乎！又：若章惇、曾布諸兇，雖堯舜在上，皐夔、伯益、稷契在朝，一膺共驩竄放之誅，日夜思報復翻案，決矣，何有乎管、葛！《（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君子進而小人退，此治道所以休隆，世運所以清泰也。子由此劄最得其旨。足以關調停之謬矣。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七：此一劄又專在反己一着，似尤得體。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六：蘇氏兄弟所見俱如此。

《論冬溫無冰劄子》《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六：此等劄子，自兩漢書疏以下不可及，十分任怨，忠義鬱然。

《謝復官表》《四六談麈》：黃門：「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上皇帝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五：凡讀先秦、《史》、《漢》，往往言簡而意盡，固古人所不可及處。及讀子由之文，往往如游絲之從天而下，嫋娜曲折，氤氳蕩漾，令人讀之情暢神解而猶不止，亦非今人所及處。此書專言理財，中多名言，但冗吏一節未見的確。《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此書當熙寧之初，介甫未用事，言利之害未著明，故子由上書灑灑萬言，一切以豐財爲主。然介甫務求財而益之，雖白日攫人亦所不顧。而子由第欲去其事之害財者，此即邪正之分，君子小人之所以判與。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六：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之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處有針綫法度。《（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悃愊之語，抒寫能盡。《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安石屢以去要君，足知「三悔」之說，發于神宗本心之明矣。導之以其所明則易動，此諫法也。前後披拂，雲蒸霞蔚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此書本爲諫青苗、助役、保甲而發，卻歷數從前由其所悔以開其所未悔，引初政之得，形今日之失，立言直入人主心坎，反覆開導，竟是國策文字。《古文約選・小蘇文約選》：委婉而入，翻覆盡意，不用危言激論，而聞者自喻。陳言之善術也。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六：忠悃之言，類兩漢書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立言有緒，多棻摯纏綿之致。《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畫一四條，可使瞽者復視，瘵者復起。然且以石投水者天也。天禍人國，賢者將如之何？

《上樞密韓太尉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九：胸次博大。金聖嘆《必讀才子書》：上書大人先生，更不作喁喁細語，一落筆便純是一片奇氣。此一片奇氣最難得。若落筆時寫不得着，即此文通篇都無有。《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九：養氣之說，發於孟子，昌黎、柳州論文，亦以氣爲主。眉山父子，得力尤深，其文遂雄視百代。此書自道所見，固大而非夸也。《古文釋義

新編》卷八：不爲干求仕進，只爲資以養氣而益治其文。本來上書主意原自不同，一切其所資以養氣而益治其文者，在激發其志氣。而其所以激發其志氣者，即在太尉之一見上，是其行文之一意貫注到底也。然欲見太尉而先言未見，欲言未見太尉而先言已見歐陽公，欲言已見歐陽公又先言過秦、漢故都及至京所見，凡此皆奇聞壯觀，足以激發志氣者。故用「求天下」二句作一提挈，然「求天下」二句又不即提挈出，又從不足以激發其志氣逼□出來。其欲自言不足以激發志氣，乃從篇首提過。文爲氣之所形，而氣可以養而致，後即借孟于引由太史公，做個有所藉資以養氣而治其文的榜樣。方纜自言與遊不過鄰里鄉黨，所見不過數百里間，未足以激發其志氣。這兩層緊對太史公周覽交遊二項，妙在此下更添百氏之書一層，把稽古不若居今與求見太尉之意打個照，而以不足激發志氣，決然恰去，道出「求天下」二句。此前已覺曲折盤旋，具無限波瀾矣，至此即接入求見太尉未始不可，卻又將過秦一段作襯，又作許多曲折盤旋，以爲波瀾，始接入太尉，而以未見頓住。於是更將山水等項一束，作勢折下，精神更加百倍。「故願」以下只三語便將求見正面了結，末以「使得優游」二句結過通篇正意，又將「且學」句略應待選，結本段餘意。通體絕無一干求仕進語，而紆徐婉曲中，盛氣是以逼人，的是少年新得意人文字。本傳稱子由爲人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淡泊，而有秀傑之氣。讀此具足窺見一斑云。激發志氣是所藉以養氣者，不可即作養氣看，養氣另有工夫。觀「使得」句，便見「將以」句。「益」字見前此已有治文功夫，並中間「百氏」二句，皆是自占地步處。借歐陽公陪亦妙，能不失歐陽公與太尉兩人身分。養氣知言是孟子一生內聖外王的學問。子由養氣不過爲文字而已，觀「且學」句分文與政而二之，不益可見而亦須辨。　又：「轍生」句，直起自老。「思之」句，生下數句。「以爲」句，「氣」字一篇之骨。「然文」句開一篇。「氣可」句是主意。舊評謂二語有膽氣，信然。「孟子曰」至「小大」，跟上「氣可」句，只渾言一個養氣。「太史」至「奇氣」，便詳舉太史公所以養氣處而卻不明言養氣，固筆法之變換。【略】子由所欲藉以養氣者，與大史公略同，故繼引焉。舊評謂以孟、馬並論三論，不知子由引孟子養氣只就文章上說，且僅借以陪出太史公耳，勿過泥。其「家居」二句與太史公交遊燕趙間豪傑對看。「所見」三句與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對看。「百氏」六句只借以逼出「求天下」二句耳。舊評謂小兌過誇百氏之書，要在善讀，終未解子由意思。「激發」五字，一篇主腦，卻反點出，筆法變化。「過秦漢」段，皆言求激發志氣之意以起下文。「見翰林」五句以歐陽公作陪，最難措筆，妙能立陪有體。「太尉」句得無□。「而轍」句，以未見反頓法。「且夫」三句，反筆虛領起。「然後」句，見得足以激發其志氣意。《古文一隅》卷下：凡大家之文，局勢必寬展，而局法卻極綿密。看此文上書本旨，只要求見太尉耳。其起處從文推出氣字，隨請孟子、史公作證，以見能文者必善養氣，此即題前虛冒法也。接入自己，隨從養氣中推出「奇觀」兩字，見善養氣者必借天下奇觀，以自激發其志氣。如中間山水宮闕等，皆奇觀也。如歐公及其門人等，亦天下奇觀也。作無數波瀾，總爲求見太尉作襯托之筆耳。卻又不直接欲見太尉，先將未見太尉說入，其文勢何等寬展。然反覆說來，總是一意盤折，一氣呼應，其局法更自綿密也。故求寬展而不求綿密者，文散渙無律，求綿密而不求寬展者，文必拘苦不舒。二者交譏，何不取此文三覆之？《古文眉詮》卷七〇《欒城文鈔》：通身以文章納在氣字中，而其所謂氣者，在于覽山川，交豪俊，以爲之助發，與孟義各別，此意在孟、遷串合處會出。　又：至京師觀壯麗是境，見歐陽是人，脈法雙行，精細。　又：（「轍之來」至「未見太尉也」）此段不別生議論，只涵泳前文，自爾意概逾邁，須知一路都有氣字在內。　又：（「昔者漢之賈誼」至「亦嘗悲于不遇」）援古爲衡，大氣旋轉，糅定文與位，無一字走失。　又：養氣爲行文主本，自宜灌注全篇，而既引孟子一言，向後略無管照，心竊惑之。久之始悟厥旨，蓋以太史之游當孟子之養，其寫境寫人，皆是寫氣之助，與孟子之文原兩意也。英邁無雙，一掃自薦窠臼。《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一〇：按余自明云：「通體絕無一干求仕進語，而紆徐婉曲中盛氣足以逼人，的是少年新得意文字。余考《宋史》本傳，稱其爲人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淡泊，而有秀傑之氣。讀此可窺見一斑云。」　又：以「養氣」二字冒起一篇大意。　又：評孟子得當，評史公得當，總評處更妙。　又：（求天下之奇聞壯觀）虛勢領起下四段，所以養其氣。（見翰林歐陽公）不直說要見太尉，又引歐公陪起，文勢浩瀚。　又：歐公足當此語。（「且夫人之學也」至「未見太尉也」）繼上文來折入欲見太尉。　又：（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收應奇文壯觀，筆力千鈞。（「轍年少」至「又幸矣」）一語灑然，主意在此。　又過氏原評：養氣二字爲一篇骨子，以下觀名山大川及求見賢豪長者，皆是助其養氣處。從山水陪出歐公，從歐公陪出太尉，一過一束，高奇豪邁，的是規摹史公處。其意氣目空天下，眼高一世，

非少年無此本色。昔人疑老泉代作，謬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九：子由所托諷富公處，全在任人與篇末「萬全之過」四字。

《**上兩制諸公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九：覽其文如廣陵之濤，砰磕洶悍而不可制。然其骨理少切，譬之揮斤成風，特屬耀眼。

《**上劉長安書**》《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九：氣岸自別，劉長安恐不得不斂衽自謝。

《**答黃庭堅書**》《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有見道語。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侍墳書**》《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公盛德厚道事，錄之。

《**賀文太師致仕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四九：文有典刑，且多風致。

《**賀歐陽副樞啟**》《古文眉詮》卷七〇《欒城文鈔》：拘牽對偶，渾灝流行，方幅不多，抽添盡變，奇矣而未也。其命意製局，擘出文章，卿相兩路，交錯騰那，如是起，如是承，如是開，如是合，如是衡古，如是頌今，如石轉圜，如繩切墨，而克堪祗一歐老，易置更無餘人，良工咨嗟嘆奇絕，應對此傾倒耳。

《**為兄軾下獄上書**》《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兄弟急難，不可不存。序長公所以得罪，葉茹宜玩。

《**古今家誡序**》《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後人即未讀孫公書，而此序亦足以發之矣。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晁說之《和陶引辨》：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疲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子孺，和揚雄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觀鳥迹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嚴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陶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效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溫公斥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辨之云爾。《黃氏日抄》卷一八：穎濱之序，謂東坡謫居儋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謂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則名言也。《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二：文不著意，而神理自鑄。

《**神宗御集序**》《揮麈新話》下集卷三：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於荊公？以此知王、蘇之憾，固不獨論新法也。然後學至今莫不黨元祐而薄王氏，寧不可笑？

《**元祐會計錄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二：此子由經國之文，須細尋繹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本是專言會計，卻語語欲其安養休息，用意深遠，而文勢紆徐。《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百餘年國計盈縮，指次如話。文氣雍容頓挫，尤跨建武而上之。《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雍容頓挫，敘百餘年間國計盈縮，若指上螺文。

《**古史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二：其思深，故其旨遠。又：唐荊川曰：有前一段敘《古史》所載之意，後一段敘作《古史》之由。

《**民賦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二：此等文字，並子由經濟處，直寫胸臆，而非以為大文之至者也。又：唐荊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為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書白樂天集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四：予觀蘇氏兄弟於廢斥後，並托禪宗一脈以自解脫，此類可見。此篇雖非子由刻意為文，而以罷歸潁上之後，時已得禪門宗旨，故錄而出之。

《**書楞嚴經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四：蘇氏兄弟並從世途風波中，已稍得禪旨，為之皈依，故能言如此。

《君術策》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七：《君術》五篇，亦是一篇，大略欲人君知所以御天下之術，而行文甚紆徐百折，當熟看波瀾處。

又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七：分兩扇總叙。子由欲感悟主上，察臣下之情以收其御臣下之術。然通篇論古處透，而影今處不切，此其所以不及歐陽子也。　通篇多曲折而透，荆川謂此篇全在虚語處著精神，良是。

又：唐荆川曰：略援古事，專論時弊立柱子。　又：此一篇議論專以宋眞、仁來，往往言官指摘執政，輒以使相除之，出鎮外郡，或反增其秩，而言官又不免遷謫嶺表。此皆宋之優禮大臣之過，而殊不當於天下之公議，故有此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以逸宕之文，發深至之思，自覺瀠洄入勝。《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格法整齊，最利時策。《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此文兼永叔、子瞻妙處，子由文之至者也。

又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七：蘇氏父子往往勸主上先刑罰，本出申、韓之餘，似非人臣告君之正，特對宋仁宗似屬對病之藥。　又：唐荆川曰：仁宗寬仁之過，故當時有識之論每如此，老泉《上富公書》亦如此。

又四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七：熙寧、元豐時，其患在於急功利，故於御臣下不得其道。而子由習聞父兄所當仁廟時患其用仁過而法不行，故以厲法禁之意繼之，而通篇又以君臣相猜處爲感慨議論。　又：唐荆川曰：古今説兩遍。　又：本前篇重武臣中抽出將之專兵來，並宋時對病之藥，而文曲而暢。　又：此論宋鑒五氏將權之重，而其弊貽於弱而不振。《（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意主推誠待下，立言最爲無弊。

又五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七：通篇行文如怒馬奔濤於千里之間，馳驟澎派，而不可羈制者。　又：唐荆川曰：因風俗之所趨而決之，子由此文眞如長江大河。《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策似作于嘉祐時，而百怪潰決之患，乃見于熙寧、元豐之世，蓋士大夫風聲氣習所由來者尚矣。　又：此則於將兵中又拈出一護軍者，以調攝恩威之用。而文章疾徐頓挫，可以呼蕩胸臆。　又：宋中葉益州兵驕而京軍尤甚，故子由論得情事曲暢。

《臣事策》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八：古人嘗云，文至韓昌黎，詩至杜子美，古今能事畢矣。予獨以爲人臣建言，感悟君上，如子由《重臣》一議，則千古絶調也。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熟悉古來情僞，能如此敷暢。《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事，而見其效，故言之親切。《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治天下在養重臣，養重臣在寬其法。當時如韓、富數公，可謂重臣矣。子由生其時，目覩其效，故言之親切有味如此。大意從《遠慮》篇化出，卻將權臣與重臣反覆相形，尋出辨端，鋒鋩四起，文字不辨不醒。　《古文雅正》卷一二：論既切中，筆復閎暢，蘇氏之長技也。然權臣、重臣二者最難辨，唯在人君之明哲信任耳。嘗試約而論之，漢之有申屠嘉、霍光、諸葛亮，此重臣也。若周亞夫、蕭望之、王嘉、楊震、李固、杜喬，則可爲重臣而卒以忠死者也。房、魏之在太宗，李德裕之在武宗，此重臣也。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以重臣而死，陸贄以重臣而貶，裴度以重臣而終不得行其志者也。宋之王旦、李沆、韓琦、司馬光，此重臣也。若范仲淹父子，趙鼎、李綱、趙汝愚，則以重臣而或疏遠不用，且或貶死者也。即以偏安者論之，燕之用慕容恪，秦之用王猛，周之用王朴，此重臣也。郭崇韜雖非純臣，然在莊宗時亦可爲重臣，以讒見殺，唐禍以速。嗚呼，可不愼哉。《古文約選》：所論極當，而得其人甚難，其材質非閒氣不能生，其器識非學道不能成，豈易言哉？　《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七批：轉折最多。　《古文眉詮》卷七〇《欒城文鈔》：（「天下有權臣」至「不容于其間」）所主在重臣，而迹近權臣，最宜犯忌，特揭而辯之。策旨謂國家宜有重臣，在人主有以養成其重。評者因以權臣但伴説耳，大非也。試思所言何等體概，假若直伸吾説，人主必深忌之，指爲規攬朝權矣。特取近似之迹，列爲一彼一此，判然如玉石之不相亂，以俟明辨者之洞燭而無疑。斯其決策苦心，有難舉以告人者。然而相近不類等句，已分明道出也。

又二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此亦曲體人情之過，一經指摘，可發笑端。《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七批：此篇虚語處着精神。　又：略援古事，專論時弊立柱子。

又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八：通篇如流風掣雲，舉子業中神解也。　又：空引。此與坡公《蓄材用篇》皆言武舉之不可廢，而其文故爲紆徐百折，譬之走江漢之水，數千里而到海，則一壑耳。《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重武，宋朝一大事也。非利害明著，辭氣激昂，不足動人主之聽。子由此策，人贊其紆徐百折，吾正病其紆徐之過，寬平汗漫，不著痛癢耳。

又四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宋之兵制視唐爲弱，此能深中時弊，而文氣寬舒，中卻有精警之色。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宋京師之

兵驕，欲倣漢設軍正正丞，擇忠信守節之士爲之，使常處軍中，以訓軍士知禮。此法可行，且雖萬世通行，亦無不可。《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強兵在于任將，任將之道，在擇之得人。而捐兵以與之，此弱宋之參苓也。嬝娜百折，其起伏頓挫，幾無轍迹可摹。

又六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九：此篇議論大略與世之論考課資格者相參。

又七　《唐宋八大家類選》：透快激昂，較勝父兄之說。《臣事策六》言人臣莫肯爲天子盡力，而爵祿不以勸，蓋通内外大小吏而言之。此言人臣莫肯爲天子效死，天子以權利奔走天下，而反爲下之所邀，則專指改田增秩之狃於法也。兩篇總欲主上破格用人，使其臣戴恩圖報，蓋其指略同。《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廣南之亂由于方數千里無兵無將，大小吏嬉遊太平，而智高猝起，如入無人之境。假設文武中有一扞患禦侮者，禍不至此。子由責其不死，吾尤責其不才。然此策欲以詳核屬大臣，而使天下不得有所執以邀其君，固知子由所重尤在才也。

又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九：大體與《抑僥倖篇》同。子由此文有大將揮兵之勢，縱横闔闢，無不如意，第一等科場文字。又：通篇總只是感嘆宋天子失權利，而不能必天下之士爲之感奮而效死。議論滾滾不窮，譬如蜀江之出峽，而一瀉千里，激之爲湍，流之爲川，冒城郭，溢州郡，而不知其所止也。

又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九：古者之仕不出百里之國，今國家小吏往往萬里驅馳，甚不是體。可與曾子固《送江任序》同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子由此文，欲使仕宦者忘其遥遠，而又習知其土風民俗，則易以致治，亦可云通識矣。《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較曾序加暢，「無益之公」四字尤妙。《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無益之公」四字，説盡漢、唐以後政弊。蓋近世一切迂闊猜防，以至私之意而托於至公者，舉自宋始。故首段直本生民之初，聖人因天下之所安而遂爲之法者以示之，正是對症上藥處。

又一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九：行文如風行水上。《（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通達《周官》之法，故不失之固泥。

《民政策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〇：讀此等文章如看李龍眠白描，愈入細，愈入玄，不忍釋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文境愈淡，文格愈高，末一段深得興起教化之本。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正此謂也。《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蔚然漢氣。《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思深氣紆，似出《敦教化》之上。置三老嗇夫，亦在精擇其人，而郡縣有司實能優禮之，然後足以動民之慕悦，而生其愧恥。若擇之不得其人，即得其人而禮之，無以異于衆，是適足以爲笑而已。若今州縣舉鄉里善人是也，夫何競之有。《古文眉詮》卷七〇《欒城文鈔・民政策一》：以孝悌力田爲之幅，以自喜相愛爲之綫，而截之以朝野之隔閡，而組之以詩意之形容，逼拶到近莫如鏡，歸結到三老嗇夫，氣味醇茂，血脈靈通。

又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〇：行文紆徐而暢。《（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大意欲復古孝弟之科，而文之虚實相涵，波濤曲折，特臻勝境。《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前半用周、秦使人立案，妙在以秦人伴三代講。長公《厲法禁》篇亦以商鞅、韓非伴舜誅四凶講，而曰商鞅、韓非非舜之刑，而以用刑者舜之術也，與此同一機巧。

又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〇：本歐陽子《本論》來，以生死二端作波瀾。《（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其言甚醇，可以厚風俗，敦教化。《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七批：此等文體，在論與奏議之間。

又四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〇：唐荆川曰：首尾俱是戍兵，中間咤出土兵一段，甚是跌宕。若使他人爲之，則必説了罷戍兵，而後言土兵之可用，則便成格眼套子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欲訓練土兵，與大蘇之論胎合，而思緒機軸各極其妙。

又六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一：今既有了錢，而復欲收游民之庸調，恐亦難行。獨叙事細密，而文一一如畫。《（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禁游民重本業，意止兩言，而脱卸迴環處，煙波無際。《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六：宋朝廷之上，天子大臣以婦孺自處，而於其田野匹夫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不然，何至于一工築之勞，而亦養兵以代乎？可笑可笑。子由欲收游民之庸調，以舒目前之急，而其後以漸去之，良策也。《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七題評：叙事細密而藏。又尾評：此篇之妙，全在説國病與農病二者，夾雜混融。

又七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一：看他運勢如指掌，鍊句如抽絲。

又：此文獨兩比區處幹全精神耳，而公田貸民二者俱不可行。蓋收公田而奪民之業，天下未有不亂；而貸民者，即荊公所引《周禮》以服國息之說也。《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卷七批：小蘇爲此說時，豈當新法之前，而未覩青苗之爲害邪？

又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一：欲覽天下都邑沃饒之地，於以擇使興利，甚爲有見。而行文如輕風細浪，柔婉可愛。　又：汝蔡江漢之間，蓋秦以來百戰之國，世用鋒鏑，大略當世之承平者什特二三。而吏於其土者，或不得其人與久其任而重其權，是以田野不闢而多曠土遺利。蘇氏父子往往注心於此。《（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此足國裕民之計，爲效雖遲，而其利甚大。非留心經濟者不能。

又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一：絕世之才，故其爲文雄偉。　又：唐荊川曰：諸篇用故事，化腐爲新，全在交互形容，全在提綱一兩語有力。此篇與坡公《定軍制》可見大略。

又一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一：其議罷戍兵一節，頗中今日邊塞之弊。而所欲募邊郡之兵以備調征，恐非實濟。特其文甚佳。

《劉愷丁鴻孰賢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六：此子由同兄應試之文，雖不及子瞻，而議論正大，自足成一家之言。仁宗謂爲子孫得兩賢宰相，誠哉知人。

《夏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文甚佳，至于虞之所以宗堯，夏之宗鯀，亦古今典禮一大疑處。

《商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此文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識議純正，文字緊嚴。《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唐荊川曰：子由謂商之治尚嚴，故其享國不及周之八百。予竊疑《商書》曰「代虐以寬」，則商之政未必一于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罰而後爵祿之言，要之多雜于漢儒附會之談，而未必聖人之至者。且周自平王以後，一變而爲春秋，再變而爲戰國，而周天子特懸空名于上者五百餘年。蓋其列國各擅土地甲兵，而不能相一，而其所以不敢屠周者，則文武禮教之遺澤存焉耳。商之六百，未嘗不以天子臨諸侯也。故商之曆雖不及周，而其實過之。然以齊魯譬之，其迹若近而其情不可考矣。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曷嘗以強立國哉？若周之不振，非失之弱，直失之強耳。穆王觀兵而荒服者不至矣，厲王監謗，道路以目，流彘之禍作焉。幽王烽火戲諸侯，諸侯莫敢不至，以博褒姒之一笑，于是申侯入而西周亡。子由熟于老氏，舌以柔久存，齒以剛速斃，蓋老氏之旨也。而舉以論商、周之聖人，不亦陋矣乎。　《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本老氏「舌以柔久存，齒以剛速斃」之旨，衍成此事，末路歸重子孫之賢不賢，以見不當歸咎于聖人，尤爲善論。

《周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獨見之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以文質爲自然之勢，乃通儒之言。文亦光采煥發。《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天下日趨于文，其論生民以來至于周家最確。然天下當大亂之後，經綸草昧，則其勢有不能遽文者。叔孫通之綿蕝，萬不如《周禮》，《周官》，此太史公三統循環之說，亦未可厚非也。

《五霸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成見在中，故語不貴多，而能扼其要。

《六國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又唐荊川曰：此文甚得天下之勢。《必讀才子書》：看得透，寫得快，筆如駿馬下坡，雲騰風卷而下，只爲留足不住故也。此文在阿兄手中，猶是得意之作。三蘇之稱，豈虛語哉！《（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洞徹當時天下形勢，故立論行文爽健乃爾。《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老泉論六國之弊在賂秦，蓋借以規宋也，故其言激切而淋漓。潁濱論天下之勢在韓、魏，直設身處地爲六國謀矣，故其言篤實而明著。兩作未易議優劣也。《古文約選・小蘇文約選》：說本《國策》，特抽其緒而竟之。《古文眉詮》卷七〇《欒城文鈔》：（「昔者范雎用于秦」至「秦之危也」）本爲六國計，卻從秦立說，從對面證出要害，文章活法。　又：世人讀蘇秦、六國文，往往糢糊，不得其要領。自次公揭醒，大勢瞭然。篇體虛實陪正，備具天巧。《古文一隅》卷下：一意旋折而下，起伏轉換，泯然無迹，絕大神力。　又：先將「不知天下之勢」句提出，首段申明其勢，次段證明其勢，三段責韓、魏之不知，四段責四國之不知，五段爲四國設策，六段爲二段設策，正前所云自安之計也。末段仍歸到不知作結。通篇段落極分明，但其起伏轉換處，全以大力盤旋。讀者當于此處參玩，得其屈曲變化之秘。　又：行文有一意中變出數層者，亦有數層意併作一層者，此等俱是力量最大處。又有同是一意，寫來覺強弱不同者，此爭在用筆間，不可不知。

《秦論》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此篇過秦失所以取天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揆度嬴秦國勢，終始豎議高卓，迥出意表。

又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此篇正言秦之所以取天下，當以此不以彼，兩篇合一篇。《（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前論雄駿，此論平正，前論猶近於權謀，此則庶幾王道矣。

《三國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輿家取窩之說。《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名論名論，但其責劉備有過當處。當是時天下大勢粗定，先主無容足之地，所可規取獨荊、益耳。荊爲孫氏必爭之地，不入巴蜀，將安歸乎？孔明謀主也，定計于中，而五虎臣飛揚角逐于外，蜀自有將。今以用孔明爲將非其人者亦過也，獨忿忿自將之失，爲無所逃其責耳。《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借秦立隋之案，以慘急二字斷其所以速亡，持論最爲醇正。《古文約選・小蘇文約選》：于劉項、三國情事俱不切，而在作者諸論中尚爲拔出者。

《晉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晉之士患在不習事故，無以經略當世。子由議之未當，而行文自佳。《（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推勘入細。談虛者不得矜其高尚。

《七代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獨挈宋武失著處，亦千年隻眼。又：議宋武入秦一著，可謂確論。所惜者宋武志在於九錫，而不在於一天下。大略曹操之不能力奬王室，而卒貽曹丕，以稱帝業，病亦在此。

《隋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論秦、隋處亦似，而其言以術留天下爲名則卑矣，漸開晚宋門戶。《（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秦取天下甚難，隋取天下甚易，其勢不同。此卻舉其得失之故，以爲先後如出一轍，洵淵識也。《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借秦立隋之案，以慘急二字斷其所以速亡，持論最爲醇正。

《唐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此等文古今有數，荆川云深究利害，是大文字。《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光明俊偉，復而不厭。《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內外輕重，實係千古興亡，非特論唐而已。其行文俊偉光明，復而不厭，固屬欒城勝場。《古文眉詮》卷七〇：（「天下之變」至「外重則爲外患」）空舉大意，內外雙提，而先究偏之爲害，與唐初兩重對照。又：（「古者聚兵京師」至「不可使專在內也」）申內重之害，虛影秦制。又：（「古者諸侯」至「而內無以制」）申外重之害，虛影周制。又：美唐宗初制，內外兩重相牽，爲不易之法也。或將此文截而執之一篇之中，平側岐迕，歸于不通而已。明世內五府，外三司，而邊置鎮帥，監古而得其平，自此文啓之，豈非經世之言？

《五代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有近利者必有遠憂，豈獨帝王之取天下。

《周公論》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其論周公處成王雖未當，而其行文，往往如空中游絲，起伏嬝娜而不可羈。《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七：說荀卿好妄，即搜其所以妄說之根，以戰國之事量聖人，可說法言折獄。

又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一：與下共爲一篇。只看子由行文，如神龍乘雲於天之上，風雨上下，不可捉摸，不可測識，不可窮詰。學者如能靜坐窗几間，將此心默提出來，與此二篇文字打作一片，忽焉而飛於九天之上，忽焉而逐於九淵之下，且令自我胸中亦頓覺變幻飄蕩而不可羈制，則文思之懸，一日千里矣。當其思起氣溢，如急風驟雨，噴山谷，撼丘陵。及其語竭氣盡，如雨散雲收，山青樹綠，塵無一點。嗟乎，此則學者當自得之也。

《書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論意暗指新法，而借書以發攄之。文氣寬紆，令人三復不厭。

《燕趙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六：行文佳，而所議未當。又：子由此論殆亦未嘗深知燕趙之人耳。予嘗宦游燕趙，燕趙之士多忠信感慨，自古其地多節俠死義者亦以此，特存夫上之以詩書禮樂相爲摩切者何如耳。子由罪燕趙當唐中葉時擁叛將者八十餘年，抑不知罪在將，非在吏民也。河澗魏博之間多明經獨行，而即如田野閭里間，雖有鬬鷄走馬踢踘弓矢之習，而有賢守令以爲之長，且勝齊魯矣，而況吳楚乎。《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五：摭唐天寶以後之燕趙而爲說，眼光只及數十年。

《蜀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六：蘇氏父子蜀人也，故論蜀多詳。

《西南夷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此篇議亦未的確，但論班超一著甚是。又：子由之論西戎北邊，大略並按宋情事本末而爲之者。

《新論》上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六：此三篇原是一意，其所言爲國之地，即子瞻所謂爲國先定其規模之說。而中篇指言吏冗兵冗財絀三者，

亦皆子瞻所建議處。特其行文，舉子業中爲利轍，姑錄而存之。

《三宗論》 李光地《書蘇子由三宗論後》：殷有天下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之獨舉三宗，何也？曰爲其享國之長久也。秦、漢之主蓋有祠神仙、求方士，以庶幾其長久者矣。其志皆以天下爲樂，而欲永享其逸也。而周公言壽乃歸之無逸，則知聖人之壽，將以勞天下，非以逸其身也；抑因以知聖人之壽，蓋以勞天下而得之，非以逸一身而得之也。何則？其功德之在世，故有以格于皇天也。而以逸而壽者非天意，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凝夫正命也。而以逸致壽者非天道，以天道合之天意，則夫強志氣，屏嗜欲，不以外物賊乎其內，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冥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已。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蓋自學士大夫寡欲清心，積行累善，皆有行之而輒效者。況乎帝王之生，其受氣也尤厚，而其功之所及，德之所施，又非可以尋常福報論者哉！《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之說與，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又曰保惠庶民，惠鮮鰥寡，其格天之說與！蓋必其敬天勤民，而後爲無逸之實也。不然，若梁武帝之清淨齋戒，不可言從於躭樂者矣，而其後禍乃如蘇子所譏，又獨何哉？《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正而不迂。

《漢高帝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此亦子由獨見其微處。

《漢文帝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此等見解，子由晚年還穎上，歷世故多，故能爲此論如此。《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恨安石、王韶之開邊，而歷數漢文帝之柔勝，爲萬世法。

《漢景帝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此亦子由見得景帝本末處。《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予奪俱確。

《漢昭帝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觀欒城此等文字，其識見甚近裏，當勝於曾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近裏之言，亦切漢事。

《漢光武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東漢之亡以宦官，而冲、質以後由女后稱制，故其積禍養亂以至於此。子由以之咎光武不任大臣所致，似亦太過。然其論亦正，姑錄而識之。

《荀彧》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論文若心事，高出東坡，文亦自然有蒼然色。

《賈詡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四：子瞻以魏重於取蜀，子由則以不取蜀爲操之老於兵。《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魏之謀士，有如孔明、公瑾者乎？知難而退，孟德智處正在此。

《晉宣帝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前以曹孟德形容司馬仲達，後以霍光、孔明爲案。

《羊祜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四：子由謂羊祜之滅吳，不如范文子之釋楚，以爲外懼。愚竊謂范文子處春秋列國之間，可爲深慮也。晉與吳爲兩大之國，非此亡彼，則彼必圖此。吳主皓方以妖童淫虐其國，晉不以此時下之，是所謂圈虎而遺之患也。及吳滅之後，祜已先晉武帝而死矣。君子欲以其身沒二十餘年之後而議功爲罪，不亦過乎？予獨愛其言足爲後世人主持盈者之戒，故錄而識之。《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釋吳以爲外懼，山公訟言之矣。然吾謂晉亡，在疏衛瓘而用賈充。使反其道，雖內外無患可也。晉以充興，亦以充滅，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王衍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四：其罪王衍甚確，而其論東晉以來迄於唐，似猶影響。又：唐荊川曰：有識見，論處亦透。

《苻堅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三：有深識，而行文處，非蘇氏本旨。

《梁武帝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三：蘇氏兄弟晚年並以釋典之旨自解脫，故其言如此。然而所本《易》之形而上，以爲釋老之原，則又對癡人說夢矣。

《唐太宗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二：罪太宗以「不知道」三字，確論。又：唐荊川曰：篇中整段抄故事，而斷語全少，蓋論之一體也。《欒城先生全集錄》卷四：《後集》史論，得失相參。有落實取材、老成典型之美，亦有英華退謝、禿屑苟簡之失。學者擇取焉可也。

《狄仁傑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四：文不著意，而篇中「以緩得之」四字，誠名言也。

《玄宗憲宗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三：的確明切。

《陸贄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四：贄之事德宗，本末甚詳。

《始皇論》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〇：蘇氏兄弟論侯罷置守處，並祖柳宗元之論而附益之。而子由此論，卻亦跌宕，可以補柳子之不足。

《魯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其思深，其議亦確。

《陳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探本之論，以是知儀、秦之術無救於危亡，而反促之也。

《蔡叔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在周公囚蔡叔上說。

《燕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文本三折，悉中規矩。

《越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言東南利害之勢處雖未當，而行文有法度變換處，並古人入彀處。

《晏平仲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管、晏兩評處是，而姚、宋一證更佳。

《屈原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文跌宕，其所責屈原以柳下季者似也。予竊謂使原如札之逃而終身焉，不入於吳之市亦可。

《孟嘗君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評四君處亦與太史公相跌宕。

《蘇秦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所議是而文亦跌宕。

《穰侯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五五：與後論並看，子由所不滿范、蔡處如掌。

《曹操論》王若虛《議論辨惑》：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猶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于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略】嗟夫，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乎？書生之迂闊如此。

《詩病五事》《圍爐詩話》卷四：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即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爲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宋人惟知有賦，子美「紈綺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之詩蒙蒙耳。

《齊州閔子廟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按閔子所以不仕季氏，爲一篇柱子，其言亦有見。《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亦確。

《盧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軾《跋子由棲賢堂記後》：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盧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米芾《上蘇黃門書》：又于高郵先生處，得《棲賢堂記》讀之，以爲士苟一日聞道，則死無餘事。《帶經堂詩話》卷三：穎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於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予遊盧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東軒記》　米芾《上蘇黃門書》：後于王子中處，得先生《筠州東軒記》讀之，其意欲歸伏田里，追求顏氏之樂。《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結頓挫有餘悲。

《武昌九曲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情與心思，俱入佳處。《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小品之冠。

《王氏清虛堂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淺，然卻澹宕。　又：唐荊川曰：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爲清虛者不足爲清虛也。議論亦本《莊子》。

《黃州快哉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入宋調，而其風旨自佳。《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反掉佳。《唐宋八大家類選》卷一一：《上太尉書》高奇豪邁，《快哉亭記》汪汪若千頃陂，皆次公集中第一乘文字。《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一〇：以亭覽觀江流，故從江叙起。　又：按此文從「快哉」二字生情，可與乃兄《超然臺記》幷傳。「超然」二字本《莊子》，「快哉」二字本《楚詞》，皆有隨遇而安之意。「超然」乃子由命名，而子瞻爲文；「快哉」乃子瞻命名，而子由爲文，可謂不同而同也。文中雄偉之氣咄咄逼人，此《欒城集》中之翹楚也。　又：（「夫風無雄雌之意」以下）因快哉二字發一段議論後，說到張夢得身上，若斷若續，無限煙波。　又：快字從其中看出，纔起得張君謫居之因。　又過氏原評：前半極力叙寫快字，後半即謫居尋出快字意來，首尾機神一片，文致汪洋，筆力雄勁，自足與長公相雁行。

《洛陽李氏園亭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文不著意，而自風

雅。

《東齋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其恬曠之趣，不如文忠公之《超然臺記》，而亦自悽愴可誦。

《遺老齋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有老人之旨。

《待月軒記》《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三：文不著意，而援隱者之言論身與性，似入解。

《管幼安畫贊》《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四：子由涉世難後，故其文如此。婁堅《書東坡孔北海贊後跋》：東坡之爲此贊，蓋其未衰之年。而穎濱歸自嶺南，則爲《管幼安贊》，皆有慕乎其人，而託之文詞以自見也。二公少以侃直不阿見擯，然長公不愼數以言語忤人，而次公不然，崇寧僉人直以黨籍錮之耳。

《巢谷傳》　唐庚《讀巢元修傳》：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事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謇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甚。觀其書巢元修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二：叙谷豪舉處，有生色，可愛。

《潁濱遺老傳》《滹南遺老集》卷三七：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潁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衆人之短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爲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趙閱道神道碑》《餘師錄》卷二：蘇子由代兄作《趙閱道神道碑》云：「臣嘗逮事仁宗皇帝，未嘗觀也，萬世無不見；未嘗爲也，萬世無不舉。」子瞻笑曰：「尙答制科策耶？」

《東坡墓誌銘》《梁谿漫志》卷四引晁公武《毗陵東坡祠記》：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于是不敢以不能爲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于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

《捫蝨新話》卷下：王荊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以爲不然。二蘇頗有論列。荊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眞有謂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語》諸解，又矯往過直而奪之牛。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之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其作《東坡墓誌》，載東坡論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霞外攟屑》卷七：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云：「自元豐八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至元祐元年八月，凡九閱月，無日不在攬擾之中。而群小之攻元祐者，亦于此時附和變法，干進雜沓莫辨矣。墓誌于此處連下『君實始不悅矣』、『有逐公意矣』、『自是不安于位矣』三句，以『臺諫多君實之人，皆希合求進』二句爲綱領，截清九月情形，並該括前後九年朝局在內，蓋不欲著之，而又不欲失此意，故爲拖沓之筆以曉後人也。本傳刪去，此意全失之矣。」王氏之言最得文定撰誌苦心。景迂慕溫公爲人，故不滿文定。子止述之，乃一家言，反非實錄矣。

《祭歐陽少師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六四：子由祭歐文不如子瞻，然亦師生故人之情泠然可掬。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諸公祭溫公文，只有子由文好。《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元祐十年清宴，寔司馬公開先，結段有識。

《絕勝亭》　蘇軾《書子由絕勝亭詩》：「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滿長天宜落日，江吹曠野作驚風。霾煙慘淡浮前浦，漁艇縱橫逐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公。」蜀州新建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野鷹來》《載酒園詩話》：「二蘇《野鷹來》，大蘇尤俊邁，如『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然子由『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借以誚劉琮兄弟，猶覺有意。蓋此題本爲襄陽樂府也，而坡公坦率，潁濱幹略，

亦具見矣。《昭昧詹言》卷一二：似韓公。吳淵穎常似此種，而立夫傖氣粗句，無詩人雅韻。

《和子瞻鳳翔八觀・秦穆公墓》《荆溪林下偶談》卷三：東坡《秦穆公墓》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子由和篇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游，夫人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爲諱。三良殉公意，要自不得已。」二詩不同，愚謂子由之說稍近。君子進退存亡，要不失正而已，豈苟爲匹夫之諒哉？論者罕能如此。如王仲宣云：「結髮事明主，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安得不相隨。」曹子建亦云：「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若然，則是三良者，特荆軻、聶政之徒耳。東坡晚年《和淵明》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蓋其飽更世故，閱義理熟矣。前詩作于壯年氣銳之時，意亦有所激而云也。《帶經堂詩話》卷二：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

又《楊惠之塑維摩像》《昭昧詹言》卷一二：似坡。

《魏佛狸》、《湖陰曲》《帶經堂詩話》卷二：《潁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南窗》《容齋隨筆》卷一五：蘇子由《南窗》詩，【略】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龍性堂詩話續集》：蘇欒城詩，世不多見，東坡嘗云：「其《南窗》詩，人間當錄數百本。」今讀之，清逸閒適，淡致如許。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往還，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日方升。展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閉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多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詩當於陶、柳門外另置一席。

《次韻張恕春暮》《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紀昀評：三、四意深，後半太盡。許印芳評：評後半太刻。又：蘇轍，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潁濱，謚文定。　又：八句皆對。

《次韻子瞻游徑山》《昭昧詹言》卷一二：只有平叙，而無勝處。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吳興俞汝尚以御史召，力辭不允，竟歸。子由爲齊州記室，作此送之。第五句乃虛說，第六句乃實事，自然高妙。汝尚四世孫澄，淳熙丁未守筠陽，併其高祖和詩刊置《欒城集》中，蓋亦不附荆公者也。　紀昀評：六句自好。　無名氏（甲）評：湖州稱水晶宮。

《送宋構朝請歸守彭城》楊椿《跋二蘇先生送宋彭州詩》：宋史君以奉親丐便郡，出守天彭，二蘇先生作詩祖送。一時人物與夫歌咏之美，逮今五十年矣，蓋所謂尚有典型也。世固有忘親循利，顚沛于名宦之途，老死而不知監者，聞史君之風，誦先生之詩，亦可以稍愧矣。　王灼《跋蘇子送宋使君書詩》：元祐丁卯，宋使君爲尚書郎，以便親丐鄉郡，得彭州。二蘇先生爲作送行詩，非榮其歸也，喜其獲奉親之樂耳。然竟以內艱不之官，而二詩以爲好事者刻于守居之西湖。後六十年，使君之孫泰發將通守益昌，出先生筆蹟相示。灼讀數過，竊嘆曰：「使君之孝，傳子若孫，宋氏家聲不墜也。」　魏了翁《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開禧二年秋余以侍養不便，由館職丐漢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倉卒議還荆州，盡違始願。會新安慶守趙景魯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其一巖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眞跡及諸賢題識，袖以相示。塵沙眯目，岷峨悽愴，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邈。何當負弩前驅，平反加餐，如彭州之樂也。覽詩慨然。

《次韻王鞏東齋》《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代書渾如一札，極知甘苦之情。

《春日寄內》《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自述客況，復遙想閨情，而且計其到日，可以慰彼此離愁矣。

《送文潞公》《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余最愛蘇黃門《送文潞公》云：「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爲形容，非此兩句，不能優游而自見。《能改齋漫錄》卷七：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

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叙潞公語也。

《和子瞻好頭赤》《載酒園詩話・蘇轍》：《和子瞻好頭赤》一篇，眞勝子瞻：「沿邊將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捷下巓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黃金絡頭依圈人，俛首北風懷所歷。」不惟音節入古，且言外感慨悲涼，有吳子泣西河、廉公思趙將之意，大蘇集中未見有是。

《上元》《載酒園詩話・蘇轍》：《上元》詩：「荒城熠燿相明滅，野水芙蓉亂白蓮。」螢與蓮皆非歲首所有，豈筠州風氣不正，與中土異耶？黃白山評：「熠燿，芙蓉，疑皆燈類。」

《逍遙堂會宿》《容齋隨筆》卷一：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略】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尙能使人悽然也。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亦是應酬，而大段清妥，無折腰鱗鹵之態。又：四句四人名，礙格。無名氏（甲）評：青州，在山東。又：齊威、宣時坐徂丘，議稷下，常數百人。又：「梁王」句言綴南京留守而去也。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以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蘇子由詩。蓋詩家之病忌乎對偶太過，如此則有形而無味。三洪工于四六而短于詩，殆胸中有先入者，故難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歟？或問蘇子瞻勝子由否，以予觀之，子瞻浩博無涯，所謂「詩濤洶退之」也。不若所謂「詩骨聳東野」，則易學矣。子由詩淡靜有味，不拘字面事料之儷，而鍛意深，下句熟。老坡自謂不如子由，識者宜細咀之可也。查慎行評：龔必齊人，由歸德移守青州者。紀昀評：放翁亦有對偶太工之病。又：子由詩究不及東坡，此論似高而非。

《春日耕者》《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子由詩佳處，世鮮會者。其說詳見《送餞類》中。前一詩三、四自然。後一詩能言耕夫人情物態。「利」字、「遲」字尤妙。查慎行評：「利」字峭，「遲」字亦老。惟上六字能醒之，故佳。紀昀評：此亦清整。又：五句從「思媚其婦」化來，六句用儲光羲意。許印芳評：《送別類》予由詩不佳。

《金陵天慶觀》蘇軾《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閔元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七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風癉》《韻語陽秋》卷一二：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癉》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尙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邪？

《贈李士寧》蘇軾《書子由夢中詩》：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鷄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遲云。

《書郭熙橫卷》《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句老氣，二句點，三句畫。「黃散」以下有情韻。

《子瞻與李公麟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蘇軾《題閻寂圖詩幷魯直跋》：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閻寂寞，龐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閻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黃跋：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眞相知。魯直書。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升菴詩話》卷一：蘇子由《題李龍眠山莊圖》四詩，奇景奇句，可誦可想。放翁謂子由詩勝子瞻，亦有見也。又：「泉流逢石缺，脈散成寶網。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瓔珞巖》）「巖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墮。忽墜幽人前，知子觀空坐。」（《雨花巖》）「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白龍潭》）「蒼壁立積鐵，懸泉瀉天紳。

行山見已久，指與未來人。」（《陳彭濚》）此四詩，泉既奇，詩亦稱，何異王右丞？《龍性堂詩話續集》：又《題李龍眠山莊圖》四絕，《瓔珞巖》云：「流泉逢石罅，脈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相。」題《雨花巖》云：「巖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墜。忽蕩幽人前，知子觀空坐。」《玉龍潭》云：「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電時相射。」《陳彭濚》云：「蒼壁立積鐵，懸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此詩忽作奇警語，與前又是一格。陸放翁稱次公詩勝於長公，非無見也。

《和劉貢父省上示座客》 周必大《跋蘇子由和劉貢父省上示座客詩》：集中觀詩難爲詩，猶群姝中觀色難爲色也。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欒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意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眞先覺也。

《遊許昌賈文元公園》 《老學庵筆記》卷七：蘇子由晚歲遊許昌賈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蓋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和陶飲酒》 《載酒園詩話》：至子由所和，竟不知何語矣。子瞻于惠州炙食羊骨，謂子由三年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此詩和于秉政時，宜其強笑不樂也。然余喜其「生平不飲酒，欲醉何由成」，反眞率得陶致。

《送退翁守懷安》 《能改齋漫錄》卷八：《王直方詩話》謂：「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此上皆王說。余按古樂府徐朝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鷄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句》 《愛日齋叢抄》卷三：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

《水調歌頭・徐州中秋》 《艇齋詩話》：子由和東坡《中秋詞》云：「素娥東去，曾不爲人留。」其語出小說《河洛行年記》。

傳記

蘇轍《潁濱遺老傳》上 潁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略】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略】轍遷戶部侍郎【略】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略】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又下　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略】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略】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踰年，遷門下侍郎。【略】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略】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蘗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後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廋，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睹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於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蘇轍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三《蘇轍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存目）
孫汝聽《蘇潁濱年表》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又《感舊詩並序》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嘗八九。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凄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年予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又《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蘇轍《懷澠池寄子瞻兄》 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爲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游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

又《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飧雜梁楚，羊炙錯魚臘。庖人饌鷄兔，家味宛如昔。有懷岐山下，展轉不能釋。念同去閭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荆渚，魚雁賤宜客。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相攜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杞避糠覈。城南庠齋靜，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牛美每共炙。謂言從明年，此會可懸射。同爲洛中吏，相去不盈尺。濁醪幸分季，新笋可餉伯。巑岏嵩山美，漾漾洛水碧。官閑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閣下，群子並遭讁。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

又《次韻子瞻閿不赴商幕三首》 怪我辭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學從社稷非源本，近讀詩書識短長。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吾鄉。閉門已學龜頭縮，避謗仍兼雉尾藏。南商西洛曾虛署，長吏居民怪不來。妄語自知當見棄，遠人未信本非才。厭從貧本嘲東閣，懶學諛張緩兩腮。知有四翁遺迹在，山中豈信少人哉！　塤動篪鳴只自知，憂輕責少幸官卑。聲名謾作耳中塵，科第空收頷底髭。西鄙猖狂猶將將，中朝閑暇自師師。近成《新論》無人語，仰羨飛鴻兩翅差。

又《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弟，誰肯塤終不聽篪。西虢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屬和追陪失此時。

又《次韻子瞻見寄》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寄無行舟。宦游已如馬受軛，衰病擬學龜藏頭。三年學舍百不與，糜費廩粟常慚羞。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卻掃誰與語，晝夢時作鈞天游。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閑，何異端居割蜂蜜。懷安已久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杭軍府百事勞，經年未見持千旄。賈生作傅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離騷》。煩刑弊法非公耻，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藐何自聽諄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去須腯肉嫌無名。掃除百憂惟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又《自陳適齋戲題》 庠齋三歲最無功，羞愧宣王祿萬鍾。猶欲談經誰復信，相招執籥便須從。陳風清淨眠眞足，齊俗強梁懶不容。久爾安閑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又《逍遙堂會宿二首》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于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于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于逍遙堂。追感前約，爲二小詩記之：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凄凄。

又《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此行亦不遠，世故方如山。我持一寸刃，巉絕何由刊？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文章風雲起，胸膽渤澥寬。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橫渡一傾潰，萬類爭崩奔。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瞞。誓將貧賤身，一悟世俗昏。豈意十年內，日夜增濤瀾。生民竟憔悴，游宦豈復安！水深火益熱，人知蹈憂患。甄豐且自叛，劉歆苟盤桓。而況我與兄，飽食顧依然。上願天地仁，止此禍亂源。歲月一俎逝，尚能返丘園。

又《雨中宿酒務》 微官終日守糟缸，風雨凄涼夜渡江。早歲謬知儒術貴，安眠近喜壯心降。夜深啷啷醅鳴甕，睡起蕭蕭葉打窗。阮籍作官都爲酒，不須分別恨南邦。

又《官居即事》 官局紛紜簿領迷，生緣瑣細老農齊。偷安旋種十年木，肉食還須五母鷄。對酒不嘗憐酤榷，釣魚無術漫臨溪。此身已分長貧賤，執爨縫裳愧老妻。

又《病後白髮》 枯木自少葉，不堪經曉霜。病添衰髮白，梳落細絲長。筋力從凋朽，肝心罷激昂。勢如秋後雨，一度一凄涼。

又《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民愛長官。粳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復爲加餐。病後濁醪都少味，老來歡意苦無多。臨行寂寞空相對，不作新詩奈客何！

又《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掖垣初罷斧斤響，棟宇猶聞松桂香。江海暫來俱野客，雲霄並直愧華堂。月明似與人煙遠，風細微聞禁漏長。諫草未成眠未穩，始知天上極清涼。

又《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又《次韻子瞻感舊》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爲我忝丞轄，置身願幷涼。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口糧。敎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暮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又《雨中游小雲居》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游。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撑鉤。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剎依林丘。老僧昔還住，晚飯迎淹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閱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甃，塗潦分淸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又《卜居》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爲繞池先種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資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鄰舍許銜懷。

又《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又《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爲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笫。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俟。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晨炊廩粟紅，曉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又《九日獨酌三首》一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老妻也說無生活，獨酌油然對子孫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並序》 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游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游。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爲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嘆匏瓜老病身。

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嘆，時公已薨數年矣。及自龍川還潁川，侄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能止，乃追和之：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又《遺老齋》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將名字與人知。往還但許鄰家父，問訊才通說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

又《藏書室》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子，閉關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窗里飛蠅久未通。自見老盧眞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

又《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溟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鬬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又《游西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又《泛渼水》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陰平野闊，稍通竹徑小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

又《上樞密韓太尉書》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又《上兩制諸公書》　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復而思之。至于累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于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于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于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于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略】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于中人，而何敢自附于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于《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于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又《卜居賦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兄子瞻皆仕於朝，哀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一子居焉，曰：「姑濛口於是。」既而自筠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儀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郊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食粟飲水，若將終焉。

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門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又《遺老齋記》 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竄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卻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又《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官，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並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盈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又《辭翰林學士劄子》 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又《書白樂天集後》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

又《龍川略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法皆不許入。哀橐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芘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鉏其間。既數月，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羹，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宦學家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略志》。

又《跋老子解》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游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子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游。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全曰：「儒墨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之言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已，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解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

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子由題。

又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謂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毘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侄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益以老，自以是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又《歷代論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俯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疏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又《論語拾遺》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又《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組而較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

又《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滸，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又《逍遙聰禪師塔碑》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爲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十年，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

又《汝州謝上表》 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筲之陋。疎拙日慚於君父，滿盈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干時妄作，信自取於顛隮。尚賴

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魂，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

又《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荐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今茲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爲無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闕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雷州謝表》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樸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譽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

又《復官宮觀謝表》 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秩之還，仍領眞祠之祕。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爲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爲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爲臣傷心，見者爲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群臣之情僞。荐垂恩宥，至於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暮復睹盛明。頃嘗卜居嵩潁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尙領眞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瘖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眞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爲？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慚。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衰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

又《謝復官表》 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顚隮。亟蒙召歸，即還舊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爲幸。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即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顧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

又《高安青詞》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薦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閽，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怨，察其中之無他。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任瞻天瀝

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又《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於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己。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遭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於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眞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始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目。然念灑掃弗躬，齋祭遐逖，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躄，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蘇遲《蘇仲南墓誌銘》　先考欒城公，晚歲歸自南方，杜門宴寂，謝絕賓客，親戚故舊，知其不復有意於世也。

《欒城遺言》　公爲箚講《老子》數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

又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又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又　予《黃樓賦》，學《兩都賦》體。晚年不作此工夫之文。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子由深有物，作《潁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當時有「楊三變」、「兩來」之號）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來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後來居潁昌，全不敢見一客。一鄉人自蜀特來謁之，不見。候數日不見，一日見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無處避了，見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來見。」云：「可少候，待某好出來相見。」歸，不出矣。

又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卻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見子由，遂先尋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

《愛日齋叢鈔》卷四　眉山劉微之鉅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者百餘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略】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祝，以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著名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遺佚舉，不應，鄉人但呼爲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詩曰：「案頭曾立二賢良。」今潁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

《書史會要》卷六　蘇轍，字子由，號潁濱遺老。軾之弟。與兄同登進士科，由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謚文定。書瘦勁可喜，風味絕高。眞可以兄弟東坡。然特少雍容風氣，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耳。

《蘇亭詩話》卷二　子由卻有六女，東坡初別子由詩：「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荊。」子由婿之見坡詩中者，爲王適子立、文務光逸民、曹煥九章、蒲澈也。

又卷五　《獨醒雜誌》云：「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于郊，復官出錢僦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留黨人蘇軾及爲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按諷劾逢語，《長編》不詳載，而逢通書、出送二事，亦僅見于此。

作品本事

蘇軾《書子由君子泉銘後》　孟君名震，鄆人，及進士第，爲承議郎。子由既爲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書以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題。

又《書子由黃樓賦後》　子城之東門，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雉城，乃大築其門，護以塼石。府有廢廳事，俗傳項籍所作，而非也。惡其淫名無實，毀之，取其材爲黃樓東門之上。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始余欲爲之記，而子由之賦已盡其略矣，乃刻諸石。

蘇轍《論北朝所見于朝廷不便事》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

臣轍云：「令兄內翰（謂臣兄）《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顗押宴，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茯苓，欲乞其方。」蓋臣嘗作《服茯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

《**樂城遺言**》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脩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又《大悲圜通閣記》，公偶然爲東坡作。坡云：「好個意思。」欲別作而卒用。

《**澠水燕談錄**》**卷六**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聞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

《**東軒筆錄**》**卷一四**　上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云【略】疏奏，貶惠卿爲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爲舍人，草其制曰，【略】。

《**韻語陽秋**》**卷一四**　余時隨家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泥爲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和間，家先公到官，始命脩整，置關鎖，納匙於郡治。後劉元忠傳得東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練，所謂「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捲新霽」是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張文潛病中作七言詩，蘇黃門和之云：「長空雁過疑來答，虛幌螢飛坐恐燒。」秦觀云文潛讀至此不樂，余曰：「何也？」觀云：「『虛幌坐燒』近於死，病人所諱。」

《**墨莊漫錄**》**卷三**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　蘇子由《鳳咮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即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爲《易傳》，日效于前，與有功焉。故特援筆凝神而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嘆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苕溪漁隱曰：「予爲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苑修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潴蓄，匯以爲潭者。子由所言咮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咮。』又云：『僕好用鳳咮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眞者，皆爲黯黮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爲。』余於《叢話前集》已辨鳳咮研非出於北苑，乃劍浦黯黮灘石。蘇氏伯仲爲王頤所給，信以爲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爲亂眞耳。」

《**中吳紀聞**》**卷六**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爲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黃門爲之記。以爲「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爲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柔，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

《**羅湖野錄**》**卷三**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榷筦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分，因往訪焉，相從甚樂，咨以心法，順示古德搖鼻因緣。久之有省，作偈呈順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搖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錢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

又　暨紹聖元年，復至筠，順化逾年矣。公禮其繪像，述讚於左曰：「與訥偕行，與璉同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憫墨暗，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搖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蓋順、訥偕行出蜀，而順嗣黃龍，訥住圓通，而大覺璉掌書室，則與順同處。惟以仁慈祐物，叢林目之曰順婆婆。公表而出之，良有以

也。

周必大《蘇文定公遺言後序》　昔人疑《黃樓賦》非出公手，東坡蓋親爲之辯。今公自謂此賦「學《兩都》，晚年不復作此工夫之文」；至《和陶擬古九首》，則明言坡代作，識者當自得之。

朱熹《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欒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嘆。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廳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柏，以彷彿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丁亥識。

《朱子語類》卷三〇　《龍川志序》所載，多得之劉貢父。

《捫虱新話》下集卷二　王荊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爲不然，二蘇頗有論列，荊公于《三經新義》托意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眞有謂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語》諸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其作《東坡墓誌》，載東坡論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荊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

《野老紀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又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游宦紀聞》卷七　嘉定甲申夏，有持潁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贋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觀瀾文》作劉備，《潁濱集》作劉季。

《卻掃編》卷下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壕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間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步里客談》卷下　東坡辨《黃樓賦》非作于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也。《卻掃編》：「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東坡自書。」

《梁谿漫志》卷四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濱，使爲之引。潁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爲潁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潁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齊東野語》卷五　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驩，違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弒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驩，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爲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驩，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潁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

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眞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眞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瀜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潁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略】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鎭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

又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略】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又　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曰【略】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

又卷四七一《呂惠卿傳》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略】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

《東坡文談錄》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余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潁濱《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于跬步。」二公以伊、傅聖賢爲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古文集成》卷二四　《言行錄》：公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于延和面論其非，退復以劄子論之。奏入，宣仁命宰執于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桂故》卷四　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而才可用，不報。龍隱巖有頡名。

《四六法海》卷四　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公疏諫，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又　公應制科時，仁宗春秋高，公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對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以養親不赴。服闋，除河南推官。張文定知淮陽，辟爲學官，授齊州掌書記，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遷右正言。二年，遷中書舍人。

《宋元學案》卷一九　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覿薦公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爲御史，直諒不私。」人以爲公論。

又卷九九　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

《東坡志林》卷一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鷄豚旋亦炙。人閑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吃。」明年閏二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樂城遺言》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

志也，乃賡和之。【略】

《**韻語陽秋**》**卷一八**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爲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筦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則有負於錦衣之祝矣。

《**墨莊漫錄**》**卷七**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于邇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史幷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羲，皆祖宗所建講讀之所。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邇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疏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幷謂此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王立之《詩話》云：「或云：『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予以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馮萬馮道」。蘇子由《和東坡定惠院月夜詩》有云：「婁公見唾行已乾，馮老尚多誰定罵。」自注云：「千馮道，萬馮道，此語乃舊傳也。」然五代有「一則任圜，二則任圜」之語，此亦可對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　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也。

《**容齋四筆**》**卷四**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嘆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侄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時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愛日齋雅談**》**卷三**　《潁川集・吳沖卿夫人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告于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爲孔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爲「贊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復注：詩乃蘇子由作，蓋誤指爲毅甫矣。按紹聖初，子由以策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終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爲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稅，再竄連州。初章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黃。惇既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坐行子由責詞，蘇公注將論事，或概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遷謫也。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論使事之工，則此勝。

著錄

蘇轍《欒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疏，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凡二十四卷。眉山蘇氏子由書。

又《欒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八，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欒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稿，以類相從，謂之《欒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老矣，餘日未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輒空其後，以竢異日附益之云爾。潁濱遺老書。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蘇黃門集》七十卷（蘇轍）。又《欒城前集》

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又《欒城第三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子由《欒城集》。

又《章奏類》 《蘇黃門奏議》。

孫覿《與蘇守季文》 《欒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由《欒城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右皇朝蘇轍字子由，洵之次子也。【略】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東都事略》卷九三下《蘇轍傳》 轍所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欒城文集》幷傳於世。

《遂初堂書目》 子由《欒城集》。

又 《蘇黃門奏議》。

鄧光《淳熙本欒城集跋》 右《欒城先生家集》，校閩、蜀本，篇目間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略】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蘇詡《淳熙本欒城集跋》 太師文定欒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家藏舊本《前》、《後》幷《第三集》合爲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小兒輩校讎數過，鋟版於筠之公帑云。時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書。

蘇森《關禧刊欒城集跋》 先文定公《欒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陽日，以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欒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考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臣進呈。」對畢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宮，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王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爲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撙節浮費，乃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況先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門下侍郎文定公蘇轍子由撰。【略】晚居潁濱，自號潁濱遺老，故集或名。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轍《欒城集》七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蘇潁濱文集》，一部二十三冊，闕。

又卷一〇 《蘇潁濱詩集》一部五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蘇潁濱文集》二十三冊。

又卷四 《蘇潁濱詩集》五冊。

《百川書志》卷一二 《潁濱文粹》二十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轍《黃門集》七十卷，又《欒城集》五十卷，又《欒城第三集》七卷，又《應詔集》十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欒城集》七十四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蘇文定公西掖告詞》六卷、《北門書詔》十八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蘇文定公集》八十五卷。

《脈望館書目》 《欒城集》廿六本。

《行人司書目》 《欒城集》十六本。

劉大謨《欒城集序》 玉溪家有《欒城集》善本，謀諸石川，以公眉人也，故託合川欲刻之眉州。合川能以是書爲己任，謀諸藩臬，謂公蜀產也，故命有司欲刻之蜀省。蜀王殿下聞之，毅然曰：「文定，三蜀之豪傑也，其文章，三蜀之精華也。孤忝主蜀，可諉之他人乎？」於是令高長史鵬、舒教授文明校正鋟梓，以廣其傳。【略】玉溪乃張公名潮，吏部左侍郎，四川內江人。石川乃張子名寰，通政司右參議，直隸崑山人。合川乃王子名珩，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直隸交河人。蜀殿下則號適庵，實我太祖高皇帝七葉孫，其樂善好古，率多類此云。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五月吉日，儀封劉大謨書。

王珩《欒城集序》 余庚子被命按蜀，數月得吾師玉溪公所錄《欒城集》八十四卷。通政張子石川亦以書道公意，謂文定眉之文英，其所爲文與詩宜刻於眉，庶先賢精華不至淪沒。此公意也。【略】或又曰，眉舊有《三蘇集》，乃

前大巡朱兩崖檄其州守所刻也。謂三蘇眉人，而眉無集刻，亦所以重其里也。但板已昏漶，而詩體未備，終爲缺典也。然則今日斯集之刻，是又不但補蘇集之未備，而文定公數百年才思所發，得以流布天下，垂諸不朽，其視東坡之蓮、老泉之榆、水木花草，一物之微，尚克永世者，豈可同年語邪？歸成都，適集刻告成，因以所聞者爲王言之。王喜其說，謂此正不忘先賢遺澤之意也。遂書以爲序。嘉靖辛丑夏五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前翰林吉士交河王珩序。

崔廷槐《欒城集後序》　《欒城集》暨《欒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蘇文定公潁濱先生所著，我皇明蜀王殿下所刻也。【略】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欒城集》十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録》下　《欒城集》九十六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蘇轍《欒城集》一百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蘇文定公《欒城集》。陳景雲注：「《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應詔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内府藏本，宋蘇轍撰。【略】案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欒城》諸集卷目幷與今本相同。惟《宋史・藝文志》稱《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又於《欒城集》外別出《黄門集》七十卷，均與晁、陳二家所記不合。今考《欒城集》及《後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蓋統舉言之。《策論》當即《應詔集》，而誤以十二卷爲十卷，又複出其目。惟《均陽雜著》未見其書，或後人掇拾遺文，别爲編次，而今佚之歟。至竑所載《黄門集》，宋以來悉不著録，疑即《欒城集》之别名，竑不知而重載之。《宋志》荒謬，焦《志》尤多舛駁，均不足據，要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近者爲準也。

《天禄琳琅書目》卷三　《欒城集》三函十六冊，宋蘇轍著。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共八十四卷。

又卷六　《欒城集》三函三十冊，宋蘇轍著，【略】共九十有六卷，無校刊人姓氏。

又　《欒城集》七函四十冊，【略】共八十四卷。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欒城文集》，存《前》一之八，《後》九之二十一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宋蘇轍譔，明鈔本，天一閣藏書。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明刊本，宋蘇轍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二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宋本，前有潁濱自序，後有淳熙己亥閻孫詡跋，鄧光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明刊本。宋西蜀蘇轍子由著，明東吳王執禮子敬、顧夫叙禮初同校。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〇　《欒城集》二十一卷，宋刊殘本。宋蘇轍撰。

又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明刊本。【略】目録後有「清夢軒藏板」五字。

《楹書隅録初編》卷五　明銅活字本《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卷，二十冊二函。

《文禄堂訪書記》卷四　《蘇文定公文集》五十卷，宋蘇轍撰，宋眉山刻大字本。存卷一至三、卷十六至十八、卷四十四。【略】宋諱避至愼字，有俞氏華園印。

《藝風藏書記》卷六　《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明嘉靖辛丑蜀府活字本。

儲欣《欒城先生全集録序》　子由之文曰《欒城集》者五十卷，自嘉祐迄元符所著皆在焉，奏議及各體古文蔑弗具。又二十四卷曰《欒城後集》，皆元符末載蒙恩北還，卜居潁川作也。之二集間有放失，别列《第三集》收拾之。又《進論》、《進策》十二卷，集最後，筆最處先，皆少作云，題曰《應詔》。凡子由所手訂者如此。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三　《蘇文定公後集》二十四卷，宋蘇轍撰，存第四卷十六葉，卷五、六全，卷七六葉，凡四卷。宋蜀大字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題「文定後集幾」，下方記刊工姓名。宋諱桓字不避。按：此書與《蘇文忠公集》同刻，原藏内閣大庫，光、宣之交，流散四出，北

京圖書館尚餘十許卷，鄧氏羣碧樓藏六卷（卷一至三、十六至十八）。沈氏海日樓藏五卷，余歷年假得，校於別本。是冊爲寶應劉翰臣（啓瑞）所得，後歸余齋。按：此書初出時，羣咸以爲北宋蜀本。後游虞山，見瞿氏藏《秦淮海集》，板式行格與此悉同，廓字缺筆，板心題「眉山文中刊」五字，始知爲寧宗時蜀之眉山刊本。

又《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三十卷，宋蘇轍撰。宋刊本。【略】詩文皆以類分，如紀行、述懷、雷雨、風雪、冰霜、四時、元日、上元、寒食、除夜、晝夜、古迹、山洞，分類多不倫，必坊賈所爲耳。按：《欒城集》後有其曾孫詡跋云：「欒城公集刊行者，建安本頗多缺謬，在麻沙者尤甚。」今觀此本板式行格，字體勁峭而露鋒稜，必爲麻沙鏤所刊。且余見李椒微師（盛鐸）所藏《類編增廣山谷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舊藏海源閣楊氏）。其版式字體與此正同，又書名標題咸與潁濱相配匹，必爲閩中同時書坊所合刊行世者。惟山谷大全集目前有牌子數行，題爲「乾道端午麻沙鏤水南劉仲吉識」，茲冊逸去首冊，無從證明爲足惜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蘇文定公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宋蘇轍撰，宋刻遞修本。鄧邦述跋，六冊。【略】存十卷（一至三，十六至十八，《後集》四至七）。《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宋蘇轍撰，宋刻遞修本。十冊，存二十一卷（三十三至四十，《後集》九至二十一）。《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宋蘇轍撰，明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讓栩刻本。三十冊。《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宋蘇轍撰，明清夢軒刻本，十二冊。《欒城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宋蘇轍撰，明活字印本，二十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蘇文定公文集》存二卷一冊，宋蘇轍撰，宋孝宗時眉州刊大字本。存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蘇轍《龍川略志引》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略】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宦家學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略志》。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龍川略志》六卷，《龍川別志》四卷，右皇朝蘇轍撰。轍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門閉目，追憶平昔，使其子遠書之於紙，凡四十事。其秋，復記四十七事。龍川，循州地名。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龍川別志》、《龍川略志》。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龍川略志》六卷，《別志》四卷，蘇轍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龍川略志》六卷，《（龍川別）志》四卷。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蘇轍《龍川志》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蘇黃門《龍川志略》，一部一冊，闕。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二十八冊：《蘇龍川志略》。

《**玄賞齋書目**》**卷六**蘇黃門《龍川別志》。

《**萬卷堂書目**》**卷三**蘇黃門《龍川別志》八卷。

《**近古堂書目**》**卷上**蘇黃門《龍川別志》。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蘇黃門《龍川志略》。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龍川別志》二卷，正稗海本，百川學海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內府藏本。宋蘇轍撰。【略】此本《龍川略志》作十卷，《別志》作八卷，《略志》凡三十九事，較晁公武所記少一事，《別志》則四十八事，較晁公武所記又多一事。蓋商維濬刻本，離析卷帙，已非其舊，又誤竄《略志》中一事入《別志》中，并轍序所稱十卷之文亦維濬所追改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蘇黃門龍川志略》十卷，明覆宋本。右迪功郎，新授撫州宜黃縣主簿，主管學事劉信校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龍川略志》、《別志》八卷，宋蘇轍撰。《略志》，百川學海本，《別志》稗海本。《別志》勝於《略志》。許氏有影宋舊鈔略志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龍川略志》六卷《別志》四卷，宋蘇轍撰。宋刊宋印本。【略】此書余已影刊，收入《蜀賢遺書十二種》中。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龍川略志》六卷《別志》四卷，宋蘇轍撰。清影宋鈔本，二冊。《蘇黃門龍川別志》二卷，宋蘇轍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蘇黃門龍川略志》十卷，宋蘇轍撰。明吳氏叢書堂鈔本，傅增湘題款，二冊。

藝文

唱和

蘇軾《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烟。繞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掛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忽聞啼鴂驚羈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又《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病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鬲苦滿，肺斂腹輒破。三彭恣啖嚼，二豎肯通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稷（新法方田謂黃稷爲上腴）。探懷得眞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桃大。隔牆聞三嚥，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那。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簸。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眞源結梨棗，世味等糠莖。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仙語不用些。

又《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江湖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鎖醉翁。白髮門生幾人在，卻將新句調兒童。

又《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爲一門事，宣政聊同五月朝。（貞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

又《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栎。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筍茁。乘時出婉娩，爲我暖栗冽。先生早貴重，廟論推英拔。而今城東瓜，不記召南茇。陋居有遠寄，小圃無闕蹋，還爲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子由明年六十）。臘果綴梅枝，春杯浮竹葉。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蘂新（世謂此玫瑰花也），插向綸巾折。

文同《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　子由在陳窮于丘，正若淺巷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猶勝俣俣彼賢者，手把翟簫隨群優。笈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鷺鷁游。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己身，楷楷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愧持旌旄。平生讀書若叟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眞可耻，欲撻群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較，女子小人知重輕。

張耒《寄子由先生》　先生四十猶不遇，獨坐南都誰與語？青衫弟子天下窮，饑走京塵困羈旅。高門得飯暫見肉，敝筐無實惟巢鼠。樓頭酒貴不敢沽，三百青銅輸杜甫。強顏講學昧時宜，漫自吟詩愁肺腑。平生不解謁貴人，況乃令嚴門者拒。此生自料應常爾，但愿流年醉中度。又思人世樂乃已，此外紛紛何足數。預期歸日在涼秋，想見西風蕩煩暑。區區懷抱異披豁，一尊顏駐東歸水。

又《再寄》　宛丘之別今五年，汴上留連纔一日。賤生飄泊客東南，憂患侵陵心若失。先生神貌獨宛然，但覺巖巖瘦而實。有如霜露入秋山，掃除繁蔚峰巒出。自言近讀養生書，頗學仙人餌芝朮。披尋圖訣得茯苓，云是松間千歲物。屑而爲食可不饑，功成在久非倉卒。上侔金石免毒烈，下比草木爲強崛。涓涓漱納白玉津，鍊以眞元納之骨。神仙自是人不知，豈惟難求廢其術？我聞公說心獨嗟，欲問太虛窮恍惚。奈何不使被金朱，乃俾枯槁思巖窟。又觀世事不可常，倚伏誰能定于一？終身軒冕亦何賴，況有朝升而暮黜。何如端坐養形骸，壽考康寧無夭屈。乃知豈即非良圖，卻笑兒曹嗜糠粃。青衫弟子昔授經，賦分霸窮少倫匹。自知無命作公卿，頗亦有心窮老佛。但思飽暖愿而已，妄意功名心實否。終期策杖從公游，更乞靈丸救衰疾。

又《寄子由二首》　萬里歸來眞得仙，七年瞻望漫悁悁。安閑舊得還丹訣，著論新成《古史》編。應接強顏聊復爾，是非袖手獨超然。門人白首侯芭在，眷戀微官愧昔賢。　文席他年聞至言，艱難不敢墜周旋。文詞老去眞何益，道妙平生薄有緣。人事眼前唯欲睡，丹經肘後更誰傳。清秋一室林泉好，灑掃思爲杖履仙。

強至《寒食贈游壓沙諸君》 丙午寒食，厚卿置酒壓沙寺，邀諸君觀梨花，獨蘇子由不至，以詩來邀，座客同作，予走筆依韻和之：種梨易長地舊淤，春風一掃無枯株。沙頭古寺枕城角，樓殿自與人迹疏。看花置酒三月破，點檢座客惟欠蘇。

又《寒食安厚卿具酒饌邀數君子游壓沙寺觀梨花獨蘇子由不至詩成命座客同賦予既次韻和之明日上巳安復置酒招予與蘇又明日請予屈二君為射飲之會而蘇君仍用前韻作詩見及予亦復和》 魏都風流重行樂，艷妝麗服明郊墟。我初聞招使勇往，恨不插翼附駿駒。峨嵋夫子趣獨異，靜坐幕府煩邀呼。車公不到座寂寞，大句落紙來須臾。樽邊弄筆輒強和，布鼓乃敢當雷車。主人明朝復命客，是日禊事修祓除。日涵花氣暖不散，酒力易著起要扶。清明予亦飲射圃，罰觶屢困辭不辜。杯盤一飽藉脫粟，那有白飯餘君奴。梨花好在期共醉，功名身外終何如。

釋元淨《和蘇子由》 春去春來冬復冬，幾思虛論未緣逢。歙溪道賞兄遺跡，勿少龍泓一老龍。

蘇過《和叔父移居東齋》 去鄉三十年，夢寐猶西土。阨窮未能歸，諒亦君子固。結廬箕潁間，絕意爲霖雨。聊清一室地，僅作跏趺處。邇來又謝客，不待羹糝釜。西齋舊翳密，日晏窗先暮。東軒得爽塏，眞作禪侶住（公舊自謂東軒長老）。陶潛採菊時，尚復有眞趣。公今觀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下大緣，固已遺能所。

又《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 坐閱星周幾變遷，恆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庚辰歲歸潁昌，杜門不出，今十年矣）。早退得閑眞玩歲，跏趺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鬱葱然。椒花頌酒祈新福，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嘆，黃粱已熟客猶眠。潁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號潁濱遺老）。

又《和叔父移居東齋》 重耳飄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屢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驚萬石，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潁水濱。謾效兒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紀念

蘇軾《子由真贊》 心是道人，形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即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

張舜民《祭子由門下文》 嗚呼，請言其始。憶昔關中，嘗親伯氏。公佐宛丘，邈在千里。我掾岐府，熙寧初年。公與伯氏，免喪山川。連鑣而東，道出岐山。盤留累日，賞畫聽泉。人望入館，雅如登仙。無何南北，已困屢遷。遷仍未遠，止於江黃。不期江山，助長文章。文如綺繡，璀璨芬芳。行如珪璧，溫潤而強。星霜十稔，江湖相望。直至元祐，再踐周行。入隨鷺序，出集僧房。桓珪雙植，白眉最良。已傾而晳，嶽峙堂堂。雲中日下，二陸三張。壎篪間作，旗鼓相當。每於文會，繆賜稱揚。未殫城府，已篋廟堂。一言道合，澤及萬方。蘭焚以臭，玉折以剛。丹霄一跌，徑落海康。險阻艱難，亦所備嘗。五年海嶠，一日許昌。跏趺密室，閉目面牆。妻孥罕進，棟宇發光。嬰兒可復，苦海坐航。豈期大數，分甘難量。尋常書來，歲或一再，止三數張。今歲書來，前後相望。既論養生，又閔存亡。亹亹不絕，十百成行。老伴凋零，墨色未荒。始疑魄兆，終底盡傷。嗚呼哀哉。傳聞治命，返葬眉陽。欲踐誓言，顛沛不忘。杜陵遺老，隻影孤吭。寄哀千里，奠此一觴。明年未死，丹旐西來，再拜路傍。

王鞏《蘇黃門挽詩三首》 憶昔持風憲，防微意獨深。一時經國慮，千載愛君心。坤道存終始，乾綱正古今。當時人物盡，惆悵獨知音。已矣東門路，空悲未盡情。交親踰四紀，憂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淚橫。蜀山千萬疊，何處是佳城？

靜者宜膺壽，胡爲忽夢楹？傷嗟見行路，優典識皇情。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

蘇過《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既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蕩而一薰。橫江潭之鮪，豈溝瀆之容身？

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溱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奸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頹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幷汾。恨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聲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岐也。

王十朋《蘇潁濱贊》　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冕旒。橫身政府，不避怨仇。棣萼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

湯中曾《子由讀書臺》　銅狄摩挲五百年，旱湖幾尺水生煙。鷗邊莫笑舟如葉，門外猶疑浪接天。梨棗有時看得道，弟兄相望憶歸田。一尊花下提壺共，二老風流尚儼然。

張問陶《欒城懷蘇黃門》　小縣重懷古，三峨舊結鄰。《易傳》家學妙，詩逼長公眞。廊廟虛賢位，功名痛黨人。眉州如趙郡，祠廟各千春。

張宇初《潁濱蘇先生像贊》　雲日之姿，芝蘭之烝，忠肝萬言，文采百世。眉山蒼空，潁水天際。千載遺風，肅瞻光霽。

雜錄

《唐子西文錄》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予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老學庵筆記》卷四　唐拾遺耿湋《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穟欲蠶眠。」蓋用湋語也。近歲均州刻本，輒改爲「仇香」。

《吹劍三錄》　韋應物《贈元常全貞二生詩》：「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東坡《與劉寺丞詩》：「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床聽夜雨。」又《宿淨行院》詩：「林下對床別夜語，靜無燈火照凄涼。」則同游皆可言對床。自子由《別東坡》詩云：「誤喜對床聽夜雨，不知漂泊向彭城。」又坡《寄子由》：「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由是人以對床爲兄弟事。

《考古質疑》卷四　「對床」、「聽雨」，二蘇兄弟酬答多用之。坡有《東府雨中別子由》詩曰：「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初秋寄子由》云：「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在御史獄》云：「他年夜雨獨傷神。」《李公擇故居》詩：「對床老兄弟，夜雨聽竹屋。」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又子由《使遼在神水館》云：「夜深夢魂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鐘。」此其兄弟所賦也，故後人多以爲兄弟事。坡詩注：子由與坡在懷遠驛，讀韋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天慶觀蘇州此詩，乃《贈元常全眞二甥》。又《贈令狐士曹》云：「秋檐滴滴對床寢，山路迢迢聯騎行。」至白樂天亦有《招張司業》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故坡《送劉寺丞》云：「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床聽夜雨。」以是觀之，非獨兄弟可用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張文潛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塡滿，只是平仄韻耳。想見作州郡時闌冗。平昔議論宗蘇子由，一切放倒，無所爲，故秦檜喜之。檜其他豈肯無所爲？陳無己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戎好，檜亦喜之。

《愛日齋叢鈔》卷二　子由《賦毛國鎭生日》詩云：「生日原同小趙公。」自注：「世謂叔平大趙參政，閎道小趙參政。」大小之稱，一時假爲差別，若華陽之范出于一門，猶漢上郡歌大小馮君，與元憲兄弟呼大小宋是也。

《雲麓漫鈔》卷四　李衛公《草木記》有永嘉之簇蝶，今此花來于浙東，四布如蝶。中有攢蕊，晏元獻云：「疑是簇蝶也。」公有《玉蝴蝶》詩，注此于下。蘇子由又有《萬蝴蝶花》詩云：「誰唱殘春蝶戀花，【略】」則知簇蝶、萬蝴蝶，即今之玉蝴蝶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三　眉州蟆頤山有老翁泉，葉石林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墨莊漫錄》云：蘇黃門薨于許，王定國作挽詞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東坡嘗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東坡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又少公自作《潁濱遺老傳》云：「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

盧，雖遠不忍負也。」又《卜居賦》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間，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郟山，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琅邪，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或可庶幾。」其賦云：「諸子送我，歷井捫天；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峨眉山，少公祔焉，今《河南志》並載二公墓，而《四川志》止載老蘇墓，不及少公。定國之詩，《遺老傳》、《卜居賦》之語，豈不果耶？外兄徐東癡（夜）適書來訂此疑，因書此復之。

又 宋程卓《使金錄》云：「十八日早，頓欒城縣，蘇黃門轍墓尚存縣治之側。」按：潁濱自嶺外歸老許州，葬郟縣小峨眉，與長公同兆域，欒城安得有墓。按歐陽公銘老泉墓云：「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潁濱文集號「欒城」，示不忘本也。

又卷一四 蘇子由官齊州，亦有西湖諸詩，《環波亭》云：「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又《北渚亭》、《鵲山亭》、《檻泉亭》、《和李誠之燕別西湖》、《西湖觀捕魚》、《食鷄頭》、《踏藕》，凡八九篇。後又寄濟南守李公擇云：「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下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餘潤，菱芡亦云足。」又云：「不知西城下，滉漾千畝綠。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浴。」其于吾州亦不薄矣。

折可適

論述

李之儀《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於視聽？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於手？其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叙事，李陵、蘇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主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聽，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間，本以經綸爲事，而《出師表》、《木蘭曲》，讀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邁遠之氣，開物成務之才，不期於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者繫於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議，駸欲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激於中，利害動於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而見於筆下邪？於是知公於前人，幾可以無愧矣。

傳記

李之儀《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後，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爲優容，然疆埸未嘗弛備。熙寧初，出師鄜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主，秉旄仗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於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爲代北著姓。後徙河西。【略】公平生不妄言笑，望之若不可得而親，而即之彌溫。好學樂善，喜讀書，雖醫藥占卜，無不通貫。論議滾滾，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自信，蓋天得也。爲文長於叙事，作詩有唐人風格。【略】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議》十篇，未及上而終。【略】元豐中，之儀在鄜延幕下，親睹詔旨，觀先帝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輟者，當時不副上意，所在曾不知上與天通，留遺聖嗣，故公奉行天討，不血刃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略不得內向，而寖尋未歸之地，追窺玉關，以還都護之舊矣。以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上成先志，增重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爲盛。銘曰：天之降材，豈無所謂？若文若武，以時而至。乃聖乃神，有命承之。雖作則規，風虎龍雲。憬彼殘羌，遊魂未殄。尚竊吾第，間輒鼻吁。奮天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拓，所向必功。天子曰咨，予肘予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恃？高

牙大纛，拊有全師。孰去孰來，天子之知。河西朔方，暨安西府。郡縣可期，公胡弗顧？軫帝之懷，漢蕃是悼。維其不亡，勒銘有詔。

《東都事略》卷一〇四《折可適傳》（存目）

《宋史》卷二五三《折可適傳》（存目）

藝文

李之儀《祭折渭州文》 理固可期，命或難制。天人之間，時有同異。雖公之出，逢世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衆。談笑廓清，弗鼓而勇。彼絕漠來，天都其藪。鳥竄鼠伏，恃此以久。於赫先廟，神靈在天。既遺聖子，又委公賢。獻俘重光，收功大觀。高旌巨節，以極歆羨。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胡不淑，正晝而亡？上自朝廷，下至蕃漢，歎惜震悼，情無少間。矧我迂鄙，早辱公知。發訃失聲，既驚猶疑。十年江湖，望公天際。公不我遺，軫卹相繼。公今已矣，欲報不能。公有令子，實我弟昆。臨喪無從，又阻執紼。有淚如泉，淋浪胸臆。

又《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頸。巍巍堂堂，弗嚴而整。山納海容，霜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斡。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益給，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開。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騄驥方閑。高牙赤舄，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趑趄桓桓，彼徒見誚。他日凌煙，實光前詔。

游師雄

論述

蘇轍《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制》 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密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干戈之功。增秩易爵，未足爲寵。

蘇軾《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 汝以儒臣，習知邊政。王事靡盬，周爰咨謀。宜有寵頒，以旌勤瘁。

慕容彥逢《游師雄贈集賢修撰制》 以爾元祐之初，抗論邊事，力沮棄地之議，獨全享上之忠，乃至生獲大酋，威震強敵。權臣排抑，賞不酬勞。書殿華資，特推贈典，仍官一子，俾世厥家。尚其有知，服我休寵。

傳記

張舜民《游公墓誌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略】公爲兒時，不妄戲笑，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暮不少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考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徙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略】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略】趙卨帥延安，以公權管句機宜文字。【略】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卨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和橋。【略】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略】八年，王師征安南，趙卨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於同文館。卨方迫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辦。王韶爲樞密副使，謂卨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乃免。卨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團練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句機宜文字。【略】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句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卨帥慶陽，再辟公管句機宜文字。【略】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卨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

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上當守而勿失，奈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瀘南荆粤，如有請者，亦將予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以天下之疆盛，而棄地以悦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録》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略】二年春，遷軍器監丞。【略】遷奉議郎，賜緋。【略】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説《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決，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略】七年，除祠部員外郎。【略】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諭宰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乃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略】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且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陛見，班當第四，御筆陞班第一。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執醜虜，皆上稟睿算，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鬬，而其勞未録，此爲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閫。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以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略】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帥熙河。【略】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説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乃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略】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霈霈，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餓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暇，不見其勞。優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略】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於家。【略】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宦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撫循勞問，下逮孩幼，故遠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於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卒，舊將故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必過公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翛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奮奮，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度量風槩，瑰奇卓絶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哉！銘曰：游本姬姓，吉興於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悠悠千禩，典刑孰繼？嶷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於衆，軍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嗣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廟陵，百寮蹈舞。窮髮鬼區，譬我皇武。桓桓奇功，焜耀海寓。乘軺關隴，剖竹蒲圖。省曹卿寺，出入拖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憬彼夏羌，屢豁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忽徙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要頸。大勳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炯如星懸。刻名幽宮，萬世哀焉。

《**東都事略**》**卷九一**《**游師雄傳**》（存目）

《**宋史**》**卷三三二**《**游師雄傳**》（存目）

紀事

《**直齋書録解題**》**卷七**　元祐初，議棄西邊四寨，執政召師雄問之，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四寨者：葭蘆、米脂、浮屠、安疆也。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此書前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後一卷行實，不知何人作也。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

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于偏滯，終成紹述之禍，亦有以也。師雄，治平二年進士。

《宋元學案》卷三一　執政將棄四寨，訪于先生，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錄》。

又卷三一　帝數訪邊防利病，先生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

著錄

張舜民《游公墓誌銘》　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藏于家。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元祐分疆錄》三卷，直龍圖閣京兆游師雄景叔撰。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　游師雄《元祐分疆錄》二卷。

藝文

趙鼎臣《擬作諸臣傳贊・游師雄》　鬼章睢盱，闖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挈嬰兒。維時謀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而逢，寵祿是荷。

畢仲游《祭游景叔龍圖文》　曩歲識君，靈州之役。晝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席。同甘邊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閩月夕。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賒于歲月；幃車載旆，已聞于窀穸。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違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魏夫人

論述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

周泳先《魯國夫人詞輯本題記》　朱晦庵云：「本朝婦人能詞者，惟魏夫人、李易安二人而已。」《詞苑萃編》引《古今詞話》黃玉林曰：「魏夫人、李易安使在衣冠之列，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徒擅名閨閣也。」余意南宋女詞家固推易安，北宋則非夫人莫屬矣。泳先記。

《虞美人》　《名媛詩歸》卷一八：（「剛強」二句）弔古詩人，眼光俱立于千古之上。（「英雄」二句）妙處在女人作慷慨語，悲憤激切，英英逼人。（「三軍」二句）纔着虞美人身上，輕輕點過。（「哀怨」二句）倉惶激切，如何比似，情理季頓難堪。（末二句）仍結到美人身上，餘音不絕。鍾惺評：弔古詩，激切宛曲，各極其致。正使讀者亦復不能爲懷。《柳亭詩話》二九：朱紫陽云：「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略】若魏夫人咏虞美人草，方見英雄氣槩。

《阮郎歸》》夕陽樓外落花飛）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氣候心情合來若媚。

《繫裙腰》》燈花耿耿漏遲遲）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至性婦人，沒身其際，動筆自透。

《江城子》》別郎容易見郎難）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閑婉。

傳記

《宋詩紀事》卷八七　魏夫人，襄陽人，道輔之姊，曾子宣丞相之妻。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七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揮麈三錄》卷二　曾文肅熙寧初爲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耆小女，甫六七歲，甚爲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略】自後歲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生翰墨閑。空傳三壺訃，無復內朝班。」

釋仲殊

論述

綜論

《東坡志林》卷二　蘇州仲殊師利和尙，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碧鷄漫志》卷二　〔晏〕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

《詞品》卷三　《草堂詞》「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作也。今刻本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渚山堂詞話》卷二　僧仲殊好作艷詞，其同袍孚草堂者嘗寓詩箴之，迄不爲止。殊嘗詠婦人，有「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之句。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其句以弔之云：「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聞者捧腹。大率淫言媟語，故非衲子所宜也。然殊諸曲，類能脫絕寒儉之態。如《南歌子》云：「白露收殘月，清風散曉霜。」《訴衷情》云：「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樓。」《念奴嬌》云：「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幕。」又別闋云：「絳綃嬌春，鉛華掩晝，占斷鴛鴦浦。」此等句，何害其爲富冶也。殊有《寶月集》行於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沈雄曰：詞選中有方外語，無累與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斯爲入情。仲殊、覺範、祖可尙矣。

又《詞評》上卷引花庵詞客曰　仲殊詞多矣，小令爲最。小令中之《訴衷情》又爲最，不減唐人風味。

劉毓盤《輯校寶月集跋》　（黃昇《花庵詞選》）又曰：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爲最。小令之中，《訴衷情》「涌金門外」一首又其最。蓋句句奇麗，字字清婉，不讓唐人風致也。王灼《碧鷄漫志》論詞，謂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叔原則秀氣勝韻得之天然，仲殊次之。殊之贍，叔原反不逮也。是二家之詞，皆頤堂所心折者。【略】蘇軾《志林》曰：「仲殊胸中無一毫髮事，故可與之游。」《歷代詞話》謂仲殊歲于禁煙時置酒待賓客，謂之看花局。四方能詞者，與之倡和，無有能先之者。龔明之《中吳紀聞》曰：「仲珠喜作艷詞，慧聚寺僧孚嘗以詩箴之，竟莫能改，蓋文人結習，久而未忘，蟬鬢燕釵，空中語耳。」其于蘇守座中所作詞，此亦與題畫一詞同爲率意之作，而頤堂所爲叔原反不逮者，今則不傳焉。

趙萬里《寶月集輯本題記》　《碧鷄漫志》論北宋人詞，以僧仲殊與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幷舉。且云：殊之贍，晏反不逮也。

分論

《夏雲峰》（天闊雲高）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深深」二句，髮髻美人動蕩折旋于其內，何至云見妖麗而不得親也。

《金菊對芙蓉》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離光中失，強湊。愁

病人所不堪，而偏宜；詩詞富麗，人所艷美，而偏不宜。咄咄怪事，惡道至此，作「三千粉黛，一片雲頭」伎倆安在乎？

《訴衷情》《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九：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爲最。小令之中，《訴衷情》一調又其最，蓋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末句匪夷所思。《夢園詞選》：按宋之南渡，西湖號爲銷金窩。一時繁華遊冶之盛，有心者能不憂之？不謂物外緇流，已於冷眼中覷之。「一片雲頭」四字，眞力彌滿，傑句也。

《新荷葉》（雨過回塘）《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郎心」「粧影」一湊着，有許多光景，故出攢紅映碧，應接不暇。「漁笛」句無端情至。《夢園詞選》：南渡後，西湖佳麗地，遊冶之盛，豈獨采蓮？此詞從越女泛舟，艷粉菱歌，郎心妝影，寫得十分旖旎。歸時直至天掛蟾鉤，可謂盡態極妍矣。乃忽然遞到蟬噪晚風，鷗棲霞照，便覺有荒涼光景。乃更接入「漁笛」，不道有人，獨倚危樓」，奇絕橫絕。蓋斯時也，早已于百尺樓上，有冷眼看而心歎者。不獨采蓮者不知，漁笛亦不知也。末句斗轉，眞如天上下將軍，令人無處躲閃。情奇筆奇，感慨意乃含蓄不露。

《念奴嬌》（水楓葉下）《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所擁瞭然，且不留滯于物。婉于說情，妙。卻曉此老，根塵未盡。《夢園詞選》：按仲殊，安州進士，姓張氏。棄家爲僧，居杭州吳山寶月寺。想或有目擊時事，因有所激而逃于禪者乎？此詞前闋，寫西湖荷花之盛，隱隱見繁華之俗于言外。次闋，自寫其孤寒，隱隱有目擊心憂，物外閑觀，不能自已之意。爲誰凝竚，世之有心人別有懷抱。妙在語意含蓄不盡。

傳記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九　釋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棄家爲僧，居杭州吳山寶月寺，東坡稱蜜殊者是也。有詞七卷，沈注爲序。

《吳郡志》卷四二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預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削髮，時食蜜以解藥毒。蘇文忠公與之還往甚厚，號之曰蜜殊。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行於世。其長短句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後自經於枇杷木下。

紀事

作家逸事

《欒城遺言》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

《老學庵筆記》卷七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爲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日，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文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爲士人，游蕩不羈，爲妻投毒羹歠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爲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于樂府詞，猶有不羈之餘習也。

周南《書僧仲殊詩詞真蹟後》　右，僧仲殊詩詞，癸亥秋得於葉石林家石林書院，今景德寺側天台倅葉松所居是也。葉氏謂此編仲殊所自寫，牘背皆元祐間刺字。仲殊死於承天寺僧房，嘗見老僧能言其詩甚異。嘉定庚午周南書。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闕鸞巢外，身卧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日初

上，起來簷幙杏花風。」此僧仲殊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于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曈曨矣。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者，安中家所造香也。

《詞品》卷四 張樞言龍圖守杭。一日，湖上開宴，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即席作塡詞，巨濟先倡曰：「憑誰好筆，橫掃素箋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應聲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曰：「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卻占東君一半春。」巨濟曰：「樽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乃《減字木蘭花調》也。

《詞苑萃編》卷二四 僧仲殊一日造郡，方接坐間，見庭下有婦人有投牒立雨中，郡守命詠之，仲殊口就《踏莎行》云。

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又《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寶雲樓閣鬧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絮是陳言。

鄒浩《聞仲殊長老化去甚異》 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竈冷煙清。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

著錄

劉毓盤《輯校寶月集跋》 《寶月集》七卷，當不下數百首。北宋人詞，自柳永《樂章集》九卷、周邦彥《片玉集》十卷外，專力于詞，必以仲殊爲巨擘焉。【略】《寶月集》今不傳，無名氏《草堂詩餘》錄其「新荷葉」詞，則爲趙抃詞。趙聞禮《陽春白雪》錄其燕山亭詞，則爲宋徽宗詞。故不錄。仲殊生而不幸，以致于死，幷此區區者亦靳而不傳，胡造物之酷哉！癸丑夏，江山劉毓盤校畢幷識。

趙萬里《寶月集輯本題記》 然其詞久佚。《花庵詞選》云：有集七卷，沈注爲之序。元初人似猶及見之。《天籟集》云：「奪錦標曲，不知始于何時，世所傳者，惟僧仲殊一篇而已。」今復檢群書，僅得三十首，錄爲一卷，聊以備宋詞一格焉。萬里記。

藝文

蘇軾《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

王冏

曾鞏《王容季文集序》 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稿，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媮，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爲容季文集序。

又《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冏，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侯官。【略】考諱平，爲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略】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崇。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

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叙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叙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宋史》卷四三二《王向傳》　弟（同）〔冏〕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早卒，仕止于縣主簿。

又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王（同）〔冏〕《叙事》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同）〔冏〕集》十卷。

李元膺

《十憶》　《墨莊漫錄》卷五：《玉臺新咏》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顰》、《憶笑》、《憶眠》、《憶妝》也。【略】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洞仙歌》（**廉纖細雨**）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一起一收，實說雨中間都說己意，有作法。泪珠都做秋宵枕前雨，顛之倒之，無不入妙。《詞潔輯評》卷三：着筆惟恐傷題，總不欲涉痕迹。《蓼園詞選》：按元膺爲南京教官，澹泊好學。此作不知所指。讀集中有《茶瓶兒》悼亡詞，情詞凄切。此作或亦爲悼亡後作也。是雨是淚，寫得婉轉流動，比興深切，筆筆飛舞，自是超詣也。

《鷓鴣天》（**寂寞秋千兩綉旗**）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燕驚午夢周遮語）周遮落花肖切。　（蝶困春遊）暗指薄情人。

《洞仙歌》（**雪雲散盡**）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以人喻物，生動。不在濃芳，在疏香小艷。獨識春光之微，至已失一半句，誰不猛省。

《高齋漫錄》　李元膺早負才名，詩句精巧，蔡太師京深知之。蔡在翰苑嘗因錫晏西池，失腳落水，幾至沒溺。元膺聞之，笑曰：「蔡元長都濕了肚裏文章也。」蔡聞之大怒，卒不得召用而卒，士論惜之。

劉燾

傳記

《嘉泰吳興志》卷一七　劉燾字無言，宜翁次子。未冠游太學，與陳亨伯俱以八俊稱，會試史官策，或戲之曰：「子平時好論將，教授以破題乎？」燾即下筆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君命有所不受焉。」衆嘆服。東坡知元祐三年舉，讀其文曰：「必巖谷間苦學者。」中第三人，廷對，又中甲科。東坡薦燾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帥中山時，以蜜漬荔枝遺之，詩末章云：「詩清眞令與君嘗。」歸朝，趙民彥嘗云：「在虜中，飽觀君文。」尤善書，筆勢遒邁。山谷謂江左復生羊欣、薄紹之矣。在館中時，被旨修閣帖十卷，所謂《續法帖》者是也。嘗注《聖濟經》，編修《道史》。有遺文五十卷，號《南山集》。

《宋詩紀事》卷三二　燾字無言，誼之子。元祐三年進士。仕爲秘閣修撰。有《見南山集》。

紀事

《皇宋書錄》卷中　山谷題《續法帖》云：「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宋詩紀事》卷三二引《上庠錄》　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詭計以困之，曰：「每誡當預爲一字，限于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而程試，燾請字，涓等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

策問《神宗實錄》，蕭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他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目蕭曰「挨屍俊」。

周泳先《靜修樂府輯本題記》《能改齋漫錄》云：「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風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王練顏，雲軿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香風生佩環。」李太白詞也。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二詞疑即出于蕭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見南山集》二十卷。秘閣修撰吳興劉蕭無言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劉蕭詩集》二十卷。

周泳先《靜修樂府輯本題記》《回文類聚》錄劉無言《菩薩蠻》八首，下題「靜修劉蕭」。是蕭字無言，號靜修。朱存孝《回文類聚補遺》錄何出光《菩薩蠻》詞一首。何序云：「予幼年讀朱文公、劉靜修文集，俱有《菩薩蠻》回文詞。」是蕭有《靜修文集》，其詞集并附于集中。但蕭集諸家書目均未有著錄，其詩文傳世者亦絕少。詞爲世所熟知，僅《樂府雅詞拾遺》所選三首。《花草粹編》錄《菩薩蠻》回文冬詞一首。【略】葛勝仲《丹陽詞》有和劉無言雪詞《江城子》二首，葉石林詞集，亦有與蕭唱和之作。茲編所輯雖僅十一首，但傳世之蕭詞，恐盡于此也。泳先記。

藝文

劉一止《祭族兄無言修撰文》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抑之氣。既沈涵乎六籍，又鈎陶夫百氏。其雄辭妙思，裂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輩初學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內相，參勘難之功，而使武夫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夫陸贄。

釋道潛

論述

綜論

蘇軾《送參寥師》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爲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眞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卧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又《妙總》妙總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又《與文與可》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特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爲一笑也。

陳師道《送參寥序》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門，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之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

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爲丈夫者乎！於其行，叙以謝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雅言系述》　東坡云：參寥善絕句，有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每爲人誦。後來黄州相聚半年，京師故人以書相遺曰：「知有僧在彼，非『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僕謂參寥曰：「此吾師七字號也。」

《冷齋夜話》卷四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眞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黄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眞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也。」

又卷六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遥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内。然性偏尚氣，憎凡子如仇，嘗作詩云：「去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避暑錄話》卷下　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

蘇過《送參寥道人南歸序》　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隘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乎所謂鄉原者。【略】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游之間，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黄，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沉，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創，匄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游天下，批大郤，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不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　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眞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眞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參寥集》十二卷。皇朝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軾、秦少游爲詩友。其詩清麗，不類浮屠語，世稱其《東園》、《贈歌者》兩絕句，餘多類此。

《風月堂詩話》卷下　蘇黄門評參寥詩云，「酷似唐儲光羲。」參寥曰：「某平生未嘗聞光羲名，況其詩乎！」或曰：「公暗合孫吳，有何不可？」

《藏海詩話》　參寥《細雨》云：「細憐池上見，清愛竹間聞」。荆公改「憐」作「宜」。又詩云「暮雨邊」，秦少游曰：「公直做到此也。雨中、雨傍皆不好，只雨邊最妙。」（評：雨傍不成語，雨中有何不可，此是秦與之作劇耳，何堪舉作話頭邪？）又云「流水聲中弄扇行」，兪清老極愛之。此老詩風流醖藉，諸詩僧皆不及。子蒼云：「若看參寥詩，則洪詩不堪看也。」（案：洪詩不知指何人，豈山谷諸甥耶？）

周行己《與佛月大師書》　昨日言詩，頗爲開益。苦手瘡，殊無情緒，不能款款議論，歸來甚闕然，意謂尚未深得師之妙耳。昔齊己號詩僧也，不過風花雪月巧句，而于格又頗俗。今之參寥亦以詩名，雖豪逸可愛，人不及道。吾師數篇，已能過之。清思妙句，飄然如孤鵠翔雲，又能作古體，淡淡造靜理。學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知禪衆中好靜，甚不欲時時往聒噪，輒得小詩奉寄，能以問答之餘見和否？

周紫芝《錢塘勝游録序》　間有高僧逸人可與語者，猶能誦參寥、清順輩詩，語意精絕，亦足自娛。

又《書何正平詩卷後》　讀參寥子七字絕句，如小兒笑蔗，讀正平五字詩，如大兒食藕。二物皆可人口，要常命名知味者自評之耳。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

樓鑰《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寔，坡之姻家，時爲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爲之地。」師寔曰：「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爲屬。教授，鑰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闍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遏。」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游從唱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於師寔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眞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霽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於兵火，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輾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茲見師詩，重增感慨，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鵝字三絕，《漪齋》一首，皆不見於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娛書堂詩話》卷三 陸放翁云：「參寥詩『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語意至工。」故公《宿北巖院》云：「車馬紛紛送入朝，北巖燈火夜無聊。中年到處難爲別，也似初程發灞橋。」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 蘇東坡稱道潛詩無一點蔬筍氣，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可比。

黃諫《參寥集序》 桑門之徒能取重于時者，往往發爲文辭見焉，非藉名世大儒以獎引之，則終老無聞者亦多。諫使安南還，過杭，與藩憲諸公游西湖，訪孤山遺迹，過智果寺，觀參寥泉。寺僧曰：「此吾祖師妙總公所居，與宋蘇文忠公相唱酬處也。」因出公所作，遍觀之，如雲光卷舒於春江曉晴之餘，琴瑟諧鳴於清廟將事之際。嗟夫，若斯人者，空門中豈易得哉！彼馳心高遠、事虛無以恣空談者，烏足及此。噫，若斯人者，誠豈易得哉！豈吾儒所可拒哉！吾儒所拒者，以其務誕害理也。公辭不害理，而且不誕，文忠公與之亦宜。昔道林、道休、遠法師、休上人嘗與晉、宋以來士大夫游，由是名重後世。文忠公有安石之德，王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謝靈運、鮑昭之贍，而往往於公是與，雖文辭有以起發，亦其人有可重也歟。

吳之屏《崇禎刊參寥集序》 坡公倅杭，最善無如妙總禪師，唱和往來，風流絕代。要皆捉塵清新，超然物表，不以篇句相高。而至今坡公之與妙總相將入室，在人頌述者何如也。

楊德周《崇禎刊參寥集序》 參寥，於潛人，初名晝潛，因坡公改曰道潛，後哲宗賜號妙總大師。智果，蓋其改建道場，今曰妙總大師塔院是也。寺中壽星石，坡公有記；參寥泉，坡公有銘。而其他篇什尺素，悉現琳琅，所繇流傳至今，而詩苑禪林，師與坡公平分一瓣香也。師詩如嗅伊蘭花，道韻悠然，又如入旃檀林，香風時發。固已上登皎然、齊己之堂，次躋貫休、覺範之室，思聰、祖可而下弗論已。以所擊節集中，名言秀句，莫可枚舉。而坡公嶺南之謫，師復杖策往訪。逮諸挽詩，情見乎辭，有古義烈風。至頌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而師聞道深矣。拈花而笑，聞箏而舞，詩與偈不作殊觀可矣。

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二《次韻僧潛見贈》 潛雖詩僧，而能明心寂守。【略】軾嘗以書告文同，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志林》又云：「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而陳師道稱爲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詩苑之英。其《送參寥序》云：「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東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愚謂千古詩如風水成文者，止淵明一人，辨才詩何遽語此！參寥詩佳句，如「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數聲柔艣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措意清微，亦似與「巧織」無涉。至坡詩之美，又不止於「錦」。其七古豪縱處，他日自謂「文如萬斛泉水，不擇地涌出」是也。此與淵明境地不同，而不可以偏廢。其七律以和韻弄巧，直一機上婦，若錦不錦，猶未可定也。

《宋詩鈔・參寥詩鈔序》 陳後山贈序舉其論唐詩僧貫休、齊己非用意於詩，工拙不足病，以是知所貴乃其棄餘，可謂善諷矣。

分論

《臨平道中》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

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爲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圍爐詩話》卷五：宋僧道潛《臨平道中》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清穎極矣，尚非唐詩，景中無意故也。其「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皆佳絕。

《梅花寄汝陰蘇太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東坡元祐六年辛未三月去杭，入朝爲翰長、侍讀。道潛師在西湖智果。八月，坡爲賈易等所彈，出爲龍學、潁州，此詩乃其年冬所寄也，蓋猶有望于坡之復來。紹聖元年甲戌，坡南行而師亦下平江獄，屈其服，編管邕州，謂之何哉？查慎行評：「龍學」，龍圖閣學士，宋人稱謂如此。紀昀評：「炯」字未渾老，亦複上「輕明」。結二句率易。

《再遊鶴林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三、四清爽。查慎行評：結句殆指東坡。紀昀評：末二句對第五句言，意殊兀傲。

《夏日龍井書事四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原注：「呈辨才法師，兼寄吳興蘇太守並秦少游。少游時在越。」惠遠謂辨才，遺民謂少游。馮舒評：貼貼。馮班評：好。紀昀評：四詩皆音節高爽，無齷齪酸餡之氣。又：次句拙甚，後四句筆力開拓。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馮舒評：腹聯宋。又：末句好。馮班評：我卻愛腹聯。紀昀評：「我」、「吾」字複。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三、四用四箇顏色字，而不艷不冗，大有幽寂之味。末句尤深淡可喜。

又四《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或問：《朱熹語錄》云：「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此語還可分別其然以誨後學否？曰：此甚易見，參寥詩句句平雅有味，做成山林道人眞面目。覺範詩虛驕之氣可掬，因讀山谷詩，欲變格以從之，而力量不及，業已晚矣。「槁項頂螺忘歲年」及「論詩得雉膏」二詩，皆僞爲山谷所作，而人不能察。覺範佳句雖多，卻自是士人詩、官員詩，參寥乃眞高僧禪客詩也。二人皆不幸毀服，而覺範之禍尤酷。然覺範才高，亦一時人物云。查慎行評：參寥詩卻有士氣，故佳。若止高僧禪客詩，亦無取焉。

《絕句》《蟫精雋》卷九：宋參寥有絕句云：「高巖有鳥不知名，款語春風入戶庭。百舌黃鸝方用事，汝音雖好復誰聽。」可與《鴛鴦》、《青蠅》詩表裏。予謂似爲東坡詩案事設也。《宋詩精華錄》卷四：此指一般小人之斥元祐黨者。

傳記

《補續高僧傳》卷二三《參寥子傳》道潛字參寥，杭於潛何氏子。幼試《法華》得度。于書無所弗窺，能文章，尤喜爲詩。與秦太虛、蘇長公爲方外交，蘇甚重之。以書告文與可，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大義，見之令人肅然。蘇謫居齊安，師不遠二千里相訪，留期年。移汝海，同游廬山，復歸於潛山中。及蘇守錢塘，卜兆山智果精舍，率賓客十六人，各賦一詩送入院。後南遷，師欲轉海訪之，蘇以書固止之。當路亦捃師詩語，謂有譏刺，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曾肇在翰苑，言其非辜，詔復爲僧，賜號妙總大師。崇寧末，復歸老潛山，有《參寥子集》行世。世人謂「師之詩雅淡眞率，上欲窺陶、白，而下有雁行蘇、黃句，即未脫子瞻煙火，雅不樂與宋人同煙火。如參寥，自有爲參寥，非第以子瞻重也。」其言得之。

《宋詩紀事》卷九一（存目）

《宋詩鈔・參寥詩鈔》（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釋道潛《秋日西園》憶昔少壯時，意氣摩雲霓。游心黃卷間，豈顧白日西。由來昧根本，且且從所迷。邇獨悟無爲，文字如委泥。物生豈高下，至道良自齊。青山繞吾廬，開戶衆鳥啼。曉日上喬木，秋光媚回溪。畸人長往來，

絕壁同攀躋。遐天淨若掃，曠目無端倪。楚客一何苦，登臨獨悽悽。

蘇軾《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參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哉！」

又《參寥泉銘並敘》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鑿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神，實弊汝神。

秦觀《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略】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略】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於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又《與蘇先生簡》 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

又《與參寥大師簡》 比蒙錄示黃州書並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卻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爲望。仍並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爲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略】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

又《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程俱《鎮江府鶴林天寧寺大藏記》 惟此朱方城，天寧大禪利。長老禪鑑師，其名曰道潛。來傳正法眼，于刹那婆那。牟呼栗多間，常轉如是事。游兆敦牂歲，紀元曰靖康。爲利諸有情，始作大經藏。無爲實相中，示現有爲法。惟旃陁羅衆，再入朱方城。如彼波卑椽，更來作嬈害。而此禪鑑老，正念得自在。安詳若無見，和顏以輭語。徐說後世畏，摧彼憍慢幢。譬于火聚中，而出芬陁利。是阿蘭拏處，既不隨變滅。巍然法寶藏，迄成就莊嚴。屹如須彌盧，見者嘆希有。城中有居士，氏名曰程俱。清淨三業中，流出無盡藏。爲記如是事，說是諸伽陁。爲無量衆生，回向薩云若。

又《普光明閣銘》 禪鑑長老潛公爲小閣于於潛治平之故棲，閣東向，迎日之出，故名之曰普光明。

作品本事

蘇軾《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搖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

《能改齋漫錄》卷八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風月堂詩話》卷上 參寥自餘杭謁坡於彭城。一日燕郡僚，謂客曰：「參寥不與此集，然不可不惱也。」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求詩焉。參寥詩立成，有「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坡大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遂爲此人所先，可惜也。」

又　坡在餘杭日，因會客，以彩箋作墨竹贈官妓，且令索詩於參寥。參寥援筆立就，其詩曰：「小鳳團箋已自奇，謫仙重掃歲寒枝。梢頭餘墨猶含潤，恰似梳風洗雨時。」

又卷下　東坡南遷，參寥居西湖智果院，交游無復曩時之盛者。嘗作湖上十絕句，其間一首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又一首曰：「城根野水綠逶迤，颭颭輕帆掠岸過。日暮蕙蘭無處採，渚花汀草占春多。」此詩既出，遂有反初之禍。建中靖國間，曾子開爲明其非辜，乃始還其故服。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參寥集》十二卷。右皇朝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爲詩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參寥集》十二卷，僧道潛撰。

汪汝謙《崇禎刊參寥集序》　一日，上人印參出《參寥子集》示余，余先授之梓。

楊德周《崇禎刊參寥集序》　妙總大師詩集凡十二卷，後浸漫漶。邇汪、鮑兩君從檇李叢林中搜得原本，爲詮庋成帙，而余門人語溪吳邦維使君，以戊午獲雋，大師蚤著靈貺。是年余亦曾以湖游登眺其間，此二十餘年前事也。茲寺僧界洲攜是爲檀噴津筏，而請余弁其首。

《絳雲樓書目》卷三　《參寥子詩集》。陳景雲注：「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參寥子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僧道潛撰。【略】國朝吳之振《宋詩鈔》云：「《參寥集》杭本多誤採他詩，未及與析。」今所傳者爲二本，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宁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前有參寥子小影，即海惠所臨。首載陳師道《餞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黃諫、喬時敏、張睿卿四序，鈔寫頗工。一本題「法嗣法穎編」，卷帙俱同，而叙次迥異。未知孰爲杭本。按集中詩有同法穎韻者，則法穎本授受有緒，當得其眞。

黃丕烈《宋刻本參寥子詩集跋》　《參寥子詩集》明刻本，余向亦有之；若宋刻本，於數年前曾聞池上書堂有之，然未之見也。【略】余友陶君蘊輝，雅善識古，並諗知余之所好在古刻，昔年所收者，大半出其手。茲復以宋刻《參寥子詩集》相示，索直白鏹三十金，余亦無如之何，勉購以增書目之光云爾。世行本向傳有二，以法嗣法穎編者爲勝，此其是也。惜余明刻本尋訪未得，無從證其同異。【略】嘉慶歲在癸亥閏二月望後一日，蕘翁黃丕烈識。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高僧參寥詩》十二卷，明刊本，宋智昱禪師道潛參寥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明刊本。汪季青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參寥子集》十二卷，影鈔宋本。宋僧道潛撰，題法僧法穎編。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刊本，宋僧道潛撰。【略】署「四明前天寧參寥後裔宗德重輯」，與《四庫》所云二本廣宁、法觀所編不同也。

張元濟《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本參寥子詩集跋》　《參寥子詩集》，《四庫》著錄稱有二本，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宁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一題「法嗣法穎編」，卷帙俱同，而叙次迥異。又稱法穎本授受有緒，當得其眞。此爲宋刻，每卷次行均有「法孫法穎編」五字，舊爲黃子羽所藏，嗣入於延令書室，傳是樓，後爲士禮居所得，《百宋一廛賦》「《參寥》歸攝六之物」，注云：「《參寥子詩集》十二卷，驗其收藏，最先爲蓮鬚閣舊物，有『黃子羽讀書記』小印。」即此書也。其後輾轉歸於涵芬樓。余又見明崇禎汪然明汝謙刊本，亦十二卷，其分卷編次與此不合，刊書之序但言「從檇李叢林搜得原本」，意者即廣宁、海惠二子所編，然未著其名，不敢臆決。以校是本，凡明刻所有者，是本皆全。【略】《四庫總目》謂法穎所編爲得其眞，洵非虛也。蕘圃後跋謂明刻本尋訪未得，無從證其異同，余既護見，因以讎對，別錄校記附後，以竟黃氏未了之願。海鹽張元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釋道潛撰。宋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匡高五寸三分，闊三寸四五分。版心記「參一」等字，下記刊工姓名，間記字數（在下方）。宋諱桓、慎不缺

筆。字仿楮體，與《唐書》同。白皮紙印，堅韌勻潔。有黃丕烈跋。鈐有季振宜、徐乾學、汪士鐘及士禮居黃氏各印。

又《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釋道潛撰。宋刊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四字，黑口，左右雙闌。次行題「四明前天寧參寥後裔宗漣重集」。鈐有「揆叙謙牧堂」、「季振宜」、「北平謝氏」諸印。此本字不及汪鳴鑾所藏本之精勁，然亦宋時所刊。間有鈔補之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釋道潛撰，宋釋法穎輯，宋刻本，黃丕烈跋，勒方錡等題款，四冊。《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釋道潛撰，《東坡稱賞道潛之詩》一卷，明汪汝謙輯，明崇禎八年汪汝謙刻本，傅增湘校並跋，二冊。《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釋道潛撰，清鈔本，徐紹乾校，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參寥子詩集》十二卷二冊，宋釋道潛撰，宗漣編，宋刊鈔補本。

藝文

蘇軾《參寥子真贊》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恬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連文鳳《智果寺拜東坡參寥遺象次韻》吾愛參寥子，遺偈寄眞跡。像貌儼如生，鉤畫宛若昔。讀此一代文，令人百慮釋。【略】古寺遺清風，殘碑卧白日。我來拜祠下，怡然若仙覿。和之詩與禪，詩禪機籟寂。相對兩忘言，終朝不獲一。徘徊走風廊，春容坐苔石。于心知有契，所得不患失。禪空詩亦空，觀空莫觀色。寥寥百載下，無此二騷客。買酒爲招魂，欲招不可得。

又《參寥泉》習習竹風吹古井，點點苔花生斷綆。寒泉不浸詩人脾，謾乞山僧潑春茗。

吳萊《湖北岸小寺參寥泉》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巖骨旱不枯。粵從參寥鑿，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竽。人誰問詩侶，世頗笑酪奴。瓦甃縱然在，木瓢知已無。汲古宜汲深，塵心非轆轤。別禪勝別味，俗舌空醍醐。老僧久不識，香灺冷宿盂。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閒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尚持金芙蓉，便踏赤鯉魚。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八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汪汝謙《參寥集序》西湖自白傅樂天而後，得子瞻、少游品題，勝迹爲多。當時高衲如辯才、參寥，攝杖屨而從之游。今溪亭篁嶺猶可迹，獨參寥一泉，竟未知埋沒煙草中何處。過智果寺，而問道潛者誰乎？余曩歲爲慧林埋骨寺旁，彷佛類貞孃、虎邱故事。既葬羅衣，復施縷裙，誓倡復其舊觀，俾資冥修，而猶未遑也。每春秋經過，啼鳥落花，驚蟬墮葉，酹新冢而尋古迹，可勝慨然！一日，上人印參出《參寥子集》示余，余先授之梓，且卜智果之興有日矣。余昔與玄津校《孫太初詩》，而竹閣成，與樹庵搜《李參戎稿》，而峋嶁山房又成，覺山水文字緣，似有偏勝。今日印參，其我玄津、樹庵乎！《桯史》載京洛寺塔鉅麗絕代，戎馬兵燹而後，惟藉名賢過客之詩文，傳以不朽。則今日太平無事，如參寥一卷詩，一片舊袈裟地，不當專望之蘇子瞻、秦少游也。

楊德周《崇禎刊參寥集序》稗史如《墨莊漫錄》及葉夢得《避暑錄》，似有異同之喙，可異也。《錄》載浙漕呂溫卿吹索師冒名度牒，編管兗州，其牒即上所云坡公改名者，想亦以坡公故波及之。余謂覺範之累，累于山谷；師之累，累于坡公。此方以不與黨人爲耻，夫何病！師有《吳門獄中懷北山舊隱詩》，固不以此爲諱也。或云師以坡公重。夫不見坡公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公，有云：「聞公與詩僧相從，固東山勝游也。」此言殆是爲師設，是知當時士大夫已謂師重坡公矣，何獨謂師以坡公重？嘗試以獨知之契，作平等之觀，昌黎即有《與大顛書》，亦何礙昌黎本色，乃必諱之爲贋簡？參寥即不與坡公游，亦必不沒參寥本色，乃必引之爲名航。

方惟深

論述

綜論

《野老記聞》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分論

《張幾道挽詩》 《中吳紀聞》卷四：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恩皆爲王荊公門下士，荊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詩者，爲之出涕，吳人目子通爲「方挽詞」。幾道官至著作郎。

《紅梅詩》 《中吳紀聞》卷五：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謾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范石湖《梅譜》稱此「換骨」、「凝脂」之聯。曾季貍裘甫著《艇齋詩話》，以爲徐師川十三歲時詩，見知東坡。蓋妄也。慶元中陳剛刊板，已著爲方子通。子通名惟深，有《莆田小集》行于世。他詩亦佳。裘甫《詩話》多諛師川，恐非作家。子通，王荊公同時人。「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舟時有去年痕。」乃子通詩也。荊公愛之，書于座右，乃誤刊入《荊公集》。慥《詩選》不收此詩，謂爲姑蘇人，其實莆田人也。馮班評：亦通。紀昀評：起句俗，五句拙，六句無著，結意膚淺。三、四差可，究亦凡語。末爲佳作。

傳記

程俱《莆陽方子通墓誌銘》 宣和四年正月庚辰，興化方公卒吳下，享年八十有三，以三月乙亥葬于長洲武丘鄉汝墳湖西先塋之南。【略】公諱惟深，字子通，世爲莆陽人。考諱龜年，終尚書屯田員外郎，葬吳，因留家不去。公生挺特，幼爲文見稱鄉長者，長則端敏，涵養滋大，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即棄去。吳下有田一廛，公與其弟躬出入耕穫，凡衣食之具，一毫必自己力。閒則讀書，非苟誦其言而已也。至于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其戶庭堂奧，根源派別無不知，其所操之要則曰無爲而已。于西方別傳，得其大指，不數爲人劇談。平居視之，猶欺魄木鷄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然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傳誦以熟。舒王以知制誥卧鍾山，得其詩，以謂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方元豐、元祐間，公賢益聞，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躬行不言，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時朱先生長文隱樂圃，二人皆以學術爲鄉先生，士之往來吳下者，至必禮于其廬。朱公晚起爲太學博士，卒三館，公後死三十年，然世終莫得而挽也。元符初，孫集賢傑以郎官使淮浙，風采震儡州郡，入境遣從事問訊，且邀見，公辭焉。孫公至蘇，即日造公門，歸薦諸朝，雖知公之不可以吏也，以謂善人國之紀，人之望也，庶幾旌善人以風士類乎。輒報聞罷。崇寧中，詔舉遺逸，蒲輪走四方，二浙特起無虛郡，吳以公應詔，人以爲處士之雄也。復報聞罷。時宰相皆公故人，豈意其不可以起也，勿強焉。崇寧某年，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敕牒袍笏于其家。公得興化軍助教，命且至，或覘之曰：「是其志，視軒裳珪組亡如也，何助教云，是必辭。」公曰「君命也」，拜受唯謹。公長不踰中人，貌古骨強，目光如冰，居親側，洞洞屬屬，兄弟閨閫如也。交際，色勃如也，足

覆如也。其歲時祭享，自滌除水火之役，身先之，蓋至老不變。閭里慶弔，每先衆人。其酬應曲折，雖小夫孺子，如見所畏者。至于王公貴人，去就疏數，或見或不見，皆有辭，非苟然者。或曰公信無求于世矣，何自苦爲是拘拘者邪？嗚呼，是所以爲方子已矣。夫以亢爲高，以隨爲通，以放爲達，以無忌憚爲果，其似而非。譬之鼸鼠也，足以眩盲，聾，而不可以欺婁、曠。且仁與禮，君子所不可斯須離者也，而謂處士可以去之乎。公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即屏居于外。平生深于詩，遇得意，欣然忘食。中年忽若有所不樂者，因絕筆不道。夫卓絕之行可能，而常因循于所易；死生之決有不顧，而不能忘懷于嗜習。余于此知公之剛果絕人矣。公預知死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集其詩文爲五卷。【略】銘曰：猗歟方公，行峻而禮恭，徒人而志獨，學該而守約，吳越之膾也。一介不以與人，非以爲儉。一介不以取諸人，非以爲廉也。蓋妄取害于義，妄與害于仁，造端于取與之微，而賢否之分不容髮。故君子于此，若是其嚴也。古之人有眇六合以爲隘，捐一瓢以爲煩，是以遯世絕迹，窮苦其身而不悔，故獨善濟物不可得而兼也。雖位三旌，馬千駟，吾知其不以煩濁易安恬也。之人所以懷寶不試，寧老死而伏嵁巖也。

紀事

方惟深《都下寄友人葉裘之》 朝車皆有從，暮轍各有投。茫茫聲利區，賤客難獨留。豈無平生交，音容在南州。幽懷欲有訴，寤寐不可求。追我夙夕歡，負子今日游。勉矣尚有適，所困非所羞。

又《依韻答楊起公見寄》 釋卷趣南畝，霜風報穫時。不才謀事拙，寸祿及親遲。通塞終難問，短長今日知。何年得乘興，閑趁逸人期。

《中吳紀聞》卷二 朱長文，字伯原。未冠擢進士第，英聲振於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秘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官。後以疾解任，退居於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地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生以志不得達，棲隱於中。潛心古道，篤意著述，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圃先生」。樂圃在錢氏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主人瀟洒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圃十詠》：一曰《樂圃》，二曰《邃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溪》，六曰《詠齋》，七曰《灌園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

又卷三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長洲縣，因家焉。最長於詩，嘗過黯淡灘，題一絕云：「溪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王荊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蓋荊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詩，適有契於心，故爲其所喜也。後子通以詩集呈荊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爲？跌宕無成一軸詩。懶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遇秦醫。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遲。此日知音堪屬意，枯桐正在半焦時。」凡有所作，荊公讀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遺以書，曰：「君詩精淳警絕，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後以特奏名授興化軍助教。隱城東故廬，與樂圃先生皆爲一時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帥下車，必即其廬而見之。前後上章論薦者甚衆，子通竟無祿仕意，其於死生禍福之理，莫不超達。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於壁間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間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往來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類如此。仲殊一日訪子通，有絕句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清涼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於世。無子，一女適樂圃先生之子發。

又卷四 方子通一日謁荊公，未見，作詩云：「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荊公親書方冊間，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作也。

又卷五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其旁，忽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殪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復可尋，徐觀其餘，乃折劍也。至莫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詩具載其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〇引《雲齋廣錄》 吳人方子通作《古柏》詩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又作《艷澦堆》詩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舒王見而奇之。

著錄

程俱《莆陽方子通墓誌銘》集其詩文爲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方祕校集》十卷，莆田方惟深子通撰。其父屯田龜年葬吳，遂爲吳人。與朱伯原厚善，以女嫁伯原之子。嘗舉進士冠其鄉，不第，晚得興化軍助教，年八十三以卒。王荆公最愛其詩精詣警絕。始余得其詩二卷，乃其姪孫蕭山宰翺所編，後乃知莆中，嘗刊板，爲十卷，且載程俱致道所作墓誌于末。曾慥《詩選》直以爲姑蘇人者，誤也。《詩選》又言荆公愛其「春江渺渺」一絕，手書之，遂載《臨川集》。曾紆《南游紀舊》亦云，而其詩則「客帆收浦」者也。二詩皆不在今集中，豈以《臨川集》已收故耶？二本大略同，亦微有出入。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方惟深集》十卷。又錄一卷。

陳輔

傳記

《京口耆舊傳》卷三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才，不屑事科舉。文辭雄偉，不蹈故常，尤工于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繞縣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醒過午無人問，卧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于王安石，安石稱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倩」字。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腳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只舊時。」一日安石喪馬，爲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識應爲獅子去，卻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葛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流蘇公軾、鄒公浩、蔡公肇、沈公括，皆與之游。方其年少有志，當時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頂可埋金，噫嘻蜀道徒崎嶔，南風來舜琴。梁父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綠絲空滿簪。」比其老也。復爲詩號悲，昔游以致命，遂志云。【略】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有猶子乎？」曰：「有。」軾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忍饑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

《宋史翼》卷三六《陳輔傳》（存目）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引《王直方詩話》　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歲率爲常。元豐辛酉、癸亥兩歲，訪之不遇，因題一絕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稱于荆公。荆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平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蓋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又後集卷三六　《復齋漫錄》引《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墨莊漫錄》卷四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竹莊詩話》卷一八》引《詩事》　丹陽陳輔，字輔之，自號南郭子，以詩名世，能盡其妙。少爲荆公所知，嘗獻公生日詩云云。獻詩中，公獨喜之。

《五總志》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少從介甫游。介甫授以經旨，輔之

曰：「天生相公，輔亦讀書；天不生相公，輔亦讀書。願自見也。」一日謁公于定林不值，留詩壁間，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腳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襲深之曰：「此郎復以我爲尋常百姓矣。」後與丹陽郡守作詩爭衡，爲守捃摭撻之，廢棄終身，悲夫。

《**帶經堂詩話**》**卷一一**　宋陳輔之，丹陽人，有詩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爲王介甫所知，而與蘇公尤厚善，此詩尤爲可愛，特書之。

又　宋丹陽陳輔訪建康楊驥題壁絕句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輕風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風致可愛。然輔不聞有詩名，若唐人任華、盧延讓之屬，詩反得傳於後，名之顯晦信有數耶。

著錄

《**京口耆舊傳**》**卷三**　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

《**說郛**》**卷八一**　《陳輔之詩話》一卷

歐陽珣

歐陽守道《**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錄，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宋史**》**卷四四八**《**歐陽珣傳**》（存目）

《**獨醒雜志**》**卷八**　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關山，以樂府寄其內曰【略】全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即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婿，乃從兄叔謙也。

王鞏

論述

蘇軾《**王定國詩集敘**》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睹《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五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蕩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眞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翱翔徜徉，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又《與王定國》　張公《行狀》，讀之感慨，內有數處，須至商量籤帖，持去，乞細予批鑒。附來高文，固佳妙，無可指摘，但其間不免有愚意未安者，必是老謬不足曉，煩公開諭，仍不深訝。蓋張公文，《志》又不可不盡心同慮也。

又　某啓。今日景繁到泗州，轉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書並新詩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懣冰釋，幸甚！幸甚！

又　寵示二詩，讀之聳然。醉翁有言，窮者後工，今公自將達而詩益工，何也？莫是作詩數篇以餉窮鬼耶？喜不寐。詩甚欲和，又礙親嫌，皆可一笑也。

蘇轍《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捃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辯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又《王鞏通判宿州制》　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又《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駕奇瑰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游，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磅，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游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羊，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點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眞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舉，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黃庭堅《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慣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得意。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爲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爲言，鬱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爲俗人道之。王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爲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爲序見之。定國名鞏，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癸亥八月壬辰序。

王庠《見王鞏書》　某切惟執事奉天子命，來官三榮。方執事之未至也，士相語曰：「此三槐丞相之家清虛居士也。」前日執事至自萬里，陋邦之人爭先睹之爲快，士復相語曰：「吾見其顏如春溫，氣凜秋色，風流蕭爽，與世相忘，其西晉之佳公子也。」某曰：「非也。子知夫衛國之鶴乎？可使之衝天遠唳，而不可使之乘軒。是王、謝之徒也，非居士比也。」又曰：「吾見其激昂風聲，正色不阿，直氣凜凜見眉宇間，其東京清議之士也。」某曰：「非也。子知夫宋國之神龜乎？鑽無遺策，而不免於剖腸。是陳、李之徒也，非居士比也。」然則，居士如之何？居士有時爲西晉之公子也，飄若無心之雲，出能澤物，則非西晉之公子也。居士有時爲東京清議之士矣，直若無私之繩，時可卷舒，則非東京清議之士也。以晉、漢之人物而方居士，則居士之迹猶可議也；以居士

而觀晉、漢之人物，則居士之養不可得而議也。吾意居士以道爲偶，自得於心者，固有異於人矣。自得於心者，雖不得見，然可得而聞者。當再拜而問之，澡雪吾身，虛心以俟，居士豈捨我而不教乎？今玆踵門，有請將命。伏惟執事喜於善誘，孺子苟可教，願承教焉。執事下車六浹旬，進見之士座無虛席，得聞一言，皆有飽意。某之請益，今已後矣。雖然，求教而失之遽，則其要不久，其誠不通，受賜於君子自今日始，尙未晚也。執事察其心而已。謹獻近所爲文一編，非敢以爲文也，以爲求教之資也。進退唯命。不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略】三書皆間涉神怪，稍近稗官，故列之小說類中。然而所記朝廷大事爲多，一切賢奸進退，典故沿革，多爲史傳所未詳，實非盡小說家言也。《甲申雜記》中李定稱蘇軾一條，費袞《梁谿漫志》駁其失實，今考袞謂軾詩自熙寧初始多論新法不便，至元豐二年有烏臺詩案，前後不過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說是也。至謂能記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則人皆能之，似不足爲東坡道，則其說未然。書中所載定語，乃云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則是指其所引之書，非指其作詩之故，袞殆未審其語歟。

傳記

《**宋史**》**卷三二〇**《**王素傳**》 子鞏，【略】鞏有俊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魘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宋史翼**》**卷二六**《**王鞏傳**》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父素，《宋史》有傳。鞏篤學力文，志節甚堅，練達世務，彊力敢言，吳充、馮京器其爲人。上書言事多切時病，京薦于上，王安石沮之。累官大理評事。熙寧八年，坐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追兩官勒停。尋爲秘書省正字。九年，坐借趙居兵書，追兩官勒停。元豐二年，叙復太常博士，坐與蘇軾交通，受謗訕文字不繳，又受王詵金，謫監賓州鹽酒稅。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鞏安患難，不戚于懷。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書于太學，凡置博士、試弟子，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之。鞏處放逐，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成《論語註》十卷，自信不惑，成一家之言，請閣門奏上之。三年歸來，氣益剛實，言事如故。司馬光喜之，待以國士。元祐元年，言之朝廷，擢宗正寺丞。疏論宗室疏遠者不當禰皇伯皇叔，言者摭其疏，指爲離間宗室。除揚州通判，在任皎皎，府賴以治。更謝景溫、王安禮二守，皆相喜。因有少年之過，代還。四年，除知海州，不滿意，呂大防愛其才，改知密州。到官數月，言者交攻，罷歸。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觀。五年，起判登聞鼓院，朱光庭言未協公議，詔別差遣。謝景溫薦其有政事才，通判揚州，在官無過。蘇轍言鞏之所長，人所難能，所短或少年所不免，乞加錄用。六年，除知宿州。安鼎、姚勔論鞏在揚州日，交通州吏馬守珍踰違公事，詔罷新命，依舊管勾太平觀。改朝奉郎，管勾鴻慶宮。紹聖初，爲榮州簽判。鞏跌蕩傲世，好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頗不容于人。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論，故終不顯。元符元年，坐元祐中及元豐末累上書議論朝政，欲盡變先朝法度，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徽宗立，復朝散郎。崇寧元年，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入黨籍。鞏生長富貴，所好皆老書生事。長于詩，東坡嘆爲不及。他文章不守近儒繩尺，欲以雄長一時。小草有高韻。著有《論語注》十卷，《聞見近錄》一卷，《甲申雜記》一卷，《隨手雜錄》一卷。

《**史質**》**卷三三** （存目）

紀事

王鞏《**答鮮于子駿書**》 某弗類，負先君子教導意，而不能成立，以致流放。每一惟念，則惕然汗下，無以自存，故其在憂患也，既以自愧，復亦自幸者，何哉？經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自蹈於不測，非明也，自沉於有過，非哲也。學之不講，義之不修，理之不燭而然也，將誰咎歟？尙賴聖世，猶得斗粟以自效，乃安其憂患而愧幸之，又以無可奈何而安樂之。由是居天下絕遐之方，瘴癘必死之地，悠然而還往，不知其爲可憂也。今而歸，亦莫知其歸之爲樂矣。苟以是爲樂，則以是爲憂矣，樂之與憂自取爾，非有方也，故九夷

之陋可往矣，先進舊學以爲然乎？今以張公相留，久去其側，尊老之人不敢重違其志，又以嫁一女子與劉莘老家，禮成在夏，乃寓于此。宋中粗陋，無山水佳致，令人遊神於清淨，又少可以博約者。如洛中，王屋在左，嵩少在右，岩岫互出，若列庭戶，而水竹花木，天下蓋鮮儷。群賢君子多在焉，既可以講看聖道，日知所損，而一觴一詠，陶然縱適，亦足以優哉悠哉。送羲娥之升沉，想公甚自裕，某汩汩爾日思奉宴，立侍談麈，如視青天望而不可至，相思之勤于此可見。近寄《歸去來詞》，在子華相公處，請堯夫取觀，曾經覽否。初欲卜居于揚，今以張公遲其行，徐當成其願。秋冬間別議《去就》，或乘興命駕，踵謁門館，丐一巵酒以自慰。潞公歸已多日，君實公久不見，必時聚首。堯夫亦未作書，示此可爾。子瞻聞已離黃，子由在江南未有代者，皆甚安。余非此能究，臨書引領，心在几杖，日聽亭嘉，恢發賢業，康民澤物以就宿願，然進退出處，固有命焉。惟愼暑自重。不宣。

蘇軾《與王定國》　張公所戒，深中吾病，雖甚頑狠，豈忍不聽，願爲致此意也。公向令作滕達道埋銘，已諾之，其家作行狀送至此矣。又欲作《孫公神道碑》，皆不敢違。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潤筆見遺，乃敢聞命。來詩甚奇，眞得衝替氣力也。呵呵。故後詩未及和。

《墨莊漫錄》卷二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眞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

又卷三　蘇黃門子由薨於許下，王鞏定國作挽詞三首，其一云【略】右三詩，予在高郵於公之子處見其遺稿，因錄之，皆當時事。今公之後邈然，家集不復存，惜其亡也，因附於此。

著錄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甲申雜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聞見近錄》一卷，宗正丞三槐王鞏定國撰。

又卷一一　《清虛居士隨手雜錄》一卷，王鞏定國撰。待制素子，張安道之婿。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清虛居士隨手雜錄》一卷。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王鞏《甲申雜記》一卷。又《聞見近錄》一卷。

《近古堂書目》卷上　王清虛《甲申雜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略】所記雜事三卷，皆紀東都舊聞。《甲申雜記》凡四十二條，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故所記上起仁宗，下訖崇寧，隨筆記載，不以時代爲先後。《聞見近錄》凡一百四條，所記上起周世宗，下訖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眞宗、仁宗事爲多。《隨手雜錄》凡三十三條，中惟周世宗事一條，南唐事一條，吳越事一條，餘皆宋事，止于英宗之初。二書事蹟在崇寧甲申前，而原本次《甲申雜記》後，蓋成書在後也。卷末有其從曾孫從謹跋，稱先世著書散佚，隆興元年乃得此三編于向氏，鈔錄合爲一帙。前有張邦基序，言得其本于張由儀，由儀則少從其父得于鞏家敝篋中。末題甲寅五月，爲高宗紹興三年。蓋向氏之本又出于張氏，當時親傳手迹，知確爲鞏撰，非依託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皆紀東都舊聞，本各自爲書，後其曾孫從謹合爲一編。知不足齋本。　學海類編本。

又《續錄》　盛意園藏宋本《甲申雜記》、《聞見近錄》，十行十九字，板心頗大，行款亦疏，似是活字本。【略】鮑以文刻三種，附此二種，即據宋本翻刻，疑即此本。　筆記小說大觀本。　唐宋叢書單刻《聞見近錄》本。

《藝風藏書再續記・宋刻本》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宋王鞏撰，宋活字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影宋鈔本。宋王鞏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宋王鞏撰。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宋王鞏撰。宋刊本，盛昱、樊增祥跋，三冊。　又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

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清影宋鈔本，一冊。　又　《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清虛雜著補闕》一卷，宋王鞏撰。清乾隆嘉慶間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冊。

藝　文

蘇軾《王定國真贊》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又《三槐堂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祿，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眞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蔭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又《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又《百步洪》　王定國訪余于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于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月餘，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爲陳迹，喟然而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略】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不學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胭脂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

又《次韻王鞏南遷初歸》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三年不易過，坐睨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爲尚書郎，還賜上方舄。

又《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少年日，文如瓶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奔。天欲成就之，使角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瀉五石樽。卻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騶忌子，廉折配春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挂桐孫。

劉攽《酬王定國》　卧讀群言起欲行，壯夫爲不負平生。上書略數三千牘，掉鞅何煩七十城。築室曾同老農計，寄詩猶見故人情。病軀懶厭金門步，長愧彤廷午漏聲。

又《酬王定國五首》　放逐朝恩本自優，衡山猶是古荆州。百年生計羞蝸角，九品人情看馬頭。炎瘴還歸君不恙，風波別去我離憂。柔姬一唱陽關曲，獨任剛腸亦淚流。

劉摯《次韻答王定國》　江州居士赴東城，旬月相忘不寄聲。閉戶邇來能避謗，求田何處欲歸耕。筆端浩蕩詞逾壯，胸次崔巍氣未平。我有白羊新賜酒，澆愁聊可一杯傾。

范純仁《和王定國見寄》　危踪俄復罣刑書，得喪情懷久已無。憂道不知身竄逐，登山未敵世崎嶇。戀軒無計慚疲馬，向日低飛作晚烏。薄祿未抛生事拙，涸鱗徒憶縱江湖。　謫居終日省愆尤，貝錦雖成職我由。萍梗屢嗟罹放逐，風波更險信沉浮。生還故里誠多幸，坐廢明時敢不憂。自是無才速官謗，非關有命壓人頭。

賈收

論述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賈收》 有美東南萬景收，浮暉水閣壓湖州。圖成付與雙荷葉，他日懷蘇記唱酬。

傳記

《宋史翼》卷三六《賈收傳》 賈收字耘老，有詩名。仁宗朝，梅摯守杭，上賜書有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蘇軾倅杭，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遂以收詩爲冠。詩云：「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收所居有水閣曰浮暉，李公擇常、蘇子瞻軾爲州，與之游，唱酬極多。軾常游何山、道場山，回值風雨，艤舟于浮暉。命官奴秉燭，掃風雨竹于壁間，或刻之石。收素貧，軾每念之，常寫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蘇去，收作亭，以懷蘇名之。

紀事

《庚溪詩話》卷下 錢塘吳山有美堂，乃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默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耘老詩爲冠。其詩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疏拙意，略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從。

《齊東野語》卷一一 賈收耘老隱居苕城南橫塘上，沈（偕）嘗以詩遺之蟹曰：「黃杭稻熟附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跪蹣跚鉗齒白，圓臍吸脅鬬膏紅。釐須園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細擘葱。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蝤蛑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鍍，劈慚湖女手如葱。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即沈偕）怒曰：「吾聞賈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爲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雌還卻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漉，醢成何處污園葱。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眞氏，人謂「賈秀才娶眞縣君」以爲笑。沈所指團雌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著錄

《宋史翼》卷三六《賈收傳》 有詩一編，號《懷蘇集》。

藝文

蘇軾《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從來未省馬牛風。卜鄰尚可容三徑，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組佩，招詞閑詠桂生叢。此身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黃出舊槎，騷人孤憤苦思家。五噫處士大窮約，三賦先生多誕誇。帳外鶴鳴奩有鏡，筒中錢盡案無魚。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 生涯到處似檐烏，科第無心摘頷鬚。黃帽刺船忘歲月，白衣擔酒慰鰥孤。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饑爲出鱸。莫向洞庭歌此曲，烟波渺渺正愁予。

又《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簑。淚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

嫋嫋風蒲亂，猗猗水荇長。小舟浮鴨綠，太杓瀉鵝黃。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季路獨留言。已占蒲魚港，更開松菊園。從茲來往數，兒女自簷門。

又《清遠舟中寄耘老》 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苕水湄。山腰自懸蒼玉佩，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覆苔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雁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清齋十日不然鼎，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欲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朱服

論述

《書史會要》卷六 朱服，紹聖元年，召試中書舍人。上曰：「服文詞可采，書札亦工。」

《漁家傲》 《詞綜偶評・宋詞》：「愁無際」三字，總承上三句，好。《詞苑萃編》卷四引《烏程舊志》云：烏程朱行中，歷官禮部侍郎，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至東陽郡齋，作《漁家傲》以寄意。【略】讀其詞，想見其人，不愧爲蘇軾黨也。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七《朱服傳》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守便宜賑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返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三百。除喪，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紀事

朱服《合肥書懷》 歷盡風波老境侵，一塵重寄蜀山陰。時清不復崇詩禁，更向淮西續舊吟。

又《元豐盛事》 收拾精神歸卷內，了無非譽入懷中。祇因庭樹藏春色，更有琴書繼古風。學道固非原憲病，好賢誰信孟嘗窮。清樽猶剩回仙酒，萬家翛然一醉空。

《泊宅篇》卷上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是時年尚少，風采才藻皆秀整。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略】予以門下士每或從容，公往往乘醉大言：「你曾見我『而今樂事他年淚』否？」蓋公自謂好句，故誇之也。予嘗心惡之而不敢言。行中後歷中書舍人，帥番禺，遂得罪，安置興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詞。

又卷下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隴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遠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爲之碓，不唯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謂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爲，其機巧如此）。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猶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萍洲可談》卷一 先公崇寧元年帥廣，正月游蒲澗，見游人簪鳳尾花，作口號，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髯草，游子空簪鳳尾花。」後監司乃指此句爲

罪，其誣註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讒口可畏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家貲以釀酒飲之也。【略】至朱行中舍人有句曰：「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宋史**》**卷三五五《上官均傳**》　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己，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朱服集》十三卷。

晁端友

論述

綜論

蘇軾《次韻晁補之无咎學士相迎》　少年獨識晁新城，閉門卻掃卷旆巾。胸中自有談天口，坐卻秦軍發墨守。

又《晁君成詩集引》　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

黃庭堅《題東坡晁君成詩引後》　楚人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吾觀世人齎恨以蓋棺者，可勝道哉！人生四十，心固自會，從事於道德之日久矣，訖以不幸，君成之志可悲也夫！前日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常如九泉下人；廉頗、藺相如沒向千載，凜凜尚有生氣。士有隔存沒而相知，豈獨考其事業，蓋意氣相感爾。山墜而鐘鳴，虎嘯而月暈，豈有使之然哉！

晁補之《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慚魂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概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卻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耆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郃。比疾，病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概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

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

《澠水燕談錄》卷六　濟州晁端友，文元公之孫也，沈靜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辭，尤長于詩。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無知者。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爲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補之錄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爲新城令，與游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爲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蘊文行，不自求聞達，卒不爲世知者，可勝數邪？

《石林詩話》卷上　外祖晁君成善詩，蘇子瞻嘗爲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黃魯直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齕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我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瞻嘗稱其詩清厚靜深，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

《宋史》卷四四四《晁補之傳》　父端友，工於詩。

分　論

《甘露寺》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寺在京口，多景樓在寺中，天下絕景也。晁君成名端友，無咎之父。第進士，仕至新城令，東坡爲其詩集引。【略】如君成詩，當黃、陳未出之前，自爲元和間唐詩，不可不拈出，使世人知之也。馮舒評：梅僅五律耳。餘體宋氣逼人，乃曰「過王維」，非也。馮班評：「過王維」、「合太白」，夢語也。　無名氏(乙)評：數語比擬，似未神合，而「梅過王維」一語，尤未敢以爲然。　馮舒評：題下所注二語以「昔」字出之。「越舶樓前聚」，所聚豈止越？　尾句少力。　馮班評：第三句「秋」字何說？　第四句江濤耳。　第五句「越」字又不妥，「楚舶聚」有何不可？　陸貽典評：此題疑有脫字，觀二句云「風煙昔縱觀」，結句云「虛閣憶盤桓」，當是追憶之作。　查慎行評：晁氏一門詩文之傳者多矣，獨君成集失傳，惜哉！　紀昀評：亦無佳處，亦無惡處，此種詩可不作。　無名氏(乙)評：格律完整。

《登多景樓》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此詩無一字一句不工，孰謂宋詩非唐詩乎？五言律八句內一句而工，可名世矣。此乃頓有數聯，曲盡多景樓之妙。南渡後詩牌充塞，如劉改之之長律，阮秀實之大篇，皆徒虛喝耳。夫以天下之形勝無窮，而所選五言止此二十言，猶時文之有格，不在多也。　馮舒評：日光照耀，往往不能極目，落日後則纖悉俱見矣。二句承「落暉」來，故妙。　全似樂天江州諸詩，目之所見，則成一聯，似乎語無倫次，不知題是多景樓故也。　筆力自好，以爲無一字一句不工，則過矣。　「融結想天機」，笨句。　結無力。　馮班評：前四句即太白《謝朓北樓》「江城如畫裏，山晚望晴空」起法。　亦有怯句。　紀昀評：「廢興」四句刪去，覺緊健潔淨。元次山選《篋中集》，有刪句之例。　陸貽典評：第四句眼前景，人道不出。查慎行評：有「開軒」句之宏大，不可少「覽物」句之細膩，以下觸手皆靈，得力在此耳。　「廢興懷霸業，融結想天機」，一句說人事，一句說煤山，搏捖有力。　律以工部之開闔抑揚，此詩瞠乎後矣，有鋪排，無轉折故也。即此二詩，味之自見。　無名氏(甲)評：多景樓在鎮江。　許印芳評：晁端友，字君成。今之刪本果是無句不工。原本「波聲」句下有兩聯云：「廢興懷霸業，融結想天機。浩浩群流會，沈沈百怪衣。」「融結」句腐，「沈沈」句惡，曉嵐皆抹去，又批云【略】今從之。　無名氏(乙)評：(批方回評)誠然。　當境寫，快活。「融結想天機」接次名，不意通篇警，是僅有之作。

《早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此無咎之父。旨味平雅，有唐風。　馮舒評：亦是前僧一例耳。　紀昀評：此無好無惡之詩，不作可也。

《馬處厚席上探得早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晁無咎乃翁端友詩，不減唐人。　馮舒評：三、四直用韓致堯。　陸貽典評：三、四重致堯。　紀昀評：亦習徑，「北陸」、「南枝」太襲致堯。

《梅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晁無咎乃翁詩，遠逼唐人，近勝宋人。東坡所作《新城集叙》，論已見于前也。　馮班評：第三句俚下，第四句尚可。　紀昀評：他詩未及備論。就此一詩，殊不足當此八字。

《**清平樂**》《夢園詞選》：按「飛雲過雨」、「殘雷」、「夕陽」總見非清平時候，借燕歸巢，以寄其招隱之心耳。先從清平寫入，「一霎」字斗轉，引起下闋，有見幾不候終日之意。　按《詞綜》以此詞爲劉涇作。涇于元符末，官職方郎中，則此詞所指，應指章惇、蔡卞紹述之禍，所謂「一霎飛雲過雨」也。黨人難作，日月不停，所謂「隱隱殘雷」也。「夕陽」喻不明也。宣仁太后聽政，召用賢臣，朝野歡騰。太后即世，哲宗信任奸邪，元祐諸賢，貶逐殆盡，謂「莫把珠簾垂下」者，望諸賢歸來也。

傳記

黃庭堅《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爲，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人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乃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略】爲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任君成按事，並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諉，不爲之作欛槁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愛之。晚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人得失，閔世故艱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爲囊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楊前抄得，比終，略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厚深靜，如其爲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己有恥，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其文章有秦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願，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補之。女嫁某官張元弼，進士柴助、賈碩、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詩曰：不澡雪以嫮清，不闖墮以徙汙。林麓江湖，魚鳥與爲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羶，人謂我愚；人爭也，人謂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浮沈兮孔樂，壽考兮不怍。高明兮悠長，忽逝兮不可作。河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兮驂雲，好游兮如平生。深其中，廣其四旁，可以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柏兮茂好，對爾後之人。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氏新城集》十卷，右皇朝族祖新城府君也。公諱某，字君成。早登進士第，爲杭州新城令以沒。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晁君成集》十卷、《別集》一卷，新城令晁端友君成撰。東坡爲作序。補之，其子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晁端友詩》十卷。

彭汝礪

論述

蘇轍《彭汝礪右史告詞》　敕：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愼之宜。逮茲稍淹，士知自養。望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早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爲進退之慮。翱翔外服，阻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顧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爲，長育人材，亦當識予深意。

《**宋史**》**卷三四六《彭汝礪傳》**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桐廬倪天隱，既死，並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

《**宋百家詩存**》**卷二《鄱陽集》**　汝礪讀書爲文，志于大者，言動取舍必揆

于義，風裁卓犖，爲時所重。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彭汝礪鄱陽集》　鄱陽經義有根源，風裁眞堪作狀元。語默不隨流俗轉，治平十事是知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鄱陽集》十二卷。【略】史稱汝礪詞命雅正，有古人風，而詩筆亦諧婉可諷。明瞿佑《歸田詩話》嘗極推其情致纏綿。王士禎《居易錄》亦引其《梅花詩》中「瀟湘此日堪腸斷，隨處幽香著莫人」之句，以證朱淑眞詞、耶律楚材詩內「著莫」二字之所出。在北宋諸人之中，固亦褒然一作手矣。張舜民《畫墁錄》載汝礪於臨歿作偈，有「從今以後不打這鼓」之語，蓋其學實出於禪，故集中多與僧往還酬答之作。然汝礪立朝侃直，風節凜然，凡所論諫，皆關國是，其晚耽禪悅，蓋亦自行其所得，故不必以一格繩人，遽爲汝礪病也。

傳記

曾肇《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公諱汝礪，字器資，自讀書爲文，已有志於其大者。言動取舍，必度於義，朋友畏之。治平二年，以進士試禮部，擢第一。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服除，復授潭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澹如也。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之，留爲國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御史中丞鄧綰欲舉公御史，召公不往，後雖薦之，而爲小人所訴，復自陳失舉，且薦他官代之。神宗察其姦，怒甚。王文公亦以爲言，即日黜綰，除公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時熙寧九年冬也。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一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免役，十鹽事。指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又言呂嘉問領市易司，專事聚斂非法意，當罷黜，兪充諂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出拜之，不當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神宗爲寢充命，而究語所從，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奉詔。宗室賣婚，至女娼家子，行有日矣，公奏罷之，因言：「皇族雖服屬已疏，然皆宗廟子孫，不可使閭閻下賤，得以貨取，願爲更著婚姻法。」【略】以母老請外，神宗固留之，而請不已。元豐元年春，罷爲館閣校勘、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略】在江西三年，代還，復出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丁內艱，去職。元祐二年，服除，以起居舍人召。【略】踰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爲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說，公亦數請去。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構爲危言，以激怒太皇太后，必欲窴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爲不可。諫官指公爲朋黨，太皇太后曰：「彭某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爲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在徐一年，加集賢殿修撰，召權兵部侍郎，徙禮部，又徙刑部。【略】再徙禮部，賜告其家。使契丹還，徙吏部。【略】未幾，除權吏部尚書，又月餘，以寶文閣直學士出知成都府。命下，衆愕然，公亦以私計辭行。章數上，或以爲慢，當責。上不許，乃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略】至郡數月，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隕于郡衙，是日公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四，累官左朝散郎，勳上護軍，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立朝大節如此。其在外爲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傅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爲州所至有惠愛，尤以興學養士，賑乏恤孤爲急。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爲置義莊。與人交，盡誠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並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其家人。蓋其篤行如此。公所著有《易義》若干卷，章疏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略】蓋公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愛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

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最爲今范丞相純仁所知。范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既對，太皇太后首曰：「姑徐進彭某。」蓋已有聞之者。及出江州，未數月，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矣。公之學之守若將大有爲者，而天奪其年，中道而殞，宜其識與不識，皆爲之悲；而有志於天下者，哭之或至於慟也。孔子稱「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公所自立，其近是歟！予與公遊二十餘年，朋友之分深矣。今公亡矣，予無以爲質矣。悲夫！銘曰：乘時射利，小人之常；中行獨立，君子之方。並驅一時，則有通窒。要之萬古，孰爲得失？有卓維公，既明且剛。弗茹于弱，弗吐于強。二十年間，世道三變，我無磷緇，終始一貫。何以貫之？唯義之踐。人所競逐，公則無求；衆皆患失，公則無憂。笑言待終，不變聲色。拳拳愛君，以至易簀。問胡以然？維學之力。人誰無死，公也不亡。體魄言歸，兆此新岡。更千萬年，樵牧辟路。是曰有宋，忠賢之墓。

《東都事略》卷九四《彭汝礪傳》（存目）

《宋史》卷三四六《彭汝礪傳》（存目）

紀事

彭汝礪《宿萬孝子家詩序》 敬儒，肥陵人。其家同居數世，親死，廬墓不歸，刺指寫佛經數百卷。太守盧潘表之，詔旌其門，逮今不廢。某比因按田，與縣令僉君玉宿其家，觀迹而思其人，相與咨嗟嘆息。

又《七門堰詩序》 予爲合肥職官，始按事龍舒。出邑之西北門，觀所謂烏陽牐蹟，七門三堰。問耆老，求疏治之始，漠然無能知者，蓋其所從來遠矣。

又《送張子固詩序》 大理寺丞致仕德興張公偕，先考執友。予十六七時，從其子正父、季友學，明叔禮遇予厚。明叔子子固娶，予作賀。客畢席，復入宴。予時善飲，寺丞公取大白觴余，厥容幾一升，戲曰：「能復飲，子魁天下。」曰：「能。」連三飲皆空。【略】元豐甲子，備使京西，與子固遇襄。道及故舊，連日不能去。曲指當時，或化爲鬼，或老爲叟，或窮且病，饑餓不能出門戶，蓋無有赫然顯榮者。而予更罹憂患，鬢髮斑白。相與飲酒，飲絕少亦醉，醉亦不樂，無復少年時氣味。因嗟嘆久之。

又《有感》 吾身本山林，艱難知備嘗。天寒負書橐，萬里冒雪霜。山川風借力，道路泥爲漿。瘦馬鞭不前，悲歌自慨慷。今也偶得祿，雖勞庸何傷。念爾草野夫，百輩勤送將。不惟風雪勤，無用田疇妨。素餐煩爾徒，心顏兩愧惶。作詩書諸紳，庶幾久無忘。

又《自謝》 重念賤子庸，僅同流俗愚。學不達本原，行行無廉隅。九思失孔戒，三省忘曾模。背道而妄行，輕言以招辱。一身旅焚巢，衆目睽張弧。奔馳今逝矣，玷圭可磨乎？晝寢過甚微，聖門斥弗誅。于今底荒唐，較彼尤昏逾。尚賴君子仁，爲包小人蒙。未即遠方屏，止于鳴鼓攻。過愆苟不滌，憂慮環無窮。歸來訟醜迹，自欲鞭微躬。父母遺汝來，期爾才德豐。親友壯爾行，思爾事業充。不沿仁義流，反扇偷惰風。固宜衆人歸，詎可多雷同。猶願追已往，從此圖令終。庶幾謝顏子，自誓規繆公。敢期白日光，重照幽谷中。驅除困蒙吝，震蕩迷復凶。作詩代負荊，鄙誠實悾悾。

又《某媮惰不強日陷罪惡元忠哀憐意愚未忍誅絕賜詩為戒佩服弗忘韻險且長賡和未逮聊作短句以代負荊》 小人無遠慮，苟志懷與安。富貴本浮雲，百計圖一完。辰乎來之遲，玩弄如等閑。其不爲禽狄，不能分寸間。故人哀憐之，投以藥石言。伏讀夜達旦，顏汗肌骨寒。顧惟壯盛時，氣大力亦敦。泰山陟其顛，不見宇宙寬。蕩舟絕溟渤，猶自觀其瀾。老大不自強，喑嘿甘素餐。更欲盜恩榮，歸取妻子歡。自非仁人心，孰肯救此患。過惡苟容改，勿憚提耳煩。將大書諸紳，佩服永弗諼。

《楊公筆錄》 彭汝礪作侍郎，年六十，再娶朝士宋匪躬之女，小器資三十餘歲。及病篤，取紙自書頌四句，以授宋氏而絕。云：「百年姻眷，五歲夫婦。這回這回，休打這皷。」

楊時《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爲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舄者如登膺門，況共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

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公功甫詩「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爲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云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爲之記云。

著錄

《宋史》卷三四六《彭汝礪傳》　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

又二〇八《藝文志七》　彭汝礪《鄱陽集》四十卷。

《遂初堂書目》　《彭器資集》。

《文淵閣書目》卷九　彭氏《鄱陽集》，一部十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彭氏《鄱陽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彭汝礪《鄱陽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鄱陽先生文集》十冊，全。宋彭汝礪著，凡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鄱陽集》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彭汝礪撰。【略】此本乃其詩集，亦止十二卷，非其完帙。又編次錯互，如古體中誤入律詩一首，律詩中誤入古體一首。《武岡驛》一首有錄無書，《寄佛印》一首前後兩見，頗多複混。殆其本集久佚，後人掇拾殘賸，復爲此編，故其淆雜如此歟。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彭元瑞跋　《鄱陽先生集》，晁、陳兩家不著錄，馬《考》亦無之。《宋史》本傳著《易義》、《詩義》，詩文集凡五十卷。此本標文集，僅詩十二卷，非足本也。近嘉善曹氏輯《宋百家詩存》，所選《鄱陽集》，無出此外者。《浙江遺書目錄》亦寫本，十二卷，或流傳祇此。

陸心源《鄱陽集跋》　《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題曰彭汝礪器資，舊鈔本，每卷有目，卷一至卷三古詩，卷四至卷十律詩，卷十一、十二絕句，首尾完具，並無缺佚，尚是宋人原本。卷九《武岡驛》五律全篇具在，《寄佛印》詩亦無重出。【略】題曰文集，而有詩無文。查《鄱陽集》本四十卷，見《宋史・藝文志》，原本當與文集合編，今僅存詩集耳。《諸臣奏議》、《通鑑長編》兩書載器資奏議頗多，輯之尚可補文集之缺。

傅增湘《鈔本鄱陽集跋》　《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舊鈔本。【略】此書舊藏蔣氏密韻樓，後爲涵芬樓所得，余假歸，以嘉慶戊寅高氏刊本校之，訂訛補脫凡三百八十九字。更補卷五《拜送》詩後脫文十七行，卷七《答相州司諫同年後有懷》七言詩一首。考高澤民刻此集所據爲周澗東孝廉藏鈔本，據高氏自言，視《四庫》所收馬裕家藏本爲善，馬本古律互淆，有有題而詩闕者，有一詩而兩見者，周本傳鈔在前，較爲完善。孰知此本更出其上，且補奪文至十數行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彭汝礪撰，清初鈔本，四冊。《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彭汝礪撰，清嘉慶二十三年周彥、高澤履刻本，傅增湘校並跋，二冊。

藝文

王安石《贈彭汝礪》　鄱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兩崖間，遡洄與我相往還。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于波瀾。放言深入妙雲海，示我仙聖本所寶。楞伽我亦見彷彿，歲晚所悲行路難。

曾鞏《祭彭江州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謂天生斯人，而止于斯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壽不躋于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茲，足高士類，而況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任肩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于時人。至若孝友著于閨門，信義行于鄉黨，處榮悴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積流之砥柱，宜大廈之棟幹。奈何道未行于當世，福未及于生靈，忽漂流于下國，遂夭閼于修齡。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苟得，譬熠燿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末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之益，衆皆訑訑，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

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亡，我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昔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年餘。中間省闥，並典贊書，出入風議，惟予子俱。子如飛黃，豈受羈拘，有言不用，去不須臾。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亦南遷。孰云契闊，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子訃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詞，以代號哭。

何去非

論述

綜論

蘇軾《進何去非備論狀》　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品，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歸有光《跋何博士備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苻秦論》頗有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禧、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分論

《光武論》　《崇古文訣》卷三二：見得親切，故斷得分明，說用兵情態好。

傳記

王洋《隱士何君墓誌銘》　博士諱去非，正通字也。以儒業起家，既中科選，又好談古兵法，爲人廉勁踔悍，書無所不讀，自墳典傳訓雜史子記，以至天文地理陰陽時數山川蟲魚草木詭異之說，莫不誦曉。眉山蘇公嘗薦之曰【略】由是士知正通者益衆。嘗代侯公說項羽設辭，雜眉山書中，蘇公見之弗拒也。卒於通判滄州，世多惜之。死葬富陽縣韓青谷，以嘗令富陽而民懷之也。

著錄

蘇軾《進何去非備論狀》　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三省執政考覽。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何博士備論》四卷，武學博士浦城何去非正通撰。去非以累舉對策稱旨，授左班殿直，教授武學。後以東坡薦，換承奉郎、司農寺丞，通判廬州。別有文集二十卷，未見。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何博士備論》四卷。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何博士備論》四卷。（何去非）

又卷二〇七《藝文志六》　何去非《三備略講義》六卷。《備論》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九　《何博士備論》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何去非撰。【略】〔蘇〕軾狀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蓋佚其二也。

黃丕烈《何博士備論跋》　丁丑仲秋，湖賈以閩中所刻書數種求售，此《何博士備論》，其一也。書爲浦城祝氏留香堂開雕，首載《四庫全書總目》，末有祖之望跋，謂抄自翰林院所藏四庫副本。取對此，大段相同，字句間有異耳。餘書亦皆閩中人著述，開雕於嘉慶辛未，以道遠不能交易，賈人偶得，詫爲奇貨，未之收也。後書賈願以他書相易，率歸之，聊記於此。復翁。

又　《何博士備論》四卷，載《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此本偶得諸郡故家，通二十六篇，不分卷，未知全否，因其爲穴研齋繕寫，珍之。【略】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是亦古物。此冊又在郡中故家，三次搜羅，共十餘冊，惜紙張大小未能一律，裝潢各仍其舊可耳。乙亥夏仲，復翁。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何博士備論》一卷，宋何去非撰。明穴硯齋鈔本，黃丕烈、錢天樹、黃廷鑑、勞健跋，王芑孫、程恩澤題款。一冊。《何博士備論》二卷，宋何去非撰。清光緒元年崇文書局刻百子全書本，傅增湘校並跋，一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〇　《何博士備論》一卷，宋何去非撰。凡二十八篇，今佚二篇。此書殊不佳，收入此類殊無謂。浦城叢書本。指海本。長恩書室叢書本。

又《續錄》　述古堂鈔本。　子書百種本。　日本重刊浦城叢書本。

呂渭老 濱老

趙師岑《聖求詞序》　當宣和末，有呂聖求者，以詩名，諷詠中率寓愛君憂國意，不但弄筆墨清新俊逸而已。其《憂國》詩云：「憂國憂身到白頭，此生風雨一沙鷗。」又云：「尚喜山河歸帝子，可憐麋鹿入王宮。」《痛傷》詩云：「塵斷征車□，雲低虜帳深。古今那有此，天地一何心。」《釋憤》詩云：「未湔嵇紹血，誰發諫臣章。」赤心皆□詩史氣象，縉紳巨賢多錄藁家藏，但不窺全袟，未能爲刊行也。一日，復得《聖求詞集》一編，婉媚深窈，視美成、耆卿伯仲耳。余因念聖求詩詞俱可以傳後，惜不見他所著述，以是知世間奇才未乏也。【略】嘉定壬申中秋，朝奉大夫、成都路轉運判官趙師岑序。

毛晉《聖求詞跋》　呂聖求名渭老，或云濱老，樵李人，有聲宣和間，其詠梅詞寄調《東風第一枝》，先輩與坡仙《西江月》並稱，茲集中不載，不知何故。其詞云：「老樹渾苔，橫枝未葉，青春肯誤芳約。背陰未返冰魂，陽梢已含紅萼。佳人寒怯，誰驚起、曉來梳掠。是月斜窗外棲禽，霜冷竹間幽鶴。　雲澹澹，粉痕漸薄。風細細，凍香又落。叩門喜伴金尊，倚闌怕聽畫角。依稀夢裏，半面淺窺珠箔。甚時重寫鸞牋，去訪舊游東閣。」又《惜分釵》，其自製新譜也，尾句用二疊字，云「重重」，又云「忡忡」，較之陸放翁《釵頭鳳》尾句云「錯錯錯」、「莫莫莫」，更有別韻。又喜用險峭字，如「側寒」、「斜雨」之類。楊升庵云：「其用『側寒』甚新，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韓偓詩『側側輕寒剪剪風』，又無名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與此『側寒』相襲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猶云峭寒爾。」

《祝英臺近》（寶蟾明）　王闓運（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抄）評：此一游妓耳。分付已枉矣。無可奈何，風流自賞。

陳師錫

論述

蘇軾《薦陳師錫狀》　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錫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分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奬士類。

呂陶《祕書省校書郎陳師錫可集賢校理工部郎中制》　朝廷設文館以養天下之賢俊，觀其成材而用之。是故臺郎之選，往往由此而出，則待之之意，可謂厚矣。以爾多聞博識，守以端正，發爲辭章，擢在異等。言路之獻告，冊府之紬繹，率有聲聞，推於縉紳。書殿之職，起部之官，考於公僉，肆以命爾。所

以待之者固厚矣，則報之安可薄哉！其勉猷爲，以稱褒任。

李之儀《跋陳伯脩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己有恥，不懈於位，建安陳師錫伯脩異日當近之。」余固未識伯脩，姑以瑩中之言竢之。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邂逅於葉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脩，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脩得於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脣而不答。後伯脩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權御史，論事不合，亟去。已而校秘書，歷中臺，出使爲州，再踐御史，堅勁豈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泛觀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反近之，而未盡也。

李彌遜《陳師錫贈諫議大夫制》　江河競注，仰太華之彌高；玉石俱焚，見精金之百鍊。士有所守，何獨不然？具官某操尚端方，風規峻整。當先帝龍飛之運，爲中朝骨鯁之臣。旋被謗傷，遂連鉤黨。惟人心之助信，亦天道之好還。念彼同升，既追榮於禁路；豈容遺直，獨銜憤於幽扃？是用寵以諫垣，躋之法從。嗟乎弗及，見賈生而席前；尚其有知，從朱游於地下。諒惟英爽，歆此哀榮。

李光《閒樂先生奏議序》　建中靖國初，太上皇新即大位，號召天下名賢，聚之朝廷，自執政大臣下逮臺閣之士，皆極一時之選，故殿中侍御史陳公伯修其一也。是時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隳。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強敵肆虐，生民涂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略】，公既歿，其子某乃集錄平生遺藁，得奏議十有五篇，以書抵武林張子韶，求予序冠其首。子韶曰：「伯修立志如此，一陷黨籍，至老且死，終不用，凡有志於斯道者，孰不惻然？」某雖生晚，幸及識公於三衢，引接誨誘，待以國士，今二十一年矣，追惟平昔，因泫然而書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一註　神宗擢師錫第三人及第，有意大用。後爲臺官，因論舉人試律則害道德之教，不合時議，遂出補外。尋罷試律，先帝首與牽復，大用之意愈堅。

《宋史》卷三二一《呂誨傳》　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五引《建安志・陳師錫傳》　又有名賢之德行，追蹤古人；有西漢之文章，冠絕當世。

史浩《跋閒樂先生論金陵日曆》　尊君，人臣之忠；責善，友朋之義。閒樂先生此書，可謂兩盡。淳熙戊辰上巳，先生孫昌年爲明之錄參，不鄙，獲垂示，再拜一觀，悚然敬慕。其在于昔，夷惠清和，百世聞風，尚皆興起，矧親目忠義之言耶。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熙寧九年第進士，裕陵素知其文行，擢爲第三人。蘇軾知湖州，師錫掌書記，軾下御史獄，師錫篤賓友之義，安輯其家。軾入西掖，薦自代，明著其事。師錫在元豐已爲察官，坐論進士習律罷去。建中靖國再入，未幾又罷。

傳記

《宋史》卷三四六《陳師錫傳》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嘆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略】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敎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敎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踪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薦，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嘆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略】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奬，

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

紀事

《步里客談》卷下　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決，陳奮筆爲之。

《紫微詩話》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遊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賓退錄》卷六　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所上章奏，可叙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玩。傍有大帙，用青綾紙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睟顏甚喜，諭旨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洲，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

《宋稗類鈔》卷五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師錫文，嘗於太學中取其程文閱之，每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排卷子奏御，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某之文也。」置之第三，已而果然。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閑樂奏議》一卷，殿中侍御史建陽陳師錫伯修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師錫奏議》一卷。

藝文

蘇軾《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我窮眞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嘲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伸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鄭俠

論述

綜論

鄭俠《大慶居士序》　居士，福州福清人。鄭，其姓也；俠，其名也；介夫，其字也。光州司法參軍，監在京安上門，其官也；而英州朱塘之潭，其竄逐所卜居也。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孔子之道，以三人名號不同耳。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史載，至於醫方小說，見必取讀。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上下四方俯仰回環，□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爲一，物亦若是，此其識也。以爲智生於是非，而成於毀譽，與祇鬼禍福，朝廷廢黜，相爲表裏也。故雖對妻孥，莫敢溢人美惡，謂幽暗闃寂，此正祇鬼着眼處。是以莫或自欺于方寸，而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也。惟君爲堯舜，民復太古，一飯一衣，而四方萬里同飽煖也，一憂

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夐古之上，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衆生與佛等，佛與衆生等。無一物，乃入於無取無舍，非即非離。以大清淨圓攝爲我住止，是曰居士，而大慶云者，所居之山名也。

黃祖舜《西塘先生文集序》　祖舜爲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與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第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游，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爲《大慶居士自叙》而讀之，有曰「幽暗闃寂，此正祇鬼着眼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者，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咏雪》詩見賞，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篤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論素合，公坐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敢瞎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爲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貶，顛跌艱阨，初無慘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徜徉里閈，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簀，了無遺恨，尚能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邊」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概見于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于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爲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

劉靖之《鄭介公謚議》　三山鄭公死于宣和，官止九品。紹興追贈，秩視七品。肆我主上，褒崇名節，風厲來世。于是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乎。熙寧新法，王安石忮忍專欲，劫制于上，呂惠卿之徒，奸邪小人，締交于下，蔽主誤國，忽天誣民。元老名儒，疏擯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己，緘書屢進，牢不可反。憂憤忠懇，圖所目睹，述爲奏篇，使斯民顛連流離憔悴艱阨之狀，畢陳于前。而當時椎膚剝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于上。神考惕然動悟，夜寢不寐。旦即救罷某事某事之不便民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蓋公是時監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于擅發馬遞，甘蹈鼎鑊，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小人環泣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書明斥惠卿，指爲賊本。呂嘉問力辯市易，極論邊兵不已，爲大不祥，群黨攻之，遂罷門局。公尋復取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等傳，迹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于林甫輩而反于姚、宋者類而比之，畫一以進，感憤激切，言無用隱。奏入，執政大怒，興獄文致，公于是有貞陽之行。逮元祐初，命爲泉州教授，元符三年再遷英州。崇寧之初，既起復停，竟不果叙用以沒。公自少刻勵于學，書無所不讀，而貫以一理，其序自以爲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爲己之飽煖，四方萬里之欣戚爲己之欣戚，其志何如哉。不幸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精誠貫徹，能使九重之邃洞見幽僻，披圖長嘘，弊法立變，人情歡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

李道傳《故朝散郎鄭俠覆謚議》　公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事毒天下，公規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爲動。顧方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所見小民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臺通進司，爲密急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天聽，上爲行其所言十有八事，中外悚動。王丞相既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奸狀尤切。公雖坐此得罪，竟坎坷終其身，然百歲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凜然生氣，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歷，蓋自罷監安上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即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于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得用矣。夫介然特立于衆小人之中，其介猶不可及也，介然特立于衆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滿朝，起于謫籍，起于州縣，起于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顏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爲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溫陵之境，當時任引彙之責者，于此不爲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

葉向高《萬曆刊西塘先生文集序》　焦太史爲余言，秘閣有《西塘先生集》，未之見也。頃余從閣中索而觀之，乃宋隆興間公之孫嘉正知建昌軍時所刻，其書尚完善，詩若文共若干卷。其詞格大較不能出宋人上，而至於君臣朋友之際，忠愛惻怛之情，淋漓反覆，不能自已，蓋亦屈大夫、賈太傅後所僅見者。【略】竊嘆以公文，使非其人品卓絕，忠肝義膽與日月並懸，豈能使數百年後見之者蹶然興思，肅然起敬，唯恐其傳之不廣，一至此乎？而與公同時，如章惇、呂惠卿之徒，皆有才名，假使遺集而在，人將嘔噦唾棄，同於糞壤，誰復顧而問之？然則文章之在天地間，眞以人重，而工拙好醜又其餘耳。

陳勳《西塘先生文集跋》　先生所昭揭千古者，獨《流民圖疏》耳。既已放斥流離，功名不著，老放官師，學術文章，桀然足以名世，世無能道說之者。

【略】先生與濂洛同時，其學不相襲迹，高步獨詣，一稟於倫常，以聖賢爲必可至，困阨排撼，不懼不悶，嚴毅實踐，弗爲空言。晚乃欲盡究二代之藏，抽其精微，而去夫誖謬者，以衷於聖人，蓋其志大矣。文章根本理性，委致百折，必極其所欲言，而氣渾然，而色凜然，使人不敢逼視。廬陵、眉山而下，備一家言，亦無愧焉。憂國嫉邪，主持世教，率爾操筆，必歸於此。當其出百死以救國事，事甚峻，名甚尊。及讀斯集，然後知其素定於道力，而顯行於浩氣，其幾也研，其節也安，夫非矜激乎一奮者。湮鬱累代，始大暴於今，豈惟文獻是徵，使學者沿詞而深得其所存，乃知《圖疏》未足概先生。抑使慷慨忠讜、匡扶當世之君子，瞿然有慕於先生，則斯集也其裨助尤大。

《**居易錄**》卷一二　先生之人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其爲詩文亦如之，大抵似石守道，而無其怒張叫呶之習。有德之言，仁者之勇，仿佛見之。古詩如《古交行》、《呈子京》等篇，在樂天、東野之間。近體《和荆公何處難忘酒》一章，令奸邪九原之下猶當慚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西塘集》十卷。【略】王士禎《居易錄》稱其文似石介，而無其怒張叫呶之習。古詩在白居易、孟郊之間。今觀其集，良如所說。

《**石洲詩話**》卷三　鄭介公人品本不以詩重，阮亭謂其《古交行》、《呈子京》等篇，在樂天、東野間，亦因人而重其言耳。《和王荆公何處難忘酒》一章，大言炎炎，遂令荆公無地可容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鄭俠》　《流民圖》繪上銀臺，萬里君門逐客回。一拂虛堂無長物，鐵冠道士夢中來。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　千首即今散兵燹，一圖猶足動乾坤。斜陽老樹無顏色，恐有流民泣監門（鄭俠有《一拂先生集》。按陸放翁《老學庵筆記》，謂先生喜作詩，不下數千首。今所傳甚寥寥）。

《**宋詩鈔・西塘詩鈔序**》　俠少苦學，其古詩疏樸老直，有次山、東野之風，不得以當行格調律之。

分論

《**論新法進流民圖**》　《（康熙）御製文第二集》卷三九：熙寧之時，民苦新法如在湯火，鄭俠以疏遠小臣，繪圖上聞，其爲民請命，忠讜激切之心，猶可想見。　又《第三集》卷四〇：事既流傳，文亦佳勝。

《**望闕臺記**》　廖梃《西塘集題識》：梃伏讀至《望闕臺記》，乃知先生于流離困躓之餘，而憂國愛君之心有加無已。其視遺佚則怨，阨窮則憫者，賢否何如也。

傳記

《**宋史**》卷三二一《**鄭俠傳**》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傅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爲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未或重于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噎，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籽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曰【略】疏奏，神宗反覆觀圖，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役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

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並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並劾馮景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還故官。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東都事略**》**卷一一七《鄭俠傳**》（存目）

紀事

鄭俠《出御史臺》　萬險千艱六出身，如今也得避囂塵。須知從此寒原上，有個行歌拾穗人。

又《元符放還謝英守何智翁》　僦屋平山至典衣，來時便作十年期。豈知未報歸餘潤，早有潛吟送別詩。聖主恩仁天地力，明公憐念父兄慈。征鞍擬待春和暖，催促行裝願少遲。

又《臨終作》　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贏得虛堂一枕眠。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鄭俠介夫未第時，讀書清涼寺。王荊公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聲迹相聞，然俠未嘗往見。荊公使門人楊驥瞷之大雪中，俠呼驥共飲，酒酣，題詩於瑞像閣云：「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留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楊君爲荊公誦此詩，公大稱賞，曰：「眞好學也！」且期以高第。治平四年，果擢甲科。後公參大政，俠以疑獄數事爲公謀，公皆如其請。俠爲監門，公行新法，俠極言其非，不報。時荊公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辜負《鹿鳴》詩。」俠和云：「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故宰相之欺，終不能勝監門之直云。

陸游《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酹，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與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鑞，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弈飲，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眞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

《郡齋讀書附志》卷下　《西塘先生文集》二十卷。【略】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雨，公以本門所見饑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爲圖狀，發馬遞經銀臺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神宗觀圖長嘘，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庾，以賑饑民，下責躬詔。三日，大雨，荊公率百僚入賀，上出奏疏並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朝奉郎，官其孫一人。

《梅磵詩話》卷上　西塘先生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父監江寧府稅時，先生就清涼寺讀書，不交人事，惟正旦至日，一歸省親。時荊公以舍人居憂，聞而奇之。有楊驥者，自鄱陽來，學於荊公，公使依先生學。一夕大雪，先生讀書過夜半，寒甚，呼驥起飲，酒酣登樓，觀雪賦詩，氣宇浩然。詩云：「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招孔孟，再斟留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他日驥謁荊公，語次誦先生詩，公嘆賞曰：「眞好學者。」累誦其「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之句。先生將應舉，因贄所業謁荊公，公益稱奬。既而登進士甲科，年二十四，釋褐，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調光州法曹。熙寧間，監安上門。時天久不雨，河北陝西飢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公畫而爲圖，且上書曰：「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

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歷言大旱及青苗免役等事。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固乞避位。俠未幾下臺獄，竄汀州，又改英州，由是直聲聞天下。後年踰八十以壽終於家。觀其妙年詠雪之作，其志趣已不凡。

著錄

黃祖舜《西塘先生文集序》 公之生平著述，類多散逸。公之孫嘉正毫聯縷緝，僅得其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者倘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守，誠可爲末俗無特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俠，字介夫。西塘，蓋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

鄭元清《西塘先生文集跋》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盱江，以所藏高大父教授朝奉西塘遺文叙緝成編，蒙大資黃公爲之序，遂刊實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簡肅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刪其代人作者，又錄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鋟板郡齋。淳熙改元，太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鄉邦，復取斯集，親爲題跋而刊之，皆以大資黃公所爲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元清備數金陵酒掾，因思盱江所刊之本，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秘閣，忽謂於郡侯張寺簿有疇昔之好，特爲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篇帙不紊顛末，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歲久而遂亡邪？元清敬取篋中所藏副本繕寫，命工鏤之，亟附便郵，還實盱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一日，元孫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西塘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西塘集》二十卷，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鄭俠集》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鄭西塘集》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西塘先生集》四冊，全。宋神宗朝鄭俠著，凡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俠《西塘集》二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鄭西塘文集》五冊，九卷。

葉向高《萬曆刊西塘先生文集序》 西塘先生者，宋上《流民圖》鄭公使也。公，吾邑人，而從其父官金陵，讀書僧舍，故金陵有祠。余官留曹，嘗與今大學士李公及同鄉諸君葺之，而焦太史爲余言，秘閣有《西塘先生集》，未之見也。頃余從閣中索而觀之，乃宋隆興間公之孫嘉正知建昌軍時所刻，其書尚完善，詩若文共若干卷。【略】因令人抄錄，寄之南都，授同鄉董崇相、陳元凱、曹能始三君校之，而崇相稍爲刪其繁複，僅存若干卷，以質於余，余復加汰焉，乃始授梓。

陳勳《西塘先生文集跋》 後五百年，福唐先生在綸扉，始發其集於秘府，俾校讎刊布，而後家有其書。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鄭俠《西塘集》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西塘先生文集》。陳景雲注：「二十卷，鄭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西塘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鄭俠撰。【略】其集本二十卷，明季重刊，葉向高更爲刪汰，存奏疏、雜文八卷，詩一卷，附本傳、論議、祠記等爲一卷，具見向高所作序中，蓋已刊除大半，非復宋本之舊。

陸心源《西塘集跋》《西塘先生文集》，宋鄭俠撰，明萬曆刊本。原本二十卷，爲先生之孫嘉正所輯，刊于盱江郡齋，隆興二年黃祖舜爲之序。據黃序，則先生著述散佚已多，嘉正所輯僅得十之三四。乾道丁亥，林簡肅栗刪其代人作者，又爲《言行錄》附於末，鋟於九江郡齋。淳熙改元，史浩又刊於四明。嘉定庚午，嘉正之孫元清又刊於金陵。是先生之集，在南宋凡四刊。至明而已不可得。葉向高爲先生鄉人，始從內閣鈔出，寄曹能始等汰其繁複，並爲十卷付梓。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西塘先生文集》十卷，明刊本。宋鄭俠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西塘先生文集》十卷，明萬曆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西塘先生文集》十卷，明刊本。宋鄭俠撰。文八卷，詩一卷，第十卷附錄傳誌、論議、祭文、祠記等作。

《藝風藏書記》卷六《西塘先生文集》十卷，明刻本，文八卷，詩一卷，附錄傳志、論議、祭文、祠記等作。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西塘先生文集》十卷，宋鄭俠撰，明萬曆

三十七年葉向高等刻本，二冊。《西塘先生文集》十卷，宋鄭俠撰。清光緒十年公善堂刻本，傳增湘校補，四冊。

藝文

《景定建康志》卷三一《監安上門鄭介夫讚》　昔神祖之在宥也，思躋世乎五三。繄時宰之責成，陋漢唐而不談。動色于一堂之上曰：天下已治安矣。猗一個臣，不卑抱關。流離之子，攜饑扶寒，乃作繪以上之，徹隱伏于天顏。方附和而壅塞，羌獨犯其至難。皇心爲之始悟，抑亦少障乎狂瀾。葉飄風其一身，惟忘君之可慚。游從之地故在，官職之誘何甘，彼美人兮，嗚呼噫嘻。

商碩《介公讀書堂上梁文》　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其直節；讀書清涼寺，主人首訪于遺踪。凜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無幾。乃即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招；清儉終其身，視美食華衣而若浼。幾嘆旁觀之好著，要因所見以爲圖。留英十年，在泉三任，雖困死流離之相繼，獨剛方勁正之不回。嘿予龍期，曾止朱塘之水；寧憂蛇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眞實。再貶于元符，而復官于崇寧之後；追贈于紹興，而賜謚于嘉定之初。時自爲之屈伸，我何有于榮辱。鄭公坊裏，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尚餘展齒。尋書卷酒瓶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聳萬竹清風之勁；橐中奏稿，奪列星秋夜之光。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之入夢。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韻，同此襟期。當飛芻挽粟之時，豈專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示不忘君。壯一拂之清高，起百年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祕，亦可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載形善頌：拋梁東，石頭城插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尚憶寒齋雪夜風。拋梁西，書堂新傍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霄秋日貫晴霓。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漏殘書卷酒微酣。拋梁北，坐挹空江煙水綠。高風千古照人寒，清涼何用瀟瀟竹。拋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獨立西風懷卓行。拋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將一拂振頹波，定有同心來賀廈。伏願上梁之後，上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關勿卑于小官，考槃當明于大義。秋風涼殿，徒懷江山草樹之悲；晝日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

趙挺之

論述

樓鑰《跋趙清憲公遺事》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鑰，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於治，親擢公爲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中。讒謗競起，而主意不移，維持國是，尚有賴焉。使左右皆辟居州，事寧至此耶？三讀遺編，爲之感涕。

傳記

《宋史》卷三五一《趙挺之傳》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譟，持白梃突入府。守趨避，左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略】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勞亦止」，以爲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即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于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不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于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

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奸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然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略】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東都事略**》卷一〇二《**趙挺之傳**》（存目）

雜錄

黃庭堅《**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又《**題虞永興道場碑**》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書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耄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於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四六談麈**》 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

朱載上

《**耆舊續聞**》卷一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爲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爲知己，自此時獲登門隅。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抄《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抄耶？」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抄矣。初則一段事抄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抄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歎良久曰：「先生眞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耶？」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暘云。

《**宋詩紀事**》卷三九 載上，舒州人。官黃州教授。翌之父。

劉奉世

論述

綜論

孔武仲《**劉公詩並序**》 仲馮居省中，治事精密，吏不能欺，應接不倦，甚得士大夫心，天下稱爲賢吏部。其文學議論，能世其家。

蘇轍《**劉奉世除起居郎制**》 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略】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置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館，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狂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葉濤《**劉奉世分司居住制**》 親上尊君，人臣之義；懷諼迷國，罰其可逃？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府劉奉世，曩由小官，附會姦黨，密布心腹，蠹據要途。居職則有蹙國辱命之羞，奏疏則爲藏姦苟免之計。凶險憸狡，莫汝與儕。有司失刑，衆論未允，宜褫近職，分務別都。聊示創懲，毋重尤悔。可落端明殿學士，依前中大夫、行光祿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

分論

《與劉跂帖》 周必大《跋劉仲馮與斯立宣德帖》：西樞劉公爲從官時，丞相劉忠肅公實在政府，觀元祐施設，則二公立朝本末蓋可考矣。紹聖間，忠肅既被晉昭之誣，貶死新州，樞公亦坐朋黨謫郴。久之，會靖國改元，忠肅之子跂始能辨雪父冤，卜明年正月以丞相禮葬公于鄆之須城，而樞公來守，適在靖國之冬，故有「春首襄事，旦夕前慰」等語。未幾，國是一變，死者奪，生者徙，前帖所謂縉紳之禍者猶未已也。昔漢末奄宦用事，欲掃除善類，濁亂帝室，以謂人誣以過，則辭費而易窮，各議其罪，則罰輕而弗偏，故創爲黨論，以網羅之，識者所宜寒心，萬世所宜絕口也。崇、觀用事之臣忍復以奸黨爲名，錮人于聖世乎？彼徒欲誣害者廣，不暇爲國計，而不思以士大夫竊奄宦之緒餘爲可重羞也。悲夫！後六十三年，樞公族孫子和，子澄攜此帖相過，因題其後。斯立，劉跂字也。

傳記

《宋史》卷三一九《劉奉世傳》 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略】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革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返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

《東都事略》卷七六《劉奉世傳》（存目）

紀事

劉奉世《還秩》（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 微臣多忝竊，草莽愧榮褒。覽鏡愧衰白，啣環刷羽毛。賈生餘舊策，漢室尚東勞。俯伏聞綸綍，柴門日月高。

又《自述》 年七十矣，世變多故，涉歷維艱。然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楚國中分後，東南世澤長。發祥曾王父，磨勘成典章。王父聲益振，主客尚書郎。考廟緒不顯，直鯁在巖廊。歷歷一清白，敬事持人綱。顧維予小子，念釋茲勿忘。晴空麗皎日，清秋凜嚴霜。金石磨不磷，松柏寒逾芳。且評猶足信，清議詎虛張。夢寐滋洗滌，俯仰隨否臧。所值匪所思，盈虧理有常。亨途無詭遇，偃蹇嘶驪黃。誰能餌大藥，百年身平康。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七 《三劉漢書》一卷，右皇朝劉敞原父、弟攽貢父、子奉世仲馮撰。劉跂嘗跋其書尾云：「余爲學官亳州，故中書劉舍人貢父實爲守，從容出所讀《漢書》示余，曰：【欲作補注，未能也。】然卷中題識已多，公之子方山亞夫錄以相示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人劉攽貢父、端明殿學士劉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未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爲此書，多所辨正發明。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三劉漢書標注》六卷。

范祖禹

論述

綜論

司馬光《薦范夢得狀》 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誨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略】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

程頤《與人書》 前書諭使求光祿丈神道碑文，今得范內翰祖禹許撰。此公文章德望世所稱許，可託也。

蘇軾《與范元長》 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柰何！柰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況其平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

《晁氏客語》 東坡謂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某但涉獵爲文耳。」

周必大《題范太史家所藏二帖》 儒者病乎寡要，實錄牽于多愛，自太史公已然，況餘人乎。眉山李仁甫謂近則事詳，遠則事略，不當以繁省論文，其言美矣。故《續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若得如范公者相與商度而斧藻之，又善之善也。

《東都事略》卷七七《范祖禹傳》 夫學以古今成敗爲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爲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爲利奪，則范氏之家法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

魏了翁《范正獻公文集序》 且當熙、豐之際，洛中諸賢大抵家食，而公以書局留洛凡十有五年，觀摩麗習所資，所以成德者非一。矧如富文忠、程正公親炙之，呂原明、劉道原諸公則共學焉。今之人以科舉之文譁世希寵，幸而有護，則計日月以爲功，十五年間，欲爲何等官職。而公也惟大本先立，淹速所不暇計。茲其志爲何如！令龍水，見諸咏歌，固已芳潤簡策，洛師以後，短篇大句，益就醇深。逮泰陵踐阼，崇慶垂簾，公始見用於時。首以《唐鑒》上之兩宮，隨事正救，又二百四十餘疏，大要務學以保王躬，格心以植治本，遜賢以永天命，正始以絕亂萌。其氣明理夷，日星垂而江漢流也；語切情眞，疾痛號而家人謀也。然而獻替太數，邪正太辨，而公之禍始矣。夫開之以宇宙清明之氣，培之以父祖詩書之澤，瀹之以師友道義之淵，其成材之難若此，而僅僅自見於九年之間。就九年而言，則四年以後皆禍幾之伏也。後世自黨論之興，君子小人番休迭上，故常以其半用天下。然而君子難進而鮮能久，小人易入而不搖。君子守道必得時而後動，小人放利寧篤國而不戚。故君子制治之時少，而小人養亂之時多，君子夙講豫慮而不得大行，小人僥幸嘗試而必如所欲。

程敏政《題范太史文集鈔》 太史范公淳夫文集五十九卷，秘閣本，嘗請閱之，因手鈔爲十七卷，又取《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宋史》傳附其後爲一卷，如右。公爲蜀公之從孫、申公之婿、溫公之門人，其所嚴事爲康節、明道，所同僚爲伊川、東坡，於經史皆有著述，而《論語解》《唐鑒》獨傳學者，當時號講官第一。【略】豈其稟之粹，養之完，而又盡一時家庭師友之盛，故見於詞氣，自然中節，而無偏固淺陋之失也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略】史稱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故本傳載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類皆湛深經術，練達事務，深有裨於獻納。【略】當時以賈誼、陸贄比之，良亦庶幾云。

分論

《冀王某王加恩制》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曾問某人，前輩四六語孰佳？答云：「莫如范淳夫。」因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顧予冲人，敢後茲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卻不能及。」

《論封樁劄子》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兩事竝陳，意實相貫，計慮周詳，老成碩畫。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逐段敷陳，因憂民之切，益以見謀國之忠。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意本中正，詞亦明劼。

《邇英留對劄子》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宋世賢主必推仁宗，此劄稱引最合。

《第二劄子》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以至公至正，本於至靜。語有根據，學問治功，皆不越乎此。

《代范鎮草進樂表》、《代呂正獻遺表》　《四六話》卷下：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癘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胸中事也。

《進資治通鑑表》　《四六法海》卷四：公常患歷代史煩，人主不能遍覽，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一書，曰《通志》。約戰國至秦爲八卷以進，英宗悦之，命續其書。至是，神宗爲賜名製序，俾日進讀。書成，賜勑奬諭及銀絹、對衣、腰帶、鞍馬。公之爲是書也，分屬諸人，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然猶經十九年而後成，蓋重難如此。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則士大夫於此書猶不能盡讀，而況於正史乎？又況於人主乎？此表實范祖禹淳父作，見《四六話》。

《帝學》　唐士耻《帝學序》：《帝學》一書，乃元祐五年侍講范祖禹所上也。維祖禹純儒碩學，究心致主之術，謂夫尊臨六幕，統理萬幾，自非講習古初，不忘龜鑑，曷臻盡善之域？是用稽參前牒，萃合往行，上繇畫《易》，近底元豐之年，凡宸心緝熙，經幄紬繹之故，悉歸會輯，爲書八卷，寘之淵衷，用宏端緒。日新益明之理，舍是殆無他岐，厥旨深矣。有天資，有人力，或有愧焉，必歉然于中。要使人力足以濟其天資，則乾坤無不全之功，神聖有蔑加之德。今夫一介之士，不敢自棄自怠，必思夫修省之方，琢磨之術，以無赧乎降衷之善，受中之粹。矧夫居四海之上，爲萬乘之尊，予奪自我，維持自我，舉一政可以厚八紘，修一德可以倡萬姓，其可釋師古之道，去正心之理，以一聽之天哉。此《帝學》之書不可不作也。【略】本朝累聖相承，崇儒尊經，超軼近古盛治，所就奚止四三王而六五帝哉。惟我哲宗皇帝，接千歲之統，膺鼎來之年，自修切磨之道，舍學將安取哉。祖禹護侍經帷，夙夕孜孜，謂無以開萬里之塗，則燕轍越旆，莫知所適。一木之本不正，則他日之厚薄纖宏，殆未可知也。職在太史，纂冊之存可稽也。責在進德，古昔之善可舉也。吾非侵官而離局也，吾非強聒以自誇也，事當其宜而言有其要也。有一言可也，而至于八卷之博，祖禹之心切矣。《說命》有篇，《敬之》有什，商宗、周后用以立德，用以保治，眎祖禹之書一轍也。祖禹蓋嘗輯仁皇之懿法以爲《訓典》一書，又嘗預司馬光《通鑑》之編，二者足以明烈祖，監美惡，有補一時，有補來者，蓋不止《帝學》一書而已。然而《帝學》獨能開端倪，澄其源，正其本，使不哆不異，後世之君苟知所以尊用崇信，以兢兢業業，日昃夜分，以深察吾心，博觀物理，參之前言往行，淑夫一身，淑乎天下後世，其用可勝殫哉，其盛可容言哉。夫洙泗相與漸摩，不一而足，《魯語》一書成于門弟子，獨以《學而》冠篇，蓋聖門正傳，必自是始，祖禹其有以脗合也夫。

《唐鑑》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

《論聽政》　《古文雅正》卷一二：當宣仁時，元豐大臣洶洶，乘機播弄，

范忠宣、呂微仲已有調停之議。宣仁崩，諸君子知必不免；宣仁臨終時數言，亦知必不免也。范公此疏，正直委婉，欲以先入之言早杜其萌。篇中所言如親見後來紹述之禍，而語語對針，宜乎子瞻見此疏，即自毀其稿，列名以進也。古今第一可恨事，莫如元祐之變爲紹述，指君子爲小人。空國貶竄，亦已極矣，甚至有欲追廢宣仁，毀司馬公之棺者。事雖不果，足見鄙夫之心無所不至。不觀後來之禍，不知此疏之佳處。然公之心，豈意其至此哉？自古忠言讜論，銷患于未形，裨益人家國者，莫可名言也。

《**月夜船行入資州**》《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卧山此月，泛江此月，向資州亦此月，寫得依依有情，自無興盡而返之事。

傳記

《**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傳》**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略】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略】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略】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布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災。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讁，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略】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略】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稿。【略】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假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卻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東都事略**》**卷七七《范祖禹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范祖禹《初到玉堂》 舊廬風雨暗柴荊，丘壑元無紱冕情。一紀周南陪太

史，八年書殿廁桓榮。陳編豈待傷麟止，藻思那能倚馬成。空愧朱衣華髮吏，玉堂三世見題名。（院有老吏嘗引接叔祖忠文公、叔父資政，今又引接入院）

又《謝除右僕射表》 伏念臣受才至薄，造道匪深，無所有以及人，唯自信而行己。逮事仁祖，被遇英皇，膺前席之眷知，奉邇顏之顧問。當熙寧之初政，近神考之清光，唯知至誠可事明主，冀以直道少裨聖時。先帝察知不欺，聽順所守，恩厚侔於天地，禮待優於臣鄰。思隕首以無從，痛上賓之已遠。陛下大明繼照，庶政惟新，祇遹先猷，眷求舊物，越從散地，擢寘近司。戶厚祿以空慚，罄拙謀而無補。屬嬰病苦，久賜告休，宜從策免之科，乃奉庭揚之命，延登揆路，進備冢司。顧非經世之才，實玷代天之任，日有萬幾之愼慮，身無數器之兼能，辭不獲從，居之益懼。

又《辭免兼侍講狀》二 臣不惟學不稱職，恐無以塞責，而義有未可，不敢不言。【略】臣擢於小官，無尺寸之長，期歲之間，荐蒙褒序，史閣紀實，濫備討論，經幄敷言，復俾陪侍。雖陛下選用，義不及私，而臣有姻戚之嫌，敢不自列。臣妻父呂公著方秉國政，雖在臣職業，所不當避，而於臣情分，則有未安。

又《辭免除起居舍人狀》二 伏念臣賦性樸愚，臨事不敏。往在書局十有五年，不敢有榮進之心。述史之餘，粗不廢學，至於詞藻，實非所長。是以前此蒙恩除授著作、檢討，乃至經筵兼職，苟可勉強，不敢固辭。今蒙陛下擢寘西省，俾之執事記言，日侍殿陛。臣不唯非才，無以當此美職，竊聞舊例，中書舍人若值假故，則以次記注之官當權草制。臣實無敏疾應猝之才，不敢以所不能貪冒天寵，黽勉就命。

又《辭免除中書舍人狀》二 竊以內史文學之選，號爲清華，秉筆之士，無不願慕。臣遠方孤生，讀書仕進，心非木石，豈不求榮？況自臣叔祖臣鎮、叔父臣亘祿，皆由科第，歷踐此官。今臣非才，復被誤恩，若一日就職，遂爲三世掌誥，豈非寒族之寵、小臣之幸？實以詞學荒落，才力有限，久備修書之職，復參勸講之任，粗容樸拙，黽勉冒居。昨蒙選授右史，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用承人乏，是以先事瀝懇，至於數四。及召旨，期於必辭，不圖天恩，更越倫等。重念臣始辭記注，實辭召命；既辭召命，實辭此職。今若祇受，自食其言，前之所辭，皆爲虛矯。豈唯愚臣心知不可，實亦清議皆所不容。

又《謝諫議表》 念臣識智甚愚，資才不敏。久玷道山之籍，獲趨便坐之班。入則執經，奉一人之典學；出而紬史，紀先帝之成功。非堯舜不敢陳於前，庶文武尚未墜於地。螢爝無裨於日月，涓塵何補於山淵。已叨儒者之榮，復被爭臣之選，付之言責，寵以服章，俾圖報國之忠，未識隕身之所。

又《謝給事中表》 言責無補，宜加詰誅；寵典惟行，乃被褒進。辭不獲命，以榮爲憂。【略】臣以庸虛，入侍勸講，謬塵法從之末，濫備爭臣之聯。曾無藥石之言，上負耳目之寄，遽從西省，擢處東臺。

又《謝禮部侍郎表》 備員左省，久塵夕拜之班；賦政中臺，進貳春官之長。避命弗獲，居寵爲憂。【略】伏念臣識智冥頑，術業淺陋，猥緣末學，誤被聖知。入侍經帷，恍已更於六歲；進參法從，方僅及於三秋。徒懷愛日之誠，曾乏適時之用。報國已窮於薄技，竊祿實非其本心。訖無橫草之勤，矧有負薪之疾。宜紬居於散地，乃升列於清曹。

又《辭免翰林學士第四狀》 臣竊以侍從清切，莫如禁林，儒者之榮，孰不願此。況臣一門，自叔祖臣鎮、叔父臣亘祿，前後相望，今臣復蒙遷授，是爲三世迭居此職。臣雖至愚，豈不思上奉聖神之眷知，下爲門戶之光寵，力欲祈免，殆非人情。然臣所以不避誅責，必辭不已者，伏以朝廷有避親之法，實關盛衰，蓋將垂永世之規，非特爲一人之計。遠則仁祖之世，故事甚明，近則神考之時，韓維亦避兄絳，出守藩郡。今陛下訓迪在位，未嘗不以至公，然則祖宗故常，君臣所宜共守，臣豈可靦顏居職，隳廢舊章？天下之人，不可戶曉，竊恐上累朝廷無私之舉，而於臣有貪得幸位之譏。此臣之所不敢處也。

又《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洪惟眞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於成憲。先帝更新治職，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緯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丕顯帝謨，尚資史筆。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膺此二任之重？

又《謝宣召入院表》 臣竊以謀猷入告於內，是謂論思；號令罔有不臧，實繫文翰。自唐世始命名此職，及聖朝尤愼擇其人，宜得宗工，進爲治表。如臣者，學雖爲己，才不逮人，蚤塵儒館之游，久備書筵之訪，徒勤夙夜，無補涓埃。五歲乞骸，固已慙於疏廣；九年入侍，何敢望於桓榮。間引親嫌，獲辭禁職，復膺前命，殊匪初心。

又《乞郡劄子》一 臣自熙寧之初，受詔修書，先帝末年，擢寘儒館；陛下嗣位，寖加簡拔。經筵、史館，並兼二任，遂塵禁近，竭力無補，而不離文字之

職二十五年。兩目昏闇，幾於失明，早衰多病，心力損耗。自元祐五年任給事中日，乞知襄州一次，六年、七年又累乞知梓州一任，皆不蒙開可。臣實何人，誤被眷知，固當盡死，以圖報稱。而臣目疾愈甚，衰病日加，實懼精力不逮，瘝官廢職，雖填溝壑，無以塞責。重念臣自入仕以來，未嘗歷官州郡，今筋力疲憊，未敢遠乞近鄉差遣。伏望聖慈特除臣京西一郡，俾之展力自效，因得休養羸疾。儻未即死，則臣之報國猶有日也。

又《謝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表》 北扉入直，已竊玷於華塗；內閣延登，復謬塵於近列。付以民社，處之藩維，祗荷寵私，伏增震懼。伏念臣受材譾薄，逢世休明，學不足以造微，文莫能於行遠；徒以久陪勸講，誤被眷知，訖無橫草之勞，素有負薪之疾。剡章屢上，請郡以行。詞禁嚴凝，獲解論思之職；河圖秘邃，猶叨侍從之班。仰惟天地之仁，難圖螻蟻之報。

又《永州謝表》 臣於正月五日準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尋於七日起離開封府界，於今月二十五日至永州公參訖者。罪惡盈積，重於丘山；仁聖寬容，厚侔天地，伏讀訓戒，感極涕零。伏念臣鄙野陋儒，荒唐末學，往承人乏，進備官聯，紬太史金匱石室之書，紀先帝成功盛德之事。才不稱職，罪豈容誅。無以仰述對天之休，共成垂世之典，實由愚闇，自速顛隮。宜正典刑，難逃顯戮，尚蒙全貸，投畀幽遐。【略】重念臣稟生素弱，賦命多奇，疾病有年，死亡無日。今茲越洞庭重湖之國，鄰桂嶺炎瘴之鄉，形魄雖存，喘息殆盡，敢不剖心念咎，刻骨銜恩。

又《賀州謝表》 臣先蒙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準告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臣已謝恩祗受，即起發赴貶所，於十月十七日到賀州公參訖者。竄投湘浦，痛省咎譴；流放炎荒，尚寬誅殛。

《晁氏客語》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又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爲汗簡人。」鄭閎中祭酒，閩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戡故事，不報。公有詩送閎中云：「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稱閩中長者，嘗論邊事，閎中先生只是饒人。

《宋元學案》卷二一 其移賀州，謫詞云：「朕于庶言無不嘉納，至于以訐爲直，則在所不赦。」先生曰：「吾論事多矣，皆可以爲罪，不知所坐也。」後乃知坐言乳媼事。

作品本事

范祖禹《進郊祀慶成詩狀》 右，臣伏睹今月十四日南郊大禮慶成，文學之臣，歌頌盛德。臣不揆荒陋，濫作古詩一章並序，謹繕寫隨狀上進。雖不足以形容天地之美，亦臣子各言爾志之義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范祖禹淳父，極爲司馬文正獎識。嘗爲《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爲《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于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晁氏客語》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復自爲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又 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爲此也。

《道命錄》卷一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略】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

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魏了翁《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于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角枕，亦以驗公所安于死生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鄉黨同意。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于馬、范師友亦云。

《呂氏雜記》卷下 正獻公守潁時，趙康靖公槩自南京訪歐陽公於潁，與公二人會燕於歐陽公第，因名其堂曰「會老」。後公守河陽，司馬文正公、范忠文公自洛來訪，因名所館曰「禮賢」。是二會皆有歌詩樂語，盛傳於世。范淳夫寄詩紀其事曰：「會老名堂清潁上，禮賢開館大河濱。」

著錄

《東都事略》卷七六《范祖禹傳》 初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亂，故學者尊之，目祖禹爲「唐鑑公」。

汪應辰《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於卷末。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甫撰。

魏了翁《范正獻公文集序》 公之文集，玉山汪公應辰既嘗板行于某所矣，今公之諸孫子長守潼川，又以刻諸郡齋而屬叙。所以識諸篇端，倘庶幾世道之補云。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祖禹集》五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范太史文集》，一部十二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范太史文集》六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宋范祖禹撰。【略】其文集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從秘閣借閱，因爲摘錄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與《宋史・藝文志》卷目相符，蓋猶當時舊帙也。

陸心源《范太史集跋》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宋范祖禹撰，張立人手鈔本。

舒亶

論述

綜論

《墨莊漫錄》卷一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 舒名亶，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世知其凶狡亡賴，而不知其留意文學，實東坡亞也。忮害名流，姓晦字滅，惜哉。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舒亶字信道，與蘇門四學士同時，詞亦不減秦、黃。《花庵詞選》錄其《菩薩蠻》云：「畫船搥鼓催君去。【略】」《樂府雅詞》錄其《蝶戀花》云：「最爲西風吹不斷。【略】」縱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語。人因其傾陷坡公，己亦不免被斥，惡其人，並陋其詞。此如蔡京之書，嚴嵩之詩，馬士英之畫，初不讓蔡君謨、王元美、董香光諸公，今詞壇藝苑中絕無齒及者。在小人得志之秋，率意逕行，非不炫赫一時，卒之身敗名裂，即有寸長，曾不

如豹皮雀尾，猶足供人玩惜。與楊伯嵓丈談及此，丈笑曰：「此所謂『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使秦人而知自哀，亦不爲秦人矣。」

劉毓盤《輯校舒學士詞跋》 王灼《碧鷄漫志》曰：舒信道詞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王士禛《花草蒙拾》謂「空得郁金裙」等句，乃出若輩手，豈不可惜！

分論

《村居》、《敗荷》 《載酒園詩話》：舒次道《村居》詩：「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嘗歎其清絕。偶又得其兩句，咏《敗荷》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山川乃分靈于斯人乎！亶又有「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亦佳，而全篇不見。當是以其人而累其詩，故集不傳耳。

《菩薩蠻》 《艇齋詩話》：舒信道亦工小詞。如云「畫船椎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爲情，西江潮欲平。江湖容易得，卻是人南北。今日此尊空，知君何日同。」亦甚有思致。《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四：此詞極有味。《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萃談》云：舒信道名亶，神宗朝御史，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嘗作《菩薩蠻》詞云【略】王阮亭極賞此詞，嘗曰：「鍾退谷評閭丘曉詩，謂具此手段，方能殺王龍標，此等語乃渠輩手，豈不可惜。僕每讀嚴分宜鈐山堂詩，至佳處，輒作此嘆。」

《卜算子》（池臺小雨）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活宕。

《一絡索》（正是看花天氣）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疏亮可砭肥。

傳記

《宋史》卷三二九《舒亶傳》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爲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爲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婿所爲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廚錢越法，三省以聞，事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發放歷爲錄目之籍，亶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亶遽雜他文書送省，于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廚錢事，謂亶爲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東都事略》卷九八《舒亶傳》（存目）

紀事

《墨莊漫錄》卷二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嘗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劉毓盤《輯校舒學士詞跋》 厲鶚《宋詩紀事》曰：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進士，試禮部第一。神宗朝，官御史中丞。徽宗朝，累除龍圖閣待制。有集。【略】黃昇《花庵詞選》曰：亶，即與李定同陷東坡于罪者。陸游《老學庵筆

記》曰：元豐中，蔡奴母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即佛印。又爲廣陵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以色著。東坡作《朱壽昌訪母詩序》，譏切世之不養者，刺其不爲生母服也。定大恨，遂構大獄。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舒亶《元豐聖訓》三卷，《六朝寶訓》一部（卷亡）。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舒亶文集》一百卷。

劉毓盤《輯校舒學士詞跋》　余今歲秋，省試復報罷，乃渡江，戊巳間，吾師錫山薛叔耕（福成）觀察明州，往謁焉。師旋擢湘臬，入爲太常卿，充出使英、法、義、比大臣。始以親老辭歸，今十五年矣。舊地重游，似曾相識，登范氏天一閣，見《舒學士集》十卷，孤本也。錄其詞一卷，以曾慥《樂府雅詞》校之，多《醉花陰》一首。秦刻有闕訛，得此爲善本。

趙萬里《舒學士詞輯本題記》　案《舒學士集》久佚，其詩餘載《樂府雅詞》，凡四十八首。江山劉毓盤先生嘗云：于范氏天一閣見《舒學士集》十卷，錄其詞一卷。校以《雅詞》，多《醉花陰・送陸宣德》一首。此說也，余頗疑之。案《送陸宣德》一詞，始見于《梅苑》，與「月幌風簾」一首銜接，不注撰人。《歷代詩餘》誤以爲舒作，不圖與天一閣本適合。以《梅苑》原文校之，文字又不盡同。此不可解也。檢阮元《天一閣書目》及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均未見《舒學士集》。果范氏藏書有出于目外者耶？意劉君篤老著書，其所稱刻或有出于記憶，所謂天一閣本者，非依托即誤記也。附書于此，以質世之博雅君子。萬里記。

雜錄

樓昇《書舒亶和游育王山詩後》　凡賡酬五十餘首，集中往往有不錄者。迨至三十四年，余守鄉邦，遵承御筆，賜鎮水神符於定川之寶山。海洋有巨魚出迎，高數丈，其大如船，鱗角照日，觀者千餘人，事聞朝廷。日遊廣利宮，謁淵靈祠，躬禮三井，遍歷山川棟宇，一一如昨。追歎三賢之不見，欲之天童，以雨作下山。宣和庚子仲春四日，鄮山樓昇試可題于明月堂。

孔武仲

論述

綜論

葉濤《孔武仲落職居住制》　害正趨邪，衆所共惡；交私合黨，罰可不懲？朝散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宣州孔武仲，頃由遠官，召置臺閣，附會姦黨，躐處要班。逮予親政之初，敢爲怙終之計。失刑既久，衆論未平，宜褫延閣之名，假以祠觀之任。尚其惕厲，服我寬恩。可特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

周必大《三孔先生集叙》　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己謹信，莅官敬，事上忠，其行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父自諫垣人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父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才百餘年，而集稿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蓮實來，政修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奠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爲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必大以叙。【略】宋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分論

《**舍轎馬而步**》《歷代詩發》卷二四：紈綺躭安者須寫一則爲座右銘。

《**宿天池**》《歷代詩發》卷二四：篇中「笑」字兩用，不過小瑕，而詞旨幽微，則居然獨絕。

《**八仙關**》《歷代詩發》卷二四：聲情豪宕，如聞商山四皓之歌。

《**尋仙觀**》《歷代詩發》卷二四：恍恍惚惚，若有若無，筆意極其靈變。

《**瓜步阻風**》《歷代詩發》卷二四：不過借南船爲諧謔耳，讀者莫認作眞也。《宋詩精華錄》卷二：第二句甚趣，可與宛陵「兩已」句並稱。

《**鄂州**》《歷代詩發》卷二四：雄健之氣隱隱毫端。

《**次韻瀛倅鄧慎思見寄**》《歷代詩發》卷二四：詞豐氣厚，不愧文章之雄。

傳記

《**宋史**》**卷三四四《孔武仲傳**》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七《孔武仲傳**》（存目）

紀事

孔武仲《**辭免國子監司業表**》準今月二十九日閤門報告，除國子司業。伏以朝廷設文學，以首善于天下，其教養之源最爲深博。將使閭巷之士，皆有成材，以應公卿大夫之選。況更易科舉之際，學術議論在所折衷，管領訓導宜求老成。如臣不才，無一堪可。使冒處此，義實難安。乞回誤恩，以允公議。

又《**辭免中書舍人表**》今月二十三日準閤門報告，已降誥命，除臣中書舍人者。伏念臣區區之才，雖自勉強，而學不足以議論國體，文不足以發揮典誥。備員東省，纔及踰時，能效無聞，涉歷猶淺。假以名秩，誠非所安。況今臺省之官，外及四方，非無賢才可以驅使。如臣之愚，止宜以舊職自效。所有新命，未敢祗受。

又《**君子泉銘跋尾**》余嘗客齊安，登赤壁以望洞庭。青山長江，一目千里，東南之壯觀，盡於此矣。又登東坡，上西山，而逐臣逋士之迹，幾無所遺焉。獨斯泉未之見也。物固有藏於窮僻，不使人知者歟？微銘也，遂不聞之矣，況可得而見乎？

又《**國學謝解啟**》某性實鈍頑，才非秀穎。少服父兄之訓，長好賢人之書。雖嘗從事于文章，然尚未得其梗概。嚮者被斥于禮部，塊然留學于京師。足不蹈王公之門，名罕掛交游之口。豈期一旦之試，辱在諸生之先。退省其由，非能自致。仰惟其故，抑有所緣。此蓋伏遇某官佐佑睿明，迪宣風教。造士而飾以禮樂，濟世而約之中和。雖用句辭而取人，實收賢才以報國。苟有技能之一得，不求名實之兩全。故此迂愚，階于冒忝。

又《**謝及第啟**》某者斗筲之小才，承箕裘之素業。少而好戲，時人皆笑其愚頑；長非通方，詩律僅分于競病。而自再被斥于鄉舉，一偕計于使台。念終軍棄繻之年，宜觀于上國；服揚子求師之戒，遂齒于諸生。惜寸陰以競辰，張短檠而繼日。杜門幾于不出，取友期于必端。作賦雖勤，未窺蟲篆之巧；讀書務博，不免涉獵之粗。顧末學之何堪，辱諸公之與進。橋門試藝，偶竊冠于朋來；宗伯程能，復當舉于首選。指拙爲巧，頗聞衆議之讙譁；以淺測深，適會天題之閎奧。【略】吟吻幾嗓，抽思愈窮。聊因筆墨之成文，難與麒麟而爭路。

退惟疏略，默候報聞。及便殿之臚傳，方堵牆而竦聽。偶叨前列，實戰初心。

又《謝曾學士舉升擢啟》 某者蕞然小器，藐爾諸生，自聞詩禮之言，頗好聖賢之義。謂高明光大爲易至，狹隘平陋爲可羞。及乎年長而志違，始知力薄而任重。感慨中夜，頗憂學問之無成；棲遲小官，尚喜紛華之未入。方悟退藏之爲佚，敢邀進取于其間。不圖稱揚，乃及狂斐。溢于始望，駭爾衆言。

又《史大卿薦館閣啟》 伏維某行雖勵而不高，學雖勤而未至。文辭不足以動人之觀聽，智略不足以適變爲而縱橫。侍親四方，應書萬里。負笈而進太學，久綴諸生之後塵；奏賦而入明光，獲沾九品之微祿。謂委吏之賤，聖人處之而不辭；則主簿之卑，高士爲之而何愧。優游下邑，荏苒暮年。顧俗狀之日增，對陳編而自悪。尋祇召檄，俾近府庭。俾居庠序之中，獲肄聖賢之訓。補苴舊學之闕，紹紹前聞之餘。坐廢官箴，久糜廩粟。固已優容之太甚，夫何推戴之頻仍？

又《上曾內翰》 性非俊明，人不數比。向游太學，濫廁諸生。辱矜其愚，特與之進。賜之教誨而不倦，所以成就者甚周。比主文衡，擢在甲選。貪緣竊第，奔走効官之職。南方最遠于京師，下邑不通于郵置。沉迷簿領，凌雜米鹽。未嘗得須臾之閑，以此廢起居之問。然而思嚮之切，造次不忘。

又《謝舉京官啟》 伏蒙制置發運大夫舉某堪充親民任使者。坐安尸素，方慚入幕之無功；曲借吹噓，賴有仁人之在上。榮逾所望，感溢于衷。【略】如某者，天資甚魯，人望非高。徒知學古之勤，未究適時之用。初由佐縣，稍與從軍。大學授官，獨以不能而懇辭；方州授學，但知竊食以退藏。中間累抱大哀，塊居遐壤。餘生疲薾，壯志凋零。加以昔在漢濱，嘗興水利。身雖勞苦，謀則闊迂。此經累年，乃効前咎。亟書不實之罪，仍罷所居之官。編爲門，亦更歲月；折腰爲米，復走江湖。侵尋十秋，危苦萬狀。驗鬢毛之早白，疑骨相之多屯。嘗親灸于誨言，幸竊官于治屬。二天之托，已足庇身。隻字之褒，更使增價。厚恩如此，衆聽以驚。

又《謝舉官啟》 伏蒙舉某堪充京官，親民任使者。久空官守，誤鹵薦書。內顧不能，衆知幸甚。【略】某者天資甚陋，譽譽非優。少也讀書，頗期于高遠；長而爲吏，益逼于賤貧。越自壯齡，復嬰多難。孤哀摧折，顧餘喘之僅存；擯斥罷閑，出常情之不測。侵尋至于強仕，蹭蹬走于小官。尋補吏于江東，得備員于幕下。涉筆而書紙尾，殊非策畫之工；斂板而揖道旁，僅習將迎之末。已更歲律，蔑補秋毫。但茹尸素之譏，愈積心顏之靦。抵有司之禁，方憂上累而見容；稱屬官之賢，豈期過及于不肖。

又《謝運判舉充文館啟》 伏蒙運判承議舉充文館清要任使者。【略】某者幼而嗜學，長乃從師。殫意六經，不輟于旦夜；登科一紀，蓋用于驅馳。粤來此邦，乃長劇邑，文書窘于應接，獄訟備于推求。初心湮埋，素業零落。韜光匿景，不求當世之聞；斥迹忘形，幸有大賢之遇。接之語而無間，待以誠而不浮。繼以封章，陳于旒扆。至虛也，而許之以實；無譽也，而借之以名。以樸爲文，以淺爲博。斯皆群論之未厭，誠非小子之能堪。拜賜雖優，負顏何厚。

又《謝提刑舉充臺閣啟》 伏蒙提刑御史大夫舉某堪充臺閣清要任使者。【略】某者德性非優，天機不敏。少而挾策，篤志聖賢之書；長偶中科，寄迹斗升之祿。尋丁多難，僅有餘生。棲遲小官，顧塵勞之已厭；荏苒強仕，驚髮鬢之早衰。比領縣章，獲依使部。知吏事之難副，每加訓試以丁寧；念世好之未忘，更以優容而撫接。恩紀雖至，報效未聞。亟得朋游之傳，此蒙論薦之重。許其學行，待以甄收。雖不遺于寸長，顧難厭于公議。

又《謝執政啟》 某資本下中，器非閎遠。歷身于蹇淺之學，決科以雕刻之文。寖歷奇屯，已逾少壯。會神聖之臨御，舉遐遠以甄收，優游書林，更涉歲籥。伏柱而當史筆，王言皆得紀之。時之大方，盡有前世之成效。未有右文之代，不崇好學之人。雖擯斥流離，欲濟之危處，而主張區別，實爲之清途。

又《興國僧房詩序》 主上稽六典，修廢官，大治新省于西華門外，丞相以下日入焉。于是關興國寺之北門，以通車馬之道，與省門咫尺相望。而朝士大夫受事于尚書者，皆集于興國矣，稅屋之貲，爲之翔踴。主僧爭飾其廬，以要四方之賓客。其深邃潔清，莫如西法華勝公之房，余幸而得居之。勝公，鄆人，性方嚴，篤于齋戒，善講經論，與余非故人，而特相好也。是時聯舍而居者，開封竹元珍，湛靜好學，雖在逆旅，而所攜書亦數百卷，閉門不事往來，日夜誦說，有繩墨尺度。余得二人者與之處，談笑融怡，足以引日而忘其爲客之久也。于閑暇時，作爲歌詩以自娛。自二月至于五月，得三十八篇，錄于左方。既而受牒吏部，得縣爲湖南、綵所館晨出南薰門，以望九江。道途所得又三十五篇，亦附于後。昔周人爲《采薇》之歌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蓋傷行役之勤，感時物之變也。余之是行也，冒大寒，歷暑潦，凡半歲而後得止鞍馬之勞，筋骸之憊，殊無餘力矣。其感于物，動于心，發于音，

不爲譏嘲以忤群衆，從容自道而已，亦詩人之志也歟。元豐七年七月五日，某謹序。

又《丙寅赴闕詩稿序》 元祐丙寅春，余自湘潭令爲秘書省正字。以力之不足于陸也，乃謀舟行。蓋自長沙至于京師，四十有二驛，贏糧秣馬，期月而可至。若夫水道則不然，亂重湖，沿大江，沂長淮，以入漕河。春冬則淺涸斷流，夏秋則淫潦極望，不幸而遭焉，有至于經月而躊躇。風起乎冥冥之間，拔山而貫天，大聲雖息，而鬱雲未解，懵首而前，必有倉卒之驚，甚則覆溺之患。不幸而遭焉，則有至于逾旬而不進。諺云：「遲者速也。」篙工柁師，每以是見語。余雖欲速達，至于此，則無以難之。然自余之行，見覆舟者三矣。以謹慎，故幸免。自三月至于八月，乃抵東水門外。昨日，婢子持衣來曰：「寒將至矣，纊則未備。」余愕曰：「是何炎涼之變，而歲月之奔馳耶！」舟居迫逼，無以自娛，其間落日幽浦，平沙遠岸，漁樵之下上，魚鳥之升沉，時有曠然物外之意。登高臨遠，吊古人之遺迹，考之碑碣，問之耆老，記以本末，以備遺忘，則別錄存焉。其顧瞻嗷嘯，模寫風雲，以寄一時之情狀，則有詩賦若干篇在。以余方官守于京師也，日馳于車轍馬迹之間，幸朝廷寬大，時賜休告。閉關一室，闃然獨坐，想見江湖風物，歷歷在耳目之際。得此二書者，出入相考，開卷而醒然，斯亦舒憂娛獨之資也。于是次而藏之。

又《南齋集藁序》 元豐三年，余爲信州從事，暇日，于南齋取舊所爲文讀之，忽而嘆曰：「文章于學者之事末矣。昔之賢人，有達而在上者，其言甚簡，而錄於《尚書》，皋陶是也。有窮而在下者，其言甚簡，而錄於《論語》，顏淵是也。彼其粹美積於中，輝光發於外，一言出，四海傳之以爲師法，遂以不朽于無窮，豈區區自異于文墨耶？後世著書者，莫多於蕭梁父子。當其盛時，布於四方，盈衍竹帛。及其寖久，寖以零落，求一語之傳不可得，卒與愚者均於沒世而無聞。然則文章豈可恃而久長哉？」余自少喜爲文辭，長游四方，從師交友，粗有所發，而才力卑弱，不足以自振于天下。中間患難侵陵，志氣摧涸，俛仰之間，二十年矣，而爲不增高。夫以不可恃之文，而才之不足又如此，然吟口囁嚅，老而不知止也，豈不惑哉！雖然，其志之所存，亦有見於此，不可廢也。乃擇其可觀者，得議論、序記、頌賦、啓狀、祭文若干篇，古、律詩若干篇，錄之以自覽焉，命之曰《南齋集藁》。

又《渡江集序》 元豐六年，余以信州從事得罷，歲暮入京師。自九江驛至安上門，凡千六百里。自己亥至乙丑，凡二十七日。時冬春之際，寒溫交爭，陰風怒號，霰雪橫作，川草初茁，堤柳始芽。藍輿獨行，無朋友談笑之樂，郵舍孤寓，無子弟兼任之助。或長沙遠水，極目無人，或折椽敗壁，卧見星斗。其荒寒閒寂，有常情不堪其憂者。顧前後左右，無可告語，念非寄翰墨章句之間，無以散其鬱湮而寬其寂寥也。故其覽矚風物，登涉山川，吊往念昔，感古懷今，以道途之蟠直險易，氣象之風雨晦冥，發之於詩，叙而錄之，得六十篇，以覽觀焉。是時，余四十有三年矣。自始應舉以至於今，六至闕下而三出江淮道以行，中間往還匆匆，經耳目如晤旦相望。而歲月數遷，時事屢變，吾家親尊逝沒，兄弟彫零，以區區羸繭之身，寄食四海，南嶺表，東至岱陽，而出入於江淮、荆湖、吳越之間。年三十有六，大病垂死，賴良醫以得全活。明年，以罪罷官。此其出處險艱之大略也。蓋二十五年之間，其變故之多如此。夫人之大數百年耳。方其少壯之時，筋力疲於奔走，精思涸於患難，其餘借有安樂饒泰，爲日幾何？益知世之不足恃也。飛擊潛游，以俟造化，憊而眠，飽而嬉，庶幾不爲達者之譏乎！此皆吾詩不能悉載者。故並見之以自警云。

又《二山賦並序》 武仲嘗從清源王敏仲祠南嶽，登福嚴南臺寺。既又泊舟九江，望廬山。浩乎有遺世獨往之志，而未能也。乃作《二山賦》以寄之。

著錄

王逢《清江三孔集跋》 三孔先生【略】歷官出處大概，實錄載之爲詳，獨其文世所見者惟毅父《續世説》、《珩璜新論》、《詩戲》凡三集。舊所稱《經父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説》、《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它文今皆不傳。逢來清江，敬拜祠像，亟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冥搜旁索，日紬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成之、新蘄春知監徐得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帥幕劉性之、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曾煥校定，逢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爲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傅、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一郡闕事得以粗舉。【略】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

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略】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佚弗傳。今其存者，【略】武仲十七卷。【略】慶元中，濡須王蓬少愚守臨江，裒輯刊行，而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孔文仲《三孔清江集》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之詩文。【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與此本合。【略】武仲《侍郎集》青詞、齋文同題曰制，於例未安，似非原目。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宋王蓬編。【略】振綺堂有鈔本八冊，三十卷，【略】武仲十七卷。

又《附錄》　明刊，江西新刊。

又《續錄》　豫章叢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孔氏雜說》一卷，【略】黑格寫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宋孔文仲、孔平仲撰。著錄清禦兒呂氏影寫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每葉口上有「講習堂」三字。有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卷一、二爲經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爲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爲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書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啓」字均缺末筆，蓋避家諱也。鈔手是一人，絕古雅精美。鈐有莫郘亭父子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清呂氏講習堂鈔本，十二冊。《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鈔本，鮑廷博校並跋。

藝文

蘇轍《次韻答孔武仲》　白髮青衫不記年，相逢一笑暫欣然。誦詩亹亹鋸木屑，展卷駸駸下水船。未肯尺尋分枉直，自知鑿枘有方圓。閑官更似揚州學，猶得昏昏晝日眠。

又《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羨君耽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釋手處。意求五車盡，未惜雙目苦。蓬萊倚霄漢，簡冊充棟宇。學成擅困倉，落筆走風雨。破籠閉野鶴，短草藏文虎。鬢鬚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古風棄雕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塤篪，泠然五音舉。

陸佃

論述

陳襄《乞升陸佃優等唱名劄子》　臣竊見進士謄錄卷子內，有傛字一號，初、覆考一處，考到等第絕相遼遠。初考定作第三等上，必專取其義理之學，而略其文辭；覆考定作第四等下，必以其文辭不工，而遺其義理。【略】臣竊思陛下特以聲律取人爲患，故於庭試代以策問，是欲斥去虛文，以求博碩之士。似此一號，專以經義條對，學有本末，雖文采若不甚優，觀其致精深，固已出於群雋。伏望陛下取其根本之學，不求辭藻之工，臨軒唱名，特賜省覽。如實有可采，願以優等置之。不惟上稱陛下至誠文士之心，抑足以風勸後學。

林希《陸佃落職知河陽制》　朕以先帝休德鴻業，當具載信史，以光昭無窮，故擇儒臣，委其讎次，仍俾宰弼，總司厥官。而不逞懷邪，恣爲誣毀。屬頗懲其太甚，顧多失於從寬。丁憂人前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陸佃，嚮由諸生，致身禁從，擢預史事，多歷歲時。俯仰順從，婾阿泯默，曲徇羣姦之意，苟幸一身之安。謂爾有所建明，固未嘗爭論而去；謂爾固爲譏訕，則於今其藁不存。進退之間，風節無取。雖言章沓至，衆弗汝容，然罪疑惟輕，古有成訓，姑褫延閣，用厭師言。勉自省循，以稱矜貸。可落龍圖閣待制，依前左朝請郎、知河陽。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陶山集》十四卷。【略】佃本受學于王安石，故《埤雅》及《爾雅新義》，多宗《字說》。然新法之議，獨斷斷與安石爭，後竟入

元祐黨籍。安石之沒，佃在金陵，爲文祭之，推崇頗過。然但叙師友淵源，而無一字及國政。【略】蓋其初誤從安石遊，故牽於舊恩，文字之間，不能不有所假借；至於事關國計，則毅然不以私廢公，亦可謂剛直有守者矣。【略】方回《瀛奎律髓》稱胡宿與佃詩格相似。宿詩傳者稍多，佃詩則不概見。惟《詩林萬選》載其《送人之潤州》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別吳興太守中父學士》一首，《能改齋漫錄》載其《韓子華挽詩》一聯而已。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篇什頗夥，大抵與宿並以七言近體見長，故回云然。厥後佃之孫游以詩鳴於南宋，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雖得法於茶山曾幾，然亦喜作近體，家學淵源，殆亦有所自來矣。

《**宋元學案**》**卷九八** 哲宗立，去荆公之黨。荆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于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于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稿。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略】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修守潁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略】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之蔡。徽宗即位，召爲禮部侍郎。【略】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途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詔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踴而相見，即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答。拜尚書右丞。【略】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鉤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

《**東都事略**》**卷九七**《**陸佃傳**》（存目）

紀事

陸佃《辭免修哲宗皇帝實錄劄子》一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準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哲宗皇帝實錄》修撰者，聖知益厚，非臣九殞所能報稱。竊念臣昨嘗預修《神宗皇帝實錄》，以不稱職擯斥累年，辜負裕陵識擢之恩。已試不效，循愆省謬，慚悔迄今。傷禽驚弦，痛定猶怯；戰蟻奔北，語勇甚慚。私義未安，禮當披懇。伏望天地之造，父母至恩，憐其誠心，非爲僞飾，改求俊穎，免誤使令。所有敕命，不敢祗受。

又《及第謝二府啟》 奏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祗荷龍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以還，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流寖薄。維聖王之嗣曆，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洎臨軒之覆試，改射策以甄收。于一朝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弊。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賢路之求。苟屬非才，曷符群

望。如某者，稟生椎魯，趨世拙疎。清白遺孫，幸緣于祖慶；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眞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爲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遂強顏而干進。瓦摳輒巧，糠簸忽前。猥自下陳，擢居異等。靜言忝冒，實有貪緣。

又《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啟》 濡螭頭而記動，方愧超踰；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伏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青騮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內。逡巡仕宦，雖異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鄉國，再望闕廷。豈云一對于清光，遂爾屢叨于殊獎。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之校讎，陪書筵之勸講。更從右吏，進直西垣。

又《潁州到任謝二府啟》 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躐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固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邇列。曾微補報，幾致顧躋。因剡奏于嚴宸，丐分符于便郡。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臺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堪。

又《鄧州到任謝二府啟》 求試穎尾，莫窺千里之憂；就遷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惟忝冒，第劇兢榮。竊念某拳曲散材，汗漫末學。猥緣先蔭，早玷儒科。櫪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蠹魚生死，殆未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愚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超躐于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迨日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爰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穎之近州，有西湖之盛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圖隆私，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効茫然。三顧頻煩，想見昔賢之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

又《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啟》 將母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指。竊念某倭遲薄宦，濡泥迂儒。初慚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濱之多病。偶緣僥倖，遂歷清華。去朝廷固無所思，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鄉關。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土風甚美，公事不繁。山護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臺沼，豈寂寞以空迴。又況歲時順成，民物安樂。舊遊庠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闕庭，顧長安之未遠。

又《泰州到任謝宰相啟》 伏念某奮起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未酬，攀髯忽斷。況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力弱。論涓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恩，誠云不報。向蒙容貸，獲免竄投。

又《海州到任謝二府啟》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朐阜，亦飽煖之一麾。祇荷陶鎔，實深名戴。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奇。偶竊科名，誤膺宸睠。亟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顚，尚縈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況東海之煙濤，接西溪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疎。載惟使幸之多，盡出生成之賜。

又《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啟》 節藩重寄，秘殿華資。祇荷鈞陶，實深愧慄。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戚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群。豈圖孤生，忽辱再造。

又《蔡州到任謝兩府啟》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湔濯，仰荷陶鎔。竊念某陿薉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門，十更年籥。省中啼鳥，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神于魏闕。敢圖臺眷，特賜甄收。既逃餘黨之間，仍襲舊人之後。磋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玉有精神，實以含藏之爲地。瞻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潯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產神物之蓍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靜言昧冒，深切兢慚。

《能改齋漫錄》卷八 王荊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雙孔子，調燮元化兩周公。」議者爲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又卷一一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別魏公也。子華下世，陸農師作爲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子華，其家呼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 《復齋漫錄》云：子華兄弟皆爲宰相，其家呼爲三相公，呼持國爲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爲稱以別魏公。子華歿，陸農師爲挽章以紀之，所謂「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死，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值龍。」

《娛書堂詩話》卷上 陸放翁云：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以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二事所出，漫記於此。《世

說》：鄭玄使一婢，忤意，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曳之泥中，一婢來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摭言》：蕭穎士有僕，事之十餘年。穎士箠楚嚴慘，人或激之擇木。僕曰：「非不能也，愛其才耳。」

《**困學紀聞**》**卷一九**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陸農師《陶山集》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九七**《**陸佃傳**》　著書二百四十卷，多禮家名教之說。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陸農師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陶山集》二十卷，尚書左丞山陰陸佃農師撰。

《**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傳**》　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家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陸農師《陶山集》一部五冊，缺。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佃《陶山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陶山集》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陸佃撰。【略】此集據《書錄解題》本二十卷，歲久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爲十四卷，蓋僅存十之七矣。

張商英

論述

釋惠洪《**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謦，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又《**合妙齋記**》　無盡居士眞拜之明年，大晟樂成，詔試于西府，余適在焉。無盡曰：「聲起于日而律起于辰，四十有一而陽數全，三十有六而陰氣備。如黃鐘之律，九寸而爲宮，增之毫釐，減之杪忽，則其音不應宮。苟適其和，是謂之雅。熟視其理，蓋大遍無外，細入無間。」余曰：諸佛衆生日用，無以異于此，其體本自妙而常明，因緣時節，不借語默，其義自見。違時失候，則擬議而動，其義自隱。諸佛知此者也，故善用而合本妙。《首楞嚴》豈不曰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哉。衆生昧此者也，故善用而成麤。《大智度》豈不曰猶如利刀，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哉。余涉世多艱，困于憂患。後三年華髮海外，翩然來歸，依資國寺乞食故人而老焉。晨香夕燈，經行晏坐，愉然靜住，索爾虛閑，追繹大晟之和雅，而庶幾善用其心，以合本妙之意也。遂以名其齋曰合妙，又爲之記。政和四年二月十五日書。

田棐《**丞相張公祠堂銘並序**》　大丞相文忠公以治平三年春初仕，爲雒縣簿。其年冬十有二月，來攝華陽縣衡山鎮之征官。越明年秋八月，丁內艱而去，迄今凡九十年。鎮之護國寺有堂，舊刻公之遺詩。紹興乙亥，棐來護觀，景想風烈，良用慨然。乃新椽礎，以繪公像，從公之孫親叔南通守講究家傳，記其年月。嗟夫，公之大節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勳德在生民，是區區者亦何加損于公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其在茲。銘曰：天爲斯民，挺生賢哲。誰爲屬階，投而莫合。偉哉文忠，岷峨之英。瑞成鳳皇，聲爲雷霆。熙豐元祐，迄于崇觀，世故多矣，金石不變。晚而來歸，舜韶一夔。豈不能從，愛莫助之。抱關擊柝，我初不屑。燦然珠璣，散落遺碣。貂貉闐闐，凌煙功勳。豈眞公邪，天壤遺文。噫天何時，復生此老。浮游汗漫，固有不朽。

方回《**張天覺律詩格考**》　《無盡居士集》七十卷，《律詩格》上下在第六十八、六十九卷，本江西僧明鑑所編，有曹輔子方紹聖三年序。是時無盡方以左司謫金陵，起帥南昌，至大觀而後爲相。此所謂《律詩格》者，決非無盡所作。商英之爲人，雄辯詭譎，自謂得兜率悅之傳，天下號爲相公禪。其立朝爲章子厚所引，元祐間以呵佛罵祖語斥，偶以代蔡京，稍反其政，遂得人望，疵百而醇毫毛耳。其于詩雖不深，其論詩亦不當如是之陋也。何謂陋？其論六

義比興有曰：「興者乘興而作，故謂之興。」予故曰，此決非無盡所作也。無盡好爲人題畫像，贊言博而肆，以此推之，豈肯作此等《律詩格》哉。邢者得之邢公美大夫處，殆後人不識文字者誤增入耳。

吳澄《跋張丞相護佛論》　宋東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張焉，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今觀侍郎之言，精神飛動，不作佛說，而能使人恬不知覺以入於佛。若丞相此論，則厲聲色，與人爭辯矣。不知二張於佛所得孰深？住師其以告我。噫，人苟知佛法如天，又何以護爲哉！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一六《張少保商英傳》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少警敏強記，中治平二年進士第，調達州通川縣主簿。章惇出，措置溪洞，嘉其才，歸朝薦之。召對，進《草茅憂國書》，以光祿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兼編修中書條例。熙寧五年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時神宗勵精政事，商英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即爲利，非其人，急之即爲害。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會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典，有詔糾察司鞫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爲陛下耳目，無使爲近臣脅遷，則天下幸甚。」神宗爲停其獄。商英乃言：「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蔡挺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與縱吏等事。彥博等以商英意附王安石排己，俱求去，神宗難之，降授光祿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就移節度判官，改鎮南軍。元豐二年復太子中允，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召除館閣校勘，檢正中書刑房兼詳定編修刑房斷例。舒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爲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改荆南江陵縣赤舞市鹽茶稅。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三年不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議更變乎？除河東提點刑獄。元祐四年移河北西路。五年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八年徙淮南路。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還，遷左司諫。言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呂大防、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皆坐貶。言司馬光、文彥博負國，呂公著不當謚正獻。時來之邵爲子娶蓋氏，以蓋漸爲蓋氏義男，規其財產，商英疏論之，之邵出知蔡州。二年遷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三年知洪州。四年除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召，未見，除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召，未見，除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元符二年召爲尚書工部侍郎。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略】除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以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謝表不自引咎，降一官。建中靖國元年以戶部侍郎召，改吏部、刑部，爲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爲相，商英在神廟與京同爲檢正，雅相好。及是，議多不合，乃言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謫知亳、蘄州，提舉舒州靈仙觀，入元祐黨籍罷。起知鄂州。大觀元年京復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復通議大夫，提舉成都玉局觀。四年蔡京罷政，除商英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略】除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略】商英爲相，務更蔡京所行事，省六路上供錢鈔，改當十錢爲當三，罷內藏，出剩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推重。【略】政和元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俄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太學生有訟商英冤者，上以語京，京遂言，商英與臣同時遭遇，乞放逐便，詔從之。商英歸居荆南。五年，立皇太子，赦，復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六年，上昊天徽號，復觀文殿學士。七年手詔，商英先帝擢爲御史，嘗任宰司，今明堂嚴配，恩逮海宇，可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慷慨敢言事，然詭譎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上，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作《祭司馬光文》，已乃追論其罪。始也排擊有言諸人是力，迨爲相，則從而引用之。蔡京置之黨籍中，其實繇熙、豐進也。大觀之政，矯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自號無盡居士，有文集百卷。

《東都事略》卷一〇二《張商英傳》（存目）

《宋史》卷三五一《張商英傳》（存目）

紀事

《**錢氏私誌**》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效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謂見魏漢津所鑄九鼎也。

《**自警篇**》上方勵精有爲，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爲，其言曰【略】

《**優古堂詩話**》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 大觀四年十一月，尚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

又卷一四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凌戡歸蜀，作記以自見云。【略】今張集不載此文。予按，趙諗本趙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與諸戎約降朝廷，庭臣乃醉諸酋殺之，揚言衆叛，掩爲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庭臣高貲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速如此。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謂鄧綰、安惇爲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爲桀紂幽厲，亦可謂無忌憚者矣。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皇朝張商英字天覺，登第，調官峽路。章惇察訪巴蜀，風采傾動西南峽中。部使者憂之，日夕謀所以待之之禮曲盡，因求辯博之士以備燕談。或以天覺姓名告，因檄召至夔州。惇既至，杯酒間，果以人材爲問。部使者即言之，惇令召入。天覺不冠服峨巾，長揖徑就坐左。惇負氣敢大言，天覺輒吐言壓之。惇大喜，歸而薦于朝，由是召用。元祐中，爲開封府推官，出使河東。紹聖初，擢御史。大觀四年，長星見，蔡京罷相，乃拜右僕射。盡反京之政，召用元祐遷客，天下翕然歸重，期年去位。靖康初，遂與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同日降制加贈官爵。賜謚文忠。

《**容齋四筆**》**卷二** 張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荊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略】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桯史**》**卷七**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醊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有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略】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

《**入蜀記**》**卷六** （乾道六年十月九日）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班布帕首，然頗白皙，語言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磔礪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側。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刲羊釃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羅湖野錄**》**卷二**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尤欲尋訪宗師，與之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妙，聰敏出於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甯，五禪逆於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遽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未提綱之語盡貫前者，公

陰喜之，乃游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機緣，惟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憒然就榻，屢寢屢起。夜將五更，不覺躍翻溺器，忽大省發，喜甚，即叩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物在什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日，公有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棓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謚號，遣使持文祭於塔祠。

《蜀中名勝記》卷一五　《碑目》：「沐川古碑，唐垂拱三年，玉津令馬元慶等破馬湖夷紀功者。」張無盡《沐川寨記略》云：「南蠻東北接境，常挾吐蕃以爲中國患。蓋其路一出大渡河，一出沐川源，一出馬湖江。其狹邪之徑曰榮涇、曰八面箐、曰黑水、曰中鎮、曰賴因、曰龍水、曰陰川，而沐川之路，常爲冥濛集之地也。」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一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右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冢，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又卷一九　《張無盡集》二十二卷。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一》　張商英《神正典》六卷。

又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張商英《三才定位圖》一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商英文集》一百卷。

又　《張商英集》十三卷。

雜錄

《清波雜誌》卷九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歐陽闢

論述

張祥河《粵西論詩九首》　把釣江湖想野航，都官高第可升堂。雷州何幸髯翁遇，正好呈詩令石康。

廖鼎聲《論宋人十三首・歐陽闢》　晦夫學本聖俞師，曾拜坡翁合浦時。笑煞詩箋疏考證，強從六一訂宗支。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二　歐陽闢字晦夫，桂州靈川人。從學于梅聖俞。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桂故》卷六　歐陽闢，字晦夫，早從宣城梅聖俞學詩，因以知名。蘇軾海外還，贈闢有詩。時爲石康令。海陵曹輔提刑廣右，偶遇闢玄風洞，亦有贈闢，顧獨得見闢所爲詩，僅存闢劉倓巖記《唐少卿遇倓事》而已。

紀事

蘇軾《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己居其中一琴橫床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超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

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戶。應調折弦琴，自和撚鬚句。

又《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囷濩落非笛材，剖作袖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卧枕綸巾酒新漉。《孤鸞》、《別鵠》誰復聞，鼻息齁齁自成曲。

又《歐陽晦夫遺接離琴枕戲作此詩》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途更着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腳渡水須花緺。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鬚握手俱汍瀾。妻縫接離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徽寒。無弦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敲寬。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吳孝宗

論述

《**法語**》《能改齋漫錄》卷八：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荆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又卷一四：嘗著《法言》數卷，其論孟子、荀卿、揚雄論性不同曰：「稚子夜啼，拊背以安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出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予：「君非子經族耶？」予答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餘干縣學記**》《容齋四筆》卷五：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嘆。

《**先志**》 王安石《答吳孝宗書》：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略】《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於子經之新意者，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

傳記

《**東軒筆錄**》**卷一二** 吳孝宗字子經，撫州人，少落魄，不護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贄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吉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邇以彼江南，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渺盈百川。疏決以導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從布褐中，百寶薄在前。明珠雜璣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羞俛顏。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信，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於斯二者間，愚智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鷄佩豚。斬蛟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書紳。」孝宗至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爲主簿而卒。既嘗忤王荆公，無復薦引之者，家貧無子，其書亦將散落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庶以見其迹也。

紀事

《**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一**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舍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反覆，尤不禮之。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吳孝宗集》二十卷。

呂希純

論述

《**紫微詩話**》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有「久矣摳衣闕過庭」之句。

汪應辰《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籬鷃雲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篷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也。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載，字子厚。

傳記

《**宋史**》**卷三三六《呂公著傳》附《呂希純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奸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說。臣以爲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勢雖頗有損益，在于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眞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于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紀事

《**紫微詩話**》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滎陽公，見

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蚊蟲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廬鞭。」紹聖間，調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王雱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 《南華眞經新傳》【略】，宋王雱撰。【略】是書體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約其詞，標舉大意，不屑屑詮釋文句，大旨謂內七篇皆有次序綸貫，【略】故所說內篇爲詳。【略】史稱雱睥睨一世，無所顧忌，其很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滉漾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孫應鰲序謂取言不以人廢，諒矣。是書《宋志》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此本倍之，疑《讀書志》誤脫「二」字，或明人重刊，每卷分爲二歟。王宏撰《山志》曰，註《道德》、《南華》者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于程子之門，所就當不可量。又曰，竊又疑惠卿之奸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門客爲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凶狡，其依憑道學，不過假借聲名。邢恕何嘗不及程子之門，章惇何嘗不及邵子之門，而一旦決裂，不可收拾，安見雱一從程子，必有所就？至于雱之材學，原自出群，王安石所作《新經義》，惟《周禮》是其手稿，其餘皆雱所助成，蔡絛《鐵圍山叢談》言之甚詳，又何有于《莊子註》，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過好爲議論，均未詳考其實也。

《荆公畫像贊》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〇：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於仲尼。」是聖其父過於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聖，可謂無忌憚者也。

《眼兒媚》（楊柳絲絲弄輕柔） 《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元澤詞不多，此其得意者。（「相思」二句）到底愁來無着處。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補青蓮句「煙如織」之妙。未雨先雪，枝上梢頭，皆兩字法。 《詞綜偶評》：宋詞：詞固佳，嫌太軟媚，似婦人耳。 《夢園詞選》《本草》，丁香一名百結花，其子有雌雄，雌者擊破有順理而解爲兩向。彙苑，豆蔻花，一穗數十蕊，每蕊心有兩瓣相並。秦樓即弄玉夫婦升仙處。 按此詞亦爲日月易逝，而事多不偶，託閨情以寫意耳。語語清新婉倩，後人爭鮮鬬艷，終不能及。數百年來，脫口如新。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云：子雱字元澤，有心疾，妻獨居小樓事佛，介甫憐而嫁之。雱作《眼兒媚》詞，有「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之句。更有《倦尋芳》云：「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鬬。」皆人所不能及。

《倦尋芳》（露晞向曉） 《捫蝨新話》下集卷四：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詞曰【略】此詞甚佳，今人多能誦之，然元澤自此亦不復作。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遣句艷巧，直用子京句，差一着字。「榆錢」兩句，可謂費力。史邦卿「做冷欺花」，「將煙困柳」，殆尤甚焉，然俱險麗出俗。 或議元澤不能作小詞，援筆爲之，居然名流，後絕不作。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雱傳》 雱字元澤，未冠，著書已數千百言。舉進士，爲旌德尉，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被旨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雱病疽已彌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詔即其家上所著《論語》、《孟子義》。雱論議刻深，常稱商君以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政和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雱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爲後。徽宗時，爲顯謨閣待制。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附《王雱傳》 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

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于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中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紀事

王安石《詩義序》　詩三百一十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

又《書義序》　熙寧二年，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略】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與榮焉。然言之淵懿，則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

王雱《答吳子經書》　某愚且懶，自視缺然，若天下之最不肖者。而於性命之理，自少有所得，而未嘗輒與世俗人道。此非敢爲高而秘藏，不與衆共也。誠以爲彼之所見者不過尺寸之間耳，吾方稱其無邊際之說，以震駭其聽，則不唯不能使之信受，而笑譏怒罵將緣此而至。故特陰觀默數，深究天地萬物之情，而以心語口，每有所悟則未嘗不撫髀浩歎，悼世之人不與於此，而思得高明獨見之士與之稱說也。嘗與許文舉言及此意，云此獨子經當能知子耳。某時蓋大服其知人，而恨不能一走見，則常歉然，若久癢而待搔爬者。方其如此，而忽辱先志之貺，則其慰悅，宜如何也？【略】某之所懷，非子經殆無可與言者，何時得侍坐乎？文舉所持論不甚分明，過蒙稱道，良以增愧。《莊子》內篇亦嘗作得註，頗有可采者。止有一本，適爲相知借在臨江，俟取得，傳一本寄上次。

又《與吳農老書》　頓首。某行天下久，而閱士多矣。好學樂善，操一節以自終者不爲少，而其識明趣正者蓋亦罕見。豈非講之不精，取之不愼也？【略】某縻於吏守，而往往見役於人，比自京師還，遽感寒疾，情思日益牢落，舊學無所增進。由是益思足下餘論，鼓我之憊氣也。

又《南華真經新傳序》一　《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奧義，深解妙旨，計其爲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子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又二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又《老子註解序》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眞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已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略】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遡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又《題長沙北禪經室觀音像》　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杞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題。

《玉壺清話》卷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

又　元澤病中，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對榻一巨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誌》：「先生名雱字元澤，登第于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寧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云。後尚有數十言，掛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書義》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撰。【略】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初，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于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案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東都事略》卷七九《王雱傳》　詔即其家上雱所著《論語》、《孟子義》。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王雱《論語解》十卷。

又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王雱《注孟子》十四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南華眞經新傳》二十卷，宋王雱撰。明刊本。張目有舊鈔本。

又《續錄》　宋刊大字本。道藏本。張氏志有無名氏刊本，丙子季冬望日序。黎氏刊宋本，與敏求記大字同。

藝文

陸佃《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群絕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聃瞿曇，外域所記。並包渟蓄，迴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驚瀾怒濤，駕天卷地。又如白日，雲霧斗起。風裂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氛，澄霽斌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既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稅。孰夭孰壽，孰興孰廢。自古皆然，竟亦何爲。念昔此邦，初與公值。曷敢定交，公我所畏。傾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懷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屣曳履。遺舟夜壑，求馬唐肆。顧瞻空山，潸焉出涕。尚饗！

李之儀

論述

綜論

王安中《跋李端叔帖》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閭，倡酬題記，處處有焉。端叔亦自有蘇、李同時之語，觀此詩帖，撫事懷人，惘然久之。紹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周邦彥《與李端叔書》　今年春至太學，聞山陽李端叔志雖小官，不肯蹈俗吏所爲，清才逸韻，可揖以樂饑，可親以磨鈍，夸者百十，反而未止。於是瞑目而心籌之，思其爲人也，當如喬松修竹，幽姿自言而節難犯；其出言論，理當如漱石之泉，撓林之風，爽氣立發，不爲鄭衛之清角激楚以媚俚耳。

趙鼎臣《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　東坡先生既謫儋耳，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終始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端叔既窮，故人無與相聞者。今觀其書詞，猶能使之眷眷如此，今固有以得其人，不待相識也。宣和辛丑孟冬集英燕日，東郡趙鼎臣書。

吳芾《姑溪居士前集序》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

頗愛其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睹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名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略】昔二蘇于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輩頡頏于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謂端叔晚節銳于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于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置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爲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于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宜之可嘉者，並以詔于後云。

葛立方《跋李之儀端叔尺牘》　端叔尺牘，好事者多喜藏弆，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豈非韓門籍、湜之徒，固取重于世邪。

《仕學規範》卷四〇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李之儀傳》　李之儀字端叔，姑熟人也。少力學，舉進士。元祐中爲樞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嘗謂得發遣三昧。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爲作遺表，爲世傳誦，遂坐黨籍廢黜終身云。

《池北偶談》卷一七　端叔在蘇門，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秘書》中刻其題跋。觀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李之儀姑溪集》　胸中瑩澈比琉璃，書記歸來學種畦。惟有平生風義在，草成遺表泛姑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略】之儀在元祐、熙寧間，文章與張耒、秦觀相上下。王明清《揮麈後錄》稱其尺牘最工。然他作亦皆神鋒俊逸，往往具蘇軾之一體。蓋氣類漸染，與之化也。其詩名稍不及黃、陳。論者因蘇軾題其詩後，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句，遂以爲諷其過於僻澀。今觀集中諸詩，雖魄力雄厚不足敵軾，然大抵軒豁磊落，實無郊、島鉤棘艱苦之狀。註家所論，附會其詞，非軾本意矣。

又卷一九八　《姑溪詞》。【略】之儀以尺牘擅名，而其詞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減秦觀。晉跋謂《花菴詞選》未經採入，有遺珠之嘆，其說良是。【略】至所稱「鴛衾半擁空床」、「月步懶，恰尋床，卧看游絲到地長。時時浸手心頭熨，受盡無人知處涼」諸句，亦不足盡之儀所長。則之儀之佳處，晉亦未能深知之也。

《石洲詩話》卷三　李端叔詩，殊不爲工，東坡稱其工尺牘耳。

《雨村詞話》卷二　李之儀《姑溪詞》，妙于煉意。如「步懶恰尋牀，卧看游絲到地長」，又如「時時浸手心頭熨，受盡無人知處涼」，又「擬學畫眉張內史，略借工夫」。按《漢書・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元稹詩：「內史稱張敞。」今人但知京兆畫眉，不知內史即京兆也，因表出之。

《蕙庵論詞》　《姑溪詞》長調近柳，短調近秦，而均有未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之儀以尺牘擅名，詞亦甚工，小令尤佳。【略】端叔小令婉麗不減少游，《花菴詞選》未經採入，當是偶爾未見，未必有心刪汰。

伍紹棠《姑溪居士集跋》　端叔本與蘇氏唱和，而亦范忠宣門人，故《宋元學案》列於「高平學侶」中。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今按毛氏《津逮秘書》有《姑溪題跋》二卷，殆從全集抽出單行者，其爲世推重可知矣。厲樊榭《宋詩紀事》錄其詩八首，朱竹垞《詞綜》錄其詞四闋，皆載集中。惟《宋文鑒》獨錄其代范忠宣《遺表》。按端叔本以此文賈禍，而南宋中奉旨銓次之書，顧采錄之。《直齋書錄解題》謂此表傳誦一時，洵非虛語也。至其解杜工部《杜鵑詩》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遽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逾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全謝山《鮚埼亭外集》亟稱之，以爲的論。又乾隆中奉旨裒輯《舊五代史》，中如趙鳳等傳注，均采有《姑溪集》，與曾鞏《隆平集》、王禹偁《小畜集》並見甄錄。然則是集不特詞章精妙，且足以資考訂矣。【略】光緒乙亥小暑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分論

《代范忠宣公遺表》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原本篤棐之誼，而文能行以整練，斯爲佳製。

《**卜算子》我住長江頭**）《雨村詞話》卷二：李之儀《卜算子》云：「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想思意。」直是姑溪古樂府俊語。《花庵中興詞選》不列之南渡諸家，而各詞選亦未有採入者，信遺珠之恨，千古同然。

《**臨江仙》青澗奇峰名韞玉**）《雨村詞話》卷二：李之儀《臨江仙》詞咏藏春玉云：「青潤奇峰名韞玉，溫其質竝瓊瑤。中分瀑布寫雲濤，雙巒呈翠色，氣象兩相高。　珍重幽人誠好事，綠窗聊助風騷。寄言俗客莫相嘲，物輕人意重，千里贈鵝毛。」末二句全用俗諺，而上句先用俗客莫相嘲，故用來渾然脫俗。藏春以名其所贈之玉也。

傳記

《**宋史》卷三四《李之純傳》附《李之儀傳》**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于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蘇。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李之儀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李之儀《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脂，馬已勒，僕夫以日暮途遠爲告。甫命駕矣，有當其前者，頭不裹而髮鬅鬙，頷無鬚而立踉蹌，持短封顧余，欲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答。比發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噫，數十語之間，鋪叙一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邪？既報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測。昔王劇爲鳳閣舍人，一時號爲敏麗，嘗大庭班齊，同日七八制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後過於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於是。余今而後，將閣筆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爲約，庶幾追逐，獲借餘地，希韓以爲如何？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請求見束。

又《跋沈睿達帖》　予官四明，與睿達爲僚時，纔二十餘。

又《答人求所為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爲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蹈蹬，因循晚矣，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干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爲衒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徵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斬，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跂欽跂。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爲有所謂，久而得其歸，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傳一二藁，則往往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愧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臠之珍，至於屬鬣於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易形容，端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之秘而加琢削磨礪，以會於瑰奇，則豈復能到？既而端倪探賾，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妄爾塵瀆，寔則於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參晤之涯，倍深傾想。

又《上宰執手簡》　壬午歲，聞被召，自穎昌亟來，獲見於國門外舟中，蒙問勞甚渥，矜惻相仍。未幾，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五六年。方其來時，一妻、

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幷身而六，相繼哭之。念一身獨在，晚才有此兒，實相與爲命。而交造者知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影，巧爲訟端。一墮橫逆，又復五年。不惟父子生離，而特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叙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於罪籍矣。欽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得爲全人，捨恩地尚何望哉？向風不覺酸鼻。

又《上宰執手簡》 司勳張大亨，舊學曾子固爲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形容，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采，學者之幸。

又《與祝提舉無黨手簡》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癬瘡被體，已而寒疾爲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不有。自忝冒叙復，便欲迤邐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舊，濱二十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素，何啻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干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貶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一家並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悚皇悚。

又《送鄭穎叔入京序》 予得罪，居太平久之，既歸，道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邂逅貴溪鄭君穎叔爲州學教授，時得一接語，則魁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徙家焉，乃得屢從之遊。而予所舍適在天寧寺側，穎叔投閑，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

又《跋采石三亭詩》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冠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異時夭矯盤薄，遂欲從八龍游於瑤池之上，信余初所見爲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在冰壺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循攜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名與詩，乃用以報之。或者謂我詩之遂題破此寺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果可以扶持否邪？要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舉。姑溪居士書。

又《書樂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雖造次必錄無擇。藏雲歲杪，夜長燈暗，輒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臣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盡。又以歲月與其會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爲異日之觀。」時大觀四年十二月十日夜，釋寶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樊聖可並器之與予七人，雲際院東房火積中記。

又《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修，字文柔，姓胡氏，世爲常州晉陵著姓。祖宿，歷位要顯，其子孫族屬多能取美官，遂爲大族。父宗質，娶宣城施元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氏，約之妹。爲館閣舊人，樂善喜賓客，公卿巨人多所親厚，故相因習，以風範好事，互爲表發。文柔當內外族盛時，獨能於所聞見，擇而不隨，一時翕然以爲賢。選所宜歸，皆侈家達門，文柔辭焉。于是先人蹬蹬祿仕，敝車羸馬奉朝請。余方從學者遊，有以合姓爲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可託也。」乃歸于我。【略】崇寧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狀，逮繫御史獄，方大暑，文柔自穎昌兼程野宿，追余至京師，傴數椽地，手自執爨，具獄中飲，當烈日煙焰中，斯須不暫，過者爲流涕。【略】余既南遷，文柔相迎于御史府，顧余泣且喜曰：「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乃豐悅過于常時，豈不以之介然邪？我當與君俱貶所，未必惡也。」遂同涉闤闠，止旅邸，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陸趨良勞，又方庚伏中，且久雨，奈何？」遂附運糧空舟以行，而舟敝，上不能蔽，果大霪，至加雨衣相擁覆，兼晝夜者六七。比舍舟而陸，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攜。暑每增熾，率達旦命途，時藉草以休其乏。既即貶所，異鄉人情齟齬，又以罪來，上下觀望，幾不相誰何，蓬藋蕭然，惟薪水相給而已。文柔間謂余曰：「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于今日，則合眼再開，未必無佳處。要須于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其佳。」【略】性高嚴，喜風節，自許與甚重。練達世故，喜論事，于人物取捨則毫髮不假借。上自六經、司馬氏，更及諸纂集，多所終識，于佛書則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師法，而尤精于算數。沈括存中，余少相師友，間有疑忘，必邀余質于文柔，屢歎曰：「得爲男子，吾益友也。」余從辟蘇軾子瞻府，文柔屢語余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爲辦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歎曰：「我嘗謂蘇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游說之蔽，今見其所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爲法喜上人。子瞻既貶，手自製衣以贐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復何憾？」【略】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廷，見于柔儀殿，中宮拊之曰：

「是乃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後因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顧胡夫人曰：「能文之女何不來？」文柔適在後，遂呼出而賜冠帔。文柔生平可紀之事固多，惜非其地，而終不能超見其志，宜能文詞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伉儷，且復所履歷，皆人所不能堪，亦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致，加之閨門之外，或不及偏知，苟非親爲直書其事，則九原之下所深負矣。輒攬涕而銘之，尙恨有所不盡也。銘曰：生之非艱，行之則難。胡捨彼以即此，蓋所遇之適然。達我行之必至，庶古人之莫能先。或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不曰有婦人焉。噫，求仁而得仁矣，亶吾銘之弗諼。

又《李氏歸葬記》 李氏，世葬滄州無棣，自先祖出仕，從于楚州，即卜以葬。至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從葬，乃卜于州之西南安樂鄉興□里，先妣歿，亦舉以祔。地近河，復以流鑿變更，間爲河逼，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既許自便北歸，道金陵，愛其江山勝麗，遂有卜葬之意。凡距城百里內外，求之殆偏，而不可得。邂逅復過太平，得此地爲葬，蓋當塗縣歸鄉尊宿社藏雲山之致雨峰下也。

《擇塵後錄》卷六 徽宗時，李之儀居當塗，郭祥正與之不睦。之儀畜娼楊姝生子，受蔭，爲人所訟，坐削籍，楊姝亦被決，祥正爲詩云：「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卻與楊姝洗杖瘡。」

《過庭錄》 光祿舊藏麻師一雪雀圖，奇甚，士夫嘗就看之。光祿居許，李之儀端叔時任許幕屬，以詩借云：「圖中塵跡已冥冥，說著麻翁耳便醒。凍雀高低棲舞白，枯槎零亂倚寒青。欲憑妙手聊模寫，暫借遺踪作典刑。老去未能忘著相，他年要伴草堂靈。」

《竹坡詩話》卷二 東南之有臘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凭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

周紫芝《見王提刑書》 晚得姑谿李先生，先生，內相蘇公客也。嘗逡巡避席而請，願受一言之教。姑谿笑謂僕：「嘗聞蘇先生之言矣，先生謂吾詩學李太白。」某應之曰：「以今日觀之，自是兩家。」姑谿曰：「此謂善學古人者。」

又《書姑溪老人詩卷後》 頃余北走建康，暮投青山市，朝謁太白祠。公時在路西，聞余來，使人折簡見邀，遂止余宿。青燈白醪，雪髩紅頰，議論衮衮可聽，喜津津見于顏間。余維恨拜公于床下爲已晚也，然私竊自喜，公年雖高，而氣力強健，繼此猶可以數見。逾月而歸，則公已逝矣。此數詩乃當時酒間爲余書者。紹興三年秋七月中休日，閱群書見之，把卷興懷，爲之雪涕。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同時李端叔之儀著《姑溪集》，趙郡人，以草范忠宣公遺表爲蔡京所惡，編管太平州，亦文忠客也。

吳重熹《姑溪詞跋》 卷首題趙郡，乃其族望。《唐書·宰相世系表》卷四：「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最爲鉅族。」陳氏《書錄解題》稱爲趙郡人，誤矣。姑溪居士者，端叔南遷後自號，因以名其集。

《蓮子居詞話》卷一 謝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杜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詩。李之儀《姑溪詞》，和陳瓘、賀鑄、黃庭堅等作，並錄原詞，蓋用此例。

作品本事

《春渚紀聞》卷九 比邱了能，蓄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曰：「踏碓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言，後身涌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遺此銘，故錄之。

《墨莊漫錄》卷一 王敵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又卷七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一云：「情隨檢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蓋有所爲也。或云是與當塗楊珠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唯有畸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卷一〇 湯泉有處甚多，大熱而氣烈，乃硫黃湯也。唯利州褒禪山相近

地名平痾鎮湯泉，溫溫可探而不作火氣，云是朱砂湯也。人傳昔有兩美人來浴，既去，異香郁郁，累日不散。李端叔過浴池上，作詩云：「華清賜浴記當年，偶託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昔，曾經天女卸金鈿。」

《**揮麈後錄**》**卷六**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于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爲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頡頏于元祐間。端叔于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爲得發遣三昧。東坡帥定武，辟爲簽判以從，朝夕酬唱，賓主甚懽。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編修官。曾文肅薦于祐陵，擬賜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頒而爲御史錢遹論列報罷。去國之後，暫泊潁昌，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祐陵裂去御書世濟忠直之碑，及降旨御書院書碑旨揮更不施行。且興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官。因卜居當塗，奉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者，色藝見稱于黃山谷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老益無憀，因遂畜楊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乃詆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以其子受蔭，置鞫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錄》。楊姝者亦被決。功父作俚語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卻與楊姝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人羅朝議作墓誌，首云：「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濁。」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濁者爲功父，功父益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彥振攄執政，門人吳可思道用事于時，相予訟其冤，方獲昭雪，盡還其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表，今載于此。【略】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陰靈不顯」于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端叔自號姑溪老農。文有集六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爲多，今尚有其親筆藏于家。楊生之子名堯光，墜其家風，止于選調。家今猶在宛陵、姑孰之間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嘗令訪問，則狼狽之甚，至有不可言者。蓋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嘆。王俁《東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又卷二一　《東坡詞》二卷。【略】集中《戚氏》，叙穆天子、西王母事，世不知所謂，李端叔跋詳之。蓋在中山燕席間有歌此闋者，坐客言調美而詞不典，以請于公，公方觀《山海經》，即叙其事爲題，使妓再歌之，隨其聲塡寫，歌竟篇就，纔點定五六字而已。端叔時在幕府目擊，必不誣，或言非坡作，豈不見此跋耶？

《**老學庵筆記**》**卷九**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叙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眞之難如此哉。

《**道山清話**》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略】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留禁中。章惇由是再貶雷州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身廢棄。

《**舊聞證誤**》**卷四**　李端叔作范忠宣《遺表》。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朝之陰靈不顯」一對于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按，紹興八年六月，趙公以《哲錄》成書，遷特進。曾尚書楙當制，無此二語。居仁所草乃再除特進，非加恩也。

《**雲莊四六餘話**》　范純仁堯夫上遺表，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萬里波濤，僅免江魚之葬；五年瘴癘，幾從山鬼之游。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表既奏，蔡京用事，下有司欲罪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終身。

著錄

吳芾《姑溪居士前集序》　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求于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間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翼訂正，釐爲五十卷，鋟板于學。【略】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之儀《姑溪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朝請大夫趙

郡李之儀端叔撰。嘗從東坡辟中山幕府，後代范忠宣作《遺表》，爲世傳誦。然坐是得罪，編置當塗，遂居焉。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端叔《姑溪集》五十卷。又《後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端叔《姑溪集》，一部十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端叔《姑溪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之儀《姑溪集》五十卷，又《後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姑溪文集》五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李端叔《姑溪集》十冊，五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姑溪居士文集》十冊，全。宋哲宗朝李之儀著，凡五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十四本，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李之儀《姑溪集》六冊。陳景雲注：「六十卷，又《後集》二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舊鈔本。宋李之儀撰。

伍紹棠《姑溪居士集跋》　右《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略】按焦竑《國史經籍志》尚有《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而《季滄葦書目》乃作《姑溪居士集》一卷，是其流傳漸尠。此本爲余戊辰歲在廠肆所購，繕寫訛謬，幾不可讀。爰細加校勘，授之梓人，其太脫誤者則姑闕之，以俟他日增補云。光緒乙亥小暑前三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舊鈔本。宋李之儀撰。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明鈔本，宋李之儀撰。

又　《姑溪居士集》三冊，明吳匏菴叢書堂鈔本，惜止存二十卷，缺逸大半矣。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存五至六、二十至二十五、三十、三十一、三十七至四十三，凡十七卷，又《後集》十六至二十，凡五卷。明吳匏菴（寬）家寫本，棉紙墨格，十行二十字，版心有「叢書堂」三字。吳氏原鈔得十六卷，餘則後人補鈔也。余以新刻本校過，改正不少，洵堪珍秘，惜其殘缺，僅存少半耳。全書七十卷，估人乃挖去卷數別塡，以充全書，可恨復可笑也。

又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清初寫本。【略】鈐有曹溶、秦恩復藏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宋李之儀撰，明吳氏叢書堂鈔本，三冊。【略】存十七卷。《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略】清宣統三年吳對刻本，傅增湘校並跋，八冊。《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清寶米齋鈔本（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九後鈔配），十冊。《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宋李之儀撰，清鈔本，十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姑溪集》一卷，李之儀端叔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姑溪集》一卷。

《**脈望館書目**》　《姑溪詞》一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李之儀《姑溪詞》三十一葉。

毛晉《姑溪詞跋》　客春從玉峰得《姑溪詞》一卷，凡四十調，共八十有八闋，惜卷尾《踏莎行》爲鼠所損耳。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賦詩十一卷，銘贊一卷，表啓書四卷，雜書一卷，手簡十七卷，序一卷，記二卷，題跋五卷，祭文青詞二卷，墓誌三卷，詞曲三卷；《後集》二十卷，古賦詩十三卷，銘贊一卷，序跋一卷，手簡三卷，誌狀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姑溪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李之儀撰。【略】《書錄解題》載《姑溪詞》一卷，此本爲毛晉刊，凡四十調，八十有八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姑溪詞》一卷，明鈔本，鑑止水齋藏書。姑溪居士李之儀端叔。【略】此明人鈔本，殆出自湖南舊刻《百家詞》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姑溪詞》一卷，宋李之儀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明刊本。　石畫軒刊本。　八千卷樓有明鈔本。　山左人詞三卷本。　光緒刊全集附刻本四卷。

吳重熹《姑溪詞跋》　右《姑溪詞》三卷，宋李之儀撰。之儀字端叔，無棣人，官至提舉河東常平。坐草范純仁遺表，過于鯁直，忤蔡京意，編管太平州。事迹見《宋史・李之純傳》。端叔有《姑溪居士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略】詞三卷，均在集中，汲古閣刻入《六十家詞》。毛子晉跋云得單行本，實從集鈔出，幷三卷爲一，次第均從本集，一無更動，決非別本，而從《踏莎行》以下，均爲鼠損。此要爲明吳匏庵叢書堂鈔本，不特《踏莎行》字未損壞，後尚有四調，因並取二集詞五調附入，似比汲古閣本稍完善矣。海豐吳重熹識。

藝文

蘇軾《夜直玉堂携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鬬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又《李端叔真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爲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孔武仲《送李端叔定州機宜》　才高只合住蓬瀛，步武優游地望清。何事塵埃久京國，卻衝雨雪向邊城。軍書落筆千毫禿，談席揮犀四座傾。早晚封章來薦鶚，一鳴從此使人驚。

又《次韻李端叔見寄》　君才瀟灑應時流，久滯寧非命壓頭。昨見河南推賈誼，行聞天子召吾丘。已無痛飲觀風味，猶有新詩講報投。京洛塵沙著人甚，清涼高爽憶宣州。

秦觀《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畏朔風聲，我聞獨寬懷。豈不知凜冽？爲自中山來。端叔天下士，淹留蹇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英妙時，俠氣上參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當時兒戲念，今日已灰死。著書如結髦，聊以忘憂耳。駸駸歲適盡，淮海歸無期。功名良獨難，雖成定奚爲？念君遠行役，中夜憂反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策。

又《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屍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偸繞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槊》，爲憑東使寄淮濱。

徐積《送李端叔》　有人頗似長沙傅，得官亦望長沙去。去時好賦楚江謠，還使風騷滿江路。便須酌酒弔三閭，正是忠魂冤憤處。縣令如今未去時，蘭亭故事猶可爲。莫惜千筒萬筒往，諸君方壯我已疲。登科學究文章豪，數奇老將詩能高。長沙縣令號才吏，方將睥睨謝與曹。涼風即是八九月，紅萸黃菊花將發。正是詩家得意時，莫學古人悲莫節。東南美者有吳姬，紅襦繡袂無所施。把酒一巵輕皓腕，得詩一句勝娥眉。【略】言到于此良可悲，所以慷慨見于詩。誰能起舞誰能歌，甕中有物如秋波。古來多少無奈何，要須一醉都銷磨。茫茫人間岐路多，不如海水通天河。

又《再送端叔》　關中日落時，但見山相接。塞上閉城時，但聽吹蘆葉。延州平安火過早，月出山頭照孤堡。王家池上醉欲倒，銅鉢聲中詩已了。落筆揮成露布草，主人更索平戎表。文章意氣入杳冥，金船插羽如飛鳥。諸軍鼓吹高牙曉，大纛門開撲餘燎。壯士犀衣劍氣寒，客身依舊紅霞繞。陸生待寄梅花枝，庾郎莫愛芙蓉好。

李之儀《自作傳神贊（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干指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況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姑溪自贊》　蒿目以遊于世，鐵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即事，忽爾賣針而買醉。豈所謂逆行順行，莫測者歟？蓋得之自是不得是，以聽天命而已。

又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調羹而親餉，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與之同歸。鴈然于思而不售，羊

然遶頷而猶癡。人固欲其售，爾謂之癡也，予方遊戲以隨時。

又《李伯時畫姑溪濯足圖贊》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而水流。識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又《董曼老畫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刷研。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生則髭鬚滿于頷下。以我爲牛則爲之牛，以我爲馬則爲之馬。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眞辨假。

雜錄

《玉堂嘉話》卷五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雨村詞話》卷二 姑溪《點絳唇》云：「勻粧了，背人微笑，風入玲瓏罩。」罩所以罩爐者，以銅鐵絲爲之。

郭茂倩

論述

周慧孫《樂府詩集序》 自聲韻絕響之後，太原郭茂倩編類古今歌曲，上際唐虞，下迨叔季，目之曰《樂府詩集》。凡歌詞之典雅純正，曲調之清新靡麗，媟辭俚辭，長謠短謳，鮮不該盡。其不掉乎風雅之變，而世代推移，可一覽而周知，而騷人墨客，操觚弄翰于斷煙斜陽之外，亦足以感發其幽情者矣。

李孝光《樂府詩集序》 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集》上采堯舜時歌謠，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欲因以爲四時之續耳。郊祀若頌，鐃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以其始漢，故題云《樂府詩》。

《圖畫見聞志》卷二 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樂府詩集》一百卷。【略】是集總括歷代樂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略】其解題徵引浩博，援據精審，宋以來考樂府者，無能出其範圍。每題以古辭居前，擬作居後，使同一曲調，而諸格畢備，不相沿襲，可以藥剽竊形似之失。其古詞多前列本詞，後列入樂所改，得以考知孰爲側，孰爲趨，孰爲艷，孰爲增字減字。其聲詞合寫，不可訓詁者，亦皆題下注明。尤可以藥摹擬鑿牙之弊，誠樂府中第一善本。明梅鼎祚《古樂苑》曰郭氏意務博贍，間有詩題悉列樂府。【略】然卷帙既繁，牴牾難保，司馬光《通鑑》猶病之，何況茂倩斯集。要之大廈之材，終不以寸朽棄也。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樂府詩集》一百卷，【略】宋郭茂倩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茂倩爲侍讀學士郭褒之孫，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詳。本鄆州須城人，此本題曰太原，蓋署郡望也。

雜錄

《容齋四筆》卷八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莫能說牧護之義。昔在巴、僰間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敘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己事，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剜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唐詞紀》爲郭茂倩所輯，楊璠、董御，多

收僞詞以廣之，有以其名同而濫收之者。

王詵

論述

綜論

蘇軾《寶繪堂記》　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略】附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于書畫，作寶繪堂于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又《與寶月大師》　屢蒙寄紙糖，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所能彷彿。得一古松帳子奉寄，非吾兒別識，不寄去也。幸秘藏之，亦使蜀中工者見長意思也。他甚自珍惜，不妄與人畫。知之。

又《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飢寒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又《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著色山二首》（選一）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又《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峰修嫵誇連娟。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蠶三眠。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囚山篇》。

舒亶《劾王詵等奏》　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並與王鞏往還，漏洩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有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罪論議，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案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

黃庭堅《跋王晉卿墨蹟》　王晉卿畫水石雲林，縹緲風塵之外，他日當不愧小李將軍。其作樂府長短句，蹉踔□語，而清麗幽遠，工在江南諸賢季孟之間。近見書《戒壇院佛閣碑》，文句與筆畫皆頓進，所謂後生可畏者乎！

鄒浩《為錢濟明跋書畫卷尾》　晉卿以尚主之貴，日在綺羅絃管之間，而濡毫嬉戲，乃皆風塵表物。非其胸中自有丘壑，何以及此！右王晉卿所畫柳溪漁浦小景。

《圖畫寶鑒》卷三　駙馬都尉王詵，字晉卿，本太原人，後爲開封人。善讀書屬文，所從游者皆一時之老師宿儒。能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畫墨竹師文湖州，築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畫，以爲勝玩。東坡爲之記。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王詵》　煙江疊嶂墨縱橫，蓮葉催詩穎水濱。醉墮金釵思往事，後堂那復囀春鶯。

曹溶《跋王晉卿潁昌湖上詩蝶戀花詞卷》　此卷舊傳雙井書，眡其執筆，迥不相肖。公平生無移潁上、留許昌事，集中亦無此絕句，而楮尾《蝶戀花》詞入《草堂選》。余心疑王晉卿蹟，不敢遽謂然也。出家藏韓持國《南陽集》考之，「白雪青蓮」之句，爲和王都尉詩，蜀公用玉臺故實，的的可證。余自喜老眼生花，猶堪懸定古人墨派也。晉卿繪事爲時所重，不以書名。山谷曾以番人錦囊致誚，然其去國羈棲，自云能飲，託意信陵。至推服蜀公大能忠君愛國，蓋親受眉山陶鑄，然後一洗膏粱風習，超詣乃爾。即使未諳八法，猶當以人重。況豪落之氣，躍躍行墨間者乎！先生幸珍惜，勿河漢余言。康熙庚申九月望前一日，檇李曹溶。

劉毓盤《輯校王榮安公詞跋》 劉克莊《後村文集・西園雅集圖跋》曰：本朝戚畹，惟李端願、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風流醞藉，想見一時。端願有《閑宴集》，今不傳。晉卿則集名亦不傳矣。與蘇軾友善，以詩詞相贈答。烏臺獄起，賓主謫官，論者惜之。【略】徐釚《詞苑叢談》亦曰：晉卿誦客詩，每不樂。又賦《蝶戀花》詞，亦摯于用情者矣。黃庭堅謂「晉卿詞清麗幽遠，其工在江南諸賢伯仲之間」。

分論

《蝶戀花》（鐘送黃昏）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朱顏綠鬢，變爲鷄皮老人，感慨能不系之。　占多許地步，開多許眼光，詞之得致亦在此。

《燭影搖紅》（香臉輕勻）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痛乎哉！九死易耶。天放生論美人晤對，何如遙對同堂，味若各院隔水問花累云阻竹時是眞王對面，至牽衣連坐，俗不可當矣。視晉卿之言何如？恨意悉。

傳記

《宋史》卷二五五《王全斌傳》附 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續事備考》卷五上 王詵字晉卿，家本太原，徙居開封。尚秦國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喜讀書，善屬文，所與游者皆一時名士。復工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著色仿小李將軍。墨竹師文湖州。築堂曰寶繪，收藏古今法書名畫，東坡爲之記。歷官定州觀察使，封開國公。卒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榮安。

紀事

蘇軾《和王晉卿》 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詵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而詵亦還朝，相見殿門上，感嘆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詵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詵也。詵字晉卿，功臣全斌之後云。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虺莫子毒。醒來送歸雁，一寄千里目。悵然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眞將家，浮面氣可掬（袁天綱謂寶軌，君語則赤氣浮面，爲將勿多殺人）。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

又《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于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浦，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州蹙。殷勤嶠南使，饋餉揚州牧。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泠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愼勿許，間道歸應速。

又《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為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為晉卿豈可終閉不與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足。平生錦繡腸，蚤歲蓼莪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蹙。吾今況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泝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騮掠原野，電尾捎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

又《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 春冰無眞堅，霜葉失故綠。鷸疑鵬萬里，蚿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瓶何用蹙。（古蹴蹙通）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眞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

賢，出語者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里，萬馬君部曲。卧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晉卿將種，常有此志）

劉毓盤《輯校王榮安公詞跋》　蔡絛《西清詩話》曰：晉卿少長華膴，後房甚衆。及去位，歌姬名囀春鶯者，爲密縣人所得。數年南還，至汝陰道中，聞歌聲，曰：此囀春鶯也。訪之，果然。有句曰：「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足成之者曰：「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上華顛。」尋復歸晉卿，爲之賦「人月圓」詞。許凱《彥周詩話》曰：姬爲馬氏所得。後還朝，遍訪無知者。乃作詩云云。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姬。《西清詩話》謂遇之潁昌者，誤也。陳鵠《耆舊續聞》曰：東坡有「紫陌尋春去」《南歌子》詞，蓋意有所屬也。或云此爲王晉卿侍兒作。

藝文

蘇軾《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走筆為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門前車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見紅日圍。何時東山歌《采薇》，把盞一聽《金縷衣》。

又《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縋，香餘步輦回。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爲陪。

又《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　北苑傳呼陛楯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國何勞一葦杭。宣勸不辭金盌側，醉歸爭看玉鞭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鷄林得夜光。

雜錄

晁說之《題破琴詩後》　予有王晉卿淡碧絹畫《房琯悟前生圖》，寫此詩於其後，甲午年遭火矣。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題。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一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煙江圖，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眞矣。

《庚子銷夏記》卷三　晉卿文藻風流，掩映當代，所作畫，水墨則仿李成，著色則師李將軍。此卷乃仿李將軍，樓閣橋梁，極其工緻，濃鬱中饒有青葱之色。趙千里不能及也。至末段遙山遠浦，更極畫家妙致。曹秋岳贈余一卷，布景不多，悠然有海闊天空之妙。後宣和帝題《煙江疊嶂圖》，殊無所謂疊嶂也。祥符張雲菴見而愛之，攜去。秋岳又有一卷，亭閣脩整，新荷滿池，後有范石湖詩，詩字俱妙。惜略屬目，未及詳閱。

劉毓盤《輯校王榮安公詞跋》　《能改齋漫錄》亦謂徽宗極賞其《憶故人》詞，猶以不豐容宛轉爲病。乃命大晟樂府別撰一腔，周邦彥增損其詞，遂以首句爲名。楊湜《古今詞話》所述略。黃昇《花庵詞選》以「芳臉匀紅」詞爲晉卿作者，亦誤也。萬樹《詞律》曰：此憶故人而作，後人即以名其詞，故以五十字體爲本詞，以周詞爲《燭影搖紅》本詞。或以闌、關、干三字爲平仄通叶者，此穿鑿之說也是已。而以毛滂四十八字者爲又一體，毛亦東坡友，考亭氏謂詞有虛字，周氏易原詞爲「夜闌飲散春宵短」七字一句，餘則仍之者，亦可見矣。知音者其許我言乎。戊午秋，江山劉毓盤校畢並識。

范純粹

論述

劉攽《知慶州范純粹可寶文閣待制再任制》　具官某智慮開爽，量力宏厚，正固以嚴戎律，忠肅而得士心。好謀而成，從善無厭。自分分閫，綽著威名。隱若千里之城，晏然三歲之戍。敵情屢効，邊烽無警。宣疇異庸，進擢優

秩。登延閣之妙選，仍青油之重任。軍中立號，以勵虎臣；省戶峨冠，無負儒服。恩榮並進，汝其念哉。

葉濤《范純粹落職居住制》 附下之姦，爲衆所惡；刑故之義，乃邦之常。公論弗容，朕何敢赦。降授朝散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滑州范純粹，傾邪險詖，出於天資。反覆導諛，忘其父志。兄弟倡和，協助姦凶，變先朝拓土之功，成一時蹙國之議。嚮從薄責，聊示小懲，承乏邊州，旋復舊職。失刑既久，公論未平。宜褫延閣之名，尚假祠觀之任。體予寬貸，益務自新。可落寶文閣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

《風月堂詩話》卷下 范德孺崇寧之貶，與山谷唱和甚多，德孺有一聯云：「慣處賤貧知世態，飽閱遷謫見家風。」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當國者能無愧乎！

傳記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附《范純粹傳》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略】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

紀事

《東都事略》卷五九下《范純粹傳》（存目）

晁補之《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場，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召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惠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略】補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洮岷用師諸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內事外，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夷，爲長久慮，如前詔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第勸課撫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樽俎談笑，賓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遺，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

畢仲游《慶州平溝接城記》 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公德孺

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之，而羌人懾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略】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爲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名氣節刻金石，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

《容齋續筆》卷一〇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于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爲長吏，雖居蕞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爲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于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藝文

畢仲游《祭范德孺侍郎文》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瀚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鍧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幷。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能。屬鞬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畛。家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奸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公若不然，公不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宰相爲兄。公又崛起，岌嶪崢嶸。宜繼二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寇敵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人琴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爲矣！予末小子，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棐

論述

鄒浩《歐陽棐除左司郎中制》　勅具官某：爾名臣之子，能世其家，以顯聞于時，爲清議所屬。荐歷省部，越一紀矣，而都司高選雅望，肆以命爾。其以爾嘗試而既效，久畜而未施者，肅贊綱紀，以稱朕立政立事之意。

又《歐陽棐知蔡州劉唐老知相州制》　朕惟祖宗稽古右文之意，修崇館閣，涵養豪英，分直其間，尤爲高選。以爾等夙承家學，久著時稱，嘗隸職於圖書，頗宣勞於歲月，方從省闥，出守近藩，茲用褒遷，以昭寵寄。朕以天下爲度，爾既知之矣，勿以內外自異，思所以使吾民無歎息愁恨之心者，庶幾良二千石不獨專美于前人。

傳記

畢仲游《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爲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本朝廬陵歐陽文忠公起于天聖、明道之間，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爲極而不可加，謂之文師。而位居三府，身輔三朝，有大功于社稷。而其子叔弼甫復以文學登第，能世其家。爲人廣覽強記，博通經籍史氏、諸子百家之言。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甫之手。而東坡蘇

子瞻在翰林，亦多以內表章屬叔弼甫代之，人莫能辨。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爲也，要能以古人語而道己意，則可與言文矣。」文忠公薨後，叔弼甫代爲遺表。神宗皇帝見而愛之，意文忠公自作，其表傳于天下，天下之人亦以爲文忠公自作也。使在金馬玉堂應制代言爲詞臣，當復有文章行天下，庶幾談、遷、彪、固、向、歆三家之盛。而老死不能用，以一朝請大夫終于潁上。然叔弼甫在，則文忠公之遺風猶有存者；叔弼甫亡，則文忠公之遺風益遠焉。今叔弼甫亡矣，是可哀已，是可恨已。叔弼甫字也，名棐。其先廬陵永豐人也，初以文忠公蔭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文忠公意已賢之。嘗著《鳴蟬賦》，叔弼甫猶侍不去。文忠公曰：「兒異時必能爲吾此賦矣。」因書以遺之。及稍長，文忠公益器其爲人，嘗書以教叔弼甫曰：「孺子記之，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孺子記之。」及舉進士，中乙科。文忠公在位而老，叔弼甫不言出仕，文忠公強之。及調陳州節度推官，亦竟不之任也。及文忠公薨，終喪，始以大理寺丞爲審官東院主簿，入官制局爲檢詳官，同知大宗正丞事。三遷爲朝奉郎、守太常博士、尚書主客員外郎，改考功，攝領吏部侍郎左選。【略】哲宗即位，爲祕書省著作郎、充修實錄檢討。【略】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祕閣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于漢南，雖爲布衣，州郡以倅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爲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爲成書，然後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卻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橫于漢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請地而遲與之且不可，況終卻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請之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爲天荒售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叔弼甫終持不與，泰由是訴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潞罷，乃祕所帖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元符三年，始復以朝散郎還朝，爲尚書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蔡州。【略】嗚呼！文忠公以道德文章爲三朝天子之輔，學士大夫皆尊之。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于文字爲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于叔弼甫者，親爲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間，非他人親炙之所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自見于世！故余紀次叔弼甫在吏部考功、禮部時議，襄、蔡二州政事，以見叔弼甫終不得以文章用而暴于人者，乃議論與吏事爾。然非好學守道，識大體而又有仁民愛物之心，則其議論與行事，孰能爾也？【略】叔弼自去蔡後，係元祐籍，復鐫職降官，守以宮廟，居潁州里第，間游吳中。俄出籍，乃以兩恩當任子孫者力請于朝三四，以官其兄子之子，曰：「先公之長曾孫不可以無官，吾子之子無官可也。」政和三年卒于潁州，年六十七。【略】贊曰：歐陽氏出于伯禹之後，爲越王句踐，句踐之裔孫多受封于楚，有封于烏程歐陽亭者，遂爲歐陽氏。漢有博士和伯以治《尚書》顯名，世謂之歐陽尚書。而率更令詢事唐太宗亦顯名于世。至文忠公遂大顯，爲本朝宗臣。生四子，叔弼甫其第三子也。雖不用于世，亦爲顯人。余自治平以來，從叔弼甫游如兄弟。今同游者喪亡殆盡，惟余尚存。故勉爲叔弼甫作傳，紀其大節云。

《東都事略》卷七二《歐陽棐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九《歐陽棐傳》（存目）

紀事

《宋元學案》卷四　文忠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文忠自作也。

又卷一〇　考晁說之集，叔弼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于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邪？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回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叙，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宋稗類鈔》卷五　歐陽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往迹。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曩，倍劇悲歡。」

著錄

畢仲游《歐陽叔弼傳》　叔弼甫常著《堯歷》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策》五卷、《集古總目》二十卷、《襄錄》二卷。叔弼甫亡後，其家集所自爲之文亦二十卷。蓋雖不表見于當世，而猶足以遺後人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集古目錄》二十卷，公子禮部郎官棐叔弼撰。公既爲跋尾二百九十六篇，命棐撮其大要，別爲目錄。棐之序云爾。今考集中凡三百五十餘跋

孔平仲

論述

綜論

蘇轍《孔平仲太僕丞告詞》　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爲政。皆由已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膳羞閑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又《孔平仲太常博士告詞》　爾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兹選。其克爲朕別嫌明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內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舉矣。可。

鄒浩《孔平仲除金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爾文學行義，表于儒林，召居地官，方贊厥事，會課來上，序正郎曹。就易司珍，勉圖來效。

《宋詩鈔・平仲清江詩鈔序》　平仲長於史學，工詞藻，故其詩尤妖矯流麗，奄有二仲。

《石洲詩話》卷三　清江三孔，蓋皆學內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學爲此種，其弊必流於眞率一路也。言詩於宋，可不擇諸！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孔平仲》　毅父清江掩二仲，咄嗟點畫費工夫。金壺冰澀城更死，歲晚西齋自擁爐。

分論

《讀江淹集》　《歷代詩發》卷二四：責備醴陵最爲切當，其引以箴戒語亦渾厚可觀。

《呈范清老》　《歷代詩發》卷二四：寫范子古淡可愛，宜其繾綣最殷。

《月夜》　《歷代詩發》卷二四：托物見志正在吞吐之間，淵然可味。

《述鴟》　《歷代詩發》卷二四：敷陳不假粉飾，自沖淡成章。

《車班班》　《歷代詩發》卷二四：短歌零亂，如聞古樂府之音。

《寄鄒棨叔》　《歷代詩發》卷二四：嶔崎磊落，無一弱句靡詞。

《遇雨》　《歷代詩發》卷二四：甘苦勞逸之分，自可憬然言下。

《霽夜》　《歷代詩發》卷二四：出口清令，疑有蘭芬。

《和經父登黃鶴樓》　《歷代詩發》卷二四：壯闊足稱斯題。

《游城南雙塔院》　《歷代詩發》卷二四：勝地幽情，能以淡毫渲染，自然微至。

《遺吳冲卿大饗碑文》　《歷代詩發》卷二四：留心古學，多鄭重之詞。

《對雨思蘇子美》　《歷代詩發》卷二四：楚楚絕塵，氣味純以清勝。

《答崔象之見謝之作》　《歷代詩發》卷二四：紆徐委悉中時露奇特之氣。

《答賀中道燈夕見治》　《歷代詩發》卷二四：墨氣淋漓，誠所謂古淡而疏暢者也。

《象之以山藥見贈》　《歷代詩發》卷二四：似仿嘗花翁《寄語楊員外》一詩體格。

《哭蘇子美三首》　《歷代詩發》卷二四：悽惻如讀楚些。

《寄秦川馬從事》　《歷代詩發》卷二四：歷寫豪華，結歸憔悴，使讀者黯

然神傷。

《**惜酴醾**》《歷代詩發》卷二四：此詩在集中不爲傑作，而世顧盛稱之，故亦不敢立異見遺也。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宋詩精華錄》卷二：學盧仝體，而去其鉤棘字句。

《**和經父寄張績**》《宋詩精華錄》卷二：五六好。

《**登賀園高亭**》《宋詩精華錄》卷二：使人神往。

傳記

《**宋史**》卷三四四《**孔平仲傳**》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浙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東都事略**》卷九四《**孔平仲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孔平仲《江淮提點謝到任表》 伏念臣舊身卑薄，涉世曲蘗，無有尺寸之長，可應朝廷之用。矧在擇人之際，淬當出使之行！【略】臣敢不效勤奔走，悉意經營，謹課入於銅山，視工程於金冶，庶收微效，仰報大恩！

又《衡州謝到任表》 淮右按刑，訖亡善狀；湘東出守，仰荷寬恩。已見吏民，奉宣詔令。臣稟性愚陋，涉世曲蘗，逢熙運之有開，與群材而並進。四塵使節，兩玷郎曹。老境驅馳，筋骸已瘁；小邦撫字，才術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極照臨，德參覆燾，方獨觀於萬化，不求備于一夫。遂致孤平，亦叨任使。臣敢不悉心職事，圖報國家，庶集涓埃，上裨海嶽！

又《饒州居住謝表》 幾死得生，自南徂北，蒙還舊秩，獲處善邦。銜恩涕零，省咎心悸。【略】臣學問蹇淺，智識鈍昏，妄陳答詔之言，自掇投荒之辱。瘴癘侵薄，骨肉分離，安知此身，復見今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燭遠，渙澤蘇枯，盡返得罪放逐之人，大開自新湔洗之路。而仰食者衆，須舟以行，風波多虞，疾病間作，所恃朝廷之寬大，不誅道路之濡留。驚魂初招，餘孽未逭，更當刻厲，少答存全。

又《叙復朝奉大夫謝表》 荒山相囚，貧室如磬，稍遷內地，盡復故官。此因若何，隕涕無已！伏念臣仕宦積久，咎惡滋多，始罷皇華之行，再鐫東觀之職。又陳伏罪，遂斥遐陬。泣血追愆，豈由上疏？觀過於黨，或可知仁。果丁昭曠之辰，均被湔洗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一新庶政，獨斷萬機，昭臣下之忠邪，訂朝廷之枉直，故茲廢放，亦預甄收。脫迹瘴鄉，猶記海鳶之墮；經途故里，忽聞塞馬之歸。更誓捐糜，少期報塞。

又《謝宮觀表》 備員關右，無補毫分；寄食淮南，方淪凍餒。忽預眞祠之列，稍寬涸轍之憂，祗奉寵靈，但深感涕。【略】竊念臣伎能素短，齒髮早衰，自脫瘴鄉，屢嬰危病。顧形體之久瘁，何仕宦之能堪！儻賓閑官，尚沾寸祿，是爲徼幸；今乃拜恩，在臣之愚，揣分已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廣文之聲，行堯之事，兼充孝弟之美，坐格華夷之和。鰥寡孤獨，均被於上仁；豚魚草木，皆遂其生理。故茲蹇淺，亦在甄收。況洙泗乃先祖之鄉，而黃老垂大道之教。杜門養性，庶全蕭艾之生；克己追愆，猶冀桑榆之復。誓堅晚節，仰報熙朝。

又《寄孫學士啟》 昔某之客京師，方執事之主文墨，謂見遇之不厚，則以爲門生；謂所居之相邇，則同在郡邑。惟是天資之懶惰，加之日事以因循，未嘗接諸子之遊，少得承先生之教，可嗟鄙昧，不自發明。及奔走以南歸，在崎嶇之遠服，猿狖之與伍，蛇虺之與居，雖文史之前陳，而明識之內竭。每有

鄙泥，但掩卷以長吁，何從咨詢，驚去德之已遠。將於千里之外，而往有求；尚以前日之稽，頗用自愧。然而先聖典策，雖萬世之下而得觀；中國詩書，雖四夷之人而獲見。立教者固無遠近，成德者豈有親疏？彼往者之不追，及叩之而必應，用此自解，必未見尤。廼有閒暇之時，作爲文章之伎，託自置郵之內，委諸衡石之前，願於校讎之休，賜以觀覽之辱。行李之便，特枉緒言，遐陬之聞，何異親炙！下情不勝冀望之至。

又《國學解元謝啟》 伏睹解榜，叨被薦名。【略】如某者，學不足以通天人，而涉獵以自鄙；才不足以動世俗，而蟲篆之爲羞。幼承父兄教訓之勤，長蒙庠序薰灼之美。僅能秉筆，趨於大較之前；不圖積薪，輒在群公之上。默揣其自，誠有所因。此蓋伏遇某官爲國旁求，存心樂育，采以下體，收其寸長，致此妄庸，免於黜落。敢不益勤修省，愈究精微，庶幾後效之收，以爲至公之報！

又《謝試館職啟》 以奔走道塗之餘，與荒廢筆硯之久。放其辭藝，固無可觀；眞在校讎，益非所稱。併爲僥冒，徒有兢慚。【略】某生於卑薄之鄉，長於冗散之吏，時之所汰，志亦自灰，流落四方，侵尋半世。視顏且老，年已抱孫，投紱儻歸，官當任子。豈期末路，亦綴清涂，緜章貢之劇邦，陟蓬萊之秘府。一門兄弟，如以次升；同時朋儕，最爲後至。蓋自知其無取，故不敢以爭先，例被甄收，諒由汲引。

又《寄子由》 晨興悲風鳴，霜霰集我屋。忽驚歲云晚，日月疾轉轂。穴蟲知天時，閉戶各潛伏。而我亦勞止，擾擾尚馳逐。宵征戴星月，暮飯多見燭。灰塵彫鬢眉，銅臭蝕肌肉。念當投劾去，牽繫五斗粟。豈無數畝田，亦有千箇竹。平生羨爲農，水旱憂不足。空效鳥雀饑，唧唧如聚哭。內顧復遲回，行藏類抵觸。長卿著犢鼻，揚子投天祿。岷峨能生賢，獨不主爲福。如君乃棲棲，似我宜碌碌。連山積雪壯，霽色明群玉。對此想清標，凜然疑在目。安得兩翅長，高舉逐黃鵠。飛去墮君前，綢繆論心曲。

又《發儀真寄常父兄》 卯角同出處，中路稍差池。往事如一夢，新年生白髭。小官仍齟齬，異國更羈棲。長時恨隔闊，既見少開眉。朝共壚邊飲，暮同窗下棋。一日復一日，眷眷不忍離。今茲解舟去，豈爲赴同期。久住恐相溷，蕭然生事微。欲將眼中淚，一灑別時衣。諸緒正牢落，勿令心重悲。融怡和笑語，悄怳迷東西。甘言戒婢子，循髮祝阿宜。憒憒情懷惡，正同中酒時。晚泊蘆荻岸，江天雲四垂。高城已不見，春雨更如絲。

《續墨客揮犀》卷二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潛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作品本事

孔平仲《進否泰說表》 臣伏讀詔書，許臣民實封言事，此盛德之舉也，人人皆思有以應訪落求助之意。然講兵農，叙賞罰，若此之類，陛下固已屢聞而飫見之矣。臣不敢效衆策之碌碌，臣有淸原端本之論，以爲治天下在於君子小人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在於《否》、《泰》之說。臣嘗讀《易》，至《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竊嘆聖人嘗發其端，而歷數千百年，諸儒未有深攻而廣陳之者。臣不揆淺陋，輒觸類而長之。《否》、《泰》之說，各有九卦，妄意治天下之術管是矣，謹具左方。伏惟陛下博學好問，始初淸明，萬幾之暇，略賜省覽，推而行之，或補萬一，則臣苦心窮經，死且瞑目。干冒宸衷，不勝震悸。

《容齋隨筆》卷一五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于淸江劉靖之所，載趙淸獻爲靑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騢》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竹坡詩話》卷一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

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騂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君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著錄

王蘧《清江三孔集跋》 三孔先生【略】歷官出處大概，實錄載之爲詳。【略】蘧來清江，敬拜祠像，亟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冥搜旁索，日綴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成之、新蘄春知監徐得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帥幕劉性之，分寧知縣徐鎡、清江主簿曾煥校定，蘧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爲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傅、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一郡闕事得以粗舉。【略】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略】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佚弗傳。今其存者，【略】平仲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蘧少愚守臨江，裒輯刊行，而周益公必大爲之序。

《讀書附志》卷下 孔毅父《詩戲》一卷，【略】向子諲跋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孔平仲《詩戲》一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孔文仲《三孔清江集》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不詳爲何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之詩文。【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與此本合。【略】平仲《郎中集》中古律詩外，別出《詩戲》三卷，皆人名、藥名、回文、集句之類，蓋仿《松陵集》雜體別爲一卷例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孔氏雜說》一卷，【略】黑格寫本。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著錄清禦兒呂氏影寫元刊本，九行二十二字，每葉口上有「講習堂」三字。有慶元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卷一、二爲經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爲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三十爲毅父（平仲）集。卷首有「保中藏書之章」朱文印。卷中「留」字「啓」字均缺末筆，蓋避家諱也。鈔手是一人，絕古雅精美。鈐有莫邵亭父子印。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舊寫本，九行十八字，鮑渌飲（廷博）手校文仲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宋王蘧編。【略】振綺堂有鈔本八冊，三十卷，【略】平仲十一卷。

又《附錄》 明刊，江西新刊。

又《續錄》 豫章叢書本。 傅沅叔藏明鈔本，祇有《平仲集》，可補豫章本缺文。六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孔氏雜說》一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明鈔本，十四冊。存二十二卷（孔平仲文一至二十一，《孔氏雜說》）。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清呂氏講習堂鈔本，十二冊。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鈔本，鮑廷博校並跋。

朱熹《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稿，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爲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上巳八月，晦翁。

藝文

蘇軾《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峰人莫識，雜以雞豚眞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跋牂欲上驚嶕嵲。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

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詩人雕刻閒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犀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又《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眞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埽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眞妄，石女無兒焦穀槁。此身何異貯酒瓶，滿輒予人空自倒。武昌病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心。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麋千金。枕書睡熟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蘇轍《次韻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對茅屋。清晨屣履過，不顧車擊轂。時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儕畏鋒銳，兄弟更馳逐。文成劇翻水，賦罷有餘燭。連收頷底髭，未耗髀中肉。飛騰困中路，黽勉啄場粟。歸來九江上，家有十畝竹。一官粗包裹，萬卷中自足。還如白司馬，日聽杜鵑哭。我來萬里外，命與江波觸。罪重慚故人，囊空仰微祿。已爲達士笑，尚謂愚者福。米鹽日草草，奔走常碌碌。飛書慰貧病，佳句爛珪玉。多難畏人知，胡爲強題目。徂年慕桑梓，歸念寄鴻鵠。但願洗餘愆，躬耕江一曲。

呂陶《和孔毅甫州名五首》 毅甫生江南，蘊有泆泗質。雄文極古今，《通鑑》盡疏密。羨君詩格雄，非謂文勝質。長篇自博雅，短語亦溫密。筆端時一揮，鋒利不少屈。高情寓祥雲，幽意及疏蕃。豪縱嘆李賀，難以憲度一。窮愁傷孟郊，不欲懷抱佚。鋪陳黃堂上，一案凡幾帙。先倡乃前輩，形容何以物。瑁圭施華藻，錦段副朱紱。測海至千刃，穿楊無一失。寶器藏巨劍，古聲發瓊瑟。鳳羽翔德輝，龍種搜駿骨。嗟予澤畔吟，繼唱輒連日。果牓誤收采，小榛齊大栗。

雜錄

《石洲詩話》卷三 平仲《題老杜集》云：「吏部徒能嘆光焰，翰林何敢望藩籬！」是亦以「吏部」爲韓，對李翰林矣。何以誤會歐詩而沿用之耶？

王震

論述

劉攽《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可朝散郎制》 具官某文博志修，材優氣贍，內參法從，外領州寄，民譽咸服，吏課處最。有司舉歲月之效，易以藉口，本朝崇明陟之典，亟其詔祿。俾從進秩，用稱屬居。

蘇軾《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間，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周必大《元豐懷遇集後序》 吏部尚書贈少師王公子發序其《西掖制草》，謂自高祖晉公、曾叔祖魏國文正公以及其身，世掌絲綸，名集曰《懷遇》，而不曰《榮遇》者，謙也。【略】元豐六年十月，公復紹高、曾之業。越二年，進給事中。是時裕陵董正治官，文章煥焉可述。宣仁、哲廟大收人才，協成初政，潤色之功尤多。蓋三世代言，俱接武于兩朝，可謂榮也已矣。慶元丙辰，公曾孫淹爲廬陵郡丞，太守楊侯方得是集而悅之，將刻板布之四方，謂某紹興、乾道間，嘗典斯事，俾作後序，記其本末。昔官制初行，舍人曾南豐也，一日除郎、御史數十人，公爲都司，付制吏部，讀而嘆曰：「本原職守，爲之訓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謂欲知公制詞之美，此數言盡之矣，豈所謂夫子自道者耶？至于追爵荀況、揚雄、韓愈三制，簡古明粹，殆與西漢詔令相爲表裏，嗚呼盛哉！集凡七卷，制詞四百餘首。或疑末卷它文十八篇，不當入集。按宋元憲《掖垣叢志》云：「中書因事表狀道釋齋贊蹟語並當制舍人撰。」近世此例方廢，併書以告來者。七月十日。

《南豐集序》 《崇古文訣》卷三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凡三節，曲盡南豐平生涉歷。既可以見朝廷之用不用，又可以見文之老壯，學之進退。結尾一節，嘆息其用之不盡，尤有餘味。

傳記

《宋史》卷三二〇《王素傳》附《王震傳》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爲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己，于是穎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漫，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紀事

《耆舊續聞》卷五　東坡謫黃州，元豐末《移汝州團練使制詞》云：「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寔難，不忍終棄。」坡甚嘆服，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子發同僚，和子發詩曰：「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爲此故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王震《閒苑記》三十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震《元豐懷遇集》七卷。

雜錄

周必大《王氏濟美集序》　大名王氏有諱言者，唐末起家令黎陽，子徹仕五代爲左拾遺。是生晉國公，以雄文厚德，爲藝祖簡知，擢監察御史，選守鄉邦，有畫錦之褒。嘗植三槐于庭，期後人之興。太宗朝仕至兵部侍郎，知開封。三子，長祕書丞，終袁州太守。次丞相魏國文正公也。季知應天府。孫曾繁衍，爲宋大家。淳熙六年，黎陽八世孫知信州諱從，系出祕丞，稽其族屬，自晉公三子派別支分，曰世系，曰世譜，又爲《槐庭雜記》、《宣陽因親錄》，以授其子淹。俺倅廬陵，既刻其曾祖諱震《元豐懷遇集》，請予爲序，又裒晉公以來史傳銘誌，前賢紀述，先世遺文，總爲十卷，號《濟美錄》。而以文正子懿敏公所纂《遺事》及懿敏子鞏《雜記》三編與其父書併爲一集而刻之。自廬陵擢守鈞州，將再刻以廣其傳，復囑予以序。【略】初，文正公以大理評事宰岳之平江，《圖經》載二事，其一公將至，山鬼避舍，是特讖公之貴，勿書可也。而國史楊文公誌墓，乃備書之。其一死囚當論，公通夕不寐，思所以爲計。五鼓有叱直更者起云：相公將出廳。須臾公果出，囚竟未減。民懷德政，至今奉祠，而傳與碑反不之載。故予特書之，使後人知公仁心陰德，肇于爲邑，況秉鈞乎？居官者勉以爲法，則王氏之昌，與淮水俱長，何但三槐蔽芾于堂而已。嘉泰二年閏十二月。

呂南公

論述

曾鞏《薦章處厚呂南公奏觀狀》　建昌軍南城縣布衣呂南公，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嘗舉進士，不合，退處畎畝，躬耕著書，不求

人知，自足丘壑。江南素稱多士，如南公，言行卓然，少有其比。

符中行《灌園集序》　劉夢得嘗稱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吾鄉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靈，視瀟湘間爲不足道，近時人物磊落相望，其位于朝，光顯者固多，而隱於韋布，卓立傑出如灌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麻姑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幼而警敏，力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章，雄深浩渺，自成一家，羞同舉子輩綴緝陳言，氣象萎薾，迎合有司之好。熙寧初，嘗預薦，試春闈不利，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務著書講道，發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奚足爲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蚤世，咸用蘧傷。余先君昔與之游，備知其賢，每嘆南城豪傑之士如李泰伯、王補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享皆不永。泰伯、補之雖得卑位，則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也夫！

崔紹《灌園集序》　宜興蔣公之治建昌，【略】訪灌園先生呂次儒之文，編摩校勘，刊定鏤板，以傳永久。次儒好學能文，出于天性，苦節自守，不肯妄求。前輩鄉先生皆愛其文，而服其行。紹興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建昌司法參軍崔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灌園集》二十卷。【略】南公《與汪秘校論文書》自言：「於莊列、六經、百家、十八代史，因文見道，沈酣而演繹之。私心自許，謂文學之事，雖使聖人復生，不得廢吾所是，惟當勒成一書，俟之百世。」又曰：「堯、舜以來，揚、馬以前，與夫韓、柳之作，此某所謂文者。若乃場屋詭僞剽竊，穿鑿猥冗之文，則某之所耻者。必若黃河泰山，峻厚高簡，渾灝奔注，與天地齊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今讀其集，雖所言不無過夸，然其覃精殫思，以力追秦、漢，要亦毅然不惑於俗學者也。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呂南公傳》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紀事

作家逸事

呂南公《中山感懷》　西村灌園生，好尚只墳史。偶爲凍餒驅，放浪離桑梓。初謀旅人食，歲月涉灘紀。城西謁郎官，辭業人驚喜。題門辱皇甫，啖炙煩周顗。積漸近攀援，依稀召嘗毀。郴陽不果往，劉館聊淒倚。俛仰秋夏交，飄然動行李。凌雲古空谷，中卧幽眞士。寄書使來前，得共考經旨。依從得所好，不分嚴霜委。宵話酒乾樽，朝遊屐磨齒。春風忽浩蕩，客興又遷徙。邑里有名卿，相尋走函紙。淮南官未赴，盱上船猶艤。祿廩見賸餘，羈棲請依止。蕭條出門去，四月大江水。荏苒向樅山，愔沉傍書几。侯鯖豈無味，旅疾或多鬼。諷誦難伸呼，辛勤一期矣。天書問鄉貢，侮角士爭起。卻治舉場文，歸參白襴子。征鞍遂南首，故園衝炎暑。把卷詣棘闈，駢羅聚千趾。文章雖草草，論薦亦疊疊。還與同籍公，西行望旒扆。于時冰雪惡，進步憂披靡。迤邐達浚郊，徘徊經臘祀。春官未相識，退作暴顯鯉。惆悵問鄉程，東隨汴波駛。南京忙懆飲，泗郡崩奔泚。稍赴建康城，筋骸倦如死。故人能俯接，未許論亨否。到得爽氣嚴，鯵鰉始東擬。悠悠豫章岸，速至日無幾。進叩凌雲扉，圖謀備驅使。同心潁川友，曾共長安米。解榻苦招延，幽軒爲余啓。歸來坐高館，兩見柳垂蘂。出有馮讙車，居多穆生醴。爲文萬許卷，共學十餘第。放論逼玄虛，摛辭謝狂

斐。邦君頗投分，巨室能更視。師友足成名，貧窮豈常恥。雖懷招隱詠，敢廢事君禮。況乏一廛家，寧忘抱關仕。鬚眉保方秀，時命固當俟。蚖肆伏神龍，山梁嘆雌雉。徜徉亦何者，游衍姑從爾。籃輿走仙都，皂蓋繞仙寺。掀呀赤松笑，積塌豫亭醉。極有挽袖情，非無送鉤戲。神鋒正軒揭，賢詔已蒙被。辭學屬吾徒，天衢合伊邇。敗軍猶鼓勇，韜略助輕恃。自負七札豪，旌麾必摩壘。高心不虞禍，群吠忽滿耳。絳灌怒如雷，魋倉衆于蟻。紛紜莫沮遏，回避但嗟唏。大暑北路塵，匆匆二千里。倉皇忍饑渴，迫若畏流矢。又見朱雀橋，重尋保康市。追隨國庠試，玉石混臧否。皆謂連城珍，無勞病瑰瑋。誰援周宣手，反棄中鄉芑。顛沛志便垂，思山對蟾朏。迢遙馬鞍峽，滂湃虎林涘。倍道怯糧空，逢人類囚罷。朝天兩朱闕，寂寞徒還篚。無數弔唁聲，傷懷淚如洗。時情看成敗，自昔有冰燬。將軍匿風稜，縣尉乃凌抵。雲泉豈不好，消息視天理。即速肥遁裝，勞君屢牽襳。賓筵墮盈尺，卦氣盡壬癸。雖往省松楸，仍來仰盆錡。人皆賤屑越，己獨念摩揣。會得卜終焉，尤難在輕只。齋咨灌園業，早晚工力庀。譬彼蒙龍枝，初培就根柢。求田闕陂側，問舍長林尾。此計或有涯，成家倍爲美。侵尋見冬暮，我馬議駕彼。請婚無高堂，授室藉媒氏。風流愧王謝，族望慚昭半。尚恃五噫才，諸餘庶忘弭。人倫喜修正，鰥黨成離仳。驩快見芳時，承前語淫瀉。啼鵑聒窗戶，野思兼耘耔。計較進鋤耰，躊躇背床笫。棲遲撫州路，獨復操尺箠。卻整半老容，臨泉照清泚。比鄰舊時叟，相見意不菲。兒孫喜詩書，揚簸借糠粃。潭潭翠岡下，其屋亦仳仳。虛徐事毛錐，脫略輟金耜。盤飧得筍蕨，滿腹饜青紫。或酌山泉醪，醇香溢吟觜。逍遙度晨夕，次第遺軒陛。秖欲養疏慵，誰能論欽企。柴薪漸營度，且闋灌園技。必可了餘生，功名付塵滓。安排聚鷄柵，編織釣魚薁。剗草種篔簹，扶欄栽枸杞。多年此謀熟，願與尺鷃比。平昔僥倖非，從今定休已。書邊夜來酌，酩酊亂終始。夜半睡魄醒，追惟到前此。悲哉二千日，倏忽象轉陛。中間事變繁，何啻億及秭。讙愉漫顏面，愁痛徹骨髓。若不悔先迷，將何異蟲豸。向來與君住，成熟至汝爾。計成合初終，三回倒吾指。當時盍簪輩，今者隔彼己。朱張既分明，陳夏浪同軌。咨余逼衰晚，謀望只尋咫。打併矜銜名，都盧讓遼豕。吾生大魂夢，世路萬瘡痏。作詩解君頤，恨少月露體。

又《壬辰歲歸治西村居奉答次道見寄長句》 肅肅白虎殿，潭潭承明廬。人皆通籍游，我獨老飯蔬。譬彼獸啖土，豈其惡甘腴。道窮吾何之，只得歸荷鋤。盛夏督耘耔，先春理陂渠。低徊居未寧，倏忽歲又除。但怯簿有債，誰羞門少車。載歌裹飯辭，謁酒聊自娛。念子早奮拔，聲華係名駒。誰云破青衫，罪謗更勃如。朝野固異分，知安盡夷途。牛衣與樵歌，各是對妻孥。

又《熙寧五年歸至舊山傷己感時作詩奉呈升卿黃丈》 幾年奔走背農桑，半世歸來只感傷。蛇足畫成曾失酒，古書看遍卻亡羊。一廛席屨何從受，三徑園廬已就荒。猶賴比鄰賢父老，許同飛爨賦餘糧。

又《己未上元宿崇相山寺》 七十年華已半除，新春猶復感窮途。腸便酒味雖如舊，眼對花枝只似無。計畫但求閒次第，文章知是枉功夫。滿城燈火笙歌沸，獨訪東山宿佛圖。

又《與汪秘校論文書》 某不佞，少年時浪事慷慨，欲以文學自立。二十有餘，猶不得其緒，以爲能事止於時文而已。蓋至於二十四五，然後克有所見：於列莊見道之書，於六經見道之訓，於百家見道之所以文，而文之所以得，於十八代史見道之所以變。沈酣而演繹之，竊以誠心自許，私嘗以爲文學之事，雖使聖人復生，不得廢吾所是。而遭時不偶，有前之云云。天下滔滔，未易同志。唯當勒成一家，俟之百世焉耳！

又《上曾龍圖書》 知府學士閣下：某南城之東野寒人，少時自慮其智力蹇薄，不足以參農商工技下風，故妄意於文學。蓋十五而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爲文者，言詞之大美。以天地之化，四時之運，人物之成世，古今之無窮，其間變故顯幽，治亂盛衰，賢愚勸戒，一切藉文而後經遠，其所關係如此。雖古之人處之以力行之餘事，然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也。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所見即爾，故自唐虞至於近代經子史集說解志載，聞無不求，得無不讀，若是者數年。於是探索短長，補綴同異，隱以心靈之所明，嘗奮筆而書之，所獲多矣。猶未敢遽以爲至也，益取古之作者所成，反復熟爛之，期於合似而止。蓋年三十餘矣，其所造詣，粗若有就。【略】夫生而知學，與學而有文，皆離倫之效。以某之不敏，亦何敢以此自張。然方之今昔，得所合比之徒，以不辱其後塵。今乃孤行獨息，若無所容，則其所以有歉歟？仲塗、歐陽，聞而知之者也。惟閣下之命世，可以見而知之，而攀援仰望，又幸有今日之密邇，此其所以願於納謁也！夫中國之有江西，而江西之有洪府，其位任亦重矣。人莫不知趨重位，希貴勢，而某十年之間，七八過洪，未嘗納謁於府門，非不能也，則今日之願拜光儀，不爲省閤

之官，牧伯之權而來也。伏惟賜亮。謹獻雜文一卷，幸垂覽焉！

又《上曾吏部書》　某求仕於科舉而不得，則無所道矣。去老於丘園，治田桑以飽煖殘齒，耕稼暇日，尚能作爲詩書，以歌咏太平君子之聲烈。百世之下或有傳焉，則曰閣下之舊鄉，農圃野夫乃有功於文字也，則今日之蒙賜見，或不辱焉。

又《上曾龍圖書》　某南城之東野寒人，少時自慮其智力蹇薄，不足以參農商工技下風，故妄意於文學。蓋十五而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爲文者言詞之大美，以天地之化，四時之運，人物之成世，古今之無窮，其間變故顯幽，治亂盛衰，賢愚勸戒，一切藉文而後經遠。其所關繫如此，雖古之人處之以力行之餘事，然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也。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所見既爾，故自唐虞至於近代，經子史集，說解志載，聞無不求，得無不讀。若是者數年，於是探索短長，補綴同異，隱以心靈之所明，嘗奮筆而書之，所獲多矣。猶未敢遽以爲至也，益取古之作者所成反復熟爛之，期於合似而止。蓋年三十餘矣，其所造詣粗若有就。而遭值時變，當路者以能文爲賤工，方且推崇馬融、王肅、許愼之事業，以風場屋，而剽章掠句，補折臨摹之藝，藹然大行。以韓柳之顯傳，宜已不可掩，然而後生脫略，往往輕之，況於未顯傳者，其何以露鋒而出彩？君子之道，有得於中，則外之貴賤，無以損益於我也，則某於今豈有所歉？

又《書賦編後》　十四五時，隨羣兒誦今體賦，日欣欣焉。比十七八，遂工倣之，亦不多厭。二十以後稍不喜尚，然益知賦之態狀華萌。自吾出江淮，行橐齎書，絕無賦集。或時同輩談及，往往收睫閉聽，等之惡畏。今年旅窮加憂，同居輒讓以理舊習，謂可由以求祿仕。吾貧窮甚，果不免此，因復借其文以讀。讀之久，擷其善者得四十餘題，手錄聚之，資技癢云。噫，亦足以自笑矣。北人與南人會京師，相與置酒，獨設橄欖爲盤具。南人縱啖之甚美，核幾不免。而北人初咂，齒未加深，顰蹙而投諸地，南人默笑焉。已而，酒數行，他無以食者，北人籃懆起，從地而復引嚙之，顧謂南賓：「天下味良于養人者，宜不止此。當今之時，我急無以慰喉牙爾。借吾有八珍五鼎之享，則今日之舉，未爲不知味也」。嗚呼，吾眞類若人矣。古人有言，不遭者可無不爲，若我者非不遭者之爲耶？熙寧己酉上元日，桐城南窗題。

《**容齋五筆**》**卷一**　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蔡延世《重修韓退之傳》　元祐初，內相陳公繹謫守建昌，嘗病新、舊唐史載韓退之列傳一意褒拂，頗乏抑揚，因屬灌園先生稍加筆削，將以聞于上。先生承命，芟夷蔓衍，著爲確論，果出二書意表。內相覽之，擊節稱賞，函以副呈文昭曾公肇。文昭亦歎艷嘆美，復援紫微兄鞏之言，謂：「吾鄉姑山之秀，宜世不乏人。」惜乎，乙夜之觀未達，而陳公被命易守，灌園隨亦棄世。故前此板行《灌園集》，偶遺此文。今得善本于其子郁家，用刻于集終，以廣其傳。紹興癸酉冬十月既望，天台奉祠蔡延世謹題。

作品本事

呂南公《測幽記序》　余少之時，讀書不出六經，聽覽不離閭井，以爲天下之理具諸此矣。窘窘乎追逐衆儒之步武，而稱誦「不語怪神」之說，以拒乎詭詭之術。如是者固久，天誘吾，使有超脫之幸。是以泛觀春秋以來諸子百家之文章，太史公至于國朝之史錄，乃至山經地志，野載私紀，無所棄擲，故識其所爲非常者多矣。助之以凍餒漂浮，屢游乎數千里之他邦，而親見審問，合于前識又多矣。于是深思極索，遂見理數之始終，知古人之于此，言不言各有意也。時又浩歎乎夏蟲井蛙，不幸而不知冰海也。讀阮瞻之事，見其獘于慚懼而重悲之。熙寧乙卯年，始記于書。所記隨所憶，故不復品列，率二十四事爲一篇，第而積之，沒吾齒而後止。命之曰《測幽》，言讀而能思者，幽可測也。自古記異之筆不少，余雖不敢有記，然無害于理數之所存而遂記焉，趣異于蟲蛙而已矣。若夫守經束教，余雖不爾，其憂無人乎哉！

著錄

符行中《灌園集序》　先生姓呂氏，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學問，能

世其家，收拾先生遺稿，編成三十卷。紹興壬戌，余領漕江右，巡行到鄉，郁攜以見訪，且屬爲序，欲傳不朽。因循久未暇作。後二年，移憲浙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堅，義不得辭，於是乎書。南豐符行中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呂南公《灌園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灌園集》三十卷，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

《宋志》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呂南公《灌園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呂南公《灌園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灌園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呂南公撰。【略】刊板久佚，流傳遂絕，僅存鈔本《呂次儒集》一卷，【略】蓋後人從《宋文鑑》及《麻姑山志》鈔撮而成，十不存一。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輯薈萃，篇帙尚夥，謹依類排次，釐爲二十卷。雖不必盡符原數，視世所傳本則賅備多矣。

任伯雨

論述

綜論

胡寅《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制》　具官精忠直道，不負言責，力排奸賊之計，獨謫瘴海之外。自今遐想，凜有生氣。朕表章坤德而刊正謗史，昭雪鉤黨以祗慰在天。又取正諫美官，爲爾光寵，使世知公論之不可滅，讒慝之不可行，而盡納忠之士，雖絀于初，終得申白，垂勸之義大矣。

《梁谿漫志》卷四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遊，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見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況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齠齔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又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逮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里，同貶所，大節相望，顧儋耳獨何幸也。

分論

《感遇篇》　陸游《跋任德翁乘桴集》：德翁《感遇篇》云：「言行身不用，無乃我所欲。長沙地卑濕，正可高閣足。」其議賈生，可謂善矣。所抱如此，排擯至死，天下之不幸也。壬戌五月一日，老學庵書。

傳記

朱震《任伯雨行狀》　公字德翁，主施州清江簿，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

《宋史》卷三四五《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略】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涖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略】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略】又論鍾傳、王贍生湟、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勳。【略】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友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奸

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略】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東都事略》卷一〇〇《任伯雨傳》（存目）

紀事

任伯雨《述懷》　元符庚辰歲，孟冬十二日。任子丞大宗，碌碌奉朝謁。聖主訪落初，聽言勞日昃。諫路員有闕，求人恐不及。誰謂方遴選，邂逅首疏逖。詔旨忽中授，聞命且夕惕。不是憂不合，愛君憂失職。既憂亦復喜，不是貪祿秩。平生慕古人，素願或可畢。精神倍疏瀹，激昂登文石。青雲開九天，清光親咫尺。每見情益交，肝膽盡剖析。敬承丁寧訓，重許以忠直。自喜千載遇，奮身遑他恤。志欲收主威，力先排巨室。切齒憤欽永，刻意望夔稷。不數千羊皮，豈讓一狐腋。勤勤履霜戒，不復慮不密。問夜欲自勞，百疏意何益。哀哉愛君心，不能當衆嫉。投湘爲獨醒，得罪因懷璧。尚賴天德廣，閱歲已再謫。仇人意未厭，窮荒必投斥。轉海僅萬里，艱難備經歷。有時遭颶風，天地如抹漆。雪浪山崩頹，轟砉飛霹靂。扁舟甚桔槔，俯仰顛倒立。雙檣捲欲折，繩斷水蘸蓆。鯨鱷口垂涎，噴咤煙雨集。萬怪競周章，腥臊助噓吸。平生仗忠信，安敢保瞬息。寅緣脫魚腹，島嶼稍登陟。天氣鬱欲流，土色焦成赤。草木蒸氛霧，亭午日未出。荒徑少人行，窸窣走虺蜴。居民傍溪澗，橫崖戶百十。矮屋盡棚欄，臭穢如圈櫪。家家啖菜粥，雜米無十一。小魚與細蝦，相尚珍鼎食。鳥言紛嘲哳，卉服坌蒙羃。顏色盡黃腫，太半抱瘴疾。其風貪以淫，其俗拙以僻。殆非人間世，宜爾太荒闃。我生本匹夫，賦性自眞率。雅有江海志，仕宦特牽迫。一日偶遭際，用捨何敢必。但思忠邪分，于國繫休戚。周楚不恤緯，我意何窮極。漆女倚門嘯，我情第墜鬱。嗚呼謀身者，所宜念陰隲。

又《自嘆》　當年言路亦逡巡，白簡青蒲十一人。半斥炎荒半除籍，而今無一預朝紳。

又《焚香有感》　掃地焚香開竹扉，輕煙鬱鬱閒朝暉。卻思昔日延和殿，對罷曾攜滿袖歸。

唐庚《上任德翁序》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

魏了翁《跋任諫議伯雨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爲左正言，未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爲度支郎。又兩日，出知虢州。五月至虢以後，猶言事不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勒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彥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諸公，凡十有三人同時得罪。公獨徙昌化，又逮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星赦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赦自便，乃歸通州。其跋康公諫草，所謂前年過長沙，即內徙之年，希古則常御史安民也。共惟徽考始初清明，登籲衆正，布叙在服，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也。以徽考之初志，合衆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以成建中靖國期年之化，一小人乘間抵巇，引用非人，遂能轉移人主爲崇、觀、政、宣，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僨國，吁，其可畏矣夫！

《宋史》卷四七二《蔡卞傳》　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章〕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于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略】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三　《繹聖傳》十二卷，右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經不

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得得居士憲草》一卷，正言眉山任伯雨德翁撰。其論蔡卞、章惇欲廢宣仁尤切，故卞深恨之，故獨貶嶺外。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任伯雨《春秋繹聖新傳》十二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任伯雨《憲草》二卷。又《乘桴集》三卷。

劉安世

論述

劉攽《劉安世可右正言制》 安世讎書中秘，素著高節。足以膺此愼柬，並處言路。爾其迪上以誠明之德，修己以純白之操，進不爲名，退不畏勢。使人曰邦之司直，不亦善乎？

張九成《盡言集序》 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識其人，讀其遺稿，徒深慨嘆而已。

又《元城先生語錄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于三嘆息也。余考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考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于心而終之以愼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某序。

晁說之《跋劉器之與陳止之書》一 劉六器之丈忘年下士，其字畫出於宣獻公，皆與時異尙云。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又二 愼終追遠，見於若人矣。今誰復爲此公興歎哉？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王綯《題鈔本盡言集》 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綯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雋，世所共賞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綯應之曰：「治己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綯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尙書郎職事繼至，綯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效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綯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愼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蒞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綯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並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略】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亞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綯題。

陳傅良《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遍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遍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爲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袁燮《元城橫浦劉張二先生祠堂記》 大矣劉公，爲諫大夫，直德讜言無避忌，謫居南荒，瀕于九死，確乎不可拔。其言曰：「吾欲爲元祐全人。」歲晚閑居，或問之曰：「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旨哉，用力于仁，造次不舍，宜其能爲全人也。【略】兩公俱天下偉人，一言一動，可爲世則。

朱熹《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聞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伏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梁谿漫志》卷三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

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慍。」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塡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張應福《隆慶刻劉元城盡言集序》　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強買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讜論，百折不回，必斥其人，寢其事，而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眞乃批龍鱗，觸忌諱，濱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眞鐵漢，蓋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乃僅見焉。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死於諫，雖竄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沈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

崔銑《天順刊元城先生語錄叙》　先生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萬乘，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搖於迫禍，言確而厚，讀之去鄙吝焉。【略】夫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逆其倫，不亦謬乎？知者亡凝物，仁者亡遐情，勇者亡戾行，然後性盡而功立。先生不能不惑於釋氏，知有凝也，先生忠矣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定於釋，殆不其然。

王灝《畿輔叢書本盡言集跋》　《盡言集》十三卷，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官左諫議大夫。紹聖初，章惇入相，落職，凡甲令所載遠惡地，竄逐幾徧。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史稱先生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今觀其集，彈劾一事，有至二十餘疏者。苟關國體，雖賢哲魁舊，亦不少假借。其攻繫章、蔡諸黨，言之尤切，故蔡京既相，連七謫，必欲置之死地。而京之子絛《鐵圍山叢談》載其與范元實溫論時勢，謂京痛悔喟歎，欲得陳瓘、劉器之來救藥之語，且謂元實持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是亦知京之欲殺先生，爲世論所不容，而故造此言，以掩飾其惡。然據此知公道之尚在人心也。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盡言集跋》　余讀其《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疏，一則曰「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再則曰「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嗚呼，何其言之懇切而沈痛歟！吾祖有言：「器之在諫垣扶持正道。讀其遺藁，徒深慨歎。」余今讀是書，其慨歎蓋尤有甚已。

傳記

《宋史》卷三四五《劉安世傳》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略】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略】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于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訓，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略】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略】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纔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略】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眞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

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鼛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眞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一九《劉安世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九四《劉安世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劉安世《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置諫列，內惟譾薄，愧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兪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效。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

又《乞不就試狀》 王景興師事楊賜、傅燮，以郡將堂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少學于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效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又《辭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紫金魚袋者。荐膺嘉惠，尤切震驚。伏念臣近被寵靈，進直西掖，方茲避免，未奉兪音，重忝詔除，陞華延閣，俾承密旨，仍賜服章。恩數便蕃，職事清近，顧臣愚陋，何以克堪？伏望聖慈洞察由衷之言，特輟已行之命，庶安私分，不累公朝。

又《再辭樞密都承旨狀》 才微任重，私分難安，效薄食浮，公言可畏。實欲量能而受職，非敢苟異以沽名。兼臣有男與同知樞密院韓公忠彥之女，頃從幼稚，嘗約婚姻，雖未行聘問之儀，恐亦涉妨嫌之迹，輒傾至懇，再瀆天聰，願收渙汗之恩，垂許循牆之避。

又《謝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表》 伏念臣稟資固陋，涉世迂疏，親逢景運之興，獲躡衆賢之後。讎書麟閣，初蒙二聖之知；掌諫鸞臺，旋玷七人之列。誓殫愚直，罔恤怨仇。慙無補袞之功，俄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位，復俾代言。擢躋清切之班，是爲殊寵；自視荒蕪之學，安可冒居。力丐眞祠，幸蒙兪旨。豈謂歷時之未久，遽聆誤寵之荐加。既累貢於忱辭，敢再叨於成命。已裁奏牘，必踐前言。忽被制函，易眞樞莞。雖需章之疊上，終渙汗之莫回。黽勉奉承，啓居愧畏。伏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兼收片善，固任群材，憐臣昔困沉痾而今則已瘳，察臣昔避詞掖而今則難受，未踰旬浹，繼忝詔除。臣敢不益勵操修，愼思職業。涓埃自效，少逃尸祿之譏；本末不渝，期盡立朝之節。臣無任。

又《謝敘承事郎表》 伏念臣頃以冥陋，早列禁嚴，得罪先朝，久投遐裔。屬眞人之御極，敷大號以惟新，誤被甄收，再加任使。曾未成於薄效，已荐致於煩言。一謫蠻陬，三周歲律。豈謂桑榆之景，復回日月之光。伏遇皇帝陛下躬德清明，性仁惻隱，道思齊於堯舜，弊將革於漢唐，特削名書，俾還仕籍。臣敢不奉承睿訓，循省宿愆。含垢匿瑕，雖難酬於覆燾；糜軀粉骨，或少補於涓

埃。臣無任。

作品本事

汪應辰《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爲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寶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〇 安世月八日登對，睠問甚渥。太母首語及先公，惻愴久之，曰：「如司馬相公盡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間如此，可紀可紀。」予舊收諫大夫劉安世器之《報司馬公休書》一紙如上。曰可紀也，故紀之。

又卷二三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予思後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方。

《梁谿漫志》卷三 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唯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慍。」坐是，遂不得入見。

《自警篇》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爲中外憂。劉元城復言曰【略】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娛書堂詩話》卷三 元城劉忠定公詠《八月十四夜月》云：「萬古照臨終忌滿，一輪明徹豈須圓。」《雙栢》云：「同志不渝均管鮑，清風特立若夷齊。」《撲滿子》云：「多求唯恐心難滿，撲破方知器易盈。」皆寓風厲可警。又《寓興》云：「一紀光陰若擲梭，忍將得喪累天和。聖賢自古成功少，忠信從來獲罪多。孟子寧尤臧氏沮，匡人其奈仲尼何？賈生年少非知道，猶更爲文弔汨羅。」猶有忠厚氣象。

《宋元學案》卷二〇 元城居南京，先生以師禮見之。元城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先生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元城聞其以論事貶，貽書偉之。

著錄

王綯《題鈔本盡言集》 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綯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偉，世所共賞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略】甲寅，綯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綯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

梁安世《淳熙刻盡言集跋》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乃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

《東都事略》卷九四《劉安世傳》 有集二十卷，《盡言集》、《通鑑音義》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彭器資集》。

又《章奏類》 劉器之《盡言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盡言集》十三卷，諫議大夫元城劉安世器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七 《盡言集》十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安世《元城盡言集》二十卷。

又 劉安世《元城盡言集》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元城文集》，一部三冊，殘缺。

又 《劉元城盡言集》，一部三冊，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元城文集》三冊。

又 劉元城《盡言集》三冊。

石星《隆慶刻盡言集序》 去歲銅梁張廬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乃手鈔，不便傳誦，因命郡守暘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

陸東《隆慶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要余序。

張應福《隆慶刻劉元城盡言集序》 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鋟諸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既成，囑余叙諸簡端。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安世集》五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續收》 劉元城《盡言集》三冊，十三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盡言集》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五 《盡言集》十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宋劉安世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六 《盡言集》十三卷，宋劉安世撰。明隆慶中刊本。

又《續錄》 宋紹興五年梁安世本，佳。明初刊本，佳。明鈔本。

王灝《畿輔叢書本盡言集跋》 《盡言集》十三卷，宋劉安世撰。【略】是集爲明隆慶庚午銅梁張氏所刻之本，其卷數與宋梁世安所記同，則此本當即先生曾孫孝騫之所原編也。《四庫》所收亦此本。傳於世者甚稀，今重校付梓，以爲後世諫臣之式云。光緒十三年丁亥八月十六日，王灝謹識。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盡言集跋》 右爲宋劉安世所撰章疏。【略】至淳熙鏤版，梁安世跋，始著爲十三卷。越四百年，至明隆慶，刊本不傳，廬山張公得舊抄本覆刻行世，石星序乃謂「集凡三卷」，殆誤奪「十」字也。

藝文

楊時《祭劉器之文》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爲徒。元祐之初，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爲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吊，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蔡京

論述

《宣和書譜》卷一二 太師蔡京，字元長，莆田人也。早有時譽，擢進士甲科，博通經史，揮灑篇翰，手不停綴。美風姿，器量宏遠。爲郎，日謁大丞相王珪，珪指其坐云：「公異日當居此，宜自愛重。」繼膺顯用，入處要近，出典大藩。自擢翰林承旨，前後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國之鈞，實維阿衡，民所瞻仰。至於決大事，建大議，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談之間，恢恢乎其有餘矣。乃時丕承祗載，紹述先烈，於志無不繼，於事無不述。緝既墜之典，復甚盛之舉，奠九鼎，建明堂，制禮作樂，興賢舉能，其所以輔予一人，而國事大定者，京有力焉。眷惟神考勵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與圖回至治，煥乎成一王法，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無擬倫。屬嗣初載以還，賴予良弼，祇循先志，以克用人，故於眷倚，比隆神考之於安石，罔敢後焉。於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一物不被其澤。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爲太平宰相。頃解機務，自朝廷至於遐陬異域，微而閭巷田畝間，莫不惜其去，故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懷之。喜爲文詞，作詩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誥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於應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構者，未嘗起稿。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耶？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軍。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

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傳記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傳》**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懷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略】卞拜右丞，以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略】京覬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太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數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略】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略】二年正月，進左僕射。【略】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俸，復創取司空寄祿錢。【略】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奸黨，刻石文德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略】五年正月，慧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躐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略】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略】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略】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略】未幾，祓絛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略】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奸惡，乃以秘書監分司南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至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東都事略**》**卷一〇一《蔡京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庚溪詩話**》**卷下**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宋四六話**》**卷一二**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

墜于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灘，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答曰：「幾同洛甫之游。」

作品本事

《優古堂詩話》《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爲蔣穎叔作，非也。予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焰方燒臘，畫角聲殘已報春。」

《石林詩話》卷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罷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庚溪詩話》卷上　蔡攸既與王甫、童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深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鄧珙索之，京即錄以進呈。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四六談麈》《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干泰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鷄肋編》卷中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略】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略】京之叙致靦縷如此，不特欲誇耀于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爲榮也，而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時以其居尚露土木，賜紫羅萬匹，使制帟幕。而京之獻遺，亦數十萬緡。後戶都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權貨務錢也。所謂天波谿者，由景龍門寶錄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羨》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又　黃策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新奉聖語劄子》云【略】按京之心，當時備載一時之語，蓋欲彰大有功于昭懷爾，初未嘗致意于昭慈聖獻之廢，哲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詔曰：「隆祐皇太后僊游不反，殯奉有期。永懷保祐之功，務極褒崇之典。爰念蒙垢于紹聖之末，即瑤華而退居，復位于建中之初，宜欽聖之慈旨。屬奸臣之當制，乃隱而不言，莫洗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遂從其請焉。

《揮麈後錄》卷八引馮于容云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嘆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略】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醵錢葬之，爲作墓誌，乃曰「天寶之末，姚宋何罪」云。

《揮麈餘話》卷一　祐陵癸巳歲，蔡元長自錢塘趣召再拜，詔特錫燕于太清樓，極承平一時之盛。元長作記以進，云云。

《清波雜志》卷六　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並《記》，書與題蓋皆出于己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迹于士友處，云得于鬻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采取者，豈憎人憎及儲胥耶？

《宋史》三五一《朱諤傳》　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宋稗類鈔》卷六　蔡京《改官制奏》云：「太宗皇帝嘗爲尚書令。」殊不知是唐太宗。舉朝莫不揶揄，而不敢指其非。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六　《哲宗前錄》一百卷、《後錄》九十四卷，右皇朝蔡京撰。《前錄》起藩邸，盡元祐七年十二月，《後錄》起紹聖元年正月，盡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三年。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非出于上，故分前後錄，蓋誣之也。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蔡京《楊貴妃傳》一卷。

又　蔡京《黨人傳》一卷。

又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蔡京《政和續編諸路州縣學敕令格式》十八卷。

曾肇

論述

綜論

曾鞏《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制》　爾以學行材謂，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祇厥叙。

又《曾肇轉官制》　具官某以文學選用，與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祇服，以稱朕意。

蘇轍《曾肇中書舍人告詞》　敕：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爲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即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又《曾肇磨勘改朝奉郎制》　具官某學術精博，遣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

林希《曾肇降修撰知滁州制》　罪疑惟輕，古有成訓；罰未稱罪，人其謂何？左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新差知滁州曾肇，早列史官，職司大典，久於譔述，多歷歲時。偶未終篇，因屬補外，比加核寔，灼見姦誣。雖爾於今，其藁不存，顧昔未嘗爭論而去。乃付支郡，未厭公言，謂爾非特無所建明，顧亦稍預筆削。宜黜從官之籍，尚聯書殿之名。服我寬恩，勿忘循省。可落寶文殿待制，特授依前左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滁州。

晁補之《照碧堂記》　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楊時《答曾元忠書》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奬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

又《答曾元忠書》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漏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曲阜集》附錄西郊野叟評　公元祐中爲西掖，元符中再入。所著別名《庚辰外集》。公制誥溫潤典雅，其草兄拜相制，汪玉山稱之，以爲得命次相之體。

又史臣論　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瑣，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材。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宋史》卷三一九《曾肇傳》　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

宋濂《曾學士文集序》　惟曾氏出於郕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略】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

曾翔龍《奏議遺集序》　嘉靖壬戌季秋刻曲阜先文昭公奏議成，龍于是心竊自喜，蓋此集在永樂間爲高祖恭惠處士府君所刻，歷年滋久，寸木無存。幸有遺編猶可玩讀。久欲復梓，以貧無貲，未能也。即今竊稍義庠，乃獲輟俸鳩工，並刻曾氏世德遺書，而于此集則別帙焉，仍舊本也。於戲，公之文章德業著于當時，光于信史，固不待此而後傳。然尊祖敬宗之心，龍實不能自已，

茲故敬述我高祖之事而竊喜焉，以紀其成。高祖諱佳字汝愚，別號耕釣翁，世守文獻，善行具載郡邑志，鄉人私謚曰恭惠處士云。望後四日庚子，裔孫翔龍謹書于常州之青雲公署。萬曆四十年男適重刊。

曾思孔《奏議遺集後序》 公所著書十數種，種數十卷，《奏議》其一也。公治平中舉進士，歷官中外有聲。會修仁、英兩宗正史，進史館，已擢起居舍人，慨然以讜論自任。繇太后柄臣，與夫郊禋大典，國故民艱，率引經執義，軌諸道而止，故當時直聲震朝野，屹爲三朝刑範，而《奏議》亦以大行於世。宋而下，宇宙凡幾大變，書闕有間矣。思孔大懼久且益湮，乃從先代所貯叢書中，得公遺奏議若干篇，釐爲上下，集諸詔誥制表文若詩附焉，繕寫竟，付之梓，以示將來。嗚呼！公獨以文垂世哉！踐更數州，則閩澤覃布。史稱公儒者有能吏才，冠宋中葉，而龜山楊氏推公前輩，風流愼重，得大臣體，豈所謂在國美俗，在朝危行者邪！獨慨公著述甚繁，弗獲盡流於後，使覽遺編者，睠焉不勝散佚之感，是爲恨耳。公之兄舍人公《元豐稿》世多傳之，乃《隆平》一書，先人珍襲，頃嘗出而刻焉。公爲思孔自出祖，顧無能博採全書，紹而明之，豈書之傳亦有數耶？刻成，聊紀其概，用寄祖德之思云。二十四世裔思孔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曲阜集》四卷。【略】肇立朝有守，屬黨論翻覆，以一身轉側其間，往往齟齬不合。又嘗力諫其兄布，宜引用善類，而布不從。所上奏議，如乞復轉對、宣仁皇后受冊、百官上壽、救韓維、繳王覿外任諸篇，皆爲史所稱述，今竝在集中，可以考見大槩。其制誥亦爾雅典則，得訓詞之體。雖深厚不及其兄固，而淵懿溫純，猶能不失家法。

分論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文頗質實，而嫻於事理。

《漢文帝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論斷典確，不可移易，而結處尤有斟酌。

《重修御史臺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一：詳整中有嚴重之氣，動人聽覩。

《與朱給事帖》 朱熹《跋曾文昭公與朱給事帖》：舊讀《徽錄》，見曾公兄弟往還事，每深慨嘆。今觀文昭此帖，乃知朱公從臾之力，益以喟然。然觀後來事變，蓋有所謂天實爲之者。諸人以區區其間，乃欲以一葦障江河，卒以至於流離竄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陽朱熹書。

《海陵春雨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馮班評：結得舊。紀昀評：三、四大似晚唐，格不高而有致。結意太盡，六句已包此意矣。 無名氏（甲）海陵，即泰州。

《上王荊公墓》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諸曾皆出王安石門下，此言亦恐太過。元祐時王氏在金陵寂寞，張芸叟名舜民詩亦譏之。紹聖而後，紹述禍作，乃漸張大，以至南渡乃少損云。 馮舒評：不愧唐人。 馮班評：氣味甚高古。首句「胡」字有如「髯」字。 紀昀評：詩自清整，但擬人不倫，誠如虛谷所譏。 無名氏（甲）評：「泰山頹」，固不可當，即「淮水竭」亦何能比茂弘耶？小人阿私，徒爲識者鄙耳。

《肇謹次元韻》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〇方回評：此古今希有。曾布子宣守高陽，弟肇子開守金陵，兩易將吏交迎送于途，誠盛事也。後子宣相，子開當制，尤盛事也。又其後居京口，先後一日卒。惜子宣爲小人之相。 紀昀評：不及子宣作遠甚。

《次韻陳後山無己見寄》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師道曾作《尚書傳》，故云。 馮舒評：五句，若著字書，則文理通。 查慎行評：「科斗」謂古文尚書。 紀昀評：無新警語，而自爽健。

《靈壽同年兄再以杞屑分惠復成小詩以代善謔》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用薤水盂以對「金蘭」，誠佳而巧。「仙人杖」、「姹女丹」亦工。「侍宸」之說，博洽者乃通曉。 馮舒評：《眞誥》非奇書也。 紀昀評：《眞誥》尚非僻書。亦是應酬之筆，了無意致。

傳記

楊時《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略】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眞宗爲名臣，於時薦登臚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

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登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乃以公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鞫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修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爲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傅時自效，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即眞。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略】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略】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略】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略】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略】忤貴近意，故不得留。【略】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略】召還，除中書舍人。【略】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略】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略】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略】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乃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略】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爲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疏戚之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己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略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外國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某官某送伴遼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爲夷狄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孤振乏爲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斂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嘆息爲之泣下。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略】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爲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曲阜集》附《曾公神道碑》（存目）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三一九《曾舍人肇傳》（存目）

《東都事略》卷四八《曾肇傳》（存目）

《宋史》卷三一九《曾肇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曾肇《南京謝上表》 伏念臣材不堪于亘用，行有媿于古人。蚤塵侍從之華，寖冒藩垣之寵。未踰再歲，更守二州。既不能興教化于民，使之遷善而遠罪；又不能作聰明于外，因以誣世而取名。惟殫夙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彼淮陽之地，舊爲楚國之郊。屬頻年昏墊之餘，加比屋凶飢之後，浚渠路以疏積潦，發廩庾以振流民。方竭力于經營，遽蒙恩而轉徙。國家別建都邑，內壯皇居，維王迹之所基，視他邦而尤重。掌離宮之筦鑰，奉原廟之衣冠。以屬微臣，彌慚非據。

又《徐州謝上表》 臣稟性固陋，承學迂疏。懷是古之至愚，抱守官之獨見。豈特難堪于世用，固已不善于身謀。昨者召自留都，處之宗伯。屬郊丘之肇祀，議天地之經祠，執禮雖明，趣時則戾。已行之令，豈孤論之能回；不韙之誅，敢偷安而苟免？旋抗章而請罪，蒙易地以示恩。繼露微衷，復頒溫詔。終賴乾坤之造，曲成犬馬之私，假以使符，置之善地。循行閭里，固多魚稻之饒；周覽山川，頗有江湖之趣。夫何孤蹇，獲此便安？

又《江寧府到任謝表》 七旬魏闕，未償去國之思；五月彭門，曾乏近民之政。忽奉除書之賜，更叨易地之優。菘事云初，省躬知幸。中謝。竊念臣學術不足知古，而早塵侍從之班；治行亡以過人，而屢忝藩宣之寄。矧六朝都邑之舊，有四面山川之雄，舟楫往來，幾半天下。師屯節制，寔總江東，屏蔽王都，控帶南國。折衝禦侮，自昔固難其材；宣化承流，於今尤遴其選。豈伊疲軟，可副咨求！

又《謝校勘啟》 如肇者，稟生多艱，受性不敏。幼賴父母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辭，居有顓蒙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恥曲學以阿世。因緣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間塵埃之末路。濫姓名于冊府，尸文教于上庠。誦陳言于新學之前，處無用于有爲之會。每見譏于迂闊，愈自信于行藏。迨此歲成，亦皆序進。

又《謝中書舍人啟》：如肇者，學雖有志，才不逮人。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糟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牆。蚤緣雕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鄧高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驟玷承明。歲月屢遷，寵靈寖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緒言。徒竊食于太官，每靦顏于文陛。固合投身于冗散，豈堪厠足于凝嚴？冒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清塵；蹇淺寡聞，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念肇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蒙六帝之恩。舉沐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

釋道潛《瑯琊山茶仙亭呈曾子開》 滁山雖僻左，謫宦皆名臣。後先聞數公，卓然皆鳳麟。憶昨紹聖初，譴公俾省循。盛德忘怨悱，虛懷隨屈伸。政成思覽眺，興與煙霞親。後車載鄒枚，主客驚路人。逶迤度山谷，導從屏所陳。漁樵許爭席，解后全天眞。泠泠庶子泉，味壓康王珍。團團小圓月，色冠閩山春。白足相與飯，溪毛擷青芹。熊魚得兼美，樂事無涯津。花瓷勸飲滿，疏瀹貫百神。危亭倚巖阿，榜額獨未新。牧之擅風流，茶仙誇絕倫。相望三百載，公能嗣芳塵。

又《寄子開內翰》 天將有作會雲龍，一德君臣邂逅同。表率衣冠眞領袖，羽儀臺閣舊家風。詞林豈獨專周誥，袞職深期補舜聰。四海滯淹公可棄，盡收鳧雁集庭中。

《東軒筆錄》卷六 曾肇爲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修將作監敕，會其兄布論市易事被謫，執政怨未已，遂罷肇主判，滯于館下，最爲閑冷。又多希旨窺伺之者，衆皆危之，曾處之恬然無悶。余嘗贈之以詩，有「直躬忘坎陷，祥履任巉岏」，蓋謂是也。既而曾魯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狀》，上覽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編修官，復得主判局務。

作品本事

《賓退錄》卷三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相，獨曾文昭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間，虞忠肅拜右相，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結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缺一不可，乃登次輔，以告大庭。」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並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于道；獻可替否，各殫厥心。矧予繼緒，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翳賴于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于衆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雲莊四六餘話》　蔡京爲學士承旨，曾子宣、韓師朴並爲執政。一日中使召京鎖院草麻，拜韓公爲左僕射。京欲探上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分作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子開草《曾公右僕射制》，故其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而發。

《石林燕語辨》　按秦少游記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臣觀始供史職，詔遣中使賜墨硯紙筆，後二日乃賜器幣。近歲史臣唯遇開院，有墨硯紙筆之賜，續除者但賜器幣而已。續除備賜自臣觀始。」又按曾子開有《史院謝紙筆表》，又有《謝賜銀絹表》，其間云「史屬備員，最爲後至」，又云「申敕有司，待循優比」。此云續除不賜，非矣，而備賜亦非始于秦也。

《墨莊漫錄》卷七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見輔臣於邇英閣聽講。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羲皆祖宗所建講讀之所，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昭陵用意深。」邇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疏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上日，槐龍對舞覆衣冠。」並謂此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五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曾子開感而賦詩，略云：「巖巖九門深，日舉費十萬。忽于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顧眄。從此辱虛名，歲先包橘獻。微生知幾何，得喪孰眞贋？玉食有云補，刳腸非所患。」

《過庭錄》　曾肇子開守亳秩滿，丐祠歸江南，一詞別諸僚舊云【略】。

《宋史》卷三一九《曾肇傳》　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惸、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惸、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惸、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

《續資治通鑑》卷八七　布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略】布不以爲然，答肇書曰：「布自熙寧立朝，至今時事屢變，唯其不雷同熙、豐，故免元祐之貶斥；唯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其自處亦粗有義理，恐未至詒家族之禍也。」

著錄

楊時《曾文昭公行述》　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進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義》八卷、《曾氏圖譜》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奏議》十二卷、《西掖集》十二卷、《內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右皇朝曾肇字子開，子固之弟也。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曾子開集》。

又《章奏類》　《曾子開奏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曲阜集》四十卷、《奏議》十二卷、《西垣集》十二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翰林學士文昭公曾肇子開撰。肇，元祐中爲西掖，元符末再入，故別名《庚辰外制集》。

《文獻通考》卷二三五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奏議》十二卷、《西掖集》十二卷、《內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曾肇集》四十卷。又《奏議》十二卷、《西垣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曾文昭公集》三冊，不全。【略】闕第一至第十一卷。

曾思孔《萬曆刻文昭公奏議敘》　公所著書十數種，種數十卷，《奏議》其一也。【略】宋而下，宇宙凡幾大變，書闕有間矣。思孔大懼久且益湮，乃從先代所貯叢書中，得公遺奏議若干篇，釐爲上下，集諸詔誥制表文若詩附焉，繕寫竟，付之梓，以示將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曲阜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曾肇撰。【略】肇行狀載所著《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進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義》八卷、《曾氏譜圖》一卷。【略】明永樂十年，其裔孫刊行《奏議》，曾棨爲序，有「茲特《曲阜集》中一卷，尚當爲刻全文」之語，則明初原集尚存，其後乃漸就散佚，傳本遂絕。國朝康熙中，其裔孫儼等取所存《奏議》，益以詔制碑表諸逸篇，掇拾編次，別爲此集。前三卷皆詩文，後一卷則附錄也。

《藝風藏書記》卷六　《南豐曾文昭公曲阜集》三卷附一卷，舊鈔本，萬曆己亥十九世裔思孔所輯。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南豐曾文昭公曲阜集》二卷遺錄一卷，宋曾肇撰，首一卷，舊鈔本。九行二十字。次行題「宋曲阜侯謚文昭南豐曾肇子開著」，三行題「明魁星里十九世裔孫思孔校」。前有萬曆癸卯南豐常侍裔吉水泉湖里同亨序（蓋曾姓族人也），言宗弟習卿輯遺文十一刻之。次萬曆己亥裔孫思孔序，次家乘雜錄，次像贊，次除官制。本書上卷奏議（自元豐八年至元祐七年），下卷奏議（自元祐七年至建中靖國元年）。次《遺錄》（詔類、制、表、啓、碑、記、墓誌銘、論、序、祭文、詩）。鈐有「兼牧堂書畫記」、「玉雨堂」、「結一廬印」。

藝文

鄒浩《祭曾內翰文》　嗚呼！八月乙卯，丞相棄世，甫及丙辰，公亦隨逝。伯仲相從，一至於是，其偶然乎？抑有所制？人亦有言，有足傷悲。公與丞相，去春同歸。以出以處，如塤如篪。別經歲餘，茫乎何之。銘旌交舉，靈席並施。人亦有言，有此弟兄。聞公疾革，丞相驟驚。聞丞相薨，公益難勝。更相致死，友悌之情。求之古人，固亦罕聞。浩以諸生，貢以元豐。春官別試，持衡則公。叨恩賜第，實公先容。義當此時，往奠必躬。乃緣久疾，願莫之克。言以見情，情豈有窮？尚享。

陳宗禮《像贊》　秉仁厚之天資，發剛大之正氣，立朝而容貌端嚴，不假借人以辭色言語，所謂前輩風流，眞得大臣之體。噫，仰見公之儀形，其斯以爲知言之君子，而令人興起也耶。寶祐四年二月上戊，後學小生陳宗禮得拜公之像于世孫曾君有富家，並讀楊龜山先生作神道碑而有感焉，因撮其要言以爲公贊云。

雜錄

《困學紀聞》卷一八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慚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爲曾子宣作，恐誤。

畢仲游

論述

綜論

蘇軾《舉畢仲游自代狀》　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論議有餘。自

臺郎爲憲漕，綽有能聲。

胡寅《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蔡氏爲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亟欲引公助己，公謝絕之。遂坐黨入籍。後又數寄聲通殷勤，公終不答。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熏天，忽與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巋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游，獲見銘文，伏讀三嘆，因書其後。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蘇子瞻以公叔爲第一，除集賢校理，又表自代云：「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自臺郎爲憲漕，綽有能聲。」後入黨籍。

《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附《畢仲游傳》　仲游爲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西臺集》二十卷。【略】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辨，有珠泉萬斛之致，於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於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游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名德，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型。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於口，未畏於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矣。

分論

貽蘇軾書　《古文雅正》卷一二：杜祁公衍有一門人將作外吏，素好激論者。公戒之曰：「無益于事，徒以取禍耳。」與此同意。文忠亮節雄文，光遠有耀，其亡也，李廌嘗悼之曰：「皇天后土，識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文忠足以當之。然往往以言語得罪，少停蓄泓涵，亦其完養有未至處。

傳記

陳恬《西臺畢仲游墓誌銘》　公諱仲游，字公叔。其先代郡人，後徙鄭之管城。【略】公始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少孤力學，以求自致，與仲衍俱試南廟，中高等。遂俱登進士第，聲名籍甚。調壽州霍丘主簿，南京柘城主簿，權京都提刑司檢法官，移信陽軍羅山令。改宣德郎，知河南府長水縣，辟環慶路轉運司屬官，以軍功轉奉議郎，又遷承議郎。丐監在京粳米第八界。哲宗登極恩，遷朝奉郎，除軍器監丞。改衛尉寺丞，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權太常博士，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除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以太夫人疾，請罷府官，判登聞鼓院。丁內艱，服除，提點河東路刑獄。召還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奏對稱上旨，遷司勳員外郎，權禮部郎中，出爲秦鳳路提點刑獄。又移永興軍路，改祕閣校理，知虢州。未行改耀州。坐黨與，落祕閣校理，調知閿州。今上踐阼恩，遷朝散郎，提點利州路刑獄。改知鄭州，遷京東計度轉運副使，擢知鄆州。除尚書吏部郎中，召對崇政殿，久之，爲淮南路轉運副使。置元祐籍，知海州，改管江寧府崇禧觀。降監西京嵩山中嶽廟。已而出籍，管勾崇福宮。用八寶恩，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得請再任。遷朝散大夫，賜服三品，管勾西京御史臺，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西京，享年七十五。【略】公于文章，升堂睹奧，風格同漢、魏。爲古文奇而法，叙事簡而悉，詩篇遒壯，牋表麗密，雖片言隻字，皆有根蒂而切于事理，不爲浮誇詭誕與夫戲弄不莊之文。行于鄉里，必可施之廊廟，用之當世，必可垂法將來，雖古作者不能過也。議論引據古今，出入經傳百家，折衷歷代之沿襲，不爲嘗試之說，一概之論。凡所建述，必可博利天下，稽考後世。雖前輩鴻博該洽之士，無不仰公之奇論也。公嘗謁見歐陽文忠公潁州，公奇其才，使子弟來謁。少師張文定公亦以爲才，褒薦公甚美。哲宗皇帝即位，召天下文學之士九人策試，乃就文館，翰林學士蘇公子瞻覽公文驚異，擢公第一。自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之徒，皆居下列。由是天下想聞公之風采。蘇公則表公自代，謂公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主上由是知公矣。范丞相之作《太皇太后哀冊文》，公實代焉，攝太尉蘇公子由跪讀之，歸以告其兄內相曰：

「不意公叔文章，一至于此。」內相曰：「豈惟品藻，抑又實錄矣。」丞相蘇公子容，號爲博學，通知古今，每以公爲直諒多聞之益友。【略】銘曰：皇矣眞祖，茂躋群倫。有相文簡，維皇寶臣。孰濟厥美，實惟曾孫。繄公生厚，祖德是循。剛健篤實，養之彌醇。震發暴耀，蔚爲英文。闢去浮華，上規皇墳。濟以雄辯，磅礴大鈞。浩無津涯，懷山吞雲。欲遡從之，發源崑崙。較藝玉堂，忠讜上聞。策冠群芳，晁董公孫。頌詩三百，于事懵焉。雖多奚爲，孔聖有云。公當大事，其氣蓋振。太母踐朝，公預討論。卒避正位，萬世不刊。太妃彝章，議者紛綸。公無側顏，典訓是援。帝麾天戈，雷動星奔。欵至侍哺，命縣炊晨。吏懼失色，莫知所存。公爲籌策，指撝若神。呼吸之間，億萬具飧。有績京兆，有勞天官。帝嘉其能，式屢典藩。民憚民懷，去久弗諼。先饑哺飼，忽如豐年。鄰境盡逃，我無一奔。刺彼諸道，修詢修宣。左繩右規，小物必勤。曰故丞相，我則不聞。退居汝洛，益與道遵。《詩》稱老成，《易》尊丈人。自以無愧，歸于九原。公德不泯，公文有傳。尚茲垂聲，達于壤泉。

《東都事略》卷四一《畢仲游傳》（存目）

《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附《曾孫仲游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畢仲游《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溫檢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請，衆知補外之優。聚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難，長亦無成。祇緣門戶之久衰，粗欲簪裳之不絕。學游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如將筦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際會，得預搜揚。顧事效之蔑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廬待盡，伏塚纏哀。隙駟難留，悲已除於歲月；疲駑強起，殆絕望於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懼譴訶之及，更階刺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於邇言，務曲成於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疏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觀其孤苦，亦少寄於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偏詢謠俗。每戒峻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究宣。陟屺摧心，雖匪逮親之祿；襄帷遇事，尚圖報國之忠。

又《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臺郎，出將使指。號爲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更，知孱愚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倥傯。飭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賞延。繼纏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髮退衰，而私累亦衆；文墨初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於官資，敢意過叨於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雖無意於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刺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慎守綱條，益思策勵。豈惟犴獄，俾無侵枉之冤；凡是簡書，當體哀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又《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莅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如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宦爲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蓋出僥逾。抱槧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常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填於犴獄，推理屢起於寇攘。必素有於吏能，始可當於使指。顧才微而曷稱，偶人乏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觀能，明於因任。謂臣嘗爲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茲委付，令盡拙勤。謹當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廣好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更自殫於夙夜，期有補於涓埃。

又《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始懼黜幽。積日爲勞，遽叨叙進。揆能匪稱，省己增慚。伏念臣學不究於本原，仕止承於家世。雖崎嶇而從政，亦邂逅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於冊府；時欲重外，而臣頻假於使軺。靡自激昂，視功名而寖遠；謾無施設，豈歲月之足論？未即譴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秩以在官。

又《耀州謝到任表》 久將使指，全乏吏材。薦拜恩除，獲當郡寄。僥逾未免，感惕交深。伏念臣識用非長，藝文無取。品與材而俱下，迹如操以常孤。止期循守於官資，何意謬更於任使。三移刺部，六換年華。既積效之蔑聞，第簡書而是畏。敢圖善貸，賜以曲成。俾外領於麾符，實內承於風化。不違本道，

幸粗諳其物情，況得近民，可悉心於條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函覆，如日照臨。深拱穆清，察知疏遠。謂簿領沈迷之滋久，雖無補於公家，而疾病陳請之在前，似俯從其私欲。比蒙易地，均號善邦。非徒祿食免於饑寒，亦有民社可以施設。循頂至踵，出自生成；剖心析肝，知難報稱。誓更殫於綿力，庶仰答於鴻私。

又《鄭州謝到任表》 恩許長民，地叨輔郡。本由起廢，更此僥榮。蒙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受材至薄，稟數亦奇。自誤使令，常虞顛躓。試言入館，偶隨沈雋以同升；奉使爲郎，屢以養疴而丐免。比忝方州之任，輒祈宮觀之除。雖官序之闌珊，尚要權之睥睨。蹤跡薦書之所出，究窮給札之云何。培土自封，幾戶庭之不出；燎原方熾，顧玉石以奚分？終賴上恩，止還吏選。視清流而永隔，幸故步之不愆。屬睿聖之纂承，仰王明之洞照。忠讒素辨，黜陟方行。夫何一介之賤微，亦預衆人之遣用。委之刺部，既漸復於官資；易以藩方，示更加於器使。矧如鄭圃，尤近國郊。素多能吏之敢爲，或俟貴臣之均逸。豈屑無似，而乏可承。

又《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惕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既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顧以廢閒而爲幸。比蒙遣用，已戴生成。未遑宣布於上恩，乃復叨移於劇部。仍遷將漕，稍畀事權。雖知繁使之可榮，大懼謫材之速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滋務於遠圖，器不遺於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繁，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祗赴於會期，以圖報上；務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又《淮南運使到任謝表》 中臺列屬，再忝清曹；外計選能，仍分劇部。並由簡拔，伏積競慚。伏念臣委躓微材，迂疏末學。名卑不振，性拙多艱。偶遭際於盛時，容保全於懦品。近者分符京右，假節山東。繼被詔除，復塵郎選。食玉炊桂，豈專空乏之憂；治藥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睿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還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於私計而苟完。仰服恩榮，交深忭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迭居於內外。均爲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畫之方；餽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又《謝奉復監嵩山中嶽廟表》 伏奉敕命，就差監西京嵩山中嶽廟者。公議難逃，方縻於罪籍；上恩起廢，復齒於仕途。既假神祠，還叨餼廩。哀矜所逮，感泣無從。伏念臣識暗近愚，才微易竭。曩因際會，濫預招延。躬鄙行而弗思，蹈迷途而忘返。雖更事任，迄無可稱。致彼惡名，實由自取。孥連族累，望絕搢紳。儻非如地以幷容，豈特居家而坐廢？殺身許國，悵無路而灰心；擢髮杜門，期固窮以沒齒。豈謂王明洞照，聖度崇寬。許麾既往之愆，大啓自新之路。因期歲月，俾復官資。示以科條，例霑祿食。是謂更生之異賜，不同牽叙之常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博臨，仁深溥洽。謂嘗在典刑之內，雖曰罪人；而凡居覆載之間，莫非赤子。爰從廢放，常有哀矜。遂至生成，實踰分願。臣敢不動思刻勵，更愼持操。深悼前非，覬完晚節。息黥補劓，幸解網之親逢；剖心析肝，恨捐軀之無所。

又《謝除宮觀表》 伏奉敕命，差臣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外路州軍任便居住，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許還吏選，既已逃刑；就假眞祠，更容擇地。恩深曲被，感極難陳。伏念臣生則憃冥，長而艱苦。雖久從於吏道，略無見於事功。學嘗負於初心，病復纏於晚歲。是以七持使節，殊乏建明；三竊州符，僅知黽勉。名卑不振，跡久彌孤。嘗丐外臺，亦祈閒局。所幸廩稍之不絕，庶幾溝壑之未塡。敢意天慈，洞知人欲。特從私便，例獲詔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並包，仁深惻隱。謂入朝自棄，既從寬貸之科；而制祿有差，俾免饑寒之患。似憐痕累，故有恫矜。臣敢不克己思愆，捫心自訟。食不以事，雖有媿於生成；身或可捐，誓更圖於報效。

又《謝提舉崇福宮表》 嶽祠假領，已霑起廢之恩；琳館就遷，更荷曲成之賜。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臣頃以憃愚，謬叨任使。由寖隳於操行，致自觸於憲章。如天地之有雷霆，刑難不用；而父母之譴子弟，愛在其中。過雖顯而猶矜，祿宜收而不絕。逮蠲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餼廩之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於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於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於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於犬馬。

又《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窮居而竊祿；拜恩部屋，更叨改命以示遷。撫己兢慚，捫心感勵。伏念臣材

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途既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污。向非仁聖之哀矜，豈免饑寒而顛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斯溥博，軫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頹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又《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會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求實，抱僞賈眞，以自鬻於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門戶。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於讀書應舉之外私閱古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爲，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躐貴仕，名姓粗聞於人，某中心誠不愛也。然某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於有司。常願一日棄其場屋之地，試徧聚古人之書而觀之，既收拾其言語文采之奇怪，又因以辨邪正，權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爲其所愛。此某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某舉進士，徼幸已中，不料又得主霍丘簿，以食祿養親。然霍丘之地面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牽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矜豪，其俗淫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殺賊，則固其常事。以至闇昧之獄，姦怪之訟，難證之罪亦無虛日。壽春之號多事者，蓋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更以主簿、縣尉通職共事，某如從事於霍丘，束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鬬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復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加之散青苗，斂助役，莅刑獄，督盜賊；至於符檄差遣，推勘錄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於不可豫慮者也。某雖併食以待之，猶當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償之？故自注授以來至於近日，常願罷官就學，以償其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困於州縣，雖得俸祿，不足以給甘旨選舉婚嫁之資。而某棄官而閒處，殆非子弟祿養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爲不可，某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閒居；重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家貧，聚指數百，急於祿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諭，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某之中心宜何如處哉？

又《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爲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爲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自宋入鄆，有晁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

又《感興簡歐職仲純兄弟》 昔我來潁州，繫馬西湖濱。潁州絕褊小，所愛民心淳。中間入南國，八載寄壽春。去潁無十舍，土風已頑鄙。從茲重所處，不敢擇要津。遷徙雖未固，常願爲潁民。今者伯氏來，得官邑相鄰。民愚少鬬訟，所訊由饑貧。吏戀不識字，況復能舞文。惟有租與貸，未免勞躬親。而我無官事，獨得頤精神。日高偃空房，睡足方欠伸。日暮近燈燭，誦書忘冠巾。懶來起復坐，自在如閒雲。憶昨遊京師，交友千百群。賢否未或辨，正直惟仲純。仲純年始壯，氣概雄三軍。文章不待學，下筆如千鈞。飲酒或一醉，萬物如埃塵。近過潁州見，顏色彌清醇。兄弟亦相遇，磊落皆奇人。邀我上書堂，爲我拂素茵。呼奴正大案，食飲羅甘辛。論議不惜口，彼此從天眞。夜川月色黑，笑語猶相聞。丈夫各有志，大者思經綸。其志苟未得，不如安其身。何時買鋤犁，耕鑿潁水垠。潁鯉如可釣，持竿就漪淪。相逢俟頭白，不復思淮瀕。

又《河陽閒居》 漂泊成留滯，河陽見五春。壞池無過路，委巷作比鄰。糲食稀留客，肩輿懶倩人。臨流休照面，自合鬢如銀。

又《自憐》 自憐貧病也爲儒，燈火相親十歲餘。昔作兒童今已老，案頭猶有未看書。

作品本事

畢仲游《上范德孺侍郎》 公復居禁從，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

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瓌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

《容齋四筆》卷一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荊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

《宋元通鑑》卷四〇　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于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之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予光書曰，【略】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爲之慮。

又　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著錄

陳恬《畢仲游墓誌銘》　有文集七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畢仲游《西臺集》。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畢公叔《西臺集》五十卷。右皇朝畢仲游字公叔，早登進士第。【略】集，陳叔易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畢公叔《西臺集》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畢仲游文集》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畢仲游《西臺文集》，一部十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畢仲游《西臺文集》十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畢仲游《西臺集》五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西臺先生文集》十五冊，全。【略】凡十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畢仲游《西臺集》。陳景雲注：「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西臺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畢仲游撰。【略】《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於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勘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爲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亦幾幾乎還其舊矣。

劉弇

論述

周必大《龍雲集序》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雲鄉。文忠薨于潁，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爲韓門籍、湜也。【略】頃嘗與鄉人論公之文，如《南郊賦》氣格近先漢，已爲泰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祖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皆月旦評之，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某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羅良弼《跋龍雲集後》　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如青翰客，風彩秀舉，如天驥跼影，神理颯灑，如喬松弄芝，眞率徑盡，如炙輠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扼熊脰而絕貙臏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辨車轊，叔向之辨勞薪，易牙之辨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者。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

劉璋《弘治刊龍雲文集序》 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見諸文章，一以羽翼聖道爲先務。才雄氣駕，縱橫開闔，千姿萬態，生生不窮。其《南郊賦》龐鬱雄邃，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又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沓，莫知其端倪。詩、書、序、記、誌、銘、敷腴渾涵，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宏詞、時議、策問，瓌奇峻逸，如江海駃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巍然獨任斯文之重，而使有宋之文章，與古之作者侔盛，乃先生之功也。或曰：「周益公必大謂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龍雲先生也，信歟？」予曰：「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惟西漢爲近古。晉、宋、齊、梁趨於綺靡弗振，至唐韓文公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西漢之文也。逮宋歐陽文忠公始振而效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西漢之文也。先生之文醰經飫史，吞吐百氏，直欲追配于韓于歐，亦非宋之文也，乃西漢之文也。哲宗以爲相如，子雲復出，可謂知乎文者矣。周益公之論，豈欺我哉？先生眞古之人豪，一代之儒宗也歟。」【略】弘治乙丑夏四月之吉，賜進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侍經筵官致仕七十七翁延平劉璋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龍雲集》三十二卷。【略】其文不名一格，大都氣體宏整，詞致敷腴。周必大作是集序，謂其醰經飫史，吞吐百氏，爲足繼歐陽修之後，而上接韓文，則推許未免溢分。《宋史》本傳稱其文劇削瑕類，卓詭不凡，庶幾乎近其實矣。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異於庸音之足曲也。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序・劉弇龍雲集》 一灶廬陵安在哉，賦成大祀獻蓬萊。後生倘要醫庸腐，抄取龍雲詩卷來。

傳記

李彥弼《劉偉明先生墓誌銘》 崇寧革號初元之仲春，瀛州文伯劉偉明抱病且死，薦紳若識若不識，鳴掌搏脾，甚至殞涕泗，胥弔嘆曰：於戲，蒼蒼庳，既挺此豪人，瑞茲昭代，意所以黼黻皇猷，笙鏞帝暉，杞梓儒林，丹青文圃，爲大塊鋪鴻藻，與靈氣剖光怪。一何莽鹵，不少商厥齡哉。造物胡爲而忍諸？君名弇，字偉明。鼻祖西洛人，唐尾有宦游江西，遂爲吉之安福人。【略】偉明兒時，資警穎，誦言日萬餘，幼學落筆，駸駸類蒲梢汗血駒，覘鞭影，籋雲嘶。人謂是洗凡姿，異時振天下名。中元豐二年第，主通州海門縣簿。初恃才不少貶，以故人罕知。試學官及銓格，聯捷魁等，調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教授。江表束書子鱗湊講席，沾溉膏馥者咸爲擅場儁。丁母憂，服除，補興化軍錄事參軍，七閩士夫競稔其標采。紹聖二年，改宣德郎，知嘉州峨眉縣。適遭宏詞科，偉明榆襼曰：「唐人躐是科，躋膴仕，今幸有茲舉，吾爲士寒甚，當自策足英纓，縱翔雲表，橐筆玉墀，吾何慊一出。」遂唾手掇之。宏詞文磔額嵓齬，自成一種風氣。改奉議郎、太學博士。元符中，進《南郊大禮賦》，將將虖不獨蹂躪班、揚，要之鼓吹經史，丕赫盛時之大典者。哲宗皇帝嘉之，除秘書省正字。今上登極，改承議郎，賜五品服，爲禮部參詳官。又改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實錄院檢討官。偉明之登瀛也，人咸謂宜在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固所以胚胎華貫，權輿遐舉者。然偉明氣剛果，趯趯不肯後同列，人故甚之。俄感疾求補外，大臣以實錄未竣，惜其去。已而忽疾亟，丐致仕，竟以不起。享年五十有五耳。嗚呼，眞可惜其死也，眞可惜其死也。【略】偉明少不羈，嗜酒曠達，表表不屑細節。裒書萬卷，悉經目，自稟安世語記下至虞初小說，稗官之書，歷吐牙頰間。其爲文得之天，不可躅，蓋痛欲劇盪痕類，掀抉霾蝕，所謂橐橐不凡者。方始揚布，直欲踐蹈古作者蹊徑。人謂刻削精魄，與造物爭後先，此豈長生理哉。定以文死者，必偉明也。有文集數十卷，茲其半世文爾。彥弼生平爲握手交，今偉明瘞穴中已六秋矣，久纏宿草之悲，默韜掛劍之恨，謹爲銘痛哭而紀之，詞曰：吁庳鴻之眞宰猗，顯孕靈毓秀而爲偉明。羌天姿之傑跱猗，半漢沛艾而疇與嬰睨。雲莊以騋遐舉猗，蹐身蘄虜翹英犀。渠鶴膝而擁干將猗，揆學庫乎蘭錡之兵。拊儒林而超越起猗，振蒲牢于鱷鏗。覆瀛洲而擷靈芝猗，跋道而影華纓。絢麗藻而爛龍鱗猗，將火粉堊觴于太平。睇古作而項背猗，眇石渠天祿之崢嶸。肆駿鷄之怪珍猗，赫紫庭之英莖。黃靈簪而惚恍猗，樛天道而奚窺。叫帝閽而歊懣惋猗，培愴楚而塡膺。胡大化之啻厥椿猗，斬鵬翮而跌瑤京。癯頑恨以扃九泉猗，韜英骨而泣秋螢。噓彎虹而累層霄猗，曾克騎長康而上征。吁嗟乎冥茫之黔雷猗，司厥命而曷憑軫。夫君之溘朝露猗，脛凫鶴而置形。駕言祖鑣以彎凌兢猗，夐逍遙乎太清。

《宋史》卷四四四《劉弇傳》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

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於南郊，奔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以疾卒於官。奔少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劇剔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奔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紀事

作家逸事

劉奔《贈相掌文廖生》　相掌文廖生，自云前十年余舊也。因追計及第以來，符驗略如生言。今又相遭于螺水之上，求余詩尤力，因攬筆滿生之請云。

又《贈廖相手跋》　生，俚之尤者，一日持兩自副曰：「是名兵廚，冀以當子詩償予，其就章毋辭。」余笑謂曰：「方事之殷，了不復有詩興。視盎中物正自大遠，亟持歸，無多餌人也。」決起剖盎，長跪見酌曰：「世所謂以軟腕，此眞是矣。」其不擇緩急如此。不得已爲倒盎詩以畀之，以見拳拳于一時云。

又《寄李彦弼端臣》　吾生本何爲，筆墨代耨耒。拂衣辭雲林，偶與寸祿會。隨翔俗子後，如垢不時磧。幾欲臨紫虛，摽身飛鳥外。時哉不吾與，歲晚怵顚沛。炯炯平生心，誰與論梗概。李侯西南秀，胸腹無留礙。表表起孤韻，迴飆寫蒼檜。筆挫三千英，壯甚敵王愷。高搴若木枝，直撫靈鷲戴。前年帝王州，晤語早傾蓋。欣逢妙年客，良愧晚晚態。謂我文字工，超超到前輩。去年清漳滸，經從不辭再。高談破三鼓，陰膽掉百怪。是時方窮冬，瑟縮寂萬籟。滕閣掛星斗，嵌根眇江帶。慚非徐孺榻，僅飽吳兒膾。忍爲鴟夷笑，恃有太白在。四騶馳頹年，遺迹掃茫昧。君今規壯圖，吾轅方未改。青原心欲折，合散幾煙靄。空懷簡書畏，未卜簪裾對。翻思謝客吟，拾月弄雲海。

又《憶昨》　憶昨年甫壯，弄翰白玉京。自許稍不凡，笑談揖公卿。蟾蠩貯書滴，彩筆當案橫。束琴推隻彈，後出笑商聲。搴芝得孤秀，濯繭抽繁縈。時時騎箕尾，儻儗諸儒生。斷經謹誰何，森羅護千兵。白袷照青春，綠鬢影華纓。步兵卒獨駕，禰衡有虛名。寫懷紫菌閣，指日邁西清。短翮無逸飛，顧與俚俗並。七年甫一第，脫籍纔白丁。簿書聊牽強，短褐戒徂征。十月揚瀾浦，千里海陵城。風濤寸心逼，節物兩毛驚。茂陵饒渴肺，臨淄少宦情。掣肘亦奚補，隨翔終少成。有如蛄螬蟲，蠹米取腹盈。丹經徒虛語，欲仙骨不輕。頹年負壯圖，白日阻丹誠。鄧禹解笑人，斯言良未平。

又《敘舊贈董承君》　奔十年前與董承君承議摻執准上，相值于故鄉，契與比舊則有加矣。聊欲見之于詩，遂賦古風云。

又《贈善懽禪師》　善懽禪師者，南安人，巾瓶自副，方棲集仁山之隆慶。安成劉奔過焉，而異之曰：「是乃金地之五芝，慈林之一鶚也。西證外，號工古律歌詩，今時衲子中決不多得。則與之遊爲尤舊，蓋百往不厭也。歲八月，予調官就道，惜其不得數相即，而又恐師忽一日擲去也。留詩以遺之，且引諸其端云。

又《上中書侍郎李邦直書》　某最造物之薄鍾而嗇與者，讀書業文，期古人似不徒用土梗糟粕。至於聖賢分際，與其心之精微，間獨窺見其一二，會有愜適，至忘寢與食，而不知日月之不貸也。秩九品，祿上農夫比，更十有七年，而僅脫階墀歛板之賤。間獨念在元豐時，誤中有司程式，幸得待罪庠序，任教育事。出沒經史間，以爲可長無負吾志。及故步一失，則轉側崎嶇，方且指西蜀，奔走萬里外，得牂牁夜郎故時旁近地，名不在謫籍，而身遠適。一行作縣，即與中朝並遊者訣，飄然引去，爲遠塞之蒙罪者之過也。且去壅而疏蔽，有如閣下門牆在焉，而曾不以貴賤疏戚限進退前卻，則某也接武下士，妄獨干慁典謁，規臺光下燭，爲遠行慰，正其時也。夫誦王公大人盛德不爲諂，進而列其私不爲瀆，反復煩言，不入焉不爲慙，則顧誠心所向如何耳。凡此，皆某得而藉口者。乃若其藉手，則有篋匱下俚存焉。舊所爲古律歌詩雜文等，比次之近是，謹摯諸下執事，其不幾於鼓之持布與豕白而薦遼東者乎？顧某誠則至矣，閣下亦將何以教之？

又《上翟司業子久書》　奔愚不料理，不能脫略凡近。少浮沉里閭間，生事敦迫，爲苟完僅足之計，年十五始折節讀古聖人書。十八弄筆墨學爲文辭，則粗識領略，在衆群中往往與後進爭軒輊，從所謂鄉先生者求不吾下。世故嬰仍，時與願違，着足一不得地，即坐失歲月，爲場屋坎壈人。行年三十，纔試

一官，佐邑就事，正得僻陋窮絕之海壖，而區區聲迹出人下滋甚。欲板而累累，伺顏而盱盱，衆人之所俳笑，大吏之所姑置而勿卹。歲考三書，隨例罷去。異時吏用保任者三人資令錄，而某以不應數法當待選。及來京師，聞吏部有所謂銓試者，就之可以亟調，一出而輒得之。又聞禮部有所謂教官者，其流彌清，其收彌鮮，而其獲益艱，不知力不堪可，妄亦就焉，則連出而連得之。且操筆出於臨時成效，初不前料掠取捷聲，連進不輟。凡爲是紛紛者，類非某敢正爲之也，直迫於不得已而已矣。

又《上陳按察次升書》 有人於此，生三十五年矣，操筆挾策，在俗子輩中，號粗自振拔，生平好古人文章，以謂非此殆無與歸焉者。不幸系緒衰落，視富貴進取，初未能殊無意，則不免俯首茹思，取所謂時文者間作而熟之，三出然後有得，乃始憮然自失，大覺故步之繆。自得官已來，稍復追計前日之有得於胸中者尙十七八焉，或本諸當世，或見於前代理亂，或發之悲愉感槩，囊裒幅捃，粗有倫次，然亦未敢以爲眞是也。

又《上蔡元度右丞書》 某也見道晚，使與所謂弄翰墨者馳騁出沒，上窺西漢輩流，誠不敢多讓，至其心思之精微，神明之酬攝，方寸許地有未究竟處亦豈少邪？伏念汙執事題品最爲曩舊，不幸身一官，限南北，右江介而左閩粵，簡書奪之，于今十年。虛往之願未伸，實歸之賜方隔，曾不若繼而前者之得發蒙鍼盲也。謂天不予之幸邪，則執事嘗齒其姓名矣；謂天與之幸邪，今怵迫邛蜀萬里道，恐長負此心，君子之叛而小人之歸。

又《再上蔡元度書》 伏念某生無所庶幾，徒以文章自業，曾不足以驚世傳後，則顓愚人也。身落魄江湖，獨背馳而不偶者相與居，則蹭蹬人也。非其合冠屨，未嘗輒染高門之塵，則迂闊人也。

又《上蔡內翰元長書》 某故俚生，愚不自嗇嘿，獨妄以文鳴，行二十年，不遷奪於寒暑燥濕。元豐初，適天幸僅脫白丁，一官而得句稽，再官而蒞庠序，三官而椽莆之獄事。今又服吏役，當縣道，轉而爲左蜀之行矣。重念一身飄泊萬里外，去朝廷聲明文物之盛，望王公大人履綦日益加遠。

又《上提刑鄒度支書》 某家故廬陵，疇曩生事外，粗自感發，知讀古聖賢書，蓋自六經已還，九流百氏，職方歸藏，稗官小說，牛醫馬經，黃老筮卜之所傳，與夫客卿烏有，《九歌》《九辨》騷些之文章，蓋無所不窺。至其所自得，亦往往能跐蹈漢唐人藩闥以鳴其文。不幸賦性拙疏，不能與時低昂，平居或不自堪可其意，則未嘗輒骫骳從俗于後，妄一啓齒，干愿要人。是以勢卑而效徐，交疏而毀來，譬馬蹶塊，斥仆阜棧，雖睨雲奔風，不泯初志，顧非良樂過之，直脅脅俛首而已矣。

又《上杜知郡書》 某亦甚幸，生當太平，少從父兄之訓，凡經傳史氏、諸子百家之口，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蓋無所不讀。中間獨嘗爲書數萬言，以窺先世廢興理亂得失之迹，貫穿馳騁，往往時有到處。已而知其無補，則又獨于暇日發爲詠歌，相與獻酬于閭里。而其最下，乃有聲音腔調之詞出焉。凡人情之變態，風月之情狀，悲憂愉逸，騷條感發，下至草木蟲魚，山川鳥獸之髣彷，與夫童謳里語，閭巷鄙俚膚淺不根之說，搜括殆盡。非敢以爲能也，顧以謂苟可以備萬物之所不能闕者，而用以爲世，則凡此亦其一也。

《獨醒雜志》卷一 劉偉明弇，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游一禪剎，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游。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作品本事

劉弇《進元符南郊大禮賦表》 紹聖中，有司第臣宏辭程文入等，奏御，蒙陛下誤恩，擢太學博士。厥績弗底，祿戶食浮，今者歲一再見矣。平居訓講之暇，不敢自齒於錄錄，則間驤意翰墨，因得窺知古人所以班班槩見，而不可厚誣。如《三都》、《二京》客卿，烏有之比者。竊嘗謂詞人文士之作，雖取經不純，去道時遠，至於變化飛動，神開筆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極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還，賈生、相如、向、褒、雄、固，最號高手，能使往漢光華至今，數子力也。自時厥後，苟作之徒，弊毫殫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會眞。而其時君至有持一時赫赫盛烈，甘心低回，委之斯人之手，磨滅就盡，豈不痛哉！恭惟皇帝陛下光明緝熙，纂業七世，自親政以來，事條物理，包乾括坤，縟儀豐藻，符貺休顯，雖古號丕平極隆，無以加此矣。乃者冬至有事於南郊，其日甲子，最道家所貴，協吉登良，曠古難值。況復肇營齋宮，燕神億明，行事之始，曠無纖雲，風恬星輝，萬里一色。竣事復輅，

登門肆眚，天人統和。臣弇時則猥預祠事，耳更目悉，竊自慶快，以爲出於昔人，以有事爲榮，欲焉而弗獲者遠甚。夫易難遭忽希闊，閱熙事而不榮，鬱主美而弗宣，亦懷薄技而不效者罪也。弇不避僭易，頗復采掇西漢氣質，課成《元符南郊大禮賦》一通，使萬世之下，知有吾宋，如白日之麗慶霄，茲臣志也。夫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上方宋人之弓則不足，然臣之精力自以爲盡於此矣。謹昧死繕寫，隨表上進，伏望陛下清閒之隙，少紆睿覽，則臣雖沒齒，榮莫大焉。臣無任云云。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〇引《復齋漫錄》　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略】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誠齋詩話》　鄉先生劉尚書才劭字美中云：「劉弇偉明獻《南郊大禮賦》，首云：『粵惟古初，豺獺有祭。』南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豺獺之祭，此譬如千乘萬騎，羽獵長楊，而于其間說蝦蟆。」

《宋史》卷四四四《劉弇傳》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

《詞綜偶評・宋詞》　（後段）此必有所傷悼，故云。（載華附識：思巖兄云：按《復齋漫錄》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云）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劉偉明集》二十五卷。

羅良弼《龍雲集跋》　其平生所爲文，漫散莫考，浦城所鋟纔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不著。良弼惜其流落，冥搜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絕句一百一，生辰詩一十一，輓詩一十三（總三百九十三首，印本止有三十九首）。樂府六，表一十七，啓五十二（郭本點，今附），書四十四，序一十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碑誌一十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爲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文略盡矣。

周必大《龍雲集序》　先是，汴京及麻沙《劉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遍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嘉泰三年，賢守豫章胡元衡平一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厲後學。予亟屬羅尉之子泌繕寫定本，授侯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龍雲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著作佐郎廬陵劉弇偉明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龍雲集》三十二卷、《附錄》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弇《龍雲集》三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龍雲文集》，一部五冊，缺。

劉璋《弘治刊龍雲文集序》　今年春，吾閩大參安成劉公孟旬宣來延平，語予曰：「吾祖龍雲先生著述甚富，歷世既久，流落天地間，漫不可省。天順間，先君始得《龍雲集》於秘閣，窮晝夜手鈔弗懈，乃有是書。吾雖王事於外，亦必載以偕行。」出以示予，予受而讀之，以償其夙願。【略】大參將鋟梓以傳，屬予爲之序。

《絳雲樓書目》卷三　劉弇《龍雲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弇《龍雲集》二十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劉龍雲集》三十二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龍雲劉先生文集》六冊，三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龍雲集》三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弇撰。【略】其集初刊於浦城，僅二十五卷。紹興四年，其鄉人羅良弼搜求別本，益以彭德源、曾如晦等所編，又得宏詞、時議諸篇於郭明叔家，總六百三十一首，釐爲三十二卷，後附誌銘及良弼跋。歲久版佚，明弘治中劉璋復序而重刊。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明弘治刊本。宋安成劉弇偉明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明弘治刊本。宛平王氏、潁川劉氏珍藏。

又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卷，舊鈔本，曹倦圃藏書。

胡思敬《龍雲集跋》　《龍雲集》流傳至今者，以明弘治本爲最古。予所藏

舊鈔本及李振唐所收乾隆本，皆從弘治本出，故今刻從之，缺文小注悉仍其舊。

胡思敬《豫章叢書本龍雲集跋》　《龍雲集》流傳至今者，以明弘治本爲最古。予所藏舊鈔本及李振唐所收乾隆本，皆從弘治本出，故今刻從之。缺文小注悉仍其舊，注所引「京本」已不可見。其云「一作某」、「二本作某」，則不知所指何本。書凡三十二卷，合序跋、目錄，計十六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字。自乙卯三月開雕，十月蔵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宋安成劉弇偉明撰。存卷七至十六，明弘治刊本。【略】鈐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澹生堂藏書記」、「曠翁手識」各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明弘治十八年劉璋刻本，十一冊。【略】存二十九卷（一至八，十二至三十二）。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宋劉弇撰，附錄一卷，清鈔本。

釋守詮 惠詮

《冷齋夜話》卷六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清夢去。」東坡一見，爲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劃露濕芒屨。」

《竹坡詩話》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略】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略】」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詩人玉屑》卷二〇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略】」東坡一見，爲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鐘。【略】」詮竟以此詩知名。

《帶經堂詩話》卷二〇　東坡最喜杭僧惠詮「落日寒蟬鳴」一篇，至爲和作。施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此詩亦佳。《能改齋漫錄》載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一首云，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結句云：「唯聞犬吠聲，更入青松去。」按此即惠詮詩，坡公所和者，但本作「青蘿」耳。《竹坡詩話》作僧守詮。

《宋詩紀事》卷九一　守詮，一作惠詮，杭州梵天寺僧。

趙頊 宋神宗

論述

綜論

蘇軾《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貔豹復何施。

范祖禹《進神宗皇帝御筆文字表》　臣某等言：先奉聖旨編修神宗皇帝御筆文字，今已了畢者。出而爲詔，見王者之深心；言則成文，表聖人之能事。著爲軌範，屬在繼承。恭惟神宗皇帝天縱聖文，神資睿斷。體虞舜之大智，躬夏禹之克勤，經緯萬機，焦勞百慮。自朝至昃，而不遑暇食；昧爽待旦，以啓迪後人。號令惟行，若風雷之鼓舞；指麾所定，如日月之照臨。惟門下省審之司，實王命出納之地，欽承聖畫，洞察物情。謨訓具存，眞游已遠。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並明御極，睿哲在躬。遹追燕翼之謀，仰對丕承之烈，將觀成式，以起治功，申敕司存，俾加紬次。編之簡冊，用資乙夜之觀；列於圖書，永爲大訓之寶。臣等謬居職業，幸預討論，迄奏成篇，愧無薄效。其御筆十卷、目錄一卷，計十一冊，謹具進呈。

《臨漢隱居詩話》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

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彿也。

《**東都事略**》**卷八**　臣稱曰：宋自建隆迄于治平，百年之間，四聖相授，深仁厚澤，浹于人心者至矣。承平日久，事多舒緩，神宗皇帝乃慨然圖乂，立政造事，以新一代之治。于是廣親親之道以睦九族，尊經術之士以作人材，弛力役以便民，通貨財而阜國，時散薄斂以行補助之政，嚴修保伍以爲先事之防，興水土之利而厚農桑，分南北之祀而侑祖禰，酌六典以正百辟，制九軍而攘四夷，凡所制作，欲以遠迹治古，可謂厲精之主矣。雖然，銳于始者其終必悔，神宗末年蓋亦悔矣。而臣下不能將順其意，此後日繼述之論所由起也。

分論

《**賜韓琦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仁言雋永。

《**諭邊臣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從容不迫，是盛世語。

《**求直言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時有古氣磅礴其間。

《**諭文彥博手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馬政，國之所重，宜加意整飭乃爾。

《**求言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溫文安雅，能以頓挫出之，詔令佳品也。

《**挽秦國**》《詩藪》外編卷五：神宗《挽秦國》五言律，精深婉麗，字字唐人，宋世無能及者。今錄全首于後：「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寒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闇，香隨玉篆消。芳魂無北渚，那復可爲招！」又二首亦工，「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蕭條會稽市，無復獻珠人」，皆有唐味。

傳記

《**宋史**》**卷一四至一六《神宗本紀》**　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宮，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氣成雲。八月，賜名仲鍼。授率府副率，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嘗夢神人捧之登天。英宗即位，授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是年五月壬戌，受經于東宮。帝隆準龍顏，動止皆有常度。而天性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英宗常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侍講王陶入侍，帝率弟顥拜之。九月，加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今諱。治平元年六月，進封潁王。三年三月，納故相向敏中孫女爲夫人。十月，英宗不豫，帝引仁宗故事，請兩日一御邇英閣講讀，以安人心。十二月壬寅，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英廟崩，帝即皇帝位。【略】二月乙酉，初御紫宸殿。立向氏爲皇后。【略】三月壬子，曹脩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略】閏月【略】癸卯，王安石出知江寧府。〔九月〕戊戌，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辛丑，韓琦罷爲司徒、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吳奎、陳升之罷。樞密副使呂公弼爲樞密使，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邵亢爲樞密副使。壬寅，以曾公亮爲尚書左僕射，文彥博爲司空。【略】〔冬十月〕甲寅，製《資治通鑑序》賜司馬光。【略】〔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略】〔二年二月〕甲子，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略】〔三年十二月〕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略】〔七年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知江寧府。【略】〔八年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九年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判江寧府。【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有八。【略】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至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紀事

司馬光《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修《資治通

鑑》，仍面賜御制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群史，常欲芟去蕪雜，發揮精傷，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徽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于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稿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爲，不敢不上。銓次無法，牴牾實多。仰污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于他書，焜燿于群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于篇帙，發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灝噩無涯，適商周之盛。況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一賜指陳，渙然冰釋。至于「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典型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斯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貞觀而爲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奬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檄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螢燐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鄭獬《御製狄公祭文序》　熙寧元年五月戊寅，上御延和殿，西上閤門使狄諮以職事進。上曰：「若之先父青有勞于國，征南之事亦有遺書存乎？宜盡搜其所有以聞。」諮即以《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進。上覽之，于是拊髀而嘆息，思雲臺之故將今不復見也，乃發乎昭回之光，披而爲文，遣昭宣使、入內內侍押班張若水持上尊大官之饌，即所居祭之。上曰：「圖中見乃父遺像，恨不及識之。如聞當時亦有讒之者，朕爲愴然。」諮頓首再拜謝。臣謹按：青在仁宗時，奮于戎馬間，捍西羌，連取奇功。及爲樞密副使，于時峒蠻儂智高出廣源州以驚南徼，屢擇名臣以往，迄無成績。賊鋒彌漫，繞邕廣數千里，民舍無遺堵。天子側席而謀，疇議將臣，青即進言：「小醜猖獗，請爲陛下平之！」天子嘆其忠，乃以大將軍鈇鉞出行天討。既就道，下令諸將毋得亂發兵。裨將陳曙輒率所部出嶺崙關與賊戰，軍覆。青以軍法誅之。諸將皆震懼，不敢後。遂至邕，敗賊于歸仁鋪，賊窮奔海而遁。進青以樞密使。久之，有飛語，不復自辨，遂請解機軸而去。天子加賜丞相印，出奠淮陽。明年，遂薨。齎其謗言歿于地下矣！方夷狄之暴橫，公躬提桴鼓，厲三軍于鋒鏑之間，北面以報功，世皆稱其忠勇。及解甲而還，邊境無所事，或者起而攻之，而世亦未能辨也。及上親爲製文以祭之，又以一言明其讒，則青之功烈表表明白，亘乎無窮而不可磨。其平生鬱積之氣，齎之于九原者亦已爆然破壞矣。于此之時，仗鉞之臣、冠鶡之夫，伏讀而傳誦之，莫不竦首頓足，卻立而四顧，思爲國家橫戈擐甲，爭先以鞭撻四夷，足雖未馳而憤勇之氣已衝薄乎瘴海之南與大漠之北矣。諸且欲侈大君之賜，明先臣之烈，于是刻之金石，表于墓次，俾夫來者觀之，不待鐘鼓玉帛之賜而有以勸之矣。熙寧二年正月初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外郎、知制誥鄭某謹序。

陸佃《神宗皇帝實錄叙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于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宮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即感哭流涕，哀動群臣。雍王顥、曹王頵請居外第，章數十上，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銳意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即倚以爲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奬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間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至爾。是以群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曆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浮滲漉，溉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爲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

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辨庶土，唐文皇之吞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伐。既克廣源州，知桂州趙卨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死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尚憫之，況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聞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寘極典，全家遠配，茲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即差人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間言兵，然非群臣所能望也。每邊奏至，處畫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隴，南征交趾，西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倔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爲師者無智名，無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爲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豈嘗須臾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神，興爲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迹三代矣。況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唐士耻《神宗皇帝御製祭狄青文贊》　寶元、康定間，羌動銀夏，時以偃戈之久，戎備小有未諳，諸將折北不支，獨狄青起行伍，搴旗摧鋒，擅百勝之威，名振青海。羌既知因，有稱藩來王之漸，神宗神文來皇帝用釋西顧之慮，而青之名字簡在宸心，至命繪者圖之丹青，貌其體肖，爲圖不上，以快鼓鼙之思。我神宗皇帝憤西北二敵，未汔歸省，遽興頗、牧之思，嗟九京之不可作，親御綈几雲漢之章，追酬忠魂，華衮之褒，五色下被，烈士知勸，懦夫可激而立也。夫一介之善，不惟見用當時，猶使後世明主起當饋之嘆。其風烈言言，眞可尚也。祓飾厥文，敬贊下方，小臣其敢辭。

《後山詩話》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晁氏客語》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

又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續湘山野錄》　《韓忠獻公神道碑》，皇帝御製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殞於園中，櫪馬皆鳴。」又云：「公奉詔立皇子爲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謂定策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申文是悼。尚想公儀，淚落苑草。」後御篆十字，塡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廣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過此辭也。

《冷齋夜話》卷三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元豐初，臣魏泰載之于詩話中。雖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髴。噫！豈特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邵氏聞見錄》卷四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雁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必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韙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秘書丞呂公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疆境，誠得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

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亦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設造釁端，妄來理辯。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老」云云。韓魏公疏曰【略】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甲兵以待敵。時王荊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荊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嗚呼！祖宗故地，執政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荊公輕以界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使帝忽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奸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爲世戒。

又卷六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下堯帝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百來歸獄。」太宗俯躬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者。」神宗可謂無愧于太宗矣。至召見王荊公，首建每事當法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荊公與其黨始務爲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況唐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三　熙寧二年敕：「今後官員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編管，二人遠惡州軍，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是法寖輕，第不知自何人耳。

又卷一四　神宗自爲文祭狄青曰：【略】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有遺書存否？」於是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神宗乃自爲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容齋隨筆》卷三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臺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于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容齋三筆》卷一三　神宗常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

《石林燕語》卷二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又卷八　元豐初詔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爲監修官。始成二帝紀，具草進呈。神宗內出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爲重事，以卿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馬矣。朕之淺陋，何所加損乎！其如擬準進草緒成之。」蓋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後史成，特詔給舍侍郎以上，學士中丞及觀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獨醒雜志》卷四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球場上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又卷八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闥誣訕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涂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清波雜志》卷二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談，適會其死耳。或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爲之。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稽之言以爲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熙寧改元，青子諮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

自爲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錄》。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四　〔神宗〕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

《揮麈後錄》卷一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樁庫者是也。上意用此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衄師之後，帝心弛矣。

《蕙閒證誤》卷二　地界事久不決，神宗令近璫劉惟簡齎手劄責韓玉汝云：「疆事訪問文彥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靈得以休息。有所求請，當且隨宜應副。朝廷已許，而卿猶固執，萬一北虜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韓具奏：「敵情無厭，累朝以來常患應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謀。臣不敢以家族爲慮，上誤國事。」上察其忠，賜以御服貂裘。按，熙寧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詭詞求地不已，遣使問韓、富、曾、文四公于外。韓忠獻言：「北人見形生疑，謂我有復燕、薊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報聘，諭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則因而罷之。」富文忠言：「朝廷諸邊用兵，敵所以先期啓釁。不若委邊臣持舊來圖籍與之詰難。萬一入寇，但嚴兵備之。」文忠烈言：「敵人之請，宜以誓書折之。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嚴兵備。」曾宣靖言：「宜遣人報聘，以不可侵越諭之。萬一犯邊，先絕其歲賜。」蓋四公悉持不予之論。此云「文、曾皆言宜隨宜應副」，妄矣。

《宋朝事實類苑》卷一八　元豐六年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制曰：「永惟五聖之列，必躬三歲之祠祭，以禮意寢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刺六經之說，考諸儒之言。緝熙曠議，是正鉅典，陟配烈祖，對侑昊穹。于時維太常之旒，備金玉之駕。迺搢大圭，以爲國之綴；迺服大裘，以考古之文。」故事：袞冕行事，至是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又卷七〇　熙寧八年，王荊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復爲訣媚以自安，而荊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詣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禮待宰相，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子雯爲樞密使，諸弟皆爲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爲禮備矣。」綰一一如所戒之言，上察知其阿黨，亦頷之而已。一日，荊公復于上前求去，曰：「卿勉爲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荊公駭曰：「臣有何欲，而何爲賜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荊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荊公即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力傷臺官，懼不厭人望，乃並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傷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奸，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奪校書，爲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于色，汝之事朕者，志在于邪。」蓋謂是也。

又卷七二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中聞之，即上表賀曰：「臣聞昌祚進攻，以復得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徙昌祚軍于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優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兩軍不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契丹國志》卷九　咸雍十年（宋熙寧七年）春三月，遼遣蕭禧詣宋爭河東地界。國書大略言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撤，另立界至等事。神宗面諭以「三州地界俟差官與北朝職官就地頭檢視定奪。雄州外羅城今修已十三年，既非創築，又非近事。北朝既不欲如此，更不令接續修。白溝館驛亦俟差官檢視，如有創蓋樓子、箭窗等，並令拆去，屯戍兵級，並令抽回。」國書亦云：「倘事由夙者，固難徇從，誠有侵踰，

何悛改正。」

《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光傳》　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宋元學案》卷三　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年，雖卻韓琦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薨，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稱爲社稷之臣。

《蓮堂詩話》卷上　宋薛奕，熙寧中武舉第一，神宗賜以詩「一方文武魁天下，萬里英雄入彀中」之句。後奕死於國事。

《宋稗類鈔》卷一　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郡齋，偶成《喜遷鶯》一闋云：「霜天清曉，一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翻月，壟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　塞垣樂，盡雙鞬，錦帶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聖主憂邊，威靈遐布，驕敵且覓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閑步後園，以示其子朦。朦置之袖中，偶遺墜，爲膺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授之。會賜衣襖，中使至，敏肅開宴，娼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娼之儕類祈哀于中使，爲援于敏肅，敏肅捨之，復令謳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于禁中。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徹于宸聽。詰其從來，乃知敏肅所製。裕陵即索紙批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管有缺，留以待汝。」曰：「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筆現藏其孫稷家。

《宋史翼》卷三七　至其奉秦國失歡，以疾薨，神宗親筆責詵曰：「內則朋淫縱欲而失行，外則狎邪罔上而不忠。」然詵克能奉詔以自新，雖牢落中，獨以圖書自娛。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右皇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祐中所集止九百四十三首，命惇再加編次。至元符中，書成上之。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千七百三十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謂元祐諸臣託邊機不宜洩露，致掩沒先帝盛美，于是徧以賜群臣云。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神宗御筆手詔》二十一卷。又御集一百六十卷。

藝文

王安石《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雋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蘇軾《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　末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　接統眞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滯，宣室遂淒涼。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邙。

蘇轍《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稽古堯無作，勤邦禹有功。政新天地力，事改漢唐風。禮樂寰中盛，梯航海外通。華封徒有誦，龍御忽乘空。　承平終不處，付託重艱難。統接神孫正，人依聖母安。橋山封劍佩，原廟見衣冠。萬國纏哀處，嵩陽檜柏寒。　取士忘疎賤，量移廢寢興。猶言本何益，玉殿最先登。日角依稀想，堯言涕泗稱。龍髯遠莫及，零淚凍成冰。

黃裳《神宗皇帝挽詞》　奔逸三王後，憂勤七閏間。一靈千載會，造化一朝閒。空致盤中露，應尋海上山。鳳凰人恐到，不趁御龍還。　一息捐朝野，春秋日正中。月明宮怨柳，天遠世緣空。勇智貽王業，文章紹帝風。生民瞻不及，終日向遺弓。　集英春又到，閒了萬年觴。曉鼓催攢殿，悲風助挽郎。帝符歸有道，仙仗去無方。誰念頻回首，諸生淚兩行。（諸生迎駕監前，屢回天顧）　圖治心方壯，追班世忽非。鼎中龍婉婉，陵上柏依依。物外音何悄，人間夢亦稀。少陽來侍宴，天意已知微。（甲子秋宴集英、神宗皇太子）　忽自明庭去，風高帝所寒。有期修玉檢，無處覓仙丹。與子基圖遠，開天數度寬。錦標何以報，空展賜詩看。

畢仲游《恭輓神宗皇帝二首》　御極三宸正，調元一氣淳。銅臺漳水夜，玉匣漢陵春。地拓山河舊，天升日月新。自今遺老內，有是四朝人。　北檄迴天象，西陵法帝居。松門黃道直，帳殿紫宸虛。宴罷千秋節，哀纏六尺輿。御詩兼手詔，新見睿思書。

曹希蘊

蘇軾《書曹希蘊詩》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五引《桐江詩話》　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敲梢交」爲韻，索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鑒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也。

李公麟

論述

蘇軾《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禿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人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鋏歸來乎。

《珊瑚網》卷二七《龍眠山莊圖》頴濱先生題　其爲文清婉，工于詩，而一時多稱譽焉。

又王行儉跋　先生之文出於天縱，以狀物適情，如風發霆震，欻然變化於俄頃之間，於其所當止而止焉，非所謂寓意于物者乎？今數百年，龍眠山川固在也。其所經營締構，不可得而見也矣。所可見者，文章圖畫而已。則文章圖畫，固可以爲不朽之托哉。雖然，亦有時而弊也，特聊以寓意焉耳。文選郎中龍士鬱得此卷，以求余言，因題其後以歸之。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一　李伯時人品，如晉、宋間人物。本江南李氏之遠族，世居廬州之舒城縣。父賢良公，六論過閣，被黜。伯時中熙寧丙科，即隱龍眠山，十年不求仕，自號龍眠山人，又曰龍眠三李。王介甫居金陵，以詩招之，曰「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疏巾得往還」。元祐中，侍御史董敦逸薦爲御史臺主簿，檢法官，辨正咸陽所貢玉璽，議論爲朝臣第一，詔用其說，改元行典禮焉。卒于朝奉郎。丹陽蔡天啓誌其墓，翟公巽書之石。博古善畫，尤長于佛神人物，率不入色，而精微潤徹，六法該暢，世謂王右丞後身。有《離騷九歌》圖》、《龍眠山莊圖》、《蓮社十八賢》、《支遁相馬》、《五王夜歸》、《列子御風》、《孝經圖》、《玻瓈鏡》、《繁杏圖》傳于世，而作觀音尤亞吳生，小楷亦精密云。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三《宋李公麟長帶觀音像》　龍眠居士李伯時，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於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

《石渠寶笈》卷六　《宋李公麟石鼎聯句圖》一卷。【略】劉珏跋云：龍眠李公麟，熙寧中名進士，王安石深敬其人，仕三十年，未嘗忘山林之樂。論者謂其文章追建安，書法宗晉唐，畫人物效顧陸，創意如吳道子，瀟灑如王摩詰。右圖匠意簡古，各極其態。夫白描易纖弱柔媚，最難遒勁高逸，今如屈鐵絲也。吳敦約楷書之妙，亦有唐人遺意，與昌黎序、龍眠圖，足稱三絕。成化庚寅陽月既望。完菴劉珏。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李公麟傳》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

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蚪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此眞秦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瘵，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愷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紀事

作家逸事

蘇軾《題憩寂圖詩》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又《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愊愊不欲食，作欲驅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饕餮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囓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勤遠行，夜聞囓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里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鬻，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啓、晁無咎、舒堯文、廖明略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驅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書。

黃庭堅《跋憩寂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眞相知。魯直書。

又《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 龍眠道人於市人處得金銅戟，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倚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研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攬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作品本事

《韻語陽秋》卷一四 韓幹畫馬妙絕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裹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

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敢靳也。」于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婿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爲余言此。余因作六字四言云：「刖足俄然尊足，蹶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畫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畫馬尤妙于足，天工勑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李伯時公麟，雅好鐘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爲圖記。蔡天啓嘗得商祖丁彝，李尤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溯虞姒亦易爾，下者始置周秦間。造端宏大町畦絕，往往世俗遭譏訕。」蓋實錄也。

《過庭錄》　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往年自慶赴闕，李伯時自京前路延見求觀，忠宣云：「某非吝，但道路難爲檢尋，俟至闕未晚。」李曰久懇之甚力，尋出，李見之，稱嘆失措，借歸累日，用意模寫，竟不能下手，復還之，但以粉牌牓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某看之累日，不能下筆，聊留數字，以見歸向之意。」

《游宦紀聞》卷九　世南近于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略】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

著錄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李公麟《石器圖》一卷。

藝文

周紫芝《李伯時畫像贊》　偉度超絕，高文古雅。極博物之辨，則張茂先之學；作無聲之詩，則王摩詰之畫。

鄭少微《龍眠居士贊》　與古爲徒，家有玉府。韞櫝繅籍，光氣穿戶。餘力游藝，妙壓癡顧。何爲如斯，以其賢故。

趙秉文《伯時畫九歌》　楚鄉桂子落紛紛，江頭日暮天無雲。煙濃草遠望不盡，翩翩吹下雲中君。九歌歌曲送迎人，還將歌曲事靈均。一聲吹入汨羅去，千古秋風愁殺人。

雜錄

胡應麟《跋李龍眠佛祖圖》　右李伯時《二十七祖圖》，念載前當爲完卷，頃落一賈師管生手，因割爲三，取諸跋眞贋雜置之。一以鬻萬中尉，嘗出示余凡十四幀，一鬻吳用卿，即此卷，以六十緡售余者，凡九幀；一鬻李大將軍，其卷當爲十三幀。方謀一借觀，適李奉命備邊，以七千人深入敵境盡沒，卷遂不知何所。噫，古人遺墨，一睹亦有緣耶？畫法絹素灼然，南宋前無疑，或尚以非李所辦，而疑爲唐宋五季者。總之，神品無上，不必求實其人也。余見伯時蓮社圖巨幅，其筆墨氣韻妙絕不可言。下爲文太史書李元中記文，精工之極，且略無絲毫損蝕，殊可寶玩。亦爲吳用卿得，以八十千歸劉金吾矣。

又《跋伯時西園雅集圖》　右《西園雅集圖》，扇景也。逕可盈尺許，而人物泉石花木器具種種備生動相。或以非伯時不能，余所見此卷甚衆，一豫章薦紳所藏，人物稍大，與《佛祖圖》等，筆法亦蒼古。而缺一姬人，且注意獨人物，而水石花竹等不具。余鄉徐先輩復得一卷絹素，破裂甚，人物視前差肩，卷甚高大，具池島峰巒，而筆類元人，疑勝國所臨者也。此圖卷末，虞伯生書，特佳絕。余數見虞公他書，字形頗長，而文弱遒緩。此則方古端勁，而字形殊匾，視子昂頗蒼，較敬仲尤雅，蓋其最合作書也。或以此跋，故謂圖亦元名手臨，余未能決，俟精鑒定之。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翟耆年《籀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唯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三《宋李公麟追堯圖》　蘇長公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識者以爲知言。宋三百年文章，大手筆如歐陽公諸君子不待言矣，至於書畫名品如李伯時輩，蓋亦極天下之能者。今觀蔡君彥文所藏《追堯圖》，人馬態

度，極唐人以來番騎之妙，宜其爲世所寶玩也。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甲子跋。

黃裳

論述

綜論

黃裳《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爲體，以情爲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述之士，雖累千百萬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爲書，識性爲之根蒂，才性爲之文飾，記性爲之證據。合是三性而本於心，稟其可否，著爲羣言。猶之讀書萬卷，歷歷可引其文義，胸間洞然，曾無一點實乎其中。善觀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爲有道，觀者考焉。

又《演山居士新詞序》 演山居士閒居無事，多逸思，自適於詩酒間，或爲長短篇及五七言，或協以聲而歌之，吟詠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樂。因言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之詩人志趨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則有賦，觸類則有比，對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言乎政則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採詩之官收之於樂府，薦之於郊廟，其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經夫婦，移風俗。有天下者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爲嘉；有一國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爲美。以其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爲首，終於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爲德，見於外以爲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爲之名，苟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刪焉。故予之詞，清淡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序以爲說。

又《書意集序》 一日搜予殘藁，得元豐己未所爲序、記、啓、古律詩若干篇，序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合養而爲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之無趨，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於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與人答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爲艱苦輕揚之辭。僕雖不敏，輒慕其爲言，未之至也。若夫採摭歷代之史，百家之集，巧語奇字，隱奧難見之事迹，聯綴爲文，出人不意，然後以爲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爲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故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約，期於絕筆而後定。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又《演山集自序》 演峰，延平之北山，晉人演客寓焉。傳者以爲演客避晉，煉丹於其上，丹成飛舉而去，莫知其所自。其峰之勢，下爲三支，中一支州宅之所據，奔騖而南向，至乎劍潭之濱而後已，予宅在焉。朝雲既斷，萬仞橫空，夕照方收，千巖凝碧。神深氣爽，果致高眞發育，誰知遺丹常在？鸞鶴之蹤，煙霞之景，牛斗之光，風雷之信，有時變現，南北相照。而予常以自適獨遊乎其間，或曳杖以穿雲，或拏舟而泛月，對景無係，觸類有感。道德之鄉，義理之境，乘興而言，惟意所在。爲布衣時，眞鄉士之列，所爲文收拾遺藁得四十卷。自古善言陰陽者，及今日事皆如其說，故以《演山》名其集。山之下，予之長養成就，不忘其所自焉，因叙其事以見於世云。

王悅《演山集序》 延平有釣潭焉，綿亘數百里，有蛟龍盤礴其下。州之北有山焉，曰演峰，氣狀清爽怪麗，有神人棲息其間。尙書端明黃公冕仲於茲宅焉。煦清泠以爲姿，藻鮮榮以爲體，鏗鏘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旁紹曲摭，橫貫勁出。竊謂演峰英偉之氣，鍾乎公之身，著爲公之文，若不發不休者。公所爲文集，命曰《演山》，蓋有取焉爾。公以文章鳴於世。在元豐間，策試於庭，實魁多士，士之學爲文者，由是始知有公之名。然所知者止此耳。公之高文大冊，汪洋瀚漫，不知紀極。【略】其淵源六經，栽培教化，要之議論一出於正而後已。其他所作，時得方外之致，飄飄然出塵物表。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兼衆體而有之，若未易名狀。悅自卯角，竊窺其一二於竿牘中。嘗肉一臠，大嚼乎五鼎之味。紹興庚辰，與公季子同僚宗邸，遂與聞公之爲人，比復遺公所爲全集。再拜敬讀，日不足繼之以夜，且以自釋曰：讀其書，見其人而師事之，幸之大也。其書雖存，其人已古，若可恨也，亦可慶也。

廖挺《演山集跋》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溫厚爾雅之文，爲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爲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爲楷式，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略】挺觀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咏，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爲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爲時蓍龜，所蘊之施，百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享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

黃玠《演山集跋》 先君由布衣取魏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以文墨自娛，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先君布衣時所爲文章，相繼編次爲家集，幾三十萬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演山集》六十卷。【略】《宋史》無傳，其行事不甚可考。《福建通志》稱政和、宣和間三舍法行，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人以爲確論。要亦伉直有守之士，故其詩文俱骨力堅勁，不爲委靡之音。同時莊念祖述方外志，乃謂裳爲紫微天官九眞人之一，因誤校籍墮人間云云，說殊誕妄。蓋以裳素喜道家元秘之書，又自稱紫元翁，往往愛作塵外語，故從而附會之耳。

《石洲詩話》卷三 黃裳冕仲詩，格雖不高，而頗有疏奇處。此自不能深造，然亦可見各人各種之不同，豈必蹈常襲故哉？

分論

《謝及第啟》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啓》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

《題南劍州柱》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意。元豐四年，南劍州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口占絕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薦。又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六 黃裳字冕仲，福建南劍州人。未第時，嘗作《遊仙記》，傳于京師，神宗覽而愛之。元豐五年，禮部奏進士有裳名，及進讀廷試策，凡在前列者皆不稱旨，令求裳卷，至第五甲始見，神宗曰：「此乃狀元也。」擢爲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實皆罰銅。紹聖末，權兵部侍郎。元符二年兼權吏部侍郎。徽宗即位，累轉禮部侍郎。求外補，未行，留爲禮部尚書。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于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不聽。久之，匄祠，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宣和七年，進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自號紫玄翁。建炎二年乞致仕，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七。

紀事

作家逸事

黃裳《還鄉有感》 別來身在利名邊，三十春風兩少年。問勞只聞新子弟，悲歡還見舊山川。客塵況味今無念，雨露情懷夙有緣。不向洞霄歸未得，此官猶是地行仙。

又《與南京留守》 裳昔年見公于霄上，已辱獎借。睽遠誨言，今十餘年矣。邂逅舟過屬下，得見顏色，喜不自禁，輒書四韻奉呈，少叙區區之萬一：澤國旌麾十幾秋，一封曾去辱青眸。吹噓寸草風猶在，倚傍長松夢未休。借取謾誇閩士論，召還聊寄宋王州。宿源洞裏南湖上，似得雙溪有樂不（南京有南湖亭，湖有苕霅，福唐有宿猿洞）。

又《江下卜居》 不卜西湖卜此山，江天方作洞天寒。海門有信蓬萊近，丹室無塵宇宙寬。一箭昔人曾卻浪，五雲何日便驂鸞。小橋流水通幽徑，休向

朋賓說內觀(所居之山由鳳凰山而至,故云)。

又《還鄉有感》 竹馬兒童已失眞,且尋春色莫尋人。溪山不似當時見,只爲交遊半是塵。

又《偶感》 泡影浮生夢幻身,十年南北寄紅塵。窮通有命歸興好,風月相期滿劍津。

又《自警》 一日少一日,一年無一年。頓門何處入,秘旨有誰傳。憂樂波生水,光陰箭去弦。幾時能得了,坐卧莫忘禪。

《諸公紀贈子鎭詩序》 元豐元年春,予自京師還,閭閻里間長老道羣囚之得子鎭,涕零而言曰【略】子鎭富聰明,強記識,篤風義,善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嫁之,此予之所親見也。

又《黃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經秘錄。虎丘子一日自袖黃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懷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瘞,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瘞函,開而示之,乃黃帝《皇人書》,莫知其歲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略】宣和庚子孟秋序。

又《狀元及第謝啟》 卿吏獻書,特爲一鶚,春官奏藝,間在三人。引造帝庭,再上千言之策,收還桂籍,復先萬國之儒。上辱聖恩,內慚士論。【略】德虧輿望,誤傳江夏之無雙;策玷宸聰,遽擢平津于第一。宜其柔氣以御事,育德以應時。愼守士規,勉從官計。上酬覆蓋之德,次答生成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又《謝賜詩表》 賜臣等之第,其名已顯;賜臣等之服,其身已榮。賜燕以盡臣之歡,賜金以加臣之幸。重重寵數,佩服難忘;耿耿宸心,優隆未已。俄聞星使,疾驅靈囿之中;忽見天章,榮照清章之上。辭掩金玉,翰生風雲。拜受戰兢,懷歸榮耀。中謝。竊念臣等下肩一介之賤,內服四端之榮。未輸犬馬之勞,先享雲天之樂。豈意吏玷仙藻,益光凡流。恭惟皇帝陛下道貫三才,德通萬類。忘言而復,則樸之以皇質;肆筆而書,則雕之以唐文。生于沚中者則使發爲殊英,出于山下者則使流爲巨浸。然後形見樂育之意,詠歌作成之才,垂聖訓之文華,惇士風于高美。瑞光四座,譪譪春空之雲;歡意一聲,呦呦苹野之鹿。臣等方筮以仕,宜書之紳。愼守士規,勉從官計。動靜役思于帝作,死生誓報于天臨。

又《謝賜燕表》 唱名中禁,既霑皇恩;錫燕上林,又將睿意。誕膺榮幸,祗荷寵靈。【略】竊惟臣等之卑賤,何幸聖朝之優隆。雲上于天,果沾茂渥;魚在于藻,莫測殊歡。相與盡心,佩服《鹿鳴》之禮;各思報上,謳歌《天保》之章。

又《辭免太常少卿表》 臣頃者誤被採擢,歷守二史,行及一年,陳述拘文,不敢思出其位。時有論奏,方愧補政事之萬一。復蒙聖恩進次太常。竊惟此選,藝通禮樂,職典天地,參定論著,必資成學。如臣之愚,豈足以當之?所有試少卿誥一道,未敢祗受。

又《謝除兵部侍郎表》 僉奉帝俞,恩及九卿之貳;特聞天語,服加三品之章。寵擢疲駑,光華側陋。【略】泝職雖縻于廩秩,積功何補于涓埃?乃被綸言,更超蘭省。【略】兵機不典,雖無楊氏之戰功;時事可言,當有韋生之論諫。惟恐中虧于至識,未能上答于洪私。

又《謝除正任兵部侍郎表》 率屬二卿,愧無智術。正名賜誥,忝被恩光。弗俟兩周,微賤遽登于法從;豈期一介,光榮輒辱于宸知。拜寵若驚,揆才非稱。【略】謂其偶出于殊科,亦以屢更于要路。果使循常而進秩,安能勸學以移風?姑捐三月之常程,聊示一人之眷意。進才能于不倦,知名分之非虛。岳言未奏于明庭,特奉舜舉;春信自回于寒谷,豈待鄒吹?誓傾忠孝之懷,期報神明之造。

又《謝除禮部侍郎表》 被誥司戎,席猶未煖;更書典禮,命復惟新。慶謝交興,恩榮繼至。【略】竊以六部之有禮,其猶四時之有春。職名甚華,曹務尤簡。貢舉所責,則慰俊選之望;威儀所資,則開名分之門。惟寅足以業官,惟清足以燭理。豈意貳卿之要任,乃及承學之微材。【略】如臣之愚,誤當三禮之副,輒居四曹之先。才未變通,恐作越樽之祝;學雖孤陋,知非發塚之儒。內著至誠,上酬洪造。

又《乞外郡第三表》 臣徘徊京局,偶玷八遷;荏苒歲華,忽逾一紀。白頭兄嫂,海角相望。笄冠滿前,婚姻事起。計方窮于桂玉,寵有望于旌麾。不揆妄陳,庶幾必得。三刀作夢,雖向湖山;四海爲家,豈離雲日?伏望聖慈,再賜俞允。

又《謝除頴昌府表》 五章上達,屢瀆天威;一節下臨,特承睿旨。權領近藩之重,職加延閣之華。【略】永惟微臣今日之遇,爰自神考昔時之知。因緣接武于禁途,荏苒□年于省闥。以狗物則失道,故其學不爲利名而用捨;以趨人則失己,故其氣不爲權貴而低昂。是以名利之地,居易而樂生;權貴之門,取

疏而間至。雖負神考之顧遇，尤念古人之行藏。況適病以妨賢，兼緣親而避貴。故瀆天聽，願臨郡封。

又《謝除知青州表》 頑鈍晚成，直方寡與。分已甘于貧賤，時幸遇于亨嘉。奚補攸司，費中臺之日月；乃知所欲，領東夏之旌麾。【略】爰念元豐之造士，弗棄泰陵之從官。名正上卿，恩留內服。更膺出守之禮命，仍拜往諧之訓辭。入境觀風，平易必先于政教；下車頒詔，富饒當本于農桑。中厲駑材，上酬洪造。

又《謝除知廬州表》 九郡爲連，既領齊藩之符節；三年易守，復持楚部之旌麾。【略】乃屈大邦，更榮小智。始以有懷而得請，仰荷宸私；今其無術以承流，俛思帝訓。明茂者輔翼之以義理，勁躁者節文之以中和。其聲淺能，以酬洪造。

又《謝除知鄆州表》 恩出天中，誥移汶上。六旬頒詔，遂違淮右之諸侯；九郡作藩，已撫山東之兩路。【略】以神考擢處甲科之一士，以哲宗引居法從之七年。委曲保全，始終持挈。取其心迹非他之小器，付以民物甚繁之大州。永惟循吏之流風，必施于政；允紹先王之遺化，復作其民。式報洪私，益惇末學。

又《謝宮觀表》 惟臣微起孤生，榮升禁從。出佩諸侯之印，坐持連帥之符。頒詔十行，蒙恩三載。事嘆人言之可畏，福訟己求之不周。更復何云，姑陳所幸。素抱尋眞之志，方懷遣累之謀。未獲因緣，乃何幸會。許回頭于紛擾，容竊祿于優閑。【略】供職湖山之境，棲神仙聖之宮。一篆香清，獨上朝元之殿閣；萬緣念寂，誰攀應世之衣冠？但思罔極之恩，宜祝無疆之壽。

又《謝轉朝奉大夫表》 閒更兩載，獲依祠館之煙霞；榮陟一階，幸用禁林之日月。自顧愚生之孤立，何當盛德之兼容。雖係罷休，尚從敘進。謝恩北望，徒思天闕之班聯；祝聖東遊，惟懇洞霄之仙聖。

又《謝再任宮觀表》 三載告周，將違道館；一封得請，復荷皇恩。值有官箴，閑無吏責。愧徒糜于廩秩，省何補于公私。顧雖一介之可棄，謂亦三朝之所收。以故禁直增華，眞遊絕異。忠誠易感，尚存魏闕之心；造化難酬，但仰堯天之日。

又《謝除知福州表》 引南國之旌麾，初臨民社；跂中天之雲日，深荷恩榮。重握兵鈐，顯居民表。當審操修之術，庶堪付畀之權。【略】寵任唐堯之牧，慙虧黃霸之能。其策疲駑，以裨神化。

又《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遞傳金字，知非世上之文書；劄帶玉音，感自御前之恩意。重升華而加重，再均逸以增榮。乃省微生，何當睿眷！海上承流，已度六期之後；天中垂賜，更崇五閣之先。但愧微才，曷酬洪造！

又《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更無案據，回抱相逐而下，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馭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往，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爲水口，乃得南溟之信。泝流而上，盈科而後進，渺瀰瀲灩，遙望不斷，解維揚槳，平入天際。南溟之信，意其來迓周侯，以棲越山坐視閩俗，以頒璞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於釣龍臺下，始見平野萬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環，天垂六幕，煙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鍾磬林巒，絃歌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其左右。支提雪峰，霍童高蓋之類，自古名存，出於支邑。由府而往，次第可見。予謂四方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趨焉，與夫劍溪之抵越山，無以異也。因言天地兩界，皆有洞府，人莫能游。州郡，人間之洞府也，惟神惟仙，能隱顯乎其中。長樂山水，其體方正，其勢環合，又其秀者，其爲人間洞府之嘉者乎！故其所鍾，多爲賢貴，出眞華顯，相次登用。四眞九仙，往往與人爲徒，莫有知者。蓋夫五行之在地理，運至於今，方大振發。龜還而有眞仙，沙合而有眞相，豈偶然哉？予嘗公外登覽，山川氣象，風物意態，與吾才思邂逅相得，發於歌詩，日且盈軸。故序其經從游覽所以動予情者爲詩之序云。裳之性喜自在，不能服膺於書，伸紙揮毫，形見意間，所欲運耳。然而自許其不俗，故以長樂所爲詞章，書刻於石。政和乙未上元，書於府中之清和堂。

作品本事

黃裳《見南京留守書》 去年爲浙江遊，見孫公于霤上，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窮之也遠，使人欲得而侍之，不欲去也。及來睢陽，又得閣下。昔聞其風，恨未及見，今見之矣，暖然而爲春，肅然而爲秋，開流俗之煩襟，發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

其清和而肅靜也！將欲視其儀，聽其倡導，發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義解》以贊于左右。

又《與教官書》 昔竊患道德不明而爲之論道，文章不純而爲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因爲《建學記》以寓其說，輒以爲獻。【略】裳爲生事所累，未即奉教。嘗謂閣下才氣宜有爲者，一學之事，愚將略見其萬一，故因鄧秀才行，輒書所懷，以爲學者之賀。

又《答大覺道果詩序》 道且強名，而丹與果亦假以明道。大覺見示《道果長韻》，因以和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於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爲「冲虛無爲，眞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之志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於一道，冲虛眞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邪？裳因言坐忘之中，和合有無，以爲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爲聖胎之法身，細如一芥，以藏須彌。同謂之珠，其大包含乎二儀，其妙貫通乎三界。故曰大道一而已矣。

著錄

王悅《演山集序》 在韋布初，收拾遺稿，已四十卷，嘗自爲之序，道其梗概。既而歷華要，階常伯，不倦著述，所積愈多，類而析之，爲卷凡六十焉。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黃冕仲《演山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演山集》六十卷，端明殿學士延平黃裳冕仲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演山集》六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裳集》六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黃氏《演山文集》，一部十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黃氏《演山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裳《演山集》六十卷。

又 黃裳《演山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演山先生文集》十冊，全。【略】凡六十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演山集》六十卷，鈔本，不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演山集》六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略】其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略】茲編爲乾道初其季子玠裒輯，建昌軍教授廖挺訂其舛誤，刻於軍學，前有王說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影寫宋刊本，小草齋舊藏。宋黃裳撰。

《宋史翼》卷二六《黃裳傳》 著有《演山集》六十卷。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黃裳，南平人，字冕仲，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端明學士，卒贈少傅，有《演山集》，詞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舊鈔本，振綺堂汪氏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演山文集》六十卷，宋黃裳撰，舊鈔本。前有莆田王悅序，又自序，【略】後有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跋，又乾道丙戌子玠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宋黃裳撰，清鈔本，十六冊。

又 《演山先生詞》二卷，宋黃裳撰。清鈔本，勞權校，與《相山居士詞》合一冊。

蔡肇

論述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蔡肇》 不羈生馬勇能騎，朗誦盧仝《月蝕》詩。夾鏡波光帆倒影，松江奇景令人思。

《贈王子飛》 《五總志》：王子飛從國信之高麗，攜《鷄林志》。天啓以詩贈行云：「聞君秉筆賦鷄林，海怪山奇入購尋。莫紀大宛多善馬，卻令天子便甘心。」非特句法之端重，而慮高識明，絕人遠甚。

《松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雪浪齋日記》云：天啓詩「城

響濤頭入，江昏雨腳斜」，「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蓬帆影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

《**題申王畫馬圖**》《詩藪》外編卷五：蔡天啓《題申王畫馬圖》，雄渾奇麗，抑揚步驟，無不合節。稍異唐人者，情致不足耳。

《**金山行**》《詩藪》外編卷五：〔蔡天啓〕與郭功甫《金山行》俱七言古翹楚，不可全以宋目之。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蔡肇傳**》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亦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東都事略**》**卷一七一《蔡肇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蔡肇《明州謝到任表》失職之誅，尚容自劾；非常之寵，更以曲加。弗獲固辭，具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涕難勝。臣聞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儻已試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父保全之恩厚，不汝瑕疵；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靦面目。伏念臣昨繇省戶，擢置詞垣，盡出聖神獨斷之明，本無左右游談之助。然名過其實者殆，用非所習則窮。況逢聖治之日新，竊仰睿文之天縱。咸池張洞庭之野，海鳥炫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厥愆。敢期全度之恩，更溢褒嘉之典。既聯法從，仍畀名城。恭惟皇帝陛下如天覆臨，以生以遂，溥海內外，悉主悉臣。眷甌粵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鰐蛟霧濕之所蟠鬱，夷隸碧舶之所往來。方旋反於使軺，將嗣修於貢職。謂宜推擇，以重拊循。而臣結約無奇，間關少與。徙谿潭之醜類，素乏雄文；嬴賈客之購金，初無佳句。矧今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雖不能識其大者；求之度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以及民，是爲報國。

又《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啟》蒙鄙之姿，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後責先，涉世蓋常如此。衆讙不息，公論莫逃。自取斥疏，尚蒙全度。東南佐郡，鄉廬以得爲榮；飽暖荷恩，家人恨降之晚。勿違懷土，竊復依仁。伏惟某官汪洋之學造微，瑰瑋之文絕衆。久推雅量，素著直聲。早登獻可之班，暫輟承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義；儲書東觀，晚叨聯事之榮。暨茲索米之窮，亦拜指困之惠。坐曹同列，暫無畫諾之良；旁舍見容，儻知歌呼之治。愈隆問望，即被褒升。願言其私，預以爲念。

又《知睦州謝表》眷此偏州，不當孔道。山城闃寂，一葉動而亦聞；溪壑縈迴，二江合而成字。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李伯時公麟雅好鐘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爲圖記。蔡天啓嘗得商祖丁彝，李尤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溯虞姒亦易爾，下者始置周秦間。造端宏大町畦絕，往往世俗遭譏訕。」蓋實錄也。

《竹坡詩話》卷二　王荊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溼』，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庚溪詩話》卷下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語奇嶮。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畜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坐嘗與元祐諸公游，遂遭斥不復用。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

譙闋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

《艇齋詩話》 蔡天啓初見荊公，以能暗誦韓文《南山》詩見知於荊公。大抵前輩如《上林》《子虛》等賦，《解嘲》之類，往往能成誦，不特天啓也。今人能成誦此等者蓋少。

《墨莊漫錄》卷三 蔡肇天啓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於尺素作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於餘地加遠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水拍天，平岡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寒江聽雨眠。」伯時懶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去，以示宗子令戩，即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之，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篷而卧，夜分不寐，聞歸鴈聲，因復爲詩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渺然有江湖之思。

《雲莊四六餘話》 蔡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步成。天啓揮毫立就，文不加點，擬授節度使制曰：「嗚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作品本事

《侯鯖錄》卷八 曾鞏，孝序之子，元符中，上書論元符之政，論編入邪，爲中等。後爲二蔡客，上書誣元祐，美崇寧政事，爲正論上等。後因陛對作聖語，令進擢，又背京從卞，言章及之，遂貶丹陽閑居。嘗送新茶與蔡天啓，天啓于簡後批一詩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卻嘉。半正半邪誰可會，似君書疏正交加。」

《墨莊漫錄》卷七 黃魯直有《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蔡天啓乞貓于孫元忠，亦有詩云：「廚廩空虛鼠亦饑，終宵咬嚙近秋幃。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護持。」

《庚溪詩話》卷下 嘗守陸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闋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回，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蔡肇文集》三十卷。《蔡肇集》六卷。又詩三卷。

藝文

王安石《再用前韻寄蔡天啟》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翛翛一囊衣，偶以一書笈。定林朝自炊，有匕或無筴。時時羹藜藿，饑大苦難燮。驕頑遂敢侮，有甚觀駢脅。澹然山谷中，變色嘗未輒。始見類欺魄，寒暄粗酬接。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奇經可治疾，秘祝可解魘。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疾苦髭赴鑷。天機信卓越，學等何足躐。縱談及既往，每與唐許協。

又《示蔡天啟三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銛鋒瑩鷺鵝，價重百碑碟。穎銳物不開。禪翁只晏如。劃然雙軒昂，愼勿學哥舒。蔡子勇成癖，劍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穎銳物不隔。開口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傴仄何傴仄，未見有一獲。

翟汝文《祭中書蔡舍人天啟文》 維公昔鍾英華，高第受業。頎頎諸儒，咸有師法。公獨後出，攝齊登門。一見嘆嗟，付以斯文。鍾山就蒐，主盟六藝。老于西河，疑若夫子。公于多聞，如彼海若。浮屠老氏，九流七略。逸書缺簡，圖緯之學。其多萬數，敏視如流。成誦于心，棄不復留。其爲文章，捭闔自恣。滑稽談譎，蓋以文戲。淵源匯蓄，有本如是。世家碑版，有欲垂後。必公述作，大刻不朽。諧聲麗句，餘及詩律。雝雝清廟，若奏金石。方今之人，誰踰仲卿。宜冠進賢，宏議漢庭。維名不祥，多取必疵。卒以口語，半生差池。帝須公來，付以辭命。昭回于天，物被光景。帝顧句章，遐方底貢。命公往爲，爲島夷寵。閱歲解組，帳馬懷歸。縱心事物，壽考與期。胡爲厭生，欲與世違。嗚呼哀哉！我從公游，爰自幼日。曰予妙斲，獲此郢質。維子于藝，既其華實。聞公之喪，

我官海隅。不即會哭，奠芻寢虞。平生師尊，于義缺如。公于生死，晝夜一致。視身與名，如脫敝屣。我獨滯念，攬涕中夕。哲人云亡，爲天下惜。嗚呼哀哉！

廖正一

論述

綜論

蘇轍《廖正一除秘書省正字制》 朕登延俊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冊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義，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

孔武仲《舉自代》 宣德郎、秘閣校理、通判杭州廖正一，志操清潔，文學優深。向者玉堂對策，聳動衆觀。臣在館閣，久與之處，見其所守，始終不移。乞以代臣，以允公議。

葉夢得《廖明略竹林集序》 明略嘗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曄之秀正溫繹。曄嘗自叙其書，以爲『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異時有眞吾於曄伯仲之間，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其言。」是時余見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明略自爲舉子時，即不沿襲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爲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麤，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於出入經傳，驅駕前言，左掐右摘，比次回曲，他人咀嚼檮杌終不能安者，明略繩約檃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箠呵群羊，無不如意。故其曲奥簡潔，音節遒峻，精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早困，不得盡用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黄、張、晁、秦號四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輊諸公間，無所貶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四六話》卷上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卻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眞可憎惡爾。明略《賀安厚卿啓》曰：「遠離門牆，遁迹江湖之外；闚望麈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啓》云：「中臺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啓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巖邑，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蓽屋。」

分論

《和補之梅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廖正一字明略，安睦人。元祐中召試館職，見知東坡，自號竹林居士。有《白雲集》，名亞四學士。馮班評：腹聯好。紀昀評：亦是窠臼。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廖正一傳》 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人也。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之士，得正一對策，奇之。除祕書省正字。軾門人黄、秦、張、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瀹以飲之。正一詣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于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貶監玉山稅以卒。有文集十卷。

紀事

晁補之《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駕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

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平居富爲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憒，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污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

韓元吉《絕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黃梅，出於垣間。元符己卯歲，廖明略舉宋廣平之事，題曰能賦堂，以況尉君曾敬之也。明略既爲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於敬之遠矣。無咎又和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絕塵」之句，則敬之爲人固可知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堂鄭紹之子仁實爲尉於此，乃茸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梅栝而增培之，亦治其東偏爲小軒，眞筆硯書帙其間，以朝夕坐卧而休焉。會秩滿將更，而予因榜之曰「絕塵」，蓋取於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遠矣，廖、晁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曾君以相家子，文彩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來，歎豔後輩。其子廣平之賦，始有感而發也。若夫「絕塵」之喻，則顏子之望夫子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爲梅花而發哉！

《墨莊漫錄》卷五 重和戊戌冬，予道由汝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略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冰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裏活，柳條弱軟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亭候逾十舍。征鞭背鄉幃，雲雨虛四夜。雙艷盡傾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蕙心輕，誤許商人婦。」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略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爲大賈所納，明略既去，道過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廖明略《竹林集》三卷，右皇朝廖正一字明略。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來謝也。紹聖間，明略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沒。自號竹林居士。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廖正一集》八卷。

李昭玘

論述

綜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 《雪浪齋日記》云：李成季詩清麗，然時有不工處。「日邊雁帶臘寒去，雪底梅將春信來」，非不佳。而末句云「心緒都成一寸灰」，殆未工也。

《四六談麈》 李成季昭玘嘗爲起居舍人，最工四六。漢老之叔也。有《樂靜先生集》行於世。

鄒浩《李昭玘除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之司，所眞以爲屬者，猶皆一時之選，而況典貳寺事，詎可非其人乎。以爾博通古今，久踐臺閣，考于已試，蔚有休聲。惟時亞卿，莫汝宜處。若夫妙盡情文之本，深明損益之宜，使朝廷典章與三代同風，爾在都司，固已稔聞而熟察矣。勉對朕命，以崇

厥功。

李邴《樂靜公文集後序》　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黃、張、晁、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騖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唯明者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爲不然，而勉其所至也。惟伯父性誠乎忠厚，故其爲文橫騖別驅，曲折演迤，而一貫於理，有萬折必東之勢。志樂於靖退，故其爲文崒然其立，淵然其止，不侈衆目，而風聲自遠，有久幽而不改其操之美。學博思精，故其爲牋奏應用之作博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乎骨。叙事外自爲文章，才贍而意廣，故其爲詩奇麗愜適，章斷句絕，餘思洋溢，得詩人味外之味。此其大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樂靜集》三十卷。【略】其胸度夷曠，發爲文章，皆光明俊偉，無依阿淟涊之態，亦無囁嚅憤戾之氣。又早爲蘇軾所知，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北宋之末，翹然爲一作者。當時與晁補之齊名，固不虛也。

錢陳群《宋百家詩存題詞・李昭玘靜樂居士集》　翻手作雲覆手雨，論交晚近態何窮。聞說元豐老居士，平生十友錦囊中。

分論

《能改齋漫錄》卷八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又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雁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傳記

《宋史》卷三四七《李昭玘傳》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歡甚。用李清臣薦，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窀，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卻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李昭玘傳》（存目）

紀事

蘇軾《答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略】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略】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

又《與李昭玘書》　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

《墨莊漫錄》卷七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東路置司，□□在兗，東路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之日，雖遙千里之遠；望岱宗之雲，

猶均二州之潤。」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成季《樂靜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昭玘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昭芑《樂靜集》，一部三冊，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昭玘《樂靜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昭玘《樂靜集》三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樂靜集》三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樂靜先生集》四冊，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樂靜集》三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李昭玘撰。【略】其集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晁、陳二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葉盛《菉竹堂書目》有之，而無卷數。焦竑《國史經籍志》載三十卷。此本凡詩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記一卷，傳、序一卷，雜文二卷，書二卷，表三卷，啓、狀七卷，疏一卷，青詞、疏文一卷，僧疏一卷，進卷二卷，試館職策一卷，碑誌、行狀三卷，與焦竑《志》合，蓋即竑所見之本也。

《**儀顧堂題跋**》**卷一一陸心源《影宋本樂靜集跋》**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題曰「鉅野李昭玘成季」。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構」字注「御名」，蓋從紹興時刊本影寫者。祥符周季貺太守藏書也。以所藏閣鈔本校一過，卷一補《摘果》五古一首，《培花》五古四句。閣鈔本卷八錯簡不可讀，據此本改正。惟卷一六《吳正字啓》後半攙入他文，亦賴閣鈔本正之。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舊鈔本。宋鉅野李昭玘字成季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清道光四年東武劉氏味經書屋鈔本，劉喜海跋，六冊。存二十九卷（一，三至三十）。《樂靜先生李公文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清鈔本。陸心源跋，八冊。【略】存二十八卷（三至三十）。

論述

綜論

黃庭堅《答清長老》 知命百事長進，惟此道全無交涉，渠既不及，亦無下手處。四十性和厚不爭，而義理之性終未發，且令熟誦書，勤爲講解，浸潤之耳。知命來峽中，得一子曰牛兒，頭骨奇壯，性氣磊落，他日或是吾家千里駒也。

又《答濂溪居士》 知命學識與筆力皆進於舊，但學道絕不知蹊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爾。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不愧古人；或放蕩獨往，自能解脫。剖著並不知痛癢，可歎也。

又《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攘臂於稠人廣衆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蓋棺，每見其遺墨，令人霣涕。

又《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知命作樂府長短句及小詩，皆清苦愁絕，可傳可玩，非今號能文者所能髣髴也。□月癸卯，再觀，乃書而歸之鄭幾道。

又《寫真自贊》 吏能精密，里行媕婀，則不如兄元明，而無元明憂疑萬事之弊。斟酌世故，銓品人物，則不如其弟知命，而無知命強項好勝之累。蓋元明以寡過，而知命以救世。如魯直者，欲寡過而未能，以救世則不敢。自江南乘一虛舟，又安知乘流之與遇坎者哉！

分論

《次韻答清江主簿趙彥成》《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黃知命名叔達，山谷弟也。先是山谷貶黔州，未攜家。紹聖三年丙子，知命自蕪湖攜己之子耜、山谷之子相及兩所生母，五月六日抵黔州。先至施州，赴太守張仲猷飲。清江即施州城下。縣主簿趙彥成名肯堂，嘉州人。知命此詩謂「忽把二天酒」，當是與彥成同席也。知命凡二十詩，見《山谷集》。或謂經乃兄潤色以成其名。然則兄在貶所，弟爲攜家，孝友之道也。予先君四府君自廣州謫封州，先叔八府君元圭一至靜江問勞，後又至封州取喪以歸，亦山谷之天命也。故有所感而取此詩云。查慎行評：第三句意鄙語俗。紀昀評：此種亦是旁蔓。然出于孝友之心，異乎攀附標榜之語，固可錄而存之。筆力殊爲排宕。「二天」字究竟不妥。許印芳評：《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爲設酒肴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此詩用此事，而曉嵐以爲不妥，何耶？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五　叔達字知命，山谷之弟。

紀事

黃庭堅《與六祖範老書》　知命欲到成都看藥市，此行一費亦不小，亦無處減省耳。

又《與王瀘州書》　舍弟知命將其雛往視涪尉，未還。不肖既不復出門，飢飽寢處，頗得自遂。

又《與李廣心書》　知命到家，不能三月，復以舟載李慶、韓十上成都矣。

又《與七兄司理書》　知命挈攜在涪陵，凡十月乃歸，才歸又往涪見張從道。

又《與元勳不伐書》　知命挾雌將雛下荊峽迎元明，未得近音也。

又《與張叔和通判》　知命七月半離蕪湖，今已百餘日，都不得一字。然蘇伯固備嘗險阻艱難，必能調護諸兒，令得所，又張遇得力，遂不復置念，計止是處處阻風爾。

又《答瀘州安撫王補之》　知命舍弟昨過涪陵官所，流連十餘月。

又《答李長倩》　知命在涪陵逾歲，舟行日又留舍弟官所，約九月來歸，猶未得近音。

又《答世因弟》　知命來入峽中數年，大率只在涪陵，至今猶未歸也。老兄自黔遷戎，猶在黔也。

又《與范長老》　知命到家，賓客紛紛，亦罕得清坐相語。然渠甚鬧，亦難望以心志純一，深究此佛事也。

又　知命留此兩月，三月十三日解舟去，二十九日方發瀘州，計今亦須到涪陵矣。

又　舍弟知命不幸沒於沙頭，老年失手足，哀痛可知。十數日來，極苦心腹痛，兩日來似小愈。知命五男二女，託在老夫，爲無可憂，但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不知臨行抵擬邪！

又《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知命弟學魯公東西林碑陰字，殊有一種風氣，恨未遒耳。年不五十，遽成丘山。觀其平時規摹，不自謂止此。今日見此書，心欲落也。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涪翁題。

邢居實《題李伯時畫黃知命騎驢圖》　長安城頭烏夜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盡暮天碧，但見明月流清輝。君獨騎驢向何處，頭上倒著白接䍦。長吟搔首望明月，不學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燈火鬧，小兒拍手攔街笑。道傍觀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商山皓。龍眠居士畫無比，搖毫弄筆長風起。酒酣閉目望窮途，紙上軒昂無乃似。君不學長安游俠誇年少，臂鷹挾彈章臺道。君不能提攜長劍取靈武，指揮猛士驅貔虎。胡爲腳踏梁宋塵，終日飄飄無定所。武陵桃源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煙霧。竹杖芒鞋歸去來，頭巾任掛三花樹。

《豫章詩話》　黃知命黔中數詩，附《山谷集》中，殊有家法。或云山谷潤色，以成弟之名。嘗與陳履常謁法雲禪師，夜歸，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行于後，一市驚以爲異人。明日，李伯時畫以爲圖，邢惇夫作歌。

藝文

黃庭堅《祭知命弟文》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惸，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轜。絕慟一觴，君其尚饗。

又《知命百日齋疏》 脊令在原，汝有急難之義；虎兕出柙，我無保惠之功。書墨未乾，訃音來即。水火不免，將何面以見先親；股肱或虧，念誰依而終晚歲。逮茲卒哭，幾欲無生。躬掃祕園，親供緇侶。冀憑大覺之力，少慰九冥之思。稽首慈尊，惟垂悲救。

馮澣

論述

孫覿《吏部侍郎馮澣除禮部郎中制》 具官某經術邃深，器資宏毅。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名賓諫垣，首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究其用。典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効。據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又《資政殿學士馮澣尚書左丞制》 具官某慷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遍儀侍從。罄忠嘉而來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力辭樞筦；驅一乘之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責難之義。尊大主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向道。力行所學，以底不平。

又《樞密馮澣除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制》 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罄純忱。屬疆埸之多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折無厭之求。風采著聞，貪懦興起。方崇登于宥密，用注意于安危。陳意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陞祕殿之華，入侍儒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衝樽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又《馮澣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制》 具官某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義之氣。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繼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屢行封奏，祈解煩機。詔諭數頒，懇辭莫奪。崇寧之遺直，巋然獨存；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祗服龍章，益綏壽嘏。

王洋《端明殿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馮澣復資政殿學士制》 具官某智窮閫域，識造淵微。凜然君子之容，富有昔人之學。方議臣之進說，挾邊將以開功，萬口一辭，不期而合。獨抗在庭之論，允惟特立之賢。釁迹既彰，名言具著。知夙沙之塞隧，蓋辱國師；謂承璀之撫軍，徒張賊勢。凶德既從于顯戮，吉人宜得以彙征。遂冠樞庭，實參政柄。迨國家倉卒之際，乃志士有爲之時。豈前智而後愚，何始勤而終怠。無惑于人言之屢至，當念乎己力之弗支。念祖宗崇宥過之仁，而憲典開自新之路。豈于舊弼，反緩疏恩。位已叙于故聯，名復陞于祕殿。鄉居既佚，仍從玉局之遊；國步方艱，應有日邊之夢。尚惟耆德，勿替成言。

何德固《馮太師集序》 父子傳授，古難其兼。有開于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略】普慈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澣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父子之作，敷映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疇克爾。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一《馮澣傳》 馮澣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于朝，官終祠部郎中。澣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年，澣爲左諫議大夫。金

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澥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自康邸出使，除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爲報謝使，澥與曹輔以樞密爲副，留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澥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澥有舊，取之歸，以澥康邸舊臣，命爲奉迎使，爲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澥曾污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澥爲文師蘇軾，論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離。澥力振其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紀事

馮澥《上文太師千求舉賢良書》　某前歲不度愚賤，三見相公于許，伏蒙相公重賜顧接。【略】今者願有告於相公，願垂聽錄，使某得終見其所負，相公亦得有取焉。某生無他長，幼知讀書。既長，隨流輩學時文，以升斗之祿，再上得官，本非所好，以爲士之學要適天下之用。故前古廢興治亂之變，與當時利害得失之言，竊嘗究其略矣，則又以士之顯名於後世，不若見用於當時。王符、仲長統閉門著書，砭切時政，積千萬言，甚功至矣，然不若主父、嚴、徐之徒，上一書，建一議，奮發於朝暮之爲快。方先帝銳意太平，抽擢英雋之時，而某尚幼，方走場屋，未暇當時之務。今天下無事，百官守成，雖激昂眩竄，自致於明時，而尚何所因者，竊自嗟惜。比者幸逢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區區之愚，妄以求奮於此。且士孰不學，而某幸有志於當世之務；士或能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某幸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無心於制策之榮，然天子使兩制大臣舉其所知，兩制大臣，天下之士識者無幾，而某又幸嘗三見相公。天其或者果有意於某歟，何其幸之多也！昔張說爲相，而張九齡、房琯皆出其門，當時之士以爲千載之下不可復得。今河陽李資政亦見於故忠獻韓公之門，縉紳咨嗟，以爲足繼張、房之迹。相公位貌德業，誠已比侔於忠獻矣，而某之愚，何敢望於河陽？然使相公之門如某輩猶不棄，則若河陽者接迹而至矣，如此則豈獨爲某謀哉？擬進策論二十首，隨書上獻，伏希下執事略賜聽覽，以爲可取，繼以進。無任惶恐依歸之至。

《容齋續筆》卷二　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臣，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鶠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澥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李承之

論述

《石林詩話》卷上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于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卻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傳記

《宋史》卷三一〇《李迪傳》附《李承之傳》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柬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

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于奉法，斂羨餘過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爲同群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略】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未幾，爲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部侍郎、戶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紀事

《**澠水燕談錄**》**卷八**　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挂物爲祭，焚之。後生笋成林，以爲神，因爲公立祠，目其竹爲相公竹。王樂道爲記刊石，李承之有詩曰：「已枯斷竹鈎私被，既沒賢公帶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邵氏聞見錄**》**卷一三**　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壯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爲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之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故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可見承之之剛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術，承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奸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吾生竟何益，願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黨呂惠卿益怨之，未有以發也。會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堅請領之。惠卿因節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實爲陛下」等語激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不至大用。嗚呼！士若承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李承之《禮房條例》並《目錄》十九冊（卷亡）。

又　李承之《江湖淮浙鹽敕令賞格》六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承之文集》三十卷。又《奏議》二十卷。

常安民

論述

蘇轍《常安民大理寺丞制》　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涖丞事，庶幾有補於法。

又《常安民鴻臚丞制》　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

張擴《顯謨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常同父安民贈左正議大夫制》　具官故父某養氣至大，用心甚剛，德行昭一時之範模，忠言著百世之龜鑑。天厚厥報，子顯于朝。屬頒大賚之恩，宜享追崇之寵。文階益峻，幽壤有光。

葉適《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奸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

傳記

《宋史》三四六《常安民傳》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奸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所厚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較是非耶？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州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轍、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略】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略】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遺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它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奸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略】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於帝。他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奸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

《東都事略》卷一〇〇《常安民傳》（存目）

紀事

《宋元學案》卷一九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常諫議長洲政事錄》一卷。

万俟詠

論述

綜論

《碧鷄漫志》卷二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七　万俟雅言，精于音律，自號詞隱。崇寧中立大晟府製撰，依月用律製詞，故多應制所作。有《大聲集》五卷。周美成爲序。山谷亦稱之爲一代詞人。

又　雅言之詞，詞之聖者也。發妙旨于律呂之中，運巧思于斧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諸刻琢句意而求精麗者遠矣。

《藝苑卮言》　張子野《青門引》，万俟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

《詞品》卷四　万俟雅言精于音律，自號詞隱。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按月用律進詞，故多新聲。《草堂》選載其三詞及《梅花引》二首而已。其《大聲集》多佳者，山谷稱之爲一代詞人。黃玉林云：「雅言之詞，發妙音于律呂之中，運巧思于斧鑿之外，蓋詞之聖也。」

《雨村詞話》卷三　雅言精于音律，自號詞隱。宋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依月用律，有《大聲集》五卷。後山稱爲一代詞人。沈氏謂雅言《三臺》作雜遝不倫，過接換應，虛字少力。余謂卷中長篇多流麗瑰偉，乃遭痛貶。豈沈氏所作《如夢令》之「逗下心頭一塊」，《一剪梅》之「別又難摟」等句，爲有倫有力乎？人苦不自知，信然。

劉毓盤《輯校大聲集跋》　楊湜《古今詞話》曰：「詞隱在大晟府，與晁次膺按月進詞，其清明應制《三臺》詞尤佳。」黃昇《花庵詞選》曰：「詞隱之詞，詞之聖者也。發妙音于律呂之中，運巧思于斧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之刻琢句意以求精麗者，遠矣。」王灼《碧鷄漫志》曰：「雅言名咏，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詩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略】又曰：「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六人中，雅言又絕出。」

分論

《梅花引》（曉風酸曉）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客衣單」即「寒到君邊衣到無」之意，重一句愴然。□冬夜宜酒，客邸宜酒，酒腸寬，酒腸寬忽下，篇中奇爽。舊注以長楊爲官名，不知是春中景物，以山公爲山簡，不知是山濤。《蓼園詞選》：寫得寒氣凜凜，客中人更難爲懷。

《長相思》（短長亭）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此詞發妙旨于律呂之中，運巧思于斧鑿之外，工而平，麗而雅，要字新刺。《蓼園詞選》：玉林詞客云：「雅言之詞，詞之聖者也。發妙旨於律呂之中，運巧思於穿鑿之外，工而平，和而雅。比諸刻琢句意而求精麗者，豈不遠者？」按「一暈生」三字，仍帶有古今情之意。末句「不要聽」三字，含有無限惋惻。

《長相思》（一聲聲一更更）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口齒妙甚，能使人老。

《昭君怨》（春到南樓）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暮云遮）有許多在三字內。

《三臺》（見梨花初帶夜雨）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沒收拾。《雨村詞話》卷三：万俟雅言《三臺》末段「漢宮傳蠟炬」，疑「蠟炬」二字重出。後得粵中藏書元刻本作「漢蠟傳宮炬」，爲之爽然。

傳記

《碧鷄漫志》卷二　万俟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置大晟樂府別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譜，有旨依月進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

紀事

《堯山堂外紀》卷五五　崇寧中，万俟雅言充大晟府製撰，依月用律製詞。嘗侍宴都門池苑，應制賦《安平樂慢》。

《歲時廣記》卷一一引《復雅歌詞》　景龍樓先賞，自十二月十五日便放燈，直至上元，謂之預賞。万俟雅言作《雪明鳩鵲夜慢》。

又引《復雅歌詞・鳳凰枝令序》　景龍門，古酸棗門也。自左掖門之東爲夾城南北道，北抵景龍門。自臘月十五日放燈，縱都人夜游。婦人游者，珠簾下邀住，飲以金甌酒。有婦人飲酒畢，輒懷金甌，左右呼之，婦人曰：「妾之夫性嚴，今帶酒容，何以自明，懷此金甌爲證耳。」隔簾聞笑聲曰：「與之。」

又卷三一引《復雅歌詞》　宣和間，万俟雅言中秋應制作《明月照高樓慢》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大聲集》五卷，万俟雅言撰。嘗游上庠不第，後爲大晟府製撰。周美成、田不伐皆爲作序。

劉毓盤《輯校大聲集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万俟雅言自號詞隱，游上庠，不第。崇寧間官大晟府制撰，有《大聲集》五卷。」【略】吳昌綬《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言欲輯万俟氏詞，以見大晟遺制，久而未成。求諸各本，得二十三首。《木蘭花慢》一首，趙聞禮《陽春白雪》原注曰「此爲集外詞」。噫，其外集更不得見之矣。丙辰春，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李復

論述

錢端禮《書潏水集後》　長安李履中，世以儒業稱。未冠，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於禮部，刻苦於學。元豐二年，始於時邦美牓登進士第。公既博極群書，士大夫皆勉就制舉，公謂仕途捷徑，知義守分者不與焉可也。遺書彭元發，往復論難，終不易其操。及從仕干祿，不以貧爲身謀。當是時，朝廷方欲經理靈夏，時宰誘公以侍從而薦於上，公毅然不就對，故作《兵饋行》，有「不知何人畫此計，徒困生靈甚非策」之句。後涇原路乞造戰艦五百艘，姚麟乞造戰車三百輛，公時爲熙河漕，被旨專監，睠奏以謂實同兒戲，辨數利害，力詆其非是。上察知其言忠，遂罷其役。其爲《王翦將軍廟記》云：「自昔凡有深謀遠慮，老成審的者，於天下事不肯輕動。新進後生，不思遠圖，易其事，其不敗者鮮矣。」蓋譏生事於西戎者。公以通儒喜論事，而每執正議，不爲勢利之所移奪。居官行己，咸取則於六經，而尤邃於《易》。至於星曆、五行、小說、百家，罔不研精求是，故時輩多質疑問難。當代名士如張芸叟、李成季、王子發，先伯祖穆父，皆文字詩友也。予嘗謂古之學者本志於道，而後世假以爲利民之資，其不爲利動者曾無幾何。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至若履中，亦可以追配古之君子矣。【略】乾道癸巳歲閏正月辛丑，吳越錢端禮書。

錢象祖《書潏水集後》　象祖嘗讀樂靜先生詩云：「結交賴有紫髯翁，鶴骨嶄嶄修眉。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蓋言潏水先生也。曩先祖觀文見先生之集，嘗摭其大槩而志之，又爲之說曰：「予讀歐陽文忠公《集

古錄》，見由漢、唐以來，士之有德行、文章、功名、事業，載於金石，不見於傳記，不可勝言。後世泯絕無聞者多矣，豈眞無聞耶？蓋繫乎幸不幸也。如漪水先生，其學術淵源，其文章爾雅，其議論醇正，烏可以不傳於世。昔揚子雲作《太玄》，嚴尤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後四十餘年，《法言》大行。則信知天下自有公論，傳不傳，時有隱顯爾。」【略】淳熙癸卯十月既望，郡守錢象祖書。

方回《讀漪水集跋》 長安李復有《漪水集》，刊於信州，晦翁屢稱之。予近得其集，論車戰及邢恕造舟黃河事，說《易》尤多可取，蓋早有聞于橫渠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漪水集》十六卷。【略】復字履中，先世家開封祥符，以其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登元豐二年進士，歷官熙河轉運使，終于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其事蹟不見于《宋史》。洪邁《容齋隨筆》載其于蔡京、邢恕謀用戰車、戰艦一事，上疏排詆，甚爲切直，而恨史傳之不能詳盡。《朱子語錄》亦曰：「閩人李復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漪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爲之喪矣。此語雖疏，卻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似過高，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今觀是集，如謂揚雄不知道，謂井田、兵制不可遽言復古，皆確然中理。其他持論，亦皆醇正，不止朱子所稱一條。又久居兵間，嫻習戎事，故所上奏議大都侃侃建白，深中時弊，亦不止洪邁所稱二疏。至其考證今古，貫穿博洽，于《易》象、算術、五行、律呂之學無不剖晰精微，具有本末，尤非空談者所可及。在宋儒之中，可謂有體有用者矣。

傳記

《宋史翼》卷八《李復傳》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學者稱爲漪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復以呂、范諸子爲後輩，然猶及橫渠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略使，謀立邊功，以洗誣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復方爲熙河漕使，詔下委之。復奏云【略】又乞罷造船奏云【略】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中，復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民，卒死于賊。

紀事

李復《謝夔州到任表》 念臣淺甚蹄涔，利非囊穎。每自恃其愚直，故動忤於貴權，敢萌怨尤，分甘流落。知公議之有在，荷聖朝之不遺。滅竈更炊，雖尚梁鴻之慷慨；敝衣白髮，久嗟顏駟之摧頹。而況控三峽之要津，連五溪之絕徼。初崇體勢，分鈐東道之兵屯；淬責規模，講究新疆之邊事。茲非衰朽，可副選掄。

又《謝熙河路轉運使到任表》 臣賦性惟愚，受材非敏。自元豐西夏之問罪，迄元符隴右之納降，效官九被於終更，歷歲八逢於餘閏。屢馳沙漠，久應羽書，備嘗險阻之艱，敢意功名之會。心安義守，人歎數奇，已蹈蹬於半生，甘低徊於末路。忽承嚴召，入對清光，動玉色以周詢，霽天威而清問。握蘭鳴佩，初陪錦帳之班；攬轡登車，遽被繡衣之選。惟河湟之襟帶，乃秦蜀之藩維，開擴雖新，輯寧匪易。用無素備，利之長源，將論經久之遠圖，先有倉猝之急務。事機紛錯，聖訓丁寧，再惟責重而身微，第覺寵深而能薄。

又《謝京西轉運副使到任表》 伏念臣才非濟用，識昧通方。轉守三州，愧鉛刀之何利；總輸兩路，嗟駑之徒勤。而況急應河流之防，虔崇陵寢之奉。圜府修政，方鼓鐵以流泉；本支疏恩，初營居而頒祿。盡承明詔，俯委懦躬。自省庸虛，曷稱掄選？

又《京西初歸作》 少年輕喜欲憑虛，誤落塵中二紀餘。生事蕭條寒葉散，故人寥落曉星稀。殘骸已脫風波晚，清枕方回醉夢初。卻覓漁蓑尋舊釣，一溪煙雨伴春鋤。

又《乞罷未報承延晉秦慶皆惠詩》 東西南北閱光陰，邊意蕭條老境侵。四府飛書慚過譽，數疇廢壞媿初心。傾懷敢望時情合，論事須思後計深。髀肉久消筋力倦，但能操筆謝知音。

又《熙州再乞罷》 末途潦倒媿知音，幕府重來歲月侵。狂見請纓憎往策，禮容著帽感虛襟。白頭久厭戎衣窄，黧面空嗟寒色深。東望故山今有約，

清秋應得訪雲林。

又《乙卯七月十六日忽報罷任》 掩關忽報被刑書，自笑無堪涉世疏。白晝曾聞驚市虎，殘灰今見禍池魚。莫嗟靜影逢沙矢，猶恐餘猜及鼠蔬。逆境自觀還自喜，片心無礙一舟虛。

又《初至鄭州》 二年青海困征鞍，歸望天威咫尺間。雨露忽頒西輔印，鴛鸞阻綴紫宸班。往來擾擾無虛日，應接紛紛祇強顏。吏責無窮人事拙，夢魂時到舊家山。

又《託人求田》 綠繞隨城滻水流，百年那免問菟裘。泉甘易汲能蠲疾，土沃翻耕每報秋。欲託高人論地券，共期他日老漁舟。歸身未到心先到，得此餘無一事求。

又《予昔為河東漕屬吏部郎中呂得和出總漕計與予情均兄弟後開府荊渚惠書有人生難得相知之意予後官守鎮京兆聞呂之訃發篋得舊詩感而作此》 三年發篋墨猶新，踪迹雖疏意更親。雲霧渚宮迷遠夢，兵戈青海困飛塵。（時方收青唐）。飄零劍外參謀客（杜甫為劍外參謀，送韋班詩云：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愴惻山陽感舊人。（向秀《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顏延年作《向常侍詩》：流連河東遊，愴惻山陽賦）今古交情如覆水，為君涕淚灑新春。

又《予往來秦汧隴間不啻十數年時聞下里之歌遠近相繼和高下掩抑所謂其聲嗚嗚也皆含思宛轉而有餘意其辭甚陋因其調寫道路所聞見猶昔人竹枝紇羅之曲以補秦之樂府云》（存目）

又《予幼時侍先人作邑夏陽元豐五年來攝是邑過潰泉題其亭壁》 脫身西去度函關，踏雪重過阿對泉。又作蓮花峰上客，祥颸高御紫虛天。

《容齋四筆》卷六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抶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涇原經略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滻水集》，正復所為文，得此兩奏，嘆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錄於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略】其《乞罷造船奏》云【略】疏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矣。

方回《讀滻水集跋》 及讀《樓攻媿集》，謂滻水先生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論不合坐廢，則必忤童貫也。金虜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為舊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卒死于賊，則必靖康時也。有孫龜朋，字才翁，為參政錢端禮之館客，端禮孫象祖之師。嘗魁，流寓不仕，有《迂論》傳于世。居台州。

著錄

錢端禮《書滻水集後》 其孫龜年、龜朋出遺集四十卷。

錢象祖《書滻水集後》 先祖帥會稽時，欲刊先生之集，期以行遠。未幾奉祠歸，不克就。象祖今於上饒郡齋刊之，從先志也。淳熙癸卯十月既望，郡守錢象祖書。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履中《滻水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滻水集》四十卷，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滻水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復《滻水集》四十卷。

危素《摹印本滻水集序》 《滻水集》四十卷，宋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之文也。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肅公從公之孫龜年、龜朋得公文集，將刻而傳之，不果。錢公之孫左丞相、成國公象祖，稱公學問淵源，文章爾雅，議論醇正，淳熙九年守信州，乃刻於公庫，以成先志。今百七十年矣。素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賈丞相似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來言曰：「吾鄉所刻《滻水集》僅存，而多所脫落。彬遊京師，遂摹刻其書以來。」彬又從儒學假舊藏本，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校定。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復《滻水集》，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復《滻水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復《滻水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李滻水先生集》五冊，全。【略】凡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漪水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李復撰。【略】集本四十卷，乾道間嘗刻於饒郡，即朱子所謂信州本也。後散佚無存，談宋文者多不能舉其名氏。今從《永樂大典》裒輯編綴，釐爲一十六卷，著之於錄，既以發潛德之幽光，且以補史傳之缺略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漪水集》十六卷，舊鈔本。宋李復撰。

藝文

徐衡仲《題漪水集後》　漪水先生道可宗，清詩華藻亦云工。欲知別派從何出，具載邦君大集中。

阮閱

論述

阮閱《郴州百詠序》　郴，古桂陽郡，陳迹故事，盡載圖史，亦間見於名人才士歌詠。如杜子美《寄聶令入郴州》，韓退之《郴江》，柳子厚《登北樓》，沈佺期《望仙山》，戴叔倫《過郴州》之類是也。山川寺觀之勝，城廓臺榭之壯，未經品題者尚多，亦可惜爾。余官於郴三年，常欲補其闕，愧無大筆雅思可爲。然因暇日，時強作一二小詩，遂積至於百篇。雖不敢比迹前輩，使未嘗到湖湘者觀之，亦可知郴在湘楚，自是一佳郡也。宣和甲辰二月中和日，舒城阮閱序。

又《詩話總龜序》　上林之苑，奇花異卉之所聚，游之者必曰：天下之春盡在是矣；崑丘之壤，良玉美璞之所鍾，登之者必曰：天下之珍盡在是矣。嗚呼，《詩話總龜》其亦奇花之上林，良玉之崑丘歟。覽之者孰不曰：天下之奇篇妙什，可以組高談之綺者，皆聚此書矣。戊辰春，余宦游閩川，因得書市諸家詩話與夫小史、僻書，補余之所無者，歸于公宇。慨然患其叢帙之挈乘，退食之隙，編而類之，裒爲一集，共二千四百餘詩，分爲四十九門。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宦尚小，師達祿須干」，不知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今昔訓言傳于縉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者也。噫，是書之成，上可以諫君父之尊，中可以示簪纓之貴，下可以諭諸門庭與夫閨闥之邃，以至山林之隱德，僧道之高流，亦皆有以諷詠而警戒之，其于干教化，勵風俗，殊不淺淺。非若妖詞艷曲，媟語淫言，入人肌骨，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者也。乃若苦吟之士得之，可以臻奪胎換骨之妙；好談之士得之，可以擅垂河吐屑之敏；修進之士得之，可以激昂壯志，助飾文彩；閑居之士得之，亦可以陶冶靈襟，遣適光景。又非若讀沒字之碑，嚼無味之蠟，使人厭觀，使人恐卧者也。一日示之博物，亢聲曰：「奇哉斯書，胡不用殷踐猷故事，以《總龜》目之乎？否則，未見其稱也。」余善其知言，遂以其名冠于篇首。既而不欲秘藏，乃授諸好事者攻木以行。與夫天下共之，孰云其不可哉？紹興辛巳長至日散翁序。　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錄此序，行文頗不同，今附于此：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諸家所藏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下行文同「其播揚人之隱慝」至「咸辨證之」一段）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苕溪漁隱叢話序》　紹興丙寅，余侍親赴官嶺南，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

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一　苕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閱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

方回《漁隱叢話考》　閱休《詩總》舊本，余求之不能得，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刪改閱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爲《總龜》，標曰「益都楮斗南仁杰纂集」，前後續刊七十卷，麻沙書坊捏合本也。

又《詩話總龜考》　《詩話總龜》前、後、續、別七十卷，改阮閱休舊序冠其首。閱休《詩總》不可得，而閱休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閱休謂宣和癸卯官郴江，類得一千四百餘事，分四十六門。而《總龜》今序刪去此語，如「粟炮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所引六聯，即今序猶襲用之。按今《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閱本《總龜》矣。今余所見序，乃見用閱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丑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僞名，所謂集錄益都楮斗南仁傑者，其姓名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爲準也。

李易《詩話總龜序》　詩之有話，言有繇也，詩話以《總龜》名，言有統也。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賀知章昔以爲殷踐猷博學之號，阮子之詩話，其殆謂博而足以資問歟？阮子舊集頗雜，王（月窗）條而約之，匯次有義，棼結可尋。首觀其《聖製》等篇，破魯恭之壁，科斗錯陳也。次觀其《咏物》等目，浴玉池之日，百寶爭出也。又次觀其《藝術》、《紀實》諸例，發驪山之塚而彝鼎纍纍也。終而觀其《讖夢》、《鬼神》諸簡，燃牛渚之犀而幽怪又無以遯其形也。夫殷之博以韻學而成名，阮之博蓋勤諸詩與緒言而有得者。王約其博，合二家而一之，又不可以徒事于博語者。其何以見之？見之于凡例矣，是則可嘉矣。是爲序。

張嘉秀《詩話總龜序》　白川子負譴嬰疾，分牧芝城，居常怏怏弗樂也。乃月窗殿下時時遣貴侍覘之，間授二冊曰：「是爲《詩話總龜》，是爲宋阮一閱所編，是爲今程子珙所校，是將壽諸文梓，期與好事者共，先生能無言乎？」余拜而受之，枕次快閱，曰：佳哉，月窗其披寶藏，而璆琳琅玕，畢集吾目耶？其展武庫，而戈矛劍戟，震駭我心耶？其過陶朱、猗頓之室，百物充溢，足以拯急而切需者耶？是富且奇也。夫詩，胡爲者也。宣鬱達情，擷青登碩者也。夫話，胡爲者也？摘英指類，標理斥迷者也。考諸三代而下，春秋列國以上，載諸經，雜出乎詞宗孺婦之口可征已。嗣是以來，作者非一家，不能指而數也。議者非一喙，不能群而聽也。譬之鳳毛豹斑，非不文彩炫耀，望者興嘆，有遺恨焉，蓋未獲總其龜耳。今月窗乃能逸塵遠覽，訂古準今，與二三博雅君子冥羅約採，彙爲全書。書有門，示別也；有類，示同也；有序，示次也。若有勸有規，有慨有慕，有願學之意，則皆置之不言之表，而亦昭昭然、灼灼然，無言而無弗言。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佳哉，月窗之用心也。昔河間以禮樂名，東平以樂善著。咸垂光汗青，馨香帝胄。至求述作，概乎未之前聞。月窗孝友不凡，文藝雋拔，而又嗜好清絕如此，方之二王，得無過乎？是書也，我國家宗室之盛，皇上風化之隆，賢士夫裁正之略，並可仰見，刻之宜。書凡九十八卷。月窗爲我高皇帝六世孫。程珙，修學楚楚，郡博弟子員，鄱陽人。嘉靖甲辰孟秋奉直大夫江西饒州府同知前進士南京刑部郎中海鹽白川張嘉秀撰。

程珙《詩話總龜跋》　龍舒阮子集百家《詩話總龜》，前卷四十有八，後卷五十，實抄錄未傳之書也。月窗殿下樂善嗜古，見而珍愛，亟欲與四方風雅之士共之，延珙校讎訛舛，芟剔重冗，而壽諸梓焉。復俾採集近代及國朝諸大家者而續成之。第荒僻淺鮮，搜輯尚未成帙，姑識于卷末云。時嘉靖歲次乙巳春三月吉旦鄱陽後學程珙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閱有《郴江百咏》已著錄。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序》曰：「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蓋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本名《詩總》，其改今名，不知出誰手也。此本爲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併改其名爲阮一閱，尤爲疏舛。其書前集分四十五門，所採書凡一百種。后集分六十一門，所採書亦一百种。掇拾舊文，多資考證。惟分類瑣屑，頗有乖于體例。前有郴陽李易序，乃

曰：「阮子舊集頗雜，月窗條而約之，彙次有義，棼結可尋。」然則此書已經改竄，非其舊目矣。

又卷一五七 《郴江百詠》一卷。【略】其詩多入論宗，蓋宋代風氣如是。而閱素留心吟詠，所作《詩話總龜》，遺篇舊事，採摭頗詳，於茲事殊非草草，故尙罕陳因理障之語。如《東山詩》云：「藜杖芒鞋過水東，紅裙寂寞酒樽空。郡人見我應相笑，不似山公與謝公。」又《乾明寺詩》云：「直松曲棘都休道，庭下山茶爲甚紅。」往往自有思致。又如《愈泉》一首，所謂「古來詩病知多少，試問從今療得無」，語雖著相，然自爲其詩話一編而作，是亦詩中有人，異乎馬首之絡者矣。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郴江百詠》 嘉錫案：勞格《讀書雜識》卷十一嘗考閱之事蹟云：《古今萬姓統譜》八十一：阮閱字閱休，建炎元年知袁州，初至，訟牒繁，閱乃大書「依本分」三字，印榜四城牆壁，郡民化之。不踰旬，訟訴稍息，乃榜西廳爲「無訟堂」，爲袁民雪插筆之謗。後致仕，寓居宜春，吟諷自適，撰《詩總》行于世。又阮美成，舒城人，元豐中進士，知巢縣，爲政豈弟，喜吟咏，時號阮絕句。《能改齋漫錄》十七：龍舒人阮閱字閎休，能爲長短句，見稱于世。政和間官于宜春，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爲《洞仙歌》贈之。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方輿勝覽》十九：阮閱詩。又四十八：阮戶部東西關詩。又二十五：張浮休《百詠詩序》。《詞綜》三十八：巢令君阮戶部詞一卷。（王昶云：履貫未詳。嘉錫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百十九有此書，題松菊道人）趙希弁《讀書附志》：總龜先生《松菊集》五卷，右阮閱之詩也，建炎初以中奉大夫知袁州。勞氏又云：「以諸書參考，則阮閱、阮閎、阮美成、阮戶部及知巢縣、袁州者，俱即一人，但閱、閱二字未知孰是。」勞氏所考甚詳，誠足補《提要》之闕，然未盡也。據宋徐光溥《自號錄》：阮閱號散翁。《夷堅》丙志卷十五云：戶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爲郴州守。《輿地紀勝》卷二十八云：袁州無訟堂，太守阮閱有記。又云：保安院在南門外二里，有浮圖七級，郡守阮閱作記。又云：阮閱建炎元年知袁州，作無訟堂。又卷五十七云：阮美成名閱，政和中在郴州。（案《郴州百詠序》，自言官于郴三年，序末題宣和甲辰，乃宣和之六年，不應政和中已在郴州。政和蓋宣和之誤）喜吟咏，號爲阮絕句，今《阮戶部詩集》是也。事見《合肥志》。又閻孝忠有《寄郴州阮戶部詩》。程俱《北山小集》卷一有《古詩釣臺歌送阮閱休美成沿檄浙東》。以此諸書參互考之，阮戶部當名閱，字閱休，一字美成，其作阮閱字閱休者，皆傳寫之誤也。

傳記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阮閱，榜名美成，元豐八年進士。知巢縣，爲政豈弟，喜吟詠，時號阮絕句。累官戶部郎。建炎元年知袁州。初至，訟牒繁，閱乃大書「依本分」三字印榜四城，郡民化之，訟漸稀息。乃榜西廳爲無訟堂。後致仕，寓居宜春。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龍舒人阮閱，字閎休，能爲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爲《洞仙歌》贈之。阮官至中大夫，累仕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一 苕溪漁隱曰：【略】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閎休所作也。閎休嘗爲錢唐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著錄

《遂初堂書目・文史類》 《詩話總龜》。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詩話總龜》，一部六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詩話總龜》（鈔）。

《近古堂書目》卷下 《詩話總歸》。

《萬卷堂書目》卷四 《詩話總龜》四十八卷，阮一閱。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詩話總龜》十二本。

《趙定宇書目》《詩話總龜》十本。

《瀹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詩話總龜》十冊，三十卷。又十冊五十卷，阮一閱編。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詩話總龜》四十八卷，阮一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阮閱撰。【略】此書本名《詩總》，其改今名，不知出誰手也。此本爲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併改其名爲阮一閱，尤爲疎舛。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二〇　《百家詩話總龜》一函十冊，宋阮閱撰。【略】是書明宗室月窗道人曾有刊本，譌舛特甚。此本鈔手極工。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續編・明版》　《增修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題龍舒散翁阮閱宏休編，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刊。【略】此本爲月窗重編，已非阮氏之舊。《四庫全書》所收，即此本也。

《結一廬書目》卷四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譔，明嘉靖間月窗道人刊本。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一二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龍舒阮一閱編。

《也是園藏書目・詩文評類》　《詩話總龜》前集十卷，後集五十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增修詩話總龜》四十八卷、《百家詩話總龜後集》五十卷，明刊本。宋龍舒散翁阮閱宏休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百家詩話總龜》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舊鈔本，汪閬原藏書。宋龍舒散翁阮閱宏休編。

又　《增修詩話總龜》九十八卷，明嘉靖刊本，馬笏齋藏書。龍舒散翁阮閱宏休編，明宗室月窗道人刊，鄱陽亭梧程珖舜用校。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明刊本。題龍舒散翁阮一閱編，明宗室月窗道人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明嘉靖中宗室月窗道人刊本。

又《續錄》　傅沅叔有明鈔本。【略】清傳鈔明嘉靖甲辰月窗道人本。四部叢刊本。有《增修詩話總龜》。

《藝風藏書再續記・校本》　《詩話總龜》一百卷，校刊本。宋阮閱撰。

繆荃孫《詩話總龜跋》　《詩話總龜》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閱字宏休，自號散翁，舒城人。嘗爲郴州守，著有《郴江百咏》。散翁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輯，分四十七門，所集書一百種，後集六十四門，所採亦一百種。摭拾舊文，多資考證。北宋諸名家詩集、佚事，搜採無遺。先名《詩總》，後改此名。明宗室月窗道人刊本止九十八卷，前集中缺《寄贈》中、下兩卷，即每卷各有脫佚，共數十條。月窗爲明太祖六世孫。珖，楚郡弟子員。前有山東海陽副使郴陽李易序，又嘉靖甲辰江西饒州府同知海鹽張嘉秀序及珖後跋。提行空格，原出自宋。又得一明抄本，前五十卷，門類與月窗本同。後五十卷，多《御宴》一門，少《效法》、《節候》、《咏物》三門，月窗本缺者全行補足。惟引及《輟耕錄》刻本無，決是後人羼入。門類之顛倒，編次之互異，亦互有得失。再考《漁隱叢話序》云，閱所編《詩總》，類頗爲詳備，獨元祐諸公詩話不載焉，遂謂此書成于宣和癸卯，是時禁元祐文字，因而未採。《提要》一仍其語。細讀一過，內採二蘇、黃、秦詩話，卷卷有之。並錄玉局遺文、《東坡詩話》，並採《百斛明珠》，亦東坡手筆，豈元任未見之耶？館臣亦未見之耶？又云，閱書惟採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考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然此書有辨證者多與《叢話》同。又元任序云，《詩總》所載皆不錄，是元任撰書在散翁之後，何以兩書相同者甚多，並有標「苕溪漁隱」云云？又似互相採摭，殊不可解。疑此集殘缺，後人取《漁隱叢話》補之，即月窗本不足據，抄本亦如此，不知天壤間尚有善本以決吾疑否也？

丁丙《詩話總龜跋》　按阮閱字宏休，自號散翁，舒城人，嘗爲郴江守，見《苕溪漁隱叢話》。四庫所收，前集四十八卷，四十五門，後集五十卷，六十一類，爲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天祿琳琅書目》載書凡百卷，前集五十卷，分四十五門，后集五十卷，分六十門。月窗本訛舛特甚，此本抄手極工云。今本與天祿卷數相同，惟《前集》多《苦吟》一類，後集多《御宴》一類。而抄手拙劣，魯魚成隊，非精不能悅目，特較之月窗本爲善耳。光緒癸巳冬日丁丙識。《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詩話總龜》四十八卷存六卷，宋阮閱集。明嘉靖宗室月窗道人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增修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明嘉靖二十四年月窗道人刊本。

又《增修詩話總龜》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明寫本。

《四部叢刊書錄》《增修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十二冊，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刊本。宋阮閱撰。【略】嘉靖中，月窗道人得鈔帙，命程珖校刻，卷帙分類多與元本不同，故標「增修」二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修詩話總龜》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明嘉靖二十四年月窗道人刻本，傅增湘校補並跋，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修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二十四冊，宋阮閱撰，明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宗室月窗道人刊本。《詩話總龜》六十卷十二冊，宋褚斗南編，明影宋鈔本。

蘇邁

論述

蘇軾《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鬬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侯鯖錄》卷二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也。」

李之儀《跋蘇黃眾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過人處。

傳記

《東都事略》卷九三《蘇軾傳》 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外郎，過終于通判定州。

《宋元學案》卷九九引《姓譜》 蘇邁字伯達，東坡長子，知仁化縣，文章政事，卓有父風，以政最遷雄州防禦推官。終駕部員外郎。

紀事

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幼稚。

又《石鐘山記》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略】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東坡志林》卷一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

《樂城遺言》 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冀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千數百錢，悉以助焉，囑勿輕用。

《避暑錄話》卷下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一日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屬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上聞，已而果然。

《蘇亭詩話》卷二 東坡三子邁、迨、過，皆善文。邁爲通義君所生，迨、過則同安君出也。

又 邁字伯達，見《斜川集》。東坡《與黎希聲尺牘》云：「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時熙寧十年。按邁爲嘉祐二年生，至是整二十歲。

《柳亭詩話》卷二一 東坡長子邁，字伯達。少年嘗有句曰：「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東坡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也。」坡後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竟卒於官。語曰：「知子莫如父。」吾竊喜髯翁無譽兒癖也。

藝文

陳師道《送蘇迨》　胸中歷歷着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眞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絕倒古無傳。出塵悟解多爲路，隨世功名小着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蘇過《送伯達兄赴嘉禾》　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飄零萬里外，偶存三兄弟。去去復遠別，朔風催客征。相看各華髮，豈免兒女情。五載卧箕潁，分甘一廛氓。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逐升斗仕，彈冠愧淵明。誰知三徑荒，聊代十畝耕。我政牛馬走，君乃簿書嬰。壯心已灰槁，焦芽不復萌。

袁絢

《撒金錢》　《宣和遺事》亨集：楊戩、王仁、何霍六、黄大尉，這四箇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絢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名各徧遊市井。

《傳言玉女》　《續骷髏說》：政和中，袁絢爲教坊判官，製撰文字。一日，爲蔡京撰《傳言玉女》詞，有「淺淡梳妝，愛學女眞梳掠」之語。上見之，索筆改「女眞」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眞盟於海上矣，而中外未知，帝思其語，故竄易之也。

鄧考甫

《宋史》卷四五八《鄧考甫傳》　鄧考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考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考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于筠。【略】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黄庭堅

論述

綜論

蘇軾《答黄魯直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略】《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舉黄魯直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仇池筆記》 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蘇轍《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殷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又《黃庭堅著作佐郎制》 爾孝弟之美，著於閨門；文史之功，稱於友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晳，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

黃庭堅《答洪駒父書》 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

又《與秦少章書》 庭堅醉心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

又《寫真自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不謂之能賢，何也？顏淵當首出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藻，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沈陸之屈，懷迷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又白首而不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爲！若乃登山臨水，喜見清揚，豈以優孟爲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 吏能精密，里行媚卹，則不如兄元明，而無元明憂疑萬事之弊。斟酌世故，銓品人物，則不如其弟知命，而無知命強項好勝之累。蓋元明以寡過，而知命以赦世。如魯直者，欲寡過而未能，以赦世則不敢。自江南乘一虛舟，又安知乘流之與遇坎者哉！ 或問魯直，似不似汝？似與不似，是何等語？前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後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此一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爲牛，予因以渡河，而徹源底；一以我爲馬，予因以日千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吏能不如趙、張、三王，文章不如司馬、班、揚。頎頎以富貴酖毒，而酖毒不能入其城府。投之以世故豺虎，而豺虎無所措其爪角。則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道是魯直亦得，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道喚那箇作魯直。若要斬截一句，藏頭白，海頭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又《張大同寫予真請自贊》 秀眉廣宇，不如魯山。槁項黃馘，不如漆園。韜光匿名，將在雙井；談玄說妙，熱謾兩川。枯木突兀，死灰不然。虛舟送物，成百漏船。

又《張子謙寫予真請自贊》 見人金玉滿堂而不貪，看人鳳閣鸞臺而不妬。自疑是南嶽懶瓚師，人言是前身黃叔度。

又《戲題戎州作余真》 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

李之儀《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徙戎，凡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眉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荊渚。久之，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逾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憾于踐形者。

又《跋山谷帖》 魯直於親舊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長者，往往爲之斂衽，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兄也，爲夔路轉運判官，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邪！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七《黃庭堅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制》 左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管勾亳州明道宮黃庭堅：爾擢於諸生，使預著作。罔念朝廷之屬任，專懷朋黨之私恩，依憑國書，疵詆先烈，變亂事實，輕循愛憎。古有常刑，宜即誅殛，尚茲屈法，聊示竄投。服我寬恩，無忘自訟。

秦觀《與黃魯直簡》 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暮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

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苹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眞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

晁補之《書魯直題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於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

又《初與文潛入館魯直貽詩并茶硯次韻》　黃侯閱世如傳郵，自言何預風馬牛。草經不下天祿閣，詩入雞林海上州。兼陳九鼎燦玉鉉，並綴五冕森珠旒。

釋惠洪《山谷老人贊》　蓋九州以醉眼，而其氣如神，藻萬物以妙語，而應手生春。排黃龍之三關。則凡聖之情，不敢呵止。豎寶覺之一拳，則背觸之意，不立鮮陳。世波雖怒，而難移砥柱之操。詩名雖富，而不救卓錐之貧。情如維摩詰，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頭璨，而著折角之幅巾。豈平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叢林之韻人也耶！

又《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于朝；黃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并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于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

又《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

又《跋東坡山谷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效，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于翰墨。

李彭《讀山谷文》　折玉摧蘭事竟空，貯雲含霧思無窮。仙階忽列通明觀，人世猶稱太史公。絳帳老生悲籍湜，傳燈嫡子有徐洪。以那爲首聊披拂，三絕韋編對晚風。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范元實嘗謂黃魯直禪學於祖母仙源君，曰魯直參禪別高於常人，仙源君言如汝所言，除是有兩箇佛也。

張守《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僰，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繫欣戚？世之淺丈夫，臨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愧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捫蝨新話》上集卷一　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爾。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

又　後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黃魯直短于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

又　蘇黃文字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亦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作議論文字，須取蘇明允文字觀之，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

《窩簡》卷八　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風月堂詩話》　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尚而已。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張嶧《黃庭堅豫章集序》　魯直詩文，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皆非眞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也。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蓋魯直所學詩，源流甚遠。自以爲出于《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而得其彷彿者也。故其佳處，往往與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大過，遂流而入于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爾。至其文則專學西漢，惜乎其才力

編局，不能汪洋赴趣。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其詩雖特妙于樂府，然惜乎擇之不精，用古今語頗雜，遂有害騷雅處。昔柳子厚讀《鶡冠子》，以「貪夫循利，烈士徇名，誇者死權，品庶每生」數語，爲非《鶡冠子》。何以知之？曰不類。況古語之與今語，其類耶？至其爲《黃夫人碑》，文似左氏，辭似屈原，可以闊步古今矣。雖使柳州復生，不能出其右也。

文及翁《馬洲山谷祠記》 抑嘗聞公之風，而竊有感焉。人知公詩險句□，而不知公天機之動而天籟之鳴也。知公筆精墨妙，而不知公心聲之正而心畫之勁也。知公初謫起于史館《實錄》「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之語，而不知「勿令上知」，「自發奸狀」，其直筆凜如也。知公再謫起于《承天塔記》，蝗旱疫疾，指爲幸災謗國，而不知顧名不朽，其氣浩然也。其定交蘇文忠公也，先之以「江梅」、「青松」二詩而寄意，至謂「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師友之所以相規□者非植黨也。其評論周元公也，有「光風霽月」之喻，至謂「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形容有道之氣象，非溢美也。「爐香隱几」、「靈臺空明」，養心莫善于寡欲之學也。「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克復能歸仁之學也。孝友睦婣，根于天稟，清修恬淡，出于性眞，又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

林光朝《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

汪應辰《書張士節字叙》 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即位，召之，不即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得罪，獨再被謫。閑居談說名義易耳，顚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乃追究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撼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蔕，可信其爲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

周必大《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 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之，陳、張、晁、秦而友之，是宜光顯于朝，共振斯道。乃或不然，初坐眉山唱酬，棲遲縣鎖，後被史禍，竄謫西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遂隕其命。中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爲韓川沮止，其生不過如此，蓋人定勝天也。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爲八坐，置甥徐俯于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縱，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遍于守令之庭。李、杜已遠，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于此，非天定勝人耶？【略】予既書其大略，又繫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其詞曰：嗟先生之致身，何艱難而險阻。猗先生之沒世，乃發揚而普詔。鼇高山與景行，極幽遐而爭睹。微发发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久配祭其鄉社，俶奉嘗于新宇。釀修水以爲醪，釣鯖魚而實俎。擷白芽于雙井，粲浮甌之花乳。尚來燕以來寧，永範模乎故土。

《國朝二百家名文粹》卷一二三洪邁《武寧縣山谷先生祠堂記》 先生瑰琦之文妙當世，孝友之行配古人，蘇長公愛之重之，同時名勝略相推第，顧自以爲莫及。而事與時忤，頓撼抑摧，流連館下，毫陛寸遷，擢（財）纔秉筆螭頭，又不使拜。受郡甫入境，即以罷聞。在史官，書鐵龍爪事，謫黔徙戎。記承天塔院，竄宜州，死。翰墨落人寰，隨輒掃空。讀其書者或牽聯得咎于斯時也，夫豈豫卜異日顯晦哉！

張孝祥《跋山谷帖》 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咳唾之餘，聞者興起，況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寶百世。恭聞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學小生，尚安所云！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魏了翁《黃太史文集序》 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衆賢彙進，博文學德，大非前比。元祐中、末，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於荆、鄂、永、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衆正而殄焉，公於是有黔戎之役。鼪狖之所嘷，木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獲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至其聞龔、鄒冠多，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爲小人承望時好，擿摭《承天院記》語，竄至宜陽，雖涔離險

艱，而行安節和，純終不庇。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

鄭少微《山谷贊》　卓卓涪波，水月一境。拔思天淵，詩壇筆陣。洛陽紙貴，慈恩葉盡。碑照四裔，屨滿戶外。嘏不能拒，輒代嘏對。我困欲眠，了汝三昧。

《黃氏日抄》卷六五　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老，工嘲咏，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目之。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晚年自刊其文，則欲以合于周、孔者爲內集，不合于周孔者爲外集。其說經雖尊荊公而遺程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程伯淳爲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與程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黨同。方荊公欲挽兪清老削髮牛山，涪翁亦屢諫不容，且識《列子》爲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葱嶺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緇不磷，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況公雖以流落無聊，平生好交僧人，游戲翰墨，要不過消遣世慮之爲，而究其所能垂芳百世者，實以天性之忠厚，吾儒之論說。至若禪家句眼，不可究詰其是非者，等于戲劇，于公豈徒無益而已哉！讀涪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沒者求之，豈惟不足以知涪翁，亦恐自誤。

《隱居通議》卷一八　世言杜子美長於詩，其無韻者輒不可讀；曾子固長於文，其有韻者輒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於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品，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攻齋古今甡》卷八　人言山谷之於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畫，別爲一家，意若曰：「我爲汝所爲，要在人後；我不爲汝所爲，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爲論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萬，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恆也。鳧自爲短，鶴自爲長，鳧豈爲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爲鳧而始長吾脛也哉？

袁桷《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黃太史》　沄沄脩水，誕弘文明。維太史氏，穎敏之功，由彼岐嶷，揚譽上京，服襲瑰瑋，綜覈文藝，剖析幽翳。謝鮑前驅，屈宋擁彗。玄言逍遙，夙昔超詣。正宗江西，斂衽嗣裔。廁身著庭，正氣果毅。筆者未成，削者已繼。秉畀濁流，孰怨孰尤。不怛其化，心君天游。精神滿腹，瞻望不足。烝烝孝友，猶在眉目。清塵高風，曷其有終。

《書禪室隨筆》卷三　宋人推廣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眞涅槃堂裏禪也。」

《庭幃雜錄》卷下　黃、蘇皆好禪，談者謂子瞻是士夫禪，魯直是祖師禪，蓋優黃而劣蘇也。人皆知二公終身以詩文爲事，然二公豈淺淺者哉！子瞻無論其立朝大節，即陽羨買房焚券一細事，亦足砭污起懦。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者。《餘冬序錄》嘗類其語，如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孝弟忠信是此物根本，養得醇厚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欲進道，須謝外慕，乃得全功。」又云：「置心一處，無事不辨。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庶言下有理會。」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形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學，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玩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此等處，皆汝輩所當服膺也。

徐岱《嘉靖刊本黃先生全書序》　夫先生以文鳴於宋，與東坡並稱，時人目曰「蘇黃」，蘇亦薦曰「文絕當世，行配古人」，天下後世信之。文也，行也，先生所以爲賢也，載諸史傳，論議者，可以想見其風範，後之人蓋亦難焉，不獨巖然元祐之傑而已。其生平之節，雖流落窮荒，終身自若，非大賢而能爾耶？或云文傷元氣，而直取其詩；或云詩及婢妮，而性類於禪。淺乎其爲知矣！紫陽夫子《東都事略》之嘆有以哉！吾道千載不傳之緒，至周子而後得，當時知其人品者，惟山谷焉，謂山谷未爲知道，不可也，矧孝友忠信之德本於天性，不以險夷終始而渝，聖賢之道，寧外是與？禪學之尚，或有所託耳。【略】嘉靖丙戌季冬望日，後學西蜀徐岱謹序。

周季鳳《嘉靖刊本黃先生全書序》　讀者以先生生於宋，而爲宋人乎。然其文、其詩、其行，則非宋也。王直方謂其文邈然有二漢之風，陳無己謂其詩學杜甫而不爲者，蘇子瞻謂其行追配古人。余禹績諸人，謂其饑寒窮死，無愧東都黨錮，是誠宋人也哉！又宋儒黃伯起稱其著作合周、孔者居多，而流於莊周者無幾，其語人曰：「讀其書而不於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者求之，豈惟

不足以知之，恐亦自誤。」予故述之以告人，人不知以爲何如？

查仲道《嘉靖刊本黃先生全書書後》 先生爲吾分寧先哲，爲宋室奇才，爲西江詩祖。其孝友殊篤，其氣節特異，其造詣精深，其文章瑰瑋。其在當時也，雖片紙隻字之出，人爭傳誦。【略】先生詩文，昔人評之者多矣，而其所謂《全書》者，大巡徐公述之尤詳，無容論已。獨念先生風節行誼，鏗轟一時，炳耀千古。觀其炎荒之竄，鼾寢自若，幾微不形。佞史之斥，言論侃如，爭辨無已，雖顛頓萬狀，略不以休戚得喪芥蒂於懷，其胸中浩然之氣，至死不衰。晚節位益黜，名益高，故吾晦菴子朱子稱其不以夷險貳其節操，謂先生之向上在此，此尤吾後人所當景仰師法之者，徒詩與文焉已哉！【略】時嘉靖丁亥仲春望後，分寧後學查仲道拜書。

方沆《萬曆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序》 太史之文章氣節，炳耀當世，蘇長公軾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至舉以自代云。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斯不亦期，牙賞音，千古希遘者耶？乃立朝未幾，竄逐居半，一謫之涪，再徙之宜。太史卒委蛇觀化以終，論世者不無遺憾。要以高躅在鄉閭，芳名垂史冊，遺編斷簡，人心且沒世不能忘，孰詘孰伸，茲固太史所獨信於冥冥，而嚮然於萬物之表者乎！不佞生也晚，竊於太史有曠代知己之感。

王天發《萬曆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別集》 自臭味者觀之，不能不心折其道義，一字一句，用以省躬改過。凡事親從兄之大、飲食起居之細，一一求無愧於太史，乃爲有益，乃爲知人知言。若止作文字觀，剽其筆墨之餘以繡鞶帨，則此書一故紙耳。

《寒夜錄》卷上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

釋大訢《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近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參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答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爲然。

孫承恩《古像贊·黃文節公山谷》 孝友天性，文學夙成。詩擅名家，匹休少陵。礪世困窮，忘情寶貴。黨錮諸賢，公實無愧。

《疑耀》卷七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彥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歎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歎耳。」若其答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佩文齋書畫譜》卷六七《御制書畫跋·跋黃庭堅墨蹟後》 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輩，游於蘇軾之門，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而庭堅爲尤著，時人至以配軾，稱蘇黃。其文章，學問固卓犖不群，而行、草書亦自成一家。

沈德潛《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史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宋興以來一人而已。」何其推崇之至歟！往時與理堂宋生尚論及之，以爲古人風骨獨存，生則以「欲語羞雷同」稱之，亟賞以爲知言。

周煌《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公之詩文獨闢門戶，允所稱不向如來行處行者，固當睥睨六朝，頡頏秦、漢。顧乃抗衡當代，如廬陵之歐，南豐之曾，臨川之王，皆彪炳六合，地以人重，瓣香奕葉，可以指數。獨公之遺文散見天下，僅以西江宗派配饗杜陵，五七字之外，日就蕪沒，求其美而愛、愛而傳者實鮮。豈昌黎所慨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耶？

宋調元《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全書序》 嘗讀《大雅堂記》，而知先生所得力已，其言曰：「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又曰：「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紫陽謂其幷不蹈古人町畦，東坡以爲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陸鵝湖比諸優鉢曇花，羅鶴林以「不向如來行處行」稱之。學老杜而不爲後山之瓣香也，爭精微於一字，虛谷之法眼也，在宋諸賢，論之審矣。西江作《宗派圖》，配饗杜陵，轉非先生意也。余少即喜先生詩，戛戛獨造，眞涪花翁所云「欲語羞雷同」者。文稱是。

又《黃文節公外集序》 公集之有《外集》者何？曰：以公之所編者外之，故從而外之也。公外之，而世卒仍之者何？曰：不合周、孔，外自公故也。噫！詩也有不合周、孔乎哉？詩也果有外乎哉？【略】余讀公書而識其略焉。公勵志人倫，制行不苟，觀其與甥駒父往復之語，諄諄告以古人之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文章乃其餘事。」又曰：「忠信孝友，是此物之根本，養以敦厚醇粹，根深蒂固，然後枝葉乃茂。」此則公之治己治人，孜孜求合周、孔者。又其爲詩也，木落江澄，本根常在，而其初未始不以博麗見奇。篇什具在，試取而讀之。其含毫落墨，意匠經營，若鸞鳥之下擊，駿馬之注坡也。其奇駭

縱恣，傲岸屈盤，若神蛇之戲海、太華之插天也。其徵材使事，古藻紛披，若球圖之璀璨、彝鼎之斝皇也。其緣情綺麗，音節和雅，若五色之相宣，八音之協應也。故其時蘇長公有「妙絕當世」之譽，王半山有「黃某清材」之嘆。雖公之「外」之者，固自有在，而詎知其所爲「外」之者，又正世人之歷劫贊揚不盡者乎？嗟乎！詩自李、杜後，而敝靡極矣。公以磊落卓越之材，爲天下倡，世人未覽全書，不察公所以區別之意，執「外」以爲「外」，且舉所爲合周、孔者鰓鰓而較量之，此又夏蟲之不可以語冰也已。時乾隆乙酉歲仲冬月，緝香堂後學敬撰。

又《黃文節公別集序》　考公少穎慧，讀書十行俱下。第後宦京師，熙寧、元豐間軒翥詩人之前，世之仰之者若董若韓之如山如斗，如江如漢是也。其文已卓絕矣，擢任史館，直筆無阿曲。待命陳留，條對不屈，貶竄於宜，窮餓以死，中外咸悼惜焉。夫天下所恃以相維者，惟此節義耳，人心耳。人心無息而不行，則節義、文章無時而或絀。當公之復遭讒構，領太平州而罷也，同朝莫與之援，左右莫與之向，獨與二三知己輩文字往還，稱仁誦義，諄復不倦。故其風流所被，隻字片語，敬愛所在，相與流傳，比於玄璧琬琰，此豈非欽其行愈以珍其文者歟？

馬日琯《題慶遠守查恂叔修復黃文節公祠堂記後》　雙井黃公古君子，節義文章彪信史。幾回遷謫赴炎荒，三載宜州終老死。木落江澄見本根，爐香隱几道心存。當年鍾乳詩留卷，此日龍溪水抱門。龍溪之水供齋沐，遺愛桐鄉敦薄俗。煙去閣遠失前規，蘋藻祠荒誰繼續。賢守清風迥絕倫，拋梁頌罷曲迎神。瓣香直下涪翁拜，南北山頭萬古春。

方汝翼《光緒重刻黃文節公全集》　山谷清風亮節，爲有宋一代名臣。坡老謂其文妙當世，行追古人。紫陽嘗謂吾道不傳之秘，至濂溪周子而始傳，而光風霽月，惟山谷能道其氣象。由二子之言觀之，山谷固文以傳道者也。

盧世淮《涪軒記》　平生喜讀山谷先生書，喧寂寒暑，攜冊與俱，蓋二十五年于此矣。余更悠然有意乎其爲人也，每想其慈祥愷悌，清眞瀟灑，無衆寡大小，一御以至誠之氣象，輒體氣欲仙，柴棘自化，因嘆世安得有斯人也，即執鞭結襪，有餘榮矣。

楊希閔《黃文節公年譜序》　山谷生平極有道氣，行事具循坊表，觀其深契濂溪德器，可以想見。雖在蘇門，亦爲涑水、華陽所知，而於黨人之林，超然不爲所繫，未嘗偏立議論，眞有鳳翔千仞氣象也。敎後生子弟，諄諄以熟讀書史深求義味，不可以文人自了，至眞至切，不腐不迂。履患難困阨，浩然以義命自安，無纖毫隕獲怨尤意。以其餘興寄梵夾緇流歌詞諧語，昧者仍以爲眞而不知非也。是在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張宗泰《跋黃氏日抄讀荊公涪翁文》　山谷氣節文章，亞于東坡，故在當時極爲人士所推重。然好作淫詞艷說，爲秀法師所呵。普照塔前發願文，誓不復淫欲飲酒食肉，言詞驚動，竦人心目，厥後一一自破其戒，均不免文士放曠之習。《日鈔》以其於蜀、洛爭黨之日，未嘗攻擊程子，故特多恕辭焉。

《澗于日記》光緒辛卯六月初九日　元祐諸賢，如山谷之罹黨籍，尤爲可嘆。山谷在元祐時入史局，兩次遷官，一爲趙挺之所彈，一爲韓川所駁，終不得進一階。書成，請封其母，蓋慮叙官必爲人所嫉也。乃命下之日，其母即卒，安康之名亦爲虛祝，殊可悲痛。服闋而朝局已變，謫命旋行。靖國之初，乞太平，六日而罷。後以文字之禍，貶死宜州。終其身竟無展眉舒氣之一日，較之義山之死於令狐，不同一佗傺乎？

秦觀《與蘇公先生簡》四　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眞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嘗謂余曰：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格，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咏《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陳亮《書作論法後》　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又卷一四〇　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卻雄健。

《澗泉日記》卷下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歐陽公、曾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言語固是學者之末，然行己之餘，既賢于雜用心，亦便當

以古人爲準，要使體制詞氣不病耳。所謂甯越猶有速成之病，此可畏語也。

鄧肅《答黃德美書》 蘇、黃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絕塵，黃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常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少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懾其氣爾。所以爲山谷者果安在哉？

《文章精義》 學《楚辭》者多矣，若黃魯直最得其妙，魯直諸賦，如《休亭賦》、《蘇□□□畫道士賦》之類。他文愈小者愈工，如《跛奚移文》之類。但作長篇，苦於氣短，又且句句要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懷古錄》卷下 誠齋云：「小簡本朝惟山谷一人。」今觀《刀筆集》，不特是語言好，多是理致藥石有用之言，他人所以不及。

劉辰翁《答劉英伯書》 柳子厚、黃魯直說文最上，行文最澀。

方孝孺《與舒君》 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覯、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黃山谷之文，蘊藉有趣味，時出魏晉人語，便可與坡老並駕。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時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又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國文集序》與《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復古記》，皆奇作也。

又 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較之蘇長公《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碑》、《富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度嚴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平書》卷七 黃山谷五歲能誦經，其終身所得止于是，何耶？朱子言山谷善言文，至作時便氣餒，毋亦所讀之經，未能實有所得與？

《賦話》卷一〇 黃山谷諸賦中，惟《悼往賦》猶有意味，他如《江西道院》、《休寧煎茶》等賦，不似賦體，只是有韻之贊銘。

《節孝先生語錄》 陳無己謂予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黃魯直、張文潛之爲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奇古可畏，進而未已也；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健，尤長於騷詞，但恨不均耳。」

蘇軾《答舒堯文》 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嘆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柰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嗢噱。

又《書魯直詩後二首》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

又《書黃魯直詩後》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臨漢隱居詩話》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黃庭堅《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床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誠堪婿阿巽，買紅纏酒缸。

陳師道《答秦覯書》 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疏，非其好莫聞其聲。

《後山詩話》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後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又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又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于二父，猶子美之于審言也。然過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秦觀《與參寥大師簡》　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黃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數篇，嘗一臠，足知一鼎味也。

張耒《贈無咎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八首》　詩壇李杜後，黃子擅奇勳。平生執鞿靮，開府與參軍。舉詩秉筆徒，吟哦謾云云。安知握奇律，一字有風雲。黃子少年時，風流勝春柳。中年一缽飯，萬事寒木休。室有僧對談，房無妾持帚。此道人人事，誰令予獨不？

又《讀黃魯直詩》　江南宿草一荒印，試讀遺編涕不收。不踐前人舊行迹，獨驚斯世擅風流。一尊華髮江邊客，萬里黃茅嶺外州。虎豹磨牙九關邃，重華可訴且南遊（辛巳歲，魯直見予黃州江上）。

晁補之《次韻王宗正定國與蘇翰林先生黃校書魯直唱和》　東國寬市征，西山休騎屯。時清詩人喜，洗濯出佳言。淵源蘇夫子，河入莆萬翻。軌轍校書君，駕驂盜驪奔。後來得潛冲，它人孰窺藩。譬余學禮素，婦祭盛於盆。不應麾門牆，尚許酌衢樽。夢天九門開，燦然列星繁。羣公顧我喜，顏若白璧溫。赤城何足躡，愁絕永嘉孫。

周行己《寄魯直學士》　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獨繼步，名譽籍甚傳清都。達人嗜好與俗異，誰欲海邊逐臭夫。小生結髮讀書史，隱憫每願脫世儒。幾載俛首饕堂趨，爭啄梁藻從羣鳧。野人鼓瑟不解竽，悠悠舉目誰與娛？幸有達者黃與蘇，誰復跼蹐如轅駒。古來志士耻沈沒，參軍慷慨曳長裾。相知寧論貴賤敵，詩奏終使蘭艾殊。當時仲宣亦小弱，蔡公難其才不如。乃知士子名未立，須藉顯達齒論餘。嬰兒失乳投母哺，當亦飲食瓊漿壺。

釋惠洪《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少游鍾情，故其詞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

《冷齋夜話》卷一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

又卷四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略】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于險處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語言者，蓋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又卷一〇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着花。」魯直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洪朋《懷黃太史》　詩家今獨步，舅氏大名稀。屈宋堪奴僕，曹劉在指揮。禪心元詣絕，世事更忘機。最喜熊兒去，遙憐雁羽飛。九秋悲偃月，萬里寄摩圍。昭代新周典，明年歸未歸。

又《跋山谷帖用其韻》　學書右軍盡善，下筆少陵有神。無復向來金馬，可惜埋此玉人。壓倒詩中宰相，鼓行文苑宗公。毒霧瘴氛作祟，英姿爽氣成空。

《洪駒父詩話》　山谷父亞父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孤山》、《宿趙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拔，世多見之矣。【略】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所自云。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魯直如此做詩，不知要何用？」

《竹莊詩話》卷一引呂本中《與曾吉甫論詩帖》　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

《詩話總龜》後集卷二〇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爲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思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如此，尤見句法安壯。山谷平日詩多用此格。」

又卷二一引《童蒙詩訓》　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晉宋間人造語題品絕妙今古，近世蘇、黃帖題

跋之類率用此法，尤爲要妙。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呂氏童蒙訓》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栝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又卷一八引《呂氏童蒙訓》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爲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

又卷四二引《王直方詩話》 陳無己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邪？」

又卷四七 張文潛曰：「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苕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興》、《黄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病起荆州江亭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答聞善絕句》之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懷鄭典設》、《晝夢》、《愁強戲爲吴體》、《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兼簡履中南玉》、《廖致平送綠荔枝》、《贈鄭郊》之類是也。此聊舉其二三，覽者當自知之。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體自吾魯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于杜少陵，其用老杜此體何疑？

又 蘇、黄又有詠花詩，皆託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

又卷四八 苕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仁所撰，譏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之語背馳乎？

又引《呂氏童蒙訓》 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略】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

又卷四九引《呂氏童蒙訓》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又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覽此篇，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游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藁》。」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胡仔《苕溪漁隱後集序》 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黄，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群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

又後集卷三一引《呂氏童蒙訓》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又後集卷三二 苕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于出奇，誠哉是言也。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二亭歌》：「絕去藪澤之羅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耆舊續聞》卷二引《呂氏童蒙訓》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

《王直方詩話》 山谷論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 宋景文云：「詩人必自成一家，然後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矩作方，終爲人之臣僕。」故山谷詩云「文章最忌隨人後」，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眞」。誠不易之論。

又引《王直方詩話》 龜父云：朋見張文潛言魯直《楚詞》誠不可及。晁無咎言魯直《楚詞》固不可及，而律詩，補之終身不敢近也。

又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惠余詩兩篇，一云「多病廢詩仍止酒」，一云「醉餘睡起怯春寒」。觀者以爲疵。余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豈非謂此耶？

又引《王直方詩話》 「日月老賓送」，山谷詩也。「日月馬上過」，文潛詩也。其工拙有能辨之者。老杜云「廚人語夜闌」，東坡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云：「兒女燈前語夜深。」余爲當以先後分勝負。

又引《王直方詩話》 潘邠老云：陳三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爲得之。然余見山谷有「學詩如學道」之句，陳三所得，豈苗裔耶？

《修辭鑒衡》卷一引《詩文發源》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

作，鐘聲和鳴，渾然天成，有言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

《**許彥周詩話**》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仕學規範**》卷三六引《**許彥周詩話**》 作詩淺易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

又 卷三七引《**古今總類詩話**》 《名賢詩話》言，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和吳餘干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略】直可拍肩挽袂矣。

又 卷三九 魯直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己力盡規摹，已少變化。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山谷詩三帖**》**溫革跋** 革頃與德麟游，聞元祐諸公言行之緒餘，及茲揭來，臨漳路鈐趙昌叔，相與款厚，因出示山谷道人與其先府丹陽君往來書帖及詩詞，想見前修風流餘韻，而貴公子樂善喜文之高致也。丹陽君德麟之兄，而昌叔德麟猶子也。然則好事喜賓客，蓋有家範云。溫革叔皮父。

《**五總志**》 山谷老人自卯角能詩，送鄉人赴廷試云：「青衫烏帽蘆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責在人間十一年。」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始受知於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黃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於浙右，師谷者萃於江左。以余觀之，大是雲門盛於吳，林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衆中求腳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林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弟、歐陽元老，皆黃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爲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李光《**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 牆角年來棄短檠，捐書默坐眼方明。知君欲嗣江西派，淨几明窗付後生（近日呂居仁舍人作《江西宗派序》，以魯直爲宗主也）。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九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爲一笑。

《**步里客談**》卷下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魯直作詩法也。

又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略】近代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周紫芝《**讀山谷黔南詩**》 阿香名字本無雙，流落眞成竄夜郎。早歲浪言腸是錦，只今空復鬢成霜。名傳故國猶驚座，詩入涪川尙滿囊。天爲少陵增秀句，故教遷客上瞿塘。

《**竹坡詩話**》卷二 山谷點化前人詩，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西清詩話**》 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畜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

又 山谷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無一點塵俗氣，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在玄妙窟裏。

又 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爲難，要當于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體詩『醉鄉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弦』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

《**南窗紀談**》 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爾。至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傚之。

釋普聞《**詩論**》 老杜之詩，備于衆體，是爲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于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于律詩，老健超邁，荆公長于絕句，閑暇清癯，其各一家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世見子美詩之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略】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詩，顏魯公之書，雄姿傑出，千古獨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又　黃魯直自言學杜子美，子瞻自言學陶淵明，二人好惡，已自不同。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略】魯直云：「太白詩與漢、魏樂府爭衡。」此語乃眞知太白者。

又　詩以用事爲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韻爲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黃。【略】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咏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風雅自此掃地矣。

又　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略】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

又　五言律詩，若無甚難者。然自國朝以來，惟東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山谷嘗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雖山谷集中，亦不過《白雲亭宴集》十韻耳。

又　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略】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又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　山谷詩律妙一世，用意未易窺測，然置字下語，皆有所從來。

許尹《黃陳詩注序》　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已。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爲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難知。

《捫虱新話》下集卷三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遂極于高古。

又下集卷四　黃魯直詩本是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謂當仁不讓者也。

《藏海詩話》　學詩當以杜爲體，以蘇、黃爲用，拂拭之則自然波峻，讀之鏗鏘。蓋杜之妙處藏于內，蘇、黃之妙發于外。

又　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是以山谷別爲一體。

又　東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餘，而于淵明則爲不足，所以皆慕之。

《風月堂詩話》卷上　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

又　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

《苕溪詩話》卷一〇　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鄰罵坐之所爲也。」余謂怒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爲而作？古者帝王尙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

曹勳《跋黃魯直書父亞夫詩》　黃太史以詩專門，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觀其父所爲詩，則江西正脈，有自來矣。是父是子，嗚呼盛哉！

《艇齋詩話》　山谷論詩，多取《楚辭》。

又　山谷詩妙天下，然自謂得句法於謝師厚，得用事於韓持國，此取諸人以爲善也。以此見昔人尊事前輩，不敢輕老成如此。

晦齋《簡齋詩集引》　詩至老杜極矣。東坡蘇公、山谷黃公奮乎數世之下，復出力振之，而詩之正統不墜。然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廣、程不識之治軍，龍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詰也。近世詩家知尊杜矣，至學蘇者乃指黃爲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爲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

《韻語陽秋》卷一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略】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略】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

又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略】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則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之，則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則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又卷二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己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爲無己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己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邪？

又卷三　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史容《山谷外集詩注引》　山谷自言欲仿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詩有注，而《外集》未也，疑若有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黃魯直過此，爲留兩日，其《敝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簡參寥云：「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赴太和，蓋元豐庚申歲，而《焦尾》、《敝帚》即《外集》詩文也。其爲時輩所推如此。

《觀林詩話》　山谷云：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云：「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嘆絕，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略】先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爲妄語。且山谷作詩，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豈肯教人以蹈襲爲事乎。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是也。」夫皎然尚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耶？

姜特立《看詩卷》　蘇黃自是今時友，李杜還我異代豪。八十衰翁無老伴，唯渠終日話風騷。

周必大《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異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峰激流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詞章翰墨日益超妙，觀此三帖蓋可知矣。

楊萬里《燈下讀山谷詩》　天下無雙雙井黃，遺編猶作舊時香。百年人物今安在，千載功名紙半張。使我詩篇如許好，關人身事亦何妨，地爐火暖燈花落，且只移家住醉鄉。

《誠齋詩話》　「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嵋，眠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碗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琢中粹溫」，又「兒呼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體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又　蜚卿問山谷詩，曰：「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功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

又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又　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卻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叙事，又卻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疏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朱子語類輯略》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卻自是不好。

《庚溪詩話》卷下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道前人未嘗道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略】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概之前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

周孚《次韻朱德裕讀豫章詩》 黔安老居士，平日謾爲官。梁壞哀何補，韶亡續更難。眞爲漢玄嘆，寧知楚梟看。會買皋比去，慚無負此冠。

《習學紀言》卷四七 至本朝初年，律詩大壞，王安石、黃庭堅欲兼用二體，擅其所長，然終不能庶幾唐人。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客有曰：「詩人之工於詩，初不必以少壯老成較優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後詩，涪翁到黔南後詩，比興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偉，大篇豪而古。

《敖器之詩評》 山谷如陶宏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

曹彥約《跋山谷所與黃令帖後》 以駢儷聲律吟咏情性，本朝如涪翁能幾見耳。雖不連珠，猶其爲連珠也。

《白石道人詩說》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澗泉日記》卷下 黃魯直詩如松生石間，雖偃蹇不大，而氣含風雲。

又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

戴復古《論詩十絕》 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知有陳黃。

張侃《跋黃魯直蜀中詩詞》 杜少陵、劉夢得詩自夔州後，頓異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峽峻峰激流之勢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詞章翰墨，日益超妙。觀此三帖，蓋可知矣。

洪咨夔《豫章外集詩注序》 公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挾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放爲篇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

錢文子《山谷外集詩注序》 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猶雅健，所援引者乃多于蘇。

《滄浪詩話・詩辯》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略】至東坡、山谷始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

又《詩體》 元祐體（蘇、黃、陳諸公）。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

嚴羽《答吳景仙書》 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

史彌寧《和翟主簿》 太史騷壇峙豫章，詩豪角立壯顏行。遺風凜凜清人骨，飛露娟娟灑我裳。五字顧慚非應物，一燈今幸屬仇香。玉堂蚤晚須椽筆，快寫平生錦繡腸。

《懷古錄》卷上 山谷卻得工部之雄而渾處，有才者便可壓成，故謝無逸古硬處不減魯直所作，然魯直卻有涵蓄、膾炙人齒頰處。

又卷中 山谷云：「爲文而無根蒂，譬如插無枝花，非不照曜風日，其萎悴也，可立而待，故作文者皆不可不浚其淵源。」山谷詩大率多用莊子事，後山用事語，句意亦多重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杜工部之所以不可及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一五岳珂《黃魯直詩稿帖》 右，山谷先生詩稿眞蹟，凡九幅。論江西詩派，先生爲稱首，觀其鋟斲天巧，磅礴萬象，一字不苟作，謂詩非徒工，詎不信然？

程公許《贈修水黃君子行》 君家太史公，以文瑞吾宋。崛奇莊騷語，雅淡商周頌。學力探窅深，天巧妙機綜。風流被諸孫，璆琳富包貢。

包恢《石屏詩跋》 陶靖節言：「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眞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山谷以崇寧甲申謫宜州，道由洞庭、潭、衡、永、桂，皆有詩。是歲五六月間至宜州。明年乙酉九月卒，年六十一。以集考之，

在宜僅有六詩：《與黃龍清老》三首，《別元明》一首，《和范寥》二首，而絕筆於《乞鍾乳》一首。豈年高地惡而然耶？其《別元明》猶云：「術者謂吾兄弟俱壽八十。」谷亦不自料大期止此。少游在藤州，自作挽歌之屬，比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之態。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

又卷二　張嵲巨山【略】又評魯直詩文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皆非眞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魯直自以爲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而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編局，不能汪洋趙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二評不易之論也。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撏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摩，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者。

《環溪詩話》卷中　仲兄又問山谷拗體如何，環溪曰：【略】蓋其詩以律而差拗，于拗之中又有律焉。此體惟山谷能之。

又　環溪仲兄問曰：「山谷詩亦有可法者乎？」環溪曰：山谷除拗體似杜而外，以物爲人一體最可法。於詩爲新巧，於理亦未爲大害。仲兄云：「何謂以物爲人？」環溪云：山谷詩文中無非以物爲人者，此所以擅一時之名，而度越流輩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窺園，黃鸝頗三請」，是用主人三請事。如詠竹云「翩翩佳公子，爲政一碧窗」，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殘暑已趨裝，好風方來歸，苦雨已解嚴，諸峰來獻狀」，謂殘暑趨裝，好風來歸，苦雨解嚴，諸峰獻狀，亦無不可。至如「提壺要酤我，杜宇賦式微」，則近於鑿，不可矣。不如把菊避席，雲月供帳，黃花韜光，白鷗起予，蘭含章而鳥許可，以至《演雅》一篇，大抵以物爲人，而不失爲佳句，則是山谷所以取名也。

林希逸《讀黃詩》　我生所敬涪江翁，知翁不獨哦詩工。逍遙頗學漆園吏，下筆縱橫法略同。自言錦機織錦手，興寄每有《離騷》風。內篇外篇手分別，冥搜所到眞奇絕。頡頏韓柳追莊騷，筆意尤工是晚節。兩蘇而下秦晁張，閉門覓句陳履常。當時姓名比明月，文莫如蘇詩則黃。黔南日月老賓送，白頭去作宜州夢。宜樓《家乘》誰得之，那知珠玉無散遺。生生忍苦琢詩句，飄泊不憂無死處。今人更病語太奇，哀公不遇今猶故。

又《黃山谷集跋》　余初學爲詩，喜誦涪翁諸篇，謂其老骨精思，非積以歲月不能也。最後鄉室、植齋所編《外集》、《別集》，則有公七歲、八歲與二十以前所作，如《溪上吟》、《青江引》、《牧童晬日》、《巖下放言》，與內篇殊不相上下。乃知「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非特子美爲然也。

《鶴林玉露》丙編卷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略】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吳萊《視聽鈔》　黃魯直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如多用釋氏語，卒推墮於淫濊之中，本非其長處也。而乃字字剽竊，萬首一律，不從事於其本，而影響於其末，讀之令人厭。章茂深郎中，葉石林甥也。自言從小學作江西詩，石林每見之必顰蹙曰：「何用事此死聲活氣語也！」此言眞有味。《石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惡夫學之者過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

又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知氣驗人安樂。

劉辰翁《陳去非集序》　黃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眞欲與李、杜爭衡於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一用爲詩，皆當掩

出古今，無他，眞故也。世間用事之妙，豈可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

王□《野老記聞》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中州集》卷二《劉汲傳》引《西巖集序》 黃魯直天資峭拔，擺出翰墨畦逕，以俗爲雅，以故爲新，不犯正位如參禪，着末後句爲具眼。江西諸君子翕然推重，別爲一派，高者雕鐫尖刻，下者模影剽竊。公言韓退之以文爲詩，如敎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即一白樂天耳。此可笑者三也。

又卷四周昂《魯直墨迹》 詩健如提十萬兵，東坡眞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閑事，猶與先生抵死爭。

王若虛《文辨》 〔世〕稱蘇、黃，而黃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爲李勝杜，晏元獻以爲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爲黃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又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顚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爲彼也。陳氏喜爲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又《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衮衮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與若爭。戲論誰知是至公，蟪蛄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眞？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何人？

《滹南詩話》卷一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

又卷二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又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于世。」又云：「如蟪蛄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則發風動氣。」其許可果何如哉！

又 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學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與？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善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眞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

又 山谷最不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獨不可一笑耶？

又卷三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哉？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眞理也哉！

又 魯直於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又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又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於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又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關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流卻是誰？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黄庭堅）。

又《杜詩學引》　先東嚴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黄，何如？」無忌曰：「學蘇、黄，則卑猥也。」

又卷九　王翰林從之嘗論黄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關風甚事？」又云：「《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邪？」余嘗以語雷丈希顔，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

《隱居通議》卷六　老杜鈞樂天籟，不可與諸子幷，惟山谷絶近之。

又卷八　此堂孫先生瑞，南豐先達名儒也，嘗謂余曰：山谷作詩，有押韻險處，妙不可言。如《東坡效庭堅體》詩云：「我詩如曹鄙，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氣，拂拂意表。【略】山谷所長在古體，固不以律名，然時作律詩，亦自有一種句法。

又卷一〇　劉玉淵評詩：山谷工用事，雄說理，江右由是成派。其究雅多而風少。少陵讀五車，倒三峽，吐驚人泣鬼之句，《岱嶽》、《岳陽》，眞能籠乾坤萬里於一詠之內，千古吟人望洋興嘆。及坡、谷以道眼評之，見趣又别。

劉壎《禁題絶句序》　賡歌昉於舜廷，至《三百篇》以來，跨漢、魏，歷晉、唐，以訖於宋，以詩名家者，亡慮千百。其正派單傳，上接風、雅，下逮漢、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淵深廣博，自成一家之言。曰：淵明詩之佛，太白詩之仙，少陵仙佛備，山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蓋論詩之極至矣。學詩不以杜、黄爲宗，豈所謂識其大者？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陳與義《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方回評：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黄、陳詩爲宋詩之冠，黄、陳學老杜者也。嗣黄、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

又卷二一黄庭堅《春雪呈張仲謀》　方回評：坡詩天才高妙，谷詩學力精嚴，坡律寬而活，谷律刻而切云。　紀昀評：四語評蘇、黄恰當。

方回《送俞唯道序》　大概律詩當專師老杜、黄、陳、簡齋，稍寬則梅聖俞，又寬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

戴表元《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絶無唐風，【略】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爲沖淡，【略】豫章黄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

吴澄《王實翁詩序》　黄太史必於奇，蘇學士必於新，荆國丞相必於工，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

傅若金《題山谷蕭峽詩後》　太史遺風不可尋，祇饒遺墨重千金。雲煙慘澹連蕭峽，風雨蒼茫入阮林。時翫每淹孤客坐，買藏終見兩賢心。向來豪奪今何在，撫卷長歌百感深。

徐明善《送黄景章序》　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頗宗蘇、黄，蓋唐有李、杜，宋有二公，遒筆快句，雄文高節，今古罕儷，宗之宜矣。

《吴禮部詩話》　樊宗師《園記》云「蟲鳥聲無人」，句甚妙，黄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句。又《贈黄從善》云：「鳥聲無人兮，我友來即。」又手寫其父亞夫《宿趙屯》詩云「山間聞雞犬，無人見煙樹」，亦是用此意。古人於作者好語不忘如此。

袁桷《書黄彦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於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脅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迎，使解者之

言迄幸而中。

孫作《還陳檢校山谷詩》 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崖岸，崢嶸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貙與鰐。至今雜遝呼從賓，誰敢倔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纖毫剔抉難具論，宛轉周臘爲鄭朴。煙霏淡泊翳林莽，赤白照耀開城郭。沉江鼇肋不登盤，青州蟹胥潛注殼。洞庭東南入無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劍閣。忽聞凍雨洗磨崖，抵掌大笑工索摸。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所學。

貝瓊《雙井堂記》 初，山谷以詩鳴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馳騁上下。文忠公極愛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諸家爲第一。惜其與時叉牙，放浪雙井，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余於山谷尤信之。

葉盛《江雨軒詩序》 〔絕句〕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賅，是有蘇、黃幷李、杜之稱。

《懷麓堂詩話》 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

又 熊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陳獻章《認真子詩序》 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易其容，謂之奪胎法。」余謂換骨、奪胎不離于竊，巧則騙人，拙則敗露。高人偶合，原非襲也。請箴以一語：「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蔣芝《嘉靖本黃詩內篇序》 建中靖國以後，山谷將命其平生著作曰內、外篇，《內篇》取合周孔者也。嗟夫！傳山谷之詩非一世，尚論者又非一賢，至曰上軋魏、晉，兼沈、謝，包曹、劉，而反遺登山觀海之志，豈理也乎！古之君子以身寄斯文者，不益於治，則益於教。山谷在二三眞儒中，志與學蓋的然向周孔者，故《內篇》有風人之遺教焉。何也？本之有孝愛，宣之有忠誠，樹之有風節，居之有義命，由是發於聲詩，則機籟之鳴、性情之會，中和懿秀之微也，有弗可以興乎！最其直道，仕不逢辰，斂而俯焉，入乎窮荒，大難不疑，而自得以沒齒焉，忘其境履之危也。其爲詞蹶而肆，窮而愈工，和平婉厚之氣，想味猶見，有弗可以興乎！故曰風人之遺教也，惡得而無傳？

《藝苑卮言》卷四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陵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又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

又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略】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唐順之《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眞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參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爲作詩計也。

《四溟詩話》卷一 黃山谷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予所謂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與此意同。

又卷二 許彥周曰：「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熟讀李義山、黃魯直之詩，則去之。」譬諸醫家用藥，稍不精潔，疾復存焉，彥周之謂也。

《詩藪》內編卷二 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用事而爲事使，事障也。

又卷三 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其語未嘗有杜也。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眞小乘禪耳，而一代尊之無上。陳五言律得杜骨，宋品絕高，他作亦皆懸遠。

又外編卷五 昔人評郊、島非附寒澀，無所置材。余謂黃、陳學杜瘦勁，亦其材近之耳。律詩主格，尙可矍鑠自矜；歌行間涉縱橫，往往束手矣。然黃視陳覺稍勝。

又 李獻吉云：「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詩傳者，不香色流動，如

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人等，謂之人，可乎？」

又　蘇、黃矯晚唐而爲杜，得其變而不得其正，故生澀堎而乖大雅。

又　黃、陳律詩法杜可也，至絕句亦用杜體，七言小詩，遂成突梯諧浪之資。唐人風韻，毫不復睹，又在近體下矣。

又　修水學老杜，得其拗澀而不得其沉雄，又時參以名理，發以詼諧。宋、唐體制，遂爾懸絕。

又　老杜吳體，但句格拗耳，其語如「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實皆冠冕雄麗。魯直「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自以平生得意。遍讀老杜拗體，未嘗有此等語。獨「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稍類。然亦杜之僻者，而黃以爲無始心印。「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其魯直之謂哉！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黃魯直諸體，生澀拗僻、深晦底滯者，悉出聖俞。宋人嘗謂歐公以文爲詩，坡公罕逢醞藉，此論誠當；然於魯直則反稱美之，豈以歐蘇爲變，魯直爲正耶？甚矣，宋人之愈惑也。陳無己謂：「魯直過於用奇，不若杜之遇物而奇。」愚謂太白之窈冥恍惚，子美之突兀崢嶸，乃古今至奇，魯直不能彷彿一二，徒欲以一字一句取異於人，即使果爲奇句，亦是小道，況若是乎！

又　唐王建、杜牧、陸龜蒙、皮日休雖多怪惡，然止七言律一體，聖俞、魯直則諸體皆然，乃是千古詩道之厄。魯直詩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直切忌隨人後」，蓋其意本乃爾，宜其衆醜畢集也。當時子瞻偶於孫、李二家見其所作，稱之，其《上子瞻二首》，又其最正者，一時好奇之士，遂以子瞻之言同聲相和，其所稱說，皆夢寐語。予嘗惡李長吉牛鬼蛇神，至讀魯直詩，反覺長吉韻調不乏也。南渡江西諸子，翕然推重，別爲一派，良可深恨。

又　胡元瑞云：「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而一代尊之無上。」又云：「宋諸子以險瘦生澀爲杜，此一代認題差處。」予欲改「險瘦」二字爲「艱深」，更爲妥帖。

又　張文潛云：「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直一掃去古今聲律。」此語顛倒殊甚，然實爲魯直一生罪案。

楊一清《弘治本後山詩注序》　宋文承五季之弊，其詩綺靡刻削，出晚唐下。至歐陽永叔，始起而變之。逮蘇子美、梅聖俞起，而詩又變。黃山谷、陳後山起，而又一變。黃、陳雖號江西派，而其風骨逼近老杜，宋詩蓋至此極矣。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黃山谷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不謂然，久之，東坡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雖能成聲，而疎闊迭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通雅》卷首　山谷曰：「庾信止於清新，鮑昭止於俊逸，不能兼互。」謂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故雲色駁。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然乎哉？此山谷見宗門之語，映帶表法而取以論詩耳。其實杜意不如此也。宋以山谷爲杜之宗子，號曰江西詩派。嚴羽卿闢之，專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膚襲爲盛唐，又何取乎？

《薑齋詩話》卷下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飣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

《戴酒園詩話》卷五　讀黃豫章詩，當取其清空平易者。如《曲肱亭》，【略】不甚矯揉，政自佳。其詩病在好奇，又喜使事，究其所得，實不如楊、劉。（黃白山評：黃極意學杜，然「月黑虎夔藩」，「貔奴將數子」，誤會杜句爲己詩料，宜其僅得少陵之皮毛也。）如「春將國艷熏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何等費力！咏弈棋「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尚可持」，終亦巧累于理。「霜林收鴨腳，春網薦琴高」，按鴨腳即銀杏，以葉似鴨腳得名；仙人琴高跨鯉而來，故言鯉者多引其事。今曰「薦琴高」，何異微生一瓶、右軍兩隻耶！

又　漁隱曰：「東坡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爲誠然，遂爲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余意二公之言，皆爲至論，非爲爭名，終不自掩厥失者，所謂瑕無內見之明也。坡詩苦于太盡，常有才大難降、筆走不守之恨。魯直頗能開

鬬，如虬髯客耻自從龍，要亦倔強海外耳。至漁隱所言，如盲師論南泉公案，謂特作斬貓勢。（黃白山評：二公互相評論，眞正相知之言，不阿所好者，謂爲「爭名」，猶是隔壁話。）

又　魯直好奇，兼喜使事，實陰效楊、劉，而外變其音節，故多矯揉倔佶，而少自然之趣。然氣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尙多。

《書影》卷二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眞脈胳，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

《詩筏》　黃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耳。」此語妙甚。從古才人詩文所以不能久傳者，總從俗人贊處失腳耳。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圖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

朱彝尊《椽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於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

王士禎《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　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饗杜陵人（山谷詩得未曾有，宋人強以擬杜，反來後世彈射，要皆非文節知己）。

又《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凡七首》　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魯直）？

又《黃湄詩選序》　歐、梅、蘇、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擯拾吞剝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

《帶經堂詩話》卷一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

又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黃魯直似《維摩詰經》。

又　蘇文忠作詩，常云效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證俗論傅會之謬。《野老記聞》載：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又　張嵲巨山評山谷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皆非眞知魯直者。魯直自以爲出於《詩》，於《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諸人所作合。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耳。其文專學西漢，惜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趙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有類處。」此論極公。但以山谷似《玉臺新詠》，擬非其倫矣。

又卷三　陳後山云：「韓文黃詩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左、杜先由韓、黃。」此語可爲解人道。

又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又　山谷雖脫胎于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庭戶。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

《圍爐詩話》卷三　而山谷又曰：「喜穿鑿者棄其大旨，而于所遇林泉人物，以爲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山谷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又卷五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宋詩之最高者蘇、黃，終是宋詩之最高者。

又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是唐人之殘山剩水耳。留意鍛煉，與不留意直出不同也。

又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曾茶山。

又　蘇、黃以詩爲戲，壞事不小。

又　山谷專意出奇，已得成家，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

又　永叔詩學未深，輒欲變古。魯直視永叔稍進，亦但得杜之一鱗隻爪，便欲自成一家。開淺直之門，貽誤於人。迨江西派立，胥淪以亡矣。

《西圃詩說》　弇州云：「詩格變自蘇、黃，黃意不滿蘇，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遠愈近耳。」數語直中詩家之款。

又　熊躍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山谷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自見。

《覗齋詩談》卷五　黃山谷學杜之皮毛耳，截句更犖。人言江西派落坑

塹，果然。

《小滁草堂雜論詩・雜論詩》　山谷詩生硬刻露，爲江西初祖。昔人論山谷只欲道前人未道語耳。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裁翦書籍成詩，黃山谷最欲以此見長，後賢緣此宗仰。然錘鍊固多，痕跡亦復不少。若古大家未有不融化而出。譬彼百花釀蜜，豈容渣滓入口。

又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紀昀《書黃山谷集後》　涪翁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曰腐，曰率，曰雜，曰澀，求其完篇，十不得一。要之，力開奡奧，亦實有洞心而駴目者，則擇觀之未嘗無益也。

又　七言古詩大抵離奇孤矯，骨瘦而逸逸，格高而力壯，印以少陵家法，所謂具體而微者。至於苦澀魯莽，則涪翁處處有此病在善抉擇耳。但觀漁洋之所錄，而菁英亦略盡矣。

又　涪翁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語，殆長吉所謂強回筆端作短調耶。五、七言絕大抵皆粗莽不成詩。

又　涪翁七言絕佳者往往斷絕孤迥，骨韻天拔，如側徑峭崖，風泉泠泠然，粗莽去離，十居七八，又作平調，率無味。人固有能不能耳。

又　東坡評東野，比之於蟹螯。予謂山谷亦然，然於毛骨包裹中剝得一臠，自是清味，未必遜屠門大嚼也，要在會心領略耳。

王原《雍正本後山先生集序》　宋人言詩祖杜少陵，論者推豫章爲宗子，而陳後山爲豫章之適。余以爲豫章特杜門之別傳爾，後山詩實勝豫章，未可徇時論軒彼輊此也。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歐陽文忠之詩，才力最近昌黎，而情韻較勝西江之詩，陶彭澤以後，當推第一。介甫、涪翁以刻酷抗之，然不及其自然也。其集中有以五古短篇懷人詠己者，蓋本顏延年《五君詠》。

田雯《論五言古詩》　山谷詩從杜、韓脫化而出，創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轢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爲西江詩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

又《論七言絕句》　山谷道人新潔如繭絲出盆，清颺如松風度曲，下筆迥別。

又《芝亭集序》　余嘗謂宋人之詩，黃山谷爲冠，其體製之變，天才筆力之奇，西江詩派世皆師承之。【略】山谷出，耳目一新，摩壘堂堂，誰復與敵？雖其時居蘇門六君子之列，而長公虛懷推激，每謂效魯直體，猶退之之於孟郊、樊宗師焉，矧其它邪？匡廬、彭蠡之勝，不乏詩才，前乎山谷者有臨川焉，有廬陵焉。山谷之詩力，可以移王、歐之席，而其盤空硬語，更高踞于梅、蘇之上，所謂西江詩派也。

又《論詩絕句》　韓老何當遜孟郊？寒蟲偏不厭寒號。涪翁別是西江體，前輩東坡效爾曹。

吳之振《論詩偶成》　奪胎換骨義難窮，詩到蘇黃語益奇。一鳥不鳴翻舊案，前人定笑後人癡。

《宋詩鈔・山谷詩鈔》吳之振序　宋初詩承唐餘，【略】庭堅出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爲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史稱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也。惟本領爲禪學，不免蘇門習氣，是用爲病耳。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山谷詩選》　黃山谷詩，語必生造，意必新奇，想力所通，直窮天際，宜與眉山頡頏。

《宋四名家詩鈔・山谷先生詩鈔》周之麟序　世之稱蘇、黃舊矣，不徒詞翰之謂，惟詩亦然。然蘇之詩麗而該，黃之詩遒而則，其規模似不相埒。即山谷先生有云：「未聞南風歌，同調廣陵散。」是山谷固以元祐詩人之傑自予，於東坡則奉若漢魏焉。且其平生服膺推轂，形爲歌咏者，每不敢與之幷肩，然則一體而同視，可乎？曰可。蓋蘇公在翰林，輓黃公爲先，而詩之雄悍魁傑又足以相服，實則各有所擅也。

《說詩萃語》卷下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嚌其肉者，然神理未浹，風骨獨存。

浦起龍《宋以後詩》　哲宗元祐之間，蘇軾、黃庭堅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大抵不出乎二家。

《**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涪翁以驚創爲奇，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頌久之，有一切廚饌腥螻而不可食之意。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略】慶曆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并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

恆仁《月山詩話》 黃山谷詩，喜以身心，如似作對，如《弈棋呈杜公漸》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次韻王稚川客舍》云：「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贈石敏若》云：「才似謫仙唯欠酒，情如宋玉更逢秋。」《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云：「心在青雲故人處，身行紅雨亂花間。」陸放翁七律句法，其源蓋出於此。

《**隨園詩話**》**卷八** 郭功甫曰：「黃山谷詩，費許多氣力，爲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

又補遺卷三 晁以道問邵博：「梅二詩，何如黃九？」邵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其意似尊梅而抑黃。余道兩人詩，俱無可愛。一粗硬，一平淡。

《**石洲詩話**》**卷三** 魏泰道輔《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狹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編後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此論雖切，然未盡山谷之意。後之但求渾厚者固有之矣，若李空同之流，殆所謂『鵬鯨』者乎？

又卷四 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特其氣骨高耳。

又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翛然爲大家，學者宗焉。【略】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不然而山谷自爲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其時若陳後山、徐師川、韓子蒼輩，未必皆以爲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豈僅與厭原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論者不察，而于《宋詩鈔》品之曰「宋詩宗祖」，是殆必將全宋之詩境與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觀其所鈔，則又不然，專以平直豪放者爲宋詩，則山谷又何以爲之宗祖？蓋所鈔全集與其品山谷之言，初無照應，非知言之選也。

又 山谷詩，譬如榕樹，自根生出千枝萬幹，又自枝幹上倒生出根來。若敖器之之論，只言其神味耳。

又 按《詩林廣記》云：「後山之詩，近于枯淡。」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後山則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後山所可比肩者！蓋元祐諸賢，皆才氣橫溢，而一時獨有此一種，見者遂以爲高不可攀耳。

又卷八 先生抄七言詩凡例云：「山谷雖脫胎于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數語，自是平心之論。其實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而此詩以爲未許解衣，則專以清新目黃詩，又與所作七言詩凡例之旨不合矣。

《**養一齋詩話**》**卷二** 老杜詩法，得其全者無一人，若得其一節以名世者，亦有之矣。唐之義山、宋之山谷皆是也。王若虛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夫謂魯直學杜未熟可，謂其與杜了無關涉不可。若虛深詆山谷，歷數其「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卧雲龍」，「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卧聽疏疏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等句，是皆深中其病。然其佳詩亦多，何不一表章之也？甚至謂「荆公『兩山排闥送青來』，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青州從事斬關來』，便令人駭愕」。等一怪譎字句，而山谷獨遭唾斥矣。蓋山谷在北宋自成一家，褒貶皆所不免。至江西君子尊爲詩派初祖，則將獨據壇坫，爲一代之主持，宜乎人滋不服，而其詩遂爲集矢之地也。

《**一瓢詩話**》 黃涪翁不識杜詩，故開豫章之派。若東坡「學杜不成，不失爲工」，陳後山謂「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俱是千古名論。

又 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煎熬太苦，幾無生趣。坡翁自有所感，乃贊其妙，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由此浸淫。

又 坡公稱「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伸是絀？

《說詩菅蒯》 山谷謂俗不可醫。余謂好詩乃是俗人之藥。

祁寯藻《春海以山谷集見示再疊前韻》 胎骨能追李杜豪，肯從蘇海乞餘濤？但論宗派開雙井，已是綏山得一桃。人說仲連如鷁子。我憐東野作蟲號。蝤蛑瑤柱都嘗遍，且酌清尊試茗醪。

《達觀堂詩話》卷四 王從之《滹南詩話》專摘抉山谷短處，令古人復起，當亦無辭，蓋公論而非偏見也。竊謂黃與蘇同時，才力本不及蘇，顧不肯自下，欲用間出奇以求勝，而不知其入于魔道，不徒老僧藜杖、瘦驢腳跟，全無生氣也。緣其一意刻削雕鐫，隱辭謎語，自鳴得意，甚至猙獰惡濁，不可嚮邇。後來呂居仁捏稱江西派祖，推波助瀾，耳食者隨聲附和，每況愈下，豈非詩之一大厄乎？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 山谷孤吟也絕塵，巧將酸澀鬥清新。淨名經在何曾似，漫與坡翁作替人（漁洋云：山谷詩如《維摩詰經》，此語未然）。

又《答李憲吉書》 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廋硬通神，不免失之粗率。

蔣士銓《陳仲牧員外新刻山谷詩集予惜其未見任天社注本拈韻示蓀圃四首》 太白仲連嗟已往，睨視秦（少游）錢（穆父）與晁（美叔）蔣（穎叔）。整斜疏密是爲佳，那借歐陽季默賞。蝤蛑江珧天下珍，至味獨契髯翁心。江河萬變同歸海，行潦潢汙自淺深。

又《說詩一首示朱湘》 李杜韓蘇黃，芥子藏須彌。舒卷成波瀾，比興無支離。人亡其詩存，生氣何淋漓。豈如優孟容，摹仿攀人籬。

《甌北詩話》卷一一 北宋詩推蘇、黃兩家，蓋才力雄厚，書卷繁富，實旗鼓相當。然其間亦自有優劣。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駕，故無捃摭痕迹。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倍，幾于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材庀料爲主，寧不工而不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爲詞累，而性情反爲所掩。此兩家詩境之不同也。

又 劉夢得論詩謂「無來歷字前輩未嘗用」，孫莘老亦謂「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山谷嘗拈以示人，蓋隱以自道。又嘗跋《枯木道人賦》，謂：「閑居熟讀《左傳》、《國語》、《楚詞》、莊周、韓非諸書，欲下筆先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乃能自鑄偉詞，雖屈、宋不能超此步驟也。」又語楊明叔云：「詩須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用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昔得此秘於東坡，今舉以相付」云。此可見其得力之處矣。

又 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杜牧之恐流於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其弊。山谷因之，亦務爲峭拔，不肯隨俗爲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略】若徒以生僻爭奇，究非大方家耳。山谷詩如「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潛夫詩話》謂可爲律詩之法。又如「與世浮沉惟酒可，隨人憂樂以詩鳴」，此眞獨闢蹊徑。至如洪龜父所賞「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此不過昔人未經道過，其實無甚意味。吳曾《能改齋漫錄》記歐陽季默問東坡云：「山谷詩何處最好？」坡不答，季默舉其《雪》詩，云：「『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亦佳耶？」坡曰：「正是佳處。」此雖東坡鑒賞，然終不免村氣矣。

張宗泰《跋張歲寒堂詩話》 至宋之山谷，誠不免粗疏澀僻之病，至其意境天開，則實能闢古今未洩之奧妙。而《登快閣》詩亦其一也。顧謂爲小兒語，不知何處有此等小兒能具如許胸襟也？

馬春田《讀黃山谷集》 山谷老人人俊偉，餘事作詩愛譎詭。倔強不若韓退之，苦澀有讓樊宗師。倩盼副笄皆所棄，最喜齲齒墮馬髻。歌之則鈞繹，繹之則骫骳。譬如品物中，有味玉山榧。蘇黃雖并稱，蘇宮而黃徵。謂黃爲學杜，黃渠而杜海。封域不妨邾莒邦，何必定與齊晉齒。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冰雪文心淡不言，江梅佳實託蘇門。隱居伯輔公評失，豈識搜奇出性根。詩派西江認詩祖，柯亭之笛爨中琴。八珍饜飫筋難下，海上江瑤風味深。

《雨村詞話》卷下 西江詞派，余素不喜，【略】然山谷七言古歌行，如歌馬歌阮，雄深渾厚，自不可沒，與大蘇并稱，殆以是乎？

《南野堂筆記》卷一 間嘗取唐、宋以來詩人之詩，標舉數家，若右丞之

簡貴，襄陽之清醇，左司之冲澹，少陵之變化，太白之横逸，昌黎之閎肆，玉溪生之綺麗纏綿，東坡、山谷之波瀾峻峭，各攄性情，自著本色，未嘗有所襲也。【略】東坡和陶，山谷癖杜，古之人皆有所資以爲詩者矣，襲云乎哉！

《昭昧詹言》卷一　山谷學杜、韓，一字一步不敢滑，而於其中又具參差章法變化之妙。以此類推，可悟詩家取法之意。

又　山谷之似杜、韓，在句格，至縱横變化則無之。

又　山谷不能出杜境界，卻有自家面目。

又卷八　山谷之學杜、韓，在於解創意，造言不肯似之，政以離而去之爲難能。

又　山谷隸事間，不免有強拉硬入，按之本處語勢文理，否隔無情，非但語不安，亦使文氣與意藉藉不合。蓋山谷但解取生避熟與人遠，故寧不工不諧而不顧，致此大病。古人曾未有此，不得以山谷而恕之，使遺誤來學也。

又　劉辰翁評《歲晏行》曰：「子美晚年詩，多亂雜無次。山谷專取此等，流弊至不可讀。」夫山谷所主，特愛其生辣苦澀，風調清新，豪宕感激，亦菖歜之嗜耳，夫豈齷齪文士所知。

又卷一〇　山谷之不如韓、杜者，無巨刃摩天，乾坤擺蕩，雄直渾斥，渾茫飛動，沛然浩然之氣。而沈頓鬱勃，深曲奇兀之致，亦所獨得，非意淺筆懦調弱者所可到也。

又　黄詩秘密，在隸事下字之妙，拈來不測，然亦在貪使事使字，每令氣脈緩隔，如《次韻時進叔》篇。此一利一病，皆可悟見，學者由此隅反可也。

又　惜抱論玉溪：「矯弊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病又生。」竊謂後山實爾，山谷無之。然山谷矯弊滑熟，時有蓁蓁不合，枯促寡味處，杜、韓、蘇無之。

又　黄只是求與人遠。所謂遠者，合格、境、意、句、字、音響言之。此六者有一與人近，即爲習熟，非韓、黄宗旨矣。

又卷一一　學詩從山谷入，則造句深而不襲；從歐、王入，則用意深而不襲，章法明辨。

又　讀韓公與山谷詩，如制毒龍，斂其爪牙横氣於盂鉢中，抑遏閟藏，不使外露，而時不可掩。以視浮淺一味囂張，如小兒傅粉，搔首弄姿，不可耐矣。

又卷一二　山谷之妙，在乎迴不與人，時時出奇，故能獨步千古，所以可貴。

又　涪翁以驚創爲奇才，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誦之久，有一切廚饌腥鼈而不可食之義。

又　入思深，造句奇崛，筆勢健，足以藥熟滑，山谷之長也。又須知其從杜公來，卻變成一副面目，波瀾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乃知空同優孟衣冠也。

又　山谷之妙，起無端，接無端，大筆如椽，轉折如龍虎，掃棄一切，獨提精要之語。每每承接處，中亘萬里，不相聯屬，非尋常意計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亦無此力，故作家不易得也。奇思，奇句，奇氣。

又　山谷死力造句，專在句上弄遠，成篇之後，意境皆不甚遠。

又卷二〇　山谷之學杜，絕去形摹，全在作用，意匠經營，善學得體，古今一人而已。

又　欲知黄詩，須先知杜，眞能知杜，則知黄矣。杜七律所以横絕諸家，只是沈著頓挫，恣肆變化，陽開陰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學，專在此等處，所謂作用。義山之學，在句法氣格。空同專在形貌。三人之中，以山谷爲最，此定論矣。

嚴元照《讀山谷詩》　從來漫說蘇長公，近年知愛黄涪翁。彈丸脱手不離手，意匠正在阿堵中。瑶瑟聲希有遠寄，昌歜登槃豈偏嗜。廷辱人主田舍翁，飛鳥何人知嫵媚。遺山下拜理則那，小馮君又痛詆訶。紫微詩派人如許，終讓堯章得髓多。

《龍性堂詩話續集》　魯直七言今體，得杜之勁蒼而少嫵媚，要亦就性之所近，故有少陵一體也。五言古出入拾遺、東野之間，七言長篇則依然嘉州、常侍得意筆耳。

又　山谷云：「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此詩人之奇也。」蓋詩之奇不在此，山谷以此爲奇，所以爲山谷也。朱文公譏山谷詩多信口亂道，楊用修亦嗤鄙之，雖不盡然，然非無見者。

《劍谿說詩》卷上　涪翁語皆生造，不襲前人。

梅曾亮《讀山谷集》　鬱結復鬱結，何以舒我情。我讀涪翁詩，明月清天地。愔愔兒女媚，藕絲揮利兵。丈夫貴如此，一笑大江横。

又《讀山谷詩作》　山谷嶔崎語好生，煎茶佳句繞車聲。若教成語消除

盡，野馬塵埃任意行。

《瓠廬詩話》放翁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俗人猶愛未爲詩」，然放翁未能爲此也。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黃豫章。豫章詩如食橄欖，始若苦澀，咀嚼既久，味滿中邊。余每謂孟詩勝韓，黃詩勝蘇，世或未之信也。

《石林詩話》卷四　宋時蘇、黃幷駕，然魯直多生澀而欠渾成，不若東坡胸有洪爐，於李、杜、韓後又開闢一種境界。

《藝概》卷二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又　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皺，令人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又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黃，要其胸中具有爐錘，不是金銀銅鐵強令混合也。

又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又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後山學杜在此。

《雪橋詩話》卷六引朱蘭圃《校黃詩有述》　肆兀精神只自傳，何曾一字耐言詮。李洪編校寧尋得，任史拈來亦偶然。退聽堂前人問法，皖松洞口石參禪。請聽韶武絃歌合，孰是《南華》內外編。

又朱蘭圃《校黃詩重有述》　紫氣風迴大海瀾，誰知古井不生湍。障川浩浩俱東注，返景時時得內觀。絕利一源憑戰勝，默存萬象入寬安。龐公吸處尋初祖，正自閑中著力難。

《望雲詩話》卷二　黃山谷七古往往有落調，雖以健筆相救，學者不宜爲法。

又　黃山谷詩，歷宋、元、明褒譏不一。至國朝王新城、姚惜抱又極力推重，然二公實未嘗學黃，人亦未肯即信。今曾相國酷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一變，大江南北，黃詩價重，部直十金。

徐嘉《題蘇門六君子詩文集擬顏延年五君詠體・豫章集》　元祐四學士，涪翁標逸塵。瑰瑋妙當世，瘦硬彌通神。雲龍敵韓孟，天馬先秦陳。西江啓詩派，垂輝亦千春。

《澗于日記》光緒辛卯二月初八日　〔王〕從之詩話三卷，譏貶山谷者幾居其半，則失之過矣。元裕之云：「論詩甘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裏人。」斯平允之論與。

《老生常談》　五古常有整句是正格，七古用整句亦是正格，蘇、黃五古多不用整句。

又　《貴池》云：「橫雲初抹漆，爛漫南紀黑。不見九華峰，如與親友隔。」《別李端叔》云：「我觀江南山，如目不受垢。」《曉放汴舟》云：「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夢。」皆戛戛生新，不肯一語猶人，筆力精能，實出宋人諸家之上，所以蘇、黃幷稱，特坡公天才橫溢，尤不可及耳。

馮廷櫆《論詩十首示謝文偉陳初山》九　江西詩派幾人知，國史猶傳句法奇。試上心香第三瓣，來看山谷道人詩。

焦袁熹《論詩絕句五十二首》　江西宗匠黃涪翁，細色高品碾春風。撐腸拄肚無一可，解膠滌昏宜策功（以茶比之）。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　新聲溫李莫輕談，面壁無功不易勘。安得涪翁扛鼎力，鯨魚碧海更須參。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　詩到涪翁意匠更，盡祛糟粕發精英。蝤蛑瑤柱韻高絕，不是爭名是確評。

吳德旋《雜著示及門諸子》　子美沈雄未易親，涪翁鍊骨得清眞。南人愛說江西派，分與金陵作後塵。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豈眞淺率不成邦，說到坡仙意早降。我愛涪翁宗杜老，人言詩派衍西江（黃庭堅）。

葉紹本《仿遺山論詩得絕句廿四首》　廬嶽雲開側面嵐，曹溪一滴慧公龕。半甌雙井春泉活，試把涪翁句子參。

邵堂《論詩六十首》　涪翁詩筆頡東坡，宗派西江亦不磨。我學《春秋》責賢者，爭琶不及管弦和。

王文璕《西江作論古五首》　堂堂一祖衍三宗，何獨師川論不同。聞道江瑤柱佳絕，水濱吾欲問涪翁（徐俯、黃庭堅）。

汪士鐸《論詩文》　太華三峰戍削新，翠連關隴壓河津。涪翁合作西江祖，多事虞山撼樹人。

貝青喬《涪江懷黃文節公》　詩到涪翁闢一塗，尋源幾輩溯夔巫？拗瀼澀碉支流雜，萬古西江派有圖。

朱庭珍《論詩》 建章門戶杳難窮，妙在神明變化中。千古問誰知杜法，昌黎以後有涪翁。

黃維甲《病中讀宋四家詩各題一絕》 文節詞源宗杜老，當年西蜀一軍張。請看元祐詩人傑，除卻眉山屬豫章。

袁昶《題黃文節戎州以後詩》 綺語皆涵眞實語，忘機略示杜權機。無窮文句雕鎪出，病即俄空一祖衣。

陳三立《漫題豫章四賢像拓本・黃山谷》 驅坐蟲語窗，私我涪翁詩。鑱刻造化手，初不用意爲。

李希聖《論詩》 強將一祖配三宗，流派江西本自同。不是《觀林詩話》在，誰知山谷學坡翁。

胡煥《論西江詩派絕句十五首》 天下幾人學杜甫，枉拋心力鬬蟹牙。涪翁已證詩禪地，天女時時一散花。

柳棄疾《妄人謬論詩派書此折之》 分寧茶客黃山谷，能解詩家三昧無？千古知言馮定遠，比他婪婦與驢夫。

李之儀《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爲守者，多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爲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同之論。魯直自放廢中起爲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爲、當塗，而得當塗，猶蹈蹬幾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眞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爲不足。由是當塗鼎然眞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則淪落湮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眞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時筆次夤緣，以至不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求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幷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蓋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邪？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云：「歐靚腰枝柳一窩，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黃庭堅《小山集序》 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

《後山詩話》 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李易安云 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又 苕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

《碧鷄漫志》卷二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略】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

《捫蝨新話》上集卷三 黃魯直初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于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復作。以魯直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爲其識污下則不可。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略】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滹南詩話》卷一 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耳。」此言得之。

又卷二 蘇、黃各因玄眞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可作也。

方岳《跋陳平仲詩》 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

毛晉《汲古閣書跋・山谷詞》 魯直少時使酒玩世，喜造纖淫之句。法秀道人誡云：「筆墨勸淫，應墮犁舌地獄。」魯直答曰：「空中語耳。」晚年來亦間作小詞，往往借題棒喝，拈示後人。如效寶寧勇禪師《漁家傲》數闋，豈其與《桃葉》、《團扇》鬥妖艷耶？

馮班《鈍詞源》 詞家名手，稱秦七、黃九。【略】坡公大筆，豈曰不如秦、黃乎？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 山谷《西江月》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

事無過」，似歇後句，「遠山橫黛蘸秋波」，不甚聯屬，「不飲旁人笑我」，亦未全該。南宋人謂其突兀之句翻成語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山谷詞》一卷。【略】陳振孫於晁無咎詞調下引補之語曰：「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於此集條下又引補之語曰：「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二說自相矛盾。考「秦七黃九」語在《後山詩話》中，乃陳師道語，殆振孫誤記歟。今觀其詞，如《沁園春》、《望遠行》、《千秋歲》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兩同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醜奴兒》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褻諢不可名狀。至於《鼓笛令》第三首之用「髒」字，第四首之用尿字，皆字書所不載，尤不可解，不止補之所云不當行已也。顧其佳者則妙脫蹊徑，迥出慧心，補之「著腔好詩」之說，頗爲近之。師道以配秦觀，殆非定論。

《填詞雜說》　山谷喜爲艷曲，秀法師以泥犂嚇之。月痕花影，亦坐深文，吾不知以何罪待讒諂之輩。

《金粟詞話》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并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西圃詞說》　言情之作，易流於穢，此宋人選詞多以雅爲尚。法秀道人語涪翁曰：「作艷詞當墮犁舌地獄。」正指涪翁一等體製而言耳。

又　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黃。歐、晏蘊藉，秦、黃生動，一唱三嘆，總以不盡爲佳。

又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誕，少游清華，子野娟潔，方回鮮清，小山聰俊，易安妍婉。若魯直之蒼老，而或傷於頹。

《皺水軒詞筌》　東坡檃括《歸去來辭》，山谷檃括《醉翁亭》，皆墮惡趣。天下事爲名人所壞者，正自不少。

《雨村詞話》卷一　黃山谷詞多用俳語，雜以俗諺，多可笑之句。如《鼓笛令》詞云：「共道他家有婆婆，與一口管教尿髒。」又云：「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更有些兒得處囉。」又一首云：「打揭兒非常愜意，又卻跋翻和力底。」又一首云：「凍著你影髒村鬼。」此類甚多，皆不可解。且「尿髒」二字，字書不載，意即甚麼之訛也。又如別詞中奚落、忙憎、吵等字，皆俗俳語也，元人曲有之，皆不宜入詞。

俞樾《玉可庵詞存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詞爲詩之餘，則亦宜以此四字爲主。近世詩人多好黃山谷詩，余雅不以爲然。至山谷之詞，尤多俚俗語，以此炒詞，詞之道卑矣。

《蒿庵論詞》　後山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爲得之。蓋其得也，則柳詞明媚，黃詞疏宕。而褻諢之作，所失亦均。

《左庵詞話》卷上　涪翁詞，每好作俳語，且多以土字攙入句中，萬不可學。此古人粗率處，遺誤後學非淺。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詞繹》：「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山谷亦不免。」山谷更甚，於俳狎中更見鶻突。

又卷一二　歐陽、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濫，黃魯直失之傖。

《藝概》卷四　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辦，惟故以生字俚語侮弄世俗，若爲金元曲家濫觴。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　沈寐叟先生，原有《菌閣瑣談》，爲論詞之作。茲從其哲嗣慈護兄處，得讀先生手批詞話三種，亟爲錄出如下：賀裳《皺水軒詞筌》：「黃九時出俚語，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謂傖父之至。」先生批云：「黃是當行，加之刻畫。」

《詞壇叢話》　黃山谷詞，儘有可議處，故所選從略。袁子才不喜山谷詩，余亦不喜山谷詞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秦七、黃九，并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碔砆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沈鬱。黃之鄙俚者無論矣，即以高者而論，亦不過于倔強中見姿態耳。於倔強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尚未必盡合，況以之爲詞耶！

又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歲寒居詞話》　晁補之、陳後山皆謂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然山谷非淮海之比，高妙處只是著腔好詩，而硬用「髒尿」字，不典。《念奴嬌》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用方音以「笛」叶「北」，亦不入韻。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山谷詞》三卷。【略】山谷詞清剛雋永，於晏同叔、秦少游外別樹一幟。間傷於褻諢，善惡雜陳，固宜分別觀之也。

蘇軾《跋黃魯直草書》「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穴踢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又《跋魯直為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敬側字，以眞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又《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釋惠洪《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獨醒雜志》卷二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

趙秉文《跋山谷草聖》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眞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王若虛《雜辨》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克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鯊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苟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善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吳寬《跋啟南所藏黃山谷墨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無烈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爲烈婦也與！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一《黃太史書李太白憶舊遊詩蹟》祝允明跋 雙井之學，大抵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雖形貌若縣，而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眞，殆有奪胎之妙。非有若據孔子之貌也。

又卷一二《王晉卿潁昌湖上詩蝶戀花詞卷》趙孟堅跋 黃文節公，氣節矯矯，其書遒勁，一點一畫，自有晉人風度。此帖在潁昌時，日與韓、范二公遨遊唱詠之作。觀其詩辭流麗，飄然出塵，而字畫雖放縱不羈，而軌度不失。信哉，神品也！

又王洪跋 今觀此卷，與韓、范二公集于潁昌湖上唱酬記事之帖，雖若草草不經意，而波瀾洄婉，氣象瀟灑，煥然復還舊觀。公嘗云「近年多醉中所書」，蓋託言耳。考其時元祐間，受時宰之厄，志不得伸，或寓意於詩詞，或形之於翰墨，是故放而不拘也。鑒賞者，殆不可以執一而論。永樂十年秋八月，翰林編修王洪。

又陳繼儒跋 黃文節潁昌湖上詩，皆元祐間如雷如霆之偉人，韓持國、范景仁是也。文節公初學周越書，已仿《瘞鶴銘》，大字險絕，此卷用顏平原筆法，兼帶楊凝式韭花帖波策，即八分書亦寓其中，絕無纖毫本色。自謂二十年抖擻俗氣，隨意顚倒，信非虛語。【略】天啓丁卯蒲月前一日，得觀於頑仙廬。七十翁陳繼儒題。

愛新覺羅玄燁《閱史緒論・跋黃庭堅墨蹟後》 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輩，游於蘇軾之門，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而庭堅爲尤著，時人至以配軾，稱「蘇黃」。其文章學問固卓犖不群，而行草書亦自成一家。元祐中，嘗作草書於僧舍，軾賞歎再四，錢勰從傍曰：「君見自叙眞蹟，當更有得。」後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眞之妙，嘗自云：「元祐間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湯槳，乃悟筆法。」此其草書之所以異也。至所作行書，剽去姿媚，獨存風骨，直欲與蘇軾分道揚鑣，不肯俯循其轍間。或雄姿猛風，逸出常度，亦無傷其爲神駿。

朱彝尊《書黃山谷試李展筆眞迹卷》 涪翁試李展筆作書，有如張顚醉中髮，觀其曲折如意，匪特書法通神，并想見展製筆之妙。

分論

《休亭賦》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年刊定，云：『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卜吉』云。」

《白山茶賦》 王若虛《文辨》：魯直《白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

莊生之物化，方壞戶以思溫，故無得而凌跨。」竹谿黨公曰：「此正謂冬無蜂蝶耳，何用如許？」予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既已不典，而又以「莊生物化」爲蝶，不亦謬乎！《賦話》卷一〇：黃庭堅賦序姨母文城君作《白山茶賦》，蓋以自況，類楚人之《橘頌》。感之作《後白山茶賦》，此木產於臨川之崔嵬，是爲麻源第三谷，故是花也稟金天之正氣，非木果之匹亞。按：此賦言木果似非今之白山茶。

《江西道院賦》　《困學紀聞》卷一八：《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王若虛《文辨》：《江西道院賦》最爲精密，然「酌樽中之醁」一句頗贅，但云「公試爲我問山川之神」足矣。《隱居通議》卷四：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

《蘇李畫枯木道士賦》　黃庭堅《書枯木道士賦後》：比聞子由作《御風詞》，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猶未見本。問子瞻文作何體，子瞻云：「非《詩》非《騷》，直是屬韻莊周一篇爾」。晁無咎作《求志》一章，子瞻以爲幽通當北面也。此二文他日當奉寄。閒居當熟讀《左傳》、《國語》、《楚詞》、莊周、韓非，欲下筆略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雖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驟也。《墨莊漫錄》卷二：山谷先生作《蘇李畫枯木道士賦》云：「懼夫子之獨立而矢來無鄉，乃作女蘿，施於木末，婆娑成陰，與世宴息。」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少有能說者。後因觀《韓非子》，有云：「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無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山谷用事深遠，此點化格也，不知者豈知其工云。《隱居通議》卷五：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賦》，深得莊、列旨趣，自書之，筆力奇健，刻石豫章。其篇末題云：「子由比以王事過列子祠下，作《御風詞》，子瞻問文作何體，曰非詩非騷，直屬韻《莊周》一篇，學者當熟讀莊周、韓非、《左傳》、《國語》，看其致意曲折處，久乃能自鑄偉詞。」此山谷語也。今得《御風詞》讀之，其旨趣正與《枯木道士賦》相似。《齐隱筆記》：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

《東坡居士墨戲賦》　《敬齋古今黈》卷八：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二字，此出于《蜀志・簡雍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風儀，疑作「風議」。

《苦筍賦》　黃庭堅《書自作苦筍賦後》：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於鼻，味苦不可於舌，故常屏之，未始爲客一設。雅聞簡寂觀有甜苦筍，每過廬山，常不值其時，無以信其說。及來黔中，黔人冬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葉如蜜蕉。而春則不食，唯焚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覺斑筍輩皆苦淡少味，蓋神農之所漏，有莘、庖聖所未達者耶？故作此賦以曉蜀人，方苦筍時舉薑和醯，然茅火中而薦之，日食百數，至老不可食而後已，未嘗能作病也。《崇古文訣》卷三一：文字簡嚴，微有譏諷。

《悼往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古人句法有相似者，如山谷《悼往賦》云：「飲泣爲昏瞳之媒，幽憂爲白髮之母。」石湖《問天醫賦》云：「孤憤爲丹心之灰，隱憂爲青鬢之雪。」而山谷較勝，「媒」字、「母」字猶詩中之有眼也。

《墨竹賦》　龔鼎孳《跋黃魯直墨竹賦》：涪翁神韻高簡，流離放逐，不改本色，一片清剛之氣，行於筆墨之中，雖波撇放逸而位置井然，自成緊密，無一點沓拖態，此等人直是不俗。《石渠寶笈》卷三文徵明跋：嘗讀黃太史《豫章文集》，見《墨竹賦》，喜其豪宕不羈，思致幽遠，類皮日休。既而見石刻是賦，則下筆沈著，波發附厲，類顏魯公。今復得觀眞蹟，何其幸也！惜此僅得其半，然《洛神賦》止十三行耳，至今人以爲寶，何必以全爲哉！徵明題。

《與外甥洪駒父》　吳澄《跋吳瑞叔藏舅氏墨帖》：吳端叔父祖以上，占籍臨川，而母家在豫章。其舅前進士魏君書山谷《與外甥洪駒父》帖遺之。世謂山谷詩人耳，此帖所言，曰「本以孝友忠信」，曰「養以敦厚醇粹」，曰「立身行道以事親」，曰「寡慾寡言以進德」，曰「思不如舜禹顏淵」，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充是也。詩人乎哉！惜駒父所到(三)者，未有以副其舅之所期也。

《與胡少伋書》　《羅湖野錄》卷二：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尚，元祐間，道望幷著，淮上賢士大夫多從之游。黃太史魯直亦嘗勉胡尚書少汲問道於聰、演。

《報曾公袞書》　《韻語陽秋》卷六：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

金石藥，谷報云：「公衰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與黃令帖》 曹彥約《跋山谷所與黃令帖後》：以駢儷聲律，吟咏情性，本朝如涪翁，能幾見耳。雖不連珠，猶其爲連珠也。同時豈無作者，不多許可，獨拳拳于黃明府之連珠，深相歸敬。只此數帖，自足以聳動後世，而顧使不能文如某者，從旁著語，果足以增價乎哉。寶慶改元之明年，長至節假日，東匯澤曹某書于吳山寓舍。

《小山集序》 《清波雜志》卷一：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執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捐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

《雲峰悅老語錄序》 《石門題跋》卷二：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法。

《跋送窮文》 魏了翁《經外雜抄》卷一：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揚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

《題牧護歌後》 《容齋四筆》卷八：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穆護歌後》云【略】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書右軍文賦後》 《能改齋漫錄》卷七：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蓋謂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書韋深道諸帖》 《容齋隨筆》卷一：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跋黃侍禁墓銘》 《水東日記》卷一〇：山谷跋歐陽公所作黃夢升墓銘，面目太似，可厭也。

《獄麓寺詩碑說》 《竹莊詩話》卷一四引《詩事》：黃魯直尤喜沈傳師《獄麓寺詩碑》，嘗爲之說曰：「沈傳師字畫皆遒勁，眞楷筆勢可學，唯道林《獄麓》詩殊不相類，似有神助。其間架縱奪偏正，肥瘦長短各有體。忽若龍起滄溟，鳳翔青漢；又如花開秀谷，松偃幽岑；或似枯木倒懸，怪石高墜，千變萬態，冥發天機，與其詩之氣焰，往往勍敵。不問阿買之徒，即韓擇木、蔡有鄰，不是過也。」此魯直不特愛其書，又愛其詩如此。

《書王知戴朐山雜詠後》 《崇古文訣》卷三一：深于詩人之旨。

《書幽芳亭》 《能改齋漫錄》卷一五：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而蕙似小人。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按，《離騷經》注：「三十畮爲畹。」既是蘭二百七十畮，蕙且百畮，豈十三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蜀中名勝記》卷一五：《方輿勝覽》云：「蘭山在夔道縣界。」《圖經》云：「蘭生于深林，石門尤多。有春蘭、秋蘭、崇蘭、鳳蘭、竹蘭、石蘭諸名。春蘭花生于葉之下，崇蘭花生于葉之上。」黃魯直《幽芳亭記》：「一幹兩三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十數花而香不足者，蕙。」

《大雅堂記》 《歲寒堂詩話》卷上：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死四百年，後來名世之士，不無其人，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此論不爲過。《蜀中名勝記》卷二二：此縣有楊素翁者，奇士。從黃魯直游，盡刻杜子美兩川詩于眉山，所謂大雅堂也。魯直記。

《卧龍行記》 《蜀中名勝記》卷二一：山谷《卧龍行記》云：「天水張茂先世京，南昌黃庭堅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于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新雨晚晴，同登中閣。觀白鹽之崇崛，想少陵之風流，嘆大雅之不作，徘徊久之。」跋云：「涪翁以文學名世，書學徐浩而婉美。翁死三十年矣，今人見其翰墨及從之游者，莫不欣然景慕之。都運徽猷，久從翁游，而文學翰墨，皆造其妙。步趨之相若，模範之相承，譽望之相繼，輝映炳耀，卓乎其能肖也。後之人苟未知涪翁之賢，請觀于公可知矣。苟有未知公之賢，請觀于涪翁可知矣。建炎五年正月日，門

生從政郎、夔州奉節縣令、主管勸農公事謹跋。」

《**荊南承天塔記**》《揮麈餘話》卷二：紹聖初治元祐黨人，秦少游出爲杭州通判，坐以修史詆誣，道貶監處州酒稅。在任兩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劾其敗壞場務，始送郴州編管。黃魯直罷守當塗，寓居荊南，作《承天院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發其中含謗訕，遂編管宜州。陳舉者，乃宗哲之婿。可謂冰清玉潤也。《容齋四筆》卷八：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荊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於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嘗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略云：「余得罪竄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宋史》卷四四四《黃庭堅傳》：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荊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過庭錄》：黃魯直少輕物，與趙挺之同校舉子，一文卷使「蟒蛇」，挺之欲黜之，諸公盡然，魯直獨相持，挺之誠其言問曰：「公主此文，不識二字出何家？」魯直良久曰：「出梁武懺。」趙以其侮己，大銜之。後挺之作相，魯直責鄂州，召還諸流人，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承天寺碑》，云：「『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疑爲謗訕朝廷。」「善人」蓋謂奉佛者。復責宜州。

《**東郭居士南園記**》《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七引《復齋漫錄》：《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怯如皐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皐路，相迎巧笑間。」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緗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如皐事，故云：「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皐，試解顏爲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鑱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眞可謂得《傳》意。

《**頤庵銘**》李之儀《跋魯直頤庵記後》：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人頤庵，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偏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然予與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於游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何語，以爲回互。而靈源既居，人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於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遞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牀，拗折拄杖，喝散大衆而退。」覺範曰：「眞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爾。」覺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段因緣儻尚在也，試爲予呈示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學優齋銘**》《履齋示兒編》卷七：黃魯直《學優齋銘》曰：「學哉身哉，身哉學哉！」句法使班孟堅《典引》曰：「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其祖出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木帽銘**》周紫芝《山谷道人木帽銘》：今魯直之帽不以紗而以木，仁足以愛物，而儉足以行禮。使其法用于世，則積一帽之微，而至于千百萬億，女工之紗，不可勝用矣。【略】偉哉老人，內觀反照。因事造理，悟物得妙。自出新意，以木爲帽。塗以髹漆，其光有耀。三尺之紗，千蠶之功。積歲累月，其費無窮。餘寸成引，可庇爾躬。仁者之心，以儉爲宗。儉主于愛，不主于豐。

《**寫真自贊五首**》**五**《優古堂詩話》：山谷嘗自贊其眞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以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淨照禪師真贊**》黃庭堅《跋淨照禪師眞贊》：淨照禪師，淨因寺臻道人也。東坡，則翰林蘇子瞻，往歲謫官黃州嘗居江上之東坡。龍眠蓋廬江李伯時，頃與其弟德素、同郡李元中求志於龍眠山，淮南號爲「龍眠三李」者也。淨照老人恬淡少爲，作寺僻在西南，人罕知之者。予嘗作眞贊云：「猛虎無齒，臥龍不吟。風林莫過，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人以其近俳也。笑其俳，不既其實。今既龍眠寫照，東坡作偈，此話乃大行。跋尾八公是日不約而集。元祐三年冬至前一日，南昌黃某書。

《**大悲（心登）贊**》《寶眞齋法書贊》卷二〇米芾《題黃魯直大悲（心登）

贊》：魯直《題徐文信大悲(心登)贊》，見其人，誦其語，眞脫塵埃耳。

《**給事黃公行狀**》　王庭珪《跋黃給事行狀藁》：山谷先生文章震耀天下，墨翰以石刻傳者遍九州。而其眞蹟槩見於世者鮮矣。雙井黃子卞家藏山谷所作乃祖給事公行狀藁，亡慮四千字，落落如明珠大貝，自然可貴。方作文時，無意墨翰畦畛間，故能如是。唐顏魯公字亦多矣，而《論坐位書》藁尤奇，亦取其自然，韻出意外爾。　周必大《跋黃廉夷仲行狀》：熙、豐、元祐人才參辰相避，冰炭不相入，其或毀譽兩忘者，非棲遲下位而不與事，則脂韋其間而不任事者也。給事中豫章黃公在熙、豐時實任御史，將使指，在元祐時則掾公府，踐禁省，出入要劇，獨無間言，其致此必有道矣。昔予外祖安陽王公修泰陵正史閱五年，于公列傳或與筆削焉。紹興辛巳，予攝太史牛馬走，訪求故史，已亡三篋，而新史殊未殺青，雖得公行事于新舊實錄，而參校山谷十詩，如「金門戰袍」之語猶未盡解也。奉祠歸廬陵，適公之孫季文爲郡丞，始見山谷所作行狀，然後知公所以被遇兩朝始終如一者，忘己狥公，中立不倚故也。季文謂山谷詩已載集中，而行狀止藏于家，欲與舊傳幷刻，非特備史氏他日採擇，亦使後生知前輩立朝本末如此。予贊曰：「明著祖烈，古人以爲崇孝，山谷斯文，黃氏之鼎銘也。可無傳耶？」季文因請題其後。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

《**劉道原墓誌銘**》　晁說之《與劉壯輿書》：魯直所作先丈墓誌，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爲不得意于此作也？吾輩于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于心者乎？【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丈言行之詳，輸說之之愚。所及者，爲先丈作一別傳，于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

《**劉咸臨墓誌**》　蘇軾《跋劉咸臨墓誌》：魯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道原之眞茹茶、嚼雪竹、折玉裂也，終身守之而不易，可不謂戒且定乎！予觀范景仁、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麪牲供宗廟，得爲知佛乎！以是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者未易少也。

《**贈通川令韓廣叔碑文**》　《蜀中名勝記》卷二三：黃山谷《贈通川令韓廣叔碑文》，廣叔赴通川日，魯直以言贈之曰：「惟勤能辦公家，惟清能律貪吏，嚴而信，則吏不病民；簡而敏，則民多在野。」

《**發願文**》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山谷發願文》張商英跋：頃年見江西士夫，出魯直《發願文》云：此蓋先生普照塔前所誓之願也。誦之使人心目震駭，神觀肅然，誠能信受其言，堅固其行，不二之門，當直指矣。若其以言語爲佛事，以文字爲正性，此又不可以不深戒，況夫願力也哉！宣和甲辰，居士英。　又釋淨滋跋：山谷與佛印游，在黃龍晦堂室中，聞桂子有省，故其造諸穩密，迥出流輩。而文詞翰墨，焜耀一世，若不自有。今觀親書《發願文》，精誠眞切，誓爲衆生代受諸報，深入普賢悲智願海，非宿具大乘根器，孰能爾耶？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苕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飲酒食肉，設復爲之，當墮地獄，爲一切衆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　張宗泰《跋黃氏日抄讀荆公涪翁文》：山谷氣節文章，亞于東坡，故在當時極爲人士所推重。然好作淫詞艷說，爲秀法師所呵。普照塔前發願文，誓不復淫欲飲酒食肉，言詞驚動，竦人心目，厥後一一自破其戒，均不免文士放曠之習。

《**跋奚移文**》　《容齋續筆》卷一五：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古文眉詮》卷七四：瞽以耳利，聾以目昭，無狀於行，當任坐作，置所不能，以御所能，相天下不當如是耶！王褒《童約》則疲之，此也器之，同旨而殊趣，而此宏遠矣。

《**乞助席子擇文**》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者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勢難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

《**食時五觀**》　朱松《跋山谷食時五觀》：右，魯直《食時五觀》，予受而行之，猶有愧于藜藿，而況于玉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虞集《題山谷老書食時五觀》：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王世貞《食時五觀帖》：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粗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

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李之儀《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而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一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夜。

《養痾閑評》卷七 黃太史草書帖云：「時小雨清潤，十三日所移竹各已蘇息，惟自籬外移橙一株著籬，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橙亦醉，亦失其性矣。」此一段說得良婉，語言既新奇，而又雜以詼諧，使人賞玩不能去手。夫十三日竹醉，當是五月十三日，此日止可移竹。若移橙，非上春不可。今乃于中夏向暖時舉事，宜其無生意也，余故能知之。太史書林中人，豈知所謂移橙者，第見杜子美詩中云：「細雨更移橙。」遂欲料理，雖已得細雨，而時已向熟，不待趨而往視，其槁死無疑，又豈特無生意已哉。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一 《山谷內集詩注》卷一任淵注：前篇梅以屬東坡，後篇松以屬東坡，茯苓以屬門下士之賢者，菟絲以自況。東坡《報山谷書》云：「古風二首，託物引類，得古人詩之風。」其推重如此，故置之篇首云。《宋詩精華錄》卷二：次句言亦出求仕也。轉處言失時而太酸。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一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此詩起四句言江梅爲桃李所忌，意謂東坡見嫉於當世，獨爲人主所知耳。東坡蜀人，故曰「以遠初見嘗」，又曰「終然不開口，擲置官道傍」，以言東坡棄置於外郡也。

又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後篇起句，意謂東坡以大材而沈下僚，其蓋世之名則不可掩也。又云：「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郝隆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此特借用以指菟絲，言其不依附凡木，所志遠矣。又云：「醫和不幷世，深根且固蒂。」意謂依附賢者，足以自樂。至其不爲當世所知，則亦自重難進，而未嘗汲汲也。《宋詩精華錄》卷二：兩首轉處，皆心苦分明，餘則比體老法也。

《醇道得蛤蜊復索舜泉已酌盡官醞不堪不敢送》 《宋詩精華錄》卷二：古者送人物，必以一物居前。弦高以牛十二犒師，先以乘韋是也。末句謂酒惡不堪送，否則前字趁韻矣。世有以趁韻藉口于山谷者，眞令人齒冷也。

《次韻王稚川客舍二首》 《韻語陽秋》卷一〇：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扈屋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

《欸乃歌二章戲王稚川》 《腳氣集》：文字只管要好，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山谷有詩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尋思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曰：「臥冰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後來改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下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乃不如原作。《宋詩精華錄》卷二：言由臘雪時，盼到花開花落棗結實也。

《宿舊彭澤懷陶令》 《懷古錄》卷上：山谷卻得工部之雄而渾處，有才者便可壓成。故謝無逸古硬處不減魯直所作，然魯直卻有含蓄膾炙人齒頰處。如《宿舊彭澤懷陶令》云「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百書不如一見面，幾日歸家兩慰心」，如「立朝無物望，補外儻天幸」。無逸卻無此等句。《隱居通議》卷八：古今詠淵明者多矣，獨山谷翁深入闖奧，其《懷陶令》之詩曰，【略】此詩允爲得淵明之心者。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起一段三韻，後八韻到底，體段乏翦裁。《宋詩精華錄》卷二：古人命名，未嘗非用意有在。但專就名字上著筆，終近小巧，而鑄詞有極工處。

《題山谷石牛洞》 《詩林廣記》後集卷二引《高齋詩話》：魯直此詩，識者謂其語雖奇，亦不及荊公之自然也。

《贛上食蓮有感》 《艇齋詩話》：山谷《贛上食蓮》詩，讀之知其孝弟人也，東湖每喜誦此詩。　山谷「蓮生淤泥中，不與泥同調」，「同調」二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韻語陽秋》卷一〇：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廁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略】《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　汪薇《詩倫》卷上：山谷食蓮詩，比體入妙，發端在家庭間，漸引入身世相接處，落落穆穆，甘苦自知，人意難諧，歸計遂決。風人之致，偶然遠矣。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興雜陳，樂府佳致，效山谷者誰解爲此。

《秋思寄子由》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熊勿軒云：此詩言世道將變，人才老死山林，無人推挽出而用世也。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老橫，在七絕中另是一格。

《贈鄭交》《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賓主陪起，而雄整琢煉。三句抗墜，折出主；四句入主，正位。五、六二句正寫。七、八又繞賓。凡四層，妙。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山谷以元豐六年解官太和，過武寧，聞惟清上人當至延恩寺，因謁鄭交，問消息，題此詩於鄭交草堂之壁。大士，指惟清也。丈人，指鄭交也。「壞衲」句，謂惟清尚未來延恩也。「白頭」句，謂交也。老禪，指延恩長老法安師也。

《留王郎》《圍爐詩話》卷五：黃山谷事母至孝，泊貶黔南，不能將母。其《贈王郎》詩曰：「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

《送王郎》《履齋示兒編》卷一〇：晁無咎《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繭秋蟬之麗穀，百和更生之寶香。」黃魯直《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次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此誠相若，然魯直辭雄意婉，壓倒無咎。原其句法，實有來處，得非顧況《金瑠玉珮歌》云：「贈君金瑠大霄之玉珮，金瑣禹步之流珠，五嶽眞君之祕籙，九天文人之寶書。」晁、黃得奪胎換骨之活法於此者乎。《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山谷詩「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之句，此對極有妙處，前輩多使之。

《次韻吳宣義三徑懷友》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詩即效淵明體，而得其神理。《宋詩精華錄》卷二：起即孟公語，末四句沈痛。

《送劉季展從軍雁門》二《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代州五臺山有仙人跡，石巖出美石，金剛窟出藥草。三句、五句皆承石言，四句、六句皆承草言。

《寄黃幾復》《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王直方詩話》：張文潛嘗謂余曰：「黃九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眞是奇語。」任淵云：「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兩句皆記憶往時遊居之樂。《竹莊詩話》卷一〇引《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以爲極致。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殺我竹」，此乃可言至耳。然如魯直《百里大夫冢》詩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詩論》：魯直寄黃從善詩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云云。初二句爲小破題，第三第四句爲領聯。大凡領聯皆宜意對。春風桃李，但一杯，而想象無聊，襄空爲甚，飄蓬寒雨十年燈之下，未見青雲得路之便，其鰥孤未遇之嘆，具見矣。其意句亦就境中宣出。桃李春風、江湖夜雨，皆境也。昧者不知，直謂境句，謬矣。《昭昧詹言》卷二〇：亦是一起浩然，一氣湧出。五、六一頓。結句與前一樣筆法。山谷兀傲縱橫，一氣湧現。然專學之，恐流入空滑，須愼之。《宋詩精華錄》卷二：次句語妙，化臭腐爲神奇也。三、四爲此老最合時宜語，五、六則狂奴故態矣。

《神宗挽詞三首》三《澗于日記》光緒己丑三月十六日：昨論山谷不貶荊公，讀其《神宗挽詞》云：「昔在基皇極，師臣論九疇。」至以箕子比之，未免溢量。

《謝送碾賜壑源揀芽》《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襯。三句入，借襯。五、六句襯。「橋山」句襯。「右丞」句入正。「春風」以下入妙，前未妙。《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熙寧末，神廟有旨下建州製密雲龍建州茶，以北苑壑源爲上，沙溪爲下。第一春謂元豐元年。睿思，蓋神宗便殿也。橋山，謂作神宗裕陵也。右丞，謂李清臣邦直。校書郎，山谷以元豐八年召爲校書郎也。春風，謂茶。

《以小龍團及半挺贈無咎》《昭昧詹言》卷一二：「先皇」句不歸，擲。「開典禮」三字擲。《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佳人，謂無咎。棋局，謂團茶下隱隱有此文，蓋篾痕也。雞蘇、胡麻，俗人煮茶，多以此二物雜之。晉有羌人姚馥，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

《次韻定國聞蘇子由卧病績溪》《韻語陽秋》卷一一：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容齋四筆》卷七：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瀕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死韻，險而老。

《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韻語陽秋》卷一一：《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躓，豈

非命哉！

《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汝州葉縣有黃公山。山谷熙寧間嘗爲葉縣尉，當迎候之純也。猛獸贔屭，借以言石之狀。仙伯，謂李之純。蓬萊，謂見李於京師也。與清流者，山谷以哲宗初除館職也。黃山，即黃公山，謂前此見石不知其可爲硯材。

《送舅氏野夫萃之宣州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三、四言土俗未見其奇，卻是五、六有斡旋，尾句稍健。彼學晚唐者有前聯工夫，無後四句力量。　馮舒評：都不出「舅氏」，便不是。　落韓詩于胸中，擺脫不得。　五、六兩句只可作起句。　若「琴高」可作鯉魚字用，則蘇武可替羊，許由可替牛，孟浩然可替驢，又不止右軍、曹公之爲鵝與梅子矣。山谷再生，我亦面誚。　第六貼在之郡後方好。　七、八兩句，割鷄非大手，《論語》義不如此。　馮班評：第四句「琴高」不妥。五、六兩句亦可作起句，第七句「割鷄手」，不通。　陸貽典評：「割鷄手」不應如此用，豈山谷別有所據耶？　紀昀評：「割鷄手」三字誤用。　何焯評：琴高魚，事詳趙與時《賓退錄》，二馮似未見此書，以爲琴高代鯉魚用者，反誤于任淵注也。宣城有琴高魚，纖細如柳葉，碧色無骨，士人甚珍之。大馮此謂，未諳風土也。　無名氏（甲）評：宣州三月有琴高魚，批殊謬。《宋詩精華錄》卷二：貢毛號以風流，語妙。鴨腳、琴高，當之無愧色。五句本漢詔。

又二　《艇齋詩話》：山谷「試說宣城樂，停杯且試聽」，取退之「番禺軍府盛，欲說暫停杯」。《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詩中四句佳，言風土之美，而「明」、「簇」、「豐」、「卧」，詩眼也。後山謂「句中有眼黃別駕」是也。尾句尤有味，年豐矣，訟少矣，彼謝公歌舞之地，以親筆墨爲事可乎？起句乃昌黎前詩體也。　馮班評：腹聯不言風土。　馮舒評：不應是第二首起句，亦不應只兩句而要人「停杯」。　紀昀評：馮氏駁此二詩甚穩，惟謂「共理」二句只可作起句，則是以《才調集》法律一切，不知盛唐人別有法在。　前詩指《送鄭尚書》，起二句直是蹈襲，不得云用昌黎前詩體。然昌黎亦套古詩「四座且莫喧，願聽歌一言」句，非自創也。　《宋詩精華錄》卷二：皖人各築圩，至今猶然。

《送范德孺知慶州》　《昭昧詹言》卷一二：自是老筆，而乏妙趣。三四句剩語不歸，擲。收四句正入，闊遠簡盡。《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德孺名純粹，元豐八年八月除知慶州。山谷以次年春爲此詩贈之。乃翁謂范文正公，阿兄謂忠宣公純仁也。

《題王仲弓兄弟巽亭》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起太拓。

《便繼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鄭彥能》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王銑晉卿尚蜀國公主，其家酒名碧香。彥能名僅。漢賜丞相上尊酒，言貧者無此骨相，不能邀給賜也。「應憐」二句，皆謂王憐山谷，憐其坐則無氈，出則被謗也。

《題聖寺庭枸杞》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引《漫叟詩話》：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山谷嘗賦道院枸杞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次韻子瞻贈王定國》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首惟「屯」韻有痕跡，餘俱自然，乃次韻之佳者。

《次韻張詢齋中春晚》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首「靜」、「井」二韻卻佳，「請」韻尤勝。

《次韻答晁無咎見贈》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靜」韻少根，「井」韻亦覺局促，此次韻之病也。

《次韻答張文潛惠寄》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旂」、「兒」二韻殊不自然。

《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資」字不如換「宇」字。「土弊」十字盡七閩之俗。

《次韻曾子開舍人游籍田戴花歸》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蟬」韻有致。

《次荆公題西太一宮壁》　《詩林廣記》後集卷二引任淵云：此詩謂在熙、豐，則荆公爲是；在元祐，則荆公爲非。愛憎之論，特未定也。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西太一宮韻》一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首二句，追念熙寧間一時建立之事，今已墮渺茫，如醉鄉夢境，至其所可傳，則有不朽者在。後二句，所以終此意也。

又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山谷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公之過，當與巴西同科。末意言神考眷遇荆公，終始不衰，升遐之一年，而公亦薨。神考威靈在天，公當從之，非讒邪所能間也。

《和答錢穆父咏猩猩毛筆》《竹莊詩話》卷一〇引《王直方詩話》：山谷《猩猩毛筆》詩，乃篇章中《毛穎傳》。又《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塡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尸。如《咏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又《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咏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詩注》云：此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一聯，上句是借事以言猩猩，下句謂作筆寫書也。《誠齋詩話》：初學詩者，須學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略】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負暄野錄》卷下：猩猩毛筆，惟山谷詩絕冠，名士無不諷咏。《淮南詩話》卷三：《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施惠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即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疏，而「拔毛濟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述謎也，何足爲詩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用事所出，詳見任淵注本。此詩所以妙者，「平生」、「身後」、「幾兩屐」、「五車書」，自是四箇出處，于猩猩毛筆何干涉？乃善能融化斡排至此。末句用「拔毛」事，後之學詩者，不知此機訣不能入三昧也。山谷更有兩絕句，亦可喜。馮舒評：如此用事，粘皮帶骨之極矣。且題是「筆」，起二句如何只說「猩猩」，至第四句方出「筆」耶？況既以爲筆，則凡書皆可寫，又何止「五車」耶？此等俱逗漏之極，必以爲佳，我所不解。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正爲此等下針也。江西派詩多用新事而不得古人繩尺，冗碎疏濁，襯貼不穩，剪裁脫漏。值其乖繆，便似不解捉筆者，更不及崑體宛約細潤。馮班評：此江西法也。彼法中佳作也。第四句方見「筆」，何也？江西體須如此。古人用事，意在詞中，即詩人比興之變也。此作粘滯割裂，殊無古人法。用事如此，眞文章一大厄。查慎行評：三、四屬物耶？屬人耶？終覺去題太遠。使老杜爲之，必別有斡排之法。紀昀評：此說（指方回評）精妙。先從「猩猩」引入，然後轉入「筆」字，題徑甚窄，不得不如此展步。馮氏譏其次句不入「筆」字，竟是不知艱苦語。點化甚妙，筆有化工，可爲咏物用事之法。三、四可以增人智慧，五句卻太寬，結微近纖，然小題不甚避此。張載華評：王漁洋先生《分甘餘話》論此詩三、四兩句云：「超脫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先兄含广所纂《帶經堂詩話》于附識中采錄先生此條評語，持論極爲精當。蓋詠物，詩家最難，妙在不即不離。若去題太遠，恐初學從此入手，未免艱澀費解。先生晚年點閱《律髓》，「老去漸于詩律細」，所以指示來學者，用意深矣。何焯評：結句眞惡道矣。前半兩兩相承，議其第四方出「筆」，卻非也。巧而不穩。許印芳評：「在」、「能」字複。「朱」押通韻。《詩藪》外編卷五：宋人用史語，如山谷「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源流亦本少陵，用經語，如後山「呪功先服猛，戒力得扶顚」，剪裁亦法康樂。然工拙頓自千里者，有斧鑿之功，無熔煉之妙，矜持於句格，則面目可憎，架疊於篇章，則神韻都絕。《帶經堂詩話》卷一二：詠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宋人《詠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超脫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載酒園詩話・黃庭堅》：《咏猩猩毛筆》曰：「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雖全篇佻譟，使事處猶覺天趣洋溢。至《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則眞如祝欽明之《八風舞》，大雅掃地矣。《圍爐詩話》卷五：山谷《猩猩毛筆》云，【略】工煉得唐人法。「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乃其戲筆，而學宋詩者多倣之。《覯齋詩談》卷二：詠物貼切固佳，亦須超脫變化。宋人《猩猩毛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芭蕉》詩「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非不恰肖，但刻畫太細，全無象外追神本領，終落小家。《歷代詩話》卷五九：吳旦生曰：《唐文粹・猩猩說》云：「阮研使封溪，見邑人言，猩猩喜著屐，人設酒及屐，乃爲所禽，刺其血。」又晉阮孚云：「未知一生能著幾兩屐。」又五車書，莊子言惠施事，蓋魯直上句借孚語以用研事，下句借施事以言作筆鈔書耳。極刻露處，能餘其隱，故不嫌其太作意也。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山谷《猩猩毛筆》詩不失唐人豐致，反自題爲戲作，失正眼矣。

《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八首》一《娛書堂詩話》卷四：杜詩：「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黃山谷云：「龜以靈故焦，雉以文自翳。」蓋取《漢書》兩龔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之語。

又二　《容齋續筆》卷三：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于《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又四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晁張二字率意露出，此病唐人所無。

又五　《隱居通議》卷一一：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詠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晁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於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

又七　《龍性堂詩話續集》：王介甫《進字說》云：「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則《字說》亦達人遊戲之筆，初未嘗自誇爲不刊之書也。當日諸公何苦詆刺，如貢父之老鸛、子瞻之爲鳩云云，皆可笑者。乃知新法之行，雖屬執拗，亦諸人激成之過。魯直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己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不專主王氏而罪附和者，最爲平允，足令荊公心服。

《次韻答邢惇夫》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崇」韻強湊。

《和邢惇夫秋懷十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山谷此種詩體，篇數愈多，意象愈遠，爲唐人所不到。

《送謝公定作竟陵主簿》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八句，皆正叙夾寫。「胸中」以下始換議。「漢濱」二句跌入。收妙。《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謝公謂師厚，公定蓋其子也。竟陵與襄陽，皆在漢水之濱。「四海」句，以習鑿齒比公定才行之高。「拄笏」句以王徽之比公定襟懷之雅。

《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　《鷄肋編》卷上：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撅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冶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爲「雖」乃可。《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元祐元年夏，顧臨子敦除河東漕。東坡有古詩，山谷押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是也。予竊謂「一寸功名心已灰」，此句有病。以元祐之時勸其退，豈子敦有不滿乎？「行臺無妾護衣篝」，此亦小事，近乎不莊。大抵山谷詩律高，而用意亦多出于戲。如「折衝樽俎不臨邊」，意好，卻犯子敦名。「兩河民病要分憂，一馬人間費十年」，始是惻怛愛民之意。【略】如此詩「一馬人間費十牛」，蔡卞切齒，謂谷譏熙、豐政事。陳留史禍，亦本于此，而淵不能注。　馮舒評：如何忽作人語，都捐惡習？　紀昀評：三詩語微傷直，而風旨要爲可取。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查慎行評：任注「漸爲歸老之計」，原指王舍人，非謂山谷也。此評謬。　紀昀評：第二首無甚深意，似可刪也。　第二句率。「粟粒」二字未老。　無名氏（甲）評：青牛，老子所乘。《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青牛，謂老子乘青牛車也，句當謂功成名遂身退之語。

又三　《鷄肋編》卷上：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謂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況餘者乎。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行臺無妾護衣篝」，言其之官清況，不攜家累耳，與浪仙「三年馬不肥」句同意，虛谷未之詳也。　許印芳評：任氏解前章云：「欲其務本業。」後章云：「欲其惜民力。」可謂明白了當。「一馬」句，指熙、豐弊政。任氏亦已注明。至虛谷所傳，蔡卞切齒，山谷得禍，此詩外事，注家何能周知？虛谷以任氏不知而笑之，且譏其不識詩意，皆非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行臺無妾護衣篝」，《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女侍史二人執香爐燒熏以從入，使護衣服。此句謂顧未攜家往耳。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元次山因石顯有窓，因修之以藏酒，命爲窪樽而銘之。鄧聖求在武昌，嘗作《元次山窪樽銘》。東坡在玉堂，與鄧同夜直，話及此事，因作武昌西山詩，請鄧同賦，山谷和之。首四句叙次山作窪樽。「平生四海」以下十二句，叙東坡在黃州尋次山之遺蹟。「鄧公」四句，叙東坡摩挲鄧公之銘。「謫去」至末八句，叙東坡還京，與鄧同直玉堂。《宋詩精華錄》卷二：併子瞻于次山。付諸一慨，此時境地同也。「鼎來」句不免世故周旋。

《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以韻道之》　《學齋佔畢》卷二：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

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鄴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迨古人」，信斯證也。《隱居通議》卷八：此堂先生瑞南豐，先達名儒也，嘗謂余曰：山谷作詩有押韻險處，妙不可言。如《東坡效庭堅體》詩云，【略】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氣，拂拂意表。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詩卻似效韓退之體。《宋詩精華錄》卷二：起四語論者謂有微詞，理或然也。「諸人」四句，言本不足附蘇門，而蘇乃降格納交。

《柳閎展如子瞻甥也其才德甚美有意于學故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字作詩贈》《韻語陽秋》卷一二：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賈天錫惠寶薰乞詩予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字作詩報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苕溪漁隱曰：十詩中，如「險心游萬仞，躁慾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次韻張仲謀過(酺)池寺齋》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蛇」韻以後俱湊率完篇。

《詠雪奉呈廣平公》《紫微詩話》：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邪？」東坡云：「正是佳處。」《漚南詩話》卷二：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卧聽疏疏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是佳處。」慵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于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是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詠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疏疏」「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己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夜聽」、「曉看」一聯，徐師川有異論。東坡家子弟亦疑之，以問坡，謂黃詩好在何處？坡卻獨稱許之。以余味之，亦無不可。元祐詩人詩，既不爲楊、劉崑體，亦不爲九僧晚唐體，又不爲白樂天體，各以才力雄于詩。山谷之奇，有崑體之變，而不襲其組織。其巧者如作謎然，此一聯亦雪謎也，學者未可遽非之。下一聯「婆娑舞」、「頃刻花」，則妙矣。外集又有《次韻張秘校喜雪》，有四聯可觀：「學子已占秋食麥，廣文何憾客無氈」；「巷深朋友稀來往，日晏兒童不掃除」；「寒生短棹誰乘興，光入疏櫺我讀書」；「潤到竹根肥臘筍，暖開蔬甲助春盤」。乃北京教授時詩。馮班評：俱好。自是大家。馮舒評：次聯畢竟好。「婆娑」，頗無意致。查慎行評：五、六切雪。紀昀評：三、四偶見亦有致，但不得標作句法耳。許印芳評：按次句接法不測，蓋以沙喻雪也。三、四雖不可標作句法，卻是獨創一格，此等最見本領。虛谷以五、六爲妙，眞兒童之見。所引諸聯，曉嵐密點「巷深」、「潤到」兩聯，亦取其清新也。《筱園詩話》卷四：咏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脫大雅，絕不粘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略】東坡尖叉韻詩，實非佳作，以韻險而語意凡猥，易於諧俗，故得盛名。【略】山谷「疏疏密密」、「整整斜斜」之句，亦是笨伯劣語。東坡阿好，強爲之解，不足信也。

《次韻宋懋宗僦居甘泉坊雪後書懷》《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四句，叙宋族氏行歷，仕不得志，故云云。五、六僦居。收切雪，又貼書懷。《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馬瘦三山葉打門」，元稹《望雲騅歌》曰：「胯聳三山尾株直。」山谷此句用「官清馬骨高」之意。

《和答子瞻》《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山谷時病目，故首二句云云。東坡謝山谷餽茶詩云：「明年我欲東南去。」故曰「貽我東南句」。

《子瞻以子夏邱明見戲聊復戲答》《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上清虛皇對久如」句，謂奏對久之。詩箋曰：丞然，猶言久如也。軒轅，謂神宗，時山谷修實錄，故云。

《雙井茶送子瞻》《昭昧詹言》卷一二：空中縱起。「我家」二句入叙。「爲君」二句遠勢。凡三層。《避暑錄話》：「雙井在分寧，地屬黃氏，魯直之家也。」《歷代詩發》卷二五：《本草》云：「茶令人少睡，故能起夢。」雖托興諧言，亦有本也。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此種插入一叠句韻是正格。《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雙井在洪州分寧縣，山谷所居也。

《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昭昧詹言》卷一二：「閣門井」水，歐、梅諸

公俱有詩。《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文德殿東上閣門之東有井，絕佳。陸羽，復州竟陵人，著《茶經》三篇，以廬山康王谷水簾爲天下第一。「爭名」句，謂衆人爭名於烈焰之中。東坡則以水沃其焚如之焰也。

《以雙井茶送孔常父》《昭昧詹言》卷一二：佳。兩層。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諸疊韻作俱欠自然，惟此差勝。

《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復次韻戲答》《昭昧詹言》卷一二：妙。兩層。

《戲呈孔毅父》《野客叢書》卷八：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略】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昭昧詹言》卷一二：起雄整，接跌宕，俱入妙。收遠韻。凡四層。東湖在豫章。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此作腴字，再叠不上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校書著作頻詔除」，山谷以元豐八年四月爲校書郎，元祐二年正月爲著作佐郎。

《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三句叙。四句空寫。五、六句議，二語抵一大段。七、八句另一意，又抵一大段。叙、寫、議雖短章而完足，轉折抵一大篇。凡四層，章法好，短章之式。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此種變律爲古，自成一體，的是變格。《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錫谷寒泉擬石俱」，擬音妥，圓而長曰擬，擬石所以澄水也。

《次韻奉酬劉景文河上見寄》《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歸鴻」用雁寄書事。石友指劉，潛郎，山谷自謂。

《晁張和答秦觀五言予亦次韻》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通篇理語，是宋人本色。

《次韻秦觀陳無己書院觀鄙句之作》　此首「無」韻不穩，次韻詩全壁也。

《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都運二首》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親切有味之言，可當龜鑑。

《次韻文潛同遊王舍人園》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長篇排句太少，便覺不挺，亦以趁韻之故。

《見諸人倡和酴醾詩次韻戲詠》《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名字」、「風流」一聯，盡酴醾之妙。此本唐時酒名，世以花似酒之色，故得名，而亦爲枕囊幛者也。山谷學老杜爲詩。「直知多不厭，何忍摘令稀」，此句殆謂賢者在朝，愈多愈美，而忍于驅逐，使之漸少乎？蓋元祐二年四月詩，必有所指。末句引金沙而鄙其效顰，則嫉惡之意尤甚，即老杜《孤雁》末句乃云「野鴉無意緒」一格也。　此詩孔文仲首倡，予有《清江三孔集》，偶未及撿。蘇子由所和，《欒城集》有云：「光凝眞照夜，枝軟或牽衣。」上一句佳。　查慎行評：酴醾見于詩者，即今俗稱木香花。　紀昀評：虛谷云「上一句佳」，凡白花詩皆可用，未見其佳。「玉氣」二句俗格。結句不佳。

《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昭昧詹言》卷一二：此又平叙，而起溜亮俊逸。後二段章法，畢竟拙笨。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此詩得李之神，得杜之骨。《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元祐元年十二月試太學錄，張耒試太學正，晁補之並爲祕書省正字。所謂道山延閣，所謂此地，並指禁省館閣言之也。思齊，指宣仁太后。紫皇及訪落，並指哲宗也。

《僧景宗相訪寄法王航禪師》《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二句，山谷自叙近狀。三、四句指智航。「一絲」句謂智航無罣無礙，脫離世網。「萬古」句，慨世人爲物所牽，如蟻之旋磨。末二句，謂智航能以法力致雨熟其田園，不須令小僧景宗乞化也。

《慈孝寺餞子敦席上奉同孔經父八韻》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佳處前二作已盡，此詩未免蛇足。

《次韻張昌言給事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文」字韻難押，想費思索得之。　馮舒評：不好不好，只是不好。不愛不愛，只是不愛。此人出詩獄，我入詩獄。　紀昀評：究竟牽強。爲韻所牽，不見涪翁力量。「三雨」二字生，「句凌雲」三字湊。《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第五句謂朝廷以旱故減常膳。第六句謂偏走羣望以禱雨。

《送李德素歸舒城》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癭」韻生而穩。

《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李德素》《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四句叙畢。「絕塵」句正面議。「緬懷」句入。「千金」二句刪。收舉百鈞，持重固而存之，不喘不汗。此使才驕氣浮者不解。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凡馬空多肉。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太史，當謂子由作起居郎、左史之任。「雲雨垂」，謂如在天上也。「馬官」二句，言其馴伏如此，必非新自西極來

者。任注詩意若曰：老於中朝之士與來自釣築者，其英傑之氣固自不同，如仗下馬與渥洼之驥也。「士或」句言五羖皮已自輕其身矣，而今乃有並不須此價者。

《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昭昧詹言》卷一二：敘題章法老。「李侯」二句逆入題。「一日」二句棱。「曹霸」二句議。「論幹」四句，反復有筆勢。「翰林論詩」，言蘇公亦同李論。初學須解此種，乃不妄下筆，入滑俗傖父派。沉著曲折，所謂氣深穩，語意重。《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翰林，謂東坡也。坡詩云：「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言少陵評幹不畫骨，李侯亦不以爲憑也。

《次韻子瞻題郭熙畫秋山》《昭昧詹言》卷一二：「黃州」四句，敘畢。「郭熙」二句，正面。「江村」句寫，「歸雁」句頓住。「坐思」二句入己，緯也，乃空中樓閣，妙。「熙今」二句，馳取下二句。「畫取」二句，點出宗旨。「但熙」二句，餘情遠韻，力透紙背。曲折馳驟，有江海之觀、神龍萬里之勢。「熙今」四句枯窘。

《再次韻四首》《艇齋詩話》：山谷「胸中五色線，補袞用工深」，出杜牧之詩「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苕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蔫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綫，願補袞衣裳。」魯直皆用其語。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胸中五色綫，平生補袞用功深」。

《題鄭防畫夾五首》一《漫南詩話》卷三：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

《睡鴨》《容齋隨筆》卷一：徐陵《鴛鴦賦》云：「山鷄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鷄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賓退錄》卷一〇：徐陵《鴛鴦賦》云，【略】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鷄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蓮堂詩話》卷上：黃山谷《睡鴨》詩，【略】山谷非蹈襲此也，以徐語弱，故爲點竄耳。《退菴隨筆・學詩一》：古詩多展轉相襲。【略】亦有全篇襲之者。徐孝穆《鴛鴦賦》，【略】黃山谷《題畫睡鴨》云：「山鷄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

《題凫以道雪雁圖》《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謝玄暉最以「澄江靜如練」得名，故李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山谷詩云：「恁誰說與謝玄暉，莫道澄江靜如練。」則其人之優劣於此亦可以見。《山谷內集詩注》卷七任淵注：李太白詩《烏棲曲》「銀箭金壺漏水多」，此借用。又詩「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此反而用之，言不若於此景物中道出一句也。

《次韻子瞻題無咎所得與可竹二首粥字韻戲嘲無咎人字韻詠竹》二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全是五律。

《次韻王定國揚州見寄》《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元豐中導洛水入汴河，謂之清洛。首二句云者，謂山谷在汴京晝夜思王，猶清洛水之晝夜流下揚州也。

《往歲過廣陵值早春嘗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彷彿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今春有自淮南來者道揚州事戲以前韻寄王定國二首》一《艇齋詩話》：山谷「馬上時時夢見之」，「夢見之」三字，出《選詩》「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末二語用深妙之至，惜全首非絕句正格。

又二《艇齋詩話》：荆公詩云：「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二詩語甚相似。《石洲詩話》卷四：阮亭所舉宋賢絕句可繼唐賢者凡數十首，然何以不舉山谷《廣陵早春》之作云：「春風十里珠簾捲，髣彿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艇齋詩話》：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可憐遠渡幘溝漊，不堪今時罷檄子。」幘溝漊，高麗城名也，見《三國志》。罷檄子用程曉《伏日》詩：「今時罷檄子，觸熱向人門。」東湖言山谷詩對罷檄子，對得不親。《昭昧詹言》卷一二：未佳。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此種換韻是正格。《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銀鉤字也，玉唾詩也。幘溝婁，高麗城名。罷檄，謂不曉事人，山谷以自道也。

《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昭昧詹言》卷一二：文潛體肥大，詩蓋譏之，見《老學庵筆記》。《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山谷有《猩猩毛筆》詩，蓋亦穆父高麗所得。文潛體肥，故有「肉山」之譏。黃閒，弩名。

《次韻王炳之惠玉板紙》《艇齋詩話》：山谷詩云：「王侯鬚若緣坡竹。」蓋用王褒《責髯奴文》云「鬚若緣坡之竹」。《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句用王褒《責髯奴文》：「須離離若緣坡之竹。」三句接不下。按此詩意甚平，無奇。《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董狐南史一筆無二句）山谷時爲史官，自謙云爾。

《次韻柳通叟寄王文通》《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事往復頓挫。後半雖衍，而有遠趣。

《博士王揚休碾密雲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昭昧詹言》卷一二：「王郎」四句分叙。「鳴鳩」四句寫。收二句反掉。

《答黃冕仲索煎雙井並簡揚休》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數詩疊韻，俱近自然，大抵七言轉折較五言稍易耳。《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王戎封安豐侯，善發談端。此引以比揚休。「秋月澄江」，言詩之清絕如此。「夜堂」句不知何指。

《再答黃冕仲》《昭昧詹言》卷一二：逆入，妙。

《戲答陳元輿》《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元祐二年八月，陳軒爲主客郎中。軒字元輿。陳汀州，亦猶稱鄭冠氏、孫陽翟之類。任注云：東門拜書，當是拜誥於東上閣門。小人，山谷自謂也。「迎笑」句，謂少婦也。「夜窗」句，謂寒宵也。「秋衣」句，謂侍妾薰衣也。謂元輿雖甘枯淡，恐有少婦寒宵薰衣，意根復動耳。

《再答陳元輿》《昭昧詹言》卷一二：起逆入，奇氣傑句，跌宕有勢。「牛鐸」句擲。收四句有韻，言不如歸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牛鐸，山谷自比。黃鍾，以比元輿也。邂逅，謂不期而得之。補袞，謂名位也，謂名位倉卒可得，不如不忘其本也。

《次韻冕仲考進士試卷》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竹」「粟」二韻俱好。

《王聖美三子補中廣文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囊書」句，當是饋以書籍，故曰「當贈錢舍中」。「犢子」句，《晉書》石勒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

《同子瞻韻和趙伯充團練》《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金玉」句，指趙，謂宗室富貴之家而能自處於寂靜也。「仙班」句，謂東坡與趙同在朝列也。兩宮，指宣仁后及哲宗也。老臣，指文、呂諸公。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平生」二句，言不好飲。「我醉」二句，言不好色。崔謂崔瑗，杜謂杜度。長沙僧，懷素也，自言得草書三昧。任注：席君蓋京師醫者，與山谷寓舍相鄰。山谷書帖中所謂席三，即其人也。杭州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著《宗鏡錄》一百卷。

《考試局與孫元忠博士竹間對窗夜聞元忠誦書聲調悲壯戲作竹枝歌三章和之》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生艷獨絕之技。

又二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引伸前意，不嫌重複。

《觀伯時畫馬》《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苕溪漁隱曰：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略】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此詩上三句，言供帳之寒陋也。【略】次三句，言鎖宿試院甚久，出院未有期，鬱鬱自苦，如貧馬之得食。《野客叢書》卷二〇：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染題李伯時畫欲驅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無咎、蔡天啓諸人皆和，多有好句。」【略】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一換，三疊而止，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蓋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三句極言供奉之陋，當一傳。收入題神化，極言貧困。此是在試院作。坡和尤妙。晁、廖皆有作。《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元祐三年春，東坡知貢舉，山谷與李伯時皆爲其屬，故試院中作數詩。儀鑾司掌奉供張之事，翰林司掌供御酒茗湯果及內外筵設。

《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任淵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本汲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此句蓋用此意也。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迹其本原，政在子陵釣竿上來耳。《滹南詩話》卷二：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

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于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于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宋詩精華錄》卷二：此興到語耳。

《題伯時畫松下淵明》《宋詩精華錄》卷二　次句指陶侃，四句言晉亡。

《次韻子瞻送李廌》《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多字方叔。東坡知貢舉，而多不第，有詩送之。「巨浸」二句，言其所成者大。「風蟬」二句，勸其不求速化。

《次韻子瞻以紅帶寄眉山王宣義》《昭昧詹言》卷一二：王准奇字慶源，東坡妻叔也。惜翁云：「王以雅州主簿取長官怒，謝病去。」一起跌宕，言貧不可歸。二句不歸，擲。三句曲，曲折好。「鄰翁無」三字擲。「當今」句言不用要我，收衰了。《援鶉堂筆記》卷四〇：按王以雅州主簿取官長怒，謝病去。「當今」二句上下詞意似不相屬，亦未詳所云二老者何謂也。是時元祐元年，二老豈稱英宗宣仁高后，神宗欽聖向后耶？果爾，則不辭矣。且王一主簿殊不相稱，然詩未必云爾，記詳考之。《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王准奇，字度原，蜀之青神人，東坡叔丈人也。《宋詩精華錄》卷二：「當今」二句，法語之言。二老謂文潞公、呂申公，以耆年當國。

《次韻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觀翰林公出游》《野客叢書》卷二九：前輩用事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四出游，後四蘇公。《甌北詩話》卷一二：宋人詩，與人贈答，多有切其人之姓，驅使典故，爲本地風光者。【略】山谷贈坡詩：「人間化鶴三千歲（蘇軾），海上看羊十九年（蘇武）。」皆以切合爲能事。然以蘇武比坡黃州之謫，尚可映帶，蘇秦、蘇軾，何爲者耶？山谷又有《題郭明甫西齋》云：「東京望重兩幷州（郭伋、郭丹），遂有汾陽整綴旒（郭子儀）。翁伯入關傾意氣（郭解），林宗異代想風流（郭泰）。」此不過述其家世，於其人何與耶？《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還作遨頭驚俗眼」，蜀人好遊樂，謂成都帥爲遨頭，此借用。

《聽宋宗儒摘阮歌》《龍性堂詩話初集》：唐人聽琴聽琵琶詩，如右丞之於董大，昌黎、昌谷之於穎師，奇語疊出，彷彿盡致，後人莫臻其妙。黃庭堅有《聽戴道士彈琴》及《聽宋宗儒摘阮歌》，亦復傑出者。【略】二詩點綴工巧，足繼唐響，東坡、堯臣咸不及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先叙人。三、四贅語，不緊健。「落魄」句無味，擲。「手揮」一段寫，未妙，太漫。末三句以己收。《七言詩平仄舉隅》：此篇之「文彩風流今尚爾」，「自疑耆域是前身」，「落魄酒中無定止」，「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群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問君枯木著朱繩」，皆不可以律句目之。蓋山谷之平仄，其似極順處，乃皆其極逆處。此於阮亭先生所講三平正調之理之外，別闢洞天。詩家音節，必到此乃極其矯變。而此篇乃其最平正通達之作。其於仄韻不肯輕放出仄平仄之正調，則拗怒之中，轉餘圓勁，故錄此以見七言之體段音節，必至蘇、黃而極其致。而蘇之圓折如意，與黃之變轉而不失其正，途雖殊而理則一也。然古詩中所插平仄適均之句，亦原是恰好應爾，原皆不可謂之律句，又不但山谷已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翰林尚書，當是宋景文公。耆域，天竺高僧也。嘗以淨水一杯、楊柳一枝，起滕永文之病。

《和子瞻戲書伯時畫好頭赤》《鶴林玉露》丙編卷六：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

《詠伯時畫太初所獲大苑虎脊天馬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筆端」十字出奇，少陵之外。

《題伯時天育驃騎圖》《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苕溪漁隱曰：山谷用此事于伯時，尤爲親切，姓與藝皆同也。

《題竹石牧牛圖》《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呂氏童蒙訓》：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以爲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此乃可言至耳。蔡正孫評：唐李涉詩「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末句之意亦本此也。《娛書堂詩話》卷四：山谷云：「石吾甚愛之，莫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鬥殘我竹。」語甚奇。李太白《獨漉篇》云：「獨漉水中泥，水獨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山谷句法抑恐有取乎此。《滹南詩話》卷三：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問花樓詩話》卷二：山谷《題竹石牧牛圖》句，圖筆蒼勁，

書學山谷，無款識。頃從友人假觀，適吳山子過談，余愛而誦之。君曰：「太白《獨漉篇》：『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山谷巧於用古如此。」《歷代詩話》卷五九：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以爲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竹石牛圖》詩乃可言至耳。余觀此詩機致圓美，只將竹石牛三件頓挫入神，自成雅調。陵陽謂其襲太白《獨漉篇》法，然按宋元嘉中語云：「寧作五年徒，不逐王元謨，元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則太白之前，早有此等語句矣。姚壎《宋詩略》卷九：體製似倣太白《獨漉篇》。《宋詩精華錄》卷二：用太白《獨漉篇》，調甚妙，但須少加以理耳。

《次韻答曹子方雜言》《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五句，山谷自叙近狀。時持戒律甚嚴，故有「齋盂」之句。冷卿如稱詞部爲冷聽，廣文爲冷官之類，謂光祿卿也。或云，冷，姓也。國藩按：冷卿以姓爲是。「往時」以下八句，山谷昔在冷宅，始知曹之名。「誰憐」四句，叙與曹相遇時，曹貧，而冷亦不如昔矣。末七句招曹偕隱。張侯似是張仲謀。

《嘲小德》《艇齋詩話》：山谷《嘲小德》詩云「書窗行暮鴉」，蓋用盧仝《添丁》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書窗如老鴉。」

《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山谷内集詩注》卷一〇任淵注：山谷跋此詩云：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

又三　黄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善於諷詠，卻與起首末意重複。

《憶邢惇夫》《漫南詩話》卷三：《弔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黄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次韻答秦少章乞酒》　黄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初無」十字，千古同慨。

《記夢》　姚壎《宋詩略》卷九：此詩《洪駒父詩話》以爲記一宗室事，《冷齋夜話》以爲與道士夢遊蓬萊事。細味詩意，大抵洪説近之。

《戲書秦少游壁》《山谷内集詩注》卷一一任淵注：此詩當是少游過南京有所盼，主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烏事，遂皆寄言衆禽以爲戲。「丁令威」以指少游。「鸜鵒」似指所盼者。「秦氏庭烏」，以指少游之細君。「雅烏之兄」，言喜其所生之子已長成。宋都南京，「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開廣細君之意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微服過宋，謂少遊過宋之南京，今之歸德也。宋父，以喻所盼者之父。百牢，喻百兩之禮，鸜鵒，喻此女也。秦氏，喻少游之夫人。兄，喻少游之子已長矣。「憶炊」句，喻少游昔年與妻同貧苦。「未肯」句，喻妻意不欲少游納妾。「莫愁」句，勸少游妻無怨其夫。「但願」句，言富貴後不妨廣置姬妾也。

《贈秦少儀》《漫南詩話》卷三：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俱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哉！　黄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幾以文爲詩矣。在作者筆之所到，自開生面。後人不善學之，則爲病不淺。

《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即如常在郎罷前」，顧況詩曰：「隔地絶天，直至黄泉，不得在郎罷前。」《宋詩精華錄》卷二：由厥兄遞到厥弟，餘周旋語。

《六月十七日晝寢》《養一齋詩話》卷七：晁君誠「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芻」，山谷吟賞不已，遂摹其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而不知其氣味去之甚遠。石林取之，無鑒別也。《隨園詩話》卷九：晁君誠詩：「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芻。」眞靜中妙境也。黄魯直學之曰：「馬齕枯箕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落筆太狠，便無意致。《一瓢詩話》：山谷本以粗怪險僻爲法門，故「林際春申君」以爲佳也。而「馬齕枯萁喧午夢」，尤覺駭人。

《宗室公壽挽詞二首》《二老堂詩話》：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景象。務觀云：韓子蒼嘗見魯直眞迹，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黄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死於句下，絶不似大家吐屬。

《竹枝詞二首》《程史》卷一一：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略】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眞，亦寓言之流歟！　《古歡堂集雜著》：山谷自荆州上峽入黔，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人，令以《竹枝》歌之，

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又「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自云可入《陽關小秦王》。余只覺其調俚，其言淺，不及劉夢得《竹枝詞》多矣。比之古樂府「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奚啻千里！《石洲詩話》卷四：山谷《竹枝詞跋》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予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蓋每首後二句，疊一遍也。又云：「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此則每句用疊也。按《苕溪漁隱叢話》：「唐初歌詞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曲，是七言詩。《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也。」查他山云：「《小秦王》一名《古陽關》，蓋《小秦王》與《陽關》音節相埒耳。」後三首託太白，大約此皆《竹枝》中極着意者矣。

《夢李白誦竹枝詞三疊》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三詩眞太白也。《宋詩精華錄》卷二：音節極佳，先生所謂可以弦歌者，此其選矣。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 《宋詩精華錄》卷二：次句又弄小巧。

《次韻楊明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腐草」之「腐」，不容不拗，緣一定字不可易，如「備萬物」、「無四隅」亦然。所以選此詩者，不專爲拗字而止。「身隨腐草化」，所謂語小莫能破。「名與太山俱」，所謂語大莫能載。「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九鼎安磐石，一身轉秋蓬」，皆是也。五首選一。陸貽典評：虛谷迂論。馮舒評：一生與此公無緣。第三句變了螢火蟲。結尾惡句。紀昀評：此眞腐陋之見。山谷本意不如此。起二句是拗字，次句自應二平。「腐草化」得用三仄，乃正格。以爲拗字，謬甚。

《謫居黔南十首》 《韻語陽秋》卷一：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時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山谷內集詩注》卷一二任淵注：蓋山谷謫居黔南時，取樂天《江州》等詩，偶有會心者，摘其數語，寫置齋閣，或嘗爲人書，世因傳以爲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與樂天較工拙也。詩中改易數字，可爲作詩之法。《能改齋漫錄》卷三：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略】且曰：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如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尙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尙餘二十四句，「常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容齋隨筆》卷一：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歸田詩話》卷中：至黃山谷則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讀之令人慘然不樂。《退菴隨筆・學詩一》：古詩多展轉相襲。【略】《黔南十絕》，亦全用香山《花下對酒》、《渭川舊居》諸作。此在古人，或居然暗合，或偶爾戲爲，今人無庸相訾，學者亦未可藉口也。

《贈黔南賈使君》 《山谷內集詩注》卷一二任淵注：（「春入鶯花」二句）兩句皆言故園無主之意。（「何時定作內光主」二句）言使君平定西夏，功名已立，始歸故園。《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春入」二句，任注謂皆言故園無主之意。國藩以爲此詩蓋送賈出行者。山谷放臣，既少歡悰，賈又出巡，城中無主，故待賈征還日，鶯花梨棗皆有主耳。

《次韻雨絲雲鶴二首》一 《淳南詩話》卷二：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密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蝀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願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雲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雨似絲，雲似鶴，以爲題若易而難者也。山谷在戎州代史夫人炎玉作，山谷外兄張祺子履之妻，張祉介卿之嫂也。首唱石諒信道，蓋亦游戲

所爲。而雨絲所謂「天經緯」、「帝杼機」。末句願染朝霞補君王衣，意思弘大，非老筆不能道也。馮舒評：意境醜惡，非山谷不至此也。鶴變狗有何趣味？馮班評：黏。紀昀評：此種瑣屑刻畫，亦非山谷當家。「蛛蝥」句拙極。「風光」四句小題大做，轉不配題。如草香花媚之地，忽冠冕鼓吹以臨之。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紀昀評：杜句本不佳，用來更爲俚鄙。凡用事須具鑒裁，非謂有典即可入句。

《戲詠子舟畫兩鷁鴿》　《昭昧詹言》卷一二：無味。收二句，眞假覺夢，爲一爲二。

《再用前韻詠子舟所作竹》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作便是強弩之末。「榮枯」二語，即自入道。

《次韻答斌老病起獨游東園二首》一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山谷有詩云「小立佇幽香」，「農家能有幾」，韻聯與荆公詩頗相同，當是暗合。《山谷內集詩注》任淵注：王立之《詩話》曰：山谷詩云「小立佇幽香」，「儂家能有幾絢絲」，與荆公頗相同，當（時）是暗合耳。按介甫詩云：「月映林塘淡，空涵笑語涼。俯窺憐綠淨，小立佇幽香。」然亦本于老杜「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香」之句。老杜詩又曰：「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忘蹄」句用語拙。

《又和二首》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多用禪語，雖大家亦難討好。

《又答斌老病愈遣悶二首》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苕溪漁隱曰：東坡云：「茶筍盡禪味，松杉眞法音。」山谷云：「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文潛云：「鳥語演實相，飯香悟眞空。」此三聯語意相類，然山谷一聯最爲優。

《戲答史應之三首》　《蓮堂詩話》卷上：宋史應之，眉山人，落魄無檢，喜作鄙語，人以屠儈目之。故黃山谷贈以詩，多用屠家事，曰：「先生早擅屠龍學，袖有新硎不試刀。歲晚亦無鷄可割，庖蛙煎蟬薦松醪。」蓋應之授館於人，爲童子師，故入引前輩詩「來朝爲送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鱖魚」，與唐人郭受詩「松醪酒熟旁看醉」等語以戲之。

《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苕溪漁隱曰：前輩議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如何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爲好句也。《珊瑚網》卷二四下文天祥《跋淳化閣帖》：山谷道人題榮州祖大師元上人詩，如爐然後鐵，而筆力遒勁，字勢飛颺，猊虎鬬爭，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是殆日月星辰彰于天，山川草木形于地，而不知孰使之然也？詩句字畫，稱唐之盛也，詩如李、杜，書如顏、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熙豐間，乃有道人者出，不惟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衆長，集之一己。近臣諸公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館歌兒，而去古人益遠矣。吾於是卷，蓋三嘆云。吉州文天祥。《隱居通議》卷八：山谷《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云，【略】形容絕妙，後有作者，何以加之？此堂先生瑞南豐，先達名儒也。　王禕《跋黃山谷贈元師詩》：公此詩辭沖氣夷，尊君愛國之意溢於言表，故前輩謂公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其書此詩，體逸韻勝，筆勢殊超邁可喜，蓋其字法至是亦復高矣。豈已造行安節和之時耶？　孫承澤《黃山谷題栞師元公此君軒詩》：《此君軒詩》爲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灑如意，不知刻於何地？摹手不工，然一段清朗之致，如霽色在林，尙足撲人眉宇也。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詠竹而用及程嬰、杵臼等事，此《選》賦之體，非詩正格，不善學之，則泛濫牽湊拉雜之病，無所不至。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王師」四句，叙其善鼓琴。「神人」四句，叙其善推命。「程嬰」句，狀竹之勁。「伯夷」句，狀竹之瘦。「霜鐘」二句，因竹而及琴，回顧篇首。

《侄杞隨知命舟行》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蔡正孫評：此詩痛快而警策，眞得訓誨子侄之體。末二句語，勉勵之意尤深。

《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　《七言詩三昧舉隅》：凡山谷詩實處即其空處，粘處即其脫處，而此較之東坡《梁左藏》、《郭綸》等篇更爲易見耳。

《次韻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一　《浩然齋雅談》卷中：涪翁詩云：「一錢不直程衛尉，萬事稱好司馬公。白髮永無懷橘日，三年惆悵荔枝紅。」張巨山詩云：「故園墳樹想青葱，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倉父子，紙錢猶挂樹頭風。」予以永感之人，久離墳墓，每讀爲之潸然。

《送石長卿太學秋補》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漢文」句，謂徽宗初立也。

《**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八　《梅磵詩話》卷上：山谷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眞實在。」用藥山答石頭禪師語，但易「膚」爲「毛」耳。《歷代詩發》卷二五：才氣橫溢，故冗長中有靈變蕭疏之趣。

又九　《困學紀聞》卷一八：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流而金石獨至。」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此出峽詩，起句有石本，作「巴俗殊親我，吳儂但憶歸」，細味則改本爲佳。「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此老杜句法。巴人相留，非不用情，奈不可與語，所以去之，此有深意。「東縣聞銅臭」者，蜀人用鐵錢，過巫山始用銅錢。山谷舊改此句，謂乃退之「照壁喜見蜴」之意。予以爲即班超「生入玉門關」之意也。「江陵換袂衣」，紀時序，亦見天氣漸佳。尾句殊工，有憂時之意。建中改紀，熙、豐之黨不樂，想是已見萌芽，必亦有所深指，謂不可以雲雨蔽太陽也。學老杜詩當學山谷詩，又當知山谷所以處遷謫而浩然于去來者，非但學詩而已。馮舒評：學老杜尙謬而爲山谷，學山谷差到何處？譬如學書，言學顏先學蘇可乎？　如此亦得。「銅臭」字儘粗。馮班評：「學老杜詩當學山谷詩」，此卻無不可。「未嘗有一詩及于遷謫」，此佳事，可用。　太露，少叙致。　次聯二句不好。　「聞銅臭」既非佳語，意尤晦。　結聯二句，好意。　查愼行評：此詩訛入《東坡集》。紀昀評：「巴人相留非不用情，奈不可與語，所以去之」，此仍解石本二句，改本乃「信美非吾土」意。「尾句殊工，有憂時之意。建中改紀，熙、豐之黨不樂，想是已見萌芽，必有所深指，謂不可以雲雨蔽于太陽也。」此解是。「學老杜詩，當學山谷詩」，此虛谷一生岐路。　五句不雅。

《**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己長句**》　《歷代詩話》卷五九：按庾子山賦：「風吹雲夢，凍合船官。」注云：「船官，官船也。」或疑山谷詩當作「官船居」，是未嘗看庾賦耳。趙復送晏集賢南歸云：「船官風破浪，關吏鼓通晨。」《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九鼎」句，謂無己有前輩典型，足爲士林之重。「一角」，以無己比麟，謂如學士中之瑞也。「砥柱」句，言無己獨立於頹波之間。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一　《蓮堂詩話》卷上：宋黃山谷詩云：「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房裏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唯有歸牛浮鼻過。」蓋用《北夢瑣言》陳詠詩曰：「隔岸水牛浮鼻渡，傍谿沙鳥點頭行。」此本陋句，一經山谷妙手，神采頓異。或云山谷當有所指，故運判陳舉頗以爲恨，其後遂有宜州之行。　《宋詩精華錄》卷二：興會之作。

又二　《無用閑談》：山谷絕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蓋秦沒於貶所，而陳獨存也。其意出於老杜《存歿口號》：「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又曰：「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蓋席、曹存而畢、鄭歿也。黃詩流麗悲壯，亦不減少陵。　《石洲詩話》卷四：至若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而後人有句云：「揮毫對客曹能始，閉閣焚香尹子求。」此不謂之襲舊乎？

又一〇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西山嘗舉山谷詩：「惇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余曰：「鐫」字未穩，事父母幾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耳，子豈應鐫其父邪？然邢恕游程氏之門，早歲立節如此，而晚乃顚倒錯繆，師友且不得而挽回之矣，豈一子所能鐫邪！

《**次前韻謝與迪惠所作竹五幅**》　《韻語陽秋》卷六：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略】《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箸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爲韻所牽邪？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贊畫竹，自不能作此長篇，分明是湊韻。

《**次韻中玉早梅二首**》　《滹南詩話》卷一：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次韻中玉水仙花二首**》一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苕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沈爲骨玉爲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卻反成語病。

又二　張侃《跋揀詞》：又徐幹臣侍兒既去，作《轉調二郎神》，悉用平日侍兒所道底言語。史志道與幹臣善，一見此詞，踪迹其所在而歸之。使魯直知此，與之同時，「可惜天香都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之句，無從而發也。《宋

詩精華錄》卷二：末二句實有所指，況以水仙花，恰稱窮巷幽姿身分。

《王充道送水仙花欣然會心為之作詠》《餘師錄》卷二：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處不鳴蟬」，則眞不倫矣。《野客叢書》卷二五：《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略】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酺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七言詩三昧舉隅》：不特「山樊是弟梅是兄」是着色相語也，即「含香體素欲傾城」亦已是着色相語也。惟其用此等着色相語，所以末二語，更覺破空而行，點睛飛去耳。此淮陰侯背水陣，所謂「此在兵法，顧諸君不識」者也。或乃套襲其體物語以爲工麗，則笨伯矣。《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四句奇思奇句。「山樊」句奇句。「坐對」句用杜。收句空。遒老。《宋詩精華錄》卷二：一經品題，遂登大雅之堂。

《劉邦直送早梅水仙花四首》四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著一「撩」字，便移不到梅花矣。

《和高仲本喜相見》《昭昧詹言》卷二〇：次句點題，卻以首句跌襯起，唐人多此法。三、四入高事實，接法兀傲。後半平衍而已。《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南浦，山谷自蜀放還，過萬州，曾見仲本，萬州即唐南浦郡。

《謝答聞善二兄九絕句》六　《墨莊漫錄》卷四：其體效《飲中八仙歌》。《藏海詩話》：魯直《飲酒》九首，「公擇醉面桃花紅」，「焚香默坐日生東」一絕，其體效《飲中八仙歌》。

又八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妙境道得出。

《戲贈米元章二首》二　《宋詩精華錄》卷二：山谷七言絕句皆學杜。少學龍標，供奉者有之，《岳陽樓》、《鄂州南樓》近之矣。

《次韻答高子勉十首》二　《猗覺寮雜記》卷上：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采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以「我」對「君」，雖非字之工者，亦見拗句之健。起句十字言景，中四句皆言情，豈近世四體所得拘？黃、陳詩有四十字無一字帶景者，後學能參此者幾人矣？德人，謂東坡。紀昀評：亦不必定不言景，此等總是方隅之見。

《再用前韻贈子勉四首》四　《優古堂詩話》：蔡絛《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爲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予按此說出於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嵩「醉鄉日月發」之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荆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三　《觀林詩話》：昔人有言：詩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登岳陽樓望君山二首》《詩林廣記》後集卷五蔡正孫評：山谷此詩，實用劉禹錫、應陶詩中語翻案也。

《自巴陵略平江臨湘入通城無日不雨至黃龍謁清禪師繼而晚晴邂逅禪客戴道純款語作長句呈道純》《竹坡詩話》卷二：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作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可謂善學前人者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原題下云：「解后禪客戴道純嘆雨，作長句呈道純。」靈源大士即黃龍清禪師也，其師曰晦堂心禪師，飛心禪師藏骨之所曰雙塔，皆山谷平生禪友也。梅聖俞詩云「高田水入低田流」，此云「野水自添田水滿」，尤妙。或問劉夢得一詩用兩「高」字，東坡一詩用兩「耳」字，皆以義不同，今此乃用兩「雨」字，何也？老杜「江閣邀賓許馬迎」，又云「醉于馬上往來輕」，此亦有例。張文潛詩多重疊用字，朱文公語錄道破，亦不以爲病。然後學卻合點檢，必老成而後用此例可也。馮舒評：性情所至，偶重一字何妨？不必引例也。結句都無收煞。紀昀評：究是一病，《語錄》之說不足據。題太累贅，詩遂不能理清頭緒。三、四偶然得之，

亦好。有意效之，便成惡劫。工部「桃花」、「黃鳥」一聯，原非佳處。《甌北詩話》卷一二：古人句法有不宜襲用者，白香山「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過北山雲」，蓋脫胎於「東家流水入西鄰」之句，然已遜其醞藉。梅聖俞又仿之，爲「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則磨牛之踏陳迹矣，乃歐陽公誦之不去口。黃山谷又仿之爲「野水自流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周少隱《竹坡詩話》亦謂其語意高妙，而不知愈落窠臼也。邵長衡《西湖》詩「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出外湖流」，亦同此病。

《題胡逸老致虛菴》 《石林詩話》卷上：蜀人石異，黃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困學紀聞》卷一八：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年蚌胎。」爲富不仁者可以警。《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末句一作「莫將世事侵兩鬢，小菴觀靜鎖靈臺」。三、四謂賑饑者必有後，此理灼然。五、六奇句也，亦近吳體。又，山谷《永州題淡山巖前》詩亦全是此體。馮班評：腹聯佳。紀昀評：「莫將世事侵兩鬢，小菴觀靜鎖靈臺」二句凡近。此雙拗，非吳體也。三、四好在理語不腐。此詩不甚入繩墨，略其玄黃可矣，不以立法。許印芳評：律詩上下聯疊用風月山水等字，山谷以前作者皆用在前半，而且上聯總起，下聯分承，如沈雲卿《龍池篇》、杜子美《吹笛篇》是也。山谷此詩卻命在後半，上聯分說，下聯總收，變化得妙，惟氣脈與前半微嫌隔閡，曉嵐所謂不甚入繩墨也。虛谷本第五句作「畫圖出」而本集乃「圖畫出」，較爲峭健，今從本集。「作」字複。山水疊用不爲複。「汚」讀去聲。

《衝雨向萬載道中得逍遙觀遂託宿戲題》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戲體，聊備一格，然不當入正集。

《送密老住五峰》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密老蓋法昌嗣。「螺螄吞大象」，法昌《法身頌》中語也。「美酒無深巷」，古語也，謂酒之美者，雖在深僻之地，人必就沽。山谷之意，以爲密老但解法昌宗旨，何患不爲人所知哉？

《追和東坡壺中九華》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末二句言壺中九華石雖爲人偷取，而石鐘山則不能偷去，猶可聽其音響。

《龜殼軒》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隔句爲韻，《三百篇》之法也。此詩可備一體。

《跋子瞻和陶詩》 《藏海詩話》：山谷詩云：「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要相似。」有以杜工部問東坡似何人，坡云：「似司馬遷。」蓋詩中未有如杜者，而史中未有如馬者。又問荔枝似何物，「似江瑤柱」，亦其理也。

《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亦似坡老。

《武昌松風閣》 袁枏《跋黃太史松風閣詩》：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孫承澤《庚子消夏記》卷一：予於甲申後見山谷數卷，最愛《松風閣》卷，其詩清脫，妙不可言。字乃正書勁秀，全用柳公權法，他書所不及也。《昭昧詹言》卷一二：「風鳴」二句奇想。後半直叙，卻能掃人凡言，自撰奇重之語。收無遠意。「我來」句刪。「野僧」二句不洽，刪。《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山谷以崇寧元年壬午九月至鄂，東坡已於前一年辛巳死矣，故曰「東坡道人已沈泉」。文潛時謫黃州安置，尚未到黃，故曰「何時到眼前」。《宋詩精華錄》卷二：讀次句覺紗窗宿斗牛，猶近牽強。

《次韻文潛》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淩江」即淩雲、淩波之類。韓詩：「遂淩大江極東陬。」任注云：三豪當是東坡先生及范淳夫、秦少游，於時皆死矣。「有人」二句，謂發民修政，自有廟堂，諸人身任茲貴，吾輩政可隱几學道，息諸妄念爾。末二句言賢愚邪正久而自明，猶水清而石自見。

《謝何十三送蟹》 《韻語陽秋》卷一九：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爲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爲刲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邪？山谷談無礙禪，蘇、張行有爲法，亦各其所見爾。

《次韻廖明略陪吳明府白雲亭燕集》 《竹莊詩話》卷一〇引《西清詩話》：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畜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謹，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余觀魯直《和白雲亭燕集》詩云云，直可拍肩挽袂矣。《竹坡詩話》卷二：韓退

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鱠玄鯽，淅玉炊香粳。」語固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雖依退之，而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題小景扇》　《優古堂詩話》：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卻，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山谷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杏垂香」，又「不爲吹愁惹夢長」。

《題小景扇》、《鄂州南樓書事》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蔡正孫評：山谷此二詩，亦可謂雅麗精絕者也。

《顏徒貧樂齋二首》二　《韻語陽秋》卷一：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則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歷代詩話考索》：盧仝云「草石自親情」，黃山谷沿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讀之令人絕倒。《韻語陽秋》以爲得換骨法，我不信也。

《題默軒和遵老》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古：此與前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詩，俱應入五律。

《寄賀方回》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賀方回初作《青玉案》詞，遂知名。其間有云「彩筆新題斷腸句」。後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作詩歌送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蓋載《青玉案》事。《詩林廣記》後集卷五蔡正孫評：此詩後兩句，是襲太白詩中「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語意也。

《次韻德孺五丈惠貺秋字之句》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三、四句言未應鬢髮遽曰，豈不見有卻老之丹砂邪？末二句言區區憂國之心徒過計耳。

《秋冬之間鄂渚市無蟹今日偶得數枚吐沫相濡乃可憫笑戲成小詩三首》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〇引《雪浪齋日記》云：王荊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山谷《蟹》詩云：「已摽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載酒追送聊為短句》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此詩亦無一毫不滿之意，而老筆與少陵詩無以異矣。試通前詩論之，「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即老杜詩「進知騎馬滑，故作泛舟回」也。凡爲詩，非五字、七字皆實之爲難，全不必實，而虛字有力之爲難。「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以「入」字、「歸」字爲眼。「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以「依」字、「落」字爲眼。「槲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以「弱」字、「香」字爲眼。凡唐人皆如此，賈島尤精，所謂「敲門」、「推門」，爭精微于一字之間是也。然詩法但止于是乎？馮舒評：俱旁門小乘語。馮班評：「以虛字爲工，天下之至難也」，不然。盲論。「與老杜『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句法一同」，不同。紀昀評：「而老筆與少陵詩無以異矣」，好在和平，然未免枯稿。以爲無異老杜，則不然。虛谷平生見解盡于此段，平生偏僻亦盡于此段。

《過洞庭青草湖》　《韻語陽秋》卷二〇：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

《次韻元實病目》　《韻語陽秋》卷一七：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訖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講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略】病者苟能知此，其賢于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爲目害尤甚。《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二句言爲道者惟恐心之不灰，爲學者惟恐見之不博，各異趣也。

《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為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　《觀林詩話》：秦太虛《與花光老求墨梅書》云：「僕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量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涪翁和「昊」字韻《梅詩》云：「夢蝶眞人貌黃槁，雛落逢花曾絕倒。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謂此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仲仁蓋衡州花光山長老。「夢蝶眞人」用《莊子》事，「雛落桃花」用陶潛事，以比秦少游逢花便醉也。法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棲寺，有百鳥銜花之異。少游卒於藤州，其子處度稿殯於潭，故有「長眠橘洲」之句。「霜前草」，言喜尚未死也。

《題花光畫》　《懷古錄》卷中：山谷在貶所，有云：「湖北山無地，湖南水際天。雲沙眞富貴，翰墨小神仙。」此等若有所養，不爲外境所動矣，然猶未免於張皇。觀東坡儋耳之詩：「父老爭看烏角巾，因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其言初不激作，讀者亦不覺，然其笑傲萬物，無入

而不自得之意，溢於言意之表，與勉強者不同，此便是浩然之氣。

《離福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五言絕句：看此外著不得字句，便是五絕勝景。

《戲咏高節亭邊山礬花二首》一 《藏海詩話》：「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山谷詩。學者云：「自公退食入僧定，心與篆香俱寒灰。小兒了不解人意，正用此時持事來。」韓子蒼云：「全用此一句，有甚意思。不欲其此時持事來，用得此語甚妙。」「故人相見眼偏明」，子蒼云：「當有律度，豈容如此道。」歐公云：古詩時爲一對，則體格峭健。

《贈惠洪》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山谷謫宜州，洪覺範在長沙嶽麓寺曾見山谷，于是僞作山谷七言贈詩，所謂「氣爽絕類徐師川」者。予于《名僧詩話》已詳辨其事，此詩亦恐非山谷作。山谷乙酉年死于宜州，覺範始年三十五歲，撰此詩以惑衆，而山谷甥洪氏誤信爲然，故收之云。五、六雖壯麗，恐非山谷語，意淺。查慎行評：「羊胛」，出《唐書・回紇傳》：骨利幹部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雉膏」出《易》鼎卦，《臆乘》云：「雉膏不食，云美也。」《說文》云：「未戴角曰膏。」用事如此，終覺艱澀少味。紀昀評：卻似山谷筆墨。虛谷所云，恐不免愛憎之見。

《戲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鷁鴿二首》 《浩然齋雅談》卷中：山谷詠鷁鴿詩云：「終日憂兒行不得，鷁鴿應是鼻亭公。」象嘗封於鼻亭，柳子厚有《鼻亭神記》。或謂山谷在永所作，永州道接鼻亭，故云，非也。

《書磨崖碑後》 《艇齋詩話》：山谷《中興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所謂「春秋二三策」者，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雒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以上四句，即《春秋》書法也。山谷《浯谿碑》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至此也。張文潛《浯谿》詩止是事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張詩比山谷，眞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浯谿》詩，思致卻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詩。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容齋五筆》卷二：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略】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荊溪林下偶談》卷二：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歸田詩話》卷中：磨崖中興碑，黃、張二大篇爲世傳誦，然各有誤。山谷云：「南內淒涼誰得知？」按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非南內也。文潛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按貴妃於佛堂前縊死，非濺血也。王世貞《山谷中興頌碑後詩》：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眞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卧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昭昧詹言》卷一二：稍有章法，然亦順叙。分三層。「事有」二句太漫。後半大勝放翁《十八學士》、《明皇幸蜀》二首，乃知坡《驪山》亦不佳也。惜翁云：「《揮麈錄》載：崇寧三年，魯直竄泊於零陵。曾空青坐鈎黨，先徙是郡。因率游浯溪，太史賦詩。云『文士追隨』者，曾也。」《七言詩三昧舉隅》：「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此乃字字沈痛，不作珮玉瓊琚之詞觀也明矣。然而平生半世玩賞拓本，即一二文士亦孰不咀其詞句者？則於次山文字一段正面究竟未能消卻也。故於此下用推宕之筆出之，曰：「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此「瓊琚詞」三字，乃擲筆天外，粉碎虛空矣，正與此篇末句妙處相似。此即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也。《援鶉堂筆記》卷四〇：「臣結春陵二三策」，「春陵」容齋作「春秋」。按結獻時議乃未爲道州之日，所云「二三策」者，或即斥爲道州刺史時謝表兩通中語耳。《宋詩精華錄》卷二：此首音節甚佳，而議論未是。

《和范信中寓居崇寧遇雨二首》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古：「慶公」二語，此種拙樸之句，斷不可效。《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慶、旻蓋崇寧兩禪僧。徽宗崇寧三年，詔天下置崇寧寺觀，爲上祈年。

《戲答歐陽誠發奉議謝余送茶歌》 《艇齋詩話》：山谷《謝人茶》詩云：「涪翁投贈非世味，自許詩情合得嘗。」出薛能《茶》詩云：「麤官乞與眞拋卻，只有詩情合得嘗。」

《清江引》 《詩人玉屑》卷八引《室中語》：一日，因論詩，珪粹中曰：「魯直《清江引》：『渾家醉着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說盡漁父快活。」公曰：「『醉着』二字，是用韓偓『漁翁醉着無人喚』。」《艇齋詩話》：山谷《清江引》云：「全家醉著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醉著」二字，出韓偓詩：「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叔父釣亭》 《墨莊漫錄》卷四：山谷作釣臺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

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然六州王事見《毛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爲法也。

《巖下放言》《山谷外集詩注》卷一史容注：《文選》陸士衡有《連珠》五十首，山谷效其體，而更其名曰放言。《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冠鼇臺》、《池亭》之末不用偶句，《靈椿》之首不用韻語，又不與連珠體相合。此體篇無定句，句無定字，蓋雜言之類耳。

《清明》《滹南詩話》卷三：《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疏也。此類甚多。

《徐孺子祠堂》《詩話總龜》後集卷五引《胡氏評詩》：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克》詩，【略】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黄金（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嘆知音者難得耳。《昭昧詹言》卷二〇：與前題同。起二句分點。三、四寫景。五、六所謂借感自己。收切祠堂，高超入妙，即五、六句中意。今人尚笑古人冷淡，則我安得不爲人笑，但有志者不顧也。末句所謂興也，言外之妙，不可執著。姚先生云：「自吐胸臆，兀傲縱横，豈以儷事爲尚哉！」三、四即老杜「杉松」二意。

《思親汝州作》《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引《復齋漫録》：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富鄭公以前宰相判汝州。山谷爲葉縣尉，九月至汝州，吏責其愆期，拘留至歲晚。五、六句言丞相不以爲罪，吏或讒之，三人成虎耳。末二句言事本極小，而傳播故鄉，老母懸念也。

《流民嘆》楊愼《山谷詩紀地震》：「邇來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傾牆催棟厭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地文劃劍水鬻沸，十戶八九坐魚頭。稍聞澶淵渡河口數萬，河北不知虚幾州！」山谷此詩作於紹聖之年，地震之異如此，而史不書。山谷之先金華人。《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熙寧二年，河北於旱後又遭水災，流民南渡，就食襄、葉間。所云「疏遠之謀」、「老生常談」者，山谷是時必陳救荒之策也。

《和答登封王晦之登樓見寄》黄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清坐相思一層，唐人必在言外，但只要句法句意恰到好處，雖是宋體，亦未嘗不好。

《和答孫不愚見贈》《歷代詩發》卷二五：結句于「靜照」二字入微。《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五、六句謂因奉台相之筆牘而困於簿領，因迎使星之鞍馬而困於風埃也。

《還家呈伯氏》黄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結二語至言可箴。《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強趨手板汝陽城，更責愆期被訶詬」，山谷初到汝州時，鎮相富公以到官逾期下吏。

《戲詠江南土風》《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詩見《山谷外集》，亦非他人所能及也。馮舒評：都無蘊藉。不成句。七、八二句，直罵而俚，眞不成詩。馮班評：第三句，少此物。江西蠻子，可惡。紀昀評：意摹柳州諸作，而骨韻神采不及遠矣。

《弈棋呈任公漸》《滹南詩話》卷三：《弈棋》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爲棋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邪，不然安可通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本二詩。前篇「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亦佳句。「碧落」、「枯枝」一聯，盡弈者用心忘身之態，或者以爲不如東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遠矣。侯景之黨王偉檄梁元帝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爲赤縣所歸？」元帝盲一目，引用此事，謂其兩眼而活，一眼而死，天下中分，或作三分，此又謂救棋各分占路數也。皆奇不可言。南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先封爲湘東王，眇一目。馮舒評：棋一目則死，湘東一目仍活，如何牽扯至此？方君云「奇不可言」，不通。馮班評：江西體，自好，江西佳作。紀昀評：已注又注，不成文理。三、四極力形容而語終淺近，五句用事尤拙。《藝苑名言》卷一：按山谷《弈棋呈任公漸》詩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此二語窮形盡相，眞是繪水繪聲手。

《聽崇德君鼓琴》黄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兩忘」二語善談琴理。

《過平輿懷李子先時在并州》《詩話總龜》後集卷五引《胡氏評詩》：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克》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題徐孺子祠堂》詩，【略】二詩命意絕相似，蓋嘆知音者難得耳。《觀林詩話》：杜牧之

云「杜若芳州翠，嚴光釣瀨喧」，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又有「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此乃以「朱雲」對「白日」。皆爲假對。雖以人姓名偶物，不爲偏枯，反爲工也。如涪翁「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尤爲工緻。

《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韻》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長篇有筋節，不是一味鋪叙，次韻俱到自然，手筆極大，所以可傳。

《次韻外舅喜王正仲三丈奉詔禱南岳回至襄陽舍驛馬就舟見過三首》 《滹南詩話》卷二：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愷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之語，安知其爲錢乎！

《次韻子瞻春菜》 《昭昧詹言》卷一二：一起一收，甚妙。收句見作詩之旨，乃有歸宿。此不易之律。

《對酒歌答謝公靜》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南陽城邊」十句，言雨雪嚴寒，小民貧餓，可憂，而又以不居其位，憂亦無益，故作寬解之詞。「青童」之辭，蓋有勸以枉尺直尋致身通顯者，而答以但當飲酒，詭辭謝之也。

《和師厚接花》 《滹南詩話》卷三：《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山谷最善用事，以孔門變化雍、由譬接花，而繳以莊子揮斤語，此江西奇處。【略】曾文清、陸放翁、楊誠齋皆得此法。馮班評：山谷最不善用事。拙醜。馮舒評：不成詩，極粗極惡。查慎行評：山谷曰：「鄭公扶正觀，已不見封彝。」此眞歲寒松柏。五、六稍嫌腐，不應以聖賢爲諧。紀昀評：腐陋至極。二馮痛詆江西，此種實有以召之。虛谷以爲善用事，僻謬甚矣。何焯評：此詩固可厭，然讀者似未喻。起句本作「妙手從公得」，山谷自言得句法于謝師厚，與接花同也。「根株襲下土」，時爲葉縣尉也。第五極可笑，歸功婦翁，而不爲嚴君地耶？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開穿鑿一派。

《次韻謝外舅病不能拜復官夏雨眠起之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詩體貌神理，俱出淵明。

《次韻公定世弼登北都東樓四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此種詩雖非高調，以題存之可也。

《和謝公定征南謠》 《昭昧詹言》卷一二：「謀臣」二句倒入，以下夾叙夾議。「營平」句襯。「天道」二句收足。「交州」以下，以古事影。此是大題，句格老重之至。但中間用意無甚警悟，不過說不應用兵開釁而已。前言本事用兵之費，「李太守」以下，層層言失計，凡五層，無佳處。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歸鴻往燕競時節」，天時也。「宿草新墳多友生」，人事也。亦一景對一情。上四句用菊、山、橘、蛙四物，亦不覺冗。山谷詩變體極多，「明月輕風非俗物，輕裘肥馬謝兒曹」，「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碧嶂清江元有宅，黃魚紫蟹不論錢」，上八字各自爲對。如「洞庭歸客有佳句，庾嶺疏梅如小棠」，「公庭休更進湯餅，語燕無人窺井欄」，則變之又變，在律詩中神動鬼飛，不可測也。紀昀評：「歸鴻往燕」，言時光之易逝。「宿草新墳」，言人事之難久。起末二句之意硬分情景，未得作者之意。「洞庭」、「公庭」，此二聯究不佳。山谷謹飭之作。許印芳評：此詩五、六及虛谷所引諸聯，皆就句對，即前詩三、四對法。虛谷以爲變體，曉嵐已于前批駁之，此詩原批變體云云，愚已刪去。八句皆對。「醒」從呈，病酒也。《昭昧詹言》卷二〇：六句皆郊居事情景，結句乃所示之意。

《和外舅夙興》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馮舒評：五、六二句文理不通。紀昀評：三、四有寓意。然前半篇「夙興」意太脫，五、六未免突出，七、八又不貫五、六，律法殊疏。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見《山谷外集》。如蓬蒿之人含雨露，不如松竹之足以見冰霜也。意當如此，兩句元只一意。如「短童疲灑掃，落葉故紛披」，亦可見詩格無窮。先言「掃」，次言「葉」，十字一句法。如「披衣日在房」，當是指「氐房」之「房」，則奇。外舅者，謝師厚。馮班評：「披衣日在房」指「氐房」之「房」，不通。以上句是「垂斗」，故以「在房」之「房」爲「房星」，虛谷之論何其迂也。紀昀評：此首較可。「僧魚」二字生。

《戲贈彥深》 《昭昧詹言》卷一二：「君不見」以下，終是粗硬寡味，學杜之過。

《次韻寅菴四首》 《昭昧詹言》卷二〇：通首皆寫寅菴自得之趣，而措語極高，不雜一毫塵俗氣。讀山谷詩，皆當以此求之。世間一切廚饌腥蠔意義

語句，皆絕去，所以謂之高雅，脫去凡俗在此。

《見子瞻粲字韻詩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輒次舊韻寄彭門三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緩韻雖典，終覺湊韻。

《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青春白日」、「紫燕黃鸝」，變體。　紀昀評：此就句對，亦非變體。　此種句法屢用，亦是濫調。　五、六兩句卻對得活變。　許印芳評：宋詩好作理語，往往腐氣熏人。此詩次句亦理語，而尚不惡。曉嵐抹之，未免太刻。三、四自是佳句，曉嵐謂屢用亦是濫調，則凡詩皆然，不獨此一聯也。　「黃」字、「公」字俱複。首聯一作「險阻艱難親得力，是非憂患飽經心」，與次聯調複，不可從。　此首前半蘊藉，後半亦稱，虛谷何以棄之？　《歷代詩發》卷二五：清和秀健，淡然以遠。

《次韻郭右曹》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歲中日月又除盡」，景也。「聖處工夫無半分」，情也。賈島「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當一律觀。老杜「竹葉」、「菊花」一聯，又「白髮」、「黃花」一聯，即是此樣手段。　馮舒評：村甚。　紀昀評：「惜年光」正是情，評謬。　腐氣太重。

《送張沙河游齊魯諸邦》　《滹南詩話》卷三：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次韻師厚五月十六日視田悼李彥深》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平易，頗不似山谷本色，然情至則語自工，何能故求艱澀。

《次韻晁補之廖正一贈答詩》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諸作疊韻，俱近自然，究因七古轉摺稍寬，且協韻多易換，故少牽湊之病。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晁無咎集云《及第東歸將赴調寄李成寄》，又云《復用前韻答明略並呈魯直》。「頃隨計吏西入關」以下七句，俱言其不得志。「輕裘」句，言其登科也。

《再答明略》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第一首「讀書餬口」，言不能有爲於時也。「南箕北斗」，言故人各在天一方也。「當時」四句，言良友遠別，不復向時人索知音也。

《走答明略適堯民來相約奉謁故篇末及之》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省庭無人與爭長」，唐、宋進士曰省試。韓公詩：「下驢人省門。」此云「省庭」，皆指試進士言之。「比鄰著作相勞苦」，指堯民也。

《答明略並寄無咎》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已得樽前兩友生」，謂堯民、明略。「更思一士濟陽城」，謂無咎，時在濟州也。嗣宗，謂無咎之諸父，以無咎比阮咸也。

《再次韻呈廖明略並寄無咎》　《昭昧詹言》卷一二：三次韻皆勝無咎，而此最佳。　董塢先生云：「愛文好士之意，見於眉睫。」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君既不能如鍾世美，匭函上書動天子」，元豐元年十一月，鍾世美以內舍生上書，稱旨得官。世美蓋黨附王安石者，山谷此言特戲之耳。

《再次韻呈廖明略並寄無咎》　《昭昧詹言》卷一二：「一夫」六句散漫。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一夫鄂鄂獨無望」四句，言舉世混濁不清，是非不明，故但當拄笏看雲，不問榮枯耳。後忽幻出一夢，夢與二子對酒，奇甚。

《次韻無咎閻子常攜琴入村》　《昭昧詹言》卷一二：似六一。二首皆薄。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山谷嘗寫《梁父吟跋》云：武侯此詩，乃以曹公專國，殺楊修、孔融、荀彧耳。此用《梁父吟》，亦跋中之意也。「村村」四句，咏入村也。晉石崇及衛瓘傳皆言飯化爲螺，「穀成螺」句，借用以言穀已堅栗也。公子，謂晁氏之羣從也。

《二十八宿歌贈別無咎》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有心，謂虎犀與蜜；無心，謂藥材，同一死也，神龜爲江使，漁者豫且網得之，宋元王問衛平而知之，見《史記・龜策傳》。「無南箕」云者，謂衛平之口更大於南箕也。此二句言神龜以慧而死，與上六句同意。脊觿龜也，謂等蓍龜耳。「歲晏」、「張弓」二句不知所謂。

《贈趙言》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北門」六句，山谷時在北京，謂他人不顧，而趙言獨來尋訪也。

《贈張仲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詩音節無不諧美，「向來」兩語去之更合。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二句，山谷自言近狀也。平日出門極少，今張君遣騎來迎，故往張氏盡醉極歡。

《乞貓》　《中山詩話》：魯直《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老學庵筆記》卷八：先君讀山谷《乞貓》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貓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

止啼鳥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貓》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貓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之叩，以爲恨。《藏海詩話》：「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賈魚穿柳聘銜蟬。」「聘」字下得好，「銜蟬」、「穿柳」四字尤好，又「狸奴」二字出釋書。《養一齋詩話》卷七：魯直《乞貓》詩，【略】此等瑣俗之詩何足錄？而後山則贊之曰：「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吾不解其寄托何在矣？

《和陳君儀讀太真外傳五首》二　《艇齋詩話》：山谷詠明皇時事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亦傷心。」全用樂天詩意。樂天云：「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此所謂奪胎換骨者是也。《侯鯖錄》卷二：黃魯直《讀太眞外傳》詩云，【略】亦妙語也。

《衛南》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白鳥相多人自少」，此句用杜詩「江湖多白鳥，人才豺虎多」二句之意。

《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　《昭昧詹言》卷二〇：首二句先爲解釋，識趣高人一等。以下又極言其得意樂趣。收足求田問舍不得已之心。

《都下喜見八叔父》　《敬齋古今黈》卷八：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間，大半歸山丘。小兒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有詩云：「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康強。」蘇、黃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簡而詣理也。

《病起次韻和稚川進叔倡酬之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與」字殊不稱。

《稚川約晚過進叔次前韻贈稚川並呈進叔》　《艇齋詩話》：山谷「堂前水竹湛清華」，用《選詩》謝叔源「水木湛清華」。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蛙」字勉強否？

《汴岸置酒贈黃十七》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此見《山谷外集》。亦吳體學老杜者。注腳四句可參看。必從「吾宗」起句，則五、六「初平」、「叔度」黃姓事爲切。若此用「百丈暮捲」起句，則「吾黨」、「田翁」一聯亦可也。

查慎行評：可悟作詩之法。　紀昀評：初平不姓黃，亦不以「吾宗」字領出。且「初平」二句不必定當用「吾宗」。　「百丈」二句對面襯出兩人汴岸間坐，勝「吾宗」二句。三、四絕佳。五、六言神仙可不必學，且與世浮沉，取醉爲佳耳。　李光垣評：「休」韻重。　許印芳評：曉嵐取「百丈」二句，眼力固高。而三聯取「初平」二句，切姓可厭。押韻又與「百丈」句複，斷不可從。故愚仍依虛谷之說，錄「吾黨」、「田翁」一聯云。　黃，名幾復。　「黃流」，黃河也。「浼」音盱，汙也。

《池口風雨留三日》　《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句順點。次句夾寫夾敘。三、四以物爲興，兼比。五、六以人爲興。收出場入妙。此詩別有風味，一洗腥腴。

《庚寅乙未猶泊大雷口》　《歷代詩發》卷二五：險阻荒涼，形容欲盡。

《題落星寺》　《竹莊詩話》卷一九引《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駒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駒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以爲深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山谷外集詩注》卷八史容注：山谷眞蹟，前二首題云《題落星寺》，第三首題云《題落星寺嵐漪軒》，第四首題云《往與劉道純醉卧嵐漪軒夜半取燭題壁間》。【略】四詩非同時作。後人類聚于此，故詩語有重複，不可指其歲月。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馮舒評：第六句無謂。　馮班評：妙甚。第六句湊，第五句妙甚。　紀昀評：意境奇恣。此種是山谷獨闢。　許印芳評：此說是也，虛谷不細考本集，選其拗律二章，題目不分，概爲《題落星寺》，且謂「蜂房」句以其佳而兩用之。曉嵐又謂連篇無兩用之理，後詩乃未定之稿。皆誤。今從史氏注分題錄詩。二詩之境界既清，其眞面目始出。「蜂房」重句之病，亦不可掩矣。又按史氏注：「龍閣老翁謂山谷舅氏李公擇。元祐三年，公擇充龍圖直學士。山谷此詩，當是與公擇遊寺而作。」此說亦是。姚姬傳先生《今體詩鈔》選《落星寺》詩獨取此章，批云：「此詩眞所謂似不食烟火人語。」其他選本亦多取此章，而曉嵐以重句之故，疑而不取，可怪也。　《昭昧詹言》卷二〇：此摹杜公《終明府水樓》，音節氣味逼肖，而別出一段風趣。大約杜公無不包有山谷，讀杜則可不必讀山谷。然不讀山谷，則不悟學杜門徑，政可微會深思。此詩只以首二句爲主，以下皆寫深屋之景，而中有賦詩之翁在。《載酒園詩話・黃庭堅》：「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奇句也。但題是落星寺，上句形容山腰室廬參差高下之致酷肖，下句未免題外發意矣。此二語有重名，然明眼人正不能爲高名所瞞。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此學老杜所謂拗字吳體格，而

編山谷詩者置《外集》古詩中，非是。「各開戶牖」眞佳句，恐以此遂兩用之。馮舒評：寺中有蜂，一句亦不妨。兩言之，則冗矣。馮班評：「蜂房」比僧舍也。查慎行評：「蜂房」句在此首，又位置落句，便不見佳。紀昀評：拗字與吳體不同。無一句而連篇兩用之理。此必後一首爲初稿，前一首爲改定之本，後人不知而存耳。

又三　《昭昧詹言》卷一二：全模杜。腴妙，乃非枯寂。起二句叙。三、四句寫。五、六句換筆。自注：「僧隆畫甚富。」收承五、六，有不盡之妙。筆勢往復展拓，頓挫起落。薑塢先生云：「撐挺嘻嗷，山谷獨得處。」《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三詩非一時所作，故語有重複。

《次韻答楊子聞見贈》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六句，叙昔在京師宴遊之盛。第七句，元注云：太和縣古白下。分吞聲，猶云甘吞聲，以其獨唱無和，故甘吞聲不復道及也。

《發贛上寄余洪範》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木落」句自佳，惜不對。

《次元明韻寄子由》　《昭昧詹言》卷一〇：平叙起。次句接得不測，不覺其爲對，筆勢宏放。三、四即從次句生出，更横闊。五、六始入題叙情。收別有情事，親切，言彼此皆有兄弟之思，非如前諸結句之空套也。此詩足供揣摩取法。次元明韻也。元明名大臨，山谷兄。《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山谷之兄元明寄子由詩云：「鐘鼎勳名淹管庫，朝廷翰墨寫風煙。」管庫，謂子由監筠州酒稅也。子由思東坡，山谷思元明，故曰「脊令各有恨」也。

《奉送周元翁鎖吉州司廳赴禮部試》　《昭昧詹言》卷一二：惜翁云：宋時，凡仕宦應進士舉，皆曰鎖廳。元翁，濂溪子。無佳處。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引《復齋漫錄》：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爲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藁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爲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昭昧詹言》卷一二：「自狀」句用韓。「千里」四句刪。「君侯」句犯前。「平生」二句刪。順叙，只在句法上稍逆。

《寄陳適用》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前半極清綺之致，後路稍冗。

《寄李次翁》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不以」二語可銘。

《庚申宿觀音院》　《容齋隨筆》卷一二：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竹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略】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　朱熹《跋黃山谷詩》：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搪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龍性堂詩話》續集：黃山谷「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用老杜「虎恃爪牙，昏黑唐突，夔人屋壁」之語。東坡「主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略】二詩古色斑斑，不必過求字義作解，累紙不休。《隨園詩話》卷一二：黃魯直詩：「月黑虎夔藩。」用少陵《課伐木詩序》云：「有虎知禁，必昏黑搪突夔人屋壁。」夔者，夔州人也。魯直以「夔」字當「窺」字解，爲益公《題跋》所譏。

《題安福李令朝華亭》　《昭昧詹言》卷二〇：先寫亭。中四句亭上所見。三、四又切「朝」字，以爲合結。五、六形容活相，造句奇警。

《登快閣》　《歲寒堂詩話》卷上：此但以「遠大」、「分明」之語爲新奇，而究其實，乃小兒語也。　楊萬里《題太和宰卓士直寄新刻山谷快閣詩眞迹》：快閣江鷗遠避人，西昌山月暗吹塵。百年卓茂傳詩印，印出風光色色新。　太史留題《快閣》詩，舊碑未必是眞題。六丁搜出嚴家墨，白日青天横紫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此詩見《山谷外集》，爲太和宰時作，呂居仁謂「山谷妙年詩已氣骨成就」是也。山谷生于慶曆五年乙酉，至元豐四年辛酉作邑，三十七矣。　陸貽典評：大雅。　山谷天分絶高，學力不如陳。　查慎行評：三、四句極似杜家氣象。　何焯評：次聯亦自寫得「快」字意出。　紀昀評：起句山谷習氣，後六句意境殊闊。此「佳人」乃指知音之人，非婦人也。無名氏(乙)評：有風趣，結亦老。　許印芳評：首句在本集爲習氣，在選本中卻無妨礙。第三句亦無疵類。曉嵐抹「遠大」二字，亦不可解。第五句用伯牙絶絃事，必有所指，此須小注標明，方見分曉，此等處未免鶻突。　又史氏注：《晉書・傅咸傳》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　姚姬傳評：「豪而有韻，是能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內者。」《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四句，且叙且寫，一往浩然。五、六句對意流行。收尤豪放，此所謂寓單行之氣於排偶之中者。姚先生云：「能移太白歌行於律詩。」

愚謂小謝《冬日晚郡事隙》等篇，山谷所全本，可悟爲詩之理。

《八月十四日夜刀坑口對月奉寄王子難子聞適用》 《深雪偶談》：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事誠有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失爲佳。《愛日齋叢鈔》卷三：「褒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魯直詩也。古今描寫月中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喜太守畢朝散致政》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萬夫爭處，即功名富貴也。

《送徐隱父宰餘干》一 周必大《題聶倅周臣所藏黃魯直送徐隱父宰餘干詩稿》：山谷此詩今載《外集》，不觀初草，何以知後作之工。老杜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苟作云乎哉。《梅磵詩話》卷上：趙德(行)〔麟〕《賓退錄》云：州縣率南面。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余謂《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則此二字，人臣亦通用。《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贅婿」句，用《唐書・馮元淑傳》事。「長官」句，用《唐書・馮元淑傳》事。

又二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江南生賢」句，謂徐稚生於南昌也。第三句承首句，言徐陵。第四句承次句，言徐稚。

《次韻君庸寓慈雲寺待韶惠錢不至》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馬祖峰前青未了，鬱孤臺下水如空。江山信美思歸去，聽我勞歌亦欲東」。馬祖峰在太和，鬱孤臺在虔州。時君庸在虔，山谷在太和，皆有思歸之意。

《奉送時中攝東曹獄椽》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如何是七古起法。《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時中蓋太和同官，將赴廬陵郡城攝事。首四句，山谷自述近狀。「遣騎」句，山谷遣人邀時中來同飲也。「昨日」句，時中甫自外歸，又將赴郡也。

《蕭巽亟敏修二學子和余食筍詩次韻答之》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噫」韻好。善談竹理。

《觀王主簿家醉醾》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引《呂氏童蒙訓》：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醉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猗覺寮雜記》卷上：詩人論魯直《醉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誠齋詩話》：山谷《醉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野客叢書》卷二：《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婦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茶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聯，蓋出於李商隱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眞不侔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前輩謂花詩多譬以美婦人。此乃以美丈夫爲比，自山谷始。五、六即前五言之意，宜并觀之。爲此等詩，格律絕高，萬鈞九鼎，不可移也。紀昀評：荀令不以美聞，特點染「香」字耳。詩殊淺近，評太過。《載酒園詩話・詠物》：山谷《醉醾》詩：「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楊誠齋云：「此以美丈夫比花也。」余以所言未盡，上言其白，下言其香耳。又云：「此詩出奇，古人未有。」余以此亦余、宋落花一類，總出玉溪，固非獨創。余又思此二語雖佳，尚不及東坡《紅梅》詩「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尤無痕跡。當時卻盛稱其《海棠》詩「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猶屏甘鮮而專取厚載也。

《再次孔四韻寄懷元翁兄弟並致問毅甫》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印」字險，卻好。

《游青原》 《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宋黃庭堅行書遊青原山詩》：右碑遣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眞處，然風神固在。余嘗謂涪翁二詩，如後首釣魚臺云：「箬蕨林塘晚，絲綸歲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則用韻既險，而說理又晦，率多牽強敧湊，欲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也。

《送彥孚主簿》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種效退之體，固亦山谷所長。

《答永新宗令寄石耳》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自「荷眷私」以下，贊石耳之佳。自「吾聞」以下，言不以石耳難得之物累民。

《題前定錄贈李伯牖二首》二 《能改齋漫錄》卷八：唐梁鍠咏木老人

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元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鍥意也。

《題息軒》《昭昧詹言》卷二〇：三、四皆從次句「竹」字興出。五、六切「息」字，即起收意。前四句「軒」，後四句「息」。

《追憶予泊舟西江事次韻》《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按山谷以元豐六年十二月移監德平鎮，此詩題曰追憶，當在已離太和之後。

《宮亭湖》《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史注引神仙欒巴一事，又引《高僧傳》安清一事。山谷似專指欒巴事。「一官四十已包羞」，山谷以乙酉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去太和而北行，恰四十歲。

《元豐癸亥經行石潭寺見舊和栖蟾詩甚可笑因削柎滅稿別和一章》《能改齋漫錄》卷八：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略】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

《夜發分寧寄杜澗叟》《滹南詩話》卷二：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寧》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蓮堂詩話》卷上：宋黃太史夜宿分寧，寄杜（潤）澗叟詩云：「陽關一曲水東流，燈火旌陽一釣舟。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句法精絕。

《過家》《愛日齋叢抄》卷三：魯直《過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當用范史楊倫語。倫爲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略】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句略之。昔賢著作，非必有意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則簡矣，故難。

《明叔知縣和示過家上冢二篇輒復次韻》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兩「寸」韻俱生新。

《次韻郭明叔長歌》《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鵬翼」句指郭，「燕翼」句，山谷自謂也。山谷時自太和還家，故云「見社」。

《和甫得竹數本於周翰喜而作詩和之》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廢」字顯有湊韻痕跡。

《次韻答和甫盧泉水三首》《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此邦雖陋有佳士」，當指德平言之。

《送呂知常赴太和丞》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等定是老境頹唐之作。

《別蔣穎叔》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兩四字句插入，究嫌信筆。

《再和公擇舅氏雜言》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種體不可學，亦不必學。《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自「覩文字」以上感其教養之德，自「更蒙著鞭」以下專謝其贈研。

《從人求花》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此種雖非七絕正宗，但其氣體自佳，自是大家門逕。

《題陽關圖》《能改齋漫錄》卷七：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按，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容齋隨筆》卷一：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略】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四句叙昔在京師，見許作畫。「異時」至「非筆力」十四句，叙許曾在黃家作畫。先君、我君，似皆指山谷之父。史注云：張京兆，疑是張乖崖。自「自言」以下至「市盡傾」，叙許自言在蜀畫八幅山水，而黃家在汴梁以十萬錢購得也。

《送薛樂道知鄖鄉》《逸老堂詩話》卷下：古人詩集中，往往有贈內憶女遣妾之作，若稱美子婦顏色見於辭章者，唯山谷集中有之。其贈子婦之兄，乃云「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可醜可鄙，《朱子語類》謂其亂道，莫非此歟？《升菴詩話》卷一：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

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圍爐詩話》卷一：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娣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八句，叙昔年交好，重以婚姻，近年同居京師也。「城頭」四句，叙送薛出都。史注云：「無玉佩以贈送，而徒折柳，與千里駒不相稱也。」國藩疑「不」字有誤，或作「暫對千里駒」耳。「念君」以下九句，論其到官後飲酒奉親。「行孝」至末六句，囑其過南陽問訊謝家也。南陽，漢之南都，宋之鄧州。山谷繼室，南陽謝師厚之女。諸謝，謂公靜、公定輩。

《送劉道純》《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道純時當爲銅陵主簿，故首四句云爾。七、八句謂道純對衆人自神王，而衆人則皆以白眼向之。「朱顏」句，謂長醉不省事也。

《摩崖碑》、《老杜浣花谿圖引》《隱居通議》卷八：山谷《書摩厓碑後》、《題老杜浣花醉圖》，皆精深有議論，嚴整有格律，二篇正堪作對。

《戲題大年防禦廬雁》《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引《王直方詩話》：宗室大年名令穰，喜微行而善畫小景。山谷贈之以詩云，【略】蓋有所譏也。

《次韻胡彦明同年鸚旅京師寄李子飛三章一章道其困窮二章勸之歸三章言我亦欲歸耳胡李相甥也故有檳榔之句》三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封侯骨」、「使鬼錢」作對已數見矣。

《歲寒知松柏》《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歲寒知松柏用彝字韻》，山谷曰：「鄭公扶正觀，已不見封彝。」東坡亦和，終不及山谷之工也。

《謝送宣城筆》《艇齋詩話》：山谷《謝人惠筆》詩云：「莫將空寫吏文書。」用樂天《紫毫筆》詩「愼勿空將彈失儀」、「愼勿空將錄制詞」。

《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兼簡運使張仲謀》《昭昧詹言》卷一二：「阿瞞」二句刪，不獨用杜減品，亦傷氣。「官焙」二句擲。「奮髯」二句擲。

《戲贈曹子方家鳳兒》《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揀芽，蠟茶名也。鳳兒，當是子方侍婢。末句，恐其以閩語而變嬌音也。

《次韻元日》《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前一歲十二月，山谷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故此詩有「霜威」、「嚼蠟」等語。

《牧童》《環溪詩話》卷下：山谷《牧牛》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此乃因牧童而發興，嘆城市之不如山林也。

《題邢惇夫扇》《滹南詩話》卷三：《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甃，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遊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送蘇太祝歸石城》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欠叶。

《行行重行行贈別李之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理語，冗長之作。《外集》頗多，公自刪之，意或亦在此。

《戲答公益春思二首》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兩首後半疊韻，添減錯出，殆未經裁改之故耶？

《次韻任公漸感梅花十五韻》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流連光景之作，雖綺亦漫冗，公自刪之，有意。

《送陳薦縣》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清思曲筆，在集中又是一格。

《送蒲元禮南歸》、《飲城南即事》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諸作雖稍放稍易，而情景亦有佳處，棄之誠未免可惜。

《和舍弟中秋月》《歷代詩發》卷二五：詩之大意，似脫胎于浣花《醉歌行》，雖雄健不及而感愴則相同也。

《送醇父歸蔡》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起、結七古，中五古，另成一格。

《以右軍書數種贈邱十四》《昭昧詹言》卷一二：「問誰」句倒入。「隨人」二句，皆古人自道其自得處。山谷自道，所以自成一家。古人無不如此，無不快妙。亦是順叙，收段稍佳，出題外矣。《歷代詩發》卷二五：學書非徒貌肖古人，貴領取意致神情之所在。涪翁與坡公稱宋朝名手，其得力固有由也。

《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學士草聖並書帖一編二軸以詩還之》《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陪。「西臺」句跌入。「新春」二句起棱。

《西禪聽戴道士彈琴》　樓鑰《跋山谷西禪聽琴詩》：此山谷《西禪聽戴

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手自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于世，任公子淵爲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纔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亦是縱筆之作，而氣力尚能包舉。

《**題安石榴雙葉**》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種體裁斷不必學，恐成野戰。

《**戲題**》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種意境獨太白能縱事轉折，餘子每患不足。

《**題虔州東禪圓照師新作御書閣**》　《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正叙實叙，亦平平無奇，但造句能掃一切人語。「文思」二句刪。「道人」句禪語。董塢先生云：「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帔稻畦成。』『稻畦帔』即袈裟。」

《**藥名詩奉送楊十三子問省親清江**》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種俗體斷不必作。

《**還深父同年兄詩卷**》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雖亦稍放筆，而氣體尚潔。

《**招隱寄李元中**》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一段翠氣，不成話。

《**戲贈潘供奉**》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鵑」韻生趣。

《**贈別幾復**》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山谷此種清妙之作甚夥，後人誰解學之？

《**戲贈惠南禪師**》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此種詩宜懸戒律。

《**趙令許戴酒見過**》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買魚斫鱠須論網」，「論網」謂數網而論價，言其賤也。

《**問漁父**》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此種詩十分老境，不知何以要刪？

《**親化十五首**》一一　《升菴詩話》卷一：黃山谷詩「蕨牙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又一三　《能改齋漫錄》卷八：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略】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

《**迎醇甫夫婦**》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篇法句意得杜之神。

《**題樊侯廟**》　《昭昧詹言》卷二〇：此即《詠懷古蹟》，詩中句句有題廟之人在，所以爲得眞用。起二句先寫廟，兀傲。三、四點題跌入。五、六事外遠致，即「歲時村翁」意。收仍寫景，餘音不窮。較入議論、墮理趣窠臼者，超絕入妙。

《**夏日夢伯兄寄江南**》　《昭昧詹言》卷二〇：一起四句，亦是一氣而出。五、六句意生新，特避熟法。收補出題外，更深親切。此等詩只是眞。清新古健，不膩不弱，不熟不俗，不與時人近。讀之久，自然超出尋常滑俗蹊徑。從王仲初《李處士故居》出。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山谷詩儘多自然佳句，若徒學其澀處，豈非買櫝還珠？

《**六月閔雨**》　《滹南詩話》卷三：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卧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卧雲龍，眞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漫書呈仲謀**》、《**漫興**》　《韻語陽秋》卷一七：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肉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遠，然似不若前句之無斧鑿痕也。《漢書》：「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棋行以塞法。」《齊書》：「沈文季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即今之蹙融，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酉陽雜俎》亦云：「於棋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也，塞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爲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戲贈頓二主簿**》　《猗覺寮雜記》卷上：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全用樂天《寄元九》二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演爲七言。

《**曹村道中**》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首句「嘶馬蕭蕭蒼草黃」，第三句「瓜田餘蔓有荒隴」，「蒼」字、「有」字疑誤。

《**留幾復飲**》、《**再留幾復飲**》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兩詩「妻」韻俱好。

《**答龍門潘秀才見寄**》　《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兀傲，一氣湧出。三、四頓挫。五、六略衍。收出場。然余嫌多成空套，山谷最有此病，不足爲法。如「出門一笑大江橫」亦然。

《食瓜有感》《漚南詩話》卷三：《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前聯賦物，後聯用事，卻別出一意，引一事繳，可爲法。馮班評：第五句惡句。紀昀評：後半篇堆砌故實，食古不化。

《去賢齋》《歷代詩話》卷六五：吳旦生曰：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夢吉用此。黃山谷詩「爭名朝市魚千里」，亦此意耳。或引陶朱公《養魚經》云「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州，則周繞無窮，自謂江湖也。然「無千里」字，豈可漫證山谷。今得夢吉句益信矣。金人路宣叔詩「隨人作計魚千里，知命無憂鳥一天」。

《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六句寄景珍。七、八簡庾。此詩句句頓挫，不使一直筆順接。三、四言久不相見，以單行爲對偶，令人不覺。五、六兜回，可謂奇勢不測。結句意不甚醒。

《紅蕉洞獨宿》《昭昧詹言》卷二〇：此悼亡詩，以第二句爲主。三、四情景交融，切「宿」字，所謂奇詞傑句者。後半只敘情而已。

《送彭南陽》《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四句一氣湧出。五、六切令尹。姚先生云：「結淺直不佳。」大約類敘情事，細細貼題，出之以對偶，使人不覺，寓單行於排偶，而又極自然，無強梗齟齬，所以爲佳。此是一派。

《謫武臺南有感》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全是畫意。《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有感者，哀逝也。

《辱粹道兄弟寄書久不作報以長句謝不敏》《碧溪詩話》卷五：凡聚落相近，期某日集，交易闐然，其名爲墟。柳云：「綠荷包飯趁墟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墟虛」，山谷「筍葉裹鹽同趁墟」，「趁墟人集春蔬好」。《一瓢詩話》：山谷「荷葉裹鹽同趁虛」，明明是柳子厚「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之句，未免飯飣之醜。

《九日對菊有懷粹老在河上四首》二《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苕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次韻庭誨按秋課出城》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車氣」二字生極。

《題司門李文園亭》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如此押「湯」字韻，實不可學。

《次韻和靈源諸篇九首・七臺峰》《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後六句以七人比山之七峰。

又《靈壽杖》《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何時暫取蒼煙策，獻與本朝優老成。」蒼煙策，謂竹之根節可作杖者。優老成，用孔光靈壽杖事。

又《雲濤石》《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句言此石，點題。次句分兩半，上四字「石」，下三字言「雲濤」。三、四一句「濤」，一句「雲」。五句「石」，六句又「雲濤」。七、八以「雲濤」言，如在舟中，值此時景。全是以實形虛，小題大做，極遠大之勢，可謂奇想高妙。小家但以刻畫爲工，安能夢見此境。

《贈清隱持正禪師》《昭昧詹言》卷二〇：意味字句清超，不食煙火，山谷本色。

《伯時彭蠡春牧圖》《昭昧詹言》卷一二：起題畫。中叙馬。「中原」四句入議。收有意。「駕驥」用《鄒陽傳》。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別集古詩：意包於題之外，故能掉臂遊行如此。

《觀劉永年團練畫角鷹》《昭昧詹言》卷一二：「爪拳」二句，全從杜來。「瞻相」二句刪。收又子瞻語。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別集古詩：酷是摹杜。

《題石恪畫機織圖》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別集古詩：廿字中有至情至理至味，不可草草讀過。

《龍眠操三章贈李元中》《隱居通議》卷五：山谷《龍眠操》有云：「道渺渺兮驂弱，石巖巖兮川橫。日月兮在上，風吹雨兮晝冥。」又有云：「我爲直兮棘予趾，我爲曲兮不如其已。」似此語意，老蒼峭勁，不犯古人，眞偉作也。

《毀璧》蘇天爵《題黃太史休亭賦後》：太史尤以《楚辭》自喜，惟其務奇太甚，乃獨取《毀璧》一篇，以其詞極悲哀，不暇作爲故也。然太史孝友刑家，清節名世，生死患難不動其心，富貴利達不易其守，豈記覽詞章、譁衆取寵者可方其萬一哉！《隱居通議》卷四：近世騷學殆絕。【略】至宋豫章公用功於騷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毀璧》一篇，其尤似者也。朱文公爲之序曰：「《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太史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太甚，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作爲，乃爲

賢於他語云。」【略】此詞三章：一章言其失愛於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於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後山川寂寥也。每章以「歸來兮消搖」句結之。卒章疑有誤字。公作此詞，清峭而意悲愴，每讀令人情思黯然。《詩藪》外編卷五：山谷以《楚辭》自許，當時亦盛歸之。今讀《毀璧》、《殉珠》等作，殊未見超。

《次韻賞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外集有此詩。恐少作，然一字不苟。馮班評：首聯殆不能捉筆。少氣力，全不似山谷，何也？查慎行評：「暗香」則可，「暗粧」費解。紀昀評：氣味甜熟。雖山谷少作，亦不如此，恐是竄入。以爲一字不苟，尤非。

《謝人寄小胡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老杜有《覓胡孫》詩，「小如拳」及「愁胡面」六字皆好。柳子厚有《憎王孫文》。紀昀評：六字有何好處？通體平平，落句亦趁韻。

《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　《昭昧詹言》卷一二：惜翁云：「甌寧縣東五里鳳凰山，即龍焙山。上有龍焙泉，其麓北苑。」董塢先生云：「『曾』字下疑是『郝』字。建茶勝處曰郝原坑，其間又分山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外家」，山谷舅李公擇也。「鷓鴣斑」言其文也。「諸公」句有情韻。「河伯」二句硬，不上題。「子雲」四句湊。收二句意太小。惜翁云：「詩太窒澀，尋其意味不明白。」

《彫陂》　《昭昧詹言》卷一二：無妙處。

《郭明府作西齋於潁尾請予賦詩》　《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原題。三、四作齋。五、六還題。收入自己。然余嫌其習氣空套。《宋詩精華錄》卷二：三、四勝張老之發遠矣。

《元明題歌羅驛竹枝詞》　《昭昧詹言》卷二〇：起二句突兀寡密。三、四別樣。五、六生辣。六句作三種筆勢。結句衍，意竭無妙。

《楊明叔惠詩格律詞意皆薰沐去其舊習予為之喜而不寐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葉也故次韻作四詩報之耕禮義之田而深其耒明叔言行有法當官又敏於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遠者大者》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得禪趣而不襲其貌。

《次韻文潛立春三絕句》一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正集七言絕句：情餘於句，是七絕正宗。

《己未過太湖僧寺得安汝為書寄山蕷白酒長韻詩寄答》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此長篇叶韻，非通韻也，須另備一格。

《阻水泊舟竹山下》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古詩：杜陵老境。

《同世弼韻作寄伯氏在濟南兼呈六舅祠部學士》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上半首十三覃，下半首十五咸，似又是一格。

《王彥祖惠其祖黃州制草書其後》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看他句句用事之妙。

《次韻奉答古老並寄君庸》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雖拗而不失爲律，氣格體韻，幾於不可言傳，要當意會也。

《客自潭府來稱明因寺僧作靜照堂求余作》　黃爵滋《讀山谷詩集》外集律詩：刪去詩中尚有此等妙作，或更有說耶？

《次韻孔著作早行》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但問無恙」者，言過家不遑久處也。「何意」句，言更不能過訪親長也。韓文以孔戣之白而長身類孔子，山谷此詩以孔著作之好古發憤類孔子。史注云：先言明經使者，又言北行河決，蓋比之漢平當也。平當以明經爲博士。又以明經禹貢使行河。

《玉京軒》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前六句賦山，第六句賦軒。

《次韻奉符答少激紀贈》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〇：第二首，少激登元祐三年進士第。時東坡知貢舉，山谷爲其屬，頗有師友淵源。自紹聖改元，東坡謫竄，時去而勢移矣。三四句言蜀國悽愴，五六句言交舊彫疏。少激與坡皆蜀人，故因坡貶而言蜀中蒼涼之狀。

《絕句》　《竹坡詩話》卷二：梁太祖受禪，姚坦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坦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坦爲急灘頭上水船。魯直詩曰：「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語，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王世貞《山谷雜帖》：魯直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每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妄也。

《快軒》　《冷齋夜話》卷五：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盃水」，「願得青天化爲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

《**登七祖山詩次周元翁韻**》 王世貞《山谷七祖山詩》：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意筆，而爲再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側取老取媚，意殆盡，其僅存者，偃蹇桀驁之態耳。詩亦頗自負得意語，而類若爲拙工頑石所侵者，何也？

《**泰和縣樓**》 《能改齋漫錄》卷八：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泰和縣樓》詩：「木葉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樓夕望》詩。

《**王厚頌二首**》二 《藝苑卮言》卷四：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黃龍心禪師燒香頌**》 《甕牖閑評》卷五：徐仲雅《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杆。」而黃太史作《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云：「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其後二句乃是襲徐仲雅《宮詞》。

《**浣溪沙》《新婦磯頭眉黛愁**》、《**鷓鴣天》《西塞山邊白鷺飛**》 蘇軾《跋黔安居士漁父詞》：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其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冷齋夜話》：山谷謂余言：「吾少年時作《漁父》詞曰：『新婦磯頭眉黛愁，小姑堤畔眼波秋，魚兒錯認月沈鉤。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以示坡。坡笑曰：『山谷境界乃于青蒻笠前而已耶！』獨謝師直一讀，知吾用意，謂人曰：『此即能于水容山光，玉肌花貌無異見，是眞解脫遊戲耳。』」 《觀林詩話》：樂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窈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然新婦磯，女兒浦，顧況六言已作對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略】東坡云：『玄眞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芘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略】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 《瀼南詩話》卷二：山谷詩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謔，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蓼園詞選》：東坡云，【略】按前一闋，寫得山水有聲有色，有情有態，筆筆清奇。第二闋，「無限事」，「一時休」，寫漁父情懷，未免語含憤激。涪翁一生坎壈，託興於漁父，欲爲恬適，終帶牢騷。結句與張志和「斜風細雨不須歸」句，亦自神理迥別。張句是無心任運，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細味當自得之。

《**鷓鴣天》《西塞山邊白鷺飛**》 《蓼園詞選》：按山谷生遇坎坷，文字之禍，兢兢于心。將志和原詞，每闋添兩句，神理迥然大異，便少優游自得之致矣。然亦其遇然也。備錄之，以見翻案之法。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魯直隱括子同《漁父詞》爲《鷓鴣天》，以記西塞山前之勝，見山谷詞，是眞簡而文矣。

《**浣溪沙》《新婦磯頭新月明**》 《艇齋詩話》：山谷《漁父詞》：「新婦磯頭新月明，女兒浦口暮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此三句本顧況《夜泊江浦》六言，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新月、暮潮、戲魚，乃山谷新添也。

《**長相思》《嶺滿溪**》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無所聞而有所見，切神。

《**醉落魄》《紅牙板歌**》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踏碎滿街月」，即後主詞「待踏馬蹄清夜月」，其不羈在個「碎」字。 《蓼園詞選》：《廣輿記》：長安城內有章臺，京兆尹張敞罷朝會，趨馬章臺街。

《**踏莎行》《臨水天桃**》 《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卷上：山谷云親書此詞遺祝有道，云：「諸樂伎雖有賞歎其詞，而未深解其義味者，故幷奉寄。」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樽酒」、「酬春」二句山谷有悟，余亦慨慷，謂腐語者矮人見也。 「牋」字從上句來，作「將」字淺。 「對」字似雅，于上句未快。 《蓼園詞選》：山谷云：余親書此詞，遺祝有道云：「諸樂伎雖有賞嘆其詞，而未深解其義味者，故幷奉寄。」辭旨濃鬱。結二句雖近纖新，而辭旨亦自沉鬱有致。

《**品令》《鳳舞團團餅**》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東坡見魯直贈晁無咎小龍團詩，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我見此詞則曰彼固樂此，不爲

疲也。苕溪又云能言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高曠孤渺，即「燈火斷，使君還」語也，非紗帽氣。《夢園詞選》：苕溪漁隱云：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首闋「風舞」至「玉塵」，言茶之形象也。「湯響」二句，言茶之功用也。二闋味濃。三句言茶之味也。「恰如」以下至末，言茶之性情也。凡著物題，止言其形象則滿，止言其味則粗。必言其功用及性情，方有清新刻入處。苕溪稱結末三四句，良是。以茶比故人，奇而確。細味過，大有清氣往來。

《驀山溪》（鶯鶯翡翠）《雪浪齋日記》：山谷小詩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卷上：《雪浪齋日記》云：「此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稱賞。」秦堪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此也。《漳南詩話》卷三：山谷贈小鬟《驀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荳（莞）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耶，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耶，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說美人隨說芳景，說芳景隨說美人，得比體之妙。形容眉目盡矣。有思有愁，未透云瘦，能曲暢少女心情。「不由人」三字，妙曲中多用之，近曲云不由人，不增一「不」字，便不通。《詞潔輯評》卷三：山谷於詞，非其本色，且多作俚語，不止如柳七之猥褻。「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十一字，精妙可思。使盡如此，吾無間然。《西圃詞說》：黃山谷時出俚語，未免傖父。然「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新俏，亦非秦（觀）所能作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鶯鶯、翡翠，皆同命之鳥，起筆以爲喻。此詞乃山谷《閑情》之賦也。「春未透」三句極爲學者稱賞。秦湛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即仿此。

《桃源憶故人》（碧天露洗）《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柔曼。古來才人即方正難犯，作艷詞偏深于一切蕩子。

《太常引》（宋玉短牆東畔）《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舞餘猶顫滿頭花）子野亦云「舞徹梁州，頭上宮花顫未休」，末句妖。

《望江東》（江水西頭隔烟樹）《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較「夢不怕險飛過大江」，宛些活些幽些，欲不爲詞，不可得矣。《白雨齋詞話》卷六：黃魯直詞，乖僻無理，桀傲不馴，然亦間有佳者。如《望江東》云，【略】筆力奇橫無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復不置，故佳。

《如夢令》（去歲迷藏長柳）《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不但情懷倦繡，縱含情刺錦，豈由催促，如養娘之不解事何。

《江城子》（畫堂高會酒闌珊）《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霎時」二句）「倚闌干」在此味深。《詞潔輯評》卷二：山谷於詩詞多失之生硬，而詞尤傷雅。其在當時，固以柳七、黃九並稱。此詞單字韻句猶較可，若再一縱筆，便恐去惡道不遠。

《南鄉子》（諸將說封侯）《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此與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笑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自嘆自樂，善于處老。「花自羞」句勝，第重用韻。

《少年心》（對景惹起愁悶）《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極俗，以俗傳。先有意更薄倖，罪狀昭然。比方切當。《皺水軒詞筌》：溫飛卿小詩云：「合歡桃核眞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山谷演之曰：「你有我，我無你分。似合歡桃核，眞堪人恨，心兒裏在兩個人。」拙矣。《雨村詞話》卷一：山谷《少年心》後段詞云：「便與拆破。等來時，高上與廝噉則個。溫存著，且教推磨。」字字令人粲齒。按字書無「噉」字。

《歸田樂引》（對景還銷瘦）《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又詞「怨你又戀你，恨你惜你，爭竟教人怎生是」，幷美。《雨村詞話》卷一：山谷詞酷似曲，如《歸田樂》云：「對景還消（受）瘦，被個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瞋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則勾，又是尊前眉峰皺。是人驚怪，冤我忒潤就。拼了又捨了，一定是這回休休，及至相逢又依舊。」潤，如專切，挨也。

《采桑子》（夜來酒醒清無夢）《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瘦盡難拼」切情。忽有此境，不是語言文字。

《訴衷情》（旋揎玉指著紅靴）《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詩餘本皆作「旋揎玉指彎蛾，遠峰看有無」，「遠峰」句雖俊，「分遠岫」句復來則傷，合從《山谷集》。

《菩薩蠻》（輕風裊斷沉烟炷）《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宛然。

《減字木蘭花》（襄王夢裏）《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四六體，漫漫：去聲。

《阮郎歸》（歌停檀板舞停鸞）《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山谷多茶詞，如「餘清攪夜眠，冤褐金絲，寶碗松風，蟹眠新湯」，悉臻妙境，不獨此調及品令爲佳。

《阮郎歸》（烹茶留客駐金鞍）《艇齋詩話》：山谷「杯行到手不留殘」，用王仲宣「合坐同所樂，但訴杯行遲」。《甕牖閑評》卷五：黃太史詞云：「一盃春露莫留殘，與郎扶玉山。」又詞云：「盃行到手更留殘。」兩「殘」字下得雖險，而意思極佳。《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月斜」句在下，「有人」句在上，末順。「一」字自相爲韻，出于《湯銘盤》。而韻上「日」字亦韻，四韻皆「山」，前句四韻亦協《盤銘》之變也。

《西江月》（斷送一生惟有）、《阮郎歸》（烹茶留客駐金鞍）《中山詩話》：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甕牖閑評》卷五：黃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己以爲切對而語益峻，蓋其服膺如此。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可對韓退之詩「何人肯向死前休」。此一聯尤奇絕，雖未成全篇，知太史眞能集句，第恨所見者不多耳。然其譬集句爲百家衣者，亦其所優爲故也。毛晉《後山詞跋》：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用昌黎詩兩句，每句去下「酒」字，便成絕對。「莫留殘」，謂憂其相離，則不得不盡飲，改爲「留連」，上下文俱失。此老戒酒，乃復涼了酒。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韓昌黎句。山谷僅去其一字，爲《西江月》云，【略】此併用之，襲之而愈工也。《詞苑萃編》卷九：韓文公《遣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又《贈鄭兵曹》詩：「破除萬事無過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勸酒詞云，【略】王阮亭曰：「黃魯直竟作歇後鄭五，何哉！」《歷代詩話考索》：山谷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用韓詩「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後山以爲才去一字，對切而語益峻。余謂此眞歇後，非「彎六鈞」「捐三尺」比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詠酒，而用成句作歇後語，爲詞中創格。《後山詩話》云：「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

《瑞鶴仙》（環滁皆山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有人買得《醉翁亭》原稿，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後改定，只「環滁皆山也」五字，記七十余句。山谷括之，精者必簡。閔吳興云：泊然無味，枉了人也。

《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畫船）《蓼園詞選》：按第一闋，寫世上兒女多少得意歡娛，第二闋「白髮」句寫老成意趣，自在衆人喧囂之外。末句寫得無限悽愴沉鬱，妙在貪含不盡。

《鷓鴣天》（黃菊枝頭破曉寒）《蓼園詞選》：菊稱其耐寒則有之，曰「破寒」，更寫得菊精神出。曰「斜吹雨」，「倒着冠」，則有傲兀不平氣在。末二句，尤有牢騷。然自清迥獨出，骨力不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爲重九而作，凡二首，皆同韻。前首「冠」字韻云「我對西風猶整冠」，「看」字韻云「更把茱萸仔細看」，不及此押「冠」、「看」二字，風趣殊勝。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蓼園詞選》：一往深秀，吐屬雋雅絕倫。

《步蟾宮》（蟲兒眞箇忒靈利）《菌閣瑣談》：山谷《步蟾宮》詞「蟲兒眞個忒靈利，惱亂得道人眼起俊」，俗語也。《樂章集・征部樂》「但願蟲蟲心下，把人看待，長似初相識」，直以蟲蟲作人人卿卿用，更奇。

《青玉案》（憂能損性休朝暮）《渚山堂詞話》卷一：山谷在涪州，嘗送人歸鄉，作《青玉案》云：「憂能損性休朝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暮年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蓋此老舊有句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窗風雨替人愁。」即此闋所謂「醉時句」者也。西山、南浦，相期暮年，而卒殆南服，竟不如志。嗚呼！「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豈非終身讖耶？

《減字木蘭花》《雨村詞話》卷一：山谷《減字木蘭花》題云：「丙子仲

秋，黔守席上，客有舉岑嘉州《中秋》詩曰：「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因戲作。」按：此詩乃杜少陵，非岑嘉州也。係山谷誤記。

《**望遠行**》（**自見來虛過卻**）《雨村詞話》卷一：後山謂「今詞家惟秦七、黃九」，此語大不可解。山谷惟工詩耳，詞非所長。《望遠行》云：「自見來虛過，卻好時好日。這訛尿粘膩，得處煞是律。據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冤我無心徐告佛。管人間底，且放我快活哼。便索些別茶祇待，又怎不遇花映月。且與一斑半點，只怕你沒丁香核。」詞共七十六字，樂府用諺語，詩餘亦多俳體，然未有如此可笑者。訛尿、哼、些等字，即云是當時坊曲優伶之言，而至此俗褻，如何可以入風雅乎。且經傳訛已久，字畫亦差，字數亦未確，愈爲無理。涪翁詩固故爲聱牙，當時尚左西江，目爲鼻祖，實非大雅正傳，此詞尤爲惡道。《詞綜》云：「於黃作去取特嚴。」未肯深論。愚則有所不耐。

《**兩同心**》（**一笑千金**）《金粟詞話》：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雨村詞話》卷一：山谷有《兩同心》詞云：「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字謎入詞始此，乃「好悶」二字也。

《**南歌子**》（**槐綠低窗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山谷少時，喜爲纖靡之詞，法秀道人戒之曰：「君之筆墨，應墮犁舌地獄。」答曰：「空中語耳。」集中此類詞甚多，錄其《南歌子》一首，婉而有韻，麗而能雅。上半首敘欲別之前，「畫船」句搖曳生姿，有「每聞清歌，輒喚奈何」之意。後半首「柳葉」喻眉，「梨花」喻面，結句扁舟獨夜，酒醒夢回，不言愁而懷無際，與「今霄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句，同其悵惘也。

《**逍遙樂**》（**春意漸歸芳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因春日懷人而作，但於感舊之餘，具超塵之想，可見襟懷曠達。首三句敘明本意。「雨潤」三句寫當春景物，筆有閑適紆迴之致。以下承「故國佳人」句，仙侶題襟，名姬勸酒，是何等興會？不言愁而惆悵之思溢於言外。下闋言春色重歸，而舊雨飄零，年華老去，人何以堪？幸天意無私，不因人事而減其翠舞紅酣之色。既悟盛筵之難再，則醉鄉仙境，正可埋愁，即山谷《漁家傲》詞落帽提壺、逢花一笑之意也。

《**千秋歲**》（**苑邊花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先敘同官之樂，後言長別之悲，結句極沈痛。晁無咎詞卷中亦載此調，題云《次韻弔秦少游》。以山谷過藤州事證之，無咎集中當繫誤入也。

《**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山谷受譴之日，投床酣卧，人服其德性堅定。此詞殊方逐客重見梅花，僅感嘆少年，而絕無怨尤之語，誦其詞可知其人矣。上闋「夜闌風細」二句，殊清婉有致。

《**念奴嬌**》（**斷虹霽雨**）《老學庵筆記》卷二：魯直在戎州作樂府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爲「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歲寒居詞話》：晁補之、陳後山皆謂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然山谷非淮海之比，高妙處只是著腔好詩，【略】《念奴嬌》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用方音以「笛」叶「北」，亦不入韻。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黃庭堅傳**》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爲治。時課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逾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服除，爲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恤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

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荊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于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黃鞏《山谷先生年譜》三十卷（存目）

任淵《山谷年譜》一卷（存目）

陳以志編《重刻山谷先生年譜》十四卷（存目）

楊希閔《黃文節公年譜》一卷、附《詩派圖》（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黃庭堅《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寬大，善貸曲成；剖心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清塗，廁列文館。誤蒙器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刑茲無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雖投裔土，猶得爲人。此蓋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之魚。顧茲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感極涕零。重念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兒弟濱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鄉多怪，苦霧常陰。木石爲親，柳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敢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與孝。臣無任。

又《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奪勳賜。以江水汎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準告復臣奉議郎，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瘴地，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貶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準告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荊南，又準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遞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荊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以累年腳氣，拜起艱難，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俊。如臣材輕智短，罪棄之餘，誤蒙哀憐，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徼幸，望雲就日之心。而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儻漸完復，尚堪黽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特賜憫察，臣出於誠懇，別無希望。臣只在荊南聽候朝旨，謹錄奏聞。謹奏。

又《寄蘇子由書》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荊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

又《與徐師川書》 老舅六月九日領太平事，十七日奉朝旨送吏部。即日解船，至江口，以嗣文同行，遂爲遠別，亦大風不可行，留連。方欲訣去，會駒父奉其大母來，又爲之留七日。閏月十一日分手，亦衝東風至蕪湖矣。

又《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桊相直，爲資深書此卷。

又《庭堅得邑太和六舅按節出同安邂逅于皖公溪口風雨阻留十日對榻夜語因詠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別後覺斯言可念列置十字字為八句呈十首》三 少小長母家，附憐輩諸童。食貨走八方，略已一老翁。不能成宅相，頗似舅固窮。何以報嘉德，取琴作南風。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云：「謝師厚方其爲女擇對，見山谷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欲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冷齋夜話》卷一〇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

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略】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嘗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亦無舟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

又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

《孫公談圃》卷下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于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欲，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引《呂氏童蒙訓》 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余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爲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又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道山清話》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

《避暑錄話》卷上 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奇逸通脫，眞驥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絕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間，清老攜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跋而歸之。

《獨醒雜志》卷二 坡、谷同游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

又卷三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婿范溫候于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吊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義，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略】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于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過庭錄》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謬，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于尻骨上做一大灶炙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放野？』同人竟無所濟。

又 一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游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先祖見魯直，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乃背一大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耳。」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揮麈後錄》卷六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黃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夜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來日吃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魯直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叶正夫之音，闔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薑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此，可不戒哉！

《老學庵筆記》卷三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樓鑰《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 山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山谷問欲何書，則曰：「惟先生之意。」山谷許以書《范孟博傳》。或謂南方無《漢書》，山谷曰：「平日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舊聞此說，又知在上饒大夫家，願見不可。余子壽來入制幕，博記善屬文，偶談及此，又出摹本及尊公跋語，始知其爲先世舊物也。爲賦長句：「宜人初謂宜于人，榮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辜深相親。攘攘不容處城闕，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紙丐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閱，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眞。輟公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富鄭公初甚欲見山谷，及一見便不喜，語人曰：「將謂黃某如何，元來只是分寧一茶客。」富厚重，故不喜黃。

《曲洧舊聞》卷四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文，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程史》卷一〇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徑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眞迹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如牛腰焉。既乃躬蹈其禍，可謂其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又卷一三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乃太府丞徐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涪從之游。時黨禁茂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乎？」若著敬嘆，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爲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

魏了翁《跋黃太史帖》 前輩謫居，類爲州縣長吏所侵，甚者恫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既善遇之，雖一掾曹，亦致蔬笋之饋，風味良不淺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作云。

劉克莊《山谷書范滂傳》 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愧于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慶元初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于忠宣之家。此世之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烟瘴之憂，而不能自強于善者，覽卷宜有愧色。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黃庭堅傳》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也。幼警悟，從舅李常見之，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爲葉縣尉，又爲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初，蘇軾見庭堅詩於孫覺之坐上，異之，後遇李常於濟南，見其詩文，以爲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名聲始震。知太和縣，又監德安鎮，召爲秘書郎，爲《神宗實錄》檢討官、集賢校理，遂年爲著作郎。母喪，服除，除祕書丞，提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以《實錄》多誣失實，責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監鄂州稅，簽判寧國軍，知舒州。召爲吏部員外郎，丐郡，得知太平州，提點玉隆觀。初，庭堅嘗作《荊南承天院記》，部使者觀望宰相趙挺之意，以庭堅有幸災之言，坐除名編管宜州。卒，年六十一。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特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謂之蘇、黃云。

《五燈會元》卷一七《太史黃庭堅居士》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膺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于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

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

《**仕學規範**》**卷三九**　潘淳字子眞，南昌人，嘗以詩呈山谷，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浮』之類。」子眞云：「淳輩那便到此？」山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黃庭堅《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方回評：山谷以紹聖元年甲戌，朝旨于開封府界居住，取會史事。二年乙亥謫黔州，實甲戌十二月之命。是年四月二十三至摩圍，元符元年戊寅六月改元。去年紹聖四年丁丑十二月，避使者張向嫌移戎州。今年六月至夔道。三年庚辰正月，徽廟登極。五月得鄂州監鹽，十月寧國僉判，十二月離戎州。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至峽州，乃後始有舒州之命、吏郎之召、改知太平州等事。蓋流離跋涉八年矣，未嘗有一詩及于遷謫，眞天人也。

《**宋元學案**》**卷二一**　山谷在史院，日聽先生講《左傳》，受其學。先生嘗令撰《呂申公遺表》、《司馬康謝恩表》，文成，或不用，或改竄只餘數字，山谷毫無忤色。

《**甌北詩話**》**卷三**　《南山詩》，古今推爲傑作。《潛溪詩話》記孫莘老謂《北征》不如《南山》，王平甫謂《南山》不如《北征》，各不相下。時黃山谷年尚少，適在座，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南山》雖不作可也。」其論遂定云。此固持平之論。究之山谷所謂工巧，亦未必然。凡詩必須切定題位，方爲合作。此詩不過鋪排山勢及景物之繁富，而以險韻出之，層疊不窮，覺其氣力雄厚耳。世間名山甚多，詩中所咏，何處不可移用，而必於《南山》耶！而謂之工巧耶！則與《北征》固不可同年語也。

作品本事

蘇軾《跋魯直李氏傳》　李如塤之妹，既笄發病，見前世冤對，日夜笞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遺冤者。李因蔬食不嫁。黃魯直爲記，僕題其後云。

又《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愠愠不欲食，作欲驅蘧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鑿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嚼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勤遠行，夜聞嚼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里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啓、晁無咎、舒堯文、廖明略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驅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書。

黃庭堅《與六祖範老書》　別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種竹於六祖，即用之，或須別寫，即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

又《與王瀘州書》　先公潛德之光雖未顯於中朝，而清湘之民傳世奉祠，此非人力所能致也。託於不肖之文，曾不足以發揮萬一，過蒙稱謝，愧不可言。謹如來諭，改定數字，大書幷作碑額。衰憊，勉爲之，殊不足觀，不知堪入石否，更冀裁酌。

又《答從聖使君》　數年來絕不作文字，猶時時作小記序及墓刻耳。近作《王全州祠堂記》，非久錄上。至於詩不作，已是元祐五年中也。伏承問斯民之豐樂，頗與僚佐吟醉泉石間，欽仰風流，恨不得追陪耳。有數篇樂府，謾錄呈，新舊相半。

又《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攜此澄心堂紙，問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爲寫比來戲效諸生作數詩。余爲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紙寫賦，嘗竊笑，以爲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在，豈免一笑邪！

又《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

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耶！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又《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脱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脱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脱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

又《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之必將升其堂而嚌其胾者也。長倩之參軍事於黔中也，會余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也。然公庭以簿書期會爲見功，林下以草木蒙密爲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瞻曩所作賦以贈別。

又《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孥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匆匆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頭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又《書贈花光仁老》 余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時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此月末間得之，佳也。某有《梅花》一詩，東坡居士爲和，王荆公書之於扇，卻待手寫一本奉酬也。

又《跋牛頭心銘》 成都范子功家忠報禪院僧慈元，以鹽亭四尺繒八幅，來乞予自書所作文，蓋范氏之志也。予聞范氏其耆艾有德，其幼壯好文，今得予應試之文章，但爲戲玩，無益於事，乃大書《牛頭心銘》與之。

又《與黃成之書并二詩引》 余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也，于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然後相識，亦可悲也。益陽兄弟之叔父晦夫侍御，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名，不幸五十有四被召，而歿于道上。將啓手足，自力作疏，極論濮園事，所謂歿猶不忘諫君以德，其枝葉必將豐茂，有赫赫于世者，故作詩遺之。

又《陳留市隱詩序》 陳留江端禮季共曰：陳留市上有刀鑷工，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歲矣。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爲有道者矣。陳無己爲賦詩，庭堅亦擬作。

又《竹枝詞跋》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予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紹聖二年四月甲申。

又《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詩序》 楊明叔從予學問，甚有成。當路無知音，求爲瀘州從事而不能得。予蒙恩東歸，用「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作十詩見餞。因用其韻以別。

又《追和東坡壺中九華詩序》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爲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詩來，石既不可見，東坡亦下世矣，感嘆不足，因次前韻。

又《次韻答和甫盧泉水三首詩序》 和甫作《盧泉之水》，不求于古樂府，而規摹暗合。余爲和成三疊。自余官河外，罕得逆耳之言于朋友，和甫愛我也，居有藥言，吾不欲其思盧泉也，故作其一。父母之邦，有如仲尼、柳下惠而懷安之，以吾之樂雙井，知和甫之不忘盧泉也，故作其二。坐進此道者，于物無擇，清漳之波，濁河之流，盧泉之水，求其異味而不得也，親樂之，身安之，斯可矣，故作其三。

又《念奴嬌詞序》 八月十七日，同諸甥步自永安城樓，過張寬夫園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衆客。客有孫彥立，善吹笛。援筆作樂府長短句，文不加點。

又《鷓鴣天詞序》 表弟李如箎云：玄眞子《漁父》語，以《鷓鴣天》歌之，極入律。但少數句耳。因以玄眞子遺事足之。憲宗時，畫玄眞子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眞之兄松齡，懼玄眞放浪而不返，和答其《漁

父》云：「樂在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余續成之意也。

又《醉落魄詞序》　舊有一曲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皆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席幕爲天地，歌前起舞花間睡。從它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絛」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戲作四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公意中事。

又　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爲瘴癘所侵，故晨舉一杯。不相察者乃強見酌，遂能作病。因復止酒，用前韻作二篇，呈吳元祥。

又《菩薩蠻詞序》　王荊公新築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爲集句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戲效荊公作。

又《千秋歲詞序》　少游得調，嘗夢中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

《侯鯖錄》卷二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王開府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番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西清詩話》　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語矣。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　秦少游嘗以「偵」字題「月團新碾瀹花茶，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蠶絲」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皆所自作也。少游後見之，云：「逼我太甚。」

又卷一四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曰：余作兩句云：「清鑒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不能成章。

《詩林廣記》後集卷五引《王直方詩話》　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寄寂齋》詩，因此吹毛耳。

《鷄肋編》卷中　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魯直題其後云：「修水黃庭堅竄宜州，少休於此。觀商公五言，嘆賞久之。崇寧三年五月癸酉，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墨猶存。

釋惠洪《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餘年，佛鑒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又《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讌溪，坐大石上，擘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

《苕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引《冷齋夜話》　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憎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爲言。山谷笑曰：「烟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即解纜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廈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窗春曉翠如葱。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箋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墮水，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園葱。想見衲衣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處春山翠重。」

又後集卷二六引《復齋漫錄》　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熟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此乃市廛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爲戲。

又後集卷四〇　苕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萬苣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避暑錄話》卷上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爲予誦魯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得□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洪炎《題魯直青原山詩》　元豐六年魯直爲太和令，謁郡，游青原山，爲其友周壽作詩。後九年，海昏王君得其字刻之，當送之祖山。未行，而魯直以

太史得罪，詩遂留王氏。及太史謫還，或以王君石上墨本飾僧壁，郡守程侯章、監郡章侯清悅好焉，於是詩再勒石，視作詩蓋十有八年。壽字元翁，九江人。摹石刻者僧居月。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昌洪炎題，彭城劉沔書。

《洪駒父詩話》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郡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又 山谷《記夢》詩云，【略】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之句。

《竹莊詩話》卷一引《呂氏童蒙訓》 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

《道山清話》 〔庭堅〕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黃〕庶率同舍餞飲，皆做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又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己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略】倚闌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

王銍《國香詩序》 國香，荊渚田氏侍兒名也。黃太史魯直自南溪召爲吏部副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即此女□鄰也。太史偶見之，以爲幽閑姝美，目所未睹。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予和之。後數年，太史卒于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予，置酒出之，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嘆。予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客京，解會表弟汝陰王性之，問太史詩中本意，因道其詳。性之文辭俊敏，好奇博雅，聞之拊髀嘆息曰：「可留之篇咏，爲一段奇事。」因爲賦之，且邀諸公各作一篇云。

《古今詞話》 涪翁過瀘南，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盼盼性頗聰慧，帥嘗寵之，涪翁贈《浣溪沙》曰：「腳上鞋兒四寸羅，【略】」盼盼拜謝，涪翁令唱詞侑觴，盼盼唱《惜花容》曰：「少年看花雙鬢綠，【略】」涪翁大喜，翌日出城游山寺，盼盼乞詞，涪翁作《驀山溪》以見意曰：「朝來春日，【略】」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箎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玄眞子文章，及玄眞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眞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耶？」

又卷一七 豫章先生在當塗，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近》云，【略】故集中有贈彈琴妓楊姝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閒處更嬋娟。不知心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弦。」

又 豫章守當塗，既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一闋示之云，【略】其後復竄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坐席。座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羅湖野錄》卷一 靈源禪師，蚤參承晦堂於黃龍，而清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欽慕之。是時靈原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於豫章觀音。其命甚嚴，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錐徹骨貧，利生深愧乏餘珍。鄽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太史魯直憂居里閈，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於清兄。清兄確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摘卻。此事黃龍、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樹拔卻梯也。」

《山谷內集詩注》卷一《次韻王穉川客舍二首》任淵注 彭山黃氏有山谷手書此詩云：「王紘穉川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九十餘矣。嘗閱貴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邸壁間云：『雁外無書爲客久，蛩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余訪穉川于邸中而和之。」

又《欵乃歌二章戲王稚川》任淵注 黃氏有山谷手寫舊本題云：予復戲代稚川之妻林夫人寄稚川。時稚川在都下有所顧盼，留連未歸也。

又《題山谷石牛洞》任淵注 石牛洞在舒州三祖山。皇祐中王荊公通守

舒州，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故山谷亦擬作。

又《贈鄭交》任淵注　山谷有《招清公詩》跋云：「草堂鄭交處士隱處，小塘芙蕖盛開。使鷄伏鴛鴦卵，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師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遁世，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今觀跋意即此詩，但題不同耳。鄭交字子通。

又卷三《戲詠猩猩毛筆二首》任淵注　山谷有此詩跋云：「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毛筆，甚珍之。惠予，要作詩。蘇子瞻愛其柔健可人意，每過予，書案下筆不能休。此時二公俱直紫微閣，故予作二詩，前篇奉穆父，後篇奉子瞻。」

又卷九《出禮部試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種皆妙絕戲答三首》任淵注引黃庭堅跋　州南王才元舍人家有百葉黃梅，妙絕。禮部鎖院，不復得見。開院之明日，才元遺送數枝，蓋是歲大雨雪，寒甚，故梅亦晚開耳。元祐初鎖試禮部，阻春雪，還家已三月，王才元舍人送紅黃多葉梅數種，爲作三詩，付王家素素歌之。

又卷一一《同元明過洪福寺戲題》任淵注　舊本有山谷序云：三月中，同呂元明、畢公叔至洪福寺，見元明壁間舊題云：「與晉之醉後，使騎升木撼花，以爲笑樂。」戲題。

又卷一二《和答元明黔南贈別》任淵注　山谷書萍鄉縣廳曰：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淚握手，爲萬里無相見期之別。

又《謫居黔南十絕》任淵注　近世曾慥端伯作《詩選》，載潘邠老事云：「張文潛晚喜樂天詩，邠老聞其稱美輒不樂。嘗誦山谷《十絕句》，以爲不可跂及。【略】文潛一日召邠老飯，預設樂天詩一帙，置書室床枕間。邠老少焉假寐，翻閱良久，纔悟山谷《十絕》詩盡用樂天大篇，裁爲絕句。蓋樂天長於敷衍，而山谷巧於剪裁，自是不敢復言。」端伯所載如此，必有所依據，然敷衍剪裁之說非是。蓋山谷謫居黔南時，取樂天《江州》等詩，偶有會心者，摘其數語，寫置齋閣，或嘗爲人書，世因傳以爲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與樂天較工拙也。詩中改易數字，可爲作詩之法。

《山谷外集詩注》卷一《流民》史容注　據《實錄》，熙寧二年正月，判汝州富弼言「唐、鄧、襄、汝地廣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若盡給以閑田，使獲生養，實兩得其便」云云。此詩言河北災傷流民至襄、葉間，可見在葉縣作。

又卷一四《別蔣穎叔》史容注　蔣之奇字穎叔。新法行，爲福建通判，遷淮東運副。母喪，服除，改河北，入奏計，神宗奬諭之，移陝西。官制行，移淮南轉運使，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五月奏計，神宗勞問甚備，賜三品服。【略】此詩云「三品衣魚人仰首」，當是六年以後作。山谷移監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別蔣穎叔當是此時。

又卷一五《贈陳師道》史容注　元祐二年，陳無己在京師，寓居陳州門樓。按《實錄》，二年四月乙巳，徐州布衣陳師道充徐州州學教授。贈此詩時未得官也。

又卷一七《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二首》史容注　山谷元符三年五月復宣德郎，自戎泝江，省其姑于青神尉廨。十一月，復還戎，過嘉州，與至樂山王朴子厚題桃杏花，草書超逸。今藏于洪雅楊氏。

又《戲呈田子平六言》史容注　元符三年十二月，山谷發戎州。明年改建中靖國，四月至荆南，乞知太平州。留荆南待命，遂踰冬，有戲簡田子平詩。

又《山谷別集詩注》卷下《和蒲泰亨四首》史季温注　泰亨，青神人。元符庚辰徽宗即位，山谷自戎州放還，省其姑張祉介卿之母于青神。是詩此時所作。

又《信中遠來相訪且致今歲新茗又枉道寄佳篇復次韻呈信中兼簡任道》史季温注　成都范寥字信中。山谷《乙酉家乘》載：崇寧四年三月十五日，范寥來訪，五月七日癸卯，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是詩即此年作，時貶宜州。

《韻語陽秋》卷一七　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毛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

《容齋四筆》卷八　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於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嘗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大略云：「余得罪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禪院，住持僧智珠方徹舊浮圖於地，而屬曰：『余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蒙恩東歸，則七級巋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

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

《容齋五筆》卷六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胹鱉炮羔有柘漿」是也。【略】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蘇黃）。

《老學庵筆記》卷六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入蜀記》卷六 〔乾道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壅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子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游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

《茅齋詩話》 大名壓沙寺梨花之盛，聞於天下，魯直爲國子監教授日，曾有詩一絕云：「壓沙寺後千株雪，長樂坊前十里香。寄語春風莫吹盡，夜深留與雪爭光。」

《垂虹詩話》 山谷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謂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都教授，即爲潞公所知。

黃溍《跋山谷贈祖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

周必大《題吉州司戶趙彥法所藏山谷帖》 紹聖元年甲戌夏，山谷得郡武昌，未赴，坐蔡卞奏乞疏問前修《神錄》詆誣事，改授亳祠，即開封府界。七月至陳留，寓東寺之淨土院，院有深明閣，書此二詩贈表侄李繩武，墨翰燁然照人。時年五十，是臘貶黔州。

又《跋山谷萍鄉縣實積禪寺記》 壬午歲涪翁航荊江，略洞庭，涉脩水，經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省元明於萍鄉，爲留半月。明年在武昌，始作此記。未閱月而《承天院記》之禍作，遂長流宜州，計未暇刻也，故集本缺焉。他日當同《承天塔記》附錄以成束晳補亡之義。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魯直以元祐黨貶，得放還，因爲荊南承天寺作《塔記》，人以此媒孽他，故再貶。所以蘇子由皆閉門絕賓客。

《程史》卷一一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翾舞，罥于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于上，【略】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又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樂驛，【略】今《豫章集》中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眞，亦寓言之流歟！

《中興頌》後錄卷七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與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爲之防耶？」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爲外祖而設。

《宋代蜀文輯存》卷六〇孫覿國《也足軒記》 陽安郡壤燥不宜竹，元符中，景德寺僧師範即其廬作小軒，種竹數個，翛然有遠韻。時南榮楊公夢鼽守是邦，字其軒曰「也足」，特爲賦詩，山谷老人和之，又作《竹頌》，并以寄範，刻石軒中，遂爲勝處，士大夫不一到者以爲恨。

魏了翁《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籲衆正，收用廢棄之人，于黃太史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發戎州，明年建中之春正月，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熙、豐以後，僅有元祐數年之治，調停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期歲，而愛莫助之之圖進，孽

京用矣。治之日少而亂之日多，乃若此也。安樂山之游，雲霧晦冥，將出山而晚霽，豈天地之間，一氣之運，亦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違寡偶，每每若此耶。

《**飄言長語**》　黃山谷在場中，試《野無遺賢詩》云：「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煙。」考官批云：「此人不獨此詩冠場，他日當有詩名滿天下。」後山谷果爲江西詩祖。

《**珊瑚網**》**卷五徐宏中《跋山谷綠菜贊》**　按此贊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玉。髫丱資穎嗜學，蘋蘩綫廣，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閬少卿出守晉陽，聞其才賢，納爲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游心於編簡翰墨，平生游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閒雅。久而盈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於山谷老人爲姑輩，子履實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爲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褒其爲古女校書云。

王禕《跋黃山谷贈元師詩》　黃文節公以元祐史筆，守正不阿，時相擅權者指摘其事，將瑕衆正而殄之，於是有黔戎之役。黜犵之與居，流落間關者久之。元符三年庚辰，徽宗初立，登籲衆正，收錄廢棄之人，公乃有復朝奉郎、知舒州之命。十二月發戎州至瀘州，明年辛巳爲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發江安而東，浮湛荆鄂之間，而小人承望時好，擿摭其《承天院記》語，於是復有宜陽之行。荐罹艱險，竟以廢終。公在戎州時，嘗作詩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及是至江安，而元師自榮州來追餞，故復用前韻賦此詩贈之。末識曰：「正月辛未」，實其月之十日也。

《**蜀中名勝記**》**卷一六**　昔黃魯直過江津，與馮壽、李仔善，其《樂閒堂記》，爲馮作也。

又卷一九　樂天刺史茲邦，風流暇豫，日事游賞。其踪迹最著者，有東樓、荔枝樓、鳴玉溪、龍昌寺、巴子臺、東坡、東澗諸勝。黃魯直爲王聖涂作記云：「樂天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舊處焉。」

又卷二一　〔報恩〕寺產香山茶，因名香山茶。黃魯直《香山寺行記》云：「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摯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絕，爲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疑耀**》**卷五**　黃山谷嘗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云：「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帶經堂詩話**》**卷二三**　山谷居黔，有《題蟻蝶圖》六言云：「胡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後又遷宜。此圖傳于京師，蔡京見之大怒，將以怨望重其貶，會山谷卒乃免。小人之禍君子，其毒乃至于此。

《**有宋佳話**》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著錄

洪炎《豫章先生文集序》　炎元祐戊辰、辛未歲兩試禮部，皆寓舅氏魯直廨中。魯直出詩一編曰《退聽堂錄》，云：「余作詩至多，不足傳，所可傳者僅百餘篇而已。」魯直時爲校書郎，稍遷佐著作，修《神宗實錄》，與翰林學士蘇公子瞻游最密，賦詩無或輟。炎既手鈔《退聽錄》矣，隨鈔錄評論【略】靖康丙午歲，前禁始除。建炎戊申歲，時魯直之故人洪府連帥胡公少汲始屬炎撰次，以刻板傳世。撰次既契夙心，而外家所託，他人或不預聞，故不得辭。初，魯直爲葉縣尉、北京教授、知太和縣、監德平鎮，詩文已無慮千數。《退聽》所錄，太和止數篇，德平十得四五。入館之後，不合者蓋鮮。竊意少時所作，雖或好詩傳播尚多，不若入館之後爲全粹也。今斷自《退聽》而後，雜以他文，得一千三百四十有三首，爲賦十，楚詞五，詩七百，銘、贊、頌二百四十，序、記、書八十，表狀、文、雜著四十九，墓誌碑碣四十一，題跋一百一十八，合爲三十帙，分別部類，各以倫類。嗚呼，亦可謂富矣！凡詩斷自《退聽》始，《退聽》以前蓋不復取，獨取古風二篇，冠詩之首，以見魯直受知於蘇公，有所自也。他文雜前後十取八九，獨去其可疑與不合者，亦魯直之本意也。【略】建炎二年十月十日，中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洪炎序。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　山谷亦有兩三集行于世，惟大字《豫章

集》并外集，詩文最少，其間不無贋僞。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集》，李同、朱敦儒是正，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爲善本也。

李彤《豫章外集跋》 彤曩聞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黃龍山，盤礴雲窗，爲清禪師編閱《南昌集》，自有去取，仍改定舊句。彤後得此本於交游間，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詩」者五十餘篇，彤亦嘗見於他人集中，輒已除去，其稱「不用」者，後學安敢棄遺？今《外集》十一卷至十四卷是也。

《書舊續聞》卷三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爲魯直類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爲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

《避暑錄話》卷上 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傳於世者尚幾千篇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黃魯直《豫章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右皇朝黃庭堅魯直。

黃晉《豫章別集跋》 右先太史《別集》，皆今《豫章》前、後集未載。蓋李氏所編，多循洪氏定次舊本，故《毀壁序》所以不錄，而《承天院塔記》實兆晚年之禍者，亦復逸遺。又曾大父《行狀》雖已上之史官，未著於世。晉不肖，竊聞先訓，用是類次家所傳集，博求散亡，得八百六十八首，爲詩七十六，銘、贊、頌六十九，序、說、記四十二，律賦、策問五，箋注二，書、表、奏狀、啓二十八，雜著六十五，疏、詞、文三十四，行狀、墓銘、表二十四，題跋二百有三，書簡三百二十，合爲十九卷。凡眞迹藏于士大夫家及見諸石刻者，咸疏于左。一時裒集，尚懼遺闕，嗣是有得，當附益之。淳熙壬寅二月二日旦，諸孫晉謹識。

又《山谷年譜序》 晉不揆，【略】蓋嘗編次遺文爲《別集》二十卷，然於編年無所攷證。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別集》、《尺牘》、遺文、家藏舊藁，故家所收墨迹，與夫四方碑刻，它集議論之所及者，旁羅博搜，系諸歲月。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南昌集》九十一卷（黃庭堅）。又《修水集》二十六卷。

又 《豫章》前後集八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黃魯直集》。

《讀書附志》卷下 《豫章先生別集》二十卷，《黃文纂異》一卷。右《豫章先生別集》，乃《前集》、《外集》之未載者，淳熙壬寅先生諸孫晉所編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豫章集》五十卷，《外集》十四卷，著作郎黃庭堅魯直撰。

又 《豫章別集》二十卷，皆集中所遺者，【略】諸孫晉子耕集而傳之。

又卷二〇 《山谷集》三十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黃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黃汝嘉增刊。

又 《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年譜二卷，【略】監丞黃晉子耕集而傳之。其諸孫也，既會粹《別集》，復盡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錄，且爲之譜，今刊板括蒼。

魏了翁《黃太史文集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衆矣。江、浙、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

《文獻通考》卷二三六 《豫章集》三十卷、《別集》十四卷。

又 《豫章別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庭堅集》三十卷、《樂府》一卷、《外集》十四卷、《書尺》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黃山谷文集》，一部十四冊，殘闕。

又卷一〇 《黃山谷編年詩集》，一部十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黃山谷文集》十七冊。

又卷四 《黃山谷編年詩集》十二冊。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豫章黃先生外集》。

《近古堂書目》下 《類編增廣南昌黃先生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庭堅《南昌集》九十一卷，又《修水集》二十六卷，又《豫章》前後集八十卷。

徐岱《嘉靖刊本黃先生全書序》 叨按茲土，訪全書於寧，得故刻之半。時建昌郡丞余子載仕攝寧事，購元本補之。新守喬子遷至，乃竟厥工。書凡若

千卷，請爲序。

周季鳳《嘉靖刊本黃先生全書序》　予惟山谷詩文散見宇宙者最多，其全者則寡。初，與先兄南山先生求之瓊山閣老邱公，得《豫章集》三十有六卷，訛脫未慊也。最後因亡友潘南屏時用鈔之內閣，有正集、外集、別集、詞、簡、年譜諸集，凡九十七卷，乃宋蜀人所獻者，或者其全而無遺也哉，於是屬之前守葉君天爵梓行。憂去而寢，板，本兩歸殘逸，可恨也。復鈔之，挾以游四方者垂二十年，非其人不授。適聞是，得無欣然而畀乎，而可與其須也。【略】嘉靖丁亥仲春之吉，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致仕後學周季鳳謹序。

查仲道《嘉靖刊本山谷全書書後》　是編之全，乃吾姻亞卿來軒周公與其伯兄都憲南山公，昔宦游於朝、於浙、於蜀，博求諸薦紳士夫家傳寫之群書故牘中，章積篇累，歷十數載，僅全此書，珍藏以歸。謀刻諸前守婺源葉君天爵，垂成，適乙丑葉以憂去。中更數守，屬時多事，向未訖工。自乙丑至今，荏苒廿餘載，而版之蠹蝕將半，幾爲朽木矣。惟時大巡西蜀徐公按吾江右，雅重名教，薦檄州郡，拳拳於先哲文獻是徵，而吾守湖南喬君遷適至，欣然從事，悉心規畫，遂命庠士王朝宗，查應元輩復求善本，重加校刻。越數月始克告成，而人人喜獲睹全書爲幸。

蔣芝《嘉靖本黃詩內篇序》　分寧後人查子學夫得蜀本，出而不私，用山谷初意正名是集，以成四家所未就，又以濂溪詩冠之，可謂有見乎此者矣。詩在元祐戊辰後者曰《退聽堂錄》，初在太平者錄數篇，在德平者半之。建炎戊申，洪炎氏撰次刻本，又自鄂、道、潭、衡以後盡得之。蓋斷自《退聽堂》始，亦既入史館後也，視全集才十之三。要之四家親炙詩教，凡所編會，於是乎爲精爲要，得是篇而全集可略矣。夫全集多眞贋龐贅，至《精華錄》則復恨太簡，《內篇》其庶矣乎。【略】用託之梓氏以傳，悉如查子。存考證四條，字校句正，爲詩七百一十二首，卷十四。續二：太常謚議、史傳，周公儀氏、別傳，庶徵者足以興，興者足以徵也云爾。成都蔣芝序。

方沆《萬曆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序》　顧遺集，郡有鏤板，異時掌故匿人，主藏不戒，漫漶殘缺，亥豕傳訛，十有其八九。將徵惠於名山之副在，咨諏積歲，罕有完書，緣是闕疑，以待後之君子，慚恧中藏者，九載於茲。不自意假寵太史之靈，門下士周孝廉希令、查生堯安、余生應旂等，以文獻爲己任，慫恿不佞捐薄俸十金，爲都人士嚆矢。於是城內外父老子弟，翕然嚮應，捐助爭先，則以出納司之查以修衛使，諏日命工殺梨，補闕刪繁，間有統紀未明者，相與校訂而釐正之。雖未敢謂盡善盡美，大都亦可以傳之海內。【略】萬曆癸卯莫春之吉，前進士、昆明學使者、知寧州事莆中後學方沆撰。

李友梅《萬曆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外集序》　先是，守方公梓行公集，而《外集》、《別集》缺焉。周太史子儀在燕，有「令人不見全書」之恨，而不以予冗且鄙，屬予通梓之。固予志也，諏日以俸唱，而公之後人暨士大夫懽然起應，幾十閱月而告成。蓋郡故有嘉靖丙戌全本在，去今九十年，漫裂而更完以鮮。其時守爲某郡喬公，而鄉司寇周公實序其首，云前後得之內閣，蜀人所獻，庶幾備而無遺者。周司寇引重於昔，而更得周太史委重於今，事固有天幸與有進於此者。【略】《外》十四卷，《別》二十卷，合正集三十卷。時萬曆甲寅仲秋之吉，前國子監助教、知寧州事滇中後學李友梅撰。

王天發《萬曆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別集序》　此刻成，內閣蜀本完書復見於世，讀者知其心開眼明，無異聽跫然之谷音而喜矣。【略】余鈍劣無狀，竊附梓里，爰受命于素交李侯檢校《外》、《別》二集，藉靈竣役，僭紀數言於篇，以志聞知之慶，且見所以尚論幽人之意如此。萬曆甲寅仲秋之吉，里中王天發拜撰。

《萬卷堂書目》卷四　《山谷集》九十九卷。

《脈望館書目》　《黃山谷集》十本（一套）。《山谷詩》六本。

《行人司書目》　《黃豫章庭堅集》八本。

又　《黃詩內篇》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豫章文集》六冊，不全。

又　《山谷詩集》二冊年譜四冊，不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黃山谷集》二十四卷。

《古今書刻》卷上　建寧府書坊：《黃山谷詩》。

又　南昌府：《山谷文集》。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黃山谷豫章集》二十冊，九十七卷。《題跋》二冊，六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黃庭堅《山谷集》六十七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黃山谷集》二十冊。陳景雲注：九十七卷。宋刻，

《豫章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

又 《類編增廣黃先生集》，陳景雲注：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黃庭堅撰。【略】《內集》編於建炎二年，《別集》編於淳熙九年，《年譜》則編於慶元五年。蓋《外集》繼《內集》而編，《別集》繼《內》、《外》兩集而編，《年譜》繼《別集》而編。獨李彤之編《外集》，未著年月，然考《外集》第十四卷《送鄧愼思歸長沙》詩，「愼」字空格，注云「今上御名」，是《外集》亦編於孝宗時也。三集皆合詩文同編。

沈德潛《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顧鏤版銷沈，每以不得善本全書爲憾。日月荏苒，忽忽二十年。今歲夏五，理堂書來，中及涪翁文章節操誠有如文及翁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而身後六百六十載，崇祀之典缺如，有司實職其咎，頃已入請報可。且綱羅詩文於散軼之餘，屬邦之後進磨研而開雕之，乞一言以弁其首。余爲之不勝喜。

《緝香堂本凡例》 公集宋、元刻本不復覯，今所存者，只前明嘉靖乙酉、萬曆甲(辰)〔寅〕兩刻。查嘉靖刻多照宋板，萬曆刻立以義類，稍爲訂正，然其中篇章錯雜，頭緒紛如，《外集》、《別集》究與嘉靖刻無異。今重加核訂，其詩準以《唐詩類選》之類，以古還古，以律歸律，以絕歸絕，而五、六、七言之不紊；其文則序還序類，記歸記類，書歸書類，諸凡碑、誌、頌、贊，卬以歐、曾文集標目分列，俾觀者展卷瞭如。

宋調元《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全書序》 壬午九秋，量移分寧。寧，先生生鄉也，以爲得盡讀先生集矣。下車亟訪之，不特古板蔑如，即故家所藏，亦久付劫灰洪水中。【略】得接徐生慕璋、余生承烈、朱生晚成、查生承聲，復得嘉靖原刻，而書又不全。最後經崇勝寺，宿老僧然石榻下，見其几案卷帙鱗次，抽視之，乃先生古本也，合前凡九十七卷。余喜曰：「先生書備具矣！」亟攜以歸。都人士翕然向風，於是有孝廉陳豐，明經徐名世、周生琰、何生松、胡生全浤，暨前進謁諸同志，磨研編削，別類分門，汰年譜之冗長，校魚魯之舛訛，自前明兩刻以來，未有若斯之美善者。《伐檀集》爲先生過庭之訓，存之以志先河也。

又《乾隆重刻黃文節公別集序》 第舊刻二十卷，經萬曆編次，尙與《正集》相謬。《字說》仍混入序類，《西山》、《南浦行記》等篇混入題跋。書簡汰其重者，約爲六卷。凡十九卷，依類分列，俾讀者心開目朗，如登泰岱，如觀河海，誦其書，想見其爲人，庶足以盡全書巨麗之觀也已。

《蕘圃藏書題識》卷八 《豫章先生外集》六卷，殘宋刻本。此家《豫章外集》六卷，得諸書船友邵姓，云自江陰楊文定公家收來，卷端有楊敦厚圖章，即文定孫也。裝潢精雅，亦以其爲宋刻，故珍之。【略】余舊藏《豫章文集》三十卷本，僅有一卷至十四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屬宋刻，今又得此，行款悉同，當是聯屬者，何意兩美之適合也。【略】《延令書目》載有《黃山谷》三十卷，《後集》六卷，宋板，合諸此本，卷數卻同，或即滄葦(季振宜)所藏，亦未可知。

又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刊本。【略】書凡五十卷，中闕十三至十八卷，舊時鈔補，未知出自何本，蓋較絳雲所藏居然完璧矣。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黃豫章文集》，存一之十四、十七之十九卷。

又 《外集》，存一之六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山谷全集》七十卷，宋黃庭堅譔，明嘉靖中重刊宋本。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乾道刊本。宋黃庭堅撰。

又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題識》：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計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鐫木以廣其傳，幸學士詳鑒焉。

《郘亭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十)卷，明嘉靖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三 《山谷內集》三十二卷、《外集》二十四卷、《別集》十九卷、《伐檀集》二卷，宋黃庭堅撰，江右寧州緝香堂本。此本爲乾隆乙酉宋調元知寧州時所刊。

劉坤一《同治重刻黃山谷先生全集序》 公集自北宋後，槧本無慮數十，行世者以乾隆中緝香堂本爲最。歲久漫漶，板遂散失，承學之士，頗以不得讀公全書爲憾。公裔孫等乃聚其族之人重刻之，讎校精審，頓還舊觀。既畢工，

請予序其簡端。

德擊《光緒重刻黃文節公遺集序》　靖康丙午以前，有挾書之禁，至建炎中，洪玉父氏始哀輯爲《退聽堂錄》，刻以行世。至嘉靖間，經西蜀徐岱訪得故刻之半，編爲全書。國朝乾隆乙酉，又爲元和宋理堂綱羅散佚，重爲開雕，是爲緝香堂本。咸豐間，疊遭兵燹，毀棄無存。同治戊辰，其裔孫重刻之。二十餘年來，版片又復零落。湘中黃菊秋刺史權篆義寧三次矣，【略】今於政通人和之餘，捐俸重刊緝香堂《山谷全書》。

方汝翼《光緒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有宋分寧《黃山谷先生全集》，自宋迄明，代有槧本，而要以緝香堂本爲最。緝香堂者，國朝乾隆間分寧刺史宋理堂之所刻也。其書集前賢之大成，散者輯之，缺者補之，體以類從，卷以目標，山谷全集於焉大備。嗣經兵燹，燬佚無存。其後裔雖有續刻之舉，而原板星散，無從集合，則斯文繼絕之交，天正待其人以付之矣。湘南黃子菊秋官江右，三權寧州篆，文章政事，卓有可觀。今夏郵寄其所重刻《山谷全集》問序於余。余詳加披閱，見仍仿緝香堂之刻，而蒐羅宏富，采擇精詳，殆又過之。

盛炳緯《光緒重刻黃文節公全集序》　先生集分合編次，凡數易。初編於洪玉父，次續於黃子耕。前明查學夫僅刪詩爲《內篇》，嘉靖間周來軒晷弟得全集於邱文莊及潘南屏，南屏得自內閣，爲宋蜀本，視邱本卷次加多。國朝乾隆間，宋理堂刺甯州，取嘉靖舊刻，刪節年譜，附注詩篇，次爲八十一卷，是爲緝香堂板。同治間，復有續刊，皆已燬佚。至是，黃刺史壽英任甯，乃取緝香堂本，益以行世《刀筆》及流傳石刻，原刊所缺且遺者，葺爲續集，付之梓氏。

黃壽英《光緒重刊黃文節公全集跋》　公詩文當有宋時即遍傳海內。元、明之世，槧本無慮數十，至嘉靖、萬曆兩刻，始合《正》、《外》、《別》三集爲《全書》。代遠年湮，無從目睹。乾隆乙酉，緝香堂校刊之板，拾遺補闕，別類分門，裒然更臻美備。粵匪之變，盡毀於兵。其後裔雖曾重刊，板亦散軼。千秋鉅製，一旦淪胥，何以闡發前徽，楷模後進？壽英不敏，三攝甯篆，幸得登其邱隴，瞻其廟貌，親挹流風餘韻，慰生平仰止之心，用敢訂謬勘訛，重付剞劂。規模體制，一以緝香堂爲準，惟將行世《刀筆》及墨跡、石刻，凡《全書》中所未收者，悉爲補刊，名曰《續集》。非敢妄廁纘修之列，亦以先賢手澤，吉光片羽，不敢有遺。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　《豫章黃先生別集》二十卷，元刊本。【略】此本相傳是宋槧原本，與嘉靖本相較誠屬不同，【略】細審紙色行列，其爲翻元本無疑。【略】孫原湘記。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十六冊二函。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山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明弘治丙辰刻本。宋黃庭堅撰。前有張元禎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豫章先生遺文》十二卷，影鈔宋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宋黃庭堅撰。存十六卷，三百三十七葉【略】宋刊本。【略】十七至十九卷爲另一刻本，版心上方有字數，下記刊工姓名。【略】鈐有「汪士鐘藏」白文長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簡尺二卷、詞一卷，宋黃庭堅撰。【略】山谷先生年譜》三十卷，宋黃罃撰。明弘治葉天爵刻嘉靖六年喬遷、余載仕重修本，二十冊。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三十卷，宋黃庭堅撰，明萬曆三十二年方沆、周希令刻本，十冊。《豫章先生遺文》十二卷，宋黃庭堅撰，清影宋鈔本，八冊。《黃詩內篇》十四卷，宋黃庭堅撰，明嘉靖十二年蔣芝刻本，翁同龢圈點批注并跋，四冊。《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宋黃庭堅撰，元刻本，十冊。《黃山谷精華錄》八卷，題宋任淵輯，明朱承爵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三十卷六冊，宋黃庭堅撰，明萬曆間王鳳翔光啓堂刊本。

楊士奇《黃山谷刀筆跋》　《山谷先生刀筆》一冊，余得之蘇州秀才蕭湘，凡二十卷。不獨書詞之工，其論爲學作文寫字，皆有至理。惜此本鈔本，缺折處多錯謬，未得善本正之。

《菉竹堂書目》卷三　《山谷刀筆》三冊。

又　《山谷簡尺》二冊。

《百川書志》卷一八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山谷刀筆》四冊，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山谷刀筆》二十卷。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十冊。

任淵《黃太史精華錄序》 萬寶集于前，則萬其價，萬其色。因不無去取，擇而千之，亦自具一可否，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幾萬其篇章，走嘗節其要而謬注之，什之一也。然其間猶有幽蘭叢桂，奇玉特珠，萃類出拔者，走又別帙焉，是上選也。一日，雷子誠過而見之，喜而欲授梓，來索帙實版，故併述其所以然而與之。天社任淵序。

《百川書志》卷一五 《黃太史精華錄》八卷。

《近古堂書目》下 宋刻《黃太史精華錄》（任淵選）。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任淵選《黃太史精華錄》六冊。

《天祿琳琅書目》卷六《元版集部》 《黃太史精華錄》一函二冊，宋黃庭堅著，任淵選，八卷。

《帶經堂詩話》卷四 宋任淵撰《山谷精華錄》八卷，詩賦銘贊六卷，雜文二卷，宋槧本也，有章邱李中麓太常（開先）圖書印記。淵自序云，【略】按：淵即注《陳後山集》者，惜錄中取舍未愜人意耳。宗柟附識：予兄筠廬曩從華山馬氏購得《山谷精華錄》，乃明嘉靖間摹宋槧本，繕刻頗工。愚嘗手鈔一過，觀其錄取大意，祇以備體，且多闌入游戲之作，未可云上選也。因念自宋迄今，詩文大家，代不乏人。求其無體不工，如吾郡朱太史竹垞，可稱卓絕。近已家有其集，如得明眼人詳審體裁，裒錄精要，視任氏所編，殆無足言。自知學識弇陋，志焉未逮，書此以俟世之君子。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黃太史精華錄》八卷，明刊本。宋天社任淵選。

任淵《黃陳詩注序》 暇日因取二家之詩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詳其秘，姑藏於家，以待後之君子有同好者相與廣之。政和辛卯重陽日書。

又《山谷內集詩注序》 近世所編《豫章集》，詩凡七百餘篇，大抵山谷入館後所作。山谷嘗仿《莊子》，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此蓋內篇也。晚年精妙之極，具於此矣。然銓次不倫，離合失當。今以事繫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從舊次，或以類相從。詩各有注，離爲二十卷云。

許尹《黃陳詩注序》 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群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爲之注解，且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所以言冠其首。予嘗患二家詩興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略】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爲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乙亥冬十二月，鄱陽許尹叙。

史容《山谷外集詩注引》 今《內集》詩有注，而《外集》未也，疑若有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略】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爲胡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依，此續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于篇首。其作詩歲月，別行銓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見。舊多舛誤，略加是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

錢文子《山谷外集詩注序》 其詩集已有任淵、史容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編謂之《外集》者，猶不易通，史公儀甫遂繼而爲之注。上自六經、諸子、歷代之史，下及釋、老之藏，稗官之錄，語所關涉，無不盡究。予官成都，得于公之子叔廉而遍閱之，其於山谷之詩既悉疏理，無復凝結，而古文舊事因公之注，所發明者多矣。【略】公蜀青衣人，名容，號薿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略】嘉定元年十二月乙酉，晉陵錢文子序。

史季溫《閩憲刊山谷外集詩注跋》 先大父薿室先生所注《山谷外集》詩，脫藁之日，永嘉白石錢先生文季爲之序引，鋟木於眉，蓋嘉定戊辰歲也。是書已行於世。其後大父優游林泉者近十年，復參諸書，爲之增注，且細考山谷出處歲月，別行詮次，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爲拘。考訂之精，十已七八，其間不可盡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燬，遺藁幸存，今刻之閩憲治，庶與學者共之，幷以大父實錄、本傳附見。淳祐庚戌嘉平旦日，孫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季溫百拜謹跋。

洪咨夔《豫章外集詩注序》 眉山任處士驥天成，擺落科舉之累，眞積於學者，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欲然。以《內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攷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刪，而疑其多愛；然使學者盡見前輩少年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子逢博習有家法。方注詩時，兩髦耽耽，檢書捧硯，領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卿守蜀，白首矣。懼父書無傳，力自校讎，鋟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黃陳詩注》。

黃埻《紹定刊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跋》 先太史詩編，任子淵爲之集注，板行於蜀。惟閩中自坊本外未之見，豈非以平生轍迹未嘗至閩故耶？埻家藏蜀刻有年，試郡延平，以鋟諸梓。【略】紹定壬辰日南至，諸孫朝散郎、行軍器監主簿兼權知南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節制本州屯戍軍馬、借緋埻拜手敬識。

《直書錄解題》卷二〇 《注黃山谷詩》二十卷，【略】新津任淵子淵注，鄱陽許尹爲序。

徐經孫《閩憲刊黃山谷內集詩跋》 太史黃公詩有內、外集。夫任氏所注者《內集》，板木雖多，而其烏焉傳寫之誤，亦自不少。暇日稍加較正，刻之閩憲，始與鄉城所刊鄉室《外集注》幷傳之。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注黃山谷詩》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黃山谷詩集》，一部十冊，殘闕。

又 《黃山谷詩外集》，一部八冊，完全。

張元禎《弘治刊本黃文節公詩注序》 寧，南昌屬縣，先生其縣人。縣閭右有陳鳳岐者，知重先生，圖刻其詩文，以諗於予，予遍爲訪之莫得。斯集乃今提學僉憲莆田黃未齋仲昭家故所有者，未齋愛之，每笥以自隨。行縣次寧，勸督暇，因出之示諸生。時鳳岐已物故，其沛、沾二子躍然跽請：「茲先人嘗圖刻於張東白內翰，弗得而卒。公幸賜焉，一以彰先正久晦之遺文，一以終先人之志而瞑其目於地下。」公喜而亟與之，更躬爲校正，以成二美。刻既，沛來謁序，序以歸之。

《菉竹堂書目》卷四 《黃山谷外集》八冊。

又 《黃山谷詩集》十冊。

《百川書志》卷一五 《山谷黃太史詩註》二十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山谷詩注》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山谷外集詩注》三冊，不全。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山谷外集詩注》。

《讀書敏求記》卷四 《黃山谷詩注》二十卷、目錄一卷、年譜附，舊刻《山谷詩注》，甚佳。

翁方綱《刻黃詩全集序》 乾隆壬寅冬，方綱校黃詩三集注上之，詔刊入聚珍板，於是數百年未合之足本，廣布藝林矣。後四年，奉命視學江西，攜其草稿於篋。而寧州新刻本《外集》之後八卷，即舊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別集》與史季溫注者不同，而寧新刻分體，失其舊式。爰合寫爲一本，附以黃子耕《譜》，通爲五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山谷內集註》二十卷、《外集註》十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別集註》二卷，編修翁方綱家藏本，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所註黃庭堅詩也。任淵所註者《內集》，史容所註者《外集》，其別集則容之孫季溫所補，以成完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殘本六卷，宋刊本，宋天社任淵注。

《鐵圍藏書題識》卷八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十八卷，明本。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山谷詩注》，存一之十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六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宋刊本。宋天社任淵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七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明初刊本，項藥師藏書。天社任淵、青神史容、青神史季溫。

又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目錄一卷，年譜附，影明弘治刊本。天社任淵。右即影寫《讀書敏求記》所稱舊刻《山谷詩注》本也。

又 《山谷詩集注》二十卷、目錄一卷、年譜一卷，日本翻宋紹定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三 《山谷內集注》二十卷、《外集注》十七卷、《別集注》二卷、《外集補》二卷、《別集補》一卷，年譜十四卷，《內集》宋任淵注，《外集》史容注，《別集》容之孫季溫注，樹經堂本。乾隆己酉南康謝啓昆校刊。

又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宋任淵注，宋本。

孫星華《山谷詩注外集補跋》 按：《山谷詩注》四庫著錄者，《內集》、《外集》，係兩淮鹽政采進本，《別集》繫編修翁方綱家藏本。據《總目標注》如此。此聚珍本亦從此出也。逮乾隆四十九年，南康謝蘊山中丞啓昆，取翁氏充全書纂修官時手抄校進底本刻於江右，較此本多《外集補》四卷，《別集補》一卷，不知繫翁本所原有，或謝氏重刻時所增入？序跋中亦未說明原委，惟《別集補》目錄後，謝氏有跋文數行，謂此別集詩與注本不同，今以三家注本所無

者二十八首，抄爲一卷云云。據此則所補《外集》、《別集》，似皆出謝氏手也。其實此五卷，任、史三家既未加注，似可不必補於注本之後。況閣本既收無注之山谷詩文《內》、《外》、《別集》全本，自更無容重出。

楊守敬《日本朝鮮舊本山谷詩注跋》 右山谷《內集詩》二十卷，任淵注；《外集詩》十七卷，史容注；《別集詩》二卷，史溫注。《內集》爲日本古時翻雕宋本（今日本亦罕見），前有任淵序，鄱陽許尹序，蓋合《陳後山詩注》序本也。【略】翁刻皆有脫文。通校三集注中，翁本誤字不可勝舉。良由覃溪所得是傳鈔本，雖較勝明刊，而與宋本固不可同日語也。黎公使以《山谷集》宋刻久絕，擬刻入叢書中，會余差滿不果，故公使於叢書叙後深致慊焉。光緒甲申九月，宜都楊守敬記於黃岡學舍。

陳三立《光緒刊本山谷詩注題辭》 光緒十九年，方侍余父官湖北提刑，其秋攜友游黃州諸山，遂過楊惺吾廣文書樓，遍覽所藏金石秘籍。中有日本所得宋槧黃山谷《內》、《外》集，爲任淵、史容注，據稱不獨中國未經見，於日本亦孤行本也。念余與山谷同里閈，余父又嗜山谷詩，嘗憾無精刻，頗欲廣其流傳，顯於世。當是時，廣文意亦良厚，以爲然，乃從假至江夏，解資授刊人。廣文復曰：「吾其任督校。」越七載而工訖。至其淵源識別，略具於廣文昔年所爲跋語云。光緒二十六年二月義甯陳三立題。

《經籍訪古志·別集類》 《山谷詩注》，舊板翻刻宋本者。求古樓藏。

又 《山谷詩集注》廿卷，舊鈔本。

又 朝鮮國刊本，懷仙樓藏。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山谷詩注》二十卷，目錄一卷，年譜附，《外集詩注》十七卷，序目一卷，年譜附，《別集》二卷。右朝鮮活字版。

沈曾植《宋刻山谷外集跋》 此《山谷外集》史注，屬菊生代購。【略】菊生以其宋諱闕筆，神廟、哲廟等皆空格提行，疑爲宋本。余以九行十九字與張元禎本行款同，仍爲弘治本，藏書家所稱明初本者耳。旋借得王西莊先生所藏影抄弘治本，前張序、後楊廉序俱全，先生以硃筆用宋本校過者，彼此對勘，乃知此爲弘治祖刻，彼行款字數幅徑，與此均同，甚至別字壞字，亦相沿襲，而筆畫之間，更增訛舛，翻雕痕迹顯然。凡張元禎叙刻山谷書，若《大全集》，若《刀筆》，工皆不精，但其不改宋本面目爲可貴耳。

《木犀軒藏書書錄》 《山谷詩集注》二十卷，【略】日本刊本（日本慶安五年刻本）。半葉八行，行十七字。有政和辛卯任淵自序、紹興乙亥許尹序、紹定壬辰山谷孫埒刊板延平跋。有「賜蘆文庫」楷書長印。

又 《山谷詩集注》二十卷，【略】日本刊本（日本寬永六年大和田意閑刻本）。

又 《山谷詩集注》二十卷，【略】日本舊刊本（日本慶元間活字印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明刻《山谷外集注》十七卷，一函四冊。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 《山谷內集注》二十卷，日本覆宋刻本。宋黃庭堅撰，任淵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山谷詩前集詩注》二十卷，宋黃庭堅撰，宋任淵注。影寫宋刊本。

又 《山谷詩集注》二十卷，宋黃庭堅撰，宋任淵注，日本古刻本。

又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宋黃庭堅撰，宋任淵注。存卷一至四、六至十一、十四至十八，計十五卷，宋刊本。【略】此書建本，然雕工字體圓美，無宋刻峭麗之態，當是元刊本。

又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注》二十卷，宋黃庭堅撰，宋任淵注。元刊本。【略】此本余亦藏一帙，爲黃丕烈故物，有手跋，只十八卷，且每卷缺葉亦多。末有「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墨書識語一行（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

又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略】明初刊本，九行十九字，即莫邵亭友芝所跋爲宋本者也。

又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外集注》十七卷，宋史容註，《別集詩註》二卷，宋史季溫註，朝鮮舊刊本。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元本山谷外集詩注跋》 此日本帝室圖書寮藏元至元乙酉建安重雕蜀本也。首錢文子序，次史容引，次總目。引後有元羅嘉績刻書識語木記八行，目後有「建字熊氏萬卷書堂」牌子一方。自明以來不見著錄，蓋即今行四庫十七卷本容孫季溫跋中所云嘉定戊辰鋟梓眉山之蜀本。蜀版毀於宋世，當時傳本已罕。此爲至元翻刻，世無人知，字畫縝密，眞所謂元初刊本比於宋本者也。書凡十四卷，詩注二卷約當《外集》原本之一卷，取勘明本《外集》，適盡於卷七而止，首尾起訖，一一符合，悉依李彤原編古律分體之舊。原本卷八至十爲文，十一至十四爲山谷晚年自刪之詩，彤所附存

者，此皆未錄。【略】任淵注《山谷內集》詩而不及《外集》，史容起而續之，不收自刪之作，蓋皆山谷所自定《外集》之菁英。今見蜀本，方悉源流。世行十七卷，出自季溫重刻閩本，即以此本分年改編，全失李彤分體舊第，不復可窺見根源，宜乎今本《提要》有「史容增注考訂，在嘉定戊辰後十年，上距庭堅之沒已百有十年，《外集》原本至是始經史容更定，併非山谷自刪之本」云云之貶詞也。書中文字足訂今本訛異者，難以縷舉。書貴初刻，得此益信。十七年冬，偕中華學藝社社友東渡訪書，始獲見之，因從借印，以彌中土書林之缺憾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山谷詩註》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宋紹定五年黃埒刻本，三冊，存二卷（四至五）。《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元刻本，黃丕烈跋，六冊。【略】存十六卷（一至五、七至八、十二至二十）。《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元刻本，二冊，【略】存三卷（一、十五至十六）。《山谷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明刻本，六冊。《山谷內集詩註》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外集詩註》十七卷，宋史容註，《別集詩註》二卷，宋史季溫註。明刻本，二十三冊，【略】存十八卷（《內集詩》一至十八）。《山谷內集詩註》二十卷，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外集詩註》十七卷，宋史容註，《別集詩註》二卷，宋史季溫註。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傅增湘校，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存二十卷八冊，宋黃庭堅撰，任淵註。南宋建刊本，近人沈曾植手書題記，又陳曾壽觀款，存《內集》。《山谷詩註》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十五冊，宋黃庭堅撰，任淵、史容、史季溫註。朝鮮舊刊本。《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十冊，宋黃庭堅撰，史容、史季溫註。日本寬永己己（六年）大和田意閑刊本。

《遂初堂書目・樂曲類》《黃魯直詞》。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山谷詞》一卷，黃太史庭堅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山谷詞》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黃山谷詞》。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山谷詞》。

《百川書志》卷一八　《豫章黃山谷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一集：黃庭堅《山谷詞》六十一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黃山谷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山谷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黃庭堅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山谷詞》三卷，明鈔本。南昌黃魯直庭堅。

朱孝臧《山谷琴趣外篇跋》　右《山谷琴趣外篇》三卷，南宋閩刻本。按《宋史・藝文志》「黃庭堅詞二卷」，今佚，《直齋書錄解題》「山谷詞一卷」，虞山毛氏刻本疑從之出，故仍沿舊名。明嘉靖刻寧州祠堂本《豫章黃先生詞》一卷，詞同毛刻，而編次前後則異。往歲吳伯宛嘗以見示，小山何仲子據張南伯鈔本校錄者也，勞巽卿又校以《琴趣》，并於書眉標其卷次。余據勞校移寫，即以《琴趣》名之，以不睹原書「琴趣」之名，未遽徵實，未付手民。今年春，張君菊生獲是書於海鹽，爲其先世清綺舊藏，余亟假歸比勘勞校，一一符合。宋詞稱「琴趣」，傳於今者，醉翁、二晁、介庵諸家，皆攟摭繁備，甚或闌入他人之作，惟山谷此編，較別本僅得其半。卷中訛文脫字，往往而有，題尤芟節太甚，或乖本恉。今以祠堂本斠補，間涉他校，撮錄如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山谷詞》一卷，宋黃庭堅撰。一集。汲古閣刊本。又明刊本。

又《續錄》　明嘉靖刊全集本。宋刊《山谷琴趣外編》三卷本。明鈔一卷本。　明劉天爵刊《豫章黃先生詞》本。　義寧沖和堂重訂全集詞二卷本。　陳氏思集堂全集本。明藍格鈔三卷本。　黃丕烈校宋本一卷。【略】吳氏雙照樓影刊本。　陶氏涉園續刊影宋金元明詞本。《續古逸叢書》本三卷。

張元濟《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本山谷琴趣外篇跋》《四庫全書總目》錄晁無咎詞曰「琴趣外篇」。宋人中如歐陽修、黃庭堅、晁端禮、葉夢得四家詞，皆有此名，并補之此集而五，殊爲混淆。蓋館臣僅見毛氏所刊晁詞，實則「琴趣」爲當時詞之別名，曰「某某詞」者，亦可稱曰「某某琴趣」。今其書皆已復出，歐陽曰《醉翁琴趣》，黃曰《山谷琴趣》，二晁曰《閑齋》、曰《晁氏琴趣》可證也。是爲余六世祖寒坪公舊藏，卷端襯葉鈐有「清綺齋書畫記」小印。【略】吾友陶蘭泉假是本覆刻，與吳氏所刊并行。涵芬樓亦嘗印入《續古逸叢書》中，然皆非單行，不易得，故更縮影，以廣流傳。海鹽張元濟。

《楹書隅錄續編》卷四　校宋本《山谷詞》一卷一冊。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山谷詞》一卷，宋黃庭堅撰。明刻本，一冊。《山谷詞》一卷，宋黃庭堅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宋六十名家詞本，黃丕烈校幷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山谷琴趣外篇》三卷一冊，宋黃庭堅撰，宋刊本。

楊萬里《跋蘇黃滑稽錄》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再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聞之馮虛公子，馮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

范寥《宜州家乘序》　崇寧甲申秋，余客建，聞山谷先生謫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大江，歷湓浦，舍舟于洞庭，取道荆湘，以趨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寓居崇寧寺。翼日，謁先生于僦舍，望之眞謫仙人也。于是記其道途之勞，亦不知瘴癘之可畏也。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于南樓。圍棋誦書，對榻夜語，舉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凡賓客來，親舊書信，晦月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畫特妙。嘗謂余，他日北歸，當以此奉遺。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其事。及蓋棺于南樓之上，方悲痛不能已，所謂《家乘》者，倉卒爲人持去，至今思之，以爲恨也。紹興癸丑歲，有故人忽錄以見寄，不謂此書尙爾無恙耶！讀之恍然，幾如隔世，因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亦可以見先生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東坡云：「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信不虛語哉！

《老學庵筆記》卷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中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眞本，大愛之，日置御案。

樓鑰《跋黃子思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型具存，爲錄雜記于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脩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嘆？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于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于宜，此書信然。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藝文

唱和

徐積《贈黃魯直》　不見故人彌有情，一見故人心眼明。忘卻問君船住處，夜來清夢逸西城。

范純仁《謝師厚寄同黃婿魯直唱和》　忽得穰郊信，翛然病魄醒。懷賢心獨在，感舊涕偏零。南斗占神劍，西豪聚德星。卧龍看復起，失馬顧曾經。冰玉清相照，芝蘭遠更馨。麤官應念我，白首候戎亭。

秦觀《送張和叔兼寄黃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鼓狂鬧，啾啾竟誰聞。議郎盛德後，清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徊從此君。學官冷於水，蘸鹽度朝曛。間蒙相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復去，冀北遂空羣。豈無一樽酒，誰與通殷勤。大梁多豪英，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

陳師道《寄豫章公三首（許官茶未寄）》　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誓酒不應忘此老，論詩寧肯乞粗官。

又《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四首》　龍蛇起伏筆無前，江漢淵回語更妍。好事無須一賞足，藏家不必萬人傳。此詩此字有誰知？盡省郎官自崛奇。罪大從來身萬里，政成今見麥三岐。當年闕里與論詩，晚歲何山斷夢思。妙手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

張耒《和魯直》　濟物非僕僕，功名愧無心。倚市安能美，汲泉不厭深。老人夙有尙，瓶缽好叢林。安能紅塵裏，徒使老駸駸。

又《初到都下供職寄黃九》 千里不相見，勞勞復何辭。不遠一城中，耿耿令我思。僦舍酒家樓，推牕卷其旗。鼠壞敗晨炊，守翁噪羣兒。馬傍挾兩贏，雙踵待刻移。五日長安塵，故山夢中歸。何以洗我心，望君青松姿。懷情久不吐，古屋弦悲詩。

晁說之《客有傳黃戎州三絕句者因次韻》 朝嘆烏皮几，暮嘆木榻床。勞我情不堪，念君罪不涼。驢技已過目，戎衣方駭心。文章端自誤，痛悔空在今。

又《喜魯直還》 梵志問故鄰，木蘭坐舊床。去恨已斷絕，歸意更凄涼。鷓鴣不入饌，松栢有常心。歸來應未老，但道古猶今。君有非常罪，幸此非常赦。收身黑水西，重入白蓮社。

又《又再作》 多情楊畔兒，芙蓉生繞床。舊屋君未歸，蒲池已凄涼。世人不我與，自契黃龍心。竟復何遠近，一瞬萬古今。負罪臣宗元，移書數問赦。僅如雁往來，羨君還里社。

釋曇源《寄黃魯直》 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寞滋味同齋粥，快恬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

釋惠洪《雪夜讀涪翁所作愛之因懷其人和韻奉寄超然》 溪雨初收岸草微，柳絲堪入綠羅機。望中情遠恨煙樹，何處暖多嫌衲衣。卻信眞人還有夢，豈關禪子未忘機。春風痛與傳消息，教憶舊山新翠歸。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引高荷《答山谷先生》 四篇詩得裘蹄金，妙旨初臨法語尋。要我盡除兒子氣，知公全用老婆心。平章許事眞難可，付囑斯文豈易任？感激面東垂涕泗，高山從此少知音。

紀念

釋惠洪《悼山谷五首》 蘇黃一時頓有，風流千載追還。竟作聯翩仙去，要將休歇人間。人間識與不識，爲君折意消魂。獨入無聲三昧，同聞阿字法門。自顧面無四目，何止心雄萬夫。和得靈源雅曲，綉繻更綰流蘇。鬚鬢滄浪夢幻，江湖厭飫平生。一旦便成千古，壞桐弦索縱橫。平昔馭風騎氣，如今夜雨荒丘。欲動西州華屋，空餘南浦漁舟。

袁說友《題山谷居士書坡公帖》 當年三老嘆云亡，猶喜坡翁返故鄉。展卷如今但陳迹，丘原無復起蘇黃。

周孚《題豫章先生像予嘗作看雲圖詩》 吾生較此翁，已落二紀後。一時偶蹉跌，千載難邂逅。悠悠牋牕水，冉冉摩圍雲。自恨詩語拙，莫慰沈湘魂。今朝開此圖，英氣尚仿佛。酌予中郎酒，酹此浪仙佛。束髮守孤學，觸事多罵譏。九原不可作，吾老欲安歸。

劉詵《正月八日會詩人堂和山谷韻》 涪翁去不返，復此冢空空。古寺八泉在，遊人百代同。樹懸山雨白，門揜佛燈紅。諸老詩應好，誰當續舊風。

敷演

《春渚紀聞》卷一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爲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憒憒。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腫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腫氣可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既畢，而腫氣不藥而除。

雜錄

雜記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四引《王直方詩話》 張塤字叔和，謂余曰：塤一日到洛中謁潞公，方飯後，坐於一亭，亭邊皆蘭。既見，不交一談，對坐幾時，

公方曰：「香來也。」叔和以爲平生所未聞，潞公云：「凡香嗅之則不佳，須待其因風自至。」余始悟山谷詩云：「披拂不盈懷，時有暗香度。」

《道山清話》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閎」。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揮麈三錄》卷二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屢，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

《誠齋詩話》　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餉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建溪春草，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卻留我喫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牀者大笑芻絕倒，胡牀遂折，東坡墮地，賓客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珪說。

《容齋四筆》卷八　累舉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訖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爲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爲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張孝祥《與黃子默書》　某離長沙十日，尚在黃陵廟下，波臣風伯，亦善戲矣。前日爲子默作江西後社字，茫然莫知所謂。至湘陰館中，有題壁二詩「急雪黃花度，初晴白石村」，驚嘆世間久無此作。客謂此子默詩也。斂然心服，眞可作社頭矣。今日見計欽祖，又誦數篇，益奇。蓋辭達于詩，渾然天成，風行水波，偶入聲律，非今之詩，山谷之詩也。

《梁谿漫志》卷一〇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略】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騃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娛書堂詩話》卷三　南康人家有亭，占山水之勝，取山谷詩，以「天開圖畫」扁名。有詠者云：「須知造化安排巧，不費丹青點畫工。」隱然意在。

《玉堂嘉話》卷二　山谷爲甥張大同書擘窠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於僰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屠兒村側，蓬藋柱宇，鼓鼯同逕。然頗爲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尚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蹶，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縱橫，意韻瀟散，絕類《瘞鶴銘》。

《齊東野語》卷一四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籠籜稱冤莫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奬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爲客一設。及來黔，黔人多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葉如蜜蕉，初春則不食，惟僰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

《梅磵詩話》卷上　山谷元豐間宰吉之太和，秩滿，有《晚登快閣》詩云，【略】此閣一經品題，名重天下，前後和者無慮數百篇，罕有傑出者。近世文溪李公昴英一絕云：「賦詩江閣凭闌日，伸足城樓濯雨時。逆順境殊同一快，先生學力豈專詩？」命意造語俱切。文溪自注云：「山谷謫居宜州城樓，得熱疾，病中以簷溜濯足，連稱快哉，未幾仙去。」

宋濂《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黃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於黃，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既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國爲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爲望。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苾，歷十九傳至榮，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瑕、玭，浩生三子琛、玘、璞。其子孫析爲五大族。瑕之枝則豐城，玭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監利，玘之枝則分寧，璞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黃庭堅、魏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暨孝義

之黃氏，實出於邶。

《蠛精錄》卷三　乙巳歲，予再往南蘭陵，思南守永定郡東曹，爲予言嘗觀宋黃太史山谷墨迹，曾見一詞，甚有餘味，而其聲調則唐張玄眞「西塞山前」漁歌也。字既遒勁，而格律沖澹，予因錄之。

愛新覺羅玄燁書黃庭堅為母滌溺器事　明屠隆書《二十四孝圖蹟》，稱黃庭堅性至孝，身既顯貴，仍爲母滌溺器。此事正史不載，隆蓋私竊《史記》石建取親中裙厠腧身自浣滌移之於庭堅，炫以爲奇。而不知其實失正道也。夫大孝莫過於舜與曾子矣，舜與曾子不聞有此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蓋謂此耳。且蓬戶甕牖貧窶之人家，無次丁，孰不爲其親滌器？是盡可謂之孝乎！既至貴顯，則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祿位足以榮父母，奴婢足以供使令，豈必躬自滌器而後爲孝乎？躬自滌器以爲孝，斯不啻徒盡小節，乃務爲奇名炫世，背常經而失正道，將知其必有不能盡孝之大者矣。吾惜夫蓬戶甕牖者雖有過此之節，不得稱孝，又鄙夫身既顯貴者，區區炫奇節而以孝稱。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吁！是即馬遷之所以取榮也歟？抑亦馬遷之所以取辱也歟？

《帶經堂詩話》卷一三　烏尤一名青衣山，單椒秀出，在九峰之後，濃秀如金陵燕子磯，山谷遊此，爲易今名。

又　叙州有東樓，見杜詩；西樓見陸詩。山谷先生謫此，有味諫軒、無等院、流杯池諸遺蹟。

又　涪州普淨院有四賢祠，祀伊川、山谷、尹和靖及郡人劉尚書岌。北上石壁，壁間嵌山谷書「鈎深堂」三大字。循石磴而上，石壁益峻，有洞可十笏許，南面江水，即伊川先生紹聖中謫涪註《易》處，涪翁爲題「鈎深」者也。蔡白石一詩云：「點易巖前露未乾，臺臨水府碧濤寒。後儒若問伊陽秘，一畫當年示子安。」

又　萬縣訪岑公洞，斷碑甚多，石壁上鐫鎚殆滿，皆南北宋人題名，獨覓魯直、務觀詩不得；稍南一石表西向，夾道巨碑林立，其一大書二絕句，頗類山谷，亦嘉定間人，不著名字。問所謂「東巖」者，舟人不能知，山谷詩「空巖靜發鐘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放翁詩「一疋寧無好東絹，憑誰畫此碧玲瓏」，當亦佳處也。

又　三祖寺一名山谷寺，後有摩圍泉，又名山谷泉，相傳黃魯直守舒州時，愛此泉，因自號摩圍居士。予按魯直謫戎州時，有詩云：「竹竿坡前蛇倒退，摩圍山腰猢猻愁。杜鵑無血可續命，何日金鷄赦九州。」則摩圍乃夔、巫間地名，未必因泉，或後人因魯直以名泉耳。

又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爲之記。見《豫章集》。

雜考

《山谷內集詩注》卷一《欵乃歌二章戲王稱川》任淵注　黃氏本前章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什邡張氏有山谷手書此詩，與今本正同，唯一二字稍異，「實已垂」作「實已稀」。

又　黃氏本後章曰：「卧冰泣竹慰母饑，天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第安城中花片飛。」四句蓋舊所作，後方改定。今附見于此，庶知前輩有日新之功。

《容齋續筆》卷八　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

《山谷外集詩注》卷三《和師厚接花》史容注　《纂異》：蜀本前四句作：「妙得花三昧，誰明幻與眞。家風稿穰下土，笑面洛陽春。」

又卷一〇《三月乙巳來賦鹽萬歲鄉且蒐獵匿賦之家晏飯此舍遂留宿是日大風自采菊苗薦湯餅二首》史容注　《纂異》：【略】（別本）二首作三首。第三首云：「春風一曲花十八，拼得百醉玉東西。露葉煙枝見紅藥，猶似舞餘和汗蹄。」

又卷一二《從時中乞蒲團》史容注　《纂異》：蜀本作《謝時中送蒲團》，云：「織蒲投我最宜寒，正欲陰風雪作團。方竹火爐趺坐穩，何如璽鑠據征鞍。」與今本句多不同。詳詩意是謝送蒲團，今本題作《從時中乞蒲團》，疑有誤。

又卷一四《平原宴坐二首》史容注　蜀中刻山谷眞蹟，題作《平原郡齋》，而詩句小異，云：「平生浪學不知株，江北江南去荷鋤。窗風文字翻葉葉，獨似勸人勤讀書。」「成巢不處避歲鵲，得巢不安呼婦鳩。金錢滿地無人費，一斛

明珠薏苡秋。」

《垂虹詩話》「別來悲歎事無窮」，張孝先光祖云：「曾見親札作『歡』字，政如山谷改杜詩『少年今開萬餘卷』，不可拘平側也。」

黃溍《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略】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无」，故又訛爲「無」，幸眞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貴耳集》卷下 山谷詞「杯行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留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眞蹟，乃是「更留殘」，詞意便有斡旋也。

《滹南詩話》卷二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迹，乃是「更」字也。

《山谷內集詩注》卷一八《次韻文安國紀夢》任淵注 蘇子由《欒城後集》第一卷亦載此詩，但更其題云《贈姚道人》，當細考之。

《老學庵筆記》卷四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卻」。「卻」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卻愁」也。

又卷五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篸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略】《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輩刪集。」

何景明《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大類山谷。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誰手也。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所未喻也。

《雨村詞話》卷一 秦少游《淮海集》，首首珠璣，爲宋一代詞人之冠。今刊本多以山谷作雜之，黃九之不逮秦七，古人已有定評，豈容溷入。如《畫堂春》詞：「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寶篆煙消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透薄羅裳，無限思量。」氣薄語弱。此山谷十六歲作也，不應雜入。

《宋詩精華錄》卷二《秋思寄子由》詩 此亦作東坡詩，然于山谷較似。

釋元照

傳記

《咸淳臨安志》卷七〇《元照》 靈芝大智律師字湛如，號安忍子，錢塘人，本姓唐。母竺氏，嘗夢異僧託孕。幼居祥符寺東藏，窮清淨毗尼之學，參神悟大師處謙，傳天台教觀。謙拊其背曰：「毗尼之宗幾顚覆矣，汝可以梁棟是道矣。」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二七《宋錢塘靈芝寺沙門釋元照傳》 釋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也。少依祥符東藏慧鑑，年十八通《法華》，試經得度，專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師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爲本，迺從廣慈授菩薩戒。慧定珠圓，威儀中度，綱領條貫，罔不兼備。後嗣法允堪，南山一宗蔚然大振。【略】元豐間繼眞悟主昭慶。晚居靈芝三十年，攝齋講授，衆逾五百。【略】登壇六十餘會，度者幾及萬人，所至伽藍必爲結界。政和六年丙申九月一日，集衆諷行願品，趺坐而化。葬寺之西北，謚大智律師，塔曰戒光。著有《資持記》以釋南山行事，鈔《濟緣記》以釋羯磨疏，《行宗記》以釋戒疏，《住法記》以釋遺教疏，《報恩記》以釋盂蘭盆疏，《觀無量壽佛經》、《彌陀經》諸義疏及定尼戒本，凡百餘卷。【略】照有《題白雲庵》詩曰：「道人倦逢迎，結庵就嚴穴。靜愛山頭雲，空濛如積雪。隨風亦卷舒，觸石更明滅。卻憶古人詩，祇可自怡悅。」照嘗持缽乞食，無爲居士楊傑頌之曰：「持缽出持缽歸，佛言常在四威儀。初時入廛人不識，虛空自有鬼神知。」又釋元復贊云：「毘尼秘藏，終南著稱。中微誰振，大智崛興。儀合萬行，論集諸乘。芝園西邁，天樂來迎。」

《宋詩紀事》卷九二 元照字湛然，號安忍子，餘杭唐氏子。元豐住靈芝寺，賜謚大智律師。

著錄

《續藏經目錄》卷下之上　《道具賦》一卷。宋元照撰。

又　《芝園集》二卷。宋元照作。

又　《芝園遺編》三卷。宋道詢集。

又　《補續芝園集》一卷。日本□輯。

空室道人

《羅湖野錄》卷一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梅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於雲巖。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里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眞，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跡。無跡無狀，下得箇什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眞，眞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於是死心笑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

又　政和間，居金陵。圓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閒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廓正見，雅爲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

又　又設浴于保甯，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什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卻。」

秦觀

論述

綜論

蘇軾《與王荊公》　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

又《與秦太虛書七首》四　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以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可廢應舉。

又《答李琮書》　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荊公一見之歟？

又《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又《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　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者，士之超軼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

又《秦少游真贊》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又《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瀰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邱吞澤芥，自慙黃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犁手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曾鞏《薦秦覯狀》 臣竊見蔡州學秦觀，文辭瑰瑋，固其所長，而守正不回，兼通事務。臣自熙寧中議之，知其爲人，實有可用，非但采聽人言，塞明詔而已。臣今保舉堪充著述之科。

黃庭堅《與王觀復第一書》 文章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八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

又《晚泊長沙示秦處度湛范元實溫用寄明略和父韻五首》 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掘獄無張雷，劍氣在牛斗。今來見令子，文似前哲有。何用相澆潑，清江綠如酒。

陳師道《答李端叔書》 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材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

又《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于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彊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

張耒《寄答參寥五首》三 秦子我所愛，詞若秋風清。蕭蕭吹毛髮，肅肅爽我情。精工造奧妙，寶鐵鏤瑤瓊。我雖見之晚，披豁見平生。又聞與蘇公，復與子同行。更酬而迭唱，鐘磬日撞鳴。東吳富山水，草木餘春榮。悲余獨契闊，不得陪酬賡。

又《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惋，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蟄、鵜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于此耶？

又《次韻秦觀》 琬琰非世珍，昔以羊皮換。嗟君復何來，衆棄乃所玩。十年少游兄，閉口受客難。二毛才一第，俗子猶憤惋。人間異巧拙，善琢貴顏汗。嬋娟守重閨，倚市爭倩盼。君胡寶滯貨，屢辱彷衰悗。譬猶仆卧塗，更有觝與散。球然瑚璉質，磨琢爭璀璨。遲君三年鳴，更用驚我慢。

《除左宣教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敕》 朕惟太學者，敎化之源，博士者，儒賢之選。俾天下之士，守道而服業，任至重也，未始輕授。汝觀賢良昭於薦剡，條對列於制科，辯論精深，暢明作述。特除左宣敎郎、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朕之所期，豈在承訛襲舛，蹈常喜舊而已哉？宜懋遠猷，無忘所學。

賀鑄《題秦觀少游寫真》 淮海多才士，徒希馬少游。誰容老芸閣，自讖死藤州？狀貌披圖爽，陽春掩卷愁。湛郎長鬣爾，殊不嗣風流。

《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爲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上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捫蝨新話》上集卷四 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似止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以比坡，當不覺望洋而嘆也，然亦自成一家。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清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

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追贈直龍圖閣敕》　敕故宣德郎秦觀等：自熙寧等大臣用事變法，始以異同排斥士大夫。維我神祖，念之不忘，元豐之末，稍稍收召。接於元祐，英俊盈朝，而爾四人以文采風流爲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論起，黨籍之禁行，而爾四人每爲罪首，則學者以其言爲諱。自是以來，縉紳道喪，綱紀日墮，馴至宣和之亂，言之可爲痛心。肆朕纂承，既從昭洗，今爾四人，復加褒贈，斯足以見朕志矣。嗚呼，西清之遊，書殿之選，唯爾曹爲稱。使生而得用，能盡其才，亦何止於是歟？舉以追命，聊申窮志之恨，亦以少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英爽不忘，歆此休顯。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秦觀傳》　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蘇軾嘗以其詩薦之於王安石，安石答書云：「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餘卷正眊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

《曲洧舊聞》卷五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明，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陌，得此如在齊聞韶也。」

樓鑰《定海縣淮海樓記》　公以軼群奇才，爲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凌鮑、謝，壯猷碩畫，直欲鞭笞二虜。而困於煩言，陷于黨人，僅得一校勘黃本書籍，爲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州，監處州酒，竄郴及橫、雷，坎壈流離，醉卧古藤，一笑而終。亦悲已！

喻良能《讀淮海集》　五言未數韋應物，八面須還秦少游。花氣湖光吟鑒水，雷椎雨雹賦《黃樓》。

陳仁子《後山集序》　黃峻截，秦浩蕩，晁、張深沉，游眉山門，人具一體，黼黻藻火，章施慶宇。

《澗泉日記》卷下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

盛儀《嘉靖乙巳重刻淮海集序》　嘗聞蘇長公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琢磨之工，始未有出其右者。」張文潛則謂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呂居仁則謂少游雖從東坡游，而其文乃自學西漢。邢和叔則謂少游之文如鐘鼎，然其體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竭力莫能彷彿。是非公文章之定品乎！長公初見公《黃樓賦》，以爲有屈、宋才。及居惠州，得公書詩讀之，嘆曰：「如在齊聞《韶》也！」王介甫則謂公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呂氏則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朱晦菴則謂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想渠合下得句便巧。是非公詩賦之定品乎！史謂少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黃魯直亦謂議論文字乃特付之少游。是非公議論之定品乎！陳後山云：「今之詞手，唯秦七、黃九。」朝溪子則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是非公歌詞之定品乎！後學熟味而精擇之，眞見如諸公之所品評者，而更權度於吾心，斯謂善讀《淮海集》者也。抑公雖與長公同升而不坐其放言之失，雖爲介甫賞識而不入於熙豐之黨，文章華國，議論通達國體，而不爲詭遇少貶以徇人。當時孫莘老、徐仲車皆安定先生門人也，公與之詩文往復，麗澤切磋甚多，且其少年高志，非爲親養，則不復應舉登第。教其弟覿、覯及子湛，相繼皆以詩文名世。則君之事親也，事君也，友弟也，教子也，擇交也，天秩人倫，可謂無慚德矣。不幸爲群奸所擠，屢投窮荒，百折不回，竟以遷死，君子猶以「世豈復有斯人」悲之。

張光《嘉靖刊淮海文集序》　秦少游，高郵豪雋人也，慷慨溢於文詞。始賦《黃樓》，蘇子瞻奇之，以爲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詩於王荊公，荊公謂清新似鮑、謝。黃山谷云：「國士無雙秦少游。」又云：「對客揮毫秦少游。」《臞翁詩評》謂少游詩如時女步春之婉。《國志》洎《宋史》載少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余念少游登進士第，子瞻薦爲博士，時轉國史編修，蓋日有研墨器幣之賜，茲其翊佐之幾也。考其言，如《安都》、《任臣》、《財用》、《邊防》之論，殆亦侃老成謀國之猷矣。竟忘於時，而寂寞於杭、處、郴、雷之游，俾後世懷而好之者祇覽其《淮海閑居》之遺集耳。

《弇州山人詞評》　魯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詩。

姚綬《萬曆重刊淮海集序》　廣陵山川環亘，濤聲挾秋，瀕氣滃渤，每鍾爲文人畸士，而秦淮海先生獨琅琅千古，繫豈盡其風流蘊藉、詞麗情深爲足摩盪人間，蓋亦其時有以成之也。當先生與蘇、黃諸君子修千秋之業，芳華的歷，錯錦成霞，倡和塤篪，稱一時勝事。然多發之震撼流離中，藉第令金鉉鵲起，玉帳虎觀，相與潤色皇猷，佐太和之盛，豈不休嘉砰隱？而乃投之寂莫之濱，使得握縱橫不律，抒其牢騷不平之感，愈窮愈工，愈工愈傳，人與才並憐，聲與文共永。藏名日月，鑄神金石，則諸君子之不遇，正其所以不朽耳。噫！

英雄之士，身名俱泰，委蛇容與不後人，惟坎壈侘傺中，豐城之氣在斗，江侯之夢生花，以毫代舌，如秦之韓非，楚之屈、左，漢之遷史，唐之供奉、拾遺，以至坡公，少游，皆困頓終身，而獨留其言於天壤，如澄泥之珠，汩沒中光怪益發，又何異焉？雖然，先生未爲不遇也。結綬金馬，勒銘玉樓，婦孺稔其名，至今後生小子胸中吞一掬墨瀋，即知有少游先生。豈無懷瑾握瑜之士堪以膺行？埋沒蓬蒿，煙塵銷滅，如唐球之詩瓢不可得，安望千秋也？噫！先生不可謂不遇矣，不佞故有慨於其時之成之也。

李之藻《萬曆重刊淮海集序》 世稱立言不朽，至與立德、立功並駕，而能言之士競托于文焉以傳。乃群史藝文志所載，銷滅無聞者，今亦何限？即蕪贅僅存，猶糞咸陽再炬之爲愉快也。而秦少游先生身罹黨禍，朝廷至下詔毀其文，顧其文迄今傳焉。何物殘編，能使萬乘威詘，良亦眞自有不可磨滅者，令傳至今乎？夫文之可傳，詎必皆道德性命語、封禪書、劇秦文？千載味之，不減駝峰雞蹠，彼其精神誠有獨到，則欣賞自繫人心。火傳不盡，鬼斧不摧，誠無足訝，何況人品卓然，才追屈、宋，其爲子瞻、文潛、和叔、後山諸君子所推轂，當年既有定價，而後世惡得無傳焉？【略】雖然，又不徒以文也。如以文則未暇論世者，且或以其文掩其節，以其風流蘊藉之辭調，掩其瑰瑋閎麗之文章，而少游幾無以自見，亦曰此有宋之豪于文者而已矣。露筋女子不有其文，併不有其姓名，而販豎輓卒不忘謁祠宇而致敬，其聲價蓋不落少游下。人有不朽，獨文也與哉？晦翁曾以詩人被薦，乃至抱悔歿齒。夫陀城化石而更以蛾眉見嫵，非其志也。故吾儕所諷誦咨嗟，彷彿若對少游者，其文在也，若少游之所以爲少游者，自有本末，必不徒以其文而已也。

許吉人《徐渭評點本淮海集序》 第繹其點評，惟於秦公句之極傷處、論之極微處，始一爲拈出，似甚惜賞譽者然。蓋不知作者固豪，識者亦別。正如石家珊瑚樹子，惟取數尺亭亭，餘雖供如意物，未嘗非人間世所寶也。集中如論列古人，其抑揚予奪，確乎千古定案，雖眉山父子弗及也。其章疏奏牘，洋洋纚纚，皆牖主忠言、救時石畫，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弗及也。其歌行近體，句遒調逸，雖高、岑、劉、孟諸人弗及也。其長調，小令，尤爲藝林膾炙，流輩所推。他如曆數醫藥之術，靡不精探奧理，洞析微幾，則又東方曼倩之流亞矣。

潘是仁《秦少游詩集六卷小引》 學士在宋朝爲偉丈夫，中年老于遷徙，多江湖節烈之風，無夜雨牢騷之氣。及卒，子瞻嗚咽三復于簡牘，有以也夫！何獨於詩歌，無論小詞皆纖妍宛委，非條上之素手，亦城中之高髻，豈所傳銷魂句子別有一王孫芳草者耶？外史載學士將度嶺南，酒爐間一青綃子能爲金鏤，唱者半學士詞，學士許以執巾焉，未幾聞學士死，一慟而絕。嗟夫！學士終身之節概，乃有時柔之而死。子不觀喑嗚叱咤之泣虞，神仙封禪之望，帳中顧情，以地出手。學士進而立大節，退而賦《閒情》，庸何傷！然則嘉隆諸公黜宋音於李唐，譬解佩帶之垂羅，而悉命被深衣之板摺，不第昧乎詩，抑且乖乎人情矣。

余恭《康熙補刻淮海集序》 淮海居士秦少游，曠爽超俗，史稱其思深而文麗，風雅之士皆宗之。余讀《淮海集》，而知文藻之不足以盡其人也。觀其論石慶，詆爲鄙人，與公孫弘等同譏，其耿介可知。至讀集策序，則忠愛盎然，通達國體，彼其意實欲有所用其未足，豈僅以文顯者？其人如此，宜其百折不回，與蘇、黃諸君子同不朽也。

毛之鵬《康熙補刻淮海集序》 公不僅以文名世也。公抱經世才，其《官制》、《兵法》、《邊防》、《法律》諸策，於陰陽順逆之數，洞若觀火。使稍自抑損，以有所見於時，其奇策才力，必能自結於人主。即不然，憂讒畏譏，委蛇處變，亦不至僉邪交構，竄身於窮荒瘴癘之鄉。顧乃慷慨任事，守正不撓，卒坐黨籍，轉徙道路以死，是公雖以坎壈終，而心行天日之表，氣作江河之柱，其大節實有不可沒者。世豈復有斯人哉，誠有宋一人傑也！昔人謂其爲文精好，方駕於屈、宋、鮑、謝諸人。噫，是以文重公也，是耶，非耶？後之讀《淮海》全書者，其以余言爲河漢否也？

王士禎《秦郵雜詩》 國士無雙秦少游，堂堂坡老醉黃州。高臺幾廢文章在，果是江湖萬古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略】本傳稱文麗而思深。《苕溪漁隱叢話》載蘇軾薦觀於王安石，安石答書述葉致遠之言，以爲清新婉麗，有似鮑、謝。敖陶孫《詩評》則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神鋒太儁或有之，概以爲靡曼之音，則詆之太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雨砌飄危芳，風櫺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其古文在當時亦最有

名，故陳善《捫虱新話》曰「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似正，所進策論，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嘆，然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評也。

王敬之《讀秦太虛淮海集》　應舉賢良對策年，儒生壯節早籌邊。可憐餘技成眞實，山抹微雲萬口傳。

徐源《嘉慶補刻淮海集跋》　夫先生初不識蘇長公也，其始相遇於徐，《黃樓》一賦，長公以爲有屈、宋才。元祐初薦於朝，官職聲名，一時藉甚。後坐黨籍，貶徙郴、雷，流離患難，與惠州、儋耳略同。逮華光飲水之後，長公聞而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先生寄神明於斯世，百年之內，長公初終兩言定矣。先是，長公介其詩於王安石，答書云「清新似鮑謝」，乃託於葉致遠之言，且以少游學至言妙道，趣尚不同，微示其意。至「嘗臠一鼎」之喻，則幷不欲觀之矣。然則伊古奇傑之士將有見於後世，先必有文章道德，上賢碩儒賞識於風塵牢落之外，相與慷慨激勸，勉爲君子，共成不朽之名於泥淖震憾之秋。要其中有不可磨滅緣飾之眞，針石一投，不可復離。非是者方鑿圓枘，越船楚帆，不待其後而知之也。且使安石手秦君之文，矢誠饑渴，致力推挽，若愛呂惠卿之爲名儒者然，吾知先生亦必不以文章知己，附和隱忍。

宋茂初《道光重刊淮海集序》　人第見淮海詞賦嵩皇，巍然爲文人之冠，不知其慷慨論事，所著皆可見之施行。同時鉅公，口之不置，手之弗釋，有由然也。且其時金陵之學方盛，公未嘗附其焰；洛蜀之黨已成，公未嘗揚其波。後因黨籍，遂竄窮荒，轉徙靡常，而著書自娛，氣骨益峻。此其高懷勁節，有方之莘老而無愧者，詞賦其緒餘焉耳。今其書具存，讀其書可想見其人。其人磊落而英多，其文滃蕩而嵯峨。天下後世灼然知賢人君子之留貽，一如精金美玉之照耀，是當與海內共寶之，非吾邑所得而私者也。

《欒城遺言》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黃庭堅《與秦少章書》　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于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

張耒《跋呂居仁所藏秦少游投卷》　余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鎛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精好一一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臨歿自爲《挽詩》一章，殊可悲也。

李廌《師友談記》　廌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而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謂，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箏子上箏來也。」廌曰：「人之文章，闊遠者失之太疏，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辭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然，其體質規矩資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之奇才也，非過言矣。」

又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修辭鑒衡》卷二引《呂氏童蒙訓》　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古文關鍵》卷首《總論》　秦文，知常而不知變。

林紓《淮海集選序》　呂居仁稱少游文字「自學西漢」，而《捫虱新語》則謂其「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嘆」。實則二說皆似是而非。西漢之文，藏鋒而內轉，響堅而不枵，文綺而非靡。少游發露無遺，去西漢遠矣。集中如《魏景傳》及《心說》，皆直造蒙莊之室，爲《東坡集》中所無。又《弔鎛鐘文》古色斑爛，又與東坡殊其狀況。唯《策論》，則與東坡同一軌轍。呂居仁稱其學西漢者，殆指《鎛鐘》之文，而陳善之斥其不及東坡者，以東坡之文恣而有檢，趣而能韻，廣渺浩瀚中，能自爲收束，此少游之所短也。

王安石《回蘇子瞻簡》　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餘卷正眊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

蘇軾《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犁鋤手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又《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

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陳師道《世語》 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又《贈秦觀兼簡蘇迨二首》 文章從古不同時，詩語驚人筆亦奇。過與阿平應絕倒，世間能有幾人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高齋詩話》 葉致遠屢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

又引《呂氏童蒙訓》 「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詩人玉屑》卷一八引《雪浪齋日記》 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酾，蜻蜓偷眼避紅粧」，又「海棠花發酣香眠」，又「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碧溪詩話》卷三 喻凫嘗謁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淮海詩亦然，人謂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爾。

《捫蝨新話》上集卷一 後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黃魯直短于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

敖陶孫《臞翁詩評》 秦少游詩，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

《朱子語類》一四〇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

湯衡《張紫微雅詞序》 昔東坡見少游《上巳游金明池》詩，有「簾幕千家錦綉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

《梁谿漫志》卷七 後山謂曾子固不能詩，秦少游詩如詞者，亦皆以其才爲之也。故雖有華言巧語，要非本色。大凡作詩以才而不以學者，正如揚雄求合六經，費盡工夫，造盡言語，畢竟不似。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己每有詩興，擁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己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懷古錄》卷中 簡齋謂方勺仁聲曰：「少游詩如刻就楮葉，無己詩如養成內丹。」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春帖子，前輩有絕工者，有不甚工者。坡云：「欲使秦郎供帖子。」豈非以其才思尤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無以驗工拙。

《困學紀聞》卷一七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元好問《論詩絕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方回評：少游詩文自謂秤停輕重，銖兩不差。故其古詩多學三謝，而流麗之中有澹泊。律詩亦敲點勻淨，無偏枯突兀生澀之態。然以其善作詞也，多有句近乎詞。

《歸田詩話》卷中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詩藪》外編卷五 秦少游好用艷麗字，世以爲小石調。

楊慎《草堂詩餘序》 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軒，詞極工矣，而詩殊不強人意，疑若獨藝然，豈非異曲分派之說乎？

《蠹精雋》卷九 宋淮海秦少游觀工於詞，《古今詞話》言之悉矣。而其詩律纖穠艷巧，故時人有「蘇東坡詞似詩，秦淮海詩似詞」之語。其《遊鑑湖》詩云，【略】「翡翠」、「蜻蜓」之句，俊詞也，可謂鏤冰翦水者矣。鶴窗馬浩闌評周、秦之詞，以周尚言情，秦則情景俱到，似冠清眞之上者，信然。

《宋詩鈔·淮海集鈔序》 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盛氣好奇，讀兵家書。見蘇軾於徐，爲《黃樓賦》，軾以爲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亦謂清新如鮑、謝。【略】朱子謂渠詩合下得句便巧。呂居仁云少游過嶺後詩嚴

重高古，自成一家，故當時於蘇門幷稱「秦晁」。晁以氣盛，則灝衍而新崛；秦以韻勝，則追琢而淳泓。要其體格在伯仲，而晁爲雄大矣。

《戴酒園詩話・唐宋詩話》　昔人評少游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如「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眞好姿態。至「屠龍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未成」，亦自骯髒也。然終不如介甫「鷄蟲得失何須問，鵬鷃逍遙各自知」，眞是老手。

《石洲詩話》卷三　秦淮海思致綿麗，而氣體輕弱，非蘇、黃可比。

《一瓢詩話》　元遺山笑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瞿佑極力致辯，余戲詠云：「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鬟玉臂也堪師。」

《靜居緒言》　蘇門諸子，較江西派中諸人，是爲爾雅。【略】淮海雖風骨俊秀，窘於邊幅，非晁、張之敵。東坡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未免阿私。

《養一齋詩話》卷五　張文潛、秦少游幷稱，而秦之風骨不逮張也。秦之得意句，如「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婉若有姿矣。【略】蓋秦七自是詞曲宗工，詩未專門也。

（日本）長野確《松陰快談》卷三九　朱子曰：「秦少游詩甚巧，張文潛詩只一筆爲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余謂二子皆蘇門高足，而朱子評之甚公，非如後人滿口皆出私意也。

《後山詩話》　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避暑錄話》卷下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碧鷄漫志》卷二　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

周必大《跋米元章書秦少游詞》　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字此詞所以傳世。

《捫蝨新話》卷一三　少游歌詞當在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獎成就，坡力爲多。

《詩人玉屑》卷二一　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

《詞源》卷下　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劉將孫《蕭學中采詞序》　秦少游詞勝於詩，「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乃其詞最勝處。然洪容齋記杜牧之「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乃知少游所出，幾於句意仿效，不止暗犯而已。後來「行到一溪深處，有黃鸝千百」，乃其觀化垂去，神變活脫，猶未離此窠臼。牧之要何可及哉！然予極意求其全不可得，頃乃得之《古詩雜襲》中。非容齋拈出，詎復知有牧之者？文字流落人間，本泰山毫芒，復有如是不傳之恨，豈非無與采而布之之恨哉？

張綖《刊淮海詞跋》　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有秦七、黃九。」謂淮海、山谷也。然詞尚豐潤，山谷行瘦健，似非秦比。此在諸公，非其至，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風懷綺麗者流播人口，獨見傳錄，蓋亦泰山毫芒耳。

毛晉《淮海詞跋》　晁氏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或謂詞尚綺艷，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朝溪子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但少游性不耐聚稿，間有淫章醉句，輒散落青簾紅袖間。

《詩藪》雜編卷五　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作渠帥，世遂寡稱。

金長福《淮海詞鈔跋》　先生以異思逸才爲趙宋詞人第一，當時（劉）〔陳〕後山雖以秦七、黃九幷稱，而涪翁不逮，東坡居士亦自謂不如。至柳耆卿詞勝乎情，其去先生尤遠甚。然則先生詞學實能超軼古人，非徒爲吾鄉一鄉之秀已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淮海詞》一卷。【略】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蔡絛《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婿范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

間略不顧溫。酒酣歡洽，始問此郎何人，溫遽起又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絛，蔡京子，而所言如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晏、秦之妙麗，源於李太白、溫飛卿。

又續編卷三　南宋詞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

《**皺水軒詞筌**》　少游能曼聲以合律，寫景極淒惋動人。然形容處，殊無刻肌入骨之言，去韋莊、歐陽炯諸家尚隔一塵。

《**詞苑萃編**》**卷四**　釋覺範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下，思想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

又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

《**詞潔**》**卷三**　詞家正宗，則秦少游、周美成。然秦之去周，不止三舍。宋末諸家，皆從美成出。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眞者，辣耳。

又　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然清眞沉痛之極，仍能含蓄。

《**介存齋論詞雜著**》　良卿曰：「少游詞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其實後來作手，無不胚胎於此。」

又　晉卿曰：「少游政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蒿庵論詞**》　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爲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後主而後，一人而已。昔張天如論相如之賦云：「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予於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儁，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邪。

《**藝概**》**卷四**　少游詞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則過之。梅聖俞《蘇幕遮》云：「落盡梅花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此一種似爲少游開先。

又　秦少游詞得《花間》、《尊前》遺韻，卻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姿逸氣，高軼古人，且稱少游爲詞手。山谷傾倒於少游《千秋歲》詞「落紅萬點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詞之妙，似此者豈少哉！

《**詞林紀事**》**卷六引樓敬思**　淮海風骨自高，如紅梅著花，能以韻勝，覺清眞亦無此氣味也。

《**復堂詞話**》　淮海在北宋，如唐之劉文房。

《**歲寒居詞話**》　《淮海詞》一卷，宋秦觀少游作，詞家正音也。故北宋惟少游樂府語工而入律，詞中作家，允在蘇、黃之上。

《**西圃詞說**》　北宋秦少游妙矣，而尚少刻肌入骨之語，去韋莊、歐陽修諸家尚隔一塵。

《**詞壇叢話**》　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事形容者。

又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並論哉！

又　秦、柳自是作家，然卻有可議處。東坡詩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微以氣格爲病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又　少游詞最深厚，最沈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較「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眞所謂井蛙謗海也。

又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詞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愼。

又　張綖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此亦似是而非，不關痛癢語也。誠能本諸忠厚，而出以沉鬱，豪放亦可，婉約亦可，否則豪放嫌其粗疏，婉約又病其纖弱矣。

又卷六　喬笙巢云：「少游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誹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又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儁，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耶。」此與莊中白之言頗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又卷八　讀古人詞，貴取其精華，遺其糟粕。且如少游之詞，幾奪溫、韋之席，而亦未嘗無纖俚之語。讀《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賞其「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等句（此語彭羨門亦賞之，以爲近似柳七語。尊柳抑秦，匪獨不知秦，並不知柳。可發大噱），則與山谷之「女邊著子，門裏安

心」，其鄙俚纖俗，相去亦不遠矣。少游眞面目何由見乎？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領略。少游則義蘊言中，韻流絃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飲河，以爲果腹矣。而不知滄海之外，更有河源也。喬笙巢謂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可謂卓識。

《**人間詞話**》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又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皆秋色，山山盡落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又　曲家不能爲詞，猶詞家不能爲詩，讀永叔、少游詩可悟。

《**人間詞話刪稿**》　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

《**蕙風詞話**》**卷二**　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黃山谷、秦少游、晁無咎，皆長公之客也。山谷、無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唯少游自闢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祕騁妍於尋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張文潛贈李德載詩有云：「秦文倩麗舒桃李。」彼所謂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鷄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坡公，得其七八，而於少游獨稱其俊逸精妙，與張子野並論。不言其學坡公，可謂知少游者矣。

《**柯亭詞論**》　少游詞，雖間有花間遺韻，其小令深婉處，實出自六一，仍是陽春一脈。慢詞清新淡雅，風骨高騫，更非花間所能範圍矣。

李之儀《**跋蘇黃眾賢帖**》　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

陸游《**跋秦淮海書**》　黃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眞行。豫章晚尤自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其志也。

分論

《**黃樓賦**》　秦觀《與蘇先生簡》二：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略】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幷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　又《與蘇先生簡》三：寄上次《黃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蘇轍）所賦，但深愧畏也。　《詩藪》外編卷五：蘇長公極推秦太虛《黃樓賦》，謂屈、宋遺風固過許，然此賦頗得仲宣步驟，宋人殊不多見。　《賦話》卷一〇：見蘇軾于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天作遺公」句，不是說樓，正以此樓塞河患後始成，故接處即承起。「河決」，其下慮異日之復然，則文中鎖筆也。「哀彈豪吹」以下四語，眞掇得宋玉之精華，自是才人極筆。

《**寄老菴賦**》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末句見微旨。

《**湯泉賦**》　秦元慶本《淮海集》評：（「大江之濱」至「此何水也哉」）工琢而有幽趣。　（「欣瀹汩之暫游」四句）摹寫溫清處。　（「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六句）藻逸。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光怪陸離中，音調諧婉，直逼蕭穎士，非李華所及。

《**嘆二鶴賦**》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言下若不勝其慨。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履齋示兒編》卷八：昔秦少游賦《郭子儀單騎見虜》，第四韻云：「茲蓋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鋣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無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押險韻而意全若此，乃爲盡善。凡八韻皆即此，可反三隅矣。近歲效莆陽體者，雖貴意全，然疊字多而失之冗，句法長而失之強，此非善學柳下惠者也。若解試、省試，尤貴得體，切宜知之。　楊愼《秦少游單騎見虜賦》：《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場屋程試文也，其略曰，【略】此即一篇史斷，今人程試之文，能幾有此者乎？　《賦話》卷五：宋秦觀《郭子儀單騎見虜賦》云：「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又：

「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驍；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又：「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叙事工整，豎義透快，兼能摹寫一時情景，以此步武坡公，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復小齋賦話》卷上：秦少游論律賦最精，見于李端叔《濟南先生師友談記》者凡十三則，觀其《郭子儀單騎見虜》一賦，洵琢磨之功深矣。

《**和淵明歸去來辭**》秦元慶本《淮海集》評：（「榮莫榮於不辱」二句）淺俊似白香山。

《**君臣相正國之肥賦**》《履齋示兒編》卷九：協韻雖亦作字，不可重押。如秦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第五韻云：「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盛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畫，故民物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彊。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鯁，己雖瘠以何傷。」係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者，遂殿舉。朝旨：「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即不得押康彊矣。」蓋十「陽」韻中，「彊」字亦作「強」故也。

《**進策・序**》黃庭堅《晚泊長沙示秦處度湛范元實溫用寄明略和父韻》：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陳友評斯文，如鐘磬鼓笙。誰能續鳳鳴，洗耳聽兩甥。《仕學規范》卷三四引《童蒙詩訓》：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捫蝨新話》卷六：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似止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以比坡，不覺望洋而嘆也。然亦自成一家。《文獻通考》卷二三七：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紐，坡曰：但如公《上呂申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己，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爲奇也。呂丈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爲後人楷模者，蓋篇皆有首有尾，無一字亂說。如人相見，接引應對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段裴君本《淮海集》徐渭評：（「自信者不避賢」四句）文法古健似《老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此仿佛叙傳體，而措詞甚有古奧之致。林紓《淮海集選序》：呂居仁稱少游文字自學西漢，而《捫蝨新話》則謂其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嘆。實則二說皆似是而非。【略】唯策論，則與東坡同一軌轍。【略】實則學東坡之似者，無若少游。此少游之所以不及東坡也。

《**治勢上**》秦元慶本《淮海集》評：深入處如餌沉魚。

《**安都**》《汴京遺跡志》卷一八：按少游此議蓋附會本朝而爲之說，可謂失計之失矣，非中正之見也。

《**任臣上**》段裴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夫奇材異行」至「終不用也」）語意從李斯《逐客》來。

《**朋黨上**》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小人得罪君子，君子雖有權，不之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即無權，亦必報復。猶之胡人以殘殺爲生業，舉族皆能戰；中華文勝，言戰非其匹也。文決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論。行文尤警醒動人。

《**朋黨下**》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非論體，直是一篇辯證之書，明白曉暢極矣！

《**人才**》段裴君本《淮海集》徐渭評：重奇材是大旨。（「昔孟公綽」至「豈得而用之」）文勢迅利，酷似長公。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文即勿以寸朽棄連抱之材意，推闡而辯明之。讀之頗有英爽之氣。

《**法律上**》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篇立論正。

《**法律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正色而言，仁人之用心也。《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篇決弊精。

《**官制上**》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以資望定入仕之途，復能指出太用資望者之弊，大有分風擘流之能力。

《**官制下**》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痛論寄祿格之弊，自是見到當日陞轉濫處，然「易極，則國家慶賞窒而不行」句，語如鐵鑄。

《**財用上**》秦元慶本《淮海集》評：（「臣聞先王」至「適平而已」）典古有調。（「昔管仲通輕重之權」至「惡乎而不可哉」）辨此良難。

《**將帥**》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宋鑒於唐（籍）（藩）鎮之禍，故無特將專師之人。用一狄武襄，猶懷疑忌，而進退賞罰，盡付其人，能動聽邪？然文字實切中北宋之流弊。

《**奇兵**》段裴君本《淮海集》徐渭評：筆端奇橫，是古今文中利器。王敬之《宜略識字齋雜著》：元祐邑賢中，惟少游進策談兵。

《**辯士**》段裴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可翼韓公子《說難》。林紓《林氏

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其叙三德五機，大似《素書》。至論戰國之辯士，謂「事求遂，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不問義之存亡」，語如鐵鑄，不可移易。想長公見之，亦當卻步。文前緊後鬆，眞舒暢自由之作。

《謀主》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文純學《孫子》十三篇。中間引據古事，妙不即說出，先將其所以然及所當然辨別分明，以下始將史事分疏。此是行文先占便宜處。若先引古事而後加以論斷，便是一節史評，不見論斷之能矣。

《盜賊上》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大旨全在禽賊禽王，亦是常解。然招降、窮治兩弊，卻說得切實無倫。其曰負罪者未必死，被汙者必不免，窮深極邃，文無遺義，髣髴蘇家議論。

《盜賊中》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任法不任吏」一語，直道破千古治盜流弊。中間雜引古事，固是賣弄家私，然眉目井然，使少年見之，則亦不至廢書而不讀。

《盜賊下》 明鄂州刻本《淮海集》張綖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彌盜嘗有此說。秦公謂「有縉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方鎮皆選列校以主牙兵，是唐藩鎮之漸也。欲用以收羅庶雄，則先以土人爲雉媒，議論可云奇闢，然不可行也。而行文自饒英氣。

《邊防下》 《龜山語錄》卷三：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兼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駢語流活，宛轉乃爾。

《賀呂相公啟》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語語典覈。

《謝館職啟》 《四六話》卷下：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爲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

《答傅彬老簡》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東坡所長，豈但文章？少游知東坡深，故言之眞切。

《與蘇公先生簡》二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語近晉人。

又四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述瑣事初無俗調。

《與孫莘老學士簡》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晉人小簡，多言俗事，而偏不俗，由胸次高尚耳。此書乃酷類晉人。

《與黃魯直簡》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魯直小簡甚佳，此作亦有意追摹之。

《與蘇子由著作簡》二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文頗矜重。

《與李德叟簡》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簡約有致。

《與蘇黃州簡》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書頗有情文。

《與李樂天簡》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僕散漫可笑人」至「竊心悲而樂之」）是一篇小游記。

《與參寥大師簡》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簡中叙無數事，卻隨節斬截，自關筆妙。

《上呂晦叔書》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亦干人之書，才士之所不免。然論東漢之士，眞識高於頂。

《謝王學士書》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語頗歷落有致。

《謝曾子開書》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文頗自占身分。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藥所以療疾，其過適所以爲疾」，的是名言。

《與鮮于學士書》一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汝南雖當孔道」至「極爲安便」）人生惟此樂，雖死，勢位富厚不與焉。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行文有激昂之氣。

《送錢秀才序》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此種眞率文字，古人往往多見，然無筆致，最易近俚，勿視爲易。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一味使才，行文頗乏靜氣。

《送馮梓州序》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文若出之歐

公，必吞咽不肯吐露如此。

《**揚州集序**》 秦觀《與邵彥瞻簡》：《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眞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使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

《**書王蠋後事文**》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至「王蠋激之也」）如此立論，方關係得大，不然，此一義士耳。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凡論古之文，有關係者，亦不過一二語。此文浩瀚流衍，極力馳騁，讀者目迷五色，乃不知其關係處在田單之復齊，由王蠋激之。則蠋之於齊，關係爲不少矣。有是大關係，而史公不爲立傳，故少游爲之書後，即韓公之傳許遠、歐公之傳王鐵槍也。文人讀書得間，往往爲不可磨滅之文字，如此類者是。

《**書輞川圖後**》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信手拈來，初不經意，然頗無俗調。

《**裴秀才跋尾**》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昔馬援南征」以下）：將古事一引，跌入，此作法最省力，又最醒豁。東坡《送會詩序》同此。

《**錄壯愍劉公遺事**》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遺事補傳誌之所不及。安陸事以天語實之，頗覺骨重神寒。

《**法帖通解序**》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通卷可入書法譜。

《**懷素書跋**》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通解自序》言：「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然考處甚精覈，而疑處亦極有理。當時精考據者以劉貢父爲最，常笑歐九不讀書，以《集古錄》歐公有言皆引貢父，故貢父從而輕之。少游與貢父同時，此數篇之文，語語皆有根據，然長公文字，則未嘗有此。《懷素》篇末，措語神似歐公，則少游似又學歐公矣。

《**書晉賢圖後**》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凡負大名者，古書古畫經其審定，人多不敢異議。龍眠精於畫，而又博雅，未必無見而然。少游但以圖中人狀態，決其非醉，即由「醉」字生出波瀾。至以鈍僧比龍眠，書生自喻，由畫中被冤之客，跌落文潛及己，妙語橫生。又將龍眠抬高，忽又疑他評畫時，亦是醉語，將一「醉」字弄玩如宜僚之丸，隨心高下，眞聰明臻於極地。

《**書蘭亭序後**》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特一段《蘭亭》之補註，無甚意味。

《**晁錯論**》 《崇古文訣》卷三一：措詞雅健，議論不蹈常習故。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以忠形錯，復以錯形忠，兩案於一論發之，可謂餘勇貫革。

《**韋玄成論**》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有波有采。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據禮以爭，立論甚正。

《**石慶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石慶終於相位，謂爲田蚡之所致，眞史眼如炬。凡精明強毅之君，恆懼爲人所劫制。其視柔懦之臣，固屬無用，然正恃有己之精明，使之備位，亦不至自掣其肘。此石慶之所以得全也。蓋有田蚡之跋扈，所以曲全石慶之無能。既揭漢武之心，亦形石慶之劣。

《**李陵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論平平。

《**陳寔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拈一「時」字，是說不得已也。太邱等於李東陽，顧太邱爲時所諒，官不高而行高也，東陽則病在位高，而又不及時而去，故無諫之者。文言身可詘，道不可詘，其辨甚微。

《**袁紹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文隨引隨結，氣定神閒。末段奇峰陡起，始折入田豐，氣力極偉。

《**魯肅論**》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周瑜嘗欲徙先主」至「老於吳者耶」）有此案，論更確。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魯肅沈厚而見遠，周喻聰明而量狹。謂借荆州，正肅所以保吳，當時情事未必有此，然論自新闢。

《**王導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趙穿弒君，盾使之迎立新君，是欲以勞掩罪，此不待辯而知其包存禍心。《傳》固但述其事，然微旨即見諸叙事之中。文言「經誄志、傳叙事」，二語眞成鐵案。中間論疑似之獄，甚有理解。天下正於疑似中窩藏無數罪人耳。

《**王儉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王儉之不及謝安，自是常解。

《**韓愈論**》 《天廚禁臠》：秦少游曰：「【略】而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邁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麗藻之態，而諸家之作不能及焉。」予以謂子美豈可人人求之，亦必兼諸家之所長。故唐人工詩者多專門，以是皆

名世。專門句法，隨人所去取，然學者不可不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八：《後山詩話》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苕溪漁隱曰：少游集中進卷，有《韓愈論》云：「韓氏、杜氏，其集詩文之大成者與？」非子瞻有此語也。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何則夫所謂文者」至「未有如韓愈者也」）有百川歸海之致。（「猶杜子美之於詩」至篇末）韓、杜絕世之作，少游絕世之評。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說韓氏雖盡其妙，文能以杜爲配，先主後客，亦文心之變幻處。

《李泌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唐之失，不止不圖范陽，尤在分任賊將。有一祿山，而田承嗣、李懷仙諸人，皆祿山也。當日若直搗其巢，草薙而禽獮之，則賊將當慄懼，將不敢有分符之望。言至切中流弊。

《白敏中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推度白敏中之心，以黨牛，故決爲贊皇所惡，似非妄語。文之援引成案，確不可易。

《王朴論》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論大小堅脆，卓然遠識，似陸宣公疏中語。

《聖人繼天測靈論》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至「其難也可明矣」）只把凡人形容，亦會躲閃。由淺入深法。

《變化論》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蓋乾者用陽氣」至「坤固止於化矣」）妙理。

《心說》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篇注重在「聖」、「神」二字。所謂「無心忘有」者，即「太沖莫勝」也。沖虛不見優劣，即不見勝負。優劣勝負，皆出於心。既有此心，即不能淡然常得，泊然無爲，何能造於玄默？故惟聖人，始能忘有。其云「無所取舍，死生不得與之變」，即未始出吾宗也。宗，根極也。未始出，即未嘗出；未嘗出，則眞在矣。變化無常，而常根諸冥極，未嘗有外。未嘗有外，則何所不在？任世之變化頹靡，而神人不變也。理本《莊子》之《應帝王》，而少游強之以己意，頗足耐人尋味。

《五百羅漢圖記》 《墨莊漫錄》卷四：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退之《畫記》，俱無愧也。《畫繼》卷五：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爲之記云，【略】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而爲之決也。雖然，少游獨能察人之畫，而不退思其作記時耶？

《龍井記》 《朱子語類輯略》：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袁宏道《西湖記述》：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但未免酸腐。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文挾有奇思，施以壯采。不克以爲泉，奇矣！不暇以爲泉，乃更奇。然無一「誘」字，無一「脅」字，則不克不暇，均無着落。不克爲泉者，人誘於西湖之明媚，不留意於泉，所以不克。不暇爲泉者，人脅於江湖之澎湃，不重視於泉，所以不暇。用思之刻深，大是聰明人吐屬。

《龍井題名記》 《咸淳臨安志》卷三七鄭清之跋：余每愛少游支笻步月，敲辨才門，夜半清話，殆非人間世。今留題中寫澗谷經行，登危憩寂之境，衝煙破蜮之態，溪潺林影，斷續隱現，雖善畫不能及。題識猶爾，況記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疑東坡作。幽絕。

《閑軒記》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文有奇氣。

《芝室記》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浮屠之言，蓋謂心自心，物自物。所謂善想者，以芝生適在廬墓之時。芝本無情，而自廬墓之善想者觸之，即據以爲瑞，由己生耳。譬如爲不善者，已蓄惡情，果有不祥之物適當其前，人即以爲此惡情之感召也。所謂天下之物皆吾心者，蓋謂祥與不祥，皆心造也。果善惡畢寂，情想究空，則芝瑞亦復何有？此即莊子「彼是俱忘」之義也。少游湛深佛理，能叙僧言，安有不知？不過不欲將產芝之瑞應當面抹殺耳，自是行文應有之例。

《浩氣傳》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氣之爲」至「況於人乎」）是修煉家秘密藏。（弱志以養氣）弱志之說，子輿氏所遺。（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理學宗語也，宋儒中不可多得。（然則不言子夏何也）不漏過子夏，妙！（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語出《孫武子》。通篇枝分節解，段段落處無痕，有斷輪游刃之趣。

《陳偕傳》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陳直躬畫，東坡曾題其上曰：「野鶴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蓋稱其稱物之工夫。直躬爲偕子，尚見賞於東坡，則偕之畫雖不傳之後，而淮海稱之，決非虛語。

《魏景傳》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力闢寂滅，導引二家，

斷之以玄同，其解甚高。所謂「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即莊子所謂「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意脫胎而來。蓋與化爲體，氣聚而生，生爲我時，氣散而死，死爲我順，一不關懷，即所謂「冥然日用而不知」也。眞人蓋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有所不爲。同叟言多詞費，故少游以數語斷之，其識高於同叟也。

《李狀元墓誌銘》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文極嚴潔，銘詞亦淒咽動人。

《徐氏夫人墓誌銘》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清簡有致。

《虞氏夫人墓誌銘》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虞氏直一常婦人，本無可紀。以陸承議之言，嘉其有情，而爲之辭。末數語頗有韻致。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通幅爲任公理枉。入手即痛斥部使者之開邊，叙任公兩次定策皆不能用，且含冤至死。文於字裏行間，皆寓怨憤。其使氣處，較蘇長公爲遜，然提挈安頓，亦自有法。

《代祭韓康公文》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祭獻肅文也。公諱絳，封康國公。所謂伯氏、仲氏，幷及仲文、持國也。文亦雅逸。

《自作挽詞》 蘇軾《書秦少游挽詞後》：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余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余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黃庭堅《與王庠周彥書》：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並詩，可爲霣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

《弔鍾文》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赤刀大訓」至「可無畢年」）古色陸離。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豈止惜一鍾，亦寓悼惜人材之意。《淮海集選序》：《弔鍾文》，古色斑斕，又與東坡殊其狀況。呂居仁稱其學西漢者，殆指《鍾》之文。

《遺瘧鬼文》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王百穀之「倏而炮烙，倏而負冰」，非不宛肖，終覺未雅。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此脫胎《送窮》之文，奇警黔黑，滿紙突兀，自是才人極筆。

《登第後青詞》 秦元慶本《淮海集》眉批：文以詞達爲上，藻繢次之。

《高郵長老開堂疏》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善用禪宗當家語，嘻笑成文，文之瀟洒者。

《寄曾逢原》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置之陶、韋集中，不復可辨。

《和王通叟琵琶夢》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鮮俊，在唐人中晚之間。

《漫郎》 《韻語陽秋》卷六：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要，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紀夢答劉全美》 《韻語陽秋》卷一一：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殷浩之意也。【略】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浩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秦元慶本《淮海集》評：夢回景色如畫。

《田居四首》 《載酒園詩話・秦觀》：作田園詩，宜于樸直，其曲折頓挫在轉落處，用意不窮便佳，不在雕飾字句。常有用雅字則俗，用俗字反雅者，猶服大練不可承以錦襪耳。少游《田居》詩，描寫情景，亦有佳處，但篇中多雜雅言，不甚肖農夫口角，頗有驢非驢、馬非馬之恨。如「鷄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此游俠少年及從軍行中語，田叟何煩爾！然如「寥寥場圃窮，點點烏鳶下。飲酣爭獻酬，語闌或悲咤。悠悠燈火暗，刺刺風颸射」。亦深肖田家風景，有儲詩之遺。

《春日雜興》一 《紫微詩話》：李尚書公擇向見秦少游上正憲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詩藪》外編卷五：少游極爲眉山所重，而詩名殊不藉藉，當由詞筆掩之。然「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實近三謝，宋人一代所無。《帶經堂詩話》卷一：秦少游五言「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養一齋詩話》卷五：張文潛、秦少游幷稱，而秦之風骨不逮張也。秦之得意句如「雨切墮危芳，風軒納飛絮」，【略】婉宕有姿矣。較文潛之「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略】力量似遜一籌，蓋秦七自是詞曲宗工，詩未專門也。

《同子瞻端午日游諸寺分韻賦得深字》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苕溪漁隱云：《同子瞻端午日游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歷代詩發》卷二五：清淡中卻有厚力。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　蘇軾《和秦太虛梅花詩》：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韻，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妙處，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四。余獨愛坡兩句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能辯之者。《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詩話》：少游此詩，東坡謂壓倒林逋。觀其贊許之辭，則愛重之意可見矣。釋惠洪《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春色於言語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爲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尚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又卷二一：苕溪漁隱云：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趁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眞能壓倒林逋也。《觀林詩話》：太虛又云：僕有《梅花》一詩，東坡爲和，王荆公嘗書之於扇。有見荆公扇上所書者，乃「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兩句。涪翁又愛其四句云：「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從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曰：玉臺詩中氣格高者，乃能及此耳。《能改齋漫錄》卷六：秦少游《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詩藪》外編卷五：少游《梅花》殊無佳語，而坡劇賞，何耶？《歷代詩發》卷二五：不但法曹憶梅而梅亦憶法曹，淮海先生可謂言情之至。

《送張叔和兼簡黃魯直》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謂朝夕便當入館，步青雲之上，故作《東風解凍》詩云：「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張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謂山谷也。說者以爲意氣之盛衰一何容易！

《題驟裘圖》　秦元慶本《淮海集》眉批：酷於擬杜。

《題楊康功醉道士石》　秦元慶本《淮海集》評：（「若此堅頑定醒否」三句）妙語幾欲呵活矣。

《贈女冠暢師》　《宋詩精華錄》卷二：末韻不著一字，而穠艷獨至。《桐江詩話》以此道姑爲神仙中人，殆不虛也。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九引《王直方詩話》：文潛卧病，秦少游又和其詩云：「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皆戲語也。

《與子瞻參寥會松江得浪字》　《天廚禁臠》：夫言頓挫者，乃是覆卻便文采粲然，非如常格詩，但排比句語而成，熟讀之殊無氣味，如秦少游詩云，【略】此但排比好句耳，非能使之頓挫也。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少游別蘇子由於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也。

《鼇下春晴》　《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參寥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之。後孫莘老嘗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隨園詩話》卷五：李北海見崔顥投詩曰「十五嫁王昌」，罵曰：「小兒無禮！」秦少游見孫莘老，投詩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孫曰：「小子又賤發！」二前輩方嚴相似，而考其生平，均非能作詩者。

《睡起》　《永樂大典》卷八二一引《甕牖閑評》：余酷愛杜工部詩中用

「受」字，如「修竹不受暑」、「雙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是也。而秦少游詩中學用「受」字亦可愛。如「蜂房受晚香」、「亂帆天際受風忙」是也。然此「受」字乃出於《左氏傳》，云：「而受室以歸。」

《游龍端宮次程公韻》《歷代詩發》卷二五：雄麗而兼婉秀，非但氣韻之隆。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一《泊宅編》卷九：陳去非謂余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

《睡足軒二首》一《天廚禁臠》：《秋興》：「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又：「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又：「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前子美作，次舒王作，次鄭谷作。然是三種錯綜以事，不錯綜則不成文章。【略】秦少游得其意，時發奇語，其作《睡足軒》則曰【略】。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皇朝事實類苑》卷六五引《李希聲詩話》：諫議大夫鮮于公子駿守揚州，嘗至隋煬帝九曲池等處徘徊賦詩，俾郡中屬和，用「陰」字韻。郡人秦少游和云：「司花人遠樹陰陰。」蓋用煬帝司花女故事也。有教官頗通經術而詩非所長，和詩有「蒼鼠卧花陰」之句。鮮于公讀之，笑曰：「老杜《玉華宮》詩云『蒼鼠卧古瓦』，蓋宮久廢，故蒼鼠竄於瓦間。今乃卧於花陰，此無限殺大四體也。」

《和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苕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廚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太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

《游鑒湖》《歸田詩話》卷中：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艷冶之情可見。

《謁禹廟》《蠹牖閑評》卷七：世人用「芰荷」字多不辨。夫芰，菱也；荷，蓮也。【略】秦少游詩云：「紅芰秋開鑒水香。」菱花潔白，無紅者，豈少游亦誤以芰、荷爲一物而未之察耶？

《中秋口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生日詩，致語詩，皆不可易爲，以其徇情應俗而多諛也，所以予于生日詩皆不選。少游作此詩，是夜無月，遂改尾句云：「自是我翁多盛德，卻迴秋色作春陰。」或嘲謂晴雨翻覆手，姑存此以備話柄。三、四亦響亮。　馮舒評：生日詩之極則也。　紀昀評：此隨俗應酬之詩，不宜入選。　結鄙甚，然此種詩體裁如是。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一《窈溪詩話》：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氈餐雪，辯舌縱橫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鷄。」此詩正類此。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一《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引《王直方詩話》：元祐中，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文潛和之最工，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讀之，笑曰：「此語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之句，諸人亦以爲難及。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眉批：唐人應制詩無此清楚。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古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而元祐初多用老成，故東坡有云：「此生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略】其後秦少游謂李端叔復有「白髮偏於我輩公」之句，則是白髮有隨時之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少游詩文自謂秤停輕重，銖兩不差。故其古詩多學三謝，而流麗之中有澹泊。【略】此詩下「凄斷」、「小圓」字，亦三謝餘味。別有《秋日》絕句三首，尾句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謂虹霓，皆極怪麗。　馮舒評：結句宋。　紀昀評：亦是詞家字，非三謝也。　六句用字太纖，然通體卻一氣鼓蕩。

《送次中諫議》《艇齋詩話》：荆公送人使虜詩云「留犂撓酒見戎心，繡袷通歡歲月深」，秦少遊送人使虜亦云「留犂撓酒知胡意，尺牘貽書見漢情」。皆用留犂撓酒事，見《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單于盟，單于以路徑刀、金瑠璃撓酒。」注：撓，攪也。

《春日五首》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苕溪漁隱曰：《春日》云：「卻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眠乎？

又二　《天廚禁臠》卷中：《春日》：「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又：「白蟻撥醅官酒熟，紫錦揉色海棠開。」前少游詩，後山谷詩。夫言花與酒者，自古至今不可勝數，然皆一律，若兩傑則以妙意取其骨而換之。《中州集》卷九《擬栩先生王中立》：予嘗從先生學，問作詩究竟當如何。先生舉秦少游《春雨》詩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此詩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之句校之，則《春雨》爲婦人語矣。破卻工夫，何至學婦人？」元好問《論詩絕句》：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一瓢詩話》：元遺山笑秦少游《春雨》詩，【略】瞿佑極力致辨。余戲詠云：「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鬟玉臂也堪師。」《隨園詩話》卷五：元遺山譏秦少游云，【略】此論大謬，芍藥、薔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幷論。詩題各有境界，各有宜稱。《歷代詩發》卷二五：數詩深穩有度，宜昔之論者稱爲追琢而停泓也。《宋詩精華錄》卷二：遺山譏「有情」二語爲女郎詩。詩者，勞人思婦公共之言，豈能有《雅》《頌》而無《國風》，絕不許女郎作詩耶？

《秋日》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引《高齋詩話》：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繅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庚溪詩話》卷下：晉宋間，沃州山帛道猷詩曰：「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略】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藝苑雌黄》：少游《秋日》絕句，則可謂語豪而工者也。

又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雪浪齋日記》：少游詩甚麗，如「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潯南詩話》卷三：《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敦夫扇云，【略】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黄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黄詩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又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六引《藝苑雌黄》：秦少游《秋日絕句》：「連卷雌霓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少游〕別有《秋日》絕句三首，尾句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謂虹霓，皆極怪麗。

《俞充哀詞》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仿太甚。

《晚出左掖》　《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作此一絕。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黄門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能遠到也。

《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二　《環溪詩話》卷下：秦少游詩云：「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此直說客中而有思家之情，乃賦中之興也。

《寧浦書事六首》一　《艇齋詩話》：秦少遊在嶺外貶所，有詩云：「揮汗讀書不已，人皆笑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其語平易渾成，眞老作也。今集中不見有之，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說。

又三　《冷齋夜話》卷三：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略】魯直謫宜，殊垣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略】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閑暇。

又五　《觀林詩話》：秦太虛用樂天《木藤謠》「吾獨一身，賴爾爲二」，作六言云：「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爲三。」眞奇對也。

《幽眠》　段斐君本《淮海集》後集卷一徐渭評：句意眞率，佳！

《宿金山》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七言古，覺更公之所長。

《送陳太初道錄》　段斐君本《淮海集》後集卷一徐渭評：「背因書字曲，髮爲注經華二語，詠老僧更切。

《秋興九首》　《容齋隨筆》卷一六：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此也。

《秋興九首・擬李賀》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沈郎病骨驚遲暮，濃愁茫茫寄何處」，此二語最肖。

《秋興九首・擬杜子美》　秦元慶本《淮海集》眉批：調弱不似。

《秋興九首・擬白樂天》　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得白公懶漫自適意。

《**納涼**》《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呂氏童蒙訓》：少游此詩，閑雅嚴重。

《**牽牛花**》《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桐江詩話》：此少游汝南作教官時，於程文通會間席上賦，此眞佳作也。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歷代詩發》卷二五：大有少陵過宋公池館筆意。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歷代詩發》卷二五：咏物工巧，仍似大雅爲宗，自不墮纖細一派。

《**猗覺寮雜記》卷上**　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世故著人羊負來」，膾炙人口。「鳥工往」，舜濬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菜門》。

《**望海潮**》（**秦峰蒼翠**）《草堂詩餘》續集沈際飛評：入律。　詞爲故實拖疊所累。

《**望海潮**》（**梅英疏淡**）《草堂詩餘雋》卷四評：借桃花綴梅花，風光百媚。停杯騁望，有無限歸思隱約言先。　自梅英吐，年華〔換〕，說到春色亂分處，兼以華燈、飛蓋、酒旗，一寓目盡是旅客增怨，安得不歸思如流耶？《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春光滿楮，與梅無涉。《宋四家詞選》眉批：兩兩相形，以整見勁。以兩「到」字作眼，點出「換」字，精神。　秦元慶本《淮海後集長短句》卷上：（「柳下」二句）可人風味在此，語意殊絕。《白雨齋詞話》卷一：少游詞最深厚，最沉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較「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眞所謂井蛙謗海也。《譚評詞辨》：（長記誤隨車）頓宕。（「柳下」二句）旋斷仍連。（「西園夜飲」以下）陳隋小賦縮本，塡詞家不以唐人爲止境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段記昔日游觀之事。轉頭處「西園」三句，極寫燈火車騎之盛，惟其先用重筆，故重來感舊，倍覺凄清。後段眞氣流轉，不下於《廣陵懷古》之作。

《**望海潮**》（**奴如飛絮**）　段斐君本《淮海集長短句》卷上徐渭評：（「別來怎表相思」以下）尋常淺語，自是生情。

《**沁園春**》（**宿靄迷空**）《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委委佗佗，條條秩秩，未免有情難讀，讀難厭。

《**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艇齋詩話》：少遊詞「小樓連苑橫空」，爲都下一妓，姓樓名琬字東玉，詞中欲藏「樓琬」二字。然少遊亦自有出處，張籍詩云：「妾家高樓連苑起。」《詞源》卷下：大詞之料，可以歛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若爲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三嘆。如少游《水龍吟》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猶且不免爲東坡見誚。《吹劍三錄》：東坡問秦少游，別後有何作，少游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曰：「十三個字只說得一人騎馬樓前過。」《草堂詩餘》楊愼評：首句與換頭一句，俱隱妓名「樓東玉」三字，甚巧！　（「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二句）情極之語，纖軟特甚。《草堂詩餘雋》卷二眉批：輕風微雨，寫出暮春景色，有見月而不見人之憾，問天天不知。　按景綴情，最有餘味。謂筆能開花，信然。《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天也瘦起來，安得生致？少游自抉其心。《靈芬館詞話》卷二：「小樓連苑橫空」，無名字之夢也。有頭無尾，雖游戲筆墨，亦自有天然妙合之趣。《論詞隨筆》：詞當意餘於辭，不可辭餘於意。東坡謂少游「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二句，只說得車馬樓下過耳，以其辭餘於意也。若意餘於辭，如東坡「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猶記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皆爲玉田所稱，蓋辭簡而餘意悠然不盡也。《藝概》卷四：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譏之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語極解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原題贈妓。《高齋詩話》曰：「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此詞上闋「破煖輕風」七句，雖純以輕婉之筆寫春景，而觀其下闋，則花香簾影中，有傷春人在也。

《**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容齋四筆》卷一三：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　張侃《跋揀詞》：秦淮海詞，古今絕唱，如《八六子》前數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讀之愈有味。【略】毛友達可詩「草色如愁滾滾來」，用秦語。《詞源》卷下：秦少游《八六子》云，【略】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絕唱。《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恨如剗草還生，愁如春絮相接。言愁，愁不可斷，言恨，恨不可已。　長短句偏

入四六，《何滿子》之外復見此。《草堂詩餘》楊愼評：周美成詞「愁如春後絮，來相接」，與「恨如芳草，剗盡還生」，可謂極善形容。《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別後分時，憶來情多。花弄晚，雨籠晴，又是一番景色一番愁。全篇句句寫箇怨意，句句未曾露箇「怨」字，正是「詩可以怨」。《宋四家詞選》：（「倚危亭」至「愴然暗驚」）神來之筆！《渚山堂詞話》卷一：少游《八六子》尾闋云：「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唐杜牧之一詞，其末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詞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芳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二語妙甚，故非杜可及也。《蓼園詞選》：沈際飛曰：「長短句偏入四六，《何滿子》之外，復見此而已。」寄託耶，懷人耶，詞旨纏綿，音調淒婉如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結句清婉，乃少游本色。起筆三句獨用重筆，便能振起全篇。

《風流子》《東風吹碧草》）《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人倚闌干，夜不能寐。時有盡，恨無休，自爾展轉百出。觸景傷懷，言言新巧，不涉人間蹊徑。《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甚亂，東西南北，悉爲愁場。（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怕伊愁，是以欲說還休。曰「擬待倩人」，不婉。《蓼園詞選》：《長恨歌》：「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時。」此必少游被謫後，念京中舊友而作，託於懷所歡之辭也。情致濃深，聲調清越。回環誦，眞能奕奕動人者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寸心亂」三句，極寫離愁之無限，以下之「斜日」，「暝煙」四疊句遂一氣奔赴，更覺力量深厚。下闋「天長地久」四句雖點化樂天《長恨歌》，而以「倩人說與」句融納之，便運古入化，彌見情深。

《夢揚州》《晚雲收》）《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淮海詞定有一番姿態。《詞律》卷一四：如此豐度，豈非大家傑作。乃爲倩父讀錯注錯，可嘆哉！【略】從「長記」起至「金鈎」，皆追想當時游讌之樂，爲酒所殢，爲花所困也。沈氏及《圖譜》以「困」作「爲」，全失意味。而沈氏又注云：「爲，一作困。」不惟平聲失調，而下即有「因誰」之「因」字，豈不一顧耶？

《長相思》《鐵甕城高》）段斐君本《淮海集長短句》卷上徐渭評：（鐵甕城高）出調高爽，不尚纖麗，詞家正聲。

《滿庭芳》《山抹微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藝苑雌黃》：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略】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花庵詞選》卷二：蘇子瞻《永遇樂・夜登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附注：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詩人玉屑》卷二一引晁無咎云：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回首處斜陽遠眺，情何殷也！傷情處黃昏獨坐，情難遣矣！少游叙舊事有「寒鴉」、「流水」之語，已令人賞目賞心。至下襟袖啼痕，只爲秦樓薄倖，情思迫切。坡公最愛此詞。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一二：「寒鴉」二句，朱希眞又化作小詞云：「看到水如雲，送盡鴉成點。」《丹鉛餘錄》卷三：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鷁鳩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詩筏》：秦少游「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晁無咎云：「此語雖不識字者，亦知是天生好言語。」漁隱云：「無咎不見煬帝詩耳。」蓋以隋煬帝有「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也。余謂此語在煬帝詩中，祇屬平常，入少游詞，特爲妙絕。蓋少游之妙，在「斜陽外」三字，見聞空幻。又「寒鴉」、「流水」，煬帝以五言劃爲兩景，少游詞用長短句錯落，與「斜陽外」三景合爲一景，遂如一幅佳圖。此乃點化之神，必如此乃可用古語耳。《蓼園詞選》：按少游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少遊遜謝。坡曰：「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辭。」少游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詞，情辭相稱者，惟少游而已。」其推重如此。張綖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沈曰：「黏」字工，且有出處。趙文鼎「玉關芳草黏天碧」，劉叔安「暮煙細草黏天遠」，葉夢得「浪黏天滿桃漲綠」，皆用之。沈曰：人之情，至少游而極，結句「已」字情波幾疊。朱彝尊《詞綜發凡》：「山抹微雲秦

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一句之工，形諸口號。當日風尙所存，甄藻自爾不爽。《詞綜偶評・宋詞》：（烟靄紛紛）四字引起下文。自起至換頭數語，俱是追叙，玩結處自明。《宋四家詞選》：將身世之感，打入豔情，又是一法。（下闋）君子因小人而斥。《譚評詞辨》：淮海在北宋，如唐之劉文房。下闋不假雕琢，水到渠成，非平鈍者所能藉口。沈祥龍《論詞隨筆》：詩重發端，惟詞亦然，長調尤重。有單起之調，貴突兀籠罩，如東坡「大江東去」是。有對起之調，貴從容整鍊，如少游「山抹微雲，天黏衰草」是。《雙硯齋詞話》：秦淮海爲蘇門四客之一，《滿庭芳》一曲，唱遍歌樓。《詞林紀事》卷六引鈕玉樵云：少游詞「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其用意在「抹」字、「黏」字，況庾闡賦「浪勢黏天」，張祜詩「草色黏天鵜鴂恨」，俱有來歷。欲以「黏」作「連」，益信其謬。《白雨齋詞話》卷一：少游《滿庭芳》諸闋，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詞則・大雅集》卷二：詩情畫景，情詞雙絕。此詞之作，其在坐貶後乎？《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三句寫涼秋風物，一片蕭颯之音，已隱含離思。四、五句叙明停鞭餞別。此後若接寫別離，便落恆徑。作者用拓宕之筆，追懷往事，局勢振起，且不涉兒女語而託之蓬島煙雲，尤見超逸。「斜陽外」三句傳神綿渺，向推雋詠。下闋純叙離情。結筆返棹歸來，登城遙望征帆，已隔數重煙浦，闌珊燈火，秖益人悲耳。

《滿庭芳》（紅蓼花繁）《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一絲牽動一潭星，驚人語也。眠風醉月漁家樂，洵不可諼。值秋宵之景，駕一葉扁舟於鳧渚鷗汀之中，瀟灑脫塵，有囂囂然自得之意。

《滿庭芳》（碧水驚秋）《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待月迎風，情懷如訴。酒堪破愁，眞愁非酒能破。托意高遠，措詞灑脫，而一種秋思，都爲故人。展轉誦者，當領之言先。《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碧水驚秋」至「疑是故人來」）經少游手隨分鋪寫，定爾閑雅高適。（「謾道愁須」三句）此意道過矣，縈人不休。《蓼園詞選》：亦應是在謫時作。「風搖」二句，寫得蘊藉。非故人也，風也，能弗黯然？酒未醒，愁已先回，意亦曲而能達，結句清遠。

《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草堂詩餘》楊愼評：此結語又從坡公結語轉出，更進一步。《草堂詩餘雋》卷二眉批：只爲人不見，轉一番思。種種景，種種情，如怨如訴。碧野朱橋，正是離別之處。「飛絮落花」言其景，「春江」二句其情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前結似謝，後結似蘇，易其名，幾不能辨。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少游翻之，文人之心，潛於不竭。《詞則・大雅集》卷二：「飛絮」九字淒咽，以下盡情發瀉，卻終未道破。《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結尾二句與李後主之「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徐師川之「門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斷愁來路」，皆言愁之極致。

《江城子》（南來飛雁北歸鴻）《詞則・別調集》卷一：亦疏落，亦沈鬱。

《滿園花》（一向沉吟久）《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語不經，卻津津然。方言硬用之，即累正氣。段斐君本《淮海集長短句》卷上徐渭評：（「我當初不合」以下）渾似元人雜劇口吻。《古今詞統》卷一：鄙野不經之談，偏饒雅韻。沈謙《填詞雜說》：秦少游「一向沉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傚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迎春樂》（菖蒲葉葉知多少）《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巧妙微透，不厭百回讀。《金粟詞話》：柳耆卿「欲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諛媚之極，變爲穢褻。秦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略】來蘇長公之誚也。《白雨齋詞話》卷八：少游之詞，幾奪溫、韋之席，而亦未嘗無纖麗之語。讀《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賞其「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等句，則與山谷之「女邊著子，門裏安心」，其鄙俚纖俗，相去亦不遠矣，少游眞面目何由見乎？

《鵲橋仙》（纖雲弄巧）《草堂詩餘雋》卷三眉批：相逢勝人間，會心之語。兩情不在朝暮，破格之談。七夕歌以雙星會少別多爲恨，獨少游此詞謂「兩情若是久長」二句，最能醒人心目。《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七夕以雙星會少別多爲恨，獨謂情長不在朝暮，化臭腐爲神奇。《蓼園詞選》：按七夕歌，以雙星會少別多爲恨。少游此詞，謂「兩情若是久長」，不在「朝朝暮暮」，所謂化臭腐爲神奇。凡詠古題，須獨出新裁，此固一定之論。少游以坐黨被謫，思君臣際會之難，因託雙星以寫意。而慕君之念，婉惻纏

綿，令人意遠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兪陛雲評：《草堂詩餘》評云：「七夕歌以雙星會少別多爲恨，少游此詞，謂兩情若久，不在朝朝暮暮，所謂化臭腐爲神奇，寧不醒人心目？」夏閏庵云：「七夕詞最難作，宋人賦此，佳作極少，惟少游一詞可觀，晏小山《蝶戀花》賦七夕尤佳。」

《**木蘭花**》（**秋容老盡芙蓉院**）《草堂詩餘》續集：有詩云：「醉臉雖紅不是春」，兩存之。《詞則・閑情集》卷一：頑豔中有及時行樂之感。

《**畫堂春**》（**落紅鋪徑水平池**）《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苕溪漁隱曰：〔少游〕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草堂詩餘》楊慎評：（此恨誰知）不知心恨誰？《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春歸無奈，深情可掬。誰知此恨，何等幽思！寫出閨怨，眞情俱在，末語追眞。《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此恨誰知）此恨亦知不得。

《**千秋歲**》（**水邊沙外**）《後山詩話》：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後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艇齋詩話》：少游「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詞爲張芸叟作。有簡與芸叟云：古者以代勞歌。此眞所謂勞歌。《野客叢書》卷二〇：《後山詩話》載，【略】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略】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詞的》卷三：哀弦促柱，自是柳郎一輩。《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瓢零疏酒盞」二句）是漢魏人詩。　直用「一江春水向東流」竟而以「海」易「江」，裁長作短，人自莫覺。王平甫之子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太難爲作者。《詞潔輯評》卷二：「春去也」三字，要占勝。前面許多攢簇，在此收煞，「落紅萬點愁如海」，此七字銜接得力，異樣出精彩。

《蓼園詞選》：《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絕，詠歌之，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　按此乃少游謫虔州思京中友人而作也。起從虔州寫起，自寫情懷落寞也。「人不見」，即指京中友。故下闋直接「憶昔」四句。「日邊」，北京友也。「夢斷」、「顏改」、「愁如海」，俱自嘆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兪陛雲評：《冷齋夜話》謂少游此詞「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乃和其韻。《後山詩話》云：「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後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爲『海』耳。」夏閏庵云：「此詞以『愁如海』一語生色，全體皆振，乃所謂警句也。如玉田所舉諸句，能似此者甚罕。」少游歿於藤州，山谷過其地，追和此調以弔之。

《**踏莎行**》（**霧失樓臺**）《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詩眼》：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清波雜志》卷九：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略】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懷古錄》卷中：作詩作詞雖曰殊體，然作詞亦須要不粘皮著骨方高。秦少游詞好者，如「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自是有一唱三嘆之味。何必語意必着，而後足以寫此情。然作詞亦須要艷麗之語。觀此，詩之高者須要刮去脂粉方是，此則其不同也。《貴耳集》卷下：詩話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簾櫳暮」。既是孤館閉春寒，安得見所謂簾櫳？二說皆非。嘗見少游眞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　張侃《跋揀詞》：黃太史謂秦少游《踏莎行》末句「杜鵑聲里斜陽暮」，不合用「斜陽」，又用「暮」，此固點檢曲盡。孟氏亦有「鷄豚狗彘」之語，既云「豚」，又云「彘」，未免一物兩用。《草堂詩餘》楊慎評：古人有謂「斜陽暮」三字重出，然因「斜陽」而知日暮，豈得爲重出乎？末二句與「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同意。《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少游坐黨籍，安置郴州，謂郴江與山相守，而不能不流，自喻最悽切。《詞的》卷三：淡語有情。《蓼園詞選》：少游坐黨籍，安置郴州。首一闋是寫在郴，望想玉堂天上，如桃源不可尋，而自己意緒無聊也。次闋言書難達意，自己同郴水自遶郴山，不能下瀟湘以向北流也。語意淒切，亦自蘊藉，玩味不盡。霧失、月迷，總是被讒寫照。《詞潔輯評》卷二：「斜陽暮」猶唐人「一孤舟」句法耳。升庵之論破的。《人間詞話》：少游詞境最爲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爲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

《**蝶戀花**》（**曉日窺軒雙燕語**）《草堂詩餘》續集：（「曉日窺軒」句）刻削。　（「憑君礙斷春歸路」句）鑿空奇語。《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卷上：閑風閑雨，固不如浮雲之礙高樓也。《古今詞統》卷九：（「持酒勸雲雲且

住」句）鑿空奇語。周美成「憑斷雲，留取西樓殘月」似之。

《醜奴兒》（夜來酒醒清無夢）《續編草堂詩餘》：「瘦盡難捱」，切情。忽有此境，不是語言文字。《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卷上：芙蓉經雨，清淚如滴，離恨可知。

《河傳》（恨眉醉眼）《雨村詞話》卷一：萬氏《詞律》，少游《河傳》詞末句云：「悶損人，天不管。」按：山谷和秦尾句云：「好殺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詞，戲以『好』字易『瘦』字。」是秦詞應作「瘦殺人」，今刊本皆作「悶損人」，蓋由未見山谷詞也。然巧拙亦于此一字見之，黃九不敵秦七，亦是一證。

《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續編草堂詩餘》：（「窮秋」句）鄙。錢功父曰佳，可見功父於此道茫然。後疊精研，奪南唐席。《詞則・大雅集》卷二：宛轉幽怨，溫、韋嫡派。《藝蘅館詞選》乙卷：奇語。《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清婉而有餘韻，是其擅長處，此調凡五首，此首最勝。

《浣溪沙》（香靨凝羞一笑開）《續編草堂詩餘》：上句妙在「照水」，下句妙在「兜鞋」，即今閨人自摸，恐未到。

《浣溪沙》（錦帳重重捲暮霞）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評：好在景中有情。

《如夢令》五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五首詞細審之當是一事，皆紀別之作。第一首總述春暮懷人。次首追叙欲別之時，馬嘶人起，言送別也。三首「繞岸夕陽」，言別後也。四首楚天人遠，言遠去也。與集中《南歌子》詞由曉別而遠去，次第寫出，大致相似，但此分爲數首耳。五首句最工麗，結處「綠楊俱瘦」與首章春暮懷人前後相應。

《如夢令》（門外鴉啼楊柳）《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藝苑雌黃》：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續編草堂詩餘》：憨怯甚。末句止而得行，洩而得蓄。《詞則・大雅集》卷二：起伏照應，六章如一章，仿佛飛卿《菩薩蠻》遺意。

《如夢令》（遙夜沉沉如水）《詞則・大雅集》卷二：此章離別。

《如夢令》（幽夢匆匆破後）《草堂詩餘》續集：「匆匆破」三字眞，「玉銷花瘦」四字警。末句不可倒作首句，思之，思之。《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卷上：「玉銷花瘦」句，語新奇。《詞菁》卷二眉批：奇麗。《詞則・大雅集》卷二：（「回首回首」句）映起句「門外鴉啼楊柳」。

《如夢令》（檻外殘陽紅滿）《草堂詩餘雋》卷四：對景傷春，於此詞盡見矣。因陽春景色而思故人心情，人遠而思更遠矣。

《如夢令》（鶯嘴啄花紅溜）《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意想妙甚，然春柳恐未必瘦。（「指冷玉笙寒」二句）翻李後主「小樓吹徹玉笙寒」句。《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用字妍巧，寓意詠歎。聞笛懷人，似夢中得句來。琢句奇峭。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弇州山人詞評》：美成「暈酥砌玉」，魯直「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俱爲險麗。秦元慶本《草堂詩餘》眉批：點景造微入妙。《詞則・大雅集》卷二：（人與綠楊俱瘦）映起章首句，亦申明五、六章之意。

《阮郎歸》（褪花新綠漸團枝）《詞菁》卷一：出語新娟，亦復幽奇。

《阮郎歸》（宮腰裊裊翠鬟鬆）《續編草堂詩餘》：中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草堂詩餘》續集：恐未必「無端」。「殢」字好。《遠志齋詞衷》：《詞筌》云：詞至少游「無端銀燭殢秋風」之類，而蔓草頓秋，不惟極意形容，兼亦直認無諱，數語可謂樂而不淫。

《阮郎歸》（瀟湘門外水平鋪）《續編草堂詩餘》：「玉筯」、「眞珠」，覺疊，得「梨花雨餘」句，疊正妙。及云「腸已無」，知新筍發林，高出林上。《草堂詩餘》楊愼評：此等情緒，煞甚傷心。秦七太深刻矣！

《阮郎歸》（湘天風雨破寒初）《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衡、郴皆楚湘地，故曰湘。傷心！

《滿庭芳》（北苑研膏）《古今詞統》卷一二：少游夫婦不減趙明誠，固應深諳茶味與賭茗之樂。

《滿庭芳》（曉色雲開）《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秋千外，東風裏，字字奇巧。疏烟淡日，此時之情還堪遠眺否？就暗中描出春色，林巒欲滴。就遠處描出春情，城郭隱然如無。《草堂詩餘》楊愼評：景勝於情。《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兎」字不通，張世文改爲「見」，今從《詞選》，「色」字爲優。據諸本，首云「晚色」，末云「淡月」。《詞選》首云「曉色」，末云「淡日」。細味詞中「玉轡紅纓」等，豈晚來事？悉從《詞選》（上片）悠澹語，不覺其妙而

自妙。「微映百層城」，景亦不少；「寂寞」句，感慨過之。《宋四家詞選》：「多情」二句，一筆挽轉。「結處」應首句，不忘君子也。　秦元慶本《淮海集》眉批：「鞦韆外，綠水橋平」，景語卻無限清婉。《詞綜偶評・宋詞》：（「晚色雲開」三句）天氣。（「高臺芳樹」四句）景物。（「東風裏」三句）漸說到人事。（「珠鈿翠蓋」二句）會合。（「漸酒空金榼」四句）離別。（「疎烟淡日」二句）與起處反照作收。《蓼園詞選》：此必少游被謫後作。雨過還晴，承恩未久也。「燕蹴紅英」，喻小人之讒搆也。「榆錢」，自喻也。「綠水橋平」，喻隨所適也。「朱門」，「秦箏」，彼得意者自得意也。前一闋叙事也。後一闋則事後追憶之詞。「行樂」三句，追從前也。「酒空」二句，言被謫也。「豆蔻」三句，言爲日已久也。「凭欄」二句結。通首黯然自傷也，章法極綿密。《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抄》：與前調一段結句一意一調，然不嫌再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寫景，後言情，流利軼圓，是其制勝處。

《桃源憶故人》（玉樓深鎖薄情種）　《草堂詩餘》楊慎評：自是淒冷。《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不解衣而睡，夢又不成，聲聲惱殺人。　形容冬夜景色惱人，夢寐不成。其憶故人之情，亦輾轉反側矣。《金粟詞話》：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艷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調笑令》（回顧漢宮路）　《古今詞統》卷三：前數行疑是元人賓白所自始。被之管弦，竟是董解元數段。

《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　《草堂詩餘》續集：（「碧桃天上」至「如畫爲誰開」）崔護《桃花》詩旨。　抑揚百感。

《品令》（幸自得一分索強）　《雨村詞話》卷一：秦少游《品令》後段云：「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肮臟。衡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肮臟、倚賴、衡、皆俳語。衡音諄，西廂「一團衡是嬌」。

《品令》（掉又臞天然箇品格）　《雕菰樓詞話》：秦少游《品令》，「掉又臞，天然箇品格」，此正秦郵土音，用「箇」字作語助，今秦郵人皆然也。

《南歌子》（玉漏迢迢盡）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高齋詩話》：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横月，帶三星。」謂「心」字也。《古今詞統》卷七：「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對此則醜。　《填詞雜說》：秦淮海「天外一鉤横月，照三星」，只作曉景，佳。若指爲心兒迹語，不與「女邊著子，門裏挑心」同墮惡道乎？　《詞苑叢談》卷三：少游贈歌妓陶心兒《南歌子》詞云，【略】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誚其恐爲他姬廝賴也。　《七頌堂詞繹》：詞中如「玉佩丁東」，如「一鉤殘月帶三星」，子瞻所謂恐他姬廝賴，以取娛一時可也。　《詞則・閑情集》卷一：（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雙關巧合，再過則傷雅矣。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與清眞《蝶戀花》詞相似，「鄰鷄催起」句有清眞侵曉惜別之意，「燈火人行」句，有清眞「露寒人遠」之意，但情景眞切，視清眞尚隔一塵耳。《高齋詩話》以此詞爲贈妓關心兒，故末句「殘月帶三星」，借喻「心」字也。

《南歌子》（愁鬢香雲墜）　《草堂詩餘》續集：相看又恐去，未去先問來，宛女子小聲輕囀。

《臨江仙》（千里瀟湘挼藍浦）　張侃《跋揀詞》：秦淮海《臨江仙》，全用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作煞句。　《憩園詞話》卷一：詩之幽瘦者，宋人均以入詞，如「詞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聯，秦少游直錄其語。若是者不少，是在填詞家善於引用，亦須融會其意，不宜全錄其文。

《臨江仙》（髻子偎人嬌不整）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髻子偎人」二句）兩句佳人之神。　（紅滿淚痕中）自饒花色。

《好事近》（春路雨添花）　黃庭堅《少游好事近詞跋》：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侯鯖錄》卷七：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行到小溪深處」二句）偶書所見。　（「醉卧古藤」二句）白眼看世之態。　酷似鬼詞，宜其卒於藤州。　《古今詞統》卷五：曹唐偶詠「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遂卒於僧舍。少游此詞如鬼如仙，固宜不久。　《宋四家詞選》：概括一生，結語遂作藤州之讖。造語奇警，不似少游尋常手筆。　《詞則・別調集》卷一：筆勢飛舞。

《搗練子》（心耿耿）　《草堂詩餘》卷一楊慎評：緊獨無語，誰與共語？《草堂詩餘雋》卷二眉批：秋夜寂寂，秋閨隱隱，最堪懷人。　淚隨心生，淒其之景已見，至「夜深無語」，則幽思之情更切矣。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斜月斜風」，秋方不同。　一句含無盡意，且從尋常中領取，手眼最高。　秦元慶本《淮海集》評：春閨景物妍麗，秋閨思味淒涼，此詞爲得之。

《如夢令二首》（門外綠陰千頃）《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只有風弄影，正模出近景。《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幾語寫盡滿腔春意。優遊自得，此境還疑是夢醒中悟來。《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不勝情」三字，包裹前後。《蓼園詞選》：秦少游又有《春景》一闋曰，【略】沈際飛深賞其琢句奇峭，然細玩終不如此首韻味清遠。「不勝情」，從「千頃」字，「相應」字生出。因「不勝情」而行，行而無人，只見「風弄一枝花影」，更難爲情。「一枝」字幽雋。

《生查子》（眉黛遠山長）《草堂詩餘》續集卷上：唐風。《類編箋釋續選草堂詩餘》卷上：盃行既遲，燭剪復頻，夜景可掬。

《虞美人引》（碧紗影弄東風曉）《草堂詩餘雋》卷二眉批：憶故人還爲誤佳期也。詞調清新，誦之自膾炙人口，玩之又羈絆人情。《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海棠開了」下，轉出「啼鳴」、「粧點」，趣溢不窘，奇筆！句末慧。《蓼園詞選》：按第一闋言春色明艷，動閨中春思耳。次闋言抑鬱無聊，青春已老，羞望恩澤耳。託興自娟秀。《雨村詞話》卷一：秦淮海遺詞散失，多見別本，而時刻不載。如《虞美人・影》云，【略】可知此外軼詞更多矣。

《浣溪沙》（青杏園林煮酒香）《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乍雨乍晴」二語見遒，不獨情景之眞。《草堂詩餘雋》卷二眉批：羅裳初試有意味，容光消滅眞堪憐也。眼前景致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隙月窺人小」、「天涯一點青山小」、「一夜青山老」，俱妙在叶字。「乍雨乍晴」句，妙不在叶字，而在「乍」字。段斐君本《淮海集長短句》徐渭評：「乍雨乍晴」、「閑愁閑悶」二句，淺淡中傷春無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雖未見精湛，後三句則純以輕筆寫幽懷，若風拂柳絲，曼綠柔姿，留人顧盼，差近五代風格。此詞一作晏殊詞，或作歐陽修詞。

《阮郎歸》（春風吹雨繞殘枝）段斐君本《淮海集長短句》附錄：「沉吟應劫遲」，便是元人樂府句。《類編草堂詩餘》卷一：既已整頓，終不禁應劫之遲，眞寫生手。應劫，猶言應敵。《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眉不掩愁，棋不消愁，愁來何處著？（諱愁無奈眉）寫想深慧。（「翻身」二句）愁人之致，極宛極眞。此等情景，匪夷所思。《草堂詩餘雋》卷二眉批：以春花點春景，以春燕觸春情，情景逼眞。落花歸燕，俱是撫景傷情之語。《蓼園詞選》：沈際飛曰，【略】按此詞疑少游坐黨被謫後作，言已被謫而衆謗尙交搆也。「遶」字有糾纏不已之意。風雨相逼，至「落花無可飛」，則慘悴甚矣。「池欲生漪」，亦「吹縐一池」之意也。「日西」言日已暮而時已晚也。「整頓殘棋」而「應劫遲」，言欲求伸而無心於應敵也。辭旨清婉悽楚。結末「沈吟」二字，妙在尙有含蓄。《古今詞統》卷六：「諱愁」五字，不知費多少安頓。《花草蒙拾》：「東風無氣力」，五字妖甚。如「落花無可飛」，便不佳。

《如夢令》（池上春歸何處）《草堂詩餘》楊愼評：孤館聽雨，較洞房雨聲，自是不勝情之詞，一喜一悲。《草堂詩餘雋》卷二：難爲人語，自有可語之人在。深情厚意，言有盡而味自無窮。《詞則・大雅集》卷二：上章春半，此章春暮。

《眼兒媚》（樓上黃昏杏花寒）段斐君本《淮海集長短句》徐渭評：字字清麗，集中不多得。《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對景興思，一唱三歎，畫出秋水春山圖。寫景欲鳴，寫情如見，語意兩到。《蓼園詞選》：按此久別憶內詞耳。語語是意中摹想而得，意致纏綿中繪出，盡是鏡花水月。與杜少陵「今夜鄜州月」一律同看。

《西江月》（愁黛顰成月淺）《草堂詩餘》續集卷上：工篤鏗清。

《畫堂春》（東風吹柳日初長）《類編草堂詩餘》卷一引宋楊偍《古今詞話》：少游《畫堂春》「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之句，善於狀景物。至於「香篆暗消鸞鳳，畫屏縈繞瀟湘」二句，便含蓄「無限思量」意思。此其有感而作也。《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句句寫景入畫。言少而意甚多。以奇才運奇調，堪稱奇章。《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杏花零落香」、「爲憐流去落紅香，唧將歸畫梁」，秦以一句出藍。（縈繞瀟湘）畫中之畫。（寶篆煙消鸞鳳，畫屏雲鎖瀟湘）亦妙！《詞綜偶評・宋詞》：高麗。直可使耆卿、美成爲輿臺矣。王國維《詞辨批語》：溫飛卿《菩薩蠻》「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雖自此脫胎，而實有出藍之妙。《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古今詞話》云：「少游『芳草』、『杏花』二句，善於賦景物，『香篆』、『畫屏』二句便含蓄無限思量之意。」此其有感而作也。

《宴桃源》（去歲迷藏花柳）《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不但情懷倦繡，縱含情刺錦，豈由催促，如養娘之不解事何！

《海棠春》（流鶯窗外啼聲巧）《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宿醒」承「睡

未足」來，何等脈絡！　流鶯喚睡，海棠獨醒，情景恍在一盼中。《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睡未足，把人驚覺）再睡，不幾負花耶？　時本以「宿醒未解」作一句，大誤！　（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媚殺！　《詞則・閑情集》卷一：（「睡未足」句）終嫌俚淺。

《憶秦娥》（**暮雲碧佳人不見愁如織**）《詞綜偶評》：古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詞統》卷五：結語簡雋。

《菩薩蠻》（**金風簌簌驚黃葉**）《草堂詩餘雋》卷四眉批：色色入愁，聲聲致憾。　如風聲，雁聲，砧聲，俱足動秋閨之思。《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秋枕黃葉，無情物耳，用兩「驚」字，無情生情。《蓼園詞選》：按「匝」字從「轉」字生來。四月由東而西，轉於高樓之上者。已，匝也。通首亦清徹澹遠。

《金明池》（**瓊苑金池**）《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悵望何處，只在燕飛鶯舞中。　點綴春光，如雨花錯落。至佳人才子，共慶同春，猶令人神游十二峰，爲之玩不釋手。《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好花枝」二句）花神現身時分。　人生有幾韶光美，倒盡金尊拼醉眠。　朱淑眞云：「願教青帝長爲主，莫遣紛紛點翠苔。」秦作曼聲，琳琅振耳。《蓼園詞選》：吳融詩：「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前闋寫韶光婉媚，奕奕動人。次闋起處，「願朱顏留住」，意已感慨。至結句猶峻切，語意含蓄得妙。《宋四家詞選》眉批：此詞最明快，得結語神味便遠。《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金明池在長安東門外，爲春日裙屐踏青之地，煙波浩渺，弋人每於此獲鳧雁。上闋紀水邊風物，「花枝」二句，景中帶情。下闋「寶馬」、「紅塵」仍承上春游之意，人樂而我悲，所思不見，惟惆悵獨歸耳。

《鷓鴣天》（**枝上流鶯和淚聞**）《詞的》卷三：「梨花」句與《憶王孫》同，才如少游，豈亦自襲耶，抑愛而不覺其重耶？《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安排腸斷」三句）十二時中無間矣，深於閨怨者！末用李詞，古人愛句，不嫌相襲。　張綖《草堂詩餘別錄》：後段三句似佳，結語尤曲折婉約有味。若嫌曲細，詞與詩體不同，正欲其精工。《草堂詩餘雋》卷一眉批：新痕間舊痕，一字一血！　結兩句有言外無限深意。《論詞隨筆》：詞雖濃麗而乏趣味者，以其但作情景兩分語，不知作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語耳。「雨打梨花深閉門」、「落紅萬點愁如海」，皆情景雙繪，故稱好句而趣味無窮。《蓼園詞選》：《古今詩話》：此詞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後疊「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頗有言外之意。　孤臣思婦，同難爲情。「雨打梨花」句，含蓄得妙，超詣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古今詞話》極賞此詞，謂形容愁怨之意最工。結筆二句，頗有言外之意。

《蝶戀花》（**鐘送黃昏鷄報曉**）《詞的》卷三：結句押字，遂爲詞家指南。《蓼園詞選》：沈際飛曰：朱顏綠髮，變爲鷄皮老人，能不感慨係之？又曰：後段占多許地步，開多許眼光，詞之得致亦在此。　前闋言世事無窮，忙者自相促迫，人自催老而物自循環也。次闋言天下惟閑中日長耳。「登樓望青山一點」，正是閑處所。此詞似屬閱歷有得之言。

《菩薩蠻》（**蛩聲泣露驚秋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清麗爲鄰，且餘韻不盡，頗近五代詞意。

《點絳唇》（**醉漾輕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作此題隱括本意，凡手皆能。此詞擅勝處，在筆輕而韻秀，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望海潮》（**星分牛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言州郡之雄壯，提挈全篇。次言途中之富麗，人物之豪俊。次及游賞歸來，垂楊門巷，畫橋碧陰，言居處之妍華，層層寫出，如身到綠楊城郭。下闋言追懷煬帝時其繁雄尤過於今日。迷樓朱障，極侈泰之娛，而物換星移，賸有亂雲流水。與唐人過隋故宮詩「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及「閃閃殘螢猶得意，夜深來往豆花叢」句，其感嘆相似。

《減字木蘭花》（**天涯舊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迴腸」二句及「黛蛾」二句，尋常之意，以曲折之筆寫出，便生新致。結句含蘊有情。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秦觀傳**》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

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旨，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秦觀傳**》（存目）

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蘇軾《**與歐陽元老**》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

又《**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士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筆相嫵媚，飲酒嬉游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秦觀《**辭史官表**》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愼。若非承父兄之敎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充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非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又《**謝館職啟**》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顚隮。褒未就於衰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期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縗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

《**冷齋夜話**》卷一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

又卷二　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笑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示，少游筆蹟也。

《**墨莊漫錄**》卷三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

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下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卻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嘆光景之遄歸，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曲洧舊聞》卷五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春渚紀聞》卷六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蓋讖於此云。

《甌北詩話》卷五　東坡所至好營造，守徐州時值河決澶淵，泛濫到徐城，不浸者三版。悉力捍禦，城得無患。水既落，乃拆項羽霸王廳材，築黃樓於城東門。諸名人王定國、秦少游、黃魯直及弟子由等，作詩賦以張之。

《蓮子居詞話》卷二　秦少游姬人邊朝華，極慧麗，恐礙學道，賦詩遣之，白傅所謂「春隨樊素一時歸」也。未幾，南遷過長沙，有妓生平酷慕少游詞，至是托終身焉。少游有「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云云，繾綣甚至。豈情之所屬，遽忘其前後之矛盾哉？藉令朝華聞之，又何以爲情？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妓自縊以殉。此女固出婁婉、陶心兒上矣。

《雙硯齋詞話》　秦淮海爲蘇門四客之一，《滿庭芳》一曲，唱遍歌樓。【略】雖不識字人，亦知爲好言語。紹聖元年，紹述議起，東坡貶黃州，尋謫惠州。子由、魯直相繼罷去。少游亦坐此南遷，作《踏莎行》【略】東坡讀之，嘆曰：「吾負斯人。」蓋古人師友之際，久要不忘如此。

作品本事

蘇軾《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昔在處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儂君沔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黃庭堅《與王庠周彥書》　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幷詩，可爲實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

又《千秋歲詞序》　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始追和其《千秋歲》詞。

秦觀《黃樓賦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

《王直方詩話》　秦少游以校勘出爲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房睡，準似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報責監處州酒，好事者以爲詩讖。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九引《王直方詩話》　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作口號，少游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夜卻微陰。公云：「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參寥與余言如此。余曰：「此眞所謂翻手作雲也。」

又卷二一引《王直方詩話》　東坡在徐州日，嘗爲秦少游置酒。少游飲罷，擁一官妓，從參寥，書其裙帶云：「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閑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又卷二七引《王直方詩話》　秦少游爲黃本，錢穆父爲戶部，皆居於東華門之堆垛場。少游春日嘗以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復爲二十八字云：「儒館優賢蓋取頤，校讎尤自困朝饑。西鄰爲祿無多少，希薄才堪作淖

糜。」時人以少游有如此人而亦食粥，似不相稱耳。

又前集卷五〇引《冷齋夜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海棠叢間，少游醉，卧宿于此。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略】」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

又引《冷齋夜話》 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略】」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游宴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座云：「內翰但只逍遙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少游因作一絕獻之。

《晁氏客語》 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潛奉文長官，戲同列，不可以爲法也。」

《桐江詩話》 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乃作詩。

《石林詩話》卷中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涵天璧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閑然。觀爲人喜傲謔，然此句實迫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引《藝苑雌黃》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略】何其婉媚也。《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婢名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人無不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然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又後集卷三三引《藝苑雌黃》 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是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

《獨醒雜志》卷三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蔭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爲詞讖云。

又卷五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爲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於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爲言語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

又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機瑩然，少游即筆書於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機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甕牖閑評》卷五 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公之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窮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

《觀林詩話》 秦太虛《與花光老求墨梅書》云：「僕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涪翁和「昊」字韻《梅詩》云：「夢蝶眞人貌黃槁，籬落逢花曾絕倒。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謂此也。

《艇齋詩話》 秦少游詞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詞。方少游作此詞時，傳至予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少游第七，故云秦七。

《容齋隨筆》卷一六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嘆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

語以卻之。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　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綉轂雕鞍驟」。坡云：「十三箇字，只說得一箇人騎馬樓前過。」秦問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詞說樓上事。」乃舉「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說盡張建封燕子樓一段事，奇哉！」

《**綠窗新話**》**卷上**　秦少游寓京師，有貴官延飲，出寵姬碧桃侑觴，勸酒惓惓。少游領其意，復舉觴勸碧桃。貴官云：「碧桃素不善飲。」意不欲少游強之。碧桃曰：「今日爲學士拚了一醉。」引巨觴長飲。少游即席贈《虞美人》詞曰，【略】闔座悉恨。貴官云：「今後永不令此姬出來。」滿座大笑。

又引《古今詞話》　秦少游在揚州，劉太尉家出姬侑觴，中有一姝善擘箜篌。此樂既古，近時罕有其傳，以爲絕藝。姝又傾慕少游之才名，偏屬意。少游借箜篌觀之。既而主人入宅更衣，適值狂風滅燭，姝來且相親，有倉卒之歡。且云：「今日爲學士瘦了一半。」少游因作《御街行》以道一時之景。

《**青泥蓮花記**》**卷一下引《古今詞話》**　秦少游嘗倦一姝，臨別誓闔戶相待，後有毀之者，少游作詞寄曰，【略】姝見「任攀折」之句，遂削髮爲尼。

《**淳祐臨安志**》**卷九**　龍井，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洪煉丹于此。道西湖南山，登鳳凰嶺，澗泉泱泱，與幽花野草延緣，山磴更上嶺背，巖壑林樾皆老蒼，而西湖已蔽掩不可見。氣象愈清古，巖骨稜瘦，中涵一泓，清澈翠映，即之凄然，相傳有龍在焉。觸石爲雲，禱者則應，因建龍祠，加以封號，傍有亭曰德威亭（舊云龍井亭，東坡書匾）。過歸隱橋，入壽聖院（今爲廣福院）。山有獅子峰、薩埵石（餘具本院）。秦少游觀爲記，米元章芾書。

著錄

秦觀《逆旅集序》　余閑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

又《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赴京師，索文稿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四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無名氏《淮海集題記》　右學士秦公元豐間自序云耳，故存而不廢。今又采拾遺文而增廣之，合爲四十有六卷，大概見於後序，覽者悉焉。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秦太虛《淮海集》二十九卷（秦觀）。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淮海集》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秦觀傳》**　有文集四十卷。

林機《乾道本淮海居士文集後序》　惜高郵薦更兵火，索囊善本，舛訛失眞。里人王公定國之牧是邦，剸裁豐暇，開學校以先士類，謂舍匠石之園，而掄材於遠，天下之大弊。以公之文易於矜式，搜訪遺逸，咀華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篇，總七百二十篇，釐爲四十九卷。板置郡庠，使一鄉善士，其則不遠。可謂知設教之序矣。【略】乾道癸巳正月望日，左朝奉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講三山林機景度序。

謝雩《重修乾道本跋》　右秦學士《淮海集》前、後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間有訛缺，讀者病焉。雩以蜀本校之，十纔得一二，或者謂初用蜀本入板也。遂與同事諸公商榷參考，增漏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訂正偏旁，至不可勝計。【略】《長短句》三卷，非止點畫訛也，如「落紅萬點愁如海」，以「落」爲「飛」，「兩行芙蓉淚不乾」，以「兩行」爲「雨打」，皆合訂正。【略】紹熙壬子上巳，從事郎、軍學教授永嘉謝雩跋。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秦少游《淮海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秦觀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秦淮海文集》，一部七冊，殘闕。

張綎《嘉靖己亥刊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　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乃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

盛儀《嘉靖乙巳重刻淮海集序》　《淮海集》者，宋高郵秦公觀少游之作也。記者曰《淮海集》三十卷、《淮海閑居集》十卷、《淮海詩餘》一卷，《宋史》謂

文集四十卷，蓋合前二集而言也。《經籍考》「歌詞」有《淮海集》一卷，即詩餘也。版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儀眞黃雪洲中丞瓚一刻於山東，高郵張世文、州守綰參校監本、黃本，再刻於鄂州，爲《淮海集》四十卷，爲《後集》六卷，爲《長短句》分上中下，亦庶幾還其舊矣。未久，鄂版復毀於火，縉紳才哲過公故里，不見公遺文，往往惋惜而去。高郵州守胡君民表謂此表揚先哲盛舉，不容但已也。乃求其善本，捐俸復刻以傳。

張綖《嘉靖乙巳重刻淮海集後序》　先兄倅鄂時，考之《淮海文集》，刻之郡齋，家居藏板別墅，歲甲辰毀於火。適龍山胡侯來視州事，聞而嘆曰：「斯集也，表昔賢立言之功，啓後人尚友之志，顧可使其弗傳、傳弗永乎？」咨於綰，白於當道，且命重加校正，捐俸而翻刻焉。

張光《淮海文集序》　集刻之揚州，不知誰氏好少游，後刻之華州公署。歲月既久，半逸之。茲郡侯汝陽壺山張翁者，博古有道之君子也，【略】取乃兄鵲山學士所考訂少游集本，再示予，較訛補闕以傳之。【略】嘉靖乙丑仲夏既望，左華山人張光孝惟訓甫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秦觀《淮海集》四十卷，又《後集》六卷，又《長短句》三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淮海文集》四十六卷。

姚鏞《萬曆重刊淮海集序》　水部李公執文壇牛耳，擅千秋之譽，取《淮海集》刻之署中。不佞行部維揚，相與道平生歡，以序見屬，敬綴數語於簡端云。萬曆戊午仲夏既望，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太原姚鏞撰。

許吉人《徐渭評點本淮海集序》　余郡徐文長抱間世之才，其生平學不濫宗，書不罔讀，而余於遺篋中得其手批秦少游先生《淮海集》，丹鉛錯落，似不啻編之屢絕者。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秦少游《淮海集》。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秦少游《淮海集》五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秦觀《淮海集》四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板《秦淮海集》八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秦淮海集》。陳景雲注：三十卷。

余恭《康熙補刻淮海集序》　《淮海集》舊板藏於學中，歲久殘闕不可讀。予素欲補梓，兼刻其《後集》。會諸生中之秀傑者以是來請，遂爲轉請於州侯，率同人校付剞劂，予偕同寅捐歲俸以助。工既竣，因僭跋數言於其後。【略】康熙己巳歲仲春月上浣之吉，高郵學正古新安余恭撰。

毛之鵬《康熙補刻淮海集序》　考其《淮海》前、後二集，舊刻悉在郵學中，乃歷年既久，兵燹之故，不惟《前集》殘缺失次，而《後集》藏板竟無有存者，予爲惋惜久之。【略】會諸生中好古之士攜其家藏舊本以補刻請，余慨然有捐貲意，謀於同寅，更請於州侯，各分歲俸以爲之倡。讎校付梓，踰年告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宋秦觀撰。【略】今本卷數與《宋史》相同，而多《後集》六卷，《長短句》分爲三卷，蓋嘉靖中高郵張綖以黃瓚本及監本重爲編次云。

何廷模《乾隆補刻淮海集序》　丙戌夏來守是邑，則少游先生之舊里也。喟然一臺，遺風餘韻可追溯者幾何？抑有所刻《淮海集》者，板藏學中，又皆殘闕漫漶，不可復讀。嗚呼！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集，猶可以少見其志。因與諸生吳鋐、陳觀文、沈鐸別求善本，補其缺失，付之梨棗。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淮海集》二函十冊，宋秦觀撰。【略】書凡正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末有乾道癸巳林機跋。

又卷一一　《淮海集》一函八冊。

徐源《嘉慶補刻淮海集跋》　《淮海集》板舊藏學庫，乾隆丁亥，司學田公事貢生陳觀文等，因歲久殘闕，遵例出學田羨項，修刻完好，越三十八載矣。茲嘉慶乙丑，司事者楊光甲、高邦慶，值仲秋上丁祭前之一日，來廟中視事，檢及舊刻，漫漶遺失復至數十版。先賢遺集，不可任其久而愈失，應如前例，屬司事出公項補刻之。適同學孫同銓、孫侃詢有家藏善本，亦即屬其校讎付梓。書成，展讀一過，騷雅婉約之辭，雄博瑰麗之文，曠然與璧水同清，屹乎與神山幷峙。七百餘年，後生學者感慕興起，紙光墨采，如見先生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明初刊本。宋秦觀少游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三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詩餘》三卷，宋秦觀撰。明本。此本有徐渭評語。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明嘉靖刊本。宋秦觀少游撰。

又 明萬曆刊本。

《**道光十七年重刊淮海文集條說**》 李公之藻刊本作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蓋依張公綱、胡公民表刊本，意在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相符。案李本每卷多者二十餘葉，少止二葉，想有遺脫，定非原書之舊。《宋史》稱文集四十卷，無所謂《後集》，《閒居集自叙》只云十卷，似皆不必牽合。今從省併，《前集》作十七卷，《後集》作二卷，詞作一卷，共二十卷。【略】集中訛脫甚多，其與胡本互異而胡本義較通者，改從胡本。胡、李二本同訛而顯然可見者，亦略加改正。至難以意測，字句俱仍其舊，間附案語篇末，待博雅考定。

王敬之《**道光重刊淮海集跋**》 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待重刊久矣。道光丙申歲，大興王司馬甫亭，奉大府檄來權揚河通判，其明年，召高郵人士咨訪文獻，敬之首以有宋黨禁諸君子孫、秦對，因及《淮海集》。司馬慨捐清俸爲倡。敬之退而謀諸邑中好古同志，咸欣然有所附益，遂集梓人刊成。

宋茂初《**道光重刊淮海集序**》 吾鄉碩彥，宋時多推孫、秦，著述最繁，而邑中罕傳。秦則《淮海集》四十六卷，《詩餘》三卷，舊爲明水部李公之藻所刊，乾隆年間稍事修葺，而漫漶已甚，迄今又八九十年，并此漫漶者不可得。士大夫道出郵邑，耳淮海名，訪其書不獲，意趣索然。王君寬甫懼文獻之馴至於無徵也，亟取舊本，與同志諸君正其脫誤，釐爲二十卷；又念集中尚多缺遺，復與茆君雪水於集外搜採若干條，爲補遺一卷，并付剞劂氏。一字之訛，必加糾正，閱八月而告成，洵盛舉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明嘉靖己亥刊本。

又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明萬曆戊午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淮海先生文集》二十六卷，宋刊殘本。題「秦觀少游」。原書四十六卷，今存卷一至十八，卷二十七至三十四。前有自序，【略】序後又有無名氏題記。【略】首葉版心有「眉山文中刊」五字，「愼」、「敦」、「廓」字闕筆，寧宗時蜀中刻本也。

又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詞三卷，明刊本。此本爲嘉靖間南湖張綖倅鄂州時所刻，有序。卷第與宋本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紹熙三年謝霽重修本。【略】宋諱「桓」、「構」、「愼」闕末筆。此自午門紅本袋中清出者，今歸北京圖書館。

又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刊紹熙三年謝霽重修本。【略】首《閒居文集序》，次舒王《答蘇內翰薦秦公書》，次曾子開答書，次蘇內翰答書，次後山居士撰《淮海居士集序》。後有嚴繩孫跋。此書余在故宮御花園位育齋撿出，重裝付善本書庫。前有原簽題一葉。

又 《淮海集》四十卷，宋秦觀撰。存卷十二至二十五，計十四卷。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刊紹熙三年謝霽重修本。【略】各卷中間有缺葉。黃蕘圃（丕烈）跋錄後。【略】按：此蜀大字本，與蘇文忠（軾）、蘇文定（轍）、陳後山（師道）三集全同，當爲同時同地所刊也。

傅增湘《**明胡民表刊本淮海集跋**》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明嘉靖乙巳刊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前有嘉靖乙巳江都盛儀序，次嘉靖己亥張綖序，後有嘉靖乙巳郡人張繪跋。按諸家序跋，集板蓋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儀眞黃中丞瓚刻於山東，高郵張州守綖參校監本，黃本刻於鄂州。綖自序於鄂之石鏡亭，所謂「山東新刻不全，予乃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者是也。後以家居，藏板別墅，甲辰歲燬於火，高郵州守龍山胡君民表重加校正，捐俸而翻刻焉，即此本也。是此本爲嘉靖乙巳胡民表所刻，世皆認爲張綖本，誤矣。余考近世藏家目錄，如陋宋樓陸氏、八千卷樓丁氏、藝風堂繆氏、適園張氏（虞山《瞿氏目》有《淮海集》，著錄爲張綖本，然未見其書，不敢遽定。且《丁氏目》亦誤以乙巳刻爲己亥也），凡著錄嘉靖本《淮海集》者，皆爲胡氏重刊之本。余昔年遊南中曾獲一帙，亦正是此本，無一人得睹張綖原刻。夫原刻成於己亥，其版燬於甲辰，中間版存者尚有五六年，何以獨無印本流傳於世，而正德黃氏山東刻本轉有存者（丁氏、張氏兩目皆有黃本），殊不可解。今觀胡氏覆刻，版式雅飭，字體亦整潔，則原刻之精麗亦可推知。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淮海先生閒居集》四十卷，宋秦觀撰，宋刻本，六冊。【略】存二十六卷（一至十八、二十七至三十四）。《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紹興三

年謝雩重修本(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補)，十冊。《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紹興三年謝雩重修本，一冊，【略】存九卷(二十一至二十九)。《淮海集》四十卷，宋秦觀撰，宋乾道九年高郵軍學刻本，二冊，【略】存十一卷(三十至四十)。《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明嘉靖十八年張綖刻本，季錫疇校幷跋，五冊。《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明嘉靖二十四年胡民表刻本，五冊。《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明萬曆四十六年李之藻刻本，六冊。《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宋秦觀撰，明刻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淮海先生文集》四十卷、《後集》六卷，八冊，秦觀撰，明初葉閩刊本。

《遂初堂書目・樂曲類》《秦淮海詞》。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淮海詞集》一卷，秦觀撰。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淮海居士長短句》，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淮海居士長短句》一冊。

毛晉《淮海詞跋》但少游性不耐聚稿，間有淫章醉句，輒散落青帘紅袖間，雖流播舌眼，從無的本。余既訂訛搜逸，共得八十七調，集爲一卷，亦未敢曰無闕遺也。古虞毛晉記。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一集：秦觀《淮海詞》三十三葉。

《傳是樓書目》《淮海琴趣》一本。

《述古堂書目》卷二《秦淮海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淮海詞》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秦觀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刻，僅八十七調，哀爲一卷，乃雜採諸書而成，非其舊帙。其總目注原本三卷，特姑存舊數云爾。

黃丕烈《淮海居士長短句跋》《淮海居士集》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宋刻本，藏錫山秦氏，余從孫平叔借校，此甲子年事也。頃偶憶及全集中不知有詞與否，因檢校本核之，彼第有詩文，不收詞也。可見殘宋《淮海居士長短句》蓋專刻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淮海詞》三卷，明鈔本。鑑止水齋藏書。秦觀少游。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一函一冊。

曹元忠《淮海居士長短句跋》《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見《書錄解題》。嘉慶間，堯翁得江子屏家殘帙以校舊鈔本，除《長相思》畢曲「不應同是悲秋」句爲各本所無外，其餘勝處，舊鈔本悉與相同，惟稱《淮海詞》爲異。意丁松生《藏書志》所稱明鈔《淮海詞》三卷，後有嘉靖己亥南湖張綖跋者，當與此舊鈔本同出宋刊，以張綖曾刻《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於鄂州，即直齋著錄本也。舊鈔本所出既同，又得堯翁以宋刻殘帙校定，彌足珍已。彊村每言《淮海詞》無善本，因錄此。雲間韓綠卿前輩舊藏士禮居本寄之。癸丑六月庚子望，曹元忠客讀有用書齋寫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宋刊本。《詞苑英華》本。《淮海集》本。黃丕烈手校本三卷。舊鈔三卷本。明鈔三卷本。明萬曆戊午李之藻刊本。民國故宮博物院影印宋刊本。番禺葉氏影印宋刊本。彊村叢書本。四部叢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淮海集長短句》三卷，宋秦觀撰。明刊本，八行二十字。題「明郡人李廷芝九畹、長洲袁玄又玄校」二行。版心有「戲鴻館」三字。

又《淮海詞》三卷，宋秦觀。舊寫本，九行二十八字。黃蕘圃(丕烈)以宋刻本校過。

藝文

唱和

徐積《寄秦少游》子用心於我，知者蔡彥規。彥規今死矣，誰能述所爲。若說子用心，古人如此稀。顧我不能報，臨老形於詩。

又《謝秦少游》 講罷潮溝吟綠槐，手持銅鉢待相陪。青瞳好客留難住，白足高僧又帶迴。今日許尋陶令菊，明年約寄陸生梅。龐公妻子方炊黍，且報舟人莫起桅。

參寥子《彭門書事寄少游》 百尺黃樓拂杳冥，樓前風物極崢嶸。東州詞客渾多詠，獨怪相如賦未成。

蘇軾《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　得喪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卻伴參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

蘇轍《高郵見別秦觀二首》 濛濛春雨濕邗溝，篷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洗閑愁。　筆端大字鴉棲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罪垢污交朋。　高安此去風濤惡，還有廬山得縱游。便欲攜君將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賀鑄《寄別秦觀少游》 沔陽湖上小留連，疑是前時李謫仙。流向夜郎纔半道，徑還江夏樂當年。箇儂生以才爲累，阿堵官于老有緣。待得公歸吾亦罷，春風先辦兩漁船。

紀念

鄒浩《夢秦少游》 淮海惟揚第一流，三關齊透萬緣休。眞心豈復隨灰劫，遺骨終然寄橘洲。專爲流通深嘆賞，莫相鈍置豁愁憂。覺來欲語無人聽，屋角熒熒空斗牛。

參寥子《哭少游學士》 江左有豪英，超驤世無倫。妙齡已述作，識造窮天人。儒林老先生，相與爲友賓。客來叩治亂，亹亹披霜筠。波瀾與枝葉，猶足誇後塵。青衫入仕初，十手爭扶輪。孤嘲可敵衆，志鬱不得伸。造物念流落，薦收付洪鈞。干將不許就，中晝如有神。七年投炎荒，日與山鬼鄰。妻孥各異土，相望同參辰。秋風吹黃茅，八月瘴霧新。回車嬰重癘，惸惸無與親。中原尚杳隔，墳壠懷棘薪。淒涼浯水頭，魂逝歸無因。精爽竟了了，《挽章》見情眞。流傳到京闕，悲讀聞縉紳。斯人儻不亡，光華國之珍。彼蒼未易曉，三歎鼻酸辛。　念子少年日，豪氣吞九州。讀書知実奧，游刃無全牛。當時所獻策，考致第一流。論高追賈誼，氣勝凌馬周。勝理非空文，灼可資廟謀。危根易搖動，謂子不好修。嗚呼一齊人，奈彼衆楚咻。孔門餘四科，士豈一律求？區區事屠釣，崛起爲公侯。數奇信有命，君亦忘怨尤。平生所著書，字字鏗琳球。子道決不泯，千載傳芳猷。　瓶盂客京口，彷彿熙寧末。君方駕扁舟，歸來自苕霅。中泠忽相值，傾蓋忘楚越。禪揮龐老鋒，辯鼓子貢舌。連宵極名談，江閣倚清絕。扣檻出龍鼉，時取一笑發（原注：金山江中多龍，扣欄即出，賓客常以爲戲）。邗溝界淮海，濟濟多俊傑。良辰苦招要，結好從此設。堂堂紫髯翁，道德冠前烈（原注：謂孫莘老龍圖）。風流廣文先，炯炯事修潔（原注：謂閻求仁博士）。老禪魁蘗林，冠蓋趨雜遝（原注：謂慶顯之禪師）。三豪相繼往，墓木葉屢脫。子今復云亡，枯棋愈殘缺。相逢舊好間，悲詫那忍說！明年東下船，繫纜竹西月。茗奠蜀岡南，但指當永訣。

李之儀《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于胸次也。想像展轉，一嘅一笑，拱揖步驟，折旋俯仰，至于眉須膚髮已來，歷歷可數可襲，如扶攜傾倒，論難抑揚之際也。晝而思，往往發于夢寐，不在扁舟江湖之上，即並轡闕庭之下，與委蛇班列之中，或相與追逐樽俎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雖冥冥寂寂，無路可從，然子之所寓，予已得之而無疑。其清都紫府，雲衣玉簡，實子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豈有以託之，而適乘其繫累也？方其聞子之訃也，予哭之幾不欲生。已而丹旐之歸，又得哭于江上，蓋嘗寫予之哀而宣之以祭也。于是子之孤，羸然衰服，執徐夫人之喪來訃之于予曰，將遷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陰，而用予昔遊之詩以定計也。嗚呼，故鄉義也。今子之藏，予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語動搖，遽不能自果，亦初不謂子由此而來，遂失阡隴爲鄰，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矣乃天，若有所制也。衰疲苟生，餘日無幾，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從撼鐸之聲，以臨其堋而雪涕也。不腆儀物，聊致一奠，庶幾不忘疇昔，爲予隨所厚薄，屬鬣而盡醉也。

張耒《寓陳雜詩》一〇 秦子死南海，旅骨還故墟。辛勤一生事，空得數編書。琅琅巧言語，玉佩聯瓊琚。知者能幾人，憎者頗有餘。書生事業薄，生世苦勤劬。持以示後世，何足潤槁枯。興懷及昔進，使我涕漣洳。道路阻且長，悲哉違撫孤。

又《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脫略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祕書，亦既飛鳴。脫身亟去，事變隨

生。嗚呼！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關憂患，橫得罵詬。竄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拜我於黃，尚有典刑。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菲薄，聊致我誠。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游，尚肯來食！

秦觀《自作挽詞》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陸游《題陳伯予主簿所藏秦少游像》 晚生常恨不從公，忽拜英姿繪畫中。妄欲步趨端有意，我名公字正相同。

張理《秦太虛墓》 九峰朝暮雲，搖落少游墳。野蔓碑全沒，晴庵磬亦聞。洞偏泉路細，松折鶴巢分。高視太湖近，雲濤鷗起群。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秦少游嘗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爲鶯花亭，題詠甚多，惟芮處士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

柳貫《強振之招遊粲山新築別業即賦（秦少游墓在西）》 明靈觀後惠山前，新營堂館貯風烟。藤陰不蔽淮海墓，茶井遙分桑苧泉。

陳觀國《高郵訪文遊臺故蹟弔秦少游先生》 人生無百年，流水自千載。流水亦無定，浩浩歸江海。試看逝者機，轉眼知何在。不如文苑人，聲名長不改。緬想秦太虛，雄才抱磊磈。蘇門文字交，貶謫竟何罪？遺山誚女郎，無乃混豕亥。繫纜向珠湖，地窪衆流匯。村冷冪輕煙，草枯餘細蓓。勝事問文游，高臺空爽塏。懷古立斜陽，棹歌催欸乃。

敷演

《東坡問答錄·坡妹與夫來往歌詩》（存目）

《醒世恆言》卷一一《蘇小妹三難新郎》（存目）

《曲海總目》卷三二《眉山秀》 《眉山秀》不知何人作。所載秦少游、蘇小妹事多本小說《蘇小妹三難新郎》一卷事迹。「閉門推出窗前月，投石衝開水底天」，對句警拔，世俗流傳，以爲嘉話，然非事實也。【略】劇本眉山事實及流俗相傳小說等，攢簇成編，以悅耳目。

雜錄

雜記

《五總志》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檣而歌，聲極淒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願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即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掇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時聞飛瑟泠泠。儜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滯戀此壞身，似有物爲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三 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寫眞，則玄眞子家風也。

周密《過眼雲煙錄》卷一 易元吉手卷，紙上子母猿二十餘枚。秦氏物，前有尚書儀衛使官印。上題潭散吏易元吉作。甚佳。

《逸老堂詩話》卷上 秦少游侍兒朝華，年十九，少游欲修眞，遣朝華歸父母家，使之改嫁。既去月餘，父復來云：「此女不願嫁。」少游憐而歸之。明年，少游倅錢塘，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臨別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未幾遂竄南荒。余友唐子畏閱《墨莊漫錄》，偶見此事，以詩嘲少游云：「淮海修眞黜麗華，他言道是我言差。金丹不了紅顏別，地下相逢兩面沙。」又《題陶穀鄭亭

圖》云：「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初我做陶承旨，何必尊前面發紅。」語意新奇，如醉後啖一蛤蜊，頗覺爽口。

雜考

《侯鯖錄》卷三　瞿塘之下，地名人鮓甕，少游嘗謂未有以對。南遷渡鬼門關，乃爲絕句云：「身在鬼門關外天，命輕人鮓甕頭船。北人慟哭南人笑，日落荒村聞杜鵑。」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引《復齋漫錄》　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蓋李遐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

陸游《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蘧，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

《老學庵筆記》卷五　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

《容齋四筆》卷九　《夷堅己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于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于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爲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于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澗泉日記》卷下　張芸叟爲梁祝之志，少游爲陳後山父銘，集皆無之，可惜。

《愛日齋叢抄》卷四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予曰：「既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豫章集》詩：「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或云李白歌羅驛詩，夢中爲魯直誦之，蓋寓言也。《侯鯖錄》以爲少游南遷度鬼門關作，首句作「身在鬼門關外天」，「墮淚」作「慟哭」，末句作「日落荒邨聞杜鵑」。趙德麟及與黃、秦游，不應有誤，然山谷《書歌羅驛》尚有二篇，而此詩絕類山谷，與少游不類，且少游謫藤州，人鮓、鬼門亦非所經之路也。《錄》所載改數字，不及黃本遠甚。

《拜經樓詩話》卷四　古來文章，雖不無一日之短長，然口述傳聞，亦多有紕繆，不足盡信者。《誠齋詩話》載：人有從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雕鞍，也勞擾。某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按《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有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少游贈以詞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云云。此詞今見《淮海集》，竝非題燕子樓，《誠齋詩話》豈得諸傳聞，又訛「連苑」作「連遠」，「下窺」作「下臨」，而假東坡云云。大抵皆好事者之所爲耳。

釋重喜

《老學庵筆記》卷四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游戲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宋詩紀事》卷九一　重喜，熙寧中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輒能書，又能作偈頌。

羅　畸

《代高麗修貢表》　《玉海》卷二〇三：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爲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愼，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

《宋詩紀事補遺》卷二七　〔畸〕字疇老，劍川人。元祐初爲滁州刺史，崇寧間秘書少監。撰《蓬山志》五卷。

楊友夔

《許彥周詩話》　楊舜韶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已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宋詩紀事》卷三九　友夔字舜韶，吳郡人。

司馬康

《宋史》卷三三六《司馬康傳》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于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于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宋元學案》卷八　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也被黜知河陽，間道謁確于鄭，謀定策事。恕出司馬溫公之門，又與其子康同登第。及是，康免父喪赴闕，恕邀康至河陽。先生力止之，曰：「恕傾巧，必有事要兄，將爲異日之悔。」既至，恕果勸公休作書，稱確有定策功。後爲梁燾、劉安世所論，始嘆先生之前知，悔不用其言也。

范純仁《祭司馬公休文》　惟君志意修立，學行純固。卓爲碩儒，與時際遇。早登金華，繼述賢父。兼職諫垣，秉筆史氏。思忠憂國，心勞形瘁。先正之澤，未及蒙亨。佐王之術，未克大施。曾不中壽，而遽長逝。兩宮震動，多士嗟咨。伊予與君，既親且知。爲國惜賢，彌劇傷悲。嗚呼哀哉！君嗣尚幼，君室少嫠。上恩殊特，存沒有歸。唯有令名，萬世永垂。遠致薄奠，心誠俱馳。尚饗！

陳慥

論述

蘇軾《答陳季常書》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傳記

蘇軾《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簏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宋史》卷二九八《陳希亮傳》　〔希亮〕四子，【略】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遁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紀事

蘇軾《岐亭五首序》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首以贈之。

《西清詩話》　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飽禪學，而妻頗悍忌。客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誰似龍邱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略】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擢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鸞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容齋三筆》卷三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凶妒，故東坡有詩

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遊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妒名，固彰著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雜錄

陳應行《于湖先生雅詞序》 昔陳季常晦其名，自稱爲龍丘子，嘗作《無愁可解》，東坡爲之序引，世之不知者，遂以龍丘爲東坡之號。予故表而出之。

俞紫芝

論述

綜論

李之儀《書俞秀老詩卷後》 荆公賓客晚多奇，休嘆穰侯見事遲。雨過半山初睡足，何如蚊力負山時（自注：荆公晚有佳客，乃其自云，魯直遂因爲故事）。

又《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遣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

又《俞秀老真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卻作豐干指出。說著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此無彼。冥冥三板緣中，隨處逢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頭頭只在這裏。

黃庭堅《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干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

又《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石林詩話》卷中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圖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概見於隱逸。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階詰責者。荆公嘗云：「暮年要得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仍況其詩如紅蕖碧水，元、劉、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營理報寧菴舍，以佇游愒，榮從何時如約一至乎？」則欽重之意概可見矣。

《石洲詩話》卷三 俞紫芝秀老詩思清逸，當與林君復幷稱。

分論

《旅中諭懷》 《許彥周詩話》：俞秀老紫芝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雖峭然，中實人情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引《潘子眞詩話》：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荆公愛焉。手寫其一聯

「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游。

《宿蔣山棲霞寺》《載酒園詩話》卷一：作詩宜有氣格，不宜有氣質。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略】又如俞秀老「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此豈佳事，而謂可與「爐煙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並驅也。至所謂折句法，尤可憎。

《阮郎歸》《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録》云：元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事也。

傳記

《金華先民傳》卷九　俞紫芝字秀老，弟澹字清老，金華人。工爲詩，放游江淮間，與王介甫、黄魯直、秦少游爲文字交。志操修潔，多爲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嘗欲爲僧，介甫與之鏹，盡付酒家，不果爲。今各録其詩一章以見其爲人之大致云。秀老《水村》詩云：「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烟蕪一望賒。翡翠閑眠居藕葉，鷺鷥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旆翻翻露酒家。一幅江南眞水墨，天人寫得寄京華。」

《宋詩紀事》卷二九　紫芝字秀老，金華人，流寓揚州。少有高行，不娶，游王荆公之門。

紀事

《冷齋夜話》卷五　王文公居鍾山，嘗與薛處士棋，賭梅詩，輸一首，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堆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又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作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爲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爲之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人忘之，予爲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墨莊漫録》卷一〇　俞紫芝秀老，荆公客也，能詩，公極善之。嘗有詠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愁。」爲人所稱賞。

藝文

鄒浩《次韻俞秀老建隆道中》　道人不獨是詩豪，曾把滄溟注一毛。破曉聯鑣訪孤寂，致身如在太山高。

岑象求

蘇轍《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制》　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略】往修鄰道之政，無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雖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

鄒浩《岑象求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制》　具官某蚤以推揚，事朕潛邸，比之流輩，莫汝爲先，而學篤行完，朕自擢識。汶陽缺帥，內閣陞華。其往鎮于一方，以少休于勤勩。愈其思稱，勿替厥心。

《宋史翼》卷四　岑象求字巖起，四川梓州人。舉進士，學有本原，持心自厚。熙寧中累官梓州提舉常平。【略】（元祐二年）改提點利州刑獄。四年，以朝奉大夫爲考功郎中。五年以蘇轍、孫升薦爲殿中侍御史。十月，奏知青州王安禮謾昧商稅，侵擾機戶，貪鬻不法。【略】尋避蘇轍親爲金部郎中，改吏部郎中，爲兩浙轉運副使。【略】七年召爲戶部郎中。徽宗即位，以潛邸舊勞，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未幾以疾告，充寶文閣待制致仕。象求力行素學，老而彌

堅。崇寧二年入黨籍。初，熙寧末象求閑居江陵，披閱載籍，見善惡報應事輒刪潤而記之，爲《吉凶影響錄》十卷。

《**齊東野語**》**卷九**　崇寧間，陸佃農師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嵓起于農師爲父執。一日來訪，延之堂奧，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簡來謝云：「前日登門展慶，蒙公敦篤事契，俾納貴禮，于公爲有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揖客，古人以爲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顧不美于前人乎？」

米芾

論述

綜論

蘇軾《與米元章》　某啓：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與米元章》　某啓：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眞見之矣，餘無足言者。不一一。

黃庭堅《書贈俞清老》　米敭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又《跋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藏海詩話》　蔡天啓云：「米元章詩，有惡無凡。」孫仲益、韓子蒼皆云。

慕容彥逢《奉聖旨米芾罷郎官差知淮陽軍制》　勅具官某：春官總禮樂學校之政令，爲郎於此，時謂崇途。惟爾險怪詭譎，好爲奇言異行，言章以聞，理宜斥罷。黜守軍壘，有社與民。往省厥愆，無重後悔。

蔡肇《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　〔公〕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不能屈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己出，以崖絕魁壘爲工。作字遒勁，晚更沉著，雜有晉唐風流。尤善臨摸，至能亂眞。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

程俱《題米元章墓》　公少名黼，後更爲芾，常自號襄陽漫仕，蓋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爲書學博士、太常博士，至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于皇祐之辛卯，卒于大觀之庚寅。將沒，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槨，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舁歸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瑰瑋，音吐鴻暢，談辨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爲文詞與立言命物，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紹述之流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褚而下不論也。爲吏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吏常檢，陽元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雄絕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爲過。公樂善喜推下後進。紹聖丙子，余初識公南徐，貽書謂余李太白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關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公一面，知其爲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其身之窮也。公既沒，余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爽氣都盡。顧嘗哀其所遺詩帙而藏之，爲之贊云：珠璣玉石，璀璨兀碑。庇言之出，風雲蕩潏。變化融液，惟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獨醒雜志》卷六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褒奬。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

也。末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爲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爲類多如此。

米友仁《先君米海嶽自畫像贊》 嚴君海嶽，戲自寫像。無任臨移，妙妯心匠。形容浩然之氣，爲一時之所敬仰。經綸之志，衆嘆曾未得施，青史之名，高出古今之上。

《宣和書譜》卷一二 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爲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聞尚古，不喜科舉學，性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又名「米顛」。善屬文，作韵語，不蹈襲一字。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以書畫未有杰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任，遂除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爲己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文》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

《珊瑚網》卷二八田如鰲跋《米元暉司馬端衡詩意卷》 司馬君實、米元章，德行文采，本朝第一等人。恨予生晚，不及前輩。今觀二公墨妙，追想終日，爲之慨然。二公非畫師，何迺精絕至是！豈鳳雛驥子，其天資超詣，種種自不同乎？癡叟田如鰲書。紹興十八年九月廿六日。

岳珂《寶晉英光集序》 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萃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天鑒，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噫嘻！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

米憲《寶晉山林集拾遺跋》 先祖南宮以文章、翰墨雄視一代。當崇寧間名動天子，擢從外郡，對便殿，進奉常博士，踐南宮舍人，駸駸清望矣，而百未施一，天不假齡，悲夫！此所以重識者超群邁德絕俗之歎矣。然字畫之傳，內而祕府，外而巨室，遠而遐方異裔，幽而山區海聚，人皆祕玩，一紙殆踰千金。其視朵雲之翰，籠鵝之墨，高麗之募金，老人之求判，殆越宇宙而同時。至於文章，短篇閎深雄麗，夐絕一時，故先祖雖未顯，而文價已喧，如《寶月觀賦》一出，巨儒若東坡最擊節賞音，他可知矣。

趙秉文《題米元章脩靜語錄引後》 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脩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始判眞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臨行灑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蚤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

《珊瑚網》卷六張肯跋《米南宮大行楷書天馬賦》 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沖元，自言不襲古人，生平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己則不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其高行如此。時論章伯益書，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海岳耳。或云海岳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於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保藏之。永樂甲辰秋前五日，後義張肯識（繼孟）。

孫承恩《古像贊・米南宮元章》 辭章絕俗，翰墨入神。逸氣狂才，不受狎馴。我思人言，於子則似。不可無一，不可無二。

《書史會要》卷六 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爲襄陽人。芾徙吳，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博文尚古，性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人迕，人又名米顛。偉岸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善屬文，不蹈襲一字。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又詔作《黃庭》小楷《千文》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效王羲之，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謂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然異議者，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

胡應麟《跋米顛自薦啟》 米元章顛事甚衆，散見宋人小說雜記，無慮數十百條。余嘗欲彙輯爲一編，以資藝林中謔浪，是啓亦其一也。米又有長箋，訂某公閱所藏墨蹟，彌可笑。憶宋人送米詩落句有「名滿天下」之稱，或疑太過，米不足當，答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雖戲言，可謂實錄。

因題卷後，俾讀斯啓者相向發一大噱云。又：觀老顚此劄，迺欲中立蘇、黃間，亦其憨也。余嘗上下史籍，得類米者一人曰張融思光，其才具類也，詩文類也，伎倆類也。《南史》稱融衣履言動意制甚多。芾每一出，小兒輩噪隨之，至呼爲活卦影。融《海賦》精麗瑰崛，芾《潮》詩閎大沈雄，融書謂二王無臣法，芾書謂不使一筆入吳生。噫，其相類何其酷也！融嘗自言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碌碌寄人籬下，可謂有志；芾自負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乃沾沾不出翰墨間。然融集今不傳，而芾之筆踪滿世，得失大都相等也。南齊人目融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于米老亦云。

《書畫彙考》卷一一《米元章諸體詩卷》外錄 《蘇米遺事》云：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云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章答云：「吏有知不盡處，脩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升菴詩話》卷三 米元章之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略】又《詠潮》云，【略】又《垂虹亭》一絕云，【略】

《畫齋詩話》卷下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飣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寶晉英光集》八卷。【略】芾以書畫名，而文章亦頗不俗。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其嘗以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燬以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至金陵識王介甫，過蘇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云云。其自負殊甚，殆猶顧態。然吳可《藏海詩話》引韓駒之言，謂芾詩有惡無凡。岳珂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敏行又記蘇軾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蓋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雖不規規繩墨，而氣韻自殊也。

《宋詩鈔・襄陽詩鈔序》 解音律象緯，善屬文作韻語，要必己出爲工，務崖絕魁壘。【略】王安石愛其詩，摘書扇上。東坡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其風致可想也。

《石洲詩話》卷四 米詩亦入《宋詩鈔》。其實米固有英靈氣，而自別一路人，其精力不專聚於詩也。其平生精力，大抵全在書畫，所與往還，則薛道祖、劉巨濟也。

分論

《馬賦》 周必大《題米芾馬賦》：元章詞筆俊拔，略無滯礙，使能約以法度，博以學問，則生當獨步翰墨之場，沒且登名文章之籙，其成就豈止此而已？惜夫！淳熙十年二月一日。

《山水銘》 吳則禮《米老山水銘跋》：訓也，誥也，同也，成也，雖能事畢矣，而未離乎軌度，惟米元章脫棄筆墨，獨參妙處。

《靈峰行記》 《寶眞齋法書贊》卷一九《米元章靈峰行記帖》：右寶晉米公《靈峰行記》眞迹一卷。天下未嘗無勝游，惟人與境稱而後傳久，其次以文，其次以字畫，考乎此，亦可觀矣。寶慶丙戌秋，得之京口故藏易安室，有元暉跋語繫焉。

《東坡居士作水陸於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作此以寄之》、《樓雲閣》 《韻語陽秋》卷二：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煙。」《樓雲閣》云：「雲出救世早，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荐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棲。」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徑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所可到也。

《甘露寺悼古》 何紹基《跋米襄陽書詩墨蹟》：昔過潤州，登北固山，尋甘露寺，每誦米老「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之句，覺天風海濤中，阿章神趣去人不遠，不圖今日獲見此詩墨，眞大快事。

《紹聖二年八月十八日觀潮於浙江亭書》 《詩藪》外編卷五：米元章

《潮詩》，雄麗豪爽，殊不類宋七言律，而不甚傳。《夷白齋詩話》：「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詠潮詩》也。書既遒勁，詩亦雄壯邁往，凌雲之氣，蓋可見矣。

《望海樓》《昭昧詹言》卷二〇：此詩有奇氣貫注，非秦、晁所及。

《拜中岳命作》《石渠寶笈》卷一三倪瓚跋《宋米芾拜中岳命詩》：大蘇公謂米南宮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當時已爲識者所賞如此，況後世誦其詩，觀其書蹟者哉！至正十三年癸巳歲正月七日，陳養正出此見示于元素齋中，觀已謹識，倪瓚。

《甘露寺》《柳亭詩話》卷一九：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而不知旁支分派，亦有當璧之時也，其可乎？【略】米元章《甘露寺》：「兩州城郭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鷺飛。」

《貞娘墓歌》《歷代詩發》卷二五：纏綿宛麗，可以書貞娘矣。

《題多景樓》何執中《米芾多景樓詩帖跋》：昨日元度座上見襄陽米元章所題多景樓詩，不獨仰其翰墨，尤服造語之工，眞可目之三絕。崇寧元祀清明前一日，劍川何執中謹跋。趙秉文《跋米元章多景樓詩》：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爲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劍之斬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鵬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着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爲鮮儷。至於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奉陪洞霄內閣拉殊師利宿穹窿本公故寺絕類岳麓感之而作》《珊瑚網》卷六元汴跋《米南宮湘西詩帖》：南宮此帖，端勁莊重，迥异常書。前跋已詳。自吳文定公三閣老詩，辭嚴意密，三公同侍孝廟，燮理之暇，倡和優游，爲介軒靳閣老所題。當時文物之盛，猗歟休哉！元汴。

《四大字詩帖》《寶眞齋法書贊》卷一九《米元章四大字詩帖》：右寶晉米公四大字詩帖眞迹兩軸，公筆力雄偉，而大字尤奇，此詩比智慧清淨字本不侔，而氣象軒豁，卷舒之已具全體，所謂精神楷則，蓋兼之矣。第二詩雜用桓元子、劉越石、王處仲事，語意殆不聯屬，似記憶之誤，必有能辨之者。詩得之京口，紹定戊子三月戊子。贊曰：四詩之作，句新而詞伉。兩軸之書，意軒而神王。合此名迹，奇變萬狀。予得此詩，季春既望，風激海而濺霧，月穿雲而崩浪。開函卷舒于小萬有之上，作而嘆曰：是可以領略山川之清壯矣。予方望紫烟之岫，具黃篾之舫，友二妙于百載，寓三嘆于一倡。正使持此而列衡門之素壁，亦足對雲錦之九疊，而夸瀑布之千丈也。

《鷓鴣天》（暖日晴烘候小春）米友仁《鷓鴣天詞跋》：先子禮部紹聖中撰此樂章，以擬汲公相國眉壽，乃所遺草眞跡也。

《浣溪沙》（日射平溪玉字中）《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詞最纖婉合體，何獨以墨妙傳也。其自薦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恃有才，不入黨與，其然。

《滿庭芳》（雅燕飛觴）《詞苑萃編》卷四引《襄陽書畫考》：米元章與周熟仁試賜茶于甘露寺，作《滿庭芳》詞，墨跡爲世所重。其警句云：「輕濤起，香生玉塵，雪濺紫甌圓。」推爲獨絕。

傳記

蔡肇《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崇寧三年甲申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臨古絕尤，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礪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學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緡錢甚腆。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之秘府，號《宣和御覽》，纔及百秩。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搢紳以爲榮遇。已而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未幾，就除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賜對，詢落逮晷。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晚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爲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瘁生其首，即上書謝事，不許，以某年月日卒于都廨，享年五十有七。遺令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縑，不以被受文

書，官其子，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其曾高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嗜學。公生秀穎，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輒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不能屈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己出，以崖絕魁壘爲工。作字遒勁，晚更沉著，雜有晉唐風流。尤善臨摸，至能亂眞。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紙，人以爲玩，四方碑榜，咨請踵至。所著詩賦諸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己子》、《聖度錄》、《正韵》、《雜說》又數十卷。平居超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教戒，吏民初以爲煩，已而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遇古書名畫，必極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都城，敗屋僦居，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玩，嘯詠終日。所至喜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北固既大，作庵城東，號「海岳」，日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平生與遊，多天下士。蜀道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相與爲忘形交，風神蕭散，是其一流人也。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旁，數研而不草，未嘗與人同器服。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慕喆遊，喆以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略】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補秘書省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授漣水軍，使除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爲博士，三加勳，服五品。【略】余元豐初謁荆國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篇贄見。文公於人材少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米芾傳**》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幼穎悟。稍長通書，爲文務爲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善書畫，好古鐘鼎器皿法書。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時，芾母出入邸中。後以舊恩補校書郎，嘗爲太常博士，出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大觀二年，以言者罷，出知淮陽軍。疽發卒，年四十九。

《**宋史**》**卷四四四《米芾傳**》（存目）

祝允明《米顛小史》八卷（存目）

范明泰《米襄陽外紀》一二卷（存目）

翁方綱《米海岳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李之儀《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奇之，挽不可留。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類，幾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者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形容，讀其詩可得其意也。

米芾《拜書學博士作》　昔夢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隔年歸。扁舟又出欄潮閘，出處初心老更違。

《**鷄肋編**》**卷上**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模易眞本。至于紙素破污，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略】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于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亦怪狂。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冷齋夜話**》**卷四**　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嘗大字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石林燕語**》**卷一〇**　米芾詼譎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

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竹坡詩話》卷二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與？」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邪？」余遊濡須，識次翁之孫侃，爲余道此。

《春渚紀聞》卷二　米元章爲雍邱令，適旱蝗大起，而鄰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即責里正幷力捕捉。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邱，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爲壑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蟲元是空中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卻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又卷七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綰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梁谿漫志》卷六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爲燕游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

趙秉文《題米元章脩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祝允明跋《米老雲山圖卷》　宋人《洞天清錄》云：米南宮多遊江浙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放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子，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畫紙不用膠礬，不肯于絹上、壁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祝允明題。

《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三《宋米友仁大姚江圖》　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嘗觀海岳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余昔居郡，與先生遊。則海岳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此倣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吳縣人，失之矣。

《宋稗類鈔》卷四　米元章一日回人書，親舊有密于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于案，整衿端下兩拜。

又　米芾嘗爲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于其間。京哂焉。京子絛得是帖而藏之。

作品本事

米芾《甘露寺悼古詩序》　甘露寺壁有張僧繇四菩薩、吳道子行腳僧。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李衛公祠手植檜亦焚蕩。寺故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江，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今所存，唯衛公槍塔、米老菴三間。作詩悼之云。

《白雲居士帖》卷一一姚平仲《題米芾書》　元豐間，米南宮居鎮江，自號鹿門居士，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寺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芾印」所由來也。淳熙改元甲午三月二十日，姚平仲書。

《清波別志》卷上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爲不羈，得「顛」之名，嘗以書歷訴于朝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吳都文粹》卷一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游，各飲酒賦詩。時米芾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爲作叙，叙諸老之德甚詳。

《京口山水志》卷三　宋大中祥符六年二月四日，賜漢隱士焦光明應公敕：「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四海怡然，頗稱隆平之世。邇者染疾未瘳，忽夢老人入殿，自謂東南隱者焦光，持丹奉獻，夢覺即愈。詢之近臣，云：『光乃漢末高隱，遨游天甌洞，隱譙山，甘貧樂道。昔以三詔不起，廉節自持，雖萬鍾而難移。撫川流以自得，觀泌水以陶情。不但福佑于國，抑且惠及于民。封功報典，理之所宜。』凡本山田地差役一概優免，有司春秋祭奠，以爲永錫之報，無負朕意，副所願焉。」米芾《焦公祠銘》：「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誰測，能語而默。俟河之清，乃通帝夢。殖殖瑤壇，乃靈是擁。肹蠁遠濁，以道祚宋。公德不葷，客必茹素。擁徒駕御，必以風雨。明德感神，神應可呼。勒石津塗，以庸薄夫。」

《宋稗類鈔》卷四　〔公〕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他黨。今者老矣，困于資格，不幸一旦而死，不得潤色皇猷，黼黻王度，臣僚寶共惜之。願聖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

又卷八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鷄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

著錄

蔡肇《故南宮舍人米公墓誌》　所著詩賦諸文凡百卷，號《山林集》。

米憲《寶晉山林集拾遺跋》　先祖遺文，按待制蔡公天啓誌墓文，有《山林集》百卷，若《宣己子》、《聖度錄》等文，又數十卷。適靖康變故，先君閣學僑寓溧陽，僅脫身于崎嶇兵火之中，異時寶晉所藏，皆希代所見，靡有孑遺，故先集亦不復存在，以故尚未顯行于世。憲不肖之孫，緬想祖烈，重以先君閣學治命，每歎遺稿未克廣傳，爲沒齒深恨。憲欽承先訓，勠心瘵形，遠求博訪，裒聚縷積，迨今五十年矣。而六丁勅將，毫芒僅存，故梵筴雜疊，青氈並藏，自《書史》、《畫史》、《硯史》外，其他詩文纔百餘篇。懼遺編之墜地，致潛德之晦蝕，乃即筠陽郡齋命工鋟板，以遺世之欲見是書者【略】嘉泰改元初祀歲次辛酉月紀太簇日御乙亥，嗣孫米憲拜手謹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寶晉集》十四卷，禮部員外郎襄陽米芾元章撰。【略】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眞蹟，故號寶晉齋，蓋由得謝東山、二王各一帖，遂刊置無爲，而名齋云。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米芾《山林集拾遺》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米芾《寶晉齋集》四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米元章集》三十卷。

《儀顧堂題跋》卷一一陸心源《影宋本寶晉山林集拾遺跋》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宋米芾撰，影寫宋嘉泰刊本。每頁二十行，行十六字，前有蔡肇所撰墓誌，後有米憲刊版序。案芾《山林集》百卷，靖康之亂，其子友仁脫身南渡，僑寓溧陽，盡失之。其孫憲嘉泰中知筠州，始輯爲此集，僅存詩文五卷，《書史》、《畫史》、《硯史》各一卷，不及原集十之一，故曰「拾遺」也。以《四庫》所收《寶晉英光集》互校，得多詩文數十首，皆從《寶晉》、《英光》兩帖錄出者，故曰《寶晉英光集》也。惜乎紹興米帖所刊米札百十通，皆未收入耳。紹定後嘉泰二十年，觀岳珂序似未見憲所刻者。然《拾遺》所載除《書史》、《畫史》、《硯史》外，岳本皆已有。惟岳本卷八題古良醫妙技二十餘條，注曰「以下幷不標題」，共爲《拾遺》所有者十三條，題「古良醫妙技」祇二十二字，餘十二條題曰「雜說」。岳本削「雜說」二字，淆亂不清，不如《拾遺》之善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寶晉山林集拾遺》，舊鈔本，宋米芾撰，孫憲輯。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影宋嘉泰刊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舊鈔本《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四冊。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十冊二函。【略】此本爲嘉泰辛酉筠陽郡齋所刊，詩集四卷，《寶章待訪集》一卷，《書史》、《畫史》、《硯史》各一卷。可證岳本之誤者十餘條，據以見各本之妄改詩句者廿餘字，洵僅見之秘本也。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有「眞賞華夏」、「魯郡吳氏」、「豐氏人叔」、「南禺外史」、「李升之印」、「李裕」、「彭城中子審定」各印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宋米芾撰，宋嘉泰辛酉筠陽郡齋刊本。大板心，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前蔡肇《墓誌》，後有嘉泰改元嗣孫米憲手跋，以行書上

版，字疏放，猶有祖風。此書世無二帙，明華氏眞賞齋故物，有嘉靖己酉豐道生（坊）識語。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宋米芾撰，宋嘉泰元年筠陽郡齋刻本，豐坊跋，十冊。《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宋米芾撰，清鈔本，四冊。

岳珂《寶晉英光集序》 既竣摹勒之事，而攟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略】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萃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

《文淵閣書目》卷九　米芾《寶晉英光集》，一部五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米芾《寶晉英光集》五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寶晉英光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米芾撰。【略】此本後有張丑跋，云得於吳寬家，中間詩文或注從《英光堂帖》增入，或注從《群玉堂帖》增入，則必非岳珂原本；又有注從《戲鴻堂帖》增入者，則併非吳寬家本。考「寶晉」乃芾齋名，「英光」乃芾堂名，合二名以名一書，古無是例。得無初名《寶晉集》，後人以《英光堂帖》補之，改立此名歟。

《鐵圍藏書題識》卷八　《寶晉英光集》六卷，校舊鈔本。【略】錢景凱，書賈中之巨擘，余及交之，其所收宋本《山林集》，名曰《山林集拾遺》，矜爲善本，收於東城顧家，惜已爲艱賈吳姓購去，余不及見云。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寶晉英光集》八卷，舊鈔本，宋襄陽米芾元章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寶晉英光集》六卷，趙氏鈔本。

又　《寶晉英光集》六卷，勞氏寫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寶晉英光集》六卷，舊鈔本，得月樓藏書。

《楹書隅錄續編》卷四　校舊鈔本《寶晉英光集》六卷一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寶晉英光集》六卷，宋米芾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寫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岳珂序，戒菴跋。後有唐鷟安（翰）題手跋，錄如後：「《英光集》六卷，毛氏汲古舊鈔，鄂國倦翁序，後有戒菴跋，當爲明人，即著《戒菴隨筆》之李君詡也。《浙江採集遺書總目》載有《英光集》八卷，鄂國序，正與此同。又云張丑記云，吳文定公原博（寬）故物也，萬曆丁丑中秋十日獲於公之孫所，校讎之次，摘錄劉公四詩於後，以志梗概。此無張清河跋及四詩，當別是一本。《遺書目》所錄乃知不足齋寫本，八卷疑是六卷之誤，書於後以竢考。丁卯四月八日獲此，因記。」

又　《寶晉英光集》六卷，宋米芾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黃堯夫（丕烈）以宋本及張青父（丑）鈔本校過，有手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寶晉英光集》六卷，宋米芾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黃庭堅《戲贈米元章二首》 萬里風帆水接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

秦觀《次韻答米元章》 嗜好清無宰，周旋粲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尊鱸正屬君。惟應讀雌蜺，差不愧王筠。

蔣之奇《寄米元章》 京城汩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山河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箇病維摩。

賀鑄《留別米雍丘二首》《米辨博有才具，著《山林集》數十卷，爲人知者特水淫、書學而已。清狂多忤，嘗上章援余祠史之請，不報輒已，因以激之》

明釭通夜語，累塊寫胸中。水癖推劉令，書名浼魯公。忌猜悲廩鼠，逐熱賤雲鴻。不乏佳山水，東南著兩翁。　好住楚公子，山林何處逢。官身須自乞，俗眼可相容。叔夜懶猶鍛，伯鸞傭且舂。多慚方祿隱，爾汝傲吳儂。

《宋詩紀事》卷二七陳覺民《寄米元章》 汩汩塵埃閱歲華，青山相見認空花。清淮風月元無價，憑仗詩翁爲我賒。長淮千古自流東，六月城頭日日風。天際玉潢無少處，夜山圖在明月中。

《趙氏鐵網珊瑚》卷七郭天錫《題米南宮像》 海岳菴空骨已仙，風神超邁畫中傳。凌雲健筆飛光怪，不顧人間喚米顛。

雜錄

《獨醒雜志》卷五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許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與？」則元章于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于讓也。

《書舊續聞》卷九　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于書矣，然亦多贋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蓋譏之也。

賀鑄

論述

綜論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　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序》　鑄少有狂疾，且慕外監之爲人，顧遷北已久，嘗以北宗狂客自況。今寖老且疾，念歸何時，而亟更舊稱者，亦首丘之義耳。鑄生于皇祐壬辰，始七齡，蒙先子專授五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間蓋半甲子，凡著之藁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數年一閱故藁，爲妄作也，即投諸煬竈，灰滅後已者屢矣。年髮過壯，志氣日衰落，吟諷雖夙所嗜，亦頗厭調聲儷句之煩。

又《題詩卷後》　詩豈窮人窮者工，斯言聞諸六一翁。端慚少作老更拙，不廢汝詩吾固窮。

楊時《慶湖遺老集跋》　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氣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眞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毛友達可內翰守鎭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繼至，同會於郡樓。即席克賦詩，所謂「徘徊臨北顧，慷慨俯東流」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訝去亟。賀曰：「一郡豈容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詩人玉屑》卷五引《王直方詩話》　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義，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又卷二一引《冷齋夜話》　賀方回妙於小詞，吐語皆蟬蛻塵埃之表。

程俱《賀方回墓誌銘》　有《鑑湖遺老》前、後集二十卷，予爲序。尚可考樂府辭五百首，他文數十百篇。方回姓氏聞天下，其詩詞雅麗，有古樂府之風。讎書至萬卷，無一字一畫訛闕，老且病，猶搰搰不置云。

又《鑑湖遺老詩序》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略】予謂方回之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坐，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好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慷慨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于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予以

謂不可解者，此也。

《**獻記**》**卷下**　賀方回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爲詩詞，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於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略】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人之詞盡然，如此而已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李清照評**　賀苦少典重。

《**碧鷄漫志**》**卷二**　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略】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胡澄《**慶湖遺老詩集前集跋**》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俊語。今詞盛行于世，詩則罕見。

《**老學庵筆記**》**卷八**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讎。」

《**清波雜志**》**卷八**　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

劉克莊《**徐總管詩卷題跋**》　元祐間最爲本朝文章盛時，薦之於郊廟，刻之於金石，被之以歌弦者，何其衆也？惟賀方回、劉季孫不緣師友，頡頏其間，雖坡、谷亦深嘉屢嘆，所謂豪傑奮興者耶！

《**詞源**》**卷下**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箇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

《**浩然齋雅談**》**卷下**　賀方回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則亦可謂能事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賀鑄**《**送畢平仲西上**》　方回評：賀鑄方回《慶湖遺老詩集》，每一詩必自注所與之人、所作之地，及歲月于題目下。其詩鏗鏘整暇。本武人，以蘇公軾、范公百祿薦授從事郎。然即請嶽祠，兩爲通判，年五十八便求致仕。再以薦起家，再致仕。宣和二年卒于常州，年四十七。（李光垣：五十八、四十七，必有一誤）葬宜興縣北山，程公俱銘其墓，仍序其詩。此篇風致頗如其詞，以詞之尤高也，故世人不甚知其詩，而余獨愛之。

朱彝尊《**詠物詞評**》　北宋自方回、美成外，慢詞有此幽細綿麗否？

《**戴酒園詩話**》　人知方回工詞，不知其詩亦自勝絕。如《題放鶴亭》：「萬頃白雲山缺處，一庭黃葉雨來時。」《茱萸灣晚泊》：「荻浦漁歸初下雁，楓橋市散只啼鴉。」不減許郢州風調也。《漢上屬目》曰：「白雲蒙山頭，清川山下流。芳洲采香女，薄暮漾歸舟。並蒂雙荷葉，逢迎一障羞。持情不得語，大婦在高樓。」尤爲俊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慶湖遺老集》九卷。【略】鑄以填詞名家，世傳其《青玉案》詞「梅子黃時雨」句，有「賀梅子」之稱。然其詩亦工緻修潔，時有逸氣，格雖不高，而無宋人悍獷之習。《苕溪漁隱叢話》稱其以《望夫石》詩得名。《詩人玉屑》稱王安石賞其《定林寺》絕句。《王直方詩話》載鑄論詩之言曰：「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義，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觀其所作，雖不盡如其所論，要亦不甚愧其言也。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賀方回狀貌奇醜，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今其文則不可睹矣。

曹棟亭《**宋百家詩存例言**》　余少時最愛賀方回詩，手鈔一編，時時雒誦。茲彙刻宋集，因取《慶湖集》爲百家之冠，從所好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慶湖集**》　〔賀鑄〕工語言，尤善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爲新奇。自語「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略】自號慶湖遺老，裒集歌詞，題曰《東山樂府》。黃庭堅最賞其「梅子黃時雨」之句，時稱「賀梅子」。【略】其詩灑落軒豁，有風度，有氣骨，稱其爲人。

《**七頌堂詞繹**》　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若賀方回非不楚楚，總拾人牙慧，何足比數！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　耆卿熔情入景，故淡遠；方回熔景入情，故穠麗。

周之琦《**十六家詞錄**》　詞之有令，唐五代尚已。宋惟晏叔原最擅勝場，賀方回差堪接武。

《**蓮子居詞話**》**卷一**　古之武臣工詩文者有矣，其丹黃好典籍，惟方回耳。

《**藝概**》**卷四**　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帖，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

別，而尙婉則同耳。

李之鼎《刊慶湖遺老詩集跋》 方回之詩，在宋已推爲作手。《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癖。題詠不窘於物義，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斯言也，不啻方回自評其詩矣。

《詞壇叢話》 昔人謂東坡詞勝於情，耆卿情勝於詞，秦少游兼而有之。然較之方回，美成，恐亦瞠乎其後。

又 方回詞筆墨之妙，眞乃一片化工。《離騷》耶，《七發》耶，樂府耶，杜詩耶？吾烏乎測其所至？

又 昔人謂方回詞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富艷如入金、張之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此猶論其貌耳，若論其神，則如雲煙縹渺，不可方物。

《雲韶集》卷二 詞至方回，悲壯風流，抑揚頓挫，兼晏、歐、秦、柳之長，備蘇、黃、辛、陸之體，一時盡掩古人。兩宋詞人除清眞、白石兩家外，莫敢與先生抗手。

又卷九 兩宋作者，前推方回、清眞，後推白石、梅溪。

《白雨齋詞話》卷一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

又 方回詞極沉鬱，而筆勢卻又飛舞，變化無端，不可方物，吾烏乎測其所至？

《詞徵》卷一 詞有檃括體。賀方回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爲新奇。常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後遂承用焉。

夏敬觀《東山詞補跋》 《老學庵筆記》稱方回喜校書，丹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張文潛序亦有「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之語。今人稱方回，惟知其詞矣。《四庫提要》於《慶湖遺老集》評語亦言「詞勝於詩」。余以爲方回詞之工，正得力於詩功之深也。《王直方詩話》謂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義，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此八語余謂亦方回作詞之訣也。

又 小令喜用前人成句，其造句亦恆類晚唐人詩。慢詞命辭遣意，多自唐賢詩篇得來，不施破碎藻采，可謂無假脂粉，自然穠麗。張叔夏謂與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者，多於李長吉、溫庭筠詩中來，大謬不然。方回詞取材於長吉，飛卿者不多，所以整而不碎也。己卯冬至後，快庵題記。

《人間詞話刪稿》 北宋名家以方回爲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贍，惜少眞味。

分論

《金陵懷寄歷陽王掾》 《歷代詩發》卷三〇：結意悠然言外。

《題定林寺》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引《王直方詩話》：賀方回嘗題此絕於定林寺，荆公見之，大加稱賞，緣此知名。《養一齋詩話》卷五：賀方回《定林寺》詩【略】荆公見之，大加稱賞。僧顯忠《閒居》詩云：「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荆公亦常誦不去口。二詩風味甚似，然方回雖名手，猶未逮僧詩之清絕也。

《茅塘馬上》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引《漫叟詩話》：方回《茅塘馬上》詩，末兩句殊有意味，寫出野興。

《望夫石》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引《王直方詩話》：方回嘗作《望夫石》詩，交游間無不愛之。余謂田承君云：「此詩可以見方回得失。其所得者琢磨之功，所失者太黏着皮骨耳。」承君以爲然。《圍爐詩話》卷五：此詩力量，雖不及子美《玉華宮》，亦不讓李端《古離別》矣。論者嫌其黏皮著骨，謂「微雲」下六句也，高識之談。《歷代詩發》卷三〇：二詩一樣結法，總是借客反照，故局陣似寬而實緊。

《快哉亭朝暮寓目》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快哉亭有三處：曰彭城，曰黃岡，曰東武。彭城、黃岡皆東坡命名，而東武者乃東坡自造。此事見子由詩中。賀公今詩乃彭城快哉亭也。「水牯負鴟鴞」，即蘇邁詩中「牛載寒鴉過別村」也，「山樞懸栝蔞」，即昌黎詩「黃團繫門衡」也，但變化不一耳。紀昀評：變得不好。

《丙寅舟次宋城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乃元祐元年丙寅宋城寒食詩。「紅粉哭高原」，自來無人曾道，乃寒食近城處所必有也。「黃花」定是菜花耳。紀昀評：「黃花似散金」句，非僻書也。大抵虛谷學問，于

律詩之外，少所留意。　四句眞景，然不成語。

《**上巳晚泊龜山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三、四好。賀公詩總論見「送餞類」中。　紀昀評：方回是南渡時人，故北山「北」字用得好。雖是湊來，卻無牽合之迹。　許印芳評：首句借韻。「故」字複。　方回與東坡同時，曉嵐以爲南渡時人，誤矣。此詩題下明注元祐年號，豈不足據乎？「故園」二句，別本一作王銍詩，題是《別張自強》。

《**九日登戲馬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射蛇公」，用劉裕新洲伐荻事。以對戲馬，良佳。　陸貽典評：「射蛇」，不妥。然則漢高帝亦可稱「斬蛇公」乎？　紀昀評：「戲馬臺」三字相連，「射蛇公」卻是捏出。作「斬蛇人」，較妥。後半不惡，五、六蓋自寓也。　許印芳評：原本首句云「當年節物此山川」，三、四云「戲馬臺荒年自久，射蛇公去事空傳」，措語都不緊貼本事，遂有率易空滑之病。又紀批云：「射蛇公捏造。」病在「公」字，愚爲易之，前後可相稱矣。首句改爲「項劉遺蹟此山川」，三、四改爲「戲馬臺荒霸氣滅，射蛇人去大名傳」。

《**送畢平仲西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篇風致頗如其詞，以詞之尤高也，故世人不甚知其詩，而余獨愛這。　紀昀評：畢蓋好狹斜之遊，故詩皆規語，妙，非腐詞。　許印芳評：方回善填詞，有「梅子黃時雨」句，人呼爲「賀梅子」。

《**艤舟當利江口待風累日懷寄城中朋游二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元注：「庚午十二月歷陽賦。」乃元祐五年。　三、四一聯，盡江河阻風之態。　查愼行評：三、四出句理勝。　紀昀評：六句未自然。

《**秦淮夜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想見太平時節，近元宵處必有此景。惟賀公樂府老手，尤能言其情。　紀昀評：「處」字何說？　前四句寫得生動，自然秀麗，雅稱秦淮。

《**留別田晝**》《宋詩精華錄》卷二：用筆清剛，不似填詞家語。

《**病後登快哉亭**》《宋詩精華錄》卷二：眼前語，說來皆見心思。

《**點絳唇**》（**紅杏飄香**）《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有態。

《**半死桐**》（**重過閶門萬事非**）《雲韶集》卷三：此詞最有骨，最耐人玩味。　方回詞，兒女、英雄兼而有之。　結二語清而有骨，亦有味。《詞則・別調集》卷二：悲惋於直截處見之，當是悼亡作。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在悼亡詞中，情文相生，等於孫楚。「鴛鴦」句與潘安仁詩「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正同。下闋從「新壠」、「舊棲」見意。「原上草」二句悲新壠也，「空床」二句悲舊棲也。郭頻伽詞「挑燈影裏，還認那人無睡」，宜其撫寒衣而隕涕矣。

《**晚雲高**》《**秋盡江南葉未凋**》《花草蒙拾》：蘇東坡之「與客攜壺上翠微」，賀東山之「秋盡江南葉未凋」，皆文人偶然游戲，非向《樊川集》中作賊。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賀方回衍「秋盡江南葉未凋」，【略】全用舊詩而爲添聲也。

《**捲春空**》（**牆上天桃**）《詞綜偶評・宋詞》：全用唐詩隱括入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桃貪結子，使人恨花易凋殘。陳雲伯《題眉樓圖》云：「東風不結相思子，種得桃花當寫愁。」因顧橫波無子，於眉樓外種桃花，則又愛其能結子也。桃本無情，重至湖州之小杜，見其滿枝結子，秖自傷耳。

《**惜餘春**》（**急雨收春**）《雲韶集》卷三：起八字鍊。　（「年年游子」二句）低迴盡致，賀公詞只就衆人所有之語運用入妙。　（「鴛鴦只是白頭時」二句）結得凄艷。　《詞則・大雅集》卷二：低徊曲折，方回詞只就衆人所有之語運用入妙，其長處正不可及。

《**芳心苦**》（**楊柳迴塘**）《詞綜偶評・宋詞》：（「斷無蜂蝶」二句）身分。（「當年不肯嫁東風」二句）有美人遲暮之感。　《雲韶集》卷三：此詞必有所指，特借荷寓言耳。通首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有多少惋惜，有多少慨嘆。淋漓頓挫，一唱三嘆，眞能壓倒今古。　《詞則・大雅集》卷二：此詞應有所指，騷情雅意，哀怨無端，讀者亦自不知何以心醉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屏除簪紱，長揖歸田，已如蓮花之褪盡紅衣，乃洗盡鉛華，而仍含蓮子中心之苦，將怨誰耶？故下闋言當初不嫁春風，本翼秋江自老，豈料秋風不恤，仍橫被摧殘，蓋申足上闋之意也。

《**將進酒**》（**城下路凄風露**）　趙聞禮《陽春白雪外集》：右三闋隱括唐人詩歌爲之，是亦集句之義。然其間語意聯屬，飄飄然有豪縱高舉之氣。酒酣耳熱，浩歌數過，亦一快也。　《白雨齋詞話》卷七：賀方回三闋，【略】專集古語以爲詞，可稱別調。

《行路難》（縛虎手懸河口）　《花草蒙拾》：「車如鷄棲馬如狗」，用古諺語，絕似稼軒手筆。《詞則・別調集》卷一：掇拾古語，運用入化，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趙聞禮所謂「酒酣耳熱，浩歌數過，亦一快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節短而韵長，調高而音凄，其雄恢才筆，可與放翁、稼軒爭驅奪槊矣。

《浣溪沙》（夢想西池鸞路邊，閒把琵琶舊譜尋二首）　《白雨齋詞話》卷八：賀老小詞，工於結句。往往有通首煊染，至結處一筆叫醒，遂使全篇實處皆虛，最屬勝境。如《浣溪沙》【略】妙處全在結句，開後人無數章法。

《浣溪沙》（鶩外紅銷一縷霞）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詞品》卷四：賀方回《浣溪沙》【略】此詞句句綺麗，字字清新，當時賞之，以爲花間、蘭畹不及，信然。《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淡黃」句，與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寫景詠物，造微入妙。

《感皇恩》（蘭芷滿芳洲）　《雲韶集》卷三：（「細風吹柳絮」二句）筆致宕往。（「半黃梅子」四句）骨韻俱高，情往一深。《詞則・別調集》卷一：（「半黃梅子」四句）骨韻俱勝，用筆亦精警。《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與前首皆錄別之作。前首云「目送芳塵去」，乃指人而言；此云「南渡」、「回首」，則就己而言。「細風」二句有遠韵。下闋在萬重山外寄思，由花底而朱戶，而梅雨簾櫳，離心層遞而遠，心憑誰寄，只可託付春風，惟名手能曲曲寫出。

《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引《潘子眞詩話》：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爲絕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鶴林玉露》乙編卷一：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詞的》卷三：燕語爽然。《類編草堂詩餘》卷二李星垣評：人呼之爲賀梅子，以此詞。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賀梅子昔吳中住，一曲橫塘自往還。難會寂音尊者意，也將綺障學東山（洪覺範有和賀方回《青玉案》詞，極淺陋）。《填詞雜說》：賀方回《青玉案》：「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不特善于喻愁，正以瑣碎爲妙。《詞潔輯評》卷二：工妙之至，無迹可尋，語句思路，亦在目前，而千人萬人不能湊泊。山谷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其爲當時稱許如此。《蠖齋詩話》：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時人謂之賀梅子，此亦何異鄭鷓鴣。近之袁白燕亦是。《蓼園詞選》：《潘子眞詩話》：「世稱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爲絕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沈際飛曰：「疊寫三句閒愁，眞絕唱。山谷嘗稱云『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是也。」方回以孝惠皇后族孫，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吳下。是此詞作於退休之後也。自有一番不得意，難以顯言處。言斯所居橫塘，斷無宓妃到。然波光清幽，亦常目送芳塵，第孤寂自守，無與爲歡，惟有春風相慰藉而已。次闋言幽居腸斷，不盡窮愁，惟見煙草風絮，梅雨如霧，共此旦晚耳。無非寫其景之郁勃岑寂也。《藝概》卷四：賀方回《青玉案》詞收四句云：「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其末句好處，全在「試問」句呼起，及與上「一川」二句並用耳。或以方回有「賀梅子」之稱，專賞此句，誤矣。且此句原本寇萊公「梅子黃時雨如霧」詩句，然則何不目萊公爲「寇梅子」耶？《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抄》：一句一月，非一進也。不著一字，故妙。《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錦瑟」四句，花樹綺窗，只有春風吹到，其寂寥之況與離索之懷，皆寓其中。下闋「閑愁」以下四句用三疊筆寫愁，如三疊陽關，令人凄絕。題標「橫塘路」，當有伊人宛在，非泛寫閑愁也。

《望湘人》（厭鶯聲到枕）　《詞潔輯評》卷五：方回長調，便有美成意，殊勝晏、張。《蓼園詞選》：咸通中，臨淮武公業愛妾步非烟，善秦聲，好文章。意致濃腴，得騷怨之遺韻。方回以孝惠皇后族孫，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吳下，自號慶湖居士。張文潛稱其樂府，絕妙一世。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斷推此種。《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但標題「春思」，而鸞絃易斷，自來多咏悼亡。觀其《思越人》詞「頭白鴛鴦失伴飛」等句，此詞當有望廬思人之感，非泛寫春思也。題意重在起筆之「厭」字，「鶯聲」、「花氣」，正娛賞之時，而轉厭其攪人愁夢，乃極寫傷春之情緒。「淚竹」三句，筆勢展布，且凄艷動人。上闋既云蘭、竹、湘天，後又云羅襪、凌波，則所思者，當在水一方，想像於湘雲楚雨間也。

《憶秦娥》（曉朦朧）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無深意，獨是像

唐調，不像宋調。《雲韶集》卷三：另有別調，骨氣高古，他手未易到此。《詞則・別調集》卷一：何等怨怨，卻以淺淡語出之，躁心人不許讀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以遠韵勝，下闋有「崔護桃花已隔年」之感。開、落聽諸東風，妙在不說盡，味在酸鹹外矣。

《憶秦娥》（著春衫）《雲韶集》卷三：看他似信筆寫去，其實千迴百折，然後落筆，眞絕技也。《詞則・別調集》卷一：看似信筆寫去，其中自有波折。幽索如屈、宋，豈凡艷所能仿佛？

《薄倖》（淡妝多態）《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凡閨情之詞，淡而不厭，哀而不傷，此作當之。《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無奈」是「嬌」之神。一派閑情，閑裏着忙。《宋四家詞選眉批》：耆卿于寫景中見情，故淡遠。方回于言情中布景，故穠至。《雲韶集》卷三：風致嫣然，低回往復，妙絕古今。意味極纏綿，而筆勢極盡舞，宜其獨步千古也。《詞則・閑情集》卷一：方回善用虛字，其味甚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追叙前歡，下闋言紫燕西來，已寄書多阻，姑借酒以消磨永晝。乃酒消睡醒，仍日未西沈，清晝悠悠，遣愁無計，極寫其無聊之思。原題云「憶故人」，知其眷戀之深，調用《薄倖》，殆其自謂耶？

《好兒女》（車馬匆匆）《雲韶集》卷三：（「指紅塵北道」三句）字字精秀。（「但頻占鏡鵲」三句）羊綿婉麗，款款深深。《詞則・別調集》卷一：設色精工，措語亦別致。上三句就眼前說，下三句從對面寫。上下三句俱有三層意義，不似後人疊床架屋，其病百出也。

《鷓鴣詞》（月痕依約到西廂）《草堂詩餘》續集卷下：隱深。（「月痕依約」二句）飛過東牆不肯歸。（「閑倚綉簾」二句）絮誠似郎。「女似堤邊絮」，還非的語。《雲韶集》卷三：此詞殊有別致。（「初未識愁」二句）此種句法，賀老從心化出，眞正神技。《白雨齋詞話》卷五：婉轉纏綿，情深一往，麗而有則，耐人尋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下半「歌嫋」、「酒酣」二句，描寫歡場情景，但冶游郎方沈酣春色，而倚簾人嬌眼暗窺，方笑其輕浮如柳絮。頗寓警世之意。

《小重山》李之儀《跋小重山詞》：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重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游謂其聲有琴中韻，將爲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宛轉紬繹，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會沈端卿彥國六人於瑞竹方丈，彥國出此紙，因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觀，定似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又《再跋小重山後》：予與方回相別五六年，邂逅江上，未及見，首折簡問勞，甚勤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與君抑揚於尊俎間，以尋平日美況？」未幾遽以相及，每爲之呻吟紬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與之周旋時，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幾知所警策也。

《小重山》《花院深疑無路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由「窗下」而「分攜」，而「沈蹤」，層遞寫來，漸推漸遠。結處秋柳城東，寄懷更遠，覺情韵彌長也。

《凌歊》（控滄江排青嶂）李之儀《跋凌歊引後》：凌歊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於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會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聲，於是昔之形容藻繪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因語以會其境，緣聲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時所寓固已超然絕詣，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於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則方回之人物，茲可量已？

《臨江仙》（巧剪合歡羅勝子）《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五引《復齋漫錄》：山谷守當塗，方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嬌媚逼來，讀者神醉。《夢園詞選》：首闋，言勸酒者辭意周至，見主人款待之厚。第二闋，言自己心緒之多牽。「未至」句，言尚未至如相如爲文園令以病免之時。而心繫京華，如薛道衡之思故國也。情至婉而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復齋漫錄》云：「黃山谷守當塗，方回於人日過之，席上用薛道衡句作詞，山谷遂以《雁後歸》名之。」此腔本名《臨江仙》，今仍其舊云。此詞未見特色，錄之爲詞苑談資。

《菩薩蠻》（章臺游冶金龜婿）《皺水軒詞筌》：賀方回用義山「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爲「不待宿醒醒，馬嘶催早朝」，亦稍有翻換。

《憶仙姿》（蓮葉初生南浦）《詞則・別調集》卷一：景中帶情，一結自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表情處在疊用「凝佇」二字，傳神處在「煙雨」句，離心無際，遠在空濛江雨之中。小令固以融渾爲佳。

《**減字浣溪沙**》《雲韶集》卷三：（幾家村落幾聲砧）只七字，勝人數百句。（下闋）純用虛字琢句，奇絕橫絕。總由筆力振得住。《白雨齋詞話》卷一：（下闋）只用數虛字盤旋唱嘆，而情事畢現，神乎技矣！世第賞其「梅子黃時雨」一章，猶是耳食之見。

《**減字浣溪沙**》（**烟柳春梢醺嫩黃**）《雲韶集》卷三：（下闋）對法活潑，一片神行，結句尤妙。《詞則・別調集》卷一：（「望處定無千里眼」二句）對法亦超脫。

《**減字浣溪沙**》（**鸂鶒無言理翠襟**）《雲韶集》卷三：（畫橋流水半篙深）畫境。（下闋）方回詞一語抵人千百，初望之亦平常，細按之情味愈嚼愈出。

《**減字浣溪沙**》（**清淺陂塘藕葉乾**）《詞則・別調集》卷一：結七字幽絕。《白雨齋詞話》卷一：《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略】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尋味。

《**天門謠**》《雨村詞話》卷二：賀方回鑄登采石蛾眉亭《天門謠》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霧斂，與閑人登覽。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輕吹新阿濫。風滿檻，歷歷數、西州更點。」阿濫即鸂濫也。《隋唐佳話》：「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名《鸂濫堆》。」張祜詩云：「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鸂濫堆。」今訛爲阿濫。

《**清平樂**》（**陰晴未定**）《雲韶集》卷三：「薄日」五字妙，卻是陰晴未定天氣。（「看取鑷殘雙鬢」二句）悲鬱仿佛少陵。《詞則・別調集》卷一：意餘於言，是方回獨至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臨水」二句，寫景明麗而幽靜。下闋凡詠芳草，或言送別，或言懷人。原上池塘，儘多嘉詠。此言衰鬢不如芳草，語新而意悲。

《**清平樂**》（**小桃初謝**）《雲韶集》卷三：（「小桃初謝」二句）起筆清麗。（「惟有夜來歸夢」二句）嗚咽極矣，而句卻灑脫。《詞則・大雅集》卷二：宛約有味。

《**惜雙雙**》（**皎盡平湖三十里**）《雲韶集》卷三：（彩鴛鴦覺雙飛起）句法總別致。（醉更衣處長相記）語極風致，卻是橫空硬盤出來。《詞則・別調集》卷一：（「回首笙歌地」二句）言情處亦是橫空盤硬語。《白雨齋詞話》卷六：宋人朱行中《漁家傲》云：「拼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賀方回《惜雙雙》云：「回首笙歌地，醉更衣處長相記。」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賀較深婉。

《**浣溪沙**》（**雲母窗前歇繡針**）《蕙風詞話》卷二：「柳花」句融情入景，豐神獨絕。近來纖佻一派，誤認輕靈，此等處何曾夢見？

《**石洲引**》（**薄雨初寒**）《雲韶集》卷三：（「薄雨初寒」五句）句句明秀。（「烟橫水際」三句）有情，有景，亦有筆。（「欲知方寸」五句）淋漓頓挫，情生文，文生情。《詞則・閑情集》卷一：（上闋）寫景亦佈置得宜。（「還記出關來」二句）十字往復不盡。《白雨齋詞話》卷六：贈妓之作，原不嫌艷冶，然擇言以雅爲貴，亦須愼之。【略】賀方回之「芭蕉不展丁香結，枉望斷天涯，雨厭厭風月」，【略】極其雅麗，極其凄秀。《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方回眷一麗姝，別後姝寄詩云：「獨倚回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方回用所寄詩意成此調，亦云《柳色黃》云。「長亭」以下七句頓挫有致，觀其「龍沙」、「出關」等句，當是北地胭脂。吳漢槎詩所謂「紅粉空嬌塞上春」也。

《**南柯子**》（**斗酒纔供淚**）《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扁舟只載愁）翻李詞「雙溪舴艋載不動許多愁」，驚人。（畫橋青柳小朱樓）襯箇舊景，通。《詞則・放歌集》卷一：起十字凄警。

《**思越人**》（**誰愛松陵水似天**）《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清風明月，本藉消愁，乃買不費錢，而愁人不取，其愁寧可解耶？下闋言人見其於少年場中斂手絕迹，安知當日狂傾阮籍之杯，高詠謫仙之句，亦翩翩濁世之人。蓋袖手避之者，即其《踏莎行》詞所謂「元龍非復少時豪」，圖耳根清淨耳。「白頭」句原本缺二字。

《**攤練子**》（**砧面瑩**）《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凡六首。第一首缺字較多。此爲第三首。與「卻望幷州是故鄉」詩句、「行人更在青山外」詞句，皆有「更行更遠」之意。其四首云「不爲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五首云「想見壠頭長戍客，授衣時節也思家」，六首云「連夜不妨頻夢見，過年惟望得書歸」，皆有唐人《塞下曲》思致。

《**南歌子**》（**疏雨池塘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南歌子》共二首。其第一首缺十字，有「分付一春心事兩眉尖」句，寫閨情極融渾。此首「白鷺」句寫景，「芭蕉」句寫情，皆有閑適之致，淡而彌永。

《**一落索**》（**初見碧紗窗下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妍情麗藻，頗似南唐。結句有含毫不盡意。

《太平時》《九曲池頭三月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昔人謂南方筍、鯽之美，不讓純、鱸，誦此詞下闋，知吳閶風味之佳，宋人已稱羨之。僅南田詩「江南鮮筍趁鰣魚」，與此同意。

《六州歌頭》《少年俠氣》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與《小梅花》調皆雄健激昂，爲集中希有之作。上闋「酒爐」以下七句，下闋「長纓」以下六句，尤爲警拔。

《雨中花》《清滑京江人物秀》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實賦其人，下闋飛綿結子之感。誦「容易生兒似阿侯」句，東山卻被做弄，倦客傷春，徒憐瘦損耳。

《燕瑤池》《瓊鈎寧幔》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結句極沈痛，如孟才人之歌《河滿》，寸寸迴腸矣。

《水調歌頭》《南國本瀟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闋平仄句皆協韵，東山之創作也。錄之以備一格。詞繫金陵懷古。宮娃能賦，曾吟璧月良霄；商女無愁，誰問故家梁燕，六朝如夢，感慨繫之矣。

《滿江紅》《火禁初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風雨摧花，而詞心宛轉隨之，情與景皆臻妙境。下闋骨瘦更堪衣薄，乃加倍寫愁法。結句亦簡潔。

《菩薩蠻》《厭厭別酒商歌送》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別後烏蓬小泊，夜色清幽，正在擁衾不寐，着想無從，忽聞城內鐘聲，其來處當與伊人相近。一縷相思，逐鐘聲俱往，或隨風吹到君邊也。

《謁金門》《花滿院飛去飛來似燕》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後闋分寫情景，以高渾出之，不事雕飾，五代遺韵也。

《鶴冲天》《鞏鼓動》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紀元夕燈火之盛。「華月」、「清晝」句有「不知有月空中行」之意。「衣香」、「飛蓋」句有「暗塵隨馬」之意。下闋言蘭英歌舞，今屬誰邊，轉不如垂柳舞腰，尚肯伴沈郎瘦損，知燈火闌珊處，有愁人在也。

《浣溪沙》《湖上秋深耦葉黃》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寫景妍秀，下闋采蓮人遠，風散餘香，轉羨同夢鴛鴦，斜陽借暖，況水調凄清入聽耶！上、下闋結句，情韵尤勝。

《思越人》《紫府東風放夜時》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言昔日之榮華，「月明」句殊清峭，後半言此時之寥落，結句有戀闕懷人之意。吳梅村詩「月斜宮闕雁還飛」，所感略同。

《浣溪沙》《青翰舟中祓禊筵》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下闋「雨荷」二句寫景絕妙，且風韵悠然。

《謁金門》《楊花落》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陽春白雪》錄賀方回《謁金門》調原序曰：「李黃門夢得一曲，前遍二十言，後遍二十二言，而無其聲。余采其前遍，潤一『橫』字，已續二十五字寫之云。」此調上半爲李作，下半爲賀作。「春醪」與「短橋」二句工力悉敵。《花草粹編》錄李之後遍曰：「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載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句調與賀詞異也。

《羅敷歌》《自憐楚客悲秋思》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首「平淡江山」句宛有畫意。「黃葉」三句空中傳恨，正如轉頭句所謂「水調聲聲怨」也。

《小重山》《玉指金徽一再彈，黛影新妝一破顏》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小重山》之「小梅」二句及次首之「歌斷酒闌」六句，寫景中之人，詞筆清麗。「斜陽」二句頗高渾，有五代遺意。

《西江月》《擡手看花深院》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小窗」二句，論句法固屬凄婉，析言之，曰「風雨」，曰「枕上」，三折寫來，更見客愁之重疊也。

《訴衷情》《不堪回首卧雲鄉，半消檀粉睡痕新》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上二首，其經意處皆在下闋，前首「秦塞」、「楚山」，舊游前夢，都付斜陽，即眼前之流水扁舟，已換卻劉郎幾度，人事悠悠，共尺波電謝矣。次首「最難堪酒」三句，寫「愁羅恨綺」之懷，若柔絲之漾義空際也。

《踏莎行》《霜葉棲螢》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夜涼月落，橫笛吹雲，極寫幽悄之境。下闋言吳頭楚角，蘭橈采香，與其《望湘人》詞之湘天風月、青翰移舟，寄懷相似，皆有湘靈楚艷之思。此調因下闋之第三句，亦名《芳洲泊》。

《踏莎行》《鴉軋輕橈》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共三首，次首紀倚棹聽歌，結有「蘭情似怨臨行促」、「殷勤更唱江南曲」句，故此首有「莫愁」、「石城」語，用江南曲本意也。笑語芳洲，依依宛在，而傳語者只仗迴

潮，蓬窗聽雨，能不黯然？誦「莫愁」句，正如王阮亭詩「年來愁與春潮滿，不信湖名尚莫愁」也。

傳記

葉夢得《賀鑄傳》 賀方回，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鐵色。喜劇談天下事，可否不略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無遺辭，故人以爲近俠。然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比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遺棄，少加檃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當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方回有從與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奇譎知名，而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蜂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爲口實。方回所爲辭章既多，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間，黃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暉。然以尚酒使氣，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隸籍右選。李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爲泗州通判。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致道。方回既自哀其平生所爲歌詞，名《東山樂府》，致道爲之序，略道其爲人大概矣。而予與方回往來亦亟，乃復爲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程俱《宋故朝奉郎賀公墓誌銘》（存目）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賀鑄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三《賀鑄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賀鑄《鑄年五十八因病廢得旨休致一絕寄呈姑蘇毗陵諸友》 求田問舍向吳津，欲着衰殘老病身。未拜君恩賜剡曲，歸來且醉鑑湖春。

李昭玘《代賀方回謝舉換文》 如某者性資凡闇，智識謬拘。姑求得祿以養親，安暇擇官而就列？一邑之事，誠有未知；六藝之文，乃所願學。間關末路，困折萬端。殆將等於臺輿，豈止供於呼召？竊論先王之糟粕，人以爲狂；進登君子之門牆，已猶知愧。栖栖俗狀，役役半生。謂秦無人，敢辭清議；與噲爲伍，頗屈素心。已甘孤宦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薦，遽超常格，曲預優恩。此蓋伏遇某官一德亮天，大鈞轉物，攬多士而幷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踪，俾更舊秩。

《中吳紀聞》卷三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游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脈漱籬根，懶衲遙疑挂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嘗作《青玉案》詞云，【略】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爲武弁，李邦直爲執政，力薦之，其略謂：「切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文學，泛觀古今，詞章議論，迥出流輩。欲望改換一職，合入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終於常倅。

《竹坡詩話》卷一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騭》一詩，王荊公嘗爲之書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歡。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眞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功父髯而鬍，故有是語。

《墨莊漫錄》卷五 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書，多者至萬卷。兵

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畋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校讎，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咸淳毗陵志》卷一八 賀鑄字方回，開封人，孝惠皇后之族孫。好學，藏書萬卷。工文詞，尤長於樂府。寓居毗陵，著《荆溪集》、《陽羨歌》。以右班換文，倅太平州而卒，葬於義興之篠嶺。坡詩有云：「解道法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號鑑湖居士。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賀鑄字方回，宜興人。蘇范二公薦授從事郎，即請岳祠，兩爲通判，年五十八便求致仕。宣和二年，再以薦起家。其詞尤妙，當時人不知其詩，因蘇、范推重，名始著。

《蓮子居詞話》卷一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以賀鑄爲宋之武臣。而《老學庵筆記》稱其喜校書，丹黃不去手，詩文皆高，不獨詞也。古之武臣工詩文者有矣，若丹黃好典籍，惟方回耳。《繫年要錄》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仕郎賀廣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廣監平江府糧料院。廣，鑄子也。鑄二子，曰房、曰廣，隱方回二字於中。房不可考。

作品本事

李之儀《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爲吾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訃。繼出二闋，予嘗報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於是呻吟不絕韻，幾爲之墮睫。尤物不耐久，不獨今日所歎。予豈木石哉？其與我同者，試一度之。

賀鑄《黃樓歌序》 熙寧丁巳，河決白馬，東注齊、宋之野。彭城南控呂梁，水匯城下，深二丈七尺。太守眉山蘇公軾先詔調禁旅，發公廩，完城堞，具舟楫，拯溺療饑，民不告病。增築子城之東門，樓冠其上，名之曰黃，取土勝水之義。樓成水退，因合醼以落。坐客三十人，皆文武知名士。明年春，蘇公移守吳興。是冬，謫居黃岡。後五年，轉徙汝海。余因賦此以道徐人之思。甲子仲冬彭城作。

又《三鳥咏詩序》 元祐戊辰三月，之官歷陽石磧戍，日從事于田野間，始聞提壺、竹鷄、子規三鳥，其聲殊感人。因賦之以寄京東朋好。

又《贈僧孚詩序》 熙寧末，余罷官趙郡，日與僑人竇了然游。後十年，復相遇于徐之蕭縣。丙子三月，之官江夏，舟次長蘆，有僧永孚見過，乃了然也，將之廬阜，余要偕行。乞一詩，遂賦。

又《寄杜仲觀詩序》 辛酉二月，余罷官溘陽，訪仲觀於邯鄲。屬雨後晴和，城邑人已衣袷。既登叢臺，風色凄緊，尚如隆冬。時臺下有佛祠，庭中得斷碑，乃蔡有鄰書嚴挺之《叢臺懷古賦》也，因請仲觀樹之壁間。佛祠西去二三里，有王氏園，偶諸俳倡將祀神者，因置酒按之。邑人丘巖起次說與焉。明日相別。是冬，仲觀亦受代，復調南康船官。壬戌八月，余至彭城，登高有懷，因賦此以寄。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 賀方回初作《青玉案》詞，遂知名。其間有云「彩筆新題斷腸句」。後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作詩歌送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蓋載《青玉案》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賀方回眷一妓，別久，妓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嬾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得詩，初叙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

又 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

著錄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序》 鑄生于皇祐壬辰，始七齡，蒙先子專授五、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間蓋半甲子，凡著之藁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數年一閱故藁，爲妄作也，即投諸煬竈，灰滅後已者屢矣。【略】始哀拾其餘而繕寫之。後八年，僅得成集，以雜言轉韻、不拘古律者爲歌行第一卷，以聲義近古、五字結句者爲古體詩第二、第三、第四卷，以聲從唐律、五字結句者爲近體五言第五卷，以聲從唐律、七字結句者爲近體長句第六、第七卷，以不拘古律、五字二韻者爲五言絕句第八卷，以聲從唐律、七字

二韻者爲七言絕句第九卷。隨篇叙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迹，喟然而歎，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倘夢境幻身未遽壞滅，嗣有所賦，斷自己卯歲，列爲《後集》云。丙子十月庚戌，江夏寶泉監阿堵齋序。

程俱《故宋朝奉郎賀公墓誌銘》 有《鑑湖遺老》前、後集二十卷，余爲序。尚可考樂府辭五百首，它文數十百篇。

楊時《慶湖遺老集跋》 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

賀廣《慶湖遺老詩集補遺序》 廣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後集》」。所謂《後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藁所遺及於佛祠廟宇題詠，泊碑刻鐫勒，幷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廣老矣，不復得其全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寇翼《慶湖遺老詩集跋》 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攜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因假傳寫，正其字畫訛舛，而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以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賀鑄傳》 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胡澄《慶湖遺老詩集跋》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矣，意俟《後集》併爲鋟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乃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子以公《留題》、《左顧》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又《慶湖遺老詩集又跋》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遂信之。揭來邵陽，因命鋟木。既而有于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予校讎，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廣豫登《補遺》二十七篇，幷程公之序，錄以見寄。屬瓜代之日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慶湖遺老集》九卷、《拾遺》二卷，朝奉郎共城賀鑄方回撰。【略】其《東山樂府》，張文潛（耒）序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賀鑄《慶湖遺老集》二十九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慶湖賀遺老集》，一部四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賀鑄《慶湖遺老詩集》九卷。《內閣藏書目錄》卷三《慶湖遺老詩》四冊，全。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慶湖遺老集》十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四本。賀鑄字方回，竹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賀方回《慶湖遺老詩》。陳景雲注：集九卷，《拾遺》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慶湖遺老集》九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賀鑄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九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補遺》各一卷，舊鈔本，鮑淥飲舊藏。宋賀方回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二卷，舊鈔本。

李之鼎《刊慶湖遺老詩集跋》 宋人別集傳流至今，原編者少，《四庫》蒐輯《永樂大典》本者爲多。《慶湖遺老詩集》九卷，則仍宋原編之舊，且於每題之下自紀年月，當日事實，班班可考，尤爲宋集中絕無僅有者。【略】《宋史·藝文》云有集二十九卷，而《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及自序均作九卷，何也？九卷本乃慶湖之《前集》也，《後集》及文集，宋經南渡兵燹後，已不復睹矣。此集胡澄刊於宋，莫郘亭《書目》云國初尚有刊本。詢諸藏書舊家，皆未經眼，即有摹印，已同麟鳳。崇仁華再雲先生藏有鈔本，予假得迻錄一過，又假洪幼琴所藏朱述之舊鈔本，仍乞再雲、瀾石昆仲代操鉛槧，訂訛刊誤，特未〔知〕國初刊本何如耳。付刊始自仲春，冬月報竣，因記其顛末於卷端，時丙辰仲冬也。南城李之鼎謹識。

《木犀軒藏書書錄》 《慶湖遺老集》九卷、《補遺》一卷，宋賀鑄撰，舊鈔本（清初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舊鈔本。宋賀鑄撰幷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宋賀鑄撰。明謝肇淛小草齋寫本，棉紙墨格，十行二十字，版心有「小草

齋抄本」五字。前有丙子十月庚戌江夏寶泉監阿堵齋序，後有元豐己未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跋，程俱撰墓誌銘，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跋，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跋。

又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宋賀鑄撰，清初鈔紅格本，八行，十八字。

又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宋賀鑄撰。清寫本，十行，二十字。宋諱注廟諱，御名，是從宋刊出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宋賀鑄撰。明謝氏小草齋鈔本，二冊。【略】存三卷（九，《拾遺》，《後集補遺》）。《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宋賀鑄撰。清乾隆四十四年彭氏知聖道齋鈔本，彭元瑞校并跋，四冊。《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宋賀鑄撰。清道光三年東武劉氏味經書屋鈔本，二冊。《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後集補遺》一卷，宋賀鑄撰。清鈔本，翁斌孫校并跋，二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賀鑄方回撰。以舊譜塡新詞而別爲名以易之，故曰「寓聲」。

《述古堂書目》卷二　賀鑄《方回詞》一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東山詞》一卷，宋刊本，汲古閣藏書。宋山陰賀鑄方回撰。原上下二卷，今存卷上。

《結一廬書目》卷四　《東山詞》二卷，宋賀鑄譔，影寫宋刊本，述古堂藏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補遺》一卷，舊鈔本。宋山陰賀鑄方回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補遺》一卷，舊鈔本。山陰賀鑄方回。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東山詞》一卷，宋刊殘本。宋賀鑄撰，張耒序。【略】舊爲汲古毛氏藏書，不解《六十家詞》本何未刻入也。

王迪《彙輯本東山寓聲樂府跋》　《東山寓聲樂府》，宋山陰賀鑄方回撰。原本三卷，久已失傳，所傳者亦園侯氏本而已。常熟張氏藏本與侯本同，皆缺中下兩卷，非足本也。近獲知不足齋鮑氏鈔校本兩種，一本與侯氏、張氏同，一本分爲兩卷，與侯氏、張氏本相較，同者僅八首。此本雖非原書，亦屬罕見，足可寶貴，不知鮑氏何自得之。頃以三家藏本彙而編之，得二百四十五首，錄成三卷，仍其舊名。又於諸家選本中輯得四十首，爲《補遺》一卷附於後。方回先生詞，可以十得六七矣。

王鵬運《四印齋刻東山寓聲樂府跋》　右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一卷。按《四庫全書總目》載方回《慶湖遺老集》十卷，稱其詞勝於詩，此集則未經著錄。【略】至諸家譜錄并云《東山寓聲樂府》三卷，此合百六十九首爲一，題曰《東山詞》。毛氏傳鈔，每變原書體例，不獨此集爲然。茲改從舊名。若分卷則無從臆斷，姑仍毛氏焉。末附《補遺》，爲況夔笙舍人編輯，斠讎掇拾，頗資其力，例得牽連書之。光緒己丑夏日，臨桂王鵬運跋。

又　是刻成後，得梁谿侯氏《十家詞》本，校補闕佚若干字。其與毛鈔字句互異處，并附注各闋之末。十一月庚申，半塘老人。

又《四印齋刻東山寓聲樂府補鈔跋》　右《東山寓聲樂府補鈔》一卷。按《東山詞》傳世者，惟前刻汲古閣未刻詞本，即所謂亦園侯氏本也。近讀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志》，知有王氏惠菴輯本，視前刻多百餘闋，乃丐純伯舍人鈔得，爲《補鈔》一卷附後。惟屢經傳寫，訛闕至不可句讀，與純伯、夔生校讎一再，略得十之五六，其仍不可通者，則空格，或注原作某字於下，以俟好學深思者是之。

朱孝臧《彊村叢書本東山詞上賀方回詞東山詞補跋》　右《東山詞上》一卷，虞山瞿氏藏殘宋本；《賀方回詞》二卷，勞巽卿傳錄鮑淥飲鈔本；《東山詞補》一卷，則吳伯宛就諸家補遺，尋索所據，汰除訛複，別爲編次者也。考《東山寓聲樂府》三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東山樂府別集》，見《敬齋古今黈》，皆久佚。彭文勤知聖道齋藏汲古閣未刻本，即《東山詞》上卷前增《望湘人》一首，後又雜輯數十首。錫山侯氏亦園所刻，實由之出。而二卷本之《方回詞》，泛今未見於著錄。道光間，錢塘王氏惠菴始取而彙之，錄作三卷，仍題以《寓聲樂府》。惟前本原題「卷上」，何以反置之下卷，而以後本列於上，中？又同調之詞併歸一處，復往往以意竄補，盡失《寓聲樂府》眞面。《補遺》四十首，亦即汲古所輯略加排比而已。半塘翁用汲古本版行，而校以侯刻，兼有增附。最後得吾鄉陸氏皕宋樓寫惠菴本，乃掇拾所遺，別補一卷。諸刻皆遜勞鈔之完

善，其補遺又多不注所本，亦未逮吳輯之詳明。伯宛不欲徒襲故名，手寫三本，各自爲卷，寄屬授梓。適又獲見鮑淥飲覆校本，略得據以斠訂。半塘翁所謂「《東山》一集，銷沈剝蝕，僅而獲存，而復帝虎焉烏，使讀者不能快然滿意」者，仍未盡免。他日宋本復出，庶乎一晰疑塵。

黃裳《知不足齋鈔本賀方回東山詞上跋》 壬辰六月，余來京師，於脩綆堂見此知不足齋鈔本《賀東山詞》二卷，又卷上一卷，後附《淮海長短句》二卷，以文手校末終，而賀詞第二本及《淮海詞》亦非完帙，疑未能明。昨去北京圖書館，見海虞瞿氏故物中有宋板棚本《東山詞》一冊，殘存卷上，麻紙宋印，精美之至，眞人間奇書也。每半葉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譙郡張耒序，有毛華伯、席玉照藏印。大題後一行亦題山陰賀鑄方回，而破損缺字處與此正同，因知以文此本係自宋板鈔出也，爲之大快。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賀方回詞》一卷，舊鈔本。鮑淥飲手校本。署「賀方回詞」，不曰「東山寓聲樂府」。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東山詞》二卷，宋賀鑄撰，存卷一上，宋刊本。【略】字迹似書棚本，但版微闊耳，皮紙濕墨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山詞》二卷，宋賀鑄撰。宋刻本，一冊。【略】存一卷(上)。 《賀方回詞》二卷，《東山詞》二卷，宋賀鑄撰。清鈔本，鮑廷博校。【略】存三卷(《賀方回詞》全，《東山詞》上)。 《賀方回詞》二卷，宋賀鑄撰。吳氏雙照樓鈔本，朱祖謀校，一冊。

藝文

黃庭堅《寄賀方回》 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

游酢《餞賀方回分韻得歸字》 邀客十分飲，送君千里歸。情隨綠水去，目斷白鷗飛。松菊今應在，風塵昔已非。維舟待夜月，能不重依依？

李彭《次韻山谷寄賀鑄》 平生賀監毛髮古，風流嘯咏付銜杯。賴爾雲孫仍不惡，山陰氣味喚仍回。

又《次韻山谷寄賀鑄》 淮海維揚萬人傑，松咏宰上不能杯。雖無橫州

《過秦論》，猶有清歌慰九回。

米芾《別賀方回弟》 客星熠熠滑稽雄，愛著青衫自作窮。澤國三年笑不死，又拖長袖揖王公。

程俱《秋夜寓懷呈常所來往諸公兼寄吳興江仲嘉八首》二 外監嗟已遠，吾猶識其孫。森然見孤韻，辯作懸河翻。低頭向螢窗，有類鶴在樊。讎書五千卷，字字窮根源。頗攜未見書，過我樵無烟。

雜錄

陸游《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蘧，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于世，聊記以示後人。

《老學庵筆記》卷五 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

《咸淳毗陵志》卷二六 賀通判鑄墓，在篠嶺。字方回，號鑑湖居士。嘗造石塔，刻所作銘，今在墓旁。

陳師道

論述

綜論

《節孝先生語錄》 端禮謂公曰：「友人陳師道，南豐曾子固門生也，才

高學古，介然不羣於俗。今有書令端禮致左右。」公讀已，曰：「一言誠足以知人。陳君書辭不俗，必賢者也。江君稱其不羣於俗，某雖未見其人，敢以爲信。然某未嘗以詩書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幸致意謝之。」

蘇軾《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奬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又《與李方叔書》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

黃庭堅《答王子飛書》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

又《陳師道字序》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己，我琢爲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無師道，則是我其師道者。即水而爲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己無己，而我尚何存？入以萬物，出以萬物，寂寥法窟，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竅，是謂要妙。噫來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觀萬世，未有困於母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晝，文章滿腹。士之號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爲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

又《和邢惇夫秋懷十首》 吾友陳師道，抱瑟不吹竽。文章似揚馬，咳唾落明珠。固窮有膽氣，風壑嘯於菟。秋來入詩律，陶謝不枝梧。

又《和王觀復洪駒父謁陳無己長句》 陳君今古焉不學，清渭無心映涇濁。漢官舊儀重九鼎，集賢學士見一角。王侯文彩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正借船官居。有書萬卷繞四壁，樵蘇不爨談至夕。主人自是文章伯，鄰里頗怪有此客。食貧各仕天一方，佳人可思不可忘。河從天來砥柱立，愛莫助之涕淋浪。

又《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泪古藤州。

又《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 吾友陳師道，抱獨門掃軌。晁張作薦書，射雉用一矢。吾聞舉逸民，故得天下喜。兩公陳堂堂，此士可摩壘。

又《次韻秦觀過陳無己書院觀鄙句之作》 陳侯大雅姿，四壁不治第。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薄飯不能糞，牆陰老春薺。唯有文字工，萬古抱根柢。我學少師承，坎井可窺底。何因蒙賞味，相享當牲醴。試問求志君，文章自有體。玄鑰鎖靈臺，渠當爲公啓。

晁補之《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深恥自售，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釜，慍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道一介，亦當哀采不遺。伏睹太學錄五員，係差學生，見今有闕。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此選。

陳師道《答李端叔書》 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材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爲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常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爲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如後所稱，足下自取之矣。

又《答秦觀書》 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爲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疏，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詩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

欲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

又《謝正字啟》 如某材非適用，實不迨名，徒以生逢文武之興，夙被父師之訓，粗於翰墨，小有專勤，誤蒙哲匠之評，墮在勝流之數。每深惟於弱質，久自絕於仕塗。本願下鄉，歿有善人之號，豈期莫齒，名玷薦賢之中。粗蒙一命之微，已致七年之廢。方睿主之有作，而公道之大行，乃於斯時，復與此選。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但畏金根之謬。顧惟忝冒，有愧情顏。

魏衍《彭城陳先生集記》 初，先生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惟自謂不及也。【略】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

謝克家《後山居士集叙》 彭城後山居士陳無己師道，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略】在穎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余於是概見之，以信夫孔子之言，尚俾來者知所先後云爾。

《猗覺寮雜記》卷上 陳無己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業南豐，此詩乃穎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爲南豐先生燒香，宜哉。

《捫蝨新話》下集卷一 陳後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蓋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無己《后山集》二十卷。【略】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於朝，起爲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爲正字以卒。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陳詩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

魏了翁《黃太史文集序》 其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惇，於邢、趙媚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眞在此而不在彼矣。

《習學紀言序目》卷五〇 陳師道在同時四人中，惟詩推敬黃庭堅。若文學識尚，自視非其輩倫，言論未嘗及也，所師獨曾鞏，至與孔子同稱，歐、蘇皆不滿也。與曾布書頗詳事情，《擬武舉策》陳義尤高，誚賈誼無以自容安能容匈奴。師道爲此語，數十年有靖康之禍，此非不能容匈奴者所致，乃自容而又容匈奴者致之也。學欲至之捷而守之迂，迂捷同軌，則知德者不貴也。識欲覺之先而持之後，先後一轍，則知務者不許也。惜乎師道見理未盡，而執志甚堅，上不能爲王回、孫侔，下不能爲石延年、尹洙也。

《澗泉日記》卷下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陳後山文字才氣短，所可尚者步驟。

《江西詩派小序・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

方回《秋晚雜詩三十首》 道自漢魏降，裂爲文與詩。工詩或拙文，文高詩或卑。香甌假山序，不妨自一奇。鱗橘多骨核，乃至肆詆訾。恭惟陳無己，此事獨兼之。五七掩杜集，千百臻秦碑。四海紫陽翁，歸美豈其私！所以此虛叟，爲取晚節師。

吳師道《讀後山詩有感》 我名異世偶然同，身迹沉微轉更窮。寄食尚憐從郭槩，賞音未易見蘇公。

《吳禮部詩話》 唐子西詩文皆精確，前輩謂其早及蘇門，不在秦、晁下。以予評之，規模意度，殆是陳無己流亞也。

王鴻儒《弘治本後山先生集序》 先生天資方毅，識見過人，加以好學不

倦，故其形之於言，典重峻潔，法度森然，如天球綴輅，陳列廣庭，大劍高冠，班侍左右，其孰敢狎而玩之？雖大儒先生如晦菴者，亦咨重不置，至取其《與林秀州書》，列之《儀禮經傳通解》之中，以補禮文之闕，是可見矣。然先生並世有二程夫子者，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摳衣之士幾徧天下，斯誠千載之一時也。而先生方且學文於曾南豐，學詩於黃山谷，周旋於蘇東坡、秦淮海之間，而不知遊二程之門，以學其道。是以雖有所成，而人猶有所憾，以爲持是資而能知所從，聖賢可學而至，則其所可傳者，豈止於是哉，此爲深可惜耳！

《詞品》卷三　陳後山爲人極清苦，詩文皆高古，而詞特纖艷。

潘是仁《陳後山詩集四卷小引》　山谷翁嘗評公構文如禹之治水，識其來源去注，作詩得老杜之句法，不得杜之聲調，稱公才實過之，謂己不及也。公歿時年方四十有九，天下士大夫競收遺稿。

王原《雍正本後山先生集序》　宋人言詩祖杜少陵，論者推豫章爲宗子，而陳後山爲豫章之適。余以爲豫章特杜門之別傳爾，後山詩實勝豫章，未可徇時論軒彼輊此也。要之，宋人詩自以眉山爲第一，豫章倔強，思以清勁，超出畦徑之外，自詡宗杜，而其實不然。少陵之詩無所不有，學杜者罕能具體，義山、牧之名爲善學，亦祇得其一肢。【略】若後山之於杜，神明於矩矱之中，折旋於虛無之際，較蘇〔軾〕之馳騁跌宕，氣似稍遜，而格律精嚴過之。若黃之所有，無一不有，黃之所無，陳則精詣。其於少陵，以云具體，雖未敢知，然超黃匹蘇，斷斷如也。【略】余聞昔人稱孫眞人《千金方》一十六卷，每一卷藏一仙方，後山詩無一非仙方也。潤川以是嘉惠藝林，其功偉矣。至其古文雅健峻潔，能探古人之關鍵，其於南豐，駸駸乎登其堂而窺其奧奧矣。第以其素嗜釋氏之學，差不及南豐之湛深經術爾，方之蘇氏，猶爲勝之。此尤非俗學所能知也。雍正四年丙午長夏，後學青浦王原謹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後山集》二十四卷。【略】其五言古詩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習。七言古詩頗學韓愈，亦間似黃庭堅，而頗傷奪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長也。五言律詩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僻澀。七言律詩風骨磊落，而間失之太快太盡。五、七言絕句純爲杜甫《遣興》之格，未合中聲。長短句亦自爲別調，不甚當行。大抵詞不如詩，詩則絕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方回論詩，以杜甫爲一祖，黃庭堅、陳與義及師道爲三宗，推之未免太過。馮班諸人肆意詆排，王士禎至指爲鈍根，要亦門戶之私，非篤論也。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實不在李翺、孫樵下。殆爲歐、蘇、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爲北宋巨手也。

翁方綱《書陳後山集宋槧本》　一瓣南豐古墨香，較量壓架配蘇黃。新津注尚開雕未，紙貴誰論越與襄。

秦檜《後山集跋》　陳無己擬策似公孫，山谷高永，交臂老杜，至古文，每推無己。無己親灸南豐，擬試二策，正似董生，辭嚴過公孫。

王若虛《文辨》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雖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爲後學之法。

王義山《陳國錄庚辰以後詩集序》　世但知後山工於詩，不知後山尤工於文。後山云古文有三等，【略】論後山者當以詩與文并論，不可專謂之能詩也。

紀昀《後山集序鈔》　其古文之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於昌黎、半山之間，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其詩爲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爲諸鉅公盛名所掩也。余雅愛其文，謂不在李翺、孫樵下。

黃庭堅《贈陳師道》　陳侯學詩如學道，又似秋蟲噫寒草。日暈腸鳴不俛眉，得意古人便忘老。君不見向來河伯負兩河，觀海乃知身一蠡。旅床爭席方歸去，秋天黏水不自多。春風吹園動花鳥，霜月入戶寒皎皎。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貧無置錐人所憐，窮到無錐不屬天。呻吟成聲可管弦，能與不能安足言？

陳師道《絕句》　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卻思陶謝與同時。

又《答魏衍黃預勉予作詩》　我詩淺短子貢牆，衆目俯視無留藏。句中有眼黃別駕，洗滌煩熱生清涼。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三年不見萬里外，安得奮身置汝傍。邇來諸子復秀發，曾未幾見加端章。剩欲摧藏讓頭角，豈是有意群兒傷。於人無怨我何憾，愛者尚衆猶吾鄉。平生不自解嘲誚，禍來亦復非周防。我衰氣索不自振，正賴好語能恢張。詩家小魏新有聲，舊傳

秀句西里黃。後生學行闕師友，臨路不進空迴遑。看君事業青雲上，聽渠螟蛉生膏肓。

《王直方詩話》 潘邠老云：「陳三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此語爲得之。」然余見山谷有「學詩如學道」之句，陳三所得，豈其苗裔耶？

《雞肋編》卷下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曰「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己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百孔千窗容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不兩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爲無麵餅（巧媳婦做不得無麵餑飥）」，「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了手摩娑）」，「驚雞透籬犬升屋（雞飛狗上屋）」，「割白驚股何足難（驚鷺腿上割股）」，「薦賢仍賭命」。

《石林燕語》卷八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爲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卻可慕，不惟可慕卻可妬。」

《泊宅編》卷九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已。」

《韻語陽秋》卷二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爲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去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着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着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眞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

《卻掃編》卷中 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鷗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

《步里客談》卷下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魯直作詩法也。

任淵《後山詩注序》 讀後山詩，大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略】作之有謂，而存之可傳，無怪夫詩之少也。

《艇齋詩話》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 苕溪漁隱曰：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爲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邪？」意謂其出於山谷。不足信也。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程敎厚《陳無己詩集序》 無己陳公學文於曾南豐，學詩於黃豫章，南豐以西京爲宗，而豫章以少陵爲訣，此千載作者之極功也。然文以氣爲主，要掇古人機杼，而自爲邊幅；詩以意爲勝，能得古人句法，則方爲受用。某不佞，願表其大凡而出之。少陵嘗賦《薛少保鶴》曰：「畫色久欲落，蒼然猶出塵。」公賦《文與可枯木》曰：「黑色落欲盡，嚴顏猶不移。」少陵賦月曰：「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公曰：「不應明白髮，似欲勸人歸。」至於少陵曰：「反畏消息眞，寸心亦何有？」公曰：「時要平變信，反愁消息眞。」又曰：「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公曰：「晚歲何多難，經年始一辭。」又曰：「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公曰：「臨深負高枕。」又曰：「把文驚小陸。」公曰：「把文甘老倒。」又曰：「沈鮑得同行。」公曰：「名成沈鮑行。」又曰：「孤城隱霧深。」公曰：「寒城著霧深。」又曰：「魑魅喜人過。」公曰：「魑魅須游子。」又曰：「山谷進風涼。」公曰：「溪山進晚風。」又曰：「此生已愧須人扶。」公曰：「身已要人扶。」由是觀之，公之淵源遠矣。蓋西京文之正宗，而少陵詩之眞訣，國朝得其傳者，自歐陽文忠始，一再傳而至蘇氏，以及南豐、豫章焉。自公之後，無足論者。世之士苟有志於絕學，微公而誰與歸乎！

陳元晉《跋楊伯傳詩後》 前輩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近世宗晚

唐者，則以體物切近爲工，以寄興高遠爲忌，而或者謂後山好處如參洞山禪，不着正位，是果何說邪？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後山文字極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

又　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爲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又　某舊最愛看陳無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

又卷一四〇　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卻雄健。

又卷一四〇　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卻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叙事，又卻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疏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敖陶孫《詩評》　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　《後山集》六卷。【略】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後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淡，眞趣自然，寔豫章之所缺也。

蕭立之《題東皐陳上舍吟稿二首》　後山詩法似參禪，參到無言意已傳。莫以家雞疏野鶩，短檠疏雨月光前。

《滄浪詩話・詩體》　後山體，後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懷古録》卷上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黃山谷爲首，近二十餘人，其間律詩多是宗黃者，然以後山亦與其中，則非矣。後山集中似江西者極少，至於五言八句，則不特不似山谷，亦非山谷之所能及。如「巴蜀通歸使，妻孥且舊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不作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宛然工部之氣象。如「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迴。更無南去雁，猶見北枝梅。鮮有衣籠鳥，寧須溺死灰。聖朝無棄物，爲子賦歸哉。」蓋屬意老坡也。句意從容頓挫，自成一家。但把山谷五言看，非是不工，終不蘊藉。【略】其《妾薄命》、《送內》、《送三子》、《憶幼子》、《示三子》等作，可與工部《石壕吏》、《無家別》諸篇相表裏，皆有補于風教。但後山不及工部者，工部筆力霈然，如天涵地負，而後山則得之之難，此其一也。如杜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所謂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者，後山則無之，此其二也。後山如「一夜風澎浪，中宵月脫雲」，「清切臨風笛，深明隔水燈」，「雲月明松雪，溪山進晚風」。如「汴泗迫人情」，如「風回晚市聲」，如「蟬鳴不餘力」，皆可謂沉着痛快。然杜工部「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其工處直與造化相等，渾涵而無迹可見。宋人力極其描摹，終不及自然之工，後山未免猶刻露，此其三也。工部詩所謂遠則千里，近在目前，放去收來，無所不可。後山開闔處少，見有執着處則不能開拓說，如前所載兩詩亦可見，此其四也。後山於詩尾多喜作一聯對，其體反弱，此其五也。後山雖不及工部，然卻是杜之氣象，其好處卻有詠處可尋。故必得後山地位，然後可參工部。

又　後山用事語，句意亦多重復。

又卷中　近時敖陶孫爲詩未見其工，而其評詩卻甚當，其評後山詩云：「冲寂自甘，不求識賞。」豈特足以盡其詩，亦足以得其爲人矣。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　或言後山之詩，非一過可了，近於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騷雅，不求合於世俗，亦惟恃有東坡、山谷之知也。自此兩公外，政使舉世無領解者，渠亦安暇恤哉！

《中州集》卷四周昂《讀陳後山詩》　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班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

王若虛《文辨》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顚倒語也。左、杜冠絕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黃、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黃、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爲彼也。陳

氏喜爲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陽居通議》卷八 後山翁之詩，世或病其艱澀，然擊斂鍛鍊之工，自不可及。如云：「人情校往復，屢勉終相遠。一詩已經年，知子我不怨。」又如：「去遠即相思，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又如：「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又如：「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又如：「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又如：「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耶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凡此皆語短而意長，若他人必費盡多少言語摹寫，此獨簡潔峻峭，而悠然深味，不見其際，正得費長房縮地之法，雖尋丈之間，固自有萬里山河之勢也。凡人才思泛濫者，宜熟讀後山詩文以藥之。他如《妾薄命》、《贈二蘇公》諸篇，深婉奇健，妙合繩尺，又古今之絕唱。

劉壎《送胡植芸北行序》 宋人高年仕宦不達而以詩名世，予取三人焉：曰梅聖俞，曰陳無己，曰趙昌甫。世謂宋之詩不及唐，予謂此三人，唐詩似反出其下。

《歸田詩話》卷中 陳後山少爲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不屈，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又《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亦爲南豐作。然送東坡則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風帆目力盡，江空歲年晚。」推重向慕甚至，特不肯背南豐爾，志節可尚也。一生清苦，妻子寄食外家，《寄外舅郭大夫》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得家信》云：「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況味可知也。詩格極高，呂本中選江西宗派，以嗣山谷，非一時諸人所及。

又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紅妝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楊一清《弘治本後山詩注序》 宋文承五季之弊，其詩綺靡刻削，出晚唐下。至歐陽永叔，始起而變之。逮蘇子美、梅聖俞起，而詩又變。黃山谷、陳後山起，而又一變。黃、陳雖號江西派，而其風骨逼近老杜，宋詩蓋至此極矣。

又《書後山詩注後》 自今讀後山詩，固驚其雄健清勁。幽邃雅淡，有一塵不染之氣。夷考其行，矯厲凌烈，窮餓不悔，則詩又特其緒餘耳。後山自謂不及山谷，晦翁以山谷詩近浮薄，乃後山所無。

《藝苑卮言》卷四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著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詩藪》內編卷三 宋黃、陳首倡杜學，【略】陳五言律得杜骨。

又外編卷五 二陳五言古皆學杜，所得惟粗強耳，其沉鬱雄麗處，頓自絕塵。無己復參魯直，故尤相去遠。

又 昔人評郊、島非附寒澀，無所置材。余謂黃、陳學杜瘦勁，亦其材近之耳。律詩主格，尚可鑿鑿自矜，歌行間涉縱橫，往往束手矣。然黃視陳覺稍勝。

又 宋之學杜者無出二陳，師道得杜骨，與義得杜肉；無己瘦而勁，去非贍而雄，後山多用杜虛字，簡齋多用杜實字。

又 無己句，如「百姓歸周老，三年待魯儒」，「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事多違謝傅，天遽奪楊公」，「公私兩多事，災病百相催」，「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皆典重古澹得杜意，且多得杜篇法。

又 七言律，壯者必麗，淡者必弱。【略】古今七言律淡而不弱者，惟陳無己一家。然老硬枯瘦，全乏風神，亦何取也？

又 黃、陳律詩法杜可也，至絕句亦用杜體，七言小詩，遂成梯突謔浪之資。唐人風韻，毫不復睹，又在近體下矣。

《四溟詩話》卷二 陳後山曰：「學者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淺易。」此與彥周同病。

朱竹濂《嘉靖梅南書屋本後山詩注序》 予少讀《山谷刀筆》載《別元城王雲》語曰：「陳無己天下士也，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人不能當也。」及讀《後山詩話》，云：「今世少年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乃縱而助詩，故致遠恐泥。」時予方承先考惠王庭訓，授讀經史。及初學詩，亟

欲求先生詩文著作以驗山谷所稱及所自得者。【略】百先生歿迄今殆五百年，論定謗銷，而不與草木同朽者，竟與蘇、黃諸老齊休，亦豈非自謂治經精史之所致歟？其所得亦既深矣。然予竊嘗以先生所至比論蘇、黃，先生之詩溫醇沉厚，朱子謂無黃之浮薄，其雅健精實，予亦謂無蘇之放誕，故其進退恬然，無少怨懟。史謂先生安貧樂道，信不我欺。審此則先生所養，又似非蘇、黃所及矣，其詩之可傳而與二公齊休也固宜。顧其爲詩，用字使事博綜群籍，字字有來處，實山谷所常以教人，而先生所受以致力者。

《**蟾齋詩話**》　杜廣大精微，如天地爐冶，隨物賦物，一一效之，不無利鈍。單從五、七字求生活，矮子觀場耳。陳無己教學者先黃後韓，不由黃、韓入者，失之拙易。此語去杜幾里？

趙駿烈《**雍正重刊後山先生集序**》　江西詩派始自涪翁，學之者擬議有餘，而變化不足，往往得其貌，未得其神，不可謂之善學也。善學涪翁者無過陳後山。蓋後山爲東坡所薦士，而涪翁即東坡友，則後山稍後於涪翁，猶及見涪翁，宜其學涪翁詩，顧所學者以神不以貌。嘗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其自道所得有如此，同時詩家莫之能及。後有任淵特爲作注，且謂「讀後山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誠以其苦心深造，自成一家，不拘拘於規模涪翁，正其善於學涪翁也。夫涪翁與米元章、李伯時同爲東坡友，後米與李皆叛坡，而彼獨爲坡遠謫，瀕死不悔，大節凜然，照耀千古。後山之所模範者在是，獨詩乎哉？【略】則介然之節，直與涪翁同，而詩以人重，亦無弗同。論者以其閉門覓句，僅比對客揮毫，恐未足以盡之。余平日讀宋詩，深有意乎後山之爲人，以其善學涪翁也。

《**戴酒園詩話**》**卷五**　方回推後山直接少陵，今觀其五言律，氣格誠有相近處。但五言律僅少陵詩中之一，後山相近者又少陵五言律中之一也。優孟抵掌似耳，詎可遽爲楚相？

《**池北偶談**》**卷一四**　陳無己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于黃太史。然其論坡詞，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己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予獨愛其二律云：「林廬烟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里，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又：「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未央。含紅破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蹲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熟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

《**帶經堂詩話**》**卷六**　《猗覺寮記》云：陳後山平生尊黃山谷，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人或疑之，非也。無己少學文於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詩（《觀兗文忠公六一堂圖書》）又有句云「始僕以文見南豐，辱賜以教」，云云。又《妾薄命》二篇，至有「殺身以相從」之語，自注「爲曾南豐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其自敘源流甚明白。唯於兩蘇公，雖在蘇門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端叔書》云：「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言外自寓倔強之意，此則不可解耳。

《**宋詩鈔・後山詩鈔序**》　初學於曾，後見黃魯直詩，格律一變。魯直謂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有開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作文知古人關鍵。其詩深得老杜之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任淵謂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註。蓋法嚴而力勁，學贍而用變，涪翁以後，殆難與敵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後山詩注》十二卷。【略】然師道詩得自苦吟，運思幽僻，猝不易明，方回號曰知詩，而《瀛奎律髓》載其《九日寄秦觀》詩，猶誤解末二句，他可知矣。又魏衍作師道《集記》，稱其詩未嘗無謂而作，故其言外寄託，亦難以臆揣。如《送郭概四川提刑》詩之「功名何用多，莫爲分外慮」，送《杜純陝西轉漕》詩之「誰能留渴須遠井」，《贈歐陽棐》詩之「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見今朝」，《觀六一堂圖書》詩之「歷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次韻蘇軾觀月聽琴》詩之「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次韻蘇軾勸酒》與詩之「五士三不同，夙紀鳴蟬賦」，《寄蘇軾》詩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寄張耒》詩之「打鴨起鴛鴦」，《離潁》詩之「叢竹防供爨，池魚已割鮮」，《送劉主簿》詩之「二父風流皆可繼，排禪詆道不須同」，《送王元均》詩之「故國山河開始終」，以及《宿深明閣》、《陳州門絕句》、《寄曹州晁大夫》等篇，非淵一一詳其本事，今據文讀之，有茫不知爲何語者。

紀昀《**後山集序鈔**》　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之一祖三宗。而左袒西崑者則掊擊抉擇，身無完膚，至今呶呶相詬厲。其五言古劘

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枘枘，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爲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嶔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爲少陵《遣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向來循聲附和，譽者務掩其所短，毀者幷沒其所長，不亦偪耶？

《緗齋詩談》卷五　陳後山得杜之骨，但欠雄渾耳。

《劍谿說詩》卷下　宋之後山、簡齋五律宗杜，皆粗硬乏溫醇之氣。

盧文弨《後山詩注跋》　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後山之詩，於澹泊中醰醰乎有醇味，其境皆眞境，其情皆眞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已。然當時亦以愛之者絕少，況後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幷稱，余尙嫌黃之有客氣也。

《石洲詩話》卷四　後山贈魯直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又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此其所以叙入紫微宗派之圖也。任天社云：「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注。而敖器之亦謂「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研，不求賞識」。昔漁洋先生嘗疑天社之語未盡然，而謂「後山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按《詩林廣記》云：「後山之詩，近于枯淡。」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後山則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後山所可比肩者！蓋元祐諸賢，皆才氣橫溢，而一時獨有此一種，見者遂以爲高不可攀耳。

又　後山極意仿杜，固不得杜之精華，然與呑剝者終屬有間。即以中間有生用杜句者，亦不似元遺山之矯變，亦不似李空同之整齊，蓋此等處尙有朴拙之氣存焉。求之杜詩，如「吾宗老孫子」一篇，是其巔頂已。

翁方綱《七言律詩鈔凡例》　自山谷以下，後來語學杜者，率以後山、簡齋並稱。然而後山似黃，簡齋則似杜，後山近于黃而太膚淺，簡齋近于杜而全滯色相矣。

《雨村詩話》　後山詩則味如嚼蠟，讀之令人氣短，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二句，係集中五律起筆，竟成何語？眞謂之不解詩可也。擁被呻吟，直是枯腸無處搜耳。

《昭昧詹言》卷一〇　（姚鼐塢先生）云：新城云：「後山詩反覆觀之，終落鈍根。」按此意不可不知。

又　又云：「後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貌枯槁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

又　又云：「後山之師杜，如穆、柳之徒學文於韓也。後山之祖子美，不識其混茫飛動，沉鬱頓挫，而溺其鈍澀迂拙以爲高。其師涪翁，不得其瑰瑋卓詭，天骨開張，而耽乎洗剝渺寂以爲奇。」

又　又云：「後山五、七古學杜、韓，其不可人意者，殆如桓宣武之似劉司空。其五古，意境句格，森沉淡澀之致，於老杜亦虎賁之似，而無老杜之雄鬱混茫奇偉之境。其五七律，清純沈健，一削冶態瘁音，亦未可輕蔑。」

又　蘆塢先生論後山之學杜學韓，黃不至處云云。愚嘗細商其故，此非學之不至，得其粗似而遺其神明精神之用云爾也，直由其天才不強耳。任淵論後山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愚謂此亦非大乘之談。又後山用意求與人遠，但過深，轉竭索無味，又時蓁蕪不合，此不可謂非山谷遺之病也。若大謝、杜、韓，用意極深曲，而句無不穩洽。

《養一齋詩話》卷六　予讀陳後山集，而歎杜之未易學，而不可以不學也。杜詩沈而雄，鬱而透，後山祇得其沈鬱，而雄力透空處不能得之，故彌望皆晦儜之氣。然使假以大年，功力至到，則鋒鏑洞穿，其所造必在山谷上。後山詩「人言我語勝黃語」，信有之也。《送外舅郭大夫西川提刑》云，【略】《別三子》云，【略】《示三子》云，【略】此數詩沛然至性中流出，而筆力沈摯又足以副之，雖使老杜復生不能過。而山谷但稱其《溫公挽詞》「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絕可怪也。然其累句，如《觀六一堂圖書》云：「誰爲第一手，未有百世公。」謂公論也，韻似歇腳。又云：「平生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謂曾爲六一門人，己又師曾，如子之子爲孫也，稱謂殊太過，以惡子自謙，尤不倫。門戶之見深，不自知其言之卑矣。他如「畫樓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平添一「東」字。「大府禮容寬懶慢，故家文物尙嫖姚」，以嫖姚當《漢志》注「飛揚」字用。「可堪親老須三釜，又著儒冠忍一羞」，以一羞當《左傳》「一慚」字用，以及次韻坡公、次韻朱智叔，爭奇鬥押，皆非少陵所謂

「波瀾老成」者。然終以用力於杜者久，故下筆深重，爲一代作家而有餘。故曰：杜不易學，而亦不可不學也。若見後山之晦僽，而遂以學杜爲戒，始求輕利，繼入佻淫，不亦謬歟！

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 遲速不關騷雅源，驪珠高會亦同論。何堪盡學陳無己，世上於今盡閉門。（陳師道）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 後山派自豫章來，倔彊蘇門未易才。恰怪春風閉永巷，卷簾顧影幾徘徊？

宮爾鐸《讀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愛其文詞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義漫成此作以質知音） 白草黃茅入望時，汗牛充棟印烏絲。閉門誰學陳無己，擁被呻吟耐苦思。

夏葆彝《論湖北詩絕句二十首》 仲達才名迥絕倫，後山風骨自嶙峋。倘從坡谷論詩法，宗派江西更幾人。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 漫笑當年呂本中，陳黃詩派本來同。後山高出涪翁上，終覺陳謨論未公。

陳衍《重刻晚翠軒詩敘》 後山學杜，其精者突過山谷，然粗澀者往往不類詩。

又 後山七律，結聯多用澀語對收，則學杜而得其皮者。

《宋詩精華錄》卷二評陳師道《春興》 後山傳作，如《妾薄命》、《放歌行》等，音節多近黃。茲特選其音調高騫，近王近蘇者，似爲後山開一生面，實則老杜本有雄俊、沉鬱兩種也。

陳師道《書舊詞後》 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爲鄉掾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卿士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詩詞滿篋，家多蓄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

《碧鷄漫志》卷二 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

陸游《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己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

《愛日齋叢談》卷四 蘇門陳無己，清苦之士，亦有長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後山詞》一卷。【略】胡仔《漁隱叢話》述師道自矜語，謂於詞不減秦七、黃九。今觀其《漁家傲》詞，有云「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強敵」云云，自負良爲不淺。然師道詩冥心孤詣，自是北宋巨擘，至強回筆端，倚聲度曲，則非所擅長。如贈晁補之舞鬟之類，殊不多見。其《詩話》謂曾子開、秦少游詩如詞，而不自知詞如詩。蓋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事事第一也。

《蒿庵論詞》 後山、癭窟、審齋、石屏諸家，並嫻雅有餘，綿麗不足，與盧叔陽、黃叔暘之專尚細膩者，互有短長。《提要》之論後山、石屏皆謂其以詩爲詞，然後山筆力甚健，要非式之所可望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不減秦七、黃九，其高自期許如此。今讀其詞，殊無超詣，與詩之冥心孤往者相去不可道里計。蓋詣有專工，固鮮能合之兩美也。

分論

《上林秀州書》 《崇古文訣》卷三一：必是讀《儀禮》熟，故其區別精。非特議論好，讀其文，氣正詞嚴，凜然有自重難進，不可回撓之勢。此後山所以爲後山，而曾子固諸公欲羅致而不可得也。《（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以禮自重，嶷然有品。

《與秦少游書》 《崇古文訣》卷三一：委曲而不失正，嚴厲而不傷和，深得不惡而嚴之道，可謂善處矣。

《上蘇公書》 《崇古文訣》卷三一：讀此書，則知前輩師友間相切磋正救如此，自是一等忠厚氣象。

《謝再授徐州教授啟》 《能改齋漫錄》卷三：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己《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張侃《跋陳後山再任校官謝啓》：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苛禮，過爲謹細。陳無己任徐州校官日，出境送東坡知杭州，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謗。無己

處之如平時，略無詘色，而聲名行乎天下，此豈視得失而爲變動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一有於先顓，爲兩塗之後悔。」此尤見無己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事耶？舊見人說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樂爲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無己者耶？

《送參寥序》《崇古文訣》卷三一：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東坡游最密。此文首尾僅二百餘字，而抑揚開闔，變態不一，最可貴也。

《平甫文集後序》《崇古文訣》卷三一：此篇豈特文字之妙，其發明平甫生平所以自守與其所以可傳者，可以勵後之人，後山亦因以自見也。《二老堂雜志》卷四：陳無己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己學于南豐，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謳永叔也，無己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

《秦少游字敘》《崇古文訣》卷三一：有意氣而不越繩尺，守規矩而不失窘步，可謂兼之矣。

《思亭記》《崇古文訣》卷三一：節奏相生，血脈相續，無窮之意，見于言外。

《黃樓銘》《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佐錄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吳泳《黃樓銘跋》：熙、豐間，以文鳴國家之盛者，不但一東坡耳。黃樓既成，子由、太虛作賦，履常作銘。二賦，坡自謂「子由實勝僕」，又稱曰：「夫子獨何妙？」惟銘最古，最有法度。一時諸賢，見者皆斂衽，獨坡偶不及之。斯文遇不遇，抑有時耶？

《談叢》周必大《與呂子約寺丞書》：陳無己《談叢》尤乖疏，如說幸澶淵，謂寇公不容章聖起還內，徑自御坐登車，是何識見。故說文正過文靖一段絕鄙野。今於集本並列衆論，以俟識者。蓋小說極難信，其來相告有好惡，有差悞，秉筆則當決擇耳。《容齋隨筆》卷八：後山陳無己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

《妾薄命》《容齋三筆》卷六：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己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略】全用籍意。或謂無己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己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己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況，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七修類稿》卷二九：二篇曲盡相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騷》、《雅》意也，故詩話中多以二詩爲首唱。予竊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之義耶，較挂劍之情者何如耶？既曰相知，又何必計其知否，此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此耶？果後山之詩，惟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歷代詩發》卷二五：琵琶不可別抱，而天地不可容身，雖欲不死何爲？二詩脈理相承，最爲融洽。謝啓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妾命身輕主見憐，感恩有淚徹黃泉。南豐去後無知己，白首侯芭泣《太玄》。（陳師道）。曾習經《題陳後山妾薄命後》：瓣香不忍更他師，壓卷今傳《薄命》辭。一死實難天地窄，世間方笑後山癡。

《妾薄命》一《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白樂天詩云「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後山以五字道之，語簡而意盡。又引謝枋得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十二樓，言粉白黛綠，列屋而閑居者頗多也。妙在「當」字，言其專房之寵也。《懷古錄》卷上：後山《妾薄命》云：「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蓋言初起舞爲壽，豈期今乃相送南陽阡，乃不假幹澹字而意自轉者。山谷「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蓋言盃酒別又十年矣。同一機軸，此最高處。《詩藪》外編卷五：無己「主家十二樓」，「葉落風不起」二首，於孟協律可謂絕類，如曰工部，則吾不知。汪薇《詩倫》卷下：名士愼於去就，乃在師友之間一死一生之時，可敬可感。《問花樓詩話》卷二：白傅詩「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陳後山《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語簡意盡。考亭謂其筆力高妙，信不虛也。《宋詩精華錄》卷二：沉痛語，可以上接顧長康之于桓宣武。羅璧《識遺》卷一：介父「眠分黃犢草」，後山「一身當三千」之句，前輩嘗評其善約，然語

簡又須意足。

又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言忍死尚可，祈死實難。意謂安得速死，以從其主也。又引謝枋得云：「落葉風不起」，【略】此意謂人才凋零，如秋風掃敗葉，葉已墜地，雖有風，不能吹之上樹矣。此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世道日降，人物隨之，更不可扶持興起也。「山花空自紅」，意謂有松柏杞梓楩楠、豫章棟梁之材，始可謂之山。今山無林木，徒有野花自紅，不成山矣。正如朝廷無支撐世道之人，班行寂寥，惟有富貴之士，隨時苟祿，不成朝廷矣。「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此二句無限意味。《懷古錄》卷下：陳後山「葉落風不起，山花空自紅」，興中寓比而不覺，此眞得詩人之興而比者也。《宋詩精華錄》卷二：二詩比擬，終嫌不倫。

《南豐先生挽詞二首》二　《艇齋詩話》：後山作《南豐先生輓詞》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本李白詩：「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送內》　《誠齋詩話》：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倡三嘆之聲。

《寄外舅郭大夫》　趙蕃《石屏詩選跋》：學詩者莫不以杜爲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大夫》，【略】此陳之全篇似杜者也。《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後山學老杜，此其逼眞者。枯淡瘦勁，情味深幽。晚唐人非風花、雪月、禽鳥、蟲魚、竹樹，則一字不能作。「九僧」者流，爲人所禁，詩不能成，曷不觀此作乎？　馮舒評：以枯勁淡瘦爲杜，所以失之千里，此黃、陳與杜公分歧之處。　不枯，不淡，不瘦，不勁，眞認差也。　如此學杜，豈不斂手拊心？乃知後山若不入江西派，定勝聖俞。　馮班評：方君謂：「晚唐人，非風花、雪月、禽鳥、蟲魚、竹樹，則一字不能作。」未盡然。　查慎行評：「不忍」、「未忍」犯重。四十字中何至失檢點若此？以爲僅近老杜，吾不謂然。　三、四從老杜「翻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脫胎。　紀昀評：晚唐人點綴景物，誠爲瑣屑陳因。然前代詩人亦未嘗不寓情于景，此語雖切中晚唐之病，然必欲一舉而空之，則主持太過。　情眞格老，一氣渾成。馮氏疾後山如仇，亦不能不斂手此詩。公道固有不泯時。　無名氏(甲)評：總而論之，凡詩情要深，韻要雅，格要高，律要嚴，才要富。惟老杜兼之，故出奇無窮。後山此作情韻好，故得老杜之一體，方君終不解也。

許印芳評：「何」字複。　謝榛《詩家直說》卷一：趙章泉謂此作絕似子美。然兩聯爲韻所牽，虛字太多，而無餘味。若此前後爲絕句，氣骨不減盛唐。《詩辯坻》：陳無己《寄外舅郭大夫》：【略】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趙章泉謂「中二聯虛字多而無餘味，若取前後爲絕句，當不減盛唐」。予謂「欺」字露筋，亦非盛唐。

《贈二蘇公》　《歷代詩話》卷五九：陳後山贈二蘇公詩：「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略】詩中之意，蓋指當時癖學爲五臟邪氣，須得蘇公一洗之耳。取義精深如此。《宋詩精華錄》卷二：此首中段，痛斥新學。

《暑雨》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第三句不可解。　馮班評：效杜之極，然未肖也。　杜詩對結，是南北朝格法，須聲文俱盡始妙。後山自杜以上都不解，往往結不佳。以爲學杜，正在皮膜之外也。　查慎行評：第三出語難對。　紀昀評：語皆過火。

《山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三、四句中有對，五、六「渾」字、「半」字有眼。　馮班評：六句「東」是何物？　紀昀評：雖無警策，氣骨自蒼。「半落東」言此湖西深東淺，東畔先涸耳。三句用「紅樹」字，知此詩作于秋末冬初，乃是實景。以爲不佳則可，馮氏詆其不通，則太過矣。

《示三子》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謝枋得云：杜子美亂後見妻子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辭情絕妙，無以加之。【略】後山祖杜工部之意，著一轉語：「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意味悠長，可與杜工部爭衡也。

《詩倫》卷下：淡而眞，是天性中物，不可以雕琢得者。

《次韻邢居實二首》　：《宋四六話》卷七：邢惇夫以詩寄無己，無己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挂冠高處未宜彈。」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

《丞相溫公挽詞三首》　《冷齋夜話》卷二：予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師道無己。」問其佳句如何，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詞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詩藪》內編卷四：如無己《哭司馬相公》三首，其瘦勁精深，亦皆得之百煉，而神韻遂無毫釐。他可例見。　又外編卷五：無己《溫國挽詞》精絕，惟「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語頗近鄙，而黃極賞之，吾所未解。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九馮舒評：不好。　馮班評：下句草草，後山不解用事也。學貧識淺，才薄心粗，醜惡極矣，只是不學。　次聯只是不好。　紀昀評：三詩亦後山刻意之作。

《石洲詩話》卷四：後山所作《溫公挽詞三首》，眞有杜意，而吳（之良）不鈔。

又二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黃山谷見此詩「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之句，嘆曰：「陳三眞不可及。」蓋天不愁遺之悲，盡於此矣。　又引謝枋得云：以文王時二老比溫公，尊之至矣。「三年待魯儒」，「待」字最妙。蓋溫公得時行道，不及三年也。《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九方回評：「世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山谷嘗誦此聯，以爲今之詩人無出陳無己右者。溫公之卒，後山猶未得官，元祐元年丙寅九月也。明年夏，後山方爲徐州教授。三詩關宋治亂，非後山之私言也。　馮班評：次聯二句好。　陸貽典評：三詩，二，馮評塗抹竟篇，竊以爲過。不熟讀《宋史》，不知其妙。　紀昀評：六句太晦。八句趁韻，尤不佳。

又三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言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於熙、豐者，極力薦引而用之。「日月」、「吹噓」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後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嘲秦觀》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王立之詩話》：少章登第後方娶，後山作此詩時，猶未娶，故多戲句。「帳空」、「聞雁」之語，皆戲其獨宿無寐也。

《九日寄秦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無地落烏紗」，極佳。孟嘉猶有一桓溫客之，秦併無之也。　紀昀評：後四句言己已老，興尙不淺，況以秦之豪俊，豈有不結伴登高者乎？乃因此以寄相憶耳。解謬。　詩不必奇，自然老健。　許印芳評：「年」字複。　《載酒園詩話》卷五：《九日寄秦觀》：「【略】淮海少年天下士，獨能無地落烏紗？」一作「可能」，「可」字較「獨」字爲圓，然「獨」字意深，有陋巷不改其樂之意。　《昭昧詹言》卷二〇：第六句極穩。　《歷代詩發》卷二五：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全詩深合此意。

《巨野》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後山詩全是老杜，以萬鈞九鼎之力，束于八句四十字之間。江湖行役詩凡九首，選諸此。篇篇有句，句句有字。　馮班評：亦有力。「帆牆」句中斷。　查愼行評：方虛谷于後山詩推重太過。平情而論，其力量尙不及涪翁，何況子美？　紀昀評：推評太過。此詩殊不爲佳。　六句費解。

《雪後黃樓寄員山居士》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謝枋得云：「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二句絕妙。余嘗獨步山顚水涯，積雪初霽，雲歛日明，遙望松林，徘徊溪橋，踏月而歸，始知此兩句如善畫。作詩之妙，至此神矣。末句意思尤妙，蓋相見則意愜，意愜則不復憶之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明」字、「進」字皆詩眼。　馮班評：憶戴事何如絮因風耶？即吟榻上何以用此？　紀昀評：「明」字果好，「進」字未工。　五、六卻淺率，不類後山。結亦太熟。

《秋懷示黃預》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三、四絕妙，五、六非老筆不能。　馮舒評：百撒。　三、四斷。　紀昀：老潔。　「眼中稀」即是「塵外趣」，然驟看殊不醒豁，馮氏抹之是也。　許印芳評：「稍稍」與「稀」字意複，不但晦塞而已。

《送外舅郭大夫夔路提刑》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後山妻父郭槩，頗喜功利，前爲西川提刑，以妻及三子託之。送行古詩有云：「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今又爲夔路提刑，謂身已老矣，使民無訟，自當無意外憂。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外物亦不足多也。蓋規戒之。　馮班評：詞不達意，突然而來，拙也。　紀昀評：五、六太腐。

《送蘇公知杭州》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此二句上下若不相屬，而意在言外，叢林所謂活句也」

《送秦觀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馮班評：俗而不套。　惡詩。只是直議論，無長言詠歌之意。　紀昀評：橫插「秋入」二句，上下脈卻不甚貫。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東坡元祐中補外，知杭州。秦少游之弟少章從行，爲師法故耳。時人或譏其舍親而出，故前詩六句、後詩四句皆及之。世固有莫逆之友，亦當戒乎不如己之友。得從東坡，則師友之際，可謂得之矣。「折腰終不補」，後山自謂也。「可但曳長裾」，言少章從人門下，豈無貧賤未遇之嘆？而屈身徇祿者，亦何所補益？于己不必以仕爲得，未仕爲失也。諸平正熟爛、綺靡餖飣詩中，見後山詩，猶野鶴之在鷄羣云。　紀昀

評：結句亦晦。

《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誠齋詩話》：無己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重九詩自老杜之外，便當以杜牧之《齊山》詩爲亞，已入變體詩中。陳簡齋一首亦然。陳後山二首，詩律瘦勁，一字不輕易下，非深于詩者不知，亦當以亞老杜可也。馮班評：用宋廣平事，不妥。紀昀評：雖未深厚，然自清挺。無名氏（甲）評：廣平鐵石心腸，而有《梅花》一賦。吳兒木石心腸，謂夏統語。《隨園詩話》卷四：陳後山吟詩最刻苦，《九日》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鄭毅夫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都是花。」此種句，似易實難。人能知易中之難，可與言詩。

《別負山居士》《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更病可無醉」，所用「可」字不容不拗。此詩全在虛字上着力，除「田園」、「沙草」、「山路」六字外，不曾粘帶景物。只于三、四箇閒字面上斡旋妙意，其苦心亦已甚矣。馮舒評：「胡未」、「尚能」，時文講談。紀昀評：晚唐詩敷衍景物，固是陋格。如以不粘景物爲高，亦是僻見。古人詩不如此論。「可」字仄，而下句第三字不以平聲救之，卻是失調，不可標以爲式。

《次韻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四句不了了，五、六有致，結趁韻。

《和王子安至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三、四妙。本三詩，今取一。第一首云：「近節翻多事，爲家不亦難。」第二首云：「陰陽消長際，老疾去留間。」皆好。馮舒評：此篇都無至日意。若移次聯入《丁卯集》，不知若何排詆矣？馮班評：首句不破冬至，尚有第一首也。落句似除夜。第四句可商。極規子美矣，然都不及至日，何也？落句子美有此體，然後山不知齊、梁詩，便自煞不佳。紀昀評：「不亦難」三字不佳。馮云「此篇不見至日意」，不知此本三詩，刪取其一，不能一首自爲首尾，全然見題也。杜公《秋興》第八首併「秋」字亦不見矣。末二句重見《寒夜》詩，蓋一時不檢之故。古人詩亦往往有之。許印芳評：《寒夜》詩作「寒燈」、「殘火」，不同者一字，重句病古人常有，陸渭南最多，而老杜最少。愚嘗細檢全集，惟「驊騮開道路」二句，與他詩犯複，足見此老詩律之細。即一首中有重字者亦少。如後山前詩之四字犯複，不但杜集無此病，他人集中亦無此病。後山雖善學杜，不及杜處正多，此猶其小者耳。　虛谷此書「閒適類」中，選入白香山《閒坐》詩。三、四云：「百年慵裏過，萬事醉中休。」虛谷批云：「二語妙，陳後山偶然相犯。」愚按：香山詩語頹唐，意興蕭索，有何妙處？後山明用其語，原非偶然。高在用其語而翻其意，更易四字，便覺氣味深厚，此點石成金手段也。又如隋人尹式詩云：「秋鬢含霜白，衰顏倚酒紅。」老杜襲之爲「髮短何須白，衰顏可再紅」，後山襲之爲「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同一襲用舊詩，而後山較勝老杜，以能加意鍊句也。然自後山襲用之後，尹、白二詩不可再用。再有用者，不能高于後山，徒作偷語鈍賊耳。　虛谷選此一首，深厚高老，曉嵐全取之。尾聯重出，故末加密圈。「至」謂冬至。《老生常談》：《和王子安至日》云，【略】只著「凍雨」一句，通篇皆有新色，而無土木衣冠之病。惟第二句學杜不佳。

《次韵少游春江秋野圖》《浩然齋雅談》卷中：後山「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極有深意。

《寄文潛無咎少游三學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元祐初，晁、張俱召試入館，後山于二年四月始得官，故進二公于富貴，而猶欲其驟進也。「青雲小着鞭」，本白樂天贈乃兄詩語也。馮舒評：「方丈」如何對「一舟」？而江西反以爲佳，眞惡派。紀昀評：峭健而不乏姿韻。結得別致。

《連日大雪以疾作不出聞蘇公與德麟同登女郎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詩爲潁州教授時作。東坡爲守，趙令畤爲簽判。東坡有和篇云「蒼檜作花眞強項，凍鳶儲肉巧謀身」是也。查慎行評：「晚節」，即老也，少味，且與雪無涉。紀昀評：亦不佳。此「微塵」用佛典。以多言，不以少言。然殊不成語。三、四尤粗而笨。陸貽典評：三、四有諷刺。

《立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此詩虛字上獨着力勾斡。馮班評：枉學杜。　陸貽典評：「梅子」字用在立春，未安。　查慎行評：此繫下首評語，誤寫于此。　紀昀評：了無深意，而風度老成。

《贈王聿修商子常》《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能」字、「每」字乃是以虛字爲眼。非此二字，精神安在？善吟詠古詩者，只點綴一、二好字高唱起，而知其用力着意之地矣。　馮舒評：渾是鬼話。　馮班評：此說最害事。　紀昀評：此種議論似獨得悟門，而實則魔趣。　語亦健峭。　五、六是就句對法。　許印芳評：詩家語助詞，反用者多，如此詩三句所謂「能」者，豈

能也？八句所謂「可」者，豈可也？初學宜知之。五、六就句對本是常格，而上句說情，下句說景，卻是變格。虛谷知講變格，此聯卻又不講，何也？

《除夜對酒贈少章》《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五、六一聯，當時盛稱其工。見《漁隱叢話》。紀昀評：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升菴詩話》卷一：尹式和宋之問詩：「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杜子美云：「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宋陳後山云：「短髮愁催白，衰顏酒借紅。」皆互相取用，各不失爲佳。《歷代詩發》卷二五：悲歌慷慨，愴然激楚之聲。

《次韻答秦少章》《優古堂詩話》：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贈歐陽叔弼學士》《宋詩精華錄》卷二：末二句學杜而得其皮者，切不可學。

《觀充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賓退錄》卷六：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略】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何焯批云：南豐瓣香，自指經學與古文，若詩則豫章公不去口也。）魏了翁《鶴山渠陽經外雜抄》卷一：陳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按是時東坡正爲郡守，又後山元以坡薦得官。

《送蘇迨》《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迨，字仲豫，東坡次子也。紀昀評：此無佳處。「多爲路」三字未詳。

《寄參寥》《艇齋詩話》：後山「平生西方原，擺脫區中緣」，出謝靈運詩「想象昆山姿，緬邈區中緣」。

《十五夜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詩意謂向老而俯仰世間，爲明月所照破也。老硬。馮舒評：落句極摹杜。紀昀評：江西派病處爲着此二字于胸中，生出流弊。後四句深微之至，可云靜諦。六句入神，所謂離形得似。許印芳評：「歸」字複。

《雪》《愛日齋叢抄》卷三：曾見詩話稱陳無己詩，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較之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句句如瘦鐵屈蟠。馮舒評：「犬」不驚，「歸」是何物？「歸」不對「犬」。馮班評：起好。第四句妙。結句弱。查慎行評：六句，斂兩句爲一句，不嫌蹈襲。紀昀評：「仍積威」三字腐。三句拙澀。五、六是十字倒裝句，忽聞犬吠，乃鄰家有人夜歸耳。本流水而下，馮氏以「歸」字不對「犬」字爲病，非也。不及《寄魏衍》詩。《載酒園詩話》卷五：《雪》詩：「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飛。」眞可謂不落色相。

《寄晁以道》《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陳無己有《寄晁以道》詩云：「子較東方生，自視何益損。人言不當價，一錢萬金產。」其後無己又賦《高軒過》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以道云：「陳三兩度不當價。」

《寄侍讀蘇尚書》《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此規東坡以進用不已，恐必有後患也。乃是潁州召入時，後又有《寄送定州蘇尚書》詩，亦云「海道無違具一舟」，君子愛人以德如此。馮舒評：二詩亦得。紀昀評：規戒語以婉約出之，故是詩人之筆。許印芳評：西湖有四，一在鄠陵，一在許昌，一在杭州，一在潁州。此指潁州之西湖言。枚叟自比，細侯比蘇。「有懷」句用馬伏波征五溪蠻事。伏波年踰六十，五溪之行，知進而不知退，卒之壺頭失利，病疫而歿，後山蓋以此規東坡也。壺頭，山名，借對「老手」，不覺其纖。上句虛，下句實，亦不覺其偏重。蓋能以意運典，不爲故事所拘。且筆勢排宕，無死于句下之病。此等可以爲法。末句指老杜「白鷗沒浩蕩」詩，以全身遠害望之也。八句皆對。

《湖上晚歸寄詩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此錢塘西湖也，後山元豐中游吳。任淵注本不收。此詩三十歲所作，乃謝克家本添入者。「憎受歲」、「怯逢春」，亦老蒼矣，未可以少作視之。馮舒評：如此自好，何必「江西」？馮班評：鄧禹笑人，如此用亦不好。紀昀評：未必是三十歲作。語自老潔。「受」字是。

《夏日即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以「花架」對「歡娛」，此等句法本老杜，而簡齋尤深得之。三、四絕唱。馮舒評：句中自對，此亦常事。詩不在此。查慎行評：第四句「亂來唯覺酒無功」，唐人已先有之。紀昀評：到地宋格，未見其爲絕唱也，況亦常有之意。

《晚游九曲院》《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此錢塘九曲院也。後山游吳時在三十歲以前，元豐五年壬戌詩。紀昀評：圓鍊。

《寄送定州蘇尚書》劉辰翁《劉孚齋詩序》：使皆如「青歸柳葉，紅入桃

花」，上下語脈無甚慘黯，即與村學堂對屬何異。後山識此，故云：「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幾無一字偶切。【略】此今人所爲偏枯失對者，安知妙意政在阿堵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元祐八年九月東坡出知定州，時宣仁上仙，時事已變，勸東坡省事高退，其意深矣。明年乃有惠州之謫，久之又謫海外。然當是時，坡雖欲退身，殆亦無地自藏矣。此乃國家大氣數也。紀昀評：語雖直致，而東坡、後山之交情，安危之際，自不暇更作婉轉，此又當論其世也。「出」字有典，「自」字、「作」字皆非是。

《錢塘寓居》《演繁露續集》卷四：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杭越堠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諦審也。《四溟詩話》卷一：僧處默《勝果寺》：「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後山鍊成一句「吳越到江分」，或謂簡妙勝默作。此「到」字未穩，若更爲「吳越一江分」天然之句也。

《寄答李方叔》《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帝城分不入」，「分」字不可不拗。又此詩四十字無一字粘景物，惟趙昌父能之。樸按：誠齋《送人下第》云：「孰使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即用後山此詩三、四一聯句法意度，然皆老杜「文章憎命達」之遺意。紀昀評：此自稱「樸者」爲誰？然則此書經後人之附益多矣。此亦失調，不可訓。

《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讀後山詩，若以色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全是骨，全是味，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也。馮班評：此江西派中緊要語，放翁以此不及黃、陳也。大略放翁骨不如肉。何見是「元日」？查慎行評：通首似杜。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佛告阿難語。後山精于內典，于此詩見之。紀昀評：雖未免推尊太過，然後山詩境實高。惟江西習氣太重，反落偏鋒耳。字字鑱刻，卻自渾成。六句對面寫法，如此乃活而有味。

《放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選衆詩而以後山居其中，猶野鶴之在鷄羣也。前六句極其工，後二句不知宿于何寺，乃有逆旅漂泊之意。詩人窮則多苦思。馮班評：語語峭健。三句直接「杖藜」云云，乃後山自謂，非指寺僧，評誤。紀昀評：後山風格本高，惟沾染江西習氣，有粗硬太甚處耳。許印芳評：「經」字複，但義不同耳。

《絕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苕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豈偶然邪？

《寄張文潛舍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此所謂車笠之盟也。「車笠」二字實，以對「飛騰」二虛字，可乎？曰：老杜「雨露」對「生成」，有例。後山又有詩曰：「預知河嶺阻，不作往來頻。」「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皆是以輕對重。馮舒評：子長如何只說雄深？馮班評：首句有病。次句湊，不讀書人語。紀昀評：綽有老健之氣。許印芳評：「子」字複。

《後湖晚坐》《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滄江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東坡賞歐公詩，謂敵老杜。後山三、四一聯，尤簡而有味。不致身于廟堂，而致身于江湖之上。「名成伯季間」，謂在蘇門六君子中，亞于黃而高于晁、張也。馮舒評：第六句費解，亦接不下。馮班評：第二句妙。「青林無盡意」好對「紫竹觀世音」。查慎行評：「意自閒」從「雙飛」襯出。紀昀評：馮云「第六句費解，亦接不下。」余謂費解有之，卻無甚接不下。此詩頹然自放，傲然自負，覺眼前無可語者，惟看雁去鴉還耳。語不接而意接，不可以崑體細碎求之。高爽。許印芳評：「盡」字複。

《春興》《宋詩精華錄》卷二：此學杜，卻似荆公之學杜者。

《以拄杖供仁山主二首》《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謝枋得云：「一生用底今相贈，更問林間有此無」，此二句有無限意味，見拄杖之奇，又見後山與仁山主契好之厚。

《項城道中寄劉令使修溪橋》《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此言必有好事者繼之。又引謝枋得云：此言好事到手不肯做，將後被別人做了。

《寄張宣州》《觀林詩話》：梅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之語，譏宣守笞官奴也。陳無己《戲楊理曹》詩云：「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又與宣守詩云：「肯爲文俗事，打鴨起鴛鴦。」皆用此也。然「起鴛鴦」三字亦有來處，杜牧之云：「織蓬眠舴艋，驚夢起鴛鴦。」

《西湖》《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查慎行評：「寒花只暫香」，少陵語也。紀昀評：七、八二句乃義山詩，偶然誤用。此種詩家亦常有之，非勦襲也。此首無味，結尤不佳。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副使》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聞名欣識面」，言吳君欲識東坡也。「異好有同功」，言吳君方外之士，與後山異趣，而好賢之意則同，故云「同功」。「我亦慚吾子，人誰恕此公」，言後山不能往見蘇公，此所以有愧於吳君也。此二句大妙。「百年雙白鬢，萬里一秋風」，時東坡年五十九，此言神交心契，與風無間也。末句後山自謂不負蘇公之門，時亦坐黨事廢錮，故云「禿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此吳子野有道術者。東坡以紹聖元年謫惠州，意謂子野之訪東坡，我其門下士亦慚之也。任安禿翁事，後山自以不負東坡。自穎教既罷之後，紹聖中不求仕也。馮班評：腹聯學杜，套。查慎行評：第六遜前。止言景，景中無情。落套。紀昀評：題目好，詩自伉爽。三句「我」、「吾」字複，五、六未免自套。無名氏(甲)評：衛青失勢，賓客皆歸去病，唯任安不去，與韓長孺共一老禿翁。見《魏其武安傳》。

《湖上》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此皆潁州西湖也。後山元祐中爲教授，滿而將去，故有此詩。馮班評：「鳥」、「水」幷無關詩眼。查慎行評：第四句，風吹湖面，水皺如鱗。紀昀評：第六句不明晰，結句亦不明晰。

《病起》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後山詩似老杜，只此詩亦合細味。紀昀評：五、六意頗可取，而語不工。無名氏(乙)評：挺挺有不病者存。

《次韻無斁偶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此懷東坡也。坡在儋耳三年矣。紀昀評：結得和平，詩人之筆。偶用杜句，蓋一時口熟不覺。

《次韻無斁雪後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馮舒評：結寬。紀昀評：中四句細膩風光，後山極有情致之作。許印芳評：「春」字複。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凡與晁無斁倡和，皆在曹州，後山依其婦翁郭槩于曹，無斁時爲學官。紀昀評：三、四自比意，然上文亦太不貫。

《次韻春懷》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後山詩瘦鐵屈蟠，海底珊瑚枝，不足以喻其深勁。「老形已具臂膝痛」，身欲老也。「春事無多櫻笋來」，春欲盡也。前輩詩中千百人，無後山此二句。以一句情對一句景，輕重彼我，沉着深鬱，中有無窮之味，是爲變體。至如「蟻蝨」、「塵埃」一聯，所用字有前例，亦佳。紀昀評：起二句殊有別味，四句野甚。

《河上》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此首便有情有景。

《題柱》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蔡正孫評：後山少貧，不得志。東坡薦爲徐州教授，復以送東坡被論罷。後徽宗召爲正字，未幾而卒。此詩亦以寫其不得志之意也。

《蠅虎》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後山此詩，蓋有所指而云，末言恃勇而不知及禍也。又引謝枋得云：此譏小人之好搏擊者。

《寄無斁》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晁無斁爲曹州教官，後山婦翁郭槩爲州守，多唱和。後山五言律爲雨而作者選七首。自老杜後，始有後山，律詩往往精于山谷也。山谷弘大，而古詩尤高。後山嚴密，而律詩尤高。馮舒評：後山再起，吾亦不服。馮班評：結不佳。律詩對結，初唐多如此。後山不讀齊、梁詩，只學子美，所以不得法。子美體兼古人，黃、陳不知也。紀昀評：此詩亦老境，然無其骨力而效之，便作元、白滑調。從老杜《寄語楊員外》一首脫出，亦覺太似。

《宿深明閣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紀昀評：五、六是後山獨造。許印芳評：如後文虛谷所解，此懷黃魯直詩也。題中即宜標明，或避嫌而隱其人，亦宜標明有懷，或標明有感，或標明感友人事，眉目清楚，讀詩者乃識詩意所在，而無誤會之虞。今此題全不標明有所感懷，向使無人注解，讀者但據宿閣推測前詩所云，皆誤認後山事，後詩所云且不知其何指矣。後山詩常犯晦塞病，此題亦然，不可奉爲命題之式。三、四承次句來，皆指山谷言。五、六語神力絕大，後山、山谷，兩面兼到。尾句仍時到山谷一邊。「年」、「人」字俱複。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山谷修《神宗實錄》，蓋皆直筆。紹聖初蔡卞惡其書王安石事，摘謂失實，召至陳留問狀，寓佛寺，題曰深明閣。尋謫居黔州。紹聖三年，後山省龐丞相墓，至陳留，宿是閣，有此詩。「暮年身萬里，賴有故人憐」，謂山谷至黔，州守曹譜伯遠、倅張牧茂宗皆善待之。「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謂紹聖小人也。馮舒評：霜可譬小人，被霜之草可喻君子，此卻反說了。紀昀評：五、六即「深知問消息，不忍道何如」之對面，從老杜「反畏消息來」句脫出，而換一「眞」字，便有路遠言訛、驚疑萬狀之意，用意極其沉刻。結句託喻故不着迹，只似感傷時序者然。許印芳評：

此章尾聯說來，前四句是就平日爲人而想現在光景，故五、六直接平安消息云云，尾句收到深明閣，回應前章首句，法律細密。又按：二詩俱精深，惟首句同一調法，尚少變化耳。「一」字複。

《東山謁外大父墓》《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後山先母夫人，皇祐丞相龐公籍之女。初丞相父格官彭城，丞相與孔道輔從後山祖洎游而成此姻。後山父諱琪，字寶之，受丞相恩，仕至國子博士，通判絳州。熙寧九年卒，年六十。母夫人紹聖二年卒，年七十七歲。馮班評：「元自」、「更須」不妥。查慎行評：叙後山家世最詳。紀昀評：但首二句注明龐公已足，餘皆支蔓，無與于詩。一氣渾成，後山最深厚之作。「更須東」三字欠通，任淵注亦附會無理，余定爲「通」字之誤。蓋此詩三句比龐之孤直，四句比小人之黨尚在。許印芳評：「年」字複。

《除夜》《韻語陽秋》卷二：李長吉云：「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至二十七而卒。陳無己《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遙知暮夜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前四句即「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之意。樂天亦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前輩競辰如此，晚輩可不勉哉！「留年睡作魔」，絕佳，謂不寐以守歲，而不耐困也。馮舒評：起句太衰颯，豈如杜詩之雄渾？查慎行評：「競辰」二字出揚子《法言》。紀昀評：六句迂曲，八句尤不成語。

《次韻晁無斁春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紀昀評：亦老潔。五、六摹老杜，「落花」、「遊絲」一聯及「小院」、「曲廊」一聯，未免太似。查慎行評：少陵詩「年衰鵩驚鞏」，今引此，「鷗」當作「鵩」。第三句用「鵩驚」，第五句復用「烏鵲」。此等詩何必入選，句法亦全襲杜，未免生吞活剝之病。

《別寶講主》《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讀後山詩，語簡而意博。「呪功」、「戒力」四字已深入于細。「服猛」、「扶顛」，一出《禮記》，一出《論語》。扶剔爲用，愈細而奇，與晚唐人專泥景物而求工者不同也。天下博知，無過三支。今後山欲其捨博而就約，棄講而悟禪，故曰「暫息三支論，重參二祖禪」也。「夜床鞋腳別」，此本俗語。腳不可以無鞋，而夜寐之際，腳亦無用于鞋。此又以其膠戀執著爲戒也。故後山詩愈玩愈有味。馮舒評：方批「愈細而奇」，不細不奇。一話到江西派，便令人欲嘔欲殺，眞詩厄也。直用上床與鞋履相別，如此講便不通。馮舒評：「服猛」、「扶顛」，全無來歷，何處說起？強似行纏牽合，祇見其不通而已。末句接不上。紀昀評：此皆有意推求，不爲公論。《詩藪》外編卷五：〔宋人〕用經語，如後山「呪功先服猛，戒力得扶顛」，剪裁亦法康樂。然工拙頓自千里者，有斧鑿之功，無熔鍊之妙。矜持於句格，則面目可憎；架疊於篇章，則神韻都絕。

《老柏三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黃裏青青出」，用三箇顏色字。「愁邊稍稍瘳」，卻只平淡不帶顏色字，此與「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同例。如張宛丘七言有曰：「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互換錯綜，而此尤奇矣。是爲變體。馮舒評：第四殆不解捉筆。查慎行評：句中自相對，古有此格。如此詩「青」可對「黃」。若「稍」如何對「愁」？且句意亦拙。紀昀評：《後山集》誤以序爲題，賴此校正。文潛二句是就句對，又別一格。引類未的。許印芳評：序前但言柏樹疏瘦，不言枯朽。序末「生意」句遂覺突出無根，此不可學。此詩五、六句即前詩以虛對實之法。虛谷引類不合，曉嵐駁之甚是。「稍」字複。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尾句謂柏葉之上，「輝輝垂重露」，遙見之者如「點點綴流螢」也。試嘗于月下看樹木，皆然。老杜云「月明垂葉露」，此句暗合。唐人詩「聽雨寒更盡」二詩，用作偶句，尚有結裹在也。許印芳評：虛谷所論，自是詩家一格。然亦未可拘泥。蓋此詩尾聯，本是對句。如虛谷解兩句串作一事，未免單弱，是以作結，少味、少力。若截然分爲兩事，以之收拾全詩，且有餘勁，曉嵐尚得斥其少味、少力哉！

《次韻夏日江村》《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三、四句中有眼。姜特立有云：「掃梁迎燕子，插竹護龍孫。」四靈有云：「開門迎燕子，汲水得魚兒。」皆落此後。馮班評：「得魚」句佳，「掃梁」句不及。馮舒評：只聞雞婆，不聞「雞孫」是何物。「乾坤」替不得《易》字。紀昀評：（陳、姜、四靈）三聯工拙亦各相等，不必軒輊。後半綰和意古法。許印芳評：後山語未襲前人，姜詩乃偷後山，四靈又偷老杜。曉嵐視爲同等，豈公論哉？「子」字複。

《次韻夏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看格律又與宛丘同。

馮舒評：百撒。　馮班評：第三句野。　不見「夏日」。宋人用事只是不相干處着力，所以不妥。　紀昀評：一片宋調，故馮氏以爲「野」。通首惟次句切夏，馮氏謂「不見夏日」，亦中其病。

《和元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景聯極佳。後山家徐州，「彭黃」謂彭門黃樓也。汴水、泗水交流城角，故云。　馮班評：落句太率。　查慎行評：「彭黃」合用，牽強。　紀昀評：「車輿」字太複，「火城」字太假借，「彭黃」二字太揑造，且前六句皆雙字平頭，殊爲礙格。結二句尤通套。此後山極敗之筆。

《登快哉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亭在徐州城東南隅提刑廨，熙寧末李邦直持憲節，構亭城隅之上，郡守蘇子瞻名曰「快哉」，唐人薛能陽春亭故址也。【略】予選此詩，懼學者讀處默、張祜詩，知工巧而不知超悟，如「度鳥」、「奔雲」之句，有無窮之味。全篇勁健清瘦，尾句尤幽邃，此其所以逼老杜也。　馮舒評：如此詩，亦不辨其爲宋。　陸貽典評：五、六寫「快哉」二字，寄託亦遠。　查慎行評：五、六取境別。　紀昀評：第四句「依」字微嫩，五、六挺拔，此後山神力大處。晚唐人到此，平平拖下矣。　尾句卻有做作態，是宋派，絕非老杜。動引杜以張其軍，是虛谷習氣。　刻意陶洗，氣格老健。

《和黃充實榴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後時」、「處獨」一聯，蓋後山自謂，勁氣凜不可干，如《棟花》詩亦云：「幽香不自好，寒艷未多知。」皆自況之辭。世人未知後山，山谷詩從何而入，盍以此《酴醾》、《榴花》詩幷觀之？「葉葉自相偶」，榴花雙葉自相偶，則不求偶于其他者也。意亦高。　馮舒評：入他何用？　紀昀評：葉葉相偶，何必榴花？　極用意而拙滯特甚。「後時」是榴花，「處獨」未見必是榴花。結處太廓落。

《和黃預病起》《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後山詩句句有關鎖，字有眼，意有脈，當細觀之。　馮舒評：第三句難解。　馮班評：第三句不可解，末句不切。　用得不好，江西詩，用事拙。　紀昀評：次句不雅。「作崇」二字亦不雅。《載酒園詩話》卷五：《和黃預病起》曰：【略】此詩首言病退，次聯用長吉嘔出心肝事，其人當必能詩。後四句是祝其強健豐碩。但新病起即欲十圍之腰，恐不能驟長如是，所謂言之太過，然意致頗佳。

《和黃預久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扆廖」一句，言雨中婦以門牡爲炊。攻苦食淡，異時不可忘也。揚雄《方言》：「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須捷，或曰摟裂。」此引用，言雨中解衣以供薪米之費也。　馮舒評：「貧可」句太僻。　馮班評：「須捷」，太僻。「扆廖」，太牽強。　查慎行評：炊「扆廖」，用事費解，與「雨」無關。　紀昀評：通體皆俗，後山不應至此。「懸麻」句拙而雜，「頹牆」句俚，「野潤」二句不似久雨。

《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四首》四《優古堂詩話》：陳無己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荊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陳留市隱者》《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有人云：陳無己「閉門十日雨」，即是退之「長安閉門三日雪」。余以爲作詩者容有意思相犯，亦不必爲病，但不可太甚耳。

《放歌行》《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洪駒父見陳無己《小放歌行》，云：「『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此爲奇語，蓋『通』字未嘗有人道。」余曰：「子豈不記老杜云『簾戶每宜通乳燕』耶？」《愛日齋叢抄》卷三：陳無己《放歌行》，魯直以爲顧影徘徊，衒耀太甚。予謂「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誠太衒耀。「說與旁人須早計，隨時梳洗莫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杜「不嫁惜娉婷」，無己衍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卻不入選，豈嫌其自鬻耶？無己措意偶類此。用魯直法評唐人故亦通。　《丹鉛摘錄》卷三：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後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著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　《圍爐詩話》卷五：陳無己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浪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一比一興，卻自深婉，不類宋詩。　《柳亭詩話》卷一七：陳後山、朱紫陽嚴氣正性，凜若冰霜。然陳有句曰：「不惜捲簾通一顧，恐君着眼未分明。」【略】乃知眞道學未有不風流者。　《養一齋詩話》卷八：陳無己《小放歌行》云，【略】山谷曰：「無己平日詩極高古，此則顧影徘徊，衒耀太甚。」愚謂無己兩詩，亦顏延年

《五君詠》之流也，豈自銜哉，憤世疾俗之調耳。第一首惡倖得名位之人，必欲知我者眞一著眼。第二首明獨居自愛之懷，不似隨時者工於早計。品甚超，詞甚激，正是好高志古，不浪結納者口吻，何爲不高古哉？無已安貧守道，窮厄以死，豈肯爲顧影賣弄之詞？吾恨山谷久與之交，而不能因其詞而察其心也。《宋詩精華錄》卷二：第一首終嫌炫玉。此首爲人說法則可，所謂「教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也。

《秋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詩中四句皆有眼，只「已須」、「不用」閑字，卻是緊要處。馮舒評：百撒。首句何見是秋？第五不可解。第六已「昏」矣，「一再更」矣，何以云「陽」？紀昀評：五句費解。

《寄泰州曾侍郎》《五總志》：項斯未聞達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陳無己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傳何尹，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當，上下意混成，眞脫胎法也。

《和黃預七夕》《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七夕詩七言律無可選，僅此而已。何遜《七夕》詩：「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逢歡暫巧笑，還淚已啼粧。別離不得語，河漢漸湯湯。」後山以爲陳篇，吾儕當會意也。馮舒評：第二句成何語？第七抄昌黎，醜甚。後山全不解齊、梁詩，所以譏何水部也。七夕好詩多矣，方云無之，正坐「陳篇」二字在胸中，見其作古語便謂不佳耳，故所收者皆拙劣。馮班評：不陳，熟否？神仙官府何與牛、女嘉會？紀昀評：此卻有理。刻意洗刷，不免吃力之痕。

《次韻何子溫祈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夾雜生硬，殊爲不佳。

《寄潭州張芸叟二首》《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後山，學山谷爲詩者也。「貓頭」、「鴨腳」，工矣。張芸叟舜民，後山姊夫。五、六謂宣室興來暮之思，蒸池之地，其得久留之乎。「得借留」，謂不能得留也。用賈誼長沙事，而傍入「來暮」、「借留」二事，句法矯健，非晚唐能嚅嚌也。二首取一。馮舒評：廉叔度來暮之思正在地方，非干宣室，唐人無此不通句法。馮班評：逼眞晚唐。查慎行評：鴨腳，銀杏；貓頭，長沙笋名。對勝黃。紀昀評：此卻嫌其太工。虛谷能議李文山「堯時韭」、「禹日糧」，而不敢議後山此句，則左袒江西之故也。

《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馮舒評：末句不明不白。紀昀評：起句太易。次句太獷。三、四入得清楚，嫌四句太露。七句更太激，異乎「駐馬望千門」矣。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兩「先生」字皆指平甫。「詩禮向來堪發冢」，以指呂惠卿口先王而行市人也。「孫劉能使不爲公」，乃辛毘語，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作三公而已。」謂孫資、劉放。後山指謂惠卿之陷平甫，亦不過不作三公耳。予友陳杰壽夫嘗謂此詩用字奇妙，意至而詞嚴，不爲事所束縛，詩之第一格也。「瘴癘避軒豁」，謂衡陽非瘴地。「故國山河」，謂介甫封荊公，衡乃荊州。他日終復其始，未可知也。國史《安國傳》不載此事，止云「子旂有父風」，此事見舊錄云。馮舒評：古人用二故事作對，辭意必相屬。宋人每每各開用，即如放翁國家科第與風漢之聯，亦是決落格，決不成文法，而黃、陳專以爲妙，方君又亟賞之，何怪本朝七子痛罵之也！「避軒豁」，成何語？「開始終」，成何語？馮班評：用事不亮不爲工也。用事非難也。方君寡學，每汲汲于此。崑體用事極妙，方君何以抑之？談詩不平，莫過于此一節。紀昀評：三、四亦太激。六句不可解。虛谷所解亦迂曲，審爾則此句欠通。五句言瘴癘避其豪氣，不敢相侵，甚言氣節之不撓耳。虛谷解謬。兩首俱從平甫入，格殊犯複。查慎行評：東坡自黃州召還時，亦與元均兄弟遊，有「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之句，其起語云「異時長怪謫仙人」，則指平甫也。

《元日雪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末句爲東坡在儋州。紀昀評：「更」字不對「穿」字。第五句不佳。

又二《老生常談》：入手當從五律。前談宋人諸作，獨遺陳後山一家，緣所記得者寥寥數語耳。昨日始得檢出，錄之以爲學者津梁。《元日雪》云，【略】一結深情若揭，似不著題。而一年方始之日，看雪杜門，自視所作，無愧於心，可傳於後，其神理之妙有不可思議者。嗚呼！外人安得而知哉！

《寄答秦州曾侍郎》《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有道」，用《列子》孔子見人游呂梁事，殊晦澀。後四句筆力雄拓，氣脈完足。

《雪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詩第一句至第六句，皆出格破體，不拘常程，于虛字上極力安排。馮舒評：結得不好。紀昀評：正

嫌虛字太多。　首句太庸，二句太生，三、四江西粗句，五、六自新，七句「功利」二字不佳，八句突出無着落。

《席上勸客酒》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蔡正孫評：此詩當時席間必有歌者，姝麗之色亦是用杜牧之詩語。小杜即牧之也。

《絕句四首》　《詩林廣記》卷六引《復齋漫錄》：此無已得意詩也。　又謝枋得云：無己此詩云「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化事甚巧。蓋是用《莊子》盜跖之言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疾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不用其語，而用其意，謂之化。

《懷遠》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東坡以紹聖四年丁丑謫儋州，至元符二年己卯，三年矣。生前以名爲累，故至此，豈復要死後名乎？「無復涕縱橫」，謂涕已爲公竭也。　紀昀評：第三句欠明晰。　末句所謂人生到此，夫復何言？惟以冥情處之耳。語至沉痛，虛谷所解淺矣。　查慎行評：「更須」猶「底須」，宋人詩每如此，言不須也。　許印芳評：此懷東坡詩也。如此命題，便合古法。曉嵐解末句的當，三句須合四句看，本自明晰。曉嵐以尋常對偶法，上下句截然分說者繩之，遂覺上句不明晰，謬矣。　此二語亦極沉痛，曉嵐獨賞結句，亦是偏見。　又按：後山詩鍊意鍊格，俱高出時輩。獨于字句不甚檢點，故重複處多。此詩五句，與《深明閣》詩犯複。又有《和晁無斁偶作》一首，亦懷東坡之作。起句云：「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回？」亦與此詩相犯，皆瑕玷也。「有」字複。

《答田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此戒田生過飲。尾句恐其不自修飾，則天資之美，亦不可恃也。　馮舒評：撇盡。　查慎行評：起句用成語，恰合。　紀昀評：三、四輕滑，不似後山。　尾句非虛谷不明。然如此費解，便非好句。

《早起》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有家無食」、「百巧千窮」，各自爲對，乃變格。要見字字鍛鍊，不遺餘力。　查慎行評：第二句老氣。　紀昀評：通體老健。　又見二十六卷「變體類」，評語不同。　許印芳評：三、四句虛實互換，固是變體。五、六句各自爲對，即就句對，一名當句對，此詩家常格，非變體也。　卷二六方回評：「有家無食」、「百巧千窮」，各自爲對，變體也。如「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輕重互換，愈見其妙。一篇之中，四句皆用變體，如「熟路長驅聊緩步，百全一發不虛弦」，即此所評之變體。如「喬木下泉餘故國，黃鸝白鳥解人情」，「含紅契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隱几忘言終不近，白頭青簡兩相催」，不以顏色對顏色，猶不以數目對數目，而各自爲對，皆變體也。　紀昀評：重出。評語不同，卻各明一義，不妨并存。

《雪中寄魏衍》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魏衍，後山門人。「遙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此教人作詩之法也。「撒鹽空中差可擬」，此固謝家子弟之拙，「未若柳絮因風起」，未可謂謝夫人此句冠古也。想魏衍此時作詩，必不用此等陳言，乃後山意也。然則詩家有翻案法，又在乎人。《晉書》郭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馮舒評：落句道好亦得，道不好亦得。在唐人畢竟不好，在宋人且說好。古人佳事、佳句，用之本無不宜，其病只恨熟耳。陸士衡已謂朝華可謝矣，必求新異，謂之翻案，此宋人膏肓之疾。翻案句多不韻。　馮班評：陸機云「謝朝華于已披」，謝句難工，避之可也。然自是古人佳事，必以爲諱，非文人風流勝概。且雪詩禁體，不始後山，此落句亦陳言耳。余謂此等詩題，若能絕無禁忌，直接古人，上也；才大思雄，自然不襲不犯，次也；巧避常辭，洗出新意，又次也；翻案求奇，下也。平熟有規格，猶勝于醜俗而求新者。江西詩不韻。古人佳句，如名花、香草，年年在眼，千古如新，直用之不過失于熟耳，其害小。如後山語便是倒卻詩人架子，其俗甚矣，其害詩更大。如坡云：「柳絮道鹽，何嘗不新好耶？」必欲作此語，下句亦應有回互，不應如後山之戇也。　柳絮因風，用之則陳熟，然著以爲戒，則又傷俗。江西派用事欠韻，正坐此等識見。落句若在唐以前，堪作笑端矣。宋人詩愈苦愈不韻，亦緣讀書少功夫。　紀昀評：前四句純用禁體，妙于寫照。五、六全不著題，而確是雪天獨坐神理。此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結亦兩層俱到。《筱園詩話》卷四：咏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脫大雅，絕不粘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略】後山《雪中寄魏衍》詩曰：「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融泥還結凍，落木更沾叢。意在千年表，情生一念中。遙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紀文達甚賞之，批云：「前四純用禁體，工於寫照。五六確是雪天獨坐神理，其故可思。結到寄魏，仍不脫雪，用法亦密。」予則謂前四句直是小兒學語，淺而且拙，粘滯已甚。五、六又太廓落，何以見是雪天，未免空而不切。一結尤凡俚。通首了無可觀，雖倖見賞於河間，不敢附和，亦後山失手之作耳。

《早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極瘦有骨，盡力無痕，細看

之，句中有眼。馮舒評：八字批得妙。冰乍開，水尚欠綠也。第六句湊甚。落句只結得「愁隨日日新」，未穩足。二、三句一串下。紀昀評：馮云：「冰乍開，水尚欠綠。」然「綠」字本唐人東風解凍詩。又云：「湊甚，落句只結得『愁隨日日新』，未穩足。」不知此以柳發引入愁新，十字流水，故單以「愁新」爲結，正是唐人詩法，不得以《才調集》板對繩之。自然閒雅，良由氣韻不同。陸貽典評：起四句何減老杜？許印芳評：「年」字、「不」字俱複。

《春懷示鄰里》《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淡中藏美麗，虛處着工夫，力能排天斡地，此後山詩也。馮舒評：如此詩未嘗不好，只不該以贊李、杜者佞諛之。馮班評：「蝸成字」、「燕作家」、「蛛網」、「蜂窠」兩聯叠用此，老杜如是乎？此卻不粗。查慎行評：第二句「僧」字疑「人」字之誤，因通首與僧無涉，且此句「僧」字無着落。紀昀評：刻意劖削，脱盡甜熟之氣，以爲「排天斡地」，則意境自高，推許太過。起二句言居處之荒涼，五、六句言節侯之暄妍，故兩聯寫景而不爲複。許印芳評：「着」字複。起便排對，下篇亦然。《宋詩精華録》卷二：此詩另是一種結構，似兩絕句結成一律。

《歸雁》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詩乃元符三年徽廟登極，南遷諸公次第北還，故後山寓意于歸雁。二詩今選其一。「弧矢千夫志」，以言羣小之欲害君子也。「箏柱」、「書郵」，以言諸賢之有所守，朋友有急難之義，傍觀者以爲憂怨也。末句則所以爲諸賢喜者深矣。後山詩幽遠微妙，其味無窮，非粘花貼葉近詩之比。三、四蓋學山谷《猩猩毛筆》詩者。馮舒評：不肯寄書，有何妙處？馮班評：次聯全無意，直用二虛語，惡道也。雁寄書本不惡，不宜寄書，恐非佳語。紀昀評：詩不佳。此解卻細密，非此解亦不喻此詩。堆砌之與點化，相去遠矣。起句突兀無緒。箏柱排似雁行耳，非以雁爲之，云「寧爲」亦不妥。

《和寇十一晚登白門》《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白門在徐州，亦曰白下，地近狹邪。寇國寶，後山鄉人，屢引白下事戲之。「小市」、「輕衫」之句，亦所以寓戲也。元符庚辰三月，以徽廟登極，湔滌南遷諸人，故有云「白首逢新政」。尾句又謂吾輩如蘇、黄，本非有意富貴，但不能恝然忘情，俾脱遷謫而北還，亦私誼之所許也。詞意深婉，豈徒詩而已哉？馮舒評：次聯亦可謂清新，然處處用得。馮班評：末句太犯。陸貽典評：此題是和作，自宜情多于景，不得以《丁卯集・登凌敵臺》詩比例。紀昀評：首尾二「相」字複，第四句清出「晚」字，五、六措語深至，詩人之筆。末句指文酒相聚之樂，注意是而語不了了。許印芳評：「相」字複。「觀」，去聲。此詩複字，曉嵐指出。他詩複字，都不檢點，是其疏處。無名氏（乙）：後半老成。

《謝寇十一惠端硯》《北窗炙輠録》卷下：舊傳陳無己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奪鬼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和寇十一同遊城南阻雨還登寺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膏」字、「納」字，詩眼極矣。紀昀評：「膏」字習字，且腐語，不及「納」字。起二句拙。查慎行評：第五句「闊」字似不如「潤」字與「膏新澤」有關會。

《和寇十一雨後登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清穩而太無意味。

《謝趙生惠芍藥三絕句》《養一齋詩話》卷八：無己又有《芍藥》詩云：「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憐獨得殿殘春。一枝膩欲簪雙髻，未有人間第一人。」此眞眼空一世，無人之見者存也。衒耀干進者，胸次有此等語耶！《宋詩精華録》卷二：昔有集「六宮粉黛」、「萬國衣冠」二句詠金輪者，可以移贈此詩。

《鉅野泊觸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馮舒評：全是形模。如村學蒙師著漿糊折子，硬欲刺人。自謂規行矩步，人師風範。句讀間亦不差，然案頭所有，《海》、《篇》直音而已。馮班評：亦有力。紀昀評：此較峭健。

《寄寇十一》《艇齋詩話》：後山「楊柳藏鴉白門下」，出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

《贈田從先》《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晚唐詩諱用事，然前輩善作詩者必善于用事。此于師弟子間引兩事用之，有何不可？馮班評：晚唐幷不諱用事。紀昀評：此論最是。此首嫌有江西楂牙之氣。

《別鄉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此棣州教時所作。蓋徐教、潁教，凡三任也。馮班評：用鄧禹事不妥切。知落句之病，可與言用事矣。得事使用，全無古人刀尺，工夫少而筆拙也。紀昀評：五、六本常語而異常老健。末句用鄧禹事，馮云不妥切。

《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宋詩精華録》卷二：三、四加「堪」字、「更」字，便不陳舊。

《爛石村》《後山詩注》卷二任淵注：後山已洗滌當世之念，忽有起廢

之除，故云爾。借用《易・繫辭》語。

《**寓目**》《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馮班評：五句「天低樹」方好。　紀昀評：第五句「歸鳥」複「來雁」，六句「晚牽」二字生。

《**晚泊**》《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使之年」出《左傳》，謂問絳人年幾歲，使之自言也。　紀昀評：此首語多生硬，不爲佳作。

《**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班評：妙。「輕」字未穩。　紀昀評：「輕」字不妥。

《**宿合清口**》《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此亦赴棣州教時作。所以去鳥穿林而出者，以舉棹者有來聲也，上問下答。起句十字，盡客夜之妙。末句嘆喟出處無補蒼生，遠矣。　紀昀評：五、六託意，非寫景。　後山詩多眞語，如此尾句，虛憍者必不肯道。　許印芳評：結意沉着，不但眞摯。《老生常談》：陳後山《宿合江口》云【略】與翁山之「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是一種神理，不待深者能擊賞之。然必有眞實學問，方能手揮目送，役使群物，刻劃化工。若儉腹之人，無眞興會而倣爲之，則定落空腔，可一望而知也。

《**宿柴城**》《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此後山赴棣教時詩。第七句尤奇。愚按范石湖尾句有云：「灘聲悲壯夜蟬咽，併入小窗供不眠。」與後山此詩尾句拍調意味俱相似。　紀昀評：此二句不及石湖有風調。　三、四粗淺。

《**顏氏阻風**》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如此竟佳，益爲有味，第二首可以不賡。　許印芳評：「流」字複。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梁山泊即鉅野，在今東平府西北，受泰山諸水，爲北清河所出入之瀦。向者河決，即連而爲一。南通泗，北通濟。荆公當國時，或欲涸梁山泊爲田，故後山元符末赴棣教，阻風于此，有「萬古梁山泊」之句，謂決不可涸，猶天理決不可磨滅也。　馮舒評：牽扯之說。　陸貽典評：迂腐之極。　紀昀評：忽牽道學語，陋甚。　三、四太易，不得謂之爲老。　無名氏（甲）評：梁山泊與南旺湖相連，中間瀦澤甚多，水大則合，水小則分。　梁山泊在宋時爲盜藪。

《**晚坐**》《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六句下六字爲眼，尾句尤高古。　馮舒評：虛字俱在中間，然六句相同亦不好。　紀昀評：雖非極筆，亦自清整。《老生常談》：《晚坐》云，【略】末二句翻用工部「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句，有神無迹，各具深情，而無雷同之弊。

《**寒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此赴棣州教授詩。起句十字，士大夫之常態。　馮班評：最後二句未似唐人。　紀昀評：「孰知」即「熟知」，古字通用。杜公《垂老別》曰：「熟知是死別，且復哀其寒。」正用「熟」字。

《**晚興**》《觀林詩話》：錢昭度詩云：「伯禹無端教鮮食，水中魚盡不知休。」陳無己云：「誰初教鮮食，竭澤未能休。」便覺語勝。

《**宿齊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句句有眼，字字無瑕，尾句尤深幽。　紀昀評：尾句沉着，用意頗近義山。《老生常談》：《宿齊河》云，【略】「墜鳥」句前人不曾道過。作者學杜又與義山不同，精鍊工能，東坡、山谷皆出其下。

《**別劉郎**》《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三、四老勁，尾句逼老杜。四十字無一字風花、雪月，凡俗之徒所以閣筆也。　馮舒評：老氣，尚未至老人頭氣。　馮班評：此首好，全學老杜。　紀昀評：不免太露吃力之痕，而筆力要爲沉摯。　許印芳評：虛谷、曉嵐之評，皆有未當處。宋以前好詩不知幾許，非盡無風花、雪月字，亦非以無此等字爲高。宋人出而有江西派，始尚言情，擺脫風景。虛谷從而和之，此僻見也。此詩通體自然，近乎率易，而出語老辣，絕似少陵集中不經意之作。曉嵐反斥其太吃力，此謬說也。　又按：次句、六句，皆用古調，此格不可輕用。四十字中四字犯複，此病不可效尤，初學宜知之。　「相」、「別」、「有」、「百」，四字俱複。

《**遊鵲山院**》《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羊叔子謂南豐。　馮班評：評不解。　紀昀評：後四句自不相貫。

《**登鵲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予按此詩，後山年四十八爲棣州教授時所作，明年下世。詩暗合老杜，今注本無之。細味句律，謂後山學山谷，其實學老杜，與之俱化也，故書此以示學者。　馮舒評：第三句接不得，第五句「朴俗」二字板。　馮班評：家兄看詩，遇不接處多畫斷。予每謂不然，至此詩不得不畫矣。　紀昀評：今注本謂任淵注。　三、四有神致，虛字煉得好。五、六以近歷山、濟水，故及虞、禹，然太廓。末句言病不遇盧醫，生硬晦澀，是江西派過求瘦硬之病。注本無之，想後山所自刪也。　山谷、後山、簡齋皆學杜而得其一體者也。故謂三家學杜可，謂學杜當從三家入則不可。

查慎行評：後山詩樸老孤峭，在江西派中自當首出，只讓涪翁一頭地耳。然謂其學杜則可，謂其學杜而與之俱化，竊恐未安。第三聯，出句用「猶」字，對句復用「尚」字，便是合掌，老杜無此法也。陸貽典評：五、六分承上二句。何義門評：後山以蘇東坡、孫莘老薦，得官正字，人品極高。古詩亦有佳者，律體不逮也。無名氏（乙）評：變壯麗形模而得生動，五、六老氣。

《除官》《王直方詩話》：陳無己有《除官》一篇云，【略】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趨嚴詔。」無己後作謝啓，復曰：「名雖文字之選，實爲輔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益畏金根之謬。」《艇齋詩話》：陳後山爲《正字》詩云「寧辭乳媪譏」，用《南史》何承天事。《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任淵注：此詩末句，言難免黨錮之憂，而稍失其高隱本趣也。《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或云：「得一正字，遽云【嚴召】，所以止于此官。」後山以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九。此除在元符三年庚辰冬，既崇寧矣，蘇、黃之文且禁矣，敢疵後山俗態也。馮班評：死用事，無作用，拙甚。紀昀評：此論卻是虛谷以門戶之見，曲爲左袒耳。凡崇奉一人之詩，即其詩其人不許有一疵瑕，此最文人習氣。無名氏（甲）評：韓文公子昌黎改「金根車」爲「金銀車」。渾城少時，從父任。人戲之曰：「當同乳媪來耶！」是年遂立功。《宋四六話》卷七：《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纔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趨嚴詔」。《載酒園詩話》卷五：後山以薦得官，即除正字，作詩曰，【略】用事切當，第三語尤天然巧合。

《題畫李白真》《江西詩派小序・後山》：《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沈。」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云手污吾足之作，太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沈耶？似非篤論。

《題明發高軒過圖》《朱子語類》卷一四〇：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

《和和叟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詩見《後山外集》，任淵所不注者，恐非後山作，以五、六太露。不然，則是少作，嘗自刪去者也。馮班評：凡筆，不稱大名。查慎行評：三、四亦低派。紀昀評：此評最是。

《驚鵲》《詩林廣記》後集卷六蔡正孫評：此詩譏小人之陰險潛毒者，聞之者足以戒云。

《病中六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謂閑居自奉，且有祠祿，樂矣。若更不病，即揚州鶴也。甚佳。元題十二首，示漢姪可率昆季賡和。今取六首。馮班評：甚不佳。紀昀評：次句鄙，三、四俗格，竟不似後山之筆。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紀昀評：三句太率易，近香山。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馮班評：第二句似謂以芳辛之物實枕耳，「幃」字不貫。紀昀評：此首又近武功。

又四《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馮班評：落句如何變了蝶？紀昀評：五、六極作意而不佳。

又五《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馮舒評：只一「潮」字未足。紀昀評：前四句忽近崑體。

又六《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六詩，每首有一、二聯工而雅，正其病也。非貧者之病，蓋猶有貴人之風焉。紀昀評：此評不甚了了，大意怪其不作酸澀語耳。查慎行評：以身試藥，冒險甚矣，語卻有致。《易》云：「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字從此出。紀昀評：此較清穩。三、四亦小巧。六首皆非後山佳處。李光垣評：六首中凡用衣、身、藥、日、風、秋，字面複。無名氏（乙）評：首尾二首細靜。

《光祿菴二絕》蘇軾《答陳履常》：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菴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

《除棣學》《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至棣未久，即除正字，乃韓忠彥爲相，復用元祐時人，所以明年改爲建中靖國，僅一年改崇寧，而後山以其年卒。更二十年不死，何限好詩垂世！亦恐無處着身耳。查慎行評：五、六與起句調同。紀昀評：三、四句人不肯道，彌見其眞，彌見其高。五、六接得挺拔，勢須有此一拓一振。宋時俚語有「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之句，後山此句蓋用之。《雞肋編》云。許印芳評：「作」字、「年」字俱複。

《雪意》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雪之浦惟其遠，故鶴不可

見，謂之「渾無鶴」可也。雪之林惟其疏，故松獨可見，謂之「只有松」可也。全在「遠」字、「疏」字上見工。更得前聯不用虎跡一句，則不冗矣。此二句尹穡得其餘工，有詩曰：「草黃眠失犢，石白動知鷗。」亦佳。併記諸此。　馮班評：尹詩滿身斧痕，不足學。「新」字晦，取巧之過。　馮舒評：既已大雪，如何題是「意」？　第三句隨過已落沒，差有景。　查慎行評：尹詩意俚。「工」字出韻。　紀昀評：詩全是雪，并非雪意，「意」字恐誤，再校。　虛谷云：「更得前聯不用虎迹一句，則不冗矣。」此論是極。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篇似閨人念征夫詠雪，「呵玉」、「掩酥」一聯亦流麗。　馮舒評：古人不如此下語。無論方君不知，後山亦不知。　馮班評：平爛。　落句陳言也。後山尚不許用謝夫人事，乃用此何耶？　查慎行評：老杜「煙存火似紅」，只一「似」字便寒意可掬。此云：「紅擁夜深爐」，何等暖熱，乃云「指冷」、「胸寒」耶？　紀昀評：三、四俗艷。

《贈關彥長》《歷代詩發》卷二五：清穩足傳。

《別威德寺》《歷代詩發》卷二五：老致紛披，字字穩當。

《和沈世卿推官見寄》《歷代詩發》卷二五：通詩俱從「近酒杯」三字暢發，同義疏豁，得之自然。

《送澤之過維揚》《歷代詩發》卷二五：足令游興勃然不羨，送人作郡。

《崔觀詩》《歷代詩發》卷二五：直叙始終，不假交飾，遙得漢魏之遺。

《山中新晴》《歷代詩發》卷二五：逸情飄舉，欲抗雲霄，洵是新晴興致。

《閑樂》《歷代詩發》卷二五：蘇坡公有《此君庵》絕句，不如此詩清泠可愛。

《減字木蘭花》（娉娉裊裊芍藥枝頭）《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云：晁無咎貶玉山，過彭門，而無己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己作《木蘭花》云，【略】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腴艷發，殆不類其爲人。無己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腴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浣溪沙》（暮葉朝花種種陳）《碧鷄漫志》卷二：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略】以末後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己喜作莊語，其弊生硬是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西江月》（淺色千重柔葉）《雨村詞話》卷一：樂天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伊州、涼州，古舞曲地名也。後山《西江月》云：「正需蠻素作伊涼。」筆力雖好，終嫌雜湊。先生嘗有詞自贊「黃秦去後無強敵」，可謂言大。

《漁家傲》（一舸姑蘇風雨疾）《雨村詞話》卷一：後山有《漁家傲》詞，咏蘇州溼紅箋，有「色門朝花光觸日」句，疑即今硃砂箋也。

《減字木蘭花》（今年百五）《雨村詞話》卷一：後山《減蘭》，有「白下門東，誰見初楊弄晚風」，以新柳爲初楊，甚新異。

《洛陽春》（素手拈花纖軟）《詞品》卷三：陳後山爲人極清苦，詩文皆高古，而詞特纖艷。如《一落索》換頭云：「一顧教人微俏，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也要識春風面。」又有席上贈妓詞云：「不愁歌裏斷人腸，只怕有腸無處斷。」所謂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菩薩蠻》《詞綜偶評・宋詞》：（「彈到斷腸時」二句）含情無限。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陳師道傳》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早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

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略】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陳師道傳》（存目）

任淵《後山詩注目錄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陳師道《與魯直書》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而請矣，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絕句。時有好語，即爲絕倒，不知天欲窮之邪，欲達之邪！邇來絕不爲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用以卒歲，毋以爲念也。師道再拜。

又《寄兗州張龍圖文潛二首》　去國遭前政，還家未白頭。百年當晚遇，一辱獨先收。齒脫空餘舌，顏衰早着秋。三爲郡文學，大勝鄧元侯。

劉安世《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奏》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爲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游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留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旁若無人，搢紳喧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亂法，莫此爲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體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五總志》　館中會茶，自秘監至正字畢集，或以謂少陵拙於爲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己默默無語，衆乃詰之，無己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窘於詩，或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衆乃服膺。

《卻掃編》卷中　陳正字無己，世家彭城，後生從其遊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閒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歸，竟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瞿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間，坐卧咏哦，有窶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棄去之。故平生所爲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百篇。今世所傳，率多雜僞，唯魏衍所編二十卷者最善。

又　魏昌世言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翻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無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風月堂詩話》卷上　晁伯宇少與其弟冲之叔用俱從陳無己學。無己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己再三詰之，叔用云：「別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己首允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

又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人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無己晚得詩法於魯直。他日二人相與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耆舊續聞》卷二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薦無己往見，投贄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亳，無己走泗州間，攜文謁之，甚歡，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爲師。元祐初，東坡率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授，徙潁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生也。《過六一堂》詩

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識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泣寒蛩。」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至論詩，即以魯直爲師，謂豫章先生。無己晚得正字，貧且病，魯直《荆南十詩》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爲歉，又與死者相對爲惡，未幾果卒也。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謝枋得云　後山能忍貧，達官名賢哀其賢，袖白金饋之，見其辭色無窮態，議論愈介潔，竟不敢出。建中靖國辛巳，仕于朝，郊祀爲執事官。其內子聞郊壇高寒，非挾纊不可，借姨夫趙挺之綿裘衣之。臨行，後山問此裘所從來，妻以實對，後山脫而擲之地。其夜寒凍，得疾不起。

《不下帶編》卷五　古今絕藝，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陳無己登覽得句，急歸卧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嬰兒稚子亦抱寄鄰家以避之。徐竢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精專，自吟句云：「此生精力盡于詩。」眞不虛矣。此如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人聲便怒。二公之沉思如此，宜其爲千秋絕藝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陳師道》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徐之彭城人，自號後山居士。元祐三年，蘇軾、傅堯俞、孫覺薦爲徐州教授，又梁燾薦爲太學博士，歷秘書省正字。學識夐絕，有經世才，一時問業者甚衆。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後山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始以薦得官。家極貧，苦吟，每偕及門登臨，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嬰兒稚子，亦抱寄鄰家。《自咏》絕句「此生精力盡於詩」，殆無忝矣。山谷曰：「履常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爲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初寓京師，傅欽之欲識其面，以問少游，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朝，以書招之，後山答云：「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獨見于今。夫相見所以成禮，師道于公有貴賤之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往。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爲教授時，欲往迎之，告徐守孫莘老，孫不之許。乃託疾私行，至南京與坡公同舟直下，抵宿而後返，爲劉安世所彈。余觀後山越境而見東坡，當軸而不見子厚，曾何得喪足繫其胸次哉？癭翁《詩評》：沖寂自妍，不求識賞，眞詩如其人矣！林擇之問朱文公曰：「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公答云：「後山雅健勝似山谷，然氣力不及山谷較大，此其所以推服弗置也。」坡公最重後山書，曾有一帖，已遺荆州李翹叟，繼亡其本，借來謄出，適爲役夫盜去，鬻于僧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猶恐此卷再爲盜所得也，扃鐍藏之。坡公聞之，不禁拊掌。惜乎！扈從南郊，不屑服趙挺之衣，竟以寒疾死。悲夫！【略】無己著述繁多，今世所傳，率多僞雜，惟門人魏衍昌世編《後山集》二十卷最善。《詩話談叢》，放翁疑爲後人贋作。洪容齋亦云：「《談叢》載國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實，非公筆也。」長短句二卷，胡元任云：「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于詞不減秦七、黄九。其自矜如此。」

作品本事

陳師道《陳留市隱者詩序》　陳留市有工力，隨其所得爲一日費。父子日飲於市，醉負以歸，行歌道上，女子抵手爲節。有問之者，不對而去。江季恭以爲達，爲作傳。倩予賦之。

又《鷓鴣詩序》　辛巳夏四月庚戌，日將晏，與客追涼露坐，有雀引雛二三集垣下，行且哺。俄有鵲至自西北，俯啄雀間。初循循，少焉得雀，遽攫一雛而升於垣，出雀不意。雀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鵲竟磔雛以食不顧，如得計然。坐客嘆息，余感之賦詩。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九引《王直方詩話》　此無己所賦宗室士暕《高軒過圖》詩也。初，無己謂余曰：「近宗子節使使余作一詩，皆挂名其間，得百千以爲女子嫁資，可乎？」余曰：「詩未成，則錢不可受；詩已成，則錢不可來。」數日無己卒，士暕贈以十縑。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王立之詩話》　雙井黄叔達，字知命。自江南來京師，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於城南。夜歸，過龍眠李伯時。時知命着白衫，騎驢道中，搖頭而歌，履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皆驚，以爲異人。伯時素善畫，因寫以爲圖。邢惇夫作《夜歸圖》詩。此詩末句追記此事也。

《後山居士集》卷三《答黄生》魏衍注　時初冬，尚無冬衣，先生以背子贈之，堅不受。到家以朱氏所贈二疋寄之。因作詩。

《後山詩注》卷四《寄送定州蘇尚書》任淵注　元祐八年九月，蘇公知定州，于時宣仁聖烈太后上昇，時事漸變。故此詩意勸公省事高退。

《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後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蘊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詩林廣記》後集卷六引謝枋得云　元豐間，曾鞏修史，薦後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未下而曾去，後山感其知己，不願出他人門下，故作《妾薄命》。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　方回評：王安國字平甫，有《校理集》百卷行于世。尤富于詩，曾南豐作序，陳後山作後序。神宗召試賜第，坐忤呂惠卿，引連鄭俠獄，以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斥。元豐初卒，年四十七。子旉字元均，斿字元龍。元符元年看詳訴理所言，宣德郎王斿于元祐初進狀，稱安國冤抑，斿貶監江寧糧料，旉罷京東運判，監衡州酒稅。後山家居，作此詩送之。

《蟫精雋》卷六　徐清諱靜之，蓬萊女官也。卜西里王氏，詩作謝體，書效山谷，妍妙可喜。陳後山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效黃家元祐腳，信知人厄匪天窮。」

著錄

魏衍《後山陳先生集記》　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爲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稿，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略】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叢談》，各自爲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門人彭城魏衍撰。

王雲《題後山集》　洎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珩瑀，貫列大備。【略】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後山陳無己集》十五卷（陳師道）。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無己《後山集》二十卷。右皇朝陳師道字無己，彭城人。【略】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才十一。

《讀書附志》卷下　《後山先生文集》五十五卷。右陳師道無己之文也。《讀書志》云二十卷，希弁所藏乃紹興二年謝克家所叙者。或謂二十卷者，乃魏衍所編，而《讀書志》不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後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一卷、《長短句》二卷，秘書省正字彭城陳師道無己撰。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案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稿，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韙刊於臨川，云未見魏全本，仍其舊十四卷爲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於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後山作。後山者，其自號也。

又卷二〇　《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陳師道無己撰。亦於正集中錄出入《詩派》。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師道集》十四卷，又《語業》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後山文集》，一部四冊，殘闕。

王鴻儒《弘治本後山先生集序》　《後山先生集》凡三十卷，余昔錄之於仁和陳氏者也。【略】潞守馬君暾者，字廷震，先生同郡之名家也。景仰高風，購求遺藁近二十年矣。比聞予有是集，欣然請錄，既付於梓，而併蘄序之。【略】今馬君託梓以傳，實不朽之盛事，恨不令公見之。是書無別本校證，訛字頗多，觀者以意讀之可也。其每卷之首載賤姓名而題曰「重校」者，蓋太史公所謂附驥之意，非事實也。【略】弘治十二年己未夏四月二十七日，奉議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南陽王鴻儒序。

《百川書志》卷一二　《後山文集》八卷。

又　《後山詩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師道集》十四卷，又《外集》六卷，又《理究》一卷，又《長短句》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後山集》三十卷。

《行人司書目》　《陳後山集》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後山文集》四冊，不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後山集》三十卷（內詩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陳後山集》八冊，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師道《後山集》十四卷。

王原《雍正本後山先生集序》　後山文集，其門人魏衍輯詩四百六十五篇爲六卷，文一百四十篇爲十四卷。任淵注其詩六卷，益爲十二卷。今所傳馬暾刻本，比魏本詩多二百一十四首，文多二十九首，又益以《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釐爲二十四卷，而任淵之注不傳。方紫陽稱後山詩謝克家本有《外集》，今本所增，殆即謝本《外集》中所蒐遺也。馬氏刻版，久已亡失。吾郡趙子潤川素愛其詩，從姚太史聽巖公家借得鈔藏馬氏本，中間頗有訛字，余悉爲改正，疑者闕焉。潤川好古，工詩文，將謀雕版，以廣其傳，屬余引其端。【略】雍正四年丙午長夏，後學青浦王原謹序。

趙駿烈《雍正重刊後山先生集序》　從姚太史聽巖先生家借得鈔藏馬氏本，欲謀雕板，以廣其傳，而王給諫西亭先生極爲獎賞，并爲余訂訛考異，補其殘缺，釐爲若干卷以付梓。雖自愧學殖荒落，見聞孤陋，未能獨抒其所得，以補任淵之注之所未及，而平日之讀詩尚友，其情或可藉此一慰也。雍正庚戌六月，雲間後學趙駿烈書於學稼村舍。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後山集》，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弘治十二年刻於潞安，有公序及魏衍集記，元城王雲、天社任淵二序。詩十二卷，六百七十九首；雜文八卷，一百六十九首；《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附焉。共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後山集》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宋陳師道撰。【略】此本爲明馬暾所傳，而松江趙鴻烈所重刊。凡詩七百六十五篇，編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編九卷，《談叢》編四卷，《詩話》、《理究》、《長短句》各一卷，又非衍之舊本。方回《瀛奎律髓》稱謝克家所傳有《後山外集》，或後人合併重編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後山先生集》三十卷，明嘉靖刊本，何氏義門從舊鈔本手校。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後山先生集》三十卷，明弘治刊本。何義門校，朱竹垞藏。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　宋板《陳後山集》，一套。

傅增湘《弘治本後山先生集跋》　《陳後山集》三十卷，明弘治十二年己未刻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每卷首葉三四五行題「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後學彭城馬暾廷震綉梓」。前有山西按察司僉事王鴻儒序，【略】次有門人魏衍記，元城王雲、天社任淵二跋，皆據宋時原刻傳錄。卷末有「潞州儒學廩膳生員郭銘繕寫」一行。【略】按《後山集》卷數，傳本各異。據魏衍《記》稱，以甲、丙稿合而校之，得詩四百六十五篇，分爲六卷；文一百四十篇，分爲十四卷；《詩話》、《談叢》則各自爲集云，是宋本當爲二十卷矣。文淵閣著錄，所據爲松江趙駿烈重刊馬暾之本，近時番禺陶氏愛日廬刻本因之，凡詩八卷，文九卷，《談叢》四卷，《詩話》、《理究》、《長短句》各一卷，通爲二十四卷。據青浦王源序，言從姚太史聽巖家借得鈔藏馬氏本付梓。然今取此本與趙刻核之，其卷數乃不相合，殊不可解。蓋馬本詩十二卷，文八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二卷，《長短句》一卷，實爲三十卷。趙氏付梓時，即言馬氏刻板久已亡失，意其所假姚太史傳鈔本或有改訂，而藝風老人乃歸咎於四庫館臣之併省，殆亦未加深考耳。余嘗觀諸家藏目，多載《後山詩注》，而馬氏三十卷本乃獨缺如。近時惟丁、陸二家有之，此外不多覯也。雍正庚戌趙駿烈重刊時，求明刊已不可得，四庫開館亦祇據趙本著錄，蓋當時既未廣流傳，逮及今茲已歷四百餘年，其罕祕難遇宜矣。【略】又按：世傳吳荷屋方伯藏宋刊本，繆藝風晚年曾語及之，而訪尋踪跡，竟未知歸於何氏。余昔年游吳門，於潘世兄博山家遍觀藏書，得見宋刊大字本，正二十卷，字大如錢，氣息樸厚。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字，版心刻工有「眉州某某刊字」，前有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蓋南渡初蜀中刊版，與《蘇文忠集》、《蘇文定集》並行，故字體行格宛然如一。因知魏衍所編詩文之外不附《談叢》各種者，正是此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後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陳師道撰。宋蜀中刊本，九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不記字數刊工。前有紹興二年汝南謝克家序。有翁覃溪（方綱）題字。

又　《後山先生集》三十卷，宋陳師道撰。明弘治十二年馬暾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後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陳師道撰。宋刻本，翁方綱跋并題詩，二十冊。《後山先生集》三十卷，宋陳師道撰。明弘治十二年馬暾刻本，傅增湘跋，四冊。《後山先生集》三十卷，宋陳師道撰。明刻本，顧廣圻跋并錄何焯校跋，傅增湘跋，四冊。《後山先生詩集》六卷《逸詩》五卷，宋陳師道撰，清雍正三年陳唐活字印本。

任淵《後山詩注序》 近時刊本，參錯謬誤。政和中，王雲子飛得後山門人魏衍親授本，編次有序，歲月可考，今悉據依，略加緒正。詩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爲上下。作之有謂，而存之可傳，無怪夫詩之少也。衍字昌世，作《後山集記》，頗能道其出處，今置之篇首，後有學者得以覽觀焉。天社任淵書。

楊一清《弘治本後山詩注序》 予尤酷愛後山，嘗攜其遺稿過漢中，令生徒錄過，用便旅覽，而憲副朱公恨世無完集，不與歐、黃諸家並行，遂屬知府袁君宏加板刻焉。顧舛訛太甚，兼有脫簡，嘉其志而惜其費，蓋不獨予然也。丙辰歲，予南歸，獲定本於江東故家，朱公喜得如重寶，復以屬袁君，遂再板以行，精繕奚翅什百，而爲功爲惠，固不勘矣。

《近古堂書目》下　宋版集注《後山詩》。

朱寵瀼《嘉靖梅南書屋本後山詩注序》 及初學詩，亟欲求先生詩文著作以驗山谷所稱及所自得者，久之乃獲漢中守袁子宏再刻先生詩集，乃天社任淵所註、先生門人魏衍離之爲六卷者。文集則《詩話》外莫從而見矣。【略】漢中所刻距今僅三十年，已半漫闕，予爲重補校刻，嘉與知好後山者共之。刻訖，爰序於首。嘉靖十年歲在重光單閼夏六月既望，後學止菴子書于梅南深處。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詩集註》四冊，十二卷，任淵註。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集注後山詩》。陳景雲注：十二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陳後山詩注》十二卷，【略】山谷、後山《詩注》，雖有舊板行世，僅而得見，余所藏俱宋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後山詩注》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陳師道撰，任淵注。原本六卷，此本作十二卷，則淵作註時每卷釐爲二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後山詩注》十二卷，宋刊本。宋天社任淵注。闕卷一至卷三，三卷鈔補。

黃丕烈《殘宋本後山詩注跋》 余爲五硯主人幹一事，主人欲酬余，謂：「家有殘宋本幾種，當贈子。」忽忽未果，而主人已作右矣。其孤，余婿也，向未經理書籍事，囑余爲之點檢，所云殘宋本亦甚寥寥，此《後山詩注》卻是宋刻，然止一卷。卷首及末俱已剜去，無從識別卷第，因取明刻本核之，始知是冊爲第六卷。明刻注於當句下，正文與注牽接去，唯此正文與注各自爲行，當是舊式，存此猶見《後山》眞面目也。庚午五月，復翁。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後山詩注》，鈔補，十二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後山詩注》十二卷，明弘治刊本。天社任淵。

《書舶庸談》卷三　《陳後山詩注》十二卷，宋槧。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後山詩注》十二卷，明弘治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後山詩注》十二卷，宋刊本。題「天社任淵」。前三卷鈔補。

傅增湘《宋刊殘本後山詩注跋》 近日文德堂韓大頭在西小市收得《後山詩注》七冊。其人以爲明初善本也，以四十金獲之跑城人之手，持以示韓，韓固精於鑑別，頗識宋元版刻，亟益以百金轉得之，遂居爲奇貨焉。時余方避暑於暘臺山清水院，留連近旬而返，森玉、斐雲兩公皆走以相告，遂假之以歸，取覆聚珍本手自斠正，凡四日而畢，改定凡一千一百三十有餘字。【略】（原書）字體古勁，與《冊府元龜》、唐人詩集相類，斷爲蜀中所刊。宋諱缺筆止於「構」字，而「愼」、「敦」不缺，蓋南渡紹興刊本也。存卷三下至卷六下，凡三卷有半，適當今本卷六之十二。按《直齋書錄》載《後山詩注》六卷。即子淵自記，亦言詩止六卷，益以注，卷釐爲上下。可見今本分卷十二之非。而此殘帙，標題卷爲上下，碻爲任氏舊式，即此一端，已足貴矣。按《後山詩注》宋時本與山谷合刻，且同刻於蜀中，以同爲蜀山任氏注也。余舊藏日本五山刊《山谷詩注》大字本，考從蜀刻出。近時江西陳氏取以覆本行世，其前有序，即題《黃陳詩注》。然此本世祇傳山谷，未見後山也。《讀書敏求記》載此集，遵王云「與《山谷詩注》均宋刊本」，第未審爲大字或小字也。《愛日精廬目錄》載宋刊本，鈔補前三卷，今其書歸鐵琴銅劍樓，然觀其所印書影中，所列乃別一殘本，祇存第六卷。據其自記，與鈔補者同爲一本，核其版式行格，悉與此本合，第細

審之，則又並非一刻。瞿本標題作「後山」，此本作「後山」，一也；瞿本題「卷第六」，此作「卷三下」，二也；瞿本版心上有字數，此本無之，三也；瞿本詩題低五格，注低一格，此本題低三格，注低二格，四也。依此四者推之，知此本爲蜀中初刻，而瞿本必出於覆刊。蓋分卷爲十二，既失原式，且刊工字體亦不如此本之氣韻古樸，非深知版刻者，殆未足語此耳。【略】余生平所見者，尚有明弘治楊一清本、嘉靖梅南書屋本，朝鮮古活字本、日本古活字本。弘治本，據楊序凡兩刻。至梅南書屋本，乃明光澤王藩府嘉靖時所刻，余曾收得一帙，沈乙盦見而好之，因以持贈，其源實從弘治本翻雕。朝鮮本余亦有之，今《四部叢刊》中所通行者是也，亦由弘治本出，而改易行款耳。日本古活字本乙盦有之，與《山谷詩注》同時排印，然亦載楊序，則亦出弘治本可知。是此書弘治楊氏當時所據，必出於宋刻，其餘梅南、朝鮮、日本各本，皆從弘治本孳乳而生耳。故余取朝鮮本與蜀本校，其合者殆十之七八，凡聚珍本誤者，朝鮮本多不誤，此足證朝鮮活字爲宋刻再傳之本矣。茲仿瞿氏例，取卷三下蜀本與聚珍本異者排比於後，其各卷注文尤異者亦略著一二，庶覽者一展卷而瞭然其得失之故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後山詩注》六卷，宋陳師道撰，任淵注。存卷三下至六，計三卷有半，七冊。宋蜀中刊本。【略】按：此書今本十二卷，此三卷半適當其卷六至十二。

又 《後山詩注》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注。明嘉靖十年遼藩朱寵瀼梅南書屋刊本。

又 《後山詩注》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注。朝鮮古活字本。【略】朝鮮薄皮紙印，字疏宕有古致。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後山詩註》六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宋刻本，周叔弢跋，七冊。【略】存四卷（三下至六）。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宋刻本，黃丕烈跋，一冊。【略】存一卷（六）。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元刻本（序目、卷一至三配清鈔本），十二冊。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元刻本（卷一配日本鈔本），四冊。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元刻本，九冊，存九卷（二至三、五至十一）。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明弘治十年袁宏刻本，范文安校并跋，六冊。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明嘉靖十年遼藩朱寵瀼梅南書屋刻本，惠棟批點，徐時棟、鄧邦述跋，四冊。

《後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任淵註，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後山詞》一卷，陳師道撰。

《百川書志》卷一八 《後山詞》一卷，宋彭城陳師道履常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陳師道《後山詞》。

《述古堂書目》卷二 《陳後山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陳師道《後山詞》二十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後山詞》一卷，明鈔本。彭城陳師道履常。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後山詩話》二卷，右皇朝陳師道無己撰。論詩七十餘條。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後山詩話》二卷，師道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陳師道《後山詩話》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後山詩話》一卷，宋陳師道無己撰。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後山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後山詩話》二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陳後山詩話》二卷，續稗海本，百川學海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五集：《後山詩話》二十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後山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舊本題宋陳師道撰。【略】是書《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一卷，疑後人合併也。陸游《老學庵筆記》深疑《後山談叢》及此書，且謂《談叢》或其少作，此書則必非師道所撰。今考其中於蘇軾、黃庭堅、秦觀俱有不滿之詞，殊不類師道語。【略】疑南渡後舊藁散佚，好事者以意補之耶。

《歷代詩話考索》 《後山詩話》，《郡齋讀書志》云有二卷，論詩七十餘條。今據毛氏汲古閣刊本，條數不減，其卷亦合爲一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後山詩話》一卷，宋陳師道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宋刊本。宋陳師道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後山詩話》一卷，舊本題宋陳師道撰。百川學海本。　津逮祕書本。　汲古閣刊本。　歷代詩話本。　後山全集本。　稗海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題陳師道撰，宋刊本，【略】即宋本《百川學海》中之一種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後山居士詩話》二卷，題宋陳師道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傅增湘校幷跋，一冊。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後山談叢》六卷。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陳師道《談叢究理》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陳後山《談叢》，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陳後山談叢》一冊。

《**百川書志**》**卷八**　《後山談叢》六卷，宋陳師道著。

《**玄賞齋書目**》**卷六**　《後山談叢》。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後山談叢》六卷，陳師道，續祕籍本。陳後山文集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後山談叢》六卷，陳無己。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後山叢譚》四卷，宋陳師道。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唐宋叢書本。　學海類編本。

又《續錄》　說郛本。　祕笈本。　歷代詩話本。

藝文

唱和

李之儀《謝陳無己相訪》　下直來天祿，柴荊故遠求。論心日恨短，歸路雨何憂。紅葉繽紛曉，黃花爛熳秋。會須尋此況，擊節再相酬。

張耒《贈陳履常》　勞苦陳夫子，欣聞病肺蘇。席門遷次數，僧米乞時無。旨蓄親庖急，青錢藥裹須。我腸方不給，何以繫君駒。

又《寄陳履常二首》　近聞彭澤令，旅飯寄招提。杜老不厭賦，韋郎猶愧妻。得州慚牧養，懷友負招攜。祇學新詩好，高吟獨醉泥。　故人猶念我，一笑向何人。老去唯佛祖，州閑如隱淪。殘年河溯雪，近臘水鄉春。何日相逢笑，天邊白髮新。

晁補之《次韻履常見貽》　人皆愛陳子，新雨尚能來。但使門多客，何嫌室自埃。弓旌無遠野，城郭有遺才。底日常候舍，傳聲四輩催。

又《無己初除正字以詩寄之》　平生阮步兵，口不道臧否。每笑謝著作，自是雌黃口。閉門秋草多，金風搖白晝。忽傳黃紙書，校藝郡公後。執雁有楚越，佩劍無左右。難畫渾沌眉，遽識齊宿瘤。彭城陳夫子，笑我顏何厚。爲語陳夫子，人生無不有。

《皇朝文鑑》卷二〇邢居實《寄陳履常》　十年客京洛，京袂多黃塵。所交盡才彥，惟子情相親。會合能幾日，歡樂何遽央。春風東北來，飄我西南翔。驪駒已在門，白日行且晚。停觴不能飲，將去更復返。把腕捋髭鬚，悲啼類兒女。人生非鹿豕，安得常羣聚。朝別河上梁，暮涉關山道。匹馬逐飛蓬，離恨如春草。去去日已遠，行行淚橫臆。昨日同袍友，今朝異鄉客。來時城南陌，始見梅花白。回首漢江頭，黃梅已堪摘。杖策登高城，極目迴千里。落日下青山，但見白雲起。遠望豈當歸，長歌涕如雨。歸心如明月，幽夢過潁汝。抱膝長相思，故人安可見。忽枉數行書，仿佛如對面。紛紜羣轂下，冠蓋爭馳逐。吹噓多賢豪，肯復念幽獨？空齋聽夜雨，深竹聞子規。此情不可道，此心君詎知。

紀念

晁說之《亡友陳無己有立春詩云朱門誰送青絲菜下里難酬白雪歌頗為都下詩人所稱今日立春誦之而作》　地下修文幾歲郎，尚憐有子已爭行。青絲盤到時揮淚，紅錦詩餘合斷腸。安得見予今議論，果誰識子古文章。從茲花發知多少，試訪彭門舊講堂。

晁沖之《過陳無己墓》　鎖門脫落封將盡，題壁污漫字不分。我亦嘗參諸弟子，往來徒步拜公墳。

又《**過陳無己墓**》 以我懷公意，知公待我情。五年三過客，九歲一門生。近訪遺文錄，重經故里行。寄書無鄭尹，誰爲葬彭城？

周孚《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韻》（「嶷嶷陳夫子，高名天壤間。讀書能妙斲，行己有深閑。句法窺唐杜，文章規漢班。九原埋玉樹，遺簡仰高山。」可正平詩） 甚美元多惡，嗟公墮此間。眞爲四君次，可厭七年閑。汴泗空千載，晁（叔用）何（斯今）僅一班。凄涼太陽履，埋沒若何山。

陳衍《祭陳後山先生文》 嗚呼！今日距先生之沒之辰，蓋已八百一十有四年矣。先生壽不及五十，官不過正字，困頓饑寒，以沒於位，友人賈棺以斂其尸之於牀，所與往來者共賻以歸其喪。然千百年來，天下之言詩者，莫不知有先生，而儕之杜老與蘇、黃。況今日道喪文敝，士大夫方馳騖於利祿聞達之場，歌舞飲博酣喜而若狂。猶有人焉，天寒歲暮，集於荒涼寂寞之鄉，爲位設奠，慨慕徜徉，不厭其無益，不惡其不祥。豈非先生之學之行，非尋常詩人所及，使百世興起而不能忘歟？先生少業南豐之門，肆力於千百之文，識者以爲直臻於先秦。長登豫章之堂，深造乎五七之言，論者以爲不當在弟子之列，先生獨自視而歉然。世傳其閉門索句，蒙被而眠，小兒不得溷，雞犬不得喧。其詩未嘗無謂而作，小不逮意則不惜於棄損。涪翁謂其讀書如禹之治水，刊九山而滌九川，其論事如救首救尾之率然，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句法之眞詮，語王雲有意學文，不可不往歸斯人之門。故作圖派者呂居仁，事箋注者任淵，無不黃、陳之並尊。哀其集者方諸李漢之編，知其文者擬諸子雲之《玄》，論其詩者喻諸曹洞之禪。先生之於學，可謂能得其全矣。章惇薦之於朝，而終不一往，不以久屈而貶其高也。趙挺之以姻婭而贈之裘，寧凍死不易其操也。南豐薦之而不用，及其卒，而不勝徹天之哀號也。子瞻薦使入官，而終被元祐餘黨之爬搔也。乞學祿而不就，換江州而未行，何讓乎彭澤之陶也。老母就食而道卒，妻子寄食於婦翁，曾不如梁鴻之賃於皋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有焉。先生之操行，可謂不朽矣。嗚呼！自詩人少達多窮之說起，不以爲詩能窮人，即以爲窮而後工，然自少陵、東野、玉川、長江以下，迨聖俞與先生，工而窮者不過數公。以先生之特立獨行，守道固窮，雖一字之不識，未必其遇之亨豐，使其毀方瓦合，儕伍凡庸，雖使雄於一世，未必困苦於厥躬。況窮之境不一，工之境不同，彼有唐之昌黎、元、白，有宋之歐、蘇、荊公，雖窮通之相間，亦未嘗以凍餒終。惟言者心之聲，而聲音之道與政通，盛則爲雅頌，衰則爲變雅變風，有《卷阿》、矢音之雍容，寧可無《民勞》、《板》、《蕩》、《繁霜》、《雨無正》之孤忠。論者又以爲愁苦易好，歡娛難工，昌其詩者嘗其遇。或造物消長之理，抑氣機感召之從，而不自鄙薄者，終景仰於先生曠世之高風。嗚呼尚饗！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爲陳無己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並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陸游《跋後山居士詩話》 《談叢》、《詩話》皆可疑，《談叢》尚恐少時所作，《詩話》決非也。意者，後山嘗有詩話而亡之，妄人竊其名爲此書耳。後山二子，豐、登。登過江爲會稽曹官，李鄴降虜，登亦被驅以北，悲夫！

《老學庵筆記》卷七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己爲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爲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爲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己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爲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己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爲《英宗實錄》耳，至其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秦會之嘗記曾南豐辟陳後山爲史屬，且塗改後山史稿。世謂元無此事，乃秦謬誤，殆以人廢言也。按魏衍爲《後山集記》，明言元豐四年，神宗命曾典史局，曾薦後山爲屬，朝廷以白衣難之。衍乃後山高弟，《集記》作於政和五年，秦說有據非誤。

又 後山生不肯著趙挺之丞相背心，其死也，友人鄒道卿買棺以殮，二事尤偉。魏衍作《集記》，不敢書前事，豈趙公方貴盛，有所避就乎？

方回《讀後山詩話跋》 《後山詩話》二卷，回讀之非後山語也。第一段改

太祖日詩云「方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不如眞本自然壯浪。此聯淺露委弱，後山詩勁峭孤跋，不爲此等語，亦不喜此等語也。內一段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師厚學之。」回謂山谷少孤，後山皇祐五年癸巳生，少山谷八歲，必不識其父，此乃稱爲「今黃亞夫」，非後山語也。又一段舉山谷「買魚穿柳聘啣蟬」詩下云：「雖滑稽而有味，千載而下，讀者如新。」非後山語也。此殆好事者托名爲之。其評吳僧白塔院詩，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爲分堺界子語，然《後山集・錢塘寓居》詩有云：「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回故云此詩話非後山所爲。

《**歷代詩話考索**》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昌黎之文，不能置一辭，轉而詆其詩，且造作言語，以毀其行。如後山謂退之亦有絳桃、柳枝二妓，且卒也以藥死云云。殊不知數語解圍，蹈不測之地，曾無懼色，氣節不亞於眞卿。淮西之役，幾先李愬成功。書生事業，如此止矣，何不好成人之善若此哉？

又　文人造語，半屬子虛。後山辨《高唐賦》，以爲「欲界諸天，當有配偶」云云。醜甚！

周知微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引**《**王直方詩話**》　周知微字明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之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觀臨淮雙頭白蓮圖》云：「君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爲化作雙芙蕖。臨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室生蕭灑。鵝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浙川入圖畫。天空水闊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蒼梧遠，冰姿泣露不成粧。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沒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上巳日寒食》有句云：「疾風暴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爲可賞，而其狂未見其比也。

《**庚溪詩話**》**卷下**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詩，頗奇。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小醅浮青水拍堤，堤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花春盡時。解與曲池籠寶鑑，不教新月妬蛾眉。怪來別岸波光闊，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口號》，一聯曰：「後車鶯燕春聲早，前騎熊羆夜氣遒。」又詠雁曰：「暮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沒，他詩文想有可取者，亦不多見，惜哉！

晁補之

論述

綜論

蘇軾《**與魯直書**》　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以爲然否？

黃庭堅《**次韻晁補之廖正一贈答詩**》　晁子抱材耕谷口，世有高賢踐台斗。頃隨計吏西入關，關夫數日傳車還。封侯半屬妄校尉，射虎猛將猶行間。無因自致青雲上，浪說諸公見嗟賞。驥伏鹽車不稱情，輕裘肥馬鳳凰城。歸來作詩謝同列，句與桃李爭春榮。

晁補之《**鷄肋集自序**》　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鷄肋乎！

《**宋大詔令集**》**卷二〇八葉濤**《**晁補之落校理監當制**》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判亳州晁補之：爾嚮以憸邪之資，力附姦惡之黨，表裏倡和，阿附道

諛。特見稱於凶人，遂竊處於清貫。失刑既久，衆論未平，聊褫職名，俾司筦榷。尙其惕厲，服我寬恩。可落祕閣校理，依前官添差監處州鹽酒稅務。

張耒《晁無咎墓誌銘》 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麗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已還，蓋不足道也。

葉夢得《書高居實集後》 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

周紫芝《書晁無咎帖後》 讀晁無咎之文與詩，浩浩然猶河漢之無極也。想其胸中，何止有八九雲夢而已。

《碧鷄漫志》卷二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略】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王安國名重天下，愼許可，一見大奇之。在杭州，作文曰《七述》，叙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子瞻以文章名一時，稱其博辨俊偉，于文無所不能，屈輩行與之交，由此聲名藉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是深于經，可革浮薄。」【略】張耒嘗言無咎「于文章蓋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柳而還，蓋不足道也。」

孫覿《與曾端伯書》 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

《古文關鍵·總論》 晁文粗率，自秦而下三人皆學蘇者。

張侃《跋揀詞》 樂府之壞始於《玉臺》雜體，而《後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極而變爲倚聲，則李太白、溫飛卿、白樂天所作《清平樂》、《菩薩蠻》、《長相思》。我朝之士晁補之取《漁家傲》、《御街行》、《豆葉黃》作五七句。東萊呂伯恭編入《文鑑》，爲後人矜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晁無咎詞》一卷。【略】晁嘗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然二公之詞亦自有不同者，若晁無咎佳者，固未多遜也。

《詞源》卷下 晁無咎詞名《冠柳》，琢語平帖，此柳所以易冠也。

《詩藪·雜編卷五 晁補之在六君子中獨不以詩名，而詩特工，詞亦可喜。又世絕不名其書，今褚《枯樹賦》有其跋，字盡雄放，信名下士也。

《書影》卷八 近從陳開仲購得宋晁無咎抄本《鷄肋集》七十卷。閱之，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尤多。如「賦成夜燭纔銷寸，衙退朝曦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能似鼠多愁渡谷，仕如鮎鈍笑緣竿」，「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皆有林夜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雪懷徑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遙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峰深。」《村店即事》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深村方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穀驛舍》云：「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游對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唐風調，不類宋格。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鷄肋集》七十卷。初，蘇軾通判杭州，補之年甫十七，隨父端友宰杭州之新城，軾見所作錢塘《七述》，大爲稱賞，由是知名。後與黃庭堅、張耒、秦觀聲價相埒。耒嘗言：「補之自少爲文，即能追步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力鞭，務與之齊而後已。」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亦稱：「余觀《鷄肋集》，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今觀其集，古文波瀾壯闊，與蘇氏父子相馳驟，諸體詩俱風骨高騫，一往俊邁，幷駕於張、秦之間，亦未知孰爲先後。世傳《蘇門六君子文粹》，僅錄其文之體近程試者數十篇，《避暑漫錄》僅稱其《芳儀曲》一篇，皆不足以盡補之也。

又卷一九八 《晁無咎詞》六卷。【略】補之爲蘇門四學士之一，集中如《洞仙歌》第二首填盧仝詩之類，未免效軾檃括《歸去來詞》之顰。然其詞神姿高秀，與軾實可肩隨。陳振孫於《淮海詞》下記補之之言曰：「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觀所品題，知補之於此事特深，不但詩文之擅長矣。

《石洲詩話》卷三 無咎才氣壯逸，遠出文潛、少游之上，而亦不免有邊幅單窘處。

《昭昧詹言》卷一二　補之詞失之繁，氣稍緩。放翁多門面客氣，乃知大家之不易得。補之緩弱平凡，乃開近人蔣士銓一切小才等派。

《詞苑萃編》卷四　陳（質）〔直〕齋云：晁補之字無咎，自稱濟北詞人，有《鷄肋集》、《逃禪詞》。近代詞家，自秦七黃九外，無咎未必多遜。

《西圃詞說》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誕，少游清華，子野娟潔，方回鮮清，小山聰俊，易安妍婉。【略】無咎之規檢，而或傷於朴。

《蒿庵論詞》　晁無咎爲蘇門四士之一，所爲詩餘，無子瞻之高華，而沈咽則過之。

《詞壇叢話》　晁無咎詞，名不逮秦、柳諸家，而本領不在其下。

《白雨齋詞話》卷一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晁無咎則有意蹈揚湖海，而力又不足，於此中眞消息，皆未夢見。

《詞徵》卷五　晁無咎慕陶靖節爲人，致仕後，葺歸來園，號歸來子。觀《琴趣外篇》、《題自畫蓮社圖》詞及《呈祖禹十六叔》詞，淡然無營，俯仰自足，可以挹其高致。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晁無咎詞》六卷【略】。陳直齋謂其佳處未嘗多遜秦、黃。今讀其詞，清新婉約，陳氏之評爲允。

分論

《求志賦》　《賦話》卷一〇引《困學紀聞》：晁無咎補之《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棋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顚沛」，謂靈棋經也。《異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北渚亭賦》　《齊東野語》卷五：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之繼來爲守，則亭已頹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爲之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類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而爲賦，且自序云：「或請爲記，答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爲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爲然也。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君子之道，持己宜嚴，而論人宜恕。此庶幾得其意矣。

《題高軒過圖》　《詩話總龜》卷八：宗室士暕字明發，喜作詩與畫，嘗爲《高軒過圖》。張嘉甫題云：「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作詩而不能畫，從容二子之間者，王右丞也。若明發，蓋右丞之季孟云。」晁無咎亦題云：「嘉甫謂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能詩而不能畫，明發兼此二勝，可在摩詰季孟間。余以畫及詩，信嘉甫之知言。」晁以道見之，謂：「余能畫而不能詩乃可以爲病，豈有能詩而又必能畫耶？『夏雲多奇峰』乃長康句，謂不能詩可乎？」嘉甫既易于立論，而無咎又便仰之，大抵皆讀書少之過。

《杜輿子師字說》　蘇軾《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于身，行修于家，而祿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于言而妙于理者也。

《慶州使宅記》　《墨莊漫錄》卷三：黃魯直云：「大爲佳作。」

《積善堂記》　《容齋三筆》卷九：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略】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爲可惜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珊瑚鉤詩話》卷一：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無咎效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民之思。」余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邪？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珊瑚鉤詩話》卷一：晁無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嘆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

也。銘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尙爾，而況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雜蓀茝以爲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以聞，尙遺此後昆。」余曰：「斯文中之鳳邪？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次韻李柜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蘇門諸公以魯直、少游、無咎、文潛爲四學士，併陳無己、李方叔文集傳世，號六君子。文名下無虛士，讀其詩則知之。三、四佳。五、六似近崑體，以用事故也。尾句婉而妙，謂清溪照影，雖若可恨，然移此影落富貴家酒杯中，亦似未肯也。紀昀評：詩語乃惜其如許高潔。而影落金杯，非言其不肯，此解未合。亦是習徑。五、六尤不佳。

《次韻李柜雙頭牡丹》《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既是選「着題」詩，此二詩不可刪也。二喬，雙隗，婦人事，以譬牡丹可耳。兩篇各有一絕奇佳句，圈者是也。馮舒評：二喬，雙隗佳，恨句未煉。小喬嫁公瑾，不入吳宮。「新獲吳宮怯」，不成語。且長沙亦未稱宮。紀昀評：有何不可刪？極不佳。刻畫「雙」字更鄙陋。五、六不見是牡丹。

《行路難》《履齋示兒編》卷一〇：晁無咎《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蟲秋蟬之麗穀，百和更生之寶香。」黃魯直《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次之磊隗，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此誠相若，然魯直辭雄意婉，壓倒無咎。原其句法，實有來處，得非顧況《金瑞玉珮歌》云：「贈君金瑞大霄之玉珮，金瑣禹步之流珠，五嶽眞君之祕籙，九天文人之寶書。」晁、黃得奪胎換骨之活法於此者乎。

《游信州南巖》《石洲詩話》卷三：晁无咎《信州南巖》詩，起結純用杜公《望嶽》詩，可謂有形無神。《歷代詩發》卷二五：紆回戛兀，歷落行間。

《遊樓巖寺呈提刑學士毅夫兄》《昭昧詹言》卷一二：「無雲二句刪。「孔侯」八句刪。

《和縉雲寺關彥遠浮山作》《昭昧詹言》卷一二：此等詩何必入選。原本「浮玉山」當作浮山，見《揚州輿地志》。

《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誤用。

《鶯車引》《昭昧詹言》卷一二：惜抱先生云：「宋時宮掖不聞有所譏，而无咎忽詠武后事，必有謂也。」此刺哲宗劉皇后也。傳云：「以不謹聞。」然則此詩作於徽宗初年。

《秋夜古風》《昭昧詹言》卷一二：長吉《浩歌》、放翁《三神山》及此，皆同一意，而不及坡《百步洪》帶說之妙。此可究作家大小之分。

《苕霅行和於潛令毛國華》《昭昧詹言》卷一二：薑塢先生云：「詩意未詳。」惜抱先生云：「『西陵白髮人』謂歐公。此二句用歐《代贈田文初》詩意。豈於潛亦以言被謫者耶？」

《賈碩秀才得兩圭有邸》《昭昧詹言》卷一二：惜抱先生云：「氣亦不能舉其詞。」

《徑山》《昭昧詹言》卷一二：學韓。不如坡，勝次公。

《送龍圖范大德殿帥慶》《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句自唐以來「家尊」、「先君」之稱，後人以爲嫌矣。

《次韻蘇門下寄題雪浪石》《昭昧詹言》卷一二：學韓。

《游華嶽歸道中望仙掌》《昭昧詹言》卷二〇：此詩五六落套，不爲佳。

《陌上花》《帶經堂詩話》卷九：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孃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卻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又：晁無咎亦和八首，有云：「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卻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二公詩皆絕唱，入樂府即《小秦王調》也。

《呈曹子方》《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引《王直方詩話》：曹輔字子方，嘗爲省郎，交游間多以爲有智數者。故晁無咎贈詩，有「兵甲胸中無敵國」之語。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歷覽群賢詩說，并無評議無咎詩者，止有此一句。不知當時群賢偶遺之邪？

《漁家傲》《歷代詩發》卷二五：傲兀，極有證佐，極有身分，正與倨侮迥別。

《虛齋》、《視田五首贈八弟無斁》《載酒園詩話》：晁之于秦，較有骨氣。如「虛齋閉疏窗，竹日光耿耿。更無司業酒，但有廣文冷。人憐出入獨，自

喜往還省。時作苦語詩，幽泉汲修綆。」又《視田贈弟》曰：「一從學聱牙，世事百色廢。賣牛姑補室，歲晚霜雪至。」大有古音。

《滿江紅》（華鬢春風）　《許彥周詩話》：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承之長短句，以弔承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臨江仙》（綠暗汀洲）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半篙」二句，不第情深，句法亦唐人許可。

《洞仙歌》（青烟冪處）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烟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泗州中秋作，此絕筆之詞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凡作詩詞，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青烟冪處，至卧桂影，固已佳矣。後段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至素秋千頃，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蓼園詞選》：（前引《苕溪漁隱叢話》）按前評固甚得謀篇構局之法。至其前闋從無月看到有月，次闋從有月看到月滿人間，層次井井，而詞致奇傑，各段俱有新警語，自覺冰魂玉魄，氣象萬千，興乃不淺。

《八聲甘州》（謂東坡未老）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無咎判揚州，以文章名，郡守東坡稱爲風流別駕，和詞應不獨劣。巧映。本坡詞「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

《摸魚兒》（買陂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苕溪漁隱曰：《摸魚兒》一詞，晁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閑退，一丘一壑，蓋將老焉。二詞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節也。《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眞西山絕愛此詞。《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故孫仲益云軒冕之榮，造物于人不甚愛惜，而一丘一壑未嘗輕以與人。（「荒了」以下）道徹急流勇退之志，眞西山酷賞之。《蓼園詞選》：花庵詞客云：晁無咎《摸魚兒》，眞能道急流勇退之意。眞西山極愛賞之。觀「休憶金閨故步」句，是由翰林遷謫後作也。語意峻切，而風調自清迥拔俗，故眞西山極賞之。孫仲益云：「軒冕之榮，造物於人，不甚愛惜。而一邱一壑，未嘗輕以與人。」言之有味。

《憶少年》（無窮官柳）　《詞潔輯評》卷一：「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與此詞起處同一警絕。唐以後，特地有詞，正以有如許妙語，詩家收拾不盡耳。

《鹽角兒》（開時似雪）　《雨村詞話》卷二：各家梅花詞不下千闋，然皆互用梅花故事綴成，獨晁無咎補之不持寸鐵，別開生面，當爲梅花第一詞。《鹽角兒》云，【略】《白雨齋詞話》卷六：詞貴渾涵，刻摯不能渾涵，終屬下乘。晁無咎詠梅云：「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費盡氣力，終是不好看。

《鬥百花》（臉色朝霞紅膩）　《雨村詞話》卷二：晁補之有《鬬百花》詞。楊誠齋云：「詞須擇腔，如《鬬百花》之無味，因此後作此腔者寥寥。」今按詞後段云：「低問石上鑿井，何由及底。微向耳邊，同心有緣千里。」句法本古樂府，更工于言情，乃知誠齋非深于此道者。

《水龍吟》（去年暑雨鉤盤）　《左庵詞話》卷上：晁無咎《水龍吟》云，【略】層次曲折，一氣舒卷，機軸相同。

《續離騷》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四：《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无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晁補之傳》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澶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

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略】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

紀事

作家逸事

晁補之《視田五首贈八弟無斁》 家世不爲農，長安有大第。官糧弗充口，萬里聊自庇。一從學鍥牙，世事百色廢。賣牛姑補屋，歲晚霜雪至。

又《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濟北鄄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閣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

又《及第謝蘇公書》 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嫂日逼，少業慵惰，不能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

又《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爲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己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特此貸全。未使廢閑，猶叨安便；媿深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謝。伏念臣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材闕茸，所學問者又非。猥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安於常調，固絕望於亨塗，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偶弼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資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顯沛，加以祚薄多故，器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疏尚以幷容。第解郡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微命賤，成遂莫悔，啓處若驚。

又《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即臨霅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歉。愚衷內揆，感涕交揮。臣補之中謝。伏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艱勤少日，既孤露以不天；問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已憂疾憊之莫勝，更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蹲循冀於食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徼幸乃得若此？

又《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鬼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於毫末。流離困劇，秖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召還，寔遇飛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爲之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畝，不違在望之松楸。荷天至私，跼地罔措。

《耆舊續聞》卷三 晁無咎閒居濟州金鄉，葺東皋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瀟灑，盡用陶語名之，自畫爲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儵州以魁送，又葉夢得舅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蔡賞歎，每自歌。其羣從之道語余曰：「夢無咎監池州稅，何祥也？」而吏部調知達州，張無盡改泗州，言者論罷，令赴通州。無咎不樂，艤舟收稅亭下，以疾不起，而蔡夢果有數乎！

毛晉《琴趣外篇跋》 無咎雖游戲小詞，不作綺麗語，殆因法秀禪師諄諄

戒山谷老人，不敢以筆墨勸淫耶？大觀四年卒於泗州官舍，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上，題云：「胸中正可吞雲夢，珓底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入衡霍，爲君無盡寫秋天。」又詠《洞仙歌》一闋，遂絕。

作品本事

晁補之《進罪言表》　臣小官疏外，名姓無聞，竊比負暄，上塵天鑒。臣於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悱，忘鈇鉞之戮，願效區區，譔爲《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畝，又居父喪，深思愚賤，且越禮制以干國事，既成躊躇，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言，頃已草具，留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駑，豈足及事？其所譔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罪言》爲目，用黃羅帕封，隨狀上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　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鑒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

《墨莊漫錄》卷七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啗之，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嘆之。

又卷九　王直方立之父名棫，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五絕謝之，有云：「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秦少游《千秋歲》，世尤推稱。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略】中云「醉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　宋晁補之字無咎，工于詩，陳無己戲之曰：「聞道新詩能入樣，相州紅櫚鄂州花。」以當時重此二物也。

著錄

晁補之《鷄肋集自序》　《鷄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祕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無咎自名其所爲詩文也。【略】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鷄肋乎！故哀而藏之，謂之《鷄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晁謙之《鷄肋集跋》　從兄無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爲七十卷，刊于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晁補之《綴城集》八卷，又《鷄肋集》七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無咎《雞肋編》七十卷。右皇朝族父吏部公也。公諱補之，字無咎。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雞肋編》七十卷，吏部員外郎、鉅野晁補之無咎撰。

又　《濟北集》七十卷，【略】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晁補之集》七十卷。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引宋謝采伯《密齋筆記》　蜀中有極小字本，又有中字本。

《文淵閣書目》卷九　晁補之《鷄肋集》，一部十六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晁補之《鷄肋集》十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晁補之《綴城集》八卷，又《鷄肋集》一百卷，又《濟北集》七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晁無咎《鷄肋集》十二冊，七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雞肋集》七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晁補之撰。【略】此本爲明崇禎乙亥蘇州顧凝遠依宋版重刊，前有元祐九年補之自序，後有紹興七年其弟謙之跋。序稱哀而藏之，謂之《鷄肋集》。跋則稱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詞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二，表啓、雜

文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迨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爲七十卷云云。蓋其稿爲元祐中補之自葺，雖有集名，尚非定本，後謙之乃裒合編次，續成此帙，故中有元祐以後所作，與補之原序年月多不相應云。

《**郘亭知見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明刊本。宋晁補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明仿宋刊本。怡府藏書。宋晁補之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　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慶元五年黃汝嘉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舊鈔本，孔葒豆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明刊本。宋晁補之撰并序，弟謙之編。【略】此蘇州顧凝遠重刻本。

《**四部叢刊書錄**》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十六冊，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宋晁補之撰。卷前有元祐九年自述，後有紹興（九）〔七〕年從弟謙之跋。此明繙宋本，每葉十八行，行十九字。中縫下方題「詩瘦閣」三字。卷首有「顧凝遠印」、「誕伯氏」二木印，卷末有「明吳郡顧氏於崇禎乙亥春照宋刻壽梓」二行。《雞肋集》未見他刻，惟此爲最舊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宋晁補之撰，明崇禎八年吳郡顧凝遠詩瘦閣刻本，傅增湘校，十二冊。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目錄二卷，宋晁補之撰，明光澤堂鈔本，王大隆跋，八冊。　《濟北晁先生鷄肋集》七十卷目錄二卷，宋晁補之撰，明鈔本，十六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晁無咎詞》一卷，晁補之撰。

《**趙定宇書目**》　《晁氏琴趣》二本。

《**脈望館書目**》　《晁氏琴趣外編》一本。

毛晉《琴趣外篇跋》　《琴趣外篇》六卷，宋左朝奉、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無咎長短句也。其所爲詩文凡七十卷，自名《鷄肋集》，惟詩餘不入集中，故云《外篇》。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晁補之《琴趣外篇》六卷，六十三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晁無咎詞》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晁補之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刊，題曰《琴趣外篇》，其跋語稱詩餘不入集中，故名外篇，又分爲六卷，與《書錄解題》皆不合，未詳其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晁無咎詞》六卷，舊鈔本。宋晁補之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晁無咎詞》六卷，宋晁補之撰。汲古閣刊本作《琴趣外篇》。

又《續錄》　舊鈔《鷄肋集詞》一卷本。　舊鈔《晁補之樂府》一卷本。　涵芬樓印行林大椿校七卷本。　李木齋藏袁漱六藏四庫底本，五卷。　八千卷樓有鈔本六卷，板心有「求己齋」等字。　道光十年裔孫貽端刊晁氏叢書本。雙照樓影宋金元明本詞本。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晁無咎詞》五卷，宋晁補之撰，舊鈔本（清乾隆翰林院鈔四庫底本）。【略】前有「欽定四庫全書」一行并翰林院典籍廳關防。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晁氏琴趣外編》六卷，學士晁補之無咎。影寫宋刊本。【略】此書字畫精湛，楮墨明麗，與眞宋刻無異，眞銘心絕品。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晁氏琴趣外篇》六卷，宋晁補之撰。清末影宋鈔本，一冊。

藝　文

黃庭堅《定交詩二首效鮑明遠體呈晁無咎》　建酉金爲政，搖落草木衰。除瓜隴畝淨，邵平無米炊。滿家色藜藿，詩書不贍饑。平生晁公子，正用此時來。定交無一物，秋月以爲期。執持荊山璧，要我雕琢之。破斧不能柯，況乃玉無疵。危冠論百揆，備樂奏四時。成功彼有命，用舍君自知。收身渺江湖，歲晚白鳥嬉。閑徑蒲葦中，倚鋤望君歸。閉塞乃非道，不才當爾爲。

陳師道《晁無咎張文潛見過》　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除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

蔡肇《小詩戲無咎》　吳山楚水未忘懷，暮雨朝雲恨已乖。縱免摩伽能毀戒，未妨澤室會千齋。

張耒《出京寄無咎二首》　我兄改秩令新昌，相望雖遠同江外。君家兄弟數如我，曹南好在龐眉弟。官微無利沾骨肉，兩處強健差自慰。近來老子還破禪，一女咿啞猶未睟。

又《祭晁無咎文》　惟我與公，交游之義，外雖朋游，情實兄弟。公生癸巳，我長一歲。平生宦學，何一非是。念初相遇，盱眙逆旅。一見如舊，綢繆笑語。契闊積年，俱職太學。幷試玉堂，同升館閣。讀書飲酒，兩各壯年，意氣豪盛，自以無前。公之文章，瑰琦卓犖，割裂錦綉，揮麈矛槊。石渠天祿，典籍之委，過目輒誦，不復再視。我守丹陽，公鎮于齊，行世之艱，坎壈自茲。建中之初，同官于都，相對嘆息，蒼鬢斑鬚。我出汝陰，公守于蒲。我負重譴，責居江湖，知公金山，藝圃葺廬。最後聞公，乘太守車，往刺于淮，慶未及書。嗚呼哀哉！九月庚寅，聞訃于陳，驚呼號天，煩冤靡伸。年且六十，非夭之恨，所甚痛者，殲此善人。公素強健，無戾于身，何恙之速，一仆不振。嗚呼哀哉！平生膠漆，永隔亡存，弔不撫棺，望不哭墳。事也多違，不敢愛勤，聊陳菲薄，侑此一樽。尚想平生，見我歡忻。至悲薰心，言不能文。

華鎮

論述

樓炤《雲溪居士集序》　始，余得故朝奉大夫華君鎮《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知其爲好古博雅之士也，疑其文采足以竦動時聽，而名不昭，何哉？紹興壬戌，來爲是邦，君之子初成奉君文集一百卷，求余文冠其首，曰：「多矣哉！」余既得盡觀其文，又益以知其人，蓋介然自重，不輕以求人之知也。其名不昭，固宜。君之文精深典贍，而詩逸麗逸發，其它衆製爛然皆有體，則非涵養蓄蘊之厚，不能發之如此也。元豐間，孫覺、豐稷在朝，皆薦君堪博士，不報，卒老州縣。其治行泯沒不得顯白于世矣，而文又不昭焉。嗚呼，有可惜哉！

華初成《進雲溪居士集表》　先臣鎮生於遠俗，起自諸生，繫志斯文，當哲皇、徽考朝，嘗有述矣。召試博士，如孫覺、豐稷輩更推挽之。既艱遠業之圖，尤重空言之托，丘山仰止，曾毫末之無遺；日月行焉，苟容光而必照。臣是用載在方冊，悉上送官。雖未能裨丁部之多，庶幾塵乙夜之覽。野人屬意，獻徒効於《美芹》，先臣有知，忠尚期於結草。

又《雲溪居士集跋》　先君富於藝能，頗有經世志，徒以不苟合，世莫有知而用之者，其間雖或用之，亦不甚力，要惟不能深知故耳。爲郡漳南，未幾而沒。嗚呼悲夫！【略】仰惟文章翰墨妙絕一時，將令來者失聲嘆息，誠不待披先君之志可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略】樓炤序其集曰：「精深典贍，逸麗逸發。」又曰「介然自重，不輕以求人之知，其名之不昭也固宜」。然觀其學術，大抵以王安石爲宗。【略】至其所爲詩文，則才氣豐蔚，詞條暢達，雖不足與歐、曾、蘇、黃比絜長短，而在元豐、元祐之際，亦裒然自成一家。置其人品，取其文章可矣。

《會稽覽古》　《宋詩紀事》卷二七引傅崧卿：詞格清麗，興寄深遠，足以垂觀來者。

傳記

華初成《華公行狀》　〔華氏〕其後或仕或顯，數百年間，未有顯者。至先君復以儒術有家，經史諸子與夫陰陽方技之書，罔不口誦心維，未嘗須臾廢也。【略】元豐末，獻所業于朝，召試太學博士。會革試法以奏舉，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即以先君應詔，兩上，不報。先君平生無所嗜好，惟喜讀書，至老不倦，故能力考前聖之微言，深究昔賢之書畫，發爲文章，諸體兼備，雖詩與詞，皆有典有則，非雅言不載也。其書則眞行草隸盡其妙，小篆尤工【略】考課爲京西第一，爲郡鄆南，政尚中和，惠民以德。【略】謹幷以《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會稽錄》一卷、《哀文》一卷，鏤之于板，以廣其傳。

紀事

華鎮《上國子蠻祭酒書》 某不敏，生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爲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兩塵鄉書，竊取名第，二十有八歲。每念處平治之世，身無運糧荷戈之役，復幸父兄好善，少得從事於文學。苟不能探幽索奇，致遠圖大，攀前修之高躅，躡奔逸之清塵，眞自棄也。用是忘其愚且賤，竊有意於道術宗師之門。

著錄

華初成《雲溪居士集跋》 先君遺文，有《雲溪集》一百卷，《揚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見者哀文一卷，定爲一百一十有七卷。【略】今取世所通知者，不過神功盛德，詩頌書說，嘗獻之先皇朝，與夫《會稽覽古詩》，近稍流布於士大夫者，自餘方藏之篋中。日月寖遠，卷帙散漫，其能免摩滅者幾希，夙夜用懼。奈何遺孤人地凡冗，念非推借於名公鉅人，則無以增重其價，而鏗鍧震耀斯人之耳目。屬者樞密大資樓公來帥會稽，敬以遺文冠序爲請，乃蒙矜從。【略】是用鏤版而傳之。

又《進雲溪集表》 今有先臣《雲溪集》凡一百卷，【略】《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并目錄二十五冊，謹繕寫隨表上進。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 華鎮《會稽覽古詩》。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葉）（華）鎮《會稽覽古詩》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華鎮《雲溪集》，一部十冊，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雲溪居士文集》十冊，全。【略】凡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華鎮撰。【略】鎮原集本一百卷，又有《揚子法言訓解》十卷，《書記》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哀文一卷，通一百十七卷，紹興十三年其子初成裒集刊刻，曾表進於朝。【略】其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寶慶會稽續志》但稱鎮好學博古，嘗著《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不及其集。惟焦竑《經籍志》載《雲溪居士集》一百卷，而其他著作亦均未載。近錢塘厲鶚編《宋詩紀事》，僅從地志之中鈔得《會稽覽古詩》九首，知自明以來，是集無傳本也。茲於《永樂大典》中掇輯銓次，釐爲三十卷，雖未能頓還舊觀，然原刻卷數，已得三之一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舊鈔本。宋華鎮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宋華鎮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五冊。

秦觀

論述

綜論

黃庭堅《與秦少章書》 庭堅頓首：惠示與晁十書，筆勢可喜。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于論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

又《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亹亹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歡喜，予與晁、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

又《送少章從翰林蘇公餘杭》 東南淮海惟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關守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文學縱橫乃如此，故應當家有季子。時來誰能力作難，鴻雁行飛入道山。斑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

張耒《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周必大《跋秦少章詩卷》　右，秦少章古律詩一卷。【略】昔東坡公送少章詩云「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謂其兄少游及文潛也。又云「瘦馬識驟耳，枯桐得雲和」，其見稱許如此。今卷末有《和錢蒙仲越州見寄》一首，東坡蓋嘗次其韻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嗚呼，少章詩名爲不朽矣。

又《跋秦少章雜文》　予少讀蘇文忠公帥杭時贈少章《太息》一首，謂「少章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于用者」。今觀其文三篇，豈溢美之言耶？

《捫蝨新話》下集卷一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諢，只是難得切題可笑爾。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

分論

《和王直方夜坐》　《能改齋漫錄》卷七：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卻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沉水，烟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黃金縷》　《詞綜偶評・宋詞》：仙才鬼才，兼而有之。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秦觀傳》　〔觀〕弟覿字少章，覿字少儀。皆能文。

《宋詩紀事》卷三一　覿字少章，觀弟。元祐六年進士，調臨安簿。曰璐案：《宋史》：觀弟覿字少章，覿字少儀。天社任淵注陳後山詩云：「秦覿字少章，從蘇公學。」任淵宋人，當無誤，今從之。

紀事

秦觀《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我宗本江南，爲將門列戟。中葉徙淮海，不仕但潛德。先祖實起家，先君始縫掖。議郎爲名士，余亦忝詞客。風流以及汝，三通桂堂籍。汝弱不好弄，文章有風格。久從先生游，術業良未測。武林一都會，山水富南國。下有賢別駕，上有明方伯。干將入砥礪，騣裹就銜勒。勿矜孔鸞姿，不樂棲枳棘。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辯才雖物化，參寥猶夙昔。投閑數訪之，可得三友益。少來輕別離，老去重乖隔。念汝遠行役，惘惘意不懌。道山雖云佳，久寓有饑色。功名已絕意，政苦婚嫁迫。終從大人議，稅駕邗溝側。追蹤漢兩疏，父子老阡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王直方詩話》　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絕句》：「幃幔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睡，金獸無烟卻有香。」讀者無不笑其貧富之頓異。

《春渚紀聞》卷七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略】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

黃庭堅《次韻秦少章晁適道贈答詩》 二子論文地，陰風雪塞廬。寧穿東郭履，不遺子公書。士固難推挽，時聞有詔除。負喧眞得計，獻御恐成疏。

陳師道《送秦覯二首》 師法時難得，親年富有餘。端爲李君御，盡讀鄴侯書。結友眞莫逆，論才有不如。折腰終不補，可但曳長裾。

又《九日寄秦覯》 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鴉。九日清樽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獨能無地落烏紗？

又《喇秦覯》 長鋏歸來夜帳空，衡陽回雁耳偏聽。若爲借與春風看，無限珠璣咳唾中。

張耒《次韻秦覯》 琬琰非世珍，昔以羊皮換。嗟君復何求，衆棄乃所玩。十年少游兄，閉口受客難。二毛纔一第，俗子猶憤惋。人間異巧拙，善琢貴顏汗。嬋娟守重閨，倚市爭倩盼。君胡寶滯貨，屢辱訪衰懦。譬猶仆卧塗，更侑觥與散。球然瑚璉質，磨琢爭璀璨。遲君三年鳴，更用驚我慢。

晁補之《次韻范翰林淳夫送秦主簿覯》 高詞自班馬，短句亦陰何。輸寫無窮已，懷山赴壑波。深耕待鉏艾，療饑乃嘉禾。機雲共一時，未信來者多。老病愧群豪，魚山臨東阿。蘇公門下客，事業皆不磨。孫寶暫主簿，靈槎會窮河。它年九功叙，當使睦者歌。業虡置牙羽，筦簫復森羅。鏞鐘欠一鐸，未害大樂和。卻欲從浮海，珊瑚爛紅柯。龍門雖箭駛，此志未蹉跎。丹沙還黑髮，流景爾則那。仇池出一派，分江定有沱。

趙仲御

《墨莊漫錄》卷一〇 元祐以後，宗室以詞章知名者，如士暕、士孚、叔益、令時、令鰪之，皆有篇什聞於時。然近屬環衛中，能翰墨者尤多，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長短句，嘗見十許篇於王之孫□□，皆可儷作者，不能盡載。如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層》云，【略】每使人歌此曲，則太平熙熙之象，恍然在夢寐間也。

《宋史》卷二四五《濮王允讓傳》 仲御，自幼不群，通經史，多識朝廷典故。居父宗晟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累遷鎮寧、保寧、昭信、武安節度使，封汝南、華原郡王。政和中，以檢校少傅、泰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封。天寧節遼使在廷，宰相適謁告，仲御攝事，率百僚上壽，若素習者。帝每見必加優禮，稱爲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年七十一，贈太傅，追封邠王，謚孝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仲御《東堂集》一卷。

劉涇

論述

《夏初臨》（泛水新荷） 《蓼園詞選》：元祐間，中外無事。詞亦從容和雅。但次闋起語及「路遙水遠」，似指當時黨禍被謫諸賢紛紛遠別，惟借洞府紅妝，聊以自遣而已。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〇《劉涇傳》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也。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眞、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爲奇怪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云。

紀事

《**畫繼**》**卷三**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因講《詩》爲諸生所服，後罷，諸生乞留，不報。終職方郎中。涇，米元章之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予家所藏其幅紙所作竹葉，幾逼鍾、郭。

《**詞品**》**卷四**　張樞言龍圖守杭。一日，湖上開宴，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即席作塡詞，巨濟先倡曰：「憑誰好筆，橫掃素箋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應聲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曰：「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卻占東君一半春。」巨濟曰：「樽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乃《減字木蘭花》調也。

又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文曰《前溪集》。其《夏初臨》詞「小橋飛蓋入橫塘」，今刻本「飛」下落一「蓋」字。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前溪集》五卷。右，皇朝劉涇字巨濟，蜀人，終于太學博士，爲文奇怪。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劉巨濟《前溪集》五卷。

藝文

米芾《**答劉涇書**》　唐滿書奩晉不收，卻緣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豢龍子，不怕人稱米薜劉。

曾誠

《**墨莊漫錄**》**卷六**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內舍諸公飲王詵都尉家，有侍兒輩侍香求詩求字者，以「煙濃近侍香」爲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俯仰佳人看墨踪，和研親炷寶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山盎洩雲傾白酒，越羅霑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云：「寶檻凌雲結綺高，小奩爭巧暮分曹。春高細撚龍香撥，秀頸偏明邏逤槽。牛既寫形呈粔籹，馬軍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條。」

《**宋詩紀事**》**卷三五**　〔曾〕誠字存之，孝寬子。元符間秘書監。

終慎思

《**倦游雜錄**》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謝啓曰：「三年于此，衆人悉指于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慤其窮，嘗有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啓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楊蟠

《**詩話總龜**》**前集卷二一引**《**王直方詩話**》　楊蟠字公濟，爲《**萬菜詩**》云：「休說江東春水寒，到來且覓鑒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髯帶舊

誕。玉劃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爲讀其詩，不必食蓴羹然後知其味。余以爲可以言詠物，未可以語詩耳。

《**一瓢詩話**》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此佳句也。王平甫尚謂其牙人量四至語，教人如何作詩？

《**養一齋詩話**》**卷七**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吳僧《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皆雅健精切，不可磨滅者。王平甫以楊詩爲「莊宅牙人語」，陳後山以僧詩爲「分界堠子語」，有意訾謷，不中肯綮。矮人觀場，當駭吾此論也。

楊時

論述

綜論

汪藻《**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饑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將每詢于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奬，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閑，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胡寅《**楊時贈四官制**》 自聖學失傳，道無統紀，以佛老而亂周孔，託六藝以文奸言，聰明才智之人溺于空虛而不知安宅，猥瑣蔽蒙之士安于卑陋而莫肯遷喬。高明中庸，析爲二致，學術既壞，興替隨之。具官某躬稟異材，早親有道。德宇和粹，望而可知其賢；事業修明，用之未究所蘊。方立言而垂後，將以道而覺民，邪說漸排，正途斯闢。朕念談經之益，爰深憲老之懷。而天不慭遺，邦其殄瘁。已詔有司，厚賻恤之禮；又給史札，取辨正之書。茲俾愍章，更加崇秩。用作興于多士，以表著于斯文。

張栻《**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如今學者知荊舒禍本，而有不屑。然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于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謂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爲飛魚躍之傳，于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于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朱熹《**書楊龜山帖後**》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于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

葉適《**龜山先生祠堂記**》 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說，節高而安，行竣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

《**徐氏筆精**》**卷四** 楊龜山爲吾閩道學之祖，世人但知其語錄，而不知龜山之詩亦有可誦者。如《含雲寺》詩云：「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又云：「竹間幽徑草成蹊，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又如《岳陽樓長歌》，宛然唐響，絕無宋人習氣。

《**海涵萬象錄**》**卷四** 龜山乞罷茶鹽奏議，此論甚當；論誅蔡京、李邦彥一奏議極平正；論權鹽一條，正合大明鹽律。

藍鼎元《**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有宋熙、豐以前，閩人未知理學也。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遠方之士遊其門者日衆，閩學駸然盛矣。一傳豫章，再傳延平，而後紫陽夫子集厥成焉。當時後先輝映，炳蔚天南。若劉、胡、黃、蔡、眞、陳、李、廖諸君子，難更僕數。伊洛之學至是大明，如太陽之出扶桑，照耀天下，無不見者。鄒魯而外，推閩儒爲獨盛，龜山先生之功，不可忘所自也。今天

子重道崇儒，御書「程氏正宗」，賜扁於先生書院。正學重光，萬世一時，敷天薄海之士，孰不思蚤夜濯磨，置身聖賢之域哉？聖賢之道明於程子，而先生傳之；聖賢之道備於朱子，而先生開之。先生固吾道之津梁也，舍此而他求，別無所謂正學矣。先生之學，言仁言義言性善，言未發之中，推本孔孟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功於後世非淺。少年登進士，授官不赴，與游定夫立雪程門，固已知其志道眞誠，置爵祿宴安於度外。及其出也，浮沈卑位四十餘年，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大夫翕然尊信之。至於高麗亦問起居，則先生之聲名洋溢宇宙，如泰山峙目，雷電轟耳。荒裔絕域之人猶知尊慕，獨於朝廷之上不見不聞，良可悲也。晚居諫垣纔九十日，安民備邊之策纖悉必周，責宰臣不忠，罷奄寺兵柄，乞誅童貫、姚古，論割三鎮，黜安石王爵，去配享，禁三經，使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其剛毅正直，經濟設施，規模次第，難進易退之高風，皆非他人所能及。使欽宗盡用其言，置之輔相之地，得展平生所學，以扶大廈於將傾，或可無靑城之禍。即不然，而高宗能用之，爲中興賢相，與李綱同心協力，天下事亦未可知。顧乃退隱山阿，淪落終老，天不祚宋，抑欲使著書講學，爲閩中傳道計耶？蓋嘗論之，熙、豐以前，閩中學者如草昧之未開，先生初闢灌莽，披荆棘，樹幟指迷，招誘後學，未幾而大儒接踵，遂與濂洛爭盛。吾道之興，若彼其易也。今之閩猶古之閩也，學者當禮明樂備之日，生大儒講學之鄉，逢聖天子重道崇儒，勤求正學之盛，前有可循，後有可繼，無先生創起之勞，而有取攜不盡之樂，苟能實用其力于身心性命之地，察識體驗于人倫日用之間，以聖賢之絕業轉移世道人心，其觀感而興起者不知當何如也。余承中丞公命叙次先生文集，問之劍人，因附數言爲序。

丁應奎《龜山先生集序》　龜山楊文靖與游、謝諸公幷學程門，師友淵源道也，非文也。伊川與門人小簡嘗云：「每勸楊某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嗚呼！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非千古聖賢心法乎！道學之中否，邪說暴行有作，至於不可扶持，然後收名諸老，以鎭壓人望，小人之術巧矣，而未知爲君子謀也。龜山晚而遭遇，致位通顯，所條時事鑿鑿皆可用語，而辨經術之誤，明謗史之誣，則後世學不能易也。嗚呼！使其言獲進用，則猶可救半，決不至爲無窮之遺憾矣。

李熙《弘治刊龜山先生文集跋》　是編所載，辯異端，闢邪說，崇正道，淑人心，皆龜山精神心術之蘊，學之正而道之存乎，是尤所宜傳也。

張伯行《正誼堂本楊龜山先生全集序》　先生爲程門高第，游、楊、尹、謝四先生中，獨推先生之學最純，先生之信道最篤。其上接濂、洛之傳，下開羅、李、考亭之緒者，天下後世之所共知，無容贅辭，而余獨歎先生之經濟之宏，先生之氣節、文章之爲不可及也。今夫懷奇抱異之士，散處下僚，久居末秩，未有不以大才小用，自傷淪落者，誰能安之若素，始終盡厥職而無忝？先生浮沉於州縣者四十餘年矣，自爲徐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政績昭彰，絕無出位求達之心，非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乎？及其晚節立朝，夫誰不持祿保位，優游養交，以終餘年者？先生嚴氣正性，章數十上，排和議，收人心，肅軍政。三鎭必不可棄，方田、水役、花石綱必不可行，李邦彥、李鄴必不可用。使從其言，豈但救得一半而已哉。當蔡京貴盛之時，先生以一縣令抗之，卒之浚湖瀦水之事格不行，是其氣固已蓋天下也。當王安石邪說盛行之日，新經、《字說》流毒天下數十年，先生抗疏黜其王爵，罷其配享。王氏之學息，則聖人之道明，其功固振古爲昭也。讀其詩，發乎情，止乎禮義，《三百篇》之遺也。讀其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六經之羽翼也。然則先生之經濟、氣節、文章，有何不備哉？或又以爲先生數者實所兼長，豈知皆本其平日致知窮理之功，主敬存誠之學所流而貫之者乎？夫宋儒之中，冲和恬曠莫先生若也。然其樹立，議論卓卓，表見如此，其亦可以知其餘矣。

楊篤生《康熙本宋龜山楊文靖先生文集序》　夫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彼才人學士鑽研於記誦詞章，尙思行遠而傳後，矧公本理學爲經濟，抒經濟爲文章，數百年道德功名臚陳於斷簡遺編之內，其流傳勿替，當如日星河嶽，並壽天壤，豈與雕蟲末技爭起滅於千秋一日哉？「天開長夜，人坐春風」，晦菴朱子之贊美於前者至矣。

余濂《康熙重刊龜山楊先生文集序》　先生天才宏放，所爲文不規範八家，而有其風神矩度。詩閑淡曠遠，能寫其自得之意，所謂言行相顧。而世顧以道德掩其文章，過矣。

丘晟《康熙重刊龜山先生文集序》　若先生，獨得程氏不傳之秘，力闢王氏邪說之非，至發爲文章，如日月之經天，其形影精光，必不可得而掩。則先生非待文而顯，而文自顯也。今成書具在，以文視文則文焉而已，以道視文則皆精微之所散寄，而烏得以糟粕棄之？觀先生之序《孟子義》也，曰：「君子之道無所不在，其肆諸筆舌以傳諸後世者，皆所以明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

求其理，則聖人之戶庭可漸而進。」而其序《校正伊川先生易傳》也，則曰「微言奧義書不能盡傳，間有疑而未達，姑俟之知者，而不敢輒加損。」然則先生之文，皆所以明先聖之道，後之讀其文者，亦必求其理于語言文字之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龜山集》四十二卷。【略】（楊）時受蔡京之薦，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略】時於蔡京既敗以後，即力持公論，集中載上欽宗第七疏，詆京與王黼之亂政，而請罷王安石配享，則尚非始終黨附者比。又於靖康被兵之時，首以誠意進言，雖未免少迂，而其他排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糴買、坑冶、盜賊、邊防、軍制諸議，皆於時勢安危，言之鑿鑿，亦尚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蓋瑕瑜幷見，通蔽互形，過譽過毀，皆講學家門戶之私，不足據也。【略】本不以文章見重，而篤實質朴，要不失爲儒者之言。

分論

《論王安石邪說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安石學術深爲宋世之害，龜山得統程門，辭而闢之，其功偉矣！

《答陳瑩中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疏解精奧，足以發揮《易》理，使學者渙如冰釋。

《家書》 黃榦《書龜山楊先生家書》：龜山先生晚年家書也。其精明詳審如此，非道學之力歟？榦蚤從晦菴先生遊，因得講聞先生之道。中年遊宦，學業遂廢，歲月蹉跎，老及之矣，引疾來歸，願畢此志，師亡友散，獨抱遺編。先生之孫浚攜書來訪，三復起敬，竊書其後，以致慨慕之意云。嘉定丙子九月五日後學黃榦敬書。

《靖康元年書》 黃榦《書龜山楊先生帖》：此靖康元年書也，公年七十有四矣。敵退圍解，痛哭流涕以防後患。諫大夫責也，言不見聽，則浩然以歸，亦足以明勢之誠可憂也。上下偷安，方以和爲可恃，獨何歟？爲之三復太息云。嘉定己卯七月二十三日黃榦謹書。

《寄長沙簿孫明遠》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楊公道學大儒，詩其餘事。此篇齊整，元祐人句法也。 紀昀評：板實乏韻。宋儒詩格多如斯，究非風雅的派。 徒以大儒而選之，未免依草附木之見。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黃氏日抄》卷四一：「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躍躍黃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此示同學首章也，足以警情。

《題贈吳國華釣臺》 《黃氏日抄》卷四一：《題釣臺》詩謂東漢不任三公，故子陵不就其招，合爲光武一言。《題吳國華釣臺》以璜溪、嚴瀨對起，而總之云：「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以國華自作記不取子陵也，又恐貶子陵太過。

《渚宮觀梅寄齋侯》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鬬雪，好藏清艷月明中。」楊龜山爲胡文定作也。「千畝寒林一樹梅，自妍自笑已堪哀。今朝更被風吹卻，擬遣春從底處回。」項平庵爲朱文公作也。二詩一欲文定瑣闥之留，一惜文公經筵之去。

《讀東坡和陶影答形》 《齊東野語》卷九：其後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答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此則又墮虛無之論矣。

《送鄭季常赴太學正》 《歷代詩發》卷三〇：末多規諷，語合古人之贈答。

《岳陽書事》 《歷代詩發》卷三〇：湖光合晦明陰晴，曲盡其狀而段更自渾成。

傳記

胡安國《楊文靖公墓誌銘》 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略】楊氏出于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績學，淳澹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略】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略】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荊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

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略】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略】擢右諫議大夫。【略】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略】改徽猷閣待制。今上即位，除工部侍郎。【略】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略】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閎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略】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惟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遽幷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黃去疾《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存目）

《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存目）

沈涵《楊龜山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黃璋《楊龜山先生年譜考證》一卷（存目）

紀事

《伊洛淵源錄》卷九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

又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黃去疾《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大觀元年〕三月十九日，到餘杭縣。公爲政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時蔡京當國，有母墳在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濬湖瀦水，爲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約用工數十百萬。下縣相度，公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以爲於公私有害無補。京計沮，乃謂人曰：「事幾成矣，乃爲楊令一紙文書壞了。」

《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 一日見〔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吹劍錄》 龜山年七十，以宰相王黼薦除秘書郎。召至闕，遷著作郎。志銘皆不言所薦。

吳莊《吳錄放言》 楊龜山見蔡京，門者導之從傍而入，龜山怫然。門者曰：「入我門者皆旁門也。」龜山俯首從之。嗚呼，爲人門下士而能昂首伸眉者，鮮矣。士君子簞瓢陋巷，安在不可自適，何必曳裾侯王之門，伴食鼎鐘之座哉！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楊龜山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龜山集》二十八卷，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楊時集》二十卷，又《龜山集》三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龜山楊先生文集》，一部十二冊，全。

程敏政《鈔龜山楊先生文集序》《龜山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不傳於世久矣。館閣有本，關請閱之，力不足以盡鈔也，鈔其有得於心者，重加彙次，爲十六卷如右，藏于家。【略】弘治□年歲次辛丑秋八月二十有二日，新安後學程敏政謹識。

李熙《弘治刊龜山先生文集跋》 程篁墩學士手錄宋儒龜山楊文靖公所著詩文幷雜著凡若干，釐爲一十六卷。篁墩取其所得者錄之，而其全集非盡於此也。京師士夫家間有抄本。【略】將樂舊有先生書院，在龜山下。熙來尹於茲，獲謁瞻遺像。頃因詣京，嘗疏請欲崇鄉祀，錄卹其後，事下未行。因過翰林靳先生，坐間乃以是編授熙閱之，爰假以歸。於戲！自龜山沒至今五百有餘年，其書之行於世者，語錄、年譜之外無傳焉。【略】熙與縣簿金君瓚各捐俸刻梓者三之一，司訓朱君導出齋夫錢刻十片，庠生熊威、揭豐各刻十有五片，義民李富、李坦、翁璟聞而樂成之，富版四十，坦與璟各三十有五云。弘治壬戌歲春二月丁祀日，賜進士第、延平府將樂縣知縣江東後學李熙謹書。

沈暉《正德重刊龜山先生文靖楊公集序》　龜山先生雖閩產，而寓居毗陵十八年之久，詩書道德之澤漸被吾人最多。故郡城有祠，《語錄》亦刻郡庠。暉自爲諸生時，嘗拜先生祠下，得伏讀其在常所著詩文。及出仕閩藩，又手鈔得將樂本全集三十五卷，念欲翻刊於將樂及長沙、瀏陽二縣，意雖勤而力不逮。【略】時南陽王公懋學由國子祭酒來任南京戶部亞卿，予雅知其崇儒重道，即以是集奉求教正。王公慨然以爲己任，乃正其舛訛，補其遺缺，且欲刊行於南雍。尋拜吏侍之命，還京，仍以原本幷新安程學士新刊十六卷見寄，諭以必爲共成此書。予乃招致儒士陸儀、鍾瓚、史元祥於家塾，分卷書寫，塾賓施怡重加對讀，無差，然後入梓。

《百川書志》卷一二　《龜山文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時《龜山集》二十八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龜山文集》十六卷。

耿定力《萬曆本龜山先生文集跋》　潮陽林子令將樂，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剞劂，蓋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惠後學，知所先矣。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後學楚黃耿定力譔。

林熙春《萬曆刊龜山先生全集後序》　余自官司理家得繕本，爲卷四十有二，爲篇七百有九，爲字約二十一萬八千有奇，乃告表章事所部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遂召剞劂，而付諸楮木。蓋始工於庚寅八月，脫板於辛卯二月。書成，上之大中丞趙公，趙公經文緯武餘，復讎校亥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考東南流派，得以遡宗及祖者，則此書實左券也。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楊龜山集》十冊，四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龜山先生文集》十二冊，全。宋神宗朝楊時著，凡三十五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楊時《龜山集》。陳景雲注：二十八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楊龜山集》二十八卷。

揭翰續《康熙重刊龜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集向未有傳，始刻於明弘治壬戌，僅十有六卷，蓋邑侯李公熙受於學士靳公貴，靳得之篁墩程公敏政，程從館閣宋本抄錄之者也。萬曆壬子，邑侯海陽林公熙春閱之，以爲太簡，欲求全集傳世，而鄉先達官公賢諸生蕭燦、林鈿因取常州大中丞沈公暉抄本以進。林公分彙增補，共成四十二卷，鳩邑人士捐資成板，貯之公所，而先生刻集始有全書。【略】邑侯余公逋下車，謁先生祠，輒以先生之文集無傳爲憾，而思賢之子繩祖貧，莫能舉其事。績惆悵久之，謂繩祖曰：「【略】汝力雖不及，顧不嘗刻苦拮据，以圖付梓耶？」績於是量力贊成，俾先生全集復歸之嫡裔，以行於世。

楊繩祖《重刊龜山先生文集跋》　文集之刊，力不到此，而揭君惓惓之意，不忍繩祖之棄其先集，【略】乃贊之拮据以成事，冀後之君子有憫其難辛，而相與維持於勿替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孟夏月日，二十代嫡裔孫承祀祠生繩祖謹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龜山集》四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楊時撰。【略】舊版散佚，明弘治壬戌，將樂知縣李熙重刊，併爲十六卷。後常州東林書院刊本分爲三十六卷，宜興刊本又併爲三十五卷。萬曆辛卯，將樂知縣林熙春重刊，定爲四十二卷。此本爲順治庚寅時裔孫令聞所刊，其卷帙一仍熙春之舊云。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龜山集》四十二卷，宋楊時撰，裔孫令聞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龜山楊文靖公集》三十五卷，明弘治宜興刊本。

又　《龜山先生集》四十二卷，明萬曆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龜山楊文靖公集》三十五卷，明刊本。宋楊時撰。【略】此則宜興所刻三十五卷本也。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　宋板《楊龜山集》，二十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龜山先生集》十五卷，宋楊時撰。舊寫本，彭氏知聖道齋舊藏，十行，二十一字。【略】其次第與祠堂本不同。有咸淳己巳丁應奎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龜山先生集》十六卷，宋楊時撰，明弘治十五年李熙、金瓚等刻遞修本，八冊。《龜山先生集》三十五卷，宋楊時撰。年譜一卷，宋黃去疾撰，附錄一卷。明正德十二年沈暉刻本，李書勳跋，十二冊。《龜山先生集》四十二卷，宋楊時撰，明萬曆十九年林熙春刻本，傅增湘校，八冊。

藝文

魏容介《和龜山先生作》　展卷思古人，字字遺澤芳。寡欲而存心，不息乃純剛。譬彼南飛雁，秋至莫徬徨。衡陽與冀北，天路豈云長。吾道非他岐，允執是康莊。奈何舍眞意，買櫝綴詞章？【略】我誦龜山詩，發憤願自強。

李綱《祭楊侍郎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具位李綱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郎楊公之靈。嗚呼，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成，足以師表于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乎比肩。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立言。惟公挺質粹溫，圭章曄然，早飛聲於入洛，極師友之淵源。顧茲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孔棘，安窮約而迴遑。偉名流與鉅德，咸願學而推先。逮夫逢辰遇合，直道而前，抗崇議于諫省，持從橐於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標之特堅。雖佚老於燕閑，曾不廢於簡編。閔國步之多艱，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零，惟公在焉。雖年逾八十，不爲不壽，備享五福，不爲不全。然士大夫之所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尙得憲言，行於邱園。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嗚呼，我之與公，久茲周旋。公相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嘆，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諼。慨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久，遽永隔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遙馳誠於一奠，悵此意之奚宣？公之死爲不朽矣，惟其慭遺之悲，則有涕泗之漣漣。嗚呼哀哉，尙饗！

朱松《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道喪千載，聖遠年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篤生至人。公甫筮仕，摳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囂。手摩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天亦耆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國勢危安，廷議中式。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在淮海，始初淸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四海是式。謂當期頤，難老永錫。執饋乞言，福我王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簀。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哉冥頑，多難是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啇之年，勳著王室。公畀銘章，鏤厥金石，幽窀是藏。以詔無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帝懷元老，天不慭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獨？

釋景淳

《冷齋夜話》卷六　桂林僧景淳，工爲五言詩，規模淸寒，其淵源出于島、可，時有佳句。元豐之初，南國山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淡然。聞鄰寺齋鐘，即造焉，坐同海衆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爲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爲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時不出，謂大風雨、極寒熱時。景福老衲爲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不可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臨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旁立，草際一螢飛。」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淸修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游酢

論述

蘇轍《游酢太學錄制》　敕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

危素《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丙子）》　昔河南二程子之門，英才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立洎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傳而得新安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書行於世爲甚盛。其餘則幾於散亡磨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叔子一見，謂其可與適道。伯子知扶溝縣

事，聚邑人子弟於庠序，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從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知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

傳記

楊時《御史游公墓誌銘》 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略】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召還，爲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遂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略】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僞，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粗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略】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忘。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游酢傳》（存目）

《宋史》卷四二八《游酢傳》（存目）

游智開編《游定夫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伊洛淵源錄》卷九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

又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著錄

楊時《御史游公墓誌銘》 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

《東都事略》卷一一四《游酢傳》 有《中庸義》、《易說》、《二南義》、《語》《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游酢文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游定夫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游廌山集》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游酢撰。【略】《年譜》稱其年二十九錄明道先生語，年四十一錄伊川先生語，年四十六作《論》、《孟》雜解，《中庸義》，年四十七作《易說》、《詩二南義》，而不言文集，蓋本各爲書也。此本首以《論語雜解》、《中庸義》、《孟子雜解》爲一卷，次《易說》、《詩二南義》爲一卷，次《師語》、《師訓》爲一卷，次以文七篇、詩十三首，附以墓誌、年譜爲一卷。又《中庸義》後有拾遺，《孟子雜解》僅八條，《詩二南義》僅二條。蓋後人掇拾重編，不但非其原本，且並非完書矣。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游酢《廌山集》二卷。

方宗誠《同治校刊游定夫先生集序》　新化游子代剌史權篆和州，其爲政務以興廢舉墜、化民敦俗爲先。既嘗修理游定夫先生墓於含山昇城鄉，捐俸買田以奉祀事；復得先生裔孫文遠所刻《鴈山集》，重付剞劂。【略】文遠本缺誤既多，予爲博考旁稽，盡錄先生全文，使學者可以考見先生之所得，又附注朱子論難之言，以折衷經之本旨。其他有可徵信者補之，繼者闕之。而舊本卷首及附錄之閒文，厈爲刪削，以歸簡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游鴈山先生集》四卷，宋游酢撰，清鈔本（四庫底本），四冊。

藝文

楊時《別游定夫》　黽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慚未信，子夏又離群。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又《寄游定夫》《在潁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卻愧猶懸三釜藥，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潁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又《祭游定夫文》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眞，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與，斯文將泯滅而無傳與？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黃榦《漢陽軍祭五先生文・建安游先生》　先生德器晬然，學問日進，見稱於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見稱於友。流風餘韻，足以師範斯世。惠政在民，至於久而不忘。先生之於此，則遺澤固不淺矣。百餘年間，士風淳質，可與適道，非其效歟？然訪之學宮，祠貌猶缺，遺前賢之軌躅，泯後學之儀刑。師帥之職，得無曠歟？是用建祠，以舉墜典，敢告。

張耒

論述

綜論

《節孝先生語錄》　陳無己謂予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黃魯直、張文潛之爲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奇古可畏，進而未已也；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健，尤長於騷詞，但恨不均耳。」

黃庭堅《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九　張子耽酒語蹇吃，聞道潁州又陳州。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

秦觀《和蔡天啟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干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燕客豪，快奪范睢如墜雨。東城橋梓未足論，柏直何爲口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蔬苦。平生瑰瑋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閑那自運斐忙，時清不用聞雞舞。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冊辛勤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晁補之《題文潛詩冊後》　君詩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風開百花。上苑離宮曾絕艷，野牆荒徑故幽葩。愜心芻豢非雜俎，垂世江河自一家。頭白昏昏醉眠處，憶君頻夜夢天涯。

張耒《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眞，刊落漫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

又《臨文》　一病廢百嗜，好文心未忘。南窗納虛明，羅列陳縑緗。茫昧考巢燧，典章斷虞唐。清妍進屈景，雋永勝蘇張。少狂不自料，遇事形文章。誤

逢作者嘆，因復力披攘。蹉跎生白髮，始紬石室藏。粗見漢家事，濡毫時否臧。文詞比工祝，不殊公卿行。何用疲心精，舍本棄耕桑。讀賦意凌雲，律令尊張湯。榮化繫遇合，才技無短長。頗師老氏術，抱璞和其光。無營以卒歲，刻意翰墨場。

葉夢得《書高居實集後》 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

汪藻《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公於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相繼以歿，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體制敷腴，音節疏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仿佛。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眞，皆棄而不取。

《山堂肆考》卷一二八引《呂氏童蒙訓》 李義山《雨詩》：「感感度瓜園，依依傍水軒。」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所以後來諸人詠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好處。【略】張文潛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是蓮花。又「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病而說「沈綿」。又「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說「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工也。此爲髣髴形容格。

孫覿《與普端伯書》 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者。荆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乎，如所料也。

張表臣《張右史文集序》 公於諸人，最爲死後。其文章雄深雅健，纖穠瑰麗，無所不有。掩曖陻晦者殆數十年，一旦得師相而振發之，其光明焜耀，蓋將偕五緯二十八宿爛然而垂無窮矣，不其幸與！

蘇籀《題張文潛公詩卷》 群才奔正始，辨論軼髯卿。諸老力推轂，斯文有定評。龍旗叔孫氏，金筆左丘明。杕杜嘗嗤點，椒蘭足陷傾。窮途乖黨侶，陋屋挂冠纓。彰炳流千載，咨嗟莫兩楹。桑枌墮兵火，簡札落寰瀛。態度雲霞蔚，瑰奇珠玉生。淵停眞可挹，川駛不留行。機杼班揚舊，笙竽陶謝幷。風騷齊穆若，郊島埒低平。百末芳峰採，千歧理刃迎。斧斤皆闔柬，鑿枘自天成。大論尤宏博，短章工冽清。精微演孔佛，剛毅獎周京。糲食何曾饜，高標不朽名。斐然愚小子，欽詠有餘聲。

《曲洧舊聞》卷五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明，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幷黜。」

《容齋五筆》卷一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採其語著於本傳中。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古賦雖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張之徒不足學也。

又卷一四〇 張文潛軟郎當，他所作詩，前四、五句好，後數句胡亂塡滿，只是平仄韻耳。想見作州時閑冗。平昔議論宗蘇子由，一切放倒無所爲，故秦檜喜之，檜其他豈肯無所爲？陳無己亦是以策言不用兵，孝文和戎好，檜亦喜之。

又 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

又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

又 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三 張文潛，名耒，元祐中爲館職，與魯直、少游、無咎號「四學士」，幷從東坡游。

《困學紀聞》卷一七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方回《送俞維道序》 大概律詩當專師老杜、黃、陳、簡齋，稍寬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

馬駌《張文潛文集序》　文潛文雄健秀傑類子由，視長公渾涵光茫雖若不及，而謹嚴持正自其所長。梅溪嘗以謹嚴病長公，是其文正自不可少也。【略】文潛慷慨豪雋，其論有取於漢武，蓋懲本朝兵弱，受侮二虜，它文蓋三致意焉。《禮論》擴新意於古意，《用大》純正簡切，超然敏妙，論退之，則全爲東坡發也。其當在湖州被逮、齊安放置之際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宛邱集》七十六卷。【略】蘇軾嘗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唱三嘆之音。晚歲詩務平淡，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故《瀛奎律髓》載楊萬里之言，謂肥仙詩自然。肥仙，南宋人稱耒之詞也。

劉毓盤《輯校柯山詞跋》　耒有雄才，于騷詞尤長。從蘇軾游，與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稱蘇門四學士。陳師道、李廌後來，又稱蘇門六君子。蘇、黃相繼沒，耒獨享老壽，就學者日衆。趙令畤《侯鯖錄》極稱其詩。葉夢得《石林詩話》謂其詩不減老杜。呂本中《童蒙訓》謂其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文潛自言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以寓意焉。洪邁《容齋隨筆》曰：文潛雖黃州詩無意模杜，而音節自然相合，江西派以黃、陳善學杜，不知其各有面目也。是文潛以詩名，其詞若無足述者。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元祐諸公皆有樂府，惟文潛僅見《少年游》、《風流子》數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亦曰：文潛元祐中在秘閣，上已日集西池，有句曰：「翠浪有聲黃傘動，春風無力彩旌垂。」同人笑曰：「又將入【小石調】也。」文潛有「大石調」《風流子》詞，故戲之。其爲賀鑄《東山樂府》序曰：「必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始可與言詞也已。」蓋亦深于詞者焉。

彭祖壽《張文潛先生年譜序》　以先生生平顧義自守，而猶不免於人言，遭黨籍之累。雖未斥諸荒裔，然其浮沉仕宦，窮老而終，而其子復死於兵，死於盜，有伯道之悲，何其酷耶！

（日本）長野確《松陰快談》卷三九　朱子曰：「秦少游詩甚巧，張文潛詩只一筆爲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余謂二子皆蘇門高足，而朱子評之甚公，非如後人滿口皆出私意也。

又　文潛之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文潛學坡公，氣力弱，自然似子由。

分論

《雨望賦》　《齊東野語》卷一〇：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辭云：「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泯滅。」【略】張文潛《雨望賦》云：「飄風擊雲奔，曠萬里一蔽，率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皆同此一機括也。

《病暑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張文潛《病暑賦》：「陰陽循環靡窮極兮，時至而變有常則兮。融液金鐵，爍山石兮。謹視其報，在朔易兮。」與昌黎《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詩「時行當反愼藏蹕，視桃著花可小寬，月及申酉利復怨」同一意。

《鳴蛙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張文潛《鳴蛙賦》，熟讀之使人矜平躁釋。此宋文之勝唐人處也。

《藥戒》　《容齋五筆》卷四：東坡作《蓋公堂記》云【略】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略】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論法上》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法立弊生，論甚警透。

《論法下》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質文損益之故，聖人誠有所不得已焉。文筆高奇，意亦超然自遠。

《敦俗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見地既優，而勢更馳騁，不可羈紲。

《憫刑論上》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人法兼舉，立言最爲無弊。非僅以高談取勝。

《雙槐堂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善爲波濤，而理特確正。

《浯溪碑》《艇齋詩話》：山谷《浯谿碑》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至此也。張文潛《浯谿》詩止是事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張詩比山谷，眞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浯谿》詩，思致卻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詩。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荆溪林下偶談》卷二：《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黄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觀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歷代詩發》卷二五：感慨廢興，語有關係。

《題韓幹馬圖》《侯鯖錄》卷一：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

《石竹》《猗覺寮雜記》卷上：杜云：「鳳皇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張文潛《石竹》云：「眞竹不結實，爾獨艷陽春。」竹花皆實，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爲可憐耳。

《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舊事》《能改齋漫錄》卷三：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横之際，所以不仕者，政畏溫耳。【略】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略】以此觀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九江千歲龜歌贈無咎》《能改齋漫錄》卷六：張文潛有二石龜，晁無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無咎，略云：「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謂牛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晝卧口占三首》三《能改齋漫錄》卷八：張右史耒《晝卧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濕要芎藭不待廋。」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廋辭那復托芎藭。」

《梁父吟》《困學紀聞》卷一三：張文潛《梁父吟》曰，【略】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于此矣。

《題淮陰侯廟》《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張文潛詠淮陰侯云：「平生蕭相眞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巨山《代蕭相答》云：「當日追亡如不及，豈於今日故相圖。身如累卵君知否，方買民田欲自汙。」亦前人所未發。世好巨山詩者絶少，惟余與湯伯紀耳。

《孔光》《困學紀聞》卷一八：張文潛《咏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仲彌性《咏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略】二詩誅奸諛之蕭斧也。

《朱雲》《困學紀聞》卷一八：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絶句》《亭亭畫柯繫春潭》《詩林廣記》後集卷七引《泊宅編》：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悠悠，只載一船離恨向東流。」文潛此詩，王平甫嘗愛而誦之，不知其本于此。亦脱胎換骨法也。

《庭草》《困學紀聞》卷一八：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群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

《齊安行》《愛日齋叢鈔》卷四：張文潛《齊安行》云，【略】此專刺土風之陋，未及其人。

《七夕歌》《月下偶談》卷上：張文潛《七夕歌》形容織女一宵之歡，以爲「猶勝常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騷人才士嘲風咏月，不過一時之嬉耳，寧復揆之以理？

《離黄州》《歷代詩發》卷二五：寫景寫情，俱以沖淡取勝。

《出長夏門》《歷代詩發》卷二五：警秀，無一泛筆。

《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歷代詩發》卷二五：論文最爲諦當，陸機一賦不足多也。

《游武昌》《歷代詩發》卷二五：歷歷勝游，俱自清娛，滿目鋪叙，在不濃不淡之間。

《對雪呈仲車》《歷代詩發》卷二五：筆最紆而力亦最健。

《熠熠行》《歷代詩發》卷二五：即一小物，而宮殿盛衰之感，歷歷寫出，亦何必復讀《連昌宮詞》。

《和西齋》《歷代詩發》卷二五：秋氣蕭森，形于楮墨。

《探春有感二首》《歷代詩發》卷二五：二詩清味可咀。

《將別普濟二首》《歷代詩發》卷二五：清幽之境，自屬難拋，故言之極

其惋切。

《寓陳雜詩十首》四　《困學紀聞》卷一八：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又六、八　《老生常談》：詩以有眞氣爲主。曾記得張文潛《雜詩》句云：「興哀東坡公，將掩郊山墓。不能往一慟，名議眞有負。可能金玉骨，亦逐黃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終飛去。」又云：「我不知暑退，但覺衣汗乾。頗怪庭中天，湛然青以寬。」不襲唐人聲調，不落宋人習氣，居然好手，不可多得。

《掛虎圖於寢壁示秸秆》　《老學庵筆記》卷四：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藋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似貓也。

《倉前村民輸麥行》　《竹坡詩話》：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爲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嘗見其親稿，其後題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

《有感三首》二　《苕溪詩話》卷八：文潛云：「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傍笑侮。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褲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等閒戲語，亦有所補。

《齊黍》　《竹坡詩話》卷三：「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采」，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笋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采」是也。張文潛作《齊黍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齊詩耳，非笋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何也。

《風流子》（亭皋木葉下）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鋪景朗倩。（禁甚閑愁）不禁愁，可知愁多。反言乃透。（分付東流）情蕩而無極矣。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張耒傳》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轍游，轍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汝二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肴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功，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飄，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益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岳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張耒傳》（存目）

邵祖壽《張文潛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張耒《黃州謝到任表》　准告罷管勾明道宮，落職，添差監黃州酒稅磬務者。臣已於今年三月到任管勾訖。【略】伏念臣粗親翰墨，篤好文詞，曾未窺其

藩牆，妄見稱於流輩。漫蒙龍祿，頗躐等夷，久讎中秘之逸書，與記漢家之故事。入侍幃幄，曾未歲時，而疾病侵凌，精神疲耗。一辭螭陛，兩換虎符，蔑聞報政之能，徒幸養痾之便。投閑置散，於分爲宜，號寒啼饑，其窮已甚。方大明於淑慝，固無逭於誅夷。惟是齊安，近在淮右，雖薄加黜削，乃猶即夫便安。非大明之燭幽，顧微生之何恃？

又《悼逝》 結髮爲夫妻，少年共饑寒。我迂趨世拙，十載困微官。男兒不終窮，會展凌風翰。相期脫崎嶇，一笑紓艱難。秋風摧芳蕙，旣去不可還。滴我眼中血，悲哉摧肺肝。兒稚立我前，求母夜不眠。我雖欲告之，哽咽不能言。積金雖至斗，紓朱走華軒。失我同心人，撫事皆悲酸。積日而成時，積時更成年。山海會盟竭，音容永茫然。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尙有聲。」

《清波雜志》卷七 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豸皆有疏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己俸于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憑闌，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匳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容齋隨筆》卷一五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略】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喻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嘆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作品本事

《明道雜志》 元祐中祫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托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愼如此。

《能改齋漫錄》卷七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灑，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非斥此耶？」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灑侯】。」

又卷一六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略】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誌之：「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濕。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梁谿漫志》卷九 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杯而食之。嘗作詩云，【略】文潛爲此詩，殆嗜蟹之癖而爲之辨耶，抑眞信《本草》也？

著錄

汪藻《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屛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

張表臣《張右史文集序》 蘇門諸君子，自黃豫章、秦少游、晁無咎諸文集皆已次第行世，獨宛丘先生張文潛詩文散落，其家子弟死兵火，未有纂萃而詮次之者。因俾訪求，始得公相汪公藻手編三十卷，頗復不全。繼得浙西憲王公鈇所錄四十卷，續集十餘卷，稍爲精好。又得察院何公若數卷。最後秘監秦公嬗送示舊藏八冊，不分卷。大抵總四家，凡百餘卷。亟加考訂，去其重複，正其訛謬，定取七十卷，號《張右史集》。凡古賦三十二篇，古詩七百四首，五

言律詩三百三十四首，七言詩三百三十九首，絕句諸小詩七百七首，古樂府等詩八十四首，哀輓四十一首，騷一十二篇，表狀十五篇，啓十三篇，文二十九篇，贊、銘、偈、疏、簡、評十九篇，題跋三十一篇，傳記二十一篇，序十五篇，議、說二十三篇，經史等論五十七篇，書十二篇，墓誌十七篇，同文館唱和六卷，通二千七百餘篇。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張文潛集》一卷。

周紫芝《書譙郡先生文集後》　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洪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彥章（藻）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當猶有網羅之所未盡者。余將盡取數集，削其重複，一其有無，以歸於所謂一百卷者，以爲先生之大全焉。晦之泣爲余言：「百卷之言，皆先君無恙時貽書交舊而得之，手自校讎，爲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歷數年而後成。君能哀其所未得者，以補其遺，是亦先君子之志，而某也與有榮耀焉。」因謂晦之：「他日有續得者，不可以贅君家之集，當爲別集十卷，以載其逸遺而已。」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右皇朝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張文潛集》。

又　《張右丞集》，張耒撰。【略】蜀本七十五卷。

又　《宛丘集》七十五卷，【略】蜀刻本，號《蘇門六君子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來）〔耒〕集》七十卷，又《進卷》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宛丘文集》，一部十三冊，全。

馬駉《嘉靖郝梁本張文潛文集序》　龍渠子嘗得宋集本，取而刻置山房，駉從觀於龍渠子。是集蓋昔人選本，有文無詩。【略】龍渠子清敏好古，博藏能用，刻成，屬識數語於首。【略】嘉靖甲申長至日，江都馬駉序。

胡連玉《嘉靖本張文潛集題記》　《張文潛文集》十三卷，蓋當時選本如是，非全書也。乾道以後，蘇氏文學盛行，右史游蘇門，坊間選其文爲程試之用，去取殊不慊人意。如《章秘閣丞集序》刪去後半篇，《冀州州學記》刪去前後，幾不成文。此爲嘉靖間重刊本，既未能正其訛謬，刻又弗良，舛錯尤甚，因假得《蘇門六君子文粹》對勘一過。《文粹》本係舊鈔，然多脫誤，未可據爲定本，俟更覓善本校之。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連玉書於玉笥山房。

趙琦美《鈔本張右史文集跋》　按《文獻通考》：「《張右史柯山集》一百卷」，今作《張右史集》，無「柯山」字，將偶脫之耶？抑別有《柯山集》也？世所行《張文潛集》，又作《張舍人集》，只四冊，無詩，獨有文耳，當是爲人選集無疑。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耒《宛丘集》七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潛集》十三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宛丘集》十二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柯山集》一百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張文潛集》四冊。

又《續收》　張文潛《宛丘集》十冊，七十六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張耒《文潛集略》十二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張右史文集》六十卷二十四本，張耒。世所行《文潛集》纔十之五，《右史集》乃大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張右史《柯山集》八冊。陳景雲注：「一百卷。」

又　《宛邱先生文集》六冊。

謝浦泰《校宛丘集跋》　細校《宛丘集》中所有而《右史集》所無者，古詩二百七十首，律詩二百三十二首，絕句七首，書二篇，墓誌五篇，《補遺》六卷全無。《右史集》中所有而《宛丘集》所無者，不過古詩四首，律詩九首，《讀唐書論》第二條而已。但余此書，律詩已先將《瀛奎律髓》內幾首添在內，亦不可不知。

《**述古堂書目**》**卷二**　張文潛《右史集》六十五卷，八本，內府鈔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宛邱集》七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蔣光煦《張表臣張右史文集序按語》　宋刊本《張右史集》七十卷。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張右史文集》六十卷。」毛斧季云：「世所行《文潛集》纔十之五，《右史集》乃大全。」此本後有張表臣序，視毛氏所見又增多十卷。第文潛集，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稱有一百卷本，不知較此本何如。

《**結一廬書目**》**卷四**　《宛邱先生文集》七十六卷，補遺六卷，宋張耒撰，舊鈔本，葉石君藏書。

又《張右史集》六十卷，宋張耒譔，精鈔本，汲古閣藏書。

翁心存《明鈔本張右史文集跋》　文潛集，南宋初已有四本：十卷者名《柯山集》，三十卷者名《張龍閣集》，七十卷者名《張右史集》，一百卷者名《譙郡先生集》。蓋當時黨禁方嚴，文字秘不敢出，私家傳寫，難免闕遺。明胡應麟刊僅十三卷，郝梁刊僅十七卷，皆名《張文潛集》。《汲古閣書目》有《張右史集》六十卷。則數百年後，網羅散失，裒集倍難矣。咸豐丁巳秋，予得是本於京都廠肆，適兒子同書自邗上以研石齋秦氏藏本寄其弟同龢，久置案頭，未遑校正也。今年新正病起無事，乃取而參校，旬有五日竣事。兩本皆六十五卷，而編次前後互異，亦各有得失。

翁同書《明鈔本張右史文集跋》　張文潛集曰《柯山集》者凡一百卷，曰《張龍閣集》者凡三十卷，曰《張右史集》者凡七十卷，此皆宋時所行之本也。今《四庫》所儲《宛丘集》七十六卷，其卷數又與數本不合。予駐師邗上，購得《右史集》十五冊，末有吾邑趙琦美攜拾而成。脫落已甚，原闕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及三十三卷，今又闕第十二冊五十卷至五十三卷。按胡應麟《筆叢》言，嘗見文潛集於臨安僻巷中，明旦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然此本幸存，詎不當愛護耶？首頁有一印曰「海虞陵秋家藏」，蓋吾邑士人從常清道人家傳錄者，適落吾手，亦宿緣也。咸豐七年五月十一日，常熟翁同書識於揚州城南蔣王廟軍營。

徐葵《校張文潛文集跋》　《張文潛文集》，亦名《宛丘集》，相傳南宋初已有四本：一本十卷，一本三十卷，一本七十卷，一本一百卷。國朝《四庫》所收之本，則又七十六卷。今余得此本十三卷，係虞山馮氏與吳氏兩家藏本，與記上五本卷帙不同，想即胡氏應麟所見之本也。昨吳興書賈鄭甫田以宋建安余騰夫所刊《永嘉先生標注張文潛文集》來，上有季滄葦與毛子晉圖書，書共十卷，與此本校對，篇目正同，惟分卷則異。因知此本即南宋初十卷之本，後人亂其卷次耳。校正一通如右，俾不失宋本面目。篇中標注，亦照建安本寫出，以便讀者。至字句異同，無論允否，並一一校注，不敢意爲去取，蓋校書之體例也。

陸心源《宛丘集跋》　《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目錄三卷，題曰「張耒文潛」，《四庫全書》著于錄。舊抄本。《郡齋讀書志》「《柯山集》一百卷」，《直齋書錄解題》「《宛丘集》七十卷，年譜一卷」，又云「蜀本七十五卷」。此本分卷與蜀本合，當從宋刊蜀本傳錄者。【略】以聚珍本《柯山集》互校，《柯山集》總計詩騷一千陸百餘首，《宛丘集》二千一百餘首，多得詩五百餘首。文、賦則大略相同，惟多華陰楊君、晁無咎、田奉議、崔君、符夫人墓誌五首。又嘗見抄本《張右史集》六十卷，似更不及聚珍本《柯山集》。百卷本不可見，當以此本爲最備矣。《四庫》既收此集，聚珍板排印時不印此集，而印不全之《柯山集》，不可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宛邱先生集》七十六卷，舊鈔本，顧千里舊藏。宋張耒文潛撰。

又《張右史大全集》六十卷，舊鈔本，張月霄舊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蔣生沐（光煦）有宋刻《張右史集》七十卷，極精。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宛邱先生文集》七十卷，附《同文倡和》六卷，紅藥山房鈔本。

又《張右史文集》六十卷，舊鈔本。

又《張文潛文集》十三卷，明嘉靖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舊鈔本。題張耒文潛。此本編次分卷，與今官刻《柯山集》五十卷本不同。

又《張文潛集》十三卷，明刊本。

又　張文潛《宛邱集》六十卷十本，內府鈔本。

傅增湘《校本張文潛文集跋》　此集祇十三卷，明嘉靖甲申龍渠山人郝梁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江都馬駉序，言龍渠子得宋集本，取而刻置山房，是集蓋昔人選本，有文無詩云。今觀所錄，祇論說、雜著八十二首，視本集之文亦不盡備，知所言出於選本者，殆可信矣。茲帙爲椒微師所藏，歷藏吳方山、馮彥淵諸家，經姑蘇徐葵滄如校勘，所據爲宋建安余騰夫本。余氏原本分十卷，題「永嘉先生標注」，則亦坊賈選錄，以備場屋揣摩之用耳。據徐氏跋語，宋本篇目與郝本正同，而分卷殊異，知郝氏所得宋刻當即余本，第必欲改定其卷第，殊費人索解也。

又《校宛丘集跋》　《宛丘集》，世傳卷數最爲參差。聚珍本題《柯山集》五十卷，明嘉靖本題《文潛集》十三卷，鈔本題《張右史集》有八十二卷者（知不足齋藏），有六十五卷者，有六十卷者（涵芬樓藏本，余在蘇州亦見一本）。而

《四庫》著錄又爲七十六卷。至汪藻所編《張龍閣集》三十卷本、周紫芝所稱《譙郡先生集》百卷本，今已不可得見。蓋編刻之時地不同，傳錄之源流遂異。秋間，自溫州墨香緲寄來舊鈔本四十三卷，十行，十七字，有「紅豆後人」印。因其寫手頗舊，又卷數特異，遂以廉值收之，固知爲未完本也。暇時取廣雅局翻聚珍本一校，大要視刻本詩僅得十之六七（古樂府、歌辭三卷，《同文倡和集》二卷皆不載），文僅得十之三四。然勘讀一過，則佳處乃不可枚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宛丘先生文集》七十六卷，宋張耒撰，清康熙呂無隱鈔本，十冊。《張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宋張耒撰，明萬曆趙琦美鈔本，趙琦美校幷跋，清翁心存校，翁同書跋，十五冊。【略】存五十六卷。《張右史文集》六十五卷，宋張耒撰，明鈔本，翁心存校幷跋，十六冊。《張右史文集》六十卷，補遺七卷，宋張耒撰，清雍正七年謝浦泰鈔本，謝浦泰校幷跋，十二冊。《柯山集》五十卷，拾遺十二卷，宋張耒撰，清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刻聚珍版叢書本，傅增湘校補幷跋，十一冊。《張文潛文集》十三卷，宋張耒撰，明嘉靖三年郝梁刻本，方功惠跋，四冊。

劉毓盤《輯校柯山詞跋》《宛丘集》七十卷，《四庫提要》曰：「耒晚歲務爲平淡，詩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方回《瀛奎律髓》曰：「楊萬里謂肥仙所作，一于自然。肥仙，南宋人稱耒之辭也。」馬貴與《文獻通考》作《柯山集》一百卷。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曰：耒有《柯山集》十卷。又《張龍閣集》三十卷，又《張右史集》七十卷，又《譙郡先生集》一百卷。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以未見全集爲恨事。七十六卷，非全書也。今歲春，自秦中歸，襄浙江圖書館事，以文潛詞不傳，求之文瀾閣舊鈔本，只此數首，以備一家。恐有所未盡爾。壬子夏，江山劉毓盤校畢幷識。

周泳先《濟南詞輯本題記》江山劉毓盤云：「余歸浙後，日讀文瀾閣書，輯文潛詞十首而四學士之詞全，輯方叔詞七首而六君子之詞全。」又云：「《柯山集》、《月巖集》幷據文瀾閣本。」余檢文瀾閣庫本《濟南集》，附詞僅三首，與劉氏所云者不合。取劉氏細校，始悟劉氏本乃據各選本輯得，且眞贋雜糅，如《菩薩蠻》「江南未雪」、「霜天不管」兩闋，幷見《梅苑》，次方叔《雙松庵月下賞梅》闋後，幷不注撰人，而劉氏亦輯入。又，文瀾閣本《張右史集》亦未附詞。劉氏所云，皆依托也。集本所載雖未有除諸選本外者，然無一僞作，當必輯自《大典》者也。泳先記。

趙萬里《柯山詩餘輯本題記》案《張右史集》，傳世者以七十六卷本爲最足，然亦不附詩餘，茲于《樂府雅詞》、《梅苑》、《能改齋漫錄》諸書輯得六首如下。至《詞統》所引阿那曲、荷花詞，則七言絕句體，未敢攔入。萬里記。

陳升《刊明道雜志跋》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補郡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文淵閣書目》卷八　張文潛《明道（通）〔雜〕志》，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文潛《明道雜志》一冊。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明道雜志》一卷，張耒，四十家本。

《百川書志》卷八《明道雜志》一卷，宋太史宛丘張耒文潛著。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明道雜志》二卷，宋張耒。

《郘宋樓藏書志》卷五七《張太史明道雜志》一卷，明嘉靖覆宋本。宋宛丘張耒文潛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張耒《明道雜志》一卷，明顧氏文房小說刊本。

又《續錄》　唐宋叢書本。　學海類編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張太史明道雜志》一卷，宋張耒撰。明顧氏文房小說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張太史明道雜志》一卷，宋張耒撰。明刻本，一冊。

藝文

徐積《寄張文潛》不知今之人，誰識張縣尉。勿問胸中事，但看面上氣。所謂人英者，正是斯人輩。前年南郭中，文酒日夜會。一從舍我去，忽忽再逾歲。今茲歲且盡，爲子吟不睡。起坐卻就枕，伸頭出紙被。約是三四更，老老抱雙腳。此時吟正酣，聲調不可卻。春風起淮東，須臾到嵩洛。往往入子家，

但子眠不覺。子覺將奈何，聲盡情思多。上東門外路，洛水生春波。還我大松來，不用寄詩歌。

《同文館唱和詩》卷八柳子文《次韻呈文潛學士同年》　才堪斗量君獨釜，年少登瀛脫塵土。重闈幾日鎖清秋，酬唱新篇亂如雨。讀書相逢十載前，君家酥酪和腐乳。分題吟思入風雲，得意還忘嘔心苦。晚將衰颯奉英游，漫記雪窗邀夜語。平生意氣杯酒間，我醉狂歌君起舞。即今頭白老青衫，但期敎子應門戶。燕頷從君骨相殊，看君鼎食羅五俎。

黃庭堅《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　張侯窘炊玉，僦屋得空廬。但見索酒郎，不見酒家胡。雖肥如瓠壺，胸中殊不粗。何用知如此，文彩似於菟。

秦觀《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鉤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袂安可期？寄書囑加飧。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未路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文多豫暇，玄談到羲軒。孰云等簪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牴牾良可刊。比枉病中作，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閑。晤對不知夕，歸途斗星翻。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恙不足論。愷悌神所勞，此理直如絃。

陳師道《寄張文潛舍人》　今代張平子，雄深次子長。名高三俊上，官立石螭旁。車笠吾何恨，飛騰子莫量。時平身早達，未用夢凝香。

晁補之《奉答文潛戲贈》　倦游年少憶安巢，歸夢嘗慚斷織刀。老去周顒雖有婦，黃經對几夜騷騷。

蔡肇《次韻上文潛丈》　張侯胸中包覆釜，百里奔流無寸土。玄蛟白鼉有時作，一洗乾坤三日雨。詩雄變怪有如此，震動猶能止啼乳。已傾太白酒船空，更壓少陵飯山苦。昨朝東門同拜敕，玉齒猶殘道中語。閉門十日無一事，坐對空庭秋葉舞。何時御史出霜臺，便假前驅辭棘戶。城南邀我倒餘尊，紫栗黃橙已登俎。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引《復齋漫錄》　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蓋李遐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游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

《升庵詩話》卷八　余弟姚安太守未菴慥，字用能，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爲何人詩？」予曰：「按《宋文鑑》，則張文潛詩也。」未菴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嘆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張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作耳。

王漢之

慕容彥逢《兵部侍郎王漢之可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制》　具官某夙以選掄，揚歷要路，召貳兵部，亦既閱時。宜直禁塗，往紆華紱。無謂蜀遠，務悉乃心，綏寧厥民，尚觀報政。

程俱《延康殿學士中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正奉大夫王公行狀》　公諱漢之，字彥昭。【略】公幼則不群，學爲文詞，已有驚人語。神宗皇帝初以經術取士，公年始弱冠，中熙寧六年進士甲科。以祕書省校書郎、秀州司戶參軍差充汝州州學敎授。【略】少師捐館，公居喪毀瘠，以孝聞。服除，爲亳州州學敎授，郡守南豐曾子固待以國士。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河南府左軍巡院。元祐元年，以舉者應銓格，改宣德郎，知婺州金華、河南府澠池縣事。丁越國太夫人憂，紹聖四年以奉議郎充潁州郡王院、吳王宮大小學敎授，遷鴻臚寺丞。會仲兄卒吳中，公求外補，恤幼孤治窆事，以承議郎知眞州。元符三年，以登極恩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略】建中靖國元年，除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進對稱旨，留爲開封府推官。以朝散郎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尋遷吏部，兼國史編修官。移禮部，不閱月，以太常少卿充講議司參詳官。【略】踰月，遷尚書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充講議司詳定官。久之，移戶部侍郎。崇寧二年，以顯謨閣待制出知瀛州、高陽關路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公下車撫綏邊氓，申嚴軍律，威聲隱然。【略】三年夏，移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未赴，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轉朝請郎，移知蘇州。以《哲宗實錄》成，遷朝奉大夫，改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封保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略】移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五年春，詔乘驛赴闕，公入對。【略】留爲尚書兵部侍郎，轉朝散大夫。大觀元年，成都擇守，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未至，知鄭州，充西輔馬步軍都總管。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未至，又改知蔡州，未幾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以受寶恩遷朝請大夫，移知鄆州，充京東西路安撫使。青、鄆留皆踰年，政隨其俗，皆以治稱，轉朝議大夫。四年夏，召赴闕，拜尚書工部侍郎。【略】八月，充賀北朝生辰國信使。使回，爲《見聞錄》以進。【略】政和元年，以顯謨閣直學士充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戶，轉中奉大夫。公臨邊踰年，訓練拊循，境內寧肅。【略】明年轉運使竟劾公特故相黨與，沮羅法，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時政和二年三月也。後三年，復集賢殿修撰。明年復顯謨閣直學士，知濠州。【略】七年，轉中大夫，進封信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略】引疾丐歸，復提舉杭州洞霄宮。重和元年江東水災，朝廷擇帥安輯振廩之，起公知江寧府事，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加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明年十一月方賊起青溪，【略】就差江南東路安撫使，詔奏事皆徑達上前。【略】賊平，以功遷龍圖閣學士，加食邑三百戶，御前遣使賜茶藥合、金鍍銀鞍轡。四年，引年告老，優詔不許，轉太中大夫。九月，以疾力請，進職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略】五年正月，上章請老，命未下，以二月四日卒於鎮江居第之正寢。【略】公以高明之姿，純正之學，敏達之才，自經術、政事、文詞、字畫、養生之妙、方外之理，皆意出人上，自以無前，一時交游號爲第一。然其高心獨見，常糠粃文詞有不足爲之意，故應酬落紙，初不留顧。公沒，家集其文，纔得三十卷。

《宋史》卷三四七《王漢之傳》（存目）

《泊宅編》卷上　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時人不曉泊宅之義。予寓居之明年，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汎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略】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于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而號予泊宅之少翁，仍爲作眞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太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李格非

論述

綜論

劉攽《太學錄李格非可太學正制》　太學賢士之關，博士正錄，皆師表之任也。非其經術修明，內行峻潔，不足以當是選。爾等籍甚士林，或已試庠序，幷從選擢，以究職業。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暢，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爲博士，紹聖始爲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邴吉勳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嘗汲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詞。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誌云：「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澗泉日記》卷下　鞏豐仲至言尹少稷稱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後，一人而已。

分論

《唱和詩序》　《帶經堂詩話》卷二一：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君子也。其

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名園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概。此外遺文數篇，雜見說部，余已錄之。近從《楓窗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宰執侍從呂大防、蘇頌、韓忠彥、蘇轍、馮京、王巖叟、范百祿、梁燾、劉奉世、范純禮、孔武仲、顧臨等三十六人紀事唱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

《洛陽名園記》 《郡氏聞見後錄》卷二四：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 張琰《洛陽名園記序》：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略】觀文叔之記，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處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于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腳迹目力心思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讎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群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眞不苟且也。《崇古文訣》卷三二：園囿何關于世道輕重，所以然者，興廢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亂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于天下。斯文之作，爲洛陽，非爲園囿；爲天下，非爲洛陽。文字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鑒戒，讀之令人感嘆。 胡應麟《洛陽名園記》：李文叔格非，易安居士之父也。所纂《洛陽名園記》，一時全盛風景，賴此尚傳。枕席間時一展之，不啻卧遊金谷也。王長公嘗欲彙輯古今記文爲《名園墅稿》，已成序而未卒業，聞此不覺悵然。 金聖嘆《必讀才子書》：幺麼小題，發出如許大論。大儒眼中，固無細事。大儒胸中，固無小計。大儒手中，固無瑣筆。定當如此。

《歷下水記》 《墨莊漫錄》卷四：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眞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皆爲《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爲趵突，未知孰是。 《帶經堂詩話》卷一四：按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餘者，蓋未詳也。

《祭淇水》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文叔《祭淇水文》云，【略】筆勢略與淇水相頡頏，□□□□□精深可諷味。

《臨淄懷古》 《帶經堂詩話》卷二一：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嘗著《洛陽名園記》，不見其詩。《露書》載其《臨淄懷古》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頗可誦。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李格非傳》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略】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于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李格非傳》 （存目）

紀事

《墨莊漫錄》卷六 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趙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詞令，亦甚橫。自漢後十年，唯韓退之於文章，李太白

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篔簹谷記》，《藏經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宋稗類鈔**》**卷八**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惟，亦有佳者。唐州桐柏山張浩，制作精致，膠法亦奇，遂壓京都之作。【略】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叔文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九**　《洛陽名園記》一卷。右皇朝李格非撰。記洛中園圃自富鄭公以下十九所。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洛陽名園記》一卷。【略】格非苦心爲文，而集不傳，館中亦無有，惟錫山尤氏有之。《文鑑》僅存此跋，蓋亦未嘗見其全集也。

《**國史經籍志**》**卷三**　《洛陽名園記》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一**　《雒陽名園記》。

《**抱經樓藏書志**》**卷二七**　《洛陽名園記》一卷。明刊本。

雜錄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洛陽名園記》，濟南李格非文叔譔，易安之父也，家今章邱縣北之臨濟。記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曰山東李文叔，又曰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云云。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廌譔，廌字方叔，乃蘇門六君子之一，且陽翟產非華州，又訛之訛也。

范正平

論述

胡寅《范正平贈直秘閣制》　朕觀士大夫守正者必疾邪，爲惡者必遏善。方詐力取勝，則小人有時而肆行，及公道既伸，則君子豈至于久屈。順天休命，吾職則然。爾志操剛方，孝義有聞，以小吏而抗大奸，終守其節，遂陷黨籍，德名愈光。朕于元祐之臣，苟賢且忠，不問末微，咸用褒秩。所以申廣勸戒，非爾一人之爲也。死而不朽，豈不在茲？

傳記

《**宋史**》**卷三一四《范正平傳**》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擂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

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略】竟撤去之。正平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紀事

《紫微詩話》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遂幷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宋元學案》卷三附錄《呂紫微童蒙訓》 范子夷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藝文

畢仲游《祭范子夷文》 忠宣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爲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宣，義陽之城。子夷一見，兩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前後三紀，可量此情。中間出入，仳離合幷。我廢于北，子夷南行。過嶠至海，百驛是程。喪妻子失，始還其生。邂逅相遇，血涕交零。如夢之怪，魘極而驚。已而大飲，長嘯且歌。言終此身，期百相過。曾不再見，疾猶湧波。崩騰而逝，未如之何。嗚呼哀哉！我哭子夷，豈但哭亡，哭其承家，義勇靡亢。中朝之詔，明著于章。臺獄之峻，獨身以當。一斥萬里，歸而徜徉。百呃皆具，謂年可長。今又不壽，漫漫彼蒼。惟名不隕，九原之光。尚饗！

張大亨

論述

蘇軾《與張嘉父》 公文章自已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之章」，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又《與張嘉父》 借示賦論諸文，遂得厭觀，殊發老思。西漢一首尤精確。文帝不誅七國，世未有知其說者，獨張安道嘗言之於神考，其疏，人亦莫之見也。今公所論，若合符節，非學識至到，不能及此。仰欽！仰欽！

《題高軒過圖》 《詩話總龜》卷八：宗室士暕字明發，喜作詩與畫，嘗爲《高軒過圖》。張嘉甫題云：「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作詩而不能畫，從容二子之間者，王右丞也。若明發，蓋右丞之季孟云。」晁無咎亦題云：「嘉甫謂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能詩而不能畫，明發兼此二勝，可在摩詰季孟間。余以畫及詩，信嘉甫之知言。」晁以道見之，謂：「余能畫而不能詩，乃可以爲病。豈有能詩而又必能畫耶？『夏雲多奇峰』乃長康句，謂不能詩可乎？」嘉甫既易于立論，而無咎又便仰之，大抵皆讀書少之過。

傳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張大亨，字嘉父，吳興人，官直秘閣。著《春秋通論訓》十六卷。其自序言：少聞《春秋》于趙郡和仲先生。和仲即東坡也。

《宋詩紀事補遺》卷二四 字嘉父，霅川人。元豐八年登乙科，官至直秘

閣。著有《春秋通訓》十六卷、《春秋五禮例宗》十卷。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九引《王直方詩話》　張嘉甫云：余少年見人誦一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語。元符三年，過毗陵汪逈家，出所藏水部賀公手書，乃知此詩賀所作，世俗以爲他人，非也。【略】余愛嘉甫一章云：「方寸平田便有餘，子孫無復廢耕鋤。已將不死爲嘉種，更向無何築隱居。」

侯蒙

慕容彥逢《承議郎試刑部尚書侯蒙可朝奉郎試刑部尚書制》　勅：考績之政，掌於有司，雖吾八座之臣，亦率是法。具官某踐揚要路，業履清優。輟自中司，分長憲部。會課來上，宜以序遷。錫茲命書，往其欽佩。

又《御史中丞侯蒙可刑部尚書制》　具官某曩以材猷，浸膺推擇。擢自瑣闥，任予中司，整飭憲綱，克有譽處。秋官之長，往惟汝諧，其既乃心，以倡厥屬。惟刑之恤，庶紹前休。

《宋史》卷三五一《侯蒙傳》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鷄尉，知柏鄉縣。【略】徙知襄邑縣，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閹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略】遷刑部尚書，改戶部。【略】母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略】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略】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夷堅甲志》卷四　侯中書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綫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略】蒙一舉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潘淳

論述

張元幹《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甲卷》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駒父、弟琮玉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眞、呂本中居仁、汪藻彥章、向子諲伯恭爲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攘臂其間。

李之儀《合流遇潘子眞出斯文相示因置酒》（子眞，黃九門人）　山谷老子久不見，豫章詩人何許來。章江未覺清徹骨，西山一帶寒煙開。文章明鏡現諸相，句律蟄戶驚春雷。紅爐勸坐且一醉，爲我更賦揚州梅。

傳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九　潘淳，新建人，清逸居士子。師事黃庭堅，作詩尤工。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三四　潘淳字子眞，新建人，興嗣之孫。少穎異，好學不倦，淹貫經史、百家之言。師事黃庭堅，尤工詩。曾鞏知洪州，乞錄興嗣後，尚書右丞黃履復以淳爲請，補授建昌縣尉。陳瓘劾蔡京，言者目淳爲瓘親黨，坐奪官，不以介意，歸，自稱谷口小隱。所著詩并《詩話補遺》傳世。

著錄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〇七　《潘子眞詩集》，潘淳撰。

王安石女

《冷齋夜話》卷四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墨莊漫錄》卷五　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略】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周邦彥

論述

綜論

《碧鷄漫志》卷二　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又　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凄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唯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

又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清眞集》二十四卷。【略】邦彥博文多能，尤長於長短句，自度曲，其提舉大晟府亦由此。

又卷二一　《清眞詞》二卷，《後集》一卷。【略】多用唐人詩語檃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叙，富艷精工，詞人之甲乙也。

樓鑰《清眞先生文集序》　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賓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略】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此又以世所未知者。樂府傳播，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曲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盤鏡》、《烏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鑄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爲溢美耳。

劉肅《周邦彥詞注序》　周美成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流風可仰。其徵辭引類，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來歷，眞足冠冕詞林。歡筵歌席，率知崇愛，知其故實者幾何人斯？殆猶屬目于霧中花、雲中月，雖意其美，而皎然識其所以美則未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一《周美成友議帖》　汴都治賦，公以文藝動人主，而卒以詞名天下，豈雕蟲篆刻之所推歟！字畫之傳，斯亦稱矣。【略】贊曰：左太冲賦三都，十年門牆藩溷皆著紙筆。予意其因以寓墨池，模倣之妙，而未必徒以詫記事備言之述，不然，則亦焉用是物也？如公書法，或者得太冲之

仿髣乎？有鳳樓之手，以侈其標度，有香奩之澤，以蘊其風骨。體具態全，夫豈一日情眞之名公所自出世，不當徒以考公之詞賦，尙有因是著公之翰墨也。

強煥《題周美成詞》　溧水爲負山之邑，官賦浩穰，民訟紛沓，似不可以絃歌爲政。而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爲邑長於斯，其政苟簡，民到於今稱之者，固有餘愛。而其尤可稱者，於撥繁治劇之中，不妨舒嘯，一觴一詠，句中有眼，膾炙人口者，又有餘聲，聲洋洋乎在耳側，其政有不亡者存。余慕周公之才名，有年於茲，不謂於八十餘載之後，踵公舊蹤，既喜而且愧，故自到任以來，訪其政事。於所治後圃，得其遺政，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蕭閑，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而又睹新綠之地，隔浦之蓮，依然在目。抑又思公之詞，其模寫物態，曲盡其妙。方思有以發揚其聲之不可忘者，而未能。及乎暇日從容式燕嘉賓，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詞爲首唱，夫然後知邑人愛其詞，乃所以不忘其政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春帖子，前輩有絕工者，有不甚工者。坡云：「欲使秦郎供帖子。」豈非以其才思尤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無以驗工拙。周美成亦有才思者，集中有《代內制作春帖子》三十首，皆平平無警策。

《藏一話腴》外編卷上　周邦彥字美成，自號清眞，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而能知美成爲何如人者，百無一二也。蓋公少爲太學內舍選，年未三十，作《汴都賦》，鋪張揚厲，凡七千言，奏之。天子命近臣讀於邇英閣，遂由諸生擢大學正，聲名一日震耀海內。神宗上賓，哲宗眞之文館，徽宗列之郎曹，皆自文章而得。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張皆自歎以爲不及。姑以一二篇言之，如《薛侯馬》云，【略】如《天賜白》云，【略】若此凡數百篇，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耶？樓攻媿謂其《古鏡》、《玉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不爲溢美矣。擬清眞者，又當於樂府之外求之。

《咸淳臨安志》卷六六《周邦彥傳》　邦彥能文章，妙解音律，名其堂曰「顧曲」，樂府盛行于世，人謂之落魄不羈，其提舉大晟府亦由此。然其文識者謂有工力深到處。《磬鏡》、《烏几》之銘，有《鄭圃》、《漆園》之風；《禱神》之文，倣《送窮》、《乞巧》之作，不但詞調而已。

張炎《詞源序》　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而於音譜且間有未諧，可見其難矣。作詞者多效其體制，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所可倣傚之詞，豈一美成而已。

《詞源》卷下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如「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

又　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卻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眞天機雲錦也。

沈義父《樂府指迷》　凡作詞當以清眞爲主。蓋清眞最爲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爲冠絕也。學者看詞，當以《周詞集解》爲冠。

又　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尾最好。如清眞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又「掩重關，遍城鐘鼓」之類是也。或以情結尾亦好，往往輕而露，如清眞之「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又云「夢魂凝想鴛侶」之類，便無意思。亦是詞家病，卻不可學也。

又　詞中用事使人姓名，須委曲得不用出處最好。清眞詞多要兩人名對使，亦不可學他。如《宴清都》云「庾信愁多，江淹恨極」，《西平樂》云「東陵晦迹，彭澤歸來」，《大酺》云「蘭成憔悴，衛玠清羸」，《過秦樓》云「才減江淹，情傷荀倩」之類是也。

趙文《吳山房樂府序》　觀歐、晏詞，知是慶曆、嘉祐間人語。觀周美成詞，其爲宣和、靖康也無疑矣。聲音之爲世道邪？世道之爲聲音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美成號知音律者，宣和之爲靖康也，美成其知之乎？「綠蕪凋盡臺城路，渭水西風，長安亂葉」，非佳語也。憑高眺遠之餘，蟹螯玉液以自陶寫，而終之曰：「醉翁山翁，但愁斜照斂」，觀此詞，國欲緩亡，得乎？【略】《玉樹後庭花》盛陳亡，《花間》麗情盛唐亡，《清眞》盛宋亡，可畏哉！

陸行直《詞旨》 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也。

《弇州山人詞評》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綫紅生玉」，又「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眞能動人。

《七頌堂詞繹》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

《填詞雜說》 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

《遠志齋詞衷》 清眞樂章以短調行長調，故滔滔莽莽處，如唐初四傑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

《皺水軒詞筌》 長調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臠，餘多應酬鋪叙，非芳旨也。周清眞雖未高出，大致勻淨，有柳敧花嚲之致，沁人肌骨處，視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謂其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信然。謂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則不盡然，但生平景勝處爲多耳。要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物，若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清眞渾厚，正于鉤勒處見。他人一鉤勒便刻削，清眞愈鉤勒，愈渾厚。

又《介存齋論詞雜著》 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矣。

又 讀得清眞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

《金粟詞話》 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艷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略】其詞多用唐人詩句檃括入調，渾然天成，長篇尤富艷精工，善於鋪叙。陳郁《藏一話腴》謂其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皆知其詞爲可愛，非溢美也。又邦彥本通音律，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故方千里和詞，一一案譜塡腔，不敢稍失尺寸。

《西圃詞說》 清眞以短調行長調，滔滔莽莽，嫌其不能盡變。

又 弇州謂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愚謂詞中情景不可太分，深於言情者，正在善於寫景。

又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周清眞婉蜒流美，而乏陡健。

又 《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

《蓮子居詞話》卷一 張玉田云詞貴雅正，如周美成「最苦今宵，夢魂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所謂變淳泊爲澆漓矣。韙哉是言。雅俗正變之殊，學者誠不可不辨。「銷魂當此際」，東坡所以致誚於少游也。

《問花樓詞話》 詞家言蘇、辛、周、柳，猶詩歌稱李、杜，駢體舉庾、徐，以爲標帖爾。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昔屯田、清眞、白石、夢窗諸君皆深于律呂，能自製新聲，其用前人舊譜，皆恪守不敢失，況其下乎！

《蕙庵論詞》 毛氏先舒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諸家所論，未嘗專屬一人，而求之兩宋，唯《片玉》、《梅溪》足以備之。周之勝史，則又在「渾」之一字。詞至于渾，而無可復進矣。

又 屯田勝處本近清眞，而清眞勝處要非屯田所能到。

鄭文焯《片玉詞跋》 清眞風骨，原於唐詩人劉夢得、韓致光，與屯田所作異甚而同工，其格調之奇高，文采之深美，亦相與頡頏，未易軒輊也。夢華論詞，獨以梅谿、片玉並提，而謂周之勝史又在「渾」之一字。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清眞詞跋》 清眞之詞，其意淡遠，其氣渾厚，其音節又復清妍和雅，最爲詞家之正宗，所選更極精粹無憾，故列爲七家之首焉。

訥齋《白香詞譜箋叙》 樂府古詞，肇于漢魏，六代迄唐皆因之。斷題取義，各抒天籟，初無定譜。宋崇寧中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詞，協律爲詞。于是乎八十四調之譜，悉有成式。其後增衍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詞調日繁，而譜之律亦日嚴矣。是故工如美成，猶尚有未盡諧聲之議，況餘子哉？

《藝概》卷四 周美成詞，或稱其無美不備。余謂論詞莫先於品。美成詞信富艷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學之，學之則不知終日意縈何處矣。

又 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煉，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復開姜、史

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者，亦難出其範圍。然其妙處，亦不外沉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沉鬱則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於此矣。今之談詞者亦知尊美成。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沉鬱頓挫之妙。彼所謂佳者，不過人云亦云耳。摘論數條於後，清眞面目，可見一斑。

又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託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驅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大抵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複，何足以知清眞也。

又　美成小令，以警動勝。視飛卿色澤較淡，意態卻濃。溫、韋之外，別有獨至處。

又卷二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綜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又　美成詞于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又　詞法之密，無過清眞；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絕也。

又　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沉鬱之妙，而少游托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異同也。

又卷六　美成艷詞，如《少年游》、《點絳脣》、《意難忘》、《望江南》等篇，別有一種姿態。句句灑脫，香奩泛話，吐棄殆盡。

又　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苦不能領略。

《詞壇叢話》　美成樂府，開闔動盪，獨有千古。南宋白石、梅溪，皆祖清眞，而能出入變化者。

又　美成鎔化成句，工鍊無比，然不借此見長。此老自有眞面目，不以綴拾爲能也。

又　美成詞，渾灝流轉中，而下字用意皆有法度，故其詞名《清眞集》。蓋「清眞」二字最難，美成眞千古詞壇領袖。

《雲韶集》卷四　美成詞極頓挫之致，窮高妙之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又　詞至美成，開合動盪，包掃一切，讀之如登太華之山，如掬西江之水，使人品概自高，塵垢盡滌。兩宋作者，除白石、方回，莫與爭鋒矣。

又　美成長調高據峰巔，下視群山，盡屬附庸。

《歲寒居詞話》　周邦彥《清眞居士片玉詞》。元豐中獻賦，召爲太樂正。官至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府倅。好音樂，能自度腔，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故方千里和詞，一一案填，不失分寸。

《論詞隨筆》　詞能幽澀，則無淺滑之病；能皴瘦，則免癡肥之誚。觀周美成、張子野兩家詞自見。

又　詞之蘊藉，宜學少游、美成，然不可入于淫靡綿絕。

《袁碧齋詞話》　屯田詞在院本中如《金瓶梅》，清眞詞如《會眞記》。

又　屯田詞在小說中如《金瓶梅》，清眞詞如《紅樓夢》。

林大椿《商務印書館本清眞集跋》　美成深精律呂，其所作皆具有法度，惜乎音譜失傳，後世讀其遺篇，徒驚歎其文字之工妙，末由窺見古人辨音審韻之苦衷。

《人間詞話》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王國維《清眞先生遺事尚論三・清眞多用唐詩》　先生之詞，陳直齋謂其「多用唐人詩句檃括入律，渾然天成」。張玉田謂其「融化唐詩」，然此不過一端。不如強煥云「模寫物態，曲盡其妙」爲知言也。

又《詞辨批語・美成詞多作態》　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若同叔、永叔，雖不作態，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與人力之別也。

楊鐵夫《清眞詞選箋釋序》　余箋釋《夢窗詞選》竟，因思夢窗之學，源本清眞。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周止庵教人由夢窗以

幾清眞，是則學夢窗者，又不可不以清眞爲歸宿也。夢窗詞極得清眞神似，但清眞用典渾成，不如夢窗之破碎；清眞用意明顯，不如夢窗之晦澀；清眞用筆鉤勒清楚，不如夢窗縱橫穿插，在若斷若續或隱或見之間。至於起伏頓挫，開合照應，格局神氣，無不酷肖而吻合。所以分者，一則峭健，一則雍容。譬之於文，夢窗其柳州，清眞其六一乎？抑余更有說者，夢窗之詞出清眞，知之者多；清眞之詞出自何人，知之者少。今細心潛玩，知於小山爲近，不獨語摹句倣，即神氣亦在即離之間。然則謂清眞之小令源出小山可也。至合吳、周、晏三家而通之，譬之於河，清眞者，夢窗之龍門，小山者，清眞之星宿海歟？

《蕙風詞話》卷二 元人沈伯時作《樂府指迷》，於清眞詞推許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夢魂凝想鴛侶」等句爲不可學，則非眞能知詞者也。清眞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眞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南宋人詞如姜白石云：「酒醒波遠，正凝想、明璫素襪。」庶幾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誠如清眞等句，唯有學之不能到耳。

《柯亭詞論》 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家法。特清眞有時意較含蓄，辭較精工耳。細繹《片玉集》，慢詞學柳而脫去痕迹自成家數者，十居七八；字面雖殊格調未變者，十居二三。陳亮碧有言：「能見耆卿之骨，始能通清眞之神。」目光如炬，突過王晦叔、張玉田諸賢遠甚。夢窗深得清眞之妙，其慢詞開闔變化，實間接自柳出。惟面貌全變，另具神理，不惟不似屯田，並不似清眞。看詞者若僅于字句表面求之，更不易得其端倪矣。

又 清眞令曲，閒婉似叔原，而沉着亦近之。慢詞疏宕類耆卿，而精湛則過之。于以見其作法非同一機杼矣。夢窗亦然，慢詞極凝鍊，令曲卻極流利。故玉田于其慢詞，譏爲凝澀晦昧，謂如七寶樓臺，碎拆下來不成片段。而獨賞其《唐多令》之疏快，以爲不質實。集中尚有。又以其令曲妙處與賀方回並稱。令曲、慢詞，截然兩途，觀此益信。

又 清眞慢詞，沉鬱頓挫處最難學，須有雄健之筆以舉之。若無此筆，愼勿學清眞，否則必流于軟媚。夢窗慢詞，高華麗密處最難學。

《海綃翁說詞稿》 清眞格調天成，離合順逆，自然中度。夢窗神力獨運，飛沉起伏，實處皆空。夢窗可謂大，清眞則幾於化矣。由大而幾化，故當由吳以希周。

又 清眞不肯附和祥瑞，夢窗不肯攀援藩邸，襟度既同，自然玄契。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分論

《汴都賦》 樓鑰《清眞先生文集序》：錢塘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呂喬年《皇朝文鑑序》：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是作者，不得已而取之。

《曝日》 《觀林詩話》：東坡「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蓋世號市沽爲茅柴，以其易着易過。周美成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非慣飲茅柴，不能爲此語也。

《祝壽》 《能改齋漫錄》卷八引《西清詩話》：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模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少年游》（并刀如水）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冬景，大不寂寞。低聲數語，妮妮婉婉，足以移情而奪嗜。《詞的》卷二：後半闋忽出奇峰。《皺水軒詞筌》：周清眞避道君匿李師師榻下，作《少年游》以詠其事。吾極喜其「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情事如見。至「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等語，幾于魂搖目蕩矣。及被謫後，師師持酒餞別，復作《蘭陵王》贈之，中云：「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首迢遞便數驛。」酷盡別離之慘。而題作詠柳，不書其事，則意趣索然，不見其妙矣。《宋四家詞選眉批》：此亦本色佳製也。本色至此便足，再過一分，便入山谷惡道矣。《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周清眞《少年游》，題云「冬景」，卻似飲妓館之作。起句「并刀如水」四字，若掩卻下文，不知何爲陡著此語。「吳鹽」、「新橙」，寫境清別。「錦幄」數語，似爲上下文太淡宕，故著濃耳。後闋絕

不作了語，只以「低聲問」三字貫徹到底。蘊藉裊娜，無限情景，都自纖手破橙人口中說出，更不必別著一語，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眞神品也。　周美成詞家神品，如《少年游》「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味。若柳七郎，此處如何煞得住。《詞綜偶評・宋詞》：情景如繪，宜遭道君之怒也。沈謙《填詞雜說・周詞情意纏綿》：「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言馬言他人，而纏綿倜倘之情自見。若稍涉牽裾，鄙矣。《復堂詞話》：麗極而清，清極而婉，然不可忽過「馬滑霜濃」四字。《雲韶集・周詞評》：秀豔。情急而語甚婉約，妙絕古今。《湘綺樓全集・湘綺樓詞抄》：「手」原作「指」，則全身不現，作「手」乃有兩人對坐。有此留人者乎，非道君必不逢此。

《**望江南**》**歌席上無賴是橫波**）《雲韶集・周詞評》：此詞最芊綿而有則，他手自不及。《蕙風詞話》卷二：清眞《望江南》云：「惺忪言語勝聞歌。」謝希深《夜行船》云：「尊前和淚不成歌。」皆熨帖入微之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凡四首，乃感舊之作。其下三首皆言別後，以此首最爲擅勝。上闋言橙香笙語，乃追寫相見情事。下闋代紀留賓之言，情深而語俊，宜其別後回思丁寧片語，爲之詠嘆長言也。

《**丹鳳吟**》（**迤邐春光無賴**）《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天」音「歪」。奈酒至愁還，又酒與愁尚分二候，愁濃如酒，知酒之爲愁，愁之爲酒乎！「重握」句，可住。轉云「怕人道着」，直出數丈。《蓼園詞選》：「錢塘蘇小小，人道是夭邪」，又「長安女兒伸髻鴉，隨風起蝶學夭邪」。《古今詩話》：李白嘗謂徐雙雅曰：「公筠詩，如女子弄粉調朱。」按此亦猶前詞之意也。「翠藻翻池」，喻己之顚覆。「黃蜂遊閣」，喻別人之得意。「杏靨」、「榆錢」，刺讒之意。後段是別京中好友而作。素手重握，指素心之友也。細玩自得其用意處。《海綃翁說詞稿》：本是睡起無聊，卻說春光無賴。已殘照矣，始念朝來，已莫景矣，因思晝永，筆筆斷，筆筆逆，爲「迤邐」二字曲曲傳神。以墊起換頭，「況是」二字，不爲別離，已是無聊，縮入上闋，小歇然後轉出下句，二句不可連讀。「心緒惡」則比無聊難遣，故曰「無計」，到此一步，已是盡頭，復作何語。卻以「那堪」二句鉤轉，「弄粉」二句放開，至「怕人道著」，則「無聊」、「無計」一齊收起，惟有無賴之春光耳。三「無」字極幻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直揭「春光無賴」四字，以下八句將無賴意寫得十分酣足，惟有無聊倚枕，以消永晝耳。上闋寫景，下闋寫情，而因惱人春色，益動離心，則景與情仍融成一片。轉頭以下五句，筆轉如環，更用「昏暝」、「花落」二句作迴旋頓挫，以蓄筆勢。且「昏暝」二字，回應上文之暮景殘照，章法周密。結處仍意不說盡，全闋無一率懈之筆。

《**秋蕊香**》（**乳鴨池塘水暖**）《野客叢書》卷一〇：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略】」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閑雅之態。　鈔本《海綃翁說詞稿》：春閨無事，妝罷惟有睡耳。作想像之詞最佳，不必有本事也。「夢春遠」，妙。此時風景皆消歸夢中，正不止一簾內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次句確是春暮絮飛風景。「寶釵」二句能狀春閨晝靜之神。近人唐樹義詩「行近小窗知睡穩，湘簾如水不聞聲」方斯詞境。

《**滿路花**》（**金花落燼燈**）《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起句鍊。「爭信」幾句，一信了有何意味？說得成，一發沒味了。「知他」幾語如食橄欖，多回味。《皺水軒詞筌》：詞家用意極淺，然愈翻愈妙，如周清眞《滿路花》後半云：「愁如春後絮，來相接。知他那裏，爭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說。不成也還，似伊無箇分別。」酷盡無聊賴之致。《海綃翁說詞稿》：「玉人新間闊」，脫。「更當恁地時節」，複。上六句，後闋全寫「著這情懷」，前用虛提，後用實證。

《**意難忘**》（**衣染鶯黃**）《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絕世風韵。恩愛了一回，瞻矚了一回，生情實是這樣。「貪耍」句，嬌癡觸目。末幾句即「孫夫人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意思，何等體惜，何等機權。鍾氏曰：「寫情若叙事，實開元曲濫觴。」尤侗《蒼梧詞序》：每念李後主「小樓昨夜又東風」，輒欲以淚眼洗面。及詠周美成「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則淚痕猶在，笑鬢自開矣。詞之能感人如此。《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清眞「衣染鶯黃」詞，忽而歡笑，忽而悲泣，如同枕席，又在天畔，眞所謂不可解不必解者。此等最是難作，作亦最難得佳。《雲韶集・周詞評》：此詞香豔極矣。但香艷不難，難在吐棄一切泛語。誰不能作香奩詞，誰能如此擺脫有致？

《**漁家傲**》（**幾日輕陰寒惻惻**）《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黃鸝」句，聰俊可仿「似曾相識燕歸來」。「暖」字應上「輕寒」。座有蛾眉，不寒而暖，人自知之，或以爲「緩」字，亦可。　《七頌堂詞繹》：美成春恨《漁家傲》，以

「黃鸝久住如相識」，「簾前重露成涓滴」作結，有離鉤三寸之妙。

《蘇幕遮》（燎沉香消溽暑）《宋四家詞選》：上闋若有意，若無意，使人神眩。《雲韶集・周詞評》：不必以詞勝，而詞自勝。風致絕佳，亦見先生胸襟恬淡。《人間詞話》：美成《蘇幕遮》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眞能得荷花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葉上」三句，筆力清挺，極體物瀏亮之致。

《滿江紅》（晝日移陰）《演繁露》續集卷四：嘗有問予周美成詞曰：「『蝶粉蜂黃都過了』，用何事？」予曰：「記得李義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墮額藉蜂黃。』又贈子直花下曰：『屏緣蝶留粉，窗油蜂印黃。』周蓋用李語耳。」《弇州山人詞評》：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綫紅生玉」，【略】其形容睡起之妙，眞能動人。

《憶舊游》（記愁橫淺黛）《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一起下個「記」字，後來下個「聽」字。「新燕」、「東風」是題旨，有以「門掩秋宵」明說是秋。寒蛩疏螢，秋宵物類，疑是錯簡，則虛字何往？「因都」二句，散活尖酸過崔氏語。《詞潔輯評》卷五：「舊巢」下，如琴曲泛音，盡而不盡。美成詞是此等筆意處最難到，玉田亦似十分模擬者。《雲韶集・周詞評》：無限悽涼，鍊字鍊句，精勁絕倫。《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先將窗外之秋聲、閨中之愁態，細細寫出，以「兩地魂消」句彼此開合，遂與下闋銜接一氣。「朱戶」三句追「爲郎憔悴卻羞郎」，妙在不說盡。「拂柳」「吹桃」等句，仍寄情於空際，彌覺蘊藉。「巢燕」句感光陰之易過耶，抑喻人事之更新耶？詞境入空明之界矣。夏閨庵云：「上闋之結句，不可無此頓挫，下半闋一氣帶出，其得勢在此。」

《宴清都》（地僻無鐘鼓）《樂府指迷》：詞中用事，使人姓名，須委曲，得不用出最好。清眞詞多要兩人名對使，亦不可學也。如《宴清都》云：「庾信愁多，江淹恨極。」《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千儔萬侶」上用個「算」字，妙。無疑生疑，以求其議。《蓼園詞選》：按西漢趙充國願至金城，上方略金城，近西羌地。侯彭老詩：「兩鬢秋霜一鏡中。」曰文園，曰文君，似爲旅宦思家之作。或別有所託，亦未可知。而詞旨自爾淒然欲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情與景融成一片，合爲淒異之音。此調當在渾灝流轉處着眼。結句涉想悠然，怨入秋煙深處矣。

《玉樓春》（桃溪不作從容住）《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當時」二語，固用劉阮事，轉有醒悟。風雲入江散難聚，雨絮沾地牢不解，即「秋藕」句意，而味之有無迥別。《宋四家詞選眉批》：只賦天台事，態濃意遠。《蓼園詞選》：按美成由祕書監、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是其被出後，借題寄託也。《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雲韶集・周詞評》：只縱筆直寫，情味愈出。鈔本《海綃翁說詞》：上闋大意已足，下闋加以渲染，愈見精彩。《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凡四首，以此首爲最。上、下闋之後二句，寓情味於對偶句中，「江雲」、「雨絮」，取譬尤雋。

《掃花游》（曉陰翳日）《樂府指迷》：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尾最好。如清眞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又「掩重關，遍城鐘鼓」之類是也。鈔本《海綃翁說詞》：微雨春陰，繞堤駐馬，閑閑寫景。「信流去」，陡接「怨題」，逆出。「任占地持杯，掃花尋路」，言任是如此，春亦無多耳，縮入上句。「看將愁度日」，再推進一層，如此則日日好春，亦只是愁，而人事之多少，更不足問矣。「文君更苦」，復從對面反逼「遍城鐘鼓」，游思縹緲，彌見沉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信流去」三句宕筆有遠神。下闋「占地持杯」二句細膩而老當。「淚珠」以下五句，夏閨庵云「筆勢一氣揮灑」。「恨入金徽」二句，透到對面，頓挫有力。

《風流子》（楓林凋晚葉）《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砧杵」、「寄恨」四句，扇對，魂芳靈艷。末句不得已而呼天，兼金石綺綵之美。長篇未易。《蓼園詞選》：「花銷風蠟」，「幕捲金泥」，自是以待制出知順昌時作，而戀主之情，婉曲周至。至「惟有天知」字，其心亦苦矣。

《滿庭芳》（風老鶯雛）《樂府指迷》：詞中多有句中韻，人多不曉，不惟讀之可聽，而歌時最協韻應拍，不可以爲閑字而不押。【略】又如《滿庭芳》過處「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韻，不可不察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風老鶯雛）千鍊。（衣潤費爐煙）景語也，景在「費」字。（不堪聽急管繁弦）淺而得情。《詞綜偶評・宋詞》：通首疎快，實開南宋諸公之先聲。

「人靜烏鳶樂」，杜句也。「黃蘆苦竹」，出香山《琵琶行》。《蓼園詞選》：此必其出知順昌後作。前三句言春光已去。「地卑」至「九江船」，言其地之僻也。「年年」三句，見宦情如逆旅。「且莫思」句至末，寫其心之難遣也。末句妙于語言。《宋四家詞選眉批》：體物入微，夾入上下文中，似褒似貶，神味最遠。《雲韶集・周詞評》：起筆絕秀。以意勝，不以詞勝，筆墨眞高。亦淒惻，亦疏狂。《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上半闋云：「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欄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正擬縱樂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是烏鳶雖樂，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嘗泛。此中有多少說不出處，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說得雖哀怨，卻不激烈。沈鬱頓挫中，另饒蘊藉。後人爲詞，好作盡頭語，令人一覽無餘，有何趣味。《藝蘅館詞選》乙卷：最頹唐語，卻最含蓄。鈔本《海綃翁說詞》：方喜「嘉樹」，旋苦「地卑」，正羨「烏鳶」，又懷蘆竹。人生苦樂萬變，年年爲客，何時了乎？「且莫思身外」，則一齊放下。「急管繁絃」，徒增煩惱，固不如醉眠之自在耳。詞境靜穆，想見襟度，柳七所不能爲也。層層脫卸，筆筆鉤勒，面面圓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氣脈之貫注，頓挫之蓄勢，自是大家。下闋「身外」，「尊前」數語，不着閑愁，自成馨逸，尤爲超妙。譚復堂拈出「地卑山近」二句，謂是五代人語，爲詞家度盡金鍼。夏閏庵云：「換頭處直貫篇終，有矯若游龍之勢。」

《風流子》（新綠小池塘）《詞源》卷下：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得見何妨」，【略】所謂淳厚日變成澆風也。《本事詞》卷上：此詞雖極情致纏綿，然律以名教，恐亦有傷風雅也。《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土花」對「金屋」，工。末句馳騁，恣其望，申其欲。張玉田「淳化盡變爲澆風」，此膠柱鼓瑟之論也。《蓼園詞選》：按此詞亦猶前詞之旨也。因見舊燕度薇牆而巢於金屋，乃思自身已在鳳幃之外，而聽別人理絲簧，未免悲咽耳。次闋亦託詞以戀主之意，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鈔本《海綃翁說詞》：「池塘」在「薇牆」外，「薇牆」在「綉閣」外，「綉閣」又在「鳳幃」外，層層布景，總爲「深幾許」三字出力。既非「巢燕」可以任意去來，則相見亦良難矣。「聽得」、「遙知」，只是不見，夢亦不到。「見」字絕望，「甚時」轉出「見」字。後路千迴百折，逼出結句，畫龍點睛，破壁飛去矣。

《女冠子》（同雲密布）《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想」字、「料」字，景生。「酒旗斜」、「酒簾如故」，失檢點。「見」字重。

《過秦樓》（水浴清蟾）《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出口成詞，平平鋪叙，自有一種閑情，不當以凡品目之。《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弄致。章、句、字，作家拈來都合。《宋四家詞選眉批》：（「梅風地潤」三句）入此三句，意味深厚。《雲韶集・周詞評》：婉約芊綿，凄艷絕世，滿紙是淚，而筆墨極盡飛舞之致。《海綃翁說詞稿》：換頭三句承「人今千里」。「梅風」三句承「年華一瞬」。然後以「無聊爲伊」三句結情，以「明河影」下兩句結景。篇法之妙，不可思議。鈔本《海綃翁說詞》：通篇只做前結三句。自起句至「更箭」，是去秋情事。「梅風」三句，又歷春夏，所謂「年華一瞬」。「見說」三句，「人今千里」。「誰信」三句，「夢沉書遠」也。「明河」、「疏星」，又到秋景。前起逆入，後結仍用逆挽，構局精奇，金針度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半寫情景，皆以閑淡之語出之，轉頭三句遙想閨愁，下語深細。「梅風」三句狀梅雨光陰，尤新穎動目。且有此旋折，轉入旅懷，局勢便有開合。結句相望千里，共此明河，與少陵「依斗望京」用意相似。

《紅林檎近》（風雪驚初霽）《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雪晴。（「風雪驚初霽」四句）初唐五言，他無可喜。

《紅林檎近》（高柳春纔軟）《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高」字有力，「纔」字有思，言雪時柳高而未軟也。詩之興體。

《菩薩蠻》（銀河宛轉三千曲）《宋四家詞選眉批》：造語奇險。《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菩薩蠻》上半闋云：「何處望歸舟，夕陽江上樓。」思慕之極，故哀怨之深。下半闋云：「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愛之至。似此不必學溫、韋，已與溫、韋一鼻孔出氣。

《花犯》（粉牆低梅花照眼）《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七：此只咏梅花，而紆餘反覆，道盡三年間事。昔人謂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余於此詞亦云。《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機軸圓轉，組織無痕，一片錦心綉口，端不減天孫妙手，宜占花魁矣。《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只咏梅而紆徐往復，

了三年間事，故足珍貴。（「依舊愁悴」句）梅花傳心。（「脆圓荐酒」句）彈丸流傳。《宋四家詞選眉批》：清眞詞，其清婉者至此，故知建章千門，非一匠所營。《左庵詞話》卷上：周美成《花犯》詠梅【略】二詞層次曲折，一氣舒卷，機軸相同。《夢園詞選》：《玉林詞選》云：「此只詠梅花，而紆餘反複，道盡三年間事。昔人謂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余於此詞亦云。」愚謂此爲梅詞第一。總是見宦跡無常，情懷落漠耳。忽借梅花以寫，意超而思永。言梅猶是舊風情，而人則離合無常。去年與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開，而人欲遠別，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飛墜，梅子將圓，而人在空江中，時夢想梅影而已。《雲韶集・周詞評》：此詞非專詠梅花，以寄身世之感耳。黃叔暘謂：「此詞只詠梅花，而紆徐反覆，道盡三年間事，圓美流轉如彈丸。」可謂知言。《復堂詞話》：「凝望久」以下，筋搖脈動。《海綃翁說詞稿》：只梅花一句點題，以下卻在題前盤旋。換頭一筆鉤轉，「相將」以下卻在題後盤旋，收處復一筆鉤轉，往來順逆，磬控自如，圓美不難，難在拙厚。又云：「正在」應「相逢」，「夢想」應「照眼」，結搆天成，渾然無迹。又云：此詞體備剛柔，手段開闊，後來稼軒有此手段，無此氣韻，若白石則幷不能開闊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宋詞中詠梅花者，侔色揣稱，各極其工。此詞論題旨，在「舊風味」三字而以「去年」、「今年」分前、後段標明之。下闋自「吟望久」至結句，純從空處落筆，非實賦梅花。閏庵云：「此數語極吞吐之妙。」

《品令》《夜闌人靜》　鈔本《海綃翁說詞》：如此美景，只於簾內依稀。「曲角欄干」卻不敢憑，以其爲「舊攜手處」也。如此則「應是不禁愁與恨」矣，以換頭結上闋。「縱相逢難問」，加一倍寫。「黛痕」七字，即恨即愁。「後期無定」，未有相逢。「腸斷香消」，收足起句。《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閏庵評云：「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瑞龍吟》《章臺路》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七：此詞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竚」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即犯大石調，是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再歸正平。諸本以「吟箋賦筆」處分段，非體也。《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此詞負才抱志，不得於君，流落無聊，故託以自況。《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美成別詞，「小曲幽坊月暗」，「陌」字非。《宋四家詞選眉批》：「事與孤鴻去」，只一句化去町畦。不過桃花人面，舊曲翻新耳。看其由無情入，結歸無情，層層脫換，筆筆往復處。鈔本《海綃翁說詞稿》：第一段地，「還見」逆入，「舊處」平出。第二段人，因記逆入，重到平出，作第三段換頭。以下無今追昔，「訪鄰尋里」，今；同時歌舞，昔。惟有「舊家秋嬭，聲價如故」，今猶昔，而秋嬭已去，卻不說出，乃吾所謂「留字訣」者。於是「吟箋賦筆」，「露飲」，「閒步」，與「窺戶」，「約黃」，「障袖」，「笑語」，皆如在目前矣。又吾所謂「能留則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也。「事與孤鴻去」，咽住，「探春盡是傷離意緒」，轉出。「官柳」以下，風景依稀，與「梅梢」，「桃樹」映照，詞境渾融，大而化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段言人如巢燕歸來，花事方酣，人家依舊。次段回憶此地初逢，笑語風姿，宛然在目。三段實賦訪舊，歌姬舞侶，大半飄零，聞說秋娘尚在，如洛中柳枝娘，猶能憶誦玉溪詩句。而此日名園寥寂，伴飲無人，傷別傷春，惟有一鞭歸去。簾櫳風絮，獨自徘徊。通篇宛轉寫來，情景兩融。「孤鴻」句至結句，景中見情，妙在不說破，其味無盡。夏閏庵云：「清眞平寫處，與屯田無異，至矯變處，自開境界。其擇言之雅，造句之妙，非屯田所及也。」此調第一段、第二段屬正平調，謂之變拽頭。自「前度劉郎」以下，即犯大石調。至「歸騎晚」以下四句，復入正平調。他本有從「聲價如故」句分段者，非是。

《應天長》《條風布暖》　《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上半叙景色寥寂，下半與世人睽絕。不用介子推典實，但意俱是不求名，不徼功，似有埋光鏟采之卓識。沈雄《古今詞論》引毛先舒評：前半泛寫，後半專叙，蓋宋人多此法。【略】周清眞寒食詞後段只說邂逅，乃更覺意長。《宋四家詞選眉批》：（池臺」二句）生辣。（「青青草」以下）反剔所不見。《詞潔輯評》卷四：空淡深遠，較之石帚作，寧復有異。石帚專得此種筆意，遂於詞家另開宗派。如「條風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盡矣。然淵源相沿，固一祖一禰也。《海綃翁說詞稿》：「布暖」、「弄晴」，已將後闋遊興之神提起，「夜堂無月」從「閉門」中見。梁燕笑人，亂花過院，一有情，一無情，全爲「愁寂」二字出力。後闋全是閉門中設想，「強載酒」，「細尋前迹」言意欲如此也。「人家相識」，反應邂逅相逢。《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寫寒食寂寥情況，以「梁間燕」、「隔院香」襯托出之，不使一平筆。下闋強尋前迹，而紫陌人遙，雖門巷依依，不異蓬山遠隔。辭意之清永，如嚼水精鹽，無塵羹俗味也。

《垂釣絲》《鏤金翠羽》　《雲韶集・周詞評》：重尋舊迹，卻寫得如許淒

涼，唐人「桃花依舊笑東風」不及此也。

《西河》（佳麗地南朝盛事）《容齋三筆》卷一一：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如此江山，還有王者氣否？介甫《桂枝香》獨步不得。《詞綜偶評・宋詞》：檃括唐句，渾然天成。（「山圍故國繞清江」四句）形勝。（「莫愁艇子曾繫」三句）古迹。（「酒旗戲鼓甚處市」）以下）目前景物。《雲韶集・周詞評》：此詞純用唐人成句融化入律，氣韻沉雄，蒼涼悲壯，直是壓倒古今。金陵懷古詞，古今不可勝數，要當以美成此詞爲絕唱。《藝衡館詞選》乙卷：張玉田謂清眞最長處，在善融化古人詩句如自己出，讀此詞可見此中三昧。《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閏庵評此詞前二段云：「佳處在境界之高，若僅以點化唐人詩意論之，尚淺。」余謂第三段「燕子」、「斜陽」數語，在神韵之遠，若僅以點化「王謝堂前」詩意論之，尚淺。

《點絳脣》（遼鶴歸來）《詞綜偶評・宋詞》：淡淡寫來，深情無限，宜楚雲爲之感泣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即包舉感舊懷鄉之意，既鄉書不達，姑且訴向桃根；而回顧襟邊，淚痕猶在，次句之傷心事，可於淚痕證之。唐、五代詞承樂府之遺，以小令爲多，北宋漸有長調，至清眞而開合矯變，極長調之能事。而集中小令，亦秀雅而含風韵，小晏、屯田無以過之。此詞之「衣袂」兩句，即其一也。

《解語花》（風消焰蠟）《詞源》卷下：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略】如此等妙詞，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勝，人家宴樂之同。《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上是佳人游玩，下是燈下相逢，一氣呵成。《宋四家詞選》眉批：此美成在荆南作，當與《齊天樂》同時，到處歌舞太平，京師尤爲絕盛。《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解語花（元宵）》後半闋，【略】縱筆揮灑，有水逝雲卷、風馳電掣之感。《雲韶集・周詞評》：因元宵而念禁城放夜時，屈指年光，已成往事。此種着筆，何等姿態，何等情味。若泛寫元宵衣香燈影如何艷冶，便寫得工麗百二十分，終覺看來不俊。《人間詞話》：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綉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因元宵而撫今追昔，分前後段賦之，筆勢流轉，一往情深。張文潛序賀方回詞，謂其「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論者謂深得賀詞之妙，余謂此詞亦然。

《齊天樂》（綠蕪凋盡臺城路）《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端午。平實無佳。吊靈均者云：「今日獨醒無用處，爲君痛飲讀《離騷》。」不讀亦爲靈均，思之思之。《宋四家詞選眉批》：此清眞荆南作也。胸中猶有塊壘，南宋諸公多模仿之。身在荆南，所思在關中，故有渭水、長安之句。碧山用作故實。《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齊天樂》云：「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傷歲暮也。結云：「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幾於愛惜寸陰，日暮之悲，更覺餘於言外。此種結構，不必多費筆墨，固已意無不達。《雲韶集・周詞評》：只起二句便覺黯然銷魂。下字用意無不精練。沈鬱蒼涼，太白「西風殘照，後有嗣音矣。《詞徵》卷三：周美成《齊天樂》詞或病其複韻，非也。上句「佳時又逢重午」，指節序言，下句「喚風綾扇小窗午」，指氣候言。《人間詞話》：「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爲我之境界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籠罩一切，其下以淡雅出之，清愁一片，搖漾於毫端。「亂葉三句，極蒼涼之思。「斂」字韵夕陽光景，動人留戀，又最易感人，詞客每以之作結句。閏庵云：「此繫黃鐘宮正調。宜於深穩之詞，他人或作激楚語者，非合作也。」

《瑣窗寒》（暗柳啼鴉）《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上描旅思最無聊，下描酒興最無聊。寒窗獨坐，對此禁煙時光，呼盧浮白，寧多遜高陽生哉！《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靜鎖」句）霎然有聲。「無煙」、「禁城」二句點題。《宋四家詞選眉批》：（「似楚江暝宿」三句）奇橫。《蓼園詞選》：李賀詩「穠眉籠小唇」，又「晚奩妝秀髻」。前闋寫宦況凄清。次闋起處，點清寒食。以下引到思家情懷，風情旖旎可想。《雲韶集・周詞評》：「寒食」起三語精工，若他人寫來，秀麗或過之，骨韵終遜。「少年羈旅」四字凄慘。一味直來直往，自非他手所能到。《海綃翁說詞稿》：由戶而庭，由昏而夜，一步一境，總趨歸「故人翦燭」一句。「楚江暝宿，少年羈旅」，又換一境。一「似」字極幻。「遲暮」鉤轉，渾化無迹。以下設景設情，層層脱換，皆收入「西窗語」三字中。美成藏此金針，不輕與人。鈔本《海綃翁說詞》：此篇機杼，當認定「故

人剪燭西窗語」一句。自起句至「愁雨」，是從「夜闌」追溯。由戶而庭，乃有此「西窗」，由昏而夜，乃爲此「剪燭」，用層層趕下。「嬉游」五句，又從「暗柳」、「單衣」前追溯。旗亭無分，乃來此戶庭；儔侶俱謝，乃見此故人，用層層繳足，作意已極圓滿。「東園」以下，復從後一步繞出，筆力直破餘地。「少年」、「遲暮」，大開大闔，是上下片緊湊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爲寒食雨中作，閑淡寫來，因雨而念故人，更念及湘楚舊游，蒼涼寄感。「風燈」二句寫出楚江夜泊風景。下闋因佳節而回憶當年，非特酒徒雲散，即絳唇清唱，今在誰邊？姑盼歸期，冀墮歡重拾耳。上闋「故人剪燭」四句，能情中帶景，情味便厚，亦詞家途徑也。

《蘭陵王》（柳陰直）　《樵隱筆錄》：紹興初，都下盛行周清眞《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換頭，至末段聲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師能倚之以節歌者。《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閑尋舊迹」以下，不沾題而宣寫別懷，無抑塞。《皺水軒詞筌》：周清眞避道君匿李師師榻下，作《少年游》以詠其事，【略】及被謫後，師師持酒餞別，復作《蘭陵王》贈之，中云：「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酷盡別離之慘，而題作詠柳，不書其事，則意趣索然，不見其妙矣。《宋四家詞選眉批》：客中送客，一「愁」字代行者設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覺烟靄蒼茫，「望」字「念」字尤幻。《復堂詞話》：已是磨杵成針手段，用筆欲落不落。此類嘖醒，非玉田所知。「斜陽」七字，微吟千百遍，當入三昧，出三昧。《雲韶集・補詞》：意與人同，而筆力之高，壓倫今古。又沉鬱又勁直，有獨往獨來之概。《藝蘅館詞選》乙卷：「斜陽」七字，綺麗中帶悲壯，全首精神提起。《海綃翁說詞稿》：托柳起興，非詠柳也。「弄碧」一留，卻出「隋堤」；「行色」一留，卻出「故國」，「長亭路」應「隋堤上」，「年去歲來」應「曾見幾番」，「柔條千尺」應「拂水飄綿」，全爲「京華倦客」四字出力。第二段「舊蹤」往事一留，「離席」今情一留，於是以「梨花榆火催寒食」一句脫開。「愁一箭」至「數驛」，三句逆提，然後以「望人在天北」合上「離席」作歇拍。第三段「漸別浦」至「岑寂」，乃證上「愁一箭」至「波暖」二句，蓋有此「漸」，乃有此愁也。「愁」是逆提，「漸」是順應。「春無極」正應上「催寒食」，「催寒食」是脫，「春無極」是複。「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是離席前事，「似夢裏淚暗滴」仍用逆挽。周止庵謂「複處無脫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神山，詞境至此，謂之不神不可也。

《瑞鶴仙》（悄郊原帶郭）　《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自斟自酌，獨往獨來，其莊漆園乎，其邵堯叟乎，其葛天、無懷氏乎？《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流鶯相勸」，目空海內人物，眞醉人情事。末句周郎才盡。「扶」一作「猶」。「猶喜」一作「歸來」。《詞綜偶評・宋詞》：「任流光過卻」，緊接上文。「猶喜洞天自樂」，收拾中間。《宋四家詞選眉批》：只閑閑說起。不扶殘醉，不見紅藥之繫情，東風之作惡，因而追溯昨日送客後，薄暮入城，因所攜之伎倦游，訪伴小憩，復成酣飲。換頭三句，反透出一「醒」字。「驚飔」句倒插東風，然後以「扶殘醉」三字點睛，結構精奇，金鍼度盡。《蓼園詞選》：按此詞美成或在出守順昌後作乎。似有郁郁不得意，而託於遊，託於酒，以自排遣。醉中語，猶自遶藥欄而怨東風，所云「洞天自樂」，亦無聊之意也。細玩，應自得其用意所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四句寫郊行風景，「餘紅」句兼含情韵，與周草窗詞「一片斜陽戀柳」幷推佳詠。「凌波」至「春酌」數語，論詞面不過言途逢舊眷，小飲留連，須於句秀而筆勁處着眼。轉頭處承上「春酌」句，回憶醉時，頗得神態。以下扶醉惜花，更多餘感。結句開拓，不落恆蹊。夏閏庵云：「此闋與《蘭陵王》、《浪濤沙》、《大酺》、《六醜》諸作，人巧至而無機隨，詞中之聖。與史邍之文，杜陵之詩，同爲古今絕作，無與抗手者。」

《西平樂》（稚柳蘇晴）　《樂府指迷》：詞中用事使人姓名，須委曲得不用出處最好。清眞詞多要兩人名對使，亦不可學也。【略】《西平樂》云「東陵晦迹，彭澤歸來」，【略】之類是也。《草堂詩餘》正集沈際飛評：起句奇練。（「事逐孤鴻」二句）佳聯。浮生碌碌，何人不爲孤鴻塘蒲，故地那堪追念。「鄭驛」、「融尊」，工，恁樣眞。

《西園竹》（浮雲護月）　鈔本《海綃翁說詞》：「鼠搖」、「螢度」，於靜夜懷人中見，有《東山》詩人之意。「猶在紙」一語驚人，是明明有「前期」矣，讀結語則仍是「漫與」。此等處皆千迴百折出之，尤佳在拙樸。

《傷情怨》（枝頭風勢漸小）　《雲韶集・周詞評》：「又」字妙，「收」字妙。

《關河令》（秋陰時作漸向暝）　《宋四家詞選眉批》：淡永。《雲韶集・周詞評》：「雲深無雁影」五字千古。不必說借酒銷愁，偏說酒已都醒，筆力勁直，情味愈見。　鈔本《海綃翁說詞》：由「更深」而追想過去之暝色，預計未來之長夜，但神味拙厚，總是筆有餘力。

《點絳脣》（征騎初停）　《雲韶集・周詞評》：情景兼勝，筆力高絕，較柳

耆卿「今霄酒醒何處」更高一着。

《**渡江雲**》(**晴嵐低楚甸**)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委曲」、「漸漸」四字內，意、景只管生出來。（「風翻旗尾」句）昌甚。《渚山堂詞話》：周清眞《渡江雲》首云「晴嵐低楚甸，暖回雁翅，陣勢起平沙」，繼云「千萬絲陌頭楊柳，漸漸可藏鴉」。今以景物而觀，暖初回雁，柳漸藏鴉，則仲春氣候也。後乃云「今朝正對初弦月，傍水驛，深艤蘭葭」，又似夏秋之際，容非語病乎？《夢園詞選》：前人詩：「可憐委曲來山舍。」想是由待制出守，水程艤舟時作也。「雁起平沙」，是舟中所見。「借問」句，是因目中而想到家中之春耳。「塗香」句至「藏鴉」，是心中摹想春到家園光景如此。換頭寫身在舟中，心懷魏闕之意。「宴闌」句，是寫被黜之故。「今朝」二句，點明其時其地。收處含蓄不露。《雲韶集・周詞評》：寫秋去春來，意亦猶人，而筆法自別。雅韵欲流，視花間、秦、柳如皂隸矣。筆力勁絕，是美成獨步處，所謂「淸眞」。結句情眞語切。　鈔本《海綃翁說詞》：「暖回」二句，「人歸落雁後」也，「驟驚春在眼」，「偏驚物候新」也，皆從前人詩句化出，又皆宦途之感，于是不禁有羨於山家矣。「何時」妙，「委曲」又妙。下四句極寫春色，乃極寫山家。換頭「堪嗟」二字突出，甚奇，東西又奇，「指長安」又奇。如此則還山無日矣。春到而人不到，謂之何哉？此行當是由荆南入都。「風翻」、「潮濺」，視「山家」安穩如何？「水驛」、「蒹葭」，視「山家」偃息如何？「處」字如「此心安處」之「處」，是全篇結穴。《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言楚江作客，春光取次而來，皆平序景物。其寫懷全在下闋，宴闌人散，送行者皆自崖而返，而扁舟孤客，泊葦荻荒灘，與冷月殘燈相對。此詞與柳屯田之「曉風殘月」，皆善寫客愁者。

《**綺寮怨**》(**上馬人扶殘醉**)　《衮碧齋詞話》：周淸眞《綺寮怨》第三、四句：「映水曲翠瓦朱簷，垂楊裏乍見津亭。」元人王竹澗則云：「疏簾下茶鼎孤烟，斷橋外梅豆千林。」純用對偶語，不成《綺寮怨》矣。此不明句調之失。鄙人嘗論詞有單行，有儷體，學者不可不考。　鈔本《海綃翁說詞》：此重過荆南途中作。楊瓊，江陵歌者，見白香山詩。徘徊、嘆息，蓋有在矣。念我，關情，已是黯然銷魂，正不見此故人，故聞歌落淚也。所謂何曾再問，正急於欲問也。舊曲，誰聽，念我，關情，問之不已，特不知故人在否耳。拙重之至，彌見沈渾。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工於發端，「敗壁」二句，凡昔年村店題牆，客子重過，自有一種征途懷舊之感，況蛛絲苔蕈，極荒寒耶！下闋「舊曲」三句作一頓挫，以下如乘溜放舟，不須篙櫓，其情詞之幽咽，若淸夜啼猿，令人不怡也。

《**夜游宮**》(**葉下斜陽照水**)　《宋四家詞選眉批》：此亦是層疊加倍寫法。本只「不戀單衾」一句耳，加上前闋，方覺精力彌滿。

《**蝶戀花**》(**月皎驚烏棲不定**)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末句「鷄相應」，妙在想不到，又曉行時所必到。閨詞謂「鴛鴦冷」三字妙，眞不可與談詞。　《詞的》卷三：寫睡醒語，爲美成千古絕調。　《弇州山人詞評》：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劣於柳。【略】又「喚起兩眸淸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眞能動人。　《夢園詞選》：沈際飛曰：美成能爲景語，不能爲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價微劣於柳。至若「枕痕一線紅生玉」，「喚起兩眸淸炯炯」，形容睡起之妙，良足動人。　按：首一闋，言未行前，聞烏驚漏淺，轆轤響而警醒淚落。次闋言別時情況凄楚，玉人遠而鷄相應，更覺凄婉矣。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紀別之詞。從將曉景物說起，而喚睡醒，而倚枕泣別，而臨風執手，而臨別依依，而行人遠去，次第寫出，情文相生，爲自來錄別者希有之作。結句七字，神韵無窮，吟諷不厭，在五代詞中亦上乘也。

《**早梅芳**》(**花竹深**)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曉得袖因淚重，聲因意小，老于個中人。「亂愁」二句，離愁紛來，方寸爲亂。　《夢園詞選》：按前闋由「曉」字寫入，漸引到「別」字，是未別以前也。次闋從別時寫起，說到別以後，是去路也。詞意綿密細膩，無一剩字。

《**大酺**》(**對宿煙收**)　《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自憐幽獨」，又「共誰秉燭」，如常山蛇勢，首尾自相擊應。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問懂也不懂，痛也不痛？「夢輕」、「輕」字妙。許敬宗云：「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末句，豎句。　《詞綜偶評・宋詞》：通首俱寫雨中情景。（況蕭索青蕪國）溫飛卿詩：「花庭勿作青蕪國。」　《夢園詞選》：觀「平陽客」句，用馬融去京事，知爲由待制出知順昌後作。寫得凄淸落漠，令人惻惻。　《宋四家詞選眉批》：「怎奈向」，宋人語，向作一瞬二字解。今語向來也。　《譚評詞辨》：「牆頭」三句，辟灌皆有賦心，前周後吳，所以爲大家也。「行人」二句，亦新亭之淚。「況蕭索」下，一句一折，一步一態。然周昉美人，非時世妝也。

《藝衡館詞選》乙卷：「流潦妨車轂」等語，託想奇拙，清眞最善用之。《海綃翁說詞稿》：自「宿煙收」至「相觸」六句，屋外景。「潤逼」至「簾竹」三句，屋內景。「困眠初熟」四字逆出。「聽簷聲不斷」是未眠熟時情景，「郵亭」上九句，是驚覺後情事，困眠則聽聲，驚覺則愁。「郵亭」一句作中間停頓，「奈愁極」二句作兩邊照應。曰「煙收」，曰「禽靜」，則不特無人，「蟲網吹黏」、「鉛霜洗盡」，靜中始見，總趨歸「幽獨」二字。「行人歸意速」陡接，最先「念流潦妨車轂」倒提，復以「怎奈向」三字鉤轉，將上闋所有情事，總納入「傷心目」三字中。「未怪平陽客」墊起，況「蕭索青蕪國」跌落，「共誰秉燭」與「自憐幽獨」，顧盼含情。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美成信天人也。鈔本《海綃翁說詞》：玩一對，已是驚覺後神理。「困眠初熟」，卻又拗轉，而以「郵亭」五字作中間停頓，前後周旋。換頭五字陡接，「流潦」八字復繞後一步出力。然後以「怎奈向」三字鉤轉，將前闋所有情景，盡收入「傷心目」中。「平陽客」二句脫開作墊，跌落下六字。「紅糝」二句，復加一層渲染，托出結句「自憐幽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美成信天人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言「煙收」、「禽靜」，以下「琴絲」三句，從旁面景物着想，爲「春雨」傳神。「愁極」、「夢輕」三句，從聽雨者着想，皆不落滯相。轉頭處恐「流潦妨車」，別開意境，兼寓思歸之意。「憔悴」三句用墊筆，爲下文作勢。「哀曲」句下復用「況」字以振起之，更見力量。結處不欲一瀉無餘，故「秉燭」句以含蓄出之。通首如公孫舞劍，極渾脫流利之觀。史梅溪春雨詞云「恐妨他佳約風流」，正與此結句意略同。

《六醜》（正單衣試酒） 《談藪》：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略】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眞樂府兩用之。【略】《六醜》咏落花云：「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上有相思字，何由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首句擺開言意。「釵鈿」句芳香泥入。眞愛花者，一花將萼，移枕攜襆被卧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於委地而後已，善哉！「漂流」一段，節起新枝，枝發奇萼，長調不可得矣。《宋四家詞選眉批》：（「願春暫留」三句）十三字千迴百折，千錘百鍊，以下乃鵬羽自逝。不說人惜花，卻說花戀人，不從無花惜春，卻從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殘英，偏惜欲去之斷紅。《夢園詞選》：自嘆年老遠宦，意境落寞，借花起興。以下是花是自己，比興無端。指與物化，奇情四溢，不可方物。人巧極而天工生矣。結處意致尤纏綿無已，耐人尋繹。《復堂詞話》：但以七言古詩長篇法求之，自悟。《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窺其旨。【略】《六醜》咏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恨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大抵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複，何足以知清眞也？《雲韶集・周詞評》：如泣如訴，語極嗚咽，而筆力沉雄，如聞孤鴻，如聽江聲。筆態飛舞，反覆低徊，詞中之聖也。結筆愈高。鈔本《海綃翁說詞》：薔薇謝後，言春去也，故直從惜春起。「留」字、「去」字，將大意揭出。「爲問家何在」，猶言春歸何處也。「夜來」以下，從薔薇謝後點出。結則言蜂蝶但解惜花，未解惜春也，惜花小，惜春大。「東園」二句，謝後又換一境。「成嘆息」三字用重筆，蓋不止惜花矣。「長條」三句，花「亦願春暫留」。「殘英」七字，「留」字結束。「終不似」至「欹側」，「去」字結束。「漂流」七字，「願」字轉身，「斷紅」逆挽「留」字，「何由見得」逆挽「去」字。言外有無限意思，讀之但覺迴腸蕩氣，復何處尋其源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五句言客裏送春，「翼」、「迹」二韵力破餘地，詞家賦送春者，無此健筆。「楚宮」三句哀艷而有飄緲之思。以下言惜花無人，不如蜂蝶之尚有餘戀。下闋言花落之後，但餘暗碧。王荆公所謂「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而惜花者徒增太息耳。「長條」三句，就花刺鉤衣，以寓戀別。詞爲薔薇花謝後作，故即事生情。「殘英」四句承別情而言，因簪取殘花，而綺思離愁一時齊赴，如小鬟釵頭之曾窺香頸。夏閏庵云：「是人是花，合而爲一，變化無方。」結句言縱使花片隨潮，相思留字，而長此飄流，無緣更見，一句一意，收來敏妙。閏庵云：「白石之《暗香》、《疏影》，似脫胎於此。」但彼之迹象未化，尚隔一塵也。

《水龍吟》（素肌應怯餘寒） 《樂府指迷》：如詠物，須時時提調，覺不可曉，須用一兩件事印證方可。如清眞詠梨花《水龍吟》第三、第四句，用樊川、靈關事，又深閉門及一枝帶雨事，覺後段太寬。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若全篇只說花之白，則凡是白花皆可用，如何見得是梨花。　詠物詞最忌說出題字，如清眞梨花及柳，何曾說出一個「梨」字、「柳」字。《蓮子居詞話》卷一：周美成咏梨花云：「傳火樓臺，炧花風雨，長門深閉。亞簾櫳半濕，一枝在手，偏勾引，黃昏淚。」用深閉門及一枝春帶雨意，圓轉工切。黃德夫則云：「一春花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卻絕不使梨花事，然何嘗不

是梨花耶。《夢園詞選》：按寫梨花冷淡性情，曰「占盡青蕪」，曰「長門閉」，「引黃昏淚」，曰「不成春意」，爲梨花寫神矣，卻移不到桃李梅杏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五句實賦梨花，其下「傳火」二句從側面寫，「雪浪」二句從正面寫，非特詞筆妍秀，且以「長門」句、「春意」句承之，更覺情味不盡。結句「比」字韵語新而情重，洵芳悱善懷者。

《解連環》（怨懷無託）《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形容閨婦哀情，有無限懷古傷今處，至末尤見詞語壯麗，體度艷冶。《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新響。近日街頭所云閑話兒「丟開也，照舊來走走」，無言語到沒味。不「燒卻」，又非情矣。末句慘痛。鈔本《海綃翁說詞》：全是空際盤旋，「無託」冒起，「淚落」鉤勒。中間「紅藥」一情，「杜若」一情，「梅萼」一情，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味「縱妙手能解連環」句，當有事實在，疑亦謂李師師也。今既「信音遼邈」，昔之「閑語閑言」，又不足憑，篇中設景設情，純是空中結想。此固語之極幻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燕子樓」二句，語雋而意悲；「移根」三句倒裝句法，倍覺其厚。下闋「漫記得」以下五句，既燒卻前書，又盼寄梅信，有「恩怨喁喁」之意。倘仍肯贈我梅花，當酬以淚點，長毋相忘也。

《浪淘沙慢》（晝陰重）《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不累藻，不揜情，讀去平平，莫之能訾。幽情。（「憑斷雲」二句）若云「斷雲殘月」致減矣。（怨歌永）思緒冥紛。《詞苑萃編》卷四引《萬紅友》：美成《浪淘沙慢》精綻悠揚，爲千古絕調。《宋四家詞選眉批》：（情切望中地遠天闊）空際出力，夢窗最得其訣。（羅帶光消紋衾疊）三句一氣趕下，是清眞長技。（空餘梨花滿地雪）鉤勒勁健峭舉。《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詞，操縱處有出人意表者。如《浪淘沙慢》一闋，上二疊寫別離之苦。如「掩紅淚，玉手親折」等句，故作瑣碎之筆。至末段云：「羅帶光消，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蓄勢在後，驟雨飄風不可遏抑。歌至曲終，覺萬彙哀鳴，天地變色。老杜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也。《雲韶集・周詞評》：美成善於摹寫秋景，每讀晏、歐詞後，再讀美成詞，正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覺萬彙哀鳴，天地變色。第三段急管繁絃，飄風驟雨，如聆樂章之亂。《復堂詞話》：所謂以無厚入有間，「斷」字、「殘」字皆不輕下。本是人去不與春期，翻說是無慘之思。《人間詞話》：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海綃翁說詞稿》：「曉陰重」至「玉手親折」，全述往事。「東門」，京師；「漢浦」，則美成今所在也。「經時信音絕」逆挽「念」字，益幻，「不與人期」者，不與人以佳期也。「梨花」無情，固不如「拂面垂楊」。鈔本《海綃翁說詞》：「經時信音絕」，是全篇點睛。自起句至「親折」，皆是追叙別時。下二段全寫憶別，上下神理結成一片，是何等力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垂楊」句以下數語，臨岐與別後次第寫出，其勝處在音節之脆、腕力之勁。下闋以「難忘」、「輕別」四字引起下文。「翠尊」至「敲壺」數語，分六七層寫來，但見其宛轉而凄艷，而不覺其藻飾堆疊。閏庵亦云：「此六七句全是直寫正面，再接再厲，急管繁弦，聲聲入破矣。」結處梨花如雪，在空際寫怨，而先以「恨春去」句動蕩之。末二句用倒裝法，不着一平率之筆也。

《法曲獻仙音》（蟬咽涼柯）《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向抱影」幾句，鑽心。「不教歸去」，癡心語，實快心語。《宋四家詞選眉批》：結是本色俊語。鈔本《海綃翁說詞》：着眼兩「時」字，曰倦，曰困，皆由此生。又着眼「向」字、「處」字，窗外窗內，一齊收拾。以換頭三字結足上闋，「文園」以下，全寫「抱影凝情」。虛提實證，是清眞度人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將幽居景物閑閑寫出，後始轉入言情，紈素猶存，而玉京人遠，在靜境中易涉幽想。後闋雖寄懷宛轉，而純用疏朗之筆，絕無繢飾，見格調之高。

《華胥引》（川原澄映）《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叶幾個險韻，難得。「點檢」句，精心巧筆。《詩辯坻》：詞家刻意，俊語，濃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須有淺淡處平處，忽著一二乃佳耳。如美成秋思，平叙景物已足，乃出「醉頭扶起寒怯」，便動人工妙。《夢園詞選》：美成由徽猷閣待制出知順昌府，徙處州。結三句戀戀主恩，情詞悱惻，不失敦厚之致。鈔本《海綃翁說詞》：日高醉起，姑念夜來離思，即景叙情，順逆伸縮，自然深妙。

《霜葉飛》（露迷蓑草）《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看「涼檐低下」句，不須「見皓月」三句。下片後半，曼聲冶容。《雲韶集・周詞評》：寫秋夜景色，字字淒斷。「撼」字下得精神。曉何可撼，「撼曉」何可解？惟其不可撼，所以爲奇妙，惟其不可解，所以爲神化也。鈔本《海綃翁說詞》：只是「美人邁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二句耳。以換頭三句結上闋，「鳳樓」以下則爲其人設想。一邊寫景，即景見情，一邊寫情，即情見景。雙烟一氣，善學者自能

於意境中求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段以清利之筆寫秋色，已足制勝。後段言情，「秋風」、「玉匣」四句凄清欲絕。雖上闋寫景，下闋寫情，而「清輝」與「皓月」句相映帶，非情景前後判然，且句中復頓挫生姿。

《塞垣春》（暮色分平野）《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調逼側，讀之難忘。（「念多才」二句）恨無異意。「將」、「珠淚」、「沈吟」，傷矣。沉吟「向寒燈」，傷如之何？結得奇，恐驚肉眼。《夢園詞選》：比耶，興耶？情文相生，音節俱極清雋。《海綃翁說詞稿》：「漸別離氣味難禁也」，脫。「更物象供瀟灑」，複。「暮色分平野」五句，然後以「念多才，渾衰減，一懷幽恨難寫」，歸到別離氣味上。後闋卻全從對面寫，總歸納「追念」二字中，正是難禁難寫處，前用虛提，後用實證。比「金花落盡燈」一首，又加變化。學者悟此，固當飛昇。

《丁香結》（蒼蘚沿階）《海綃翁說詞稿》：「漢姬」十二字，已是舊意，「登山臨水」，即又提開，從空處展步，然後跌落。換頭五句，復以「誰念」二句鉤轉，惟「丹青相伴」已是歇步，再跌進一步作收。讀之但覺空濛淡遠，何處尋其源耶？鈔本《海綃翁說詞》：起五句全寫秋景，極力逼出「漢姬」五字，愈覺下句筆力千鈞。「登山臨水」，卻又推開，從寬處展步，然後跌落換頭「牽引」二字。一步一轉，一步一留，極頓挫之能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先寫現時之景，而紈扇忍捐，已引起下文懷人之意。後半「試酒」以下五句，追寫舊時之景，情態依依。結句凄韵繞梁，非特語有含蓄也。

《氏州第一》（波落寒汀）《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翻鴉」、「破雁」句再見，下色色描就。《宋四家詞選眉批》：竭力追逼得換頭一句出，鉤轉「思牽情繞」，力挽千鈞。此與《瑞鶴仙》一闋皆絕新機杼，而結體各別，此輕利，彼沈鬱。《夢園詞選》：詞旨凄清，情懷閒淡，其境地可於筆墨外思之。《雲韶集・周詞評》：「翻」字、「破」字鍊得妙。寫秋景凄涼，如聞商音羽奏。語極悲婉，一波三折，曲盡其妙。美成詞大半皆以紆徐曲折制勝，妙於紆徐曲折中有筆力有品骨，故能獨步千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八句狀水天景物，「殘照」二句爲秋柳傳神，而以「關情」、「換目」承上八句，則所見景色，皆有物換星移之感。自轉頭至結句，如明珠走盤，一絲縈曳。夏閏庵以「曲而婉」三字評之，殊當。

《慶春宮》（雲接平岡）《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蘸着些兒麻上來，口香，便是崔張兩家題跋。姑蘇臺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情固不可以久暫時日論。「一餉留情」博「許多煩惱」，業緣深重，何能脫離我意，如籠鳥瓶花，得失隨時，到底來，各各自奔前程，大家不致耽誤。《海綃翁說詞稿》：前闋離思，滿紙秋氣，後闋留情，一片春聲。而以「許多煩惱」一句作兩邊呼應，法極簡要。

《解蹀躞》（候館丹楓吹盡）《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首句新譜作七字，非。有「還是」二字，遂委折。春江都是淚，秋雨都是淚，淚何多也。文人之舌，地老天荒。《詞的》卷三：誰謂美成能寫景不能寫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有放筆爲直幹而亦有趣致者，此詞上闋之抒寫旅懷是也。歇拍二句，閏庵云：「音驛難通，而征雁翻能帶去，似不可解，而中有至情，詞中措語之妙也。」

《拜星月慢》（夜色催更）《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蟲」曰「嘆」，妙。客邸眞可憐。一餉三生，一縷萬端于迸淚。《詞的》卷四：洛緯悲吟，寒砧凄韵。《詞統》引卓人月云：蟲曰嘆，奇。實甫草橋店許多鋪寫，當爲此一字屈首。《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上相遇間，如瓊玉生光，下相思處，渾如溪山隔山斷。《宋四家詞選眉批》：全是追思，卻純用實寫。但讀前半闋，幾疑是賦也。換頭再爲加倍跌宕之，他人萬萬無此力量。《夢園詞選》：美成以內廷供奉出守順昌，道中寂寞，旅況凄清，自所不免。而依依戀主之情，「隔溪山不斷」，饒有敦厚之致。「驚風吹散」句，怨自有所歸也，可以怨矣。《雲韶集・補詞》：迤邐寫來，入微盡致。當年畫中曾見，今日重逢，其情愈深。旅館凄涼相思情況，一一如見。王闓運《湘綺樓詞抄》：亦非道君所眷，不足當此恭謹。《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五句寫景幽麗，仿佛見小姑居處。下闋「雨潤雲溫」何等旖旎，「秋蟲空館」何等荒寒，兩相寫照，情孰能堪！人與寒蛩同聲嘆息矣。

《尉遲杯》（隋堤路）《草堂詩餘》正集沈際飛評：等到醉時，畫舸煞有情，而猶謂無情，情眞哉！蘇詞「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秦詞「載取暮愁歸去」，又是一觸發。《宋四家詞選眉批》：南宋諸公所斷不能到者，出之平實，故勝。一結拙甚。《譚評詞辨》：（「無情」二句）沉着。（因念舊客京華）見筆法。（漁村水驛）是挽，收處率意。《夢園詞選》：牡牧詩：「煙籠寒水月籠沙。」唐鄭仲賢詩：「亭亭畫舸向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

將離恨過江南。」李義山詩：「冶葉倡條偏相識。」按：此詞應是美成由待制出知順昌，初出汴京時作。自汴水買船東下，因念京中舊友，故曰「想鴛侶」也。情辭自爾淒切。《海綃翁說詞》：隋堤一景，京華一景，漁村水驛一景，總入「焚香獨自語」一句中，鴛侶則不獨自矣，只用實說，樸拙渾厚，尤清眞之不可及處。「長偎傍」九字，紅友謂於「傍」字豆，正可不必。「偎傍疏林」與「小檻歡聚」是搓挪對。「冶葉倡條」、「珠歌翠舞」，「俱相識」、「仍慣見」，皆如此法。

《繞佛閣》（暗塵四斂）《詞潔輯評》卷四：一刻吳文英。玩其筆意，亦頗似夢窗。然「望中邐迤」、「浪颺春燈」，則多屬美成本色語。《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桂華」五句及下闋「浪颭」二句寫景眞切，語復俊逸，惟清眞擅此，柳屯田差堪伯仲。後幅舊境重逢而故人不見，停雲落月，今古同慨也。

《夜飛鵲》（河橋送人處）《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今之人，務爲欲別不別之狀，以博人歡，避人議，而眞情十無二三矣。能使華貂會意，非眞情所潛格乎？《宋四家詞選眉批》：班草是散會處，酹酒是送人處，二處皆前地也。雙起故須雙結。《蓼園詞選》：一首送別詞耳，自將行至遠送，又自去後，寫懷望之情。層次井井，而意致綿密，詞采穠深。時出雄厚之句，耐人咀嚼。《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夜飛鵲》【略】哀怨而渾雅。白石《揚州慢》一闋，從此脫胎。超處或過之，而厚意微遜。《藝蘅館詞選》乙卷：「冤葵」、「燕麥」二句，與柳屯田之「曉風殘月」，可稱送別詞中雙絕，皆鎔情入景也。《海綃翁說詞稿》：「河橋送人處」逆入，「何意重經前地」平出。換頭三句將上闋盡化煙雲，然後轉出下句，事過情留，低徊無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津鼓」二句寫別時風景清峭，「華驄」二句善狀離情。下闋言別後獨歸，「重紅」五句在景中寫情，方見深厚，爲後人度盡金針。

《憶秦娥》（香馥馥）《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節次妙。「顰眉」爲「嬌羞」，趣別。「怨紅愁綠」皆警。《雲韶集・周詞評》：豔麗無比。風流淒豔，令讀者忍俊不禁。

《一落索》（眉共春山爭秀）《雲韶集・周詞評》：情詞雙絕，奴婢秦、柳。

《蝶戀花》（魚尾霞生明遠樹）《白雨齋詞話》卷六：語帶仙氣，似贈女冠之作。否則故爲隱語，已爲夢窗「北斗秋橫」、「春溫紅玉」兩篇，開其先路。

《木蘭花令》（歌時宛轉饒風措）鈔本《海綃翁說詞》：「薄酒」七字是全闋點睛，「歌時」三句從醒後逆遡，下闋句句是愁。

《南鄉子》（輕軟舞時腰）《雨村詞話》卷二：周邦彥《片玉詞・南鄉子》云，【略】詞景俱新麗動人，此春閨詞也。刻本題下注「撥燕巢」三字，蛇足。

《驀山溪》（樓前疏柳）鈔本《海綃翁說詞》：「無窮路」從「歸來」後追憶，此柳眞是黯然銷魂。「偏向此山明」，有多少往事在。「倦追尋酒旗戲鼓」，所以見此山而無語凝佇也。前虛後實，鈎勒無迹。「今宵」以下。聊復爾爾，正見往事都非。「幸有」云者，聊勝於無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下闋之敘事，不及上闋之寓情於景，江山城闕，極目飛鴉，托思在雲天蒼莽處。劉肅序《清眞集》曰：「辭不輕措，辭之工也。閱辭必詳其所措。」此詞擅勝在上闋，即其措意處，閱詞者可以類推。

《驀山溪》（江天雪意）鈔本《海綃翁說詞》：「恨眉羞斂」，結上闋所謂往事也。「人去」五字，轉出今情。卻從梅寫，氣味醲厚。

《木蘭花》（桃溪不作從容住）《宋四家詞選眉批》：只賦天台事，態濃意遠。

《感皇恩》（小閣倚晴空）《宋四家詞選眉批》：白描高手。

《浣溪沙》（水漲魚天拍柳橋）《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上闋）此等景徑畫不出。《蓼園詞選》：首二句，寫景入微。末二句，是靜眼看人得意，而良時不覺蹉跎矣。神致黯然，耐人玩味也。《雲韶集・周詞評》：入字妙。語極香豔而意極恬淡，中有靜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金蕭閑老人以「明秀」名其詞集，此詞足當「明秀」二字。起二句頗含畫意，有晚唐詩境佳處。

《浣溪沙》（小院閑窗）《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雅練。（欲謝恐難禁）淡語中致語。

《玉蝴蝶》（喚起一襟涼思）《蓼園詞選》：總是寫宦境蕭條，因而思家之意閑。「蕙帳猿鶴悲吟」，是用《北山移文》中語，通首清俊。

《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錢）《詞品》卷二：周美成《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錢。無人弄，移過枕函邊。」詞簡思深，佳詞也。其《片玉集》中不載，見《天機餘錦》。《雲韶集・周詞評》：《十六字令》他本「眠」

字作「明」字，遂以「明月影」爲句，誤矣。

《**點絳唇》(孤館迢迢**）《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因送別之時，風吹黃葉，信手拈來，便成此解。可見隨處景物，能手遇之，便能運用。詞中下闋之意，以承接上闋爲多。此詞言昨宵風信，今見葉飛，其銜接尤爲明顯。

《**浣溪沙》(不為蕭娘舊約寒**）《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人多作傷離之語，此乃言相見之歡。上闋三句作三折，不使一平衍之筆。觀結句甫在門外下馬，則「幽閣」二句，因見報喜之燈花，預暖洗塵之酒盞，皆代綠窗中人着筆也。語云：「歡娛之言難工，愁苦之音易好。」此詞卻工。

《**浣溪沙》(翠葆參差竹徑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皆寫景，別是一格。字字矜鍊，「歸燕」二句宛似宋人詩集佳句，雖不涉人事，而景中之人，含有一種閒適之趣。「搖扇」句雖有人在，只是虛寫。

《**浣溪沙》(日射敧紅蠟蒂香**）《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粉襟」句）畫出佳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爲閨中逭暑之作。先言室內，雖僅言粉襟、紋簟，而麗影已綽約其間。後半言室外，剪柳、拋蓮，寫出閑雅之致。結句以含蘊出之，尤耐尋挹。

《**浣溪沙》(寶扇輕圓淺畫繒**）《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意與前首相類，賦景物極妍麗之采，狀閨情盡嬌慵之態。《草堂詩餘》選詞，以春夏秋冬之景分隸之，此詞洵夏令之絕妙好詞也。

《**浣溪沙》(日薄塵飛官路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長途倦客，薄晚停車，土壁認敧斜之字，茅檐訪村落之名，皆陸行旅客確有之情景。寫景以眞切爲貴，此等詞是也。結句匆匆旅宿，猶憶傾城，周郎其在邯鄲道中向盧生借枕耶？

《**浣溪沙》(雨過殘紅濕未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寫雨後春光明媚，風景宛然。下闋風篁成韵，香靄初殘，凡靜境撩人，最易幽懷悵觸，有「風竹」二句蓄勢，則晝靜懷人之意，自注筆端矣。

《**浣溪沙》(樓上晴天碧四垂**）《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有李白《菩薩蠻》詞「有人樓上愁」、「玉階空竚立」之意。下闋「新筍」二句寫景即言情，有手揮目送之妙。芳序已過，而歸期猶滯，忍更聽鵑聲耶？

《**玲瓏四犯》(穠李夭桃**）《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下闋）有層節，凄痛自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精湛處在「舊色」、「芳心」二句。已色衰香退，而芳心一點，歷久不渝，句意幷美，宜爲後人傳誦。通首皆本此意。「畫蘭」、「重見」二句，人事都非，而舊人相遇，更續前緣，彼浪蕊、浮花，何足語此！下闋離合悲歡，轉展曲盡。「浮花」句用墊筆有力。收句尤勁絕。

《**虞美人》(廉纖小雨池塘遍**）《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凡六首，【略】此六首由將別而錄別，而別後，細審詞意，當是一事。汲古本於前後情事，排次不相聯續，今爲次第錄釋之。此當爲第一首，在未別之時。上闋言同是黃昏時候，而在欲別者，只覺光陰迅逝。下闋言今宵雖隻影燈前，以將有遠行，離緒羈愁，已相繼幷集矣。

《**虞美人》(燈前欲去仍留戀**）《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首紀臨別之語也。既告以春暮歸期，勿彈別淚，又言但毋忘我，不妨歌舞依然，以消閑寂，宛轉寫來，如聽喁喁情話。取譬爐灰，意新而情摯。

《**虞美人》(金閨平帖春雲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首寫別後之懷。「啼困」、「紅消」，想爲郎之憔悴。親封小字，將報我以平安，乃從居者着想也。

《**虞美人》(疏籬曲徑田家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首紀客途之漸遠也。偶見野塘雙鴨，觸緒懷人，與「微雨燕雙飛」之詞同感。

《**虞美人》(淡雲籠月松溪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首紀別後之出游也。偶舊地之重過，便懷分袂，喜清游之暫慰，翻恐獨歸。此與《蝶戀花》詞皆錄別纏綿之作。但彼則於一首中次第寫之，此則分六首次第寫之。情之所鍾，正在君輩。

《**南鄉子》(晨色動妝樓**）《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曉景確。末句工在「滿鏡」二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集中《蝶戀花》及此調皆紀曉別，各擅風情。因上闋言征人曉發，寒威尚勁，故轉頭處言既憚寒，又兼惜別，致怯綰雲鬢，代別後紅閨着想，惟有凝眸不語，愁滿鏡中耳。袁簡齋詩「一聲江上紅船艣，兩角眉峰萬點秋」，厲樊榭詩「將歸預想迎門笑，欲別俄成滿鏡愁」，皆與此詞結句情味相似。

《**還京樂》(禁煙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上、下闋自「箭波」句至結筆，一氣貫注，言萬點淚痕，逐流波至長淮盡處，更過當時樓下，想樓中人之念我，筆力如精銅作鈎，曲而且勁。言情處則遙想妝樓中恨墨

愁妝，相思無極，安知獨客傷離，亦爲伊憔悴，倘歸飛有翼，方知兩心相憶同深也。

《**迎春樂**》（**清池小圃開雲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因題竹而懷人，情景皆眞，清空一氣。

《**一落索**》（**杜宇思歸聲苦**）《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倚闌」二句寫景俊逸，擬諸詩境，有「十里曉風吹不斷，亂紅飛雨過長亭」意境。「落霞」二句寄懷天末，離思與落霞、孤鶩齊飛矣。

《**少年游**》（**朝雲漠漠散輕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在荆州聽雨懷舊之作。「不似當時」句淡語也，而得力全在此句，使通篇筋骨俱動。

《**塞翁吟**》（**暗葉啼風雨**）《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後段累累諄諄，眞字字更長漏永，聲聲衣寬帶松。《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夏閨庵云：「通首任筆直寫，結語用宕筆，神味無窮。」

《**玉樓春**（**玉琴虛下傷心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闋足當深、穩二字。

《**一寸金**》（**州夾蒼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勝處全在上闋，寫江路景物如畫，好語穿珠，無懈可擊。但此等詞宋賢尚有能手，未見清眞本色也。

《**芳草渡**》（**昨夜裹又再宿桃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紀別而已。轉頭以下寫別時情味，能宛轉達意，其制勝尤在結末二句。閨庵云：「無此二句，則此詞無可生色矣。」

《**南鄉子**》（**戶外井桐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純以風韵勝，情味把捄彌永。

《**月下笛**》（**小雨收塵**）《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賦笛，其辭高以潔；下闋賦聞笛，其思深而悲。吹笛者是能手，周郎亦善顧曲者，得此佳詞，不數趙倚樓矣。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周邦彥傳**》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周邦彥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鷄肋編**》卷中　周邦彥待制嘗爲劉昺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潤筆，不受。昺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後劉緣坐王黼訞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主者多矣，獨邦彥乃爲舉主所累，亦異事也。」

《**揮麈餘話**》卷一　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沈州縣三十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祕書少監召，又復薦之，上殿契合，詔再取其本來，進表云，【略】表入，乙覽稱善，除次對內祠。其後宣和中，李元叔長民獻《廣汴都賦》，上亦喜，除祕書省正字。元叔，定之孫也。

《**玉照新志**》卷二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瑞鶴仙》事，近於故篋中，得先人所叙，特爲詳備，今具載之：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闋，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也。未幾，青溪賊方臘起，逮其鴟張，方還杭舊居，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得入錢塘門，但見杭人倉皇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即詞中所

謂「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欄角」者，應矣。當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吳越享安閒之樂，而狂寇嘯聚，徑自睦州直擣蘇杭，聲言遂踞二浙。浙人傳聞，內外響應，求死不暇。美成舊居既不可住，是日無處得食，饑甚，忽於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視之，鄉人之侍兒素所識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盃。散去，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綉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即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醉眠朱閣」，又應矣。既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路，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則「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應，卒章又驗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穎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尚不知此詞之言，待其死，乃盡驗如此。

《貴耳集》卷下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略】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馳，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

《浩然齋雅談》卷下　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爲太學生，每遊其家。一夕，祐陵臨幸，倉卒隱去。既而賦小詞，所謂「幷刀如水，吳鹽勝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被宣喚，遂歌於上前。問誰所爲，則以邦彥對，於是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既而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綯問，綯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醜》之義，莫能對，急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咸，廉知邦彥嘗於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鬟云，【略】爲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師師後入中，封瀛國夫人。朱希真有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即其人也。

《山堂肆考》卷一二九　宋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爲太學正。呂伯恭編《文鑑》，欲尋賦一篇冠其首，以美成之作不甚佳，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爲首。

《白雨齋詞話》卷六　美成以《少年游》一詞通顯，以《望江南》一闋得罪。榮枯皆繫於一詞，異矣。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存目）

作品本事

《揮麈餘話》卷一引周邦彥《重進汴都賦表》　六月十八日賜對崇政殿，問臣爲諸生時所進先帝《汴都賦》其辭云何，臣對曰：「賦語猥繁，歲月持久，不能省憶。」即勅以本來進者。雕蟲末技，已玷國恩，芻狗塵言，再干睿覽。

又卷二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常款洽於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寓意焉。詞中新綠、待月皆簿廳亭軒之名也。

《藏一話腴》乙集卷上引周邦彥《薛侯馬詩序》　薛侯河東土豪也，以戰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罷兵，薛歸吏部授官，帶所乘駱馬寓武城坊，經年不得調。馬怒，敗主人屋，時時蹄碎市販盎器，薛悉賣裝以償。傷己困厄，因對馬以

泣。鄰居李文士因之爲薛作傳，同舍生賦詩者十一人，僕與其一。

又《天賜白詩序》　永樂城陷，獨王湛、曲眞夜縋以出。眞持木爲兵，且走且戰，前陷大澤中，顧其旁有馬而白，暫騰上馳去，五鼓達米脂城，因以得脫，眞名其馬爲天賜白。蔡天啓得其事於西人，邀余同賦。

《碧鷄漫志》卷二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遊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繹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燭影搖紅，【略】」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政，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外議如何？」客素滑稽，答曰：「自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政問何故，客舉卒章曰：「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著錄

樓鑰《清眞先生文集序》　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於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裒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略】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刊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眞之文幷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人吏之所能爲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美成《清眞雜著》，一部一冊，闕。

又《周美成文集》，一部五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美成《清眞雜著》一冊。

又《周美成文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邦彥《清眞集》二十四卷，又《長短句》□卷。

劉肅《片玉詞序》　章江陳少章家世以學問文章爲廬陵望族，涵泳經籍之暇，閱其詞，病舊註之簡略，遂詳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達其辭，則美成之美益彰，猶獲崑山之片珍，琢其質而彰其文，豈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命之曰《片玉集》云。少章名元龍。時嘉定辛未杪臘，廬陵劉肅必欽序。

強煥《題周美成詞》　余欲廣邑人愛之之意，故裒公之詞，旁搜遠紹，僅得百八十有二章，釐爲上下卷，迺輟俸餘，鳩工鋟木，以壽其傳。非惟慰邑人之思，亦蘄傳之有所託，俾人聲其歌者，足以知其才之優於爲邑如此，故冠之以序，而述其意云。公諱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淳熙歲在上章困敦孟陬月圉赤奮若，晉陽強煥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清眞詞》二卷，《後集》一卷，周邦彥美成撰。

又《注清眞詞》二卷，曹杓季中注。自號一壺居士。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邦彥《清眞居士集》十一卷。

《趙定宇書目》　《周美成詞》一本，自鈔《百家詞》。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元板《片玉詞》二本。

毛晉《汲古閣刊本片玉詞跋》　美成於徽宗時提舉大晟樂府，故其詞盛傳於世。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眞集》，一名《美成長短句》，皆不滿百闋。最後得宋刻《片玉集》二卷，計調百八十有奇，晉陽強煥爲叙。余見評註龐雜，一一削去，釐其訛謬。間有茲集不載，錯見清眞諸本者，附補遺一卷，美成庶無遺憾云。若乃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間，無待余備述也。湖南毛晉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周邦彥《片玉詞》八十三葉。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元板《片玉詞》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周邦彥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詞有《清眞集》二卷、《後集》一卷，此編名曰《片玉》，據毛晉跋，稱爲宋時刊本所題，原作二卷，其補遺一卷則晉採各選本成之。疑舊本二卷即所謂《清眞集》，晉所掇拾乃其後集所載也。卷首有強煥序，與《書錄解題》所傳合。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詳注美成片玉詞》十卷，【略】此爲陳元龍注本。【略】是書分春、夏、秋、冬四景，及單題、雜賦諸體爲十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片玉詞》二卷，宋周邦彥譔，元刊本，汲古閣藏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片玉詞》二卷，毛斧季手校本。宋周邦彥

撰。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清真詞跋》 清眞詞凡有三本：一曰《美成長短句》，一曰《清眞集》，一曰《片玉集》。《片玉》爲晉陽強煥所輯，搜羅最富，汲古又補遺十餘首，可爲完璧矣。然子晉刻時，欠校讎之功，訛謬頗多。幸其詞散見於各集，余因將《花庵詞選》、《樂府雅詞》、《陽春白雪》、《樂府指迷》、《詞源》、《草堂詩餘》、《花草粹編》、《歷代詩餘》、《詞綜》、《詞潔》、《詩餘圖譜》、《詞苑》、詞話諸書，參互考訂，擇其善者從之，各詞下俱未注出，以省繁重。惟諸本有大誤之處，於此略標一二。

許增《西泠詞萃本片玉詞跋》 《四庫》著錄亦以汲古爲藍本，毛氏之有功於詞學實非淺尠。丁君松生刻杭人詞，屬爲校訂，其表章鄉邦文獻之盛心，實與子晉後先媲美。頃以《片玉詞》屬校，瀏覽永夕，似汲古本亦尚有踳訛者，因取《清眞集》、《美成長短句》按之圖譜，暨杜氏校勘《詞律》，句櫛字比，一一釐正之。不敢謂駕汲古而上之，要之繼汲古而起者，不得不謂之善本矣。【略】光緒丁亥正月，仁和許增跋。

王鵬運《四印齋本清真集跋》 右影元巾箱本《清眞集》二卷，附《集外詞》一卷。案美成詞傳世者，以汲古毛氏《片玉詞》爲最著，近仁和丁氏《西泠詞萃》所刻，即汲古本。此本二卷，百二十七闋，爲余家所藏，末有盟鷗主人誌語，蓋明鈔元本也。編次體例與《片玉詞》迥別，而調名字句亦多不同。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清眞集》二卷，《後集》一卷。」又毛子晉《片玉詞跋》：「《美成詞》一名《清眞集》，一名《美成長短句》，皆不滿百闋。」與此均不合。久欲刊行，以舊抄剝蝕過甚，無本可校而止。去年從孫鴛航京兆丈假得元刻廬陵陳元龍《片玉詞》注本，編次體例與抄本正同，特分卷與題號異耳。爰據陳注校訂，依式影寫，付諸手民。其集中所無，而見於毛刻者，共五十四闋，爲《集外詞》一卷附後。毛本強序，陳注劉序，抄本不載，今皆補入。《美成集》又名《片玉詞》，據序即劉必欽改題也。光緒丙申春三月十有三日，臨桂王鵬運鶩翁記。

鄭文焯《片玉詞跋》 戊戌閏三月，邂逅王侍御幼遐前輩，出元巾箱本《清眞集》見示，證以元鈔明刻盟鷗園主人校本，詳爲考定。【略】按強煥《叙》刻於淳熙時，得詞八十有二首，今毛本實多二首，又補遺十首。陳振孫所記《清眞集》二卷、《後集》一卷，不知與此章數合否？《書錄解題》又云：「曹杓曾注《清眞詞》二卷。」毛刻後跋稱「最後得宋刻二卷，見評注龐雜，一一削去。」今毛本猶存其一二，似非一壺居士注本，惜毛氏未著其厓略耳。光緒涖灘之歲七月既望，叔問記於齊玉堪。

朱孝臧《彊村叢書本片玉集跋》 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陳元龍少章集注。汲古閣舊藏，半塘翁目爲元板者也。美成詞刻於宋世者，一爲嚴州本，名《清眞詩餘》，《景定嚴州續志》載「州校書板」，有《清眞集》，復有《詩餘》是也，黃昇《花庵詞選》據之。一爲溧水本，名《清眞詞》，《直齋書錄解題》謂：「邦彥嘗爲溧水令，故邑有詞集。」即晉陽強煥爲序者是也，《西麓繼周集》據之。一爲《圈法美成詞》，見《詞源》。一爲《美成長短句》，見毛子晉跋語。又有《三英集》，乃與方千里、楊澤民和作同刻者，皆無注。若曹杓注《清眞詞》，亦見《書錄解題》，其書久佚。然茲集劉必欽序謂：「病舊注之簡略，詳而疏之。」所云「舊注」，疑即曹注，嘗見士禮居別藏本，與茲本悉同，惟卷五注中有異，又序尾有「嘉定辛未」云云（今已據補），其爲宋刻無疑。茲本雖削「嘉定辛未」字，詞中訛脫較尠，注亦加詳，卷五注尤多增改，其爲少章手訂覆刻亦無疑。毛氏《祕本書目》謂爲元刻，半塘翁因之，蓋未睹黃本標明嘉定也。毛刻用強煥序，本《清眞詞》，乃以茲集之名名之，老友曹君直謂其跋中「最後得宋刻」云云，明指強本，余見「評注龐雜」云云，復指陳本，懸牛頭市馬脯，令人迷罔。而所謂「長短句」者，未知視茲集增損何如？亦湮沒不可考，爲尤可惜也。庚申小除日，歸安朱孝臧跋於禮霜堂。

曹元忠《清眞詞跋》 此《清眞集》，滬尹就《六十家》中《片玉詞》，據元巾箱本及曾慥、趙聞禮、黃昇、陳景賢諸選本所校定也。非汲古舊比矣。而其改題《清眞集》，據叔問舊校，爲《片玉》之名，始見于元刻廬陵劉肅《叙》，漳江陳元龍詳注本，宋時無是，義尤精審。余按宋時清眞詞，除《皇宋書錄》所云：周美成有詞稿，藏張宮講宓家，爲舉似友朋之作，未必遽成卷帙。其餘可考者，一爲嚴州本，名《清眞詩餘》，《景定嚴州續志》載「州校書版」，有《清眞集》，後有詩餘」是也。僅《花庵詞選》據此，他無所聞。一爲溧水本，名《清眞詞》。考《直齋書錄解題》云「邦彥嘗爲溧水令，故邑有詞集」，是也。及汲古所得之卷，計調百八十有奇，晉陽強煥爲叙者，爲《西麓繼周集》所據。一爲曹杓注《清眞詞》本，亦載《書錄解題》，其書久佚，無從考見。然劉肅叙陳元龍詳注《片玉集》，有云「病舊注之簡略，遂詳而疏之」，疑即據曹注本，故編次與《和清眞

詞》合，其爲宋時舊本可知。至汲古所刊，意必先得宋刻《清眞詞》，又得元刻《片玉集》，及刻《六十家詞》，于是用強煥叙本，乃以陳元龍注本之名名之。跋中「最後得宋刻」云云，明指強本。「余見許注龐雜」云云，復指陳本。懸牛頭，賣馬脯，令人迷罔不能明了。實則去此《片玉》之名，固確然可信爲淳熙溧水本也。今既校定溧水本，竊謂宜依陳振孫著録，名爲《清眞詞》，取別于二十四卷之《清眞集》，以《集》本只有詩文，《攻媿集・清眞先生文集叙》所謂「公之詩文，幸不泯沒，鑰之願也」，是其證矣。敢舉所見，貢諸滬尹，并質叔問，以爲何如？甲寅四月。

王國維《甘遯村居鈔本片玉詞跋》　美成詞之存於今者，《片玉詞》二卷，虞山毛氏所刻者是也；《清眞集》二卷，臨桂王氏所刊者是也；《片玉集》陳元龍注十卷，阮文達《四庫未收書目》所著録者是也。此本十卷，當自陳注本出，今以數本比較觀之，知陳注本十卷亦自宋本《清眞集》出，而王刻《清眞集》已非宋人舊本。何以知之？陳氏《書録解題》云：「《清眞集》二卷、《後集》一卷。」今王刻無《後集》，一也。方、楊和清眞詞均至《滿路花》，陳本第八卷末闋）而止，而無《綺寮怨》以下三十一闋，今王刻均有之，闋數較多而卷數反少，其不同二也。竊意宋本《清眞集》二卷當終於《滿路花》一闋，故方、楊和詞皆從之，至《綺寮怨》以下三十一闋，殆即所謂《後集》。王刻以《後集》合於下卷，而陳注本則分《前集》二卷爲八卷，《後集》爲二卷，二本雖皆出於《清眞集》，然皆非《清眞集》之舊矣。至毛刻之《片玉詞》，雖云出於宋本，然據陳注本劉肅序，則《片玉集》之名乃陳少章所改題，強煥何自用之？且美成詞之佳者已略盡於《清眞集》，而強本所收頗多潦倒之作，在三本中當爲最下，然陳允平《西麓繼周集》已據其次序，則宋本之説，又似不誣。校勘既竟，因以所疑者拉雜書之。國維，宣統改元秋九月爲伯宛先生校於宣武城南之學山海居。

陶湘《影宋本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跋》　景宋本《詳註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湘案：文達所據宋本，光緒中在濟寧孫鴛航京兆揖家，臨桂王氏四印齋别得元人所鈔無注本《清眞集》二卷，曾以孫本互校，篇次字句略同，取汲古《片玉詞》輯爲集外詞而未録陳注。江安傅沅叔復從南中收勞巽卿手寫一本，亦分十卷，詞目下稍采注語，似前人所最録。近歲孫本散出，紙墨頗有渝損。適又出一宋槧，爲黄蕘圃舊藏，精整遠過之，【略】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景寫上版。北宋詞有注者惟此獨爲完本，亦前賢未見之秘帙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二〇　《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宋周邦彦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録》　宋刊陳元龍注十卷本，十行，十七字。元刊二卷本。元刊巾箱本。明影元鈔本。明嘉靖乙未七檜山房校本，後題「陸飛登校過」。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曹杓注《清眞詞》二卷本，見《書録解題》。勞巽卿鈔校十卷本，拾遺一卷。鄭文焯批校本。西泠詞萃本。四印齋刊本。光緒庚子鄭文焯校刻本。陶氏涉園影宋金元明詞本十卷。

林大椿《商務印書館本清真集跋》　右《清眞集》二卷，百二十七闋，據王半塘（鵬運）四印齋景刊元巾廂本（刻於光緒二十二年）。補遺一卷，六十七闋，從毛子晉（晉）汲古閣刊《片玉詞》本增入。【略】今世流傳之本，以余所見，最初爲汲古閣彙刊《六十家詞》中之《片玉詞》二卷百八十四闋，《補遺》一卷十闋（刻於崇禎二年），後《四庫全書》所箸録（書成於乾隆四十七年），及丁松生（丙）之《西泠詞萃》（刻於光緒十三年）均依之。近人鄭叔問（文焯）之大鶴山人校本《清眞集》二卷、《補遺》一卷（刻於光緒二十六年），雖改題「清眞」，而序次篇數與毛本悉同，并參校諸家，訂正亦精。以上五本，均無註釋。至庚申間，朱古微詞宗（孝臧，原名祖謀）得宋嘉定刻本陳元龍集註之《片玉集》十卷，刊於《彊村叢書》中，此爲美成詞有註之僅存者也。顧陳註與元槧均屬分類，故序次篇數亦相同。方千里、楊澤民所和即據此本。若陳允平之《西麓繼周集》，則與毛刻《片玉詞》粗合。由此三家之和詞，可以窺見宋刻兩本之面目。至於各家之紀録，或古存今佚，與諸氏之藏庋，或侈稱溢實，凡未經寓目，概不敢涉及。今羅列諸本，以毛刻爲最備，朱刻爲最善，然審觀元槧與陳註以及方、楊之所和，均爲分類，實便研讀，特弗及毛刻之備。兹依録王刻元巾廂本兩卷，其字句則參酌鄭、朱二家之所校，至毛刻未見於元本者，别爲《補遺》一卷。若夫強煥及劉肅二序，雖所題各異，仍録以弁首，各註其所自出，以免混同。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九　《片玉詞》一卷、《拾遺》一卷，宋周邦彦撰。清咸豐六年勞權手鈔精校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片玉詞》十卷，宋周邦彦撰。清咸豐六年勞權鈔本，勞權校并跋，一冊。《片玉詞》十卷，宋周邦彦撰。清宣統元年吳氏甘遯邨居鈔本，王國維校并跋，二冊。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宋周邦彥撰，陳元龍注。宋刻本，黃丕烈校跋并題詩，李盛鐸跋，三冊。《詳注周美成詞片玉集》十卷，宋周邦彥撰，陳元龍注。宋刻本，李盛鐸跋，朱孝臧校并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操縵集》五卷，周邦彥撰。亦有前集中所無者。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著述》 右，詩文集四種，今皆不傳。《宋志》文集僅十一卷，疑即樓序中所謂家集，而二十四卷本，則宋世通行之本也。今遺文尚存者，則有《汴都賦》（《宋文鑑》）、《重進汴都賦表》（《揮麈餘話》）、《敕賜唐二高僧師號記》（《嚴陵集》）。遺詩則錢塘丁立中重刻《汴都賦》附錄，除錄《宋詩紀事》外，尚有補輯，其目爲：《過羊角哀左伯桃墓》一首、《鳳凰臺》一首、《仙杏山》一首（出《景定建康志》）、《曝日》一首（出《齊東野語》）、《天賜白》一首（出《陳郁《藏一話腴》》）、《春帖子》一首（出《合璧事類》）、《春雨》一首（出後村《千家詩》）、《贈常熟賀公叔隱士》一首（出《琴川志》）、《竹城》一首（出《江寧志》）、《投子山》一首、《宿靈仙觀》一首、《芝朮歌》一首（均出《茅山志》）。而陳元靚《歲時廣記》中尚有《內制》、《春帖子》詩二斷句，爲丁氏所未錄。又《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八、《郁氏書畫題跋記》各有一帖，浭陽端制軍方藏有先生手蹟，亦未見。至遺文，則《聖宋文海》、《播芳文粹》尚有之，未及檢也。

雜錄

《**蓮子居詞話**》卷一　小說周美成以《少年游》得罪外謫。考《浩然齋雅談》：周時爲太學士，因此詞遂與解褐，未有外謫之事。既而上問《六醜》之義，教坊使袁綯進曰：「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所作也。」召而訊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而醜，故以比之。」上喜，意將留行，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咸，廉知周嘗於親王席上賦詞贈歌聲，爲蔡京道其事，上知之，自此得罪。是周之得罪由於張果、蔡京之譖，非爲《少年游》詞。因親王席上妓非師師也。弁陽翁之言較小說家差覈實可據。《六醜》楊用修易爲《箇儂》，殆未喻清眞之義耶。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張子野《師師令》云，【略】蓋爲汴京妓李師師作。秦少游亦贈以《生查子》云：「遠山眉黛長」。後爲周美成所眷，爲賦《少年游》云，【略】《耆舊續聞》謂記徽宗幸師師家事，美成因是詞幾被譴，師師聲價鄭重可知。乃劉屏山《汴都記事》詩云：「輦轂繁華畫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是其末路仳離，與唐時泰娘絕相類。較明之王嫩、卞玉京所遇尤不如。惟子野係仁宗時人，少游於哲宗初貶死藤州，均去徽宗時甚遠，豈宋有兩師師耶。

劉毓盤《輯校泮嘔集跋》 陳鵠《耆舊續聞》以邦彥爲大晟府待制。大晟府無待制，恐非。《宋史》文苑本傳以邦彥爲提舉府事。按《樂志》言提舉府事者爲蔡攸，則非邦彥矣。大晟府亦無樂正，或即大司樂也。《樂志》又言崇寧四年八月，劉昺爲司樂，昺旋爲太中大夫，或邦彥以蔡京所薦。故繼之。

俞　澹

論　述

李之儀《俞清老畫贊》 說着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此無彼。冥冥三板緣中，隨處逢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頭頭只在這裏。

黃庭堅《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又《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

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荊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玩世，白首不衰。荊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又《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卞急，少不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悒，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沉江九肋鱉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

《老學庵筆記》卷七　紫芝弟清老，欲爲僧，荊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爲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二九　紫芝字秀老，金華人。【略】弟澹字清老，志操修潔，頗使酒。

藝文

黃庭堅《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三首》　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

聞道一稊米，出身縛簪纓。懷我伐木友，寒衾夢丁丁。富貴但如此，百年半曲肱。早晚相隨去，松根有茯苓。

鄒浩《代書寄清老》　從來遊戲常三昧，出語縱橫無忌諱。老聃全與釋迦同，人畏猶云亦當畏。

又《寄俞清老》《清老書云：近自興教還出夏軒，且問曹溪消息如何，因作此詩》　卧龍前約竟悠悠，依舊淮南笑不休。落髮出家成往事，從僧還俗愜新謀。未嘗異也誰燕越，相與吾之任馬牛。一滴曹溪好消息，爲君船子下揚州。

許景衡《贈俞清老》　昔我江淮幾還往，聞君兄弟有聲名。小軒便作陶彭澤，五字何如李少卿。自說此身看老去，卻慚相見太忙生。何時粗有田園計，把手江邊取次行？

吳則禮《呈余清老》　俛仰寒境斷，追隨春事幽。碧山朝曳屐，白浪晚維舟。鐘鼓鳴江渚，煙雲暗郡樓。下簾煮新茗，聊爲道人留。

韓駒《贈俞清老》　偃卧一茅屋，給事兩胡奴。日喫脫粟飯，時乘下澤車。人生但如此，其實足自娛。過此誠更樂，不及復何如？

錢世雄

蘇軾《與錢濟明》　某啓。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幷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明練，無衰憊氣，如季札者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

楊時《冰花先生文集序》　冰花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惕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爲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慙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既沒，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況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宋詩紀事補遺》卷二〇　錢世雄，熙寧初選人，以受東坡譏訕文字罰銅。元祐中瀛州防禦推官，權攝進奏院，戶部檢法官。

《石渠寶笈》卷二九《宋陳洎自書詩帖一卷》跋　錢世雄，不詳其履歷，史亦無傳，惟元祐中鄭雍攻宰相劉摯，目世雄爲摯黨，且與劉安世諸公並列。而帖中自叙與後山友，必佳士也。

《祭東坡文》《宋稗類鈔》卷六：時冰華居士錢濟明祭坡文有「降鄒陽于十三世，無豈偶然，繼孟軻于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之，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

陳璿

論述

綜論

釋惠洪《跋瑩中詩卷》了翁伴狂垢污，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李綱《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真贊》如玉之溫，有睟其容。如山之峙，有主其中。論事有蓍龜之審，知人如衡鑒之公。金百鍊而不耗，水萬折而必東。置死生于一拾，會理事而皆融。吾不知其誰氏之學，混儒釋而爲宗。茲其所以爲了翁者與？

又《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他無足恤，所懼者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其自跋《敢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年然後不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又《跋了翁墨蹟》了翁書法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觀其書可以見氣節之勁也。臨江蕭君從翁游，得其片紙數字，皆緝錄成篇，可謂好學也已。使爲善積累如此，何所不至，在勉之耳。

汪應辰《陳忠肅公文集序》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義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爲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概可見也。然其言不行，其身不用，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搖奪，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爲吾身而莫知孰爲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爲終始，此豈苟然者？【略】夫見微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遍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與？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籍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以繫于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李彌遜《書陳瑩中贈韋處士詩後》僕自兒時知誦右司陳公名，及解事則知敬之。後二十年始得拜公金陵。明年公亡。嗚呼，僕也幸而見公之早，得以想風采於既沒，不幸見公之晚，不得從遊於朝暮也。深道生亦後公數十年，居之相距若在是越，乃能交以道義，久而彌親。使公愛之，形於言詠，其好賢樂善之誠，豈僕跋所可及哉？

張元幹《題跋了堂先生文集》自王氏網羅六藝，斷以己意，力行新法，變亂舊章，天下遂多事已，而子婿兄弟表裏祖述，遺禍無窮。先生獨知尊堯愛君憂國，先見之明肇於欲萌，逆料其弊甚於中的。視之若仇敵，甘心犯難，雖百謫瀕九死而弗悔。孟軻氏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合而言之，愚於先生立朝行己，信無疑矣。百世之下，凜然英氣，義形於色，如砥柱之屹頹波，如泰華之插穹昊，如萬折必東之水，如百鍊不變之金，捨吾先生其誰哉？

鄧肅《題了翁真蹟》龔公陟升叟以忠義敦遺於郡，攜其妻舅了翁眞蹟以過余，曰：「幸子跋之。」開卷凜然，銅筋鐵骨，洗空千古側媚之態，蓋魯公後一人而已。升叟勉之，學其書者豈在點畫之間乎？無充乎宇宙之氣者，必不能斥蔡京於崇寧間，不能斥蔡京者，決不能作是書也。升叟勉之。

胡銓《跋陳了翁帖》了翁嘗跋六一先生帖云：「使二十年前見此書，皆

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不起。」東坡曰：「美哉，瑩中之言也。」今觀此帖，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李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哉！

王十朋《國朝名臣贊・陳了翁》　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鶚立兩朝，凜乎清風。二蔡嘯凶，飾姦爲忠，黨與雷同，牢不可攻。公獨仇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讒終。公乎不忘，名等岱崧。

真德秀《跋了翁帖》　李忠定公跋臨江蕭君所藏了翁帖，謂其「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今觀此帖，信然。其曰「山陽盜歉之餘，衰索殊甚，隨緣安處」，蓋所謂素患難而行乎患難者。故雖嶺陬海隅，蠻煙瘴雨之地，未嘗不安也，況山陽乎！高風凜然，可畏而仰。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陳瓘力拄蔡氏，其言「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先見之明，一人而已。至於不恤一身家族之害，別爲「尊堯」之說，欲障蔡氏之橫流而止中原之幅裂，惟天知之，人不知也。

《宋史》卷三四五《陳瓘傳》　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劉毓盤《輯校了齋詞跋》　《了齋集》四庫未著錄，詩文傳者絕少。其詞與蘇、辛、秦、周二派不同。惟陳耀文《花草粹編》所錄《鷓鴣天》一首。亦能于歌舞場中現色身相者。宋廣平作《梅花賦》，不改其鐵石心場，豈沾沾小儒所同日而語哉！光緒甲辰，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分論

《繳進尊堯集表》　《梁谿漫志》卷三：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姦邪爲之破膽。【略】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答仰山真慧禪師帖》　釋惠洪《跋瑩中帖》：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真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愧宋廣平、陸宣公也。

《謝人餉子魚荔枝帖》　劉克莊《跋陳了翁帖》：了翁既爲二蔡所怨，交游畏禍，至斷往還。此帖謝其人餉子魚荔枝，必莆士也。又云在宜春得書不敢備答，豈非怨畏其人耶？吾里前輩，惟陳當時諫議與了翁先後居言路，意其與諫議公者。

《答楊中立書》　《步里客談》卷上：陳瑩中《答楊中立書》云「乃欲毀此白痴哭殿庭」。某謂曰，白痴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

《與韋深道書》　楊時《跋了翁與韋深道書》：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爲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與兄書》　朱熹《跋陳了翁與兄書》：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

《有門頌》　樓鑰《跋了齋有門頌帖》：鑰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眞迹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略】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北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

《贈別頌》　周紫芝《書了翁贈別頌後》：了翁以正色立朝，憤世疾邪，不

避權貴。風采人物當不在汲長孺下，宜其高目雲漢，以傲睨一世，折節下士，喜與佳士周旋。此公何止高人數頭地耶？居士韋深道隱居湖陰，一時賢士大夫皆樂與之游，而公於居士所以相求之意尤厚。余以是益喜居士之賢，而知翁之爲樂易君子也。

《楞庵頌》 李綱《跋了翁楞庵頌》：了翁於世，悲愿宏深，淪沒已久，如以愿力，故當復再來。觀其所贈東林珪老伽佗所謂「休休莫莫不可，說此不可，說亦不可。」三復其言而悲之。再來時節因緣，必不爾也。

《祭鄧南夫文》 楊時《跋了翁祭鄧南夫文》：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近。悲夫，不復見斯人也！

《祭陳奉議文》 李綱《了翁祭陳奉議文跋尾》：予昔邂逅見了翁於姑蘇，觀其容貌渥然而不枯，察其志氣浩然而不挫，聽其辯論毅然而不屈。竊謂近世以來善處患難，未有如了翁者。今於沙陽見了翁祭其兄奉議公文，辭意之高潔，筆力之遒健，與昔見其容貌、志氣、辯論無少異焉，信乎養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畫似其爲人也。

《責沈》 楊時《題了翁責沈》：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朱熹《跋陳了翁責沈》：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觀於此帖，其克己尊賢，虛心服善之意，尚可識也。 魏了翁《跋陳了齋責沈》：《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虛，有我則盈。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然有感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於是書也，亦庸可闕諸？

《送幾叟》 楊時《題了翁送幾叟詩》：「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共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送陳剛柔》 釋惠洪《跋了翁詩》：「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右，了翁送其侄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倘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代書簡張天覺》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張天覺晚尤重釋老，爲華嚴閣醮籙會，緇黃皆歸之。了翁以詩代書曰：「辟穀非眞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勳業地，無愧即神仙。」天覺雖貴爲宰相，平生有愧多矣。若果如釋老之說，竊意其昇天成佛，必在了翁之後。或言了翁詩末句不該佛，然佛亦謂之金仙。

《青玉案》（碧空黯淡同雲繞）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青山頭白故云老，「老」字若有神助。（千里瓊瑤未經掃）幾不成話。

傳記

《宋史》卷三四五《陳瓘傳》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略】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略】至都，用爲太學博士。【略】遷祕書省校書郎。【略】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略】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

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幷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詬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愛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蕆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略】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略】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

《東都事略》卷一〇〇《陳瓘傳》（存目）

陳戴輿《陳忠肅公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侯鯖錄》卷三　介甫熙寧初首被選擢，得君之專，前古未有，罷政歸金陵，作《日錄》七十卷。【略】故建中靖國之初，諫官陳瓘極力論其婿蔡卞之惡，曰：「安石臨終，戒其家焚之，悔其作也。卞留之，至紹聖間作尚書右丞，遂行之。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是也。」【略】陳瓘進《日錄辨表》略云：「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于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于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遂就裕陵忌日作飯僧疏文，指事奏之。

《冷齋夜話》卷一〇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略】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顚倒也，吾故笑之。」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三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爲變者，必先挾王荊公，蔡氏至以荊公爲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荊公，則曰：「非貶荊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鈎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爲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瓘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荊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荊公《日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荊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鈎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鈎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讀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但以爲闢荊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

《春渚紀聞》卷一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眞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又卷二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獨醒雜志》卷九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一川烟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曆日于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卷一〇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有知其意者，蓋公明于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爾。

朱熹《答廖子晦》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

《桯史》卷一一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荊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略】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據依。陳了翁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責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亶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荊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彙獄，徙通州，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于御前開折。【略】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繫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于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于先猷，遂大違于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于九重，安得延齡于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

又卷一四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爲右司員外郎。曾文肅敬之，欲引以附己，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意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書。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周會，待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略】遂出知泰州，鄒道鄉在西掖，救之不從。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論議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文定爲首臺，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

魏了翁《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爲博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徽廟初政，召爲諫官，忤蔡京，謫揚州管庫。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爲軍。明年又自著庭宰掾攝官瑣闥，坐忤曾布，出守海陵。崇寧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袁州，尋移廉，移郴。五年春正月，以彗出仆碑，而京罷相，凡黨人皆得歸。故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年，當慶元己未，臨邛魏某始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湘，即公留題之日。

作品本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復齋漫錄》 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頷髮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長黑。（逸忘一句）簡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毿毿。身披一副醬裙衫。緊纏雙腳，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並除頷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卻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眞與古人參。」「不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萬里天。」志全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志全自元符間貶新州，徽宗既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冷齋夜話》卷八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枴，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略】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

《中吳紀聞》卷五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了翁初主吳江簿，嘗爲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

舊煙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傍畫欄旁。」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宋元學案》卷三五　陳正彙，忠肅之子也。忠肅在四明，遣之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忠肅。既就逮，忠肅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知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宗察之，僅得貸先生之死。

著錄

《郡齋讀書附志》　陳忠肅公《諫垣集》二卷。右，陳忠肅公瓘所作也。【略】靖康初，贈諫議大夫，擢其季子爲密院檢詳。嘗因奏對，許刊其家集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了齋集》四十二卷。司諫延平陳瓘瑩中撰。汪應辰爲集序，以爲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已矣。非虛語也。

又卷二二　《諫垣集》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瓘集》四十卷。　又《責沈》一卷。《諫垣集》三卷。　《四明尊堯集》五卷。　《了齋親筆》一卷。　《尊堯餘言》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瓘《了齋集》四十二卷。　又《約論》十七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忠肅陳公《了齋集》，十冊，全。【略】凡四十二卷。

劉毓盤《輯校了齋詞跋》　《了齋集》四庫未著錄，詩文傳者絕少。

趙萬里《了齋詞輯本題記》　舒信道有次瑩中《菩薩蠻》元歸詞，見《樂府雅詞》，惜《了齋集》明以後久佚，其原作今無由考見矣。

藝文

李之儀《送陳瑩中及第歸洪州》　七月江南秋已到，江水如天魚尾掉。處處團橘欲黃時，家家門前艤歸棹。西山佳氣徹青雲，潘郎門巷如深春。陳家有兒新及第，新着恩袍歸見親。爲報行人洗眼看，養兒如此誰不羨？願兒不要重科第，事業功名他日見。

鄒浩《寄瑩中》　天道無私果是非，斯人如鳳中人機。雄驚一矢從南落，雌領諸雛向北飛。且與龜龍爲伴侶，未應螻蟻損毛衣（廉州瀕海，又飛蟻最多，故此一聯及之）。吾皇致理肩虞舜，會見翱翔下德輝。

又《喜聞瑩中預歸田之數》　簡在予心世所知，賜環欣與我同歸。耦耕曩已神先受（予近以詩寄瑩中，末句云「蓑笠相從歸耦耕」，今遂驗矣），追路今休詠式微。洗腳上船無昨夢（瑩中寄聲有「洗腳上船，非公境界」之語），舉頭見日有祥輝。扶搖本自南溟起，只恐南淹九萬飛。

僧惠洪《和靈源寄瑩中》　此來漸覺身無累，欲學灊溪諱名氏。鍾山萬頃獨經行，山日松風吹凍耳。聞有僧從法窟來，當鋒戲作橫機試。探懷示我妙伽陀，兩翁回互偏中至。乃知道德無貧賤，□□相求亦相契。妙談何日看揮斤，此老鼻端有餘地。

韓駒《上陳瑩中右司生日詩》　悠悠大塊間，萬類紛相敵。偉哉拔俗人，眞宰豈無力？六經陷邪說，諸儒用一律。天未喪斯文，公生抱絕識。著書羅古今，射策開胸臆。前輩幾欲盡，後來昧所適。天將激頹波，公生秉孤直。數諫難居中，三已無慍色。海宇屬無虞，天工或曠職。天實佑皇帝，公生蘊奇德。培成棟梁資，一旦壯王國。禁網雖小寬，疲俗未全逸。天惟念我民，公生富才術。簸揚雲雨勢，諸方待膏澤。天既責公深，眉壽天何惜？行看佩相印，不羨登仙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聲赫。稟生固難朽，吐納自不息。惟昔軒冕徒，浪喜山林迹。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益。傅說爲列星，但已脫寰域。孰知我公貴，與國長無極。

楊時《祭陳瑩中文》　嗚呼，天生我公，爲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爲。嗟一跌而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源委而東之。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游酢《祭陳了翁文》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蓍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殉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

裕然。畎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饑，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遭迴萬狀，而淪于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猷可以託心腹，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面達，執書一慟，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懷，淚落橫臆。尚饗！

李綱《祭陳瑩中左司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左司陳公之靈：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浸階膴仕，藹然休聲，以節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戒而物無邪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知獨見之明。其在譴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不少懈者，唯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恬然委化，而了無芥蒂，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克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胸中素所蘊蓄，雖施設之未曾然，推原其心，夷考其行，合海內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忘德與齒，襟期自親。迨謫沙陽，遺問殷勤。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遽遭閔凶，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瞻淮楚而隕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情於一奠，冀靈爽之或聞。

王適

蘇轍《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昔予既壯，有二婿，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略】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騖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營濟南之田以遺之，告予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略】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夭，理有不當然者。

蘇軾《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遹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游，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略】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蘧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王子立文集》。

邵伯溫

論述

胡寅《邵伯溫贈殿撰制》 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于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如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間哉！維先

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爾以孝謹爲之子。維先正弼、光、公著、純仁，道德勳賢，表儀百代，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沉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資，庸示儒林之深勸。

傳記

《**宋史**》**卷四三三《邵伯溫傳**》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略】司馬公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略】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爲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略】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略】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略】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略】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略】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略】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八《邵伯溫傳**》（存目）

紀事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　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年不赦。晚著《辯誣》，猶三十年奏書也。國有誣謀，豈可直？先人疾病，撫其書曰：「但俱吾藏山中耳。」上聖明元年之二日，詔揚宣仁后之功，削誣謀，下有司索先人《辯誣》。先人已薨，予兄弟追懷遲慮未敢上，有司急以復命，則奏曰：「與其藏諸名山，爲百世未見之書，曷若上于公朝，補一代不刊之史。」詔以《辯誣》祕著作之庭。謹按新史，亦作《辯誣》一書，著得于先人《辯誣》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無先人斥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擬一書以附國論，又誣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詔《哲宗實錄》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辯誣》出云。

又卷二二　蜀靖恭先生楊匪源澈，資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實，學士大夫譜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端明景仁、內翰純夫、尚書蘇子瞻、門下侍郎子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者，獨予先君嘗薦于朝曰，【略】亦不報。竟死于委巷之下。

《**過庭錄**》　邵伯溫子文，康節先生子也，才而有文，爲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適值其妻生辰，命子姪宴子文於書舍，遣舊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愴宿昔，即席作詞，末章云：「翻翻繡袖上紅裀，舞姬猶是舊精神。坐中莫怪無歡意，我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即容別日款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憮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即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

秦觀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秦觀傳**》　弟覿字少章，亦能文。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〇引《王直方詩話**》　秦覿字少儀，好爲詩，初亦不甚工。既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交游皆以此言爲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黃庭堅《贈秦少儀》 汝南許文休，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籍籍。渠命有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雁行，筆皆萬人敵。吾早知有覿，而不知有覿。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又《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潸然。棲遲冊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隸華》篇。卑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謝逸《聞秦少儀病愈》 平生四海秦少儀，造化小兒何苦之。端能浸假求鴞炙，定不泣涕眠牛衣。問夢是想理既剖，杯中有蛇心不疑。何時過我舉玉趾，不用門生幷二兒。

李廌

論述

綜論

蘇軾《答李方叔書》 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又《與李方叔書》 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略】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

《欒城遺言》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李之儀《濟南月嚴集序》 吾宗方叔，初未相識，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讀之如泛長江，遡秋月，直欲挐雲上漢，不知其千萬里之遠也。爲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釋目。東坡笑相謂曰：「子何諦觀之不捨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謝安蹈海，至於風濤蕩漾而不知返，徐問舟人曰：『去將何之？』子豈涉是境界以追謝子乎？」又曰：「吾嘗評斯文如大川湍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余曰：「不腆所得亦幾然。」東坡曰：「聞之歐陽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價，不能異人之目也。」已而曰：「或者患其多，子頗覺乎？」余曰：「覺則殆矣。惟其不覺其殆，所以爲斯文也。」比從其遊，〔語〕稍吃，至於論事，則亹亹不窮，而語亦不甚才，信乎其吶於言而富於文也！從容既久，賦目所更，體制不得而一。乃雜舉而爭長隨定，若不出一人之手。偉麗璀璨，無異入秦府庫，千奇〔乘〕萬騎，目爲之眩瞀而不能已。又若泛剡溪，交流競秀，幾應接不暇。退之謂「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者，渠不諒哉！間與之即席分韻，余方點筆據紙，則已爛然滿幅，傾坐賞歎，爲不可跂及矣。未論其工，其敏妙絕倫，殆天賦也。方天下承平，講明六藝，招來一時人物。宜得《過秦》、罷擊珠厓之議論，《上林》、《廣成》之賦頌，以繪藻形容，鋪張揚厲，爲一代之所華煥。昔王勃當儀具衆集之際，五吏分授冊詞，燦然皆給。劉敞下直且就馬，命邊出，乃倚馬卻座，一揮九制。此皆方叔之任也，不幸不及祿以卒。天下知爲文者，莫不惜之。柳子厚謫死窮荒，獨退之祭之以文曰：「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當有讀其文，或至掩卷流涕，重歎前人一何幸，而退之之言爲不妄發也。【略】政和六年八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序。

陳恬《李方叔遺藁序》 世之論方叔之文者多矣，余竊以爲未之或知也，若僕之所見則有異乎是。世之人見方叔出入東坡先生之門，則遂以爲學其文且似之者，是大不然也。東坡公之文雄峻高簡，而優游自得，方叔之文紆餘委備，詳緩而典雅，斷然各爲一家之文，初不相同也。豈唯方叔，古之人皆然。

【略】非唯不相蹈襲，亦人之才性有殊，文之成也自不相同耳。故自三代以來，屬文者以數千家，未嘗有相同者也，又何怪方叔之文不類乎東坡哉！唯其不相蹈襲，然後見其於文有得且有成也。韓文公有言「唯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又云「唯陳言之務去」。李習之云：「前人既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人何以異也？」今之後生欲學爲文詞，必先剽竊採摭於前人，是以愈學而不至，讀之便知其於文無所得且無所成也。孟子論君子之道，於道欲其自得之，爲文詞豈不然哉？由是言之，方叔之不類東坡，正得學文之體，而方叔之文所以工也，世獨未之知耳。

周紫芝《書月巖集後》　《月巖集》，太華逸民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廌方叔之自號也。李端叔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後知此老之言爲有旨焉，而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爲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

周行己《送劉絜矩序》　方叔之學既成，文既工，而齒壯家貧，無父母兄弟可以爲樂，槩然如人贅，汲汲覓一官以畜妻子，以顯父母，以行其志，而不可得。此非有以不若人也，此而後可以言命也，故余吊之者如此也。

《碧鷄漫志》卷二　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濟南集》八卷。【略】廌才氣橫溢，其文章條暢曲折，辯而中理，大略與蘇軾相近，故蘇軾稱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李之儀稱其「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周紫芝亦云：「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其發爲文詞，何以痛快若是？」蓋其兀奡奔放，誠所謂不羈之才，馳驟於秦觀、張耒之間，未遽步其後塵也。史又稱其善論古今治亂，嘗上《忠諫書》、《忠厚論》，又《兵鑒》二萬言。今所存《兵法》、《奇正》、《將才》、《將心》諸篇，蓋即所上《兵鑒》中之數首，其議論奇偉，尤多可取，固與局促轅下者異焉。

李之鼎《宋人集濟南集跋》　李方叔才氣絕人，不可一世，所作詩文足以推倒一時，開擴萬古。當日名流，莫不交相稱許，而蘇文忠尤加扇奬。然一第蹉跎，致有「戰場目迷」之詠。文章憎命，雖有賢達爲之推挽，亦不能爲之置身青雲，則信乎命之窮也。

劉毓盤《輯校月巖集跋》　王灼《碧鷄漫志》曰：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出滑稽語。又曰古人善歌不擇男女，方叔《品令》詞，亦沉于習俗者。吳曾《能改齋漫錄》謂王平甫愛誦東坡「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小詞。方叔《虞美人》詞「惟有霎時春夢到南州」一句，其有心相襲耶，抑無心暗合耶？【略】其言情之作，亦異曲同工，初不讓黃九、秦七之專美也。壬子秋，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分論

《鮮于侁行狀》　蘇軾《答李方叔》：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豐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

《吊東坡文》　釋惠洪《跋李廌吊東坡文》：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于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廌爲文以吊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

《曲洧舊聞》卷五：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隱居通議》卷一五：李方叔廌受知坡翁甚深，坡翁卒於常州，方叔以文酹之，有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雄之氣。」文氣甚壯。

《寒食》　《娛書堂詩話》卷下：清明絕句，王元之云，【略】李方叔云，【略】二詩善述冷淡況味。

《品令》（唱歌須是）　《碧鷄漫志》卷一：政和間，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略】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

《虞美人》（玉闌干外清江浦）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清切無滯響。《蕙風詞話》卷二：李方叔《虞美人》過拍云：「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春夏之交，近水樓臺，確有此景。「好風」句絕新，似乎

未經人道。歇拍云：「碧蕪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時涼夢，到南州。」尤極淡遠清疏之致。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李廌傳》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葳其事，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嘆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幷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

紀事

作家逸事

李廌《某頃元祐三年春禮部不第蒙東坡先生送之以詩黃魯直諸公皆有和詩今年秋復下第將歸耕潁川輒次前韻上編史內翰先生及乞諸公一篇以榮林泉不勝幸甚》 半生虛老太平日，一日不知人不識。鬢毛斑斑黑無幾，漸與布衣爲一色。平時功名衆所料，數奇辜負師友責。世爲長物窮且忍，靜看諸公樹勳德。欲持牛衣歸潁川，結廬抱耒箕隴前。祇將殘齡學農圃，試問瀛洲紫府仙。

《石林詩話》卷中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風月堂詩話》卷上 東坡知貢舉，李豸方叔久爲東坡所知，其年到省，諸路舉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人拔方叔耳。既拆號，十名前不見方叔，衆已失色。逮寫盡榜，無不駭嘆。方叔歸陽翟，黃魯直以詩叙其事送之。東坡和焉。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眞成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

《嬾眞子》 方叔初名豸，從東坡游，東坡曰：「五經內無公名，獨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後人以爲蟲豸之豸，今宜易名曰廌。」方叔用之，秦少游見而嘲之曰：「昔爲有腳之狐，今作無頭之箭。豸以況狐，廌以況箭。」方叔倉卒無以答，終身以爲恨。

《老學庵筆記》卷九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他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二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

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宋詩紀事**》**卷三二**　鷹字方叔，陽翟人。少以文字見知于蘇軾。元祐初，軾知舉，意在必得鷹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以爲鷹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鷹竟無成而卒。有《濟南集》。

作品本事

李鷹《擬楚詞序》　段文饒道充，蒲城人也，訪余於京師。時道充將歸隱於渭濱，故作楚人之詞以勸其歸。

又《嗟美人詞序》　樞密直學士劉公希道，久遷於外，元祐天子方欲大用於朝而公薨。余心哀之，故作《嗟美人詞》以弔之。

《**墨莊漫錄**》**卷九**　李鷹方叔嘗飲襄陽沈氏家，醉中題侍兒小瑩裙帶，云：「旋剪香羅列地垂，嬌紅嫩綠寫珠璣。花前欲作重重結，繫定春光不放歸。」

《**嬾真子**》**卷四**　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舉（陳叔易）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卻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

著錄

李之儀《濟南月巖集序》　方叔沒後八年，其子潁秀川集其文爲若干卷，號《月巖》，以書抵余，曰：「願有以序之。」余得方叔之文多矣，集之成，則恨未見也。姑道疇昔之所欣慕，與夫聞之先生長者之言以報之。【略】政和六年八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序。

陳恬《李方叔遺藁序》　華山李俁以其先君子之遺藁示余曰：「丈人吾先世之執友，與吾父游乃數十年，以相從論文賦詩爲事。今吾父屬藁之文，無慮數千篇藏于家。小子不敏，大懼日月之逾邁，不有序述以昭示子孫，使世守勿墜，則後之子孫恝然或忘其章。是不肖之孤荒棄厥緒，使其後世無以考吾父之志而承其業，世之學者欲觀吾父之志業，於何求焉？唯夫子爲我序而明之，豈唯不肖之孤是望，其亦吾父之志也。」余應之曰：子既以正集託序於岑侯彥休，而彥休又大述乃父之懿烈矣，亦何事於余？而余雖欲志之，將何述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濟南集》二十卷，鄉貢進士華山李鷹方叔撰。又號《月巖集》。

又　《濟南集》二十卷，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鷹集》三十卷。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引宋謝采伯《密齋筆記》**　〔《月巖集》〕蜀中有極小字本，又有中字本。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鷹《濟南集》，一部四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鷹《濟南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濟南集》四冊，不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濟南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李鷹撰。【略】《文獻通考》載鷹《濟南集》二十卷，而當時又名曰《月巖集》。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月巖集後》一篇，稱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始得見之。則南渡之初已爲罕覯，後遂散佚不傳，惟《蘇門六君子文粹》中載遺文一卷而已。《永樂大典》修於明初，其時原集尚存，所收頗夥，採綴編輯，十尚得其四五，蓋亦僅而得存矣。

李之鼎《宋人集濟南集跋》　此集原編二十卷。考諸家書目均未收入，蓋亡佚已久。館臣輯於《永樂大典》，分爲八卷，雖未能復原編之書，詩文將得其半，已足以傳方叔矣。德隅堂畫品本別爲一書，輯本附於第八卷中，茲離出別爲一卷附後，似較明晰。此本錄傳鈔庫本，已未攜至北京，就文津閣本重校。辛酉春付刊，秋始告蔵焉。辛酉孟秋，南城李之鼎識。

劉毓盤《輯校月巖集跋》　有《濟南集》八卷。《四庫提要》曰：「《文獻通考》謂《濟南集》二十卷，又名《月巖集》。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書月巖集後》

曰：自非豪邁英杰之氣過人十倍，其發爲文辭，何以痛快若此。余借于滑臺劉德秀家，始得見之。則南宋之初，已爲罕見。」陳亮編《蘇門六君子文粹》，錄其文一卷。八卷者，自《永樂大典》錄出。其《兵法》、《奇正》、《將才》、《將心》諸篇，議論奇偉，非知兵者不能言也。詩詞集不傳。邵浩編《坡門酬唱集》二十三卷，獨方叔無詩。呂本中《紫微詩話》極稱其贈汝州太守詩。詞傳者更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濟南集》八卷、《文粹》二卷、《補遺》、《雜記》一卷，舊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濟南集》八冊，宋李廌撰，清東武李氏研錄山房鈔本，二冊。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師友談記》一卷，右皇朝李廌方叔撰。多記蘇子瞻、范惇夫及四學士所談論，故曰「師友」。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師友談紀》。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師友閒談》一卷，李廌方叔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師友談記》一卷。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李廌《師友談記》十卷。

《百川書志》卷八 《濟南先生師友談錄》一卷，宋太華逸民謚超曠文子李廌方叔著。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師友談紀》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師友談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李廌撰。【略】是書記載蘇軾、范祖禹及黃庭堅、秦觀，晁說之、張耒所談，故曰「師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濟南先生師友談錄》一卷，明覆宋本。太華逸民謚超曠文子李廌方叔。

藝文

陳師道《寄答李方叔》 平生經世策，寄食不資身。孰使文章著，能辭轍跡頻。帝城分不入，書札詗何人？子未知吾懶，吾寧覺子貧。

謝逸《懷李方叔》 儒林丈人稱兩蘇，一言爲重輕璠璵。見君誦詩出險語，撫掌絕倒徒驚呼。貴耳賤目亦不惡，虎豹何殊犬羊鞟。勸君掩舌卧衡門，莫賦悲秋任搖落。

《過庭錄》 許昌郭挺元傑從李方叔學，久蒙訓導。方叔死，挺有挽詩云：「顧悴詞林失俊英，已應精爽在蓬瀛。楷模昔日依元禮，貧病他年累長卿。無復波瀾窺大手，空將日月送虛名。當時穎曲爲耕地，祇有風灘晝夜聲。」

晁詠之

論述

綜論

晁說之《崇福集序》 曾內翰子開爲說之言：「異時大夫學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今晁氏乃以文華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廊廟，在北門，在西掖，在東觀，國人譽之，是爲國中之士，棣棣然於私門何有？譬如貴大裘者，不珍豹祛也。其後子孫坎壈失職而流離飢餓者有之，或發爲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爲怨；否則，慷慨涇渭之言，而人以爲謗。於斯怨謗之聞，誼然得名，蓋可懼而不可樂也。譬如矜豹祛者，寧識大裘之陟降哉？先人新鄭公之第三子詠之之道，實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職，則楊文公稱吾文元公深得代言之體，而謂《河宗新祠碑》自唐中葉之後未睹斯作者，今復有一楊文公，爲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將相五制，國史稱其褒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人，徒有才思健於湧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祕閣出知懷州，宋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黃香未見書。」今斯人抱簡於管庫之中，而勤呻吟於岐路之際，爲可惜哉！治平初，吾新鄭公以祕書丞知河間縣，溫公送行詩稱文元公名德爲人物之師，以丹穴況吾

家，恨新鄭公羽毛短而文采奇也。若爲今日而興歎，則又如何哉！其孤公邁、公逸，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祭禮耳，不若收拾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來者感歎有屬也。是豈爲不壽而誰與窮者？」既而得十六類三十五卷，乞說之爲之序。說之曰：「尙忍序汝父之文哉？」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省堂序。

程敎厚《晁氏崇福集序》　天下之作，無難於文章，而西京爲之宗，此佛氏所謂正法眼藏者。若夫淵源授受，不失其傳，而極其變，則本朝號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惟晁氏自文元、文莊以道德顯，聯芳太史，其後大音迭奏，奇藻襲出，世不乏人。如元祐之無咎，靖康之以道，雖材用弗究，而抑嘗入東觀，入西掖，振耀於一時。獨吾之道，盛年坐黨錮，遂老以死。觀其方應試詞科，蓋已溫厚爾雅，燕、許豈足多哉！余晚與其季子叔異游，乃悉得遺集而孰復之，文章眞訣，盡在是矣。信乎，瑤林皆至寶，而丹穴無凡毛也。亟命工鏤諸板，於以發千載不朽之幽光。退之曰：「學者必愼其所道，譬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烏虖，苟欲趣西京之正宗，而力去骫骳之末習，捨是曷刳心哉！

岳珂《晁之道促裝帖》　右大觀提點崇福宮晁公詠之，字之道，《促裝帖》眞蹟一卷。公上書入黨籍邪等，文章名節，照映一時。予家元江卯歲從公子壁游，仰世德之弗替，幸門素之有考，是帖得之其家。蓋慶元戊午十一月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天才英特，爲文章立成，明潤密緻，世以爲宜在北門、西掖云。

《過庭錄》　晁詠之悅道，美叔子也，爲宏詞魁，志大才豪，意欲俯拾青紫。元符間，言事坐黨廢，鬱鬱不平。爲京兆幕屬，有《送高懷恩赴闕》詩云：「當時鷄犬皆霄漢，自是劉郎不得仙。」家本東都，以禁不可歸，有詩云：「自歎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後骨肉淪喪，獨至都城外，《和陸公遜遊西池》詩云：「傷心有恨關存歿，袖手無人問姓名。」蓋自傷之至也。

分論

《范紹廷墓誌銘》　《邵氏聞見錄》卷九：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

《西池唱和詩》　《紫微詩話》：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詩藪》雜編卷五：又《居仁詩話》載晁詠之《西池》詩「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花邊紈扇麗人行」，精煉宏整，足稱宋人佳句第一。惜全篇不可見，並識此。晁氏最多才，說之、詠之、冲之、補之，皆兄弟也。

傳記

《宋史》卷四四四《晁詠之傳》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材，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晁詠之傳》（存目）

紀事

晁詠之《謝除直秘閣表》　伏念臣賦才甚下，涉學未優。備聞忠孝之風，粗識君親之義。每竭臣節，以明父勳。甘九死而不辭，幸一言之能感。蓋以先臣之遭遇，積勤勞于皇家，共惟烈祖之眷懷，實度越于羣辟。昔事仁祖，再登宰衡。既成河朔康濟之功，復啓至和援立之策。左右英廟，翼戴裕陵。蓄德弗言，遭時乃顯。於赫元豐之詔，大明嘉祐之勳。位冠公卿，名先彝鼎。賡歌未遠，奎畫具存。肆蒙上聖之哀憐，盡滌曩時之過咎。追還恩渥，備載策書。荐愍衰宗，最爲零替，俯矜愚息，特俾褒陞。矧圖籍之所藏，寔英俊之攸處。豈容陋品，亦玷優除。

又《謝提刑落發遣字表》　伏念臣涉道未深，受才甚下。固未識聖賢之所學，亦粗知忠義之可爲。府幕郎曹，被泰陵之知奬；卿聯使寄，皆陛下之選除。勉自激昂，乃期奮起。雖慙駑蹇，迄無實試之能；但閱歲時，彌有空餐之懼。豈圖恩渥，均逮頑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禹勤，道稽堯哲。衡聽以熙庶事，器使而效衆材。致此羈孤，荐叨秩叙。布宣德意，益殫犬馬之勞；趨赴事功，少答乾坤之造。

又《開封府尹到任謝表》　伏念臣早繇際會，久玷使令。昨自侯藩，擢參天府。勉以孤忠之素守，兼收夙夜之微勞。而材昧撥煩，割非游刃。恍歲年之再易，宜罪戾之不多。敢意加憐，更叨外奬？惟汴梁之故地，控朔漠之上游。自昔守臣，率時名輩。矧茲延閣，尤號華塗。賜書溢於上臺，分職尊於冊府。悉容僥冒，並集兢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撫萬方，道凝庶績。先慈儉以風四海，開仁壽以納斯民。故於共治之臣，尤愼一時之選。載惟今日之除擢，特出九重之眷知。願承清燕之間，親稟訓敕而去。請即弗獲，理當即行。不勝犬馬之情，但極軒墀之戀。然臣端逢休運，屢對清光。每瞻獨斷之明，備識好生之德。敢不勉驅駑蹇，少效涓埃？禁暴戢奸，庶不生事；奉法循理，必期便民。獲殫九死之心，敢憚三年之計。

又《關中漕到任謝表》　總戎塞上，方玷新除；轉漕關中，復留舊任。仍緣寵擢，遂進職名。初無橫草之功，過沐流根之澤。外慙實試，中愧空餐。中謝。伏念臣稟質至愚，遭時極盛。自負平生之所學，庶幾夙志之可償。頃自朔方，改從陝服。親承訓敕，勉就涓埃。敢期下照之明，亟預中權之選。大懼稟姿之駑蹇，不能宣國之威靈。還即故宮，重慚非據。因加誤奬，尤愧無名。誓當畢命以馳驅，或可酬恩於萬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無外，器使惟公。號令一出於至仁，覆載舉歸於洪造。肆容孤陋，備竊寵榮。臣敢不戒昨已非，勉今未及。顧終軍請纓之志，深愧前條；思晁錯實粟之謀，尚期末效。

又《濟州到任謝上表》　伏念臣性實顓蒙，才惟中下。粗安義分，不敢希求。當大君躬攬庶政之初，顧微臣首玷常平之選。奉揚德意，趨事赴功。雖無補於熙辰，偶獲逃於大譴。荐煩易地，積愧空餐。終更尚玷於使令，內省載慙於僥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昭舜孝，久蹈堯仁。務咸使於羣工，用丕承於先志。故令弱植，均被皇慈。砥節立名，雖不能奮起於事業；奉令循理，庶幾企及其輩流。

又《商州到任謝表》　臣偶緣科第，獲列縉紳。顧常殫思于聖朝，憊無與比；未能妄意于事會，愚乃不移。竊稽萬貨之源，最重九府之法。關陝之地，漢唐所都。采銅以爲錢，乃不易之成憲；兼鐵以充幣，蓋一切之權宜。勢既極則害愈深，法雖嚴而力不勝。惟前代鎔作之具，厥迹猶存；而比年興廢之端，其數可考。輒陳鼓鑄之便，以適重輕之宜。而異議橫生，巧沮百出。臣之身世，雖九死初何足言；國之事功，乃中廢蓋亦可惜。尚貸迂眇之罪，曲施寬假之恩。利害灼明，虛實大判。載塵委使，仍竊便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察萬微，智周庶物。秉至公以收羣策，酌師言以效衆功。謂因革者理之常，惟更化則可善治；而衣食者民之命，故所欲皆不禁民。臣敢不深佩至仁，悉殫綿力？撫綏疲瘵，體虞舜愛物之心；興起事功，副夏禹厚生之意。

又《謝降官表》　臣稟資甚愚，涉學至淺。但期立事，初不爲名。適濟明時，遂參法從。往再塵于重鎮，思勉效于寸長。旅力既愆，智能又寡。昧詔條丁寧之訓，忘將士鼓噪之虞。辜負使令，一至于此。思惟罪戾，胡可勝言？保生實恃于好生，竊食尚叨於逸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廣覆，惠澤旁流。俯矜不逮之愚，曲示惟輕之典。病瞻天日，彌懷顧影之慙；老死丘園，終負裹尸之志。

又《謝復官表》　伏念臣陳力無堪，叨榮有靦。惟關陝轉輸之任，號爲至繁；顧江湖樗散之姿，宜其弗稱。果緣曠敗，自速譴訶。深惟萬化之曲成，不以一眚而遽去。仰蒙全度，猶玷驅馳。曾未蓋于前愆，忽載叨于新渥。捫心增悸，被寵愈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好生，至仁善貸。昊穹報況，有三靈之薦釐；德澤旁流，無一物之失所。肆容疵賤，亦玷恩榮。臣敢不早夜以思，造次於是？息黥補劓，已深愧于生成；效命捐軀，尚冀收于尺寸。

又《謝復職表》　伏念臣學非自得，愚仍不移。早遘休嘉，備蒙識拔；中罹憂患，薦至顯隮。屢見收於罪戾之餘，迄無取于毫釐之效。逮茲屏伏，益悟奇窮。災疾相仍，寖閱歲時之晚；雲霄已邈，敢希雨露之私？忽此叨逢，實逾願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延釐神物，均福海隅。政用包荒，施不忘遠。致茲孤陋，亦玷登庸。竊食丘園，深愧可陳之力；傾心天日，永懷未報之恩。

《曲洧舊聞》卷三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

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坡琅然舉其文一遍，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眞吾家千里駒也。」

《**書舊續聞**》**卷三**　晁詠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凌厲要途，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國有赦。」又有「已失青雲空老去」之語。後爲西京筦庫，蔡元度留守稍禮之，以係籍不能薦，忽謂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書？」之道罔措，徐曰：「只是沒處頓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郎而已。

《**老學庵筆記**》**卷四**　晁之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之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目，之道戲作詩云：「沒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堪羨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

又卷九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祐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之道其一也。嘗于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棰至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氏《崇福集》三十一卷、《四六集》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十五卷。朝請郎晁詠之之道撰。景迂弟也，爲作集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晁氏《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十五卷。

藝文

黃庭堅《晁深道祝詞》（後名詠之，改字之道）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聖學無蚤。與其闖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至人，行深道時，照蘊處空，萬物君之。魚潛在淵，深則不獲；井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守者爲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帶索，達則華衮。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馬存

論述

綜論

馬廷鸞《題察判學士家集後》　先世《子才集》十一卷，繕寫藏於家。子才以詩文豪於熙寧、元祐間。迨淳熙中，研軒程公爲之譜其年，第其卷，訂其述作大槩，而惜其器業之未底于成，於斯文用力多、寄意厚矣。去淳熙八十有七年，五世諸孫某讀遺編，撫而歎曰：程公謂子才元祐奏篇，論北事效於靖康，信然矣。抑又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劉石輩，殘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哉？如論後魏，謂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腴而飼拓跋之饑，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之可與魏爭，吾必激天下之氣而與魏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嗟乎，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興之初乎？子才從節孝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雄直，雅似節孝。今取徐集三詩係家集後，而著其說如此。

分論

《**子長游**》　王若虛《文辨》：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于遷者爲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態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

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尙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于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此類也。

《浩齋歌》《梁谿漫志》卷七：詩作豪語，當視其所養，非執筆經營者可能。馬子才作《浩齋歌》，似亦豪矣。反覆觀之，雕刻工多，意隨語盡。予謂《孟子》七篇，乃眞《浩齋歌》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二　存字子才，鄱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爲越州觀察推官。有集。

《宋史翼》卷二六　馬存字子才，樂平人，元祐三年進士。省試論以揚雄、劉向爲題，存論曰：「方王莽以險怪愚弄天下，學士大夫高節尙潔者非引去則繼以死，龔勝以清死，鮑宣以悍死，其憤甚矣。雄斯時方著《劇秦美新》論，以發揚其盛。讀之令人氣拂膺不懌者累日。嗚乎，雄乎寧死爾，其忍爲此文哉？」典舉蘇軾奇之，置高等。京師競傳，因呼爲「拂膺公」。廷試策言：「臣之深思，常略於東南，而獨在北方。」詳定官蘇轍喜其遠慮，欲以冠多士，同列間之，抑居第四。授鎭南節度推官，再調越州觀察推官。紹聖三年卒。存蚤遊太學，研經以考道，觀史以究治亂之變，搖毫頃刻數千言，文學鋪一時，文集二十卷行世。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馬子才集》八卷。鎭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進士第四人。

《文通通考》卷二三七　《馬子才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馬存子才集》八卷。

宗澤

論述

綜論

《宗忠簡公集》卷八《忠簡公謚辭》　人臣任安危之寄，或齎志而未伸；國家厚終始之恩，有易名而殊賜。其須頒命，以厲庶士。具官宗澤早負吏能，雅都時譽。逮艱危之際，乃不顧身，以羈靮之餘，遂參佐命。朕既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蹕東南，用應運會。惟留鑰勳衛之寄，紫微之居，勤勞百爲，忠勇一節，惠感衆士，威行兩河，將率扶義之師，以贊定傾之業。而大星遽殞，部曲瓦分，遺奏上聞，道路雨泣。國憂未艾，天意難忱。蓋祖逖尙存，石勒不敢爲寇；道濟已死，魏人頻歲來侵。自昔所嗟，于今乃見。危身正直，合二義以尊名；垂光子孫，將十世而永賴。可謚忠簡，以慰英魂。

樓昉《宗忠簡集序》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斡里雅布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慄，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於是適濟、適鄴、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位號繫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略】公之勳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嚮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固已得公芳規於四明所刊《遺事》中，眞所謂膽大於軀者，意其語言文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敎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於墓左，創祠堂於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相繼命有德主烝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鄉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而併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其血

誠赤心，因可想見。它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於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二《宋忠簡贈陳秀才詩帖》題跋 右宗忠簡《贈陳秀才詩帖》眞迹一卷，公忠誼根于天性，篤實不華，樸素自處。惟思以立身揚名爲尚，毫楮之簡率，字法之清勁，詩句之淳質，皆于是帖乎可考。予是以終信夫建功業，垂名聲者之果無事乎外也。帖亦得之孫有德，與家書帖同至。贊曰：赫蹏之紙，幅不盈咫。字雜衆體，詩具二美。不軼不毀，相維天只。意質功倖，有志視此。

《宗忠簡集》卷七黃潛《讀忠簡公遺事》 公初起滏陽，艱危屬多壘。蒼然國家意，委身干戈裏。陰颸卷翠華，朔雪被南紀。悠悠虞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秉齋鉞，際會開朱邸。長安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汎掃，蹕路無荆杞。疚心望鑾輿，感激涕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食毋乃鄙。巨舟竟未焚，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階陛，登堂挹光儀。赤舄仍几几。千載墮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叙事非虛美。勗哉愼失墜，庶以裨信史。

又卷八熊人霖跋《建炎進退志》 宋高宗得稱中興也，宗、李二公柱石哉。二公天資剛茂，學力靜深，其了達承當，非凡所見，故皆能應大變，定大難，處大疑，人以爲烈風猛雨迅霆之交施，而二公意思安閑，指揩不差黍累。昔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范文正公獨以天下爲己任。夫任所果者膽也，膽所定者識也，識所淵者學也。讀二公集，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略】忠定有《哭忠簡》詩一章，惜刻中僅有其目，嗣當從左公訪補。【略】古人聲氣之投，豈曰借交引重哉！有君臣而後有朋友，聖賢之所以立倫也。

又吳伯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呼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反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宋史》卷三六〇《宗澤傳論》 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于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

方孝儒《宗忠簡集序》 公沒今三百餘年，而請高宗還汴之疏二十有四，不盡載于史氏。其九世諸孫濬錄藏于家，而屬余序之。公忠義著于後世，不待疏而後見之，疏之所著，不待言而後明。然世皆知宋之不復振由于秦檜之相，而不知始于不用公之言。余是以具論之，使知此疏之不從，實宋室之所由分也。

宋濂《題宗忠簡公家傳遺藏誥敕》 青城妖祲連雲赭，蘼蕩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水解。東京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炤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旗戛天天爲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神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拊床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繇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況是當時爲。卻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奸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輩眞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汙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嗔？侯乎侯乎愼勿嗔，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宗忠簡集》八卷。【略】澤孤忠耿耿，精貫三光。其奏劄規畫時勢，詳明懇切。當時狃于和議，不用其言，亦竟無收拾其文者。

分論

《古楠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宋宗忠簡公澤作《古楠賦》，末云：「吾非不知自任以天下之重，讜匠人斲而小之，能不浼然而增痛，所以願此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嗟乎，此孔明所以三顧於先主，姚崇所以十約於元宗也！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宗忠簡集》卷三熊人霖跋：公忠義得于性學，顏淵、季路，嫡派正宗，而時獵釋氏之精，以助我法。此《鐘記》分明從戒懼不聞鷄鳴平旦中討出，不第作海潮音也。

《華陰道》 《升菴詩話》卷六：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筆硯想無暇也。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

雪，日映爛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菴，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茨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簾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傳記

《宋史卷三六〇《宗澤傳》》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略】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置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略】調衛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略】調晉州趙城令。【略】知萊州掖縣。【略】通判登州。【略】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略】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略】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略】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略】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略】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略】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略】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略】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略】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略】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略】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略】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略】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

《宗忠簡公事狀》（存目）
《宗忠簡公言行錄》（存目）
王柏《宗忠簡公傳》（存目）
喬行簡《宗忠簡公年譜》一卷（存目）
劉宰《宗忠簡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宗澤《遺表》 心期許國，每輸扶廈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將離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中謝。伏念猥以樸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敵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仇敵，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虜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至，黽勉惟多。回視頹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凋。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尙扶病以治事，敢愛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淳深，藥石之功莫效。少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壑忽

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屬臣之子，記臣之名，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扶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顯昂法座，無繇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展。臣無任云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復爲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邪壁，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恭儉而抑驕奢，四曰禮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又卷一五 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慚沮而退。

又卷一六 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樓鑰《卞公祠堂記跋》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既成而忠獻趨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爲何人，而敢預此？顧帷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托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著錄

樓昉《宗忠簡公文集序》 昉兒時，固已得公芳規於四明所刊《遺事》中。【略】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於墓左，創祠堂於學宮，【略】方君符尤所鄉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而併刻之。

《文淵閣書目》卷九 《忠簡公全集》，一部二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宗澤《忠簡集》四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宗忠簡公集》四冊，六卷。

《脈望館書目》 《宗忠簡公集》二本（甲），又一本（乙），又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宗澤《忠簡集》四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宗簡公集》。陳景雲注：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宗忠簡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宗澤撰。【略】是編自一卷至六卷皆劄子、狀疏、詩文雜體；七卷、八卷爲遺事，附錄，皆後人紀澤事實及誥敕銘記之類也。【略】明崇禎間，熊人霖始據舊本重刻，國朝義烏縣知縣王庭曾又重爲編定，增入《諫止割地》一疏，而以樓昉原序及明初方孝孺序弁於篇首。考史稱澤力請高宗還汴，疏凡二十八上，本傳不盡錄其文，今集中所載僅十八篇，猶佚其十，則其散亡已多矣。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五 《宗忠簡集》八卷，宋宗澤撰，祠本，康熙三十年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宋東京留守宗簡公文集》六卷，明嘉靖刊本，紅藥山房藏書。宗澤撰。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宗忠簡集》六卷，明崇禎庚辰進賢熊人霖校刊，蓋據萬曆張維樞刻本重雕者。

《藝風藏書記》卷六 《宗忠簡公文集》六卷，明嘉靖辛亥裔孫旦刊本，前有文徵明序，後有胡應軫跋。

胡鳳丹《重刊宗忠簡公集序》 是集也，公子孫之在義烏者實梓行之。咸豐年間粵賊竄浙，版被毀，蕩然無存。同治乙丑，余游皖，吳竹莊方伯以新梓宗、岳全集見贈，鐫刻甚工。己巳春，余匯刻《金華文萃》，因舉《忠簡公集》七卷，悉心校閱，付之手民，即以吳刻爲藍本，而采取諸家之說，另纂《辨訛考異》一卷，以證異同。【略】同治八年夏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忠簡公集》六卷，宋宗澤撰，《雜錄》一卷，《始末徵》一卷，宋宗澤撰，清宗文燦輯，清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宗文燦等刻本，六冊。

李綱《哭宗留守汝霖》 宗澤字汝霖，浙東人。自爲小官，卓犖不群，能自立，以故屢被罪。靖康冬用爲磁守，値金寇再犯闕，上以康邸奉使，道磁，澤力挽留不得行。再造之功，澤爲多。同列者忌之，譖毀百端，斥外不用。余去夏抵行在，澤得守襄陽。未行，與款語，忠義慷慨憤發至流涕，力薦於上，使進職留守京師。誅姦惡，拊善良，大得都人之心。繕治城塹，樓櫓復完壯，屢出兵以挫賊鋒，以故能守。數表請車駕宜還闕，媢嫉者愈切齒，難其代者，故得不罷。今聞其疽發背而死，殆憂憤使然，殊可爲天下惜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方時危而失此一人，其可哀也矣。賦詩以哭之。　時危念人傑，濟物須材雄。尋常齷齪姿，詎可收奇功。英英宗夫子，邈與古人同。抱器實磊落，秉心鬱精忠。影纓仕州縣，山立不妄從。青松雖未高，已足凌蒿蓬。涉世多齟齬，失官久龍鍾。擢居河朔郡，烟塵正昏蒙。今上在藩邸，持節使虜中。力爭不可往，高牙建元戎。王室遂再造，廊廟當疇庸。同朝共排媢，一麾江漢東。見我論世故，慷慨淚沾胸。薦之守留鑰，付以節制隆。惠政附疲瘵，威聲儡姦凶。金湯治城塹，樓櫓欻以崇。出師京洛間，屢挫巨寇鋒。邦畿千里寧，誇說百歲翁。抗疏請還闕，北伐歸兩宮。辭直志鯁亮，天子爲動容。姦諛更切齒，恨未能關弓。乃同歸鄭人，感憤殞厥躬。皇天不憖遺，吾道何其窮。驊騮竟委離，冀北羣遂空。梁摧大廈傾，誰與扶穹窿。安能百身贖，坐爲四海恫。人亡國殄瘁，天意眞懵懵。中原氣蕭瑟，灑涕臨西風。

《宗忠簡集》卷七《三學祭文》 宋興九葉，宗社阽危。凡百在位，莫克扶持。堂堂我公，百世之師，提忠仗義，力欲振之。出守滏陽，敵徒猖狂。義旅烏合，親當戎行，百戰不殆，羸老莫傷。平原常山，千載相望。廊廟乏謀，肉食者鄙。墮敵計中，需求愈侈，賂以玉輿，質我介弟。公獨沈幾，抗留以死，相如程嬰，智勇是以。帝后播遷，神器逆旅，盜臣睨之，變亂無所。公獨奮然，以屬我主，博陸阿衡，今實準古。乃擁偏師，以抗雄敵，氣吞遐方，頓爲褫魄。兩河景從，天聲有赫。詔速公歸，邊敢動色。天子有命，尹帝之京。未幾下車，路殷懽聲，市價無二，枹鼓不鳴。二尹三王，異世並名。一司留事，國勢鼎寧。事上逮下，一以至誠，奸惡不貸，賢善必旌。人無流品，用惟其能。山公啓事，容或未精。金湯作固，衆人所先。神祖七閏，迺克僅全。以飾其壞，曾不半年，翬飛繩直，有光於前。周公營周，豈亦云然。必死之寇，野心莫測，屯備無虞，孰如昔力。守河之瀕，野無馬跡，考其情言，畏威服德。羣狙披猖，阻兵嘯聚，哮噬無前，民莫旅拒。豈無朝命，曾不知顧，公一呼之，聽命如女。趙喜復生，敢此乖忤。國體從民，抗疏請還，天語諄復，不移如山。分遣諸將，開心吐誠，喻以大義，罔敢偸生。語及二聖，號呼拊膺，願身督戰，以濟中興。屬纊之際，猶未忘情。世謂金石，浸爍不侵，公之忠誠，逾石與金。讒人何辜，詘議日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嗚呼哀哉，人之無祿，喪我元老，天爲雨泣，隕汝中道。稚子庸夫，罷市相弔，悍將驕卒，投兵痛悼。某等受恩甚渥，大庇久依，天子誰忍，棄子如遺。九原可作，繄誰與歸。興言及此，涕血交頤。觴豆甚薄，公其享之。嗚呼哀哉，尚饗！

又卷八吳芾《弔忠簡公長篇》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風采，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半生長在謫籍中。眞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落奇方世莫識，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亂，邊塵漲天天濛濛。衆人畏縮公獨奮，毅然來建中興功。雄圖一定百廢舉，獨見南陽起卧龍。嗚呼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匆匆，無乃上天亦乏材，故促我公還帝宮。公還帝宮應有用，何忍坐視四海窮。嗚呼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公昔居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何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闕）雖有公器業，誰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振要荒。公雖非世將，威稜讋豺狼。偉哉奇節冠今古，我試一二聊鋪張。靖康之季秋，北虜正披猖。廟堂驚失色，愁睹赤白囊。公首慨然乞奉使，欲以口伐定攘攘。朝廷是時未知公，公之素志不獲償。憂國耿耿思自效，再得守土河之旁。命下得磁州，翼日徑束裝。下車未三日，敵騎已及疆。敵人聞公亟退舍，疋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萬，康邸賴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皇。恩威兩得所，春雨兮秋霜。餘刃曾不勞，微弱成安強。姦雄盡膽落，誰敢亂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安有粟得嘗？蘄撗乘我虛，近復陷洛陽。洛陽去東都，雉堞遙相望。不聞敢侵犯，豈是軍無糧，祇畏我公霹靂手，氣懾不復思南翔。嗚呼哀哉公已矣，秋高馬肥誰與防。天子久東狩，去冬幸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輦，斷腸還斷腸。公獨以死請，百

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乘何時歸大梁。咄咄食肉人，尚踵蔡與王，姦諛蔽人主，病毒流萬邦。人怨天且怒，意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日，盡使此曹膏劍銼。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疾在膏肓。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究所長。但留英聲與茂實，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與公亦何恨，顧我但爲天地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何啻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耳，安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黃。我公我公不及見，秋風在處生悲涼。百身倘可贖，我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如可活，我願萬金求其方。旁皇竟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節君不容，及至亂離君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維公存亡係休戚，千年萬口長怨恫。嗟我草萊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胸，銜哀忍涕何有極，願以此詩銘鼎鐘。

陳恬

論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澗上丈人詩》二十卷。【略】詩句豪健。嘗作《古別離》紀靖康之難，一時傳誦之。筆札清勁，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爲寶云。

《澗泉日記》卷上　陳恬叔易號澗上丈人，昔吾少師嘗薦之。何麒爲作誌文，極佳。與崔德符、晁以道皆以清節照映潁、湖。

傳記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恬字叔易，堯叟裔孫也。博學有高志，不從選舉，躬耕於陽翟，與鮮于綽、崔鷗齊名，號「陽城三士」。又與晁以道同卜隱居於嵩山。大觀中，召赴闕，除校書郎，以道寄詩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暫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未幾，致仕還山。建炎初，再召，避地桂嶺，卒，年七十四，秩朝奉郎、直秘閣。

《宋詩紀事》卷三七　恬字叔易，堯叟裔孫。居陽翟澗上村，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秘閣。有《澗上丈人集》。

紀事

《風月堂詩話》卷下　試秘書省校書郎本朝陳恬叔易，隱居臨川陽翟澗上，號澗上丈人。大觀間，宋喬年諷監司薦于朝，起爲館閣，書疏間猶不去丈人之號，晁以道作詩譏之曰：「東海一生垂釣客，石渠萬卷校書郎。丈人風味今如此，鶴到揚州興更長。」其後以道謁叔易于京師，有婢應門，嚴妝麗服，熟視之，乃澗上赤腳也。以道又作一絕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可憐巖壑空惆悵，六六峰前少一家。」

《過庭錄》　潁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親鄉中嗇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目爲澗上丈母。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澗上丈人詩》二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澗上丈人詩》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恬《澗上卷》三十卷。

藝文

晁說之《寄陳叔易》　春色今似我，已老不足愛。花隨浮雲空，只有蜂蝶

在。問春歸處無踪跡，腸斷江南與江北。青春不似青山常有情，處處相逢好顏色。山中故人頭亦白，何敢勞渠坐相憶。願得春風一夜萬丈高，乘之歸去舊巖谷。

郟僑

《中吳紀聞》卷五　郟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才挺特，與范無外爲忘形交。鄉人至今稱之，謂之郟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崑山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

《淳祐玉峰志》卷中　〔郟亶〕子僑，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郟長官。嘗爲王荊公所器許，見之於詩。有《幼成警悟集》行于世。

崔鶠

論述

綜論

《艇齋詩話》卷四　《卻掃篇》云：陳參政去非學詩於崔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大要工拙，所去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常與人言□：「本朝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是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己是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崔德符《婆娑集》三十卷。【略】其爲文最長于詩，清婉敷腴，有唐人風。

《能改齋漫錄》卷七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諷吟，鼓腴而笑。」

《澗泉日記》卷下　崔德符作墓誌極好，詩亦清麗可愛。

又　崔德符、陳叔易皆許昌先賢，俱從伊洛諸公遊，有文章盛名，節行亦正當。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蓋用功最深者。《觀魚》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有神，隱見誰能量。老禪雖無心，施食不肯嘗。時於千尋底，隱見如龍章。」《桃花》云：「如何一朽株，孕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闌，明歲亦再華。豈如世上人，一老不復佳。」《過湖》云：「誰見詩顛顛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昭華琯，自卷秋蘆片葉吹。」皆精詣可諷。

分論

《觀魚》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網〕。大魚自有神，出沒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卻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

《和草堂呂君玉梅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詩善用事。末句謂着人奇香，非偸與韓壽之比。其不苟如此，他詩可覘。紀昀評：詩家固貴寄託，然非此之謂。三、四粗鄙，不稱梅花。結尤佻薄。

《雪》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海凍」一聯奇甚。第四句雖用「玉」字，自說天人顏色，不犯俗例。紀昀評：用「玉」字不妨，惟句格太俗耳。第五句笨。查愼行評：第六句有匠氣。

《通羊道中》　《竹坡詩話》卷三：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人罕識之。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略岸飛」是也。

《江月圖》　《歷代詩發》卷三〇：寫實景已佳，寫畫景更妙，以畫景尤爲虛無也。

傳記

《**宋史**》**卷三五六《崔鶚傳**》　崔鶚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鶚上書，【略】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鶚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稱病歸，始居郊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略】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鶚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婿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東都事略**》**卷一〇五《崔鶚傳**》（存目）

紀事

《**墨莊漫錄**》**卷三**　崔鶚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僚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間。小憩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得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迹，竊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己，遂劾奏鶚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右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郊城。詩文甚高。

《**過庭錄**》　陽翟崔鶚德符以文學稱鄉里，有詩抵先祖云：「淚盡空山一病夫，荆榛無路掩樵居。自憐身是皮公美，茆屋清燈夜著書。」後仕鄱陽，有詩云：「記得詩狂欲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桓伊笛，自捲秋蘆片葉吹。」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和草堂呂君玉梅花**》　方回評：崔鶚字德符，雍丘人，徙陽翟住。坐元符上書言邪人章惇，下廢三十年。政和中爲績溪宰，後召殿院不就。靖康初右正言，請斬蔡京者。有《婆娑集》。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崔德符《婆娑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婆娑集》三十卷，右正言陽翟崔鶚德符撰。【略】無子，其婿衛昂裒輯其遺文。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婆娑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崔鶚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鶚《婆娑集》三十卷。

藝文

鄒浩《分韻送德符還山得送字》　秋風欻來歸，秋事日夕動。葉淨嵩嶺高，煙空潁川縱。茅齋鬱其傍，妙與猿鶴共。拂衣問前途，不作河濱夢。念君如病松，重以旻天慟。未屠朱子龍，且集黃公鳳。伊予亦何爲，於此迭賓送。愼勿甘自埋，斯文要梁棟。

呂本中《寄崔德符》　江城昔還往，耆舊各能文。暫別猶相憶，雖忙亦見存。好詩能愈疾，濁酒不勝渾。它日經行地，相尋夜叩門。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四晁說之《祭崔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宦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鄰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逸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不得容。今天子夢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臞然

楊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卻藥餌而稀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聞，茲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挂冠弗俞。諫臣謗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綿惙，俟死其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樸，以疾歸閑，寵之龍閣。視予貪賢，待爾勿藥。荷帝命以再生，宜巫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也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邪籍，每見於危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箕潁，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巵。

章援

劉克莊《跋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人之勇於爲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回也。【略】致平在當時諸家子弟中尤豪傑，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猶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略】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雲麓漫鈔》卷九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先生。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一《答章援書》王文誥案 章援字致平，惇之長子，公知舉首取士也。時從事秀州。

蔡卞

論述

曾鞏《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考，而不敢自以爲足，故設置誦說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於前。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于厥職。茲爲爾守，其尚起哉！

胡寅《行遣章惇蔡卞詔》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誣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蔑太母九年保佑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譖慝未彰，公論猶鬱，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哉？可令三省取索見存干照文字，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爲萬世臣子之戒。

傳記

《宋史》卷四七二《蔡卞傳》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爲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直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略】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略】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略】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

在其術中。【略】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略】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略】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至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略】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略】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東都事略**》卷一〇一《蔡卞傳》（存目）

紀事

《**揮麈後錄**》卷七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置館職。【略】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唯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慚，不能舉首。

《**揮麈餘話**》卷二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攘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鎮過郡，元度開燕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悵契闊于當年，喜逢迎于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赤日上中天。」謬爲恭敬如此，而中實不然。已而興獄，文肅遂遷衡陽。

《**墨莊漫錄**》卷一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修浮圖，題三千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蒔麥。既獲，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月俸無踰一萬緡。卻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顚倒見愁人。」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卞與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爲重，【略】中傷士人，或輕或重，皆出其意。主行雖在于章，卞實啓之。時人目爲「笑面夜叉」。

《**清波雜志**》卷三　蔡卞妻王夫人，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床笫，然後宣之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

《**宋詩紀事**》卷二五　卞字元度，與兄京同年登第。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以薦爲國子直講。徽宗朝，累擢知樞密院，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紹興初，追貶單州團練副使。

藝文

毛滂《去國呈元度》　去國黃流急，搔頭白髮新。牛衣還卒歲，狗監定何人。奏傭寧妨跛，爲郎正礙貧。鄙文無恙否，醬瓿盍相親。

又《東歸懷元度》　此生文字送分陰，羈旅無材發嘆吟。鬢底星星侵晚色，胸中落落負初心。端知坐索長安米，那復能彈單父琴。投老襄陽眞自棄，蹇驢東去亂雲深。

廖剛《代祭蔡元度文》（元度三月五日卒於高郵所生之地是日天文晦冥）　嗚呼哀哉。梁木壞兮，天災莫禳。變融和以霾曀兮，乃辰匪良。傳我公之奄寂兮，追諱駕於先皇。生於其地而死以之兮，豈比夫東西南北，遽隕越之無常？嗚呼哀哉。慜不遺兮，難測知於彼蒼。計一日而千里兮，孰不愴然而蘊傷。時淵衷爲之慘惻兮，士類聞而徬徨。又況乎賤子之載恩兮，將終天而感藏。活微鮒於涸轍兮，榮枯荄於春陽。傳鄒轂之羽翼兮，發覆鷇而照之以日出之光。嗟父母之鞠我兮，初成就之無方。微我公之遇兮，幾何其不撻埴而倀倀。念丘山之報屈兮，方負愧於蠅翔。俄奪我之天兮，使我心摧而涕滂。瞻袞繡以何及兮，徒鼎彝與縑緗。恨朱弦之永絕兮，支吾孰其誰將？嗚呼哀哉。淮山蒼蒼兮，淮水湯湯。亟奔赴以未能兮，百酸攪腸。寄臨風之一奠兮，情馳越而飛揚。恨百身之不可贖兮，嗟我之生兮不知其亡。嗚呼哀哉。

葛敏修

論述

綜論

胡銓《葛聖功文集序》 盧陵孝友葛聖功，其學淵源多根乎《離經》、《楚詞》，而世之知之者鮮。杜子美云「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有味其言之也。雖然，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載記尙矣。行與文恆相須，而行爲先。韓子謂行以爲本，文以爲華，言重本也。四科之設，顏、閔德行，游、夏文學。西漢四科，德行則唐休，文學則杜欽。史家先卓行後文學，而《謚法》亦以正德冠文，此誠聖門設科之本意。然則先生之沒，門人以孝友易其名，其德行之卓卓，亦豈專以文華哉！先生之從孫溯屬予爲集序。顧予才非夐雅，固辭久之，而溯請益力，輒爲發《離騷》、《楚詞》之蘊，以原其文之所由出，而歸之於德行，庶有益於後人。夫聖門遠矣，有志乎古者，由先生而求焉，而漢四科獨可及也已。先生諱敏修，字聖功。

劉才邵《跋葛聖功詩》 某聞之耆舊，元祐中聖功試南宮，論周強秦弱不變之弊，如太倉公言病，洞見根穴所起。東坡奇其文，置之高列。山谷曰：「此某爲太和令時所與唱酬進士也。」因相慶得人，聖功由是名聞諸公間。夫士之所學患不至，至矣而或沒不振，不得所托故也。聖功詩文爲二先生所識拔如此，眞不減古人附驥尾、登龍門之榮也。

周必大《葛敏修聖功文集後序》 予嘗觀書太史氏，按崇寧元年九月乙未詔書，定元符末黨籍五百四十一人，而公姓名在焉。由此罷確山宰，廢於家。越三年六月丁巳，始出黨籍。人謂公久困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益勉爲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餐。」味公此言，夫豈以利祿得喪二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爲於世，不負東坡審矣，況肯負國乎！此事與吾外祖相類，皆所謂不易乎世者，故表而出之，復以其書歸溯。溯強學篤行，爲文有家法，與葛氏者其在斯人與。

分論

《南華竹軒》 《能改齋漫錄》卷八：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峰，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峰顏色好，晚雲纔散又當門」之句。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四 敏修字聖功，盧陵人，從山谷學。登元祐進士。宰確山。元符間，上書願附黨籍。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誦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張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章綷

慕容彥逢《淮東提刑章綷降兩官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制》 勑具官某：

鈔法之行，始克就緒，爾身任其事，所宜遵承。而廼挾情自私，〔阻〕〔沮〕壞詔旨，遂非無憚，良駭朕聞。不正典刑，何以示戒？宜先衝罷，仍黜厥官，俾還銓曹，遠司筦庫。往加循省，勿重後愆。

孫覿《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銘》　公諱綷，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略】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沉厚寡言笑，怡怡衎衎，若不自持，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蓋矯然壯者也。【略】享年六十有六，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略】某頃嘗讀公餞校書郎龔況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之句，欽誦三嘆，以未識公爲恨。【略】（公）既冠，入太學，文藝燦然最其列。時中書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略】升堆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參軍。【略】元祐三年，用舉者改左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略】改知越州蕭山。【略】謝景原帥涇原，奏公幹當公事。紹（興）〔聖〕二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公事。紹（興）〔聖〕三年，除高密郡王大小學教授。【略】遷宗正丞。太上皇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爲開封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遷戶部郎中，出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公學博而辨於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碌碌。【略】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以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年八十五，乞近地，詔徙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蔡〕京所厚也，公益不樂。明年丁秦國憂，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滿，再爲杭洞霄宮。【略】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官。【略】銘曰：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陵青青，甚口詩書。黔驢孔碩，憨然莫測。一怒而蹄，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也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襮順裹方，不耀其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烈，以節自發。屹若邱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型，厥聞唯馨。刻銘著之，以詔後生。

《中吳紀聞》卷五　章綷，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閉置一書室中，故綷與綡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部，取綷之姪女，召爲校書郎曰，綷以詩餞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隨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詩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終戶部郎中。

晁說之

論述

綜論

晁公祖《題嵩陽景迂生文集後》　景迂生自少日激昂，刻意經術，尊先儒，謹訓詁，未嘗臆揩一言以悖理害教也。慕司馬溫〔國〕文正公爲人，深知于范公給事、蘇公內翰、豐公中丞、曾公舍人子開、劉公學士道原。范公以博極群書雅有史學科薦。蘇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薦。又論先生于朝，以爲自得之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引《雪浪齋日記》　晁以道詩云「清霜下牛斗，凜然北固秋」，全似《選》詩。又有「謝公樽俎煙霞外，庾信文章涕淚前」，極爲佳句。

《風月堂詩話》卷上　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人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無己晚得詩法於魯直。他日二人相與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

朱熹《答鞏仲至》　景迂誌文，謾令錄示，亦幸，渠文要自不可曉也。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欝欝。

《澗泉日記》卷上　晁說之慕溫公爲人，自號景迂生，官至中書舍人、太子詹事、侍讀。經史律曆無不精考，文章雅正，皆不膚淺。兵火未定時，葬之金陵。有經解著述行于世。

又卷中　晁以道最爲窮經之士，亦留意於文，善叙事。嘗語其姪公鄴曰：「汝少年，當勉讀書：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

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以道此論，誠有理也。

又卷下　晁以道之文雅健，卻少太史公氣槩。渠多言公羊子文好，然其步驟又卻碎。呂居仁以爲病處在雜，亦盡之矣。

又　渡江南來，晁詹事以道、呂舍人居仁，議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醞釀相傳而得者，不可不諷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景迂生集》二十卷。【略】說之博極群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略】其中辨證經史，多極精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晁氏客語》一卷，【略】其中議論多有關於立身行己之大端，所載熙、豐間名流遺事，得自目擊爲多，可與史傳共相參證。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故稱「客語」。

分論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事中治道之本，原時政之得失，靡不該舉而博辯。雄詞奔會絡繹，才士之文，直臣之義也。

《恥新》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好新騁異，文士通病。其不可與入道者，往往坐此。此爲下一鍼砭。

《傳易堂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叙次《易》學源流，殆無遺義。可以羽翼經傳。

《李挺之傳》　《賓退錄》卷二：康節邵先生之學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略】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邢居實墓誌銘》　《蠹尾集》卷九《跋嵩山集》：晁以道說之《嵩山集》十九卷，有《邢居實墓誌》云：「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漢廷與新室不可幷處也。如惇夫與父尚書，則于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又曰：「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輩矣。」前輩立言婉而直如此。

《題明(王)〔皇〕打毬圖》、《張果洞》　《老學庵筆記》卷七：晁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慙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聞叔易隱居被召二首》　《柳亭詩話》卷八：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入都，以道作詩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較《北山移文》更爲簡切，故知終南山不易入也。

《感事》　《墨莊漫錄》卷一〇：晁說之以道作《感事》詩云：「干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用避世牆東王君公事，而「硯北身」乃《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云：「長疏硯北，天機素少。」又云：「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蓋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西池唱和》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東萊先生呂居仁云：晁以道說之《西池唱和》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詆孟》　《野客叢書》附錄：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于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傳記

《晁氏世譜節錄》　文元玄孫，文莊曾孫，仲衍孫，端彥子。長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出身。累官至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賜金紫。嘗爲兗州司法參軍，蔡州、宿州教授。改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定州無極縣。坐元符應詔上書，得監嵩山中嶽廟、陝州集津倉。再請華山西嶽廟、明州造船場，通判鄜州，提點南京鴻慶宮，知成州。遂請致仕。淵聖皇帝嗣位，以著作郎召，除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未幾，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坐請補外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太上皇帝嗣位，召爲侍讀，復待制，提舉萬壽觀，再請，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正月七日薨于江寧府舟中。年七十一。

【略】公平生蓋慕司馬文正公爲人，自號景迂生，晚年留意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又稱天台教僧，亦號老法華。

《宋詩紀事》卷二八　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端彥之子，自號景迂生。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元符末與崔鶚同書邪籍。靖康初，召爲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東宮詹事。建炎初，終徽猷閣待制。有《景迂生集》。

紀事

作家逸事

晁說之《大熱戲作》　仕版三十年，罪籍乃十歲。妻兒嘆朝夕，欲免饑寒累。爾來官南陬，長夏苦炎熾。自疑無其魚，釜甑方盡沸。金石方流爍，況此病而悴。卻顧妻兒笑，聊取一嬉戲。饑腸雖自鳴，寒凍非吾事。

又《遺表》　束帶立朝，粗識爲臣之義，策名委質，敢忘將死之言。苟封章之既通，雖蓋棺而無憾。伏念臣幼師古訓，夙踐文場。粵自書生，早塵仕版。久棲遲于下位，蓋連蹇于一生。晚膺特達之知，遂有遭逢之會。起於謝事，擢寘要塗。道山□英俊之游，鳳閣掌絲綸之命。逮上聖之有作，持從橐以入朝。欣拭目於堯眉，有就日望雲之幸，嘗進言於舜問，罄拾遺補闕之誠。而臣鼠技有殫，難逃天覽；馬力既竭，出領祠宮。豈期血氣之衰，遂致筋骸之病。藥石弗效，疚恙彌□。在膏在肓，復留連於聖日；啓手啓足，尚能勉強於堯言。伏望皇帝陛下以宗廟爲心，以蒼生爲念。用人惟己，從善如流。勵朝廷之群臣，以盡萬機之理；收天下之策士，以圖二聖之還。總攬乾綱，維持天命，佑賢輔德，富國強兵。命將出師，志掃清于沙漠；投戈講藝，時親近于簡編。臣生也搢紳，不能殺身以徇國；死而就木，猶當結草以酬恩。

《紫微詩話》　晁丈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丈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晁公鄧《書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後》　建炎二年，公鄧隨侍寓海陵，景迂伯自儀眞來居。是歲十月十四日，公鄧侍十二叔之姑蘇，請違景迂，蒙誨之云：「吾老大不蛻，爲枝江之行，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讀書，當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爲一賦。能如此，取青紫不足道也。《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命於架上取素川紙寫此詩爲賜，復云：「予旦夕將成枝江之行，兌弟、鄧姪乃先蘇臺之役，相對愀然，書以爲別。」嗚呼！自爾之後，不復見顏色。越明年春，景迂至金陵，得疾不起。歲月駸過，於茲一紀。因閱舊書，獲見此詩，想像如昨日，感嘆之不足，因以記賜詩之端倪，教誨之藥石云。

《風月堂詩話》卷下　試秘書省校書郎本朝陳恬叔易，隱居潁川陽翟潤上，號潤上丈人。大觀間，宋喬年諷監司薦於朝，起爲館閣，書疏間猶不去丈人之號。晁以道作詩譏之曰：「東海一生垂釣客，石渠萬卷校書郎。丈人風味今如此，鶴到揚州興更長。」其後以道謁叔易於京師，有婢應門，嚴妝麗服，熟視之，乃故時潤上赤腳也。以道又作一絕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可憐岩壑空惆悵，六六峰前少一家。」

《珊瑚鉤詩話》卷一　陳叔易居陽翟潤上村，號潤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從今林壑堪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而叔愈《過潤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驅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愼。」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第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又卷二　晁以道贈余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余勸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河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余嘗作是賦，陳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鳴玉佩，如君不得侍金華。」余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四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蚤列東坡先生薦賢中。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三十暑寒不赦。淵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獨以上輩舊學遇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曰【略】

《老學庵筆記》卷四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晁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

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蹈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著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

《鶴林玉露》乙編卷一　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

作品本事

《雞肋編》卷中　上皇始愛靈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遠取太湖。【略】金人圍都城，城中之機石多碎以爲砲。虜既去，晁說之以道舍人東下過符離，有高況者以二石遺之，晁以詩謝曰：「泗濱浮石豈不好，怊悵上方承眷時。今日道傍誰著眼，女牆猶得擲胡兒。」

《紫微詩話》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謾將病目送飛鴻。」

又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眞州船場，晁以道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老不行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數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疏。人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卷長嘆息，曷不嚴廊與？卻慙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恨空江水，潮生明月初。捩柁轡北客，別去敢踟躕。回首望丹穴，涕泣日漣如。」

《風月堂詩話》卷下　崇寧間，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姻舊，其落句云：「一時鷄犬皆霄漢，只有劉安不得仙。」此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珊瑚鈎詩話》卷一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間客，采送衰翁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劚漫翻嵩室雲。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

又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嘆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疏。晁以道書楊大年《館宿詩》示余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沈香斷漆書閒。」且云：「嘗宿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余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老學庵筆記》卷四　晁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沒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堪惜又堪嫌，一壁有眼半壁瞎。」

《容齋續筆》卷一五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爲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略】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吶廝囉之屬羌，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爲何也。

《陶朱新錄》　張彧字景安，文潛之子也。俊邁有家聲。一日赴調，得蔡州榷山市易務。方欲出京，當宣和間景龍門燈火極盛，晁以道自穎昌來潛觀，遇之塗。景安欲拜，而止之曰：「豈非小字僧哥者乎？」曰：「是也。」乃邀登酒樓，飲酣，贈以詩云：「壁水衣冠明玉雪，市樓風月話江湖。莫學群兒敗家法，入門無不曳長裾。」

著錄

晁子健《嵩山景迂生文集跋》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外傳》，曰《京氏易式》，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古論大傳》，曰《論語講義》，曰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曰《曆譜》，凡十有九種。幷雜著文字曰《儒言》，曰《參記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鵬志》，曰《唐逸士志》，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捃麥》，曰《嵩外墨省》，曰《晁氏彝訓》，凡十有三種，合有三十二書，其

他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於世者，唯《易傳》用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兵火屢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悉爲灰燼。建炎二年，僑寓海陵，乃自歎曰：「平生述作無復存者，唯志于《易》。今老病之軀存于灰燼之外者，幸也。病能飲食，而于《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作，爲《周易太極傳》，又爲《外傳》及《因說》。【略】子健不肖，不足以顯揚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徒步往來江浙間，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朝廷章九，古律詩三百二十有二，《易規》十有一，《洪範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十有六，序十有三，墓誌等九，記、贊、銘、題跋四十有九，編成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及《因說》與《外傳》稿，繕寫藏于家，以俟後之君子。【略】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孫右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子健記。

又《刊嵩山景迂生文集跋》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浙、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爲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録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缺異同，不敢輒易，改補去取，尚俟他日訪本校正。始，子健約叔位、季弟子蘧同力訪求，每有所得，互相傳録。兹以索之未至，迫于受代，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約諸孫博訪不怠，隨得附益，或爲《外傳》以傳。【略】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管内勸農事、借紫晁子健謹記。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景迂集》二十卷，徽猷閣待制晁說之以道撰。又本止刊前十卷。說之平生著述至多，兵火散逸。其孫子健裒其遺文，得十二卷，續廣之爲二十卷。別本刊前十卷而止者，不知何說也。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而此集無之，計其逸者多矣。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晁說之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晁說之《嵩山文集》，一部十三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晁說之《景迂集》二十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嵩山景迂文集》十三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晁說之《景迂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景迂生集》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晁說之撰。【略】說之博極羣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靖康中兵燹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文，編爲一十二卷，又續廣爲二十卷。【略】又有别本，題曰《嵩山集》，所録詩文均與此本相合，訛闕之處亦同，蓋一書而兩名。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景迂生文集》二十卷，小草齋鈔配本。

又 《嵩山文集》二十卷，舊鈔校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七七 《嵩山集》二十卷，舊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〇 《景迂生集》二十卷，鈔本。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嵩山文集跋》 晁說之著述甚富，經亂散失，其孫子健訪求遺文，先成十二卷，其後續有所得，重編爲二十卷，刊於臨汀郡庠，時爲乾道三年。陳氏《直齋書録解題》有《景迂集》二十卷，當即此本。是爲傳抄本，卷二十末有子健跋，卷中遇「構」字稱「太上御名」，「慎」字稱「今上御名」，其他廟號及語涉宋帝皆空格或提行，仍宋刻舊式，是必出自乾道刊本。其不題「景迂」而稱「嵩山」者，蓋卷首次行題名，首冠「嵩山景迂生」數字，傳録者即據首二字以定名也。《四庫》著録亦二十卷，編次悉同。惟館臣泥於時忌，遇原書詆斥金人詞句，無不竄改，甚至顛倒序次，變易意義。其不易更動者，則故作闕文，或加以刪削，有多至數百字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嵩山景迂生文集》二十卷，宋晁說之撰，清初鈔本，七冊。《嵩山景迂生文集》二十卷，宋晁說之撰，雜文一卷，清初鈔本（卷十一至十五配另一清鈔本），十二冊。

《文淵閣書目》卷八 晁說之《客語》，一部一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晁氏客語》。

《百川書志》卷八 《晁氏客語》一卷，不著作者。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二十九冊：《晁氏客語》。

《近古堂書目》卷上 《晁氏客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晁氏客語》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晁說之撰。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晁氏客語》一卷，宋晁說之撰。

《郘亭宋槧藏書志》卷五七 《晁氏客語》一卷，宋刊本。宋晁說之撰。

又 明刊本。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五 《晁氏客語》一卷，宋澹淵晁說之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晁氏客語》一卷，明覆宋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晁氏客語》一卷，宋晁說之撰。明嘉靖晁氏寶文堂重刻黃汝嘉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晁氏客語》一卷，宋晁說之撰。明弘治十四年華珵刻百川學海本（四庫底本），王國維校幷跋。《晁氏客語》一卷，宋晁說之撰。明嘉靖三十三年晁瑮寶文堂刻本，一冊。

藝文

陳師道《寄晁以道》　兩官俱爲鄰，常若千里遠。經年不通書，子孰知我懶。相期宇宙外，肯復校繁簡。我愚亦如此，子意豈不滿？子教東方生，自視何益損。人言不當價，一錢萬金產。須子五千卷，丹筆校黃本。子家太史氏，名成南北阮。道山鴻雁行，豈惟私門衍。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爲晚。快意會有違，急行寧小穩。忽有河山阻，遂恐消息斷。我獨不念此，人窮令智短。子勿效我慵，書來慰愁眼。

《輿地紀勝》卷八三邢居實《送晁以道》　君官泰山北，我住漢江東。異國俱爲客，清樽恨不同。

邵博《祭待制晁四丈文》　維紹興九年八月十六日癸亥，從表侄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果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階緋魚袋邵博，謹致奠于建康府正覺寺故徽猷閣待制晁公四丈之殯：嗚呼，古之爲士，實有所傳，曰某氏學，示不敢專。末世無師，蹴等以前，玩戲昔人，去而自賢。惟公老成，輩行居先，文元文莊，盛德百年。南豐東坡，相與周旋。峻潔之文，凜不可攀。豈無衆作，謂冗宜刪。尚爲餘事，志其所難。平生讀《易》，三絕其編。晚傳《太極》，意于先天。士或從之，罔識淵源。歷論九學，多遭謗訕。師說不祥，口語益繁。怪名退之，從昔所嘆。黨禍中起，斥以爲姦。築室嵩陽，已掛衣冠。晚歲來歸，待詔金鑾。兵戈風塵，與國俱遷。南北大江，賊鋒如山。困于建業，病迄不痊。昔我先君，公之所尊。我在童子，已登公門。覽其少作，許以知言。飄零白首，移疾辭官。秦淮之岸，來繫歸船。草木荒墟，賤屋數椽。低回其下，公殯在焉。昭德之第，旌賢之阡。公胡不歸，埋此道邊。有言益悲，爲公潸然。尚饗！

雜錄

《甕牖閑評》卷五　朝鷄者，鳴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朝鷄。晁以道詩云：「鷄鳴本候海潮信，不爲金門上馬時。」如此則當爲潮汐之「潮」字。未知何據。

《澗泉日記》卷上　呂祖儉子約作明州苗米倉，因晁以道作船場之地爲作祠堂，陸務觀爲記，典甚。李纓伯清爲景迂作《家傳》，亦綴葺可觀。景迂乃滹室人之曾大父也。滹之曾大父諱瑋，因元符上書，盛年致仕，與景迂往來甚厚，死乃景迂誌墓。景迂作《星譜》亦甚精。

蔡載

《容齋三筆》卷二　錢伸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壟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涌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污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

《京口耆舊傳》卷四　載字天任，詩句雅健似李長吉，爲常州晉陵簿。宣和末，以宰相薦改官，告詞：「爾載以才見知于元臣，謂汝久淹于選調，達于朕聽，豈限常（聞）（闕），可授承事郎。」靖康中，宰相辟爲御營司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侍從薦士，端明殿學士董耘亦以載應詔，皆辭疾不就，以壽終。

《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蔡載字天任，丹陽人。工于詩，句法雅健似李長

吉。嘗爲常州晉陵縣主簿。宣和末以宰相薦改承事郎。靖康中宰臣李綱辟爲御營司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臣侍從薦士，端明董耘以載應詔，皆稱疾不就，以壽終。

李新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跨鰲集》三十卷。【略】新受知蘇軾，初自附於元祐之局，故其所上書詞極切直，然一經挫折，即頓改初心。作《三瑞堂記》以頌蔡京，上王右丞書以頌王安石，上吳戶部書至自咎前日所言。得疾迷罔，謂白爲黑，其操守殊不足道。且所作《韓長孺論》，譏其馬邑之役，沮前日之議，敗今日之功，所以陰解和金之辱也。無非趨附新局，以冀遷除。【略】惟其詩氣格開朗，無南渡後啁哳之音。其文序記諸篇，忽排忽散，雖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邁可誦。在北宋末年，可以稱一作者，固不必定以其人廢之矣。

傳記

李新《世繫略》（存目）

《宋史翼》卷六 李新，字元應，四川仙井人，自號跨鰲先生。元祐五年進士。劉涇嘗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累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書，【略】崇寧初入黨籍，邪等尤甚，羈管遂州。大觀三年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并叙官。宣和癸卯，累官貳郡，流落以終。建炎三年，以其子時雨訴于朝，紹興五年贈朝奉郎。

《宋詩紀事》卷二六 新字元應，仙井監人。第進士，元符末上書，奪官，謫遂州。有《跨鰲集》。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李元應《跨鼇集》五十卷。右皇朝李新字元應，仙井監人。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李新《跨鼇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新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新《跨鼇文集》，一部十三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新《跨鼇集》四十四卷，又《遺集》四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跨鼇文集》十三冊，全。宋哲宗朝李新著，凡四十四卷，又遺集一卷，别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跨鼇集》三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李新撰。【略】集本五十卷，今散見《永樂大典》者裒合編次，尚得三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跨鰲集》三十卷，舊鈔本。

劉跂

論述

《紫微詩話》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跂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操遊，德操更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於爲學矣。」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 《學易集》二十卷。【略】元祐初，以其父在言路，政府不得用，紹聖以後復坐黨家，連蹇終其身。晁景迂誌其墓，比孫明復、

石守道之徒。爲文無所不長，《宋防宮賦》、《學易堂記》，世傳誦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學易集》八卷。【略】紹聖初，摯以黨籍竄新州，卒於謫所。建中靖國初，跂伏闕籲冤，得復官昭雪，世稱其孝。呂本中《紫微詩話》稱跂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厥後與孫復、石介名相埒。蓋其行誼學問，均不愧於古人。所作古文，類簡勁有法度，詩則多似陳師道體，雖時露生拗，要自落落無凡語。《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殆以摯爲朔黨，門戶不同歟。然淳熙中呂祖謙奉詔修《文鑑》，多取跂作。其辨冤時上執政啓所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者，呂本中《詩話》及王銍《四六話》亦俱極推其隸事之工。即以文章而論，亦北宋末年卓然一作者矣。

《謝執政啟》　《紫微詩話》：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于故人。」《四六話》卷下：劉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子跂以啓謝執政，略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一本：「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

《龍山寺》　《優古堂詩話》：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跂，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麥饉》　《優古堂詩話》：魏文帝《柳賦》：「在予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睹木而興嘆，代有之矣。【略】荊公詩：「道人從何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蕖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題半隱堂》　《載酒園詩話·宋·劉跂》：宋詩雖不及唐，才情原自不乏。南渡前，但非宛陵、豫章二派，即多可喜。如劉跂《題半隱堂》曰：「一堂圖籍自陶冶，三徑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屏當，佳設頗嘗成咄嗟。惟我閑身數來往，徽絃一泛即生涯。」韋冠之《寄荊南故人》曰：【略】如此二詩，亦甚風致也。　黃白山評：「有何風致？」

傳記

《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　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落拓，家居避禍，以壽終。

《宋詩紀事》卷二八　跂字斯立，摯之子，王鞏之婿。與弟跙同登元豐三年進士。遭黨禍，爲李延年所誣，編管壽春。自號學易老人，有《學易集》。

紀事

劉跂《謝昭雪表》　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冤。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有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繄彼無良，搆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廋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慚嗤鄙，惟幸詆誣。既內歉于不根，又陰虞于後患。禱其付火，固絕意于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于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誰謂其如簧，市共知于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爲奇厄。密膽舊札，歷遺衆仇，險不啻于山川，食無餘于犬彘。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閽門百口，益復幽囚。禦瘴癘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于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冰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于肺肝，敢上塵于旒扆。理無難者，宜靡悼于改爲；事已灼然，遂悉從于釐正。此蓋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堲讒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于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于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　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文）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幷（蔡）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

《宋元學案》卷二一　雲濠案：先生著有《學易集》二十卷，見《直齋書錄解

題》。晁景迂爲先生墓誌，稱其晚作學易堂，鄉人稱爲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此。景迂又稱先生爲孫明復、石守道之徒。大東萊《呂氏詩話》謂其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所未知，始有意讀書。後與孫明復、石守道相埒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學易集》二十卷，朝奉郎東光劉跂斯立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跂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氏《學易文集》，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氏《學易文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跂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學易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劉跂撰。【略】其集原本二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最初李相之得於跂甥蔡瞻明，紹興中洪邁傳於長樂官舍，後施元之刻板行世。【略】今元之舊刻，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載跂詩文頗多，雖未免有所脫佚，而掇拾排比，尚可得什之六七。謹依類編訂，共錄爲十有二卷。今恭承聖訓，於刊刻時削去青詞，以歸雅正。其《同天節道場疏》、《管城縣修獄道場疏》、《供給看經疏》、《北山塑像疏》、《靈泉修告疏》、《仁欽陞坐疏》、《請崇寧長老疏》，以及爲其父母、舅氏修齋諸疏，皆蹟涉異端，與青詞相類，亦概爲削除，重加編次，釐爲八卷。

藝文

晁說之《和斯立見還詩卷》　神仙劉子夏，不愧許遠游。今日秋風客，襟度更爲優。如何琅玕紙，亦作李相投。釋之還在手，愛涎隨不收。霜渚正可恨，堯鴂遠嘯儔。金篦識清揚，玉麈見風流。新知雖云喜，果作新故否。相期不用名，散盡人間憂。

又《送斯立入京》　我見劉潁川，昏困不暇寐。忽遇便娟兒，白日思寢被。此頭各未白，相逢當有地。詎惜草草別，但嗟言負意。是時菊正花，迸散青鉛淚。搖策如騎電，到國何容易。萊衣媚家府，芳樽延國士。相知問阿儂，爲言只爾耳。

左緯

論述

許景衡《送左經臣序》　臨海左經臣有學行，其爲文與古人相先後，而世未有知之者。

黃裳《委羽居士集序》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每以意明物，不以物縶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得詩之要者耶！【略】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奔逸絕塵，立乎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爲爾。區區三字，不足以爲子道。

《落葉》　《吳氏詩話》卷上：《苕溪漁隱》載劉又《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黃巖左經臣亦有《落葉》詩：「禽巢先覺曉，蟻穴未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

《招友人》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吳氏詩話》卷上：左緯字經臣，黃巖人，能詩。陳了翁嘗喜其「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句耳。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鶴《送人游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魏野《寄唐異》云：「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但經臣語尤婉而不迫爾。

傳記

《**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左緯〕黃巖人，字經臣。以詩鳴，號委羽居士。與許少尹爲忘年友，劉元禮、周恭叔以兄事之。其卒，陳侍郎公輔以詩哭之，有「有德傳鄉里，無金遺子孫」之句。

《**宋史翼**》**卷二九**　左緯字經臣，強記，善屬文，劉元禮、周行己皆兄事之。初業舉子，曰：「此不足爲學，文如韓退之，詩如杜子美，吾將游其藩焉。」眞德秀稱其《避寇》七詩，可比老杜《七歌》。有詩集行於世。

紀事

《**徐氏筆精**》**卷四**　宋左緯號委羽居士，宣和間以詩名。隱黃巖，有詩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賴雪漫天。客情惟有夜難過，宿處先尋無杜鵑。」可謂深於旅況矣。

《**宋詩紀事**》**卷四〇**　緯字經臣，黃巖人。政和中以詩鳴，有《委羽居士集》。

著錄

《**晁氏寶文堂書目**》《左經臣集》。

藝文

劉安上《和左經臣見過》　爲愛端居上郡章，里閭何幸得徜徉。買田郭外春耕早，築室湖濱野趣長。且把舊書遮病眼，了無塵事擾中腸。故人訪我留佳句，應笑年來兩鬢蒼。

許景衡《寄左經臣》　二年南邑好相看，誰道忘形最較難。別去光陰驚倏忽，春來書信喜平安。如何柳市多時住，不向橫塘一笑歡。節物惸人詩興懶，多應閒處憑欄干。

趙企

《**鐵圍山叢談**》**卷二**　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滿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爲顯官，俾以應制。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出濺濺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番子。凱歌還，歡聲載路，一曲春風裏。不日萬年觴，猺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趙雅不樂以詞曲進，公後不取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二引《高齋詩話》**　趙企循道以長短句得名，所爲詩亦工，恨不多見。嘗記其警句云：「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裏來。」「幾夜已生蝴蝶夢，三年辜負鷓鴣班。」「青鏡不覽一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苕溪漁隱曰：「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裏來」，乃用雍熙間楊黎州詩「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之語也。

《**宋詩紀事**》**卷三八**　企字循道。大觀間宰績溪，重和初台州倅。

釋思聰

論述

蘇軾《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　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烟葱朧，珠璣的礫，識者以爲畫

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蘆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傴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釋大訢《題思聰遺墨後》 歐陽公慕韓子作文，因欲攘佛，而喜與僧交，蓋當時僧有以取重之者。聞訥公之辯博，而見明教之上書，固已氣沮心服。其下若惠勤、思聰，又因其所好以相入，蘇子瞻謂「聰九歲善彈琴，十二舍琴而學書，十五舍書而學詩」。又曰「慧能生定，以至于道。則書與詩，當益奇。」觀此，可見其人品矣。天臺聰聞復名若字，與思聰同，所業亦相類。士大夫多樂與之游，惜時好趨尚各異，未有如歐蘇者以振發之。因其以所藏思聰遺墨寄題，予既喜其所同，感其所異，幷識其末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引《雪浪齋日記》 高子勉喜吳僧聞復詩「枇杷花發天欲雪，黃雀不飛枝上寒」，以謂冬間難得花。余舉示子和，子和曰：「黃雀不飛枝上寒」，佳句也。」

傳記

《咸淳臨安志》卷九三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宋詩紀事》卷九一 思聰字聞復，孤山僧。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七引《王直方詩話》 東坡號思聰詩爲《水鏡集》，又作序贈之云：「聰能爲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深之候。」及聰來京師，種種不進，有人戲之云：「水鏡年來亦太昏。」

《竹坡詩話》卷一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聰方爲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個和尚。』是年，聰始爲僧。」

鄒浩

論述

綜論

楊時《鄒忠公奏議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晬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奸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既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奸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栩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予爲序。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

之，見其齎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楊時謹序。

又《跋道鄉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鄉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鄒浩《偶書》 朝讀一卷書，暮讀一卷書。一卷復一卷，三藏與五車。儒釋本不異，昧者自親疏。昧者不足道，明者當何如？

《道鄉贊二首》 昔時吏部侍郎，今日道鄉居士。畢竟這箇是誰，一任更安名字。

釋惠洪《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胸次如春之盎盎，著物成容。今既已矣，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又《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見鷿鷺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又《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高登《鄒正言像贊》 噫宋臣姦，在古無有。元符天子，置之左右。納君於惡，疇其康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嬖廢后。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何厚？

蔡崇禮《鄒浩可特與追復龍圖閣待制制》 勅：朕履茲艱運，迹彼亂源，傷詔佞之成風，悼忠良之獲罪。肆褒遺直，用勸在官。故具官某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骨之尚寒。其還延閣之清資，少慰重泉之幽憤。噫，爲善之效，其報也長。身雖抑於生前，志卒伸於地下。尚其眐饗，歆此寵光。

李綱《道鄉鄒公文集序》 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讅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閎遠，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略】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于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觀、政、宣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略】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慕仰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序。

又《跋道鄉墨蹟》 侍郎鄒公碩學勁節，爲天下之所宗仰。詩銘精深，有古作者之風。字畫似其人，自可寶也。

《道鄉集》附錄《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制》 身名俱泰，孰不願爲良臣，忠孝難全，蓋亦從其大者。此古人事上之義，亦當時各志于仁。朝有直臣，世爲昌運。故承議郎、追復龍圖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鄒浩，昔居諫省，擢自泰陵。會椒房議立之初，欲裨聖主，遂草疏論救其失，取嫉權臣，激怒九重，投荒萬里，生與母訣，死絕身謀。未數月而召還，復遭讒而見逐。朕念我宋，得此諍臣，隆加華閣之名，再賜命書之寵。歎九原之莫作，誄一字之維忠。下逮魂塋，上承恩渥，可特贈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劉克莊《跋鄒道鄉帖》 道鄉直聲蓋穹壤，然惟諫書凜如霜日，一字不可增損。至如它文亦多泛應，此帖求銘輒得，又以巽詞答之。亦可見公之盛德也。

又《跋曾子開鄒道鄉帖》 道鄉方自昭州召還，而有決難再用之嘆。又欲乞一便鄉奉親處，豈非前知它日之必反覆，未知所稅駕歟？朱公與曾、鄒善，其同入黨籍，不亦宜乎？

邵寶《重刻道鄉文集序》 蓋公闡六經之奧旨，得《中庸》愼獨之要，故所立如此。然則節惠以忠，蓋舉公之大者言之，而豈足以盡公也哉？古人論尙

友之道，必誦詩讀書而論乎其世，若斯集者皆公平生之言，詩可誦，書可讀，而世亦因以可見。論者謂公窘而樂，達而經，辯而默，其言之成文者，當亦似之。雖然，公之文莫大於立后一疏，則已毀矣。其在當時，既以起讒致禍，而今所傳眞僞異同，誰與辯者？君子能無感於斯乎？時用素敦禮義，而斯舉尤知所重，故併及之。正德七年歲次壬申秋日，郡後學邵寶謹序。

鄒益《思賢錄序》　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直，屈己而優容之，故士爭自灑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鳴慶曆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若與佞爲市，與忠義爲仇，即有隱憂，伏慝熟視，以言爲諱。馴至靖康板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于霄，養于豫也，蟻穴潰隄，愼于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還，馴貳吏、兵，亦曰簡在矣。露劾首相，引裾椒房。還自南荒，論事彌不置，非曰嚇然以沽直也。而一擠于章惇，再誣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奠宗社，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詔佞，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抑國是噂沓，匪降自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幾葬魚腹，欲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及僞疏之誣，頒布天下，使聞之眞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終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回，曾誕聯列忠義，而惇與京袞然爲奸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思矣。益嘗尚論而重有感焉。

王士禎《跋道鄉文集》　先生強學力行，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居衡、昭時，古詩有似樂天處。格詩深穩，與葉石林工力相敵，北宋之雄也。零陵有市戶呂絢者，嘗以錢二百萬造大舟，以俟先生。後北歸，呂以舟送至江南，先生謝以二絕句云：「平生親友漫紛紛，有幾書來寂寞濱？二百萬錢捐不惜，可憐湖外有斯人！」「瀟湘起柁出江湖，日日乾坤展畫圖。白酒紅魚對妻子，鴟夷還似此行無？」若絢者，抑何可使其無聞哉！康熙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後學王士禎謹題。

《帶經堂詩話》卷六　道鄉立朝大節，在諫立劉后、論章惇二事。其《立后疏》，古今仰之如泰山北斗。劾章惇三疏，其二云：「元祐之朋黨方絕，後來之朋黨又熾。」其三云「惇在元祐初，詆斥先帝保甲之法，以爲非是，其言甚力。自陛下躬覽以來，凡語及先帝者概從竄逐，唯惇久置不問」云云。則是薰蕕不分，且躋惇於元祐君子之列，其言悖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道鄉集》四十卷。【略】王士禎《居易錄》稱其古詩似白居易，律詩似劉夢得。又稱其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荊舒之學，亦駁而不醇。夫浩之大節，可謂不愧師門矣，語言文字小小異同，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以是吹求，是亦不揣其本矣。

鄒一桂《乾隆重刻道鄉集序》　其文集之藏於家者，人或未之見，見矣又怪其雜於二氏之說，疑其所學之未醇，而於炎瘴之區痛自刻責，急望遄歸，似非素患難者，如子貢之說夷齊，恕也，非耶？不知二說者皆不足以窺公之所學者也。人亦有竄身荒遠，鬱鬱誰語，而借禪以抒其蘊者，而公非其人也。況二氏之流不同於儒，而其原則一，後之爲儒者必欲擯而斥之，以爲一入其藩即爲吾道之罪人，亦小之乎言道者矣。司馬溫公不喜浮屠言，謂其微者與吾儒同，而誕者不可信。今公之言亦契其微而去其誕者也，烏得議其學之未醇哉！至其在竄時引咎任罪，日夜思歸者，非悔也，蓋公性至孝，除正言時即以不獲侍親爲慮，既而爲父求銓，爲母求外，臨歧別友出涕，皆不忍離親之故。至引咎任罪，又臣分所當然，豈引咎爲求伸，而怨望者爲不屈乎？語云忠孝無兩全之道，勢則然，而情則不然。如公者可謂兩全，于心而無憾者歟。故集中所言皆眞意流露，不求文至而文在焉。惟其光明洞達，表裏如一，一切成敗利害不足攖其心，而未可以世俗之見窺之者也。

分論

《富紹庭除祠部郎官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不佻。

《謝文璀除給事中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稜稜露爽，可以激厲在官。

《王資深等並除監察御史制》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申勉得體，斯爲綸言。

《上哲宗皇帝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利害對舉，文情條達，能悉事宜。

《題慈德寺頤堂爲長老宗賾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鄒公名節冠千古，于禪說深熟，詩佳者不止此。馮班評：結末穩。紀昀評：用

字多腐，殊乏詩致。

《聞正夫遷門下》《腳氣集》：趙挺之除門下侍郎，鄒浩在貶所有詩云：「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潸然。不聞一事拳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句句好，至今尚感動人。予不曉音律，覺其聲音亦怨挺之爲相，子孫不喫着。到今日，至如此詩，千古創不去。

《戴叔潛亨作春蠶》《歷代詩發》卷二五：垂涎春羹，諱不傷雅。

《聞存之游京師且邸報達官有薦之者》《歷代詩發》卷二五：欣慰之極，有似嘲之者然。

傳記

陳瓘《鄒公墓誌》 鄒公諱浩，字志完，世爲杭州錢塘人。【略】徙居常州晉陵，今爲常州晉陵人。【略】公元豐五年中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未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事，未赴，改除潁昌府府學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明年四月，因御史來之邵言，爲襄州州學教授。紹聖三年，丁朝奉憂。服除，改宣德郎，元符元年也。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明年九月，以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今上即位，復宣德郎，添差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遷吏、兵部侍郎，遂乞外補，除寶文閣待制、武騎尉、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知江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冬，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觀元年，用寶赦轉宣義郎。四年特復直龍圖閣。公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瘴癘歲作，今年春大病，遂不起，政和元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二。

《宋史》卷三四五《鄒浩傳》（存目）

謝應芳《道鄉先生年譜》（存目）

李兆洛《道鄉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鄒浩《除名》 前年除名竄新州，今年除名竄昭州。我名無實浪自得，坐此人間多怨讎。恩深天地貸斧鉞，除之又除名不留。雖然未即聽逐便，已覺此身民是儔。裂冠毀冕散車馬，幅巾杖履西南陬。行者爭道舍爭席，所向爾汝紛應酬。洞山有語久弗契，忽然一笑知來由。我追我隨非我患，那用避如韓伯休。

《獨醒雜志》卷五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略】上怒甚，內批云：「貶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僞爲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其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復申元稿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爲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奭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清波雜志》卷五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龔公夬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爲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遽以聞，由是某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爲攻訐，立起汙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蓋某與京始善而終睽，故京私欲報之。」龔之諫疏，大略如此。

《宋史》卷三七八《蔡崇禮傳》　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

作品本事

鄒浩《寄陽先生詩序》　先生名孝本，唐陽城苗裔。舉進士不偶，輒罷，不畜妻孥，來京師，買書數萬卷，以歸老于通天巖。鄆師蒲公上書，蘇公薦之。

又《聞正夫遷門下詩注》　予竄新州日，公爲給事中，責命之所經由也。及予召還，公已遷禮部侍郎。一日見訪，自言向時責命甚遽，更不候簽書行之，且指天作誓，以明不欺意，謂若來簽書，必須封駁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復齋漫錄》云　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略】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毿毿。身披一副醝裙衫。緊纏雙腳，苦苦要游南。聞說度牒朝夕到，並除額下髭髯。鉢中無粥住無菴。擎登伽處，只恐卻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略】「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志全自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即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藏一話腴》內編卷下　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嘗爲《瘴記》，其略云，【略】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道鄉鄒公志完爲詩以美之云：「市門隱去不知年，蔽芾甘棠蔭藥川。五瘴作時雖不染，一篇留誡亶其然。直須鏤板人皆與，庶使綿區病可痊。更有何方公未說，上醫醫國許心傳。」

著錄

楊時《鄒忠公奏議序》　紹興三年，其子柄、栩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予爲序。

李綱《道鄉文集序》　其子柄、栩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得辭。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鄒道鄉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道鄉集》四十卷，吏部侍郎晉陵鄒浩志完撰。

《讀書附志》卷下　《道鄉鄒忠公奏議》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鄒浩《（文卿）〔道鄉〕集》四十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道鄉鄒公文集》六冊。

邵寶《正德重刻道鄉文集序》　吾錫有鄒忠公之裔孫曰翎字時用者，以公文集舊板刓弊，將重刻焉，而屬寶爲序。【略】正德七年歲次壬申秋日，郡後學邵寶謹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鄒浩《道鄉集》四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道鄉集》四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續收》　鄒文公《道鄉集》八冊，四十卷。

《脈望館書目》　《道鄉集》四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鄒浩《道鄉集》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鄒浩《道鄉集》。陳景雲注：四十卷。

王士禎《跋道鄉文集》　鄒忠公浩《道鄉集》四十卷，其子柄、栩所編，有李忠定公序，邵文莊後序，正德七年壬申重刊本也。

鄒一桂《乾隆重刻道鄉集序》　舊本已失，此集爲姪孫宗周所重鐫，而歷時既久，多殘闕，其子詠我兄弟核定完善，而屬予序之。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二十世裔、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一桂拜手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道鄉集》四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鄒浩撰。【略】此集乃其子柄、栩所輯，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李綱嘗爲之序。此本失載，《東都事略》載浩集三十卷，疑此亦後人所分也。

《結一廬書目》卷四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宋鄒浩譔，影宋鈔本，宋賓王手校。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明正德刊本，季滄葦藏書。宋鄒浩撰。

姚元之《道光重刻道鄉集記》　古宋鄒忠公《道鄉集》，自明萬曆中重刊，

今又二百餘年矣，舊本僅有存者。公二十六世孫野存禾懼其久而佚也，以再刻爲己任，貧不能舉。【略】至成都，袖余書謁兩觀察，兩觀察嘉其志，虞其事之無成，相與助之金，趣之歸，使畢其事，而《道鄉集》乃復行於世。【略】道光癸巳八月，桐城姚元之書。

鄒禾《道鄉集歷次刊刻之本考》 宋紹興五年，公子德廣公栩鏤板於福唐。楊文靖公《與鄒德久書》云：「先公《奏議集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聞令弟欲令福唐鏤版，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爲世仇，不可不慮也。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版，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君更思之。」按所稱「令弟」，謂德廣公也；福唐，今福清縣。宋時刻書，多在建安，此集行世，實自德廣公始。有李忠定公綱、楊文靖公時序其本，久佚矣。明成化六年，十四世孫友桐公量刊本，後有跋：「【略】兩經兵燹，頓成煨燼。國初，謝龜巢先生訪集遺文，僅若干篇，併一時吊挽篇章，梓爲《思賢錄》五卷。成化改元，王思軒學士錄《道鄉全集》于內閣，歸以示量，謹拜受，延塾賓葛如山繕寫成帙，附以《思賢錄》，翻刻印行。鄒氏子孫尚無忘所自云。」其本今不可得。正德七年，公弟至遠公之裔時用公翎刊本于無錫，有邵文莊公寶序，亦失傳。嘉靖甲辰，十五世孫南江公輗補鐫本，有跋，略曰：「嘉靖甲辰春，檢《道鄉文集》板刻字畫模糊，木理蛀腐，殆十之三四。爰命工鐫補，數閱月始訖工。我祖道德文章昭融今古，流行傳播在人心，尤不容泯者，我後人加愼，宜何如。」蓋即友桐公本也。萬曆戊午，十九世孫黍回公忠允刊本，有跋。略曰：「幼時書篋中睹忠公殘編數帙，欲搜其全者，不可得。今年春，于書肆得之。自成化庚寅梓後，百三十餘年中，僅南江曾伯祖因其蛀腐，稍爲鐫補，至今日板且化爲烏有，此非後生之責乎？予力未逮，而漫有其志，姑識於此。萬曆壬寅春，十八世孫學孟謹書。」又跋略曰：「此先君擴庵公筆也。先君惟前徽之遏佚是懼，欲梓傳而尼于力。不肖忠允每誦跋語，輒爲潸然。頃令錢塘三年有奇，捐五斗之餘，鏤其板行于世，亦以歲先志云爾。萬曆戊午三月，忠允謹識。」即今所據以校刊者，其板片亦無存者矣。禾附記。

又《道光本道鄉集跋》 禾嘗自念爲忠公之子孫，而不得讀其遺書，求之有年矣。道光二年至京師，桐城宮詹姚伯昂元之以所藏《道鄉集》見贈，如獲至寶，連夜讀之，蓋明萬曆中黍回公所刻本也。世間流傳殊不可得，由是蓄志重刊，以廣流布。計剞劂之費甚繁，【略】十年三月，復至京師，即請商於宮詹。宮詹許其志，憫其誠，居月餘，計無所得。會永州太守海帆李公宗傳陞四川成綿道，故與禾善，同時湖南糧道梅梁吳公棨調四川川北道，宮詹門人也，因以書介之。即以五月出都門，【略】八月達成都，謁兩觀察，致宮詹書，且詳語以故。二公曰：「《道鄉集》已久不可得，子念甚善。然此舉貴速成，人事難量，三年遙遙，安可待也？吾兩人代籌刻費，畀子亟歸，書成，則子無餘事，而以筆墨償我，子之志亦酬矣。」禾謝不敢當，而二公已釀金具餞，促之行矣。二公又問開雕是集，誰任校讎？禾以將乞申耆李公兆洛對，二公撫掌稱善，且作書爲之先容。十二月抵里，今春三月偵知申耆先生主講暨陽，即奉遺集幷年譜、外紀等稿敬謁。先生許之，爲檢李燾《長編》，補集中奏疏之所未備，又刪改年譜，幷外紀入之，使有條理。以五月付梓，八月竣事。【略】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世孫禾沐手敬識。

李兆洛《校道光本鄒道鄉先生集序》 道鄉先生所著書，有《易解》，有《繫辭纂義》，有《論語》、《孟子解義》，其集則奏議一卷、《道鄉文集》四十卷。今所有者，獨有文集而已。明時公裔孫忠允曾刊本以行，今亦湮滅無遺，承學之士求一見而不可得。【略】今裔孫禾慨然購遺集而刊之，夫必有動於其心者矣，其應於機而效於事無惑也。豈徒鄒之子孫將復其始乎，吾知鄉之人士必有奮然念先民、厲實學，以期無愧先生之鄉者，皆先生之默有以誘導之也已。禾以校讎之事屬兆洛，刊既成，因致企仰之私焉。

鄒幼畊《同治本道鄉公文集序》 道鄉公諱浩，字志完，別字道鄉，爲我鄒氏晉陵派第六世祖。【略】有詩文集四十卷，紹興五年行於世。陳振孫《直齋書錄》入解題，清初采列《四庫》，如吉金樂石，視爲異寶。然宋版久佚，明成化六年友桐公刊本及錫山時用公、黍回公刻本，亦均失傳。渭清公出守湖郡時，依李申耆先生校正黍回公刻本重刊，版存惠麓，迄今二十餘載，爲蟲蛀剝落。懼先澤之就湮，亟加修補，重印行世，願與海內共珍之。歲在重光攝提格餘月，第三十五世孫幼畊謹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明正德刊本，季滄葦舊藏。宋鄒浩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四 《道鄉集》四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宋鄒浩撰，鄒氏留餘堂本，道光十一年二十一世裔孫鄒禾校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明刊本。宋鄒浩撰。【略】正德間裔孫翎重刻之，邵寶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宋鄒浩撰，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八冊。《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續集》一卷，宋鄒浩撰，明正德七年鄒瓛刻本，十二冊。

藝文

晁說之《祭鄒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說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譽。方思奮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矧得申於黼席，知所言之如何。安自剛乎膽策，誰行堪乎嶺南？乃連歲而再役，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瘠，方湛恩於里閈，何疾病而易簀？嗟無恙於投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壽君，是惟君之自螫。君神定而長髯，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達於人間，猶齠松而齒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纔逾乎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唶唶。鄉人當君之斯時，候問疲而接迹。相率佞佛佞道，身可贖而誰惜？竟不驗於須臾，徒垂淚於寵岑。率是一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蓄於石中，雨爲天下之澤。衆有望而不符君志，又亦奚獲？行路慟而此反，我獨侘傺之劇。顧惟北方之學，不老隱而佛頤，敢出位以新奇，仁義自乎開闢。君每幼服而嘆，曰高論之如擲。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生死之隔。聞君疾病而異夢，恍惚帝所之履舄。得非所憂之深，遂自達其所適。不然嵐瘧之餘，使君蠱而神癖。嗚呼，沉痛之何訴，君有子如珪璧，庶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眞今日之死也，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程俱《祭鄒侍郎文》　嗚呼，天之所靳，惟德與名，取之既多，則嗇其身。有如鄒公，外粹中淳，孟氏之氣，顏氏之仁。其剛也無矛矛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銳而同塵。故純誠見于面目，孝友行於閨門，行義信于鄉黨，操識推于搢紳。惟德之富，莫之與倫。巖穴之下，荒徼之濱，與夫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德與名，公取實多，窶困顧賒，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閭舞歌，公曰上恩，其言靡他。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是登。見公姿度，渙如春溫。聽其言也，則莫非尊君愛物孝友忠厚之經。至於脫粟之飯，每甘於列鼎；雞棲之駕，無異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爲者。已而能使闔門千指，莫不意滿，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公之道非不行于世，而世之所願，莫得兼其全。斥久窮極，可以忘言。所可必者，既獨善而居約，則庶幾于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又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難諶不測，所以爲天乎？遠日云卜，靈輀既陳，絮酒隻雞，百里來奔。升公之堂，如有話言，寂聽無聞，淚如河翻。我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出六合而無礙，與星漢而長存矣，何去來之足論。然安有折長松于盛夏，埋玉人于九原，而見之者無失聲而涕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既而情不能也。英爽實在，尚其鑒旃。

孫覿《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一邱黃壤卧龍泉，光氣輪囷夜斗邊。長史青氈無舊物，拾遺華屋有修椽。鳳麟毛骨皆如此，水石風流尚宛然。亭下不生閑草木，擾龍無數皆參天。

雜錄

李綱《跋鄒公詩》　積德鍾慶，貽範將來，必有賢子孫繼其後。身享重名，膺受福祿，必有賢祖考啓於先。此古今之通理也。歷考載籍，士大夫家世濟其美，浸以光大，靡不由此。觀舍人公丁寧訓誨之時，郎中都曹勤懇奉承之意，爲人父、爲子孫之道盡矣。名譽福祿之報，在其曾孫侍郎，卓然爲世偉人。子孫又多賢者，鄒氏之門興未艾也。願廣其傳，以爲士夫之勸。紹興甲寅季秋十有八日，昭武李綱謹題。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　本朝諫諍二事，范仲淹、鄒浩，皆廢后大事也。郭后雖廢，尚美人並斥，而立曹后，嘉祐、治平之間有助焉。浩所論在賢妃既立後，雖已無及，而孟后終復位，號爲建炎再造之祥，與漢成帝、唐高宗，禍福相去遠矣。浩之力難於仲淹。浩本常才而能爲此者，積習見聞之久，源流有自而然也。慶曆諫者禍福雜，元符諫者有禍無福，所遇之時殊也。

高斯得《跋鄒道鄉甘泉銘》　此銘之作，鄒公井渫不食之時也。其曰「水不可以終止」，王明並受其福之謂也，孰知其卒不食以取行惻，亦可悲矣夫。

雖然，是銘歲月予竊有疑焉。案國史，崇寧元年閏六月，蔡京爲公僞疏，責公衡州別駕，永州安置。二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四年九月，移漢陽軍。則四年正月，公安得在永乎？

陳　靈

慕容彥逢《司勳員外郎陳靈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閣門彝制，既獻成書。惟爾久與討論，宜有甄奬。進官一等，示不弭忘。往其懋承，益思所稱。

《淳熙三山志》卷二七　（陳靈）固之子，字子文。歷中書舍人，知和州。終正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政和元年六月，陳靈行外制。臣寮上章云：「或甚失體制，或不應事實，或違背經典。夫朕者帝王之稱，以詔告臣民。而靈行徐處仁謫知蘄州告詞，乃于具官姓名下用之，此所謂甚失體制者也。差注之失，謂應差近遠之類。王黼以稽留敕命降秩，而靈乃謂致差注之失，此所謂不應事實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謂事之故常。靈行李孝稱復官告辭，乃云『復爾官常』，此所謂違悖經典者也。比者奉宸失金，監官降秩，而靈謂『致盜竊之敢行』。夫宮禁之中，或容小竊，若『盜竊之敢行』，則安有是理？此尤疏謬之甚者也。」奉聖旨，靈落職，知和州。

晁載之

《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陵。」《高祖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俗傳》。

《風月堂詩話》卷上　政和以後，花石綱寖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字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所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甚奇麗，信是家多異材邪。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人物者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氏《封丘集》二十卷。右世父封丘府君，諱某，字伯宇。鎖廳中進士第，黃魯直嘗薦之于蘇子瞻，云：「晁伯宇謹厚，守文元家法，從游多長者。其文已能如此，年蓋未二十也。願一語教戒之。」子瞻答云：「晁伯宇詩騷，細看甚奇麗，信乎其家多異材也。雖然，凡文至足之餘，溢爲奇偉，今晁文涉奇似太早，可作朋友切磋之語以告之，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耳。」後坎壈終身，卒官封丘丞。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晁氏《封丘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晁載之《封丘集》二十卷。

《宋詩紀事》卷四二　載之字伯宇，仕封丘丞。有《封丘集》。

毛　滂

論　述

綜　論

蘇軾《薦毛滂狀》　新授饒州司法參軍毛滂，文詞雅健，有超世之資，氣節端麗，無徇人之意。及臣嘗見其所作文論、騷詞，與聞其議論，皆於時可用。今保舉堪充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不辭。謹錄奏。

又《答毛澤民》　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

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

毛滂《上蘇內翰書》 某少知讀書。頑然樸魯，聞道甚淺，然其所學則周公仲尼之道，非進取之道也。古人今人，前輩後輩，某不知孰重孰輕，從其是者而已。

曹勳《跋東堂先生詩卷》 毛澤民以文章名世，於長短句尤爲超詣。若詩文則傳人間者甚少。今此篇高絕，情文兼厚。蔡公復藏以什襲，不惟知先世過從之賢，且見好賢樂善之誠，宏賁今昔。

《碧鷄漫志》卷二 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書簡》二卷，《樂府》二卷。【略】滂爲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於東坡，遂有名。嘗知武康縣，縣有東堂，集所以名也。又嘗知秀州，修月波樓，爲之記。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

又卷二一 《東堂詞》一卷。【略】本以「斷魂分付潮回去」見賞東坡得名，而他詞雖工，未有能及此者。

陳造《題東堂詞集》 毛澤民集合文、詩、尺牘、樂府爲十五卷，刊于嘉禾郡庫。予校文秋闈，得是藏于家。細觀靜閱，其師蘇氏之門秦、黃、晁、張、陳、李輩，未遽輩行，要爲當時文士。伯樂肯顧，寧復凡骨？士之從事斯道，當貴重之。

又《題東堂集》 問牀頭之《易》，了其非癡；補射朋之缺，驚其所能。非定從楚庭，毛遂下客爾，士不外示，其抱負何如也？毛澤民仕臨安，其守東坡，坡士麟鳳也，晚乃受知。予讀《東堂集》，玩繹諷味，其文之瑰艷充托，其韻語之精深婉雅，視秦、黃、晁、張蓋不多愧。比文宗學師不彼即而彼即之，其賢於世幾等？

毛晉《東堂詞跋》 澤民自叙少時喜筆硯淺事，徒能頌古人紙上語。嘗知武康縣，改盡心堂爲東堂，簿書獄訟之暇，輒觴詠自娛，托其聲於《驀山溪》，如畫圖然。凡詩文畫簡樂府。【略】昔人謂因贈瓊芳一詞見賞東坡得名，果爾爾耶？古虞毛晉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東堂集》十卷。【略】其素行儇薄，反覆不常，至爲婦人女子所譏，人品殊不足重。即集中所載酬答之文，亦多涉請謁干祈，不免脂韋澒涊之態。故陳振孫謂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蓋亦因其人而少之。然平情而論，其詩有風發泉湧之致，頗爲豪放不羈，文亦大氣盤礴，汪洋恣肆，與李廌足以對壘，在北宋之末，要足以自成一家，固未可竟置之不議也。

又卷一九八 《東堂詞》一卷。【略】〔馬〕端臨又引《百家詩序》，稱其罷杭州法曹時，以贈妓詞「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句見賞于蘇軾。【略】蔡絛《鐵圍山叢談》載其父柄政時，滂獻一詞甚偉麗，驟得進用者。【略】則滂雖由軾得名，實附京以得官，徒擅才華，本非端士。方回《瀛奎律髓彙評》乃以爲守正之士，蓋未及考。其詞則情韻特勝。陳振孫謂「滂他詞雖工，終無及蘇軾所賞一首」者，亦隨人作計之見，非篤論也。

《白雨齋詞話》卷一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

《詞徵》卷一 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略】毛澤民眉峰碧聚，日出愴懷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東堂詞》二卷。【略】澤民詞饒於情韻，除東坡所賞《惜分飛》詞外，餘亦多婉麗可誦，不得以人品卑而廢其言也。

分論

《秋興》 蘇軾《答毛澤民》：《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固自有定數，向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

《紅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東堂集》亦惟此《紅梅花》詩爲最。所至庖饌奢侈，有王武子之風味。其事見鄭景望集中。紀昀評：查初白補注蘇詩，不知此段公案，遂于澤民有過許之詞。信乎考古之難也。五、六好，餘平平。

《對雪二首》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雪有香，食之乃見，亦好異矣。次首「輕盈舞殿三千女，縹緲飛天十二臺」，下一句新。陸貽典評：末句尤劣。紀昀評：次句湊，三句笨，六句獷。結不成句法，「鄒郎」尤杜撰。

《上曾樞密》 《困學紀聞》卷一八：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

《浣溪沙》（銀字笙簫小小童）《詞潔輯評》卷一：趙令時、賀方回之亞，毛澤民亦「三影郎中」之次也。清趨絕俗，詞中故自難。

《剔銀燈》（簾下風光自足）《雨村詞話》卷一：毛滂《剔銀燈》詞題云：「同公素賦，侑歌者以七爭拍七拜勸酒。」有「頻剔銀燈，別敲牙板，尚有龍膏堪續」。此等勸酒法，在宋時所僅見。

《燭影搖紅》（可憐恰到瘦石寒泉）《詞綜偶評・宋詞》：水窮雲起，寫入夢境，已極變化。說到夢覺，則更匪夷所思矣，此清空之妙也。

《七娘子》（山屏霧帳玲瓏碧）《詞綜偶評・宋詞》：兩「這」字犯重。

《憶秦娥》（夜夜夜了花朝也）《詞綜偶評・補錄宋詞》：兩用成語，可備一格。

《惜分飛》（淚濕闌干花著露）《清波雜志》卷九：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歷代詞話》卷五：毛澤民《惜分飛》詞，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陳質齋云：「滂他詞雖工，未有能及此者。」（周煇）《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第一個相別情態，一筆描來，不可思議。筆底大肖東坡，宜爲稱賞。《詞徵》卷五：毛澤民詞：「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倒眉峰碧聚。」周煇《清波雜志》釋之云：闌干，淚臉也，見《鄴侯家傳》。「愁倒眉峰碧聚」，乃張泌《思越人》「想眉黛愁聚春碧」。

《洞仙歌》（癡兒騃女）《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反少游《鵲橋仙》語。骨體駿快。

《玉樓春》（小園半夜東風轉）《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才是立春。禁梅妙。

《于飛樂》（記朦朧濃睡裏）《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記」字犯重。清鮮。

《感皇恩》（綠水小河亭）《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與烟皆瘦，秀極。

《太常引》（烟雨半茂春）《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半藏」「初着」四字靈潤。

《臨江仙》（聞道長安燈夜好）《皺水軒詞筌》：毛澤民「酒濃春入夢，窗破月尋人」，此晚唐五律佳境也。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七　毛滂字澤民，江山人。元祐中爲杭州法曹，東坡爲守，滂秩滿去，會有歌贈別小詞，東坡問誰作，以毛法曹對，坡語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異日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滂因此得名。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有《東堂集》。

《宋詩紀事》卷二九　滂字澤民，衢州人。爲杭州法曹，任滿去，抵富陽，以詞爲東坡所賞，追還，知名。後乃出京、卞之門。嘗知武康縣。政和中守嘉禾。有《東堂集》。

紀事

毛滂《出都寄二蘇詩序》　滂去年冬去田里而西，歷春度夏，出關已秋，逆旅酸楚，節物感人。此詩書一時所遇之事以自見，寄獻內翰舍人蘇公，伏惟一覽，幸甚。

《揮麈後錄》卷八　毛澤民受知於曾文肅，擢置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曰：「莫學饑鷹飽便飛。」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慚，不能舉首。

《清波雜志》卷九　乾道間，舅氏張仁仲宰武康，煇往，見留三日，徧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迹。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六　元祐中，東坡守錢塘，澤民爲法曹，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妓歌此詞，坡問誰所作，妓以毛法曹對。坡語坐客曰：「郡寮有詞人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澤民因此得名。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古今詞話》曰：毛滂字澤民，爲武康縣

令，更葺廨舍。自言庭院蕭然，饒食晏眠無所事，於東堂之上作《驀山溪》以見意。

《歲寒居詞話》　毛滂《東堂詞》。其罷杭州法曹別妓《惜分飛》「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句，見賞於東坡。《鐵圍山叢談》，蔡絛記其父京柄政時，滂獻詞偉麗，今集中太師生辰數首，蓋雖由坡公得名，而其得官則附京。士人徒擅才華，而隨人作計，人品亦在中下。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毛澤民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書簡》二卷、《樂府》二卷，祠部郎江山毛滂澤民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毛滂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毛滂《東塘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毛滂《東塘集》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毛滂《東堂集》六卷。

又　《毛東堂集》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東堂文集》七冊，全。

毛晉《東堂詞跋》　凡詩文、畫簡、樂府，總名《東堂集》，盛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東堂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毛滂撰。【略】謹從《永樂大典》蒐採裒輯，釐爲詩四卷、文六卷，仍還其十卷之舊。其書簡即附入文集，不復別編，至所作《東堂詞》，則毛晉已刊入《六十家詞》中，世多有其本，今亦別著於錄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東〔臺〕〔堂〕集》十卷，舊知不足齋鈔本。宋毛滂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東堂集》十卷，知不足齋鈔沈叔埏校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東堂詞》一卷，毛滂澤民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東堂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一集：毛滂《東堂詞》六十四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毛滂《東堂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東堂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毛滂撰。【略】此詞一卷，載於馬端臨《經籍考》，與今本相合。蓋其文集久佚，今乃裒錄成帙，其詞集則別本孤行，幸而得存也。

《郘亭宋槧藏書志》卷一一九　《東堂詞》一卷，毛斧季手校本。宋毛滂澤民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東堂詞》二卷，明鈔本。毛滂澤民。

朱孝臧《東堂詞跋》　《東堂詞》一卷，璜川吳氏影寫宋詞，凡二百二首，與毛刻正合，其訛脫亦有同者，而前後編次絕異。《直齋書錄解題》稱《東堂樂府》二卷。今《東堂集》久佚，《四庫》從《永樂大典》輯存，謂其詞毛氏已刊，別著於錄，則當時更未睹有別本可知。老友吳甘遯移寫見示，并據《樂府補題》補《水調歌頭・元會曲》「垂衣」二句，據《全芳備祖》補《玉樓春・詠紅梅》「生羅衣褪」句，而猶不能無誤，乃以丁氏善本書室藏明鈔本校訂如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東堂詞》一卷，宋毛滂撰。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明鈔二卷本。　陸敕先、毛斧季校本。　宣統二年吳昌綬鈔本。　彊村叢書本。

藝文

蘇轍《送毛滂齋郎》　先志承顏善養親，束裝騎馬試爲臣。酒腸天與渾無敵，詩律家傳便出人。擁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漸勞神。歸來一笑須勤取，花發陳吳二月春。

廖剛《送毛擇民》　霧纏曉色風泠泠，滄波漾漾穀旗明。畫船疊鼓不可挽，一城攘攘心爲傾。城中老人爲余語，我公道來能幾許。朝家借不恤吾人，以我公歸欲爲處？惟公立德清而通，惟公御下嚴而容。文章光彩瑩萬古，二十八宿羅心胸。高標不受俗塵涴，唾手功名猶坎軻。恩深謾結千里愁，見晚端聞九重賀。官僚有士轅下駒，感激剪拂銘肌膚。瑤池一夕看奔逸，惆悵未易追

亨途。雲龍風虎倏際會，回首可須論治最。要將椽筆壓西清，不負聲名燕許大。

雜錄

《蓮子居詞話》卷一 東坡守錢塘，毛滂爲法曹掾。既辭去，以贈妓《惜分飛》詞，激賞於東坡，遂折柬追回，留連數月。說見黃昇《絕妙詞選》。按《東坡集》施元之註，元祐初，公在翰苑，滂自浙入京師，以詩文謁見。公出守錢塘，滂適爲掾云云。是公與滂在翰苑日已知之，不自守錢塘始也。公尺牘中答滂者七，其一、其二皆翰苑時作，尤爲可據。至滂在元祐初爲知名士，同時如孫使君、賈耘老、沈文伯咸與交。以公之禮賢愛才，顧倏既去，始見其詞而激賞追回，應無是理。昇，南宋人，考證若是之疏，不可解也。

許彥國

論述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許表民詩》十卷。【略】周邦彥稱其寬平優游，中極物情，惜乎流落不偶，故世人知之者或寡也。

《詠項籍廟二首》 《梁溪漫志》卷七：詩人咏史最難，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正如斷案不爲胥吏所欺，一兩語中須能說出本情，使後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贊，此非具眼者不能。【略】青社許表民讀《項羽傳》作詩云：「眼中謾說重瞳子，不見山河繞雍州。」其識見亦甚高遠。

《長夜吟》 《竹莊詩話》卷一八引《漫齋語錄》：王融作古樂府《長夜吟》，但道長夜而已。近世許表民出新意，擬此作。

《燕薊餘民思漢歌》 《竹莊詩話》卷一八：《夷堅庚志》：（許彥國）嘗撰《燕薊餘民思漢歌》，首叙石敬塘割燕地以賂契丹，次叙耶律德光犯汴京，次虜法嚴峻，燕人思漢之意。詞情凄楚，近千言。卒意云：「燕薊餘民宜自省，百年陷虜直愁人，勿怨肩輿事洪靖。」蓋用唐張洪靖初入燕，肩輿而行，燕人駭異不悅，遂有朱克融之變，其旨深矣。

《虞美人花行》 《圍爐詩話》卷五：許民表作《虞美人花行》云，【略】此詩有筋節，遠勝蘇、黃。訛爲曾布夫人魏氏作者，非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二 〔許〕彥國字表民，青社人。有詩集。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 《冷齋夜話》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略】」苕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嘗借得渠家集，集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孟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詩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與余所見所聞暗合，覽者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竹莊詩話》卷一八 《夷堅庚志》：呂忠穆之父爲沂州沂水宰，縣境有穆陵關，即《左傳》所謂「南至于穆陵」是也。彥國過其地，寄以詩云：「楚甸齊封自此分，穆陵遺俗久猶存。豈知今日鳴琴宰，即是當年賜履孫。且有清風消酷暑，更無驚犬吠黃昏。畏人客子成安枕，獨宿荒村不閉門。」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許表民詩》十卷。右，皇朝許彥國表民，青社人。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許表民詩》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許彥國詩》三卷。

吳可

論述

綜論

李之儀《與吳思道》　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碌碌輩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爲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見察，不罪僭易。

又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嘆不已。新詩佳闕，想朝夕於是。咨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罅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殊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素。姑溪李之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於行走？自下圖高，固余所病，而嘉甫乃以是置定論於予，不其虛哉！思道近詩，度越唐人多矣，豈融、僩所能彷彿？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字字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摯之地。編四家詩，從而命優劣，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書。

又《跋吳思道小詞》　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略】思道覃思精詣，專以《花間》所集爲準，其自得處，未易咫尺可論。苟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舍於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又《吳思道藏海齋記》　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略】吾友吳思道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祕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迨不類處嚴近而寓繁會者。一日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憑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記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邪？

又《吳思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藝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立柱石。翼翼眉間，嘗滿黃色。

又《吳思道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經世之狀。有時收沙界于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又《讀吳思道藏海詩集倣其體》　唐末詩人自一家，剪裁風月間鶯花。憑陵墮緒篇篇勝，點綴餘妍字字斜。遠水連天來怨笛，爛霞烘日帶棲鴉。法書警句眞如此，流落桑榆重嘆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藏海居士集》二卷。【略】集中所與酬答者，如王安中、趙令畤、米友仁諸人，亦多南北宋間文士。元祐諸賢，風流未沫，故所存篇什無多，而大致清警，與謝逸、謝薖兄弟氣格相近。

又卷一九五　《藏海詩話》一卷。【略】其論詩每故作不了了語，似乎禪家機鋒，頗不免於習氣。他如引徐俯之說，以杜甫「天棘蔓青絲」句爲見柳而憶馬，頗病支離。訛「渝陰」爲「陰淪」，幷訛《廣雅》爲《爾雅》，亦小有舛誤。然及見元祐舊人，學問有所授受，所云「詩以用意爲主，而附之以華麗，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足以救西崑穠艷之失。【略】又云「學詩當以杜爲體，以蘇、黃爲用，杜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處發於外」。【略】又云「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所以山谷別爲一體」。皆深有所見。所論有形之病、無形之病，尤抉摘入微。其他評論考證，亦多可取。

分論

《小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苕溪漁隱曰：剽竊他人詩句，以爲己出，終當敗露，不可不戒。如近時吳可晚春詩云：「小醉初醒過別村，數家殘雪擁籬根。枝頭有恨梅千點，溪上無人月一痕。」亦灑落可喜。余偶於一達官處見譚知柔所獻詩文一編，試取閱之，即吳可之詩在焉，但易其題曰《晚醉口占》，仍改詩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笻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

《晚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復齋漫錄》：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傳記

《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下之上　吳思道，金陵人，以詩爲蘇軾、劉安世諸人鑒賞。官至團練使。宣和末亟挂冠去，責授武節大夫致仕，詩思益超拔。後寓新安，野服蕭然，如雲水人，其高逸如此。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吳思道集》。

又《吳思道詩》。

又《藏海居士詩》。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吳藏海居士集》，一部一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四　《吳藏海居士詩》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藏海居士集》二卷，永樂大典本。案《藏海居士集》散見《永樂大典》中，題宋吳可撰。【略】特其集既不傳，後之言宋詩者遂不能知其姓名。厲鶚《宋詩紀事》搜羅至三千八百餘家，亦未之及，則其沈晦久矣。今一一裒輯，析爲二卷，與《詩話》同著於錄，俾不致終就湮沒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藏海居士集》二卷，舊鈔本，宋吳可撰。此館臣採輯《永樂大典》之草底，有翰林院點抹筆迹，猶儼然也。

又《藏海居士集》二卷，瞿氏精鈔本。右爲瞿穎山所錄紅格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藏海居士集》二卷。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藏海詩話》一卷，永樂大典本。案《藏海詩話》載於《永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明以來，諸家亦不著錄。考《永樂大典》載宋吳可有《藏海居士集》，已裒輯成編，別著於錄，與此書名目相合，【略】則是書其可所作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藏海詩話》一卷，舊鈔本。宋吳可撰。【略】此四庫館輯《永樂大典》之底本也，有翰林院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藏海詩話》一卷，宋吳可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知不足齋本。涵海本。

又《續錄》　別本涵海本。歷代詩話續編本。日本刊本。

藝文

李之儀《次韵葛大川喜王君相過并寄吳思道》　君恩曾未報纖埃，倦緒淹時郁不開。高義不忘轅下舊，好音常自日邊來。欣逢雅好非空至，頓感陽春泛酒迴。早晚退朝紅藥下，細談陳迹共餘盃。

釋惠洪《金陵吳思道居都城面城開軒名曰橫翠作此贈之》　醉隱琴無絃，乃得琴中意。詩髯軒無山，而有看山味。青山隨意有，那復問城市。醉眼看雉堞，便覺是橫翠。因以名吾軒，坐卧增爽氣。春花解言語，風松中宮徵。我來不能辨，夕陰滿窗几。頗怪靈鷲峰，顛狂復飛至。清嘯呼白猿，愧我非慧理。戲題五字詩，平淡出奇偉。君應意挑戰，詎敢摩其壘。大勝賦子虛，誇詞托亡是。

楊适

趙鼎臣《楊時可作十詩以寄河間詩之所及非吾儕則吾友也因悉次其韻以和之又以其所以贈我者贈時可作還字韻》　仕宦百僚底，文章兩漢間。著書雖寂寞，此生那可攀。結交論意氣，恨別阻河山。屢過揚雄宅，令人載酒還（自注：右，楊時可）。

《南歌子》（怨草迷南浦）《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從滿。別恨，心目相關，忽得此苦語切語。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六　楊時可名适，棣州人。年十八登第，未肯出仕，從陳後山學詩。晚爲尚書比部外郎。

《宋詩紀事》卷二六引《合璧事類》前集　本朝《百家詩選》載：錢次公以墨四丸、筆五枚賜楊時可，楊戲曰：「安得硯乎？」次公曰：「不難，須一詩。」楊乃作一絕云：「尖頭奴有五兄弟，十八公生四客卿。過我書齋無一事，似應終日待陶泓。」

謝逸

論述

綜論

釋惠洪《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撾大鼓，是中那容齁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辨。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鄰有寧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爲苦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遊京師，以其役得將士郎而還，華裾喜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鄰寧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

《冷齋夜話》卷七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斷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爲魯直所稱賞。

謝逈《溪堂先生畫贊并引》　有好事者畫溪堂先生深衣幅巾，蔭喬木，坐磐石，目飛鴻，脫屨石上，濯足于懸瀑之下。或者見而疑之，竹友居士從而贊之曰：以君爲在山林耶，炯然之容如珠玉，儼然之衣有表襮；以君爲在市朝耶，泠然之泉可濯足，翩然之鴻與寓目。蓋用之而行，則服黼黻袞冕，而爲奉輿之駟，舍之而藏，則脫斤鋸老溪壑，而爲蔽牛之木。疑君者滔滔皆是，而知君者唯我獨也。

呂本中《題竹友集》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昔之論也。

《紫微詩話》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相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爲詩文，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

《詩人玉屑》卷一〇引《古今詩話》　謝學士《咏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

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如「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迴」，又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謝句深遠。

曼叟《題溪堂詞》 謝無逸臨川進士，自號溪堂，學古高傑，文辭鍛煉，篇篇有古意，而尤工於詩詞。黃山谷嘗讀其詩，云：「晁、張流也，恨未識其面耳。」其詩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又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其詞曰：「黛淺眉痕沁，紅添酒面潮。」又曰：「魚躍冰池飛玉尺，雲橫石嶺拂鮫綃。」皆百煉乃出冶者，晁、張又將避一舍矣。曼叟題。

《竹莊詩話》卷一七引《漫叟詩話》 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鍛鍊，篇篇有古意，尤工于詩。予嘗愛其《送董元達》云云，【略】又《寄隱居士》云云，【略】

《艇齋詩話》 東萊喜謝無逸寄徐師川及李希聲等篇詩。

《碧鷄漫志》卷二 謝無逸（詞）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

《庚溪詩話》卷下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周必大《撫州登科題名記序》 名士如謝逸與其弟適學術淵源，砥節礪行，厭場屋而捨之肆，其孫源、曾孫樞繼預黃甲，蓋不在其身，必昌厥後，此又一鄉所當勉也。

呂祖謙《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滎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

《江西詩派小序・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槩詩似玄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時出冶，玄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槩差苦思，其合玄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鞿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七修類稿》卷二九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謂形容蝴蝶盡矣，遂稱爲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句雖工而不妙矣。此可謂絕唱之後，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毛晉《溪堂詞跋》 時本《溪堂詞》卷首《蝶戀花》以迄禪尾《望江南》，共六十有三闋，皆小令，輕倩可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溪堂集》十卷。【略】本中嘗稱逸才力富贍，不減康樂。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序》，則謂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頗以本中之言爲失實。今觀其詩，雖稍近寒瘦，然風格雋拔，時露清新，上方黃、陳則不足，下比江湖詩派則颯颯乎雅音矣。且克莊序中又稱宣、政間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鞿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爲不可及。而本中《東萊詩話》亦載汪革〔革〕贈逸詩云：「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則知當時兼以人品重之，不獨以其詩也。

又卷一九八 《溪堂詞》一卷。【略】逸以詩名宣、政間，然《復齋漫錄》載其嘗過黃州杏花村館，題《江神子》一闋於驛壁，過者必索筆於驛卒，卒苦之，因以泥塗焉。其詞亦見重一時矣。是作今載集中，語意清麗，良非虛美。其他作亦極鍛鍊之工。卷首有序，署漫叟而不名，其所稱「黛淺眉痕沁，紅添酒面潮」二句，乃《菩薩蠻》第一闋中句。「魚躍冰池拋玉尺，雲橫石嶺拂鮫綃」，乃《望江南》第二闋中句。然「紅潮登頰醉檳榔」本蘇軾語，「魚躍練江拋玉尺」亦王令語，皆剽竊前輩舊文，不爲佳句，乃獨摘以爲極工，可謂舍長而取短，殊非定論。

《午風堂叢談》卷三 宋謝逸《溪堂集》世間久無傳本，故《宋文選》、《宋詩鈔》、《宋詩存》諸本皆不錄。厲鶚《宋詩紀事》所錄，亦止十餘首。余爲史官時，從《永樂大典》中裒錄詩文，尚得百餘首，釐爲六卷，列入《四庫》。然《冷齋夜話》稱山谷最賞其「貧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豫章詩話》稱無逸作《蝴蝶》詩三百首，人號謝蝴蝶，有句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今集中全篇併佚矣。

《圍爐詩話》卷五 作詩者意有寄託則少，惟求好句則多，謝無逸作《蝴蝶》三百首，那得有爾許寄託乎？好句亦多，只是蝴蝶上死句耳。

《蕙庵論詞》 《溪堂》溫雅有致，於此事蘊蘊甚深。子晉祗稱其輕倩，猶爲未盡。《樵隱》勝處不減溪堂，情味差薄耳。

分論

《擬峴臺記》　黃震《重建擬峴臺記》：謝公以邁往之才，處寂寞之濱，旁觀默察，豈無先見？此記特有所托而發，固不待言，此州之樂，亦豈眞有羨于峴山之事哉！

《郊行書事》　《庚溪詩話》卷下：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爲佳句。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若敷衍退之語，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

《社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春社五言律前後甚少。老杜九農百祀之作，乃秋社詩。謝無逸此篇「飲不遭田父」，蓋用老杜「成都父老說尹事」古詩也。「歸無遺細君」，本東方朔伏日事。老杜用詼諧割肉之說，豈古人社日、伏日皆有所分之肉歸遺細君，故一例用之耶？徐師川亦有《社日》詩，乃云：「哀公問松柏，田父祭春秋。」殊爲粗率。學晚唐人，厭江西詩，如師川詩，不律不精，可厭也。至如無逸、幼槃兄弟詩，自佳。但恐此一社日可謂貧甚，無酒、無肉，只有芹茗而已。　馮舒評：江西流弊至此。　馮班評：晚唐豈有不律、不精耶？卻是江西餘習未淨耳。　紀昀評：無大意味，然亦不惡。

《聞徐師川自京師歸豫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謝幼槃之兄也。此吳體。　馮舒評：但言「食無魚」，不言「食不飽」。唐人決不作此語。　紀昀評：此拗律，非吳體。　三句不甚可解。結句蒼莽。

《閨恨》　《歷代詩發》卷三〇：段段暗用《周南》，或隱或見，覺擬漢魏，猶卑卑矣。

《送董元達》　《歷代詩發》卷三〇：功成身退不代，作激昂語，有品有度。

《寄饒葆光》　《匏廬詩話》卷上：謝無逸詩「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菴今白頭。」乃本東坡之「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耳。

《千秋歲》（棟花飄砌）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棟花飄砌」四句）意如連環，妙，妙。（「密意幽恨」至「天如水」）暑熱中幽涼，境逐情遷，與情隨境轉者別。　《蓼園詞評》：詞意不過寫其宦情淡泊耳。筆墨瀟灑，自饒一種幽俊之致。

《漁家傲》（秋水無痕清見底）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雨條穿鯉，霜刀落鱠，冷中取熱，漁父不落寞也。　古之漁隱，大約感時憤事，胸中有大不得已焉者，豈在魚哉？自嘆直鉤，老漁知心。　《蓼園詞評》：沈際飛曰，【略】按無逸第進士後，郁郁不得志，嘗作《花心動》詞，中有句曰：「香餌懸鉤，魚不輕吞，辜負鉤兒虛設。」其即「直鉤無處使」之意乎？此詞借漁父以寫其牢落，自慰自解，亦不得已，有託而逃者乎？可思其志。

《花心動》（風裏楊花）　毛晉《溪堂詞跋》　近來吳門鈔本多《花心動》一闋，其詞云，【略】疑是贋筆，不敢溷入，附記以俟識者。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句句比方，心中活潑，粘着便定。　《詞綜偶評・宋詞》：與牛希濟《生查子》體同。沈天羽謂此詞用《小雅・鶴鳴》篇體，非也。《鶴鳴》一詩，大旨全在言外，使人引伸觸類而自得之。此詞不過借字寓意耳，既述其語，即釋其文，安得比而同之？況古樂府及唐、宋詩中，如此類者甚衆，何必遠引《小雅》哉！

《江城子》（杏花村館酒旗風）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草連空」、「素光同」，一俯一仰，情思切切。　何不以碧紗籠，紅袖拂耶，驛卒俗殺。　《詞潔輯評》卷二：調亦易工，但欲動蕩合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逸以詩名宣、政間。然《復齋漫錄》載其嘗過黃州杏花村館題《江神子》一首於驛壁，過者必索筆於驛卒，卒苦之，因以泥塗焉。其詞亦見重一時矣。是作今載集中，語意清麗，良非虛美。

《燕歸梁》（六曲闌干翠幕垂）　《詞綜偶評・宋詞》：清麗。

《南歌子》（雨洗溪光淨）　《詞綜偶評・宋詞》：前段言簾外，後段言簾內。　（銅荷燭映紗）庾子山賦：「銅荷承淚蠟。」

《卜算子》（烟雨暮橫塘）　《詞苑叢談》卷三：臨川謝無逸嘗作咏蝶詩三百首，其警句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蝴蝶。有《卜算子》詞云，【略】標致雋永，全無鄭澤，可稱逸調，按謝蝴蝶可配鄭鷓鴣

《柳梢青》（香肩輕拍）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所歷所想，實實如此，爽爽道來。　以纖自矜者廢然而返。　（「詞無窮官柳」三句）亦不嫌。

《江神子》（一江秋水碧）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明秀。　似

劉疇援笳吹出塞入塞之聲，以動游客之思，群胡皆泣。

《**如夢令**》（**花落鶯啼春暮**）《草堂詩餘》別集卷一 沈際飛評：葉上疏雨益蕭索。

《**玉樓春**》（**弄晴數點梨梢雨**）《草堂詩餘》正集卷一 沈際飛評：蒼翠化人，飛破惹殘，極推敲之到。桃嗔柳妒，對仗整。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六**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自號溪堂。少孤博學，工文辭，操履峻潔，再舉進士不第。黃庭堅嘗曰：「使斯人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李商老謂其文步趨劉向、韓愈。所著書有《春秋廣微》、《樵談》、《溪堂集》，其他詩啓碑志雜論數百篇。淳熙中繪像祠於郡學。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復齋漫錄》** 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略】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

《**冷齋夜話**》**卷一〇**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嘆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八行，不就，閑居多從衲子游，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晉許眞君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階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莫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契家上天去，只留千夫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南山打狂虜。」

又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荊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爲我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爲之記。郡人謝逸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峰，到今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冊。南豐先生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煙雲。我書敧傾不成字，秋雁斜行落窗紙。印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踪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踪或在子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殿，定不懸橙白頭如仲將。」

著錄

苗昌言《刻二謝集跋》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爲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薖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粤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晚得《溪堂》善本於前學正易咸，【略】咸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逮事其父，詩律有典刑，其編次是正，可無恨矣。【略】聞之鄉老，無逸之交遊，無非天下名士，其後幼槃聲聞寖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沒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編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所書，摹其眞蹟於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溪堂集》二十卷，臨川謝逸無逸撰。

又卷二〇 《溪堂集》五卷，《補逸》二卷，臨川謝逸無逸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謝逸集》二十卷。又《溪堂詩》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謝溪堂詩集》，一部一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逸《溪堂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溪堂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謝逸撰。【略】逸所著文集二十卷，詩集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尤稱繁富。【略】逸集已久佚無傳，故王士禎跋《竹友集》，以未見逸集爲歉。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蒐羅極廣，所採逸詩亦止十餘首。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集綴輯，尚得詩文數百篇。【略】其存者，詩詞約什之七八，文亦約什之四五，已可略見其大概。謹訂正訛舛，釐爲十卷，庶考江西詩派者，猶得以備一家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溪堂集》十卷，舊鈔本。臨川謝逸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溪堂集》十卷，鈔本。宋謝逸撰。此爲知不足齋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溪堂集》十卷，宋謝逸撰。清乾隆五十四年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鮑廷博批校幷跋，一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溪堂詞》一卷，謝逸無逸撰。

毛晉《**溪堂詞跋**》　時本《溪堂詞》卷首《蝶戀花》以迄禪尾《望江南》其六十有三闋，皆小令。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謝逸《溪堂詞》二十三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謝逸《溪堂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溪堂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謝逸撰。【略】書錄解題》別載《溪堂詞》一卷。今刊本一卷，末有毛晉跋，稱「既得《溪堂》全集，末載樂府一卷，遂依其章次就梓」。蓋其集明末尚未佚，晉故得而見之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溪堂詞》一卷，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溪堂詞》一卷，明鈔本，鑑止水齋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溪堂詞》一卷，【略】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明鈔本，多《花心動》一首。

藝文

饒節《**爲謝無逸賦梅花二首**》　頓首亭前春耐寒，年年扶杖雪中看。不知謝子題詩處，比得王家第幾般（王立之家梅品甚多）。　聞道香寒卧雪枝，瓊樓玉戶巧相依。可憐今日移根處，王謝堂前燕子飛。

洪朋《**送謝無逸還臨川**》　東山謝安石，事業照星斗。佳人臨川秀，自言乃其後。昔我未知子，籍甚大江右。邇來識君面，風流故自有。早歲翰墨場，揮灑不停手。河發崑崙丘，風怒土囊口。春來入詩壘，窺杜逮戶牖。筆力挾雷霆，句法佩瓊玖。起予虞帝韶，和汝秦人缶。少年厲鋒氣，鄙夫成老醜。人才古所難，吾子定不朽。清和四月夏，銷黯一樽酒。悠悠西峰雲，闇闇南浦柳。平生六藝耕，勿遣生稂莠。鼓枻黃花秋，慰此長回首。

謝遹《**聞無逸兄下第歸**》　豐林分首各銷魂，兄弟傷離況玉昆。初謂過都留虎脊，又令點額向龍門。往聞淮北雪花大，歸值江南梅雨昏。欲寄短書無別語，年來花柳自村村。

又《**祭無逸兄文**》　嗚呼！群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獨群從，此邦則然。猗歟幾希，豈惟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汪子云亡。自楚訃聞，衆爲靈傷。豈知此來，兄又徵岑。僅閱三稔，乃瘞連璧。凡今知聞，孰不霑臆。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髽。凡視我爲，不曰兒戲。教之誨之，以徯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歡然之恩，不唯弟兄。我壯益窮，祿欠升斗。客于下邑，計以糊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于京師。風雪脩途，間以凍飢。迨其旋返，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謁醫。操藥饋漿，鮮克以時。從者息肩，哭聲在帷。嗚呼！我不忍思，尚惡言之。兄之詩文，爲世所珍。廣微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未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尊，酌以祖行。肺肝塌然，有淚如澠。

呂本中《**又寄無逸信民**》　文字撑腸不療窮，詩來想見左書空。雖非問道睹狂屈（璧公數譏二子學道不進），猶勝遺書訪子公。銀杯久挹浮大白，桃花且看舒小紅。記取浮杯無剩語，他年說似馬牛風。

又《**寄謝無逸并汪叔野兄弟**》　老謝風流綠綺琴，小汪兄弟亦南金。文章已誤半生事，江海略酬他日心。好酒不當愁偪仄，舊書差慰病侵尋。平生恩義伴宮好，斷綆寒泉百尺深（汪信民沒才數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二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1220
SS号=12579395
出版日期=1999.09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